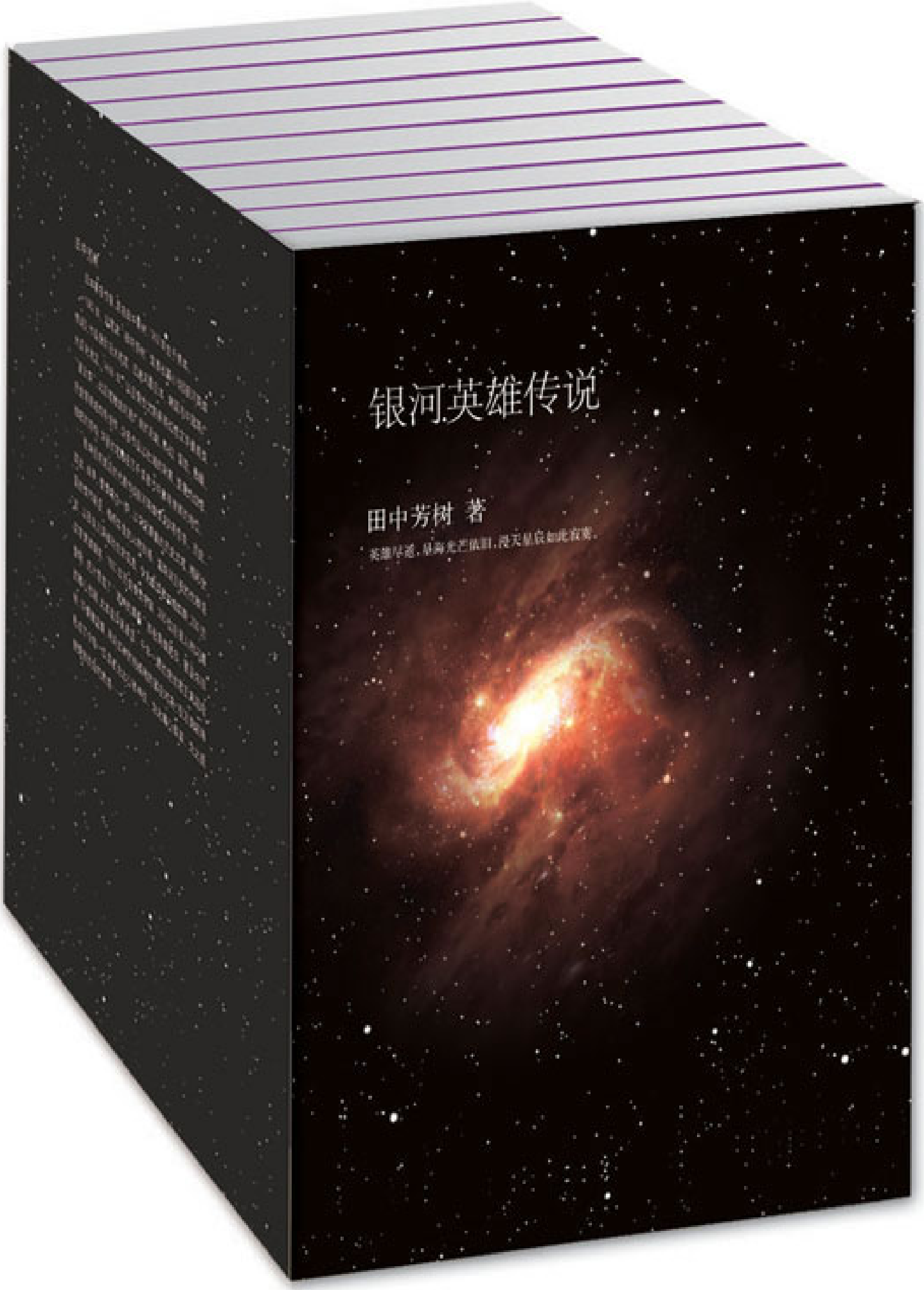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英雄传说，星海光芒依旧，浩天星宿如此寂寞。

# 主目录

本传1 黎明篇
本传2 野望篇
本传3 雌伏篇
本传4 策谋篇
本传5 风云篇
本传6 飞翔篇
本传7 怒涛篇
本传8 乱离篇
本传9 回天篇
本传10 落日篇
外传1 击碎星辰的人
外传2 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外传3 千亿的星辰，千亿的光芒
外传4 螺旋迷宫
银河英雄传说 新传

# 銀河英雄伝説 1

黎明篇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田中芳樹

☆

銀河英雄伝説 1

黎明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序章 银河系史概略
第一章 永恒的夜
第二章 亚斯提星域会战
第三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第四章 第十三舰队诞生
第五章 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
第六章 繁星点点
第七章 中场的滑稽剧
第八章 死线
第九章 亚姆立札
第十章 另一个序章
返回主目录

# 序章 银河系史概略

……西元二八○一年，政治统一中枢由太阳系第三行星地球，迁移至毕宿五（金牛座α）系第二行星德奥里亚。在那里发表银河联邦创立宣言的人类，同年改元为宇宙历元年，并开始向银河系的深处及边境，无止境地拓展开来。而到了西元三七○○年代之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战乱迭起和秩序荡然，导致人类对外的发展完全停顿，就像是快要爆发的能量，深刻的危机正在蕴酿之中。

使人类得以在恒星间来往飞行的“三美神”——亚空间跳跃航行法、重力控制及惯性控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进步，人类为探索未知的太空世界，驾驶着太空船，航向星海的彼端。

“前进！再前进！”

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共通的语言。

全体人类似乎正处于生命活动周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所有人都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热情洋溢，即使面对困难时，也不会沉溺在病态的、自怜自爱的情绪中。他们体内充满了刚阳之气，或许，当时的人类都可以说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乐天主义者吧！

这是一个回荡着清新与进取气息的黄金时代！

但是，几个时代性的小疮疤仍在所难免，首先便是宇宙海盗。西元二七○○年代，地球和天狼星两国为争夺人类社会的霸权，经常运用私人掠夺船战术——他们便是这种战术下所产生的畸形儿。其中当然不乏讴歌自由的侠盗，而他们与捉拿海盗的联邦军之间的对决，也常常成了立体电视电影的题材。

只是，这毕竟为数很少，大部份的海盗都不过是与缺德腐化的政治家或企业家挂钩，以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集团。对殖民地星球的住民们而言，他们就像瘟神一般可怕。在海盗出没的边境航路上，飞行的太空船当然减少了，不但物资补给有困难，就连到手的物资价格也一涨千里。因为，除了原本的经费外，还得加上一笔安全保障费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受害者的不满就会因不安而日益加深，更会转而不信任联邦政府的统治能力，最后将大幅削弱其往边境开发的意愿。

宇宙历一〇六年，银河联邦倾力出击，扫荡宇宙海盗。由M·休夫郎和C·伍德等提督负责执行，二年后，任务大抵完成。这项扫荡任务原本并不容易，以挖苦他人而声名大噪的伍德提督，在其回忆录中的一节这样写道：

“……我的前面是聪明的敌人，后面是无能的同伴，我必须同时与这两者博斗。而且，我自己也不是众望所归的目标。”

伍德提督自从转到政界之后，就一直扮演着“冥顽不灵的糟老头”的角色，因而和渎职的政治家及企业家陷入无奈的苦战恶斗之中。

诸如此类的社会病变旋踵发生，毫无间断；若将全人类比作一个人体，则其无异是皮肤病，就像我们无法完全隔绝尘埃一样，这些病变也不可能完全根除。但是，如果能给予适当的治疗，病情便不会恶化或导致死亡。人类就可以不用上手术台，而度过二个世纪以上的健康岁月。

只有一个地方，其繁荣和发展日渐萎靡，它就是以前的宗主国——地球。这个行星的所有资源，渐渐消耗殆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力与潜力也一落千丈；人口锐减，最后成了一个只能藉着昔日陈旧的传统来维系，且仔细格守着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自治权的老弱国家。

但最奇怪的是，当地球仍是银河系的支配者时，其从天狼星等行星殖民地所收夺、囤积的巨额财富，似乎也下落不明了。

※※※

不久，癌细胞开始增殖了。人类社会笼罩在被后世称为“中世的停滞”的阴影中。

人们的内心中，疲劳与倦怠压倒了希望与野心，消极取代了积极，悲观取代了乐观，畏缩取代了进取。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与新发明也后继无人。民主的共和政治也丧失了自律能力，堕入了争权夺利的愚民政治当中。

周围星域的开发计划半途而废，无数个可住行星上丰富的可用资源与建设中的诸多设施，也都被弃置不顾。社会及文化生活跌人颓废的渊薮，人们失去依循的价值观，沉溺在迷幻药、酒精、性滥交和神

秘主义中。犯罪率节节上升，检举率却适得其反。人们不再重视生命，道德观念竟沦落为众所讥嘲的笑柄。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这种种现象感到忧心忡忡。他们不愿坐视人类在颓废末期像恐龙一样惨遭灭绝。

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病情已到了非根本治疗不可的阶段了。这种想法的确没错，只是，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为了尽速治疗，并不是选择需要耐性与毅力的长期疗法，反而选择了副作用无可避免的特效药吞吃法，这帖猛药就叫做“独裁”。

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日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登场的温床。

※※※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在宇宙历二六八年，生于军人家庭，长大之后，顺理成章地入了军籍。

他在宇宙预军官学校中的名次，位列“首席”。身高一九五公分，体重九十九公斤，体形硕壮，看他时犹如仰望一座钢铁巨塔一般。在他那庞大的身躯上，没有一块松软的赘肉。

二十岁时任少尉军官阶，当配属于参宿七星（猎户座）航路警备部队的法务军官之下时，他首先锐意整肃部队内部的纲纪，彻底清除酒精、赌博、迷幻药和同性恋等“四恶”。即使是上级也牵连在内的案子，他也照样挥舞起公正和律法的大旗，加以查辨，毫不容情。因此，惹他不起的上级长官们只得让他晋升中尉，特地调派至参宿四星（猎户座α），以除心头大患。

参宿四星是被喻为“宇宙海盗的大马路”的危险地带。乘兴而来的鲁道夫，被公认为“伍德提督二世”，展现出强硬的铁腕作风，他机智而毫不留情地发动猛烈攻击，大举歼灭海盗组织，连投降和等待审判的人，也随着太空船被悉数烧死，其残酷无情、赶尽杀绝的做法，当然引起批评，但颂扬的声浪却更加高涨，如沛然洪水吞没了一切。

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久处闭塞时代，其沉闷封闭几乎令人窒息，所以，当这位年轻豪霸、锐气跃腾的新英雄出现时，银河联邦的市民们莫不拍手称庆、夹道欢迎。鲁道夫就在这个浑沌未明的时候粉墨登场，一跃而成为世界的新巨星。

宇宙历二九六年，二十八岁的鲁道夫已是少将了。他在此时卸下军籍，转入政界在议会取得一席之地后，登上了“国家革新同盟”的领袖宝座。在他的声望号召下，也网罗了许多年轻的政治家。

经过几次选举，鲁道夫迅速地扩张其势力范围，在各界狂热的支持、不安、反弹、及颓废消极、毫不关心的复杂交错下，他成功地奠定了巩固的政治基础。

他首先依据国民投票成为首相，进而利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兼任的漏洞，透过议会选举，当选为国家元首。根据不成立的规定，这两项职务不得兼任，只能各自行使其职务范围之内的权力；一旦将两者同时纳入同一个人的手中，将会引发可怕的化学反应。足以与鲁道夫政权相抗衡的人物，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民众所喜欢的并非自主性的思考及随之产生的责任，而是命令、服从及责任免除。鲁道夫的登场，就是一大历史见证。在民主政治中，该为政弊负责的是选择不合格的从政者当政的民众本身；专制政治则不然，民众不愿自我反省，而喜欢偷偷且不需负任何责任地大肆抨击为政者。”

后来的历史学者——D·辛克莱，记载了这一段话。他的评论是否正确暂且不提，但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的确确死心塌地地拥护鲁道夫。

“我们要强大的政府！我们要有力的领导者！恢复社会的秩序和活力！”

这个万众称戴的“有力的领导者”，曾几何时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不允许批评势力存在的绝对独裁者。他自称为“终生执政官”，直到宇宙历三一〇年，当他彻底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银河帝国皇帝”时，许多人开始诅咒自己并没有从历史学习教训的愚蠢与无知，而一向对鲁道夫挞伐有加的人们，现在更是愤恨沸腾到了极点。但是，大呼快哉的人，为数仍在前者之上！

当时，一位共和派政治家哈桑·艾尔·赛德，在鲁道夫加冕登基之日，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在房间里，可以听到民众高呼鲁道夫皇帝万岁的声音，在他们对绞刑官高呼万岁之前，还要经过多少日子呢？……”

这本日记后来遭帝国当局查禁处分。而这一天正是废除宇宙历、改元帝国历元年的同一天。此时银河联邦彻底解体，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诞生了！

银河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成为第一位统治人类政体的独裁君主，他具有的非凡的才干是无庸置疑的；在他那强悍的政治领导能力及刚毅的意志贯彻之下，纲纪肃正，行政效率大幅提高，贪官污吏一扫而空。

依据鲁道夫所设立的标准，消除了“效率低下，颓废糜烂、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以严苛残酷的手法使犯罪和未成年的非法行为剧减。总之，把人类社会的弊风彻底消除。

然而，外号“钢铁巨人”的鲁道夫皇帝，并不因此而满足。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在强大的领导者管理、统御之下，整齐而统一性高的社会。

对自恃条件雄厚、替天行道的鲁道夫而言，批判者和反对者无疑是破坏社会统一与秩序的特异份子。因此，最后他终于对反对势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行动。

镇压行动的导火线起因于帝国历九年发布的“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

“宇宙的天则原本就是弱肉强食而已，适者生存，优胜劣败！”

鲁道夫对“臣民”们披露自己的信念。

“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上的异常者增加到一定的数目以上时，社会就会失去活力，逐渐式微。我所热切希望见到的是人类永远的繁荣，因此，排除残弱的人种，是我身为人类统治者所当克尽的神圣义务！”

具体而言，其目的是使身体残障者、贫困无依者和“非优秀”的人完全绝种。让精神失常的人安乐死，并废除救济贫弱的社会政策。对鲁道夫而言，贫弱本身就是一大难以宽恕的罪恶，贫弱者需要保护？社会的弱者根本是应被憎恶的对象。

这项法案在国民面前揭示之后，连一向对鲁道夫崇拜有加、盲从到底的民众也感到不寒而悚。自信自己是优秀人类的人并不多，每个人都私下暗忖：“这样做不会太过份了吗？”

议会中有一部份苟延残喘的共和派政治家，站在民意的立场上，批评皇帝的过失。为了对付他们，鲁道夫决意发动彻底的反击。

他即时下令永久解散国会。

随后，于次年在帝国内政部成立社会秩序维护局，大力整肃政治犯。鲁道夫的心腹——亚伦斯特·法斯特隆内政大臣，自己兼任局长，在“法律无效，主观判断至上”的前提下，展开逮捕、拘禁、下狱及惩罚行动。

此举无异于权力与暴力大结合。这段时期提供了恐怖政治孵化的温床，并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吞噬人类社会的惊涛骇浪。

当时，有一些黑色笑话暗暗流传开来。

“不想被判死刑，就去让警察逮到。被社会秩序维护局捉到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事实也如此，遭社会秩序维护局逮捕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在正式记录中无一被判死刑。但未经审判便遭射杀的人、严刑拷打致死的人、放逐到不毛之地而音讯断绝的人、接受前脑叶切除手术或服用迷幻药而形同废物的人、在狱中病死或因意外致死的人……总计却在四○亿人口以上。这个数目在帝国全人口三○○○亿中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才一．三％而已，因此，社会秩序维护局的主事者才能大言不惭地辩称：

“为谋求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安宁与福祉，必须一举消除危险份子！”

当然，他所谓的“绝大多数”，并不包含那些慑于四○亿人悲惨命运、愤恨积重难返、敢怒不敢言的无数民众。

除了镇压反对派，另一方面，鲁道夫也选出所谓的“优秀人才”，并赋予特权，制造支持帝室的贵族阶级。然而，全部的贵族均是白人，还给他们加封古日耳曼风格的姓氏，鲁道夫在智慧上是否已显露出衰弱的端倪了？

法斯特隆也因功受封伯爵称号，但却在一次回家途中，遭地下活动的共和派恐怖份子暗算，身中中子炸弹而惨死。鲁道夫大为哀惜，将二万名以上的嫌疑犯全部处死，以慰功臣在天之灵。

帝国历四十二年，鲁道夫大帝结束了长达八十三年的生命。巨大的身躯依然强壮，但据说精神上的痛苦却造成他心脏负担过重而死。

皇帝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他和皇后伊莉莎白所生的四个孩子全是女儿，没有可以继承其位的男孩。到了晚年，宠妾玛德雷娜为他生了一名男婴，但据传是个先天性痴呆儿。

关于这件事，帝国的正式记录并没有列入，后来不仅玛德雷娜本人，连她的双亲、兄弟、帮她助产的医师和护士，也都全被处死。由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在街头巷尾流传的谣言，可能确有其事。

这件事对颁布“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企图发展优良人种的鲁道夫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为了格遵鲁道夫的信念——“遗传因子决定一切”，玛德雷娜非死不可。因为，鲁道夫大帝绝对没有生下白痴的遗传资质，全部的责任都在玛德雷娜的身上。

鲁道夫死后，戴上第二代银河帝国皇帝皇冠的人是鲁道夫的长女卡妲娜莉的儿子——吉斯穆特。年方二十五岁的皇帝，在父亲尤希·诺耶·舒达菲公爵的辅佐下，君临银河系。

※※※

鲁道夫一世死后，共和主义者相继在帝国各地发动叛乱。很多人都认为，鲁道夫的指导力量和个性消失的此刻，帝国不久即将垮台，不过，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鲁道夫在长达四十年的统治岁月里，培养了集贵族、军队、官僚三位为一体的体制，此一心腹集团远较共和主义者们所想像的还要坚固得多。

统治这个三角体制的人是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帝国宰相——尤希·诺耶·舒达菲公爵。他是鲁道夫精挑细选出来的女婿，此时，他发挥了沉着冷静的指导能力，把原本就居于劣势的叛军，如蛋壳般踏得粉碎。

参加叛乱的五亿余人全数被杀害，他们的家人亲戚共一〇〇多亿人，被剥夺市民权，并降为农奴阶级。他忠实地守护着帝国的传统，凡是反对势力，一律格杀勿论。

共和主义者又再度陷入严冬时期了。

在强力的专制政治下，严寒的冬天会永远持续吗？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尤希死后，吉斯穆特亲政；他死后，长子利夏尔继位；利夏尔之后，由其长子欧佛瑞执政。最高的权力只能落在鲁道夫的后代子孙手中，代代世袭。

但是，在厚厚的冰层下面，水流正静悄悄地移动着。

帝国历一六四年，被降为奴隶阶级的叛徒家属们，也就是被流放至牛郎星（天鹰座α）上从事严苛劳动的共和主义者们，使用自己建造的太空船，成功地完成逃亡行动。

他们的计划并不是几代人下来经过缜密演练才告成功的。像这种经过策划的计划，反而全部宣告失败。共和主义者的墓碑日增，挽歌为社会秩序维护局的嘲笑所取代。这样的悲剧，永无休止地反覆发生着。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成功了。而此一计划由提议到实行，不过才花费标准历三个月的时间。

计划的开端起于孩子们的游戏。在酷寒的牛郎屋（天鹰座α）第七行星上，从事钼矿和锑矿开采的奴隶们的小孩，偷偷溜出监视官的视线，把冰块削成小船，放在水面上玩耍。无心撞见的青年亚雷·海尼森，他的脑际闪过一道亮光。这个被弃置的行星，原来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太空船材料啊！

水量很少的第七行星，有丰富的天然干冰。海尼森选取的是埋在峡谷底下的干冰巨块，长一二二公里、宽四〇公里、高三〇公里。凿穿冰块的中心部份，设计成动力部份及居住部份，就可以做成一艘可以飞行的太空船。在这之前，一直以来，逃亡计划的困难之处都在于太空船材料的获取方法。要取得非法的资材根本不可能，一旦被社会秩序维护局查到任何蛛丝马迹，势必又将引发一场残酷无情的镇压及杀戮风暴！

不过，这一次却发现这里原来有当局没有注意到的天然材料。

在绝对零度的宇宙空间中，不必担心干冰会汽化，如果能够挡住动力部及居住部传来的热气，就有可能做长期的飞行了。然后，利用这段期间，再寻找星际间的物质或无人行星上可供在星际间飞行的太空船材料。那么原本的这艘太空船就不必一直持续地飞行，可以废弃不用了。

这艘洁白晶莹的干冰太空船，被命名为“伊欧·法洁卡斯”，这是制作冰船的少年的名字。四十万名男女乘着这艘船，逃离牛郎星系。他们踏出了后世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长征一万光年”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为了躲避穷追不舍的银河帝国军，他们曾隐身于一无名行星的地下，在这里建造了八十艘星际间太空船，然后一步一步航向银河系的最深处。那里是一个充满巨星、矮星、变光星等危险区域的巨大空间。造物者的作弄，一次次无情地翻动着这些逃难者的命运。

在苦难的旅程途中，他们失去了敬爱的领导人——海尼森。海尼森的好友古恩·基姆·霍尔接下他的棒子。当他渐渐衰老、双眼失明时，他们终于脱离了危险地带，进入了安定的壮年期星群。而自牛郎星出发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了。

新天地里的星群以古代腓尼基诸神的称呼为名。如：巴拉特、亚斯堤、梅卡特、哈达德等等。他们以巴拉特的第四行星为根据地，并以亡故的领导者海尼森之名为名，以缅怀他的不朽功绩。

“长征一万光年”的终点落在帝国历二一八年，此时，摆脱专制政治桎梏的人们，决定废除帝国历，恢复宇宙历。人人都夸称自己才是银河联邦的正统继承人。而鲁道夫只不过是民主制度中一个卑鄙无耻的叛逆者罢了。

就这样，自由行星同盟郑重宣布成立了！时值宇宙历五二七年。早期的市民有十六万余人，因为，泰半的同志都在长途泼涉中丧生了。

※※※

说是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虽然尚嫌太早了些，但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者们，他们的勤奋与热情乃史上所罕见，在努力的耕耘下，他们的势力急速充实稳固。政府推行多产奖励政策，人口因而大为增加，国家体制已臻至完备，农工的生产力也大幅提升。

银河联邦的黄金时代再度来临了！

宇宙历六四○年，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两大势力首次互相接触，而且是战舰之间的接触。

相对于早有心理准备的同盟方面，对帝国方面而言，无异是晴天霹雳，因此，战斗的胜利果实毫无疑问由同盟军获得。被中子光束炮

直接击中，在化为火球消灭之前，帝国军的战舰不断对帝国本星发出紧急联络信号。

银河帝国的官员从电脑中取出陈旧的纪录，才赫然发现那些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逃离牛郎星的奴隶们竟然还活着！

于是，帝国组织了一支浩大的讨伐军，挥戈指向“叛徒的根据地”！然却告全军覆没，彻底败北。

兵员数量占尽优势的帝国舰队，大吃败仗的原因是被迫长途远征的官兵身心俱疲、补给不足、不谙地理环境、低估敌军的实力及战斗意志、战略构想过于粗疏，以及同盟军拥有一位英明的指挥官。

同盟军的总指挥官是林帕欧，他不仅贪杯好色，而且还是个大老饕，因而常遭尊奉古代清教徒朴素寡欲精神的同盟为政者的白眼，但他在用兵方面却是个罕见的天才。辅佐他的参谋长尤斯夫·托波洛，向有“唠叨的尤斯夫”之称，这是因为每当碰到操劳艰苦的事情时，他总要发出不平之鸣，声名因此不迳而走。话虽如此，他可是一位精密周延的理论家呢！用“会呼吸的战术电脑”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他们两人都才三十岁，但是，这样的组合却在达贡星域外缘一带，堂堂演出了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包围歼灭战，成为同盟建国以来最伟大的英雄人物。

此番战果为自由行星同盟在量的方面缔造了膨胀扩张的契机。帝国内的异议份子知道有一独立的势力在对抗帝国后为求安身立命之所，大批人潮纷纷逃亡，蜂涌流入自由行星同盟。鲁道夫大帝死后，经过了三个世纪，曾经那么强固的体制金箍咒也开始动摇了，因镇压行动而横行一时的社会秩序维护局，也褪去了昔日的威严与光彩，帝国内部民怨沸腾，不满的情绪如排山倒海的巨浪般汹涌掩至！

自由行星同盟以“来者不拒”的精神，接纳陆续拥入的男男女女。这批人潮除了共和主义者之外，还包括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皇亲国戚和贵族等等。接纳他们之后，人口大为膨胀，自由行星同盟本身的体质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

自最早的接触以来，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一直处于慢性的战争状态，但有时候也有着类似和平的假象，它的产物就是“费沙自治领区”——一个夹处于两大势力之间的都市国家，属于费沙恒星的星系。直隶银河帝国皇帝的主权之下，须对帝国

纳贡，但内政上则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其中还包括对自由行星同盟的外交及通商。而出身于地球的巨商雷欧波特·拉普则对这个具有特殊性格的自治领区的成立运动相当热心，透过请愿、游说和巨额的贿赂，实际上是他在幕后操控了一切。

自治领区的代表兼自治领主，隶属皇帝臣下，统治自治领土，并负责监督和同盟之间的交易，有时也身兼外交官的角色。由于费沙独揽交易大权，财富不断积累扩充，因此统辖的领域虽小，但它的实力却丝毫轻忽不得。

银河帝国以人类社会唯一的支配者自居，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公文中称自由行星同盟为“叛乱势力”，同盟军是“叛乱军”，同盟的元首暨最高评议会议长则是“叛乱势力的头目”。

帝国与同盟之间并非完全无意修好。帝国历三九八年（宇宙历七○七年）即位的皇帝曼夫瑞二世，乃先帝赫穆特的庶子之一，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由于宫廷权力斗争，自暗杀者的手中捡回一条命后，曾逃往自由行星同盟。之后浸淫在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期。所以，他后来返国即位之后，便致力于两大势力间的和平及对等外交关系，并力图在帝国内部进行政治改革。然而，肩负众望的年轻皇帝在即位不到一年时便惨遭暗杀，而两大势力间的关系也急速冷却下来，和平的希望亦化为乌有。暗杀曼夫瑞二世的凶手表面上虽是反动派的贵族，但有传言说在暗中操纵的却是冀望独占交易权的费沙，此一说法颇为可信。

※※※

直到宇宙历八世纪末、帝国历五世纪末时，帝国仍空有偌大的疆土而毫无纪律和体制可言，同盟也丧失了当初建国的理想；两国中间以费沙相隔，持续着遥无尽期的对立抗争状态。经济学者曾就三国的国力作一数值统计，结果银河帝国48、自由行星同盟40、费沙12、形成鼎足而三的僵局。

银河联邦的总人口在全盛时期曾达三○○○亿，经过了长期的战乱和分崩离析，现在只剩下四○○亿了。

人口分布是：帝国二五○亿，同盟一三○亿，费沙二○亿。

幡然改变当前局面的是在王尔哈拉星系第三行星奥丁——以古代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之名为名，也就是鲁道夫时代所迁移的银河帝国

首都星上出现的少年。这位冰清貌美英姿逼人的年轻人，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莱因哈特原来姓缪杰尔，生于一个徒有贵族虚名却一贫如洗的家庭里。时值帝国历四六七年（宇宙历七七六年）。十岁的时候，大他五岁的姐姐——安妮罗杰，被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纳入后宫，从此政变了他的命运。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少年，十五岁时就成了近卫师团的少尉，皇帝对安妮罗杰的宠爱，加上本身的才干，更加速了他的晋升。

二十岁时，他受封为罗严克拉姆伯爵，从此舍弃了“缪杰尔”这个姓，膺任帝国军一级上将。这是专制国家才可能有的人事制度，但随着地位的提高，责任也加重了。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仅是“皇帝宠妾的弟弟”，莱因哈特必须展现出本身与其地位相称的才干来。

在此同时，自由行星同盟手中也握有一张王牌——他就是生于宇宙历七六七年，二十岁加入军籍的用兵专家杨威利。

他原本志不在从军，若非几次偶然的机缘推动着他，他将不会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个寻常的旁观者，终此一生，默默无闻。

“有做得到的事，也有做不到的事。”

这是杨的一贯论调，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对于战争及执行战争的军人职业，他总是觉得难以融入，因为，他一直渴望舍弃军阶地位，过着终生退隐的生活，但却始终无法如愿。

※※※

宇宙历七九六年（帝国历四八七年初），莱因哈特率领二万艘舰队，踏上远征之路。他要让僭称“自由行星向盟”的叛军跪地求饶，藉机立功以巩固一己之地位。

同盟军组织四万艘的舰队迎击，杨威利即为当时幕僚中的一员。

这时，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二十岁，杨威利二十九岁……

# 第一章 永恒的夜

【I】

银河帝国军上校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踏进舰桥的瞬间，若有所思地停下脚步，镶嵌着无数光点的宇宙深渊，以压倒性的无限量感包住了他全身。

“……”

整个人仿佛漂浮在无垠的黑暗中，但这种错觉一下子就消失了。伯伦希尔旗舰的舰桥呈一巨大的半球形，这个半球形的球形部份即舰桥的上半部是一整片萤幕，就象透明的玻璃一样，可清楚地看到外面的宇宙空间。

一时的感性自心间沉淀下来后，吉尔菲艾斯重新环视四周。广阔的室内，照明设备把光线控制在薄薄的幽暗中。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萤幕、操纵台、计量器、电脑、通讯装置等，呈规则的几何图形排列着，人在其中来回走动，他们的头、手和脚的动作，使人很容易地联想起乘着水流游动的鱼群。

一种若有似无的气味隐隐刺激着吉尔菲艾斯的鼻孔，处于战斗状态下、神经紧绷的人类所分泌的肾上腺素的气息，以及机械散发出来的电子臭味混合在还原氧气之中，产生了这种军人最为熟悉的味道。

红发的年轻人大步走向舰桥的正中央，虽然官拜上校，但吉尔菲艾斯却还不到二十一岁。褪去军服的他，还是那个后勤女兵眼中的“英俊、红发的高个儿”。有时候，他也会为自己的年龄与军阶不相称而感到无所适从，他还无法像他的上司那样若无其事地接受这个事实。

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伯爵端坐在指挥座椅上，两眼凝视着萤幕上那片广大的星海。吉尔菲艾斯走近他，隐隐感觉到空气的压迫力。那是遮音力场张开的缘故，以莱因哈特为中心，半径五公尺以内的对话，外围的人是完全听不到的。“在看星星吗？阁下！”

在吉尔菲艾斯致意过后好一会见，莱因哈特才把视线转过来，椅子的角度恢复水平。他虽然坐着，但以黑色为主、银色为辅的军服，仍然平整笔挺地紧紧贴在他那匀称的肢体上，益发显出精悍干练的刚阳之气。

莱因哈特是一位翩翩美少年，形貌之美，世上无人能出其右。金色的头发配着白晰的鹅蛋脸，端正俊秀的鼻梁和双唇，苑若古代雕刻名匠手下的艺术精品。

他那冰蓝色的眼眸象鹰一样锐利有神，绽放出寒剑般的光芒。宫廷里的侍女们都说那是“美丽而野心勃勃的眼睛”，男仆们则说那是“危险野心家的眼睛”。不管是哪一种，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眼睛绝非那种毫无生命感的雕刻之美。

“嗯！星星多美啊！”

“是的，与这些群星相比……我们的战争也许是小得可怜。”

“不错，与我们看到的这些星星相比，我们的战争太小太小了。”

莱因哈特应道，抬头仰视与自己同龄的心腹部下：“好像又长高了哦！”

“和两个月前一样，还是一九○公分啊！阁下！我想现在已经很难再长高了。”

“比我高七公分的话，实在也够高的了！”

莱因哈特的声音里有几分少年争强好胜的味道，吉尔菲艾斯微微笑了笑。六年前，两人的身高差不多，后来当吉尔菲艾斯开始长高，和金发少年的身高拉开距离时，莱因哈特还很认真地向他抗议道：“不顾朋友，自己一个劲儿长高，算什么话？”，只有吉尔菲艾斯了解莱因哈特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对了！你有什么事吗？”

“有的！是有关叛军的布阵。根据三艘侦察艇传来的报告，他们由三个方向向我军逐渐逼近！可以使用指挥台上的投影机吗？”

金发的年轻上将点点头，吉尔菲艾斯的手熟练地动了起来。占据指挥台左半空的投影画面上，浮现出四个箭头符号，由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直指向画面中央行进。下方的箭头是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绿色的。

“红色箭头是我方舰队，绿色箭头是敌军。我军的正面是敌军的第四舰队，根据判断，第四舰队的兵力有一万二○○○艘。距离是二二○○光秒，按照目前的方向和速度推算，大约六个小时后接触。”

吉尔菲艾斯的手指继续在画面上指点着，左方是敌军的第二舰队，兵力约舰艇一万五○○○艘，距离二四○○光秒。右方是敌军第六舰队，兵力约舰艇一万三○○○艘，距离二○五○光秒。

由于以反动力磁场系统为主的各种雷达穿透装置及干扰电波等技术和设备不断精研改进，后来甚至出现了可使雷达失灵的材料。所以几世纪以来，雷达的索敌功能已渐渐瘫痪了，索敌只能仰赖有人侦察艇或监视卫星等等的传统方式。根据这几方面所收集的情报，再组合换算出来的时差和距离等因素，就可得知敌人的位置。若能再加上热量和质量的测定，虽不是百分之百，但索敌工作也大抵可以顺利完成了。

“哦！敌军共计四万艘！是我军的二倍哪！”莱因哈特从容不迫地说道。

“他们似乎打算分三个方向包围我军。”

“我军的那些老将们脸色大概要发青了吧……”

莱因哈特白晰的脸上，闪过一抹恶意的微笑。他知道己方已被敌方从三面团团围住，却不见有半分紧张的神色。

“他们的确是脸色发青了！五位提督要我来请阁下出席紧急会商！”

“哦？他们不是曾放话说不想再看到我吗？”

“您不出席了吗？”

“不！我要去！……去给那些家伙指点指点迷津！”

在莱因哈特面前出现的有梅尔卡兹上将、斯特汀中将、佛格中将、法伦海特少将和艾尔拉赫少将等共五人。也就是莱因哈特方才所说的“老将们”。这个称呼似乎有点过份，因为最年长的梅尔卡兹上将还不到六十岁，而最年轻的法伦海特也只有三十一岁而已。但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两人对他们而言，的确是太年轻了点。

“司令官阁下，能容我等秉明拙见，万分感谢！”

一行人的代表——梅尔卡兹上将说道。他在莱因哈特出生之前便早已加入军籍，不论是实际作战或军事行政，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撇开那中等的身材、粗骨的体格和困盹的双眼不谈，他看来也只

是一个毫无特征可言的中年男子罢了，但他的实绩和声誉却远在莱因哈特之上。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了。”

莱因哈特形式化地回应了梅尔卡兹的致礼，并先发制人地说道：“我军正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中，各位无非是想来叫我注意这一点吧？”

“是的！阁下！”

这时斯特汀中将向前跨出半步答道。他的身材瘦削高挑，是个四十多岁的人物，擅长战术理论和辩论，属于参谋型的军人，予人尖锐刁悍的印象。

“敌军是我军的两倍，而且从三个方向包抄过来。这也正意味着一旦处于交战状态，敌军将占尽优势。”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睛闪过一道清辉，他冷冷地直视着中将。

“你言下之意是指我军必败喽？”

“我并没有这么说！阁下！现在我军处于不利的形势是事实，看看萤幕，您就明白了……”

七对眼睛集中在指挥桌的投影上。

吉尔菲艾斯指出两军配置的情况给莱因哈特看，萤幕上有图块显现。遮音力场外的几名士兵，好奇地注视着上级长官们，斯特汀中将瞪了他们一眼，他们才慌慌张张地移开视线。干咳两声之后，斯特汀中将再度开口。

“这次的阵形和当年相同，睥睨银河系的帝国宇宙舰队，为平息僭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军而出击，却反而饮恨败北！”

“是‘达贡歼灭战’吗？”

“是的！的确是打了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败仗啊！”

中将的口中吐出沉重的喟叹，继续道：“战争的正义是完全维系在人类正统的支配者——银河帝国皇帝、以及其忠实的臣下——我军官兵身上的，但是，狡猾的叛军却使出阴险的伎俩，使我忠勇的百万精锐大军，全数葬身在一片虚空之中。这次的作战，为避免重蹈前次的覆辙，所以，依属下之愚见，我方切莫贪功急进，应尽速光荣撤退以保名誉才是！”

的确是愚见！好个无能的饶舌家伙！莱因哈特在心里暗道，但嘴里却这样说：“你果然是能言善道！不过，我不赞同你的主张，因为我并不打算撤退！”

“……道理何在？愿闻其详！”

一副“孺子不可教！”的臭骂表情写在斯特汀的脸上，莱因哈特若无其事地答道：“因为，我方对敌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怎么说？”

斯特汀扬扬双眉。梅尔卡兹神色黯然，佛格和艾尔拉赫则一脸愕然地望着年轻俊美的指挥官。

五人之中，只有最年轻的法伦海特一付等着看好戏的样子，他那水色的双眸，点出打趣的表情。许多人都说他出身于下级贵族，为了混口饭吃才当军人的。他用兵擅长快攻，机动性强，但在防守战上，则略嫌欠缺耐性和韧性。

“敝人不才，仍不明白阁下之意，能否再说明一遍，感激不尽……”斯特汀中将尖声说道。

日后的事实终会让他心服口服，莱因哈特回答了他的问题：“我所说的优势有如下两点：其一，相对于敌人由三个方向分散兵力，我军只集中于一处。就整体力量来说，敌军有四万艘舰艇，我军有二万艘，不错是敌人占了优势，但当集中火力对付敌军中的一支时，拥有二万艘舰艇的我军较三支敌军中的任何一支都为多，这时取得优势的是我军！”

“其二，首先，照敌军现在的进军路线，一旦开战，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们会合之前先击溃位于正面的敌军第四舰队，那么转移下一个目标为位居左右的第二或第六舰队，这时由一处战场移师至下一处战场，位于中央的我军路程较近，无论我们是要攻击两支敌军中任何一支，另一支要赶来救援都必然鞭长莫及，相当困难。另外，当两军还没有开战时，敌军若改变计划要转赴其它战场，则势必要绕道迂回，多费一番功夫，给予我军可乘之机。如此一来，时间与距离都成为我军的利器了！”

“也就是说，我军占尽兵力集中与调度机动两大优势，这不是胜利的条件，是什么？”

语调铿锵有力，一针见血。莱因哈特说完时，吉尔菲艾斯觉得五位提督仿佛在那一瞬间结成化石了。莱因哈特比这些身经百战、阅历丰富的年长军人，思考更灵活、更能通权达变。

莱因哈特冰冷的视线扫射过呆然站立一旁的斯特汀中将，接着道："我们并没有陷入被围困的危机中，此时反而是将敌人各个击破的大好时机！而你却要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白白撤退，这样做不啻是消极之至！我们自身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讨伐叛军，歼灭敌人啊！你说为保全名誉应全身而退，但是，皇帝陛下授与的任务没有完成，有何名誉可言？你该不是为自己的胆小怕事在强词夺理吧？"

一提到皇帝二字，除了法伦海特以外，其他四位提督全身如坐针毡，无一不战战兢兢。看到他们无聊的举动，莱因哈特不为所动。

"虽然总司令官阁下这么说，可是……"斯特汀挣扎似的提出抗辩。"所谓的大好良机，只不过是阁下一个人的看法罢了，就用兵学的常识来判断，委实令人难以信服！对于尚未显示出实际战绩的事……"

莱因哈特心里当下断定，这家伙不只无能，根本就是迂腐之至！没有前例的作战，自然没有实绩可言，单凭这点就否定作战的可行性真是太可笑了，实绩是要在今后的战斗中创造下来的呀！

"明日你就可以亲眼目睹这份实绩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阁下有把握吗？"

"有！只要诸位能够忠实地遵从我的作战计划！"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斯特汀问道，满腹猜疑显露无遗。莱因哈特瞄了吉尔菲艾斯一眼，开始说明作战计划。

※※※

五分钟之后，遮音力场内部扬起了斯特汀的叫嚣。"纸上谈兵嘛！根本行不通啊！阁下，这样的……"

莱因哈特一掌拍向指挥台："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皇帝陛下任命我担任远征军司令官，诸位应该听从我的指挥，以证明对陛下的忠诚！这才是帝国军人的职责所在，不是吗？不要忘了！我的阶级在诸位之上！"

"……"

“诸位的生杀大权，全掌握在我手里！你们若胆敢固执己见，背弃陛下的旨意，我会解除你们的职务，以抗命之罪严加惩办！各位明白了吗？”

莱因哈特逼视着眼前的五个人，五人个个悄然无声。

【Ⅱ】

五位提督离开了。他们既非领会，亦非信服，只是慑于皇帝的圣威，不敢拂逆罢了。只有法伦海特看起来似乎对莱因哈特的作战构想颇感赞同，其他四人或多或少都认为莱因哈特不过是个狐假虎威的无知孺子罢了。

吉用菲艾斯觉得自己不能再坐视一切了，否则，莱因哈特年纪轻轻便一步登天，必将招惹众人非议。在老练的诸将眼中，莱因哈特只是籍着姐姐安妮罗杰的关系，假借皇帝的威光发亮的贫弱小行星而已。

这次并不是莱因哈特的第一仗，加入军籍以来，莱因哈特立功无数；但是，每一次他打胜仗时众将官都会说：“他运气好！”或“敌人太弱了！”。再加上莱因哈特对任何事从不愿奴颜奉承或做违心之论，因此，他们愈来愈讨厌他，现在甚至私底下称呼他为“狂妄自大的金发小子”哩！

“这样好吗？”

红发的年轻人担心地问莱因哈特，蓝色的眼里浮现出忧虑的神色。

“别管那么多了！”长官显得神态自若。“这些家伙能干些什么呢？说得难听点，他们只不过是胆小鬼罢了！根本没有违逆皇帝权威的胆量！”

“不过，他们或许怀恨在心也说不定！”

莱因哈特看看副官，低低地发出愉快的笑声。“你老爱杞人忧天。别放在心上！现在他们当然会喋喋不休地大发牢骚，过了一天，情况就会改变了。我会让斯特汀那个低能儿看看他口口声声说的实绩是什么！”

“别再提这件事了！”

莱因哈特起身要吉尔菲艾斯一起到司令官室休息。

“吉尔菲艾斯！去喝一杯吧！我有很棒的葡萄酒哦！是四一○年代的。”

“好的。”

“那咱们走吧！对了，吉尔菲艾斯……”

“是！阁下！”

“又是阁下！没有旁人的时候，就不要叫阁下。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知道……”

“知道就要去做呀！这次会战结束之后，回到帝国首都，你自己也是阁下了！”

“……”

“你将要晋升准将了！该好好庆祝一下吧！”

※※※

交待舰长罗舒纳中校处理善后之后，莱因哈特走向休息室。吉尔菲艾斯跟随在后，脑海里不断翻涌着莱因哈特方才所说的话。

会战结束，还师首都，晋升准将……金发的年轻提督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败北的可能。换作是别人，一定会认为莱因哈特大自大了！但吉尔菲艾斯非常明白，莱因哈特会这么说，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番好意！

吉尔菲艾斯蓦然想起，和莱因哈特认识已有十年了……。与莱因哈特及其姐姐安妮罗杰结识，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父亲，是司法部的下级官员，每日在上司、文件、电脑间来回奔忙，为的只是四万帝国马克的年俸。他在不太宽大的院子里，栽种巴尔德星系特有的一种兰花，在饭后总喜欢来一瓶黑啤酒，是一个善良平凡的男子。

他那红发的小儿子，在学校向来是优等生圈子里的翘楚，读书运动样样精通，是双亲的骄傲。

有一天，四壁萧然的邻家，搬来了贫穷的一家三口。

从父亲那里得悉隔壁那位软弱无力的中年男人竟是贵族时，吉尔菲艾斯大吃一惊；不过，当他第一眼看到金发的姐弟时，却打从心眼

里喜欢他们。

邻家搬来的第一天，他就和那男孩成了好朋友。这位男孩就是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同年。以标准历来计算，只比吉尔菲艾斯小两个月。当红发的少年报上姓名的时候，金发少年耸起秀致的双眉嚷道："齐格飞——好俗的名字啊！"

劈头就受到这样没头没脑的批评，红发少年一时竟无言以对。莱因哈特接着又说："不过，吉尔菲艾斯这个姓倒蛮好听的，颇有诗意呢！就这样吧，以后我都用姓来叫你好了！"

而安妮罗杰则叫他的缩名"齐格"。她是一个绝色美人，容貌和弟弟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非常酷似，但身姿更为纤细，朦胧的微笑是那么的高雅怡人！在莱因哈特的介绍下，两人相向而视时，她的神韵苑若树梢间轻轻流泄的阳光。

"齐格！要和弟弟做好朋友哦！"

直到今天，吉尔菲艾斯仍然一刻不敢忘记她的交待。

后来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上同一所学校，莱因哈特由于性格倔强，经常受到学校里那些恶孩子的欺负，而吉尔菲艾斯总帮着他，当两人联手打退几倍数量的"敌人"时，为怕给安妮罗杰发现身上打过架的痕迹而悲伤，就一起到公园的喷泉里洗个干净，而每一天里他们最期待、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回家后可以吃到安妮罗杰亲手为他们做的蛋糕……

事情旋踵发生了。这天当两人一前一后追逐着，从学校回到家时，发现一辆从未见过的豪华轿车，停在莱因哈特家的门前，一位装束高级宫廷书记模样的中年男子刚好从屋里走出来，正要上车，看到了莱因哈特时，他招了招手说："你就是莱因哈特吗？样子和姐姐很像啊！你应该高兴啦！你姐姐为了侍奉皇上陛下，将要奉召进宫了！"

这句话就好像是晴天霹雳，把莱因哈特和站在他身后的吉尔菲艾斯都同时震呆了。整个晚上只听到莱因哈特一面哭一面责问父亲的叫声："爸爸把姐姐卖掉了！"

次日早晨，整夜未眠的吉尔菲艾斯假装来叫莱因哈特一起上学，结果，出来的是安妮罗杰，脸上似乎还残留着昨晚的泪痕，她温柔地抚了抚吉尔菲艾斯的头发，像是安慰似的勉强地对红发的少年笑着

说：“我弟弟以后都不能和你一起上学了。这段期间，非常感谢你的照顾！”

美丽的少女轻轻在他额上吻了一下，并送给他一个自己亲手做的巧克力蛋糕。

这一天，红发少年没去学校，他小心翼翼地抱着蛋糕来到自然公园。为怕被巡逻机械发现，他躲到一棵名叫火星松的针叶树下，好久好久地才把蛋糕吃完。和这对姐弟离别的哀伤，令他泪珠涟涟，他一次又一次地伸手拭去眼泪，小小的脸蛋揉得红红的。

天色暗了，他回到家，心想一定会挨骂，可是，父母却默默不发一语。隔壁的灯火也已经熄灭了。

过了一个月，身穿帝国军幼年学校制服的莱因哈特突然到访。对着惊喜万分的吉尔菲艾斯，金发少年一副坚定不移的口吻说：“来做军人吧！做军人可以让我们早一点成为男子汉大丈夫！要赶快独立，去把姐姐解救出来，吉尔菲艾斯！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你一定要和我上同一所学校哦！幼年学校里，都是一些惹人厌的小鬼而已！”

……吉尔菲艾斯的父母没有反对。或许他们是望子成龙心切，或许他们能够体会儿子与邻家姐弟的深厚感情。不管怎样，吉尔菲艾斯和莱因哈特一样，在年少时便当机立断、下了决定。

幼年学校的学生大半都是贵族子弟，其他则是上流市民的小孩。吉尔菲艾斯能够跻身这所学校，不用说当然是安妮罗杰的功劳和莱因哈特的请求。

莱因哈特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吉尔菲艾斯也总是榜上有名。不论是为了这对姐弟，还是为了自己，他都要争取好成绩。

有时候，学生的家长们会来学校拜访。虽然他们的身分地位高高在上，但却不能使人产生敬意。他们的身上只有特权阶级骄贵傲人的腐朽气息。

“看看那群家伙！吉尔菲艾斯！”

每次看到这些贵族，莱因哈特只感到强烈的厌恶与不屑。

“他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的地位……，只凭着血缘关系继承权力和财产，一代传一代。一群不知廉耻的家伙！难道宇宙生来就是要给这些家伙支配的吗？”

“莱因哈特……”

“不错！吉尔菲艾斯，我和你都没有理由要屈居在这些家伙之下！”

两人之间时常谈及这类话题，有时候，红发少年会从莱因哈特的谈吐间，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鲁道夫大帝的肖像在首都各处傲然耸立，向铜像敬礼是帝国臣民的神圣义务。因为内政部为严密监视藐视帝威的危险份子，在大帝铜像的双眼内，装设了精密的监视眼。假意向铜像行过礼后，莱因哈特语气激昂的说：“吉尔菲艾斯！你曾想过吗？高登巴姆王朝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的。王朝始祖是那桀傲不驯的鲁道夫，若是真有所谓‘始祖’，那么，他在成为始祖之前并非帝室，而是银河联邦一介无足轻重的市井小民罢了。鲁道夫仅仅是一个一步登天的野心家，他只是顺着时势所趋，籍机自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而已！”

这个人到底想说什么呢？——吉尔菲艾斯感到心间一阵剧烈的悸动——莱因哈特接着说：“鲁道夫能够做到的，我会做不到吗？”

莱因哈特如冰蓝色宝石的双眸，深深凝视着吉尔菲艾斯，红发少年脑海里思绪翻腾，几令他透不过气来。他回望着莱因哈特。这时正是冬天，两人加入军队之前不久的事。

【Ⅲ】

“……从西元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杂沓纷乱的发展，其中不受限制而危及本身的例子历历可数。尤其是遗传因子工程的一大成果——生命复制，其在理论上所显示的可能性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们会误以为生命复制就是永远延续生命的保障。当这种科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时，只怕轻视生命的思想将会横扫地球这颗行星了！具有恶劣遗传因子的人，没有繁衍下一代的资格，淘汰劣等人种以提升人类资质的声势与日俱增。事实上，此一声势的壮大，便是助长日后鲁道夫的‘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主张成立的远因……”

这段映现在操作台上的文章很快地消失，另一段文字迅速出现在画面上。“杨准将！司令官传候！请立刻到指挥官席！”

看书看到一半被打断，杨威利准将似乎并未感到扫兴，他拿起军扁帽，用手拨拨杂乱无序的黑发。

他是自由行星同盟军第二舰队的次席幕僚，席列旗舰波罗库斯的舰桥一角。他私下将书籍VTR输入到战术电脑用的操作台里，偷偷享用读书的乐趣，因此实在没有不高兴的道理。

杨的姓名表记型式是E式，这是银河联邦成立之前即流传下来的传统，姓放在名字之前的型式。E是东方（EASTERN）的第一个字母；相反的，姓放在名字之后的型式是W式，W是西方（WESTERN）的第一个字母。

这个时代，混血极为普遍，姓名只能约略地表示直系祖先的出身。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个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在一般人眼中，他也并不是十分温和的青年，当人们得悉他在军队中的阶级时，都难免会感到诧异。

“杨准将报到！”

舰队司令官派特中将不怀好意地望向行礼的青年军官。中年的派特中将一脸严肃，一看就知道是个军人。

“我看过你所提出的作战方案了！”

他只说了这句话，随后打量着杨。他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阶级竟然只比自己低二级而已，真令人纳闷！

“我对这个方案很有兴趣，可是，你不觉得太过慎重以致有点消极吗？”

“是吗？”

杨回答的语气虽然很温和，但仔细一想，对长官的问话这样回答似乎是有些失礼了。派特中将并没有注意到。

“就像你在方案中所说的，这个作战方案的确不容易输。但是，只做到不输还不够，不输也就是不赢！我军三方包围敌人，而且兵力又是敌人的二倍，已经具备了大获全胜的要素了，为什么还要制订出不输的标准呢？”

“话是不错！不过，我们的包围网还没完成，这不是敌军逐个击破的好机会吗？”

这次中将察觉到了。他脸色微变，不禁皱起了眉头。

而杨则仍然一派泰然自若的样子。

九年前，国防部军官学校毕业时，杨只是一个平凡的新任少尉，在四八四○位毕业生中，他的名次是第一九○九名。然而，现在他却不是一位平凡的准将，因为全体同盟军中只有十六位将官是二十几岁，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派特中将对这位年轻准将的战历并非全然不知。九年之间，杨参加的战斗达一○○次以上，虽然还没参加过像这次一样动员五位数舰艇的大规模战争，但是，那一次次的生死相搏，可也不是小孩子玩的烟火游戏。尤其在“艾尔·法西尔大撤退”一役中，他更是锋芒尽露的大英雄！

但在派特的心目中，似乎仍然无法接受杨是一位年轻而身经百战的勇士的事实。

“总之，这份作战方案驳回！”中将把文件递给杨。“我要说明一下，并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哦！”

中将的话无异是画蛇添足。

【Ⅳ】

在自由行星同盟众多的贸易商人口中，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向以手腕灵活而负盛名。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深处，潜藏着机智的商业智慧，从一介小商船主起家，成为贸易公司的负责人，不断地累积财富。

“我很爱钱……”朋友问起他成功的秘诀时，他总是这样回答。“要用钱滚钱！把铜币变银币，银币变金币！就是这个方法而已！”

看他一副认真的口吻，这话似乎不假，而这样的回答也使他被冠上了“用钱滚钱的名人”的称号。虽然作此言者未必安什么好心眼，但杨泰隆似乎很醉心于这个称号。

另外，杨泰隆也是古董美术品的收藏家。西元时代的绘画、雕刻、陶瓷器等等，在他的宅邸内堆积如山。他只要一放下坐镇办公室指挥恒星间商船队的工作后，就会待在家里，鉴赏或擦拭古董艺术品，悠游其间，忙得不亦乐乎！

听说，他在选生命的另一半时，也像是在选古董艺术品一样。和浪费成性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又娶了一位大家公认的美女，她是某位军人的未亡人。后来，他们的儿子——杨威利诞生了。

当来人传报生了一个男婴时，杨泰隆正待在自己的书斋中擦拭古董花瓶，他听了之后，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似乎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地喃喃自语道："我死了以后，这些美术品都是那小子的了！"

说毕又继续擦拭。

杨威利五岁时，母亲去逝了。急性心脏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但她一向都是那么健康，因此，当她猝逝时，连杨泰隆也难以置信。

当时他刚好又待在书斋中擦拭古董，一听到这噩耗，手中的青铜狮子不禁失手掉在地上，他一面捡起一面喃喃说了一句话，这话后来让人给传了出去，妻子这方的亲戚听了之后莫不勃然大怒，气得血脉贲张——"还好我擦的不是易碎的古董……"

生离和死别，接连失去二位妻子后，杨泰隆已经没有再结婚的念头了。他把儿子交给女佣带，但却因而占用了女佣的休息时间而引起女佣的抗议，因此，他索性让小杨威利坐到自己身旁，一起擦拭古董。

亡妻的亲戚来他家探访时，看到父子两人一语不发地坐在书房内擦拭古董的光景，莫不为之愕然。他们一致认为，应当把小孩自那个没有责任感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当他们问他，儿子和古董哪个重要时，他答到："收集美术品是要花钱的哪！"

换句话说，其实儿子就是免费的！

听到这番话，亡妻的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并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由法庭解决。杨泰隆发觉事态不妙，连忙抱着儿子独自搭乘恒星间商船，从首都海尼森消声匿迹。亡妻的亲戚们万万也没料到他们连控告父亲绑架幼子的机会也失去了。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只好重新开始在无尽的星空里，追寻太空船的轨迹。杨泰隆之所以会带着儿子远走他乡也是事出无奈，或许这个举动同时也证明了他自己是个有独到见解和看法的人……

就这样，到杨威利十六岁时，他大半的人生都在太空船上度过了。

小时候，杨威利第一次遇到瓦普跳跃飞行（超空间跳跃航行）的时候，体内如山崩地裂，又是呕吐又是发烧；后来渐渐习惯之后，对自己的境遇反倒很能随遇而安。他对机器的高度兴趣也渐渐转移到历史方面。

这位少年爱看录像带，爱看新发行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尤其对“历史上最狠毒的篡位者”——鲁道夫更是兴趣浓厚。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谈到鲁道夫，总是以“邪恶的独裁者”来形容他，少年听在耳里，心里不免奇怪——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人民为什么敢怒而不敢言呢？”

“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

“好逸恶劳？”

“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时，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期望超人或圣贤的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这个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比独裁者本人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只是……，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这些东西更值得关心的事情上……”

“值得关心的事情？”

“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

杨泰隆说归说，但并没有强迫儿子接受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的意思，所以杨威利便一步步地钻进历史学的洪流里了。

就在他满十六岁的前夕，他的父亲杨泰隆死于太空船的核子融合炉意外事故。而那时候，父亲才刚刚答应他，让他报考海尼森纪念大学的历史系。

“嗯……好吧！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没有靠历史赚大钱的人哩！”

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下，父亲让儿子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

“金钱是不容忽视的！有了钱，你就不必对讨厌的人低声下气，也不必为五斗米而折腰！政治家也一样，只要能善用金钱，就能大权在握！”

杨泰隆结束了四十八年的生涯，身后留给儿子的是一家贸易公司和大批的美术品。

杨威利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继承、税金等等俗事杂务旋踵接至。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父亲在生前孜孜不倦收集的美术品和古董，竟然几乎全部都是赝品。

政府认可的鉴定专家无情的宣布，伊特鲁立亚的壶也好，洛可可风格的肖像也好，汉帝国的铜马也好，全部都是一文不值的赝品。

不仅如此，父亲生前在公司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也抵押偿还债务了。最后，杨和那些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一起被丢弃在路旁。

和被迫在太空船渡过的幼年时代一样，杨威利在夹杂着叹息的苦笑中，接受了自己的境遇。只是，他一直觉得奇怪，他那精明强干的父亲对自己喜欢的美术品，竟连鉴定的眼光也没有！

但话又说回来，搞不好父亲是故意收集赝品也说不定哩！反正打从一开始，杨就没有继承父亲事业的念头，因此，现在虽然给踢出父亲的公司，但他并不在乎。

而真正的困难还在后头——杨连上高级学校的学费也缴不起了。

与银河帝国长期的战争状态，使国家预算面临巨额军事支出的压力，因此，对战争没有直接助益的人文科学等，其相关的教育预算被大笔裁减，要获得奖学金难上加难。但杨仔细想想，有没有免费修读历史学的学校呢？……啊！有了！

国防军事学校战史研究系就是！杨赶在报名期限截止前提出申请，考试的结果，杨以相差榜首甚远的成绩勉强及格了。

【V】

杨威利就这样基于自己的兴趣没有任何压力地进入军事学校就读，他的前途被决定了，和爱国心、好战性全然无关。

父亲遗留下来的赝品，他大部分都丢掉了，剩下的部分寄放在出租的仓库，然后，两袖清风地住进军官学校的宿舍。

在学校里，杨潜心研读战史背后所牵涉的广泛历史，对于其它科目则马虎带过。尤其是他兴趣缺缺的课程如射击、战斗艇驾驶、机关工学等等，成绩总是“低空掠过”，差点就不及格，而他也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分数不及格有可能被开除学籍，或得浪费时间再考一次，所以，他认为没有留级就已经足够满意了。他的目标不是同盟国的统合作战部长、太空舰队司令官或幕僚总监，而是普普通通的战史编纂室的研究员。他压根儿没想过要在军中出人头地。

一年级考试的结果，战史的成绩相当优越，实技方面的成绩仅在及格边缘，两者合计平均还及格，但有趣的是，杨在战略战术模拟测验的成绩表现还不俗。当学生们用电脑作对战测验以决定成绩时。令教官们大吃一惊、跌破眼镜的是，有“十年难得一见的秀才”之称的学生会主席——维德伯，竟然被杨彻底击败了。

杨集中全部兵力于一点，在切断对方的补给线后，更有余裕打防御战。维德伯虽运用了各种战术，长驱直入到杨的腹地，但补给中断了，最后只落得进退唯谷的窘境。不管是电脑的判断或教官的评分，都判定是杨大获全胜。

自尊严重受伤的维德伯怒气冲冲地嚷道：“要是照规矩来，由正面开战的话，我一定会赢的！这家伙不被打得落花流水、四下逃窜才怪！”

杨没有反驳，此刻他觉得很满足，原因是他可以用这科的成绩来补机关工学的成绩了。

不过，这份满足并没有持续多久。

二年级学期末时，教官要杨转到战略研究科去。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教官这样劝道。“因为战史研究科被裁撤了，全科的学生都得转到其它科系去。你在模拟测验时，曾打败过维德伯，为了发挥你的长处，还是转系比较好！”

“我是为了学习战史才进军官学校来的，学校招收学生，却又在我们毕业前夕废除战史研究科，这样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杨同学！你现在虽然尚未服役，但是，进入这所学校后，你就是军人了！而且是下级军官的待遇哪！只要是军人，都必须服从命令！”

“……”

“转系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战略研究科精英云集，其他人都是要通过考试才能进，没有考上的才会转考其他科系。也就是说你已拥有优先权，你要想清楚这点哪！”

“我觉得受宠若惊！不过，我天生就不是秀才的料。”

“不要跟我耍嘴皮了！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退学！权利在你自己手上！不过，你必须退还这两年来的学费，只有当军人才能免费就学。”

杨抬头仰望长天，他不知不觉地想起父亲以前曾经说过有关金钱的话，生而为人，竟然不能如愿地自由自在生活。

二十岁时，成绩平平的杨自战略研究科毕业了，官任少尉。一年之后，晋升中尉，但并不是因为杨的勤务成绩表现优秀而获升级的。杨之前配属的部门是统合作战本部的记录计划室，他并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不过，能够真正接触到和历史有关的记录倒是令他颇感兴奋。

在晋升中尉的同时，杨也被任命执行前线勤务，成为艾尔·法西尔星域部队的幕僚人员。

“一步错，全盘皆输！”

年轻的中尉在前往就职地时，喃喃自语地道。

他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当军人，但是，现在身上穿的却是一袭经过精心设计的军服——黑色扁帽上别着代表同盟的白色五星徽帜，黑色夹克的领襟围着一条象牙白的三角巾，一双黑色短靴罩在与三角巾相同颜色的裤子上……

这一年，宇宙历七八八年爆发的“艾尔·法西尔战役”，加快了杨威利中尉的人生进程。

在这场战役中，自由行星同盟可说颜面扫地。战役前一阶段敌我双方总共动员了数量一○○○艘左右的舰队，几次交锋之后，兵力损失各达二成左右，战争暂告一段落。在战争进行期间，杨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坐在旗舰舰桥的位子上，观看战斗的进行；同时，也没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

然而，就在同盟军准备班师回朝时，帝国军竟从背后发动出奇不意的攻击。很明显，帝国军原本是佯装撤退，但却突然冷不防地快速反转回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毫无戒心的同盟军。

只见能源光束所形成的长枪尽情地把黑暗的宇宙空间撕成一片一片，细小的恒星也在瞬间消失了光芒。遭受破坏的舰艇所释放出的爆炸性能源，形成剧烈的震动波，象飓风似的疯狂地翻弄着其他的舰艇，同盟军司令官林奇少将乱了阵脚，非但没有安抚混乱的局面，更带头坐着自己的旗舰落荒而逃，直奔回艾尔·法西尔本星。

知道指挥官逃亡的同盟军，当然无心恋战，包括被孤立在敌阵中奋战的诸舰也不得不纷纷见风使舵，调头逃离战场。在这其中，有一半是自行选择了撤退，逃出艾尔·法西尔星域；另一半则是尾随着旗舰，逃进艾尔·法西尔本星。来不及逃走的舰只有两条路可走——被击沉或投降。结果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投降。

逃到艾尔·法西尔的向盟军残余部队，仍有舰艇二○○艘、官兵五万人。但后面的帝国军，兵力则增为原来三倍，正企图乘机一鼓作气，把艾尔·法西尔星域自叛乱军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艾尔·法西尔三○○万人民，眼看情况危急，人人无不胆颤心惊。看来，艾尔·法西尔难逃失陷的命运了。

他们同军队交涉，希望成立全民逃亡计划。是时，杨威利中尉以逃亡计划的负责人的姿态出现了。林奇少将一向都看不起这个年轻又懒散的部下，杨虽是他的幕僚成员之一，但少将却从未听取或询问过杨的意见，既然这样，这次为什么还会派他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全权负责关系到三○○万人存亡的重要行动呢？少将的这个人事决定，连他的亲信都吃惊不已。这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这个人太年轻了吧？军阶又那么低！军部是认真的吗？——民间疑虑重重，杨也是搔搔头，一副毫无把握的样子，但该做的还是要做。帝国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必须要在一片混乱中理出点头绪来，他下令先调度民间船和军用船，做好脱逃的准备。

同时也尽量安抚焦躁的民众，但并没有立即发出逃亡指示，看样子杨似乎是要等待适当的时机。

有一天，急报传开，人人骇然！林奇司令官和他的直属部下，丢下民众和其他的部属，带走军需物资，自艾尔·法西尔本星往外逃跑

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部份人开始失控，他们喝酒，打架，闹事，抢掠商店，焚烧车辆……，像疯子似的，以此来渲泄心中的恐惧，这时杨终于对绝望的民众发出了逃亡指示，但逃走方向与林奇司令官一伙人的刚好相反。

“大家不用担心，司令官已引起帝国军的注意了，不必依靠反雷达装置，我们就可以乘随着太阳风，悠哉悠哉的逃出去了！”

原来年轻的中尉竟然把司令官当作敌军的诱饵了。

他的猜想果然正确！张牙舞爪等待多时的帝国军，发现林奇少将一伙的行踪后，像狩猎一般穷追不舍，最后，林奇少将等人只有高高地竖起白旗，成为帝国军的阶下囚。

在此同时，杨所率领的船队，则安然地逃离艾尔·法西尔星系，一溜烟地的航向后方星域。帝国军的侦测网曾捕捉到他们，但是，这些若是逃脱的太空船，那上面应当装有侦测防御系统吧？怎么会在没有任何干扰之下给侦察到？在此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帝国军把映现在雷达上的影像当作是大规模的陨石群，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成功逃走了。

正举杯狂欢胜利的帝国军，事后得悉，莫不勃然大怒，捶胸顿足。

而成功保护三○○万民众安全逃回后方星域的杨，则受到如雷贯耳般的疯狂欢呼。

军队首脑部对杨的沉着与胆识，更是赞不绝口。他们的褒扬是应该的。败北、逃亡，再加上舍弃人民、见死不救——洗刷这些污名是军人英雄必备的条件！杨威利无疑是自由行星同盟军人的借镜，是发扬正义与人道的精神的战士，更是全军应该一致学习的青年英雄！

是年标准历六月十二日上午九点，杨晋升上尉。同日下午一点，接获少校的任职命令。军中规定生还者不得连升两级，所以高层作出了此一奇特的人事任命。

杨对周遭又惊又羡的眼光全然视若无睹，还是那付搔搔头，一付无所适从的样子，自言自语地道：“怎么会这样？”但随着阶级的提升，薪水也提高了，而真正令他高兴的莫过于是终于有钱可以买历史方面的旧书了……

也就在此时，杨首次对用兵发生了兴趣。

“简单而言，自三、四千年前以来，战争的本质始终没变，在到达战场之前左右胜负的是补给；到达战场之后，左右胜负的则是指挥运用的能力。”

结合战史上的知识，他如是认为。

“强将手下无弱兵”、“一只狮子领导的一百只羊胜过一只羊领导的一百只狮子”……自古以来，强调指挥官之重要性的格言，多得不胜枚举。

二十一岁的少校，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成功的原因。不单是帝国军，同盟军亦然。过份盲信科学技术的结果，造成他们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雷达上所显现的，不可能是人工物体（而是陨石）。适当利用这种错觉，便可产生了奇招奏效的机会。

天底下最危险的莫过于僵化的固定观念。回想过去，在学生时代，杨在模拟测验中击败维德伯，取得胜利，不也是出奇制胜，把执意想从正面对决的对手给打败吗?

剖析敌人的心理是用兵的第一要点。其次，在战场上要完全发挥实力，补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极端来说，不一定要攻击敌人本部，只要切断其补给就够了，如此一来，敌人自然不战自败！

杨的父亲不时再三强调金钱的重要性，若将这个结论应用到战争上，将军队比作个人时，金钱就成了补给了，如今思之，真是一番金玉良言啊！

后来，杨又参加多次战斗，三番四次地建立奇功，晋升中校、上校，到二十九岁时，他已是准将了。同窗的维德伯则晋升少将，不过，这是他在任职上校时的某次战争中，因料不到敌人不采正攻而采奇袭以致战死沙场（竟犯了在学生时代和杨对战时同一样的错误），上级因此特别连升他二级的……

现在，杨威利随同盟军第二舰队驻扎在亚斯提星域。

※※※

一声叫喊突如其来，响彻了整个舰桥！发现不明物体！侦察艇发出了急报！

“帝国军并不在我方推测的宇宙区域出现，反而向我军急速挺进中，即将与第四舰队接触了！”

“什么，这太不合理了吧？”

派特中将不由得从自己座位上坐直了身子，以难以置信的声调说道。

杨拿起放在自己操作台上的文件，这是一份记录在纸上的文件。自古代中国人发明纸以来，已经过四○○○年了，从那时起，人类便一直使用纸来记述文字，并没有再发明其它的替代品，事实上也找不到其它更好的替代品。

这份文件就是杨所提出的，刚刚被派特中将驳回的作战方案。他若有所思地逐页翻阅着，文字处理机所整理的文字跃然纸上。

“……敌人看不出被包围的危机，反而会认为是分散我军各个击破的大好良机。此时，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很可能将是位于正面的第四舰队。第四舰队的兵力原就单薄，敌人可以在我军另二支舰队赶到支援之前轻取胜利。接下来敌人的攻击目标便锁定为第二或第六舰队，这要视敌军作何选择。对付敌军的方法如下：遭受攻击的第四舰队浅战过后，慢慢后退，以吸引敌人乘胜追击；然后再以第二、第六舰队全力攻击乘胜追来的敌军。重复这个招数，让敌人疲于奔命，最后再一举包围歼灭。这个战法成功机率极高，但要留意兵力的集中、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络以及前进和后退的随机应变……”

杨合上手头的报告，抬头仰望上方如玻璃幕墙一般的广角侦测器，数以亿计的繁星正冷冷地回望着他。

年轻的准将打消了吹口哨的念头，开始在自己的操作台上忙碌起来。

# 第二章 亚斯提星域会战

【1】

当“帝国军舰队急速接近”的报告传来时，同盟军第四舰队司令官培特雷中将大为震愕。

舰队旗舰莱欧达的整片萤光幕上，人工光点群集，一转眼间，亮度增强，范围也迅速扩大开来。看到这幅光景，大家莫不为之心惊胆跳、口干舌燥。

“这是怎么一回事？”中将从指挥官席直起身来自言自语的道。“帝国军企图何在？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呢？”

有的人觉得他问得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帝国军的意图无非要倾其全力攻击第四舰队。看穿这层道理并不难，但同盟军的首脑部，却万万没想到，被三面包抄的敌军竟会采取如此大胆的攻势！

根据他们原先的推测，处于被包围态势下的帝国军，面对众多的敌人，应当会致力于防御，缩小战线成密集阵形才对！而同盟军则三个方向同时杀到，布下天罗地网，集中火力，慢慢确切地消耗敌军的抵御能力。

一五五年前，“达贡歼灭战”的情形亦然，获胜的二员大将一战成名，至今为人称颂。然而，这次敌人却没有落入同盟军的瓮中。

“搞什么？敌军的司令官根本不会用兵嘛！哪有这种打法的？”

中将无意识地说出这些蠢话，他从指挥官席上站了起来，用手背擦拭额上的汗珠，舰内恒温保持在摄氏十六．五度，应该还不致令人热得发汗……

“司令官！怎么办？”

慕僚请求的声音，也显得有点浮躁不安。这种声调剧烈地牵动着中将的每一根神经！当初高唱由三个方向分进合击必定胜利在握的人，不正是你们这些幕僚吗？那么，如今面临失败的时候，你们理所当然也应该负起责任，想出因应的对策来才是！想不到现在还敢问我“怎么办”！但是，眼前不是生气的时候。

帝国军舰队有二万艘，同盟军第四舰队只有一万二千艘。和当初预计的完全不同，整个局面大乱！原本是要以三个舰队的四万艘舰艇包围歼灭二万艘的敌军，如今情势一转，势单力薄的第四舰队必须独力与人数几乎多出一倍的敌军开战不可了！

“紧急联络第二、第六舰队！第四舰队在α七．四、β三．九、γ负○．六的宇宙方位上，与敌军冲突！请全速前来支援！”

中将喝令道，旗舰莱欧达的通讯长南恩少校应和着，但动作和表情却充满了绝望。帝国军发射的干扰电波，贪婪的侵蚀同盟军的通讯回路；莱因哈特散布了数以万计的干扰电波发射器，此刻正在宇宙空间中发挥效力。

“派出四艘联络艇，两艘两艘的分别前往第二和第六舰队！”

中将使劲嚷道，屏幕放射出来的闪光刹时染白了他的脸。敌人开始发动攻击了，中子光束炮百发齐射。放射出来的能源膨胀开来，随之而产生的光芒，强烈刺激着士兵们的眼帘。

同盟军舰队的各个角落，火花四起，细微的能源粒子高速冲撞时引起互蚀现象而产生火花。中将用力挥手叫道：“前锋部队出击！全舰队准备总体战！”

※※※

按理说来，敌军应当无法收到培特雷中将的命令，但是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瞳眸里，泛漾着嘲讽的冷冷目光，自言自语道：“无能的家伙！反应迟钝！”

“战斗艇发动！准备近距离肉搏战！”

下达这项命令的是法伦海特少将。战意激昂，加上一马当先的自信，使他锐气溢于言表。不管这是否将成为“金发小子”的功绩，现在他只在乎胜利！

Ｘ型机翼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陆陆续续自庞大的母舰发射出来。由于母舰以超高速度在宇宙空间疾行，因此，在脱离的那一瞬间，只要随着惯性走，便能达到比母舰更快的速度，根本不需要滑行路段或射出装置。王尔古雷机型小巧，火力虽较弱，但活动性强，最适合近距离肉博战。

相对于王尔古雷，同盟军也有自己的单座式战斗艇，名称是“斯巴达尼恩”。

核融合炉爆炸的火光此起彼落，激射而出的能源乱流，掀起狂涛骇浪，摇撼着两军的舰艇。王尔古雷穿梭于撕裂的光束空隙之间，仿佛是拥有两对银翅的死亡天使！同盟军的斯巴达尼恩，战斗能力虽然毫不逊于王尔古雷，但敌军先发制人，在脱离母舰的那一刹那，即遭敌机狙击。机内的驾驶员连同斯巴达尼恩，纷纷被光束击得粉身碎骨！

※※※

战斗展开一小时之后，在帝国军法伦海特部队的猛烈攻击下，第四舰队几乎凭空蒸发了！有的因爆炸损毁而无法继续战斗；有的舰体轻微受损，但驾驶员身亡其中；因而漫无目的地漂浮在虚空中——同盟军局势惨烈已极，一般咸认的战线崩溃就在旦夕之间而已了！

战舰尼斯特的损伤部分虽然只有舰底一处，但射入舰内的中子弹头爆炸时掀起了杀人的粒子狂涛，无情地席卷全舰，一转眼间，这艘巨舰即成为六六○名士兵的坟墓。

全员阵亡的尼斯特，仍然遵循着驾驶员最后所设定的方向，在无形的轨道上向前冲去，与友舰兰诺斯的舰首擦身而过，就在这时，敌舰的前部主炮已锁定了兰诺斯为目标，炮弹齐出疾射而来，尼斯特在很短距离内被光子炮击中，悄无声息地爆炸开来。由于核融合炉爆炸所散射的能源，冲破了中和磁场，直接击中兰诺斯的舰体，不幸的，兰诺斯也旋踵步上毁灭的命运。

白色的闪光接连爆发，随后不着痕迹地消失了。

“这是在搞什么啊！”

培特雷中将的声音响起。

几乎在同一时间，法伦海特少将低声嘟囔道：“对方在干什么？”

他们两人同时望着旗舰上的萤幕，前者的叫声充满绝望和焦虑，后者则是好整以暇地揶揄嘲弄。

【Ⅱ】

这时，同盟军的第二、第六舰队得悉事态危急后，莫不人心惶惶，但他们还没有改变当初的作战计划，仍然保持先前的速度向前推

进。

第二舰队司令官派特中将坐在舰队旗舰波罗库斯的指挥官席上，双眉紧锁，沉默不语。部属们感应了指挥官的紧张情绪，舰桥上的空气像凝结了一般，以致当中将站起身来，突然开声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第四舰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由于敌军的电波干扰，目前战况不明！”

“这是怎么回事？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排除干扰！第二舰队全体战舰作好出击准备！”

过了一会，通讯员传来报告：“第二舰队所有战舰出击准备完毕！”

中将猛地下了决心。“好！立即出击前往救援第四舰队！”

“请等一等！”

派特中将转过头来，原来是幕僚中的杨威利准将，那个黑发的年轻人，不知何时来到自己身后。

“杨准将吗？你对目前的态势有什么看法？说说你的意见吧！”

“看样子敌人打算来个一一击破，兵员最少且位于正面距离最接近的第四舰队，当然便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第四舰队抵挡得住吗？”

“两军从正面冲突时，就兵员来说对方占了上风，而且也取得了先机。”

杨的表情和说话声音都显得那么平静，派特中将看在眼里，仿佛要抖落一身焦躁似的辨解道：“所以，我方必须立即赶往战场援救第四舰队，如果赶得上的话，也许可以突击帝国军的侧翼。这一着成功的话对整个战局助益很大！”

“恐怕赶不及了。”

由于杨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因此派特中将差点把他说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中将的视线离开了萤幕，再度望向年轻的幕僚。

“你的意思是……”

“当我军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敌军必定会离开战场，并在第二、第六舰队会合之前，攻击任何一方的侧翼。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人数较少的第六舰队一定会成为敌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我认为我军必须抢在敌军之前动手，只要能把大局控制住，我方就不至上敌军的当了。”

“那么，依你之见，我们该怎么办呢？”

杨走到派特中将身边，操作着指挥席上的战术电脑，过指点边说明着：“只要把顺序改变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暂时不理睬敌人，也没必要去惊动他们。不要在战场上才和第六舰队会合，但要尽快地缩短两舰队间的距离，然后在其它地方会合，设定新的宇宙战场，第二舰队和第六舰队会台之后，舰艇总数将达到二万八千艘，这样，与拥有二万艘舰艇的敌军作战，我方便有五成以上的胜算了。”

“……这样，你是要我们见死不救，让第四舰队任敌人宰割？”

中将的语气充满了责难。

“现在赶去已经来不及了，这里毕竟是茫茫的宇宙呀。”

这其实也是中将心里的想法，不知是否看穿了中将的心理，杨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们不能置友军的安危于不顾啊！”

中将沉声道，杨的眼神也变得黯然。

“这样的话，我们三支舰队都将会成了敌人逐个击破的牺牲品，无一得以幸存了！”

“那倒不一定，第四舰队不会那么轻易被摧毁吧！如果他们能给我们坚持住的话……”

“我刚才说了，那是很困难的。”

派特中将双手按在指挥桌上，叹了一口气，低声道：“指挥第四舰队的培特雷中将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了，不会那么简单被击败的。”

“朋友重要吧，我在第六舰队中也有朋友，实在不想失去眼看就要保住的第六舰队。而且第二舰队也是如此，即使失去第四舰队……”

“好了！好了！准将，现实可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想象发生。我已经决定了，第二舰队立即去救援第四舰队！”

中将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他所说的并不是中将所要的答案。对这位年轻的幕僚，中将感到不悦。

“……那么属下告退了。”

杨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行了个礼后，转身离去。

回到军官休息室的杨，见到了同在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弟达斯提·亚典波罗中校，谈起了这件事，杨坐在桌子上，苦恼地道：“我们或者应该再考虑一个对策，那怕是有丝毫生存机会的……”

亚典波罗同意地道：“现在去救援他们，就像去营救那些遇难的登山队员一样。”

“再就是第六舰队，不知他们的情况如何？这支舰队的作战参谋是我们的同学呀。他可是一个优秀的人材。”

“你说的就是拉普学长吧？”

杨点了点头，望向窗外漆黑的宇宙，举目可见的第二舰队的舰艇群。“他和我这个人不一样。”

【Ⅲ】

开战四个小时之后，同盟军第四舰队已经溃不成军了，既没有完整的战斗阵形，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有的被截断各处，有的被孤立起来，各舰只能独力勉强作最后的抵抗。

旗舰莱欧达化为巨大的金属块，飘向虚空。舰内已了无生机。

舰桥内部被敌人集中的炮火击中，刹时间，外壳裂开一条大缝，由于内外压差的关系，司令官培特雷中将的尸体被吸到真空中，他的尸身会飘到那里呢？会变成什么形状？……没有人知道。

反观帝国军这一方，莱因哈特已得悉在现阶段大获全胜，梅尔卡兹透过通讯屏幕，向他作出报告。“组织性的抵抗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即将展开扫荡战！”

“不用了！”

“咦？”

梅尔卡兹原本细小的眼睛显得更细了。

“战况只进行了三分之一而已。丧失战斗力的敌军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就让残敌去吧！敌人还剩两支舰队，我们要保存下次作战的买

力，在发出进一步指示之前，先调整好自己的阵形！”

“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梅尔卡兹重重地点点头，身形消失在通讯屏幕之后。

莱因哈特望着红发的高级副官。“他的态度有点改变了哦！”

“是啊！他不得不变啊！”

吉尔菲艾斯觉得头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连五位提督也不得不俯首承认莱因哈特的战术构想的确大奏奇功，而且士气也大为提振！敌人必胜的态势被打破之后，想必现在一定手忙脚乱了吧！

“下面接着应该对左右两侧的哪一支舰队发动攻击呢？吉尔菲艾斯。”

“无论哪一边都可以绕到敌人的侧背，你的想法呢？”

“嗯……”

“在左方的第六舰队，兵力较薄弱！”

“不错！”金发的年轻指挥官，嘴角浮现会心的微笑。

“搞不好敌人会猜到我方的打法，这倒令人有点担心了……”

莱因哈特摇摇头。“不必多虑！就算让他们察觉了，也没有办法继续使用原先的分进合击法了，如果我是敌军指挥官，应会打算尽早会台才是，因为，会合之后，就能在兵力上拥有比我军更大的优势了。所以，如果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会合，就表示敌军尚未洞察到我方的意图，那么对我们就很有利了。就从敌军第六舰队的右翼开始迂回攻击！从此地赶到那里大约需要几个小时？”

“不到四个小时！”

“好家伙！原来你已经计算过了！”

莱因哈特再度笑了起来，笑得像个小少年。但微笑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发觉有好几道视线向他飘射过来，对吉尔菲艾斯以外的人，莱因哈特是不轻易露出笑容的。

“替我把这项命令传达至全舰队，变更顺时针行进方向，继续推进，从敌军第六舰队的右侧背后开始攻击。”

“是！”

吉尔菲艾斯应道，同时欲言又止的望着金发的上司。莱因哈特回望着他。

“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不！没什么意见。只是，现在时间还很充裕，我认为应该利用这点时间，让士兵们好好休息一下，您意下如何？……”

“啊！是了，我倒没有考虑到这个，多长时间好呢？”

“分班轮流休息，每班各一个半小时。”

莱因哈特于是下令士兵们交替休息各一个半小时，在休息时间内用餐及使用密舱睡眠。

密舱床具就是在轻型塑胶制的密闭水槽内放约三十公分满的浓盐水，水温保持在三十二℃。躺在里面，与外界的色彩、光热、音响完全隔离，静谧舒适。据说，在里面泡上一个小时，可以恢复身心疲劳，效果相当于熟睡八小时。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士兵们因战斗而消耗的体力和精力，这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了！

在小部队中，没有密舱床具的设备时，有时会给士兵们服用具有醒脑清神效果的药剂，但是，这种药不但对人体有害，对军队组织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药物中毒的士兵，就失去人力资源的价值了。不过，在最恶劣的场合中仍会使用这个手段。

同时，对负伤士兵也展开治疗的工作。在西元一九〇〇年代末期，电子可以活化人体细胞，大大提高自然治愈能力一事，已广为人知。再加上电子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直至现在，凡是送到军医手上的生命，都有九成存活的机率。当然，要完全排除“死亡”仍是不可能的……

此刻，和平的感觉一时照拂着帝国军的士兵们，各舰内的餐厅里，人声鼎腾、喧闹吵杂，虽然规定不可以喝酒，但战斗和胜利所带来的酩酊醉意，却使士兵们无法自已，那种滋味远胜过佳肴美酒。

“我们的年轻司令官也很能干嘛！”士兵们一阵骚动。“这样一个美得像洋娃娃似的人，意然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天才！他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自银河联邦伍德提督以来的第一人了……”

为谁而战？因何而战？和陌生的敌人互相残杀？……种种问题已被士兵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只单纯地为生存和胜利而欣喜若

狂，只是，再过几个小时，存活下来的他们，其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会被列入新的死亡名单了。

【Ⅳ】

“在四点半的方位发现舰踪！无法识别！”

当后卫部队的驱逐舰传来报告时，同盟军第六舰队司令官慕亚中将，正在餐室里与幕僚们一同用餐。

刀子插在小麦蛋白猪排上，中将厌恶地瞪着从舰桥跑来的联络官。被他这么一瞪，联络官怯怯懦懦地愣在一旁。大家都知道，慕亚中将是一个豪放粗野的人物。

“你说四点半的方位？”

中将的声音和他那细小的眼睛倒是蛮相配的。

“是……是的！是四点半的方位！目前尚无法辨别是敌是友。”

“哦？那一个四点半方位？上午还是下午？”

慕亚中将的语气里显得极为不耐烦，但还是放下刀叉走出军官餐厅。当他看到幕僚人员慌乱不知所措的光景时，宽阔结实的肩膀气得发颤！

“紧张个什么劲儿！敌人不可能出现在四点半方位上的，因为，敌人是在我们前进的方向上！”中将扯着喉咙大声说道。“我们正朝着战场全速前进。第二舰队也一定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此一来，我军就可以左右挟击敌军，可说是胜算在握了。不，应当说必胜无疑才对！不论是数量或形势……”

“可是，阁下……”

幕僚中的一人打断了中将的滔滔雄辩，他就是拉普少校。

“什么？”

“属下估计第四舰队已经败亡了，而敌军是会转移战场的……”

“你是说不管第四舰队，是吗？”

“是的，本来我们应该迅速与没受到任何损伤的第二舰队汇合，但现在已来不及了，属下认为应下令作好迎击准备，否则，我们只会成为敌军的饵食。”

“敌军的饵食？少校！你的假设未免太过大胆了吧！把敌军当作饵食的是我们！”

这时，两人一同走到了舰桥，突然由于重力控制系统修正时产生的误差，他们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这是因为来不及急速地转换方向之故，显然能源测定装置已探测到对舰艇具有破坏性的能源就由外壳的近处。

“右后方敌军来袭！”

第六舰队的通讯回路错愕的呜咽四起，但很快就被吵杂的声音所取代。

军官们个个毛骨悚然！通讯一片混乱，敌人就在眼前，种种事实成了方才激辩的证明。

“不要慌啊！”

慕亚中将咆哮着，有一半是在使自己力求镇静。他后悔把事情看得太轻松了，肥厚的双颊无力地松垮下来。

舰队后卫并没有配置最新锐的舰艇，因此，当敌人自后方发动奇袭时，他们根本无力抵挡。

帝国军在背后！——这么说来，第四舰队已经败亡了吗？——或是帝国军早已布署好充足的伏兵？

“已计算出敌军数目大概有两万！”

报务员的尖叫声再度响起。

“两万？与第四舰队交战之后，完全没有损伤吗？”

人人只觉得手足一阵冰冷。

“迎击！打开炮门！”

中将心意大乱，忘了要整顿混乱的局面了，只能下达这道最低限度的命令。

※※※

老练的梅尔卡兹上将所指挥的帝国军，形成整齐的攻击队形，从同盟军第六舰队的右后方，发动攻击。中子光束炮发射出灿烂的死亡闪光，打碎了同盟军后卫那些老舰艇的微弱磁场，射穿了舰体。

梅尔卡兹盯着萤光幕，看到光灿耀眼的火球在阴暗的虚空中乍现乍逝。四十多年来，此情此景，他已司空见惯了，但这时，他的心中却兴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在梅尔卡兹眼里，莱因哈特不再只是“金发的洋娃娃”而已了。这一连串的得胜并非饶幸，而是由正确的洞察和判断，酝酿为大胆的假设所获取的正确结果，本来我军是被三面包围的，但他却能在敌军夹包过来前，采取逐个击破的战术，这一招实在高明。

他想，自己绝对不可能想到这个策略的，就算想到了也不敢采用吧！而昔日至今的战友们亦然。只有不拘泥于旧规惯例的年轻人，才有可能做到。

或许，我辈老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

※※※

帝国军势如破竹般地击溃同盟军，不论是炮战或格斗战都陆续取得上风。全军锐不可挡，稳稳地掌握了先发制人的有利点，同盟军虽然抱着必死的决心反击到底，可是，指挥官本身却慌了阵脚，因此，这一切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全舰队！回转！”

慕亚中将在舰桥中央的平台上，大减了一声。他终于下定决心了！在此之前，他只会任性地对部属们咆哮吼叫。

“阁下！回转的话，情势只会更乱！应该转向顺时针方向全速前进，到达敌军的背后！”

拉普少校的提案仿佛撞到中将魁梧的身躯，弹了回来似的。

“还没到敌军背后，我方大半的士兵早就死光了！采取回转攻势！”

“但是……”

“住嘴！”

慕亚中将全身颤栗不已地发出怒号，少校不再开口，他已经领悟到这位上司缺乏冷静的头脑，默默地退到一旁。心中不禁想起了友人：“杨，要是你的话，此刻会怎样做呢？”

※※※

第六舰队旗舰佩卡蒙的巨大身躯开始回转，尾随后面的各艘舰艇也跟着回转。但是，在混战中反转并非易事，经验老道的梅尔卡兹，看准了机会，间不容发地乘虚而入。

帝国军所发射的光束炮如流星雨般狂扫而下，能源中和磁场因负荷过重纷纷破裂，同盟军的舰艇几乎被破坏殆尽。

旧战场上的能源怒涛，再度在新战场上出现。慕亚中将和拉普少校同时感到似乎只有同盟军的舰艇孤独地在怒涛汹涌之中翻滚着。

“大量小型舰艇，朝本舰急速接近！”

通讯兵叫了起来，其中的一个屏幕映现大量的王尔古雷机群，不消一会见，多数的屏幕画面也都被成群的王尔古雷所占据。它们炫耀似的飞快驶至，在极近的距离发动光束攻击。

格斗战开始！斯巴达尼恩出击！

这道命令下得太慢了！当斯巴达尼恩脱离母舰的瞬间，王尔古雷早等在那里了！残酷的光束齐齐射出，同盟军的战斗艇只有战死的份，然后化成火球四下飞散！

“司令官！您看！”

通讯兵指着其中一个屏幕说道。只见光点群密密麻麻，帝国大军压逼而至，在这其中，可以接连看到敌军的舰影，舰桥内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佩卡蒙已身陷重围了！

“有发光信号传来！”

通讯兵喃喃目语似的向上司报告。

“解读看看！”

由于慕亚中将默不作声，拉普少校只好开口。他的声音也显得嘶哑低沉。

“解读……贵舰完全被包围，逃脱无门，赶快投降吧，我军将从宽处理……”

解读完毕之后，无数的视线和无尽的沉默，都落到慕亚中将的巨大身躯上。这一切只待司令官作决定了！

“投降……？”

中将咕囔着，他的脸色蓦地大变。

“不！我再无能，也绝不能做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二十秒后，白色闪光将他们重重包围。

【V】

不安的情绪沸腾到极点！

同盟军第二舰队旗舰波罗库斯的舰桥上，笼罩在无形的阴霾下，不知何时敌军会袭击而至？一级战备的命令发布了，全体人员都穿上太空装，但是不安的感觉仍然穿透太空装，令他们心胆俱寒！

“第四舰队和第六舰队似乎全军覆没了！”

“我方被孤立了！现在，敌人的数量比我军还多！”

“给我情报！怎么回事？目前情况如何？”

虽然严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但不安的情绪却使他们坐立难安，这并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如今，还能歼灭原来数量仅我军一半的帝国军，凯旋而归吗……？

“敌舰队接近！”

突然，通讯兵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响彻整个舰桥。

“方位在一点到二点……”杨喃喃地念道。

他刚说来，底下的报告接着传出。

“方位在一点二十分，俯角十一度，急速接近中！”

旗舰波罗库斯的舰桥刹时布满肃杀的紧张气息，而杨则浑然不觉。

果然不出所料！击溃同盟军第六舰队后，帝国军自第六舰队的右后方向左前方超进，形成一条自然的曲线，箭头直指向最后的第二舰队。由于第二舰队笔直前进，因此，帝国军也在一点到二点的方位上出现。

“准备迎战！”派特中将下令。

太慢了！——杨暗忖道。

正统的战法是在敌人来攻之前做好应战准备，但以这次而言，这种思考方式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如能快速移动，攻打敌人的背后，当能与第六舰队前后呼应，使帝国军腹背受敌。

一旦开战，就不可能没有死伤，与此成反比的是，牺牲的人愈多，战胜的比率就会减少。用兵学所存在的意义便架构于这两种命题上，也就是说，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才是成功的；残酷的说，便是要如何才能有效率地杀死自己的同类！司令官是否仍未明白这层道理呢？——杨兀自怀疑。

但无谓的牺牲还是发生了。本来问题不会演变至这般无可挽救的境地，军方的首脑们本身拙劣的作战指挥能力，却使局势愈演愈烈。但是，是非功过事后自有公断，眼前首要的工作便是防止错误扩大或再次产生，设法转祸为福。

“只希望拉普不要白白牺牲就好了！”杨在心里期盼着。

“全体舰队！打开炮门！”

命令是发出去了，但却难以判断哪边才是前方。因为，一道使视网膜灼烧的闪光，掩盖了舰桥内全体人员的的视力。

仅以半秒之差，波罗库斯的舰身被炸开来的能量震向上方，顿时摇摆不定。

哀叫和怒号交杂着跌倒和冲撞的声音，杨也无可避免地跌倒在地。背部遭到强烈震击，一口气几乎喘不过来，隔着防护罩，他可以感到周遭嘈杂的声音和强烈的气流，杨努力调整着呼吸频率，用手掌护着暂时无法看见任何事物的双眼。

监视幕的入光量竟然没有调整，这是不可原谅的严重过失，谁该为此负责呢？竟然发生这种失误，看来要想不输也很难了！

“……这里是后部炮塔！舰桥！请回答！请求指示！”

“机关室！这里是机关室！舰桥！请回答！”

杨睁开眼睛，整个视界充满了绿色的云雾。

他坐起身来，发现有人躺在附近。深色而浓稠的液体自嘴角流至胸前，布满了全身……

“总司令官！”

杨大声叫着，趋上前去，扶起了派特中将，一面端详着中将的脸色。

船舱内部分的壁面裂了开来，气压急速变低。几个没有按下磁力靴开关的人，被吸了出去。由于自动修复系统的作业枪可以自行喷出

接着雾剂，因此，裂缝很快又密合起来。

环顾舰桥内无人站立，杨轻轻放下派特中将，确定通讯装置机能仍然正常之后，杨开始下达指示。

“派特总司令官受伤了，军医和医护兵立刻到舰桥来！运作官马上调查舰体损伤状况并修复，然后再作报告，快去！全体舰队已处于战斗状态了，后部炮塔不必等指令下来才行动！赶快执行任务，弄清前方敌舰后继续实施攻击！机关室怎么了？”

“舰桥的情况令人担心！机关室没有受损！”

“照情况看来，舰桥还可以正常运作，大家放心！请专注于自己的岗位上！”

他再度环顾舰桥。

“有哪一位军官没有受伤的？”

“我没问题！准将！”

一个人危危颤步走来。

“你……嗯……？”

“幕僚小组的少校拉欧！”

从太空装的防护帽看去，眼睛和鼻子小小的，从脸上看来和杨的年纪差不多。其他就只有二名驾驶员、一位通讯兵，举手站了起来。

“没有其他人了吗？……”

杨拍拍戴着防护帽的脸颊。这意味着第二舰队的首脑部已经瘫痪了！

军医和医护兵赶到了！手忙脚乱地诊察派特中将的伤势，他的胸部猛烈地撞击到指挥台上，折断的肋骨刺进肺里。他们画蛇添足地说道：“他的运气大坏了！”相反的，杨的运气不错，这是不容置疑的。

“杨准将……”

身心痛苦难当的派特中将，叫唤着年轻的幕僚。

“舰队的指挥交给你了……”

“我？……”

“在残存的军官当中，你的军阶最高啊！你的军事才华也……”

声音相当微弱，中将昏迷了过去。军医连忙呼叫急救用的机器人轮车。

“他对你的评价相当高呢？”拉欧少校感动地说道。

“是吗？”

对于派特中将和杨之间意见对立一事毫不知情的拉欧少校，对杨的回答感到不解。杨走向通讯器，按下舰外通讯的按钮。机械的构造毕竟比人类可靠吧！

“通告全体舰队！我是派特总司令官的次席幕僚——杨准将！”

杨的声音在虚无的空间中扩散开来。

“旗舰波罗库斯被炮弹击中，派特中将不幸身负重伤。依总司令官命令，由我继续代理指挥全舰队！”

说到这里，他深吸了一口气，也使士兵们的惊愕有短暂的缓冲时间。

“大家不用担心！只要遵照我的命令，就能得救！想生还的人要处变不惊，并听从我的指示！虽然我们目前的状况不太好，但最重要的是要在最后的关头获胜！”

哦！自己也在夸大其词哟！——杨苦笑了一下，但并没有把内心的想法显露在表面上。身为指挥官，即使自己再怎么灰心、消沉，也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抬头挺胸，强打起精神来面对一切。

“我们是绝对不会输的！在新的指示下达之前，各舰只管专心一意对付前面的敌人！完毕。”

※※※

他的声音传到帝国军耳中。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莱因哈特秀美的双眉微微上扬。

“不会输，听从我的命令，就能得救……？想不到在叛乱军当中，也有这等大言不惭的家伙！”

他的双眼闪耀着冰片似的寒光。

“到了这步田地，还想挽回劣势吗……呼！好吧！吉尔菲艾斯！咱们去瞧瞧他有多大的本事！”

“是！”

“战列重新编队！传达下去，全体舰队成纺锤阵型！道理明白吗？”

“你想要从中央突破？”

“不错！正是如此！”

吉尔菲艾斯将莱因哈特的命令，传达至帝国军全体舰队。

※※※

没有戴防护帽时，杨总是握着军扁帽，习惯性的搔搔头上的黑发。当兵力差距不大时，比较有利的攻势为中央突破及半包围战法。他猜测敌人大概会采取较为积极的攻法，果然被他料中了！

“拉欧少校！”

“是的！代司令官阁下！”

“敌人正采取纺锤阵型，可能打算作中央突破！”

“中央突破？”

“消灭第四、第六舰队之后，帝国军士气大为高涨，他们理所当然会采取此种战法！”

拉欧少校茫然地忖度杨的推论。杨的心里却认为，同盟军的再三衰竭正如拉欧少改现在这副表情一样，呈现出帝国军积极战法的成果啊！

“您打算怎么对付？”

“目前正思考对策！”

“可是，要如何与我方人员联络呢？电子通讯会传到敌人耳中，相当危险！发光讯号也一样。而用传令艇又耗时太多！”

“不必担心！可以使用复数的通讯回路，命令各舰打开战术电脑的C4回路，将此传令下去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就算讯息传至敌人耳中，他们也暂时无法作出判断！”

“那么，代司令官已将作战计划通盘考虑过了，并已将情报输入电脑了吗？……早在战斗开始之前，现在还有用吗？”

“总比没有计划来得好吧？没事的话就别再问了。”

杨的语气有点强硬。自特洛伊的女王卡姗卓以来，警示战败的预言者就免不了要遭人白眼。

“快点将命令传达下去！”

“是！立刻传令！”

拉欧少校小跑步向刚刚补充过来的通讯兵处。只有5人在舰桥运作是不够的，因此，从舰内各个部门各调集了10人来帮手，连亚典波罗中校也来了。由于军舰生还人员本已不多，所以，只得从这些人力单薄的部门中抽调出来了。

帝国军气定神闲地排成纺锤阵型开始推进。同盟军以炮火相迎，但帝国军却不动分毫。随着双方距离的拉近，密密麻麻的光束交织出不胜计数的格子纹路。

法伦海特少将指挥的帝国军前锋部队丝毫不减速度地朝着同盟军的阵地挺进。

“敌军全舰队冲过来了！”

通讯兵的声音高亢而尖锐。

杨仰望上面的显示板，其中装设了二百七十度的广角侦测器。从显像上看来，敌人正以加速度接近中，行动俐落。和其相较之下，同盟军的行动显得相当缓慢，甚至可以看出斗志缺缺的样子，看来，是不得不应战了！

这下子可怎么办才好呢?

杨在指挥桌上两脚交叉而坐，他的内心并不如外表看起来那般平静。目前，敌军的行动仍未超出杨的预测范围之外，问题是出在我方的行动上。若能按照他的作战方案来做还好，但只要走错一步，就会全军覆没，演变至无可收拾的地步！那时该怎么办呢?

搔了搔头发，“再装傻算了。”杨自言自语道。

他无法预测所有的事情，也不能采取鲁莽的行动。事实上，超过自己能力负荷的工作，是谁也负不起责任的。

【Ⅵ】

舱顶的显示板布满了跃动的光芒，此刻，战舰波罗库斯正处于爆炸光芒的旋涡中。从前后、左右、上下都有扫射而来的光束，形势险恶无比。

波罗库斯也打开了炮门，把死亡与破坏的气息吹送到敌人阵前。为了胜利，为了生存，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消耗及浪费，此刻都成为理

所当然的了！

“敌战舰接近！由舰型判断是王连休坦！”

王连休坦的舰体已残破不堪，正由炮火中突围而来。仅剩一半能运作的主炮正打算由正面攻击波罗库斯，而波罗库斯此时的反应则迅速无比。

“主炮齐射！目标接近！”

亚典波罗中校及时向炮长下达这项命令。

一时之间，波罗库斯的前部主炮同时发射中子光束，直接命中王连休坦舰体的中央。

帝国军的巨大战舰在刹那间悄然四散分飞，杨从防护帽的通讯回路上，听到如雷的欢呼，但随即却又转变为错愕的叫声。在核子融合爆炸的白色光芒中，另一艘敌舰——盖尔顿巍然出现。杨再一次见识了帝国军厚实的阵容和高昂的战斗意志。

高昂的战斗意志是获得胜利的必要因素，这个道理人人皆懂。杨心想：“自己或许可以看见名将诞生的那一瞬间啊！他是个可以让部下保持不败信仰的指挥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不可一世的名将终于诞生了！”

杨曾在史书上读过这样一段话——有智将，也有猛将，能超越这两者的区分，足以让部下对其抱着不败信心的指挥官，即为名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虽然还年轻，但已称得上是名将了。他对自由行星同盟是一大威胁，令帝国国内的旧势力又恨又怕。

杨换了个姿势，自我满足地陶醉于这股历史的热流里。

此时，战场的情势正瞬息万变。

盖尔顿和波罗库斯之间炮火你来我往，但都无法给予对方致命性的打击，因此，在混战之中渐渐拉开了距离。

杨看到电脑侦测器上，映现了战场的模拟阵势，简单的图形显示出两军的配置情形。

有时候会有反方向的小波动夹杂进来，但从整体看来可以发现，帝国军在前进，同盟军在后退。

而且，彼此移动的速度不断增加。帝国向前进一步，同盟军便向后退一步。反方向的小波动消失了，模拟阵势的影像更加清晰而单

纯，任谁都看得出来，帝国军胜利在握，而同盟军已必败无疑了。

※※※

“看来是胜利了！”

莱因哈特喃喃说道。中央突破的策略似乎奏效了！

另一方面，杨也对拉欧少校点点头。

“看来进行得很顺利哩！”

他没有说出任何可教人放心的话。

令杨担心的反而是，我方部队会听从自己的指示吗?

到目前这种地步，胜利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要立于不败之地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先决条件是我方部队必须贯彻这项作战策略才行！

有的部队指挥官自视甚高，不愿听从像杨这等年轻一辈的指挥，当他们有其它有效的作战方案时，杨也必须加以采纳。他们的积极表现与其说是忠诚，毋宁说是追求生存的意志使然，因此，杨也不可以一概加以拒绝。

※※※

“为什么会进攻得那么顺利呢？”

莱因哈特的脸上开始浮现出困惑的表情。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盯着舱顶的萤幕，一种不安的感觉正在他体内涌现。

我军前进，敌军后退。在中央突破的攻势下，同盟军正从左右两个方向分开败退下来，不论是屏幕上映现的情况、战术电脑的侦测器上再次构成的模拟阵势，或前锋集团所传回来的战况报告，无一不宣告着相同的事态。

莱因哈特只感到胸中闷雷声声响起，一种被愚弄的不悦，正在侵蚀着他的神经。

“如果……敌舰队没有被我军扯住的话……”

他左手握拳举到嘴角，用食指轻轻地敲击牙齿。这时，他忽然恍悟了敌人的意图！

“糟了！……”

这声低沉的自语淹没在通讯兵的叫喊声中，没有被任何人听到。

“敌军已被我军切断为左右两半了！这、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正以高速迂回到我军的两侧！”

“吉尔菲艾斯！”

在一片惊愕的嘶喊声中，莱因哈特呼叫着红发的副官。

“中计了……敌人分成两路，似乎要到我军背后，中央突破战法被破解了……可恶！是我太大意了！”

金发的年轻人握拳重击指挥台。

“怎么办？要不要调头迎击？”

吉尔菲艾斯的声音还是那般沉着，对于激动的上司具有暂时的稳定作用。

“别开玩笑了！难道要叫我做比敌人第六舰队司令官更低能的事吗？”

“那么，只有继续前进了！”

“没错！”莱因哈特点点头，传令通讯兵。“全体舰队！全速前进！按顺时针方向攻打逆进反击中的敌人的尾部！快！”

【Ⅶ】

三十分钟后，双方的阵形连成环状，构成一幅奇妙的景象。同盟军的前段部队猛攻帝国军的尾后，帝国军的前段部队则袭击分成两股的同盟军其中一股的尾后。

“这种阵形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哟！”

亚典波罗中校凝视着侦测器上的模拟阵势，对杨发出轻轻的喟叹。

“是啊……我也是。”

杨威利应道，但第二句话分明是在说谎。自人类在“地球”这个边境行星的地表上生活开始，这种阵形的战例就已发生过许多次了。罗严克拉姆此番所运用的优越战术，也不是破天荒头一遭了。自古以来——是幸抑或不幸——在战乱的时代里，必定会有用兵思想异于常人的军事天才出现。

他笑了笑，接着道：“总之，我觉得这倒象两条光芒辉映的巨蛇，在互相咬住彼此的尾巴，你想吞掉我，我想吞掉你似的。”

“那么，最后这两条蛇……”

“都会在对方的肚子里被消化掉，对吧？”

“不伦不类的阵形嘛！”

※※※

伯伦希尔的舰桥上，也响起一阵愤慨激昂的叫声！

“这是一种笨拙的阵形，不就是消耗战吗？”

莱因哈特压低声音喃喃说道。

高级指挥官战死的报告传到他耳中，艾尔拉赫少将的座舰不翼而飞了！他无视于莱因哈特全速前进的命令，回头迎击同盟军，在回转的时候，被中子光束炮直接击中而形影俱消。

敌人在背后紧紧追至，他却在他们的眼前回转，真是白痴！自作孽不可活！话虽如此，但无可否认，这是帝国舰队第一位高级指挥官阵亡，帝国军的胜利大梦已蒙上阴影了！

※※※

杨是打一开始就知道一定会形成消耗战，也是有意促成这种局面。帝国军的指挥官罗严克拉姆也不笨，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追击敌人，而持续这场令双方流血与破坏不断扩大的战争。

“敌人不久就会开始撤退了吧？”拉欧少校对杨说道，“我们要不要追击呢？”

年轻的指挥官摇摇头。

“我们能把敌人逼到这个地步，已经尽了全力，再也没有力气打下去了。配合敌人呼吸的节拍，我们这边也撤退！”

※※※

伯伦希尔的舰桥上，也有这么一段对话。

“吉尔菲艾斯！你认为如何？”

“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差不多也该收手了。”他明确地答道。

“你也是这样认为吗？”

“再打下去，只会增加彼此的死伤而已，从战略上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莱因哈特点点头，年轻的双颊上露出一种无法释然的神情，理性上当如此做，但感情上却得不到满足。

“你感到遗憾吗？”

“没有这回事！只是想再小胜一些，总觉得欠缺一种画龙点睛的快感！”

“这个人真是的！”吉尔菲艾斯看着他，嘴角不由得绽开一抹微笑。“被两倍的敌军三方包围，还能以逐个击破法，消灭了敌军二个舰队，最后当敌军从背后迂回攻击时，更与其形成拉锯战，这还不够吗？再奢求什么，就是贪心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还是想给那家伙……”

不久之后，两军的炮火依然你来我往，但阵形则渐渐拉开，就像互有默契似的，彼此形成间隔。随着距离的增大，炮声乍歇，飞窜的能源密度也急速转为稀薄。

“的确有一套……好家伙。”

莱因哈特的声音里夹杂着懊恼与赞赏。他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停顿了一会儿后，呼叫副官。

“敌军第二舰队的指挥官……中途代理指挥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杨威利准将！”

“原来如此……是叫做杨，没想到同盟军会有那样的家伙。替我拍一封署名电报给他！”

吉尔菲艾斯微笑道：“内容要写些什么呢？”

“对于阁下英勇战斗的表现，谨致上敬意！愿您保重，下次战斗再见！……这样好吗？”

“遵命！”

当吉尔菲艾斯把莱因哈特的命令传达给通讯士兵时，士兵不解地歪歪头。吉尔菲艾斯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对方的作战方法十分令人欣赏，很难得遇到这样的敌人，是吗？”

“是啊！”

通讯兵用力地点点头，这时莱因哈特的新命令传至。

“班师回奥丁！全体舰队！调整队伍行列！”

他同时下令舰队在中途停泊伊谢尔伦要塞，并尽快算出敌我双方的损失报告，随后，莱因哈特将指挥席的椅背放平，面对球型的舱顶平躺着，闭目养神。

在潜意识的水面下，疲劳如泡沫般轻轻升起，能够稍息片刻也不错！反正如果有什么事，吉尔菲艾斯会叫醒他的。回程路线的设定，只要交给惯性航行系统就可以了……

※※※

相对于此，战败一方的司令官就不能把部队运作的任务交给下级指挥官，然后径自去睡了。现在最大的任务便是收容其它舰队战败的残兵，为了找寻第四、第六舰队的生还者，他必须在战场上来往巡梭。收拾残局是最为棘手而麻烦的工作，任何事皆然——杨脱掉太空装的防护帽，喝了一杯高蛋白质的牛奶后，如此思索着。

“次席幕僚！不对！代司令官阁下！帝国军有封电报给您……”

拉欧少校来报，脸上的表情不胜好奇，仿佛在说，这次的战斗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前所未闻啊！

“那我就念了！对于阁下英勇战斗的表现，谨致上敬意！愿您保重，下次战斗再见！银河帝国一级上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完毕！”

“他是赞我勇敢吗？真是愧不敢当！”

杨心里甚是明白，对方言下之意是指下次再交手的话，就要将自己打败！杨觉得他有点幼稚，但并不感到反感。

“怎么办？……要不要回电？”拉欧少校问道。

杨摆摆手：“不！不用了，就这么放着，对方大概也不会指望我们会回电的。收容伤残士兵比这件事更重要！快去！能救的就尽量救！”

“是！……还有就是代司令官叫我去查的事……”拉欧少校脸上现出黯然之色。“刚收到报告，第六舰队的拉普少校已经牺牲了！”

“拉普……”

虽然早料到这个结果，杨仍不禁闭上了眼睛，很快又睁开来，低声道：“多么可惜啊！……”

拉欧少校从身旁离去之后，杨的视线落在操作台上。操作台下方的平台上，在战斗开始之前，杨提交给派特中将的作战方案书掉落一旁；杨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他万万都没想到，自己原本正确的意见，竟落得这样的下场。而最后的牺牲代价竟如此可观！杨实在无法想像，军部首脑部的那些人对此将会是怎么样的嘴脸！

※※※

“亚斯提星域会战”就这样宣告落幕。

参加战斗的人员，帝国军二四四万八六〇〇名，同盟军四〇六万五九〇〇名。舰艇方面，帝国军二万多艘，同盟军四万多艘，战死沙场者，帝国军一五万三四〇〇多名，同盟军一五〇万八九〇〇多名。毁灭或损害严重的舰艇，帝国军二二〇〇多艘，同盟军二万二六〇〇多艘。同盟军的损失达到帝国军的十至十一倍，而帝国对亚斯堤星系的侵略，也就此告一个段落。

今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价这场战斗，姑且不谈。经过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的第一次会战，历史潮流的速度急速的加快。一切都不过是刚刚开始。

# 第三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I】

这是一个空气干燥的午后黄昏时刻，屋内墙壁由造形优美的特殊玻璃构成。壁面上钟乳奇岩林立，整个屋内似乎泛着一层微绿的空气一般，显得格外宁静。

有个人两手背在身后后靠着墙站着，他双眼环顾四周，最后将视线落于站在兵棋台旁的一个壮年男子身上。

“这么说……”

靠墙站着的男子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洪亮，是那种属肥胖男子的声音。

“帝国军打赢了，照道理说他们是不该赢的，不是吗？博尔德克？”

“是啊！领主！不过同盟军虽然打败了，却也还不到全军覆没的地步啊！”

“整个局势会有所改变吗？”

“或许同盟军未来会扭转局势，报这一箭之仇。不过目前就整体而言，帝国军是打胜了，同盟军也不可能再反击，这对我们费沙自治领区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领主，您觉得呢？”

靠墙而立的男子——也就是费沙自治领区的第五代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整个身体离开墙壁，站直起来。

他的长相实在奇怪之至。虽然年纪在四十岁左右，顶上已无毛，肌肤是浅黑色的，眉、眼、口、鼻，无一不大，实在称不上是美男子。不过这种容貌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身材魁梧，虎背熊腰，让人觉得精力充沛，活力十足。

费沙自治领区是个中立的贸易国家，由于统治者安德鲁安个性精明难缠，在他执政的这五年期间，帝国和同盟国给了他一个封号——费沙的黑狐狸。

“你觉得满意吗？博尔德克。”领主看着这位被自己视为心腹的辅佐官，讽刺地说。“其实这次的胜利是靠运气而非实力，下次可能没有

这么好运了。以后应加强情报的收集及分析，这才是致胜的关键。”

鲁宾斯基慢慢地走向兵棋台，他穿着一件黑色高领衫，外加淡紫色套装，这身休闲的打扮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出他是一国的元首。

博尔德克按了一下按钮，兵棋台上就出现了一幅地图。

“这是两军的兵力配置图，请由正前方俯瞰。”

这地图和三天前吉尔菲艾斯拿给莱因哈特看的一样。红色代表帝国军，绿色代表同盟军。绿色的箭头有三个，正好分布在一个红箭头的前、左、右方。看起来就好像绿色箭头形成一个三角形，正好将红箭包围起来似的的。

“帝国军的舰艇有两万艘，同盟军有四万，所以同盟军占有绝对的优势。”

“军事位置也是同盟军占上风，他们把帝国军团团围住，不过，这家伙……”

鲁宾斯基肥胖的手按着额头说：“这些家伙摆出同盟军几百年前‘达贡歼灭战’所使用的阵形，真是不求长进的东西。”

“不过用兵学本来就是理论性的作战方法。”

“哼！纸上谈兵当然觉得完美无缺，而实际作战时，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帝国军的总指挥，还是那个金发的年轻人呢？”

“没错！是罗严克拉姆伯爵。”

鲁宾斯基纵声大笑。

想到五年前，前一任的领主瓦伦戈夫刚刚悴死的时候，政权由他掌握着。但是反对派却认为他才三十六岁，年纪太轻，主张拥护一位五十几岁的老练候选人。而罗严克拉姆比他小上十六岁，现在威望日升，对那些只会埋怨而无任何才能的老兵而言，一个不愉快的时代似乎来临了。

“自治领主，你知道罗严克拉姆伯爵是如何化解这个危机的吗？”

博尔德克语调兴奋地问。而这位领主则一面注视着他的辅佐官，一面潇洒地走向兵棋台，然后一针见血地说：“他是利用敌兵分散的状态，而予以个个击破的，就是这么简单！”

辅佐官露出惊讶的表情，眼直直看着他：“你说得对。不，简直就是目光独到。”

鲁宾斯基毫不谦恭地微笑着，好像认为他的赞美完全正确似的。“专家往往能够洞察机先，将危机化为转机，进而扭转局势。就像这次的战争一样，任何人都会认为帝国军已被全面包围，绝无胜算。然而，这种并不完善的包围网，对于同盟军而言，反而显现出兵力不够集中的危机来。”

“说得没错！”

“最主要的一点，同盟军太小看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作战指挥能力了。不过，这也难怪。请再告诉我，战况最后的变化好吗？”

博尔德克再度操作兵棋台，台面上又显现出另外一幅图来，有一枚红箭迅速无比地向绿箭方向前进，将之消灭后，转过头来再将另一枚绿箭歼灭，如此一来，局势逆转为一对一的状态了。自治领主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局势的变化，直到局势演变至此时，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厉害的逐个击破法。用兵真是神速，太完美了！”

他歪着脑袋说。“不过照这种局势发展看来，帝国军应该会获胜才对，毕竟同盟军已不太可能再挽回颓势了啊！为何这第三支部队没有被打败？这支部队是由谁指挥的？”

“最初是由派特中将带领，但在开战后，由于旗舰被炸，而他本人也身受重伤，于是授权给他。”

“杨威利……这名字好像听过。”

“他就是在八年前，指挥艾尔·法西尔大撤退的那个人。”

“啊！就是那个时候。”鲁宾斯基想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想，同盟军中竟然也有这样一位了不得的人哩！这位艾尔·法西尔英雄，在这次战役中，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首席辅佐官操作着兵棋台，向他的上司说明这次“亚斯提会战”的最后一个阶段之战况。

地图上绿色的箭头分别向左右散开，使得红箭头的进击行动扑了个空。接着，原本向左右分散为两支兵力的绿箭头又自红箭的左后及右后包抄，合而为一后袭击红箭的后方……

鲁宾斯基低吟着，他实在意想不到，同盟军内竟然会有这样一个用兵如神的指挥官。

在面对全军覆没的危机之下，杨威利还能够冷静分析战况，出奇致胜，像这样的人物，其才华绝不亚于罗严克拉姆之流。

“好像在看一项绕有趣昧的魔术一样。”

鲁宾斯基挥了挥手，示意辅佐官停止说明。博尔德克往后退了一步，等待指示。

“杨威利！他这次的表现相当出色，这也表示他在上次艾尔·法西尔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没错。”

“一个组织再好、兵器再好，都没有用，操纵它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在上位者若无能力及器度，有再好的局势都会逆转的。就好比虎牙虽利，要发挥其威力，仍须视猛虎本身的表现而定。”

鲁宾斯基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谴走辅佐官。

※※※

恒星费沙的四周有四个行星，其中三个行星的表面都有高热的瓦斯块分布。只有第二行星的表面有地壳，其气体成份也和人类故乡太阳系第三行星无异——包括百分之八十的氮素和百分之二十的氧气，不过，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第二行星缺乏二氧化碳，故而高等植物无法在此生存。

这个星球上的水份也很少，靠着蓝藻类等低等植物种子的散布，使得这个行星可绿化、沃土。这种绿化工作瑾让星球表面上水利良好的区域点缀着绿意。另外红色的部份是岩石沙漠，一片荒野，风蚀的地形，蔚为一片风景奇观。

由于费沙恒星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是第二行星，于是，在帝国历三七三年，以此星球为范围所成立的自治领区就命名为费沙自治领区。他们的人口约二○亿，只拥有少数的警备舰队，但却支配着同盟及帝国间的贸易，握有相当的利益。从形势上看，他们似乎是附属于帝国的，但是，事实上却几近于政治完全独立的状态，而经济力更是远超过这两个大国。

自从雷欧波特建国以来，历代的自治领主都为了自身之安定而费尽心思。若和帝国、同盟相比较，其实力为“帝国占百分之四十八，同盟占百分之四十，费沙占百分之十二”，在国际间的态势处于“受侮而不算弱，威胁人而不算强”的地位。费沙若和帝国势力结合，则同盟国可能居于随时会被灭亡的不利立场。反过来说，若费沙和同盟国势力结合，其声势自然将凌驾于帝国之上，但若想就此而消灭帝国，则并不容易。

费沙能够在国际关系上，维持如此微妙的平衡状态，实在是政治、战略上高度的艺术表现。如果费沙太强的话，则势将威胁到帝国及同盟，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消灭费沙，这种情况下，两国势力加起来是百分之八十八，只消一场战争，就可让费沙亡国。相反地，如果费沙太弱的话，在国际间将无足轻重，帝国及同盟两国都不会尊重它的独立自由的。

假如帝国想要吞并费沙的话，费沙就会向同盟国示好，甚至联合对抗帝国。又假如同盟打费沙的主意之时，费沙则立刻会向帝国靠拢，以求自保。因此，费沙不但供给两国的必需物资，而且还分别笼络两国的掌权者，左右逢源，籍以生存下去。

而统治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之元首——第五代领主，就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

帝国和同盟之间，任何一方想要消灭另一方，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两国势均力敌，硬拼起来只怕两败俱伤，使得费沙得利。

费沙之所以能够如此重要，在国际间举足轻重，靠的并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它的财富和策略。而帝国和同盟就是因为拥有大炮巨舰，在长期征战下血流成河，耗损国力，招致民穷国弱，这倒使得费沙相对地显得重要起来。在银河帝国的绝对君主制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民主共和制互相坚持正统性而相持不下。相互杀戮之余，费沙则隔岸观火，不损一兵一卒即胜过双方。

如今，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的出现，更让费沙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今后这两人的发展动向，将是密切注意的焦点。或许这对两人的评价过高，但是多一分准备毕竟会多一分胜算的。

【Ⅱ】

行星奥丁的西半球现在正被柔软的黑夜笼罩着。

不论是在同盟或帝国的领域里，行星自转，日夜赖以交替的现象是永恒不变的。即使是控制着银河系宇宙森罗万象的鲁道夫大帝也没有办法改变天体运行的事实。不过各个行星周期并不是都完全相同的，有的行星的自转周期是十八个半小时，有的是四十个小时，各有不同。

在人类的发祥地——太阳系第三行星上居住的人类，其生物时钟是以二十四小时为单位过生活的。习惯也已确定是二十四小时制，而在各恒星间往来飞行的人们，就必须要面对日夜有别的时差问题，作适当的生理调节了。

在行星上的各种宇宙船、宇宙空间都市，往往都需要建造一些人工设施以配合二十四小时周期的生活环境。譬如说，白天的人工照明要亮，晚上要暗，温度的调节是晚上较凉，白天较热，冬天较冷，夏天较热。

而有些自转周期相当长或相当短的行星们，为了要强制施行一天二十四小时制，遂有一些现象及规定产生，比方说，今天一整天都是白天，明天一整天则是黑夜，或本行星在一天中有两次日升等的规定。

最感不便的是那些自转周期为二十一个半小时或二十七个小时不等的星球，虽然他们和标准的二十四小时相差不多，但是在施行二十四小时标准制时，却又时常有一、二小时的误差，误差每天在增加，需要调节的幅度也跟着加大，让人难以适应。

不论是帝国或同盟，使用的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标准历”，银河帝国的一月一日也就是自由行星同盟的一月一日。

或许有人会问：“现在的人类社会早已不以地球为中心了，为什么样样都要沿袭地球制度呢？帝国也已颁布一套‘宇宙历’，难道在时间方面就不能发明另一种新的准则吗？”

有这种质疑的人往往认为老旧就是不好，应该汰旧换新。然而，新的制度又有谁能制定得出呢？于是，自古沿用的制度就这样地被采用下来了。

在度量衡方面，地球规定，一立方公分的水，其温度为四度℃时，重量是一公克，这种重量是在地球的地心引力下测量的。一公分

又等于地球固长的四十亿分之一。这些单位为全人类社会所通用。

鲁道夫大帝也曾试图改变这些度量衡单位。他想以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为标准，另外定出一套长度和重量的单位及公式，不过尚在研究当中，未付诸实行。

变更单位的提案未付诸施行的原因并非案子本身太过不合理，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牵涉层面过广。因为，如果要改变度量衡的话，所有人类社会中的电脑记忆网路及计算器都需要全面汰换，所需经费相当高。这笔经费是由财务部长克礼菲演算出来的，据说当他将算出来的这笔大数目拿给皇帝鲁道夫看时，这位刚愎自用的人竟然惊讶得发呆了。

人人都说，克礼菲所演算的数值很明显地是太大了，但是鲁道夫对此一窍不通，刚好让克礼菲能够毫不费力地阻止他这种一味将自己神化的高傲态度，也使得公尺和公克得以保存下去。

※※※

银河帝国的皇宫——新无忧宫，在夜空之下耸立着，显得壮丽辉煌。

这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四周连接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建筑物，有无数的喷水池围绕其间，还有自然和人造的森林、蔷薇花园、雕刻、花坛、凉亭、草地等装点其间，美仑美奂，整栋建筑物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银光之下，看起来相当舒服。

这栋皇宫是支配一千个以上的恒星系统的政治中枢，它的附近虽然也有一些宫邸建筑，但都不是高层建筑物，其主要部分也都地下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臣民们的位置不可高于皇帝陛下的宫殿，也不可由高至低地俯瞰皇宫，这些行为都是大不敬的。在天空巡回的卫星也绝不能行经宫殿正上方。

宫殿中的随从及女仆有五万多人，每天负责打扫、清洁、招待、花园管理、饲养鹿群等工作，极尽奢华，也代表皇帝的地位之高及权势之大。

宫殿之中没有电梯也没有自动升降机，上下楼一定要走楼梯。因为伟大的鲁道夫认为，强健的体魄是身为一个统治者所必备的条件之

一，试想，一个连上下楼都没办法用自己的脚来完成的人，又怎么能够肩负国家的重任呢?

在这天晚上，群臣都齐聚于皇宫的“黑珍珠室”中，为罗严克拉姆伯爵举行帝国元帅杖的授杖仪式。罗严克拉姆伯爵在亚斯堤会战中，击败叛乱军，显扬帝威，因而获得此一殊荣。

帝国元帅的位阶比一级上将虽只高上一级，但身分却尊贵许多，年薪有两百五十万帝国马克，除了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以外，其他的罪行一律可免除刑罚。另外，他还可以设立元帅府，自由任免其所需之幕僚。

目前帝国中享有此一特荣的帝国元帅共四名，现在再加上罗严克拉姆伯爵，共计五名，而罗严克拉姆伯爵同时也是帝国宇宙舰队的副司令官，全帝国18个宇宙舰队中约有半数均在他的指挥之下。

“伯爵再往上升，就是侯爵了。”

在这片广大的“黑珍珠堂”一角，有人在窃窃私语着。自古以来，谣言一直就是这么伴随着人类的，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时代之下，也不管地点是在豪华的宫殿中或贫民街上。

今晚在这间黑珍珠室中，文武百官、皇亲权贵们全到齐了，他们齐列于宽六公尺的红色绒毯——由两百名工人花费四个半世纪编织而成——的两边，一边是文宫，一边是武官。

文官行列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立典拉德侯爵。他是帝国的代理宰相，为内阁的最高首长，长得鼻尖眼阴，头发银白，现年七十五岁。宰相之后所站立的，依序为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内务尚书菲尔格尔、司法尚书伦普、科学尚书威尔赫密、宫内尚书诺伊格伦、内阁书记官齐鲁玛杰克……等等。

另一边站着的武官，依序为军务尚书艾伦博克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斯坦赫夫元帅、幕僚总长克拉杰元帅、宇宙舰队司令官缪肯贝尔加元帅、装甲掷弹兵总长奥夫雷沙一级上将、近卫兵总长拉姆斯多夫一级上将、宪兵总长克拉玛上将、接着是十八个舰队的司令官……等。

大家听到古意盎然的号角响起后，都马上站正了身体，人人噤声，聆听司仪震天般的声音喊着：“支配全人类、全宇宙的统治者、天

界的秩序、与法则的保护者、神圣不可侵犯的银河帝国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陛下驾到！”

说毕，帝国国歌的旋律奏起，群臣纷纷弯腰鞠躬。

皇帝从地毯中走了过去，经过那数不清的人头行列，坐上最前端正中央的金黄色豪华龙椅。

银河帝国的第三十四代皇帝是佛瑞德李希四世，现年六十三岁，是个看起来似乎相当疲惫的男子。他的模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这并非忧心国事所致，而是历经激烈的权力斗争后造成的。他那身形瘦弱的体格，与先祖鲁道夫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皇后早在十年前就病逝了，她得的病只是感冒引起的肺炎之类的小病而已，结果却未能治愈。在这连癌症都能克服的时代，“感冒”却是连依靠“鲁道夫大帝的威光”也不能完全排除的疾病。

皇后去世之后，皇帝封了一名宠妃安妮罗杰为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事实上，这名宠妃已取代了皇后的地位了。不过，由于这位伯爵夫人并非高级贵族名门出身，因此始终无法参与国家大事，今晚也一样未现身在这个授杖仪式中。

“宣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殿下！”

这一回，百官们并未行最敬礼，大家的目光都迎视着这个年轻武官的到来。

贵夫人们看见这位年轻人，都不禁发出了赞叹之声。就连对莱因哈特有反感的人——在场的大部份人，也都不得不私下承认他是个美男子。

他那端整秀丽的客貌宛若用最上质的白瓷所创作的娃娃，但娃娃的眼光没有这般锐利，表情亦不若他如此刚毅。要不是皇帝对他的姐姐——安妮罗杰宠爱有加，要不是他生得这种表情，他和皇帝的君臣关系，必定会转化为同性相恋的流言。

众人内心各有所感，纷乱不一，莱因哈特脚步沉稳而有力地走来，具有武官的威武气势，他走到御座前面，内心漫不在乎，外表却恭敬有礼地单膝跪下。

他摆好架势，等待皇帝下令指示。按照正式的场合，臣下不可以在皇帝发言之前开口说话。

“罗严克拉姆伯爵！这次的功勋可真是了不起啊！”

一派毫无个性的发言。

“不敢当！完全是陛下的洪福所赐！”

莱因哈特的回答也很没个性，但却是他暗自算计与自我克制的结果。对于这番违心之论，对方既不能领会，又只会使在旁众人觉得反感。对莱因哈特而言，皇帝的重要性轻如鸿毛，真正重要的不过是司仪传诵的那一片纸张罢了。

“好！朕特别充许你去见你姐姐。”

莱因哈特心头大震，如怒涛汹涌，几乎不能自己。眼中如厉电般闪过一道亮光，只是因为他低着头，不动声色，所以谁也没有见到！

“特别充许？亲姐弟要见面，还要你特别充许吗？你以特权把姐姐夺走了！佛瑞德李希四世，你之所以能坐在这个位置上，靠的不是实力，而是你的血统！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终有一天，我要把你从这个位置扯下来！我要你尝尝最重要的东西被夺走的滋味！”

这时司仪声音传来，把他拉回现实。

“亚斯提星域讨伐叛军一役有功，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伯爵晋升帝国元帅，担任帝国宇宙舰队副司令官，半数的宇宙舰队归于你的麾下指挥。帝国历四八七年三月十九日，银河帝国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

莱因哈特直起身来，踏上阶梯，恭恭敬敬地接过任职令。终于授予元帅杖了，从这一刻起，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正式成为帝国的元帅了。

莱因哈特表面上笑容灿然，但内心却不以为满足。因为，这只是他前进目标途中，小小的第一步罢了！他终于从夺走姐姐的无能者手中取得权力了！

“喔嗬！二十岁的元帅耶！”

压低声音喃喃说道的是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年纪近五十岁，身形剽悍，左颊骨被同盟军射出的雷射光击中过，伤痕弥新，呈紫色。他故意不将伤口医好，以便向人夸示自己是身经百战的猛将。

他故意煽动那位麾下部队被莱因哈特抢走一半的将领。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缪肯贝尔加元帅，半白的双眉微微上扬。“卿话虽不错，但那个金发小子的军事才能，的确无可否认！现在，他已击破叛军了，而这等本领，身经百战的梅尔卡兹也无话可说的！”

“看得出他一副牙齿被拔光的样子。”

众人望着静静站在武官行列中的梅尔卡兹，奥夫雷沙毫不留情地抨击他。

“虽然我方胜利了，但仅只一次而已，所以纯属偶然罢了！依敝人之见，纯粹是因为敌人太过无能！不管结局如何，胜败本来就是相对的啊！”

“声音太大了！”

元帅虽然斥责他，但并非否定一级上将发言的内容。对大贵族出身或年事甚高的将官而言，要他们宽大地接纳莱因哈特的功勋，并非易事！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元帅觉得有必要转移话题。

“对了！谈到敌人，那个名叫杨的指挥官，您知道吗？”

“这嘛……没什么印象啊！他是何方神圣？”

奥夫雷沙记不起艾尔·法西尔事件了。

“在这次会战中，防止了叛军全面崩溃，并且使艾尔拉赫少将战死的男子嘛！”

“哦！”

“好像是一个才干过人的将才哦！听说那金发小子也对他颇为折服哩！”

“这岂不大快人心！”

“如果那是莱因哈特个人的事的话！你和敌人在作战时，可没法子自己选择对手吧？”

元帅闪烁其词，奥夫雷沙不明就里的耸耸肩。

“黑珍珠室”再度响起音乐。这是为建立功勋的武官所播放的颂歌——“王尔古雷为勇士的喝采”。

※※※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校和其他副宫级的军人，在隔着一条宽阔的走廊的“紫水晶室”等候着。

既非贵族亦非将领的吉尔菲艾斯，没有资格进入“黑珍珠室”，但是，最近这两天，他将跳过准将直升少将，确立了“阁下”称号的地位。届时，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典礼仪式中，也将有他的立足之地。

每当莱因哈特更上一层时，自己也随之荣升进阶……吉尔菲艾斯身体轻轻发颤。虽然他并不否认自己有才干，但是荣升的速度的确太快了些，他不免对自己的实力是否合乎这个位子的要求，感到诚惶诚恐！

“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校吧！”

身旁有人压低声音叫道。

三十出头的高级军官，站在吉尔菲艾斯的面前。徽章阶级是上校。身躯高大，黑溜溜的头发掺杂着少许白发，淡褐色的眼睛，皮肤青白。

“是的！您是哪位？”

“巴尔·冯·奥贝斯坦上校！幸会了！”

说话的时候，这名叫奥贝斯坦的男子，两眼扫射着异样的光彩，令吉尔菲艾斯倒抽一口寒气。

“对不起！……”奥贝斯坦嘟囔着。因为，他察觉了吉尔菲艾斯的表情。

“假眼看起来是有点故障了，让您受惊了，抱歉！明天我就把它给换掉吧！”

“来是假眼啊！不！我才是失礼了……！”

“什么话，请别放在心上才好！里头安装了感光电脑，多亏了它，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只是，寿命实在太短了些……”

“在战场上受伤的吗？”

“不是，出生就这样的！如果我生在鲁道夫大帝时代的话，可能会因‘劣质遗傳因子排除法’，被处死刑吧！”

他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久久才沉淀下来，吉尔菲艾斯深吸了一口气，他对鲁道夫大帝大肆批评，显然犯下不敬之罪了！

“你有一位很好的长官呀！吉尔菲艾斯上校！”奥贝斯坦说道，声音略微提高，但仍像是在喃喃自语。“所谓好的长官就是要能使部下长

才有所发挥的人，放眼现在的帝国军，这种上司少之又少。但是，罗严克拉姆阁下就不同了，他不像年轻人那般轻浮，反而显得非常老成持重，那些脑袋里只有门阀意识的强大贵族，恐怕很难了解他吧……”

吉尔菲艾斯的脑海里闪起“陷阱”的警告信号，这个自称奥贝斯坦的男子，并不能确定不是那些觊觎莱因哈特垮台的家伙所操纵的傀儡之辈。

“你属于那一个部队？”

他若无其事地岔开了话题。

“到目前为止，是在统帅本部的情报处理部，不过，以后则奉命担任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的幕僚！”回答之后，奥贝斯坦浅浅笑着。“您似乎是别具戒心啊！”

刹那间，脸色泛白的吉尔菲艾斯无言以对，这时，莱因哈特走了进来，典礼好象结束了。

“吉尔菲艾斯！明天……”

他扬声说道，一面观察着部属身旁这位面色青白的男子。

奥贝斯坦行礼并报上名，形式化地说了几句贺词之后，转身离开。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走出走廊，是夜，他们住在宫殿的客用馆邸。走到那里，必须在庭园内部步行约十五分钟之久。

“吉尔菲艾斯！明天，我要和姐姐见面，你也来吧！”走到夜空下时，莱因哈特说道。

“我和您一起去，好吗？”

“到现在还顾虑什么呀！我们是一家人哪！”

莱因哈特绽放着少年的笑颜。收收笑意，他压低声音说道。

“对了！刚刚那个男的是谁？有点令人感到不安哩？”

吉尔菲艾斯把事情简单地说明一遍。

“真是深不可测的人！”

吉尔菲艾斯说出自己的感想，莱因哈特一面听他描述，一面扬起双眉。

“的确是个深不可测的男子！”他对吉尔菲艾斯的意见表示赞同，“他亲近你的目的仍不得而知，但不外乎别具用心。这种敌人太多了，我们也要小心应付才是！”

两人同时相视而笑。

【Ⅲ】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馆邸位于新无忧宫的一隅，搭乘富丽的宫廷用地上车，也得花上十分钟才能走到。

吉尔菲艾斯两人宁愿走路，还觉得比较快活，可是，又不好违拗皇帝的美意，所以，只好搭乘由宫内省所派谴的地上车前往。

馆邸位于长满菩提树的池畔，建筑式样简单而明晰，和女主人非常相称。

当认出安妮罗杰的优美身影时，莱因哈特不等车子完全停妥，就跳了下来，跑向她那儿。

“姐姐！”

安妮罗杰绽开春阳般的笑颜欢迎他。

“莱因哈特！你来了！还有，齐格也是……”

“……安妮小姐看起来气色很好！”

“谢谢！来！两位请进来！几天以前我就开始在等你们来了。”

哎！这个女子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也没变——吉尔菲艾斯心里想道。即使是在皇帝的权力之下，她的高雅、纯洁也丝毫无损。

“泡杯咖啡吧！再吃点巴旦杏蛋糕。这是我亲手做的，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吃吃看吧！”

“简直是太对胃口了！”

莱因哈特抢着回答，倾刻间，宽广的客庭充满了和煦的气氛，时间仿佛又回到十年前了。

咖啡杯摩擦的声音，干净的桌巾、巴旦杏蛋糕微微逸出的香草甜味……此刻四周洋溢着一种朴实的幸福感。

“我常听人说，贵为伯爵夫人之流的人，不用亲自下厨的……”

安妮罗杰俐落地切着蛋糕，笑了笑说：“管别人怎么说呢！没办法！我很喜欢做啊！我不想依赖机器，我喜欢亲手烧菜！”

随着咖啡的搅动，奶油匀开了。三人一面尝着点心，一面自在地聊天，心间彷如一波波的暖流流过，时间渐渐地过去了。

“莱因哈特讲话老是不经大脑，一定常给你添麻烦吧？齐格！”

“不会啦……”

“讲出真心话才好啊！”

“莱因哈特！别胡闹了！对了！夏豪杰子爵夫人送给我一瓶粉红色的葡萄酒，很好喝哟！在地下室，帝国元帅，麻烦您去拿来，好吗？”

“爱闹的才是姐姐呢！哎！拿酒也好，什么事都好，悉听尊便！”

莱因哈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站起身来离去。

留下安妮罗杰和吉尔菲艾斯两人。安妮罗杰露出温煦的笑容对弟弟的好友说：“齐格！弟弟一向多亏你的照顾！”

“快别这样说！受照顾的才是我呢！我不是贵族，才这个年纪就做上校，真是受之有愧！”

“再过不久就升少将了，不是吗？我听人说了。恭喜你！”

“谢谢！”

吉尔菲艾斯觉得耳根发热。

“弟弟嘴里不说，或许他自己也没察觉，其实，他是很依赖你的！弟弟的事以后就麻烦你了！”

“我只怕力有不逮！”

“齐格！你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弟弟的确有才能，也许多了一点别人所没有的才能，但是，弟弟没有你这么成熟。他就像一只放脚狂奔的羚羊，只知道快速向前冲，有一天，他总会从断崖上摔下来的，打从弟弟出走之日开始，我就有这种预感了，所以，现在才对你说这一些话。”

“安妮小姐……”

“齐格！我就拜托你了！请你在身旁守护着他，别让他从断崖上摔下。当你发现有这种预兆时，请叫住他！点醒他！弟弟应该会接受你的忠告的。如果，他连你的话也不肯听，那么……那时也是弟弟的穷途末路了吧。”

微笑自安妮罗杰美丽的容颜上消失，她那宝蓝色的眼眸笼罩着哀伤的阴霾。

吉尔菲艾斯心上有如利刃划过般痛楚，不错！现在再也不是十年前了！莱因哈特和自己也不是街上奔跑的小少年了，而安妮罗杰也不再是邻家的小少女了！一个是皇帝的宠妾，一个是帝国元帅，一个是帝国元帅的副官。他们三人同时处于权力的芳香和腐臭的漩涡中……。安妮小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吉尔菲艾斯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答应了主人的要求。

“请你相信我对莱因哈特的忠诚！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托付的。”

“齐格！非常感谢你，真是不好意思，给你添这个麻烦，不过，除了你，其他人我都信不过。所以，讲你见谅。”

“其实，我多么希望能照顾你们啊！”吉尔菲艾斯心中想道。“十年前，当你对我说‘要和弟弟做好朋友哦！’时，我便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你们了……”

十年前，如果自己有这么大，他绝不会让安妮罗杰落在皇帝手上的。他或许会排除万难带着这对姐弟，逃到自由行星同盟也说不定，搞不好现在也成了同盟军的军官了。当时，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看清自己要什么。现在就不同了！但是，毕竟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当人想要做事时，他的年龄总是无法配合呢？……

“……你应该把它放在比较好找的地方啊！”

莱因哈特扬声说道，他回来了。

“好的！辛苦你了。不过，辛苦可是有回报的哟！把杯子拿来吧！”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能够拥有便是幸福了。”吉尔菲艾斯对自己说道，心中也不由得对将会到来的下一场战争感到厌恶。

# 第四章 第十三舰队诞生

【1】

自由行星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大搂位于行星北半球的落叶林气候带，是个地上五十五层、地下八十层的建筑物。其周围紧邻着技术科学本部、后勤本部、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军官学校及首都防卫司令部……等建筑物，故而以首都海尼森波利斯为中心点，其方圆一百公里以内的范围，已俨然形成了一个军事枢纽地带。在统合作战本部的地下楼，一个挑高四层搂的集会场所里，正在举行亚斯提会战殉国音的告别式。这是一个天气晴朗，和风万里的午后，也是同盟军队在亚斯提会战中，损失六成兵力、拖着疲惫残败的身躯回到家园后的第三天。

通过会场的走道已被出席的群众占满了。这些群众包括死者的遗族、政府及军方的代表，而杨威利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中。

杨威利一面和他身边的人交谈着，一面目送着大楼外的天空。虽然在地下楼中看不到外面，但他却知道，在这个包着好几层大气层的空间之中，有无数的军事卫星正无声无息地掠空而过。

这些军事卫星中，也包括了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管制下的强大杀人爆破系统——迎击卫星（共十二个）——“女神的首饰”，同盟军干部们还曾发下豪语说：“有了这十二个迎击卫星，海尼森行星可谓难攻不破了。”想起这句话，杨威利不禁想起许多攻坚不破的要塞遭到大火洗劫的惨痛历史。大概军力强大是引起自傲而落败的原因吧?

杨威利两手轻轻触碰着双颊，感觉上好像自己还未醒来毫无知觉一般。他已连续睡了十六个小时，但却觉得自己似乎已六十个小时未曾合眼一样。

他根本没有吃饭，胃好像失去活力一般，只喝了一碗尤里安煮的青菜汤就不吃了。他在官邸中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倒头睡觉，偶尔醒过来，也觉得脑袋空空，连自己曾经和以他为监护人的少年谈过话的记忆都丧失了。

“唉！这就是监护人吗？太丢脸了……”

杨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转头望去，原来是军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他抬头看着杨，笑吟吟地说："看来你还没睡醒吧？亚斯提的英雄！"

"谁是英雄？"

"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啊！你好象还没有看过电子报刊上面的报道，不过各个新闻传播媒体都是这么说的啊！"

"我不过是个败军之将而已！"

"是的，同盟军是战败了，所以才需要塑造英雄出来！如果战争大获全胜，反而没有塑造英雄的必要了。战败了，为了转移民众的注目焦点，当然要塑造英雄以博得赞扬，艾尔·法西尔会战时不也是这样吗？"

卡介伦说话时就是喜欢用这种讽刺的语气。他是个中等身材，有着健康肌肉的三十五岁男子，现任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的次席副官。他的前线指挥作战经验丰富，计划整合事务处理的能力也相当强，各方预测他将在未来登上后勤本部部长的宝座。

"你最近还好吗？副官要做的事又多又杂，我想应该是挺忙的吧？"

被杨威利予以轻微的反击之后，这位能干的军官只得微笑着说："主办这次告别式的是仪典局吧！竟然完全不招呼军人及死者遗族，只顾全心全意地讨好国防委员长，说穿了，这只不过是为了拉拢握有下次政权的国防委员长举办的一场政治表演罢了！"

此时两人的脑海中同时浮现出同盟国国防委员长优布·特留尼西特的脸孔。特留尼西特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现年四十一岁，是少壮派政治家。他对帝国持强硬立场，是个激进派。在认识他的人中，有一半是把他当成雄辩家，而另外一半则是把他当成令人极为忌惮的诡辩家。

目前的同盟元首是最高评议会议长罗伊·桑佛德，他是一个从政治漩涡中被选出来做过渡元首的老政客，凡事墨守成规，不能创新求变，故而少壮派的人物更加受人注目。

"要被迫聆听特留尼西特拙劣漫长的演说，这比熬夜不睡还要痛苦吧！"

卡介伦挖苦他。在军中，卡介伦属于少数派，比起一味强调扩充军备及打倒帝国的特留尼西特来说，其拥护者要少得多了，杨威利也是如此。他们都可说是孤立派的一员。

会场中卡介伦和杨威利的座位并未被排在一起，卡介伦坐在贵宾席中席特列本部长的后面，而杨则位于演讲桌正前方的第一排上。

告别式按正常程序开始，按正常程序进行着。评议会议长桑佛德毫无情感地念完了官方预先为他草拟的讲词之后，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接着上台。他的出现使得会场气氛转为热络，群众给予的掌声，比刚刚议长出现时的掌声要大。

特留尼西特并没有带讲稿，他中气十足地向会场中的六万人众演说着："各位亲爱的市民、官兵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一场告别式的目的何在呢？为的就是要告慰这些为了保卫亚斯提星域而殉国的英灵们啊！他们是为了维护祖国的自由与和平，这才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听到这里，杨已经想把耳朵堵起来了。这些话听来多么的令人可耻，为什么这种虚伪华丽的词句仍然能让演说者以坦然的态度说出来？难道这就是自古以来人类的传统吗？

"我现在说的是宝贵的生命啊！各位，生命诚可贵，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告诉我们，还有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存在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自由啊！他们的死是美好的，因为他们牺牲小我实践大义。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他们都是好父亲、好儿子、好情人，他们都有过着幸福生活的权利，但是他们都放弃了这个权利，远赴沙场、誓死报国。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们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如此念道。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尽皆愕然，有位黑发的年轻军官偷偷望着他，杨立刻迎着他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只吓得惊惶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

国防委员长的演讲仍然在继续着，特留尼西特脸泛潮红，两眼流露出自我陶醉的神情。

“是的，这个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啊！为了这样崇高的理想难道不值一死吗？只为了小我而生、小我而死，是多么的渺小啊！我决不能这样教导你们。各位一定要想想祖国、再想想个人。生命是可贵的，但是我在此要请各位铭记在心，记住这个事实，同时也是我要大声疾呼的：祖国和自由值得用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的，我们是为正义而战，部份自称和平主义者主张和帝国和谈的，还有那些部份自称理想主义者幻想要与专制极权主义和平共存的，请你们不要妄想了，你们的行为只会导至一个结果，那就是削弱同盟国的力量，对帝国而言更加有利。帝国绝不会允许国内有反战和平的主张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所以我们准许有反对国策的情形出现，而各位却因此而过于散漫！但高唱和平的代价是相当高的啊！”

杨威利心中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主战论仍安安稳稳大行其道，在任何时代，煽动者总是远离战场，在安全的地方高唱着主战论。他一想到群众们的狂热又多加了几分时，不禁对这演说更加厌恶起来。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会有人支持煽动者的！

“我敢说么说：反对打倒银河帝国专制极权的圣战的人们，就是危害国家的害虫。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同盟国的国民！为了保卫这个自由社会、为了保卫这个自由的国家体制，不怕死伤、奋而战斗的人们才是真正的同盟国国民！若无此一认知就是无耻之徒，对不起死去的伟大英魂！我们的国家是由祖先一手建立起来的，我们都了解历史，大家都知道祖先们曾流血流汗、争取自由。拥有这伟大历史的祖国啊！你是我们唯一要保卫的，我们能不起而战斗吗？起来吧！为祖国而战吧！同盟国万岁！共和体制万岁！打倒帝国！”

随着国防委员长激昂的叫声，群众们也渐渐失去了理性。汹涌的热血在会场中六万人的体内沸腾着，大家都纷纷站起身来，跟着特留尼西特高喊：“同盟国万岁！共和体制万岁！打倒帝国！”

大家手握拳头，高举手臂，并且高高地挥舞着军帽，振臂狂喊。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坐在座位上没有起身。他冷眼旁观，一双黑眼睛直视着讲台上的演讲人。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群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变锐利了，嘴角不悦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而他还认出这人还不是别人，而是刚从亚斯提星域中归来，有“亚斯提英雄”之称的杨威利准将！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操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宫，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没有认出杨威利，和杨一样配戴准将的勋章。杨放眼望去，随即平静地回答：“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

杨威利并不觉得自己的回答好笑，不远处的卡介伦少将看在眼里，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却不由得皱起眉头，苦笑不已，他认为杨的表现太不成熟了。杨威利就是不习惯于处事圆滑，卡介伦少将同样也不想起立，也不想拍手高喊同盟国万岁，但若因对特留尼西特的演说未表感动，而被指责为非爱国者的话，那就太不值得了。这就如同“国王的新衣”所说的，叫着国王没穿衣服的，都是不懂事的小孩子，而非大人。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中年准将这样质问时，讲台上的特留尼西特双手往下摆，轻轻地作着平息群众的动作。接着，人声沸腾减低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大家又坐回原位。

瞪视杨威利的中年准将不由得满脸不悦地坐了下来。

“各位啊……”

演讲台上的国防委员长又再度开口说话了，在经过了长篇演说及高声呼喊之后，他感到口干舌燥，发出来的声音变得极为沙哑艰听。

“我们强大的武器，就是全国国民统一的意志。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以民主共和政体为基础，即使有多么崇高的目标，也不能强制所有人服务。个人有反对国家的自由，但有良知的国民内心是雪亮

的，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应该放弃渺小的自我，团结在一起，为了全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向前。各位……”

说到这里，特留尼西特突然闭上了嘴，他并非为了口干无声才停止说话的，而是察觉到有一位女性正通过席间的走道走向讲台。这位年轻女孩头发是浅棕色的，从经她擦身而过的男子们注视她的眼光看来，想必这个女孩长得相当漂亮。伴随着她的脚步，已引起周围人群相互询问的声音，不安的范围正扩大着。

……这女子是谁？她要做什么？

杨威利老远就听见有人在谈论此一女子，但人太多没能看见，直到此时她走近时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国防委员长——”

这女孩声音低沉，她步上讲台上说：“我名叫洁西卡·爱德华。是亚斯堤会战中战死的第六舰队幕僚约翰·罗伯·拉普的未婚妻。不，‘曾经’是他的未婚妻。”

“这个……”

即使雄辩如“候任领导者”的特留尼西特也哑然了。

“我替你感到难过，小姐！可是……”

国防委员长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广大的会场，只见六万名听众都沉默地等待着他的回话。全体人员屏息注视着这位失去未婚夫的女子。

“您没有安慰我的必要，委员长，我的未婚夫是为了实践保卫祖国的崇高理想而牺牲的。”

洁西卡平静地说着，减轻了委员长的尴尬场面，委员长毫不掩饰地露出放心的表情。

“是吗？不过，你可以说是后方妇女的楷模，我们对于你的损失，一定会给予重重的补偿的。”

看到他如此的恬不知耻，杨威利又想闭上眼睛，眼不见为净了。对于不知羞耻的人而言，杨认为任何事他们都做得出来。

洁西卡看起来则表现得相当冷静。

“多谢你了。我现在只想问委员长一个问题。”

“喔！是什么问题呢？我一定竭尽所能答复你！”

“请问您当时在哪儿？”

特留尼西特眨了一下眼睛，大部分的听众也都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大家都眨了眨眼。

“嗯？你说什么？”

“我的未婚夫为了保卫祖国，远赴疆场，目前已不在人世了。委员长，请问您当时又身在何处呢，赞颂死亡的您到底在哪里？”

“小姐……”

任谁都看得出国防委员长畏惧的眼神。

“你的家人又在哪里呢？”洁西卡又毫不留情地追问着。“我的未婚夫已经为国捐躯了，你不是说牺牲是必要的吗？那你的家人又怎么说呢？你的演讲如果完全正确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去身体力行呢？”

“卫兵！”特留尼西特东张西望地喊着。“这位小姐不太正常，把她带走，我的演说完毕！军乐队！演奏国歌！”

卫兵还未有所动作，洁西卡的手腕忽然被人扣住，她一面挣扎一面抬眼望去，发现这个人原来相当熟悉，一双温暖的眼睛正关心地注视着她。

“杨威利！”

“走吧！”杨威利低声说。“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雄壮威武的音乐此时已飘扬在整个会场之中。自由行星同盟的国歌名为“自由之旗、自由之民”。

“朋友们，我们总有一日会打倒专政者

解放行星，竖起自由之旗

我们现在的战斗是为了未来的光明

我们现在的战斗是为了明日的果实

朋友们，让我们歌颂自由之灵魂

朋友们，让我们揭示自由之灵魂。”

听众们配合音乐开始唱起歌来。这回和刚才无秩序地高喊口号不同，大家整齐划一地唱着这首雄壮的歌。

“用我们的双手，向那黑暗专制的另一边传播自由！”

杨和洁西卡背对着讲台，往通路的出口走去。

当两人并肩而行时，一旁的群众都转头注视，但很快的又将视线放回讲台上继续唱歌。两人打开大门奔向没有音乐的外面，当大门关闭时，只听见国歌的最后一段音乐在耳旁响起。

“啊！自由的人民啊！我们是永远征服不了的！”

【Ⅱ】

日落的最后一道余晖已消失，美丽的夜晚又悄然来临，绚灿的星群开始绽放出银色的光芒。这个季节正是螺旋状绢带型星座最闪亮的时候。

海尼森都市群的宇宙港，此时正热闹着。在码头的大广场中站着各色各样不同的人群。有的人刚结束旅途归来，有的人才刚要开始他的旅程。有的来接人、有的来送人、有的是一般的公民、有的是军人、有的是穿着制服的技术人员、有的是紧闭双唇的警备官、有的是忙着工作快步走路的宇宙港职员，还有又蹦又跳的小孩子，人群中还穿梭着搬运行李的机器人车。

“杨。”洁西卡叫着身旁年轻人的名字。

“嗯！”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女孩子很讨厌？”

“怎么会呢？”

“因为大部份的死者家属都默然含悲，只有我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下大喊大叫，当然会令人不愉快。”

“不！没有这种事，本来就该有人说出这些话。”

杨威利心里想，默不作声根本无法改变事态，若没有人能站出来弹劾当权者，那就真是无药可救了。

此时两人正并肩坐在宇宙港广场的一座沙发上。

洁西卡在一个小时之后，就要搭船回到海尼森隔壁的行星德奴仙去了。她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担任音乐老师。如果约翰·罗伯·拉普少校仍然健在的话，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退伍，和洁西卡结婚了。

“你是个杰出的人物！杨。”

洁西卡一面看着有父子三人经过面前，一面说着话，杨威利沉默不语。

“你在亚斯提会战中的优异表现，我都听说了。约翰·罗伯生前也时常说起你过去的种种战绩，他还夸赞你，能和你同期是他的荣耀呢！”

约翰·罗伯是个好人。洁西卡选择他是个明智的抉择，不过，现在留给洁西卡的却是无限的寂寞与回忆，她是军官学校中事务长的女儿，现在则是一个失去未婚夫的音乐老师……

“我看同盟军的其他提督们应该觉得惭愧。一次战役就死了一百万以上的人。道义上该觉得可耻。”

“那不一样，洁西卡。除了杀害非武装人员，或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蛮横行为之外，没有其它可以判定此一将领是否为道义之人的标准。从道义上来说，名将和愚将是一样的，差别是愚将杀害了一百万的同伴，名将则杀害了一百万的敌人。而在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他的这番论调逗得洁西卡扑哧一声掩嘴笑了起来。看到她初次展现笑容，杨心里感得很高兴。

“觉得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

宇宙港的广播响起，洁西卡从沙发中站起身来。她要搭乘的船即将出港了。

“杨，谢谢你多方关照，我一生大概，不，一定不会忘记……”

两人的目光不自禁地对视着，他们之间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的，但却都欲言又止。

“那么……请保重……”

杨好不容易挤出一丝笑容。

“……你也一样……好好努力……再见！”

洁西卡也勉强笑着，笑容中带着难以言喻的悲哀。

杨威利默然站着，一直目送着洁西卡单薄的身影消失在搭船口中。心中百感交集。

好好努力！是吗？这不也就是要我多多杀敌的意思吗？她大概自己都未察觉到这番话的意思吧！在这银河中只怕还有许多和她有着相同遭遇的女子。此时，这些女子们都在为某人而哀悼、而愤怒吧！……

“请问这位是杨威利准将吗？”

这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杨慢慢地转过身去，只见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妇人带着一个约五、六岁的男孩，站在眼前。

“我是……”

“啊！果然是您。威尔，这位是亚斯提中的英雄喔！快打招呼！”

这个小男孩却害羞地躲到老妇人身后去了。

“我是梅尔夫人，我的丈夫、孩子，也就是这小孩的父亲，都是军人，他们都在和帝国军的战斗中牺牲了。你的功勋，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很感谢你，能在这种地方遇上你，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

杨听了这番话感到手足无措，也不知要说些什么好。

“这孩子说，他也想当一名军人呢！希望能杀死帝国军，为死去的爸爸报仇。杨准将，我在此向您作个不情之请，虽然这很冒昧，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和这个孩子握个手，好吗？就算做为你对他未来的一种鼓励好了！”

杨一直不敢正视老妇人的脸孔。

老妇人想，他没说话大概就是同意了，于是将孩子拉到提督的面前站定。这孩子虽然注视着杨的脸孔，但仍然紧抓着祖母的衣服不放。

“怎做搞的？威尔！这种态度像是个勇敢的军人吗？”

“梅尔夫人！”杨叫道，心中感到万分惶恐。“威尔长大时，世界也应该和平了。您也不需要强迫他去当军人……孩子，多保重！”

杨威利行礼后，立刻加快脚步离开了。其实他是想尽快离开这种场合。杨不认为这是个不名誉的举动。

【Ⅲ】

杨返回银桥街二十四号的宿舍时，海尼森标准时间为二十点。这一带住宅中所住的人以单身者或小家庭居多，属于高级军官住宅区，四周飘着大自然界的绿叶香气。

这一带的建筑设备还称不上是新颖豪华，虽然绿地广大，但由于经费不足，新的建筑物及改建物仍不多见。

杨走路的速度慢了下来，穿越这片司空见惯的公共草皮，打开配有识别装置的大门，门开处发出了吱吱咯咯的响声，似乎在欢迎这位B栋6号宿舍的主人回家，杨心里想，若是自掏腰包修理这个门，早就修好了，当时却请经理部处理，至今仍然没有下文。

“您回来了，准将。”少年尤里安·敏兹迎向前来。“我正在想，不知您晚上是不是不回来了！我还煮了您喜欢吃的爱尔兰炖羊肉呢！”

“这么说来，我空着肚子回来是对的咯！不过，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可能会不回家呢？”

“卡介伦少将刚刚来过电话。”少年一面接过他的军扁帽一面回答。“他说你这家伙在告别式还没结束时，就和一个大美人手拉着手跑走了。”

“这个家伙……”

杨站在玄关的地方苦笑着。

尤里安·敏兹是杨的被监护人，今年十四岁。他的身高与年龄相称，一头亚麻色的头发，眼睛棕黑，眉清目秀，卡介伦他们都叫他“杨的孩子”。

尤里安是在两年前，根据“军人子女战时福利特别法”而成为杨的被监护人的。订立这项法案的人名叫托尔巴斯，故而此一法案又通称为“托尔巴斯法”。

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半之久了，许多人因战争而死亡、伤残，“托尔巴斯法”就是为了救济这些失去亲人的孤儿，达到确保人力资源的目的，应运而生的法令。

这些孤儿们交由军人家庭来抚养，政府贷给他们一定数额的教养费，孤儿们在十五岁以前一律进一般学校上课，十五岁以后则随个人的意愿选择自己所想进的学校就读。不过，若选择进军官学校或技术学校等军事相关学校的话，则向政府借贷的教养费即可不必归还。

另外，虽然女性无法对军事行动有所贡献，但是也很欢迎她们能投入补给、经理、运输、通信、管制、情报处理及设施管理等行列。

“此法主要取法于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度，但它有个缺点，那就是教养费往往影响孤儿们对未来的选择方向。”当时，任职于后勤本部的卡介伦就曾讽刺地对杨这么说。“不过话说回来，人生在世，如果没有任何目标，活着也是无味。既然这种领养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我看你不妨也领养一个孩子吧！”

“可是我还未娶妻啊！”

“就是因为这样，才应该尽点社会义务啊！不过是负担一些教养费罢了！嗯？独身贵族。”

“我知道，不过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过日子。”

“两个人的日子也不错啊！”

“一个人过就够了。”

“是吗？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找个人来。”

两人在经过这番交谈后的第五天，少年尤里安就出现在杨家门口了。

尤里安自此进了这个家门，为了成为杨家勤勉、有才干的一员，尤里安特地将家中无用的废物、机器等束之高阁。他决定打点这个家庭的一切物质环境。不到几天的工夫，这个家已被他整理得井然有序了。

“我已经将家用电脑资料整理归纳为六大部份。”当时的尤里安才十二岁，他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向主人报告。“第一类、家庭经营管理，第二类、电器操作，第三类、保安，第四类、消息的收集，第五类、家庭学习，第六类、娱乐。每天要记录的包括：1冷暖房、清扫机和洗衣机之使用状况，2防盗、防火设施之维护，3新闻气象及购物情报之收集，4……上校，请您记往了。”

当时的杨威利是个上校。他默默地走到寝室兼饭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意外地发现布满在沙发周围的那些果皮、杂物、杯子、罐头盒……都不知所踪了。心里想着，该向这个傻笑的小侵略者说些什么才是。

“房间我打扫过了，床铺被褥也洗了，家里也整顿好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请说出来。您还需要什么呢？”

“给我一杯红茶好吗？”

杨想喝一杯自己最喜欢的红茶，润润喉、告诉他这一天的甘苦，不过当这名少年奔入厨房，将一组崭新美观的茶具端来，并且递上一杯西隆星出产的茶时，杨的双手不禁颤动了一下。

一口茶才刚入口，他的心立刻被这名少年征服了。因为这茶的味道是如此的香醇！尤里安的父亲是宇宙舰队的上尉，虽然官阶不高，却传授给儿子茶道的知识及泡茶的方法。

在尤里安少年式的家庭经营经过了半个月后，卡介伦到他家来拜访，卡介伦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评论道：“我到过你家多次，我发现这是你家有史以来最干净的一次。看来‘父无能、子有才’这句话所言不虚。”

杨并未反驳他所说的。

※※※

如今已经匆匆过了两年。尤里安的身高也往上窜升了十公分以上，是个真正的大男孩了。功课似乎也不错，从来没有不及格，偶而还会拿些奖章奖状之类的东西回家。照卡介伦的说法，尤里安应该可以算是“青出于蓝”了。

“今天学校问我明年以后的决定。”

尤里安一面吃一面说，杨威利拿汤匙的手停在半空中，目光注视着他。

“不是明年六月才毕业吗？”

“如果修足学分，按规定可提早半年毕业。”

“是吗？”杨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监护人。

“你想当军人是吗？”

“嗯！我是军人之子啊！”

“谁说儿子一定要继承父亲的职业的，我爸爸就不是军人，他是个商人。”

杨告诉他，若想选择其他行业也无妨。他忽然想起今天在宇宙港遇见的小威尔来。

“不过，我若不选择从军，就必须要偿还教养费……”

“我来还。”

“咦？”

“你真是太小看我了，我还有一笔存款在。再说，你也没有提早毕业的必要，再多逍遥些日子，难道不好吗？”

少年的双颊似乎泛着红光。

“你到我家来，并未给我增加麻烦啊！”

“很感谢你，不过……”尤里安怀疑地望着杨威利。“我听说您很讨厌军人，可是……”

“我是很讨厌。”

这么明白的答覆使尤里安倍感困惑。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军人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没有能力，除此之外也不知要做什么。”

杨吃完饭，用纸巾擦了擦嘴巴，尤里安收拾好餐具，放进洗碗机中，打开电源，让电脑操作洗碗机。接着，他端上茶具，开始泡红茶。

“唉！你再多考虑再作决定吧！匆忙决定没有好处的。”

“是的，我会再考虑。准将，新闻曾报导过，罗严克拉姆伯爵是十五岁时踏入军旅的吧？”

“大概是吧！”

“你知道吗？他是个美男子呢！”

杨威利并未亲眼见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只是在雷射立体电视中见过几次，他是杨所见过最英俊的年轻人了。后勤本部的女兵们常传说他比同盟中的军官更受人喜爱。

“茶里要加牛奶呢？还是白兰地？”

“白兰地……”

就在此时，防盗器红灯突然熄灭，警铃响起。尤里安将电视遥控器拿起来一按，利用红外线显示影像的电视，立刻出现了许多人影。

他们全部围着白色的头巾，只让两眼露出。

“尤里安。”

“是。”

“最近常有这种小丑集体在做家庭访问吗？”

“他们是忧国骑士团。”

“没听过这种马戏团。”

“他们是激进派国家主义团体，由于他们高喊打倒反国家、反战争的言行，最近颇受注目。不过很奇怪，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访问家庭，难道是为了领受准将的赞赏吗？”

“他们有多少人？”

杨不感兴趣地问着，尤里安读着画面上的数字说：“共四十二人，正朝院子里头移动，啊！是四十三人，不，四十四人。”

“杨准将！”

这声喊叫透过麦克风，格外响亮，装有特殊玻璃的墙壁都微微地震动着。

“是，是。”

杨回应着，但屋外是听不到的。

“我们是真正的爱国志士，我们是忧国骑士团。我们要弹劾你！你因战绩而自满，竟然当众反对统一战争，还记得你今天在告别式中的行为吧！”

杨察觉出尤里安正吃惊不已的样子。

“杨准将，你已侮辱了神圣的慰灵大会。当与会者都热烈回应国防委员长，誓言打倒帝国时，就只有你不肯起立，反而嘲讽民众的决意。我们要弹劾你这种态度！有什么主张，你说出来吧！若试图报警也没有用，我们会把你的对外连络系统都破坏掉。”

杨明白了，忧国骑士团的背后，十有八九是由“绝世的爱国者”特留尼西特在操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音量极大，恬不知耻，说话内容虚伪无比。

“准将，你今天是不是真的这样表现？”尤里安问他。

“嗯！是啊！”

“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不起立，这不是一种明显的嘲笑态度吗？就算你心里反对，起身拍手对你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

“你说话的口气倒和卡介伦少将很像啊！”

“这种道理别说是卡介伦少将了，就连小孩子都明白啊！”

“……为什么不出来？难道你还有羞耻之心不成？快觉悟吧！今天你非得在我们面前老老实实地解释清楚才成！”

外面又有人叫喊着。杨威利愤而站起身来，尤里安扯了扯他的袖子。

“准将，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动武啊！”

“你的反应也太快了吧！难道我不能跟这些家伙把事情说清楚吗？”

“也不是啦！”

“……”

此时，特殊玻璃窗格格作响，似乎裂开了。紧接着，有一颗西瓜般大小的金属制球体飞了进来。直撞上壁橱，橱子里摆设的陶瓷品在刹那间都给砸得粉碎。此时突然有巨声响起。

“小心！趴下！”

杨叫着。

尤里安紧急间抱了家用电脑躲到沙发底下。不一会儿，这个金属球就爆炸了。一时之间，屋内隆声大作，所有的家具设备都遭破坏，无一幸免。

杨威利楞住了，忧国骑士团所投的手榴弹，竟然是工兵队所使用的非火药性小规模住家爆破弹。

他们似乎已将破坏力调到最低程度，否则，整个房屋早就化为瓦砾了。可是，为什么像他们这种民间团体，会持有这种军方的武器呢？

杨好像想到什么，手一拍，问着：“尤里安，喷水器的开关在哪里？”

“在2号A第4个钮，你想对付他们？”

“他们不懂得礼数，我们就要用……”

屋外盛气凌人的声音，突然转为哀嚎声，原来这些裹着白布的家伙们，已被高压水柱喷得招架不住，四处奔逃。

“大爷生气了，让你们尝尝甜头！你们这些流氓！”

就在杨大骂他们的时候，警车声渐渐自远方响起。可能是邻居们报的警吧！

其实，暴动发生了这么久，治安当局才姗姗来迟，似乎更让人觉得有人在忧国骑士团背后撑腰。这个人恐怕就是特留尼西特吧。

忧国骑士团早就落荒而逃了。但是姗姗来迟的警官们却还不住地称赞他们是多么的爱国，这使得杨相当不悦。

“若真的爱国，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志愿军，反而三更半夜私闯民宅，骚扰有孩子的人家？难道这就叫爱国吗？还有，如果他们行事正大光明，为什么把自己的脸包起来不敢见人，根本没道理！”

就在杨反击他们的时候，尤里安已关掉喷水器的开关，开始打扫这间乱七八糟的房间了。

“我来帮你！”

杨赶走这些办事不力的警察后说着，尤里安马上摇摇手。

“不行，这样反而碍手碍脚！你就坐在那边的桌子上好了。”

“坐在桌上？你……”

“我马上就打扫好。”

“我坐在桌上做什么呢？”

“嗯！喝喝我泡的红茶吧！”

杨嘴巴嘟囔着，走到桌前盘腿坐在上面，看见尤里安正在收拾陶器的碎片，不禁叹道：那陶器是中国明朝的万历红画啊！那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中，唯一的真品啊！

※※※

二十二点，卡介伦打影像电话来，此时尤里安已经将屋内打扫干净了。

“孩子啊！你的监护人在家吗？”

“在那边。”

尤里安指着桌子处，这位杨家的主人正盘腿而坐，悠哉悠哉地喝着红茶。卡介伦大概花了五秒钟的时间，仔细观察了一下，接着慢慢地说："你在家里也有坐在桌子上的习惯吗？"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卡介伦苦笑了一下。

"好啦！你现在有急事，马上到统合作战本部去！车子马上会来接你！"

"现在就去？"

"这是席特列部长直接下的命令。"

杨用力地把茶杯放在桌上。

尤里安呆了一下，随即马上跑去将杨的军服拿过来。

"部长找我有什么事？"

"他只告诉我有要紧事，一切到作战本部再说。"

电话被挂断了。杨盘着双臂，似乎在想什么，尤里安已经双手把军服送到面前。正穿戴间，接人的车已经来了。杨实在想不通：到底有什么事这么急！非要三更半夜被叫去不可？

"我回来时恐怕已经很晚了，你先睡吧！"

"是的，准将。"尤里安言不由衷地回答。

"尤里安，今天晚上的事，也许对方只是吓吓我们的，不过，敌人以后要怎样对付我们就难说了。日子越来越不太平了啊！"

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此时说出这番话来。尤里安两眼一直望着他。

"准将，我刚刚说了不少废话，请您不要放在心上。只要你行得正站得正就好了，我相信您是个最正直的人。"

杨看着这个少年，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最后只有轻轻摸着他的头发，接着转身走向车子。尤里安一直目送着车子离去，直到车灯在黑暗中消失时，他仍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Ⅳ】

自由行星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是个身高约两公尺的壮年黑人。他并非属于才气纵横那一型的。不过，身为一个

军队管理者或战略家，他的确有两把刷子，同时颇具威望。不摆官架子，很受欢迎。

统合作战本部部长的职位相当崇高，作战时，他就是同盟军的最高代理司令官。最高司令官是同盟国元首最高评议会议长，之下由国防委员长统领军政系统，统合作战本部长统领军令系统。

不过在自由行星同盟中，这两种职务却未必好当。因为其中一人要统领军政，另一人要执行军令，若不能相互合作就难办事了。如果个性不合，互不相让，则军队中的组织运作，就很难顺利进行。特留尼西特和席特列之间的关系，就有如上述所说的，处于武装中立的状态。

杨才刚踏人执务室，席特列元帅立刻起身相迎。当杨还在念军官学校时，元帅是当时的校长。他在那时已经是个很难应付的人。

“请坐，杨‘少’将。”

“少将……”

席特列元帅才一说，杨就不客气地坐下了。元帅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少将了，明天就正式递交给你任职令！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吧？”

元帅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你这家伙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家伙，表情温和，但言语却锋利无比。”

“是吗？不过我想事实就是这样吧！校长……不，是部长阁下。”

“你为什么会如此认为呢？”

“古代兵书有云：‘败战之军，应予嘉勉。’我们这次败得这么惨，不安抚一下民心士气，怎么行呢？”

杨若无其事地这么说，元帅只有苦笑的份。他盘着双手，看着自己这个学生。“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这次吃了败仗，民心士气也跟着动摇了起来，此时若不塑造出一个英雄来，看来很难抚平民心。而这位英雄就是你！杨少将！”

杨微笑着，心里却不怎么高兴。

“被人刻意塑造成英雄形象，我想你也不会高兴，不过这也可说是我们军人的一种任务啊！而你实际上也立了不少汗马功劳，我们统合作战本部及国防委员会也都只是论功行赏罢了！”

“这件事，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有表示什么吗？”

“这个时候，个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就连委员长也是一样，大家都要以公家立场为重。”

这就是所谓的原则吧！不过，表面上听来是这样，但特留尼西特刚才不也曾私下唆使忧国骑士团来骚扰他吗？

“话说回来，当初采用你所提出的作战计划，也许我们就打败敌人了。”

“嗯！或许吧！”

杨尽量小心地回答。席特列元帅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若有机会，我们应该可以向罗严克拉姆报此一箭之仇吧！”

“这也得看他肯不肯配合才行。他上次以甚少的兵力打败我们的大军，一定相当得意自满，若他再打算以相同的策略以寡击众，我的作战计划应该就能够扭转乾坤了，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这种事不太可能再发生了。因为以少胜多并非用兵之道，它并非战术，只能说是一种奇术。这种道理，罗严克拉姆不可能不知道，他下次进攻时，一定会率领大军前来的。”

“有道理，用兵之道，最主要还是应该拥有比敌军还要完备的兵力才行。不过，外行人还是比较喜欢你所说的奇术，甚至于当你所带的兵少，无法打败多数的敌军时，别人也会认为你是个无能的将领的，何况我们这次是以多数的兵力败给少数的敌军啊……”

元帅黝黑的脸上露出苦恼的表情。政府和市民对这次的败仗相当不谅解。

“杨少将，我想我们同盟军用兵的方法终究是错误的。否则，为什么兵力比敌人高出两倍，却还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呢？”

“因为我们的兵力运用错误。”杨简明扼要地回答。“一些调兵谴将的方法姑且不论，单是兵力比敌人多这一点，就足以令军心懈怠了。因为人多势众，大家都很放心啊！”

“嗯——”

“在这雷达及电子工学日新月异的时代，战争已发展成按钮战争。在这种事事讲求精密的时代，用兵也有其一定的法则，那就是要能集中兵力及迅速调动部队两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白费力气。罗严克拉姆伯爵就是这个法则的实践者。”

“嗯——”

“再反观我们的军队，当第四舰队被敌人粉碎之时，其他的两个舰队仍拘泥于原定计划，只是一味浪费时间，也未能充分侦察敌情、掌握情报。三个舰队都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孤军奋斗。这就是未能集中兵力及迅速调动部队的结果。”

这是杨这些日子以来，话说的最多的一次了，心情多少有些激动。

“的确如此，你说的很对。”

元帅不住地点头。

“我现在还有一件早已内定的事要告诉你，我要变更军队组织，将剩余的第四、第六舰队合并起来，再加进一些新兵，组成第十三舰队，任命你为首任司令官。”

杨的脖子突然僵住了。

“按规定，舰队司令官不是须由中将以上的人出任吗？”

“这个新舰队的规模只有常规舰队的一半，舰艇只有六千四百艘，士兵只有七十万人。而第十三舰队的首项任务就是进攻伊谢尔伦要塞。”

部长的语气相当坚定。

杨似乎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慢慢吞吞的开口问：“就是那个六次都以三个舰队以上的兵力去攻击，但六次都失败告终，有常驻舰队一万五千艘以上的伊谢尔伦要塞？”

“是的！”

“半个舰队就想进攻伊谢尔伦？”

“就是这样！”

“你想这可能吗？”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抱有希望，但若换作是你，我绝对有信心！”

“若是你就有信心……”杨认为他根本就是在拿话激他。自古以来，有多少人就冲着这句话，为了这耀人的名誉，而舍身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啊！而那些在旁吹捧怂恿的人却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杨沉默着。

“你没有信心吗？”

部长问杨，杨却没有回答。如果他没有信心，早就答称没有了。对于进攻伊谢尔伦，杨有自信也有胜算，相信应该能一扫过去屡战屡败、死伤惨重的阴霾。他之所以不回答，是因为对席特列部长的安排感到厌恶的关系。

“如果你能带领新舰队，进攻伊谢尔伦要塞，成就伟大的功业的话……”席特列意味深长地看着杨威利。“姑且不论特留尼西特国防委员长对你个人的感想如何，到时，他对你的才干一定会相当折服的。”

当然部长的地位也会相对地提高，看来这不只是战略的应用，它更是一场政治斗争呢！这个部长真是老奸巨猾啊！

“我愿尽己棉薄之力。”杨考虑许久后回答。

“啊！你终于答应了？”席特列部长显得相当高兴。“我会命令卡介伦积极地准备新舰队的组织及装备。若有任何需要，就向他申请，一定尽量如你的意。”

杨心里想，何时进攻呢？部长的任期还剩七十天，为了寻求连任，他一定希望进攻伊谢尔伦的战争能在任期之内结束。如果这场战争需时三十天的话，攻击行动最迟也要在四十天以后随即发动。

特留尼西特似乎也并不反对这次的人事调动及作战计划，他一定在想，以这半个舰队进攻伊谢尔伦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到时自己就有理由公然将席特列及杨威利除掉了。说不定他现在正为了杨威利的自掘坟墓而举杯庆祝呢！

杨心里想，可惜自己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喝到尤里安泡的红茶了。

# 第五章 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

【1】

伊谢尔伦要塞——银河帝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位于距离帝国首都星奥丁六二○○光年之处，那里有颗壮年期的恒星亚尔提那，原本是一颗没有行星的孤独恒星。而三十年前在此处建设了直径六○公里的人工行星，即为伊谢尔伦要塞，作为银河帝国的基地，主要是基于其地理上的重要性。

如果由天顶方向俯瞰银河系，伊谢尔伦的位置是在银河帝国之势力范围向自由行星同盟方向延伸之处的边沿部份所构成的三角形地带的项点附近。这一带是宇宙航行上的“魔鬼三角”，是曾经使得从前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者们失去许多同志的“宇宙坟场”。而这个事实也满足了帝国的当权者们，使得在此宙域建筑一个威吓同盟的军事据点的意图更加坚定了。于是伊谢尔伦要塞便应运而生了。

变光星、红色巨星、异常的重力场……在这些星体的密集地带之中，有一条细小的安全地带，而伊谢尔伦正坐镇在其中心。想要不经由此处而从同盟前往帝国，就只有从另一条经由费沙自治领的路线了，当然那条路线是不可进行军事行动的。这两条路线又分别称为“伊谢尔伦回廊”和“费沙回廊”。

伊谢尔伦回廊和费沙回廊。除了这两者之外，难道就找不出其他连接同盟和帝国的航路吗？为此同盟的为政者和用兵家们都费尽心思，但在星图的不完备及帝国和费沙有形无形的妨碍之下，其意图一直受挫。以费沙而言，既然本身有着中继交易地的存在价值，当然是不希望同盟发掘出“第三条回廊”了。

种种因素下，同盟向帝国领域侵略的意图就演变为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在四个半世纪之间，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攻略作战，一次次的遭到击退，使得帝国军留下了“伊谢尔伦回廊是以叛乱军士兵的死尸铺成的”的豪语。

杨威利也曾两度参加了伊谢尔伦要塞攻略作战。在第五次作战时是中尉，第六次作战时是上校。经过这两次亲眼目睹伤亡惨重、无数

人被送到枉死城的过程之后，他明白了要以强硬的力量攻占要塞只是愚劣的行为。

要攻陷伊谢尔伦要塞从外部是不行的，当时杨在败走的舰队中如此想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用什么方法呢?

伊谢尔伦除了要塞本身之外，同时还拥有称为“伊谢尔伦驻留舰队”的一万五○○○艘舰队。要塞司令官和舰队司令官是同等级的上将。在他们之间是否有间隙可乘虚而入呢?

此次罗严克拉姆伯爵对亚斯提星域的侵略也是以伊谢尔伦要塞为前进基地。对同盟极端不利的这个帝国的军事据点，非得设法攻陷下来不行。但是杨手中所握有的战力却只有“半个舰队”。

“说真的，我实在想不到你真会接下这个任务。”

卡介伦少将一边翻阅部队编成书一边说，这是在统合作战本部大厦之中的办公室内。

“国防委员长和本部长都各有其用心……这双方面你应该知道才是。”

坐在他面前的杨，笑而不答。卡介伦放下手中文件，不自禁地用手指敲了敲桌面，以相当感兴趣的眼神看着这个军官学校时的学弟。

“我军在过去尝试了六次的伊谢尔伦攻略，但六次都失败了。而你想以半个舰队成功的完成作战吗？”

“我想至少可以试试看吧！”

听了杨的回答，这位学长的双眼眯得要细了。

“看来还好像有胜算，你打算怎么做？”

“这是秘密。”

“对我也是？”

“这种事情总得卖个关子才会令人期待啊！”

“说得也是。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说吧，我会尽力帮忙的。”

“那么我要一艘帝国军的军舰，在以前的战争中应该有掳获的。另外还请准备二百件敌军军服。”

卡介伦细眯的眼睛张大了起来。

“期限呢？”

“三天之内。”

“……虽然不好意思叫你出加班费，但到时至少得请我喝杯高级白兰地吧。”

“我请你喝两杯好了。对了，还有另一件事要拜托你的。”

“那我有三杯可以喝了。什么事？”

“是有关名为‘忧国骑士团’的激进份子之事。”

因为只有尤里安独自在家，杨托负他安排宪兵到附近巡逻。本来是想让这少年暂时寄宿他人家中，但身任“留守司令官”的尤里安却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在回答说会马上安排之后，卡介伦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再次看着杨。

“对了，费沙的高等事务官，最近突然想要知道有关你的事情。”

“哦？”

对费沙这个特殊的存在，杨抱持着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兴趣。建设那个“自治领”的是地球出身的大商人雷欧波特·拉普，但有关他的经历或资金的出处等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迷。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何种目的而让拉普建设出费沙这个地方的呢？——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杨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这件事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费沙的黑狐狸好像对你有兴趣了。搞不好会来挖角哦！”

“费沙的红茶不知味道如何？”

“大概是以毒药来调味的吧，对了，舰队的筹备状况进行得如何？”

“差不多了！要事情都照预先的设定来进行，那是很少能做得到的。但话说回来，如果事前没有做预定的话，可又进行不了了。”

说着杨站起身来，还有堆积如山的事务在等着他。

※※※

第十三舰队不只是舰艇和将兵的数量只有一般舰队的半数而已，其中的将兵大半是在亚斯提惨败的第四、第六舰队的残兵败将，其他则是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指挥者为新上任的少将，且是二十多岁的孺子……一些老练的提督们为此感到惊讶、愕然，这些嘲笑之声也传到了杨的耳中。

“彷佛是要一个力不能举物的婴儿，空手去和狮子搏斗一般，大概很有看头吧！下命令的人脑筋有问题，而不明就里就去接受任务的人也愚蠢得可以……”

杨没有感到生气。关于这次的作战，会不去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的人，大概不是乐观过度就是神经有问题了，杨自己也如此想着。

这其中唯一替杨作辩护的，恐怕只有第五舰队的司令官比克古中将了。年已七十，有一头的白发的这位提督，因顽固急躁的个性而出名。像杨这样的年轻人向他敬礼的话，他可能就会带着“哪里来的小伙子？”这种怀疑的眼神，而用那令人感到无趣的态度答礼。这位“可怕的老爹”在高级军官俱乐部“白色牡鹿”中，向着那些把第十三舰队和杨当作笑话的同僚们说。

“希望你们不会自取其辱才好。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大树的幼苗，如果因此就讥笑他们不会长大，也许愚蠢的是你们啊！”

所有人不由都安静了下来。他们想起在亚斯提或更早之前的战斗中杨所显现出的才华。身经百战的老将的一句话消去了他们的群众心理，提督们各自怀抱着心中的尴尬和不安，而在干杯之后散会了。

听到这件传闻的杨，也没有特别去向比克古中将道谢。因为他知道自己若这么做，白发的老提督一定会嗤之以鼻的。

提督们的反感多少是减退了，但全体的状况却没什么好转。以残兵加新兵的“半个混合舰队”去攻打累次难攻不下的要塞，这个悲观的事实，仍严酷的存在着。

杨在干部的人事安排上下了不少心思。他选了第四舰队中善战而老练的费雪准将为副司令官，首席幕僚则任命有着一副欠缺独创性的头脑，但却具备精密的处理事务能力和正确的判断力的姆莱准将，次席幕僚是选任了善战的派特里契夫上校，他在鼓动或督导士兵上很有一手。

他要姆莱提出一些常识性的判断，作为作战立案和决断的参考。派特里契夫则担任对兵士们叱吒激励的工作。费雪坚实完美的舰队运用，则为杨任用他的原因。

这样的配置大致上满意了，但在副官的人事调派上，他却没什么心得。当他向卡介伦要求给他一位“优秀的年轻军宫”时，他的朋友传

来了“七九四年度，军官学校第二名毕业，比你好得太多的优等生。目前任职于统合作战本部情报分析科。”的答覆，让杨又好气又好笑。

出现在杨面前的是位有着自然卷金褐色秀发及淡茶色明眸的美人儿，那以黑色和象牙色为主，设计单纯的军服也因为她而显得华丽了起来。本在办公室背靠着椅子小睡片刻的杨不禁吃惊地摘下太阳眼镜，静静地注视着她。

“我是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此次奉命担任杨少将的副官。”

这是她的问候词。

看到杨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这位年轻的女子奇怪地问道：“怎么了？”

“哦……不，请指教。”

杨重新戴上了太阳眼镜，掩盖了面上表情。心里暗想着卡介伦这家伙的军裤内一定藏有一条黑色的尾巴。这位美人儿是统合作战本部次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的女儿，以惊人的记忆力出名。

就这样，第十三舰队的人事决定全部完成了。

【Ⅱ】

宇宙历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自由行星同盟军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威利少将踏上了伊谢尔伦要塞攻略的征途。

这次行动在正式宣称上，说是要在与帝国方面接壤的国境呈相反方向的边境星域上，举行新舰队的第一次大规模演习，因此先以五○倍光速的帕尔斯光速跳跃航法，由同盟首都向着伊谢尔伦的反方向而去，如此持续三日之后，再算定修正航路，重覆了八次的长距离光速跳跃和十一次的短距离光速跳跃，好不容易才到达了伊谢尔伦回廊。

“二十四日航行了四○○○光年，还算不错。”

杨虽然只说“还算不错”，但这临时编成的舰队能一艘也不脱队的到达了目的地，这实在是值得称赞的。当然，这要归功于在舰队运用上有独到手段的副司令官费雪准将那熟练的手腕吧！

“这是因为第十三舰队有名人在啊！”

费雪如此自夸，而杨在此方面是完全委任费雪的，所以不管他说些什么，杨也只有点头承认了。

杨的头脑只集中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攻略方法上。这个计划最初向舰队首脑部的三人——费雪、姆莱、派特里契夫说明时，所得到的回应是“哑口无言”。

有着银色的头发，略显老态的费雪、神经质般瘦长身材的中年男子姆莱和圆圆的脸，肥胖的身体彷佛要撑开军服似的派特里契夫——他们三人在一时之间，好象都反应不过来，只是默默的注视着这位年轻的司令官。

“如果失败了要怎么办呢？”在沉默之后姆莱提出了质问。

“只有灰灰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杨如是回答。

“但是，这未免……”

“别担心。要以半个舰队去攻陷伊谢尔伦要塞本来就是个过于勉强的难题。会丢脸的只有席特列本部长和我而已。”

要他们三人暂退之后，杨传召了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

身为副宫，菲列特利加比其他三位干部更早知道杨的计划，但是她没有提出异议，也未表明任何挂心之事。相反的，看起来也许她比杨本人还要确信此次的成功。

“为什么你会那么充满信心呢？”

感觉到莫名其妙之余，杨忍不住如此询问。

“八年前，在艾尔·法西尔的时候，提督不就成功了吗？”

“这样的根据未免太牵强了。”

“但在当时，提督就已成功地在一个女孩心中种下了绝对的信赖感了。”

“……？”

对着满脸疑惑的长官，金褐色头发的女副官笑了笑，一本正经地说着。

“那个时候我正好和母亲在艾尔·法西尔，因为母亲的娘家就在当地。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位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一边咬着三明治一边在指挥着逃脱行动的年轻中尉的模样。但是中尉似乎忘了在三明治噎着喉咙时，那个递给你一纸杯咖啡的十四岁女孩了吧？”

“……”

“你记得在喝了那杯救命的咖啡之后，说了些什么吗？”

“……说了些什么？”

“你说——我不喜欢咖啡，拿杯红茶来比较好。”

不由得差点笑了出来，杨急忙的咳了一声，将笑意驱走。

“我说了那么失礼的话吗？”

“是啊，你是说了。还把空纸杯捏坏了……”

“是吗？真是抱歉。但是，你的记忆力实在是应该用在比较有益的方面上的。”

虽然说得正经，但这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的败势而已。菲列特利加能在一万四○○○多张伊谢尔伦要塞的幻灯片之中发现出前后矛盾的六张，就已经证明了她记忆力是放在有益之处了……

“请先寇布上校过来。”

杨下了这样的命令。

※※※

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在三分钟后，出现在杨的面前。他是同盟军陆战总监部所属“蔷薇骑士”连队的队长，是个有着洗练外表的三十出头男子，但在同性之间，大都认为他是个“刺眼的家伙”。他原是名门的帝国贵族出身，本来应当是穿着帝国的提督制服站在战场上才是。

看到他，杨不禁想起当初向卡介伦要求把“蔷薇骑士”连队配属到第十三舰队麾下来时卡介伦那一跃而起的吃惊模样。

“什么！那个‘问题集团’？”

“蔷薇骑士”连队是以帝国流亡至同盟的贵族之子弟为中心所创设的，已有着半个世纪的历史，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在其历史中有过金碧辉煌的部份，却也有过被涂污抹黑的部份。历代队长共十二名。四名在与祖国的战斗中死亡，二名出任将官之后退役，六名则逃回旧祖国——有的是秘密脱逃的，有的是在战斗中认敌为友的。而先寇布是第十三任队长，刚好与新创立的第十三舰队相称。

“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他一定会成为第七个背叛者的。——有人如此认为。为何十三会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呢？倒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有人说是因为使得地球人几乎灭绝的，使用了现在已经废除

的核子分裂武器的热核战争正好持续十三天。另外也有人说是因为某个已经灭迹的古老宗教的开基先祖曾被第十三个弟子背叛的缘故。更有人说是因为从前有一种厉害的妖怪，专门在十三号出来吃人。

“华尔特·冯·先寇布报到。”

恭敬的语气和那不谨慎的表情实在是不调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三、四岁的旧帝国贵族，杨如此想着。这个男人之所以会特别摆出这种态度，也许是他自己在人物鉴别上的一种手段吧！……

“请坐！有事情要和你商量。”

“是重要的事情吗？”

“大概吧。是有关伊谢尔伦要塞攻略一事。”

先寇布双眉一轩，目光在数秒间，仔细地在杨的脸上游移着，似乎想寻找点什么。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啊！和下官商量有用吗？”

“如果不是和你商量就不行了。希望你仔细听。”

杨开始说明。

※※※

五分钟后，听完了说明，先寇布的褐色眼睛中有着奇妙的表情。似乎在努力的压抑着心中的惊愕。

“我先说明白，上校，这实在算不上是正式的作战，可说是一种诡计，不，该说是一种小手段才是。”脱下黑色的军扁帽在手中把弄着，杨如此说着。“但若是想要占领难攻不下的伊谢尔伦要塞的话，除此外就别无他法了。如果这方法还不行的话，那就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事了。”

“的确，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先寇布用手抚摸着那有力的下巴。

“久居于坚固的要塞中，敌人难免会大意，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大了。不过……”

“不过？”

“如果我正如传闻一样成为第七个背叛者，这一切就化为乌有了。这样一来你打算怎么办？”

“很麻烦。”

看到杨那认真的表情，先寇布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

“是会很麻烦吧！但是就光是觉得为难吗？该想些什么应付的方法吧？”

“的确是曾经想过。”

“那么……？”

“结果是什么也没想到。如果你背叛了，我只有举手投降，别无他法。”

扁帽飞离了杨的手指掉在地上。这位旧帝国人伸手捡了起来，拍了拍那原本就没有沾上灰尘的军扁帽后交给长官。

“不好意思。”

“那里。那么是要完全信任我了。”

“其实是没什么自信的。”杨很率直的回答。“如果不信任你，这个计划就无法成立。所以我相信你，这是个大前提。”

“原来如此。”

虽然如此回应着，先寇布在表情上倒显得未必完全明白。“蔷薇骑士”连队的指挥官，以那种半分刺探，半分自省的眼神重新审视着年轻的长官。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提督。”

“嗯。”

“这次交给你的任务，实在是毫无道理的。率领半个舰队，而且是有如乌合之众的弱兵，来攻打伊谢尔伦要塞。您会接受下来，是因为在实行的技术层面上有了这个计划所致吧？但是我想知道在这里面还有些什么，是为名誉呢？还是为升官呢？”

先寇布那辛辣的眼神毫不留情。

“我想不是为了升官吧！”杨的回答轻描淡写，好像事不关己一般。“在三十岁之前被称为阁下，已经足够了。而且在这个作战结束之后，如果我还活着，那我就打算退役了。”

“您要退役？”先寇布以意外的口吻充满兴趣地问道。

“嗯，反正可以领到养老金和退休金……已经足够我和另一个人过着朴实的生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充裕的。”

“您是说要在这种情势下退役？”

对于先寇布那满腔困惑而不解的声音，杨失笑了。

“如果我军占领了伊谢尔伦的话，就切断了帝国军侵攻的唯一路线，只要同盟方面不要做出逆侵攻的傻事的话，两军也就无法发生冲突了。至少不会有大规模的。”

“……”

“而之后就要看同盟政府的外交手腕了，在军事上占着有利位置的此时，也许可以和帝国之间，缔结某种令人满意的和平条约吧？那么我也就能安心的退役了。”

“但是这个和平可以永久保持下去吗？”

“在人类的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的期许。但是却可能会有数十年和平的岁月。如果说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留下某些遗产的话，我想和平就是最好的礼物。而把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和平维持下去，那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如果每一代的人都能够牢记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的话，那么大概就能保持长时间的和平吧。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教训而把先人的遗产坐吃山空，那人类就得再从头开始了。也好，那也不算是坏事。”

杨把在手中把玩着的军扁帽重新戴上。

“最重要的，我所希望的在往后短短数十年内的和平，也要比纵然是这十分之一期间的战乱要好上几万倍。我家中有个十四岁的男孩，我不想看到这孩子被送上战场。就是这么一回事。”

杨闭上了嘴，沉默了好一会儿，但这时间并不长。

“很失礼，提督，但如果您不是一个过于正直的人，那么您就可说是自鲁道夫大帝以来最伟大的诡辩家了。”先寇布高兴地笑了。“总之，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答覆了。也让我来克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吧！为了这份不会永久的和平。”

因为双方都没有那种感动而互握双手的兴趣，所以彼此的交谈马上就进入了实务，作细节上的检讨。

【Ⅲ】

位于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的伊谢尔伦要塞，是两大势力争相较劲的地带。

伊谢尔伦要塞直径六十公里，表面是一层厚厚的流体金属层，这是一座质量六十兆吨的巨大人造天体。而且，在这上面还有公认宇宙间最强的火力——被称为“雷神之锤”的巨炮。只要有这个要塞的存在，同盟军要进入到银河帝国内是办不到的。

伊谢尔伦要塞中有两位帝国军上将。一位是要塞司令官托马·冯·修特豪简上将，另一位是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汉斯·迪特里希·冯·杰克特上将。两人的年龄皆为五十多岁，也都有着高大的身材，但修特豪简的身形比杰克特要小上一圈。

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这与其说是个人的因素，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在同一职所中有两位同级的司令官，如果不会发生抵触那才是怪事。

感情上的对立当然也波及到他们旗下的士兵们。在要塞守备兵眼中，舰队是个厚颜无耻的食客，在外面作战有危险时，就逃回这安全的场所，活像是个败家子一样。而对舰队官兵而言，要塞守备兵不过是躲在安全的窝中玩着战争游戏的宇宙鼹鼠。

支撑着难攻不下的伊谢尔伦要塞这份战士的自豪，以及对“叛乱军”同仇敌忾的斗志，勉强的架起了两者之间的桥梁。实际上，他们虽然彼此轻蔑互骂，但每当同盟军来攻击时，就互相争功不让，往往立下了相当大的战果。

军政当局也数次提出组织改革方案，要由同一人兼任要塞司令官和驻留舰队司令官，以使指挥系统一体化，但提案每次都被否决。因为减少了一个司令官职位，对高级军官而言是一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对立还未曾导致过任何致命的事例发生。

※※※

宇宙历五月十四日。

修特豪简和杰克特两位司令官在会面室内。本来这是高级军官用的沙龙一隅，但因为正好在两者的办公室等距离之处，正好可作会面之用，所以就施以完全的隔音处理。这是因为彼此都不喜欢到对方的房间去，而在同一要塞内也不能只靠TV通信，所以才作此处置。

这两天，要塞周边的通信受到了干扰，毫无疑问的是叛乱军接近了。但却丝毫没有攻击行动。今天两者的会面就是为了商量此一事态的因应方法，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没有任何建设性。

“你说有敌人来你要出击，但却不明敌方位置。那么也就没办法作战！出击也是白忙一场。”

修特豪简如此说，杰克特提出了反论。

“所以才要出去看看，去找出敌人潜伏的地方。如果这次叛乱军来攻击的话，那么应该会动员更多的大军吧？”

对杰克待所说的，修特豪简充满自信的点了点头。

“那么这次他们仍会被击退的，叛乱军六次来攻，而六次都被击退。这次再来的话不过是把六次变成七次罢了。”

“这个要塞实在是太伟大了。”

舰队司令官的话中有话，暗喻着：“这可不是因为你有能力的缘故啊！”

“总之敌方接近是事实。还是应出动舰队去查探看看。”

“但是既然不知道在哪里，也就无从查探了，还是等一等再看看吧！”

正当他们的谈话逐渐变成兜圈子时，通信室传来了联络。在回路之中，接收到了一份奇怪的通信。

干扰很激烈，通信断断续续的，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以下的状况出来。

……为了传达帝国首都来的重要联络事项，一艘布雷门轻型巡洋舰被派遣到伊谢尔伦来，但在回廊内遭到敌人攻击，正在逃逸中，请求伊谢尔伦的救援……

两位司令官面对面的看着对方。

“虽然不知道是在回廊的什么位置，但不出击也不行了。”杰克特从他那肥大的喉咙之中吐出了这些声音。

“但是这样好吗？”

“什么意思？我的部下可和那种只顾安全的宇宙鼹鼠不同。”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两人俱带着不愉快的表情出现在共同的作战会议室中。杰克特向自己的幕僚下达舰队出击的命令，在说明理由的时候，修特豪简看了一下大致的情况。

当杰克特的讲话结束时，他的幕僚之一从座位上站立了起来。

“请等一等，阁下。”

“是奥贝斯坦上校吗……”

杰克特上将说着，但在他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好感。他厌恶着这新任的幕僚。半白的头发，缺欠血气的脸色，偶而放出异样光彩的假眼，这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仿佛是个由阴气描绘而成的男人。

“你有什么意见吗？”

对于长官那不屑一顾的语气，至少在表面上，奥贝斯坦上校并没有介意。

“是的。”

“好吧！说来听听。”

杰克特以不耐的口气催促他。

“那我就说了，我认为这是个圈套。”

“圈套？”

“是的，敌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把舰队引出伊谢尔伦。咱们应该暂不出动，先看看情况。”

杰克特不快的嗤之以鼻。“你是说出动的话就会遭到敌人的埋伏，而只要一开战我们就会输吗？”

“我并没这个意思……”

“那又是什么意思！我等身为军人，战斗是我们的本分！要求一身的安全之前，不是更应该前进去攻击敌人才是吗？更何况对身处险境的友军置之不顾，又算什么？”

一方面是对奥贝斯坦的反驳，另一方面也是故意做做样子给一旁以讥讽的表情在隔岸观火的修特豪简看的。而且本来杰克特就是那种见了敌人就非战不可的猛将型军人，要他待在要塞中等候敌人，是不合他个性的。而且在他的想法中，这种做法本身就失去了身为军舰将兵的价值了。

“如何？杰克特提督，你幕僚的话也有些道理。不管是敌是友，不知道确实的位置，危险可是相当大的。再等一下看看如何？”

不提还好，身旁修特豪简所提出的意见，决定了事态，杰克特出击的决心更坚定了。“不，一小时后率全舰队出击！”

杰克特下了命令。

不久后，由大大小小一万五○○○艘战舰组成的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开始出港。

修特豪简从要塞司令室的出入港管制显示器的画面中，看着此一状况。仿如巨塔横卧一般的战舰，及流线型的驱逐舰等舰艇，那种井然有序地向宇宙空间出发的情景，实在是非常壮观的。

“哼！最好去吃点苦头再回来。”

修特豪简在口中咒诅着。像“去死吧！”、“吃个败仗吧！”这种话即使在开玩笑时他也不会说的。以他而言，在此方面还是有所节制的。

六小时之后，又传来了一份通信。是那艘布雷门轻型巡洋舰传来的，说他们好不容易抵达要塞附近，但仍受到叛乱军的追击，请求炮火掩护——从杂音之中听取到了以上内容。

一面要炮手做护援的准备，一面在心中感到不快。杰克特这低能的家伙，到底还在哪里游荡？说大话是可以，但连解救孤独的友军这种小事都办不到吗？

“银幕出现了舰影！”

部下来了报告。作为司令官的修特豪简下令放大影像。

只见布雷门轻型巡洋舰像喝醉了酒一般，颠簸的向要塞接近而来。在其背后可看到许多光点，当然，那应该就是敌人了。

“准备炮击！”

修特豪简下了命令。

但是，在快要进入要塞主炮射程范围之内的关头，同盟军的舰艇一齐停止了下来，胆怯地漂在那看不见的境界线上，当确认了布雷门轻型巡洋舰接受了要塞管制室的诱导信号渐渐入港之后，才死了心开始调头离开。

“真是聪明的家伙，知道敌不过我们吧！”

帝国的士兵们一阵哄笑。要塞的力量和自己本身的力量之间那种不分彼此的一体感构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充实。

入港后，由磁力场控制停泊在半空的布雷门轻型巡洋舰，看起来相当的凄惨。

光是从外表来看，就可看到十数个破损之处。在外壳的裂缝中那些白色的缓冲材料像动物的肚肠一样露了出来，而那细小龟裂痕迹的数目之多，则似乎就算是以一百名士兵的手脚指头来计算也算不完。

满载着整备兵的核能动力车开近。他们不是要塞兵，而是辖属于驻留舰队司令的，因此看到这惨状就心生同情。

轻型巡洋舰的舱门开启，一位头上扎着白色绑带的少壮军官出现了。虽是个英俊的男子，但他那发青的脸被干涸的红黑色血渍弄脏了。

“我是舰长冯·拉肯少校。我想晋见要塞司令宫。”

这是明了的帝国通用语。

“我明白了。但是，要塞外的状况究竟怎么了？”

整备军官中的一人询问了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拉肯少校悲痛地喘了口气。

“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是从奥丁来的。但是，看来你们的舰队似乎被全歼了。”

黯然地望着那些倒吞了一口口水，像是捱了一记闷棍呆若木鸡的人们，拉肯少校几乎是竭斯底里的叫道。

“看来叛乱军似乎已经想到了某个令人难以想像的方法通过回廊了。这不止是伊谢尔伦要塞的事，还关系着帝国的存亡。快带我去见司令官！”

这要求马上被接纳了。

在司令室内等候的修特豪简上将，当他看到由警备兵簇拥着的五位轻型巡洋舰军官入室时，遂挺直身子站了起来。

“我是要塞司令长官冯·修特豪简上将。快说明事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步的走近过来，要塞司令官用着那超乎必要的音量说道。若是果真如方才的传报所说的，叛乱军想出了通过回廊的方法的话，那伊谢尔伦要塞的存在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事实上，对叛乱军的行动想出一个对策是有必要的。

就因为伊谢尔伦要塞是不能移动的，所以才需要驻留舰队。可是杰克特那个有勇无谋的轻率家伙！……一想到这里，修特豪简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拉肯少校的声音，在相对上渐渐微弱了下来，修特豪简感觉到这一点而很自然地把上半身贴近了他的脸部。

“事情就是这样。修特豪简，你已经成了我们的俘虏了！”

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但一瞬间的冻结很快溶解了，在尖锐的叫骂声中，警备兵们拨出手枪，同时拉肯少校的手腕已勒住了修特豪简的脖子，并在他的太阳穴上顶着一把对金属探测器不起反应的复合材料质地的手枪。

“你这家伙……”

司令室警备主任雷姆拉中校那赤红的脸上，显得更加鲜红了。

“是叛徒们的同伙吧！竟敢如此大胆……”

“就让你认识一下，我是‘蔷薇骑士’连队的先寇布上校。现在两手都没空，可没有办法拆下化装来向你问候了。”上校从容地大胆笑了。“能够如此顺利，说实在的，我原先可也没想到呢！还特地伪造了身份证来，竟然也不检查一下……不管再怎么坚固的系统，也要看人如何去运用的，算是给你们一个好教训。”

“到底是对谁的教训呢？”

伴着那咬牙切齿的声音，雷姆拉中校的手枪瞄准了修特豪简和先寇布。

“你想把他当做人质吧，别把帝国军人看成和你们这些叛徒一样，司令官阁下是重名誉胜于生死的。可不会去当保护你们生命的挡箭牌！”

“司令官阁下似乎对你们过大的评价感到困惑吧！”

大声嘲笑他们的先寇布，向固守在他固围的四个部下之中的一人使了个眼色。那位部下从帝国军军服之下取出一个手掌般大的圆盘状物体。这也是以复合材料制成的。

“知道了吗？这就是杰服粒子发生装置。”

先寇布一说，广阔的室内仿佛传过了一阵电流。帝国方面每个人的身体都不约而同地如触电般颤动了一下。他们明白杰服粒子发生装置意味着什么。

杰服粒子是以发明者卡尔·杰服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种化学物质。身为应用化学家的杰服，为了行星规模的矿物采掘或土木工事而发明此物，其主要特性是可在一定量以上的热量或能量中产生反应，而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引火爆炸的一种模拟瓦斯。但是不管是何种分野上的工业技术，人类仍把它转用到军事用途上。

雷姆拉中校的脸，显得一片阴暗。发射能量光束的手枪已经无法使用了，一开枪的话就会同归于尽。空气中的杰服粒子一旦被光束点燃，在室内的所有人都会在一瞬间被烧成灰烬的。

“中、中校……”

其中一名警备兵发出了无奈的叫声。雷姆拉中校只得以那湛泛着空虚的眼神，求助似的看着修特豪简上将。先寇布略略的松开手臂，在二次激烈的呼吸之后，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宫屈服了。

“你们赢了。没办法，我投降了。”

先寇布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好，各员照预定计划行动！”

先寇布的部下们各依指示开始行动。变更管制电脑的程式，使各种防御系统无力化，再经由空调系统将催眠瓦斯流散至全要塞。布雷门轻型巡洋舰中潜伏的技术兵一拥而出，很完善地执行了以上的作业。在只被极少数人发现的情况下，伊谢尔伦要塞就像是体细胞被癌细胞侵蚀似的，失去了原有的机能。

五小时后，从混沌的睡眠中醒过来的帝国军将兵们，赫然发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而成了俘虏，不禁呆然。帝国军总数，包括战斗、通信、补给、医疗、整备、管制、技术等要员共有五〇万人之多。另外如巨大的食粮工厂等，支持着包括驻留舰队在内的一〇〇万以上人口的

环境和设备一应俱全，可看得出帝国想把伊谢尔伦建设成名符其实的永久要塞的意图和事实。

但是，如今在这里，到处都是同盟军第十三舰队的将兵。

就这样，在过去仿如吸血恶魔一般将同盟军数百万官兵的血吸干的伊谢尔伦要塞，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更换了新的主人。

【Ⅳ】

在充满障碍物和危险的回廊之中，帝国军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仍在为了索敌而四处徘徊。

通信军官们为了要和要塞取得联络而费尽苦心，排除了执拗的干扰电波，好不容易才恢复了通信，但从要塞中所传来的通信内容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脸色大变地把内容传达给杰克特司令官。

“有部份士兵爆发叛乱，请求救援。”

“要塞内部有叛乱？”杰克特为之震惊不已。“修特豪简这无能的家伙，难道连自己的部下都治理不好吗？”

但是，对方低声下气的来请求救援，杰克特内心中也不禁产生了一股优越感。如果能够送个不小的人情给同僚，实在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

“自己脚下的火种还是得先扑灭才行。全舰队立即返回伊谢尔伦要塞！”

“请等一等。”

又是那阴气般沉静的声音，压抑了整个室内。看着这个走到自己面前的军官，杰克特的脸上浮现出露骨的厌恶和反感的复杂表情。半白的头发、苍白的脸颊，泛射着无机物光线的冷酷无情的假眼，又是那个不识趣的奥贝斯坦上校！

“我记得我好象没向你征询过意见吧？上校。”

“属下知道。但是，有件事我要提出。”

“……你又想说些什么？”

“这是圈套。我认为咱们最好不要回要塞才是。”

司令官沉默的抬起下巴，怒视着这个以令人不愉快的声音说着令人不愉快的事的部下。

“在你的眼中，好象任何事物都是陷阱嘛！”

“阁下，请听属下一言……”

“不必了！”杰克特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全舰队回航，以第二战斗速度向伊谢尔伦前进。这是我们卖个大人情给那些宇宙鼹鼠的好机会。”

那宽广的后背，远远的走离了奥贝斯坦。

“对只有怒气而没有勇气的小人，没什么好说的了。”

轻轻丢下了一句冷漠而充满侮蔑的说话，奥贝斯坦转身走出舰桥，没有任何人阻止他。

搭乘只对军官的声波发生反应的专用电梯，奥贝斯坦穿过了高达六十层楼的巨舰，直达舰底。

※※※

“敌舰队，进入射程范围！”

“要塞主炮，能源充填完毕。”

“目标瞄准正确，随时都可发射。”

这些声音都混和着兴奋和紧张，在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室的内部交错着。

“让他们再接近一些。”

杨平静地说。他坐在修特豪简的指挥桌上。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在桌面上，以那盘着双腿、和他司令官的身份极不调和的行仪不端的姿势，注视着前面覆盖了屏幕上的大幅画面，毫无防备地逐渐接近而来的光点群。不久后，他深呼吸了一下。

“发射！”

杨下的命令并不大声，但透过耳机却很明确的传达给炮手们。

终于按下了按钮。

炮手们可以清楚看到那白色的、充满量感的眩目光块，向着光点的群列袭击而去。这实在是个猛烈冲击着要塞中每一个人心灵的光景。

在帝国军舰队的前列，受到伊谢尔伦要塞主炮直接击中的百余艘战舰在一瞬间消失了。过度的高温、高浓度的能量，使得它们连爆炸

的时间也没有，有机物和无机物都一并蒸发了之后，只剩下完完全全的虚无。

而发生爆炸的是在其后方，帝国军的第二列，有些爆炸则是发生在未受到直击的左右舰列中。而在更外侧位置的舰艇也受到了难以抗拒的能量余波而失去秩序的摇动着。

在第一击中余生的帝国军舰艇的通信回路中，充满了悲鸣和嘶喊。

“为何会攻击自己人？”

“不，不对，一定是要塞内部那些起来叛乱的家伙们……”

“也有可能是叛军已占领了要塞！”

“怎么办！这可对抗不了，怎么也逃不过那主炮的。”

在要塞的内部，所有视线都凝聚在银幕上，同盟军的士兵们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心跳加速。他们第一次见识到号称“雷神之锤”的伊谢尔伦要塞主炮，像魔鬼般的破坏力。

恐怖感渗透了帝国军的全体人员。往日曾是强力无比的守护神般的主炮，如今却化成了无法抵挡的恶灵之剑，残酷的刺在他们的咽喉上。

“快应战！全舰队主炮齐射！”

杰克特上将的怒吼声轰然响起。

这声怒号，对混乱的将兵们产生了某种规律人心的效果。脸色苍白的炮手们伸手操纵操作台，锁定了自动瞄准系统，颤抖的手指按下了按钮。数百道光束顿时在宇宙空间中描绘出几何的线条向要塞倾泻而去。

但是，以舰炮的实力要破坏伊谢尔伦要塞是不可能的。所有射出的光束都打在外壁上而被弹开，四处飞散。

过去同盟军所尝到的屈辱、失败感以及恐怖，现在帝国军加倍的尝到了这种滋味。

这时只见比舰炮射出的光束至少大十倍以上的粗大光柱，再次从伊谢尔伦要塞射出，也再次的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帝国军的舰队中，产生了难以填补的巨大洞穴，而洞穴周围则散布着支离破碎的舰体及碎片。

仅仅两次的炮击，帝国军就变得半身不遂了。得以苟全的人也失去了斗志，不过只是还勉强的停留在原处罢了。

将视线从银幕上移开，杨抚着白己的胃部，只感得胸口闷结，几欲呕吐。他心想，非得做到这种地步才算胜利吗?

在杨身边依然注视着银幕上情景的先寇布上校，大声地咳了一下。

“这已经不能算是战斗了，阁下。这是单方面的屠杀。”

回头面向上校的杨，并没有发怒，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的疲惫。

“……没错，的确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去仿效帝国军的坏习惯，上校，试着劝告他们投降。如果讨厌这么做的话就逃走吧，我们不予追击。”

先寇布充满兴趣似的看着这个年轻上司。劝告对方降伏，当然其他的武人也曾做过。但可没有人对着敌人说“逃走吧！”的。这真是闻所未闻，对杨威利这位稀世的用兵家，这到底算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呢?

※※※

“司令官，伊谢尔伦传来通信！”

在帝国军旗舰的舰桥中通信官呼唤着，满眼血丝的杰克特瞄了他一眼。

“解读出来！”

“果然伊谢尔伦是被同盟军，不，被叛乱军占据了。他们以指挥官杨少将的名义发来了的电文。说如今再多流血亦无益，要我们降伏。”

“降伏？”

“是的，另外还说如果不喜欢降伏的话就逃走吧，他们不会加以追击……”

一瞬间，舰桥内露出了一线生机。是啊，还有逃逸这条路可走。但是这一线生机却被凶猛的怒叫声赶走了。

“我们怎么能向叛乱军投降！”

杰克特以军靴踹着地扳。伊谢尔伦要塞落入敌手，手下的舰队也失去一半，要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去见陛下吗？对杰克特而言这是做

不到的。他保留最后名誉的途径，唯有玉石俱焚一途了。

“通信官，回覆叛乱军，内容如下……”

听到杰克特所回覆的内容，周围的将兵面上都失去了血色。司令官苛烈的眼神映射在他们的脸上。

“现在开始全舰向伊谢尔伦要塞突进。事到如今，不会再有贪生怕死之辈！”

没有人应声。

※※※

“帝国军传来了回覆。”

另一方面，伊谢尔伦的先寇布向杨作如此的报告时，脸色也变得阴沉了。

“汝等不知何谓武人之心，吾等仅知唯有一死以全名誉，绝无贪生而自取其辱之道。”

“……”

“此刻开始，全舰队突入以求玉碎，唯有以此回报皇帝陛下的恩泽——电文是这样说的。”

“什么‘武人之心’？”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在杨的声音中，感觉到一阵年轻的愤怒声响。而事实上，杨的确是感到愤怒。以死来弥补败战之罪倒也可以，但是他为何不自行了断呢？为何要强制部下陪着自己一起走上绝路呢？

就是有这种人在，战争才会绵延不断，杨如此想着。对这样的家伙他已经受够了。

“敌方全舰队突入而来！”

是接线生的声音。

“炮手！能识别出敌方旗舰吗？集中向其攻击！”

杨还是第一次下达如此尖锐的命令。菲列特利加和先寇布各以不同的表情注视着年轻的上司。

“这是最后一次炮击。失去了旗舰的话，其他的残兵就会逃走了吧！”

炮手们慎重地锁定瞄准。这时由帝国军中再次放出了无数的光箭，但却没有任何一道产生效果。

瞄准完全锁定了。

此时，帝国军旗舰的舰尾射出了一只逃生用太空梭，渐渐缩成银色的小点，进入黑暗之中。

也许是有人也注意到了吧！但在一瞬之间，发自伊谢尔伦要塞的第三道光柱划破了黑暗。

看起来有如是以帝国军旗舰为中心点，切去了一个圆型的空间。杰克特上将的巨大身躯和怒叫声，带着他那些不幸的部下们，化为宇宙的灰尘。

余生的帝国军领悟了此一事态后，一一掉转舰首，开始脱出伊谢尔伦要塞主炮的射程。既然高喊着要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司令官都被“消灭”了，就没有理由为了无意义的战斗——单方面的杀戮——而牺牲性命。

※※※

奥贝斯坦上校所乘坐的逃生用太空梭也在其中，以半自动操作前进着。而他则将视线投射到逐渐远离而去的巨大的银色球形要塞上。

杰克特在临死之前一定还高喊着“陛下万岁”吧！真是毫无价值的做法，只要活着才能有日后复仇的机会啊！

哼！也罢——奥贝斯坦在心中兀自说着。以他的智慧，如能加上杰出的统率力和实行力的话，伊谢尔伦要塞随时都可夺回的。或者就让伊谢尔伦一直落在同盟军手中吧！只要同盟国本身灭亡的话，伊谢尔伦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该选谁去做呢？门阀贵族里没有人才。看来就只有那金发的年轻人——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了，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了……

穿过了被打得七零八落而败逃的友军舰艇，太空梭向星夜之中飞去。

※※※

而在伊谢尔伦要塞中，欢喜与兴奋的活火山爆发了，那毫无音阶可言的笑声和歌声占领了要塞各个空间。保持静默的除了知晓事态后

的帝国军俘虏们，恐怕就只有担任导演的杨威利了。

“格林希尔中尉。”

被呼叫的菲列特利加回应后，黑发的年轻提督俐落地从桌上跳到地板来。

“和同盟本国联络。总算是结束了，就算要我再重来一次也不可能了。其他的事就交给你了，我要去睡个觉，我累了。”

※※※

“魔术师杨！”

“奇迹的杨！”

回到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杨威利，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受到了疯狂般热烈的欢迎。

不久前在亚斯提星域的大败被轻易的淡忘了，对杨的智略和敢于起用他的席特列元帅的见识，人们竭尽想像的以美丽的辞句来赞美他们。在准备完善的典礼和其后的庆祝酒宴中，杨看到自己的虚像在华丽的飞舞着，感到相当憎恶。

好不容易解脱了，带着厌烦的表情回到家中的杨，在尤里安所泡的红茶中，自己加入了白兰地，但在少年的眼中，那酒的份量以乎是太多了。

“他们根本完全不了解！”

伊谢尔伦的英雄脱下了鞋子，盘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那加了红茶的白兰地，一边气冲冲地嘟哝着。

“什么‘魔术’、‘奇迹’的，都是不知道别人的辛苦才会说出那种话来。我是应用了古代的用兵术，把敌人的主力和根据地分离开来，然后施以各个击破的方法。只不过是稍微起了些效果，才不是用了什么魔术呢！万一我再不注意而得意忘形的话，搞不好下次会要我两手空空的独自去占领帝国的首都呢！”

不过他倒是没说出“在这之前要先辞职”的话。

“可是，好不容易才得到大家的称赞呢！”

一边说着，尤里安很自然的将白兰地的瓶子移到杨的手拿不到的地方。

“人们直率的表示兴奋也很正常嘛！”

“会被人称赞可是只有在打胜仗的时候。”

杨刻意扮作愁眉苦脸的样子以无奈的口气回应。

“再一直打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输的，到时会受到何种对待呢？如果事不关己的话，我倒是有兴趣想看看。但是……尤里安，至少也该让我好好喝杯白兰地吧？”

# 第六章 繁星点点

【1】

伊谢尔伦要塞陷落！

这凶讯震撼了整个银河帝国。

“伊谢尔伦不是难攻不下的吗？”

军部尚书艾伦博克元帅在办公桌前神色凝重地说着。

“真不敢相信。该不会是误报吧？”

帝国军统帅本部长斯坦赫夫元帅以沙哑的声音说着，在确认了事实之后，他也闭锁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讶然之中。

连一向对国政漠不关心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也派遣宫内尚书诺伊格伦传召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入宫作事态说明。

“帝国领土对外敌而言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不可变的事实。但是今日发生了如此的憾事，有扰陛下圣安，完全是臣等的不慎所致，实感万分惭愧。”

惶恐不安的侯爵所做的禀奏，流传了出来。

※※※

“真是奇异的论调啊，吉尔菲艾斯。”

在元帅府的办公室内，罗严克拉姆伯爵向他的心腹好友说道。

“帝国领土好像是连寸土都不可受‘外敌’之侵犯吧！叛乱军何时又成了对等的外部势力了？就是不敢去面对现实才会导致这样的矛盾。”

建立元帅府并将帝国宇宙舰队的半数纳入指挥之下的莱因哈特，每天都费心在人事安排上。

基本上，他采用下级贵族或平民出身的年轻军官，使一线级的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大幅下降。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卡尔·古斯塔夫·坎普、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等这些少壮气锐的军官们都被冠上了新任提督的称号，元帅府内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和霸气。

但是在这几天，莱因哈特总是感到好像缺乏了点什么，勇敢而富有战术能力的前线指挥官是汇集了，但却找不到能担任参谋的人才。

对于在军官学校以优等生毕业的那些贵族出身的参谋将校，莱因哈特并不抱什么期望。因为他十分清楚军事能力并非光靠学校教育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他自己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天生的军人会成为学校的秀才，但反过来说，学校的秀才却未必是天生的军人。

而吉尔菲艾斯是不可以担任参谋的。身为自己的心腹好友，他在代理莱因哈特的位置时，必须指挥统率整个舰队。而和莱因哈特在一起时则要审时度势，从大局着眼，协助决策，这才是心腹应该做的事。

前些日子，在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之际，莱因哈特让吉尔菲艾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征。这是要让吉尔菲艾斯建立自己的功绩和地位，以让众人承认他为莱因哈特军团副司令官的一种手段。

为此，莱因哈特请求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向吉尔菲艾斯颁下敕令。

最初，立典拉德侯爵感到不悦，他深恐莱因哈特势力的坐大而想驳回这个建议。但此时，侯爵的政务辅佐官怀兹，向侯爵提出了意见。

“这样不是很好吗？吉尔菲艾斯少将是罗严克拉姆伯爵的心腹。如果讨伐成功了，我们给予褒赏，卖个人情，往后总会有好处的。倘若他失败了，就是推举他的罗严克拉姆伯爵的责任了。我们再重新命令伯爵前去讨伐不就得了？纵然讨伐成功了，但部下既已失败过一次，伯爵也就无从夸称自己的功劳了。”

“如此说来，的确是不错。”

侯爵接纳了，并处理了颁令吉尔菲艾斯讨伐卡斯特罗普的敕令手续。至于莱因哈特曾暗中贿赂怀兹，要他去做如此建言的内幕，侯爵则一点也不知情。

就这样，吉尔菲艾斯接下了敕令。对帝国军人而言，这代表了某种身价。但那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要让这地位实质化，吉尔菲艾斯必须立下实质的武勋才行。

而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这一年，卡斯特罗普公爵欧以肯，在自宅使用宇宙船，不慎意外死亡。

他身为贵族，私下有征税权，集富贵财力与权势于一身。而在担任朝廷重臣的前后十五年间一直担任着财务尚书一职，在这段期间，他骇人听闻地擅用手上职权拼命地搜刮财富，虽然常常牵涉到许多不名誉的冤狱事件，但法律对贵族的犯罪行为原本就较松弛，而在真的无法脱去罪责时，他也巧妙运用了权力和财力，逃过了应受的处罚。

当时的司法尚书鲁格伯爵以“绝妙的奇术”来加以讽刺，甚至在同为门阀贵族的眼中看来，其滥用特权也已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了。身为帝政的支柱，如果不遵守一些身为公务员的法则的话，民众对某一个重臣的不满，很容易演变成对体制的不信任。

卡斯特罗普公爵的死，对帝国的财政、司法两部门而言，实在是值得庆幸的大好消息。可以说是个公然鞭尸的机会。这样可让民众知道，即使是大贵族也绝不能免除法律的约束，除此之外，也可牵制在贵族中存在的无数“小卡斯特罗普”，因此，非得籍此显现一下帝国的法律及行政的威严。更何况卡斯特罗普公爵在生前中饱私囊的公款及收受的贿赂一定是一笔莫大的数目，如果能收归国有，那么对被军事开支压迫得艰苦不已的财政来说也得以喘一口气了！

虽然在历任财政官僚之中，一直有人提议向贵族纳税，但如此做势必改变自鲁道夫大帝以来的治国方针，也有可能会引发叛乱或宫廷革命。但只以卡斯特罗普公爵个人为对象的话，贵族们的反对声浪自然会少得多了。

财政省派遣调查官到卡斯特罗普星系。但在此发生了棘手的事件。

卡斯特罗普公爵有一个儿子名叫马克西米利安，他在父亲死后曾透过国务尚书要求得到皇帝的认可，得以继承亡父的爵位及资产。但因为进行调查的缘故，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将继承手续延期了，意图在财务省的调查终结后，设法没收其前代欧以肯以不法手段取得的那部份资产，再承认其财产继承权。

马克西米利安则对此产生了反抗。身为重臣、大贵族的子弟而对特权财富有着相当贪婪的利己个性的这个青年，并没有亡父所拥有的那份政治力量。在调查期间，他竟放出猎犬去追赶财务省的调查官。

而这些猎犬是一种经过DNA处理，在头上有着圆尖锥形头角的有角犬，可说是一种象征贵族权力中暴力一面的凶暴异兽。

这位欠缺想像力的青年似乎没有发觉到自己的行为无疑是给了重视威信的帝国政府狠狠的一巴掌。而帝国政府是不会凭白忍下这份屈辱而善罢干休的。

再度派遣的调查宫也无由地被赶了出来，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请求国务尚书传令马克西米利安入宫。

收到措词严厉的召见状时，马克西米利安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出了问题但因为本身缺乏足够的判断力，他不自禁地陷入极度的恐慌中。心想，只要一到帝国首都就再也回不来了，于是对召见状不加理会。

卡斯特罗普公爵的许多亲族和姻戚，因为忧虑此一事态而纷纷出面尝试调停，不过却只有更加刺激马克西米利安的猜疑心。

他的亲族之一——以温和的为人受到相当高评价的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前去劝说，结果被他监禁了，和平解决的方式已经不可能。完全狂乱的马克西米利安以领地警备队为核心私自招兵买马，帝国政府决定派军讨伐。

由修姆德提督所率领的舰队从奥丁出发的当时，正值亚斯提星域中帝国与同盟两军冲突的同时——而第一次的讨伐军败北了。

在社会适应力上不及格的马克西米利安，却在纯军事方面有着某种程度的才能，而讨伐军过于轻敌，没有定下任何作战计划就展开攻击，在这种种原因之下导致了这种结果，总之，讨伐军在强行登陆时受到奇袭，修姆德提督战死。

第二次的讨伐军也失败，马克西米利安乘势企图吞并邻近的玛林道夫伯爵领地，欲在帝国的一隅建立半独立的地方王国。玛林道夫伯爵领地的领主佛兰兹虽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监禁之下，但善战的玛林道夫伯爵家的警备队抵挡了侵略而来的马克西米利安军，并向奥丁请求救援。

在这种状况之下，吉尔菲艾斯被授命前往平乱。而他将这历时半年的动乱在仅仅十日之间成功地平定了。

首先，吉尔菲艾斯假装要前去救援玛林道夫领地，令敌人产生这种错觉之后再急转前往卡斯特罗普领地。马克西米利安由于害怕根据地被攻夺，立刻解除对玛林道夫领地的包围，被迫率全军向卡斯特罗普领地急行，就这样，玛林道夫领地的危机解除了。不过吉尔菲艾斯攻向卡斯特罗普领地的这个行动，本来就只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

心急于根据地危机的马克西米利安，对背后的防备疏忽了。吉尔菲艾斯将舰队隐藏在小行星带之中，急袭其毫无防备的后方，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而从战场中逃脱的马克西米利安，被期望能减轻罪行的部下所杀，残余者则全部投降了。

就这样卡斯特罗普的动乱，很简单的解决了。虽说平乱要花上十天的时间，但六天是从帝国首都前往征途所花费的，二天是在卡斯特罗普做事后处理，实际的战斗不过只费了二天的时间而已。

在此次平乱中，吉尔菲艾斯显现出其非凡的用兵才能，莱因哈特感到很满意，他元帅府内的提督也点头称是，门阀贵族为之惊愕。不仅是莱因哈特，连其心腹都有着如此高明的手腕，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但是，武勋毕竟是武勋。吉尔菲艾斯晋升为中将，并授与金光灿烂的“双头鹫武勋章”。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以代理帝国宰相的身份将此章授与吉尔菲艾斯，并称赞其功绩，嘱咐他要感谢皇帝陛下的恩宠，竭尽忠诚。

吉尔菲艾斯知道事情的内幕，所以对于被怀兹所教唆的立典拉德侯爵的逢迎态度感到无趣至极，当然这份心情并没有表现于外。

而且，要对皇帝竭尽忠诚，在吉尔菲艾斯的想法中，这实在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可笑之至。把他所要竭尽忠诚的对象从他面前抢走，而一直霸占着的人，不正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吗？他一直以来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帝国，也不是为了帝室，更不是为了皇帝。

其实红发而身材高挑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宫中上至公爵家的千金下至帮佣的少女，无人不对他怀有好感。但他本人似乎是一点也没感觉到，要真感觉到的话，大概也只会觉得困惑吧！

就这样，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渐渐地确立了各自的地位之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头发半白的奥贝斯坦上校。

【Ⅱ】

希望有个参谋——莱因哈特的这个愿望，此时越发强烈了。

他所想要的参谋，并不是完全军事上的人才，否则莱因哈特自己和吉尔菲艾斯就已经足够了。他所需要的是更具政治策略方面的人才，今后他将要面对宫廷之中的门阀贵族们，明白的说，就是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的阴谋事件将会增加吧，莱因哈特这么料想着。吉尔菲艾斯是不能作为这方面的商讨对象的。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性格或思考方式的问题。

注视着这个将手枪交给卫兵，非武装地走进办公室的男子，莱因哈特在脑中过滤了一下人名。似乎还没有任何事情能成为他对这男子抱持特别好感的理由。

“是奥贝斯坦上校吧！找我有什么事呢？”

“首先，请阁下让不相干的人退下。”

以近乎自尊自大的态度，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提出了如此要求。

“这里只有三个人在。”

吉尔菲艾斯默然不语，莱因哈特以锐利的眼光，冷冷注视着这位客人。

“吉尔菲艾斯中将就形同我本人一样。你难道不明白吗？”

“这个我知道。”

“你是有话不想让他听到吧？但是稍后我再告诉他，结果不是一样吗？”

“那当然是阁下您的自由了。但是阁下，要成就霸业就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识才善任，我想该是如此……”

吉尔菲艾斯看着莱因哈特，略带顾虑的说：“元帅阁下，我还是暂时到邻室等候好了……”

莱因哈特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吉尔菲艾斯离开后，奥贝斯坦才转回正题。

“说实在的阁下，我现在处于相当为难的境况，我想阁下应该知道的……”

“伊谢尔伦来的逃亡者，要受到惩诫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杰克特提督还壮烈地牺牲了呢！”莱因哈特的回答冷冷淡淡的。对奥贝斯坦的话不为所动。

“在平凡的指挥官眼中，我只是一个卑劣的逃亡者罢了。但是阁下，我也有我自己的理由。我希望阁下能听一听这些话。”

身为伊谢尔伦驻留舰队旗舰唯一生存者的奥贝斯坦。正因为他的生还，而处于要接受制裁的困境。未尽到辅佐指挥官纠正其错误的职责，而且又只顾自己一身的安全逃跑——这就是他遭人白眼、受到弹劾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伊谢尔伦的失陷，必须有个适当的替罪羔羊来承担一切责任所致。

听了莱因哈特冷淡的回答，奥贝斯坦突然把手指放至右眼，不久他将手放下来时，在脸的眼眶部份，出现了一个异样的空洞。头发半白的他将放在右手掌上那小小的有如球型结晶体的东西，呈现在这位年轻元帅之前。

“请看看这个，阁下。”

“……”

“我想大概吉尔菲艾斯中将告诉过您吧？我的双眼是假眼。如果是在鲁道夫大帝的统治时代，我会因‘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而在幼儿时就被杀害了。”

将拆下的假眼再装回眼窝，奥贝斯坦从正面以深注的眼光投向莱因哈特。

“您了解吗？我痛恨着鲁道夫大帝和他的子孙，以及他所创出的一切事物……也就是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

“实在是大胆的言论。”

年轻的元帅似乎感受到仿若密室恐惧症患者的那种窒息感。这个男子的假眼有着压迫他人的机能——或者是里面装有压迫感的因子吧？年轻的元帅不禁起了这种非理性的疑惑。

在隔音设备完善的室内，奥贝斯坦虽压低了声音，但声音的内容却仿佛突如其来爆发惊天动地巨响的春雷。

“银河帝国，不！高登巴姆王朝必须灭亡。我多么渴望能够以我自己的手来毁灭它。但是我并没有那份力量。我所能做到的只有协助新的霸主登场。也就是您，帝国元帅，罗严克拉姆伯爵。”

莱因哈特几乎能清晰地听到那带电空气发出的破裂声。

“吉尔菲艾斯！”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莱因哈特叫唤着心腹好友。壁面开启了，红发的年轻人那高大的身躯从中出现。莱因哈特以手指指着奥贝斯坦。

“吉尔菲艾斯，立即逮捕奥贝斯坦上校。身为帝国军人，说了对帝国不敬的叛逆言辞，是不可饶恕的！”

奥贝斯坦的假眼发出激烈的光芒。红发的青年军官以神速的技巧用右手拔出了手枪，瞄准他胸部心脏的位置。自幼年学校以来，他在射击技术上无人能出其右。即使奥贝斯坦拿着手枪试图抵抗，也只是无益的抗争罢了。

“原来您也不过是这种程度的人……”奥贝斯坦幽幽地叹道，失望和自嘲的苦闷阴影掩上了他那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脸孔。“也好，您就以吉尔菲艾斯中将一个人为心腹，去走您那狭小的道路吧！”

一半出自演技，一半出自真心的发言。将视线投向莱因哈特那沉默的身影之后，他又把视线投向吉尔菲艾斯。

“吉尔菲艾斯中将，你能开枪打我吗？我就这样手无寸铁，你也能开枪吗？”

莱因哈特没有再下进一步的命令，吉尔菲艾斯仍瞄准着他，心里犹豫着是否要在扣板机的手指上施加力量。

“你无法开枪吧？你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值得尊敬，但要威就霸业却是不够的。有光就有影……但是年轻的罗严克拉姆伯爵大概还不能理解吧？”

莱因哈特凝视着奥贝斯坦，同时暗示吉尔菲艾斯收下手枪，他的表情也变得微妙起来。

“你真是大胆直言。”

“你是能够激起部下忠诚心的人。”

奥贝斯坦平静的回答，他知道这一次的赌注他押对了。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

“好吧，我就从贵族那边将你买过来。”

【Ⅲ】

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这三者被称为帝国军三长官，由一人同时兼任三职的例子，近一世纪来也只有往昔的皇太子奥特佛利特而已。

他另外还兼任帝国宰相，从此以后，帝国宰相就不再正式的任职，而由国务尚书为其代理，这是避免臣下沿循皇帝的先例所致。

奥特佛利特在皇太子时代有能力且有声望，但在即位为皇帝奥特佛利特三世之后，在一次次的宫廷阴谋中，他的猜疑心日益严重，四次更换皇后，五次更改帝位继承人，后来因害怕被毒杀而极少进食，在四十多岁时因衰弱而驾崩。

“卿等不回避责任也不栈恋地位，这种廉洁实在值得称道。但是三长官的职位一旦悬空，恐怕至少会有一个职位落入罗严克拉姆伯爵的手中了！你们也不想自己所做之事将会成为他晋升阶位的助力吧。你们在经济上没有困难，就将你们今后一年的薪俸收归国库作为处罚如何？”

国务尚书说了之后，斯坦赫夫元帅脸上浮现出苦涩的表情，回答他道：“这一点我们也不是没有想到，但我等身为军人，如果因而被说成因栈恋地位而不肯引退，坏了规矩，那就太令人遗憾了……无论如何请受理此事。”

立典拉德侯爵不得已只好前往皇宫向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递呈三长官的辞职奏章。

仍是以那有气无力的衰弱样子听取国务尚书报告的皇帝，命令侍从到元帅府传唤莱因哈特。只需用TV电话就可达成的事，还特地派人前去传唤，这是显示银河帝国皇帝至高无上权力所必需要的形式之一。

莱因哈待前来晋见后，皇帝将三份请辞递了给这年轻的帝国元帅让他先看了一遍，然后以那种像叫小孩子选择礼物般的口吻询问他，想要哪个职位？看了怃然地站在一旁的国务尚书一眼，莱因哈特答道：“自己没有立下任何功绩就去抢夺他人的地位，这不是臣所做得到

的。伊谢尔伦要塞的失陷是因为杰克特、修特豪简两提督的疏忽，而杰克特提督也已经以死谢罪，另一位则在敌人的狱中。我想没有其他应该担负罪责的人了。无论如何请不要责罚三长官，希望陛下能再三思。”

“哦，你真是毫无私心啊！”

皇帝有点惊奇地道，看着对事态的意外感到讶然的国务尚书。

“伯爵既如此说，国务尚书的看法如何呢？”

“……年轻的伯爵能有此见识，臣深表佩服。臣也希望对有功于国家的三长官，能给予宽大的处置。”

“既然你们两人都这么说，朕也不会给予他们苛刻的处分。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追究罪责吧……”

“如此好了，陛下，今后一年，收回他们的薪俸，充当为战殁将兵遗族的救济基金，这样如何？”

“这样做的话，也好，细节就交由国务尚书处理，没有其他事了吧？”

“是的。”

“那你们两人可以退下了，我得去温室照料蔷薇了。”

两人退出了宫殿。

※※※

不到五分钟后，有个人悄悄的回来了。因为略有跑步，七十五岁的立典拉德侯爵得先调缓一下自己呼吸的节奏，去到皇帝所在的蔷薇园时他已回复了肉体上的平静。

色彩丰富和芳香乱舞的蔷薇群之中，皇帝仿若朽木一般站在那里。老贵族走近过去，非常谨慎的跪倒在地。

“微臣惶恐，陛下……”

“什么事？”

“要禀报此事之前，臣唯恐此事会引来陛下的不悦……”

“是罗严克拉姆伯爵的事吗？”

在皇帝的声音中没有一丝一毫尖锐、激动或炽热的成份。不禁令人联想起风沙的声响，活脱脱是毫无生气老人的声音。

“你又要说朕给予安妮罗杰的弟弟过度的地位和权力了吧？”

“陛下已经知道了吗？”

皇帝所说的话意外的明晰，使得国务尚书为之震惊。

“你是认为他胆大妄为，不只会致力于其身为重臣的权力，也许还会企图篡夺皇位吧？”

“陛下英明！说起来为臣也有所忌惮……”

“这不是很好吗？”

“啊？”

“并不是从人类诞生开始就有高登巴姆王朝存在的，就像没有不死的的人一样，也没有不会灭亡的国家。在朕这一代让银河帝国灭亡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皇帝低低地发出干涸沙哑的笑声，使国务尚书为之战悚。就像掉进无有尽头的黑暗深渊，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

“反正都是要灭亡的话……”

皇帝的声音像彗星那不吉利的尾迹一扫而过。

“就让它轰轰烈烈地灭亡吧……”

【Ⅳ】

在心不甘情不愿，且不愉快的情况下，三长官也不得不接受了莱因哈特所做的这个人情。第二天，当莱因哈特出面请求免除巴尔·冯·奥贝斯坦对伊谢尔伦失陷的责罚，以及转属到自己的元帅府一事时，也使得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一方面也认为自己受到了“皇帝陛下的宽容”之恩惠，也就不能对他人作出严厉的处分了，反正不过是一个上校的进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总之，奥贝斯坦获得了满意的安排。

有关莱因哈特主动舍弃晋升帝国军三长官地位的做法，宫内众说纷纭。

“他大公无私嘛！”

有这种好意的评价，但也有——“什么话，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这两种肯定和否定的观点，各占一半。

不管是哪种说法，莱因哈特都丝毫不在意。三长官的地位随时都可以拿到手，暂时借给那些老将吧！况且这些地位对他而言不过只是他人生路程的一小点罢了。

有朝一日当莱因哈特登上至尊之位时，毫无疑问将会兼任三长官职位的吉尔菲艾斯，这些天来却一直心事重重。

“怎么了？吉尔菲艾斯，看你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吧？”

“您应当知道，何必明知故问。”

“别生气，是有关奥贝斯坦的事吧？我也曾怀疑过那个人会不会是门阀贵族派来的，但是他不是那种会受命于贵族的人。头脑虽然聪明但怪癖太多。”

“那他会受命于莱因哈特大人吗？”

莱因哈特微微地侧着头，他那华丽的金发也倾往一边。

“就是如此……我并不期待那个人的友情或忠诚心。他只不过想利用我，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罢了。”

说着他伸出那细长的手指，轻轻的抚弄着友人那仿若红玉溶液染成的头发。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莱因哈特常常做这种事。在少年时期，偶而和吉尔菲艾斯略有不和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他会说“什么嘛！像血一样的红毛”，而在他们和好时，他会说“像火焰燃烧一样好看。”总之，要视乎莱因哈特的心情而定了。

“……所以说，我也要利用他的头脑，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都不重要。如果连他这样一个人都无法驾驭，那就更别期望什么宇宙的霸权了，不是吗？”

政治不是看过程或制度，而是看结果的。莱因哈特如此想着。

自己之所以那么讨厌鲁道夫大帝，并不是因为其吞占了银河联邦，也不是因为其自立为皇帝，而是因为他把这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强大权力，使用在自我神圣化这种最愚劣的行为上。如果他能适当的运用这种强大的权力，也许会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建设有着不可限量的贡献吧！或者人类就可以不必在为了因政治思想的不同而产生的抗争上浪费精力，把足迹扩大到整个银河系。事实上，就算把帝国和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势力合并起来，也只是支配了这广大恒星世界的五分之一罢了。

实际来说，阻碍人类历史前进的责任，很大程度应归于鲁道夫的偏执上。他算是什么活神仙？要真是的话也只能是瘟神吧！

要破坏旧体制，建立新秩序必须要有强大的权力和武力。但是自己是绝不会重蹈鲁道夫的覆辙的。纵使成为皇帝，也绝不会把帝位只传给自己的子孙。

鲁道夫盲目地信赖血统和遗传因子，但是事实证明遗传并不是能够信任的。莱因哈特的父亲并非天才，亦不是伟人，连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思想都没有，将美貌的女儿卖给当权者，而沉溺在醉生梦死且自甘堕落的糜烂生活中，七年前他因为过度酗酒和纵情声色而猝死时，莱因哈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当时他看见姊姊脸颊上滴落了那透明的泪珠时，也曾为之一痛，但那只是单纯对姊姊的情感而已。

要说遗传不值得相信的例证，也可以看看高登巴姆帝室的现状。谁能想像，在佛瑞德李希四世虚弱的体内，流着一升一毫的伟大的鲁道夫大帝之血呢？高登巴姆皇族的血统早就已经混浊了。

佛瑞德李希四世的九个兄弟姐妹都一一的亡故了。佛瑞德李希则曾经让除皇后以外的十六位妃嫔怀孕过二十八次，但其中有六次流产、九次死产，而在出生的十三人之中，生后一年死亡的有四人、成年时死亡的有五人、成年后死的有二人。也即是说，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布朗胥百克公爵夫人安玛莉及立典亥姆侯爵夫人克莉丝汀这两个公主而已。两人都嫁予强大的门阀贵族，但在子嗣方面，则都是各自生下一女而已。另外，在成年后死亡的皇太子鲁多必希所留下的遗儿——现在帝室唯一的男儿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现在年仅五岁，因此至今仍未被册立为皇太孙。

集宫廷的颓废于一身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在莱因哈特眼中，不过是刻骨的憎恨及轻蔑的对象罢了，但唯有两点是他暂时可以容忍的。第一点是皇帝因为过去在难产中死去了几个宠妃，为了害怕失去安妮罗杰，而没有让她怀孕。这其中也是因为安妮罗杰如果诞下男婴的话，贵族们忧虑会有帝位继承权之争，而施予了压力。对莱因哈特而言，要是姊姊为那昏君生下子嗣的话，恐怕将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吧！

而另一点则是如今有资格继承帝位者少之又少，只有皇帝的孙儿三人而已。只要把他们排除掉就行了。或者是和皇帝的两个孙女之中

的一人结婚也是一策——反正只是一种形式。

不管如何，奥贝斯坦总会派得上用场的。那男子会以他灰暗的热情和执拗的意志去对付来自帝室或贵族的权谋，必要时即使杀害幼儿或女性也在所不辞吧？或许就是在无意中察觉到这一点，吉尔菲艾斯才会厌恶他。但对莱因哈特来说，他却是必要的人才。

对于有必要利用奥贝斯坦这种人的才能，也许会令姊姊安妮罗杰或吉尔菲艾斯感到不高兴……但是，这却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V】

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在官邸内，听取辅佐官对经济战略方面所作的报告。

“宇宙金融公司是我自治领政府在自由行星同盟之内的挂名公司，此次获得了巴拉特星系第七、第八两行星的固体瓦斯采掘权。可开采埋藏量合计四八〇〇万立方公里的固体瓦斯，预计二年后可收回成本。”

看到鲁宾斯基点了点头，辅佐官继续报告下去。

“另外，同盟中最大的恒星间运输企业‘圣诞老人’航空公司，股份占有率已达百分之四十一．九。因为股东名义分为二十人以上，并未被同盟的情报部门所发觉，但总持有股份率已在最大的股东国营投资公司之上了。”

“很好。在股份过半数之前绝不可以松懈。”

“当然！另一方面，在帝国那边，我们决定注资在第十一边境星域的农业开发计划上。就是把艾简培兹第二行星上的水源二十京吨运送至八个干燥行星，以增产五十亿人份的粮食之计划。”

“注资的比例是？”

“我们政府的三家挂名公司合计为百分之八十四，可说是独占股权。还有就是有关后方地带镭矿工场的……”

听完了报告的鲁宾斯基让辅佐官退下，看着窗外那充满了荒凉之美的风景。

到现在为止，事情进展顺利。不管是帝国或是同盟，其高层首脑部都以为所谓的战争，就只是在宇宙空间以战舰发射亚光速飞弹互相攻击而已。当这些冥顽不灵的教条主义者互相残杀，血流成河之际，

费沙将已经掌握了两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命脉了吧！即使是现在，两国所发行的战时国债之中将近半数，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费沙购入了。

在宇宙中有人类足迹之处，将完全由费沙从经济面来统治。帝国政府和同盟政府，不过都是为了费沙的经济利益，而代行其政策的傀儡罢了。再花一些时间吧！离目的地最终阶段只剩下不到半步之遥了……

但是，理所当然的，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变化也是绝不能忽视的。如果帝国或同盟被强大的霸权达成了政治上的统一，那么费沙所持有的特权将没有任何意义。也许那时就像古代海陆上的交易都市，向新兴统一王朝的武力及政治屈服的历史，将会再一次重演……

如此一来，要达成目的的道路将永远被封闭了。新银河帝国的诞生，是绝对非阻止不可的。

新银河帝国……

这个想法给了鲁宾斯基一种新鲜的紧张感。

现在银河帝国的高登巴姆王朝已经彻底腐化了，要再次的活性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分裂成众多小王国群，而要在其中产生新的秩序，那至少也得花上几世纪的岁月吧?

另一方面，自由行星同盟也已失去建国的理想而陷于惰性之中。经济建设和社会开发的停滞，已引发民众普遍的不满，构成同盟的各行星之间因为经济上的差异而不时反目，只要没有强权的领导者出现，再重建中央集权的体制的话，这种状况将会持续下去吧?

五世纪前，以那巨人般的身体，将权力面的能源蓄满其中的年轻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夺取了银河联邦的政治架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这是以合法的手段而诞生的独载者。同样的事情是否有重现的一日呢? 如果是简单地夺取既有的权力机构的话，可能在短短的时日之内就会有变化产生。即使是非合法的行动……

政变——对于接近权力或武力中枢的人而言，是一种古典但却有效的夺权方法，其中仍有其不可抗拒的魅力。

鲁宾斯基按了一下工作台上的按钮，唤来了辅佐官。

“您是问有关在两国中政变的可能性吗? ”自治领主的命令使辅佐官感到惊讶。“既然领主有令，我会尽快去调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

情报显示出这种可能性呢？”

“倒不是，只不过是我现在突然想到而已。但是不能不考察一下各种的可能性。”

对于让那些头脑及精神腐朽的人去霸占着与他们能力不相称的最高权力，虽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现在帝国和同盟的体制对费沙而言还有存续的必要——费沙的统治者如此想着。至少要等到帝国和同盟都想像不到的——费沙真正的目的达成的那一天……

【Ⅵ】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是由十一名评议委员所组成。由议长、副议长兼国务委员长、书记、国防委员长、财政委员长、天然资源委员长、人力资源委员长、经济开发委员长、地域社会开发委员长和情报交通委员长组成。他们现在集合在漆着珍珠色外壁的壮丽大厦内的一室。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由四方的厚墙和其他的房间所包围着。包括对外联络室、资料制作室、情报工作室、机器操作室等，以及更外侧的警备兵待命室，像千层蛋糕似的在周遭包围着。

这也能称之为民主的，有政治透明度的公开场所吗？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坐在直径十一公尺的圆桌旁的席上，如此的思考着。这想法并非现在才开始的，每当他通过满布红外线检查装置的走廊进入会议室时，他心中都不由得浮现出这个疑问。

这一天，宇宙历七九六年八月六日的会议，在议题之中有一件是决定出军部提出的出兵案之可否。内容是以占领的伊谢尔伦要塞为桥头堡，出兵攻打帝国的事，是军部的青年高级军宫们直接向评议会提出的。对列贝罗来说，他觉得这提议未免太过偏激了。

会议一开始，列贝罗即展开反对扩大战争的发言：“也许是种奇怪的说法，直到今天为止，银河帝国和我们同盟都勉强在各自财政容许的范围内继续战争。但是……”

光只是在亚斯提会战中战死将兵的遗族抚恤金，每年就需要支出一百亿。在此情况下，如果再扩大战火，国家财政和经济将产生无可避免的裂缝，而且，现在的财政早已出现赤字了。

很讽刺的是，杨在这财政困难中也需要担负一部份责任。他在伊谢尔伦俘虏了五十万人，单是这些俘虏的粮食就已经是相当头疼的问题了。

“使财政继续维持健全的方法，只有在增加发行国债或增税这两个老方法中选其一了。没有其他的方法。”

“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呢？”副议长如此问道。

“你是说要在没有财源支撑的情况下这样做吗？那几年后就不是凭纸币的面额，而是凭纸币的重量来买商品了。我可不希望在后世留下‘超通货膨胀时代的无能财政家’这种臭名啊！”

“如果不能在战争中获胜的话，也就没有明年或是明天了。”

“那么是不是应该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呢？”列贝罗以那强烈的口吻说出，室内为之萧然。“我们藉着杨提督的智略，得到了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已失去了对我们同盟侵略的据点。你们不认为这是以有利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的好机会吗？”

“但这是对绝对君主制的正义之战，我们和他们是不共戴天的。难道因为经济上出现了问题就此放弃我们解放全人类的光荣目的吗？”

有几个人开始提出反论。

正义的战争吗？自由行星同盟政府的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凄然的将双手合拢在胸前。

莫大的流血、国家的破产、人民的穷困。如果要实现正义就不能缺少这些牺牲的话，那么所谓的正义就好比是个贪欲之神，丝毫不知足地在要求一样又一样的奉祭品。

“暂且休息一下吧……”

是议长那毫无生气的声音。

【Ⅶ】

午餐之后，会议再度开始。

这次，首先展开发言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委员长，负责教育、雇用、劳动问题、社会保险等行政的荷旺·路易。他也是反对出兵的一派。

“以人力资源委员会的立场……”荷旺身材瘦小但声音宏亮，有着充满血色的肌肤和短小敏捷的手脚，给人富有活力的印象。“本来应当应用在经济建设或社会开发上的人才，都倾注在军事方面、这种现象不禁令人感到不安。另外削减教育及职业培训的预算也是令人头痛之事，在近六个月之间职业场所发生的事故比前期增加了三倍，这是劳动者熟练程度下降的明显的现象。在伦比尼星系发生的输送船队事故中，丧失了四百多人的生命和五十吨的镭矿，我想这和民间宇航员训练时间的缩短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宇航员们由于人员不足而普遍有着劳动负荷过重的现象。”

好一番明晰而严证的发言。

“我在此提案，希望能把军队征用的技术、运输或通信人员之中，让四百万人复归民间。这是最低限度的人数。”

环视了席上的评议员们一眼，荷旺的视线停止在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脸上。对方皱着眉头回答道。

“别说这种话。如果让这么多人解除后方勤务的话，军队组织就等于瓦解了。”

“国防委员长是这么说。但这样下去的话，只怕社会和经济的瓦解会比军队组织的瓦解来得更快。你知道现在首都的生活物资流通管制中心的接线生平均年龄吗？”

“四十二岁。”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数字啊……？”

荷旺忍不住用手敲击着桌子。

“这只是数字上的错觉！在人数中二十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的人数占了总人数的八成以上。平均起来的确是四十二岁。但事实上却缺乏三、四十岁的中坚阶层。现在社会机构在软体方面已经渐渐开始呈现出衰败了，这个事实到底有多么可怕，我想各位贤明的评议员都应该清楚吧……”

荷旺闭上了嘴，再次环视在座人士，正视其眼光的只有列贝罗一人而已。其他的人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有意无意地回避其视线，有的则望着高高的天花板不知想什么。

列贝罗接着荷旺的话说下去。

“总之，现在应是民生休养的时期。伊谢尔伦要塞在我们手中，我们同盟应当能够阻止帝国军侵入国内的，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方不就再没有必要采取主动发动攻击了吗？”

列贝罗热心地游说着。“再要市民牺牲就有违民主主义的原则了，是不负责任增加民众负担的行为。”

反驳的声音响起，是评议员中唯一的女性，情报交通委员长格奈莉亚·温莎。她是在一周前新上任的。

“我们没有必要迎合那些不明大义的市民的利己思想。况且历史上也没有不需牺牲就可达成大业的先例吧？”

“市民们开始认为这个牺牲是不是太大了！温莎夫人。”

列贝罗试图矫正她的公式论，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不管牺牲有多大，即使全部市民都死了，也有我们非做不可的事。”

“这，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论调了！”

无视着声音愈趋高昂的列贝罗，温莎夫人向着列席各人，以那流利的声线开始述说自己的意见。

“我们有着崇高的义务——打倒银河帝国，从其暴政和威胁之中解放全人类的义务。陶醉于低廉的人道主义而忘了大义，难道是迈向康庄大道所应有的态度吗？”

她是一位四十岁出头，有着优雅知性美的女性，她发言的声音仿如音乐的声响般抑扬。而这让列贝罗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她自己难道不也是被那低廉的英雄主义抓住了脚吗？

当列贝罗想再次提出反论时，一直保持沉默的议长桑佛德作了第一次的发言。

“嗯，这里有份资料，各位请看看电脑屏幕的画面。”

所有人都有点惊讶，将视线集中到议长身上，并照他所说的看着屏幕。

“这是一般市民对我们评议会的支持率，不算很好。”

百份比三十一．九这个数字和列席者们猜想的相去不远。离温莎夫人的前任者因不名誉收贿而落台的事件才不过几天，正如列贝罗和

荷旺的指责，自由行星同盟在社会经济上的停滞已经相当严重了。

“另一方面，这是不支持率。”

他们对百分之五十六．二这个数字感到叹息。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让他们心里感到不舒服。

议长留意着他们的反应，继续说道。“这样下去是无法在明年将至的选举中获胜的。可以预见得到，在和平派和强硬派侯选人的前后挟击之下，我们将会被挖去过半以上的票数，各位再看看这里……”

议长的声音突然放低了，不知道是否有意识的行为，但对吸引聆听者的注意力却有着相当的效果。

“根据电脑的预测，如果能在一百天之内取得对帝国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的话，支持率最低将可上升十五个百分点。”

会场一阵哗然。

“开始对军部提案进行投票吧！”

温莎夫人说完，数秒之间响起了数人赞同的声音。所有人的内心中都在上台继续执政和因选举败北而下野这两者间衡量着，而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

“等一下！”

列贝罗从自己的座席上站了起来，在日光灯之下，他的脸色像老人似的褪了一层光采，变得苍白无比。

“我们没有这种权力。为了维持现有政权的目的而做无益的出兵，我们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他的声音颤抖着。

“算了，别说这种好听的话。”

温莎夫人的冷笑声在室内鲜明的回响着。列贝罗怔然无语，看着这幕当权者用自己的手去污损民主主义精神的情景。

隔了几个席位的荷旺，同情地看着列贝罗那充满苦恼的身影，静静地道：“拜托各位，想清楚，别太急躁了。”

他说着将手指伸向投票用的按钮。

赞成六、反对三、弃权三。有效投票数的三份之二以上是赞成票，就这样决定了攻打帝国的提案。

但是表决的结果，令评议员们惊愕的不是决定出兵这件事，而是在三张反对票之中，有一票竟是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所投的。

另外两票是由财政委员长列贝罗和人力资源委员长荷旺所投，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特留尼西特不是众所公认的强硬主战派吗?

“我是爱国者。怕并不意味着我永远都是抱持着主战论。我希望各位能铭记我此次反对出兵的这件事。”

对于疑问的声音，他做了以上答覆。

※※※

同日，统合作战本部对杨威利少将所提出的退职申请正式驳回，并对他发出了晋升中将的正式通知。

【Ⅷ】

“你是说你想退伍？”

杨提出辞呈之时，席特列元帅的反应并没有特别震惊。但是杨也早料到断不会出现那种一手收回辞呈，一手递来退休金和养老金的顺利情况，所以也并没有抱持太大的期待。听到元帅的问话，他只好尽量迎合的点点头。

“但是你才三十岁吧？”

“二十九岁。”

杨刻意地特别强调二十这个数字。

“还不到医学上平均寿命的三份之一，就要走下人生的舞台，不嫌太早了点吗？”

“部长，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年轻的提督提出了异议，并不是要走下人生的舞台，而是要回归人生本来的道路。以往只是迫不得已才要走不符合本意的迂迴路线。对他而言，比较起历史的创造者，他还是宁愿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

席特列元帅习惯地将两手手指交错在一起，并将他那结实的下巴靠在上面。

“我军所需要的不是你在历史研究家方面的学识，而是在用兵家方面的器量和才华。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我不是都已经被你煽动过一次了吗？——杨在心中如此反驳着。站在由军官学校开始的与军方的借贷关系上，怎么看他都觉得是自己付出太多了。

光是攻陷伊谢尔伦一事，应该就已是超额的任务了。

杨如此想着，但是席特列本部长却还有一着杀手锏。

“那么第十三舰队又如何呢？”

对这看似轻描淡写却极具效果的一句话，杨不由得微微地张开了嘴唇，头开始感到疼痛起来。

“刚刚设立的‘你’的这个舰队。如果你退伍了，他们将如何是好？”

“这个……”

忘记了这一点，只能说是自己的失算。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次的“作战”失败了。这纠缠得愈加复杂的结，并非那么容易就可解开的。

结果，杨在本部长面前留下辞呈后告退，但他明白这件事是不会受理的了。他怀着若有所失的心情搭乘重力电梯到了楼下。

※※※

在等候室的沙发上，尤里安·敏兹看着身穿制服来来往往的人们，远远地认出杨的身影而站起身来。是杨要他在放学后顺道来到本部的。有时到外面吃吃东西也不错，而且有些话想要谈谈——杨只对他说了这些，为的是要让他惊讶一下。谈的就是自己已经辞去了军籍，今后要过着轻松愉快的养老生活了。

然而原本的预定却未完成，甜美的梦想也被现实的一声叹息吹得无影无踪。哎！等会儿该说什么才好呢？——杨无意识地一边移动着步伐，一边思索着，此时身旁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正向杨敬礼。他因此次的功绩而被升为准将。

“阁下，看来你该不会是去递交辞呈吧？”

“是啊！但是，看来会被驳回也是事实了。”杨苦笑着说。

“大概吧……军部对阁下可是不会松手的。”这位出身于旧帝国贵族的上校愉快地注视着杨。“说真的，我也希望提督这样的人留在军中

啊！您对状况有正确的判断，处事冷静，运气也好。在你的麾下即使不能立下战功，至少生存的可能性要来得高些。”

先寇布在杨面前，很坦然地评价着这位上司。

“我已经决定自己人生的终点是老死的了。大概要活个一百五十年，在年老力衰时，在孙子或曾孙们为了减少一个老麻烦而喜极而泣的声音中死去……壮烈的战死可不符合我的个性。请无论如何，让我活到那个时候吧！”

说完了要说的话，上校再次敬了礼。并对着那好象松了一口气，解除了原先的防御态度而回礼的杨，露出了笑容。

“抱歉，耽误了您的时间。看吧，小鬼都快等不及了！”

不论是卡介伦或是先寇布，都是相当会挖苦人的人物，但尤里安身上也许有着某种特质，能让他们单纯地寄予好感。

看着和自己并肩走着的尤里安，杨多多少少会感到一些困惑。很奇妙的，还没结婚的他，却体验了身为人父的那种情感……

※※※

三月兔亭是一家比起其店名赋予人的联想更加具有休闲气氛的料理店。摆设完全都是复古式的。杨尤其喜欢那铺着手织台布的桌子，桌子上还点着烛火。但由于他忘记了预约——其实只要一通TV电话就可打发的小事，所以这一夜显然那幸运的小妖精不再眷顾他了。

“非常抱歉，今天客满了。”

兼具庄重的面孔、笔直的体格及美髯的老服务生很客气地说。而一看那店内并不宽广的空间，也就了解对方并非是想要小费而故意说谎的。在那晦暗的光线之下，所有的桌上都有着蜡烛的火影在律动摇曳着。而没有客人的桌子是不点燃烛火的。

“没办法，只好到别家了……”

杨无奈地搔了搔头，此时在墙边的一张餐桌中有个人以优美的动作站起身来，是位女性。米白色的衣裙映照着烛光火影，在视觉上构成了梦幻般的效果。

“提督……”

听到有人叫唤，杨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正以那浅浅的微笑对着他。

“我也有穿着便服的时候呢……家父说，如不介意可与我们同桌。”

不知何时，她的父亲已站在她身后。

“噢，杨中将。”

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以顺畅的语气如此称呼他。在内心中，杨虽然不喜欢和上司同席，但对方如此邀请却也实在无从拒绝。

“我是少将，阁下。”

一边敬礼，杨一边做了纠正，但对方并不介意。

“下星期你就是中将了。现在先习惯一下新的称呼也无妨啊！”

“太棒了，你说有话要跟我说，就是这件事吗？”

尤里安眼中闪动着光芒。

“这件事我也大概预想到了，但现在听到还是一样觉得很高兴哩！”

“哈、哈、哈……”

以单纯的笑声掩饰了那复杂无比的心情之后，杨回复了精神，一本正经的向格林希尔父女介绍自己的被监护人。

“原来你就是优等生尤里安啊……好像是青少年组飞行球大赛的年度金牌得主吧！真是文武双全啊！”

飞行球是一种在重力被固定于〇．一五G的球场内所进行的球赛。虽然只是一种把球投入沿着壁面做不规则高速移动的篮框中的单纯竞赛，但在空中夺球，或是缓慢回转控球的姿态，似乎更像是一种绝佳的舞蹈，并随着选手的个性而有优美或爆发性的表现，是一项相当受欢迎的运动。

“真的吗？尤里安。”

这个毫无责任心的监护人惊讶地看着少年，少年有点脸红地点了点头。

“大概不知道此事的就只有杨提督一个人吧？尤里安在这城市里可是小有名气的呢！”

菲列特利加以轻佻的口吻讥讽着，使杨老脸通红。

他们点了菜。并以三杯七六○年产的红酒及一杯鸡尾酒，为尤里安荣获得分王而干杯，随后餐点送了上来。

当盛满菜肴的餐盘陆续端上桌面之后，格林希尔上将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话题。

“对了，杨，你好像还没有打算要结婚吧？”

杨和菲列特利加的餐刀同时在餐盘上敲出很大的声响，使得那位传统陶艺的爱好者——老服务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是啊，我想等和平的时候再说吧！”

菲列特利加依旧一言不发，低头使用着手中的餐刀和叉子，不过其动作似乎有着一点点的生硬。尤里安则抱着很大的兴趣仔细看着自己的监护人。

“我有个留下未婚妻而去逝的朋友，每想到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

他说的是在亚斯提星域战死的拉普少校。格林希尔上将点了点头，换了一个话题。

“你认识洁西卡·爱德华吧？她在上星期的增额选举中当选为代议员。是由德奴仙行星区选出的。”

和席特列元帅一样，多姿多彩的奇兵突袭似乎也是格林希尔上将的拿手好戏。

“嗯，看来是由反战派支持的吧！”

“是的，当然也受到主战派的攻击……”

“例如那个忧国骑士团吗？”

“忧国骑士团？那不过是些小丑！是不值得多加评论的，不是吗？……嗯，这个果酱沙拉味道不错。”

“我也有同感。”

杨所说的是对果酱沙拉的评语。

他虽然也认为那令人不愉快的忧国骑士团的确是些小丑，但他们那夸张戏剧化的行动却令人不得不怀疑是精心设计过的结果。以前那些一味支持着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积极份子，银河联邦的有识之士不也是抱着苦笑和怜悯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的吗？

也许现在在城市里的某个角落，正有人为此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呢！

【Ⅸ】

在归途上，杨坐在电脑管制的无人计程车上，想着洁西卡·爱德华的话。

“我常常想向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询问，你们现在身在何处？把士兵们送往死地的同时，你们又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

这是洁西卡竞选演说的高潮，杨不由得回想起在亚斯提星域战败之后，举行追悼会时的情景。即使自认能言善辩的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也无法对抗她的严厉控诉。为此她也一定集主战派的憎恶及敌意于一身吧？她所选择的是一条比伊谢尔伦回廊更难行的道路……

杨不禁为她担心起来。

无人计程车突然停止了，本来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这种汽车是不会给予人体不必要的惯性影响的——只要管制系统正常运作的话。大概此刻发生了什么异变了吧？

打开车门，杨走到路上。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官摇动着那魁梧的身材走了过来。他认得杨的面孔，先诉说了一番能和英雄见面的激动心情之后，才说明了事态。

事故原因是都市交通管制中心的管制电脑发生了故障。

“所谓的故障是？”

“详细情况并不清楚，似乎是资料输入时，单纯的人为过失。最近各行各业都有缺乏熟练人员的情况，已经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

警官笑了，以捉狭的眼神对着尤用安眨了眨眼，装出了一副正经八百的表情。

“嗯哼，这可不是开始笑的时候。就因为那原因，这个地区的所有交通系统将瘫痪四个小时。移动路面和磁悬浮路面也完全不能运作。”

“所有的？”

“是的，所有的。”

竟然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可能是因为能回答伊谢尔伦英雄的问题而自豪吧！杨觉得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笑出来。由这个事故和警

官的发言所推算出来的事实，使他不由觉得心寒。社会的管理营运系统正在显著地衰退下去。战争的负面影响，虽然比恶魔的步伐声更为悄然，但却确确实实的在侵蚀着整个社会。

在身边的尤里安抬头望着他。

“提督，现在怎么办？”

“没办法，只好走路了！”杨爽快地下了决定。“有时走走路也不错嘛，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是个有益的好运动。”

但警官却对他这个决定不以为然。

“这怎么行！怎么能让伊谢尔伦的英雄用脚走路呢？我去准备便车或浮扬车，就让我载你们一程吧！”

“如果只是对我个人特别照顾，我可是会觉得为难啊！”

“请不要客气。”

“不，还是客气一点的好。”

杨尽量平淡地说，要让表情和声音不表现出心中的不快，是需要努力的。

“走吧，尤里安。”

“好。”

少年高兴地回应，但走了几步，踏着的轻快步伐却突然停了下来。杨不解地回过头。

“干什么，尤里安，不喜欢走路吗？”

语尾拖着一丝不快，似乎使杨的声音变得有点尖锐了。

“不，没这回事。”

“那，为什么不跟着走呢？”

“那边是反方向啊！”

杨愕然半响，只得转身走了回来。像“身为宇宙舰队的指挥官，只要不会弄错舰队的行进方向就行了”这类下台阶的话倒是没说出来。其实，有时他也真的会失去自信，所以杨才会对副司令官费雪精确无比的舰队运用给予高度的评价。

不能动的磁力悬浮车那长长的车列，在路上构筑成一道长龙，无计可施的人们在路上来回地游荡着。而在其间隙中，有两个人悠然地

穿了过去。

“提督，星星好美啊！”

将视线投向星空的尤里安脱口而出道。无数的星星交杂着各色光芒，似乎在证明着这行星上有大气层的存在，而毫不间断地闪烁着。

每个人都想伸手去捕捉那属于自己星星。但却没有人能正确的知道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在哪一个位置。自己——杨威利又如何呢？能明确地找出属于自己的星星吗？不会迷失在种种状况之中吗？或者会不会误认了呢？

“提督。”尤里安出声。

“什么事？”

“现在，提督和我刚好正看着同一颗星星呢！你看，那颗大大的蓝星……”

“嗯，那颗星是……”

“叫什么星呢？”

“是啊，叫什么呢？……”

如果把记忆的丝线一根根抽拨起来，或者是可以找出答案吧？但杨并不习惯这种做法。杨这时心中想的是，他身边这个少年绝没有任何必要和他看着同样的星星。

人们应该去抓住那只属于自己的星星，纵使那是一颗凶星……

# 第七章 中场的滑稽剧

【1】

在费沙自治领内代表银河帝国利益的是帝国高等事务官。现任的帝国高等事务官是雷姆夏特伯爵由弗恩。

有着银白色头发和近乎透明之眼瞳的这位贵族，是在鲁宾斯基就任费沙自治领主的同时，由帝国首都派遣过来的，在背地里被人们称为“白狐”。不用说，这是和鲁宾斯基的“黑狐”相互对照的称呼。

这一晚，他接受了鲁宾斯基非公开的邀请，但招待的地点，不是自治领主的办公室也非官邸，甚至亦非私宅。在四个半世纪以前，这地方还是充满盐气的山间小盆地，如今已成了人造湖。在湖畔筑起了一座和鲁宾斯基没有法定关系的山庄。其拥有人是鲁宾斯基众多情人之中的一位。

“自治领主阁下到底有几位情人呢？”

以前也有人问过他同样的问题，鲁宾斯基没有立即答覆，而以认真的表情在思考着，而后装出一副近乎厚颜的明朗笑容回答道：“不以打为单位的话，恐怕还算不完哩！”

似乎有点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是吹牛的。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的确是一点也不含糊。

鲁宾斯基的人生是崇尚享乐主义的。芳醇清香的美酒、似可溶化舌头的佳肴、震撼心弦的乐曲、婀娜多姿的美女，全都是他所爱好的。

不过对他而言，这也只是次等娱乐而已，最有趣的游戏另有他物。政略和战略的游戏，是把国家及人类的命运当作无形的筹码来进行的，其中所能得到的乐趣，不是醇酒或美女可比拟的。

如能洗练地使用权谋术数则可成为一种艺术，鲁宾斯基是如此认为的。而以武力恐吓是最下等的做法，无论是打着何种旗号，但这一点在帝国和同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鲁宾斯基思索着，这两者大概可说是鲁道夫这个怪物所生下的一对互相憎垠的双胞胎吧！

“阁下，今晚特地请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把酒杯放在大理石桌上，雷姆夏特伯爵询问着。带着愉快的心情审视他那警戒的表情，鲁宾斯基回答道：“没错。我想这件事您大概会有兴趣……自由行星同盟企图要对帝国展开全面性的军事攻击。”

对这位帝国贵族来说，要咽下这句话的意义是需要数秒钟时间的。

“同盟？”吐出这句话后，伯爵发觉不对，马上又改了口。“阁下是说叛徒们企图对我帝国有不轨的行为吗？”

“攻下了本帝国引以为傲的伊谢尔伦要塞之后，同盟国内似乎沸腾着好战的气氛。”

伯爵略略的眯起了眼。

“占领了伊谢尔伦要塞后，叛徒们等于掌握了进犯帝国领域的桥头堡。这是事实，但也不一定马上就会有全面的侵略行动吧？”

“但是，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很明显地同盟军正进行着大规模攻击计划的准备喔！”

“所谓的大规模是……？”

“二○○○万以上的兵力，不！也许会超过三○○○万。”

“三○○○万！”

这位帝国贵族那近乎无色的眼瞳在灯光下闪着白光。

即使是帝国军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动员如此的庞大的军力，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且牵涉着组织、管理、调度、运用的能力。同盟有这样的能力吗？不管如何，这的确是重要的情报……

“不过，阁下为什么要告诉我这样的情报呢？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理由？”

“您这番话，真让我有些意外啊！我们费沙曾经做过不利于帝国的事吗？”

“自治领主阁下言重了。当然，我们帝国也对费沙的忠诚和信义寄予完全的信赖。”

双方都虚伪无比的敷衍着对方，但内里自然心知肚明，只是不道破而已。

不久后，雷姆夏特伯爵回去了，在TV显示屏幕的画面上，看着他搭乘的地上车匆忙地驶去，鲁宾斯基露用了阴险的笑容。

高等事务官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会立即向帝国本星发出急报吧？因为这是不可置之不顾的情报。

失去了伊谢尔伦的帝国军是否会脸色大变的出来迎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总指挥大概会是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吧？这次只希望帝国军别赢得太过火就行了。

不然的话，可就麻烦了。

之前当得到了杨将以半个舰队攻击伊谢尔伦要塞的情报时，鲁宾斯基并没有通知帝国。一来是认为不可能成功吧？另一方面亦是想看看杨的智略。

“原来还有那种策略，真令人佩服。”事后连鲁宾斯基也为之惊讶。“但也不可以光只是佩服啊！必须让倾向向盟方面的军事平衡，也向帝国方面回复一些才行。”

“非得让他们再互相残杀才成。”

【Ⅱ】

身兼代理银河帝国宰相及国务尚书二职的立典拉德侯爵，今晚于宅邸中接受了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的拜访。

报告卡斯特罗普动乱的事后处理已告一段落，是财务尚书这次来访的目的。身为下属的人如果不亲身拜访上司而在自宅中直接以TV通信联络报告，这种习俗在帝国里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卡斯特罗普公爵的领地财产处理大致完成了，换算的金额竟有五○○○亿帝国马克之多！”

“可真会储蓄啊！”

“的确，不过一想到这番苦心经营的积蓄，最终竟是为了收归于国库，倒令人觉得有点可怜了……”

深深地品味了一下红酒的醇香，财务尚书浅尝了一口。这时国务尚书放下了酒杯，表情有着少许的改变。

“对了，有事想和卿商量一下。”

“是什么事呢？”

“不久前，费沙的雷姆夏特伯爵来了紧急通讯。叛乱军似乎是要向我帝国领土大举入侵了。”

“叛乱军？”

国务尚书对他肯定地点了点头。财务尚书将酒杯置于桌上，留下半杯的酒在激烈的摇晃着。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是啊，但也可说是一个好机会。”国务尚书将双手交错在胸前。“在此时我们许胜不许败。据内务尚书的报告，在平民之中好像已经酿成了革命的气氛。伊谢尔伦的失陷，他们似乎也略为感觉到了。要扫除这些气氛，非得击败叛徒，回复帝室的威信才行。另外，也得多少给他们一点甜头。例如对思想犯给予特赦、减轻赋税、降低酒价等等。”

“不要对他们太好，否则反而会骑到你头顶上来的。我看过那些激进派的地下文件，写了一大堆什么‘人先有权利后有义务’的一些荒唐的言论。如果再给予特赦，不是只会增长这股歪风吗？”

“话虽如此，但光是紧紧勒住人民的脖子是无法统治好的。”国务尚书厉言规戒着。

“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有必要迎合民众……不，这件事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好了。叛乱军要入侵我帝国这个情报的出处还是那个鲁宾斯基吧？”

国务尚书点了一下头。

“费沙的黑狐！”财务尚书不高兴地低声骂道。“比起叛徒们而言，费沙的守财奴们对我们帝国而言可能更加危险呢，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了。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我也有同感。不过，眼前我们仍得应付叛徒们的威胁才行。要让谁去担任防卫的重任呢？……”

“金发小子不是很想做吗？让他去做不就好了？”

“可别感情用事了。让那小鬼去做，如果他成功了，声望势必就会再升高一段，也许将使我们没有对抗他的余地；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将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和叛乱军交战。可能是在帝国的中枢部和得意洋洋的三○○○万大军作战啊！”

“阁下太过悲观了。”

财务尚书挺身开始说明。

和罗严克拉姆伯爵一战之后，即使胜了，叛乱军也不会丝毫无损吧。伯爵他确实不是等闲之辈，一定会给予叛乱军不小的损害的。而且叛军此次远征远离了根据地，补给上是绝对无法随心所欲的，更何况他们缺乏地利。

到时我们就可以以逸待劳的反击疲于征战的敌人。顺利的话，在此状况之下，甚至可以不必战斗，只要陷入持久战，敌人将受困于物资不足及心理的不安，而后就不得不撤退了。我们再趁机追击，要得胜也就不困难了——这就是财务尚书的观点。

“原来如此，但那是金发小子失败时的情形。万一他胜了又如何？即使现在我们仍无法将他控制于掌下，这都是他藉着皇帝陛下的恩宠和武勋的缘故，如果再放任他继续增长下去的话，结果是很难收拾的。”

“让他增长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是个一步登天的小子，随时都可料理他的。他也不能每时每刻都和军队一起行动吧？”

“嗯……”

“在叛乱军灭亡之时，那金发小鬼也会倒下的。在我们需要之际，不是该好好利用一下他的才能吗？”

财务尚书冷然地说着。

【Ⅲ】

宇宙历七九六年标准历八月十二日，在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举行了攻略银河帝国的作战会议。

聚集在统合作战本部地下会议室的有本部长席特列元帅，还有其下的三十六名将官，其中也包括了刚刚晋升为中将的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威利。

杨的脸上没有爽朗的气氛。如同他曾对先寇布上校所说过的，他一直以为如果攻下了伊谢尔伦要塞的话，就可远离战争的危机。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杨只觉得自己太年轻、也太天真了。

但就算自己是太年轻也太天真了，杨也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在此时期提出的出兵论和战争扩大论的正确性。

伊谢尔伦的胜利，只不过纯属杨一个人的成功罢了，同盟军本身是没有与此相称的实力的。而且实际的现状是，军队早已筋疲力尽了，支持军队的国力也到了下限。

但是，杨所清楚知道的这个事实，似乎并未为同盟军政的首脑部所了解。

军事的胜利就像迷幻药一样。这种“占领伊谢尔伦”的甜美毒药，似乎使得潜伏在人们血液中的那种好战的天性，一下子爆发了。连理当保持冷静的言论机构，也异口同声地高呼着“向帝国领域内进攻！”，政府的宣传和情报部门也巧妙地推波助澜……

大概是攻陷伊谢尔伦所花费的代价太少了吧！杨如此想着。如果是经由数万人以上的流血所得到的成果的话，人们或许就会说：“已经受够了！我们胜利了，但也累了，是应该休息一下，回顾过去，然后寄望未来的时候了，到底有什么事情还值得我们去争呢？”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人们现在想的是，要胜利实在太容易了，胜利的果实实在是太美好了。相当讽刺的是，让他们有如此想法的却是杨本人。对这位年轻提督而言，这实在是完全不合本意的，为此酒量也更为增加了。

远征军的阵容，虽然还未正式发表，但已经有了初步决定。

总司令一职，由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拉萨尔·罗波斯元帅自己担任。他是仅次于席特列统合作战本部长的军部第二号人物，和席特列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竞争关系。

副司令官一职未设置，身居总参谋长席位的是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他是菲列特利加的父亲。往他之下配置有作战主任参谋高尼夫中将、情报主任参谋毕罗莱涅少将，后方主任参谋是卡介伦少将。这对在事务处理方面的手腕受到相当评价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而言，可是许久未有的前线勤务了。

在作战主任参谋之下，设有作战参谋五名。其中的安德鲁·霍克准将是六年前在军官学校中以第一名毕业的，最初提案此次远征计划的即是这位青年军官。

在情报主任参谋和后方主任参谋之下的情报参谋和后方参谋各有三名。

以上的十六名将官再加上高级副官及通信、警备等其他人员，构成了总司令部。

而实战部队方面则动员了八个宇宙舰队。

第三舰队、司令官路菲普中将。

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

第七舰队、司令官赫伍德中将。

第八舰队、司令官阿普顿中将。

第九舰队、司令官沙列姆中将。

第十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

第十二舰队、司令官波罗汀中将。

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中将。

以亚斯提星域会战中受到重创的第四、第六舰队为主，此次又把第二舰队的残存战力也编入了杨的第十三舰队。也就是说，在构成同盟军宇宙舰队的十个舰队之中，留在国内的只剩第一、第十一舰队而已。

另外，再加上统称为陆战部队的装甲机动步兵、大气层空中战队、水陆两栖战队、水上部队、骑兵部队及其他各种独立部队，连国内治安部队之中的重武装人员也纳入编制之中。

在非战斗人员方面，技术、工兵、补给、通信、管制、整备、电子情报、医疗、生活等都动员了各分野中最大限度的人数。

总动员人数三〇二二万七四〇〇名。这等于是动员了全自由行星同盟的六成兵力。而这个人数是同盟国总人口一三〇亿的百分之〇．二三。

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提督们，对这次史无前例的巨大作战计划也无法掉以轻心。放眼一看，有的在擦着那根本未曾流汗的额头，有的不断地喝着准备好的冰水，有的则和邻座的同僚低声私语着。

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统合作战本部长席特列元帅带着首席副官马利涅斯克少将刚踏进到会议室中，会议立即开始了。

“此次向帝国领域远征的计划虽已经由最高评议会决定了……”

开口说话的席特列元帅，表情和声音中并没有一向给人的昂扬感觉。列席的诸将都知道他是反对此次出兵的。

“但远征军的具体行动计划步骤仍未确立，本日的会议即是为了决定此一事项。同盟军是自由国家的自由军队，希望各位根据这种精神，热烈的提议和讨论。”

或许有人从欠缺积极性的发言中看出了本部长的苦恼，又或许有人会对那教条主义似的语调感到轻微的反感。在本部长合上嘴时，全场静默，暂且还没有任何声音。似乎是各自浸入了沉思之中。

杨在脑里反覆想着不久前从卡介伦那里听到的事。

“总之，三个月后有统一选举。在这些日子，战争的负面影响，使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领域存在的问题日益严重，不祥之事时有发生。为了赢得选举必须将市民的注意力引离到外界去，也就是此次的远征了。”

杨心想：“这就是统治者为了掩饰失政的手段了。如果国父海尼森地下有知，也会为之叹息吧？他的理想并不是要人们为他筑起那高达五十公尺的白色纪念像，而是要筑起一个防止当权者恣意侵犯市民的权利及自由等等危险的社会体制吧！”

就像人类会衰老一样，也许国家也难以避免地会堕落和颓废。但即使如此，为了赢得选举以维持今后四年内的执政，而把多达三千万人的将兵送进战场的做法，这是超乎杨所能理解的。三千万的人、三千万的人生、三千万的命运、三千万的可能性、三千万的喜怒哀乐——把这些置之死地，加入牺牲的行列中，换来的利益却由身处在安全地带的人们独占。

从事战争者和教唆战争者之间，这种极不合理的相互关系，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这些时代却丝毫没有改善。可能古代的霸王那种挺身阵前，和士兵一起以己之身去迎接危险的行为还要比现代好些吧？这大概可说是教唆战争者的伦理性低落的证明了……

“我相信此次的远征是我同盟开国以来的壮举。能以幕僚的身份参加，这份军人的荣誉是无可比拟的。”

这是最初的发言。

语调中似乎缺少了点什么，让人听着很不舒服，这个像拿着稿子在朗诵似的声音是发自安德鲁·霍克准将。虽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但看来却比实际年龄要来得老，让人觉得杨还比他年轻些。那缺乏血色的脸颊似乎太单薄了，眉目倒还清秀。只是那仿佛总想着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高傲眼神和扭曲的嘴唇，使人对他的印象更为灰暗。虽说像杨这种与优等生表现无缘的人，看到这种秀才本来就会戴上一副偏见的眼镜……

霍克委婉地将军部的壮举——他自己所提案的作战——以美丽的辞句自赞了一番之后，接着发言的是第十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

伍兰夫是曾经征服古代地球半壁江山的骑马民族之后裔，是个筋骨壮健的壮年男子。浅黑的双眼散发出锐利的光芒。在同盟军诸提督当中，以同盟首屈一指的勇将之名而受到市民的拥护和爱戴。

“既然我们是军人，只要有了前进的命令，不管是何处我们都要勇往直前。更何况是要直捣暴虐的高登巴姆王朝的根据地，当然更是义不容辞了。但是，不用我多说，雄图伟业并不等于轻率无谋。周详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我想询问，此次远征在战略上的目的是什么？”

是侵入帝国领域内和敌方打一仗即可呢？或是要以武力占据帝国内的一部份领地呢？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是永久的，是否要将占领地要塞化呢？而如果是暂时的，是否意味着必须给予帝国军致命的打击，以迫使银河帝国皇帝立下和平誓约之后归还？作战本身究竟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

“我想问这些问题。”

伍兰夫一就座，席特列和罗波斯元帅仿佛在催促回覆似的一同将视线投向霍克准将。

“只要以大军长驱直进到帝国领域的内部深处，如此就可让帝国的那些人为之胆寒了！”这就是霍克准将的回答。

“之后怎么样？全军撤退吗？”

“看情况而定，要保持高度的柔软性，随机应变。”

伍兰夫皱起眉头表达了不满之意。“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未免太抽象了。”

“简单来讲，就是先去了再说，对吧？”

这带有讽刺味道的声音，使得霍克的嘴唇扭曲得更厉害了。说话的人是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和席特列元帅、罗波斯元帅、格林希尔上将同为同盟军中屈指可数的老将。因为他不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而是由士兵逐级晋升的，所以在阶级上虽然比较低，但年龄和经验却比众人均丰富得多。在用兵方面被评为已达精练的境界。

总算是有所顾虑，况且也不是正规的发言，霍克就这样采取了听而不闻的态度。

“还有什么问题吗？”他故意如此问道。

在一阵犹豫之后，杨要求发言。“请把入侵帝国的时机定在此时的理由告诉大家。”

当然总不会说是为了选举，杨想道。

“作战是要把握时机的。”霍克开始对杨以教训般的口吻说明着。“如果错失了千载一时的机会，结果就会违背命运。到以后才后悔‘如果当时做了的话……’就已经太迟了吧？”

“总之，你认为现在正是对帝国展开攻势的机会吗？”

虽然觉得刻意去确认实在有些傻，杨还是这样问了。

“是大攻势！”霍克对杨言语中的用词做了矫正。

杨心里想着：“真是一个喜欢夸大其词的家伙。”

“因为伊谢尔伦要塞的失陷，帝国军现在大概狼狈而不知所措吧？趁此时机，以同盟军空前的大舰队构成长蛇之列，高举着自由与正义的大旗前进，如此一来，我们除了胜利之外还会有什么？”

指着三次元的投影，霍克的声音中添上了自我陶醉的调子。

“但是这个作战过于深入敌境了。队列太长时，会发生补给及联络上的不便。况且，敌人只要从我军冗长的侧面突入进行攻击，很容易就可分断我军的力量。”

杨反论的口吻中虽然带着一点热流，但这和他内心的想法却未必是一致的。连战略构想都还未确立，就考虑到实施方面的细节，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件事还是要说清楚的。

“为何只强调被分断的危险？冲进我舰队中央的敌人，会被我们从前后挟击，遭到惨败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不值得一提的危险。”

霍克过份乐观的论调令杨感到极之疲累。压抑了想说“随你去吧！”的心情，杨再次提出反论：“帝国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是那位罗严克拉姆伯爵。他具有出类拔粹的军事才能。是不是该将这项也列入考虑之中，再研究出更慎重的计划呢？”

在霍克回答之前，格林希尔上将开声了。

“中将，我知道你对罗严克拉姆伯爵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还年轻，难以避免地总会有失败和错误吧？”

格林希尔上将的话，对杨而言却不具有多大的意义。

“没错！但是胜败终究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所犯的错误比他还严重，那么胜的是他，败的是我们了。”

其实杨真正想说的是，在大前提之下，这个设想本身就是错误的。

“不管如何，这都只不过是猜测。”霍克下了定论。“对敌人评价太高而畏惧，对军人而言是可耻的。况且，如果为此削弱了我方的士气，拖慢了决策和行动的话，不管是不是有所企图，结果都将是一种利敌的行为。请你要注意。”

会议桌的表面响起激烈的声音。那是比克古中将拍打桌面所发出的。

“霍克准将，你现在的发言不会失了礼数吗？”

“哪一方面呢？”

老提督锐利的眼神直逼而来，霍克不自禁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因为不赞同你的意见而提出慎重论，就被认为是利敌行为，这算是有风度的发言吗？”

“我所说的只是一般而论，如果被当成是对某人的诽谤，那可就令人困扰了。”

霍克那薄薄的脸颊在微微地抽动着。杨很清楚地看见，但并没有为此而发怒。

“……毕竟此次远征是为了解放被暴政压迫的银河帝国二五○亿人民。反对此事者不能不说是和帝国有同党之嫌了。下官的说法有什么错误吗？”

和霍克高扬的声调相比较之下，座席上倒是沉默一片。并非受到了感动，只是显得有些无动于衷吧！

“即使敌方拥有强大的兵力、占尽地势之利，或者拥有超乎想像的新武器，我们都不能因此而为之却步。只要我们以解放军、护民军的大义来行动，帝国的民众肯定会夹道欢迎，进而全力协助我们的……”

霍克自顾自的演说仍旧持续着。

超乎想像的新武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互相敌对的两阵营中的一方发明并实用化的武器，在另一方的阵营中，至少在理论上仍是可能实现的。不论是潜水艇、核分裂武器、光束武器等都是如此，为之落后的阵营所表现出来的失败感绝对不是“怎么可能”而是“果然如此”。人类的想像力在个体间虽有较大的差异，但以集团来看，则此差异就大幅地缩小了。况且新武器的出现是集合技术力和经济力才能成立的，所以在石器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飞机的。

从历史来看，以新武器决定胜负的，大抵只有西班牙人的印加侵略战了，但那也是利用了印加自古以来的传说，诈术色彩相当的浓厚。古希腊臣民阿基米德也设计了种种的科学兵器，却无法抵挡罗马帝国的侵攻。

能使人无法想像的，反而都是在用兵思想的推陈出新方面为多。而在其中借新武器的发明或移入来触发新思想的情形的确存在。例如枪炮的大量使用、以航空战力支配海上战力、战车和飞机联合进行的高速机动战术全都如此。但汉尼拨的包围歼灭战法、拿破仑的各个击破、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成吉思汗的骑兵集团战法、孙子的心理情报战术，以及叶巴米诺达的重装步兵斜线阵，都是在无新武器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杨并非害怕帝国军有什么新武器；害怕的是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军事天才和同盟军本身的错误——以为帝国的人民把追求自由平等的梦想看得比现实的和平及生活的安定更为重要。充其量那只是期待而不是预测，那并不是可列入计算范围来确立作战计划的要素。

杨略带忧愁地想道：“此次的远征，不只是在构想的动机上有着令人无法相信的无责任感，就连营运执行单位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

远征军的配置决定了。先锋是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第二阵是杨的第十三舰队。

远征总司令部设在伊谢尔伦要塞，作战期间，远征军总司令官将兼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

【Ⅳ】

对杨而言，毫无成果的会议结束了，要回家的杨，被统合作战本部长席特列元帅留了下来。能源的残渣无声地在虚空中对流着。

“我看你大概又想说‘当初要是辞职了就好了’吧？”

席特列元帅的声音里有种徒劳的感觉。他叹了一口气，接着道：“我也太天真了，以为只要伊谢尔伦到手的话，以后就可万事大吉了。但现实却不是如此。”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一直沉默着。当然，席特列元帅是打算藉着和平的到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强化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这和主战派那种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或幼稚的攻略构想比较起来，这种心态倒是能令人谅解的。

“结果反倒像是被自己的如意算盘绊倒了，如果不攻陷伊谢尔伦的话，也许今天主战派就不会下了这么危险的赌注了。我自己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却把你也给拖进去了。”

“……你想辞职吗？”

“现在无法辞职。但此次远征结束后，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不得不辞职了。”

远征如果失败了，席特列元帅当然要被迫引咎辞职。另一面，如果成功了，要奖赏远征军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师的功绩，所能给的新地位只有统合作战本部长了。再加上事前反对远征这不利的一点，席特列元帅将会以急流勇退的形式被赶下此一地位。不管如何进展，他的未来早已有了定数。席特列自己也只有干脆地接受了。

“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希望此次的远征在最小限度的牺牲下成功。”

“……”

“如果惨败的话，当然就会平白地流了许多血。而打胜了又如何呢？主战派会得势，不管在理性上或政略上，很明显的将会渐渐不受政府或市民的管制。因为在不该胜的时候胜了，而走上最终败北之途的国家，在历史上有无数的先例。”

“嗯……”

“现在你大概能了解驳回你辞呈的理由了吧？当然并非我预想到今天的事态，但你的存在对军部将更加重要。”

“……”

“因为你了解历史，而有时会轻蔑权力或武力。但是不管是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能没有这两种东西的存在。既然如此，与其让无能而腐败的人掌权，倒不如交由以理性和良心来运用之人。我是军人，本不应该介入政治。但是若以军部内部而言，霍克准将那个家伙是个卑鄙小人。”

语气强烈，使杨为之吃惊。

席特列略为地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他把这个作战计划经由私人渠道，直接交给了最高评议会议长的秘书。我也知道他以这是维持现有权力的最佳手段作为理由来说服秘书，但动机却无非是要使自己一举成名。虽然他一直以军人的最高地位为目标，但现在却有个超强的竞争者，所以就想立下比这个人更高的功绩。这或者是以他作为军官学校的首席毕业生的身份，而绝不能输给庸才的一种奇妙意识吧。”

“原来如此。”

看到杨若无其事地接了口，席特列元帅的脸上初次浮现了笑容。

“你有时候实在很迟钝。他的竞争者可不是别人，而是你啊！”

“是……我吗？”

“没错，是你。”

“但是，本部长，我……”

“这种情况可和你自己对自己如何评价是没有关系的。霍克的想法及他为了达到目的会使用何种手段才是问题的所在。在不好的说法上

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政治手段了。即使不是如此……”元帅叹息了。“……在今天的会议中你大概也多少了解了他的为人吧。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不以实绩而以辩舌取胜，更以眨低他人来突显自己的伟大。其实他却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有才能……。把其他人的命运交在这种人的手中实在太危险了。”

“刚才你说我的重要性日渐增加……”一边思索着，杨开了口。“……是要我和霍克准将对抗吗？”

“不是要你刻意把霍克当成对手。只要你站上军中的最高地位，自然就能制肘或淘汰像他这类人了。我就是有此期望，虽然明知你会为之困惑。”

一时间的沉默像沉重的湿衣服一样披在他们俩人身上。要脱掉这件衣服，杨不得不缓缓地摇了摇头。

“部长总是派给我过重的课题。就像上次在伊谢尔伦攻略的时候也一样……”

“但你不是成功了吗？”

“那个时候是……可是……”说了一半杨又沉默了，想了一会，尔后接着道：“我并不是轻蔑权力或武力。不，其实我是在害怕。一旦权力或武力到了手，几乎会使所有的人都变得丑恶，这种例子我知道的太多了。而我也没有自信自己绝不会改变。”

“你不是说‘几乎’吗？就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人在获得权力后都一定会变的。”

“总之，我还是想抱持君子的作风，不想去接近危险的东西。只想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后过着舒适的轻松生活，这或者是一种怠慢的个性吧？”

“没错，是怠慢的个性。”看着无话可说的杨，席特列元帅露出奇怪的笑容。“我也是做了许多辛苦事过来的人。当自己在辛苦工作，而看到别人轻松散漫生活的时候，那确不是愉抉的心情。但反过来想想，如果不让你去做和你的才能相称的苦差事，也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吗？”

除了苦笑之外，杨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表现他的感情。心想，席特列是自己要去找苦差事做的，自己可不是啊。总之，他确知

自己已错失了辞职的机会这个事实了。

【V】

在莱因哈特的面前，排列着隶属他元帅府的年轻提督们。

吉尔菲艾斯、米达麦亚、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鲁兹、瓦列、坎普，以及奥贝斯坦。莱因哈特确信这是帝国军人力资源的精华。但是，他还得在质和量方面再提高才行。必须让众人皆承认，被元帅府录用即是被评价为有能的人才之说法。虽然现在已是如此，但莱因哈特要使现状往前更进一步。

“帝国军情报部作出了以下的报告。”

莱因哈特环视了麾下一周，提督们都注意地抬头挺胸。

“前些时日，僭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叛徒们，成功地强夺了帝国的前哨基地伊谢尔伦要塞。这是众卿都知道的，而后至今，叛徒们在伊谢尔伦集结了庞大的兵力。据保守的推算约舰艇二十万艘，将兵三千万。”

提督们之间发出一阵“嗬……”的声响。每个人的眼光都亮了起来，能指挥统率大军是武人的愿望，虽是敌人，但其规模的雄大也是不能不令人为之佩服的。

“那里的意思已是很明白的了。也就是说，叛徒们即将对我帝国的国境发动全面攻势了。”

莱因哈特的两眼仿佛燃烧着火焰。

“为了应付此一银河帝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威胁，国务尚书派人送来了口信，将交由我全权负责防御和迎击的任务。大概两天之内就会有正式命令吧。这是武人的最高名誉。到时期待众卿的表现。”

他用严肃的口气说完了这话后，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那是一种充满活力和霸气的笑容，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慑人魅力。绝不是那种只有在安妮罗杰和吉尔菲艾斯面前才绽露的无邪而透明的笑容。

“总之，其他的部队都是皇宫的装饰品，根本不能依靠。这可是获得晋升和勋赏的好机会。”

提督们也笑了。对于贪图地位和特权的门阀贵族，他们有着相同的反感。莱因哈特录用他们并非只有才干而已。

“接下来，我想和众卿商议。我们要在什么地方迎击敌人呢？……”

米达麦亚和毕典菲尔特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叛乱军肯定会经由伊谢尔伦回廊进行侵略，那么在他们出了回廊进入帝国领域内的时候加以迎头痛击如何？可以估计敌人出现的特定点，攻击其前锋部队，也可探取半包围战术，对战斗将更为容易且有利……

“不……”

莱因哈特摇头。在由回廊进入帝国领域的宇宙点上发动攻击，敌人也早预计到了吧。前锋集团配置精锐，不宜与之硬碰。且当受到袭击时，敌人残存的大部份兵力只要不出回廊，而我们也就无法再加以攻击了。

“应该要把敌人诱入深处。”

莱因哈特叙述了自己的意见。在短时间的讨论之后，提督们也赞同了。

把敌人引入帝国领域内的深处，在其战线及补给线达到延伸界限点时再倾全力给予反击。对迎击的那一方而言，可说是必胜的战法。

“这很费时间啊！”

米达麦亚说出了此一感想。任谁来看他都可算是一个矮小而结实俊俏的青年军官。有着疏于梳整的蜂蜜色头发和灰色的眼眸。

同盟军的叛徒们既然将这次军事行动号称是空前的壮举，一定也会尽其阵容、装备、补给上的万全吧。米达麦亚那句“很费时间”的想法的确是理所当然的，但莱因哈特却用充满自信的眼光环视着麾下的提督们。

“不，也不用多长的时间。大概不出五十天就够了！奥贝斯坦，你把基本的作战策略说明一下。”

受到指名的这位头发半白的幕僚向前走出，开始作简单的作战说明，随着说明的深入和展开，提督们面面相觑，惊愕的气息无声无息地在他们之间扩散开来。

※※※

宇宙历七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自由行星同盟的帝国领域远征军将总司令部设在伊谢尔伦要塞内。而在其前后，由三千万将兵组成的

庞大舰队排成了整齐的舰列，连日从首都海尼森及其周边星域出发，踏上了远征之路。

# 第八章 死线

【I】

最初的一个月，同盟军宇宙舰队的帝国领域远征军的全体官兵都与絮绕着他们的兴奋气氛为友，但这份令人愉快的友情很快地冷淡下来，所剩下的就是扫兴的心情以及不安和焦躁。军官们在没有士兵的地方问着，而士兵们则在没有军官的地方问着，互相抱持着相同的疑问——为何从不见敌人的踪影?

同盟军以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为前锋，侵入帝国领域内有五百光年之遥。超过二百个以上的恒星系落入了同盟军手中，其中有三十个是低度开发但有人类居住的星系。合计有五○○○万人口的老百姓。原本支配他们的总督、边境伯爵、征税官、军人等都逃亡了，可以说是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占领的。

“我们是解放军！”

同盟军的宣抚军官对被留弃在这些行星上的农民、旷工群众们如此说道。

“我们会带给你们自由和平等，你们再也不用为专制主义的暴政所苦了。我们会给你们种种政治上的权利，你们将以自由市民的身份开始崭新的生活了！”

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在这样一番他们认为是激动人心的发言之后，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想像中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似乎对于宣抚军官那无趣的热情说辞充耳不闻，农民代表说：“在什么政治权利之前，我希望能先给我们生存的权利！没有任何粮食了，连婴儿食用的奶粉都没有，军队把那些全带走了。所以在自由与平等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们面包和牛奶呢？”

“那是当然的。”

对于这毫无任何理想的要求，宣抚军官忍受着内心的失望回答着。他们终究是解放军。给予从帝政的沉重枷锁中挣脱出来的可怜民众们生活的保障，这是和战斗一样，都是他们神圣的义务之一。

他们除了从各舰队的补给部供出粮食之外，同时向伊谢尔伦的总司令部提出了以下要求——五千万人的九十日份的粮食、二百种以上

的食用植物的种子、人造蛋白制造工厂四十座、水耕设备六十座，以及运输以上所有资源的船只。

※※※

“要彻底地把解放地区的住民由饥饿状态中解救出来，最低限度也需要这么多的资源，随着解放地区逐渐扩大，这个数值也将会随之膨胀吧！”

看到附加如此注释的要求书，身为远征军后方主任参谋的卡介伦少将不禁发出了不平之鸣。

单以五千万人的九十日份粮食来说，光是谷物就高达五十亿吨。需要一千吨级的输送船五百艘。而首先这就已经大大凌驾了伊谢尔伦要塞的粮食生产和储藏能力了。

“就算搬空了伊谢尔伦要塞的全部仓库，也只有谷物七亿吨。即使把人造蛋白和水耕设备全部开动……”

“我知道这是不够的。”

卡介伦打断了部下的报告。以三千万同盟军将兵为对象的补给计划是由卡介伦亲手策划的，有关这计划的营运，他是有相当自信的。

但是如再加上相当于全军两倍的非战斗人员的话又另当别论了。必须将计划的规模修正三倍才行，而且必须要快。各舰队的补给部因受不了过大负担而为之叫苦连天的情景，卡介伦是可以想像到的。

“难道那些宣抚军官都是低能儿吗？”

看到要求书末尾的部份，他如此想着。

所谓“随着解放地区逐渐扩大，这个数值也将会随之膨胀吧！”——不就是说补给的负担将会越来越来重吗？这可不是对势力范围的扩大可以天真地感到喜悦的情况啊！而且这其中无疑隐藏着可怕的暗示……

卡介伦要求面见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在总司令官的办公室里，作战参谋霍克准将也随侍在旁。总司令官对他的信任似乎比对参谋长格林希尔上将更深厚，他常在上司的身旁监看着，甚至有人在背后说“总司令官不过是作战参谋的麦克风，真正在说话的人是霍克准将。

罗波斯元帅抚摸着圆胖的下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忙，请你长话短说吧！”

无能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元帅的。罗波斯是个在前线树立过武勋，在后方也显现了着实的事务处理才能，是个有足够能力统率大部队及管理参谋团的人。至少在他四十多岁前是这样的。但今天，他的衰退却非常明显。对诸事均毫无生气，特别是在判断、洞察、决策方面。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造就了霍克准将的独断、专横吧！

以往的英才为何会落到这种地步，原因众说纷纭，诸如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过份地使用头脑和肉体而引起了脑软化症状，也有说是因为慢性的心脏疾病，或说是和席特列元帅争夺统合作战本部长之位败北后的后遗症……将兵们各自挥动着想像之翼议论纷纷。

这想像之翼挥弄得过火时，甚至还有人说是因为那根本分不清何谓美女的罗波斯，和女人过夜之后被传染了不名誉的疾病。而使得元帅染病的女人是帝国的特工。听到此传闻的人，在浮现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容之后，总不由得觉得心寒而脖子为之一缩。

“那么我就长话短说了。阁下，我军目前正面临重大的危机。”

卡介伦来这迎头一击，等候着对方的反应。罗波斯元帅不禁停下了抚弄下巴的手，以疑问的眼光投向后方主任参谋的脸上。霍克准将刻意把那色泽不佳的嘴唇扭曲了一下，这只是单纯的一种怪癖罢了。突然间……

“怎么回事？”

元帅的声音中没有惊愕的意思，与其说是沉着，不如说是反应迟钝吧？卡介伦心里想道。

“我想您应该知道了宣抚军官要求的内容吧？”

卡介伦说道，心想这也许算是无礼的质问了。霍克好像就有此想法，嘴唇的扭曲更大了，但却没有开口。也许是想以后再借题发挥吧！

“我知道，虽然要求是大了点，但我国的占领政策是要尽量满足前线的要求，这也是逼不得已的了！”

“总司令部并没有这么多的物质。”

“物质会送过来的。”

“嗯，的确会送过来。但问题是这些物资能否顺顺利利地送抵前线呢？”

元帅又开始抚弄着下巴了。

卡介伦不禁气恼地想着："再怎么抚弄，你那些赘肉也不会掉下来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少将。"

"敌人的作战策略就是要使我军在补给上产生过大的负担！"

他用上了强烈的语气。难道连这么简单的推想都不知道吗？实在是令人想要大声斥责的。

"也就是说，敌方将攻击输送船队，试图切绝我军的补给线——这就是后方主任参谋的意见吧？"

霍克准将突然的插嘴虽令人很不愉快，卡介伦还是点了点头。

"但是到最前线之间的宙域是在我军的占领之下，我想不必如此担心吧？不过，为防万一还是派些护卫舰较好。"

"原来如此，只是预防万一啊！"卡介伦顺势挖苦了一番。霍克会怎么想，管他的呢！

杨，拜托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卡介伦在心中如此呼唤着友人。他不由得想，为这场战争而死未免太傻了。

【Ⅱ】

在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正在针对远征军传来的大规模物资请求，在两派间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之战。

赞成派主张——本来远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帝政重压之下的帝国民众。在人道上解救五千万民众的饥饿也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们在得到我军对其的救济之后，加上对帝政的反感，民心必然会倾向同盟。不论在军事上的理由或政治上的意义都应该满足远征军的要求，以供给占领地住民粮食等等……

也有人提出反论——原本这次远征就是无谋的举动。即使是当初的预计，经费也要多达二千亿元，这是今年度国家预算的百份之五．四，相当于军事预算的一成以上。即便如此，实际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地超过原来预算已是肯定的事了，再加上还要确保占领地的住民的粮食供应，财政上的破绽将是举目可见的。所以现在就该中止远征、放弃占领地、回到伊谢尔伦才是。只要能确保伊谢尔伦，就足以阻止帝国的侵略了……

也有人认为这种辩论将毫无止息地持续下去，但——“给我军将兵战死的机会好了！如此袖手不管，只有不光彩的饿死一途了。”

从伊谢尔伦来的这份报告，该说是诉苦的惨叫——收拾了此一事态。好不容易搜集了请求的物资及开始输送的当头，和上次几乎等量的追加请求又送来了。占领地扩大了，占领地往民的人口超过了一亿。当然必要的物资数量也不得不增加……

这次连赞成派也为之胆寒了。

反对派说：“看这个样子，以后不就没完没了吗？五千万变成一亿。以后大概还要从一亿变成二亿吧？帝国就是想要破坏我同盟的财政，糊涂地中了其策略的政府和军部是不能不负此责任的！如今已别无他法了。撤兵吧！”

“帝国把无辜的民众当作武器来对抗我军的进攻。虽然是卑鄙的手段，但既然我军挂着解放和救济的名义，也就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有效的策略。现在该撤兵了。否则我军将抱着饥饿的民众蹒跚地前进，于筋疲力尽之时在敌方的总反攻之下一败涂地。”

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在最高评议会中如此发言。

赞成出兵者无话可说，默然地呆坐在座席上。

情报交通委员长温莎夫人脸色僵硬地注视着那没有任何影像的冰冷电脑显示器屏幕。

现在除了撤兵外别无他法，这一点温莎夫人非常明白。到现在为止所支出的也已支出了，再有其他支出的话，财政可就无法支持下去了。

但是，就这样毫无战果的撤兵的话，对于支持出兵的她可就站不住立场了。最初的反对派就不用说了，甚至连支持她的主战派也将会追究她的政治责任。而自她立志于从政以来就一直努力追求的最高评议会议长的宝座也将离她远去了。

远征军总司令部的那些无能的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咬牙切齿的愤怒驱使着温莎夫人，她紧握着双手，那涂着美丽色彩的指甲几乎要插入手掌了。

撤兵是迫不得已的，但在此之前只要有一次就够了，只要对帝国军有一次军事上的胜利。这么一来她的面子也就站得住了，而后世也

不会非难此次的远征行动是愚行和浪费的象征……

她看着那年事已高的评议会议长——迟钝、无动于衷地占着最高权力之位的老人。

这个被嘲弄为“无人选出的”国家元首，是在政界各派势力相互作用的低级游戏之下，到最后获得渔人之利而成为过渡角色的政客。就是他提到下次的选举，才使我们也跟进的——她从内心痛恨着使她陷入窘境的议长。

另一方面，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则满足于自己的先见之明。

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了。以现在的国力、战力要向帝国侵攻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不久的将来，远征军将会惨淡地以失败收场，现政权也将失去市民的支持。但是自己因反对这次无谋的出兵，会被看成是勇敢而富有见识的人物。在国家受创的此时，反而会提高自己的身价！虽然还有列贝罗及荷旺这两位竞争对手，但他们没有军队和军备产业的支持，最后自己将登上最高评议会议长的宝座。

他在心中浮出了会心的笑容。“打倒帝国的同盟历史上最英明的元首”这样的称号应该是要颁给他的。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能配得上这个光芒四射的名誉了……

结果，撤兵论再一次被否决了。

“在前线出现任何结果之前，不该对军队的行动加以限制。”

这是主战派以那带有心虚的口气所作的主张。所谓的“结果”正是特留尼西特求之不得的，不过主战派和他所期待的“结果”可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Ⅲ】

“在本国的物资送达之前，必要的物资由各舰队在当地调度。”

当此一命令传达下来时，同盟军各舰队的首脑部都脸色为之一变。

“从当地‘调度’？要我们去干掠夺的勾当吗？”

“远征军总司令部到底在想些什么？想当海盗头子吗？”

“补给计划的失败是战略上失败的第一步。这可是军事上的常识，硬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前线！”

“司令部不是说有万全的补给体制吗？当初说的大话如今到哪里去了！”

“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如何去‘调度’呢？”

杨并没有附和这些喧嚣的责难声，但在想法上却是相同的。总司令部虽然不负责任到了极点，但既然此次出兵本来就是基于无责任的动机所决定的，实施营运上会不负责任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真是同情卡介伦的辛劳。

即使如此，如今也到了极限了。不断供给占领地住民各种物资的结果，使得第十三舰队的粮食几乎见底了。担任补给工作的乌诺上校忍不住爆发了不安和不满。

“民众所追求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正义，只是粮食。如果帝国军运来粮食的话，他们大概又会跪倒在地，高喊‘皇帝陛下万岁’吧！好像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才生活的，为了让这些人吃饱，就非得要我们饿着肚子才行吗？”

“这是为了不使我们变成鲁道夫。”

回答了这句话，杨吩咐副官菲列特利加中尉打开和第十舰队的伍兰夫提督之间的超光速通信回路。

“喔，杨威利！真难得，好久不见了，有什么事吗？”

在通信屏幕之中，这位古代骑马民族的后裔如此说道。

“伍兰夫中将，见你健康如昔真是无比欣慰。”

这是慌话。精悍的伍兰夫全身显露出憔悴之色。对现在这种和勇气及用兵术完全无关的问题，向有勇将威名的他似乎也完全受困了。

当被问及粮食的储备状况如何时，伍兰夫的脸色更加苦涩了。

“只剩下一个星期的份了。如果到时还没接到补给的话，只有从占领地强行征收——不！用词句也掩饰不了的，只有掠夺一途了。令那些自称自己是解放军的士兵们听了也为之呆然，不过那也要有东西可掠夺才行啊。”

“对此事我有个意见……”

杨在说了这句话后，提出了放弃现有占领地而撤军的想法。

“你要撤军？”伍兰夫轻轻地动了一下眉头。“在未曾交战的状况下？这未免有点过于消极吧？”

“这还是要在我们还有余力之时，再迟就来不及了，敌人用的是焦土战略，正在等待着我军因断绝了补给而陷入饥饿的时机。你想这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说敌人想藉机转守为攻吗？”

“可能将是全面的攻势。敌人握有地利，补给线也短。”

“嗯……”勇敢的伍兰夫似乎也有着世俗的想法。“如果撤退不慎不是反而会招来敌人的追击吗？这可就节外生枝了。”

“大前提是要做好充分的反击准备。现在的话还办得到，但等到士兵们挨饥抵饿时就太迟了。唯有在事态未恶化之前整然有序地辙退了。”

杨热心地加以说明。伍兰夫倾听着。

“而且敌人应该也在计算着我军断粮的时机。如果他们把我军的撤退看成是全面的溃败，而追赶过来的话，我们就有种种反击的机会了。另外，时机提早了，若因此使他们认为这是陷阱而按兵不动的话也好，也许因此就可以毫发无伤地撤退了。可能性虽然不高，但若再多拖一日半日则这可能性就会更加降低了。”

伍兰夫陷入沉思之中，但下这个决定倒没花多久的时间。

“我明白了。你的意见似乎是正确的。我立即做撤退的准备。不过，和其他舰队要如何联络呢？”

“我现在会马上和比克古提督联络。我想由他直接和伊谢尔伦方面商量的话，比我去说还要更有效果……”

“好，那么就让我们分头行事吧！”

和伍兰夫的商量结束之后，杨立刻收到了传来的急报。

“第七舰队的占领地发生了民众暴动。规模相当大，起因是军队停止了粮食供应。”

作此报告的菲列特利加脸上浮现出沉重的表情。

“第七舰队如何处理呢？”

“他们使用无力化瓦斯，只是一时镇压住了，可能会马上再发起。军方对抗手段的提升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吧？”

事态变得严重了——杨不由得想道。

自称为解放军、护民军的同盟军却与民众为敌。一旦发生了这种事，要再消除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在现阶段可说是没有任何方法了。帝国要分裂同盟军和民众的策略已完美地成功了。

“实在做得太漂亮了，罗严克拉姆伯爵。”

自己的话绝做不到这么彻底。即使明知如此做会得到胜利也绝做不到吧！这就是罗严克拉姆伯爵和自己之间的差别了，也是自己对他感到害怕的原因。

——这个差别也许有朝一日将招致重大的结果吧……

※※※

当同盟军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用超光速通信和伊谢尔伦的总司令部取得联络时，在通信屏幕的画面中出现的是作战参谋霍克准将那张欠缺血色的脸。

“我是要求和总司令官面谈，可不记得说过想见你。你只是一个作战参谋，没叫你就别多事！”

老提督的声音相当激烈。不论是压迫力或威严气势，都是霍克远远所不及的。

年轻的参谋虽在一瞬间为之胆怯，而后却以高姿态回答道：“有关对总司令官申告之事，一切都得经由我传达，是为了什么理由而要求面谈呢？”

“没有对你说的必要。”

比克古忘了自己的身份而吵了起来。

“那么下官不能替你传达了。”

“什么……？”

“不管地位有多高都必须遵守规定，否则我可以切断通信。”

比克古心想：“这不正是你这家伙故意定下的规定吗？”但在此时此刻，比古克不得不作出让步。

“前线的各舰队司令官一致要求撤退。有关此事希望求得总司令官的谅解。”

“想要撤退？”

霍克准将的嘴唇，正如老提督所预想的，扭曲了起来。

“杨提督就不必提了，连素有勇敢威名的比克古提督都主张不战而退，实在令人感到非常意外。”

“别用那种卑劣的说法！”比克古毫不留情地斥责他。“如果当初你不提出这种无谋的出兵案就没事了。现在总该对自己的责任有点自知之明才对吧！”

“如果是下官就不会撤退了，这正是一举消灭帝国军的好机会，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句态度不逊且不经思考的话，使老提督的双眼中闪着仿如超新星爆炸时的闪光。

“是吗？那么交换好了。我回到伊谢尔伦，而你就到前线来替我。”

霍克的嘴唇似乎已经扭曲得不能再扭曲了。

“请不要说这种不可能的事。”

“你明知不可能还在这儿说风凉话！而且只会缩在安全的地方大放厥词。”

“……你在侮辱下官吗？”

“我只是听够了你的大话。你要表现自己才能的话，应该要以实绩而不是光靠那条油滑的舌头吧！首先要搞清楚对别人所下的命令自己是否也能做到，你自己来试试看如何？”

老提督仿佛听到了霍克那张消瘦的脸的血液被抽干的声音。年轻参谋的两眼失去了焦点，狼狈和恐怖写在他脸上。鼻孔鼓起，嘴巴扭曲成四边形，两手抬起将脸孔从比克古的视线中掩盖了起来，在这一秒之中响起了不像喘息也不像惨叫的声音。

在比克古的视线前，霍克的身影没入通信屏幕的画面之下。代之出现的是左来右往的人影，但却没有人说明此时发生了什么事了。

“他是怎么了？”

“这个……”

站在比克古身旁的副官克列门提上尉也无法答覆长官的疑问。约二分钟之久，老提督在屏幕之前等候着。

不久后，一位身穿白色军医制服的壮年男子出现在画面上，并敬了礼。

“我是军医山村少校。现在霍克准将正在医务室接受治疗中，有关此事由我来做说明。”

比克古想着，请别再摆什么架子了。

“什么病呢？”

“转换性歇斯底里引发的神经性失明。很快就会再恢复视力了，但以后可能会有无数次再发作的机会。起因是精神上引起的，如果不把病因根除的话……”

“那该如何做呢？”

“不可以违背他，不可给他挫折感。谁都得遵从他说的话，任何事都得照他的想法去做才行。”

“……你是认真的吗？军医。”

“这是由于过度骄纵而养成了自我异常扩大，是幼儿有时会出现的症状。只有满足其自我与欲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要提督您向他赔罪，粉身碎骨地去实行他的作战计划，赢得胜利，使他成为赞赏的对象……这样方能除去他发病的原因。”

“这可真要谢谢你的好意了。”比克古倒没有发怒。“为了治好他的歇斯底里症，必须要三千万以上的士兵们身处死地才行吗？好大的排场呀！他可会被感动的泪海淹死的。”

军医苦笑着。“如果只从要治好霍克准将的病症来说，就只有这么做了。但如果把视野扩展到全军的话，自然就会有其他方法了。”

“说得没错，叫他滚蛋不就得了。”老提督的态度相当严肃。“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如果知道了和想要巧克力就哭诉的幼儿处于同样精神状况的家伙竟是三千万将兵的军师的话，帝国军的那些人大概会高兴得跳起舞来吧！”

“……总之，有关医学以外的事，不在我的权限之内。我帮你转接总参谋长阁下……”

以选举胜利为目的的政治，和小儿性歇斯底里症的秀才型军人之苟合，竟动员了三千万的将兵。若是知道这事的真相而又更加认真地作战的人，如果不是被虐待狂式的自我陶醉家。就是疯狂的好战之徒了。比克古苦涩地想道。

“提督……”

取代军医而在通信屏幕上出现的是远征军总参谋长格林希尔上将。那端整的绅士容貌上，有浓厚的愁色。

“是总参谋长啊，在忙碌之际劳动你真是令我惶恐。”

即使露骨地讽刺也不会觉得脸红，大概就是这位老提督的德性所在了。

格林希尔上将也浮现出和军医相同的笑容。

“让你看到这种丑态百出的场面才真的令人惶恐呢！霍克准将大概将立即休养，这事是得要总司令官下裁定的……”

“我赞成！这对大家都好。那么，第十三舰队提出的撤退一事如何呢？我可是完全赞同的。前线士兵已经处于无法作战的状态了，不管是心理上或肉体上……”

“请再等一会吧，这也要总司令官下裁决才行，希望你能了解此事是不能立即答覆的。”

比克古中将对这种官僚式的回应作了个嫌恶的表情。

“我知道如此是无礼的，总参谋长，我想直接面会总司令官，能替我代为转达吗？”

“总司令官正在午睡。”

老提督皱了下白色的眉毛，然后缓缓地反问道：“你在说什么，总参谋长？”

格林希尔上将的回答，显得更加凝重了。“总司令官正在午睡。他下令除非有敌人袭击，否则不要叫醒他，因此你的提议将会在他起床后转达。请无论如何等到那时候吧！”

对此事比克古没作任何回答。在格林希尔上将的视线之下他似乎困难地上下微微的牵动着两肩。

“……好的，我明白了。”

这压抑着情感的声音从老提督的口中发出，是在经过了约一分钟之后。

“在此之前，我将以前线指挥官的身份，遂行自己对部下生命的义务。有劳你了。在总司令官醒来之时，请你替我转达，就说比克古很挂念他，是不是做了个好梦。”

“提督……”

通信是由比克古这边切断的。

格林希尔上将以沉重的表情注视着那化为灰白色平板的通信屏幕。

【Ⅳ】

看了侦察部队来的报告，莱因哈特点了点头后，传唤了红头发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中将，派与重大的任务。

“侦察所得由伊谢尔伦向前线派遣了输送舰队，那是敌方的生命线。我要你率领交派给你的全部兵力前去攻击，务求全歼敌军，细节的运作则由你自行裁定。”

“遵命。”

“情报、组织、物资，军中的这些资源只要有必要你都可以全权动用。”

行了一礼之后回过身去的吉尔菲艾斯，在走了几步后突然被莱因哈特叫住了。对着疑惑地转过头来的好友，年轻的元帅说道：“这是为了胜利，吉尔菲艾斯。”

他知道这种让被占领地民众挨饥抵饿以缚住敌人手脚的残酷战法，吉尔菲艾斯是反对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表情上都没有表露出来，但莱因哈特太了解他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

吉尔菲艾斯再度行了礼，他离去之后，莱因哈特告诉留在原他的其他诸将。

“吉尔菲艾斯提督击破叛乱军输送舰队的同时，我方将发动全面攻势。在此时放出假情报，就说输送舰队受到攻击但平安无事。这是要防止叛乱军断绝了最后的希望，而做出破釜沉舟之举。同时也是要使他们察觉不到我军的攻势——当然他们终究会发觉的，但越迟越好。”

他习惯地掠视了一下站在自己身旁的人。以前站在他身旁的，一向都是那个高大红发的年轻人。现在则是头发半白的男子——奥贝斯坦。这虽是自己所作的决定，却仍有些失调的感觉。

“而我军补给部队在夺回被占领地的同时，也要第一时间供与住民足够的粮食物资。虽是为了对抗叛乱军侵略的需要，但让陛下的臣民忍受饥饿，并非我军的本意。另外，这也是对边境的住民显示，只有帝国才有统治能力及负此责任的事实。”

莱因哈特的真正用意并非是对“帝国”，而是要让自己获得民心。但这事不必刻意在这种场合说出来。

※※※

出格列多温·史考特提督所率领的同盟军输送舰队，是由一千吨级输送舰五百艘、护卫舰二十六艘所组成的。关于护卫舰的数量，后方主任参谋卡介伦认为“数量太少了，至少要有一百艘以上。”但却被驳回了。

一来由于并不认为帝国军会为了区区输送舰队而动员大军，况且派遣过于多数的舰艇，总司令部的警备也将会薄弱，以此为理由而将其驳回了。在这远离前线，而且易守难攻的要塞内，竟然说出这种借口！卡介伦不由得为之愤慨不已。

史考特提督要比卡介伦乐观得多。虽然在出发前卡介伦再三警告他要当心敌人，但他却过耳不闻，也不到舰桥去工作，反而在自己房内和部下玩着立体西洋棋。

当脸色大变的舰队参谋尼可斯基中校来叫他时，他像是被将了军似的不高兴地责问道：是在前线有什么事吗？真是太吵了。

尼可斯基中校哑然地回顾着司令官。

“这里就是前线了。你没看到那个吗，阁下。”

他用手指指向前面连接着舰桥主银幕的小仪器，那里映出了急剧扩大的白色光云。

史考特提督像被人掴了一巴掌似的，喉咙里像塞了点什么，一瞬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再怎么说他也不会认为那是友军的。他们被敌方可怕的大部队包围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真不敢相信！”史考特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声音。“不过是对付一支输送舰队，竟派出这样的大军……为什么？”

在尼可斯基所开的氢气动力车通过前往舰桥的走廊途中，这位提督一直问着这个愚蠢的问题。直到尼可斯基不耐烦地对他说“你还不了解自己任务的意义吗？”时，走廊的扩音器传来报务员的叫声。

“大量敌飞弹向本舰接近！”

这个声音在一瞬之后变成了惨叫声。

“无法抵挡！数量太多了！”

※※※

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通信官从座席上站了起来，将那张兴奋得发红的脸朝向了莱因哈特。

“吉尔菲艾斯提督来的捷报。敌输送船队全军覆没，护卫舰二十六艘也完全被破坏。我方的损失只有战舰一艘受中度损伤，以及十四架王尔古雷……”

欢呼声席卷了整个舰桥。在伊谢尔伦要塞沦陷以来，虽说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但对于屡次不战而退的帝国军而言，可是许久未有的胜利快感了。

“米达麦亚中将、罗严塔尔中将、毕典菲尔特中将、坎普中将、梅克林格中将、瓦列中将、鲁兹中将，你们照事先计划进行，以全部战力对叛军发动总攻击。”

莱因哈特向待机中的诸将发令了。

在一声“遵命”之后，随即欲赶赴前线的提督们，被莱因哈特叫住了。他命令侍从端来了美酒，以预祝战争的胜利。

“我们已经胜券在握。现在必须使它成为彻彻底底的胜利。别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叛乱军有机会生还，一切条件都已成熟。愿大神奥丁的恩宠加诸众卿之身。干杯！”

“干杯！”

众提督唱和之后，喝干了杯中的美酒，依照习俗将酒杯掷落地板。无数的光亮碎片在地扳上华丽地乱舞着。

待诸将走出之后，莱因哈特仍旧屹立不动，静静地注视着外面漆黑无边的宇宙。他在其中看到了比散落在地板上玻璃碎片的光芒更为冰冷、更为无机质的光芒之群。但是，他打心底里喜欢那些光芒。就是为了要将那些光芒尽收手中，现在自己才会身在此处的……

【V】

标准历十月十日十六时。

利用重力倾度法，将舰队配置于行星流肯的卫星轨道上的伍兰夫提督察觉了敌人来袭。现象是在周围布署的两万个侦察卫星之中，在二点钟方向的一百个卫星在映出无数光点之后，即中断了传送映像。

“来了！”

伍兰夫独自说道。自己也感觉到紧张的电流已奔向神经末梢。

“报务员，在和敌人接触之前，计算一下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六、七分钟。”

“好，全舰队准备全力一战。通信官，向总司令部以及第十三舰队联络。就说我方遭遇敌袭。”

警报响起，旗舰盘古的舰桥内交杂着命令及回答。

伍兰夫向部下说道：“不久后第十三舰队会前来救援的。是那个‘奇迹的杨’。如此一来就可以前后挟击敌人。胜利不会有问题的！”

有时候指挥官得让部下去相信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才行。伍兰夫心想，杨大概也在同时遭到多数敌人的攻击吧？根本没有空档可前来救援第十舰队。

帝国军的大攻势终于开始了。

※※※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那张雪白无暇的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抬头望着司令官。

“阁下！伍兰夫提督传来了超光速通信。”

“是敌袭吗？”

“是的，十六时七分，和敌人进入战斗状态。”

“终于开始了……”

这句话的语尾和警报的鸣叫声重叠在一起。五分钟后，第十三舰队和坎普所率的帝国军交战。

“十一点方向，敌飞弹群接近！”

对报务员的叫声，旗舰休伯利安的舰长马利诺上校很快的反应了。

“向九点钟方向射出诱击弹！”

杨沉默着，埋头于舰队的作战指挥和自己的工作。有关舰艇单位的防御和应战是舰长的责任，如果连这方面司令官也要插手的话，未免就太费精神了。

雷射氢爆飞弹如凶猛的猎犬般急袭而来。这是一种不经核分裂，而以雷射的超高热引发核融合的兵器。

对抗用的诱击飞弹发射了。这种飞弹会发出热源和电波，以欺骗雷射氢弹上的追踪系统。飞弹群以急转弯回头追向这些诱饵。

能源对能源、物质对物质互相冲突，在暗黑的虚空中散发着不详的光芒。

“斯巴达尼恩，准备出击！”

※※※

命令传达下来，数千位斯巴达尼恩的飞行员，身心奔驰着快意的紧张感。他们对自己的技术和反射神经有着强烈的自信，死亡的恐怖感对他们而言只能算是侮辱的对象。

“走吧！好好地干一场！”

在旗舰休伯利安上开朗地叫喊着的是有“击坠王”之称的沃连·休兹上尉。

休伯利安上有四位击坠王。除了休兹之外，还有沙列·亚吉斯·谢克利上尉、奥利比·波布兰中尉、依旺·哥尼夫中尉，他们为了夸示击坠王之称号，各自在爱机上以特殊颜料画上了黑桃、红砖、红心、梅花等Ａ字记号。把战争看成是一种运动，或许这就是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的要素之一。

“会击坠五架敌机归来的，帮我准备冰凉的香槟庆祝吧！”

跳上爱机的波布兰随口对着整备兵说道，但回答却是冷淡的：“怎么还会有香槟呢？我帮你准备一些开水吧！”

“真是不懂风趣的家伙！”

嘟哝着一会儿，波布兰和其他三人一起驶入了宇宙空间。斯巴达尼恩的机翼反射着爆炸光而发出七彩的光芒。充满敌意的飞弹从各方杀到，光束炮也袭击过来。

“怎么会被你们击中呢？”

他们四人都异口同声地大声道。那份多次超越鬼门关而生存下来的自豪，使得他们能如此口出狂言。

有如在夸示那出神入化的技俩般，斯巴达尼恩以急回转躲过了飞弹。而那原本想要追击他们的飞弹，由于重力的急变而从细小的弹体中央折成了两段。他们嘲笑般地挥动着机翼离去！而在面前，帝国军的王尔古雷冲出来挑起了格斗战。

休兹、谢克利、高尼夫各将一架架的敌机化为火球。

只有波布兰一个人为了疑问和愤怒弄得满脸通红。一秒间可发射出一四○发攻击敌人的铀238弹——富有金属穿透力，一旦命中会发出超高热爆炸的弹列无奈地被虚空吸收而去。除了他以外，其他三人早就把合计七架的敌机血祭了。

※※※

“这是什么狼狈相？”

大皱眉头的是帝国军指挥官坎普中将。

坎普本身也是击坠王。他曾是个开着银翼的王尔古雷，把数十架敌机送入死神怀抱之中的历战勇士。虽是相当高大的身材，但因身体的横宽使人不觉得突兀。茶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

“那种程度的敌人有什么好费事的？由后方采半包围阵势把它们赶进舰炮的射程之内！”

这个指示是正确的。三架王尔古雷将休兹上尉的斯巴达尼恩由后方联成半包围网，巧妙地将其赶进入战舰的主炮射程内。领悟到危险的休兹，以急回转将铀238弹射入了其中一架敌机的操纵席，并想趁它脱队的间隙逃逸。但是敌舰的副炮却不在他的计算之内。在光束闪动间，休兹和他的爱机在一击之下从此在世间消失了。

谢克利也死在同样的战术之下。剩下的两人拼命地摆脱追击，逃进了舰炮的死角。

※※※

打落四架敌机的高尼夫倒还好；但光是一味逃命，一机也未击坠的波布兰，其自尊心受到了无可救药的伤害。

当他终于明白了一弹也未命中的原因时，伤心化为愤怒而爆发了。回到母舰的波布兰，由操纵席跳了下来，抓住了奔来的整备兵的衣领。

“把那个害死人的整备主任叫出来！我要杀了他！”

托达技术上尉一来，波布兰就不顾阶级地开骂了。“机枪的准星差了9到12度！到底有没有好好检查？你这个饭桶！”

托达技术上尉扬起眉来。“当然检查好了。人很容易就可生下来，而战斗艇可是相当花钱的，当然我很用心做检查了。”

“这家伙到现在还说这种风凉话！”

战斗用头盔被用力丢向地板，而高高地弹起，波布兰那绿色的眼睛燃起了怒气的火焰。而托达的双眼则显得细小尖锐了。

“想打架吗？你这混蛋。”

“啊，是想打架。到现在为止我在战斗中，不知杀了多少比你优秀的帝国人。对付你只要单手就够了，算是对你的优待！”

“少瞎扯了！硬把自己的疏忽推在别人身上。”

虽有人大声喝止，但两人自己早已互殴起来了。两三次的挥拳都被波布兰躲过，不久后被迫成挨打之势的托达脚步开始不稳了。当波布兰正想饱以几拳之时，却有人抓住了他的手。

“笨蛋，适可而止吧！”

先寇布准将苦涩地说道。

打架是收场了。没有人不敢不给这攻下伊谢尔伦的勇士一点面子。当然对先寇布而言，现在自己只能对劝架派上用场，实在是完全违背本意的……

※※※

攻击伍兰夫第十舰队的帝国指挥官是毕典菲尔特中将。橙色的长发和棕色的眼瞳，细致的脸和雄伟的体格说不上相称。从他紧迫的眉头、炽烈的眼神，可看得出其战斗式的个性。

另外，他麾下的全部舰艇都被涂装成黑色，称为“黑色枪骑兵”，是支剽悍的部队。但伍兰夫可不是等闲之辈，他给予这支部队相当的痛击，自己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伤害——不是比率上而是绝对数目上。

毕典菲尔特军原来就比伍兰夫军的数量要多，而且也未让士兵们挨饿，斗志比诸同盟军的士兵要高昂得多。指挥官和部下都富有清新的活力，虽然付出了相当的牺牲，但也终于成功地将同盟军完全地包围了。

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的第十舰队，无法回避毕典菲尔特军的集中炮火。

“只要打出就会命中！”

在这口号之下，帝国军的炮火使密集的同盟军舰列沐浴在能源光束和飞弹的豪雨中。

能源中和磁场被击破之后，舰艇的外壳受到了无法抵挡的冲击。当这冲击进入舰内时，引起了爆炸，杀人的热风劈倒了舰内的将兵们。

遭受破坏，失去动力的舰只，在行星引力的作用下坠落。行星背向太阳这一半的住民们看到了夜空中无数的流星，孩子们一时忘却了饥饿，出神地看着这幅凄艳的美景。

【VI】

第十舰队的战力已到了极限。舰艇失去了四成，残存的舰艇有半数以上处于无法战斗的惨状下。舰队参谋长陈少将以苍白的脸色面向司令官。

“阁下，如今要再继续战斗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有选择投降或逃亡了。”

“两种方式对军人而言都是不光荣，是吗？”伍兰夫中将自我嘲讽地苦笑道。“投降不符合我的个性，就逃走好了，向全舰队传达命令！”

即使要逃亡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才行。伍兰夫将残存的战力重新整编为纺锤阵形，把受伤和不能战斗的舰艇夹在中间先走，自己则断后，以其一举突破包围网的一角。伍兰夫熟知集中战力的使用法。

他以此巧妙果敢的战法成功地让半数的部下死里逃生。但自己却轰烈战死了。

他的旗舰盘古直到最后都在包围下与敌人战斗，在快要脱离的瞬间，飞弹发射孔受到敌人光束炮的直击而爆炸了。

“……参谋长，我军都成功撤退了吗？”他死前仍念念不忘地问道：

躺在一侧重伤垂死的参谋长艰难地应道：“……是的，都走了。”

“很好……”

※※※

战线所及之处，同盟军都尝到了败北的苦果。

第十二舰队司令官波罗汀中将受到鲁兹舰队的急袭，一直战斗到旗舰身边只剩下八艘炮舰的苦况，在战斗和逃亡都不可能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军人的名节，让部下有选择的机会，用手枪射击了自己的头部自杀。继任指挥权的柯那利少将投降了。

第五舰队由罗严塔尔、第九舰队由米达麦亚、第七舰队由之前把同盟军的输送舰队尽数歼灭的吉尔菲艾斯、第三舰队由瓦列、第八舰队由梅克林格，同盟军各舰队都各自遭受到猛烈的攻击，而不断地后退。

唯一例外的是杨的第十三舰队。他对坎普舰队采取了巧妙的半月阵形躲过了敌方攻势，并灵活地从左右两翼交互攻击造成敌人不断的出血。

为此意外损害而惊讶的坎普，决定与其这样下去因为出血过多而衰弱至死，倒不如在战术上作彻底的更正。下此结论后，他让部队缓缓后退重新布阵。

看到敌方后退的杨，并不想趁此乘机展开攻势。杨认为，这场战斗求胜不如求生要来得有意义。即使在此打赢了坎普，最后仍会遭到占尽优势的敌人围攻。所以应趁此敌人后退之际，尽可能地远离而去。

“好，全舰队逃跑！”

杨一本正经地下此命令。身后的幕僚们都苦笑不已。

第十三舰队逃出了，逃得井然有序。

占尽优势的敌人将己方追到此处，却反而开始急速后退，坎普不由得为之一惊。本来已经作好心理准备将受到追击而遭到相当的损失，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却大出意料之外。

“为何敌人不乘胜追击呢？”

坎普如此自问，并征询幕僚的意见。

部下们的反应分为两种——说是因为同盟军其他部队身处绝境而急急赶去救援；一说是敌军故意露出破绽，以引我军发动攻势，再加以彻底的反击。

迪奥多·冯·流肯少尉，这位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这时候惶恐地开了口。

“我……不，下官认为敌方并无战意，纯粹只是要逃走而已。”

这个发言完全被忽视，流肯少尉独自红着脸退下去了。虽然他所说的和事实最接近，但包括他本人在内，谁也没有察觉到。

富有战术家常识的坎普，在深思熟虑之后，下了“这是狡猾的杨威利的诡计，敌人的退却是陷阱”的结论，放弃了再反击，而着手于舰队重新整顿的工作。

此时，杨威利和他的舰队继续遁逃，到达了帝国军命名为“C战区”的宙域，在此被帝国军捕捉到其踪影，展开了新的战斗。

※※※

另一方面，由亚尔·沙列姆提督指挥的同盟军第九舰队，受到帝国军米达麦亚暴风雨般的打击而持续败退。沙列姆提督拼命在防止指挥体系的崩溃。

因此时米达麦亚的追击过于迅速，追来的帝国军的前锋部队和被追的同盟军后尾集团混成一团，产生了两军舰艇舷并舷并驾齐驱的奇景，由视窗看到敌舰标帜近在眼前的双方士兵们都大吃一惊。

另外，由于在狭小宇宙空间中产全高密度的物质反应，虽然各舰都开启了碰撞回避系统的全部功能，但仍有因各方向都被敌我遮断而

不断回转的战舰。如此是不能交战的。在高密度状态中，若放出了庞大的能源，将产生无法控制的能源乱流，结果是同归于尽。

为防止因找不出安全行进方向而陷入二律违反之碰撞回避系统产生“发狂”现象，一些舰艇不得不将操纵切换成手动控制，但仍然无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接触和冲突。

驾驶员们汗流浃背，这和战斗服的温度调节机能是无关的。紧抓着操纵盘的他们，在眼前可看到为了避免互相碰撞这个共同目的而努力的敌方。

这个混乱经由米达麦亚对部下下令减速，才好不容易地收拾了。不过这对同盟军而言，只意味着敌人的追击再次组织化而已，在保持射程的距离之下遭受帝国军的炮火侵袭，舰艇和人命都一一的失去了。

旗舰巴拉米迪斯舰体也有七处受损，司令官亚尔·沙列姆中将折断了肋骨，身负重伤。副司令官摩顿少将接替了指挥权，勉强地统率残兵，走上了漫长的败北之路。

※※※

当然遭到败北之痛苦的，并不是只有他们而已。

同盟军的各舰队不得不笼罩在同样的愁云惨雾之下。即使杨威利的第十三舰队也不能例外。

此时，刚从最初的战场后退了约六光时（约六十五亿公里），杨的第十三舰队处于要对抗四倍数量的敌人的毫无余裕的状况之下，而且C战区的帝国军指挥官吉尔菲艾斯已经击败了第七舰队，而持续将兵力及物资投入对第十三舰队的战场，要以毫无间断的攻击来消耗同盟军的战斗力。

这个战法并非什么奇略，而是正统的战术，运用起来坚实无比。

“丝毫无机可乘的完美战术，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杨叹息道。

“敌方以吉尔菲艾斯中将的名义发出了通信要我军投降。”这时菲列特利加报告道。

“吉尔菲艾斯中将？我听过他是罗严克拉姆伯爵的心腹，没想到打仗也这么高明。毫不使诈的优秀用兵手段……”

也不能光是佩服。以正攻法作战的话，数量上居于劣势的第十三舰队很明显的将只有败北一途。

考虑过后，杨决定了要采取的战法。把现在确保的宇宙空域让给敌人，但以整然的后退将敌人诱入U字阵型之内，趁其队形和补给拉长的时候，以全力加以反击。

“只有这方法了。不过，这也要敌人会上钩才行，但是……”

杨的战法如果有积蓄战力的时间及完全独立的指挥权、也许能收到某种程度的成功，而阻止帝国军的继续往前推进吧！

但是，这两者他都没有得到，在忍受着以压倒性数目逼近而来的帝国军的强攻之下，用心良苦地将舰队重新整编成U字阵型的杨，接到了伊谢尔伦总司令部来的命令。

“以本月十四日为期，在亚姆立札恒星系A宇宙点集结，立刻终止战斗，转进。”

当听到这个命令时，菲列特利加看到杨的脸上划过了痛苦和失望的阴影。这阴影在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说得可真轻松啊！”

也只能这么说了，菲列特利加能感同身受地了解到在此状态下要从敌人眼皮底下撤退的困难。更何况对手并非无能的敌人。如能像早前面对坎普时一样，想退就能全身而退的话，杨早就逃之夭夭了。就是因为找不到好的机会才被迫一直战斗至今的。

杨不得已遵从了命令。但他的舰队却在此次无比困难的撤退战中，产生了数倍于前的牺牲者。

※※※

在帝国军的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中，莱因哈特听取了奥贝斯坦的报告。

“敌方虽败逃，但仍保持着秩序，好像是朝向亚姆立札星系集结。”

“很接近伊谢尔伦回廊的入口嘛！但我想对方并非只想逃吧！你认为如何呢？”

“大概是打算集结后再发动反攻吧？虽然迟了点，但总算发觉到军力过于分散的愚昧了！”

“的确是太迟了。”

将额头垂落到眉梢的金发用纤美的手指拨开，莱因哈特微微一笑。

“那么你打算怎样应付呢？阁下。”

“很简单，我军也在亚姆立札会合。既然敌人想以亚姆立札为坟场的话，我们不是该促成其心愿吗？”

# 第九章 亚姆立札

【1】

恒星亚姆立札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咆哮。在核融合的超高热度中，无数的原子互相冲撞、分裂、再生，这过程永无止境地重覆着，膨大的能源向虚空中散发开去。各种不同的元素发出不同色彩的火焰，以一万公里为单位跳跃着，或红、或黄、或紫，把人的视界染成千变万化的色彩空间。

“真是令人觉得不舒服！”

在通讯屏幕前，比克古中将白色的双眉蹙拥起来，杨同意地点点头。

“颜色似乎不怎么不吉利呀！”

“不只颜色，这个恒星的名字也很不吉利。我真的很不喜欢！”

“第一个字是‘A’，和亚斯提一样，对我军而言，只会让人联想到鬼门关。”

“我倒还没有这种感觉。”

对老提督奇怪的想法，杨并不感到可笑。乘着太空船在宇宙深渊中度过了半个世纪，自然会有种特殊的感觉及经验法则。总司令部指定亚姆立札星域为决战的场所，和总司令部的判断相较之下，杨反而觉得这位有点迷信的老提督所说的话更有道理。

杨的心情一直未曾好转，他虽有“魔术师”的称号，但却失去了一成的舰队，反击策略也遭到封杀，在总司令部的命令下无功折退，他现在只觉得白费气力了！在伊谢尔伦适当地补给了物资、把受伤士兵送到后方、部队重新编列之时，他虽曾抽空小睡了一会，但精神却无法再次提振起来。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啊！——他想道。失去指挥官及大半兵力的第十舰队，现在也置于杨的指挥之下。总司令部似乎非常赞许他处理战后残局的才能，但责任的加重却让人吃不消。

责任也好，才能也罢，都是有限度的。所以不论别人的期望有多高，或如何强迫，不可能的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的。虽然自己不是在

推诿责任，但是，为什么却非接下这些工作不可呢?

“我们能生存下来可说是饶幸，伍兰夫和波罗汀他们都战死了，我知道伍兰夫是很欣赏你的。”

“生死或者都是天注定，我们也不用太悲伤了。”

比克古点点头。

“不管怎么说，总司令部的那些家伙，要是能到前线来看看就好了！这样或许他们便能稍稍理解官兵们有多辛苦！”

这是切断通信前比克古所说的话。他本来在讲部队配置的调整方法，讲到一半，突然话题一转，变成了批评总司令部。

杨并不觉得他的话题偏了，因为他也对总司令部感到非常不满。

“请用餐！阁下。”

通讯显示屏上的影像消失后，一转过头来，就看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端着菜盘，站在一旁。菜盘上有包着香肠和蔬菜的小麦蛋白烤肉、强化钙质含量的黑麦面包、拌着酵母乳的水果沙拉、掺有蜂皇浆的碱性饮料……

“谢谢！不过，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如给我一杯白兰地吧！”

他的副官眨了眨动人的淡茶色眼眸，缓缓摇了摇头，拒绝了他的要求。杨不服气地看着她。

“为什么不可以？”

“尤里安也说过，酒喝太多会对身体有害的。”

“真是的！你们什么时候一个鼻孔出气啦？”

“我们是为你的健康担心啊！”

“是吗？但你们没有担心的理由呀！我的酒量变大，也只是和一般人差不多而已。身体还健康得很，再活个一○○○光年也没问题的！”

菲列特利加正待答腔，耳边却响起了警报。

“敌人接近！敌人接近！敌人接近！”

杨向副官轻轻的摆摆手，微微一笑道。

“中尉，你听到了吧！如果打完这场仗之后我还能活着，我答应你以后一定会注意自己的饮食的。”

同盟军兵力减少了一半，而饶勇善战的名将——伍兰夫提督的死，对同盟军更是沉重的打击，同时，他们的士气也无法提高。相比之下，满怀自信、乘胜追击而来的帝国大军，正采用正攻法步步进逼而来，同盟军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呢?

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坎普、毕典菲尔特等帝国军的勇将，将战舰的舰首并排在一起，以密集队形向前挺进。其实这也是虚张作势，吉尔菲艾斯正率领着庞大的舰队，迂回绕到同盟军的背后发动攻击，为了掩饰前后挟击的意图，他们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让同盟军无从分心。

“好！全舰队！以最大战速发动攻击！向恒星表面投掷纵合弹以加快行进速度！”

杨下达命令。

第十三舰队先发制人的率先开始行动！

※※※

两军开始陷入激烈的冲突中。不胜计数的光束和飞弹交错飞射，爆炸的光芒划破了黑暗，炸裂的舰体随着能源的风暴在空中扭曲飞舞。在战乱的涡流中，第十三舰队如初生之犊般勇敢迎击前方的敌人。

杨的指令无论是减速或加速，一切都在舰队副司令官费雪的精心算计与指挥下进行着。第十三舰队自亚姆立札恒星的巨大火焰中猛然跳脱出来，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它看起来仿佛是脱离太阳而去的日冕一般。

这出人意料之外的速攻，首当其冲的是米达麦亚指挥的帝国军舰队，勇敢无畏的他，并不否认这个快攻令他们大感意外，可说是被取得先机了。

第十三舰队的第一次攻击，对米达麦亚舰队而言，无异是迎头痛击。

因为火力过度集中于一艘战舰，以致当其舰体的某处遭到六枚以上的水雷飞弹同时击中时，防卫系统因承受不了而使舰体被洞穿，随即发生爆炸。

米达麦亚的旗舰人狼四周被火球团团围住，左舷也受到破坏。

“不愧是杨威利！果然来势汹汹！”他赞叹着。“没办法，全舰队保持着秩序，缓缓后退，同时改变阵型，在敌军追来时待机反击！”

一个非凡的军事指挥家，要能在后退的同时软化阵型，将损害减到最低程度，并且伺机还击。而米达麦亚无疑能做到这一点！

※※※

“不要追，这是个陷阱。”

杨下令停止追击，他认为只要给对方一定的破坏后，就应感到满足了，而避免深入去追击敌人。他不禁想道，罗严克拉姆伯爵的麾下竟如此人才济济，如果我方的伍兰夫或波罗汀还在的话，或许还能与帝国军有同等的作战条件，但是……

这时，毕典菲尔特的舰队突然高速挺进，冲向第八和第十三舰队之间的宙域——名称简略为D 4 的宇宙空域。他这样做既非大胆亦非有勇无谋，而是想打乱同盟军的阵脚，使他们腹背受敌。

“阁下，新的敌人在两点钟方向出现！”

杨的回答似乎漫不经心。“哦！这可是非同小可啊！”

菲列特利加忍不住唤道：“提督！”

杨怔了怔，马上恢复理智，迅速下达命令。这是杨和莱因哈特所共通的优点。

他让装甲坚厚的巨舰纵向排开，形成一面坚壁抵挡敌人的火力。在舰与舰之间的空隙，较具机动力与火力的炮舰及飞弹舰则无情地对敌人用炮火加以攻击。

毕典菲尔特舰队之中开始有了间隙，一些舰只被炮火击中，但是速度仍然没有放慢。而且反击得很激烈，使第十三舰队用巨舰形成的防御墙损伤了一部份，连杨的旗舰也受到剧烈的震荡。

总体来说，第十三舰队并无重大损伤，但第八舰队则伤亡惨重。它无法应付毕典菲尔特的速度与攻势，侧面的舰列被击溃，物理上或能源方面的抵抗也都越来越薄弱了。

战舰尤里西斯被帝国军的大炮击中受损，损伤轻微但深刻，这深刻是对舰内的官兵而言的。受损的是利用微生物的排水处理系统，以致舰上的战斗人员只好双脚浸在逆流而来的污水中苦苦作战，若他们

得以生还，这件事必定会传为笑柄，若战败而死，不但死状悲惨，还很不光采。

杨眼睁睁地看着友军自宇宙的深渊中消逝，第八舰队仿若一群待宰的羔羊，而毕典菲尔特舰队无异是一群狼，同盟军的舰艇四处逃窜，在敌人的猛烈攻势下一一被消灭了。

要不要救第八舰队呢?

杨犹豫难定，如果出手救援，就敌人的攻势看来，势必会形成混战，系统指挥自然也无法统一作出安排，这无异等于自杀行为，结果他只能下令发动密集的炮火还击。

※※※

“前进！前进！胜利的女神正对你们掀起了裙子啦！”

毕典菲尔特的号令并不怎么高雅，但对部下的士气却有振奋的作用，“黑色枪骑兵”已完全控制了D 4 宇宙空域，同盟军被切断了。

“似乎胜利了！”

莱因哈特望向身旁的奥贝斯坦，胜利就在眼前，他的声音也不禁微微发颤。

※※※

“好像输了啊！”

大约与此同时，杨则如此想到，但他却不能说出来。

自古以来，指挥官的一言一行都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似的，能对部下产生难以想像的巨大影响，指挥官如果说“输”，就好象一定会输。

毕典菲尔特说“胜利的女神正对你们掀起了裙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盟军第八舰队已告瓦解，被挟击的疑虑也烟消云散了，无后顾之忧的毕典菲尔特因而高兴得大声下令道：“太好了！现在，发动致命性的一击！”

意气风发的毕典菲尔特是想藉格斗战给战斗力极高的同盟军第十三舰队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拥有母舰机能的所有舰艇，派出王尔古雷战机！其它各舰将长程炮换成短程炮，尽量贴近敌人，发动攻势！”

然而，杨早已知道他的企图了。

杨在倾俄之间，猛然洞察到帝国军的火力会一时变得衰弱，是因为转变攻击方式之故，换作是其他的指挥官，由许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想通毕典菲尔特的这个意图。毕典菲尔特太急了，而杨以最大限度去促成他的失败。

“敌人快要接近了，所有舰艇打开所有炮门！准备连续不间断的炮击！目标是那支黑色舰队！”

数分钟之后，D 4 宇宙空域的帝国军，局面急转直下，已面临败北的命运了。

※※※

看到这番演变，莱因哈特不由得大声嚷道：“毕典菲尔特失败了！王尔古雷太早发射，刚好成了敌人炮击的靶心！”

奥贝斯坦也失去了冷静，他那原就青白的脸色，仿若彗星的余光掠过……

回答的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了。

“阁下原先是期待藉他的手来奠定胜利吧……”

将毕典菲尔特大军引入零距离射程范围内的同盟军第十三舰队，无情地进行破坏和杀戮的行动。磁力炮所发射的超硬度钢炮弹穿裂了战舰的装甲，核融合榴散弹和光子弹的爆炸，将舰内的战斗人员连同王尔古雷变成微粒子尘埃。

有色彩和无色彩的闪光交互映现，一时之间，地狱的鬼门关大开，士兵们一批接一批地跨足而过。

毕典菲尔特引以为傲的“黑色枪骑兵”，其黑色也变成尸衣的颜色了。

这时通讯兵转头向莱因哈特报告道：“阁下！毕典菲尔特提督发出紧急求救讯号要求增派援军！”

“援军？”

金发的年轻元帅回答的声音甚是尖锐，通讯兵吓得退缩一旁。

“是的！他们要求援军。毕典菲尔特提督说依目前的战况推算，我方略逊一筹。”

莱因哈特的军靴重重地踏下，发出巨响。

“他以为我有那种可以变出舰队来的神灯吗？”

莱因哈特大发雷霆，但转瞬之间，又强行克制了怒火，身为最高司令官是不得不时时保持冷静的。

“传令给毕典菲尔特！总司令部没有多余的兵力，若从其它战线抽调兵力则会使我军战线全面崩溃！要他保持现有兵力，死守到底，善尽一个军人该尽的责任！”

过了一会，莱因哈特打破沉默，重行下令：“从现在开始，切断和毕典菲尔特的通信，以免敌人从旁探知我军的窘境！”

奥贝斯坦紧紧盯着把视线再度落在屏幕上的莱因哈特。

头发半白的参谋长认为，莱因哈特的处置非常冷酷，但也很正确。不过，他能否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下这样的命令呢？一位霸者的心中是不可以有圣域存在的……

“敌我双方都打得很不错嘛！”莱因哈特看着屏幕喃喃说道。

虽然总司令部远在后方，全体的指挥有欠圆滑，但同盟军却骁勇善战。尤其第十三舰队的行动更是俐落无比，其司令官便是杨威利！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这个道理啊！

莱因哈特不经意地看看奥贝斯坦。

“吉尔菲艾斯还没到吗？”

“还没有！”

参谋长简单地回答。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他以充满试探味道的语气问道：“很担心吗？阁下！”

“不是担心，只是想确认一下！”

莱因哈特仿佛被人说中心事般地回应着，随后沉默地凝视着萤幕。

※※※

此时，率领着全帝国军三分之一兵力的吉尔菲艾斯，绕过亚姆立札星系的太阳，朝同盟军的背后包抄而来。

“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些，有点着急！”

为了躲避同盟军的监视，吉尔菲艾斯靠近太阳的表面航行。但强烈的磁力和重力却高过他们原先的估计，受到磁力和重力的影响，驾

驶员不得不以原始的笔算来确定航路。因此，他们的速度落后了，不过，最后还是赶到了目的地的宇宙空域。

同盟军的背后——散布着一大片广阔的宇宙机雷群。

在同盟军的想法中，即使帝国军从背后包抄过来，这四○○○万核融合机雷也会阻挡其去路，杨虽然无法全然放心，但他也认为敌人即使拥有突破机雷群的手段，也非在短时间内就可办到，因此，应当还能在敌人尚未到达战场前，有足够时间做好充份的应战准备才是！

但是，帝国军的手段却超出杨的意料之外。

“放射出指向性杰服粒子！”

吉尔菲艾斯下达命令。

帝国军在同盟军之前，成功地开发出具有指向性的杰服粒子，而这次战争则是第一次将其实际运用于作战之中。

有三台圆筒状的放射装置，由工作舰导引向机雷群。

“不快一点的话，该死的敌人搞不好就溜掉了！”

幕僚之一的金兹上校大声说道，吉尔菲艾斯轻轻地苦笑着。

浓密的粒子群如星际间物质的云柱一般穿过了机雷群，机雷上装设的热量及质量感应系统，一点反应也没有。

“杰服粒子到达机雷群的对面！”

前锋舰艇传来报告。

“好！点火！”

吉尔菲艾斯一声令下，前锋的三门光束炮设定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射出光束。

刹那之间，只见三条巨大的火柱划破了机雷群。白热的闪光消失之后，机雷群被挖开了三个大洞，在其位置上的机雷全被引爆了。

不过用了短短的时间，机雷群的正中央形成了三条直径二○○公里、长三万公里、呈隧道状的安全通道。

“全体舰队突击！以最大战速前进！”

帝国军在红发的年轻提督号令之下，万军齐出。浩浩荡荡的三万艘舰队，有若流星群一般通过三条隧道，从毫无防备的同盟军背后发动偷袭。

※※※

“背后有敌方大军！”

通讯兵们无法确定发光群的数目，尖声发出绝望的叫喊，此时，吉尔菲艾斯的前锋部队已经发动炮击，把同盟军的舰列打得斑驳处处。

同盟军的指挥官们莫不惊慌失措，同时，这意味着同盟军的战线已彻底崩溃了。

舰列中处处产生了无可竭止的爆炸，乱成一团的同盟军陷入帝国军的炮火阵势中，一艘艘舰艇遭到无情的摧毁！

胜败已经一目了然了。

杨默默地看着己方全军崩溃的情景，他现在终于想通，人类是不可能预测到所有的事情的。

“怎么办？司令官！”

参谋之一的派特里契夫用力的咽下口水，然后问道。

“呼！要逃还早得很呢！”

杨的回答似乎无关紧要。

※※※

此时，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胜利的欢呼声汹涌而来。

“十万艘舰艇的追逐战，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哩！”

莱因哈特的声音铿锵有力，头发半白的参谋长则平静地应道：“我们的旗舰也参加追击吗？阁下！”

“不，还是不要！现在，我若是贸然前进而不知节制，那些好事之徒岂不是会讲闲话说我想抢夺部下的功劳吗？”

当然，这只是莱因哈特开的玩笑，他的目的无非是想显示自己心中的情绪稳如泰山。

※※※

会战已渐渐步入落幕阶段了，但是，杀戮和破坏仍然激烈地展开着。疯狂的攻击和绝望的反击重覆地上演，这种混乱的状况使帝国军在局部的宇宙空域已陷入劣势。

到了这种地步，战术上的胜利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眼前处于胜利一方的人，希望能够彻底赢得胜利；而败北的一方为了减少战败的名誉损失，在撤退之时，能多带回一名士兵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这场疯狂的战斗之中，使得胜利在望的帝国军也付出相当的流血代价的原因是，杨威利所组织的有秩序抵抗发挥了奇效，他为使友军能逃出敌军重重的包围，自己仍留在战场上牵制着敌人。

他使用局部集中火力的手法，分断帝国军的兵力，混乱其指挥系统，并一一予以击破。

到处都呈现出灭亡与破碎的悲壮美，但杨已无心陶醉于那种气氛当中了。他一面掩护着其它逃亡的同盟军舰队，一面还得确保自己的退路，并等待撤退的良机。

※※※

睥睨着主屏幕和战术电脑显示屏的奥贝斯坦上校对莱因哈特提出忠告。

“请阁下指示吉尔菲艾斯提督或任何人都可以，火速前往救援毕典菲尔特提督的舰队！敌方指挥官一定会对包围圈中最薄弱的一环，予以一举突破！现在我军已有余力了，和刚才的情况不同，我们应该立刻派兵协助！”

莱因哈特搔搔金色的头发，视线快速的移动着，忽而望向萤幕，忽而望向显示屏，最后又落到参谋长身上。

“就这么办吧！只因毕典菲尔特这家伙一个人的失败，就给全军带来无穷后患！”

莱因哈特的命令随着超光速通讯在虚空中飞过。接获命令的吉尔菲艾斯，延伸了布署好了的舰列，在毕典菲尔特舰队的后方再形成一道防御线。

※※※

一直在等待着撤退机会的杨，察觉到帝国军的此一举动，刹那间，他感到杀机重重！退路被截断了！太迟了吗？我应该早一点逃走的……

不过，此时幸运之神是站在杨这一边的。

看见急速行动中的吉尔菲艾斯舰队，在其行进方向上亡命奔逃的同盟军掀起了疯狂的举动，也不管有大质量的舰队在航路的近处，仍然进行了亚空间跳跃。这并不是什么怪事。这些知道逃跑无望的人，宁愿选择未知的恐怖，也不愿走向确定的死亡，虽然无法算定行进路线，他们仍然逃进了亚空间。万一无法逃走的话，就只有投降一途了，这个指示的信号也已设定好了；但有些不听指示的人，根本就不杷它当一回事。逃往亚空间的人们，命运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就像无人预知死后的世界一样，这是谁也不知道的答案。

尽管如此，他们仍自己选择了命运，而对那些非出于己愿而身不由己的人来说则可说是飞来横祸。帝国军各舰的通讯兵发现前方的敌人消失了，并接着发生剧烈的空震，莫不倒抽一口凉气，隐约感到危险的讯息。舰队的前半部卷入无秩序的乱流里，在一阵混乱之下，数艘舰艇因相互碰撞而损坏了。

因此，吉尔菲艾斯不得不重新整编舰队，而给了杨一点相当宝贵的时间。

毕典菲尔特为了挽回声名，率领着残余的少数部下。勇敢地与敌军缠斗着。但是，他也只能着眼于面前的战斗，而无法顾及整个战局。

如果他能注意到吉尔菲艾斯的动向，即使莱因哈特已切断了和他的通信，他还可以发觉杨的意图，并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截断杨的退路。

但是，一旦与己方失去联系，就无异相当于少数部队而已，只能孤军奋战了。

杨集中了全部的兵力，一举攻向毕典菲尔特的舰队。

毕典菲尔特记取先前失败的教训，仍保持着高昂的战意，战斗力颇强，只是兵力仍显不足。同时，处理这一突发状况的时间也不够充裕。

不消片刻，毕典菲尔特舰队只剩下包括旗舰在内的几艘战舰，要不是欧根上校等人适时制止了大叫着要反击的指挥官，他们全部将只有死路一条了！

确保了退路之后，杨所率领的同盟军第十三舰队陆陆续续逃离战场，井然有序的光点群流向远方，在近处的毕典菲尔特双拳紧握，一脸木然，在远处的莱因哈特怒不可竭，失望和愤怒激荡着全身，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同盟军安然离去。

※※※

界乎这两者之间，有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和不得不放弃截断敌人后路的吉尔菲艾斯。三位年轻有为的提督打开了通讯回路彼此交谈着。

“如何？在叛军之中，竟然也有如此了不起的人物！”

米达麦亚口气率直地称赞道，罗严塔尔颇感赞同。

“是啊！希望下次能再和他一较高下！”

罗严塔尔有着暗褐色的头发，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初次见到他的人一定会被他左右不同颜色的两只眼眸所震慑。

右眼黑色，左眼蓝色，是一般人称作“金眼妖瞳”的异相。

谁都没有下令追击。

他们十分清楚机会已经不再了，再追击也无济于事，如果只知一味恋战，必将受到敌人有计划的反击，到时恐怕自己和部下都无法存活下来。

“叛军从帝国领域逃向伊谢尔伦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说已赢得胜利了，何况现在我军已无心于战，而且大家也已筋疲力尽了！”

罗严塔尔说道，这次换来米达麦亚点头表示同意。

吉尔菲艾斯目送着渐渐远离的光点，心想，莱因哈特此刻不知作何感想。亚斯提星域会战之时，在最后阶段也无法克尽全功，使他要大获全胜的自负心态大受打击！这次，他还能像上次那样在事后处之泰然吗?

“总司令部来电！扫荡残余敌军后返回！”

通讯官发布报告。

【Ⅱ】

“众卿干得很好！”

战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莱因哈特嘉勉着得胜而还的提督们。

他依序与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坎普、梅克林格、瓦列、鲁兹等人一一握手，发表宣布战功，并予以晋升。对吉尔菲艾斯，他只是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两人彼此心照不宣。

当奥贝斯坦前来通报毕典菲尔特的舰队回来时，年轻的帝国元帅，秀丽的脸上顿时涌现出厌恶的表情。冷哼一声，踏上阶级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的舰队——如果还能称之为舰队的话——悄然归来了，在此次会战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失去如此多的部下与舰艇。同军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也处于激战之中，因此，他的损失之大是责无旁贷的。

战胜的喜悦被凝结的沉默所取代，脸色惨白的毕典菲尔特心知肚明地走到上司面前，单膝跪地，低低的垂着头。

“毕典菲尔特提督！战争是胜利了，你虽然勇敢善战，但却让人大失所望！”

莱因哈特一字一句的厉声道。在敌军当前也面不改容的诸位猛将，听了后也不禁打了个寒襟。

“你急功好进，却不知掌握时机，就因为你个人的过错，几乎使我军全体战线毁于一旦，如不是吉尔菲艾斯提督及时抵达，也许我军早已涉临败北了！而且，还平白无故地牺牲了皇帝陛下的士兵，我所说的话，你有异议吗？”

“没有！”

回答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莱因哈特呼出一口气，继续说道：“赏罚分明是军队的铁律，等到还师帝都奥丁之后，我再追究你的责任，你的舰队暂归吉尔菲艾斯提督的旗下，回到你自己的休息室，好好反省！”

大家都觉得莱因哈特的决定太过严厉了，一片静寂当中，他一声“解散”如雷贯耳，然后，迳自走进船舱，大步走向自己的休息室。

周遭的提督们扶起了仍跪在地上的毕典菲尔特，纷纷安慰这位不幸的同僚，吉尔菲艾斯看了看他们，便追赶莱因哈特而去。奥贝斯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切。

“的确是个能干的男子，但是……”他在内心暗暗想道。“希望他不要把自己和罗严克拉姆伯爵之间的交情当成是一种特权，作为一个霸者是不能有私情的……”

在通往总司令官私人休息室的走廊上，吉尔菲艾斯尾随莱因哈特之后，扬声叫道：“阁下！请再考虑一下刚才的决定！”

莱因哈特猛地转过身来，冰蓝色的眼眸燃烧着熊熊火焰，在外人面前极力压抑着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毕典菲尔特没有善尽自己的职责、也就没有辩解的余地！他受罚是罪有应得！”

“阁下！您生气了吗？”

“我不应该生气吗？”

“我不敢说不应该，但我想问的是你为了什么而生气？”

莱因哈特不解地直盯着红发的好友，吉尔菲艾斯则沉稳地迎视他的目光。

“阁下……”

“别再叫阁下了，吉尔菲艾斯，你到底想说什么？说清楚一点！”

“那么，莱因哈特大人，真正令你生气的是毕典菲尔特提督的失败吗？”

“明知故问！”

“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莱因哈特大人，你气的其实是你自己，你恨自己让杨再一次扬名立万，因为他就好像是你的克星，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代罪羔羊罢了！”

莱因哈特双目一瞪，欲言又止的紧握两拳，全身神经质地发颤着，吉尔菲艾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柔和地注视着金发的年轻人。

“成就杨提督的威名让你那么悔恨难当吗？”

“我不甘心！那是当然的！”莱因哈特大叫，两手剧烈地搓在一起。“亚斯堤会战之时，我可以忍受一次，但是，第二次却又发生了！为什么那家伙总是在我即将大获全胜时出现，使我功败垂成？”

“他一定也对现状感到不满啊！为何他不能从一开始就和莱因哈特大人平起平坐的正面交手？”

“……”

“阁下，没有一条通往目标的道路是完全平坦的，往高处攀爬时，难免会遭遇困难，阻挠你的不只是杨威利而已，你认为自己一个人即可排除所有的阻碍吗？”

“……”

“只因为一次失败就漠视所有的功勋，是不能赢得人心的，阁下前有杨威利，后有斗阀贵族，腹背受敌，在此前提之下，你不能在部属之间再树立敌人了！”

莱因哈特久久动也不动的站立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全身也放松了下来。

“我错了！毕典菲尔特的罪，我不追究了！”

吉尔菲艾斯欣然地点点头，他并不是为毕典菲尔特之事感到放心，而是为莱因哈特有察纳直言的度量而感到高兴。

“帮我传达这个命令下去好吗？”

“不！不可以！”

吉尔菲艾斯断然拒绝，莱因哈特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

“倒也是，我不亲自下命令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由吉尔菲艾斯传达宽恕命令的话，被莱因哈特叱责的毕典菲尔特必定一方面对莱因哈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对吉尔菲艾斯铭感五内，这乃人之常情。因此，吉尔菲艾斯拒绝了莱因哈特的要求。

莱因哈特正待动身离去，又停下来对心腹好友说道：“吉尔菲艾斯！”

“是！莱因哈特阁下！”

“……你认为我可以将全宇宙掌握在手中吗？”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迎视着好友的目光。

“除了莱因哈特阁下，还有谁能做到呢？”

※※※

自由行星同盟军战败的行列悄然地踏上往伊谢尔伦要塞的归途。

战死及行踪不明的士兵，共约二○○○万名，电脑所统计出来的数字令生还者不寒而悚。

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只有第十三舰队还保有半数以上的生还者。

魔术师——杨、又再度创造了奇迹，在部下们的心目中，这位黑发的年轻提督，几乎是他们崇拜的光明象征！

他们绝对信赖的对象，现正在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他的两腿搁在指挥桌上，双手手指交叉平放在腹部前，两眼闭着，在他那年轻而生气勃勃的皮肤下，疲倦是那么的深沉。

“阁下……”

微微张开双眼，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赫然俏立眼前。

杨抬起手戴上黑色的军扁帽。

“在女士面前失礼了！”

“没关系！我想给你冲杯咖啡，好吗？”

“红茶比较好！”

“好的！”

“可以的话，多加一点白兰地！”

“好的！”

当菲列特利加正要离去时，杨突然不经意地叫住了她。

“中尉……我学过一点点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可以分成两种思想潮流。一说是真理比生命更重要，一说是生命比任何事都重要。当人类要发动战争，他们会以前者为借口，但当他们要结束战争，又会拿后者作理由。千百年来，都是一直如此重覆着……”

“方才所发生的事，几千年之后也会一样吧？”

“……提督！”

“哦！不！人类以后的命运会如何也无所谓。我只是想流了这么多血也该得到什么等值的东西吧？”

菲列特利加无言以对，兀自站立一旁。杨忽然察觉到这一点，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抱歉，净说些奇怪的话，请你不要介意！”

“……不会的！我去冲杯红茶给你，加一点白兰地，是吗？”

“多一点！”

“好的！”

她之所以会答应给他喝白兰地算是给自己的奖励吧？杨没有目送菲列特利加离去的身影，他再次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罗严克拉姆伯爵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鲁道夫大帝呢……”

当然，没有人回答。

当菲列特利加把红茶送过来时，杨已经睡着了，把军扁帽盖在脸上沉沉睡去。

# 第十章 另一个序章

【1】

……以最后决战场的星域名称来命名，这一连串的战斗被称为“亚姆立札会战”，自由行星同盟军几乎全军覆没。结局可想而知，在银河帝国使用战略性后撤时，同盟一时所占据的二○○余个边境恒星系，也都悉数放弃，现在，他们只保住了伊谢尔伦要塞。

同盟军动员的兵力超过三○○○万人，经过伊谢尔伦回到祖国的人只有一○○○万不到，未生还比率达七成以上，凄惨之至！

此次败北，对自由行星同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计算损失的经费和今后将付出的遗族抚恤金和年俸时，财政当局不禁脸色大变！

另一方面，对这次政府及军部毫无胜算的远征作战，军人遗族和反战派，无不大加挞伐！痛失夫婿爱儿的市民们，悲愤填胸，强烈地责难政府和军部的无能。

“虽然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和金钱，但仍有一些地方是值得尊敬的啊！千万不可陷入盲目的厌战主义中！”

主战派当中，仍有人这样强辩着。

“金钱比人命值得尊重的地方在哪里？是权力者的护身符？还是军人的野心？二○○○万名官兵的鲜血凭白流逝，还有数倍于二○○○万的遗族，他们的眼泪因何而流，这些难道就不值得尊重了？”

被这么一问，大家都悄然默不作声了。除了部分丧尽天良的人之外，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大家都觉得坐立难安。

同盟的最高评议会委员，全体提出辞呈。

主战派的声望急转直下，相对的，反战派的地位则大大提升。对远征案投下反对票的三位评议委员，他们的意见大受赞扬，因而被挽留，在第二年的选举前，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暂时掌握政权。

在自宅的书房中，特留尼西特举杯庆贺自己的先见之明，在他的头衔上摒除“暂时”二字，当在为时不远了。

军部方面，统合作战本部长席特列元帅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罗波斯元帅也双双辞职。有人说，罗波斯终于以自己的失败，把竞争对手席特列给拉下台了。

英勇奋战阵亡的两位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和波罗汀中将，连晋二个阶级，受封为元帅。同盟军当中，并没有一级上将的阶级，上将之上就是元帅。

格林希尔上将迁调为国防委员会事务总局的调查部长，从对帝国军事行动的第一线上退下来。

卡介伦少将也左迁为国内第十四补给基地司令官，离开了首都海尼森。亚姆立札会战中补给失败一事，必须有人出面顶罪，这成为他左迁的原因。他留下家人在首都，远赴五○○○光年外的任地就职，妻子则带着二个年幼的女儿寄身娘家。

霍克准将疗养康复之后，奉命编入预备役，可看得出来他已与自己的野心无缘了。

于是，同盟军的首脑部留下了大量的空缺，需要的人手要多少才够呢?

登上统合作战本部长宝座，由中将晋升为上将的是原第一舰队司令官——库布斯里。

亚斯提会战和亚姆立札会战，他都没有参加。所以他不必负起战败的责任，他在担任第一舰队司令官负责首都警备与国内治安的任务期间，对由来已久的宇宙海盗组织的讨伐工作和国内的安全维护工作，也都有优异的表现。

当年以优秀的成绩自军官学校毕业时，虽然大家都相信他终有一天定能爬上军人所响往的颠峰，只是连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升迁的速度竟这样快。

继库布斯里之后担任第一舰队司令官的是在亚斯提会战中负伤疗养至今的派特中将。

比克古则担任了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一职，当然，他也晋升为上将。老将能够得到适合老将担当的地位，这道人事命令一出，获得军部内外的一致好评！这是当然的！一向声望颇高的比克古，如果得不到官兵的拥护和支持，只怕也不会被选上担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了。

※※※

杨威利的待遇并没有立刻被决定。

他所指挥的第十三舰队官兵有七成以上生还了，生还比率相当高。但没有人会指责他是躲在安全的地方逃过大难。第十三舰队是在激战的乱流中，支撑到最后才离开战场的，可说是克尽全功了。

库布斯里希望杨能成为统合作战本部的幕僚总监，比克古则早已声明要杨担任宇宙舰队参谋长。

另一方面，第十三舰队的官兵们，除了杨以外，他们并不希望任何人来接掌指挥权。诚如先寇布所说的，士兵们想要的是一位能力与运气兼备的指挥官！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生存的一大保障。

在待遇尚未成定案之前，杨请了长假，到米特拉行星去。在海尼森的官舍里，无数市民争相要求谒见不败的英雄，记者也跟进跟出地穷追不舍，电话更是吵个不停，根本没有片刻安宁。

传真机送来一封信，是忧国骑士团本部写的“歌颂爱国的名将”，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杨不禁哑然失笑，但当他看到一名战死士兵的母亲所送来的“你和杀人凶手是同伙的”一文时，顿时浇熄了他所有的情绪。

那位母亲说得不错，杨的心中十分明白。事实上，自己和杀人凶手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名誉和光荣都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士兵们的尸体上所造就出来的……

尤里安不忍看着杨日渐消沉、酒量增加，因此，提议他去休假旅行。杨并非酒品不好的人，但若因情绪不好而酗酒，对身体实在有害无益。

由于尤里安的建议，杨多少有点自觉，他当下便答应了。在绿色的大自然中度过了三个礼拜，完全脱离了酒精的诱惑，当他回到首都之后，新的人事命令已在等候他了。

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伊谢尔伦驻留机动舰队司令官兼同盟军最高幕僚会议议员。

这就是杨威利最新的身份。阶级也晋升为上将。虽然二十几岁的上将有前例可循，但在担任将官期间，一年内连升三个阶级则是破题

儿的头一遭。伊谢尔伦驻留机动舰队为以前第十、第十三舰队所合并而成，一般通称为“杨舰队”。

同盟军对这位年轻的国家英雄尽可能的示好。不过，不管他们对他有多好，都与杨的本意不同。他心中真正想要的不是当官而是退隐，他宁愿拥有一般平民的和平生活，也不要武人的地位和名誉。

总之，杨到伊谢尔伦赴任了，担任国防的第一线总指挥。

在海尼森的生活结束之后，尤里安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成为杨的一大顾虑。

他曾想过让尤里安寄住在卡介伦夫人的娘家，但是尤里安却不愿离开他。

看到尤里安兴致冲冲地准备要随他一起去伊谢尔伦，杨犹豫良久，终于还是带他一起走了。反正自己身边总是得安排一位侍卫的，若由尤里安来担任倒也乐得轻松，杨虽然不希望尤里安步上自己的后尘，但也不愿撒手不管他。尤里安以兵长的身份置身军中，并支领一份薪水。

当然，跟随杨一同前往伊谢尔伦要塞的不只尤里安一个。

还有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驻留机动舰队副司令官费雪，以及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参谋长姆莱、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亚斯提会战中曾辅佐过杨的拉欧，要塞第一和第二宇宙作战队长波布兰和高尼夫，学弟亚典波罗，他是伊谢尔伦要塞的分舰队司令官，其他还有从以前第十舰队抽调出来的幕僚，“杨舰队”也就得以阵容完备了。

杨认为可以拜托卡介伦来负责要塞事务方面的工作，之前也征求过这位老友的意见，因而打算尽早促请军部把他调过来。

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帝国军的动向，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伯爵和受其功勋刺激而跃跃欲试的贵族出身的提督们，会不会趁同盟军最脆弱的此时，发动侵略攻击呢……？

……所幸他的顾虑是多余的，银河帝国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因而无暇对外征讨。

那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突然猝逝！

【Ⅱ】

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告捷归来的莱因哈特，料不到欢迎他的竟是插在帝国首都奥丁地表上的吊丧旗海。

皇帝驾崩了！

死于急性的心脏病。造成他猝死的原因，除了沉缅于酒色及调理不当之外，似乎与高登巴姆皇家的血统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死得太突然了。

“皇帝死了？”

莱因哈特环顾着表情呆若木鸡的诸将，内心深处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喃喃念道。

“心脏疾病……自然死的吗？对那个人来说未免太便宜他了！”

如果他再多活上五年，不！三年就够了！莱因哈特将会让他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而死无葬身之地！

视线投向吉尔菲艾斯时，他的眼眸也露出共通的神情——也许他没有莱因哈特那么激动，也许他的感触比莱因哈特还要深！十年前，将美丽优雅的安妮罗杰自他们身边夺去的男人，终于死了！

“阁下！”

一声冷静的叫唤，将莱因哈特拉回现实，定神一看才知是奥贝斯坦。

“皇帝还没指定继承人就死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公然省略敬语的说词，除了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其他诸将莫不相顾失色！

“有什么好惊讶的？”头发半白的参谋，假眼的无机光芒扫射过眼前的同僚。“我们要效忠的人是罗严克拉姆帝国元帅，对皇帝使用敬语做什么？”

说毕，他转向莱因哈特。

“阁下！皇帝尚未指定继承人就死了，将来皇帝的三个孙子势必会为争夺王位而发生斗争。不论现在决定由谁继承，都只是暂时的。迟早会以流血收场……”

年轻的帝国元帅露出锐利而冷酷的野心家表情，点头同意。

“三者当中选择任何一个，都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然而，三方之中会向我伸出友好之手的是哪一方呢？奥贝斯坦，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恐怕是立典拉德侯爵了。其他两人都拥有固定的武力，只有立典拉德没有，他一定很渴望能得到阁下武力的支持！”

“的确！”

莱因哈特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种笑和他平时对吉尔菲艾斯的笑是不同的。

“那么！可就要以很高的价钱卖给他了！”

※※※

一般咸认皇帝的猝死定会使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地位产生动摇。

但结果完全相反，因为兼任帝国宰相的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有心想扶植五岁的皇孙艾尔威·由谢夫继承皇位。

由于这个孩子是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直系继承人，因此，由他即位并无不妥之处。不过，他还大小了，又没有强而有力的亲戚支持，处境相当不利。

在这种情形下，布朗胥百克公爵夫妻的女儿——十六岁的伊莉莎白，或立典亥姆侯爵夫妻的女儿——十四岁的莎比娜，以父亲的财势和权势作后盾，登基成为女皇，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此之前，也有史例可查。如果这么做，年幼女皇的父亲就是辅佐摄政王了。

布朗胥百克公爵或立典亥姆侯爵都是信心和野心独具的人，他们预估事态的进展情况，为了实现心中的企图，经常进出宫廷作非正式的拜访。

尤其，家有年轻独身子弟的大贵族，更成为他们的首要拉拢目标。如果，你能支持我的女儿登基女皇之位，那么，你的儿子将来便有希望成为新女皇的夫婿了。

事实上，若真的按照口头约束去做的话，那么，皇帝的两个孙女只怕将会同时拥有十几个丈夫了！即使少女们已有意中人，可想而知，她们的意见也将会被抹杀。

不过，掌管国玺和诏书的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并无意将帝国拱手让给势力强大的外戚，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他关心帝国的前途，而且更珍惜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他已决定拥立已故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嫡孙——艾尔威·由谢夫，但是考虑到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也须先行巩固自己的阵脚。至少要有个强大而又容易驾驭的走狗才行。

几经深思熟虑，立典拉德侯爵心中有了一个人选。这个人虽不见得会听话，反而可能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但是，他的强势却是无人敢轻忽的……

因此，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便在立典拉德的提拔下，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并受命为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立典拉德自己也由侯爵晋升为公爵。

当艾尔威·由谢夫即位的消息发布之后，以布朗胥百克公爵为首的门阀贵族由惊愕转为失望，最后更是大发雷霆！

但是，立典拉德和莱因哈特在互惠互利的动机下，联手扶植的中枢政权，竟出乎意料的坚固强大。他们之中的一方具有武力及平民阶层的基础，另一方则具有国政权限及在宫廷内部的影响力，他们两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新皇帝的权威，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力。

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即位典礼举行之时，二名分别代表文官和武官的重臣向着尚在奶妈怀中的幼儿皇帝宣誓效忠，文官代表是担任摄政大臣的立典拉德公爵，武官代表是莱因哈特帝国元帅。齐聚一堂的贵族、官僚、武将，尽管对两人所组成的新体制颇感不满，但也莫可奈何。

被这个新体制拒之门外的门阀贵族，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两人，由对新体制的憎恶，原本对立的他们转而同声同气。

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逝世后，立典拉德这个老废物，也应该结束自己的任务，老老实实的自行引退才是。罗严克拉姆又是什么东西？虽然是个功勋无数的武官，但也不过是从家贫如洗的下级贵族家庭出生的穷小子，他利用皇帝对姐姐的宠爱，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踏脚石，更进而做出以下犯上的勾当，好一群狼狈为奸的乱臣贼子！……斗阀贵族由私仇转为公恨，无不蠢蠢欲动冀望颠覆新体制。

由于环伺四周的敌对势力非同小可，因此，刚成立的立典拉德——罗严克拉姆轴心，必须要固若金汤不可！

晋升为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莱因哈特，一举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提升为一级上将，并任命他担任宇宙舰队副司令长官。

对于这道人事命令，立典拉德大表赞同。他想藉此卖个人情给吉尔菲艾斯。

※※※

忧心忡忡的是奥贝斯坦。他晋升为中将，兼任宇宙舰队总参谋长与罗严克拉姆元帅府的事务长。有一天，他谒见莱因哈特，并直言不讳。

“不管是青梅竹马的好友也好，才干独具的副将也罢，两者合而为一是很危险的。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安插副司令长官这个职位，应该把吉尔菲艾斯提督和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等提督置于同等的地位才是！”

“奥贝斯坦！多言无益！我已经决定了！”

年轻的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以一句不耐烦的应答，封住了参谋长的嘴。他虽然对奥贝斯坦的机智颇为赞许，但并不把他当成推心置腹的对象。

皇帝死后，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离开了宫廷，移居至莱因哈特特别为她及自己准备好的史瓦齐别馆。特意到宫中迎接姐姐到来的莱因哈特，当见到安妮罗杰时单膝跪地，像个少年般以充满感情的口吻道：“姐姐！请你原谅我！我让你等了我十年！我再也不让姐姐吃苦了！从今以后，我要让姐姐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些话在莱因哈特口中说来，虽是那么平凡无奇，但却句句出自肺腑。

“莱因哈特……”

安妮罗杰扶起弟弟，抱着他喜极而泣。

站在后面的吉尔菲艾斯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但是，莱因哈特却还具有一份不愿让姐姐知道的野心。

当他知道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秘密结盟之后，心中不禁暗暗欢喜。

一旦东窗事发，罪证确凿，他便可以以背叛新帝的罪名将他们处死，并藉机大举扫荡门阀贵族的势力。只待佛瑞德李希四世的这两个大贵族外戚消灭之后，其余的人就不得不对莱因哈特的霸权俯首称臣了！届时，再撕毁与立典拉德公爵所订定的盟约。老狐狸！你趁现在好好去庆祝自己身居极位吧！

与此相对的，立典拉德也不打算与莱因哈特维持长远的关系。他正等待着抓住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谋反的把柄，这点与莱因哈特的想法是一致的。只要他们有任何不轨的举动，到时他就可以利用莱因哈特的兵力镇压，一旦消灭了这些反对势力，莱因哈特这头号危险人物也就失去利用的价值了。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按照莱因哈特的意思，针对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随时可能发动的门阀贵族联合武装叛乱，正陆续地进行作战的准备工作。

他察觉到奥贝斯坦冰冷的视线时常落在自己身上，但为了不在与莱因哈特和安妮罗杰美好的情谊间划下裂痕，因此，他并不想把奥贝斯坦之事放在心上。

除了认真执行任务之外，吉尔菲艾斯还能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与安妮罗杰见面，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幸福，若是能够永远这样就好了……

【Ⅲ】

帝国与同盟双方的阵营，新的体制逐渐形成，虽然前进的路上并不十分顺利，但是双方都在迈向未来的努力中，投注了相当的心血。

费沙自治领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坐在自宅深处的一个房间里。

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墙壁以厚重的铅块围成，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密室。

按下操作台上粉红色的按钮，通讯装置启动了。很难以肉眼来识别，因为房间中的通讯装置将鲁宾斯基的音波转成超光速通讯的特殊波调，再传送出去，其间超越了数千光年的宇宙空间。

“是我！请回答！”

从明确的语言形式可看出这是极其机密的定期通讯。

“我，是哪一个我？”

从宇宙彼方传来的回答，竟是这般傲慢无礼。

“费沙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总大主教阁下近来可好？”

鲁宾斯基的态度谦卑之至。

“有什么好的？……我们地球现在尚未恢复正当的地位，除非地球能回复到过去光辉的岁月，广受全人类的崇仰，只有到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才会好起来！”

在思考的同时，鲁宾斯基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地球。

这颗在三○○○光年以外的虚空中飘浮着的边境行星，其一幅幅的情景在鲁宾斯基的脑海里鲜明地浮现出来。

在人类争相夺取、彻底破坏、舍弃不顾过后，这颗行星上满目皆是衰老、荒废、疲乏、贫困的景象，只留下沙漠、岩山、疏林的零星遗迹；被污染而失去肥壤的土地上，只有少数的人们还依赖着它生活；光荣的残渣，以及沉淀了的怨念；鲁道夫最为唾弃的无用行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的太阳系第三行星……

但是，这个被人遗忘了的行星，正是费沙的秘密支配者。当年创立费沙自治领的巨商，同时也是费沙第一任领主的雷欧波特·拉普的资金便是来源于这个人类的发祥地，举世公认最为贫困的地球。

“在长达八○○年的期间中，地球一直被误解了，可是，洗刷屈辱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地球才是人类的摇篮，理应是支配全宇宙的中心所在！那些舍弃母星而去、忘恩负义的人类，再过两、三年就会回心转意了！”

“有这么快吗？”

“你怀疑吗？费沙的自治领主！”

阴气沉沉的笑声划破寂静的空间，这位被称作总大主教、身兼政教合一的地球统治者，其笑声令鲁宾斯基心胆俱寒，全身毛发悚然。

“有时历史的洪流是会急剧改变的，我们一直留意着宇宙发生的事。尤其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大阵营，它们在不断地收缩权力和武力的同时，再加上新的民众毫无间断地涌入，原本潜伏在两大阵营内的回归地球精神运动，已由地下活动发展到地面上了。其组织化与资金调度的事就交给你们费沙人去办了，你们可别坏了大事！”

“这是当然的！”

“我们伟大的先祖们，正因为如此才选择了费沙行星，将忠实的人送往地球，并积累财富。在兵力上，地球仍不是帝国和同盟的对手，费沙因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以经济力支配世俗面，我们地球则以信仰支配精神面，……不需撩起战火，宇宙便能乖乖地纳入地球的掌心！为实现这个远大的计划，已经过了数个世纪，先人的睿智，到了我们这一代，终于开花结果了……”

说到这里，总大主教的语调突然一变，显得尖锐起来。

“鲁宾斯基！”

“嗬……？”

“你可不要背叛我！”

如果有任何一个认识费沙自治领主的人在场的话，对他那副冷汗直沁的样子，一定会看得目瞪口呆。

“这种……这种事，我连想也不敢想……”

“你既有才干，又有霸气……我警告你，不要受人恶意诱惑所收买，曼夫瑞二世——还有在你之前的自治领主是怎么死的，你应该还记得很清楚吧？”

银河帝国皇帝曼夫瑞二世抱持着帝国与同盟和平共存的理想，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而在鲁宾斯基之前的自治领主瓦伦戈夫，不愿听任地球的控制，想要自主行动。这两个人的表现都对地球造成了威胁。

“我能当上自治领主，完全仰赖总大主教您的支持，我是不会忘恩负义的！”

“不会就好！你要好自为之，保持过去的良好表现！”

……定期通讯之后，鲁宾斯基步出房间，站在大理石地板上，抬头仰望星空，看不到地球实在太好了！从异次元回到现实的安全感，使他又回复了平常傲视群伦的自信表情。

如果费沙只是费沙人的费沙就好了！那么，他就可以成为银河系宇宙的实质支配者了，但可悲的是，现实往往不尽人意！

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想将历史回流到八○○年前，再度使地球成为群星之首的偏激份子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罢了！

但是，未来会永远如此吗？在宇宙中可没有任何事是亘古不变的。

“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呢？是帝国？是同盟？还是地球？……”

喃喃自语的鲁宾斯基，嘴角突然呈现诡异的微笑。

“可能会是我呢……”

【Ⅳ】

“与门阀贵族一决雌雄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了，或许会演变成使帝国一分为二的战争吧？”

吉尔菲艾斯对莱因哈特所说的话点头表示赞同。

“我与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等提督商量过了，他们也有相同的想法，认为有进行作战定案的必要，只是，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担心……”

“万一叛乱军趁势出兵……”

“正是。”

当帝国国内分裂为立典拉德——罗严克拉姆轴心与布朗胥百克——立典亥姆阵营，当这两大势力陷入内乱状态时，同盟军会不会乘隙发动侵略战争呢？对此，在针对门阀贵族的作战定案及执行都信心颇具的吉尔菲艾斯，也不禁感到不安起来。

金发的年轻人对红发的好友轻轻笑道：“不必多虑！吉尔菲艾斯！我自有打算。尽管杨威利用兵有多厉害，我也有办法让他无法踏出伊谢尔伦半步！”

“什么方法？……”

“就是……”

水蓝色的眼眸闪闪生辉，莱因哈特开始了他的说明……

【Ⅴ】

“好诱人哪！”

红茶还未送到手边，不知在思考什么的杨突然喃喃说道。

放下手中的杯子，尤里安瞪大了眼睛对他看个不停，在感受到一种奇怪的气氛后，便不发一语地静下来。

立典拉德——罗严克拉姆轴心的迅速成立，使帝国的政情步入小康阶段，但是却不可能长此以往安定的发展下去。布朗胥白克——立

典亥姆阵营拥兵自重，不久必会起而发难，帝国即将爆发分裂的内战了！

这时，如果巧妙地介入这场情势的演变——举例而言，联合布朗胥百克挟击莱因哈特，再回头攻击布朗胥百克，最后将银河帝国一举消灭……

又或者教唆布朗胥百克，使其与莱因哈特分庭对峙，待两军都疲惫不堪时，再出兵予以迎头痛击……，杨对自己感到厌恶，因为他在用兵方面的头脑竟是如此自负！杨刚刚喃喃自语时说的“好诱人哪！”就是指这件事。

如果自己是独裁者，必定会这么做。但是，他只是民主国家的一介军人而已，行动难免受到限制。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制，他将变成鲁道夫的后继者了……

尤里安把冷却了的红茶再热一次，端到桌子上放着，杨这才注意到，他对尤里安说了声：“噢！谢谢！”

“在想什么呢？”

被少年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年轻的上将脸上不禁露出孩子般羞涩的表情。

“不可以跟别人说哦！真是……当人类只想到要追求胜利的时候，就会变得极其卑劣！”

“……”

“对了！先寇布不是教你射击吗？练到什么程度了？”

“准将说我很有天份呢！”

“喔？那真是太好了！”

“司令官也来练习吧！好不好？”

杨笑了起来。

“我没这个才能，也提不起劲儿来！现在可能是同盟军中最差劲的一个了！”

“那么，你要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呢？”

“尤里安，你要明白，有些事情不是单靠武力就可以解决的。你说吧，如果我带枪自卫，会射得中敌人吗？”

“……大概不会！”

杨哈哈大笑，用力的摸了摸少年的头。

“就是嘛！所以何必多此一举？不过我目前正在思索，最好别让自己走入那种窘境。”

“我明白了，那么……我会负责保护你的！”

“拜托你了！”

杨笑了笑，手中握着红茶杯子。

尤里安看着年轻的司令官，心中想道：“这个人只比我大十五岁，十五年之后，我能够达到这个人的水准吗？”

少年的思绪似乎飘得好远好远。

※※※

在重叠交错的幻想中，宇宙旋转了起来。

宇宙历七九六年，帝国历四八七年，不论是莱因哈特或杨威利，仍无法预知自己明日的命运。

# 銀河英雄伝説 2

野望篇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田中芳樹

☆

銀河英雄伝説 2

野望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
第二章 起火点
第三章 杨舰队紧急出击
第四章 流血的宇宙
第五章 德奥里亚星域会战
第六章 勇气与忠诚
第七章 属于何人的胜利
第八章 黄金树倒下了
第九章 别了！远去的日子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

【1】

亿万颗繁星闪耀着亿万道光芒。深邃的空间笼罩在深沉的黑暗中，那光芒看起来是那么的有气无力。

没有尽头的夜晚，无边无际的虚无，超乎想像的寒冷——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抛弃了人类，只是无视于人类的存在罢了。宇宙虽大，但在人类眼里，却成了咫尺天涯，因为宇宙早已为人类所熟悉且被纳入可以来往自如的范围之内了。

人类将宇宙划分得支离破碎，分可往区域和不可往区域，航行分可航行区域和不可航行区域；而那些最无可救药的人们——职业军人，则将所有的空间和星群，划分成敌军支配区域和我方支区域，应该据为己有的区域和值得固守的区域，或是容易攻占的区域和不易攻占的区域。

这些空闻和星群原本并没有名称，渺小的人类为了加以区别，便以自己的语言文字来称呼它们。

这一片宙域叫做“伊谢尔伦回廊”，象一条细长而隐蔽的隧道，贯穿了银河系宇宙的险要之处。

一艘战舰在其中航行着。在ＧＯ光谱型的恒星光芒中，流线型的舰体闪耀银灰光泽，下面印着Ｕｉｙｓｓｅｓ的名称。

尤里西斯——这艘以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命名的战舰，目前配属于自由星球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的驻留舰队。

大约半年以前，尤里西斯仍属于同盟军第八舰队，在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亚姆立札会战中，尤里西斯痛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兵和舰艇，同时，舰队本身也瘫痪了，所剩无几的生还者，不是重行编列入其它舰队，就是分配在基地。

不论是战舰本身，或是战舰中的官兵，尤里西斯堪称是浴火重生的骁勇战士。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里，战舰“尤里西斯”并没有成为受尊崇的对象反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在亚姆立札会战当中，尤里西斯所受的损害还算轻微。它只是利用微生物的排水系统遭受破坏罢了，为此，官兵们的双脚必须泡在四处逆流的污水中继续作战……

迎接尤里西斯而来的却是一句“厕所坏掉的战舰”这样和期待相违的话。听到别人很勉强的挤出一句“辛苦了”时，担任舰长的尼尔森中校和担任副舰长的亚达少校，不约而同地垂下头来。

眼看着出征的三０００万士兵损失竟达七成以上，这个凄惨的打击似乎令大家不拿尤里西斯来开几个玩笑，在理性上的平衡就无法维持了。话虽如此，生还的官兵们可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藉慰……

现在，尤里西斯正背对着伊谢尔伦要塞，负责巡逻任务，顺便也在这项任务中对官兵们实施训练。

在满布变光星、红色巨星、异常重力场等的宇宙区域前端，充满了更为巨大的人为危机！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域延伸至伊谢尔伦的边缘，向前便是银河帝国广褒的边境领域。过去，这里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斗，有时仍可发现几世纪以来遭受破坏的太空船破片。

舰长尼尔森中校硕大的身躯自指挥席上站了起来，因为通讯兵来报，发现来路不明确的船舰。

尤里西斯的索敌系统和其它战舰并无二致，雷达、质量计算器、能源计量装置、先遣侦察星群等等，一应俱全。这些侦测系统全都有了反应！来方并非舰队，而是一艘战舰。

“在这个宇宙区域里，现在不可能有我方的船舰！”

“没错！现在在这个宇宙区域中，我方船舰一艘也没有。”

“依单纯的推算，那一定是敌军了！全体人员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警报响起！一百四十名官兵体内肾上腺素的分泌量急速上升，各部署准备就绪的报告起讫之间交相传至——

敌我距离三十三光秒、磁力炮没有异常、热线炮准备完毕、荧幕入光量调整完毕……

舰长扬声发出共通讯号的命令，声音震天价响！

“停船！否则将受到攻击！”

官兵们个个紧张得汗流侠背，五分钟后，回音传来。接获回讯的通讯士官搔搔脑袋，将磁碟片交给舰长。上面写着：“我舰无意交战！并有事希望与贵军商谈。”

“商谈？！”尼尔森舰长喃喃自问着。

亚达副舰长两手交臂交叉于胸前。

“难不成是许久未曾有过的亡命者！”

“算了！容后再研究吧！备战状态还未取消呢。向对方传达！令其停止机关、打开通讯荧幕！”

尼尔森舰长摘下配有白色五积星徽章的军帽，抬头看着。互相残杀能避免尽量避免，否则即使胜利了，牺牲也在所难免。

其中一个荧幕浮现影象，舰长一面望着那艘与尤里西斯相当酷似的敌舰，一面思索着对方是不是也紧张得大汗淋漓呢?

※※※

伊谢尔论是位于银河帝国领域与自由行星同盟领域交界的人工行星，环绕着亚尔榭那桓星。两国的军队若不通过“伊谢尔伦回廊”的中心处，便无法互相发动攻势。

帝国建造了这个人工行星，却被同盟夺占。其直径六十公里，内部若加以细分可以分隔成数千层，表层以耐光束用的镜面处理而成，是由超晶纤维及特制陶瓷所组成的复合装甲，共有四层，牢不可破。

以战略基地面言，其战略机能可说样样兼备，攻击、防击、补给、保养，装备，医疗、通讯、管制、情报……等，不一而足。宇宙港口可停泊两万艘军舰，装备工厂可以同时修复四百艘战舰；医院共可容纳二十万张床位；兵工厂一个小时可以生产七五００枚雷射核合成飞弹。

要塞和驻留舰队的军人数目，共计二百万人；住在这里的百姓更多达三百万人，他们大部份都是官兵们的眷属；此外，还有军部委请前来建造生活及娱乐相关设施的工作人员。在这些设施当中，也有完全由女性经营的商家。

伊谢尔伦既是要塞，同时也是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有人类居住的行星之中，人口数比伊谢尔伦少的还有，这里的社会资本堪称完备，而且各种设施俱全，从学校、戏场、音乐厅、高达十五层的运

动中心、产科医院、育儿所，到内部完成型的给水排水系统、淡水工厂既氢气动力炉、可充作氧气供给系统之一及森林浴场所的广大植物园，以及最重要的水耕农场——此为植物性蛋白质和维他命的供给站。

兼任要塞的司令官及驻留舰队司令官，并且是这个巨大宇宙都市的最高负责人，指挥全体官兵的人物——自由行星同盟军的上将——杨威利提督。

【Ⅱ】

乍看杨威利，许多人都不会认为他是同盟军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就连他穿着军服时，还是没有分毫军人的架势。

他不是举止一板一眼、深谋远虑的老派绅士，也不是肌肉结美、体格魁梧的男子汉，更不是冷静俊秀的书生或面白肌净的公子哥儿。

年龄恰是而立之年，但外表看起来则年轻了约两三岁。黑发、黑眼睛，体格中等，虽然不算是不英俊，但倒也不是那种稀世的俊男。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侧，而是其中的脑筋。去年——宇宙历七九六年，他一人囊括了自由行星同盟的全部军事战绩。他使同盟军不流一滴血，便将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自帝国军的手中夺取到手；在亚斯提星域和亚姆克札垦域，同盟军惨败于莱因哈特，冯·加急严克拉姆的手下，杨凭着过人的沉着、巧妙的作战智慧，将我方自全军覆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没有杨威利的话，宇宙历七九六年，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记录就只有“败北”二字面已。这件大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也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由准将直升上将。这位一战成名、特例晋升的青年提督，却没有特别的感动。

因为，尽管杨已伊然成为无人能出其右的战争名人，但战争在他眼里，却是一文不值！他曾不只一次地想从军队引身退隐，做一介默默无闻的平凡市民，但至今始终无法如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内下立体西洋棋，下得正起劲时，尤里安·敏兹大嚷一声：“ＣＨＥＣＫ！”

杨搔搔头，承认输了，下起西洋棋来，这位战场名将也没辙了。

“算了！算了！连败十七次了！”他毫无倔色地叹了一口气。

“十八次喽！”尤里安笑着说道。

他正值少年期，年纪只有杨的一半，亚麻色的头发有微徽的自然波浪，配上暗褐色的眼眸，是一世所公认的俊美少年。

三年前，根据“战时托孤法”的实施，战亡官兵的子女必须送到军人的家庭中抚养，于是尤里安便被送到杨这里来。

尤里安在学校是优等生。在运动方面，是飞球项目的年度得分王，由他作为士官阶级之军眷来看，显示他在射击方面的敏锐度也总是高人一等。

身为监护人的杨看在眼里，一方面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一方面也引以为自豪。

“尤里安唯一的缺点就是……”亚列克斯·卡价伦对他稍有微词。

卡介伦是杨在军官学校时代的学长，嘴巴上经常不饶人。

“太崇拜杨了！实在是个差劲的兴趣！要是他没有这个缺点，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顺便一提，三十岁的卡介伦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现在是七岁……

“再来一盘！”杨不甘心，再下战书！

“想连败十九场吗？我倒是无所谓啦！”

教尤里安下西洋棋的是杨，但不到半年，这个弟子就青出于蓝了，自此以后，两人的实力差距渐渐拉开。不过，当尤里安对杨说“我比你厉害了”，也仅止于开玩笑而已。不只是在西洋棋如此，尤里安本身认为这并非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自己在根源上原本就远远不及于杨了。

钟铃的声音轻快响起。

“司令官阁下，我是格林希尔！”拥有金褐色头发与浅棕色眼阵的美丽女军官，自电视电话的画面发出声音，她从去年开始担任杨的副官。

“我现在忙得很哪！什么事？”杨的语气显得漠不关心。

“帝国军的战舰派来使者，有一份重要的文件要麻烦司令官过目！”

“就这么回事？”

杨并不感到惊讶，仍是一派镇静，停了一会，他放下棋子站了起来，随后走出室外。

看见他的枪仍搁在桌上，尤里安连忙叫道："您忘了带枪了！阁下！"

"不用了！不用了！"

年轻提督怕麻烦似的挥挥手。

"可是空着手去，太……"

"你认为如果我带着枪而开了枪，会打得中吗？"

"……不会。"

"那么，带着枪也没用！"

杨说毕跨步扬长而去，尤里安慌慌张张地追上前去。

与其说杨大胆，毋宁说他从某个角度上，看清了人类的能力问题。谁都想不到易攻难守的伊谢尔伦要塞竟然会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轻易得手。正因为如此，他体念了一个道理——对人类而言，没有完全或绝对的事情。

原本志不在军人，一心想成为历史学者的他，也看清了世事的盛衰无常——再强大的国家终有灭亡的一天；再伟大的英雄一旦权力在握，日后必定腐化堕落。

生命亦然。许多战场上勉力挣扎图存的勇士，因一场感冒断送性命；在血腥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人物，命丧于名不见经传的暗杀者手上；还有，银河帝国的皇帝——奥特佛列特三世"因噎废食"，他惟恐遭到毒杀而很少进食，以致于衰弱身亡。

"凭你这么小心，没用的时候就是没用！"

杨连护卫也没带，到伊谢尔伦就任之初，有十二名卫兵分四梯次跟在他身边，竟连上厕所也如影随形，因此他私下解散了他们。

但对于要塞内警备保全系统的运作，杨则十分注意。控制机能分散于三处，彼此互相监视，三处必须同步控制，否则将无法充分掌握机能；另外，空调系统也加装大气成份分析装置，目的在不使要塞内部流人瓦斯。

所有这些构想并非出自杨的本意，但是，吹毛求疵的高阶军部单位、忧心仲仲的部属、满脑子只关心预算消耗的官僚、好整以暇专搞视察的政治家、制造新闻炒作的媒体——为了让这些人也感觉要塞的警备体制方是万无一失，因此，杨也不得不设下这些用以昭公信的体制。

“显面易见的，地位愈高的人，想法愈复杂！”杨望向尤里安少年，哺哺自语道。

“您既然知道了，就不会随波逐流啦！为了避免发生无谓的麻烦，这样不是蛮好的吗？”尤里安一付大人的口吻应道，接着补充自己的意见。

“这件事还好，我担心的是地位提高了，您的酒量也增加了！请稍稍节！”

“增加很多吗！”

“现在至少是三年前的五倍了！”

“五倍？没那么多吧？！”

尤里安把三年来家里的收支记录，放到满脸怀疑的杨面前。酒类饮料的支出指标，从三年前的一００，骤升至目前的四九一，这还不包括在外面喝酒的部份，所以尤里安所说的五倍以上，是自有其来的。

杨自是无言以对，只得答应节制酒量，但是，这个允诺能够持续到何时呢？不管是做此约束的尤里安或是受到此约束的杨己也好，可都是没有一点信心……

※※※

二个小时之后，杨命令所有干部到会议室集合。帝国军支配这座要塞时，这里是要塞司令官和驻留舰队司令官洽谈咨商的地方，当时，会议经常是以针锋相对、恶言相向的争吵收场，因此，冲突气氛便成了这个会议室的传统。

要塞事务监督——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要塞防卫指挥官——华尔特·先寇布准将；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少将；参谋长——姆莱少将；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少将；高级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

尔上尉。此外还有战舰尤里西斯的舰长尼尔森中校和副舰长亚达少校。

杨形式上地扫视一遍集聚一堂的军官们，接着开口说话。郑重严肃的口吻并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现在的语气仍象与朋友在举杯品茗、闲话家常一般。

“各位大概都知道了吧！帝国军派出布洛肯战舰作特使，送来一个相当有趣的消息——他们希望帝国与同盟双方互相交换三百多万名俘虏！”

“因为要彼此养活对方的俘虏可真不容易呀！”卡介伦少将调侃应道。

体格中等、肌肉健壮的他，与其当军人倒不如做幕僚官员来得恰当，他在后方的勤务经验也比上前线的经验丰富多了。专搞事务工作，堪称补给、组织运作及设施管理的专家。

亚姆立札会战战败之时，肩负起补给计划失控的责任——失事的原因在于帝国军罗严克拉姆元帅的巧妙策略——因而一时遭到左迁，后来，透过杨的要求，才到伊谢尔伦来任职。

事实上，卡介伦可以说是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都市——伊谢尔伦的市长。以他的行政能力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仍是相当派得上用场的。

“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此说来，这件事有一半的责任在我身上！”

同盟军攻陷伊谢尔伦时，杨捕获了数目直达大都市人口的俘虏。

先寇布准将撇嘴一笑。

相貌英俊、现年三十三岁的他，是实行杨的作战计划，并促使其成功的一大功臣。出身贵族的先寇布，幼年随祖父母从帝国亡命至同盟，勇气与才智兼备，有时候，他那无所畏惧的性格也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不论自身遭人攻汗或为人称颂，他都能够泰然处之，毫不引以为意。

“不过，事情本身并不好笑！‘养活俘虏并不容易’这句话中隐含重要的暗示，颇值玩味！事情并不是‘养活俘虏’那么单纯！”

“怎么说？”

“换句话说，莱因哈特·冯严克拉姆已然决意要展开对帝国门阀贵族联合军的武力冲突了，大家应就这点来加以考量！”

当同盟军的头号大敌——金发年轻人的名字自杨的口说出时，一阵悄无声息。

此后的数个月，杨不断地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该如何来对付这个逐步进逼银河帝国霸权宝座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拇?

为了将权力完完全全掌握手中，莱因哈特必须打倒与他敌对的门阀贵族。看来，大规模的内乱不久即将爆发了！杨手边握有的情报虽然并不多，但毋庸置疑的，莱因哈特已开始针对这件事，着手进行铺路工作了。

问题是莱因哈特的布置计划不仅限于帝国境内，范围甚至扩及自由行星同盟。一旦贵族联合组织与同盟联手，或者是当莱因哈特和贵族联合打得两败俱伤时，同盟军便可乘虚而入，那可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因此，趁同盟军在亚姆立札会战后元气大伤、无暇派兵出征之际，莱因哈特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究竟该怎么办呢?

杨试着分析莱因哈特所设定的情况，对他而言，尚有最低的条件限度，只要根据最低的条件限度来布局，准错不了！

他分析整理的结果如下：

一、莱因哈特的兵力要对付门阀贵族已经倾注全力，没有剩余兵力。

二、他无法同时两面发动攻势。

三、根据一、二的情况来研判，运用谋略比发动武力对付同盟更为恰当。

四、谋略之中，必定暗藏玄机——那便是使敌人分裂，进而互相残杀。

按照这样的推算来看，杨已经识破莱因哈特的计谋了。

由内部分裂同盟军！

莱因哈特正是此意！他不得不如此做。换作是站在莱因哈特的立场上，杨也会这么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一旦同盟军内哄四起，帝国军便没有腹背受敌的威胁，除去了后顾之忧，莱因哈特就可以全力讨伐门阀贵族组织了！

接下来，他会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呢？——杨进一步思考着，并获得一个结论。

或许自己想得太多了……杨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杨对自己的自信，可不如别人对他的信心多。

不过，他现在所做的并不是追求人道或真理的工作，也不是要求绝对价值的工作，而是胜败、是竞争——它们永远是相对的，你永远只能比对方抢先一步，才能稳操胜算。说起来简单，事实上，要比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这样的天才更胜一筹，有如难上青天。

杨觉得有点后悔了。

去年，亚姆立札会战之际，杨创下无可比拟的实战水准，但在开战之前的作战会议上，杨并没有竭尽心力去参与。当强硬毫无责任感地高唱主战论调时，即使会使事态陷及胶着，自己也应该加以阻止的！

（如果当时事态胶着，或许已未战先败了哩！）

杨想到这里，不禁苦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杨必须将帝国方面所提出的交换俘虏要求，转报同盟的首都——以国父之名为名的行星——海尼森。

政府应该会欣喜地答应吧！俘虏没有选举权，但交换回来的同盟兵则有，选票数目等于二００万票加上其家眷的票数。看来，他们势必会为此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

“尤里安！咱们大概是要走一趟久违了的同盟首都！”

杨的声音充满活泼的气息，令尤里安微微感到不可思议。典礼、宴会、演讲……，海尼森充斥着这些令杨反感的仪式。

可是，杨还是走一趟海尼森。

【Ⅲ】

俘虏交换并不是由“两国政府”之间来执行，因为两国的政府彼此都主张自己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正统政权，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也

无意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这种情形若换作个人立场的问题，大家必须会对他们的顽固和愚昧，感到啼笑皆非，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人们就会以权威尊严之名，容忍这种恶德存在。

是年二月十九日，俘虏交换仪式在伊谢尔伦要塞举行。双方均派军部代表出席，彼此交换名单后，在证书上签名。

“银河帝国军及自由行星同盟军，基于人道及军规立场，决定释回彼此扣留之官兵，并保证以荣誉之名确实执行。帝国历四八八年二月十九年，银河帝国军代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将。”

签名后，吉尔菲艾斯神采突变地笑着对杨说道：“形式上的仪式或许是有所必要，但却也令人觉得是种傻事呢！杨提督。”

“我也有同感！”

杨观察吉尔菲艾斯。杨算很年轻了，但吉尔菲艾斯更年轻，不过才二十一岁而已。红宝石溶液染成般的红发，迷人的碧蓝眼眸，高人一等的身材，这位俊逸出众的美少年，是银河帝国屈指可数的一员悍将，连伊谢尔伦的女性也对他仰慕不已。在亚姆立札会战中，杨曾直接和他交手，也知道他是莱因哈特的心腹，但是杨却难以对这年轻人产生厌恶。

吉尔菲艾斯对杨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辞别之际，两人握手更是有力。

“真是令人抱以好感的人啊！”事后尤里安也说出他的感觉。

杨点了点头，但想到自己竟然对敌军的指挥官比对我方的政治家还有好感时，不由得感到有点莫名。许多时候你所面临的敌人总远较幕后的操纵者来得光明正大，这种情形并不稀奇，而且，现在的敌人未必是永远的敌人，现在的伙伴也未必是你永久的伙伴！

不管怎样，这下于杨便可以借举办“遣反官兵欢迎典礼”为由，暂时大大方方地返回海尼森了。

【Ⅳ】

离开伊谢尔伦四个星期之后，杨和尤里安终于抵达首都海尼森。两人避开了二００万的遣返兵、前来欢迎他们的家属以及大批记者夹

杂簇拥的中央宇宙港，而在次要旅客线和货物线专用的第三宇宙港着陆之后，立刻搭乘无人驾驶的计程车直奔军官宿舍。

途中，在仓库和工人宿舍杂处的哈其逊街上，碰到禁止通行的号令。警官们挥汗如雨地疏导群众，正是忙的不可开交，他们欲借人力来弥补地上交通中央控制系统的不足之处，禁止通行的原因何在则不得而知。

杨下了计程车，走向那还不熟练的年轻警官："怎么了，为什么不能通行？"

"没什么事，不要靠近就是了，危险！"

警官的话前后矛盾，他神色慌张地把杨推回去。穿着便服，杨也变得毫不起眼了。突然间，杨有股冲动，他想明示自己的身分问个水落石出，不过，杨最后还是不发一语地回到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上。因为讨厌行使特权的憎恶感比好奇心更为强烈。

绕了一个大圈子，事情终于真相大白，那是两人在回到位于希尔巴布利街上那空了四个月没人居住的宿舍之后的事了。

钮开立体电视的新闻专用频道后，当时的情景立刻映人眼前。

"……最近，遣返兵接连犯下罪行，今天，哈其逊街角再度传出惨案，目前尚未调查清楚，己知至少三人被杀害……"

播报员悲伤的表情和强加压抑的声音，显得极不调和。

为摆脱战场上死亡的恐剧阴影而吸食迷幻药和兴奋剂的士兵们，成了毒隐患者，重返市民社会。总有一天，恐怖和疯狂势必像无形的熔岩爆发出来，沛然莫能击之。

杨灵机一动，叫尤里安从资料供应库传送关于犯罪的统计资料。杨没有自己动手的原因是，不晓得如何操作电脑，并非特意要尤里安去做。

杨的猜测没错，和五年前相较之下，犯罪事件的比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相反的，犯罪的检举率则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不但人心颓废，连警官的素质也日趋低落。

由于战事旷日持久，许多官兵阵亡沙场，军队只得不断补充兵员，结果造成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力资源不足。医生、教育家、警官、

系统管理员、电脑技师……等，各类专业人才大量减少，空缺不是由生手接替，便是任其荒置。

于是，维系军队根本的社会体制日渐萎缩，一个衰弱的社会，其军队必然随之衰弱，而衰弱的军队又损失官兵，如来一来，势必得再向社会要求补充兵员……

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那名为战争的纺车所编织出的矛盾累积吧！

杨不禁想到，应该让那些高唱“和平所产生的腐败比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还可怕”等论调的战争赞美者看看眼前的社会景象！他们已经加快了社会崩溃的速度了，却还要辩称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战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呢？放下手边的资料，杨仰躺在沙发上，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他个得不荆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意义何在？当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时，杨的心情就轻松不起来了。

※※※

第二天下午的典礼，如往常般地在华丽空洞的词藻和歇斯底里的军国主义狂热中，划上句点。

“我觉得一辈子的耐心都在这两个钟头以内消耗殆尽了！”

杨走出会场，对着在旁等候的尤里安大发牢骚。

“的确是让人受不了！”

——尤里安心中颇有同感。以前，杨对这类的典礼，总是毫不避讳地表现自已的反感，有时甚至当全场都起立时，独他一个人兀自坐着。这次，他只是嘴巴上咕哝几句“不知所云！无聊透顶！”而已。

杨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像要把方才在会场上吸进的“毒气”都排吐出来似的。突然，他看到前面的街道上，有一为数约一百人的群众。他们身穿滚红边的白色长袍，高举“还我圣地”的标语，嘴里不知在吟唱什么，缓缓地向前走去。

“那边是怎么回事？”

杨问身旁的年轻军官。

“噢！他们是地球教会的信徒啊！”

“地球教会？！”

“你不知道吗？这个团体是在最近才形成气候的！至于他们所崇拜的神体，便是地球……！”

“崇拜地球……”

“人类的故乡是地球，也就是所谓的最高圣地，现在由银河帝国所支配。他们希望借着武力夺回地球，然后在上面兴建引导全体人类的大圣堂！不计任何代价，也要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共赴圣战……”

杨错愕不已！

“他们们不是认真的吧！？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嘛！”

“我倒不这么认为！”年轻军官正色应道。“……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最重要的是。杨提督！我们拥有像您这样伟大的军人，一定能够消灭残暴的银河帝国，把地球夺回来，不是吗？”

“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啦！”杨一面掩饰心里的厌恶，一面回答。

不论在哪个时代，总有狂热的信徒。不过，尽管如此，这件事也太荒谬了！地球的确是全人类的母星，但是极端说来，它只不过是伤感主义的对象。八世纪之前，地球便不再是人类社会的中心了，文明的范围日益扩大，其中心也随之移动，历史可资证明。

为了夺回边境上一个古老的行星，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也无妨！——这种念头是从何产生的？！

“说到这个，倒是有一个类似的团体存在，忧国骑士团现在怎样了？”

“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有很多团员都加入地球教了。啊！因为想法雷同嘛！这不冲突吧？”

“背后的靠山也是同样的人吧？”杨声音压得很低，军官似乎没有听到。

※※※

晚上的宴会时间未到，杨和尤里安想先回官邸休息，坐上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后，杨陷入沉思。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有所谓的十字军。他们以夺回圣地为由，假借神的名义，侵略他国，破坏都市，掠夺财宝，虐杀住民，他们非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向世人夸示着迫害异教徒的功绩。

这一块历史的污点，是由无知、狂热崇拜、自我陶醉和心胸狭隘所产生的。事实上，那些信奉神与正义的人才是真正凶暴残忍的人，这应该已是个惨痛的证明了。然而，二千五百年过去了，地球教徒在宇宙中再度演出这种愚昧荒唐之举！

有一句警句如是说道——好施善行者喜欢一个人默默耕耘，盲信愚行者希望有同伴一起做。他可绝不愿成为那种跟随他人愚行的人！

而地球夺回运动其实和表面上所看到的自信愚行，根本没有两样！

在十字军背后操纵一切的是伯纳乔、杰诺巴等的海上商人，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削弱异教徒的势力，独占东西贸易。支撑着这个狂热崇拜的正是这个包藏祸心的企图！这段历史倘若一再重演……

躲在背后的是第三势力国……费沙?

这个想法闪过脑际，杨不禁为之愕然！计程车坐位本就不宽，他突然急促地挪了挪身体，尤里安不禁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他，问他怎么回事，杨含糊应了几句，又陷入沉思之中。

站在费沙的立场来看，当然希望帝国和同盟环伺在地球周围来一场更加憎恨的厮杀！不过，一旦帝国与同盟垮台，秩序破坏殆尽，这样一来，对于以商业立国的费沙而言，反而是一大困扰吧！根据费沙的企图和用心，如果不是在其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毫无煽动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盲目信仰的精神张力，最后势必突破控制防线爆发开来，费沙理当明白这层道理才是。

莫非……他们真的志在以武力夺回地球，恢复过去的光荣……

“实在搞不懂，费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杨喃喃自语，想着想着苦笑了起来。地球背后的主谋者未必是费沙哩！自己倒先杞人忧天了，岂不可笑？！

※※※

回到官邸，杨想喝一杯消除疲劳，他扬声叫尤里安。

“给我倒杯白兰地好吗？”

“有蔬菜汁啊！”

“……嗯……你认为蔬菜汁可以消除疲劳吗？”

“你认为它可以，它便可以！”

“咦？这句话是谁教你说的？”

“在伊谢尔伦，周边都有老师啊！”

卡介伦、先寇布之辈的挖苦专家的脸一一浮现在杨的脑际，杨哼了一声。

“少年时期的教育环境早该小心选择才是呵！”

尤里安放声笑了出来，“只能喝一杯！”——他打定主意后，端了白兰地走过来。

【V】

和先前的典礼比较起来，派对显得有趣多了。

政治家、资本家和高级官僚继续发表冗长而欠缺幽默感的致词，不过，致词内容毕竟不是那种歇斯底里式的高谈阔论就是了。

在伊谢尔伦时，偶而有为了促进军民交流的派对，但身为最高负责人的杨，始终都是一派个人作风。当大家要求致词时，他只说了一句话“祝大家玩得尽兴！”军中或民间均不乏热衷演说的名士，但像杨这样位尊权重的要人，致词都一句带过而已，其他的达官贵人也只得长话短说了。“杨提督二秒致词”成了伊谢尔伦的大特色。

这位传说中的主角——年轻的黑发提督，是各家名媛贵妇争相瞩目的焦点，除了用餐之外，她们的话题总是绕着他打转。

“杨提督怎么没有配戴勋章呢？”

“因为勋章太重了戴着那些东西走路，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

“哎哟！”

“我的监护人告诉我，走路弯腰驼背，看起来像个老头儿。”

妇人们笑得开心，说话的人却无动于衷。这不过是在对自己的职务薪水所做的妥协罢了。广阔的会场一角，尤里安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地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多达一万名的出席者，无一不是赫赫有名之士，可谓冠盖云集，气势非同凡响！

同盟的元首及最高的评议会会长——特留尼西特也在其中。他是大家公认的花言巧语能手。杨对他极其厌恶，厌恶到他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杨就关掉电视。非但如此，杨也尽量避免和地碰面。

“尤里安！咱们该溜喽！”

“是！提督！”

两人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尤里安到柜台领回背包，杨到厕所换上较不起眼的便服，将礼服塞进背包里。随后，两人悄悄步出会场，谁也没有注意到。

※※※

米海洛之家——名字是有点夸张！它位于劳动工人时常出现的下町一角，也就是克特威尔公园的入口处，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店铺。

贫穷但却拥有年轻和希望的情侣们，经常会来这里买食物和饮料，坐在通宵轩亮的夜灯下细诉情衷。

同时也为军队包伙的米海洛，一忙起来，便无法逐一和上门的顾客打招呼。不管来的是老人、青年或少年，由于灯光很暗，大家也就不太在意。

三个人点了炸鱼、法式烤马铃薯、法式乳酪派和奶茶后，同坐在一张凳子上。开始大啖起来。三个年代的人一同在这里进餐，因为他们方才在派对上都没能好好地享用餐点……

“喂喂！咱们这副德行，又要避人耳目，又得谈话，在这里不太方便吧！”

“我觉得很好哇！想到军官学校时代的事，那时，常常为了想办法打破关门时限绞尽脑汁哩！”

如果知道眼前这位老人是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青年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杨上将，米海洛的老板和一座客人必定哑然失声吧！这两个军队干部是从方才的派对上溜出来，在这里歇歇脚的。

鱼和马铃薯之类的便餐，勾起了思乡愁绪。军官学校时代，杨经常和他的狐群狗党——罗伯尔·拉普，溜出宿舍，到这种即便宜又可口的小吃店来，大饱青春期的食欲。

两个人都是有酒喝就好，什么事都不在乎，他们点了德国威士忌之类的蒸馏烈酒，大过酒瘾后，走出小吃店时，醉倒在走道上，之后

一动也不动。透过老板联络，洁西卡·爱德华连忙赶到，为避免严厉的教官们发现，她把两人移到店内看护。

“罗伯尔·拉普！杨威利！睁开眼睛，振作点！天亮以前没有赶回宿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喔！”

洁西卡冲咖啡给两个宿醉的年轻人喝下，咖啡没有加糖，但喝起来却有种甜甜的感觉……罗伯尔·拉普在去年的亚斯提战争中阵亡了。和他已订婚的洁西卡·爱德华，当选为德奴仙行星区的议员代表，是反战和平派的急先锋，在同盟议会占有一席之地。

一切都变了，时间的脚步依旧向前推进，小孩子长大成人，增加的只有无法换回的遗憾。老提督的声音打碎了昔日的梦想。

“好了，在这里谁都不认识我们。你不是有话要告诉我吗？”

“是啊！”

几条炸鱼随着奶茶流进胃内后，杨徐徐开口说道：“最近，这个国家有可能发生政变！”杨的语气虽然显示得蛮不在乎，但正待开口进食的老提督，手在半空中戛然停止。

“政变？”

“嗯！”

这是杨所下的结论。他语气淡然但巨细靡遗地说明自己对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意图所作的分析，不知道引发政变的人是不是直接受到罗严克拉姆的控制云云，比克在明白其中道理后，点了点头。

“的确！相当合理！不过，罗严克拉姆侯爵真的认为政变会成功吗？”

“对罗严克拉姆侯爵而言，不成功也好，因为就他的立场来看，能使同盟军分裂就算达到目的了！”

“没错！”

老提督两手捏毁空的纸杯。

“只是……他既敢唆使政变，自是胸有成竹！事先必已拟妥一项缜密且达成度高的计划了！”

“嗯！……”

“地方性的叛乱即使规模再大，只要其它地方不发出连锁反应。自然不会动摇中央政权。最有效的手段是直入首都内部控制核心，一旦权力核心成为人质，我们便束手无策了。”

“言之有理！”

“最麻烦的是权力的中枢，也就是武力的中枢。叛军虽然蜂涌四起，但若以强大而有组织的武力直接镇压，叛军必败无疑，所以即使叛军成功，也不过是三日天下罢了！”杨把最后一块炸马铃薯放进嘴里。“因此，他必须使首都方面权力中枢的夺取与地方性的叛乱能够产生有机性的相互配合！”

随着年轻司令官的理论展开，坐在杨身边的尤里安，目光益发炯炯有神。这是经过数月以来，智慧激荡的成果。

“也就是说，必须分散首都的兵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得先在边境发动叛变，届时，军队必定出动镇压。而在军队尽出时再以全力压制首都。进行顺利的话，结果将会如我们想像中的精彩哪！”

“你刚才也提到，罗严克拉姆侯爵并不一定要使政变成功，只要使同盟分裂混乱，同盟便无暇介入帝国内部的动乱，如此一来，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想起来还真麻烦哪！”

“做起来才麻烦呢！不过，指使人去做的话，自己倒是不须费多少劳力！”

杨以为这对所向无敌的金发年轻人而言，这件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游戏罢了。

“那么连您也不知道谁在支持政变吗？”

“要知道此事到底是太难了！”

“那么，我必须对最近可能发生的政变防患未然才行了？”

“如果政变发生了，即使能镇压也得要派出庞大兵力及耗费相当的时间，亦会造成伤害，因此，若能事先防范，到时候只要一个宇宙兵中队，就可以解决了！”

“没错！责任重大喔！”

“接下来，还有一事相托！”

“哦？”

杨的声音压得极低，老提督凑上耳朵。坐在近旁的尤里安少年，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他显得有点沮丧，但如果是对他有益的话，杨一定会一五一十地告诉自己吧！他们现在的谈话内容，急速地鼓动着少年的胸膛。

“好！我明白了！”比克古用力的点点头。

“在你离开海尼森之前，势必交到你手中，不过倒不知那东西会不会派上用场！”

杨把装炸马铃薯的空纸袋吹胀，然后用手拍破，巨大的爆裂声震惊了四周的客人。

“实在给您添麻烦！不过，请不要一时大意走漏风声！”

杨将纸袋揉成一团，向外抛去，这时，半圆形的机器人清洁车响起了二十年前的流行老歌，他步伐轻快的走过去，将纸团拾起放进自己的身体。比古克也把纸袋扔进机器人清洁车，手抚摸着略微凹陷的下巴，站了起来。

“那么，我先回去了！保重了！”

老提督的身影消失在夜晚的街道后，杨和尤里安也起身离去。

和杨并肩走向无人驾驶计程车的招呼站时，尤里安忽然想到，现在正在策商政变大计的人现在或许也在某个角落密谈着这件事吧……

尤里安才说起这件事，杨就奇怪地露出微笑来，说道：“是啊！可能带着严肃的表情，吃着比我们更高级的食物呢！”

【VI】

这是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连显示屋主个性的家具也没有，很是煞风景。光线昏暗，大约十个围着会议桌而坐的男子，脸部也看不清楚。

“好了！再确认一次！”

声音低沉，在座的每个人，头都转向同一方向。墙壁的一部份成了展示板，图上所显示的是由天顶向下俯瞰的自由行星同盟域。

“第一起攻击基地是聂普帝斯行星。标准历四月三日！”

星图的右下方，有个闪闪发光的红色小点。男人之间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距离海尼森一八八〇光年。位于第四边境星区的中心，是宇宙港和物资集散中心、恒星间的通讯基地。不要忘记！在四月三日！负责带动这个地区暴乱的人是哈贝……”

被叫到名字的男子挪了挪黑色的身影，缓缓地点点头。

“第二起攻击基地是卡佛行星，标准历四月五日。距离海尼森二〇九二光年，地点在第九边境星区……”

“第三起攻击基地是帕尔梅伦多行星，四月八日。第四起攻击基地是尚普尔行星，四月十日。从星图上看来，四处发难起点均在以首都为中心的假想球体表面附近、彼此相隔遥远。政府的镇压部队必须分别往各方向派出。”

“如此一来，首都海尼森便成了武力真空地带。届时，将可以少数的兵力控制基地。”

同盟最高评议会、同盟议会、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军事通讯管制中心等各个占据目标，一一被列举前来，攻击时刻、指挥官、人数等等也经过确认。至于细节部分，由于在此之前已讨论了十次以上了，因此，出席人员对全盘计划的内容和自身负责任务，均已了若指掌。在自由行星同盟面临危急存亡的危机感下，在座的每个人都深具共识。一方面是因为去年的亚姆立札会战败北所带来的巨大打击，一方面则是因为政治的腐败、经济及杜会的衰弱现象急剧严重，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危机意识。

现在的政客们实在是不值得赋予大任的，把权力当扑克牌耍的家伙，是应该剔除掉的。

主席环视列席的每一个人。

“我们必须亲手净化失去理想、腐败恶极的愚昧政治！这是一场正义之战，国家若不重建，只有走上灭亡之路！”

可以听得出来，是一种极力压抑的声音，与疯狂信仰者的自我陶醉，是有所不同的。在座的人莫不猛然点头，对他表示信服。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人物！”男子的声音严肃了起来，其他的人心情也为之悚然。

“这个人就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杨威利提督。他不在首都，所以未纳他为同志，但是，如果各位有任何意见……”

男子止住声音，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拉他进来好吗，这个人谋略出奇，众望齐归，对我们大大有利，而目，伊谢尔伦的战略价值也不容忽视！”

“若让他成为同志，我们就可以挟海尼森和伊谢尔伦控制全部领土，发挥四两拨千金的效能。”

“不过，没有时间了！在三月末行动展开之前，计划已经堆得满满的了，有办法说服他吗？”

“没有必要让那种人成为同志吧！”

在同座之中，这个人的声音听起来最年轻，但奇怪的是，语气森然且欠缺活力。一意蛮干的语调，和音声的感觉略微突兀。在座其他人的热络讨论一下子冷却下来，主席像在教训似的开口说道：“不要感信用事才好！只是，要想说服杨成为同志，时间上的确不够，宁可在举事之后再重新考量。以地理条件来看，镇压尚普尔一地攻击行动的任务，必定是由杨负责……”

从伊谢尔伦到尚普尔，以最大的速度——脉冲跳跃航行方法，也要五天的时间。从这里传送首都发生政变的报告到那里，再从那里全速赶至首都，至少也要二十五天，合计是三十天。这段期间，首都已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只要拥有那个厉害无比的防空系统——十二个战斗卫星所形成的“女神的项链”，即使是“奇迹的杨”，要拿下海尼森也没有那么容易。只会让自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罢了！

“在此前提下找杨商谈，或许就可以轻易地说服他加入我们。目前，我们应照预定的计划行动，掌握权力中枢之后，再扩大新体制的实力和权威！”

“提议……”和先前相同，年轻而附气沉沉的声音，再度吸引全场的视线。“我们应该送一位同志到伊谢尔伦去监视杨，如果他采取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行动，就立刻杀掉他！”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发出赞成的声音。因为要成功必须排除危险的成份。

“有没有人反对？好吧！我们就采用这个建议，速速找出适当人选！”话是这样说，可是，主席的声音却显得不太热衷。

※※※

一位坐在角落里，不发一语的男子，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气息充满酒味。男子手里拿着一瓶罗瑟兰威士忌，瓶内的酒已喝掉了一半。

这位男于名叫亚瑟·林奇。恶意的咒骂像啤酒的气泡一般，浮现在林奇的心头。跳吧！跳吧！让大家在命运的掌握中疯狂的跳吧！会在途中失足跌倒，或是会跳到死为止，就看你们个人能耐了！林奇自己也搞不懂，究竟是希望政变成功呢，还是失败？自九年前以来，他对自身的未来，似乎也早已漠不关心了。

在这之前，林奇的人生并非如此悲观消极的。不论在前线或处理庶务工作，尽皆成绩斐然，四十岁便晋升中将，人人以阁下称呼。但是他走错了一步。

在艾尔·法西尔星域与帝国军交战之时，被一种莫名的恐怖攫住，舍弃部属和百姓企图逃亡时，被帝国军俘虏，成为阶下囚。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成了同盟军的耻辱，从此，鼠辈的污名便如影随形地紧追其后。

对了！事情转变如何了呢?

林奇闭上眼睛。酒精与虚无感交织成厚重的帘幕，帘幕的另一端映像了一个行星的模糊轮廓。

那个行星——一万光年之隔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在那里，赋予他一项任务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那锐利而野心勃勃的目光，正穿透辽阔的星海，疾射而来！

# 第二章 起火点

【1】

林奇被传唤晋见银河帝国军宇宙舰队司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在去年十一月的事，此时距莱因哈特在亚姆立札大破入侵帝国领域的同盟军一役不远。

在艾尔·法西尔星域被捕蒙羞之后，林奇便在银河帝国一个边境星域的一个矫正区过着生活。

帝国境内没有所谓的俘虏收容所，“叛军”的官兵，一概被视为反对帝政的严重思想犯，为了“矫正其思想、道德”，便成立了这类的设施。

在广大的设施内部，粮食自给自足，帝国军严密监视着境界线，每四个星期供应一次医药用品和衣服，并不太干涉这些收容犯的殖民地。帝国军并不是对他们特别宽大，而是碍于预算和人手的不足。即使是实施征兵制，但人力资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也无力治理这种边境星区的各个角落。如果“思想犯”之间起内哄互相残杀起来，帝国军反而乐得省事，高兴都来不及呢。

在自由行星同盟这边，刚开始时，对帝国军的俘虏相当礼遇，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使他们体会到自由社会体制的好处，进而加以洗脑；但经过一个世纪半以来的战乱，自由行星同盟也无力再“摆排场”了，最近，俘虏们的待遇相当于一般社会与监狱之间的中间值。

……林奇和他昔日的部属，一同住在其中一个殖民地。后来搬进矫正区的士兵们说出他在艾尔·法西尔的丑闻，其他俘虏便开始对他冷眼相向。

林奇借酒逃避现实，只能任人臭骂、毫无辩解余地的他，也只能这么做了。由新进的俘虏们口中，他也得知妻子已和他脱离关系，带着两个孩子搬回娘家了。他日渐沉溺酒中，声誉更是一落千丈。现在甚至连昔日的部属看到他时，也会表现出露骨的轻蔑和嫌恶的目光。

这时，一艘驱逐舰出现了，把他带往帝国首都——奥丁。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和杨威利不同，乍见之下，外表气势非凡。

此时他二十岁，修长而匀称的身躯散发着优雅与精悍的协和感，耀眼的金黄色头发比去年长了许多，看起来就像是狮子的鬃毛。洁自无瑕的肌肤和秀丽端整的眼睛，仿佛集造化女神的宠爱于一身。只是，在他那天使般的冰蓝瞳眸里，总不时放射出锐利而令人不敢正视的目光，或许，那应该说是一双热切凌驾于众神之上的堕落天使的眼眸。

“林奇少将吗？”

他的桌子前方放着一把椅子，卫兵们扶着一个男子坐到椅子上。莱因哈特的声音欠缺亲和感，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但他不想改变。因为眼前这个人是人人唾弃的无耻之徒。

“……你是……？”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林奇睁开浓浊泛红的眼睛。

“啊？是你啊！你就是那个帝国的少年英雄……真是年轻啊，太年轻了。知道艾尔·法西尔战役吗？几年前的事了……你……那时还是个孩子吧……我却已是个少将了……”

一个高头英俊、红色头发的青年军官站在莱因哈特的左方，碧蓝色的眼睛里充满厌恶、怜悯的复杂神色。

“莱因哈特阁下，这种人对我们有用吗？”

“当然有用。吉尔菲艾斯，如果没有用，这个男人也没有活命的价值了。”

金发的年轻元帅注视着林奇。视线宛若一道疾射而来的剑光。

“好好听着！林奇。我只说一遍，不再重覆。有个任务要你去完成，事成之后，我会给你帝国军少将的地位。”

林奇一时反应不过来，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他那浓浊泛红的眼睛深处，似乎有灯炬闪烁一般，发亮了起来。像要摆脱盘据脑中的酒精毒雾似的，林奇猛力地甩了甩头。

“少将……哈哈哈！我已很久没有做过少将了……”

他伸出舌尖，舔了舔上下的嘴唇。

“听来倒是不错。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潜进你的祖国，煽动军队内部那些不满份子，策动政变。”

隔了好一阵子，一阵怪异的笑声在空气中震荡了起来。

“嘿哩嘿……不要做白日梦了。那怎么可能！看来你醉得比我还要厉害啊！”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份计划书，你按照计划去做，必定可以成功。”

林奇的眼中再度泛着迟滞的目光。

“但是……万一计划失败的话，我会死的！一定会死的！他们会杀了我……”

“那么你就去死吧！”

莱因哈特的声音像长鞭撕裂空气。

“你认为现在的你还有生存价值吗？人人都说你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你舍弃了应该保护的百姓、丢下应该指挥的士兵，自顾逃亡，厚颜无耻！没有人会为你说话，无论你怎样解释，但还有人肯听吗？事到如今，你还珍惜生命？”

这一字一句像一把把利刀刺激着林奇那被酒精侵蚀的薄弱意识，他蓦地醒转过来。精神的质与量真有天壤之别，林奇全身打颤，冷汗浃背。

“没错！我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他喃喃自语着，声音很微弱，但却很清晰。

“现在也没有机会可洗刷污名了。那么倒不如做个彻彻底底的卑鄙小人！恬不知耻地活下去……”

他抬起头，眼中的混浊尚未消失，但是眼眸深处却燃起熊能烈焰。

“好吧，我了解了。干就干吧。事成后你真的会给我少将的地位吗？”

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十年前的雄劲锐气。

【Ⅱ】

“计划若能成功，杨应付国内情势尚且自顾不暇，根本无余力插手这里。”

林奇离去后，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来到后花园，莱因哈特在长椅上坐下，抬头望着红发的好友说道。

“是的。”

“吉尔菲艾斯，你和杨威利见过一次面，你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吉尔菲艾斯想了一下，答道：“老实说，我摸不清他在想些什么，他外表看起来满不在乎，但很有可能他已知道我们这个计划。”

“什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接受我们的提案呢？”

“我也不明白，或者他已想到解决的办法，又或者他很有信心，不怕我们采取任何行动，杨威利始终是个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人，莱因哈特阁下，我以前还未遇过这么难以捉摸的敌人……”

吉尔菲艾斯欲言又止，莱因哈特奇怪地望着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如果和他做朋友，他会是很好的知己。”

莱因哈特沉默着，若有所思的仰望长天，心里想道：“杨威利……你是个人才，我真的很想见一见你……”

吉尔菲艾斯见到莱因哈特不发一言，打破沉默道：“一旦同盟国内的和平被搞乱，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和平？吉尔菲艾斯，所谓的和平啊，那是指无能并非是最大罪恶的那种‘幸福’的时代。看看那些贵族！”

莱因哈特辞锋辛辣。

表面上，帝国与同盟间的战争仍然持续着，但在背后，贵族阶级却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壁垒内的和平”。相隔数千光年黑暗的虚空，士兵们伤的伤，倒的倒，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中，惶惶不可于终日之际，皇宫的水晶吊灯下，却大开华丽的舞会，上等的香槟、用红酒腌过的烤鹿肉和巧克力点心，还有纯白的波斯猫、蓝珍珠发夹、琥珀壁饰、传承数个世纪的白瓷花瓶、黑貂毛皮、镶缀无数颗宝石的长裙，以及光泽色彩耀眼的彩色玻璃……。此情此景——这种悲惨而又荒谬的对照，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吗？是的，这就是现实！那么，现实必须加以改变！第一次参加舞会时，冰蓝色瞳眸的少年便有这种感慨。

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转化成坚定的意念，以后，每次参加舞会或派对，就成了找出敌人的机会，后来，经过多次的观察，莱因哈特得到一个结论——衣香云鬓、光华夺目的大贵族们，无一值得费煞心机去防范。

他只对吉尔菲艾斯表达过自己的这个看法。

“我也认为贵族并不足惧。”

此时此刻，吉尔菲艾斯对莱因哈特采取了谦顺的态度。

“但是，对贵族‘们’则必须注意。”

莱因哈特听了，惊讶地望着好友。

“集团统一起来的意识——即使无法统一，对共同憎恶的敌人产生利己的联合也是不可轻视的。当和正面的敌人刀剑相交之时，或许有人会从背后暗中杀至也说不定。”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莱因哈特应道。隐藏在他体内那道利如细剑的锐气，总是在这位好友的遮盖下，转趋和缓。另外一位能抑制他那锋芒锐气的人，便是大他五岁的姐姐——安妮罗杰。

十五岁时被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纳进后宫的她，自那时起，就对自己的未来放弃了希望。蒙皇帝恩赐格里华德女伯爵的封号后，她便极力从性格几近破裂的父亲身边提携莱因哈特，并且也成为情感与莱因哈特胜似兄弟的吉尔菲艾斯的后盾，对他们两人而言，是强而有力的保护者。

而如今，曾是被监护的两人，身高已高过她许多，而且挂着提督的头衔，纵横驰骋在宇宙战场上了。不过，当他们出现在她面前时，两人都会忽儿仿佛回到那逝去不远的少年时代——那一段隐约透着甘美甜蜜、多姿多彩的日子。

※※※

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生活极其放荡糜烂，自他粹死以来，银河帝国的统治阶层便断断续续地掀起变动的波涛。

首先是五岁的幼儿艾尔威·由谢夫登基为新皇帝。他虽是佛瑞德李希四世的直系嫡孙，但在即位之后，即招至两大贵族的愤怒和嫉妒。

两大贵族就是欧特·布朗胥百克公爵和威尔罕姆·立典亥姆侯爵。他们分别与已故佛瑞德李希四世的两个女儿结婚，并各自生下一个女儿。他们企图让自己的女儿即位为女皇，好让自己成为摄政王，进而支配整个帝国。

当他们的野心梦破碎，便连袂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发誓报仇。他们的敌人便是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以及在幕后支持他的两大重臣——七十六岁的帝国宰相克劳斯·立典拉德公爵和二十岁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

因此，银河帝国的统治阶层分裂为两派。一是保皇派，以立典拉德及莱因哈特为核心；另一为反保皇派，由布朗胥百克及立典亥姆联手主阵。

许多对帝国未来忧心忡忡，同时也担心自身安危的达官贵人，都希望保持中立立场，但是日益险恶的形势却使得他们无法置身事外。

到底该依附哪一方以求生存呢？哪一方才名正言顺？又或者，哪一方胜算较高呢？……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地考验着他们的判断和洞察能力。

在感情上，他们从一开始便倒向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这一方；但是，莱因哈特是战争天才，人尽皆知，因此，他们很难下定决心，不断在感情和私心之间随风转舵。

※※※

“贵族们一会儿偏右，一会儿偏左，举棋不定，绞尽了脑汁也分辨不清究竟该站在哪一边，真是一场最近以来最有趣的喜剧！”

有时莱因哈特会这样和帝国宇宙舰队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交谈。

“最后若不以快乐的结尾收场，就不能称为喜剧了吧？”

奥贝斯坦或许并非是轻浮易动之辈，但一般人咸认为他欠缺幽默感。虽然年仅三十多岁，但头发已半白，左右假眼内部装着感光电脑，不时放射着冷峻的光芒，嘴唇薄而紧闭，他的表情使人无法对他产生敬爱之意，而且，不管别人对他作何批评，他也总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无论如何，阁下只管静观其变，等着敌人兵慌马乱的景象吧！”

“是啊，我会慢慢地等着看好戏的。”

当然，莱因哈特并没有坐着空等。他运用各种毒辣的策略，迫使大贵族们陷身在毫无胜算的盲目愤怒之中。他们歇斯底里的举动，对莱因哈特来说是正中下怀。他对这些策略的运用，就好比追逐美丽蝴蝶的少年一般，倾尽满腔热诚全力以赴。

“是没有必要真的把贵族们逼到死角去的。”莱因哈特一面用灵巧的双手把好友的红发当做玩具把玩一面说道：“只须使他们深信自己已走投无路就行了。”

事实上，所有贵族若能团结一致，他们的武力和财力绝对遥遥领先于莱因哈特。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担心一旦发生战争，所有的财力和武力将化为乌有，这种自相矛盾的反应，令莱因哈特觉得可笑之极。

莱因哈特的头脑不再仅止于少年时代的智力，但多少仍残留着少年时代的感情成份。他相当憎恶敌对的人，但假使对方的言行举止有特殊之处，纵然谈不上具有任何美感，他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感兴趣。可惜现在，在贵族当中已找不到这样的人了，莱因哈特不免有点怅然若失。

【Ⅲ】

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位温和而明智的人物，不仅贵族，连领地内的人民也都对他爱戴有加。

关于目前国内日益恶化的局势，他也茫然不知该如何自处，每日唯有抱头沉思。若能保持中立就好了，可是，有可能吗？在这一天，他的长女希尔德自奥丁的大学特意回到庄园探望他。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冯·玛林道夫，她是弗兰兹·冯·玛林道夫伯爵的爱女，年方二十岁。

深色调的金色秀发，短俏而飞扬，脸上轮廓分明，带有阳刚之气的美貌，若不是她有一对墨绿而灵巧生动的双眸，会让人觉得她美得不像人类。双眸散发着跃动的智慧与生气，看起来像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少年。

“小姐！您看起来精神很好呢！”

两颊红润的管家走到宅邸的大厅欢迎她，弓着他那肥满的身躯。

“你也是啊！汉斯！我爸爸呢？”

“在日光室，要我去通知他吗？”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啊！请冲杯咖啡好吗？”

除了脖子上围着一条粉红色的丝巾外，伯爵爱女的穿着打扮看来和男孩子并无两样，她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过走廊。

广大的日光室内，靠窗的地方放着一组沙发，阳光下，玛林道夫伯爵拱背思考着。听到女儿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笑逐颜开地向她招招手。

“您在想什么啊？爸爸。”

“嗯……没有啊，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这可真叫人放心了——银河帝国的命运和玛林道夫家族的未来，竟也不算是什么要紧的事呢？”

给爱女一语道中心事，玛林道夫伯爵吃了一惊，全身为之一震。

他面容僵硬地望着女儿。希尔德一脸淘气地回望着父亲，但表情似乎还在追问着什么。

管家汉斯端来银质咖啡组，在他退出去之后，室内依旧一片沉寂，女儿首先打破了沉默。

“现在，您决定怎么做呢？父亲大人。”

“可以的话我希望尽量保持中立。不过，如果非得站在哪一边的话，我会选择布朗胥百克公爵这一边，身为帝国贵族，我……”

“爸爸！”

女儿认真的声音和表情打断了父亲的话。

父亲讶异地看着女儿，只见她墨绿色的眼眸闪耀着强烈的光芒，仿佛在宝石中燃起了灼灼起舞的火焰，有一种奇异的美感。

“有一个事实是所有贵族都不敢面对的。就好像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死，国家也有灭亡的时候。自从在地球这个小小行星上出现人类文明以来，没有一国家最后不是走上灭亡之路的，这是事实也是必然，难道唯独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能够成为唯一的例外吗？”

“希尔德！……喂！希尔德……”

“高登巴姆王朝建国至今已有五百年历史了。”

胆大的女儿使用了过去式。

“在这段期间，高登巴姆王朝统治全人类社会达二○○年以上，集权力和财富于一身，无所不用其极，杀害无辜的人、强夺人家的女儿，制定对自身有利的法律……”

她的气势逼人，只差没拍桌子了。

“这个王朝一味地为所欲为，既然已经偏离了正常的统治，即使是即将落幕，又能怪得了谁呢？不！渡过了繁荣升华的五百年，已经值得感谢了！失去了这一切，也是自然的道理所致。”

温和的父亲惊愕于这一番革命派式的激烈弹劾而表情木然，一时反应不过来，不一会儿之后，便渐渐鼓起反击的力气。

“你的意思是要我支持罗严克拉姆侯爵，是这样吗？希尔德。”

“是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支持罗严克拉姆侯爵。”

“什么理由？”

父亲的声音中充满了怀疑，同时，也隐含着寻求支持的讯息。

“理由有四，您愿意听吗？”

父亲点点头。

“女儿所说的四个理由如下：其一、现在的皇帝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拥立的，遵照皇帝的旨意讨伐背叛皇帝的人，可说名正言顺。相对于此，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的阵营方面，他们很明显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处心积虑地想挑起私人战争罢了。”

“其二、布朗胥百克公爵集合了大部份的贵族，兵力强大，玛林道夫家即使加入，也轻如鸿毛，他是不会重视的。相对的，罗严克拉姆阵营屈居劣势，如果我们加入这一边，不仅大大助长其势力，同时更掌握了政治实效，其日后对玛林道夫家族必定会礼遇有加。”

“其三、最重要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只是为了各自的利暂时联手，毫无同心协力的诚意，虽然他们的兵力比罗严克拉姆侯爵要大得多，但他们的内部根本不团结，指挥也不统一。对军队而言，指挥系统步调不一是最严重的致命伤。相对的，罗严克拉姆阵营则在统一的指挥系统和意念下行动，不管中间过程如何演变，最后的胜利属于何方就不辩自明了。

“其四、那些贵族根本不懂得打仗，而战争是要靠士兵们来打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不是门阀贵族出身，主子、部下们皆然，自然广受下级贵族和平民阶层的爱戴。两边阵营的士兵都是平民，光靠军官无法作战；反观布朗胥百克公爵等人的阵营，士兵们愈来愈厌恨贵族出身的军官，最后势必导致暴动或造反，内部很可能完全崩溃……。如何？父亲大人。”

希尔德下达结论时，玛林道夫伯爵不发一语，只一个劲儿的擦着汗珠。他无法反驳女儿的结论。

“我认为玛林道夫家族应该站在胜利者——罗严克拉姆侯爵这一方，为了表示我们的忠诚，应该献上我们的领地和人质。”

“领地倒没问题——献上也好，可是，人质就有点麻烦了。这件事……”

“有人愿意的话……”

“可是，有谁……”说到一半，玛林道夫伯爵大吃一惊！“难道……你……”

“嗯，我去！”

“希尔德！”

父亲张口结舌，女儿却若无其事的把奶精和砂糖加进自己的咖啡，然后充份地搅拌着。她的身躯并不肥满，但自信却涨满一身。

“我要感谢父亲大人，我觉得生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很有意思的。”

“我不能改变历史，但是，我却可以知道历史如何演变、历史中的人物如何生离死别。”

喝了口咖啡后，希尔德站起来，两手轻抱着父亲的头，让自己的脸颊贴近他那毫无光泽的头发。

“爸爸！不要为我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守护玛林道夫家族。”

“你是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应该怎么做，就由你作主好了。”

父亲的声音恢复沉稳，爱怜横溢地抚着女儿的脸蛋。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反悔也不会后悔。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幸福，没有必要为了玛林道夫家族而牺牲了你，反倒是该为你自己设

想，以玛林道夫家族为工具，替你铺好未来的道路。明白吗？乖女。”

“爸爸……”

希尔德紧紧拥着父亲，眼中隐现泪光。

“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女儿转过脸来，吻了吻父亲的额头，然后像只翩然飞舞的蝴蝶，转身离开日光室。

【Ⅳ】

经过六日的旅程，希尔德抵达了首都奥丁。她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回家，因为希尔德已在奥丁整整生活了四年。

从宇宙港到莱因哈特的元帅府，希尔德搭乘机器人车直接前往。或许是由于情绪高扬吧，她一点也不觉得疲累，反正事后要休息多久都可以。

“您有预约会面的时间吗？小姐！”

窗口上一个看起来像个小少年般的年轻军官，身挂着“流肯中尉”的名片，向她询问道。

“没有。不过，这关系着许多人的生命和希望，元帅阁下一定会见我的，麻烦您代为转达，好吗？”

美丽的姑娘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不过，有三分是演技……看到她的模样，流肯中尉一时像是贯满骑士道精神似的，请她稍待一下，并联络了好几个地方，过了一阵子，他像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一般，兴高采烈地走过来。

“您可以见他了！请搭四号电梯上十楼。”

“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希尔德由衷地说道，并走进有武器探测装置的电梯。

是日，适逢莱因哈特正在等一份报告，而那份报告又迟迟未送过来，再加上他听说有位美丽的姑娘前来拜访，心中也甚感好奇。其实对他而言，并不把美丽的女人看在眼里。只是，当他看见希尔德那脂粉不施、自然生动的美貌时，仍不免讶异于她一点也不像贵族人家的女儿。

“很可惜，吉尔菲艾斯刚好不在。”

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坐定之后，莱因哈特开口说道。

“他和玛林道夫家也算有点缘份，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去年的卡斯特罗普动乱中，他救了家父一命，虽然我们仍未曾谋面。”

“……对了！伯爵千金找我有什么事吗？”

像小学生般的少年端来咖啡，莱因哈特拿起奶精罐子时，希尔德说道：“我是来表明立场的，一旦发生内战，请让玛林道夫家与莱因哈特元帅阁下并肩作战。”

刹那之间，莱因哈特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但他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完成了一连串的动作。

“你说内战？”

“就是来日与布朗胥百克公爵及立典亥姆侯爵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

“你真是个相当大胆的人哪。假设真的发生内战，我并不一定会胜利，即使如此你也要站在我这一方吗？”

“我知道元帅您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莱因哈特微微一笑。

希尔德调整呼吸的频率，将九天前对父亲说过的观点，向年轻的元帅再重覆一遍。莱因哈特静静的听完，蓝色的瞳眸，闪过一道光芒。

“你的确很有远见。很好，值此之际，我也需要盟友，我会回报你的盛情的。玛林道夫家自不待言，凡是对我方表示友好的其他家族，我也保证将特别礼遇。”

“罗严克拉姆侯爵如此宽大为怀，真令人高兴！有您这些话，我们将更容易说服其他的亲戚朋友加入。”

“快别这么说，难得你们愿意站在我这一边。我也做不了什么，但对于你的辛劳与勇气，理所当然地应有所回报。如果有我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请直说无妨，不要客气才好。”

“既然元帅这么说，那么我有一事相求。”

“请说。”

“就算是对玛林道夫家付出忠诚的报酬吧，我希望能得到元帅亲笔签字的一份保证玛林道夫家族及领地安全无虞的保证书。”

“哦？保证书？”

莱因哈特的语气变得煞有戒心，他那略显异样的视线转向希尔德身上，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则毫无惧色的迎视着这位年轻独裁者锐利的目光。

莱因哈特若有所思，指尖在桌面轻弹几下，不消片刻工夫，便开口道：“好吧。今天之内，我就会派人把保证书交到你手上。”

“太感谢您了。”

希尔德喜形于色，恭恭敬敬的鞠了躬。

“玛林道夫家发誓对阁下绝对效忠，不管什么事，只要是有利于阁下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我希望有这么一天。不过，玛林道夫伯爵千金……”

“是。”

“你说要说服其他的亲戚和贵族，那么是否也需要更多这样的保证书呢？”

“这点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就得了。自动提出要求的人，就给他们吧。其余的人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说……”

希尔德顿了顿，目光笔直地正视着莱因哈特。

“如果元帅您要完成您的霸业，这种要求多了，我想对您不是太方便。”

“哦？……”

莱因哈特怔了一怔，忍不住纵声笑了起来。

“想不到你这么厉害，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他是在笑维系高登巴姆王朝的旧体制将完全消除。他并不想让那些贪图特权长达五世纪之久的贵族们，还能在新的体制下苟延残喘。在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除了那些具有利用价值的人外，其余人等必须加以肃清，否则便是将他们交给欲置其于死地的民众手上。没有生存能力者终亦必自取灭亡……他们的祖先们所侍奉的鲁道夫大帝便是信奉这个信念。因果报应啊！希尔德就是看透这一点，才前来要求莱

因哈特下达亲笔保证书。公文文件和口头约定不同，不能出尔反尔，因为对公文不信守，不但损及莱因哈特自身的声誉，更会使众人对权力体制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希尔德言下之意是在表明，这是针对自家所打的如意算盘，“至于其他的贵族，生杀予夺但凭处置”。这倒不是纯粹“只要自己好”的利己主义，最主要的是，她在试图向莱因哈特表明旧贵族间并没有横向连结的意图。

这个女子的政治和外交敏感度锐利惊人！数千家帝国贵族之中，值得令人赞赏的人才终于出现了，而这个人才不过才二十岁，而且还是个女子，莱因哈特也不过大她一岁而已。

莱因哈特不禁想起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老人支配的时代已渐渐没落了，不仅帝国如此，其它诸如自由行星同盟的杨提督，也不过三十岁而已，而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也不过四十多岁。

而这个女子……

莱因哈特再度打量着希尔德，正待开口。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声音，一位兴奋不已、满脸红润的高级军官飞奔进来。他那硕大躯体几乎可以堵住整个门。

“阁下！那些心中不满的贵族们终于有所行动了！”

他声如宏钟，与魁梧的体格极为相称。

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是直属莱因哈特元帅府的提督之一，以前曾被誉为“击坠王”，现在是勇猛的指挥官，英名远播。

莱因哈特站了起来，他在等待的便是这个报告。希尔德不禁瞪大了墨绿色的眼睛，动作也危危颤颤起来。

“玛林道夫伯爵千金，今天很高兴认识你。找个时间一起用餐吧！”

追随在莱因哈特之后的坎普，好奇地瞥了希尔德一眼。

【V】

反对罗严克拉姆侯爵和立典拉德公爵阵营的贵族们，纷纷前往位于奥丁布朗胥百克公爵别墅所在的利普休达特森林集合，集合的名义是古代名画的拍卖会与园游会，在地下的大厅之内，反对罗严克拉姆

侯爵和立典拉德公爵独裁专制政治的爱国签名活动，正在秘密进行之中。

这项运动通称为“利普休达特盟约”，根据盟约所建立的贵族军事组织，便称为“利普休达特贵族联合军”。参加的贵族有三七四○名，正规军及私人专属士兵，兵力共计达二五六○万。

盟主是欧特·布朗胥百克公爵，副盟主是威尔罕姆·立典亥姆侯爵。

近四○○○个贵族的名字所串连的署名状，以激烈的论调，抨击立典拉德与罗严克拉姆。另外，还对外扬言守护高登巴姆王朝的神圣使命，已赋予在“天选之民”的传统贵族阶级身上。

“大神奥丁守护着我们！正义的胜利非我们莫属！”

这便是盟约全文的结尾。

“哦？大神奥丁保护得了他们吗？”

听完坎普的报告，莱因哈特讥讽地说道，然后环视了聚集一堂的部属们。

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有奥贝斯坦，还有其他几位提督，个个都是全军首屈一指之选的优秀指挥官。

“一开始就求神保佑，大神一定不胜其烦吧！”

“用美丽的少女作供品，那就另当别论。不过，如果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话，他自己大概会先横刀夺爱吧！”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等人放声大笑。

渥佛根·米达麦亚身材短小，紧绷而均称的体格，堪称英挺，拥有一头杂乱的蜂蜜色头发和一对活力充沛的灰色眼睛。用兵神速，无人可与之并驾齐驱。

去年的亚姆立札会战中，在追击逃跑的敌舰时，由于速度太快，己方的前锋竟迫进到了敌舰队尾部之中。自此以后，他便得了个荣誉的名号——“疾风之狼”。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身材高大，头发是接近黑色的暗褐色，为一罕见的美男子，不过，他那不同颜色的左右双眸，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由于遗传的作弄，右眼是黑色，左眼是蓝色，“金眼妖瞳”之名不迳而走。亚姆立札会战等历次战役中，建立功勋无数，大家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评价极高。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蓄有一头橙色的长发，眼睛是淡褐色。脸部削瘦，和壮硕的体格对照之下，显得不甚协调。他是一员骁勇无比的猛将，旗下的“黑色枪骑兵”舰队远近驰名，连敌人也闻之丧胆。不过，他用兵稍欠缺弹性，亚姆立札会战时，这个缺点确实曾对友军造成不利。

其他还有克涅利斯·鲁兹、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艾尔尼斯·梅克林格、奈特哈尔·缪拉、伍尔利·克斯拉等提督们，都是莱因哈特军队的干部。个性因人而异，但个个都很年轻，他们是莱因哈特最珍贵的资产。

就国家财政方面来说，经过长年的战争和宫廷内部的倾轧，财政危机古今俱存。但是莱因哈特却说：“财政危机是可以一举解决的！”

他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帝国内部除了帝室财产以外，尚有钜额的财源流落在外。

贵族财产……

如果把以布朗胥百克公爵、立典亥姆侯爵为首，及唯他们马首是瞻的贵族们所有的财产，均予以彻底没收。对于其它的贵族则课以遗产继承税、不动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综合这些收入，据估计国库的数额将可爆增至十兆有余的帝国马克。

但是，对于依附己方的贵族，在政治上则是必须略为斟酌的，以这个角度来看，倒希望与自己为敌的贵族还是越多越好。

榨取贵族的财产，并不单为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对那些坐拥万贯家产、免付税金、生活极尽奢华之能事的贵族们，广大的老百姓在这五百年来已积聚了极大的愤怒与反感。

莱因哈特必须平息他们的愤怒，同时，也必须加以妥善利用。

莱因哈特的确有改革政治和社会的意向，不过对他而言，这项工作必须是打倒高登巴姆王朝之后的附属产物。他绝对不愿因为透过政治及社会变革，而反倒促使高登巴姆王朝复苏。

鲁道夫所建立的高登巴姆王朝，应该是在流血和烽火中消失。早在幼年时代，当姐姐安妮罗杰被老丑的当权者夺去时，莱因哈特便发下这个坚定不移的誓言。这是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共有的约定。

※※※

欧根·李希特和卡尔·布拉格，一般被视为改革派或称开明派组织的领导人物。虽然出身贵族，但他们却自动去掉“冯”的贵族称号，以显示开明的作风。

时序迈入三月之后不久，莱因哈特任命他们两人起草极进步的“社会经济再建计划”立案，此为“利普休达特盟约”缔结之后一个月的事。

从莱因哈特殿前退出之后，两人不由得面面相觑。

“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心思昭然若揭，他是想打着改革者的旗号，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是对抗门阀贵族的一大利器啊！”

布拉格对李希特所说的话表示赞同的点点头。

“没错，我们只是他实现野心的利用工具罢了。谈不上是件令人愉快的任务。可是，我们又不便拒绝，那么要略做敷衍吗？”

“等等。我认为眼前之际，互相利用一下也无妨，等到时间一长，我们期待已久的改革付诸实施后，届时，不论执行的名义是谁，不也都算是件好事吗？”

“话是没错，不过……”

“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算是我们利用罗严克拉姆侯爵啊！我们空有理想和政策，却没有将之实施的权力与武力，罗严克拉姆侯爵则有。至少，他比布朗胥百克公爵等一干反动派好多了。不是吗？布拉格？”

“的确。若让布朗胥百克夺取了政权，只会促使政治和社会倒退，这是不争的事实……”

李希特拍拍布拉格的肩膀。

“总之，我们和罗严克拉姆侯爵必须互相配合，明白了这层道理，应该团结一致，即使是一小步，只要能将社会向前推进就行了。”

布拉格对李希特这番话略显犹疑。

“不过，一旦罗严克拉姆侯爵掌握了最高权力，他还会保持开明的作风吗？而且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会不会摇身一变，成为专制的独裁者啊。”

“是啊！为了预防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更要推动改革。在罗严克拉姆侯爵抛却改革者的姿态前，我们必须先培养出具备批判及抵抗能力的市民来！”

【Ⅵ】

“利普休达特盟约”中集结在一起的贵族们，当务之急便是将众多复杂的武力系统予以组织化，为了对抗战争天才——莱因哈特，一致的司令部、一致的战略构想、一致的管理及补给系统，缺一不可。

就顺序而言，首先必须决定实战部队的总司令官人选，再由其决定部队的编制和布署。

起初，布朗胥百克公爵打算亲自担任实际作战的总指挥官，不过，立典亥姆侯爵则主张总指挥官应由用兵专家出任。

“我建议由实绩和声望卓越的梅尔卡兹提督出任总指挥官。盟主您亲自出阵前线，不是太妥当吧？”

立典亥姆的意图很明显，无非是要避免布朗胥百克公爵建立超越于自己的功勋，但就形式上来说，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布朗胥百克也不得不采纳他的意见。

“梅尔卡兹提督的话……”

其他贵族也一致表示赞成，因此布朗胥百克公爵只得暂时压下内心的想法，证明自己是个有容人之量的人物。他礼节周到地把梅尔卡兹请到自己府中，并恳请他担任贵族联合军的实战总司令。

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一级上将是一位年届五十九岁的精练武官，功绩辉煌，经验丰富，用兵坚实无懈可坚。亚斯提星域会战时，与莱因哈特并肩奋战同盟军，成了第一位认定莱因哈特是个战争天才的人。他对莱因哈特的处事态度和军事才能非常欣赏。

对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央请，梅尔卡兹一口拒绝。因为他原本就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倘若冲突无可避免，他宁可严守中立。

梅尔卡兹拒绝了，但布朗胥百克公爵并没有打退堂鼓。因为盟主亲自出马交涉被拒，实在有损盟主的威信。

公爵采取紧逼盯人的战术，软硬兼施。

“公爵，我是不会帮你们但也不会加入罗严克拉姆那方的！”

“为什么？既然你对陛下一片忠心，为什么不过来帮助我们？”

“道理很简单，我不会背叛皇上，做一些对陛下不利的事情。”

“但事实正好相反啊！我们正是要从立典拉德和罗严克拉姆那帮奸臣手中把皇上拯救出来，早日回复国家的传统和秩序才揭竿而起的，我们是不能让高登巴姆王朝衰落的！这个神圣的任务就由我们这些传统的贵族来担当，我相信鲁道夫大帝在天之灵也会保佑我们正义这一方的。”

公爵大有深意的望了梅尔卡兹一眼，接着道：“提督，你看看那些年轻的贵族，你有信心能说服他们吗？他们曾发誓要处死那些不肯合作的人去祭奥丁大神，初生之犊不怕虎，我知道他们说得出做得到。到时恐怕连我这个盟主也阻止不了他们，不要说我没有提醒过你，坚持下去对你没有好处，他们喜欢用少女来祭神，听说你家中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吧……”

“……”

“怎么样？提督，我再问多你一次，难道你不想报答先帝对你的大恩大德吗？”

言语间已渐渐带有威胁的色彩，当谈话内容牵扯到家人的安全时，梅尔卡兹终于屈服了。

“那么，不才之身只好领受此番重任了。不过，有两件事请公爵务必答应：首先，有关实际作战的事，要由我全权负责，指挥系统必须加以统一。还有，不论是谁，也不论他身份地位有多高，也要遵从我的军令，违背军令者，一率按军法制裁。这两点公爵必须答应。”

“可以。我答应你！”

布朗胥百克公爵点点头，并大开宴会，款待新上任的司令官。

身为主宾的梅尔卡兹，在宴会结束后的深夜，坐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他一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样子，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少校不禁感到奇怪。

“阁下，请恕我多嘴，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布朗胥百克公爵是否已亲口答应您提出的两个条件了？”

梅尔卡兹点点头。

“那就好了。带兵杀敌不是一件易事，如果事事受到制肘，敌人就会有机可乘。既然公爵已经答应了，阁下为何还心事重重呢？”

梅尔卡兹黯然苦笑。

“少校，你还太年轻了啊！不错布朗胥百克公爵的确是答应了我的要求，不过，只是口头应允罢了，不久之后，他必然会不理会军令，亲自介入作战无疑。而且，依据军法制裁他们，他们也不会遵从的。到了那时，他憎恨我的程度，恐怕比之于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怎么会……”

“腐朽的人，本来就是需要特权的，特权是腐蚀人类精神的剧毒。那些大贵族在长达数十代的岁月里，一直活在自我陶醉中。一切以自己为本位，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不懂得反省和改过，只知要求他人，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本能了。做人的话，是需要他人提点的，这样才能避免重犯错误。以我自己为例，虽然是下级贵族，但毕竟仍是贵族，因此，在军队中接触到那些低下层的士兵之前，也并没有发现这些事情。我现在只希望在罗严克拉姆侯爵举剑砍下他们的头颅之前，贵族们能事先看清这个事实……”

“少校。”

“是！长官。”

“有关我出征的事，我会写一封信让你交给我的家人，麻烦你代我和她们说一声。”

“遵命！但阁下为什么不亲自跟她们说呢？”

“见到她们，还不是依依不舍？还是不见好了。”

对他忠心耿耿的金发青年军官退出之后，梅尔卡兹转向书桌，不熟稔地开始操作文字处理机。他在写信给妻子。

这是一封别离的信。

【Ⅶ】

在布朗胥百克公爵旗下的军官当中，不乏有人亟欲回避与莱因哈特一派之间的全面冲突。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而是他们觉得与莱因哈特正面交战时，他们一点胜算也没有。

修特莱准将首先“发难”，他晋谒布朗胥百克公爵，劝谏应该忍受一时的污名，派人暗杀莱因哈特，以避免正面的战争。

“不要胡说八道了！”

公爵勃然大怒，一口回绝。

“可是，阁下……”

“我要率领数百万大军，从正面堂堂正正的击败那个金发小子。这样对立典亥姆侯爵、对帝国全土，才能展示我的威势和实力！什么暗杀！岂不是使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吗？”

“虽然难以启齿，但我还是要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确是用兵的天才，就算我们最后能获胜，也会造成莫大的牺牲，并将全国卷进战火，连累广大人民。公爵，请您三思！”

修特莱的请愿换来了一阵咆哮。

“‘就算胜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没有开战，你们就失去必胜的信心了？那么珍惜生命的话，就隐居到边境的行星去种菜好了！”

修特莱失望地退出后，菲尔纳上校又向布朗胥百克公爵陈述自己的意见。

他也主张以少数人发动恐怖袭击来避免和莱因哈特正面决战，他舌灿生花地游说道：“修特莱准将说得没错。没有必要动员数百万大军。只要公爵给我三○○名士兵，受过破坏工作训练，就可让罗严克拉姆侯爵一命呜呼。”

“闭嘴！连你也认为我赢不了那金发小子？”

“阁下，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帝国分裂为二掀起大战，不但灾祸惨重，胜利的一方也必定元气大伤。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目的在于在破坏后建立新秩序，而公爵您是要维持原来的体制，有鉴于此，大战之后一切都很难恢复旧观了，这已经不是输或赢的问题了。”

“不要自作聪明了！”

遭来一阵怒斥后，菲尔纳退出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虽然他瞧不起顽固而又迂腐的主君，但他不愿像修特莱那样就此悄然引退。他的观点是：战争除了实力，最重要是懂得如何运用策略。

“既然这样，我就自己来干吧。即使杀不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也要把他姐姐格里华德女伯爵抓来当人质。”

他集合了三百名部下和火力，在一个晚上，瞒着主君暗中偷袭莱因哈特居住的史瓦齐别馆。

但是，行动完全失败了。原来，吉尔菲艾斯早己经亲自率领五○○○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严守莱因哈特和安妮罗杰所居住的官邸，根本没有偷袭的空隙。

死心了的菲尔纳当场解散部队，自己则消失了行踪。因为他知道，未经布朗胥百克公爵允许随意调动军队，行动又以失败告终，公爵现在必定暴怒如雷了。

从无功折返的士兵们口中听到这个消息，布朗胥百克公爵果然怒不可竭，除处罚这几个贫嘴多事的部属外，同时下令追查菲尔纳的下落。

不过，并没有找到他。

“哼！算了。反正宇宙虽大，也无他的容身之地。他也只能慢慢地等死了，随他去吧。”

目前事态危急，无暇追缉菲尔纳，必须先离开危机四伏的首都奥丁，回到自己的领地。安森巴哈准将拟妥计划。他命人到处宣扬将举办园游会，款待皇帝，并四处散发招待券，然后在前一天夜里，公爵带同所有家人、还有少数部属再秘密逃离此地。

※※※

获悉此事的莱因哈特深知，这是筹谋已久的计划附诸实行的最佳时机。

莱因哈特以获悉有人意图谋反为由命毕典菲尔特率领八○○○名武装士兵，率先占领军部，拘禁军部尚书艾伦博克元帅，这意味着同时也控制了帝国全军的指挥文书发送功能。

反莱因哈特派的人大部份都已离开首都奥丁了，所以毕典菲尔特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只有尚书室的一个上校，由于在门前阻挡，因而被毕典菲尔特开枪打成重伤而留了下来。

戴着旧式单片眼镜的白发元帅，看到大步迈进来的毕典菲尔特，丝毫不为所动，镇静的态度几近妄自尊大。

“岂有岂理！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谁允许你擅自闯入的？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丝毫不懂得遵守礼节！”

毕典菲尔特眼中泛起冷笑，他收起枪，毕恭毕敬地向元帅敬礼。

“失敬了，元帅阁下。我只是奉上级命令行事！我所要求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时代变了。”

两人之间的年纪差了半个世纪，老人背负着传统的包袱，而青年人则属于破坏传统的阵营。

两人互相睥睨一会儿后，老元帅垂下肩来……

其他的提督也按原定计划获分派了重要的任务，鲁兹去占领统帅本部，坎普负责守卫元帅府，克斯拉去布朗胥百克公爵府，缪拉去立典亥姆侯爵府，罗严塔尔负责保护立典拉德公爵办公的行政府，梅克林格去新无忧宫……于是，统帅本部和其它重要地方也被占据了，本部总长斯坦赫夫元帅也被软禁起来。

这时，奥丁行星大气圈外的卫星轨道，已完全在吉尔菲艾斯舰队的监视之下，外围的宇宙区域则由瓦列的舰队负责备战警戒。

知道奥丁为莱因哈特一派所控制之后，贵族当中仍有人企图逃走，但是赶往各宇宙港的人，也被负责封锁宇宙港的米达麦亚麾下的卫兵逮捕了；搭乘专用太空船起飞的人，也难逃吉尔菲艾斯和瓦列布下的天罗地网。虽然吉尔菲艾斯小心地对待这些成为阶下囚的贵族们，但仍无法淡化他们的挫败感。

直奔弗兰兹·冯·玛林道夫伯爵府邸，要求保护和说情的几个人，算是最识时务的人了。出来接待他们的希尔德，以清楚而充满自信的说法，赢得他们的信赖。她尽量装得丝毫不勉强的样子，但又不着痕迹的卖了人情给他们，处理得相当漂亮。

※※※

修特莱准将也是逃亡失败者之一，他的主君暗中离开奥丁时，没有带他一起走。布朗胥百克家的人并非有意弃他不顾，而只是忘记了。

遭到逮捕的修特莱手上铐着电磁石装置的手铐，被卫兵押送到莱因哈特跟前接受问话。

“听说你曾唆使布朗胥百克暗杀我，是真的吗？”

“是事实！”

顾念使然吧，修特莱一点也不觉得有罪恶感。

“你为什么要劝他这么做？”

“让你好好活着，迟早都会发生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如果我的主君有决断力能够采纳我的提议的话，现在铐上手铐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吧！这对布朗胥百克公爵家和高登巴姆王朝而言，都是一大遗憾！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老百姓会很痛苦，虽然杀了你会有损我的名誉，但我想会对人民好一些！”

莱因哈特并没有动怒，反而非常欣赏其勇气般的凝视着他，片刻之后，他命令部下解开修特莱的手铐。

搓揉着疼痛的手腕，修特莱不禁感到意外。

“杀了你可惜。不如这样吧，我给一张通行证你，让你回到布朗胥百克身边克尽你的忠诚，如何？”

面对这样宽大的处置，不能光凭口说感谢了事。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留在奥丁这个首都。”

“哦？你不想回去主君身边吗？”

“是的。因为……”

修特莱的声音充满抑郁——“如果我安然无事的离开奥丁，回到布朗胥百克公爵那儿，主公也不会高兴的。他一定会怀疑我，认为我与阁下串通好之后才得以释放回来。甚至还有可能被他逮捕入狱或处以死刑。公爵离开奥丁的时候，丢下许多部下和家臣不管，就是因为他怀疑部下对他的忠诚之故。”

“他就是如此的人，虽也绝不是愚昧……”

准将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明白了，那么你来做我的部下如何？我可以给你少将之职。”

“感谢之至！不过，我不能够这么没有本心忘恩负义，也不希望今日的主君变成明日的敌人，请您谅解。”

莱因哈特点点头，赐予修特莱证明书，还他自由之身。

※※※

另外，菲尔纳也来不及逃走。他潜伏在贫民区，虽然没有遭到逮捕，但也落得进退两难。思前想后，他决定出面向宪兵队投案，直接谒见莱因哈特，寄望为自己的命运打开一条出路。

他远比修特莱灵巧多了，他向莱因哈特表态道：“我已经背弃了主君布朗胥百克公爵，元帅，请让我成为您的部下吧。”

对于自己如何策兵、企图何在等等，也都毫无隐瞒地向莱因哈特禀明。

莱因哈特大感有趣。

“我想知道你这个人的忠诚心是用什么来做标准的，才使得你背弃了跟随多年的主君？”

“谈到忠诚心，我认为它是针对那些能够理解其价值为何的人而设的。如果效忠于一个不能知人善任的主君，等于是将宝石丢进污泥中，事实上对社会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好个厚颜的家伙！”

莱因哈特颇为意外的摇摇头，但他认为菲尔纳的言行并无蹊跷之处，便答应让他成为奥贝斯坦手下一员幕僚。像他那么精神强固的人，即使是在素以“冷若冰霜”闻名的奥贝斯坦面前也不会有所萎缩吧。

奥贝斯坦并不是有意虐待部下，但由于他是个敏锐而冷静的人，因此，年轻的参谋们，也不能在他跟前随便开玩笑。

刚来到这里不久的菲尔纳，经常遭人白眼，但他很快便找到立足之地。他对自己的立场和角色相当清楚。他必须成为一种解毒剂。必要的时候，他会是那种足以变成猛药的男人。

※※※

“……我们已经占领了军部和统帅本部，但很可惜抓不到布朗胥百克公爵，连立典亥姆侯爵也走掉了。有份签定‘利普休达特盟约’的贵族三七四○人，我们已抓了其中的六二五人。”

听完奥贝斯坦的报告，莱因哈特满意的点点头。

“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我想布朗胥百克公爵那些人可能会以其它的要塞为根据地，然后等机会和我们决战。”

“嗯……他们会以那里为根据地呢？”

奥贝斯坦走向战术电脑，大屏幕上显示出银河帝国广大领域的星图，他让指示在其中一点上停下来，并将这点放大。

“可能会是……海斯波要塞——‘秃鹰之城’！”

※※※

正如奥贝斯坦估计的一样，贵族联合军果然是以秃鹰之城为中心集结。这时莱因哈特一个人担任帝国军三个最高职位，在身为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同时，兼任军务尚书和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全面掌握军事独裁。

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颁赠“帝国军最高司令”的称号予莱因哈特，当然这并不是六岁孩童的意思，而是接受称号者的意思。

皇帝同时也对莱因哈特下达圣旨，命他讨伐聚党营私、阴谋反叛皇帝的布朗胥百克等一干国贼。标准历四月六日，同盟国内接连发生动乱的消息传至莱因哈特耳中。

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莱因哈特将平定边境星域一带的叛乱交给吉尔菲艾斯全权负责，自己则亲自率领主力开赴贵族联合军集结的秃鹰之城，两人握手暂时言别。吉尔菲艾斯将带同瓦列和鲁兹两员大将，率领占全军三分之一的大军，编制为别动队，展开活动。

“莱因哈特阁下，请您放心全力以赴地和布朗胥百克公爵等人进行决战吧，我会令普天下以及边疆一带都服从您的统治。”

莱因哈特欣慰地拍拍他的肩头。

“为时不久了，吉尔菲艾斯，再过不久，宇宙就是我们的了。”

莱因哈特一脸无所畏惧的表情。这种表情，这种眼神，正是吉尔菲艾斯少年时代最弥足珍贵的记忆。

宇宙历七九七年，帝国历四八八年，将帝国一分为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内战终于爆发，这也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 第三章 杨舰队紧急出击

【1】

自由行星同盟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在三月三十日那天发生的。当时，杨威利的舰队才刚从首都海尼森出发前往伊谢尔伦要塞没多久。

杨早先就曾暗示过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请他提高警觉，因为随时可能会有不测事件发生。可是比克古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叛变计划之调查”工作。对于这位老提督而言，指挥统率大舰队才是他的看家本领，要他做些行政管理上的工作，就要让他伤透脑筋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慎重地挑选出一些人材出来组成调查小组，在军队中明查暗访，进行第一步的调查。

杨威利也知道自己向司令官所暗示的话缺乏充份的证据，所以他从未向旁人提及此事。

“这个年轻人深信，只有我不会去参加那种愚行，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该辜负他对我的信赖才行。”

比克古上将在久经战乱之后，失去了他心爱的儿子，儿子也没为他留下一男半女，现在只能和他的夫人相依为命，共渡余生。看到杨和尤里安两人的生活方式，他不禁怀念起那种朴实温馨的感觉。当然，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向别人吐露的。

而后三月已接近了尾声。

※※※

第一次惨遭不测的是库布斯里上将。

库布斯里于去年底才上任为自由行星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部长，原先担任本部长的是在位长达五年的席特列元帅，他因为亚姆立札星域的战败事件而辞职下野。

席特列本身虽然在那次的战败事件中扮演了反对出兵的角色，但身为军人之首席的他，却依旧难辞其咎。席特列现在已经离开首都，回到故乡卡西那星球去养蜜蜂了。

就在三月三十日这一天，库布斯里本部长刚刚视察完毕首都邻近星区的军事设施，从军用宇宙港搭乘专车回到统合作战本部大厦。当时随侍在侧的人包括一名高级副官和五名卫兵。

当他们一进入休息室，会客席中立即有一个人缓步朝他们走来，卫兵们马上紧张了起来，而那个未满三十岁的男子面无血色的脸上正挂着形式的笑容向本部长搭话道："库布斯里本部长，您好！还记得我吗？我是霍克。"

"……喔！你不是待在疗养院里吗？"

贸然入侵帝国领域这场无谋作战的直接责任者霍克准将，在开战前由于转换性歇斯底里症的发作，一时失去了视力，败战后他被编入预备役，并且强制送入疗养院。这件事对于他这个以军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的年轻精英而言，无疑地是一个沉重之极的打击。

"我已经出院了，今天就是想来拜托您让我回复现役的。"

库布斯里歪了歪脑袋。其实像霍克这样，在大厅中拦住人说话，是一种很无礼的行为。可是，一来库布斯里认识他，二来库布斯里也向来都是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部属的，故而他能耐着性子问霍克一些话。

"医生是怎么说的？"

"本部长请放心吧，他说我已完全康复了，恢复现役完全没有问题。"

"是吗？那你就按规定办理手续吧。请你向国防委员会人事部缴交医师诊断书及保证书，并且提出恢复现役的申请。去办理一些正式的手续不是比较好吗？"

"那样做太花时间了。我明天就想恢复现役，为国家服务。"

"霍克准将，凡是办理手续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才想拜托阁下您帮忙……"

"准将，我想你搞错了吧？国有国法，军队也有军队的规定。我身为统合作战本部长，就有职责去维护这些规定和制度，不能任意让人破坏。如果你要求特别照顾，那么还能公私分明吗？我以前就曾听人说过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你似乎有点本位主义的倾向，照我看来，其

实像你这种情况，就算恢复现役也很难和大家打成一片了，我真怀疑你的病是否真的好了，你应该找医生再检查一下比较妥当。”

霍克的脸色完全变了，他那苍白的脸庞看起来更加骇人。

“你还是按照规定来办理手续吧。否则你到新的单位去也一定会有麻烦，这对你、对各单位而言，都不是好事。我不想多说了，你回去吧！”

对于霍克所患的“转换性歇斯底里症”这种病症，库布斯里显然不是太了解。这是一种追求完全满足的自我意识性神经失调症状。不管库布斯里的忠告多么富有诚心，对霍克而言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霍克的个性就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样，他希望自己所要求的，别人都能完全办到，不能说一个“不”字。

“本部长！”

正当高级副宫威迪上校感到不妙，高声呼唤警告时，霍克的手上已发出了一道白色的闪光，无声无息地穿入本部长的右腹中。

库布斯里表情愕然，他那宽厚的背膀顿时失去平衡。威迪上校立刻上前扶住了他。

霍克准将马上被卫兵们制服了，藏在他袖内的小型光束枪也被夺了下来。

“快！立即叫医生来！”

威迪气急败坏地对卫兵们吼叫着。

“为什么动作那么慢！没有在他出手之前就制止他？安排你们这些卫兵是做什么用的？不中用的东西！”

卫兵们惊恐万分，怒气全发泄到霍克身上，左右挟持着霍克的双手，不禁又更加用力起来，深怕他逃走。

霍克披散了头发，汗水泌满额头，失去了焦距的两眼，执拗地注视着失去的未来。

※※※

比克古一听到这件事，惊讶得当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怎么想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突发事件。他认为这一次的事件，绝不能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案。

“本部长目前情况如何？”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要痊愈恐怕还得花上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里，他需要绝对的安静来养伤。”

“哎，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比克古在心中嘀咕着。在亚姆立札会战之前，严厉斥责霍克的无能及不负责任，使得霍克发作的是他。霍克若要泄恨，也应该找自己泄恨才对，没想到竟然会拿库布斯里来当牺牲品。

※※※

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遭到预备役准将霍克突袭受伤的消息，立刻传遍首都，震惊全国。此刻这项消息正透过超光速通信，飞进同盟全国的大街小巷中。

有人认为，这种事情无疑会严重损害军部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如果是在帝国的话，就有办法封锁消息，禁止传媒的报导了。”有人心中起了这种危险的念头，并为了抱憾。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挑选一个代理人出来，因为统合作战本部是不可一日无主的。

如果说统合作战本部长是自由行星同盟军人心中的最高职位的话，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了，于是，就有人想到由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暂时代理统合作战本部长的职位。

比克古受到国防委员会征询自己是否要代理本部长的职位之时，当下就恳辞了。他认为若由一个人身兼一个组织中第一和第二把交椅的话，开了这个先例，这个组织势必会走向独裁的道路。这是老提督的一个正当理由，不过，他的内心深处所想的是认为有必要分散恐怖份子的目标。

比克古并非害怕成为恐怖份子下手的对象，他只是不希望当一个部长被袭击时，宇宙舰队司令部和统合作战本部这军方二大组织同时群龙无首，以致失去应有的机能运作。其实，光是其中一方失去运作机能，都有可能会导致同盟军全体动弹不得。

结果，被选为代理本部长的是现职的三名次长中，年纪最大的德森上将。

当比克古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不禁想道：“早知道是他，还不如由我来接任比较好。”

德森这个人，与其说他是个性小心谨慎，还不如说他是个神经质的男人。

他曾经担任过国防委员会情报部长及宪兵队司令官，他担任第一舰队后方主任参谋的时候，为了规戒士兵不可浪费粮食，他甚至去检查各部队厨房的垃圾桶，当发现有几十公斤的食物被奢侈丢弃后，就指名道姓地把这件事公开发表出来。是一个使得士兵们为之厌恶的小役官宦人物。有人更批评他专记私怨。说他在军官学校就读时，有一个唯一成绩比他好的人，后来因为某种过失而遭到降级处分，因而屈居在他之下，德森便乘机对他公报私仇。

不过，这件人事案到底还是通过决定了。

就在人事命令决定后的隔一天。

首都防卫司令部的地上基地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就在一次例行检查行星间弹道飞弹的发射之时，整备中心突然爆炸了。

爆炸原因据说是某部件绝缘不良，使得电流流入飞弹本身的控制系统里去，扰乱了正常的发射程序。很明显的，这暴露出兵器制造系统的缺失。而这个事件最令人震撼的是，当场死亡的十四名预备兵全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兵。

“人力资源难道已经短缺到要使用十几岁的孩子来担任这种工作的地步了吗？人民的心里都已明白原因，并且感到骇然了。这都是因为长期战争的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军队中除了前线之外，成年人的人数都在锐减之中……”

在同盟议会中，杨威利的好友，在亚斯提星域会战中阵亡的拉普少校的未婚妻——反战派的代表洁西卡·爱德华首先表达了对于死难者的哀悼之情后，接着即严厉抨击军方管理上的严重过失，以及整个社会因持续战争所造成的灾祸。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青少年们，看来都注定要为了国家的未来而牺牲生命于沙场了。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各位若再不从这个可怕的梦魇中醒过来，回归现实的

话，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现在唯有和平两字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啊……”

比克古是在他的宇宙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中看见这一段转播发言的。和他同时观看转播的副官法伊佛尔，相当不以为然地表示：“这个女人根本不能体会我们的辛劳就随便乱说话。等到我国受到银河帝国的侵略之后，什么反战和平及什么言论自由可都不会有了，她说得倒轻松。”

“不，我觉得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很对。”

老提督反驳了少校的话，正色道。

“人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死亡的社会，才是个正常的社会。若像我们这样，老年人还苟延残喘，年轻人却都死光了的社会，根本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形若是没有人站出来加以制止的话，情况会更糟糕。所以像她这样的女人，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是有其存在意义的。不过，我可不想娶这种雄辩滔滔的女人为妻呢！”

老提督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开玩笑的。

比克古说起话来就是这样，若不开上一两句玩笑就好像浑身不舒服似的。

次日，比克古循例向新任的统合作战本部代理部长打招呼致意，但是这位比他还小十四岁的德森上将却对老提督摆出一幅趾高气扬的样子，好像是在暗示他“我的官阶比你大，一切都得听我的命令行事。哼！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如果这时老提督向他提及叛变事件的可能性及因应对策的话题，这位目高于顶的代理部长可能还会不屑与之讨论呢。

※※※

昏暗的密室中，有人低声的交谈着。

“霍克准将刺杀库布斯里本部长失败了。本部长的一条命，算是检回来了。”

话语之中，可以听出掺杂了一丝丝的冷笑和失望的味道。其余的人也都同声附和着。

“无论如何，本部长受了重伤，最起码我们要削弱统合作战本部机能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说，霍克的行动也可说是成功的。不

过，他应该不会对外人泄漏我们的军事机密吧！我们的宪兵队很可能会违法严刑拷打他来问供呢？说不定还会给他服用自白剂让他自愿说出来。”

“应该会如此吧。不过，各位请放心，他们不会问出什么来。我们已经对霍克做了彻底的深层催眠暗示，霍克这次的行为，完全是凭个人意识所做的，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唆使。”

“这件事可以满足霍克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所以在接受催眠之后要使他深信此事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根深蒂固。除非使用能对人类的深层意识做探查、分析，并且重新做具象化构成的那种机器，否则是绝对不会被分辨出来的。霍克大概要在疗养院中以疯子的身份终其一生吧。虽然他也蛮可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可怜的人还多着呢！我们有义务要解救祖国、消灭帝国，为全宇宙伸张正义。伤感是无济于事的。”

说话的人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声音越来越大。

“库布斯里本部长的性命固然是救回来了，但在往后的两三个月之中，他就好像是个死人一样，对军部没有任何作用。而代理的德森上将，又是个既没人望，又没办事能力的人，统合作战本部的工作可能要有一阵子呈现混乱的局面。这是我们的好机会，也就是说，一些已经决定的计划没有理由延期执行，只要时机一到就付诸行动。”

【Ⅱ】

从这一年的三月末到四月中旬里，自由行星同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令一百三十亿市民震惊不已的事故。

三月三十日，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遭暗杀未遂。

四月三日，行星聂普帝斯的部份军人以武力发动叛变，并占领了这个行星。

四月五日，银河帝国发生大规模内战。

四月八日，行星帕尔梅伦多被叛乱势力占领。

四月十日，行星香普尔也纳入了武装叛乱份子的控制之下。

杨威利人在伊谢尔伦要塞，他一直观察着这些事件的发生经过及演变情形。

自从库布斯里本部长被刺杀事件发生以后，事情就都如同杨所预料的一样，一件件的接踵而来。这次他大概可以因为自己料准了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的手法，而足以引以为豪了。

“但是，这个计策对于莱因哈特而言，不过只是一种预防手段罢了。即使失败了，也有挽回的余地，对莱因哈特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就这样，整个自由行星同盟就为之动荡不安。罗严克拉姆侯爵可说是个用兵天才吧？”

杨威利耸了耸肩。但这一次，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却不费一兵一卒，就已经把同盟内部搞得这样天翻地覆了！虽然看穿了莱因哈特的手段，也只是件无奈的事实罢了。杨并无法阻止，而今后将如何发展呢？除了首都的政变之外，他也无法预测，大概是幕后兼任导演和编剧的莱因哈特也没有准备往后的剧本吧！以后的发展，就全看演出的各演员们相互较劲了。杨一直在想，进场演戏的主角是谁呢？也就是实行政变的主谋者到底是谁呢？反正以后就会知道的，但他仍然很在意。

四月十三日，由海尼森传来超光速通信，带来了代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上将的命令。

“请杨提督率领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将聂普帝斯、卡佛、帕尔梅伦多及香普尔等地的叛乱，速速弭平。”

“要我们把四个不同地区的叛乱全部肃清？”

连杨都吓到了。他原想即使下达出动命令，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地，平定其它的三个区域的任务应该会动员在首都海尼森的舰队才是。

“这样的话伊谢尔伦要塞不就成了空城吗？这样子行吗？”

杨心里想着。

“据情报银河帝国现在正处于大规模的内战状态，所以伊谢尔伦绝不会有招致大规模部队攻击的危险。杨司令官，请您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心去执行军令吧！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杨心里想，的确是如此。像他这样说也没错，原因和结果本来就是互有关连的。不过，或许还有其它因素是他们所不知道而未被考虑进去的。

另外，杨也感到有点意外，因为统合作战本部的代理部长德森上将是个平庸的用兵家，没想到竟然会有这样的见解，也许这一点是偏离了莱因哈特的想像了。首都的大批部队如果不调去平乱，长期驻留的话，在首都的叛变计划就不大可能会得逞，甚至这些叛乱份子恐怕连动都不敢动。或许敌人会因此而另定阴谋也说不定，但是，军队留驻首都应该算是最保险的应对方式了！不过再怎么说，要同一支舰队去镇压四个地方的叛乱是相当艰难的事情，简直是疲劳轰炸。德森上将的意图明显是要尽可能地利用杨和他的部下。虽然明白这点，但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杨威利素来耳闻德森是个爱记私怨的人，可是自己和他完全素未谋面，应该不致于会跟他结下什么仇怨才对啊。

杨心中有疑问却又不愿直接说出来，于是故意在尤里安面前自言自语着，希望能听听他的看见。结果，尤里安果然为他解答疑难了。

尤里安在听完之后，马上就笑着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请问德森上将现年几岁？”

“大概有四十多岁吧。”

“提督您现在是三十岁吧？”

“是啊！差不多满三十岁了呢。”

“这就是了。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了十岁，可是军阶却同为上将，他当然要嫉妒你了！难道你忘了，他连对比克古提督都不太服气呢！”

杨搔搔头发。

“哎呀！原来如此！我怎么没想到呢。”

杨威利在战场上洞察敌人心理的能力是绝顶优秀的，但是在人事方面就没有这么敏锐了。

杨威利在去年一年不到的时间内，一下子由准将三级跳晋升为上将，这件事对他本人而言，只觉得有点忧虑，怕会做不好自己的工作而已。但是对于那些有权力欲望、无时无刻想要向上爬的人而言，这种三级跳只会引来他们的羡慕和嫉妒。

像这种老是会嫉妒别人的人，他只会认为别人的想法一定和自己的一样。

如果你告诉他，杨威利的愿望是马上自现役退伍，只靠着养老金过活，并且穷毕生之年写成一本历史书，这些人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德森一定认为，既然别人称你是“奇迹的杨”，那么你就去平定四个地方的叛乱，弄点奇迹给我看看吧！如果成功了，那是应该的，如果失败了，我就有理由处罚你了。

杨正在想，照这种想法，如果被打败的话，搞不好就可顺理成章地退役了。此时，尤里安又说话了。

“要将四个地方的叛乱一一平定，需要花的时间及人力物力，不可计数。”

“不错，去一个地方平定一个叛乱，一个一个的平定，那样做太浪费资源了。”

杨用力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个家伙，当然不希望我能轻轻松松地就获得胜利啦。尤里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应付呢？”

尤里安的身体动了动，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他最近对于用兵方面的问题，感到相当高的兴趣。

“嗯，我会把四个地方的敌人集中起来，然后再集中兵力将他们一网打尽。”

杨把帽子脱了下来，微微一笑，摇了摇头道：“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杷分散在四个地方的敌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呢？敌人之所以会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发动叛乱，目的就在于想分散我们的兵力，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弃目前这种优势，而集中到一起呢？他们若走到一起的话，我们不也就可以将兵力集中起来，全力镇压他们了吗？”

杨轻轻地把扁帽戴回头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敌人集中在一处，他们的战斗力会增强，基本上是违反分散敌人兵力然后各个击破这项兵法基本原则的。”

“行不通吗？”

尤里安看来相当失望。对于这位少年，这已经是他脑细胞全力运转的结果了。

杨微微笑着。

“方法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去运用。嗯，怎么样才能把他们乖乖地引出来呢？”

杨思索了一会儿。

“把敌人从据点里引诱出来，这想法不错。但是没有必要等到他们在一个地方集结完成。我们可以推算敌人集结的路线，而在途中予以各个击破。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和我方的总兵力相当，我方可以分成两个集团，利用时间差一方攻击敌人的A、B集团，另一方则分别攻击敌人的C、D集团。以我们的二份之一兵力对付敌人的四份之一，胜利的机率应该会大得多吧。”

尤里安充满兴趣地点着头听着。

“也有别的方法。以整个舰队行动，先分别各个击破敌人的A、B两集团，再前往敌人的集结地点，和敌人的C、D两个集团对战。在这时候，我方可以略施小计让敌人误认己方为敌人，或者让舰队分成两部份挟击对方，都可以提升战果。这个方法，先以四倍的兵力再以两倍的兵力和对方作战，胜率应该更高吧。”

尤里安听得不禁赞叹了起来，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叹弗如。杨提督在军事方面的智谋，真可说是如泉涌一般地取之不尽。想到自己和杨提督相比起来的话，那真是差得十万八千里了。还说什么想帮助他呢！连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恐怕都付不出来啊！尤里安虽然身为杨的被监护人，但他从来不会以被保护者的身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自己的地位固然不可与杨相提并论，但是他希望对杨而言，自己至少是个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不过，我这次这两种方法都不会使用。因为对方同为同盟军，就算战胜，伤残战死的也都是自己同胞，我们还是不要做得太绝了。”

“话是没错。”

“我看，最好我们能想个不战而降服敌军的方法。若真能如此，皆大欢喜。”

“喔！你终于明白了吗？”

杨笑了笑，随即止住笑容说：“不过，世上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有本事致众多官兵于死他的司令官才是最辛苦的人呀。”

此刻杨的耳边似乎也响起了类似的一些话——杨威利真是不劳而获就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啊！他赢得太容易了！说不定德森就是散播这种论调的“功臣”之一。事实上，杨只要稍微留意这类不负责的谣言，他应该当场就能明白德森这道命令背后的用意了。

【Ⅲ】

杨将幕僚们集合到会议室中，转达德森上将的命令。

“叫我们将四个地方的叛乱全都弭平吗？”

杨的几位慕僚们都感到相当意外和惶恐。其中只有先寇布最早恢复冷静，他说：“德森是想保存首都的兵力，故而要我们去送死吧！”

他的洞察力和尤里安一样正确而有把握。接着他又看着杨笑着说，看来德森这家伙还蛮嫉妒你的。杨并未回答，他发现自己的洞察力比不上尤里安和先寇布的敏锐。

参谋长姆莱轻咳了一声，开口道：“总之，这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命令，我们必须遵从，暂时不要管谁是谁非了。距离伊谢尔伦要塞最近的是香普尔行星，我认为应该从那里开始下手。”

突然警报器响了，墙壁上的屏幕出现了一名通信官。

杨注意到这位通信官的衣服前胸部位有一块很大的污渍。看来，他应该正在喝着咖啡，可能惊吓过度，手无无措之下不小心将咖啡倒了出来，衣服才弄脏的。

“首都出了大事了！刚刚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情报……”

“是什么？”

大家喝问着。

这名通信官吞了吞口水，颤声道：“是政……政变！或者……大家先看看广播！”

在场的人听了都摒息望着杨威利。大家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坐直了，甚至有人从椅子跳了起来。

接着画面中的影像呈现出首都的超光速通信中心。中心播报人已不是往昔那张和霭可亲的脸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年军人，他骄傲地坐在播报台的位子上。

“本人在此再重申一次宣言。从宇宙历七九七年四月十三日开始，由自由行星同盟救国军事委员会来接管首都。自即日起中止同盟宪章，一切有关法律都要由救国军事委员会来决定。”

伊谢尔伦的高级军官们看了这个报导后都面面相觑。接着大家一齐望着杨这位黑发司令官。

杨默然地盯着屏幕看，大家都觉得他异常的冷静。

杨心里在想，德森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给叛变组织的计划破坏了。他们的行动实在太迅速了，而德森的反应则显然不及自己原先预期的来得快。

“救国军事委员会……这个名称可真非同小可呢！”

杨以极为不屑的口吻念着这几个字。他认为这些人口口声声称救国、爱国及忧国等等，其实根本无法让人感到他们有任何诚意。他们毫不知耻地高喊这些口号，实际上却躲在安全的地方，大摇大摆地过着逸乐的生活。

接着，救国军事委员会公告他们制订的新纲领，取代目前的同盟宪章。内容如下：

一、以打倒银河帝国为崇高目标，确立举国一致的体制。

二、禁止一切违反国家利益的政治活动及言论。

三、赋与军人司法、警察权。

四、全国实施无限期的戒严令。另外，禁止所有的示威及罢工活动。

五、恒星间的运输及通信系统全面国营化。所有的宇宙港皆由军部直接管理。

六、所有具反战及不同思想的人都不得担任公职。

七、中止最高评议会的职权。

八、拒服义务兵役者将遭严厉惩罚。

九、政治家及公务员凡有贪污和渎职行为的，一律予以重罚，情节重大者处以死刑。

十、禁止一切有害的娱乐活动，关闭娱乐场所，重建善良健康的风俗。

十一、废止国家救济贫病的行动，防止社会的弱质化。

“这些家伙，真是的……”

这个宪章，根本就是反动的军国王义体制嘛！它和五世纪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主张几乎完全一样。这些人居然还称要打倒独裁主义的帝国，而自己又重新实行鲁道夫大帝那套旧制度。杨禁不住笑了笑。他觉得这是一出夸张的喜剧，也是一出丑恶的闹剧。不过，它虽以喜剧进行，却未必能以喜剧收场。

“现在我向各位市民及同盟的士兵们，介绍我们救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提及此人的名字时，室内的空气整个都变得凝重了起来。

杨终于在通信画面中看到了这个人的脸孔，他发现自己和他相当熟识。此人的头发白棕混合，面目端正，他曾和杨有过数度的交谈，也曾一起吃过饭，他还有个女儿……杨回头探视背后那阵低沉的惊叫声。

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脸色苍白，站在杨的身后。

在画面上出现的这个人就是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

【Ⅳ】

费沙自治领区。

费沙自治领位于银河帝国及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是处于“费沙回廊”的一个商业贸易国家。其领土及人工殖民地上的总人口数约二十亿左右，和帝国及同盟相差甚远，但富有的程度则相当于帝国及同盟。

费沙目前的情报搜集系统正以全力运作着，任何搜集到的情报，都必须盖上关防，第一时间送至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手中。这次在同盟国内发生的叛变事件，自然也被称为“费沙的黑狐”的鲁宾斯基透过情报，得知了其中的来胧去脉。

※※※

这天是四月十八日。

宇宙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上将在办公室中收到了以国防委员会查阅部长的名义发的通知：“今天首都即将举行一项大规模的陆上战斗部队

军事演习。由于这是年初就预定的重头戏，而现在边境局势又相当紧张，它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这段话也透过广播，传送至军部上上下下的人及全体市民们知道了。

如此一来，民众们如果看见满街士兵全副武装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也不会觉得奇怪恐慌。若是还有人感到不安而打电话去向宪兵等单位报告的话，所得到回答也只是简单的一句“演习”而已。因为这项活动是身为最高负责人的查阅部长——格林希尔上将所下达的命令，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人民都很信任他，政府高层也没有怀疑，没有人想到他就是政变的主谋。

即使是比克古自己，由于忙于监督宇宙舰队以应付边境叛乱，早已焦头烂额，又哪里会想到有重兵驻守的首都也会发生叛变的事件呢？而就在事发当天的中午，老提督刚得知消息后不久，就被人用枪抵着身体去见叛变的主谋者了。

老提督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些叛军中，竟有这么多军中的高级将领，包括了查阅部长格林希尔上将，以及情报部长布伦滋中将。

原来如此。查阅部和情报部也被污染了啊。

比克古嗤之以鼻。他在想，查阅部所司的任务是部队的训练、救援、调度等有关军队管理运用的事宜，如果查阅部长本身参与叛变行动的话，调度起军队来自然相当的容易。

老提督忽然在围绕着自己的几个人之中，闻到了其中一人特殊的酒精气味。

“嗯！我认得你！”

满头白发的司令官以极其锐利的眼光射向这个人。

“你不就是数年前在艾尔·法西尔星域中被帝国军俘虏的林奇少将吗？”

对方笑了一笑，声音沙哑：“难得比克古司令官还记得我。”

“我怎么敢忘记呢？你就是那个只图自己安全，而抛弃保护人民义务及忘记应对部下负责任的鼎鼎有名之人啊。”

林奇听了这话倒也不以为意。他微微地笑了笑，拿了一小瓶的威士忌酒，打开瓶盖仰头便喝。旁边一些禁欲的军官们都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地，林奇并不很受到这些同志们的敬重，可是他们又为什么会让他加入叛变组织呢？老提督又不好直接问，于是转向格林希尔上将道：“我想阁下的军队之中，都应该是一些有理性、有良知的人吧？”

“不敢、不敢。”

“不过，看来我太高估你们这些人了，会轻易地参加这种叛变行动的人，根本就是毫无理性与良知可言！”

“这件事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去做的。提督，请你细心想想看，现在的政治如此的腐败，社会上怨声载道，当局者假借民主主义的美名，实际上却施行愚民政策，独行专断，祸国殃民，根本就无法改善社会现状。他们几时曾提出过卓有成效的改革及肃贪的方案来了？”

“你说得没错，目前的政权和社会现状的确是腐败到了极点，所以你会说必须用武力来打倒这些无能的当权者。可是试问，如果这些持有武力的人将来也走向腐败时，又有谁能治得了他们？”

比克古的语调相当尖锐，对方楞了一下。

“我们是绝不会走向腐败的。”

此话说得斩钉截铁。

“我们都是有理想、有羞耻心的人。绝不会像现在的当权者一样，为了迎合一己的私欲，就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妄顾国家利益，一味讨好选民以赢得选票，也不会和资本家勾结狼狈为奸，却口口声声喊着要打倒帝国，解放人民。我们只是为了自己满腔的救国热情，所以才不得不站出来为民请命的。腐败的产生源自于人的私心，我们没有私心，所以绝不会走向腐败。”

“喔！原来如此。因为你们是怀有救国大义的人，就可以将一场非法的军事政变合法化喽！”

老提督这些毒辣的言语，已深深的刺伤了在场这些自命“爱国”，并以此深以为豪的军官们的心。忽然有个人粗暴地说：“比克古提督，我们这次的行动也是想要尽可能保持着绅士的作风。不过如果场面失去了控制，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绅士的作风？”

室内响遍了比克古讽刺挖苦的笑声。

“这是人类进化到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称武装暴动者为绅士。如果有人费尽心机而得到人人觊觎已久的权力之后，还希望被人尊称为绅士的话，最好趁大权在握时，赶快编一本新辞典流传千古吧。”

军官们听了个个都气得太阳穴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格林希尔上将用眼神制止他们即将暴发的怒气。

“我们之间的见解似乎不太相同，就让历史来为我们做个评判吧！多说无益。”

“或许历史根本不会为各位作注解呢！格林希尔上将。”

救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故意听而不闻，他向卫兵说：“将他带走，不得无礼。”

此时，首都海尼森内各个重要的据点，都已经被叛军所占据了。

统合作战本部、技术科学本部、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等军事中枢单位，以及最高评议会大楼、恒星通信中心等等，都在不流血的状态下落入叛军的手中。统合作战本部代理部长德森上将如今亦遭到监禁。

不过，叛军们搜查的首要目标——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本人并不在其官邸之内，有人猜测他很可能已经从紧急秘密通路潜入地道逃走了……

【V】

杨最近深感命运就好像是一个又丑又老的魔女一样，她恣意地为所欲为。

命运本身要是也具有人性的话，它也会抗议上帝竟然安排它如此作弄人吧。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命运不过是偶然地积集了无数个人的意识所产生的结果，并非一种超然的存在。

尤其当杨威利想到自己竟然会为了要维护特留尼西特这种人的权力，而被迫和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父亲作战，真是造化弄人啊！杨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走了几十回了，脑中却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想不出来。尤里安靠着墙壁站着，呆呆直望着他瞧，深棕色的眼眸中充满了关怀的神色。他心里感到相当难过，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帮

上杨威利的忙。看来杨现在所面对的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别人能为他解决了。

杨忽然猛叹了一口气，笑了笑说："尤里安，给我一杯白兰地。还有，召集所有干部在十五分钟之后到会议室去开会。"

"好，马上去。"

"等一下，请顺便叫格林希尔上尉过来一下。"

少年转身离开了。

一个人在遇到该做决定却难以下决定时，如果可以就此不做决定，那该有多好啊。但偏偏这是不被允许的，古人说这就是生命的滋味，但这次的调味料似乎放得太多了。

二分钟后，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进来了。她的面部表情沉着，但并不能掩饰眼中的怆然。

杨对于自己的立场相当清楚。当他十六岁时，父亲就死了，他为了就读免费的历史学校，所以进入到军官学校的战史研究科，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当一名军人，更料不到如今竟然会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

然而，菲列特利加的情况仿佛更证明了上天安排的反复无常。和亲生父亲处于敌对的立场，对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来说，是太过于严苛了。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向提督报告。"

"……嗯，你看来精神还蛮好的。"

杨笨拙地和她打了个招呼，这令菲列特利加觉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嗯……，是这样的，待会儿要开个幕僚会议，麻烦你帮我们布置一下，有请你准备开会要用的文件和操作电脑。"

菲列特利加似乎有点意外。

"我想，我应该辞去副官这个职务了。因为……"

杨像是完全不明白似的，率直地反问道。

"也不是，不过……"

“打扰了。你知道，我的记忆力不好，做事又很大意，很需要一位像你那么能干的副官在旁协助的。”

“……是！那么我就留下来继续为您办事。阁下！”

她的表情虽然仍是严肃的，但仔细看却可观察到她眼中那瞬间闪过的一种感动得想哭的神色。

“多谢你了。那么，请先到会议室去吧。”

杨应该还有更多话要对她说的，但这时却什么也没提。

菲列特利加走出去后，杨在门口遇到先寇布，他们相互地行礼致意。先寇布笑着对杨说：“我想格林希尔小姐应该不会被革职吧。”

“当然不会。像她那么优秀的人才到那里去找。”

“实在说得不够老实啊！”

他无礼地谈论着。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没什么意思啦……。我只是想，这个女孩子对阁下你到底有什么看法呢，当然是作为部属的看法，这纯粹是同为部属的我，自己私下揣测而已。”

“你认为呢？”

杨以笨拙的方式追问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您实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哩！很难让人了解。”

杨似乎听不懂先寇布的话，不解地望着他，催他说下去。这使得先寇布好像有点得意起来。他说：“为什么说你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呢？因为你比任何人都讨厌战争，你清楚战争会带来什么坏影响，认为它是一种愚蠢无比的行为。但是，又很难找到第二个人打起仗来比你更厉害。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

“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这个人又如何呢？”

“你们两个都是同样出色，较量看看，大概会很有趣吧。”

这位旧帝国贵族似乎越来越放肆了。

“你们两个如果有同样的条件，相同的军力，打起仗来，我想你在战术上会比他更胜一筹。”

“这种假设根本毫无意义。战争除了战术，其它的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排除战略问题，单以战术来论胜败，实际战争根本是不可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经常在战略上处于上风，未开战之前他已经取得了胜利，开战之后他就更加有把握了。”

“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啦！”

“所谓战术，指的是在战场中，如何调度兵马以赢得胜利的技俩。而战略指的是，如何让战术能够完全有效地发挥其效能的整体技术而言。先寇布刚刚所说的假定，完全无视于战略这个要因，因此等于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好吧，我们就谈论另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目前的自由行星同盟，其权力体制是多么的腐败，可以说已病入膏盲了，在位的人既无才能，又无道德。这些事实，相信你也清楚得很，但是你却不管这些，还是想要尽全力去维护它，你说吧，这不是是相当矛盾的事情吗？”

“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一个‘较好的’。虽然目前同盟那些领导人在能力和道德上的确差得很离谱，但是你也看到救国军事委员会所发布的宣言吧，他们实在是比现今的当权者还要糟糕啊。”

“依我看……我们干脆把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那群小丑及当前的当权者都一并推翻掉好了。因为，不论是由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掌权，都无法解决目前破败的国事。不安定的局面随时都可能出现，与其这样下去，不如你就挺身而出，将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都赶走算了。从此由你来掌握国家权力，你可以和罗严克拉姆平起平坐，只要国家治理得妥善，人民就会安居乐业，不用受战争之苦，这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

伊谢尔伦要塞的年轻司令官杨威利，一面听他说这番话，一面双眼盯着他瞧，呆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先寇布则一改平时嘻皮笑脸的态度，表情严肃地说：“你觉得如何呢？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以独裁者的形式去守住民主政治的实践面吧！”

“独裁者杨威利？这种事我真是连想都从来没想到过。”

“你本来也不适合当一名军人，可是也干得很好啊！也许连当个独裁者也会像你现在当司令官那样做得同样出色呢。”

“先寇布准将。”

“怎么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除了我之外，刚才这番话你可曾对别人提起过？”

“当然没有。”

“这就好……”

先寇布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微笑着。他在想，杨应该知道没有一个高级将领能容许自己的部下这么随意说话吧。做先寇布的上司真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呢！

※※※

住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他们对于最近国内所发生的政变事件及内乱，感到相当不安。有一次尤里安还在住宅区内，碰到几个市民问他，杨是否能打赢这场硬仗？尤里安很有自信地望着他们回答说：“杨威利提督绝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这句话没多久就传遍了伊谢尔伦的大街小巷。

“杨提督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的确，杨提督是长胜将军，是我们的大英雄！”

“以往胜利总是与他为伴的，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啦！”

人民心里这样想着，心中的不安于是渐渐减低，表面上也逐渐恢复平静了。

杨知道了之后，半开玩笑地对尤里安说：“我没想到你也有演说家的才能啊？”

“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呀，并非在虚张声势。不是吗？阁下！”

“嗯，话是没错，但愿这次也是这样。”杨在不知不觉中皱起了眉头。“希望以后也还是一样啊……”

“请去把先寇布叫来。”

因为杨最近决定将自己麾下的舰队分编成由自己直接指挥的高速机动部队，以及以补给和防御火力为中心机能的后方支援部队，但想来想去，却不知道要把先寇布安置在那一边才好。所以干脆找他本人

来商量商量，最后决定让他当自己身边的幕僚，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个单位。

他们谈完之后，杨接着向先寇布询问有关尤里安的事情。因为先寇布以前曾经担任过尤里安的射击及肉搏战老师。

“若是身为一名战士，尤里安相当优秀，他已经能独当一面，说不定他的表现比你还好哩。”

先寇布毫无顾忌地说。

“不过，我想阁下对尤里安的期望可能并不是如此吧？”

杨对他的问话只回答了一半。

“……人类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自己也可以尽量发挥潜能，挑战命运。我希望尤里安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突破自己的命运。”

“突破自己的命运？那么你自己又如何呢？提督。”

“我是不行的了。我在自由行星同盟已经陷得太深，对于付薪水的人，我总得尽我的义务。”

先寇布知道这番话并不是在开玩笑。

“想来也是如此，你之所以不想让尤里安当正式军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可是你也不需要对自由行星同盟讲什么道义啊！”

“我的想法和你不同……”

部份的人却这么认为。这对他究竟是祸是福呢？恐怕连杨自己都不知道。

※※※

目前位于首都的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已经变成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大本营了。现在，在这栋大楼的地下室中，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干部们正在集合开会。

刚刚收到伊谢尔伦来的答覆，杨威利已经正式拒绝加入救国军事委员会了。

格林希尔上将此话一出，在座的人立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

“这样的话就只有与他一决死战这条路可走了。”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奇迹的杨’到底是不是如同传闻一样的厉害！”

倔强的声音或许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安吧。

格林希尔上将却没有迎合他们所制造的热情。

他绝不会去要求自己的女儿来加入他们的，他想，自己也绝不会去乞求她的同意。他是恁着自己的信念去做事。如果自己不借军队来重建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就要腐败下去，直至灭亡的境地了。这番道理杨威利若不能明白，那就真的只有一战了！要下这样的决定是颇为困难的，可是一旦决定就绝不会再改变。

“鲁格朗休提督。”

随着这个声音响起，一位浅棕色短发、国字脸庞的中年人马上站了起来。

“我想请您率领第十一舰队前往伊谢尔伦要塞，与杨威利决战。”

“遵命！但是，主席，令嫒那方面……杨身边的副官。”

“这件事不是问题。”他的口气虽硬，但听得出是在强行压抑着。“当我立定计划之时，早已抛开了骨肉之情，而且现在杨应该已经撤了她的职，软禁在伊谢尔伦要塞里。所以你们也不必挂虑她了。”

“我明白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设法打败杨威利的，不论是生擒或杀死，总之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第十一舰队是同盟军宇宙舰队中，少数未受损伤的部队，现在加入叛军的行列，即将以它强大的军力来封锁杨威利的去路。

※※※

宇宙历七九七年，帝国历四八八年，标准历四月二十日，杨任命卡介伦为伊谢尔伦要塞的临时代理司令官，并下令全舰队出击。这是他成为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及驻留机动舰队司令之后的第一次出击，这同时意味着自由行星同盟建国二百七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内战正式爆发。当他被问及目的地为何方时，他的回答是：“最终目的地在海尼森。”

同一时间，在同盟首都海尼森的一个墓地上，格林希尔上将撑着伞在雨中静静站立着，那是他的亡妻，即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母亲长眠的地方，他在墓前放上鲜花，默默地在心中说道：“我希望菲列特利加能够原谅我，这么腐败的政治是需要有人出来纠正的，就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一次并没有做错。军中年轻的一代，他们实在是太过于

急进了，如果没有我的领导，又怎能压制得住他们？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不过，我担心的是——我的乖女，她是否能够了解我的立场呢？……”

# 第四章 流血的宇宙

【1】

正当莱因哈特即将登上旗舰伯伦希尔梯口的时候，军务省的书记官急急忙忙地跑来拜见他。

“有什么事吗？”

书记官双眼直盯着这位军服笔挺的英俊年轻司令官，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敌人的名称还没有确定，所以跑来问您。”

“名称？”

“是的。因为叛军们自称是正义派诸侯军，但公文上不能这样写，若要直接称他们为叛乱军的话，那又和自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军名称相同，无法区别，因此特来请教您如何称呼他们比较好。”

莱因哈特听了这些话之后，用他那修长的手指轻抚着额头想了想说：“嗯，我想到了。有个适合不过的名称，就叫他们贼军吧。公文上面就直接称他们为贼军好了，可以吧？”

“是，遵命！”

“你把这个名称发布给全帝国的人民知道吧。同时也可让那些贵族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让他们知道自己就是‘贼军’。”

莱因哈特笑了起来。虽然是种不怀好意的笑，但是笑声听来仍然清脆动人。

“你就只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吧！我要出发了。方才交待你的话别忘了。”

他说完立刻转身离开，动作之快好像一个没有体重的人似的。在他身后还跟着奥贝斯坦、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坎普及毕典菲尔特等将军，看来大舰队不久即将出发了。

留守的部队指挥官摩顿中将和副官们都在一旁行礼恭送他们。

莱因哈特在奥丁只留了一点点兵力，防守皇帝寝宫“新无忧宫”的军队，以及防守元帅府、军务省和他自己与姐姐居馆的军力，加起来也不过三万人而已。奉命留守的摩顿中将年纪已经不小了，在用兵方

面，他并不是个很优秀的人，不过他为人忠诚可靠，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物。

书记官回到军务省后，马上执行莱因哈特的命令。他以超光速通信的方式发布此一消息，没多久全帝国的人都知道了“贼军”这个称呼。

※※※

这个称呼，对于这些自命正义和自尊心强的大贵族而言，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他们受到这样的屈辱，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憎恶，有的人甚至气得摔玻璃杯泄愤，自此以后，对这个“金发小子”更加深了无比的敌意。

而根据梅尔卡兹的副官舒奈德的说法，大贵族们也同样说过莱因哈特的坏话，此举不过是彼此彼此而已。

联合军作战会议也往往受贵族们感情上的喜恶而影响其行事。

布朗胥百克公爵想出了一个战略。他想从帝国的首都奥丁开始，一直到要塞“秃鹰之城”的路上，分别设置九个军事据点，各据点上都布上重兵，等到莱因哈特一个个地进攻这些地方时，其兵力及舰艇一定会渐渐耗损，到时我方军队再从秃鹰之城出击，一举将之消灭。

对于这个战略，梅尔卡兹相当怀疑。因为莱因哈特如果能够照他们所预期的，一个接一个地攻打这些据点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可是，如果他不这样做，反而先将各据点的补给线和通讯网都破坏掉，使之失去应有功能，然后再挥军直指秃鹰之城的话，这个战略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而若在这九处据点上驻以重兵，对于秃鹰之城而言，反而削弱了兵力。

梅尔卡兹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脸色马上变了。在场的人都察觉到他的部属们看了，无不立刻跪倒在地请求主人赦免他们惹他生气的罪行。

只有梅尔卡兹没有这样做。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梅尔卡兹自顾自的说着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那九个据点，但却不需要设置强大的兵力在那里。只需在各据点安置侦察机，透过电子情报来监视敌人即可，实

战的机能则完全集中在秃鹰之城。

“等那个金发的小子接近秃鹰之城时，再和他决一死战。因为他们的军队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必定疲惫不堪，我们以逸待劳，岂有不胜的道理？”布朗胥百克看来也并非完全不懂得用兵学。

“嗯，就是这样吗？”

正当大家都同声赞同梅尔卡兹的方案时，忽然有人出声了：“不，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这人正是自认为战略理论专家的斯特汀提督。

亚斯提星域会战时，斯特汀曾和梅尔卡兹一起在莱因哈特的麾下任职，但和梅尔卡兹不同的是，他从不认为莱因哈特有军事上的才能。

“你有什么意见？斯特汀提督。”

“我只是想修改一下梅尔卡兹总司令官的战略而已。”

斯特汀斜眼看了看梅尔卡兹。梅尔卡兹却早就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了。

其实他早就想到这个点子，但是却因为某个原因而作罢了。只听斯特汀继续说：“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大规模的特别行动队，诱使那个金发小子接近秃鹰之城，然后再进攻并无重兵防守的首都奥丁，那么皇帝陛下就变成是我们所拥立的了。此时他再兼程赶赴首都救驾，也已经来不及了！”

“嗯……”

“那么局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个金发的黄口小儿立刻会变成宇宙中无家可归的孤儿！”

梅尔卡兹的视线落在自己还未喝过的咖啡杯上，心中想道，果然是这条计策。看来斯特汀只是个理论家，对于现实的情况则缺乏足够的观察能力。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的确是没有分出重兵防守首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冷静地想一想就知道了。要是大家都清楚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斯特汀所提出的策略根本无法成功地实现……

“这策略太棒了！”

年轻的贵族兰滋贝克伯爵阿弗列特叫了起来。他看起来相当兴奋，并天真无邪地赞美斯特汀的作战方案，认为这是个积极、伟大、完美无缺的提案。

“不过，要由谁来指挥这个特别行动队呢？这个职位不但声誉很高，要负的责任也是相当大的喔。”

室内顿时又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兰滋贝克伯爵阿弗列特此言一出，四周的人和空气立刻都好像陷入泥沼瘴气一样，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这次谁能成功地进攻首都奥丁，挟持幼帝，那么他就是此次内战中功劳最大的人，在秃鹰之城诱使莱因哈特上钩的功劳就没这么大了。前者就好比恒星的光芒一般，后者则好像小行星一样，在恒星面前黯然失色。

在处理战后问题时，功劳最大的人一定最有发言权。事实上，只要能挟天子以令诸候，即使是一场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但对至尊之位仍旧能操控自如。

因此只需一道“敕令”，届时独占地位及权力均为轻而易举之事。

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

获得最高权力的踏脚石。

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的眼中，都浮现出异样的光芒，他们同时在想，这么样一个职务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呢？其实问题的症结早已脱离了战略与战术，进而演变至政略的层面上了。但是这些人并不这么想，他们好比是愚蠢的猎人，才刚看见一片森林，就急着在计算里面藏着的黑貂的毛皮价值有多少了。其实他们根本还不见得能够猎到这些黑貂哩！梅尔卡兹早就想到这个方法了。单就纯粹的军事战略而言，它的确是相当值得一试，可是梅尔卡兹却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计划。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作战方法，要在高度团结的军队组织配合下，才有可能成功地实行。各军队的指挥官之间，都要能够相互依赖，互相合作。

然而贵族联合军却做不到这一点。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也就是因为看清楚此一事实，所以才放心大胆地以少数薄弱的军力来防守首都。

其实，将贵族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上下一致地憎恶莱因哈特，这是唯一使他们团结的力量。若是有人挺身而出，想要独力打倒莱因哈特，夺取权力和地位的话，必定会让人不服，从而破坏他们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现在斯特汀既已提出了这个会引起内部不团结的战略，结果当然是利敌不利己。很显然的，贵族们表面上团结的现象，现在已被某些人露骨的权力欲望给破坏掉了。梅尔卡兹察觉到在场的许多贵族们早已散发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之火，这种强烈的火药味儿，简直使人窒息。

“不过，他们真的打得赢莱因哈特吗？如果赢了的话……又究竟是为了谁的胜利呢？”

【Ⅱ】

自此以后，梅尔卡兹于作战上只能在妥协或被忽视这两种已知的结果中去贯彻自己的思想了——等于是在两种不好的结果中作选择。以前，当他刚上任为作战总指挥官时，年轻而好战的贵族们对他颇有欢迎之意，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们不习惯听命于人，要他们自我抑制，实在颇为困难。年长的贵族即使在行动上稍有收敛，私底下却不断地煽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

梅尔卡兹第一次向别人妥协的经验，就是让对自己有明显竞争意识的斯特汀当先锋的这件事。年轻的贵族们总是主张先与之一战，以便刺探敌军实力。

“让他们吃一次败仗也是必要的”，梅尔卡兹只有如此想了。

※※※

这次，年轻贵族们准备作战的消息并未刻意封锁，因此“贼军”即将出的情报也传进莱因哈特的耳中。

“传米达麦亚进来。”

短小精干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提督，不一会儿就出现在莱因哈特的面前，莱因哈特问他：“我听说你以前在军官学校中，曾经上过斯特汀所授的战术论这门课程，是吗？”

“是的，有什么问题呢？”

“先打一仗看着吧。”

“喔，要开始了吗？”

大胆的提督毫无惧意。

“如何？能打赢吗？”

米达麦亚的眼眸浮现出笑意，但是眼神却让人觉得锐不可当。

“斯特汀教官在战略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可是，当他在遇到实际状况与理论不一致的时候，他宁可相信理论而不相信事实。我和同学们常说斯特汀是个不切实际的人。”

“好，我现在命令你率领舰队前往亚尔提那星域，去和你以前的老师对峙。我会在五天之内赶到，在这五天之中，你可以和他打一仗，也可以只守不攻，全由你来决定。”

“遵命！”

米达麦亚敬完礼后，就快步走出伯伦希尔舰桥。再怎么说，对一位军人而言，被任命为先锋是一件荣誉的事。

※※※

帝国历四八八年，宇宙历七九七年，标准历四月十九日。

这场历史性的战役即将登场。

斯特汀所率领的一六○○○艘舰队和米达麦亚所指挥的一四五○○艘舰队，正逐渐向对方的所在地接近中。战斗是他们的目的，但是这一仗却没有什么战略的意义。要说有，应该也只是“旗开得胜”这种心理效果，及测试对方的战术能力吧！两军最后在亚尔提那星系附近的恒星间对峙。不过，米达麦亚却始终按兵不动，只是在自己舰队的最前方设置了六百万个核融合宇宙机雷以防御敌人的攻击，整个舰队成球型列阵，就这样守了两天还是不动声色。

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斯特汀的怀疑，因为被人称为“疾风之狼”的米达麦亚，一向都以敏捷剽悍著称，这次被任命为先锋，却一反常态地固守一地，按兵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就因为心中存疑，斯特汀也跟着不发一兵一卒地在一旁观望着。

斯特汀身边的贵族们看到他这样裹足不前，都不禁感到焦躁起来。要知道，这些年轻的贵族们生来就是享有无数特权的，他们的人生旅途一向平稳顺利，所结交的朋友也多半是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心

里想得到的东西，多半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轻易获取的，也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打胜仗，就一定会打胜仗。有人甚至露骨地耻笑斯特汀的谨慎态度是胆小如鼠的表现。这些人简直是自我膨胀到极点，完全无视于别人存在的价值。

斯特汀不但一面要承受他们无心的诽谤，还要忍气吞声地安慰他们，阻止他们做出有勇无谋的事情来。这份耐力实在非常人所能者。

“看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可以准备好好报答斯特汀教官旧日的恩情了吧。”

米达麦亚这样想着，他命令部下只守不攻，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了。

※※※

此时，斯特汀得到一位通信军官的情报，这份情报是从米达麦亚舰队的通信之中探听而来的，情报内容提及米达麦亚正在争取停战中的时间，等待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舰队的到来。等他们两方面的舰队一会合之后，就要以压倒性的多数兵力展开全面性攻击。

斯特汀心里在想，这个情报会不会是米达麦亚故意散布出来的？如果这情报是正确的话，那么米达麦亚只守不攻的战略意图就不值得怀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米达麦亚又为什么要故意泄露情报呢？斯特汀不禁迷惘了。他不明白米达麦亚到底在耍什么花招。他只是深怕自己的舰队将会遭受某种奇袭，于是下令全面性警戒。

年轻的贵族们已经快要受不了了，他们心中盛满不服的情绪。他们认为斯特汀太过消极优柔寡断。这次他们大举进攻亚尔提那星域的目的，就在于要一探敌人的虚实，挫挫敌人的锐气，结果斯特汀却如此地胆小怕事，裹足不前，实在让人感到失望之至。既然斯特汀这么不值得信赖，那就只好靠自己了。

年轻的贵族们众议一决，就胁迫似地向斯特汀提出作战的要求，如果他不肯的话，就把他监禁起来，自行投入战局。

斯特汀不得不屈服在他们的无理要求之下同意出兵。不过，他还是亲手凝出了一份作战计划，以期在可能的范围内控制这些年轻贵族们。他的作战计划是将全军分为左右两翼对敌军所布下的机雷阵作包抄，左翼部队先和米达麦亚军正面交战后，右翼部队再伺机从敌人后

方进攻，紧击敌人的侧面及背面，并将敌人逼入机雷群，这样的作战计划大而无当，要实行如此致密的作战计划，很显然的，友军之配合是不足的。

其实斯特汀在率领这支舰队出发之时，心里就开始后悔了。此时真是骑虎难下，只好先硬着头皮先将米达麦亚的舰队击垮，以免在莱因哈特的舰队赶到时，更措手不及。他决定由自己率领左翼部队，由另一名青年贵族希德斯哈姆伯爵率领右翼部队，展开这项军事行动。

希德斯哈姆伯爵所率领的舰队行动相当快速，难掩其好大喜功及好战的本性。由于行进匆匆，他所率的这八千只舰艇完全不理会要迂回包抄到敌后的行动计划，毫无团体秩序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着。

就在此时，米达麦亚已将军队阵式做了大幅的变动，移动到机雷群的极外侧之处。从空中鸟瞰，希德斯哈姆军正好被米达麦亚舰队和机雷阵所包围。

“三点钟方向、能量波及弹道飞弹，正急速接近中！”

当希德斯哈姆所率领的各舰队雷达监察员正在大感恐慌，甚至还来不及做任何应变措施时，最初的一阵核融合爆炸所发出的白光已经扩散开来。在这阵白光还未消失之前，第二次、第三次的爆炸又接连发生。核融合的弹道飞弹能量束、磁力炮的巨弹等等，以飞快的速度的雨点般袭来，一旦爆炸，整个世界都似被一层彩色的光芒所笼照，飞弹爆炸所及之地转眼之间化为乌有，生命也将全数被夺走，留下的尸体也将还原为原子回归宇宙虚空。或许在经过数亿年后，才会有个以这些原子尘为核心所形成的新恒星诞生。

希斯德哈姆伯爵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战死了。他是这场内战中，首先阵亡的大贵族。

米达麦亚在粉碎了这支绝望而无秩序的希德斯哈姆军之后，立刻加速前进，以顺时针方向绕过机雷群，直接从斯特汀舰队的背后袭击。此时的敌军力量已经锐减一半，自然是稳操胜算。这样迅捷的身手，除了“疾风之狼”办得到之外，还有谁有这份能耐。

当莱因哈特的舰队到达前线时，“亚尔提那星域会战”早就结束了。莱因哈特大加赞赏米达麦亚用兵神奇。而米达麦亚则为了没能捉到斯特汀而致歉，另外还开玩笑地说：“那些当作背景用的机雷要收拾起来还真不容易。”

【Ⅲ】

帝国和同盟内部的叛乱和杀戮，仍然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而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商业国家费沙自治领却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战争惨祸的牵连，反而因为邻国的战事，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包括所有战争中所需要的兵器、粮食、军服、情报、矿石，甚至于佣兵、贩卖人口等等的大宗买卖，几乎全数都由费沙自治领独占了。

在首都宇宙港附近有家“朵拉库尔”，它非一般船舱，而是在宇宙中做买卖的独立商人们时常聚会喝酒的地方。

波利斯·高尼夫是“贝流斯卡”号商船的船长，今年二十八岁，也是个独立商人。他的为人颇有气概，但周遭认识他的朋友，也不过是些小商人而已。这一天，当他来到“朵拉库尔”，正喝着黑啤酒，享受他绝无仅有的休息时间时，有朋友告诉他：“我最近听到一些很有趣的传闻。”

“传闻？很有趣吗？说来听听！”

高尼夫一口喝干了黑啤酒，一面问他。

“听说啊，自治领主鲁宾斯基阁下好像想做一番大事业喔。”

“那个秃头啊？”高尼夫的脑海里浮现出鲁宾斯基那张其貌不扬的脸孔来，忍不住就讽刺地这么说。“他根本就是想趁帝国和同盟两大势力互相倾轧之时，坐收渔人之利。这种事也只有他这种人做得出来。”

“所以我才说是个很有趣的传闻啊！你自己不也觉得很可笑？啊！”

高尼夫伸手握往啤酒杯，嘴巴不自觉地撇了一下，虽然鲁宾斯基至目前为止，还可算是个能干的领导者，可是事实上，他可能患有夸大妄想症，说不定有一天，他真的会突然精神错乱做出蠢事来也不一定。

高尼夫一直觉得费沙是个寄生的国家。没有了它所赖以生存的寄生主人的话，它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如果有一天，帝国和同盟灭亡的话，费沙也将跟着消失。因为费沙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极端仰赖着这两个国家。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买卖要做？”

高尼夫转移了话题。

“最近要载三万多名地球教信徒去地球，他们好像要举行圣地巡礼之类的活动。”

“圣地？”

“就是地球啊！”

“什么？地球是圣地？”

这位年轻的船长不禁笑了起来，宗教或神明之类的字眼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种笑话而已。若说神是全能的，那它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听话的女人出来？如果做不到，那它就不是无所不能的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宇宙中有全能之神存在着。

话虽如此，最近地球教信徒正以惊人的数字倍增，却是个不争的事实。高尼夫自己也无法判断这件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高尼夫在喝完第二杯啤酒之后就和朋友道别，走出酒吧往宇宙港大楼走去，接着走进他那狭窄的办公室中。

“事务长，这一回的工作是什么？”

马利涅斯克事务长只比船长大四岁，可是看起来却比船长大了十岁之多。

年纪轻轻的，头却秃了一半，身上裹着一圈不必要的肥脂肪，脸色苍白，表情呆滞，看起来就让人觉得他的生活相当不规律似的。不过，这个男人若是没有非常扎实的事务处理经验的话，也不可能会担此大任，总理这艘独立商船。

“这次是载人喔。”

“是不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年轻小姐？”

船长的口气不像是询问，倒像是在期盼着似的。

“是一群要去地球做圣地巡礼的人，都是一些老弱妇孺。”

高尼夫失望的叹着气，一面皱眉头，一面翻着相关文件，没看多久就不兴地将它合上了。

“送他们去地球之后，船不就要空空地回来了吗？那可是一颗什么资源也没有的行星哩。”

“我们可以再从地球把他们载回来啊。还可以叫他们先付定金。直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三个人还没缴钱而已，因为我们的价钱压得很低，较具竞争力。”

这位年轻的船长一时为之哑然。所谓的战争景气就是这样吗？想起以前生意好的时候，自己的船队满载着金属、矿物，在各行星恒星间飞来飞去地送着货，船长室里还挂着“航运奖”的纪念奖牌呢！没想到昔日意气风发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如今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令人太意外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高尼夫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这样做的。因为不只是他自己，连同他船上的二十几名船员也都必须混口饭吃啊。

※※※

就在“贝流斯卡”号载送着去地球朝圣的客人离开费沙自治领后的第六天，这艘船遇上一支由数万艘军舰所组成的大舰队。宇宙世界虽然广大，但可供作航线使用的空间却很有限，因此船与船会遇上也不是偶然的事。当高尼夫收到对方“立刻停止前进，否则将予以攻击”的警告时，“贝流斯卡”号早就被团团包围住了。高尼夫此时只有暗暗祈祷舰队指挥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否则，他若误以为他们是间谍的话，那么整条商船里的人就有全部被炮轰而死的危险。

这支舰队是由吉尔菲艾斯指挥的，它远离莱因哈特的军队，身处边境星域中。

当通信屏幕上出现吉尔菲艾斯沉隐的面孔时，高尼夫心里真是暗自庆幸，于是从容不迫地向他解释说：“船上所载的人都是一些去地球朝拜的善男信女，主要是老人、妇女及小孩，完全没有士兵。不信的话，您瞧瞧就知道了……”

“不用了，这样就行了。”

吉尔菲艾斯放眼望去，只见这些善男信女们可怜兮兮的坐在船舱里。他们似乎都很穷，或躺或卧地倒在简陋的床铺上，身边带着三餐粮食，光是前往地球就需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用货船来载人所收的费用，比用客船来载人所收的费用要少十分之九。可是在法律上搭乘货船的一律都被视为货物，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船公司可免除人命补偿的责任。

“船上的粮食和医药用品足够吗？”

吉尔菲艾斯询问巡礼团的长老。长老答称，婴儿奶粉、人造蛋白和洗衣粉都有短缺的现象。吉尔菲艾斯立刻命令辛查上校将部分的军用物资提供给他们。

长老不住地满口称谢，吉尔菲艾斯则笑着向他们说：“请保重！”然后就消失在通信画面上。

马利涅斯克觉得相当感动，他轻抚着额头。

“吉尔菲艾斯提督真是个难得的好人。”

“可惜啊！可惜！”

“可惜什么？”

高尼夫看了看马利涅斯克，没有再说什么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事务长目送着吉尔菲艾斯的舰队远去，心里不禁想到，我们的船长如果没有这种突然会蹦出废话的怪癖，那该有多好……此处距离地球还有一段很长远的路要走呢?

【Ⅳ】

当斯特汀被米达麦亚击败，继而被莱因哈特的军队乘胜追击时，他为了保存残余兵力，拼命地逃回向连典贝尔克要塞去，他的身心俱疲，实在需要好好地休息。连典贝尔克要塞是以布朗胥百克公爵为盟主的贵族联合军所设定的第三处据点，位于弗利亚星系里的一个小行星上。它的规模虽比不上伊谢尔伦要塞或秃鹰之城的庞大，但也可容纳一百万名将兵和一万艘以上的舰艇。内部还包括了战斗、通信、补给、整备，以及医疗等多方面的功能，对于贵族联合军而言，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本来莱因哈特根本就不重视连典贝尔克要塞的存在，他不过当它是一块路旁的小石头罢了。可是现在他发现这个要塞装设了许多侦察卫星、浮游雷达管制中心、超光速通信中心、通信干扰系统，以及舰艇整备设施等等，其兵力更比开战以前要多得多。如果无视于它的存在，继续追击败兵的话，搞不好会背面受敌，增加自己的危险。有鉴于此，不如趁早把这个祸害除掉算了。

以全力攻陷连典贝尔克要塞！

莱因哈特下了这道命令。他把提督们都集合起来，向他们解说要塞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并且告诉他们作战的策略。

当首都奥丁的军务部被接收时，有一大部份的机密文件都落入莱因哈特的手中，而连典贝尔克要塞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也包括在内。因此莱因哈特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个要塞的缺点和优点，他明白敌人此时想要补救要塞的弱点也已太迟了。不过，第六条进攻路线似乎还有问题。因为要塞的中心在核融合炉，此处是供给全要塞能源的地方。而第六条通路是由外通至核融合炉的最短捷径，若从这里夺下核融合炉的话，便可快速地置要塞于死地。可是若直接使用火力攻打核融合炉的话，一定会有引起核爆的危险。

一想到此点，真不知该如何决定才好，要避免使用光束枪等热武器，看来只有以肉搏战来占据第六通道了。

三天后，莱因哈特舰队逼近连典贝尔克要塞，开始了总攻击行动。这场战役的实际指挥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

在最初的炮弹攻击中，要塞中的驻留舰队也曾想要突围作战，但都被莱因哈特所布下的火力给封锁了。这道由坚强的战舰群所组成的阵列既长又厚，袭击自两侧突围而出的高速巡航舰，将他们封得死死的。空中飞弹密集而交错，好像一面没有极限的电网一样，只见闪烁的火球在黑暗里灼灼发光，亮得有如宝石一般。

战斗发生不到一小时，敌军就已伤亡泰半，另一半则飞快向要塞内窜逃。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则毫不放松，紧追其后。守在要塞口的炮手们害怕敌人的攻击，都趁机逃到舰炮射不到的死角里去。

穿着宇宙服的工兵们，不停地用雷射氢弹轰炸要塞的铜墙铁壁，一艘艘的舰艇更是不断地送来进攻要塞内部的装甲士兵。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就在其中的一艘舰艇上成立了临时指挥部，一面利用监视摄影机观察战况，一面指挥最前线作战。

第六通路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但两位指挥官却显得很紧张的样子，因为把守第六通路的贵族联合军指挥官不是别人，而是银河帝国的装甲掷弹士兵总监奥夫雷沙！

装甲掷弹士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汉，身材粗壮，肌肉坚实，孔武有力，好像一头被斗牛士挑拨得全身是劲的公牛，让人觉得他充满活力和战斗意识。

他以前和自由行星同盟军作战之时，曾经被敌军在近距离处以雷射光重伤脸部，甚至有一部份的骨头都被削断了，到现在他的左颊骨上还留下了相当明显的紫色疤痕，这是猛将的象征标志。据说，当时那位杀伤他的士兵也遭到了报应，他被奥夫雷沙巨大的战斧一劈之下，当场毙命。

奥夫雷沙在肉搏战时所使用的战斧，是由高硬度炭素水晶所制成的。这种战斧的标准型全长八十五公分，重六公斤，一只手即可使用。可是奥夫雷沙的战斧全长一百五十公分，重九．五公斤，要双手才能抡得动。

使用巨大的战斧，再加上像奥夫雷沙这种格斗奇才和天生的腕力，其所产生的破坏力，可想而知。也许头盔和盔甲还可以抵挡得了这致命的一击，但被包裹在里面的人体肉身，却非得要骨折头断、五脏俱裂不可。即使暂时不致死亡，却也毫无战斗能力可言了。

“如果要你和奥夫雷沙一对一地单打独斗，你会怎么样？”

“我会立刻拔腿就跑！”

“换作我也是这样，这个男人好像天生就是为了殴斗和杀人似的。”

以上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对话。

他们两人论射击和肉搏战的功力，平心而论也算得上是一流的水平，但是面对毫无人性的奥夫雷沙，却都不敢有过分轻忽之意。他们一致认为，碰上像这样的厉害对手，就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如果有人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的话，若不是有勇无谋，就一定是个白痴。

话虽这么说，但是他们却不能对自己的部属说：“你们若打不过，逃走也没关系。”若不突破第六通路，是没有办法占领要塞的。而各装甲兵所穿的衣服都有滤净空气的功能，就算敌人施放瓦斯毒气也没有关系。看来，唯一攻入第六通路的办法，就只有肉博战了。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在想，为了占领第六通路，莱因哈特的军队可能要因此而血流成河了。因为敌人的肉搏战部队是由奥夫雷沙所率领的，相当不好对付，这两位指挥官不敢掉以轻心，下了一道语气强硬的命令："不管付出的代价有多高，我们一定要占领第六通路！"

这一场极其原始而惨烈的战斗，于是开始。

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之中，莱因哈特军队的装甲掷弹兵接二连三地来回进攻第六号通路，毫无进展，在第九次进攻之后，他们还是被奥夫雷沙给击退了。

奥夫雷沙的勇猛，无人所能及。在帝国军的高级军官中，无论是拥莱因哈特派或反莱因哈特派，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直接杀死他。这位男子是下级贵族出身的，他之所以能够升到今日帝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靠的不是政治背景强，也不是因为有用兵之才，而是靠着他勇往直前，流血流汗所得来的。

这次他死守第八通路也是这样，连轻型火箭器都未使用，只一味地施展自己的腕力和体力，尽数杀死来犯的敌军。他的那柄战斧早已染满了鲜血，血肉模糊的人体组织还可怕地沾满在整个斧头上，那都是莱因哈特的士兵们殉职而留下的。

米达麦亚和罗严搭尔虽然都是勇敢无畏的军人，可是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士兵双脚被齐膝砍断，咬牙切齿忍痛用双肘拼命地向前爬行，而奥夫雷沙却毫不放松地紧追在后，并且举起他那把沾满血迹的大斧头，往他们的头部无情地劈下去之时，心中都不禁颤抖起来，并忍不住背转身去，不愿意看见这种残忍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眼前。

奥夫雷沙全身裹着甲衣，只露出两只眼睛。由他的眼神可以感觉得出，他正因杀人而流露出狰狞的笑容。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原本对他的勇猛相当佩服，但是现在对他是打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因为他是那么的残忍。

不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为有这位猛兽般的男子奋勇抵抗，所以才使得他们的作战计划遭到严重的阻挠。他们对奥夫雷沙除了厌恶外，更加生气了。

"这家伙真是难缠！"

米达麦亚嘀咕着，虽然眼神和语气相当强硬，可是也奈何不了他。一提到指挥大舰队的能力，在这广大的宇宙空间中，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这两位指挥官都算是相当顶尖的人物了，没想到如今受到客观环境的条件和限制，面对眼前具有原始战斗意识及力大无穷的对手时，竟然连连失利，无计可施。

面对莱因哈特军队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奥夫雷沙所率领的肉搏战部队居然能够死守不败，而且没有其他士兵来交替支援，难道他们的身体是铁铸的？有用不完的体力能够支持到永远？论常理，士兵们穿着装甲服持续八个小时地作战，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装甲服有完全隔热的功能，如外表的气温是零度的话，被包在装甲服中的人完全不觉得气温有这么低的。可是同样的，人体所散发出来的热气也无法散发出去，士兵们穿着装甲衣时必须忍耐高温的煎熬，这是非常消耗体力的。虽然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他们的装甲衣中都装有温度调节器，但也只能使体温降低七、八度而已。

这些士兵们对莱因哈特的憎恶和敌意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他们在穿着装甲衣作战时，不但要忍实高温、还有其它引人不快的因素，如汗水、皮肤痒、不能排泄、空气不流通……等种种的不便加起来，一个人对它忍耐的程度顶多也只能达两个小时，而他们竟然一忍再忍，撑过了八个小时。

※※※

“他们是不是服用了什么药物？”

两位指挥官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若不是他们吃兴奋剂或振奋剂等药物，又怎能够如同超人一般地作战这么久呢？就在此时，莱因哈特要求他们两人报告战况，他们只好暂时由前线撤回。

“奥夫雷沙是个勇者。不过，他只是石器时代的勇者！”

莱因哈特听完报告后，冷笑地批评道。他并没有叱责两位提督。

“反正他活着也是多余的。其实他自己根本就不打算活命，那么就让他轰轰烈烈的去死吧！”

参谋长奥贝斯坦突然打断元帅的话说：“我建议要生擒这个人，如此他对阁下将会有所帮助。”

“你也知道他有多么顽固，恐怕生擒了他，也不会效忠于我啊。”

“您不必担心他的意志问题。”

莱因哈特听到这句话，眉头皱了起来。

“你是说要把他洗脑？”

莱因哈特对于化学上的洗脑方式并没有好感，参谋长无声地笑了。

“您放心，我不会做那种愚蠢的事，一切请交给我。您就等着看贵族们起内哄吧。”

“好吧！就由你处理。”

莱因哈特才刚说完话，通信军官也传来最新的报告。

接着，奥夫雷沙的身影出现在通信屏幕上。他的表情得意，似乎在夸耀自己的胜利。他说：“金发小子，你敢透过通信屏幕来正视我的脸吗？”

奥夫雷沙穿着装甲服，戴着头盔。他那庞大的身躯，将整个屏幕都塞满了。装甲服上沾满人血，颜色已转红为黑，上面甚至还牢牢粘着人肉的碎片。他声如洪钟，恐怖和愤怒的声音，似乎笼罩在莱因哈特的四周。

他就以这种令人作呕的样子，透过通信系统，开始侮辱莱因哈特。

他说莱因哈特是靠皇帝的特别提拔，才能晋升到如今的地位，其实他是个卑劣无耻的人，只懂得投机钻营，忘恩负义，若不是运气好，凭他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根本就不是当提督的料，他还说：“姐弟俩都只是靠着美色来迷惑先帝……”

莱因哈特那秀丽的脸庞突然爆发出愤怒的火光，原先他还在冷静而理性地看着屏幕，才一瞬间就立刻变脸了。他的脸色气得苍白，眼光锐利如雷电，开口说话时，声音是从牙缝中迸出来的：“罗严塔尔！米达麦亚！”

“是！”

“把那个下流的混蛋抓到我的面前来！你们一定要将他活捉，就算斩断他的手脚，也绝不要将他杀死。我要亲手把他那肮脏的嘴巴撕烂！”

两位提督面面相觑，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个天大难题，不过，他们又更加确认了一层道理，那就是人类的确是感情的动物，连莱因哈特也不例外。

【V】

莱因哈特的军队在攻击行动进行到第十回时，死伤的尸体已经筑成了一道高墙，奥夫雷沙的部队就在墙的另一边，他们流着血，身体好像被药物麻醉一般，双眼仍不住地盯着迎面而来的敌人。

“来啊！你们这些胆小的老鼠！”

他们的笑声中充满了凶暴。

“看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尸体放进锅里去煮，作个白肉料理大餐哩！虽然这些贱民的肉想必也不太好吃，可是在这战场之中，有这种东西吃也算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这个野蛮人！”

罗严塔尔听了都快吐了。

“看来最高司令说的没错，奥夫雷沙真的是石器时代的勇士，只不过他晚生了两万年。错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因为他晚生了两万年，害得我们现在要打得这么辛苦！”

米达麦亚非常不高兴地回答。接着他传唤副官，命令他拿两套装甲服来。

副官问道：“两位提督要亲自披挂上阵吗？”

“我们只不过是诱饵，希望敌人能落入我们的圈套……你那边进行得如何呢？”

“是！已经快办好了。但是司令官也不至于要亲自出马啊。”

“我们两个只是上将，而奥夫雷沙那个怪物则是一级上将，算起来也是公平的。”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心想，如果他们两人出现在奥夫雷沙的面前时，奥夫雷沙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按照他的心理及精神状态来分析的话，他必定会觉得这两人是最贵重的战利品，绝不可让别人抢了去吧！因为自石器时代以来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传统就是——两军的主帅单打独斗。

为了诱使奥夫雷沙上当，所投的诱饵还必须是相当美味可口的，诱饵若非这两位提督，恐怕还引不起对方这么大的兴趣呢！这就是为什么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要亲自出马的原因。

他们两个一穿上装甲服走出来，上至奥夫雷沙下至他的部下们都为之精神一振，因为众所周知，这两个人的生命价值连城，若能捉拿到他们，那就身价暴涨了。奥夫雷沙制止了士兵们的骚动。大声说："你们以为两人一起上就能胜得了我吗？哈哈！真要感谢那个金发小子，他等于是送我一个大礼呢！"

"是吗？不打打看可还不知道谁会被放倒呢！"

米达麦亚大声回敬道。奥夫雷沙听到如此出言不逊的挑战，立刻暴跳如雷，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向他们两人冲去。他的步伐巨大，杀气腾腾，即使身穿装甲服，那狰狞的气息仍然让人清楚感觉得到。现在他正两眼充满饥渴的血丝，大步地飞身而来。

就在这刹那间，奥夫雷沙庞大的身躯突然缩小了。他原本是个身高两百公分的大汉，如今站在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的罗严塔尔和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的米达麦亚之间，却比他们还要矮小，两边的士兵们都看傻眼了。难道这是在变魔术吗？定神一看，原来是地层陷落，奥夫雷沙的身体整个迅速地掉了下去，只剩下头和两只手还露出地面而已，他以双手勉强地撑着，而他那把需要两只手才能挥得动的战斧，早已飞离到距离自己有一公尺之远的地面上。

奥夫雷沙掉下去的地方是一个洞，这个洞是由复合结晶纤维所组成的。其实米达麦亚他们早已算好位置，在第六通道的地底下用氢和沸气对着地面的甲板层反复照射了三个小时，使得这个位置上的纤维分子结合力减弱，再经过奥夫雷沙穿着装甲服的庞大身躯在上面用力地踩过，地层承受不了，于是就裂开下陷了。

米达麦亚看到敌人受困，迅速反应，马上跳到他的身边，把他的战斧一脚踢开。奥夫雷沙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呆了，他的脸涨成紫红色。罗严塔尔大喊："奥夫雷沙已经被捕了，剩下来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装甲掷弹兵，全员突击！"

罗严塔尔捡起了被朋友踢开的战斧，面对眼前这头完全被制服的猛兽，他不禁冷笑了起来："要想捕捉野兽，设陷阱是必要的，你也果真上当了。换作是别人大概还不容易中计呢，这陷阱太寒酸了嘛！"

“卑鄙胆小的混蛋！”

“你是在赞美我吗？”

奥夫雷沙的部下们看到自己的指挥官被活捉，眼前又有一大群杀也杀不完的敌人不间断地涌来，他们一个个都害怕起来。这些失去了人间少有的勇猛指挥官的士兵们，他们的战斗意识就好像烈日下的一滩水似的，逐渐地被蒸发消失了。

反观莱因哈特的士兵们，一个个都豁出了生命，抡着战斧逼近敌人，不断地砍杀着。这一波的攻击行动，终于成功了。

第六通路总算被攻了下来——但抹上了一层血红！

※※※

当奥夫雷沙再度出现在莱因哈特的通信屏幕上时，他的双手已被双层手铐铐住，头顶戴着电刑帽，身边还被一排雷射步枪牢牢地抵住。

面对着莱因哈特的满面怒容，奥夫雷沙明明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却仍然是一付傲然不可一世的模样。这个男子虽然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可是他那勇敢的性格，是不容置疑的。

通信屏幕上的奥夫雷沙突然消失了，只见伯伦希尔舰桥上的参谋长说道：“要杀这家伙很简单，可是他又不怕死，而阁下现在若杀了他，在敌人的眼里看来，他会是一个不屈的勇者，反而更鼓励了对方勇敢殉难，舍身忘死。这绝不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也不是阁下原先想杀他的本意吧？”

“……那怎么处置他？”

“将奥夫雷沙送回到贵族们的大本营去，而且不可伤害到他的一根毫毛。”

“什么？”这次换米达麦亚叫了起来，他看起来既激动又愤怒。“为了要抓这头野兽，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死伤了多少的同僚士兵，好不容易才成功地完成任务。你现在却轻松地说要把他放了。你对他这么宽大，搞不好下次在战扬上再度碰面时，他一样又要抡着战斧，杀死我方的无数士兵了。这种赌注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根本就是只输不赢，应该立刻将他处死！”

“我也有同感。”罗严塔尔简短而强硬地附和着。“所谓放虎容易擒虎难啊！”

可是参谋长却不为所动。他说：“如果让奥夫雷沙毫发无损地回去，你们说，贵族们看了心里会作何感想？他们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猜疑的，如果我们把生擒的奥夫雷沙的十六名部下全部处刑，并以超光速通信告知贵族们。而此时奥夫雷沙却是单独平安地归去的话……”

“……我明白了。”

莱因哈特恍然大悟地打断了参谋长的发言，眼神中的激动也渐渐平复了下来，他看着两位心犹不甘的功臣说：“你们两位也应该了解其中的道理吧。这次就听参谋长的话，还有没有意见？”

“没有了，悉听阁下决定。”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也已了解参谋长的用意，只不过有些不甘心而已。

就这样，奥夫雷沙被释放了，还送给他一艘附有跳跃飞行能力的大空梭。

虽然他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可是已经没有原先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了，临走时还点了点头。

接着，奥夫雷沙的部下共计十六名，都被公开判处死刑后枪决了。斯特汀则是在病床上遭到俘虏的，年轻的元帅甚至连看都不愿去看这位战俘一眼。

【Ⅵ】

奥夫雷沙虽然并不期待英雄式的欢迎场面，但当自己回到大本营——秃鹰之城时才发现事实超出他所想像的。

当通信军官报告奥夫雷沙生还的消息时，大家都相当地惊讶。来到港口迎接他的，不是捧着鲜花的美女群，而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们。

“你就是在连典贝尔克要塞中奋战不懈的奥夫雷沙一级上将吗？”

这位刻意询问的人，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心腹——安森巴哈准将。

“混帐！你认不出来吗？”

“只是要确认一下而已。好了，盟主已经在等着要见您了！这边请。”

这位英雄被领进一间广大的殿堂中，里面早已有许多贵族和将兵们等在那里，看见他走了进来。众人都不住地盯着他看，可是却毫无一丝柔和的眼光。

大厅最前端的石阶上，摆了一张相当豪华的椅子，坐在上面的人正是布朗胥百克。他骄傲地坐在那里，动作有些僵硬，看来像个还不大习惯的实习皇帝。

“你生还归来，太好了！奥夫雷沙！”接着，他以露骨的质问口吻问道：“你的十六名重要部下都被敌人公开枪决了，可是你却得以生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被处以枪决？”

同样都是在肉搏战中奋勇杀敌的最好证明。布朗胥百克看见他呆滞而讶异的表情，半嘲笑半生气地喊道：“你这个傻瓜，让你看看这个吧！”

墙上的画面忽然出现了影像。那些全是奥夫雷沙所熟悉的面孔，他们被押解到连典贝尔克要塞外，莱因哈特的军队们正在公开处决他们，而他的部下们由于是败军之将，马上要被枪决、脸上都浮现出害怕而沮丧的表情，紧接着雷射光束射穿他们的脑门。奥夫雷沙不觉低下了头，脑海中一片空白。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要解释吗？奥夫雷沙！”

“……”

“我知道了。你这不知羞耻的家伙，是不是还答应他要取我的首级去送给他啊？”

奥夫雷沙那严肃的脸庞上，忽然出现了愤怒和恍然的表情，他开口说道：“我懂了！陷阱，他们故意设的陷阱啊！你们这些低能儿！白痴！竟然还不知道！”

他近乎咆哮地吼着。站在附近的将官们都被那吼叫声吓得跳了起来，很多人本能地掏着腰间的佩枪，严阵以待。

“开枪！给我打死他！”

布朗胥百克气急败坏地叫喊着。这道命令一出，大厅中便乱成一团。大家手握着枪，又害怕会误伤自己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突然，有一名士兵的上颚被一只巨大的手握住，随即发出异样的声音，原来他的颚骨已被这只手捏碎了，施暴的人就是奥夫雷沙，他一把就将这名士兵摔得老远。

这个发狂的大汉，口中不住地喊着“陷阱！”一面奔向布朗胥百克的座驾前。此时就算他希望别人能听他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了。安森巴哈一声令下，已有数十名士兵冲向前去，挡在奥夫雷沙的前面，这位手无寸铁的大汉一转眼间，就因为无数柄枪托的围殴，皮开肉绽，混身是血。如果换作是普通人的话，早就昏过去了，甚至于当场毙命。可是奥夫雷沙却不因此而却步，他仍飞快地往前跑去，口中一面发出痛苦的叫声，一面将台上的士兵打下来。

安森巴哈也被他摔了出去。他被摔在地下后，立刻站了起来！吐了吐掺杂着血水的口水，一面拨了一下自己散乱的头发，一面掏出了手枪。

安森巴哈手握着枪，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慢慢地踏着脚步走近奥夫雷沙。奥夫雷沙此时已经像个血人一般，张着迟钝的眼神对着眼前的敌人打杀。安森巴哈轻轻地移动着脚步，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举起了枪，贴着他的耳朵，扣下板机。

奥夫雷沙的另一边耳朵中迸放出鲜血和闪光。

他那巨大的身躯好像抽筋一般，在数秒钟之内，这一大块失去生命的筋肉，就直直地躺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由于他的额头刚好碰在台阶上，额头上的血也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好像在无声无息地演奏着这段疯狂交响曲的最后一篇乐章一样。大家都围着这具尸体惊惧地看着，许久许久没有人发出声音。

“叛徒！”布朗胥百克终于忍不住地高声漫骂着，脸上仍留着惊魂未定的恐怖表情。“这只疯狗！还否认他想加害于我的阴谋，最后不是露出马脚来了吗？……”

安森巴哈清了清喉咙说：“不过，他真的背叛了吗？”

“废话！事到如今，还要怀疑吗？如果他没有背叛我，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安森巴哈摇了摇头，又弄乱了他那一头才刚整理好的头发。

“我完全是为了要保护阁下您的安全。这名男子刚刚发狂的样子，大家都见到了，不过，您难道不能明白他所指的‘陷阱’是什么意思吗？”

“或许这真的是个陷阱，不过，也不需要再提了，因为他人死都死了，再也不能拿斧头杀人。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背叛我，或者他根本是被陷害的，这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也不值得再讨论了。”

“我明白了。不过，要如何处置他呢？我的意思是，要如何对外界宣称奥夫雷沙一级上将的死因呢？”

刚刚大厅中一连串的打斗惨况，对于贵族联合军的秩序和形象而言，都是相当不名誉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暗暗想着，不如说他是病死的好了。

布朗胥百克突然从座位中站起身来，表情和动作都让人觉得他相当生气，甚至连青筋都暴露了出来。

“没什么好隐瞒的，也没什么好掩饰的。你去向所有人传达，就说奥夫雷沙是因背叛友军而处以死刑的。”

他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这个大厅。安森巴哈耸了耸肩，命令士兵们将这位勇猛凶残、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汉的尸身搬走。死者的眼睛仍旧睁得大大的怒瞪着安森巴哈。安森巴哈看了，口中疲惫地念着：“你别这样瞪着我啊……我还不知道明天自己会怎么死法呢。或许你还会在天上感谢我，让你能在今天就死了。”

准将的身子颤悚了一下。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句奇妙的预言所包含的回音。

这事件的后遗症相当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奥夫雷沙是反莱因哈特派的急先锋。像他这样的人，尚且会与敌人勾结反叛，那么还有谁的操守是坚定不移，不容怀疑的呢？贵族们原本就是互不信赖的，现在则更加互相猜忌了，有人甚至连对自己都失去信心……

※※※

奥夫雷沙惨死的消息传出之后，莱因哈特的心情才稍微好转起来，他认为这是羞辱姐姐的人应得的报应。

莱因哈特随即任命狄克尔中将为连典贝尔克要塞的司令官，命令他以此处为根据地，不断进行作战演习，以便随时进攻秃鹰之城。

莱因哈特的军队中，也随之产生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每当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两位提督在用餐时，只要看见白肉料理就会作呕得吃不下去，因为这道料理使得提督们想起了在第六通路上堆积如山的尸体。

# 第五章 德奥里亚星域会战

【1】

杨起初的作战计划也是不理会香普尔星域的动乱，只顾着匆匆往首都海尼森所在的巴拉特星系赶去，企图一举将军事革命派的主力部队击垮，如此一来，断了根的军事革命派，其枝叶也必定枯萎而死。

不过，杨威利最后还是改变计划，决定先行攻击香普尔星域上的叛军。因为他认为，这些叛军可能会利用游击战术，破坏伊谢尔伦要塞和自己杨舰队之间的补给和联络路线，这对自己的舰队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杨威利心想，如果自己是香普尔星域的军事革命派指挥官的话，当自己被讨伐部队追击时，就赶快逃之夭夭，而如果讨伐部队一离开，自己就从背后偷袭他们，并且破坏其补给路线，如此反覆来回地消耗对方的战力，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万一香普尔星域的指挥官和杨的想法一样的话，那就真的吃不消了。

可是他们的指挥官又不是杨威利，根本不可能会那样做啦。

尤里安陈述着自己的意见。杨笑着回答说："搞不好他就是未来的杨威利啊。"

每个人在成名之前不都是个无名小卒吗？在艾尔·法西尔之役以前，又有多少人知道杨威利的名字呢？杨说道："如果我是生在太平时代，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者罢了，搞不好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呢。"

而这也是杨心中最渴望的。可是事情偏偏却不如他所愿，目前他已是个举世皆知的知名人士了。虽然他一再被誉为不败的名将，可是杨威利心中比任何人都还要明白这不过是个虚名罢了。

杨威利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相当有兴趣，所以他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但自己如今倒是成为被别人研究的对象，真是始料不及。目前包括银河帝国、费沙自治领及他所面对的敌人——军事革命派等在内，都在竭力研究他的用兵技巧。各类书籍如"杨威利的领导能力研究"、"战略的思考及战术的思考——杨威利的四次战争"、"现

代人材论——杨威利”……等，一大堆书名轻薄，内容又无毫无责任感的书本和录影带，充斥于各个星球之间。

光采夺目的英雄——杨威利。

“杨威利啊！杨威利！你是个十足真金的大英雄呢！我不过是个和你同名同姓的家伙，和你比起来可差多了。”

杨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语气中充满了自嘲的意味。

“你真的是很伟大啊。”

尤里安在一旁热切地说着。

“是吗？伟大在哪里？”

“若是普通人，碰到别人这样称赞他的话，一定会变得不可一世，自以为是，这样做起事来就不会有客观的判断能力了。”

杨威利微歪着头听他说话，不禁苦笑了起来。

“你也不必这样当面夸人。再说，一个人是否真的伟大，连他自己都不一定了解呢。”

说着说着，杨威利竟然板着脸，对尤里安说起教来了。他说，千万不能对长辈或上司做当面的赞美。因为若对方是个软弱的人物，可能会使他自以为是，如果对方是个个性刚直的人。他则可能会认为你是在曲意奉承而故意疏远你。这种事是千万要注意的……

“是，我明白了。”

尤里安口头上是这么回答着，心里却感到奇怪，怎么杨会说出这种与自己个性不符的陈腔烂调呢？杨威利是个刚满三十岁的未婚男子，但对待尤里安的态度，却俨然一副老爸的样子。

※※※

香普尔星域的叛乱被杨部队平定的那一天，刚好就是同盟军军事情报部的巴格达胥中校自首都叛乱区逃至这里的同一天。

杨的军队自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进攻香普尔行星，经过了三天的战斗，就闪电般地把这里的叛乱部队降伏了。

虽然这场仗算不上什么规模，却也不是很容易打的。香普尔星域的人口武装都比不上首都，但是行星登陆作战有一定的作战方式，指挥官通常无法照自己的个性充分发挥其作战能力。杨的军队先破坏敌

人的雷达及防空武器以确保其在卫星轨道上的制空权后，大批的陆战队随即登陆，朝目标据点猛烈地进攻。如此一来，对地对空的控制权都掌握在手中。

上述的作战只持续了三天就顺利达成，指挥陆战队的先寇布可说是功不可没。指挥官如果换成一个平庸之辈的话，说不定要耗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

先寇布的作战方法是，先集中火力确保已有据点，并由横列展开的装甲车阵构成断续的战线，再藉着战线的推进扩大战面。

但是，在持续一日这样的攻势后，在敌人正开始熟悉应付这种作战方式之际，突然又改变了攻击的顺序。他们从确保的据点出击，直接向着目标急迅推进，如利剑一样突破了敌人无防备或防守薄弱的区域。

这种忽横忽纵的急速变化，令叛乱部队无法及时反应过来。在军事革命派的根据地——同盟军管制司令部大楼中固守的兵力失去了半数之后，胜败便已决定了。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枪战和肉搏战后，叛乱部队的指挥官马龙上校对着自己的嘴巴扣下了板机。残存者举起了白旗。

“了不起！先寇布。”

更意外的是他发现这位陆战队指挥官的脸、手和衣服上，布满无数人的吻痕。由此可以想像得出，香普尔星域当地的居民在沦陷了半个多月的日子后，如今得以解放的那种心情。

“哇！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意外的收获！哈！哈！怎么啦？你们都在这里，不是在欢迎我吧？遇到从首都逃出来的人，我们正在等他。”

不久，巴格达胥中校出现了。

在验明正身之后，他马上被带到旗舰休伯利安的会议室里来。大家都对首都的情报需求甚殷，不过，此时在座中最有资格首先发问的当推司令官杨威利。

就在大家的注视下，杨亲口询问他，是否已有什么人被肃清了。

“没有，我只知德森上将、比克古上将等都被拘禁了，政府高官中也有很多人被捉，但被肃清的人倒是没有，但以后的事可就不知道了。”

“是吗？”

“第十一舰队出发了，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意在歼灭你们的舰队。”

在座的每个人都吃了一惊，杨一言不发地盯着巴格达胥，并催促他继续说下去。

“司令官鲁格朗休中将希望能一鼓作气地与你决一死战，他不想耍什么花招。”

“这样是最好不过了。”

杨的语气中没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他沉吟了一阵，随即将发问的权利让给他的部下们。

费雪、姆莱接着相继发问，巴格达胥都一一作答了，但视线却好像在搜索着什么似的，随后他似乎若无其事地开口问了杨威利。

“阁下的副官格林希尔上尉好像不在这儿……”

“在伊谢尔伦。”

就在杨回答的同时，先寇布突然“啊！”地叫了一声，大家一齐转头望去，只见他的咖啡杯不知何时已打翻了，咖啡液洒在他前胸的军服上。

只听见先寇布唉声叹气的喃喃道：“哎呀！这些得来不易的吻痕就这么被糟蹋了。……对不起！失陪一阵！”他嘴里一面说，一面看了看杨的眼睛，然后离席走出会议室。

一出房门，看到尤里安正站在走廊上。尤里安虽然还没有资格进去开会，可是有杨在的地方，尤里安一定会跟随着他的。

“你知道格林希尔上尉在哪里吗？”

“她在医务室，看上去很疲劳的样子。”

大概是精神上的疲劳吧。先寇布一面想，一面走向医务室。尤里安迟疑着，看了看先寇布的背影，又看了看房门，大概是想到杨没有那么快开完会出来，同时也想探望一下格林希尔上尉，他快步跟了上去。

当衣服上满是吻痕及咖啡迹的先寇布出现在医务室时，身材矮小的护士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花了。

“讲问格林希尔上尉在吗？”

这名护士的身高还不及先寇布的肩膀，可是态度却相当坚定，她毫不惧怕地站在他面前，连厚颜如先寇布也不禁大感为难。还好，有人出了声，解决了准将的窘境。

“没关系，让他进来，先寇布准将，请进。”

护士好像还不太愿意的样子，只得让在一旁，一声不吭地让他走进去。

菲列特利加本来穿着军服躺在躺椅上，现在已经坐起身来。先寇布先慰问了一下，然后向她简述了刚刚在会议室发生的事情之后说：“我想杨提督也感到奇怪吧，毕竟他逃出来的时间未免也太巧了，所以当他问起你的事时，提督没有把实情告诉他。当时我听到杨提督那么说，就故意把咖啡洒了满身，让巴格达胥看不到在座的人意外的表情，使他无法判断提督是否在骗他。”

菲列特利加想了想。

“我以前只见过巴格达胥中校一面而已。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看见他在我父亲的书房中，大声地陈述他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不满。”

菲列特利加的记忆力之强是有名的。

“原来如此，格林希尔上尉，他在注意你的事呢，也就是说他是救国军事委员会派来的间谍无疑了。”

“准将……”

“我会处理的，你要好好休息。”

走出医务室，先寇布还在思考着菲列特利加的话。其实菲列特利加的父亲——政变的领袖——格林希尔上将所信赖的人也不多了，他喃喃自语着：“幸好格林希尔上尉还记得这么一个人，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目的是想要趁早谋杀杨提督吧。”

跟在他身旁的尤里安听得身子剧烈一震，眼睛睁得大大地骇然望着他。

“如果在和第十一舰队交战之前成功执行了这个暗杀计划，那么杨的舰队将会变成一盘散沙，不足为惧，政变也就成功了。这种暗杀计划照理说起来，也还算是一种相当便宜的投资啊！”

尤里安紧张地问道：“准将，你打算怎么做呢？”

“政变成功与否，自由行星同盟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些对我都不重要，但我是绝不会允许杨威利被人白白害死的，如果他死了，就有很多老百姓要受苦了，而这个世界的历史也不知道将如何地改写了。”

先寇布很快地下了一个决心。

※※※

杨在吃晚餐前问先寇布：“巴格达胥中校现在如何呢？”

“在睡觉。”

“你是不是暗中做了什么手脚？”

杨的语气似乎已知道了点什么。

先寇布眨了眨眼，轻松地说道：“我只不过在他吃的饭菜里加了点特殊安眠药，然后让他急冻睡眠，在两周之内他的眼睛是绝不会睁开的。没办法，像情报局人员这种人即使是被监禁，只要他还醒着就不能大意，所以最好还是让他睡到这一仗打完之后。”

“有劳你了。”

杨苦笑地回谢他。

【Ⅱ】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月历已经进入五月份。

第十一舰队正以三千光年的速度逼近杨的舰队，在这一点上巴格达胥的情报是正确的。

杨的舰队向着德奥里亚星系前进，他每天都要看一大堆的情报和分析。不幸的是五月十日那天，奉派至邻近艾尔刚星系去侦察的驱逐舰，在发现一支大舰队而紧急向本舰队发出通报后就失去联络，再也没有音讯了。这可以说是会战之初，我方部队的首次牺牲。杨心里在盘算着，按照目前的情况，即使和敌人正面打起来，他也有打赢的把握，可是他正在等着侦察艇进一步的情报资料，若能拥有较完整的敌方情报，才能获得全面的胜利，否则就算在此地击溃第十一舰队的话，己方的损失也会很大，那时恐怕也很难将政变组织尽数弭平了。

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杨威利在他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当时他已经看了十九封侦察情报书，可是这些情报似乎对他一点用都没

有，他把这些资料全都扔到地上，心烦气躁地走来走去，直到尤里安送上第二十封情报书给杨看了之后，他才兴奋地叫起来：“太好了！我知道了！”这位年轻的黑发司令官又叫又跳，他把情报书抛向空中，双手摇晃着尤里安的两只臂膀，在房间里乐得手舞足蹈。尤里安被他摇了几摇，好像突然明白了似的，也跟着叫了起来。

“你可以打胜仗了是不是？你可以打赢了？”

“没错，这一仗我们赢定了。杨威利绝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不是吗？”

突然间，门口有人故意发出咳嗽声。杨威利马上停止跳叫，转过身看去，原来是先寇布、菲列特利加、费雪三人，他们正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望着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

杨的手立刻将尤里安放开，顺势摸了摸头，把刚刚弄乱的头发抚平。

“高兴一下罢了，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作战计划决定了！这场仗看来我们是赢定了。”

三十分钟之后，杨向全体干部宣布作战计划。在他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情报之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订定作战计划，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以下就是作战计划的内容，第一项就是他刚刚得到的情报。

一、敌人将兵力一分为二。意图绕过德奥里亚星系，对我军进行左右挟击。

二、有鉴于第一项情报，所以我方要比敌人提早六个小时行动，将一分为二的敌人各个击破。首先，我们要先袭击自右侧而来的部队，然后再迎击自左侧而来的敌人。

三、阮邦修提督为本次作战的先锋，于今天二十二时开始行动，先横越第七行星的轨道，在德奥里亚恒星的背后布阵。

四、后卫部队由舰队副司令费雪提督指挥，明天四时以前驻扎在现在所处的宇宙空域，之后横越第六行星的轨道布阵。以牵制自左侧而来的敌人。不过，目前的阵地及警戒法一直到明天四点以前都不作变动，特别注意收集情报及防范敌人的侦察。

五、舰队其它的战斗集团跟在阮邦修提督之后开始行动，向指示的目标左右移动布阵。

六、亚典波罗提督指挥炮舰和弹道飞弹部队，驻守在第七行星轨道上，以确保我方舰队与伊谢尔伦要塞之间的联络路线，同时，如果有从其它星系而来的远处攻击，也能较早有所警戒。此外，若有敌人要逃往其它星系，也能及早阻截。

七、杨司令官为本中央战斗集团的总指挥官。

杨威利一传达了上述这些命令之后，舰队的全体人员都既紧张又兴奋起来。

“我前一阵子到首都去的时候，就曾经请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给了我一纸命令书，命令书中明示，如果有叛乱发生，就要我们去讨伐它，以恢复法律秩序。所以我们这次的征讨是师出有名，而不是于法无据的。”

会议中的幕僚人员们一听见这一席话，无不竖起大姆指称赞杨的先见之明。可是杨却不因此而得意。因为，虽然他所做的预测是对的，可是却没有办法去防止事情的发生，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首都的市内公园中，向比克古要一张正式的命令书罢了。

召开完作战会议之后，杨回到房间去，并把尤里安叫了过来：“你还记得吗？在亚姆立札会战时，比克古提督想面见罗波斯元帅，但却因为罗波斯元帅在午睡而无法见到。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罗波斯元帅太过份了，根本就是没有责任感嘛！”

“是。我现在要睡午觉了。从现在开始，两个小时之内，我谁也不见，无论是提督或将军都一概回绝。”

※※※

第十一舰队的旗舰雷欧达上。

“有没有巴格达胥中校的消息？”

得到的回答仍是“没有”。当他正为此大皱眉头时，通信军官刚好出现在他面前，他说：“已经准备好向全舰队作开战前广播的工作了，请您开始吧。”

中将点了点头，暂时将巴格达胥的事情抛在一边，开始念起稿子来：“各位勇敢的战士，我们救国军事委员会这次革命的成功与否，祖国的振兴或衰亡，完全在此一战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各位一定要同心协力，全力以赴，毫不犹豫地克尽对国

家的责任。在这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莫过于为了真理和正义无私地献身和牺牲，最令人可耻的莫过于胆小和自私。期待大家要有热爱祖国的忠诚和勇气。为了祖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努力作战，消灭敌人！”

就这样，第十一舰队带着高昂的士气，朝向未来不可预测的虚空前进。

※※※

杨威利轻轻打了个呵欠，从椅背上爬起来，尤里安马上送来热毛巾和一杯冰水。

“我睡了多久？”

“真想再睡半个小时。算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补眠了……谢谢你，好舒服呀！”

喝完冰水后，把杯子还给尤里安，然后整理一下衣服。接下来他必须要发表一项连他自己都很懒得发表的演说，可是身为一位指挥官，他又有此义务要召告全舰队的官兵。杨站起身来往舰桥上移动，第十三舰队各舰艇上的全体人员都以紧张的表情来聆听司令官即将说的话。

“战争就快要开始了。虽不是愉快的战斗，但不打胜则毫无意义。我们已经胜券在握，请各位轻松地作战，别太勉强。这场战争虽关系着国家的存亡，但和个人的自由及权利相比的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了，各位，差不多要开始准备一下了。”

当杨对着麦克风说完这段话后，萤光幕上忽然闪出一道不详的白色光芒。

萤光幕上出现第十一舰队的七千艘船舰，背景是充满星光的夜空。

“已捕捉到敌舰队！全体人员进入备战状态！”

【Ⅲ】

杨威利并不属于猛将那一型，可是每当战争时，他总是最适合待在最前线，尤其是当己方处于战败的危急关头时，他总是能化险为夷，在敌军面前全身而退。

而杨自己认为这只是身为一名指挥官最起码的一项义务而已。否则又有谁愿意把生命交给一个年方三十的年轻小子呢？阮邦修少将所

指挥的三十艘军舰正在等待着攻击的命令。而围绕在其左右和背后的己方其它部队也正在等待着。

“敌方距离六点四光秒，一九三万公里……”监控人员低声地说着。

“敌人正以垂直的方向自右边向我军移动，速度是0.0012光速，速度相当快……”

此时整个舰桥上除了监控人员的声音之外，只剩下一些微薄的呼吸声而已。杨双眼紧盯着萤光幕，右手举至与肩同高的地方，这是他们军队中的手语。

“炮击！”

这道命令下达至全舰队的炮手。不一会儿，数万支舰炮在黑暗的宇宙空间中响了起来。这些炮都瞄准了毫无心理准备的的敌舰队的中央集中炮击。

杨的战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集中火力向一点猛攻，如此才能增加其破坏力。在去年的亚姆立札会战中，帝国军就曾经吃过类似的苦头。一旦敌方某部遭到强力的攻击，其防御能力必定减弱，这样就容易攻下来了。

第十一舰队的监控人员开始发出惊惶的警告，但一切已晚。就在这一瞬间，舰队的侧面已遭到重击而毁损。接着更有数百只船舰被消灭，还间接引起了更多的船舰开始发生爆炸。核融合炉爆炸所发出的白色光芒在短时间内扩散开来，整个萤光幕看起来就好像被漂白过一样。

尤里安坐在杨威利的指挥桌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直接亲眼目睹宇宙空间的战斗，他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他心中充满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才刚刚开始呢！

“联络阮邦修，要他按计划马上全速前进，突袭敌人的侧面。”

杨下这道命令时，并不是坐在椅子上说的，他是盘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说的。部下们看到他这种样子，心里都有一种奇妙的安定感。

※※※

接收到命令后，阮邦修马上抖擞精神，全速前进。

阮邦修是属于猛将型的，如果能够配合总司令部冷静周全的计划，一定能够发挥最大的破坏力。在这一点上他和莱因哈特的部下毕典菲尔特倒是蛮相似的。

“全舰队突击！”

阮邦修的命令总是明快而有力。

“突击！突击！”

阮邦修的舰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敌舰队疾冲，同时打开所有炮门袭击挡在面前的敌舰。飞弹爆炸所发出的声音和闪光充斥整个太空。由于火力相当强大且集中，阮邦修的舰队已成功地将敌人的舰队分断了。

第十一舰队的幕僚们各个都紧张了起来。如果阮邦修的舰队再继续攻击下去，恐怕第十一舰队就要被切成两半了。其实，如果他们将计就计，在自己的舰队被一分作二后，再顺势左右挟击对方，也是很有希望能够反败为胜的。可是指挥官却必须要有相当洗练而沉着的战术能力才行，像杨威利这种人才是适合的人选，但是第十一舰队之中却没有这样的人物。

第十一舰队的幕僚们越打越没有自信，只能随着战局的变化，被动地凭常识来应对。突然间鲁格朗休中将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第十一舰队加速前进，不分东西南北任何方向向敌人炮轰，就算战到只剩一兵一卒也不停止。

这个时候，阮邦修舰队的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都有敌人的炮火袭来。炮弹所至，火光四起，包括旗舰在内的所有军舰都摇晃得相当厉害。

阮邦修提督在舰桥上放声大笑。他说：“这太好了！不管哪个方向都是敌人。也没有必要特定瞄准某个目标了！打啊！要打就打个痛快吧！”

第十一舰队的士兵们，有人认为指挥官如此指挥作战大过草率，有人则认为相当大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头脑有问题。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目前唯一能确定的事实是，如果不将他们眼前所面对的敌人杀尽，他们是不会有明天的。现在也没有人会有时间去细想战争的意义和杀人的理由。

“锁定目标，弹道飞弹发射！”

“第四炮塔全力开炮！”

整个战场充满了疯狂的杀戳声，士兵们的耳朵完全被人声和炮声塞满了。

视线所及的宇宙空间也都闪着白光，似乎飞弹永远也炸不完似的。

开战经过三十分钟后。杨舰队算是将第十一舰队的侧面舰队都控制住了。

※※※

杨在萤光幕中看到自己的旗舰笼罩在一片红色的雾气之中，那是能量中和磁物，证明着敌人对本舰体的破坏受到了防止。

“没想到这场仗要赢还真得费一番功夫呢！”

杨威利一面看着萤光幕，一面自言自语着。他现在才知道第十一舰队的抵抗力相当强，他们的司令官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站在他身旁的先寇布有同感地道：“鲁格朗休提督的确是一个很勇敢的指挥官。”

※※※

“巴格达胥这个没用的东西！派他潜入杨的舰队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虽然鲁格朗休中将知道巴格达胥目前人在杨的舰队中，不可能听到他说话，但仍忍不住咬牙切齿地暗骂起来。因为巴格达胥很显然地并没有按原计划暗杀杨威利，否则他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苦战之中了。而且很奇怪的是，对方好像早知道我方要以分进合击的方式进攻似的，竟然两方人马都受到出奇不意的突袭，眼看着就要沦为敌方各个击破的牺牲品了。

“难道他们早就识破我的战术了？”

鲁格朗休鼓起双颊，愤恨地咬着牙。或许自己是依赖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了。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悔恨。

突然监控人员的声音响起了，这才把他从思考中拉回现实。

“什么事？”

“中央已被突破了。目前我军分成前后两部份，敌人正在包围舰队的后半部。”

阮邦修以强大的火力突击敌人，虽然自己也遭受到相当的损伤，可是却也达成了将敌人截为一半的目的。现在马上就将敌军的后半部包围起来了。

鲁格朗休一声不吭地瞪着萤光幕看，他试着想猜测杨威利的作战计划。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奇迹的杨’果然老奸巨猾，太厉害了。”

※※※

第十一舰队为了实行分进合击的战术，分成了先头部队和本队两个集团，而杨是派一部份舰队牵制住第十一舰队的先头部队，同时以主力将敌军的另外一半，以战术再将之截为一半，然后再把这一半完全击溃。

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战力比例为四比一，很明显地，杨的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对方，并且将之一一击破。

对于杨威利而言，这种战术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奇谋，这只是用兵学中一个很初级的观念“以自己的多数来对付敌人的少数”。说它是什么魔术或奇迹，根本就是大高估他了。

一旦两军的主力在近距离接触，一大堆的舰艇就全出笼了，接着是炮战，近距离格斗战等等，随即登场。此时，战斗艇是最活跃的武器了，休伯利安旗舰的飞行队长波布兰少校也率领部下俟机而动。

“威土忌、约翰走路、拉姆、亚普尔雪克等各中队，要听从中队长的指挥。雪莉和柯尼克继续留守，保持原编组形式，不可乱掉。”

这位飞行队长竟然将自己麾下各中队的名字以酒名来取，他说：“男人的主食就是酒和女人，战争时，它们就是午后珍贵的点心了，没有办法时常品尝到。”

为了望梅止渴，所以他将自己的各个中队都取了酒名，据说他本来还想拿女性内衣来取名，多亏他没有这么做。

波布兰少校所搭乘的单座式战斗艇，此刻正在宇宙中聘驰，其它六个中队也都各自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空中战斗艇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交叉发射的炮火到处乱飞。这些战斗艇的的性能其实都不相上下，输赢的关键就在飞行员的技巧而已。此时这些飞行员的血液完全处于兴奋的状态下，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杀人。

波布兰的战斗艇出发不到二分钟就击毁了三架敌机。这些被击落的飞机都在极高的速度中坠进了一片无限虚空。波布兰目前也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他觉得自己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快速跃动着。

单座战斗艇之间惨烈的战斗直到八点才打完。

这时杨舰队已彻底突破第十一舰队的中央，并将其后半部的部队全数剿灭，鲁格朗休提督所在的前半部舰队也被包围，很多军舰都不战即降，还剩下一些舰艇仍在抵抗之中。

拒绝了杨舰队的几次招降后，鲁格朗休提督终于自杀身亡。这场战斗也随之告一段落。不过，鲁格朗休手下仍有一些指挥官率领着一小部份残存兵力在一边负隅顽抗，透过旗舰上通信士官的口中，杨得知了鲁格朗休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杨威利果然名不虚传，作为一个军人，能与这样高明的对手较量，实在是一种荣幸。自由行星同盟万岁！救国军事委员会万岁！"

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大声地叹息着："这场战争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尽管这场仗打得如此激烈，不过胜负仍然很快就见分晓了。其实杨的舰队在数量上本来就比敌人多上一倍，再加上突袭成功，要打赢这场仗实是太容易。若不是碰上对手是勇猛的指挥官鲁格朗休，早就轻而易举地打赢了。由此也可以证明第十一舰队还是相当善战的。

"鲁格朗休提督若是无能之辈，敌我双方的死伤人数就不会这样大了。"

杨听到先寇布这样说，也默默地点头称是。战斗告了一段落，他自己也突然觉得身心俱疲。

先寇布看着他，心里在想，第十三舰队难道就只有杨威利是个人材吗？或者仍未至于，但如果没有这位年轻而有智谋的司令官，杨舰队也一定不会这么强的。它充其量不过个新旧兵混杂所编成的乌合之众罢了，如果杨是个无能的指挥官，这个舰队很可能在一次小规模的

战斗中就被击垮。以这场仗为例，没有杨这个指挥官的话，高奏凯歌回故乡的，很可能就是敌军了。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过去，也同样关系着未来。因为在这个银河系宇宙中，除了杨之外，还另外存在着具有常胜不败名声的人。

那就是莱茵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终有一天，他和杨威利势必会在战场上一决雌雄的。巨星与巨星的碰撞，不管是宿命论也好，是命运也好，到时候历史一定会作出一个结论来。可是到底是怎样的结论呢？是杨威利的舰队打败莱因哈特？还是莱因哈特的军队打赢杨威利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先寇布所知道的只是——若论能力，莱因哈特手下的大将如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等都比杨威利手下的大将如阮邦修等要强多了。

杨威利大概就是想到这一点吧，所以对于打胜仗他一点也没有高兴的表情，和他先前在得到他所想要的情报就高兴得跳起舞来的样子相比，真是差太多了。是身为一个高超的战争艺术家或有良心的历史学家？这个问题时常在他内心激烈交战着。现在战争刚结束，先寇布明白到仍然是后者——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这个念头在支配着这位黑发的年轻司令官。

“杨司令官！”

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向司令官提醒道：“敌人的先头部队尚未剿灭。我们这边虽已摆平，但费雪提督的负担却加重了。请下指示吧！”

她的发言是正确的！杨眨了眨眼睛，伸伸双臂说。

“全舰队重新整列！大家往第七行星轨道方向前进。”

在得知本队受到敌人袭击后，第十一舰队的先头部队曾分作两派在激烈辩论着。一派主张立刻调头和杨的舰队作战，援救本队。另一派则主张援救的话在时间上已来不及，应暂时先到德奥里亚星系的外围去，等到杨的舰队去包围首都时，再趁机从背后偷袭他。这样。或者能挫败他们也说不定。两派就这样一直辩论下去，一时之间竟然无法作出决定，显然他们的指挥官欠缺当机立断的能力。

最后，他们决定要立刻和杨的舰队作战了。全舰队于是调转方向，开始前进。

此时，一直在旁监视这只部队的费雪提督发现他们的舰队排列顺序相当杂乱，于是马上发出攻击命令。费雪的攻击方式和杨相当相似，都是以集中火力炮击局部目标为特征。随着炮弹像狂风骤雨似的轰击，第十一舰队的先头部队在卒不及防之下马上损伤无数。

费雪在舰队的运用上具有相当高的手腕，只要有他在，不论征途有多远多久，他的舰艇也绝不会掉队。

【Ⅳ】

“第十一舰队大败。鲁格朗休提督自杀身亡。”

“杨舰队在补给和整备后，即将进攻首都。”

“同盟境内各行星的警备队和义勇兵们都陆续往杨威利那边集结了！”

首都内救国军事委员会收到上述这些情报后，都感到事态严重，连空气都似乎凝固在一片沉重之中。

“真是内忧外患啊！”

有人在叹息着。因为首都目前的情势也不太稳定，他们虽然下了戒严令，全面以军事力量来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是仍无法防止混乱的局面。由于有外出禁止令，一般的犯罪案件故然减少了，可是物价却节节高升，消费物资明显不足。市民们笼罩在不满和不安的恐怖气氛中，救国军事委员会不得不展开调查，同时也意图听取从费沙自治领来的商人的意见。

“你们都是军人，经济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不懂的。”

这名商人说的话直接而严厉。

“目前首都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是个完全属于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单位，然而社会上的消费行为却比生产行为多，当然物价会居高不下了。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对流通机构的管制，以及放宽新闻尺度。如此才能安定并缓和人心。否则整个社会和经济都会因不健全而崩溃！”

负责实施经济管制的艾凡思上校听了这番话后，却相当不以为然。大家都知道，救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能够以少数人来支配整个首都，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通信、运输、贸易及各个军事基地等等，他们认为这也是使经济健全化的方法，而且军人们总是习惯使

然地认为对所有事而言管制都是最好的方法，可是却没想到这样已经步入国家社会主义了。这位费沙的商人明白眼前的这位上校也是心存如此的想法。

“经济其实是一种生物，你若是要强行管制它，要它照你的意思作息，那必然会使它生病，动弹不得。在军中，军人有绝对服从长官的天职，可是这种理论却不能套用在经济上。如果我们费沙自治领也实行……”

“一派胡言！”

上校打断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打倒银河帝国的专制主义者，还给人类社会一个自由和正义的空间，这种崇高的理想又岂是你们费沙自治领这种拜金主义者所能明白的呢！你们心里一定认为人心和社会都是由金钱所支配的吧！”

“说得好！”

这名商人的目光内满是嘲弄之意。

“不过，您最后那句话可以修改一下。我想你们大概认为人心和社会是可以用暴力来支配的吧！”

艾凡思上校好像是被激怒了似的，他的手按着枪，眼看着就要拔枪射杀该名商人，最后还是忍了下来。只招手叫士兵把他赶出办公室去。商人是被赶走了，可是物价高涨和消费物资不足等问题却是怎么也赶不走的，最后也只能随便抓几个奸商出来，没收他们的物资以补不足，然而，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办法。

接着有谣言被传开来了，说救国军事委员会中有人和特留尼西特政府互通声息。

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在怀疑为什么特留尼西特议长能够安然逃脱？政变发生后，统合作战本部代部长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都被拘禁起来，为何单单只有议长成了漏网之鱼呢！难道特留尼西特早就得知即将有政变要发生吗？救国军事委员会中若是没有通风报信的人告诉他何时将会有政变发生，那才是奇怪哩！关于上述这个谣言，格林希尔上将已经命令贝伊上校尽量去辟谣，并调查谣言的来源。毕竟这种事除了会引起同志间互相的猜疑之外，是不会有其它好处的，不过，谣言既已传开来，多少都会对整个团结合作的气氛有些影响的。

就在一片焦虑和不安的日子中，事态好像慢慢缓和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没想到又突然发生了一件事，顿时把整个社会推向一个极端紧张和恐怖的状态中，那就是“国家广场大屠杀”。

※※※

六月二十日。

在这个约可容纳三十万人的首都国家广场中，市民们正陆陆续续往这里集结着，人潮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从不间断，总共已聚集了二十万人之多。

戒严令中明白规定禁止人民集会。但是今天却有人公然聚众，完全无视救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的存在，这使得救国军事委员会感到震惊，尤其是当他们得知这次集会的目的及口号竟然是“反对暴力支配，回复自由及和平”之后，更是震怒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对救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大胆挑战。

政府的高官们都被拘禁了，谁是集会的发起人呢？——派人打听的结果，原来是在野的国会议员洁西卡·爱德华。

“是那个女人！她是个女议员，也是反战派的代表人物。她曾经在公开场合中弹劾过当时的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并且严厉地谴责战争的愚蠢和军队的劣行。这次她又不顾戒严的禁令，公然发动人民聚众集会，若是再不拘捕她，事情一定会愈闹愈大的。这次正是救国军事委员会临时政府表现威信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些议会的在野党团一点下马威不可。”

救国军事委员会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派克力思齐上校赶赴广场驱散群众并逮捕爱德华议员。克力思齐上校在收到命令之后，立刻率领了三千名武装士兵气势汹汹地前往广场抓人。但到事后，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干部们才后悔不该派此人选来执行任务。

克力思齐上校在领兵赶到广场后，马上向空中鸣枪示警，以镇压惊惶的人民，使得在场的气氛变得骚动而狂乱起来，集会的主持人洁西卡立刻现身在克力思齐上校的面前，她毫无惧色，以义正词严的语调质问克力思齐，为什么要率领武装士兵来打扰手无寸铁，和平集会的人民？

“为了要恢复国家正常的秩序！”

“秩序？什么秩序？上校先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当初用暴力来破坏国家正常秩序的不正是你们救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些人吗？到底所谓的秩序是什么呢！”

“什么是秩序，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克力思齐上校骄横地回答道。他双眼充满狂傲之气，好像自己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似的。

“我们是为了打倒银河帝国的专制独裁制度，解放全人类，才挺身而出的，这需要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全力以赴。而你们这些家伙，却只会高唱一些不负责任的和平论调，找我们的麻烦，拖我们的后腿！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们能够明白吗？现在给我找十个人出来排成一行。”

士兵们接着把群众们之中的十个人拉了出来，排成一行，同时封锁广场入口，不让群众逃走。虽然有人大声抗议，上校却置之不理，他只顾着拔起枪来，走到这一排十个人面前，指着其中的一名市民，讽刺地问道：“各位拥有崇高理想的市民啊，你们认为和平的言论会胜过武力吗？”

“没错！”

这名青年大声地回答。上校突然翻过手以枪柄打碎了这名男子的颊骨。

“下一个！”

对那个倒地不起的男子看都不看一眼，上校又走到另一个瘦弱的男子面前。

“你跟刚刚那个人也是同样的主张吗！”

上校一面问，一面把枪抵在这名面无血色的男人的太阳穴上。只见这个男人全身颠抖，豆大的汗珠从面颊边流了下来，他哀求地喊着。

“求你别杀我，我家里还有老婆等着我回家！求你……”

克力思齐上校狂声大笑，他用枪柄猛地往这名男子的脸上敲下去，只见这个男人上唇裂了开来，门牙和血也一起喷出。他大声惨叫了一声，在他似乎要倒地时，上校忽然对他补上一枪柄，响起了鼻梁碎裂的声音。

“没有必死的觉悟还敢说大话……你们谁不怕死的？谁敢再说说看，没有军事力量就能够拥有和平吗？只有武力才能支配一切！说说看啊！说呀！”

“振作一点！”

洁西卡双手扶着躺在地上呻吟的男子，愈看愈是悲痛。她终于忍耐不住，大步走到克力思齐上校的面前，双目瞪视着他，厉声骂道：“住手！你以为手中有枪，就可以对人民为所欲为了吗？”

“住口！你这家伙……”

“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世界上竟有人假借自以为是的正义来杀害他人，统制社会了。以前银河帝国的鲁道夫是这样，听清楚了吗？是银河帝国的创始人鲁道夫大帝！他以武力压制人民，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思想。现在中校你也是这样。你正是鲁道夫的追随者啊！和他完全没有分别！难道你还不觉悟吗？你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对人民说话！”

“……你这个女人！”

突然之间，上校的脸上已完全没有刚刚骄傲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因狂怒而变得可怖的脸孔，他的两眼布满血丝，那刚杀了两个人，还留有血迹的手枪，朝着洁西卡头部击去，转眼间，洁西卡头破血流，溅出来的鲜血一点点沾在上校的身上。

上校好像疯了似的，竟然还用军靴猛力践踏着倒在地上的洁西卡，周遭的市民们看了都激动地叫了起来，许多人泪流满面，其中有一位市民忍不住冲上前去抱住上校，想阻止他继续行凶，上校一个踉跄，气得转身过去打那名男子，还用枪托狠狠击打他的背部。此举更引起现场民众的愤怒和怒吼，怒火如活火山一样爆发了！更多的人冲了出来，群起围攻这个残暴的军人，一场军民冲突于是展开。

当救国军事委员会得知国家广场上发生大暴动后，起先是大为震惊，再而冷静一想，反正市民们都已夺走数十把的来幅枪了，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好说。为防上暴动扩大，唯一可使用的方法就是武力镇压！于是大批的军队开入广场对人民使用催泪瓦斯弹，虽然瓦斯本身不会直接杀死人，可是却有些人头部遭到瓦斯弹的强力直击倒地身亡。有的人在吸入过量瓦斯后被救国军事委员会以违反戒严令为由逮捕入狱，不过也有许多人成功地当场逃走。由于人员的不足，连警察都加入了搜捕人犯的行列。这件事情尽管事先已封锁相关的传

媒，禁止消息泄漏。可是仍像纸包不住火似的传遍全国，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名声一落千丈。除了首都以外，各地都有人举行悼念活动，甚至有人发起罢工以示抗议。

这次的国家广场大屠杀，光是死者就有两万多人。其中士兵死了一千五百人，而人民方面的死亡人数则是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达两万人。

“万一同盟所有行星上的市民都公然起来反抗，那会是什么样呢？难道要把他们全部杀……”

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到现在才明白，原来支持他们的人只是一小部份而已。

【V】

吃了安眠药的巴格达胥睡了几天之后终于醒过来了。当他知道在这几天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后，不禁哑然怆惘，自己该怎么办呢？先见见杨威利再说吧！当先寇布带着巴格达胥出现在杨的面前时，杨正好刚喝完饭后的蔬菜果汁。见到他悠闲的样子，巴格达胥心里念念不忘地想道，自己当初到这里来的终任务就是要刺杀眼前这个人。他说：“我之所以会参加政变，就是因为自以为能够成功。没想到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你的智谋远非我所能想像，被你打败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了！”

杨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默默地看看手中纸杯。巴格达胥继续道：“要是没有你，我们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革命早就成功了，你可以说是坏了我们的大事。不过事到如今，说这些话都是多余的。”

杨威利听了这些话，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你来求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些话抗议吗？”

“不是！”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我要投诚。我想在你手下做事……”

杨威利毫无意识地捏着纸杯。

“哦，一个人可以这么容易就放弃自己原先所抱持的观点和立场吗？”

“观点和立场算什么呢？”巴格达胥毫不知耻地说道。“俗语有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况我这么做又不是害人，与其痛苦地生活下去，我宁愿选择开开心心地过完下半世。”

杨威利大感有趣，而一旁的先寇布则则摸摸下巴，似乎也对他这种论调颇感新鲜。杨威利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于是就把他交给先寇布，暂由先寇布派人好好看管，理由是让他反省一下。

之后，巴格达胥成为一名投降者而被软禁起来，没多久就有监视的人向杨威利告状，说巴格达胥时常抱怨没有酒喝，还要求送几名美女给他。杨竟然不生气，他说：“嗯，美女是不行的，送一些酒去倒无妨。”

杨威利对这种厚颜的男子如此宽大，这一点和莱因哈特倒是很相像，也算是一种巧合吧！过了两三天之后巴格达胥又来见杨，杨这时正在办公室中处理会战后的许多事情，同时也正着手重新编组舰队以因应未来的战争。这些事都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我不想光吃饭不做事，请给我工作做吧。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啊？”

巴格达胥问杨。

“目前还没有适合的事让你做。不过，迟些可能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嗯，有一样东西倒是可以交给你。”

“是什么呢？”

杨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递给巴格达胥。

“我的枪交给你保管好了。反正我自己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

杨威利的射击技术之差是没话说的。

“真是多谢你啦！”

巴格达胥口中称谢，双手接过这把枪。当他确定这把枪已有子弹上膛之后，脸上的表情似乎有着微许的改变，他把枪调转过去，对准正在埋头处理公文，看也不看他一眼的杨。

“杨威利提督！”

杨威利应声抬起头来，看到他把枪口指向自己，也完全不当一回事，马上又低下头去整理文件，口中说道：“我把枪借给你是个秘密。

让姆莱少将他们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希望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等到你的官阶身份确定后，我再正式发一把枪给你吧。”

巴格达胥听了微微一笑，马上收起了枪，把它插进隐蔽的口袋里去，接着他向杨敬了礼，朝门的方向出去。当他转过身来时，脸色突然变了。

原来尤里安·敏兹正站在门口，以锐利的眼光瞪着巴格达胥，而他手中的枪正对准了巴格达胥的心口。

巴格达胥大吃一惊，双手不住地摇着。

“喂！不要生气啊！谁看了都知道我是在开玩笑的，我怎么会杀害提督呢？他是我的恩人啊！”

“你敢说你从来没有起过要杀害杨提督的念头吗？”

“……”

“杀死杨提督一定会在历史上留名的——即使是臭名。你敢说你不曾被这种诱惑驱使吗！”

“喂……”巴格达胥叫喊着。

尤里安毫不放松，不让他有逃走的机会，巴格达胥只好乖乖地站在那里。

“杨提督，请你解解围吧！”

他向杨求救。杨正想开口说话，尤里安却抢先说：“提督，我不相信这个人。就算他现在发誓要永远效忠，也难保以后不会反叛！”

杨威利放下手中的文件，把两只脚搁在桌上，人往后仰，双手托住后脑勺。

“你不能拿将来不可知的危险来作为现在杀死他的理由啊！尤里安。”

“我知道，不过我还有更充份的理由！”

“什么理由？”

“他以一个俘虏的身份胆敢抢夺杨威利提督的枪，继而把枪口对着提督，意图杀害。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杀了他！”

“哦，这可是非同小可呢！”

尤里安毫不宽赦的表情，使得巴格达胥的额头渗出一粒粒的冷汗。他所说的理由，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死有余辜，看来自己是死定了。

杨笑了起来。

“好了，不要再胡闹下去了。你看巴格达胥都吓坏了，他汗流浃背的样子多可怜！”

“可是，提督……”

“够了，尤里安，收起你的枪。巴格达胥，你可以走了。”

尤里安放下手枪，两眼仍然毫不放松地盯着巴格达胥中校。

“我知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尤里安那双充满敌意的眼睛，随时都在监视着我！”

巴格达胥说着走了出去，尤里安马上心有不甘地向杨威利抗议。

“提督，我听从你的命令，可是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呢？”

“这样就够了，巴格达胥是个聪明人，只要我表现出有领导他的能力，他就不会背叛我，这也就够了。”

杨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

“而最主要的是，我不希望看到你在我面前杀人。”

杨知道这才是自己的心声，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杀人。如果换作是别的孩子，恐怕他就不会那么坚持了……

※※※

首都“国家广场屠杀事件”的报导，由于受到新闻封锁的影响，当杨收到此一消息时，已是七月份了。当杨威利从脸色苍白，眼中隐有泪光的副官菲列特利加口中得知洁西卡·爱德华的死讯时，只觉得脑海里面一片空白，他一言不发，内心悲痛不已。当天，他戴着太阳眼镜掩饰表情，一直未曾取下。

七月下旬，杨威利开始着手重整舰队，准备向巴拉特星系的第四行星前进。作战前夕，除了杨威利之外，每个人的心情又都陷入紧张的状况中。

# 第六章 勇气与忠诚

【1】

与莱因哈特分别后，一直指挥着占全军三分之一的其它机动舰队，负责平定银河帝国广大边境星域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再度接收到命令，大约是七月左右的事。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用兵方面也好，在占领地的行政治理方面也好，均得到莱因哈特充分的授权，出因此竟有人戏称他是“边境星域之王”，当然，这个称呼并没有人用来当面称呼他。

这位红发的年轻人获得帝国元帅全面信赖之后，果然也不负所托地平定了一个一个的边境星系。在这其间一共打了六十多场仗，场场皆胜，虽说并没有什么堪称大规模的战役，但要在这么多战斗中做到常胜不败也是难能可贵的事。而在所平定的行星上，他除了将该星球交给本地的民众自治外，还尽心尽力地维护星球间的治安，严禁欺凌掳掠，这不啻是将本军和贵族之间的差异明白地公诸于世，因而普遍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果，边境的局势也逐渐稳定下来，使得盘据在秃鹰之城的贵族联合军更形孤立了。

在这样的时刻中，莱因哈特再度下达命令也是有其原因的。

宣读命令书时，吉尔菲艾斯召来了瓦列与鲁兹两位副司令官。

这两位副司令官均较吉尔菲艾斯年长，不过其实不管是在帝国军或同盟军内，都没有任何一位提督比莱因哈特或吉尔菲艾斯来得更年轻。

“请问司令官有何吩咐？”

红发年轻人的言行举止表现出对年长者非常客气和有礼。

“据报，敌方的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与布朗胥百克公爵因小事发生了争执，私自带领了五万艘的舰队朝我们这方向来了。名义上说是要夺回边境星域，但事实上可说是一种分派叛离，拥兵自立的行动。元帅希望我们作好准备，将之击败。”

鲁兹与与瓦列听后紧张了起来，因为在此次的内战中将首次遭遇上真正的大军。

在快速的情报收集中，不久即获得立典亥姆侯爵的军队开进奇霍伊萨星域的消息。该星域上有帝国军的要塞格尔米逊，而该处亦成了立典亥姆侯爵的根据地。

“就让决战在奇霍伊萨星域进行，到时我将带领本部大约八百艘战舰迎击敌人。”

“只带八百艘战舰？”

瓦列与鲁兹惊讶得张大了眼睛。而吉尔菲艾斯则冷静沉着地点了点头。

虽说敌方舰队总数有五万艘之多，但并未依舰种性能有组织地配置，高速战舰旁边是炮舰，大型战舰隔壁是宙雷艇，不管是在火力上或者是在机动性能上，所有的舰艇都毫无秩序地交杂在一起，这种情形正表示敌方的战术构想与指挥系统缺乏一贯性。

“也就是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值得我们畏惧的地方。”

吉尔菲艾斯作了上述的结论。

到时鲁兹与瓦列的舰队于敌方的正前方展开布阵，但并非成一横向的直线。而是由鲁兹突出于左翼，瓦列稍退于右翼，形成斜线阵的战术构图。而敌方如果一举攻击的话，鲁兹舰队将首先进入战斗状态。吉尔菲艾斯则利用瓦列与敌方接触前的时间差，指挥八百艘的高速巡航舰包抄向敌方的右侧面，等瓦列进入战斗状态之后，即一举攻入敌方中枢地带予以全面突破，进而直达敌方的左侧面。趁敌方混乱之际，鲁兹和瓦列全力配合攻击。

“如此一来，就应该可以取得胜利了。而后要注意的就是‘穷寇莫追’。”

两位副司令于是见到红发的年轻提督脸上泛起微微的笑容。瓦列与鲁兹虽尽力隐藏内心的惊愕，但终究无法抑制。这位看似温顺忠厚的年轻人在向他们二人提出由司令官亲自带头进行“一击离脱战法”这种可怕用兵之计的同时，竟全无紧张畏惧之色而面露微笑。

二人心里暗自忖度，这年轻人不愧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不二心腹，他之所以受到重用，并不是因为他是罗严克拉姆侯爵孩提时的同伴，而是确有其惊人的才干，至此二人对他更有一番新的认识并心生感佩。

事实上，吉尔菲艾斯的战术应用就是将整个舰队分成高速机动集团与后方支援集团，和杨威利的舰队运用方式是一致的，并且以一种最为猛烈的战术层次将之表现出来。

※※※

奇霍伊萨星域会战就在立典亥姆军主炮的齐射声中拉开了序幕。当立典亥姆侯爵被部下问及应采取什么战术攻击时，他不耐烦地道："怕什么！我们人多势众，管他什么战术不战术！蚁多咬死象，全部给我上！"

只见数万条光线在黑暗的虚空中架起了一座战桥，并且开始侵蚀吉尔菲艾斯舰队上方所笼罩的能源中和磁场，粒子区蚀现象后所产生彩虹色的雾，包围着吉尔菲艾斯军的战舰。

立于阵前的鲁兹凝视着萤光幕，见状不禁冷哼一声道："还未到有效射程范围之内就开炮，他们未免太心急了。"

吉尔菲艾斯军的战舰小心谨慎地保持斜线阵型前进。不久，突出的鲁兹左翼舰队于距离六百万公里处开始了准确而猛烈的炮击。

具压倒性的能源射线如豪雨一样降落在立典亥姆军队的战舰上。舰艇爆炸时所产生的怪异模样宛如彩色钻石一般辉映在交叉的光线当中。不久，鲁兹舰队随即与敌方战线接触，展开了一场王尔古雷战斗艇的近距离格斗战。

此时，瓦列的舰队与敌方的距离尚远，尚未进入真正的炮战当中。

吉尔菲艾斯则站立在旗舰巴尔巴洛沙的指挥席上，适时地对八百艘直属的高速舰队下达攻击命令。在持续前进的瓦列舰队掩护下，利用时间差呈弧状突入立典亥姆军的侧面。

立典亥姆舰队此时正忙着与前方的敌方大舰队交战，却又意外地受到来向不明的攻击，全军惊慌失措。应战的指令四处纷飞，一些战舰试图将舰首调向这支突如其来的奇袭舰队，但又在这个时候，来自前方的粒子光束和飞弹的攻击更加猛烈了，因为瓦列舰队在此时已进入射程距离，开始展开攻击行动。

立典亥姆军顿时一片混乱，不知应对付那一个方面的敌人。虽说是一时的混乱。但对吉尔菲艾斯而言，已经足够了。

巴尔巴洛沙的主炮连续三次齐射，剑一般的光线将前面立典亥姆军的舰列拦腰砍下，当一连串的爆炸火光消失后，因船舰之间存在着速度差异而使得敌方舰队中央部分在一时之间产生了一个空洞，巴尔巴洛沙随即利用那空洞突入敌方的核心地带，八百只的舰艇亦立刻跟进。

立典亥姆军的中心地带被敌方宛如一只巨梭般打穿，而且那巨梭正以极高的速度移动着，立典亥姆军的提督们亦曾试图将入侵的敌人包围，但无奈受限于速度与弹性上的不足而无法如愿，结果只是徒增损失罢了，吉尔菲艾斯的旗舰接着深入到敌方的左侧面，所施展的一击离脱战法已完全成功。随后整个舰队又转换方向，再度进入敌方的内部，吉尔菲艾斯的八百艘高速战舰就好像旋风一般地横扫敌方大军的心脏部份，所向披麾。

看到敌方手忙脚乱的场面，瓦列不禁感叹着："吉尔菲艾斯提督真是有有胆识，只用八百艘舰艇就完全打乱了敌方的阵脚！"

鲁兹似乎也抱持着相同的想法。

"他早就看出敌方的编制是有问题，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当内部的混乱逐渐扩大而波及到舰队的外缘时，鲁兹和瓦列立即把握机倾全力攻进，内部的混乱又与外部的混乱相结合，立典亥姆军立即就面临败北的命运了。这时，巴尔巴洛沙在非常近的距离内发现了敌方的旗舰奥斯托马克。

"看着，那就是立典亥姆侯爵所乘坐的旗舰，立刻将那战乱的元凶拿下！"

吉尔菲艾斯利用超光速通信下达捉拿的命令，全舰队为达成全面的胜利，向着敌方的旗舰全速前进。

在一面倒的强大气势面前，立典亥姆侯爵恐惧畏缩了，透过屏幕看到己方的战舰沭浴于集中炮火之中，白热化而化成了云，以致完全消灭。当他知道这一幕幕的景象就发生在旗舰的旁边时，畏缩恐惧更化成了切身的凄厉恐怖，侯爵如哀嚎一般地发布命令，也不顾正在苦战中的己方其它舰艇，奥斯托马克旗舰疯狂般地向着格尔米逊要塞的方向逃逸远走，其它的舰艇见到主帅率先逃跑，也无心恋战，一哄而散。

在与吉尔菲艾斯交战之前，立典亥姆侯爵曾大言夸口说道：“要和那些毛头小孩作战的话，宁可和那个金毛的交手。只和他那红毛的走狗打实在不过瘾，充其量只算是小菜一碟，不过这时候没办法也只好将就将就了。”

但在作了如此豪言壮语之后的此刻，立典亥姆侯爵早已不知将这番话抛到战场的那个角落了，此时的他只管逃命，但在逃走的前方却出现了无数的光点群，使得如惊弓之鸟一般的他几乎吓破了胆。一查之下发现原来是属于立典亥姆方的输送舰队，为使已方舰队在长期作战中能得到补给，一直默默地尾随在主舰队后方，但此时这支部队对立典亥姆侯爵而言，无异是逃脱时的障碍。

“炮击！打沉它们！”

听到命令的炮术士官不禁怀疑自己的听觉。

“但是，侯爵大人，那是我方的输送舰队呀！为何要攻击呢？”

“既然是我方的话为何要挡住我的去路，想阻碍我转进吗？别管那么多，立刻给我打！听到没有，我说给我打！”

就因为这样，奇霍伊萨星域会战中最为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非武装的输送舰队因立典亥姆侯爵为确保逃亡的路线而惨遭己方炮火的袭击。这一幕将战争本身的无情与冷酷表现得淋漓尽至。

※※※

事实上输送舰队已获知己方即将败走，正缓慢地在变更方向当中，但就在同时，传来了驾驶员惊愕的叫声。

“能源波，飞弹正急速接近中！无法回避！”

“是敌方吗？”

士官们自然而然地叫了起来，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处于战场后方，难道附近竟然有敌人隐匿着？

“不，是自己人。”

说时迟那时快，话还没说完，那闪光已全部消失。最先牺牲在己方炮火底下的是帕塞伍3号，遭磁力炮发射出的中性子弹头击毁。

粗暴狂乱的中性子暴风瞬间充满了舰内，所有的乘员皆应声而倒。

几乎全部人都是立即死亡。只有一名碰巧在船内中央的仓库当中负责检点货物保管系统的克里昂士官，因当时受到厚宽内壁与货物包围，多活了数十秒的时间。

克里昂失去了站立的能力，跌落在台座上，他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前方的不是我方的舰队吗？究竟受到谁的攻击？还是说有其他事故发生了？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站起来，到外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活着回去，妻子与双胞胎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呢！”

但是，克里昂终究还是没能站起来，士官那扶在墙壁上的手指甲逐渐生出紫色的斑点。并且逐渐扩大覆盖了全身的皮肤，最后起泡，侵入了生命体组织。

※※※

输送舰——德连8号的副舰长林查上尉，在爆炸发生的那一瞬间，被撞击到墙壁上，接着右手臂感到一股锐利的的灼热感，整个人失去了意识。

当再度恢复意识时，周遭充满了烟雾与尸体。他焦虑地站了起来努力使自己的身体恢复平衡，当他往下看到自己的身体时，视线不由得固定在右手臂上，赫然发现他的右臂自手肘以下竟全部消失了，是爆炸发生时机器的碎片将手臂切断的吧？只不过是因为速度太快，筋肉瞬间收缩，使得出血与疼痛意外地减少许多。

“还有没有人在？”

林查上尉跌坐在台座上叫着，叫了三次之后，给于有了微弱的回音，一个小小的人影怯怯地走近过来。

林查扬起眉头，看到一个一头金黄色的乱发，满脸血污和炭屑，但有着一张非常年轻脸庞的少年。

“你一个小孩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是幼校学生。是正要配属到格尔米逊要塞上的上等兵。”

“哦！是这样啊！现在几岁啦？”

“再过五天就十三岁。”

“真是世界末日到了，连孩子都得上战场。”

上尉不禁大大地叹了一口气，但不管是不是世界末日，还是得先治疗自己与少年身上的伤。于是他让少年到放有急救用品的地方取得必须的药物。

先用冷却喷雾麻痹痛感神经然后消毒，再用得护滤网包扎起来。少年身上所受的仅有跌打撞伤，擦伤以及轻度的烧伤，命运对他真是庇护有加，少年从未受损坏的屏幕当中望去，忽然发出一声叫喊："敌人好像接近了！"

"敌人？"

上尉的声音中有着难以抑制的悲愤。

"敌人指的是谁？使我们陷入如此惨况之中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林查于是吃力地让自己的身体平衡地站起来，启动紧急信号弹发射系统，并押下绿色的按钮。

"我们投降了，我们舰上有负伤者，请就人道立场加以援助！"

人道——上尉的嘴唇扭曲了，拯救敌人的行动如果称之为人道的话，那么杀害自己人的行为应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要投降吗？"

"很不愿意吧！小家伙！"

"请不要叫我小家伙，我叫肯拉特·冯·摩德尔。"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也叫肯拉特，肯拉特·林查。那么，年轻的肯拉特，如果你不愿意投降的话，打算怎么做呢？"

年长的肯拉特逗弄似的这么一说，少年脸上浮现出困惑的神情。

"我也不知道，虽然不愿意投降，但现在这种样子也没办法再打下去了，应该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的话，那就看我的吧！"

林查一面说，一面用左手笨拙地将消毒用的酒精瓶子拿了起来。

"我可比你长十四岁，多少也有些智慧。虽然那也只是连自己所追随的司令官是什么样的一个真面目都无法看清的智慧……"

上尉于是将消毒用的酒精当作是酒一般地喝了下去，此时，站立身旁的小肯拉特又惊讶又害怕地注视着上尉的动作。

“哎呀！你这是什么表情，这酒精是药用的哟，对人体不会产生坏处的。”

警报器的声音在上尉说毕之后交互地响了起来。是救援到了！是“敌”方的救援到了。

【Ⅱ】

立典亥姆侯爵的舰队逃到了球型人工行星格尔米逊要塞上时，几乎已是溃不成军。五万艘舰艇当中，能随着司令官逃到格尔米逊上的还不到三千艘，而约有五千艘的舰艇自脱离战场后，就毫无目的地不知逃窜到什么地方去了，完全遭到破坏的有一万八千艘，其余的则被俘掳或自愿投降，顾着自己一人逃走而不惜攻击自己人的立典亥姆侯爵的丑行无疑大大地削减了将官士兵们的作战意愿。

就在吉尔菲艾斯包围了格尔米逊要塞，并进而准备进攻的同时，有一名俘虏求见。那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军官，衣服的右方袖子因尚未装上义肢而空荡荡的挂着。这人就是林查上尉。

“我想我或许能帮助阁下您作战。”

上尉一开口便如此说道。

“怎么帮呢？”

“立典亥姆侯爵为了自己一人的逃亡而杀害了很多的忠心的部下，我就是他这种行为的活证据。”

“原来如此，当时你是在输送舰队当中。”

“我这只手臂就是遭到我方的炮击而丧失的，请让我将这项事实传达给在要塞中的伙伴们知道吧！”

“那是否意味着你对立典亥姆侯爵的忠诚心已经不存在了呢？”

“忠诚心？”

林查上尉惨笑着，声音当中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多么美丽的字眼啊！这个词在为求方便的时候被滥用了，这一次的内战，给了大家一个重新评估忠诚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的机会，事实证明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部下的忠诚，立典亥姆侯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已经有几万人亲眼目睹了。”

吉尔菲艾斯点点头，认同了上尉这一番话，确实在这世上，忠诚并不是没有条件就能够随便给予的。接受他人效忠的人当然也必须要有相等的资格才是。

“那么就拜托你了。就利用超光速广播对格尔米逊上的将兵们招降吧！”

“事实上……”上尉的眼中浮现着内心复杂思绪的影像。“可能不必费这番功夫，如果要塞当中有五个以上与我有相同心情的人，那么此刻立典亥姆可能早已身首异处了。”

※※※

格尔米逊要塞笼罩在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氛当中，立典亥姆不仅被自己本身的恐惧与失败感所打倒，再加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羞耻心，以及无颜以对布朗胥百克公爵等复杂心理因素，终致消靡逃避于醉酒之中。

在立典亥姆侯爵抵达格尔米逊大约过了半天之后，一艘自吉尔菲艾斯军的进击中脱逃的战舰，好不容易终于逃到要塞当中，舰中一名军官要求面见侯爵。

这名军官头上包扎着被血浸湿的绷带，右肩上扛着一具尸体，不，正确来说应该是半具尸体，自腰部以下全部被切除了。

在一片异样的沉默中，这名身材高大的军官沉着地走到卫兵的面前站住了。

“维杰尔狙击兵大队劳弟兹中校，要求亲见立典亥姆侯爵。”

卫兵长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

“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我会替您转达给侯爵知道，可是这浑身血污肮脏的尸体是不是可以请您……”

“肮脏？”

中校的眼中露出了两道危险的凶光，在深吸一口气后，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

“什么叫肮脏！这可是一个为侯爵肝脑涂地的忠臣遗体啊，他为了侯爵赔上性命与敌人作战，却因司令官逃亡而丧失了宝贵的性命！”

中校大步地往前踏进，卫兵们立即闪躲到左右两边，中校脸上的表情与右肩上所扛的尸体令人寒悚不已。

当门打开时，可见到坐在桌子对面的立典亥姆侯爵的身影。

“你来做什么，无礼的家伙……”

只见桌上散置着酒瓶与酒杯，候爵的肌肤已失去了往日的弹性与光泽，呈现出灰黑的颜色，两眼充满了血丝，连斥责怒骂的声音也欠缺生气。

“帕尔斯一等兵……这个人就是你拼死效忠的立典亥姆侯爵。去跟侯爵大人要个感谢的亲吻以作为忠诚的奖励吧！”

中校嘶声减着，随即用力将他右肩上扛着的士兵尸体抛向他的司令官。

立典亥姆候爵走避不及，反射动作似地张开两臂，接住了向自己飞来只剩下上半身的士兵尸体，宛如互相拥抱一般地。

“……！”

立典亥姆侯爵发出了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惨叫声，连同那豪华的座椅一起滚落在地毡上，但即使跌落在地，都始终还抱着士兵的尸体。立典亥姆侯爵像突然察觉了什么，又发出了怪异的叫声，使劲推开那士兵的尸体，中校放声大笑。

“杀死他！杀死这个无礼放肆的家伙。”

立典亥姆侯爵大声喝斥着。

中校却没有试图逃走，只是静静地伫立着，那布满血渍与油污的脸上竟泛起一种怪异的笑容。好几把的光束枪就在此时向他集中射过来……

※※※

这时在吉尔菲艾斯的旗舰——巴尔巴洛沙的舰桥上，所有的成员都同时将视线集中到舰上的主屏幕上。在那画面的中央，只见到格尔米逊要塞好像银灰色的球体一般地浮着，但外壁上的一部分却在发出了白色的闪光之后碎了、散了，接着又见到红与黄交错的气体缓缓却又极具压迫感地升起飘荡在空中。

操作员将所发生的事实正确地报告出来，但在已看到屏幕影像的的情况下，令人感觉像是慢半拍了。

“好像是在要塞司令官室的附近发生猛烈的爆炸。”

林查上尉不知所以然地低声解说着。

“是吗？好！”

吉尔菲艾斯没有让这个天赐的良机跑掉，随即号令全舰队立即紧缩包围网，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派出登陆舰将装甲兵送上要塞。

虽然也有遭遇到些许抵抗，但大部份斗志已尽失的士兵们，无视于军官的喝骂，纷纷弃械投降。一些军官也终于放弃了毫无益处的反抗，举起了双手。

吉尔菲艾斯顺利占领了要塞。正确地说，应该是占领了要塞在大爆炸后幸免下来的其余四分之三的部分。立典亥姆候爵的尸体没有被找到，据推测可能是在杰服粒子导火或人为的爆炸事故当中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Ⅲ】

贵族联合军至此失去了一位副盟主与三成的兵力。

“贵族联合军的战斗意志过高，但战略思考过少。”

那位生有金银妖瞳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

其它甚至还有像“血气旺盛而低能”这种极为辛辣刻薄的批评，但到目前为止的各场战役似乎都像在一一证实罗严塔尔评论的正确性，频频为他和同僚们带来许多战功。

但是，当他势如破竹地进逼到香陶星域与敌方大军遭遇时，罗严塔尔看到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景象，使得他不得不修改过去的一贯的看法。

虽然还是一样地血气旺盛，但他察觉到敌军的组织非常地有效率而且进退有据，控制得非常巧妙，虽然敌方接连三波的攻势均被罗严塔尔击退，但敌军在攻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粘着性与整齐划一的行动着实让他大吃一惊，而所受到的损失也比预料中大得多，罗严塔尔应要好好地省思一番了。

敌军的行动之所以变得如此有效的原因，罗严塔尔立刻已明白，因为敌军的指挥官换人了。此时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八成是梅尔卡兹一级上将。除了他以外，贵族联合军内没有一个人能如此地调兵遣将。

这样一来，就兵力的差距上对罗严塔尔而言是不利的，他毕竟不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幻想家，而是有理智兼且有能力地对敌方的实力作出适当的评估。

“放弃香陶星域就此撤退吗？”

在应当撤退的时侯有当机立断马上撤退的能力，亦是之所以能成为名将的资质之一。

即使放弃香陶星域，对整个的战略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香陶星域并不是作战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只是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而顺理成章地要拿下的一个地方而已，在这个时候，即使把这个地方让给敌人也无关紧要，罗严塔尔唯一犹豫的是这么一来可能会给敌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效果。

保住了香陶星域，对开战以来节节战败后退的贵族联合军而言是一个首度胜利的象征，无疑是给敌人打了一支强心针，敌方的士气可能因而大振，并且乘胜前进。在历史上以乘胜追击的气势去压倒敌方致密的作战而得到最终胜利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想到这里，陷入思考中的罗严塔尔，那黑与蓝的眼珠里不觉地泛起了邪恶的微笑。

“好，就此撤退，既然缺少有必要作出绝大牺牲来死守的价值，那么是否该夺回此地之事就交由罗严克拉姆候爵来亲自决断吧。”

有道是如果上司使部属所占领之地方失陷的话，那么上司将脸目无光，无立足之地。但如果是上司将部属所失掉的地方夺回，那么结果将显示这位上司确实具有较部属更为卓越的能力，一时的失败可能会令上司感到不悦，但如果对上司表示说“以属下的能力，无法负此大任，遂请明示用兵的真谛”，那么就长远的眼光看来，不仅满足了上司的自尊心，而且也可以改善部属给上司的印象。

罗严塔尔如此地盘算着。既然无法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倒不如换另外一个更为委婉聪明的方法，而这已经绝不是一个刚强单纯的武人所能想出来的了。

一旦作了决定，罗严塔尔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全面撤退，但对方是梅尔卡兹这么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挥官，要在他面前全身而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表现用兵家才能的紧要关头就在这个时刻了。

※※※

七月九日，罗严塔尔在全战线发动攻势，他将兵力全部集中投注在几个重点上，所到之处，均给敌人迎头痛击。但贵族联合军并没有因此而像以往一样陷入混乱，反而整齐而从容地迎战，而且不久之后，还抓住罗严塔尔军力伸展至战线边界时的时间差予以反击。单凭这一份反应已能看出，梅尔卡兹确实是位优秀且卓越的指挥官。

但罗严塔尔对敌人的反击并未作势再度进攻，而是将中央部队整个撤离战场，另一方面，左右两翼的部队则是巧妙地变换角度向两边伸展开来。

在这些动作连续进行的同时，还不断地蓄意向敌人挑衅。在这个时侯，如果自上空往下俯瞰的话，可以见到罗严塔尔的舰队，全军构成一个凹字形，似乎试图将敌人诱进，然后自三个方向予以合击。

梅尔卡兹的参谋们确实也都是这么认为，故纷纷向司令官进言，要求将己方进攻的速度减低下来，勿中敌方战术的圈套。

梅尔卡兹在旗舰的舰桥上交抱着两臂。他心中尚存疑虑，在他的眼中看来，罗严塔尔舰队的动作极为不自然。屈指可数的用兵专家罗严塔尔是不是在玩什么把戏呢？譬如表面看来是作势攻击但实则却是伺机逃跑……不过，梅尔卡兹最后还是采纳了参谋们的意见。已方军队的血气过盛一直是梅尔卡兹最忧心的地方，因此在用兵的时候，得随时以慎重为第一优先考虑因素，如果罗严塔尔的目的是逃走的话，那么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便可轻易地取得香陶星域了。如果这回的对手是莱因哈特本人，则另当别论，既然不是莱因哈特，那么这种危险的赌博游戏最好还是可免则免。

贵族联合军追击的速度放慢了。罗严塔尔在确认之后，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而是深思熟虑地持续使凹字形的阵形柔软地动作缓缓后退。不久到达香陶星域的外缘与敌军的距离拉开之后，立即将全军编成球形阵，用最决的速度撤离。

香陶星域就这么落入贵族联合军的手里。

※※※

“罗严塔尔这家伙竟然出了这么一个难题来考我。”

莱因哈特在获悉报告之后，苦笑地说着。他并没有感到不悦，实际上罗严塔尔未死守香陶星域的心理对他来说，就像完全掌握于手中般地容易了解。

但比起其他只能靠战术层次来掌握事态的单纯武夫，莱因哈特仍备受像罗严塔尔这般思考与视野范围广阔的男子推崇。但对这样的男子是无法要求其具有不求回报的忠诚心的，作为其上司者，得时时展现出足以作为其上司的才能与器量，莱因哈特并不憎恶这种上下之间随时的紧张感，相反地，也唯有他有这种器量，像奥贝斯坦这种不受欢迎的人，才能在他底下做事。

奥贝斯坦就说了以下这样的话："梅尔卡兹一级上将在元帅您还没诞生以前，就是一个名声响亮的军人，如果这时能让他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那么对我们而言会非常不利。"

"自由发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我不认为布朗胥百克公爵能有让梅尔卡兹尽情发挥的器量。"

"诚如您所言，与其要将梅尔卡兹当成对手，不如将目标转向那些可能在他背后加以阻挠或使之困扰的无用之辈吧。"

【Ⅳ】

因香陶星域的获胜而沉浸在狂喜当中的贵族们，用尽一切所有美丽的言辞来赞美回到秃鹰之城要塞上的梅尔卡兹，但梅尔卡兹的脸上却出找不到丝毫微笑的踪影。

"这星域并非我军战胜所获得，而是敌人主动放弃的。过度的高估自己的实力是战争的大忌。"

梅尔卡兹无视他们空洞的赞美，独自地说着陈腐的教条，而心中也如是地想着。但他眼看着大贵族们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如果不泼点冷水，从初步开始稳固阵脚，那么到失败时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是吗，提督你是谦虚了。"

那看来笑容满面的布朗胥百克如此说道。但在他的心中一定是在暗忖着"这男人真是无趣之至。"即使别人这样认为，梅尔卡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这样的性格究竟是利是弊，他自己也无法分辨。虽然有着无数的赫赫战绩，到现在为止，却仍然无法升为元帅，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无趣的性格所致，但在阴险狡诈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却

也未曾遭受过陷害，这是否也是拜性格所赐呢？后来，莱因哈特派人送了一份古典式的决战书到秃鹰之城来，大约是在七月底的事，即吉尔菲艾斯刚在奇霍伊萨星域击破了立典亥备侯爵的舰队不久。

决战书经由超光速通讯出现在贵族联合军首脑们的面前，确实充分收到了激怒这些大贵族的效果。

莱因哈特说——无知又胆小的贵族们，如果你们还有像老鼠尾巴尖那么一点的小勇气，那么就走出要塞来堂堂正正地和我们决一死战吧！如果连这么一点小勇气都没有的话，何不抛弃你们有名无实的自尊心投降呢？不仅可保住你们的狗命，同时我们也会准许你们这些无能的白痴能够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相信你们也知道了，前些日子，你们那位尊敬的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终于走上了绝路而且还死得很惨。如果你们不想也有相同命运的话，何不选择一条苟且偷生的路来走呢……？

“混帐，乳臭未干的小子，竟敢口出狂言！”

“金发小子！难道你忘了香陶星域的事吗！”

年轻的贵族们愤怒得几乎发狂。全如莱因哈待所期望的一般。对于如此容易失去理性的对手而言，这种程度的挑弄已经是足够了——连梅尔卡兹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些年轻的贵族当中，竟然有人因而用皮鞭痛打士兵来发泄心中的怒气。据说这名青年在孩提时代，就时常用皮鞭鞭打父亲领地上的农奴来作为消遣、解闷。

之后不久，莱因哈特军的先锋米达麦亚舰队的军舰不时地在秃鹰之城要塞的附近出没。极尽所能地挑衅戏弄，有时还故意地在要塞主炮的射程范围之外大摇大摆的行进，时而接近时而走远，走远之后又靠近过来，一切举动都故意让要塞内的人瞧见。

深识兵法的梅尔卡兹当然严令禁止出击。在米达麦亚看似儿戏的行动中，目的不外乎只有一个，就是要引他们出战，而其中必然隐藏着恐怖的暗着。他虽然竭力地对贵族们说明这一点，但对这些被怒气冲昏了头脑的贵族们半点效果都没有。

到了第三天，贵族们的怒气终于无法压抑地爆发了。有一群年轻贵族无视禁止出击的命令，自个带领着本部军马走出要塞，对米达麦亚的舰队加以攻击。

原本大模大样的米达麦亚舰队似乎卒不及防，措手不及之下不一会儿即被打得溃不成军，而身为司令官的米达麦亚更放弃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自顾着落荒而逃。至少，在那些年轻贵族们的眼中看来是如此。

“这家伙逃得可真快啊！难怪他被称为‘疾风之狼’，原来意思就是说他逃命时跑得比谁都快！”

“哪有什么诡计啊！不也就是如此而已！梅尔卡兹是人老没胆了！”

年轻的贵族们于是掠夺了敌人留下的大批舰艇和军需物资，得意洋洋挺胸昂然地凯旋归来。但在要塞上等着这群夸耀胜利的年轻贵族回来的，却是一道严峻的命令。

“总司令官明令禁止出击，你们但却违背军令，擅自出击与敌军交战，罪行重大，应按军法予以制裁。违犯军规者交出阶级章并缴械之后，立即到军法会议（军事法庭）报到候讯！”

梅尔卡兹之所以下达如此严厉的命令，是维持军队组织秩序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的。否则若因一点小胜而不予以追究，那么今后违背司令官命令的行为，都有了一个前例可循，从而造成恶劣的影响。

但是年轻贵族们的心中却充满了愤恨与不忿。所有的人都陶醉在一时的胜利当中，自以为是不用一世的英雄。拥有少将阶级的菲尔格尔男爵，扯下了自己的阶级章，愤力地掷到地上，宛如古典悲剧中主角一般地大声喊道：“死，我并不害怕，但若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战死沙场，却是死在一个分不清是非黑白，连勇气与自尊心是什么都不懂的无能司令官之手的话，我无法忍受！不需要什么军法会议，我宁可现在当场自杀！”

“菲尔格尔男爵说的没错！”

年轻的贵族们异口同声一致表示赞同。

“不只他一个人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当场自杀以维护身为帝国贵族的尊严和荣耀，传颂后世。”

显然到了自我陶醉的极点。布朗胥百克公爵此时不但没有规劝之意，反而说道：“梅尔卡兹司令，这件事已经与战斗无关，我看就这么

算了，毕竟他们是打了胜仗，这是很难得的。身为盟主的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作出一个最终的判决。”

自从立典亥姆侯爵死去以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盟主架势越来越让梅尔卡兹等人觉得难以消受。他站起来走到情绪激昂的年轻贵族面前，如朗诵诗歌一样用极为响亮的声音作了一番演说。

“诸位青年这一次的行动，不仅充份表现出我们帝国贵族无比的勇气，更将帝国贵族这种精神的精华昭示给千千万万的人们，可以说是给了那些狂妄自大的平民一记当头棒喝，不只是米达麦亚，就算是那个曾称侯爵或元帅的金发家伙也不足为惧。我们将会获胜。而后经由我们的胜利将会证明正义的存在。奥丁大神万岁！银河帝国万岁！”

“奥丁大神万岁！银河帝国万岁！”

年轻的贵族们热烈呼应着，叫喊着。梅尔卡兹见到这幅情景，再也没说过任何一个字。他由失望转变成绝望，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

“差不多也该是时候了，奥贝斯坦。”莱因哈特问道。

“是差不多了。”那装着义眼的总参谋长点了点头。

于是所有的提督们均集合在伯伦希尔旗舰上，在接获精密的指示之后，便各自率领其所属的舰队，出发前往战区。

【V】

“米达麦亚舰队又来袭了！”

八月十五日，在秃鹰之城上接获了这样的情报。但与之前所不同的是，这次米达麦亚采取了用长程镭射飞弹来攻击的积极攻势。

“败军之将，竟然还恬不知耻地敢再度来自取其辱。让我们来好好地教训他，让他明白不管打多少回合，他都不过是一个永远无法取胜的废物！”

梅尔卡兹的命令及军规，早已被置之不理。年轻的贵族们纷纷奔上战舰，在接获港口管制官指示之前，早已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乘舰出击。

米达麦亚此时真是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了。

“这些贵族的笨儿子们，如果乖乖地缩在要塞当中还可以活得长久一些，但却偏偏不见棺材不流眼泪，急着要出来送死，还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事实上，米达麦亚在年龄上是与他口中这些“贵族的笨儿子”是同辈的，但在战历与功勋上确实是有资格来骂这些年轻贵族为“贵族的笨儿子”。

在他眼中看来，跟这些竟然无法识破他前回是故意诈败的蠢人作战非但无聊且毫无乐趣可言。他略有点失望地喃喃自言道：“他们竟然连这种最基本的战术都不懂，老实说，和他们打实在没什么意思，如果有机会跟杨威利打那就不同了，或者元帅阁下也是这么想的呢！”

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在确认了贵族联合军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也亲自出击之后，他知道自己所背负的任务显得至关重大，连续两次，甚至三次的作势败逃也不得不忍耐。

双方军队爆发了强烈的冲突。

无数舰炮吐着无数的光舌。具指向性的能源光束交互地将双方舰艇予以轰炸、击碎，而后续发出的光舌又把爆发时所涌现的光芒切开。

但是这情况并未持续太久，米达麦亚舰队似乎不堪重击，又逐渐开始后退，贵族联合军见状便倾全力跟进攻击，但对方似乎已放弃了抵抗，加快了后撤的速度，形成一副狼狈败逃的景像。

“看吧！瞧他们那副丑态。自上次败逃之后，已经不把羞耻当一回事了，我们就送他归西，然后再把那个金发混球抓来千刀万剐吧！”

贵族们欢声雷动，争先恐后地驱舰追击。

但也有人对米达麦亚舰队的软弱抱着怀疑的态度，那就是在贵族联合舰队的后部一直与布朗胥百克公爵保持着等距离的法伦海特中将，他曾与莱因哈特，梅尔卡兹同在一个战场上作战，是一位熟练老成的提督，他适时地向友军提出警告：“可能有陷阱！”试图唤起一心想着要乘胜追击的己方的注意。

在意识到陷阱的可能性之后，一些贵族们停止了昂然前进，停下来整顿阵势。

但这时米达麦亚舰队却又回头反击，这使得贵族们气得咬牙切齿，发誓不歼灭这支讨厌的米达麦亚舰队誓不罢休，于是又促使了速度已放慢下来的贵族联合军再度前进，像这样的状况，重复了好几次。米达麦亚对于时间点的掌握真可说是出神入化。

如此一来，贵族联合军便不知不觉地一步又一步，逐渐地被引诱到莱因哈特与奥贝斯坦所精心摆设的纵深阵当中去了。当贵族联合军的战线往前后两个方向愈拉愈长，彼此之间的通信和支援也出现困难时，米达麦亚知道时机到了，遂下令全舰队停止前进，回头全力反击。

贵族们见其又再度回头，以为又是狼来了的把戏，并末予以重视，但此时的米达麦亚舰队却和之前判若两人，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与压迫力向联合军逼近，在最初的凶猛一击下，即完全粉碎了敌方的先锋集团。

许多贵族们就在不知其究竟的情况下，连着战舰一并化为火球。躲过了第一击的各舰艇操作员因战况的急剧变化，纷纷惊慌失措，但周遭在此刻早已成了一个充满破坏的杀戮战场。遭受粒子光束炮直接攻击的战舰，顿时破片四处纷飞，又受到光束射线的照射，好像彩色镶嵌玻璃般地闪耀着。很多舰艇受到核融合爆炸所发出的能源影响而摇摇欲坠。

“明白了吧！你们这些愚蠢的贵族，就让我来教教你们真正的战争是怎么打的，趁没死之前，用你们那比猪狗还不如的笨脑袋，能记多少就记住多少吧！”

米达麦亚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复仇的乐趣。与年轻贵族们拙劣的表现比较起来，他的战斗指挥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

贵族联合军的舰队此时已是一片混乱，原本统一的指挥系统也全然丧失。

面对米达麦亚应用巧妙的战术，他们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各舰独立的一对一应战上。

当然，以这样的方式是无法对抗的，舰艇一艘接着一艘地浸浴在血祭当中。

“撤退！撤退！没时间顾及友军了，再不撤退只有白白死在这里。”

看出战况失利的法伦海特，此时立即开始急速后退并且发出指示，贵族们也纷纷跟随着逃脱。但在这场宇宙战斗中抛弃了己方而迳自逃走的贵族联合军，却又受到来自两方侧面的炮火的袭击。左方的坎普舰队，右方的梅克林格舰队借着庞大的火力给予痛击。贵族联合军的舰艇一艘接着一艘地被消灭了。舰队显得愈来愈单薄，舰艇的密度也愈来愈小了。

贵族联合军继续拼命败逃，正当以为摆脱了坎普和梅克林格的猛烈攻击时，马上又有毕典菲尔特与缪拉的舰队自两侧杀了过来。在上回合战斗中狼狈逃窜幸存下来的贵族联合军舰艇不一会儿工夫，已化成金属的残骸，开始飘荡在宇宙之中。

※※※

这时的莱因哈特在伯伦希尔旗舰的舰桥上，脸上洋溢着会心的微笑。

这事实上是一种极为辛辣的战法，亦即在事先便设定敌方脱逃的路线，然后将多数的兵力埋伏在那里守株待兔。在这种情况下逃走的路线亦即为最初进击的路线，所以非常容易设定。而且如果在逃走敌人的面前加以正面拦截，在无路可走之下，那么很可能将会招致其破釜沉舟式的誓死的反抗，所以应故意留点路让敌人的先头部队过去，然后再从背后加以攻击，这样一来，不仅在地理上占着较有利的位置，而且也可以让敌人存有饶幸心理而把注意力放在逃跑而不是战斗上，对己方所造成的伤害也就少很多了。

“不论是死是活，凡能将布朗胥百克公爵带到我面前来的人，即使是普通士兵，也一律升为提督，并且有奖金作为奖赏。各位好好地把握住机会吧！”

莱因哈特如此地激励己方的士气。

相对于穷追不舍，战斗意志因为欲望而加速提升的莱因哈特军，全然失去斗志一味顾着逃命的贵族联合军此时无异是相当于被狩猎的猎物。

【Ⅵ】

“为什么没尽早前来救援？我差点就要命丧黄泉了！”

当在要塞中见到归来的梅尔卡兹时，这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所讲的第一句话。

但梅尔卡兹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名将，脸色不但一点也没变，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早已预料到的表情，只是静默地低着头，不发一语。但在一侧的舒奈德少校却难耐心中的怒气，不禁愤怒地往前迈了一步，但被他的上司拉住了胳臂。

退出到他室之后，梅尔卡兹对怒不用抑的副官，教诲似地说。

“不需要生气，因为布朗胥百克公爵事实上是一个病人。”

舒奈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病人？”

“是精神方面的，他的身体虽然很健全，但这种精神上的病却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梅尔卡兹所说的病，指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那无意识且极易受伤的所谓自尊心。其本人或许根本毫无察觉，但由于他深信自己是一种最伟大，最光荣的存在。所以无法感谢他人，甚至无法认可与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于是看法与他不同的人就被视为是叛逆者，忠告被当作是诽谤。因此，修特莱也好，菲尔纳也好，即使是为着他的利益而出谋献策，但仍不为他所容，而终究弃阵营他去。

当然，像具有如此性格的人，也无法接受社会上是存在着多种的思想与多样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察觉到时代的巨变。

“这种病情的根源已经存在多时，那就是长达五百年的贵族特权传统，五百年来所有的贵族都患有这一种病。公爵也是这传统之下的受害者，如果他在一百年前这么做的话，或者会很成功，但是现在……我就不敢说了。唉！从某方面来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年纪尚轻的舒奈德，并未能像上司这般宽容，或者应说是达观。自梅尔卡兹面前退下之后，他乘着电梯来到了要塞的辽望室，在半球体透明的外壁对面，无数相互重叠的恒星群正在远处闪耀着光亮。

“或许就像司令官所说的，布朗胥百克公爵也许真是个不幸的人，但是不得不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这种人的人，岂不是更加不幸……”

对于年轻军官这番怅然若失的疑问，群星依旧沉默。

※※※

除了布朗胥百克之外，逃亡到秃城之城要塞上来的，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人。那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侄子，代理伯父负责防卫并统治公爵的领地斯塔特行星的赛德男爵。

威斯塔特是一个缺乏绿色与水份的干燥性行星，住有二百万人口，在边境地区算是多的了。由于地质肥沃，在为数甚少的绿洲上，进行着集约农耕与希土类元素的开采。在和平的时代，自其他行星运来了数兆吨的水，以支持开发工作。

赛德男爵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全然无能的统治者，或许是由于年轻的缘故，在政策的实施上缺乏了必要的弹性。而且为了要能够自背后暗中提供物资援助伯父布朗胥百克公爵，对于民众的压榨便愈是变本加厉。这种行为在从前是可以行得通的。但随着莱因哈特的急剧抬头，大贵族的支配体制逐渐松动，甚至已发展到内战的情况，民众也都有所了解。于是反抗的情绪逐渐地在蕴酿。赛德男爵得知后又惊又怒，继而对之加以镇压，终究导致民众的反抗。

在类似情况发生几次之后，最后民众终于发起大规模暴动，对赛德男爵的镇压政策加以报复。赛德男爵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只能单独一身，驾着太空梭逃亡，但由于自己身负重伤，到达秃鹰之城之后，不久即伤重死亡。

“这些该死的贱民……胆敢用肮脏的手杀死我的侄子！”

拥有特权的人很容易就会把其他并不拥有特权的人的存在及人格加以全面否定。布朗胥百克公爵不但认为民众没有反抗镇压政策的权利，甚至认为没有大贵族的允可，民众是没有权利活下去的。民众当中的病人或老人等等，凡无能力侍奉贵族的，比家畜更加不如，当然也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他如此地深信不疑。

但现在这样的贱民不仅反抗大贵族，甚至还杀了他的侄子，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布朗胥百克公爵已经到了狂怒的地步，他相信自己的愤怒是绝对正确的。

“这些忘恩负义的贱民，必须要用正义之刀来加以惩罚！”

他作了这样的决定。

“对威斯塔特施行核子攻击，对这些贱民不得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在这个决定上，很多人包括一些贵族在内都无法表示赞同。所谓核子攻击，也就是使用热核武器，同时将导致死灰大量散布。这种攻击方式自过去几乎使地球人类濒临灭绝的“十三日战争”以来，就没有人动用过。而禁止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已经成了宇宙间一种共同的约定。那以深思熟虑而闻名的安森巴哈准将，试图说服失去冷静的主君。

“你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但威斯塔特是阁下您的领地，对之施以核子攻击的话是不是合适？”

“……”

“而且在我军正与罗严克拉姆对峙的此刻，实在没有余力再抽调兵力。况且要将所有的住民杀死似乎于理不合，有损公爵你的威信，是不是只处罚主谋者就可以了呢？”

“住嘴！”

公爵大声喝骂。

“威斯塔特是我的属地。我有权利决定将那个行星连同那些贱民们全部一起消灭。鲁道夫大帝不也是杀了几亿个暴徒之后才将帝国的基础稳固下来的吗？”

放弃了劝说的安森巴哈自主君面前退下后，忍不住叹息着喃喃自语：“看来高登巴姆王朝也就要这么灭亡了，一个自己将自己的手脚都砍断的人，如何还能够站得起来呢？”

但却有人将他这几句话拿去公爵面前告密，布朗胥百克公爵大为震怒，于是逮捕了安森巴哈，因为顾虑到他的功绩与声望，且又一直对自己忠心不二，故只是将之加以监禁并未立即处死。

梅尔卡兹也要求面见公爵，希望能阻止对威斯塔特施行核子攻击的计划，并且要求释放安森巴哈，但公爵拒绝了他的求见。

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复仇即将开始了。

【Ⅶ】

有一名出身自威斯塔特行星的士兵，在核子攻击计划即将实施的前一天，千方百计自秃鹰之城逃了出来，来到了莱因哈特的阵营当

中。

莱因哈特听完他的话之后，本来要立即派遣舰队到威斯塔特去阻止攻击行动，但被奥贝斯坦参谋长阻止了。

“不如我们就满足一下那发狂的布朗肾百克公爵的兽欲，让他如愿以偿去进行那残忍的攻击行动吧！”

冷酷无情的参谋长说道。

“然后我们将整个情景拍摄下来公诸于世，作为是大贵族们毫无人性的罪证，如此一来，不仅全银河帝国的人民会看清楚贵族联合军的真面目，而且在他们领地内的民众以及平民出身的士兵们也必然早晚叛离。与其派人去阻止，这样顺水推舟的效果不是更好吗？”

从不知恐怖为何物的金发青年，在这时候竟然露出了恐惧畏怯的神情，他紧紧盯着木无表情的总参谋长，一字一句地道：“难道你是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二百万人被杀死吗？其中又有多少是妇女儿童啊！”

“这场内战如果长久持续下去的话，死的人或许就不只这个数字了，也许是二千万，甚至是二亿，两相比较，那一种比较合算呢？”

“不要用人命来作这种简单的数字比喻！”莱因哈特怒道。

但参谋长并没有因而退缩，反而继续进言道：“元帅，我只想你明白一点，身为一个霸主，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要有大贵族们的权力存在的一天，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不管多少次都可能会陆续发生。我们要做就是尽早作个了断，即使是不择手段，因此有必要让帝国境内每一个地方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恶行，同时广为宣传，他们并没有统治宇宙的资格……”

“那么是要装作没看到吗？”

“为了帝国二百五十亿的人民，同时也为了早日迅速地确立元帅您的霸权。”

“好了，不必多言……我明白了！”

莱因哈特无力地点了点头，但在他的表情当中，却缺乏了以往那股独特的神采。在旁边的如果是吉尔菲艾斯，绝对不会作如此的进言。莱因哈特在心中如是自问着：“吉尔菲艾斯，我知道你和姐姐一定会反对我这么做的，难道这一条就是我必须要走的路？……”

※※※

威斯塔特行星上散布着有五十多个的绿洲。在绿洲以外的地方是因日晒褪色而变成红褐色的岩山，灰黄色的沙漠与无限地延伸至地平线的白色盐湖，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

也就是说，如果用核子飞弹对各个绿洲加以攻击的话，那么就可以将行星上全部二百万的居民杀得一个不留。

当天，在其中的一个最大的绿洲上，有人民集会在进行着。在凭借着起义排除掉贵族的统治之后，对于以后的方向还没有确定。以后应如何是好呢？所以这一次的主要议题是，应如何确保居民以后的和平与幸福。对于长久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下，久未举行自主性讨论的人们而言，集会是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纪念的节日，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了。

“我听说罗严克拉姆元帅是个好人，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也一向照顾有加，不如我们就求他帮助，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当有人热心地提出这样的意见时，其他人也热切地立即表示赞同。其实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所有的意见被归纳总结之后——

“妈妈，那是什么东西呀！”

有一名在母亲怀抱中的幼儿，指着划破天空中的一条线问道。接着其他的人也都看到了，有一道不详的轨迹，正斜斜地横过那灰蓝色的天空。

那随之而起的纯白色的闪光，似乎使所有的景物都褪色了一般。

接着看到的是火红色的半球浮上了地平线，并且加速地连续膨胀，变成了一朵高达一万公尺蘑菇状的云。

紧接着一阵爆风涌到，速度达每秒七十公尺，温度超过八百度的热浪席卷而来，烧毁了地表面，烧毁了植物，烧毁了建筑物。也烧毁了每个人的身体。

身上穿着的衣服和头发都起火烧了起来，烧得溃烂的皮肤上布满了水泡。

活活被烧死的婴儿，最后的哀嚎在热风中荡漾着忽然消失了。母亲呼唤着孩子的呼声，父亲忧虑着家人的叫声，不一会儿全都听不到了。

被热风卷起旋荡在高空中的大量尘土，好像沙瀑似地流泄回到地上，埋葬了死者那被烧得不似人形的躯体。

自萤光幕上看到这幅景象的年轻军官，脸色苍白地离开座席，忍不住蹲在位子旁，开始剧烈地呕吐起来，但是任谁都没有对之加以斥责。自监视卫星上所传送回来的画面，强烈地攫住了所有人的视线，没有人发出半点声响。他们现在终于更加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会像人类之间恃强凌弱所表现出的残暴一样玷污宇宙的法则。

※※※

“把这些影像传送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贵族与我方究竟何者才是正义，连小孩子都明白了。这些贵族无异是在自取灭亡。”

奥贝斯坦以冷静的语调解说着，但并没有引起任何立即的反应。

“您认为如何呢？元帅阁下。”

莱因哈特的表情极为痛苦凝重。

“是你要我装作没看到，结果变成如此的悲剧。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难道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或许有，但是我的智慧仅止于此而已，无法找到其他更理想的方法。如您所说，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只能把目前发生的事作最大程度的利用。”

莱因哈特盯着冷漠的参谋长。冰蓝的瞳孔里浮现出嫌恶的颜色，但已分不清这究竟是对着站在跟前的这个人，或者是对自己本身。

※※※

威斯塔特行星所发生的惨剧，此时正透过超光速通信呈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各地都引发了相当大的愤怒与震撼。民心加速地自贵族所控制的旧体制中脱离，甚至连一些原本反对莱因哈特的贵族们也一致强烈地认为布朗胥百克公爵已经没有所谓的未来了。

吉尔菲艾斯在完全平定了边境的星域之后，接下来就是与莱因哈特会合，于是舰队便朝着秃鹰之城前进。他自然也看到了传送的影像，在知道了在威斯塔特所发生的事后，对于大贵族们的愤怒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有一天，瓦列的舰队捕捉到了一艘太空梭。梭上乘着一名士兵，曾经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部下，因被迫参与对威斯塔特

行星的核子攻击，而于中途逃亡。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行为，但是接着下来，在他所说的话当中，有着让人无法听过了就算的内容，吉尔菲艾斯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为了确认这一点，他重复地问了好几次。

“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罗严克拉姆侯爵听说过贵族联合军要残杀威斯塔特行星上二百万居民的消息。但是他竟然置之不理，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所有居民被杀害，这是为了要作为政治上的宣传。”

“会不会是侯爵没有采信那个消息的可靠性才导致如此的下场，你难道有证据可以证明侯爵是故意眼睁睁地任由威斯塔特上面的居民被屠杀的吗？”

“证据？”

那名士兵冷笑地说：“那影像本身的存在不就是证据吗？这么清晰的影像能够说是凑巧偶然拍到的吗？那是由大气圈的附近，以高倍率镜头近距离对地上拍摄而得的。”

吉尔菲艾斯一语不发地要那名士兵退下，并且对知情的人下达缄口令。这真是件令人难以至信，也不想相信的事情，这难道会是事实吗？他只觉得内心中混乱一片，理不出半点头绪来。

“就快要见到莱因哈特阁下了，到时再直接当面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但如果万一这是真的又应如何是好呢？如果是谎报的话也就算了，但是如果是事实的话，我又该怎么办呢？……”吉尔菲艾斯扪心自问着，但终究没有任何俐落的答案。

一直到现在，莱因哈特的正义也就是吉尔菲艾斯的正义。难道是到了无法一致的时候了？照理说来，自己和莱因哈特之间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但是……

# 第七章 属于何人的胜利

【1】

年轻的费沙独立商人波利斯·哥尼夫满脸不悦，他不但要冒着通过宇宙战场的危险载运地球教徒的朝拜团去地球，而且利润微乎其微，在还清债务，支付船员薪水，再把“贝流斯卡”号送进船坞修理之后，所剩无几的生活费连买十平方公分的宇宙船外壳也不够了。

“你好像不大高兴喔！”桌子对面的人粗声粗气地问道。

哥尼夫连忙解释道：“没有啊！我的脸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在阁下面前才这样的！”

后面这句话显然画蛇添足，说话的人后悔不已，但这句话似乎没有影响到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心情。

“是你负责运送地球教的信徒到圣地的吧？”

“是的。”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不过就宗教而言，我认为穷人较相信神的公正，非常矛盾呢！不正是因为神不公正，所以才有穷人的吗？”

“言之有理！你不信神吗？”

“根本不相信！”

“喔。”

“想要升天为神的人，都是历史上的大骗子，他值得让人钦佩的地方唯有其构想力和商业才干。从古代到近代，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有钱人不都是贵族，地主和寺院的僧侣吗？”

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兴致勃勃地望着年轻的独立商人，哥尼夫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自治领主看起来是一精悍的男子，才四十岁出头，但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当然被这种长相怪异的男人盯着，和被美女盯着的感觉大不相同。

“这个见地相当有趣！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不是……”哥尼夫应道，心中甚是遗憾。

“是我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其实大部份是现学现卖得来的，大概是在孩提时代吧！那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了。”

鲁宾斯基没作声，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成长的过程中，我随着父亲从这个星球旅行到那个星球，有一次，碰到一个境遇和我相像的小孩，那时他才二岁左右，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和他交往了两三个月，我发现他领悟力强，心思缜密。刚才那些话便是他说的！”

“那小孩叫什么名字？”

“杨威利！”

哥尼夫现在的表情十足像个成功地表演出新戏法的魔术师。

“现在，这家伙是自由行星同盟大名鼎鼎的军人，想必日子不会太好过，身为自由人的我，不禁替他感到同情啊！”

年轻的船长有点失望，因为身为观众的自治领主好像并不欣赏他表演的魔术，脸上一点吃惊的表情都没有。

沉默良久后，鲁宾斯基语气严肃地说道：“波利斯·哥尼夫船长，自治领政府有一项重大任务要委托你！”

“啊。”

哥尼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但不是因为惊讶而是用心聆听所致。帝国和同盟一致称之为“费沙的黑狐”的自治领主，在他那宽而厚实的壮硕身躯中，填满了像千层派一样的一层又一层的企图和策略——人人都这么说。哥尼夫本身完全没有否定这项传说的本钱，他也不明白身为一个普通商人的自己为何会被自治领主请来。既然不是为了要听他回忆过往，那么究竟是要派给他什么任务呢？

※※※

不久，走出官厅大楼后，哥尼夫使劲的挥舞两臂，仿佛要挣脱无形的枷锁似的。

刚好一位老妇人带着的小狗向他吠了起来，哥尼夫对着小狗挥拳作势，仿佛那小狗就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本人，挨了老妇人一顿责骂后，他才负气似的跨步离去。

回到船上，事务长马利涅斯克那上了年纪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因为能源公营机构给他们发出一份通知——往后不必再担心“贝流斯

卡”号的一切燃料问题了！

“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对我们这种小得像个房子的商船，政府如此特别照顾，简直是个奇迹嘛！”

“我卖身给政府了。”

“什么？”

“畜牲！那只黑狐！”

事务长慌慌张张地环顾一下四周，说话的人则毫不避讳地高声咀咒。

“一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了！竟把我这个善良的市民也拖下水！”

“到底怎么了？卖身给政府，那就是说，我们成了公务员了？”

“公务员？”

听了行事独特的事务长的话，哥尼夫就像斗败了的公鸡，怒气顿消。

“也算是公务员的一种吧！我们将成为情报人员被派到自由行星同盟去，任务是接近杨威利，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嗬！”

“我们哥尼夫家……”年轻船长大声抗议道：“在二千年间，最自傲的就是家族中没出现一个罪犯或公仆，是真正自由的人民啊！自由的人！什么东西嘛！竟然要我去当见不得光的间谍！一下子两种人都感染上了！”

“不是间谍，是情报工作人员啊，即情报员。”

“只是换个好听的说法罢了！把癌症称为感冒的话，癌症就会变成感冒了吗？把狮子叫成老鼠的话，即使被咬了也就死不了吗？”

马利涅斯克没有回答，但心里觉得他的比喻太极端了。

“那家伙早把我在小时候和杨威利是好朋友之事调查得一清二楚，这可一点也不有趣！倒不如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杨好了！”

“可是，不太妥当吧？”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以为情报员是那么好当的吗？为确保你没有做出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你的背后可能还有一双监视的眼睛啊！正确的

说，应是监视和制裁的眼睛！”

“……”

“喂，把事情经过说清楚吧。”

马利涅斯克搅拌着咖啡，一股强烈的腌味扑鼻而来，不消问也知道一定是便宜货。他花了两倍于哥尼夫的时间，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聆听事情经过。

“的确！不过，请恕我直言，船长，你没有必要在自治领主阁下的面前提起杨威利的名字啊，当然即使船长没有这样说，领主那边也会提出此事的，但至少这样的话就不会太被动了。”

“我懂了！真是祸从口出啊！以后要谨言慎行一些才是！”

哥尼夫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尽管如此，他也无法把鲁宾斯基的命令看成理所当然，进而无条件接受它。虽然眼睛看不见，但那无形枷锁却如影随形，无时不在，在他的感受中，那伴随而来的不悦，比无钱可赚不知要痛苦多少倍！如果说像波利斯·哥尼夫这种人尚有几分存在价值的话，那便是他那独立不羁的自由身份。但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却将他那唯一值得自豪之处，轻轻地踩在脚底下，并且还将这种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侮辱的事视之为故施恩惠！拥有权力的人似乎很容易认定将市民置于其权力机构之一端是其一种特权。即使是鲁宾斯基，也无法摆脱这种错觉。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应该随遇而安，不妨把这种错觉当成是真的吗？”哥尼夫露出苦涩的笑容。

马利涅斯克若有所思似地看着年轻的船长，并提起平底壶。

“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

【Ⅱ】

进入八月以后，杨威利到达巴拉特星域的外缘地带，随即展开舰队布置，伺机进攻海尼森。

这里距离海尼森六光时，约六十五亿公里，对于在星际之间航行的宇宙舰队而言，只是咫尺之隔罢了。

杨进入这个区域，不但具有军事上的意义，更包含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占领海尼森的救国军事委员会，连在巴拉特星域也无法完全发挥其支配能力，其势力范围不过是局限于海尼森一个行星的水平而已。第十一舰队的战败，导致他们彻底丧失宇宙空间的作战能力，由于这个缘故，救国军事委员会的破产，政变的失败，以及恢复同盟宪章和法律秩序都只是时间的问题。此次行动正是把以上的种种夸示在全体同盟军民的面前。

效果惊人！当然，是由于杨的名声——他本人所谓的虚名——使这效果大幅提升的，因此，本来还在评议会政府和政变派之间摇摆不定的人，都陆陆续续举起鲜明的旗帜，投靠到杨这一边。此外，从各个行星的警备队，驻留地方的巡逻舰队、退役的官兵，到有志参加义勇军的人民，也都纷纷加入杨的行列。

刚从一开始，义勇军的编组工作就进行得颇不顺利。因为杨不愿意把人民卷入战火，而且老实说，他也很怀疑那些未经正规训练，单纯是为了满腔爱国热枕而想参加战争的老百姓的作战能力，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参战意愿是出自于自发性的。他们甚至搬出同盟宪章中的“抵抗权”——“人民对不正当的行为有抵抗的权利”来应付这位固执的青年司令官。

因此，杨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下令义勇军的参加资格必须有年龄限制，凡未满十八岁及超过五十六岁以上的人均不得参加，但是，许多怎么看年纪都超过八十岁的老人，却坚称自己才五十五岁；另外，有一个十六岁的志愿者看到了尤里安，以“怎么看也不像比自己大”这样的话来对负责办理此事的军官抗辨，办事官只得说：“参军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哦！”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听在耳里，为之苦笑不已。

唯一使杨感到欣慰的是，引退还乡的前统合作战本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带头发表声明支持己方。杨在军官学校就读时，他是当时的校长，杨非常尊敬他，但同时也觉得他是个不好应付的人。有了他的公开表态支持，便不致于与他为敌，此诚可喜！其实，单是和格林希尔上将处于敌对的立场已让他难受极了。

以前曾与救国军事委员会互通声气的一些人当中，有许多也转投入了杨的阵营。特别是“国家广场大屠杀”事件传开后，他们便开始大加挞伐政变派，抨击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耿直不阿的姆莱参谋长等人，严厉地批评他们的见风使舵和墙头草作风。

杨却有另一番说法：“只要是人，谁都有谋求自身安全的权利。以我而言，如果责任可以更轻一点的话，我或许也会选择有利的另一边，更何况他人？”

反观历史，动乱时代的人们无一不是如此。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只要具有判断状况的能力和弹性的表现，就不会遭致非难，对社会也不会造成什么反作用。反倒是那些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家伙，往往容易对他人或社会造成莫大的伤害。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废除民主共和制，自封为银河帝国皇帝，屠杀了四十亿反对专制政治的人民，他那强烈的信念无人能及！现在占据海尼森的救国军事委员会一干人等，也是出自强烈的信念，把拯救天下苍生视为己任而一意孤行的吧！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的斗争，有的只是主观的善与主观的恶之间的争斗，正义的信念与正义的信念彼此相克罢了！甚至在单方面的侵略战争中，发动侵略的一方也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战争因而永无止境，只要人类一天还相信着有所谓的神及正义，世界也将永无宁日！谈到信念，杨只要一听到“必胜的信念”云云时，便全身不由自主地起了鸡皮疙瘩。

“如果拥有必胜信念就能获得胜利的话，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因为谁都想要获得胜利！”

杨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观念中，信念不过是强烈的愿望而已，毫无客观的根据可言。信念愈强，视野就愈小，也无法对现实作出正确而客观的判断和分析。大致地说，信念是一个可耻的名词，只要放在字典上就够了，不是用嘴来说的。

“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阁下你的‘信念’哩！”

尤里安等人故意挑他的语病。

本来打算回嘴，但少年心中已经明白杨所要说的是什么了。

无论如何，在同盟历史上首度发动武力攻击首都——以建国之父海尼森为名的行星的人，并不是帝国的人。

“没想到竟是这个杨威利啊！”

杨静静地对尤里安露出笑容，他现在也只能笑了。秉持着坚持民主政治的信念，他毫不犹豫地忍泪攻击故乡，这种在外人看来是悲壮的美感和说法，杨无福消受。取代拙劣的安慰，尤里安答道："至于攻击银河帝国首都的任务，请等到我足以担此重任时再做吧！我会尽快督促自己的！"

"奥丁吗？那儿就交给你了！我对付海尼森就已经够了，希望能早日引退，过着向往已久的退休生活。"

"啊！那么你是答应我可以做军人喽？"

杨连忙否定方才说的话。尤里安一直希望能成为一名军人，率领大舰队在星际之间聘驰。不过，杨对这件事始终没有下定结论。

从尤里安之事进而联想到的，由大舰队之间的决战所进行的霸权战争，其形式本身不也非常老旧陈腐了吗？这时，杨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确保必要的空间。一定的宇宙空间，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就好了！为了确保永久的空间，必须设定航路地带，战场也必须加以限制，战争自然无可避免。但是没有敌人的地方，必须在没有敌人的时间内使用，不是吗？杨暂将此战略构造命名为"宙域管制"，由此引发的舰队决战称为"宙域支配"，他想将一些更为弹性化的合理战略思想加以体系化。先寇布会挪揄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杨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非常热心。

※※※

这时，海尼森统合作战大楼的地底深处有一个人正对着同志们大声疾呼。

"事情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有'处女神的项链'！有了这十二颗无与伦比的攻击卫星，即使杨威利有多厉害，也无法突破海尼森的重力圈！"

格林希尔上将声嘶力竭地说道。看见在座上的同志们脸上开始微微泛着光采，他再一次加重语气地说道："我们还没有输！"

【Ⅲ】

"我们还没有获胜！"

萤幕上浮现着翡翠色的美丽行屋，杨望着它，内心暗暗想着。

其实在他的思考中并没有把“处女神的项链”当成是一回事，不管她的威力有多强大，“雷神之锤”也好，“处女神的项链”也好，他从未对那些兵器、要塞之类的硬体设施有过丝毫畏惧。摧毁“处女神的项链”的手段实是多不胜数。

另外，占领有人居住的行星也非易事，行星本身为一巨大的补给、生产基地，攻击行星的一方必须具备大量的军需物资。亚姆立札会战初期，同盟军之所以能够占领众多的有人行星，是由于帝国军欲擒故纵，运用战略性的后退技俩所致，也就是说，在通往陷阱的路上撒下诱饵，让敌人掉以轻心，乖乖落入陷阱之中。

海尼森的情况则不然，不过，海尼森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便是对于“处女神的项链”的硬体信仰。若能粉碎他们信仰的对象，抵抗的意志必然消弭于无形。

具有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攻击能力的十二个军事卫星，雷射炮，负电粒子光束炮，中子光束炮，热线炮，雷射核融合飞弹，磁力炮……各种武器装备应有尽有，利用太阳能可半永久性地补给动力，纯完全镜面装甲的十二个球体。以银色为中心，四周闪耀着动人的霓虹光彩，显得近乎高贵优雅，但实质上却是一个破坏力巨大的杀人装置。

但是，大概要在它还未立下足以夸示的功勋之前，就会被杨威利彻底摧毁吧！令杨威利忧惧的是，不分百姓和军人，在海尼森行星上有十亿人口，对政变派来说，他们是重要的人质。

如果政变派以杀死全部住民或使海尼森行星自爆相威胁……或者以光束枪押着比克古提督前来要求谈判……，到时杨也恐怕束手无策了。

他并不认为格林希尔上将会这样做。可是，他会成为政变派的首谋之一，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超乎杨的想像范围了。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一些对策。要怎样做才能粉碎他们的痴心妄想，使他们放弃无益的抵抗呢？很显然的，撇开当事者的本意不谈，此次政变可以说是由银河帝国的罗严拉姆候爵莱因哈特一手策动的。

虽然没有物证，不过目前帝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可以以此作为条件证据吧？或者政变平息之后，也许就可找出物证了，总之，当务之急是找一个人证出来。

杨选定了一个人。

被传唤的巴格达胥中校，步履轻松地来到杨的办公室，待副官菲列特利加离座后，杨开口道："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是什么事呢？"

巴格达胥一面回答，一面环视室内，确定尤里安不在后才放下心来。印象中那位美少年似乎很难对付，听起来虽然荒谬，但正如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旦曾被他人占了先机，这种记忆便挥之不去，久久紊绕在心头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若有什么命令的话，即使是要我潜入海尼森也……"

"然后，你就回到格林希尔上将的身边？"

"不！我可没这个意思！"

"开玩笑的，实际上，我要你做一下证人。"

"证人？什么证人？"

"我要你作证，这次救国军事委员会发动的政变，是受到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的唆使。"

巴格达胥莫名所以的眨了眨眼睛，明白杨的话中之意后，不禁嘴巴大张。

巴格达胥注视着年轻的司令官，那种目光看来仿佛在看着陌生人似的。

"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为了彻底粉碎政变的正当性而不得不做的宣传工作——巴格达胥是这样想的。因为事情的确如此。

"这是事实，现在没有物证，不过确是事实。"杨说道。

但惊异和疑惑的神色并没有从巴格达胥的脸上消失。当他还想再说什么时，杨放弃了说服对方的念头。

"算了吧，你不相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感觉上颇为草率，即使不是巴格达胥，换作是其他人，就会认为杨的话可信吗？大概是认为尚待斟酌的居多。相信他的话的人，恐怕只有在政变发生以前听过杨分析的比克古、尤里安之辈吧？

至于先寇布和菲列特利加又会如何呢？先寇布或许会浮现出招牌的挖苦微笑然后说："说得好！不过太过直接了吧！若能委婉一些，或许能打个八十分！"

菲列特利加或许会抗议。

"请不要看不起我的父亲！父亲应当不致于沦为帝国的爪牙！"

……杨甩一甩头，似乎要甩开浮现脑中的几个面孔。

"总之，我要的是证词！如果有必要的话，制造详细的脚本和物证也行。我知道这么做是有违公正。怎么样？愿意干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并没有特别严峻，但巴格达胥可从他身上感到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

"明白了！我是一个背叛者，我一定会尽力做好这件事！"

巴格达胥只好当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杨了。

巴格达胥退出之后，杨对自己略略感到厌恶。他叫来了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关于摧毁'处女神的项链'的方法，有几个技术上的问题要讨论，麻烦你请大家到会议室集合。"

"是！"

想到必须要破坏这十二个威力无伦的军事卫星，其困难之处令菲列特利加也紧张得全身发颤，不知又要造成多少损失和牺牲？实在不敢想像！这时杨察觉到她的神色，微微一笑，安慰地说道："不必担心！格林希尔上尉！我向你保证在破坏处女神的项链时，绝不让半艘战舰或一个人的生命牺牲掉！"

杨并不是想借着这个说法来减轻心头的罪恶感……

※※※

超光速广播上巴格达胥中校的出现，使得山穷水尽的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不胜震惊与愤怒。他行刺杨威利的任务失败，使己方同志陷入绝境，这还不止，现在他又竟然作假证供，说政变是由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一手促成的，把以前的同志说成是帝国的走狗，全面否定他们正义的救国革命！

“巴格达胥！不知羞耻的叛徒，竟还敢露脸！”

咆哮的愤怒声中带着阴郁。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自己已不能再对这个叛徒采取报复了。他们不得不醒悟到，即使是“处女神的项链”，也只会使最终失败的时间延迟一点而已！现在“救国军事委员会”支配的地方仅限于海尼森行星的地表和地下的一部份而已。除此以外，其它的立体空间都落入敌人手中了。

敌人就是那个名叫杨威利的年轻小子！就是他使政变失败的！他击破第十一舰队，剥夺了救国军事委员会唯一的宇宙空间战斗能力，使政变的效果仅止于海尼森一星而已，连那些原本犹疑不决的人也纷纷投入杨的行列。现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完全孤立了。不过，有一件事格林希尔上将还是不吐不快。

“也许我们对杨威利的估计是错了！他竟然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以我们是帝国爪牙来做政治宣传！他有何必要如此抵毁我们！”

全部成员都猛力点头，格林希尔上将看看他们。接着说道：“政变是由我们本身的意思发动的，加上林奇少将自帝国返回为我们带来了漂亮的作战计划，跟罗严克拉姆侯爵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不是？林奇少将！”

林奇醉意浓浊的眼中泛着红光，他露出似要拂去什么的表情。

“承蒙您过奖了！敝人甚感惶恐！那个作战计划并不是我拟定的！”

“什么！”

格林希尔上将的脸上闪过一抹不安的疑惑，犹疑了数秒，他问道：“那么是谁？谁能拟出那样的作战计划？”

问与答之间，沉默了好一阵子。

“是银河帝国元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

刹时悄无声息，沉默中充满了无言的悲鸣，每个人都面无血色。

“你说什么……”

“杨威利果然不简单！他说得一点没错！这次的政变是罗严克拉姆侯爵——那个金发小子所策动的！那家伙为了在内战期间能顺利对付门阀贵族，便借机挑起同盟内讧，你们都被利用了。”

“您是要使得我们在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手掌心上跳小丑舞吗？”

质问的声音嘶哑而干裂。

“是啊！各位，你们都跳得很不错呢！克力思齐上校是低能！而格林希尔上将您也是啊！”

恶毒的讪笑！随着酒精的浓烈气息，无形的小精灵满室飞转，大家的心脏像被针一扎一扎的刺入似的。不知是谁发出一阵呜咽。

“看看这个吧！这就是罗严克拉姆侯爵要我执行的作战计划！”

小而薄的资料夹自林奇的手中飞出，桌子上响起干涸的声音。

格林希尔上将抢着上前去一页一页地翻阅着。

在边境星域引起不只一处的骚动，而是多处同时发生，借以分散首都的兵力，在其呈现真空状态时再占据政治及军事基地……

格林希尔上将一阵急促的呼吸，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将资料丢开。

“至此为止一切都照剧本进行了。但在后段却被中断了，这是因为身为演员的各位没有相应的实力啊！”

“林奇少将！为何你要甘愿受罗严克拉姆侯爵差遣做出这种叛国的事！是不是他开给你优厚的条件？比方说，让你做帝国军的提督……”

“是有这么一回事……”林奇的声音不自觉的低沉下来，他自己也不想调整声音。

“不过，并不仅只于此。我并不是听从谁，我只是想让那些对自己的正确性深信不疑的人，承受那种无可辩解的耻辱罢了！至于什么晋升，往后的人生，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一阵嘲讽的光芒，映现在林奇红红的眼中。

“怎么样？格林希尔上将！冠冕堂皇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只不过是帝国野心家的工具罢了！你知道此事后的心情如何？”

话说到末尾突然变成笑声，那种欠缺节奏感的怪异笑声，如硫酸一般侵蚀着大家的心。艾尔·法西尔的逃亡使他的过去蒙上阴影，九年来他没有辩解的余地，只有沉溺酒中借酒浇愁，这段期间他有满腹的辛酸和念悔却无法对人提起，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让痛楚灼烧全身，日复一日……如今终于得到尽情发泄的机会了。

“主席！敌人开始发动攻击了！”

担任传令的军官发出生硬的声音，冻结的气氛瞬间融解，格林希尔上将转身站直，发出恍如从恶梦中惊醒的声音。

“十二个卫星当中，哪个先遭受攻击？”

回答的语气中充满困惑。

“是……十二个同时遭受攻击！”

好一阵子视线互相交错，他们的表情与其说是惊愕，毋宁说是不知所措。

在轨道上自由移动的十二个卫星，具备相互防御，相互支援的机能，因此，如果同时对几个卫星发动攻击，必得承担分散战力的危险，而同时攻击十二个卫星，则超出一般正常的想像之外了，杨威利到底在搞什么鬼？监视萤幕中出现了影像，捕捉到朝卫星直逼而来的物体。当辨明那些物体的类别时，室内顿时一片哗然！

“冰……”格林希尔上将喃喃嚷道，那是巨大的、远较战舰巨大的冰块！

【Ⅳ】

三百年前，银河帝国边境。

酷寒的亚尔提那星系（牛郎星系）第七行星上，有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青年，从事形同奴隶的矿产开采工作。他的名字叫亚雷·海尼森。

他有一个心愿，希望离开这个行星，到遥远星海的彼方，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建造太空船的材料。

有一天，海尼森看见一个孩子在玩自己做的小船，小船是用冰做的，青年灵机一动。

他利用亚尔提那第七行星上一种贮藏量丰沛的自然干冰制造太空船，展开了为期五十年，距离一万光年的漫长旅程。

这便是传颂后世的自由行星同盟之父“海尼森的传说”。

“这次作战就是学自建国之父海尼森的故事的！”

杨的话并不夸张，了解这次作战的情势后，便能理解他这么说其实是在苦中作乐。

巴拉特星系第六行星——西里纳盖尔是一个寒冷的行星。从上面切出了十二块冰块，每一块冰块为一立方公里，质量为十亿吨。

再将切好的冰块运到无重力的宇宙空间，宇宙空间在绝对零度——273.15度以下，冰块不会溶化。

利用冰块做成可以航行的太空船，将冰块削成圆筒型，中心线以雷射线贯穿，然后装上冲压式气喷射引擎。

这种引擎的前方有一巨大的网状磁场，用以吸收负离子化的星际物质。当这些星际物质从前方进入冰块的中空部份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压缩、加热，在引擎内完成核融合反应，从而产生大量能源。

如此这艘用冰建造的无人太空船便可永无休止的向前航行，速度持续增加，当速度愈来愈接近光速时，吸收星际物质的能力也愈高，到最后会到达亚光速。

在这里必须探讨一下最初步的相对论，其原理如下，随着速度接近光速，物质的实际质量也会随之增大。

例如，如果太空船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速度航行，那么船的质量会增加到原来质量的二十二倍；若是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航行，则增加为原来的七十倍；若是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航行，则增加为原二二三倍！当十亿吨的冰块变成二二三倍时，其质量便达到二二三○亿吨。可以想像得到，当这种约相当于三百万栋六十层楼高大厦的冰块，以亚光速冲撞向目标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即使是强大如“处女神的项链”，也变得不堪一击了。

只是为了避免这些冰块掉进海尼森本星，发射角度必须小心计划，稍有差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十二颗卫星上都没有人，十二艘冰船上也没有人，然是不流一滴血的战争！

“……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先寇布轻轻举起手来。

“十二个全部摧毁也没关系吗？”

“为了往后打算，留下几个比较好吧！”他讥讽地问道。

“没关系！全部破坏吧！”杨毫不犹豫地说道。杨认为，有一部份的人妄想政变会成功的原因之一，便在于这个“处女神的项链”。

这种卑劣的想法是基于即使其它的星系和其它的行星全被敌人占领，海尼森也可以幸存下来继续抵抗，“处女神的项链”正是应这种想法而生的。但如果想深一层，一旦敌人攻到这里来，也正意味着战争已进入败北前夕了，就算海尼森能幸存，也不过是垂死前的挣扎。换言之，若能防止敌人侵犯到这里当然更好，要避免战争的话，先决条件是必须多作政治及外交上的努力。

以军事的硬体设备来维持和平，只是思想僵化的军国主义者的幻想产物罢了，就思考的水平而言，根本无异于幼童最喜欢看的立体电视动作戏剧。而剧情总不外乎——有一天，宇宙的彼方突然出现丑恶而好战的侵略者，既无原因，也没有理由地向人类发动侵略，于是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类不得不起而抵抗，因此，必须要有强大的兵器和装备。

每当看见包围着美丽的海尼森行星的这十二颗卫星，杨联想到的不是项链，而是缠绕在女神咽喉上的毒蛇，令他觉得不快。

总而言之，由于杨一向就对“处女神的项链”并不引以为意，又加上觉得有必要实施对硬体信仰的震荡疗法，使敌人放弃痴心妄想的抵抗。因此，他认为应该值此之际趁机加以彻底破坏。他在已想到的九个摧毁“处女神的项链”的方法中选择了规模最大的手法，原因就在于此。

※※※

作战展开了。

十二个巨大的冰块，瞄准十二个攻击卫星逼近。

那是一种超乎想像的光景，随着速度上升，冰块的质量也不断增加，巨大的冰块和冰块本身的重量使它成了无坚不摧的强大武器。

卫星的雷达、感应器等的索敌系统，捕捉到了急速接近的冰块。不过，冰块既不是能源波也不是金属体，只是氢氧化合物，本身一点危险性也没有。只是冰块的质量和速度构成了危险因素，卫星的电脑因而开始了运作。

雷射炮瞄准了冰块，喷出超高热的能源光柱。

冰块壁面被打出一个直径三公尺的正圆形洞穴，但即使是高输出功率的雷射炮，也不能打穿冰块。雷射线特有的彻底指向性反而成了

它一大弱点，限制了扩大破坏的范围。冰块的一部份被蒸发，产生大量的水蒸气，吸收了镭射的热能源。而且在绝对零度的真空状态下，水蒸气产生不久即急速冷却，化成细碎的冰云，并随着惯性法则，继续以亚光速向前挺进。当受到飞弹攻击时，爆发的光芒更使冰块增色不少，宏大的效果奇景尽收眼底。

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人人不发一语地注视着眼前的奇景，监察员则目不转睛地瞪视着质量计上变化剧烈的数字。当冰块即将接近光速时，冰块的质量也上升到最大值。

发生冲撞了！冰块碎裂开来，卫星亦然，冰碎片在空中乱舞，在太阳光和行星光的反射下，灿烂夺目的光彩辉映四周的空间。每一块碎冰都具有二百吨的质量，但在萤幕上看来，却似一片片的飞雪在空中轻轻地飘着。最后连卫星的破片也无法区别了。

【V】

“全部消灭……处女神的项链竟然……一个都不剩……全部消灭……”

通讯兵在寒了心的状态下，不断重复着“全部消灭”。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个个像盐柱般地呆立着。

相同的话不断地在他们的耳中回荡着，忽然，响起一种重物跌落的声音。

原来格林希尔上将倒在椅子下，同志们的视线集中在他身上，他无力地用嘶哑的声音喊道：“一切都完了！军事革命失败！我们输了！投降吧！”

隔了数秒，一阵反对的叫嚣响起，艾凡思上校声嘶力竭地鼓舞同志们的士气。

“不！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人质，海尼森的十亿住民，全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上校用手拍击着桌面，极力主张道：“而且统合作战本部长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也被我们抓住了，可以和敌人交换条件，交涉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现在放弃还言之过早呢！”

格林希尔上将凄然摇头。

“放弃吧！再勉强抵抗下去，不但于事无补，也会危及社稷与人民的利益，徒然在历史上留下臭名，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救国，而不是误国……已经结束了！何不当机立断就此落幕呢？”

上校的肩膀无力地垂下来，嘴唇泛白，声音渐渐微弱。

“那么，我们今后该怎么办？投降接受审判吗？”

“想投降的人就投降吧！我另有打算，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完成一件事。我们崇高的起义是由帝国的野心家所策动的——我不能让这种说法的证据和证人留在世上，使我们成为历史的笑柄！”

格林希尔上将的眼睛，充满怨恨地瞪着林奇。

“林奇少将！从以前起我便对你抱有很深的期望，那是在军官学校时代的事了，那时你比我低二年级，才华出众。九年前在艾尔·法西尔星系发生的事，我深感遗憾，因此，我一直以为这次可以恢复你的名誉，才如此维护你，没想到……”

“这只能怪你有眼无珠！”

由于酒精使然，少将冷冷的指出事实。格林希尔上将的脸色一沉，愤怒、绝望、挫败、憎恶，种种感觉涌上心头，几乎要从体内爆发出来。

忽然两道闪光在室内飞驰对射，一道直入格林希尔上将的眉心，另一道擦过林奇的左耳，切开了部分的皮肤和肌肉。哀号声持续，几道光束自前后左右射向林奇，他的身体瞬间出现了几个细而灼热的洞。格林希尔倒下后不出几秒，他也倒下了。

“你们这些傻瓜……”林奇少将浸在血泊中，他吐出最后的笑声，目光扫视着袭击他的军官们。

“我这是挽救格林希尔上将的名誉，你们不也这么认为吗？……与其活下去接受制裁，他倒不如现在死去的好……哼！名誉！毫无意义啊！”

血泊如泉涌出，张开的两眼翻白。艾凡思上校愤恨地在他的脸上吐了一口口水，吩咐其他人道：“把这些下流的资料烧掉！把林奇的尸体也处理掉！凡是沾污我们救国军事委员会崇高理想的一切全部都得加以销毁！”

“杨提督的舰队已在轨道上展开，准备登陆作战了。我们怎么办？”

“打开通讯回路！我要和提督对话！”

不久，萤幕上出现了一位头戴军帽的年轻提督，他的背后幕僚群齐肩并立，其中站在他身侧的正是格林希尔上将的女儿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看见她，艾凡思上校的身体略晃了一下。

“救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同盟军上校艾凡思，有话对你们说。不必攻击了！我们知道业已失败，也会放弃无益的抵抗！一切都结束了！”

“很好！可是……”当然，杨仍持怀疑的态度。

“救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格林希尔上将怎么了？为何没有看见他？”

艾凡思上校深吸了一口气后答道：“上将已经自杀了！死得非常光荣！”

杨威利不禁愕然，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则发出低低的尖叫，一只手按在嘴上，肩膀不住地颤栗着。

“杨提督！我们的目的在于净化腐败透顶的民主共和政治，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将银河帝国的专制政治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抹除，这个理想若不能实现，实在令人深感遗憾！杨提督！尊驾是要助纣为虐吗？”

“所谓的专制政治是什么呢？不是由市民选出的为政者，利用暴力及权力夺取了市民的自由，并进而想支配人民。也就说，尊驾们现在在海尼森的所作所为，便是专制的最好证明！”

“……”

“尊驾们是以爱国为由而行独裁之实！不是吗？”

杨的声调缓和，但所说的一字一句却毫不容情。

“错了！”

“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自身的权力，掌握权力是为了一时的方便罢了，在推翻腐败的愚民政治，拯救祖国，打倒帝国之前，我们这么做只是暂时的权宜措施！”

“一时的方便吗？……”杨挖苦的喃喃念着。“为了使自己正当化，任何借口都可以搬出来。为了贪图这一时的方便，已造成了多少惨重的牺牲呢？”

“那么我倒要问一问，我们已经与帝国对抗了一百五十年，仍不能打倒它，恐怕今后再花个一百五十年也未必能将其打倒。既然如此，尊驾们仍然要稳稳坐在权力的宝座上，继续剥夺市民的自由，并主张一时的方便吗？”

艾凡思上校无言以对，但是他随即转变了话题抗辨道：“现在政治的腐败，人尽皆知。要匡正这股歪风，除了把他们全都赶下台之外，难道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

“政治的腐败并不是指政治家收取贿赂或以权谋私之事，那是个人的腐败而已。政治家收取贿赂，却没有人能加以批判，这才是政治的腐败。你们发布了控制言论的法规，剥夺了人民监察政府的权利，单就这一项而言，尊驾们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帝国的专制政治和同盟目前的政治状况？”

“我们愿以生命和名誉起誓……”上校的声音显得相当执着。“我们是凭着良心和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来行事，关于这一点，不容任何人诽谤！我们并没有违背正义之名，奈何运气和实力不足，事与愿违，仅是如此而已！”

“艾凡思上校！”

“革命万岁！救国军事委员会万岁！”

通讯屏幕的画面转为灰色。

姆莱参谋长吁了一口气。

“到最后了，仍不肯承认自己是错的！”

“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正当理由啊！”

杨怅然地答道，而后要先寇布准备登陆。

于是，杨舰队不损一兵一卒地安然登陆海尼森。

※※※

在当时的地位和立场之下，杨轻装微服的行动实在是超乎想像的，身为司令官，一个人若无其事地来往穿梭，身边一个护卫也没

有。因此，部下们个个都很为他的安全问题担心。更何况政变派的余党躲匿在哪里，目的仍不得而知。

姆莱少将苦口婆心地劝他要小心，杨净把它当成耳边风迳自去到宇宙舰队司令部，从投降的军官口中打听出比克古被监禁的地点后，立即亲自过去释放这位老提督，并把他送到医院。

经过四个月的长期囚禁生活，老提督身体非常虚弱，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说话也相当清晰，杨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真是无颜见人哪！完全没能帮上你的忙！原本应该传送情报过去的！”

“快别这么说了！我才不该哪！这么慢才赶到，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对了！这会儿最想喝一杯威士忌了！”

“马上为您准备！”

“格林希尔上将怎么样了？”

“死了。”

“……咳，仍然又是我这老人存活下来吗？”

格林希尔上将没有把官员和市民当做人质，对于他的这份良知，杨心中很感激。不过在释放统合作战本部代理部长时，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德森上将非但没有半句感激的话，还大摆上司的架子，似乎在怪杨的救驾来迟。

现在摆在杨眼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善后工作。

首先须向全国传达政变失败及恢复宪章秩序的消息，接着还得调查损失状况、逮捕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残余份子，并完成格林希尔上将和艾凡思上校等死者的验尸报告。杨想了想，后面还有更多的事吧！不禁感到头痛起来。

这时，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精明干练在眼波流转中显露无遗。在得知父亲死讯之后，她对杨说道：“请给我一个小时……哦！不！两个小时！好吗？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恢复心情，可是一时之间仍然无法做到，所以……”

杨点点头。当得知洁西卡·爱德华遭杀害之时，他自己也不知难过了多久才恢复平静。

杨不相信她的父亲是自杀身亡的。枪口对准眉心自杀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遭他人射杀的罢！只是，他认为此事不宜对外宣扬。

菲列特利加正待告退时，年轻提督犹豫了一下，说道："嗯……上尉，那个……怎么说呢？……请不要太难过了！"

他可以在宇宙中任意纵横，指挥一百万，一千万的大军，从容自若，但是，有的时候舌头也会不听使唤。

二个小时过后，菲列特利加回到办公室，迅速俐落地处理各项工作。杨的手边印着"处理完毕"的公文夹堆得高高的。杨心中甚是欣慰，当他还在翻阅公文时，菲列特利加已经帮他选定战胜游行的举行时间及地点了，所有事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也许对她来说，这种繁忙的工作反而能使她从丧亲之痛当中得到解脱吧！

※※※

正在市区负责巡逻任务的先寇布发出了联络，尤里安称之为"发现了事件的最高责任者"。杨正纳闷到底是谁时——

"一个你不想听到的名字——最高评议会议长！"

的确是一听到就令人不愉快的名字。

自政变发生以来。一直下落不明的特留尼西特终于现身了。去医院照料比克古提督的尤里安，在返回杨的住处途中，经过一栋老建筑物的旁边时，一辆地上车中有人叫住了他。

"你是……"看到车内的人，少年马上闭上了嘴。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监护人最讨厌的人正在向他微微笑着。

"你不应该不认识我吧？我是国家的元首啊！"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语气委婉地说道。尤里安感到背脊升起一阵寒意，少年的感性有一大半是受到杨的影响。

"你是尤里安吧！杨提督的被监护人。对你早有耳闻，果然英雄出少年，将来必成大器。"

尤里安并没有答腔，只恭敬地行了一个礼，以举止回应一切。竟然被他发现自己。尤里安不是惊讶，而是心生警戒。

特留尼西特背后有四、五个男女，个个看来都脸容不善。

“这几位是容我藏身的地球教教徒，我潜蔽在他们的地下教会里，在这段期间，一直致力于推翻残暴的军国主义者的工作。”

致力？你都做了些什么了？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局势平静后才出来的，不是吗？——尤里安本想这样问他，但考虑到杨的立场，便不再说什么。

“走吧！带我回官邸，让同盟全体市民都知道我平安无事了，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尤里安只得无奈地暂时充当司机，载着议长，驱驰着地上车往议长的官邸驶去，因为先寇布和其部下们要他如此做。

“真是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明了事情经过后，杨戏称这位同盟的国家元首为“灾难”，心中只觉百般无奈，但同时也感到非常可笑。地球教的信徒们救了他，并提供他藏身之处，难道和那些号称“忧国骑士团”的人一样，地球教的教徒们也甘心为特留尼西特所用吗？还是……

# 第八章 黄金树倒下了

【I】

如果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约定，那么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言，那便是十一年前一位金黄色头发的美丽少女，在朦胧的笑容间对他说的一句话："齐格，要和我弟弟做好朋友哦！"

当时十五岁的安妮罗杰这样要求时，红发少年不知有多么骄傲自豪啊！这位健康的少年，在夜里几乎从没有睡不着过的，但是这一天到了夜半，他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合不上眼，因为他心里惦着一件事——发誓要做姐弟俩身边永远的忠实骑士。

莱因哈特拥有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肤色白净，是一个犹如收藏起羽翼的天使般的美少年，每当他的举止显得沉稳干练时，同年龄的少男少女们便把他视为偶像般地崇拜。可是，他天性桀傲不驯且好战，与外表长相大异其趣，因此常常不知不觉间树立了许多敌人。如果不是有人缘兼具的吉尔菲艾斯在旁护着的话，只怕他在街上连半步都走不了。

在他们就读的小学里，有一个比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大一岁的少年，体格和腕力也卓然出众，隐然是学校里的小霸王。一对一单挑要赢他的话，只有天生的打架高手吉尔菲艾斯做得到。有一天，这位少年想趁吉尔菲艾斯刚好不在时，惩罚生性高傲的莱因哈特，他想让这个英俊美貌的金发少年屈服在自己的脚下！对方出言恐吓，莱因哈特那宝石般的碧蓝瞳眸望着他，然后突然出其不意抽腿踢他的下阴，当他向前仆倒时，便抓起石子来狠狠地捶他。即使少年已丧失斗志，血流满面时，莱因哈特仍不肯善罢干休。幸好吉尔菲艾斯接获其他少年的通报后匆匆赶来，才将他拉开。

莱因哈特毫发无损，神态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他还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衣服，对着忧心忡忡的吉尔菲艾斯老气横秋地说："吉尔菲艾斯，你都已经是个大人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只是，当吉尔菲艾斯指出他衣服上沾到的血渍时，莱因哈特才像泄了气的皮球般锐气全失。姐姐知道的话就不妙了！安妮罗杰是不会

责骂他的，她只是以充满哀伤的温柔眼神凝望着他，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眼神更令莱因哈特心痛的了。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穿着衣服跳进公园的喷水池，将莱因哈特衣服上的血渍冲洗掉。跌到喷水池里比和人打架要来得妥当多了吧！其实说起来，吉尔菲艾斯是没有必要也弄得全身湿透的，但当中古时代的洗衣机器人还高声主张其存在意义时，和莱因哈特同裹一条毛巾，再一齐喝下安妮罗杰冲泡的热巧克力，这可是相当舒服惬意的经历。

令人担心的是，那个少年为了报复莱因哈特，不知会不会把这件事报告家长，但是少年平素总喜欢以武力傲人，大概是面子上挂不住吧！他并没有让父母介入这件事。只是复仇的危机依然存在，自此，吉尔菲艾斯便寸步不离莱因哈特。一旦对方成群结队来找碴，莱因哈特一个人一定应付不了。但这只是杞人忧天罢了。若只是莱因哈特就难说了，但是把齐格飞也当成敌人这种愚蠢透顶的事，在恶童当中可还没有人敢去做。

此后不久，安妮罗杰被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纳入后宫，莱因哈特进入帝国军幼年学校就读，并把吉尔菲艾斯也一起接去。昔日那段美好的时光结束了。

后来莱因哈特野心勃勃地力争上游，同时也要求好友必须与自己同步并进。

吉尔菲艾斯答应了，他的一生是和这对金发姐弟所共有的，这种感觉使他的生活充满意义与幸福。而且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紧紧跟随在莱因哈特那飘忽无定的步履左右呢?

※※※

“吉尔菲艾斯！辛苦了！”

再会的时候，莱因哈特绽放出灿烂的笑靥说道。

指挥别动队，击溃帝国边境各地叛乱势力的吉尔菲艾斯，完美地扮演了莱因哈特的分身，圆满达成各项任务。在彻底打垮贵族联合军的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后，他吸收了归降的兵力，重新加以整编，然后再与莱因哈特率领的本队会合。

“吉尔菲艾斯提督功绩盖世！”

最近在莱因哈特的司令部中，这种耳语不断，除了赞赏之外，也包含了嫉妒和防卫心理。

事实上，莱因哈特能够以全力奋战布朗胥百克公爵所率领的贵族联合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要归功于吉尔菲艾斯致力经管周边，并使其安定下来。此事有目共睹，莱因哈特更不遗余力到处宣传。莱因哈特知道吉尔菲艾斯所树立的巨大功绩，所做的一切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

“累了吧？来来！先坐下来！要喝酒还是咖啡？要是有姐姐做的苹果蛋塔就好了！不过，身在前线是不能要求太多的。只有回去之后，才能好好享受了！”

吉尔菲艾斯感谢他盛情的同时，更迫不及待地想确定一件事情的真伪。

“什么事？”

“是关于威斯塔特二百万居民遭屠杀的事件。”

“……这件事怎么了？”

莱因哈特秀丽的脸庞上，闪过一抹阴郁的神色，吉尔菲艾斯看到了，内心感到一阵冰凉。

“有人说，莱因哈特阁下虽然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但为了政略上的理由。竟然置之不理，见死不救。”

“……”

“这是事实吗？”

“……是的！”

尽管心中感到很不高兴，莱因哈特还是承认了。自过去到现在，他对安妮罗杰和吉尔菲艾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吉尔菲艾斯的表情相当严肃，甚至严厉，看来并不是随便问问而已。他长长呼出一口气。

“我一直认为莱因哈特阁下所追求的霸权意义在于现在的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所没有的公正！”

莱因哈特一言不发，他自觉理亏，也许一对一这种对等关系本身并不好。

又回到少年时代的日子了。莱因哈特的确希望一直保持这种关系，但此时此刻，莱因哈特却希望两人之间能够变成上下关系，只要喝令一声，就可以把部下打发过去。莱因哈特之所以会这样觉得，是因为他对于威斯塔特的居民惨遭杀害的事件内心深感愧疚之故。

“门阀贵族的灭亡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把五百年来的旧帐一一清算，势必会造成流血悲剧，可是我们绝不可以让无辜的民众成为牺牲品，新的体制必须要以被解放的民众为主体，这样国家的基础才能稳固。牺牲了这些民众，无异于自掘坟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莱因哈特一口气喝下杯中的酒，极为不悦地瞪着红发的朋友，想阻止他说下去。但吉尔菲艾斯却还有话要说。

“莱因哈特大人！”红发的年轻人，脸容沉痛，声音中带有些微的愤怒和极力的哀求！“假设这些民众是门阀贵族那伙人，在对等的权力斗争下，大可无所不用其极而不必感到羞愧。然而把无辜的人当做牺牲品，双手沾满血腥，不管你编造何等美丽的辞句来掩饰，仍然洗不掉这个污点，莱因哈特大人！像您这样的人，何必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己身于不仁不义之地？”

金发的年轻人顿时脸色苍白。面对正义公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于是，在无地自容的同时，这份认知变成紊乱的思绪，进而产生强力的反弹。

他恶狠狠地瞪视着红发的好友，目光有如极力反抗的小孩。

“你说教说够了吧！”莱因哈特咆哮起来，刹那间，他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可耻，他想摆脱这种感觉，但却反而不受控制的更为激昂愤怒。“首先，吉尔菲艾斯！关于这件事，我有征询过你的意见吗？”

“……”

“我在问你！我有征询过你的意见吗？”

“……没有，您没有问过我。”

“这不就得了！以后当我问你时，你再发表意见，不就没事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不要再提了！”

“但是，莱因哈特大人！贵族们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莱因哈特大人是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二者之罪孰重孰轻？”

“吉尔菲艾斯！”

“是！”

“你到底是我的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些话！”

酒杯重重地搁在桌子上，铁青的脸色，炽烈的目光，充满莱因哈特的愤怒！也深深刺痛了红发的好友，吉尔菲艾斯的眼神黯淡下来，但为了让对方幡然醒悟，他也必须要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愤怒。莱因哈特既然这样问了，吉尔菲艾斯也必须有所坚持，他低声回答道：“我是您忠实的部下！罗严克拉姆侯爵！”

这样的一问一答，让两人同时意识到彼此之间那份无形但却珍贵无比的友谊，已经悄然地划开裂痕！

“你既然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莱因哈特故作轻松地说道。“我为你准备好房间了。没有接到命令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默然地行了一礼之后，吉尔菲艾斯退出莱因哈特的房间。

事实上，莱因哈特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就是立即到吉尔菲艾斯那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刚才的出言不逊道歉，请求他原谅。没有必要让其他人看见，只要两人私下谈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做，所有的芥蒂当冰释瓦解，但是，只要这样……

但是，即使只要这样，莱因哈特仍然不可能做到！吉尔菲艾斯也会理解我的感受罢——莱因哈特心中自忖道，这是他一种无意识的骄纵心理。

孩提时代，也曾经和吉尔菲艾斯不知吵过多少次架，问题每每总是出在莱因哈特身上，而最后以笑容包容一切的也总是吉尔菲艾斯。

不过，这次会如何呢？莱因哈特有点失去自信了。

【Ⅱ】

人工天体秃鹰之城要塞陷入重重包围，孤立无援。

诚然令人难以置信。半年前，数千名贵族和将领还齐聚此地，繁华奢侈，仿佛整个银河帝国的首都移到这里一样，洋溢着无限的活力与朝气。而如今在民众揭竿反抗，士兵陆续叛离和接二连三的军事败北之下，却隐然成了贵族们的坟墓！

“为何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贵族们不得不为之惶然不可终日！

“今后要怎么办？盟主作何打算呢？”

“不要再说什么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打算！”

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威信及声望跌到谷底，在此之前没有被发现或为人忽略的种种缺点，如今都渲染开来，昭然现在世人眼前。判断错误频繁、欠缺洞察力，统率能力不足，无一不是被人群起而攻击的弱点。

那些原本就看不起布朗胥百克公爵，却推他为盟主，并在他的引导下发起内战的贵族们，也对自己感到鄙夷。最后，贵族们只得停止指责盟主，诅咒自己的愚昧，并在所剩无几的选择中，试图找出能使不幸降至最低的出路来。

战死、自杀、逃亡、投降——四者之中，应该选择哪一个呢？在前二者中做抉择的人困扰最少。他们虽然勇敢但却毫无意义地朝着死亡的道路踏进。而选择生存的人，就如在汪洋大海中飘摇不定的小船，茫然不知所措。

“如果我们投降的话，金发小子——不，罗严克拉姆侯爵会接受吗？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啊！”

“没错！空手而去的话，铁定没有希望！最好能带个什么礼物去……”

“礼物？”

“最好的礼物莫过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首级！”

他们噤声环顾四周，因为他们对自己突然产生的这种想法也感到恐惧和羞愧。

终于，选择自杀的人开始展开行动了！——一些年事已高的贵族，还有在内战中失去儿子或亲人的伤心欲绝的家属，在他们之中，有的人放弃一切，服毒自尽。也有人效法古罗马人，一面诅咒莱因哈特，一面割手腕或咽喉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每有一个人自杀，活着的人的意志就更加凋零了。

布朗胥百克公爵沉溺于酒中。一步步重蹈立典亥姆侯爵的旧路，而他或许仍不自知。只是和已经死无存尸的竞争者比较起来，他的个性比较开朗。他命令年轻的贵族们集合起来，饮酒嘻闹。借着酒精振

奋神经，破口大骂那个一步登天的金发小子，扬言要将他杀死，再取其头盖骨做成酒杯！有心的人看得眉头深锁，对将来愈来愈悲观。

目前，唯有以菲尔格尔男爵为首的年轻贵族们尚未丧失斗志。他们之中有一部分的人是异想天开的乐天派。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决战，取下金发小子的头颅，重新改写历史，弥补过去的败绩！只有作最后的一战了！此外别无它途！”

他们主张誓死一战，并在酒席之间说服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重整残余的兵力，准备打一场起死回生的决战！

※※※

当看到最初一封由奥丁送达旗舰伯伦希尔的信时，年轻的帝国元帅露出微笑。

“喔！是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写来的信吗？”

莱因哈特脑海中浮现出希尔德那闪耀着智慧和活力的双眸。心中因吉尔菲艾斯而来的不快也暂时抛到九霄云外。卡匣放进机器后，伯爵爱女栩栩如生的立体影像开始对他说话。

希尔德信中泰半都在描述帝都奥丁亲莱因哈特派的贵族和官僚的动态，内容与元帅府的报告书近乎吻合，不过，引起他注意的是有关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的部份。

“宰相在囊括全部国政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游走于帝都的达官贵人之间，似乎在进行某种长远的计划！”

希尔德的表情和声音隐含着嘲讽而又透着严肃，她是要莱因哈特留意此事。

“老狐狸！看来是在忙着准备暗中对付我吧！”

脑中又浮现出那目光严峻，银发如云，鼻子尖挺的七十六岁老者的身影，莱因哈特一声冷笑。他也早已做好准备对付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宰相！不过，或许还没有必要操之过急，因为他手中仍握有皇帝和国玺这两张皇牌，只要一张纸便可以合法地剥夺莱因哈特的地位。

莱因哈特跳过第二到第六封信不看，拿起第七封，那是姐姐寄来的。

询问了弟弟的健康状况，并表达了各种亲切的关怀和想念后，安妮罗杰最后说道：“……你一定不可以忘记，什么才是你最应该珍惜

的。有时候，它或者会使你觉得厌烦，但与其在失去了之后才深深后悔，不如在它尚未失去之前，看清它对自己有多么重要，不管发生什么事，记得找齐格商量，听听他的意见！最后，等你们回来欢聚！期待重逢。”

莱因哈特柔软的手指托着形貌姣好的下颚，陷进沉思之中。他再一次倒带。

是敏感吧！他觉得姐姐那美丽而优雅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霾，姐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他有点担心。尽管如此，安妮罗杰说“凡事要和齐格商量”——这句话令现在的莱因哈特感到相当不满！姐姐是认为吉尔菲艾斯的判断能力比我高吧！——想到威斯塔特的屠杀事件，莱因哈特不禁为之惜然！或许的确是如此！但是，莱因哈特自认并非任性而为，而是握有充份的理由。

威斯塔特的惨事曝光之后，民心完全背弃了布朗胥百克，内战不也因此比预期要来得提早结束吗？而且就结果来看，这事件也加速了旧体制的解体，使自己这一方成为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目标，这不是很好吗？吉尔菲艾斯太理想化了，掉进了形式主义的泥潭！除此之外，莱因哈特心中还惦记着一件事——姐姐一直没有提到“问候齐格”——这是否表示姐姐也同时去信给他了？如果是的话，姐姐会对吉尔菲艾斯说些什么呢？莱因哈特很想知道，但他现在对吉尔菲艾斯存有心病，所以忍住了没有向他开口询问。

不过，不管自己和吉尔菲艾斯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当面对奥贝斯坦再三要求削减吉尔菲艾斯的权限时，他还是会永远保护着红发挚友的。

“我知道即使全宇宙都与我为敌，吉尔菲艾斯也一定会站在我身边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一直也是如此。既然这样，那么，你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吗？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对莱因哈特热切关心的问题，义眼的参谋长冷静地回应道：“阁下，我并没有要您肃清或放逐吉尔菲艾斯提督的意思，不过，我奉劝您应将他与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等提督置于同等的地位，视他为部属之一就好了，没有必要在组织中设立第二把交椅！否则，不管他是有能也好，无能也罢，对组织来说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部下要效忠的对象只有‘第一人’，不能有‘第二人’！”

“我知道了。好了！不用再劝我了！”

莱因哈特沉声道，令他感到不愉快的是，奥贝斯坦所言虽为陈腐但却属实。为什么这个男子所说的虽然正确，但自己却无法产生共鸣呢?

※※※

米达麦亚正在罗严塔尔的房间，两人玩扑克牌正是起劲。桌上放着咖啡，看来似乎已经过一番长期争战了。

“罗严克拉姆候爵和吉尔菲艾斯提督之间，似乎有点怪怪的！”

米达麦亚说毕，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这件事是真的吗？”

“这阵子才听说的！”

“这可是个危险的传闻啊！”

“是非常危险啊！我们能有何对策吗？”

“实在麻烦哪！若不是事实，倒有几个办法值得参考。若是事实的话，那真是太糟糕了。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不能置身事外……”

“这么说来，如果插手不当的话，只怕星星之火会扩大为燎原大火啊！”

两人看看牌面，各自抽回三张牌。这次，罗严塔尔开口道：“以前我就注意到，咱们的总参谋长对罗严克拉姆侯爵公私两方面重用吉尔菲艾斯之事，似乎很不谅解。他提出的‘第二人’有害论，在理论上还是蛮有道理的……”

“奥贝斯坦吗？”

米达麦亚的声音中不存好感。

“我承认他是个很有智略的人！但他老是喜欢无风兴浪，一向顺利进行的事，何必因为和理论不符，就强行去改变它呢？何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看看牌面，米达麦亚紧绷的脸皮顿时放松下来。

“我赢了！四条了！说好了，明天的酒由你请！”

“慢着！我也有四条哪！”

金银妖瞳的男子促狭地笑了起来。

“三张皇后和一张鬼牌！很遗憾啊！疾风之狼！”

张口结舌的米达麦亚把牌丢到桌上时，警报突然响起！敌人从秃鹰之城要塞来袭！

※※※

促使布朗胥百克下定决心鲁莽出击的人，便是以菲尔格尔男爵为首的激进派年轻贵族。然而，贵族联合军并没有倾尽全力。因为梅尔卡兹虽然默不作声，但众将领之中有一位份量颇重的——法伦海特中将断然拒绝率兵出战。

“我们应该善用要塞的优越条件，使战争变成长期消耗战，以静待状况的变化，现在仓促出击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加速失败的到来罢了！”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水色的瞳眸中微微泛着愤怒与轻蔑。

不但如此，法伦海特还将以前的不满全部渲泄出来。

“从一开始，公爵和下官之间就是同志和盟友，而非主从关系。虽然身份有所差别，但同为银河帝国的朝臣，目的皆在对抗专横的罗严克拉姆侯爵，维护高登巴姆王朝！我们应以这个目的为前提，团结一致才是。下官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忠告各位，现在出击只会使事态演变至最坏的情况，布朗胥百克公爵，请您三思！”

法伦海特的发言激昂鼎沸！布朗胥百克公爵气得脸色发青！以前若听到有人竟敢当着他面如此口出狂言，他绝不会善罢干休的！一发起脾气来，他常会抓起桌上的酒瓶或杯子，往随从的身上摔去。行星威斯塔特所发生的悲剧即是此种行为的延伸。

但到了最近，他才体会到人心叛离日益加剧，这已经使他丧失了赢取全面胜利的信心。公爵压下自己的怒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像要掩饰自己的胆怯似的，只丢下一句“我们不需要懦夫！”终于无视于法伦海特的反对，下令出击了。

当梅尔卡兹和副官舒奈德走出室外，要随同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大队出击时，法伦海特从后追了上来，叫道：“梅尔卡兹司令，请等一下！”

梅尔卡兹停下脚步。

“梅尔卡兹司令，您明知公爵这么做是自寻死路，为何不阻止他这种愚行，还要陪他一起去送死呢？”

梅尔卡兹摇了摇头，平静地道：“大局已定，这个时侯再怎样阻止也无济于事了，法伦海特中将，你还年轻，前途无限，死在这里太可惜了，在我们这次战败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妨归顺罗严克拉姆侯爵，为新银河帝国效力，以他的器量，一定会原谅你的。”

“司令官……但您自己……”

“我老了，对战争也感到很厌倦，高登巴姆王朝灭亡了，我这种老兵也失去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个军人，现在只希望能在战场上有个了断……好了！中将，我们就在此言别，以后可能不会再见，你要保重！”

梅尔卡兹说罢就这样转身飘然而去。法伦海特站立当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对着梅尔卡兹的背影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

【Ⅲ】

发动进攻的贵族联合军在一轮激烈的炮击之后，把舰首排成一列，转而为突进，表明了孤注一掷的决心。

面对敌军此一态势，莱因哈特把配备有大火力、大口径光线炮的炮舰一字排开形成三列横队，连续发射炮火，使敌人舰队笼罩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

贵族联合军的战斗意志并不低。每受到一次损伤就退后重组舰队然后再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虽然屡战屡败，完全处于挨打的局面，但斗志之高令人佩服。

不久，莱因哈特对小心布署于后方的快速巡航舰队下达出击命令，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发动致命的一击。

真是绝妙的好时机，单单这么一击，对方前前后后六波的攻势便被粉碎了，贵族联合军立即陷于垂死挣扎的绝境之中。更何况这次作战的指挥官是鼎鼎大名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

这场战斗中，莱因哈特一如既往地把最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最信赖的红发好友。只不过以往总是由他口头亲述作战指示，这一次则透过奥贝斯坦下达命令，莱因哈特心里的感受可说是非常复杂。

因为立典亥姆侯爵在奇霍伊萨星域会战中的惨死，光听到吉尔菲艾斯的名字，贵族联合军士兵们的信心就产生动摇了。有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年轻而永远不败的提督的威名已经对敌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那红发小子没啥好怕的。这正是我们为立典亥姆侯爵报仇的好机会啊！”

贵族联合军的指挥官们虽然这样大声叱责，但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吉尔菲艾斯指挥的巡航舰队以压倒性的气势及速度击毁了联合军的战阵，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坎普，毕典菲尔特等先后加入了战场，莱因哈特军以全面的攻势来加快了获胜的速度，而就在那一瞬间，可以见到胜利就在眼前了。

※※※

一则通讯传进了正在追逐着败走敌军的罗严塔尔的指挥室。那是来自敌将之一菲尔格尔男爵的挑战，出现在通讯屏幕上的男爵虽然承认己方的失败，但是他却以战舰对战舰的单打独斗方式向罗严塔尔提出挑战，其实他本来是想挑战他最痛恨的“金发小子”——莱因哈特的，但因联络不上莱因哈特的旗舰，只好找上了罗严塔尔。

“真是蠢得可以，不要理他！和败兵残将决斗没意思，由得他在那里大呼小叫吧！”

罗严塔尔冷漠地丢下这句话，无视于提出挑战的菲尔格尔男爵的叫嚣，继续前进。

继罗严塔尔之后出现在菲尔格尔面前的是率领“黑色枪骑兵”的毕典菲尔特，不过，连素有猛将之称的他也不屑于理会疯子似的菲尔格尔的挑战。胜负已经见分晓了，到这个时候还跟已垂死在即的敌人单打独斗，非但愚蠢而且毫无意义，只有徒增伤亡罢了。

※※※

“可以停止了！阁下！”

看不过对着萤幕不停吼叫的菲尔格尔男爵的狂态，参谋休马哈上校劝阻道：“没有人会和你决斗的，因为那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事已至此，你应该高兴还保有着性命，现在你应该做的是想想在何处落脚以静待日后卷土重来！”

“住口！”

男爵一口拒绝了部属的忠告。

“应该高兴还保有性命？这是什么话？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为了维护帝国贵族的无比的尊严，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光荣战死，流芳百世！”

“光荣战死？流芳百世？”冷冷的笑意中有着无可奈何的苦涩。“就因为你老是说这些梦话，所以才会一败涂地的。说到底，你只是在美化自己的无能，沉浸在自我陶醉当中而已。”

“什、什么……！”

“我已经受够了你这些所谓的‘尊严’！如果你要的是光荣战死，那你就自己去死好了！没有理由因为你的自我陶醉而让所有部下都陪你白白送上自己的生命！”

“你这混蛋！”

怒吼的男爵想拔起光束枪，却笨拙地掉到地上去了。他从地上捡起，再次瞄准参谋的胸口。

但是，从好几把枪中发射出来的光束却比他快了一步，由几个方向贯穿了男爵的身体。

男爵的军服上开了几个洞，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三四步。睁得大大的眼中看不到跟前的部属，仿佛只是凝视着那已失去而不再回来的光荣日子。男爵倒卧在地上时，有几个人看到他的嘴唇在蠕动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到他说的“银河帝国万岁”。休马哈上校叹息了一声，走到在他尸身旁，把他的眼睛阖起来。射杀了上司的士兵们都集中到休马哈身边。

“参谋大人，今后该怎么做？”

士兵们一向都很信赖理智的参谋。

“现在想加入罗严克拉拇候爵的阵营也已太迟了。我想暂时到费沙自治领去躲一阵子，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了。”

“我……可不可以跟您一起去？”

“说起来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当然可以。其他不想跟我走的人就直说无妨，想投效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想回故乡的，悉随尊便。”

不久之后，原本属菲尔格尔男爵的战舰在新指挥官的领导下脱离了战场，拖着战后一身的疲惫和伤痕消失在宇宙的深渊中。

※※※

其它的舰艇则发生了不同的事态。以冷硬表情注视着主张自爆并要全体人员自杀的舰长的下士官不发一言，即掏起了腰间的光束枪，朝着舰长的脸射过去。

“畜牲！你要造反啦！”

大声怒骂的副舰长欲拔枪射击却反遭射杀，倒躺在舰长身上。这时候舰内已充满了交织的火光。军官和士兵分成了两派开始互相射击。

高级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冲突并不止发生在一二条舰艇上。平民和下级贵族出身的低级将校、下级军官、士兵拒绝在最后关头毫无选择地和贵族们走上毁灭之路。

有的舰艇的舰长因为平时常欺凌士兵，以致于被活活丢进核融合炉中。在某条舰艇上，两个平时最不得人心的高级军官被迫互殴直至当中有一人死亡，而胜的一方则被士兵从气阀丢到太空中。而在另外一艘舰上，一个平时充当舰长的眼线，常常对舰长打小报告的士兵则被人在脖子上套了绳子拖着在舰内到处走，最后被射杀。

五个世纪以来，郁积在人们心头的愤怒、不满、怨恨似乎在战场疯狂的气氛点燃下沸腾了。贵族联合军的很多舰艇都已变成叛乱、自相残杀，集体私刑的执行场了。许多为士兵所控制的舰艇向莱因哈特军发出了“我们愿意投降，希望能得到宽大的处置”的信号，并且停止了动力表示屈服。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舰艇上的士兵因为太热衷于复仇，以致忘记了送出投降的信号，结果被莱因哈特军的炮火击中而爆炸了！此外，还有的舰艇甚至对着败走的己方同志开火，以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到了最后关头，贵族联合军历经五百年，在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之下堆积而成的颓废状态便暴露无遗。整个形势显示出其怨不得人，自作自受的悲惨下场。

※※※

“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就曾说过：‘那些平民出身的士兵对贵族军官的反感会是我们获胜的原因之一。’果然被她说中了。”

在伯伦希尔旗舰的舰桥上，莱因哈特一边凝视着萤幕一边说道，参谋长奥贝斯坦中将应道。

“老实说，我原先并不认为战事会在今年结束，没想到结局来得这么快。不过，这也是贼军应得的报应。”

“贼军……”莱因哈特冷冷地喃喃说道。既然他已大获全胜，而门阀贵族也已彻底失败，那么在帝国的正式记录上，他对贵族联合军的称谓就被赋与正面的价值了。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审判失败者是胜利者被赋与的当然权利，而莱因哈特也准备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

如果败的是莱因哈特，毫无疑问地，“贼军”这个污名和不名誉的死就是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一想到此，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为行使这个权利而感到犹豫。

“前方的敌人已丧失抵抗能力。你就在近日内返回奥丁，准备对付后方的敌人。”

莱因哈特的命令虽简短，但是奥贝斯坦已能充分了解他的意思。

“是！”

接下来战场就会从宇宙移到宫廷，武器则由大炮变为阴谋。战况的激烈程度应该不会亚于大舰队之间的大规模会战。

【Ⅳ】

梅尔卡兹的旗舰和秃鹰之城要塞之间横亘着已得胜的敌人舰队，坠入绝望的深渊之中，他已无归路了。

梅尔卡兹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私人房间，拔起腰间的光束枪出神地看着。这将是他这一生中所能使用的最后一件工具了。

梅尔卡兹重新握紧枪，并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正要扣下扳机时，门突然被打开来，副官飞也似的跑了进来。

“请住手，阁下。请千万保重自己的生命啊！”

“舒奈德少校……”

“请原谅属下，阁下。为防万一，刚才我已经把您光束枪的能源匣拔掉了。”

少校扬了扬手中的黑色盒子。

梅尔卡兹苦笑着把已形同废物的光束枪丢到桌上去，少校连忙把枪捡了起来。

私人房间里不很大的萤幕上清楚地反映出贵族联合军溃不成军的凄惨景象。

“或许我早就想像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了，而事实也真的是这样。我以往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把这一天往后拖延罢了。”

梅尔卡兹把视线转到副官身上。

“对了，我怎么没注意到，你什么时候把能源匣拿掉的？”

少校不说话，他把光束枪的枪身拆开来给梅尔卡兹看，能源匣好端端地放在里面，梅尔卡兹轻轻地张了张嘴。

“我竟然被你给骗了。你这样做就只是要我打消寻死的念头吧？少校。”

“是的。”

“可是，你说我活着干什么呢？我是一个败军之将，以新的权力体制来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叛者。帝国之内已没有我容身之所。如果我投降的话，罗严克拉姆侯爵或许会饶了我，但作为高登巴姆王朝的旧臣，我还有何面目去见皇帝陛下。”

“不！阁下，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宇宙如此广阔，还有很多罗严克拉姆侯爵管不着的地方，您如不想屈服于他旗下，可以到那些地方去，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无论您到那里，属下都一定会追随您左右！”

“你是说要我逃亡？”

“是的，阁下。”

“如果要卷土重来，那么，你所说的逃亡地应该不会是费沙，难道……你是指——自由行星同盟？”

“是的。”

“自由行星同盟……”梅尔卡兹喃喃说道。

这个名词听来竟有种新鲜的感受，仔细想来，长久以来自己总是无现于其存在，一直称对方为“叛军”。

“我和他们持续作战了四十年之久。他们杀了我许多部属，我也杀了他们很多人。他们会收留我这样的人吗？”

“我们去投靠那位赫赫有名的杨威利提督吧！听说他与别不同，宽宏大量。就算是不行，原本也早就好不到那里去了，到时属下也会跟您一起作个了断。”

“胡扯，你必须活下去！你还不到三十岁，以你的能力，罗严克拉姆侯爵一定会重用你的。”

“我承认对罗严克拉姆侯爵没有恶感，可是我的长官由始至终只有一个，就是司令官您。阁下，请您下定决心吧！”

舒奈德静静等待着回答。而他的耐心也有了回报。

梅尔卡兹点点头说道：“好吧，我也不能只顾着自己，一切就交给命运来决定吧！我们去投靠杨威利提督。”

【V】

秃鹰之城要塞濒临死亡。

外壁被炮火重创了，内部则充斥着一片混乱和无秩序的嗓音。

“安森巴哈准将……安森巴哈在哪里？”

贵族联合军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无力地叫着。有几个将官，士兵在他的四周走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多看这个沮丧的贵族一眼。他们都已面临最后的抉择了，谁也没空去管别人的死活。

“安森巴哈准将……”

“我在这里，阁下。”

公爵回过头来，忠实的心腹就在眼前，身旁跟了几个部属。

“哦，你们在那里呀！我在监狱里找不到你，我还以为你已经逃了。”

“是我的一些部属救我出来的。”

对于自己被打进牢里一事他只字不提，准将对盟主深深一鞠躬。

“我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很遗憾，阁下。”

“唔，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讲和一途了。”

“你是说讲和吗？”准将眨了眨眼。

“我会提出对他相当有利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承认那小子的霸权。以我为首的贵族们会全面支持他。这应该不是个不好的条件吧？”

“……公爵。”

“对，对了，我让我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他吧！这样一来，他就是先帝的孙女的夫婿了，也就有继承皇统的正当资格了，对他来说，这样总比背着篡位者的污名来得好吧？”

准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用的，阁下。罗严克拉姆侯爵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如果在半年之前，或许还有可议之处，然而，现在他已不需要您的支持了。他有实力又有地位，这是谁都阻止不了的事。”

准将眼中流露出对主君的怜悯表情，公爵全身战栗着，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我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是帝国贵族中无人可比的名门的主人。难道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要杀我吗？”

“啊！您还不了解吗？阁下。就因为这样，罗严克拉姆侯爵更不可能让您活下去了！”

公爵的血管中仿佛被某种沉重的流动物充塞着。他的皮肤也好像在一瞬间因血液循环受阻造成不规则的流动而变了色。

准将接着毫不客气地附带说道：“而且您又是人民的公敌。”

“什么……？”

“威斯塔特发生的事，难道您忘了吗？”

公爵使尽全身的力气叫道：“胡说！处死那些贱民难道就犯了人道上的罪？我只在行使一个贵族，一个支配者所具有的特权！”

“平民们可不这么想，罗严克拉姆侯爵大概也支持他们吧！以前的银河帝国是遵照以阁下为首的贵族的理论来行事，可是从现在这一刻

开始，宇宙的一半已经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所支配了。为了让大家都清楚这一点，罗严克拉姆侯爵可能会杀了阁下，应该说他是非杀你不可！若不杀您，他的大义名份就无法成立了。”

长长的叹息自公爵的口中流出来。

“我明白了，我是非死不可了。可是，我不甘心帝位就这样落到那个小子的手中，他应该跟我一起下到地狱去。”

“……”

“安森巴哈呀，你一定要帮我阻止那个家伙篡夺帝位啊！如果你能发誓为我做到这一件事，我就可以死得瞑目了，请你帮我杀了他！”

安森巴哈凝观着两眼燃烧着熊熊烈火的主君，然后以冷静果决的表情点点头。

“我明白了！我向您发誓，我一定会千方百计杀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不论是谁都可拿到帝位，就是他不行！”

“好吧……”银河帝国内最大的门阀贵族用舌头舔舔他干裂的嘴唇。虽然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恐惧的影子却怎么挥也挥不去。“尽可能……尽可能让我死得舒服一点。”

“我很了解您的心情，用毒药好吗？事实上，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他们转移地点到公爵的豪华房间。房间虽然被逃亡的士兵弄得残破不堪，不过架上面还留着几瓶葡萄酒和白兰地。

准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小如小指头的胶囊，这是由两种药剂混合而成的一种混合物，其中一种能阻止脑细胞吸收氧气，引起慢性脑死；另一种则有麻痹痛觉神经的效果。

“吃了药会很快睡过去，没有丝毫痛苦。请您把它溶到酒里面然后喝下去。”

安森巴哈从架子上拿下葡萄酒。从标签上确认了那是四一〇年的极品之后，把酒倒进酒杯里，然后撕开胶囊，把里面的颗粒溶进酒里。

布朗胥百克公爵坐进高椅背的椅子里，定定看着酒杯，突然间全身发抖，喉头发出了像被勒紧似的声音。他的目光中已失去了理智的意识。

“安森巴哈，我不要，我不要死！求求你，想办法救我一命！我可以无条件向他投降！我愿意献出领地和地位，只要能活下去！”

准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向部下们使了个眼色。两个牛高马大的男子走上前来，抓住了公爵的身体。以他们的体格来看，其实一个人也就足够了。

“你们干什么？太放肆了，放手！”

“身为布朗胥百克公爵家的最后一个主人，请您勇敢地自决吧！”

安森巴哈拿起葡萄酒杯，送到一动也不能动的公爵嘴边，公爵紧紧地闭着嘴，坚持不喝下毒酒。安森巴哈用左手捏住了公爵的鼻子。不能呼吸的公爵涨红了脸，当他受不了而张开口的那一瞬间。掺了毒的葡萄酒就像一道鲜红的瀑布，深深注入这位大贵族的喉咙。

公爵的眼中充满了惊恐。然而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安森巴哈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时，公爵的眼皮开始下垂，全身肌肉开始松弛。当他的头无力地垂下来时，准将命令属下把公爵的尸体抬到医务室去，部下们都茫然不知所措。

“但是，公爵他已经死了啊！”

“所以才要这么做，照我的话做！”

准将的答复显得有些奇怪，部属们虽然百思不解却也依令行事。准将看着他们行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喃喃说道：“黄金王朝就此倒塌了，接下来的当真会是绿色森林的天下吗？”

所谓绿色森林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这个称号是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赐给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的。

※※※

一个老年士兵拿着小型计算机漫无目的地在通道上走着。驾驶着氢气动力车的下士官把车子靠上来吼道：“喂！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你要逃跑或是要竖白旗投降都可以。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军队马上就要攻进来啦！”

转过身来的士兵动也不动，反而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你是什么军阶的？”

“看阶级章不就晓得了吗！我是陆军上土，那又怎么样呢？”

“是陆军上士啊？那么应该是2840帝国马克了。”

“喂！老伯……”

“好了，这是帝国银行的取款证明书。只要有这张单子，不论在哪个行星的分行都可以兑换现金。”

陆军上士大声道：“老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从今天起，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啦！”

“我只知道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我是负责发薪水的。”

老人悠悠地回答。

“不管世界怎么变，都只是上面的人在替换。我们下面的人还是得吃饭呀！要吃饭就得领薪水嘛！所以说，不管是谁支配都没有什么分别。”

“好了，我知道了。总之，你上来吧！我载你到投降者的集合点去。”

载着上士和老兵的车子开走了之后，一个有上校军阶的年轻贵族为了寻找重兵器而出现在通道上。他还没有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

“这个仓库也是空的吗？”

虽然这样喃喃说着，上校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打开了仓库的门，门被打开了，就在那一瞬间，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

军需物资像山似地堆在室内。从食粮、医药品、衣服、毛毡、兵器到弹药，无一不齐。里面五、六个忙碌着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了一跳，当场呆住了。上校大声喝道：“你们在干什么？这些如山的物资是怎么回事？”

下级军官和士兵们被上校愤怒的表情给一时镇住了。然而，抱在怀里的东西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上校见状更如火上加油。

“说不出来吗？好！那我帮你们说！你们这些家伙不把这些东西往前线送，都窝藏在这里，是打算以市价出售，中饱私囊，对不对？”

士兵们没有作声，但脸上的表情就是对上校质问的辩解，对跟前这些“顽劣平民”所产生的怒气，使上校的理性完全瓦解了。

“不知羞耻的家伙，站在那里不要动！我要整顿军规！”

惨叫和怒吼交错响起，上校的头被盖上了毛毡，在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之后又惨遭射杀，前前后后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贵族上校仍然坚信着士兵对军官的制裁是绝对无权反抗的。

※※※

零星的抵抗终告结束，要塞被完全控制之后，提督当中最先踏出收服的第一步的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他们看见通往大厅的道路两侧坐满了变成俘虏的贵族们。贵族们畏于莱因哈特军手上的武器，把受了伤而且肮脏的身体紧紧地匍匐在地上。

米达麦亚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会看见大贵族们有这么悲惨的一天，难道这就是新时代开始的象征吗？”

“至少，旧时代是真的结束了。”

罗严塔尔回答。贵族们战战兢兢地抬头看着他们两人，然而，眼中却已没有了丝毫的敌意，有的只是恐怖和不安，以及对胜利者的谄媚之色。甚至有人在眼光和他们相遇时还刻意扮出一副卑屈的笑脸。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最初是感到讶异，接着便生出了一种厌恶感。这不正是我方已经获得全面胜利的明确证据吗?

“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就是我们的时代了。”

两个年轻的提督昂然地抬起头，大步走过了失败者的行列。

# 第九章 别了！远去的日子

【1】

九月九日，秃鹰之城要塞。

在举行胜利仪式典礼的大厅入口处，卫兵提醒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不能带武器进去。红发的年轻人顺手拿下腰间的光束枪之后，突然想到要问个清楚。

“我是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真的不能带武器进去吗？”

“即使是吉尔菲艾斯提督也没有特例，这是元帅的命令，很对不起。”

“我明白了。算了，没关系。”

吉尔菲艾斯把光束枪交给了卫兵。以往在其他的提督处于需要解除武装的场合时，莱因哈特也特别允许吉尔菲艾斯携带武器。因为这个原因，其他的将官都知道吉尔菲艾斯是莱因哈特阵营的第二号人物。可是这个习惯似乎已有所改变了。

他加入了已经先行进入室内的提督们的行列，和他们交换了注目礼。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眼神有着微妙的光芒，看来他们也察觉到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之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不能有特权意识——吉尔菲艾斯也这样告诫自己——但是心中还是免不了有些伤感，和莱因哈特的关系大概只能止于主君和部属而已了。

真的只有这样而已了？吉尔菲艾斯想抖落那紧紧缠着自身的寂寞思绪，下位者是不能要求和上位者有对等关系的吧？就暂时忍耐一阵子吧！即使莱因哈特一时糊涂或犯错，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晓得的。过去，这十一年间，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过去……吉尔菲艾斯发现自己心中有些不安。过去一直是这样没错，而且他也相信那是永远的。可是，或许他是太自以为是了……

※※※

司仪像是夸示他的肺活量似的大喊：“银河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阁下驾临！”

莱因哈特踏着火红色的地毡走了进来，并列于两排的军官们一齐向他敬礼。

这个敬礼在不久之后将会变成正式的最高致敬吧？那是对拥有皇者之冠的银河系宇宙的唯一尊者所行的礼。大概再过两年或三年吧？到了那个时候，这位出生于有名无实的破落贵族家庭的金发年轻人就可以切切实实达到自己的野心了。

和吉尔菲艾斯的视线相遇时，莱因哈特迅速地移开了目光。莱因哈特听从了奥贝斯坦的进言，取消了吉尔菲艾斯自由携带武器的特权。他是一个霸者，是一个主君，而吉尔菲艾斯只不过是个部属而已，不应该让他有特别的权利和意识。以前是自己太疏忽了，没加以区分，以后也不准他直呼莱因哈特的名字，要跟其他的提督们一样称呼“罗严克拉姆候爵”或“元帅阁下”，权力只能由主君一人独享。

战胜仪式之前是接见被俘虏的敌军高级将领，其中有一人是莱因哈特的旧识法伦海特中将。

“法伦海特吗？好久不见了，我想是自亚斯提星域会战之后吧？”

“是的……”

有着水蓝色眼眸的提督并无惧意，莱因哈特也无意侮辱勇猛善战的败将。

“参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阵营不像是你会做出来的败笔啊！以前的事我可以不计较，告诉我，你愿不愿意跟随我，做我的部下？”

“我是银河帝国的军人，既然阁下已掌握了帝国的军权，我理当跟随你。虽然是绕了一大圈弯路，不过今后也可归回正途了。”

莱因哈特点点头，命人解下法伦海特的手铐，让他加入军官的行列。人才也就这样不断集结到他的阵营里了。这样一来，莱因哈特也不用什么事都只依靠吉尔菲尔斯了……梅尔卡兹逃掉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

※※※

行列的末端发出了嘈杂声。

原来是装在特殊玻璃棺里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遗体被送进来了。每个人都不无感慨地看着穿着军服，横躺在玻璃棺里的帝国最大贵族的遗体。

安森巴哈准将伴着棺柩走进来。

被视为已故布朗胥百克公爵心腹的这个男子走到大厅的入口处，面无表情地对着年轻的霸主一鞠躬，然后以缓慢的脚步伴随着玻璃棺一起走上前。

极低沉的，也极清晰的冷笑声从两侧的行列之间传了出来。这是武人们对一个把主君的尸体当作礼物来呈送，并要求投降的卑劣男子的反感表现。

这些笑声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鞭子狠狠抽打着安森巴哈的全身，莱因哈特之所以没有制止是缘于潜藏在他性格中属于年轻人的那种不轻易宽赦的洁癖。

来到莱因哈特面前，安森巴哈又恭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按下按钮打开了玻璃棺的盖子。

他或许是要胜利者实地检查失败者的遗体吧？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目击者在那一瞬间都无法理解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一幕，只见安森巴哈把手伸向主君的遗体，迅速打开了尸体的军服，变魔术一般从里面抓起了像是由圆筒和立方体结合而成的奇怪物体，那是陆战中两军短兵相接时所用的强力小型火炮——手提型加农炮！原来安森巴哈早就把尸体的内脏拿了出来，把手提型加农炮藏在里面了！身经百战的勇将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目瞪口呆。不只他们，即使莱因哈特自己，虽然也意识到了危险，但这情况来得太突然了！以致于身上的肌肉完全不听使唤，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炮口正对着金发的年轻人。

“罗严克拉姆侯爵，我要为我的主君布朗胥百克公爵报仇！”

安森巴哈的声音在一片死寂中响起，随即轰然一声，手提型加农炮吐出了火舌。

手提型加农炮的火力足以一击就摧毁小型装甲车和单座式战斗艇，莱因哈特的身体应该早就化为碎片四处飞散了。但是，这一击的准头却偏了，距离莱因哈特左边两公尺处的壁面被炸成了好几片，穿了一个大洞，在白色的烟雾中崩落了下来，冲击波强烈地扫过莱因哈特的脸颊，灼灼生痛。

安森巴哈的口中发出了不甘的惨叫声。当所有的人都像化石般，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的那一瞬间，只有一个人采取了行动！这个人闪电般跳向安森巴哈，及时扳过了手提型加农炮的炮口，他，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手提型加农炮掉落到地上，发出了极不谐调的声音。年轻、机智、敏捷、体能都胜过对方的红发年轻人抓住了大胆暗杀者的一只手腕，想把他扭倒在地上。安森巴哈的脸上满是凄绝的表情，他抡动着另外那只可自由活动的手，把手背强压到吉尔菲艾斯的胸口，银灰色的光线带着鲜血从红发年轻人的背部喷出来！安森巴哈甚至准备了类似戒指的雷射光束枪！胸口被光束射穿的吉尔菲艾斯觉得那股灼烧的痛楚仿佛要炸裂他的身体似的，但是他并没有放松暗杀者的手腕。对方的戒指又闪起了光芒，光束这一次穿过了吉尔菲艾斯的颈动脉。

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刻，似乎响起了像是竖琴同时断了几根弦似的异样声音，鲜血从吉尔菲艾斯的脖子喷了出来，仿佛骤雨般洒落在大理石地板上。

解除了众人约十秒钟之久的惊愕，或许就是这个声音。提督们喝骂和军靴踏着地板的响声此起彼落响起，众人齐心合力抓住了安森巴哈，把他重重按压在地上。此时又有沉闷的声音响起，安森巴哈的手腕骨被吉尔菲艾斯硬生生拗断了！虽然身上中了两个致命伤，流失了大量的血，吉尔菲艾斯却还紧紧扣着暗杀者的手腕不放。

米达麦亚连忙用手帕压住了两膝跪在地上的吉尔菲艾斯脖子上的伤口，白色的手绢立刻被染成鲜红色。

“医生！快叫医生来！”

“已经……太迟了！”

红发的年轻人不仅头发一片鲜红，全身也都浸浴在鲜艳的血色中，提督们都默不做声，脸色难看之极，根据以往的许许多多经验，他们知道已经回天乏术，再没有办法抢救了。

安森巴哈被压倒在吉尔菲艾斯所流下的血泊中，坎普和毕典菲尔特用力压着他，他试图挣扎，但却一动也不能动。但是，这个时候，他却突然提起了干涸的笑声，这使得提督们又吓了一跳，以为他还有什么花样。

“布朗胥百克公爵，请原谅我，我失败了！我这个无能的属下无法完成对您许下的承诺，要使这个金发小子下地狱可能还要几年的时间……”

“说什么鬼话？这个混蛋！”

坎普气得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揍的头在地上不停地晃动，安森巴哈像毫无所觉，仍自顾着喃喃说道：“是我的力量不够，属下陪您一起去……”

“糟了！立即阻止他！”

察觉安森巴哈意图的罗严塔尔大叫，朝暗杀者飞扑了过去。可是在他的两手抓到之前，安森巴哈的下巴微微地动了动，已经咬碎了藏在臼齿里面的毒胶囊。罗严塔尔的手掐往了他的咽喉，想要阻止他吞下毒药，但已迟了一步，安森巴哈死意甚坚。

安森巴哈的两眼大大地睁着，渐渐失去了焦点。

※※※

莱因哈特陷入一片黑暗中，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停止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努力从座椅上站起来，无比艰难地一步一步走过去，在他那冰蓝色的瞳孔中，看不到手下的提督们，也看不到那个想杀他的男人。他的视野中只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救他一命的好友。

只为救他一命——对！吉尔菲艾斯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一直在帮他。这个红发的挚友从他们少年时代相逢的那一天起就保护着有许多敌人的他，无怨无悔地做他肝胆相照的朋友，并且包容着他的任性。朋友？不！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对他而言远超过朋友、兄弟！而他却想将这么一个人与其他的提督同等看待！如果吉尔菲艾斯身上有枪，那么，暗杀者在拿起手提型加农炮的那一瞬间就会被立即射杀，而吉尔菲艾斯也就不必用自己的血肉挡住敌人的枪口，可以不流一滴血就把事情解决了。

是自己害了他！吉尔菲艾斯现在会倒在血泊中受着痛苦，都是自己害了他！

“吉尔菲艾斯……”

“莱因哈特大人……您没事吧？”

吉尔菲艾斯眼中那个不顾礼服被血溅污，跪在自己身旁，紧握着自己的手的金发年轻人的影像逐渐模糊了。这大概就是临死前的感觉吧？五官所能感受到的东西越来越远，世界快速地变窄，变暗。想看的东西越来越看不到了，想听的东西越来越听不到了，恐惧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此时此刻，唯一存在于他心中的恐惧或许只剩下以后再不能与安妮罗杰及莱因哈特相见了，而在他所有的生命力流失之前，他有些话是非说不可的。

“我无法再为莱因哈特大人做事了……请您原谅……”

“傻瓜！在说什么话啊？”

莱因哈特原想大叫，勉强才把激动的情绪压下来，降低了声音。这个美得不可思议的年轻人，天生就具有压倒众人的强烈气质，但此时却显得那么脆弱，看起来就像没有扶着墙壁就寸步难行的婴儿一样。

“医生就快来了！这种伤很快就会好的！等你好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到姐姐那儿报告胜利的消息。好不好？就这么说定了！”

“莱因哈特大人……”

吉尔菲艾斯剧烈地咳嗽起来，嘴角也沁出了鲜血，莱因哈特扶着他的头，心痛地道：“在医生来之前你什么都不要说！”

“您一定要将整个宇宙掌握在手中……”

“……会的。”

“请您代我转告安妮罗杰小姐，就说齐格已守住了过去的誓言，我太没用，辜负了她一片心意，以后再也不能随侍在她身边了……”

“不！不要！”

金发的年轻人颤动着惨白的嘴唇。

“我不要转告那种事！要说的话你自己亲自去跟她说！我不会为你转告的！这样好不好？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去见姐姐，她一定也有许多话想跟你说的！有什么话，你尽管跟她说好了。”

吉尔菲艾斯似乎微微地笑了笑，当微笑消失时，金发年轻人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他在瞬间的颤栗中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半个自己。

“吉尔菲艾斯……回答我呀！吉尔菲艾斯，你为什么不说话？吉尔菲艾斯，回答我！这是命令！”

看不过去的米达麦亚把手轻轻放在年轻的帝国元帅肩上安慰道：“元帅，不行了，他已经走了，就让他安静地去吧……”他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因为他看见年轻的主君眼中放射出前所未见的激烈光芒。

“米达麦亚，你在说慌！吉尔菲艾斯绝对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的！”

【Ⅱ】

“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是一样，一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这一问一答的声音都带着深深的感触。

莱因哈特手下的提督们都集合在秃鹰之城要塞的高级军官俱乐部里，军阶最高的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主持了会议。以前这里是大贵族们极尽奢华之能事所建造而成的豪华房间，然而现在这些胜利者们全都愁容满脸，一点欣赏的兴致都没有。

因为在战胜仪式中所发生的惨事，提督们发布了严厉的言论钳制令，禁止消息传播出去，并依照军法共同管理要塞，实施戒严。但是已经过了三天了，大家都认为那是最大的极限了，对首都奥丁那边也不能一直保持沉默。

吉尔菲艾斯的遗体被放进密封的透明箱里，以低温保存着。但是，被悔恨吞噬着的莱因哈特却仍一直守在旁边，听不进任何人的说话，不吃也不睡，让提督们担心不已。

“说真的，平时看元帅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军令如山，我以前根本想像不到元帅会有那么脆弱的一面。”

“不，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死的是你或者我，元帅就不会那么伤心难过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对于元帅来说，绝不是一般的部属或朋友，而是特别中的特别。说起来，元帅就等于是失去了半个自己，而且还是因为自己的过失，他有这种反应也就很正常了。”

米达麦亚这样回答缪拉的话，他洞察之正确也获得了其他提督们的认同，大家都默然地点了点头。不过，时间如此耗费下去更使他们

觉得焦躁不安。

罗严塔尔锐利地闪动着他那不同颜色的两只瞳眸，以强而有力的语气对同僚们说。

“必须要让罗严克拉姆侯爵再重新站起来不可，否则我们会一起朝着银河的深渊合喝灭亡的序曲！”

“可是该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元帅再站起来呢？”

毕典菲尔特茫然地说，坎普，梅克林格，瓦列，鲁兹诸将也都陷进愁苦的沉默中。

在场的提督们只要举起一只手就可让数百万只战舰启动，让数百万个士兵拿起枪来战斗。但在这个时候，这些摧毁行星，征服星系，在星海中来去自如的勇者们竟然也束手无策，没能想出办法来让被悲哀和失落感占据全身的年轻人再站起来。

“如果说要能想出什么解决办法的话，那看来就只有他能办得到了。”

沉默了一阵子，罗严塔尔终于喃喃说道。米达麦亚歪着头问。

“他？”

“你应该知道的，不在这里的那个人啊！就是奥贝斯坦总参谋长！”

提督们不禁面面相觑。

“什么！如果不是因为那家伙提出那个什么建议，吉尔菲艾斯提督就不用白白牺牲生命了！难道到头来还得借助他的智慧吗？”

米达麦亚的语气中并没有刻意隐藏厌恶的感觉。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他应该也知道他之所以会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因为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破格提携，有罗严克拉姆侯爵才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他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概是在等我们去找他吧！”

“那不就等于有求于他吗？他若乘机要求特权的话怎么办？”

“包括奥贝斯坦在内，我们都乘坐在一艘叫‘罗严克拉姆’的船上。要救我们自己，就得先救船才行。如果奥贝斯坦那家伙想趁此危机图谋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也只有采取相应的报复手段了，不要忘记

了，军权仍掌握在我们这些提督手里，必要时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

当罗严塔尔说完，众提督纷纷表示赞同，这时负责警卫的军官报告说奥贝斯坦参谋长来了。

“来得正是时候啊！”

米达麦亚的话中很明显的不怀好意。进入室内的奥贝斯坦用义眼扫视了众提督一眼，便毫不客气地冷冷道：“各位经过冗长的讨论好像还没有得出结论嘛！”

提督们脸上都露出怒色。

“这是因为我们军队里的第一和第二把交椅都不在啊！事问有谁能作得了主呢？”

罗严塔尔回答的词锋也极为犀利，突显奥贝斯坦主张的“第二人有害论”导致吉尔菲艾斯死亡一事。两人互不相让地对视着，气氛紧张起来。

梅克林格见状轻咳一声，打破僵局道：“那么，参谋长是有好的提案了？”

“要让元帅重新振作，方法也不是没有。”

“哦？”

“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去请元帅的姐姐帮忙。”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这方法我们也想过，但是这样做真的可以了吗？”

话虽然这么说，事实上是没有人愿意担任向安妮安杰报告此事的任务，这后果是谁也担当不起的。

“向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报告的事就由我负责好了，但同时我也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提督们的表情变得警惕起来，但奥贝斯坦接下来的话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我想你们立即率军赶返首都奥丁，去逮捕杀害吉尔菲艾斯提督的凶手。”

连机敏如罗严塔尔者在这一瞬间也捉摸不透奥贝斯坦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他泛了眨他的金银妖瞳。

“你这句话可真奇怪，凶手不是安森巴哈吗？”

“他只是个小人物，是个执行者，我们要找出幕后真正的主谋，一个很大的大人物。”

“什么意思？”

奥贝斯坦向提督们说明——或许是一种骄傲的心理吧！莱因哈特心中大概也在寻找出一个大犯人，他不能忍受比兄弟还要亲的吉尔菲艾斯被只是身为布朗胥百克公爵部下的安森巴哈所杀。要死的话，吉尔菲艾斯也只能被更大的人物所杀。所以在背后操纵安森巴哈的大人物就必须存在，就算事实上并不存在，也必须造一个出来。

“唔，可是要把谁当主谋呢？布朗胥百克公爵已经死了，还有更适当的人选吗？”

“目前不就有一个很好的候补者吗？”

“谁？”

米达麦亚满腹狐疑地问道。

“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

“……”

米达麦亚仿佛挨了一记似地向后仰，其他提督们也都惊愕地把视线集中到装有义眼的总参谋长身上。他们完全明白了，奥贝斯坦想利用这个危机排除在的敌人。

“幸亏我不是你的敌人，与你为敌实在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啊！”

奥贝斯坦表面上尽量不去理会米达麦亚话中所隐藏的对他强烈的厌恶。

“相信各位也知道，立典拉德公爵早晚都得除掉的，而且他的心也未必洁净如天使，可以肯定，他一定也在密锣紧鼓地策划着对付罗严克拉姆候爵的阴谋。”

“这么说也并不是完全冤枉他了？的确，那个老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

罗严塔尔喃喃地说着，似乎想借此来说服自己。

“尽快赶回奥丁去，以谋杀罗严克拉姆侯爵为名逮捕立典拉德公爵，夺得传国玉玺。这样一来，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独裁体制就得以确立了。”

“可是，如果拿到玉玺的人留在奥丁自立为王呢？”

米达麦亚语带嘲讽地对奥贝斯坦的策略提出了疑问。

“这不用担心。就算有人有这种野心，其他同等阶级的提督也会阻止的。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不会甘于屈居原来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之下，我之所以一直主张不能有第二号人物，原因就在于此。”参谋长回答。

权力的正当化不在于其获得的手段，而在于如何去行使它。

由于有了这种认知，提督们商量之下，很快作了可怕的决定。

玩阴谋或耍诈术是不得已的手段，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刻，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将潜伏在宫廷里面的敌人一网打尽，夺取国政的所有权力，所以奥贝斯坦的策略很值得一试。如果犹豫不前的话，只会让敌人抢得先机。

※※※

提督们开始行动，秃鹰之城的警备就留下奥贝斯坦、梅克林格和鲁兹负责，其他的人则率领精锐部队第一时间赶到首都奥丁去。

他们抱持的态度是要抢在立典拉德公爵早晚会发动的宫廷政变之前先下手为强。这个决定使得他们十万火急地快马加鞭马不停蹄从秃鹰之城赶到奥丁去，原本二十天的行程，他们只花了十四天就抵达了。如“疾风之狼”米达麦亚就是这样下达指示的：“落后的就暂时不要管他们了！随便他们什么时候到奥丁都无所谓。”

从秃鹰之城出发时多达两万艘的高速巡航舰队在不断地超越时空跳跃后依次锐减，在到达奥丁所属的瓦尔哈拉星系时，只剩下三千只而已。

缪拉以八百艘战舰控制住卫星轨道，其他的提督则冲破大气层，由于大量的舰艇在同一时间降落超过了宇宙港的管制能力，有半数的战舰只好停泊在湖面上。

这时新无忧宫一带正值夜半时分，米达麦亚率领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朝着宰相府前进，罗严塔尔则负责袭击立典拉德公馆。在寝室的床

上正挺着上半身看书的宰相看见破门而入的有着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时，尖着声音破口大骂。

“你干什么！无礼的家伙！胆敢在这里撒野？”

“我是来逮捕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阁下您的。”

此时横过老迈权力者心中的不是惊讶而是失败感，原想从背后捅莱因哈特一刀，将他打倒，以独占权力的老人却因为奥贝斯坦的洞察机先及提督们的闪电行动而先被制服了。

“罪状是什么？”

“你是暗杀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阁下未遂事件的主谋。”

老宰相不能置信地睁大了双眼，他定定地盯着罗严塔尔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颤动着他那枯瘦的身体大声喝道：“混蛋！你有什么证据讲这些话？我是帝国宰相，位于你们之上，是辅佐皇帝陛下的重臣啊！”

“……同时也是图谋不轨的阴谋家！根据惯例，在这个帝国要治人罪根本就不需要证据，你就伴随着这个腐朽的制度一起灭亡吧！”

罗严塔尔冷漠地说完即命令部属。

“把他拘禁起来！”

平民出身的士兵们粗暴地抓住以前连靠近都不获允许的高贵老人的手腕。

这个时候，米达麦亚所指挥的队伍闯入宰相府，目的是要夺取玉玺。

“玉玺在哪里？”

米达麦亚质问值夜班的年老士兵，在枪口的围绕下不停地打着寒颤的士兵虽然脸色苍白，却坚持不肯透露玉玺的所在处。

“你是凭着什么权限这样质问我？而且这里是宰相府的玉玺室，不是闲杂人等可以随便进出的，请立刻出去！”

米达麦亚阻止了闻言而起了杀意的士兵们，或许是佩服老士兵的勇气吧。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真的退出去。在他的指示下，士兵们立即散开到室内各处开始大肆搜索，机要文件被散落一地，任凭军靴践

踏。

“住手呀！你们把帝国和帝室的权威摆到哪里去了？你们该为自己身为臣民的叛离行动感到羞耻！”

老人声嘶力竭地大叫。

“帝室的权威吗？以前似乎是有这种东西。”

“可是，事实证明了是有实力的才有权威！不是有权威才有实力！你看到这种情况应该就很清楚了吧！”

这时，一个士兵发出了欢呼声，高高举起的手上有一个小箱子，盖上和四周都镶有葡萄藤蔓花样。

“找到了！是这个。”

老士兵发出了悲鸣，想扑向那个士兵，其他的士兵们把他打倒在地。忠于职守的老人的额头上流出了鲜血，却仍在地上挣扎着。

这就是玉玺吗？打开箱子的米达麦亚并没有什么感慨，只是凝视着被鲜红的天鹅绒所精心包着的黄金印，握在他手中的玉玺上的双头鹫仿佛活生生地回望着他。

低沉地笑了笑，米达麦亚俯视着倒在地上的老人，命人叫医生来。

帝都奥丁所发生的事从最初到最后都完完全全处于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们的控制之下。

※※※

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希尔德原本已经上床了，当她知道了市内的骚动后，便在身上披了一件轻袍，走到房外的阳台上。

当她在夜风中听着军队行进时起起落落忽高忽低的声音，佣人走了过来，慌张地道：“这是哪里的军队呀，小姐？”

“军队不会平白涌出来的，在现在这个银河帝国中，除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之外，大概也没有其他人拥有这么多军队了。”

任凭夜风吹拂着她的短发，希尔德自言自语地说：“旧时代结束，充满活力的新时代来临了，虽然会有些喧哗，不过，总比死气沉沉要好吧。”

【Ⅲ】

……是在做梦吗？莱因哈特环视四周，室内微微显得昏暗，有些冷意，一片静寂。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就只有横躺在特殊玻璃箱中的吉尔菲艾斯和干燥的空气。他那个红发的朋友动也不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连呼吸都停了。

果然是一个梦。莱因哈特放松了肩膀，拉紧军用斗蓬的领子，闭上了眼睛。

……安妮罗杰向皇帝告了假，邀请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到佛洛依丁山庄来，这是他们一年半以来的第一次碰面。金发少年和红发少年穿着学校的礼服，整了整彼此的衣领，飞奔离开了管理严格的寄居宿舍。

他们进行了一趟长达六个小时的地上车旅程，因为在皇帝居住的土地上是不能做上空飞行的。他们看到了万年白雪覆盖的山峰和色彩缤纷的美丽花田。

伴随着隆隆的雷声，暗灰色的雨笼罩住了纯白和七彩对照相映的美景，整个休假期间，三个人都躲在山庄里，然而他们却十分快乐。暖炉里放着柴火，金黄色的火焰在他们的眼睛里跳跃着，他们尽情地唱着所有会唱的歌……

回忆突然被打断了，一个人来到他身边。

“阁下，我是奥贝斯坦。有超光速通信从帝都奥丁传来……”

好一会儿，莱因哈特以没有感情和生气的声音回答。

“谁传来的？”

“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在奥贝斯坦眼前的影像突然动了，几个小时、几天都一动不动的金发年轻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苍凉的火焰像要从两眼中喷射而出似的。

“可恶！你这家伙，是你说的吧！你竟然自作主张把吉尔菲艾斯的事告诉我姐姐了？”

装着义眼的参谋长毫不畏惧地接受了上司排山倒海的怒气。

“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刚刚用了超光速通信。”

“你太多管闲事了！”

“或许吧，但是，你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吧！”

“罗嗦！”

“您害怕见您姐姐吗？”

“你说什么……”

“如果不是，就请您见见她。阁下，我对您仍抱有很深的期望。我很感激您没有将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但是您却过份地自责，这样一直逃避下去不是办法。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如果您不能从绝望中再站起来迎接挑战，那就表示您也不过如此而已，整个宇宙就会落入别人的手中。吉尔菲艾斯提督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失望。”

莱因哈特紧握双拳，睨视着奥贝斯但，仿佛要用视线杀死他似的。然而，他终究只是踩着重重的步伐走过他身旁，进了通信室。

安妮罗杰清晰的身影浮现在通信屏幕上，年轻的帝国元帅费了好大的劲才压抑住自己颤动的身体和鼓动不已的心跳。

“姐姐……”只说了这一句话，莱因哈特的舌头就没办法再转动了。

安妮罗杰凝视着弟弟，她的脸色苍白得吓人，蔚蓝的眼睛中没有泪水，有的也只能说是超越了悲伤的神情。

“可怜的莱因哈特……”安妮罗杰喃喃说道，低沉的声音刺痛着金发年轻人的心。他完全了解姐姐话中的意思，他为了获得权力与权威而把形同半个自己的朋友当成一个部属来看待，现在，他正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付出代价，接受惩罚。

“你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莱因哈特。”

“……不，我还有姐姐您！是不是！姐姐，是这样吧？”

莱因哈特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丝声音。

“是的，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我们除了彼此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她声音之微弱让莱因哈特吃了一惊！安妮罗杰似乎也注意到了弟弟表情的变化。

“莱因哈特，我觉得很累……我要离开史瓦齐别馆，只想到一个无人骚扰的地方去，能不能在某处给我找一栋小屋呢？”

“姐姐……”

“而后，我们之间暂且别再见面了。”

“姐姐！”

“我最好不要待在你身边影响你，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我是属于过去的，而你，则是属于未来的。”

“……”

“如果你累了，就到我这里来吧！不过我很了解你，你是永远都不会觉得累的，而且现在还不是你休息的时候。”

是的，莱因哈特没有缅怀过去的资格，也没有休息一下的权利。既然吉尔菲艾斯已经实践了他的誓言，那么，莱因哈特也必须完成对他的承诺。

他一定要把宇宙掌握到手里。为了达成这个誓言，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能罢休。一想到已失去东西的重要性，那么至少就得取得同等价值的东西回来！

“我知道了！如果姐姐希望这样，我就照你的话做。只等我统一了宇宙之后，我再去接姐姐回来。可是在分手之前，我想请姐姐亲口告诉我一件事，一件我一直以来都很想知道的事。”

莱因哈特吞了吞口水，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姐姐是不是……深爱着吉尔菲艾斯？”

然后，他战战兢兢地看着姐姐的脸。

安妮罗杰没有回答，可是莱因哈特从来没有看过姐姐的脸如此地透明，如此地悲伤。他想，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表情的。

……他已经知道了正确的答案。

※※※

由罗严塔尔负责与秃鹰之城的联络工作并不是他毛遂自荐的，而是提督彼此推脱之下，只好以抽签来决定由谁负责，结果，金银妖瞳的青年彻彻底底地被幸运之神抛弃了。

罗严塔尔从莱因哈特的元帅府发出了超光速通讯，莱因哈特立刻出现在通信屏幕上。看见莱因哈特那冰蓝色的瞳孔中闪着理性和锐气

的光芒，罗严塔尔知道年轻的主君已恢复了自我，他的声音明确而有力。但是，总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无机质的感觉。

“详细情形我已经知道，在你们出发那天，奥贝斯坦就告诉我了。”

“是……”

“你们做得很好！我会重重酬谢你们的功绩。我要立刻回奥丁，派人在半路接我吧！”

“是，那么，就派米达麦亚……”把工作推给朋友之后，罗严塔尔继续报告重要的事情。

“立典拉德公爵的所有族人都已被逮捕监禁，等您回来之后请您做个裁夺。”

“不用等我回去，怎样处置他们由你负责就可以了，行吗？”

“那么，立典拉德公爵本身该怎么处置呢？”

“帝国的宰相总不能执行死刑，劝他自裁吧！要以没有痛苦的方法。”

“是。那么，他的族人呢？”

“女的就放逐边境。”

莱因哈特的声音就像冰块碎裂似的坚定、无情。

“十岁以上的男孩一律处死。”

连罗严塔尔听了都犹豫了一会才回话。

“九岁以下的就算无罪吗？”

他这样问或许是迂回地为他们求情，不必要的流血不是这个勇将所喜欢的。

“我是在十岁的时候进军官幼年学校的，十岁以前的只能算是半个人，所以，我饶了他们。如果他们在长大之后还要来找我报仇，那我非常欢迎，没有实力者被打倒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莱因哈特轻轻笑了起来，笑声虽豪迈雄壮，但和以前相比却有些异样的感觉。

“你们也一样，如果具有打倒我的自信和觉悟，随时都可以向我挑战。”

他那端整而秀丽的唇边泛起烂灿的浅笑，罗严塔尔觉得战栗的波动穿透了他全身的神经网络，连回答“您说笑了”的声音都显得很生硬。

莱因哈特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失去了半个自己的他似乎为补偿已失去的而想另外找回一些什么。罗严塔尔没有办法判断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

通话结束之后，奥贝斯坦出现在莱因哈特的面前，他像是在观察年轻的主君似地凝视着对方。

“阁下，再过一个小时伯伦希尔就可出港了。”

“好，在剩下三十分钟时我会上船。”

“阁下，关于立典拉德一族人，那样做真的恰当吗？”

“凡是战争都是难免要流血牺牲的，至今已流了很多的血，今后应该也会如此吧！再加上几滴立典拉德一族的血会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您这样想那就好了。”

“你退下吧！去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奥贝斯坦不说话，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当他把头低下去的时候，义眼中放射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光芒，那是一种满足的光芒。

遣走了参谋长的莱因哈特把身体埋进长长的椅子中，视线转到展望萤幕上去，眺望着等着他去征服的星海。

他的心中有一种饥渴——

在永远地失去吉尔菲艾斯，姐姐又说要离开他之后。

在灭掉黄金王朝，建立新银河帝国，征服自由行星同盟，吞并费沙自治领，支配了全人类之后，这种心灵的饥渴就能获得满足吗？莱因哈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这种心灵上的需求，大概是永远都没有了。

然而，莱因哈特已别无选择了。他只有藉着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获胜，不断地征服来对抗这种心灵上的饥渴。

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有敌人，越是强而有力的敌人，越能让他忘却心灵的需求。目前他虽然致力于巩固国内的根基，心神却已飘到明

年将会和自由行星同盟展开的军事冲突，而在同盟中就有极为强而有力的敌人。

杨威利……

【Ⅳ】

莱因哈特心中所描绘出来的强敌在这个时候却陷入极端矛盾的处境中。

这个时候杨威利才刚刚收服了聂普帝斯、卡佛、巴尔梅伦多三个行星的叛乱势力，回到首都来。政府的特使来告诉他，政府将举办纪念同盟宪章和法律秩序的恢复、民主主义压过军国主义势力的大型集会，并要求他到场在大众面前和特留尼西特议长握手。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杨的第一个反应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为什么我要和特留尼西特那家伙握手！”

说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失态，杨赶紧纠正。

“和特留尼西特议长握手是必须的。”

当他看到特留尼西特平安地从地底下冒出来时就知道会有灾难来临，而事情也果真就被他料中了，他却一点也不高兴。一连串丑陋之极的闹剧才刚刚落下那令人眼花撩乱的布幕。

不，如果说落了幕那还好，就是没人能保证落幕之后会不会有“安宁”。

一想到都已经发生非法武装政变了，却还不反省自己的政治态度，仍想借着煽动的技术及操纵民众来维持自己的权力的特留尼西特，杨就打从心里感到无比厌恶。对杨来说，和这种人在大众面前握手简直就等于出卖贞操。

然而，今后随着胜利的来临，随着地位的提高，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用度也随之增加，这种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的。该怎么做才避得过这种麻烦的事呢？如果输了就好了，如果战争惨败就好了，这样一来，杨的声誉就会坠入谷底，赞赏之声就会一转而为责难声。人们会交相指责他为“杀人犯”，而他因此就可以辞去军职，抛弃社会上的地位，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算有人挽留，会这样做的人也一定少之又少吧。

这么一来，杨就可从仕官贵人的地狱中获得解脱了，避开人们的耳目，躲在社会的小角落，安静地过日子也不坏呀！在田园里的小小家中，寒冷的夜里，一边听着呼呼的风声，一边啜饮着白兰地，下雨的日子里，一边悠然看着窗外的雨丝，任思绪奔驰，一边喝着葡萄酒。这种生活多么地快意舒畅啊！

“说着说着，竟然就变成一天到晚喝酒的日子了。”

杨苦笑着，把这小小的奢望从脑海里逐出去。或许他可以因此而得救，但是却也有几万倍的人因此而无人救助了。因为如果他输了，会造成许多人死亡，会有许多的妻子失去丈夫，母亲失去孩子，孩子失去父亲。

有战争就必须要获胜，那么胜利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让敌人产生许多伤亡，给敌人的社会带来损害，使敌人的家庭离散。方向虽然不同，终点却是一样。

——结果，两方面都不是他所能选择的。

自从军校毕业成了军人之后，刚刚好是第十年了。杨到现在却仍然没能解开心中这一个结。这可不是初级的算数，光有明快的思路也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虽然知道思索这种问题只会让自己陷入思考的迷宫中，但他却又忍不住不去想。

尽管如此，不和特留尼西特握手却又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并不怕拒绝之后遭对方报复，但是既然有必要显示出政府和军部团结一致的大义名份在，他就不能加以破坏。就因为他觉得军部应该依循政府及市民的意思行事，所以他才会和非法武装政变派作战的。

※※※

典礼在郊外举行。

初秋的阳光和煦温暖，让人觉得全身舒泰。阳光在树叶上罩上一层金黄色的色彩，真是个美好的日子，可是杨却一点都不快乐。

他只有强迫自己换一个想法，自己不是要和特留尼西特握手，而是和国家元首，最高评议会议长握手。这件事情让杨觉得他得扭曲自己的感情。当然，他也知道这种理论是自欺欺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不愉快就越加让他喘不过气来。

这种事情是他必须要忍耐的，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为出人头地而自甘受虐，虽然他成功，他有了地位，有了人人赞羡的一切，但是这种功名的金字塔越是接近顶端，立足点就越窄小，危险性也就越大。对杨而言，那些不顾危险一意往上攀爬的人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

除此之外，坐在贵宾席的杨的心情也有些不同。去年在亚斯提星域会战后的慰灵祭时，杨还坐在一般席位上。和现在比起来，当时的处境反而舒服多了。

特留尼西特正在演说，纯粹是二流煽动家的空乏言论。他赞扬死者，赞美大家为国牺牲，要大家为迎接打倒银河帝国的圣战而抛弃个人的自由及权利。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老调了。

人会死，星星也有寿命，连宇宙这种东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停止转动，不可能只有国家能永存不灭。如果国家一定需要有巨大的牺牲才能存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谁还会在乎它呢？当杨陷入沉思时，有人叫他。

“杨提督……”

回到座位上的特留尼西特的脸上堆满了讨人喜欢的微笑。这个微笑迷惑了几十亿个选民的心，有人说，支持他的人不是针对其政策或思想，而是针对他的笑容投下了贵重的一票。当然，自从获得投票权之后，杨从来就不是那群人中的一个。

“杨提督，您一定有许多话想说，不过，今天是纪念祖国从军国主义解放出来的可喜日子，虽然政府和军部之间有许多意见不尽相同，但是，我想我们不该让敌人看见我们之间的间隙。”

“……”

“所以，今天我们在握有主权的市民面前应该常常保持着笑容，不要让人说我们不懂礼貌。”

能言行一致的人实在是了不起。但是，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的人又该怎么形容呢？每次看到特留尼西特时，杨都不禁起了这种疑问。

“那么，现在就由为了民主主义，为了国家独立，为了市民的自由而战的两个斗士，穿便服的代表特留尼西特先生和穿军服的代表杨先

生在各位面前握手吧！各位市民，请大家热烈鼓掌！”

典礼的司仪亚隆·德梅克高声说道。这个男人从文学界转到评论界，又转到职业政治界，一向都待在特留尼西特身边，他是一个从攻击老板的政敌到中伤批评其他人的事情中寻找出存在意义的人。

特留尼西特站起来向群众挥手，然后把手伸向杨，杨也站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才压抑住头也不回地离场而去的冲动。

当两人的手交握在一起的那一瞬间，群众的欢呼声格外高亢，鼓掌的声音响彻云宵。杨恨不得一秒钟都别迟疑能尽快抽手，可是，当他好不容易从那没有滴血的严刑拷打中解脱出来时，他却想到了一件毫无道理的事。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低估特留尼西特这个人了？这个想法仿佛从云间穿射而过的阳光一样直透杨的心房。在这一瞬间，他受到了足以让他窒息的震憾，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突然而来的想法。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种事，于是他开始再次检讨过去的事情。

特留尼西特在非法武装政变时什么事都没做，靠着地球教信徒的庇护躲在地底下。

指挥舰队作战的是杨威利，代表市民利用言论和集会作战的则是洁西卡·爱德华，特留尼西特在解决事情上一点贡献都没有。可是现在活着接受群众们欢呼的是他，而洁西卡则被残杀而死，永远长眠在墓场里。

在同盟军引以为耻的亚姆立札会战时他又有什么建树呢？原本自始至终都高唱着主战论的特留尼西特，却在投票表决之际反对出兵。结果，在那一次战役中，同盟军彻底败北，主战论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地位大幅滑落。相对的，特留尼西特的声望却因而大幅提高，当时身为国防委员长的他，现在已经是最高评议会议长、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

然后是这一次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非法武装政变。

特留尼西特随时随地总有办法让自己保持毫发无伤的最佳状态，因情势所激而中伤倒地的永远都是别人。这个人总是引来了狂风暴

雨，而当暴雨真的来临时，他又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天气放晴了之后再出来。

这个男人不就是典型的投机政客吗？不管面临什么危机，他总是什么也不做，也绝不让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利的事，最后获胜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杨不禁感到背脊一阵凉意，他从来不怕被暗杀，在人数几倍于己方的敌人面前他也从不退缩。但现在，在迎面洒落的阳光下，杨却深深地被恐惧感所攫住。

特留尼西特又开口叫了杨一声，当然是带着经过完美地控制、毫不诚实的微笑。

“杨提督，群众在呼叫着你呢！你不回应一下吗？”

忽高忽低的欢呼声浪包围着杨，此起彼落，杨对着那些被他的虚像所惑人们机械性地挥了挥手。

或许自己这次是太高估了特留尼西特，杨虽然这样想，却也只不过是一时的逃避而已，他嗅到了一股腐臭味，这种味道渗入了大气的微粒子中，勒紧了他的脖子，使他觉得呼吸困难。

【V】

回到宿舍，杨飞奔进入盥洗室，用消毒水把手洗了又洗。他想洗掉被特留尼西特握住手时所沾染到的污物。最近，杨的心理状态和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当杨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清洗时，尤里安在门口应付一个不速之客，是一个来自出版杜的男人，他是来劝说杨写自传的，男人说他们预定初版五百万本。如果杨果真是一个如他自己所愿的默默无闻的历史学者的话，恐怕出书时连这个数字的一千分之一也卖不出去吧？

“提督不在宿舍里接见为私事来访的客人，请回去吧！”

尤里安是照规定赶走那个男人的，可是，或许使男人知难而退的是尤里安腰际的枪而不是少年毅然坚决的态度，男人虽然不甘心，却也不得不打退堂鼓。

尤里安回到客厅泡红茶，杨从盥洗室出来，他死命地往手背上吹气。因为刚刚摩擦得太厉害了，结果现在感到一阵刺痛。

杨在红茶里加了白兰地，尤里安自己则加了牛奶进去。很微妙地，两人都没有说话，好一阵子室内只有每秒跳动着堪称古董的老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

几乎同时，他们喝完了一杯，当尤里安准备泡第二杯时，杨这才开口说话："今天好危险啊！"

少年以为是身体上有危险，顿时全身充满了惊异和紧张，凝视着监护人。

"不，不是那样的。"杨赶忙消除少年的多虑，他一边旋转着空空的杯子，一边说道："和特留尼西特会面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厌恶感，可是我突然想到，赋与这男人正当权力的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一直支持着这男人的民众到底又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我真是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每一次当风波来时，他总是躲在安全的地方，而在风波过后，他就更上一层楼，掌握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当我回复自我意识时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以前的鲁道夫·高登巴姆和在这不久之前发动非法武装政变的那些人一定也不断地想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确定了能拯救世人的唯有自己本身。也许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过，我觉得把鲁道夫变成一个残虐的专制君主的便是他个人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杨的谈话告一段落时，尤里安以深思的表情问道："特留尼西特议长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吗？"

"嗯，这个人嘛……"

杨不想把自己对他的那种异样的恐惧感说出来，因为那只会增加少年的忧虑，他想暂且把这件事收藏在自己的思考回路中。他觉得特留尼西特这种人对整个社会而言就像癌细胞一样，他不断地吞食健康的细胞以使自己增殖，强大，最后甚至使宿主的肉体死亡。特留尼西特有时候煽动主战派，有时候则主张民主主义，他根本不必负任何责任，他的重点是增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他越是强大，社会便越衰弱，最后就被他吞食殆尽了。此外，还有掩护特留尼西特的地球教教徒……

“提督……？”

当他回过神来，才发觉尤里安正担心地看着眼前的监护人。

“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

杨反射性地给了一个任何人都会有的而且完全没有效果的回答，在这个时候，邻室响起了TV电话的呼叫声。

尤里安离开去接电话，杨看着他的背影，将冷却的第二杯红茶一饮而尽，然后在茶杯中注满了白兰地。

当他把瓶子放回桌上的同时，尤里安跑了进来。

“不得了了！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姆莱少将来的消息……”

“你急个什么劲儿啊？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的。”

杨一边把杯子送到嘴边，一边以哲学家似的论调说道。尤里安冒出了一句“可是”想加以反驳，但脸上的表情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于是换了一个说法。

“提督，您认识梅尔卡兹一级上将吗？”

“帝国军的名将，用兵虽然不像罗严克拉姆侯爵那么壮大，华丽，但却坚实无比，是一个老练而让人无机可乘的人，同时也颇具声望。对了，梅尔卡兹一级上将怎么了？”

“那个帝国的名将……”尤里安提高了声音。“卡介伦少将刚才从伊谢尔伦要塞连络说他逃亡到我们这边来了！他专程从帝国逃到这里来投靠您了！现在已到了伊谢尔伦！”

杨闻言立刻打翻了自己的哲学论调，他慌忙站了起来，结果把自己的脚用力地踹上桌子的脚，几乎把他拌得跌了一交。

【Ⅵ】

迎接梅尔卡兹到达伊谢尔伦要塞的代司令官卡介伦，一开始曾要求梅尔卡兹交出所带的武器。

“无礼！你在说什么。”

副官舒奈德怒气冲冲地大叫。

“梅尔卡兹阁下并不是被俘虏来的，他是以其自由意志而逃亡到这里来的，你们应该给与客人般的礼遇才对。或者，在自由行星同盟里面根本就没有礼仪这种东西？”

卡介伦认同了对方的说法并向对方道歉，遂以待客之道安置他们，同时，以超光速通讯联络还停留在海尼森的杨。

杨召集了所有幕僚，直接听取卡介伦的联络的姆莱少将主张不可轻易相信对方。

“你看到梅尔卡兹提督带了家人来了吗？”

杨问道。

“没有，我曾向卡介伦少将问过这一点，答案是他的家人都还留在帝国……”

“是这样子啊？这样就没问题了。”

“但是，把家人留在帝国就形同留下了人质。在我看来，梅尔卡兹提督理所当然是怀有其它目的前来的。”

“不，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有意欺骗我的话，就不会说出家人遗留在帝国的事，大可以找来一些假的人员扮演家人，同时负责监视他。”

幕僚之一把视线投向杨。

“如果情报部门想借机活动的话，这是个最好的时机，对不对？巴格达胥？”

“嗯，我也是这样想……”曾经想暗杀杨结果失败，后来却反而投效杨的巴格达胥回答。

“梅尔卡兹提督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和情报活动及破坏工作无缘，我觉得可以信任他。”

“他是比你还要来得值得信任。”

“别开这么过火的玩笑，先寇布准将。”

“我不是开玩笑。”

先寇布带着认真的表情说道，巴格达胥露出了厌恶的神情。看着立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属，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我决定接受梅尔卡兹提督，而且只要能力所及，我会彻底维护他的权利，既然被称为帝国老将的人前来投靠我，我就必须相等以报。”

“不管如何，您一定要这样做吗？”

姆莱稍有不悦之色。

“我一向都是注重侠义之道的。”

说完，杨命人打开和伊谢尔伦之间的直通超光速通信的回路。

当画面继卡介伦之后出现了一个结实而老成的男人时，杨站了起来郑重地对他行了一个礼。

“是梅尔卡兹提督吧？我是杨威利，很高兴能见到您。”

梅尔卡兹以他细细的眼睛凝视着看来完全不像军人的黑发青年，如果他有儿子，应该也有这么大了。

“我将这具残破的身躯委交给阁下了，你要怎么处置我都无所谓，但是，请您一定要从宽处置我的部下们。”

“看来您有个好部下呢！”

站在画面一角的舒奈德挺直了腰杆承接着杨的视线。

“不管有什么问题，都由我杨威利担待下来，请不要担心。”

杨威利话中之意即是表示对梅尔卡兹有十足的信任，亡命而来的提督现在知道了副官的进言是对的。

※※※

当杨和梅尔卡兹第一次碰面交谈时，在海尼森的特留尼西特的宅邸里聚集了几个政客。

涅格尔庞帝、卡布兰、波涅、德梅克、艾兰兹——每一个都是特留尼西特派的干部。

他们的话题围绕着威胁着他们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银河帝国，也不是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而是那个叫杨威利的的年轻上将。

以前，他们的目的是让特留尼西特获得议长的宝座，而现在，他们的目标是维持已获得的政治权力。因此，排除可能自他们手中夺取权力的异己，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以前，他们的警戒对象是反战派的代表洁西卡·爱德华，可是她已经被非法武装政变派杀害了。

波涅把掺水的酒杯放在桌上说道："这一次的战争毕竟是内战，所以颁一个勋章给杨提督也就可以了，可是，下一次如果他再建立功绩的话就不得不让他再升官了。"

"三十岁就当元帅吗？"

卡布兰歪了歪嘴。

"然后他就可以退伍进入政界，一个不败的名将，年轻而且又是单身，他会获得大量的选票是无庸置疑的事。"

"当选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他的政治才能，因为战场上的名将未必就是政界的才子啊！"

"可是为他的名声所惑而涌到他身旁的人一定不少，大家都没有什么理想，只想要权力而已。这么一来，不要说质，光是量就很可观了。"

波涅所说的话并不是反省他们自己之后有感而发的，听的人也并不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正义就是守住自己的特权，他们的一切想法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在德奥里亚会战之前，他好像曾经对所有的将兵说过'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自由、权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岂有此理。"

"这真是个危险的思想啊！"

德梅克探出身子。

"如果这样敷衍下去，不就演变成若要守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甚至可以消灭同盟，取代帝国了吗？他对祖国的忠诚心不能不让人感到怀疑。"

"这些都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材料，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就算听到这些话的杨，表明自己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打算，只想靠着养老金过活，并成为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的想法，相信这些人顶多也只是取笑，根本不会相信的。如果以他们的基准来衡量的话，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人不要权力的。

"杨提督的才能暂时对同盟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有帝国这样的大敌。可是，如果不是致命的事情的话，偶尔的失败对他本人也有帮

助，所以我们有必要挫一挫他的锐气。”特留尼西特的嘴角往两边吊起，装出了一个像是新月型的笑容。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需要太着急，勉强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就等着看时势的变化吧！”

在场的人都点点头，话题便转移到最近在海尼森大受欢迎的一些女明星和女歌手。

特留尼西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同伴们的杂谈，一边想着杨威利的事情。

这个青年曾经在他的演说会上当众人都起立致意的时候，唯独他一人坐着。在胜利的仪式中握手时，他也似乎若有所思，心也不是放在特留尼西特的身上。

这个人有才能、年轻而精力充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潜藏着危险性的物。虽说无需太紧张，但终究有一天是要面临让他跟随自己还是排除掉的选择吧！希望选择的是前者，这样一来，杨就可以和暗地里帮助自己的地球教徒并肩作战，而他也就有更强力的同志了，杨并不像他现在养在跟前的这些狗一样……

所以，即使耍一点小手段也是有其必要的。

【Ⅶ】

帝国历四八八年十月莱因哈特的爵位晋升至公爵，登上了银河帝国宰相的宝座，包括已经获得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称号也尽入他手中。政治、军事两大权力完全由金发的年轻人一个人独占。

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就从此诞生了。六岁的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仍与以往无异，是掌握国家实际政权的傀儡。和以往唯一的不同点是，操纵傀儡的线由两根变为一根了。

原为立典拉德公爵身旁的副宰相凯尔拉赫，因为交出了地位并谨言慎行而得以保全自己和一族人的生命。

支持莱因哈特的人也都获得了新的地位。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和奥贝斯坦三人都成了一级上将，坎普、毕典菲尔特、瓦列、鲁兹、梅克林格、缪拉以及归顺的法伦海特都获得了上将之位。已故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被追封为帝国元帅，另外被赠予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以及帝国军最高司令官

代理，帝国宰相顾问的称号。但不管追赠了多少世俗的名誉，莱因哈特都觉得不足以报答红发挚友于万一。可是他亲自为吉尔菲艾斯所题的墓志铭却极为简单，只有一句“我的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又有谁能明白这“朋友”二字后面所包含的意义。

安妮罗杰则移居到她以前和弟弟及吉尔菲艾斯一起共度过假期的佛洛依丁山庄。

※※※

另一方面，杨威利仍是上将。如果战胜的对象是银河帝国，而又有其他现役的元帅的话，杨无疑地应该可以得到元帅之位。但是，如今的统合作战本部长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都还是上将，隶属其下的实战部队的主管在级别上没有道理凌驾于其上——政府是这样说明的。对杨而言，怎么样都无所谓。

杨得到的是自由战士一等勋章，共和国荣誉奖章、海尼森纪念特别大勋章等好几个具有一些夸张名目的奖章。回到家的杨把原来用来装勋章的，大小刚好的小盒子拿来当肥皂盒，勋章则丢到橱柜的一角，尤里安推测他之所以没有丢掉是因为想把它们卖给某家古董店以换钱来买历史书及酒。

而真正让杨感到高兴的是，梅尔卡兹得以以中将待遇的客座提督身份待在伊谢尔伦要塞担任司令官顾问。这两种身份都是正式的提督，不管是和面前的敌人作战，或是为己方运筹帷幄，梅尔卡兹的经验和思虑都将会是杨的一大助力。尤其是明年，或许还会跟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有一场大战。

杨的部下也都得到了如山一般高的勋章和感谢状，可是，因为杨本身没有晋升，所以他们的阶级也都没变。不过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先寇布，他因为指挥陆战队在行星的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得以晋升为少将。虽然政府的说词是，这是来自被解放行星住民的强烈要求，但也有人传言这是作为统合作战本部长代理人的德森上将故意只晋升一人以造成杨舰队内部不和的恶劣技俩。因为库布斯里上将即将出院回到工作岗位，而这是本部长代理人的最后一项工作。

此外，虽然不能说已位列高级军官之职，可是，原为军人家属的尤里安也由上等兵升为中士，算是下级军官了。据说这是特留尼西特

议长直接去说项的，不管如何，这就意味着尤里安已经有资格驾驶斯巴达尼恩之类的战斗艇了。

而杨也因此被迫面对是不是要成全少年的军人志愿了。

原属救国军事委员会的贝依上校也在这一次的叙功当中晋升为少将，担任特留尼西特的警护队长。据说，最初他也参与了那一次的非法武装政变，但他却又把计划密报给了评议会议长，帮议长顺利逃出，他就因为这个功绩而免于被罢免，不但如此，还获得了新的地位。

在这一段期间，费沙的商人波利斯·哥尼夫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了海尼森……

※※※

这里是距离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数千光年之远的边境的一个行星。在行星的某个角落里，位于荒凉的山岳地带的古老石造建筑物中，正在举行一个集会。

在听完黑衣服男人们谈话之后，同样穿着黑衣服的老人以干哑的声音说道："我不是不了解你们的不满，在这一次的争斗中，鲁宾斯基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这是事实。"

"不只是这样，总大主教阁下，他这种作法让人觉得他没有诚意，我们都觉得他是忘了大义的精神而只为自己着想。两三年，再过两三年，每次都这样说！"

蕴含着愤怒的年轻声音说道。

"不要急，我们已经等了八百年了，再等个两三年也没什么嘛！再给鲁宾斯基一点时间吧，如果他决定抛弃母星地球的话，他就得流落到被称为死亡之地的其它次元去。"

总大主教隔着窗子凝视着西边的地平线，闪着橘色光芒的圆盘染红了地表和天空，太阳还没有老化的迹象，仍然高唱着生命的赞歌，然而，为什么它的孩子——地球却已垂垂老矣？树木枯了，土壤的养份流失了，天空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鸟儿飞翔，海里也没有鱼儿悠游了。而人类在不断的污染和破坏之后，竟还丢下如母亲般的地球，在银河的彼端疯狂地进行着愚昧的相残。

然而，那也是不久的事了，人类的故乡即将复苏，而历史也将再度从地球上开始演绎。在这之前，人类必须先将历经八个世纪的错误历史——人类抛弃地球的历史完全销毁。

事情不是没有进展，某些势力的权力者已纳入他们的算计中，其它的势力势必也将如此吧？总大主教在他干瘪的皮下有着无比的热切信念。

※※※

宇宙历七九七年，帝国历四八八年，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的两大势力集团之间没有战火，这是个奇特的一年。两国都因为内战及战后的收拾工作大伤元气，已经没有能力像前年一样向敌国发动大规模的作战了。

双方的内战都产生了胜利者。可是，胜利者是不是因而感到满足就是另外的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获得巨大的报偿的同时，也一定会失去贵重的东西。在获得新同伴之时，背后所增加的危险性也就越多。

不管怎么说，一年的平稳并不是第二年无事的保证。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双方的人都隐隐觉得这一年没有经过协调的自然休战状态无异是第二年战火开启的前兆，而这就更让人感到惶惶不安。

这一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二十一岁，杨威利三十岁。两人都正值未来多于过去的年龄。

# 銀河英雄伝説 3

雌伏篇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田中芳樹

☆

銀河英雄伝説 3

雌伏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首度出击
第二章 振翅待飞的秃鹰
第三章 一根细弦
第四章 逝去的一切
第五章 审查会
第六章 没有武器的战争
第七章 要塞对要塞
第八章 归来
第九章 意志与野心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首度出击

【1】

刚开始的时候，少年并不喜欢宇宙。

当他年纪还没大到足以称为少年时，有一个冬天的夜晚，他骑到父亲的肩上仰望天际，当看到葱郁的雪岭上那片广阔而生硬阴凉的漆黑时，他害怕得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在幽深难测的黑暗里，仿佛有只无形的手伸出来，把他小小的身子攫走似的，那种恐怖的感觉令他毛骨悚然。

如今，父亲过世了，少年心中对宇宙深处的恐惧感也消失了。现在，他内心只希望自己拥有一双翅膀，能与父亲以外的人，一同在星辰闪耀的银海中自在傲翔。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一月。

尤里安·敏兹转眼已经十六岁了。

自由行星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的驻留舰队中，由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所管辖的大小共二二〇〇艘的分舰队离开了军事要塞，经伊谢尔伦回廊往银河帝国领地的方向挺进，尤里安·敏兹也在其中。

分舰队的任务是担任最前线的警戒、巡逻、以及大规模的新兵训练。

去年，所谓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发动政变，使自由行星同盟深受打击。为了平息政变，同盟军消耗了不少人力资源，在杨威利提督的指挥下，原为新旧兵混合编成的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虽然历经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是，内战结束后，这些有经验的人，大多冀望能进入新增设部队的核心，因而纷纷被“挖角”了。

老兵的兵源只好由新兵递补，虽然人数仍然相同，但战斗素质理所当然的较以往差了许多，纵使他们有潜在的能力，但要激发出他们的潜能，也必须要相当的经验和时间。

将这群菜鸟调教成能独当一面的战士，并不容易——由这个角度看来，某些负责教育新兵的人认为，有必要把眼光放远，在现阶段不适宜随便改动军事组织，不要说和银河帝国随时都会发生的军事冲

突，更何况伊谢尔伦要塞地处最前线，一旦银河帝国发动军事攻击，伊谢尔伦必然首当其冲。然而，同盟政府却在这个时侯将经验丰富的老兵从这处重要的军事据点调离，并以新兵滥竽充数，真搞不懂那低能的同盟政府在玩什么把戏！

政府此举，举国哗然，交相攻讦。但在一阵叫嚣之后，伊谢尔伦的军官们也只得赶紧处理眼前的问题，为了捉高胜利的可能性，为了确保将兵的存活率，必须提升新兵的能力，使其足以独当一面，否则至少也得具备一半的实力。因此，除了让新兵参加实际战斗外，别无它法。

将这些速成的新兵编进伊谢尔伦驻留舰队的现役尚嫌太早了，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在声色俱厉的教官和老兵的指导下，接受严苛的训练。

“混帐东西，来这里混的是吧！一群没用的菜鸟！”

“想要死里逃生，捡回老命，就得拿出看家本领来！敌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仗输了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正义和勇敢！这点千万切记！”

“快速攻击不如正确攻击！要抢先发射炮弹，也要看准时机，否则自己的位置会被敌人发现！”

“反应迟钝！重头开始，再来一遍！”

“回去重念幼稚园吧！这种程度也能毕业啊！来这里给我有点水准好不好！”

教官们疾言厉色，慷慨激昂，声音愈扯愈高，要是有人漏听或一时反应不过来，少不得要挨一顿臭骂。

像尤里安这种与生俱来就具有敏锐的理解能力和反射神经者，实在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若没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苛厉训练，也是无济于事，只要是新兵，成绩太差或太好都会被盯得很惨，这就是军队中特有的阶级社会，一个应予唾弃的弊端。

被殴打的人倒是没有，但仅限于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其他部队就没这等好事了。担任司令官的杨，对军纪一向要求从宽，唯独两点——一、军人危害百姓；二、上司对下属使用私刑——只有触犯这两

点时，他才会和别人一样予以严格处分。有时候，一旦严厉起来，不但将转战八方，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军官降职严办，甚至还将其遣回同盟首都。曾有一名反复对部属使用暴力的军官遭到了遣返的制裁，虽然有许多力挽此人才能的声浪，但杨却总是充耳不闻。

“身为一个军人，若因殴打毫无抵抗能力的部属而受到赞赏，那么军人便是人类的耻辱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军人，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杨从不大声叫嚷，无论表情或声音，总是一派温和，但意志坚定，始终如一。

当尤里安表示想当军人的时候，身兼尤里安监护人的杨威利就显得很不高兴。

“职业有千百种，你偏偏非要做军人不可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充满了劝阻的意味。

杨威利自己是军人，而且年纪轻轻就升到上将的地位，在自由行星同盟军当中，一向被视为制服组中仅次于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的第三号大人物。

所以尤里安若有志从军，先天上就比别人有利，但是杨从不认为军人是自己的天职，对于尤里安，他的看法亦然。但是一味地叫年轻人打消念头也行不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杨只好勉强地暂不发表任何意见。

身为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的杨是尤里安的监护人兼保证人，但在训练场合里，这种身份对尤里安而言，并不见得有利。相对的，有些爱惹事生非的下级军官，反而常常藉此在背后批评他或对他冷嘲热讽。

——人家是杨提督的养子嘛！当然天不怕地不怕喽！

——搞什么鬼啊！真是有损提督的英名哪！

——如果以为我们会因此怕他，就大错特错了！

——他一定是在提督跟前苦苦哀求，才能来这里的。

利利流言令人恼怒，但尤里安只听在耳里，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别人妒火中烧。伊谢尔伦要塞和舰队的士气精神，无疑在全体同盟军当中是最高昂的，尽管如此，仍旧无法扫除其中负面的感情因

素，不仅军队如此，人类的所有群体之中也常常有这种无奈的情形，不是吗?

【Ⅱ】

分舰队的旗舰（司令舰）特里古拉夫是一艘以古代斯拉夫神话的军神之名来命名的战舰，造型优雅，洗练的机能美感，与杨的休伯利安旗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里古拉夫是最新锐的战舰，于是有人暗地窃窃私语道："一旦它分配到伊谢尔伦要塞，杨司令官一定会把指挥座移驾到特里古拉夫舰上。"但这种猜测落空了，于是又有人说："要不然就是杨司令官认为军用旗舰用不着造得这么美观。"

"为什么不用特里古拉夫？我觉得特里古拉夫的风格很适合做旗舰啊！"

参谋长姆莱问道，而杨的回答却使他无言以对，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司令官是这么说的："特里古拉夫的确是一艘外观出众的好军舰，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做旗舰，那么美的军舰，一旦坐上去，光欣赏她的美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心思作事呢？"

杨的回答有几分真实，但尤里安觉得其中有蹊跷。他想，或许杨是觉得把指挥座从坐惯了的军舰上移走实在是太麻烦了，才是真正的原因。也或许杨对那些喜欢凭空想像，搬弄是非的部下感到不胜其烦，所以才故意这么说。但话又说回来，搞不好杨所说的是真心话也不一定呢！总之，尤里安仍然难以猜透杨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此刻在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操作员忙成一团，他们正忙着在索敌系统上，搜寻一支来历不明的舰队，数量在一千艘以上，若不是从帝国大规模亡命而来的船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就是银河帝国军的舰队，这份报告送达分舰队司令官亚典波罗少将手上，从少将到各舰舰长，中止训练并进入第二级备战状态的命令由上而下传达而至。就在此时，由于通讯电波的混乱和干扰，担任前哨的各军舰无不感受到敌人逼近的压力。

警报响了，发现敌人舰队！五○分钟后接触！全体人员在战斗岗位候命！

紧张使全体将士的精神回路处于满溢状态，就寝中的士兵倏地跳起，餐厅顿时悄无人烟。在新兵当中，由于没有老兵在场，人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状极狼狈，他们穿战斗服的时间是老兵的二

倍，手足无措，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只会在走道上四处乱窜，还被杀气腾腾的老兵们撞得鼻青脸肿，骂得狗血淋头。

“真是的，搞什么东西！我又不是在带一群童子军作战！”

在舰内凝视着监视萤幕的亚典波罗少将，铁灰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色军扁帽，二十九岁的他是同盟军人最年轻的将官之一，在军官学校时，晚杨两年毕业，度量与勇气十足，堪称是一时之选的年轻才俊，只看杨将尤里安交给他，就是杨对他绝对信赖的证明。

分舰队的主任参谋拉欧中校皱着眉头道：“新兵和实习生也要出击吗？”

“当然喽！”

亚典波罗大嚷一声。说到底，他们也是为了战争之故，才被分发到舰队中，反正迟早都得体验一下“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对大多数甚至可说是全部的新兵而言，这场战斗未免来得太早了点。但到了这步田地，战斗已是无可避免，而欲仅以少数老兵来保护新兵，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将新兵分配到各战斗单位，以补足重要的战斗人员数量。

“他们也得参战！没时间让他们坐着欣赏战争了，让他们出动吧！”

亚典波罗在发号施令的同时，内心中不禁黯然神伤——这次战斗之后，有多少个新兵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宿舍呢？但在救援尚未赶到之前，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伤害减低到最小程度。年轻的指挥官心中决定了“不求战胜，只求不败”的作战方针。除此以外，实在也别无选择了。

※※※

“亚典波罗少将的分舰队在回廊ＦＲ方位上与帝国军接触了，目前进入战斗状态……”

当通讯士官传来这个报告时，同盟军上将杨威利提督并不在要塞的中央指挥室，他不是一个连勤务以外的时间也坚守工作岗位的勤劳男子，到那里去了他也懒得跟别人说，不久，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是在要塞的植物园找到了正在长凳上午睡的青年司令官。

“司令官，请起来！”

经这么一喊，杨把盖在脸上的帽子拿开，但仍不动声色，只以困盹含糊的声音应了一声：

“什么事？”

等听完了副官的报告，他才拿起帽子坐起身来。

“边塞硝烟四起，北地春光无踪啊！真是麻烦，尤里安……”

杨习惯性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环视了一下四周，最后与菲列特利加的视线相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举起手来搔了搔头上的黑发，然后站了起来，一面戴上帽子，一面帐然若失地喃喃自语着。

“我以为这个时候在那里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才把他送出去的……”

“他一定会平安无事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才运兼备的幸运儿啊。”

明白菲列特利加的话欠缺说服力的杨，露出了微妙的表情，可能是察觉到自己说出了公私混淆的话。

“有那么多新兵，亚典波罗想必很为难，我们还是尽早赶去救援吧！”

他那忧心忡忡的表情和声音，再怎么掩饰也看得出来。

※※※

被称为伊谢尔伦回廊的细长隧道状的宇宙区域，就是帝国军出现的空域。一月二十二日，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军，偶然在此发生冲突而引发小规模战争。就战略上来说，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典型的遭遇战，帝国军和同盟军双方都没想到会突然在此时此地遇上对方的舰队。

体制互异的两国，势力范围相冲突，争执的地点就在国境地带，由于双方都不承认彼此为对等的外交实体，从没有正式划分国界，所以其实国境只是空名，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这里充满了紧张、不安和敌意，是一处无音无形，危机四伏的漩涡圈，在这里绝对看不到丝毫的和平迹象。然而，有时候仍有所谓“缓冲地带”的存在，因为无论敌我舰队，在执行日常警戒任务时一般都会尽量避免和敌军接触，说是松懈也可以，但话说回来，即使是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也应当做

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人类无法永远保持周密的注意力，意外的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尤里安是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部队中的一员，他穿着合身的制服，一边侧耳聆听舰内的广播，一边在母舰的飞机库中待命出击。

“敌军兵力推定：战舰二○○到二五○艘、巡航舰四○○到五○○艘、驱逐舰约一○○○艘、宇宙母舰三○到四○艘。”

“敌人规模也不大嘛。”尤里安想。

话虽如此，但粗略算起来将领士兵加起来也有二十万之众，他们的生命和未来，都寄放在与宇宙真空只一壁之隔的舰舱内。在敌人里面，也有人和自己一样，是头一次参加战争的吧？尤里安环视着身边的驾驶员们，老兵们个个吊儿郎当，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与新兵们青一阵白一阵的神色相比，恰成对比。也许老兵们是在虚张声势，故作轻松，但是可怜新兵们却连虚张声势的余地也没有。

“……敏兹中士！快点登上斯巴达尼恩！”

管制官的声音通过耳机敲打耳膜，在新兵之中，尤里安第一个被叫到。

“是！”尤里安应了一声，连忙跑到他那刻着三一六号码的专用机上。

首先把记录着姓名、ＤＮＡ型态、血型（ＡＢＯ式和ＭＮ式两种）、指纹、声音、军籍号码和军阶等资料的ＩＤ卡，插进挡风玻璃的一处，斯巴达尼恩的电脑会阅读这些资料，再自动打开挡风玻璃，让驾驶员进来。

在操纵座里坐定后，系紧安全带，戴上头盔，电磁石会使头盔与战斗服紧密地接合起来，头盔有二道密码与电脑直接联系，传达驾驶员的脑电波，如果脑电波与电脑记忆中的驾驶员脑电波有异，头盔中会发射低输出、高压的电击，立即致人于昏迷状态。和孩提时代立体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动作片不同，斯巴达尼恩绝对不会轻易被敌人夺去，而且一架斯巴达尼恩只能由一位驾驶员操作。

截上头盔的尤里安，机灵敏捷地检查机器和机内的装备物品。

盐的锭剂——这是在盐化钠的外层，包裹着一层粉红色的糖衣所做成的；浓缩维他命的塑胶罐；蜂王浆与小麦蛋白的混合筒等等，均

是足以维持生命一周之久的营养补给品组合。

机体发生龟裂时的瞬间凝固树脂喷剂、信号弹、手控弹射器，以及钙质注射药品。这是为预防人体在无重力状态下丧失钙后，无法藉由进食或吃药予以补充而做的准备。内容计有：即效性镇痛剂、降低体温的模拟冬眠剂、有机锗剂、以及其它的医疗药品、压缩式注射器等等，全部组合成一套。

这一切只有在没有当场死亡的情况下，才派得上用场。同盟军在视士兵如同消耗品的作法下，口头声称这些是尊重他们生命的最大表现，还特别广为宣传，只是，这样就能够与美化为国捐躯之事并行不悖吗?

自己的死亡，任何人都可以预知得到。尤里安曾听人这样说过，是真的吗？少年半信半疑。于是，他询问曾经无数次飞越鬼门关的杨威利，杨的答覆是："一次也没死过的家伙，还大放厥词的谈论死亡，他的话可信吗？"

杨这时的严厉语气当然并非针对尤里安，但尤里安仍然面红耳赤地快快离开了……

"管制官，起飞准备全部完成，请发号指示！"

尤里安按照形式报告就绪，里面答覆道："好！进入起飞舱门！"

刹时间，十架以上的飞机脱离母舰，跃进太空中。尤里安所乘坐的斯巴达尼恩，沿着舰壁向舱门滑行，舰壁内有电流传送磁力，以牢牢吸附着斯巴达尼恩。

到达舱门门口时，电流自动停止，壁面的磁力也消失了。

"起飞！"

斯巴达尼恩脱离母舰了。

【Ⅲ】

世界在尤里安的四周旋转起来。

尤里安吓了一大跳，然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因为从有重力状态一下子移行到无重力状态时，上下感觉失调，连自己所在方位也辨别不清，这并非多经历几次就可轻易克服的。

呼吸与脉搏加速，血压上升，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也增加了，头盖骨的内部与外侧同时发胀发热，心脏和胃仿佛要从不同的方向跳出去

似的，耳朵内部的三半规管嘶裂般地鸣叫着，当嘶裂声渐渐变小、变低、以至于消失后，才慢慢恢复平衡感与稳定感，前前后后约是二十秒钟的光景。

尤里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有时间来好好观察四周的环境了。

他现在正处于战场的正中央，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只在一转瞬间，彼此吞噬着对方的领域，黑暗的幽广深厚封闭了光明，光明则在结束生命的那一瞬间与黑暗相抗衡。

这时，一个景象吸引了尤里安的目光。

方才斯巴达尼恩在母舰脱离点的位置受到炮弹攻击并且发生爆炸，迅速膨胀白色光球在扩散之后又消失了。

尤里安心头为之一寒，在发射离舰的瞬间就已遭人狙击了。母舰的管制官算准了时间，及时让他起飞，尤里安铭感在心。

尤里安的爱机飞翔在充满死亡与破坏的空间里，中弹的战舰，翻转着爆裂的巨大船体，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同时，防卫性地发射出大量的能源来，猛烈地撞击敌人。失去操作员的巡航舰爆炸后的残骸以及残留其上的能源向四周散落，微弱的白光自尤里安的机旁泅泳而过。一道道的光束照亮黑暗，飞弹的电光划破宇宙，舰艇爆炸的光芒化成生命短促的恒星，照耀四方。所到之处，皆是无声的闪电交错横掠。

假使声音能够存在于眼前的世界，那么满溢邪恶的能源所发出的惊人咆哮，势将震破人们的耳膜，而狂妄之气亦将使全部人员变成永远的俘虏。

突然，一架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猛然跃入视野，尤里安心脏噗咚噗咚跳个不停，仿佛要蹦出来了。他定了定神想重新看清来机，但它只留下视觉余像，便倏地迅捷移动而去。其动作之精锐、剽悍，决非泛泛之辈，飞行员必定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强者。尤里安可以想像出他瞠视着菜鸟般的敌人时，眼中所散发出的腾腾杀气和胜利的绝对自信。尤里安一面暗忖着，两手却已经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因为过度激烈的操作，斯巴达尼恩发出了抗议的震动。加速压的强烈变动，不断刺激尤里安的呕吐中枢，而在此同时，尤里安看见了以极近距离掠过机身的高能火箭弹。

也许是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吧，炮弹自身边呼啸而过，尤里安居然能够避开远比自己经验老道的敌人所发射的第一枚炮弹。少年感觉到战斗服的里面，全身的皮肤都绷得紧紧的。他无暇放松心情，眼前他必须密切注视萤幕上显现的敌人状况，同时必须读取左右两边小侦测器上显示的复数资料，以提高效率至最大限度，削减敌人的战斗力量。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斯巴达尼恩的设计师及操作手册的著作者，简直是要求舰艇的操纵者必须具备昆虫一样的复眼！所有斯巴达尼恩的驾驶员，还有王尔古雷上的帝国士兵，都必须接受这个过份的要求才能生存下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也只得默默去做。

重新发动必杀攻击的敌人，带着更为锐利的杀气，再次向尤里安挑衅。光束如白热化的利牙向这方攻击过来，但是仍然没有打中！是尤里安躲过了呢？还是他没有瞄准好呢？……

无论如何，必须尽可能避免战机做直线性的移动。直线的移动，再有多大的可能极限也无法避开敌人的攻击。在宇宙空间的物体形状，或动物或静物，圆和球都是基本形状。

回旋——上升——下降。假设虚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球面，把速度提高至最大的可能极限，沿着球面移动。不一定要按照计算的数值移动，因为那样反而可以逃过敌人的预测结果。当双方的机体擦肩而过，在最近的距离交错的那一瞬间，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的发射按钮。

“打中了！是真的吗？真的啊！”

无色彩和有色彩的光爆炸成一幅盈满视觉的画面。爆炸的机体破片，自光球的中心喷射开去，化成霓彩，把宇宙的一隅装点成万花筒般的瑰丽世界。

此刻，尤里安·敏兹埋葬了生涯中的第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曾身经百战，无庸置疑，许多同盟的战友都丧命于此人手中，因此，许多我方的人都难以相信他丧命于尤里安手中。这个初尝战绩的黄口孺子，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一股难以抑遏的兴奋自体内涌出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像要灼烧起来似的雀跃着，但在这一股骄傲的热流里，却有一块无法熔化的沉重巨石，冷却了尤里安沸腾至顶点的热度。

那个被他打败的敌人浮现脑海——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有妻子吗？或者是在等待着恋人？……一架王尔古雷载着一个士兵的一生，而这个士兵的一生却牵连着无数的旁支，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而去。

这并不是无谓的感伤，一个人的一生毫无理由地被切断了，何其悲哀！尤里安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在自己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将此事铭记在心！

※※※

帝国军各舰，开始有人在纳闷了。以现况而言，他们正处于优势，原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一股奇怪的感觉却不禁油然而生。敌人的战力并不均匀，虽然有人说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是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现在所见斯巴达尼恩上的敌兵，却有很多可说是以近乎自杀式的拙劣方式战斗着。原因何在呢？

帝国军指挥官艾思德尔夫少将是坎普上将旗下首屈一指的用兵专家，在此时他并不急于作全面的攻击，而是采取稳打稳扎的做法，步步为营，谨慎应战，以确保优势，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也是慑于杨威利的威名使然。通常这种稳健的做法应当会颇受赞扬的，但这次的结果却被指责为优柔寡断。

※※※

伊谢尔伦要塞的会议室里，干部们齐聚一堂。虽有人指称“爱开会的杨提督”，但又不能取消会议，否则大概又会被批评成独断专行或独裁作风了吧！站在杨的立场，他是认为听听部属的意见也不错，总比自己闷着头想要好。这次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尽速增派援军，唯一的问题在于援军的规模，待每个人发表过意见后，杨威利征询司令官顾问梅尔卡兹的看法。

“客座提督的看法如何？”

此时最感紧张的大概是那些既不是发问者也不是回答者的其他座上的干部吧。

在去年以前，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仍是帝国军的一级上将，领的是银河帝国的俸禄。当贵族联合军被帝国的权臣——年轻的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败时，在副官舒奈德少校的力劝之下，他才放弃自杀的念头，到伊谢尔伦要塞投奔同盟军，成为杨威利的顾问。

“依敝人的看法，既要增援的话，就必须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并且迅速行动，给敌人一个意外的打击，然后再收容友军，全速撤退。”

当梅尔卡兹提到“敌人”二字时，他那略显老态的脸上，浮现一抹凄苦的神色。即使是在莱因哈特麾下，提到“帝国军”这三字时，仍会令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惆怅。

“客座提督的看法，我也赞成。在眼前，如果分批投入兵力，反而减少扳回一城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助长战火扩大。全体舰队要快速行动，在敌人援军未到之前全力一击之后撤退，现在马上进行出发准备。”

干部们向司令官敬礼回应，就算他们对杨其它方面的表现有所不满，但对杨的用兵能力却绝对信服，一般士兵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看看大家的反应，杨对梅尔卡兹说：“我想请梅尔卡兹提督一同搭乘旗舰出击，可以吗？”

梅尔卡兹在投奔同盟军后位列中将，阶级在他之上的杨，原本不必如此谦卑的问他，但杨视他如贵宾，所以对他这般客气。

说来荒谬，即使梅尔卡兹提出的建议有多愚昧，杨也打算全盘接受的。当梅尔卡兹亡命投诚时，杨自愿做他的保证人，因为梅尔卡兹虽是敌国的人，但杨却很尊敬他。而且，为了使他对同盟军有归属感，杨觉得多少牺牲一点也是值得的。

另外则是因为杨对自己信心十足，战略状况再恶劣，他都有把握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成功战果。不过，过去的成绩未必是未来成功的保证，对于这点，杨或许太过自信了也未可知。

梅尔卡兹的提案与杨的想法不谋而合，由这点杨再度看出梅尔卡兹是位沉稳扎实的正统派用兵家，他心中感到欣慰，但同时又觉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方才还在想梅尔卡兹会不会提出荒谬的意见来哩——这种想法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前辈而言，实在是太无礼了。

另一方面，杨也顾虑到梅尔卡兹的心情，他不想让梅尔卡兹处于与帝国军之间直接战斗的立场上。但是，如果杨亲自率领舰队出击，让梅尔卡兹留守的话，有人一定会担心司令官不在的期间会发生危

险。杨觉得自己又在瞎操心了，但又不能置之不理，因为照顾部属必须公正无私，不能有所偏颇。梅尔卡兹也很清楚杨与自己的立场关系，这位亡命的一级上将简短地答道："遵命！"

【Ⅳ】

尤里安仍身处激战的漩涡中。

敌我识别侦察系统侦测到一不明物体的振动，尤里安反射性地将座机往左下方急速移动。一瞬之间，方才尤里安所在的位置被一道银剑般的光束穿过。在能源耗尽消失之前，尤里安便找出了光束的发射位置，锁定目标，连续发射出二道光束，被击中的王尔古雷机体像圆球般地轰炸四散开来。随着主萤幕的入光量调整系统变化，脉冲波打着节拍，不断扩大的爆炸光团宛然是画家笔下的作品。

"击坠第二架了！"

头盔底下，尤里安不住地喃喃念着，连自己也无法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战果"。不但打败敌人，还同时体验了战斗的开始与结束的新兵，人数实在不多。这是幸运使然？不——不只是幸运而已，尤里安的技术较敌人更胜一筹才是原因所在吧。

头盔下，尤里安那双暗褐色眼瞳锐利地闪耀着自信的光采。心想，自己是否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呢？初次迎敌就打下两架敌机，这下子可要杨提督好好夸赞一番了。

当另外一个敌人在尤里安面前出现时，他知觉到自己已沉着下来，不论何种情况下，都能妥善对付了。

机翼呈X型的王尔古雷，中央部位闪光灿耀如画，但当它还只是极小的光点时，尤里安就已经"跳到"左方去了。电磁炮弹以数公分之差，与斯巴达尼恩擦身而过，向无垠远处的超低温空间射去，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炮的按钮，但王尔古雷也自空中一蹬移了开来，光束只穿越过绵延不尽的黑暗。

尤里安为之目瞪口呆，一击不中的遗憾之意，想必敌人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吧。少年按下按钮，第二次射击，正准备一决胜负的时候，几个敌人的战斗艇却突然飞掠而过，整个视界的光影交错奔窜，尤里安把敌人追丢了。

战况顿时一片混乱。

看到这些莽撞的闯入者，少年一时怒气冲天。若再多个二、三分钟的话，自己应该可以再次刷新战果的，他的对手运气真不错——尤里安想到这里，突然间有当头棒喝的感觉。

他心中甚是羞愧，觉得自己竟如此自大狂妄！在第一次的战斗就打下了二架敌机，使他有种“我是个身经百战的勇者”的错觉，别开玩笑了，几个小时之前，他还被教官和老兵骂得狗血淋头呢！若说有什么实际的战争经验，他还谈不上，只不过是个沉溺于想像中的生手罢了，不是吗?

尤里安曾在杨威利的身边，亲历其景见识过大舰队的会战情形。那时无论判断、观察、下决定的人都是杨，尽管自己有多热心，多真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罢了。旁观者无事一身轻，但当事人却得负起对自己人乃至对敌人的战斗责任。

尤里安这一点的认知应该是跟杨学来的，而不是出于本身的想法。杨教晓了他待人处事应有的态度，并要他谨记在心。但才有一点小小的成绩，他还是自傲起来了，尤里安对自己感到泄气。另外，有的人虽然可以对一○○万部属和一○○万敌人负起责任，但面对自我的时候，却连对自己的责任都无法承担起来。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填补这段差距呢？而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沉思的当儿，尤里安使劲地操纵忠实的爱机，一面闪避敌人的炮火，一面躲开我方的机体，来来去去地在虚空中留下饱和的轨迹，发射了数十发的炮弹，但不知是守护天使睡着了？还是真正的实力也不过尔尔？……竟连一发也打不中。

这时，操纵盘上的红色灯光忽隐忽亮地闪了起来，那是回航的信号，因为斯巴达尼恩本体和中子光束炮的能源，都已所剩无几了。十分钟后。尤里安到达母舰。“摇篮曲”是母舰与搭载机之间特殊感应系统的昵称，整备兵看见他回航，赶紧向管制官报告。

“敏兹中士回来了！”

“知道了！补给能源期间，准许他休息，一切行动照规定来做……”

休息时间是三十分钟，在这段期间内，既要洗澡，吃饭，还要准备好下次战斗用的装备。

用几乎可以把皮肤烫得通红的热水和冷水交互淋浴，尤里安那充满活力生气的皮肤更加光采焕发了。穿上衣服走到餐厅用餐，菜色很多，有富含蛋白质的牛奶、乳汁烤鸟肉、汤面、混合蔬菜等等。但是全身的紧张仿佛都集中在胃里似的，一点食欲也没有。尤里安只喝了点牛奶，起身正待要走时，一个在餐桌对面，手里只端着牛奶的士兵向他叫嚷了起来。

“这样就没错啦！小伙子，不要吃比较好哦！撞击腹部的时候，胃里有食物的话，会得腹膜炎的！小心点哪！”

“啊，是吗？我会注意的。”

尤里安只这么回应了一下。在宇宙空间的战斗中，这种注意有什么用呢？以尤里安刚打落的两个敌人为例，肉体大部分都在那一瞬间被打得四散纷飞了！在撞击腹部得腹膜炎之前，早就由于内外的气压差导致内脏喷出，血液在血管内沸腾，把心脏和脑部的细胞煮熟了，并自耳、鼻孔喷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生与死之间，为求能多靠近“生还”，一分一毫地付出代价与努力是士兵的义务和权利所在。这个士兵提醒尤里安的话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想法吧！

步出餐厅时约莫已过了二十五分钟，刚好见到有五、六个士兵坐上往飞行甲板方向的电动车正要开动，尤里安过去纵身跳上，在飞驰三分钟后的目的地腾身跳下。

再次出击的准备已就绪了，尤里安一面快步走向爱机，一面戴上手套。整备兵们又叫了起来。

“小伙子！加油！不要死掉了！”

“谢谢！”

尤里安回应着，感觉有点怪怪的。

在被叫做“小伙子”的年龄时，可真是一点也不想死的呢！

第二次启动战斗艇顺手多了——这是指与第一次相比较而言。

而且，在离开母舰重力控制系统保护的刹那间，那种上下失调的感觉，也可以在十秒钟内恢复过来了。

黑暗的花园里，爆炸光和光束射线所形成的花朵，不断的绽放过来。这就是人类嗜杀成性与破坏的最好证明。然后，这种不值一文

的“嗜杀成性的残渣”，化成毫无秩序的能源波涛，汹涌奔来，拨弄着小小的斯巴达尼恩的机体。

虽然很想知道整体的战况，但现在整个战场淹没在电磁波和干扰电波的无形波涛里，通讯机能等于瘫痪了。各种信号变得有点可笑，而在通讯容许的范围内，又要如何才能保持舰队的有组织性呢？如果战场是在地上的话，要联络己方同伴，还可以用传令兵传令，有时甚至连军用犬或传信鸽也派得上用场，然而此刻战场上的状况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二○○○年前的模样……

不管怎么样，尤里安并不认为我方占了优势。尽管亚典波罗少将是位出色能干的指挥官，但这次的战役，部下却不完全照少将的意思行动！不！应该说是“动弹不得”。

除了像尤里安这种少数的例子外，其他的新兵们对敌人而言，无异是血腥横流的狂宴上绝佳的供品！尤里实现在只希望母舰阿姆塔特能够平安无事，“阿姆塔特”一词的意思就是“不死”，尤里安祈求母舰能像名字一般安然无恙！

正当思考的瞬间，尤里安突然吃了一惊！发现在自己与爱机眼前，赫然耸立着一面巨墙！他连想都来不及想地连忙把爱机往上攀升，否则，一旦撞上那面铜墙铁壁必死无疑！

原来是巡航舰！与战舰相比虽小得多，但与斯巴达尼恩一比的话，真可说是一座城寨了，它是结合金属，树脂和结晶纤维的几何学合成品，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工业技术产儿，是可以用手触摸的海市蜃楼。它的火力强大的足以把同盟军的巡航舰变成一团火球！

尤里安知道现在绝不能轻举妄动，一旦被巡航舰的主炮击中，连觉得痛楚的时间也没有，便自这个世上消失了。这或许是最理想的死亡方式之一，但尤里安不愿如此。他与巡航舰保持同步，在相距约三公尺的距离上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只接触到由巡航舰所发射的能源中和磁场。

设置于外壁的一个炮塔，突然急速回旋，但炮口并没有固定下来，难道尤里安被敌人的侦测系统发现了吗？尤里安赶紧潜进巡航舰的内侧死角，巡航舰本身在与同等的敌人厮杀期间，实在不可能调头过来对付一架微不足道的小敌机。而且，只要侦测系统不是凭着肉眼

追踪，实在很难判断小巧滑溜的小敌机到底是附着在自己身上或者是逃之夭夭了。

尤里安摒息以待，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心脏的鼓动相伴，期盼敌人判断错误的结果是令人乐观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巨大的敌舰背上，几个小小的银灰色中子飞弹浮上眼前，那充满恶意的飞弹头正朝向同盟军的驱逐舰。

尤里安摒住了呼吸，发射刚过，飞弹由内自外冲破磁场的那一瞬间，尤里安像个无形的隐身者一跃而出，同时朝尚未完全关闭的舰体飞弹发射孔内射出中子光束。然后，急速上升。背后，光块炸裂开来，能源的汹涌波涛把斯巴达尼恩撑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V】

“巡航舰连巴赫损毁！”

传讯兵的报告态度总是让帝国军的指挥官感到不安。无论是心平气和的冷静也好，充满歇斯底里的危机感也好，每种不同的状况都容易使得指挥官的神经回路因负荷过重而乱成一团，他很想向传讯兵大嚷“那是怎么一回事？”身为军队的指挥官，不能将判断与决定权托付他人，其孤独感并不是一般没有任何责任包袱的人所能想像的。

这时，尤里安的战绩变成帝国军这边的损失了，当传讯兵向上级报告损毁消息后，所换回的“下场”却是“尽是垃圾消息”的蛮横斥责和一顿毒打！他也可以说是尤里安战绩之下的受害者吧。

※※※

不仅帝国军如此，同盟军的亚典波罗少将也正烦躁着。他具备作为一个指挥官所应有的卓越特质，但指挥一个“童子军兵团”的困难，他希望有人能代为效劳。

对他而言，帝国军艾思德尔夫少将过份慎重的态度，反而是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但同时却也使“我方的致命弱点何时会暴露出来呢？”的疑惧缓慢地爬升了。长期处在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下的亚典波罗，在看到萤幕上悠然晃过的一艘我方舰艇时，不禁感到讶异，他满脸疑惑地问起副官。

“那艘是尤里西斯吧？”

“是的，是战舰尤里西斯。”

听在耳里，少将朝气蓬勃的脸上绽放笑容了，即使在激战的最高潮时，还没有消失的幽默感仍有刺激作用。

在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当中，尤里西斯是屈指可数的“斗士舰”，正如它名字所代表的一位古希腊英雄一样，参加战斗的次数与树立的功勋，无人可比。但是一听到它的名字，人人都会想笑，因为没有人不知道尤里西斯是一艘“厕所被打坏的战舰”。虽然这已经并非事实，但人总喜欢把点点滴滴的事实，经过自己的虚构包装，然后转成不着边际的想像，而不管这种虚构是否会对当事人或物造成困扰……

“有尤里西斯在这儿，运气也不会差到那里去！各位，不成体统又有何妨？只要活着就行了！”

舰桥内扬起一阵笑声，却又在转瞬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祥沉稳的气氛。对尤里西斯的全体人员而言虽然有点儿没面子，但这个名字可以消除官兵们的紧张情绪，使身心顺畅活泼，功效匪浅。

※※※

从战斗开始，九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期间，尤里安已自母舰四度出击。第三度出击时，一架敌机也没打落。己方的斯巴达尼恩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尔古雷炮火下的亡魂，双方生存机数的差额逐渐拉开。

二架王尔古雷同时发动攻击，不逃不行！尤里安一开始便放弃无谓的攻击，奋力逃命。而这两架王尔古雷虽为争取猎物各展本领，却欠缺相互配合的默契，若不是这样，尤里安早就一命呜呼了！不久，他幸运地甩开这二架王尔古雷的追击，千辛万苦地逃回母舰怀抱后，尤里安瘫在操纵席上，久久不能言语。

第四次的出击，正确地说，应是从中弹的母舰中“逃离”，“阿姆塔特”和它的名字“不死”之意相反，成了核子融合飞弹的炮灰，自中央部份折裂为二后，爆炸四散开来。从巨大的火球中跳脱至虚空的尤里安捉住了一瞬即逝的机会，将出现于眼前的一架王尔古雷打得粉碎。因为背对着火球，敌人的索敌能力明显下降。虽然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是由于在母舰的补给不够完全，现在能源已经快用尽了。尤里安暗褐色的眼眸绝望地望着能源指标，摒息凝视，露出神经质的苦笑。

※※※

突然，伊谢尔伦要塞的方位出现了无数的光点，并急速地扩大成一片光壁。

“援军来了，援军来了！”

战舰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通讯士官跳着大叫起来。此情此景，他那有点夸张的反应，反而是一种义务了，事实上鼓舞了同伴的士气。

效果果然不赖！同盟军各舰内欢声雷动，无数的黑色扁帽在空中挥舞。为了通知我方战友，同时让敌人知道，电波在同盟军的通讯回路上窜流不息。

另外一边的帝国军，则遭受了无比的冲击。各舰的监测员面无血色地望着侦测器，叫苦连天的报告使指挥官们呆若木鸡。

“有一万艘以上？那么取胜无望了！”

他们喃喃自语，脑海中同时闪过“撤退”的念头，衡量有利或不利的理性和能屈能伸的弹性并未失去。虽然帝国的援军也快来了，但规模没有敌人的大，而且自己被打败之后，援军也将成为被敌人逐个击破的牺牲品。考虑过后，艾思德尔夫自己先做榜样，开始撤退。

※※※

“敌人丧失斗志撤退中，是否要追击呢？”

战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请示司令官。

“可以了，让他们逃走吧！”

杨回答着。帝国军自行退却，挽救我军的目的已经达成了，追杀无斗志的少数敌人，就战略上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对一个军事指挥家也没什么快感可言。当初动用大规模的兵力，有一半以上的原因就是要吓阻敌人的。

“那么，是否可以开始回收我方被破坏的舰艇，进行抢救修复工作，让全体舰队回航呢？长官。”

“当然，啊，对了，为了日后防御的需要，在这里加装几个监视卫星和电波转发卫星比较好。”

“是！马上去安排！”

梅尔卡兹以赞赏的眼光望着行事俐落的菲列特利加，在他漫长的军历所看到的人当中，像菲列特利加这样才干出众的副官并不多。

“还有，尤里安·敏兹中士……”

菲列特利加又来报告，在她的视线里，杨的身体似乎显得僵硬起来。

“……平安生还了！”菲列特利加眼神柔和地望着肩头如释重负的杨，继续说道：“他的战果是击坠三架王尔古雷，并完全摧毁一艘巡航舰，报告完毕。”

“摧毁巡航舰？在第一次战斗中……”

说话的人并不是杨，而是自称要来见识新兵训练成果的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少将，他是尤里安的射击和肉搏战技老师。菲列特利加点头示意时，他高兴的拍掌叫好。

“这家伙真让人大吃一惊，真是天才啊！我第一次打仗也没这样光荣的记录哪！将来不知会如何进展，可令人惊惧了……”

“什么啊，他只不过是把一生的好运集中在这一次使用罢了。一战得志并不见得是好事，真正的才干要看现在开始的表现才是。”

身兼尤里安的监护人并站在严格的指导者和教育者的立场上，杨本想开口说这一段话，但看了看菲列特利加和先寇布的表情。他们的表情好像在说“不必再对尤里安做不合理的要求了吧。”

就这样，尤里安·敏兹经历了他人生里的第一次战斗，并平安地生还了。

# 第二章 振翅待飞的秃鹰

【1】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一月在伊谢尔伦回廊所发生的战争，就规模而言并不大，只能算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国境纷争罢了。

同盟军的负责人——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杨威利上将，为避免扩大战端，迅速地将舰队调回要塞。

帝国军方面，负责在边境警备任务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向帝国军的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面陈战败之罪，但莱因哈特只简短地回覆："要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把已经打了败仗的战争再一一搬出来谢罪，也无济于事。"

身为银河帝国宰相的莱因哈特，必须投注相当的时间与精力于整顿内政及巩固自身的权力。因此，以国家命运为赌注的大型会战姑且不提，对于这场局限于一隅，而且既无战略价值，又无外交意义的小规模战争是胜是败，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将近二十二岁的莱因哈特，近来在他那与生俱来的俊美脸庞上，又加添了忧愁的阴霾和支配者的威严。士兵们对他是如同军神一般地既崇拜又敬畏，原因之一在于他的生活态度。

自从姐姐安妮罗杰离去后，莱因哈特便迁离史瓦齐别馆，移居到军官宿舍，这里虽然是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但以堂堂支配着二五〇亿人民和数以千计恒星世界的权力者而言，实在是太寒酸了点。书斋、卧房、浴室、客厅、餐厅、厨房和侍卫用的房间都一应俱全。在庭院的一角，另设有警卫兵专用的宿舍。

虽然如此，周围仍有人不免要替莱因哈特叫屈："贵为帝国宰相之尊，这样太简朴了吧！虽然未必要豪华奢侈，但起码也应该显示出权威感来呀！"

对于这些反应，莱因哈特只是冷冷地一笑置之。

在物质欲望方面，莱因哈特与杨威利是如出一辙的。他所追求的是人世间的权力与光荣，这两者都是无形的。当然权力会保障物质方面的满足，也就是说，只有莱因哈特愿意，他随时都可以住在大理石宫殿，坐拥佳丽三千，还有数之不尽的黄金与宝石。不过，如此一

来，又与鲁道夫大帝所演出的丑恶连续剧有何区别呢？鲁道夫是一个强横霸道的男人，似乎不将到手的巨大权力化作有形的物质绝不甘休似的。他独占了所有代表至高权力的事物，诸如壮丽无比的新无忧宫、广阔的庄园和猎园、难以计数的侍从和婢女、绘画、雕刻、贵重金属、宝石、专属的乐园、近卫军、出巡用的豪华游艇、肖像画家、酿酒厂……等等，应有尽有。贪婪的贵族们终日围拢在他四周，恭恭敬敬地领取他大方赠予的礼物。

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可以说是善识时务者，但在历史上，对于压榨全体人类的专制君主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奴隶，不如说是家畜要来得恰当。他们没向鲁道夫摇尾巴，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尾巴可摇罢了！

鲁道夫还不时将后宫的美女下赐朝臣，她们通常都是集庄园、爵位、珠光宝气于一身。因此，朝臣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并且以此为皇帝陛下的恩宠象征而向其他贵族示威。

以目前来说，这种腐蚀精神的生活方式与莱因哈特无缘。即使有人非常讨厌他，但也绝对不会批评他是一个没有创造性与进取心的为政者。

“体制上要博取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只有二点：公平的裁判和公平的税制，仅此二者。”

由这项发言显示出，莱因哈特不但是军事的天才，同时更具备政治上的才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雄心壮志，也是民众所深深寄予厚望的。

莱因哈特大力推动刑法及民法的公平和税制的改革，同时将贵族所拥有的广大庄园免费赐给农民，并且解放庄园的农奴。许多追随布朗胥百克公爵而灭殁的贵族的宅邸，也都悉数改建成医院等福利设施，开放给平民使用。贵族们珍藏的名画、雕刻、陶瓷器、贵重金属等名贵物品，也都转往公立美术馆公开让人民欣赏。

“……美丽的庄园惨遭贱民们的践踏，在厚重的绒毯上留下泥靴的痕迹，让肮脏的野孩子们，在高贵如天盖般的床上，留下口水的污渍。如今，曾经如斯伟大的国家，竟落入不知美感和高贵为何物的半人半兽手中！但愿，这种种丑陋和凄惨只是一场恶梦而已……”

一个被剥夺特权与财富的贵族，笔尖充满愤怒和憎恶地在日记上这样写着。但这位贵族却从未想过，以往他之所以能过着如此优雅的生活，完全是那些“贱民们”的辛勤劳动和牺牲所换取得来的，而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社会体制下的产物。正因为他们只知索取，不懂得反省，所以才会自掘坟墓，走上穷途末路。

只要大家都一致认为怀念过去奢靡生活的人就是敌人，长此以往，莱因哈特就不必再担心了。因为，这些人顶多只能发动反社会的阴谋和恐怖活动，而除了贵族偏激派之外，他们无法得到任何的支持和援助。

现在民众都站在莱因哈特这一边，充满敌意和复仇心态的平民们，严厉地监视着旧贵族们。曾经驾驭他们的支配者，如今都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里。

不仅财政和法律体系，莱因哈特更大刀阔斧，大力改革行政组织。一向恶名昭彰的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护局，是支配民众，压制思想的政策实行机关，莱因哈特为其长达近五个世纪的历史划上休止符，局长海德里希·朗古被安排在奥贝斯坦的监视之下。除激进派的共和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之外，所有的思想犯和政治犯一律释放。一度勒令禁止发行的数份报纸和杂志，也都得到再次出刊的许可。

以贵族为对象的特殊金融机关被废止了，进而针对被解放的农奴成立了“农民基金”，以极低的利息贷款给农民以作务农之需。“解放者莱因哈特”、“改革者莱因哈特”……，民众们崇仰诵赞的声浪不绝于耳。

※※※

“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只擅于战争，对取得民心也很有一套呢！”

贵族开明派的重要人物——帮助莱因哈特实施改革的卡尔·布拉格，向同志欧根·李希特小声说道。

“是啊！或许他是很懂得如何讨好民心。不过，旧体制的贵族们可是连讨好人心都不会哟！他们只会一味地压榨人民而已，两者相较之下，现在真是进步而且文明多了呢。”

“但是，若不是以民众的自主性为出发点来取得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进步之名可就不值一文了。”

“进步就是进步啊！”

对于布拉格的教条主义论调，李希特显得有点不以为然。

“比方说，上位者即使是仗着强权推动社会进步，但一旦民众的权利获得扩张，那么想要挽回也来不及了。当前，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拥护罗严克拉姆公爵，推动改革计划，不是吗？”

布拉格颔首表示赞同，但他的表情除了满足和同意之外，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Ⅱ】

位居银河帝国军科学技术总监的安东·希尔曼·冯·胥夫特技术上将，是一位拥有工业博士与哲学博士双重学位的五十六岁男子。头上虽然童山濯濯，但暗红色的眉毛和髭鬓却粗厚浓密，鼻头红通通的，像个营养充足的胖婴儿，全身光采焕发。乍看之下，颇像是啤酒屋的老板。

不过，他的眼光却比啤酒屋的老板高明多了。尽管这位枝术上将，并不具备作为一个军事科学家所应具有的研究开发能力，但他却具有赶走上司、超越同僚和排挤部下的斗争才能，也因而稳稳地保住了今天的地位。据说，他的野心不在于舰队指挥官或作战参谋的宝座，而是想跃升为历史上第一位以一介军事科学家出身的“帝国元帅”！

当胥夫特走访元帅府的大厦时，莱因哈特刚好完成上午例行的工作，正在用午餐。得知来访者的名字后，他的脸上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六年来科学技术总监部在这位领导人的管理之下，除了指向性杰服燃烧粒子外，其它可说毫无建树，对于这个以邪恶的政治手腕巩固了地位与特权的“科学匠”，莱因哈特反感至极。

莱因哈特曾不只一次想换掉胥夫特，并刷新科学技术总监部的阵容，但是在这六年当中，足以与胥夫特匹敌的竞争者都被从中央政府流放了，而总监部的主要职位也都被胥夫特派系的人所独占了。把胥夫特更换掉，再来整理下面的旁支，当然是可以，可是，在目前的组织运作方面，势必会产止不少阻力。更何况胥夫特自始便没有向大贵族那一方面靠拢，对莱因哈特也表示了支持的立场。

莱因哈特虽然有意要裁掉胥夫特，但一时之间还找不到适当的理由。他一方面暗中查访可以取代胥夫特的人才，一方面也按兵不动，暂先观察胥夫特是否犯下大错或做出假公济私的丑闻来。再说，莱因哈特也不能全心挂念着撤换胥夫特一事，因为帝国目前的状况，极须借重莱因哈特在国家建设方面的才华与能力。

这一天下午，他将与内政相关的数名高级官员会面，就旧贵族统领的土地权益、关系着征税与司法警察的行星层面的权限规定、以及中央官厅的组织重编等数个繁杂的问题听取说明。这些均是身为帝国宰相份内的职务，所以午餐用毕之后，他必须离开元帅府，往宰相府去。其实，莱因哈特只要吩咐一声，就可以叫众将官来元帅府报到会合，但是这位年轻的元帅不知是有洁癖呢？抑或是顽固呢？总是拒绝这种乐得轻松的事情。

“叫他进来吧，但只有十五分钟。”

莱因哈特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同时通知让那些高级官员在宰相府等候他。看来，为了赢得莱因哈特的赏识，胥夫特必须在十五分钟内施展浑身解数、发挥他的辨才才行。

※※※

“……换句话说，你的意思是在伊谢尔伦要塞前面设置一个与之对抗的我军要塞，是吗？”

“是的，阁下！”

科学技术总监用力地点点头，一副等着接受赞赏的样子，但从帝国宰相年轻俊秀的脸上只看到了不悦和失望的神色。莱因哈特的表情好像在说，虽然只是十五分钟，也是在浪费时间。

“构想本身是不错，但要成功的话，必须具备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条件就是在我军建造要塞期间，同盟军的众喽罗必须一语不发地静静观看，绝对不可妨碍工程的进行。”

科学技术总监以沉默来回报莱因哈特，看起来一副无言以对的样子。

“哦……总监，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建议，只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就很难说了。你回去研究一下，该改进的地方就改进，再提出其它的建

议吧。”

莱因哈特举止优雅地站了起来。胥夫特面对着这位位高权重，满脸不耐烦之色的年轻人，神经紧绷着，深怕一有疏失便会招来一顿责骂。

“请稍待一下！那个条件根本就不需要，因为，我的想法是……”科学技术总监发挥精湛的演技，提高声音说道：“只要把已建造好的要塞移到伊谢尔伦回廊就可以了。”

莱因哈特的视线自正面投射在胥夫特那张自信满满的脸上，苍冰色的眼眸中，第一次散发出兴趣勃发的光采。他再次坐回沙发上。

“你就详细说出来吧。”

科学技术总监红光满布的脸上，又添加了一抹胜利的神采。莱因哈特虽然不欣赏他谄媚的嘴脸，倒是很有兴趣听听他怎么说。

【Ⅲ】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批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人”，即便是往后，也不会有人这样说他，他是一个豪气干云、光明正大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统率能力和勇气，都非泛泛之辈。

但是坎普的自尊心和竞争意识都很强烈，去年和贵族联合军之间的内战——以把贵族联合起来的利普休达特盟约为名统称为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功勋彪炳，他们都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唯独坎普仍停留在上将阶段，即使他心中没有任何不满，但难免也有所遗憾。更何况他今年已经三十六岁，又比他们都还年长。

后来，新的一年方过不久，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国境纷争中，他辖下的舰队又传败绩！坎普的自尊心大受打击，因此，他一直盼望能再有个机会扳回颜面和声名——这个机会就是战争。但是为了挽回一己的自尊心而再度引发战争，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现在，他除了担任部属的训练和国境的防卫工作之外，就只能意气消沉地过着日子了。

这一天，莱因哈特下达一道命令，命他立刻回师帝都奥丁，到元帅府报到。

在副官鲁比兹的陪同下，到元帅府报到的坎普，受到流肯中尉的热烈欢迎。流肯曾是坎普的部属，去年以来，就直属于元帅府，是一个年方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他的引导下，坎普走进莱因哈特的办公

室。除了一头金发、冰蓝眼眸、年轻又俊美的元帅之外，他还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胥夫特技术上将。

“你来得真早啊，坎普。奥贝斯坦和缪拉马上就来，先等一下。”

坎普遵照莱因哈特的话坐了下来，心中同时感到无比的讶异。因为他记得年轻的元帅一向讨厌俗不可耐的技术上将——胥夫特。

不久，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与奈特哈尔·缪拉上将相继赶到。

奥贝斯坦身兼代理帝国统帅本部总长与宇宙舰队参谋总长二职，所以他出席此次重要会议，并不足为奇。他可以说是后方作战集团的代表人物，倒是担任实际作战指挥官团体代表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二人，反而没有出席。

在拥有上将军阶的提督当中，缪拉的席次在坎普和毕典菲尔特之下，年纪也较小。由于他具有非凡的作战执行能力，又建立了不少功绩，所以年纪轻轻就受封提督之称号。不过，在同侪之中，他的声名还不够稳固。

“大致都到齐了吧。那么胥夫特技术上将，请跟大家谈谈你的提议吧。”

向莱因哈特点头示意之后，胥夫特站了起来，他的样子让人联想到鸡冠直竖、向人夸示胜利的矮公鸡。看他一付精神昂扬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自信，而是太过自信。

他打了一个手势，透过操作室的操作，空间中浮现出立体影像，是一个银光四射的球体——乍看之下，只是个不怎么样的东西，但是，凡是帝国和同盟的军人，无一不知它是什么。

“这是什么，您知道吗？坎普提督。”

听起来不像军人的腔调，反而像是老师的口吻。胥夫特用这种口吻询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两人的年龄差距达二十年之久。

“伊谢尔伦要塞。”

坎普彬彬有礼地答道。他之所以特意压抑声调，是顾虑到莱因哈特就在身旁，缪拉也毕恭毕敬地端坐一边。胥夫特满意地点了点头，挺起胸膛说道：“对人类社会而言，我银河帝国是唯一的政体，但却有一班罪大恶极的叛徒，在长达一世纪半的时间中，不断制造流血和破

坏事件！这群匪类就是僭称自由行星同盟的那些家伙，竟还不自量力地自封国号，究其实只不过是一群激烈派暴徒的后代子孙，偏离了远古帝国臣民所遗留下的正道，兀自演出夜郎自大的荒唐闹剧罢了！”

这个一向不懂得尊重学问的俗人，究竟想说什么呢？——坎普在心底暗暗地咒骂着。聆听的四个人，表情与态度各异，但对这番了无新意的演说，都毫不动容。胥夫特接着说：

“为了追求宇宙恒久的和平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我们必须消灭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一干叛徒。有鉴于此，在敌人进攻时予以反击还不够，我方也应该主动发起攻击，压制敌人的根据地。但是敌人的根据地太远了，从首都出发的话，补给线与通讯线鞭长莫及，更何况双方之间，只有一条隧道状的伊谢尔伦回廊可供来往。迎击的一方可以集中战力，比较有利；攻击的一方则适得其反，在战术上很明显地受到限制。”

“以前，帝国军之所以能长驱直入敌人的势力范围，是利用伊谢尔伦要塞做为桥头堡，进而成为补给据点。但是，现在伊谢尔伦要塞落入敌人手中，帝国军无法通过回廊，直捣敌人的根据地。而当前，由于亚姆立札会战的惨败和去年内战的打击，同盟军元气大伤，一时之间还站不起来，只要攻陷了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就有可能一举征服整个同盟领土。还有，就人材资源的角度来看，驻守伊谢尔伦要塞的是同盟军的第一智将——杨威利，只要在攻陷伊谢尔伦的同时，将他捕杀，就能给同盟军一记致命性的打击。”

“但是，单就硬体方面来看，伊谢尔伦要塞的确坚不可摧。直径六十公里的人工球体表面，一层结合着耐光束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结晶纤维与超硬度陶瓷所形成的四重复合装甲护膜包裹其上，就连巨型战舰的高性能主炮，也无法伤它一根寒毛。这并不是理论而已，事实证明了一切，同盟军曾数度强攻其外侧，但伊谢尔伦要塞仍屹立如山、不动分毫！”

“既然一般的舰队无法攻占伊谢尔伦要塞，那要怎么办才好呢？唯一的方法就是集结与伊谢尔伦要塞旗鼓相当的火力和装甲，与之一决雌雄！也就是说，以要塞对要塞。把一个足以与之相抗衡的要塞移到伊谢尔伦前，锁定目标，发动攻击！”

胥夫特技术上将突然住嘴不语，环视着在座的四个人，已经知道谈话内容的莱因哈特，仍然面不改色；奥贝斯坦的内心即使大吃一惊，也不会在表情或动作上显露端倪；但另外两人就不同了，坎普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强而有力的手指不住的敲打着椅子的扶手，而缪拉则一面喃喃自语，一面连连摇头。

胥夫特再度打开话匣子。

“在银河帝国境内，堪与伊谢尔伦相抗衡的要塞，当推去年内战中贵族联合军的根据地——‘秃鹰之城’，这座要塞曾一度被放弃，但只要修复好之后，装上空间瓦普跳跃与一般航行用的引擎，就可以一万光年的航速直捣伊谢尔伦，进行要塞与要塞之间的决战。以现在瓦普跳跃引擎的运作力而言，仍无法使偌大的要塞航行起来，必须把十二个引擎排成轮状，同时发动才行。技术上是没有问题了，其它就要看指挥官的统率能力与作战执行能力如何了……”

骄傲之色溢于言表，愈来愈自我膨胀的胥夫特，坐回椅子上。莱因哈特接着站了起来说道：“这就是请众卿来此的目的！”

苍冰色的瞳眸锐气迫人地扫现在座的提督，坎普和缪拉挺直了背脊。

“我任命坎普为司令官，缪拉为副司令官，按照科学技术总监的计划，进攻伊谢尔伦！”

※※※

新的作战行动中，由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担任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上将担任副司令官的人事命令，在军队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在一般的看法上，规模如此庞大且独立的作战行动，其指挥理当由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执掌才是。

当然，他们两人对一切都没有公开发言过，但在彼此之间，失望之意溢于言表。

“反正是按照奥贝斯坦总参谋长的意思决定的。”

米达麦亚之所以如此断定，与其说是推理，毋宁说是偏见，不过他的想法也已八九不离十了。

当莱因哈特问到作战指挥官的人选时，奥贝斯坦并没有立刻回答，他询问了属下参谋团的其中一员——菲尔纳上校的意见。菲尔纳

的回答是："如果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两位提督再次建立功勋的话，就只能用帝国元帅的地位来酬谢他们了。一旦他们获封帝国元帅，阶级就与罗严克拉姆公爵一样。就人事上的秩序而言，这样做不太合适！倒不如从上将当中选择一适当人选，作战成功的话，就将其升格为一级上将，如此一来，还能制肘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避免他们因位高权重而锋芒太露。而如果失败了，由于不是本军的王牌大将，损害也比较小。"

他这番意见与奥贝斯坦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维持人事秩序，巩固最高位者的权威，绝对不能培养出第二号人物来。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世的时候，奥贝斯坦深为顾虑的原因也在于此。

吉尔菲艾斯为了保护莱因哈特而身亡，身后受封荣誉不计其数。对于死去的人，赠予再多的荣誉也无所谓，但对于活着的人可就不同了。

吉尔菲艾斯亡故之后，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并没有取代他的地位。冻结第二号人物的空缺。制造众多的第三号人物，分散他们的权限，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莱因哈特的独栽体制。

值此期间，如果奥贝斯坦想将第二把交椅握在自己手中，免不了会被旁人指谪为自私自利，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甚至连一向讨厌他的米达麦亚也认为奥贝斯坦目前并没有篡夺地位的野心。他所希冀的乃另有其事。

"就选坎普吧！他一心想洗雪先前战败的耻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奥贝斯坦提出了自上将级的提督当中挑出人选的建议，莱因哈特遂据此下了决定。而副司令官的地位必须在坎普之下，于是年龄和经验都较浅的缪拉就被选上了。

※※※

这时，在莱因哈特精神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从前那种无比热烈的激情，被一张看不见的膜隔绝起来。他把自己带到远远的地方，漠然地眺望着这一切，这该叫做冷却了的热情呢？抑或是空洞虚无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的脚是为了飞翔在高高的天际而生的，但他却可以感觉到飘扬的能力似乎已明显地下降了。

他明白其中的原因，但他却不敢正视它。

“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无需他人的帮助或理解。”

莱因哈特这么认为。

从前，他根本不用花费心思去想这种事。而现在，有时候蓦然回首一看，想确定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就在身后半步之处跟着的身影，但一定神，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啊！只有在共同拥有时，梦才有其价值啊！所以他更必须实现非专属于他自己的梦想。

把宇宙掌握在手里！

影子消失了，一方羽翼折断了，还有利牙。一旦利牙也掉了，也就意味着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生命意义消失了。无论何时会毁坏，现在只有磨砺以待。

“吉尔菲艾斯，我不明白，我们曾说过要永远并肩作战的，但是，为何，为何你却又要离我而去？……”

【Ⅳ】

去年，忠诚心、胆识与能力均无人能比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去世之后，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就被喻为“帝国双璧”。

两人都是用兵高手，智勇双全，只要情势所需，不论中央突破及背面展开，全面直进攻势或据点专守防卫，他们都能依照实际情况通权达变，发挥最高水准的用兵技术。米达麦亚作战行动快如闪电；罗严塔尔攻守俱佳，相当冷静又具持久力，两人的才能都是举世难寻；而在状况判断的准确度、当机立断的果决性、弹性的应变能力和准备的周密程度等方面，两人旗鼓相当、难分轩轾。

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恰好三十岁，有一头蜂蜜色的头发和活力充沛的灰色眼睛。体格短小精悍，全身肌肉结实均整，像位体操选手，给人一种俊秀灵敏的感觉。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三十一岁，头发是接近黑色的深棕色，具有贵公子般的美貌与修长的身材，但他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地方是黑色右眼和蓝色左眼的组合——金银妖瞳。

他们两人的声名和战绩不相上下，但彼此并没有自拥派系互相对抗。不但如此，在战场上还多次并肩作战、出生入死，平均分享宏伟

的战功；离开战场后，两人互为好友、情谊深厚。地位相同、气质互异的两人，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周遭有人甚感讶异，有人视为理所当然。

※※※

米达麦亚出身平民，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算是中等程度。父亲是造园技师，以贵族和富裕的平民为服务对象，从事诚实信用的生意。

“在这样自上而下结构完整的人世之中，平民的生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父亲这样训诲儿子。为人父亲者，认为儿子做技术师也好，工匠也罢，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完一辈子就好了。结果儿子是成为工匠了，并且跨进了名人的领域。只是他所专擅的技术，既不是建造庭院，也不是手工艺术，而是充满风浪波折的“战争”……

米达麦亚在十六岁那年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罗严塔尔比他高一个学年，但在学期间，两人都没有相识相知的机会。预官学校里面，高年级的学生可以集体对低年级的学生施予各种干涉和压力，然而罗严塔尔对这种集团活动却毫无兴趣。

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他成为二年级学生那年的夏天，米达麦亚得悉家中将多了一位成员而由寄住宿舍赶回家中，那是母亲远房亲戚家的女孩，父亲在战场罹难后，被带回家里来。

这名十二岁的少女，名叫艾芳瑟琳。乳白色的头发、深紫色的瞳眸和蔷薇红的双颊，虽然谈不上是国色天香的稀世美女，但举止轻巧灵活，只是很少展露笑容，当她睬着莲步跑开时，妨若飞燕在春天的蓝空里轻轻转身翻飞一样，予人轻快明朗的印象。

“蜜海儿，蜜海儿，蜜海儿……起床喽！天气多么清爽明亮啊……”

她的歌声听起来也那么轻快动人！

“真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子啊！渥佛根。”

被母亲这样一说，军官学校的学生装作若无其事地含糊答应着，但自此以后，只要有休假，他一定会老老实实地回来，因此双亲很快就看穿他的心意。

不久，米达麦亚自预备军官学校毕业，官任少尉，在双亲和艾芳瑟琳的目送下，奔赴战场。对于这位俊秀聪敏又勇敢的年轻人而言，做为军人是一项无可取代的天职。在短短的时日之间，他树立了大大小小的功勋，阶级也不断提升。但凡事果敢、速战速决的他，却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严重烦恼，结果在决定向深紫色眼眸的少女求婚之前，足足花了七年的时间。

那一天，他放假来到镇上，好像怕给人看见似的，首先环视了四周一下，突然不知何故地快跑穿过人群，生平头一次走进花店。看到这位身着军眼、一头闯进来的青年，花店的女主人差点失了神，因为脸色怪异的军人慌慌张张飞奔而至，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花！花！我要花！只要是花，什么花都可以！哦！不！不！我要那种非常漂亮、女孩子最喜欢的那种花！”

女主人知道不是强制搜查，也不是镇压行动后，心情渐宽，这才回过神来建议他买黄色的蔷薇花，米达麦亚把花店里一半的黄色蔷薇都买了下来。之后，他走进一家糖果店，买了巧克力和含有莱姆酒成份的海绵蛋糕。当他经过珠宝店门前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买戒指呢？不管了，先走再说吧，因为钱包已经快空了，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捧着花束和蛋糕礼盒，米达麦亚回到家中。在庭院整理着草坪的少女，当她抬起头来，深紫色的瞳眸中，映现出青年军官俊挺的身姿，她吃惊地站了起来。

“渥佛根——先生？”

“艾芳，请接受我的诚意。”

“是送给我的吗？谢谢！”

少年的紧张心情，与在战场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花般的笑靥，使米达麦亚感到一阵晕眩。

“艾芳瑟琳……”

“是，渥佛根先生……”

为了这次求爱的壮举，曾多次演练台词，但当他看到少女深紫色的双眼时，那曾充满罗曼蒂克的文学修辞，都飞到一○○光年以外的对岸去了。现在他只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在做什么？加油呀！怎么这么胆小呢！”

在远处看见这番情景，米达麦亚的父亲瞠目结舌。他对儿子在战场的情况并不了解，但七年以来，对他求婚之前所表现的优柔寡断，一向感到很不耐烦。造园技师手里握着园艺用的剪刀，静静地观看着。只见儿子一面比手划脚，一面吞吞吐吐的说话，少女低着头，凝神聆听着。突然出乎意料之外，造园技师的儿子抱起少女，鼓足全身的勇气，笨手笨脚地与少女接吻了。

看来是成功了！——父亲满意地嘟囔着。

这时，蜂蜜色头发的青年军官，认识到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对自己来说是贵重得太多了，他怀内的人儿使他全身涨满了真实感。

简朴的婚礼终于举行了，渥佛根·米达麦亚二十四岁，艾芳瑟琳十九岁。六年之后，他们还没有小孩，但这对他们的幸福生活并没有任何影响。

※※※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不像故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样，心中有座圣殿住着倾慕的女神。也不像好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样，与一位惹人怜爱的少女认真地谈一次恋爱。

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不少女性非常关心他。他那深沉的黑色眼眸和锐利生辉的蓝色眼眸所组成的金银妖瞳，令人感到有种神秘莫测的吸引力。从年轻的小姐到中年的贵妇人，无人不对他倾倒三分。

这位智勇兼备的年轻人被称为银河帝国屈指可数的名将。身为军人，他一向对敌人绝不宽容，对女性也是出名的冷漠无情。对于那些单方面的追求者，和对方有过关系之后，他就会将对方抛弃。

从军官学校毕业后的几年间，他与渥佛根·米达麦亚成为知己，在战场上多次并肩作战。出身与性格迥异的两人，彼此产生难以言喻的好感，情谊日益深厚。米达麦亚得艾芳瑟琳为爱侣，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罗严塔尔仍是单身一人，在旁人眼中，来者不拒地乱搞男女关系。

“不要作孽太深啊！”

实在看不过去的米达麦亚，不只一次两次地告诫他，罗严塔尔点点头，但并没有接纳忠告，还是依然故我。但是米达麦亚在得知罗严

塔尔内心的曲折之后，也不再说他什么了。

那是帝国历四八四年，两人参加行星卡普兰卡战役。在酷寒、高重力、水银性气体的恶劣环境下，敌我双方展开凄惨的地上作战，当时仍是中校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在前线所在无法确定的混战中陷入苦战。在能源弹匣消耗殆尽之前，他们以粒子光束枪连连射击。能源耗尽后便反手握住枪身，打得同盟军士兵在零下３０℃的泥泞里尸横遍野。战斧划破寒气，喷出的血浆在瞬间凝结，无色彩的酷寒世界绽满了火红的花朵。

“喂！还活着吗？”

“总算还活着！你干掉几个了？”

“大概有十来个吧……”

战斧不见了，沾满血的枪身也弯曲变形不能再用，敌人又团团包围过来，他们早已觉悟必死无疑了。在勇猛苛烈的战斗下，他们给予敌人非比寻常的重大损失，因此，是不可能被允许投降的。米达麦亚默默在心中向妻子告别。然而在此时，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帝国军的大气圈内战斗机急速下降，以极低周波飞弹击中了同盟军部队的正中央。凌空飞舞的冰块和土沙，完全遮住了微弱的太阳光，扰乱了雷达。包围的一角崩塌了，在混乱与黑暗中，两人才终于得以逃脱出来。

当夜，在基地的酒吧中，两人举杯祝贺死里逃生，在洗澡水里放洗洁精可以洗净身体上的血渍，而要清洗精神上的血渍，只有酒精才能办到。他们随意地适量喝酒，但罗严塔尔突然坐直身子，正色看着好朋友。颜色不同的双眼，带着醉意和异样的感觉。

“米达麦亚，好好听着，你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要记住，女人这种生物是为了背叛男人而生的。”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啦！”

想到艾芳瑟琳的笑容，米达麦亚极力地否认着，而金银妖瞳的友人则激烈的摇着头。

“不，我母亲就是个好例子，说给你听好了，我的父亲是空有其名的下级贵族，母亲则是从伯爵世家下嫁过来的……”

罗严塔尔的父亲在大学毕业之后，成为财务省的官吏，但他早早便对闭锁性和阶级观念强的官界死心，转而投资镍及白金的矿山开采。五年之后，他成功了，虽谈不上有巨亿的财富，但累积的资产也足够后代子孙享用了。

他到了四十岁仍独身一人，在将囤积的资产转买可靠的债券和不动产，让生活完全安定下来以后，才开始考虑娶个老婆成家。他打算娶个资产相当、门当户对的姑娘，这时，一位朋友替马尔巴哈伯爵家的三女蕾欧娜拉来说媒了。

在银河帝国，名门贵族不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受到妥善的保护，但即便如此，仍避免不了家道中落的情形。马尔巴哈家接连两代的主人都放荡成性，只会悉数变卖广大的庄园和宅邸以供挥霍，连高登巴姆帝室赐予的高利率债券也都卖掉了。

看到蕾欧娜拉在立体照片上的美貌，连一向善于精打细算的罗严塔尔的父亲，也一时呆若木鸡。他一肩挑起马尔巴哈伯爵的债务，迎娶年龄相差二十岁的美丽新娘回到新居。

这个婚姻给夫妻双方都带来莫大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的磨擦愈多，丈夫为自己的身份和年龄感到自卑，因此尽量以物质来掩饰这方面的缺憾，甚至对妻子背着他和情人们的幽会的事也故作不知。渐渐地，致命性的错误造成了，物质真正助长的不是信心，而是欲求不满，妻子陆陆续续向丈夫央求买回高价商品，但一旦买给了她，她却又失去了兴趣。

罗严塔尔的母亲有时很像标准的封闭上流社会的女人，宁愿相信占卜与命运，也不相信科学。自己和丈夫都是蓝色的眼睛，所以当她产下金银妖瞳的婴儿时，脑海里所涌现的不是遗传上的正确机率，而是黑色眼睛的情夫。

她相信神所降临的报应，因而被恐惧所攫住了。在丈夫财力的保护下，她穷奢极侈，并常与其他男子厮混在一起。她空有美貌，却欠缺生活的能力，若将她与她所暗中资助，成日耽于嬉戏的青年，一同放逐到社会上，会有什么下场呢？毫无疑问，不仅在物质上再也得不到安定，最后情夫也将弃她而去。

“……所以，我的眼睛甫一睁开，在见到亲生父亲之前，亲生母亲的手，就想要挖出我的右眼！”

罗严塔尔略显生硬的微笑在唇角绽开，米达麦亚一语不发地注视着好友。

罗严塔尔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

年轻优雅的女性自床上坐起，纤细的脸上，肌肉紧绷着，目中泛着火光，把婴儿抱到胸前，拿起水果刀就要往婴儿的右眼直刺过去。门打开了，给女主人送热牛奶过来的女仆，见状发出尖锐的哀号，地毯上牛奶洒了一地，杯子打碎了。许多人立刻飞奔而至，刀子自白晰的手中掉到床下，婴儿凄绝的哭声，划破了凝结的空气……

他应该把这些景象忘掉的，然而金银妖瞳的青年，只要是双手所能触及的实体，都会炽烈地灼烧他的视网膜和内心。这些记忆使他对所有的女性都失去信心，并在他的精神意识里根深蒂固。

米达麦亚首度了解好友贪欢好色背后真正的心结所在。他没有说什么，喝了一口啤酒，眼睛看着别人，内心在同情朋友与为妻子这方的女性辩护之间挣扎。

这时，基于理性、教养和其它因素，应该对自己的立场做一抉择。米达麦亚是幸福的，但此时他却反而为此感到不安。

“嗯……罗严塔尔，我的看法是……”

一回过头来，米达麦亚立刻就闭口不语，只见金银妖瞳的青年军官已趴伏在柜台上，任恁睡眠之神轻轻地爱抚着全身。

第二天，一夜宿醉的两人，在军官餐厅碰面，两人看起来都没什么食欲，米达麦亚正拿起叉子要插向蕃茄和腊肉时，一脸不悦的朋友开口说话了。

“昨天晚上借酒装疯，说了很多无聊的话，不要放在心里。”

“你在说什么事啊？我完全不记得了。”

“……哦，这样最好。”

罗严塔尔一副皮笑肉不笑，到底是在笑米达麦亚那不高明的谎话呢？还是嘲笑自己借酒装疯，表白了轻蔑女性的原因之愚蠢呢？——他自己也分不清了。总之，自那天以来，两人绝口不提这个话题了。

他们就是这种好朋友。

【V】

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担任莱因哈特副官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成为独立部队的指挥官之后，曾有几位军官接替了那个位置，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坐得长久，因为再也没有人与莱因哈特有共同的心思。而他们也有所顾忌，由于在精神上与莱因哈特欠缺相同的步调，他们的关系往往仅止于单方面的接收或传达命令。

吉尔菲艾斯健在的时候，莱因哈特想要一位参谋，奥贝斯坦就是这样来的。现在他需要一位忠实而能干的副官，这位副官只要能及于吉尔菲艾斯的万分之一就好了。

一日，修特莱前来拜访莱因哈特。

修特莱曾是贵族联合军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部下，他因惹怒旧主君而被罢黜。原因在于他不愿意看到出现大规模的内战，使帝国上下卷入战祸之中，而提出了暗杀莱因哈特以打开新局面的大胆腹案。当他落入莱因哈特手里时，态度磊落，具有堂堂男子的气概，使得莱因哈特反而对他产生好感，还了他自由之身。

莱因哈特对人的行为美丑相当敏感，即使是对敌人，也从来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去年九月，比兄弟还亲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去逝之时，所带给他的冲击与悲哀，几乎使他的人格崩溃瓦解。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杀害吉尔菲艾斯的安森巴哈，莱因哈特竟然一点也不憎恶他。这固然是由于莱因哈特自责太深，无有以之；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安森巴哈不顾自己生死、誓为主君复仇的行为中，莱因哈特感受到一种美的存在。

而对于布朗胥百克，莱因哈特则是轻蔑与愤怒交加。不论是安森巴哈或是修特莱，他都未能善用这些有能的人材，而在极尽虚荣和骄傲的最后悲惨地死去，实是一个令人唾弃的男子。

“这男人罪该万死！根本就不是死在我的手中。”

莱因哈特在心底暗忖着，对于这件事情，他丝毫没有感到良心的苛责。

修特莱前来拜访，是碍于亲族的苦苦哀求。这位亲族曾有恩于他，由于这人是贵族，因此，他的财产势必会毫不留情地被全部没收，届时，全家将走投无路。为此，他央求修特莱去向莱因哈特求

情，不敢说全部财产，但只要留下一部分就可以了。已经誓言绝不再过问世事的修恃莱，只好强忍着羞辱，在旧敌的面前跪了下来。

莱因哈特明了他的来意后，微笑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我不会为难他的。”

“非常感谢您。”

“不过，有个条件。”莱因哈特的笑容消失了。“做我的部下，成为统帅本部的一员。”

“……”

“对于卿的胆识和智谋，我都极之欣赏。你闲赋在野也将近一年了，现在又适逢岁月更新，对于旧主所付出的忠诚，也正好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低头不语的修特莱，不久抬起头来。眉宇之间，神色坚决。

“阁下大量宽容，敝人无以为报。不肖之身承蒙您如此厚爱，敝人愿将满腔忠诚敬献给您。”

修特莱受封少将，担任莱因哈特的首席副官。另外，迪奥多尔·流肯中尉升任次席副官，与新任少将的修特莱成为搭档。吉尔菲艾斯的位子不能由单单一人接占的说法，自此确立了。不论是阶级或年龄，流肯副官都可算是修特莱副官的副官。

大家都知道修特莱是莱因哈特的旧敌，因此，当莱因哈特决定任命他接掌副官要职时，人人无不骇然。

“这个决定太大胆了！”

一向大胆不落人后的米达麦亚，也不禁为之咋舌。

奥贝斯坦总参谋长会反对吧——有人这样认为，但还是没有猜对，奥贝斯坦接受了上级这项大胆的人事命令。因为他知道修特莱是个有才能的人，而且，正因为他以前曾效忠于布朗胥百克，所以如今他投诚于莱因哈特，其政治价值是颇堪玩味的；将来当修特莱获得非必要的势力时，他就会削减这种价值吧？

※※※

奥贝斯坦没有家庭，在官舍有随从，在自宅有六十岁的执事夫妇为他照料身边的琐事。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位“同居者”。“他”并不是

一个人，而是一只达尔马辛犬，一看就知道是条老狗。前年春天，“利普休达特战役”战情尚未白热化之前，有一天在外用餐完毕，折返莱因哈特元帅府大楼的奥贝斯坦，踏上阶梯，正要走进大门时，卫兵举枪致礼，但脸上却有着奇怪的表情。他回头一看，发现有一只又瘦又肮的老狗，正亲昵地紧随着他。是想讨人喜爱吧，有气无力的尾巴慢慢地摇摆着。

“怎么有这只狗呢？”

以冷酷无情出了名的总参谋长，漫不经心地问道。卫兵看到他那不带任何感情的目光投射过来，表情紧张狼狈至极。

“报告！嗯……不是阁下的爱犬吗？……”

“哦？他看起来像我的狗吗？”

“不、不是吗？”

“是吗？看起来像我的狗吗？”

一股莫名的感动冲上心头，奥贝斯坦点了点头。于是从那天开始，这只无名的老狗，正式成为银河帝国军总参谋长家族的一员了。

这只老狗虽是被捡回来的流浪狗，了无特殊之处，但却只吃煮熟的鸟肉。因此，连一向毫无恻隐之心的帝国军一级上将，也会在半夜亲自到肉店去买鸟肉回来喂它。——在勤务结束的回家途中，看到这番光景的奈特哈尔·缪拉，在提督俱乐部中向大家大肆宣传。

当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虽然想说什么，但后来还是沉默不语。

“哼！我们的参谋长阁下，不讨人喜欢，倒是受到狗的欢迎，大概是狗与狗之间比较合得来吧。”

大发谬论的是“黑色枪骑兵”舰队的司令官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

毕典菲尔特是一员名誉卓著的猛将，有人给他这样的评价：“如果战斗限定在二个小时之内进行，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只怕也要略逊一筹。”

但是，这个评语也说明他用兵欠缺韧性。他擅长一鼓作气，全面攻击，若最初一击没有成功，接着便后继无力了。不过能挡住他第一击的敌人，在世上倒还不多……

“毕典菲尔特的确很强。如果要我和他在战场上对垒，战斗之初他占优势，但战斗结束时，站着的会是我。”

罗严塔尔曾如此自信地告诉过米达麦亚，当然，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俩而已。能让金银妖瞳的提督有败北之觉悟的敌人，在这宇宙中只要一只手掌上的手指头就数得完了。

※※※

在莱因哈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是没有圣域存在的。极尽奢华浪费的宫廷，也必须纳入改革之列。

皇帝居住的“新无忧宫”，并没有拆毁，不过半数以上的广大庭院和壮丽的建筑物都关闭了，许多侍从和婢女也都随之被遣散，留下来的多半是垂垂老矣的人。众言盛传“罗严克拉姆公爵很讨厌华丽的宫廷”，而莱因哈特实则有所顾虑。高龄的侍从和婢女，在宫廷内度过了数十个寒暑，现在大部份的人都已无法适应外面社会的生活，而年轻的一辈，体力好，适应力强，甚至连劳力的工作也可以做，生活上较不成问题。

莱因哈特在冷酷野心家的面具之下，还有这样温和仁厚的一面，对他这个特点向来心照不宣的，只有亡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莱因哈特不会自己说出来去求得别人的理解，一向顽固的他，也不要求别人理解他对皇帝的恶意。事实上，他对皇帝一向厌恶有加……

不仅银河帝国本身，全宇宙的人都在摒息等待，想要看看这位年轻的权臣——罗严克拉姆公爵，何时会废掉幼帝，自己加冕为王?

宇宙历三一○年，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废除民主共和制，建立银河帝国以来，经过了五个世纪，与其说他是皇帝，不如说是高登巴姆家族的族长。一个家族、一支血统，将国家据为私有财产，独占最高权力。五百年过去了，独占成为正统的体制，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

然而，谁说篡夺一定比世袭坏呢? 那不过是权益既得者为一己支配理论圆场的说词罢了！为打破权力独占的状态，假使除了篡夺或武力作反，别无它法的话，以改革为志者当然只有选择篡夺或武力作反的唯一途径了。

有一天，奥贝斯坦走访莱因哈特的新居，有意无意地问起他对于年幼皇帝的处理态度。

“我不会杀皇帝。”

莱因哈特手中拿着水晶杯，杯中鲜红欲滴的液体轻轻摇起来，与苍冰色的眼眸相互辉映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让他活着才有利用价值吧。你不如此认为吗？奥贝斯坦。”

“的确。目前，这样较为妥当。”

“啊，目前……”

莱因哈特仰头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热热的感觉顺着液体流入胸腔深处。液体灼烧着胸膛内部，却仍然无法填满内心的空虚。

# 第三章 一根细弦

【1】

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发令室，是一间长宽各八十公尺，高约十六公尺的大房间。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就是警卫的休息室，打开更里面的一扇门，迎面的墙壁是一大片萤幕。这面主萤幕长八．五公尺，宽十五公尺。右侧有十二面的辅助萤幕，左侧则设有十六面战术情报监视器。在主萤幕前面，有三排二十四个席次的操作席。操作席后面的地上有一个立体投影机，在投影机之后就是司令官座席。通常杨威利总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喝茶。

从司令官座席透过热线，可以与首都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或行动中的驻留舰队直接通话。司令官座席的左右和后方，共有二十个椅子，由要塞的首脑部坐阵。一般说来，杨的左边是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右边是参谋长姆莱少将，坐在他背后的则是要塞防卫指挥官先寇布少将。其它还有客座提督梅尔卡兹、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及要塞事务监督卡介伦的座席。不过，卡介伦大部份时间都在要塞事务管理部的办公室，而费雪则大多在出入港管制室。

室内的联络、指示、命令、洽谈公事，全都由耳机通话。墙壁上设有一个监视摄影机，将影像送至其它的监视管制室。万一中央发令室被敌人占据了，其它的监视管制室便成为新的战斗指挥中心。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伊谢尔伦的种种时，尤里安·敏兹脑海里便会浮现起杨威利坐在司令官座席上的情景——杨的举止不甚文雅，常常把两脚伸到桌子上，要不就是不在椅子上而在桌面上盘腿而坐，因此，有一部份奉严谨的形式为军人第一信条的人，对他的评语并不是很好。他原本就不是像规格品一样在同一标准下制造出来的男人，硬要对他做刻板严谨的要求是太勉强了……

尤里安在这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位置，而是坐在萤幕对面呈阶梯状倾斜的地上，当杨叫他时，他就像弹簧似的站直起来，然后跑到杨的眼前。他在中央指令室中得到一席之地是在晋升军官之后的事了。

以嗅觉方面来说，记忆中有些许的电子臭味，还有人手一杯咖啡的袅袅香味。杨嗜喝红茶，在发令室是属于少数派，因此，红茶的茶

香经常敌不过咖啡的香味。虽然杨有点讨厌咖啡的味道，但这毕竟是小事一桩，其它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才够他烦的。

尤里安自首次出击归来第一次去见杨时，杨是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来迎接他的，并在沉默良久过后说道："不要去做危险的事情，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番话对军人而言，可说矛盾已极。听在耳里，连尤里安和站立一旁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都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忍住不笑出来。

尤里安回到官舍后，打开家用电脑，开始了一般性的日常作业。正当考虑晚餐的菜单时，视讯电话响了起来，菲列特利加在画面上出现。

"好像又变成生活战争中的战士哦，尤里安。"

"还有赖长官的指导，有什么事吗？"

少年有点拘谨，如果有人说他对年长的女性情有独钟，他一定会大为光火。

"有重要的事要传达。你从明天开始正式晋升为上士了。明天中午到上级的办公室报到，领取任职令，可以吗？"

"晋升？是我吗？"

"当然喽。你建立了不少功勋啊！才第一次上阵就表现得那么出色。"

"谢谢！不过，杨提督的意思如何呢？"

菲列特利加淡茶色的眼眸里，一种讶异的神色轻轻闪过。

"他当然很高兴啦！只是嘴里不说而已……"

她只能这样回答了。通话完毕之后，少年稍稍犹豫了一下。

杨并不希望尤里安成为军人，但是尤里安却志在从军，因此杨也不能执意强迫少年遵从自己的意思；但另一方面，杨又希望让尤里安跟在自己身边。对于这件事，"同盟军的最高智将"也显得言行不一、欠缺一致性。

杨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完全没有理想根据。他只是想找一所可以免费读历史的学校，就进入军官学校的战史研究系就读，但该系却

在中途废止，他只好转读战略研究系，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军队了。

和他相较之下，尤里安以军人为职志大致上纯属个人意愿，这或许是因为尤里安对自己、对职业都较诚实的缘故吧。杨应该没有理由再多说什么才是。不过，尤里安仍然希望自己所选择的前途，能得到杨的祝福。

尤里安的父亲虽是军人，但在他死后若不是尤里安被托付给杨抚养的话，或许尤里安也未必会以军人为职志。其中的利弊得失暂且不提，但可以肯定，杨的人格影响尤里安甚巨，如果对杨说起少年的从军志向，杨也只能露出一脸的无奈。

想到杨的表情，尤里安不禁兀自笑了起来，他相信总有一天杨会谅解的。

※※※

这年，杨威利三十一岁了。

“并不是我自己要变成三十一岁的。”他如此的极力主张。

“您还年轻嘛！”尤里安安慰他道。

事实上，杨仍显得年轻而朝气勃发，看起来活像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军官学校的前辈亚列克斯·卡介伦曾对他说：“和我这做丈夫的不同，你没有家庭之累，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这种丈夫的卡介伦夫人才辛苦呢！也只有圣女才有这种耐性了。碰到这种蛮横粗暴的丈夫，一般的女性只怕一年也忍受不了吧！”杨却持相反的论调。

尤里安听了不禁暗暗窃笑。其实卡介伦的家庭充满了温馨与幸福。杨与卡介伦则是“斗嘴朋友”，不明究理的人一定会觉得他们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吵架?

以军人而言，杨的射击表现平平，腕力和反射神经的水准只能算差强人意，以战斗员而言，可说毫无价值。卡介伦甚至毒辣地批评他：“那家伙自颈部以下全部是多余的！”

而卡介伦本身虽然精通桌上作业，堪称是优秀的军官幕僚，但作为一个战斗员时，他的能力也谈不上是一流的。

卡介伦的任务是利用软、硬体双管齐下，来管理偌大的伊谢尔伦要塞。设施、装备、通讯、生产、流通——为使要塞全体能协同一致地积极运作，各种不可或缺的机能，全仰赖他的指导。

“卡介伦少将打一个喷嚏，整个伊谢尔伦都会感冒。”

士兵们的玩笑中隐含着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事实上，在卡介伦有一次因急性胃炎而告假一个礼拜期间，伊谢尔伦的事务部门就乱了阵脚，只能按照前例外理事情。

“无能！”“没有效率！”“官僚主义！”士兵们群起攻讦，事务部门被骂得体无完肤。

由于杨在文字方面的能力很强、在数字方面很弱，因此卡介伦和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两人对他而言，都是世界上再重要不过的帮手。

把日常琐碎的工作交给他们，杨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大军作战方案的推演上，只有在做战争相关方面的工作时，他才感到精神奕奕。撇开杨的思想不谈，他的资质是属于乱世和非常时期倾向的；若他生在和平的年代里，很可能只是一名不见经传、终此一生默默无闻的青年而已——充其量也只是一位少数人知道的二流历史学家罢了——然而，在如今的乱世之中，他却成为星际间国家级的重要人物，原因无它，时代造就了他的才能。

在人类的所有能力当中，军事才能是属于非常奇特的种类。在不同的时代或环境下，它对社会而言毫无存在价值。在和平的时代里，也有人怀才不遇、抱憾而终；他们不像学者或艺术家，在身后还有作品可以遗芳后世；也没有人会再谈论他们。“结果”就是一切，而杨已经充分地造就好这个“结果”了。

【Ⅱ】

是夜，杨和尤里安一同造访亚列克斯·卡介伦的官舍。以前他们时常碰面，自从搬到伊谢尔伦要塞之后，他们就改成每个月聚会一两次。那时卡介伦夫人便会煮一桌家庭料理款待他们，用餐时，宾主经常一面欢饮白兰地酒，一面不亦乐乎地下立体西洋棋。

这一天晚上，他们特地庆祝了尤里安·敏兹上士的首次上阵、首次建立功勋和晋升，虽然是一次简单的聚餐，但却显得十分温馨。

当两位客人到达时，卡介伦家八岁大的长女莎洛特·菲利丝跑出来迎接。

“请进，尤里安哥哥。”

“晚安，莎洛特。”

少年郑重地向小淑女还礼。

“请进，杨叔叔。”

“……晚安，莎洛特。”

手里抱着五岁次女的卡介伦，看到杨无可奈何慢吞吞地还礼，故意露出嫌恶的笑容。

“怎样？好像满脸不情愿哦！”

“我的心灵受伤了，我还是单身汉，应该叫我哥哥才对嘛。”

在私下的场合里，杨总喜欢用晚辈的口吻对卡介伦说话。

“太奢求了吧！三十几岁了还是单身汉，你不认为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反社会行为吗？”

“有很多终身独身者，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

“我还知道更多有家室、对社会贡献良多的人呢。”

尤里安看出胜负了。不论在下立体西洋棋时或施展唇枪舌剑的挖苦战时，年长六岁的卡介伦都比杨强一点点，不过，杨之所以没有再反击，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被饭菜的香味吸引过去了。

进餐的气氛非常愉悦。卡介伦夫人的拿手菜——奶油焖鱼和白菜、苣菜肉蛋卷等都相当美味可口，但令尤里安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被劝酒。在这以前，他和莎洛特一样，都是喝苹果汽水的。

喝了酒以后，尤里安就马上变得面红耳赤起来，在座的大人们都觉有趣……

※※※

饭后，如往常一般，宾主移阵，开始在立体西洋棋上厮杀起来，各一胜一败之后，卡介伦正了正神色道：“我想讲句真心话，杨。”

杨心情愉快地点点头，并将视线送到卡介伦的身后。只见尤里安正把图画纸摊开在地板上，教小女孩们画画。他想，尤里安自己本身就是一副画了。身披战袍、挺立沙场也好，置身平和的家里也好，他

那副样子仿佛已经注定要被画在名画里了。这或者就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吧。

同样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到目前为止，透过间接的关系，杨知道还有一个——银河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

“……杨，身为组织核心，你未免也太不关心自己的保身之道了。在这种时候，那并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哪。”

杨微微移动视线，看着脸色严肃的军官学校的学长。

“要知道，你并不是荒野中遗世独立的人，身上背负着许多人的责任，为了大家，也为了你保护自己，要稍微留心一下，好吗？”

“话是不错，只是太忙了啊。若是要考虑这件事的话……”

“若是？”

“那可就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杨半开玩笑地说道，卡介伦则不为所动。他把白兰地酒倒进杨和自己的杯中，换了个姿势盘腿而坐。

“不是没有时间吧？根本就是讨厌去想。明明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却连考虑一下都不要，对不对？”

“我不是那么清高的人，只是觉得很麻烦啊。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卡介伦手里握着玻璃杯，叹了一口气。

“我会告诉你这些话，是因为担心我们所‘敬爱’的国家元首——特留尼西特。”

“特留尼西特怎么了？”

“这家伙虽然没有理想，也不懂治理国家，倒是满腹矛戟森然、图谋不轨。他笑的时候还好，事实上最近我还觉得这家伙有点可怕哩。”

不消说，杨笑不出来了。他回想起去年秋天，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自己和特留尼西特漠然握手之时，那种莫名的恐惧感。

“他是一个只会卖弄辩才、专擅讨好选民的二流政客，我可以感觉到这下子他又不知在打什么坏主意了。最令人担忧的是，这家伙表面上若无其事，却在暗地里捣鬼！跟这种人在一起，无异是与魔鬼在打交道。”

卡介伦心中惶惶难安，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特留尼西特在军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军部的龙头老大——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曾遭暗杀未遂而长期住院，后又被政变份子拘禁，之后才恢复现职。在这段期间，给了特留尼西特派系的份子一个乘虚而入、扩大势力的机会，当他知道军部的中枢已被以德森为代表的特留尼西特派系所控制后，也只能消极的对抗，两者之间的摩擦日深，嫌隙也日益扩大。

“甚至连老当益壮的比克古司令官，在幕僚人事和舰队调动上也倍受干预，积了一肚子气。长此下去的话，军部上层重心迟早会变成特留尼西特一门的旁支了。”

“到时我就递辞呈啊。”

“你倒说得轻松。你引退的话，也许可以好好享受梦想已久的退休生活，但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下面那些官兵和市民想想看？一旦德森之流的鼠辈当上要塞司令官，整个伊谢尔伦岂不是要变成神学校宿舍了？搞不好那天他一声令下，调动全体官兵在整个要塞来个大扫除呢。”

玩笑也好，认真的推测也好，两人都笑不出来了。

“所以啊，保护自己的事儿多准备点总没错，自己要多留神了。尤里安已曾经一度失去亲人，不管你这个监护人表现出来的成绩有多恶劣，再让他失去一切的话，实在太可怜了啊。”

“我真的是一个成绩差劲的监护人吗？”

“你自认为好吗？”

“四年前，‘是谁’故意把尤里安硬塞给这个成绩差劲的监护人的？”

“……再喝一杯白兰地吧！”

“干杯。”

不知喝了几杯白兰地了，主人和客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尤里安。两个小女孩都睡着了，卡介伦夫人和尤里安将她们抱起，走向卧室。

“和监护人不一样，真是一个有教养的好孩子啊。”

“他和监护人不一样之处在于监护人交了个坏朋友，而他没有朋友。”

“怎么说呢？”

“在他这个年纪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斗嘴朋友、作弊朋友、队友、情敌等等。而尤里安的周围都是大人，难怪他会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记得在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他却被调教得如此正直。”

“就是说啊！”

杨以一种很认真的语气接下去，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话——就是因为监护人太好了，所以他才能避免跟大人们学坏。即使不是卡介伦，大家也都明白他说这句话的目的，不外乎是想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小子曾有一次——就这么一次，说了话不算数。隔壁的人家有事来托他代为照料他们家里养的夜莺一天。要他定时给夜莺喂食，不料这小子却跑去参加飞行球的练习比赛，把夜莺给饿死了。”

“是吗？那么结果怎么样？”

“身为监护人的我只好义正词严地罚他不准吃晚饭了。”

“真是的，阁下也蛮可怜的嘛。”卡介伦一脸同情之色。

“为什么我也可怜？”

“喝令尤里安不准吃晚饭，你一定也不会让自己吃饱了撑着，总之，一定也和他一样少吃了一顿饭。”

“咳，……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倒是真的。”

“哦！哦！可不是嘛！”

杨轻啜一口白兰地，想试着扭转劣势。

“我知道自己还谈不上是个完美的监护人，可是，我也有话要说，我是独身，又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虽然想让他有完整的双亲，但……”

“小孩子不一定要在双亲的同时呵护下长大啊！有时候单亲反而可以成为反面教材，让孩子培养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你懂吗？提督阁下。”

“又被你重重地损了一次了！”

“怎么样？不想让我损你，就赶快结婚，组一个完整的家庭吧！”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杨差点噎着了。

“战争不是还没结束吗？”

“话是不错，不过，人类最大的义务何在呢？不光是人类，所有的生物亦然，世代相传以延续种族，得靠新生命的诞生不可，不是吗？”

“所以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杀人与被杀，而军人却把杀人当成职业。”

“这种想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一个犯了罪的人若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信奉人道主义，也许这一个便会挺身为父亲赎罪，以承继父亲未完成的职志……”

“继承职志的未必一定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杨说着话，视线投向尤里安，继而转向军官学校的学长。“……谈到职志这件事……”

他想到什么似的欲言又止。

※※※

趁杨上洗手间时，卡介伦把尤里安叫来，并在杨先前所坐的椅子坐了下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你是杨的第一号忠臣，所以我才跟你说。你监护人非常了解昨天已发生的种种，也善于预告明天将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却不知道今天聚会之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我想我明白了。”

“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讲，假设我们在今天的食物里下毒，而他竟没有察觉，那么，即使他再能洞悉昨日和明日之事，也是无济于事。这一点你也明白吧。”

尤里安没有答腔，暗褐色的眼眸深处，闪过一抹深沉的思虑。

“……您的意思是要我担任‘试毒’的任务吧。”

卡介伦点了点头，尤里安露出慧黠的微笑。

“您挑了一个优秀的人选哦，卡介伦少将。”

“我想我看人是不会看走眼的。”

“只有是为了杨提督，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但您的意思……杨提督的处境真的有危险吗？”

尤里安压低嗓门。

“目前还好，因为有帝国大敌存在的一天，就不能一天没有杨。但是，情势转变急遽无常，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很担心，杨应该也明白这层道理。但是这家伙却……”

“学长啊！可别把这个纯真的少年给洗脑了哟。”

杨刚好走回这边，苦笑着扬声说道。他正想叫尤里安准备打道回府，看到卡介伦表情，就耸了耸肩。

“哎！不要担心了，好吗？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想过。要我做特留尼西特的玩具，还早得很呢！况且，我还打算年老时能安度余年呢。”

【Ⅲ】

ＰＨＥＺＺＡＮ——费沙。

这里是一个奇妙的国家。正确说来，它算不上是个国家。而是在银河帝国皇帝的宗主权下，被承认具有内政自治与自由贸易的地方行政单位。同时，它的名字也予人“活泼的经济活动、集积的财富、繁荣、成功的机会、享乐、才能的发挥”等印象与感觉。可以说是加尔各答、巴斯兰、可尔多夫、长安、萨马尔多、君士坦丁堡、陆别克、热内亚、上海、纽约、马赛港、波罗塞尔比纳……等人类历史上“冒险家与野心家的天堂”的再版。

这个行星原本是个不毛之地，许多成功的传说和更多失败的故事，在这里流传着。而费沙则是这些传说的涡心地带。凡是有众多人类居住的宇宙区域，其所汇聚的人、物资、金钱和资讯，均大大提升了它的附加价值，并进而流传出令人响往的传说故事。

谣传也是资讯交流相当重要的一环。以许多独立商人群聚云集而闻名的“朵拉库尔”酒家，据说除了大型的酒吧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谈话室”和“磁卡室”，在设有防止窃听系统和隔音墙的室内，各种重要资讯正川流不息地互相交流。

这些资讯大部份都是空穴来风的谣传或是无关紧要的笑话而已，很容易便为人所遗忘；但其中也有重如泰山，贵比黄金的情报。现在商人们热衷的话题之一，是发生在约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小插曲，主角是一个名叫巴兰泰·卡夫的男子。

卡夫是一个中坚阶层商船船主的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不久之后，便因短视的投机买卖失去所有的财产。后在好友的帮助下，买了一艘小型的矿石运输船，准备东山再起；不料，船因磁爆失事，连做他保证人的好友也受到波及而破产。走投无路的卡夫最后想到自己有投保，他打算自杀，将获得的保险金偿还他向友人所借贷的部份款项。有一天晚上，他独自到“朵拉库尔”喝酒，他想，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喝酒了。就在这时，他断断续续听到邻桌交谈的内容。

“……因此，侯爵拥立皇帝的弟弟……然而，军务尚书却……”

“……他变得自暴自弃……走投无路……军队……虽然没有获胜，但……换句话说，他垂死的挣扎只不过是一只被引向屠宰场的猪……”

笑声持续了好一阵子，不过卡夫已无意听下去。他把酒钱放到桌上后跑出“朵拉库尔”。

过了一个礼拜，银河帝国爆发内乱，据报赶到市场搜购物质的商人们，得悉数种重要的战略物质，都已被一个叫做卡夫的无名小卒所扣押了。卡夫根据上次在酒店中听到片断的谈话内容，研究其中人物的特征，并推断出他们的姓名和领地，进而寻找领地所缺乏的矿物。因为他知道一旦内乱爆发，这些矿物将出现短缺现象，于是他强行向人借了周转资金，开始囤积矿产。内乱虽然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但在这段期间中，这些物资都是不可或缺的。卡夫赢得了这场赌注，从通往死刑台的阶梯上摇身而变为王座上睥睨群伦的富商。他获得了十二倍于商船利益的暴利，并将半数分予有恩于他的好友。

后来，卡夫展示了象征解除以前厄运的系列商业活动，三度获得了年度“辛巴达奖”。当他五十岁猝逝之后，留下了六个儿子和万贯家财。在今天，卡夫财阀已涓滴不剩了，原因无它，只因他的六个儿子光会继承遗产，乃父的才气和魄力却完全没有遗传在他们身上。巴兰泰·卡夫奇迹般的成功故事虽然只出现在他那一代，但却已成为鲜活的历史事实，不断怂恿费沙商人们的梦想与野心。

“今天的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明天你将是卡夫二世！”

这句话是费沙最大的商科大学所揭示的标语，文词虽不怎么洗练，但却是年轻学生们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补充说明一下，这所大学是卡夫毕生的忠实好友——奥希根斯所捐助设立的。就某种意义来说，奥希根斯对费沙的贡献更甚于卡夫；卡夫的巨富犹如海市蜃楼般

消失了，而奥希根斯所设立的大学，却成立至今，许多个体商人、经济学者、经济官僚辈出，成为费沙唯一的人才资源供应站。

※※※

有一天，“朵拉库尔”的酒吧中，一群自商务考察回来的商人，围拢着一张桌子，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话题是情势日新月异的帝国社会。

“失去特权的贵族，急欲将不动产、金银珠宝、有价证券等脱手，有人看准了这点，狠狠地向他们杀价买进，他们也曾想到要申诉，但心里又害怕，只好忍气吞声。”

“一旦体制改变，旧体制下贪得无厌的特权阶级，往往成为复仇的对象，这是历史的铁律。”“祖先所作的孽，就由子孙血债血还，唉！也蛮可怜的！不过……”

“可怜的是五世纪以来，那些被贵族们剥削压榨的民众。往后的五个世纪里，贵族们生活再痛苦，我也不会同情他们！”

“这种说法太不近人情了吧。托这些贵族的福，我们也尝了不少甜头啊。”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是凭良心，凭真本事来攒取我应得的一份的，而且也做好了万一失败的心理准备。但那些家伙（贵族）既不动脑筋，也不肯花一分力气，就想坐拥金山银矿。岂能为人们所见容！”

“我知道，我知道。还有，我认识一个自治领主府的仆人，他还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传闻。”

“哦？什么传闻？”

“在自治领主的府上，最近常有一个奇怪的僧侣来回走动。”

“僧侣？听起来和黑狐的形象不太符合嘛。”

“搞不好倒还很合称哦。那个僧侣好像是穿着附有帽兜的黑色长袍。”

※※※

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所执掌的自治领主府内，职员们一面望着会客室，一面交头接耳，吱吱喳喳地低声交谈着。

公私两头奔忙的自治领主，平常总喜欢把“身体要是有两个就好了，要不然一天有五十个小时也好”挂在嘴边。但这几天，他却好像被什么迷了心窍似的，常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僧人私下密谈，部属们个个都摸不着头脑。在费沙人当中，既知道自治领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又身居政治中枢部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

在人们好奇的目光中，全身包裹在漆黑长袍之中的僧人兀自站着。过了一会儿，秘书出来带他到自治领主那儿去。比他先来拜访鲁宾斯基、却在他之后始得进见的访客们，无不面有愠色地目送黑衣人渐渐远离的身影。

地球的总大主教为了监视鲁宾斯基，特别派了一名主教——德古斯比来到费沙，也就是这位黑衣人的名字。

德古斯比走进房间，拉下帽兜。帽沿下露出来的脸庞，出人意外的年轻。似乎还不到三十岁，身体细瘦、脸色惨白，显示出他严格而规律的禁欲生活，以及营养不良的饮食习惯。黑色的长发像从来没修剪过似的，蓝色的眼睛像热带雨林地带的太阳般闪闪发亮，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并流露出理性与信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主教猊下，请上座。”

“猊下”是对高僧的敬称，鲁宾斯基大声说道，全身上下显得谦恭有礼。不过，这只是洗练的演技罢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现。德古斯比的态度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不拘礼节来得恰当，他在预先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昨天，那个人说的话是真的吗？”

招呼也不打一声，他就冷冷地盘问起来。

“是真的。除了经济活动以外，我们在其它各方面对于帝国的配合与帮助，占了较大的比重。而且并不是一时激进的改变。”

“这么说，帝国和同盟之间的均势已经瓦解了。我们该如何应变呢？”

“我们可以等到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统一整个银河之后，将他杀死，再将其遗产据为己有，您的意下如何呢？”

听到自治领主所说的话，主教的脸上先是露出讶异的表情，继而释疑般地恢复正色。

“……想法不错。不过，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呢？那个金发小子有那么轻易上钩吗？况且像奥贝斯坦那样老奸巨滑的人，也不吃这一套吧。事情恐怕没有我们想像中那么简单。”

“主教猊下对整个情势的了解真是精辟入理啊！”鲁宾斯基果然善于应对。“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也好，奥贝斯坦也好，他们的计谋算策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必定有机可乘。就算没有，我们也可以制造机会啊。”

要是罗严克拉姆是全能的话，那么去年秋天，自己就不会遭人暗算，心腹吉尔菲艾斯也不会丧命了。

“权力和机能愈集中愈座大，但其核心是一样的，可以运用四两拔千斤的方法控制小部份，支配大全体。以即将诞生的新王朝为目标，杀死罗严克拉姆公爵——不！杀死莱因哈特皇帝，控制神经回路的中枢部位之后，就等于直接控制整个宇宙了……”

“可是自由行星同盟的权力核心，也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你们费沙利用经济实力掌握了其经济命脉，而其元首特留尼西特也在我方教徒保护下，由政变中脱险，可说欠了我们一个人情。支持银河帝国固然是好，不过，不要让同盟这边的棋子平白牺牲了。套句你们的话说就是‘不要做无谓的投资’，对不对？”

主教的分析简洁犀利，暂且不提精神上的平衡，但至少不是言之无物。

“不，不！不是这样的！主教猊下。同盟现在的权力核心等于是使同盟本身自内部开始腐化的腐蚀剂。内部强固却因外敌攻击而灭亡的国家，可以说没有；内部的腐败，只会助长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绝对不会由下往上腐化，而只会由上往下腐化，这种情形无一例外。对此，我们费沙也是无能为力的。”

主教以冷冷的目光睥睨着说得口沫横飞的鲁宾斯基。

“费沙虽名之为自治领区，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可以像同盟一样，由上而下开始腐化。”

“这点的确相当严重……这是为政者的责任，我会铭记在心的。对了，先别提这些生硬的话题吧。”

自治领主本想邀主教留下用餐，主教却冷漠地谢绝了主人的好意，自个走了出去。之后进来了一个青年，看来似乎才刚从大学毕业，眼光呆滞，容貌端正，给人一种刻板的感觉。身体略嫌消瘦，中等高度，谈不上是个大个子。

他是鲁宾斯基于去年秋天任用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前任副官博尔德克被调派至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担任外交官，从事某种工作。

“主教不太好应付吧？阁下。”

“的确啊。这个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比冬眠乍醒的熊还难缠……不知道他活着有什么乐趣？”

自认是个享乐主义者的自治领主，对一付清教徒模样的年轻主教嗤之以鼻。

“大约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吧，基督教利用宗教力量将最高权力者彻底洗脑，成功地攻占了古罗马帝国。后来，基督教更以无比毒辣的手段，弹压其它宗教，使之相继灭绝。结果，整个罗马帝国甚至连文明也被控制了，这种高效率的侵略行动，可说空前绝后。虽然我们想再次仿效，但却固执于当初的计划是要使帝国与同盟相互倾轧，一起灭亡……”

“费沙的黑狐”不禁动了动眉毛。因为修正原来计划是有原因的，由于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位集战争，统治能力于一身的天才出现，促使帝国内部走向激烈的改革路线。想当然耳——衰老的高登巴姆王朝必定走上灭亡。但是，在燃烧其尸体灰烬的同时，年轻而强盛的罗严克拉姆王朝诞生了。

要同时推翻同盟和这个新王朝，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旦将其推翻，接踵而至的将是宇宙全面性的政治混乱与治安败坏。要收拾残局，必须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并花上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费沙的权益将被许多小国的政治及军事势力蚕食鲸吞，结局令人担忧。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所谓“势力分割”并不是在宇宙空间中简单划几条国境界线就行了，它可以分作好几个层面——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政治的支配权、军事的支配权，以及伴随而来的“权威”，全由皇帝一人独揽，而费沙虽只是作为他的臣属，但是经济的支配权却在费沙的手里。空

间的分割没有实质意义，可以藉着经济层面和社会机能的分割支配，使新帝国与费沙在往后的日子里和平共存、相辅相成、一起发展，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就让颓废、闭塞的自由行星同盟，成为掩埋在新时代土壤下的肥料吧。

不过，鲁宾斯基并没有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年轻的地球教主教。地球教的目的并不仅止于宗教的支配权，而是达到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使地球变成全体人类的神殿，朝拜者络绎不绝。就让这种盛况出现也无妨——因为这颗位于银河系边境，摇摇欲坠的行星，其实就是人类的发祥地。可是如果将它当作神权政治的枢纽，再次成为支配全体人类的中心地，诚然令人反感。那等于地球的总大主教取代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鲁道夫大帝”而登场，在此一双重意义下，历史又倒流回去了。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形并实现鲁宾斯基的个人野心，对地球教只得阳奉阴违，等到帝国与费沙双重支配体制确立的时机成熟时，再借助帝国的武力，镇压地球教，进而剿灭它！不消说，保持全面警戒与提高注意力是必要的，上一代的自治领主才稍稍显露出想脱离地球桎梏的心迹，便被以死裁决了。绝对不可以重蹈覆辙，只有先发制人，取得全面的胜利，才能解除地球的符咒！

【Ⅳ】

曾是帝国高等事务官的瑞姆夏德，现在局促于费沙本星的一隅，过着亡命生活。由于他在旧体制时代，曾居高官要职，因此一旦回国，只有等待新体制的裁判来决定命运。如果他能痛改前非，向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立誓效忠的话，或许可望赦免。但是，向一个“金发的暴发户小子”卑躬屈膝，却不能为其自身的尊严及名门传统所见容。内战结束后，他离开驻费沙事务官公邸，搬到距首都有半日行程的伊斯麦尔地区定居下来。

前方有水色湛蓝的人造海，背后有玛瑙般的山岩环绕，两者之间有一片平地延展开来，杉林和草地混杂其间，其中由花岗岩与硬质玻璃所建造的别墅静静地耸立着。

失去公职、生活孤独寂寥的伯爵，出来迎接久未谋面的客人，请他到接待室坐了下来。来访的客人是费沙自治领主的年轻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

他首先对莱因哈特所推行的新体制批评了几句，之后才进入正题。

“虽然有些失礼，但是，瑞姆夏德阁下，您现在的处境相当艰难啊。”

“……这还用不着你来提醒。”

伯爵浅色的眼眸里，掩藏不了苦涩的神色。委托费沙的信托公司运用资产，生活上虽然不虞匮乏，但却无法消除精神上的空虚。对新体制的痛恨与憎恶、对旧体制的依恋、对故乡的怀念——这些虽然是负面的热情，但这份热情却是不容置疑的。瑞姆夏德如玻璃般的双眼，荡漾着渴望复辟的波澜。

比伯爵年轻二十岁以上的鲁伯特·盖塞林格，以其冷静讥讽的目光，观察着伯爵的反应。不久，他彬彬有礼地开口道：“老实说，我前来拜访，是以自治领主非正式使者的身份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计划，相信阁下会有兴趣，请闻其详……”

※※※

十五分钟之后，伯爵满脸都是惊愕掺杂着疑惑的表情，转向盖塞林格。

“好个大胆的方案啊！虽然很诱人，不过，其实并不是您个人的意思，而是自治领主的意思吧！”

“我不过是自治领主阁下的手下而已。”

年轻的副官能言善道，表现出谦让的美德，但在说这句话的瞬间，两眼却闪过一道精悍的锐光。

“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理解啊。哦，不！就我个人而言是很感谢你们的好意，但这对费沙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配合金发小子的新体制，对你们今后的经济活动不是更有助益吗？”

盖塞林格微微笑着，要解开前外交官心中的疑窦倒没什么困难。

“罗严克拉姆公爵在帝国所推动的改革政策，层面涵盖政治、社会、经济等，极富急进及独断色彩。到最后，可以预见，我们费沙在帝国内的数项权益都将被侵吞。变革固然好，但反方向的变革就不好了，这就是费沙的立场，非常单纯明快吧！”

“……”

“当然，这个计划成功的话，就可以从罪该万死的篡夺者手中，拯救高登巴姆王朝，届时，费沙理当能取得相当的报酬。而救国英雄的美名当然非您莫属了！如何？考虑一下对双方都皆大欢喜的计划？”

“计划……”瑞姆夏德轻轻开启双唇。“想不到国家兴亡也成了您们费沙人关心的话题了。如果我们帝国能恢复活力与霸气的话，另一个五百年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盖塞林格若无其事地面向墙上挂着的蜡笔画，忍住了暴笑的冲动。聪明的人明白什么是困难，愚苯的人却连不可能也不知道。瑞姆夏德应该不是那么无能的男子，但是，要从自幼被灌输的“帝国永恒不灭”的思想中挣脱出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只要一日活着，这个幻想便一日存在于寄居费沙的亡命者身上、也存在于残留在帝国的旧贵族身上。如此一来，费沙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操控旧体制的人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

年轻的副官并没有浪费时间。步出瑞姆夏德的宅邸后，他搭便车直抵一个名叫汉斯的男子的家门里。汉斯是自由行星同盟派遣至费沙就任的外交官，负责处理同盟和费沙之间各种交涉事宜。除此之外，他还必须组织谍报网，负责搜集费沙和帝国方面的情报，密切观察它们的动静，随时向同盟政府报告。对同盟的国家战略来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不过一个人的地位、责任和能力，往往未必是一致的。

近几年中，大家都认为同盟外交官的素质是一落千丈了。每逢大选之后政权交替之际，就会出现高官阶层论功行赏的人事调度，那些欠缺政治能力和外交手腕的财阀或候选人，为了镀上“名士”的美名。莫不觊觎这些份外的职务与地位。汉斯不过是某一名门企业创业者的儿子，据说，他之所以拥有这个地位，是由于同盟现政府嫌他没有能力、不孚众望，但又不想失去他所代表的企业在大选中给予的支持，所以才委婉地把他“流放”到这里来。

汉斯迎进了盖塞林格副官。在他那满脸横肉、粗短的眉字间，掩藏不住困惑的神色。费沙向同盟购买的国债，偿还期已届满。盖塞林格便是前来责问此事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总额达五○○○亿帝纳左右。应当马上偿还……”

“一时之间实在……那个……”

“是吗？很抱歉，超越了贵国的财政能力了，我们自治领有权行使正当的权利，以前之所以一直没有深加追究，完全是居于对贵国的友情和信赖来考虑的。”

“敝国政府感激不尽。”

“不过，这仅限于贵国是一个安定的民主国家的条件之下。”

鲁伯特·盖塞林格的声音和表情，使外交官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要说的是，我国的政治情况使费沙感到不安。这样解释可以吗？”

“你认为我还有其它的意思吗？”

尖锐的反问突如其来，外交官心虚地静默下来。盖塞林格的表情缓和下来，装出嫌卑的口吻说道：“我们费沙真心期望自由行星同盟永远都是安定的民主国家。”

“当然！当然！”

“像去年发生‘救国军事委员会政变’那样的动乱，实在让人伤脑筋。如果政变成功的话，我们费沙所投入的巨额资本，都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之下被悉数没收了。为了维持费沙在同盟境内的利益，我们必须保护企业活动与私有财产，但贵国却发生那种颠覆政府的革命，使我们的利益没有保障，让我们觉得相当为难。”

“副官阁下说得一点也没错。可是，乌合之众的政变阴谋已告失败了，我国今日仍然保守着自由与民主的传统啊。”

“关于这点，杨威利提督的功劳可大了！”

言下之意是暗示，不是你们的功劳。不过，汉斯并没有听出这弦外之音。

“是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不错。以他的实力，同盟军众提督当中无人足以与其并驾齐驱。”

“的确……”

“只是，一个如此声名显赫、又手握军事实权的人，他会满足目前的政权到什么时候呢？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外交官阁下……”

外交官努力地思量着年轻副官话中之意，过一会儿，惊讶的神色溢于言表。

“难……难道……副官阁下是在说……”

鲁伯特·盖塞林格露出邪恶奸险的笑容向他示意着。

“外交官阁下的洞察力果真巨细无遗。”

他装模作样地赞叹着，其实心里暗暗地臭骂对方反应的迟钝。当然，他不会老实到把这种感受表现出来，此时还要用训练记性笨拙的恶犬的耐性，慢慢诱导对方。

“……但是……但，去年政变的时候，杨站在政府的一边，出兵镇压军国主义者暴乱，怎么可能背叛政府……”

“去年是去年，现在是现在。您想想看，只要有杨在，就能在短短时间内把政变平息下来。一旦杨别具野心，拥兵自重，发动兵变，有谁可以制得了他呢？伊谢尔伦要塞也好，‘女神的项链’也好，在他跟前毫无份量，不是吗？”

“可是……”

外文官本想辩驳，但终究没有发出声来。他拿出手巾擦擦脸上的汗珠，一种混杂着恐怖的疑惑感，在他的胃里翻转着。盖塞林格的目的何在可见一斑。现在，只要再添油加醋一番，就可使外交官的迷惑变成坚定的抉择了。

“这种有诽谤之嫌的推测，事实上是有根据可寻的……”

“怎么说呢？”

双颊僵硬，身体挺直，现在外交官已变成盖塞林格手中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玩偶，任凭摆布了。

“以‘女神的项链’为例，十二个攻击卫星在行星海尼森的静止轨道运行，这些已全为杨提督破坏殆尽了。你想想看，有必要把十二个全部破坏掉吗？”

“……如此说来……”

“很明显杨提督是为了去除日后攻击海尼森的障碍，所以早早将它们撤除掉，表面上对同盟政府示好，其实则不然，我想你们还是去听听杨提督的解释才好。”

※※※

盖塞林格一口气放出了这些恶意的攻击。辞别汉斯的宅邸之后，便到自治领主那儿报告事情的经过。这时，他的神色有点黯然。

“怎么了，你好像有什么事不满？”

“成功固然是好，但那么简单就听任摆布，实在是无趣之极。我倒是想试试那种擦出火花来的交涉场面。”

“大奢求了吧。听你的语气，好像是说想跟更难应付的对手打交道，是吧？你要明白，今天的交涉会如此轻松，并不是因为你的外交能力特别优秀之故。”

“我知道其中也是因为外交官的立场太弱了……于公于私都有……”

鲁伯特·盖塞林格发出低沉的笑声。因为他遵照自治领主的吩咐，赠送了金钱与美女给世俗欲望强烈的外交官。收买他国的政府官员，并不违反费沙人的道德定律，有的东西的确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而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其价值也必须与价钱相符，并且可以善加利用。

“对了，阁下。有件小事禀告，是有关一个叫波利斯·哥尼夫的人……”

“我记得这个人，他怎么了？”

“他被派去长驻在自由行星同盟的外交官事务所，常常传来抱怨，满腹牢骚。这个人欠缺听令行事的协调性和勤勉精神，您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吗？”

“嗯……”

“以个体商人而言，算是个才干独具的人，但现在他的身份却是公务员，等于是授命游牧民族耕地种田，不是吗？”

“没有因才任用的缘故吧。”

“若有拂逆，尚请见谅。您对这件事一定已深思熟虑过了吧？……”

鲁宾斯基啜了一口酒。

“没关系。暂时来说，波利斯·哥尼夫或许只是一个被流放在外的人。只是，虽然现在看来没什么意义。但今后也许会是大有用途的一步棋，存款也好，债券也罢，总是越长时间获利也相对较高吧？”

“没错……”

“动植物被埋藏在地层深处之后，要变成可用的石油，也是经过数亿年的时间。相较之下，人类再怎么大器‘晚成’，顶多半个世纪就可看出结果了，不用着急。”

“半个世纪吗？”

年轻副官嘴里喃喃念着，声音中包含着奇妙的气馁之感。

明白了才能的差别，盖塞林格恍悟似的以略有不同的目光再次望向自治领主。

“虽然如此，但棋盘里的棋子有一定的移动方向，而人却没有。要让别人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实在比登天还困难哩……”

“这就是重点所在了。没错，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的确比棋局中的棋子还复杂。若想使一切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那么，想法本身愈单纯愈好。”

“怎么说呢？”

“把对方逼进某种状况，剥夺其行动自由，减少放在他面前的选择答案。例如，同盟军的杨威利……”

杨的立场目前非常微妙，同盟的权力阶层对杨可说爱恨交加，他们深恐杨威利会利用个人的声望，转入政界，合法地夺取他们的权力。除此之外，更令他们担心的是，杨会仗恃其所拥有的强大武力作为后盾，确立非合法的支配权。再加上鲁宾斯基吩咐盖塞林格煽风点火，更加深了他们这一层的疑虑。在这两种可能性之下，铲除执掌军事实权的杨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不过，对同盟而言，杨的军事才能可说是无可取代的；一旦失去了杨，帝国军一旦大举入侵，处于绝对弱势之下的同盟军将不战自败，迅速瓦解。

说来可笑，对杨而言，银河帝国的独裁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反而成了他的救星了。一旦莱因哈特亡故，同盟的权力阶层必定欣喜若狂，搞不好还会把投有利用价值的杨杀掉了。也许也不一定要杀掉

他，只要捏造政治或私生活方面的丑闻，让他名声大跌，再剥夺其公民权就可以了。

一流的权力者，懂得有效地善用权力来做事；二流的权力者，则只是千方百计想着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藉机坐大。而目前同盟的权力阶层，很明显的只能算是二流以下的权力者……

“杨威利现在站在一根细细的弦上，弦的一端是自由行星同盟，另一端是银河帝国，只要保持平衡，杨就平安无事。但是……”

“我们费沙需要切断这根弦吗？”

“不切断也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根弦再削细一点，如此一来，杨便渐渐失去转寰的余地，再过两、三年，杨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其一，被本国的权力阶层肃清；其二，打倒现在的权力阶层，由自己掌政。”

“在这之前也有可能是败亡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手上啊……”副官执拗地提出质疑。

“我可不会让罗严克拉姆顺心如意到那种地步。”

鲁宾斯基的语气一派淡然，但其中却暗藏玄机。副官看穿他想搪塞的意图。

“不过，杨威利也有可能在战场上打败罗严克拉姆，那时又该怎么办呢？”

“副官……”自治领主的声音略有不同。“我好像说得太多了，而你也问得太多了吧。除了纸上谈兵之外，我们也该做点实事了。在我们的计划中，除了以瑞姆夏德暂居盟主之位外，能够担任实行部队的指挥官尚未有适当人选，首先要完成这一点。”

“……对不起！我会在最近几天物色人选，并向您报告。”

副官走出房间后，鲁宾斯基壮硕的身体深深埋进椅子里。

这项计划实现之后，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之下的新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应该会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引发全面的战争吧！在两国出现见识不凡的政治家之前，在两大势力能达成和平共处之前，有必要好好布置一番。

费沙的自治领主，肥厚的下巴附近，泛着野兽般的诡笑。

有件事非注意不可……自由行星同盟的敌人事实上不是银河帝国而是高登巴姆王朝，也就是说，当罗严克拉姆新体制与同盟政府同时意识到高登巴姆王朝才是他们真正共同的敌人时。两者就有可能和平共存了。这个事实是不可不注意的。两大势力的斗争，目前仍须持续下去。但不是永远。顶多再三年或四年左右，然后战火熄灭之时，所有有人类居住的行星以及与其连接的空间，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人在统治呢？缺乏想像力的人大概永远都料想不到……

# 第四章 逝去的一切

【I】

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到位于首都北方九○○公里的亚西尼波伊亚溪谷探访雷欧波特·休马哈，是在二月底的的事。当地是属于以商业立国的费沙国内仍末被利用的广大可耕地。近年由才由移民者的集团农场开始进行开拓。

雷欧波特·休马哈，在去年还是身居帝国军上校的地位，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隶属贵族联合军，担任贵族最强硬派的领袖菲尔格尔男爵的参谋。但是男爵完全无视于休马哈的进言及忠告，最后还气愤得想射杀参谋，却遭到对参谋远比对主君更为信赖的士兵们集体反抗，男爵反而被杀害了。而后，休马哈带领部下们亡命到了费沙，在新的土地上，开始了挥别过去的生活。年方三十三岁，在将来的军旅生涯上受到期许的他，却对战争和阴谋感到厌倦，在心境上转而追求宁静而充足的生活。

为此，在捣毁了船上的所有武器之后，休马哈把将自己一行人搭载到费沙的战舰，卖给了费沙的商人，将所得平均分配给部下们，让他们各奔前程，但是部下们并不想解散。败战之后，舍弃祖国亡命异地的的他们，并没有在狡猾而不能大意的费沙这个竞争社会生存下去的自信。费沙人那激烈的唯利是图行为，在帝国中被夸大的传述着，对朴素而不明世情的士兵们来说，既然本身所拥有的才智不足以作为依赖，那么唯一能信赖的也就只有休马哈的思虑和责任感了。而休马哈也无法对将他从狂乱的菲尔格尔男爵的枪口解救出来的士兵弃之不顾。

士兵们将分配金的运用完全委交给休马哈。知性丰富的原参谋，对于以费沙人为对手的商业活动，也没有必胜的自信。所以他所选的是纯朴但实在的农场经营。即使身为商业国民的费沙人，没有了粮食也是活不下去的，而对美味而新鲜的食物，也有比那些较差的食物愿意付出较多代价的度量。对于仅为享受生活的商人们，将优质农作物的供应作为交易的手段，他们就得以在费沙生活下去罢。

休马哈有效地使用变卖战舰的所得，在亚西尼波伊亚溪谷买了土地，再安置了简单但设备完善的移动式住宅，并取得种子和苗木。亡命者们开始漫长拓荒的战争。鲁伯特·盖塞林格——这位意外的访问者，休马哈似乎也只把他看成令人困惑的不速之客。当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说："是有关你的祖国的重大之事"时——

"请不要再把我牵扯进去好吗？"

如此回答的休马哈，口气上虽是礼仪端正，但却隐藏不住那忌讳的声调。

"银河帝国及高登巴姆王朝会如何，这些都与我无关。我现在忙着重建自己和伙伴们的新生活，对于过去之事，已没有考虑的余地了。"

"你要舍弃过去倒也无妨，但可别把你的未来也一起葬送了。休马哈上校，你不该是在泥土和肥料中终其一生的人，难道你不想改变历史吗？"

"不必多说，请回吧。"

"我想请你镇定下来听听我的话吧。"

副官对站起身来欲下逐客令的原上校加以制止。

"你们是可以在农场培植出作物吧？亚西尼波伊亚虽一直被弃置没有受到充份利用，倒是有成为丰沃土地的可能。但是可悲啊！作物若不能在市场上出售，就没有意义了，聪明的你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使盖塞林格内心有所感铭的是，休马哈脸上的筋肉一丝也未被其所动。费沙的年轻副官充分了解到他是个敏锐和苍劲兼备的男子。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游戏，休马哈被迫只拿兵卒的棋子，去和持有全部棋子的对手对奕。

"……这就是所谓费沙的作风吗？"

休马哈的声音中带着轻微的愤怒声响，并非是朝着对手，而是针对只能说些没有实效和讽刺的话的自己的那份无力感。盖塞林格毫不讳言地承认了自己的胜利。

"没错，这就是费沙的作风。若有必要，就使用权术。你可以对其轻蔑，但是我认为，世上很少有像败者对胜者的轻蔑这般无奈的事物了。"

“在得胜之时，都是会这么想吧？”

休马哈淡淡地说道，抚然地注视着比他年少十岁的副官。

“那么，就具体的说说你要我怎么做吧。是要我去暗杀罗严克拉姆公爵吗？”

“费沙并不喜欢流血，因为和平才是通往繁荣的唯一途径。”

盖塞林格展颜一笑。

很明显的，休马哈并不相信这句话，但对年轻的副官而言，重点并非是要对方相信，而是要对方顺从。他又重覆了一遍前些日子对瑞姆夏德伯爵所说的话，并确认对方的表情出现了掩饰不住的惊愕而为之满足。

※※※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也在费沙本星，为身为亡命者的不幸境遇而满腹牢骚。他虽才只有二十六岁，但却经历了远比活过四倍岁月的曾祖父要来得巨大的人生转变。曾祖父是在酒宴、狩猎和渔色中终其生涯，但这个曾孙却在这些方面还未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时，就被卷入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大乱中，财产一一地失去了。光是可以保住一命，已经可说是非常幸运的了。

总算还保住生命，脱离战场而寄身于费沙的亚佛瑞特，被迫变卖了他引以为豪的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恩赐的蓝星钻袖扣，而获得暂时的生活费后，就开始著作起“利普休达特战役史”。以前在银河帝国贵族们的艺术沙龙里，他的诗辞及短篇小说，是颇受好评的。

开头的部份甫一完成，亚佛瑞特就得意扬扬地拿着原稿到出版社去，但却被郑重地回绝了。

“伯爵阁下的大作，文笔虽然优美流畅……”编辑对着愤然不平的亚佛瑞特说道。“……但是观点太过于主观、和事实相差甚远。以作为一本记实来说，其价值令人质疑……不要只照自己的热情和浪漫思想来用唯美手法去描写，应当更收敛笔调、冷静而客观地叙述才是……”

年轻的伯爵从编辑手中抢回原稿，收拾了被踩碎的自尊心回到临时居所去。要入睡时，大量酒精是必要的。

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也转变了。自己不应是个记录者而该是个行动者，与其把过去之事写在纸上，倒不如现在就起来行动，以

自己的手把心中所想的构筑起来，这样才是不枉此生吧?

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来探访了正有此想法的他。比亚佛瑞特更年轻的副官，礼貌周到地说了："伯爵阁下，您有把忠诚和热情奉献给祖国的想法吗？如果有的话，请您参加以瑞姆夏德伯爵为盟主的计划……"

听到此事的亚佛瑞特先是惊讶继而欣喜，立即宣誓表示愿意加入此计划。以计划实行负责人的身份，介绍给休马哈上校认识，但两人早有数面之缘，亚佛瑞特是已故菲尔格尔男爵的朋友，这是上校早已知道的事。

也许会因而有所隔阂吧？——休马哈己有此心理准备，但亚佛瑞特对于不过是上校的人并没有记忆，也不知道菲尔格尔男爵被部下杀害的事。

"你和我在过去好像是战友吧，今后将成为同志，请指教。"

他以毫不拘泥也毫无芥蒂的表情要和休马哈握手。一边回应着，休马哈感到那股安全和不安的气泡正交互的浮上到潜意识的水面上。

气质不差、也富有行动的勇气，但看来这个亚佛瑞特却有不能区别现实和幻想的倾向。当寻思于计划的可能性时，休马哈并没有乐天的心情。

这个计划真的会成功吗？——休马哈不由得如此自问。就算成功了，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不是只会扩大战火，而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筑起障碍吗？但是不幸的是他虽然十分清楚这一点，却身属于不得不参加这个计划的立场。

就这样，鲁伯特·盖塞林格一一地汇集了计划所需要的人材。有着充分的时间和资金，他确信计划会成功。当此计划付诸实行时，全人类社会也会为之惊倒吧。他兴致勃勃地期待着比他年轻一岁的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反应。

而到了那个时候，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也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能力了……

【Ⅱ】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以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的身份辅佐着莱因哈特。她在政治、外交、战略上的丰富才华和独到见

识，对莱因哈特而言是贵重的，但——“这不只是才能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不分文官、武官，成为莱因哈特的部下们观察结果的最大公约数。二十二岁的莱因哈特和二十一岁的希尔德都拥有稀世的美貌，也有人比喻说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就犹如古代罗马神话中的阿波罗神和雅典娜女神。但这比喻并非是能公然称道的。因为在帝国中，所谓的神话是指古代日耳曼神话。

若把希尔德以伯爵千金的称呼来想像比较，实在欠缺那种典型的公主形象。把朴实的金发剪成短发，飒爽的走姿，富有着活力和跃动性，甚至是给人一种少年的印象。父亲玛林道夫伯爵弗兰兹，一直对于不拘束于贵族的因袭中成长，而拥有超越了年龄及身份所应有的思考力的女儿，而感到光荣和骄傲，不会为自己未生下儿子而感到丝毫遗憾。就因为有希尔德，才能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激流漩涡中正确地预见未来，把伯爵家导向安泰之途。

希尔德没有兄弟，但是有一个表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银色的头发，端整但血色不佳的脸，骨骼和肌肉都很脆弱的身体——所有的一切都超乎正常的纤细，给人软弱的印象。实际上，他是个大半日子都得在床上渡过的病人，因此也没有参加“利普休达特盟约”，结果就避免了灭亡之路。

他从一出生，就被诊断为患了先天性新陈代谢异常的怪病。因为天生体内的酵素就不足，所以无法分解吸收胺基酸及糖分，而产生了发育障碍。这种病如果以治疗用的特殊牛奶饮用数年的话，是可以完全治愈的，但是那种牛奶是非常稀少昂贵。

若依鲁道夫大帝所极力主张的“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那么有先天障碍的孩子，是没有存活价值的。因此，生产治疗用的牛奶去救护虚弱者是不被考虑的。但在实际问题上，贵族家庭里也会诞下肉体上存有先天障碍的婴儿，为了因应其需要，也就出现了秘密生产出来的治疗用牛奶，以超乎平民购买能力的价格来出售。对银河帝国的支配阶级而言，平民的存在意义，仅仅是为了经由劳动和租税负担来供养支配阶级而已。勤勉的劳动者当然给予赞赏，但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只会给他人带来负担的虚弱者或残障者则没有生存的权利——这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帝国理论。

海因里希完全因为出生在特殊的名门贵族家庭，才得以延续他那应当死去的生命。身处在这种特殊的状况，是就此随遇而安、不加批判地得过且过？还是以此做为思考上的提材、生出要改变现实的决心？这就看各人的资质和周遭环境的影响了。像生来就需要义眼的巴尔·冯·奥贝斯坦就在思索过后，不遗余力地进行把他所认为是罪恶的体制打倒的行动，但海因里希并没有那股付诸行动的体力。他在幼儿时就被说是“只有三岁的生命”、五岁的时候被说是“再活两年就很不错了”、十二岁的时候被说是“大概活不过十五岁”，这样的身体，从年长三岁的表姐希尔德的眼中看来，只会刺激起她的保护意识。她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来照顾着表弟。

另一方面，在海因里希的眼中，美丽而充满活力和聪慧的希尔德，不只是年长的表姐，甚而是接近崇拜的憧憬对象。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双亲，他的伯父，也就是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弗兰兹作为他的监护人而继承了家业，海因里希的智商尚且不论，因为欠缺年龄、经验和健康的一切，因此家族的产业也列入玛林道夫伯爵的管理之下，如果伯爵有横夺邱梅尔家全部财产的企图亦非难事。但是，像玛林道夫伯爵这般正直的人物，在帝国贵族中算是少之又少了。

在这种环境下，海因里希会有英雄崇拜的倾向，该说是理所当然的罢。他憧憬着在多方面立下业绩的人们——身为艺术家、建筑师及科学家的雷欧那多·达文西，身为政治改革者、军事家及诗人的曹操，身为革命家、军人、数学家及技术者的拉萨尔·尼可拉斯·卡诺，身为帝王而兼为天文学家及诗人的屠格略·贝克。

希尔德请求身为莱因哈特部下的艾涅斯特·梅克林格上将，请求他和海因里希见个面。梅克林格对梅因里希而言，在某一方面算是个理想人物。

满不情愿地成为军人这一点，他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杨威利是相似的。但是与在身家调查书上的兴趣栏内写上“午睡”的杨不同，梅克林格生就丰富的艺术才华。在散文诗歌和水彩画油画各方面，均获得过帝国艺术学院的分类年度奖，在钢琴演奏上也被评论家赞赏为“大胆和纤细的完全融合”。而以身为军人来看，在亚姆立札会战和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也发挥了扎实的力量，有许多辉煌的功勋。在用兵方面而言，他是以广大的视野遍视战局全体，因应必要的状况来投入必要的兵力

的战略家类型，在大舰队的指挥方面相当成就卓著，若作为参谋亦有难得的才干。

受希尔德之托的“艺术家提督”，带着一幅自画的水彩画，到海因里希的居馆拜访，和希尔德及海因里希畅谈了一个小时。兴奋的海因里希轻微的发烧，不得不传唤了医师来而结束了畅谈。送提督到门口的希尔德，在致谢的同时，做了一个质询，原因是在刚进到海因里希的病房时，提督露出了很轻微的意外表情，她想知道其中原因。

“喔，还是表露出来了？”

三十五岁，在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当中比较年长的梅克林格，在精心修整的胡子下，有着稳重的笑容。

“没什么，我也认识两三个像他这样的病人。身体不能自由行动的人，大多会在身边饲养个宠物，像小鸟或猫什么的。邱梅尔男爵的房间却见不到这一类的动物，因此，我才想：咦！这个人讨厌动物吗？只是如此而已。”

的确，海因里希并没有放置赏玩用的小动物。因为自己不能自由活动，就以看着小动物来取乐或羡慕，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行为，梅因里希大概是无此需要吧，但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梅克林格的疑问，使希尔德也回想起以前自己所感受到的同样问题，但不到几小时后她就忘却此事了。

无论是希尔德或梅克林格，都具有非凡的知性和感性。但他们虽然感到了疑惑，所育成的却也只是微小的幼芽。身任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的伯爵千金和身为诗人及画家的帝国军提督，再度想起此刻这段小小的会话，是在很久以后的将来了。而那时将伴随着悲痛之事出现在希尔德等人的面前……

※※※

对于胥夫特技术上将提出的，由坎普和缪拉担任实行负责人的秃鹰之城要塞移动计划，希尔德并非完全赞成。说得更明白一点，则是抱持反对的态度。她认为，现在宇宙所需要的是莱因哈特在身为建设者上的才能，而非征服者方面的能力，希尔德并非绝对的和平论者。像已故布朗胥百克公爵为代表的旧贵族联合军那种敌对集团就应当以武力来打倒推翻，别无它途。而阻碍改革、统一之敌亦是存在的，所

以武力不可或缺。但是反过来说，武力并非万能。有了政治和经济的充实才会有武力存在的意义，如让这些都衰退，而只让武力突出的话，就不可能有永远持续的胜利了。极端地说，武力是弥补政治和外交上的不足和失败的最后手段，就在于不发动时才有其价值。

希尔德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何在这个时期非得发动对同盟领土的攻击不可？她只认为这一次出兵很明显的欠缺着必然性。

秃鹰之城要塞的移动计划，在坎普提督充满自信的指挥下，密锣紧鼓地进行着。要塞本身的修护、周围十二个瓦普（空间跳跃）引擎的安装都已顺利完成，预定在三月中旬实施第一次的瓦普试验。现在一共动员了六四○○○名的工兵在从事此项作业，但坎普又要求增加二五○○○名人员，莱因哈特也应其所需。

“‘瓦普’这东西可真是意外地麻烦啊。”

有一天在午餐桌上，莱因哈特对希尔德如此说着。

“如果质量太小，则得不到‘瓦普’所必要的动力，质量太大又会超出引擎的出力界限。即使是使用复杂精密的引擎，若不能使它们完全连动，也一样会遭致失败，秃鹰之城也将会永远地消失于亚空间，还原为原子了。胥夫特虽充满自信，但这计划的困难之处不在提案，而在实行。他现在可还不是摆派头的时候。”

“坎普提督做得很好呢。”

“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

“我希望能够成功。若是失败的话，就会平白失去一位有能力的提督了。”

“就这样死的话，坎普也就不外如是而已。就算他活了下来，也担当不起大任。”

此时，莱因哈特的声音有着超乎冷硬的苛薄，在空气中回响着。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世的话会说些什么呢？——希尔德把想说的这句话保留在内心中，她知道能对莱因哈特说这句话的人，在世上只剩下一人了。那是一位住在佛洛依丁山庄的女性，有着和弟弟相同的灿烂金发，和宛如秋日的温煦微笑，同时拥有格里华德女伯爵的称号。

莱因哈特那将醇酒送至口中的动作，充满了无造作的优美自然。看着他，希尔德想起了这位年轻人潜在的一种危险性。

莱因哈特体内栖息着一匹长有羽翼的悍马，他就骑着它向前疾驰。而控制着那条缰绳的，并非莱因哈特自己，而是在于死去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吧？这个想法绑住了希尔德，久久不散。

【Ⅲ】

“关于要移动要塞，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要解决的一点，只有质量和引擎出力上的关系而已了。”

胥夫特技术上将虽充满自信地下此断言，但并未减少众人不安的疑虑。

秃鹰之城要塞的质量，约达四○兆吨。这样巨大的质量在进行空间进入及空间移出之时，会给通过的空间多大的影响呢？时空震的发生不会成为致命伤害吗？要使十二个瓦普引擎“完全”同步，在实际上有可能吗？如果发生十分之一秒的动作误差的话，在要塞内部一百万人以上的将兵，是会四散还原为原子呢？还是成为亚空间内永远的流浪者呢？

重复了数次小规模的实验，在要塞的跳跃进入点及跳跃脱出点的预定宙域附近配置了调查船。在实施一件计划时，莱因哈特要求着“尽人类所能的完美”，而坎普和缪拉也都是优秀的执行者，他们竭尽所能地促使计划走向成功。当然，那并不足以做为可以带来完美结果的保证。

另一方面，莱因哈特也精励地执行身为帝国宰相的职务。除了星期天外，他每日的课题是：前半天在元帅府，后半天在宰相府进行他的工作，因此延迟到下午一点的午餐，成了中间的分界线。一起用餐的对象，大多由希尔德担任，莱因哈特享受着和这位美丽女子的交谈。但他似乎对希尔德的知性比对她的美貌还来得有兴趣。

有一天，话题谈到了去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之事，希尔德说了：“布朗胥百克公爵虽有着比宰相阁下更强大的兵力，但却失败了，这是因为他欠缺三样东西。”

“我很想听听是哪三样东西。”

“那我就说了。他内心欠缺冷静，眼光欠缺洞察力，耳朵则欠缺听取部下意见的雅量。”

“的确如此。”

“反过来说，宰相阁下则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才能面对大敌却取得最后的胜利。”

注意到希尔德使用了过去式，莱因哈特那苍冰色的眼光略为增强。他把如薄纸般的白瓷咖啡杯放到桌上，从正面凝视着美貌的秘书官。

“伯爵千金好像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吧？”

“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让您做出这种眼神可真使人畏惧呢。”

“你不可能会畏惧我的……”

莱因哈特苦笑了，一瞬间化为少年的表情。希尔德接着说道：“国家、组织、团体——怎么称呼都好，要团结人类的集团，有一样绝对必要的事物。”

“哦，是什么？”

“是‘敌人’。”

莱因哈特微微一笑。

“这倒可是真理。伯爵千金的见识依然是如此明锐。那么，对我和部下们而言，必要的敌人是谁呢？”

希尔德说出了莱因哈特所预期的答案。

“当然是高登巴姆王朝。”

眼睛直视着年轻帝国宰相的脸庞，她继续说着：“皇帝虽才只有七岁，他的年龄、才能、器量在此时，都还不足以构成任何威胁。但他是高登巴姆王朝的正统继承人，是继承鲁道夫大帝血统的人，毫无疑问会成为团结与纠合旧势力的象征，这在以后将是独一无二的问题点所在。”

“正是如此。”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

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的资质还在未知数中。现在除了脾气火爆之外，只是个极平凡的小孩，看不出有什么英明的潜质。和七岁当

时的莱因哈特比较起来，无论在容貌方面或内在天赋方面来比较，都相形见拙。但是先天并不代表一切，也有人说过“大器晚成”这句话，所以今后会如何地成长，是很难预测的。

莱因哈特并没有给皇帝物质上的欠缺。和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比起来，宫廷费用和侍从数目的确是大副削减了，但仍然有数十个大人在侍候着他。专门的教师、专门的厨师、专门的照料人、专门的护士、专门溜狗的人。在饮食和衣服以及玩具上，都拥有着平民的孩子们无法想像的奢侈。他要什么都给他，不管做错什么也没人叱责他。或者说，这恐怕也是摘除将来可能成大器的幼芽的最好方法。就算是具有英明素质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归诸于平庸吧！

“别担心，伯爵千金。”似乎知道希尔德内心的想法，莱因哈特沉稳地说道。“我也不愿成为杀害幼儿的凶手。我不会杀皇帝，因为就如你所说的，我是需要敌人，而以我本身来说，是希望自己比敌人宽大，而尽可能正正当当的行事……”

“您的确是了不起的。”

希尔德由衷地说道。她对高登巴姆王朝完全不抱持同情，出生于贵族家庭的自己，为何会有着像共和主义者一般的思想呢？她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她不想让莱因哈特去杀害幼儿，因为篡夺并不可耻，反而可以证明自己有凌驾权威的实力而值得自傲。但是，杀害幼儿——不管基于何种缘由，都逃不过成为后世非难的目标……

【Ⅳ】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在进行秃鹰之城要塞的瓦普实验之前，特别回到帝国首都奥丁，向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报告经过情形。

“你认为会成功吗？”

对于莱因哈特的问话，坎普回答的口气相当坚定：“一定会成功的。”

莱因哈特用他那双冷峻的眼睛盯着这位勇猛的部下，眼神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建议坎普回去和家人团聚一晚之后再动身。

坎普马上取消原定计划，回到官舍去过夜，他的家中还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家里，他一面向家人表示感谢元帅这次给他机会，使

他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一面对两个儿子说："爸爸这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坏人。你们俩个是男孩子，要在家里保护妈妈，做个好儿子喔！"

其实，事情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他只是不想让儿子知道那么多罢了。坎普认为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逐渐了解到这个世界复杂和丑陋的一面。或许他们并不希望父母只告诉他们单纯及光明的一面，不过，当他们有一天也为人父母的时候，必能体会出这种心境的。

"快啊，你们不向父亲说几句辞别的话吗？"

母亲在一旁催促着。于是，他那八岁的大儿子古斯达夫·伊沙克马上抱住父亲魁梧壮硕的身躯，双手紧紧地抓牢说："爸爸，您就要出远门了，希望你早日回来！"

五岁的卡尔·佛朗兹接着也抱住哥哥的臂膀，牢牢地和两人抱在一起说："爸爸，您要保重，回来时别忘了带礼物喔！"

哥哥马上转头在弟弟栗色的头上用力地一掌拍下，大声骂他说："真是傻瓜！爸爸是去办公事，哪有时间买什么礼物！"

坎普微笑说："礼物等下次再买吧。我看这次就这样吧，等我回来，我带你们去外祖母家看看好久不见的外祖母，好不好？"

"亲爱的，这是你说的，可不能黄牛喔！"

"怎么会黄牛？如果我这次打了胜仗，一定会有好几天的休假，而且还会加官进爵，到时候也可以多带点东西回你娘家啦。"

"既然你自己都这么说，那么，请你这次去无论如何一定要平安回来。"

"那当然，我一定会回来的。"

说完，坎普吻了吻妻子，两手轻轻地抱着两个儿子，开心地笑了。

"我从参战到现在，有哪一次没有活着回来的？"他向妻子开玩笑地说道。

※※※

对于这次的出兵表示反对的人，除了希尔德之外，还有帝国军的双璧——渥佛根·米达麦亚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人。起初，当他们

获知此次出兵并未由他们执掌总指挥时，都觉得有些意外和失望，不过，当他们知道此计划是由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提出时，不禁为之呆然。因为这次的出兵，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动机。

有一天，他们两人在一个高级军官俱乐部中，一面喝咖啡，一面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忍不住批评了起来。

“怎么可以因为在战术上有新的理论产生，就主张要出兵呢！真是本末倒置！向主君进言出无名之师，真是身为人臣的一大耻辱。”

个性刚直的米达麦亚强烈地评击着。“无名之师”是对无道德、无法理依据的战争所做的最为严厉的批判了。

不过，当坎普被正式任命为远征军总司令官，开始行动后，米达麦亚就立刻闭口不再批评了。原因有二，第一、此时已不适合再批评下去了；第二、为了避免让人觉得自己有嫉妒坎普功勋的嫌疑。他只对罗严塔尔说：“虽然自由行星同盟不可不灭，但是这次的出兵却是毫无益处和意义的，徒然出兵，耀武扬威，对于国家而言，没有好处。”

米达麦亚有个外号，叫做“疾风之狼”，是一员勇将，但这并不表示他嗜战成性。他本身是绝对反对毫无人性、残忍的战争的，也不喜欢随便向别人夸耀武力。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果仍然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劝谏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米达麦亚长长叹了一口气说。

这个大公无私的，使得任何人都对他有所好感的红发年轻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给了在世的人很大的冲击。虽然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人们对于他的死所产生的悲哀和冲击会越来越小，但是，只要是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在自己的心目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连自己都如此了，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又会有多深的悲痛呢？想到这些，米达麦亚不禁对他起了深切的同情。

米达麦亚和同事兼好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人，跟莱因哈特第一次见面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的莱因哈特才十八岁，却已官拜准将。米达麦亚那时是二十六岁，罗严塔尔是二十七岁，两人都是上校。当天他们除了见到莱因哈特外，还见到与莱因哈特如影随行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少校而已。

莱因哈特那时还未受封“罗严克拉姆”这个姓氏及爵位，用的仍然是“缪杰尔”这个旧姓。他见到莱因哈特时，是在莱因哈特于凡佛利特星域会战中俘虏同盟军将官凯旋归来后的事。当时这位年轻准将给他的震撼着实不小，因为莱因哈特俊美的令人难以置信，好像长着白色双翼的天使一般。不过，他那一双苍冰色的眸子，更让人觉得严肃、聪明、如刀锋一样锐利。

“贵族们都称呼他为‘金发的小子’，罗严塔尔，你有什么看法？”

“有一句老话——‘虎儿易被人视为猫’，不可以小看他。”

“那么你认为他是猫还是虎呢？”

罗严塔尔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敌人可没有因为他是皇帝宠妃的弟弟，就得故意败给他的道理。”

米达麦亚点头称是，表示相当赞成朋友的看法。当时众人对于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少年的评价并不高。原因之一是在于他的姐姐安妮罗杰是皇帝的宠妃，而认定他一定会仗势横行。而他那出众的美貌，也正好成了隐藏其本质的面纱。一般人在见过这个少年之后，他们心中一定会认为像他这样貌美的人，一定没有什么才华可言，也一定不怎么贤明。另外，一些嫉妒心强的贵族不能接受莱因哈特的功绩是用本身实力建立出来的，他们宁可相信是因为姐姐的余荫才使他得到名实不符的地位。

由于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从一开始，即对莱因哈特这个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所以在这个“金发小子”日后履建奇功、加官晋爵后，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只是，对于常常跟在莱因哈特一步之后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他们是在好一些日子之后才了解他真正的价值。吉尔菲艾斯是个鹤立鸡群的高大红发少年，虽然不像莱因哈特那样俊美，但在人群之中却也相当瞩目。罗严塔尔说：“他是一个忠臣。”这意味着他认为这个人是以忠诚之心见长的普通人。罗严塔尔对他的这句评语比贵族们的评价还算公正得多了，贵族们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只会冷嘲热讽地说：“姐姐是恒星的话，弟弟可比喻为行星，现在连卫星也有了！”吉尔菲艾斯并不会强烈地表现自己的言行，他只会跟在莱因哈特的身边，默默地分担他的工作，不但帮助他，而且还支持他。在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时，他在独立作战中的表现杰出，很多人才逐渐开始了解并且赞赏他的才能……

也许这次强烈反对出兵的人不只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而已。就算撇开战略等问题，单就战术而论，像胥夫特所提的这个方案，其实根本毫无新意，只不过是古老的大炮巨舰主义旧瓶新装而已，不值得一试。

“试问杀一头大象难？还是杀一万只老鼠较难？当然是后者较难。胥夫特那家伙连这种团结力量大的集体战的意义都不懂，还能成什么大事？”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轻蔑地这么说。

“或许这次会成功也说不定，即使将来会出现如你所说的演变。”

“嗯……”

罗严塔尔不太愉快似地拨了拨他黑棕色的头发。米达麦亚一口喝下了咖啡。

“姑且不提那个俗气的胥夫特，我很担心罗严克拉姆公爵，自从吉尔菲艾斯死后，他似乎改变了很多，也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

“失去自己所不应失去的东西，人当然会有点变。”

米达麦亚听了罗严塔尔的话不住点头，他想到自己在万一失去艾芳瑟琳时的情形，不禁感到不吉祥和不愉快起来，他急忙将这些不快的想法自脑中赶走。他是一个刚毅的青年，不管是过去和未来，也不管是处于战场或其它场合，他都是一位有勇气、有判断力，及值得赞赏的人。不过，他也是一个不爱考虑凶噩的人。

金银妖瞳的青年看着朋友的侧验，眼神中谈不上好意但也没有讽刺。他对于米达麦亚这位朋友在好友、军人这两种身份上都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不过，对于他这种倾向某一位特定女性的心思，是不会理解的。不，或许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也或许是他根本就不想去了解。

【V】

秃鹰之城要塞举行瓦普试验的当天，以技术部门为中心，要塞里的官兵共有一二四〇〇名，坎普和缪拉两位提督当然也在其中。但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技术上将也待在里面，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有人说，当初胥夫特本想待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身旁，坐收此次试验的成果，但年轻俊美的元帅却严词厉色地对他说：“你应该待在秃鹰之城要塞的发令室才是啊，那里更需要你！”胥夫特只得悻悻然地奉命前去。听到

传闻的人大多相信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但以胥夫特的人格而言，大家可以想像他一定是想以贵宾的身份坐在安全的地方，袖手远远地观看试验进行。其实，万一试验失败了的话，胥夫特坐在莱因哈特身旁的位置，可就一点都不安全了吧。

莱因哈特率领着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奥贝斯坦等最高干部，以及瓦列、鲁兹、梅克林格、克斯拉、法伦海特，还有卡尔·罗伯特·舒坦梅兹、菲尔姆特·连内肯普、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等提督，坐在中央指令室中，观看着巨大的萤幕。实验成功的话，可以从画面上看到秃鹰之城要塞，届时，无数的金、银粒子将布满深蓝的天空，银灰色的球体跃然出现，这将会是一出戏剧性展开的壮观景像吧！

“但是，终究得要先成功才行。”

罗严塔尔对米达麦亚如此耳语道，声音显得有点漠不关心。和这些冷眼旁观的同僚不同，坎普因参与其中而显得热心过人。

威纳·艾特林根、罗夫·欧特·布劳契、迪特利·曹肯等三人，原在吉尔菲艾斯麾下，吉尔菲艾斯死后，转为直属于莱因哈特旗下的提督，三个人的军阶都是中将。

另外，霍斯特·锦兹少将属米达麦亚麾下，汉斯·爱德华·贝根格伦少将属罗严塔尔麾下，自成体系。这几位提督与其他的中将和少将级的提督们，一同在后方观看着萤幕。

元帅府的中央发令室里，帝国军的精英齐聚一堂。只要他们动动手指，数以万计的舰队将同时升空。这时，罗严塔尔突发奇想，只有在此投下一枚光子炸弹，未来的宇宙历史就会重新改写，不！也不用全员皆死，只要一个人——美貌无双，才智兼备的金发年轻人消逝的话，宇宙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变了。这种幻想令罗严塔尔感到一股莫名的压抑，且在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他回想起半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罗严塔尔将当时的帝国宰相立典拉德擒拿到案时，莱因哈特曾对他说：“如果你们有自信可以打倒我，任何时候我都接受挑战！”——自信！黑色的右眼和蓝色的左眼略略转动了一下，罗严塔尔凝视着年轻的主君。

想到这里，他轻轻地发出喟叹，视线再度转向萤幕。

“三、二、一……”耳边响起了读秒倒数的声音。

啊！——提督们的感叹此起彼落，数分之一秒后，画面上一阵杂讯，萤幕上的风景突然全然改观了。现在，星海的画面深处延伸成广遽的光板，装着十二个环状引擎的银灰色球体出现了！

“成功了！”

到处欢声雷动，大家兴奋雀跃地注视着画面。

于是，瓦普试验成功了，在瓦尔哈拉星系外缘出现的秃鹰之城要塞，还有其内部达一六○○○艘船舰的舰队及二百万名官兵，正式决定要迈向攻占伊谢尔伦的征途上了。

※※※

时值帝国历四八九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到秃鹰之城去看看。”

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突然说道。第二天，他便在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和首席副官修特莱的陪同下，乘着旗舰伯伦希尔出发前往。经过了半天的航行，到达了秃鹰之城，舰长尼梅拉中校以近乎艺术的娴熟手法，使伯伦希尔顺利靠港。

莱因哈特再次祝贺前来相迎的两位提督——坎普和缪拉，并向欢呼的官兵挥手答礼后，便走向要塞的大厅。

前年，在这个大厅里，莱因哈特曾举行庆祝利普休达特战役的胜利酒会，同时，这里也是使忠心耿耿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丧生的伤心之地。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莱因哈特说着推门而入，消失了身影。

从厚重的门缝中，可以看见被手持式加农炮击中而尚未修复的壁面。崇尚实际的坎普认为，内部装饰根本没有修复的必要。当然这是正确的做法，不过倒没想到会有现在这种状况。

莱因哈特只有在面对死去故友的时候，才会敞开心扉吧？希尔德心中一阵刺痛。真是如此的话，不是太寂寞了吗？那么莱因哈特又为何要推翻旧帝国，支配全宇宙呢？

希尔德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像莱因哈特这样的年轻人，生命应该过得更多彩多姿才对。她要怎样做，才能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呢？

如同把活着的人拒于门外一般，现在，他的心扉也同样深锁着。

※※※

在门的那一边，莱因哈特坐在数个月来布置如昔的阶梯上，他苍冰色的眼眸里，仿佛又看到了半年前的情景。那时，躺在血泊中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曾说："莱因哈特阁下，请一定要将宇宙掌握在您的手中……请您代我转告安妮罗杰小姐，就说齐格己守住了过去的誓言……"

你守住了誓言，所以我也会对你信守诺言。我会不择手段，统一整个宇宙，然后再去迎接姐姐回来。可是，我觉得好冷啊！吉尔菲艾斯！这个世界上失去你和姐姐，也就失去了温暖和光明。如果时间能再回到十二年前，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我的世界大概就能多得到一点温暖的滋润吧……"

莱因哈特把挂在脖子上的项链捧在掌心，项链的垂饰和链条都是纯银打造的，他用手指头轻轻一押，盖子打开了，其中是一幅安妮罗杰、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三人的合照和一络仿若红玉般的红色头发，金发的年轻人，身体一动不动，凝视着那络红发，好久好久……

※※※

……费沙行星自治领主府的一个房间里，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向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报告几件事情。起先报告帝国的秃鹰之城要塞成功地完成瓦普实验，随后便谈到自由行星同盟的动向。

"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好像已经决定召回杨威利回同盟首都接受审查会了。"

"哦！审查会？不是军法会议吗？"

"如果是军法会议，就必须发出正式的通告。被告可以申请辩护人，也必须要留下正式的记录，但是，审查会并没有法律根据，根本就是随意编出来的。这种在狐疑和猜忌之下所产生的精神层面的私刑，也许比正式的军事法庭还有效哩。"

"果然是目前同盟权力者的作风。口口声声说什么民主，其实根本就无视于法律规章的存在，他们的作法不但消极，而且危险。权力者本身目无法纪，社会规范也随之摇摇欲坠，这算是末期症状了。"

"这是他们自该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担心的必要吧？"

鲁伯特·盖塞林格口吻颇为尖酸地说道：“没有能力却继承先辈遗产的人，就必须承受相对的考验，承受不了时，就只有灭亡一途了，高登巴姆王朝就是最好的例子……”

听了他的这番话，自治领主鲁宾斯基默不作答，只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 第五章 审查会

【1】

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传召杨威利还都的命令到达伊谢尔伦要塞是三月九日的事。

透过超光速通讯热线，接获自国防委员会直接传来的命令时，杨凝视着记录该项命令要旨的光板，足足有五分钟之久。当注意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忧心忡忡的目光时，杨露出笑容说道："命令下来了，我必须到海尼森报到。"

"为什么呢？"

"他们要我出席审查会，就我印象所及，似乎记不得有'审查会'这个名堂，上尉，你知道吗？"

菲列特利加姣好的眉毛微微皱着。

"军法会议是有，至于审查会……在同盟宪章和同盟基本法中并没有规定。"

"那就是超出法律明文规定的喽。"

"也就是他们任意捏造的，根本没有法律根据啊。"

记忆力顶尖的菲列特利加以熟谙同盟宪章和同盟基本法而闻名。

"这样说来，国防委员长要我回首都报到，根本是于法无据嘛。看来，非得到那虚浮、道德沦落的城市走一趟不可了。"

虽然出生于海尼森，但听到这个地名时，杨却不禁觉得它已沦为特留尼西特一派运策阴谋及搜刮利权的渊薮，而且已迹近无可救药了。

目前，能够委以伊谢尔伦要塞防守重任的人只有一个，杨传唤卡介伦。

得悉事情始末之后，卡介伦也皱起了眉头，就差没有说出"不要去"三个字而已。

"凡事小心呀！不要落人口实。"

"嗯，我知道。防守工作就劳烦你了。"

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似乎也很不放心司令官的首都之行。

“不带着警卫队吗？我可以担任指挥……”

“没有必要这样劳师动众吧。又不是要去敌人的阵地，给我推荐一个信得过的人选吧。”

“智勇双全的我如何？”

“防御指挥官离开前线不好吧。你就留下帮忙卡介伦。这次我也不带尤里安，人数愈少愈好。”

杨没有选择休伯利安当座舰，他选择了巡航舰——瑞达Ⅱ号，甚至连一同出发，在伊谢尔伦回廊沿途一路护航的十艘驱逐舰也在他的命令下，只护送至出口地点。

拥有强大武力的军人，必须避免威慑政府之嫌，站在杨的立场，他不得不如此小心谨慎。

先寇布所推荐的护卫是一名叫路易·马逊的黑人准尉。富有光泽的褐色皮肤、宽厚结实的巨大身躯、与杨的腿一样粗的臂膀、又圆又和蔼的深褐色眼睛、坚毅的下巴——整体看来，宛如一头心地善良的公牛。但可以想像他一旦发怒起来，那种爆炸性的力量会激发起旋天转地的能源风暴。

“对付首都那班老弱残兵，他只要一只手就可收拾掉一个小队。”

“那就是比你强喽？”

“若是我的话，能干掉一个中队。”

说了这句招牌式武断自大的话，先寇布露出恶作剧似的表情。

“对了，你会带格林希尔上尉一道去吧？”

“不带着副官怎么行？”

“的确。不过，带上尉不带尤里安，小伙子可会嫉妒哟。”

※※※

和杨道别后，先寇布来到射击训练场，看看尤里安的练习情形，他随后问道：“我知道格林希尔上尉一向非常关心杨提督，但不知提督这边怎么样？”

“嗯……”尤里安露出微笑。“不管怎么样，他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心事，也不会乱说话而落人口实，我也不便妄下断言啊！”

“不过你倒是早已经看穿了嘛。你那呆呆的监护人就不必说了，上尉虽然头脑聪明，气质好，人又单纯善良，但只要是私人的事就会变得钝感了起来。”

“只要是别人的事情，你都蛮清楚的嘛。”

“……喂，什么意思？”

“哦，我得赶快去准备晚餐了。先寇布少将，抱歉喽。今晚要给提督做一份英国式腌肉耶。”

尤里安敬礼后速速离去。

“这个年轻人做事倒挺认真的，只是把难得的才能耗在做菜上，实在太浪费了啊。”

望着少年的背影，先寇布兀自唠唠叨叨地数落个不停。

不能跟随杨去首都，尤里安确实觉得很遗憾。他也曾对卡介伦提过，希望能跟在杨的身边。但是，早在少年说出心中希望之前，杨便明白表示：“让你轻松两个月，不必做家事。”他说这句话的动机和先寇布方才的数落，动机是不是一样，尤里安就不得而知了。杨一直认为，尤里安缺少同龄的朋友，或许他这样做是为了替尤里安制造机会吧。

不管怎样，此次的海尼森之行，尤里安大概帮不上杨的忙了。这点恰巧与菲列特利加不同，没有她的话，杨处理事务的能力将大为降低。

不过，至少在出发之前自己还有点作用，尤里安心里想道，他可以帮杨准备行李和其它东西。在尤里安忙着收拾的当时，自觉到在这个时候出手帮忙反而会给尤里安添麻烦，而在旁默默观察的杨，突然想到什么似的问道：“尤里安，你身高多少了？”

“嗯……一百七十三公分……”

“唔，明年还会长高吧。第一次看到你时，还不到我的肩膀高呢。”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对话，少年却感到一股暖流流过心头。

【Ⅱ】

从伊谢尔伦到首都的时间距离，视航路的状况而定，约需三至四个星期。利用这段意外得来的空闲时间，杨准备着手进行历史论及国

家论的著述工作，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是太赶了点，但要拟妥草稿应是不成问题的。瑞达Ⅱ号巡航舰一离开伊谢尔伦回廊后，杨就马上躲回自己的房间。

“……巩固国防之途有二。拥有比敌国更为强大的军备，此为其一；其二，利用各种和平的手段，与敌国相安无事。前者较为单纯，而后者则因权力者不同，方法巧妙亦各有不同。但扩充军备与发展经济互为反比的关系，则是近代社会形成以来的不变法则。己国增强军备，敌国势必亦然，陈陈相因之下，各国偏重于军事扩充，造成经济及社会极度畸型发展，国家因而崩坏。由此观之，‘国防’也正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这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讽刺现象……”

杨抬起头来，视线离开文字处理机，手掌拍打着脖子，经过数十秒的推敲，他接着撰述：“……一般咸认，自古以来，许多国家都因外敌入侵而灭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更多的国家却是因对侵略的反击、财富分配不均、权力机构腐败、国民对控制言论思想的不满等种种内部因素而导致灭亡。坐视社会上不公正现象严重恶化，一味穷兵黩武，对内镇压百姓，对外发动征战。滥用武力的结果，是将国家送上灭绝之路。历史上前车之鉴俯拾皆是。近代国家成立以来，不法的侵略行为，往往并非造成被侵略的一方兵败覆没，反而发动侵略的一方最终必自食其果。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即使有十二分胜算，也不应任意侵略他国……”

似乎有点教条化了。杨仍一脸严肃的思索着，两手交叉胸前，接着又写道：“……具体而言，生在现代的我们，到底要怎样做才好呢？就各个层面的实质效益来考量的话，第一种方法与第二种方法孰优孰劣，其结果不言而喻——我国必须与银河帝国的新体制共生并存。有一点必须要清楚，门阀贵族支配下的银河帝国旧体制，不仅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大敌，同时也是银河帝国的被支配阶级——平民——的公敌。因此，打倒门阀贵族后在现阶段稳然确立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新体制，广获平民支持。急速强大的罗严克拉姆新体制及其施政内容，也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独裁体制形成强烈的对比。高登巴姆体制高举民主的大旗而成立，却形成了最反民主的专制政权；罗严克拉姆体制以不民主的手段成立，却交出了漂亮的民主施政成绩。这虽不能算是‘一切操之于民众’的政治，但就目前而言，却可说是‘以民众为

依归的政治’。若能认清这一点，则与罗严克拉姆新体制的共存关系，非但可能，甚且必然……反之，我们应该拒绝和避免与象征恶劣的君主专制、日益凋零的高登巴姆余党同流合污。一旦同盟被视为与残酷压榨民众的旧体制相互挂钩、狼狈为奸，敌人将不只是帝国的新体制，连帝国辖下的二五○亿人民也将与我们为敌……”

杨舒展两臂，发出一声长叹。他凝视着自己创作的文章，表情略为不悦。他并非认为所下的结论不对，只是，如果现在能够有一些证据稍稍印证自己的论点就好了。关于这点，似乎有点性急和言之过早，也许有人会因此批评他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根本没有两样吧。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

多么响亮的名字啊！杨甚至觉得这个拥有金黄色头发、苍冰色眼眸、雪白肌肤的俊美少年，是近乎半人半神的结合体，他比自己年轻九岁，但不论是才能或处世方法，却具有无可抗拒的魅力。现在，莱因哈特在帝国断然施行的内政改革，实无异于一种实验——其个人的存在将在一个世界中扩大至无远弗届。或许，有一天他会君临天下成为皇帝吧。但并非依靠血统，而是实力！到时，或许会产生非贵族的帝政——以平民为依归的帝政——史上称之为“自由帝政”的特异政治体制，而且说不定其规模将扩及全宇宙。

但这样一来的话，银河帝国也将在新皇——莱因哈特的统驭下，蜕变成国民国家了。而且当国民错将皇帝的野心当作自己的理想时，狂热的国民军也很有可能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自由行星同盟。

杨猛然感到室温骤然降低。当然，他的预感并不是百发百中的，但勉强加以区分的话，坏的预感似乎总是比好的预感准确多了。亚斯提星域会战亦然、亚姆立札会战亦然、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政变亦然。内心但愿事情不会这样——但实际上事态却反而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杨有时不禁暗忖——若自己是生在帝国，不就轻松快意多了！他可以效忠莱因哈特，击破大贵族联合军，并全力协助莱因哈特推行一连串的改革运动。只是事与愿违，现实中，他生在同盟，而且还得为特留尼西特这种人卖命作战。

……结果，杨并没有好好的完成“著述”的工作，每一天都在读书、午睡和立体西洋棋中渡过了。

※※※

三个星期之后，巡航舰瑞达Ⅱ号到达首都海尼森所在巴拉特星系的外缘地带。放下心头大石的船员三三两两往娱乐室聚集，海尼森的民间播放电台拥有数以百计的频道，可以不受限制地收看任何一台，而不论是军舰或民间船只，总有体育新闻派及戏剧音乐派之分，两派之间也总是互不相让，因此争争吵吵自然在所难免。

杨的私人房间有专用的立体电视，算是个小小的特权。他第一个选择的频道，恰巧碰上特留尼西特派的政客——德梅克正在大放厥词：“……所以，我们应该维护历史和传统，不惜付出一时的代价和个人渺小的生命。那些一味主张小我权利，罔顾对国家应尽义务的人，只能算是卑鄙无耻之徒！”

在权力者的眼中，他人的生命轻如鸿毛，贱如粪土，他们所高唱的“渺小的生命”，实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肺腑之言啊，只是不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而已！至于所谓的“一时的代价”，事实上已奉献了好几个世纪了，但无论在哪个朝代，无偿奉献的人尽皆市井小民，权力者则眉开眼笑的坐收并瓜分送到口袋里的既得利益。

杨的心情愈加沉重，他转换频道，权力者傲慢的嘴脸消失了，画面上取而代之的是穿复古风格服装的少年，看来似乎是小孩看的动作剧，其他出场的人物都称这位少年为“王子”。

王储流浪记——也就是“流浪的王子”，这类的主题是文学发源的源头之一，在各种民族的神话及建国传说中，都流传着这种故事。该主题衍生出的通俗故事，古今中外不计其数，滋润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生命，也广受百姓的喜爱。

剧情是描述在某个宇宙王国中，主掌国家大权的邪恶宰相夺取王位，年幼的王子在正义之士的帮助下，矢志复兴正统王室。这个剧集触动了杨的联想。

“格林希尔上尉，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是哪一家企业？”他转问菲列特利加。

“好像是费沙提供资助的一家合成食品公司吧。至于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原来如此，我以为又是银河帝国的旧体制复辟派在搞政治宣传哩。”

“不会吧。”

菲列特利加正待要笑出来，但看到杨的表情出奇严肃，马上收起笑容正色道：“莫非其中大有文章？”

算是对杨表示尊重吧。换作是卡介伦或先寇布，早就不客气地大笑出来了。

听到“费沙”一名也是使杨陷进沉思的原因。这个地名不时浮现在杨的脑际，费沙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它会挟其财富干出什么勾当？其目的是在统一银河系呢？抑或是要造成银河系的分裂与对立？

透过经济需求达成政治统一的先例，历史上层出不穷。

成吉思汗统御的蒙古帝国之所以能缔建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统一国家，原因之一在于往来丝路的交易商人们从中支持。沿着丝路而下，一个个绿洲形同个别独立的小国家，整体治安难以维护；又加上每个绿洲国家往往恣意征收交易税和通行税，这些无一不对商人们构成威胁。

他们曾对花剌子模帝国寄予厚望，但那位无能而贪得无厌的皇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因此，对宗教信仰具有包容性、拥有强大军力、又深明东西交易重要性的成吉思汗，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支持的不二人选。

商人们提供资金、情报、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粮食、翻译、征税的资讯等给成吉思汗，协助其征服活动，除了纯军事行动之外，蒙古帝国的诞生实应归功于交易商人们。在这些交易商人中，维吾尔人的功劳值得特别一提，他们操纵了蒙古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事实上，整个帝国的商业运作大权可说掌握在他们手中。由是故，有人评断——表面是蒙古帝国，实为维吾尔帝国。

难道费沙的目的在于成为“维吾尔人第二”——统一宇宙的“新银河帝国”背后实际的操纵者？他们希望人类社会的政治得以再度统一，同时也正大力朝此目标迈进？

这种说法似乎比相反的情况更具说服力，而且似乎也更合理。

不过，人类及人类群体往往并非仅在合理范围内才采取行动。

虽然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但杨却隐约感到，费沙的动向笼罩着一层不合常理和矛盾的阴影。去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策动同盟政变一事，被杨完全料中。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的行径完全合情合理，杨只要抽丝剥茧，循序渐进，便不难看出莱因哈特思考的理路。

然而，费沙的动态却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尽管费沙再高明，杨仍然认为应该是有迹可寻的，但费沙行动的背后却包藏着未知的因素，而其中玄妙并非能够依循常理来加以推敲的。至于这背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目前仍是未知之数……

※※※

“真惨呢。”

瑞达Ⅱ号的舰长杰诺中校对沉思中的杨说道。他从海尼森的民间转播中得知一件灾难新闻，运送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机体和驾驶员的运输舰，由于新人操作不当，导致舰内气压急转直下成真空状态，造成十多位的驾驶员死亡。

“你知道培养出一位单座式战斗艇驾驶员要花多少钱吗？一个人相当于三百万啊！”

“是笔大数目呢！”

杨心中盘算，自己一整年的薪水也不过相当于这笔钱的二十分之一而已，他在军官学校时，也曾接受飞行驾驶的训练，在模拟空战中，他被击坠的记录总共有三十次，而击坠敌机的记录只有二、三次，寥寥可数。教官每每总是摇头大叹：每年都会有一两个不该来的人来入学。教官说的一点也没错，不容杨有反驳的余地。

“是啊，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不过，驾驶员可以说是资金和技术的累积体，是贵重的资源啊。就这样凭白无故地失去了，岂不可惜？我说哪，如果还想打胜仗的话，后方的管理得加强才行……”

杰诺中校一个劲地咬牙切齿。

他有权利发怒和叹息——杨这么认为。因为大概在这之前，事情本身就已有歪常理了。以杀人和破坏为目的，将巨额资金、知识和技

术投注在一个人身上，这种作为和想法，原本就非正常。杨本身在军官学校也接受过这些训练，不过，他并不是优等生。

说到国家，或许它只是人类为了使自身的狂妄正当化所捏造的推托之辞罢了。一旦国家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不论多么丑恶、多么卑劣、多么残暴的行为，都将轻易地为人们接受。所有侵略、屠杀、生化战、人体实验的罪孽，都可以一句“这都是为了国家”来解释一切，甚至有时还因而大受赞赏。批判这种行径的人反而被扣上“叛国”的罪名，挞伐谴责的声浪也从四方交逼而至。

对国家心存幻想的人，想必也相信国家是由比自己更优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的伟大人物所指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执掌国家权力核心的人物，与一般市民相较之下，思考更幼稚、判断力更差、道德水准更低落的例子比比皆是。

他们比一般市民真正“优秀”的地方在于追求权力的热情，若将这股热情投注于正面的方向。它便成为推动政治及社会改革、创造新时代秩序和繁荣的原动力——不过，这种好的例子能否达到全体例子的十分之一就不得而知了。看看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几乎无一不是第一代创建、随后十几代坐享其成而告终的。

不论是王朝或国家，都是非常强韧坚实的生命体，只要在某一个时代出现一个伟大人物，就能够使它延续好几个世纪的寿命。现在的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的腐败颓势已难挽回。但如果一百年前曼夫瑞二世的改革得以实现，或许，这个王朝的生命还能维持几个世纪吧……

至于自由行星同盟，则不能与帝国一视同仁。因为，将国家的前途寄望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伟大人物身上，实有违民主政治的原则。民主共和制便是植基于排除英雄及伟人作用的根本上，由普通市民来掌握国家和自己的前途，但是要到何时理想才能战胜现实呢?

※※※

巡航舰——瑞达Ⅱ号悄悄地登陆海尼森的军用宇宙港，这是因为国防委员长命令他们必须秘密抵达之故。杨本打算联络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或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但这样做不但违反命令，也会招致军部与政府发生冲突。再者，根本也没有机会和他们取得联系，

因为奉国防委员长直接命令前来迎接的官员，早已在此等候，杨一着陆之后，马上便被他们接走了。

菲列特利加和马逊正想提出抗议，却被荷枪实弹的士兵阻止，杨的身影消失在宇宙港的出口。莫非政府方面已经采取高压手段？事出突然，杨和菲列特利加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行驶约莫二十分钟后，在一处军事设施前，他们让杨下了地上车，一个壮年军官前来相迎。

“我是贝依准将。担任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阁下的警卫室队长，这次奉命担任杨提督的贴身侍卫，愿效绵薄之力，尚祈接纳。”

“哦，辛苦了。”

杨装傻应道，名为护卫，实为监视，这个连小学生都知道。贝依随后为杨介绍下榻处的接待人员。他是一位目无表情的下级军官，身形剽悍，眼睛淡蓝。

杨显得无精打采，为了召开审查会，连接待他的人员，也都经过精挑细选，所有美貌、可亲、可怜等的软弱因素，都被一一剔除。看来他们相当重视极端机能，而且毫无疑问的，这种机能的目的是在恫吓及阻止逃亡。

不过，在杨的眼中，这些人尽是百无一用的家伙罢了。至此，杨对审查会已了无好感，心中也有所警惕。事实上，他也只能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不是吗？

杨从宿舍的窗户往外望，只见狭窄的中庭对面，是一片单调乏味的蓝灰色建筑物。在这里不但不能欣赏风景，更谈不上与外界接触。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坚固中庭，约有一个分队的士兵无所事事地站立其间，他们的肩上都荷着负电粒子光束来福枪，相当于实战装备。用手指敲敲窗户玻璃，可以发现那是厚约六公分的特殊硬质玻璃，其坚固的程度即使是被一只正值壮年期的灰色大熊冲撞，也只会有轻微的裂缝而已。

室内的摆设虽然高级，但却毫无个性。床、办公桌、沙发、餐桌……，所有家具都欠缺生活感。杨也懒得去理会有没有加装窃听器或监视摄影机了。如果有的话，一定也被巧妙地藏了起来，徒费精力去查看也是枉然。

“这算是软禁罢。”

接下来该怎么办？杨平躺在床上想着。床的弹簧垫虽然舒适，但却无法使人心情开朗。在这寂静无人的房间里，拷问、洗脑和谋杀的阴影一一跃然在杨的眼前，不消说，导演这一切的人正是特留尼西特。

说起来相当矛盾，杨会穿着同盟军的军服上战场作战，是因为他认为比起悲天悯人的英明皇帝所统御的专制政治来说，凡人集体营运的民主政治是比较好的，即使它陈义过高、不切实际、甚至一再尝试失败。然而，如今在本是民主主义堡垒的海尼森行星上，杨却被关进了腐化的中世纪权力者的牢笼中。

不能着急——杨这样对自己说道。值此之际，不论最高评议会对杨的敌意有多深，他们应尚不至于要不顾一切加害于他，否则只会造成亲痛仇快的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除去心头大患，最高兴的莫过于银河帝国了。

当特留尼西特或最高评议会决意加害于杨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四点：

1．同盟军出现能力在杨之上且又效忠权力者的名将时。

2．当杨成为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永久和平的障碍时。

3．当他们认为杨反叛同盟、倒戈帝国时。

4．最高评议会本身背叛同盟、倒向帝国时。

关于第1点，姑且不论忠诚度和服从度，目前同盟军之中，论能力无人可与杨并驾齐驱。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仍处于半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在这个时候杀害杨无异是自杀行为。毫无疑问，就如同人类会自杀一般，国家也会自杀，只是目前似乎尚未到达那种地步。

关于第2点，显然有点荒谬。若是帝国与同盟之间能够维持永久和平，抑或相安无事，杨大可满心欢喜地退役归隐去过响往已久的退休生活。但事实与认知之间本来就有出入，因此，也很难避免权力者会在误解或扭曲事实的认知下采取行动。

关于第3点，杨本身并无此意。不过，和第2点相同的是，也许政府会搬出春秋大义的道理或莫须有的罪名，借以行使逾越法规的手段。

关于第4点，杨正待进一步思考时，内线影像电话响了起来，贝依准将的脸占满了画面。

“阁下，一小时之后审查会即将开始，请您准备一下。”

【Ⅲ】

房间大得有些浪费，天花板高耸在上。照明有意弄得昏昏暗暗的，气氛阴沉，干冷的感觉浸透皮肤。

进入室内，就让人有种物理上的压迫感，所有的陈设都是黑乎乎的，充份显露出其象征意义。审查官的座席高高在上，由三个方向包围着受审者的座位。

倘若杨是一个崇尚权力与权威的男子，在踏进室内的那一刻，从肉体到精神大概都要因而萎缩了吧。但是，杨只感到这个房间充满了恶意恫吓的矫饰感，这种虚张声势的作风使杨厌恶到了极点，了无畏惧之意。

审查官的位子上，坐了九个人。由杨的角度看去，正面和左右两边各坐三人，眼睛习惯了室内的光线后，坐在正面位置中央直盯着他看的中年男子，表情清晰可见。他是特留尼西特政权中官居国防委员长的尼古拉庞提，身高与杨不相上下，但肌肉却厚实多了。这名男子竟然是审查会的首席审查官，如此劳师动众，是表示政府相当重视这次审查会吧。当然他只是代言人而已，真正的发言者是没有出席在这里的同盟元首。

一想到接下来的几天当中，都要面对特留尼西特的这伙党羽，杨这才觉得郁闷烦躁、不耐已极。菲列特利加和马逊准尉都被带开，杨只有孤军作战了。相比之下，军法会议可就公正多了，被告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还可以选择三名辩护律师。但这次，杨必须自己为自己辩护，自求多福。

尼古拉庞提自报姓名后，坐在他两侧的几名男子也相继自我介绍。

“我是亚林克·马尔奇诺·伯杰斯·迪·爱伦提斯·艾·奥里贝拉，现任国立中央自治大学校长。”

杨行礼表示敬意，这名男子似乎是副首席审查官吧，光凭他记得住自己那冗长的名字，就颇值得尊敬了。

其他七位审查官也相继自报姓名，其中的五人为特留尼西特派的政治家和官僚，对杨来说，他们充其量是不值一提之辈；但当看到唯一穿着军人制服的后方勤务本部长——洛克维尔上将那张面无表情的鹅蛋脸时，杨却无法再“一笑置之”了。这表示特留尼西特派系的势力已在军部内部扩展开来。

倒是非特留尼西特派的政治家——荷旺·路易，对审查会似乎充满好奇而非忠诚，表情及印象与洛克维尔大异其趣。或许特留尼西特为了做表面工夫，才选上他为审查官之一的吧，在这矛戟森然的面具剧场上，他所扮演的大概是填充门面的角色罢了。是不能期望过高的……

每个人自我介绍过后，尼古拉庞提开口说道：“杨提督，请坐吧。……不可以跷腿！背再打直一点！你现在是受审者，不要忘记这点！”

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到这句话，杨尽量装出一付恭敬模样。既已淌了这淌浑水，还是静观其变较好。

“那么，审查会现在开始……”

主席郑重宣告，但是杨依旧无动于衷，他只祈盼着落幕时刻的到来。

审查会最初的两个小时都耗费在确认杨过去身家背景的问答上，从出生年月日，双亲的姓名，父亲的职业到进入军官学校就读，之间的经历均逐一加以调查作注，这些资料比杨对自己的认识还详细。

最令杨感到反感的是，他们竟把他在军官学校时代的成绩表也投影在壁面的萤幕上，战史八十九分、战略概论九十四分、战术分析演习九十二分……这些科目还好，另外射击实技五十八分、战斗艇实技五十九分、机关工学演习五十九分等等，则令杨有点尴尬。因为其中只要有一个科目的成绩在五十五分以下，就要留级了。

假设杨当时因留级而被迫退学的话，杨本身及自由行星同盟的未来又将会如何演变发展呢？或许伊谢尔伦要塞仍将是帝国军手中难攻不破的堡垒，那么也就逃过了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同盟军惨败的命运。而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政变，也有可能在“女神的项链”守护下，赢得局部成功，进而与拥政府派相对抗形成长期的内战状态。在此情形下，

罗严克拉姆公爵势将利用同盟内战之际，乘虚大举入侵同盟，实现其称霸宇宙的野心。

就杨个人而言，就不会被派到艾尔·法西尔星域，也不会在逃离艾尔·法西尔之时，碰上了当时正值少女时期的菲列特利加，后来也不会和卡介伦成为知己，更不可能透过他与尤里安相逢，先寇布也不会成为杨的部属了。或许他会被征调至前线作战阵亡，也或许他会为了躲避兵役而过着亡命生涯。

时间不可逆转，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人的存在渺小如沧海一栗，在通往未来的无数条路上，只能选择其一，向现实妥协，与现实产生互动，形成无数的小宇宙，命运弄人之玄妙实教人惊叹不已！

“……而，你现在是同盟军最年轻的上将，担任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嫉妒的好运啊！”

这几句话字字刺激着杨的神经，使他由幻想的天地跌进现实中来。审查官的措词语气听起来非常刺耳，要是杨的境遇如此令人艳羡，他倒宁愿和别人交换。敌舰发射的能源光束势如汹涌的波涛铺天盖地而来，随时置人于万劫不复；为了更有效率地执行杀人和破坏任务，他必须不眠不休地不断下达命令；这些暂且不提，他还必须从四千光年外的地方，特意赶到首都，老大不痛快地接受审查官的盘问。他倒不致于会说：“请同情我吧。”但以他这种身份和处境，绝对谈不上是令人羡慕的对象。若是不知情的士兵及其家属们会有这种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但这群只会躲在安全的地方，绞尽脑汁去打击锋芒外露的人以维持自己权力的人，有何资格说这种话！

“……不过，无论是谁，不管他的身份有多高、功劳有多大，都不容逾越我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规范肆意行动，为了澄清这点。才召开今天的审查会，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开始了！——杨心里想道。

“去年，镇压救国军事委员会政变之时，你将防卫首都、从国库中斥巨资建造而成的十二个‘女神的项链’全数破坏，是吧？”

“是。”

“你认为这是战术上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做过于鲁莽粗率了吗？除了尽数破坏国家的贵重财产外，难道别无它法了

吗？”

“我答覆您的问题。正因为没有其它办法，才出此下策。如果您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那么，请提出您心目中认为可行的替代方案，恭候赐教。”

“我们不是军事专家，战术方面的问题是你们的责任。不过，我认为只要破坏其中二、三个攻击卫星，就可进入大气圈了，这不也是一个好方法吗？”

“用这个方法的话，我军官兵势将受到残存卫星的攻击，凭白牺牲。”

这是事实，因此杨也不需要刻意扯声辨白。

“如果阁下认为无人的卫星比官兵的生命更珍贵，那么，我承认判断错误……”

对于自己的这番说词，杨感到嫌恶，但不这样说的话，是不能打动对方的。

“那么，下面这个战法如何？——政变派被困在海尼森上，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与其短兵相接，可以围而不攻，采取时间消耗战削弱他们的抗战意志，使他们不攻自破，岂不更好？”

“这个方法我也考虑过了，但是，有两个因素使我不得不放弃。”

“你说说看。”

“第一，深究政变派的心理可以看出，他们为了突破困境，很可能会不择手段，将首都的政要当作人质，万一他们把枪顶在诸位的头上，前来胁迫交涉，届时，我们也只有束手无策的份了。”

“……”

“第二点更为危险。当时，帝国内部的动乱已渐平息，我方若包围海尼森，好整以暇地等待政变派自取灭亡，那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那个战争天才，很有可能会挟其胜利余威，大举发兵攻来。那时，伊谢尔伦除了老百姓外，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警备兵和管制员而已，后果有多严重，相信各位也可以想像得到。”

杨喘了口气，很想喝一口水。

“基于以上两点，我必须速战速决，在最短时间内解放海尼森，让政变派在心理上产生败北感。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做应该受到责难的

话，我只有甘之如饴。不过，若不能提出比这更稳当的代替方案来，我本人暂且不谈，只怕那些在战场上奋战抗敌、冲锋陷阵的军官士兵，会不能见容吧。”

这种带有恫吓意味的说话技巧，对杨来说，只能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卖弄口舌罢了。似乎奏效了！审查官们交相耳语，还不时对杨投以忌恨的目光，看来似已再无辩驳余地了。唯一例外的是荷旺，他转头打个哈欠，似乎不胜其烦。

过了一会儿，尼古拉庞提猛地干咳一声，说道：“那么，这件事暂且不提，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在德奥里亚星域与第十一舰队交战前夕，你曾对全体官兵说过，‘国家的兴亡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相比，根本不值一文’，听过这番话的人证多得是，错不了吧！”

【Ⅳ】

“虽然说法不是一模一样，但我的确曾经说过相似的话。”

杨回答道。既有人证，否认也没有用。杨也并不认为自己所说的是错的，虽然他不是每次都对，但是，那时所说的一切确是千真万确的。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没有国家，人照样能生活，但没有人，国家则只是一个空泛名词而已。人和国家，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哪个更加重要？不是很清楚了吗？国家灭亡了，只要再建造就可以了，曾经一度灭亡却又复兴的国家，历史上比比皆是。当然，有更多的国家一旦灭亡，就再无中兴之望，但那是因为该国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结束了，腐败了，老朽了，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国家的灭亡总是一场悲剧，流血在所难免。甚至，为了将不值得守护的国家自无可避免的灭亡中拯救出来，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而当这些牺牲的报酬率等于零时，便变成了极端深刻荒谬的闹剧了。只有当国家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没有严重抵触时，国家的存在才有其意义。反之，失去存在价值的国家嫉恨值得生存的人们，往往将他们一同带往地狱。拿那些最高权力者来说，无数的死者高喊着他们的名字仆倒在战场上，而将此情此景抛诸脑后、投身敌国普升贵族，过着优渥生活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历史上国家的最高负责人战死前线的例子，古今有几人？

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杨曾对官兵们这样说过，似乎应该再加上“生命”吧？杨以前会这样说，今后也同样会这样说，不过，他并没有大声表达出来。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有许多事比在战场上指挥杀人和破坏还要有意义啊！

“你不觉得这一番话极没见识吗？”

声音更是刺耳！军官学校时代，学生犯错了，会遭教官白眼，这时候情形亦然，审查官像捉住了对方把柄似的紧接着说道，声音就像舔舌狩猎的猫叫。

“哦？怎么说？”

看到杨一副毫无愧色的样子，国防委员长更为光火，声音充满险恶的批评道：“你身为负责守护国家任务的军人，而且，年纪轻轻就受封提督称号，旗下大军之众，堪与大都市人口匹敌。以你这样的身份，竟胆敢藐视国家，甚至轻忽自身的责任，大发厥词，导致官兵士气低落，这种行径不是没有见识，是什么？”

无论如何，你必须忍耐眼前的虚伪和无聊！——杨的理性这样告诉他，但那声音却愈来愈微弱。

“我有话要说，委员长阁下。”

尽管心里很不情愿，杨还是极力压抑着声调：“我认为自己方才的那番话可说是见识独到。国家并不是由细胞分裂而形成个人，国家是结合一群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人所构成的，在此前提下，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在民主社会中是不辩自明的道理啊。”

“不辩自明的道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对人类而言，国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是吗？没有国家，人仍可活下去；但没有了人，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句话可真令人惊讶！你很像是极端激进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嘛！”

“不，我是素食主义者。不过，一看到美味可口的肉类佳肴就会立刻破戒。”

“杨提督！你是在侮辱本次的审查会吗？”

声音愈发充满了险恶。

“怎么会呢？我没有这个意思。”

事实上，杨正是这个意思，但却没有老实承认的必要。接着杨既没抗辩，也没有道歉，就这样沉默不语。国防委员长也无从深究，只是紧抿着肥厚的双唇，觑视着杨。

“我们休息一下子吧，怎么样？”

说话的人是方才在自我介绍之后便不发一言的荷旺·路易。

“杨提督一定累了吧。我也快无聊——哦，不，我也觉得很疲倦了。能够休息一下子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他的提议解救了不少人。

※※※

休息了九十分钟后，再度展开审查。尼古拉庞提开始发动另一波攻击。

“你任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为副官，是吧？”

“是的。这又怎么了？”

“她是去年发动政变，阴谋颠覆国家的格林希尔上将的独生女，你知道吧？”

杨略微扬起双眉。

“哦？我们这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是和古代的专制国家一样的采取父罪子偿的做法吗？”

“我可没这么说。”

“那您能做个解释吗？”

“我的意思是，为避免无谓的误会，在人事安排上应当要慎重才是。”

“您所谓‘无谓的误会’指的是什么？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国防委员长默不作声，也可能是无法回答，杨接着说道。

“如果是有充分证据的重大嫌疑也就算了，但至于所谓的‘无谓的误会’，本身暧昧不清，下官认为，根本没预先设防的必要。依据法律，副官的人事安排受到军部司令官任用权的保障，若是将最有能力、最值得信赖的副官任意解除职务，将有碍于军事机能的全面发

挥，并会使人认为这是故意造成军部损失的人事安排，这种解释可以吗？”

杨的理论具有攻击性，先发制人，逼得对方先机尽失。尼古拉庞提有两三次欲开口反驳，但苦于竭尽枯肠不得反论要领，只好望着身旁的自治大学校长，向他求救。

这个叫做亚林克又或是奥里贝拉的男子，根本不像学者，浑身充满官僚的气息。事实上，国立中央自治大学就是为培育政府官僚而成立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奥贝里拉一定都在忙碌着追求秀才的美名，连指尖都满溢着自信和优越感。

“杨提督，你再用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就很难再继续审查下去了。要知道，我们和你并非敌人，应该拿出良知和理性来，加深彼此的认知才是啊。”

听到奥里贝拉言之无物的论调，使杨大倒胃口。违逆上级也好，觉得困惑也罢，比较起来，尼古拉庞提还算较有人情味一些。

“看到你方才的言行举止，似乎对本次的审查会有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完全误会了。我们并不是为了指责你才叫你来的，而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着想，为了使你了解这一点，才召开今次的审查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合作，当然，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

“那么，我一个请求。”

“什么事？”

“如果有标准答案的范本，请给我看看好吗？我想先了解一下各位心目中期待的答案是什么。”

刹时间，室内一片悄然，不久，怒气腾腾，满室哗然！

“警告受审者！不可侮辱本审查会，严禁有损本审查会权威和品格的言行出现！”

国防委员长的大叫声变成无可理喻的咆哮之前，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而刹时凝滞了下来。杨心中暗忖，如果这出闹剧还有权威品格的话，一定要好好端详端详。杨保持沉默没有说出来，并不表示他畏惧、退缩或在反省。国防委员长的太阳穴浮现肥厚的血管，气呼呼地喘着气。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不知在他耳旁说些什么。杨不高兴的瞪着他们。

※※※

审查会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但解放了的杨还是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离开审查会后杨被送上地上车被带往宿舍。

见到了负责招待的下士之后，杨便以用餐为由，要求外出。

“阁下，这里已准备好餐点了，您不必特意跑到外面去吃。”

“我想到外面吃饭，最起码不是在这种刹风景的地方。”

“您想跨出这扇门到外面去的话，必须先得到贝依准将的许可。”

“我不想特别去要求他。”

“不想要也得要！”

“那么，可以带我去贝依准将那儿吗？”

“准将到最高评议会议长的办公室接洽公务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很难说。只有这件事吗？”

“啊，就这件事而已。”

下士敬礼出去后，杨凝望着窗外有好一阵子，他知道室内有窃听器，要叫也得压低声音。

“就这样被困住了吗？”

杨把军用扁帽丢到床上，然后又无意识地拿起帽子，弹弹灰尘，戴回头上。他两手交抱胸前，在室内踱来踱去。

不干！这次发誓不干了！——自去年攻占伊谢尔伦要塞以来，杨就不断有这种念头了，但是他愈是抗拒，地位反而愈高。而加重他的责任，扩大他的权限的，不正是政府那些权力者吗？

暂时自审查会解脱出来，杨觉得心情变得愉快了一点，因为今天他在战术运用上大获全胜，彻底粉碎了纷纭众说，同时使得那些厚颜无耻的审查官们满脸挂彩。

不过，此番战术胜利并不代表战略胜利，若那班达官贵人们放弃召开审查会的话可真是谢天谢地；不过，他们偏执己见，继续审查的可能性更大。今天的忍耐已到达极限，明天以后更不敢想像，届时也只有辞职不干了。

杨坐到办公桌前，开始构思辞呈的内容。

※※※

这时，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并没有袖手旁观。她走进女性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之后，便开始打影像电话到十四个地方，花了三个小时查出贝依准将的去向。步出特留尼西特办公室的那一瞬间，贝依迎面撞见了与马逊一道前来的菲列特利加。

“我是杨提督的副官，我要求和上司见面。提督现在在哪里？”

“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不能允许你们会面，也不能告诉你杨提督所在的地方。”

这种答案无法使菲列特利加信服。

“我懂了。审查会是意味着非公开的精神拷问喽。”

“格林希尔上尉！讲话请小心一点！”

“如果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请公开审查会，让辩护人能一起出席，并允许与受审者会面。”

“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不能答应的理由何在？”

“我没有回答的必要！”

对方的态度盛气凌人，菲列特利加并没有因而退怯。

“那么，一部份政要暗中把国家的英雄——杨威利提督召回首都，施以非法无度的精神私刑一事，让新闻媒界知道也没有关系喽？”

准将神色窘迫：“你、你敢！你试试看！我会动用国家机密保护法，让你接受军法制裁！”

“我还不到接受军法制裁的程度，国家机密保护法中，并没有审查会这个名堂，所以即使公开内情，也不构成犯罪。你们若是无视杨提督的人权，硬要继续召开审查会，我也会不计后果，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

“哼！有其父必有其女！”

准将口中冒出这句恶毒的话。

马逊先是一呆，接着一股愤怒涌上心头。菲列特利加却丝毫不动声色，不过，她那淡茶色的双眸燃起了熊熊烈焰，毫不相让地逼视着贝依准将。贝依丢下这句卑鄙的话后转身而去，她并没制止他。

去年，当知道父亲是政变首谋时，菲列特利加心里便已有觉悟，副官一职是保不住了。但是，那时杨却宽宏大量地对着她说：“你不在的话，我会很为难……”

这一句话支撑着菲列特利加直到现在，也将是往后支持她的一大精神支柱吧。她转头面向那位同行的巨汉。

“马逊准尉！虽然我不想这么做，但也只有用最后的手段了。我们去见比克古提督，听听他的意见吧。”

※※※

揉掉几十张信纸之后，杨终于写好辞呈了。他觉得无颜面对尤里安、菲列特利加和卡介伦等人，但以后也不必再与特留尼西特一干人纠缠了。即使没有自己，只要有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也无法轻易超越雷池一步吧！——心里这样想着，好不容易才让思绪平静下来。

疲倦已极钻进被窝的杨，当然不知远在数千光年外的黑暗虚空中，有一个叫秃鹰之城的要塞正在航行。天神也好，恶魔也罢，毕竟杨并不是神通广大、无所不知的。

# 第六章 没有武器的战争

【1】

由希斯帕尼欧拉战舰、哥多华巡航舰等共十六艘船舰组成的队伍，发现“那件事”是在四月十日。这支队伍由J·吉布森上校指挥，离开伊谢尔伦要塞，在回廊内执行警戒任务。

“即使发现敌人，也不要轻启战端，先暂时撤退，向要塞报告此事再说。”

代理司令官的卡介伦少将，对全体驻留舰队下达这道严格命令，在司令官杨威利不在期间，他必须极力避免引发无谓的战争。

哥多华巡航舰的监控员，一面灌进几口咖啡，一面盯着计量仪器。眼前大致尚称平和，只是很无聊就是了，除了喝咖啡，实在无以排遣寂寥。不过，不久之后，胃也难逃咖啡的刺激作用了……。突然间，监控员脸色一变，直勾勾地盯着监视器，把杯子丢向操作台的角落。

“前方空间发生扭曲！”监控员报告。“有不明物体在做空间跃出！距离三○○光秒，质量……”

监控员的视线定在质量计上，声音哽咽在喉中，隔了数秒之久，才勉强挤出话来：“质量……非常大……”

“报告再详细点！”

舰长咆哮起来。监控员大咳了两三声，才把堵在喉头的惊愕吐出来。

“质量约四十兆吨！不可能是战舰！”

这次换作舰长陷入沉默了。他用力抖了抖身子，立刻下达命令：“全速退后！不然会被卷进时空震！”

舰队的指挥官吉布森上校也同时命令全体舰队急速后退。十六艘船舰发动最高速限，远离骤生异变的宇宙空域。巨大的时空震动波紧逼在后，空间歪曲、摇动，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心脏。咖啡杯从操作台的一端掉落，洒了一地。但他们并没有因而疏忽了搜索

敌人的任务，视线仍紧紧地凝聚在萤幕上。忽然，眼中闪过惊怖的光芒，无声的悲鸣接着响起……

※※※

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一阵慌乱。通讯兵们的双手、眼睛和声带。不得片刻休息，以卡介伦少将为首的干部们监督着眼前的状况。

“可能又会与敌人交战，负责警戒的同志……”

“这个时候敌人也真够勤快！他们连超量勤务的补贴金都要赚呢！”

当然，此时不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但是，心中的不安却使他们无法遵守规定。不久，通讯士官向代理司令官传达自吉布森上校处传来的报告。

“形状为球体，或类似球体，成份为合金及陶瓷复合材料，质量……”

“质量是多少？”

“质量约略估计有四十兆吨以上！”

“兆？”

卡介伦向来沉着冷静，但一听到这个数值，心中也不免为之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通讯士官接着报告：“由质量和形状判断，直径有四十至四十五公里，有可能是人工天体！”

“……那么，这样说来，那是类似伊谢尔伦的要塞喽？”

卡介伦喃喃自语道，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以半开玩笑似的口吻接口道：“搞不好是帝国想用这种惊喜的形式派遣过来的友好亲善使节团哩！”

“一月份的遭遇战，算是事先的预告吗？”

卡介伦的语调颇为苦涩。正如同盟军过去攻略伊谢尔伦要塞的经验一般，帝国军在上次的遭遇战吃过一次亏之后，就变得机灵多了——从目前的状况而得出的这个推论应该没有错吧？

“也就是说，帝国军这次把舰队连同根据地，整个的移过来了？”

“真是够努力哪。”

先寇布夸赞着，语气淡然，耿介正直的姆莱少将瞪视着防御指挥官的侧脸，目光略显露偏见。

“你也未免太小看它了！事情本身只怕并不简单，从要塞可以跳跃这件事看来，可以知道帝国军已经开发出新技术了！”

“还谈不上什么新技术啦！只是规模加大罢了！不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充其量也只算是补缺口之类的技俩而已！”

先寇布高唱着说了等于没说的异调。

“不过，令人大出意外的是，敌人这次的兵力相当庞大，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

卡介伦趁隙一针见血地指出。

“再加上杨司令官又不在，负责留守的我们，只得硬着头皮上阵了！”

卡介伦话一出口，偌大的中央指挥室，立刻布满紧张的气氛，人人面面相觑。伊谢尔伦要塞易守难攻，固若金汤，他们以往对此一向深信不疑，但现在这份信心却开始动摇了。伊谢尔伦固然经得起所有的炮击，可是，那是对方是以舰炮来攻击的时候，若是以近乎伊谢尔伦要塞主炮的火力袭来，则等级上又自不同了。

“以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的防御墙，何者会赢？”

这虽是士兵们平时随口开的玩笑，但事态发展却愈来愈接近事实了。结合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和超级陶瓷的四度复合装甲，是全宇宙最坚牢的护壁，不过，在这次的战争中，这句话恐怕即将成为过去式了。

“要塞炮和要塞炮交相射击……？”

卡介伦感到背脊一阵冰凉。

想像到前所未见的巨大能源与能源爆发冲突的情景，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据说，亲眼目睹过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齐射的人，爆炸的残光将永久灼烧在眼中。

“那种烟火一定很壮观吧！”

先寇布喃喃说道。这句话在此时显得有失其一贯的豁达，而且也不具有任何幽默感。这种想法对于身处前线的军人而言，并非一句玩

笑就能带过的。

“事态紧急，必须请杨提督立刻从首都赶回！”

冲口而出，派特里契夫准将自觉说错了话，顿时一脸懊丧，因为这么说可能冒犯了代理司令官的卡介伦，表现出对他能力的不信任。然而，卡介伦非但毫不介怀，反而极力表示赞同，他深自明白，自己只足以担任平时的留守司令官。

但是，超光速通讯一到达海尼森，即使杨立即动身，也不能在一时三刻之内赶到，距离伊谢尔伦要塞仍相当遥远。

“初步估计，我们必须抵挡敌人攻击至少四周才能等到杨提督归来，而且抵挡时间只会延长，不会缩短！”

“好一幅快乐的未来蓝图啊！”

派特里契夫这么说，其实心里却没有话里表现的那样轻松。司令官——这位非比寻常的司令官——人人称作“魔术师杨”、“奇迹的杨”的不败名将，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伊谢尔伦要塞即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可怕挑战！颤悚挑动着每一个人全身的每一根神经，皮肤寒毛直竖，冷汗浃背而流。

伊谢尔伦要塞及其驻留舰队的官兵，共计达二百万人，其中许多老兵如今已由新兵接替，尽管如此，它仍毫无疑问是同盟军最坚强的部队，而促使其坚强的因素，不外在于对司令官屡战不败的绝对信赖。

姆莱少将压低声音说：“要是伊谢尔伦失守，你猜会怎样？罗严克拉姆公爵将率领帝国大军，经由回廊直取同盟领土！届时，同盟将——”

完蛋了！——此时说这句话已属多余。

如果同盟军仍保持着在亚姆立札会战之前的实力，事情也不至于会如此严重。过去，伊谢尔伦要塞还在帝国军手中之时，同盟军也曾数度与穿过回廊发动侵略的帝国军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只是，目前局势已与两年前截然不同了。以回廊这一方的兵力而言，现在除了第一舰队，其余尽皆是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和欠缺长距离机动能力的以各恒星系为单位的警备队、火力及装甲不佳的巡防队，以及尚在编列之中的后备部队。

如今同盟的军事安全，可说完全维系于伊谢尔伦要塞及其驻留舰队，就因为前方有此屏障，后方才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来编列部队并训练新兵，使元气能逐步恢复过来。

可是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却妄顾大局临时召回前线司令官，开起无足轻重的审查会来！

在距离前线相当遥远的首都海尼森，只顾自身安全、只图丰衣足食的特留尼西特一伙，竟又任意妄为地传召杨回去接受秘密审判，一想起这班政客的嘴脸，卡介伦便怒火中烧！

和去年政变时及政变之前相比，情况丝毫没变，前线官兵为了保护这些官僚的权力和特权，必须舍命奔战沙场！卡介伦不禁怀疑，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

眼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场战争可以将杨从海尼森的审查会上解放出来。如果非战不可的话，杨也宁可在偌大的宇宙空间战场上，与敌军一较用兵之长短。而卡介伦的任务只是在杨归还之前，维持伊谢尔伦的现况罢了。

为防止最恶劣的状况发生，卡介伦已预先拟妥数项对策和措施。战略战术电脑的情报可以随时消除，机密文件也准备完全烧毁，另外，也为超过三百万的人民安排好撤离回后方的准备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灵敏度及正确度正是卡介伦的特长所在。

于是，超光速通讯自伊谢尔伦要塞飞速传至后方！

“四月十日，帝国军大举入侵伊谢尔伦回廊——另挟带移动式的巨大要塞！情势危急！请求支援！”

【Ⅱ】

同在四月十日这天，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弥漫着没有武器的战争火花。杨威利在审查会上与对手周旋，他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则似乎已与特留尼西特全体政权处于敌对状态中了。

他们并没有每天审问杨。以审查会首席——国防委员长尼古拉庞提为首的各个成员，均有其它职务在身，无法全心处理有关杨的事情，因此，审查会就这样时开时不开，拖拖拉拉不知何日方了。杨还颇经得起考验，换作没耐性的人大概早已崩溃了，或许审查会的目的并非在于审问杨以获致某种结论，而是在于重复审问的动作罢了。

杨心想，他们到底打算如何收尾善后呢？假设审问的目的是查明“杨威利的存在对同盟有害抑或无害”，在此前提下，若结论是“无害”，他们自会放杨一马；若结论是“有害”，杨势必会遭受某种处分，但碍于帝国军事威胁的存在，目前仍不能没有杨。照这样看来，根本审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审查会又不能遥遥无尽期地开下去，想到这里，杨不免有些不悦和无聊，同时又感到自己心眼有点坏。反正他们迟早总要放了自己，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是对方将如何收拾这出可笑的闹剧。

杨把辞呈放在衣服口袋里以便必要时随时都可以取出来丢给国防委员长。审查会第一天的晚上写好之后，他准备在第二天递出，不料第二天审查会没有召开，杨好似被拨了一盆冷水，锐气大减，自此，辞呈便一直放在口袋里了。后来并非没有机会递出，杨也知道随时都可以当场提出辞呈，但觉得这样做未免太平谈无奇了，不如等到更戏剧化的场面出现时再提出来吧！

审查会一日不结束，杨便一日不得松懈，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整天被软禁在宿舍里，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事都不能做。从窗户向外望，只能看到中庭，连立体电视也没有。他想找一本书来看，虽明知可能会徒劳无功，但还是试着要求他们，结果不出所料——被拒绝了。那么，只好继续历史论的著述工作了。不过，上次为了写一份辞呈，用掉几十张纸，所以虽然有笔，但却没有纸了。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被审查会成员一个接一个审向的情景，刹时又觉得厌烦透顶。

三餐的餐点都非常丰盛，不过却和房间的陈设一样，单调乏味毫无个性可言，不能享受随性变化的乐趣。尤其早餐，连日以来菜色完全相同，黑面包、奶油、原味乳酪、咖啡、蔬菜果汁、薰肉蛋、马铃薯，还有洋葱、青椒和莴苣沙拉。这些食物堪称人间美味，营养也充足，只是对杨而言，缺少了一份诚意和独创性。尤其在饭后只能喝咖啡，最让杨受不了了。

这时，要是尤里安在的话，一定会为他冲泡一杯芳香四溢的锡兰红茶，在做蛋的料理时，也会稍作变化，有时做菜肉蛋卷，有时做炒蛋，即使是前晚吃剩的残肴，他也能烹调成奶汁炒菜饭或什锦粥，在杨眼中，他的手艺堪称天下一品。

与其成为一个军人，从事对文明、人道毫无助益的贱业，毋宁正式学习烹饪技巧，取得证书，对文化、社会或许更有意义一些，不是吗？这样一来，杨就可以用退休金为尤里安开一家餐馆了……。不过，烹饪这一行肯定无法吸引一心想成为宇宙舰队指挥官的少年吧！

※※※

杨就这样在海尼森虚度时光、百无聊赖。但是他的处境和菲列特利加的辛劳一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像字面形容的一样，菲列特利加正不眠不休的陷入苦战之中。

自上次遭贝依准将刻薄责骂之后，菲列特利加便在马逊的陪同下，登门造访宇宙舰队司令部。可是负责接待受理的军官一派官僚作风，在规则、权限与机构间玩把戏，故意刁难菲列特利加两人，徒然耗费她的时间。还好最后有一个名叫艾德蒙·梅塞史密斯的年轻少校，走出司令部门口正要回家时看见她，就给了她一些方便。

菲列特利加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在军官学校担任副总长时，梅塞史密斯是他的学生，当时，德怀特还差点想将菲列特利加许配给他。菲列特利加向他致意问候，梅塞史密斯露出愉悦的笑容应道："有什么困难吗？无论什么事，只要你吩咐，我一定尽力帮忙！好久不见了，你一点也没变哪！菲列特利加！"

菲列特利加向他道谢并说明来意后，少校马上把她领进宇宙舰队司令部。当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办公室的门一打开，她便将梅塞史密斯的事全抛到脑后了。

"上尉！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

七十二岁的老提督劈头问道。菲列特利加没有猜错，位居制服组第二号人物的他，果然不知道杨已奉令被召还首都。这次的审查会到底公不公正，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了。

菲列特利加扼要陈述事情始末后，比克古耸动着白色的双眉，沉默了良久，他并不是吃惊，而是厌恶。

"我曾犹豫了好久，不知该不该把这件事禀告阁下。若您能伸出援手，替杨提督解围，那我真是感激不尽！不过，假使事态恶化，搞不好会造成军部与政府之间的对立……"

"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担心也没有用啊！"

老提督的话使人莫名所以。语气不像平素胸壑豁达的比克古，反而黯然得近乎郁闷。

“我的意思是说，军部内部已是壁垒分明，部份人自成一系，局势已无可挽回了！上尉。”

“您是说……军部内部已分裂为两派了！”菲列特利加睁大了眼睛，吃惊不已。

“两派！哼！就是两派！——如果压倒性的多数派愿意与少数派并列共存的话！当然，我是少数派的一员。想要干什么也诸多限制啊！”

菲列特利加心头一寒，她犹豫了一会，终究还是进一步追问道：“为何事情会演变成这个地步？”

面对她的质疑，老提督不知为了什么，似乎正踌躇着不知该如何作答。但如同菲列特利加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一样，最后比克古也不得不解释：“说来话长，去年救国军事委员会政变是问题症结所在，经过那场政变之后，军部声望一落千丈，发言权微乎其微。这是那班政客藉以延伸势力，渗透进军部的最好机会！他们我行我素地操控军部的人事调动，安排自己的手下到各重要位置任职，以巩固自身的权益。去年政变之时，库布斯里本部长和我虽没有参与其事，但在政变前不能及早预防，政变发生时也无力阻止，因此，提出抗议也只徒然遭人冷笑！”

自己的脸色一定很苍白吧？——菲列特利加心想。话说去年政变以及政变派的代表，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在在无不成为她未来发展的阻碍。她当然不可能怨恨亲生父亲，然而，这件事情日积月累下来，虽说心中没有怨恨，但也渐渐感到厌烦。

“因此，库布斯里上将和我现在有如大海中孤立无依的石头，那班政客传令杨提督回首都，其根本动机仍不得而知，但他们一定认为，不管做什么也没有人敢反对，即使有也能很快摆平！”

“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我不晓得会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那儿的话！没什么麻烦啊！只是觉得他们很令人厌恶而已！好了，我们别在这里嘀嘀咕咕罗嗦不停了。事实上，这个房间搞不好有装窃听器哩！可能性高达九成以上哦！”

马逊准尉一听，巨大的黑色身躯好似腾空长高了十公分高。老提督咳嗽似的笑了出来，迎视菲列特利加的目光后，止住了笑，解释道："我明知故说的原因有二，一来现在再自圆其说也没有用了，二来窃听记录依法不能当作证据；相反的，我们可以控告他们窃听的行为侵犯人权，当然，如果政府还把同盟宪章放在眼里的话……"

"政府不能公然破坏民主的原则，一旦有任何状况发生，我们可以依法动用武力！"

"听到上尉这番话，真是令人欣慰啊！料想政府方面也不敢轻举妄动的，不过，重点仍在于杨提督本身，现在既已明白事情原委，我会尽所能协助你的。"

"不会给您惹麻烦吗？"

老提督这次爽朗地笑了开来。

"你特意过来这里，现在就别再挂意这件事了！我很欣赏那个年轻人，哦！不可以在当事者面前夸他，否则他会神气起来哩！"

"真是太感谢您了！您实在过奖了，我也非常欣赏比克古阁下呢！"

"我一定要说给内子听听！对了！有一件事……"老提督脸容一整。"刚才你来的时候，没有被人跟踪吧？"

菲列特利加为之一惊，她望向马逊准尉。自己心里一直想着杨的事情，一时大意竟没有注意这点。壮硕的黑人挺起腰背，以浑厚的声音应道："确实的证据倒是没有，不过，有一辆地上车，行踪有点可疑。它在我们后面跟了一阵子，就在中途换班了。"

"果然是贝依这群鼠辈干的好事！"

比克古大声嚷道，或许他是故意透过窃听器让贝依本人听到。好个豪迈的老人家啊！

"上尉！这就是民主主义大本营的现状啊！雨虽然还没下，但已乌云遮天了！情势似乎将加速恶化下去，要想挽回并非易事啊！"

"是的，我可以体会得到。"

"很好。"

老人沉重的声音中，包含了一份温馨："我们可以说是好伙伴啊！虽然在年龄上差了老大一截。"

【Ⅲ】

在不知所措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决定走访比克古上将，这步棋下得很成功。比克古已应允愿助一臂之力。以其地位和声望，即使“压倒性的多数派”也不能无视于他的存在。若他们没有把老提督放在眼里的话，一定早就解除他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了。

停泊在军用宇宙港一隅的瑞达Ⅱ号，没有再被监视。禁足舰内的官兵们莫名所以地恢复了自由之身，开始协助菲列特利加的救援行动。

菲列特利加接受比克古的好意，暂住在他家里。若是住在一般宿舍里，不仅会被窃听或监视，甚至有可能蒙受物理方面的伤害。比克古的家有专属的警卫守护，至少他们还不至于无法无天到侵扰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家吧！比克古夫人也亲切地欢迎菲列特利加的到来。

“以后要常常来哦！啊，不可以这样讲。我们要早日让杨提督脱身出来才是！对了！不要拘束，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就好了！”

“给您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

“快别这样说了！格林希尔小姐！家里有年轻人，显得有朝气多了！而且，我们家老头子啊，只要有个人跟他一块骂骂政府，他就很高兴了！该感谢的人是我们才对呀！”

夫人温和慈样的笑容，使菲列特利加心羡神往。夫妻俩同甘共苦四十余年，彼此相知相惜的默契，在这番话里显露无遗。

即使如此，这个国家已渐渐地不配再冠上“自由”这个头衔了。不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菲列特利加不由得感到这个国家和社会正急速地失去理性和宽容。

她以比克古的家为根据地四处奔走，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

一个以“爱德华委员会”为名的民间团体成立了。这个组织由反战派的人士集结而成，志在纪念于去年“国家广场屠杀事件”中牺牲的洁西卡·爱德华女士。委员会提出一个关于征兵不公的问题。

在政经界的重要人物中，其子女已届征兵适龄期者共二四六○○○人。以这二四六○○○人为对象所做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入伍者比率不满百分之十五！被送到前线的，比率更在百分之一以下！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就像那班支配阶层所说的，为实现正义，这场长期硬战非打不可，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他们不让自己的儿子加入战场？又为何利用种种特权，无所不用其极地大肆征兵？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这场战争真的值得我们牺牲生命去打吗？”

爱德华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特留尼西特政权却完全置之不理。政府发言人兼情报通讯委员长伯尼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必要回答”，这使得爱德华委员会的成员勃然大怒，而令他们感到悚然的是，竟然没有一家报纸敢披露这项消息。

电子报刊、立体电视等，在与政治权力无关的犯罪、丑闻和关税等各种要胁下，无一不冷漠坐视爱德华委员会的活动。

上诉不得要领，爱德华委员会的成员只好走上街头，向一般市民公开事情真相。正当五千位会员要展开示威活动时，防暴警察队立刻出动加以阻止。为避开警方阻挡的路线，他们被迫改绕小巷子，不料，激进主战派团体——忧国骑士团却人人手握特殊陶瓷制的棍棒，躲在其中伺机伏击。包括小女孩在内的爱德华委员会成员，每一个人都在忧国骑士团员的棍棒挥舞下相继倒地。这时，防暴警察则远远地袖手旁观，等到忧国骑士团员逃逸无踪后，才赶过去将手铐铐在躺在血泊中的爱德华委员会会员手上，罪名是动乱罪。警察发表声明，指称是会员们起内哄，引发流血事件，泰半的报社照单全收加以报导，忧国骑士团的名字也始终没有出现报端，整个事件就此划上句号……

比克古的好友——政治家姜·列贝罗沉痛地讲述这件事时，菲列特利加起初并不完全相信，虽然在杨和自己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她对民主主义的体制和媒体，仍有一份根深蒂固的信赖。

然而，这份信赖随着时日的流转，已在菲列特利加的心中开始产生动摇。原因之一是即使在比克古公开的帮助和列贝罗暗中的协助下，她的行动仍然毫无进展，列贝罗从荷旺·路易口中得知审查会召开所在的大楼，那是同盟军后方勤务本部的用地，比克古亲往交涉，对方仍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比克古入内。透过关系者要求面会也遭回绝。从比克古家中出来到回家之前，总是有人紧紧尾随在后，好不容易逮到跟踪者，问他话，他却惴惴不安，不知在害怕什么，不愿作证回答任何问题。

第二次成功地逮到贝依准将时，贝依依旧顾左右而言它，菲列特利加看不惯他的嚣张态度，以向传媒曝光此事做为要胁，孰料，贝依的反应和前次大不相同。

“随你的便！不过，任何一家新闻媒体都不会替你报导的！他们只会坐视不理，要不就是以冷笑回报你！”

菲列特利加瞠目瞪视着贝依，贝依神色略显后悔和狼狈，因为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菲列特利加感到心中一片冰凉。如此看来，“爱德华委员会事件”是真有其事了，这意味着特留尼西特政权已完全控制了新闻媒界，一旦政治权力与新闻媒体相互挂勾，民主主义将丧失批判及自省的能力，甚而招致死亡病毒的侵害！难道，这个国家的局势已经演变至这种田地了？——政府机关、军部和新闻媒体，被纳入同一个人的操控下！

她在第二天终于想通这件事。走出房间，马逊准尉一看见她，便慌慌张张地连忙收起正在看的电子报纸，当然，他的举动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菲列特利加一问，马逊只得一脸为难地拿出报纸。

新闻中刊登了有关菲列特利加的报道——大意是说她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是“去年政变的首谋者”，尽管如此，她仍然保有军籍云云，以充满恶意的笔调批判她，甚至还指称她与上司——杨是情侣关系，而发表这篇文章的人，其姓名、来路均不详。报道的出处、意图，可说昭然若揭。

“满纸胡言乱语，无耻下流的谎言！”

马逊愤怒不已，菲列特利加则起发怒的力气都没了。这种卑鄙低劣的说词反而使她的怒气由外放转而内敛。其中一个原因是，到目的为止仍找不到能帮助杨脱离审查会的方法，只能日日夜夜在焦躁和抑郁的煎熬中渡过。

※※※

但是，奇迹出现了！是日，比克古发出紧急联络，豪迈勇敢的老提督，似乎不再像近日那般沉静了。

“大新闻哪！上尉！伊谢尔伦要塞受到敌人攻击，帝国军发动侵略了！”

菲列特利加倒抽一口冷气，还来不及从震惊中恢复冷静，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随即失声嚷道：“杨提督可以从审查会解放出来了！”

“没错！帝国军这时成了救世主了！真是一大讽刺啊！”

讽刺也好，什么都好，菲列特利加生平头一遭对帝国军心存感激。

【Ⅳ】

这一日的审查会，一开始即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抵上，杨都能平心静气地忍受。但中央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像得了学术狂热似的，开始对杨阐述起战争的存在意义。言论中尽是认为否定战争是充满伪善和感伤的空谈。

“提督！你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又那么年轻，但你对战争的本质似乎并不了解！”

杨默不作答，他的反应对奥里贝拉滔滔不绝的说教毫无杀伤力。

“你知道吗？战争是文明的产物，更是消除国际及国内矛盾最聪明的手段！”

有谁会赞同你这种说法呢？——一想到问了也是白问，杨根本懒得去反驳。但对奥里贝拉而言，杨沉默的态度倒像是很好的解释。他更为得意地继续自己的长篇大论。

“人类是一种很容易堕落的生物，尤其在缺乏紧张气氛的和平和自由时期，最容易使人类堕落，所以危机是必要的，战争产生活力与规律，唯有战争可以促使文明进步，锻练人类，提升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层次。”

“您的意见真是高明啊！”杨应和的语气了无诚意。“不曾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和血肉至亲的人，或许会相信你这套鬼话！”

一旦心里觉得不痛快，杨就会耍耍嘴皮，对这些政府高级官员极尽揶揄之能事；若没有表现的机会，为了省却麻烦，杨便闭嘴静观变化。不过，这次杨却全身充满了斗志，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在某些状况下，忍耐和沉默不见得是美德。在不该忍耐的时候忍耐，应该讲话的时候缄默，只会徒然助长敌人威风，敌人更将得寸进尺，并认定自己的一套可以横扫千军，所向无敌。如同过份溺爱幼儿，一任权力者骄纵无度，最后势将不得善终。

“更何况是那些利用战争牺牲别人、图谋一己利益的人，对他们而言，这种说法当然具有吸引力喽！而对那些心中不敬爱祖国，却满口国家民族大义，藉以蒙蔽他人的家伙来说，更是如此！”

听了杨这番讥刺嘲弄兼而有之的话，奥里贝拉开始怒气冲冠。

“你！你竟敢诬蔑我们对祖国的爱是假的？”

“各位，若你们真像你们嘴上所说的那样关心祖国的安危，并愿为祖国献身的话，那么，在你下命令叫他人做这做那时，何不自己率先身体力行呢？”

对审查官的怒气视若无睹，杨语气间从容不迫。

“比方说，主战派的政治家、官僚、文化学者、财经要人等可以组成‘爱国连队’，为人民做个好榜样，一旦帝国军队来侵时，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何？甚至，若能把居所从安全的首都移到最前线的伊谢尔伦要塞，岂不更好？住的地方还多得很呢！”

促使对方一时无法提出有效的反论，再一次的沉默中，双方的对峙更明显，敌意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杨也心知肚明，但他毫无畏色的进逼道：“人类各种行为中，最为卑劣无耻的是什么？——权力的拥有者和谄媚权贵的人藏身于安全的地方，歌咏战争的伟大，用爱国心和牺牲精神等名目，强制将与自己无关的人送往战场，这种行径最为无耻！为使宇宙恢复和平，在我们继续与帝国打这谓的战争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铲除国内这种低劣无耻的寄生虫呢？”

这时，连空气也变苍白了吧！审查会诸官作梦也想不到，年轻的黑发提督嘴巴竟然这样毒辣。只有荷旺·路易一脸意外地注视着杨。

“你所谓的寄生虫是指我们吗？”

尼古拉庞提强作镇静，但声音却高低起伏不定。

“我说的还有别的吗？”

杨不留余地地应道。尼古拉庞提暴跳如雷，样子犹如鼓胀起来的青蛙，手握着议事槌猛敲桌面。

“你无故侮辱本席！莽撞无礼至极！我们认为必须重新审核你的品性！审查会只得再度延长会期！”

“我有异议——”

杨的声音被不断敲打的槌声所淹没。

“受审者禁止发言！”

“根据何在？”

“根据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哦！不！我不认为有说明的必要！请遵守秩序！”

杨双手插腰，斗志高昂，在表情和态度间表露无遗。他决定不顾一切豁出去了，而现在正是时候！

“你不如下令退场好了！说明白点，我实在看不下去、听不下去了！没有付薪水也就算了，忍耐也应该有个限度的……”

国防委员长手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个不停，打断了杨的话。

“喂喂！是我。什么事？”

尼古拉庞提瞪着杨，充满嫌恶的声音向话筒传去，但对方的一句话令他错愕不及。他紧绷的脸青筋暴露，几度叫嚷试图证实事情真假，不消多久，他放下听筒，满脸狼狈地向在座的人尖声叫道：“暂时休息一下！各位审查官到隔壁房间集合！杨提督暂留原地！”

杨心里明白，事情闹大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落荒离座的审查官们，是发生政变吗？不过，特留尼西特议长死掉更好！——心存这种念头的杨，似乎已称不上是位绅士了。

※※※

以尼古拉庞提为中心，每张脸都面无血色。敌军大举入侵伊谢尔伦回廊！——这个消息像一把无形的巨锤，重重地敲击着审查官们。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应该是无庸置疑的了吧！”

荷吐·路易是其中唯一保持镇静的。

“立刻中止审查会，让杨返回伊谢尔伦要塞，为同盟击退帝国军——不！为我们击退才对！”

“可是如此一来，岂不是成了朝令夕改，徒惹笑柄？我们现在才开始审问他啊！”

“难道要贯彻初衷，继续审查下去？直到帝国军杀至这个行星？”

“……”

“已经别无选择了！”

“不过，我们决定了也没用！必须请示特留尼西特议长！”

荷旺·路易以充满怜悯的目光望着脸上尚存犹疑的尼古拉庞提。

“那就这样做吧！只要五分钟就可以了！”

※※※

杨数了将近五千只羊，审查官们才回到会场来。杨感觉到气氛和数分钟前迥然不同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内心忐忑不定。这时，国防委员长对他说道：“提督！有紧急状况！伊谢尔伦要塞遭帝国军全面攻击，据报，敌人挟带着移动式的巨大要塞，大举向伊谢尔伦挺进！事态紧急，必须立即派军赶往救援！”

“……你的意思是要我赶回去？”

十秒钟的沉默过后，在温和的表情和声音中，杨确定了这个消息。尼古拉庞提看起来有点泄气，但还是勉强打起精神说道：“当然啊！你是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的司令官，你的义务和责任就是阻止敌人侵略啊！”

“不过，如今我是远离前线的待审之身，态度又恶劣不堪，本当革职才是。审查会一事究竟又该如何了断呢？”

“审查会必须停止，杨提督！我以国防委员长，也就是你上司的身份，命令你即刻赶回伊谢尔伦，指挥防卫与反击任务！懂了吗？”

声音听起来斩钉截铁，不容对方有异议。然而，语音的余颤却显露出说话者内心的极度不安。在法律制度上，尼古拉庞提固然是杨的上司，但假使杨故意违背命令，至使伊谢尔伦沦陷，那么在法律根据上，他作为杨的上司的实质权力，也将化为泡影了！

尼古拉庞提终能察觉，以自身为首的这一伙人无异于在火药库旁边玩火！有了国家的安全才有他们的权力，有了下面的服从才有他们的支配。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确实地掌握根植于宇宙法则的实力。

“我知道了。我会回伊谢尔伦的。”

杨的话让尼古拉庞提如释重负般地深吁一口气。

“那里有我的部属和朋友，您能保证我的行动自由吧？”

“当然！你自由了！”

“那么！我先告退了！”

杨站起身来，一位审查官这时对他开口说话，那是当初自我介绍时坐在尾端的男子，名字在当时便已忘记，言语间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

“杨提督，有把握击退敌人吗？你是无人不知的‘奇迹的杨’啊！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我尽力而为。”

杨淡然应道。为了搏取这些官僚的欢心而自吹自擂、妄下豪语，这种事杨做不出来。他的语气变得如此委婉，原因之一在于他只想尽快脱身，不想再节外生枝，除此之外，应该如何对付入侵的帝国军，此时的他也没有明确的构想。

坦白说来，事态会演变至此地步，审查会应该负起完全责任。不过，杨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帝国军趁虚而入了，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早有预谋的呢？无论如何，人类的想像能力毕竟有限啊！

要塞对要塞，在要塞中加装推进装置航行，这是大炮巨舰主义的一种变相。就本质上看来，还谈不上是冲击性的新战法。不过，其突如其来和空前的规模却对同盟的权力阶层造成莫大的心理震撼，并促使他们提早结束这场闹剧，释放了杨。

足以破坏两国间军事形势的划时代技术，其中一种便是一万光年以上的超长距离跳跃技术已经发展出来了——杨心里思量着，一旦这种技术发展成功，帝国军便有可能跳过伊谢尔伦回廊，运送大批舰队和补给物资进入同盟的核心。要是有那么一天，首都海尼森的上空突然战舰群出，势同炽云盖日，届时，不但市民们呆若木鸡，权力阶层也只有在俗称“城下之盟”——山穷水尽的全面包围——的憾恨中，束手就范了！

那时该怎么办呢？——杨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已超乎杨的处理能力，届时谁能承担责任？只怕连薪水都拿不到了罢？杨的退休金情结使他不得不如此忖度了一番。

杨扶正军用扁帽，装模作样地拍拍衣服上的尘埃，大步走向门口。

“对了！我差点忘掉一件重要的事。”

杨耸立门前，模样上恭敬有礼，实则毫无诚意地向全座的人说道："你们特别选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召小官自伊谢尔伦不远千里而来，关于这件事，谁该负起责任，市民们一定希望有人出来做个交代！当然，我是指万一伊谢尔伦没有陷落的话……那么，我告辞了！"

回过身，杨强压住几日来不满的情绪，走出房间。听了这番话，审查官们脸上的血液流量可能又将产生变化吧？杨很想留下来仔细端详一番，但这样一来，又得在这个不愉快的地方多待几分钟，杨可不愿意这么做。

九位审查官凝然望着门开了又合上，有的人一脸挫败感，有的人神色不安，有的人则怒气冲冲。其中一人低声骂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自以为是什么东西！"

褪去伪装，小吏本性显露无遗。

"他啊！一点也不像是救国的英雄！"荷旺故作尖酸地应和道。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现在我们可能已经被迫投降帝国，而且被关在政治犯监狱里了，当然也不会有空在这里玩审判游戏了！他是我们的恩人哪！我们不知感恩也就算了，这些日子以来，还这样折磨他！"

"但是他对上级鲁莽无礼、态度恶劣，难道就不过份？"

"上级？政治家有那么伟大吗？我们对社会生产并没有多少贡献，我们的责任只是将市民缴纳的税金，公正而有效率地加以重新分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然后领一份薪水，如此而已。严格说来，我们不过是社会结构的寄生虫罢了，拜宣传之赐，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咱们有多伟大。不过，在现在大谈这种论调的同时……"

荷旺的目光益发显得不以为然。

"战火的距离又拉近许多了吧！在这里穷担心又能怎样？就像杨提督所说的，敌人已迫在眉睫，我们却偏偏老远从前线召他回来，这个责任，谁担待得起？看来，要准备辞呈的是我们，不是杨提督吧！"

十几道视线集中在尼古拉庞提身上，国防委员长肥厚的脸颊危颤颤地晃动着。召杨返回首都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听命行事罢了，虽然对这件事他并非全然消极。环绕在侧的男子们，已在心中为他的头衔加上一个"前"字。

【V】

杨步出室外，明亮的阳光静静地洒满一身，他用力伸展双手，将阴湿的空气自肺中排出。

“杨提督！”

微微发颤的声音穿透他的耳膜，直入内心深处，他转身探寻声音的主人。

“格林希尔上尉……”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窈窕动人的身影俏立在阳光下，她的身旁站着比克古上将和马逊准尉。

几个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杨心里想着，毕竟，他并不是无处可去啊！

“给您惹麻烦了！”

杨诚挚地向比克古低头行礼，老提督轻轻地摆摆手。

“要道谢就去跟格林希尔上尉说吧！我只不过才帮了点忙而已！”

杨再次转身向她，一如往常，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的搔了搔头：“谢谢你！上尉！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来表达我的谢意！”

菲列特利加强忍住内心的激动，微微笑道：“我只是做一个副官该做的事啊！阁下，没想到竟然能帮得上忙，我真的好高兴……”

老提督的下颚稍稍动了一下，似乎在喃喃嗫嚅着：“两个拙于表达感情的人！”

但是，没有人听到他在念些什么。他接着对他们这样说道：“对啦！回去伊谢尔伦可不能空着手啊！要准备的东西可多着呢，大伙先去吃个午餐吧！但愿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伊谢尔伦还挺得住！”

这个提议蛮周到的。

※※※

在“白鹿亭”餐厅，姜·列贝罗等候一行人的到来。身为在野政治家，他总是尽量避免进入军事设施。杨对他的帮助言谢过后，列贝罗也表达了祝贺之意，接着，列贝罗神情肃然地说道：“国民对政治已逐渐失去信心了，值此时期，所幸还有一位兼具实力与声望的高级将领

使人民心存希望，这个人就是你，杨提督。但是，对民主共和政体而言，这种现象相当危险！可以说是培育独裁政治萌芽的温床啊！”

“您的意思是说，我是温室中的花喽！列贝罗阁下！”

杨开玩笑地应道，列贝罗却不为所动，面不改色地接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杨提督！在未来的历史中，很难保证你不会成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第二啊！”

“……等等！”

杨连忙打断他的话，虽然他经常被人家曲解本意，但这次可能是其中层次最高的。

“列贝罗阁下！我可不想成为独裁者，如果想的话，去年政变爆发之际，机会多的是哩！”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

列贝罗语重心长地说到一半，抑郁的视线凝望着黑发的年轻提督。

“人都是会变的！五百年前，鲁道夫大帝是不是一开始就有野心想做皇帝？我很怀疑！在掌握权力之前，他或许有一点独善其身的观念，也可能只是一个热衷于理想和信念的改革者。但在取得权力之后，一切都变了，先是全面性的肯定自我，继而过度膨胀，无止境的放纵于自我神化的迷梦中！”

“您的意思是说，我若掌权也会变质？”

“我不知道。只是担心有那么一天，你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重蹈鲁道夫的覆辙——我祈祷这一天永远不会来！”

杨沉默不语了，他想问列贝罗，该向谁祈祷呢？不过，答案可能不会令人满意吧！列贝罗一向被评为良心派政治家，他对杨说了这番忧心忡忡的话，使杨心情恶劣到极点。列贝罗饭都没吃便先行离去了，此时，杨内心不免兴起归去来兮的感叹，菲列特利加和比克古也心有戚戚焉。当然，他们对列贝罗仍然心存感激，只是像他如此悲观的男子，似乎与此时此地格格不入……

享用了以烤鹿肉为主菜的大餐后，杨意犹未尽，还把附送的水果冰淇淋吃个精光，才心满意足地起身正待离去。就在这时，一个令人

意外的人物出现了！原来是先前在审查会上与他针锋相对的尼古拉庞提。

“杨提督！你身为公众人物，站在维护国家名誉的立场上，请你在对外发言时，不要提及有关这次审查会之事，尽量避免丑化国家的形象。”

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心中不住纳闷——人类竟能这般厚颜无耻吗？杨闷声不响穿上外套，站到他面前答道：“照您这么说，表示您也承认这次针对我而召开的审查会，实在有损国家机构的形象喽？”

这个反击令尼古拉庞提招架不住，“算了吧！”他心灰意冷地暗忖道。为了美化特留尼西特的形象，他不得不忍辱前来，要求杨对审查会的事三缄其口。

“我只是尽一个公务人员应尽的义务罢了，不过，相对的，身为公务人员，我确信在尽义务的同时，也可以要求对等的权利。”

“……确信与否是委员长您的自由，我不想再提审查会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该好好想想如何打赢这场战争！”

甫说毕，杨转身走出餐厅，方才吃下的大餐仿佛已开始在胃里发酵了。海尼森行星的自然是如此美丽，但当人类占据其地表之后，一切便为之改观了。净想着他们的事又有何用？还不如研究如何赢得战争胜利要来得实际些。

“若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还好，我可不想输给他的部下呢……”

察觉到自己竟有此想法，杨不禁一阵苦笑。他想，这不是自信，而是长进吧！

“无论如何，咱们同盟政府老喜欢掣手掣脚，又老是不自量力地打硬仗，真是伤透脑筋啊！比克古司令！”

杨认为这种说法已算客气了，自攻占伊谢尔伦要塞以来，杨经常是在战略运用多方受限之下勉强作战的。杨很希望政府能让他在战场上放手一搏，这虽然与他厌恶战争的个性相矛盾，但的确是他内心的一大愿望。

“没错！不过，不管那些家伙打算怎样，这次是非战不可了！”

“您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伊谢尔伦总是我的家啊！”

杨并没有刻意掩藏自己的感性，因为他自认自己是不属于生活在陆地的人。

虽然他生于首都海尼森，但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六岁开始随着父亲杨泰隆住在来往于恒星间的商船上。十六岁时父亲亡故之后，才搬进军官学校宿舍。在这十年间，他从未在陆地上连续居住达一个月以上，这也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笑称“杨的双脚从不着地”的原因所在，当时尤里安也在场。他此时只觉得世上所有他所关心的人，都已齐聚在伊谢尔伦要塞了。

“上尉，咱们回家吧！”

他对美丽的副官说道。

# 第七章 要塞对要塞

【I】

“四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古代有位诗人曾这样咏唱。对伊谢尔伦要塞的官兵们而言，宇宙历七九八年四月，可说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月。不但司令官不在，还面临大敌压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战当中。

“那时大家都人心惶惶，只因为杨提督不在……”

尤里安在事后如此向菲列特利加说道。

“不过，相反的，在杨提督回来之前，自己要先稳住阵脚才有用啊！就是因为人人心存此念，伊谢尔伦才有救。嗯……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司令官不在，大家并不恨敌人乘虚而入，但政府在此时传令杨提督回后方，却令绝大多数的人大为震怒！”

士兵们可以痛快淋漓地臭骂政府，高级军官却不能公然这么做。杨不在期间，由要塞事务总监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代理司令官一职，其他尚有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参谋长姆莱少将、驻留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少将，驻留分舰队的亚典波罗少将和阮邦修少将、以及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由这些人组成指挥小组。由于位列同一阶级者较多，因此，必须采取集团指导的形式，担任司令官代理人的卡介伦，也只是同级者当中“比较高级的一个”而已。

也就是说，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关系图中，司令官杨上将身居最高峰位置，其他高级军官则在外围形成第二波高山。坐二望一的人选目前仍然没有，银河帝国军的总参谋长奥贝斯坦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说“组织尚称健全”吧！

但眼前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现任司令官顾问的“客座提督”梅尔卡兹的角色定位。在银河帝国时，他官拜一级上将，“利普休达特战役”失败亡命至同盟后，只受到中将待遇，连降二个阶级。现在的同盟军没有现役的元帅，也不设一级上将，连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也只是上将而已，因此，不可能授予亡命者和其相同的阶级。

但是，身为中将，他的阶级却也在卡介伦等人之上，杨不在的时候，他若以自己的阶级身份，要求相对的权限，势必会造成组织大

乱。然而，梅尔卡兹对于自身的立场——“新来的客将及亡命者”——划分的很清楚，行事审慎，节制有度，他人未征询意见时，自己也绝不多说一句。

梅尔卡兹的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在这方面则略显不足。他就是当初力劝梅尔卡兹亡命同盟的青年军官，在帝国时，官拜少校，现为上尉待遇，由于上司被降了二个阶级，他也要求自己应该被降二级，成为中尉，但杨威利却以一句“这个阶级怎么样？”来回应他。杨本认为，没有必要连舒奈德也降级，可是，杨眼中这位洁身自爱到近乎有点“洁癖”和顽固的舒奈德，却坚持与上司同进退，杨不得已只得妥协降他一级。

而舒奈德劝梅尔卡兹亡命同盟的用意，并非为图安稳生活，身为军人，他想做点有意义的工作，过得更积极一些。与此相对的，姆莱少将则认为杨司令官过于礼遇亡命的客将，而且在杨的部下中与他持相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杨不在的期间，伊谢尔伦要塞的集团指导机制能否顺利运作，令许多人担心不已。

※※※

“四周！只要熬过四周，杨就回来了！”

卡介伦强调，他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同时也以此鼓舞官兵的士气。他在行政处理方面的盛名和实绩，人人有目共睹，信赖有加。但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在执行实战指挥官一职的能力上，则又另当别论了。

现在，卡介伦再次强调一点：“不可以让敌人得知杨不在的消息！”

敌人若知道杨不在，必定军心大振，加强攻势。更糟的是，敌军还可能使出杀手锏，半路拦截将杨俘虏。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在杨返回之前，守住伊谢尔伦。在战术上，以防御为主，随时作好准备应付敌军的攻势。”

会议室中，卡介伦如此说道。同僚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虽然不满这种有失创新性和积极性的做法，但除此以外也的确别无选择，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固然好，但未免过于消极了吧！而且反过来还会招致敌军的怀疑。”年轻的亚典波罗说道。

先寇布应道：“你说的没错，不过，这样做也可能会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误以为是‘魔术师杨’在故施什么策略呀！”

“若敌人不这么想呢？”

“那么，咱们辛辛苦苦打下的伊谢尔伦要塞，只好再度落入帝国的手中喽！”

亚典波罗正欲再辩，这时，通讯官发出报告，帝国军的要塞传出通讯电波。刹时之间，卡介伦眉头深锁，他下令把电波接入来，所有幕僚人员均移至中央指挥室。

一个辅助萤幕接收到电波，一位身穿帝国军提督制服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上。男子身形壮硕挺拔，为一中年军官，予人气概威武的印象。

“叛军！哦……各位同盟军！本官乃银河帝国秃鹰之城先遣军总司令官坎普上将，战火即将点燃，我要奉劝各位一句，聪明的话，尽快投降！不过，我想你们大概不会这么做！那么，各位只有在战火中自求多福了！”

“作风古板，但称得上是堂堂男子汉！”

尤里安的身旁，先寇布如此评价道。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像花岗岩般的风格，令尤里安大为折服。这位身经百战的勇将，武功彪炳，全身散发着刚阳气势。尤里安心想，杨若站在他身旁，充其量也只像个初出茅庐的副官而已。当然，他并没有丝毫轻视杨的意思。

后来，有人问尤里安对于他的监护人杨威利有何看法时，尤里安答道：“……嗯……表面看来并没有那么伟大，在众多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军人当中，他一点也不显眼；但是，只要他一离开人群的话，大家就会立刻发现的。他就是这种人……”

※※※

秃鹰之城上。

“伊谢尔伦没有回音！”

通讯官来报，坎普点点头。“有点可惜啊！很想面对面一睹杨威利这个男子的风采，不过，身为军人就该有军人的作风，也许应该以实力和他在战场上一较高下吧！”

伊谢尔伦要塞没有回音，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帝国军知悉杨不在，帝国军也一时无从得知此事。

“要塞主炮填充能源！”

坎普声音发自丹田，下达命令。

秃鹰之城要塞的主炮——“秃鹰之喙”是Ｘ射线光束炮，光束波长一百埃，输出达七四○兆瓦，只要被击中一炮，再大的战舰也将化为乌有。能量显示盘由白转黄，再由黄转橙时，炮术军官报告“能源装填完毕”后，坎普雄浑有力的声音下令道：“发射！”

下达命令的同时，数只手指按在数个按钮上。

十二道白热光束由秃鹰之城射向伊谢尔伦要塞，看起来如具有质感的固体，在短短二秒内，征服六十万公里的距离，刺在同盟军要塞的壁面上。

能源中和磁场欲振乏力，经过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及超级陶瓷所组成的四重复合装甲，勉强抵抗数秒之后，终告失败。光束刺穿要塞外壁直达内部，周边的空间在瞬间燃烧起来。

※※※

爆炸发生。

震动伴随着轰隆巨响摇撼整个伊谢尔伦要塞，中央指挥室的要员们全部站起身来，其中也有人失足摔倒在地。紧急状态的警铃声大作！

“ＲＵ７７区破损！”

通讯员的声音也显得那样凄厉！

“调查损毁状况！救出伤患！快！”

卡介伦站着下达指示。

“７７区里没有生命反应！共有四千名士兵困在炮塔和兵器库中！全部罹难！……”

通讯员举手拭去额头冒出的汗水。

“现在不可能修复外壁！破损区域必须放弃！”

“不可以放弃！封闭ＲＵ７７区！下令全体战斗人员穿上宇宙服，还有，非战斗人员不得进入接近外壁的区域！情况危急，立刻行动！”

先寇布快步走向卡介伦。

“代理司令官！可以用要塞炮反击了吧？”

“反击？”

“不反击不行了！再这样下去，等敌人发动第二次攻击，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

“但是，看看现在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胆识过人的卡介伦也脸色铁青。

“双方用要塞炮交互射击，最后只有同归于尽哪！”

“是的！两边要塞主炮彼此攻击，只有同归于尽一途！但我们就是要让敌人领教同归于尽的可怕，才能够逼使敌人停止发射主炮啊！一旦双方都无计可施，战况陷于僵持，我们才得以争取时间！现在绝不能让敌军发现我们的弱点！”

“我知道了！就这么办！”

卡介伦随即吩咐炮术军官：“雷神之锤！装填能源！”

紧张的情绪仿佛以光速传遍中央指挥室中的每一个人的神经。“雷神之锤”是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输出达九二四兆瓦，凌驾在秃鹰之城的“秃鹰之喙”之上。这座要塞在帝国军手中之时，同盟军前后共有六次大举来袭，每一次都折损了大量的官兵和舰艇，帝国军也每每发下豪语：“伊谢尔伦回廊是用叛军士兵的尸体铺成的！”

“能源装填完毕！瞄准点固定！”

卡介伦吞吞口水，举起一只手。“发射！”

这次，巨大的光柱由伊谢尔伦要塞射向秃鹰之城，像纸一般刺破能源中和磁场和复合装甲，引起内部爆炸。白色小小的光泡迅速涌现，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可以从萤幕上看到这幅景象。这些光泡足以抵过数十艘战舰同时爆炸所引起的能源浪涛，也意味着在这一瞬间，秃鹰之城也损失了数以千计的生命！

【Ⅱ】

这场惨烈的主炮发射战，是要塞与要塞对战的第一幕。双方都造成重大的伤亡损失，心理上的冲击更为严重。这时，帝国军方面也已开始畏惧使用主炮的杀伤力了，这方攻击，那方还击，最后只有同归于尽！他们的目在于获胜，因此，必须寻求同归于尽以外的办法。

“接着敌人会采取什么策略呢？”

卡介伦一脸疲惫地望着同僚们，姆莱少将答道：“其中一个办法是，出动舰队，以舰队战一决胜负，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贸然出动大规模舰队，只会徒然成为伊谢尔伦主炮的炮灰！”

“还有呢？”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爆炸的原因，周边空域充满电磁波和干扰电波，而通讯和索敌都必须很大仰赖光学原理，趁此空隙，他们很可能会用行动较为灵活的小型舰艇将步兵部队送到要塞附近，从外壁潜入进行破坏活动，这是我的想法！”

“嗯……防御指挥官的看法？”

被指名询问的先寇布，指尖弹着空咖啡杯。

“参谋长的确高见！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我们不能一味静待敌军出来，必须同时采取同样的策略！”

“……梅尔卡兹提督的看法呢？”

卡介伦一说，舒奈德上尉眼中闪过比梅尔卡兹本人更为得意的神采。梅尔卡兹还未答话，此时，紧急联络的铃声响起，卡介伦拿起听筒，说了两三句话后，望向防御指挥官。

“第二十四炮塔传来紧急报告，炮塔附近的要塞外壁上，敌军步兵部队开始降落，落点位于死角，无法攻击！我方也必须动员步兵部队，先寇布少将！偏劳你了！”

“敌人的攻击行动竟然如此迅速！”

先寇布叹口气，传唤凯斯帕·林兹上校，在先寇布晋升将军之后，他便成为威名远播的“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褪色麦穗般的头发，碧蓝的眼睛，是一个身体高大的青年。

“准备肉搏战！状况危急！由我直接指挥！”

在命令的同时，先寇布已大步走出去。

“喂！防御指挥官不需要亲自参加肉搏战啊！待在指挥室！”

卡介伦大嚷，先寇布头也不回。

“我去做点热身运动，马上就回来！”

※※※

和行星的重力圈比起来虽然微不足道，但伊谢尔伦也有重力圈，范围自外壁至上空十公里处。在要塞回转的惯性作用下，外壁上宛然是一环有重力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真空世界。在这里开辟战场，环境相当特殊。

这里现在已成为两军步兵部队激烈冲突的战场，入侵的帝国军是第八四九工兵大队和第九七装甲掷弹兵连队，前者在要塞外壁装设小型雷射氢弹的同时，后者担任掩护。

伊谢尔伦要塞外壁的表面积达一一三〇〇平方公里，设有许多索敌系统、炮台、枪座及舱口，彼此互相监视，然而并非全无死角，入侵者便利用死角进行渗透。

帝国军的士兵陆陆续续降落外壁，为数超过一〇〇〇人时，同盟军开始迎击。

雷射步枪闪光四射，两个帝国军士兵应声倒下。由先寇布直接指挥的同盟军，向措手不及的帝国军袭击过来，他们从舱口跃出，利用炮台的阴影掩藏身形迅快移动，用雷射枪进行扫射。帝国军状极狼狈，但仍还以颜色。在某种情况下，雷射枪未必是有效的武器，装甲服若经过镜面处理，即使中枪，光束只会反射弹开，因此，原始的十八毫米口径至二十四毫米口径无后座力式自动步枪，此时倒出乎意外地成为强力武器，子弹追循着直线虹光，在眩花士兵们视线的同时一一夺去他们的生命。彼此距离愈近，原始的肉搏战愈为激烈，高密度碳素结晶制的战斧、长而大的超硬陶瓷制战斗刀，凶狠地吸吮敌人的鲜血。

战场上的杀人技巧是一种洗练的艺术——只有极少数人能使人产生这种感觉，但华尔特·冯·先寇布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可以单手使用全长八十五公分的战斧，现在则两手握着斧柄纵横挥舞，向前杀出一条血路。单以威力或速度来看的话，在他之上的敌军比比皆是，但同时拥有二者，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招招痛击敌军致命之处的攻

击效率，则无人能出其右。先寇布在混战的乱流中移动，施展出雄浑臂力和高超技术，挥动战斧，在电光火石之际，劈向突袭而来的敌兵，在敌人来不及设防的喉头和关节处，准确挥下毫不留情的利斧。

帝国军第九十七装甲掷弹兵连队陷入险恶与绝望的苦战之中，如果他们的对手不是“蔷薇骑士”连队的话，现在或许还有还击的余地，但他们只为“同样的人数下，蔷薇骑士无人能敌”一说，徒然留下见证。

帝国军死伤惨重，处于被半包围状态，当他们节节败退，最后局促于外壁一隅时，在送他们前来的登陆舰掩护下，数只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一跃而出，紧急低飞，在同盟军的上空俯冲袭至。

王尔古雷发射的光束不可能穿过要塞外壁，但要贯穿同盟军士兵的装甲服则绰绰有余。在这一刻，对人飞弹扫射而下，眩目的闪光如汹涌的漩涡，袭卷各处，被撕裂的人体在宇宙中飞散。王尔古雷一面大肆杀戮，一面伺机提高速度，正欲脱逃时，同盟军的对空炮塔突然发出无声的咆哮，被光子弹击中的王尔古雷一个踉跄，失去控制，撞向外壁爆炸开来。

一片混乱中，先寇布命令部下发射信号弹，信号弹发出白色的的光芒，“蔷薇骑士”连队开始陆续自舱口撤回要塞内部。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肉搏战斗渐渐接近尾声；帝国军一方亦然，暂时停下战斗行动，救回生还者，然后撤退，但无情的对空炮火依然弹如雨下，死伤更形惨烈！

先寇布卸下装甲服淋浴一番，冲洗掉身上的汗水后，回到中央指挥室。

“三两下就把他们打回去了！我方才说的办法怎样？把我方步兵也设法送到他们那边去试试看……”

“不行！不可以那样做！”姆莱参谋长嚷道。

“为什么？参谋长！”

“阁下刚才俘虏了几个敌人的士兵，如果相反的情况发生，该怎么办呢？要是我军士兵被捕，在拷问逼供下，抖出杨提督不在的消息的话……”

“的确啊，是有这个危险！”

先寇布点点头，不经意地露出锐利的目光。在刚才的激战中，我方捉拿了俘虏，敌方呢？在宇宙战斗中，战死者和俘虏有时毫无差别，尸骨无存是常有的事。因此，不管是战死或被俘，都只能暂时算在失踪者之列。

卡介伦歪着头。

“我方的人没有被俘虏吧？先寇布少将！”

“但愿没有啊！不过，要是……”

“怎样？”

“从现在开始该怎么做呢？我们总不能命令士兵不准投降、死战到底啊！战场上，一两人被俘是常有的，不可能避免。”

“那怎么办？”

“既然纸包不住火，不如干脆我们主动把这个秘密向外泄露，这样做可能反倒不失为上策，故布疑阵，看看敌人的反应如何？”

“不！再仔细研究一下敌军的情势吧！我们贸然耍这种小花招，万一弄巧成拙，捅出纰漏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卡介伦举棋审慎自有其道理，先寇布明白他的用意，看看萤幕上的敌军要塞，肩头微微一耸。

“话是这么说，敌人的第一波攻击是胜负立见的大招术，第二波攻击是小招术，第三波攻击又会采取什么手段呢？……”

没有人作答，大家打从一开始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先寇布环视室内，走近他的射击和肉搏战技学生，拍拍他的肩膀。

“尤里安！现在该好好去睡一觉喽！因为，到时候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哩！”

※※※

秃鹰之城要塞的中央指挥室里，萤幕上映现着相距六十万公里的伊谢尔伦要塞，总司令官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与副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一面注视着那个银色的球体，一面交谈着。

“工兵队失败了吗？哎！有什么办法？如果事情像预期中那么顺利，我们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

“对方毕竟是杨威利啊！连罗严克拉姆公爵也对他另眼相看呢！”

“杨威利，那个人可是个逃跑高手呢！前年，亚姆立札会战正待开始时，就被他狡猾地溜掉了，那家伙分明赢了，却又逃走，真是个奇男子！”

“奇男子？……他究竟在运用何种奇略呢？实在难以判断哪！”

“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那件事的准备完成了吗？缪拉！”

“完成了！要开始了吗？”

坎普点头示意，霸气满满的视线投射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影像上，刚毅的下颚，绽出一抹自信的微笑。

【Ⅲ】

紧张与不安加速了每个人的心跳，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工兵队任务失败之后，帝国军长达八十个小时没有攻击行动，使人感觉犹如饱餐过后的猛狮，正在秘密潜伏伺机而噬当中。

“敌军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在打什么主意呢？”

焦虑的声音随处可闻，不过，伊谢尔伦指挥部的方针即在拖延时间，敌人的攻击行动停顿下来，对他们来说可说正中下怀。

“杨提督一分一秒地接近伊谢尔伦，我们也一分一秒地接近胜利了！”

派特里契夫准将对士兵们说道，这段话的前半段，大家咸表赞同，至于后半段，却未必得到全面的支持。因为在杨提督赶来救援之前，伊谢尔伦要塞或许早已沦陷了。身处前线的士兵心理大多喜好乐观而非悲观，成功地将敌人击退逐离外壁，这个事实才是使士气得到提振的主要原因。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没有任何先兆，就像一闪而过的影片镜头，沉静的局面一转而变得动荡起来。监控员确认自己的知觉正常后，秃鹰之城发射的光棒早已刺穿虚空。

“能源波急速接近！”

还没说完，外壁某处已被X射线光束炸裂，要塞动摇起来，内部连续发生数起小爆炸。声响如巨雷轰顶，中央指挥室内，人人心跳急剧加速。

“第七十九炮塔损毁！无人生还！”

“ＬＢ２９区破损，死伤众多！”

通讯员的叫声近乎悲鸣般此起彼落。

“放弃第七十九炮塔！立刻救出ＬＢ２９区的受伤人员。”

通话一度中断。

“雷神之锤！准备发射！”

卡介伦下达命令，事实与内心不住地交战。他以为帝国军已放弃了主炮战，没想到自己太乐观了！此时，若有人批评他那极端被动的指挥方针是错误的，他也只能甘之如饴了……

数秒后，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开始向秃鹰之城喷吐报复的烈焰。白热能源的獠牙咬裂了秃鹰之城要塞的外壁，五光十色的火焰在空中张牙舞爪，又过数秒后，另一波报复的光束又袭卷而到，摇动、爆炸，按着轰声巨响，造成大量的损失……

“他们已下定决心要同归于尽……？”

忽而看看萤幕，忽而看看侦测器，派特里契夫呼吸急促地说道。卡介伦咬着嘴唇，默不作答，精神回路的一部份已经搅乱了，一股奇怪的失调感自体内涌现，总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突然，天花板发生弯曲，三半规管全速运转，及时避免了卡介伦和先寇布等人跌落在地。随着乱流的咆哮，两三个侦测器的画面变暗，通讯员歇斯底里地惨叫起来。

“壁面被炸开！是炸弹爆破！不是光束攻击，初步研判是雷射氢弹！”

“敌军舰队逼近要塞后部！”

“什么？怎么会这样？”

卡介伦大惑不解地嚷道，但不消片刻，他便理解一切了，是声东击西！实力相当的要塞主炮彼此轰击，目的在于分散敌人注意力，掩护舰队的出动和工兵队的活动，亦即掩护作战。为什么当初没想到这点呢？他厌恨地咀咒着自己的粗心大意。

※※※

另一方面，以旗舰伦贝克为首的舰队聚集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后方，舰桥上，缪拉嘴角浮现出会心的微笑。

雷射氢弹已将伊谢尔伦要塞外壁的一部份炸成一个巨大的破洞，直径长达二公里，形成一锯齿状边缘的黑色深渊，状似一只巨大食肉兽充满血渍的口腔。

奈特哈尔·缪拉下令出动二千架王尔古雷，他们掌握了伊谢尔伦重力圈内的制空权后，运载五万名装甲掷弹兵的登陆舰立刻出动，并在洞口四周放下他们。装甲掷弹兵由此侵入要塞，与外部的攻击行动内外呼应，目标指向要塞内各主要发令室和管制室，即使无法占领，至少也要破坏要塞内的通讯设施和运输系统。

“这样一来，伊谢尔伦要塞和回廊就是我们的了！”

※※※

警报器和信号器竞相争鸣，声声刺耳，尤里安走在传动带上，向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专用港快速前进。他刚才被邀至卡介伦家中，与三位女士共进午餐，卡介伦不能离开中央指挥室，又担心家人的情况，因而私下托尤里安前去。对于这种程度的公私混淆，尤里安尚能接受。因为，若要认真计较的话，卡介伦大可以把家人迁至首都，或搬到要塞内最安全的地方。午饭吃到一半，听到紧急警报声，尤里安抓起军用扁帽，飞也似的离开卡介伦家。

“尤里安哥哥！小心哦！”

莎洛特·菲莉丝的余音缭绕耳际。

“多可爱啊！如果能有妹妹的话，就要像她那样！”尤里安心想。

有一次，杨故意逗尤里安：“十年后，你二十六岁，莎洛特十八岁，是不是很配啊？”

尤里安也不甘示弱：“杨提督现年三十一岁，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二十四岁，更配耶！”

杨一听，只得露出苦笑，赶快把话题岔开。尤里安常想，要到什么时候，提督才肯说出心里的话呢？他也常常幻想，如果自己现在是二十六岁就好了……

“小子！现在要出动吗？”

轻松自在的声音自耳畔响起，此时的状况，可以清楚感到四周危机四伏的压力，因此，那声音听起来特别让人安心。尤里安止步，转头望见年轻的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少校的身姿。他也可说是尤里安的斯巴达尼恩空战技术的老师。

虽然先寇布及波布兰的私生活经常遭人非议，杨仍然坚持派任这两位超一流的老师来指导尤里安。但是，他们两人在伊谢尔伦韵事频传，风流之名不径而走，或许唯独这一点杨似乎不希望见到尤里安也有样学样吧！

“少校！慢走啊！”

尤里安说道，却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可能中午的时候，又跟某一个情人共渡一段甜蜜时光了吧？留意到少年的表情，击坠王大声笑了起来，手凑到鼻头，嗅嗅香水的芬芳。

“小子！这就是人生的——嗯！不！是生命的芳香啊！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尤里安还来不及对他的话发表感想，两人已来到港口区域。在机库乘上斯巴达尼恩，自空气闭锁舱进入跑道区域，全身裹着密气服的整备兵向他们挥挥手，除了驾驶者本人，他们也希望所有机里的人都能平安归还。

自高速航行中的母舰起飞时，可以利用惯性原理，但从伊谢尔伦要塞起飞，则必须先滑行一段。跑道宽幅五十公尺，长二千公尺，舱门高十七点五公尺，接近跑道的末端，可以看见前面远方出口的光点。斯巴达尼恩的驾驶员们都称它为“死神的白眼”。

“三一六号机！进入跑道！配合信号起飞！”

管制室的声音自耳机中传来。

“一到外面要特别小心！”

这是管制室对新兵的一番好意。

“去吧！”

数十秒后，尤里安的爱机自“死神的白眼”跃向虚空之中。

※※※

“威士忌、伏特加、莱姆、苹果杰克、雪利、可涅克，各中队集合！”

波布兰在操纵席上传唤部下。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要保护国家，就不可以想别的事，要想就想那个为你痴迷的美丽姑娘！祈祷自己能活着回来看那位美丽女郎的笑容，只要想着她，遭好妒的神嫉恨也无所谓，反正还有善良的恶魔保护我们！懂了吗？”

“懂了！”

全体部下齐声应和。圆圆的头盔下，年轻的击坠王展颜一笑。

“好！跟我来！”

※※※

应不应该出动舰队？卡介伦犹豫未决。但费雪、亚典波罗、阮已纷纷来报“出动准备完成！”困坐要塞，束手旁观战况，是宇宙军舰乘员最痛苦的一件事。

一旦形成混战，帝国军也不愿因发射要塞主炮，而危及己方的舰队。因此，显而易见的，舰队决战的可行性极高。但问题是，卡介伦现在仍无法准确抓住出击的最佳时机。

“九点半方位！出现敌军战舰！”

“第二十九炮塔！迎击！”

报告和命令夹杂交错，充塞着官兵们的听觉。隔着一层墙壁，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外面是一个寂静的世界，虽然室内保持着十六点五℃的适温，但不可思议的是，人人依然汗如雨下，浃背湿透。

先寇布少将几乎每隔一分或一秒，便发出迎击指示。他向值班的勤务兵招招手，要塞防御指挥官对紧张过度的士兵说：“给我冲一杯咖啡！放半匙砂糖，不要加奶，冲淡一点！”

年方十几岁的勤务兵听得一楞一楞，先寇布悠然而笑。

“搞不好这是生命中最后一杯咖啡哩！拜托你用心泡哦！”

勤务兵自中央指挥室飞奔而出，卡介伦体力透支，疲倦得面无光泽，但还有开玩笑的力气：“还记得交代咖啡的口味，可见你还不要紧嘛！”

“对啊！凡是女人和咖啡的事，死到临头也绝不妥协！”

两人相视抿嘴一笑，这时一个声音扬起。

“代理司令官！”

卡介伦循声望去，原来是客座提督梅尔卡兹。亡命的客将，垂老的脸上浮现沉静的决意，先寇布兴致冲冲地望着这位帝国军的老将。

“请暂时将舰队的指挥权交给我，我想我可以使情况好转一些。”

卡介伦没有马上作答，他知道这件事早晚都会来的。

“……就交给您了，请您奋战。”

【Ⅳ】

浅黑色皮肤，黑黝而粗的头发，中等身高但体格魁梧，双颊及嘴上蓄着浓密的胡子，脸形有棱有角——这就是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长亚塞道拉·沙其安中校的轮廓图。他在指挥舰队的能力方面，仍属未知数，但在领导一艘舰艇的才华方面，不论统率力或应变能力，均属无懈可击。在多次艰危的战斗中，杨之所以能够专心指挥全体舰队，是因为杨很放心将旗舰的行动交予沙其安全权负责。

在迎接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及舒奈德上尉登上自己的舰艇时，这个精悍的军舰强人，两眼目光炯炯瞪着他们，以毫不客气但又不失礼数的口吻放言道：“这艘战舰，除了杨提督，其他人我一概不以司令官之礼欢迎他！不过，我自然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请下命令吧！”

他的态度率直，梅尔卡兹并未感到不悦，并不是特别针对自己，事实上他对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这样直来直往的。

代理司令官卡介伦少将秉持的基本方针，是采取严密守势以待杨威利赶来救援，但这样做真的正确吗？他自己也不禁开始怀疑，而且，这个方针对战术运用有否助益，责任也在自己身上。眼前当务之急须先清除企图进入要塞的帝国军。关于请梅尔卡兹提督率领舰队出击一事？请大家提出意见吧……

“我支持梅尔卡兹提督。”费雪少将说。

“我支持杨提督，而杨提督信赖梅尔卡兹提督，所以支持梅尔卡兹提督吧。”亚典波罗少将提议。

“支持梅尔卡兹提督是必要的。”阮少将也说。

由于梅尔卡兹态度谦冲自持，因而普遍博得大家的好感。

※※※

值此之际，数量占优的帝国军王尔古雷部队虽然保持战况优势，但要完全取得制空权则尚言之过早。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的斯巴达尼恩部队，出乎意料的顽强！尤其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麾下的六个中队，战法玄妙出奇，堪称变化万千的恶魔！

波布兰对自己的空战天份，向来信心十足——而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天份无人能及，所以，在他彻底的训练灌输下，部下们个个深谙三机一体的集体战法。

例加，以一架战机为饵，引敌军的王尔古雷上当，其余二机再从背后同时夹攻，所谓三机一体的集体战便是使用这类的战法。在执着于骑士精神的王尔古雷驾驶员眼中，这种战法无异于“卑鄙无耻！”尽管如此，战果却相当辉煌，而且，波布兰自己更常单枪匹马过关斩将，杀敌无数，可谓所向披靡。

※※※

话虽如此，就全体战况而言，帝国军仍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当中，因此，缪拉迫不及待地回到秃鹰之城，报告这个消息。坎普一听，兴奋地说：“很快这个回廊可以改名了！就改叫秃鹰之城回廊吧！或者，取名为坎普——缪拉回廊，也是不错哩！”

缪拉双眉微微扬了扬，眼中露出惊异的神色，印象中的坎普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不轻言大话，他一向是一位懂得分寸、值得尊敬的武将。但是，现在年轻的副司令官眼中所看到的坎普，不但精神昂扬，而且一反常态，轻浮且欠缺自制。即使换作是故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也绝不容许部下如此招摇个人的名声……

回到旗舰后，缪拉稍微变更作战计划，他一直在等王尔古雷部队取得要塞重力圈内的全面控制权，但没想到如此反而担搁更多时间，因此，他打算在同盟军舰队出动攻击之前，用无人操纵的六艘驱逐舰大胆突破冲入，封锁要塞主要港口的出入口，如此在战术上应能创下佳绩。缪拉并非此时此地才想到这招，其实这个方案在他心中早已酝酿许久，不过，他考虑到若在攻陷伊谢尔伦之后，己方人员也将有一段时间不能使用遭破坏的港口设施。因此，他决定在作战期间，非到必要尽可能不使用此战术。

然而，当缪拉将六艘驱逐舰排列完毕后，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骤然吐出火舌！落点并不正确，因此，只有几艘巡航舰和驱逐舰受到膨胀的能源波及，遭致破坏。但是，缪拉也因而被迫暂时解散密集队形，然后伺机在主炮射程的死角空域，再次集结起来。孰料，在这个微不足道的时间空隙，赫然发现同盟军的舰艇自主要港口的出入口，一跃齐出。

缪拉在千钧一发之际功败垂成！假使同盟军慢一步出动，缪拉就可以成功的封锁伊谢尔伦要塞的主要港口，而同盟军舰队也将被关在港口中，动弹不得，有如瓮中之鳖。此外，伊谢尔伦要塞也将丧失一半以上的功能，仅余对空炮台，存在价值大为降低。

年轻的缪拉顿足捶胸，憾恨不已。不过，他回过头一想，这次不成功，只是稍稍拖延了大获全胜之时的到来罢了，对我军的优势地位根本毫无影响。

他现在有充裕的时间迎击眼前的同盟军舰队，但是，为了战斗而出击的同盟军舰队——而且极有可能是驰名天下的杨舰队——似乎有意避开缪拉的锐锋，循着要塞的球体表面，开始快速移动。缪拉推测其行动曲线后，并不傻傻地紧追敌后，他打算反向而行，由正面予敌人的先锋部队迎头痛击。然而，这正是一个设计巧妙的陷阱，缪拉的舰队现在正好位于伊谢尔伦要塞完整无损的对空炮塔群前，形成拱形阵列。

缪拉一发现不妙，连忙下令后退！不，正待下令时，同盟军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和秩序，逆向袭至，成功地截断了缪拉舰队的退路。

帝国军陷入伊谢尔伦要塞的对空炮火和梅尔卡兹所指挥的驻留舰队，两方面的包夹围攻中。在此之前，碍于天时、地利和特殊情况，一直不得出战的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其所蓄积的满腔战斗意志和复仇心，随着光束和飞弹，发泄似的轰击帝国军。死亡与破坏交织成能源巨网，进退维谷的帝国军，毫无反击能力，灼热的巨网无处不在，一旦触及，便立即引起爆炸喷出熊熊焰火，被击碎撕裂的舰体化为火球，宛如装饰在网上的夜明珠，光可鉴人！

※※※

秃鹰之城也看得到这幅光景，但这时若向同盟军发射主炮，缪拉所率领的帝国军也将与之同葬火海，化为乌有。有鉴于此，秃鹰之城

的炮手们个个只得束手无策。

“缪拉在搞什么！该果断的时候犹豫不决，演变成这种局面！”

坎普勃然大怒地咆哮着。但一味发脾气也没用，在此时他也必须做一个决定——该不该派出麾下待命的八○○○艘舰队，前往救援缪拉?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送死！艾恩德尔夫、派特利肯！立刻出击，把缪拉这浑球救回来！”

坎普粗野的言词，令两个部下大吃一惊。不过，若不赶快遵照命令采取行动，司令官对缪拉的怒气将转到他们身上。两个提督遂自司令官跟前，速速退下，各自指挥分舰队，从要塞的主要港口出发。在电梯里的时候，两人窃窃私语道：“司令官可紧张得很哩！因为成功的话，前所未有的大功将非他莫属，但失败的话，被降级不说，搞不好还会被调充闲职呢！到时候，他和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两位提督的地位差距，就有如天壤之别了……”

※※※

虽然帝国军舰队受到集中火力攻击，伤亡惨重，但却能幸免于全面崩溃，其中关键在于奈特哈尔·缪拉奋不顾身的指挥和统率。他疾驰旗舰，来回移动于战场全域，拯救陷于苦战中的部下，整顿涉临溃散的舰列，并将防御能力较差的舰艇移至阵形内侧，巩固周边的防守，一心等待救兵的赶到。

当他得知艾恩德尔夫和派特利肯已赶来救援时，便集中最后的攻击力量于一点上，突破包围网。

梅尔卡兹也算准了撤退的时机，避免无益地与敌军再次冲突，同盟军舰队井然有序地返回要塞，目的已充份达到了。

尤里安也归来了，在这次战斗中，他击落三架王尔古雷，证明他在第一次上阵时所建立的功绩，并非侥幸得来。

【V】

从四月十四日到十五日为止，帝国军的攻击成功率达九成以上，但结局却急转直下，功败垂成。事态大出卡尔·古斯达夫·坎普的意料之外，他把满腔愤怒发泄在无能——他这样认为——的副将身上。

“你确实骁勇善战，但是，也不过如此罢了！成果竟然一无所获！”

听到坎普这番严厉的责备，缪拉自觉羞惭，也一再反省。但对“以后到后方去好了！”这句话却大不以为然。连莱因哈特也有所评价的这位二十多岁便得到上将地位的男子，并非是个毫无自信和自尊心的人物。

压抑着不满，他率领麾下的舰队，依令移到后方布防。他并不是气量狭小的人，但这时却不免开始怀疑，坎普是否有独占战功的居心。与此同时，有一位军医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一个俘虏说出一件奇妙的事！”

“什么事？”

“他说，杨威利司令官根本不在要塞里……”

上半身猛地向后一仰，奈特哈尔·缪位定定注视着军医。

“真的吗？”

这一段不知所以然的问话，恰恰证明了他心中深刻的惊愕感。军医一派冷静。

“可信度仍有待商权，不过是垂死的俘虏在发高烧时说出来的呓语而已，人已经死了，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

“但是，有可能吗？要是那个可怕的人不在要塞里……”

缪拉喃喃自语道，比他更年轻的副官卓文奇少校不解地问道：“杨威利真有这么可怕吗？”

缪拉沉默良久后，答道：“你可以使我方人员滴血不流就攻陷那座要塞吗？任谁都无法想像的方法！”

“……不！不可能！”

“那么，杨威利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对于优秀的敌人，我们也要抱有相当的敬意吧！少校！这样做无损于我们的颜面啊！”

开导了少校之后，缪拉再度陷入沉思。伊谢尔伦要塞乃要冲中的要冲，身为司令官的杨威利，有可能随便离开任地吗？尤其，此时正逢帝国军不知何时会发动全面攻击的动荡时期。对于缪拉而言，不！凡对任何具有责任感和常识的军人而言，都绝不会轻易相信这种事的。

他突然想起，之前同盟军舰队自伊谢尔伦要塞出击时，其中一艘舰艇，他确信曾经看过。

由舰型判断，那艘战舰是休伯利安，最近两年，由于杨威利用作旗舰，因而广为人知。休伯利安也在出击之列，不正意味杨还在伊谢尔伦要塞吗？或者，这是借以掩饰杨不在的骗术？还是敌军欲引诱我军鲁莽突进，而故施此策？不管怎么说，杨威利毕竟是那个不使部下流一滴血便将伊谢尔伦轻易纳入手中的男子啊！两年前，当听到伊谢尔伦陷落的报告时，自己何等震惊！当时不禁大叹，杨威利的战术真可谓变化多端哪！

垂死的俘虏所说的话可信吗？发高烧时，意识模糊不清，或许是军医误诊。死者死前的一句话就把帝国军搞得鸡犬不宁了！

最后，他判定俘虏是遵照杨的指示说的。

缪拉轻轻的摇摇头，不管杨威利在或不在，都让帝国军头痛不已！“魔术师杨”果然名不虚传……

若是能听到奈特哈尔·缪拉的心声，杨威利一定会耸耸肩，自顾说道——被高估了也真麻烦，自己只不过是一心响往退休生活的市井小民，没啥大志，要是国人能和帝国军一样看得起我，就不会被审查会折腾得半死了！

缪拉再用心思索也百思不得其解，撇开杨的智略不说，自己若根据不确实的情报贸然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只可惜那名士兵已经死了，在宇宙中，只有战舰投降或在要塞内肉搏战中负伤，才有可能成为俘虏，偏偏这次的战争，捕获的战俘少得可怜，而且又都是意识不清的重伤者，无法进一步确认事情的真相。

但是，其中有一个俘虏的说法，使缪拉反而大感困惑：“是先寇布少将命令我们说杨提督不在的……”

奈特哈尔·缪拉深思过后，终于下了决心，下达命令：“在回廊全境内布署索敌和警戒网！在杨威利的归途上守候，伺机将他俘虏，这样一来，伊谢尔伦要塞和同盟军将不足为惧，最后的胜利非我们莫属了！”

遵从他的命令，为数达三○○○艘舰艇分配在回廊各点上，发挥最大的索敌能力，设下重重陷阱，准备捕捉杨威利！一切的布暑都经过

审慎考虑后才决定的。

但是，这个决定却使一个人大为光火！总司令坎普质问："没有我的允许，你竟敢任意调度兵力！理由何在？"

缪拉必须说服他："去年，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元帅为交换俘虏，曾亲赴伊谢尔伦要塞和杨威利见过一次面，回来后，他私下向我透露：'乍看之下，杨威利一点也不像军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可怕。'"

"然后呢？"

坎普的表情和声音都显露出其不悦之情，尽管如此，缪拉却不想临阵退缩："伊谢尔伦的俘虏在死前说，杨不在要塞，不在的理由何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杨获知帝国军来袭，一定会急急赶回伊谢尔伦，所以我们只要在半路加以拦截，将杨捉拿到手，就等于让同盟军遭受致命的打击了！"

听完这番话，坎普不屑地说："我们怎会知道这是不是杨在玩弄什么诡计而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话都是你在说的，伊谢尔伦要塞是同盟最重大的要冲，身为司令官的他，怎么会离开任地？明显就是敌人想诱使我们以为杨不在要塞里，以便分散我方的兵力。立刻把人手调回原来的位置！你的部队是预备兵力，相当重要的！"

缪拉无奈，只得告退，但心中仍不认同。他想不管坎普的命令，放手去捕捉大猎物，但又觉得犹疑，遂找来担任参谋的欧拉准将商量。欧拉的回答是："阁中并非总司令官，而是副司令官，切莫我行我素，致令我军产生内部分裂，应该遵从总司令官的指示才是！"

缪拉没有说话，他的沉默似乎在表示强烈抗议，只觉得自己实在万难放弃捕捉杨的计划，生擒"同盟军第一智将"的念头实在太诱人了！但是，微微叹口气后，他最终接受了参谋的进言。

"你是对的！副司令官应该遵从总司令官的意思，我知道了！放弃小我吧！撤回先前的命令！"

和杨一样，缪拉也不是万事通，即使才能出众，洞察和预测能力也毕竟有限。

因此，为捕捉杨威利而设的陷阱，全部被撤除。

结果，事实证明缪拉错了！后来，帝国的战史专家评论，一致谴责缪拉的决定，并认为如果当事人是罗严塔尔或米达麦亚的话，一定会坚持初衷，成功捕获杨威利。不过，米达麦亚本人则答称："那些人只是倒果为因，站在缪拉的立场上，我也会像他这么做的。"

于是，自此之后的战斗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优劣差距，战况处于半胶着状态中。时间飞快流逝，四月进入尾声，杨威利的"回家时间"也渐渐接近了。

【Ⅵ】

在伊谢尔伦回廊，正当杨威利的部下们开始陷入苦战之际，在费沙自治领所在的费沙回廊这边，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正以熟练的斗牛士态度，迎接暴跳如雷的客人。

"啊！别这么激动嘛！外交官阁下！"

青年的微笑在此时让人联想到飘动的红布，年长的外交专员汉斯，血压直线升高。

"副官阁下！说归说，在下无法冷静下来！我们听从你们费沙的建议，将杨提督自伊谢尔伦要塞召回，展开审查，但是，为何帝国军会在他不在的当儿，大举侵犯国境？时间上太巧合了吧？关于这件事，无论如何请您说个明白！"

"茶快冷了哟！"

"现在不是喝茶的时候！我们听从你的劝告，去……"

"那是不妥当的劝告！"

"……你说什么？"

"我说，那是不妥当的劝告！"

盖塞林格故作优雅地将奶茶送到嘴边。

"杨提督早该接受审查——我们没有权利说这种话，因为这牵涉到干涉别国内政的问题。我们只是对一些事情善意地提出警告，而你们是有正当的权利和理由加以考虑是接纳或拒绝的，是你们自己放弃了这个权利，我们随口说之，你们竟不加考虑地全盘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专员阁下还是一口咬定全部的责任都在我们费沙身上吗？"

自由行星同盟的代表人，脸色忽青忽白，年轻的费沙副官则好整以暇地观察着他。

“但是……假使当时我们拒绝了，我自由行星同盟今后将无从得到你们费沙在财政上帮助了。从当时你们的态度判断，我们才下了这样的决定，这样不对吗？”

这虽是拼命的反击，但副官似乎不为所动。

“好啦！已经过去的事再说也没用，问题现在才开始呢！今后，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专员阁下！”

“今后？”

“哎呀！您竟没考虑过！真是伤脑筋哪！我们费沙烦恼的事情多的很呢！譬如，现在的特留尼西特政权和将来可能产生的杨政权，我们应该支持哪一个呢？”

冲击如同长鞭，重重地打在专员的身上，他的表情仿佛甫自窝穴爬出即被猎人枪口顶住的猎物。

“将来可能产生的杨政权？胡说！哦！不！对不起！但是，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绝对不会！”

“哦！好个充满自信的推断！不过，借问一下，三年前，你们曾想到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么年轻的人，竟会在最近成为银河帝国的统治者吗？”

“……”

“历史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命运变化无常，世事本就如此。专员阁下！你也该好好考虑考虑以后的出路了，我是指继续效忠特留尼西特政权之事，它能带给你幸福吗？聪明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用费沙的话说，先行投资可是很重要的哦！人类珍惜现在，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与其沉缅将成为过去结果的现在，不如好好把握即将成为未来关键的现在啊！”

盖塞林格再次端起奶茶。薄薄的雾气间，可以看见专员同时在数个意图之间举棋不定的苦恼样子。

# 第八章 归来

【I】

巡航舰瑞达Ⅱ号，在星群与暗夜交织而成的巨大迷宫当中，往伊谢尔伦要塞的方向疾驶而去。先前在往首都海尼森的途中，仅带少许的几只护卫舰，但在回程的路上，却有大大小小五五○○只的骑士紧紧地追随在瑞达Ⅱ号巡航舰的四周。

“政府真的要叫我们空手而回了，是吧！”

杨对着菲列特利加说道，这实际上并不是推测，而是他偏激的看法。因为无论特留尼西特政权对杨是多么不怀好意，还是得给予他充分的兵力，靠他来将敌人击退，没有道理让他空手而回。

不过，数量上虽然是差不多了，问题就在于素质上。授与杨的兵力，事实上根本就是一支混合舰队，并且分别由不同的将官所带领，其中二二○○艘是由雅拉肯少将，二○四○艘是莫顿少将，六五○艘是马里涅汀准将，而其余的六一○艘则是为沙尼亚准将所带领，任何一队都是不隶属于军方中央舰队的独立部队，平常的任务负责维护地区的警备和治安。不过就整体而言，该有的火力和装甲倒也配齐了。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原本打算动员第一舰队，在眼前这个时候，只有这支部队在火力、装甲、编制、训练、战历等各方面，可以和杨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驻留舰队相匹敌，而这也是同盟军当中唯一完好无缺的正规舰队，舰艇数总共是一四四○○艘，司令官是曾经担任杨威利上司的派特中将。但动员第一舰队一事，不仅政府首脑们，连军中内部也有反对的声浪。他们担心一旦第一舰队离开驻地前往伊谢尔伦，首都海尼森将立即呈现真空状态，在首都的防御上会出现大漏洞。

“说来也算是我的耻辱，去年政变的时候，首都里面同样也是驻留了不少舰队，尽管这样，政变不也是照样发生了吗？而且，如果不动用第一舰队的话，那么杨提督还有什么兵力可用？”

比克古说了上述这样的话，力图说服政府派出第一舰队，但由于统合作战本部的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此时还在住院治疗当中，所以没有任何人拥护老提督的建议。最后，国防委员会命令第一舰队全力守

卫首都，而统合作战本部则拼拼凑凑地好不容易凑齐了五五○○艘船舰。

“库布斯里在这个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办法了。一方面又受到一些压力，如果健康不能好转，住院时间又拖长的话，大概迟早会被迫提出辞呈。久而久之，只剩下我这个孤立无援的老人了。”

“还有我在啊！”

杨出自肺腑地脱口说出这一句话，而老提督则笑着说道：“那可要好好地感谢你了！”

事实上伊谢尔伦与首都海尼森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真能够给予老提督多大的支持呢？总是令人觉得不放心的。

对于混合舰队四名指挥官当中的那两名准将，杨并不甚了解，只是心中暗暗地祈祷，如果那两个能有一般程度的军事常识和指挥能力的话就已经很好了。

不过对于莫顿少将杨却有着充分的信赖感。莱欧尼尔·莫顿原本担任第九舰队的副司令官，亚姆立札会战时，曾代替身负重伤的司令官，指挥舰队长途败逃跋涉，使舰队免遭全军覆没，是一个被评定为富有沉着与忍耐力的人物。就其功绩而言，即使被擢升为中将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现年四十过半的年龄，比杨有更长的战历。或许因为他不是军官学校出身，且其本人对于这一点也太过在意，而使得他在组织当中较难立足吧！

问题就在于山卓·雅拉肯少将。在能力上是无庸置疑，但在性格上却有许多必须注意的地方。有关于他个人一些不名誉的风传，杨也时有所闻。他是一个近乎病态的军队至上主义者。去年他之所以没有参加政变，只不过是因为与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干部艾凡思上校个人之间的不和，在思想上可说是非常极端，但对杨来说，最使他忌讳的莫过于雅拉肯曾不只一次被控告有拘禁杀害平民的嫌疑，在几次军法会议中虽均以证据不足或无事实根据而被无罪开释，但杨怀疑这里面可能有令人非议作呕的“同僚相互庇护”牵涉其中。但提督就是提督，兵力就是兵力，此刻对杨来说，必须要做到能够有足够的度量，来充分利用这个人。

这一回，杨的对手并不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本人。这时候的莱因哈特，必须每天专心于国政。换个角度说，也是因为他不需要

亲自出马上战场。这一次的战役对他来说，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同盟军的一种试探，如果能获胜的话算是走运，甚至不能称之为审慎的出兵。

去年，罗严克拉姆公爵（那时候还只是伯爵）之所以进攻到亚斯提星域来，不仅仅是因为完成了各个击破的战术，还因为伊谢尔伦要塞在帝国的手中。正因为拥有完善的补给与后方支援的机能，莱因哈特才能安心无后顾之忧地深入敌方的领地。

此外，在同一年内，莱因哈特之所以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大获全胜，就是因为破坏了同盟军的补给能力，并且将该事实作最大限度利用的结果。

莱因哈特的战法极其的壮大，极其的耀眼夺目，旁人看来仿佛是在演出一场超物理性的魔法似地，令人目不暇给。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在他身为一个战术家，不，更贴切地说应该是身为一个战略家的同时，在他到达战场以前，绝对是早已完成了各项获取胜利所必须的准备。

莱因哈特过去的每一次战绩，无论是如何地辉煌，如何地神乎其技、异想天开，但追根究底看来，其道理就在于逻辑理论与实际整合性的一贯，已进一步成为战略的保障。

莱因哈特是一名“轻易获胜”的男子，正因为如此，连杨也衷心认同他的伟大之处。所谓“轻易获胜”，所指的是将获胜所需的条件准备妥当，将己方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减至最低，然后轻轻松松地获得胜利。大概只有将人命视为无限资源的愚劣军人和草菅人命的当权者，才会不给予莱因哈特极高的评价。

在莱因哈特的旗下，有众多的名将云集，正因为他有着如此过人之处，才能吸引这些人才陆陆续续加入他的阵营。而杨有机会得以直接与之会面相识的则仅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人……当初获知他已不幸身亡的消息时，杨感受到一阵锥心的刺痛，仿佛失去了一位多年的好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许可以成为帝国新体制与同盟之间的桥梁吧！杨不无感慨地如此想着。

菲列特利加仿佛感应到杨内心思绪般地问起了有关莱因哈特的事情。

“罗严克拉姆公爵会杀死皇帝吗？”

“不，我想不会。”

“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想要篡夺皇位的意图非常明显，而皇帝对他来说，岂不成了一种障碍吗？”

“历史上篡位的人不计其数，任何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不是侵略者就是篡位者。难道每一个篡位的人在篡夺成功之后，都将先朝皇帝杀害吗？绝非如此，反倒是将之视为贵族而倍加照顾的例子多处可见，而在这种情况下，旧王朝又将新王朝压制下来而复兴的例子，从古至今，均未曾有过。”

有一位古代王朝的创始者，虽是以强迫前王朝的幼帝让位给自己的形式达到篡夺皇位的目的，但之后，则给予先朝皇帝各种特权并加以礼遇，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更特别留下遗言，要后代继承者立下约定，不得忽略对前王朝血统传人的照料。而该王朝终其几代，这项约定一直被执行着。这位创始者事实上可说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早已洞察到对于败者给予宽厚的待遇，不但可以获得人心，而且就权力体制而言，处于衰弱状态下的旧王朝嫡传者和旧臣，将因受到贵族般的礼遇，而减轻对新王朝敌视的心理，而最后终会消声匿迹。

就莱因哈特对门阀贵族势力所采取的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措施而言，虽然看来似乎无情苛刻，但是绝不残忍，当然它也绝不笨拙愚昧。如果杀害七岁幼儿的话，那很明显会遭到人道上、甚至政治上的批评，所以他自然不会作出这么不利的选择。

但是，幼帝现在是七岁，过十年就十七岁，过二十年之后，就变成二十七岁，到那时候或许又会有许多不同的想法产生，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在眼前这个时候，罗严克拉姆公爵所考虑的，应该就是如何地保全幼帝的性命，然后作最大程度的利用吧！说来虽然讽刺，但现在最在意幼帝安全的人，应该就是这位年轻的帝国宰相了。因为幼帝一旦过世，不管是真的自然死亡或者是遭遇意外而去世，他都会被扣上一项谋杀的罪名，相反地，幼帝继续活着，也不致于会成为莱因哈特在推行变革时的大障碍，那些对幼帝心存厚望，仍对高登巴姆王朝忠心耿耿的人所给予的支持，对莱因哈特来讲并不是必要的。

五〇〇年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使历史的潮流倒退，他重新扬起人类在遥远的过去中，那早就应该被褪下丢弃的旧衣上的尘埃——专制君主政治与层次分明的阶级社会，并把这一切压在全体市民的头

上。这虽然是文明产生以来在迈向成熟的道路途中必经的艰难过程，但终究还是必须将历史的角色转让到近代市民社会的手中，而注定了始早要宣告退场。更何况，他所采取的是将多数人对少数支配者的牺牲予以制度化的一种令人唾弃的施政方式。

罗严克拉姆公爵促使变革，或许只是他为达成个人野心的权宜之计，也可能只是单纯地因为他对高登巴姆王朝极端反感的一种情绪表现。但是他的脚步，却是很明显地与历史进步的方向——自由与公正——相互一致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由行星同盟又有什么理由必须与他为敌呢？相反的，不是更应该要共同携手，将古代专制的残渣自宇宙中扫除，建立历史的新秩序吗？更何况全人类的社会，并不一定要是个单一国家，即使是有好几个国家并存也无妨啊！

关键就在于政治实行的方式。究竟是要将历史的进步或者历史的倒退，全委托在像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样杰出的，甚至可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个人手中，或者是要像自由行星同盟一样，由能力与品德均极为平凡的人，在不断地相互争执、懊恼、彼此妥协、尝试失败，但责任却也由全体市民来摊分的制度下，缓缓地向前迈进。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呢？

将专制君主打倒的近代市民社会，选择了后者。杨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像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样同时兼具野心、理想和能力的人物，会在这人世间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奇迹——倒不如说是因为历史的反覆无常。他现在正集银河帝国所有的权力于一身，不但是帝国宰相，同时也是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本身确实有足够的实力来达成这两者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是，他的后继者呢？

对百年来也不见得会出现一个的英雄或者伟人，加以权力限制所可能产生的对人类社会的负面损失，与不使平庸的人握有过于强大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正面利益，两者相较之下，后者远胜于前者，而这正是民主主义的原则。像特留尼西特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那岂不是非常糟糕的事？

【Ⅱ】

警报声四处响起，监控员好像在展示优美声调似地对舰上人员报告。

“十一点钟方向发现敌方踪迹！将影像扩大投影在萤幕上！”

在萤幕上看到的是一艘驱逐舰以及六艘左右的小型护卫舰所组成的警戒哨兵小队，因数千艘同盟军舰队的出现，正慌忙地要逃跑。

“被发现了，这么一来就无法用奇袭的方式了！”

杨好像有些惊讶似地，注视着舰长杰诺中校。

“什么？奇袭？我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打算啊！帝国军舰队发现了我们，但是我还是一样很安心的……”

这样的话，当然是出乎幕僚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杨不得不加以详细的说明。

“也就是说，帝国军的指挥官在发现敌方的援军，也就是我们之后，将被迫作出一个抉择。想必他也正为此大伤脑筋，究竟是要继续对伊谢尔伦实施进攻而背对我等的攻击呢？或者是相反地转过头来和我等作战，而背朝向伊谢尔伦呢？又或者是要兵分两路在两面同时作战呢？还是要利用时间差，赌一赌是否可以来一次各个击破？或者觉得没有胜算干脆就收兵撤退算了……嗯，总而言之，对方已经受到了压迫，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占了上风。”

杨稍微地耸了耸肩膀。

“我个人的话，是希望他能选择最后一项。这么一来的话，也不会有人牺牲，最重要的，还是轻松一点的好。”

混合舰队的幕僚们看似愉快的笑了，大概只是把这些话当作是单纯的一种幽默，他们这几个人，并不像伊谢尔伦要塞上的干部们那样了解杨的性格，只有知道这些话事实上就是杨本身真正心声的菲列特利加，独自一人未与众人同笑。

※※※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在接获警戒哨兵小队的急报之后，眼睛直瞪着萤幕上所显示的影像，正极力思索着因应的方法。在他肌肉厚实的两眉之间，出现了像剑痕一样又粗又深的皱纹。

正如杨所预料的一般，坎普现在正被迫必须要作出一个抉择。前几天，他已将战况报告到帝国首都奥丁，在那份报告的内容上，可说是花了他相当多的心血。目前的状况，并不算是失败，而且也确实造成同盟军相当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冲击，但是伊谢尔伦要塞目前虽然受

到创伤，却仍然还是健在如故，己方未能有一兵一卒侵入到要塞内，伊谢尔伦要塞仍为同盟军官兵所盘据，可以说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僵局中。而坎普本身对巨大的秃鹰之城要塞应该如何利用，也有一些不知所措。胥夫特技术上将虽极度巧言令色地夸耀自己的提案，但在实际运用中所遭遇的困苦，则是他这提案者所不能想像的。但如果在报告上这样说，现在的状况很困苦等等之类的说法，那么无论是接受人事重新调派、撤退、或是由同僚派兵支援，任何一种命令都将会伤害到坎普的矜持。几经斟酌后，最后坎普所报告的是——“我军，有利。”

※※※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一支超过两万艘战舰的大舰队，正由银河帝国领域逼近伊谢尔伦回廊。舰队分为前后两军，前军由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后军由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这两位人称帝国军双璧的超级将领所率领。他二人是突然接到莱因哈特的命令，出兵去援助坎普和缪拉的。

在接到命令的时候，米达麦亚斜着头在思考，而将两人心中疑问说出口来的是罗严塔尔。

“谨遵阁下您的命令，但是在这个时候由卑职等出击的话，是否会令坎普提督等误解为功绩被横夺了呢？”

罗严塔尔因考虑到前线军人的心理，故如是说道，但莱因哈特所回覆的却是像无特别意义一般的低笑声。

“卿等尚不必作如此的考虑。第一，坎普假设已有立功那也就罢了，更何况事实也不见得是这样。”

“……阁下您的意思是？”

“不要使战火过于扩大。除此之外其它的事就交由你们二位来处理了。”

两人自莱因哈特面前退下之后，在走廊并肩走着，罗严塔尔将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元帅究竟是什么样的打算呢？如果是因为战事陷于胶着状态，那我们特意前去确实是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如果坎普获胜的话，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前去，而如果他败了的话，那现在赶去不嫌太迟了吗！”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宰相阁下的命令，就照命令行事吧。”

米达麦亚明快地再度确认自己的立场。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的程度就是了。至于到了伊谢尔伦之后会遇到什么状况？那时应该怎么做？到时候再决定吧！”

“也只有这样了！”

坎普如果胜了的话，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如果战事陷于胶着状态的话，那就有必要当场和坎普重新协议。最后二人讨论的只是万一坎普落败而遭受敌人追击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策略，整个应变方案三言两语就解决了。像他们二人如此合得来的同级指挥官的搭配，无论在帝国或是在同盟当中，都无法找到类似的。

※※※

在命令下达之后，莱因哈特重新审阅坎普所提交的报告书时，奥贝斯坦前来求见。

“不知道阁下您对坎普提督的报告书是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看来坎普还想要有一些作为，不过好歹也总算让敌方吃到了一些苦头，这大概也就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极限了吧！反正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削弱伊谢尔伦的力量，不见得一定要击败他们或予以占领。说得极端一点的话，即使要用要塞去撞击要塞来加以破坏的话也是可以的。”

奥贝斯坦的义眼闪过一道光。

“可是，坎普却是想要以秃鹰之城为据点，和敌人作面对面的挑战。”

“所以我说是已经到了极限了。”

莱因哈特有点粗暴地将报告书扔到桌面。镶着义眼的参谋长用手拨了拨半白的头发。

“就这一点而言，将坎普选为负责人的也难辞其咎。将他推举出来的是我，所以我本身也要对这个错误的选择加以检讨和反省。”

“哦！这倒是相当值得敬佩。”

莱因哈特冷漠地回答道："但是，最后下决定选择他的人是我。而且，真要归根究底起来，那个胥夫特也是要担当责任的，如不是他提出这样一个无用的方案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只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没有益处的话，那也就罢了，但如果演变成对我军有害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置他了。"

"但是，像那样的一个人，或许还有什么用处也说不定。单靠武力就想取得宇宙的霸权是很困难的。属下以为棋子是愈多愈齐备愈好，即使是肮脏的棋子……"

注视着参谋长的冰蓝色眼珠，此时，闪烁着格外冰冷的光芒。

"你别搞错了，奥贝斯坦，我并不是想要偷取宇宙，而是要夺取宇宙！"

"诚如阁下您所说的……"

奥贝斯坦行礼离去之后，莱因哈特甩了甩他那如狮子般豪气奢华的耀眼金发，他那白晰的手指，把弄着胸前垂着的坠子。

"所谓的掌握权力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吗？我周遭剩下的，全是一些根本不了解我的人。这难道真的是我的错吗？"

冰蓝色的眼眸沉浸在一片忧郁的阴影当中，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他所想要得到的，他真心渴望的，却已离他远去……

【Ⅲ】

"我们现在并没有太多的时间。"

杨对菲列特利加说明道。如果知道伊谢尔伦回廊尚未被压制住，那么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必定会增派舰队前来支援，而且会是极为庞大的兵力。如果只是少数兵力的话，结果只是重复将人力投入到牺牲当中的愚蠢行为。所以如果在敌方的援军到来之前，还没能收复伊谢尔伦周边领域的话，那么杨的胜算可说是接近于零。

菲列特利加问道："到目前为止，敌方只能靠日复一日的进攻来消耗伊谢尔伦的战力，接下来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阁下您是敌方指挥官的话，大概老早就将伊谢尔伦给攻下来了吧？"

"这个嘛！如果是我的话，大概会利用秃鹰之城来撞击伊谢尔伦要塞，让它们轰的一声相碰，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在一切都没有了之后，再把别的要塞搬过来就行了。如果帝国军使用这个策略的话，那

么我们绝对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应付的，不过，看来帝国军指挥官的脑筋好像还转不过来。”

“……这个方法太过于激烈了！”

“不过，却很有效，对不对。”

“如果对方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策略，那我们当然就只能束手待毙了，但是，如果他现在才想要来这一招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了。”

杨此时说话的表情和语气，在菲列特利加看来，就好像是一个少年发现了游戏当中的新绝招。和十年前指挥着大家由艾尔·法西尔星域中成功脱逃的杨比起来，一点都没有变。十年的岁月与这段期间当中的显达荣耀，仍然未能使杨染上一丝一毫军人的臭气。在这段时间当中，人们看杨的眼光不一样了。在艾尔，法西尔大撤退的时候，菲列特利加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当时的大人们，有的压低嗓门窃声交谈，有的则大声愤然抗议“真的可以让那个不足以让人信赖的乳臭未干小子来指挥撤退吗？”等等的景象，菲列特利加此时仍记忆犹新，而现在代之而起的则是来自众人压倒性的赞赏，以及如同对待带菌者一样的恶意中伤。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杨从未曾放在心上。

“伊谢尔伦要塞从外围被攻陷……可能性极少。”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从杨的表情看来，似乎有些苦涩。

伊谢尔伦要塞之所以尚未陷落，原因之一当然是要塞本身有相当的防御能力，但除此之外，是因为攻击的一方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攻打伊谢尔伦要塞的目的，在于控制伊谢尔伦回廊，以确保帝国和同盟之间航路的制宙权，除此之外别无其它。为了制宙权，所以帝国军建设了伊谢尔伦要塞；为了制宙权，所以同盟军数度对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造成无数的死伤。正因为扼守着同盟和帝国之间唯一的航道，所以伊谢尔伦要塞有着如此重大的战略价值。

总而言之，攻击伊谢尔伦要塞，是为了占据而不是破坏。历史上唯一成功的人就是杨威利。

但是，这些都已成了过去式。一旦回廊当中可以随时设置取代伊谢尔伦要塞的战斗补给的据点基地，帝国军就可以对伊谢尔伦发动以

破坏为目的的攻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所发动的攻击，将远比纯以占据为目的的攻击行为来得激烈而且毫不留情。

这样想起来的确会让人不寒而悚，但事实上又好像不是这样。帝国军的指挥官看来只是将移过来的秃鹰之城作为占据伊谢尔伦要塞作战时的据点。这对处于弱势的同盟军来说，是极为幸运的。

同盟军的战力之所以会呈现今日如此弱势的状态，除了因为去年的内战和之前的亚斯提星域会战之外，最严重的莫过于去年亚姆立札一役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就因为那次毫无意义的出兵，同盟军不但损失了二○○○万名训练有素的军官士兵，许多有能力的提督也在那个时候一一战死沙场了。

仔细想起来，在那些战役之后，杨好像成了专门做战败善后处理的人。假若像伍兰夫，或者波罗汀，这些在亚姆立札会战当中战殁的勇将们当中，还有人存活下来的话，即使是只有一个，也能大大减轻杨的许多负担。

但是，空想无益，现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回想这些，已经死了的人是不可能再复生的。这世上的事情，只能靠还活的人来解决。尽量有许多事情是令人又疲倦、又麻烦、又不高兴的……

※※※

另一方面，帝国军在左右为难的状况当中，已经决定了应该采取的方针。

坎普所采取的是这样的战术。

首先，自伊谢尔伦要塞前面急速撤退。同盟军见状，一定会认为是援军到了，所以会趁机想由要塞中出击来个前后夹攻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回头予以打击，这么一来，同盟军又会以为这是我们假装敌援军到来，以诱使他们走出要塞出击所设下的圈套，故又再度缩回要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暂时将他们封锁在要塞之内，然后再全力将赶来救援的同盟军予以击破。也就是利用时间差作各个击破的战法。

当这样的提案被发表时，缪拉一方面觉得十分了不起，而另一方面又禁不住不安的情绪，这个作战方法如果成功的话，坎普或许会被赞扬是个用兵的艺术家。但是问题在于敌军是否会踏到己方所预设的

圈套当中呢？而且，整个的作战方式可说是极为技巧性且时间上极为紧迫，只要走错一步，帝国军很可能就会受到前后夹攻、腹背受敌。基本上，各个击破的这个作战方式本身应该是个正确的方针，不过为安全计，是不是应留下秃鹰之城作幌子来分散伊谢尔伦要塞监视的注意力，然后再暗中动员全体舰队与敌方援军速战速决的方式较妥当呢？

缪拉将自己上述的想法禀告给坎普知道。就已发生的许多事情看来，这样的行动的确需要不少的勇气，坎普加以衡量之后，也采纳了缪拉一部分的意见，对自己的作战方案作了些许修正。

※※※

“是援军到了呢……或者根本是一个陷阱？”

在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内，一众大概是以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为中心的干部们，陷入判断的迷惑当中。原本环伺在伊谢尔伦周围，而且一直执拗地呈现波状攻击状态的帝国军舰队，此刻却像是退潮似地后撤。秃鹰之城要塞则并未稍有改变，仍然在距离六十万公里远的地方，一付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接炮战的样子。

“你觉得呢？小弟！”

先寇布可能是以一种开玩笑的心理，对端着咖啡走过来的尤里安问道。

“或许是两方面都有可能也说不定。”尤里安如是地回答道。

“两方面都有可能？”

“是的，杨提督的援军确实是已经到了，帝国军应该是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想反过来将之利用为一种圈套吧！他可能是想在我们这边的舰队离开伊谢尔伦要塞出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迎头痛击，让我们误以为是中了圈套而又再度退回到要塞里来，这么一来，他就能在心理上将我方的舰队封锁起来，然后集中全力来迎击我方的援军。”

干部们一时之间，全体默然地注视着这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不久之后，卡介伦轻咳一声，打破沉默问道：“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呢？尤里安？”

“因为帝国军的举动实在是太不自然了！”

“这倒是真的，不过你的判断依据难道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嗯，应该这样说吧，若是平常的话，假设他们是纯粹地设立了一个陷阱，那目的应该是什么呢？是另有埋伏呢？或者是想咬住我方出击的舰队不放，再回过头来入侵要塞呢？总而言之，一定脱离不了这两个目的，这应该是不难想像的。而事实上敌方应该也早已充份了解到我方倾向于坚固自守而不远离要塞出击的作法，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就正好可以利用我方防御的心理来达到封锁我们的目的。因为站在我们的立场，只要谨慎留神些不远离基地的话，至少绝对不会出错。”

“……说得没错，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在成为我和波布兰的徒弟之前，的确是杨提督的得意弟子。”

先寇布的口气中夹杂着些许赞扬的意味，于是将视线转到卡介伦的身上，代理司令官征求梅尔卡兹提督对于应对策略的意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的情况并不太困难。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先假装遭到他们的封锁，然后待他们放心回过头去的时候，突乎其然地攻击其后背。假使能刚好和援军配合上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个理想的前后夹击战。”

梅尔卡兹淡淡地说出他的看法，卡介伦于是请求他能指挥出击作战的行动。梅尔卡兹点点头，随即对亚麻色头发的少年说：“尤里安就和我一同坐上休伯利安旗舰吧！来，到舰桥上去。”

虽然不像在两年前发觉到莱因哈特的天份时那么地惊讶，但这位老练的用兵家的心里，确实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撼。

【Ⅳ】

“如果将战争比喻作登山的话……”在“达贡星域会战”的时候，曾经使得同盟军大获全胜的“唠叨尤斯夫”，也就是尤斯夫·托波洛元帅曾经这样说过。“那么决定应该登上那一座山的就是政治。而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如何作准备工作的就是所谓的战略了。最后，如何依照原先决定的途径有效率地攀登上去，就是属于战术方面的事情了……”

对杨而言，应该攀登的途径已毫无选择地老早被设定好了。杨曾经深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手来决定攀登的途径试试看，但这应该是与他厌恶战争的心理很明显地相互矛盾……

“前方，十一点半的方向发现有敌方舰队。”

监控员的报告，紧紧地牵引着全舰队每一个人的身心。我方舰艇数量约五○○○，相比之下，帝国军则确实有这个数字的二倍以上。如果与之正面交锋的话，必败无疑，只能等待伊谢尔伦要塞上己方的舰队在敌方的背后出动来配合支援。

杨的内心里静静地在祈祷着他在伊谢尔伦上的同伴们正作出适当的判断。如果他们在要塞内袖手旁观的话，那么如今在双方舰只的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的杨，可能就成了敌方各个击破战略下美味的饵食了。因为他整个的作战构想，基本上必须要能够和伊谢尔伦要塞方面有默契地互相联系支援，才能够成立。

幸好有身经百战的梅尔卡兹在，他应该是能够让人信赖的。此外，杨又再度想起尤里安——那个受他监护的少年俊秀的脸庞。过去曾对他说过一些与战略战术相关的话，而且也曾经特别强调过——敌方假如在不自然的时间点上撤退的时候，就必须要多加注意。那时也教了他许多应变的方法，是不是都还记得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不，等一等！自己不是不希望尤里安成为一个军人的吗？自己如果还这样期待的话，那不就太差劲了……？

“敌方已进入射程范围！”

“好，一切照计划行事。”

杨将纸杯中的红茶一口饮尽。

“退后，与敌舰队的相对速度保持零！”

命令经由莫顿、雅拉肯传达至全舰队。

※※※

帝国军方面，许多带着疑问的眼睛，集中注视着萤幕及各种索敌系统上。

“敌方持续后退，自五分钟前开始，相对距离完全未缩短。”

帝国军的监控员虽然试图维持一种事务性的声调，但终究无法掩住满腹狐疑的微妙波动。

坎普使自己巨大的躯体深深地坐进指挥席的座椅当中，一面绞尽脑汁地在思考，忽然想到什么似地问道：“计算一下敌方是不是有可能摆设纵深阵，企图想要将我军往里面拖呢？”

为了回答司令官的疑问，人脑与电脑全面同时操作，不久之后得出了结论——如此的可能性极小，据推测眼前展开的应该就是敌方援军全部的兵力……

“那么，那些家伙是企图想要拖延时间了，等伊谢尔伦的舰队出击之后，好来个前后夹攻。真狡猾！居然想用这一招。”

这时候，坎普的洞察完全正确，他那强而有力的手掌往指挥桌上重重一拍，下令所有战舰以最大战斗速度前进，三分钟后开始炮击，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同盟军的增援部队击破，然后中途返回。而往后，更听从缪拉献上的策略，纵使伊谢尔伦要塞还在同盟军手中，但由于秃鹰之城牵制了伊谢尔伦要塞的一举一动，使舰队得以有恃无恐地通过到目前为止不可能通过的回廊。如此一来，胜利之后，大可以不管伊谢尔伦要塞，就可以顺势直接进攻到同盟的领域当中。

“敌军已进入射程距离。”

“好，炮击！”

数万道的光箭由帝国军射出。

一瞬间，伊谢尔伦回廊当中，能源的波涛由一方涌向另一方，化成无形的风暴，耀眼夺目的彩色漩涡开始卷动，遭到痛击的同盟军舰艇，发出一阵闪光之后碎了，未受到直接攻击的舰艇也在余波当中激烈地晃动着，即使是临时旗舰瑞达Ⅱ号也不例外。

※※※

这场晃动，使得一如往常坐在桌上指挥作战的杨也翻倒过来，自腰部以下跌落到座椅里面，杨忘记了自己正乘坐在比战舰休伯利安还要小三成，防御能力也较差的巡航舰瑞达Ⅱ号上。

以可以描绘为“狼狈”的姿势，跌陷到座位里面的杨，终于满脸通红地成功站了起来。平衡感好像比上司要发达得多的菲列特列加，以平稳的步伐走了过来，脸上充满牵挂掂念的表情。

“采取D队形……”

杨在跌落之后仍毫不在意地又重新坐到桌子上面，一边发布着命令，菲列特利加听到之后传了下去。

“全舰队变换成D队形！”

负责通信的士兵复诵着。所利用的不是已呈疲软的通信回路，而是利用信号来传达命令。

这是圆筒阵形当中极为极端的一种队形，几乎是呈轮状地敌军包围住，乍看就象一个大碗一样，接着同盟军好像是要将轮的中心打穿似的，自左右上下将炮口对准位于碗口的帝国军前锋。炮火于是自然而然地由圆的四周往中心集中在一点上，明显地提高了破坏的效率。突进的帝国军舰艇，有的甚至同时遭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被好几道的能源光束贯穿，像被环形切割似地爆发成一团火球。

这个阵形如果是在广大无边的宇宙空间内使用的话，一旦有敌军突破轮形阵厚度有限的外壁，并在此基础上将队形扩展并且回转过来的话，就可以由外侧将轮形阵包围起来，但在这狭窄的回廊当中就不可能了，这是杨利用回廊的特殊地势所想出来的战法。

※※※

帝国军在遭受第一波猛烈攻击之后，一时之间被迫由攻势转变为守势，此外——

“背后有敌人来袭！”

监控员发出惊叫声，坎普愕然地使自己庞大的身躯由指挥席当中站了起来。梅尔卡兹所指挥的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以惊人的速度与压力，由帝国军的背后和天顶方向攻了过来。如果从好几个光年外的距离远望过来的话，或许看起来像是光的瀑布在流泄般的美丽。

帝国军的后卫部队，当然绝非粗心大意，但也禁不住强力的动摇，无数舰艇在高密度的像雨一般倾盆而下的光束当中被击中，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

※※※

在远处眺望到这个景象时，杨所率的舰队立即欢声四起。

“变换成E队形。”

杨在此时又下达指令。原本呈轮状阵的混合舰队，虽然看来行动有些许不统一，但却也能快速地收敛阵形，变化成漏斗状。突进的帝国军如今又遭受来自同一方向多层的光束攻击，终于逐渐地在白热的能源浊流当中消失了踪影。而来自后方的，又有亚典波罗等人近乎狂热的攻击，受到胜利在握的驱使，施展出杨舰队炮战的特色，所有火

力均往局部地区集中，帝国军于是无可奈何地被一步一步带入死亡的深渊当中。

※※※

碰到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一般无能的指挥官，可能会气急败坏地下令“舰队的前半部与前方敌人作战，后半部与背后敌军作战”，却反而能够杀出重围扭转危机，在一片杂乱无序的混战当中，获得意外胜利的机会也说不定。但是坎普本身却是一个同时具有用兵家的作战实绩与自负的男子，要他放弃一个舰队指挥官所应尽的权限与义务而发出这样不负责任的命令，是绝对辨不到的。

副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虽然已经感觉到绝望的黑色蛀虫正逐渐地在啃噬着自己的心，但仍然决意要善尽其责。即使有无限的后悔，在这样的时刻，如何努力地去防止舰列的崩溃，拯救我方的部队，才是他眼前的当务之急。他自指挥席当中站了起来，一道又一道地发布敏锐准确的命令，尝试着要脱离险地。但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是减低了战况恶化的速度。

但这样的努力终于也到了极限。坎普以及缪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己方同僚的舰艇一艘接一艘被炸裂成为火球，战线与司令官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已经等于零。帝国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而摇摇欲坠。

“不许退后！”

怒吼着的坎普，额上的汗水成圆珠状地挥洒而下。

“坚持住！不要放弃！还剩一步，只要再一步，整个银河系宇宙就是我们的了！”

【V】

坎普所说的话，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夸大。因为同盟军战线的背后，伊谢尔伦出口的那一方，呈现毫无防备状态的恒星与行星所形成的星海，此时正敞开着。

只要同盟军防卫的战线一旦被突破，坎普与缪拉或许就可以率领旗下舰队闯进同盟的领域当中。到了那个时候，守护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军该作何行动呢？如果来追击坎普和缪拉的话，整个回廊将空空如也，一旦米达麦亚或者是罗严塔尔这两位在第二线待命的帝国军名将杀到回廊来的话，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加以阻挡，届时伊谢尔伦回廊

将成为帝国军征服银河系宇宙的通路，而同盟军在这段历史的角色或许会受到后世人们的耻笑吧！

就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为了迎击势必会杀到的敌方第二波舰队，而无视坎普与缪拉的入侵，继续保卫回廊的话又如何呢？如样这样的话，那么坎普与缪拉势必会理所当然地尽情破坏无多大自卫能力的同盟各星系，甚至进一步攻略首都海尼森。而更有可能的是，坎普与缪拉会占领靠近伊谢尔伦回廊的星系，等待不久之后将到来的时机，也就是待帝国军第二波舰队入侵回廊的时候与之相呼应，由前后两头夹击回廊内的同盟军。这对帝国军来说是几乎是一种必胜的战法，而同盟的一方，却是只要稍加想像，就不能不立即感受到一股钻心刺骨的痛苦。

对于这一股不能不立即感受到的痛苦——杨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深刻的懊悔。因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无论如何，到了最后，即使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消灭了，人总是要活着。只是不能再称为“国民”，而只是“人”。国家消灭之后，最为困扰的莫过于寄生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枢的那一伙人，若只是为要讨好他们那些人，而要所有“人”来牺牲的话，宇宙之中任何角落都找不到这个道理。尽管这是杨威利个人的想法，但他确实没有理由要一个人杠起国家兴亡所有的责任。

帝国军当中，一直到最后仍不相信败北的无疑是坎普，但是尽管他个人全身上下充满了不屈不挠的斗志，其他的幕僚和士兵们却已经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般地疲软。

看着萤幕上一艘一艘被破坏而燃烧起来的己方舰艇，他们脸上的血气愈来愈稀薄。

“阁下，抵抗已经不可能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只能等死或被俘虏了。虽然很难启齿，但是我还是得说，我们应该要撤退了。”

参谋长费赛尼亚中将脸色苍白地作了上述的进言。

坎普灼热的眼神瞪视着参谋长，几乎要破口大骂，但最后还是没有失去理性。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以强忍住心中抑郁的表情，百般无奈地看着帝国军数量逐渐地减少，战线也愈缩愈小，在临终垂死的边缘痛苦地挣扎着。

“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有那个东西……”

费赛尼亚忽然生成一股异样的感觉，在他眼里看来，嘴里咕哝自语的坎普脸上好像恢复了生气。

“还有最后的一个方法！利用那个东西来摧毁伊谢尔伦要塞！舰队战是失利了，不过还不到全面失败的地步！”

“您所说的那个东西指的是什么呢？”

“秃鹰之城！就用那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撞击伊谢尔伦要塞！这么一来，伊谢尔伦当然是禁不住一击的。”

听到这番话之后，费赛尼亚心中的疑惑变成了确信。即使是像坎普这样富有指挥官的能力和度量的男子，在思虑极度匿乏的时候，精神上的状态也会失去平衡……。但是坎普却仍然冷静且充满信心地向全体舰队发布了撤退回秃鹰之城的命令。

※※※

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与救援部队最后终于会合了。

“梅尔卡兹提督，真是无以言谢。”

杨深深地敬了一个礼。通信萤幕上映着梅尔卡兹那稳重的面容。在两人的背后，无数军用扁帽在空中飞舞着，“胜利！胜利！”这些单调但却热情的叫声一直不断地持续着。

梅尔卡兹说：“让我为你介绍最大的功臣吧！”说着，将一个人拉到画面上来。

“杨提督，欢迎您回来！”

是那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

“是尤里安啊……”

杨见到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虽然事前也想过这个可能性，但料不到这名少年竟真能做出令监护人讶异的事来。而在同一时候，警报声又响了起来，将杨由奇妙的困惑不解当中解放了出来。

“秃鹰之城开始移动了！”

监控员的报告声中，隐约地有着一些恐惧。

同盟军的欢喜，由沸腾急降到冰点。完全的胜利尚未属于他们。

“它正朝向伊谢尔伦的方向前进！难道……难道是想要让两个要塞互相撞击？”

“终于想到了……不过，太迟了。”

菲列特利加的视线，在杨喃喃自语的侧面上探寻着。杨的声音当中，竟然有着些许同情的意味。

事实上，杨是有些同情敌方的司令官。以要塞来撞击要塞的这种战法，在正常情况下，凡是一般正统派的用兵家是不会想得出来的。如果不是杨，或者那个无与伦比的战争天才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会考虑到使用这种战法的无疑是个平庸的外行人。正统派的用兵家一般认为要塞的存在和利用价值在于拥有强大的火力和装甲，可以和敌方的要塞抗衡。对于将要塞本身当作是一枚巨大的炸弹的作法，则认为根本是一种匪夷所思的奇想。杨不得不为那位在穷途末路之下只好采用这种奇想的司令官心中所经历的矛盾挣扎感到悲哀。但事实上将他逼进这穷途末路的就是杨自己，人们或许会认为杨的想法根本就是一种猫哭耗子的伪善。但喜欢这样说的人，还是让他去说吧！

秃鹰之城要塞，带领着帝国军的残存部队，十二个航行用的引擎全力发动，正朝着伊谢尔伦要塞逼近当中，就好像是在黑暗的虚空里，一只巨大的秃鹰正静静地舞动着双翼，这动作震撼了全体的同盟军，所有的人惊异地嘴巴半张着，在舰上和要塞上的萤幕的前面，瞪视着眼前这令人难以置信、非比寻常的景象。

在秃鹰之城上面的，有坎普及几个幕僚、航行要员、医务兵等约有五万人之多，而其他的将兵，则在缪拉的指挥之下，分乘在要塞外围的各个舰艇上。要塞当中，所有脱出用的太空梭都在随时发射的状态下伺机而发。随着秃鹰之城一分一秒地推进，坎普愈发洋溢着反败为胜的自信，注视着前面显得愈来愈大的伊谢尔伦要塞。但就在这个时候，同盟军舰队的杨威利下达了指示——对于那个要塞，舰炮并不管用，只要瞄准那些正在发动当中的航行用引擎就行了，而且所有的炮火只要集中在其中一个，也就是行进方向左边的那一个即可。

各舰艇上的炮术士官们，纷纷飞扑到操作席上去，瞄准了狙击点。命令相继发出。

“射击！”“射击！”“射击！”……

数万道的光束，全部集中在单一个普通航行用的引擎上，这威力足以使引擎的复合装甲外壳产生龟裂，第二次齐射的时候，则一举将原有的龟裂加以扩大，接着爆裂开来，白色的闪光四处飞散。

接着下来的一瞬间，秃鹰之城停止了持续的前进，巨大的要塞开始呈现不稳，开始急遽地打起转来。

宇宙船的引擎推进轴，原则上必须严密地贯通整个船体的重心。这就是为什么宇宙船无论大小，基本上都是采用圆或者是球体这种上下、左右呈对称的形状。如果违反这项法则的话，宇宙船不但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而且会变成以中心点为重心不断地打转。虽然这个时候只要将整个动力装置关掉即可，但即使动力是停止了，也会因为惯性的作用而一直继续回转下去。在这段期间内，所有的管制机能均宣告瘫痪。

持续打转的秃鹰之城，冲进外围的帝国军残存舰队里面，刹时间数百艘的舰艇被吸到回转的漩涡当中，被破坏、被吹走了。透过通信回路，可以听到无数重叠的惨叫声，但都好像被挥动着的刀斩断了似的戛然而止。要塞本身也因与舰艇之间不断地相互撞击而受到创伤，又在这个时候，从伊谢尔伦要塞当中，“雷神之锤”齐射，突破了秃鹰之城的外壁，这是最为严重的致命伤。

“看到了吗？这真是杨提督的魔术啊！”

同盟军的士兵异口同声地叫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也与其他的士兵一样，对上司充满了赞叹。

如果除了杨以外，还有其他人会想到采用这种战法的话，菲列特利加或许会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杨为了摧毁装甲和火力都和伊谢尔伦要塞不相伯仲的秃鹰之城，自一开始就想到除了破坏那航行中的航行引擎，使推进轴的位置偏离之外别无他法，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使要塞航行移动，而要迫使要塞航行，就非得先将敌人追到让他们觉得只有使要塞撞击才能反败为胜的穷途末路当中。到了最后，杨就成功了——就像杨过去在战场上获得的无数次成功一样。

※※※

秃鹰之城要塞，此时出现了死亡的痉挛。沿着内部的配电路，多起的爆炸与火灾同时发生，热气和烟雾超过了空调系统所能处理的范围，弥漫在要塞内的所有地方。浑身都是汗与灰屑的士兵一面不断地咳嗽，一面蹒跚而行，在他们的脚下，被血泊浸湿全身的战友趴着一动不动。连中央指挥室也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但坎普并未自指挥席上离开。

“赶快……让全员撤退。”

费赛尼亚参谋长感到喉中一阵干涩，一时僵硬的无法传达这道命令。

“阁下您呢？”

坎普苦笑着。

“我已经没救了，你看看这个。”

坎普的手正压着右边的侧腹，鲜血不断地涌出，并且还可以看到一段因折断而刺穿出来的骨头，恐怕内脏也受到了很重的伤害。爆炸发生的时候，壁面的破片乱飞刺中了他巨大的躯体。

费赛尼亚不禁要黯然神伤。去年，就是在这个要塞上，不败的骁勇将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英年早逝。这个秃鹰之城原本是为贵族联合军所有，难道是以前主人阴惨的怨魂，将莱因哈特麾下的名将一一拖进万劫不复的地狱……？迷信的恐惧支配着参谋长，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所幸秃鹰之城这种不祥的生涯终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不久，费赛尼亚踉跄地走出指挥室，死者的双眼目送着他。

“全员立即撤退！撤退——”

警报声持续地响了起来。

满身伤污的残存者，纷纷爬上脱出用太空梭的专用艇上，一架太空梭上的人员还不到规定人数的一半时就急不及待地想立即发射，有好几个人紧紧地抓住太空梭的机体。

“快要发射了！你们这些人不要碍事！”

“等一等！让我们上去吧！不要把我们丢在这里自己跑掉啊！”

“叫你们滚开……”

舱门打开了。士兵们正期待能让他们登上太空梭，一群人一窝蜂地挤了上来。

但哀号声充斥了整个室内的空气。较早登上救生太空梭的士兵，居然挥动着雷射刀，斩断后来也想登上来的士兵的手。那名士兵被斩断了一手之后，顿时失去了平衡，由太空梭的搭乘口跌落到下面的座台上，稍后赶过来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拔出腰上的光束枪，击中了那个手持雷射刀的士兵的脸。

一场逃亡的大恐怖就此拉开了序幕。对生存的欲望及对死亡的恐惧急速攀升至疯狂的境地，原有的理性早就不知所踪，战火前后左右展开，自己人和自己人互相殴斗对射，对倒在地上的人不加理会地用军靴加以践踏。

就在几个士兵紧捉住机体的情况下，太空梭强行开始滑行。一颗手提式加农炮的炮弹被射向太空梭，轰隆巨声顿时响起，橘红色的火焰团团地包围住整个操作席。被扯断的断脚残臂被爆风刮起，在空间中狂乱地飞舞着，太空梭化成了一团火，冲进一整群的士兵当中，士兵们就好像是杂草一般地被砍倒，被割断，喷出的血被热气蒸发掉水分，形成赤黑色的血块，牢牢地粘在灼热的地上。

突然间赤红色的景象蓦地产生变化，化成了白热一片。秃鹰之城要塞的核融合炉在那一瞬间爆炸了！

超高热的暴风将所有的残存者刮起，又重重地甩落到墙上、地上……，转眼之间均悉数加入了死者的行列。就在秃鹰之城要塞所在的位置上，突然诞生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强烈光云。见此情景急速往后退的同盟军各个舰艇上的萤幕，立即启动了入光量调整系统的全部机能，没有任何人能够直视那强烈的光云。这团对人类视线造成威胁的强光，持续了一分钟以上的时间。

当爆炸所引起的最后余光消失之后，宇宙又回复到原来的黑暗。杨注视着萤幕，保持原先坐在桌上的姿态，默默地摘下了军用扁帽，面对着遭到失败毁灭的敌人，不禁俯首怅然。他非常的疲倦，胜利总是使得他非常地疲倦。

【Ⅵ】

秃鹰之城的爆炸，对受伤且精疲力尽的帝国军而言，无疑是最后的一击，残存兵力的八成左右，被卷进了人工行星的毁灭当中，遭到了与总司令官相同的命运。侥幸从鬼门关逃出来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好无伤。

受到了爆炸的冲击，奈特哈尔·缪拉的身体被吹了好几公尺远，撞在那裸露出计量仪器与零件的墙壁上之后，摔落到甲板上。拼命地将一时愈来愈遥远的意识拉了回来，他想要出声叫军医过来，但近乎窒息的痛苦，在他的胸口开始发作。

原来有四根肋骨因猛烈撞击而折断，尖尖的末梢刺穿了肺叶，几乎使得他无法呼吸，差点昏倒，当然也就无法出声了。

缪拉强忍着剧痛与近乎窒息的痛苦，深深地缓缓地把空气吸进去，可以听到骨头碰撞的声音，胸腔膨胀之后，肋骨接合了，肺部自压迫当中被释放，身受重伤的副司令官终于成功地发出声音。

“痊愈要多久时间？”

缪拉以痛苦但却不失沉着的声音，对着那个自己脸上也流着血，匆匆忙忙跑过来抢救的军医问道。

“副司令官您真是不死之身啊！”

“说的好，就用这句话来做我的墓志铭吧！到底，痊愈要多长时间？”

军医一边检查一边数着——肋骨有四根断折、脑震荡、裂伤、跌打损伤、擦伤、还有外伤的出血以及内出血，军医保证三个月内可以痊愈。

缪拉拒绝被移到医务室当中，所以备有医疗设备的病床被搬到舰桥上来。他一边接受着电子治疗、极低温保存血液的输血、以及镇静剂与解热剂的注射，一边与勉勉强强好不容易由秃鹰之城上脱逃出来的费赛尼亚中将会面。

“坎普司令官怎么样了？”

面对这个问题，满身伤痕的费赛尼亚悲痛的无法立即回答，但终究还是必须要说出来的。

“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

“坎普司令官要我传话给您。他是这么说的——代我向缪拉道歉。”

缪拉陷入一阵带电的，几乎令对方感到害怕的沉默中。不久之后，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床单，以微弱的声音悲愤地喊道：“奥丁大神在上，请您照鉴。我势必要为坎普提督报仇！将杨威利的首级提在我这只手上！——现在不成，我没有这个力量，与那个家伙差得太远……，但还是请您看着，将来有朝一日……！”

缪拉咬牙切齿地说完之后，多少沉着了一些，接着将副官叫到床边来。

“准备向全舰队广播。嗯，不要画面了，只要把声音传达出去就行了。”

因为声音即使可以控制，但是却不能让士兵们看到这身受重伤的样子。不管说的话是如何地雄壮威武，只怕一旦士兵们看到浑身包满绷带的司令官的时候，也会大受影响而士气不振吧！

不久之后，这些被打败的帝国军的生还者们，透回通信回路，听到了那位年轻副司令官的声音，那声音虽然并不是很有力，但却非常的清晰，充满了理性与坚强的意志力，有着将他们从绝望带往希望边缘的效果。

“我军战败了！但是司令部还存在！司令部答应将全体官兵，活着带回故乡去，谨守荣誉和秩序，大家应该都希望能井然有序地踏上归途吧……”

离开故乡的时候，拥有一六○○○艘舰艇的帝国军，现在却只剩下二十分之一，开始了艰苦的败走，同时还要应付背后敌军紧逼而至的追击。尽管如此，舰列并未全面瓦解，而且可以维持着团体的秩序。这无疑是身在病床，但仍全力指挥的缪拉的功劳。

※※※

“前方有舰艇群接近！”

听到报告之后，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注视着舰桥上萤幕。他的旗舰“人狼”的所在位置比舰队的先锋集团还要居前，这种一马当先的举动，正说明了其英勇名号确实是名符其实。

一级备战状态已经传达至全舰队，信号也已经发出。

“停船！否则将受到攻击！”

过了悬疑的一分钟之后，米达麦亚知道了前方接近过来的是己方败走的舰队。米达麦亚下令将萤幕扩大投影之后，不禁为那惨不忍睹的景象叫了出来。透过通信萤幕，全身包满绷带的战友缪拉横卧在病床上，听他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后，“疾风之狼”垂下了肩膀沉痛地说道：“坎普死了，是吗？”

当他闭目为战友祈求冥福之后，突地张大眼睛，米达麦亚全身散发出锐不可当的气势。

“你先回后方去向罗严克拉姆公爵覆命吧！好好养伤！为坎普的复仇之战就交给我们了。”

通信切断之后，米达麦亚回头重新面对着部下们。无论由何种角度看来，这位身材短小的司令官，都像是一位巨人似地压倒了所有的部下。

“以最大的战速前进！”“疾风之狼”下达了这项指示。“对追杀缪拉的敌方先头部队施以迎头痛击！要争取时间，速战速决，急袭之后立刻离开！继续让战火扩大的话，在现在这个时刻是没有意义的。拜耶尔蓝！布罗！德洛伊杰！照刚才的指示行动，知道了吗？”

幕僚们以敬礼回覆之后，分头进行布署，同时将整个状况透过通信传给了后面的罗严塔尔。

当罗严塔尔的副官艾密尔·冯·瑞肯道夫将米达麦亚的传言带到之后，金银妖瞳的年轻提督重重地点了点头，发布了与战友相同的命令。

“是吗？坎普已经死了！”

他也同样地咕哝自语，但那表情和语气与米达麦亚有着些许微妙的差异，应该说像是毫不在意的样子。他心想，即使有毫无胜利因素，却仍可以取得胜利的例子，但是绝无不具有败北因素，却在最后遭到败北的例子。坎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本来就应当失败。罗严塔尔认为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余地。

※※※

伊谢尔伦要塞，就好像是同盟建国庆典与达贡战胜纪念日同时到来一般，整个地沉醉在一片欢喜和狂热之中。仅剩的香槟酒喧闹地被打开、不是战斗员的人，一回到家中将行李放下，为了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兵，立即又再度地飞奔出家门。卡介伦与先寇布在中央指挥室一面看着主萤幕，一面轮流喝着整瓶的威士忌。

但是杨并没有踏进伊谢尔伦要塞的大门。虽然曾严令穷寇莫追，但阮少将和雅拉肯少将，合计五○○○艘以上的舰队仍执拗地对败走的敌人穷追不舍。他们在通信状态尚未完全恢复的状态下，并未接收到

杨的命令，就这样地咬住败走的敌人不放，兴高采烈地加以追击。而杨首先得把他们带回来才行。

陶醉在全面胜利当中的阮等人，完全不知道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正在前方，摩拳擦掌地等着他们前来自投罗网。

# 第九章 意志与野心

【I】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四月至五月间，银河帝国军和自由行星同盟军在伊谢尔伦回廊发生的攻防战，战术上有许多话题和教训在后世广为流传，但战略上则被认为毫无重要意义可言。然而，这场攻防之战帝国军若是获胜，后来人类的历史无疑势将改写，至少像尤里安·敏兹这个原本微不足道的人物，能够一跃登上历史的舞台，全拜今年的这场战争之赐。历史上，没有一场战争不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帝国军挽回了一部分颜面。争先恐后、漫无章法地穷追帝国败军不舍的阮邦修和山卓·雅拉肯这两位少将的舰队，丝毫不知道大难临头，一无所觉地被诱进到帝国军预先设好的、巧妙地结合了细密和大胆的陷阱当中。

“敌军自背后来袭！”

监控员惊慌失措地喊道，粉碎了同盟军的胜利大梦！阮吞了吞口水，自指挥席中站起来，只见在回廊的天顶顶端方向，帝国军自不能航行的危险地带迅速俯冲而下，阻断了同盟军的归路。这是渥佛根·米达麦亚指挥的最精锐部队，阮和雅拉肯先前以为是战败遁逃的残余兵力，实则是米达麦亚舰队的后半部，为引他们上当，故作后退状。

※※※

“为坎普提督报仇！一艘都不能留，给我杀个精光！”

米达麦亚所下的不是命令，而是煽动。稳操战术成果的他，此刻已不需要步步为营地下达细微的指示，只消算准时机便可以了。

在此同时，拜耶尔蓝中将所指挥的舰队也不再伪装逃走，打开了全部炮门对准卒不及防、来不及刹住前进势头的追击者，舰炮齐射。

同盟军的舰队有如一头撞到一面巨大的光壁上。

高密度的能源分子与超合金分子，以亚光速的相对速度相互冲撞，刹那间，一方被消灭了，撕裂的舰体和四散的人体，在无声的悲鸣中，布满了宇宙空间。同盟军的舰艇，或蒸发化为虚无，或爆炸四

处纷飞，或断成两截在宇宙中翻腾，在帝国军阵前交织出死亡的锦绣图腾。

目击这一切的人，全都噤声地看着眼前这华丽辉煌的光影之乱舞，其中也不乏有人是纯粹抱着“美与善之间本就毫无关连”的心态，兴味盎然地观赏着这幅凄美的景象。

前后挟击同盟军舰队的帝国军，齐声合唱出死者的挽歌：第一小节，负荷过重的能源中和磁场破裂；第二小节，贯穿舰体的复合装甲；第三小节，舰艇爆炸；于是一首挽歌就这样戛然而止。

※※※

“下面！快！往天底方向逃走！”

雅拉肯绝望地嘶喊。同盟军的残余舰只为了躲避自上而下的残酷攻击，争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顾不上抵抗，像一头被猎人追捕的负伤野兽一般，慌不择路地朝天底方向拔足狂奔。

然而，这只是稍稍移动他们的墓碑座标而已。在他们的去路上，和米达麦亚并肩齐驱的帝国军名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早已埋伏以待，在指挥官指示下，全舰队的主炮均填满能源，张牙舞爪地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准备让他们浴身在火海中。他们尖锐的目光杀气腾腾，眼看着同盟军像自杀似的一涌而下。

“所有主炮齐射！”

罗严塔尔一声令下，无情的炮火连珠齐发，场面壮观，摧枯拉朽地击溃同盟军的舰列。光剑将他们劈开、击碎，为了某种目的而制造的金属和非金属物体，如今碎裂成数以亿计毫无意义的破片，在虚空中飘散开来。

这是一场一面倒的战斗。狼狈万分的同盟军，指挥系统欠缺统一，只懂漫无目的地四处乱窜。反观帝国军兵力雄厚，战术层出不穷，指挥官人才济济，整体配合完美无暇，在在显示出帝国军胜券在握。而面临死亡的人，显然再没有机会记取这次的经验教训，作为将来的借镜了。他们被追赶、被粉碎，最后只能袅袅散放出比萤火更细微的光芒，终至完全消失。

“这些乌合之众真的是杨威利的部下？亚姆立札会战时并不是这样的！”“疾风之狼”颇为不悦地自言自语道，表情显得有点失望。一旦失

去杰出的总司令官，军队就会如此一蹶不振吗?

被六道能源光束同时击中，在爆炸的光芒漩涡中，阮邦修少将连同他的乘舰一起自这个世上消失了。

山卓·雅拉肯少将虽然比阮多活了些时候，但也仅有五分钟吧，最多也不超过十分钟。光子飞弹直接击中雅拉肯的座舰，舰艇一折为二，包含舰桥的前半部，撞上一艘己方的巡航舰，同时爆炸开来。

“又有敌军舰队！这次更多，超过一万艘以上！”

当此报告传至时，战场上剩下来的，可说人人皆胜利者。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透过通讯萤幕对话。

“听到了吗？罗严塔尔！”

“杨威利本人可能也在其中，怎么办？你要继续打吗？”

“这个……虽然很想和他较量，不过，如今再战也没有意义了！”

战况不利的话，杨一定会逃到要塞里去。更何况帝国军的战线和补给线，差不多已达界限了，应该趁敌军主力到达之前赶紧撤退。两人达成一致的决定，虽然这一点点的胜利尚不足以弥补坎普和缪拉的惨败纪录，但若无视战况演变，一意孤行，最后将难以收场。

米达麦亚忍不住摇头叹息。“动员千万大军甚至要塞，辛苦筹谋数千光年的长途远征，所换得的代价竟然是一败涂地，独独造就杨威利一个人的威名吗？哎！”

“唉！战场上是没有百战百胜的——这倒是和罗严克拉姆公爵所说的没两样。暂时撤退吧，杨威利的人头总有一天会落在你或我的手中！”

“缪拉也很想要吧？”

“哈！看来今后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了！”

露出无畏的笑容，两位青年提督立即着手准备撤退。把全舰队编成以一○○○艘为单位的小队，一队在退时，随后的一队负责掩护其背后，井然有序地撤出战场。先遣部队由米达麦亚率领，同时负责调整全体舰队的秩序，断后的部队由罗严塔尔指挥，采取逆袭的态势，以防同盟军攻来，漂亮地完成整个撤退行动。

※※※

就这样，当杨威利转乘战舰休伯利安，率梅尔卡兹一行人抵达时，放眼望去，满目皆是己方的舰艇残骸和远处的点点光群。杨没有下令追击，他指示立即救出生还者，返回伊谢尔伦要塞。

“看到了吗？尤里安！”

望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杨喟然长叹道：“这就是名将的战争手法！抱着明确的目的，一旦达成之后，就应脱离，不该再恋战。打仗就得这样才行！”

阮和雅拉肯就是欠缺这一点，这恐怕就是杨的言下之意，只是不能在此种场合说出来罢了。

帝国军——应该说莱因哈特军的人才，可谓多如过江之鲫啊！倘若年轻的红发勇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的话，杨要获胜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当然，这已是不必再担忧的事了……

“格林希尔上尉，向全舰队传达归返命令。”

“是！阁下！”

“还有，尤里安，好久没有喝你的红茶了，给我冲一杯好吗？”

“没问题，阁下。”

少年飞奔出去。

“尤里安真是了不起呀！”

梅尔卡兹对杨说道，语气沉稳而恳切，他只是想将尤里安看破帝国军策略之事，传达给这位稍微脱线的监护人。

“尤里安哪……”

杨掀起军帽，搔搔黑发，杂乱的头发又长长了些。审查会期间，有人曾无聊地挖苦他道：“一点也不像军人的发型，帮你理个凉快发型，怎样？”

“你知道吗？我一直不想让那孩子成为军人，不过，事实上，即使我命令，他也不会放弃。”

“那样有违民主的精神哦！”

梅尔卡兹开玩笑道，杨只得礼貌性的笑一笑。其实杨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因为就种种迹象显示，这一天——杨不能再阻止尤里安往军人的路上迈进之日——终于来临了！

【Ⅱ】

费沙的首都，夜色轻笼，原本应是躲避黑暗的休息时间，但费沙的居民并不是简朴的原始人，即使在夜里，各种活动依然热络地进行着。

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宅邸灯火通明，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进出出，俨然是另一处人类杜会的中枢地带。

鲁宾斯基并没有像神祇一般地受到崇拜，也没有像天使一样受到爱戴，人们尊敬他，只因他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统治者。

有一天晚上，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来到他的书房，向他报告一件事，一个世纪以来，一向保持均势的三国——帝国、同盟、费沙，势力比率终于改变了。

“正确数值要到明天中午才能计算出来，我大略看了一下，比率是这样的，帝国四十八，同盟三十三，我费沙则约变成十九了！”

帝国的门阀贵族势力几乎被一扫而光，下级贵族和平民阶层的人才逐步被网罗登用，促进了人事的新陈代谢，也消除了政策的闭塞感。同时，随着贵族所独占的财富重新分配，各项社会投资大幅增加，经济活动也热络起来。另一方面，旧贵族虽然因而穷困潦倒、苦不堪言，但受惠的却是绝大多数的民众，因此并没有造成社会问题。只是缺乏生存能力的旧贵族，最后势必会渐渐被社会淘汰。

而同盟的国力则出现令人不忍卒睹的低落惨状，前年亚姆立札会战大败和去年内战的打击，是其主要原因。在这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军力急转直下，减少了三分之一不止。更令人忧虑的是，社会维持体系也逐日式微，各行各业意外事故的发生率大幅提高，市民对政府的信赖度更是一落千丈。

又加上消费物资所带来的压力，生产量减少、品质低劣、价格上升——三者合一，加快了步向毁灭的速度。

“要不是亚姆立札会战时败得那么凄惨，同盟的国力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占领伊谢尔伦之后，他们应该采取和平攻势，将帝国内的旧势力和新势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效地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外交成果。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贸然发动毫无胜算的军事行动，最后把自己逼进丑态百出的窘境！他们的愚蠢简直是罪恶！”

此外，由于与帝国长期对立，无法削减军事开支，更不能缩小军队规模，造成现在同盟经济的窘境，莫此为甚！因为同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必须投入到军事支出。

一般而言，平时军事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最高不应超过百分之十八。至于战时如何呢？以战败前夕的交战国而言，有时可超过百分之百，这时，过去的积蓄将被啃蚀殆尽，由于消费远超过生产，所以经济亦将由贫血状态步向死亡。

“但愿同盟能长此以往下去，当他们的国家经济破产之时，也就是我费沙接收同盟之日！然后，迫使帝国承认费沙在同盟的权益，届时，宇宙事实上已经掌握在费沙的手中了！”

对于年轻副官的滔滔雄辩，鲁宾斯基默不作答，只是流览着手上的资料，隔了半晌才说道：“总之，多留几步棋，从中留下最有效益的就行了！”

“我知道！该做的，我都安排好了，请放心！对了，帝国军的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该怎么处置？”

“关于这个问题，我正想问问你的意见哩！”

被反问回来，年轻的副官立刻明快地答道：“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还不自量力地对我们扩大要求，不如趁现在把他给甩了！”

他一度闭嘴观察自治领主的反应，然后意志坚决地放言道：“相关的文件已准备妥当，只要征得阁下的同意后，随时都可以交到帝国司法部的相关人员手中！”

“好！马上去办！废物不速速排除，污水将堵塞不通！”

“遵命！”

下达命令的人和接收命令的人，似乎都不把胥夫特当人看，一旦对方失去利用价值，便将其弃若敝履，其冷酷无情可见一斑。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对了，明天不是你母亲的忌辰吗？你可以休息一天！”

自治领主冷不防对他这样说，年轻的副官斜嘴一笑，这种笑并不代表任何意图，只是他的习惯而已。

“啊呀！阁下连我个人的事情都这么关心，我真是受宠若惊！”

“理所当然而已……你是我血脉相连的至亲嘛。”

盖塞林格的上半身不禁微微一晃。

“……您都知道了？”

“我对不起你的母亲。”

自治领主与副官——这对父子互相静静对望着，没有丝毫温馨的气氛，父子之间彼此的关爱早已干涸，而各自带着不同的表情。

“您还记挂在心上吗？”

“啊！一直都……”

“我母亲在另一个世界若听到这番话，一定会很高兴。我代她致谢！不过，其实，您大可不必放在心中。当年，在三餐不继的穷人家女儿和全宇宙财富屈指可数的富豪千金之间，换作是我也会与阁下……嗯……和阁下作同样的选择！”

鲁宾斯基的儿子有点不知所云，但不出数秒，立即又恢复常态。

“……我只是个刚从大学毕业，不知天高地厚的庸才，您却将副官的重任交给我，是因为您对我的父子之情吗？”

“你真这么想？”

“我不敢奢望！我对自己的能力，多少有点自信，因此我认为您是认定我的能力才选上我的。”

鲁宾斯基面无表情地望着气势昂然，侃侃而谈的儿子。

“在内心里，你跟我太像了；外表上，就像母亲……”

“谢谢！”

“费沙元首的地位不是世袭，想成为我的继承人，不是靠血脉，实力和声望才是最重要的！花点时间，培养本钱吧！”

“您的话，我会铭记在心！”

鲁伯特·盖塞林格躬身行礼，或许他是为了躲避父亲的视线而掩饰自己的表情，但相对的，这样一来，他也看不到父亲的表情了。

不久，鲁伯特·盖塞林格自父亲——自治领主的跟前告退。

“实力和声望，哼……！”

鲁宾斯基的儿子，抬眼望着父亲宅邸的灯光，发出不屑的低语。

“为了达到目的，你尽管为所欲为吧！自治领主阁下！自己不花任何工夫却叫我做这做那，真是矛盾哪！别忘了！我是你的儿子啊！”

透过侦测电视的画面，鲁宾斯基看着搭上地上车离去的儿子。他没有叫佣人，自己动手用杜松子酒和蕃茄汁调配鸡尾酒，做成一杯“血腥玛丽”。

“鲁伯特和我太像了！”

鲁宾斯基指的是野心勃勃、富有霸气、冷静、善于思考、工于心计，必要时会不择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排除任何挡在自己前面的障碍……

这种危险人物，不能放在远处任其自由行动，必须置于身边，就近监视和控制。正因为如此，鲁宾斯基才提拔他为副官。

或许，鲁伯特的资质远在父亲之上，但父亲却比他多出二十年以上的阅历经验，相差了这二十年以上的人生经验，并非是光靠天赋的才能就可以弥补得了的。为了赶上这段差距，鲁伯特势必要付出莫大的努力吧！但是结果他又能得到什么呢？这仍是个无人知晓的未知数……

【Ⅲ】

在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两位提督的保护下，打了败仗，只剩下顶多七百艘舰艇的伊谢尔伦回廊派遣军终于班师回朝了。经过这次惨烈的战役，帝国军总计损失了总司令官坎普上将、一万五千艘以上的舰艇、一百八十万以上的官兵、还有秃鹰之城要塞，几乎可说是全军覆没。

在以往的历史中，帝国军——特别是莱因哈特及其部下们，从来就没有过类似这次一败涂地的纪录。虽然在亚姆立札会战中毕典菲尔特的“黑色枪骑兵”舰队曾被杨威利打得七零八落，但这不过是大获全胜中的一个小小挫折罢了！在这场战役的最后，尽管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也曾经对穷追不舍的敌军予以强力的反击，但这只代表一个小战术的运用成功而已，并不能挽回作战全面大败的事实！

许多人都预测罗严克拉姆公爵一定会把生还归来的副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骂得狗血淋头，严加惩处。

而当缪拉头裹着带血的绷带赶赴元帅府向莱因哈特负荆请罪时，他跪在年轻元帅的面前说：“下官承蒙阁下您委以重任，如今却未能达成任务，不但损兵折将，还使得司令官坎普提督因而战死沙场，大败

而回，此罪真是万死不辞，现在我却还厚颜活着回来，是为了报告事情经过，以待阁下裁处。只求您能从宽处置其他的部下，所有的罪过都让下官一人承担……”

深深俯首的同时，赤红的鲜血自绷带渗出，流到了脸上，但缪拉仍动也不不动。

莱因哈特用他那冷峻的眼神凝视着这位战败的提督好一阵子，终于在所有大臣的面前说话了：“卿无罪！你这次打了败仗，下次再带罪立功就行了。这次长途跋涉，也够你辛苦的。”

“元帅……”

“我已经失去坎普提督了，现在更加不能再失去你。好好养伤吧！静候回复现役的命令。”

单膝跪地、深深低下头行礼的缪拉，头部伤口未愈，再加上长期身心受到痛苦煎熬及情绪上的紧张，此时忽然之间松弛了下来，以致他还未开口答话就猛然地失去知觉，身体笔直地往前倒了下去，匍匐在地上。

“来人！立即将缪拉提督送到医院！另外，追封坎普为一级上将！”

就在莱因哈特下达其它善后命令的同时，他的亲卫队长奇斯里已和部下合力将缪拉送往医院去了。看到这位年轻的主君如此宽宏大量，所有在场的大臣都松了一口气，感到相当高兴。

其实，当莱因哈特得知部下惨败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相当愤怒的。他认为即使战况不利到我方不得不撤退的地步，也不至于使兵力折损九成以上！所以当他听到此一消息时，气得将手中酒杯摔在地上，并且立刻回到书房。他心里想着一定要严惩缪拉，不过，当他看到镜中自己胸前的坠子时，他又想起了已经死去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曾经在亚姆立札会战后，向他进言特赦打败仗的毕典菲尔特。如果他还在的话，一定也会劝他赦免缪拉吧。莱因哈特这样想着，在心里对友人说道：“像缪拉这样的人才真的是不可多得，要他为了无益的战争而死是愚蠢的行为啊！还是赦免他吧！吉尔菲艾斯，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吧？”

※※※

莱因哈特对缪拉虽然宽大，可是他对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上将就没这么好了。他把胥夫特找来，当面问他："我倒想看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莱因哈特一副要对他兴师问罪的样子。胥夫特则仍然自信满满地辩解："在下所提的案子并没有错，作战失败的责任应由统率指挥的人来负起来才对！"

他竟然还死咬着已被赦免的缪拉不放。

英俊貌美的帝国宰相对着他冷笑说："你还在这里浪费唇舌，我并没有说你是因为作战失败才有罪的啊！克斯拉！你过来，告诉他他犯了哪些滔天大罪。"

随着军靴声的响起，有一位军官应声走了出来。

他就是这一年刚被莱因哈特任命为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的伍尔利·克斯拉上将。克斯拉上将那轮廓分明、有棱有角的面孔朝向科学技术总监，以严峻的神态冷然道："胥夫特上将，你已被捕了。罪名是收贿、私吞公款、逃税、不尽职守、泄漏军事机密！"

说完，他把手一挥，旁边六个孔武有力的士兵马上包围了胥夫特，并且将他逼到墙边上去。此时科学技术总监已面如死灰，他之所以闻之色变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罪名是冤枉他的，而是因为料不到这些他所秘密犯下的、自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罪行竟然被赤裸裸地揭发了！

"证据呢？……"

他仍不死心硬着头皮强辩着，但也只是在虚张声势罢了！左右士兵们上前扣住他的手腕，他立刻发出痛苦挣扎的声音。

"把他押下！"克斯拉喝道。

"人渣！"莱因哈特听到他渐去渐远的呼天抢地喊声，忍不住厌恶地骂了出来。这时在他冰冷的瞳孔中，丝毫找不到同情的影子。克斯拉正要退出时，莱因哈特又把他叫进来吩咐道："从现在起，加强对费沙专员办事处的监视工作，让他们察觉也没关系，也许这么做对他们的牵制效果会更好。"

莱因哈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能视实际情况铲除没有存在价值的胥夫特，同时也把握此一契机，让科学技术总监部这部老朽的机器

能适时地注入新血。另外，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密切留意费沙的动向。除掉胥夫特后，费沙将采取什么措施？有什么样的动机？慢慢就可揭晓了。

“费沙这个拜金主义国家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尽管是无足轻重，但费沙自治领的动向确实令人怀疑，但是他绝对不会让费沙的计划和阴谋轻易得逞的。

【Ⅳ】

帝国军统帅本部次长艾涅斯特·梅克林格上将奉命去向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一级上将”的遗族致意感哀。身为提督又同时身为艺术家的梅克林格带着相当感伤的心情前往丧家，只见坎普夫人不住地哭泣，才八岁的长子紧紧扶持着悲痛欲绝的母亲，看到此情此景，梅克林格的心不禁酸了起来。

“妈妈！妈妈！不要哭！我一定会替爸爸报仇的！我一定要把杨威利那家伙干掉！”

“对！把他干掉！”

一旁五岁的弟弟虽不明字意，却仍大声附和着。

看到这种情景，梅克林格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于是急急告辞离开。坎普目前已被追封为一级上将，享有帝国军国葬，同时还加授了许多勋章，他的遗族往后的生活也都有保障，生活绝无困难。不过，即使国家事后所给予追封的荣誉和报酬如此的丰厚，却也改变不了坎普已经死去的事实，他再也活不过来了。

※※※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明白莱因哈特的心中始终藏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若不能填平，她担心莱因哈特终有一天会人格崩溃。

有一天，这位帝国的年轻元帅在餐桌上说道：“不论是白手起家创业的人，或运用智慧巧取豪夺的人，都值得我们去赞赏他，这是不容怀疑的。”

希尔德对于这种看法也有同感，所以她也深表赞同。

“不过，如果一个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来行事，只单单靠着祖荫而垂手继承了权力、财富和名誉的话，那他有什么资格拥有这

些呢？一个人若真正拥有实力时，机会一来就会成功，否则就只有被历史淘汰的份了，我最感到厌恶的制度就是血统嗣继的制度。权力只能落到有资格的个人手中，一代结束后，此一权力不应该单靠血统来继承，而应该凭着实力来获得才对！”

“那么，您的地位和权力，绝对不会传给儿子吗？”

这位帝国宰相看了看脸色有点异样的希尔德，她可能很难想像他将来身为人父的样子吧！莱因哈特收回视线，若有所思地继续道：“继任我位置的人，能力一定要和我一样好，或甚至比我更强才行。而且，也不一定要在我死后才能继任……”

说到这里，莱因哈特秀美的脸孔上已完全没有笑容，他的面部表情使希尔德联想到在寒光中闪烁的钻石，虽然它美不胜收，但是却一点也不温柔，它只让人感到冰冷。

“如果有人想要从背后暗杀我，得手后继任我的权位的话，那么不妨试试看！不过，如果不幸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们可以运用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去想一想！”

他的这番话尽管有如音乐般地被播送出来，可是听者却感到胆颤心寒，莱因哈特说完话后将手中的红葡萄酒一饮而尽。自从失去了红发的朋友后，他的酒量就明显地增加了。

希尔德默然不语。她认为在莱因哈特冷漠的外表下，其实深藏着一颗孤独的心，自从比兄弟还亲的好友吉尔菲艾斯死去，姐姐安妮罗杰也离开他以后，他已经没有能倾谈心事的知心朋友了。尽管有许多部下有能力而且又对他忠心耿耿，但是莱因哈特总是将自己的心紧紧封闭起来。其中奥贝斯坦就是又有能力，对他又效忠的一个。

奥贝斯坦这个人在权术谋略上不流于私情，像个精密运作的机器。若极端地来说，莱因哈特对他言只是一个工具罢了。常这个“工具”征服宇宙，统一人类社会，集所有权势和荣华富贵于一身时，奥贝斯坦势必会以艺术家自居。他将满足地看着自己运用完美的技巧所完成的一幅伟大作品，而这幅作品正是一幅以时间和空间为背景的壮丽历史画。

奥贝斯坦最不愿见到的，大概就是莱因哈特时常怀念他姐姐安妮罗杰以及他的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一位强者表现出脆弱的举动。

奥贝斯坦主张“君主应该是个让他的臣子们望而生畏的对象，不可有亲爱臣子的表现……”。

古代主张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两个，这还是希尔德在念大学时所学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马其维利。在经过数千年的时空交错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似乎想彻底实践此一思想的人奥贝斯坦。迟早，他都可能会促使这个历史上空前的霸主诞生于银河系上。一旦霸主诞生，那个原本还带有多愁善感性情的年轻人就将宣告死亡了。这位绝对霸主的出现，意味着比鲁道夫大帝的高登巴姆王朝还要专制的帝国即将形成，这将是全体人类的不幸，也是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希尔德微感头疼，她突然觉得害怕起来。她在想，说不定自己也会成为奥贝斯坦要斗争的对象。

希尔德下定决心，如果这场斗争不可避免的话，她一定要击败对方，取得胜利。她绝不能让莱因哈特变成“鲁道夫二世”，莱因哈特必须是莱因哈特自己，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仍然是他自己，不是别人。

“已经下定这个决心了！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

希尔德回到家里，她用她那充满活力与知性的深绿色眼眸盯着镜中自己微红的脸孔，一本正经地问自己：“你有胜算吗？加果光是凭着决心就能胜过对方的话，那还有人肯努力做事吗？啊！对了！去看看他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吧！如果吉尔菲艾斯提督还健在的话，我也不需要这样强出头了啊！”

希尔德拨了拔她那短俏的金发，人死已不能复生。但是，这位英年早逝的红发青年，今后还将会唤起多少名将发出类似于挽叹的共鸣呢？

“如果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希尔德想着。

※※※

希尔德的表弟梅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躺在病床上养病。他持续着一点小发烧，汗却不停地流着，光是这一天下来，就已经更换了十几条床单以上。女佣为了给生病的主人解闷，特地坐在病床旁朗诵诗集给他听。

“……我内心有如长了翅膀一般……逃离了重力的魔掌……遨游于太空中……被世人遗弃的母星，昔日绿荫曾如此地苍翠……现在连鸟鸣声也听不见了……”

“够了！出去！”

听到主人没什么力气的命令，女拥有点害怕地合上那本诗集，草率行礼后匆匆离开了，海因里希憎厌地看着这个身体完全健康的人走出门口，微感疲累地呼呼喘着气。

隔了一会儿，海因里希用他那双微微泛着血丝的双眼看着镜中的自己，他发现自己脸颊上有着病人惯有的晕红，而且还不住有汗从咽喉往胸口流去。

这位邱梅尔男爵家年轻的主人心里想着，自己大概活不久了。其实他觉得自己能活到现在——十八岁，已经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了。当他还是个小孩时，每天晚上，他都活在不知道还看不看得见明天早上的太阳的恐怖阴影之下。

他现在对死亡已不再那样感到恐惧了。不过，他还是很害怕在自己死后，人们会慢慢地将自己忘掉。他无法释然地想，自己死后的一年左右，家中的亲人，亲戚们，以及他那美丽的表姐都将慢慢地遗忘他这体弱多病的可怜人吧！

到底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每天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浪费昂贵的医药费，难道真的就要躺在病床上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吗？难道就这样无声无息，什么事也没做，就这样离开人世了？为什么有人在和他同为十八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提督，二十岁就成了帝国元帅，二十一岁就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且未来前途又充满光明，而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就这么不公平！给了他这样一个坎坷的命运呢？

汗已经湿了枕头，他用手指轻拭着自己发白的脸颊。他不愿就这样死去，他绝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想要做点值得在历史上留下纪录的事情，这样他才会心甘情愿的死去。

※※※

就在坎普举行国葬的那天傍晚，渥佛根·米达麦亚带着一瓶白酒到他的同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单身居所。罗严塔尔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似地，他高兴地把米达麦亚请到房间去，拿出了酒杯。米达麦亚本

来想和主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可是主人却已经有点醉了似的，他竟然说了一些惊人之语。

“你听我说，米达麦亚！以前我们总是说要打倒门阀贵族，消灭自由行星同盟，以统一整个宇宙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和我们的共同目标。可是，这已经是我以前的想法了！……”

“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我现在觉得，当人家使唤的部下，充其量不过是别人的道具罢了！除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个例外之外，对公爵而言，其他人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看看坎普吧！我很同情他，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而死，就像是用完了就丢！”

“但是公爵也哀悼坎普之死，并也追封他为一级上将了，他的遗族们也都领有一笔为数可观的抚恤金，不是吗？”

“话是没错，可是坎普还是死了，给与死者再多同情的泪水和名誉也是无用的，因为死者再也不能和活着的人一样，能够拥有实质上的东西——权力和财富。我们的主君还值得我们继续效忠吗？我很怀疑。”

米达麦亚喝了酒后，也以微醉的表情反驳他说：“喂！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记得去年秋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的时候，公爵曾一度意志消沉，不就是你倡议大家设法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的吗？那难道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吗？”

“不错，我当时是这么想！”

罗严塔尔那双金银妖瞳正绽放出一种很奇异的光芒，他说：“但是，我也不敢断言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判断和选择都是正确无误的。即使现在尚无任何不妥，但有朝一日，我或许会后悔不已呢！”

罗严塔尔话一说完，这两位年轻的提督仿佛都觉得四周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一时之间两人都默默不语。

“就当我没听见吧。”米达麦亚终于开口了。“不过，这种话你最好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如果被奥贝斯坦那些人听到了，那就不得了了。我在想，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代英雄，我们作为他的助手去辅佐他，而后得到相对的奖赏就行了，最重要的是，统一宇宙，结束乱世不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吗？”

不久后，来访的朋友终于辞别离去了，只剩下罗严塔尔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嘟哝着：“嗯！我又这个样子了……”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以前，当他提及母亲的事情时也是这样吧！今天算是酒喝多了，对米达麦亚也就多说了几句话。而且这些话都是不为米达麦亚所熟知的。其实，自从去年莱因哈特对他说过“你们若有自信的话，不妨来挑战看看”这句话以来，这样的想法就一直在罗严塔尔心中挥之不去，可是……

罗严塔尔望往窗外，夕阳仅剩一点余晖照射着，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天空已经渐渐变黑了。

把全宇宙掌握在手里——他心里试着这样想。就人类的能力和实绩而言，这种夸大不实的豪言壮语，往往能带给人们一股热血沸腾的冲动。

莱因哈特曾经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说过，“鲁道夫大帝做到的事，我会做不到吗！”罗严塔尔也在此有资格之列吧？他在想，难道罗严克拉姆公爵想要得到的东西，自己就没有资格去想得到吗？他快满三十一岁了，目前官拜银河帝国一级上将，登上帝国元帅的宝座指日可待，比起鲁道夫大帝三十一岁的时候，他还更为接近最高权力。

自己刚刚对米达麦亚所说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被传出去？明天最好再告诉他今天所说的全是开玩笑的。

而正在回家途中的米达麦亚，心情就好像刚喝了一杯充满酸味的咖啡一般。他一直无法忘记罗严塔尔所说的话，无法听过就算，尽管他一再告诉自己，或者罗严塔尔是在醉人醉话，但是这种借口仍然不能使自己信服。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或许就是会发生一些新的纷争，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吧！不过，再怎么说，他都极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密战友罗严塔尔竟然会对主君产生不满和不信任的想法。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但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若是让奥贝斯坦那家伙知道的话就大为不妙了。

米达麦亚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过份单纯了？他的知识水平虽高，但是除了在战场中打败敌人之外，于其余的事都不曾在脑中深入想过。对于权力斗争，他只感到厌恶，他想到的全是战场上的敌人。他

现在所烦恼的，大概也只是杨威利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罢了，比方说，在胜利祝捷会上和美女跳舞……等。

【V】

米达麦亚的联想并未命中。

身系自由行星同盟存亡的救国英雄杨威利，竟然在接连打了几个喷嚏后，病倒在床上，病因是身体太过劳累，病名是无治根治的绝症——感冒。对杨来说，这根本是难以想像的事情，或许这场病是幸也是不幸，就在他参加完战胜庆功宴回到宿舍后，躺在床上就一病不起了。即将升为准尉的尤里安在一旁服侍着，尤里安在他的第二次上阵中，击落了好几架敌机，而且更看破了帝国军的作战策略，表现相当优异，也因此获得了长官的推荐。而杨本身由于已晋升到相当高的职位，这次并没有再升为元帅，只是获颁勋章而已。

“我来给你做点热果汁吧！在酒里掺点蜂蜜和柠檬，再加入沸水，对付感冒最有用了。”

“不要加蜂蜜、柠檬和热水，好吗？”

“不行！”

“没有什么差别啊！”

“那不如不要酒算了！”

“……你四年前来这里时，还很听话的哟！”

“嘿！我会变成这样，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

尤里安你一句我一句地应战，杨欲辩无力，只得面对着墙壁唉声叹气，喃喃发着牢骚：“唉！真是了无生趣啊！……有烦人的工作压力，又没有情人，现在连喝个酒也要被骂……”

“你感冒了，就认命一点吧！”

尤里安提高声音，以压抑自己快忍耐不住的表情。这种对话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们反倒希望往后还能持续下去，因为自从来到杨家后，这便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习惯。在厨房做好热饮，他小心端给感冒患者。

“你真是个好孩子哩！”

虽然不够稳重，浅尝了一口之后，杨立刻改口说道。少年所做的热饮，简直近乎真正的醇酒。杨裹着毛毯坐在床沿上，很满足似的喝着“温热的感冒药”。注视着黑发的年轻提督，半晌之后，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下定决心似的开口说道：“提督……”

“干嘛？”

“我想……成为正式的军人！”

“……”

“你可以答应我吗？如果，无论如何都不行的话……我就放弃……”

“你想清楚了？你真的想当军人？”

“对！我想做维护自由和平等的军人！不是侵略或暴政的爪牙，而是保护市民的生命和权利的军人！”

“你刚说可以放弃……放弃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不过，到那时，提督您就会为我安排了。”

杨两手搓弄着还剩一半热饮的杯子。

“你这小子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我会拒绝的情况吧？”

“才不是呢！”

“不要小看十五年的时间差距呀！这一点我可早就看穿了。”

杨一副了不起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道，可是毕竟身上还穿着睡衣，所以想装得严肃一点也不行。

“……对不起。”

“没办法啊！看看你那种表情，我能再反对吗？算了！希望你不会成为让人伤脑筋的军人，就随你的意思去做吧！”

少年暗褐色的眼睛，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谢谢！谢谢你，提督！”

“……真是奇怪啊，怎么会那么想当军人呢！”

杨不由得一阵苦笑。

不论那种宗教、那种法律，自古以来，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规范：不要杀人！不要抢夺！不要欺骗！——杨一再反省自己，杀了多少的敌人？抢夺了多少东西？欺骗了敌人多少次？在现世之中，上述

种种行为之所以无罪，完全只因为遵照国家的命令行事而已。事实上，所谓的国家，除了不能让死者复活外，其它可说无所不能！它可以免除罪犯的罪；相反的，也可以让无辜的人坐牢，甚至送上断头台；连安居乐业的市民也不放过，强迫他们扛着武器上战场和不相识的陌生人拼命。军队对国家而言，无异是有组织的、最大的暴力集团。

“尤里安！或者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不过，如果你想做军人，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军队是暴力机关，暴力有两种……”

“善良的暴力和邪恶的暴力！”

“不是！支配、镇压的暴力，和作为解放手段的暴力。国家的军队……”杨一口气将冷掉的饮料喝光。“……就本质而言，是属于前者的组织，很令人遗憾吧？但历史就是明证，当权者和百姓对立时，军队倒戈百姓者少之又少。不仅如此，过去有许多国家，军队甚至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即军政府，军队负责人成为统治者，以暴力和高压政策支配民众，去年那些搞政变失败的家伙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提督您虽然是军人，不也是很反对这种事吗？我很想成为像提督这样的军人，至少，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噢！这下子就麻烦了……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志不在此，不是吗？”

杨坚信笔绝对胜过剑。然而在这个真理荡然无存的人类社会中，会支持这种信念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的例外。

“用剑不能打倒鲁道夫大帝，不过，我们却可以把他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罪孽纪录下来，这就是笔的力量。用笔可以控告几百年前的独裁者，甚至几千年前的暴君。剑不能让历史倒流，但笔却可以。”

“但是……照这样说来，到头来也只能确认过去而已喽？”

“过去？这样说吧，尤里安。人类的历史倘能继续下去，所谓的过去便会无限地累积起来。历史并非仅仅是过去的记录而已，更是文明延续至今日的证明。现在的文明是由过去的历史所累积出来的，懂吗？”

“懂了！”

“……所以，我想成为历史学家，但是，刚开始时走错一步，便落到今天的下场啊！”

是叹息，是无奈，也是埋怨。

“不过，若是没有人创造历史，那么写历史的人也没有存在价值了。”少年说道。

杨再次苦笑，把杯子递还给少年。“尤里安，刚才的热饮，可不可以再给做我一杯，真的蛮好喝的。”

“好！我马上去做！”

杨的视线从在厨房中忙碌的尤里安身上，转移到天花板上。

“哎！世事本就不能尽如人意啊！不管是自己的人生，或是他人的人生……”

【Ⅵ】

以杨为首的伊谢尔伦要塞和要塞驻留舰队的官兵们，在接受了自由行星同盟政府颁赠的勋章后，军部内部随即有了小规模的人事变动。国防委员长尼古拉庞提提出辞呈，由爱朗兹接任，这位政治家在各方面均深受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的影响，由此看来，军事政策的变革，可能性完全化为泡影。

新上任的爱朗兹委员长，对引咎辞职的尼克拉庞提在进退上了然于胸的气度，赞不绝口，并对全国表示会遵循其在位期间的政策。他的内心是否真的这样想，不得而知，但尼古拉庞提表面上确实潇洒地辞去国防委员长的要职，转任国营氧气能源公社的总裁。

爱朗兹委员长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造访费沙自治领的特派专员布列查理，就进口军需物资的佣金问题，作一商谈。当商谈顺利结束后，两人在闲聊中，爱朗兹提到尼古拉庞提对杨威利召开审查会失败之事。话中，爱朗兹刻意美化尼古拉庞提的用意，说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军人干政。

“大概的情况我也都听说了，总之，你们大可以随便作个理由罢免杨，但是罢免之后，一旦他投身政界，威胁到你们的权力时就麻烦了！”

布列查理言语间毫不掩饰，不客气地直指出爱朗兹话下之意。爱朗兹沉默数秒，然后答称，并不是杨个人如何的问题，而是要阻止军

方介入政治的问题。

“既然如此，就制定法律好了！有什么比权力更令人愉快呢？让千千万万的人，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则，这种乐趣——金钱买不到的乐趣，才值得投入大量资金和心血，以掌握权力！对不对？”

“所言甚是……”

爱朗兹没有流汗，却掏出手帕来擦着额头，无非在掩饰自己不快的表情。让他觉得老大不痛快的原因，是对方露骨的口气，和一针见血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说，费沙特派专员的提议相当有吸引力，因此，爱朗兹言谢过后，便马上赶往特留尼西特那儿，做紧急报告。

※※※

在隔壁耳闻这一切，极力克制着的波利斯·哥尼夫，有想唾口水的冲动，但地板擦得太亮了，遂打消此念头，把口水吞了回去。

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啊！身为独立商人，他认为即使从前身处于独立商人的圈子里头，尔虞我诈的场面虽也见怪不怪，但和这种以政治权力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打击竞争对手的败类的行为相比，真是光明正大多了！这种人才真正应该被同声遣责和唾弃！自从成为特派专员公署的一员后，手头上负责的尽是这类下流的勾当。在最初的时候，他原本就没打算要长期忍受下去，如令或许已经达到极限了。

※※※

五月下旬，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决定了一件事。

“盖塞林格！”

自治领主叫道，年轻副官立刻出现，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

“那个计划准备充分了吗？”

回应的是自信满满的微笑。

“万无一失！阁下！”

“好！那么，马上进行！将消息传达给执行小组！”

“遵命！对了，阁下，这项计划成功之后，罗严克拉姆公爵和杨威利一旦发生全面冲突，谁将会获胜呢？”

“我不知道。不过，正因为如此，才令人觉得有趣呀！不是吗？”

“您说得对！那么，我将命令传达给执行小组了！”

自那个晚上以来，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并未更加亲密。双方在有共识的基础下，保持着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退回自己办公室的副官，按下消除影像发送机能的影像电话，确定对方受信之后，发布命令：“这里是狼穴……现在，怪狼被放出来了！重覆一遍，怪狼被放出来了！”

多么幼稚的暗号啊！——鲁伯特·盖塞林格心里想，这和他本身的语言敏感度，此时并没关系。无论是谁说的，局外人均无从判明，能让执行命令的人明白就行了。

被放出来的怪狼，张开血盆大口，谁将是他尖牙利爪下的牺牲品呢？年轻辅佐官的脸上浮现阴险的笑容，既然不是狗而是狼的话，那么它也有可能掉过头来反咬自己的主人……

※※※

原银河帝国军上校雷欧波特·休马哈再次确认印有伪名的护照，这是由费沙自治政府所正式发放的，可以方便他假借着别人的名义进行活动。

这项计划事成之后，依照约定可以得到费沙的永久居留权、市民权，而且还有一笔可观的报酬。

休马哈从一开始便没有完全相信费沙副官的约定，无论是对费沙自治政府，还是对盖塞林克个人，他都抱有强烈的不满，但他没有选择，一想到加诸于自己身上的报复将有可能转移至部下们的身上，他只有听命行事。假使费沙有意利用他，那么，他也会利用费沙！不管了，先重返帝都奥丁再说吧……

“走吧！上校！”

同行的亚弗瑞特·兰斯贝尔克伯爵用明亮的声音说道，休马哈点点头，徐徐步向费沙宇宙港的出入境办公室。

※※※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这一年的前半段方才结束，距离震动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的事件发生，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 銀河英雄伝説 4

策謀篇

田中芳樹

銀河英雄伝説 4

策謀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雷鸣
第二章 迷宫
第三章 箭已离弦
第四章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
第五章 一次出发
第六章 作战名“诸神的黄昏”
第七章 驻在武官敏兹少尉
第八章 安魂曲的邀宴
第九章 占领费沙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雷鸣

“历史的转变与胜败，往往都决定在一瞬之间。但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那一瞬过后才去回顾。很少人知道此刻就是产生巨大变化的那一瞬间，更少有人能够用自己的手来定夺这一关键的时刻。而更不幸的是，愈是心怀不轨的人，却往往能够以过人的意志来把握未来……”（D·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预测未来、体验现在、回想过去，若把这三者串联起来，往往会有不寻常的惊竦伴随而至。充满喜悦的惊竦，充满恐怖的惊竦，充满愤怒的惊竦，其中最值得畏戒警惕的无异是最后一种。有许多的人将之改称为‘后悔’……”（E·J·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I】

这一年，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年初，寒冬的余威仍然大肆张牙舞爪地霸占不去，春天的风和日丽迟迟未见影踪。但一旦到来之后，春意立即快速成长并驱走严寒，帝国首都奥丁的市街上缀满了锦簇的鲜花。接着季节转移，花朵开始凋零，浓浓的新绿涂满了人们眼界所及之处，微风吹来阵阵初夏的气息，透过薄薄的衣衫渗进人们的肌肤，让人们的心也跟着活跃了起来。

六月中旬，对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而言，正好是温湿度适中最为舒适的季节。但是，这一天却异常的闷热，云层快速地变化流动着，从学校下课的孩子们也好像受到催促似地由原野向住家飞奔。

银河帝国宰相府是一栋灰白色的石造建筑物，就建筑本身而言，象征性的权威感远胜于实际的使用机能。当然，这并不是现今的主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授意建造的。在他之前，曾有好几个皇亲国戚或大贵族，也入住过这栋建筑物，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对多达数以百计的恒星世界行使行政权。莱因哈特在这栋建筑物历代的主人当中，可说是年纪最轻，但实力却最为强大的一位。在他以前的帝国宰相均依皇帝任命而产生，而他却是要求皇帝任命自己而成为宰相。

在庄重、阴暗、封闭的建筑物当中，有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在走着。脚步声非常地有规律，穿着男子样式的服装，暗色调的金发剪得

很短，让人猛一看以为是一位俊美的少年，但由她窈窕的身形、柔滑的肌肤以及领口部分所露出的橘色领巾中，似乎在证明她是一名女子。

银河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来到莱因哈特办公室门前时，卫兵对她行礼，并且顺从谨慎地自觉为之将门打开。希尔德目前已经确立了无需任何条件也能让警卫对她毕恭毕敬的地位了。

希尔德简洁地道谢之后即进入宽阔的办公室中，视线搜寻着这栋建筑物的主人莱因哈特。这位身为帝国宰相，同时也是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俊美青年，本来正伫立窗边向外眺望，手指拨动着他那华丽耀眼的金发，此时闻声而回过头来。身为军人的他，一如既往地身着以黑色为底色，各处缀以银色的华丽军服，衬托着他那年轻的身躯。

“是否打扰到您了，宰相阁下。”

“哦！没关系。有什么事吗？玛林道夫小姐。”

“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请求谒见，说是有紧急事由。”

“哦！克斯拉有什么事这么紧急？”

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的伍尔利·克斯拉当然并不是一个完全毫无人格缺陷的人，但帝国宰相和秘书官也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或轻易地显现出焦虑或狼狈的角色。克斯拉会如此地焦急必定有相当的理由。

“好，带他进来吧。”

这位帝国实质上的独裁者一边用他那像雕刻家一般纤细的手指，将落到额前的金发拨起，一边对希尔德吩咐道。他从未曾回避过伴随着地位而产生的责任，这是连与他敌对的人也无法否定的事实。

希尔德正要转身的时候，隔着窗户外边意外地泛起一片微微的亮光。厚厚的云层若沉若浮在低迷的空中，散发着一种不健康的光晕。

“好像要打雷了……”

“气象局报告说大气层的状态不稳定，可能会有雷雨产生。”

此时，远方因放电现象空气摩擦而产生的轰轰声响，传到了两人的耳里。那声音逐渐地升高，显得更为狂怒粗暴，终于，一记光锤打进视线内，雨滴开始簇拥地打在玻璃窗上。

伍尔利·克斯拉的身高较这位年轻的主君稍矮，但身材较为宽大，有着历战军人的精悍相貌，但不知为何那茶色的头发却在耳朵的两旁泛白，眉毛当中也混杂着一些白毛。就三十过半的年龄而言，给人一种不大相称的印象。

“罗严克拉姆公爵，在您繁忙之际前来打扰，实深感惶恐。属下因接到消息说前些天里有二名旧大贵族派的余党潜到帝都里来，故立即前来报告。”

站立在窗旁的年轻主君视线越过肩膀，回头凝视着部下。

“为何会知道这件事呢？克斯拉。”

“事实上是有人密告……”

“密告？”

年轻帝国宰相的声音当中充满了不悦。如果有与“背叛”同样地会污染他的精神花园且同时散播毒素的害虫存在的话，那么这害虫的名字就该是“密告”了！虽然有时确实是有其重要价值，但无论如何他对这种行为仍采取既不欢迎也不奖励的态度。

银白色的闪光由空中蛇行穿过，雷鸣巨声炸响，寂静如易碎的瓷器一般地被击碎，在莱因哈特等人的耳膜中留下令人不舒服的残响。在尾声尚未消失之前，莱因哈特好像忽然改变主意似地催促宪兵总监接着继续报告下去。

克斯拉于是用手指操作着放在他手掌中的一只小盒子，在与年轻帝国宰相视线相同高度之处，浮现出小小的立体影像。那是一名年轻男子，虽称不上是美男子，但却能令人感觉出他良好的品性与家世，在眼角与嘴边洋溢着的微笑当中并没有一丝的城府。

“这个人是兰斯贝尔克伯爵，名叫亚佛瑞特，现年二十六岁。是去年参加利普休达特盟约众多贵族中的一员，战败之后随即亡命至费沙。”

莱因哈特默然地点点头，这个名字和脸孔在他的记忆当中还很明显地留着。以前曾经几次在庆典及宴会当中见过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一个虽不见得有益，但却也无害的人物，如果是生在高登巴姆王朝的安定时期，那么大概会是一个热衷于那些不入流的诗歌或小说当中，具有文学兴趣的人，一生中无大过并且也将就此而终吧！

但对于在乱世之中，要能够挣扎求存所必须具备的机智和适应能力方面，就没有如此的天赋和幸运了。他之所以参加反莱因哈特派的盟约，与其说是因为憎恶莱因哈特，不如说是受传统的价值观影响，单纯地认为只有门阀贵族才是帝国政治的支柱所致。

接着出来的影像，是一个较亚佛瑞特稍微年长的男子，其相貌令人觉得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宪兵总监说明，他是原大贵族联合军菲尔格尔男爵手下的一名参谋——休马哈上校。

雷欧波特·休马哈二十岁时毕业于军官学校，十年后晋升为上校。由于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在后方服勤的时间较前方服役的时间来得长，虽不若渥佛根·米达麦亚那么地幸运，有机会缔造出辉煌的战功，但能爬到今日的地位，也算是罕有的擢升了。他不但富有冷静和理性、任务执行能力优越，而且能视情况需要，可以独自一人行动，也可以指挥集体行动。可说是一名极为“有用的人”。

“这不就是应该网罗到麾下来的人材吗？”莱因哈特如此地想着，自己那可以称得上“贪心”的人材募集网上，居然出现破洞而有了漏网之鱼，莱因哈特甚是觉得可惜。他本身对于物质的关心与欲望甚为淡薄，但对于在人材方面的网罗却极为执着。特别是去年痛失红发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之后，虽明知不可能，但也从未吝惜过丝毫的努力，希望能弥补这个损失。

先不管这些，再回过头来，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和休马哈舍弃了费沙这个安全的亡命之处，而暗中潜入敌人所管辖的帝国首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莱因哈特猛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他们二人应该会持有旅行和入境签证，这些证件是正式签发的、使用假名的真证件，还是纯为伪造的假证件？”

宪兵总监的回答是“真的”。在入境检查的时候，并未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如果没有人密告的话，恐怕根本无法辨别他们真正的身分。由他们所持有的证件是由费沙自治政府所签发出来的这一点看来，很容易地就可以明白费沙与这一件事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克斯拉也因此前来谒见，请求宰相作一政治上的判断。

莱因哈特于是答应稍后再作指示。让宪兵总监先行退下之后，又将视线投到那布满雷云的空中。

“帝国的历史家们，将鲁道夫大帝的怒号比喻成打雷，你应该知道吧？伯爵千金。”

“是的，知道。”

“这真是个相当有趣的比喻。”

希尔德并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那凝视着窗外的优雅姿态。她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是感觉到莱因哈特所说的话与心中真正所想的并不一致，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嘲讽。

“打雷这种现象……”

莱因哈特刚开口说话，突然轰隆声大作，雷光一闪而过。在那一瞬间，他那俊秀的脸庞，看来竟像是一尊用白玉刻琢而成的雕像。

“……简单说来，其实只是一种能源的浪费。虽具有强大的光热与声响，但却粗野而狂暴，对任何事物并没有什么好处。以此来形容鲁道夫倒也相称。”

希尔德那线条美好的嘴唇轻启，但一言未发地又闭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莱因哈特并不需要她的回答。

“而我不同，我不会这样。”

希尔德感觉到这些话，一半是对着他自己，一半是对着那并不在场的某一个人说的。

莱因哈特将视线转回室内，注视着貌美如花的伯爵千金说道：“玛林道夫小姐，你的想法怎么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有关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回到帝都来的原因吗？”

“是的，如果他好好地待在费沙，偶尔作作那不怎么高明的诗文，倒也可以平安地过日子，为什么要甘冒危险跑回这儿来呢？你有什么看法？”

“据我所知，兰斯贝尔克伯爵是一个绝对的浪漫主义者。”

这样的一个回答，似乎微妙地刺激了莱因哈特那并不丰富的幽默感，涟漪般的微笑在他的嘴角荡漾开来。

“我不认为你的观察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不认为那个二流诗人是因思乡心切而想回到故乡来，而再由其中找到一些浪漫。如果是经过了

几十年变成一个老人之后或有此可能，但从去年内乱到现在也只不过才一年啊。”

“如您所说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之所以回来，应该具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有值得他冒险的价值。”

“那么这个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莱因哈特很显然地热衷于与聪明的伯爵千金如此地一问一答。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对话，而是知性之间的交流，希望能籍由与一个知性上相当的同伴，彼此之间非公开的讨论，产生一种强烈的催化剂，带给思考的刺激与活力。

“如历史上所显示的，把对强者进行所谓的恐怖主义活动视为一种达到理想的捷径的想法，会使得一个行动派的浪漫主义者变得极为激进。兰斯贝尔克伯爵或许就是为了能戏剧性地满足他那单纯的忠诚心与使命感，故挺而走险大胆潜入帝都吧。”

希尔德如此地回答。而因为时时存在这种危险，这正是于去年丧命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无法为他人所取代之其价值的一部分，希尔德深深地感受到。

“说到恐怖主义，大概就是打算来暗杀我吧！”

“不，恐怕不是。”

“为什么呢？”

希尔德对着深感兴趣的莱因哈特说明道，不论是暗杀或者是对过去的清算，对于将来的发展并没有任何助益。如果莱因哈特遭到暗杀的话，那么有谁可以接替这个地位，接受这个权力的转移呢？去年，因“利普休达特盟约”而集结在一起的贵族们之所以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与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对于打倒莱因哈特之后权位的瓜分意见严重歧异所致。正如克斯拉上将的推测，兰斯贝尔克伯爵的潜入，必定与费沙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对费沙而言，莱因哈特死后，统一权力的瓦解，对社会、经济所可能造成的紊乱，或许还不如现阶段的状态还来得好一些。

“依我看，费沙在幕后唆使恐怖行动，应该不是想要暗杀，而是要挟持要人。”

“这样的话，那对象是谁呢？”

“我认为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我啦，那另外二个是谁呢？”

希尔德直视着那兴味盎然的冰蓝色的眼眸，回答道：“一位是阁下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的话一说完，莱因哈特那原本清冷自若的神情，随即激情翻涌无法抑制。这变化是如此地直接急速，令人错觉仿佛是几秒之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强行地换了另一个人似的。

“如果那二流的混帐诗人，胆敢伤害到姐姐，那么我会用人类绝对无法想像到的残酷手段杀死他，叫他后悔带着痛觉被生到这个世界来！”

希尔德无法想到有任何理由，会让莱因哈特不实现他这个如此可怕的咒誓。而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如果真陷入到这种危险的诱惑当中并付之于行动的话，那么必定会制造出一个恐怖异常的复仇者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我刚才所说的并不值得让您如此忧虑，请您恕罪！阁下，令姐应不致于在这一次行动当中遭到挟持。”

“为何如此断言？”

“因为挟持一名女性作为人质，根本上违反了兰斯贝尔克伯爵的作风。正如刚才所说的，他基本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他来说，与其挟持一名柔弱的女性，自尊心受损之余更遭受别人背后的指点，不如选择其它困难度较高的途径。”

“没错，兰斯贝尔克伯爵，那个差劲的诗人或许是这个样子。但如你所说的，这一件事费沙也牵扯在内，他们难道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阴谋吗？费沙的人根本上就是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者，难保他们不会强制兰斯贝尔克伯爵采取省事而且有效的方法，进行对姐姐不利的活动。”

只有在对着其姐姐，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事情时，莱因哈特才会表现得易于冲动而失去理性。只要这块心灵上禁区，也就是这个弱点继续存在的话，就意味着莱因哈特与“钢铁巨人”鲁道夫大帝仍存有一线之隔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我所假设的三位挟持对象当中，首先将阁下除外，因为即使执行实际行动的兰斯贝尔克伯爵本身有这样的想法，在背后操纵的费沙也不会同意。接着再将阁下您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除外，因为兰斯贝尔克伯爵不会接受这样的作法。所以，最后能满足计划者与执行者双方条件的，我想只剩下第三位……”

“第三位又是谁呢？”

“就是现在顶戴至尊之冠的人。”

莱因哈特此时所表现出的惊愕并没有想像中的大。他应该是与希尔德有着相同的推论，只不过由嘴里说出来，更强调了意外的感觉。

“那么你是认为，那个二流诗人是想要诱拐挟持皇帝喽？……”

“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这不叫诱拐而是将幼小的主君由奸臣手中拯救出来的忠义行为，不但不会有任何排斥，甚至还会欣喜若狂地去执行。”

“对那二流诗人来说，这样的确是心满意足了。但是对另一个当事者而言呢？诱拐皇帝对费沙有何好处？”

“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但总之对费沙来讲也没有任何害处，您说是不是呢？”

“确实如此，你说的没错。”

莱因哈特点点头，认同了希尔德的推论极具可能性。她的意见当中，无疑地是充分掌握了费沙的功利思想与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的性格。

“结果又是费沙的黑狐在搞鬼。这家伙自己绝对不会现身，总是躲在幕后吹笛拉线。这次受指使的二流诗人，倒是个不错的傀儡啊！”

莱因哈特挖苦似地咕哝着。他对这个傀儡般的“二流诗人”并不同情，而对于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没有一丝祝他成功的宽大。

“伯爵千金，我想来密告二流诗人等潜入的家伙，应该是费沙的工作人员，你认为呢？”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希尔德在这一刹那间或许正期待着莱因哈特的微笑，但这位年轻俊美的帝国宰相，却又将他那冰蓝色的眼眸再度转向窗外，神情近乎

严苛似地紧绷着，独自地循着思考的轨迹陷入沉思之中。

【Ⅱ】

不正常的天候一直持续到隔日，帝都中央墓地一早就笼罩在一片水滴的帘幕当中，分不清是雾还是雨。晴天里枝叶流阳如水晶般闪烁的成排桧树，此时沉默地伫立在白茫茫的水烟内。

希尔德吩咐地面轿车等候在外面之后，抱着那绽放着淡雅香气的山百合花束独自走上石头铺叠而成的墓园小径。到祭拜的墓地约需要走三分钟左右。

那并不是壮丽的陵墓，干净洁白的墓石上所雕刻的碑文也极为简洁。“我的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于此长眠。帝国历四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四八八年九月九日。”

希尔德静静伫立在墓石的前面，水滴沾湿了她雪白的脸庞。“我的朋友”——这几个字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义，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地体会到呢？莱因哈特对这位解救了自己性命的红发至友，追赠了无数的荣誉以作为报答。帝国元帅、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以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能够身兼“帝国军三长官”的要职，是无数提督们毕生追求但却难以实现的梦想。在红发至友过世后，莱因哈特将此封号赠送给他，而却在墓碑上刻下了比这些荣誉意义还要深远得多的墓志铭。

希尔德将山百合花的花束放在那湿冷平坦的墓石上。她不知道湿度是否会使山百合的香气转浓或变淡。从小她就对花或者洋娃娃之类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受温厚且饱学的父亲遗传及环境的影响，在思考上受到较多的薰陶与训练，以致兴趣都集中在一般女孩望而生畏的政略方面。

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生前，希尔德没有机会能与之相识。但是在去年的“卡斯特罗普动乱”当中，如果没有吉尔菲艾斯的迅速镇压，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希尔德并不喜欢谈恩义之类的说法，但至少也算是欠了他一份人情。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即将展开之际，希尔德说服了父亲，由自己亲自与莱因哈特交涉，玛林道夫伯爵家族因此获得保全，但希尔德并未将自己的成绩予以过度的评价，因为如果不是在这之前吉尔菲艾斯将伯爵家族由存亡的深渊中救出，今日的局面早已不存在了。

从军官学校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直以副官的身份辅佐莱因哈特，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见识与忠诚心可说是无与伦比。后来在卡斯特罗普动乱，亚姆立札会战，一直到立普休达特战役等独立的作战行动中也建立了无数辉煌杰出的战绩。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于即将到来的对同盟军事行动当中，还不知会建立多么卓越的功勋，甚至使历史完全改观。

然而，以上毕竟是人们的想像，只要是人类，就没有所谓的绝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也会有失败，与莱因哈特之间或许也会产生感情的龌龊和理念上的对立，不，事实上是已经开始产生了。当吉尔菲艾斯奋不顾身地解救莱因哈特时，他的手上并没有武器。而在那以前，在某些场合其他人不许携带武器时，只有吉尔菲艾斯例外地被特许。可是，就在莱因哈特听从奥贝斯坦的建议废除了这项惯例，且有意将这位红发至友——他的半身——贬为与其他部下同等看待的时候，悲剧的利爪延伸到了极限，撕裂了金发的年轻独裁者的心。就这样，由于“威斯塔特的屠杀”，在两人之间才要引发的危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徒然留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惨痛的回忆。

希尔德甩了甩头，细微的水珠在短短的金发上聚集起来，颈子上感受到令人不悦的沉重。她再度凝视着墓石上的碑文，山百合花的花束是出自衷心的供品，应该可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相称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吉利的花语，看来，以后要对花多抱持一些关心才是。

希尔德不久之后走了。虽然是特意前来，但在这一天，她仍然没有想到该对死者默祷的话。

※※※

佛洛依丁的山岳地带位于帝都中心城区的西方，其巨大的山翼往外扩张，约有地面轿车六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距离。由三个方向延伸出来的山棱往中央点集中，相互交错屈曲深奥，使得大地高低波状起伏。山脉与水脉交会之处，地势改变，相互地遮断阻挡，于是到处产生深峻的溪谷与湖岸线错综复杂的湖泊。随着海泼高度的上升，植物的生态由混合树林转变成针叶树林，然后接着出现的是高山植物的族群。跟随阳光照射的角度，万年的山头积雪散发出如彩虹一般的光彩，仿佛是大地的顶端在与天空亲吻。

在森林与岩石裸露处之间，散布着牧场以及自然形成的花圃，还有牧歌声此起彼落的山村，好像在裁缝着这些间隙似地，屹立在一大片浓厚的绿意之间而不为之所吞噬，小心翼翼地诉说着自己的存在。这些山庄几乎没有例外地全为贵族所有，但由于大半的所有者在去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均已败亡，故很多没有人管理而任由其空置废置着。它们迟早都将会转作公共利益的用途，而现在只是单纯地伫立在那儿。

拥有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此一称号的安妮罗杰所居住的山庄，建立在呈丫字型湖泊中央突出的半岛上。

半岛的基座设有一个坚木材质的门，门扇呈现开启的状态。希尔德在此由地面轿车上下了车，负责驾驶的军官由于看到此刻已经接近傍晚，而且由门口到山庄内的建筑物还有一些距离，故建议她以车代步。

“不用了，正好可做做运动。”

希尔德觉得，如果不让肌肤接触一下这近乎甜美的凉爽空气，好像是重大的损失似的。

未经铺设的道路形成一个和缓的坡道，沿着那翠绿欲滴的榛木树荫，有一道透明得像玻璃一样的小溪，那清澈的流水正轻轻地潺潺淌过。

她带领着军官，踩着像风一样精神抖擞的步伐——日后在她的传记当中，这一点将会是传记作者必然会强调的——希尔德走着走着，在转过几个弯之后停下了脚步，林立的树木突然不见了，视界也跟着变得辽阔，此时眼前所见到的是一片赏心悦目的青草地，与伫立在草地深处的一座双层木造建筑的山庄。接着看到山庄入口的前面，有一名纤细典雅且姿态优美的年轻女子。

希尔德缓步地慢慢走过去，小心地不令自己冒然地闯进女主人的视线内。

“您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吧？”

“你是……”

“我叫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现在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秘书官。不知是否有幸能占用您一些时间？”

深邃的碧眼，静静地凝视着希尔德。希尔德虽没有任何理由值得胆怯，但身体内部却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近乎畏缩的紧张，感觉对方并不是一个虚伪或使诈的人，或者原本就无意玩弄这些手段。

“肯拉特！”

一名少年应声由山庄里面走出，那少年的金发与安妮罗杰本身金发的颜色，在色调上有着些许微妙的差异，傍晚时逐渐微弱的阳光映照着他，年龄上看来大约只有十四岁左右。

“是您叫我吗？安妮罗杰夫人。”

“有客人来访，要好好招待才行。麻烦你先带这位司机先生到餐厅用晚餐。”

“是的，安妮安杰夫人。”

军官带着诚惶诚恐的表情随少年一同走开之后，安妮罗杰领着年轻的客人来到那有着古色古香的暖炉，空间虽小但布置得整齐舒适的客厅里去。

“伯爵夫人，那孩子看来是摩德尔子爵家族的……”

“是的，是摩德尔家族的一员。”

希尔德知道那是与莱因哈特敌对的贵族家号。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安妮罗杰成了这名少年的保证人。

此时的窗外，由于夏至已近，昼长夜短下，夕阳已经开始西沉。由空中落下的一道残光，在远方森林的斜上方，织出金黄色的光带，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光带也逐渐地往斜面的边缘下滑，不久光带已全部消失，天空中原本碧蓝的颜色不断地愈来愈浓，令人莫名其妙地会感到害怕，最后终于无法分辨出天空与漆黑森林的界线。当星星生硬的光芒开始点缀着天空时，才让人不禁真实地感受到和宇宙之间，仅隔着一层大气的薄膜。希尔德想起不知是否有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白天的天空是属于大地，而夜晚的天空是属于宇宙。安妮罗杰的弟弟，此时正准备与星星那一端的敌人交战，企图要一举消灭他们，展开一场全面战争……

暖炉中的火焰正熊熊地燃烧着。佛洛依丁山地的春夏两季节，据说要比帝都中心城区迟来两个月，而秋冬则早两个月到来。夜晚时的薄暮一秒又一秒地将凉意转变成寒意，而燃烧着的暖色火焰，却有着

使人类的精神与肉体卸下厚重外衣的效果。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的希尔德，虽小心地注意着礼仪以避免失礼，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发出满足的叹息声。因为悠然的生活对希尔德来说，是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待她说明了来访的用意之后，美丽的女主人自然而且优美地侧过了头。

“我弟弟是说要替我加派护卫吗？”

“是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担心您会成为恐怖主义份子下手的对象。其实公爵真正希望的是您能回去与他同住，但恐怕您不会同意。所以，希望至少能得到夫人的允可而在山庄外围配置警备的士兵。”

希尔德闭上嘴，静待着安妮罗杰的反应。

但是安妮罗杰却超乎异常地沉默着。由于希尔德原本就已预料到无法立即获得答覆，所以并末愚蠢地加以催促。

当莱因哈特将这件事委托希尔德来办的时候，那脸上的神情与他作为一个强大独裁者的身份并不相称——却像是一个唯恐令自己优雅的姐姐哀伤的少年，他说，姐姐可能不会见我，所以要拜托你了。

创造了今日世界的人竟然是这名女子！希尔德不由自主地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所支配着。这位从容温柔，看似初春暖阳的美丽女子，竟是现代历史的起源。从十二年前，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将她纳入后宫的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停滞，波涛汹涌地急速演变。后代的历史学家们大概会这么说吧——高登巴姆王朝决定性的衰亡，全起因于这位优美的女子。如果没有这个姐姐，可能就没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急剧抬头。虽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完全依照个人的意志来左右历史和世界。但是，将花粉吹送到他处孕育出新生花朵的风，其本身虽无意，但事实上的确是它的功劳。

不久，终于得到了平静的一个回答。

“我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请护卫来保护我，玛林道夫小姐。”

这样的回答，也早就在希尔德以及莱因哈特的预料之内。受年轻帝国宰相重托的希尔德，此时不得不开始她的游说。

“伯爵夫人，无论就任何观点来看，都有这个必要而且您也有绝对的资格。至少，罗严克拉姆公爵是这么的认为。我们会尽量不妨碍到您生活的平静，所以至少是否能允许在山庄的附近安排护卫巡逻呢？”

安妮罗杰那线条美好的唇边，浮现出一丝带着寂寞阴影的微笑。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过去的往事。在十二年前，我和莱因哈特的父亲，在用尽了仅有的资产之后，终于放弃了原有的豪邸，迁移到一个靠河海、地势低洼的小工商城镇，一栋小小的屋子里。表面看来似乎是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但事实上却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莱因哈特生平所得到的第一个朋友，是一个有火焰般的头发与爽朗的笑容，身材高挑的少年。我曾对这位少年说——齐格，要和我弟弟做好朋友哦……”

暖炉里燃烧的火焰迸裂开来，发出尖锐的声响。橘色的火苗跳动着，摇曳着说者与听者的身影。希尔德透过美丽女主人的描述，眼前仿佛看到了十二年前，帝都里的小工商城镇朴实的景象，当时这名女子还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带着和现在同样透明的微笑和温柔的眼神注视着对方，那少年以仿佛与耀眼的红发相辉映的灿烂笑脸回应着，而另一名少年，仿佛隐翼天使般的少年，见到这个情景，用满怀信心的声音，牵起红发朋友的手说道，走吧！你要永远和我一起走……

“红发少年一直都紧守着这个承诺。不！岂止是这样，他所做的甚至还远远超过了我所期盼的，那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是我，夺走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人生、性命及他所有的一切。他已经过世了，而我，却还留在这人世间……”

“……”

“我是个罪孽深重的女子……”

希尔德无言以对。这或许是慧黠的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穷于言辞吧！让她体会到这首度经验的，并不是精于巧辩的外交官，不是阴险毒辣的谋士，也不是严峻的检察官。尽管她因为穷于言辞而感到困惑，但并不因此而感到狼狈，或者甚至感到羞耻，因为输不是输在策略或者是辩论的优劣上。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仍要大胆地说出来。倘若您万一真的受害于旧大贵族派系的恐怖行动，那么在天上的吉尔菲艾斯提督难道会高兴吗？”

“……”

如果是平时的希尔德，大概会不屑地摒弃这样的论调吧！因为不靠理论来说服而诉诸于感情的作法，原本就不是她所喜欢的。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只好走上这通往目标唯一的一条路了。

“而且，不仅只有死去的人，还有活着的人，请您无论如何再想一想，伯爵夫人，吉尔菲艾斯提督的死对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过于沉重的打击，如今他只剩下夫人一个亲人了，如果连您也不理他的话，那么公爵的人格可能就要崩溃了。吉尔菲艾斯提督的年龄对死亡来说是太过年轻了。但如果罗严克拉姆公爵在这个时候，精神上呈现死亡状态的话，您难道不觉得也太过年轻了吗？”

女主人那如白瓷般的脸庞上除了映有火焰的照射之外，仿佛还有着什么东西似地晃动着。

“你是说我抛弃了弟弟吗？”

“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希望能为您尽一些责任，这是他的想法。如果您能接受他的请求，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对姐姐来说，仍然是必要的。这一点不仅只对罗严克拉姆公爵个人，对其他范围更广的人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安妮罗杰无特别意识似地将视线移向暖炉，但注意力并不在那跳动的火焰上。

“你所说的范围更广的人当中，是不是也包含你自己呢？玛林道夫小姐。”

“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其他广大众多的人们，银河帝国内几百亿的民众如何能指望一个精神上陷入虚无的统治者呢7”

“……”

“让我再次向您保证，绝对不会扰乱您平静的生活。无论如何，请让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应该说是让您弟弟如愿以偿。他当初和吉尔菲艾斯提督立下共同的志向也完全是因为您的缘故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由两人的周围静悄悄地流过。

“……玛林道夫小姐，我必须感谢你为了我弟弟如此地煞费苦心，设想周到。”女主人微笑地将视线挪回到希尔德身上。“玛林道夫伯爵

小姐，一切就由你作主吧。我还是不打算走出这个山庄，至于其它的事情，只要是您觉得好，就尽管放手去做吧。”

“谢谢您，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发出肺俯之言。安妮罗杰或许只是想避免这些繁杂的事情，但比起被冷漠地拒绝，总算有了一个不算坏的结果。

“请叫我安妮罗杰吧。”

“好的，那么也请直呼我希尔德。”

※※※

就这样子，希尔德和驾驶地上车的军官这一晚成了山庄留宿的客人。当希尔德来到楼上被安排好的卧室时，送茶水来的少年肯拉特在接受希尔德的道谢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地开口说道：“我是不是能请教您一些问题呢？”

“当然啦，请说。”

“为什么不能不来打扰安妮罗杰夫人呢？夫人一心一意只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好几个人在侍候她，可以绝对保护她的安全！”

少年的眼里洋溢着正义感、愤怒和疑问，希尔德以未显露于表面的好意回视着他。少年的心还没有受到岁月的侵蚀，对自己所相信的理念未曾有过怀疑，而且在他的勇气当中没有渗杂一丝一毫的杂质。

“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妨碍安妮罗杰夫人的生活。担当护卫的士兵不会进入这山庄里面来，而且也不会侵犯到你的工作领域。你必须要知道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也非常关心安妮罗杰夫人的平安。”

肯拉特默然地行礼退出之后，希尔德一面用手指撩动短短的金发，一面重新环顾室内的摆设。与楼下的客厅同样地，整个房间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充满了细腻的关怀。手工的软靠垫与桌巾，令人想到女主人那温柔且灵巧的手指。希尔德带着无奈而复杂的情绪，缓缓地将窗门打开，极目眺望着夜空。

与其说是满天星斗，毋宁说是天空狭窄使得星星彼此地拥靠着，而弱小的星光被强大的星光所掩盖，怎么也无法投射到地面上来。

人的世界和历史或许也就像这种描述一样，希尔德如此地想着，连自己也同样抱持着陈腐的思想，忍不住地要苦笑起来。幸好，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有着某种会令人依依不舍的东西，温暖地将人怀抱起来，并且招来和善的睡神的爱抚。希尔德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把窗户关了起来。

【Ⅲ】

比起在佛洛伊丁山庄的希尔德，莱因哈特在宰相府所进行的工作，可说是乏味之至。所谓的实务，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与“费沙的黑狐”——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以及他的代理人周旋着外交战的时候，根本没有多余的闲情逸致谈论什么诗意抒情或感伤。正因为莱因哈特从未过于高估费沙首脑人物的政治道义水平，故在以彼此间的利害关系与各种盘算为基本的考虑因素，策划与之交涉的方法时，从未有过任何的犹豫。对待军人有对待军人的方式；对待商人有对待商人的方式；而与歹徒谈判自然也有另外一套交涉的方式；对付费沙人的狡诈，就必须要有超乎于他们的狡滑，甚至得要有足以从正面将之加以粉碎而令其畏惧的力量。

由莱因哈特的宰相府对费沙驻帝国办事处的博尔德克事务官发出传唤命令是在六月二十日的下午。这道命令是由宪兵负责传递的。当十名武装的彪形大汉踏入外交官的办公室时，室内的工作人员全都惊慌失色。任何人都不觉得会有什么好事，唯有接令的人反应与别不同。在此之前，博尔德克正在嘀咕抱怨着午餐中嫩牛肉奶油烧烤的调味料太差劲，一听到宪兵到来的消息，立即一百八十度地扭转自己的态度，甚而改口赞美女秘书套装衣领的样式，这更使得悲观者格外地觉得不妙。因为自古以来，一直有人相信，当人在行为超乎寻常的时候，通常就是一种不吉利的征兆。

被传唤带到宰相府的博尔德克，每走一步即微妙地抽动脸上的筋肉，重新安排每条筋肉的位置，当来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办公室时，已俨然塑造成为一种谨慎正直的表情。对这个毫无名气的优秀演员来说，未能将这种极为巧妙精致的高超艺术成果公诸于世人面前，实在是太可惜了。

“有些事我想先确认一下。”

莱因哈特促请博尔德克坐上椅子，自己也坐了下来之后便首先开门见山地说道，那是一种高雅而不粗暴的口吻。

“是的，阁下，请问是什么事？”

“你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全权的代理呢？或者只是单纯的跑腿呢？”

博尔德克以一种极为恭谨的表情注视着俊美的帝国宰相，但是眼神当中流露着观察与盘算的心机。

“是那一种呢？”

“形式上……应该算是后者，阁下。”

“形式上？我倒不知道费沙的人原来是形式上重于实质意义啊！”

“我可以视这句话为夸奖吗？”

“我无意干涉你的解释。”

“这……”

博尔德克看来似乎有些沮丧地静静坐着。而莱因哈特优美的唇边却浮现浅浅的笑意，若无其事地发动了第一波的攻势。

“费沙有何企图呢？”

博尔德克细心地拿捏着演技，疑问似地瞪大眼睛：“非常地抱歉，阁下，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意思。”

“哦，不懂是吗？”

“是的，下官愚昧，不知您所指为何……？”

“这就麻烦了。一流的剧本要能成为一流的戏剧，也得要有一流的演员才行。如果你的演出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理解，那就有点扫兴了。”

“阁下言重了……”

博尔德克畏怯地笑着。莱因哈特知道如果给他来点直接了当的打击，别说是他的假面具，只怕他连个手套也不肯脱下。

“那么该换个什么样的说法才好呢？”对于莱因哈特而言，在此时有必要花一些心力来隐藏他露骨明显的轻蔑。“如果我问，诱拐挟持皇帝，对费沙有什么好处呢？”

“……”

“我觉得这行动对兰斯贝尔克伯爵一个人来说，似乎是有些难以胜任，你认为呢？”

“太令人吃惊了，您已经料想到这个地步来了吗？”不知是真清流露或者是高明的演技，博尔德克以一种感叹的眼光看着莱因哈特，甘拜下风似地叹着气。“这样的话，想必阁下您也一定知道密告者是费沙自治政府的人喽？自然地，您也会明白这是对阁下您的一个暗示。”

莱因哈特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只是冷冷地用冰蓝色的眼眸默视着博尔德克，这个时候，仿佛可以看到冰溶化后的水在他脸部的血管里流动着，面具开始改变了。

“那么，阁下，就请您听听我们全部的计划吧！”博尔德克将身子向前倾了倾。“我费沙自治政府一直希望能协助罗严克拉姆公爵完全支配全宇宙的丰功伟业。”

“是鲁宾斯基的意思吗？”

“是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协助我的第一步是唆使门阀贵族的余党来挟持皇帝呢？”

博尔德克略为犹豫了一下，这时了解到有必要将手上的牌摊开，于是将自己的语气调整成率直的口吻，开始对莱因哈特说明。

“依我等人所认为，兰斯贝尔克伯爵将艾尔威·由谢夫陛下由乱臣手中救出后——咦！不，这当然是他个人主观的看法，将会经由费沙逃亡到自由行星同盟，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权。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实体，但这种事态应该不会为全银河帝国的人民和罗严克拉姆公爵您所接受。”

“当然。”

“如此一来，阁下您便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举兵讨伐自由行星同盟。您说是不是呢？”

博尔德克笑着说道，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迎合对方，事实上则不然。

在某一方面而言，莱因哈特确实是很难以安置年仅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这个小孩目前只不过暂时地坐在这个莱因哈特迟早会篡夺的皇位上罢了。但无论如何，只要一经加冕便算是公认的皇帝，即

使这个皇帝形同虚设，随时都可废掉，但问题就在于七岁的这个年龄，如果因篡夺而带来流血事件，无论是在现在或者是在未来，都必定会招来“残杀幼儿”的恶名。

这样看来，莱因哈特所持的这张皇帝牌除了增加他的麻烦之外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如果交到同盟的手上，就会变成一张具有恶意的鬼牌，不但省却自己一个麻烦，还可造成同盟内部意见的不和，同时让自己师出有名。所以就莱因哈特的立场而言，是绝对希望将这张牌打给对方的。

如果同盟保护皇帝的话，那么就正如博尔德克说的，莱因哈特因此得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可以攻打同盟。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针对挟持皇帝此一事由加以兴师问罪；另一方面，也可以谴责其与门阀贵族的余党意图联手复辟旧制而阻止帝国社会改革的阴谋。无论如何，这两者甚至其他方面，都是莱因哈特所乐于见到的。最重要的是，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同盟国内势必都无法避免对于接纳皇帝与否此一问题所引发的言论分歧，而这种情势，也具有高度的利用价值。

无论就军事面或就政治面而言，帝国，正确地说应该是莱因哈特领导下的帝国，都占有压倒同盟的优势，兵戎相见的话，获胜的机率很大。如果单纯地相信费沙的说法，那么这应是值得欢迎的好意。

但是在莱因哈特看待费沙的态度当中，如果以选择题方式来决定的话，绝没有“正直”或“单纯”的答案。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对于费沙的好意，只要点个头说声谢谢就可以了吗？”

“阁下您这么说就有点讽刺了。”

“干脆明白地说希望我怎么做好了。玩捉迷藏的话偶而还可以，每次都来的话，就有点令人反感了。”

莱因哈特所放出的快枪，就连狡滑的博尔德克也无法闪避。

“那么，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事成之后，所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以及世俗的权威，全由罗严克拉姆公爵您一人掌管，而我方费沙，则希望能分享阁下您所统辖的范围内，全银河系宇宙间的经济权益，特别是恒星之间所有的物资流通与输送方面，不知您意下如何？”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不过有漏洞，今后费沙的政治地位呢？”

“希望在阁下的宗主权之下继续享有自治的权利。也就是说，除了宗主变动之外，其余则维持目前相同的情势。”

“这倒是可以。不过，要是同盟不接纳亡命皇帝的话，再好的戏曲也都无法再继续唱下去了，这样一来的话，又应当如何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博尔德克充满了近乎有恃无恐的自信。

“这一点，就请您务必信赖我们费沙的工作效率，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运用在同盟的影响采取行动的。”

假若同盟高层有冷静且明快的外交家的话，可能会将从天而降的皇帝当作是对帝国进行外交的王牌，或许可能会将皇帝郑重其事地送返莱因哈特的手中，而不引起人道立场的指责或感伤的批评。这样一来，莱因哈特将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只得被迫收回这一张已经变成什么都不是的小丑的无用鬼牌。费沙却说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纵火之后，然后又像作人情似地说要替人防止火炎的蔓延，莱因哈特觉得这真是太可笑了，对方如此的傲慢也应该适可而止了。

“事务官，如果费沙真要和我缔结盟约的话，应该还要为我做到另外一件事。”

“哦，是那一件事呢？”

“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指的是将费沙回廊的自由航行权开放给帝国军。”

费沙的事务官虽试图掩饰内心因受到强烈冲击而显露在脸上的表情，但还是失败了。姑且不论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但在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就被要求到这一个地步，是始料所未及的。顿时视线恍惚，原先在精神回路内奔驰的盘算与判断好像重力失去平衡似的踉跄摇晃，外交官的护墙受到了来自意外方向的攻击而裸露出脆弱的一面。

“怎么了？害怕什么吗？为什么不回答呢？”

灿烂却冷酷的笑容出现在莱因哈特的脸上，事务官试图扳回劣势似地提高音量：“这，我没办法立刻回答，阁下。”

“你不是说要协助我确立霸权吗？如果是的话，不就应该要高高兴兴地一口答应我的要求吗？否则不管进攻的名义多么地冠冕堂皇，但是可充分利用的进攻途径被堵塞住，那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吗？”

“但是……”

“把汗擦掉。难不成你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帝国军无数的尸体陈列在伊谢尔伦回廊上，是不是？嗯，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双方势力受挫之后，最后由费沙独自地坐收渔人之利，对吗？”

“阁下，您想的太多了。”

事务官微弱的抗辩声，并未受到任何理会。年轻人的笑声好像竖琴尖锐的弦音，刺痛着博尔德克耳里的鼓膜，那感觉竟比针还锐利。

“其实这也难怪，费沙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来着想。但不要忘记了，就这一点来讲，帝国或者是同盟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好不要抱有三方势力当中，如果有两方合作，其中一方就一定是费沙的这种想法！”

莱因哈特的一番话，在精神上完全压倒了博尔德克。

年轻的金发独裁者暗示着帝国与同盟也有共同携手合作将费沙消灭的可能。博尔德克至此打从内心深处充分地体会到，这个无与伦比的战争天才是绝不可能将外交与战略的主导权拱手让与他人的。

# 第二章 迷宫

【1】

兴高采烈地到宰相府报到的博尔德克事务官，垂头丧气地拖着两条沾满晦气沼泥的腿，回到费沙驻帝国事务所的办公室内。

在他的部下当中，原先持乐观看法的人，觉得仿佛是季节倒转，心中又再度笼罩着一片寒意。而原先就持悲观态度的人，虽然早已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却也不敢夸称自己的先见之明，就像某种爬虫类似地缩着头，悄悄地探视着周遭的状况的演变。

博尔德克并不是一个暴君型的上司，但就像一般担任外交职务的人一样，随着办公室内外之不同，所戴的面具种类自然也各不相同。

在职务上，必须在各种大小事项上辅佐事务官的一等秘书，当然不能像普通职员在逃避北风似地逃之夭夭，他硬着头皮来到了事务官的办公室。当被问到交涉的过程与结果时，博尔德克粗暴地反问说，难道我现在像是成功的样子吗?

“那个金发小子，反倒威胁起我来了！”

“您是说？……”

“就是这样！那家伙说他们也可能会和同盟联合起来，共同在军事上征服费沙，不要以为只有费沙才处于有利的立场——”

事务官并未看着秘书的脸，因为他明白对方必定是极度的惊慌。

“但是、但是，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才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和同盟联手这样的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梦话！”

事务官立即就推翻了属下的常识推论。如果这种“不可能会有”的想法是对的话，那么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导阶层对于帝国与费沙合演的“皇帝亡命记”正在等着开幕的这种事情，不仅仅是无从得知，甚至也不会去相信吧。莱因哈特如果利用某种途径让同盟知道这件事，而且加以巧妙地唆使的话，两军共同出兵，在成功地征服费沙之后再平分所得的利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去年成功地让同盟军内的强硬派发动政变的不就是这个金发小子吗?

同盟在经济上的权益多被费沙所垄断，而且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可说是处于一种费沙的半殖民地的状态。如果能够将费沙予以消灭的话，负债当然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在行动上往往欠缺原则性的同盟领导阶层，很难保证不会受到短期欲望的驱使与诱惑。

或许是我方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到目前为止，博尔德克一直是被莱因哈特牵着鼻子走，由会谈的进行乃至于结束，始终都在咬牙切齿。当自己意识到有某处的计算错误时，已经像是棋盘上被迫得走投无路而且孤立无援的将军了。最后，那个喊了一声“将军”的对手说道：如果不想尝到一面倒的败果，就提出相对的承诺吧！并且还冷笑着，别不自量力地想要有什么对等的盟约之类了！

应该不至于会这样的，绝对不应该到这种地步的！握有交涉的主动权，而且大卖人情缔结盟约的应该是费沙这一方才对。是花招耍得太过头了？利用代理人去密告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潜入，使莱因哈特等陷入不安和猜疑当中，然后制造交涉的契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上却是严重低估了对方。自认为精通外交与谋略的他，所犯下的错误却是何等的幼稚。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事务官阁下。”

一等秘书鼓起了所有的义务感与勇气，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博尔德克不耐烦地盯着部下。

“什么叫该怎么做？”

“就是兰斯贝尔克伯爵和休马哈上校。不如将所有的计划取消，把他们两个人解决掉，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

“虽然很可惜，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秘书预期着上司的怒骂声，静静地将头低下，但博尔德克一言不发地陷入沉思之中。

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目前的地位着想了。由自治领主的副官，乃至于派驻帝国的事务官，这在费沙的权力架构当中，是一个受到充分敬重的地位。虽然说费沙人原本对权位就没有什么尊敬的概念，特别对那些没有独立经商的机智与气魄的小官小吏更是十足的鄙视。但到了像博尔德克这样的地位，则是人们表现相对敬意的对象。但是如果在

重要的对帝国外交上失败，而辜负自治领主对自己的信赖的话，那么就成了一个与本身地位不相称的无能之人，不但会受到嘲笑，而且可能还会被外放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普通官员。

但是如果屈服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恫吓之下，将费沙回廊交出来给帝国军的话又会怎样呢？这将使得费沙不凭借武力，长期以来单靠独立贸易路线所建造起来的自立与繁荣，全部毁于一旦。

费沙本身并不是一个可简单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体化主权国家，而是由许多交易商人们，为求在战乱中坚守住自己本身的自由与利益，而自发自主地所组成的有效率共同体，就像是一间大公司一样，由股东、工人及管理人员所构成，商人们就相当于大小股东，自治领主就相当于大股东选出的执行总裁。这至少是历史表面上所显现出来的事实。

对此感到自豪且引以为傲的独立商人们，应该不可能会答应将费沙回廊让给帝国军。这很可能会引发抗议破坏交易国家费沙的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暴动。自治领主虽然是终身制，但是只要有二成以上有选举权的“大股东”提出要求，就可召集由六十人所组成的长老议会，会中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表示赞同的话，则可以将自治领主予以中途罢免。

自第一任自治领主雷欧波特·拉普以来，这个罢免制度还没有真正被运用过。

但事实上所谓的传家宝刀，也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必须将宝刀拔出的那一天所准备的。鲁宾斯基假如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出卖给帝国军，商人们势必会群情汹涌，到时就可能会动用这传家宝刀。

如果这一切都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受弹劾而被罢免的自治领主，他难道会甘心承受这样的评价吗？博尔德克一点都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不管正式记录的说法如何，鲁宾斯基所以能成为自治领主，最主要还是地球教总大主教授意的结果。长老会议中所进行的提名、演说、投票、开票，这些都只不过是演给观众看的舞台剧罢了。

博尔德克的嘴角稍微泛起了笑意。那些相信自己是自由且无拘无束的商人，还有那些自以为厉害、现实且精于算计的商人们，是何等

的容易满足啊！博尔德克忽然羡慕起那些认为唯有自己的财富与创造财富的努力，才是宇宙中最高价值的单纯金权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鲁宾斯基一旦下台，被视为其心腹的博尔德克自然也无法安稳地坐在现在的位子上。到目前为止，可与之竞争自治领主身边第一把交椅宝座的人，虽然连个影子或脚步声都没有，但是在他出任帝国事务官之后，按替他副官地位的鲁伯特·盖塞林格，虽然是年纪轻轻，但却以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精明能干的手腕快速地强化其在自治政府内的影响力。如果稍有差错，在鲁宾斯基与博尔德克被贬谪之后，这名工于心计的年轻小子，很有可能会泰然自若地踏上这最高权力的宝座。当然，在此过程当中有着必然且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地球教总大主教的支持——这个人物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不为费沙的市民所知，但却是费沙真正的支配者。

尽管鲁伯特·盖塞林格是如何地用尽心机，企图登上这最高权力的宝座，但只要那黑衣老人干瘪的面孔一摇，他那缺乏自知之明的野心，终将像那未做完的梦一般，宣告终止。

但是等一等——博尔德克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猛然地抽动一下。要能确保在费沙的最高权力，一定必须得到那个不管再怎么努力都难以令人喜欢他的黑衣老人的支持。但如果以相反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不是很好吗？只要得到总大主教的支持，他，尼古拉斯·博尔德克不也就有资格可以成为自治领主了？这难道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妄想吗？不，即使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是自治领主的。前一任的领主，在成为领主之前，也是好不容易才勉勉强强地挤身在长老会议的末席。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共同联手支配宇宙的，如果换作是尼古拉斯·博尔德克的话，又何尝不可呢？

现在这个时候，由于连续的计算错误，反倒被那金发小子将了一军。但是，不妨先让他觉得自己很好对付，以待日后乘其不备而攻之。而且关于费沙回廊的通行权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给予一种口头承诺就完事的，不妨将之当作是一种谈判筹码，充分发挥它的利用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最后的王牌。那个故作聪明的金发小子，做梦都想不到这世上存在着一个诡异的老人，正张开他那黑色的羽翼，由地球遮覆到整个宇宙，所以无论是进是退，这一点都可以当作一种强而有力的武器，有助于巩固他自身的立场。

总之，当初的计划应该要继续进行下去，博尔德克拟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要宣告终止的。即使计划实施的能力上有疑问，顶多也只是让鲁宾斯基觉得不悦而已。只要在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努力将失分扳回，且更进一步转为得分也就可以了。因为尼古拉斯·博尔德克有着如此的才能与器量……

事务官由沉思之中回神过来之后，对着那位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自己的一等秘书，露出一个胸有成竹的笑容让他安心。然后吩咐他照原订诱拐皇帝的计划行事，并且开香槟来预祝成功。

【Ⅱ】

阵雨使得帝都的市街上，笼罩在一片无色彩的凸纹帘帐当中。雷欧波特·休马哈注视着攀爬在窗上的雨滴，心里想着今年的天候似乎并不调顺。本来在这个季节里，帝都的中心街道上应该是充满了阳光和绿意，到处都可以听到赞美那洋溢着透明感的大自然带与人类丰裕生活的讴歌。在过去，甚至有人说大自然往往扮演着缓和平民阶级当中不满情绪的角色……

“上校，你不吃些东西吗？”

餐桌上摆满了酒菜，环视周围的眼神中洋溢着情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在上校的背后问道，未待其回答，随即在深底的玻璃杯中注满了黑啤酒，并且一饮而尽。

帝都黑啤酒的丰润，到底是费沙那儿所无法比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不无偏见地想着，不仅仅在生理的需求上，同时也在心理上满足了他那纯朴的乡土爱。休马哈回过头来无言地看着，他知道那黑啤酒根本就是在费沙投资的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不过也没有必要破坏年轻伯爵的兴致。他们所投宿的旅馆也是费沙出资经营的，他忽然想说出一句非常讽刺的话，不久之后，是不是连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都要打上费沙的商标呢？

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或许是有充分的理由，但自己又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自嘲的阴影悄悄地溜过休马哈的脸颊。

在宇宙港等许多地方，海关官员及宪兵们态度上的变化，休马哈没有理由会没有察觉到。不是坏的变化，而是愈来愈好的一种变化。他们这些人在以前一向将权力和权威玩弄在股掌之间，遇到身份地位高的人就哈腰弯背、逢迎陷媚，而面对普通平民则是以一种高压的姿

态，露骨地公然索贿，但是现在的他们，却是礼仪端正、勤勉工作、忠于职守。这无疑地是纲政整肃的结果，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改革，确实是深入到整个社会体系的每个角落。而自己之所以由亡命之处重返此地，却是为了要斩断这一切改革与整肃的源头。

年轻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正陶醉在拯救皇帝这种甜美的英雄主义梦想当中。自称为“忠诚派盟主”的瑞姆夏德伯爵承诺将赐给他在流亡政权当中显赫的地位，并且增大他将来的领地，作为对他的激励。

“报酬等等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在于行为本身所代表的意义。”

亚佛瑞特如此断言，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吧！而对休马哈也承诺将给予提督的称号，但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亚佛瑞特还好，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充满正义的，而休马哈却是连这一点也不予认同。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势必在不久的将来终要灭亡，不，事实上已经灭亡了。随着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崛起，以及门阀贵族联合军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的败亡，这个灭亡已经是注定的了。这原本就是历史的潮流，而在这个时候，仍然想要建立流亡政权复辟旧制的意图等等，只能算是对于历史进步的一种反动罢了。况且，如果只有骑士道信徒兰斯贝尔克伯爵，或者是梦想阴谋家瑞姆夏德伯爵的话那也就罢了，正因为编写剧本的是费沙一伙的功利主义者，那么自然会令人想到字里行间，另外还有着字面上所看不到的真实剧情。

如果能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加以选择的话，那么休马哈根本就不想参与这种使行星违反自转方向的无意义行动。他是受到了威胁与逼迫才身陷其中的，并不是他本身受到危害的缘故，而是与他一同亡命的部下重新建立的新生活受到了威胁，虽然如此，他也丝毫不觉得有所慰藉。这件事另当别论，当整个的行动定下来之后，他对自己发誓，将尽可能在行动中使费沙的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害。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为了回避今后发生同样的事情而被迫且心不甘情不愿地为费沙卖命。

除此之外，休马哈还有些事耿耿于怀。从这次行动一开始时，他就不曾抱持着乐观态度，甚至可以形容是在满满的一大杯悲观饮料当中，重新又加入了一滴，而这一滴并未破坏表面张力微妙的均衡，反而更使得里面的酒不容易由大杯中溢出来。既然做了，他当然希望能

成功，或者说是不希望失败会来得更为贴切，而这也与他本身是一个行动参与者的矜持有关。将幼帝自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中救出，然后在自由行星同盟内建立亡命政府，将来的话，当然就是打倒罗严克拉姆公爵，凯旋回归帝都奥丁——当由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那里听到这整个构想时，休马哈怔住了。整个行动简直就是毫无成功的可能性且没有意义的愚行。在那之后，虽然有不少令他相当在意且无法接受的事情，但光就费沙在帝国驻在事务官博尔德克是当地接应他们的总负责人这一点看来，休马哈不得不多加以小心谨慎，以免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中。

休马哈心中盘算着最坏的情况，费沙说不定会一面唆使他们去诱拐皇帝，另一方面则将这个情报透露给罗严克拉姆公爵，把他们二人当作是牺牲的羔羊，送给罗严克拉姆公爵卖个人情，或许是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吧，又或者……

不论如何，目前并没有足够的情报可以分析出真正的状况。休马哈感觉到流进他喉咙的黑啤酒，有着一股令人不愉快的苦涩。像傀儡一样地受他人操纵指使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那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更何况眼前这件事，早已经摆明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Ⅲ】

当行动的最终决定下达的时候，休马哈与亚佛瑞特再度对潜入新无忧宫的具体计划加以检讨。

新无忧宫的地形草图并未对外公开，所以尽管动用了费沙组织的力量，想要取得也并非容易的事。虽然说在权威主义下的政治体制当中，籍由非公开而使一般市民处于无知的状态，类似的惯用手法对于权威的确立与维持是非常有效的，但就防止恐怖行动这一点看来，也是有其实际上的价值。

在这壮丽的宫殿群当中，大致区分为举行谒见与会议的政权中枢“东苑”，皇帝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南苑”，被称为“后宫”有着许多美女居住在那里的“西苑”，以及在广大的森林与草地上放养着许多鹿和狐狸的猎园“北苑”等四个地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无法划分所属的独立建筑物和庭园等等，占地总面积多达六十六平方公里。喷水池二○○○个，大理石所砌成的回廊，总长达四○○公里，凉亭更多达七五二

处——还有其它不胜其数的建筑，在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皇宫的规模。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过去就曾在西苑当中靠近北苑的地方修筑别馆。

“新无忧宫当中，很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设防。”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由于身为贵族，过去曾无意间进入这壮丽的宫殿之内，因此对此知之甚详。在使用智能机械就可解决的事情，却特意地使用人类的劳动力，这是在帝国当中，为了夸耀本身的权力和权威所产生的特殊状况。无需追溯到鲁道夫大帝全盛的时代，在过去那段岁月里，不管是在庭园或是在回廊下，几乎每二十步的距离就有全副武装的近卫兵仁立在那里。在被称作是“暗红色的六年”的佛瑞德李希三世治世的晚年当中，由于阴谋、暗杀、恐怖行动四处横行，为了防范近卫军的叛乱，专门设置有“北苑龙骑士旅团”以及“西苑步兵旅团”，据说这些部队的炮口所指的，就是近卫师团的司令部。

继佛瑞德李希三世之后即位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后来虽然废除了北苑及西苑这些应该说是皇帝私人卫兵的军队，但这些军队却转而与竞争皇位继承的失败者联手要打倒新任皇帝。由于有这样的危险性存在，使得原本为侍女，后来晋升封后的齐格琳蒂皇后，不得不时时身上带着枪，守护在皇帝丈夫的身边。但尽管如此，仍然未能防范不幸事件的发生，新任皇帝被害饮毒倒下，经过一番抢救之后，性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视力却极度地衰弱，而陷入一种半失明的状态。他本身虽然具有足以被称为名君的资质，但如果没有皇后齐格琳蒂全力的辅佐，与那位整肃国政，身为实质宰相，性格刚直的司法尚书缪札的协助，其治理国家的能力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吧！有着半盲的障碍，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却还能够使帝国免于内部的崩溃，奠定了再出发的基石，甚至被后世赞扬为“中兴之祖”。但是，就整个大局来看，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始终未见完结的战争，这个责任或许也要归属到将帝国重建起来的他身上也未尝不可。

其后，以智能机械来取代人类的思想被实施贯彻，但也只是在人数上有些变动，士兵们的身影却从未曾在壮丽的宫殿当中消失。

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大幅地削减了宫廷的预算，并且将西苑与北苑完全封闭起来，其余在东苑和南苑的建筑物也大半都关闭。除

了一部分形式上的国事议式之外，所有政治上实务的计划与裁决，都在莱因哈特的宰相府当中进行。无意义的宴会或园游会的次数也大量减少，过去曾夸耀不夜之繁荣的皇宫也失去了原有的华美，而逐渐显露出孤独颓废的残像。

“进到新无忧宫里面以后，就让我来带路吧！现在虽然是被封了，但并没有被改建，只是弃置在那里不用罢了。”

亚佛瑞特说道。并且保证在他记忆当中的那些窗、回廊、门等等，现在应该全部都还可以用。接着，他将声音压低，说出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在这壮丽的宫殿当中，各处都设有秘密的通道和密室。即使是罗严克拉姆也不见得会全部知道，这些应该可以作为有效的利用。

关于这些事情，休马哈也是知道的——虽然也都只是听说而已。历代的皇帝们害怕有暗杀或革命，为了能及时避难或脱逃，故在二层墙壁之间另外建了小房间，或在地下挖掘秘道，而将出入口设在庭院茂密的灌木丛当中。所以便有人偷偷流传着，说整个的新无忧宫就好像是一座迷宫一样。

在这些迷宫当中，也曾经多次被实际使用，因而有许多悲剧和喜剧也随之产生。皇帝威尔赫姆二世的次子亚尔伯特大公，十五岁的时候带领着侍从武官到地下迷宫探险之后，经过了一个世纪，至今仍下落不明。有人说这整个事件是皇帝的宠妃朵罗蒂亚所策划的。她受皇帝宠爱，生下了亚尔伯特，因而招致皇后康丝丹倩强烈的憎恨。当皇帝卧病在床的时候，朵罗蒂亚因害怕皇后会加害于自己的儿子，故委托忠诚的年轻侍卫，带着她的儿子由地下道逃走，亡命到远远的自由行星同盟上，过着平民般安稳的生活。但另有一派的人认为，皇后康丝丹倩才是这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她故意怂恿亚尔伯特到地下迷宫去探险，在少年迷路之后弃之不顾，并任其悲惨死去。

这样的传说众说纷纭，但为一般人所知的事实是，亚尔伯特大公跟侍从武官在地下行踪不明之后不久，威尔赫姆二世病殁，由皇后的亲生子即位，在封号寇涅利亚斯二世之后的数天，朵罗蒂亚在遭受毒杀的征兆下瘁然死去，一个月之后，先前的皇后康丝丹倩也因罹患不明原因的热病发狂而死——等等这些事情，都在在充分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与想像力。二种不一样的传说，自然形成日后二种不一样的故

事结局。有某一个贵族坚持说曾经在费沙的客船内，见到亚尔伯特已长大成人的身影。另外又有一名军人，在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奉命下地下迷宫进行调查时，声称曾经听到由墙壁的另一面，传来少年诅咒皇后的声音。

这些都确实成了悲剧，但也有喜剧由这些悲剧之中衍生出来。事件发生二十年之后，寇涅利亚斯二世身无后嗣而重病卧床，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继承皇位呢？贵族们有的急着物色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有的疯狂奔走，极力游说别人认定自己的继承资格。就在这时候，一名自称是长大后的亚尔伯特的男子出现了。他凭着高明的口舌与那些看似真实的证文与证物，获得了很多贵族的信任。长年怀疑着自己母亲罪行的寇涅利亚斯二世，甚至将“弟弟”叫到病床前，出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相认场面，贵族们期待着他或许会成为新任皇帝“亚尔伯特一世”，纷纷争先恐后地赶来拢络他博取好感。

对于由某个大贵族所免费提供的豪华别墅，亚尔伯特（该名自称亚尔伯特的男子）非常高尚有礼地对他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并且慷慨地承诺他们将来的地位与领地。他的名望是愈来愈高了，但忽然有一天，这个骗局终于真相大白。下任皇帝候补第一号的亚尔伯特大公殿下，竟然偕同一名叫人怜爱的侍女，带着相当于五千万帝国马克的财宝，自帝都奥丁逃去无踪了。留下来的是一大群被骗走财物愕然不知所措的贵族们，以及超过十人以上怀着他的孩子，梦想着将来能成为皇后的千金小姐。这些贵族小姐半数以上生下了不名誉的私生子，而有几个与亚尔伯特同名的贵族，也因难耐与这个天才骗子同名，而纷纷改名。平民们则因为有了可以嘲笑这些愚昧贵族的话柄而暗自窃喜。

但这件事另当别论，也有人认为这名自称是亚尔伯特的男子，事实上可能就是真正的亚尔怕特也说不定。但这个大胆的骗子并未再度出现在这些被害者的面前，事实究竟如何，终究不得而知。

不管是诗情画意也好，平淡无奇也好，自鲁道夫大帝以来，经历了五个世纪沧桑演变的新无忧宫，为各式各样无数的传说所围绕着。自己及其他人的行为，在几个世纪以后，也会辉煌成功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吧！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非常确信地对休马哈如是说道。

真是无可救药的“行动派诗人”啊——……休马哈这么地想着，但是因为亚佛瑞特在人格和品德上并无过失，所以他这么想并无轻蔑的意思。毕竟，休马哈认为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资格来轻视任何人。自己和亚佛瑞特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为了那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而赌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这不是愚人的愚行的话，那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总之，无论如何，当看到亚佛瑞特时，休马哈心里想着，就算是为了让他高兴也好，努力使这次行动成功吧！况且，故意吓唬一下那个金发的小子不也挺有趣的嘛！

【Ⅳ】

在另一方面，被贵族视为是“残忍地对皇帝横加迫害”的金发青年，此时也正召集了主要幕僚在商谈对策。

帝国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当听到费沙与门阀贵族的余党一起共谋诱拐皇帝的计划时，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惊愕的表情，他原本就不被认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此时也只是用他那副感光电脑所组合而成的义眼，一面正经严肃地注视着年轻的主君，一面点头表示同意。

“看来应该是费沙黑狐做的好事，编剧和导演由他们在幕后担当，而实际登上舞台演出的则是另外其他的人。”

“因为如果自己也登上舞台的话，很可能会受到来自观众席的攻击，故由他人来冒这个危险是最好不过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您是打算顺应费沙的提议，让皇帝被诱拐吗？”

在这位俊美的帝国元帅那冷峻的唇边，浮起了一丝的笑意。

“或许是吧！让他们去试试看的话也蛮有趣的。”

“那么，是不是要减少皇宫的警卫，好让他们容易下手一些。”

“没有这个必要。”莱因哈特的反应显得相当漠不关心。“因为依目前的警备状况并不是十分地森严。而且就另一方面来说，宇宙中甚至也有人可以不流血地占领伊谢尔伦要塞，费沙策划这件事，自应有相当把握，否则的话，我们难道还值得和连一个皇帝都无法挟持的无用之辈联手吗？”

挟持皇帝——这对实际行动的人来说却是拯救，如果这项行动成功的话，莱因哈特则与费沙暗地里缔结盟约，把和同盟之间的军事对决推展到最终局面。而如果他们这项行动失败的话，莱因哈特也可以获得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费沙才是阴谋挟持皇帝的幕后主持人而加以讨伐。无论结果如何演变，对莱因哈特而言，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牌法的组合。

博尔德克，那个自信过度的费沙事务官，是要花招玩把戏做的太过头了。他是不应该故意向人暗示自己不管大大小小任何事都晓得的。如果他若无其事地一直保持着旁观者的立场，到事情成功之后才来进行秘密交涉的话，那么这一边无论如何都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那家伙是失败了。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误认为是和那个二流诗人一样甘愿被当作是傀儡的人。博尔德克理应为这样的无知和无礼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样吧！奥贝斯坦，对那个心中点燃着忠义之火的二流诗人加以监视，只是监视就行了，没有必要加以干涉，不过万一要是费沙改变计划，也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你就帮帮他们吧！”

“遵命。如此事先帮助他们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好处？”

二流诗人等人不但可以作为证明费沙阴谋存在的活证据，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今后与费沙交涉时也会有些利用价值。另外，对莱因哈特来说，如果休马哈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那么能够与之会面也是一件好事。

“没错。还有，前任的帝国副宰相凯尔拉赫，现在是不是由你的部下在监视呢？”

肯定地回答之后，奥贝斯坦的两只义眼，闪烁着一种异样的亮光。

“是否要预先作逮捕的准备呢？”

“先准备好。如果能被视为挟持皇帝，不，拯救皇帝的共谋者，这应该是开朝以来的每一个王公大臣应有的光荣宿愿吧！”

“或许，说不定会意外地发现有共谋的事实也说不定。”

莱因哈特在这一瞬间，望着对方的脸，但是总参谋长看起来不像是刻意地在说笑话。

“不，应该不会。”

第一，凯尔拉赫并不被认为有这样的勇气与行动力量来企图和莱因哈特作对；第二，如果门阀贵族派的余党将凯尔拉赫牵扯到这个阴谋当中的话，不但要保证使他由帝都中安全逃出，而且以他原为帝国副宰相的身份，还要承诺给予他在流亡政权中相当高的地位。如此一来的话，彼此之间产生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如果是那个二流诗人的话也就罢了，对其他的野心家而言，则无异是自己为自己树立一个竞争对手，种下了日后头痛的种子。

不过，如果计划者与执行者之间缺乏完全的沟通的话，那么像行动派诗人兰斯贝尔克伯爵那样心无城府的人，为了要有更多的同伴，或者说，为了将达成伟业的喜悦与他人共享的话，那么或许他会私下去找凯尔拉赫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目前的不明朗因素太多，靠理论性的思考来推断也是有限度的。由于莱因哈特本身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处于应对费沙所设圈套的立场，所以并不打算要先发制人，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

“目前也只有走着瞧了，这样也好，过不久，就让那二流诗人表现一下他们的爱国行动让我们看看吧。”

“就遵照您的指示……”装着义眼的总参谋长轻轻地干咳一声。“一旦皇帝被挟持的话，那么负责皇宫警备工作的人自然要被问罪了！摩顿中将势必要用他的性命来为这件事赎罪吧。”

“一定要让他死吗？……”

莱因哈特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个诚实敦厚、六十岁左右的年老军人的身影。

“摩顿中将是一个思想颇为老式的男子，一旦皇帝被挟持，即使阁下您赦免他的话，他本人大概也不会就这样领受您的好意！”

似乎在斥责年轻主君一时的心软似地，奥贝斯坦显现出极为冷峻的表情。对于敌人也就是门阀贵族势力从不宽容的莱因哈特，对于己方的人则未必能做到如此。是否会激怒到他姑且不论，如果因为情势盘算所需，而必须让无辜的部下牺牲性命的话，那么在他精神回路的深处，总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交互呐喊着。

又是一条必须流血的路！莱因哈特在心里低吟着。如果红发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在的话，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将无辜的摩顿牺牲掉的作法吧。过去当知道莱因哈特利用“威斯塔特大屠杀”作为政治策略的时候，吉尔菲艾斯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满怀悲痛地想要劝阻莱因哈特。后来，同样因为作权谋上的考量而选上坎普当总司令官，以致让他战死那一次，莱因哈特事后回想起来，滋味也绝不是好受的。

“……知道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到时候，就让摩顿来负这个责任吧！不过仅限于摩顿一人，不要再牵涉到其他人！”

“摩顿的直属上司是克斯拉……”

“克斯拉是一个很难得的人，如果连宪兵总监也被处以重罪的话，士兵们或许也会受到动摇。警告和减俸，这样就可以了！”

听到这些话，总参谋长的心中或许在叹气。

“阁下，虽然会玷污您的耳朵，但请让我说一句话。如果一棵树也不舍得砍，有石头也不剔除的话，是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树林里开出一条路来的。”

莱因哈特用他那冰蓝色的瞳孔瞪视着奥贝斯坦。在这近似苛烈的眼光当中，好像欠缺了点什么，又好像多了些什么。

“你所说的就像是给中学生上的马其维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思想）的教材。你难道认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吗？”

“话虽如此，不过卑职认为，阁下您有时会忘了最基本的事情。打从人类历史一开始，所有的英雄帝皇都是将宝座奠基于不仅敌方，甚至己方的大量的尸体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个为王的人是双手洁白的，这一点即使是身为部下的人也都有所了解，臣所希望阁下您明白的是，有时候对部下赐死正是报答其忠诚的一种方式。”

“那么，你是说即使你自己也会不惜为了我而甘愿牺牲喽？”

“如果有必要的话……”

在这样的回答当中，充满了沉着的义务感，但是却缺乏一种非理性的热情。

“好好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没事了，你下去吧！”

年轻人的声音当中，隐约地有着怒气难抑的焦躁。一时之间，奥贝斯坦虽然想说点什么，但还是闭上嘴忍住了。他行了一礼之后，自年轻主君的面前退出。

※※※

当奥贝斯坦回到家之后，首先出来迎接他的是达尔马西亚种的老狗，它高兴地摇着尾巴，允许它的主人走进门口。跟着迎接他的管家，一面伸出那原本应该接住主人外套的手臂，一面询问晚饭配酒的品牌。

“不用了，罗严克拉姆公爵稍后应该会再召见一次，酒就不用了，晚饭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当奥贝斯坦身着军服吃着没有酒的“简单晚餐”的时候，影像电话铃声响了，画面上出现的是莱因哈特的首席副官阿尔兹·冯·修待莱少将的身影。

“总参谋长大人，罗严克拉姆公爵紧急召集，公爵现在还在元帅府，所以请您入府晋见。”

修特莱少将一如往常礼仪端整地报告，看到奥贝斯坦在自家里面吃晚餐却仍然身着军服的景象，不免觉得奇怪。配有义眼的总参谋长，当然不认为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有件事我忘了。”

再度见到总参谋长时，这位俊美的帝国宰相将所有的寒喧和前言全部省略，立刻切入正题。

“请问是什么事呢？”

“你应该不会意外吧？如果你不是早已经料到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应召前来了。”

“下官惶恐。下官认为阁下势必会考虑到继艾尔威·由谢夫陛下之后，新的皇帝人选。”

“没错。关于候补人选，你有什么意见？”

像这样由他人听来必定会感到异常愕然的重要对话，却在两人之间被平淡地轻轻掠过。

“有一位先帝鲁道威希三世第三皇女的孙女。父亲是贝克尼兹子爵，他并未参加去年的内乱，是一个除了象牙雕刻品的搜集之外什么

都不感兴趣的男子。母亲是博典道夫伯爵夫人的侄女。虽然是一个女孩子，不过在这个时候立个女皇帝也无妨吧！”

“年龄呢？”

“刚出生八个月。”

不管是奥贝斯坦的表情或者是声音当中，都没有任何一点会刺激起幽默感的东西。莱因哈特之所以想笑，无疑地是因为一种感觉荒谬之至而不得不笑的冲动。

七岁的小孩自王座逃离，由出生八个月的婴儿继位。不久之后，即将诞生一位连一句话都还不会说的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甚至还是制定宇宙所有法则的全能之神。

如果要用来象征权力与权威的愚劣的话，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这幅活人像画要来得更贴切的了。拥有尚书或提督等等头衔的大人们，跪在这个连尿布都还不能拿掉的婴儿面前敬礼跪拜，甚至还必须诚惶诚恐将她的哭声当作是敕语来聆听。

“这，不知您意下如何？或者是要再另外找寻其他的候补人选？”

奥贝斯坦的话事实上并不是询问，而是在催促对方赶快下决定。

莱因哈特停止了笑声，好像嫌麻烦似地点了点头。

“好啊，就让那个婴儿登上王位吧！送给小孩当玩具的确是缺乏些趣味性，不过能够拥有这种玩具的小孩，宇宙中只要有一个也就够了，要有二个的话就嫌太多了。”

“遵命。不过那个贝克尼兹子爵，听说因为有部分象牙雕刻的货款没有还清，正被商人经由民事诉讼提出控告，应该如何处置呢？”

“原告要求的金额是多少？”

“七万五千帝国马克……”

“设法让他们庭外和解吧。如果新皇帝的父亲因欠钱未还而入狱的话，这未免太不成体统了。用宫内省的预算来支付这笔费用吧！”

“是。”

奥贝斯坦行礼之后站了起来，由宰相面前退下，这次是为了回家休息而退下的。

自少年时代姐姐被佛瑞德李希四世强纳入后宫开始，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就曾想像过，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握有废立皇帝的权力，究竟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何等的愉悦痛快呢？然而到了现在，自己虽然已经掌握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每当在行使这份权力的时候，他的心却好像是收起了翅膀一般地蛰伏不动。跨越了五个世纪之久，独占了所有的权力和光荣，处于阶级社会的顶点君临天下，但却成为社会一切弊病的恶瘤——也就是社会财富与政治权力分配不公之根源——的高登巴姆家族，已经由黄金建造的宫殿跌落到阴沟里面去了。这原本是应该令人感到有一股复仇的快感，但是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股酸味强烈的苦涩由胃部涌到咽喉，莱因哈特忽然有了一种恶心得想吐口水的感觉，挣扎犹豫了五秒钟之后，他将其实行了。

【V】

在休马哈的实行计划当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声东击西的调虎离山之计。也就是说，在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与休马哈要潜入新无忧宫的同时，在另外一个方向，没有军队把守的帝都市街当中，进行对警察设施大规模的破坏工作，目的是将警备相关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个地方去。

在听到这一个计划的时候，亚佛瑞特稍微地斜着头说道：“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错，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说不定会看穿我们的企图。”

他并不曾像其他的大贵族一般，把莱因哈特叫做是“金发小子”，或许就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节度分寸，成为休马哈对他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

“但是至少试试看的话，对我们并没有损失。我是打算让费沙的工作人员来替我们做这件事。”

“不好做这样无理的要求吧！他们一直在旁边帮助我们达成这崇高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这不是已经很足够了吗？上校！”

休马哈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不但不认为自己等人的行动是高尚的，而且也知道被利用来达成对方目的的不是费沙而是自己。但是他说出来的却只是：“或许吧！或许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太多。”

“不但如此，上校，这件事必须要完全借由我高登巴姆王朝的臣下的手来完成，才能益发显出其可贵的光芒。”

“没错，确实是这样。”

休马哈言不由衷地说道。他原先的用意是希望由费沙来负责直接的破坏工作，把他们由共犯的立场拖进来成为主犯。他认为不管用如何毒辣的手段来对付费沙，都不算是什么过份的事。如果事态的进展不顺利的话，那么连费沙人也不敢保证绝不会将亚佛瑞特与休马哈出卖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既然如此，我等不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费沙索取相对的价码吗?

想到这里，休马哈又再度陷入厌烦的思绪当中。自己本来应该是在战场上展现智谋的武人，为什么被拖进这场毫无意义的行动当中?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对他说“你不应该是个在泥土和肥料中终其一生的人”。虽然说没有必要让他们那些人来判定自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不过或许自己也是确实没有资格可以混混沌沌地过一生吧！换另一种角度来说，那个年轻但不草率的副官或许也道出他真正的心声……

“撇开这件事不谈的话，上校，有关潜入路线……”

亚佛瑞特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兴奋与昂扬的感觉。

“我个人是希望能利用这一条路线，可以经由北苑和西苑来到南苑吉斯穆特一世铜像的脚下面。这些地方现在都被封锁，所以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

亚佛瑞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头用力地指着。这张地图是费沙的事务官所提供的，他说这面图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拿到手的，让人听起来很明显地是在故意卖弄人情。

由帝国博物学协会大楼的地下室开始，总长达十二．七公里的地下通路，是亚佛端特前面的第五代祖先，奉当时的皇帝肯奥克二世的敕令所建造的。其祖先因此功绩而由皇帝下赐一名宠姬，且蒙受皇帝的托负，其后世子孙负有光荣的使命——在皇帝危急的时候，利用这条通路护驾脱离险境。

“我早已在五代以前，被注定了要来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命运，这只能说是一种奇缘吧！”

“问题在于要怎么样才能潜入博物学协会。虽然说这比潜入皇宫内部要来得容易的多。”

兰斯贝尔克伯爵家族这项神圣的使命，并不在休马哈所关心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实务上必须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正等着他去处理。注视着地图，他不断地在心里重覆着严谨的自问自答。

【Ⅵ】

七月六日的夜晚，亚佛瑞特·冯·兰斯贝尔克伯爵与雷欧波特·休马哈已经到了新无忧宫的地底深处。

在那一个晚上，帝都的南方郊外，由于有人举报揭发激进派共和主义者的秘密武器工厂，故动员了大批的宪兵前往处理。他们在发现工厂，没收了所有的武器之后，大概也没有能够逮捕到任何一个共和主义者吧！因为那是应休马哈强烈的要求，由费沙的事务官博尔德克所一手编导的。他利用废屋的地下室加以改造，并且搬来所有的设备与武器，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这里布置成看起来像是一个工厂的地方。如果只是要制造当天晚上的混乱，那么这样也就够了，但是休马哈仍然要求使这“工厂”爆炸以增加混乱的程度，博尔德克却以“恐怕会造成人员伤亡”为由加以拒绝，不过还是答应向治安当局或新闻报导机关放出假消息，并且在地下通路的出入口，也就是帝国博物学协会大楼的前面准备一部地上车，待休马哈等人回来之后，立即将之载往事务官办公室并且加以保护。这或许也是因为休马哈不顾亚佛瑞特在一旁的愁眉苦脸，强调是为了要保护皇帝和自身的安全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的缘故。

不管如何，夸称是全宇宙之统治者的银河帝国皇帝，由于害怕被暗杀或叛乱，而不得不在一个行星的地底深处挖掘逃生隧道的这个事实，想必是滑稽至极了，然而现在这个时候，自己一行人却身处在这种地道里面，这简直像是小丑的行为般一样地可笑，休马哈如此地确信着。

在这长达十公里以上的隧道当中，他们二人当然不可能步行。而且，去的路上姑且不论，回来的路上更是需要争取时间。休马哈所驾驶的是一部利用太阳能电池作动力的四人座轻型地上车。这部车是由一种特殊的有机质树脂材料所造成，只要在上面倒上一种酸性物质便会立即溶解。但接下来，只要将化学上的酸性物质除去，便可以再度重新作为材料来使用。对休马哈等人来说，由于还要靠它来逃跑，而且很容易便可以湮没证据，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是一辆贵重的宝物。

由于秘道建筑的目的是强调实用性，理所当然的这条隧道的内部也就去除了高登巴姆王朝一贯的所有建筑物均过度矫饰的通病，在这半径二点五公尺半圆形的内壁当中，所看到的都是未加粉饰的强化水泥。据说兰斯贝尔克伯爵家族五代前的家主，为了使皇帝能够顺利逃亡，甚至在隧道内部装置有阻止后面追兵的各种机关，不过到了亚佛瑞特这一代，这一切都已经被忘却，沉淀到记忆河流的底部去了。

不久，在前方有灰色的壁面阻挡着，两人于是由地上车上下来。天花板上的一处有萤光色圆形的灯光正淡淡地闪耀着。亚佛瑞特用左手食指上的戒指向那圆形灯光的中心推进，极低周波的电流接通，大约十秒钟之后，天花板一声也不响地开了……

五分钟之后，二人爬出地下通道，来到南苑的地面上，立即潜入目标建筑物。如果是前任佛瑞德李希四世在位的那个时候，这举动必然会遭到近卫兵的盘问。但如果说此时是天助我也的话，是不是太过于讽刺了呢?

※※※

二楼上，一间有着宽阔阳台的卧室。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少年正坐在黄罗锦盖的床上。尚未完全脱离幼年期的年龄，穿着极为昂贵的丝绸睡衣，抱着一个几乎有自己半身高的布偶小熊。黄色的头发，茶色的眼珠，突起的下巴，平滑但却缺少光泽的皮肤，如此的特征映入侵入者的视线之内。而这名小孩也抬头意外地看到这二个大人。

“皇帝陛下……”

年轻伯爵的声音里面，荡漾看激动的波浪。

这名少年就是亚佛瑞特效忠献身的对象，也就是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

少年皇帝迟钝的眼光，奇怪地瞪视着双膝跪在地上，恭恭敬敬行礼作揖的青年贵族。或许是因为在夜里而睡意上升的缘故，但看来又好像不是这样，似乎是缺乏一种鲜活灵敏的感受能力。当亚佛瑞特又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幼帝抢先尖声说道：“这个人为什么不跪下呢？”

伴随着那尖锐的声调，他那谴责般的指尖，指向雷欧波特·休马哈。上校一直是以冷静且极为嘲讽的旁观者的态度，在背后冷冷地看

着这幕应该要觉得感动的景象。

“上校，在你眼前的这一位就是统治全宇宙的皇帝陛下啊！”

亚佛瑞特回过头来所说的，当然并不是说明，而是间接式的命令，休马哈顺从了伯爵省略的那一部分的意思，于是便单膝跪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对于皇帝的敬畏，只不过是对于这个年少同行者的一种体谅。他一面形式化的郑重行礼，一方面感觉到内心愈来愈强烈的不平衡感。幸好当时并没有其他旁观的人在场，这或许该说是幸运吧！

“陛下，小人乃陛下的臣民，名为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为了将陛下从奸臣手中救出，故冒死前来谒见。由于事出非常，故请陛下原谅臣等诸多无礼之处。往后希望能终生侍奉陛下作为赎罪。”

七岁的皇帝不为所动地将忠臣热情的申述置若罔闻，只是一声不响地用手粗暴地玩弄拉扯着布偶小熊，对于亚佛瑞特所说的话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根本无法理解。以七岁的小孩来说，当然无法理解亚佛瑞特所使用的庄重措词，而爱国的浪漫骑士——年轻的伯爵却期盼着幼主会是一名天才儿童。亚佛瑞特的两眼，顿时浮现出淡淡的失望。然后他又立刻提醒自己说：这样的期盼超过了一个臣子应有的本份。于是接着便以柔和的声调，央求那小孩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一回并没有使用任何难以理解的措词。

但七岁的皇帝好像一点都听不进去似地，还是迳自地拉扯或搓揉布偶的耳朵，最后终于将小熊的耳朵揪了下来，起先是只有耳朵，最后则将整个布偶撕烂，狠狠地扔向床边，抛得远远的，当他由床上缓慢地走下地来的时候，无视于两个大人的惊愕，以背部对着他们。这个小孩很明显地是有一种精神失调的症象。

“啊，皇帝陛下！”

亚佛瑞特的声音里暴露出一种失望的狼狈。少年皇帝的态度，与他所有的想像完全相反。虽然并未期望会受到赞赏或感谢，但如果能稍微有一点像大帝国君主的反应，或者是正常孩子模样的反应也应该都是好的。可惜如今在艾尔威·由谢夫的言行或容貌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被形容为“天使一般”的要素。

“怎么办呢？伯爵。”

休马哈问道，当亚佛瑞特回答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了！”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他跨出大步追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由背后将之抱起。

七岁的皇帝发出了好像金属摩擦般的尖叫声。休马哈将粗暴程度减至最低地立刻用手迅速将他的嘴巴封住了，亚佛瑞特慌慌张张地对着幼帝连声解释说，臣等失礼了。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还在担心是否违背了臣下应守的礼节。

“陛下，您有什么事吗？”

隔着一道门，外面传来女子询问的声音。顿时，两个人都成了化石。休马哈抱着正在挣扎的幼帝，亚佛瑞特拔出了荷电粒子枪，二人立即躲到门的后面。

接着出现了一名身穿宽松唾衣，大约三十岁前后，身材瘦削的女子。大概是幼帝的个人教师兼看护人。如果不是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休马哈几乎冲动地想问问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礼仪和教育来教导艾尔威·由谢夫这个孩子的。

当这名女子走近铺着黄罗锦盖的床边时，绊到了那个被扔得远远的小熊布偶。她发现到布偶有一只耳朵被扯掉的时候，黯然地叹了一口气，但未显现出讶异的样子，看起来这大概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陛下……”

这名女子对着无人的空间呼叫着，当她忽然回过头来的时候，入侵者的身影进入了她的视野。她的嘴巴张了开来，惨叫还未发出就结束了。在她意识到亚佛瑞特反射性地将枪口向着自己的时候，便已不醒人事地晕倒在地上，就好像是廉价的粘土玩偶一般。这对双方来讲都算是幸运的事。两个入侵者互看了一眼。接着听到门外有许多脚步声便立刻逃走了。

这就是拯救吗？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绑架！休马哈苦涩地自我嘲讽着。对兰斯贝尔克伯爵这样说是太残忍了，但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一点也不可爱的小孩，被两个将未完成的梦托负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大人强行带走了。如果这一旦成为历史改变的要素，那么历史本身，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玩艺儿……

照理说宫里的侍从婢女们应该会立即将所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在皇宫警备的士兵们。但究竟是因为这个突发事件使得他们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呢？或是朝廷的旧臣对莱因哈特派的反感在从中作梗，当士兵们察觉到空气中不寻常的气氛时，竟然是在经过了五分钟以上之后。

※※※

负责皇宫警备的摩顿中将，原本在警备司令部附属的宿舍中就寝。在收到突发事件的报告之后，立即赶了过来，第一件事当然是先确认皇帝是否安然无事。但是，负责照顾皇帝的老侍从，却是惊慌失措，不得要领地如惊弓之鸟，语无伦次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只是问你，皇帝陛下人在哪里？”

摩顿中将的声音并没有特别的尖锐或强烈，但是却有着一股沉重的威压感，那是柔弱的宫廷之人所无法抵抗的。老侍从于是好不容易地调整身心两方面所应有的状态，勉强维持住体面，尽可能委婉地报告有二名恶贼侵入皇宫，绑架了幼帝的经过。

“为什么不早说呢？”

摩顿对老侍从加以斥责，但并未将时间浪费在过失的追究上面，而是立即召来副官，小声地命令他分派人手在宫殿内加以全面搜索。副官脸色大变，回应命令立即飞奔出去指挥士兵们。

“这件事情，绝对禁止泄露！”

对于摩顿这句话，侍从只是一味地点头。在摩顿看来，比起幼帝的安全与否，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已。

一般的士兵们并不知道“皇帝被挟持”这个事实，真象也无法立刻对外公布。士兵们只是理解到事态的非比寻常，纷纷带着残留热量测定装置和星光测定仪器，分散在广大庭园的各个地方。士兵们好像夜行动物一般地，在那相当于十万户民宅面积的宫殿范围内四处地搜索。

不久之后，副官奔驰而回，带来搜索的报告。根据残留热量的测定，发现有奇怪的行踪，但接着尾随之后，却由地面上消失了。

“大概就是在吉斯穆特一世陛下铜像的附近。据推测恐怕是有地下道与外部相通，但我等无法决定是否可以大胆不敬地动手去检查皇帝像。如果能得到您的许可的话，那么便可以立刻进一步调查……”

摩顿一言不发地仁立着，因为他想到新无忧宫的地底下，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股挫败的感觉正逐渐地蚕食着这位老练军人那厚厚的胸膛。他原本就已下定决心将被交负的任务实现到最完美的地步，而且事实上，由去年以来到现在为止，也从未曾有过任何的闪失。然而，对现在来说，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式……

※※※

伍尔利·克斯拉过去曾经无数次在战场上身历险境，但每次都能勇敢地渡过难关，也因此能晋升到今日上将的地位。但当他听到皇帝被恐怖份子绑架的报告时，也无法不受到相当程度的震撼。他一边穿着军服，一边接二连三地发布封锁宇宙港、在市街通往郊外的干线道路上设立岗哨截查出入车辆，以及出动宪兵队等各项指示。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胆敢犯下这样的罪行呢？他的脑细胞快速地运转着，于是二个人名映出在他的脑海当中。是亚佛瑞特·冯·兰斯贝尔克伯爵和雷欧波特·休马哈上校两人吗？前几天，罗严克拉姆公爵才下令停止对他们的监视，为什么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时间上是不是太巧合了……

克斯拉的表情突然地变了，原来的惊愕与焦虑，顿时化成一片空白，转而变成窥探深渊的表情。经过意识层面上的一番挣扎之后，他戴上了另外一种表情的面具，带着端整地穿着黑银两色相间的军服，仿佛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躯体，缓缓地走出官舍。

# 第三章 箭已离弦

【I】

七月七日凌晨三点三○分，银河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接到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的紧急报告，即使是在深夜也只得立刻起床。由影像电话的画面上看到惶恐的克斯拉，莱因哈特一面对着他点头，心里一面想着，果然，到底还是发生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无疑他是乐于见到的。这应该是对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解除监视后的效果吧！

莱因哈特到达元帅府不久之后，希尔德也跟着到了。身为银河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的她，当然必须随时跟随在莱因哈特的身边，所以值班的军官得经常与她保持联络。同样地，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还有晋升为上尉的次席副官流肯，以及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等随侍在侧的人，不久之后也纷纷到齐了。

指挥莱因哈特亲卫队的奇斯里上校，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军官，有着像铜线般刚硬光泽的头发和黄玉般的眼珠。由于他颜色奇特的眼珠，以及穿着军靴时走路也几乎听不到脚步声的独特步伐，心怀好意者，将他比喻为豹；心怀恶意者，则把他叫作是猫。莱因哈特当然不是因为对他的长相感到有趣才将之任命为身边的护卫，而是因为他拥有水准以上的勇敢与沉着，而且这两种特质极为调和。此外主要也是考虑到他过去在地面战与要塞战当中，立下了不少的战功。

不久之后，克斯拉上将偕同摩顿中将一起来到莱因哈特的面前，在莱因哈特身旁随侍人员的注视之下，二个人跪在主君的面前，一同为皇宫遭不法之徒侵入及皇帝被劫而请罪。

“克斯拉，与其来跟我请罪，不如赶快善尽你的职责，不要让陛下被劫离帝都。”

被主君这么一说，克斯拉立即退出，带头指挥着宪兵队执行任务。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一直在努力地不去直视年轻主君的脸。接下来只留下摩顿，他双膝跪地，罪孽深重地把头低下。

由上往下注视着摩顿的后脑部，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眸毫无表情。而其毫无表情的原因，恐怕与大部分的人所预料的完全相反，事

实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气的资格。这除了他自己本身晓得以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箭一旦脱离了弓弦，除了继续往前飞之外别无选择。他仍然木无表情地说道："摩顿中将，明天的——不，已经是今天了，正午以前会通知对你的处分，在这之前，留在自己的办公室，整理好身边的事务。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摩顿把头低得更深了。他已正确地理解到年轻主君的言下之意，脸上甚至浮现出感激的神情，行了一礼之后平静地退下了。目送着他，莱因哈特感觉到脸颊上正受到一股强烈视线的注视。他的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她那刚劲强烈得近乎责难，并且不知畏惧的深绿色眼眸，正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

在令其他人也退下之后，莱因哈特对着他美丽的秘书官沉静地问道："伯爵千金，你有话想跟我说吗？"

"阁下，我在前几天曾跟您说过，费沙协助高登巴姆王朝的余党潜进帝都来，目的应该就是挟持要人，而且对象也是特定的……"

"啊！我记得。"

莱因哈特的回答，虽然试图表现得不动声色，但仍然无法掩饰住他内心波动的情绪。

"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了令姐，特别加强了佛洛伊丁山庄的警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在另一方面，却松懈了对皇帝的保护，眼睁睁地看着他落到侵入者的手中，我只能说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希尔德虽然已经特意地不使得自己的声音太过严厉或尖锐，但其所说的话本身却毫不留情地刺到莱因哈特的痛处，年轻的帝国宰相当然不会觉很好受。

"……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认为，是罗严克拉姆公爵您与费沙一起联手，故意让皇帝被挟持的。不是吗？"

问的一方显然是不容许有任何辩解的余地，而回答的那一方也没有意思要欺瞒。

"没错。"

听到莱因哈特的回答之后，希尔德怅然若有所失地摇着头。俊美的帝国宰相，感觉到有说明的必要性，于是又接着说道："不过，说得

再正确一点，并不是和那些家伙——费沙共同联手，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并没有和他们达成任何的承诺或约定。”

“您是想将费沙玩弄于股掌之间吗？”

“是他们那些家伙想要来玩弄我。”

莱因哈特将心中所有露骨的轻蔑和厌恶全部吐露出来，接着将与费沙的事务官博尔德克之间所进行的对话内容，悉数地告诉希尔德。希尔德轻蹙着她那如画一般美好的细眉静静地聆听，当莱因哈特说完的时候，她一句话就说中了年轻宰相的意图。

“那么，您是打算要对自由行星同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是吗？”

“没错。这是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只不过时间多少是提前了一些而已。而且又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

“那么，将摩顿中将牺牲掉，也是您伟大战略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环节喽？”

“我会善待他遗留下来的家人。”

虽然明知即使这样做也并不代表就可因此而免于责难，莱因哈特还是好像要抛开似地说道，手掌一挥终止了这次谈话。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次席副官流肯上尉带来摩顿中将已自杀身亡的消息。莱因哈特无言地点点头，命令那情不自禁对中将表示无限同情的流肯从事善后处理，并且特别嘱咐要保护摩顿的名誉以及安顿他的遗族。这不是可笑的大伪善吗？莱因哈特不得不这么想道。但是，做了应该比没做要来得好吧。如果真的是必须要受到惩罚的话，那么报应迟早都会来的，虽然不晓得会由谁来执行……

不久之后，他又召来希尔德并吩咐道：“召集所有一级上将与上将阶级的提督。”

“遵命。罗严克拉姆公爵。”

希尔德短暂的笑了笑，这是否应该可看作是和解的表示呢？莱因哈特并不明白。

【Ⅱ】

在当时，银河帝国的一级上将有巴尔·冯·奥贝斯坦、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三名，上将则有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克涅利斯·鲁兹、奈特哈尔·缪拉、伍尔利·克斯拉、亚德鲁贝尔·冯·法伦海特、艾涅斯特·梅克林格等十名，其中缪拉因为在伊谢尔伦回廊的要塞对要塞战役当中身受重伤，至今仍横卧在床，而克斯拉则要秘密指挥皇帝被挟走后的搜索工作，所以应宰相之召集令前来参加会议的仅剩十一人。

现在正是黎明的前一刻，清晨拂晓正用它那看不见的手驱走黑暗，所有的人，当然都是在沉沉的睡梦中被唤醒的，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还受到睡魔的诱惑，不愧都是年轻有为的高级将官。比起去年莱因哈特阵容完整的元帅府，虽然失去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和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但是仍然充满了一种清新蓬勃的生气活力。帝国宰相冰蓝色的眼睛，交互地停留在并列在会议室中每一个提督的脸上。

“今天晚上在新无忧宫内发生了一点事情。”莱因哈特用了一种过于含蓄的表达方式。“一个七岁的男孩不知被什么人挟持带走了。”

虽然并没有风，但是室内的空气却摇曳着，因为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全都一同吸气、一同吐气。在场若有任何一个人还不明白所指的那名被掳走的男孩是谁，是绝不容许成为莱因哈特军队里的干部的。唯一不觉得惊愕的大概只有奥贝斯坦一个人，其他的提督则或许将他的沉着看成是他一贯冷酷无情的性格所致。

“克斯拉正在严密搜索当中，犯人到现在尚未被逮捕。我想要听听你们各位的意见，以便应对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有任何顾虑，尽管发言吧！”

“犯人应该是门阀贵族派的余党，其目的在于以皇帝的名义纠集部众，企图恢复他们的势力，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米达麦亚环视其他的战友，首先说出自己的看法，赞同的声音由四处响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光是就潜入皇宫挟持皇帝陛下然后成功脱离这件事来看，那么这些门阀贵族派余党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是不容忽视的。主谋者会是谁呢？”

当瓦列这么一说，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精光一闪。

“这是迟早会知道的事情，如果犯人被逮捕的话，克斯拉会使之招供，如果没有被逮捕的话，那些家伙必然会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的功绩。因为如果不让大众知道皇帝在自己手中的话，那么原先挟持皇帝的目的就等于是零了。”

“就如你所说的，不过要是他们真的那样做，势必会招致我方的报复，那些家伙不会不觉悟到这点吧？”

当鲁兹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毕典菲尔特立即应声回答道：“恐怕是在有所觉悟之后才采取的行动吧！或许，是想拿皇帝当作是挡箭牌来躲避我们的攻击也说不定，虽然说并不会有什么用处。”

“没错，不过至少在眼前，他们或许有把握可以躲过我方的追究。”

“那么他们有此自信的根据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帝国境内，终究是无法逃避我军的追踪和攻击的，不是吗？”

“或许会在边境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建立一处根据地吧？”

“这么说来，不就成了第二个自由行星同盟……？”

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冷静的声音插了进来。

“不该称之为第二个，在这个时候，是应该要把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列入考虑范围之内的！”

这个声音的主人，原来就是巴尔·冯·奥贝斯坦。

“门阀贵族的余党和共和主义者之间虽然好像水与油一般地互不相容，但是如果为了要达到阻止罗严克拉姆公爵确立霸权的这个目的，不能说没有互相私通的可能性。如果犯人逃到自由行星同盟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加以攻击了。”

“自由行星同盟？”

提督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往宇宙中的某一处集中的时候，尖锐的紧张气氛顿时扩散开来。

罗严克拉姆体制腹背两面均受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敌人也就是门阀贵族势力的余党以及自由行星同盟。但是两者共同携手合作这件事，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难道是反动的守旧势力与民主共和势力之间，缔结了原本不可能有的盟约？

“如罗严塔尔所说的，不久之后，陛下所在的位置便会明了。现在不需要急着作出结论。不过，如果那些僭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果真参与了这件不法行为的策划，那么就一定要他们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为了一时的贪欲而坏了大局，他们以后恐怕会后悔莫及。”

莱因哈特充满锐气的一番话，让注视着年轻主君的提督们全体有了相同的感应，他们于是重新修正自己原有的心态。

“皇帝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就以生病为由来加以掩饰。此外，国玺仍由宰相府加以保管，所以暂时对国政没有妨碍。对于各位，我只有二个要求。一是皇帝遭挟持的事情绝不可泄露，二是务必让各人麾下的部队保持可以随时出动的状态，以应付日后所可能产生的紧急事态，就是这两项。其它视情况需要追加指示。天没亮就召来你们，让各位辛苦了，就此解散吧！”

提督们全体起立，目送着莱因哈特步出室外之后，都暂时先返家，以便回到平时勤务的工作岗位上。

※※※

当罗严塔尔正要回家的时候，米达麦亚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怎么样，要不要到我家去吃顿早餐？”

简洁地这么邀请着。“疾风之狼”米达麦亚经常自豪地扬言说——我太太是位烹调能手，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并不需要多作说明。

“哦，是吗？那么我就不客气喽！”

“随便些是件好事。”

“……偶而吧。”

二个人肩并着肩在走廊上走着，沿途数次向行礼的士兵回礼。

“真让人意外呢，罗严克拉姆公爵竟然没有为这件大事所动啊！”

米达麦亚的话语中充满了赞叹。

罗严塔尔一面随声附和着，但是在他的思想回路当中，有一道活门被卡住了。将皇帝由权臣的手中救出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充满极度幻想的骑士道浪漫主义，但是如果说在这项行为的背后没有任何企图，而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的话，是怎么也无法令人相信的。随着这场挟持戏的上演，应该有人会从中获得了某种利益。

事实上，由皇帝遭挟持这件事看来，最大的获利者不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吗？如果杀了七岁的幼帝，想必会招来人道的批评，但如果是被挟持的话，那么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就可以不玷污其手而把这个麻烦除去了吗？而且，如果自由行星同盟与这件事有牵连的话，那么不就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可以对其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了？这出挟持戏的上演恐怕只是一场震撼全体人类社会的——包括政治上和军事上大幅变动的前奏曲而已吧！

金银妖瞳的提督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开始激烈地翻涌着，或许这将是他自己本身的前途又多出一种选择的机会也说不定。

“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次空前的军事行动吧。”

米达麦亚喃喃自语，他到底是经由与罗严塔尔相同的思考程序，或者只是靠单纯的直觉反应而获得这个结论的呢？罗严塔尔一时之间无法判断，不过，这些在战乱的时代里凭着自己的实力而得到崇高地位的人，确实有着优于一般常人的敏锐嗅觉。

无论如何，被赞扬为帝国军双璧的二位青年提督，在这个时候达成了一致的想法，也就是说如果要攻占同盟领地的话，则势必要与驻留伊谢尔伦要塞的同盟军司令官杨威利发生正面冲突吧！那位在今年的五月让他们的战友卡尔·古斯达夫·坎普化为宇宙尘埃的男子。如果不能打倒他，那么通往同盟领土的大门就无法开启，而如果是从正面交锋的话，想要获得胜利自然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从未妄自匪薄，但都懂得对伟大的敌人表示尊敬。不过，在另一方面，无论他二人再多么聪敏，在这个时候尚无法得知莱因哈特所考虑的是经由费沙回廊来发动攻势的宏大战略。

【Ⅲ】

与银河帝国的帝都奥丁之间相隔有数千光年之远的行星费沙方面，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此时正在听取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的报告。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与雷欧波特·休马哈已经从新无忧宫当中成功“救出”幼帝，并且终于逃出帝国军宪兵队的搜索，此时正藏身在费沙籍货物船“罗西南德”的偷渡专用舱内，正朝着费沙行驶，预定在二周内抵达。而在费沙方面，则准备好让瑞姆夏德伯爵及跟随他的亡命者乘上费沙预先为他们安排的船舰，在进入和自由行星同盟领域接

界的宇宙点上，向同盟发讯请求给予流亡庇护。当这个消息被公诸于全宇宙的时候，除了一小部分人之外，只怕全人类都将为之震惊。

听完报告的时候，鲁宾斯基用一只手托着他那厚实的下巴说道："罗严克拉姆公爵，他在皇帝被挟持之后，自己并不见得会立刻登上王位，可能还是会暂时立个傀儡登基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他如果要当上皇帝的话，大概会是在消灭了自由行星同盟，或者至少是给予它致命的一击之后吧！目前帝国在内政方面已经日益充实，接下来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军事上的重大成功吧！"

"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姑且不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意图如何，对我们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看来博尔德克也做的不错。"

"关于这件事，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在某些方面，博尔德克事务官也有着不尽成功之处。"

鲁宾斯基稍微地眯起眼睛，斜睨着这位年轻的副官，也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可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未采取任何手段来阻止挟持皇帝这项行动，这不就应该是博尔德克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交涉有着相当程度的效果吗？"

"就表面上来看，的确是如此，不过事实上却是博尔德克事务官故意将客观与主观条件加以改变，刻意制造出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报告。"

"你的意思是说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是博尔德克？"

"恐怕是的。"

虽然并不算是很明显的恶意中伤，鲁伯特·盖塞林格在传达对博尔德克不利的情报时，并未感到任何犹豫。以互为竞争者的角度看来，对于这个将来有可能挡在他前面的男子，理所当然应该要用尽所有可能的方法，以便使他由舞台的中央消失。至于博尔德克这一方，也是毫无疑问地把他视为新兴的竞争者，正用心地策划着如何对付他。鲁伯特·盖塞林格自然不会甘于保持绅士的风范，而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应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召见时显得自信满满的博尔德克，回到事务官办公室之后，据说却是非常地无精打采如丧家之犬。令人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到他与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的交涉结果必然是与其原

先的预期相违背。其原因应该在于低估了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交涉谈判能力，因为事实上，在现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有必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进行谈判。他原先的用意或许是为了让挟持皇帝的行动更为容易进行，同时夸示费沙的实力，以便为自己制造有利的立场吧！不过结果却是判断错误，不但整件事的时机没抓对，而且又大过于卖弄小把戏了。比较好的作法应该是在皇帝到达费沙的时候，再通知罗严克拉姆公爵有关皇帝的所在，然后由费沙出面和他交涉。而博尔德克却妄想对方从头到尾都依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让对方来配合自己的安排行事，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过失。

不过，要是博尔德克果真逼于情势，而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承诺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话，那么以鲁伯特的立场来讲，也不能只是一味地把它视为竞争对手的过失而暗自窃喜。虽然说为了确保对方相信费沙的诚意，让罗严克拉姆公爵握有军事上的霸权，始早是应该要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让出来，但是在时机上面不但要慎重地选择，而且还得让对方付出相对的代价，没有必要提早促销或廉价叫卖。

鲁伯特的想法是，只有当罗严克拉姆公爵在伊谢尔伦回廊遭受到重大的挫折之后，“费沙回廊通行权”这个饵才能充分的达到诱惑效果。如果要卖人情以强化我方立场的话，最好的时机莫过于是在对方陷于窘境时才对之伸出救援的手。相反地，如果是在对方一帆风顺之时，却刻意地要卖弄人情与之亲近的话，是没有道理会受到欢迎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如果只是冷笑地不加理会的话倒还好。但如果相反地还被人看穿企图的话，那么不就等于为将来种下祸根了吗?

“博尔德克事务官的失策如果只是限于他个人的话就无所谓，不过要是与费沙整体的利益相关联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大问题产生了。特别对手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时候，将来的发展不禁使人担心。”

“眼前还不能够判断是否真有失策之处，总之先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皇帝本身也根本还未到费沙。”

“不过……”

鲁伯特还想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却打住了。如果被看出他正对竞争者的失策心中暗自欢喜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反正迟早都会知道博尔德克是否真有失策之处，眼前没有必要多加强调。况且——鲁伯特在内心偷偷窃笑，如果博尔德克事务官真有失策之处而

连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下台的话，这无异是鲁伯特所期待的。因为如果费沙回廊果真让渡给帝国军的话，无疑地必定会导致信仰费沙之自主与中立地位的多数市民的惊愕及愤怒。到那个时候，“费沙的黑狐”要如何善后呢？借用帝国军的武力加以镇压吗？还是依靠地球教的信仰使人民冷静呢？或者是凭着他本身的声望和政略来使之平息？不管如何，这样的举动将使得费沙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产生地壳变动般的动摇，而造成绝大的副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整件事情的演变看来会愈来愈有趣。

※※※

由自治领主府退出之后，鲁伯特·盖塞林格前往距离首都约半天行程远的伊斯迈尔地区，拜访了亡命贵族瑞姆夏德伯爵。得知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已成功地将皇帝“救出敌人魔掌”的消息，当然使得他欣喜若狂。

“奥丁大神庇佑！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正义存在的！”

鲁伯特极力忍住笑意附和了一番后，瑞姆夏德交代身旁的执事，命其准备八二年份的白酒以示庆祝。鲁伯特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且一再叮咐在自由行星同盟承诺允许皇帝亡命至同盟内之前，务必使这件事保持极度的机密。亡命贵族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之后，两人转入其他话题。

“我已仓促地拟定了将来流亡政府阁僚人员的名单。由于只是应急之用，所以还有许多不甚完备之处。”

“这真是办事神速啊！”

虽然说是应急之用，想必这名亡命贵族打从知道了拯救幼帝的计划之后，便已开始构思这个以他自己为首的政权了吧！尽管缺乏实质内容，但是只要组织能建立起来，便希望能立于顶点的愿望，是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必然会有的。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让我端详一下那份名单呢？伯爵。”

明知对方是希望能展示一下，鲁伯特故意上当似地问道。瑞姆夏德由于受到白酒的刺激，脸色显得有些兴奋地说道：“嗯，本来是打算在政府成立的时候再对外公布的，不过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倚仗费沙的支持，或许先让您知道正统的帝国政府阵容会比较好。”

“当然，我费沙全体都希望能给予阁下全面性的支持。在政略上，虽然有些地方不得不对罗严克拉姆公爵采取敷衍的态度，但事实上是阳奉阴违，我等真正的好意，永远是对着以阁下您为代表的帝国正统政府的，这一点请您明白。”

鲁伯特恭谨地接过上头印有“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阁僚名簿”等字样的册子，视线快速地扫视着被列入名单的姓名。

国务尚书　瑞姆夏德伯爵

军务尚书　梅尔卡兹一级上将

内务尚书　拉特布鲁夫男爵

财务尚书　谢兹拉子爵

司法尚书　赫伍得子爵

宫内尚书　郝晋格男爵

内阁书记官长　卡尔那普男爵

当鲁伯特将脸由名簿当中抬起来的时候，故意作出谄媚的表情面对着情绪颇为昂扬的贵族说道：“在这些人选上面，想必您一定是费了不少苦心吧！”

“这也是我份内之事，亡命者的数量虽然多，但我们要找出其中对陛下诚心效忠，而且具有相当的能力者。这些人，不但要值得信赖，而且一旦被选上，应该会对这样的信赖有所回应。”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阁下身为国务尚书来主导整个内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您不正式用帝国宰相这个称号呢？”

瑞姆夏德伯爵对于这祥的吹捧，虽然显得有些高兴，但是看来又有些苦恼。

“这一点，当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总觉得有些过于狂妄自大。如果要称为帝国宰相，希望能等到尊奉陛下回到帝都奥丁之后。”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么似乎是有什么奇妙因素，让他有所顾虑，鲁伯特心里想着。

“明知道是有所逾越，不过还是要向您禀告。请务必要正式使用帝国宰相的头衔。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甚至全宇宙发表帝国正统政府的宣言，不是吗？”

“你说的是没错，不过……”

瑞姆夏德口齿模糊地说道。而鲁伯特则突然间明白了。大概伯爵是害怕如此一来，目前尚留在帝国内部的门阀贵族恐怕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为了自保，转而加入罗严克拉姆公爵的阵营。伯爵或许是想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吧。

“关于这一点容日后再作讨论吧。这一回对救出陛下有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和休马哈上校，您打算给予什么样的奖励呢？”

“我当然不会忘记。已经替兰斯贝尔克伯爵准备了军务省次官的位子。至于休马哈的话，目前先给予提督的称号，同时打算让他辅佐梅尔卡兹。再怎么说，他们都是曾在同样的战场上与那个金发小子作战的同伴。”

鲁伯特再次确认这个被草拟为军务尚书人选的姓名。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是去年“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贵族联合军的总司令官。拥有四十年以上的军历，并以坚实的用兵手法著称。他目前正在同盟一方，以“客座提督”的称号，在伊谢尔伦要塞上担任司令官杨威利的顾问，姑且先不论其本人的意愿和性格如何，看来好像是命中注定了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敌对似的。如果他早半个世纪出生的话，或许可以作为帝国当中忠诚且出色的军人而终其一生吧！

“梅尔卡兹提督被指派为军务尚书，这一点以能力的观点看来，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其本人的意愿，还有同盟方面的意向如何呢？”

“他个人的意愿应该不成问题，至于同盟方面，只要能够承认流亡政权，就应该会满足我们这个要求吧！”

“应该是的，不过，军务尚书所管辖的军队又该如何组织起来呢？”

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而且也不是鲁伯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由这个问题所呈现出来的，不是鲁伯特的理性，而是感情用事。对于端姆夏德这种典型的企图利用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掩饰与其个人能力不相称之野心的恶劣贵族——鲁伯特内心所真正认为的——他性格中苛薄毒辣的部分在这样一句无意的问话中被暴露了出来，这或许就是鲁伯特的不足之处吧。如果换作是他所憎恶，并且无时无刻想要凌驾于其上的亲生父亲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话，大概会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吧！

敏感地察觉到鲁伯特的问题当中，充满了无意识之嘲弄的，并不是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被问的一方。端姆夏德伯爵自觉到体内奔腾的热血正急速地冷却，但也很聪明的没有把这个变化表现在脸上。

“除了召募亡命者，加以训练组织之外别无它法。问题就在于经费……”

“如果是经费的话则无需挂心。只要您说出所需要的数额，我们会为您准备的。”

“那么就太感谢了。”

鲁伯特并没有说是“没有代价”，而且对于收据说明、或者是经费使用的监察等等也都只字不提。这些都只要在“帝国正统政府”对于费沙的负债到达一个巨大的额度之后，再去唤醒他们的注意就可以了。因为首先，即使身为这个正统政府的生身父母之一的鲁伯特想要让这个正统政府可以保住其能够清偿债务的命脉，但事实上这个命脉并不存在。由于这个政府仅为极少数人所期望，徒具虚名而已。如果将它喻为生在黑暗当中的私生子，恐怕也只是将自己的不幸反映在别人的眼中，最后步上预期的死亡命运吧！当然，如果这个私生子本身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进取心的话则又另当别论——比如说，像是鲁伯特·盖安林格。不过，对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而言，这个希望就非常渺茫了。

对鲁伯特·盖塞林格来说，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分为公开的与非公开的，如今对于年轻而同时又具有优越智力的他来说，最为贵重的东面恐怕就是时间了！他在请示过瑞姆夏德伯爵，复印了一份流亡政权阁僚的名单之后，就向伯爵告辞了。

此时的屋外，黑夜已完全驱走了白昼的余辉，夜里的寒气已经开始夹杂在干燥的空气里面。自治领主府方面只要明天早上过去报到就可以了，他打算要在某个地方渡过这短暂的夜晚。

※※※

鲁伯特出生于宇宙历七七五年、帝国历四六六年，比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年长一岁，现年二十三岁。盖塞林格是母姓，他的母亲是点缀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人生的众多情人之一，或许，应该说还算不上是其中一个吧！鲁宾斯基并不是一个正统的美男子，甚至可以说是长相奇特的人，但是对女性却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后代的传记作家恐怕得花好大的力气才能确认这一点。

在对外公开的场合中，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是没有子裔的，不管是男是女。但是自己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是吗？鲁伯特嘲讽地翘起嘴角。名义上是费沙自治领主实质为地球的代理人、欺骗了全体费沙市民的父亲根本就是人类的垃圾，而自己正是那人渣的排泄物。这不就应该称为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鲁伯特所来到的地方，是位于西普斯庞地区内的宏伟宅邸。在地上车里打开车窗，右手按在门柱的前面，掌纹经确认之后，那扇青铜雕刻的门扉寂静无声地开了。

这座宅邸的主人是一个女人，对外有着许多的头衔。不但是珠宝店与夜总会的老板，而且是好几艘货船的船东。过去曾经是歌手，也曾经是舞女、女演员。但是这些头衔并不具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身为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亲密情人之一这样的身份，当然是不会被明白地记录在名人录当中，不过这才是她对政治家或大商人都有着绝大影响力的泉源。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鲁宾斯基的脚步已经走远了，称之为“过去情人”或许来得更为贴切也说不定。她——多米妮克·珊·皮耶尔在八年前还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夜总会歌手的时候，尚未成为自治领主的鲁宾斯基对她一见钟情。鲁宾斯基为她热力奔放的跃动舞步所着迷，而且非常欣赏她喉音丰润的歌声，此外，据说还深深为她的聪明伶俐所打动。她是一个有着红褐色头发的美女，不过因为在姿色上远胜于她的美女不计其数，所以许多人并未提到这一点。

在大厅迎接访客的女主人，用她那好像歌唱一般昂扬的语调高声说道：“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吧！鲁伯特。”

“我可没有那个能力代替我父亲喔！”

“就不要再说这些蠢话了，不过这些牢骚也蛮衬你的……要来点酒吗？”

“嗯，先给我酒吧。趁着脑筋还清醒的时候，有件事情要先拜托你。”

当多米妮克把装有深红色喜多乐威士忌的酒瓶和冰块拿到沙龙来的时候，这位年纪较小的年轻人用着性急的语调说道。

“说吧，是什么事呢？”

“有一个叫做德古斯比的地球教主教。”

“我知道他，脸色青白的怪异……”

“我想要抓住他的弱点。”

“想要拉拢他成为自己人吗？”女方问道。

“不，要让他成为我的手下。”

那极为不逊的表情和语调，或许正是他用以自我鼓舞的凭藉也说不定。虽然他所要面对的战争并非是微不起眼的规模，但是他并不希望有与自己对等的同盟者，他所想要的只是单方面地要为他牺牲的人。

“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禁欲主义的化身，就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假装的话，那么便有充分的机会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即使真的是禁欲主义者，只要花一些时间和手段，也应该可以让他改变吧！”

“必须要花的另外还有一样东面哦，费用啊。如果吝惜出钱而期望要有好结果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这你不用担心，必要的部分我会出。”

这等于是将对瑞姆夏德伯爵说过的话又重述一次。

“副官的薪水有那么高吗？啊！对了对了！你说过还有各种额外的收入。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些什么地球教还有亡命贵族们等等，现在这个时候可真热闹呢！”

“好比百鬼夜行、群魔乱舞。在这个国家里面，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一些人在利用另外一些人。而我是绝不会被他人利用的。”

看起来颇为端正的鲁伯特那年轻的脸庞上，一时之间，竟然好像有瘴气漂浮在上头似的泛起阴沉的笑意。他把深红色的酒倒进空的酒杯当中，没有加水也没有加冰就一口倒进喉咙里。他所享受的并不是酒的香味，而是那股灼热的刺激，整个胃部和食道都仿佛要燃烧起来的充实感觉。

最后站着的人一定是我！鲁伯特如是地想着。只不过，不管是什么人，不也都是这样想的吗……？

【Ⅳ】

费沙籍的货船“罗西南特”是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星际航运公司的独立商人私有船当中最为庞大的。银河帝国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兰

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雷欧波特·休马哈、以及奉博尔德克事务官之命要照顾幼帝的年轻女仆一共四人，被视为贵客受到郑重的接待。

这艘船被用来载运偷渡者，这已经不是头一遭了。为了要载运没有被列在货物清单上的乘客，“罗西南特”船上甚至还特别建造了一间设备完善的专用室。秘密门是声纹反应式的，而为了使红外线探测的功能瘫痪，在内壁与外壁之间，循环着与人体温度相同的温水。事实上，对“罗西南特”来说，搭载那些企图亡命的偷渡者无疑地就是它最大的收入来源。船长波梅尔过去曾成功地摆脱过多达两位数的帝国海关官员和宪兵的临时突击检查。有的时候是靠演技，有的时候则是靠贿赂。面对官宪的临检时，在判断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奏效的正确性上，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驻在帝国的费沙事务官博尔德克为了能让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等人由帝都奥丁当中成功逃脱而选上了这艘船。

波梅尔则是因为受事务官亲自嘱咐委托，而且所有的费用也即场以现金预付的方式支付完毕，所以为了能够将这些贵宾安全且快速地送抵费沙，正打算不惜付出相对的努力和辛劳。由于不去探听客人的真正身份是这一行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尽管他心里面觉得这种中年男子一名、青年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一名以及幼儿一名的组合非常奇妙，但并未加以追根究底。并且还指示大副要提供最高级的餐点和服务。这一次载运亡命者的航行如果能好头好尾的话，那么今后为政府载运贵客的机会或许也会增加吧！波梅尔在内心如此地期待着。

不过，当船由解除封锁的奥丁宇宙港出发之后不久，波梅尔的恶梦就开始了。

“那小孩真是无可救药的兔崽子啊！”

负责送餐点的船员回来之时，一付悻悻然的表情向波梅尔申诉。当被问到左边手腕上为什么烫肿的时候，船员解释是那名小孩说不喜欢这个味道，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整个炖熬鸡肉的深底器皿连着装在里面的东面全部一起扔出去。那名女子正想要阻止的时候，他竟然又用力地拉扯她的头发，那名女子于是就哭了出来，而那二名男子则好不容易才加以制止，听到这里，连波梅尔都忍不住要吃惊不已。

“大概是家庭环境的教养大差了，根本就是不可理喻。大贵族的兔崽子们可能就是那副德性吧！总之，送餐点这件差事请船长交给其他

的人来做吧。我是恕不从命了。”

肯定地表态之后，船员就到医务室治疗烫伤去了。

到下次用餐的时候，波梅尔命其他的船员送去，但这人却带着脸颊上深深的抓伤回来，第三个船员回来时则带着淤血的紫色鼻梁。一向富有商贾敬业乐业精神的波梅尔，在此时忍耐力已经超过了极限，因而前往提出抗议，我们这艘船不是用来载山猫的，无论如何请严加管束。那位看来高尚的青年一脸惭愧地郑重道了歉，并且给了相当金额的小费，说是给受伤船员的医药费，所以波梅尔就收下了。但是，当他看到那名女子的脸上、手上都有着不少伤痕的时候，又再度惊讶了。

“或许这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话，不过小孩子还是要严厉地加以管教才行。未经教养的小孩和野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吧！”

波梅尔试着提出这样的忠合，那名女子却也只是虚弱地笑了笑。原本以为她可能是小孩的姐姐或姑姑什么的，如今看来却好像只是一般佣人。

※※※

波梅尔知道了自己所搭载的这个“没教养的小孩”，可能就是那位传说中是如何神圣不可侵犯的银河帝国皇帝的时候，是在抵达费沙卸下了船上货物和四个偷渡旅客，然后在“朵拉库尔”酒馆里，听到自由行星同盟宣告皇帝流亡的广播之后，他低头注视着自己那只正握着酒杯的左手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管罗严克拉姆公爵究竟是野心家或者是篡位者，就算没有他，那个兔崽子皇帝迟早也会把自己的国家给啃倒的。这难道能够责怪别人吗？”

在无法委托其他船员只得亲自送餐点的时候，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重重地咬住他的左手不放，至今那深深的齿痕仍然像一个完整的半月形似的留在手背上面。

……到现在为止，表面看起来脾气有点过于暴躁的年幼皇帝，当自我受到压抑的时候，只能藉由一种不正常的暴力来渲泄情绪。

# 第四章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

【1】

就在银河帝国的帝都奥丁，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遭人挟持失踪，而费沙自治领上的某些人正热烈地从事各种不同的思考和策动的时候，自由行星同盟地处最前线的军事据点伊谢尔伦要塞，此时却还在贪婪地享受着迟来的春眠。

兼任伊谢尔伦要塞以及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杨威利，现年三十一岁，是同盟军中由过去到现在最为年轻的上将。身体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不过严格说来应该是属于微瘦的身材。他那稍微有些卷曲的黑发，并不像一般的军人剪得短短的，而是显得有些过长。前面的头发经常落在额头上，所以必须时常且看来似乎非常厌烦似地把头发拨回去。如果头发乱但短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好些吧。不过自这一年的春天，在那毫无意义的审查会上因头发过长而遭讽刺之后，杨就一直没有理过发。是他本人没有自觉呢？或者是嫌麻烦懒得去理？又或者是故意这么做，以示不向政府那些人屈服，在他而言，如果政府那些人因为他头发过长而把他罢免，可能是最好不过了……。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也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后世有的传记作家将之形容为“带着知性的温柔，以及蕴藏着温柔的知性”，但事实上并未给予人如此夸大的感觉。至于他的相貌则经常被人形容是“极为普通的英俊”，这或许是与他在战场上的竞争对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那个拥有稀世杰出的俊美容貌的战争天才相比较而言的。以他个人的情况来说，他看来要比实际的年龄年轻，另外，杨始终看来都不像是一名职业军人等等这些让人感受深刻的印象，比起他实际的相貌和五官，为更多的人所描述和传颂。

无论如何，杨威利并不是因为他的样貌才建立起今日的地位。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学者的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上了一名军人，二十一岁时因成功地将人民由艾尔·法西尔星域当中救出而晋升为少校，二十九岁时在亚斯提星域会战中晋升为少将，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中晋升为中将，到了亚姆立札会战则升为上将，一年之间连续跃升三级。若论他的战功，在同盟军中无人可与他相比。不过，反过来说，这也

会令人联想到那些无数被埋葬的敌军的墓碑。他确实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家，但给予这些功绩与其意义最低评价的却是他本人。他一直渴望能早日辞去像军人这种对文明和人道均毫无贡献的职业，而悠闲自在地过着响往已久的退休生活，然后专心著作历史书。

在今年五月击退了挟带着秃鹰之城要塞做空间跳跃而来的帝国军攻击之后，杨患了重感冒，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之久，下床之后也是每天都缺乏那么一点工作的紧迫感。

杨的被监护人，现在已晋升为准尉的尤里安·敏兹，见到那看起来好像在发呆，整天游手好闲平白地浪费时间的杨，仍然以为在他头盖骨的内部可能正在进行孤独的高度知性活动，或者正在构想壮大的战略理论，甚至是正在深远的历史哲学当中沉思。事实上，这是由于尤里安对于他的监护人在每天的日常职务之外的精神活动，总是会给予过度的评价所致。这个时候看起来双眼无神的杨，事实上真的是在发呆。

在非战斗领域内的工作，事实上都是交由精通桌面文书工作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以及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来处理，杨只要在文件上签名就可以了。他原本就是一个在不必要的范围内就绝不勤勉的男子，而在这近乎二个月的时间里，更是除了吃饭和午睡之间的空档之外，都不在中央发令室内。即使在的话，也只是看看历史书，或者是猜猜填字游戏，完全称不上“繁忙的表现”。在他的头盖骨里面属于知性的广大田园，由于久未耕作而杂草丛生，长着翅膀的虫子在上面飞来飞去。这片田园的所有者辩解说是土质本身不够肥沃，而只热衷于吃和睡这两件事。

虽然如此，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并非无所事事，有一天他好像心血来潮想要从事某些创造性的活动似地，开始提笔写起以“文明与酒”为题，像是论文之类的东西，不过也只写了开头部份的几行，笔就不再动了。所写的部分却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文章。

“……人类的文明与酒共同开始，而文明的结束大概也会伴随着酒一起到来吧！酒是知性与感性的泉源，可以说是将人类与野兽加以区分的唯一方法……”

尤里安看了这些文字以后批评说：“即使是小酒馆里的宣传文字，恐怕也会写得比这个更高明些吧！”

对此残酷的批评感到失望的杨，自觉知性周期的低落，于是放弃了无谓的努力。自此以后，如果按照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的说法，也只好甘于做个“薪水小偷”了。

不过，若论先寇布本人，也并非是军人道德的借鉴。现年三十四岁的他，目前还是单身，从身为“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开始，在征服女性方面就一直非常有名。在伊谢尔伦要塞上，于这方面有资格与他并称双璧的是第一空战队长——“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这两位刚好也是尤里安学习射击肉搏战技与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操纵的指导老师。因为这两人都是分别在这两个领域拥有超一流技术的人，杨也因此把尤里安委托给他们两人来教导，但日后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头痛的副作用产生呢？谁也不敢保证。

关于先寇布和波布兰这两人，有好几则逸闻为众所周知，其中一则是这样的。

有一天早上，当先寇布由女军官A少尉的房间走出时，碰巧约在同一个时刻，波布兰也由隔壁的女士官B曹长的房间里面走出来。二人互望一眼之后就分别离开了。二天后的早上，二人又在同一个地点碰面。只不过，这一次，先寇布是由B曹长的房间走出，而波布兰则由A少尉的房间走出……

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则逸闻的真假，只不过是以一种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了开来，但是听的人大部份都认为这是事实。当被问道是否真有其事的时候，当事人之一的波布兰回答说：“为什么只有男方的姓名是真名，而女方的就用代号呢？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而另一当事人先寇布所说的则是：“我的品味才不像波布兰那么差呢！”

……如果尤里安受了这两个人的影响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尽管杨心里面有这种担心，不过这大概也是勉强不得吧！尤里安本身就是一个相貌端庄俊俏的少年，在首都海尼森的学校里，曾经是名噪一时的飞行球名选手，受到同年龄少女们的欢迎和崇拜。到了伊谢尔伦要塞这个住有数十万居民的宇宙大都市上，身为司令官的养子，而且又是在初次上阵时即摧毁敌军巡航舰的战斗英雄，因此无论在小孩或是大人的圈子里头，尤里安都有极好的人缘。

“也就是说，你所不会的事情，尤里安全都会。”

要塞事务总监亚列克斯·卡介伦，也就是杨在军官学校时候的学长，曾这么地对着学弟开玩笑。这个卡介伦有二个小女儿，有个颇具真实性的传闻说，卡介伦希望尤里安能成为他大女儿莎洛特·菲莉丝的新郎。但如果照杨的说法则是“莎洛特是个好孩子，不过问题在于她父亲……”。

杨不管在军事方面或者是在政略方面都一再地展现出他那卓越的洞察力，甚至有不少人把他当作是一个千里眼。但是，现在这个时期，他却对周遭的变化表现得非常漠然，一点都没有不安的预兆。他也懒得去理会帝国与费沙、还有在同盟本国内是不是正在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有什么蠢蠢欲动的迹象，每天只是关心着红茶里面渗进了多少白兰地，还有创下了立体西洋棋连败的记录。

【Ⅱ】

被后世称为“宇宙历七九八年共济协定”，是在八月二十日公布的一顶协定。所谓的“共济协定”，就是银河帝国旧体制派与自由行星同盟两者，针对于新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所相互订定的协助关系。

自由行星同盟不但接纳了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逃亡，而且承认了以瑞姆夏德伯爵由弗恩为阁僚班底之首的流亡政权的成立。此流亡政权自称为“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在将来打倒罗严克拉姆非法政权，凯旋回归祖国之后，将与自由行星同盟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并且缔结互不可侵犯条约以及通商约定，并承诺会在帝国内部重新制定宪法，开设议会，藉以促进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而在努力使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回复其原有的地位和各项权力之际，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得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双方将为建设银河系宇宙间新的恒久和平秩序，一同向前迈进。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与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首相之间，在八月上旬对上述事项达成了协议。为避免造成无谓的误会，必须要在小心谨慎以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把两者的协定公开。原本，双方在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就绝不是那么顺利的。

在瑞姆夏德伯爵等人的“陪同”下，艾尔威·由谢夫二世进入到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域内是七月份的事。德森上将在接获特留尼西特的直接命令之后，亲自将他们一行人藏匿在首都防卫司令部的一座守卫森严

的建筑物里面。德森这个人作为一个实战指挥官的能力经常受到怀疑，但对于这种必须要保守秘密的工作就不能说是无能了。之后双方的交涉长达三个星期之久，瑞姆夏德伯爵尽管心中极不情愿，最后仍无奈地承诺将来要朝君主立宪政治的方向努力。

※※※

就在这一天，八月二十号下午，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尤里安高声地对着黑发的司令官说道："特留尼西特议长要发表对全国的演讲，听说是有紧急、而且很重大的消息宣告……"

"紧急的事不一定就是重大的。"

杨好像很不高兴地回答道，很明显地就是一副如果可以不听的话，那干脆就不听算了的态度。但是首都方面却又特别传来要求全体人民和官兵都必须观看超光速广播的指示。杨一边在心里安慰自己说这也是薪水份内的工作，于是当中央发令室的巨大银幕上映出议长的脸时，杨只好稍微地仰着身子看。

"同盟全体市民，我，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特别在此向各位宣布全人类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机。我很高兴，而且非常引以为荣，今天能有此机会来发布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要高兴你自己去高兴个够吧！杨在心里面咒骂着，大概是又在什么地方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同盟军中最为年轻的上将，对于同盟元首一点都没有尊敬的意思，甚至可说是厌恶到极点。

"前些日子，有一位亡命者为求自身的安全，而专诚来到这里成了我们这个自由国度的贵宾。本着人道和民主主义的精神，我国过去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逃亡者的申请庇护，许多人因此得以脱离专制主义暴政冷酷的魔掌，而来到这个自由的天地过上新的生活。不过，这一次这位客人的名字却是特别地响亮，相信各位市民都不会陌生，那就是艾尔威·由谢夫·冯·高登巴姆！……"

他好像对自己所发表的演说效果感到非常满意似地，在此停留了数秒的时间，使听众们得以消化这则震憾人心的消息。

身为一个富于煽动性的政治家，此时的他或许正迎向政治生命的最高峰也说不定。自由行星同盟一三〇亿的市民确实真正地感受到没

有伴随着光、热、和声响的巨雷落在自己的四遭。其中半数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轻呼的声音，另外半数则是连轻呼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是瞪大了眼睛定定地凝视着那位在通信银幕当中的元首昂然挺胸的姿态。

银河帝国的皇帝亡命到这儿来了！抛弃了应该要去统治的国家、应该要支配的民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各位敬爱的市民。”特留尼西特议长的声音，继续很清楚地流泄出来。“帝国的权臣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倚仗着强大的武力，清除了所有的异己，现在更进一步掌握了独裁者的所有权力。不但残忍地虐待年仅七岁的皇帝，更为了迎合一己的欲望而任意变改国家法律，把各部下安置于要职，打算将整个国家变成他私人的财产。这并不仅仅是帝国内部的问题而已，他那邪恶的野心，甚至还伸展到我国，企图把全宇宙置于他一个人专制的支配之下，熄灭我们伟大的先辈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守护着的人类自由与民主之火。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与之相依共存的。我们不得不在此舍弃过去的种种歧见，与遭受罗严克拉姆暴政之压迫的不幸人们共同联手，一起来克服我们免于遭受全人类将被迫面临的巨大威胁。也唯有在排除了这个威胁之后，人类恒久的和平才能得以在宇宙间实现！”

自宇宙历六四○年，帝国历三三一年的“达贡星域会战”以来，长达一个半世纪，高登巴姆王朝时期的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就一直以彼此的存亡为赌注而持续交战至今。其间为了在这两个各自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势力之间，即使无法共荣但至少是否能建立互不干涉的共存关系而四处奔走、呕心沥血的政治家绝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的大胆尝试和努力，每每因双方的强硬派、理论派的反对而遭受挫折。一边是将对方视为违逆帝威的叛徒，另一边则是将对方当作是黑暗的专制国家，互相不承认彼此的存在，只能藉由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正义。为了要将邪恶的敌人由宇宙中抹杀掉，而使几亿同胞的生命断送在战场上。

现在好了，戏剧性地摇身一变，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竟然变成一起携手合作。人们的惊愕是必然的。

尤里安观察的视线，快速地扫过这些集结在中央发令室内的人们脸上。就连卡介伦和先寇布这样的毒舌家，也好像被吸去了毒气似

地，一反常态地沉默着。至于杨，则好像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表情似地，茫茫然地注视着那位新出现在画面上的银发人物。

“我是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首相由弗恩·冯·瑞姆夏德。这次，承蒙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基于人道立场的帮助，无私地为我们提供了复兴祖国的机会和根据地，着实感激不尽。谨代表下列同志，向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和全体市民致上万分谢意。”

说了上述前言之后，瑞姆夏德伯爵逐一地宣读组成“正统政府”的阁僚名单。国务尚书由瑞姆夏德伯爵自己兼任，其他的阁僚则是一些亡命贵族的名字——“军务尚书梅尔卡兹一级上将。”

当这个名字被发表出来的时候，所有愕然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位亡命的客将身上也是情理之中吧！但是所发现的却是自己等众人所注视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惊讶并不亚于自己。

“梅尔卡兹阁下，这是……？”

脱口而出提问的梅尔卡兹副官舒奈德上尉，发现了周遭讶异的视线，随即代替无言的上司作辩解。

“请各位绝对不要误会。梅尔卡兹阁下还有下官对这件事也是第一次听到。为什么瑞姆夏德伯爵会说出阁下的名字，这也是我们想弄清楚的。”

“我也明白。没有人会认为梅尔卡兹提督会出卖了自己。”

杨在劝慰舒奈德的同时，制止了以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梅尔卡兹的部下们继续发言。

瑞姆夏德伯爵应该还没有取得梅尔卡兹的答应吧，或许是他一厢情愿地认定提供了这么一个崇高地位的话，对方一定不会拒绝，所以根本没有事先和对方打个招呼。

“我如果是瑞姆夏德伯爵，大概也会把军务尚书这个位子安排给梅尔卡兹提督，而不会考虑其他的候补。”

“我也有同感。”

在适当的时机，先寇布说出了这句话，杨于是安心了。不过，那也只有一刹那的时间。瑞姆夏德伯爵所发表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阁僚名单”当然是获得同盟政府的首肯后才颁布的，所以近日之内，梅尔卡

兹势必得离开伊谢尔伦要塞，去担任筹组“正统政府军”的任务。对杨来说，看来是要失去身边这位伟大的顾问了。

波布兰少校是这场演说当中受到最强烈怒气刺激的一个。

“我们如今成了那些扶助流浪的少年皇帝，与邪恶的化身——无恶不作的篡位者作战的正义骑士哪！真是太了不起了！简直就是立体电视剧里面的主角嘛！”

波布兰想要大笑但是失败了，于是痛快地发泄着心中的怒气，将黑色的扁帽用力地掷在地板上。另一位“击坠王”，战友当中的伊旺·哥尼夫以一种与之相对的冷静将帽子拾了起来，交还给波布兰。但年轻的击坠王根本不打算接回来，怒火一发不可收拾。

“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必须要为守护高登巴姆王朝而牺牲流血呢？从曾祖父的时代开始到现在连续奋战了一百年以上，难道不是为了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使全银河系回复自由与民主吗？”

“但是，如果因此而和平可以来临的话，政策的变更也是不得已的吧？政府此举或许也有它的理由。”

“如果和平真能够降临的话，那也无话可说了。但是，和高登巴姆家族之间的和平来临了，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又如何呢？不要忘记了，现在罗严克拉姆公爵才是帝国实质的支配者！换作是你是他的话，绝没有道理会对此感得愉快，毫无疑问的，他必定会狂怒地大举攻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道理要把皇帝赶回去吧。事实上，虽然是皇帝，却也只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人道上是有义务给予任何受压迫的人们协助的。”

“人道上？高登巴姆家族的那些家伙也有权利要求人道吗？鲁道夫还有他的子子孙孙们杀了几百亿人的民众？回去再重新翻翻历史教科书吧！”

“那是祖先的罪孽，而不是小孩的过错。”

“你倒是一个雄辩家，说的头头是道！”

“我也并不是那么的……”

“不用谦虚了。我是在讽刺你啊！”

波布兰的声音好像炸弹地投了过来，知道对方识趣地没有回答的时候，才一把抢过那顶被归还的扁帽，用手很粗暴地捏着气呼呼地走开了。伊旺·哥尼夫一边看着他那离去的背影，一边耸耸肩苦笑着。

【Ⅲ】

“……也就是说，银河帝国与高登巴姆家族现在已经不是一体了。”

任由掺着白兰地的茶的热气熏陶着下巴，杨叹息着说道。会议室内全座的幕僚们，除了红茶党的杨一个人被孤立着之外，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咖啡，但是现在任谁都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品味香气。

尤里安站在杨后面的墙边，恭谨忠实地斟着茶。

“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决定要亡命的呢？虽然说是救出或者脱逃，事实上应该是遭挟持强行带走的吧！被自称为忠臣的那一伙人。”

当卡介伦作了上述的发言之后，立刻有赞同的声音由许多同僚的口中发出。

“不管怎么样，各位是否有想过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反应呢？如果他要求把皇帝送回的话……”

姆莱少将为此紧紧皱着眉头的时候，派特里契夫准将随即迟钝地耸耸他那宽大的肩膀。

“议长的伟大演说您也听了吧，那样夸大的话一旦说了出口，即使心里想收回也是不可能的了。”

先寇布以熟练的手势将咖啡杯放回托盘，两手手指相互的交叉着。

“如果是要拉拢关亲的话，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应该共同携手了。在对方完全失去了实质的权力而亡命的时候才来建立关系，这不是蠢得可以吗？”

“和敌人分裂的一方联手对付另一方。若按照马其维利主义的权谋术数，这种作法也并无不可。但真是要这么做的话，除了要选择适当时机之外还得要有相应的实力。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杨伸了伸脊背，无精打采地把身体埋进椅子里面。同盟政府如果要贯彻马其维利主义，利用帝国国内的拥罗严克拉姆派和反罗严克拉姆派之间的抗争从中获利，那么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去年“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时候。那时如果同盟军介入帝国内乱，乘此鹤蚌相争之际，则可充分坐收渔人之利。

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却以他那令人不能不感到畏惧的敏锐透视了这个可能性，反过来早一步煽动同盟内部的不稳份子发动了政变，而防范了同盟军介入帝国内乱于未然。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独载权力已经稳然确立的现在，反对派根本毫无收复失地的可能。先寇布的发言可说是一矢中的。

在这个时候，杨认为同盟政府如果要利用马其维利主义的话，则必须先要把亡命过来的幼帝妥善安排送回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中，同时承认他在帝国内的霸权，并且与之约定今后的和平相处。这样的行为或许会招致非人道的批评，但是依杨所见，罗严克拉姆公爵应该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杀害这个幼年皇帝。那位年轻俊美的独裁者应不致于如此残忍和愚劣。如果是他的话，一定会想出让幼帝活着并加以利用的有效方法。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同盟等于平白浪费了一个向帝国展开外交攻势的机会。如此看来，说不定同盟政府根本就是帮罗严克拉姆公爵收回一张碍手碍脚的鬼牌。

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没有因为皇帝的逃亡而有任何的损失，甚且对他来说更有不少好处。其一，在是否接纳皇帝的问题上，使同盟国内产生舆论分歧；另者，可以用“夺还”乃至“救回”皇帝的名义，使对同盟的军事行动正当化，甚至还可以增加帝国内民众对于高登巴姆王朝的旧党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敌意，促进国内的团结和统一。如果放任让皇帝亡命同盟的话，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可以从中坐享这些利益。

杨为自己的这项发现感到不寒而悚。他一直对于莱因哈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能有着极高的评价，所以很难相信这位年轻俊美的独裁者会这么轻易地被门阀贵族的余党将皇帝自自己的眼皮底下夺走。当杨把自己的这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满座的人顿时鸦雀无声。到先寇布提出反问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好些会儿之后了。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是故意让皇帝被挟持的喽？”

“非常有可能。”

杨严肃沉着地说道，他无视于尤里安那近乎非难的眼神，把白兰地倒进已经空了的杯里去。白兰地瓶子被放回桌上之后，卡介伦接着抓起瓶子，把酒往自己的杯子里面灌，然后先寇布接过了酒瓶之后又传给了姆莱。杨注视着被传来传去的酒瓶，表情显得有点担心，当接触到尤里安的视线时，杨才猛然回过神来把意识拉回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身上，表情自然而然地紧张了起来。

如果他所推测的这种情形真是罗严克拉姆公爵顺水推舟的结果，那么这幅极其壮大华丽的拼图游戏无疑已趋于完成。但是，这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一个人所想出来的吗？皇帝是经由费沙逃亡至同盟的，银河系各方势力之间，假设这一回被戏弄的对象是同盟政府与帝国的旧体制派两者，那么编导这场傀儡戏的，是不是出自另外两者的合作呢？

最令人感到恐怖的，莫过于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与费沙联手的可能性。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才能与野心，这些因素会因为彼此共通的利益而结合起来吗？对了，一定是费沙在冀望获得某种利益的情况下，主动把手伸给莱因哈特要求联手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因素让他们与莱因哈特订下了如此的协约呢？应该是为了要在统一的新帝国内独占经济权益吧！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罗严克拉姆公爵应该会同意吧！但是，这是真实的答案吗？其中有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东西呢？例如，让罗严克拉姆接受进而使之忽略的陷阶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费沙想要的是更为巨大的目标，他们所故意显现出来的一副拜金主义者的姿态，只不过是为了隐藏其真正面目的伪装而已……

陷入沉思当中的杨感觉到头壳内部轻微地痛了起来。此时卡介伦与先寇布之间的对话传了过来。

“骑士症候群好像正在首都里面蔓延呢，高呼着要由暴虐而且毒辣的乱臣手中，守护年幼的皇帝，为正义而战什么的。”

“让高登巴姆家族的专制权力复活，难道就是正义吗？套用一句比克古提督的话，‘那么又需要新的辞呈了。’难道没有人反对吗？”

“也不是没有比较慎重的观点，只不过一开口就被人骂作是非人道、冷血、毫无人性。光是为了一个七岁的小孩，什么理性的思考大概都抛到九宵云外了。”

卡介伦厌恶地瞪着杯底再度朝天的咖啡杯，用渴望的眼神，盯着那个手拿不到的白兰地酒瓶。

“如果是一名十七、八岁的美少女，恐怕疯狂的热度会更为高涨吧！因为一般的民众最喜欢王子啦公主啦什么的。”

“从古时候开始，童话里的王子或公主一定都是正义的化身，而弄权的大臣则是卑鄙和无耻。不过如果使用和童话相同的角度来判断政治的话那就糟糕了。”

杨一边让他们之间的对话，在他的听觉神经里当中回转，一边开始在他脑里那片许久未曾整理的宏大知性田圃里努力地耕作，不过光是拔除杂草就得费一番很大的工夫……

政治、外交的事情暂且放在一边。单就军事面来说，同盟正面临一个空前的危机。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了同盟收容挟持皇帝的不法份子之事，必定会前来兴师问罪，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或许他会这样鼓动平民和下级贵族出身的士兵：各位士兵和平民，你们一直以来的敌人是旧时代百般剥削和压榨你们的高登巴姆王家和门阀贵族们。他们虽然被打败了，但是仍有一些人死心不息，梦想复辟旧制。让我们拿起武器，打倒和这些人狼狈为奸、窝藏皇帝、企图使专制政治与社会间的不平等复活的自由行星同盟吧！他们自称是共和主义者，可是事实所显示的，却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爪牙，为了守护你们得之不易的权益和正义，集中全力把同盟打倒！……这样的煽动，是多么富有说服力呀！

旧体制派的余党之所以将皇帝“救出”，是对于骑士道精神的浪漫主义与政治野心相结合的一种充满错觉的依恋结果，但这种依恋却只能说是毫无价值的。在这一次事件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应该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他过去曾经需要皇帝的权威来作为后台，所谓挟天子以令诸候，但是在消灭了门阀贵族联合军，以及整肃了宫廷当中的竞争者立典拉德公爵之后，现在无疑地已经牢牢掌握了帝国的独裁权力。而七岁的皇帝则成了阻挡在他与皇座之间的一个褪了色的障碍物。以他现有的权力和武力，要排除掉这个障碍物，甚至不需要动到一只小指头。但是，正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并不是野兽，要废除幼帝，自己戴上至尊之冠，必须得有能够满足现在，而且也能够满足未来的正当理由。比如说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如果是一个任意残杀人民

的恶虐暴君，那么将他废掉就是正义之举。但是年仅七岁的幼帝，还不至于会像过去的几个皇帝，依自己的意思做出像抢夺臣下之妻将之纳入后宫，或宣称要维持秩序而唆使部队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之类的行为，也未曾阴谋杀害继承皇位的竞争者及其连同幼儿在内的家人。

【Ⅳ】

高登巴姆王朝的历代皇帝当中，暴虐之名最为昭彰的就是宇宙历五五六年、帝国历二四七年即位的奥古斯都二世，又名为“流血皇帝奥古斯都”。

据说，他在二十七岁成为皇座主人之前，早已享尽了人生的极乐。由于大量的酒精、恣欲荒淫和过度的美食，再加上经常使用鸦片来抑制痛风的发作，他的肉体逐渐的崩坏，身体里面的脂肪和水分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他那虚弱的骨骼和筋肉自然无法承受其巨大的体重。于是只好将自己那像是逐渐开始溶化的猪油般的躯体，放在机器轮椅的羽毛垫上来移动。这样的丑态当然势必会引起父王里歇尔特的反感，但是奥古斯都好歹也是长子，当时在智能上也不见得特别恶劣，父王终究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将他废掉。另外，也是因为奥古斯都的三个弟弟，无论是在资质上或者是在素行上也未必凌驾他们的长兄。奥古斯都即位的时候，并没有传来漫骂的声音，而赞赏的声音也听不到，银河帝国的宫廷与政府毫无感动地将这个史上恶名最为昭彰的暴君迎向皇帝的宝座。

成为皇帝之后，将无限的权力放在手上当成玩具的奥古斯都，由王位发布了第一道命令。就是将亡父后宫里的宠姬全部迁到他自己的后宫里去。而按照历代的惯例，都是发一大笔钱财给先帝的宠姬们，并且让她们全部搬离后宫，然后再由新登位的皇帝重组后宫。因此这一道命令不但使得重臣们大吃一惊，而且触怒了奥古斯都的亲生母亲——伊雷妮皇太后。对着这位责骂儿子的行为大异伦常的母亲，青年皇帝却斜着一边脸邪笑着说：“母后，我是想要替您消除心中被那些女人将父王夺走的愤恨呀！”

就在他抓起皇太后的手，而母亲发觉到儿子异样的眼神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这位青年皇帝已二话没说将母亲强行拖进里面的屋子。不久，侍从们听见女性极为恐怖的惨叫声。就在那惨叫声的余响还在环绕之际，由里面的屋子里踉跄着冲出来的皇太后跌倒在地毡上开始剧

烈呕吐着胃液。连忙上前将皇太后扶起的侍从们，鼻孔里窜起一股夹杂着金属味的血腥臭气。

原来当时皇太后所看到的竟是多达数百名的后宫宠姬遭受虐杀的尸体，甚至有人传说那些尸体全部都被剥了皮。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精神的崩坏还比肉体早了几步。他的精神地平线早已经变成了细细的一根线，而最后仅存的一丝理性的余光，也在他获得了无限权力的那一瞬间消失了。整个新皇帝的内心已为黑暗所支配。

从那天以后，这个像是一大团裹着奢华的绸缎衣服的猪油块般的皇帝，每次只要动一动他那只肥肿得过度的手指下一道命令，帝都奥丁的人口就会相应减少了。三个皇弟是被他当作是企图篡夺皇位的阴谋者加以处死，尸体用雷射刀切碎以后被扔进有角犬的巢穴里头。而皇太后则被指控须为将他三人生到这世界负责，最后被迫自杀。新帝即位后的一个星期内，已经没有一个内阁大臣还是活着的。近卫师团旅长项巴克准将依照皇帝的“直觉”搜捕反叛者，每每诛连九族，连吃奶的婴儿在不放过。无论对贵族或是平民，所有的处刑和财产没收全部“公平地”进行。

由于皇帝诛杀罪犯的时候，也规定要使用前无古人、其他人所无法仿效的“特别”方式，以致不计其数的男男女女便成了他杀人哲学里的实验品。

帝国的正式纪录里面，一定没有留下关于奥古斯都二世暴行的正确纪载。原因之一在于对使高登巴姆王家的污点公开化有所顾虑，不过为了要称颂和警示他后世的皇帝，也有必要将暴君的恶迹作适当记录。因此，历史上正式记载的，遭奥古斯都二世虐杀的人数最多达二千万，而最少也有六百万。不过要达到这个最小的数字也够惊心动魂的了。况且他并不像是鲁道夫大帝或者是吉斯穆特那样，虽然是专横跋扈，但也是在确信有必要之后才杀人，奥古斯都根本就是将权力当作是玩具般地胡作非为。

皇帝吃人肉、将人血渗进酒里面喝等等这些传闻很明显的是太过于夸张。不过，将钻石磨成的细针刺进囚犯的眼球里，然后将眼底和头盖骨刺穿，使之脑受伤后发狂至死的方法，被称作是“奥古斯都的注射器”而流传至今，事实也显示确实有很多人是被这种残酷方法所杀害的。

就这样，足足有六年的时间，整个银河帝国在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说来虽然讽刺，但是在这段期间内，不管是大贵族、下级贵族或者是平民百姓，都在共通的恐怖当中颤抖，而其原本相互对立的情结，全部都抛到宇宙里不知哪个角落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沉淀累积下来的恐怖，终于起了化学变化，化成了狗急跳墙、群鼠噬猫的勇气。

首先起来发难的是先帝里歇尔特三世的弟弟安德列斯大公的儿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堂弟耶里希·冯·林达霍夫侯爵。他见到皇帝的精神已经脱离了理生的岸边正漂向疯狂的大海，察觉到将来要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危机，于是早早逃离了帝都奥丁，躲到自己的领地去。不久，几乎已将帝都内的近亲都斩尽杀绝的奥古斯都，突然想到了那已经逃走的狡猾堂弟，于是命令他前来谒见，但是耶里希并没有与断头台相互拥抱的打算，于是把心一横违抗了召见的命令，同时号召邻近的帝国军屯驻部队起兵响应。此时，耶里希不得不有必死的觉悟，于是事先在自己的口内埋藏了毒胶囊。以备万一被皇帝抓住时，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遭受残酷虐杀。此次他所发动的兵变，原本已心存败北的打算，没想到却有三个年轻有为的提督前来投靠并立誓效忠。这三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暴君，其中一人的妻子更是惨遭皇帝的杀害。他们在托勒巴哈星域迎击皇帝的讨伐军，一举将缺乏战意的敌人击溃。而讨伐军的投降人数更多达战死者的二十倍，几乎是全军倒戈的场面。

不过，在会战胜负确定之时，奥古斯都也已经成了故人。原来是近卫师团旅长项巴克认为主君的气数已尽，趁其正在向有角犬的洞穴抛投生肉之时，由背后猛然地推了一把。这位暴虐的皇帝发出了文字难以形容的怪叫声之后，跌落到洞穴的底部，于是他那由脂肪和水分所组成的肉块，立即被有角犬的爪和牙撕碎，在这些野兽的胃中被消化了。

就在“新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耶里希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地凯旋回归帝都。第一步便是传唤项巴克，奖励他杀了暴君，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并让他晋升成为上将。接下来则又将满心欢喜的项巴克加以逮捕，以他作为皇帝之心腹残杀无数贵族平民之罪名，处以枪毙死刑。

耶里希即位之后，虽然没有实施特别独创、开明的统治，不过却也一扫奥古斯都恐怖时代的阴影，把帝国由水深火热的地狱当中解救出来，并且安定了人心，在这些方面的功绩确实不可加以漠视，不过，和他的子孙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一样，挽回这个必然会步上灭亡之路的专制帝国，就更高的意义而言，他或许也算是历史上无意识的罪人吧……

【V】

不管怎么说，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并没有犯下足以被称为暴君而必须被废掉的罪行。

而且，幼帝如果真的死了，即使是自然死亡，人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有遭受谋杀的可能性吧！以罗严克位姆公爵本身来讲，为了要避免惹上“残杀幼儿”的罪名，势必会想方设法来维护幼帝的生命与健康。这么说来应该是一个相当讽刺的立场，不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多么的聪明灵敏，也将为该如何处置皇帝而烦恼不堪吧！这是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得到的。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原有的难题被解决了。皇帝逃去，留下了无人的皇座，皇座在失去旧主人之后，由新的主人接手，原来的主人难道可以为此提出异议吗?

姑且不论旧体制派的主观意愿如何，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们特意地替敌方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对于这样的结局，罗严克拉姆公爵或许会一如他平常的华丽神情而失笑出声吧。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对他来说都是有利的——如果皇帝是按照自由意志，舍弃了皇位与臣民而迳自逃亡的话，那么便可以对其没有责任心而且懦弱的行为加以谴责，继而名正言顺另找傀儡或自己取而代之。如果皇帝是在与他本身的自由意志相反的状况下被强行虏走，那么便可以对绑架的犯人加以声讨，并采取行动以“拯救”皇帝。也就是说，最后的选择权都是被收在那位俊美年轻人的口袋里。而另一方面，不加思索便把皇帝与自称是忠臣的人来者不拒迎进怀里的自由行星同盟，则只能伴随着自己的心脏的鼓动，静静地等待着对方将要抽那一张牌，因为轮到自己这一边选牌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尽管如此，对罗严克拉姆来说，这一切难道只是从天而降的幸运使然吗? 这是杨所一直沉思的问题。而令人心悦诚服的答案，在这个时候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了。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充满野心与锐气的

年轻人，绝不是终日无所事事守株待兔的类型，他个人的意识，应当是以某种形式左右着这个事态的发展。毕竟，过去曾经唆使同盟军内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的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虽然不能断言他是从整个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即牵涉其中，但有很大可能是明知道有挟持皇帝的计划，却故意地加以忽视，而将事件的结果作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一是令人难以置信旧体制派的余党竟有挟持皇帝由帝都奥丁逃亡出来的组织行动能力。他们究竟是怎么潜入帝都的呢？又是如何能够安然地逃离？而且在这段期间，又是怎么样能够避开宪兵队的眼睛，使之未察觉到自己的存在？纵使对手不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也会令人想到这个如此完美的行动背后是否有什么人在大力帮助。那背后的人势必是拥有庞大的组织、丰富的资金与人手，而且心怀着独自的利益与目的，聪明又狡猾地支配着整个行动……

能够具备这些条件的，费沙……？

难道又是费沙？杨忍不住要为之咋舌。他以身为正统历史学派末端之人的身份，是希望排除所谓“阴谋史论”的。历史的潮流不应会为少数人的阴谋与策划而改变。历史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而，无论如何，同盟政府都必须要负上责任。不是对其起因，而是对其结果……

自由行星同盟与银河帝国的旧体制派联手。他们那些人明显是心怀不轨的反动分子，而并非是自称的什么“忠臣”。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要再创高登巴姆王朝的正统权威，以此权威为依靠，由自己重新掌握国政，独占权力和财富，使历史逆流。而自由行星同盟政府竟然与这样的人联手，去相信那仅画在纸上的毫无保证的“未来民主化”，而与今日实际在改革政治与促进社会进步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敌对。这样的选择应该可说是集愚劣之大成吧！

杨自觉到有不少偏见的微粒子溶入了自己思考领域内，但却意志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自鲁道夫大帝以来，高登巴姆王朝历经了五个世纪的岁月，应该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纠正其政治与社会的极端不公平现象，但是却一一地加以姑息。最后终于因为彻底腐化的特权阶级所呼出的毒气，不仅仅是王朝的花朵，甚至连茎和根都枯竭所死。而那已经枯竭了的特权阶级的余党，到底还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盗贼的种类有三，这应该是什么人所说过的话吧！依靠暴力的窃盗者、依靠智慧的窃盗者、以及依靠权力与法律的窃盗者……。而这些特权阶级，无疑就是属于最为人所鄙夷的后一种。

靠着罗严克拉姆公爵，由大贵族支配体制的车轮下被解放的帝国二五○亿民众，绝不可能会饶恕与强盗联手的自由行星同盟吧！这是必然的事情。看来，就如原先所想像的一样，我方将要与银河帝国的“国民军”交战了！到了那个时候，正义当然是在他们的那一方……

※※※

“……那么，梅尔卡兹提督，您打算怎么办呢？”

一个并不是那么大的声音，将杨的意识唤回到伊谢尔伦的会议室内。他用视线探索着幕僚们的脸，知道了那声音的主人原来是姆莱参谋长，而其他的幕僚们也只是在程度上稍微有些差异，均无法完全掩饰困惑的表情，对于被指派为“帝国正统政府”军务尚书的梅尔卡兹将来的去留，恐怕是全体幕僚最为关心的，但是每个人都刻意地回避由正面将这个敏感问题拆穿。但是姆莱却把这层顾忌，像一张纸般地将之刺破了。

“瑞姆夏德伯爵，那位流亡政权的首相大概没有考虑到梅尔卡兹提督是不是有可能拒绝就任吧！不过我想应该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期望……”

姆莱少将的声音听起来并不讽刺，但却也缺少一种允许逃避或隐藏的宽容，让人感觉到梅尔卡兹的退路被切断了而只能不得不回答。一本正经的姆莱就这样毫不转弯抹角地，直刺在这位亡命客将的痛处上。

梅尔卡兹以困盹的眼睛对着提出问题的人说：“……我并不一定会与瑞姆夏德伯爵抱持着相同一致的见解，我对皇帝陛下的忠诚心并不输于他们，但是以我个人来讲，我倒希望陛下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市民，过着平静无波澜的生活。”

这位老练军人的声音，这个时侯显得极为沉痛。

“纵使建立了流亡政权，想要推翻罗严克拉姆公爵的霸权也只是痴人说梦，因为他将民众当成是自己人，并且深受他们的爱戴和支持。我所难以理解的……”

梅尔卡兹缓缓地摇着头。那本来并非是肉体方面所造成疲劳阴影，以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住他的身体，好像要将他紧紧抱住似地。

“……那些应该要保护年幼陛下的人，看起来却相反地想要把陛下置身于阴谋与战争当中。要建立流亡政权的话，他们自己去建立就好了。没有道理把甚至还不具备判断能力的陛下也牵扯进去。”

杨一言不发地将黑扁帽摘下放在手里把弄，仍然继续保持沉默。先寇布对杨的举动轻轻一瞥之后，开口说道：“只要稍加思考的话，就可知这是需求与供给完全一致的结果。”

“需求与供给……？”

“没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权力基础在于民众，早就已经不需要借助皇帝的权威。而另外一方，瑞姆夏德伯爵可说是没有任何实质的依靠，为了要把握流亡政权的主导权，只能利用有名无实的皇帝来增加自己的号召力。”

“梅尔卡兹提督您的见解我明白了，但是我想要请教的是阁下您本身将如何选择？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姆莱少将……”

杨终于开口了。他并不希望让梅尔卡兹坐在被告的位子上。对于姆莱的一丝不苟性格与思想的致密，年轻的司令官固然是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这些特质因时间与地点之不同，也有可能成为伤人的毒针。

“我想身在组织当中的人，如果一切都能按自己本身的意志来安排的话，想必是件美事吧！以我自己来说，我有一堆像山那么高的话想要对政府的那些首脑们申诉，而我最为生气的莫过于他们总是将自己任意决定的事情，强行地要我们底下的人接受。”

卡介伦、先寇布、菲列特利加一起点了点头，因为姑且不论杨的论调如何，他们大概都已把握到了他的意思。梅尔卡兹并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在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下才被正式要求参加流亡政权的，而是同盟政府和流亡政权之间秘密协议下的强制牺牲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对他要求最终的答覆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姆莱轻轻地低着头退出会议室，或许是他本身也明白了这一点的缘故吧！

因担心未来的事态发展，在未获得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会议呈现胶着化，杨于是命令大家暂时休息一下，不过先寇布却以一种不甚高尚的笑脸对着司令官说："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想说的话像山那么高的话，那不妨下定决心说出来看看。即使政府那些首脑们的耳朵就像是驴耳朵，那么大骂一通之后，心情也舒服一些啊。"

"在公开的场合上，现役军人是不允许批评政府的，没错吧！"

"我认为海尼森的那些傻瓜们，是应该要被好好地批评一下了。"

"想的方面是自由的，但是说的方面就不见得是自由的了。"

"说的也是，言论自由的领域是比思想自由要来得狭窄得多。自由行星同盟所谓的自由和平等，到底是有何凭籍呢？"

这正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杨在内心里认真严肃地想着，但是并没有说出口，只是耸了耸肩膀。要塞防御指挥官见状于是轻轻地眯着眼睛说道："自由的国度吗？我六岁的时候就被祖父母带着亡命到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来。转眼已经过了二十八年，不过我还是记得很清楚。那好比针戳一般刺骨的寒风，以及将亡命者当作乞丐一般对待的入境管理官员所露出的鄙夷眼神。大概到死都不会忘记吧！"

先寇布会将自己的过去说给别人听，实在是属于一种稀奇的事咧，杨的黑眼睛因此露出感兴趣的表情。不过，先寇布并没有意思再继续扩大关于自己的话题。他抚摸着自己那有点削尖的下巴，用一种像是要将记忆撇开的语调说道："也就是说，我是曾经一度丧失祖国的人。如果由一度转为二度的话，那也没什么好惊讶或叹息的。"

※※※

在另外一个室内，也是在上司与下属之间，正交换着颇为辛辣的对话。

梅尔卡兹看着舒奈德，脸上呈现难以区别是苦笑或是自嘲的表情。

"人类的想像力，实在也不过如此啊！早在一年前，根本从来没有想过命运竟替我作这样的安排。"

舒奈德抚然地说道："是下官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认为对阁下您有利，所以才劝您逃亡的……"

梅尔卡兹把眉毛扬了扬，说道：“不，你应该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觉得高兴才对。对与罗严克拉姆公爵对抗的军人来说，有什么比‘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军务尚书’更好的头衔呢？不过……”

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梅尔卡兹的话，那么舒奈德就只能将之解释为带着利针的讽刺了。他很难过地摇头说道：“说起来是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却也只是表面上好听而已。事实上，由阁下您指挥的士兵连一个都没有，不是吗？”

“现在也同样地是无一兵一卒可以指挥的身份……”

“不过，杨提督的舰队有时也会交由您来指挥。今后是连这种机会也不能奢求了。只是空有虚名，而无任何实质的权力……”

舒奈德的舌头打住了。

“瑞姆夏德伯爵的话还好，至于其他的贵族，则除了是拥有爵位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才能。以这样的组合，却妄想与罗严克拉姆公爵相抗衡，下官不得不觉得汲汲可危。”

“但是，有皇帝陛下在……”

梅尔卡兹的声音，在舒奈德的耳中听来非常沉重。上尉颇为惊讶地注视着这位作为银河帝国皇帝的臣下已经有四十年以上岁月的老将——他那快速衰老的脸上的深刻线条。舒奈德当然也存有自己身为皇帝之臣下的意识，但是比起梅尔卡兹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浅薄得多了，或许可说是有代价的。

眼里看着这位找不到应该说的话而仁立不动的副官，梅尔卡兹微笑地说道：“再怎么烦恼忧虑，终究还是于事无补的啊，反正也还没有收到正式的通知，就慢慢地好好考虑吧……”

※※※

是暴风雨前的预兆吗？危机的信号已经开始被送出了，但是杨并没有对此采取因应的措施，或者更正确地应该说是根本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在军事层面上，如果帝国大军杀到伊谢尔伦要塞来的话，那么这位用兵的艺术家便可以发挥他那巧夺天工的手腕与之周旋，然而若是在自己本身未参与的政治层面上，他身为民主国家一介穿着制服的军人，是无权作出任何干预的。不过，在整个事态的发展当中，杨总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立场。

“阁下！银河帝国方面传来了超光速广播，好像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在对全帝国、全宇宙发表什么讲话！”

大约是在帝国流亡政府成立的报导之后，相隔一次用餐的时间，通信士官带来这个紧急报告。

中央发令室的主萤幕上，传送来莱因哈特的身影，他头上的金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般的豪气奢华。

黑与银两种颜色的华丽军服，是帝国军自古以来的传统，但却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即为这位金发的年轻人所特别设计似地，完美地衬托着他那绝世的容姿。冰蓝色的眼眸深处隐藏着暴风雪，由正面对着他的时候，一股战悚的波动穿透了每一个观者的身心。不管喜恶的感觉如何，千千万万的人们均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存在。

当莱因哈特一开口，那像是音乐一般流畅悦耳的声音，怡人地刺激着听者的鼓膜。但是，所说的内容却是极为苛烈。年轻俊美的独裁者，宣告了皇帝遭受挟持的事实之后，投下了一枚无形的炸弹。

“我在此宣告，利用不法并且卑劣的手段来挟持幼年的皇帝，企图使历史倒流、强夺人民已经被确立之权利的门阀贵族的余党，必将遭受与其罪孽相等之报复。而与之苟合私通，阴谋破坏宇宙的安定与和平秩序的自由行星同盟的野心家们，也难逃同样的命运。错误的行为，必须用严厉的惩罚来加以矫正。罪大恶极的犯人所需要的不是交涉也不是劝导，他们本身并不能理解这些善意的做法与良好的意愿，唯今之计，只有武力才能启发的他们贫乏的智慧。今后，无论有多少流血的事件发生，大家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愚劣的绑匪与收藏绑匪共犯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不作交涉与劝导——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之意义的时候，人人都感觉到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面跳出来似的，帝国旧体制残余份子的流亡政权，以及支持此政权的同盟政府，都被当作是要用武力来加以“矫正”的对象。如此迅速且毫不宽赦的反应，恐怕是那将被“矫正”的一方所始料不及的吧！

当莱因哈特的身影自萤幕上消失之后，先寇布立即对杨说道：“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正式宣战了，我甚至有一种多此一举的感觉……”

“所谓‘两国交战，先礼后兵’，在形式上也是有必要这样做的。”

“伊谢尔伦又要变成最前线了吧！这可真是为难的事情呢！政府那班首脑们就是仗恃着有这个要塞存在，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满不在乎地犯下愚昧的行为。这是容易想见的。”

杨在瞬时之间，像是有什么要说似地动了动嘴，但最后还是无言地透过那已经变成灰白色平板的萤幕，好像在凝视着什么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 第五章 一次出发

【I】

随着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逃亡”以及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发布的“宣战公告”，自由行星同盟的上上下下均被卷进乱气流的正中央。以优布·特留尼西特为议长的同盟最高评议会，在决定接纳以瑞姆夏德伯爵为首的流亡政府的这项行动当中，当然也有预测到莱因哈特可能的反应，但却也不得不为其苛烈的程度而受到强烈冲击。评议会中的一员卡布朗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说道，他们正考虑要利用流亡政权作为外交交涉的有利条件时，却被对手抢先在脸上打了两记耳光。而且还被敌人告知自己的选择已经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了。

“金发小子想要以武力为后盾来胁迫我们！”

卡布朗满腔激愤地说道。但招致此严重后果的责任其实就在于他们轻率的政治选择，现在不管再怎么对莱因哈特加以责难，都难逃自己先前的判断太过于天真的批评。因为给予莱因哈特这个前来加以胁迫之借口的正是他们自己本身。

对他们来说，原本勉强还可以享受到的幸福，却因为他们在这场费沙和莱因哈之间显得有点奇妙的“合作”——由费沙策动安排、莱因哈特故意忽略——的阴谋之下作出了愚蠢透顶的选择，而懵然不知情地丧失了，还自以为得了甜头而沾沾自喜，却不知在这小小甜头的背后，原来孕育着极为巨大的苦果……

※※※

二位在野的政治家——姜·列贝罗与荷旺·路易在一家餐厅共进晚餐。这两人因为审查会的关系，都和杨多少有些因缘。现在他两人正共进晚餐，其谈话的焦点也同样是集中在杨身上。

“杨威利是不是具有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资质？这倒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没有成为事实之际，是觉得有点好笑吧！不过就怕是笑到一半而脸色发僵的结局，我这一辈子里面已不知道见过多少回这种场面了！荷旺。”

列贝罗是一个不管在能力上或道德上都具有相当水准以上的政治家，但可惜就是缺乏那么一点幽默感。荷旺常常因这点而为这个朋友觉得惋惜。

“要能够成为一名独裁者，就好比是在调鸡尾酒一样，里头需要放很多的成分和要素。必须要有屹立不摇的信念与使命感，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要有能够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当化作最大限度表现的能力，除此之外，其城府之深还必须要做到有克己之忍及容人之忍，即使那个人是自己的敌人，也能够因利害关系而与对方合作，对付政敌决不会呈一时之快，而会设法找个正义的理由等等，这些你应该都明白吧！列贝罗。”

“你说的没错，那么，杨威利又如何呢？”

“这，似乎有些勉强吧！杨威利这位年轻人，就好像是甜甜的鸡尾酒，依我个人看来，还缺少一些成为独裁者的要素。当然，并不是其能力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在对自己本身的言行坚信不疑以及对权力的迷恋程度这两个方面，他并不具备，这或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也说不定，不过我的看法就是如此。”

当白身鱼做成的汤端上来的时候，两位政治家都停止了谈话。列贝罗看着那名上汤的侍者离去的背影。

“但是，我和你的看法不同，我觉得他应该具有对自我本身毫无过失的确信。不就在几天前吗？我还听你说过他是一个相当勇猛果敢的弹劾家、而且还是个不屈不挠的辩论家。”

荷旺摇摇头，但那不仅仅是反对列贝罗所说的话，同时也像是在对汤的味道表示不欣赏的样子。

“啊，那一次确实是那样的没错，但那是对那些愚劣的审查官感到忍无可忍的反击，而不是特别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才发出挑衅的。如果仅就那次审查会来说的话，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但也仅止是战术家而已。如果是战略家的话，一定会为了日后的打算，将那些即使心中讨厌的同事拉拢到自己这一边吧！不过，我们这名好青年杨威利啊……”

荷旺一副难以下咽的表情，把汤送进嘴里去。

“却在面对着一条猪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诉它你是猪。以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应该高兴的时候高兴，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人才能够维持其尊严。可惜，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与其政治上的成功，往往是作为等值交换的……”

一会之后，荷旺用责怪的眼神瞪着那只空了的深底盘子，拿起杯子里的水含在嘴里。

“目前我的结论是，杨威利不会成为一名独裁者。至少，他本人没有那个意愿。”

“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会全依照他个人的意愿吧！”

“没错，而且那并不仅限于杨威利。列贝罗，你也不例外吧！你好像只忧虑着杨提督的事似的，不过假使真有那么一天，杨在非出自他本意的情况下，步上了独裁者的位子，英明地引导同盟走向未来的话，那么你对自己本身的去留又作何打算呢？”

列贝罗无法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皱着眉头。而荷旺也不敢再加以追问，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并不是已经有了确实的展望以及答案在他的口袋里面。

腐败的民主政治以及廉洁的独裁政治，究竟应该要如何取舍？这或许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里面最难解答的问题吧！现在银河帝国的人民，或者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由腐败的专制政治，这种根本不需作任何议论便可以肯定是最恶劣的状况当中，被拯救了出来。

※※※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充满了无数的估计错误与灰心气馁。即使是将那位被视之为奉献忠诚与献身之对象的幼帝迎接过来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成员，其失望的程度在当时看来，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的吧！

“什么嘛！那个兔崽子！实在一点都不可爱！无礼、粗暴，简直是比一只歇斯底里的猫还要难以应付啊！”

愤怒、失望以及厌恶的情绪在胃中沸腾，他们可以感觉到嘴里面的唾液有着极为强烈的酸味，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们原本对于这个被莱因哈特以及前任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所拥立的幼帝就不是很了

解，但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不足以刺激臣下忠诚之心的劣童。

如果这个幼帝继续这样不知自我克制而长大成人的话，那么所能期待的，大概就是一个可以和奥古斯都二世相媲美的“暴君”吧！正统政府的人们甚至这么想道。

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对高登巴姆王家以及帝国的历史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污点，如果在他之后的皇位是由他的儿子继承的话，那有关这个暴君的一切肯定要被慎重地抹杀掉。还好，对后代的人们和历史家们而言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后继者耶里希为了要使自己的起兵作反成为正当化，因此便将暴君的所作所为明白地公开出来，对于与奥古斯都相关的言论也并未予以钳制。

但是，就因为相貌与性格与大人们所想像的不一致，而责怪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话，这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第一，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不应该被强求必须要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其原因不管是遗传也好，环境因素也好，他的人格之所以会演变至今天这个地步，最应该被怪罪的，是他周围的那些大人们。他的双亲早已经不在世上，而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对高登巴姆王朝的一切厌恨有加，对待幼帝自然不会像是父母亲那么地亲切，只是尽一尽最低限度形式上的义务而已。虽然说亲情、爱情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切，但是在这些情感完全失落的情况下，自然没有理由会产生好的结果。

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在精神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颓废，而且更逐渐在扩大与加深当中，这当然会招致他周围的人的忌恶与逃避。

对于“正统政府”的要人来说，皇帝根本不必是一个英雄或名君，毋宁说是一个平庸的傀儡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如果水准太过低劣的话，那也是相当令他们苦恼的。对于这个既没有可以统制的领土，没有可支配的人民，也没有军队这种以支配为目的而设立之暴力机关的流亡政权来说，自由行星同盟所给予的保护，以及费沙所提供的援助，是其生存所不可欠缺的。尽管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两者的行动实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利害关系与盘算，但是为了要博取他们的好感甚至于欢心，以便为日后的反抗与重建工作作准备，所以也有必要赢得他们对于幼帝个人的好感。

因为这个理由，七岁的皇帝便被希望能成为一个像是由童话里面走出来的“可怜天使”，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白这是绝对无法加以期望的，那么，应该要采取一些至少不会招致讨厌的安排。

“尽可能不要将皇帝陛下带到别人的眼前。”

他们达成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命令医师给幼帝服用精神镇定剂，并且将幼帝的世界限定在“行宫”寝室的床铺上。奉命担任“御医”的医师，虽然担心过度用药将会带给孩子原本脆弱的肉体有不良影响，但最后也只得依照他们的意思行事。

就这样，凡是要求与幼帝会面的同盟政治家、财经界人士，言论人士，以及希望投靠流亡政府的人们，都只能满足于在大门的附近，远望着那名被强制滞留在睡眠国度内的小孩沉沉的睡姿。在所有的来访客人当中，当然也有人因见到那沉睡的脸而触动感伤的情怀，但是相反地，将这个七岁的小孩，看成是集五个世纪以来之专制政治所有的黑暗于一身，并且列出观念上的用语，对他加以批评攻击的人也是存在的。

事情已经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了。现在不管是谁都是用感情而非理性来下判断并且作出选择。基于同情的思想加以赞成，或是因为心理上的反感而加以反对。接纳皇帝亡命这件事，对于民主主义的存续及和平的到来究竟是不是有意义？这个问题已经被撇开不谈了。无论是持赞成意见的人或是持反对意见的人——前者在人数上占有较多数——都只是一味地痛骂对方的愚昧，也不打算要花时间和功夫来加以劝导。

在明白了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并没有像一部分人凭空想像出来的那么甜美得像是天使一般的长相，而且非但不天真可爱，甚至还是一个教养极差的小孩后，流亡政府中那一股狂热浪漫的骑士情怀已经多多少少冷静了一些，但是幼帝仍然被认为具有充分的政治利用价值。姑且不提那名以下犯上的野心家罗严克拉姆公爵，他们预测在帝国军的将兵当中，应该有大多数人仍迟疑着是否要将枪口对着幼帝。在古代的地球上，回教徒在骨肉相残的时候，有一方的军队将回教圣典可兰经的正本高竖在阵头，敌人见到了可兰经，均纷纷弃械溃走——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被加以利用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预测，根

本只不过是一个被生在奢望与妄想之间的私生子，或许，持有这项主张的人本身在潜意识里也明白这一点也说不定。

但是，尽管两手环抱着不安与后悔，亡命者与支持他们的同盟政府已经被追迫赶到一个无可转寰的地步了，莱因哈特那雷光电闪般的反应，已将他们由拳击场的中央逼退到旁边的围绳上去了。被宣告没有妥协的余地之后，势必要用武力来加以解决。于是军事力量的加强与整备自然成了当务之急，而同盟政府所首先着手的军方人事方面，抛除了对军部的顾虑之后，为了要加强政府，事实上应说是特留尼西特政府的影响力，于是就陆续以特留尼西特派的高级军官来接管各军事部门的要职。

如此一来，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被迫以疾病为由宣告引退，而由过去曾任代理本部长的德森上将接替。虽然说德森的忠勤是受到了特留尼西特政府相对的回报，但军方首脑隶属当时的政权领导人派系致使政军合一这件事，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的，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浪。虽然人事变动并未波及到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但是却间接地将它那只无形的手伸到杨威利这边来。这一天，在他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雷鸣。

※※※

“尤里安·敏兹准尉晋升为少尉，并任命为费沙驻在事务官事务所之武官。应于十月一日之到当地赴任。”

当这道命令以超光速通信送达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一开始，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简直不敢正视长官的脸孔。

【Ⅱ】

杨知道自己的权限离“全能”相去甚远，正因为在民主共和政体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杨一直接受着这个事实。但是在收到这道命令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去年“救国军事委员会”发动政变之际，先寇布半开玩笑时所提议的事情——干脆当独裁者算了，这名要塞防御指挥官曾对他作了这个极为不安份的进言。果然！如果自己一直太安份老实的话，那么就会被四周这些愈来愈充满了无限自大傲慢的同僚欺负！

将卷宗抱在胸前，在一旁难过地注视着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杯希尔，精确地算着杨已经在自己前面，来来回回地走了六十次。青年

司令官一面焦躁地来回地踱来踱去，一面用力将头上的军扁帽抓了下来，粗暴地搔了搔那黑色头发，呼吸声好像间歇泉水似地吞吐着，凶狠的视线仿佛在瞪视着某种不在场的东西。最后甚至用两手用力地搓着军扁帽，在无意识之间，显然是将扁帽当成了是某人的咽喉。当菲列特利加忍不住出声叫着“阁下”的时候，杨一脸好像顽童被人由背后抓住领子的表情，失神地看着这位美丽的副官，停止了扼杀那顶可怜黑扁帽的动作，放松全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格林希尔上尉，把尤里安找来。”

“是的……嗯，阁下。”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想。所以我不是要你把尤里安找来吗？”

杨的声音和用语都充满了不稳定，但菲列特利加深深明白这位年轻司令官心中的感受，便照他的命令去做了。

※※※

尤里安是公认的聪明伶俐少年，但是因为菲列特利加极力抑制着自己的语调和表情，所以当他来到脸上表情像是用窗帘遮住一般的杨面前，由他手中接过命令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凶运正以极快的速度在接近当中。

他反复好几遍地阅读着命令书。当理解到那些无机的文字贯连起来所表示的意思时，激愤之情顿时充满了全身的血管。他的视线由杨身上转移到菲列特利加，再由菲列特利加移回到杨身上，但是实际上所看到的却只是他自己本身愤怒的波动。一股想要将命令书撕碎的冲动，终于还是被理性之墙那无情的厚壁挡住了。

“请您加以拒绝！这种命令！”

尤里安大声叫了起来。虽然他也自觉到声音里面的激动，但不觉得有一点羞耻。那种在接到这样的命令却还能保持着冷静的人，一定在感性上有着重大的缺陷。

“尤里安，如果你还是军人眷属的话，那么任免或调动是按照所属部队司令官的意思。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军人，有义务要服从国防委员会与统合作战本部的安排。事到如今，不必要让我再来告诉你这些基本的原则吧？”

“即使是无理的命令，是吗？”

“什么叫无理？”

杨反问的样子，不管由任何角度看来都像是故意的，所以尤里安避免了直接回答。他端正了脸上的表情认真地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要求回复原来的眷属身份。这么一来就不必按照命令了，可以吗？”

“……尤里安，尤里安。”

杨的声音里交杂着无限叹息。他从未大声地斥喝过尤里安，但是在这个时候，似乎让这名少年被人大声骂一骂的话，感觉上会来得舒服些。或者，是因为杨本身太过于高估尤里安的“老成”也说不定。

“这件事情目前说来到底可不可能，并不是由你来作判断的。第一，你是自愿成为一名军人，而不是被强制的。再者，在立志当个军人之前，你应该早已觉悟到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杨此时说教的内容，或许应该说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这些话会产生说服力的话，那么并不是因为话的内容，而是因为尤里安从杨的表情和语气，感应到在这些后面所包含的无法完全表现出来的情绪而导致的。

但是，这样的感应并不够完全，所以尤里安虽然在努力地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但却仍然像是水面一样地难以保持平静，脸上的皮肤下面，血液的流量不定地时增时减。

“我明白了。奉命赴费沙就任驻在武官，但是我所奉的不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命令，而是杨威利提督您的命令。如果您只有这件事的话，那么下官先请求告退了，阁下。”

脸上毫无表情，连声音也像是石膏般地僵硬，尤里安形式上地行了一个动作完美无瑕的军礼之后，迈着很明显地欠缺豁达开朗的步伐走出了这个房间。

※※※

“尤里安的心情是可以了解的。”

不久，菲列特利加如此说道，她的声音之中仿佛有责难的成份在里面，杨之所以有此感觉，应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敏感吧！

“他一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存在对阁下而言已经是不被需要的了。”

现在难道不应该要顾虑一下少年的情感吗？这或许就是菲列特利加真正要说的，但这些话并没有透过言语，菲列特利加只是默默注视着年轻的司令官，用她那淡茶色的眼眸，打动了他的心扉。

“什么不被需要，哪有这种事啊！”

杨一面生气一面试着为自己辩护。

“不需要就不放身边，需要就放身边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即使不需要我也希望能让他留在身边的……哦！不是，所谓的需要，指的并不是有帮助或没帮助的问题……”

杨因为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丧失了自信，最后终于都沉默不语了，用手搔一搔那头黑发之后，两手交叉在桌面上叹着气，他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定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自己即使有千万个正当的理由，却也没有道理在取得对方的理解之前就这样放手让他走，正如菲列特利加所说的，不能让尤里安产生任何误会。

“还是必须要和他谈一谈的。”

杨自言自语的说道，稍微想一想的话，这应该是事先便需要沟通的啊！杨不禁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生气。

※※※

伊谢尔伦要塞里的广大植物园，是氧气的供给工厂及供人们做森林浴以达到人体活性化的场所，在要塞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数不清的四周有加卡兰达树所围绕着的长椅中，有一张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并没有人去使用它，只是偶而杨会在上面睡午觉。现在尤里安就坐在它上面陷入沉思当中，得知此事的菲列特利加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这幅景象告诉了杨。

十七点一到，杨一点都没有要加班的样子，立即冲出了中央发令室。

静静地坐在植物园的长椅上，不知如何才能平息心中之不平而正在沉思当中的尤里安，意识到有人走了过来，于是抬起了头，看到了一只手拿着罐装啤酒，一脸想要和解的表情的杨。

“提督……”

“啊，嗯，我可以坐下来吧，这里？”

“请。”

杨动作有点笨拙地坐了下来，打开罐装啤酒的拉环，将部分的泡沫及液体灌进胃袋里面之后，呼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之后说道。

“尤里安。”

“是的，提督。”

“将你调到费沙去，虽然是军部的命令，但是依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一直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替我去观察一下费沙那边真正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还是不想去吗？”

“可是，照目前的情势如此地发展下去，伊谢尔伦要塞将会再度变成最前线吧！我是想，我在这里的话还可以帮一些忙，所以……”

“事实上是这样的，尤里安。”

将第二口啤酒灌入喉咙的深处之后，杨深注着少年说道：“没错，每个人都以为帝国军会从伊谢尔伦回廊入侵。但事实上这既不是规则也不是法则。”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会由那里入侵呢？难道会从银河系的外侧绕一个大圈过来吗？再不然就只有经过费沙回廊了，不是吗？”

“是的。”

杨极简短地回答道，尤里安吃了一惊，等待着更进一步的说明。

“对罗严克拉姆公爵来说，最为有效的战略就是，一部分兵力用以围攻伊谢尔伦，其他的兵力则用以突破费沙回廊。他是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这么做的，而且如此一来的话，伊谢尔伦要塞就好像是路旁的小石子一样地孤立着，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帝国不就是变成与费沙为敌了吗？”

“问得好！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不是问题。罗严克拉姆公爵如果真要通过费沙回廊的话，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在他能够以实力来排除费沙的有形或无形抵抗的情况下，第二就是不需要将费沙的抵抗列入考虑的情况下。”

说到这里杨并没有再加以说明，但尤里安已经正确地理解了这位黑发的司令官所暗示的事情。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与费沙暗中秘密联手？”

“完全正确。”

杨将啤酒罐举到与眼睛齐高，对少年所表现出来的心思敏捷表示敬意。

但尤里安并没有因受到褒奖而感到高兴。罗严克拉姆公爵与费沙联手，所代表的就是银河系宇宙当中最强的武力与最强的经济力之相互结合，而且，有了费沙回廊的通行无阻，他们的锋芒不就会轻而易举地入侵到自由行星同盟不设防的领域吗？这与尤里安平日所熟悉而且长久以来所维持的政治、军事状况——帝国与同盟两者对立，而费沙则与两者保持等距离的中立的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大幅的改变，短时间内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里安，我们经常会误以为现在的状况是自古以来就已经固定的了。但是，你想想看，所谓的银河帝国，并不是五百年前就存在着，自由行星同盟的历史也只是它的一半，至于费沙就更年轻了，仅仅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不是由宇宙的起源开始就已经存在的东西，没有道理会一直继续存在直到宇宙的尽头。变化是一定会产生的。这个变化是经由像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么杰出的人格，接下来会继续延伸其触须，以至于触动全人类的社会。

“那么银河帝国，不，高登巴姆王朝就要灭亡了？”

“是会灭亡的，不，事实上已经灭亡了。政治与军事的实权都在罗严克拉姆的手中，而皇帝则丢下了国家与人民逃亡了。现在的银河帝国只是名义上没有变更而已，事实上已经是罗严克拉姆王朝了。”

“的确是如您所说的，但费沙与罗严克拉姆公爵真有联手的可能吗？”

“假设存在着Ａ、Ｂ、Ｃ三者的势力，而Ａ与Ｂ彼此之间是对立抗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Ｃ采取的策略是，Ａ为Ｂ所压倒时救Ａ，Ｂ为Ａ所压迫时则救Ｂ，待这ＡＢ两者相残至两败俱伤之后，就将两者一起消灭。但是，如果Ａ的势力很明显地增大，即使去帮助Ｂ也无

法与A抗衡的情况下，那么C或许就会干脆去帮助A，一起将B加以击倒。”

“但是，这么一来，A不就具有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了吗，如果它在消灭B之后乘胜追击C的话，那么C不是只能由孤立步上灭亡之途吗？”

黑发的年轻提督仿佛深受感动地注视着这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

“是的，就像你所说的。其实我整个思考的瓶颈也是在这里。费沙将自己所拥有的情报、财富和其战略位置，提供给罗严克拉姆公爵，但所换来的结果可能是费沙失去了它的政治独立也说不定。这一方面他们究竟是怎么盘算的呢……？”

杨于是手拿着啤酒瓶，陷入了沉思之中。

“或许，费沙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嗯，倒也说不定……不，这个想法或许大过于异想天开了，首先，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我是在想，或许费沙是打算要独占新银河帝国统一之后经济上的巨大权益，但是单靠这么一个理由并不能完全说服我自己。”

尤里安稍微地侧着头，那亚麻色的头发随着他的动作呈现浮动的波浪。

“如果他们盘算的不是物质利益的话，那么会是精神方面的吗？”

“精神方面？”

“比如说是文化、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

这一回轮到杨睁大眼睛了。他无意识地将手中的啤酒罐不停地旋来转去，一边咕哝地说：“是宗教吗？对了，这是有可能的，就表面上来看，费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集团，但或许在令人意外的某个方面，受到某种牵制也说不定。宗教吗？应该是的。”

在这个时候，尤里安并不是经由细密逻辑的思维，一步一步地踩着推论的树枝，才得到以上这个结论的，而是信口说出的而已，所以当杨投以赞许眼神的时候，尤里安并未喜形于色，反而是有些不好意思。他咳了一下之后，向年轻的司令官确认。

“我到费沙去，也许可以稍微探到他们的政策与政略，甚至还可以知道一些帝国军动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对阁下您有帮助呢？如果是

的话，那我会很乐意地到费沙去的。”

“谢谢。但是我认为尤里安你还是到费沙去比较好的理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

“是什么呢？”

“啊，该怎么说比较好呢！当我们由一个角度看山的时候，也仅仅是看到山的一面，无法捕捉到整体的景象……，不，在这之前，有件事我想先问问你。”杨重新将腿盘着坐好。“照目前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我们势必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作一生死决战。那么，尤里安，你认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邪恶的化身吗？”

这个问题令尤里安有点不知所措。

“我想不是的……”

“没错，所谓邪恶的化身这种东西，大概只有在立体ＴＶ的戏剧当中才存在的。”杨的声音当中交杂着苦涩。“坏就坏在这一次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与帝国的旧体制派联手。至少就现实面看来，这种举动并非加速了历史的潮流，而是使潮流逆转。后代历史或许会将我们归类到邪恶的阵营那一边。”

“会有这种事吗？……”

“这也是历史里面正常的观念啊！”

杨本人并没有意识要作如此夸张奇怪的思考，只是试着作一个未来的假设。如果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成为全银河系的霸王，并且为全体人类社会带来秩序与和平的未来。到那个时候，高登巴姆王朝的旧银河帝国当然是会被说成是邪恶的一方，而自由行星同盟也会被视为是阻挠统一与和平之实现的敌人而被染上邪恶的色彩吧！即使是杨个人，也不见得不会被历史的教科书描述成“因为有那个人的存在，以至于造成许多无益的流血牺牲，并且延迟了统一的来临”吧！

或许就是由于有绝对的善与完全的恶这种思想的存在，所以使得人类的精神无限制地僵化了。认为自己是善，便将对立者视为是恶的时候，就无法由其中产生协调以及谅解了。实际上，执着于这种思想的人，只不过是将自己本身加以优越化，并且将打败对方并加以支配的愿望和行为变成正当化而已。

杨并不是一个由天神所选出来的神圣战士，而是在几个不能被断言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结果之下，成了一个以军人为职业的人。如果所生的时间、场合，以及环境不同的话，自然而然地所走的路应该也会有不同吧！总之，不管如何，自己并没有那种如果自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那么后世也会对之加以认同的一厢情愿看法。或许这样说吧，只要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正确的，那么便不理别人怎么想一意孤行的这种思想，往往会产生极坏的结果，这种例子应该不胜枚举吧！

凡是人类，均无法忍受自己是邪恶的认知。唯有在确信自己的正确性的时候，才可能变成是最为紧张、最为残酷、最没有慈悲心肠的人。鲁道夫大帝就是因为相信自己是属于正义的，所以才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了那样吓人的流血，甚至在将他整个治世期间涂上一片血红之后却仍然处之泰然。不，或许那是伪装的也说不定，当那一副包住自己像是花岗岩巨塔般的肉体使自己正当化的铠甲出现龟裂的时候，那个巨人是用什么来作为自我的保护呢?

“尤里安，你知道有关于诺亚洪水的传说吧? 那个时候，将除了诺亚一家以外的所有人类消灭的，并不是恶魔而是天神。除了这个传说之外，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面，都有与此类似的记载，在在都说明了借由恐怖与暴力，企图支配全人类的，常常不是恶魔而是天神这项事实。”

杨知道自己这个案例的极端性。但是，所有事物的价值观，正与邪的判断基准都是在相对比较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一点不管再怎么加以强调也都是对的。而人类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只不过是在眼前所出现的众多事物与表象当中，将被认为是比较好的那一方加诸在自己身上而已。相信完全的善是存在的人，又将如何来说明在“为和平而战”的这种表现行为当中，所包含的巨大矛盾呢?

“所以，尤里安，你到费沙去如果能亲眼见到他们所谓的正义与我们的正义之间存在的差异，这应该不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多作些相互比较的话，那么你就会明白国家的兴亡等等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的喔！这一点。”

“即使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兴亡，是吗? ”

杨抓了抓他那头黑发笑了。

“大概是吧，不过我倒希望至少在我支领养老金的这段期间还能存在。其实，就历史意义的角度来说，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是在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政治思想相对抗的情况下所诞生的。”

“这一点我明白。”

“过去我们一直主张与独载专制相对的立宪体制，以及与非宽容的权威主义相对的开明民主主义，并且实践到现在。但是如果鲁道夫的那一套东西已经借由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被否定，被埋葬的话，那么同盟便不见得有应该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

“喏，尤里安。不管再怎么不敢面对现实的人类，也不会真正地去相信自己会不老不死，但为何一旦说到了国家，便有那么多的呆子坚信会是永远不灭的呢？你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尤里安无法予以回答，只是静静地用他那深褐色的眼睛，凝视着这位既是抚养自己的义父，同时也是教导自己的战略与战术的青年，杨的思考经常是跨越时空而展开的，而且所采用的是近乎急进、直接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不仅仅是尤里安，连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等人，偶而也会感觉到一种战悚。

“尤里安，国家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是一种道具。只要能不忘记这个事实，大概就可以维持住理智吧！”

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最大恶疾，大概就是对于国家的信仰吧！杨如此地想着。其实，所谓的国家只不过是人类的群体在维持生存的时候，为了更有效率地达成彼此之间互补关系的道具。发明这个道具的人类到头来反被道具所支配是再也愚蠢不过的事情了，不，更正确地说是大多数的人类被少数懂得如何操纵控制这个道具的人所支配。所以没有必要让尤里安像自己一样要看特留尼西特这种家伙的脸色行事，杨这么地想着。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杨甚至还考虑到，如果尤里安发觉到住在费沙那边的感觉反而较好的话，那么不妨就舍弃同盟而成为费沙的人吧？但是，姑且不论将来的发展如何，现在能够与尤里安心灵相通，杨已经感得非常满意了。

“卡介伦学长只替我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将你带到我的世界里来。”

杨本来打算要这么说的，但不知为什么，当这些话一到了嘴边，就立即失去了真实性，像是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杨也就只有静静地盘着腿，任由空的啤酒罐以及遭受百般虐待发出无言抗议的黑扁帽躺在他的腿上，凝观着那幅呈现螺旋状在空中舞动的人造黄昏。

【Ⅲ】

当尤里安·敏兹即将离开伊谢尔伦要塞，离开杨的身边只身前往费沙自治领的消息传出时，着实让杨的旧僚们大大地吃了一惊。曾经是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一听到这个报告，立即在吃午饭的时候，在高级军官餐厅里拉住了学弟，既未表示感叹也没有发问，只是对着他说："到头来还是要让尤里安自立吧，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是吗？"

"没有办法啊！是不是？这是国防委员会所下的命令。不过，以前我在父亲过身后到军官学校就读时也是十六岁。这或许是一个自立的适当年龄也说不定。"

"这倒还是一个伟大的见解啊，不过尤里安走了之后，你还能够井然有序地生活吗？"

他的声音当中虽然有些讽刺，但带着更多担心的成分，所以杨因而生气了。

"格林希尔也是这么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尤里安一不在，我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呢？"

"这本来就是事实啊！"

卡介伦不给予对方任何辩驳余地立即加以断言，并且对着正在搜寻有效反击方法的杨，提出希望他和尤里安一起来共进晚餐的邀请。因为，如果尤里安前往费沙赴任的话，那么好一段时间内两家相聚相乐的机会大概就很少了。

卡介伦与先寇布之所以常常看着杨会觉得奇怪，是因为他一本正经地对着尤里安说教的时候，还刻意地表现出一副过来人的态度。卡介伦等人的看法是，被说教的那一方很明显地比说教的一方还要有资格作为一个懂得如何生活的人。

"一个完全不按常规行事的人，却还想要用常理来说教，根本就不对嘛！"

“就是说啊！以小孩来讲，并不是依照父母所说的来表现行为，而是模仿父母的言行举止。光用嘴来说是不行的啦！”

原本，如果听了他们之间的这一类对话，杨或许会觉得他们竟然还好意思自认为是经验丰富的人，其言语与事实之间实在有太大的不协调了！卡介伦的话还好，因为他至少维持着一个圆满的家庭——虽然说这大多是他妻子所下的功夫而不是他。至于先寇布，杨则非常确信——他比自己本身还要持续多三年的单身日子，每天夜里的生活就像是“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国王一般。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把别人看成是一个毫无常识、不合乎常规的人。

只不过，杨并不乐于对着他们这些自称为常识者的家伙作口舌之争，或针对他们说一些惹人嫌的话。不管怎样，眼前还有一些当务之急，那就是应统合作战本部的要求选出除了尤里安之外，另外一个派遣到费沙的武官辅佐人选。

杨在取得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认可之后，选中了路易·马逊准尉。他曾经担任杨的护卫，是一名勇敢的黑人，在忠诚心与战斗力方面，有先寇布亲笔签名并镶有金边的保证书。如果是他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地辅佐并且保护尤里安的。事实上，驻在费沙的武官几乎全部都是特留尼西特派的成员，在杨感觉上那好像是在“半敌地”的事务官办公室当中，他必须是尤里安唯一、而且值得信赖的自己人。

在费沙的首席驻在武官是一位上校，在他的下面有六名武官，八名武官辅佐，共同组成一个十五人的“驻在武官团”。

首席驻在武官是仅次于事务官、首席书记官，在事务官事务所当中属于第三号的人物。而六名武官则全体是军官阶级，由校官与尉官各半数所组成。八名的武官辅佐全部都是士官阶级，因为其人数不足，所以要求杨加以补充。对于这件事，杨感觉这是敷衍的作法故颇为不悦，不过既然尤里安的人事调动已定，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放过这次为少年改善环境的机会。杨也感觉到这样的举动是否有些过于保护，不过杨本身在十六岁的时候，也未曾因公务而被派出国。所以这种程度的考虑应该是被容许的吧。

※※※

当派遣马逊前往赴任被决定之后，杨接着做了下面的事情，就是写亲笔信给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因为尤里安并不是直接就前往

费沙赴任，而是要先到同盟首都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去接领人事命令书之后，才转往任地赴职，所以这封亲笔信应该可以经由他顺利将障碍加以排除而送到老提督手上。

杨在他的亲笔信当中，首先指出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与费沙共谋，或者是在事后共犯的关系下，主导出挟持皇帝这出戏剧的可能性。杨深感遗憾的是，暂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个结论。不过，姑且不论暗杀皇帝这件事，单就挟持皇帝这个行为本身，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无任何不利点存在；此外挟持犯竟然能够带着皇帝，由罗严克拉姆公爵那绝非松弛的治安维持系统中轻松逃脱；并且在流亡政权成立之后，罗严克拉姆公爵立即就发表“宣战公告”，其动作之迅速仿佛是早已预知了这一切（这项动作切断了同盟利用皇帝亡命来与帝国进行外交交涉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决断，但是尽管如此，其反应过于迅速这一点仍引起了杨的怀疑）。如是种种，应该都可以成为有力的佐证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已经言明了“要以武力来加以惩罚”，恐怕不久之后就会以空前的大军阵容与战略构想来发动攻势，而使得他能够如此做的，便是因为皇帝被挟持至同盟，故有了前来兴师问罪的名义，而大多数人都会预测其进攻路线势必会经过伊谢尔伦回廊。但杨并不认为整件事会这么单纯，像是用帝国军将兵的尸首来铺设伊谢尔伦回廊这种愚劣之至的做法，不应该是精明如罗克拉姆公爵所会采取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策动大军准备要进攻伊谢尔伦要塞，实质是要突破毫无防备的费沙回廊，然后据此入侵同盟领域。如果这整个行动是由那位用兵神速的名将渥佛根·米达麦亚来指挥的话，那即便杨离开伊谢尔伦前去迎击，只怕在他赶到之前，海尼森已经落入帝国军的手中了。此外，如果负责牵制伊谢尔伦要塞方面的帝国军司令官是另一位名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话，自然没有道理会坐视杨由伊谢尔伦离开而置之不理。最坏的情况是，杨离开伊谢尔伦之后，势必难逃遭帝国军此二位一流的名将前后夹攻的命运。而且，即使躲过了他们的攻击，那么那位杨经由直接或间接方式所得知，被称为是宇宙中最杰出最伟大的战争天才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也必定在前面安逸地等着他前来自投罗网。

整个情况想到这里，或许是有些过头了，但是对于帝国军利用费沙回廊来作为入侵途径的可能性，则不管再怎么担心畏惧都是不过份的。他们如果使用费沙回廊，当然是可以趁同盟军之虚突进，而且也可以利用费沙作为巨大的后勤补给基地。另外使杨感到不寒而悚、心惊胆跳的是，费沙有质与量非常齐备的交易体系，其中包括宇宙航行用的星际航线图，在有了这些资料的提供之后，帝国军便可以消除在地理知识方面大部分的障碍，这是一个事实。

一五○年前，“达贡星域会战”之际，同盟军总司令官林·帕欧与总参谋长尤斯夫·托波洛便是利用帝国军对地理不熟悉的弱点，将之引诱至宛如迷宫一般的达贡星域内，最后运用壮大的包围歼灭战，完成了一出大获全胜、名颂后世的战例。但如今的帝国侵略军，在拥有强力的领导阶层，明确且一贯的战略构想以及精密的星际航线图之后。那么原先两者之间战胜与败亡的立场恐怕就不得不逆转了。

杨用一只手拨了拨散落在额前的头发，心里想着一个世纪半以前的名将们和现在的他比较起来，真的是幸福多了。林·帕欧也好，尤斯夫·托波洛也好，只要全心全意把心思放在战场上就得了。在他们那个时代里，民主共和制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市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责任，对他们投票所选出的政府有着充分信赖和尊敬。政府的机能十分完备，位于边境的军人不需要为政治的前途担心。

军事不是用来弥补政治缺失的。这是一项历史的事实。自古以来，从来未曾有过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水准差劲的国家，能够获得军事上最终的成功。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在那之前必然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政治可以导致军事上的成功，但是反过来看的话就不能成立了。军事其实只是政治的一部份，而且是其中最为狰狞、不文明、拙劣的一部分。而无法认清这个事实，甚至将军事力量当作是万灵丹的人，不是无能的政治家就是自以为是的军人，或者是精神偏执的狂人。

据说，当林·帕欧总司令官以“请准备二十万打香槟”的表现方式向首都报告在达贡星域所获得的全面胜利之时，当时的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马奴耶尔·琼安·帕特利希欧正在与国防委员长寇涅尔·杨布拉德下着立体的西洋棋。议长在拆开秘书官所呈上来的通讯电文时，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对着正摒息凝神等着说明的少壮国防委员

长说："那些年轻的伙伴们看来是已经完成了一件工作。这次会战结束之后，恐怕要对大约一百家的酒馆打影像电话了……"

过去传说的时代真是光荣啊！杨将那眼睛所看不见的玻璃杯用一只手高高举起以示致敬。不知是哪个人曾经说过，将过去加以美化，就好像是凭一个走远的女性背影来判断那是一个美女一样。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将绳索套在以往的过去，而将之硬拉到目前来。他被委托来处理的这件事，暂时仅仅是现实一部分而已。

【Ⅳ】

尤里安虽然为出发前的准备与身边事物的整理而忙碌，但因为在日常生活的水准上有着比杨更富有秩序性的处理能力，所以自己本身应该做的事很快就处理完毕。由于忧心着杨的日常生活，有一天的夜晚，少年说出了自己对于杨家中酒精消费量的不同见解，引起了年轻主人的注意。

"酒是人类的朋友，难道舍弃朋友应该吗？"

这真是一个充满友情的回答。

"即使人类这么认为，酒本身又作何想法呢？"

"酒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有人喝它喽！到底，人类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喝酒了。"

"我说的是当前。"

"如果五千年后人类还存在的话，应该还会继续喝下去吧。"

"我的问题不在于五千年后，而是从下个月开始以后的事。"

就这么样地将对方反对的意见完全封杀住，但尤里安并未再对年轻的司令官穷追不舍地问下去。因为自己一方面也不想太过于霸道，另一方面杨在这些年来，酒量虽然明显地增加了许多，但酒品从未低落过。只要不妨害健康就行了。这么一想，尤里安于是改变了话题。

"那么，还有起床时间。如果我没有叫醒你的话，七点能够准时起床吗？"

"可以起得来的。"

杨想都不想一口断定，但并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有此自信或根据，说得严重一点的话，是基于反射性的虚张声势。

“真的没问题吧！”

“喂，尤里安，如果其他人听到这种问答的话，难道不会误认为杨威利这个男子是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吗？”

杨以质问的形式加以抗议，但尤里安只是无言地耸耸肩膀，好像在期待着杨本身的记忆与反省心而不是自己的回答。

“在你来到我家里以前，我还不是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这就说明我不借助任何人的力量仍然能够充分地维持一个家庭。”

“是与霉菌和灰尘一起呢！”

尤里安笑着。杨虽然想回以不高兴的表情但是失败了，只得一个劲地苦笑，他回想起了四年前初春的时候，他二人头一次面对面的情景。

早晨的太阳似乎还在顾虑着冬天的余威，空气的流动缺乏生气而显得迟钝笨重。杨穿着睡衣无精打采地坐在起居室的沙发里，正在想着该如何打发这一天漫长的假日。即使没有约会的对象，但仍得将假日完全消耗掉是杨一贯的主张，就在他想把红茶倒进杯内，却发现茶壶已经空了而不高兴地吐吐舌头的时候，门铃大声地响了。

就在门铃大响了三次之后，大门终于开了。站在门廊下的是一名有着深褐色眼眸，大约十二岁左右的少年。由于两手拖着过大的行李箱，让他看来仿佛是行李箱的附属品。这名少年的额头充满了微微透明的汗珠，亚麻色的头发被汗水沾湿而贴在额头上，从他的头发下面有一道笔直的目光凝视着杨家的年轻当家。

“请问杨威利上校在吗？”

有回答的必要吗？杨在心里暗忖着，因为少年所问的问题其实只是在作确认。杨原本想恶作剧地告诉他说：在隔壁！但到底还是点了点头。

“很高兴第一次和您见面，我叫尤里安·敏兹。从今天开始要在您家中受您的照顾，请多多指教。”

杨不禁糊涂了，他问自己，难道是自己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惹了什么将来必须要负责任的男女关系？但接下来听到尤里安所说的一句话时，所有的疑惑都像是前一晚所结的霜，在春日阳光的沐浴下立即溶化消失了。

“是卡介伦准将介绍我过来的”。

在那个时候，杨还是上校，而卡介伦则是准将，所谓的“战时托孤法”，即战殁军人所遗留下来的孩子由其他军人收养抚育的方式才刚开始推行不久。

“那个时候，提督您嘴里含着牙刷就走到门口的廊下来了。”

尤里安是这么说的，不过杨并不记得当时的自己是那么样的一副邋遢样，这大概是少年自己想像过度吧！不过如果要由别人来判断当时的杨是否真是那么一副德性的话，大部份人一定会支持尤里安的，就好像是在尤里安的磅秤上再加上一些信赖的重量一样。有的时候，卡介伦就对着杨说，如果想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或资料的话，公事方面就找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而私事方面，则尽管找尤里安就可以了。当然，以杨本身来讲，当然会问说为什么不跟他本人作确认？卡介伦的回答则是非常肯定的。

“不管是任何人，都一定希望能得到正确的情报吧！但是对于一个将镜子的左右边都弄错的家伙，能要求他画出正确的自画像吗？”

对于这样的判断和比喻，杨当然有着很大的异议。但是既然会让朋友和部下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看法，杨也不得不私下检讨自己究竟应该要负多少责任。不过这也是卡介伦个人的说法，或许他并不是出自真心，只是揶揄一下杨而已也说不定。

※※※

在为出发的准备而忙碌的并不只有尤里安，同时还有应来自“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请求，前往赴任军务尚书此一职务的梅尔卡兹，另外还有他的副官舒奈德上尉。最后，梅尔卡兹还是没有其它的选择，仍然只得接受如此无奈的安排，梅尔卡兹一旦心意已决，杨也只能眼睁睁地目送着他离开。至于舒奈德，自然是不愿意踏进没有梅尔卡兹的地方。

当尤里安郑重其事地来到卡介伦面前向他道别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这个把少年介绍给杨的负责人说道：“你可不要见异思迁喔！否则莎洛特会哭的。”

尤里安回以苦笑，心里想着：也许，不得不苦笑的情形大概就像是这样吧！

另一方面，负责指导尤里安有关空战技术的老师奥利比·波布兰少校所说的话，刚好与卡介伦成强烈对比。

“你应该在伊谢尔伦多待一年的。还有许多事情没学会吧！”

“是的，如果能再多向您学习一些的话就好了。”

“没错，还有一些比操纵单座式战斗艇更有趣的事情要教你呢。”

年轻的击坠王一面笑着一面说一些让杨听了之后或许会难以保持平静的话。

“我十六岁的时候，打下了第一架敌机，征服了第一个女人。在那之后，全部的战果加起来算一算，任何一方面的数目都已经上了三位数。”

真是了不起啊！尤里安向他表达了自己平凡的感想，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想说的了。但如果是像先寇布那种人的话，或许会很讽刺地嘲弄说：“你从以前就一直是重量而不重质啊！”，不过年仅十六岁的尤里安并不会一下子就有如此的反应。并不是因为杨的感化，尤里安本身在“这方面”是非常单纯的，有时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面前，还会毫无理由地脸颊发热——像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程度，对波布兰来说，暂时是失去了“这方面”的传承弟子。

波布兰的同僚兼朋友，同是“击坠王”的伊旺·哥尼夫少校，在面对尤里安的道别时，最初只是说“好好保重”，这一会儿又加了句“我记得的确是有一个堂兄在费沙……”，之后又停了一会，自己便做了一个结论“不过从来没有见过面，费沙也是很大的……”，在尤里安伸出手握别时，他握住了尤里安的手，再度说了一次“要好好保重啊！”。

参谋长姆莱少将，是一个头脑细密，办事认真且端正的人，但是有着一副与卡介伦等人不同的臭官僚作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尤里安和他一直不是很亲近，但也不能只对他一个人不告而别。当这名显得有些拘谨的少年到参谋长的办公室时，姆莱形式上地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之后，语气改变了。

“嗯，是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我才说的，目前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杨提督……啊！不，不要用这种表情，我不是有什么特别自卑或不平的……”

在发觉姆莱改变语气的时候，尤里安或许是满脸“如果对杨有什么不满就尽管说吧！”的表情也说不定。

“杨提督是一个同时具有指挥官的资质以及作为一个参谋所必须之才能的稀有人才。如果说他需要参谋的话，那么也只是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然后作为自己作战的参考而已。”

尤里安也认为确实是那样没错，只不过这一回他将表情收敛起来，避免自己有粗率的反应。但是姆莱又来了。

“以我个人的立场，在被期望成为艾尔·法西尔英雄的参谋时，我在想自己应该做的任务是什么，但却无法获得立即的结论。获得的时候，是在攻陷伊谢尔伦要塞以后了。所以我明白自己的任务，刻意地高唱常识论，与梅尔卡兹等划分界限来应对。或许有些令人看来觉得讨厌的地方，但是你能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但是为什么您要告诉我这些呢？”

当由意外当中觉醒过来的时候，尤里安不得不有此疑问。

“是啊！为什么呢？说来好像不太合乎常理，不过，或许是你有着什么让人信赖的特质吧！我想杨提督还有其他的伙伴们也都会对你说了许多的话。这些都是你以后必须要珍惜的，一定会成为你今后所拥有的一种宝贵财产吧！”

最后他所说的话显得有些陈腐，不过那或许也是一种好意的表现吧！尤里安道谢之后，似乎也隐约明白了这位秀才官僚型的参谋长为何能够成为杨的幕僚的部分原因，杨之所以会选择他作为参谋长，应该是有相当的理由。在还没有听到姆莱方才所说的话之前，在这方面欠缺的洞察力，或许就是尤里安还不能比得上杨的地方吧！

接着，尤里安分别到费雪少将、派特里契夫准将、亚典波罗少将等人的地方去一一道别。三个人各以其不同的表现方式来表示与少年离别的惋惜之情。费雪是默默一言不发地拍拍尤里安的肩膀。派特里契夫是在说了二、三句激励的话之后，同样地也是拍拍他的肩膀，不过好像稍微有点太过于用力了。而亚典波罗则是交给了他一把生了锈的古铜钥匙说这是一个幸运物。当尤里安问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幸运事吗？”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上最年轻的提督展颜一笑。

“是这样的，以前在军官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超过了门禁的时间，翻过学校围墙要爬进去的时候，被值班的高年级学长杨威利撞见，可是他假装没看到，因此我便逃过了一劫。”

※※※

而那个差劲的高年级学长，却在这个时候担心着尤里安的安全，先寇布取笑他说：“不是已经加派马逊了吗？已经没有别的护卫会比他更值得信赖了。”

“可是，即使是马逊，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还是会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一直跟着尤里安啊！”

“这您不用担心，尤里安的枪法和格斗技术都是在阁下您之上的。”

“被你这么一说……”

“觉得不舒服？”

“不，是觉得很为难，不知是要觉得佩服然后就可以放心了呢？还是要觉得在我之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应该要感到不安……”

“那么我就再重说一次，事实是远在阁下之上，绝对可以保护他自己本身的安全。这样你可以安心了吧？”

“……也只好安心了。”

杨的表情和语气都有些不释然的样子，不过也放弃了再继续追究下去，于是由要塞防卫指挥官的身旁走开了。

※※※

那一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在饭桌上杨送给了尤里安一个礼物。

“把这个带去吧，或许在某些地方会用得着。”

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杨所亲手交给他的是费沙五大银行之一北极星银行的存款卡，尤里安接过来之后赫然发现这个以自己的名义所开设的帐户里面，竟然被汇进相当于杨半年份薪水的金额，尤里安急忙地要把它还回去。但是黑发的年轻提督轻轻地抬起手挡了下来。

“没关系的，你带去吧！我在金钱的使用方面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杨的生计当然是不会困苦的，和他的年龄相比，他毫无疑问的是属于高薪阶层，但是杨的经济观念并没有像他个人所主张那么发达。当尤里安成为军职人员的时候，税赋一下子高了许多，杨曾经发表自己对于薪资体制的怀疑和不平。但是他却粗心地没有注意到税金之所提高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扶养亲属的负担了。以他这种程度的经济观念，整个家计之所以会不致于出现赤字，应该要归于杨并没有那种挥金如土的资质吧！在服装方面也好，在生活用品方面也好。只要是不讨厌的话，即使是便宜的东西也会非常满足。洗得褪了色的棉质衬衫仍然毫不在意地穿在身上。例如买太阳眼镜的时候，在听过店员对产量有限的名牌作了将近三十分钟的说明之后，却还是买了平日所常见的批量生产的廉价品。按他的说法，太阳眼镜只要是镜片有上颜色就可以了。买旧书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坚持说非得要买初版不可。至于酒的话，也没有那么好的味觉可以品尝出七六○年产与七六二年产的酒有何区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于物质享受并不是很在意的人。吃饭的时候，虽然是常常都到高级军官用的餐厅，不过却是为了要享受与他人自由谈话的乐趣才去的……

就杨本身而言，对于这份用心的礼物，或许还是籍由菲列特利加的提醒才想出来的也说不定。杨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绝不会以借用他人的智慧为耻，因为这种狭窄的心胸是与他无缘的。不过，基本上，杨所表现的应该就是来自父亲所传授的哲学吧。也就是说“在自己能够控制范围内的金钱，可以保障自己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

“……谢谢。我一定不会随便浪费的，提督。”

对现在这个时候来说，唯有接受才是回报对方好意的最佳方法。

“你当然是不会随便浪费，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需要多少你就用吧。另外，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样东西交给比克古提督。”

杨把刚写好的亲笔信亲手交给尤里安。

这封亲笔信后来被视为是证明杨威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战术家，而且还是一涵盖意义最广的战略家的最为重要的证明。不过此时的尤里安当然不可能会预测到这种程度，但也不需要特别叮嘱便已明白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

“我一定会直接交给他。”

“嗯，那就拜托你喽。”杨笑了，不过表情立即又严肃起来。“知道吗？尤里安，不是为了什么人，以后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了。凡事都要先想想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然后……”

杨正在努力思考接下来还有什么话要说，不过语言的源泉在这个时候好像是暂时干涸了的样子，不久之后，只说了一句毫无创意的话。

“小心不要生病了，好好保重自己。”

“提督您也要好好保重。”尤里安拼命地压抑住自己澎湃汹涌的感情。“如果可以的话就少喝一些酒吧！还有，不吃水果和蔬菜是不行的喔。”

“哎呀，真是一个临到出门还罗罗嗦嗦的家伙。”

杨目不转睛地抓住了尤里安的手。杨的手温温地、干干地，触摸起来的感觉很好。这样的感觉到了很久以后，尤里安仍然能够很鲜明地回想起来。

※※※

尤里安·敏兹和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上尉，以及马逊准尉一起登上了巡航舰塔那特斯Ⅲ号，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

那是在九月一日的上午。

当事者尤里安以及梅尔卡兹，还有要塞上的主人杨，虽然都不是喜欢仪式典礼的人，不过还是举行了一个规模可以称得上是盛大的饯行仪式。平常仅登台做“二秒演说”的杨司令官，这一次打破了惯例，发表了大约是平常一百倍时间的讲话。不过如果由一般常识来看的话，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了台词“依照政府强烈的要求”达六次之多，令列席观礼的人看出他心中有着些许的稚气与任性。

即将远行的人得由女性赠与花束，而将花束献给尤里安·敏兹——这位同盟史上最年轻的驻费沙武官——这个荣誉，落在年仅八岁的莎洛特·菲莉丝·卡介伦小姐的身上，于是人们拍手的声音更响亮了。

关于这件事，有一段伊谢尔伦内部背地里的传闻，据说最初对于“赠与花束”这么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杨司令官与卡介伦事务总监两个人倒是难得意见一致地反对说“花束又不能吃”。最后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安然地定案下来，还是因为听够了这些男人一些极不负责任的

点子之后，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一句话“对于这种事来说，某些形式是必要的，而且又不是什么重大的形式”，对于这样沉着稳静的断言，他们就无法再提反对意见了。

“那么战友们，在我们这个伊谢尔伦要塞里，谁是最贤明的人呢？”

这一段在这么一个愚昧的问题下画下句点的传闻，确实是让人们的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调适，不过对于那些提供这些话题的当事者来说，气氛或许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卡介伦等人一致认定将这个笑话传播到全要塞的犯人，一定是先寇布少将或者是波布兰少校当中的一人，或者两个都是，不过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虽然说逸闻本身的真实性就是令人怀疑的，不过在尤里安临行出发之际，杨和卡介伦令人意外地并没有做什么，反倒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在各方面安排的干净俐落。或许正因为如此，刺激了像波布兰之类的人的创作欲望，所以才产生了这种传闻也有可能。

仪式结束之后，菲列特利加来到杨个人的办公室里一看，只见黑发的年轻司令官随随便便地将两只脚架在桌子上，一只手拿着酒杯，一副情绪很差的样子，凝视着窗外那广阔星海的一部分。桌上有一瓶很明显已经少了三分之一的白兰地酒摆置于他的面前。

“提督……”

犹豫了一下之后，菲列特利加轻轻地把声音提高了一些。杨一回头，满脸像是少年恶作剧被逮到的表情。但今天菲列特利加无法再提供任何意见，只是轻柔地说：“已经走了。”

“嗯……”

对菲列特利加的话点头的时候，杨把空了的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了酒瓶，但是犹豫了一下后却又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他所顾虑的对方，是现在在场的人呢？或者是不在的人呢？菲列特利加并不明白。

“……下次见面的时候，大概又会长高许多了吧？”

杨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一个不会落空的预言。

# 第六章 作战名“诸神的黄昏”

【I】

“一亿人，一百万艘规模。”

自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对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发出措词强烈的“宣战公告”以来，这句口号便在帝国军首脑部之中私下流传开来。在“用武力加以惩罚”的声明背后，没有军籍的平民阶级青年，纷纷自愿离开工作岗位或学校，竞向各地的军队征募事务所报名。在这些人之中，兵役期满返乡后却又希望重回军旅而舍弃平稳生活者，比比皆是。

因为莱因哈特已成功地结合了平民阶级对高登巴姆王朝的门阀贵族专制统治长期累积下来的不满和憎恨，以及对自由行星同盟重新燃起的同仇敌慨。

“打垮门阀贵族的残党！绝不容许他们再复活！保护平民的正当权利！”

“打败与门阀贵族狼狈为奸的共犯——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家伙！”

后者的声浪在产生的同时，即开始急速成长，一周过后，掀起高潮性的惊涛骇浪，气势堪与由来已久的前者匹敌。莱因哈特与这股旋踵逼至的浪潮，固不无关系，但他并没有助长其声势的壮大，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发出“宣战公告”之后，莱因哈特并没有直接进行广泛宣传促成平民们群起效尤；若他大力作这种煽动，那么，如同主动与被动的累进互动效果，自由行星同盟势将被动地在无可选择之下，决意与门阀贵族连袂合作到底，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也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暴露出本身牵涉进诱骗皇帝计划中的事实。

“国民们！起来吧！”——对于这一类的煽动行为，莱因哈特一概不予考虑，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平民们本身即具有忧患意识了。他们最害怕者莫过于一度到手的社会、经济上的公平权利再次被剥夺，以及骑在他们头上达五世纪之久的特权阶级再度抬头。

※※※

许久未曾露面的帝国军上将奈特哈尔·缪拉，再次出现在高级军官俱乐部“海鹫”，是在进入九月后的第一个礼拜六。这天早上，好不容易结束了医院的疗养生活，缪拉即第一时间赶往莱因哈特的元帅府报到，领取早已为他备妥的现役复职命令后，便到俱乐部与多位同事们聚首。在帝国军上将以上的干部中，除了莱因哈特，最年轻而且又单身的人就是他了，所以他并不需要急着赶回官舍。

“抱着医院的床睡觉，我已经受够了！不好意思！让各位担心了……”

缪拉向着自扑克牌桌上站起来相迎的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露出笑容。疾风之狼向俱乐部的服务生——一个幼校的学生——点了咖啡后，连忙请缪拉入座。

“总算出院了，最近街头巷尾常可听到‘一亿人、一百万艘规模’的议论。”

“为数是很可观，不过，有可能真的动员起来吗？”

缪拉一面坐下一面说道，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闪闪生光。

“……量的方面是有可能！但是，在机能运用上，就另当别论了。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补给，要喂饱一亿人，并不简单啊……”

“想起来是很简单，做起来就不简单了！”

米达麦亚深表同意道。常常身处前线作战，饱尝补给屡屡拖延甚至中断之苦的他们，深谙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道理。有时侯往往是生产计划达成了，却由于欠缺输送计划，使得堆积如山的粮食在后方屯置以至腐烂也运不到前线来，面对这种现象，他们的愤怒与遗憾，是任何笔墨不足以形容的。因为碍于物资短缺，他们只得放弃辛苦修筑的据点，无功折返。

闲谈不多时，罗严塔尔起身向两位同事告辞，目送着他那消失于门口的潇洒身影，缪拉对疾风之狼笑道：“罗严塔尔提督好像又有新的女朋友喽！”

“可能吧！”

米达麦亚苦笑参半地答道，他的内心实在百感交集。

就行为表面上看来，罗严塔尔堪称是猎艳高手，不过说也奇怪，他有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习惯，那就是绝不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女人交

往。他的恋爱史上没有一次是长久维持的，但当他与一个女人交往的时候，这个金银妖瞳便不会再多看别的女人一眼。或许是因为如此吧，被他无情抛弃的女子，一时之间还兀自深信他的心依然是属于自己的，更有许多女人因而对他毫无怨言、死心塌地，令其他男子嫉妒不已，却只有望而兴叹的份儿！

“罗严塔尔又换女人了！”

“这么说来，不就一个月换一个吗？”

这类对话经常在同事之间流传。“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在日记中写道：“年年岁岁花相同，岁岁年年人不同。”不乏讥讽之意。当然，对于他人的讽刺和批评，罗严塔尔并不放在心上。虽然米达麦亚知道，这位朋友的好色是在差点被母亲挖出右眼的可怕境遇下造成精神创伤所引起的，但他并没有对其他人提起这件事，处事一向明快俐落的他，一碰到有人谈及朋友的风流韵事时，也只好含糊带过：“罗严塔尔固然不该，但迷恋他的女人也有错啊！”

“说起女人呐，为什么在打雷或刮风时，她们常常会抱着枕头不放呢？”

有一次，罗严塔尔一脸认真的问道，被这么一问，米达麦亚几乎招架不住。

“大概是她们害怕吧！”

也只有这样回答了，但罗严塔尔却不以为然。

“那抱我就好了，干嘛抱枕头！她们觉得抱枕头有用吗？”

虽然明知这种现象没有合理的解释可循，但就像用兵一样，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仍固执于对合理性的要求。

“女人就是这样！问我为什么也是自问，因为，我也不知道！”

米达麦亚投降了。表面上推得一干二净，但若以交往的女子人数来看的话，他远远比不上罗严塔尔，只是他已有结婚成家的纪录，但这时的罗严塔尔对已婚者的权威结论并不信服。

“不要说大话噢！你对女人又有多少认识！”

这句话一出口，气压立时开始下降。

“我认识艾芳瑟琳，艾芳瑟琳是个女人！”

“老婆不算在女人之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放下盛着黑啤酒的大杯子，罗严塔尔压低嗓门道：“成天艾芳瑟琳长，艾芳瑟琳短的！被一个女人绑住！还会快活的起来吗？自己的世界变得那么窄小，有何乐趣可言？真搞不懂哪！”

这就是人称“帝国双璧”之间的对话！不免令人颇觉有失大将风度，最后两人似乎是大打出手了。说是“似乎”，其实是两人的记性有问题，目击者也三缄其口，第二天，当全身上下的伤处疼痛不堪时，两人也只有勉强为各自的疼痛各找说辞了……

“罗严塔尔提督独占资源，害得我们只有望着美女干瞪眼的份儿！”

缪拉的语气毫无恶意，幼校的学生端来咖啡，他轻啜着。据说，中尉时代的缪拉，曾有过一次惨痛的失恋经历，但他只是一笑置之，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冷静得不像他那个年龄该有的反应，这个传闻无从辨别是真还是假。无论如何，在往后，这位将被称颂为“铁壁缪拉”的青年，也有着与战场上不可一世之名大异其趣的一面。

【Ⅱ】

九月十九日，元帅府召开最高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十七位。

银河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次席副官流肯上尉、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三名一级上将——巴尔·冯·奥贝斯坦、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渥佛根·米达麦亚，十名上将——瓦列、缪拉、法伦海特、鲁兹、克斯拉、毕典菲尔特、梅克林格、斯坦梅兹、雷内肯普、艾齐纳哈。

克斯拉身为帝都治安的总负责人，曾因皇帝被挟持一事遭到指责，被处以申诫和减俸，以及暂时的禁足处分。现在随着处分解除，他终于可以在公开场合中露脸了。

帝国军的全宇宙舰队已进入第一级出动准备状态，只待罗严克拉姆元帅发号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为数达十五万艘大大小小战舰的庞大舰队，就能出现在奥丁的上空。

莱因哈特优美的修长身姿昂然入座，提督们同时行礼致意，此时，他那如同狮子鬃毛般的金发，闪耀着黄金般的光采。

“今日召集众卿于此，是想就以武力惩戒僭称自由行星同盟之叛徒一事，听听各位的意见。”

莱因哈特作了如此的开场白后，语气淡然地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我先说说自己的腹案。这次和以往直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的战略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军将经由费沙回廊直取同盟领土。费沙将放弃政治及军事上的中立地位，归属我方阵营。”

半晌之后，会议室内一阵无声的骚动，莱因哈特看看大家，举起一只手来做了个手势。

提督们的视线集中望向门口，他们的个性从各自的表情上流露无遗。

紧随素有“猫”及“豹”之称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亲卫队长姜塔·奇斯里上校背后出现在提督们眼前的赫然竟是费沙驻帝国的高等事务官尼古拉斯·博尔德克。

“这个人将协助我们。当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

对大伙介绍了博尔德克之后，莱因哈特收敛了嘲讽的口吻，补充说道。莱因哈特已和这个老谋心算的事务官签订密约。合约内容是，博尔德克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帝国军得以顺利通过费沙回廊，而条件是莱因哈特必须遵照博尔德克的要求，放逐现任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并支持博尔德克继承其宝座。莱因哈特虽然未言明这些细节，提督们已能大致了解了。

“也就是说，他要出卖自己的祖国喽？”

毕典菲尔特直截了当地说道，完全显露出自己对博尔德克的反感与不信任心态。事务官感觉到他的敌意，露出受到伤害的表情。

“所言甚是！但我出卖的仅是费沙形式上的独立，这种形式上的独立对费沙的存在，并无实质的意义和价值。抛开无用的形式，费沙会变成更为丰足的实体。”

“话倒说得挺漂亮的嘛！那么，出卖亲人、背叛朋友，也都有充足理由喽！”

“够了！毕典菲尔特！”金发的帝国宰相冷静地制止了这员猛将毒辣的舌锋。“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军要通过费沙回廊会有不少麻烦。

对于他的帮助，我方自应有所报酬，因此当以礼相待。更何况今日邀集众卿，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罗严塔尔，你认为呢？”

“依下官之见，我们不应完全相信狡猾善变的费沙人。”被指名询及的罗严塔尔态度严肃，但语气平静地陈述了自己的主张。“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域，万一他们突然改变主意，封锁回廊，我军将成瓮中之鳖，孤立无援。且不谈补给和通讯，我们连回廊的地理情形都不了解，这个风险未免太大了！”

甫说毕，毕典菲尔特立刻反驳道：“罗严塔尔一级上将的顾虑固然没错，但是，如果费沙胆敢使出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可以用武力立刻还以颜色，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啊！”

“您是说在费沙回廊调转舰队回头？”

“是啊！费沙的武力太弱了，不足以构成威胁，我们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当我们回过头来时，同盟军若乘势从背后挟击，怎么办？这样做对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呀！虽然或者未致于会酿成失败，但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

主张慎重论的军人，往往会被人讥刺为胆小鬼，但帝国全军却没有人会如此指责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尽管有所不满，终究缄默下来，其他的提督也没有附和任何一方。

莱因哈特开口说道：“罗严塔尔说得有理，但就基本构想而言，我已决定要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域。若是仅仅设定伊谢尔伦回廊是唯一的一条进攻路线，会严重缩小了战略上的可选择范围，这不正重蹈了过去同盟军以官兵尸体铺设伊谢尔伦回廊的愚昧行径吗？通过或不通过费沙回廊，决定权在于人类本身，不是自宇宙自古以来的法则。同盟军那班乌合之众要怎么想，就由他们去吧。我们没有义务和他们奉行相同的想法。至少，通过费沙回廊这个方法必会使敌军大出意料之外，单就这一点来看，已远胜其它策略一筹了。”

环视在座的人，他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思，接着说道：“所以，首先，就如大多数人预期中的一般，挥军直指伊谢尔伦回廊。兵员将比今年春天坎普和缪拉所率领的兵力更多，不过，我要事先声明，这只是表面作战！”

莱因哈特白晰的双颊气色旺盛，只要事情非关乎政略或阴谋，而与战略及战术有所牵连时，这位年轻的战争天才便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振奋昂扬的神态。

“当同盟将注意力集中在伊谢尔伦回廊时，我们再暗中发动主力，一举突破费沙回廊，进入同盟领域。杨威利人在伊谢尔伦要塞，同盟军的其他兵力、其他将帅，都将不足为惧！”

“阁下说得没错，不过……”疾风之狼歪歪头。“问题仍在于杨威利。我们必须考虑到，他有可能察觉到我方主力大军的动向，进而提前离开伊谢尔伦，远道赶来迎击我军的主力啊！”

“那时，负责表面作战的我军就突破伊谢尔伦回廊，配合主力前后夹击杨威利，让他成为民主国家殉道者！”

莱因哈特精神抖擞，语音抑扬顿挫。大多数的提督都点头表示赞同，唯有奥贝斯坦一语不发地盯视着窗外的天空，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罗严塔尔开口说道：“最后的结局会如此圆满吗？”

面对这位年轻貌美的独裁者，这种质疑的说法未免过于大胆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视线在两人的脸上，快速的交替着，一反过去的豁达明朗，他的动作显得忧虑而紧张，不过，似乎没有人发现他的神色有异。

“卿放心，我会让这策略顺利进行下去的。”

不知是否意识使然，莱因哈特以温和的语气回应了罗严塔尔的问话，秀丽的嘴角浮现水晶柔光一般的微笑。从过去到现在，即使是对莱因哈特心怀敌意、否定其才能的人，也无法抗拒这种充满魅力的笑容。

“……希望如此！”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也报以微笑回答道。米达麦亚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死后不久，罗严塔尔曾在言语间透露出对于莱因哈特的不信任感，令在场的米达麦亚大为吃惊。后来，虽然他解释那些话是酒后乱语，而米达麦亚也表示谅解，但米达麦亚的心中，却一直回荡着一般莫名的不安。罗严塔尔讨厌在心中存有芥蒂，他更厌恶让别人知道这一点。罗严塔尔总喜欢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下，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知作战名称是什么？”

问话的人是缪拉。

莱因哈特俊美的脸庞上，泛起会心的笑容，他用手拨拨前额如金丝般的头发，语调曼妙如音乐地答道：“……作战之名是‘诸神的黄昏’。”

“诸神的黄昏！”

提督们沉吟般地喃喃自语，一股难以言喻的颤悚感传遍全身，直透精神的最深处强烈摇撼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猛将们，不约而同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壮丽的幻象——燃烧殆尽的恒星，以及与其休戚与共的行星文明之余光。

这个作战名自莱因哈特的口中说出来，提督们再也想不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命名更适合此次作战，不！他们甚至觉得，由于这个命名的产生，作战的成功已是指日可待的了。当然，这只是瞬间的错觉，在沙场上几经出生入死的他们，深知横在前面的路途必将艰困无比，神色间因而立时转为严峻。但不可否认的，作为乱世的武人，听到如此一个作战名，都难免会挑动起潜伏在他们体内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和豪情。

提督们相继朗声要求主君，让自己参加此一壮大的作战行动。因为令武人最兴奋者，莫过于在战术上取得优势之前，先踏出战略胜利的第一步。再者，立国已达二世纪半的自由行星同盟，谁能为其历史划上句号，谁便能名垂千古。

【Ⅲ】

提督们和博尔德克退出之后，只剩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一人，他针对下次会议所要讨论的各种细节问题，加以一一确认。

“对于博尔德克这种人，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啊，宰相阁下！”

莱因哈特扬了扬姣好的双眉。

“可是，博尔德克至少比费沙的黑狐鲁宾斯基，容易应付多了！”

“您说得没错。不过，有另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考量，也就是关于博尔德克是否有足够能力驾驭费沙之事，他虽不至于无能，但也仅止于辅佐的能力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借黑狐之威横行一时的小人罢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立于千万人之上的器量？”

“器量太大也不行，我是指他如果连平息己方阵营中不平份子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就只会扯我军的后腿了。”

莱因哈特对于总参谋长的悲观论调，付之一笑。

“这样不是很理想吗！试想，如果他没能安抚民心，为了恐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势必会疯狂镇压反对的人，如此一来，费沙所有的憎恶和反感将集于他一人身上，届时，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名正言顺地解决他，如同处理掉一件旧道具一样，这对我们占领费沙岂不事半功倍？而且这么做，是绝对不会引起反对声浪的！”

“……原来如此，阁下早已有如此打算了。”义眼的总参谋长，此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心中的赞佩之慨。“真是失礼了，属下也再无其他顾虑了，就请依照您的意思行事吧。”

对于奥贝斯坦的满腔赞佩，貌美的帝国元帅毫不引以为意，他进一步的思索着。

“或许在征服自由行星同盟时，也可以使用这一招，你认为呢？总参谋长。”

“您说得极是。”奥贝斯坦点点头。“企图依仗新银河帝国的权威和武力为后盾觊觎旧同盟领总督之位者，必大有人在！建议您应尽早挑出人选来。”

对于总参谋长的这番话，莱因哈特默不作答，只轻轻地颔首示意，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像。

——那就是杨威利。同盟军智慧最高的年轻大将，年纪轻轻便建立卓然功勋的军人，其功绩和才能往往招致小人嫉恨，尽管他似乎不在意目前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当酬以新帝国的同盟领总督之位时，他还能对那个民主国家保持高度的忠诚，而丝毫不为所动吗？这的确是个最耐人寻味的问题。

自己的命运绝不可任人摆布，应该去支配他人的命运——自从年少时代，自己最钟爱的一切被剥夺了之后，莱因哈特便一直这么认为。直到现在，这种想法也未曾稍有改变。

但是，他一心一意消灭帝国的门阀贵族和征服自由行星同盟，将所有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其所持的理由还有很多。

即将诞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不能只自满于为宇宙带来统一与和平，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治世，必须比帝国的高登巴姆王朝时代更公正，比自由行星同盟更有效率。至少，不能将国家大权交给只会炫耀血统与家世的大贵族公子哥儿们，也不能将权力交给光会以辩舌和利诱，愚弄人民的煽动政治家！

而对于杨威利这样的男子，应该提供足以使其充份发挥其才能的环境，只是，不管集聚多少个才智卓绝的人才，也无法弥补去年失去红发挚友的遗憾，这一点，莱因哈特比任何人都清楚。

※※※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对于莱因哈特的战略，尤其是政治策略仍有一些不明白之处，因而两人私下研商。

“我们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真的没有和平共存之道吗？”

这不是疑问，也不是想加以确定，希尔德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对方的回答也一如所料：“是的！是他们自己主动关闭了这条路的。”

莱因哈特应道，或许自己也注意到这种过于武断的否定语气，他追述事态般地进一步补充说道：“假如他们真是一流的马其维利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自己是奉行民主主义而执着于皇帝是个可怜的小孩这种感情层面的束缚了！假如他们将皇帝和诱拐者一并遣返，就目前而言，我并不能在外交和军事上，随便策动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行动。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签下死刑执行书的。”

莱因哈特认为，当国家权力为二流以下的马其维利主义者所垄断之时，也必是亡国之兆显现之时。在历史洪流的流向中，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论是高登巴姆王朝抑或自由行星同盟，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都种下今日“气数将尽”的恶果，而就在这个时候，反映出历史的流向，对这一切作出了结的人——莱因哈特出现了，这种想法应该不过份吧！只是，莱因哈特无法忍受自己只是历史潮流的一个表象的想法，他是按照出自于己身的意愿，消灭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使人类社会从五世纪前的怪物——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顽强符咒中解脱出来的。但是，即使如此……

“伯爵千金……”

“是！罗严克拉姆公爵。”

“你认为我的手段毒辣吗？”

希尔德一时之间无以为对，而注视着伯爵千金的冰蓝色眼睛却是一派认真。

“如果我说不会，阁下会很高兴吧？”

犹疑了一下才这么回答，希尔德当然知道，这并不是莱因哈特想听到的答案。年轻的公爵，端整秀丽的脸上流露一抹苦笑。

“我非常感谢你！玛林道夫小姐。真的！那个时候即使我本人赶到山庄，姐姐也不会见我的。多亏有你设法相劝，姐姐才肯答应接受护卫。”

看到眼前这位年轻人沉缅于往日的情怀，流露出率真的感情，希尔德不禁觉得，他和那个霸气的莱因哈特简直判若两人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幼稚，不应该这么问的。只是，希尔德脑海闪过一个念头——哪一个他才是他自己所喜欢的呢？

“就算姐姐不高兴，我也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我退出征服世界之路，又有谁能够统一宇宙，恢复和平的秩序呢？难道要把全人类的未来交给逆料难卜的自由行星同盟，或执迷于旧体制的反动份子？”

这种说法似乎是想让别人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正当的理由。莱因哈特想到这一点，立刻感到一阵嫌恶。他那冰蓝色的瞳眸，泛射出锐利而强烈的光芒，再度恢复了支配二五○亿人民的独裁者神情。

“明天宣布废立皇帝！”

莱因哈特扬声下令道。

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将被剥夺帝位，由贝克尼兹子爵的女儿——诞生甫八个月的卡洛琳，继位为女皇。她是高登巴姆王朝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皇帝，可能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了。

莱因哈特可以想像，当旧体制派的残党获知他立一个婴儿继任帝位时，那种愤怒和憎恶已极的情景。“那个金发小子胡作妄为不说，竟还如此冒渎权威和传统！实是大逆不道之至！”诸如此类的攻讦将交相而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燃起他们报复的火焰。然而，他们口口声声

强调的所谓“权威”和“传统”，却不过是五世纪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所一手构筑的空中楼阁而已。

当支撑这个楼阁的两大支柱——政权与暴力消失时，楼阁自然也将土崩瓦解了。对于旧体制派所抱持的错觉，莱因哈特一方面感到不解，一方面又觉得可悲。

【Ⅳ】

海德里希·朗古在二年前晋身官界要阶，担任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护局的局长，专事检举政治犯、思想犯、国事犯，监视并钳制言论活动，进而干涉教育及文学界。在他任局长期间，作为帝政内部权威专制主义的支柱，他无时无刻不渴望掌握更强大的权力，以扩充权限，进而跻身内务尚书之位。

后来在罗严克拉姆新体制确立期间，朗古以旧势力派重臣之身，却能幸免于难，理由有二。其一，他在秘密警察的领导方面确有才能，不但精于情报收集，甚至握有许多贵族的相关资料。其二，这个男子具有职业性的意识和忠诚，自过去的主人（“饲主”——这是米达麦亚等人充满嫌恶的叫法），也就是那些大贵族们没落之后，他便自然而然地表示了侍奉新主人的意愿。

莱因哈特废除了社会秩序维护局，朗古固然大失所望，但对本身能力信心十足的他，却仍决意坚忍到底。等待太阳再度升起，扫除他前途的阴霾。

他的忍耐终究使他得到回报，而且这份回报比他预期中的来得更早。那些把谨慎视为本身任务之一的宪兵们，将他从软禁的官舍中放出来，并带他至奥贝斯坦一级上将的办公室。

朗古实在太幸运了，因为在奥贝斯坦严密周延的调查下，仍然找不到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的证据。在旧体制时代的重要人物当中，他以行事独特而闻名，私下行为没有缺点，连门阀贵族们也视他为古怪的人，他这个社会秩序维护局局长也因此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令人难以捉摸。由于他忠于职守，勤奋有加，因此，被冠上“猎犬”的封号。

冷冷注视着他的奥贝斯坦是否在压抑内心那极为贫乏的幽默感，就令人无法下断言了。乍见外表，实在看不出来海德里希·朗古是一个能力与实绩兼备的男子。未及四十岁；褐色的头发已褪去昔日的光

泽，勉强地附在两耳旁；黑色的眼珠又大又灵活，转不溜丢；嘴唇又红又厚，但嘴形却很小；个子不高，头倒是很大；全身肌肉发达，连外露的皮肤也红润而富有光泽。

海德里希·朗古给人的视觉印象，有如刚喂饱母奶的健康婴儿，凡具有健全想像力的人，几乎都无法将他的外表和他的职务联系起来。一般说来，秘密警察的头子应该具有冷峻、阴沉的外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接受他那形象的原因。

而更令人觉得不搭调的是他的声音。这样一个男子，发出的声音该是“犹如小孩那般尖锐”，具有一般想像力的人都会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吧。但是，事实上，自朗古口里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极端庄重沉稳的男性低音，听起来恍似古代的宗教指导者，在信徒们的面前，对着天上的唯一的神祷颂一般。那些心怀不轨、不将他放在眼里的人，还有那些满心以为会听到幼儿般的声音而暗自窃笑的人，当面对此一事实时，所承受的打击与震撼也愈大。所以朗古的容貌和声音，反而成为他识破对方意图、为自己制造有利立场的询问利器。

然而，现在坐在朗古眼前的，是装着电脑义眼、投射出无机质冷酷无情视线的男子，而且，这名男子还具有向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报告他是否值得宽恕的权力。

“总参谋长阁下，我的看法是无论披上何种外衣，真实的政治只有一种！”

朗古表明自己的主张，奥贝斯坦评量着朗古话中的内容。

“哦？是哪一种？”

“由少数支配多数！”

朗古的声音听来宛如在向上帝陈述真理和事实，只可惜没有管风琴的伴奏。不过，此时此地的奥贝斯坦，掌握着他的生杀予夺大权，光凭这一点，奥贝斯坦对于朗古而言，实无异于上帝了。因此，他在表明自己的诚心之时，也不敢过于放肆。

“民主共和制主张在自由意志之下，由多数支配，关于这一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若把全体当作一百，超过五十一以上达成一致意见时，另外四十九以下就必须服从，这就是以多数支配。但是，按照这种思想，当多

数分裂为若干小集团时，在这五十一当中，只要有二十六以上赞成就足以控制这五十一从而支配全体的一百了，如此类推下去，实质上也是少数支配多数。当然，这只是一个样式化、单纯化的例子，不过，从这里也可看出主张以多数人支配的民主共和体制是何其空洞和虚伪，聪明如阁下您，不用我多说，也应该知道的！”

奥贝斯坦无视于朗古有意无意的恭维，他和主君莱因哈特一样，都不喜欢他人的奉承阿谀，关于此点，连讨厌他的人也都知道。虽然碰了一个钉子，朗古并不引以意，继续说道：“既然政治的实质是由少数支配多数，所以我认为，为使政治得以安定，绝对不能缺少像我这样的人。”

“你是指秘密警察组织？”

“我指的是治安维护体系的管理者。”

朗古的措词经过巧妙地修饰，但奥贝斯坦完全无视于对方的自我美化。

“对于执掌大权者而言，秘密警察或许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但其存在往往成为众所憎恨的对象。由于你过去担任社会秩序维护局的负责人，因此，前一阵子维护局被勒令解散时，有许多人要求处罚你，其中包括开明派的卡尔·布拉格。”

“布拉格的事有待商榷，而我一心只对朝廷效忠，从未曾假借行使职务之便，达到追求个人利益之目的。如果，我因为无私的忠诚和勤于职守而遭受处罚，对罗严克拉姆公爵而言，除了有损他个人的威信之外，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善意忠告的外衣下，隐藏着威胁的甲胄。他无非是想指出，一味追究他过去的罪行，或者该说一味追究社会秩序维护局过往的种种，在此同时自己也得三思，不是吗？

“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似乎也并不十分欢迎你这种人哦……”

“我知道罗严克拉姆公爵堪称伟大的战士，天生具有骋驰战场征服宇宙的才能和气概！但是，有时候一句流言可以胜过一万艘大舰队，未雨绸缪的防御足以匹敌强大攻势。我只希望罗严克拉姆公爵及总参谋长阁下能明察秋毫，并从宽处置。”

“我倒是免了，至于罗严克拉姆公爵，你打算用什么来报答他的宽宏大量呢？这才是重点所在。”

“这是当然的！我会付出绝对忠诚，竭尽所能，为公爵的霸业贡献自己绵薄之力！”

“说得好！不过社会秩序维护局已经解散，没有理由再次重组。为了不落人口实，避免被批评为开明政治在开倒车，必须考虑换个名称或做点改变。”

听到这番话，朗古健康红润的脸上，益发显出光采，他以充满魅力的低分贝音量意气风发地连忙说道：“既是如此，不必总谋长操心，让我来想想好了！”

审时度势的歌剧歌手适时发表了他心中早已拟妥的演辞：“国内安全保障局——怎么样？这个名称，听起来是不是不同凡响？”

义眼的总参谋长只是略略点了点头，看来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

“旧酒装新瓶！”

“我会让酒也完全变新的！”

“好吧！那你就好好干吧。”

……就这样，从旧体制的社会秩序维护局局长，到新体制的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为自己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

“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即将发动，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已暗中密锣紧鼓地开始准备，但是与费沙合作之事，仍使罗严塔尔感到忧心忡忡，他最亲密的战友再次注意到这点。

“罗严塔尔阁下真是杞人忧天啊！”

米达麦亚露出笑容，取笑他道。

不过，毕竟对方不是单纯的小姑娘，而是费沙的老狐狸啊！对他们心存怀疑也是人之常情。米达麦亚曾经想过一个方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取得军事胜利，使费沙没有设计陷阱的余地。但是万一失败的话，就会成为罗严塔尔所说的“孤军”了。

“那么一来，就必须在当地搜集官兵们足以糊口的食粮。即使作战成功，也免不了会被冠上‘掠夺者’的污名吧！”

米达麦亚自己愈想愈不痛快，未来的远景真是缺少明朗感啊！

“如果是作为‘征服者’被人讨厌还无所谓；但如果沦为‘掠夺者’，遭人瞧不起的话，可不是一件教人愉快的事啊！”

“话说回来，也要当地有掠夺的物资才行哦！对方若像我们前年一样地采用焦土战略，可就糟糕了！还记得那时的同盟军有多狼狈凄惨吧。”

无论使用何其美丽的辞句来宣传自己的正义，只要亲眼目睹到军队烧杀抢掠的事实，民众是绝对不会容忍征服者的。为达到军事目的，一时的破坏，或许还能得到宽容，但若欲使征服和占领发展为永久的统治，那么在一开始就要小心谨慎，若任意妄为而招致民众强烈反感，将会对以后大大不利。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怎么说也没用，罗严克拉姆公爵已经决定了呀！”

奈特哈尔·缪拉客气地暗示他俩不必再枉费心思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因而点头同意，就此收住这场没有结果的讨论，把话题转到实务的工作上。但与此同时，罗严塔尔却从缪拉的话中，触通了一种想法。

“遵照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决定，是吗？……”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在心中暗忖道。在内政方面，金发的年轻帝国宰相，励精图治之名流传四方，至少，和门阀贵族时的旧体制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治世是公正多了。将来他对敌国的百姓，也会维持这份公正吗？

罗严塔尔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只要占据一个阶梯，就不会放过下一个阶梯以更上一层楼，这是属于乱世枭雄的资质。打倒上级，取代他的位置，这份不甘居于人下的野心约自一年前开始，便已在他的内心深处作动不已。然而，这并不是痴心妄想，他确有成为一个霸主的器量和才能，假使一直没有机会，而且事实也证明莱因哈特的力量和运气，的确在罗严塔尔之上，那么，他才会断然死心放弃追求至高宝

座的企图。但前提是莱因哈特必须能够由始自终证明他自己才是唯一足以称霸的人，如果他没能及时证明白己的能力，届时……

【V】

帝国军大规模出动之日迫在眉睫，这项情报陆陆续续透过各类管道和途径传至费沙，但大多数人的反应冷淡，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样子。过去，他们还会以一副局外人的口吻嚷道："哎呀！又来了！"现在，他们连嚷都懒得嚷了。连精明狡猾的费沙商人，也早已习惯了一个多世纪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他们深信，昨天的时钟，明天照样可以用。在其他人愚笨的杀戮空隙中，继续自己囤积财富的事业。他们胸有成竹的算计着，并寄望在各种领域里——投资、金融、流通、生产等等——大显身手。至于竞技场外，旧的游戏规则已为某些人的意志而改变，部分人正在蓄势待发，这就非他们所可想像得到的了。

在他们的观念中，和平繁荣的宇宙海洋之子费沙自治领及其周边费沙回廊，绝对不会葬送在银河帝国的军队手上，自主独行的费沙商人，也不会成为无形牢笼里的囚虏。的确，在过去，同盟和帝国两方也曾多次策划通过费沙回廊的计谋，但每次都因费沙的巧妙化解而化为泡影，不断排除的结果，才造就了今日的费沙。这次，自治领主的政府也能够摆平一切吧！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资格从商人们的所得中抽取税金。自己只要专心自己的工作——经营、谋生——就行了，这是费沙一般市民的想法。

不过，现在的自治领主对市民们是不是还保有无私的忠诚，就很难说了。不！应该说，自第一代的雷欧波特·拉普以来，历代的自治领主便一直为一个问题所苦，那就是应该对费沙的市民还是地球的总大主教效忠呢？直到现在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终于解决了这个烦恼——因为鲁宾斯基将他的忠诚放在第三个方向上，也就是他自己。

"只就硬体而言，伊谢尔伦要塞确有易守难攻的优点，而且，那里还有一位同盟军的最高智将，应该可以放心才对啊！至少对同盟那些平庸的政客们而言是如此。"

鲁宾斯基正与鲁伯特·盖塞林格谈论同盟目前的状况。

"不过，这种安心的感觉，却也使同盟首脑部失去健全的判断能力，并做了最坏的选择。过去的成功造成现在的错误判断，有亚姆立

札会战的沉痛教训，如今竟又一犯再犯，等于是同时剥夺了他们自身的未来，这真可以说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啊！”

这个教训对谁最有益呢？——鲁伯特·盖塞林格在冷笑中忖度着。假使自治领主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因为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此时也正是他那鲜为人知的儿子，为其父亲奋力掘坟的最佳时机，不过，此刻正忙着掘坟的人，似乎不只他一个人。

“我对博尔德克事务官的动静，愈来愈有兴趣了！”

鲁伯特·盖塞林格的声音充满有毒的钉刺，值此时际，是没有必要刻意隐藏恶意的。在鲁伯特看来，博尔德克犹如一个丑角，正挥动着自己几乎不胜负荷的镐锄，在挖掘坟墓。而自己要做的，是设法让父亲看到此一情景，可能的话，把他们两个一并推落到这个坟墓中去。

“博尔德克这家伙，太早亮出底牌了，让罗严克拉姆公爵得到乘势反击的机会，真是欲速则不达。”

“没想到他是那么无能的人！”

他的言外之意是在指责重用无能者的自治领主，但鲁宾斯基却无动于衷。

“是罗严克拉姆公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罢了！博尔德克平事办事倒是挺认真勤劳的，这次失败只能说是他遇人不淑。可是，我没想到他连最后的阶段也搞砸了！”

“怎么处置他呢？”

青年一副恶魔般的口吻问道，但对方并没有回答。鲁宾斯基、鲁伯特·盖塞林格、博尔德克，这三个人的思想超越了空间，卷成漩涡，纠结难分。

其中，谁是最丑恶的背信者呢？实在很难下定论。他们三个人对于“以理想的价格出卖其他两人”一事，在良心上都不会有半点罪恶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过，对于出卖费沙一事则不得不要在事前考虑再三，犹疑难决。就算计上说来，费沙的财富、组织和战略位置，是他们未来发展的保障，掌握住这个关键之后，就可以坐下来好整以暇地袖手旁观银河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及地球教总大主教之间所展开的角力游戏。

鲁宾斯基话锋一转："……对了！最近，那个叫尤里安·敏兹的少尉，已经到同盟驻费沙的事务官事务所赴任了吧！"

"他好像是杨威利提督最疼爱的儿子，不晓得是怎么个疼爱法！"

鲁伯特冷笑成癖，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管如何，不过是个才十六岁的黄毛小子，成不了气候的。"

"十六岁时，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已经上战场建立功勋，晋身少校阶级了。尤里安·敏兹的步伐，只比他慢了一些而已啊！"

"还不是受养父的庇荫提携！"

"不过，他的确建立了不少功绩，我可不想犯下将虎子看成猫的错误哩！"

鲁伯特·盖塞林格点头表示同意。反观自己十六岁时，不也已经下定决心排挤亲生父亲，篡夺他的地位和权力了吗？而且还不时激励自己，要凭真本事把父亲不给、不传的一切给夺回来，不是吗？古代的圣贤曾经说过："才能是由点而扩张成面的。"只要有了开头，就可不断扩大成长。野心和欲望也是如此。

鲁伯特·盖塞林格以冷峻的视线利刃般地射向父亲宽大的侧脸，然后立刻移开。鲁宾斯基是抛弃他母子的父亲，也是无耻权力者，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他憎恶，然而，鲁宾斯基却同时兼具了两者的角色！

# 第七章 驻在武官敏兹少尉

【I】

……尤里安·敏兹正做着无限甜美的梦，梦中的他，置身于晦暗的光影之中，有数不清的花瓣正伴着他跳着波卡舞……

他在想，等起床后要洗个淋浴，刷完牙后就准备早点，他要泡加奶的红茶和切三片黑麦面包及土司各两份。土司上面要涂奶油，加上少量的生菜和柠檬汁。接下来再加点熏肉和苹果奶油派，真不错。还有新鲜的沙拉和简单的鸡蛋料理。昨天吃的是煎蛋，今天就做炒蛋加牛奶吧……！

最后，幻想的泡沫消失了，把他拉回“现实”的环境中。他上下左右地环视着，发现已经天亮了，室内的家俱摆设都清晰起来。枕头边的钟指着六点三十分。尤里安觉得有点不适应，早起的习惯似乎已经渗透到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面了，虽然他的身体现在还需要一个小时的睡眠……

“提督，七点喽！起床了！早餐都准备好了！”

“拜托！再睡五分钟，不！再四分三十秒也好！不！再四分十五秒……”

“不能再赖床了！身为司令官的人却睡懒觉，怎么当部下们的楷模呢？”

“就算没有司令官，士兵们也应该会正常作息呀！……”

“敌人都攻来了！如果由于你赖在床上不起而被敌人偷袭成功的话，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都要笑你是个大笨蛋了！”

“敌人还在睡呢！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还没出生！放过我吧！好不容易做了个好梦……”

“提督！”

四年前，当这位“提督”还是“上校”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常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杨赖床不起和尤里安硬拖着他起床的次数，前前后后也不下一千次了。时至今日，关于准时起床这一点，杨威利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也没有。

尤里安在床上坐起身来，夸张地伸了一个懒腰。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没必要准备早餐了。他一面想着身为一名军官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一面跳下床来。

尤里安一边淋浴，一边放松了自己年轻的皮肤及富有弹性的肌肉。洗完澡后，穿上制服，照着镜子小心谨慎地戴正帽子，等到这一切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之后，距离七点却还有一点时间。杨甚至主张说，如果上级军官起得太早，就会让下面的士官和士兵们为难！想来这话倒也有它的道理所在。目前他乘坐的这艘船距离到达费沙尚有四个小时，但旅途的最后餐点却显然还没有安排妥当。

※※※

尤里安待在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日子只有三天。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忙于在政府和军方有关部门间来回奔波，他明白这是有人要恶意刁难的结果。同时，他也悔悟到自己已然陷入到这个封闭丑恶的权力社会中无法挣脱。当然，如果和杨所面临的困境比较起来，那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已切身体会到，若是一个人得到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荣衔时，尽管那是他凭本事得来的，旁人也一定会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般，对他指指点点，不会给他好气受的。

设于国防委员会下面的有统合作战本部、后方勤务本部、技术科学本部、及其它的形形色色的部、局等。目前的防卫、查阅、经理、情报、人事、装备、教育、设施、卫生、通信、战略等各部的部长，若是现役军人的话，不是上将就是中将军阶的高级军官。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已故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就是前任的查阅部长。若想接领费沙驻在武官这个职务的命令书，非得去见人事部长里巴莫尔中将不可，因为即使自己只是一名少尉，但考虑到费沙驻在武官一职的重要性，所以其任职安排是由人事部长直接掌管的。

尤里安事前虽然已先和人事部长约好了时间会面，但对方还是以有要事在处理为由，硬是要他在办公室外面等了两个小时。尤里安知道他是故意要他等的，这根本是毫无疑问的事，而他也无暇理会，因为他心中也还想着其它许多事情，以至于无法静不下心来。杨一定很惦记着自己这次的海尼森之行吧。他在想，权力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常

常会剥夺人的精神活力，使得其单纯的忠诚心逐渐萎缩。……当他正想着这些事情时，有一位副官终于喊了他的名字，把他请进中将的办公室内。

尤里安待在室内的时间只占了他待在室外时间的五十分之一。中将只是和他形式上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将任职命令书及阶级章交到他手中，尤里安向他敬了礼之后就走出去了，如此而已。

接着是拜访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尤里安觉得和刚刚好像置身于下水道的阴沟当中相比，现在去拜访比克古就好像走进绿野仙踪一般。他把杨的亲笔信交给老提督之后，觉得如释重负，放心了许多。他和杨以及菲列特利加一样，都很敬重这位老提督，觉得还能见面心里也很高兴。比克古因为有事，所以必须先等上一个小时。但尤里安心中却丝毫不在意，大概是感性的主观影响吧。搞不好也是被杨的坏习惯所影响的也说不定。

老提督终于出现了，他高兴地欢迎尤里安。

“喔！长高了不少呢。一年半不见，这也是情理当中吧！你现在正是‘一瞑大一寸’的年纪嘛！”

“司令长官身体也很好呀，真是令人高兴。”

“算了罢！我是越来越接近地狱之门了！总有一天，我将会到那里去，如果能看到鲁道夫皇帝被丢在热腾腾的油锅中煎熬的样子，到时候我就真的很高兴了。对了！人事部的里巴莫尔中将有对你说些什么话吗？”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连一些非正式的客套话都没说。”

“是这样吗？”

比克古笑着说：“里巴莫尔中将是属于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政府主流派——特留尼西特派那边的人，或许他虽想在议长心目中留下好印象，但终究放不下身份和颜面去讨你这位十六岁少年的欢心，所以就干脆什么都不说。除了公务本身外，没有说其它的废话，这是保持他基本的矜持。”

尤里安听了觉得非常纳闷。

“他想博取我的欢心？为什么博取我的欢心就能使特留尼西特议长对他留下好印象？”尤里安那双深褐色的眸子露出些微淘气的神

情。“我是杨威利派的，可不是特留尼西特派的呀……”

“告诉你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呐！你这次的人事调派，是由国防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而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可以说是特留尼西特议长的第三只手，至少在表面上，大家都会觉得你可能很受议长的喜爱。”

“这么复杂！”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但也不必那么大声地说出来。这是我和杨提督的缺点，你可不要学啊！”

老提督欣然地笑着，那种表情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接着，他告诉尤里安有关特留尼西特政府对于军方人事上的一些想法和计划。基本上，不只是特留尼西特政府，也不只是自由行星同盟而已，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代统治者最在意的，一直是那些远离首都的地方部队问题。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常因为中央政府的鞭长莫及而将军队私有化、军阀化，最后发展至不愿受政府的监管和控制。这种情况实在是所有主政者心中永远的恶梦。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中央政府往往使出它握有的最有力武器——人事任命权，经常性地调动部队的重要成员。当然，这种调动也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以不破坏其对外的作战和防卫能力为前提。

“……这么说，我这次的调动也是这种计划中的一环喽？”

“答对了，可以这么说。”比克古得意洋洋的样子。“所以，他们就把杨提督身边最得力的顾问梅尔卡兹提督首先调走了！表面上说是应帝国流亡政府的要求，实质上是他们这一系列人事调动的重要组成部份，不是吗？”

老提督听了这句话相当高兴，因为他认为尤里安的问题显示出他的战术概念在水准之上。

“不错，刚开始时是这样。”

比克古接着说，中央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是连理由都不提，就会把卡介伦和先寇布等杨身边的重要幕僚们一个个调走。

“可是，这么做又算什么呢？只会削弱杨提督和伊谢尔伦要塞的实力，相对的强化帝国军的力量罢了！”

对于这种不明事理，只一味地在派系和权力斗争中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的愚蠢弄权者，尤里安真是感到生气极了。权力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使人丧心病狂的东西，许多人为了安稳地握住它，视野就会变得窄短狭小，心思也会变得极端自私起来。

比克古打开杨的亲笔信，一面不断地点头一面看下去。就纯军事理论而言，帝国军会通过费沙回廊的可能性，是有必要详加研究的，可是，由于长期的安定，人人都已渐渐失去了危机意识，要做一些危机对策根本就不受人重视。而早先以同盟和帝国皆势均力敌为前提，所订出的军力部署和军需生产方案，如今早已经因为局势的变化而不再有其存在的价值了。

比克古把杨的亲笔信摘要地告诉了尤里安。

“杨提督的提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事先防范帝国军通过费沙回廊入侵同盟领域，必须要籍由费沙的人民在得知消息后，起而抵抗帝国的侵略。具体的说，第一，可借助费沙人有组织的罢工行动，达到使社会及经济体系瘫痪的目的。第二，可将民间商船全数列于费沙回廊之内，堵住航路，阻止帝国军的进入。”

“这样好吗？”

“杨提督是这样写的，不管进行得怎样都没关系。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算拿费沙人民来当同盟的盾牌，挡在帝国军的前面，也比在战场上发生残酷的杀戮好得多。”

“……”

“一旦在费沙的人民中出现这种勇敢的行为，必然会唤起他们那种独立不羁的精神，进而演变成他们不屈服于任何国家军事力量的实际行动。不过，话虽如此，如果等到帝国军真正进驻费沙时再反抗的话就已经太迟了。”

杨亲笔写道：所以我们有必要事先在费沙国内散播一些流言。流言的内容是——费沙自治领政府和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私下作了交易，要把费沙的国土和市民及自治权都出卖给帝国。其证据就是，短时间内帝国军将进驻费沙，费沙回廊将提供给帝国军做为进攻同盟的路线。要防止这件事的发生，就必须打倒现在的政府，建立一个严守中立的新政权……。如果这样的流言在费沙境内广为传开的话，帝国军想要顺顺利利进驻费沙就没那么容易了。若他们硬要强行

进占，一定会激怒人民，使人民挺身反抗。就算帝国军最后还是进驻成功，对于同盟而言，也能争取到一些缓冲的时间，同时也可能结交到一些反帝国的朋友们。当然，这种挑拨邻国的行为多少会受到别人道义的谴责的……

比克古摇了摇他那头花白的头发。

“杨提督对于未来将会发生的事看得真透彻，可惜没有人支持他。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本人也是碍于权限，没办法再做更有建设性的事了。”

“这是因为制度的关系吧！”

尤里安说的话使人觉得他胆子不小，老提督听了，眉头都皱了起来。

“制度吗？……”他长长叹了口气。“我本身是很讨厌现行的制度的。我们一直夸耀自己是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军人。自从我在你这个年纪当上二等兵以来，到现在一直……”

比克古这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陪伴着民主主义渡过其逐渐变质、衰弱的历程。他觉得理想好像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而现实就像癌细胞一样，慢慢地侵蚀其内在。

“我始终认为民主共和制限制军人的权限是对的。军人不应该扩充其在战场以外的其它权限。还有，军队应该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管束，使之国有化、公开化，这样才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老提督再一次强调他自己的价值观。“民主主义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实行其制度的人不能偏离制度本身的精神。目前，我们的政府就是已经偏离了原先的精神，走歪了！也不知到何时才能……”

尤里安默默地感受着老提督沉痛的心情。除了这样，他也想不出其它补救的办法。他仍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什么力量，他十分清楚自己目前还不成气候。

※※※

尤里安向比克古告别之后，马上又前往“银河帝国正统政府”所在的大楼。他想再次和被迫出任亡命政府军务尚书的梅尔卡兹打声招呼。这栋“正统政府”大楼往年曾是亡命贵族们时常聚会的热闹地方，

如今盛况不在。尤里安并不知道梅尔卡兹在何处，却意外地在大门前碰见了梅尔卡兹的副官舒奈德。

“那些穿着礼服的衣冠禽兽真是乱七八糟。一个失去国民的政府和失去士兵的军队也想去跟别人争地位、争称号。幕僚人员加起来要是有六、七个就要谢天谢地了。尤里安，你若也加入正统政府的帝国军的话，至少可当个少校。”

尤里安不禁要怀疑，舒奈德讲话这么尖酸刻薄到底是天生的呢？还是在伊谢尔伦要塞将近一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结果？

“梅尔卡兹提督想必很忙吧？”

舒奈德絮絮叨叨地说，“正统政府”封梅尔卡兹为帝国元帅。但这却是一个没有半个兵可指挥的元帅，所以当务之急是向同盟政府筹措资金及旧式的军舰，以亡命者为对象募集士兵，编组军队。

“要以那种兵力来对抗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这样的政治和军事天才，也不知道该说是志气可嘉，还是因为脑袋是用巧克力做成的关系。我想大概是后者吧，特别是一想到自己也被卷进去时就更伤脑筋了！”

舒奈德知道梅尔卡兹“晋升”为元帅，那自己一定也会升为中校，可是他一点也不高兴。

“……唉！现在唯一可以安慰自己能够打赢对方的想法就是，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天才，而历史上，天才败给凡人的例子并不少，我们只好等待奇迹的出现了。否则，无论如何胜利是绝不可能的。”

他的想法显得相当悲观。如果他当面对梅尔卡兹说这些话，以梅尔卡兹的立场一定相当难堪，而他又找不到其他对象可以诉说自己的心情。刚好尤里安可以了解他这些牢骚话而让他有了渲泄的机会，因为他明白舒奈德对梅尔卡兹是忠诚的，所以听了也不会误会和不高兴。尤里安得知梅尔卡兹目前的情形，不禁对他同情起来。如果换作是杨的处境也和梅尔卡兹一样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对他感到灰心，不抱希望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尤里安都一定会站在杨这一边。

最后，尤里安请舒奈德代他向梅尔卡兹问好，并且告诉他，他即将离开首都海尼森，看来会有好一段时间无法和他们再碰面了。

【Ⅱ】

当宇宙船靠近行星附近时，行星费沙的微妙色彩变化，照耀了人们兴奋的眼睛。他们背后的宇宙一片漆黑，点点银色的光点胡乱飞舞着，而前面的行星却有如音乐般一明一暗地闪烁着，好像一首小夜曲随着明暗奏出动听的乐章。

尤里安·敏兹隔着窗户远眺眼前的行星，其光线的变化历历印在眼帘，使他想起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这位大他八岁，但又比杨威利还小几岁的女性。一想到菲列特利加就让他很自然地联想到杨，这是一种很微妙但却也很清晰的想法。尤里安脑海中又浮现出自己在出发前往费沙前，和她的一段谈话。在对话中菲列特利加告诉他，和杨邂逅于艾尔·法西尔星域的事。

“杨提督当时还是个中尉，戴着一顶黑色军扁帽，看起来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当时这位初出道的年轻军官也没什么值得人尊敬和信赖的理由，所以艾尔·法西尔的居民们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起他，还是个少女的菲列特利加见此情景感到相当义愤，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支持这位独自肩负起艰巨责任的青年军官似的。

“我那时仔细地观察他。像他那样无助、孤独的人，昼夜不分地忙着指挥撤走的各项工作，睡觉时衣服也不脱就倒在沙发上，早上起来也不洗脸，一句话都不说就咽下没有涂奶油的土司的男子，如果不是我去喜欢的话，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喜欢他了……”

菲列特利加笑了。她笑得并不单纯。如今，在经过了十年岁月以后的她，已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也影响了她的笑容。

“我并不是喜欢英雄或名将。或许，我有先见之明，能慧眼识英雄吧！”

一定是这样！尤里安回答她，但这种回答菲列特利加未必同意。尽管如此，十年的岁月已过去了，杨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有发生过变化吗?

“不，杨威利没有变，变的是他周围的环境，他本人一点也没变。”

当杨还是中尉时，他看来就像个初出茅庐的中尉。现在他被人尊称为提督，但无论怎么看起来还是像个初出茅庐的提督，以后，当他晋升为元帅时，他一定也还是像个初出茅庐的元帅吧！——不管像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也不论他的责任和能力是否和他的地位相称，总之，他总能给人一种他不习惯于自己目前所处地位的印象。杨威利从不曾积极地想成为一名军人，他到现在仍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不过，如果真要他现在站在大学讲坛上授课的话，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一定都会觉得是一名军人站在教坛上的。而难以令人理解的是，杨的心里到底对菲列待利加是什么想法呢？尤里安真的好想知道……

船上的铃声响了，它告诉少年尤里安，船已经将要降落费沙宇宙港了。

时值费沙标准时间的正午，这是尤里安生平第一次踏上这个行星的土地。也是指定期限的最后一天。

【Ⅲ】

尤里安早就耳闻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办事处的首席驻在武官维欧拉上尉是个又高又胖的人，但今日一见之下，却仍然感到意外。因为他这个人，说是胖，却又似乎没什么肉，在他那青白的皮肤之下所掩盖的好像不是筋肉也不是脂肪，而是涨满的瓦斯气体似的。尤里安觉得他看起来好像轻飘飘的，像是一艘鼓鼓的飞行船。以前好像曾经听过别人给他取了个“地上的气球”这样的绰号，现在他终于明白原因了。

“敏兹少尉，以后还请多加努力！过去你曾立过一些功劳，不过这些纪录是不会在我们这里起任何作用的。如果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最好先收敛收敛！”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指尤里安若想要借助杨的权势在此炫耀是没有用的。

“是！我会谨记在心。以后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请您多多指点！”

尤里安礼貌周到地应对着，心里不觉火气上升。以前，他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不要说是这种虚伪的外交场合他没经历过，就是连一句刻薄的话他也没听过。没想到一向生活在温室里的他，如今终于

要面临外界完全不同的环境了。而这个外界的环境似乎是杂草又多又可怕，和伊谢尔伦比起来的确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嗯！嘴巴倒是蛮会说话的，小小年纪表现还不错嘛！”

虽然上尉说这些话不过是他心胸狭窄的表现，但是听在自知刚刚说话言不由衷的尤里安耳里，却特别感到刺耳。上尉说话时的声音高八度，以及他那一双长在胖脸上的细长眼睛，比他所说出来的话更为刺人，更令人不舒服。看来，想讨好他必须花费相当的精神和体力了。

不管怎么说，尤里安认为有一件事是绝对错不了的，那就是他目前所在的费沙，是个不折不扣的敌境。而这个同盟驻费沙的办事处，不用问已能感觉到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都对他充满了相当高的敌意。他发现目前只有路易·马逊准尉一个人才是值得信赖的同伴。

办事处内充斥的敌意，同时也反映了一件事，那就是特留尼西特派的人对杨威利一样是抱有相当浓厚的敌意。对于尤里安个人而言，虽然多少会有些人嫉妒他是“同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费沙武官”，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过还是个羽翼未丰的少尉而已，对周围的事不会起太大的影响。尤里安自己也明白，在这些人的眼里，他不过是杨威利提督的附属品而已。因此反过来说，如果尤里安有任何犯错的话，一定会累及杨威利的，他自己得小心行事才行。

虽说尤里安已打定主意诸事都要小心，但却也不能自闭到整天关在办事处里。身为一名驻在武官有他自己份内的任务要执行。虽然此次费沙之行是由于特留尼西特政府的派阀斗争策略运用下的结果，但尤里安既然身为驻在武官也必须要认真地执行其任务，不得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尤里安对于衣着方面不太注重。在公众场合中，穿穿军服也就罢了。至于便服，杨威利在帮他选购时，自己对自己的眼光也没什么把握，所以总是把他带到店里，让较熟悉的店员为他挑选。杨威利对于自己的东西总是尽可能买较便宜的，但对于尤里安的东西，则宁可多花钱买品质较好的，这也是蛮令人感动的一点。亚列克斯·卡介伦就曾说过，杨威利和尤里安两人同样是不太注重服饰的人，但两人所穿的衣服质料却相差很多，本来，尤里安由于没有吸引众人视线的必要，

自然不必在衣着上下功夫，而杨威利就不能这么简单了。但是事实上却刚好相反，尤里安反而穿得比杨还要讲究……

驻在武官的重要任务包括收集及分析情报、在街头巷尾观察市民生活和社会动态等。尤里安在忙完手边的一些事情以后，松了一口气，于是和马逊一起到费沙热闹的市街上去。尤里安穿着一件浅色的罩头毛衣和斜纹长裤，加上他那一头惯有的亚麻色头发，看起来和杨威利一样，一点也不像军人。而和他同行的马逊则穿着厚重的毛衣，包裹着他那结实发达的肌肉，两人站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幅神话中巨龙保护着流浪王子的样子。而马逊那双圆圆的眼睛，流露着对主人敬爱的神情，使得原本充满危险刺激的气氛柔和了一些。

结束了事务方面例行的报到手续之后，尤里安与马逊暂时告别拘束的时间而外出逛街去了。如果他们没事待在办公室里头晃来晃去，搞不好还会妨碍到上司和同僚们办公。而且看情形也不会有人约他们出去吃饭的样子，反正无所适事地在办公处里空等也是蛮惹人厌的一件事。

尤里安和马逊准尉以悠闲的步伐走在充满活力而扰嚷的市街上，此时迎面走来了一群和尤里安年纪相仿的年轻少女，其中大概有三四个女孩毫不掩饰地往尤里安的脸直盯着看，尤里安也不知不觉地看着她们，她们却突然高声地爆笑了出来，然后小跑步地从他们两人旁边经过。背后还传来了她们响亮的笑声对尤里安的评语，说他的衣服虽然旧了些，可是人倒是长得挺俊的。尤里安轻轻地摔了摔他那亚麻色的头发。他在想，女孩子的事情跟暗室中的政治权力斗争真是完全不一样，他一点也搞不懂她们。如果波布兰在他身边的话，或者就会向他解释一些吧！

他们在弯进一条小巷之后，随即走进一家服装店。店员看见他们，马上趋前殷勤招呼，看见尤里安视线所注目的衣服，马上向他推荐说："客人您真有眼光！这件衣服和您很相配啊！它是衣着中的极品，配上您的身形品貌是再适合不过了！"

"好贵啊！"

"别开玩笑了，这样的衣服，订这样的价码，对我们来说是牺牲价哩！"

“我记得上个月看到时好像价格便宜了二十马克，为什么现在却……”

这话当然是胡吹的。

“您大概搞错了！请你看看电子报纸好了，我们目前的物价指数很平稳，并没有多大的变动啊！”

尤里安听了一边含有深意地点点头，一边转头高兴地对店员说：“那么，我就买二件好了！有收据吧？”

尤里安付给他九十费沙马克，然后把找回的几分钱放进口袋中。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情报，但是收集它的代价却未免高了些。两人出了店后，走到露天咖啡座去，尤里安拿着刚刚店员告诉他的某种电子报纸一边看一边说：“目前物价很稳定，生活水平也很高，再加上费沙国内没什么重大事故发生，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营自然也就相当健全。”

“我国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

马逊发自内心地感叹着。若和自己的国家自由行星同盟的荒诞无度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费沙的强势经济是银河系当中首屈一指的。

“我们国内不是有人流血就是有人杀人，还有人专吸别人所流出来的血……各式各样的事都有！”

尤里安以相当厌恶的口吻说道。他目前是以一种中立的立场在观察费沙，以前，杨也曾对他不只一次说过费沙的繁荣景象，但是，费沙的繁荣可说是很大程度得益于帝国和同盟两者经年累月的战争，若是拿因好战而自作自受者和在战争中大发死人财的人来相比较的话，他还是对于后者较无好感。如果光是凭尤里安这样感性的特质来看，无疑他想要通过严格考核而成为一名正规的军人是相当困难的。

走出咖啡座之后，尤里安和马逊马上发现他们被跟踪了，不过他们还是毫不在乎地走向市区内的银河帝国驻费沙办事处的大楼。当然，他们并没有走进去，只是在外面眺望着，感觉此刻和帝国那边的人似乎是处于吴越同舟的立场，虽彼此敌视，却也相安无事，办事处里面的人仍然是像往常一样的作息。

“想想看，敌我双方现在竟然是处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情况真是奇妙！”

马逊听了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尤里安则一直盯着这栋有一半外观被高耸的树木遮蔽着的白色建筑物。他想，搞不好对方也正用红外线监视系统在注现着这里呢！这对费沙人而言，说不定又是另一个笑话的题材了！

【Ⅳ】

虽然说很多规矩都只是形式上的而已，但不照着做又好像怪怪的，因此，欢迎新任驻在武官的派对还是于翌日在巴特亚酒店举行了。这次派对之所以不在办事处内举行，是因为怕里面有敌人装设的窃听器，不过，尤里安心里却认为，搞不好在这家饭店里也早就被装了窃听器也说不定。但是他自己是这次派对中的主角，想不出席都不行。

尤里安知道派对中的主角往往都得要在宴会的全场招呼应酬客人，根本没时间吃饭，以前杨就常常“空腹”到散会为止。再加上尤里安品貌出众，自然而然地成为场中所有人评头论足的焦点，他多少也要努力地装出笑脸来迎人不可。杨以前就曾经叹息地对他说，一个人若可以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知有多好，但这实在太难太难了！

若说尤里安是对方观察的对象的话，那么观察他的人同时也给了尤里安相对的观察机会。这次尤里安被视为杨威利的代理人，可以的话，他希望能在费沙人之间散布“帝国军要进驻费沙”的流言，至于这些流言被散布出来后，到底是如何地鼓动人心，其毒素又是怎样的蔓延，那就只能在日后才能判明了。如果他所放出去的流言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的话，那么费沙的自治政府将和它的人民产生对立，因为自治政府竟然把全体市民当做抵押，和帝国进行秘密约定——若事实真是如此的话，自治政府也不得不应市民的强烈要求而毁约，如此一来，同盟所面临的危机——帝国军自费沙回廊侵略同盟，也就化解于无形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但自治政府因顾虑到在费沙市民当中所可能产生的恐慌，也一定会在付与帝国在费沙回廊的通行权之前考虑再三。这对同盟而言，也可算是一件好消息。

不过，杨在构思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想到其中有一种所可能导致的结果让他稍感犹豫，那就是万一费沙市民一时群情激愤，以武力封

锁回廊，因而和帝国军之间起了流血冲突的话那就不好了。因为杨认为，为了一国的利益而将其他国家牺牲掉，这无异于是个极权的帝国主义者的做法。最后杨只好假定帝国军若真的要进驻费沙回廊的话，费沙的人民必定要不惜一切地来阻止他们，这样，人民的流血事件自然就不是因为他所放出去的流言所引起的了。

杨在写给比克古的信上曾经说过："……基于以上所说的种种，我认为费沙自治政府和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极有可能订有密约，要将费沙回廊出卖给帝国。如果我这项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一向以独立不羁为豪的费沙人最后还是难免要面临和自治政府摊牌的命运，这就不是光靠我们在旁煽动，或在旁穿针引线所造成的了。到头来事情要怎样发展，就全靠他们如何了结。如果他们为了捍卫本身的自由和尊严而不惜牺牲的话，那势必会发生流血抗争，否则的话，帝国军将不必动武就可进驻费沙。最坏的情况是如果费沙人走漏了这个消息，帝国军可能会在他们有所行动之前就先发制人，这样可就适得其反了。一旦让帝国方面抢先有了动作，搞不好到时候我们连防守也来不及了……"

就因为看了这段话，比克古和亚列克斯·卡介伦都一致认为"杨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实在是看得又深又远。"他早就能看到将来最不好的结果了。

无论是身为一名战术指挥家，还是身为一名谋略家，杨都具有极高的才能，不过光是才能还不是他资质的全部。由于他的性格和志向，使他觉得光靠谋略来达成任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他而言，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从战争和谋略中总结出使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身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且像他这么年轻、官阶又高的军人，能有这种想法真是非比寻常。想必在这一代或后世中，一定会有人恶意地批评杨的这种信念，他们会说："不管杨对战争到底有没有人道的精神，但是他建立了那么多的功绩，可见他同时也杀了不少人。"当然尤里安等人是不会那样批评他的，而杨本身面对这样的指责，大概也只有苦笑而已，不会作任何反驳。或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知名人士由于殆忽了人类必须主张自我原则的义务，结果受到众人的非议也时有所闻……

尤里安穿着军官用的白色礼服站在派对会场中，他那头亚麻色的头发，俊俏的脸庞，深褐色的眼眸所散发出来灼灼有神的目光，以及他那英挺匀称的身影，在在都吸引着出席者的视线。

如果是有莱因哈特在场的地方，光是他一个人的光芒就足以将四周的所有人压倒，好像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一样，只有他一人具有华丽无比的色彩。而尤里安则没有像莱因哈特这样强烈的光芒，相反的，他就好像是一幅图画中不可欠缺的东西，可以给人一种与整个环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当主持人在这一个为欢迎同盟史上最年轻的驻在武官而举行的酒会作了开场白之后，欢乐的笑声随即传遍了整个会场。尤里安也按照自己事先即预想好的计划，开始笑着和费沙的绅士淑女们逐一打招呼。

“少尉，您对费沙的印象如何？”

“嗯——大街小巷洁净的程度令人感动！另外，宠物的数目也很多，全都养得肥肥胖胖的！”

“哇！你感兴趣的事好像跟别人不大一样啊！”

对方竟然这么反应，尤里安听了心中不免失望。其实他是想让对方了解他的观察入微，因为大街小巷若打扫得很干净，就表示这个国家对社会各公共设施的管理运营系统相当健全，而宠物多则表示人民生活水准高，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尤里安只简单地说两句话来表示自己能从其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此一国家国势强盛的一面，但听的一方却似乎不能理解的样子。尤里安觉得自己好像在对牛弹琴。如果刚刚听到这番话的人换作是杨的话，他一定想都不必想就说：“嗯！说得好。”而尤里安听了倒要觉得不好意思了。

“少尉觉得费沙的女孩如何呢？”

对方转移了话题。他大概觉得自己经验老到，想要使这位过于年轻，尚不习惯于这种交际场合的少尉感觉轻松一些。

“长得都很漂亮，而且都很有活力。”

“嗯！你很内行嘛！”

的确，尤里安这一番话虽不是出自真心，但倒也说得无可厚非。

“费沙从漂亮的女孩到改造行星系统等货品都一应俱全，只要出得起价钱，什么都买得到。不过，如果是像少尉你这样出色的人物，我看钱也不用花了，只要笑一笑，就能买到女孩子的心了，真是令人羡慕啊！”

“我会努力试试看的。”尤里安尽量装出邪恶的样子，可是好像还是不怎么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逞能。

“不过，要谈起买卖这件事的话……”尤里安以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慢慢把话导入正题。“我听说费沙回廊和费沙自治领将要出卖给帝国军了，真是使人担心啊！”

“你说什么？”。

对方故意不明其意地反问，这是一句客套话。尤里安也故意诧异地看着对方的眼睛。

“咦？你不知道！费沙难道没有将回廊本身当做商品一样地卖给帝国军吗？”

“这个嘛，少尉，是您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吧！帝国军……”他突然笑了出来。“您是说帝国军想经由费沙回廊去入侵同盟吗？听起来是很有意思，不过啊……”

他好像是企图想制止这个年轻人不适当的猜测似的，一副教导他的样子。“你的想像力真的太丰富了。费沙回廊是个和平之海，往来的船只不是客船就是货船，挂着军旗的舰艇是绝不允许通过的。”

“这到底是谁规定的呢？”

尤里安咄咄逼人的口吻，和他那好看的脸容一点也不相称。对方听了也只是回了一句“这个……”但已经是笑都笑不出来了。

此时四周的人也察觉到他们两人的话题似乎相当严肃，大家都一齐望着尤里安，而尤里安则压下兴奋的心情提高声音说道：“我认为如果规则是由人所定的，那么自然也能假人的手将之破坏。我在想，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人处事的作风不像是会默守成规的那种，像不久前发生的当今皇帝弃国逃亡的例子，以前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也发生了。”

“……”

“说起罗严克拉姆公爵这个人，他为了要得到胜利，打败敌人，一定会不惜打破传统和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去达成自己的目的。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没有一个人敢保证他不会这样做吧？”

在场的人一阵骚动，似乎没有人能对尤里安刚才所说的话提出反驳。

“本来，我以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就算有如此大的野心，但是费沙人也不可能会平白甘心地把自己的祖国出卖的。可是如今……”

尤里安在说这番话时，外表看似镇定平静，其实内心相当紧张。他实在没有把握自己的这种挑拨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毕竟他还是个毫无经验的生手，对于掌握人心没有多大的自信。

有一个长相精悍的年轻人站在距离尤里安约十步远之处，正一面与人谈笑风生一面以锐利的眼光盯着尤里安看。这人就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

他心中不怀好意地批评着尤里安：这小子嘴巴还蛮厉害的嘛！他认为尤里安不可能光靠自己的思考就能下此结论，一定是杨威利告诉他的。他向和自己聊天的人轻轻道了声“失陪”，然后加入围拢着尤里安说话的那群人当中。他迅速地站在尤里安正对面，一副要和他对谈的样子。

“敏兹少尉，您说费沙会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这种推测未免太大胆了！”

“是吗？对于费沙而言，独立不过是形式上的独立，并非是最高的价值所在吧？”

“但是它也近似至高无上了，你可不要太低估它啊！尤里安·敏兹少尉。”

鲁伯特·盖塞林格刻意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这使得尤里安相当不悦，听起来仿佛是一种嘲弄和优越感在空气中无声地传播着，尤里安感觉到额头前浓密的头发似乎都浮起来了。

盖塞林格和尤里安之间相差了七岁，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其差别指的并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在观察事物时的角度不同。在盖塞林格的眼里，尤里安只不过是一个在杨威利保护之下，未见过世面的无知小子。

突然，维欧拉上校从人群中急急地跑了过来，以他那不堪入耳的难听声音开口插了话，打破了现场不愉快的僵持气氛。他说："敏兹少尉，你是应邀来参加欢迎酒会，不是来发表言论的。请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各位，对不起，他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得罪之处，还请各位见谅！"

没想到这个俗人所说的一些俗话，在此时竟然也发挥了一些效力，悠扬的乐曲再度响起，会场中歌舞升平，与会者之间又再度开始了那些虚伪的对话。

【V】

鲁伯特·盖塞林格坐在驾驶座上，使尽整个胸膛的力量用力呼吸着。他刚刚才喝了酒，所以呼出来的气息是温热的，可是此刻他的心情却不太好。车厢内很暗，也没开灯，只有旁边一个长宽约十公分的影像电话的画面发出了些许的光亮。画面上映着一个光头但精力充沛的男子的脸，他就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盖塞林格在派对结束后立即打了电话给他。

"……看来，杨威利恐怕已经洞悉了帝国军的整个战略构想了，怎么办呢？"

"就算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他什么也不能做啊！"

"是吗？"

盖塞林格故意以嘲弄的口气说着，他对自治领主仍然有着深深的怀疑。他当然是不会把尤里安·敏兹少尉放在眼内，可是他觉得鲁宾斯基不该无视于杨威利的存在，他太过自信了。

"再怎么说，那小子在派对中向出席的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有些人虽然喝醉了，但也会把它记在心里，若是被一些对政治怀有野心的人加以利用，那麻烦就大了！不是吗？"

"说那些都太迟了，就算那些家伙真有什么不轨企图，只怕他们连想出计策的时间都没有呢！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吧！"

……鲁伯特·盖塞林格挂了电话，眼睛还是兀自瞪着微亮的画面嘀咕着——说我太过担心，我这也是为了你啊！不是吗？

鲁伯特·盖塞林格在科贝尔街下车之后，就直接走到一家古老的大屋里去。室内发出了一阵性别不明的电子合成声音，来回地查证他的

身份有三次之多。通过检验之后，他毫不停留地直上到楼上去，脚下踩踏着的水泥楼梯虽然倾度很大，不过还好，他的脚步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完全不存在危险。等到弯弯曲曲的走廊走到尽头后，他打开那唯一的一扇门，一道很奇怪而不健康的橘色光线随即照在他身上。鲁伯特看着室内一个蹲坐在沙发上，好像濒死的动物一样的人影，开口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德古斯比司教，身体还好吧？"

对方并没有回答，只是诅咒般辛苦地喘着气。盖塞林格扬起嘴角冷笑着。在这间空气完全不流通的室内所充斥着的，尽是紫黑色快乐和欲望的烟气。

"酒、迷幻药、还有女人都是这个世界上令你我快乐的东西，现在竟然连立誓禁欲的司教大人都难逃它的诱惑！地球上的总大主教猊下对于阁下所犯下的荒唐行为，不知会不会从宽处置呢？"

"是你对我下药的！"

这位年轻的主教喘着气反驳他道。他那双眼睛看起来好像微血管破了似的，整个眼球混杂着青红的颜色。

"是你用卑劣的手段对我下药，使我堕入罪恶的深渊之中，你这个亵渎神明的下流叛徒！你后悔自己恶行的日子就快来临了！"

"到时候你可得先通知我喔！是会被雷劈呢？还是陨石会栽下来？"

"你难道不怕受到正义的谴责吗？"

"正义？"年轻的副官放声嘲笑着。"鲁道夫大帝并不是以正当的手段称霸宇宙的，而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不是因为拥有完美的人格而登上费沙自治领主的宝座。得到最后胜利的人都是拥有最强大力量的人。能真正握有支配权的不是正义，而是力量！"

鲁伯特·盖塞林格无情地驳斥了他。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义，以这为根据来判定人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被鲁道夫所屠杀的那好几亿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就是因为愚蠢地相信正义而遭此报应。如果你是个有力量的人，又何必惧怕总大教主呢！所以我说……"

他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我对于宗教上的权威什么的并不在乎，你大可以独霸其中。如果能成为其它各个领域中的支配者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嫉妒别人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我要你控制整个地球及地球上的教会。”

“……”

“我会把鲁宾斯基干掉，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而你则去取代总大主教之位。”

“现在已经不是那些家伙的时代了。我要让恶魔们把八百年来地球上的恩恩怨怨都给吃掉，以后就是你和我的世界了……”

没想到德古斯比竟突然大声笑了出来，鲁伯特皱起眉头不解地看着他。

“……你这个连自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不知道的白痴！”

德古斯比狠狠地臭骂了他，瞳孔中满布了无法抑制的愤怒和鄙视之情，好像要喷出火来似的。他那两片薄唇上下掀动着，怒气和嘲弄的声音从咽喉中发了出来，被黑衣包裹的身体由于笑骂而不停地颤动着。

“你想以自己的野心和无知来对抗总大主教陛下？简直是一大笑话，太没有自知之明了！畜牲就只能发畜牲的梦。一只狗也想和象对抗，真是垃圾！”

“……你尽管笑吧！司教，”

鲁伯特·盖塞林格平静地说道，但事实上这时他的精神已异于寻常。如果他内心真的很平静的话，应该会说一些气话才对，他向来没有被别人抑揶的习惯，他也不喜欢被人嘲笑，只有胜利的人才有权利去嘲笑别人。

“你酗酒、吸毒、玩女人的丑态都被我录下来了。你若不和我合作的话，这些有趣的东西我自然要加以利用喽！虽然这种手段太老套了，不过还蛮有效的，所以也常被人使用。不想身败名裂的话，最好是下定决心和我合作。”

他们四周升起了一片异样的沉默。

“狗杂种……”

司教最后还是忍不住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但声音已经变得软弱无力起来。

※※※

尤里安·敏兹此时正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光是这一个晚上也不知道翻过多少次身了。以前的他是很少有这种失眠的经验的。今天晚上还曾一度因为觉得嘴里有晚餐残留的菜渣而起身漱口。他原本觉得自己的脑中塞满了视觉上的记忆，但现在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到战争有各式各样，而同时自己更是深切地了解到，像今天在派对会场中和鲁伯特·盖塞林格所发生的这种战争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在这广大的宇宙空间中，若是非要战斗不可的话，也要和那些光彩夺目的，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样的强敌互相较劲，比拼智谋和勇气才行。当然，这只是自己心中的一个大愿望。他也不愿把莱因哈特胜过自己的地方一一列举出来。虽然连杨提督都对罗严克拉姆公爵非凡的天份赞叹不已，而自己只不过是杨身边的一个未独立的人而已。可是，就像舒奈德所说的，连凡人有时都会认为自己胜过天才……

就这样，他胡思乱想了一夜，把睡魔赶得远远的。

尤里安突然好想喝酒。有这种想法，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不过，在此时会想喝酒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念头倒好像是今晚的最大收获似的。

然而在尤里安的房门外，无声无息的世界正在急剧地旋转。

# 第八章 安魂曲的邀宴

【I】

十一月一到，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发生了，它使得原本已在进行的活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展开。帝国军连日来不断地进行各种实战演习及模拟作战，同时也积极准备物资、重新编组部队、整修舰艇、检阅兵器等等，好像正在为一次从未有过的大规模远征做准备。十一月四日，一个由三万艘以上舰艇所参与的大型军事演习举行了，阅兵总司令为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演习，操演中甚至有超过一百人以上的士兵因此丧生，其惨烈的程度可见一斑。

在非军事方面的工作也同时进行着。费沙驻帝国的事务官博尔德克在莱因哈特的命令之下，答应将帝国军即将进军伊谢尔伦方面的相关假情报陆续提供给费沙。

而博尔德克则相对要求莱因哈特于计划成功之后，让他登上费沙新自治领主的宝座以为报酬。博尔德克满心以为自己的这项要求会被同意，但没想到莱因哈特却迟迟未能答覆他的请求。其实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是顾虑到将来同盟被征服后，费沙就成为连系同盟和帝国这两块领土的重要通道，若交给别人掌管，而自己仅间接统治的话，绝非他所愿意。莱因哈特打算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当费沙总督，这样费沙就仍旧是自己的直辖区，而不是自成一家的属国，至于博尔德克则给他一个虚位而高薪的职位就可以了。

不过，上述想法虽然合乎统治的道理，但却不能达到使费沙人憎恶的视线转移到博尔德克身上的目的。所以莱因哈特最后只得向博尔德克保证，若费沙初期的治安没有办法维持的话，就由博尔德克来担任自治领主。当然，博尔德克要负上全部责任来维持费沙的治安以及他和帝国军之间的合作体制。

就这样，博尔德克开始向祖国费沙方面进行传递假情报的工作。当然在这些假情报中也得掺杂一些民间来源的消息，这样才能尽可能使假情报容易为人相信和接受。其实，博尔德克目前的心境是半年以前的他所没有办法想像到的，当时他对鲁宾斯基是多么的忠诚啊！但如今鲁宾斯基却已和他成为不同世界里的人了。自己从以前和莱因哈

特的敌对立场，到如今完全倒戈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博尔德克为了要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心虚，心中不断告诉自己鲁宾斯基的诸多缺点，这样他的权力当然迟早有一天会被取代的！博尔德克此时根本还没想到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也有野心要取代鲁宾斯基之位。他认为盖塞林格只不过是狐假虎威，假借鲁宾斯基的威名到处横行的鼠辈罢了！他不认为盖塞林格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大概只有盖塞林格本人才觉得博尔德克太小看自己了。

十一月八日，莱因哈特终于就“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中的人事安排敲定。

这项作战的首要行动为率大军浩浩荡荡往伊谢尔伦回廊进发，以此将全宇宙的注意力集中于此，造成假象。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举占领费沙行星和回廊。想要达成此一目的，指挥费沙方面大军的人须有准确和快捷的当机立断能力，能迅速调动军队，在费沙来不及设防的最短时间内予以全面占领。而这样一位人才，则非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莫属。

作战计划中第二阶段的指挥官为不久前伤愈出院的奈特哈尔·缪拉上将。莱因哈特在这么重要的作战中，将一向有优秀表现的缪拉安排在“疾风之狼”的后面上场，自有他人事上的妙用。原本缪拉很渴望能参与进攻伊谢尔伦要塞方面的行动，以期一雪从前被杨威利打败的耻辱，不过，如今他这项个人希望可能不得不就此打住了。

接下来第三阶段的指挥官为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自己。在他的直属部队中，包括有亚特林肯、布拉斯契、卡尔那普、克留尼曼及特奈杰等五名中将。另外，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次席副官流肯、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小姐、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等，这些人都群集于伯伦希尔旗舰上。伯伦希尔搭载女性人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阶段的作战由斯坦梅兹上将指挥。斯坦梅兹曾是莱因哈特的伯伦希尔旗舰的舰长，以前一直担任边防的工作，虽然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可是因为并非名门贵族出身，所以官位只做到中将。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后，被赋与边境支配权，并晋升为期待已久的上将，宣誓效忠莱因哈特。

最后一个阶段的作战由瓦列上将指挥。瓦列上将于“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曾辅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平定各边境星域，骁勇善战，是个智勇双全的良将，此次交付给他负责后防联系费沙回廊和帝国本土的重要任务，相信他必能不负所托。

总计这次的军事行动所动员的兵力为一二〇〇万人，舰艇八七五〇〇只。其中单是负责费沙和同盟等占领地警备工作的陆战人员就占了四〇〇万人。

另一方面，进攻伊谢尔伦方面的部队也是阵容鼎盛。虽然在基本战略上，这支部队只是掩人耳目的一个假象，但为求逼真以达到目的，当然会安排相当的兵力、人才、舰艇和物资等。而且，如果情况有变，这支部队还可弄假成真，突破伊谢尔伦回廊，趁乱攻入同盟领土，然后和入侵费沙的友军会合，一起扫荡同盟领域。总而言之，这次作战是战略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负责此一任务的总司令官必须具备有相当强的统御力、细致的用兵能力、以及审时度势冷静判别情况的头脑。这个人选非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莫属。

副司令官为鲁兹和雷内肯普两名上将。鲁兹和瓦列一样，曾经担任吉尔菲艾斯的副将。雷内肯普则和斯坦梅兹一样，在历经了“利普休达特战役”之后，成为莱因哈特的部下，晋升为上将。他同时也曾经是莱因哈特少年时代的长官，是个老资格的军人，但外表看起来稍嫌古板了些。

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两位上将奉命统领预备兵力等待适当时机。他们两个都有相当强劲的攻击力，于决战时的适当机会投入必能尽展其所长予敌军沉重打击。要特别一提的是，毕典菲尔特的舰队素有“黑色枪骑兵”之称，以勇猛无双出名。

克斯拉上将担任帝都的防卫司令官，奉命留守奥丁，“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上将也和他一起留守帝都待命。梅克林格同时也担任军务省和元帅府的总管大臣，所有后方物资的统筹补给及后援部队的编组等事务，都由他全权负责。

上述这些人事命令中，所有与对伊谢尔伦方面的军事行动有关的皆被有意无意地公开，直到大军自帝都出发的那一天为止，已经有许多人都获知此一消息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可解释为作战计划的一部份。

※※※

“根据各方消息显示，帝国军即将任命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为总司令官，对伊谢尔伦回廊采取军事行动！”

同盟的情报网在接收到帝国军方面如此明白的讯息后，迅速地将此一危机传回首都。

消息一到，震撼了同盟首都海尼森。不过，他们仍然相信这次的军事行动应该会获致最后的调停。就好像冬天一过，春天的脚步也会跟着来临一样，他们深信安定的日子终有一天还是会恢复的。不过，这件事仍然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伊谢尔伦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塞，其中更有一位年轻的长胜将军驻守于此，年初坎普和缪拉率领的秃鹰之城远征军才大败而回，帝国军怎么可能明知故犯，竟然打算再次进犯此处呢?

这时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似乎已将杨当做是另一派系的敌对势力，丢入了记忆的深渊，连在首都召开影响军事决策的重要作战会议之事也不知会他一声。

在聚集了政府及军部最高级干部的国防协调会议中，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在三次要求发言遭到故意忽视后，终于被叫到了名字。老提督指出：对伊谢尔伦的攻势只是伪装作战，敌人的主力很可能指向费沙回廊。

比克古此言一出，在座的各个高级官员都愣了一会儿，不过，并没有人同意他的看法，反而不断地对他冷笑，并且出言讥刺。

“比克古司令官的见解真是不同凡响啊！不过，费沙是绝不可能放弃政治上的中立地位，舍弃百余年来的传统，进而和帝国合作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帝国真的因此而变得更强大的话，那费沙本身的存续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他们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的。”

“费沙在我们同盟国内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本，也拥有相当大的权益，如果同盟被帝国所吞并。那他们在同盟所做的一切投资都将血本无归，你想他们会吃这种亏吗？”

老提督的发言遭到各方的攻击，但他还是坚持初衷地说：“费沙的确是在同盟投下了相当的资本，但他们是对同盟领域内各行星、矿山、土地、企业等投下资本，而不是对同盟政府本身。他们大可以和

帝国军达成协议，在破坏同盟的政府机构之后，仍然保障自己在同盟领域内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说，同盟政府的存在与否，对他们根本无关痛痒。这就是费沙人。”

比克古再度提出了反驳意见，大家听了一度沉默了起来，他毫不放松地继续说：“难道，费沙真的有对我们同盟政府投下资本吗？”

“提督，请你说话时小心一点，不要乱讲！”

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忍不住高声制止比克古。因为比克古刚刚所说的话，根本就是暗示着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可能有人接受来自费沙的贿赂或回扣。面对这样一个指责，相信敢摸着自己的良心发誓说自己绝无收受贿赂的官员们一定没有几个。同盟当年的建国者亚雷·海尼森一定没想到自己为了理想千辛万苦所建立的国家竟然会被这些下流的官僚所败坏，他们没有效法先人的爱国情操，反而学到了费沙个人利益至上的精神文化中最丑陋的一面，将自己所应对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义务，都出卖给金钱了。而且这些贪官污吏似乎越来越多，抓也抓不完。加之舆论界、文学界和政界结合，报导重点均着重在一些政治派系间的政争而已，对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漠不关心。

最后，比克古的发言被指为无稽之谈，会议最后只是决定了要强化伊谢尔伦回廊的警戒，只要伊谢尔伦要塞方面提出请求，政府立刻会准备其所需的军用物资。结果，出席此一会议的人，除了有一个人感到不满外，其他人可说是在称心如意的情况下散会的。

【Ⅱ】

最近，同盟军驻伊谢尔伦要塞舰队所属的战舰尤里西斯号的舰长尼尔森中校的心情变得非常恶劣。但是他一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心情不好的原因，也因此，他的部下们纷纷行使他们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上司不在场时，大家公开地谈论上司的权利，发挥他们的想像力来猜测舰长心情不佳的原因。有人猜可能是因为没升官啦！和老婆吵架啦、和波布兰少校玩牌被耍老千啦、和先寇布少将打赌打输啦……等等的各种猜测都有，但其中受到众人一致“激赏”，还因而获得“大奖”的“创作”，就是菲尔兹中尉所说的话：“事实上舰长是为了尤里安·敏兹，大家都知道，尤里安现在任职费沙驻在武官，而且人已前往费沙到任，我们的舰长失去了这样一位单恋的对象，当然失望极了，难怪他心情不好，我们应该多多安慰他！”

听到这样的理由，大家都笑晕了！每个人都知道，尼尔森中校是个正常的大男人，他是绝对不会去喜欢少年男子的，上述所说的话完全是笑话罢了！事实上使得尼尔森心情不佳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可是却还在长智齿！这才是使他闷闷不乐的原因，而他的部下们却没有一个人猜对。

伊谢尔伦回廊各处所设置的监视卫星在坎普和缪拉舰队来袭的那一次，已几乎完全被破坏掉，但由于国会的预算不足，这些设备一直都没有修复好，所以在侦察敌人方面的功能就自此大打了折扣。杨威利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再三要求国防委员会追加预算，但因追加预算必须先由经理部来监察。而此项监察却一直还没进行，故在法令上就一直无法通过预算。

所以单就这件事而言，国防委员会之所以迟迟未能通过预算案的原因，并不能说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杨威利的缘故，只能解释为单纯的国家机构在处理事务上的无效率而已，其态势之严重也由此可略见一斑。

不过，无论如何，侦察敌人的行动不能因追加预算案未通过而终止，以舰艇巡逻为重点的查哨工作仍然要照常进行。接着，就在十一月二十日这天，也就是尤里西斯号出巡查哨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尼尔森舰长正不高兴地抚摸着自己右颊上肿起的包包，操作人员突然以一种紧张的声音报告舰长，说他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但舰长听了却一点也不以为意，看来他现在全身的注意力已全部都集中在他那颗智齿上，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感受恐怖和惊吓了。

“无法测定！数不清的舰艇数！”

监控员对这种事虽然已经有过数度的经验，但对于这次敌军压倒性的规模仍然感到相当害怕。

“怎么办？要和他们打吗？”

“笨蛋！”舰长骂道：“伊谢尔伦驻留舰队是永远不败的，它之所以不败，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胜算时就决不开打。杨的舰队不需要明知会输还要去送命的蠢材。”

“赶快逃走吧！不要拖拖拉拉的！”

就这样，同盟军落荒而逃了。帝国军罗严塔尔舰队的索敌系统捕捉到了他们的踪迹。

当被问到是否要展开追击的时候，这位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摇摇头，示意让他们逃走吧。

一方面是必须让这些同盟军逃回伊谢尔伦要塞，好去报告帝国军来袭的消息，以扩大宣传的效果，这也是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罗严塔尔和他的同僚米达麦亚有个共同的毛病，他们对于追击小小的敌人是不会感兴趣的，唯有在面对强劲的对手时，像同盟军中最有智慧的名将杨威利时，才会感到浑身充满斗志。

以上就是这次“诸神的黄昏”宏大作战中两军的第一次对阵。也是为自由行星同盟所奏起的安魂曲的第一小节。

※※※

杨威利在听取了逃回的尤里西斯战舰的报告之后，召集所有的幕僚人员至会议室开会。

会议中，卡介伦回想起上半年遭遇敌军的狼狈惨况，他脸色沉重地忆述着：“今年春天，坎普提督来袭时也是率领了庞大的兵力，这次我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菲列特利加听了忧形于色地道：“我认为这次只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大规模战略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不是吗？”

杨点了点头。由皇帝艾尔威·由谢夫的逃亡开始即展开的巨大战略中，这只是地域性的一部分。如果莱因哈特只是个光会模仿以前同盟军徒劳无功行为的人，那杨威利就对他就毫无惧意了。

姆莱参谋长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前说道：“我看尤里西斯以后还是别进行巡逻的工作了！只要它一出巡，就会把敌人引来。”

杨听了这句话，略感意外地瞪了参谋长一眼，他在想，到底姆莱说这句话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认真的呢？听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可是看他的表情，又好像很认真。

“算了，事情各有不同观点。以后尤里西斯在出巡时，会比平常更为提高警觉，这样反而有效率。”

杨威利最后下令要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和要塞事务总监卡介伦遵照规定进行战前准备。他也不管参谋长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了。

其实，现在最令杨头痛的不是前方所面临的敌人，而是后方自己的同胞。因为后方的首都和自己目前的所在相隔有四千光年之远，如果战争是发生在伊谢尔伦回廊，那首都的高级官员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他们都相信伊谢尔伦是个攻之不破的要塞，而杨威利对于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也有相当自信，有信心可把帝国军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如果在另一边的费沙回廊同时燃起战火，一旦费沙回廊被占领，那同盟领域的那道无形的大门就等于被打开了，届时帝国军必定会一涌而入，如此那些政府官员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们一给逼急了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如果杨威利在这种紧急情势下受命赶赴首都救驾，那伊谢尔伦要塞又该怎么办呢?

一旦接到命令就不能抗命。因为就像他以前对尤里安所说过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不可依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但问题是，帝国军的指挥官是绝不会眼白白轻易地放过杨威利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素有双璧之称，他一定会料得到若同盟首都告急，则杨威利将奉命兼程救援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他不但可趁机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这个原本属于帝国的据点。搞不好还会乘胜追击，从背后袭击杨的舰队，那就更麻烦了。如果要杨威利在挽救首都危机的同时并保住伊谢尔伦要塞，那只有祈求奇迹的降临了。到底自己要表现到怎么样的地步才会令那些同盟的官员们觉得满意呢？连杨自己也想不透了。

杨威利在要塞防御计划中，有一个点子是这样的：当敌人快将接近之前，舰队先从要塞暗中出动，埋伏在回廊内，等敌人进攻到要塞面前时，再从背后施行突袭，前后夹击之下，必能重创敌人。不过，这次帝国军的行动相当快速而有秩序，想要夹击成功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世界上多的是这种还未实行即告放弃的计划和构想，因为毕竟客观事实是永远存在而不会被主观假设所击倒的。

杨威利不久后就把敌人大举攻击伊谢尔伦要塞的消息传回首都去，他在报告中还分析敌人的这项攻击行动背后可能隐藏了别的目的，并非是单纯地攻打伊谢尔伦回廊而已，莱因哈特的整个战略应该是升东击西，连带地还会攻打费沙回廊，所以请首都也要对费沙回廊方面的入口加以防范。

这样的报告想必首都是不会多加重视的，但至少对于比克古司令官在国防会议中的孤军奋战来说，总是个精神上的支援。

【Ⅲ】

罗严塔尔的舰队终于在伊谢尔伦要塞的面前摆开阵势了，不用说，他们当然还是位于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射程范围以外。

杨威利认为这次的布阵已绝非虚张声势而已，从他们的整个阵势看来，恐怕真的是要大举入侵伊谢尔伦了。

如果对方只是伪装性的作战，阵容不会如此的庞大，想必敌人是想运用压倒性的兵力一举控制住伊谢尔伦回廊，然后再和入侵费沙的友军相会合，接着一同往同盟领域攻去。若果真如此，那杨威利就真是左右为难了！是要迎战眼前的敌人而任由帝国军自费沙回廊入侵同盟不设防的领域呢？还是要不顾背后被袭和伊谢尔伦要塞陷落的危险而急急赶去费沙回廊阻截入侵之敌呢？而罗严克拉姆可能就是在等着看杨的下一步棋要怎么走呢！如果他能逆转情势就好了！可是真的太难了……

罗严塔尔那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一直凝注着萤幕中的银色球体，其人数足以与一个大都市人口匹敌的部下们全部紧张的在等着他下令射击。最后，这位司令官终于举起右手从空中往下一挥：“射击！”

超过三十万座炮门同时投掷出了光之利箭。在经过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及超硬陶瓷四重复合装甲的要塞外壁上，杂乱反射的粒子光束发出白热的光辉，浸浴在炮火中的要塞宛如虚空中灿烂闪耀的巨大宝石，压过了背后的星群的光芒，向相隔数光年的彼方无言地说出自己的存在。

“它连晃一下都没有！完全毫发无损！”

参谋长贝根格伦中将看到这种景象不觉呆然，口中仍然不敢相信似地念念有词。

“这样硬来根本就不应该，不过，如此大张旗鼓的攻势，不也是我们这次任务所在吗？就让大家来开开眼界吧！”

暂且不管不确定的未来，罗严塔尔是绝对无法忍受在目前的任务上失败而招致“无能者”这种污名的。一个连这种扰乱敌人视线的任务也无法达成的人，如果他打算举旗反叛一位霸主，是不会有人肯投靠

他、为他效命的。因为一个人的威望是由实际的政绩或战绩所累积而来。即使所接到的任务只是对敌人作伪装战，但若能成功地完成，取得战绩，又或者甚至能将同盟军最有智慧的名将打倒，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话，那他的威望和名声也自然会随踵而至。

“联络鲁兹提督，要他按照原定计划，采半包围态势将敌人围困。”

罗严塔尔和己故的吉尔菲艾斯一样，相当信任鲁兹。鲁兹虽然看起来欠缺生气勃勃的感觉，但他有一种坚定实在的处事手腕，在奇霍伊萨星域会战时，他就曾圆满地达成任务，对吉尔菲艾斯的大胆用兵及戏剧性的胜利，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

在受到攻击的一瞬间，伊谢尔伦要塞中央指挥室中的巨大萤幕上充满了爆发而乱舞的光彩漩涡。

杨威利在指挥战斗时，习惯动作总是坐在指挥桌上，一脚屈起，手肘支在屈起的那只腿上，然后托着腮帮子讲话。杨并不认为上司的姿势可以左右在一旁的部下的心理精神，可是他相信他的这种姿势至少不会显得过度紧张，部下们看了也会安心一些。如果他现在僵直地坐在位子上，两眼布满血丝，说话激动，语无伦次，或许部下们不败的信念就会因此而动摇了。所以，身为一名指挥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时候不演演戏也不行。对杨来说，这也是挺苦恼的一件事。

此时，在要塞的主要港口内待命的亚典波罗少将报告说：“舰队随时可以出动……”

与其说少将是在报告，倒不如说他是在请求出击。不过，杨威利还是命他继续待命。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先机，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多花点时间来观察和把握机会了。

就在杨威利想着该如何应对的同时，有一部份的帝国军已巧妙地远离了要塞主炮的射程距离，对要塞采半包围的阵势了。这种包围，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来都似乎完全没有死角。

杨威利终于下令出击了，不过，由于他本人不得不待在要塞内掌握全盘的战局，所以委派费雪和亚典波罗担任前线指挥。命令下来后，费雪的表情还是淡淡的，而亚典波罗则看起来一副跃跃欲试的样

子。此时杨威利是想要运用战术，让罗严塔尔尝尝滋味。而罗严塔尔这边，则在以秒计时的精确度，对付杨舰队的出击。

这在时间上真是绝妙的巧合。就在杨坐在指挥桌上一边思考一边紧盯着萤光幕的同时，要塞主炮射程界限上的两军舰艇亦陷入了乱战状态。敌我双方的舰艇如象棋的马一样错乱地突入，想要射击对方，其背面、斜后却又出现友舰，到最后只能使用小口径的火炮互相射击。不少的舰艇甚至连这点都做不到，光是顾着避免冲撞和摩擦就花去全部的心力。

在这种状态下，要塞的主炮就无用武之地了，因为这样虽然可伤及敌人，却也可同时伤及等量以上的我方舰队，根本就是同归于尽了。

“真的要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吗？”

杨叹了一口气，看到对方这种优异的战术能力，他并没有表现出咬牙切齿的样子，他只是在想，难道就没有其它办法能突破目前的这种困局吗？罗严塔尔军目前虽然是绝对处于优势，但总有一些破绽可寻吧！

对于罗严塔尔这方面来说，他已完全掌握了有利的局面，大可从容不迫地守住目前的战况。

同盟军若想救自己，不能仰赖主炮，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从要塞中加派增援部队。而罗严塔尔若看到敌军增援，一定也会相应地投入更多的后备兵力。

这种拖延消耗的战术对兵员和舰艇数均占优的罗严塔尔军而言无疑相当有利，可以使得敌人疲惫不堪。但对方既被冠以“奇迹的杨”、“魔术师杨”等外号，一定会有什么压轴的计策等着出炉，罗严塔尔兴致昂然地期待着。

【Ⅳ】

杨的舰队自要塞出击，由费雪统领，亚典波罗指挥，两军就在要塞外陷入混战，双方的炮火你来我往，在黑暗的夜空中不时有火光闪来闪去。

光之豪雨中的帝国军战舰玄涅贝克，在复合装甲和能源中和磁场的负荷超过界限的时候，舰体化成了一团光球。膨胀之后成为超短命

的微小恒星，跟着又无声无息地散去。余光的脉冲尚未消失，一旁又出现了新的火球，在热与光的变幻中沸腾，还原成无数的原子。

同盟军方面也不是没有损伤。就在奥克西纳战舰迅速地赶上三艘驱逐舰，并巧妙地将之击毁后，它本身的弹道发射孔却被核融合散弹给击中了，舰艇从内部开始爆炸，在爆裂的声光中，舰艇也随之毁灭。另外，留布利亚纳战舰的正面被两道强力光束射中，在两处龟裂连成一处的时候，整个舰体便由左到右分成了两半。其余还未被波及的军舰仍然火力毫不间断地攻击对方。

就在这混乱的情势中，杨舰队又从要塞中派了新增的兵力出击。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立刻以电脑查询这支新舰队中其中最大的一艘军舰的舰型和名字，最后终于查到了。

“是休伯利安旗舰！”

监控员用一种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声音喊道。

连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罗严塔尔都觉得意外，他表面上虽然并没有说什么或表示什么，但是，对于敌方增援舰队竟然由总司令官亲自带兵出击这件事，内心中真的是感到相当意外，难道这位智将还意外地也是一名喜欢打头阵的猛将吗?

杨和罗严塔尔都是三十一岁，虽然这不过是个巧合，但是像他们这样同在一个战场上，又同样年纪轻轻就拥有这么高的军阶，并且又互为敌人的情形实在不多。

“全舰前进！最高战速！”

罗严塔尔下了命令。这次或许是他们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关键呢！活捉杨威利或将之杀死是全帝国军的提督们所渴望的，功劳也必定相当大。想到这一点，年轻的罗严塔尔一瞬间产生过盛的战意，也是当然的事了！

托利斯坦旗舰赶在帝国军的最前面，往休伯利安急驰过去。就在即将进入射程的时候，士兵们都惨叫了一声踉跄失足，原来舰体本身被一巨大的钝物撞击到，仔细一看，竟然是一艘敌舰偷偷地从斜后方猛然冲撞过来的结果。

当敌舰撞上托利斯坦时，它利用强烈的电磁石的作用，牢牢附着在托利斯坦旗舰的舰体外壁上，然后利用大钻孔机凿穿舰体，喷入酸

化剂，才几分钟的时间，这两艘舰艇的连接部分就贯通成一个直径两公尺的洞穴来，许多身着装甲服装的陆战队员一个接一个地跃入托利斯坦舰内。

原来这招是杨的诡计。他在想，要对付像罗严塔尔这种一流或以上的强劲的用兵家，若不用点二流的诡计制造机会乘虚而入，要制伏他恐怕还得大费周折相当困难吧！于是他只好用自己的旗舰作诱饵，让敌人误以为自己就在舰上，将敌旗舰诱出，再以突击的方式使陆战队员们入侵，然后俘掳罗严塔尔或将之杀死。入侵的具体策略是由先寇布提出的，指挥官当然就是先寇布自己。

“有敌军入侵！有敌军入侵！现在采取非常迎敌体制！”

当尖锐的警戒声在舰上四处响起时，中央通路上已经发生了惨烈的枪击和肉搏战了。“蔷薇骑士”连队拿着经过复合镜面处理，可抵挡雷射光束的盾牌，一无所惧地往前直冲，遇到敌兵就拿战斧砍杀，弄得壁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沾满了鲜血。帝国军士兵的勇敢也不输与入侵者们。被斩伤肩膀的士兵们在倒地时仍然抗拒着死神似地紧抓着雷射枪不放，执拗地连连向涌上前来的敌人射击，直到力气使尽才躺在血泊之中。

“不要管这些虾兵蟹将了！我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司令官，快找到舰桥！”

先寇布指挥着部下。就在他们挥舞着战斧的身后和脚下，已经有不计其数的敌兵倒了下来，再也不会活过来了。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走出舰外！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这种愚蠢的行为所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罗严塔尔的参谋贝根格伦中将下了这道命令。贝根格伦以前曾经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身边的得力助手，吉尔菲艾斯死后担任罗严塔尔的参谋长，是个充满知性又有气质涵养的人，他眼见目前的事态危急，因此挺身而出，亲自指挥迎敌。

在参谋长的指挥之下，眼看着帝国军的士兵们就要自通路两侧夹击入侵者的那一刹那，先寇布突然猛然往前进逼，闪电般将两名敌兵击倒，另外一名敌兵因被同僚的血雾洒到，下意识地往旁边闪避时，先寇布又是迅速的一击，对方应声倒下。面对这样快速的砍杀，其他人想逃都来不及。

不知该怎么说，总之是出自于偶然。往前突进中的先寇布，为了躲过自前方跑过的士兵群，顺手打开了身旁的一扇门，跳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在一片惊愕和喊叫声中，他看到有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拔了枪站在那里。

在经过一次短兵相接之后，敌我共四个人横躺在地上，而依然站在那里的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先寇布，另一个是帝国军的一名军官，这名军官在这间方圆不过十公尺的房间中，似乎本来想穿上装甲服出去对付入侵的敌军，但还来不及穿上就已遇上了敌人。

他看见全副武装的入侵者并未显得狼狈的样子，也没有大声呼救，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先寇布看见眼前这人如此的气度和胆识，再加上他身上穿着黑银色的华丽帝国军军官制服，尤其是他身上佩戴着只有将官才会有的金黄色阶级勋章，先寇布心中更加确定此人的身份。

“你是罗严塔尔提督吗？”

听到对方以帝国标准语问他，这位青年提督以他那双金银妖瞳看着这位无礼的闯入者，点着头说：“不错！你是同盟的鹰犬吧！”

他的回答低沉有力，毫无惧意。先寇布听了也不再多费唇舌，举起斧头就要砍下去，他知道说再多也没用，这种人不会接受招降的。

“我是华尔特·冯·先寇布，在你没死之前，先记好我的名字吧！”

话还没说完，他那把战斧已经如风地击出。

罗严塔尔当然不会笨到呆站在那儿领受这种猛烈的攻击。他修长匀整的身子在意识的完全控制下，跳开了两公尺的距离。战斧在半瞬间前罗严塔尔头颅的所在之处，与地板平行地横扫而过。但是，当罗严塔尔刚拔出手枪的时候，应该已呼啸而去的战斧，却无视惯性规律似地以同样的速度，从反方向再度劈来，罗严塔尔不得已只好蹲下了身子。战斧的利刃将他那黑棕色的头发斩下了数根，飘向空中。罗严塔尔蹲下的身子顺势在地板上滚了一圈，在再度站起来的同时扣下了扳机。闪光如箭一般往对方的头盔射去，但对方却及时地以战斧将面前的光束挡了下来。战斧的握柄因为无法承受能源的负荷而断成两截。

当握柄断为两截的同时，先寇布手持的那一截也随之飞弹而出，打落了罗严塔尔手上的光束枪，两人此时同是手无寸铁，但这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两人像有默契似的几乎同时动作了起来，先寇布很快从腰间拔出一把相当长的战斗刀，而罗严塔尔则就近把躺在地上一名同盟军士兵尸体上插着的战斗刀拔了出来。刀身上还沾满了那名士兵的鲜血。

两人持刀对峙着，踏着军靴的脚步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敏捷挪动，刀身散发出来的寒光几乎冻结了他们两人的眼睛，两个人都毫不放松地小心翼翼留意着对方的动作，一人往左挪一步，另一人就往右挪一步，一人往右挪一步，另一人又往左再挪一步，看来这场肉搏战不会在短时间内分出结果来，两人的肉搏战技巧都已精熟，苛烈攻击与完美防御的均衡不会那么容易被打破。

就在此时，有许多杂乱的脚步声渐渐来到这房间，原来是“蔷薇骑士”连队的队员前来找寻他们的指挥官，而帝国军则在尾后步步亦趋。

在凯斯帕·林兹的侧面扫射下，有好几个帝国军士兵被击中，相继倒在地下，而增援的同伴又前赴后继地一边跨过倒下的尸体，一边对准入侵者开火。

战况又陷入一片混乱，室内充满了怒吼声、鲜血和光影，在双方胜败未分之前，罗严塔尔和先寇布已被各自的士兵们给团团护住了。

大约三分钟之后，同盟军被赶出室外，陆续撤回。赶来救援的贝根格伦中将直到此时才得见司令官本人。

“司令官阁下没事吧！”

罗严塔尔默默地点点头，顺手拨了拨头发，那两只金银妖瞳露出自嘲的表情。没想到自己竟意外地演出这场闹剧，身为舰队总司令的人被逼得和敌将单挑，虽然说是勇敢迎击敌人，但自己这样子，和去年与之对阵的奥夫雷沙一级上将比起来，也没什么两样了。

“刚刚那些家伙就是蔷薇骑士吗？”

“应该是没错。”

“马上中止战斗，全舰队撤退。我们这次竟让敌人的陆战部队入侵旗舰，简直太不像话了，我太过急功而上了敌人的当。”

“真是对不起！”

“这也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立功心切，结果为敌人所引诱，我该让自己的头脑冷静冷静。”

如果杨威利听到罗严塔尔这几句话，一定会认为他不只是个有才能的将领而已，同时也是个有器量的一流人物。

※※※

而另一方面，率领部队回到要塞的先寇布，一手抱着钢盔，装甲服也没换掉，就直接前去向杨报告战况。杨看到他装甲服上斑驳的血迹以及满脸未能杀死敌人司令官的抱憾表情，觉得他就好像是传说中的圆桌武士一样。

“这次真的是让一条肥鱼给溜走了。不过入侵敌军旗舰成功，也不能算是全无战绩可言，是不是？”

“这倒是可惜了。”

“大概对方也是这么想呢！对方司令官的格斗技术相当了得，竟能再三地避过的我的攻击。”

“搞不好就可改变历史了呀！”

杨笑了起来，先寇布也在一旁讪笑着，此时他们两个都在开玩笑地说着话。

【V】

罗严塔尔发挥了非凡的手腕，不单把处于乱战状态的舰队撤离战场，更同时将之回复了原本整然有序的面貌。而且是在和杨舰队对战之中完成的。而杨这方面不消说，他原本也想过要趁隙追击，但却发现这些撤退的敌军似乎没有什么可乘的破绽，因此，他马上下令舰队收兵回到要塞，先将这场舰队战停下来再说。

杨威利盘腿坐在桌上，表情不大愉快地喝着红茶，他之所以不高兴，并不是因为眼前的战况，而是因为这杯入口红茶的味道。杯中的茶叶是上等的，但是注入开水的时间把握得不对，以致喝起来舌头的触感不好。他现在开始后悔，当初不应该同意国防委员会的命令放尤里安到费沙去的。虽然尤里安不是天生下来就得为了帮他泡茶，但与其说让尤里安成为一个能攻善战的军人，倒不如让他为自己泡一壶好茶更合适。这是杨自私的想法，因为他喜好红茶甚于一切。

“再怎么说，一山还是比一山高的。”

卡介伦喝了一口咖啡后谈论着。杨威利单脚跳下指挥桌，轻轻地踏在地板上。

“如果对方一直那么执着地攻击就好了，不愧是帝国军人称双璧之一的名将，实在与众不同！”

杨一点也不吝于对敌人的赞美。先寇布在一旁毫无顾忌地问道：“现在的情况是要塞对舰队，倘若是在舰队对舰队的时候，有把握可以打败罗严塔尔吗？”

“我不知道。当初坎普被我们打败，但他用兵的柔软度并不及罗严塔尔，我们就已经胜得那么勉强，这次看来得靠运气了……”

“不要说这种没有把握的话。我认为你连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都能打败。现在却连打败他的部下都没有信心，那怎么得了！”

“虽然你有思想上的自由，可是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像来编织客观的结果啊！”

杨这句话有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当他那次面对着帝国军勇将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时，他心里也在想，如果当时他所面对的是莱因哈特本人的话，不就更难应付了吗？所以绝不能败给眼前莱因哈特的部下。不过，就像卡介伦所说的，敌人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呢……

经过这一役，帝国军便和伊谢尔伦要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杨威利心里盘算着，如果帝国军一旦进入要塞主炮的射程内的话，他就要下令炮击敌人，或设法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接近敌人施以奇袭。可是目前敌人没有动静，他自然也就不宜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杨还是派遣了少量的舰队从长距离炮轰敌军外围的舰只，企图诱发战争，把敌人引进要塞主炮的射程里来。

可是，罗严塔尔却威令如山，把整个帝国军舰队治理得一丝不乱，行动迅速确实，始终没有堕入杨的圈套，伊谢尔伦要塞的监控员们都渐感焦躁不安起来。

先寇布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杀死罗严塔尔了。

※※※

十二月九日，帝国军突然展开全面的攻击行动。帝国军舰停止了原先在要塞主炮射程以外的地方游弋，而是将舰艇五百只、五百只地

组合成一组一组，然后以个别袭击的方式，一组一组接近要塞实行攻击。

这是一种自杀性的攻击，一旦被火力居全宇宙之冠的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雷神之锤”轰中，五百只舰艇一定无法承受九二四○兆瓦的热能，在一瞬间即会被蒸发掉，无一幸免。即使舰队的速度再快，机动性再高，也不能完全避得开，一般来说，只有对付主炮以外的炮塔和枪座时才能用这种打带跑的战术。以上这些道理，罗严塔尔当然明白，但他却因为某种理由，还是不顾一切地展开攻势，这种战斗真是前所未见的惨烈。

要塞的炮塔在经过舰队的连续轰炸之后，许多炮塔都在白光闪烁下被摧毁了。剩下来的炮塔犹兀自对着天空连连开火。而急速俯冲而下的小型军舰一旦不小心被要塞人工重力的魔掌攫住，盘旋了几圈就往要塞外壁上撞过去，炸得稀烂。一波的攻击刚刚结束，又是一波袭来，能源的豪雨没有间断地撞击着外壁。

经过半小时后，帝国军方面已经损失了两千只以上的舰艇，而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上也有两百多个地方遭受破坏。罗严塔尔的战斗指挥能力的确非同凡响，他巧妙地指导舰队接近要塞炮塔射不到的死角，然后再彻底集中火力猛烈轰击，使得要塞外壁终于产生龟裂，而一旦有了裂痕，外壁的缺口自然而然地就逐渐扩大了。

虽然伤及要塞外壁，但是这对杨来说也不是什么致命伤，他只要再加强战术，就可弥补这场防御上的缺失。

然而，这时杨却显得相当意气消沉，尽管他早就料到这场战争的发生，但他却没有积极地去应战。虽然杨还应付得了罗严塔尔的猛烈攻势，也能巧妙地防止战局的恶化，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种表现不能算是一位主动的创造性艺术家，只能说是一个善于处理工作的职业技术专家罢了！杨此时就像菲列特利加私下所暗暗担心的那样，一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似乎觉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别无所求。

※※※

“我第一次打过这么无聊的仗！”

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身穿战斗服，坐在驾驶员餐厅中一面吃饭，一面愤愤不平地抱怨道。因为当他们要出击时，敌人就不肯接近，而当

敌人来攻时，却又没他们上阵的机会。这种凭恃着坚固的外壁，只和敌人打炮战的战争是没有办法引起像波布兰这种人的兴趣的。

“到底对方在搞什么名堂？难道他们是在耍我们不成？”

伊旺·哥尼夫望着波布兰，觉得自己的猜测可能是对的。而波布兰则在粗鲁地咬了薰肉和喝了啤酒之后才回答说：“与其与认真拼命打仗的敌人交手，我倒还比较喜欢边打边玩的家伙！”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你的嗜好问题，我是在讨论帝国军这次作战的心态和用意！”

“我知道啊！你所关心的问题，司令官早就想过了吧！那个呆子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和战术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

“跟你正好是相反啊！”

哥尼夫讽刺地回了他这句话，心想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而这位自命为谈情说爱高手的年轻击坠王却毫不引以为意地笑着说：“我还不敢这么自大，到底没那个能耐啊！光是因为我的博爱主义就不知要扣多少分了。”

※※※

杨威利的确就如波布兰所说的，早就洞悉帝国军整体的策略了。不过，他虽然想制止，却无能为力，弄得满腹重重的心事。以前他也曾经看破莱因哈特的计谋和战略构想，而这次又是如此，可是，他又能怎样呢？与其作为一个预言者，还不如做一个实际行动者来得有意义呢！

尤里安如果在的话，他大概会劝他“不要这么意气消沉”吧！杨的确是感到“意气消沉”。他想大声疾呼“自由行星同盟到底会变成怎样啊？”……而此时尤里安如果能在他身边就好了！他真的很后悔放走尤里安。而这种后悔到底对不对呢？他也不知道，只觉得心烦意乱。

【Ⅵ】

十二月九日罗严塔尔对伊谢尔伦要塞的攻击行动终究是失败了。虽然伊谢尔伦要塞也有损伤，但仍然是立于不败的地位，罗严塔尔最后还是从要塞前方撤退。不过，说到底这一切只是帝国军表面上的手

段而已，他们早就预定好要对伊谢尔伦进行大规模的攻击，然后再把失败的消息传给同盟和费沙方面。

这是一出既壮观又讽刺的戏剧。剧本的内容是：帝国军要使同盟政府和人民及费沙的政府和人民们产生错觉，让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加速历史的转变。

帝国军入侵伊谢尔伦回廊的部队总司令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于是向帝都报告说，因为伊谢尔伦要塞的防御力和抵抗力相当强，所以请求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派遣兵力增援。莱因哈特一接到此一报告马上表示遗憾，同时向帝国军的最高幕僚们表达了要不惜一切代价誓要一举攻下伊谢尔伦要塞的决心，接着就命令驻守在帝都周边星域备战候命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奈特哈尔·缪拉等上将带领本部舰队出击。

“请全速前往伊谢尔伦回廊执行你们的任务。如果有必要，我到时候也会从帝都出发，加入你们的行列。”

“遵命！臣等必全力以赴。”

提督们都知道，莱因哈特的命令中，有几个字是故意说错的。他们要去的回廊，根本就不是伊谢尔伦。

莱因哈特就在军用宇宙港中，亲自为米达麦亚等人送行。米达麦亚的旗舰人狼就在满天的星光下驶离港口，陪同送行的人还包括秘书官希尔德等人。

“终于开始了。”

穿着黑银色军服，正式升为中校待遇的希尔德向莱因哈特说道。莱因哈特像个心事被认同的少年一般热情地点点头。

“嗯！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伯爵千金。”

希尔德全神注视着莱因哈特耀眼的身影，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躺在病床上的表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这位患有先天性新陈代谢异常病症的十八岁年轻贵族和莱因哈特一样，对宇宙有着极大的响往和野心，但他却不能和莱因哈特一样去实现自已的梦想。他甚至于保不住自己的生命。希尔德一面想着她应该找个时间去探望他，一面又再度看了看莱因哈特，然后远眺遥远的夜空。

他们远远望着的彼岸，正是那一片无限宽广而即将被征服的星之大海。

# 第九章 占领费沙

【1】

帝国军一级上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舰队离开了帝都奥丁，正向伊谢尔伦回廊进击中——表面看来应该是这样。起码大部分的将兵都是如此认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舰队的行进，渐渐转持疑问的人也出现了。在几次的瓦普跳跃飞行后，舰队似乎调头朝着和伊谢尔伦回廊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前进了！——这种耳语以航法部门的负责干部们为中心，渐渐传开了。不过，如果不进军伊谢尔伦，那么又该征讨何地呢？几经揣测与讨论，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官兵们的脑海中逐渐浮现了！是了，除了伊谢尔伦之外，帝国军还有另一个可能攻击的目标，那就是ＰＨＥＺＺＡ——费沙！如果帝国军真的转而进军费沙，那真的是太令人惊愕而难以置信了！

所有的猜测和疑惑，就在十二月十日那天得到解答。

就在这一天，舰队指挥部才将原本仅让高级将官们知道的作战计划全盘告知士兵们。米达麦亚本人在旗舰“人狼”上，透过通信萤幕，向全舰队的官兵宣布道：“我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不是伊谢尔伦回廊，而是费沙回廊！”

当二百万名的士兵听到这位“疾风之狼”的话以后，都齐声惊叫了起来，先是不相信地凝视着萤幕上的司令官，在愕然的感觉过后，随之而起的是一阵阵的欢呼声，大家都兴奋地彼此交换意见。

接着，米达麦亚又继续发言：“我们的最终目的，当然不只是占领费沙而已。我们出兵费沙的用意，是要以费沙为基地，通过费沙回廊，进军自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们的根据地，将他们一网打尽，以结束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分裂和抗争局面。我们并非要以战争来征服世界，而是要为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他稍停片刻后，继续说道：“当然，要达成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同盟的领域很大，他们有强大的兵力和优秀的将领。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能占领费沙回廊，整个局势将大为改观，到时候我们就完全站在有利的地位。我期待着各位的奋战表现！”

就这样，米达麦亚的部队在昂扬的士气中，迈开大步，无声无息地直奔费沙而来。

※※※

一艘费沙籍的矿石专用货船“多利”号，正满载着贵重的货品，驶向六年来都未曾回归过的祖国。船上共有十四名船员，由于运航完全由电脑自动化操作，所以他们在这趟回程中，都高兴地消磨在玩扑克牌和下棋上，整个船上的气氛都被酒精和美梦所笼罩着。其中还有人打算回到故乡以后，领了工资就要和自己的爱人结婚了。不过，这种安逸和和平的气氛，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给破坏了。

透过船上主萤幕所反映出来的画面，他们发现，在离船很远的地方，有无数的人工光点群集着，数目之多，让人惊心动魄。

船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船上监控员的确实报告是在三分钟之后。

“那是帝国军的舰队！约有一万艘！不！有两万艘集结在那儿！不可能的！帝国军怎么会出现在这一带的区域呢？这里明明是非武装区域啊！”

船员们都惊疑不定地互相询问，最后，一位平常不爱说话的航宙士下了结论：“帝国军一定是打算入侵费沙回廊。原本，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们会进军伊谢尔伦的，看来是受骗了。”

这位航宙士所说的话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其他人沉默下来，船舱内变得一死寂，在涌动的怒气之下，暗暗流动着不安和恐怖的气息。

“……这么说，帝国军是打算以武力占领费沙回廊喽？”

有人悲愤地问着。虽然他希望有人能告诉他否定的答案，可是心里面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企图吗？”

“总而言之，他们在此出现绝对有违常理！若不马上通知费沙方面……”

但就在此时，对方已经派来了十艘驱逐舰和快速巡逻艇往“多利”号快速接近而来，并发出命令叫“多利”号停驶。此时“多利”号上的船员已完全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尽管他们都是行事大胆灵活的费沙人，但是碰到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一时之间也都束手无策了。

“我们目前离躯逐舰炮的射程尚有一段距离，不知乘机快逃！”

“没有用的，他们马上会追上来！”航宙士不抱乐观的看法。“……就算我们此刻能逃离此地，以后在费沙领土内一定也还会再遇上帝国军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倒不如现在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尽量不要把他们惹火还比较好一些！”

“……可是，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还一直认为，费沙和帝国会一直共存下去呢……”

“到底时代还是不停在改变啊！”

这些人不得不难过地承认他们的命运是被掌握在宏观历史无情的巨轮下。他们虽然勤奋努力地工作，一点一滴累积财富，从来也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甚至还常常回馈社会，造福人群，渡过充实的一生，但是，到头来仍然没有办法不受历史改变的影响，这个多变的时代以及国家的兴衰，依然深深地左右着他们的命运！

就这样，“多利”号被剥夺了航行的自由，无奈只得在帝国军舰重重包围的情况下，逐渐开往费沙。以“疾风之狼”的行军速度而言，“多利”号若想逃走，立刻就会遭到炮击而毁灭！不过，此刻他们被两万只舰艇挟持着，也不是件多么愉快的事。

大约过了半天后，另一艘费沙籍的货船“花心”号出现了，帝国军照样又发出命令：“马上停船！否则将遭到攻击！”

这艘“花心”号的船员们显然比“多利”号的船员们勇敢多了。或许说，他们比较笨，竟然无视于帝国军所发出的严厉警告，反而开始加速逃走。

米达麦亚在第四度发出警告而对方仍毫不理睬之后，终于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三十秒钟以后，一道纯白的光线划过遥远的黑暗空间，随即爆裂出一阵火花来，“花心”号就这样被轰得粉碎了。

看到这样惨烈的景象，“多利”号的船员们都悲痛地默然垂下了肩膀。虽然了解到自己选择的正确，和“花心”号决定逃走的愚蠢，但是他们私底下还是祈求着它能侥幸逃离。

※※※

十二月二十四日，米达麦亚舰队抵达行星费沙的卫星轨道。截至这一天为止，帝国舰队遇上的商船数目已高达六十艘以上，其中半数以上皆遭破坏。不过，根据“疾风之狼”爱与强敌作战的本性看来，这几天的征途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好戏还在后头。比起虽然是在进行伪装作战，但却可以和杨威利交手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不知道谁算是比较幸福。不过，在银河系的纪录上，写下有史以来首度入侵费沙行星和回廊的人，却还是他自己——“疾风之狼”渥佛根·米达麦亚。

米达麦亚在自己的旗舰上，透过巨型萤幕，指挥舰队进行登陆作战。而费沙的航运管制当局则徒劳地不断发出警告：“这里是非军事的费沙自治领区！请立刻撤离舰队！你们已严重违反宇宙公约，一定会遭到国际制裁的。请立刻撤退！”

无奈，这些忠于职守的呼吁并未受到重视。由拜耶尔蓝中将所率领的陆战部队已穿越卫星轨道，开始降落大气圈内。这些排列整齐的舰艇在闪亮的太阳光照射之下，看起来真有如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相当抢眼。

此时费沙的航运管制当局才真的开始恐慌起来。这块历经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未曾被战火侵犯的圣地，如今竟然就要被不请自来的征服者占领了。看来他们以往见风使舵的一贯骑墙作风，已暴露了他们缺乏忧患意识的弱点。随着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嘶喊声和嘈杂的脚步声，一位管制室的官员将耳机扔在桌上，猛搔着头皮纳闷：“为什么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样呢？我还是不明白啊！”

多少人发出了同样绝望的悲叹，以及同样无助的呻吟？随后又有多少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这些人在遇害之前仍然企图抓住那已经破灭的幻想，但一切都已太迟了。

此时在费沙的领土各地，包括夜晚已来临的半球，恐慌的事件一一爆发了。孩子们悲惨地仰天哀嚎，大人们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

这些尤里安都看见了。当无数光点斜行在深蓝厚重的夜空中之时，尤里安正穿着便服和马逊一起走在街上。背后总感觉到不知是费沙、帝国、或是己方的人在跟踪着，不过，这即将是不值得再关心的事了。

尤里安想到的是更远的事。帝国军在占领费沙之后，一定会以费沙为基地，对同盟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杨提督的预测果然没错，真希望自己能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该何去何从呢?

听到街上人声沸腾的嘈杂声，为了避开与别人不必要的冲突，尤里安于是快步向事务所的方向走去。

【Ⅱ】

“帝国军入侵费沙！中央宇宙港已被他们占领！”

当此一消息传至市内时，费沙的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本人并不在自治领主府内，也不在官邸中，而是在他一处私人寓所里。他这个两层楼的寓所拥有一个很高大的天花板，客厅相当宽广，墙壁上还挂了几幅油画，有着洛可可式的风味。墙壁的另一边挂着一幅宽达两公尺的大镜子，给人一种豪华却无个性可言的感觉。

面对莱因哈特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侵略行动，绝对处于失败劣势的鲁宾斯基，仍然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吃了败仗的样子。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是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

“自治领主阁下，您听说了吗？”

“听说了。”

“费沙似乎真的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关头了呢！”

似乎大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事实上，鲁伯特也曾预测过，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发生此一事件，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帝国军的士兵们会来得如此之快，竟然就在今年，也就是宇宙历七九八年，提前出现在费沙的土地上。

“看来，博尔德克很可能会乘着帝国军入侵的机会，起而夺取你的政权，取代你的地位！”

鲁伯特·盖塞林格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正倒映在他的酒杯之中。

“属于你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你在位仅四年，看来历代的自治领主当中，在位最短的人非你莫属了。”

“你真的确定我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我的看法和博尔德克一样。一个演员如果占据舞台的时间太久的话，会令人讨厌的。大家都会希望他快点下台。”

这句话如果是出自他人之口，早就没命了。不过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却一点也不生气似的，这只“费沙的黑狐”只是若无其事地将酒杯放回茶几上，然后一边用手掌摩擦着他那丰厚的脸颊，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的看法是和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一样吧！我比博尔德克还要难对付一些。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到很光荣。”

鲁伯特·盖塞林格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粗哑起来，表情也一扫原先所伪装的郑重，显现出一副歹毒的样子。如果对方是个个性软弱的人，可能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一个人如果相当生气的时候，脸部表情一定会产生相当丑恶的变化。鲁伯特接着无声地笑了笑，手指伸进口袋里去，好像要掏什么东西出来似的，才一眨眼的功夫，他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枪，而枪口则正对着鲁宾斯基。

“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至于你死后，我可就真的不如道了！我还不至于疯狂到对一个死人感兴趣的地步。”

“你果然很厉害，机会一来就绝不放过！”鲁宾斯基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不过，很可惜，你还缺了点见机行事的大智慧，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罢了！”

“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想必你也一定不会有所悔悟罢！自治领主阁下，要承认失败才会成功啊！”

“即使是这样，我想也没有必要劳您大驾亲手杀死我吧！鲁伯特！”

这位年轻的副官听到鲁宾斯基竟然这样直呼他的名字，脸上不禁泛起一片潮红。愤怒和不快使得他脸部的血管都扩张了起来，呼吸也变得相当急促。他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呼吸，当作没听见鲁宾斯基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一般，他开口说道：“我一定会打倒博尔德克这个低能儿的！不过，我若想要当上费沙自治领主，你的存在对我实在是一大威胁。你是那种不陷害别人，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人。杀了你，不但会让我自己感到心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可算是造福人群的一件事了。”

他本来也曾考虑过要将鲁宾斯基献给帝国军的，可是，目前博尔德克已经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囊中之物，想必已不需要利用自己了。不如自己干脆就当个背叛者，把鲁宾斯基作掉算了。他认为自己才是费沙的一颗再生之星，他一定能集结费沙人团结起来的。不过眼前比

他更具声望的鲁宾斯基对他而言，却是一个威胁。一想到此，他想杀鲁宾斯基的念头就更加深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使他想要置鲁宾斯基于死地，那就是他无法忍受旁人知道他是鲁宾斯基的的私生子的事实！

“但是啊，鲁伯特……”

“闭嘴！不许随便叫我的名字！”

他的声音又提高了许多。鲁宾斯基面对此一变故，却仍然心平静气似的，温和地直盯着对面这位双目充满血丝的年轻人看。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难道我不能直呼你的名字吗？”

“我父亲……”鲁伯特·盖塞林格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喉咙呛得直咳嗽，难受极了。“父亲！所谓的父亲是……”

激动的感情淹没了他的话语，年轻的副官即将扣紧朝着鲁宾斯基的手枪的扳机。

突然墙上的镜子发出了尖锐的悲鸣。镜面破裂反射着照明的灯光向四处飞散乱舞。带着愕然的表情，鲁伯特·盖塞林格回身转向镜子的时候，点点闪光中出现了三条新的光束，射入盖塞林格的身体中。

这位年轻的副官手上仍握着枪，短而激烈地扭动了一下，刹那间，他的动作停了下来，之后，就好像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用力推了一把似的，整个人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

“……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吧！鲁伯特！”

鲁宾斯基终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俯视着自己的儿子，毫不带感情地说道，不过似乎还流露出一丝丝沉痛的感觉。

“我早就知道你想杀我了！这也是你今晚来这儿的目的，不是吗？不过，我也早已有了准备。”

“你怎么知道……？”

“这也是要拜你所赐！多梅克虽然是你的伙伴，你就这么相信她吗？”

“……那个贱女人！”

鲁伯特也只能这样不住地咒骂着。忽然，在他逐渐丧失光彩的视线范围之内，出现了几个人影。他是从破碎的镜片中看到的。他们不

是来自童话中镜之国的证据，就是手中握着荷电粒子的来福枪。在这面神奇的镜子背后，自治领主设有秘密的警卫。他选择了父亲的掌心为决战场。

“你的缺点和我的实在太像了！如果你能再将自己的霸气和欲望收敛一些的话，说不定会拥有比我更高的权势与地位。你做事样样都清楚明白，唯独就是不知道该等待适当的时机啊！”

眼前的年轻人瞳孔中所散发出来的尽是怨毒的目光。

“我一点也不想要你给我任何东西……”

盖塞林格嘴角喷出血红的泡沫，看来就快要死了。他身上的伤口异常地灼热，而四肢却相反地感到无比冰冷，整个身体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只夜行兽一般。当他四肢的冰冷感觉迅速传达到心脏的时候，他的未来也就此消失不见了。

“……我曾下过决心，我要从你身上夺走！要取走你的一切，我不会留给你任何东西，包括我自己……”

鲁伯特·盖塞林格就在充满悔恨的情况下一动也不动地死去了。他在自己的许多目标与计划未完成之前，就比他父亲鲁宾斯基提早一步退出这个人生舞台。

“自治领主阁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护卫中有一人忽然站出来向鲁宾斯基开口问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刚才所射杀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在他们行动之前，这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不过，总觉得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感到忐忑不安起来。

鲁宾斯基将视线转向这名发问的护卫。这名护卫被他看得心理倍感压力，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半步。不过，鲁宾斯基那冷漠的眼光只在一瞬间之后就消失了，又恢复了他以往那种一贯的自信及值得信赖的表情。他信心满满、若无其事地说：“自由行星同盟的特留尼西特议长在发生军事政变时，到最后也是安然地躲了起来。看来咱们也得找个隐密的地方避避了！”

【Ⅲ】

米达麦亚的临时司令部设于费沙中央宇宙港大楼内。费沙的各政府建筑物和大楼，都是他们必须占据的重点，而其中的中央宇宙港大

楼则是最适合他们用作司令部的地方。

“驻在此地的帝国办事处有事与我们联络。”副官克里希少校向米达麦亚报告。“办事处说，他们害怕会遭到反对帝国军占领的暴徒们袭击，所以希望我们能派遣护卫部队前去保护他们。”

“我们人才刚到，他们就提出这种要求？算了！我就派一个大队去吧！他们怕成这个样子，想必也不敢列队出迎了！”

米达麦亚笑着发出自登陆费沙以来的第一道命令。接着，他将所有幕僚们都召集起来。

他们又再度确认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第一阶段的军事目标为自治领主府、同盟驻费沙办事处、航路局、公共广播中心、中央通信局、六个宇宙港、物资流通管制中心、治安警察本部、地上交通管制中心、以及核能发电厂。若能全面控制第一阶段所设定的目标，那就等于控制了费沙这个有机体的大脑和心脏一样，到时帝国军就能呼风唤雨，予取予求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治领主府、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及航路局这三个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握有这三个地方中央电脑完整的资料，才能取得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情报。所以是要占领而不是破坏，这是先决条件！大家懂吗？”

拜耶尔蓝、布罗、德洛伊杰、陈等各个幕僚们面对司令官锐利的眼光，不禁紧张地猛点头。不用说，他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过去，有好几次帝国远征军就是因为对同盟的地理情报准备不周，以致遭到败北的命运。如果这次能够控制航路局和同盟驻费沙办事处的电脑系统，那么就能在同盟领内未知的广大星域中来去自如，敌人也不再具有地利上优势了。这次之所以要以费沙为后方基地，为的就是要打情报战和补给战。这是莱因哈特想要一统全宇宙，成就霸业所不可欠缺的条件。

另外，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心理战术。同盟军若发现自己国家的地理、军事及经济等重大机密情报都落入敌人手中，他们一定会人心涣散的。

由于同盟军一向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伊谢尔伦回廊，帝国军这次出其不意进攻费沙的行动，在战略水准上，可说是绝对的赢家。如果

再加上情报战上的胜利的话，那么同盟方面，就算有杨威利这样的用兵艺术家出马，也很难挽回同盟军的失败劣势了。

接着，米达麦亚又发布三项禁令，禁止杀害平民百姓、禁止对女性施暴、以及禁止任何性质的打劫掠夺行为，违者经审判证实后，一律按军法枪决制裁！

“渥佛根·米达麦亚说一不二。若有人胆敢损害帝国军的荣誉，一定绝不饶他。各位请铭记在心。”

幕僚们当然都不敢稍忘。米达麦亚对部下常能体恤下情，慷慨大方，是个受欢迎的上司，不过他对违反军法和污辱军人名誉者却绝不宽容，不留余地的严厉处罚令人不寒而悚。记得以前还是旧体制时，米达麦亚就曾亲手执行军法，射杀肆意抢夺杀人的部下，由于他是平民出身，有人当时因嫉妒他的权位，加上被他处死的人是名门贵族子弟，于是就借题发挥，在军事会议中对他提出控告，企图陷害于他。多亏莱因哈特挺身而出为米达麦亚辩护，以代表人的身份介入将此控告驳回，还升他的官加以重用，亲自将他迎入元帅府。就因为这件事，米达麦亚有感于莱因哈特的知遇之恩，才加入他的阵营，为他效力。

目前帝国军正依照米达麦亚的指示，一个个将费沙的重要地点控制下来。首先是航路局被占领，内部的电脑系统和庞大的航路资料库也完全被帝国军接收。

接着，自治领主府也被占领。不过领主却不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根据其他部队攻入领主私人寓所的报告指出，领主也不在其寓所内，不过，他们却在寓所的二楼客厅内发现一名被枪杀的男尸，墙壁上的镜子也完全遭到破坏。这名男尸的身份经证实为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至于他为何会被杀死而陈尸于此呢？只有等日后再慢慢查明真相了。

※※※

古雷沙上校率领了六百名陆战队队员，分乘一百二十辆机动装甲车，以全速通过街上，前往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办事处进行占领行动。奇怪的是，这条街平常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人多热闹的时刻，可是此时却显得份外冷清恐怖，几乎所有的商店都紧闭门户，行人绝足。

部队一到达办事处后，上校就命令将整个建筑物包围起来，自己则站在大门前。

就在这个时候，建筑物中突然有一枪射了出来。

一道电子光束射向士兵们所站立的地面上，四周泛起了白色的烟雾和地板碎片。

“不要白费力气了……”

古雷沙冷笑着，手轻轻地一挥，跟着就有一台机动装甲车将其装有大口径炮弹的炮口对准建筑物，两发炮弹随即被发射出去。建筑物四面的厚玻璃应声齐碎，热气和烟雾弥漫了整个空气。

虽说为了保证办事处的电脑系统完好无损，炮弹的破坏力已降到最低，但照理说这两发炮弹的威力应该也是很惊人的，可是办事处内却好像没事一般，连一点抵抗的迹象都没有，让人怀疑办事处内到底还有没有人在？怎么会静得如此非比寻常。古雷沙身为一名军人，因此他担心不知里面是否会有埋伏。又因为屋内发生了火灾，他们的残留热量测量装置也就失去了用处。

有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接近建筑物，突入内部探查，没多久又立刻冲出来向上校报告说：“上校，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小猫。”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名士兵也不明所以。上校又问，那刚刚又是谁向我们射击呢？这名士兵只好带他到二楼的窗边详细说明。上校依照士兵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心里不禁打了个突，原来是一架自动发射装置。有一把来福枪就装在窗边的自动发射装置上，扳机由定时器所控制。好狡猾的家伙！上校一面咒骂，一面命令救火。接着自己就和技术士官急急赶至电脑室去。

才一进电脑室，技术士官们不禁都面无血色地看着上校。上校登时明白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看来是无法达成了。而整个虚空中，似乎就只剩下上校咬牙切齿的咒骂声还兀自在飘荡着。

※※※

米达麦亚乃武人出身，对于经济方面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也明白，若经济的营运受到过份钳制的话，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一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他并没有关闭银行，商店也让其照常

营业，使得民心不致于在心理上造成恐慌。至于那些对帝国军抱着敌意的人而言，他们还是必须考虑到生活的，至少他们心里也希望自己的经济环境能越来越好。

米达麦亚同时以司令官的身份下达命令，他昭告费沙境内的商人。不得无故将商品价格涨高或屯积拒卖某些商品，违者严惩。此一命令一下达，许多商店就纷纷把刚才调涨的标价牌，又换回原来的旧标价。似乎费沙商人的技俩也被米达麦亚的此一快攻给摧毁了。

二十八日那一天，第二批帝国军在奈特哈尔·缪拉的率领下到达费沙中央宇宙港。米达麦亚的部下们都以无比鼓舞的心情来欢迎这一百万名战友们到来。米达麦亚还亲自出迎，和缪拉轻轻地握了手。但反观费沙的人民们——对于自己祖国还抱有希望的人看到第二批帝国军到来只感到更强烈的反感，而对祖国和未来不抱希望的人看到占领者又增加一百万人后则更加感到灰心了。

此时费沙全境的宇宙港都已在帝国军的控制之下，商旅运输也全部停止。没有任何人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能随便地公然离开费沙，帝国军的指挥官们认为失踪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和同盟办事处的官员应该还躲在行星的某个角落中。

在米达麦亚的领导下，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但偶而也会出现一、两个害群之马。在缪拉到达之前，就发生了一件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并且还将一名女性受害者的订婚钻戒抢走了。米达麦亚感到相当生气，立即下令搜捕犯人。这位“疾风之狼”不但亲自向被害人当面谢罪，归还戒指，同时还以占领军司令官的身份，将三名犯案士兵处死。

死刑是在山德列广场公开举行的，虽然公开处死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但是米达麦亚却不得不如此做。若不能切实执行死刑，则米达麦亚所下达的军令必定不能使占领区内的百姓们信服，而死刑若秘密执行的话，则可能让人怀疑，不知是否表面宣称处死，却暗中释放他们逃走，平白落人口实。总之，帝国军必须尽量不让人民产生反感，如此才能减低市民们对帝国军的抵抗情绪。

这三名士兵所属部队的队长虽然战战兢兢地请求司令官对他们的部下从轻发落，但司令官却毫不宽容。

“我一向是说一不二的人。难道你们要否认自己曾收到我所下达的命令吗？”

在公开处死三名士兵之后。米达麦亚才到中央宇宙港去迎接自己的同事。对于自己的顶头上司亲自出迎，缪拉感到相当惶恐，他不断地赞美米达麦亚的管治有方。米达麦亚回答说：“嗯，就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吧。”

费沙目前是处于虚脱的状态而陷于无声无息之中。但是，不知何时又会出现让局面沸腾的人吧。如果让他们组织起来，或许多少会有一些小麻烦，不过，到时罗严克拉姆公爵会做出适当地处置吧……

“不管怎么说，我如果不打仗的话，肩膀还真会发酸呢！”

武人就是武人！

【Ⅳ】

有一位身穿毛衣、神色仓惶的少年，正走在没有帝国军出没的小巷子里，步伐相当匆忙。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长得非常俊悄，眼珠为深褐色，身材匀称，这就是尤里安·敏兹。尤里安走进一栋很隐密的矮楼房去，推门踏入一间房间，里面有三个男人正在等他。其中两位是刚从办事处逃出来的马逊准尉和汉斯专员。另外一位他却不太认识。难道是马逊在打探街头情势的同时，所找到的一名独立商人吗？

……四天前，当尤里安返回办事处途中，亲眼看见帝国军入侵时，本来想和马逊一起雇辆车第一时间赶回办事处，可是车子却因街上挤满了混乱的群众而无法动弹。

“没办法走啊！准尉，我们下车吧！”

“要走路吗？”

“不！用跑的！”

马逊于是跟着尤里安跑，他觉得尤里安真是充满活力。由于尤里安是杨提督亲自交付给他，要他好好照顾的人，而他本身也对尤里安相当有好感。因此，只要是为了尤里安，要他做什么事他都愿意。一想到此，跟着尤里安跑的脚步也觉得轻快起来。

两人一到办事处后，尤里安随即看见所有人都已被召集至大厅上，他发现大家都议论纷纷，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接着他走到汉斯事务官的面前向他行礼致意。

“事务官阁下，我想我们办事处中的电脑资料应该立即全部销毁吧！”

“销毁？”

这位事务官的反应，简直是慢到痴呆的地步。

“如果不销毁所有资料，就会落入帝国军手中，我们同盟的机密不就全曝光了吗？”

汉斯事务官感到很惶恐，眼神恍惚不定。他似乎在期待着是否有人肯负责任去完成这项任务，可是，显然他失望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

“请你快决定吧！帝国军马上就要来到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尤里安看了看全体同仁，只见他们都面无表情，沉默不语，难道没有人赞成他的意见吗？就连首席驻在武官也不例外，只见他不高兴地盯着别的地方看，完全毫不关心。

“我怎能让你这小鬼来支使！”汉斯突然以高亢的声音大声道。吐了这么一句话，他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拭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但是，你的建议似乎还有点价值。那么就由你负责执行销毁电脑情报的任务好了，你会担下责任吧？”

尤里安心里暗想：要是同盟灭亡了，又要谁来负责任呢？

“还有别的办法呢！我看我们干脆就把电脑中的所有资料交给帝国军去利用，若同盟真的因此而被征服，我们也会因为曾经提供重大情报给帝国军而受到较宽大的处置呢！”

尤里安故意语中带刺地这样说，而汉斯竟然也露出了默认的表情，尤里安看了心中真是大大吃了一惊。

“我知道了！我会担下责任的。就让我去销毁电脑中的所有资料吧！”

虽然话已说出了口，尤里安心中多少也还存着一些犹豫。不过事已至此，不这样做也不行了！在马逊的协助下，他将所有的电脑记忆库完全销毁，二十分钟后，他们又回到大厅，然而他们却发现，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已和刚才完全不同了。只见大厅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汉斯事务官表情呆滞地坐着。看来，包括首席驻在武官欧维拉上校在

内的众人们，都已放弃了这位无能的长官，各自想办法逃走了。尤里安原本就认为这些人毫无纲纪，无法称职工作，如今一看，更是觉得他们毫无责任感可言。如果让同盟政府得知他们在危乱中还擅离职守的话，一定会加以处罚的。不过，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同盟本身是否能安然抵挡住帝国军的进攻继续生存下去，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呢！一想到这，尤里安的心都凉了。

“你，你，拜托，请带我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汉斯一看见尤里安，马上就向他哀求着。

虽说带着他碍手碍脚的，可是尤里安也不忍心见死不救地抛下他一个。他要求汉斯换上轻便的服装，准备好现金和手枪。接着尤里安拿着来福枪和自动发射装置来到二楼窗边。将它装在窗户旁。然后带着已换好衣服，正在楼下紧张地等着他的事务官走出事务所。就在此时，他们听到机动装甲车逐渐接近的车轮声……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如果已经走投无路，那可惨了！”

汉斯才刚从敌人手中暂时逃了出来，现在还走在黑暗的小巷中，就又恢复了以往傲慢的神态。他似乎生来就不曾吃过苦，也没有遇过大风大浪似的，都三十岁的人了，还要一位比他还小得多的少年来保护他。尤里安不禁羡慕起那些自行逃走的同事，没有汉斯在身边，的确是省事不少。听到汉斯这么说，尤里安不得不回答说：“找找看有没有独立商人吧！”

“找到了又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请他帮我们安排船只，逃出费沙。”

汉斯听了这番话，歪着脑袋说：“嗯……不过，你想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而这也是尤里安所急欲知道的事。他想离开此地并非为求自身的安全而溜之大吉，也并非意欲袖手旁观事态的发展，他只是一心想回到杨的身边罢了。毕竟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要回到什么地方去。尤里安厌烦地看了汉斯一眼，如果现在在他身边的不是这个不值得尊敬的男人，而是杨威利的话，那该多好啊……

接下来这四天，尤里安等人一直躲在小巷中一处隐密的房子里，苦思着该如何逃出费沙。费沙这个地方有一点很值得庆幸，那就是只要有人出得起价钱，要办什么事都很方便。尤里安目前虽然仍处于不稳定的情势中，但至少生命还是暂时安全的。不过，保住生命的安全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

※※※

马逊向尤里安介绍眼前的这位陌生人，这名男子头发稀疏，身体肌肉也松松垮垮的，给人一种每天都过着疲惫生活的印象。不过，他的双眼倒是很有神。

“我叫马利涅斯克，是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的代船长。”

他向尤里安自报姓名，表示这样开门见山比较好办事。他说，他本身只是个大副，要开船恐怕没什么自信，如果能够雇用专家来开就好了，而他自己本身可提供一艘宇宙船。

“其实，我们两个也算是有缘份，因为我们之间还存在着和我们各自都有很大关系的人呢！”

“两个人？”

“就是我们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和你的监护人杨提督。他们两个小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

尤里安的眼睛睁大了许多。不过，当他听说杨的幼时密友——也就是贝流斯卡号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目前是在同盟的首都时，不免感到些许的遗憾。

“不过，我还认识其他开船技术相当好的航宙士。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找人。对于费沙人而言，契约是相当神圣不可欺的东西。”

马利涅斯克这样向他保证，最后才提及必须先给相当数额的金钱。

“想找一个又勇敢、技术又好的人，自然要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先拿些钱给人家，在情理上也比较说得过去。”

“我也这么觉得。当然，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请你快点去找人好吗？”

尤里安无视于一旁表示不妥的汉斯，从事务官那尚称丰厚的钱包中取出五百元面额的费沙马克十张，交给马利涅斯克作为定金。马利涅斯克拿了钱走出去之后，马逊准尉以一种深沉的眼光看着自己的上司。

“不知道他靠不靠得住？”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尤里安也没什么把握，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他现在也是身不由己，不得已才将自己的生命和运气押在别人身上的啊！至于哥尼夫这个人，他也只知道他是杨威利儿时的密友，他姓哥尼夫，是否就是伊谢尔伦要塞的“击坠王”伊旺·哥尼夫所提及的“费沙的表兄弟”呢？若不亲眼看到本人，尤里安是没法子确定的。

“少尉，虽然我们嘴里说信得过他，不过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才好，因为我们还是有可能被他出卖而惹上杀身之祸。您以为呢？”

尤里安一听马逊这么说，他那线条优美的眉毛立刻纠结起来。他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总是有人要将一些不适于他的年龄与能力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都强行推给他呢？难道只是因为自己想成为一名军人，就得受到这样的待遇吗？无论如何，尤里安现在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回到杨的身边，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在乎。

※※※

有一群商人聚集在“朵拉库尔”酒店的三楼内，其中的一名男子正从窗户往外望着，当他看见装有大口径炮口的机动装甲车通过大街，发出巨响时，不禁感到厌恶起来。由于宇宙港目前大半都处在严密的封锁状态下，这群独立商人根本没办法做生意，只好聚在这家酒馆中一起喝闷酒。

“费沙不是一向都握有情报吗？为什么连帝国军要来侵略的消息都不知道呢？真是不可思议！”

“这些吃公家饭的能做什么事？每天不外乎是报点气象啦！报点庆典活动的情形啦！根本靠不住嘛！”

“其实这也难怪。姑且不说别的国家，我们费沙政府所任用的官员本来就是些没才能的人，怎么会掌握到准确的情报呢？”

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骂得是很难听，但内容却有欠精彩。而他们也都心里有数。光是坐在这里骂，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感到相当沮丧，大家都担心目前所使用的日历到底还能撑到何时？

“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历史就要改变了！高登巴姆王朝、费沙自治领、还有自由行星同盟都将被消灭。接着，那个金发的黄口小儿就要成为整个银河系宇宙的皇帝了！”

“那个小子接管了高登巴姆王朝的领土难道还嫌不够吗？真是利欲熏心，可恶极了！”

“不可恶难道会成功吗？看看费沙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们吧！他们就是不够可恶啊！”

大家听了都笑出声来，这都是些自暴自弃的对话。

“搞清楚，我们是自由的人民。和自由行星同盟那些只是挂名的家伙不同，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民。我们并不需要慈悲怜悯的皇帝。”

大家听到这番演讲论调的话后，有个受人尊敬的老商人忍不住也开了口。

“我这辈子也不知还剩多少时日了！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看见帝国军的铁蹄踏入这块土地。”

这位老商人说着长声叹了一口气，四周的年轻人也都心情沉重。不加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

“百年来，我们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历史会跟着继续这样走下去。但是想一想，这种想法又有什么根据呢？至今已有五个世纪之久的高登巴姆王朝，如今也沦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而费沙跟着也快灭亡了！我真傻啊！”

老人一提到“灭亡”两个字，四周的气氛更是凝重起来。大家沉默了片刻，突然有个声音打破了这个无声的场面：“我想，很遗憾的，费沙可能会暂时亡国也说不定，但是，它一定会再复国的！我们这些独立商人可以在宇宙的另一角起而建立一个自由之民的城市啊！今日的费沙也是当年雷欧波特·拉普集合商人之力建成的，不是吗？刚刚也有人说过，我们根本不需要皇帝的施舍呀！”

说出这番话的就是卡列·维洛克。与其说他是一名商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有名的航宙士。

大家听了他所说的这番话，不禁感到心中的阴霾已被一扫而空，于是拍手叫好起来。就在此时，有一位刚进来却一直伫立在门边的人，故意地等大家鼓掌完毕后，再自己又独自拍起手来。

“说得真好啊！维洛克。”

维洛克登时紧张起来，他这位旧识老友则笑着走了过来。

“你不是贝流斯卡号的马利涅斯克吗？难得见你一面！到这儿来，有何贵干？”

“找你的！为正事而来啊。难道你喜欢在这儿演讲胜过去开宇宙船吗？”

“好！我去！”

“……你真爽快呢。连发生什么事都不问就答应了吗？”

马利涅斯克面对维洛克如此爽快的反应，一时倒不晓得要如何向他说明事情原委了。

维洛克无所谓地笑着说：“反正坐在这里也是徒然使人烦闷而已，我宁愿接受魔鬼的挑战。你大概就是从恶魔那里来的吧！”

维洛克豪迈地笑了出来。

【V】

十二月三十日，费沙标准时间为十六点五十分，莱因哈特终于在幕僚们的陪同下踏上了费沙的领土。

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缪拉上将率领了四万名警备兵，一起来迎接这年轻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此时正是费沙昼短夜长的季节。这位金发的年轻人走在昏暗中浴着蔷薇般瑰丽色彩的暮霭之中，让人觉得他本身就好像是一首诗篇般的动人。不管是喜欢他或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风采是无人可比的。此时，站在宇宙港上看见莱因哈特身姿的士兵们都感到激情荡漾，除非他们战死，否则将来等他们老死之前，仍然会向他们的妻子及孙儿们夸耀自己曾亲眼目睹这位金发的年轻霸主仁立在黄昏余光中的英姿。官兵们之间开始兴奋地发出如歌声高扬的欢呼，一瞬间充满了热情和力量。他们忘我地高声喊着：“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这位年轻的元帅听到士兵们的欢呼声，显得有点不解似的，米达麦亚立刻向他解释说：“他们在欢呼您为皇帝！吾皇……”

“这还言之过早。”

莱因哈特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他身边的幕僚们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并没有阻止大家喊他为皇帝。他向士兵们挥手致意，群众们安静片刻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又再度响了起来：“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事实上，莱因哈特登上皇帝的宝座是第二年的事。不过他首次公然接受士兵们称他为“吾皇”及“皇帝莱因哈特”的称呼，则是在他踏上费沙领土的这一天。

才刚踏入以高级旅馆作为临时元帅府的莱因哈特马上发布公告：帝国军进驻费沙，绝不剥夺费沙人民原本所享有的任何权利。他希望帝国本土能和费沙自治领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不过，这也是有野心的，因为这只是他想征服自由行星同盟第一阶段所必须完成的目标而已。

接着，米达麦亚因有三点交代下来的任务未能完成，特地来向莱因哈特请罪。这三件失败的任务分别是：没有抓到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同盟的事务官汉斯也下落不明、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内的电脑资料也全数被毁，无法取得情报。莱因哈特听了，眉毛登时皱了起来。不过，他的表情马上又变回原来平和的样子。

“要百分之百的完成而没有疏失是相当困难的。连你都没办法达成的任务，换作其他的人来做就更甭提了！你没有请罪的必要！”

其实，像汉斯事务官这种角色到底下落如何？莱因哈特并不是相当关心。而此时的尤里安·敏兹也还不成气候，莱因哈特根本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内的电脑资料没有取得虽然可惜，可是费沙航路局的电脑资料已经全部落入帝国军手中，所以仍是大有可为。只有鲁宾斯基目前不知所踪这一点让莱因哈特感到相当在意而不安。

“伯爵千金，你想‘费沙的黑狐’有什么打算呢？”

“我认为他承认了目前的失败，所以躲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看出博尔德克无论如何是无法驾驭费沙全体吧。在博尔德克遭到惨

痛失败的时候，他就有再次上台的机会，不管是来自罗严克拉姆公爵阁下或是市民的期望……”

莱因哈特赞同希尔德的分析。鲁宾斯基利用诱拐皇帝和费沙回廊的通行权为饵，打算赌上时间来操纵莱因哈特，却被一手漂亮的反击逆转了情势。

莱因哈特目前虽然可称得上大获全胜，心中却总有些不安。随着时间的增长和情报的显示，存在他心里的疑团可能将越来越大。虽然目前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管博尔德克和鲁宾斯基的事，但是他总觉得在这件事的背后还隐藏着点什么，有去查清楚的必要。

莱因哈特和他的幕僚们共进晚饭之后，就在他的亲卫队的陪同下来到费沙航路局。接着，负责警备工作的克拉夫准将直接引领莱因哈特来到电脑资料室。莱因哈特命令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在室外守候之后，自己一个人走进了室内。

在这间寂静无人的电脑室中，空气中充满了电子类无机物质的臭味。莱因哈特默默地走到机器旁边，在一个萤幕前面站定，他抬头望着这面巨大的闪亮萤幕，自言自语地道：“没错，我就是想看这个！”

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就好像是看见梦中情人似的。接着，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在操作台上的键盘上输入指令，电脑开始迅速动作。

与其说莱因哈特的手是在有意识地操作电脑，倒不如说他好像在即兴弹奏钢琴名曲似的。当然，他所弹出来的不是音乐。画面上终于出现了星系图，这是一个由两千亿颗恒星所构成的银河系。这些星图慢慢地扩大着，接着，自由行星同盟的版图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个个恒星系的名称被显示出来，连结这些恒星像脉络般的航线也被看得一清二楚，其中有个行星就是同盟首都海尼森。还有一个就是他曾经在那里大败敌军的亚斯提星域。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百五十年前曾经发生过帝国军全数被歼灭的达贡星域。其它还有好多恒星系、行星和古战场。这些全部都是他心中期待着在未来能一一征服的地方。

莱因哈特像是一具雕像般地一动也不动站在萤幕面前，过了一会儿，他把挂在自己胸前的坠子珍而重之地放在手上，打开盖子，看着里面装着的一张年轻人的照片说：“走吧，吉尔菲艾斯，一起去掌握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宇宙。”

莱因哈特对着他那虽然死去，却犹如仍伴随在他身边的红发挚友说了这句话后，用手拨了拨头发，又恢复了他那傲视天下的模样，然后以一种谁也模仿不来的步调走出这间电脑室。

※※※

宇宙历七九八年，也就是帝国历四八九年，就在这样一个混沌不明的局势下渡过了。在这段期间内，有多少人能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事？又有多少人能了解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呢？全体人类共四百亿人，其中有这种觉悟的人大概没几个吧！

目前，“莱因哈特皇帝万岁”呼声已响彻了全宇宙，有人认为这是好兆头，也有人认为这是凶兆，到底谁对谁错，就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接下来是宇宙历七九九年、也就是帝国历四九○年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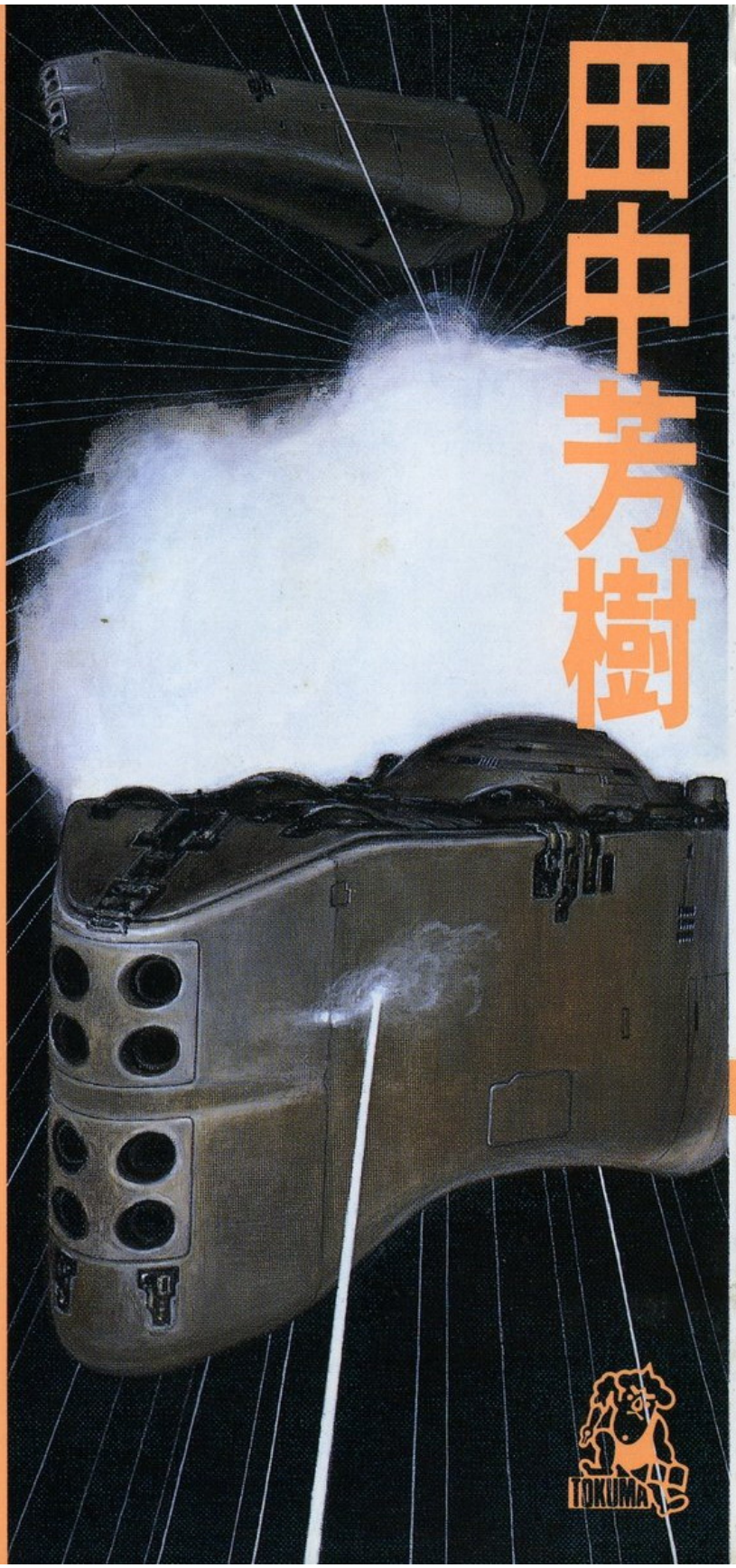
# 銀河英雄伝説 5

風雲篇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田中芳樹



☆

TOKUMA

# 銀河英雄伝説 5

風雲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寒流来袭
第二章 杨提督的方舟舰队
第三章 追求自由的宇宙
第四章 双头蛇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第六章 连战
第七章 巴米利恩
第八章 死门
第九章 骤变
第十章 “皇帝万岁！”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寒流来袭

【1】

数十秒钟之后即将进入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仰望夜空，他第一次看到的数个星座在深蓝色的夜幕中闪灿着光芒。迈入新的年度之后，即将迎接第二十三个人生寒暑的年轻征服者，自他那冰蓝色的瞳孔中，朝着夜空放射出如冰箭般的犀利眼神。那是一种无言的宣告。他透过硬质玻璃制的天花向宇宙宣告，在他视线的彼方，连成一气的星群，只许作为被他征服及支配的对象之身份而存在着。当莱因哈特摇曳着他那灿烂如黄金般的金发回过头来面对聚集在大厅里的帝国军众将帅之时，从四方镶嵌着音响系统的墙壁上流泻出一阵钟声。似乎告诉人们旧的一年的日历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莱因哈特走近自己的桌子，高高举起手上倒满香槟酒的水晶杯，将帅们也回应着他的动作，以水晶杯中反射的光波交换着彼此的视线。

“干杯！”

“干杯！为新的一年——”

“干杯！为所创下的功勋——”

在充满霸气的干杯声交错当中，一个格外响亮的声音强烈地震撼着全座人的耳膜。

“干杯！为自由行星同盟最后的一年——！”

在众人注视下，那声音的主人一边看着莱因哈特，一边高高地举起酒杯。他的声音和表情就介乎于昂然和傲然的一线之间。莱因哈特端正秀丽的嘴角漾起一抹微笑，也同时举起了酒杯，这时，四周响起一阵叫好和拍手的声音。发言音则因为获得此一殊荣而兴奋得脸色潮红。

他就是依沙克·费尔南·冯·特奈杰中将，在满是少壮派的莱因哈特军高级将领当中，他显得格外年轻，和他的主君同年纪。在幼年学校中，他是在第一名的莱因哈特之后，优等生集团中的一份子。进了军官学校之后，声名更是大噪。但是，他却在中途退学投身前线，不管是担任实战指挥官或作战参谋，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武勋，是个优秀

的青年军官。在帝国历四八八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中，那些在幼年学校中和莱因哈特一起上学的贵族子弟们大多投入门阀贵族联合军中，最后终于自取灭亡；相对的，他选择了参与“金发小子”这一边，显示了他正确的判断力，在已故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手下任职时建立了不少功劳。战后，他离开了坎普，成为莱因哈特的直属部将，也因为这样，在日后坎普与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杨威利对阵败亡之际，他得以免于踏进败军行列的命运。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人深信，他有着一位肉眼看不到的超越常人智慧的守护者。因此，他越益确信自己是上天挑选的精英之一，为因应超越者的思宠，他更是凡事都比别人快一步。他认为今后要追过许多人，或者被追赶，不论在战场之内或之外，尽可能地引人注目是必要的。

他这种锋芒毕露的作风看在同年纪的主君莱因哈特眼里应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看到这种类型的人，总会让莱因哈特联想起那个绝对不会刻意去引人注意的故友来。他觉得，如果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那个牺牲了自己只为救他生命的红发挚友的话，一定不会赞成用这种方式来引人注意。莱因哈特知道不能这样做比较，但是，意志及理念所不能控制的心灵悸动却使得他情不自禁地这样想……

盛大的宴会中没有华丽感，反而充满了活力和冲劲，这或许是出席的人甚至连礼服都不穿而穿着可以立刻上战场打仗的军服之故吧！莱因哈特本人不喜欢在占领地的新年宴会中做华丽的装扮是原因之一，一个成功的征服者，必须能够小心避免不要刺激起占领地人民的反感，更主要的是列席的将帅中，有人在宴会结束的同时就要立刻出发往战场了，指挥远征军先锋部队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率第二阵的奈特哈尔·缪拉上将就是这样。

帝国军中最年少的上将奈特哈尔·缪拉今年将迎接他自己的二十九岁生命。他有着灰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珠，正面仔细观察他的体型的话，会发现他的左肩稍微低了些，这是与其年轻不相符合的身经百战及负伤次数的最佳明证。但是，如果不去考虑这些，充其量他看来也只像是个参谋型、有着温雅外表的军人，但是他进攻的精悍及防守的顽强都获得极高的评价。

在他旁边的米达麦亚和现在负责指挥伊谢尔伦要塞攻略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被称为帝国军的双璧，外号“疾风之狼”。从某方

面来看略显短小，但似乎随时随地保持最佳机能状态的身材让人联想起优秀的体操选手，他比莱因哈特大八岁，比缪拉长两岁，但以一般的社会标准来看，他仍然算是黄口孺子之类的年轻人。

“年轻人可真是有精神！”

然而，米达麦亚却常常说些惹人嫌的话。他是这次占领费沙回廊作战中的指挥官，也是所有参战的提督中功勋最卓著者。所以遇到的困难也最多，对于比较年轻一点的提督们的豪言壮语，他总认为是过度的幼稚表现。

“我也还年轻，但却没那种精神。”

缪拉回应的声调中，总有着他个人特有的讽刺意味在，在比他们年轻的军人们眼中，这种举动有时候被视为带有焦虑感情的表现。有野心的人喜欢变化多于安定，渴求乱世胜于和平。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把握到动荡不安的时势带来的机会，就会加快飞黄腾达的速度，而且会扩大成功的范围。不管是米达麦亚也好，缪拉也好，都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出现在他们眼前。

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霸业即将快速完成的现阶段，他年轻的部属们建立功勋的机会也正不断减少。至少在一些人被野心之壁狭窄化了的视野中，通往荣耀的门扉即将被关闭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同僚和前辈不再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反倒是带有竞争色彩的对手。尤其是缪拉，由于他没有像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一般屹立不摇的名声，所以往往就明显地显现出其被视为“追赶”的对象之态势。

“算了，不管这件事……同盟军大概会由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亲自出马迎击我们吧？”

“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的确……”

“他可是个老资格的军人。你跟我，再加上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把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合起来都还比不上那个老人呢！他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军事博物馆啊！”

米达麦亚从不吝惜于赞赏一个值得尊敬的敌将。缪拉自从认识这个年长自己两岁的同事开始就有意学习对方这个优点。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表现力方面及不上对方。

“你们似乎谈得正起劲嘛！”

两个提督把脸转了过去，随即恭谨地行了一个礼。他们那年轻的主君正一手拿着水晶酒杯站在那里。

交谈了两三句话之后，莱因哈特问“疾风之狼”：“对于你这个历代罕见的巧妙用兵者，我无可挑剔，不过，同盟军可能会作困兽之斗，以破釜沉舟的姿态与我军决一死战，你打算如何对应？我想听听你意见……”

空荡的酒杯反映着灯火，在年轻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俊美的脸上笼照着淡淡的虹色微光。

“我认为如果同盟军有充足的兵力，而不必顾虑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的话，他们可以在费沙回廊的自由行星同盟所属一侧的出口摆出纵深阵，从正面来向我军挑战。我军若要加以对抗，就只有采取中央突破一法了，不过，事先必须有心理准备，这种战法对我们自身将会有相对损伤，而且也得花上一段时间，费上一番功夫。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时刻注意扼住我军后方的费沙动向，搞不好还会因为首尾不能相顾而居于劣势。”

米达麦亚的分析正确，表现明快清晰，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但是，这一次要是使用此法，同盟军的兵力应该会显得不足。如果一战失败就没有退路了，他们广大的领土，包括他们的首都都会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如此一来，他们最初的一战就变成最终的一役了，除了投降之外，他们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旦大势已去，他们就算想重组兵力再作反抗也是徒空无功了。”

歇了一口气，米达麦亚继续说道。

“有鉴于在费沙回廊出口处和我军作正面对决所冒的风险太大，因此，他们很可能会采取把我军诱入他们的领地内的战术，等我军到达行动的界限点之时，再破坏我们的补给路线，妨碍我们的通讯，分断孤立我军的各个部队，然后再将我们各个击破。也就是说，他们会大致改变攻守之地，使三年前的亚姆立札会战重演。因此，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拉长军列，就会陷入敌人的算计。不过，依下官之见，我军的胜机也就在这里。”

米达麦亚闭上嘴，静静凝视着莱因哈特，年轻的主君脸上浮现出融合了敏锐和优美的笑容，对部下的能力甚表满意。

“你的意思是要用‘双头蛇’吧？”

“是……”

米达麦亚也对主君的洞察力甚表赞佩。

“缪拉提督的意见呢？”

莱因哈特微微改变了苍冰色眼眸的方向问道，帝国军中最年少的上将轻轻地行了个礼。

“下官也赞同米达麦亚提督的看法，不过，同盟军的作战行动或许没办法做到一丝不苟。”

“因为到处都有那些主张‘看到敌人而不作战是一种懦弱行为’的短视低能之徒吧？”

莱因哈特冷冷地取笑着架空的敌将。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十分有利了。只要把他们牵制住，逼他们打一场没有战略目的的消耗战，虽然没什么意义，不过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但是，这种打法太没意思了。”

喃喃自语的莱因哈特，表情若换成别人，在旁人眼中一定显得极为狂妄自大而不庄重吧？但就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在亚斯提星域中歼灭两倍多的敌人，在亚姆立札星域中使兵力达二○○○万的自由行星同盟军遭受空前未有溃败的战争天才，所以才被认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莱因哈特憎恶无能的敌人如同他讨厌无能的同志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希望敌人会采取有秩序的行动……”

丢下这句话，莱因哈特就离开米达麦亚两人的面前，朝别的谈笑圈子走去。

莱因哈特的秘书官——玛林道夫伯爵的千金——希尔德正以冰冷的苹果汁冷却自己因喝酒所引起的醉意。这时，喝完了酒前来放置空酒杯的特奈杰中将以兴奋的语气对兼具美貌与智慧的伯爵小姐说道：“玛林道夫小姐，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很羡慕我们吧？他们一定也很希望能亲身参加这个酒会，成为历史的证人……”

傲然的自负洋溢在他年轻的脸上，特奈杰中将寻求赞同似的凝视着希尔德。希尔德嘴上虚应着，内心却颇不以为然。她并不认为特奈

杰无能，但是，对于他的言行举止太过唯莱因哈特马首是瞻一事却有些微的不安及无可奈何的苦笑。莱因哈特是个天才没错，但是，天才未必适合作为学习及模仿的对象。若真要学习，缪拉及瓦列的坚实及强韧才值得效法，但是特奈杰似乎为莱因哈特那独一无二的华丽光彩所惑了。

进入新的年度后很快地经过了两个小时，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把酒杯放在一张桌子上，以律动的步伐走到年轻的主君面前。

“阁下，下官先行告退……”

米达麦亚敬了一个礼。莱因哈特轻轻地举起一只手回答。

“祝你胜利，我们就在海尼森再会了。”

面对莱因哈特那无畏的微笑，“疾风之狼”也以同样的表情回应着，之后，米达麦亚又端正地敬了一个礼，那裹着黑色和银色制服的身躯就在吊灯灿烂的光辉下走向外面。德洛伊杰、布罗、拜耶尔蓝、辛查等麾下的将领们也跟在素有勇将之誉的上司后面相继退下了。接着，奈特哈尔·缪拉也站到年轻的主君面前，行完了礼之后便率领着部下们离开会场。

出席者走了三成之后，现场活泼的谈笑仿佛吹动树梢的风戛然而止似的渐渐沉静了下来。莱因哈特也在结束了和几位重要的提督们礼貌上的交谈之后，坐到一张放在大厅一角的椅子上，交叠起他的一双长腿。

在这一瞬间，一阵强烈的感情旋风横扫过莱因哈特的心灵平原。在激烈壮大的征服战役之前，那颗飞扬的心快速地收缩，映在视野中的景致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他感到有些不安，这种心灵的悸动恐怕不是能说与他人知的，也不是别人所能了解的。莱因哈特突然想到的是——当占领了费沙，征服了自由行星同盟，成为全银河系宇宙的霸者之后，自己是不是能够耐得住没有敌人的日子?

当莱因哈特出生时，帝国和同盟之间的战火已经持续了一三〇年，长达一一四万个小时了。只有不断的战斗才能让莱因哈特有踏实的感觉。对他来说，和平只是一片薄薄的，夹在战争这种厚土司中间的火腿片而已。然而，在莱因哈特打倒了所有的敌人，统一了宇宙，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之后，或许他也就同时失去了能让他充分发挥智慧和勇气以一决雌雄的对手了。

这个为作战、胜利、征服而活的金发年轻人似乎必须要为忍耐自己一手所建造而成的和平重担及无聊做准备了。

可是——莱因哈特突然苦笑着。他发现自己想得太早了。下一次的战斗未必是他获胜，或许悲怆的哀歌会是为他而演奏的。连战皆捷，却在最后一仗中吃败仗而从绚丽的历史舞台上跌落下来的野心家毕竟不在少数，他必须平安地度过尚未结束的今天，把目光投向明天，绝不能重滔那些人的覆辙。从那一天、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是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了……

凌晨四点，宴会解散了，每个人都为了完成征服之旅，分别回自己的宿舍做准备。这个时候，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的舰队已经起飞升向尚未天明的夜空，并且陆陆续续从费沙的中央宇宙港出发。“疾风之狼”今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后面的大军保住费沙回廊的同盟一方的出口。

【Ⅱ】

一方希望能征服对方，但是，另一方却不愿被征服。

打从心底里高兴并热切地迎接宇宙历七九九年到来的自由行星同盟的政府高级官员、普通士兵和市民，虽不至于完全没有，但是想必也寥寥无几吧！大部分的人都被卷入恐慌来临之前的混乱漩涡中，连新年度来到的那一瞬间都无法去确认。帝国军以武力占领费沙的消息，一度曾受严密管制而没有宣扬开来，但是，现在则如同被网住的猛兽撕开了神秘的面纱，朝人们猛扑而来，以可怕的洪流姿态占满了同盟的情报系统。当政府各首脑部门的人员在被厚实的墙壁阻隔着的会议室中铁青着脸，开始就解除报导管制时安抚民众的措施进行协议之时，离他们的会议桌不到一公里远的街角，一些从费沙方面搭乘宇宙船回来的人已声嘶力竭地渲染危机的到来。

在有效的防备方法尚未被找到之前，堤防就崩决了，歇斯底里和恐慌的浊流吞噬了整个同盟领土。勉勉强强可以挽救同盟政府威信的便是在报导管制期间，还没有一个高官企图循私让自己和家人逃亡。可是人们的看法是，如果有明确的消息确认安全之处的所在，那么，那些官员们就未必会如此忠贞了。看来，现在同盟政府即使在道德方

面有好的表现，也挽回不了因为当事者的无能所失去的市民对政府的信赖了。

而市民们则是把感情的渲泄口指向政府当局，他们似乎也不想指向其它地方。“想想办法呀！”情绪激动的市民们一边要求政府拿出对策，随即又加上诸如“无能”、“薪水小偷”之类的辱骂。

当时的同盟政府正是在“华丽的诡辩家”优布·特留尼西特最高评议会议长的领导之下，他正值政治家的生涯中堪称少壮派的时期，有着优雅的外表和一帆风顺的经历，在以女性为中心的选民中颇有人缘，同时他又以军需产业为背景，政治资本傲视群雄。即使遭遇到救国军事委员会那种致命伤般的武装政变也没有伤到他一丝一毫。市民们都期待着他有足以与其辩才相匹配的指导能力。可是在今时今日光凭口头辩舌无法解决的状况到来时，他却直接或间接地从他日常挂在嘴上的“挚爱的市民们”面前消失了，他只透过政府发言人表达了“深切感受责任之重”，连他所在之地也模棱两可，这些事情更加深了市民们的疑惑。市民们怀疑，像优布·特留尼西特这种人是不是就是自古文明时代就一直存在的，光靠一张利嘴吃人不吐骨的煽动政治家？事实上根本没什么能力去处理紧急事态……

但是，一向对特留尼西特厌恶至极的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杨威利上将有着和市民们略有不同的见解。他对特留尼西特的感觉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毫发无伤的男人”。这是杨个人的看法，或许这种评价有过之或不及之处，但是，目前特留尼西特背叛了市民对他短暂的期待，招致众人的失望和反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如此，当初将特留尼西特奉为政界的希望之星，对他的政纲大加赞赏以拉拢选民的商业新闻传播媒界仍坚持“不是议长个人的责任，所有的市民都有责任同时要有自觉”的说法，赦免了最高权力者的罪行，采取了分散责任并掩饰其行踪不明的方法，反将批评的箭头指向了“对政府欠缺协助意愿，一味自私地主张享有权利”的市民头上……

国防委员长华尔特·爱朗兹在升平时代只不过是优布·特留尼西特手下的小喽罗罢了，而且还未必是一个深受信任和重视的手下，特留尼西特之所以让他坐上国防委员长的位置，是因为当初同盟的建国者们因担心会出现独裁者而立法管制禁止评议会议长兼任各委员会的委员长之故。然而，事实就如人们背后的议论一般，“表面上是爱朗兹委员

长，实质上是特留尼西特议长”，他只不过是特留尼西特政府当局和军部之间的联络人罢了。他从未曾发表过属于自己个人的见解及政策，人们视他为从特留尼西特和军需企业群之间紧密结合着的金钱、权力输送带上获得些许利益的三流政客，而他自己对这种评价也甘之如饴。

可是自从帝国军闪电入侵费沙之后，这个看似已屹立不摇的评价。似乎有了大规模修正的必要。

当优布·特留尼西特发挥其为后世人所不耻痛骂的不负责任，一头栽进他自己的保身乐园之后，叱责狼狈不已的同事们，独力领导内阁会议，不断采取各种政治方面的紧急措施，防止同盟政府自乱阵脚的便是他——华尔特·爱朗兹。过了五十岁大半，第一次坐上内阁主席位子的他，在面对难关时，看来却仿佛年轻了十岁以上，他挺直了腰杆，皮肤泛出了光泽，步伐强而有力——虽然失去的头发不可能再长出来。

“把战斗的指挥权委交给那些穿军服的专家，我们所必须做的决定是要投降或者抗战？也就是说，我们要决定国家的行进方向，明示给大众，让军部协助我们。如果我们一味地自乱阵脚，逃避该承担的责任，事态就会失去控制而演变成由最前线的军人来主导，经过大量而无益的流血之后，或许整个国家组织就会在一片混乱声中瓦解，这同时也意味着民主政治的自杀。我们绝对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环顾当场，由于还没有一个人主张投降，于是国防委员长改变了议题。

“那么，大家都决定要抗战了，这里面也有两个选择：和侵略者誓死作战一直到同盟的所有领土都化为焦土，所有的国民都倒下为止呢？或者，以讲和或和平为目标，尽量整备出可以获得有利条件的政治环境——而这是不是要选择武力来做为技术上的手段？我认为都有必要先行确认……”

其他的阁员们都带着困惑的表情沉默着，然而，他们困惑的原因或许不是事态的棘手程度，而是国防委员长的沉着及明晰的表现重重打击了他们对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不久之前，还是字典上“有职无权”这个语词的典型例子的国防委员长，现在却以其极为正确的洞察

力及认识力，把握住事情状况，向同事们提示了寻求最佳解决问题方法的捷径，而且还是以极高格调的辨才当武器。

和平时代的爱朗兹只不过是潜藏在权力机构肮脏底层的一只寄生虫而已。但在面临危机存亡的此刻，应该原已死绝在他身体内部的民主主义政治家的精神，却从金权政治业者的灰烬中坚强地复活而起，而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也因为这半年来的觉醒而深植人心，使后世的人们遗忘了他那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怠情。

※※※

年已过七十的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上将，是一个公认相当厉害的挖苦专家，也就是一个口舌相当毒辣而批评不留余地的人。但是，这却无损于他公正的人格。老提督察觉国防委员长有意在短时间之内把不仅身为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身为一个人所保有的微薄能量燃烧殆尽的心意，于是便不遗余力地从旁协助。不久之前，他还厌恶地批评国防委员长的无魄力和无见识。而现在，浑身充满干劲的爱朗兹委员长却亲自拜访宇宙舰队司令部，首先率直地自我批评以前的无能。比克古到这个时候还是半信半疑一头雾水，但是，国防委员长却以“整备出讲和的条件”为由，要求军部协助，所以比克古不得不承认委员长在见识方面的确有所长进了。

结束了谈话，目送委员长的背影，老提督喃喃自语着。

“国防委员长的守护天使好像突然勤劳起来了，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多了。”

比克古的高级副官法菲尔少校却未必同意上司的看法，他反有满腔的不平，认为爱朗兹早就该觉醒了。

“或许这是不该说的话，可是我偶尔会想，或许前年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非法武装政变成功的话还好些，这样一来，也许国防体制就能强化起来了。”

“然后，帝国的专制主义者和同盟的军事独裁份子就以宇宙霸权为赌注进行激战吗……？你不觉得这样更无药可数？”

老提督的语气，讽刺中还带有过多的酸气，黑色的扁帽使得他的白发显得更白。

“如果我有什么值得自夸之处，那就是我是民主共和政体下的一个军人。我不想以对抗帝国的非民主政治体制为借口而容忍同盟本身的体制非民主化。同盟与其成为独裁之国而继续存在，不如以堂堂民主国家之名而灭亡！”

看见少校显得局促不安，老提督调皮地笑了笑。

“我好像说得太过分了。不过，事实上，如果建国的理念和市民的生命不能受到保障，那么国家本身就没有存续下去的理由了。而我呢？我会为了保护建国的理念，也就是民主共和政治及市民的生命安全而战。”

亚历山大·比克古去拜访唯一的制服组上司——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上将，老提督尽其所能地去安慰激励脸色苍白、食欲尽失、像个小官吏似的本部长，使本部的秩序和机能大致恢复正常。同时，只要时间允许，他就着手做精密防卫作战的准备工作。

同盟军首脑部门召集了所有兵力，除了派特提督指挥的第一舰队之外，还有从去年紧急编成的几支小舰队、星际间巡逻队、各星系警备队中的重武装部队所组成的军队，就船舰数量而言可达到三五〇〇〇艘。其中也包括了刚建造完成，尚未做试航的新舰艇以及已预定要解体的老朽舰艇。这些舰艇还耐得住联络工作或欺敌作战，所以也被算进去了。比克古把不属于第一舰队的二〇〇〇〇艘混合舰队分成两股，编成第一四、一五两支舰队，并向统合作战本部呈报。由莱欧尼尔·莫顿担任第一四舰队的司令官，朗夫·卡尔先为第一五舰队的司令官，这两个少将因而得以晋升为中将。而他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带领尚无秩序且未纯熟的士兵、不够完整的装备，去和强大的帝国军作战。

比克古和三名舰队司令官及宇宙舰队总参谋长遂展开了迎击帝国军作战方案的讨论会议。但一开始就发生不吉利的事，总参谋长欧斯曼中将因急性脑出血而病倒，从会议场直接被送到军医院去了。不幸的，总参谋长在病床上被更换了职务，由以前负责处理事务，只有三十几岁的副参谋长邱吾权奉命升格而赶往会议室去。三个礼拜前，他才从同盟军军官军校战略研究所的教授职务转任过来。在英才济济的教授群中，他也算是较年轻的一辈，然而论起风采、容貌、他却怎么看都像是个乐观的面包店第二代老板。两年前，当“救军事委员会”发动非法武装政变时，在占领了首都的武装政变部队的监视下，他仍然

悠然自在地来去自如，甚至连被软禁的比克古也都和他见了面，因为穿着便服的他，一边把破烂的纸袋挟在腋下，一边趣味盎然地看着四周，看起来就像一个笨拙的乡下土包子，毫不起眼。

来到重要的会议场中的邱吾权，一边在口中喃喃地对大家打招呼，一边对前辈们行礼。但是，他军服的胸前口袋中却隐隐约约露出了才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这幅景象连一向胆敢大声说话的卡尔先中将也为之大惊失色。注意到他惊愕眼光的新任总参谋长，像是有意安抚对方的挂虑似地，悠悠然地露出了笑容。

“啊，请不要在意。不管经过多久的时间，只要用热气热一下，面包还是很可口的。”

卡尔先觉得他的论点完全离了谱，不过，此时此地他也不想再多加追究，遂把目光又转回主持会议的比克古身上。

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在费沙回廊的出口，从正面向侵略军挑战是非常不利的，唯有静待敌人的行动线和补给线达到界限，再从侧背混乱其指挥系统、通讯、补给，然后逼其撤退。这种作战方式就诚如帝国军首脑部所预测的一样，但是就基本战略而言，事实上，除此之外就别无它法了。目前同盟军没有多余的能力在短时间内于费沙回廊的出口布署庞大的兵力。

“把驻守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提督叫回来如何？”

任那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从胸前口袋露出来的新任总参谋长邱吾权如此提议，其他的出席者都为此提议内容的重大性和听来似乎过于无关紧要的语气之间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讶。比克古扬起他的两道白眉，要求邱吾权详细说明他如此提案的理由。

“杨提督的智慧和他舰队的兵力对我军而言是极其宝贵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把他留在伊谢尔伦无异于是把烤好的面包放在冰箱中冷冻。”

由于他用了这样的比喻，所以这个新任的总参谋长被批评为“面包店的第二代老板”，但是他本人却一点也不在乎。

“伊谢尔伦要塞是在回廊的两端存在着不同的军事势力时才有其无限的战略价值。但是，如果两端被同一势力掌管的话，伊谢尔伦就如同被封进袋子里一般。站在敌人的立场来看，即使流了许多鲜血仍然

拿不下易守难攻的要塞，但只要他们控制了回廊的两端，即能不战而使要塞瘫痪。既然目前敌人已经通过了费沙回廊，平白耗费兵力去保住伊谢尔伦回廊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您所言甚是，可是，杨提督现在正在伊谢尔伦和帝国军对峙，似乎不适宜轻举妄动。”

派特板着脸指出这一点，然而，邱吾权却不以为意。

“杨提督应该会有什么应对之策吧？如果没有，在军事上，我们是极为不利的。”

这个意见虽然太过平直了些，不过，却没有任何人有反对的意见。杨威利的名字对同盟军而言等于是胜利的代名词。曾经是杨的上司的派特等人，在亚斯提会战时也因为杨的力挽狂澜而使得他和部队获救。

“反正就算我们提出讲和的要求，帝国军也一定会以归还伊谢尔伦要塞为条件，如此一来，坚守伊谢尔伦只是提升杨个人的威望而已，他的智慧、兵力对同盟全体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如果我军有足够的兵力和时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让他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行。”

“……你是说命令他弃守伊谢尔伦？”

“不，司令官阁下，不需要下具体的命令。只要下训令给杨就行了，告诉他，责任由宇宙舰队司令部全体担起，要他采取他认为最好的行动和策略。或许杨本人也不会固执地守卫伊谢尔伦要塞。”

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提案之后，邱吾权不慌不忙地从口袋中拿出刚才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以天真率直的表情旁若无人地继续享受着被打断的餐点。

【Ⅲ】

在海尼森受到最大冲击的人或许就是不到半年之前还夸口“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诞生的那些亡命之徒。

他们簇拥着从帝都奥丁“逃”出来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欲藉着自由行星同盟的武力为后盾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和同盟订了协约使他们不得不转行立宪体制，但是在这种形式下，他们得以收回旧贵族的支配权和特权，不得已而亡命至此的这

些人，无时无刻不想加倍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东西。在他们的盘算中，自有其根据所在。但是，在他们还在描绘着美好的轮廓时，画布就被扯破了。这些爱作梦的画家们，在怅然不已和狼狈不堪的情况下，毫无选择地奔向破灭之路。

“这种结局对那些把颜料溶进糖水中画出甜美、自我欺骗的图画的无能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

被“正统政府”授与中校阶级的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冷漠地思索着。聪明伶俐的他，对于那些亡命的贵族光凭乐观的预测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从来就不曾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所以事情演变至此，是一点都不会感到失望或绝望的。然而，他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地看着好戏上演，因为他所忠诚追随的对象——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从帝国亡命至此之后，虽享有客座提督的待遇，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担任“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负责重新编组军队。担任梅尔卡兹的副官辅佐繁忙工作的舒奈德，在四处奔忙的期间也常常想到将来。

如果帝国军从费沙回廊进攻而来，同盟军的胜算少之又少。就算有杨威利那无人可比的智慧，最后的结局恐怕也只能维持在平分秋色之间。在这种情形下，就会产生对舒奈德和梅尔卡兹最不利的结果。

因为，如果战况维持平分的话，没有希望获得更多优势的同盟一定希望能休战及讲和。而帝国讲和的条件一定包括了对“正统政府”的要员们进行处罚，讲和虽然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过，如果为了重建军队而需要时间的话，同盟为达目的，一定会设法讲和，而在国家利益至上的趋使下，最后一定是把“正统政府”拿来当牺牲供奉的待宰羔羊。而七岁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或许也会被绑在羊背上赶赴刑场。

一想起不幸的幼帝，舒奈德就感到一阵伤痛。这个自己的意愿被忽视，被当成大人们阴谋及野心的小道具的七岁幼儿实在值得同情。然而，现在的舒奈德已没有余裕去考虑到幼帝的事情。他必须投注全部的心力去保护梅尔卡兹，免受眼前的政治旋风所伤害，更何况，梅尔卡兹不是那种光顾着自己个人安全问题的人，所以，舒奈德必须小心谨慎以免自己的内心想法为梅尔卡兹所知悉。自此之后，舒奈德的表情显得更严肃、尖锐。有一天，看着镜中人影的青年军官想起了在帝国首都奥丁的时候，自己被贵族的千金小姐誉为“乐观英俊的男

人”，而现在，他的心情就像一个破产的老人，怀念昔日的欢乐与荣华般怅然。

尽管如此，舒奈德仍有着自我的期许和对将来的展望，不过，其他大部分的人遑论明天了，就连今天该做什么都把握不住。就连正统政府的首相瑞姆夏德伯爵也因为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态发展而大惊失色，旁人都难以想像他那变了色的脸要经过几天才能恢复正常。被瑞姆夏德伯爵硬拉进乐观的花园贪婪地午睡着而没有主见的亡命贵族们，除了作为舒奈德冷笑的观察对象之外，根本已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把幼帝艾尔威·由谢夫带离帝国首都奥丁，现任职正统政府军务次官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对幼帝及高登巴姆王室虽有着坚定不移的忠诚，但是，在心情和头脑方面都嫌文气的他，也找不到守护王室的具体方案，只有暗自伤心叹息。和他一样有潜入帝都经验的休马哈上校对于失去历史存在意义的高登巴姆王朝没什么感伤。但是，他却挂念着留在费沙的旧部下们的安危，以致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们的共通点是有极大的有心无力感，如果从无力感中排除恐怖和不安的成分的话，他们的精神状态就仿如坠落虚无的深渊一样。

新年度到来，“正统政府”的内阁会议很快地就召开了，然而，七名内阁大臣中却不见财务尚书谢兹拉子爵和司法尚书赫伍得子爵两人。而剩下的五名出席者中，宫内尚书郝晋格男爵却像是守着美酒之泉的怪兽般吐着满嘴酒气。他一手抓着威士忌小酒瓶，不时地往嘴里及会议用圆桌之间来来回回地送着。军务尚书梅尔卡兹“元帅”也保持沉重的静默抗议。因此，关于亡命政权的将来只在首相兼国务尚书瑞姆夏德伯爵、内务尚书拉特布鲁夫男爵、内阁书记长官卡尔那普男爵三人之间进行着。他们几人像是孵着无精卵似的，最后认真但是没什么用处的讨论被宫内尚书歇斯底里般的笑声所打断。在其他人愤怒及指责的注视下，郝晋格夸示般地突出他那变了颜色的脸。

“容我说句真话，各位清高圣洁的爱国者、高傲的忠臣诸君：你们担心的并不是高登巴姆王室的命运，而是和金发小子作对的自身的安全吧？当金发小子以胜利者的姿态踏上这个行星时，到底会给我们这些人什么样的惩罚呢？”

“郝普格男爵，你难道想因这一次的酒醉行为而沾污你过去的所有名声吗？”

“我可没有好名声可以沾污啊，首相。我跟您不同。”阴毒的笑声中央杂着酒精的臭气。“所以你们每个人藏在内心中，深怕张扬出去被外界知道的事情，我照样可以大声说出来。譬如，为了获得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欢心，自己双手奉上年幼的皇帝……”

他刻意于此时闭上了嘴，兴致勃勃地看着仿佛被人用一把无形的尖刀插进心脏的同志们的反应。连梅尔卡兹在这一瞬间也失去了平静，惊惶地凝视着宫内尚书。圆桌发出碰撞声，内务尚书拉特布鲁夫踢倒椅子站了起来。

“你这个无耻的醉汉！你把帝国贵族的尊严丢到哪儿去了？忘了以前所受的种种恩宠和荣誉，光想到自己的安全，这种……”

拉特布鲁夫一时找不到适当的骂词，上气不接下气地睨着郝普格，环视着众人，他原是想寻求赞同者，但连首相兼国务尚书瑞姆夏德伯爵都无意打破僵硬的沉默。因为他知道，拉特布鲁夫的狂怒对象不是烂醉如泥的郝晋格，而是那从自己的良心及羞耻心下昂首蠢蠢欲动，正做着丑陋盘算的魔鬼。

纠结在他们心头的藤葛不是那么容易清理的，除了梅尔卡兹之外，他们参加亡命政权都是经过一番细心盘算的，而当原本的盘算失败之际，下一个盘算立刻盘据心头，这也是必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把幼帝献给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想法虽然是一种强力的诱惑，但同时也足以引发他们的自我厌恶情绪。在无法取得平衡之下，就只得依靠酒精的强大助力了，那毋宁也是一种正常的表现。

让亡命政权首脑们的心理更形复杂的是他们本应效以忠诚的对象——艾尔威·由谢夫——是一个完全不会刺激人们支持和同情心的小孩子，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不曾学过自我抑制，只知以暴力表现，没有任何安定精神依靠的七岁小孩，在这些面对变乱而心绪摇摆不定的大人眼中，无异是一个讨厌的怪物。所谓的忠诚心其实只是映于镜中的自我陶醉罢了，所以负责扮演“镜子”的主君就要反映出美好的影像，这大概就是为臣下者的愿望吧？而艾尔威·由谢夫这面镜子不管从那一个角度看来总是有太多凹凸不平之处。当然，这是成人们单方面

的意见，被强迫推上宝座，结果又从宝座上被拉下来的七岁幼童是不该有任何责任的。在形式上崇拜、敬爱着他的大人当中，谁都不曾想过负起培育幼帝人格形成的责任。

或许艾尔威·由谢夫已经没有了被称为皇帝、被视为应该受到尊敬的价值了。在一万多光年之外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宝座已经易主。在由谢夫二世离开后，由黄金及翡翠雕砌而成的宝座上，坐着的是一个牙齿还没长齐的女娃儿——“女帝”凯萨琳·凯特翰一世。她是银河帝国历史上最年少的皇帝，可能也会成为五世纪之前鲁道夫大帝开创的高登巴姆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艾尔威·由谢夫在帝国的正式记录中已是“废帝”了。

当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的政治、军事水流由激流而形成爆布，最后落至瀑布下方的水潭时，亡命贵族们的心理当然就产生了强烈动摇。虽然，这些人心里的确是有把幼帝出卖的打算，就如郝晋格信口开河所说的。但是，把“废帝”献给死仇大敌罗严克拉姆公爵以图自保一事，同时也在亡命贵族的内心中起了抗拒。虽说势己衰微，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有羞耻心及自尊心的，再进一步言之，就算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把“废帝”献给敌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不是就会因此赦免他们，那还是一点保证也没有。搞不好他们还会因为自己的背信行为和卑劣操守而受到贵备和重罚。

那么，难不成就从一而终尊艾尔威·由谢夫为主君，为摆脱侵略者的魔掌而逃向宇宙的尽头，相信总有一天高登巴姆王室将会复活，而在这一天来临之前，一直过着逃亡和流浪的生活吗？这种令人想起中世纪骑士故事的想法的确可以刺激人们本能的浪漫情结，但是，就现实性来说，那实在不容易做到。没有自由行星同盟的政治保护，不能依赖费沙自治领区的资金及组织力，自己本身又几乎完全没有军事能力的状态下，不要说宇宙的尽头，既使想要在不久之前尚是敌人地区的同盟领域内过逃亡生活也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即使是再怎么欠缺预测能力的贵族们也不敢梦想到这种地步。

结果，这些贵族终究无法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找到出路。明知没有什么效果，瑞姆夏德伯爵仍然要求郝晋格自我反省，然后解散了内阁会议。最大的原因是他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了。

没有任何成效的会议于第二天再度召开。然而，坐在议长席上的瑞姆夏德伯爵看到的是五个空荡的位子及一个人默默地坐着的军务尚书梅尔卡兹，瑞姆夏德伯爵终于醒悟到自己已经是一艘连老鼠都不愿久待的老朽船只了。

【Ⅳ】

在急剧变化的状况下，一旦立于被动的立场，人们甚至连确定自己本身的命运都感困难。即使人们有不甘立于被害者立场的骨气，但是，整个宇宙的运行是凌越个人的力气及思虑之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独自挣扎就好像在船甲板上往反方向狂奔一样，就算跑得筋疲力尽也到不了陆地。

在许多浑身充满无力感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波利斯·哥尼夫的青年。他在费沙驻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的高等政治外交事务所里担任书记官。他本身并不想走上仕途，是费沙的最高行政长官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命令他做的。波利斯·哥尼夫在费沙人当中是独立不羁习性特别强的独立商人。他的父亲及祖父靠着一艘商船在宇宙中驰骋往返，在排除了政治力及军事力的干涉下，得以全照自己的意愿及才能过自己的人生。这是波利斯终身的希望，也是他的自傲之处，所以在他这一代被迫走上仕途实在伤了他自尊心。

他没有一天不在想丢下辞职信，恢复无官无位的平民身份。但是就在机会尚未到来之时，故乡费沙就被帝国军占领，而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也失去了消息。对波利斯而言，现在正是放弃地位，隐藏行踪的大好机会。然而，他却反而留下不走了，很明显的，这是不合理的感情因素所致，眼睁睁地抛弃就要沉下去的遇难船只而不顾一切地离开，这不是他所喜欢的事。

他在故乡还留有一艘叫“贝流斯卡”的商船及大约六十位船员。他担心他们的安危，但是和费沙方面的通讯及航行都在同盟军的管制下，事实上等于是禁止，所以他也无可奈何了。如果他想再见到自己的爱船及部下们，那就需要有更激烈的局势变化。譬如，帝国军从费沙撤退，或者帝国军攻入海尼森，同盟军败亡而解除航路管制。在波利斯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明显地高出许多，所以他向着那原本不相信有其存在的神祇祈祷这种事及早到来，而除此之外，他也只能坐在已经没事可做的办公室里发呆。

※※※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〇年，银河帝国军的行动里程在历史上写下了空前的记录。前一年年尾成功占领费沙的帝国军把费沙当成后方基地，意欲把人类居住的所有宇宙尽纳入手中。现在，费沙表面上看来似乎施政措施适切，秩序安定。但是，如果帝国军的占领时间长期化，而当地物资又不断被征收的话，原本自立自主的意念就特别强大的费沙人，是不会甘于这种无可奈何的立场的。

尽管如此，目前帝国军的前锋大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责任跟关心不在后方而在前线，他让手下勇将拜耶尔蓝做先头部队前去探索在费沙回廊出口的同盟军动向。第三天，报告就回来了。

“费沙回廊的出口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

当拜耶尔蓝中将传回了这个报告后，米达麦亚回头看着参谋长凯迪尔中将，脸上带着微妙的表情。

“……看来，我们可以直通大厅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顺利到餐厅，况且餐桌上送出来的餐点搞不好还是毒酒。”

宇宙历七九九年一月八日，对同盟来说是不请自来的客人的帝国军第一阵舰队通过费沙回廊，朝着他们前所未见的恒星和行星之海前进。

# 第二章 杨提督的方舟舰队

【1】

新的一年也同样地造访了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最前线据点——伊谢尔伦要塞。然而，不管是军人或居留民众，面临由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所指挥的银河帝国大舰队的围攻，在举杯庆祝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谁都没有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

虽然如此，但他们尚未完全跌落绝望的深渊，因为他们对兼任要塞司令官及驻留舰队司令官“奇迹的杨”——杨威利上将寄予厚望。新的年度即将迎接三十二岁到来的黑发黑眼睛的青年司令官，从军官学校毕业至今，不管在内乱、外战中都建立了傲人的功勋，连敌对的银河帝国军的提督们也尊他为同盟军的最高智将。但是，他的外表不仅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那一头杂乱、粗长的黑发更让他再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重视秩序及阶级的军人。

“世上尽是一些怎么做也做不好的事，那还不如就喝酒睡觉。”

杨威利一边小声哼着极为不庄重的歌，一边迎接这被危险和困难双重包裹住的新年。但是，当首都那边穿透了帝国军重重的通讯阻碍而送抵面前的命令拆封之后，杨威利遥望着萤幕上炮火的此起彼落，放松了表情。

“所有的责任由宇宙舰队司令部担负，你可采取任何你认为最佳的行动。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

杨反覆看了几遍训令，每看一次，脸上的肌肉细胞就如沐春风般扬起歌声似地微妙地颤动着，看来这道训令是深得他心。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体谅部属的上司。”

说完，他却又突然蹙起眉头。因为他发现到，要整备好环境就有许多事情非做不可。如果这是“死守伊谢尔伦要塞”之类单纯而愚昧的命令的话，杨就只要和敌方的指挥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战术层面上一较高下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他被授与了用兵的所有权力，杨必得回报比克古司令官的知遇之恩。也就是说，他不能光顾着眼前的战场，而必须将整个大战局引领向对自由行星同盟较为有利的方向。第

一次见面的人一定不敢相信，不过，他的排行确实是在德森上将和比克古上将之后——同盟军制服组的第三号人物。

“真是不好惹的老大人哪……给的工作远超过发的薪水。”

杨把刚才的赞赏丢到脑后，口中似有若无地念念有词嘟哝着。听在一旁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耳里好像是“一艘敌人的战舰值多少退休金？……”由于这段话太过没水准，所以菲列特利加后来只说给尤里安·敏兹听，也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人知道事实到底是怎样。他们只知道，杨从司令官专用席上站起来，命令副官召集手下的干部。然后，这位自由行星同盟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对着集合在会议室里的干部们，用着比点菜单还要干脆的语气发号命令——“放弃伊谢尔伦要塞！”

伊谢尔伦要塞的干部们应该对“惊愕”一事有充分的体验了。要塞事务总监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参谋长姆莱少将、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少将、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少将、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分舰队指挥官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等人都是杨威利司令官的智谋及功勋的证人，他们觉得年轻的司令官在用兵学上的一般概念只能以绝妙来形容，这是众所皆知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咖啡杯放回杯盘时，却仍然不得不因过度惊吓而弄出了碰撞声。

“您说什么，阁下？”

把用兵学上的一般常识视为严寒时期的御寒皮衣的姆莱少将刻意地加重了语气确认。卡介伦少将和先寇布少将很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拜姆莱常打头阵的习性之赐，卡介伦和先寇布得以有时间去揣测杨的奇谋。

“放弃伊谢尔伦要塞！”

杨正确地重覆着同样的语句和声调，在幕僚们还在咀嚼着他的言下之意时，他任由从咖啡杯中升起的热气轻抚着他的下巴。他原本是红茶党，在他面前应该放着茶杯才对。但是，自从泡红茶的名人尤里安·敏兹离开之后，杨似乎不觉得有必要对占多数的咖啡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尽管如此，他最多也只是采取忍耐的妥协态度。

“下官对阁下的意向没有异议，但是，是不是能请您做一点说明？”

为求得信赖和疑惑的平衡点，姆莱少将遂如此要求，杨点了点头开始说明。

伊谢尔伦要塞位于连接银河帝国领域和自由行星同盟领域的细长回廊的中心，战略位置无可比拟，但是，它在战略上的存在价值是在于回廊两端有不同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时。如果回廊的两端被同一势力所占据，伊谢尔伦要塞就会像是被封入袋中的小石子一样遭孤立了。要塞本身不用说，驻留在该地的舰队也会被完全封锁而无用武之地。而这也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之所以为战争天才的理由所在，他使战术上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的存在意义被战略层面的成功所消灭。如此一来，同盟军如果再固执地守住伊谢尔伦要塞，那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看来是极为愚蠢的。至少要把驻留舰队的战力拿来活用在对抗帝国军的侵略上才行。

“难道我们就不能在伊谢尔伦抗战，再以战果来和帝国进行和平交涉吗？”

“到那个时候，帝国那边一定会提出归还伊谢尔伦要塞做为讲和的条件。而同盟则不得不接受这个条件，最后，伊谢尔伦还是丢了。既然是这样，和现在就让给他们并没有什么差别。”

杨的语气似乎极为大方，然而，他该不会无条件就把伊谢尔伦要塞双手奉上吧？幕僚们心中都如此猜测道。

“可是到手的东西又要眼睁睁地拱手交给别人，这不是很遗憾吗？”

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不知何故前后摇晃着他那宽阔厚实的身体环视着在座的人。

“……花了昂贵的费用和无数的人力辛苦建造起来的要塞却被敌人给抢走了，帝国军一定觉得更遗憾吧！”

杨若无其事地回答道。三年前把伊谢尔伦要塞从帝国军手中用计夺了过来，使得尚未成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下的帝国军的将帅憾恨不已的就是杨威利本人。原本这种事就不该以博爱主义者的论调来评论。华尔特·冯·先寇布少将嘲讽似地苦笑着，因为当时在杨的作战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带领“蔷薇骑士”连队侵入要塞，把气爆枪口对准帝国军的要塞司令官修特豪简上将的就是他。

“可是，司令官，当我们放弃伊谢尔伦的时候，帝国军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们自背后的攻击呢？”

“是啊，我们就去拜托帝国军的罗严塔尔提督吧！就说既然我们已双手奉上要塞了，就请他网开一面，放妇孺老幼一条生路。”

这是个恶意的笑话，幕僚中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本来，不管效果多佳，立意多明显的笑话，要穿透围绕着他们的紧张和危机感的甲胄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目前虽然处于尚可的状态，但是，帝国军的大舰队已在要塞前展开攻击布署，在司令官罗严塔尔一级上将巧妙、周密的作战指挥下，不断地重复着攻击与休息，使得处于防御的一方不得不随时绷紧了神经。先寇布的奇袭刀刃一度曾逼近罗严塔尔身边，但是，自那次之后，被誉为名将的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却不再让对方有第二次的机会。先寇布对罗严塔尔的肉搏战技术和勇敢赞赏有加，但是，让大鱼溜掉的遗憾也让他不时扼腕叹息。

姆莱少将似乎还不想就此罢休。

“可是，就算如此也会造成心理方面的影响吧？如果表面上情势看似是杨提督不敌帝国军的攻击而放弃伊谢尔伦要塞的话，同盟全体市民所受到的冲击可相当大呀！或许我们会被指为不战而逃，军队也可能因此失去战意。如此一来，日后如果再战，大家就会没什么把握了。关于这一点，请阁下您三思。”

杨承认姆莱的话自有其道理在。然而，说实话杨觉得他不需要为这种事情负起责任。目的他只能以一个舰队和阵容庞大的帝国军三个舰队作战，而且之后他更必须卯足全力于掌握全部事态及作战行动，无论从那一个方面看来这些都已是不胜负荷的事，人们不应对他再作更多的要求了。

先寇布于此时首次开了口：“我也赞同参谋长的意见。反正，等那些政府高官们变了脸色，大吼大叫着‘丢掉伊谢尔伦要塞来救我们哪！’之后再行动也不迟。到时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也就会知道阁下您的存在有多重要了吧！”

“那样一来就太迟了，会失去胜过帝国军的契机。”

先寇布以微妙的角度蠕动着他的眉毛。

“哦？契机！这么说来，阁下是认为我方会胜？”

如果不是在伊谢尔伦要塞，这样的发言是不会被允许的。杨一向对部属的言行极为宽容，有时候甚至被当时的上司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批评为放纵得太过火。

“先寇布少将想说什么我了解，我们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立场，而战术层面的胜利又往往抵不过战略层面的失败，这是军事上的常识。不过，这一次有一个逆转情势的机会。”

“那是……？”

杨的回答连聪明如先寇布者也难以理解。“奇迹的杨”对着幕僚们平静地露出了若无其事的笑容。

“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单身，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Ⅱ】

会议解散之后，杨叫住了副官。

“格林希尔上尉，你赶快进行让人民撤离这里的必要措施。我这里有一份预测事态发展的报告，如果事情能照着报告里写的来发展那是最好了……应该是这样……”

“是，下官静待阁下指示。”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以充满信赖的语气明快地回答。

“您是有什么大胆的作战计划吧？阁下。”

“嗯，希望事情是照着我们的期望推演……”

杨没兴趣夸口说大话。尤其是对“必胜”、“大战果”之类充满军国主义虚妄意味的话特别感到厌恶。杨从来就不是靠这些经过缀饰的话来取得胜利的。

另一方面，菲列特利加则有信赖上司的充分理由。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和母亲住在艾尔·法西尔星域，曾遭受被帝国军攻击的经验。当时感到害怕的是母亲，还是个少女的菲列特利加忙着鼓励、安慰动不动就胆颤心惊的母亲。根本没有时间像她那些同年龄的朋友一样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样子。而负责让市民逃离战火的逃亡行动负责人就是才刚晋升为中尉的杨威利。菲列特利加不禁对那个无可依赖，一味搔着头的二十一岁中尉心生同情，于是特意为他做三明治、泡咖啡。当人们战战兢兢地问中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时，中尉总是“嗯嗯啊啊”地不做正面回答，使得逃难的人们更是感到不安和不信任。

“毕竟中尉是拼了命在做呀！什么事都没做的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怒气冲冲为杨辩护的菲列特利加或许是杨当时唯一的同志。但是，当杨奇迹似地成功带领人民逃离了战区，被恭奉为英雄之后，可不是这样了。“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我就相信他的才能了”就有不少这种大言不惭的人四处宣扬，而菲列特利加则冷眼看着这些墙头草，当她和母亲回到首都之后，和父亲德怀特见了面，同时便忙着照顾母亲的病体，并且积极准备参加军官学校的入学考试。而父亲一直认为女儿从军的志愿是受自己的影响……

过去的菲列特利加只能在极细微之处帮助杨。而现在，她的能力和立场更明显地强化了，如果没有了她，杨处理事务的能力就会减半。菲列特利加对自己扩大了存在意义感到欣喜万分，但是，这是她个人的想法，所以兼具美貌及能力的副官从不对外透露半点口风。

杨把华尔特·冯·先寇布叫了回来，是因为这个以豪放、伶牙俐齿闻名的防御指挥官刚才在会议中似乎还有些话没说，先寇布一边摸着那削尖的下巴，一边无所畏惧地看着杨开口说道：“我只是这样想，当政府那些首脑们知道海尼森已不安全时，他们会怎么做呢？结果，我得到的解答是这样的，他们是不是会弃所有市民于不顾，只带着眷属逃离海尼森，来到这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

杨没有回答，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因为不想回答或者是答不出来？杨向来对自由行星同盟现政府中滥用政治权力的高官们感到愤怒和失望，但是，那并不代表他否定同盟政治体制中的民主主义成份；相反的，他是对那些败坏民主主义精神的无耻权力者们感到生气。然而，以目前他所处的立场来看，他必须抑制自己作这方面的评论。

“这些负有保护市民的义务，却忘了自己的责任只一味想到自己安全的家伙理应得到报应。我看当他们逃过来时就将他们一网打尽，交给罗严克拉姆公爵也行，责之以背叛市民之罪也成。然后，你就可以名符其实地立于众人之上。‘伊谢尔伦共和国’未尝不是个好名称。”

先寇布的说话里面有多少真心是很难判断的，不过，很明显的是他在唆使杨掌握最高权力。如果杨点点头，或许他就会指挥手下的“蔷薇骑士”连队去逮捕那些同盟高官。杨终于开了口，不过，当然是避免直接的回答。

“对我而言，政治权力就犹如下水道阴沟里的废物一样，总要有人处理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造成社会上的混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窝在里面负责处理的人身上必定也会沾上挥不去的腐臭味，我对此是避之惟恐不及呀！”

“总有些人是避都避不过的。而且相反的，趋之若鹜的人也不少。现在说起来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您并不是因兴趣而成为军人的。”

“我并不认为军人的延长线上一定有独裁者存在。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还真想早一天从这种痛苦的行业中抽身呢！”

“支持独裁者的是民众，反抗独裁寻求解放和自由的也是民众。我由帝国亡命至此也将近三十年了，然而，我却始终有一个疑问是怎么也解不开的，那就是，假如多数的民众渴望独裁而不是民主的话，又该如何整合那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呢？”

杨在耸起肩膀的同时搔了搔头，似乎在表示他也不知道。先寇布发现年轻的司令官不仅奇妙而且聪明机灵。看来那原不是他有意识的动作。

“这个疑问大概是任何人都无法解答的吧？不过……”杨一边想着一边说道。“人类发现火种距今已有一〇〇万年，而近代民主主义的诞生却还不到二〇〇〇年。我想，要找出结论来还嫌太早了些。”

众所周知，杨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但是，先寇布觉得他现在的说词反而像是个地质学者。

“先别说这个……”杨转开了话题。“目前先料理好当前的急务再说。晚餐还没准备好，先别讨论明天的早餐了。”

“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因为晚餐的材料是由对方提供就让给对方吃，那是不是太慷慨了？”

“我们只在必要时才借用必要的东西，现在既然不需要了，就只好还给人家了。”

“如果再需要的时候呢？”

“那就再借吧！这段时间就先寄放在帝国军那边了，虽然要不到利息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要塞或者妻子都不是这么容易能借到的。”

先寇布竟用了这么一个不入流的比喻，使得黑发的青年司令官不由得苦笑不已。

“如果光明正大地拜托对方借我们，对方当然会拒绝啦！”

“那么只有用欺骗的手段了。”

“对方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帝国军的双璧之一。值得我们去骗。”

听来像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似的。然而，在先寇布眼中，杨的表情的确不像是大敌当前策划谋略的智将，反而像是想对风评不佳的老师搞点恶作剧的顽皮学生。

【Ⅲ】

银河帝国的一级上将、伊谢尔伦方面军总司令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上迎接新年的到来。主萤幕上，横跨三○万公里宇宙太空的伊谢尔伦要塞，那银色的球体看来仿佛是死人的眼球一般。

罗严塔尔是一个有着深棕色头发的美男子。然而，他给别人更强烈印象的却是左右颜色不同的眼珠。右眼黑色，左眼蓝色的所谓“金银妖瞳”在在左右了他的人生。他差一点被亲生母亲挖出一只眼睛、母亲精神失常自杀、父亲沉溺于酒精中成了半个废人等等的经历。都是由他那双金银妖瞳所孵化出来的畸形雏型。

躲在宽大宅邸的二楼里的父亲放弃了单身时代的勤勉和正直，终日和酒神同寝共食，但是偶尔也会颠颠跛跛地踏着楼梯下到一楼来。他甩开管家和奶妈的制止，站在幼小的儿子面前，瞪着泛红混浊的眼睛怒声斥骂——如果没生你就好了，谁都不希望你来到这世上！

“如果没生你就好了。”

这就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幼时熟悉的摇蓝曲。长久以来，他就是这样想的——不应该来到这世间的，而这个想法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既然已经来到这世上，就尽可能地做一些不平凡的事”……

现在，听令于罗严塔尔的舰队司令官有两人，克涅利斯·鲁兹上将和菲尔姆特·雷内肯普上将。和前者相较之下，后者对比自己年轻的总司令官所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在这阵子越发地明显。最大原因是在于罗

严塔尔并没有倾所有的兵力一举攻下伊谢尔伦要塞的打算。而雷内肯普不断地在口头上要求总司令官下令进行总攻击。

罗严塔尔并不认为雷内肯普无能。无能的人是不会被允许成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部下的。雷内肯普有充分的战斗能力及指挥能力。然而，他的视野往往局限在眼前的战场，他可以被赋予在个人战区里获得战术胜利的最高价值，可是他却不能看清整个大战局。

“只是个擅于战斗的人。”

这是罗严塔尔对他的评价。但是，罗严塔尔对自己本身也没有过高的评价。他认为胜败优劣都是相对的，不仅与当事者有关，事情本身也会因周围的条件和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

“竭尽全力攻击是没有用的。”罗严塔尔对雷内肯普这样说。“如果是可以用武力强取豪夺的话，伊谢尔伦要塞主权的所有人，至少应该会变个五、六次才对。然而，目前唯一胆敢抢走它的，就只有那个现在坐在伊谢尔伦的骗子。”

正因为如此，罗严塔尔对与自己对峙的黑发敌将有着崇高的敬意。

而雷内肯普也有其主张的根据。米达麦亚那边占领费沙的捷报也已经传到他们这边来了。如果他们继续在伊谢尔伦回廊和杨威利持续着没有结果的对阵，功劳就会被费沙方面的同志占去了。至少要把伊谢尔伦要塞夺回来才不会太失面子。因此，他们应该以三个舰队压倒性的多数兵力不断地强攻，让敌人身心俱疲，最后只好双手献上要塞……

“这个意见很有意思。不过，不是有句话说‘跳得最激烈的舞者同时也是最疲惫的舞者’吗？”

感觉罗严塔尔的语气中颇带毒刺似的，雷内肯普很明显的以受伤害的表情睨着总司令官。他不同意总司令官所主张的，杨威利可能自动放弃伊谢尔伦要塞的见解。

“我不同意罗严塔尔提督您的意见，如果放弃要塞，他可能会被指为擅离职守而处以利敌之罪。一个武人不是原就该克尽己责死守城池的吗？”

“现在谈死守已没什么意义了。我军已经快从费沙回廊攻入同盟领域内。在军事行动的对象只有伊谢尔伦回廊的时代，要塞才有存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光是死守要塞对整个战况并没什么帮助。”

不但如此，如果驻留在伊谢尔伦要塞的舰队动弹不得的话，同盟军的战力无疑会大幅削减。对兵员不足、胜算不大的同盟军而言，这支游兵——不能参加实战的部队——的存在实在是一大致命伤。如果要活用这支兵力，就只有脱离伊谢尔伦要塞，以确保其行动的自由。

“杨大概也会这样想吧？杨威利的常识和你的常识在界限的角度上似乎有些差距。”

“就算同盟灭亡了，但只要伊谢尔伦不落入我军手中，杨作为军人的颜面不就保全了吗？”

“嗯，如果杨是你的话，大概就会这么想吧！”

就算再怎么掩饰也藏不住侮蔑之意，罗严塔尔干脆就直截了当地冷言相对。所以说，好战之人是无可救药的，这种人从不试着去思索目前的战斗在整体的战争中占了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意义？

莱因哈特以避实击虚闪电突破费沙回廊的方法，使在战术层面上易守难攻伊谢尔伦要塞在战略层面上呈现无力化。而莱因哈特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人的道理也就在这里。但是，满脑子“胜利是战斗的结果”观念的雷内肯普，目前根本无法了解这种革命性的状况变化。

果然，“金发小子”是有其足以支配宇宙的道理所在……罗严塔尔不无自嘲地默认。战斗场上的勇者多不胜数，但是能够设计战争本身的战略构想家，却是何其稀少啊！

“……雷内肯普提督，可能的话，我也想大举进攻伊谢尔伦要塞，但是总令官不答应自有他正确的理由，我们依令行事是应该的吧？”

克涅利斯·鲁兹看着愤怒的情绪渐渐往上升的同志，赶忙出来打圆场。罗严塔尔也适时收起他的表情，对两个提督轻轻行了个礼。

“我也说得太过分了，我道歉。不过，熟透的果实自然会掉下来，我想目前还不宜勉强行事……”

“那么，我们就不对伊谢尔伦实施攻击，只是继续包围吗？”

“不，鲁兹提督，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会让敌人多出准备的时间。不管他们打算做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专心地做自己的事。”

“您的意思是……采取虚与委蛇的攻势？”

“不必做得太明显，反正就是要尽可能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打乱他们的时间计划。”

以罗严塔尔而言，是不能让鲁兹这种男人的战斗意念深藏在心底的，应该让他有发挥的机会，这种政治上的顾虑是必要的。他虽然完全掌握住原本就是自己部下的人，但是，若果仅止于此，那么他也就只能够担任一个舰队的指挥官而已了。

※※※

罗严塔尔军开始发动的真正攻势使得杨威利不得不退一步设想。

杨必须一边应付罗严塔尔的猛攻，一边进行逃离的准备工作。虽然一切实务都委交给卡介伦负责，但是要安抚被夺走生活地点的人民那股不可抑遏的怒气和不满，他仍然得亲自出马说服。只要他出面，什么事都压下来了。

“……一下子忙得透不过气了。超时勤务可违背了我的作风呃！”

要塞第一空战队长奥利比·波布兰少校是一个被敌对阵营的单座式战斗艇驾驶员咀咒及崇敬的男人。帝国军的驾驶员在他手下化为宇宙尘埃的人数大概足以构成一个中队了。那还只是直接被他打落的数量，而被他指挥的空战队的利齿咬碎的牺牲者应该有这数目的十倍以上。他将三架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编成一组以对付一架敌机的战法，可说是被委派去指挥那些尚未成气候的士兵们所想出来的苦肉计。不过，在突显个人战技的空战世界中，采用集团式战法却也是一种划时代的壮举。他以击坠王、宇宙空战技术一派的创始者以及风流者之名流传后世，至于他把哪一项视为最高荣誉，那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多次的出击之后，获得短暂休息时间的波布兰，在军官餐厅中像个初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般大嚷大叫着。

“如果能回去海尼森，我一定要号召成立飞行员劳动工会，终我一生为机师争取避免过多的工作时间，你们等着瞧吧！管理阶层的家伙们！”

“你不是要终你一生去争取女人吗？”

以无趣的表情说出这种不怎么有趣的话者是第二空战队长哥尼夫少校。他在功绩和空中战技方面足可与波布兰匹敌，然而，和风流成性的波布兰不同的是，他刚硬的个性宛如玄武岩般。当波布兰在酒和女人之间打滚的时候，他却以如字典般厚重的纵横字谜为消遣对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这两个性格和生活习惯完全相反的人却是步调极为协调的好搭档兼好朋友，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

【Ⅳ】

第二天的战斗比前一天的战况更激烈。帝国军不断地朝要塞攻击，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则忙于应付。他把射击人员送往相关炮塔，派工兵队去抢修受损的地方，以炮火去反击敌方如雨点般密集的炮火。在指挥室中不眠不休一直负责报告、联络、指示的通讯员中，有一人因过度劳累而倒地、一人因声带麻痹而发不出声音，只好换人顶替；至于卡介伦少将则为了撤离人民的准备工作也接近废寝忘食的状态。不过，蜂涌到他那边的人民代表团已经全都转移目标到杨那边去了，这使得他得以排除了这一项没有效率的干扰而专心工作。

“各位市民请放心！”

杨表现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虽然作腔作势一向不是他所喜欢的，然而，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尽早打发这些人走，他也只有这样做了。他原来的战略是要让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保持近乎毫发无伤的状态，确保日后有最高的战力作自由的行动，但面对罗严塔尔这种擅长用兵者所采取的，将战斗本身目的化的消耗战，杨也不得不相应付出相当的代价，而这种事态的发展可以说是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的。而现在，眼前又有这一群歇斯底里的市民。

“不要担心，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会将你们平平安安送到首都。”

杨这样对充满了不安和不满的居民代表们保证。然而事实上，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向谁要求保证。说他是个无神论者倒不如说他是个不信神佛的人，所以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交给那未曾谋面的神。自古以来，正义只存在于人们愤怒可及之地，同样的，成功只存在于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由此而观之，杨要一个人挑起五○○万军民的生命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像罗严塔尔那么敏锐的人，应该可以使事态的本质单纯化，再加以掌握的。他知道，杨能选择的路只有留在伊谢尔伦或者离开，不外乎这两者之一。而在这个骨节眼的时候，他强化了攻势是要阻碍杨离开？或是要削弱杨及伊谢尔伦要塞的战力？不管目的何在，对罗严塔尔而言，都不致造成不利。对于眼前这个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不断地展开强攻、不予对方任何喘息机会的敌将，杨除了感叹之外，也觉得可恨。

杨舰队的中级指挥官们，为了控制自己和部下的欲求不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因为杨威利司令官迟迟不下令出击，好不容易下了一道命令，也是严格禁止离开要塞主炮的射程范围之外。

负责指挥出击的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在承受住激烈的炮火之后，和敌方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他巧妙地凭藉了要塞发出来的炮击，把帝国军赶出主炮射程之外。然而，以帝国军的立场来看，退却泰半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目的在于引诱同盟军追击。亚典波罗拼命制止了那些上了对方的当想冲上前去的同伴，但是，却仍被愤愤不平的中级指挥官们推举出来要求杨再下令出击。

杨威利瞥了一眼军官学校的学弟，回答道："不行！"

"这不像小孩子要零用钱花用，光一句'不行'就可以了事的。士兵们的士气也得考虑进去呀！请允许我们再战！"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行！"

杨以守财奴般冷峻的语气拒绝了。亚典波罗知道再交涉也没用，只得忿忿不平地退出去。

事实上，杨的心态的确就像守财奴一样。要让舰队毫发无伤、维持战力，就必须按兵不动，闭门不出，如无必要，就不要把精神和物质上的能源消耗在战场上。既然他把价值观放在尽可能避免任何损失上，他的思考方式就必须像个守财奴，这个自觉让他自己也感到很无奈和沮丧。

对他而言，"奇迹的杨"这个名号着实让他极为困惑。其中孕育着人们过度信赖的危险性。士兵和市民们都相信，杨提督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但是，被信任的人却不能依赖求助于任何人。杨既不是全能也不是万能，事实在本质上他甚至一点也不勤勉。同盟军最前线的指挥官中没有人像他那么懂得打发休假日的，他的战略和战术的最大

重点也在于“尽可能地轻松取胜”。杨的观点是，人类之所以能使文明发达兴旺是期望享乐的心理产生推动力的结果，自以为是地认为应该无偿劳动的不是野蛮人就是伪君子，不过这种主张大多数时候也不过是一种诡辩。

曾经退却一次的亚典波罗，在不久之后又重整了旗鼓，然后又来陈情。

“我有一个想法，责任由我来担，请您允许我们再战一次。”

杨并不喜欢这种要求。军人，而且是年轻立下许多功勋的军人也一样，杨讨厌一切有军国价值观、思考方式、言行举止的表现。这也就是后代人称杨为“矛盾的人”的原因所在。

在一旁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察觉到了杨的不快。她微微地清了清嗓子以示提醒，亚典波罗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说法刺激了司令官的不快，于是他立刻改变了表达方式。

“下官想出了一个相当轻松就可以打败敌人的方法，请司令官允许下官一试。”

杨凝视着亚典波罗，再转移视线看了看菲列特利加，最后终于苦笑着摇了了摇头，催促提案者做更详细的说明。想办法打击一下帝国军，以免他们的气焰过于嚣张，长远看来也未尝不是一种好事。

提出两三条修正之后，杨许可了亚典波罗的作战计划，年轻的分舰队司令官遂意气风发地走出了杨的办公室。杨叹了一口气，对金褐色头发的美丽副官发出了不平之鸣。

“不要太卖弄你的智慧了，上尉。就算没有你搅局，我的麻烦事也够多了。”

“是，下官多事，很抱歉。”

菲列特利加的表情很明显地是强忍住笑，在这种情况下，杨也不能再多说些什么了。如果听到杨对菲列特利加这番抱怨的话，相信卡介伦少将等人一定会指责他“立场倒过来了”。因为，事实上“麻烦事”当中属于事务工作的多半是由菲列特利加处理的。

※※※

四○○艘由伊谢尔伦要塞出发的运输船队从要塞的港口开出，超过这个数量有五倍之多的战斗用舰艇一边护卫着运输船，一边朝着自由

行星同盟领地的方向前进。

接获敌情侦察主任军官所送来的这份报告，罗严塔尔微微蹙起了眉头沉思着，随后回过头来看着旁边的幕僚。

“你认为如何，贝根格伦？”

被金银妖瞳的青年司令官这么一问，参谋长慎重地回答道：“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想撤离重要人员及非战斗员。而从目前的状况来分析，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行动……”

“你说得有所保留？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是杨威利。可能会设下什么巧妙的陷阱也说不定。”

罗严塔尔笑了笑。

“杨威利也真够厉害的。连你这个身经百战的勇者也会害怕吗？”

“阁下！”

“别动怒。连我也怕他的诡计，我可不想继修特豪简之后成为第二个被夺走伊谢尔伦要塞的人。”

罗严塔尔不是那种为了守住自己名誉而必须虚张声势的男人。实绩、能力和自信成为他的三根支柱，而他的冷静则使他有更正确的判断力。对于可能存在着陷阱的警戒在他脑海里一闪一闪地提醒着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敌人是不是正是企图要利用他这种心态以阻止他前去追击呢？虽然他是一流的将帅，但是要完全洞悉同流将帅的作战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着又有新的报告进来了。雷内肯普提督追击离开要塞的敌人，正移动着他的舰队。不久，雷内肯普自己也送来了报告，罗严塔尔露出了一抹恶意的微笑。

“好吧，就交给那家伙吧！”

“可是阁下，雷内肯普提督也钓过大鱼呀！您要将功劳让给他吗？”

贝根格伦的话中有八成是忠告，二成是对司令官的过度自信感到恐惧，这种情绪成分就像一杯奇妙的鸡尾酒，罗严塔尔像是要确认个中滋味似地沉默了半晌。

“如果会被雷内肯普打败，那么，杨威利的智慧泉井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然而，这究竟对谁来说算是不幸？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泉井的水脉已断。我们姑且就让雷内肯普去试探一下，看看他的用兵方法，期待他有好的表现吧！”

贝根格伦默默地行了个礼，目送着飘飘然离去的罗严塔尔的背影。贝根格伦以前是已故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部下，后来转到罗严塔尔麾下。他现在陷入了沉思中，似乎思索着他所先后追随的这两位提督的为人有多大的不同。

雷内肯普确实是个干练的指挥官。他不采直线一窝蜂地去追击逃走的敌人，而是有计划地将舰队一分为二，一股绕着圆滑的曲线出现在敌人前方阻断去路，另一股则从后面追击，形成了挟击的战术。他指挥下的包围网看来是无懈可击，因此，注视着萤幕目睹这一切的罗严塔尔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不过却也在内心深深地咋舌及感叹着。

不过，确实是只有那么一瞬间。同盟军在巧妙的算计下，预测了雷内肯普舰队行动的曲线，把帝国军引诱至伊谢尔伦要塞的对空炮塔群面前。如果是以前曾因这种作战方式而遭受痛击的奈特哈尔·缪拉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再让自己落入这个圈套中。但是，雷内肯普这次可真是得到了一次严重的教训。舰列遭猛烈的炮火重击而纷纷化为火球爆炸消失的雷内肯普舰队，其惨状很快就传到罗严塔尔耳里了。

“不能见死不救，立即以炮火掩护！”

这一次轮到帝国军瞄准了伊谢尔伦要塞，发射了数万枚光箭般的导弹。巨大的能量无声地撞击着要塞的外壁，打不穿壁面随即四散开来，亮晶晶、呈虹色的烟雾将直径六○公里的巨大人工球体包围了起来。能量暴风以高速在外壁上奔窜，部分炮塔和枪座在光和热的相互作用下粉碎，破片像灼热的冰雹敲打着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因为这个缘故，使攻击雷内肯普舰队的同盟军火力出现一时的锐减，原先如被穿膛破腹的蛇般痛苦地扭动净扎着的雷内肯普舰队，终于得以借这个机会恢复秩序，逃离险境了。

然而，同盟军这首辛辣已极的交响曲——亚典波罗作曲、杨编曲——尚未演奏完全部的乐章。

雷内肯普舰队中原先绕行到逃亡的敌人前方去的一队尚未受到任何损伤，所以他们跳叫着疯狂似地想要复仇，打算一举杀入敌人的舰

队中。当他们一边向前逼近，一边打开炮门，以能量之矛恣意挞伐同盟军的阵列时，同盟军很快地就显现出混乱的症兆，形式上的反攻开始紊乱之后，便如被潮水冲刷的沙子般往后退却。

“哼，这些同盟军家伙，看来司令官的薰陶是影响到他们了，似乎不觉得逃跑是一件可耻的事。”

雷内肯普本来是很少会低估敌人的。然而此时，他的视线却有一半投向了萤幕上身为总司令官的罗严塔尔身上。不管怎么说，他是想挽回前半场的失分，避免遭罗严塔尔的冷笑。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用兵家才能、指挥官力量方面是不容置疑的人物，部下也极为信赖他，但是，由于他性好渔色，又有冷笑的怪癖，所以有时候也会招来同事们的反感。但是这种情结并不怎么根深蒂固，再加上总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更讨人厌，所以在平常，人们对罗严塔尔的反感并不怎么明显，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武勋远在同事之上。除此之外，一年多前当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把莱因哈特打入丧失自我的深渊当中时，罗严塔尔也是稳住己方阵脚，防止提督们动摇，并且把莱因哈特军团从崩散的危机转而成为确立独裁体制的转机的首功者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后来者追逐的目标，先前和杨作战而败亡的坎普也有过因竞争意识而招致失败的情形。而现在雷内肯普也一样。

他下了尖锐的命令，靠近动作迟缓的输送船队，然后发出了“停船！否则攻击！”的信号。

瞬间，突然炸裂的闪光，漂白了帝国军将兵的视界。注视着萤幕的人甚至错觉自己的眼球已经炸裂了。

看似毫无防备而被遗弃的五○○艘运输舰同时爆炸了。闪光仿佛急速膨胀的块状物般将帝国军完全吞噬。

完全失去惯性控制的舰艇虽然已经急剧减速了，但是，仍然闯进了可怕的能量浊流中。成功地紧急刹住势头的船舰却被没有它们那么迅速应变的后面的船舰追撞上来，狂乱的回避冲撞系统乱成一团，一起沉向光与热的深渊中。巨大的爆炸当中，一连串小规模的爆炸不断连锁发生，一视同仁地将所有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破坏殆尽。

“竟玩弄这种诡计！”

雷内肯普太过愤怒，以致口角也冒出了许多泡沫。然而，以他那中了敌人圈套的身份来说，很明显这种反应是缺乏魄力的表现。他的旗舰千辛万苦地脱离了能量的喷火口，然而，能像他们那么幸运的舰艇却不多。

亚典波罗见机不可失，立即下令反攻。杨的这个学弟在战术方面的表现的确非凡。他的命令非常有效地释放了部下们苦苦压抑多时的狂热斗争能量。

在鲁兹提督匆匆赶往截击同盟军之前，同盟军尽情地突破帝国军防线，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予以彻底痛击。在杨和罗严塔尔一连串的对阵当中，从未像这一次一样胜负如此分明的。

帝国军失去了二○○○余艘舰艇，战死人数超过二○万人，一路败退。

【V】

面对面子尽失，垂头丧气归来的雷内肯普，罗严塔尔的表情虽明白地写着“看到了吧？”，但是他也不说出口，甚至还好言安慰，让他退下休息。罗严塔尔想，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糟。在战术层面上，他们的确逊了一筹，不过，同盟军之所以要玩弄这种伎俩，大概是为了在真正要逃离之时减弱帝国军的追击意志而做的心理布局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对方是那种单单因为战术层面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之流者，他们这边也就不用费煞苦心去思量应对之策了。

听罗严塔尔这么说，参谋长贝根格伦率直地反应。

“那么，我们要做追击的准备吗？”

“追击？”金银妖瞳放射出难测的光芒。“为什么要追击？我们只要在一旁目送着他们逃亡的景象，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回伊谢尔伦要塞了，你不觉得这样已经足够了吗？贝根格伦。”

如果冒失地追击，很可能成为对方巧妙反击的美食，就算置其于不顾，杨早晚也会被迫和帝国军本队作战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不好吗？

“可是，如果让杨威利自由行动，无异于放虎归山，他不就成为我们日后的心腹大患了吗？”

罗严塔尔带有深意的微微一笑。

“无论是个人或群体都难免会受到疾病的威胁，而对抗病症是帝国军全体的责任。我认为不光是我们的舰队有被感染的危险。”

“可是，阁下……”

“你知道吗？贝根格伦，有这么一句谚语——丛林里如果没有野兽，猎犬也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要避免将野兽赶尽杀绝……”

回望着司令官的参谋长，其绿色的瞳孔中闪着理解和畏惧的光彩。发出来的声音极其低沉。

“……阁下，您说得是，可是，这样可能会招来无益的误解，不，先别说误解，有可能会成为谗言的起因。请您自重。身为帝国军屈指可数的大将，如果走错一步路，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呀！”

“你的忠告是正确的，我该谨慎些。”

罗严塔尔诚恳地说道，对参谋长的忠告表示谢意。罗严塔尔知道这个男人是很难得的助手。

“很高兴您认为我的说法有理。先别说追击之事，我觉得也得先做进驻伊谢尔伦要塞的准备工作。”

“没错，你就赶快着手进行吧！”

罗严塔尔已经决定采不流血的方式夺回伊谢尔伦要塞。

※※※

以前杨威利曾对尤里安·敏兹说过：“战略及战术上的最上乘手段便是让敌人高高兴兴地中圈套。”

他还说：“撒下种子之后，去甜甜地睡一觉，到时候起来一看，种子已经长成一棵高耸入云的巨木，这是最理想不过的事了。”

而现在杨似乎已经做到了对尤里安所说的策略了。事实上，从伊谢尔伦要塞逃出——以波布兰少校的说法便是“夜遁”——这件事本身算不上是什么奇谋，而是因为要活用驻留舰队的兵力舍此之外并无它法。毕竟世事是很难奢求两全其美的，既然不能将所有的东西据为己有，就只有放弃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既然在活用舰队兵力的同时又要顾及到要塞内人民的安全，那么，放弃伊谢尔伦要塞这个军事方面的硬体设施，就好比在春天脱掉冬天穿的厚重的外套一样，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问题是这么做很令人感伤。

负责领导军民五○○万人逃亡行动实务方面工作的卡介伦少将，没有将重点放在文艺方面的独创性上，所以他把行动的代号称为“方舟计划”，这个名称让杨的内心极感气馁。他质疑，难道就没有一个能稍微让人发挥想像力的名字吗？但是，如果让卡介伦来辩白的话，他一定会说，与其要让这种没有实质利益的事情扰乱思绪，相比之下，决定要实施爆破那五○○艘可以用“老朽”形容的运输船来引帝国军上勾的杨和亚典波罗所做的浪费才应该受到指责。

运输船和医务船的收容力的确有限，于是有相当多的平民便得搭乘战斗用舰艇，而这又面临了人数分配的问题。

战舰尤里西斯负责运送六○○位婴儿和母亲，再加上医师及护士。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尤里西斯是一艘被强力的守护天使护卫着的战舰，由于它身经百战、多次险死还生，所以很多人都一致认为它最适合载送需要最大限度的安全及保护的婴儿及孕妇。但是尤里西斯的船员们近来相当有偏见，所以表面上就很不能接受首脑部门的解释。就连舰长尼尔森中校一想到舰桥上积着数百打尿布的景象都不免意气消沉。负责飞行技术的军官费兹中尉虽然尝试说服部下“女性在生产之后是最美的，而将有三个中队数量的这种女性搭乘本舰”，企图以此鼓舞士气。但是，震天价响的哭声大合唱比美丽的圣母像更容易刺激船员们的情绪，中尉的激励似乎也白费力气了。

为了把五○○万的军民——正确来说应该是五○六万八二二四名——完全收容到各舰船上，卡介伦和部属们只得不断地和数字拼斗。卡介伦下令只从数字上来安排，是因为怕与人情沾上边，事情就难以收拾了。就连他的家人夫人及两个女儿都舍不得离开伊谢尔伦。卡介伦的魄力仿佛一辆辆的压路机压碎了无数个小小的悲喜剧，作业也因此快速进行着。

林克斯技术上校所指挥的工兵部队在氢动力炉、中央控制室等要塞各处安置了极低周波炸弹。这件事，校官以上阶级的军官们都晓得，但是同时知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受了杨的极机密命令进行另一项任务的人却只限定于极少数。那就是杨希望日后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所布下的暗棋，接受命令之初，菲列特利加压抑住满心的惊讶和喜悦，向长官再次确认任务。

“您的意思是必须让敌人发现爆炸物，但是又不能太轻易被发现？否则，如果真的陷阱被识破了……”

“没错。上尉，也就是说，我打一开始先准备了能够以假乱真的人偶作帝国军的活靶，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开来，使他们发觉不到真正的陷阱本身。”

陷阱本身单纯得让人觉得愚蠢，但是，杨期待它会有效果也是因为这一点。杨再三地对菲列特利加说明：“当然，只要要塞本身的运作系统没有损伤，没必要作细加查察的话，这个陷阱是完全显露不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他们注意到作为替身的人偶，然后在另一方面有所疏失。我不希望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么大规模的逃亡之后什么都没留下来。”

菲列特利加反刍着命令的内容，对于陷阱的简单性以及成功时的巨大效果感到万分佩服。

“再也没有任何谋略比这个更高级的了。这真是个坏心眼呢！被骗的一方铁定会气炸了。”

杨轻轻地接受了菲列特利加的赞词，同时回答道：“……不过，这个陷阱未必会有发挥效用的一天，或许我们不会再需要伊谢尔伦了……”

这一瞬间，菲列特利加用她那淡茶色的美眸凝视着青年司令官的侧面，但是，杨却一副没有接受超越者的启示、完成预言的表情。

“一定会有的，伊谢尔伦要塞是我们的……杨舰队全体人员的家。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候，阁下的布局一定会见效。”

杨用一只手掌抚摸着头发。当不知道该装出什么表情时，他总是会这样。放下手，黑发的年轻司令官以少年般腼腆的态度说道：“啊，上尉，今后还得多仰仗你了。”

这就是菲列特利加所熟悉的杨。

【VI】

数量庞大的舰队开始离开伊谢尔伦要塞的报告，同时从几个地方传进罗严塔尔的手中。其中有半数不单单只做报告，还期待着上司发出追击指令。因为左右眼珠颜色不同的总司令官严禁在没有他发令下

擅自开启战端。就在不久前，他才将一名自作主张随意开始攻击的少将革职查办，他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态度。

“现在追击是没用的。”罗严塔尔断言。“同盟那些家伙又拉不走伊谢尔伦要塞。先占领要塞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很快地，雷内肯普就前来开门见山地问可否追击，司令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追击只会遭受反击，现在就让他们走吧！我不喜欢因加害避难的人民而在历史上留下臭名。”

雷内肯普顺从地退下了，大概是前几天的战败对他的斗争心多少有些掣肘作用。太好了，今后应该比较好控制了吧？罗严塔尔满足地喃喃自语。

“贝根格伦，等完全控制了要塞之后就追踪杨威利。但是，不需要跟得太贴近，也不需要攻击，至少目前不要。”他对参谋长说道。“只要蹑在后面就行了，让杨舰队为我们领路。不过，那也是以后的事。目前最重要的，是开进他们空出来的伊谢尔伦要塞去。”

让谁打头阵呢？这也是个问题。克涅利斯·鲁兹前来提出意见。杨威利放弃要塞虽然是事实，但是，应该注意他们是不是放了临别的赠品。或许他们会在要塞的动力部装设爆炸物，打算一举杀绝进驻要塞的帝国军。为防有危险，现在全舰队不宜全速前进接近要塞，不如先派遣爆破专家前去调查，等确认安全之后再行进驻要塞。——这是鲁兹的建议。

“鲁兹提督的意见有道理。”

罗严塔尔遂暂时让全舰队从要塞前面往后退，派护卫护送由修姆德技术上校率领的专门小组先踏上要塞调查。

按受了这令人喜出望外的荣誉使命，修姆德上校又惊又喜地踏上了原为敌人据点的要塞。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发现了好几个地方藏有极低周波炸弹，证明了鲁兹的预测是正确的；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将所有的炸弹拆卸了。

“真是千钧一发！炸弹被藏得极隐密，如果再晚个五分钟发现，伊谢尔伦要塞就会发生大爆炸。到时，我军也会被波及而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一边点头聆听修姆德上校的报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边用他那双金银妖瞳所特有的深奥神情回转着思考的纺纱机。或许当初该先置伊谢尔伦要塞于一边，从旁经过，然后从后面袭击杨的舰队。但是，这么一来就很可能因为受到要塞爆炸的波及而造成混乱，结果反遭对方还击而吃足苦头。还是先满足于目前这种程度的成功吧。话虽如此，然而杨威利的临别赠品就只有这些吗？金银妖瞳的提督总有一个疑虑——难道没有更狠毒的招数吗？

“他可是个不好惹的男人哪！他到底意图何在……”

罗严塔尔忘了自己本身，这样评价着杨。

※※※

另一方面，成功地“夜遁”的杨威利，虽然人在休伯利安旗舰的舰桥上，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把担忧的视线从位于主萤幕上发出银色光华的伊谢尔伦要塞上移开。万一——虽然他觉得不该有这种事——帝国军没有注意到有极低周波炸弹的存在，又或者忽略其中一个，那么自己不但会使得这个宇宙中最强大的要塞在一夕之间消毁殆尽，还会无益地造成大量生命死亡。当杨确定了爆炸时间已过，而伊谢尔伦要塞仍然完好无缺时，他才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

“哼哼，他们好像是注意到了。”

杨一边抚着胸口，一边离开萤幕前，朝着私人房间走去。临别前，他朝着映于萤幕上的银白色球体行了一个礼，这是杨对于自己所利用的对手所表现的一片谢意。

“再会了，伊谢尔伦。在我回来之前，你可不能见异思迁哦！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虚幻女王，没有一个女人像你这么完美。”

奥利比·波布兰少校使用他极具个人色彩的表现方式惋惜着和要塞的别离。在他身旁的先寇布少将默默地高举着威士忌酒瓶猛灌。姆莱凛然地行了个礼，菲列特利加和卡介伦少将也如法泡制。每个人都怀着个人的思绪向居住了两年多的宇宙要塞道别。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日后又踏上了伊谢尔伦的人工土地。

※※※

这时，在被帝国军再度占据的伊谢尔伦要塞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负责会计工作的一个老军官，把同盟军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补给物

资偷偷扣了下来，没有登载在正式记录中，企图据为己有，而这件事终被发觉了。由于宪兵的追溯调查，他以往的同样卑劣行为也都被挖了出来。极为厌恶这种小人的罗严塔尔有意以军法追究，在立刻召开的军法会议中宣告了这人死刑，为达到以警效尤的目的，由总司令官本人亲自主持执行枪决。该军官在被拖上刑场之前一直歇斯底里地乞求原谅，但是当他发觉一切已成定局时，便开始疾言厉色地弹刻起上位者的居心。

“世界真不公平！在战争中不管屠杀了多少人，破坏了多少都市，但只要打胜仗就可以获赠提督、元帅的称号，还有勋赏，而我只盗领了一点点的物资就被当成罪大恶极的人。”

“住嘴！到这个时候还发牢骚！”

“没道理！世人都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是英雄、是天才，但归根究底，他不也是夺人之国的恶徒？相较之下，我的罪行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你就到地狱去夺人之国试试看吧！”

罗严塔尔脸容如水，动也不动他那端整的眉毛，扣起扳机，击穿军官的头颅。站在刑场上的幕僚们都默然不作声。

罗严塔尔退回不久之前由杨威利使用的司令官办公室时，校术军官就送来了报告书。在帝国军再度掌管的各项规定安排尚未确立之前，报告一定会堆得像座小山。报告中指出，战术用的电脑情报已全部被消掉，帝国军必须把所有的资料重新输进去，这件事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夺回要塞之后的事务处理工作对罗严塔尔而言绝非重要之事，他关心的是今后的战略状况。

将来的很多事都是现在所没有办法预测得到的。就算杨威利耍弄诡计想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但只要不把他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当成丑角来耍，他是不会在意的。罗严塔尔是这样想的，首先，杨威利今后未必还有机会再夺回要塞，他应该知道与其挖空心思垂涎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倒不如选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在地行动。

“和帝国首都联络！就说我们已夺回伊谢尔伦要塞。”

应该说是勇敢地接收了敌人所让出来的要塞——罗严塔尔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下令给通讯官。就这样，伊谢尔伦要塞回到帝国军手中

了，其间大约隔了两年半的时间。

# 第三章 追求自由的宇宙

【1】

这一年，宇宙历七九九年，尤里安·敏兹十七岁了，然而，他也是在焦虑中送走过去一年的人之一。

根据所谓的“战时托孤法”，他在十二岁时成了杨威利的受监护人。如今，当时原任上校的杨已晋升为上将，尤里安本身也多半在周围大人的影响下，由军人家眷成为正式军人而获得少尉的军衔。而他付出的代价便是离开杨身边，以驻在武官的身份前往费沙自治领上任，从伊谢尔伦要塞到同盟首都海尼森，再到费沙的旅程将近有一万光年之遥。

挥别那么多亲爱的人，千辛万苦到费沙上任，本非他所愿。对他来说，繁荣发达的费沙也只不过是不到半年的暂时栖身之地而已，这个地方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住尤里安的心。“到费沙找个美人回来吧！”波布兰少校等人曾这样调侃他，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如果他有波布兰十分之一的热情，或许就会设法让自己腾出时间来……

“走马看花，莫非真要就此空手而回吗？……”

尤里安夸张地喃喃念着很久很久以前，失意英雄常常挂在嘴边的台词。

迎接十七岁来临的尤里安，身高已达一七六公分，眼看着就要和监护人杨比肩齐高了。“也只是身高赶上而已。”尤里安心想，亚麻色头发的少年自觉到，在其它很多方面他连杨的影子都追不上，有待学习的事情是何其之多呀！自己本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杨提督身边的，在自己还不能单独走上活用学到的战略、战术、历史所铺成的道路之前，实在不该离开杨提督的。

在帝国军占领下的行星费沙上，某个胡同里的隐密藏身之所中，尤里安用一只手拨起落在额前的略带卷曲的亚麻色头发。端整但还留有些许稚嫩味道的脸庞，经得起大多数女性挑剔的审美眼光。但是，他本人根本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他引以为荣之处是学自杨威利的用

兵学、先寇布的射击及肉搏战技、波布兰的驾驶空战技术，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还不能走吗？”

尤里安这样问前来拜访的马利涅斯克。为了逃走的事宜而各方奔走斡旋筹备的马利涅斯克，是贝流斯卡号独立商船的事务长，即俗称的大副。同时也是现在正在同盟首都海尼森大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波利斯·哥尼夫的得力助手。虽然才三十几岁，却已头发稀疏，肌肉松弛，只有两眼仍充满年轻、蓬勃的活力。

“再忍耐一下，请不要着急……哎呀，昨天也是这么说的嘛？”

马利涅斯克的笑容中虽然没有讽刺及厌烦的成分，但是自觉到自己的焦虑及不安的尤里安却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马利涅斯克以前也再三说明过，目前，帝国军不允许民间的船只在费沙回廊内航行。在禁令未撤消之前，如果勉强逃离费沙，也一定会被帝国军抓住。但是，帝国军为了避免在费沙激起过大的民怨，在军事行动告一段落时必会放松管制允许民间的船只通行的。一旦开放通行，占领部队在人力资源方面是不可能一艘一艘检查为数众多的民间船的，到时要逃出去就容易得多了——马利涅斯克根据经验曾这样告诉尤里安。

尤里安知道对方的预测和判断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尽管他有这种认知，栖息在他心中的飞岛却急不及待地欲振翅高飞，这种理智和情感的煎熬让他极为痛苦。近似归巢的本能不断鞭策着少年，尤里安的脚似乎生来就不是要踩在费沙的地表上。

“我已听够了你这些推托之词，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不平之气化为具体的不耐之声的是汉斯事务官。他虽是同盟国内某大企业的老板之子，但是因为欠缺政治才干和器量，被周围的同僚们所排挤，只获得了同盟政府内的名誉职位，客客气气地被流放到国外。如果同盟政府真的重视外交的话，就不该把这种水准的人送到费沙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人说来也是衰弱的民主主义的一个小小象征。

“要等到什么时候？到可以安全出发的时候呀！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马利涅斯克对尤里安把持应有的敬意，但是对汉斯，他却是趾高气扬，毫不客气。

“我们都已经付了搭乘宇宙船的费用了。”

而且，费用还是他出的——汉斯没有这样说，或许是他身为同盟高官的一点矜持不允许他这样说吧。

“只是付了费用而已，不要这么盛气凌人。原本搭载的客人是尤里安·敏兹先生，你只是附带的！”

“付费用的可是我呀！”

矜持之类的字眼立刻被他从心底给赶出场外了，汉斯事务官脱口而出大叫着，但是，这并不能赢得马利涅斯克半点的尊敬。

“付钱给我的是敏兹少尉！或许你借了钱给少尉，不过，那是你和少尉之间的事，我可不管！”

发现马利涅斯克仿佛把汉斯当作游戏道具的不是当事人，而是在一旁听着这一问一答的路易·马逊准尉。有巨大体格的黑人若无其事地在气氛越来越显得险恶的空气中放出了中和剂。

“马利涅斯克先生，我看你这趟一定是带来了什么好礼物了？我有没有猜错？”

他的苦心立刻有了好的回报，马利涅斯克中断了和事务官之间没有意义的谈话，转向黑巨人。

“您的眼睛可真利，准尉。事实上，我是送东西来的。有了这个，你们就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不必担心遭人盘查了。”

贝流斯卡号事务长的手从衣服内袋中伸出来，手掌上放着三张公认的通行证。

【Ⅱ】

尤里安·敏兹手上拿着面包店的大纸袋在街上走着。为了实地了解当地市街的情况，他每天都会出门一次，四处去走走。现在的他并不会引起站在街角的帝国军士兵的怀疑。尤里安和杨一样，脱掉军服后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人，反而是因为太过吸引同年龄的少女们的注意而令他颇为狼狈，他必须小心翼翼以免节外生技，因为意外投射过来的视线和兴趣或许会暴露出尤里安的真实身分。

尤里安突然停下脚步。心头的冲击迫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充满紧张及探求的视线从他那深褐色的眼珠投向四周，他没看到任何让他吃惊的事情。尤里安放松了紧张的心情，但很快地又再度束紧了。他知道原因了。

造成冲击的原因在听觉，从身旁一些市民们交谈的内容中，某个固有名词火辣辣地敲打着尤里安的意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这个固有名词和其它的语句一起传进尤里安耳里。经过——不久之后将从这条街上经过。银河帝国宰相、银河帝国军最高司令官、帝国元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不久之后将要经过这条街——人们这样窃窃私语着。

尤里安发现自己的右手在腰际微妙地摸索着。一个极端悔恨的念头闪过他胸际。为了避免遭帝国军的盘问，他把光束枪留在屋子里了。如果现在带在身边的话，他或者就可以置那个对自由行星同盟而言无异于活生生的灾厄的金发年轻人于死地了。真是一大失策啊！如果能让时光倒流，就算让马逊准尉担心，他也一定要把光束枪带在身上……

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把激情的热流吐出体外。他很辛苦地从无益的空想漩涡中抽身而出。就算如何诚心祷告，光束枪也不会出现在自己手掌中的。而且，杨提督也曾不止一次教导过他“恐怖主义和神秘主义不能将历史推向建设性的方向”。即使是尤里安本人，虽然从小就希望当个军人，但是，他也从来没对恐怖主义抱持任何好感。要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那个拥有狮子鬃毛般灿烂金发的独裁者，不能靠恐怖行动，而要在堂堂正正的战斗中击溃他。现在自己手中没有枪，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状态。

尤里安思索着，自己被上天赋与了一个和恐怖主义不同的机会。他还没有亲眼看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英姿，只从立体影像和通讯画面中知道他有着超绝的美貌。连杨提督也是一样。而现在那个无与伦比的年轻霸主就要经过他眼前了。此刻，尤里安自觉地被一股比刚才想暗杀对方还强烈的欲求驱使着挤向群众中。

在车道和人行道的分界线上已经筑成了一道人墙了。孔武有力的警备士兵们排成一道穿着制服的忠诚护壁，推回了慢慢前后涌动的人海。然而，和被保护者的地位及权力相较之下，这种警备方式未免太

过寒酸了。尤里安好不容易挤到了最前排，他一边毫不做作地撩起落于额前的头发，一边等着独裁者的到来。

地上车列滑进了车道。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机动装甲车，跟在后面的都是非战斗用的高级轿车，但是，如果在街上单独驾驶的话，恐怕也不怎么起眼。尤里安听说过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喜欢过度的排场，看来应该是事实。光凭这一点，尤里安对尚未见过面的年轻独裁者就有了好感。

高级官员们乘坐的地上车经过群众面前。尤里安凝神注视，但是，他看到的却是一头半白的头发和一张没什么血色、呈锐角状的脸，两眼放射出的光芒有一种无机质感，表情极为冷峻。尤里安根据这个印象走进记忆中的图书馆，在“帝国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的资料架前停下脚步。但是，他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精密地反刍这段记忆，因为下一辆地上车已经来到尤里安眼前了。当一眼认出了后座上那头豪气奢华的金黄色头发时，尤里安的心脏猛烈地鼓动着。

那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吗？尤里安开启了所有的视觉记忆力功能，把年轻独裁者秀丽的脸庞刻印在脑里的网膜上。同时，他立刻了解到一件事——要忘记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脸实在太困难了。不仅在眼耳口鼻的五官构造上非比寻常，这张脸在内藏的精神活力的质与量上更是超凡绝伦。尤里安可以清楚听到自己口中很自然地流泄出来的叹息声，同时，他稍稍移开了视线。

坐在莱因哈特身边的人看来像是和尤里安差不多年纪的美少年。但是，从“他”那雪白柔和的肌肤，剪得短短的、暗灰色调的金发以及不至妖媚的凛然表情看来，尤里安知道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或许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秘书官，不过，尤里安对她一无所知。当然，那就是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千金。

坐在地上车内的莱因哈特突然把视线投向群众当中，他那水平流过的视线横越过亚麻色头发少年的脸。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及尤里安的视线确实在这一瞬间的数分之一中交错了。可是，这件事只对尤里安有意义。对另一方的当事者来说，对方只不过是构成人海的小波涛中的一个泡沫。无论是莱因哈特，又或者是杨威利及尤里安，都不是什么超人，也不是被命运的绝

对者挑选的使者。莱因哈特的资质在深度、高度、宽度上都远远凌驾于常人之上，可是，他所及之范围毕竟是在人类所能及的限度之内，莱因哈特既不在人类之上，也不在人类之外。不管在军事才能方面、政治野心方面、美貌方面，以及追求梦想的欲望方面，过去一定也有人在这几个方面超越过他吧？但是，和他一样同时具备这些资质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他所欲支配的恒星及行星数量，在历史上又是个空前的数字……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几年后，他也不会想起今天发生的事和见过的人。

莱因哈特的地上车离开之后，群众解散了，尤里安也回过头准备走了。对他来说，只要他活着，大概就不会忘记今天的事吧？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尤里安吓了一跳，贝流斯卡号事务长的笑脸映入他的眼帘。

“马利涅斯克先生……”

“让你吓了一跳，真抱歉。怎么样？看到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有何感想？”

“觉得自己差人太多了。”

尤里安率直地脱口而出。事实上，他不得不承认，莱因哈特的气质、容貌、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盖过四周一切人事的绚烂光彩。现在，尤里安已经从亲身感受上了解到，为什么连杨提督也会如此盛赞这个金发的敌人了。

听了少年这简短而丰富的感想之后，马利涅斯克轻轻地舞动他的眉毛。

“不错，他现在是立于万人之上、集所有权力和荣华富贵于一身的独裁者，但是，他可不是天生就是公爵或宰相哟！罗严克拉姆这个显赫的家姓也是在获颁伯爵之位以后才有的，而在那之前，虽说也是个贵族，却是有名无实的穷人哪！总之，他的父亲是在卖了女儿之后，才使其后半生有了保障。”

“卖女儿……？”

“据说是被当时的皇帝纳进后宫，不过，先不说形式上啦，实质上就等于是出卖。”

对帝国的下级贵族而言，美貌的女儿往往是贵重的商品，是打开通往富贵和权力大厅门扉的黄金之钥。活用这种商品的不只是莱因哈特及姐姐安妮罗杰的父亲而已。但是，身为皇帝的宠妃之弟，如果是个无用之人或许可以使大臣和门阀贵族们的反感消弭于无形，但是，莱因哈特那无人可比的才能却堵住了他们嫉恨的排气孔，最后终于爆发了。当然，莱因哈特对那些具有老旧而不值得嘉赏的价值观的人们也不会曲意奉承，讨他们的欢心。在莱因哈特眼中，他们只是存在着作为他消灭及报复的对象而已。连亲生父亲也不例外，莱因哈特不能原谅把姐姐卖给那老丑的权力者以获得生活保障的父亲。一直到浪掷那所剩不多生命的父亲暴毙了，莱因哈特仍然拒绝和父亲和解。他之所以参加父亲的葬礼，只是为了不愿让姐姐更悲伤而已……

尤里安多多少少知道莱因哈特的过去，但是，现在听到这些事却更让他觉得无从恨起这个理当憎恨的同盟之大敌，这让他感到些微的困惑。个性刚烈、单纯而挚爱着姐姐的少年身影取代了野心家的形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便说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成功是靠姐姐的提携庇荫，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欠中肯，但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人生起点就会在更恶劣的环境下形成了，是不是还会有今日的成就，确是个未知之数。”

“可是，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不已经立了大功，成为一流的武人了吗？”

“少尉您不也立了不平凡的功勋吗？如果让我再说一句，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奇迹的杨’，在你这种年纪时也只是个平凡的军官学校学生。相较之下，你可算是快了一两步了。”

尤里安那深褐色的瞳孔里罩上一层深思的云雾。

“马利涅斯克先生，你让我觉得你尽挑杨提督和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事来和我作比较，似乎是有意唆使我做什么，假设真是这样，那是没用的，如果是层次比较低的对手，我或许会被人怂恿。可是，如果是和杨提督及罗严克拉姆公爵相比，那就什么自负都没有了。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尤里安好像想控制一下自己的语气，可是似乎并不如人意。

“呀，我的话听来像在唆使吗？”

马利涅斯克并没有退缩的表情，只是爱怜地抚弄着自己那稀薄的头发。

“如果是这样，那是我的失言。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说，没有天生的英雄或名将，啊，或许这种说法就已有煽动的意味了。”

“不，是我说得太过份了。”

“那么，我们就彼此彼此吧！呀，时间过得真快，我本来是要去见见其他的客人的。”

“客人？”

“老实说，光载你们三个客人是很不划算的，所以我尽量多找一些客人。对你们而言，这样也有利于分散危险性。”

这一点尤里安是可以理解的。对象越多，监视及检查的密度就不得不降低了。但他又不由得想道，费沙人似乎很擅长于这种把自己的获利行为说成是为他人设想的论调，他甚至还想到，如果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真的表里如一地相信这种论调，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人有任何损失了。至少，费沙人纯就修辞上来说是对自己的论调深信不疑的。

尤里安问马利涅斯克，是什么样的客人？然而，这只是利用来作为谈话润滑剂的话题而已，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大兴趣。就如同尤里安担心自己的来历会引起其他客人的关心而造成困扰一样，如果对方的来历也不便为别人知悉的话，对方一定会有所隐瞒的。

“是地球教的司祭。”马利涅斯克的回答很自然。“不，应该说是更高级的司教。不管怎么说啦，就是那种不用工作光靠一张嘴吃遍天下的人。”

马利涅斯克并不想掩饰对那种身分的人所把持的偏见。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种圣职者。只要有一个圣职者站在你这边，就会有一○○倍的同志产生，情报网也就四通八达了。不过……”

豢养扮演皇帝、贵族、圣职者这些必须靠生产者的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几近于废物的角色的一般人们却常常崇拜着这些人。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马利涅斯克对此极为不平。他的说法由给人勤勉、注重实质利益的费沙人看来，应该不会是一件奇怪的事吧。

“可是，他是个重要的客人吧？”

“唉，那就很难说啦！”

那个人并不是直接就找上马利涅斯克的。他就像是有着不祥传说的宝石，在赖以埋藏的脆弱地盘破裂之后失去了安身之所，几经转手才落到马利涅斯克手中。以前他是个以上宾之姿出入于自治领主府第的年轻僧侣，充分地获得费沙那些保守大商人们的尊敬。如果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还在的话，一定会来讨他的欢心，但是，自从帝国军进驻费沙之后，鲁宾斯基似乎就人间蒸发了，从没有再出现于市民面前，而他也就失去了依赖的对象。

马利涅斯克本身并不怎么具有投机性格。从某方面来说，他甚至还经常站在把不爱脚踏实地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拉回地面上的立场，当然是尽可能地凡事稳打稳扎……但是，既然这一次已决定冒险把尤里安·敏兹送到自由行星同盟领地去，危险度的增加就已不再是问题的重点了——贝流斯卡号的事务长这样想。费沙有一句谚语正可以加强他这种想法——如果已吃下了超过致死量的毒药，那么，吃再多也是一样的。

“怎么样？少尉，要不要伸展伸展筋骨跟我一起去见见那个一起搭船的客人是长得什么样子的？”

如此提出邀约的马利涅斯克观察着尤里安的表情，稍后扮出让步的笑脸，轻轻地摊开了两手。

“好吧，我老实说吧！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什么司祭、司教的，事实上，我是有些害怕。如果对方是个半疯癫的人，我可应付不了呀！所以如果少尉能跟我一起去，心理上也会踏实一些。”

尤里安觉得马利涅斯克并不那么可憎，何况，在小处上施惠也没什么损失。如果马利涅斯克想设陷阱害他，没必要等到此时，在这之前就有许多机会了。

尤里安答应了，他腋下挟着面包店的纸袋，跟在马利涅斯克后面踏进了一栋似乎被所有人抛弃已久的眼看着就要倾圮的大楼内。不流通的空气就像气化了的泥泞，两人在老鼠群为威吓入侵者所合唱的背景音乐中上了二楼，打开唯一的一扇门。

“德古斯比司教在吗？地球教的……”

马利涅斯克朝着光线阴暗的室内，以郑重的语气开口道。他之所以不叫司祭，是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被赋与较高地位的称呼而感到不快的人。毛毯慢慢地蠕动，露出一双迷朦的眼睛凝视着两个来访者。

【Ⅲ】

在希尔德的陪同下刚走进临时元帅府的莱因哈特，接到了罗严塔尔一级上将攻陷伊谢尔伦要塞的报告。在办公室候驾的两名副官修特莱少将和流肯中尉迎进了年轻的金发独裁者，恭恭敬敬地行了礼之后，呈上了报告书。

“恭喜阁下。这样一来，两个回廊都在阁下的完全控制之下了。”

修特莱恭谨地说道，但总让人觉得像是在朗读。接着，流肯中尉也说了一些贺辞，但是，他说话的音调又像是在春天的野外中跳跃一般。希尔德对两人形成强烈对比的不同说话方式感到相当有趣。

“希望今后也如此顺利就好。”

莱因哈特接受了部下的致意。这是吉报，不应该会坏人情绪，不过，膨胀的气球只消一根针就可以刺破的。以前在夺得伊谢尔伦要塞时，自由行星同盟的主政者们大概都确信他们会永远支配要塞了。莱因哈特并不打算无条件地啜饮着胜利的美酒。

“杨威利似乎打算息事宁人哪！”

莱因哈特坐在桌子前，一边用他那柔软而有弹性的手指头翻着报告书一边喃喃地说着。罗严塔尔的报告中一点都没有美化自己的功绩，他完全客观地、完整地报告了整个事实的经过。

修特莱凝视着年轻的主君。

“阁下，听说杨威利是自己决定要放弃要塞、全面撤退的，这种行为难道不会招致同盟政府的愤怒而加以处分吗？”

莱因哈特将目光从报告书中抬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欢迎部下询问。只要不是太愚蠢的问题，都会对他的知性及思考形成适度的刺激。

“如果处罚了他，又有谁能指挥杨的舰队和我军对抗呢？那些光躲在安全的地方写裁决书的人就算惩处了司令官，但是和司令官一起出生入死的部下和士兵们也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果在上位者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同盟政府的那些高官们都是一些甚至比灭亡了的帝国门阀贵族们更无能的的白痴。莱因哈特冷冷地笑着。

“下官明白了，不过，只要确保伊谢尔伦要塞不落入我军手中，不就可以将我军的攻势阻于伊谢尔伦回廊的一方而避免两面受敌吗？为什么他不采取这个安全的策略呢？”

“一点都不安全。如果他这么做，除了伊谢尔伦之外，同盟的所有领地都会失陷的。”

这是一刀两断的作法。

“而他要使同盟获得胜利的唯一方法，便得让他的舰队能自由行动。”

“唯一的方法……？”

“不懂吗？就是在战场上打败我呀！”

莱因哈特的声音和表情都极为淡然，所以在这一瞬间有所感应的只有希尔德。她确实看到了那令人想起被弃置于冰原中的宝石一样的苍冰色瞳孔中放射出极光似的光芒。

修特莱少将和流肯中尉退下之后，莱因哈特叫来了传令兵，吩咐他准备两人份的咖啡。这个从幼年学校的学生当中挑选出来的少年，在这次“诸神的黄昏”作战中奉命担当莱因哈特的传令兵。咖啡和奶精送进来时，扑鼻的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室内。

“您既然看穿了杨提督的企图，那么，您仍然坚持要亲身参战吗？”

面对希尔德的质疑，莱因哈特以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伯爵千金，我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霸者，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为自己订下了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立于前线。以前被我打败的那些无能的贵族跟我的不同点就在这里。这也是士兵们支持我的理由。”

一边说着，莱因哈特稍稍降低他的视线，以银匙轻轻拨弄着咖啡，瓷杯的纯白和咖啡的褐黑形成绝妙的对比。而希尔德则仰望着他金黄色的额发娓娓铺述自己的意见。

“请容我多言，阁下。请您避开无益的战斗，回去帝都奥丁。如把费沙回廊交给米达麦亚提督，把伊谢尔伦回廊交给罗严塔尔提督的

话，一定会有很好的战果。阁下只需坐镇后方，静待着他们所带来的胜利果实就可以了。”

莱因哈特没有生气，因为个建议的内容连他自己也都自觉到是极为常识性的。不过，他也没有接受希尔德的建议。

“伯爵千金，我要作战。”

对莱因哈特这一句话，希尔德没有反驳的余地，因为他的语气不像是发自一个渴望权力的野心家，反倒像是一个极欲抓住被遗忘梦想的少年心声。现在，希尔德更确认到一点——对莱因哈特而言，战斗不只是一种手段，而是他生命的全部。而且，她有一种错觉，自己仿佛成了想从少年手中抢走他仅有的小宝箱的严格而无理的女教师。这的确是错觉，从“理”字方面来说，她的建议是绝对正确的。身为支配者应该让部下有更多的机会去建立功劳，而不是一味地去抢功劳。可是，要把战争从莱因哈特身上夺走，就好像把一只生龙活虎而且高傲不已的猛禽硬生生关在笼子里一样，到时它那从瞳孔中放射出来的锐利眼神、从翅膀上散发出来的光彩必定会消失无踪。

莱因哈特的人生是靠着和众多的敌人作战编织而成的。在他最初的十年人生中，唯一的同伴便是长他五岁的姐姐安妮罗杰。而这个唯一而且绝对的同伴，对莱因哈特而言是光明源泉的安妮罗杰，在即将成为老迈权力者的囚虏的半年前，为他找到了第二个真诚的同伴。

和莱因哈特同年，身高超出年龄许多的红发少年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从此以后便常与莱因哈特为伴，守护着莱因哈特，为莱因哈特打败敌人。当他们两人奋力打退数倍于他们的恶童，意气昂然地回家时，安妮罗杰虽然没有赞赏他们，却总是会为这两个小勇士冲泡热腾腾的巧克力饮品。装在廉价杯子里的热巧克力以其难以言喻的炽热感觉温暖了少年们的心。不管多么辛苦，在这一瞬间似乎都有了回报。和当时那种喜悦及满足感比较起来，他觉得自己所报之于姐姐的只是微不足道而已。

莱因哈特的心态并没有迟钝到会认为给予姐姐崇高的地位就会使姐姐高兴。但是，让外人知道姐姐对他有多重要，而能以外在物质表现出来的，除了给与崇高的地位之外，难道还有其它的方法吗？公爵夫人或者女大公的称号，以及随着称号而来的庄园、邸宅及年俸金，

不管是多么大的赏赐，莱因哈特对姐姐的浓烈感情都不能表达于万一。

然而，莱因哈特为姐姐所准备的东西名单上，独独没有“新配偶”这一项。莱因哈特本身所意识到的，或者没有意识到的几个心理因素，使得他不承认有所谓的“姐姐的配偶”的存在。看在希尔德眼里，她不禁有着无比的恐惧感，只要有那个无人可比的姐姐存在，莱因哈特不就无法像常人一样恋爱了吗？当然，那或者是她杞人忧天，或许只是让莱因哈特爱慕的女性尚未出现而已……

“照原定计划，明天离开费沙。”

莱因哈特把视线从昂贵的白瓷咖啡杯上移开，然后宣布道。希尔德把那时间极短但确实在其它世界中游移的心拉回到现实世界中。她答了一声“是”，但是也察觉到自己心神的不定。

“伯爵千金，总之一句话，如果我要掌握全宇宙，我会赤手去拿，而不是隔着一层手套。”

希尔德全身全心地赞同莱因哈特的话，但是心中却微微罩上一层薄雾。原本厚得让人不知外面时间飞逝的窗帘绽开了一条缝，黎明前的微弱光芒瞬间照亮了他的侧脸，或许那只是瞬间的错觉和幻影构成的粗略而没有色彩的图画。但是，希尔德觉得莱因哈特的话不仅暗示着他的生存方式，也暗示着他的死亡形态。然而，现在的莱因哈特就像是一团燃烧旺盛、永不熄灭的熊熊烈火，发自体内而及于手脚尖端的逼人热力，正丝毫不见衰竭地持续散放着。

【Ⅳ】

当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离开占领地费沙，重新登上征服之旅的当天，毕典菲尔特、法伦海特两提督刚好率领着舰队从帝国到达了费沙。他们预定在五天后尾随莱因哈特之后踏上征途，因此士兵们便在异乡获得了最后的休假日。

让费沙的市民产生令他们难以表现的感慨之情，是在他们看到跟在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之后从帝国军的战舰中出现的人物。这个人叫博尔德克。他曾任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副官及驻帝国的事务官，至少不是个无能的男人。最近，他因为没能事先报告帝国军侵略的消息以致身价暴跌。但是，他在宇宙港获得罗严克拉姆公爵出发前所颁赐“费沙代理总督”之称号，事情发展至此，费沙市民不得不认

清他并不是不知道帝国军的侵略行动，而是有意隐瞒事实。也就是说，原被称为“自治领主的心腹”的人是出卖费沙的自由及独立以换取自身“代理总督”地位的卖国贼。

“卖国卖亲——但是，尽量卖个好价钱！”

这是费沙市民们恶意的嘲讽，不过，自己突然变成了被卖之身，当然也高兴不到哪里去。然而也有人认为，由费沙人担任费沙的行政长官比由帝国军直接支配要好得多。更积极的人则主张时代自有其变化，既然将会出现统一支配全人类社会的大帝国，那么，费沙就应在新的环境下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太拘泥于原只是形式上的政治地位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这些都是很具说服力的见解，但是，人类要处理感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市民眼中那个坐在“代理总督府”中开始处理行政事务的博尔德克的形象实在没办法单纯化。

更何况，费沙人所信奉的理念之一便是“靠自己的脚站起来走路”，所以要他们支持稳稳地安坐在帝国军推动着的婴儿车中的博尔德克实在是很困难的。

“话是这么说，可是……”

另一个更大的疑团使得市民们在酒馆或家庭中不时地如此窃窃私语。

“鲁宾斯基那个‘费沙的黑狐’跑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袖手旁观帝国军的占领行动及博尔德克的一步登天？”

※※※

不管是哪个时代，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权力者总是有着市民所无法知道的秘密处所。形式上似乎与躲在阁楼中建造梦幻之城的小孩子一样，但是，出发点却完全不同。权力者主要是对一朝丧失权位感到恐惧，以及一种保身的利己主义使然。

因此，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所使用的秘密藏身处并不是他一手建造的，而是活用了先人的遗产。这个够聪明——或者说够狡猾——的位置就在只有极少部份人知道的高级官员们专用的地下掩体的更下一层，由于水的供给、排气、排水、排热等生存不可或缺的系统，是分

散于能源常规消耗型的公共设施群中，并且与之连动，所以被探查出来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和不到十名的贴身保镖躲在这座无名地下宫殿的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表面上似乎很安于这种软禁似的平静生活。掩体内的布局为了消除住在里面的人的压抑感而刻意铺设得一如豪奢的王朝宫殿，由于同样的理由，天花板也特意挑高，整个空间多出了许多无用的部分。在饮食方面，菜单更是丰富得号称在一年内不会有同样的餐点上桌。

鲁宾斯基的情人多米妮克·尚·皮耶尔，是掩体内唯一的女性，虽然她常常和自治领主腻在一起，然而，这一对情侣之间会话的针锋相对，是那些忠实但单纯的近侍们所难以想像的。譬如，某天由鲁宾斯基开头的谈话内容是这样的："为了从费沙逃出而让你费尽各种心思的地球教司祭德古斯比，好像终于找到救星了，真是不容易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也许是个很好的歌手及舞者，要说演技嘛，以前我就说过，你离合格线还差很远。"

鲁宾斯基的语气让人联想起哀叹弟子不肖的工匠。多米妮克把威士忌酒杯放在情人面前时，桌面发出了不小的响声。

"或许吧！不过，鲁伯特·盖塞林格，那个你最爱的儿子，在被你杀掉之前还一直相信我是他那一边的哪！"

"他不是一个有敏锐感受力的观众。因为他不是纯粹在观赏演员的演技，而是藉着从本身抽离出来的幻想投影在演员身上来自我陶醉罢了。"

当多米妮克大胆地说出那个原本想杀死亲生父亲却反而被杀的青年的名字时，杀子的父亲脸上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手上酒杯中的酒也丝毫没有晃动一下。他的冷静或者假装冷静的态度不由得使多米妮克的神经为之崩溃。她放弃了佯装不知情的努力，转过来反击鲁宾斯基。

"看来我也得去保险公司投保了，一想起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在你这种人身上，就让人不寒而悚。"

一直相信着她的已故鲁伯特·盖塞林格，曾指示要她协助知道费沙与地球教的秘密关系之证人德古斯比设法逃离费沙，对这件事，多米妮克一直保持缄默。如果在其它的事情上，她必定会发挥其饶舌的本能。

“老实说吧，我并不喜欢参与杀害你儿子的行动。事后想来真不是滋味！”

“打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你会高高兴兴地参与。”

鲁宾斯基以他那奇妙而欠缺感性的眼睛凝视着照明设备反射于酒杯中冰块上的光芒，随即把视线移到情人身上。

“你没有选择鲁伯特而选我，只是纯粹站在利益上考虑。而现在已证明了你的盘算是正确的了，所以最好不要说那些放马后炮的话，那无异是用海棉去吸打翻了的牛奶一样。”

“打翻的牛奶至死仍以为自己已超越了产奶的牛，自认为天下只有自己是智者，真是自取其辱啊！”

“是呀，不好的地方实在太像我了。如果他多学一点抑制自己的锋芒的话，就不用这么早死了……”

“教育儿子是父亲的义务吧？”

“一般而言，是的。可是，那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模仿父亲，走和父亲一样的路。总之，如果还有其它爱好的话，立志当个学者或艺术家都好，我会全力支持的。”

多米妮克露出探询的目光，然而，她实在是看不出鲁宾斯基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结果你还是以自我生存为优先。所以你也应该了解我的立场呀！”

“我是了解呀！不只是我，人类对比自己低等的事物总是很能理解的。”鲁宾斯宾以比嘲笑更重的语气回答，然后又朝着还没喝干的杯子中倒入新的威士忌。“我有意和地球教这个代用品斩断关系。你所做的事，基本上和我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并没有阻止。”

地球教的力量大半来自其秘密性。当其秘密的铠甲被击破，阳光照射进来时，那存在于阴暗的房子当中达八世纪之久的恶灵也只好走上毁灭一途了。

鲁宾斯基将今后可资被利用的人、应该活用的事件，一个个在脑海里串联起来。为了完成复杂的设计图，今后将持续一段潜行的日子，时间应该是让嫩芽茁长的大好温床。

【V】

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是在一月二十四日载着不合法的八○名乘客离开费沙的。由于莱因哈特的动身，加上费沙民政的重新上轨，民间航路好不容易又获准开启了，贝流斯卡号加入了第一批船只的航行。不过，开启的航路只有费沙和帝国之间，同盟方面则还处于闭锁状态。当然，他们是隐瞒了目的地而离开的，不过，如果被帝国军抓到，难免就会沦为俘虏，这是船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觉悟到的。

出发之前，马利涅斯克为了安全起见，所以玩了几个小诡计。他向代理总督府通报说“有企图航行向同盟领地的船队”。

“谁也想不到通报者就是主谋呀！”

马利涅斯克对尤里安这样说明，可是尤里安认为实在不必要故意朝蛇窝里丢烟火，打草惊蛇。而身为副官的马逊准尉则劝他把事情全权委托自认为是个中行家的马利涅斯克去办理。因为要抓住人心，就必须尊重对方的实绩和自尊。尤里安一半是为了给马逊面子，遂听了他的建议。有很多事情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他也没有办法事必躬亲。杨威利不也说过吗——尽了力而还作不好就不要勉强；伸手不能及之处，不管再怎么担心也够不着，不如就委托给想作的人去做，这才是最明智之举。可是，杨的说法似乎带有很重的辩解味道。

驾驶员卡列·维洛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对尤里安颇具好感。或者倒不如说，他仿佛在见面之前就决定要对尤里安抱持好感似的。他觉得尤里安要躲过帝国军的监视和追捕而潜回同盟领土，所需具备的勇气与他那稚气未脱的脸孔实在搭配不起来。因此，他在赞赏之余还些许的感叹，也因为这样，他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这趟逃亡之旅能顺利成功。尤里安虽然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男人却也有他近似煽动者的性格。如果集结同盟残存的军事力量及费沙的财力，要打倒帝国军并不是不可能的，具体的组织化方法便是如此如此——他不对尤里安说明航行的技术，反而正经八百地提出反罗严克拉姆的统一战线之类的提案。面对他这些论调，尤里安只有苦笑。听来似乎同盟的败北与灭亡已成既定之数了，这令尤里安

感到意外。他一直确信，只要杨威利健在，应该就不会袖手旁观同盟军深陷万劫不复的深渊。或者杨本身会评论说这不是确信而是信仰，因而感到困惑。但总之，目前对尤里安而言，杨威利和民主主义、自由行星同盟仍然是三位一体的。

在同行的乘客中——几乎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选出来的——尤里安最关心的便是号称地球教司教的德古斯比。在短短的时间内，从疯狂信仰的清教徒一变而为亵渎神明的浪荡者，其心境的复杂，尤里安当然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他之所以对这个人有莫大兴趣，第一个理由便是和马利涅斯克事务长一起去访问德古斯比的藏身处而和他面对面时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时，尤里安只觉得视觉仿佛发了霉似的，这种恶劣的感觉令他难忘；第二个理由是地球教所具有的政治背景。当然，这些疑点并不需要在搭船前就获得解答。

于是，尤里安便以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的乘客身分离开了费沙。这是帝国军和同盟军在兰提马利欧星域起正面激烈冲突的半个月前的事。又过了半个月之后，尤里安搭上了另一艘船到达了同盟首都海尼森，这件事在几本史书上都有记载。

# 第四章 双头蛇

【1】

持续战斗和进击的银河帝国军米达麦亚舰队，从费沙到波列多星域，前进里程达二八○○光年。到了波列多星域时，他们为了等后面跟上来的友军，部署成球形阵，以运送船队为中心，四周配置了战斗用舰艇，防备由各方向来袭的敌人。

波列多是古代斯拉夫神话中的一个有五张脸的军神，而这个星系除了有一个正值壮年期的恒星之外，还有四个具有巨大质量的气体状行星，所以就被取了这个名字。这是米达麦亚从费沙自治政府航路局的资料中所获得的知识。

从费沙回廊到波列多星域为止，同盟军通讯、补给、战斗的军事据点，和伊谢尔伦方面相较之下虽然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数目却也多达六○处以上。不过，其中有一大半都因首都方面传下来的命令而被放弃了，米达麦亚舰队摒息经过静待飓风过境的各星域。这些星域都像被烈火烧过的大草原似的，呈现出一片荒无死寂的凄凉景象。

可是在同盟军中存在着一个米达麦亚所不知道的小插曲。那是有关于休帕拉星系的通讯基地ＪＬ７７的事。在其它的基地突然被放弃的情况下，ＪＬ７７成为机能集约化的中心，他们一直持续收集及传达有关帝国军侵略进展的情报，士兵们于是处于不可能逃离该基地的状态下。

ＪＬ７７的战斗要员只有二○○○名，火力也很贫困，没有机动力，甚至连一艘战斗用的舰艇也没有。帝国军只需用小指头的指尖轻轻一触，这些人铁定就像大象脚底下的蚂蚁一样，绝无活路。即使是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对于赋与ＪＬ７７过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又置其于逆境当中一事也不是完全没有罪恶感。所以本部原打算全力派遣能力许可范围之内的大规模增援部队，包括五万个战斗要员，三○○艘小型战斗用舰艇前往支援。但是，基地司令官代理人布列查理上校接到本部有意增派兵力的报告之后，并没有欢欣鼓舞之情。“多谢本部关心……”他仍然保持着军人该有的礼仪，同时拒绝了增援。除了他本人以外，所有的人大概都会为此而骂翻了天。

“总之，您是认为我们势将坐以待毙。反正一定会走到这步田地，所以不必要那五万个友军陪我们葬身于此……？”

布列查理对着以悲壮的表情询问其中原因的部下摇摇头。

“不是。我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才拒绝增援的。目前我们的存在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战力。帝国军在费沙获得了资料，一定也知道了这件事。如果五万个战斗要员、三○○艘战斗用舰艇动作起来，以现在敌我之间这么近的距离，事情一定会为敌人所知悉。那么，原本有意放过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攻击我们了。如果想活命，就不可以轻举妄动。”

布列查理猜中了。米达麦亚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去攻击、消灭连一只战斗用舰艇都没有的ＪＬ７７基地，他们缓缓地通过了基地前方。当然，米达麦亚并不是单纯地对敌人有好感，只要ＪＬ７７基地一有骚动的迹象，他们便会给予致命一击，让整个基地毁于一瞬间。

日后，布列查理对妻子忆述道：“老实说，当时我实在没有自信敌人会不会放过我们。可是，如果敌人攻来，不要说二○○○人，就是五○○○○人也一样难逃厄运。还好我选择了活命机会比较大的一种。不过，那种选择我一生中再也不想做第二次。”

※※※

一月三十日，自莱因哈特以下的帝国远征军全军在波列多星域集合完毕。一半的陆战要员则留在费沙，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的舰队做为后续部队，集结于同盟领域内的兵力已达到了战斗用舰艇一一万二七○○艘，负责补给、运送、医疗等的支援用舰艇四万一九○○艘，将兵一六六○万这个庞大的数字，莱因哈特本人也是第一次统率这么大的兵力投入实战中。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和超过二○○○万的同盟军对决时，他的兵力也只有敌人的六成而已。

莱因哈特和众提督们聚集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米达麦亚站了起来，开始报告。

“同盟军可能认为这个星域是我军的界限点，我想他们会有迎战或攻击的准备。”

米达麦亚一边把得自费沙的丰富情报展现在多个萤幕上，一边详细说明。占领费沙在战略上的意义之一是没收了许多有关同盟领地的

地理情报，而这件事的成功，使得他们可以期待着收成那战争的田里长出全面胜利的果实。

“从波列多星域到兰提马利欧星域之间，没有人类居住着。为了避免连累到一般市民，同盟军大概会选择这块宇宙区域做为战场。这是下官的推测。”

“疾风之狼”一结束报告，莱因哈特随即以优雅的动作站了起来。

看过他着军装的人可能都不得不将自己的思绪驰骋在数百年前的光阴中。他们或许会想，当年接受帝国军委托的服装设计师，一定是透视到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一个和黑、银两色搭配的军服如此契合的年轻人，所以才设计出这么一套衣服来……

“我也认为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同盟军虽然忍耐至今，不过，为了抑住人心的不安，近日，他们不得不发动攻势。我军就回以相对的礼数吧！就用双头蛇的阵形……”

意气风发的莱因哈特一宣布完，一股抑遏不住的兴奋骚动，就在众提督之间散布了开来。

所谓的“双头蛇”，就是把自古以来地球上经常使用的大军配置法，应用在宇宙空间中的一种阵法。

假设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一条巨大的蛇。这条巨蛇在它长长躯体的两端各有一个头。如果有人想打倒这条蛇而去袭击一端的头，那么，另一端的头就会反过来咬住敌人。如果中央的躯体部分受到袭击，两端的蛇头就会同时咬住敌人。

利用这种阵法赢得胜利时，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之卓绝便犹如最华丽耀眼而跃动的盛大烟火，其光芒足以灼烧所有人的视神经。

然而，要活用这个阵法，首先就必须要握有比敌人更多的兵力。因为面对敌人的攻击既然采行被动的立场，那么，不管敌人的所有兵力集中在阵形的那个部分，该部分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抵挡得住敌人的全力猛攻以待己方的支援。反之，如果敌方拥有足以同时攻击己方全部战线的兵力，那么，己方就会在各处被切断，而给与敌方各个击破的好机会。

此外，在兵力的运用上，柔软性及应变性更是不可欠缺的，所以通讯方面和行动方面的机能性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如果通讯网有了破绽，友军一旦遭到攻击，其他部队就只有在一旁干着急而不能有效地给予配合或支援了。

为此，帝国军的通讯网装设了三重反干扰系统，同时又预设了通讯网遭破坏时的假想情况，准备了二○○○艘具有短距离跳跃飞行能力的联络用太空梭。目前，帝国军的情况是担任总指挥官的莱因哈特没有指挥能力上的问题，而命令的传达及应对的机动力又已在可能的范围内提升了速度。这方面的相关事宜一旦决定了处理的方式，议题接着就转移到如何将帝国军各舰队具体配置的方案上了。

“第一阵，也就是蛇的一头无疑会由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指挥吧？这是必然的。”

提督们是这么想的，可是，接下来他们先是怀疑自己的听觉，往后便是面面相觑。

“元帅是说由您自己在阵前指挥？”奈特哈尔·缪拉从座位上挺直了上半身的腰杆。“太危险了。同盟军的力量虽然衰弱了，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反而有可能放手一博。请阁下在后方督战即可。”

“这种战阵没有所谓的后方，缪拉。有的只是两个头。”

莱因哈特冷静地指出，缪拉沉默了下来。年轻而貌美的独裁者，他那白晰而柔软的手指头梳理着一头金黄的头发。

“米达麦亚，你负责指挥身体的部分。如果同盟军企图将我军分断开来，当然是以身体为第一个目标。你自己要清楚，事实上你等于是打前锋。”

“可是……”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胜仗，米达麦亚。要获胜就得作战，作战时我不想待在安全的地方。”

当其他提督们的作战位置都决定了之后，莱因哈特宣布暂时休会，他在起立敬礼的提督们注目下走了出去。

“他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啊！”米达麦亚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他总是想在战争的胜利当中找出意义来，如果是个单纯的独裁者，应该就不会拘泥于收获的方法……”

往自己房间走去的莱因哈特，在走廊的一隅停下了优雅的步伐。一个带有犹豫、但又充满决心的声音从侧面传了过来。以锐利的视线搜寻声音来处的莱因哈特，在墙边看到一个约只有十三、四岁，有着棕色头发的少年兵。兴奋的脸颊和紧绷着身体线条显现出了其纯真的个性。从他的穿着，莱因哈特知道他是幼年学校的学生。

“找我有事？”

“阁下，请原谅我的无礼。可是，有些话我一定要说，请您务必要打胜仗，而且要统一整个宇宙……”

单纯而热烈的崇拜及憧憬之情，使得少年的发音极具震憾力。仿佛在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眸变得柔和起来，从他那叱咤着巨大的宇宙舰队的口中发出来声音是那么的温雅。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是，艾密尔·冯·齐列。”

“好名字。你是要预祝我打胜仗吗？”

“是……是的！”

“是吗？那么，就算我连将来该由你们来打倒的敌人都不留下来，也没关系吗？”

瞬间，词穷的少年一时不知所措，年轻的独裁者对他露出了笑容。动人的微笑使少年浑忘了一切，包括对死亡的恐惧。

“艾密尔，为了你的祝愿，我一定会打胜仗的。所以你要活着回去把消息告诉家人知道。你要告诉他们，预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兰提马利欧之战获胜的人就是你。”

【Ⅱ】

面对侵略者大规模的兵备，同盟军没有办法像帝国军一样，把统一性及整合性极高的战略表于面上。他们之所以选择兰提马利欧星域为决战场所无宁是消去法的结果。

“据我们预测，帝国军在波列多星域集结全军再重新编制之后，将以首都海尼森为攻击目标前进。”

ＪＬ７７基地在帝国军放出干扰电波之前所送出的最后情报，在一月三○日被放上了统台作战本部及宇宙舰队总司令部联合会议的议

桌上。焦虑和睡眠不足，使得深夜集合在本部地下会议室的高级干部们脸色形同死灰。

“如果他们一直推进，应该是经过兰提马利欧、杰姆席德、凯利姆星域，一路朝海尼森而来。”

“帝国军会直接攻来吗？采取迂回路线的可能性呢？”

“战略上的优势和补给上的考虑，我想帝国军没有避免直接前进的必要吧？他们应该会选择最短的距离直取海尼森，逼我们提早决战。”

“从杰姆席德开始，我们的星域都是有人住的行星。已经不能说是边境地区的兰提马利欧，是阻止敌人的最后防线了。”

“这同时也是时间上的问题，实在是不得已啊！”

他们所说的时间不是纯粹由军事条件方面来说的。反而大多是政治上的要求而使得他们的时间受到局限。

同盟政府会不会只防卫首都海尼森而弃其它星域和住民于不顾？——这种疑虑和恐惧的声音汇集成河，经过看不到的渠道由各个星域流入了海尼森。从战略战术来说，为了将最少的兵力做最大最有效的活用而不得不收缩战线，和远道而来集结于海尼森前面的敌人决战，这种使兵力布署偏重于首都海尼森的战法是有其大义名分所在的。

但是，自从地球上诞生城壁都市以来，人们就存在着一种疑惑——权力者是不是会以大义名分为盾，把应该用来保护民众的武力独占来只防卫自己？这种疑惑如果不断成长，恐惧不断高升的话，在现实的情况中被置于帝国军的威胁下，边境各星系的行星政府就可能对没有打算防卫领土和住民的同盟政府发出脱离同盟或中立化的宣言。一声悲鸣就会成为使群众心理爆发的导火线，最坏的情况，甚至可能造成从费沙回廊的出口到巴拉特星系附近的人口稀薄但面积广大的区域林立着名为中立实为帝国的附属国家群的情形。基于这种顾虑，同盟政府必须藉着作战、胜利来维系着他们对同盟的忠诚心。同盟政府当然不想承认这种事态会发生，但是事实上，面对同盟联邦政府能力不足以保障各星系安全的指责，政府连一句话都不能反驳。三年前，政府和军部的强硬派勾结，对帝国领域发动无谋的侵略，结果把所有战力的大半都葬送在亚姆立札的愚行，至今仍令他们悔恨不已。

结果，由于这种种的情况，统合作战本部迟迟无法制订出整合的战略。在战略上被强迫立于不利的立场及兵力的不足，使得他们如同身处在架构于恐惧和虚无之间的小桥上，战战兢兢在上面左往右来，丑态毕露。随着决战日子的逼近，最后大势就为宇宙舰队司令部所掌管的战术层面所顶替了。

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上将因为态度上的表现而暴露了他和政府部分要员勾结，才成为军部最高负责人一事，表面上虽然不怎么狼狈，但是事情的发展已使得他完全失去了积极性和自主性，只要国防委员长没有下命令，或者部下没有任何进言，他就什么都做不来。他只是在提送上来的文件上签字，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把自己关进偏执的自闭栅栏当中，对迫在眼前的危机置若罔闻。

就这样，同盟军被置于“一战就不得不胜”的状况下。现在谁也不问“如果输了怎么办”的问题了。

奇妙的是，除了德森之外，在极短的时间和有限的距离内，被赋与“正面决战”目标的同盟军部，整体呈现出活络的气氛。或许是战术层面的狭小容易让职业军人有踏实的感觉；也或许是除了杨威利之外，这些人在两年之后的今天，有了和帝国军正面作战的机会而刺激了他们本来的好战本性。在众人的一片兴奋讨论声中，邱吾权发表了意见。

“真希望战斗开始的时间能晚一点。”

根据他的说法便能猜测到他心中仍然盼望着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一方面保护着人民一方面全速朝着首都海尼森日夜兼程赶来的杨威利舰队。邱吾权早就一直认定杨威利所指挥的兵力是一项贵重的资源。

杨于一月十八日放弃伊谢尔伦要塞。由于搭载了许多平民，脚程的确是快不了，不过，如果在半路上让人民到某个星域去避难，自率舰队朝着兰提马利欧方面疾行的话，或者还可赶得及。应该可以想些应对办法的，邱吾权这么想，尝试计算无可避免的可能性。

计算的结果，二月十五日那天，杨的舰队可以到达兰提马利欧星域。如果能想办法将开战的时间拖延到那个时候，同盟军就能有强大的兵力和帝国军对抗了。

但是帝国军很可能在杨到达之前就杀到巴拉特星系了，更何况帝国军还有另一支大规模的兵力正从杨舰队的背后不断接近中，所以当

杨参加兰提马利欧方面的会战时，等同于同盟心脏地带的巴拉特星系就会沦入帝国军别动队的手中，一想到这里，这个计算就不得不搁下来了。

目前甚至已有取代同盟政府趋势的国防委员会在爱朗兹委员长充满魄力的——半年前是绝对令人想不到的——指导之下，开始整备宇宙舰队作战时的环境，措施包括把海尼森部分的居民送到山岳、森林地带去避难，同时也制定接纳从伊谢尔伦来的难民体制。并且又向各星系发出通告，受帝国军攻击的行星可以发布“无防备宣言”以避免受战火波及。

※※※

二月四日，同盟宇宙舰队从首都海尼森所在的巴拉特星系出发。在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的直接指挥之下，以第一舰队为中心的三万二九○○艘战舰，五二○万六○○○人投入了战场。

再者，这一年已迈入七三高龄的老提督，在出发之前接到了来自政府的人事命令，正式晋升为元帅。

“这个命令是叫我不必活着回来了吧？等于是提前颁下死后特晋的命令……”

“不，只是单纯的自暴自弃吧？”

晋升为上将的总参谋长邱吾权一边冷谈地批评，一边弹去附着在他胸前的面包屑。这个男人从各方面来讲，和杨威利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个军人。当他在军官学校当教官时，就曾经在穿着便服预备出巡时被轮值的学生带到餐厅的后门去，因为学生误把他当成面包店的人来拿订单。这是个有名的传闻，不过，因为轮值学生的名字没有传开来，所以事情是真是假颇令人怀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跟这种传闻极为搭调的男人，若在升平时代是不可能会有上将阶级的。

越是接近被锁定为决战场的兰提马利欧星域，紧张感越是加速提升。尤其是侦察部门中负责搜索敌人的军官和士兵们就因为自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所以压力倍增，监控员们苍白的脸上挂着冷冷的表情，抚摸胃都或搓揉脖子的动作很明显地增加了。

“看起来好可怜哪！”

比克古的新任副官说道。

这个副官常常被同事和部下当成笑话的来源，不过，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不论在容貌上或言行举止上，他都是个很正常的男人，也具有完全胜任的工作能力。责任完全在于他那久远以前的祖先身上。他从祖先那儿继承了一小块土地和一个奇妙的姓氏。他姓“史路兹卡利达”。

只要他一报上姓名，听的人一定会在口中反覆着这个有着异样发声的姓，然后兴致勃勃地反问该怎么拼法。此外，若是先被告之以拼法“ＳＯＵＬＺＺＣＵＡＲＩＴＴＥＲ”的人，总是会蹙着眉头再念一遍，然后问如何发音。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名字“施恩”，情况就更奇妙了。当他中学毕业时，第一名的荣誉也反而对他造成了伤害。当“毕业生总代表——施恩·史路兹卡利达”的话声未落之前，神圣的毕业典礼会场便爆起了一阵笑声，就连站在规劝众人立场的校长也把义务和良知暂时塞进口袋中而笑滚在地上。

进军官学校就读时，最令他担心的是成为新生总代表而再蒙上一次羞辱。然而，事实证明他是杞人忧天，他和其他许多新生一样，只能远远地望着一个叫霍克的新生总代表的背影。从此，他就开始了同盟军人的生涯，可是就像他咀咒祖先们一样，他本身也被后世的战史学家们所咒骂。因为，不管是多么偷懒的战史学家，谁都不可能无视于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中，同盟军总司令官的副官姓名……

年轻的史路兹卡利达少校之所以在舰队出发的前一天被任命为比克古元帅的副官，是因为原先的副官法菲尔少将因心脏病发作而昏迷倒地，被送到军医院的缘故。在军务方面经常有辅佐法菲尔经验的这位有着奇怪姓名的青年军官，便义不容辞同时又不得已地挑起了应变的处理责任，结果就被安排到老提督的身边了。同盟军继总参谋长之后，又在没有内部竞争的情况下替换了部队的中枢要员。

老提督很干脆地解决了奇怪而且复杂的副官的姓名之难题。他从十五个字母所拼成的姓中，抽出最开头的四个字来称呼他。于是，通称“史路少校”于焉诞生，喜出望外的他，后来便以这个通称作为正式的姓。虽然原来的姓是承自先祖的，但是这个姓却往往成为“你的父亲候补人有三个，哪一个才是真的，实在搞不清楚，所以只好把三个人

的姓全部撮合起来”之类的恶言笑话的根源，这件事很让他受不了。可是在这场战役期间，他仍然是施恩·史路兹卡利达少校。

这时，副官形色匆匆地跑来向老提督报告，时间是二月七日一二时四〇分，所有的将官、士兵们吃完了早餐之后。比克古和邱吾权参谋长、旗舰里欧格兰特的舰长艾默森中校一起在高级军官餐厅吃饭。总参谋长的吃法极为拙劣，而且又极不注重礼仪，所以颈上的餐巾比别人的肮十倍。以前，杨威利曾在宴席上偷偷地对尤里安·敏兹说：“我比他好多了吧？”结果尤里安责备他：“请不要满足于太低的水准。”

是根据前锋侦察艇传来的急报。有关帝国军位置的情报开始进来之后，时时刻刻都有新情报涌到。设置于舰桥的大小二个萤幕全面开动，提供司令部战术对应所需的资料。

“帝国军的阵形不就是所谓的双头蛇吗？如果是这样，下官以为，我们谋取中央突破不就是敌人所希望的吗？那样危险性太大了。”

比克古深深地点点头，同意年轻副官的意见。

“或许，不，应该是毫无疑问地如你所说的。可是已经没有其它可采之战术了。我们只有反用敌人的阵形，尽全力一鼓作气突破中央，予以各个击破。”

老提督一面说着，一面对敌我双方战力差别之大叹息不已。报告显示，帝国军舰队的数量最少也有一〇万艘以上。

“您说得对。不管怎样，罗严克拉姆公爵果然名不虚传。他经常制敌机先，先逼我们于战略上不得不战的立场，然后才来实战……”

“所以杨威利才给他很高的评价呀！你知道吗？史路少校，我曾听杨威利说过——如果他出生在帝国，也会欢欢喜喜地投到他旗下去。”

“这种说法不是太具危险性了吗？”

“我也有同感哪！只是像我这么老朽、昏庸、又没什么才能的人，对方也不见得会重用我。”

老提督的话颇为惊人，年轻副官满脸的困惑在一瞬间转换为愉悦的表情。

※※※

二月八日十三时，帝国军和同盟军的距离接近到只有五·九光秒。如果从天顶方向俯瞰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同盟军直向排成一列的舰首以极高的速度往前突进，其前锋呈尖锥状；与之相对的横展向天际，阵形内侧稍为弯曲的帝国军，其中央部分的光点群集，令人不禁联想到一支箭正射向巨大蛇体的情形。

但是，越是与对方接近，比克古越是怀疑该不该固执于最初所预定的中央突破战术。帝国军的胴体部份有着极为雄厚的兵力层，如果中央突破的战术在短时间内不能成功的话，被敌人的左右两翼包抄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倒不如旁敲侧击，先行围剿左右两翼的任何一个头较易于各个击破。

比克古是在一三时四〇分时这样重新评估的。而两军接近到五·一光秒开始炮战则是在此五分钟之后。

【Ⅲ】

战端开始之后三〇分钟，战斗形态始终以炮战为主。交错冲突的能源、光束及火箭所织成的光网在寂静当中展开恶魔似的造形之美。

最先有动作的是帝国军胴体部分的米达麦亚舰队。所有辖下舰队同时前进的命令在超光速通讯中来回飞窜，于是，米亚麦亚舰队开始一边射击一边前进。由于这个攻击不以正面的胜利为目的，只是为了示威及试探敌人的反应，所以米达麦亚故意选择了平凡的的推进法。然而，帝国大军看似数也数不清的光点，其铺天盖地而来不断接近的态势就好像有种无形的强力压迫感紧紧攫住了同盟军最前线的指挥官们的咽喉。老练的比克古命部下待机而动，可是有一部分的指挥官们耐不住性子了。他们瞄准了接近中的帝国军，几乎在没有锁定目标的情况下就一齐发射，歇斯底里的气氛立刻感染给周围的同伴，于是便引发了一场疯狂的扫射。

可是，在半狂乱的同盟军无秩序但高密度发射的能源、光束、火箭重击之下，帝国军的集团发生了龟裂的现象。对两军而言，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无秩序的炮击过度集中的部分因负荷过重而破裂了。见此情景，同盟军的先头部队将理智的判断置于一边，意气用事似地争先前进，对着产生龟裂的部分又予以重击，扩大了破洞。帝国军开始后退，阵脚开始动摇。

米达麦亚全神凝注着旗舰的萤幕，皱了好一会儿的眉头，一边用军靴的后跟敲打着磨光的舰桥甲板，一边回头对副官阿姆斯道夫说道：“到底鬼门关是为同盟军还是为我们而开启的？我真想向地狱问问？”

透过旗舰伯伦希尔的萤幕，莱因哈特仍然安坐不动静观战况，然而，次席副官流肯中尉以率直的感叹声打破了沉默。

“真让人吃惊！米达麦亚提督被逼退了。在实战层次中算是勇者的他，拥有比敌人更多的兵力，但竟然给逼退了。”

“同盟军的行为不是勇猛而是狂躁。”

莱因哈特冷然地订正了副官的见解。

“米达麦亚是个斗牛士。表面上看来像是被猛牛所逼，事实上，他是在储存力道，等待胜利时机的到来。不过……”莱因哈特轻而优美地歪着头，带着苦笑喃喃自语。“或许，他是真的被对方异乎寻常的攻击所慑。我们也该有所行动了……”

※※※

莱因哈特的观察都没有错。米达麦亚虽然采取了将敌人狂躁的威力吸收扩散开来的战法。但是对于敌人超越限度之外的凶猛攻势，他心中也暗暗震惊不已。

猛虎畏缩于那群没什么经验又没有判断能力的猎犬不要命似狂咬，此时的米达麦亚就处于这个状态。不管在指挥官的能力或士兵的质与量上，帝国军都远在同盟军之上，但是脱出常轨的情势往往使得计划及计算无力化，导致本来的胜败位置倒反过来，这种例子在战史上也不少。

的确，同盟军的攻势凶猛得超乎常规。有的战舰将所有炮门全开，朝着四方扫射光箭，不要命地以高速在无人的虚空中来回穿梭；有的战舰自己关掉了回避冲撞的系统，横冲直撞地用舰首将敌方的驱逐舰一切为二；有的巡航舰一个劲地将主炮对着眼前近距离的敌人齐射，结果自己也被爆炸形成的爆发光卷了进去。疯狂的攻击突破了理性的防御，破坏和杀戮的宴会如火如荼地摆开了。比克古为了阻止他们，使用了所有的传讯系统，最后好不容易掌握了主要战舰的通讯回路。

“停止前进！后退之后再重新编队。你们杀够了吧！”

被司令官这么严厉地一顿臭骂，醉心于流血的同盟军终于恢复了冷静，停止了横行，重新建立起紊乱的舰列，试着撤退战线。

但是，帝国军可不许同盟军趁机脱逃。拜耶尔蓝、布罗、德洛伊杰等米达麦亚麾下的勇将们，胸中翻腾着复仇的熔岩，不约而同地一起开始反击。就在同时，帝国军超过十五万艘战舰所形成的巨蛇扬起了两侧的蛇头，朝着同盟军扑杀而来。兵力有同盟军五倍多的帝国军，其大幅的动作震撼了无声的宇宙空间，化身成一只从午睡中醒来的肉食性恐龙。

情况急转直下，同盟军从杀戮的加害者一转而为被害者。前方有米达麦亚军的炮列所形成的闪光暴风，左方则有莱因哈特直属舰队吐着数十万条的火舌，右方则有缪拉、法伦海特、瓦列等人不断放射出来的能量枪。

仿佛要将视线烧毁殆尽的爆炸光芒产生了连锁反应，成为攻击目标的同盟军活生生地被烈火焚烧全身。即使舰体的外壁耐得住冲击和热，但里面的人却耐不住高温，人们相继倒在墙角及地板上，在舰内急速上升的高温中被迫与死亡拥抱。

立即死亡的人倒还算是比较幸福些。那些受了致命伤却还残留着几分钟生命的人，在死亡之神打开慈悲之门前，全身因内脏被煮沸的痛苦而痉挛不已，在自己吐出的血泥中痛苦地翻滚。不久之后，血化成了紫烟蒸发掉，灼热地板上的生者及死者的肉体被烤焦了，纯白的光将所有的惨状漂成了白色，舰体四射开来成为一团火球。堪以惊人来形容的物质、生命及能源的浪费不断地在广大的战场扩散开来。

这一天，从一六时到一九时，两军的战斗极尽苛烈之能事。由八四〇艘战舰所组成的同盟军迪德涅分舰队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被击灭至一三〇艘。仲展在宇宙虚空中蛇头一端的瓦列舰队狠狠地给予迪德涅分舰队致命的一击。

瓦列再度前进，绕到同盟军的左侧面，同时不断地发射炮火，杀入同盟军的舰列中，试着去斩断同盟军的舰列，他的盘算因摩顿提督的猛烈反击而告失败，但是瓦列仍然紧紧地贴在同盟军的左侧，不断予以绵密的攻击，使同盟军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法伦海特舰队在瓦列舰队的外侧迂回绕行，想大胆地绕到同盟军背后去，但是却因此造成和兰提马利欧恒星太过接近，恒星所发出来的磁场及热力使得舰内机器出现失灵现象，最后法伦海特只好放弃这个打算。同盟军在比克古沉着的指挥下，多方接住了帝国军的攻势，从暂时的苦境中脱身出来，维持住了战线。

“看来要打赢这场仗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老人实在太顽固了。梅尔卡兹也一样。”

莱因哈特喃喃自语后，传唤了首席副官修特莱，让他传令下去，既然战况呈现胶着状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让所有军队暂时后撤，给将官士兵们休息、吃饭的时间。

自从开战以来，士兵们都只是配着离子饮料吞下钙素和各种维他命配制而成的高热量饼干。如果说以食欲的有无来决定新兵和老兵的差别，那也无可厚非。老兵当中至少有人还有多余的心力去指责饮食不佳，但是初上阵的年轻新兵们，则因为极度的疲劳，光是放固体食物进口中就会产生呕吐感，所以口中含着离子饮料就已经很够了。尽管如此，好歹他们也都活到现在，有很多的新兵已经永远失去成为老兵的机会了。

※※※

二月九日，兵力产生了压倒性的差异。帝国军推进了所有的战线，排除了同盟军的抵抗，缩小了半包围的圈子。帝国军的舰列受到炮击所产生的破洞在一瞬间就可以补好，但是同盟军所露出的破绽却永远也合不拢了。

被迫得节节败退的同盟军放弃了攻击的战术，改换成完完全全的被动及防御的战术，从天而降的能源之剑撕扯着同盟军，流出来不是血，而是能源；飞散的不是肉，而是装甲板。然而，同盟军仍然持续坚持抗战。从被破坏而漂流在宇宙中的战舰背后又有其它的战舰发射了炮火，可谓前仆后继。尤其让帝国军咋舌的是同盟军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将帝国军的舰艇引诱至己方火力网中的自杀式作战手法。当帝国军追逐着看似狼狈不堪的敌人时，其他的同盟军就伺机从后方或下方往对方舰艇的机关动力部附近予以致命的一击。

整体而言，帝国军的优势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每一瞬间都更接近于确立的阶段，但是同盟军尚未失去指挥系统的统一及行动秩

序，若要全面击溃对方，就必须再予以更沉重的一击。一旦老练的用兵家比克古决定要彻底贯彻“不求有功，但求不失”的宗旨，作严密的防守，米达麦亚等人只怕也难以讨到半分便宜了。

“……难道非得使用不可吗？”

交抱着双手，以他那苍冰色的眼睛凝视着萤幕的莱因哈特终于吩咐了通讯士官，下令道：“联络毕典菲尔特！告诉他，该是他出场的时候了！把敌军总司令官的军扁帽挂在黑色枪骑兵的枪尖上，送到我这里来……”

【Ⅳ】

号称具有无坚不摧的破坏力的黑色枪骑兵舰队最后终于在二月九日十一时接获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开始行动。毕典菲尔特上将前几天一直没有接获出击命令，只得心急如焚地旁观战友们的作战，现在他吹了一声欢欣的口哨，站在通讯萤幕前高高地举起了手，用力地挥下来。

“黑色枪骑兵出动了！”

听到拜耶尔蓝中将的报告，米达麦亚用一只手潇洒地拢起他那一头蜂蜜色的头发。

“也就是说，战况已经接近尾声了吧！毕典菲尔特那家伙一定满口胡扯着‘最好的歌手总在最后出场’之类的话！”

“我们的舰队该怎么做？”

“转为全面攻击。可不能让黑色枪骑兵独占了猎物最上等的肉份。”

“下官也是这么想。”

露出笑容的拜耶尔蓝向舰队传达了司令官的命令，他激励大家不要输给黑色枪骑兵。

接到毕典菲尔特出动的报告，缪拉、瓦列、法伦海特等人的舰队都雀跃不已，他们都深深感受到帝国军“胜利在望了”。

毕典菲尔特军的前进目标刚好位于大量浪费、释放的能源大河的另一边。这条大河是由太阳风的定向流动及行星的运行力量微妙地作用造成的，当它流经战场时，吸收了战场上被释放和浪费的能源而形成能源急流。静寂而又汹涌澎湃的能源波涛夹带着丧失航行能力的舰

艇的残骸以及化为无机物的人类肉体碎片，朝着太阳引力所能到达的遥远而黑暗的尽头流去，或许经过一段超过人类寿命的时间周期，这些残骸及尸体又会回到这里来。

毕典菲尔特原可以迂回绕过这条危险的大河，不过，素有无畏猛将之称的他却命令所有舰队直线前进。

被漆成黑色的舰队群遂冲进了凶猛的能源浊流当中。流速比预测的还快，使得原本计划秩序井然、以最短时间抵达战场的毕典菲尔特的意图受到阻挠。舰列开始紊乱、漂流——结果使航向偏离至从他们看来为九点钟的方向。

※※※

“计算一下！计算帝国军的行进速度及能源流的速度。他们被冲偏了。计算一下，应该就可以推算出他们跳到这边来的宇宙点了。”

同盟军的邱吾权总参谋长对旗舰的监控员下了指令。为了寻求起死回生的数值，监控员和电脑交换着沉默的资询，不久便有了解答。总参谋长又下了指示，命令同盟军对着毕典菲尔特舰队的“渡河”宇宙点集中炮击。

一一时二○分，同盟军炮门齐开。

好不容易才越过能源急流跳到“对岸”的“黑色枪骑兵”舰艇群，这次又陷入了从正面杀至的光束及飞弹的豪雨中。连续产生核融合爆炸，从中折为两半的战舰被卷进了才刚刚攀爬而出的能源之河中，往下游流去了。

然而，“黑色枪骑兵”的将兵们并不是不抵抗的非暴力主义者。耐住对方猛攻的他们，一拔起自己的能源之剑，便朝着同盟军砍杀过去，其苛烈狂野的斩杀行动如排山倒海般粉碎了同盟军的抵抗。光束与光束互相冲突，炫目的光彩漩涡涌起又碎落。磁力炮所射出的超硬钢弹贯穿了复合装甲，散射的光子弹乱打着舰体。以急角度袭来的能源、光束直接击中氢动力炉，炸飞了炮塔，热风和辐射形成的旋风把乘员抛向死亡的无底洞。

以“黑色枪骑兵”为首的帝国军凭籍其坚实的阵容对同盟军的阵地发起总攻击，战况激烈异常。同盟军虽有拼死之心，奈何已精疲力尽、溃不成军。在步步紧逼的帝国军面前招架乏力，情况就如同除草

机刈草般。核融合炉爆炸的闪光最初看来像是火球群，然而，立刻又重叠在一起，形成一道白亮、璀灿的巨大光云，而同盟军的舰艇则在云中炸裂四散、烈焰冲天，或者满载着舰员，或者把舰员抛向虚空中，然后沉入光芒的漩涡当中，残光则因后续的爆炸光芒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毁坏严重！本舰不能航行了！”

“人力、物力损失显著，战线无法维持，请求撤退！”

“请求支援！紧急！请求支援！”

惨叫声占满了同盟军的通讯网络。逆境已经不可能挽回了。不久，连惨叫声也越来越少，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已全数阵亡了！

“情况已到这种地步了，该说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吧……”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没有感慨万千的样子，只是沉痛地凝视着萤幕。他所指挥的舰队、他所统率的将兵都在他的眼前成为被破坏和杀戮的对象而还原成原子。每一次绽放一朵光芒之花，就产生大量的死者、孤儿及未亡人。眼看此情此景，他的手边却没可用以救援他们的一兵一舰。总旗舰里欧格兰特的周围只有三○艘左右的巡航舰及驱逐舰苍白着脸色并列在那里。战舰及宇宙母舰已经全部投入战斗中了。

“给我一点时间。”

老提督若无其事地对身旁的人说完便离开了舰桥处，当他一头钻进房间，从书桌抽屉拿出光束枪及笔记用具时，原本应该已经上了电子锁的门却打开了，总参谋长出现在眼前。

“不能自杀！司令官！梅尔卡兹提督不也在败战之后选择了生存吗？”

看着邱吾权手中所拿着开锁装置用的小盒子，老提督慢慢地摇了摇头，他的这个动作中有着经年累月所蓄积下来的疲倦阴影。

“既然宇宙舰队都消失了，光是司令官活着也没有用。你不这样认为吗？”

“宇宙舰队还没有消失。杨威利舰队还健在呢！只要还有一艘舰艇在，司令长官就有活下去负起责任的必要。”

收起小盒子的邱吾权以认真严肃的表情说服司令官。

“你是说，面对此次的战败，除了以死谢罪之外，还有负起责任一途？”

老提督的视线仍依依不舍地固定在桌上的光束枪上。既然不能期待有奇迹的出现，又得面对眼前数量有己方五倍之多的敌人。那么，唯一所能做的事就只有一件了——年老的躯体透出了这样的讯息。然而，总参谋长却无视于老人无言的宣告。

“自杀只是对己方尽了责任。我所要说的是，你应该对敌人，没错，对敌人也要负起责任。”

这些话很明显地大出比克古的意料之外，老提督的视线这才离开了书桌，投向无礼的闯入者。

“现在我要说的话是极不人道的主张。如果您不想听，就请拿起那把枪对我射击吧！”

邱吾权以这段话做为开场白之后，便开始说明。如果自由行星同盟果真就在这片血与火交织中瓦解的话，那就不用说了。但是，或许不致于走到这个地步。以杨威利所具备的战力及智慧维持在休战或讲和的形式时，同盟的国家组织本身或许会被允许残存下去。而那时帝国军的条件之一一定是要求裁决战犯，到时候，如果军部的最高干部或者战死或者自杀而不在人世的话，底下的人势必会取代其位，以牺牲者的身份站上审判席……

听到这里，老提督的两眼浮现了理解的眼神，甚至可以说，他那衰老的脸上洋溢着一片愉悦的表情。

“我明白了。为了堵住敌人的枪口，我一定得留下这具老朽的躯体。”

总参谋长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阁下和我，以及德森元帅，我们三个来自制服组的代表必须作为军事审判的被告。这样才能减少牺牲一些无辜的人。为了同盟的将来，必须要跟杨威利他们活下去。”

※※※

当他们就战败后的责任和事宜进行磋商时，战斗似乎也将朝终点走向最后的阶段了。

可是，这个时候，在胜利感和争夺战功的迫切心情驱使下正采无秩序地对同盟军作全面穷追猛打的帝国军背后，却不断出现零星事件，导致不寻常事态的产生。

【V】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隶属缪拉舰队的巡航舰欧巴豪简的监控员们。这艘战舰在激战中有半数以上的炮塔损坏，舰长也受了重伤而意识不清，因此，舰艇便在副舰长的指挥下撤离最前线，来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点，和工作船联络，进行舰体的修复工作。然而，就在此时他们从监测仪器中确认到，正在战斗中的宇宙区域的反方向的远处，即他们的后方，有大量的舰艇在移动。

“是隶属哪位提督的舰队？”

如果要责备副舰长警觉性不够的话，那就未免太苛刻了，因为对帝国军而言，胜利几乎已接近垂手可得的完成式了。可是，当他们发射出形式上的询问通讯波之后，回答的却是数十道的能源箭。由于距离遥远，而且也欠缺准头，所以并没有造成实质上的损害，不过，已足以造成该巡航舰的恐慌了。惊慌失惜的尖叫声透过通讯波在帝国军之间炸裂了开来，宛如一盆冷水淋到被胜利的美酒薰得头脑发热的他们身上。这么一来，状况改变了。

“同盟军的支援兵力？”

这个可怕的冲击鞭打着帝国军的神经，难道同盟军的战力比预期中还充足，一军从正面和帝国军作战，另一军则绕远路阻断帝国军的退路？

豪壮、大胆不落人后的帝国军领袖们也因这个猜测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他们已远远深入敌军领地达二八〇〇光年了。征服和胜利的昂扬感早已让士兵们如白蚁般的思乡感情沉睡在精神的支柱中。一旦这些白蚁复苏了，成功建造起来的胜利城堡将无可避免地面临崩圮的命运。

“停止追击！重新编列阵形，迎战背后的敌人！”

紧急命令透过所有能动员的传讯工具，奔窜在帝国军的指挥系统中。但是，要拉下胜利的帷幕就如同要降低败走时的速度一样困难。帝国军的舰列紊乱了，知道了这个情形的同盟军，获得了边逃边反击

的绝妙良机，纷纷将炮门全数打开，对准忙不迭地改变方向、混乱不堪的帝国军倾注所有仅剩的能源、光束及炮弹。

“往费沙的归路被阻绝了！我们回不了帝国了！”

莱因哈特的叱喝压住了士兵们这种恐惧的尖叫声。

“有什么好怕的！到这个时候，就算同盟军有了增援部队，我们照样各个击破！不要惊惶失措，自乱阵脚！维持住秩序后退！”莱因哈特的声音中融合着冷静和霸气。“万一往费沙方面的路被阻断了，我们就直接攻往巴拉特星系，只不过是提早同盟的死期罢了。然后，我们再经过伊谢尔伦回廊，凯旋回帝国去。这样不就成了！”

莱因哈特说完，他那刚毅的声音仿佛烈风一样在瞬间吹散了恐慌的烟雾。士兵们仰望着他们的太阳，那永不失败的征服者华丽的身影，很快地恢复了信心。只要有那个一头金发犹如雄狮鬃毛的年轻人在，他们是绝对不会输的。

“让您见笑，下官真是无地自容，在胜利的时刻还陷入如此混乱的景况，可能是太习惯于胜利，以致于应付逆境的能力就消退了……”

好不容易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出现在通讯萤幕上的米达麦亚惶恐地道歉。莱因哈特无意责备。

“不怪你。敌人还有余裕使这种小诡计也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或许这只是虚招，不过，一切小心为上。”

“……是。不过，这会是杨威利做的好事吗？”

莱因哈特轻轻地歪歪他秀丽的嘴唇，连这种小动作都突显了他的优美。

“能够这么有效地耍这种小诡计的，除了那个骗子之外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无论如何，下官先整理好士兵的秩序再说。”

※※※

另一方面，被莱因哈特及罗严塔尔称为“骗子”的黑发司令官，从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无言凝视着只遗留下巨大能源残渣的战场。

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真的和帝国军作战也没什么胜算。以他个人而言，向没有任何胜算的难题挑战是一项有趣的事。但是，作为被众多部下托付以生命的指挥官做出这种事却是最恶劣的行为。杨的

目的是藉着大规模的佯攻造成帝国军混乱，阻止同盟军继续溃灭。关于这一点，莱因哈特是正确地洞悉了杨的意图。

从伊谢尔伦出发，马不停蹄不断赶路又赶路，中途和卡介伦所指挥的运送市民的船队分手之后的杨舰队，一点也没浪费时间先到巴拉特星系停留再接受命令，而是直截了当地朝兰提马利欧星域方向急驶而去，以超出莱因哈特预料之外的速度到达了此地。

“尽管如此，还是慢了半天。所谓的老糊涂，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形吧？”

杨陷入自我厌恶的泥潭中。他并不是没有预测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会从费沙回廊来攻的可能性，但是，等他制定了对策时，还是晚了一步。

要给予长驱直入而来的帝国军打击就只有让帝国军相信同盟军有强力的秘密部队，而这些部队又断绝了帝国军在费沙方面的退路，以此使其官兵的心理产生动摇并诱使其分散兵力。对方既是个战争的天才，一定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不过，就算只是争取到一点点的时间也不无小补。为什么不事先将自己这个计划告知比克古司令官及邱吾权总参谋长呢？因为，如果事先让他们知道了，或许在将官们的心理上就会存在着杨威利还有其它的妙计，反而不能全力以赴，怠惰了应该做的事……

突然，杨猛地摇了摇头，喃喃地说着“好险！好险！”他惊觉到在自我厌恶的泥潭地底里开了一个很深的洞穴。他一直深信自己这么做就可以改变事态，不就是过度自信的表现吗？这一次就真正证明了这一点。最恶劣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比克古司令官的舰队被完全消灭之后，他自己才蛮不在乎地现身，结果成了帝国军各个击破的目标而丑态百出。除此之外，在挽救同盟军于溃灭边缘的同时，他还必须趁帝国军未恢复秩序之前，确保己方退路，快速调离大军回巴拉特星系，以防止一直跟在后面的罗严塔尔军杀到毫无防备的首都去。

“全体舰队，和比克古司令官汇合，立刻改变航向直指首都！”

杨知道士兵们太过劳累，可是他仍然下了命令。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让莱因哈特受了一次小小的惊吓就得意忘形。

不久之后，遭敌方狠狠打击的同盟军残存部队集结在杨舰队的周围，通讯毫无迟延地在彼此之间交流，杨立刻询问比克古提督的安

危，直到通讯萤幕上出现了白发的老人之后，杨这才放下心头的一颗巨石。

“我苟延残喘的活下来了，但是让这么多的部下惨死，真是没出息啊！”

“您不要这样说。您必须活着指挥我们进行复仇之战哪！”

于是，杨把后卫交给费雪提督负责，自己则统领先头部队朝着首都海尼森急急而去。而当费雪一边为应付帝国军的转进追击采行迎击阵形，一边开始往后退时，却发现有一艘帝国军驱逐舰正在接近中。费雪舰队大为紧张，但因为对方是孤身而来，似乎并无敌意，有可能是使者之类，于是发出了“停船！否则我方将攻击！”的信号，然而，对方的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请不要攻击。我们不是帝国军。”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年声音透过通讯系统这样宣告。“我是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武官尤里安·敏兹少尉。这艘舰是从帝国军那儿夺来的，搭乘者都是反对帝国的人士，我们请求前往同盟首都海尼森。”

通讯军官们半信半疑数秒钟之后，急忙将事情报告给费雪提督知道。

“真令人惊讶！是尤里安·敏兹？他还平安活着。”

费雪发出了感叹的声音，但是在迎接那艘驱逐舰时，他仍然有着老练指挥官的慎重。他考虑到诡计的可能性，声音虽然的确是尤里安的声音，但或许尤里安是在无法自主的情况下，被强迫与敌人合作的。在费雪舰队严阵以待把炮门准星锁定驱逐舰之下，全副武装登上该驱逐舰的皮亚兹上尉及六○名部下确认了真的是尤里安发出的通讯。这个好消息遂像雪片一样以超光速通讯飞向首都。

当奥利比·波布兰知悉此事时，忍不住喃喃说道：“夺取敌人的驱逐舰？想不到这家伙的手脚可真快哪！”

※※※

“看来似乎真有所谓的天敌存在哪！”

以冷漠的目光看着萤光幕上已恢复秩序的帝国军和远处同盟军离去的点点光群，莱因哈特喃喃自语。超乎单纯怒气之外的感受浮上他白晰的脸庞。

莱因哈特不得不回想起以前的事。以前在亚斯提星域被两倍于己方的敌人所包围而仍击败对方之时，还有，在亚姆立札星域击溃二千万同盟军时，都是这个杨威利在他获得完全胜利之前插上一脚的。亚姆立札会战之后，莱因哈特在众人之前严厉斥责毕典菲尔特提督，因为他错过了攻击的绝佳时机，竟妄顾大局未得到友军的有效配合之下指名挑战杨，结果为杨所乘而造成了失败的直接原因。莱因哈特原本想再给予更严厉的惩罚，但是已故的挚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平息了他的怒气。吉尔菲艾斯直言不讳地告诉莱因哈特，其实他的怒气是对自己而发的，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受到牵连而已，吉尔菲艾斯要求莱因哈特自我反省。

“吉尔菲艾斯，如果你还在，就不会容许杨威利如此横行……”

莱因哈特对死去的友人如此说道。年轻而貌美的征服者告诉自己，如果故友还在，他在人才的调度上就不会如此捉襟见肘了。然而，这个声音只吹拂过莱因哈特空虚的心头，对他的精神上并没有任何帮助。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对吉尔菲艾斯的思念一日淡于一日时，莱因哈特知道他已永远失去了自己过去的岁月中那段最清晰、最温暖的日子了。这种恐惧感凌驾于所有的理性之上。

脱离战场的帝国军并没有进一步追击撤退的同盟军，一方面是莱因哈特认为同盟领域广大，非一朝一夕所能平定，所以不必操之过急，而大战过后舰队也必须稍作休整，另一方面是他们的补给线也到达极限了，为长远计，有修筑军事据点的心要。按照这种想法，帝国军移动了二．四光年，转往干达尔恒星系，开始了降落该星系第二行星乌鲁瓦希的作战。这个行星上有着一○万人左右的人口以及广大未开发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以前，负责该行星开发的企业取得幅员辽阔的土地，试图做独占性的开发，但是失败了，从此就被长期搁置下来。莱因哈特却计划在这个地方建立半永久性的军事据点。将来同盟的领土都落入莱因哈特掌握之后，这个寂寂无名的行星将作为镇压武力叛敌及荡平宇宙海盗的根据地，势必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基地。

#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I】

宇宙历七九九年二月的每一天，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所留下的记录非常的杂乱。大概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呈现一片混乱，而经由这些人之手所产生出来的资料也明显地欠缺整合性。

“不愿正视眼前的困境，一味逃避现实的市民充塞在酒吧夜总会等娱乐设施里，急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及打架闹事受伤的人大量增加，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气氛中。”

“连平常最喧闹的街道，在这几天也像横倒在水边即将死亡的巨大老象一般安静。市民在沉默当中静听着飘荡过来的幻灭笛声。”

“绝望使市民窒息了。空气如凝固般沉重。”

“政治及军事上的逆境未必对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音乐及嬉闹不仅承受住死亡的阴影，甚至异常地活跃起来了。”

……结果，地域差别及个人差异也相对地扩大，事情悬在半空中没有得到解决，加速了混乱及无序的程度。

即使还有部分市民们仍一厢情愿地抱持乐观的态度，但他们啜饮的乐观美酒中也渗了太多阴郁的佐料。因为具最大战力的宇宙舰队在侵略者之前吃了大败仗，首都海尼森已在敌人垂手可得之处，而其它的星系就等于毫无防备地置身于敌阵当中。

不过，在悲观的谷底流着自我怜悯眼泪的市民心中，射进了一道光芒。“奇迹的杨”和他的舰队还健在，这件事给了市民们足以与五个舰队匹敌的信赖感。再加上杨的养子尤里安·敏兹夺取了帝国军的驱逐舰从费沙平安回来的消息，更鼓动了市民们单纯、直朴而不需负责任的英雄崇拜情感。

“真不愧是杨元帅的养子！不知道他是用了什么奇招，真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人材。”

※※※

杨踏上海尼森的地表两小时之后，接到了晋升为元帅的人事命令。之前因为杨对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一事也并非完全没有疙瘩，所以

这件事着实令他感到意外。不过，他和邱吾权总参谋长有着同样的感想——那些人似乎在自暴自弃之余，活用了玩弄人事权力的最后机会。

这或许是杨的偏见，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以三十二岁的年龄成了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过去的记录有三十六岁的布鲁斯·阿休比元帅，不过，那也是在他战死后才颁赠的，所以杨在人事记录上又更新了一页。但是他心中全无天真欢喜之情。

“我也不是清高到无欲无求的境界，所以我接受了。不过，我希望比克古提督能和我分享这份荣誉。”

接受元帅任命的杨，坐上国防委员会专程派来的地上车，往委员会大厦前去。不到半年前，当他搭乘委员会公用车时，因为身为审查会的被告，所以受到的待遇形同半个囚犯，而这一次，他却贵为上宾。同行的有两人，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少校”。包括负责留守在外的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等在内，国防委员会似乎有意一口气解决人事晋升远落于杨舰队实际武勋之后的问题。

进入国防委员会大厦的三人，一边承接着来自人们期待的视线，一边被引入委员长办公室。原先他们都已听说了，不过，对于爱朗兹委员长的变化——面对巨大的危机时，身心呈现活性化的新姿态——他们也不得不感动。但是不知为何，他们都有一种嘲讽的恐惧感——这种情况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三人就座后，爱朗兹以安定人们精神的视线凝视着杨。

“杨提督，我爱我们的祖国——真正的我。”

杨也了解这件事，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无条件地尊敬他。他的表情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肌肉微妙的抽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先寇布微微流露出笑意。

杨从不认为爱国心对人类的精神及人类的历史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同盟人有同盟人的爱国心，帝国人有帝国人的爱国心——结果，爱国心常常使人们以挥舞的旗帜不同为理由，使杀戮正常化。有时候这根本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心情，通常是不能和理性共存的。尤其是当权力者将其当成个人的武器来使用时，其毒害之深实在超乎人们所能

想像。爱朗兹如果再像特留尼西特的党羽一样开口闭口大谈爱国心的话，杨是连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元帅，你也爱这个国家吧？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地彼此协调了。”

这是杨最厌恶的论调，不过，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使事情纠缠不清，他也只好温和地点点头。至少以前只不过是个自私政客的爱朗兹好不容易地让自己的爱国公仆意识觉醒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往旺盛燃烧着的火苗上猛浇冷水。

“为守住民主主义的成果，我会尽我微薄之力。”

勉勉强强在形式和诚意之间取得了平衡，杨缓缓如此说道。即使如此，他也绝口不提“国家”这个字眼。委员长满意地点点头。

“我，不，应该说我以政府之名感谢元帅的努力。有什么我能效劳的，请直说无妨。”

“目前，我想当务之急还是就万一战败之后的各项善后工作来考虑吧！如果打赢了，暂时就可以安心了。之后，不管是采和平外交或重建军备，都是政治家的领域，不是军人所能置喙的。”

“如果我说希望你能跟我约定一定打赢，这是很愚蠢的请求吧？”

“如果约定了就能获胜，那么，我也希望常常约定……”

杨虽然提醒自己不要有被解释成信口开河的语调，可是，他还是说了。即使保守地说，他的话也可以被视为与信口开河相差无几。不过，这也是杨的真心话。他不是靠着一张嘴创造世界的超越者，所以他没有办法只照着自己的意思就对尚未定形的未来做约定。

“是这样没错，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不管是在任何形式上，我都没有拘束元帅的意思……”

对方既然已采取了这种低姿态，杨也觉得多多少少该给对方一些希望。

“如果战术层面的胜利可以弥补战略层面的劣势，那么方法只有一个。”

杨说到这里停下来并不是要故意制造戏剧性的效果，而是因为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给喉咙补充水分了。放在杨面前的冰红茶杯已经见底，他又不好意思再要求来一杯，这时，一杯尚未沾口的茶

滑到他面前来。是菲列特利加默默地推给他的。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我所说的方法就是在战场上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

杨放下杯子说道，国防委员长的脸上瞬间充满了迷惑。或许他认为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他的表情尚未由迷惑转而为失望之前，杨一口气直指话题的核心。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目前还是单身。我的目标就在这里。”

爱朗兹委员长这一次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满脸不解之色地回望着年轻的元帅。即使是使他的勤劳意识觉醒的守护天使也因为这段话太出人意表，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智慧去洞悉杨的真意。当然，杨是打算以理论来加以说明的。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死后若留有妻子，尤其是有继承其地位的男孩的话，部下们可能会抚育幼子以延续罗严克拉姆王朝。但是他现在并没有妻子及孩子，如果他死了，罗严克拉姆的体制就结束了。部下们的忠心及团结就会失去向心力而在半空中分解。他们会为了解为谁而战而回到帝国去，或许还会为了继承王位的宝座而产生激烈的对立。”

爱朗兹的双眼，那对以前只会专注于派阀斗争及升官发财的眼睛顿时充满了理解及赞赏的光芒，熠熠生辉。他倍感兴奋，不断地点着头。

“没错，元帅所言甚是！因为有罗严克拉姆公爵这颗恒星的存在，其它的行星才会闪闪发光。如果他死了，帝国军就会瓦解，同盟就得救了。”

在爱朗兹的生涯中大概还不曾如此确切、如此虔诚地祈望一个人的死去吧？杨继续说明。

“如果我们想办法分散他们，不断地予以各个击破的话，充满锐气及霸气的罗严克拉姆公爵一定会为了讨伐我们而亲自出马。我们必须制造出这个机会，那是唯一的胜机。”

“如果部下一个一个被打倒的话，他确实不得不出面，这真是有道理。”

“这是战略及战术之外的心理学问题。”

杨煞有其事地交抱着手臂。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不深居于皇宫大内而自己亲自上战场面对困难及危险，甚至立于阵前指挥。从这些事实中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出，那个有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并不单纯是一个一心想统一全银河系宇宙的野心家，而且还同时是一个把战斗当成是生命表现形式的战士。如果他只是个醉心于权力的弄权者，应该就不会拘泥于取得胜利的方法了吧？莱因哈特视在战斗中打败敌人为最有价值之事。他之所以会成为霸者中的霸者，这大概就是原因之一吧？杨思索着。总而言之，他会现身——杨有这种自信。然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事，他却没有完全的信心。只有在战场上将莱因哈特打倒，才能确保出现平分秋色的局面。也就是说，杨必须和那个光芒四射的战争天才正面作战，而为了要把他逼到这种境地，在和他正面对决之前，还必须连战其麾下的数名勇将，并且非胜不可。从战术层面上来说，此次战役必定艰苦得非比寻常。光是想到金银妖瞳的罗严塔尔及“疾风之狼”米达麦亚这两个人，杨就觉得相当头疼。

“唉，就尽可能地避过他们两人吧！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个人身上，会使整体效率降低。”

杨这样想。由于在他的精神领域中，被虐待及自恋的元素都在水准之下。所以他不会中“和强敌作战有助于成长”之类把战争和学生运动混为一谈的观念之毒。总而言之，为了逼莱因哈特现身，杨之前的每场仗都要非胜不可，而且要胜得有效率——说得清楚一些，他希望赢得越轻松越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真正决战时拥有最大的战力。如果和米达麦亚、罗严塔尔这两位帝国军最出色的名将作战，就算最后胜了，舰队的损失不说，还会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无机质的灯光在杨的脚底下制造出一片薄薄的影子。一边不愉快地看着自己身影的移动，一边缓慢步出室外的杨，脑子里回荡着满是疑问的声音。他对偏狭而疯狂的爱国心没什么兴趣，也不会只因彼此服膺的旗帜不同而憎恨对方。他并不想为这些因素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但是，杨的立场会因为这样而得以单纯化吗？在时代巨

轮无情的推动下，个人的理性能够阻止这种把自己和别人投入战争喷火口的愚行吗？更何况，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疑问。那就是……

突然，有贸然闯入的人影出现在杨等三人面前，陷入沉思中的杨惊觉到这件事是因为一边拔起光束枪一边挺身阻挡在司令官之前的先寇布的举动。守候在国防委员会大楼外的一名记者以尖锐的声音报上自己的姓名之后，便提出他似乎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杨元帅，请您在这里和同盟的所有市民做个约定。约定您必将拯救那些饱受恶魔般的侵略者蹂躏的星系及住民。请您在即将来临的善恶最终决战中，让正义获得胜利。请您约定一定获胜以不负全体市民的期望。请您和我们约定，或者您根本办不到？”

杨原已在感情的门扉上上了忍耐之锁了，但是这个时候，那把锁仍然差点就要迸散开来。当他正想朝着对方吐出如熔岩般灼热而毒辣的话时，一个比他冷静得多的声音适时插了进来。

“元帅已经很累了，而且有关军事机密之事一点都不能透露。如果你希望让我军获胜，就请你了解这一点，并且请你回去。”

菲列特利加淡茶色的瞳眸中有着一种让这无礼客人畏缩的威严。先寇布推开了记者。于是，杨得以保住他温和的绅士形象，虽然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才力……

【Ⅱ】

尤里安·敏兹晋升为中尉。对于这件事，至少没有人是大声高唱反调的。尤里安保护着上司——驻费沙事务官汉斯从敌占领区逃出，而且又夺取了帝国军的驱逐舰，如果一个功绩值得晋升一个阶级，那么，他晋升为上尉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好像是以“自由战士勋章”的授与形式来代替了。

总而言之，太过年轻的英雄的诞生使一部分的新闻媒体狂热不已。某个电子报纸上写着“杨元帅自敏兹中尉幼年时就知道他有过人的才能，所以才收他为养子”，这种说法无异是过度评价的样本。而年轻的英雄对那些赞赏的人似乎也并不怎么会应对。

“我相信我所使用的战术，今后在同盟军与侵略者作战时也很有效。所以，如果在决战之前我详细透露其中的内容就等于是利敌行为。请各位原谅。”

这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所使用的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对阻截不负责任又穷追不舍的采访波涛有很好的效果。好不容易从采访记者的包围下脱身之后，尤里安希望再见见自伊谢尔伦分手之后一直未曾谋面的故人们，但是，他只知道卡介伦中将为了处理难民的善后工作，忙得人仰马翻。而要见杨，大概就得回银桥街的官舍去吧？一边乘上道路传送带，一边思考着的尤里安突然被一个悦耳的女声叫住了，尤里安转动着视线搜寻发声来源，当他看见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那头金褐色的头发时，不禁心中怦然不已。尤里安朝着菲列特利加所站着的传送带跨了过去，虽然因此造成了许多通行者的不便……

“你回来了？尤里安。你现在可是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了。”

“谢谢。提督会很高兴我回来，不过我想他大概不太喜欢为英雄所举办的盛宴。”

“你想会不会是嫉妒？”

姑且不论菲列特利加那形状极美的嘴唇，她那茶色的眼眸也似笑非笑的。尤里安突然答不上话来，他回望着这比他年长的女性迷人的眼睛，心肺的机能顿时紊乱了起来，“……怎么会？我从不这么想。”

“那就好，如果你这样想，我一定会狠狠揍你。就像这样，我的身高和身手一直都是成正比增长的！小时候我就以行动快捷而闻名哦。”

菲列特利加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吓住了同盟军的年轻英雄。菲列特利加笑眯眯地看着那个整张脸明显地写满难以置信表情的尤里安。

“而且，我进了军队之后，就开始以文静的外表来掩饰自己的本性……这可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哟。”

“看不出来呢！真的。”

“谢谢啦！”

菲列特利加轻抚着她金褐色的秀发，告诉尤里安，杨预定投宿在国防委员会大厦附近的卡普利空旅馆。于是，尤里安便得以在二月十三日，于极没有景致的军用旅馆中和杨再会。尤里安打开门时，迎面就传来杨那令他怀念不已的声音。

“呀！尤里安，你看看。这就像我的心以及现在的世风人情。”

顺着杨的指点，尤里安看见房间的桌上，香肠、蛋、烤鱼、马铃薯泥、肉丸子等数种没个性的食物散放在餐盘上，一点美感都没有。尤里安不由得数落着。

“吃这种粗食的元帅阁下大概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吧？”

“我有同感！既然升为元帅，退休金也该增加了，我们到外面去吃一顿象样的以庆祝再会如何？”

“好吧。不过，一定得看退休金而定吗？”

“当然喽！如果同盟政府不继续存活下去，辛辛苦苦换来的退休金向谁要？所以呀，我是为了老年生活的安定才和帝国军打仗的。做人要有始有终嘛。”

“不管怎么说，先要恭喜您晋升元帅。”

“你的中尉比我这个什么元帅要好得多呀！”

杨改变了语气，一边拿起放在大批量生产的没什么特色的沙发上的短上衣，一边用他温和漆黑的瞳孔凝视着有亚麻色头发的少年。

“你能平安回来真好。做得真的很漂亮，个子也长高了，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大人了。”

“不，我还只是羽毛未丰的雏鸟。”尤里安确切地感受到那盈自内心的感动，他恳切地回答道。“没有您教我各种事，我觉得好不踏实。”

“我并没有教你什么啊。”

穿上短上衣的杨走出房间，尤里安匆忙赶在他后面，朝极度节约照明的走廊信步走去。

“倒是我想请教你呢！你是用什么魔法搭上帝国军的驱逐舰的？虽然是军事机密，但应该可以告诉我吧？”

可能杨已看过立体影像电视的报导了，他的口气极为愉快。他自己本身对部分不知廉耻死缠不休的新闻人员极感不耐，所以尤里安的处理方式看来颇有大将之风，不过，少年却红了脸。

杨和尤里安停留的地方是令他们都很怀念的“三月兔亭”。他们的莅临使席位都客满了，杨对老侍者献上生意兴隆一如既往之类的贺词，老侍者笑逐颜开。

“托您的福，虽然值此乱世，不过，无论在那一种社会体制中都不可能没有餐馆及旅馆的。手艺高明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都不会失业，所以我也不怕战争或亡国。”

“嗯，我有同感！”

原本不想让尤里安成为军人的杨热心地猛点头，认真地点了以烤牛肉为主菜的餐点。原先是想点些比较奇特的东西，但是，自从因帝国军的入侵而使星际间的交通恶化以来，好几种做菜的主要材料都缺货了。

“……哪，敏兹中尉，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谈你勇敢的事迹吧！”

“请别开玩笑了。我只不过是盗用了提督您夺取伊谢尔伦要塞时所用的方法罢了。”

“唔，盗用？应该事先争取我的同意吧？退休金加上同意金……”

听来一点都不像笑话嘛——尤里安一边在心中嘀咕着，一边开始说出经过。

※※※

对企图从费沙逃出的尤里安来说，最让他担心的当然是帝国军的动向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改变态度，露出军事支配的凶恶本质，开始在各航道设置关卡，强制搜查民间船只。

“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马利涅斯克充满自信地保证。帝国军目前并无意把费沙所有民间航路置于他们的统制下。理由有二。第一，从政治上的考量来说，他们不愿也不需要去刺激军队占领下的费沙民心，所以他们放弃直接统治，而是任命原为自治领主副官的博尔德克为总督，采行拟似民政。因此，他们应该会避免因过严的管理而导致商人们的反感。

“嗯，有道理。那么，另一个理由呢？”

尤里安追问之下，马利涅斯克眯着一只眼睛。

“从物理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帝国军拥有大量的兵力，但是，和费沙的人口及经济活动的规模比较起来却又极其微不足道。想将这一切完全置于管制之下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勉强为之，只会使流通停滞，经济条件恶化，这对帝国军有意把费沙纳入袋中的长期占领政策是不利的。

于是，尤里安一行人遂离开了费沙，开始了逃亡旅程。当宇宙船离开费沙行星时，尤里安一点都不慌乱，由于自知不是在和平时代从事和平职业，所以不能期望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既来之则安之。只有凭马利涅斯克、驾驶员维洛克、马逊准尉，以及尤里安自己的才能及运气来决定此行成败了。

虽然此次的行动事先已经有过充分的准备。但是，马利涅斯克这心思细密万事设想周到的男人却也疏忽了一点。那就是，他的同胞里面有背叛者。博尔德克“代理总督”觉得自己得先对帝国军表现忠诚心，所以他让自己的手下登上帝国军负责航路警备、哨戒的船舰，协助帝国军临检。以他的立场来看，如果能发现消失踪影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行迹，不但可以取悦帝国军，自己的地位也将更形稳固，所以也不得不如此热心。而且，担任这种监视、举发人民的不名誉工作，由被占领国的协助者来做远比占领军的士兵有效得多。在尤里安他们离开费沙之前，已有三○艘船共超过二○○人的非法乘客被发现、拘捕了。后来尤里安由帝国军驱逐舰的资料中得知，其中也包括了同盟军驻费沙首席武官维欧拉上校等人。

“我似乎太过乐观了。”

检讨了从其它的船上传来的极机密情报之后。马利涅斯克沮丧地这么说。不过，此时距出发已过了一个礼拜，已经不能折回头了。帝国军的警备体制虽然有漏洞，但是一加上来自费沙的深知个中巧妙的协助者，伪造的通行证也只等于废物了。在他还没有想出对策之前，监控员通知他有帝国军逐舰接近当中。马利涅斯克难过地看着尤里安。

“我没有善尽事宜，真是万分抱歉。我们只有在这里结束了。”

“请等一下，我们还有脱身的机会。”

当杨不流己方一滴血地占领伊谢尔伦要塞时，尤里安才十四岁，虽然不是正规的军人，但是，他从杨的成功例子中学到了两个教训。其一，不能从外部攻略敌人时就由内都来制压。其二，先抓住敌阵中最重要的人物，将其当成人质。尤里安充分运作着他的思考回路，以五分钟建立起作战计划，接下来的三分钟则只对部分的同船乘客做说明。

“反正，我们尽力试试看吧！”

尤里安最后下意识地模仿杨悠然轻松的姿态补充说道。与其说是此法奏效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已别无它法，于是，他的提议获得大家的同意。

命令眼前那艘可疑的民间船停船的帝国军驱逐舰哈梅伦 4 号接获报告，企图劫持那艘民间船的偷渡者在一阵格斗之后已被制服了。贝流斯卡号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恳求帝国军尽早引渡危险分子。他们之所以航行于此方向也是为劫船者所逼。劫船者是同盟军的军官及士兵，刚刚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下手逮住他们，希望帝国军赶快伸出援手将他们逮捕。小心谨慎地透过通讯萤幕确认事情的哈梅伦 4 号的舰长在与马利涅斯克交谈后，吩咐他们把危险分子押进驱逐舰内。

“企图劫船的同盟军军官是哪个家伙？”

当散乱着亚麻色的头发，污脏着脸，衣服被撕扯开来的尤里安被拖进来时，舰长假惺惺地扬了扬眉毛。

“哟！真让人吃惊，这不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吗？看来同盟军的人才已快见底了。”

舰长冷冷笑道。然而，他的冷笑却无法持续到最后一个乐章。原应该被电磁石手铐铐住的“乳臭未干的小子”，手突然弹开来，闪电般狠狠重击他的下颚。瞬间，飘上半空中的舰长倒了下来，被少年牢牢地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同一时间，护卫舰长的三个士兵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被黑人马逊像铁柱般的手臂打得撞上了墙。第四个士兵闪过了这道黑色旋风，正想拔枪还击，却被从旁射过来的光束射中了右小腿，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在地上翻滚着。那一枪是由刚才一直拿着枪对着尤里安的驾驶员维洛克所发射的。

于是，驱逐舰哈梅伦 4 号便轻而易举地被这群勇敢的人所控制了。

然而，这些成功的勇士没有时间为自己的胜利举杯庆贺。为了避免引起其它帝国军战舰的注意，他们必须再制定策略。尤里安一行人转搭上驱逐舰，使贝流斯卡号呈无人状态。马利涅斯克虽然哀叹不已，不过，到了这种最后关头，出只有牺牲贝流斯卡号了。

在做戏给别人看的对以自动操纵装置航行着的贝流斯卡号发出三次警告信号无效之后，尤里安一边在内心不断地致歉，一边发射炮弹摧毁了贝流斯卡号。

于是，他们藉此瞒过了帝国军的耳目，在完全进入同盟领土时，尤里安把驱逐舰上原有的乘员赶上紧急救生用的小艇放走了。其中也包括那个费沙协助者。这个男人当初透过通讯萤幕的影像，认得马利涅斯克的脸，维洛克等人对这个帝国军的走狗有很深的杀意，但是，尤里安不愿杀一个没有武器的人。他给了他们足够的粮食和水，并将通讯装置加以锁定，使其至少在四十八小时之后方才得以和帝国军联络上，这应该说是尤里安安排之细密吧？之后，尤里安他们只等着和同盟军相遇了。

但是，事情至此并未全然落幕，马利涅斯克不断主张该驱逐舰的所有权归贝流斯卡号的船员，一副不惜心力与同盟军对薄公堂的架势……

【Ⅲ】

在尤里安述说经过之时，用餐仍然照常进行，不知什么时候，草莓派和红茶已摆在两人面前。

“唔，在情在理是该给马利涅斯克一些补偿吧？他帮了那么大的忙。”

大概是因为觉得补偿的责任不在己吧？杨大方地说道。但是，大方归大方，杨却不敢说出更大胆的话来。现在，轮到尤里安发问了。

“把伊谢尔伦要塞还给敌人了吧？我认为您一定另有打算，能不能告诉我？”

“没什么，只是设了个陷阱，很简单的事。”

杨并不是刻意表现自己的谦虚。当他把藉着装设爆炸物以瞒过帝国军耳目，期望数年后真正的陷阱发生作用的内容说给尤里安听之后，尤里安耸耸肩。

“真是个大骗子哩！如果成功了，帝国军一定气坏了。您真是坏呀！”

“谢谢，这是最好的赞美之词。”杨若无其事地说道，不过，表情稍微郑重了些。“知道这件事的暂时只有先寇布、格林希尔而已，加上你共三个人。虽然不一定有帮助，但是，或许有必要，你要记住。”

尤里安当然欣喜承诺，然而，当被问及旅途的收获时，他却想起了重要的事情。

“我认识了两个值得留意的人。其中一人是直接认识的，另一人则是间接的，这个人现在应该还在海尼森，是提督您的旧识。”

“哦？是美人吗？”

杨的反应稍稍欠缺点正经。

“是男人！叫波利斯·哥尼夫，您应该知道吧？”

“波利斯·哥尼夫……？”

杨拿着餐刀的手停在半空，慌慌张张挖掘着记忆的矿山，可是，在他手中的矿石没一个刻有这个名字。最后，他之所以能在坑道内侧找到记忆之石是因为尤里安具体地告诉他那个人是他幼时一起胡闹的同伴。

“……啊，那个波利斯啊？我知道了！”

“老化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想不起一些旧有的名词。”

“老化？我才三十一岁哪！”

刻意隐瞒少报了一岁，杨用叉子猛叉着草莓派。

“因为你完完整整地报出波利斯·哥尼夫小子的恶作剧，好像因为有优秀的共犯而得以收到更大的效果哩！”

“希望能再见到哥尼夫，对了，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谁？”

杨的刻意扯开话题显得并不怎么自然。不过，尤里安并不想再追问下去了。

“另一个人是叫德古斯比的地球教司教。不过，他自己说他不是圣职者而是个背教者……”

“有什么理由让他如此自卑呢？”

尤里安把从德古斯比那儿听来的话转述给杨听。杨这才知道费沙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及副官盖塞林格之间的父子之争。

看来，演员们在后台里展开你死我活的暗斗——杨这样想着。不过，子想弑父却反被父杀的情形，不就像中世纪时宫廷的悲剧吗？然而，这个司教又为什么这么清楚费沙支配者阶层的内情呢？地球教和同盟的领导阶层似乎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不过，他们和费沙的关系似乎更深。地球教爬向四面八方的地下茎已经拓展得那么宽了吗？杨的心思不得不朝该处想。

“是的。德古斯比死前所说的‘所有事情的根源都在地球及地球教，如果想了解过去现在的内幕，就去地球探寻。’”

德古斯比断气是在从贝流斯卡号换乘帝国军驱逐舰哈梅伦 4 号之后的事。尤里安认为他有一半是自杀。皮肤的颜色明显地显出内脏的衰弱，一看就知道是因酒精及滥用药物而引起的。或许他是受着剧痛的折磨，不过，在尤里安看来，他却像是把这些痛苦视为背叛神灵的责罚似地甘之如饴。在把司教宇宙葬时，尤里安心中不无感伤。

“地球是一切的根源……”

杨把茶杯放在两只手掌中搓转，一边喃喃自语。他似乎小心谨慎地看着那片从精神的地平线上升起的骤雨云。

“他是这么说的。人类不能忘记对地球的恩义及负债……”

尤里安认为这是德古斯比最想说的话。杨则似乎还在观察、分析那片暗黑色雨云的样子，不过，他对尤里安的话表示同意。

“那是正确的。不过，正确的认识不一定会产生正确的行动。尤里安，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七○○○年前，从一个叫地球的小行星之一角开始的。”

“是东方吧？”

“是的，虽然也有人说，在那之前就曾存在有未知的高度文明，不过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应该说后者才是现在宇宙文明的母亲。”

在他身体里面属于屡遭挫折的历史学者的部分是这样说的，而另一部分身为战略家的思绪同时又剧烈地旋转了起来。他无法将临死的司教所留下的话当成只是妄想下的产物。

“可是，光是在地球这个行星的地表上，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就随着时间不停在变动。而时至今日人类既然已经在宇宙中进进出出了，该中心从地球移开也是不得已的事呀！”

根据杨的推测，地球教徒们是为了把人类文明的支配权夺回地球手中而进行超越宗教范围的活动。而那个死去的司教，一定是在临死前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想使用自己所能做到的方法来宣扬这件事，使得尤里安从中发现了要了解一部分秘密的某些线索。

“尤里安，我们和那些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畔建起城市的人们比较起来，精神上不如他们来得丰富。可是，姑且不管好坏，我们

的知识是增加了，足迹拓展了。现在，我们是不可能回到摇蓝里去了，如果地球想藉着阴谋来取回支配权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极为恶质的反动行为。”

可是想归想，目前杨还没有相应的对策。

“那么，地球教的事就放着不管了？”

“不，也不能放着不管。”

杨快速地翻了翻脑海里的人名录，在某书页上画了红线。

“就让巴格达胥去调查吧！因为这个男人对这种事应该比战斗更在行。”

……于是，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在伊谢尔伦要塞无为徒食的情报组人员好不容易被分配了这个有意义的任务。

“就让他和留在海尼森的费沙事务所的人们接触，之后再凭他的才能捉住毒蛇的尾巴吧！”

“巴格达胥中校……”

尤里安口中念念有词，他不是询问，也不是确认，只是谨慎地表示了他的不同意。巴格达胥是杨的幕僚之一，但是，他加入集团的方式却大有问题。两年前，号称“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军部强硬派，打算树立军事独裁政权而发动非法武装政变时，以暗杀杨为目的，而被派遣潜入杨舰队的便是巴格达胥。但是，他们的意图被识破了，巴格达胥出于个人的考虑，遂背弃了同志，转而投效杨。

“没什么其他的人了。”

杨既然这么说，尤里安也就放弃再说什么了。话题随即又转开，杨提出了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作战构想。他把没有说给爱朗兹委员长听的想法告诉了尤里安。

“我实在怀疑，就算事情成功了，那对历史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也就是说，用武力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使帝国军甚至银河帝国分裂，目前对自由行星同盟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对人类全体而言又如何呢？”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来看，这对人类不是有正面的价值吗？尤里安想道，但是，杨是不会满足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拢拢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是不好的事。失去强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的分裂如果再严重一些，不，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这样民众就成了牺牲品了。真是过分哪！我们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而做到这种地步。”

“可是，我们不能拘泥于这一点吧？我认为帝国的事就该由帝国的人来解法。”

杨听了抚然地说道：“尤里安，希望你不要抱着敌国的民众是生是死不关己事的想法。”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戴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尽可能地不要有敌我之分的想法。”

“是，我会试着去做。”

“今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不过，黑夜的来临便是天明的序幕嘛。”

“这是国父亚雷·海尼森的名言吧。是当他从牛郎星系坐天然干冰宇宙船离开，即将踏上一万光年的长征旅途时勉励同志的话吧？”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不过，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只要是革命家或政治运动领导者，这种话由谁说出口都很正常。不过，如果是国父海尼森的话，总比默默无闻的人来得有震撼性。虽然，神格化、偶像化之类的事应该不是亚雷·海尼森所希望的。”

杨摇了摇头，他虽然对国家至上的思考方式极为厌恶及反感。但是，对国父海尼森还是敬爱有加。为了守住民主主义体制，他做了部分的妥协，但是，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殃及于帝国的民众，心灵的一对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

【Ⅳ】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二月底，杨威利的舰队开始蠢动。后世称其为“军事活动上的艺术”，他在战术上的成功早已广为人知，然而，其在战略思想方面也有着划时代的表现。再者，其整体的行动便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佯攻作战，最终目的却在它处，这种种事迹都让后世的军事史研究家们兴致勃勃，详加探讨。

杨一直认为权限不能用作独裁的手段，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军人必须受到种种的限制，因为这些理由和约束，以前杨总是不得不让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事事抢在前头。而目前事已至此，从纯军事角度上来说，杨好不容易获得了抢先莱因哈特下手的机会。

相对的，另一方的当事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事情的前半部看来似乎欠缺精彩的演出。战史学家们对个中道理颇有兴趣，人们不禁要怀疑，难道像他那种无与伦比的战争天才也有欠缺精彩表演的时候吗?

莱因哈特在开始建设乌鲁瓦希行星上的军事据点时，召集了军队的最高干部们，进行中期战略的立案及定案。在这个时候，从伊谢尔伦方面而来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及菲尔姆特·雷内肯普上将也率领舰队到达了。帝国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二○○○万人。只有鲁兹上将留守在伊谢尔伦要塞，以确保回廊的支配权。于是，在把总旗舰伯伦希尔驶入行星乌鲁瓦希的卫星轨道上所召开的作战会议中，远征军的最高干部几乎全部到齐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握手庆贺彼此的再会。

藉着突破费沙回廊以架空伊谢尔伦要塞的长期战略目标已经达成，而且伊谢尔伦要塞也已成功地夺回来了，他们获得了全面的丰收。但是同盟军中最强大的杨舰队仍安然无恙，并且还确保着行动上的自由，所以帝国军仍无法夸称已经取得最后胜利。

中期的战略立案在于，依现状应该选择两个立案中的哪一个？第一个立案是举全军之力直捣敌国首都海尼森。第二个立案则是先攻略并制压其它各个星域以孤立首都，同时完全确保将来从帝国本土而来的补给线。以上这两个立案就等着莱因哈特做决定。

在以往的记录中，通常在会议之前，莱因哈特都已经成竹在胸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脑袋却呈现空白状态。他似乎对所有事都不太感兴趣，提督们热烈讨论的声音撞击着他的耳膜。

“情况至此，一点都不需要再犹豫了。我们应该一举进攻敌人首都，摘下征服的果实。为此，我们已展开了一万数千光年的征服之旅。”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的。

“就因为我们是长途跋涉而来，所以更应循序渐进以免欲速则不达。制压住首都未必就能使同盟本身瓦解，可能会有地区性的反抗，这么一来就棘手了。我们握有战略和军事的优势，倒不如先控制周边星域，使同盟首都的权力者们在物力和心力两方面应接不暇，最后不得不乞和。”

活络的议论不知为什么刺激不了莱因哈特的精神，结果会议就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落幕了。年轻的独裁者只觉头昏脑胀，晚餐时也食不知味。

第二天早上，莱因哈特无法起床。他发高烧至三八度。闻讯赶来的医生好不容易才使部下们那近于恐惧的不安如春天的冰霜般溶解了，医师的诊断是因过度劳累而发烧。叫来医师的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也好不容易放下了一颗心。

想起来，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一直四处奔波——金黄色头发的头枕在枕头上，莱因哈特不由得细细想起。他并不是自怜自己身世才这样想的。事实上，他手握着战争和政治两根绳索，毫不松懈地直往高处爬。和对手杨威利比较之下，莱因哈特在勤勉的持续性方面远胜过他，所以常常责无旁贷地把需要他下判断的政战两方面的工作放在他随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或许偶尔该休息吧。当身体不好的时候，精神上的活力也会受到影响。就算勉强撑住，仍然照常思考、下决断，也不可能有健康的成果。再焦急也是没用的。

“今天……可能的话，明天也请好好休息。这是最普通，但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接受医师忠告的莱因哈特，好好地睡了一觉，接近正午的时候醒来，他想喝水便按了枕头旁的对讲机按钮。

发烧沉睡这种情形对莱因哈特来说。已经足足有七年不曾有过了，小时候他常常发烧，每次都是姐姐安妮罗杰无微不至地看护他。有时候其实是没什么热度，可是，他为了享受姐姐把手抵在他额上的那种陶瓷似的冰凉触感而常赖在床上不愿起来。

“只有一点热。如果你想睡就睡吧！反正待会儿你就腻不住，自己爬下床来了，莱因哈特呀……”

姐姐说得没错。中午前他还觉得温软的床铺很舒服，可是，当姐姐喂他喝过蔬菜汤之后，那浑身充满劲道的肌肉便想舒展舒展了，这个时候，他就得烦恼该怎么找个籍口才能下得了床……

把水晶水壶和杯子放在托盘上送进来的是一个普通的幼校学生，不过，莱因哈特对他那棕色的头发以及绿色的眼珠还有印象。莱因哈特以视线询问，这个叫艾密尔·冯·齐列的少年恭敬地奉上一杯水，随后深深地敬了个礼。

“玛林道夫小姐吩咐我来照顾阁下。”

“你懂医护知识？”

莱因哈特有意逗他，少年却一本正经地反应。

“我父亲以前是医生。当我从幼校毕业之后也想进军医学校就读。”

莱因哈特注意到少年使用了过去式。

“那么，令尊呢？”

“三年前战死了。他是巡航舰的舰医，在亚姆立札会战时，随船舰一起粉身碎骨了……”少年的口气显得极为平静。“不过，阁下已为我报了仇了。您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击灭了叛乱军……连同家母的一份心意一并在此谢过。”

一口气喝完了满满一杯水之后，莱因哈特以柔和的声音说道。

“赶快拿到军医的资格，因为我要你成为我的主治医生。”

感激的情绪使少年的眼珠闪着耀眼的光芒。艾密尔红着双颊，对着自己憧憬的对象——年轻而美貌的独裁者发誓要努力用功。大概没有其它的情绪可以像“憧憬”之情一般成为一股强烈的原动力驱策着年轻人吧！

医师和奇斯里上校一起走进室内，针对疲劳和发烧的关系重述那一段没有独创性的意见之后，用喷雾式注射器为莱因哈特注射了退烧剂及营养剂。站在一旁，睁着黄玉色眼珠看着的奇斯里上校似乎也表现出了对主人的忠诚。当然，如果医生有任何轻举妄动，奇斯里就会立刻加以射杀。

莱因哈特又睡了，他做着断断续续的梦。首先是姐姐以被纳入后宫前的样子走进他的梦园中。她穿着朴素但洁白的衣服为莱因哈特烤

洋葱派……洋葱派的香味消失之后，只见在辽阔的星空背景下，红发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露出了他的笑容。莱因哈特在满怀思念之下，不禁脱口说出话来。

“如果你还活着，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只要让你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我就可以在帝都专心内政了……”

在尽情地吐露了心声之后，莱因哈特从睡眠的国度中醒来了。当他眨眨眼帘以稳定视线，同时毫无意义地喃喃自语时，薄薄的窗帘对面有人影晃动着并出声应答。莱因哈特想起了床边一直有个叫艾密尔的少年服侍着。

“我没事。”金发的年轻独裁者回答道，不过，他发现自己额头和脖子上都是汗水，便要少年为他擦拭。少年在谨慎地实行命令之后，犹豫地说着一些祈祷战争获胜之类的话。“别担心，艾密尔。如果能力相当，就由运气来左右胜败。我除了有自己的运气之外，还有从朋友那儿来的好运。这个朋友不仅给了我好运，还把他的生命和未来都交给我了。”

莱因哈特在这一瞬间闭上了眼睛。是某一种无形的因素使他如此。

“我有着两人份的运气，所以我不会输给杨威利的，你放心。”

莱因哈特所担负的责任不只是针对一个人。他负起的责任是对二〇〇〇万名远征的将兵和二五〇亿个帝国人民。可是在这个时候，对莱因哈特而言，最重要的是让眼前这位少年感到安心。金发的年轻人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 第六章 连战

【1】

所谓“距离的暴虐”是指要靠武力来支配扩及银河系宇宙三分之一的人类社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说这句活的人据说是在银河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身旁担任司法尚书，秉性刚直不阿的缪兹·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采纳了忠告，放弃派军侵略自由行星同盟的计划，在他治理国政的二十年间，完全不对外征战。

相对的，宣称“距离的防壁”者是被选为自由行星同盟的第一任元首，但却以年老及眼盲为理由而坚辞不就的古恩·基姆·霍尔。他虽然是国父亚雷·海尼森的好友，“长征一万光年”后期的实际指导者，但是建国之后，他却没有任公职，只担任海尼森纪念协会的名誉会长。当政府首脑问他，国防政策的今后去向时。他回答道：“帝国本土和我们共和国之间的距离是最大的防壁，即使帝国出现了具有相当大野心及才能的人，可能也要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攻破这道防壁，大概至少要一世纪之后吧！”古恩是宇宙历五三八年去世的，是莱因哈特出生之前的二三八年前。

“总而言之，距离是决定军事上的输送、补给、通讯、指挥系统等一切活动的关键因素，其中的困难度大概和距离的增加成正比。”

这是军事上的常识，帝国军和同盟军都曾不只一次因为轻视这一点而体验了充满痛苦和屈辱的败仗经验。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有巨大的野心及才能，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之后”，突破费沙回廊，在兰提马利欧星域大败同盟军主力，眼看似乎就要克服距离的暴虐，打破这道距离的防壁了。可是，一想到超过二○○○万大军的补给及和帝国本土间的联络问题，他最多也只能为打胜了一场会战而欣喜。帝国军占有压倒性的有利态势是事实，但是，战史上也不乏强大的远征军为弱小的防御军所败的例子。“距离的暴虐”对人力资源也有很大的影响。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的征服者在最后的关头因遭到耐不住思乡及厌战的感情的将兵们的反抗及怠工而功败垂成。士兵们以拒绝的眼神回应着誓言“直捣世界尽头”的征服者，他们说：“要去你自己一个人去好

了，我们要回家乡去，死在亲人身旁”，何况古代还常常有因风土之差而产生的疾病残害着人们的肉体。而现在这种情形也不一定不会出现，头上的星座不同，长时间下来即会蚕食士兵的心理，与帝都奥丁之间相隔一五○○○光年的距离，对莱因哈特来说绝对不远，但是士兵们的心所能及的距离远比莱因哈特短得多。由此而推之，将来远征同盟以及成功之后的统治，只要是以奥丁为根据地，都脱离不了“距离的暴虐”之纠缠。

“干脆将费沙当成新帝国的首都吧！”

莱因哈特这样想着。征服同盟之后，他所支配的领土便拓展至原来的二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率同时又能维持高统一性来支配的话，现在的帝都奥丁距新领土太远了，而费沙刚好位于旧领土与新领土的交叉点，完全可作为物资及情报的蓄积中心，成为统治的中枢。如果在费沙回廊的两端筑起像伊谢尔伦要塞一样的军事据点，从军事上来看，应该也可以做到易守难攻的地步，原本奥丁就是鲁道夫大帝建立起的高登巴姆王朝的根据地，莱因哈特没有毫无异议地继承该处的理由，新的王朝该有新的首都才对，废除旧王朝的虚饰面目，重建一个实质的首都……

然而构想归构想，目前，莱因哈特必须把热情投注在行星乌鲁瓦希的基地建设上，而不是去幻想未来的首都。

※※※

杨威利的第一击是针对帝国军经过伊谢尔伦到达行星乌鲁瓦希的运输船队。这个运输船队是把乌鲁瓦希永久基地化的第一步，八○○艘的巡航舰及护卫舰护送着满载二○○○万人一年份的粮食及燃料、液态氢等的二四○个巨大球型货柜。

球型货柜是把镍陨石的内部淘空成隧道状，装满冰将两端密封之后，再利用恒星反射镜加热制成的。当热气渗透到中心部分的那一瞬间，大量的冰一下子蒸发爆炸似地膨胀起来，就形成了具有薄镍外皮的巨大中空球体。然后安装上推进装置，装载上货物，球型货柜就完成了，但由于这种货柜没有自卫设备，所以就需要有护卫的舰队了。

指挥官是年轻的宋巴尔特少将，是他自己毛遂自荐申请负责此项任务的。不管是多么平凡无味的任务，他总是极力推销自己。

年轻的军人通常都有只重视前方战斗而轻视后方补给的倾向，虽说年轻，他仍然比主君年长，但是，莱因哈特却考虑到这一点，他特别给了宋巴尔特指示——因为同盟的兵力尚未完全被歼灭，所以沿途要特别小心，要经常和本队保持联络，一发觉有危险，就要寻求救援。宋巴尔特挺起了胸膛保证。

“如果任务失败，属下愿意将这条不值钱的命交由阁下处置，作为阁下端正全军纲纪的材料。请您放心。”

听到这番话而蹙起眉头的不是莱因哈特，而是经验丰富的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等将领。深知这次输送行动之重要，米达麦亚曾提出自愿担任此行任务，但是莱因哈特摇摇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拒绝了。补给再怎么重要，也不需要劳动到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等统帅，那纯粹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莱因哈特说：“既然都把大话说出来了，就负起责任吧”，遂把宋巴尔特派出去了。

宋巴尔特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交抱着两手端坐在旗舰指挥官席上出发了——完全合乎莱因哈特的期望。他并不是没有才能，只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持续保持警惕感。此外，他又自己要求负责不适合自己的任务，对自我的评价也欠缺正确性。不管怎么说，他都不是候驾多时、绞紧所有的神经及敏锐的利牙伺机而动的杨舰队的敌手。

从运输船队断断续续的联络而预测到有危险发生的莱因哈特，命特奈杰中将率领舰队前去迎接，当他们赶到现场时，所有的物资都已遭彻底破坏，只剩下三○艘的护卫舰如丧家之犬般无依无靠地在战场上徘徊，加害者早已逃之夭夭，连影子都不见了。

宋巴尔特少将免于战死，但是他也只不过多活了几天，莱因哈特不原谅他厚着脸皮回来。

“截断我们的补给线是敌人理所当然的行动。姑且不论我耳提面命，也先不管你如何地大言不惭，但因你一人的大意而导致我军损失重要物资之事却不容辨解。你自行了断吧！”

宋巴尔特少将受命服毒自杀。提督们莫不神色肃然。米达麦亚等人没有为他辩护是因为于此时此地为他请命的话，等于是扰乱军纪，公私不分。冷酷无情也是不得已之事。

杀一儆百确实有心理上的效果，莱因哈特召集了所有高级将领宣告：“对于这件事，以前没有确立正确的方针，我也有责任，如果只是

短期间的作战及占领那就不用说了，但是，如果是永久性的征服，就必须要制定审慎的计划。为避免以后发生同样的事，我们必须撤底地排除敌人的武力骚扰。”

杨舰队没有回海尼森去，为了寻求其它的集结地及补给地，他的舰队离开了巴拉特星系。莱因哈特以其军事天才看穿了杨舰队每经一战必改变集结地和补给地的基本战略为其行动的根底，正因为这样，他预料要捕捉击灭敌人必是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必须找出杨所在之地，一旦发现，就集中大量的兵力去击溃他。

“舒坦梅兹提督。”

莱因哈特指名叫道。

舒坦梅兹率领麾下的舰队离开了乌鲁瓦希行星。

【Ⅱ】

歼灭帝国军的补给船队一事对杨舰队而言，无疑是一个大成功。然而，这个成功只不过是更大规模、更艰苦作战的踏脚石而已。要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逼出来面对面决战就要不断作战，而且必须每战必胜。同时，随着战斗次数的累增，困难的程度也相对地提升，这是必然的事。越是打胜仗，这就像借钱生利息一样，要偿还的数目也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一想到这个畸形的发展，杨也不由得满嘴怨言。看到他这个样子，尤里安不禁笑道：“越来越像个唠叨的老人了。”

尤里安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就留在杨的身旁，事实上，他虽然接到了晋升为中尉的人事命令，但因为尚没有变更职务的命令出来，所以他目前的身份还是驻费沙武官，不是杨的部下。杨也是在离开海尼森之后才注意到的。至于尤里安当然是早就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保持沉默。最后还是由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少校巧妙地解决了。她以——尤里安·敏兹中尉有义务将在费沙拿到的情报提供给杨元帅做为决定战术的依据——为由，保住了尤里安的地位。尤里安对她衷心感激，杨在嘴巴里嘟哝了好一阵子，不过，他也没有大声地提出异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

舒坦梅兹比他本人预计的还早，于三月一日就发现了杨舰队的踪迹。这当然是杨有意夸示自己的存在，不过，舒坦梅兹并不知情。问题是发现的地点，该宇宙区域位于莱加尔，特利布拉两星系中间，不管从哪条航路过去都离得相当远，当然，其理由都记载于费沙所收集的资料中。

“确认该处有黑洞的存在，这个黑森林的半径有九公里，质量为六京吨的一○○亿倍，危险区域的半径推算最大的限度为三二○○光秒，九．六亿公里。”

“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接近到一○亿公里之内吗？”

监控员的答案是，杨舰队正在一○亿公里的极限距离上游移。而且，随着帝国军的接近，渐渐顺着球面展开成凸形阵，突出的部份朝这边伸过来了。

“那些无聊的家伙以黑洞为背景来布阵哩！他们打算做什么？”

舒坦梅兹歪着头不解地说道，参谋长奈西巴哈中将以他个人的观点试着解开司令官的疑团。

“防守一方后背靠着危险地带时，攻击一方的攻击方法也会受到限制，因为不能迂回绕到他们背后去。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吧！”

舒坦梅兹点头称是。虽说是奈西巴哈的主观看法，却有充分的客观说服力，舒坦梅兹遂命令舰队相应地缀成凹形阵。根据自然及人为两方面的理由来看，两军似乎不得不正面冲突了。

※※※

双方进入彼此的射程距离是在同一天的二一时，先是杨舰队一起朝着敌人射出光束，接着帝国军也毫不示弱地回射，黑暗的宇宙空间出现了绚烂的光彩瀑布。不久，帝国军步伐整齐地缓缓推进，同盟军看似颇为不甘，但又力不从心地被逼得踉跄后退，无可奈何地一步一步接近黑洞的死亡引力地带中。舒坦梅兹压抑住兴奋急躁的心情，采取稳中求胜的方法，将凹形阵的两翼伸展开来扩大战线，安静但执着地加强半包围的态势，不让敌方有任何逃脱的空隙。

战况是在三月二日五时三○分有了剧烈的转变，原本看似被帝国军压制住的同盟军突然开始高度集结急速向前挺进，使用叫人叹为观止的集中炮火和机动力，几乎在一瞬间就突破了舒坦梅兹舰队的中央

部分，紧接着，破茧而出的同盟军在敌人的后方左右展开，开始反过来将帝国军推向黑洞。

这可以说是一次完美而成功的“中央突破，背面展开”战法。舒坦梅兹从凹形阵变为半包围战法完全造成了使同盟军有机可乘的反效果。他倒不如不要采用经过计算的阵形，只要利用地利及武力，从正面和敌军硬拼了。如果是莽撞行事的指挥官的话，就一定会这么做。然而，就因为舒坦梅兹是一流的指挥官，所以他寻求比较有胜算的阵形，以期有效地全歼敌人，结果却反倒成了他的致命伤。他并没有看出杨的阵形不是守势，而是为突击攻势所摆下的诱敌阵形。

现在，杨舰队把帝国军呈半球型地压逼得喘不过气来，采彻底的一点集中式炮击，将舒坦梅兹舰队硬生生地逼向黑洞的重力圈去。帝国军几近溃散，不肯往后退入死路的部分舰艇，受到面前炮火的打击，一个接一个爆炸开来，化为光尘。

※※※

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的监控员突然高声大叫，引起了司令官的注意。

“背后发现敌人！恐有受挟击之虞。”

接受报告一方的情绪并没有报告一方的一○分之一高亢。杨脱下黑色扁帽，搔搔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背后？距离多少？说时间距离就可以了。”

监控员在操控桌上和数字激烈地格斗，最后推定为三小时左右。杨点了点头，又戴上扁帽，压住那乱糟糟的头发。

“那么我们就用两小时攻破眼前的敌人，用一小时来逃跑吧！”

“奇迹的杨”以看完电影吃饭似的平淡口吻说道，命令全舰队加强攻势。

※※※

舒坦梅兹舰队如同从断崖上被追落的野牛般不断跌进重力场的深渊。以舰艇的重力控制能力根本是不可能对抗得了黑洞的可怕吸力的。

“救命呀！我们被拉进去了……！”

悲鸣在帝国军的通讯回路中不断冲击着，不久之后便化为碎片消失了。黑洞那无可抵抗的巨大重力场把舒坦梅兹舰队给拖了进去，离黑洞最接近的中心部位的舰艇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呈自由落下的状态，成一直线地被吸进了黑洞中，而周边的战舰则被猛烈的潮汐力量搓捻成纸人偶一样，一边被撕扯摇曳着，一边就着巨大的重力波动身不由己地朝宇宙的深渊抛跌，当舰艇没入“事象的地平线”时，便成了“以前是战舰”的金属和非金属尘粒。另一些舰艇虽然打开所有推进力以抵抗黑洞的吸引力，但舰内的人员却因为高重力而导致内脏破裂，骨头崩散而死亡，最后动力炉也不堪负荷自爆开来，舰艇化为一团火球，向着死亡的黑暗隧道飞去，就像一群面对死亡的萤火虫跳着奇怪的舞蹈一般。由于黑洞的重力场连光线也能吸收，所以萤幕上看到的只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漆黑，胜利者们成了这番异样的非现实景像的俘虏，默不作声地凝视着一部分不断消灭的火球。

舒坦梅兹的舰队有一半永远沉没在“事象的地平线”之下了。剩下的半数中更有一大半遭炮击而损毁。躲过重力和敌人袭击，得以回到己方阵容的也不过只有两成。这两成舰艇一边抵抗着杨舰队的密集炮火攻击，一边朝着黑森林半径的临界线滑行，藉着双曲线轨道好不容易获得了胜过战艇本身推进力的速度，终于成功地逃脱了。司令官虽然勉勉强强地死里逃生了，然而，他那苍白的脸色已与死人无异。

※※※

利用黑洞做了一次成功挟击的杨，撤回了先前的命令，他放弃了逃走的计划，决定和新的敌人交战。原因之一是逃跑时时方很可能从背后追上来攻击，另外一个理由是综合几个情报之后，他知道增援舰队的司令官可能是菲尔姆特·雷内肯普上将。莱因哈特考虑再三后，不放心让舒坦梅兹一个人担起这个任务，遂急急派遣增援部队出来，原本的计划是有充分的时间赶得上的；事实上，也只有三、四个小时之差，杨就可能被这两倍于己的敌人前后夹攻，雷内肯普的行动已经不能说不快了。

“是菲尔姆特先生吗？”

杨随随便便地省略了别人的姓，自己念念有词，他把一只手支在下巴上思考了几分钟。不久，他敲响了手指，不过，只有他自己听得

到。杨随即下达了指示，如果不是杨的舰队，相信别人是很难信服他以下的命令的。

“在敌人进入射程距离之前，连射主炮，然后，朝莱加尔星系方面逃走，但是动作要慢，而且要整齐。”

杨舰队中大概也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道古怪命令的意思，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反对。在原本就不该会射中的三次连射划破黑暗的虚空之后，杨舰队仿佛被急奔而来的帝国军所追赶似地开始一窝蜂地逃跑，一开始，帝国军像是被引诱了似地加速前进，但是雷内肯普司令官随即下令后退，于是帝国军在不满和不解声中开始退后。

几乎在同一时间，凝视着萤光幕的杨向全部舰队下了反转攻击的指令。

时机真是拿捏得恰到好处。雷内肯普舰队由于自己的匆忙后撤而形成了在敌人骤然而至的快速攻势下措手不及的情势，强烈的闪光同时横扫过黑暗及帝国军的舰艇，爆炸的光芒灼烧着萤光幕和人们的视网膜。爆炸的光壁在极短的时间内逼近至帝国军舰队旗舰，雷内肯普战意全失，节节败退。到了十三时左右，呈半溃走状态的帝国军好不容易整顿好秩序时，杨舰队这次是真的逃了。

※※※

“敌人为何要突然中断攻击而后退呢？他们若乘势直接追上来不就可打胜仗了吗？”

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尤里安·敏兹问黑发的青年元帅。尤里安也搞不清楚当时的状况。

“雷内肯普这个人……”杨说明道。

以前，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攻防战中曾为杨舰队所诱而惨遭痛击。由于那一次的深刻教训，现在，杨舰队一露出破绽，他就会考虑到设陷阱的可能性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如果同盟军故意摆出明显的逃跑姿态，他很可能不进反而后退，杨就是巧妙利用了他这种心理，如果雷内肯普是一个不懂得汲取教训而一心只知复仇的单纯武夫，当然会全力进击穷追不舍。如果是这样的话，介时杨就无机可乘了，因唯恐己方有所不利，只有弄假成真全力逃跑一途了。

“这么一来，又产生了几十万个憎恨我的未亡人和孤儿了。如果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即使是万死也不能辞其咎呀！恐怕不是下一次地狱就能赎罪了事的……”

一天之内连破对方两个舰队的丰功伟业却只让杨的脸上罩上一层寒霜。

“如果提督下地狱，我也会一起去，至少不会太寂寞。”

尤里安假装开玩笑地说道。然而，这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

“别说傻话了。”杨缓下了表情苦笑着。“我还巴望你到天国去，用钓鱼线把我从地狱钓上来哩！多积一些善行吧！”

嘴上回答“我会尽可能去做”。可是，尤里安的心却早已飞到反刍杨的战法那边去了。尤里安学到了一点，不管是战略或战术上，心理学方面的要素有时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就因为舒坦梅兹和雷内肯普都不是无能的将帅，所以才会自己跌进杨所设下的心理陷阱中。尤里安在心中的笔记上写下——能够作理性思考的对手有时候反而比较容易掌握。

※※※

“……隶属杨舰队的人，就算生命有成打以上，恐怕也不够用。因为我们竟然在一天之内连战两个舰队。”

在休伯利安的战斗艇驾驶员休息室内，不久前刚晋升为中校的“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嘟哝着。同伴伊旺·哥尼夫重重地批评他。

“如此说来，你每一打生命中的每一条命都需要一打的女人，太厉害了。”

“这种说法就不对了，应该说我每条命对一打的女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什么？如果没有你，那些女人只会去发现其他男人的优点罢了。”

哥尼夫让对方无以答辩之后，随即打了一个重重的呵欠。

【Ⅲ】

舒坦梅兹、雷内肯普两舰队被杨威利以时间差各个击破，这件事对莱因哈特的自尊心无疑是重重的一击。他所关爱的，而且也颇受好

评的两个提督竟然被人摆了一道。他感情上的激动比运输船队遭破坏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可给你们上了一课了吧？你们总该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你们所无法掌握的对手。回去好好再想一想，为什么我给你们现在的地位！”

莱因哈特以他冰蓝色的眼珠盯着跪着的两个提督，厉声地叱责他们，同时禁止他们在舰队完全重新编成之前上战场。这样的责罚使得一旁的同事们比两个当事人更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莱因哈特有意换掉雷内肯普，让他转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然后叫来鲁兹顶替，但是秘书官希尔德反对。理由有三，第一，如果调走雷内肯普而留下舒坦梅兹，那么，被更换的人会觉得不公平。第二，既然已经肃清了宋巴尔特少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却还于此时严罚部下，会使人心萎缩。第三，日后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之职会被视为左迁者的落脚处而遭轻视。莱因哈特认同了希尔德的说法，对舒坦梅兹及雷内肯普的责罚就仅止于口头叱责了事。事实上，如果把他们两人从前线撤下来，全军战力也会大受影响，所以莱因哈特只好采纳希尔德的意见了。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眸映出了他体内奔腾的怒火而散射出锐利的光芒，他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平息这股澎湃的怒涛。

※※※

虽然内部设备及布局极为欠缺景致，但是行星乌鲁瓦希上的高级军官宿舍已经盖好了，罗严塔尔及米达麦亚便得以在数月不曾有过的在非人工的大地触感中把酒共话。他们各自说完了在战场上的大小事情之后，话题便转向到那个目前正威胁着他们的狡猾敌将。

“他们的战术真的只能以巧妙来形容，可是，我不认为杨威利在累积了战术上的胜利之后，就可以获得战略上的胜利。你觉得如何？”

若无其事的发表自己的感想之后，罗严塔尔凝视着友人的脸，然而，他那颜色不同的两只眼睛中却显出了内心的狐疑。

“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

“唔……”

米达麦亚交抱着双手。

“说说看呀！只有我在嘛！”

他们交谈的语气和孤立无援、满身泥泞和油污、在前线苦斗的下级军官并无两样。结果米达麦亚在犹疑了好一阵子之后还是开了口，或许就是跟这种气氛有关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曾经说过，如果同盟军想一口气扳回在战略上的不利情势，就必须在战场上将他本人打倒，除此之外，他们别无胜机。”

“哦……”

金银妖瞳洋溢着的光彩中有着微妙的波动，其中有着他的朋友不得不感到畏惧的某种成份。

“这么说，表面上看来，杨威利是执着于战术层面上的胜利，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为引出罗严克拉姆公爵与他正面对决所作的准备。”

“这么想来是可以通的。”

“没错。”

一边凝视着不断点头的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一边将酒倒进他和自己的杯子中。

“罗严克拉姆公爵如果被打倒了，我们就失去了领导者，也失去了忠诚的对象。这么一来，我们就不知道为谁而战了，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吧！”

“因为我们也还没决定继任者的人选。”

“不管是谁当继任者，绝无法像罗严克拉姆公爵那样获得绝对的支持吧？”

米达麦亚的语气和朋友的眼光一样不单纯，他知道，罗严塔尔除了有丰富的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情感，那不仅止于给人好渔色的印象，一旦和乱世称雄的野心连动起来，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了。目前，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自己——米达麦亚这样想——他希望罗严塔尔能自重、自爱些。浪费自己的才能，在平地上乱挖无用的洞穴是不应该的。

不知道是不是觉察到好友的心情，罗严塔尔爱惜地看着空空的酒杯。

“已经没了吗？真希望能再喝一瓶。”

“很遗憾的，自从运输船队被灭了以后，负责调配补给物质事务的部门的情绪和慷慨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连高级军官都不能幸免。”

“姑且不论酒，一旦肉和面包的配给开始短缺之后，士兵们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自古以来可没有饥饿的军队能获胜的例子呀！”

“我们得在挨饿之前打赢仗才行。”

结果好像是莱因哈特被迫和杨威利正面决战了，虽然目前开展了极为有利的战局，同盟的首都也在呼之可应的距离之内，但是，帝国军的勇将们却在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潜藏着焦躁及不安。

※※※

没多久的工夫，帝国军又出现第三个牺牲者了。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上将又因杨舰队而尝到败绩。

瓦列对帝国军等待下一批补给物质而白白浪费时日的作法有异议，于是，他自订了独立作战的行动方案呈给莱因哈特，以下就是他说服年轻主君的说词。

“根据我们在费沙所获得的情报显示，同盟军在其国内有八十四个补给基地及物资聚集处。由于我军的补给部队为其所攻击，所以我们应该以牙还牙，袭击他们的补给基地，尽可能的话，强夺他们的物资。”

莱因哈特之所以允许他提出的行动方案并不是因为被小小的欲念所诱惑，而是因为他还未作出最后的决断，不知如何选择，目前，他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再怎么说，补给物资是越多越好，提高士气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

另一方面，以杨的立场来看，帝国军的根据地既然在干达尔星系，那么，只要监视该处就可以掌握帝面军的动向，相对的，杨舰队离开了海尼森之后就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以致于帝国军无法将监视的目标集中于一点，这个不利的条件对帝国军那些表现不俗的将帅来说也是很难忍受的，他们希望籍着主动的出击行动把杨从藏身之处给逼出来，从而好掌握他的动向。

于是，为袭击同盟军在达希利上的补给基地而出发的瓦列舰队，在半路上正面遭遇了从达希利星域而来的杨舰队，当然，杨舰队是刻

意在敌人的前进途中大刺刺地登场的，如果帝国军没发现到他们，反倒会令他们大失所望。

在局势难明的情况下，非武装的运送船只位于护卫舰队的中心部分以躲避敌人的攻击，这是一般军事上的常识。然而，这个舰队却将球形的运输货柜放在前头，战斗用舰艇则像服侍女王一样的跟在后面，以这种阵形根本无法应付从前方来的攻击，这种欠缺原则性的大意作法，便是不期而遇的最好证据，瓦列是这么判断的。

当帝国军采行一丝不乱的凹形阵杀过来时，同盟军停止了前进作势抵抗，但接着却现出了丑态，因为自己前面的货柜反而成了交战的阻碍了，投鼠忌器之下，就算把阵形向侧面展开来，但要和凹形阵对抗又显得火力层太薄弱了，左右为难的结果，等到帝国军一开始发攻，他们干脆就逃了。这当然是杨舰队的伪装了，但由于表演得太逼真了，参谋长姆莱中将忍不住还自嘲地道："我们的舰队最行的就是逃跑的演技了……"

瓦列舰队的成员似乎有意为友军舒坦梅兹及雷内肯普舰队洗刷屈辱，于是一心一意地想趁机追杀同盟军，然而，司令官制止了无秩序的攻击，下令首先完成当初的目标——收集物资，瓦列不是那种优先以争战为目的的男人。由于拖引货柜的运送船早就一哄而散了，所以超过八〇〇个的货柜，连同里面的货物都毫发无伤的落入帝国军手中，同盟军那些没规矩的鸭子这次可为帝国军产下了金蛋了。

然而，当帝国军将所有的货柜集中在舰队的中心部位，像古代的北欧海盗一样高奏凯歌正准备回去时，同盟军却掉回头紧追上来了。

"守住货柜后退！"

瓦列下了命令之后，把自己的旗舰置于队伍的最后面，亲自在阵头做反击的指挥，整齐的阵形和密集的炮火使得同盟军退缩了，再次想打肉搏战的同盟军，又像闹上嘴的猛兽般开始后退。然而，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

"他们似乎依依不舍哩！贵重的物资被抢了，也难怪他们……"

瓦列凝视着旗舰的萤幕，喃喃说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被置于帝国军阵形的中心部分严密保护着的球型货柜突然闪起几道光束袭击帝国军。从密集成球形阵的内侧发

炮，使得帝国军闪避不及，一艘驱逐舰被破坏了，一艘巡航舰和两艘驱逐舰受损。这个情形让帝国军大吃一惊。

“货柜里面竟躲着敌方的战斗人员！难道是他们看穿了我们需要物资而设下了陷阱？”

内心震骇不已的瓦列放弃运送货柜，他下令清除那些仿佛在他们的胃里面钻营的寄生虫。货柜被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能源光束所缠住，在瞬间的痉挛之后，爆炸了，而且不只是普通的爆炸。

白热的光块撞击着帝国军将兵的视线，爆炸产生了连锁，巨大闪亮的宝石群出现在帝国军的中心部位。每一颗宝石的产生都要数万个士兵的生命做代价。

货柜所搭载的原来不是普通的物质，而是自动射击系统和大量的液态氢，而能源光束往货柜集中就等于帝国军用自己的手完成了巨大爆炸物的引爆，热与光的乱流从内侧撕扯着帝国军，每一艘舰艇的驾驶人员为了避开彼此的冲撞，莫不拼命与机械格斗，然而，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却是急速而至、炮门全开的同盟军的凌厉攻势。

阵形和精神双方面都陷入混乱状态的瓦列舰队，在偷袭而来的杨舰队的猛烈炮火之前被彻底地痛击，数十万道的能源光鞭狠狠打着帝国军，帝国军痛苦地惨叫着，炸裂的光芒就是从帝国军的伤口喷泻而出的血沫。帝国军的舰艇一艘接一艘和乘员们一起化为火球，其流血不止的景象令人为之动容。

※※※

“……人类总是有些优点的。”

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内，先寇布中将一边注视着萤光幕，一边评论着司令官的作战。尤里安·敏兹也一声不响地看着光与黑暗的群舞。杨推测帝国军可能会把抢来的货柜放在舰队中心，然后用层层的舰艇来包围住，所以他甚至算计到就算用自动射击系统也会有足够的命中率而使得瓦列落入陷阱。

然而眼看着计划成功，部下们彼此拍手庆贺发出狂热的欢喜声浪时，杨却没有太过乐观。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怒气和矜持应该也到达极限了吧？他们的物资也没有足够的份量来维持长期作战。近期内，他应该就会发动全军，

大举攻来。或许他会以前所未有的强烈意志和雄壮的战法……”

四周的将兵都把视线集中到他身上，杨这才注意到自己在无意识中把应该放在心中的话说出了口，在孤独中要保持心壁上没有任何裂痕并非容易的事。

【Ⅳ】

帝国军所受的打击及冲击又加深了一层。勉强整顿好残兵败将，生还的瓦列跪在年轻的帝国元帅面前请罪，然而，莱因哈特只是冷冷地含怒丢下一句：“算了！”就离开位置，消失在众人面前了。留在原处的提督们垂着肩膀，从彼此的瞳孔中看见自己失意的表情。

“连瓦列那么会用兵的人都被打倒了……”

提督们的声音近似呻吟。

“不，就因为擅于用兵，所以才会被打败。雷内肯普和舒坦梅兹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不是他们不服输，如果瓦列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好战之徒，他就会拼命追杀放下货柜转身就逃的敌人了。如果真是这样，今天也就不会中了杨的诡计了。从这一点看来，很明显的，是瓦列的理性束缚了他自己的脚步，然而，瓦列虽然失败了，却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他在全面溃散之前，使舰队的秩序恢复完整，同时一方面侦察杨舰队战门后的行踪。结果，他发现，从达希利星系方向出现的杨舰队离开战场后朝渥佛丁星域方面消失了。

杨威利每经过一次战役就变换舰队的集结地和补给地，一面移动一面作战。

以前，莱因哈特仗着他天才的智慧所推断出来的事实，如今也明显地摆在其他提督的面前了，帝国军的勇将们在这一瞬间鸦雀无声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的是杨没有特定根据地的积极战略思想。

“真糟糕，也就是说，同盟领土本身就是那家伙的基地了！”

法伦海特淡蓝色的瞳孔中夹杂着厌恶与感叹之情喃喃说道。这就是由正规军所实施的游击战，而帝国军如果想歼灭敌人，就必须不知疲倦地追着没有主要根据地的敌人作战，一想起其中的困难性，比起他们所踏过的一万多光年的长征路途，似乎也相去不远了。

回想起来，杨威利连伊谢尔伦要塞都可以很干脆地放手不要了，原本帝国军是可以推测其不执着于硬体根据地的用兵风格，但是，他会贯彻这种风格到如此地步还真令人恐惧。

米达麦亚用军靴的后跟踢着地板。

“……一个舰队……”低沉的声音中蕴含着大量的感情，有赞赏与屈辱，有感叹和愤怒，这是一碗炙热翻滚的感情杂味汤点。“只一个舰队就把我们搞得天翻地覆！那个家伙竟能在他喜欢的时候，在他喜欢的地方出现……”

帝国军早皆知道同盟军有八十四个补给基地，但是，哪一个才是杨的下一个根据地呢？太难预测了，这个时候，知识反而成了人们迷惑的原因了。

“两年前，当我们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和门阀贵族的败家子们作战时，我还以为再也没有像他们一样差的无能之辈了。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看看我们如今的丑态，杨威利再怎么有智谋，也不过只有一个舰队，而我们却对他束手无策！”

米达麦亚叹息着说。法伦海特闪着水色的眼珠提议道：“干脆我们分头去把他们八十四个补给基地占据或摧毁，这么一来，杨舰队就会饿得动不了了。”

“那是纸上谈兵。”罗严塔尔冷然地出言制止。“如果我们发动全军，我军在干达尔星系的根据地就会变成空城一座，即使我们制住了八十四个地方，也只是犯了分散兵力的兵家大忌而已，各个击破不正是杨所擅长的吗？”

“那么，罗严塔尔提督的意思是让大家袖手旁观那家伙继续胡作非为？”

法伦海特尖锐地问道。金银妖瞳的提督沉稳地避开了对方的舌锋。

“话不是这么说，我们去追杀他们。他们就会逃了。目前不宜轻举妄动，否则只是给他们制造机会而已。”

“但是，我们仅存的物资可不容我们悠然地冬眠呀！”

“所以我们要诱出杨威利。设下陷阱将他引诱出来，再包围消灭他。目前也只有这种方法了。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饵来钓他？”

“总而言之，只要打垮杨威利的舰队，同盟军就只剩下字典上的一个空泛名词罢了，不打倒他，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最终的胜利。”

缪拉灰色的眼珠中充满沉痛的光芒。

这个时候，帝国军领袖们的眼光焦点都无法避免地投注在杨威利舰队上，而不是同盟的首都或政府，杨威利的智谋和武力比同盟政府更对他们构成现实的威胁，当被侵略国的军队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自立化时，征服者们的权力和权威便无以维持了。

“同盟军的行动应该有一定的模式。”

说这句话的是年轻而富血气及野心的特奈杰中将。他认为只要解析出其行动模式，就可以知道杨下次会在哪个根据地现身了。

“那个家伙岂是个笨蛋！”毕典菲尔特使用了太过率直的表现法。“照这个情形看来，如果要等到解开他的行动模式之谜，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或者我们该等到同盟所有的补给基地都让杨威利给吃光了再说。”

“黑色枪骑兵”的指挥官不理会因愤怒和不平而涨红了脸的特奈杰，把眼光转向米达麦亚等人。

“如果杨像个发情的猫一样四处骚动的话，我们就别管他，直接攻入敌人的首都去好了！”

毕典菲尔特说道。他的语调虽略嫌不上道，但意见却不见得那么不可取。

“然后我们又得再把大部分的军队撤回本国，这么一来，毫发无伤的杨威利就会从某个补给基地出发抢回首都，重建同盟，而要打倒他，我们必须再一次远征。”

米达麦亚的语气虽已有所压抑，但是，似乎反而更刺激了毕典菲尔特。

“你怕杨威利就像小羊怕狼一样，你难道不怕后世人的耻笑？”

毕典菲尔特的说词毒辣已极，然而米达麦亚却不为所动。

“我所怕的不是杨威利一个人，而是我国和前线的距离。如果你不能了解到其中的重要性，那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了。”

毕典菲尔特沉默了，因为他能了解对方话中的含意。目前，帝国本土和费沙之间的通讯虽然大致能维持畅通，但是补给方面谁都不敢

保证，而莱因哈特的阵营中绝对没有认为缺乏补给仍可以长期作战的愚蠢的唯心主义者。

这时，莱因哈特的命令下达到了诸将集合之处。

“召集所有的提督！决定作战计划。”

领命的总参谋长奥贝斯坦虽然极想知道作战的内容，但是，金发的年轻主君却没有进一步做详细的说明，只是这样补充说道：“不出一个月，杨威利的舰队就会从宇宙中消失，这将是一件简单的事。”

奥贝斯坦退下了，在他的记忆中，主君从未曾如此毫无根据地说出豪语。

【V】

提督们聚集的大厅，欠缺完美的装饰。如果运输船队没有被杨击破，或许在建筑和内部装潢上会多花一些心思，不过，目前唯一称得上优美的，只有站在讲台上的年轻独栽者的容姿了，但是从其优美的嘴唇中说出来的语句却极其辛辣。

“我问你们！我们为什么要越过宇宙深渊，进行这一万数千光年的征服之旅？难道就是为了成就杨威利之名吗？身为武人的你们的尊严都长了翅膀飞走了吗？”

提督们听起这段话来当真如雷贯耳，裹着黑银两色华丽军服的身体不自禁地挺硬了起来，尤其是“成就杨威利之名”的瓦列、舒坦梅兹、雷内肯普三个提督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压住头顶似的眼睛朝下不敢抬头，然而，片刻后瓦列毅然地抬起头来，直视着年轻的主君。

“下官破坏了阁下常胜不败的声誉，罪大难当，深感惶恐，但是，不，应该说就因为这样，下官才斗胆敢言，请阁下允许下官争取胜利的战绩以偿失职之过。”

“我等着看。不过，我自己本身也该出面了。”

莱因哈特的眼睛投向另一个提督。

“罗严塔尔！”

“在！”

“你率领舰队朝利欧贝鲁提星域前进，攻下该地的敌人补给基地，同时控制周边航路！”

罗严塔尔吞下了原本到了嘴边的答覆，回望着莱因哈特，年轻的独裁者低声笑道：“你不懂吗？这是假设状态。其他的人也各自率领自己的舰队离开我身边。看到我孤立了，杨威利就会从洞窟中跑出来，我们就张开网狙击他。”

提督们交换着视线。

“那么，阁下是打算以自己做饵，只以直属的舰队对付杨威利的攻势？”

奈特哈尔·缪拉以代表众人之姿问道，他从年轻的主君的眼光中得到了答案，不由得提高了声音。

“那太危险了，请允许下官留在您身边当前卫。”

莱因哈特微微一笑。

“你是怕我不是杨威利的对手？”

“不，不是！……”

词穷的缪拉答不出话来，米达麦亚向前踏出一步。

“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一点，杨威利虽堪称名将，但也不过是一介舰队司令官，阁下大可不必亲自出马与其较量分出胜负。请您三思。”

年轻的独裁者同样拒绝了这个说法。

“你的辩才果然是一绝，不过，根据情报，杨威利最近已晋升为同盟的元帅，而我则是帝国的元帅，和他资格相当，这不算过分。”

“全宇宙没有人能和阁下相提并论。”

特奈杰热烈地叫着，然而，他并没有更具体的提案，所以莱因哈特也只是冷冷地点点头而已。奥贝斯坦的义眼和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中，同时闪过冷冷的笑意，瞥了特奈杰一眼。“奉承者”，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米达麦亚净了净嗓子。

“下官明白，既然阁下决定了，下官多说也无益了，但是，如果阁下能将您部分的想法告知下官们，我们也比较能安心。”

“我也想过这一点。我就来消除你们的不安吧！”

莱因哈特把冰蓝色的眼睛投向守候在一角的少年艾密尔，命令他拿酒过来。他的语气与其说是命令，不如以请求来形容来得贴切些，

提督们不禁为之一惊，也有人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莱因哈特在旁边的桌子上摆了一叠厚纸。

全身因紧张而显得僵硬的艾密尔，拿来红酒瓶和酒杯，在杯中倒满了酒，恭恭敬敬地递给莱因哈特，他没有洒出半滴酒来，这或许让那些提督们比少年本身更感到安心。

莱因哈特那双如雕刻家投注了最高热情及全部注意力所雕塑出来的手慢慢地翻转过来，鲜红色的液体便成了一道湿润的光流，从酒杯中倾倒在纸上。

提督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如同浸泡于血中的纸束上。他们的视线如此地专注和炙热，以致不禁令人怀疑如果焦点完全吻合的话，纸束是不是会着起火来？莱因哈特的手指头捉起了一张纸，当他一张一张拿起染成酒红色的纸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眼中开始有了理解的光彩，最后，当终于有酒渗不透的纸张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年轻的独裁者环视四周。“看到了吧？纸虽薄，但只要重叠几十张，就可以将杯中的酒完全吸干了。我打算以这种战法对付杨威利的锐锋。他的兵力绝对没有办法突破我所有的防御阵形。”

莱因哈特的说法极为抽象，不过，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都很清楚，他们了解到，年轻的主君创造了堪称为艺术的用兵法，并且将付诸行动。

“然后，当他的攻击到达极限不得不停顿下来时，你们就率领舰队回过头将他包围起来，歼灭其兵力，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不管生死。我要让自由行星同盟的主政者们看看他的下场，让他们立下献城的盟书。”

没有人带头，但是，提督们都无言地一起对年轻的主君敬礼。他们又一次领教了他那无与伦比的战争天才。

※※※

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再次要求面见莱因哈特是在晚餐之后。她知道莱因哈特会嫌罗嗦，可是，她还是要劝莱因哈特不要和杨正面对决。灯光照亮了她一头暗色调的短发，希尔德开始说服。

“不要去管杨舰队，先攻陷行星海尼森，让同盟政府降服，然后要他们命令杨威利停止无益的抗战，这样一来，就可以不战而达到征服的目的了。”

“这样的话，我在纯军事上就立于败者的位置了。”

“……”

“不，不行，伯爵千金。我不能输给任何人。人们对我的尊重及信仰是来自于我的不败，我不是因圣者之德而获得士兵及民众的支持的。”

莱因哈特秀丽的脸庞上闪过一抹自嘲的阴影，希尔德不由得心中一寒。她不禁想道，这个年轻人锐利的知性不反而成了不幸的原因了吗?

“那么，就遵照您的意思吧！不过，我也要一起上旗舰去。”

“不，伯爵千金。你不是战场上的勇者，你不上阵，不会为你带来任何不名誉的后果。你就留在干达尔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这一次的战斗不比前些日子的轻松，大概没有观战的余裕了。”

希尔德想抗议，但是莱因哈特又接着说道：“如果你出了什么差池，叫我怎么对你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交代呢？”

希尔德不能再说什么了。

一个名叫阿洛斯·冯·利安克龙的中尉负责指挥由二十名部属所组成的希尔德的亲卫队。

※※※

来为莱因哈特整理床辅的少年艾密尔忍不住开始指责起敌将杨威利来，他认为杨威利四处窜逃，不堂堂正正战斗是卑劣的行为。金发的年轻独裁者微笑着摇摇他美丽的头。

“艾密尔呀，你那么说是不对的。所谓的名将是只赐给那些懂得辩别该后退的时机和逃跑的方法的人哩！只知道突进而战斗的猛兽只能成为猎师的助手。”

“可是，公爵阁下，您至今未曾逃过一次啊！”

“如果有必要，我会逃的，目前是因为没有必要。”莱因哈特以平静，教导式的口吻说道。“艾密尔，不要想学我。谁都模仿不了我的，模仿我反而对你们有害，不过，如果你以杨威利那种人为榜样，至少

就不会成为一个愚将……不，你是会当医生的。我倒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话了。”

自己为什么准许这个少年进入心中的回廊呢？不，应该说是自己请他进来的吧？莱因哈特找到一个自以为是的解答，不过，他不知道对不对，或者那是一种冀求有相对报偿的行为，然而，莱因哈特大概不愿承认吧？

“而我则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不，或许是有，不过，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决定走这条路了，为了夺回被夺走的东西才开始踏出这一步的。不过……”

莱因哈特沉默了。“不过……”之后想说些什么呢？艾密尔无法想像。莱因哈特将视线从遥远的地方拉回到少年的身上。

“睡觉吧！小孩子需要作梦的时间。”

这是以前姐姐安妮罗杰对莱因哈特所说的话。当他和来家中住宿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挤在小小的床上东拉西扯时，姐姐就会从门外传来叮咛“睡觉了！小孩予需要的作梦时间比大人多得多哟！”

艾密尔行了一个最敬礼出去之后。莱因哈特的心急速地朝现实的敌人收敛，他站在硬质玻璃窗边，一边极目眺望一边喃喃自语：“这是你所希望的，你要实现愿望就会来到我面前吧？奇迹的杨。”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睛注视着闪灿的星群，那是一双希望藉着战争以获得至高宝座的野心家的眼睛。他把裹在黑色和银色布料中的手伸向前，手掌贴在硬质玻璃上，他在玻璃上感觉到自己体内脉动的反射，金发年轻人秀丽的脸上浮起微微的笑容，充实的振奋感胀满他的身体，使所有的细胞都跃动起来。

这一瞬间，他是幸福的，他失去最好的朋友已将近一年半了，而现在，他有了最好的敌人。

莱因哈特需要敌人。尽管他本身光芒四射，但如果没有可以反射他光芒的对象存在，他的生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极其空虚了。

※※※

四月四日，渥佛根·米达麦亚率领着舰队朝艾流塞拉星域出发。第二天，四月五日，罗严塔尔的舰队开始对邻接着艾流塞拉的利欧贝鲁提星域实施进攻。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站在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上，凝望着遥远的乌鲁瓦希行星。

“全军回头合围，歼灭杨威利？……”

这些话有百分之九十是说在心中，所以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真是巧妙的战略。但是，如果没人回头来包围的话，事情又会如何演变呢？”

# 第七章 巴米利恩

【1】

所谓的“巴米利恩会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在不易确定，如果以先前帝国军三个舰队的败亡为第一幕的话，那么，此次会战于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二月就已经揭开序幕了。此外，以自由行星同盟辽阔的宇宙领域为陷阱，想将杨舰队围在巨大的蜘蛛网中的莱因哈特，其壮大战略是在四月四日米达麦亚舰队朝艾流塞拉星域前进时开始了具体的实施行动。获知此消息的杨，于四月六日下令朝帝国军的总根据地干达尔星域出动，十日，应杨之请前来当顾问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来到杨的身边。

当梅尔卡兹出于礼貌为新上任的职务而造访时，自封为亡命政府首相的瑞姆夏德伯爵以一副像涂上萤光涂料的表情责问着这种他个人理解是弃上司于不顾而独个逃命的部属行为，梅尔卡兹不是那种对误会和曲解会有过敏反应的男人。

“我留在这里对伯爵阁下，对皇帝陛下也没有什么帮助。倒不如协助杨提督打倒罗严克拉姆公爵，或许还能找出最后的可能性，我想阁下应该会允许我这样的做法……”

瑞姆夏德伯爵沉默了。对于自己对幼帝一字不提的羞耻心，也隐隐约约盘据在他口头。

梅尔卡兹从首相府出来，舒奈德对他行了一个礼迎了上去，五个穿着帝国军制服看起来有些倦态的男人跟在他后面。舒奈德带着微微苦笑回头看着这五个人。

“这是帝国正统政府军的全部人员。他们要求永远跟随阁下左右。”

梅尔卡兹看着这几个“正统政府军”士兵的脸。他们不论在年龄或体形上都不统一，其中一个看来二十岁上下的年轻男子，穿着一件很明显是承自父亲的，大小不合身的旧衣服，显得颇为局促，最年长的一个看似与梅尔卡兹差不多年纪。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表情，每一张脸都融合了忠诚、勇气和自我满足的微妙感情。梅尔卡兹放弃说服他

们的努力，因为他明白，除了顺应他们的意思及请求之外，别无它法了。于是，这支有七名成员的军队加入了杨舰队。

事实上，带着这种“非正规兵”的不只有梅尔卡兹，在兰提马利欧星域和莱因哈特已经交过手而战败的摩顿、卡尔先两提督也已重新编组了锐减的兵力，与杨舰队合并了，虽然都已事先向国防委员会及统合作战本部申请，但是他们都没有等到回音就擅自实行了。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这证明了军部的秩序已经有名无实化了。

从这些事情的迹象来看，有人评论其为“最后决战时刻，同盟军的义勇兵性格”，但是义勇兵虽极富有战斗意志及勇气，从装备及指挥系统的观点来看，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武装抵抗运动中，他们可以成为贵重的战力，但是和大舰队正面决战时，就很难想像他们能有效地发挥实力了。以前，杨在平息“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内战中也曾为大群空有满腔热血的义勇志愿者所苦。这一次，杨需要的是摩顿和卡尔先的指挥能力，所以他也不想再在鸡蛋里挑骨头了……

※※※

然而，除此之外，杨又发现身边还有非正规兵存在。那就是在尤里安·敏兹身后亦步亦趋，有着壮硕体格的黑人路易·马逊少尉。

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送来帝国军的最新动向资料时，杨远远地望着那个黑巨人质问道：“那到底是什么人？”

“你说什么呀？那是路易·马逊少尉！”

“我知道。我是说，为什么连他也上了我的旗舰？”

“当然是因为尤里安在这里啦！他可是个好护卫哦。”

菲列特利加简洁地把话交代清楚了，跟自己在公私两方面也没有细分清楚的杨完全没话可说了。于是，马逊得以保住了他自己的一席之地。

※※※

当杨在自己的房间中看着菲列特利加送来的资料时，他觉得高挂在心灵地平线上的太阳沉下来了，他不觉叹了叹气。根据资料显示，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直属舰队也将随着其他将领的舰队离开干达尔星域。杨原本打算制压干达尔的意图不得不做修正了。

“好可怕的人哪！”

杨在心中喃喃说着，他的自言自语化成了冷冽的恐怖水珠，浸透了他全身的细胞。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构想能力之雄大，计算之精密实在令人咋舌，一个凡人想做到其中任何一项都很困难，而这个金发的年轻人却同时具有这两方面高度的智慧。

莱因哈特把麾下的提督们远远地支开，看似孤立了他自己的舰队，实则是想把同盟军诱入巨大的陷阱当中，这一切都在杨的预料之内。但是莱因哈特本人也离开干达尔星域，这一着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杨原本打算抓住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们离开主力部队的时间空隙，在他们尚未回过头来围杀之前，来个速战速决以获得胜利的。然而，莱因哈特竟然也移动了主力部队，行动路线虽然巧妙地呈现曲线路径，然而，指据电脑的推算，其行动的速度和角度正好是当提督们离开主力部队到最远的反转攻势的界限点时，莱因哈特本身就朝巴拉特星系突进，一直到可以用肉眼看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为止。要防备他闯入巴拉特星系，避免把首都周边区域变成战场，杨就必须比当初预定的计划还早与莱因哈特交战，换句话说，此举是逼杨威利提前决战。当然，该时间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也会比杨当初预定的更接近战场，也会更快回过头来围攻。前有莱因哈特，后有罗严塔尔及米达麦亚，杨不会自我美化到相信自己可以同时承受他们的夹击并且获得胜利。杨的胜算是在把帝国军完全分开来后，以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为各个击破的首要目标，这样此战才有五成的把握。

“只有五成吗……？”

事情演变至此才正式进入战术层面，不过，杨的立场还是很难说是有利的，杨是非胜不可，而莱因哈特则只要维持住战线到底下的提督们赶到战场上来就行了。虽然以莱因哈特的性格来说，“胜”比“不败”更重要，但是他的积极性、主动性背后却有着深不见底的智慧，与冲动及莽撞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尽管如此，要守护民主主义的果实，杨还是得胜过这个劲敌。

“不能不胜吗……？”

杨微微苦笑着，“必须”这种思考方法不是他所喜欢的，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心所愿，但是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走上自主和自发的道路。事实上，人生的每一个足迹都覆盖着后悔的尘土……

“这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哪！没有人来代替我吗……？”

……当然，应该是没有人的。杨常常被交付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做的料理材料，然后被迫站在厨房中埋头工作。

发现有人急切地敲着门，杨打开遥控门一看，亚麻色头发的少年带着紧张的表情站在外面。若看在同年龄的少女眼中，一定显得极为英俊勇武，令人情不自禁为之心动吧?

“我可以进来吗？元帅。”

“我的门总是为你开着的。进来吧！”

比监护人还早四年拿到中尉阶级的少年行了一个礼进入室内。他把落在端整脸上的亚麻色头发往后拢了拢。坐定后，杨询问他的来意，尤里安挺直了身子。

“您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分散全军一事有何看法？”

“你说该有什么看法？”

“那么，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这很明显是个陷阱。他会这么公然地让各个提督出动到各地去，分明是引诱我们——我们的根据地是空的，你来攻击吧！如果去了，一定会落入他们的圈套中。”

“什么样的圈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仿佛罩上一层烟雾似的，然而，尤里安的视线却有着能穿透这层层烟雾的热力和敏锐。他把视线停在杨的脸上，一口气把话说了出来。

“如果我们的舰队一接近敌人的根据地，他们的每一支舰队就会捉住时间一举回头反攻，把我们赶进一个大网中歼灭。这就是他们的圈套。”

杨脱下镶嵌着五棱星的黑扁帽，抬起头来。他不知道这种时候该不该称赞少年洞察的准确性。

“您当然也知道的吧？因为我都想到了，更何况是您？可是，您却还要自己跳进圈套中。”

杨没有说话，伸手抚弄着他那头黑发，尤里安见状便把身体往前探了探，杨觉悟到躲不过少年的满腔热诚，只好面对事实。

“哟，一般人都说年轻人容易冲动，年长者总是扮演着压抑这种冲动的角色。现在，看来情形是颠倒过来了，你认为我会输给罗严克拉姆公爵吗？”

“您要以这种说法来让我闭上嘴就显得太懦弱了。”

瞬间的沉默之后，杨承认错误，点了点头。

“……是我不对。你说得没错，这种说法是太懦弱了。”

“不，是我太狂妄了，对不起。”

杨松开叉着的腿又重新坐定。

“听着，尤里安，我以‘不打没有胜算的仗’为座右铭。这一次，我也绝对不会违背这个座右铭。”

“您有胜算？”

“老实说，不多。”

杨重新戴上黑色扁帽，把杂乱的头发压在底下。既然决定接受对方的询问，他就希望尽可能地把事实和真象说出来。虽然他不愿对方完全知道全部事实……

“但是，这也是唯一的机会。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在看穿了我的意图之后故意来诱我上钩的。如果是不择手段只为取得胜利的话，他大可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取首都海尼森的。应该说，这样做比较有效。然而，他并不这么做，也就是说，他接受了我无礼的挑战。”

“您是有感于他的意气，所以才决定堂堂正正地和他正面对决吗？”

杨以直指己心深处的表情沉思。

“不，我才不会那么浪漫主义哪！我现在想的只有一点——如何利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浪漫主义及自尊来打败他。事实上，我也希望能赢的轻松些，但是，这一回这个方法已经是最轻松的选择了。”

尤里安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最后还是闭上了他那形状极佳的嘴唇。使杨感到困惑、动摇并不是他的本意，可是，难道真的没有更轻松的方法吗？尤里安不禁怀疑着。然而，不知为何，他却又犹疑着没有说出口，最终他只是这样说道：“总而言之，不要太勉强自己。”

杨点点头很高兴地回答说："没问题。勉强行事不合我的胃口。多谢你的关心。"

【Ⅱ】

离开根据地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二日，杨给了底下的所有士兵、军官半天的休假。这是杨舰队出战前的惯例，杨一直格守着这个惯例。

司令官的命令一经下达，随即涌起一阵有生气、但缺乏实质性的欢呼声，根据地鲁德米拉是由军事基地及岩石所组成的行星，实在没什么娱乐设施，时间的自由并不能说就意味着行动的自由。奥利比·波布兰看着朋友哥尼夫耸了耸肩。

"如果是在海尼森或伊谢尔伦就另当别论了，但在这种基地哪有什么地方可去呀？算了，我决定去找一个一夜热情的对象，你呢？"

"在房间里睡觉。"

"这么无聊的事还讲得这么大声！"

"不无聊啊！"

"开玩笑地说是无聊，老实说就更无聊了。"

"你比较喜欢开玩笑吧？"

接受了哥尼夫若无其事的眼光，波布兰轻轻岔开话题。

"我不光靠开玩笑过活，不过，我可不想在没有任何情趣的环境下生活。"

"你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吧……"

"……最近你的恶意表现似乎大有进步嘛，哥尼夫先生。"

"不，不，只不过是出自一个不受女人欢迎的男人的嫉妒心罢了。你可不要介意呀，波布兰先生。"

两个击坠王互相给了对方一个嘲笑，然后各自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少校根本不需要思索如何去度过"到晚上三时为止的自由时间"，因为杨威利请她到他的房间去。菲列特利加淡淡

地补了原本就淡淡的妆进了房间，杨一副不知该选择何种表情的样子面对着硬质玻璃桌，一迎进菲列特利加，他就板着脸要她坐下。

杨威利在宇宙战场上可以用一只手指头指挥上万艘以上的大舰队，可是，这个原本希望做个历史学者的青年，在他每一出的人生戏剧中都不算是个好演员，在某些场合，他甚至还是一个会让舌头打结的拙劣演员。尽管如此，现在他仍然辛苦地转动着舌头的引擎，轻呼着对方的名字。最先，他叫“上尉”，然后慌张地更正为“少校”，再过好一阵子又改为“格林希尔小姐”，每一次，美丽的副官都回应了，可是，在那之后他却又无话可说了。那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怯懦。他好不容易鼓起了一百倍于与敌人作战时的精神弹簧，叫了第四次。

“菲列特利加。”

这一次，淡茶色眼眸的年轻女子没有立刻回答。这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因为杨威利从来就没有直呼过她的名字。她睁大了茶色的眼睛，愕然半响后才答了一声“是”，也因为这个字使她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觉得好像好不容易找回了十一年的时间。”菲列特利加柔柔地微笑着。“元帅是在艾尔·法西尔星域救了我的命之后第一次叫我的名字的。您还记得吗？”

脸上发着高烧的杨威利像个自动木偶似的猛点头。

如何把陷于帝国军重重围困下的艾尔·法西尔星域的人民送走，当时二十一岁的杨中尉不甚自信地搔着头，从此开启了在他往后的人生中不断被人称为“奇迹的杨”的第一页，菲列特利加为他送来了餐点。

“谢谢你，格林希尔小姐。”

年轻的中尉对着十四岁的少女认真地说道，少女不由得笑了出来，要求这位看来完全不像军人，倒像将来会成为有成就的学者模样的青年军官叫她“菲列特利加”就可以了。“逃离艾尔·法西尔”对杨、对菲列特利加而言都是一个出发点，终点却还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此时，杨把目标放在折冲点上，但是要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却不容易。

“菲列特利加，等这场战役结束了……”

杨有系统地说到这里，但是，感情及意思已无法有效地结合，以致接下来的话词不达意，一点脉络都没有。

“我比你大七岁，而且，怎么说呢？这个，我欠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备的完整人格。此外，我的坏习惯又是那么多。回顾以往的种种，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资格提出这种要求，看来仿佛是利用地位压人，而且，在战斗之前的这种情况下提出这种事，实在不应该……”

菲列特利加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她并没有为表面上的混乱而迷惑，她已经正确把握住了杨内心的想法。菲列特利加自觉一颗心加速跳动起来。

“但是，说了后悔总比不说后悔来得好……啊，真伤脑筋，从刚才开始就只一直随自己高兴乱讲话。总之……总之，你愿意嫁给我成为我的妻子吗？”

一鼓作气突破关卡的杨，仿佛已吐尽肺里的空气似地松了一口气，要甩开优柔寡断是需要不少体力的，菲列特利加觉得自己的心仿佛长了翅膀似地飘升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她心里已经盘旋了多久的一段时间了啊！

“我想，如果把我们两人的退休金合起来，就算将来年纪大了，应该也不愁吃穿的，而且……”

菲列特利加不断搜寻着一些字句试图回应，可是她优秀的记忆力却在这个时候背叛了她。原本应该丰富感人的词汇，不知都跑到哪里去旅行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差了八岁。这件事我曾经有对你提及过吗？如果我说了……”

菲列特利加笑了，这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其实在笑之前她就决定了，但她觉得如果不表示点什么，脸上的表情或许就会完全不同了，那可能会使杨感到狼狈。可是她看着杨，知道他并没有感受到她的喜悦，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穿上军服也不像军人的这个青年从扁帽下面露出的前发下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她。

“呃，你觉得怎样？”

杨露出了难以表现的表情，勉强形容起来，那就像接受教官面试的军官学校学生的表情，事实上，在他真正接受面试时，杨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深切的表情。他脱下了扁帽，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答覆，怎么样？”

“啊！”

菲列特利加睁大了淡茶色的眼眸，这时才发现到自己的失神，不禁红了双颊。好或者不好对她来说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所以她的思考和言语动作，都已经轻轻地带过那个关口了，她没有注意到障碍的存在。菲列特利加用线绳把自己那颗跃动不已的心加以控制，好不容易才得以说出口来。

“好的，阁下。”

菲列特利加重覆说了好几遍。她突然有种极度不合理的疑念——她的声音是不是只有自己听得到，而杨却没听到呢？

“太好了！嗯，我很高兴……”杨笨拙地点点头。现在又轮到他困难地来选择词汇了。“谢谢，该说什么……该说什么好呢……该说什么呢……”

结果，杨只能深注着菲列特利加的眼睛，什么都没说，一切已尽在不言中。

※※※

走进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房间的尤里安，步伐显出有种异样的沉重感，感到怀疑的卡介伦在知道理由之后笑了一笑，调了一杯淡淡的掺水酒给少年。

“……是吗？姓杨的那个家伙终于提起他那么一点点的勇气了？”

尤里安点点头，猛地灌下了那杯酒，却被轻轻地噎住了，冰块互相碰撞，发出了清凉的声响。卡介伦微微一笑，也在自己的杯子中倒满了酒。

“基本上说来，这是一件喜事，我们来干一杯吧！”

尤里安看着杯子，红了脸。不只因为酒的缘故，他为自己还未干杯就喝了酒的失礼行为致歉。卡介伦在杯子中放了冰块，把调得比刚刚那一杯还浓一些的酒推到少年面前，一完成干杯的动作，尤里安便问道：“您说，基本上来说这是一件喜事，此话怎讲？”

“对杨来说是喜事，因为他总算有了新娘了，而且还是可遇不可求的上上之选。对格林希尔少校来说，虽然是一件让外人极为惊奇的

事，不过，能和自己爱恋的对象结婚实在是幸福的事，因为酒宴可以一个人举行，婚礼却非得两个人不可。”

“那么，为什么说基本上呢？您保留了什么？”

卡介伦没有立刻回答，先为自己调了第三杯酒，把杯子拿在手上，没有喝，然后才回答道：“理由就在你在我们干杯之前就喝了一杯。”

“……”

“你喜欢格林希尔小姐，我没说错吧？”

尤里安一下子激动了起来。把空酒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杯中的冰块激烈地振动起来了。

“我衷心祝福他们两人！真的，我很喜欢他们两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我知道。”卡介伦温和地制止了少年。“要再来一杯吗？”

“……嗯，淡的。”

中将为他调了一杯恰到好处的酒。

“我知道是我多事，不过，不只是恋爱，人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用数学来解释的，也不能用方程式来模拟。以你的情形来说，你只到达爱慕的阶段，所以不妨把它当成一段美好的回忆来消化。但是，如果再进一层发展成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话，那么对某一个人的爱，或许就会使你失去对另一个人的爱和尊敬，这不是是非善恶的问题，而是在无可奈何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演变而成的。老实说，事情会变成这样还真令人困惑。你的头脑好，性格又佳，但是最好不要再牵扯在这件事上，火是很容易引上身的。”

“嗯，我知道。”

“唔，知道就好。即使只是停在脑袋而已。”

卡介伦似乎着透了尤里安的心，他继而把话题一转。

“可是，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会不会还彼此叫元帅、少校啊？”

“应该不会吧？”

尤里安虚应形式地回答，卡介伦便装着板起一副脸孔。

“很难说喔！我太太在结婚之后不久也还叫我上尉，每次被她一叫，我就不由得立正行礼。”

尤里安笑了，可是，卡介伦知道有八成以上是基于礼貌上的缘故。

“不管如何，这是我们大家都活下来之后的事了，如果他们结婚了，尤里安你怎么办？啊，可以暂时到我家去。”

酒精以外的某种因素使得尤里安吐出的气息显得极为炙热。他把喝光的酒杯重新放回桌上，用手不断地旋动着。

“我不想妨碍他们的新婚生活，嗯，怎么说呢？我可不喜欢被看作是碍手碍脚的人。”

听来像是开玩笑，但是尤里安是想，如果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自己该离开他们一阵子。

在尤里安的胸中，一个还没看过的行星的影像虽然不明确，但是慢慢组合出形状来。那是位于银河帝国领域边境小星系的一个小行星，太阳系的第三行星——地球。对人类来说，那是以前唯一的居住世界，当尤里安从濒死的德古斯比司教口中听到这个名字时，他就觉得非去看一次不可。

当然，尤里安无法预知那里有些什么，如果那儿暗藏了一把可以撕裂一部分历史面纱的刀刃，那么，他必须把那把刀拿到手。虽然，这种想法当中大多混入了主观愿望之奶，不能说只是客观预测方面的黑咖啡。

然而，尤里安还是觉得有前去一看的价值。尤里安在预测的能力方面远不如杨，但是，如果辅以行动和亲眼见识，应该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觉得自己应该以有异于杨的方法来接近现在和未来。如果这次战役结束后还能幸存下来，如果能看到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他就要前往地球旅行。

“希望你们幸福……”。

尤里安在口中喃喃说着，把蕴荡在心头的某种暇思放在抽屉里上了锁。

这个时候，凝视着少年的卡介伦，眼中似乎也洋溢着趣味及共识的光芒。

【Ⅲ】

离开根据地的杨舰队一路朝巴米利恩星系继续航行。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舰队成了一个大家庭，杨要指挥控制也得花些心力！”

卡介伦对尤里安说道，然而，他自己本身也是“非正规兵”。由于失去了伊谢尔伦要塞，原任要塞事务总监的席位应该也不见了，但是在下个职务还没有决定之前，他就以监察人的身分搭上旗舰休伯利安了。

在这个情形下，距离的缩短和紧张的增加显现出了完全的对应关系。当他们到达巴米利恩星系的最外缘，从萤幕上凝视着那如早春的嫩果似的恒星时，同盟军的干部们都确实听到了自己体内血管收缩的声音。

“真是不可靠的太阳啊！”

亚典波罗中将连恒星都骂了进去，可能是因为过敏的神经格外令他感到不快吧！即使恒星是稳定、明亮地照耀着，或许还是会因别的因素而遭指责。

“如果不在这里阻止住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话，就再也没机会了。”

这已是确定的事实而不只是共识，所以所有的幕僚们都不想再提起了，他们秉持着这无言的协定，把视线集中在他们的司令官身上。杨正和梅尔卡兹愉快地交谈着——看来是如此——看在众人的眼中，大家心里的负担也稍微减轻了些，只要司令官健在，他们就有期待奇迹的可能性。

镶着五棱星的黑扁帽，黑色短上衣和半统靴，象牙白的领结和宽裤——晋升为元帅之后，杨的军装并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是阶级章上的星星数目多了一枚而已。然而，其所象征的意义一般说来是很大的，但是当事者的言行举止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仍然是一个看来完全不像军人的青年。

站在杨身旁，具顾问身份的梅尔卡兹则穿着帝国军的黑色和银色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有四十年之久，仿佛已与他融为一体了。这个兼具军人和武人风格，刚踏进老年期的男人即使是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那极为偏颇的眼光中也像极了杨的上司。

※※※

双方的前哨战在无声无息的侦察竞争的形式中安静地展开了，同盟军把巴米利恩星域宽达一二五〇亿立方光秒的宇宙空间细分为一万个宇宙区域，以二〇〇〇组的先遣侦察队覆盖这些区域，建立起分析各处汇集回来的情报系统。负责指挥营运的姆莱参谋长，在管理这种精密的作业方面，他的能力远远超越黑发的司令官。杨做的是考虑、筹划的工作，而一旦到了实施的阶段，他就觉得不胜其烦。根据他本人的辩解，在十一年前，困难重重地从艾尔·法西尔逃离之际，他已经让自己的勤勉性给磨掉了……

进入侦察战之后的三〇个小时，只是持续着使紧张的水位稳步上涨的沉默。但是，最后帝国军出现了，发现的人是却斯上尉所指挥的Ｆ０２侦察团的一个下级军官。

“上尉，那是……！”

部下的声音虽然在音量上已加以压抑，但是语气却完全走样了，足以让上尉紧张得绷紧神经。出现在他的视线中的是一大片正慢慢蚕食着黑暗的宇宙空间而且渐渐扩大的光点群。光点群又会聚成一片波涛，吞噬了背后微弱的星光，无声无息地朝着同盟军压逼过来。

上尉按下了超光速通讯的按钮，但是声音及指头都微妙地颤动着。

“这里是Ｆ０２先遣侦察队……发现敌人主力部队。位置在由〇〇八四六宇宙区域朝一二二七宇宙区域方向的地方，距离我方四〇．六光秒……非常接近！”

※※※

另一方面，帝国军的侦察网也发现了在前方徘徊的一小撮集团。最先接到来自先遣侦察卫星的影像及来自哨戒小集团的报告的是原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部下，曾参加过奇霍伊萨星域会战的洛尔夫·奥图·布劳希契中将。

部下问他是否要追击扑灭这一小撮老鼠，他摇摇头。

“击灭侦察队充其量只是个小功，不要贪这种功劳。倒不如探寻他们回去的方向，以探出敌人主力的位置所在。”

布劳希契的指示是正确的。当同盟军Ｆ０２先遣侦察队把敌人的位置告诉同志时，同时也有了反作用。他们退回去时虽然不会遵循直线路径，但是，其轨迹的曲线形状却很容易就可以用战术电脑解析出来。

※※※

接到布劳希契的报告时，莱因哈特正坐在总旗舰伯伦希尔舰桥的指挥席上凝视着头顶上映于萤幕中的星海，白晰的脸上洒满了星光雨，沉浸在一片波动的光影当中，看来就像白瓷沉于水底一样。四周的人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很自然地摄住气息埋首于各自的工作中。打破这神殿般的沉默气氛，把敌舰队接近的消息报告给年轻的帝国元帅者是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

“可能会在巴米利恩星域一带和敌人接触吧！”

对于前进之时奥贝斯坦所做的推论，莱因哈特完全赞同。自古以来，成为战场之地是在敌我双方的默认之下选出的。这一次选在巴米利恩星域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莱因哈特一点都不怀疑杨威利也会着眼于此处为决战场。

“……果然是这里……”

不怎么有感动的表情的金发年轻人喃喃自语着，他叫来了高级副官修特莱，命令全军休息。莱因哈特微笑着对惊愕不已的副官说道：“战斗不会马上开始的，现在稍微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反而会好些，自由行动三个小时，喝酒也无妨。”

副官退出之后，莱因哈特坐在指挥官席上，闭着那双有浓浓睫毛的眼睛，任一颗心浮游于无限的宇宙当中。

※※※

同盟军这一边也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收到司令官下达全军休息的命令。但是，高级干部们仍留在会议室内喝着咖啡彼此交换着意见。杨啜了一口咖啡，他几乎不懂辨别咖啡有什么好坏，对细味品尝也不热衷。

“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战争天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兵力与其从正面交锋，胜算太少了。”

“或许吧！”

先寇布非常率直。“逃跑”或者“打败仗”之类的词语在杨舰队中不是什么禁忌。

“可是，你也不赖。今年你也已经连续捉弄了帝国军的三名擅用兵法的大将了，不是吗？”

“那是运气好。虽然不只是这样，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主要就是运气好。”

这是杨的真心话。在这次会议之前，他虽然已经各个击破了帝国军三个舰队。但是，姑且不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本人，就算只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或渥佛根·米达麦亚正面交战，他也没有把握还能如预期中一样高奏凯歌。虽然不能说是没有胜算，但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获胜，尤其是当时的局势还在双方蓄势待发的前哨阶段，杨不认为莱因哈特本人或者帝国军的双璧会投进此阶段中，所以他才有心放手一赌。事情是成功了，但是，他可不认为因此就证明命运的女神特别宠爱他，他甚至觉得那三连胜已经用尽了幸运的筹码了。

梅尔卡兹以温和的眼光看着年龄足可当他儿子的青年司令官，但是，他却什么也没说。

“敌阵展开的幅度很小，可以预见深度和厚度一定到了某种程度。还打算采中央突破的方式吗？”

派特里契夫副参谋长交抱的手臂足足有杨的两倍粗，本来，他不该做文书工作的，前线指挥的工作应该较适合他。但是从“杨舰队”的前身——第一三舰队的诞生开始，杨就一直把这个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大汉放在司令部。“放任他到前线去的话，可令人担心哟！”这是奥利比·波布兰暗地里所说的坏话，但是以杨的立场来看，派特里契夫能够了解杨的作战，当他以歌剧歌手级丰厚的低音回答“果然没错”时，可以给士兵们带来很大的安定感，这些因素都是杨考虑在内的。

在进行了一次把重点放在安定幕僚的精神胜过实质意义的谈话之后，幕僚们都退了下去，只有华尔特·冯·先寇布在众人之后单独留了下来，杨看着他，把视线稍稍移开，然后又移回了视线开口问道：“你认为我们会赢吗？中将。”

“如果您真有获胜的信念的话……”

先寇布的音调微微超过了开玩笑的范围，杨自然是不会听漏掉。

“我是打从心底想胜呀！”

“不行呀！如果您自己没有自信，又怎能让别人相信您呢？”

杨沉默了，现在他实在难以抵抗先寇布辛辣的舌锋。

“如果您是一个只以胜利为目的单纯职业军人，或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几两重而光想掌握权力的凡俗野心家，我的煽动可能还会奏效。再甚者，如果您是一个深信自己的正义使命而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和责任感的人，多少也会受别人唆使。但是您却是一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那一方的人。”杨没有立刻回答，先寇布于是用手指轻弹着空了的咖啡杯继续说道：“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以唯心论的精神主义者来看，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哪！”

“我一向认为最坏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好的专制政治，所以我为优布·特留尼西特而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念。”

话是这么说，杨的心中却不得不承认先寇布的指责是对的，他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在古代的地球上，当民主国家雅典和专制国家斯巴达抗争之时，小国梅乐斯谨守中立不倾向任何一个阵营。对梅乐斯拒绝隶属于己方的事感到愤怒的雅典遂视梅乐斯为民主政治的敌人而发动军队入侵，残杀当地人民，将其领土并为己有，并称自己的行为为民主政治的胜利而举杯庆祝。这种丑陋的行为为后世的人类历史立下了恶劣的模范，对侵略者的羞耻心而言，大义名分遂成为其最后的一件遮丑衣衫。如果侵略和虐杀是出自疯狂的专制君主的野心的话，那还让人无话可说，但令人绝望的是，有时候这种事情却往往是由民众所选出来的领导者直接加害于本国和别国人民的，民众有时候还会为侮辱他们的人送上热烈的掌声。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确确实实是踩着人民的肩膀走向通往权力宝座的路的，这就是“最坏的民主政治”的归结。所以杨是完全不相信自己说的话的。尽管如此，杨还是认为——最坏的专制政治在崩溃之后或许会产生最好的民主政治，但是，最坏的民主政治在垮台之后却绝不会产生出最好的专制政治，这是一件奇妙的事……

※※※

休息结束后便立刻发动第一级临战体制。一度松懈下来的精神活动朝着起火点急速地收敛了，所有的侦察系统都已经告知前方有众多的敌人，这使得全体将兵的心都响起了警报。

“和敌人的距离，八．四光秒。”

监控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响遍全舰，仿佛用一双冰冷的手紧紧握住了士兵们的肺和心脏，呼吸和心跳都立刻加速，也有人的体温立刻上升。

“渐渐接近了。”

“当然，如果远离一些的话可就难办了！”

在炮塔及枪座中交谈着的士兵们，低语中带着微妙的紧张及不安。如果他们任由精神的温度无限制地升高，喷起火焰，很可能介时便会把自己和别人都烧成灰烬。

杨一如往常坐在指挥桌上，托着下巴，手肘支着一边膝盖，凝视着正面的萤幕，但是他突然把视线投向幕僚们。视线是依梅尔卡兹、姆莱、先寇布、尤里安·敏兹、马逊、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派特里契夫的顺序平移过去，虽说是一瞬间，可是也没有停下来，当视线又回到萤幕上之后，他就再也不动了。

菲列特利加的心情复杂着极大的担忧及微微的灰心，她看着脱下黑色扁帽，头发杂乱不堪的年轻元帅。他是她的，可是，又不只是她的，较之自由行星同盟超过一〇〇亿的市民对他的期望，她所求之于他的又显得那么的渺小——不，或许该说是荒诞——希望和他共有未来。

杨又戴上了扁帽，菲列特利加也振作起了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在萤幕上，因为一切事情都得等待战后保往了性命再说。

“敌军正突破黄色区域……”

监控员的声音让人有一种唾液分泌不够的感觉。随之声音突然提高了。

“完全进入射程距离了！”

这时候，炮手的手指头都已经放在发射钮上了，他们摒住呼吸，等着总司令官下达射击命令。杨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轻轻地举起一只手，然后以十倍于举手的速度猛地挥下手。

“炮击！”

数十万道能源光束在黑暗中激进，在他们的利牙咬住猎物之前，帝国军的光束如猛兽般更早自栅栏中放出来，袭向敌人。利牙和利牙在半途中冲撞，化成眩目的光芒炸裂开来。

更具实质意义的“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开始了，时间是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四月二四日一四时二○分。

【Ⅳ】

炸裂的光芒使宇宙充满了无声的鸣动。新产生的光剑切碎了白热的光漩涡，四散分解的舰体成了乱舞的影子，紧紧攫住了人们被光热烧炙的视网膜。开战不到三○分钟，战况已经直线上升达到激斗的程度了。

不过，“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在一开始纯粹是以极平凡的形式开幕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也好，杨威利也好，彼此都怀疑对方是不是会出什么奇招，也都打算静观而后动，所以双方都不得不以正统的战法踏出第一步。

莱因哈特面对杨的攻势想出了战史上前所未曾有的“机动性纵深防御”战法。杨当然也有他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却也是等对方先行有所动作之后才能付之实行，所以惨烈的炮战及凄艳的光芒对他们任何一方而言都不是必要的。然而，战端一经开启，一开始有了动作，就如同疯狂的野马般不受骑师的缰绳控制而肆意奔腾了，莱因哈特和杨都是一方面在心中感到无奈和不满，一方面又必须使用大部份的神经网路去修正预定的轨道。

局部的战况变化显得急速而又无秩序可言，连莱因哈特及杨也无法全盘应对。就算下了指示，在指令尚未到达之前，情况又已有了新的变化，结果，下达的指令也就失去了原先的意义了。当帝国军的最前线多次传回通讯请示该如何行动时，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瞳孔闪着怒气。

“按照个人的部署来应战呀！我要中级指挥官是做什么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要我决定吗？”

※※※

另一方面，同盟军的状况也不见得比帝国军好。当最前线的指挥官要求更细部具体的指示时，杨叹了口气回答：“这种事你去找敌人商量吧！因为我没什么选择权。”

正当双方的最高指挥官深感困扰时，战斗仍然急速地白热化。光束和光束、火箭和火箭燃烧着敌意在宇宙中相互冲撞，彼此较量着破坏力及防御力。破坏力升高，能源中和磁场及装甲就被突破，致命的光、热乱流就席卷了整个舰艇内部。防御力增加虽然使得庞大的能源四处扩散开来，但是，偶而附近的弱小猎物会为余波所动摇而毁灭。两军在彼此放射出来的能源怒涛中翻滚着，却仍然不屈不挠地射出光束及飞弹。在自己的腹部被击入核触合飞弹，于一瞬间炸裂开来的同时，用光束撕扯开敌舰同归于尽，似乎连舰艇本身仿佛也被人类的偏执狂念附了体一样。

帝国军的炮火放出彩虹般的光彩袭击过来，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的四周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火球。巡航舰那尔毕克的舰体中央被击中，喷出泛青的光泡，从正中折为两半，随即又散为一团团的光块，照亮了宇宙的一角。

休伯利安的舰长亚塞道拉·沙其安中校浅黑色的精悍脸上罕有地浮起担心的表情。

“司令官阁下！旗舰太接近前线了。恐有成为炮火集中的目标之虞，请允许后撤。”

看着舰长的杨，黑色眼珠中洋溢着抑扬的信赖感。

“舰艇的指挥由艇长负责，中校大可放手去做。”

可是不到一○分钟，杨又巧妙地推翻了前言。

“为什么要后退？这样不好指挥呀！”

之所以会让杨产生这种抱怨是因为他发现帝国军的一部分和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开始突了出来。只要有了可乘之机，构成杨的精神堡垒的支柱——用兵家的要素——就显得格外有力。杨探出身子，下了一道命令给菲列特利加。

结果，命令只落得没有结果的下场，因为正当突出的帝国军的第一阵对着敌人正要打开炮门时，第二阵就从背后杀上来了。自动回避冲撞的系统急速作动，帝国军的各艘舰艇为了避开接近过来的庞大质

量而无秩序地四处跳动，驾驶员们一边咒骂着神明和恶魔，一边紧紧绞着操纵盘，拼命控制好方向。

这场混乱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但对杨来说却已经足够了。同盟军的各艘舰艇朝着意外演出一场蹩脚舞蹈的敌人一起发射主炮。四处产生的光点立刻形成球状，球球相连，泛成一片。

帝国军的舰列开了个大洞，那是由能量及虚无所形成的畸形混合体，巨大的能量漩涡充满了拒绝生命的冷峻。

※※※

这个情形从远距离之外的伯伦希尔旗舰上也看得一清二楚，挑起了金发年轻人的怒气。

“特奈杰究竟在搞什么鬼？”

莱因哈特的声音令通讯官畏缩，赶忙和妨碍电波及电子杂讯的干扰继续奋战，试着和特奈杰中将的旗舰取得联系。监控人员也汗流浃背地忙着识别满天飞舞的敌我双方，最后确认了特奈杰脱离了原来的战线部署擅自闯出阵列，在一阵没有秩序的舰队运动之后被敌人围攻了。

“不自量力的家伙！”奥贝斯坦的两只义眼射出了强烈的光芒。“口里说得头头是道，眼睛却只看到前面，这是个言过其实，不值得大用的人物。”

“这场会战结束之后，如果我还活着，一定听你的忠告。”莱因哈特说道。“可是，目前为了活命，我们必须借重他的战力，无论如何和特奈杰取得联络！”

联络用的太空梭载着放有莱因哈特命令的通讯密封舱从旗舰伯伦希尔的船腹出发了。莱因哈特为这个绕远路的联络方法感到气结，可是，在无它法可想的情况下也只好勉强为之。

如果不能让那个满是战意及野心的特奈杰回到原来部署的位置，莱因哈特的整体计划就会在战术方面有遭搁浅的危险。就算捉住他的衣领也要把他拖回来，阵形是必须靠秩序建立起来的。如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投入到消耗战中，很可能会中了杨威利的奇略。

※※※

莱因哈特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杨在千辛万苦之中巧妙地变换了阵形，把特奈杰以外的帝国军前方部队诱入了凹形阵炮火的焦点内，时机之精妙令在一旁的梅尔卡兹也不得不感叹佩服。帝国军就像被吸管吸出来一样，阵形崩毁，舰艇争先恐后似地跳到同盟军的炮列之前。

“射击！”

炮击的密度和正确性恰到好处。如疯狂的野牛般汹涌奔来的帝国军仿佛冲撞上一道隐形墙壁似地拌了下来，光和热泛起波澜，四处泛滥，充满勇气和斗志的士兵们在一瞬间化为残骸。炸裂的火光上下左右连锁反应，产生了只有人类能雕琢出来的绚烂光亮宝石。然而，每一颗宝石的内部却尽是与优美及华丽完全沾不上边的死亡之姿。

有的人肉体在瞬间蒸发；有人虽然活着，却被高热折磨着，一边毫无意义地惨叫，一边滑落死亡的斜坡；闪光灼伤视网膜而被夺去光明的士兵，被意欲逃命的同伴推倒，脸上刺进到裸露出来的配电线路上，在闪光的火花当中毙了命。

他们打仗的目的不在残酷，但是任谁都无法理解，正义和信念是这个世界上最嗜血的东西。最高指导者为了实现他们所倡言的正义，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战场。在喂饱他们的信念之前，必须活生生地葬送无数个士兵的生命，或者使他们断手断脚成了废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放弃所谓的信念和正义的话，士兵们就可以不用眼睁睁看着从自己伤口中送出来的内脏，在恐惧和痛苦中悲惨地死去了。但是，只要他们自己置身于远离战场的安全场所，权力者一定会继续坚持“正义和信念远比生命更重要”的主张，如果说莱因哈特可以在自己和那些平庸而卑劣的权力者之间画出一条界限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他常常和士兵们一起站在最前线的缘故吧！

“妈妈、妈妈……”

被爆风吹断两脚的年轻士兵用两手在地上艰难爬行着，在血泊中沙哑地嘶喊着。受了伤满身血污的其他士兵一边呻吟着一边毫不犹豫地踏过这个士兵的身体，只听见肋骨碎裂的声音，年轻士兵的两眼随即失去了光彩。

残酷和悲惨的景象不只是某一方的专卖品，受帝国军猛烈反击的同盟军也在痛苦中呻吟挣扎。

从电磁炮中射出来的枪骑兵２３８弹贯穿了战舰的装甲，发出超高热能量而爆炸。全身被火焰拥抱着的士兵，发出奇怪的惨叫声滚倒在地上，而甲板也已经呈现无比灼热的状态，飞散的血花化做阵阵白烟蒸发了。长官下令集体弃舰，浑身血污的生还者拨开火和烟的侵吞，以体力所许可的最快速度奔向密闭式的舱门中。从伤口所流出来的血一和地板接触即产生新的蒸气，热气透过地板，直烧脚底。新的爆炸接二连三发生，热风的巨掌掴倒了士兵们。带着锐角的金属和陶瓷的碎片以高速在半空中穿梭，斩瓜切菜似的割下士兵的脑袋。没了首级的尸体洒着血雨，倒在好不容易正要爬起来的同伴身上，于是，接着又发出了新的惨叫声，接触到地板的手掌在一瞬间被烧糊了，一用力拉起，皮肤便粘在地板上，露出的血肉因火伤和血呈黑紫色，像戴了手套一样。密闭舱门关起后遮断了人间地狱的景象，然而，在生还者的眼前仍然开启着另一道杀戳地狱之门。

随着时间的经过，牺牲的比率也增高了，杀戳和破坏渐形激烈，数量和范围也愈形扩大，帝国军和同盟军都不约而同地陷入难以自救、仿佛煮开了的泥泞深渊中。

# 第八章 死门

【1】

最初，参加“巴米利恩星域会战”的兵力，帝国军有舰艇一八八六〇艘，将兵有二二九万五四〇〇人；同盟军则有舰艇一六四二〇艘，将兵一九〇万七六〇〇人，在数字上是不相上下，同盟军的补给线比较短，对采纵深阵形的帝国军而言就像游击兵，因此，优劣几乎相等。若要勉强说起来，或许可以说同盟军“不会立于不利之地”吧！

但是，帝国军可以指望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缪拉、毕典菲尔特等人的强大增援军，而相对的，同盟军的金库中已经连一枚铜币都不剩了。如果在这里被打败，没有配备一兵一卒的首都海尼森就等于任人采摘了，也就是说，自由行星同盟的命运就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在此地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人了。

事态的严重性足以压碎同盟军指挥官们的心，如果有人因责任之重大艰困而发狂，旁人也不该责之以柔弱吧！杨之所以不致于落得如此地步是因为从很早以前他就知道，人类的能力和可能性是有界限的，他已经改变态度把事情看开了。如果杨威利赢不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至少表示在同盟军中再没有人能打得过他，那并没什么好遗憾的。

然而，这也得是在不必看到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的士兵们的情形下才能成立的。对杨来说，自觉自己是一个大量杀人的罪犯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虽然这其中有不得已的理由，但是，影像化了的破坏及流血的惨状却已足够冰冷这个一向以历史学者为职志的青年的心了。杨不得不怀疑，以前做过这种事，现在也还在做这种事的他有追求家庭幸福的资格吗？这也是以前他一直不能顺遂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愿望的最大原因，目前看来似乎好不容易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然而，要完全地调整好这种心态的平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就算杨放弃家庭的幸福，死去的人也不会再活过来，但是……

“巴米利恩会战”战略过程的壮大及精密程度是前所未见的，后世人总是将重点放在赢得“用兵天才”之神话般名声的两个年轻元帅正面冲突这一点上。然而，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战况却出现了令人不敢相

信是出自这两人指挥下的混乱场面，演变成双方都不愿持续下去的消耗战。他们都知道，再如此下去一定会直接走向破局，于是，双方都致力于这意料之外的战局收拾工作，最后，双方才好不容易为这看似无休无止的相互残杀落下幕来。在这里面洞察和判断，以及处理的成功或许就证明了他们的不凡，虽然表现的方式是消极了些……

“哎！我们打了一场拙劣的仗呀！”

杨一边看着资料一边叹着气，用兵学本质上的冷酷在于如何有效地杀伤敌人同时减少我方人员的牺牲。但是这一次，他却脱离了正规的轨道，损耗了不少宝贵的战力，他感到遗憾也是其来有自的。

“如果有更多兵力就好了，再给我一○○○艘，不，五○○艘，不，不，三○○艘就可以了，这么一来……”

这是欠缺建设性的牢骚，对状况的改善完全没有帮助，心中极清楚这一点而叹息不已的杨抓了抓黑色的头发，重新振作精神，为作战再做下一步准备。

司令官以外的人都各有任务。军医和护士动员了所有的医疗系统为负伤者做治疗。他们的做法必须在人道及效率上做一选择，而他们也不得不着重后者。从某方面看来，他们的做法是极其残酷的，先用麻醉瓦斯让痛觉神经失效，再切除患部，移植人工脏器或皮肤，用雷射线切断不可能治好的手、脚，再装上内藏氢电地的义手或义脚。这些措施是在利用电子照射不能使身体细胞活性化的恶劣情况下才使用的，半数以上都没有事先经过患者的同意。所以，当恢复意识的重伤者找不到原来应该在的手或脚时，便发出发狂般的尖叫声抗议。然而，当他们叫着“还我的手脚来！”时，被切断的肢体却已经火化处理掉了，从卫生的观点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保存的。于是，身体的一部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机械化了的人和死去的人几乎一样多。

二十七日一早，战局出现了第一个变化。结束了杂乱无章的杀戳，以最快的速度重编军队之后，杨下了快攻的命令。

面对正面冲突的敌人，杨是很少如此积极的，大多数他都是因应敌人的行动才有动作的。更有甚者，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开正面作战，代之以侧面和背后奇袭。另一方面，接获“同盟军快攻”报告的莱因哈特非常常识性地下令迎击，不过，以他惯用的物力论来看，此举亦属罕有。

“这就是‘巴米利恩会战’所以混乱的原因。原本，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用兵是重在先发制人，而杨威利的用兵是重在柔性防御，这是他们各自的特长。然而，在此次会战中，他们却扼杀了自己的特长，想利用对方的技法来赢得最后的胜利。”

后世的战史学家自信满满地如此评论。但是，不管是主动的或被动的，既然状况已演变至此，莱因哈特和杨也只有在竞技场的栅栏内尽己之力发挥所长了。除此之外，他们也各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杨舰队以经过计算的圆锥阵形朝帝国军攻来。从打开的炮门中射出来的有形无形的能量仿佛破坏之神的大锤般直击帝国军。帝国军也全力反击，然而却无以阻止杨舰队的前进。令人眼花缭乱的爆炸光芒照亮了更多的帝国军舰艇。

被直接击中的驱逐舰仿佛遭各种扰乱视神经的彩色闪光所包围，化为无数的金属和非金属的细片四散纷飞。激射的能源光束弹起光和热的飞沫，形成一股股无秩序的乱流摇撼着舰艇。数十万支火箭卷起一阵暴风撞击着舰体，巨大的空气团和士兵从破裂的舰艇伤口被吸进黑暗的太空中。

纯白、橘、鲜红、蓝、绿、紫。一道道炸裂的光芒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再加上震耳欲袭的声响，发狂者的数量必然也急速增加吧！

杨舰队的集中火力于局部的战法在过去未曾失效过，这一次也不例外，源源不断产生的光芒漩涡造成了帝国军重大的伤亡，同时也产生了等量的恐怖及狼狈气氛。帝国军在一瞬间似乎要后退了，然而，突然又放弃，转而向水平方向移动，但是，这一点却仍为杨所知悉。

愿想避开炮火迂回前进的帝国军抽中了下下签。仿佛从山峡流向平原的大河似地扩散开来的帝国军，被集结在他们面前的同盟军逮个正着，成了众矢之的。

这么有效的炮击即使在杨的记忆中也是值得大书特写的一个纪念碑，杨舰队的炮手们轻松的瞄都不用瞄就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爆炸的火球，狂乱的能源光在太空中绘出了一幅幅血与火的油彩画。一个火球的爆炸就意味着数百倍于此的人类的死亡。

帝国军的一侧被击溃，舰列崩塌，阵形扩散开来了。杨当然不会放过此一良机，一道简洁但充满力感的命令下达全军。

“突进！”

杨舰队的圆锥阵全力向前冲刺，如钢剑贯穿青铜盾似地突破了帝国军的横列。

监控员们响起一片狂喜之声。

“完全突破了！突破了！”

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充满了欢喜的叫声，然而，杨却似乎没有感受到幕僚们的喜悦。

“太薄了……”

杨也只是说了这句话，就好像客人对餐馆的料理不满的低声咕哝。尤里安了解杨的意思，帝国军的防御阵形不应该这么轻易就被突破的。

“立刻就会有下一波敌阵来了。”

司令官的预测不到半小时就实现了，十二点钟方向出现了新的敌人，从横列阵中不断地有炮火射击过来。

杨舰队一面以高速继续前进，一面以他们最擅长的一点集中式炮击在对方的横列阵中打穿了几个洞，再经由破洞插进敌阵当中，以零距离的射击重重打击着帝国军，打头阵的是马利诺准将的部队。

马利诺准将是沙其安中校的前任者，曾经担任战舰休伯利安的舰长。舰长的能力及舰队指挥官的能力未必一致，但是，他却同时兼具双方面的才能。他的部队如锥子一般穿透帝国军的横列，突破对方防线。但是，就在大家欢呼声尚未平息之时，前方又出现了新的光点群，向左右方展开。这又是对方一次横列阵式的欢迎。

“又来了。到底有几层防御网啊？好像古代女人的衬裙似的！”

咕哝着的马利诺准将不高兴地环视着幕僚们，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他。欣喜的气球一旦泄了气，紧接而来的便是不安和疲劳的气氛笼罩上来。

尽管如此，同盟军仍然不减进击的速度，打开炮门冲向第三阵，激烈但为时不长的战斗之后，再一次突破了敌人，同盟军响起了第三度的欢呼，直到第四队的横列阵式出现为止。

【Ⅱ】

四月二十九日，杨威利的快攻已经突破了帝国军第八层的迎击舰队。但是，同盟军的面前又出现了第九层的防御阵列，连接着数千光点，摆开了迎击的架势。

“竟有如此之深的厚度及深度……”

杨不由得发出惊叹。事前他已预测到帝国军为了迎击他，或许会摆出前所未见的厚重纵深阵，但是，他却没想到竟会如此之彻底。谚语说“事实往往凌驾于个人的预测之上”，这里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梅尔卡兹双手交抱。

“好像在剥千层派的皮一样。一层又一层，解决了上一层，下一层的防卫阵接着又出现。”

“根本没有没完没了嘛！”

姆莱参谋长摇摇头，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仍保持他一贯的作风嘲讽地说道：“现在也停不了了吧？要继续剥第九层皮吗？或者……”

杨把视线投到一旁的梅尔卡兹脸上，得到了他要的答案之后点点头。到这个时候再停止前进并没有什么好处，明明知道前面的水更深、泥更厚，同盟军却仍然必须走向湖心。尽管如此，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扯着看不见的绳把同盟军拉进湖心的技巧却让人不得不佩服，同时又觉得不快。要摆脱困境，首先要先解开在这里面存在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身处于如此深厚的埋伏阵内部，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如何掌握战况的？还有，一队接一队出现于同盟军面前的帝国军在轮到上阵之前究竟隐身于何处？

“阁下……”

尤里安谨慎地出声。

“什么事？”

“阁下，我知道罗严克拉姆公爵想干什么。”

杨轻轻蹙起眉头看着有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他不喜欢被别人批评对尤里安有所偏袒，所以有时候杨会刻意对他严厉些。

“表达的方法要正确。罗严克拉姆公爵在想什么以及他在做什么，这两件事可是有一光年的距离哦！”

“是。可是，目前这种情形是不到一光日的距离。”

幕僚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尤里安身上，杨停了一下，敦促少年发表己见。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目的在于消耗我军，不只是在物力方面，心理上亦然。在我军突破一个阵形之后，又立刻出现另一阵便是证据。”

“没错。”

梅尔卡兹低声说道，杨则默默地看着少年。尤里安不是信口胡扯，他是一字一句都经过自己确认后才说出口的。

“他们不是从前方来的。如果是来自前方，监测器应该会发现，而且如此一来罗严克拉姆公爵也就不易掌握战况了。我军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应该并没有隔着什么东西。我认为敌人的兵力是像薄卡片一样左右配置的。”尤里安喘了一口气之后下了结论。“也就是说，他们是从左右方飘飞过来，出现在我军前方的。如果说有什么办法可行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进攻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本营。”

尤里安的表现在明快及正确性上真是无人可比。少年一说完，梅尔卡兹首先点了点头。

“说得没错，就是这样。”

杨叹了一口气。采用这种布阵，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可以直观战况，在必要时使等候在左右的部队横向移动，出现在同盟军面前。尽管如此——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想着——杨的叹息是针对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或者是针对尤里安的呢?

这个时候，监控部门有报告进来了。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机群正在接近休伯利安旗舰当中。

“波布兰、哥尼夫两战队迎击！”

杨下了命令之后，为了思考下一波短期的战术，从指挥桌上下到座椅上来，把黑扁帽盖在脸上。

于是，一六○架的斯巴达尼恩和一八○架的王尔古雷，以高速在巨舰之间来回穿梭演出一场空中肉搏格斗战。

※※※

背地批评奥利比·波布兰的人很多，但是，却没有人称呼他为懦夫，至少，曾看过他在出击之前表现出恐惧和不安的人没有活在这世界上。

“威士忌、莱姆、伏特加、苹果杰克各中队集合！不要被敌人喝下去了，倒是该把他们给喝了！”

波布兰向取了酒名的麾下各中队打了例行的招呼，一声令下向八方散开来。

众所皆知，波布兰的部队用的是三机一体的集体战法，但是，队长本身则以单独一人对抗敌机，从战斗中寻求自我的价值，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勇无谋，但事实上，他以精密计算过的速度及敏捷突入敌机群中，光束一闪便是一架，二闪便是两架，瞬间，已有好几架敌机化成了光之火花。他超绝的技法令敌兵噤声，然而，为勇气和功名心所驱策的驾驶员所操纵的两架王尔古雷瞄准了强大的猎物，勇猛地跃向前，朝着看似旁若无人的敌人背后发射火箭。

“想跟我对抗？早了半个世纪吧！”

冷笑不已的波布兰就让背后的追踪者缠着他的爱机，然后，朝着敌人的战舰奔驰在宇宙中。他无视于敌方光子弹的曳光擦过斯巴达尼恩的机体，在战舰之前突然急速上升，他在接近战舰至可以公分计算出来的距离时，攀爬至舰体之上再一回转。

然而，尾追波布兰而来的两架王尔古雷却闪避不及，其中一架从正面碰进战舰的厚体，化成一团杂色的火球四散迸裂。另一架试着急速爬升，然而，机体擦过了战舰，产生摩擦的火花，驾驶员从龟裂的机体中被吸向宇宙的深渊。

“惨了，这不能算进击坠的数目当中，和哥尼夫的击坠竞争大概要输了。”

然而，波布兰这种悠然的喃喃自语余裕并不久长。他的部下们陷入了过去未曾有过的苦战中，在帝国军王尔古雷部队有八○架击坠记录的霍斯特·修拉中校的指挥下，也以三机一体的战法对抗同盟军，同时又和己方的舰炮紧密配合，歼灭了不少同盟军的斯巴达尼恩。斯巴达尼恩被赶进帝国军舰炮的射程内，一一在炮火前消失了。

当波布兰集结部下时，为锐减的数目感到愕然，苹果杰克中队的负责人莫兰比尔的报告中充满了痛苦。

“苹果杰克中队的生存者只剩下官等两名。其他人都战死了……其他都……”

声音突然变弱了，波布兰胸中有不祥的预兆。

“怎么了，喂？”

回答的声音和刚才的不一样。只有被打垮的疲累感是同样的。

“下官是沙姆契夫斯基准尉。苹果杰克中队的生存者现在只剩下官一名。”

波布兰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当他再吐气时，右拳狠狠地敲在没有罪过的操纵盘上。

威名远播的波布兰战队有近半数永远地消失了，这件事让同盟军不寒而悚，然而，更多的冲击还躲在扉后深处等着他们。回到母舰的波布兰穿着飞行服在军官餐厅里喝着威士忌，哥尼夫战队的副队长科尔德威尔上尉在这时拖着疲惫的步伐走了过来。

“喂，你们的队长到哪去了？我想看看他那比我更糟的脸色。”

听到波布兰沉重的询问，科尔德威尔上尉站定了，脸上一副困惑及犹疑的表情，最后便以悲痛的声音回答。

“现在下官代行哥尼夫战队的队长职务，波布兰中校。”

击坠王把不高兴写在脸上，又一杯酒下肚。

“我现在不想听拐弯抹角的说明。你们的队长究竟怎样了？”

上尉觉悟了，他给了波布兰不会再误解的答案。

“队长牺牲了。”

波布兰以含着近似杀意的眼神斜睨着上尉，几种感情的掺杂混合反而压住了他的怒号。

“被几架敌机打落的？”

“啊……？”

“我问你他是被几架敌机打落的？依旺·哥尼夫不应该是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被打败的。帝国军以多少架机围攻哥尼夫？”

上尉低下了眼睛，做出被告般的表情。

“哥尼夫队长并不是在格斗战中战死的，而是被巡航舰的舰炮打中。”

“……果然。”

波布兰突然长身而起，科尔德威尔不由得后退了半步。

“要料理哥尼夫得动用帝国军的巡航舰？那么，要打下我至少也要半打的战舰才行！”

波布兰笑了笑，然而，他的笑容却让上尉感到一股凉气上升。波布兰把强劲的手腕一翻，利尔德威尔反射性地接住了飞过来的东西，目送着以毫无醉意的步调走出军官餐厅的击坠王的背影。上尉把视线落在自己手上，空了的威士忌酒瓶就握在他手中。

※※※

突破帝国军的第九阵之后，杨威利召集幕僚们作出变更作战的指示，他以一双困倦的眼睛环现着幕僚们，这不是他的演技，而是因连续战斗的疲劳让他真的想睡觉。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战术是想利用极端的纵深阵消耗我军的战力，就如敏兹中尉所说的一样。我们如果再前进，那就是明知故犯的行为，但是，如果停止前进，则会让他们争取到不少时间，同样也会中了他的计。因此，我们唯一的胜利机会便是如何去瓦解敌人又重又厚的布阵。”

一段不怎么有趣的开场白之后，杨向幕僚们透露了他活动头脑之后的成果，指示了新的作战方式。

于是，四月三○日，战局有了第二次戏剧性的变化。

【Ⅲ】

在这个阶段，莱因哈特没有任何积极的动作，他只是专心地承接杨的攻势，吸取杨的渗透力。和杨的正面作战只不过是把广大的自由行星同盟领域当成一个包围歼灭战的陷阱的一部分而已，当诸将从被派出去的宇宙区域回过头来杀到巴米利恩星域时，这场战役的高潮才真正开始。而在这场华丽而壮大的高潮戏上演前的准备工作虽然比较乏味，然而，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莱因哈特为了阻挡杨的攻势，准备了二十四段的迎击阵，他们打算如先前对诸将所说明的，以一叠叠的薄纸吸干酒汁似地削弱杨的战力。莱因哈特这种令杨也不禁感叹不已的卓绝战法有其更强劲的一面，那就是，被突破的防御阵的战力可以化整为零地向左右方散开，加入后方的同伴队伍中，重新构筑成下一道防御阵的一部分。如此一来，杨就算一胜再胜，也得面对着那像永久机关似的无限的防御墙。

在这之前，这个战法完美地发挥了机能，但是到了四月三○日，发生了让莱因哈特姣好的眉毛蹙在一起的事情。同盟军停止前进了，不仅如此，还后退了有八○万公里远，躲进了难以探查行踪的小行星群的阴影中，好像是在策划些什么。不久，报告进来了，大量的舰队避开了帝国军的正面，朝着从同盟军看来为右翼，帝国军看来为左翼的方向移动。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睛中浮上了一层薄薄的迷惘，他难以想像杨威利会随便分散兵力。目的或许是要使帝国军的兵力散开，但问题是，出动的敌军是不是主力？义眼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对陷入沉思的主君说道："从对方故意让我们发现其动向来看，这或许是个诱饵。不过，也很可能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主力部队。不管怎么说，分散我军兵力的意图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然而，他的动作与其说是赞同，不如说保留的色彩比较浓些。他对在战术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奥贝斯坦并没有过多的期待。义眼总参谋长虽然是个优秀的战略家及政略家，但是在实战方面，他的才华却远不及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发现自己的手正不知不觉抚弄着胸前的垂饰，如果被收藏在垂饰中的红发挚友还活着，他一定会给莱因哈特一些好的建言。失去了他，莱因哈特从战争计划的策定到实施都必须靠他自己一个人承担。他失去的东西有多重大？而失去不能失去的东西又是多么的愚蠢啊！

"请下决定，阁下。"

奥贝斯坦从旁提醒，莱因哈特才把一颗心拉回现实中。然而，要下决定多多少少必须花一点时间。

"全军转向左翼方向！我想敌人的作战方式是，看来像诱饵，实则是移动着实际的兵力。我们截击其正面，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并没有完全的自信，或许应按兵不动，不该改变原有完美的迎击法——这个想法在他脑海里游移着。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他身边如此进言，他一定会毫无异议地立即采纳的。可是，天生的霸气使他对目前所采用的消极策略产生反弹。或许这是年轻的特质。不借助部下各提督们的武力而想独力打倒杨威利的诱惑也占了很大的因素。此外，他了解杨的战术，对莱因哈特而言，夺得先

机是最重要的，即使战场限定于一家，他也不能容忍对方早他一步行动。就这样，在还没有完全整合心中的迷茫之时，莱因哈特转而采用了积极的策略。

除了直属于莱因哈特大本营的少数部队之外，帝国军再度整编了阵容，朝着正往左翼迂回包抄的敌人急速前进，年轻气盛的提督们因为从一面倒的守势转而为攻势，显得情绪高涨。

※※※

然而，把敌人纳进射程之内的帝国军不由得一阵愕然，原以为是同盟军的主力部队的竟是二○○○艘的诱饵部队。之所以会让帝国军误认为有近一万艘，是因为这些部队拉着许多陨石而瞒过了雷达，而当这些诱饵部队牵制着帝国军主力的同时，从小行星群中蹦跳出来的同盟军主力已猛然地朝莱因哈特的大本营突进。

同盟军以最快的速度挺进。因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就输定了。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一边踩着地板一边叱喝部下，他们就像巨大的利箭般贯穿了空荡的宇宙空间。

当帝国军发现时，同盟军已经阻断了他们的后路，正急速逼进莱因哈特的大本营。同盟军此刻的前进速度只怕连“疾风之狼”渥佛根·米达麦亚看了也不得不咋舌。

特奈杰、布劳希契、阿尔顿林肯、卡尔纳普、格留尼曼诸将急忙停止朝诱饵部队前进的动作，纷纷调过头来，不意，同盟军的诱饵部队却发出了炮火，帝国军遭受了一些的损失。尤其是当同盟军把本身已有惯性的巨大陨石撞击向帝国军的舰列时，一次就破坏了好几艘战舰，然而，这毕竟不是什么致命伤，帝国军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他们虽然遭受诱饵部队从背后而来的炮火袭击，却也朝着正在向莱因哈特本营推进当中的同盟军舰列的侧面杀将过去。

如果成功的话，帝国军一定会让同盟军遭受强烈的重击，然而，杨威利的用兵术巧妙到极点，那原来只不过是他另一个更大的诱饵。当帝国军的先头集团一边扫射着光束及飞弹，一边朝同盟军的右侧面攻上去时，同盟军立刻疏散舰列，朝左右逃开了——看来是这样。同盟军笔直前进的舰列发生扭曲，中央部份朝左偏离弯成了一个曲线，似乎是想逃避对方的攻击而从中央断裂了。特奈杰、布劳希契确信是

如此，为了洗刷中了圈套的屈辱，便再往前推进，一心想把同盟军的前后两部份完全分断开来。

变化就在这时急剧产生了，在确信将同盟军分断了的下一瞬间，帝国军的提督们才骇然发现到自己竟处于同盟军的完全包围之下，这个发现令他们呆在当场了。看来像是同盟军舰列分断点的弯曲处，事实上是因应从右侧面攻过来的帝国军攻势而变化成凹形阵的凹陷部分。如果是从正面对峙，帝国军是不会犯下眼看着自己陷入凹形阵中央的愚蠢错误的。自己正袭向敌人侧面的这种错觉使得他们成了杨威利堪称神技的用兵法下的牺牲者。

现在，形成阻断帝国军后路之势的同盟军诱饵部队也紧逼上来不间断地发射炮火，同盟军的火力从前后左右袭卷向帝国军。

无数的光矛串刺了帝国军的舰列，光刀切断了舰艇。被重重包围而失去行动自由的帝国军在闪烁的爆炸光芒中滑下了死亡和破灭的斜坡。

※※※

“阿尔顿林肯舰队，继续溃灭中！”

充满危机及恐惧的报告为旗舰伯伦希尔带来深海般沉默。噩讯接二连三抵达。

“布劳希契舰队也处于战线崩溃状态！”

报告噩闻的通讯员，声音即将失去控制似地颤抖着。莱因哈特明白，崩溃中的不单是手下的舰队，也不止是战线，还有他的不败神话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和光荣。

“被耍了……”

喃喃自语的莱因哈特白晰秀丽的脸庞涌上一抹自嘲的阴影。如果计划中那个壮大的包围网完成的话，他尚不致于败北，但是照现在的情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在那之前，杨威利的手掌就已能握住他将他捏碎了，尚未完成的包围网则只会形成难看的零星兵力，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的绝佳对象。

“一胜再胜，到最后才输了吗？吉尔菲艾斯，我就只能走到这里吗？”

白晰的手紧紧握着垂饰，在深不见底的孤独中，莱因哈特无言地问着。红发友人没有回答，而使他不能回答的是莱因哈特本人。

帝国军目前似乎只能勉强撑着崩塌之前的身躯，就像被落雷猛击的大树一样摇摇欲倒。

莱因哈特的高级副官修特莱少将走到年轻主君面前，被称为最具诚实理性的他，在面对败局之时，仍然以下了最佳决断的表情进言："阁下，太空梭已经准备好，请您下决心逃脱……"

回望着副官的莱因哈特，眼中泛着冷冷的光，冰蓝色的眼眸在这个时候美得让看的人为之窒息。

"别做越份的事，我从来没有学过在非必要的时候逃亡的战法。难道有懦夫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的例子吗？"

"容下官冒犯。就算逃离这个战场也不意味着败北啊！我们还可以集合各提督的兵力，再重新进行复仇之战。"

金发年轻人悍然拒绝。这个时候他似乎已经忘了前几天教导少年艾密尔时，自己所说的话了。

"如果我在这里被杨威利杀了，就表示我只有这种程度而已。什么银河系宇宙的霸者！那些为我战死的人一定会在天上或地下嘲笑我，你们要让我成为别人的笑柄吗？"

"阁下，请不要如此轻忽您宝贵的生命，请您把希望寄望在下一次的东山再起，现在请务必离开这里。"

有着黄玉色眼珠的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哀求似地说道。然而，莱因哈特白晰的脸如瓷器般静谧刚硬，拒绝了这个请求。修特莱的视线投向奇斯里的脸上，他以眼神唆使着"就算暂时违抗主君的意志，也务必把他带离旗舰！"奇斯里点点头。

这一瞬间，在伯伦希尔之前警卫旗舰的二艘战舰成了集中炮火下的牺牲品，爆炸了。被直接击中动力部位的一艘战舰成了绚烂的火球消失了，另外一艘从中央折成两半，在伤口中喷出了破片及能源流，翻滚着朝外围摇晃飞去。

爆炸的闪光透过萤幕震撼着伯伦希尔旗舰内的人，战舰爆炸散放出来的大量能源像疯狂的野马般踢撞着伯伦希尔的舰体，帝国军的总旗舰剧烈地摇晃着，在舰桥上的人，除了一个人之外全倒在地上，只

有金发的年轻独裁者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感及柔软的动作保持了不倒的傲然姿态。

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同盟军的猛攻突然中断了！莱因哈特帮助身旁的少年艾密尔站起来，同时把锐利的目光投向萤幕，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然而，面面正渐渐恢复了宇宙的黑暗实景。

监控员突然惊叫。“是缪拉舰队！缪拉舰队来援了——我们得救了！”

最后的那句话正是代表了全舰桥上人们的心声。一阵狂喜的欢呼声随即爆发开来。

【Ⅳ】

关于为了完成大包围网而分散出击的帝国军的诸将中最先回头攻击的是奈特哈尔·缪拉一事多少有其理由所在。他奉命去接收离巴米利恩星域较近的流卡斯星域的物资流通基地，然后在任务完成后立刻回头包围。当然，流卡斯会有武装抵抗，镇压所需要的日数也算进去了，然而，当缪拉到达流卡斯星域时，却从该处基地传来了不抵抗的宣告。

毫无抵抗地将基地和物资交给帝国军的是同盟军基地的负责人启布里·科库兰。当然，也有许多部下主张不要将目前对同盟极为重要而为数不多的物资交给帝国军。他们建议将八〇〇〇万吨的谷物、二四〇〇万吨的食用肉、六五〇〇万吨的家畜用饲料、二六〇万克拉的工业用钻石、三八四〇万吨的液态氢，以及其它大量的稀有金属、燃料及石油制品用放射能加以污染，使帝国军不能使用。但是，科库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是军用品那是不必说了，但是，集中在这里的物资都是民生必需用品。不管支配者或政治体制如何改变，都不能破坏人民的生活。或许有人会叫我卖国贼，不过，我也只有承担下来了。”

于是，部下中的激进派便想禁锢科库兰，不让物资平白便宜给帝国军，不过，其他忠于科库兰的部下将此行动镇压下来。这么一来，流卡斯星系的物资流通基地便在和平的情况下由帝国军接收了。原先缪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视科库兰的行为是利己的卖国行径而厌恶他，但之后，缪拉从部下口中了解到科库兰的心情，大为感动，遂有意招

科库兰为自己的部下，他想让科库兰担任统辖物资及金钱的管理要职。

然而，科库兰谢绝了邀聘。他自认是个胆小鬼，极在意世人的批评，如果有人指责他为了地位而把物资交给敌人的话，他会受不了。科库兰要求缪拉要确实把物资用于民间，同时请求缪拉让他和部下们回首都海尼森去，说完，科库兰便悠然地离去了。然而，科库兰的诚意并没有获得相对的评价，当他回到首都海尼森之后，被以前的部下告发，遂以利敌之罪被政府逮捕起来，关在接近极地的嫌疑犯收容所等待审判。在政治、军事呈现一片混乱的当时，他的存在似乎已沉进了世人忘却的深渊了，可是，就只有一个人忘不了他，两年后，当巴拉特星系动乱结束时，奈特哈尔·缪拉特别派遣部下寻访科库兰的下落，救出了在收容所中由于营养失调而许久未曾与外界接触的他，之后，科库兰便在缪拉手下担任主计监的职位——这是另外的话题。

奈特哈尔·缪拉的回头及来援，为巴米利恩会战带来了第三次的状况变化。

如果没有五月二日那天缪拉的参战及猛烈的攻击的话，或许在当天还没结束之前，同盟军就已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活捉或打倒在地了——这是那些无法抗拒假设历史诱惑的后世历史学们的推测。从前些日子到这一天，杨威利的战术指挥几乎完美无误，尽管优势只持续了那么一会儿，但是他的才智仍让人觉得已威驾莱因哈特之上了，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却有了新的变化。

因为缪拉舰队的参战而产生新活力的帝国军一举转守为攻，他们似乎决定将所拥有的一切能源消耗于此时似的大开炮门，将光束及火箭对着同盟军倾盆而下。

同盟军的舰列中不断地开出一朵又一朵的火花，火花消失后，留下一个个不毛的黑洞。瞬间处于劣势的同盟军也全力反扑，击碎帝国军的舰艇。

※※※

同盟军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中将仿佛要向体力的极限挑战似的，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在前线指挥作战。

“我们的司令官不应该只因为对方加进了一个舰队就露出疲态认输了，我还想看看‘奇迹的杨’的本领哪！”

亚典波罗一边摸着他那没有多余的时间剃胡须而有着扎刺感的下巴一边毫不在乎地评论着。

他的评论并不完全正确，缪拉的舰队由于行动过于急速而有部分落后了，跟着司令官一起抵达战场的只有全体舰队的六成左右，大概有八○○○艘，或许该说不到一个舰队吧？对杨来说，这至少是一件幸运的事。

缪拉的出现与其说是杨的失算不如说是计算之外的因素，他原本最担心的是帝国军的所有提督中以行动快速无人可比著称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打算赶在这只“疾风之狼”以最快的速度回头抵达战场之前把莱因哈特打倒，而到先前为止计算的收支似乎还在预估之内。如果按照这个事态来推移的话，胜利已经在手中了。不过，似乎还需要用到其它的计算纸。

“这可落入权威主义的窠臼了吧！竟然无视于缪拉的存在……”

杨一边把黑扁帽盖在脸上，一边带着苦笑自言自语着。他并无意轻视帝国军最年轻的上将，但结果却似乎变成这个样子了。

最先从正面承受缪拉狂风骤雨般攻势的是库顿提督的舰队。

那真是猛烈至极的攻击。战斗开始时尚有三六九○艘的库顿舰队，在一个小时之后被击落至只剩一五六○艘，一个小时之内的损失率竟高达五七·七百分比，这个数字令战史学家们瞠目结舌，然而却完全是事实。

当然，帝国军所付出的代价也绝对不小，同盟军的包围网尚未崩散，炮火仍然紧密，冒着枪林弹雨突进的帝国军舰队撞击着固体及非固体物，迸发出爆炸光及能源流，但是，从帝国军由外往内蜂涌进入而同盟军阻拦不及的态势看来，缪拉在这个时候比杨占优势。

“摩顿提督，战死！”

当通讯员以沉重的调子传来这个噩耗时，杨一瞬间闭上了双眼。年轻的脸上清楚地浮现出痛惜及疲劳的神情，尤里安及菲列特利加相对而视。

残存的摩顿舰队失去了指挥官，一边承受着猛烈的炮火，一边勉强维持着舰列，和杨的本队合并。让摩顿战死的缪拉以最短时间介入了杨和莱因哈特之间，极力地在敌人的猛攻之下，挺身护卫着主君。

“真是个不可多得的良将啊！正确地判断、正确地战斗、正确地救了主君！……”

即使与对方处于敌对的立场，却不得不感佩其力量。这种情形不只发生在杨一个人身上，莱因哈特也有这种心性。有时候，军人的心理及感性会表现出一种对敌人尊敬和仰慕，而对同志轻蔑和憎恶的颠倒情感。

尽管这样，事实上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感叹。缪拉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同盟军的舰列多处被突破，已经没有余力去填补这些被挖空的洞了，帝国军开始侵入同盟军的包围网中。

跃进同盟军舰列中的帝国军一举爆开了战意的喷火口，闪光和炮弹的豪雨不断倾落在同盟军头上，用超高热的火焰炙烧着他们。光束纵横奔窜，一瞬间照亮了通往死亡世界的黑暗之路，为牺牲者奏起无声的镇魂曲。

※※※

“缪拉做得很好！”

得以免去狼狈逃命的莱因哈特在伯伦希尔舰桥上喃喃说道，用少年艾密尔递给他的热毛巾擦了擦他那秀丽的脸。金发的年轻人至此方才喘了一口气。

【V】

看来立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似乎轮到同盟军了。如果缪拉能纠集本来所有战力的话，或许他就可以把杨舰队置于完全的反包围之下；也或许放弃这种念头反而造成了更佳的效果，在局部的战线同盟军舰列被打散、撕扯开来，舰艇在核融合爆炸的火焰及流失的能源烟幕下频频倒地。

然而，就整个局面来看，帝国军并没有占优势。在包围网没有被突破的同盟军和被围困在里面的帝国军之间的战斗，前者占压倒性的优势，不断用时间及能源消化着帝国军的战力。阿尔顿林肯、布劳希契两舰队现在几乎只能说是军队的残骸，溃不成军；长时间苦战的特奈杰、卡尔纳普、格留尼曼的各个舰队也只剩下接应缪拉自外而来的攻势，突破敌方包围网的战力而已。

特奈杰光是防御就应接不暇了，而格留尼曼则受了重伤，把指挥权委交给参谋长。在同盟军的包围下，整整持续死战达二十四小时以上的卡尔纳普舰队也因损伤过重而支撑不住，当他好不容易跟莱因哈特本营之间联络上时，便要求总司令官增派部队支援。当通讯官将消息传达给莱因哈特时，年轻的独裁者摇了摇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回答："总部没有多余的兵力，叫他战死在那里吧！"

并不是莱因哈特冷酷，事实上，他的大本营中确实没有多余的一兵一舰，纵使有心想救援也是爱莫能助。然而，他这个回答却也显得太苛刻了。

另一方面，听到这个回答的人反应也太过激烈了。

"叫我死？好，我就去死！如果我先死了，在天上就轮到我当老大了！你等着看我把你当成杂工吧！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小子！"

卡尔纳普从指挥官席中站起来，对着锐减的舰队颁下号令，最高战速的攻势便开始了。如果攻击集中于一点的话，和外面的友军内外配合，或许包围网就会被突破，他们也就能逃出生天了。卡尔纳普的选择看来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么一来却给杨制造了宝贵的机会，他在一瞬间所制定的战术简直只能以骇人来形容！

"准备炮击！尽可能准确、有效地射击！"

他之所以还要加上后面的叮嘱，是因为同盟军的光束用能源及飞弹已经开始缺乏了。就在同时，杨故意把承受着帝国军内外夹攻的包围网开了一角。

帝国军见状惊喜不已，在包围网中的帝国军想朝外逃脱，而在包围网外的帝国军则想救同伴而急忙冲进去。双方同时涌到宇宙空间的某一点处，导致舰列出现了过度密集的现象。于是，杨舰队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挥出他们的特长，几乎所有的炮火以一点集中的方式朝该处狂轰滥炸。

卡尔纳普和旗舰一起消失了。咆哮着飞窜的炮火，只要瞄准一艘舰艇便意味着一次就可以炸翻了好几艘，该处成了在黑暗的宇宙空间中建造起的光采耀目的巨大墓场。

于是，战况第四度起了变化。

※※※

奈特哈尔·缪拉砂色的瞳孔中映着他那在最前线的旗舰正被火球及五彩的漩涡所包围，同盟军最后集结的破坏力之猛烈、强大着实令人心寒，缪拉的旗舰有六个地方破损，核融合炉随时有爆炸的危险，船员们不得不退避三舍。

“阁下，请赶快离开这里，这艘舰艇的命运就快终结了。”

舰长库斯曼中校苍白的脸上泌着汗珠进言道，缪拉微微地歪着头，然后答应了。但是，他不希望只是逃命。

“那么，就把司令部转到其它舰上去，距离最近的战舰是哪一艘？”

得到的回答是诺休泰德，缪拉点点头，命令舰长与他一起搭乘太空梭离开，不准他自杀。所向无敌、从未曾败过一次的莱因哈特严于律己，所以往往不自觉地被光荣之锁绑住自己的脚，但是，以前曾吃过杨的败仗的缪拉却从失败中学到了软性的应对办法，他搭上了太空梭，离开了濒临死亡的旗舰。

然而，缪拉刚转换旗舰不久，同盟军已朝着诺休泰德集中火力猛攻。舰体中央部分中弹的诺休泰德很快陷入不能航行的状态，在缪拉一行人离开之后五分钟便化为火球消失了。“到底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太差呢？”苦笑不已的缪拉于是把司令部转到战舰欧法布鲁夫，两小时之后，又转乘到战舰赫尔汀去。这不是笑话，而是证明了缪拉在激战之中如何地顽强不屈，下定决心不退离战场的奋战意志。

就这样，奈特哈尔·缪拉便在这一次的会战中因四度转换旗舰的行径而名留千古。可是，他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作战态度仍不能阻挡杨威利的攻势，杨的传记作家们都禁不住要在后面强调——单靠个人的力量，凭借着无比的果敢及杰出的判断力指挥战斗，带领舰队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企图捉住胜利的尾巴。杨排除了缪拉参战的危险要素，在新的环境下构思战术，并一步一步将计划付诸实行。

※※※

五月五日，战况发生了第五次剧变。这次剧变的原因出在距离战场三．六光年之外的同盟首都海尼森。这一天，二二时四〇分，一道超光速通讯抵达杨的所在处，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下令无条件停战。当命令传到时，同盟军的炮列正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旗舰伯伦希尔纳入射程之内！

# 第九章 骤变

【1】

无条件停战——。

在无数人苍白的脸色褪尽之后，爆发的怒气从巨大的冲击造成的混乱中产生。那正是同盟军伸出手钳住帝国军咽喉的时候，而当他们正要让敌人断气的那一刹那，竟然被自己的人一手拉到墙角去。

“到底想干什么！海尼森的那帮家伙！”

这不是问话，而是语言化了的激情。

“政府首脑部门疯了吗？我们快打胜仗了！不，是打胜了！为什么现在非得停战不可？”

怒吼着把黑色扁帽用力惯在地上的是在弹指之间就可以拿下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的亚典波罗。

在杨的旗舰休伯利安上，华尔特·冯·先寇布尖声地对杨说道：“司令官！我有话要说！”

转过头来的杨轻轻地耸了耸肩。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什么都不用说了。”

“如果您明白，就请允许我再确认一次！”

先寇布两眼燃着熊熊烈火，指着主萤幕。

“请您别管政府的无理命令，下令全面攻击。如此一来，您就可以掌握三件事——掌握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性命、银河系宇宙及未来的历史！请您下决心吧！只有您照这条路走下去，才能让历史走上正轨！”

他一闭上嘴，蕴含着一场风暴的沉默笼罩着整个休伯利安舰桥，每个人听着彼此的呼吸声，为自己高亢的心跳而战悚。先寇布说的都是他不得不说的话，幼年时被祖父母拉着手从帝国逃出来，长大后靠着自己的能力及功勋升到同盟军中将，这个三五岁的高大男人在众人的环视下，从树枝上摘下了禁忌的果实。

然而，这颗禁忌的果实又是如何地甘美啊！那是胜利、霸权、光荣的甜美果汁和芳香的混合体，而且，不仅是杨本身，其他周围的人

也得以一尝个中美味。

杨不说话，但是他的沉默有异于其他人的沉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认为他的沉默不像暴风雨，倒像和煦的初春暖阳，不过，可没有人敢保证那是不是因为她对杨有过度的好感而引起的误解。但是轻轻推开沉默栅栏的杨所说的话却使菲列特利加更加确信。

“……嗯，是有这条路可走。可是，对我来说，这件衣服好像不太合我的身。格林希尔少校，麻烦你传令下去，全军后退。”

※※※

控制了艾流塞拉星域的同盟军补给、通讯基地，正要开始调回头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是在五月二日接待到一个稀客。一艘未经确认的航行体出现在米达麦亚舰队的索敌网中，于是警戒部队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停船，否则将受到攻击！”而对方的回答却是：“我们是友军，请求面见你们的司令官。”

“玛林道夫小姐为什么到这里来……？”

在“疾风之狼”的注视下，踏上舰队旗舰“人狼”的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脸上带着夹杂有肉体疲劳及精神活力的微笑和迎接的人打了招呼，她那暗色调的金色短发和男性化的服装更加强了予人美貌少年的印象。

在这之前，希尔德半说服半强迫地向负责留守的高级长官借用了一艘快速巡航舰，偷偷地离开了干达尔星系，前往巴米利恩星域的外围部，然后在远处观看了开战之初的战况以及杨实施的大规模攻击之后，便以最快的速度急急赶到艾流塞拉星域。要救莱因哈特，她是一兵一卒都没有，因此，她只有求助于能信赖得过的同志，她之所以不使用远距离超光速通讯是因为正处于敌国领土内，恐有被窃听的危险性。

米达麦亚把美丽的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请进司令官室，要幼校学生送上咖啡之后，便仔细听取她的来意。

“唔，这么说来，就算现在赶到巴米利恩星域去也来不及了？”

“嗯，即使是‘疾风之狼’的快脚也来不及救罗严克拉姆公爵了。”

米达麦亚听后露出微微的苦笑，但他很快收起短暂的笑容，问了理所当问的问题。

“那么，您说该怎么做？我猜测伯爵小姐已有腹案了吧？”

希尔德点点头，开始说明。

今天是五月二日。以现在的航程赶往巴米利恩星域，到那边时也是四天后的事，也就是五月六日了，而且去的不光是一艘船，而是率领着大舰队，要维持队伍的完整和秩序，行程是绝对快不了的了。但是，根据当时远观的战况以及推测今后的演变，发现杨威利的攻势非比寻常，莱因哈特失败的可能性极为浓厚，照如此类推，当帝国的援军在五月六日到达战场时战斗也许已经分出胜负了，那时如果杨已经获得胜利的话，再攻击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如此，也不是完全无计可施，因为从这里到同盟的首都——巴拉特星系的行星海尼森——要比前往巴米利恩要近得多，大致算起来，应该可以早四十八小时到达，所以，如果能立即快速调头，直冲可能完全没有防备的海尼森，逼使同盟政府投降，再让他们命令杨停止战斗的话，就可以将莱因哈特从失败的深渊里拯救出来……

这个时候，希尔德还不知道奈特哈尔·缪拉比预期中的日子早三天到达巴米利恩战场。

“事实上，我也曾向罗严克拉姆公爵提过这个方案，但是被拒绝了。他说，要在战斗中获胜才有意义，这种价值观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幸失败的话，一切就化为乌有了。”

“您想罗严克拉姆公爵会失败吗？”

以前米达麦亚也曾试着问过缪拉这个问题，并使缪拉无以言对。但这时希尔德毫无惧色地以明亮的绿色眼眸直视着银河帝国军的最高勇将。

“是的，根据这次事态的推演，罗严克拉姆公爵很有可能将会尝到他一生中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失败经验。”

米达麦亚不得不承认，撇开她的智略不谈，至少这个二二岁的年轻女子在勇气和行动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尽管是开玩笑，不过还真有人将她比之于女神雅典娜，现在看来这个比喻还真贴切。

“我明白了。那么，伯爵小姐，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

米达麦亚端起咖啡闻了闻香气，随即又把咖啡放回盘子中。

“那就是杨威利是不是会遵从政府的停战命令？以他的立场来看，胜利的果实就在眼前了，他为什么得丢下果子而后退呢？如果无视于停战命令的存在，不论是对同盟这个国家或者是对他个人，能得到的好处不是大得多吗？”

希尔德承认米达麦亚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有谁会甘愿放弃已经掌握了百分之九九胜算的战斗而停战呢？如果他不去理会命令而继续作战的话，首先，他就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不仅如此，即使在这期间，政府组织崩溃了，他也可以以救国英雄的姿态，轻而易举地独揽政治权力于一手重建国家。应该没有人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可是……

“这一点我也仔细想过，不过，我的结论是，政府的停战命令仍然会对杨威利产生效力。如果他有心以武力及军事方面的才能为背景掌握权力的话，以前已经有过好几次的机会了，可是，他都放过这些机会而甘愿去做一个守备边境的军人。”

“……”

“以的我的直觉觉得或许在杨威利心目中有比权力更贵重的东西，他这种气节值得赞赏，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利用这一点了，虽然有点卑鄙……”

“可是，也或许他会突然对权力产生欲望而无视于政府的停战命令的存在，因为这一次的机会所具有的巨大魅力，是你提到的过去的例子中所没有的。”

“嗯，是这样没错。这么说来，您是觉得我的提议太过冒险而不值得采用？”

“不……”米达麦亚摇了摇头。“我完全了解，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我们就照您的计划去做吧！已经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希尔德不禁觉得他的决定之明快、状况判断之准实在叫人叹服。

“谢谢！我由衷感激您的决定。”

“可是，光是我一个人也不行，我想找其他的同志一起去。以伯爵小姐的聪明，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希尔德点点头。她了解米达麦亚身为武人的矜持。如果米达麦亚没有按原定计划前往巴米利恩星域完成合围敌人的任务，而是单枪匹马攻略行星海尼森的话，事后可能就会被人指责为了一己之军事、政

治的野心而有意无意地坐视主君陷于绝境。这种事是米达麦亚所无法忍受的。事实上，就因为希尔德十分清楚“疾风之狼”是这样正直无私的人，所以她才会选择他作为说服的对象，而她的判断似乎也得到了正确的回应。

既然了解米达麦亚的意思，希尔德当然就有必要问该问的问题，然而那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

“那么，您打算找谁同行呢？”

“当然是找一个在附近的星系、容易联络上、力量也值得信赖的人，那就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伯爵小姐，您有不同的意见吗？”

“不，我认为他是适当不过的人选。”

希尔德没有说谎，但是，她也没有把心里所想的事全然说出来。为了营救莱因哈特，她为什么会率先选米达麦亚而不选罗严塔尔，理由何在？或许她自己也不是太明白。她并不怎么相信直觉，如果警官的直觉一定是对的，狱中就应该不会有为无有之罪而哭泣的人；如果军人的直觉是正确的，战场上就应该不会有失败者。可是，这一次的选择她却是根基于直觉，因为除此之外，她还没有任何可以付诸于理论的资料和证据。

【Ⅱ】

米达麦亚告诉主要的部属将与罗严塔尔舰队协同作战，改变方向直取敌国首都海尼森。部下们对司令官的决定一时之间似乎都不知所措。

米达麦亚麾下的卡尔·爱德华·拜耶尔蓝中将低声地问司令官：“罗严塔尔提督怎么想？万一对方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搞不好会演变成帝国军互相残杀。”

“……你文学的想像力出人意外地丰富哪！”

米达麦亚以揶揄的口吻说道。但是在这之前，他有一段短暂但明显的沉默，所以这句话让人感觉有点言不由衷。拜耶尔蓝这个青年偶而会表现出异常的嗅觉。米达麦亚最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是一个光靠武力做事和思考的男子，在他自己还没有将感情及理性整合好的时候，部下的这个疑问正好触动了他的心事。

“罗严塔尔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可以和一个不明事理的坏男人相交十年以上的温和的人。你怎么想像是你的自由，但是，要小心可能导致误解的言行。”

“是，对不起，我说了冒失的话。”

拜耶尔蓝深深地低下头。但是，在回自己旗舰的太空梭中，他却叫来部下，下令采取第一级临战体制，惊讶不已的部下问起理由，拜耶尔蓝烦躁地回答：“时时防备敌人的奇袭不是武人该做的事吗！这里是敌国的境内，可不是故乡小学里的内院呀！不能瞒着老师偷偷午睡哪！”

做完了像是他自己少年时代的告白之后，拜耶尔蓝停止了通讯。

原本，他也认为自己想得太多，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所敬爱的上司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一级上将是出生入死的好朋友，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自相残杀之事呢？回想起来，似乎是一个油然而起的激动想法突然攫住了他。他感到不可思议，自己竟敢把那种大胆的想像说出口，而且也没有遭到斥责。算了！还是把想像的翅膀先放下来吧……然而，拜耶尔蓝虽然这么想，不知何故的，他也没有意思要取消刚发下去的命令。

※※※

当米达麦亚以超光速通讯将希尔德的提案传过来时，罗严塔尔没有即时回应。兼备敏锐及胆识的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答覆。

“如果没有人回头合围的话会怎样？”当离开干达尔星系时，他曾这么想过。不过，想像归想像，如果只是他一个人不回头的话，功劳就会被其他提督抢去，主君对他的评价也会大打折扣，他从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事实。然而，如今事态却已经急速发展到接近他的想像、足以煽动他野心的地步了。

贝根格伦参谋长先前来报告，在他们附近的米达麦亚舰队中的拜耶尔蓝中将所属的舰队正采取了在这种状况下不必要的严格警戒体制。

罗严塔尔当时没说话，但是在他那不同颜色的两只眼睛中，却闪着锐利的光芒。他只知道拜耶尔蓝是米达麦亚麾下提督中最年轻、最果敢的指挥官，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敌人近在眼前似的举动。罗

严塔尔曾想亲口问问米达麦亚，然而，现在罗严塔尔觉得他已经有答案了。是否如果罗严塔尔舰队不只拒绝希尔德的提案，同时还表现出妨碍的举动的话，米达麦亚舰队将不惜一战？他观察着萤幕上米达麦亚的表情，但是友人一点都没提到这一点。如果是米达麦亚自己下的指示，以他的个性来说，不应该只字不提的。这么说来，是拜耶尔蓝那个小子自作主张的了……？

乍见映现于通讯萤光幕上的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表面上虽极为平静，但希尔德却可以感觉到那深不见底的深渊中所蕴含着的暴风。她知道这是自己的直觉，看来至少这一次是押对宝了，同时她也自觉到那急速产生的不安，或许，这么一来反而让这个具有不凡野心及才能的人知道有了大好的机会了？如果被人告知现在赶了去也来不及救主君的话，恐怕连没有野心的人都会产生可怕的念头……担心自己做出了愚昧至极、弄巧反拙的事情，希尔德一颗心七上八下。

罗严塔尔似乎看穿了她的恐慌与不安，他出声笑了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懂了。既然连你都这样说，我就照玛林道夫小姐的提议去做吧！我会立刻指示所有的部队朝巴拉特星系进发，不过，为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我迟点会到你那边去！当然是在舰队重编之后。”

如果叫米达麦亚过来，或许拜耶尔蓝等人就会有过度的反应，司令官会不会被扣留作人质呢？罗严塔尔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很多事情不需要太过勉强自己。罗严塔尔常常会为那一颗急欲从理性之手逃脱的心套上鞍绳加以控制，也因为如此，所以至今仍未做出越轨的事。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虽然聪明又机智，但是也不见得每件事都要照她的担心发生。

【Ⅲ】

被称为银河帝国军双璧的两名大将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率领着达三万艘的庞大舰队于五月四日进入巴拉特星系。第二天，五月五日，他们到达了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卫星轨道，抬头观望夜空的市民，看到星星的光辉为人工的光点所掩盖，随即陷入恐慌状态。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市民可以用肉眼看见帝国军的舰队。

在一片混乱之中，米达麦亚的宣告从介入行星通讯波的帝国军舰上传了下来。

“我是银河帝国一级上将渥佛根·米达麦亚。你们的首都海尼森上空已全部被我军控制，我要求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全面讲和，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解除武装。否则，我军将对海尼森实施全面攻击。给你们三个小时考虑，不过，为了让你们清楚我军的立场和自己的处境，在此之前先让你们看看余兴节目。”

这句话重在恐吓，所以米达麦亚的措词和口气都显得极其严峻。不久，一艘帝国军舰瞄准了六○○○公里以外的行星上的一点发射飞弹。

闪光和爆炸破坏了大气的平静，将士兵及市民的视野漂白了的光芒急速变薄，在仍然鼓噪着耳膜的巨大声响中，橘色的光彩聚升成球型，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大楼的黑影倏地碎裂，破片高高扬起。在附近，被爆炸所引起的骤风吹起半个身子，紧紧趴在地上的一个士兵颤抖着声音说道：“他们下手了！是极低周波的飞弹！”

极低周波的飞弹直接击中已足够将统合作战本部大楼的地上部分完全摧毁。

看着映于萤光幕的惨淡景象，“疾风之狼”对希尔德说道：“这样就够了，权力者对一般市民的家着了火是连眉毛也不会动一下的，然而，一旦与政府有关的建筑物遭到攻击，大概就要脸无血色了。”

“您是尽可能不想危害普通的市民吧？”

“嗯，我也是平民出身的呀……”

希尔德对着露出苦笑的米达麦亚投以具好感的眼光。

“提督，现在能不能下达一项消息？就说，以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之名保证，同盟政府投降的话，最高负责人将不予问罪。我想，或许该给他们一个方向以尽早下决定。”

“依双方长久以来的敌对关系来说，这些话真让人泄气。不过，如你所说的可能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这就传达下去。”

米达麦亚似乎已经完全信赖希尔德小姐的进言了。

※※※

地上的一切景象都映在巨大的萤幕上，自由行星同盟的国防紧急调整会议在远较一般市民住宅安全的地下深处召开了，政府和军部的高官们顶着一张张像是用冻土所堆砌起来的没有血色的脸。刚刚被帝国军摧毁了办公场所的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元帅”也把空洞的双眼盯在萤幕上。

从不合时节的冬眠中被吓醒，召集这个会议的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打破了沉默。

“下结论了……”

特留尼西特的声音当然显得无精打采，但是，却也很奇妙地欠缺危机感及悲壮感，表情就像戴着面具的人偶一样，发出机械般的声音。

“我们接受帝国军的要求。对方即将要展开全面攻击，我们别无选择。”

爱朗兹国防委员长正待提出异议，发觉他这个举动的特留尼西特两眼放出针般锐利的光芒。

“我这个议长已经被罢免了吗？应该没有吧。那么，做决定的责任及资格就该在我手中，这是制度赋予我的职责和义务所在！”

“请你住口！”国防委员长的声音因悲怆而颤抖着。“你没有权利滥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使其精神和历史堕落。你想因为你一个人而腐蚀国父亚雷·海尼森一手建立起来的、历经两个世纪的民主国家历史吗？”

特留尼西特的嘴唇两端往上吊，使得他的脸更像戴了面具一样。

“你说得可真动听啊，爱朗兹。你大概忘记了，不过，我可记得一清二楚，那一夜是谁拿着昂贵的套装餐具到我家来要求我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的幕僚。”

“……”

“而且，你从各个大企业弄到多少献金及回扣？利用职务分配选择资金时，你又从中亏空了多少钱用以周转买别墅？有多少次你用公费旅行之余还带着太太以外的女人去？这些我都知道。”

国防委员长宽阔的额头上冒出了无数不是因为闷热而跑出来的汗珠。

“不错，我是个下流的投机政客，我能爬到今时今日这个地位也是拜你所赐，你对我有恩，所以我更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在历史上留下亡国者的臭名！请你再考虑看看，或许我们会死在这里，但是，只要罗严克拉姆公爵被杨提督击败，同盟就获救了。祈求一个人去蒙受不幸是一件缺德的事，但是，这是事实，罗严克拉姆公爵一旦身亡，帝国军就不得不撤回他们的领土，而后在他们争夺下一代的领导权之时，杨威利元帅就可以趁机重新建立国防体制了，我们的下一任政治领导者会帮助他……”

“唔，杨威利？”如果声音可以成为毒药，特留尼西特的声音就是了。“您也不想想看，如果不是杨威利那个笨蛋以前破坏了守护这个行星的‘处女神的项链’的话，今天我们就不用坐在这里受到帝国军的恐吓威逼了！事情会演变至此，也都是因为那个家伙的缘故！什么名将？难道是指那种毫无先见之明的无能之辈吗？”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元帅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发言。

“如果有‘处女神的项链’的话，或许这个行星、还有你们的生命安全以及地位和权力能够不受侵犯，但是其它的星系将要遭受多大的战祸呢？你们能心安理得地让战争持续下去吗？”年逾七○岁的老将声音并不激动，但是，和特留尼西特的粗言秽语相较之下，却格外显得如花岗岩壁般的坚毅。“总而言之，同盟的气数已尽。政治家只知道玩弄权力，军人就像在亚姆立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热衷于投机的冒险。大家口中高喊着民主主义，却从不曾想过负起责任去维护民主的精神。不，即使是连一般市民也把政治全权委交给一部分哗众取宠的政客，一点都不想参与。专制政治垮台是君主和重臣之罪过，但是民主政治垮台的话，就是全民的责任。人民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合法地把你从权力的宝座上赶下来，可是，大家都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把自身出卖给无能而腐败的政治家。”

“你演说完了没有？”

优布·特留尼西特微微笑着。如果杨威利看见他那副嘴脸，一定会再度想起以前曾留下的恐怖和厌恶的印象。

“没错，该演说的时间已经完了，现在是有所行动的时候了。特留尼西特议长，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阻止你！”

老元帅下定决心似地站了起来。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是不能携带武器的，所以老人是空着双手的，但是他一点也不胆怯，朝着比他年轻三十岁的议长逼近。

四周蓦地扬起了一片声响，开始是制止，接着便是狼狈的叫声。此时，地下会议室的门开了，几个人影跳了进来。来人并不是警备的士兵，但这十个以上手持荷电粒子来福枪的男人们的表情比士兵还机械化，表现出没理性的顺从，一半的人围成一道肉体障壁，仿佛守护着特留尼西特一样，剩下一半的人则把枪口对着出席会议的官员。

“地球教徒……！”

停止脚步的老提督，其声音把因惊愕而麻痹的其他人都变成了活化石，他们的视线都冻结在那些人的胸口上。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地印着标语文字——“地球是我的故乡，地球在我手中”——这是地球教徒的象征，无庸置疑。

“把他们监禁起来！”

特留尼西特冷冷地下达了命令。

“自由行星同盟接受银河帝国提出的讲和条件和要求。同盟将以立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为证明。”

※※※

当这则通告从地上传达上来时，希尔德、罗严塔尔、米达麦亚正在位于海尼森的卫星轨道上成为共同司令部的战舰“人狼”的会议室中喝着咖啡注视着萤幕。

米达麦亚听到通告后恭恭敬敬地低下他那蜂蜜色的头。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您的智谋真是胜过一个舰队，今后还望您继续为罗严克拉姆公爵费心。”

“不好意思，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有两位提督的协助，事情才能成功的，也请两位作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双翼，辅助公爵继续前进！”

这些话倒不如说是针对金银妖瞳的提督要求的。

“老实说，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哪！真是妙极了。”

罗严塔尔虽然扮出了笑容，但是他却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蒙上一层阴影。他曾算计过同盟政府不投降的可能性。难道在民主政治的大本营中，那些口口声声以正义者自居，以对抗专制为己任的家伙，

没有人肯为理想而赌上自己生命和骨气吗？是不是对同盟的大多数权力者而言，认为一旦自己的生命和权利不保，民主政治的存亡就已经无所谓了？不管怎么说，对罗严塔尔而言，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心里也在想，如果同盟的当权者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拒绝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该怎么办？站在我们的立场，这种说法或许会显得很奇妙，那样事情肯定要大费周章了。不过，那些人可真是可耻的权力者呀！”

米达麦亚厌恶地摇了摇头。希尔德也点了点头，虽然说计划是成功了，但是，他们总觉得有种无可奈何的不释然感。

“一亿人花了一世纪的时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可以于一夕之间毁在一个人手中。”

“所谓国之将亡就是指这种情形吧？”

米达麦亚口中抒发着不怎么有创意的感慨，回头看着旁边的同志。罗严塔尔把他的金银妖瞳映在不曾喝过的咖啡汁液表面上，然后抬起头来说道：“我们亲眼看到了分割、支配宇宙的三大势力——高登巴姆王朝的银河帝国、自由行星同盟、费沙——的灭亡，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很羡慕我们吧！借用特奈杰中将的说法就是这样……”

希尔德及米达麦亚和他有同感。他们口中虽然深表赞同，但是，每个人的心湖上那无法消失的小小波纹却不断地扩大……

【Ⅳ】

在远离了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巴米利恩星域中，士兵们内心的狂澜已达到顶点。他们虽然服从了杨的命令，把舰队后撤，停止战斗，但是士兵们对在大获全胜之前竟由我方提出停战要求的荒唐，有一种超越狭窄视野的愤怒与绝望。

“首都到底怎么了？被帝国军围攻……”

“投降了！全面投降了！那些亡国奴，举着双手叫饶命的家伙！”

“那么，自由行星同盟会怎样？”

“你说会怎样？会成为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啦！或许会获得批准以形式上的自治继续存在……可是，也只是光在形式上，而且，时间大概也不会长！”

“将来呢？”

“还用问？去问罗严克拉姆公爵吧！去问那个金发小子呀！因为他今后将是我们的主人了！”

有人狂怒，也有人悲叹。有的士兵对着朋友眼泪汪汪地诉说着：“我们应该是属于正义的一方呀！为什么光明的正义得对黑暗的邪恶屈膝乞和？这个世界真是病入膏盲了！”

同意这种单纯得过火的疑问的人并不是太多，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的论调。

“这是政府的通敌行为！”

这个弹劾的声音一旦响起，就化为燎原的野火一般扩及整个舰队。

“没错！政府背叛了我们！政府背叛了国民的信赖和期待！”

“他们是一伙卖国贼！我们不需要听从那些人的命令！”

其中也有人痛骂通讯军官，为什么要接收那种无理的命令？如果在这两三个小时之内，对发过来的命令佯装不知的话，现在就可以逮杀罗严克拉姆公爵了，但结果通讯人员却老老实实地传达了，真是不知变通的低能者！

在一片否定的声浪中，也有人把持着一小株肯定的幼芽。

“……可是，我们的家人都在海尼森。如果拒绝投降就会受到毁灭性攻击的话……因为政府的投降，亲人才得以获救呀！”

说这些话的人不可能再说得更多了，由于四周的战友们都勃然变了脸色站了起来，他知道要说出一介市民的心声是需要很多勇气的。

“我们去请求杨元帅，请求他完成真正的正义，请求他不要遵循无理的停战命令……”

“对呀！就这么办！”

在一片骚动声中，尤里安朝着展望室快步走去，他想和先寇布中将谈谈。

先寇布手拿着口袋型威士忌酒瓶站在落地窗边，映着黑暗的静寂及星星跃动的双眼中闪着极为不悦的光芒。尤里安停下脚步，以失意者的沉痛眼光沉默了好一阵子。

“先寇布中将……”

回过头来的先寇布拿起口袋型威士忌酒瓶朝少年打了招呼。

“呀，你特地来见我，想必我的期待是对的。你是不是和我抱持一样的想法，杨提督应该不理会停战命令？”

走上前来的尤里安以谨慎但不让步的表情回答：“我了解您的心情。可是这样做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前例。如果允许军队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判断而无视于政府的命令，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国民代表控制军事力的机能就消失了。您认为杨提督可以创下这种前例吗？”

先寇布嘲讽地歪了歪嘴。

“那么我问你，如果政府下令残杀丝毫没有抵抗能力的民众，军人是不是就该遵守命令？”

尤里安猛烈地摇了摇他那头亚麻色的头发。

“这种事当然是不允许的。我认为在作为一个军人之前，不应该忘记自己同时也是一介平凡的市民，在对待这种非人道、严重违反市民利益的事情上，当一个人的尊严受到考验时，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人。到那个时候，即使是政府的命令，也有不得不拒绝的理由。”

“……”

“可是，就因为如此，除了那种情形之外，身为民主国家的军人，在行动的基准上，就该遵从政府的命令。否则，就算你是基于正当的理由去行事，也会被指为恣意乱行。”

先寇布无意识地把玩着酒瓶。

“孩子，不，尤里安·敏兹中尉，你说的没错。可是，我也懂这些道理。虽然懂，有些话我还是不得不说。”

“嗯，我很了解。”

这是尤里安的真心话，他反驳先寇布的论调何尝不是他对自己感情的理性反驳。

“杨提督对政治没有任何野心，或许也没有政治的才能。但是，他至少不会做出像优布·特留尼西特那样把国家私有化、把政治当成附属品、背叛市民的期望的可耻行为。杨提督的治国能力或许比不上历史上那些大政治家们，但在这个时候，要做相对的比较，优布·特留尼西特一个人就够了。”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尤里安松开了领结，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使自己信服比说服他人要来得困难得多。“可是特留尼西特议长毕竟是大多数市民所推选出来的元首，即使那只不过是错觉而造成的结果。但要修正这个错觉，不管要花多少时间和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由市民本身来完成。职业军人是不能以武力来导正市民的错误的。如果这样做，就和两年前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非法武装政变同出一辙了，军队会不受监管地成为统治、支配国民的组织。”

先寇布把威士忌瓶口送到嘴边，半途又放了下来。

“或许银河帝国会要求以杨提督的生命做为和平的代价。如果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唯唯诺诺地听命吗？”

少年的脸涨起红潮，他断言道：“不！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可是政府的命令是不得不遵从的吧？”

“那是提督的问题，而这是我的问题。我可不想遵从屈服于罗严克拉姆政府的命令，我只听杨提督一个人的命令，因为提督接受了停战命令，所以我也不得不听。可是，其它的事可就另当别论了。”

先寇布合上威士忌酒瓶的盖子，以感动的表情凝视着一七岁的中尉。

“尤里安，或许我的话有些失礼，不过，你是真的长大了。我也要学学你，接受该接受的事。不过，有些事也是不能让步的，这也是你说的。”

※※※

弥漫在旗舰休伯利安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呈现半固体化似的沉重。昂然仁立在这看不见的流动物中的副官舒奈德，他那犀利的眼光正射向杨威利。

“我明白停战是不得已的，因为这是同盟政府的决定，但是，如果你们自由行星同盟军为了保身，想把梅尔卡兹提督牺牲掉的话，我可不会听从你们的处置！”

“舒奈德！”

“不，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中校所言甚是。”

杨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并没有对同盟政府的决定作出任何指责，原本政府就以拯救广大市民免受帝国军攻击的大义名分为投降的理由，所以杨也不能说什么，即使就算他看穿了政府的真正用心……

“梅尔卡兹提督必须离开这里。”

他接下来的这句话扰乱了弥漫于室内的不快流动物，所有的幕僚们都惊诧莫明。

“我不能预知未来，但是就像舒奈德中校所说的，我已经仔细考虑过同盟政府将您交给帝国军以献媚之事的可能性，我是同盟人，我必须遵守政府的愚行，但是，你没有这种义务。如果您不离开这艘即将沉没的船，会让我为难。”杨的表情有些迟疑，让人感觉那似乎是开玩笑。“请您带一些战舰离开，当然，连燃料、粮食、人员都一并带走。”

流动物又再度被剧烈地扰乱了。

“一旦立于战败者的立场，同盟军当然无法保有和以前同样水准的武力。我想，与其放在那里任由帝国军尽数破坏，不如藏起来好。因为，战舰失踪和因战斗而被破坏或者自爆，是很难去确认的。”

“谢谢您的好意，杨提督。可是您是要我自个去逃命而留下你一个人去扛全部的责任吗？”

梅尔卡兹说完，杨的脸上浮起某种闪烁的表情。尤里安和菲列特利加清楚那是一种会心的笑意。

“我知道您会这么说，不过，梅尔卡兹提督，我可不是让你们到别的地方去逍遥哦。因为我有个更无礼的想法，我是想，为了将来，希望您把同盟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精髓的一部分保存下来，也就是说，我希望您领导以前罗宾汉传说中所说的‘活动的谢伍德森林’。”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室内的空气在不借助空调的情况下完全改变了。完全了解杨意思的人彼此交换着兴奋激昂的视线。总而言之，他们是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一片嘈杂声中，杨不自禁地搔了搔头发，他觉得自己似乎说了什么装模作样的话，不过，只要意思通了就可以了。

一个高亢的声音响起。

“我赞成！”

大家将视线投向说话者——奥利比·波布兰，同盟军屈指可数的击坠王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发言有多大的意义。

“所谓自由行星同盟的自由就是独立自主。对于沦为帝国附属领地的同盟，我已无心眷恋，就像丧失自尊心的女人一样没有魅力。我请求能跟随梅尔卡兹提督去。”

听了他这段不伦不类的话的人大多觉得这个比喻像极了他个人的风格，同时，大家也觉得朝光明的地平线跨出一大步了。只要有人先踏出一步，就会有人相继效法，跟在后面走总比带头来的轻松，因为大家知道，至少这不会是一条孤独的路。

“如果能获得先寇布中将的允可，下官也想……”“蔷薇骑士”连队长卡斯巴·林兹上校也气势雄伟地站了起来。

“我也是个从帝国来的亡命者之子，现在更不愿屈居于帝国下风，请让我跟随梅尔卡兹提督，但是……”林兹以尊敬的眼神凝视着黑发的元帅。“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要杨提督再做我们的总指挥。只要您在，‘蔷薇骑士’连队誓言效忠于您。”

“这是军阀化的第一步哩！宣誓效忠的对象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而是个人。真令人伤脑筋哪。”

亚列克斯·卡介伦以不带嘲讽的口气说完，随即引来一阵哄堂笑声。被问及他个人的去留时，卡介伦回答：“我要留下来，倒不如说是必须留下来，将官大量失踪会引起帝国军的怀疑。我和杨司令官都得留下来等候处置。”

先寇布、费雪、亚典波罗、姆莱、派特里契夫、马利诺，以及卡尔先等将官们也陆续打破漫长的沉默，向杨敬礼，他们都决定留下来。

“当初我亡命而来时，已经将我的未来都交给您了，既然您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负您的期待吧！”

“谢谢！有劳您了。”

幕僚们解散之后，菲列特利加和杨留在会议室里。是杨以眼神示意她这么做的。

“对不起，菲列特利加。”剩下他们两人时，黑发的年轻元帅笨拙地说道。“如果是别人做出这种事，我一定也会认为他是白痴。可是，

结果我还是只能选择走这条路，除此之外，还让那些我所喜欢的同伴增加不少麻烦……”

菲列特利加伸出她白晰的手，细心地为杨整理好从衣领露出来的紊乱领结，清澈的淡茶色瞳眸中映着对方黑色的眼珠，她微微笑着。

“我也不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你所做的一切。”

菲列特利加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她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

帝国军中有人对骤然的停战并不感到惊异，但是那并不包括莱因哈特。当他接到总参谋长奥贝斯坦的报告时，这个金发的年轻独裁者反而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似地几乎要从座席上跳起来。

“怎么回事？”

莱因哈特发出凶恶的声音，被人指出理性所不允许的事实，让他觉得倍受侮辱及愤怒，即使那是极为振奋人心的吉报。

“同盟军停止前进了，不仅如此，还提出停战的要求。”

奥贝斯坦从表情到声音都武装了起来，准备承接主君的激动反应。

“太无稽了，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样！再一步，不，只要再半步，他们不就胜利了吗？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让他们放弃垂手可得的胜利？”

等主君稍稍平息了感情的波涛之后，奥贝斯坦说明事情的原委。他并没有说自己从同盟军那边接获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保持冷静。

“……你是说我的胜利是别人拱手让出来的？”

了解事情经过的莱因哈特，把包着黑色和银色军服的优美肢体深深沉进指挥席中喃喃说道。

“真是滑稽之至！我竟然拿到了原本不该属于我，而由别人让出来的胜利？简直像乞讨……”

莱因哈特笑了，这是他从来未曾有过的笑容。笑容中没有华丽感及霸气，一种仿如雕刻出来的笑容。

# 第十章“皇帝万岁！”

【1】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五月五日二二时四○分，前后十二天的“巴米利恩星域会战”结束了。帝国军参战的兵力有舰艇二万六九四○艘，将兵三二○万三一○○名。被完全破坏的舰艇有一万四八二○艘，遭受损伤的舰艇有八六六○艘，舰艇破损总率达百分之八七．二。战死者有一五九万四四○○名，负伤者有七五万三七○○名，人员伤亡总率达百分之七二．○；同盟军参战的兵力有舰艇一万六四二○艘，将兵一九○万七六○○名。被完全破坏的舰艇有七一四○艘，遭受损伤的舰艇有六二六○艘，舰艇破损总率达百分之八一．六。战死者有八九万八二○○名，负伤者有五○万六九○○名，人员伤亡总率达百分之七三．七。

关于这场会战的胜利者到底是帝国军，还是同盟军？战史学家们的见解分歧，无法统一。双方的死伤率都高达六成以上，这种情形已超过一般军事上对胜利的定义了。以小数点前后的细微数字之差来决定胜败实在没什么意义。那么，这场会战难道是“平手”吗？

主张同盟军胜利的人阐述了以下的理由。

“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同盟军总司令官杨威利的战术指挥往往凌驾在帝国军总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上。在开始的阶段，两者平分秋色，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机动性纵深阵看来似乎奏功了，但是一旦崩溃后，战事的主导权就牢牢握在杨的手中了，如果不是先有缪拉的提前抵达，后又出现在敌人胁迫之下的同盟政府下令强制停战的意外情况，历史应该就会明白地记载着杨是完全的胜利者。”

另一方面，倡言帝国军胜利的人提出这样的反驳。

“在巴米利恩星域的战斗，只是为了征服自由行星同盟及统一全宇宙的目的之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构想而展开的壮大战略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将敌人的主力牵制在战场上，再以奇兵突袭敌人的首都使其降伏的手段是自古以来即有的高明战法，所以对于个别战役的失利是没必要感到羞耻的。帝国军已达到战略的目的，而同盟军阻

止失效，到底是谁获得胜利？只要排除无谓的军事浪漫主义，正视结果，就可以得到回答了。”

此外，还有想夸示自己公正性的人。

“在战场上，同盟军是胜利者；在战场外，帝国军赢了。”

“在战略上，帝国军是赢家；在战术上，同盟军胜了。”

各式各样的论说都被提出来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主张，倡言者都必须觉悟到会有相同程度而同样具说服力的反论存在，无论如何，这场会战使后世产生了无数的著作，也为许多战史学家挣得每天糊口的食粮。

而当事者的心境又如何呢？很明显的，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莱因哈特无法轻易地从“我没有胜，胜利是偷来的”的这种厌恶感中解脱；而另一方面，从杨本身重视战略的胜利远胜于战术胜利的军事思想来看，他同样一点都不确信自己获胜了。或许这么说是夸大了些，不过，他们确实给予对方的成功比本身要高得多的评价，与其说这是谦让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他们自觉到自卑感的存在。

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和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杨威利元帅之间的正式会面是在停战生效后刚好过了二四小时，也就是五月六日二三时。

在这段期间，双方又各自做了什么事呢？那便是人类超过食欲及性欲的最大愿望——睡眠。在历经十二天的生死激斗当中，偶有战斗转缓的状态，虽有轮班休息及就地假寐的时间，但是要让极度绷紧的神经获得全面性的休息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好不容易从“暂时的睡眠直通向永久安眠”的恐惧中解脱，帝国的英雄也好，同盟的智将也好，都在安眠药的帮助下享受了深沉的睡眠。

在这段期间，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法伦海特、瓦列、舒坦梅兹、雷内肯普等赶不上战斗的帝国军领袖们都赶回战场四周了。在接获已经停战的报告之后，他们一方面感到羞愧，一方面又为欲求不满所恼，但是，仍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

五月六日一九时，当杨威利在自己的床上被睡眠之神放逐出来时，在同盟军舰队的四周已被四万艘帝国军舰艇——完全没有损害的——所重重包围住。一边感叹地看着四周那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的光点群，杨一边洗了澡，擦了脸，整理好自己的仪容。

“被四万艘敌舰包围着喝红茶实在是很别致的气氛。”

杨悠闲地把红茶冒上来的热气蒸到脸上。尤里安所冲泡的红茶有一种久违了的芳香。餐桌上只有他和尤里安、菲列特利加、卡介伦、先寇布等五人在场，如果没有帝国军可能突然狂暴地用炮火戳杀的不安，餐桌上甚至会有朋友家庭聚会的气氛。尽管如此，杨的大胆，或者该说是钝感，实在令人叹服，其他的四个人一直凝视着司令官的脸。

这个时候，梅尔卡兹所指挥的有六〇艘舰艇的小舰队已经离开了战场，逃过帝国军的眼睛消失不见了。六〇艘船中计有西巴、卡山德拉、尤利西斯等战舰八艘、宇宙母舰四艘、巡航舰九艘、驱逐舰一五艘、武装运输轮二二艘、修护工作舰二艘。事实上这些舰艇完全没有损伤，但由于篡改了资料，这些舰艇名义上都已经在战场上被完全破坏了。搭乘其上的包括陆战要员，战斗艇驾驶员总计一万一八二〇名，以林兹上校、舒奈德中校、波布兰中校等人为干部，当然他们在资料上都是战死者。

【Ⅱ】

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内部装潢充满了庄重及优美的绝妙调和感，这是一种超越军舰的机能性感觉，杨就像乡巴佬进城一般率直地以感叹的眼光环视四周。

“……那就是杨威利？”

四周此起彼落细声交谈的声浪冲进杨的耳中。是不是很失望呢？杨不禁事不关己似地为他们惋惜。他不是像莱因哈特那种风华绝代的美貌贵公子，也不像以前败死在他手里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一般有着硬汉型的个人风格，也不是冷酷锐利的秀才型，当然也不是贫相外露的小农民类型。依个人审美观点的不同，他似乎还多少称得上英俊——对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来说就是，整体看来，或许说他像一个眼看着就可以爬上副教授宝座，却由于政治能力远较学识不足，以致于只能停留在讲师职位的青年学者还比较恰当。乍见之下有二七、八

岁，本来是中等身材，但是由于这段时间连日的战斗，使得他显得有些削瘦，杂乱的头发从军用扁帽下方露出来，怎么看都不像军人。总之，他的外表绝不像他所缔造的战绩一样，予人那么强烈的印象。

这时一个砂色头发，砂色眼珠的高大青年军官走上前来，对着杨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下官是奈特哈尔·缪拉。得以一见同盟军最高的智将杨元帅阁下，实乃下官之荣幸。”

“哪里……彼此彼此……”

杨回了礼，也回了一句不怎么上道的客气话，当然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缪拉对杨似乎有着一种无法对他抱持败北感及敌对的印象，原本对杨的武功就充满敬意的他，砂色的瞳孔深处闪着错综复杂的微笑。

“如果阁下和我们生在银河系的同一边，我一定要在您麾下学习用兵之道。事与愿违，真是遗憾。”

杨也露出了自然而温和的表情。

“不敢。我也很希望你能生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就能放心地躺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觉了。”

这不是客套，而是杨的真心话。如果同盟军中多几个像缪拉这种有才能且又勇敢的舰队指挥官，杨的辛劳应该是可以减轻一大半的。

缪拉笑了笑说：“真是天不从人愿呀！”

在缪拉的引领下，杨来到莱因哈特的房间。门前站着一个有黄玉色瞳眸的青年军官，默默地敬了礼之后，他打开了门让客人进去。这个人就是莱因哈特的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

于是，把脱下的黑色扁帽拿在一只手上的杨威利，便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直接面对面相会了，这也是这两个宿敌一生中的头一次会晤。

强大独裁者的房间并不怎么奢华，或许是因为房间的主人所具有的华丽特质掩盖过了一切。当金发的年轻人从对面的一个沙发上站起来时，杨不可思议地感觉到自己除了若有似无的音乐声，竟听不到其它一切声音了，杨在伸手可及的距离内看见了这个独占神话、历史和

美神宠爱于一身的年轻人，以黑色为基调，各处配上银色点缀的帝国军军服从来没有这么美仑美奂地映现过在杨的眼中。

从瞬间失去自我的状况中回到现实的杨，举手行了一个礼，他这个动作使得前额上的丰沛黑发落了下来，将眼睛附近给遮住了。他慌忙将头发拢上去，尽可能端正地重新行了一个礼，莱因哈特也柔顺地回之以礼，他的视线越过杨的肩膀，对奇斯里点头示意了一下。门在杨的背后关上了，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莱因哈特秀丽的嘴唇露出微笑的形状。

“长久以来我就一直想见你一面。好不容易，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不好意思。”

又是一次不怎么高明的回答。他并不想和这个金发的年轻人在辩才上一较高下，他顺着莱因哈特的邀请，坐到沙发上，重新戴上扁帽，他的头发常常给予人有些杂乱的印象。一个像是幼校学生模样的少年打开门，送来了银质的咖啡杯组，不久，香酵的热气便漂散在大理石桌上。少年对主人投以憧憬的眼光，对客人则投以好奇的视线退了下去。莱因哈特以流利的动作拿起杯子。

“我们有各种因缘。三年前的亚斯提星域会战，你还记得吗？”

“嗯，我接到阁下的通讯，上面说愿健壮如故至再战之日。托你的福，虽然恶运频繁，仍得以苟活至今。”

“当时我没有接到你的回音。”

莱因哈特笑了。杨也受影响地笑了笑。

“非常抱歉。”

“我不是要跟你讨回这个债的……”

莱因哈特收起笑容，安静地把杯子放回盘子上。

“怎么样？要不要过来我们这边？听说你已被授与元帅的称号，我也可以给你帝国元帅的封衔。现在，我们这边应该有比较实质性的东西。”

事后，杨曾自问，如果不是事先曾经想过这种情形，并且也已准备好答案的话，自己是不是能够对抗得住这个劝诱。

“这是我无比的光荣，不过，恐怕我不能接收。”

“为什么？”

看不出莱因哈特有多少惊讶，不过，会这样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我认为自己大概帮不了阁下的忙……”

“这算是谦虚吗？或者，你想说我欠缺主君的资格和魅力？”

“没这种事！”

杨微微加强了语气，他在想该怎么说明才不会伤到金发年轻人的自尊心？令人惊讶的是，他并不是怕触怒独裁者，而是拒绝这种亲切的邀请令他有一种罪恶感。

“如果我是生在帝国，就算阁下不来邀请，我也一定会投效到您麾下。但是，我是喝和帝国人不同的水长大的，我听说，喝了不习惯喝的水恐有伤体之虞。”

似乎连自己都觉得这个比喻太蠢了，杨为了掩饰窘态端起咖啡往嘴边送。即使是坚决拥护红茶一如杨者也可以感受到，在这杯黑色的液体中投注了最好的咖啡豆及最好的技巧。莱因哈特似乎并不因被拒绝而感到恼怒，他也拿起了咖啡杯。

“但我却认为你现在喝的那些水未必适合你。和你伟大的功绩相较之下，你不觉得自己所得到的待遇太不公平，而且受掣肘的时候也太多了吗？”

只要能拿到退休金和养老金就行了——杨当然不能这么说，所以他只得厚颜地板起脸来回答道：“我本身对此已经觉得很满意了。而且，我喜欢这种水的味道。”

“你的忠心只是针对民主主义的精神，是吧？”

“嗯，唔……”

杨含糊其词地回答，然而，莱因哈特仍旧放下杯子，开始认真地讨论起来。

“民主主义真有这么好吗？那么，对于当年银河联邦所标榜的民主共和政治却生出了鲁道夫·冯·高登巴姆这样丑陋的畸形儿一事，你又怎么说呢？”

“……”

“而且，把你所挚爱——我是这么想——的自由行星同盟低头屈膝交到我手上的就是由多数的同盟国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所选出来的元首。难道所谓的民主共和政治就是全体人民依据自由意志贬低自己本身价值和逃避责任的制度及精神的政体？”

对方放言至此，杨不得不加以反驳了。

“对不起，依照阁下的说法，让我觉得就像是因有火灾而否定的火的价值一样。”

“唔……”

莱因哈特歪了歪头，但即使是这种动作似乎也不能破坏这位金发年轻人所散发出来的优美感。

“或许吧！那么，专制政治不也一样吗？我们不能因为偶尔出了一个暴君就否定了这种具有领导性和纪律性的政治制度的价值呀！”

杨以闷闷不乐的表情回望着对方。

“我可以加以否定。”

“如何否定？”

“因为能够侵害人民权利的不在于别人而只在人民本身。换句话说，当人民把政权交付给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或者更微不足道的优布·特留尼西特这类人的时候，责任确实是在全体人民身上，他们责无旁贷。而最重要的就在这一点上，所谓专制政治之罪就是人民把政治的害处归结到他人身上，和这种罪恶比起来，一○○个名君的善政之功就显得渺少多了，更何况，像阁下您这么英明的君主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功过自然就很明显了……”

莱因哈特看来似乎一片茫然。

“我觉得你的主张大胆又新鲜，不过却过于极端，所以我只能略表赞同。你是想借此说服我吗？”

“不是的……”

杨困惑地回答。事实上，他是很困惑，他完全无意去说服莱因哈特或问倒他。他习惯性地脱下扁帽，搔了搔长而乱的黑发，要对抗莱因哈特优美的举止，他这个动作固然于事无补，但却可以借此把凌乱的心绪收拾起来，眼前最重要的是沉着。

“……我只是针对你的主张提出对照性的看法，因为我在想，相对于一个正义，是不是在相反的角度一定会存在另一种等量等质的正义？所以，只是提出来说说……”

“正义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就是你的信念吗？”

讨厌“信念”这个说词的杨补充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许宇宙中真的存在着独一无二的真理，有着可以解答的联合方程式也不一定，不过，那不是我的短手臂可及的。”

“这么说来，我的手是比你的更短了。”莱因哈特略带自嘲地微笑着。“我不认为真理是必要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只需要自由行使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就行了。反过来说，那就是一种可以不听命于讨厌的家伙的力量，你不这么认为吗？你没有讨厌的人吗？”

“我所讨厌的是只把自己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赞美战争，强调爱国心，把别人推到战场上去，而自己却在后方过着逸乐生活的人。和这种人共同生活在一面旗帜之下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

杨的口气超乎嘲讽而达到了辛辣的程度，莱因哈特趣味盎然地注视对方。发现到这视线的杨赶忙净了净嗓子。

“你不一样，你常常站在阵首。恕我失言，我实在是感慨万千。”

“果然，只有这一点你认同我了。我很高兴！”

莱因哈特扬起了音乐般悦耳的笑声，然而，杨却感觉到他的表情突然显得透明了许多。

“我有一个朋友。当我们发誓要把宇宙拿到手中的同时也这样宣誓过——绝不学大贵族们卑劣的行径，一定要站在阵首作战，赢得胜利……”

莱因哈特虽然没有说出名字，可是，杨却可以推测出来，那个朋友就是帮他从暗杀者手中抢回一条命而牺牲了自己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我原打算随时随地都可以为那个朋友牺牲。”

莱因哈特一边用白晰的手指头把落在额前的华丽金发往上拨一边说道。或许他把杨看作是钢琴上的键盘，演奏着他所钟情的乐曲。

“然而，事实上牺牲的总是他，我一直习惯性地这样依赖他，结果，连他的生命都为我丢掉了……”

苍冰色的瞳孔反射着灯光，他下了断言。

“如果那个朋友还活着，我现在面对的应该不是活着的你，而是你的尸体。”

杨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金发的年轻人不需要他的回答。

莱因哈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移话题，他似乎想把心拉回到现实世界来。

“刚才我从占领你们首都的我军指挥官那儿接到报告。大概是你的上司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发表了宣告，内容是说，军部的责任都由他一人担起，希望不要再问罪他人。”

杨不禁动容了。

“这的确像是比克古司令长官所说的话。不过，我恳求阁下，请您拒绝他这个请求。让长官一人担起责任就显得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太过没用了。”

“杨元帅，我不是一个复仇者。或许对帝国的门阀贵族们而言，我矢志不忘报仇，但是，我认为你们跟我是互争长短的敌人。在现阶段逮捕敌人的军事最高负责人统合作战本部长下狱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战火熄灭之后，再为没意义的事情流血就不是我们喜欢的了。”

莱因哈特的表情在这个时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傲，杨完全相信他所说的话，很自然地敬了一个礼。

“对了，如果让你重获自由之身，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对于这个问题，杨一点都不需要犹豫。

“退役。”

瞬间，莱因哈特以他那苍冰色的眼睛深深凝视着年长他九岁的黑发青年，他以没来由的体谅心情点点头。

会面结束了。

在回自己的旗舰休伯利安途中，杨忍不住沉思着，莱因哈特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指责是不是太过尖锐了？

“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贬低自己本身价值和逃避责任的制度及精神的政体……”

地表上最硬的炭结晶体——钻石的形成需要巨大长期的地质压力。同样的，要孕育人类的精神中最宝贵的东西——互助互爱、团结一致地对抗极权及暴政、不断进取、希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强大敌对势力的威胁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吧？适合“自由”的环境只会使自由堕落！

杨不懂，世界上有太多事情不是以他的智慧所能断定的。将来会不会出现有明快解答的日子到来呢？

【Ⅲ】

踏上同盟首都海尼森土地的莱因哈特，接受了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提督及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的欢迎。这一天时值初夏，刺骨的雾、雨罩在皮肤上，年轻人华丽的金发上沾满了露珠。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五月一二日这一天，动员来护卫这位年轻独裁者的士兵本来有二○万人，但是，轮到休假的士兵们为了想看看他们忠诚及崇拜的对象一眼，纷纷跑出宿舍夹道来迎接，狂热的欢呼声仿佛要撕扯开雨、雾所罩成的薄幕。

“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以前回响着“打倒帝国”的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叫声及反战主义者被毒打的街角，现在都充满了支持征服者的声浪。看见从地上车的窗户中挥着手的金发年轻人，士兵们的欢呼声更加高亢，狂热气氛更浓，因太过感动而泪流满脸的人数大概足以编成一个师团了。现在，在他们心中已不在乎已经有多少人为了这位他们所崇拜的年轻人而死，也不在乎今后还必将有更多的人为他而亡。

由于受到士兵们的欢迎，莱因哈特比预定的时间稍晚抵达原同盟政府的权力中心——最高评议会大楼。

莱因哈特对于此次的远征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解决，他不仅在这里汇集军方首脑们的看法，也参考了随行的行政专家们的意见。不能单纯地因为胜利了就不做改动、照原有的制度来支配，为了维持霸权，必须想出更有效率的方法来。

“管治的范围不能过度膨胀，我军的行动已经达到临界点。首先应该把全力投注到完全掌握费沙区域这件事上面，待事情底定之后，再完成支配同盟的工作。”

“目前，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自费沙，伊谢尔伦两回廊进攻同盟领地。只要能确保这个军事方面的支配权，就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统治权了。”

“而且，士兵们都希望在打了胜仗之后赶快回国去。长期的占领会加深他们的思乡情绪，可能会引起他们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不满。”

“用强权支配二二〇亿个对帝政充满敌意的人民并没有什么效率，再加上同盟的财政及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如果要将这些问题一并承揽下来，对才在这两年因改革而较为健全的帝国财政是一项新的负担，恐怕不太理想。”

归纳了这些意见之后，奥贝斯坦向莱因哈特提出报告。

“大多数的意见显示，现在使同盟在形式上完全灭亡，并且置其于帝国的直接支配下为期尚早。我个人也赞同此一说法。”

义眼总参谋长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应同时采取使同盟的财政更形恶化的处置。因为军事支出急速锐减之后，财政应该会走向健全，所以没有必要使他们成为第二个费沙。”

“当然。”

莱因哈特把报告书丢在桌上。这张桌子是历代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所使用的，是拟定对抗帝国的政战策略的历史证人……

※※※

五月二十五日，双方签订“巴拉特和约”。莱因哈特将完全并吞自由行星同盟领土一事延后，决定在市民的武装抵抗尚未成形之前，尽速返回帝国本土。但是，那当然是在获得了相当的利益之后。就算莱因哈特再怎么拘泥于完全征服的形式，看过和约的条文之后，他大概也很难不满足了。“巴拉特和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一、银河帝国同意自由行星同盟继续保有名称及主权。

二、同盟国把干达尔星系及位于两回廊出口周边的两个星系割让给帝国。

三、同盟同意帝国的军舰及民间船只在同盟领土之内自由航行。

四、同盟每年必须支付帝国一兆五○○○亿帝国马克作为安全保障税。

五、同盟可以保有象征主权的军备，但必须放弃保有宇宙战舰及母舰的权利。此外，同盟在建设、修改军事设施之前，必须和帝国取得协议。

六、同盟制定新的国内法规，禁止任何以妨碍和帝国友好及协调为目的的活动。

七、帝国在同盟首都海尼森设最高等办事处，并享有驻留警备军队的特权。高等事务官代理帝国主权者（皇帝）和同盟政府折冲、协议、并且具有旁听同盟政府各项会议的资格……

第八条以下的条文则让双方确认了同盟已隶属帝国领土的事实。

同盟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在帝国军士兵的重重包围下完成签名、盖章的工作，然后宣称自己担起战败的责任，引咎辞职。议长退职，而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则因心力交瘁，成了半个废人，躺在病床上，苍白着脸的众阁僚人员于是要求特留尼西特的政敌，前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代理元首之职。

列贝罗一方面为事态的严重性所恼，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众人所求。然而，在和约的条文对外公开，列贝罗的朋友荷旺·路易看过之后如此说道："就像脖子上套了绳索，只有脚尖还勉强触到地面上。列贝罗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没有像他这么冷静，又不擅于极端的表现方式的其他高官们都涌出了悲愤的泪水。两世纪半之前，亚雷·海尼森等人披荆斩棘，完成充满苦难险阻的一万光年逃脱之行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看看今天同盟所受到的屈辱？而且是由国民的代表带头做的决定！

于是，卸任的特留尼西特便如人们所想像中的一般逃之夭夭了，市民的愤怒及憎恶遂从莱因哈特身上转而针对接受屈辱条件的特留尼西特。

※※※

莱因哈特是在和约签订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六日从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口中知道了特留尼西特要求会面的事情，当他听到"会呼

吸的肮脏”的前议长的名字时，白晰的脸上燃烧起厌恶的火焰。

“不见！”

“但是……”

莱因哈特以倔强的少年般的眼神盯着希尔德。

“我应该是大地上具有最大权力的人了，难道我不能不见我不想见的人吗？”

“阁下……”

“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把他这种下流的废物丢到复仇心正旺的激进人群当中去！我……”

“我了解您的心情，可是，我们曾以罗严克拉姆公爵之名保证不问罪于最高负责人的。也许这违背了您的心意，可是，如果我们出尔反尔，就会招来‘帝国不守信义、违反和约的所载’的不信任之名啊！”

莱因哈特胸膛急促起伏，激动地一掌拍在桌子上，汹涌的波涛还在感情的水面上翻腾，他把视线投向希尔德。

“那么，那个家伙要求什么？”

“生命和财产的保障，以及在帝国本土的居留权。他还说，如果能谋得一官半职，愿为阁下竭心尽力。”

独裁者端丽的嘴边扬起了不愉快的笑容。

“看来他是没脸和他所出卖的国民一起生活了。他认为只要在帝国领地内就可以受到我的庇护吗？好！我答应。既然答应了，就没有必要见他。叫他回去！”

希尔德知道莱因哈特不可能再多作让步，正想退出之际，莱因哈特突然叫住了她，犹疑了一下之后，仿佛要挣脱掉某种情绪似地说道：“伯爵千金，我真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我知道是你救了我的命，只是，到现在为止却没有说出任何向你道谢的话，刚才还对你出言不逊。请给我一点时间。”

希尔德不置可否，金发年轻人不怎么巧妙的致谢方式让她的胸口一阵翻涌。在冷酷无情的野心家面具下，有一张对温柔的姐姐安妮罗杰付出无限关爱的少年脸孔。

“哪里的话，我做得也太过分了，阁下再怎么叱责我都是应该的，您这么说反而让我羞愧得无以自容。但是，请恕我多事，我有个请求。请您务必重重地酬谢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两位提督的功劳。”

“嗯，我会的。”

莱因哈特轻轻地举起一只手，于是，希尔德行了一个礼之后便离开了。从房间走出去之际，希尔德晃着她短短的金发，越过肩膀回头一看，支着脸颊正陷于思索中的莱因哈特映在她那急速缩小的视野中。

※※※

在甄选派遣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任职的高等事务官人选时，莱因哈特原打算以罗严塔尔为候补者。高等事务官不单单是外交代表，同时必须监视同盟的国政，尽可能地维护帝国的最大利益，甚至还要面对各种反抗及抵抗、镇压武力叛乱等等棘手的事情。莱因哈特认为罗严塔尔有充够的才干可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总参谋长奥贝斯坦反对，他对主君所陈述的理由是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两员大将在军队中具有很高声望，必须在本国统辖帝国军的实战部队，然而，在某一次机会下，奥贝斯坦把他反对的真正理由只说给部下菲尔纳上校听。

“罗严塔尔是一只猛禽，把他放在远处太过危险了，这个男人应该把他放在看得到的地方，用铁链锁着。”

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后世人的创作之想，不管如何，莱因哈特是把罗严塔尔从候补人选中抽调出来了，改而以雷内肯普为就任人选。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基本上是将军人的政治支配权制度化，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以文官任此要职。但是理所当然的，在雷内肯普底下配属了许多文官——外交、财务、行政专家等。

然而，奥贝斯坦同样也反对雷内肯普这个人选。理由当然和反对罗严塔尔的不同，他的理由是雷内肯普太过军人型，思路往往太过僵直，尤其又曾经极不名誉地两度败在杨威利手下，因此对同盟的态度恐有欠缺柔软性之虞。听奥贝斯坦说完，莱因哈特笑了笑回答：“雷内肯普失败的话就撤掉他，如果同盟政府也有责任的话，当然也正好一并问罪。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好烦恼的。”

奥贝斯坦行了一个礼，认同了主君的看法。这和占领费沙时的处置是相似的手法，但是，听到这一段话，奥贝斯坦对年轻主君的度量

及才能起了敬意。

此外，莱因哈特任命舒坦梅兹担任已经成为帝国直辖领土的干达尔星系的基地司令官。本来，高等事务官和干达尔星系驻留司令官以一人兼任为佳，但是，那是日后完全征服同盟时的课题了。

旧体制派的亡命政权“银河帝国正统政府”极端仇敌帝国军是无庸置疑的，所以有必要对当中成员加以弹压逮捕，但是当“军务尚书”梅尔卡兹已经在巴米利恩星域战死的记录被提出来之后，他的死也让帝国军的高官们肃然起敬。

其余的人，“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首相瑞姆夏德伯爵由弗恩服毒自杀了。那是在他的私宅被罗严塔尔麾下的士兵包围后的事，金眼妖瞳的提督对瑞姆夏德伯爵的要求表示敬意，给了他自杀的时间。亡命政权于是消失了。

然而，却不见幼帝人影。调查的结果，帝国军了解到是正统政府的军务次官，也就是把幼帝从帝国首都奥丁带出来的犯人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和八岁的男孩一起消失了。

罗严塔尔及米达麦亚忧心焚焚，扩大搜查网，同时向莱因哈特报告，然而，年轻的独裁者却没有叱责他们的过失。

“到哪里去都无所谓。该灭亡的时候不灭亡，对国家对人民都只是干枯的果实而已。”莱因哈特的声音中不只有冷漠，似乎还包含着怜悯的微粒子。“如果梦想高登巴姆王家再兴的话，还是躲在床上不要看到现实状况的好，对这些人我们又何必太认真呢？”

事实上，莱因哈特根本没有时间去和非现实的浪漫主义者的梦想打交道，他必须着手进行即位及加冕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必须用脑筋去思索在不久的将来如何完全并吞同盟的所有领地，还有完成对他而言已是既定事实的迁都费沙计划。此外，新帝国蓬勃发展之后的人事也成了极重要的课题。新帝国是由皇帝亲政，所以不需要宰相，但是阁僚却是必须的，而且军队组织也必须改制。莱因哈特虽然最终接受了奥贝斯坦的忠告，下令搜查旧体制派余党的下落，但是他也马上把这件事丢到遗忘之井，盖上盖子了。

※※※

至于同盟的人们也不能一味地留恋过去，轻视未来。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离开了公职，拖着一身年老及失意的躯体回到老妻身旁养老去了。

杨威利元帅退役，长达十二年非出自他本意的军人生涯终于谱上休止符——看来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安稳的退休生活。他预定在最近和也已退役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结婚。对他来说，他所希望过的生活模式似乎已经确立，但是为了获得这小小的幸福却丢掉了多少人命的苦恼却没有从他脑里消失。尽管如此，就算他遭逢不幸也不能让那些战死者起死回生，所以，他虽然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帝国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仍然不时和菲列特利加联络，一起计划将来的生活蓝图，过着一般人的生活。然而，他在如何组织家庭的构想力方面等于零，所以只能成为赞成菲列特利加所提的方案的无条件拥护者。

尤里安则偷偷地进行潜入位于帝国领土内部深处的地球的准备工作。除了从地球教的德古斯比司教那边听来的一些情报，再加上背后支持特留尼西特议长让他逃过非法武装政变之灾的地球教徒的存在事实，“到地球去就可以了解一切”这句话尽管有夸大之嫌，但或许是事实也不一定。尤里安认为这里面应该有充分调查的价值。

除此之外，就像他以前对卡介伦所说的，他无意去打扰杨和菲列特利加的新婚生活，他知道他们两人都不认为尤里安会是个干扰。但是，知道归知道，或者说就因为知道，所以尤里安认为至少自己应该在他们面前消失个一年半载才是。在费沙的短暂生活，多多少少使他长大了一些，他希望藉着这次的旅程能再让自己成熟些，然后再和他所喜欢的这两个人见面。

黑肤圆目的巨人路易·马逊少尉当然也开始准备随着尤里安前往地球。以他的立场来说是“不能违背命运的安排”，但却没有人认为他是被迫走上他所不喜欢的命运之路。尤里安和马逊都向军部提出了辞呈，虽然还未被受理，但是他们已是一副受不受理不干己事的模样，而且他自从尤里安回到海尼森之后一直就和杨他们同行，现在也一起住在银桥街的官舍中，以致前来监视他们行动的帝国军士兵们打一开始就认定他是杨家的人。

杨虽然是勉勉强强耸着肩接受了马逊存在的事实，但是，他却毫不犹疑地把保护尤里安的重大任务托负给黑巨人。此外，杨对从社会上消失了踪影的梅尔卡兹一行人的今后去向也负有责任，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隐居者。如果帝国军知道了这项事实，在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中，杨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

当年的“恶作剧的波利斯”，也就是波利斯·哥尼夫和从费沙抵达海尼森的马利涅斯克事务长再会面了，但是，当他听到爱船贝流斯卡号的悲惨遭遇之后，再也无法无止境地沉迷于乐天的气氛当中了。

当时，滞留在同盟的费沙人都聚集在失去法律依据的事务官办事处，交换着不安的情绪及贫乏的情报，但是，波利斯·哥尼夫却先朝着杨威利的官舍拜访去了。帝国军的士兵已经在门前警卫，杨一家人接近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是，哥尼夫夸称，自己是杨独一无二的密友，再加上杨本人也从屋里走出来提出要求，哥尼夫因此得以成为杨家的客人。哥尼夫和阔别十六年的老朋友再会，品味着尤里安的红茶，同时也获得了堂弟伊旺·哥尼夫战死的消息。

“承蒙你大力帮助尤里安，多谢了！另外贝流斯卡号船上的朋友们也给了他许多方便……”

“功在马利涅斯克，不用对我道谢，问题是我的船哪！同盟政府形同虚设，难道要我向帝国军申诉？”

“关于这一点我来想想办法吧。”杨毫不在意地许下承诺，他意味深长地对老朋友笑了笑。“不过，现在，你是不是先听一听我的要求……”

※※※

随着杨回到首都的将官中，先寇布及亚典波罗强行提出辞呈退役了。卡介伦的辞呈被驳回，反而还不得不接受后方勤务本部长代理之职，费雪、姆莱、派特里契夫、卡尔先等人则待在自己家中等待时机的到来。就这样，每个人头顶上的时间阴影一点一点的移动着，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冬天会有多长？或者有多短？

【Ⅳ】

太阳向着地平线倾斜，褪色的光芒在大气中的微粒子乱反射下，使整个世界沉浸在一片橘色波中。以前许以人类丰硕果实的大地仿佛为自己化为不毛之身感到羞耻，寻求着黑夜羽翼的庇佑。

深刻着衰老及疲惫皱纹的这块土地以前是地球这个行星的中心部位，是全银河系宇宙的中枢。久远久远的岁月，不知不觉三十个世代也过去了。

一个全身裹着黑衣的中年男人踩着规律但缓慢的步伐在老旧的石造建筑物中徘徊。当他站到某一扇门前时，侍卫行了一个礼打开了门。室内充满了幽暗、模糊的光，一个比先前那个男子老得多的枯瘦老人坐在羊皮上。

“总大主教猊下……”

恭恭敬敬地称呼老人的男子，眼看对方没有反应，遂又继续说道：“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终于征服了自由行星同盟。”

听到这个消息，黑衣老人这才抬起头，用他那干巴巴的手招呼男子。门在男子背后关了起来。

“……那么，之后呢？”

发出来的声音同样显得干枯而了无生气。

“他没有退留在征服地，而是任命手下一个叫雷内肯普的人率领大军驻留在当地负责监视，自己则回帝国本土了，离开时带走了那个特留尼西特……”

“那个男子也已充分地发挥效用了，那么就这样让他在帝国做个腐败的苹果吗？”

“不，我们一年多以前已在帝国那边准备好了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但他现在却似乎还有些犹豫。”

“听说那个人重病缠身，你确定有用吗？”

“如果再保个半年，我们的目的就可达成了，医生也派去了，他原本就嫉妒罗严克拉姆的才能及健康，要加以利用并不困难。”

“好吧！就交给你了。费沙那边怎么样了？”

“唔，关于费沙方面，不能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男人的声音这时失去了自信，黄浊的眼睛中泛着疑惑的光芒。总大主教又问道：“还没和鲁宾斯基联络上吗？”

“目前是的。但是，那个男人的心深不见底……”

尽管知道没有其他人会听到，但是，总大主教的部下仍然压低了声音，把身子往前探，对着老人侃侃谈论起自己心中的担忧。

“不单单是精神服从方面有可疑，属下认为他已有不顺从之野心。请阁下……”

“这事我知道。”老人显得颇不在乎。“只要是在我们的手掌上跳舞，就不用介意他是以什么形式来跳。倒是那个不肖的德古斯比后来怎么样了？”

“确定德古斯比已经死了，但问题是他死前是不是泄露了什么秘密……”

祈望历史倒流的窃窃私语仍然继续着，在他们的头顶上无数缭乱的星光开始点缀在夜空之中。

※※※

凯旋回帝国的莱因哈特为了实质和形式上的需要，开始忙碌起来，各种该处理的事情都等着他的判断及决定。

他最先着手进行的事完全是为了私人的义务感及微微怯懦的满足感。他给予现在拥有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称号的姐姐安妮罗杰加赠女大公的称号。另外也赐予故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大公的称号，并制定了冠上他名字的勋赏。当他以这两件事为优先办理之要务时，奥贝斯坦不无反论，但是，莱因哈特一句“这个处置会伤害到谁？”便使得他无话可说了。

这两件事底定之后，莱因哈特在有才能的构想家、实务家之外披上了精神之衣，开始制定各项人事、组织及制度。在军事方面，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奥贝斯坦受封为帝国元帅，奥贝斯坦兼任军务尚书。十名上将晋升为一级上将，最年轻的缪拉则因为在巴米利恩拯救莱因哈特于危急之时，居功至伟，所以在十名一级上将中名列首席。文官方面的人事也已底定，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被推上国务尚书宝座。欧根·李希特为财务尚书，卡尔·布拉格则为新设的民政尚书。

六月二十日，不到一年前因身为出生才八个月的女皇帝之父亲而从子爵三级跳至公爵地位的贝克尼兹家族现在的当家尤尔肯·欧法一面饱受不安及怀疑的折磨，一面战战兢兢地钻进帝国宰相府。他几乎把热情及财产全都投注到象牙艺品的收集上，这个对政治及军事完全没有兴趣的三十岁青年贵族，从比他冷漠一万倍的奥贝斯坦手中接到一张纸，那是女皇帝退位的宣告状，接下来的一张纸上面声明把帝位让给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随后第三张纸又交到已汗流夹背的青年贵族手中，上面已经有莱因哈特的签名，主旨是说莱因哈特将保障贝克尼兹家的爵位及财产安全，今后，至女皇帝去世为止，每年会得到一五〇万帝国马克的赡养金，贝克尼兹公爵因为定下了一颗心而流出了更多的汗水浸湿了他昂贵的衣裳，他用手帕擦拭了整个脸部，拿过对方递过来的笔，以一岁又八个月大的女皇帝的监护人身分在三张文书上签上名。

自开国始相鲁道夫大帝以来，支配人类社会达四九〇年，三十八人坐过皇帝宝座的高登巴姆王朝于焉结束了。

六月二十二日是新皇帝莱因哈特登基及加冕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就不再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而是莱因哈特皇帝陛下了。以前，从他身边夺走姐姐安妮罗杰的高登巴姆家失去了一切东西，将一身褴褛的悲惨身影隐藏于过去的领域中。

在新无忧宫广大的“黑珍珠室”中聚集了数十个宣誓效忠新王朝的文官武将，然而，在人海之中却没有莱因哈特最想要见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和他一样有着灿烂迷人的金黄色头发，而另一个则拥有像火焰般燃烧的红色头发。

在“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整个黑珍珠室时，莱因哈特拿起放在紫色绢布上的黄金帝冠，以毫不造作地，但却又无人能模仿的优雅姿态戴到自己头上。黄金帝冠和金黄色的头发完美地融为一体，似乎无言地诉说着，这个年轻人就是几世纪之前正统的所有者。

罗严克拉姆王朝从此开始了。

后记

和一万光年的远征之途相较之下，“银河英雄传说”系列显得极微不足道的１０本书好不容易发展到全程的一半了。笔者首先要对钟爱

这部充满缺点的作品，同时又不断地鼓励怠惰的作者之广大读者致十二万分谢意。

这系列的作品是笔者自己想要写所以才写出来的，因此没有想到会获得这么广大的回响。听说在日本甲府还发行了“（杨）提督通信”，同人志登了幽默漫画等，笔者的心境就像在守护明星的星妈一样。

本作品的源流来自原预定由现在已停刊的“幻影城”社发行的“银河西洋棋”长篇小说。当写了１００张稿纸时，“幻影城”倒闭了。在遇到下一个拾荒者捡到之前，这些东西简真无依无靠。后来，序章中的一部份复活了，于是便成为了现在的“银河英雄传说”。

和旧稿相较之下，莱茵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人格没什么改变，倒是杨威利却有了一八○度的转变。在旧稿中，他更沉静，更具忍耐力，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不是一个拘泥于退休金的问题儿童。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修改，连作者自己都不清楚。原以为不会受女性读者的欢迎，哪知加上了美人副官之后，竟也出现了许多女性读者反应“杨是理想的男人”。叫作者丈二金刚模不着头脑。他之受欢迎功不在作者，纯粹是盘算错误。

若说盘算错误，这里面有一个让作者印象比较深刻的情节，那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太早死了。本来这只是在作品中淡述的，哪知道，每次和读者碰面或收到来信时，都一定会因为这件事受到抗议及弹劾。虽然是出于必然性，所以作者才杀了他。不过，事实上，笔者后来也挺后悔的。就像许多人所说的一样，莱茵哈特及吉尔菲艾斯是表里一体的，可以说是“二体合一”的角色，或许也可以“光和影”的表现方式来说明其一体性。这么一来，就必须出现“光和影因共存而攀高，当一方消弭时，另一方也会衰微”的模式了。因此，吉尔菲艾斯该活到莱茵哈特的最盛期，至少也要话到第五册皇帝登基时才行（或者生死反过来）。

然而，他却在莱茵哈特正要上坡时就匆匆下台了。因此可以说，笔者自己破坏了可以重叠、复合地构筑作品要素之契机，而使得许多期待着某些情节的存在及发展的读者们倍感失望。笔者发现到这件事时就开始后悔了。然而，如今又不能让他“死而复生”。

笔者到现在仍然后悔不已，只要我将来继续从事创作故事的工作，一定会牢牢记住这种悔恨交加的感觉。

不过，笔者于此处也有话要说。就是，既然各位读者对笔者已完成的故事那么有感觉、依依不舍，那么也希望大家同样爱护笔者目前陆续推出的作品。笔者个人非常满意后来取代吉尔菲艾斯活跃于帝国阵营的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奥贝斯坦、希尔德、缪拉等人。笔者很高兴他们拥有各自的支持群众。

不只是他们，凡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人物能获得读者们的青睐，这是最让作者高兴的事。至于主要人物受欢迎的程度，莱茵哈特是一如所料，吉菲艾斯超过预算，至于杨则是失算了。而读者对配角们的喜爱也相当多彩多姿。今年的情人节，有男性读者送安妮罗杰糖果；也有女性读者支持被称为“伊谢尔伦的诸星当”的波布兰。身为她及他的代理人，笔者一并致谢。和这些令人振奋的事情相较之下，笔者为了给每个人物命名而翻遍古代国际人名录的辛劳也就不算什么了。尽管如此，特别有德国风格的名字也给快用光了，但是库存的资料我早就堆积如山了。如果要开始写后半部时，得还要绞尽脑汁去找名字呢！

最后对读者们有厚颜不情之请——请给予有慢性低糜症的作者逃过其魔掌而残存下来的出场人物更多的支持。

宇宙历前八一六年四月一日

# 銀河英雄伝説 6

飛翔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 銀河英雄伝説 6

飛翔篇

田中芳樹

序章 地球衰亡记录
第一章 邱梅尔事件
第二章 一个退役生活者的肖像
第三章 访问者
第四章 过去、现在、未来
第五章 混乱、错乱、惑乱
第六章 圣地
第七章 战斗开启
第八章 休假结束
返回主目录

# 序章 地球衰亡记录

“……过去人类社会仅存在于一个名叫地球的天体上，而现在则存在于以地球为主，和其它少数行星所组成的天体系上，至于未来的话，人类社会将建立在更多的恒星系统上，而太阳系则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一个预言，只要将时限假设于未来，即可明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既成事实……”

在西元二一八○年，当时担任地球统一政府第五代宇宙省长官的卡罗斯·席尔法，在冥王星探查团出发前的时刻，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讲话。席尔法在当时虽然是一个有能的实务家，但却不是具有特别优越的哲学性思想或独创之表现能力的人，这一段演说就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不过是把一般人所熟知的常识讲述出来而已。

但是这个“一般人所熟知的常识”在具体化并成为事实之前，人类却必须要先饮干同胞们多达以亿公升计的鲜血。人类的政治中枢真正从地球移往其它的天体，是远在席尔法的演说之后大约七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

西元二一二九年，当地球统一政府（ＧＧ）诞生的时候，历经了长达九十年战乱而疲惫不堪的人们，满心以为人类社会所产生之最恶劣的创造物——主权国家已经从地面被一扫而空，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生命也将由被掌权者当作是满足其欲望之祭品的愚劣行为当中永远地被解放出来。在之前被称为“十三日战争”的争斗当中，所动用的热核武器，使得当事者的北方联合国家（ＮＧ）以和三大陆合州国（ＵＳＥ）这两国的大都市全部沦为吸收辐射能的井口，可说是自食其滥用武力的恶果。但是那些毫无野心、不需为此战事负责的弱小国家却被那些像是食肉兽一般毫无人性的国家卷入这场猛烈的战争当中。两大强国基于害怕某些与彼此之间虽毫无利害关系但却蕴藏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受到敌国利用之理由，竟也使用热核武器对之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因此两大强国的灭亡，对于那些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国家而言，也可说是稍稍值得安慰的事。而为了防止日后类似这些大国肆虐的情形再度发生，强有力并且统一的政治体制成为一般公认所必须的政

体。但是就长期来看，这或许是将复数的权力统合成为一个单一集中的权力也说不定，只不过人们已经疲于以挖苦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了。

有人说过："若没有了战争，就只会发生内乱。"

这或许应该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对于更多的人，这种不具有任何希望和喜悦的意见，却是捂起了耳朵不愿意去听。不过当时世界人口已锐减至十亿左右，粮食的生产力受到重大的打击，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有余力来发动内乱。统一政府的首都建立在澳洲大陆东北部，面临太平洋的布里斯班。建都于此主要是基于该地位于南半球，战乱期间并未受到战争太多的摧残，并且拥有广大丰富的土地资源，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商圈之一环。此外，还有因该地区远离策动战争的两大战犯国等各项理由。

地球统一政府诞生之后的人类历史与以前的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宗教的支配力量很明显地低落了许多。因为旧有的宗教势力对于动乱时代的缩短并没有任何的贡献，相反地在动乱的初期，各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彼此宗教信仰相互的敌视与偏见更成了助长战火的主因，当时各个宗教所拥有的私属军团假借神的名义，你来我往地虐杀他们眼中所谓异教徒的子女。更有甚于此的是在北方联合国家崩坏之后，北美洲大陆割据成许多弱小的宗教国家，他们一反过去以理性和共和政治为基础的组国原则而争斗不休，使得这个广大的产业国家夷成了满地金属、树脂与水泥的荒野，更到处散布迷信和排他性的病原菌，使得残活下来人们在肉体上、精神上都遭到严重伤害。最后的结局是天神未曾降临，而救世主也未曾出现，人们终于靠着自己本身的力量，将世界由接近灭亡的深渊边缘拯救回来。

经此浩劫之后，于是乎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建急速地进行着，人们狂热地投身于大大小小的各项事业当中，建设都市，绿化荒野，发展科技，人类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将脚步迈进到那个被称作是"宇宙"的无限辽阔的边境。"具有可开拓边境的文明是不会衰弱的"这种说法一般认为是正确的。在地球统一政府成立（西元二一二九年以前，人类的足迹虽然曾经到过火星，但在此正式定居却是在地球统一政府成立之后。）之后，人类对宇宙的开发突飞猛进，在西元二一六六年就已经超越了小行星带，在木星的一个名叫伊奥的卫星上建立了一处开发基地。在那个时候，统一政府里面最富有活力的部门便是宇宙省

了，这个由航路、资源、设施、通信、管理、教育、学术、勘察、船舶等各局所组成的庞大组织总部设置于月球的表面上，其规模随着时间的成长而壮大，到了二二○○代的中期，其所属人口便已经凌驾了首都布里斯班，而“布里斯班是地球的首都，但月面都市却是全太阳系的首都”的声浪也就是在此时扬起的。

在那不久之后的一段时间，人类真正的生活圈暂且止于太阳系的内部。人类的第一艘恒星星际勘察船虽于西元二二五三年向半人马α星系出发，但经过了二十年之后亦尚未回航的经验却使得人们失望而气馁。其实就总人口只有四○亿的当时而言，光是太阳系内部便可确保有足够的生活空间了。

西元二三六○年，超光速航行终于实现了，以安特涅尔·亚诺修博士为首的宇宙省技术研究小组成了全人类的英雄。初期的瓦普跳跃飞行距离非常短，而且对于人体，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有着明显的不良影响。但是到了二三九一年，此项航行技术便在不断的努力改进之后达至完全的实用化，勘察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到了二四○二年，更在卡那普斯星系里发现了可作为居住之用的行星，于是恒星星际间移居的时代就此揭开了序幕。

但是恒星星际间殖民活动的开始，却也是“单一权力”体制开始产生龟裂的第一步。西元二四○四年，正当第一批恒星移民团乐观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正出发前往伊奥的恒星星际航行基地之际，地球统一政府的首脑们也正齐聚在地球的首都布里斯班市中，对于“远离地球的殖民地授与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此一议题进行冗长的讨论。

一个最初设立时名称为“宇宙省航路局航行安全部”的小机关，于是升格为“宇宙保安局”，并且组成“宇宙警备队”，由省次长带领加以统辖指挥，但是最后“宇宙军”的成立还是在历经了八十年岁月以后的事情。在此警备队成立的时候，地球统一政府说明这支队伍的性质与统一政府成立之前，北方联合国家那支常常由天顶对弱小诸国加以胁迫威压的航空宇宙军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为确保市民航行宇宙的安全，防范犯罪与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权和经济活动所设立的维持治安系统。到了恒星星际间航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完全地忘记了在过去历史中所有国家的军队在高唱和平防卫的同时，也曾经疯狂地进行向外征伐和对内镇压的这项铁一般的事实。“军队其实是一个国

家内部最强最大的暴力组织”这样的一个命题，对于明了近代历史的人而言，可说是一个恐怖的常识。而在一个全人类的统一国家当中，其外侧根本也没有任何超乎其上的武力集团存在。光就这一点而言，最小限度的武力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宇宙军的组织却是毫无限度地愈来愈庞大。到了二五二七年，已呈现臃肿的军队组织，其内部颓废的状况，便在统一政府的紧缩军备和军部管理会议当中受到充满讽刺挖苦的告发。

“……所谓的高级军人，难道就是武装贵族的别名吗？举例来看，第四方面军总监部所属的‘台吉希兰得’宇宙母舰的舰长——阿诺尔多·F·巴契上校，我们来参观一下他优雅的生活情况吧！他的住所由办公室，起居室，卧房，浴室组合而成，总面积达二四○平方公尺，附带一提的是他的房子下层是士兵用的房间，相同的面积当中却要挤进九十名的士兵。另外，就劳动力方面而言，舰长底下编置副官是当然的，但除此之外，却还有秘书（女性士官）一名，勤务兵六名，专用厨师两名，以及一名特别护士服侍他。不用说他的薪水当然是由国民所负担的税金当中来给付，但是比这个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极为不人道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居然让一个需要由特别护士来看护的病人负起指挥全舰的重责大任。”

但是这样的告发本身却也成了被批评责难的目标。因为军部本身无论在议会或者舆论界，都已经拥有相当足够的辩护者为他们辩护。

而恒星星际间航行为人类带来无限发展的美梦，却因为当时技术与距离的障碍而开始逐渐凋零。二四八○年，人类的生活圈仿佛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为六十光年的球体，到了二五三○年半径扩展到八四光年，二五八○年，半径为九一光年，二六五○年，半径则只达到九四光年，明显地呈现停顿的状态。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地球统一政府诞生以来所呈现的活力正在逐渐丧失当中，但是唯独军队与官僚组织却仍然像是恐龙一般地持续壮大。

另一方面，地球与各殖民地之间经济上的不公平也逐渐显露出来。此时的地球早已完全放弃了农工矿业的生产，轻而利用资本与金融来支配数目超过一○○个殖民星球上的产业，贪婪的吸取着利益与资源。就政治上而言，殖民星球的自治与作为地球统一政府的一部分所应享有的权力只是形式上被认可，但是事实上并不具有与地球对等的

地位。虽然有着全人类议会这样的机构，但是七成的代表均由地球所选出，而相关法规的修正则必须有七成以上的赞成，因此修正成了永远的梦想。有一次司必卡星系所选出的代表曾经要求纠正对于财富分配偏重于地球的不平均，但是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殖民星球人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无能，他们必须为此负责。至于像吾等地球市民为此必须背负罪责的这种说法，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缺乏自立心与上进心的一种奴隶精神的表现。"

地球统一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共和党的书记官裘希亚·爵布里克的这番回答引起了殖民星球人民激昂的情绪。此外，对于当时在地球资本的压力之下被强制进行单一作物的种植，但却又被低价收购杀得血本无归，最后濒临饥饿边缘的殖民星球，地球方面的反应也嫌太过于冷淡。"当时，地球一直是缺乏资源的，但是除了资源之外，地球人似乎还缺乏想像力。特别是后者，更是引起事态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无庸置疑的。"历史学家伊布恩·夏马曾经这么说道。

就因为缺乏想像力，地球上的住民们仍很骄傲的贯彻着强者理论。他们认为强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强者，就在于握有武力与财富。地球肆意搜刮在各殖民星球上的财富，然后借以强化军事力量，这样一来，殖民星球的人们其实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养活这些被用来对自己进行监视和镇压的士兵们。

殖民星球的人们在到达一个忍耐的极限之后，终于在西元二六八二年一致团结起来对地球提出要求。第一，裁减过度膨胀的军备；第二，依人口比例，来决定对全人类议会中代表的席次分配；第三，地球资本得停止一切属于殖民星球内自治政府行政的干预。对于提出上述要求的一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理所当然的小小希望，但是对于被要求的一方而言，则无疑是难以被容忍的亵渎与冒犯。如果是卑躬屈膝地恳求的话还姑且不论，竟敢用"要求"的字眼？那些不自量力，未开化的边疆野蛮人竟然敢用对等的口吻对宗主国同时又是超级强国的地球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

地球于是终止了支付给全人类议会的分摊金，但是同时也重新察觉到太平时代开始要结束，应该要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

历史学家伊布恩·夏马叹息地说道："……在这个时期，地球在精神方面的衰退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即使是有违公正的原则，仍然想尽

一切所有的方法要确保既得权利。借由残酷压制反对者以绝对达到确保既得权利的精神思绪当中，是否仍然遗留有进步与向上的余地呢？”

但是，就事实而言，对当时的地球人来说，所谓的进步与向上或许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于各殖民星球的不满，地球企图以阴谋与武力加以强力镇压。但是同时反地球派的先锋也已经被选出，那就是一向声名不佳的西留斯星系政府。

于是奇怪的风声开始流传了。

西留斯之所以动不动就对地球加以批评，并不是为谋求和平，而是为了要达到其取代地球进而成为全人类社会之霸主的野心……，对于西留斯来说，唯一值得戒惧的就是地球，它的策略就是要使地球成为弱势团体，并且使地球与各殖民星球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裂痕……，各个殖民星球不应该毫无理由地对地球横加指责，因为这种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不是地球的灭亡，而是将来各个殖民星球可能隶属于西留斯，因而丧失现在所拥有的自由与未来……，事实上，只有西留斯才是地球与各个殖民星球共通的敌人，西留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悄悄一步一步地增强国力，发展军备，并且正逐渐地扩大间谍网……，众人最好加强对于西留斯的注意……

当有人要求就此一风声加以证实的时候，西留斯的首脑们只是付诸一笑，而其它殖民星球的首脑们也只是笑一笑，不过那是缺乏自信与健康的笑容。

如此一来，对于地球和其它殖民星球来说，西留斯成了公认的敌国，而且是可以加以操纵的敌人，只要地球一旦夸示炫耀它的实力，那么孤立的西留斯除了卑躬屈膝地乞怜之外，别无选择，它的角色就好像是一个可怜的反派人物。但是就在地球对于西留斯的实力以及其所可能产生的威胁加以夸大地宣传之际，却产生始料所不及的效果。

那就是开始有许多的人逐渐相信西留斯本身的确有凌驾地球的实力与意图，不仅仅是西留斯以外的各个自治国，甚至还包括西留斯本身……

最初，地球方面心怀不轨刻意地将西留斯的虚象加以夸大，并且沾沾自喜地观赏着这幅被涂上海市蜃楼色彩的画面，希望借此能使各个殖民星球对于西留斯的力量产生畏惧，自动地靠到地球这一边来，然后这一幕反抗的插曲也就此收场。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定都有

人会以冷眼来旁观这一切，例如有一位名叫马雷恩兹欧的记者就曾经写下了这么一段讽刺的报导。

“……昨天晚上，附近的道路到处都淹水，因为地下所埋设的下水管破裂了，这可能是由西留斯星系潜入的专司破坏的工作人员所干下的勾当吧！另外涉嫌在F地区犯下连续的纵火事件，使得民众惊慌不安的犯人，在今早被告发了，他也可能是因为被由西留斯所潜入的间谍洗脑之后，才犯下了如此的恶行吧！其它包括使夏娃吃下禁果，虐杀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还有在百慕达海域使客船沉没等等，一定都是西留斯所有恐怖破坏活动的一部分喽！西留斯啊，你将是一个万能的撒旦，而会在历史上留下屹立不摇之名。”

这份有署名的报导当然招致了治安当局的愤怒与憎恶，但是也不能以其言论活动不当为理由而公然加以处罚，于是便胁迫经营者将报社迁往边境地区去。

在这一系列对西留斯作夸大宣传和栽赃嫁祸的活动过程当中，地球这种将西留斯作为假想敌的政略也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也就是说，有几个殖民星球由于对地球极度的反感，反而开始转向亲近西留斯这一方，因为要想能够反对地球的专横，除了依赖“地球的大敌”西留斯之外别无它途，而造成他们这种想法的，事实上就是地球本身。对于地球来说，事态正在急速地恶化当中，各个殖民星球接二连三好像骨牌效应似地开始与西留斯握手协商。地球政府眼见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万虫钻身般地痛恶不绝，而就在这时候，西留斯也俨然登上了反地球阵营的盟主宝座。到了西元二六八九年，或许由于是西留斯的军事力量急遽地增强，令地球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地球终于决定要给予这个令它觉得浑身不舒服，犹如芒刺在背的西留斯一个严厉的教训。

为了应付地球的袭击，西留斯集结各个殖民星球的警备队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并且对之允诺将提供重军火武器等物资援助，但这些动作同时也为地球提供了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借口，结果地球军采取的闪电作战，在战术上是完全成功了，西留斯星系的主星第六行星隆多利那遭到了地球军的封锁，而以西留斯马首是瞻的各殖民星球的军队没能飞上宇宙，就已化成地上的残骸了。

获得完全的胜利之后，地球军军纪低落的程度让堕落天使也为之窃笑，而战后所发表的数字在战地司令部的操纵下更是虚而不实。例如，收押物资的数量被以多报少，而申报数字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差额被收进了高级军官们的口袋当中。另一方面，敌军战死的人数则被过度夸大，实际战死人数为六十万的数字被称为一五〇万，但是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更为逼真，竟然大量残杀投降的敌方战斗人员，然后将死尸分解，使之看来像是许多死者的一部分，如此的暴行竟然在战后平心静气地进行着。相对的，己方战死的人数报告也被以多报少，一些以战死者的名义送来的薪水竟然也有军官加以侵占私吞。

这种丑陋的闹剧在翌年，也就是西元二六九〇年于布里斯班市所召开的军法会议当中达到了最高点。这场军法会议是根据一名为了取得真相而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潜入战地的记者所提出的指控而召开的，目的是为了要揭露地球军的官兵虐杀非战斗人员的罪行。但是在会议场中，站在证言台上的却只有地球军的将兵，而属于被害者当地住民的一方却连一名证人都没有。被指控的官兵理所当然地否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还表示非常地遗憾，自己为了维护同胞的名誉勇敢的上战场，但是却被一名伪装成正义且无知的采访记者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所贬谪，说着说着还一面流下了眼泪，最后军法会议宣判所有被告者无罪释放，而检举的一方则判以毁谤的罪名，并且从此以后军部有权拒绝接受他的采访，在作了上述的宣判之后即宣告退庭。获得无罪开释的军人们兴高采烈地互相拥抱，后来还骑在战友的脖子上，在人群簇拥下沿着首都的主要街道大声地合唱着军歌。而最讽刺可笑的是他们所唱的军歌曲名竟是“在正义的旗帜下”、“和平的守护者”、“荣誉就是我的生命”、“勇者的凯旋”……

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地球军食髓知味，甚至认为不管是犯下了多么残暴的滔天大罪，只要将事实加以歪曲，也是毫不费力地可以免于刑责的，所以既然不用受罚就可以不了了之的话，那么不偷不抢岂不是白白损失？更何况虐杀非战斗人员、对女性施加暴行、破坏都市、掠夺财宝等等，比起和那些充满斗志与敌意的敌军作战不但容易轻松的多，而且还更有实际利益可图。就在这种想法之下，军人已不再是军人，整个军部就好像是盗贼集团似地以贼眉鼠眼的贪婪目光积极探寻下一个理想的目标。

果然，不久之后，发生了“拉古朗市事件”。

就在前一次战斗当中，战败的殖民星联合军里有部分的败兵残卒带着武器逃进了属于西留斯的拉古朗市，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地球军来说，重要的一项事实是这个城市为隆多利那星上丰富天然资源的生产以及集散中心，也就是说，隆多利那星地上的财富以及地下的财富几乎全数都集中在拉古朗市，地球军于是出动了大批的地面部队以及十五个机械化野战师团，以士兵和武器在城市的周围筑起一道墙，并且还动用了四个空中攻击师团和六个专精都市攻击的战斗师团，布置成进入市街的冲锋阵势。原先预定攻陷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但是这个日期连续延期两次。一次是拉古朗市的市长玛却立克拖着虚弱的病体前来交涉，希望能够取消攻击行动；另一次则是由于军部本身的总司令部作战局次长库雷朗波中将以战地部队的作战提案不周全为由，再三地加以驳回，希望能够借此阻止野蛮的暴行发生。但是这些努力最后均付诸流水，终于在五月十四日的晚上，十个师团的兵力分陆空两路攻进拉古郎市的市街中心。

但是事实上，这个攻陷的过程并未与原先的计划完全一致。原来在遭受大批兵力包围下的拉古朗市当中，有部分势力团体基于恐惧的心理，认为只要将流亡到拉古朗市的败兵残卒交给地球军便可以免于遭受攻击，于是组成了自警团，开始在市内搜捕流亡的残兵败卒。而遭受搜捕的一方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立场，更何况其本身也持有武器，没有道理要束手就缚，在两方冲突的情况之下，市内的一些角落于是爆发了枪击战。午后八点二十分，重重围困在城市四周的地球军远远地看见市内西区的液化氧气槽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熊熊火焰，于是便将此一意外事件当成是绝妙良机，立即展开攻击行动。

而被称为“染血之夜”的梦魇也就此开始了。当攻击行动开始时，地球军的士兵们所接到的命令可说是极度的激进。“凡有武器者、抵抗者一律格杀。此外，涉嫌有武器者、可能企图抵抗者、以及经判断有逃亡或隐匿之虞者也一律照此原则加以处置。”事后军部虽然宣称这个命令是为了士兵本身的自卫与维持城市的秩序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言词之间也并未企图掩饰其内容有煽动对所有人格杀勿论的意图。

攻进到市区当中的地球军不但恣意地进行那些被公开允许的杀戮与破坏行动，对于没有被公开允许但暗地也被默认的暴行与掠夺更是热衷。拉古朗市立美术馆当中所收藏的绘画与雕刻就在这个时候被抢夺一空，而贵重的古书之类的文化资产竟被那些不懂得其宝贵价值的士兵视同粪土而付诸于火炬。

市内的北区为钻石原石研磨工场，又是黄金以及白金等等各类贵重金属的集中地，自然而然地成了受利欲董心驱使的地球军队攻击掠夺的首要目标，由空中蜂拥而至的第二空中攻击师团与由陆地侵入的第五都市型战斗师团为了抢夺财物，竟然在此发生激烈冲突，演出了丑恶的内讧火拼场面。据统计，当时合计双方约有一五○○名的死亡人数，但后来的调查当中竟发现有六十几具尸体上有被人由腹部切开的痕迹，经研究可能是为了要取得被死者吞进腹中的钻石原石所造成的。而在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当中有这种类似被害情形的人数更高达一○○倍以上，其中更不乏被人用军刀打碎下颚，硬被拔走金牙的老人，以及戴着贵重的耳环连着耳朵一同被切走，或者戒指连同手指一起被斩下的女性尸体。

在“染血之夜”的十个小时当中，遭地球军杀害的拉古朗市市民超过了九○万人，而遭破坏与掠夺所产生的损失更高达一五○亿个流通货币单位。战地司令部捏造理由将绝大部分由士兵强夺而来的金钱财物私藏起来，最后对地球的总司令部报告，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排除了敌军的顽强抵抗，并且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城市。

而未能有效地阻止友军这种灭绝人性行为的库雷朗波拿起了愤怒与忧伤的笔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类社会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存在，大概就是缺乏羞耻心与自制心的军队了，而我所身处的工作地却正是这种地方。”

另外，在首都的地球军总司令部当中，那些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杯，一边看着通信萤幕，一边谈笑风生的军事干部们，听到了老将哈兹理特提督那令人心生厌恶的声音时，原有的醉意顿时消失了许多。

哈兹理特提督说：“各位官爷好像很愉快的样子，看到别人的城市燃烧起来似乎很高兴吧？说不定十年之后，我们的首都也会遭到相同的下场，各位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呢？”但是批评己

方之过错的人，却永远是少数派，这两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在众人的白眼之下被孤立，不久之后便辞去了现职解甲归田。

“有人说，拉古朗市发生了虐杀与掠夺事件，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存在的事实。放出这种风声的人，很明显是有阴谋地企图要中伤地球军的声誉，无中生有地捏造历史，这些人应该要被打上叛徒的烙印！”

担任军方首席发言人的韦勃少将最初发表了这项声明，但过了三天之后，却又推翻了原本的说法。“经调查虐杀与掠夺的事件确实是有，但是规模非常小，死者顶多只有两万人。而且加害于这些死者的并不是地球军，而是潜伏在该市区当中属于偏激派的游击队，他们企图以此嫁祸给地球军，让地球军来为他们自己的罪行背上黑锅，并且籍以扩大反地球阵营的声浪。这种令人憎恶的丑陋行为，必定会遭致相对的报应！”

至于被问到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所发表的见解会截然不同，以及究竟是经由什么样的推理与调查过程，才导致这种结论的产生，这些重要的根据则只字不提。因为军部认为，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巧辩，军队的任务在于惩罚那些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破坏秩序而且凶恶的武装势力，所以为了要彻底达成任务，现在则必须要对拉古朗市再进行一次扫荡作战行动。

在新的一轮由“大扫荡”与“大捏造”所组合而成，被称为“两大”的行动当中，设定有三个目的，那就是对于在前次掠夺行动当中所剩余的物资进行第二次掠夺，消除所有的目击者，以及彻底镇压反地球势力。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地球军的行为的确是如同库雷朗波所说的，不但是丧失了自制心和羞耻心，而且还想借着其振振有词的所谓弹压而恣意乱行。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第四个目的，那就是希望借此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让反地球阵营产生恐怖的心理，削减其反抗的念头。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教训，自古以来，这种作法从未曾有过成功的例子，反而只是唤起了民众憎恶痛恨与同仇敌慨的心理。由于这次“第二度扫荡”的行动，死者的名单当中又增添了三五万人。

※※※

但是不管那只残酷镇压的手是如何地紧密，也总会有几颗细微的沙粒由那看不见的指缝间溜过，而一些在日后叫地球政府后悔莫及，

让各个殖民星系欢欣鼓舞的事物就是由这些细微的沙粒当中衍生而出。

卡雷·帕姆格恩，二十五岁，原是立体电视台的广播记者，在遇到军队盘查的时候，因为拒绝接受持有物品的检查，被士兵以镭射来福枪的枪托毒打了一顿，以致于身负重伤而昏了过去，后来他在那堆像山一样高的尸体当中恢复了意识，一边眼看着同胞的尸体被淋上了液体火箭燃料焚烧了起来，一边趁着尸体焚烧时所产生的浓烟，终于成功地逃了出来。

威斯罗·凯涅司·塔恩，二十三岁，原担任金属铜矿矿山的会计工作，并且是拉古朗市劳动联盟的书记。他因为从公寓房子的窗户往下俯视行进中的地球军队，而被一名酒醉的士兵用枪射击，子弹的光束贯穿了在他身旁的母亲额头。当他提出控诉的时候，不但被置之不理，反而还被诬陷杀母的罪名。最后他逃进矿山，在摆脱了追兵之后即消失无踪。

裘利欧·法兰克尔，二十岁，原在医科大学的附属机关念药草学，他用一本厚达二千页的药草图鉴，打碎了那名正强暴他女友的地球军士兵的头之后，钻进了事发现场的地下水道内，无奈地成了一名逃亡者，当他终于成功地脱逃出来之后，获知心爱的女友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

查欧·尤伊鲁恩，十九岁，原在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对于政治与革命没有一点兴趣或关心，却在地球军的保安部队一次疯狂的扫杀当中，失去了从小将他养大，犹如亲生父母一般的哥哥和嫂嫂，他抱着年仅三岁的侄儿，千辛万苦由燃烧的拉古朗市逃了出来。

这四个人侥幸地活了下来，之后都成了非常有名的人物。除了他们之外，咬牙切齿地远望着自己的城市家园在大火中化成灰烬，立誓要对地球军复仇讨回这笔血债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大部分的人却在半途就不支倒地，最后默默无名饮恨而终。

“拉古朗市的残余灰烬当中，所剩下的是已化为焦炭的巨大废墟、一二五万名的死者、二五○万名的伤残者、四○万名被俘的囚犯，以及四名坚定不移的复仇者。”

这样的说法并不见得完全适当，因为这四名年轻人在以后的十四年中，一心一意把地球政府由权力与荣华的安乐椅上踢下来的动机不

完全只是单纯的复仇心而已，只是在他们所持有的理想与理念深处，拉古朗市在大火之中化为灰烬的幻影，或许仍不时无声地浮现出来。

这四个人最初齐聚一堂的地方，是位于中立地带的普罗奇喜马星系里的第五行星普罗歇尔皮那上，时间是西元二六九一年的二月八日。虽然说在这之前，他们也曾在反地球阵营的根据地上互相见过对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而这一次则是他们正式地互相介绍自己的名字。

尔后，这四个人在任务和职能的分工很自然地产生了，并且这个组合还被后世称作是“适才任能的最佳典范”。帕姆格恩凭着理念以及他原来职业所擅长的言论宣传技巧，进行统合反地球阵营与启发市民的工作，并且以他本身在精神方面的领导与组织才华，成为了反地球统一战线的象征。而塔恩则因为在财政方面具有特殊敏锐的触觉，以及丰富的行政处理经验，所以成功地为反地球统一战线整顿了稳当的经济基础，并且以他行之有效的经济建设计划，使得反地球派根据地所属的一些低开发星域的生产力“不只是提升而更是跃进”，此外，所有生产出来的物资也能够在有效率的流通机制上流通。法兰克尔则是在反地球统一战线的实际作战组织“黑旗军（ＢＦＦ）”当中担任总司令官，将本来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革命军集结起来加以改编，予以组织化，并由他本人直接来统率、指挥。当时的地球政府军，不仅拥有三名杰出的提督，而且在军队的数量上有着绝对的压倒性，所以在两军交战的初期，他不只一次地连尝败绩，但是在历史性的“维加星域会战”当中，他终于成功地分断了地球军的舰队，摧毁了地球军不败的神话。在这之后，接连八十四个回合的作战，每次都获得胜利。查欧·尤伊鲁恩所负责的是情报、谋略、破坏的工作。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连在面包店找零钱时都不会蒙骗，性情极好的年轻人，但是为了使地球政府的权力架构崩溃，他所大胆策划的谋略，其辛辣的程度足以让最为卑劣低级的恶魔也为之心虚胆懦。为了让自己等人能够在反地球统一战线当中握有绝对的主导权，他首先便设法让优柔寡断的旧指导部蒙上“地球间谍”之名，然后加以驱逐，巩固了己方的阵营之后，又在敌方的阵营当中，设下无数黑色的陷阱，让更多的人身陷其中。

地球军的三位提督——可林斯、夏特尔夫及威涅第，每一个都是经验与理论兼备，极为优秀不凡的用兵家，但是在维加星域会战当

中，却因为彼此之间缺乏协调与联络，最后在法兰克尔采用各个击破的作战方式之下，终于落得败北的收场。在这场会战之后，查欧进一步利用他们三人之间的不和，大大地加以发挥。他精心筹划的阴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周详与严谨，实在应该要让梅菲斯特（Ｍｅｐｈｉｓｔｏｐｈｅｌｅｓ——《浮士德》中收买人类灵魂的恶魔）颁给他一张奖状。他首先唆使威涅第发动军变，杀害了可林斯，然后将这个事实告诉夏特尔夫，让夏特尔夫来捕杀威涅第，之后又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夏特尔夫，煽动威涅第的旧部发起暴动去袭击夏特尔夫，并将之射杀。全身被枪弹贯穿的夏特尔夫，尽管身体有一半卧在血泊中，仍然挣扎了三〇秒之久，最后留下了“混帐家伙……”这几个字就断气了。

就这样，地球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并且被切断了所有粮食、工业原料与能源的供给。西元二七〇三年，就在地球终于决定要孤注一掷，发动近乎自暴自弃的军事冒险行动时，却只有一些既没有实力也没有经验，甚至还算不上是二流的提督来带领这支光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地球军。在法兰克尔巧妙的用兵之下，地球军当然又再度惨遭败北。特别是在第二次维加星域会战当中，更显现出地球军六万只舰艇大败给八〇〇〇艘黑旗军的无能！翌年二七〇四年，地球军连太阳系都守不住了，仅以小行星带作为最后的防线，持续着几乎毫无意义的抵抗。到了这个时候，地球军不但放弃了守护地球居民的责任，甚至还征收一般平民赖以维生的粮食转作为军用。

进攻到木星的时候，黑旗军的内部，也就是总司令官法兰克尔和政治委员查欧之间，产生了对立的意见。法兰克尔坚持发动全面攻击，而查欧则主张要采用持久战。不管如何，地球军除了投降和衰竭至死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也就是说，如果到了最后还不投降的话，那么“地球表面将被饿死的尸体所掩盖”。

经两人协调之后，决定采取折衷的方案。但是对于地球来说，却是更为残酷的结果。在补给完全断绝之后，地球军僵持了两个月仍未投降，故黑旗军便按照原议开始全面攻击。

拉古朗市的惨剧，以一个相当于一〇〇倍的规模再度重演了。

这场破坏与杀戮最后的收场是，地球政府以及军部的高级官员约六万多人，以战犯的罪名大批地被处以死刑。之后，西留斯——或者应该说是拉古朗集团的统治权看起来似乎是已经确立了。地球的权力

与权威已经在这一场浩劫当中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应该只有这四个将原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反地球势力统合起来的人。但是“西留斯的时代”却如同昙花一现般地短暂。“西留斯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西元二七〇六年，革命与解放的象征——帕姆格恩瘁死，年仅四十一岁。原来他为了要出席解放战争纪念馆的开工典礼，尽管自己本身原本就有点感冒，仍拖着身子冒着雨去参加，后来便因此而罹患了急性肺炎，自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榻。

“我如果现在就死去的话，那么新诞生的体制就等于失去了接着剂。只要再过五年就好了，如果死神能够等我一下的话……”

帕姆格恩对着他所信赖的医生说了这些话，果然就在他死后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战胜国西留斯的内部就发生了首相塔恩与国防部长法兰克尔两者之间白热化的对立冲突。

导致法兰克尔愤怒的理由是，塔恩非但没有将原先在经济方面支撑地球旧体制的庞大企业集团，即所谓的“姊妹联盟（ＢＩＧＳＩＳＴＥＲＳ）”加以解体，反而还将之收编到新的经济系统当中，企图加以活用。

法兰克尔在战场上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现实主义者，无论在构想或是实践方面，都表现出相当优越的柔软与弹性，但是在政治或是经济方面，则是连观念都拘泥在一些简单的原则上，他认为只有将姊妹联盟的资本支配力量予以彻底毁灭之后，革命才算是完成，对于他的这种说法，塔恩一口便予以回绝，对他来说，姊妹联盟的经济力量是重建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他们两人感情失和到彼此之间对立的产生，查欧·尤伊鲁恩最初一直是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仿佛由遥远的上空眺望深海鱼群的斗争。对他来说，只要看到地球政府的权力体制完全崩溃瓦解，那么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他在态度上早已悄悄地退出了政治的舞台。新体制确立之后，虽然有副首相和内务部长的位子等着他，但是他还是坚决地辞去了垂手可得的权力与地位，返回正在重建当中的故乡拉古朗市，创立了一所小小的音乐学校，自己一个人从理事长、校长、到教员一手包办，并且以教孩子们唱唱歌、弹弹琴为满足。依照他本身的说法是，自己已经由一种叫做革命的热病，以及一种叫做政治的恶性传染病当中完全被解脱，现在只是回归到本来的面貌。

小孩们与他非常地亲近，他们是绝对无法想像到就在二、三年前，为了达到颠覆地球政府权力的目的，这位“和蔼可亲的校长先生”是如何利用冷酷与刁钻的手段，去欺骗、陷害或者暗杀一个立场不同的对手，甚至是迫使对方自杀。因为这位还蛮年轻的校长先生，口袋里永远塞满了要送给小朋友的巧克力和糖果，为此还引起了一些担心孩子们蛀牙的妈妈老是在抱怨呢。

就在一个查欧早已经置之于脑海外的地方，塔恩与法兰克尔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针锋相对的极点。最初法兰克尔一直企图以合法的手段来取得最高的权力，但是塔恩早已经深植于政治官僚以及经济界的势力，却不是可以轻易被动摇的，当法兰克尔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遂企图改用非合法的手段，也就是军事政变以达到目的。但是以些微的几秒之差，抢先抵达胜利终点的却是塔恩。原来有一名过去曾经因为违反法兰克尔的命令而遭到免职的士兵，向塔恩检举了军事叛变的计划。有一天早上，法兰克尔在自宅的卧室内，正伸手想要按下影像电话的按钮，命令部下发动兵变的时候，卧室的门被踢开来，一群安全局人员闯进室内，法兰克尔于是身中数枪死在自己的家中。

同时法兰克尔辖下“黑旗军”的组织也受到苛刻激烈的肃清与镇压，并且在被强迫接受改组之后，成了塔恩体制下忠实的看门狗。过去在法兰克尔的麾下，人称“十提督”的几位军事将领当中，有一名已经因病死亡，另有六名则被判处死刑，一名死于狱中，存活下来的也只剩下两名而已。

这一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塔恩，与被他所打倒的法兰克尔一样，都确信自己的作法是正义的表现。他认为今后所需要的是收拾混乱的残局与重新整顿秩序，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市民生活的安定，将法兰克尔这种教条式的革命家加以整肃是有必要的。至于说新社会是否必须要经由他的构想与手腕才能重新建设起来，这一点是他从来不曾稍加怀疑的。

现在所剩下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查欧·尤伊鲁恩这个人，塔恩这么地想着。他现在虽然在音乐学校当中以教教小孩们唱歌为满足，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对于权力的欲望又重新萌芽，到时候很难说他不会像当年对付地球军一样，把他那一套令人思之心寒的冷酷策谋拿出来打倒塔恩也未可知。

所以在法兰克尔死后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就有八名司法省安全局的武装搜查官被派遣到拉古朗市。出示给查欧的逮捕状上面写的是，要追究过去因与拉古朗集团争夺领导权而遭致肃清的革命家们死亡的责任。查欧一言不发地将逮捕状从头到尾看完之后，对着跟他坐在一起的侄儿——已经长大成人，一面完成学业一面帮助叔叔做事的年轻人——说："所谓的谋略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但是对于塔恩来说却是一种交易。我会败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埋怨任何人。"

查欧对着劝他逃脱的侄子说了这几句话，接着在前些天所买的风琴货款支付单上签名之后交给了侄子。二十分钟之后，在隔壁房间内等着要逮捕人的安全局人员进入了校长室，发现了吞服大量安眠药而昏睡不省的查欧，又过了二十分钟，确定"革命元勋"已经暴毙身亡。但有一名学童目睹了"有几个好可怕的男人，从校长先生的屋子里面走出来，两只手摊着湿湿的手帕，看起来好像很恶心的样子。"父母亲从回到家的孩子口中听到这一幕情景，吓得脸色苍白，但为了孩子本身以及自家的安全，只得不敢声张。

过去曾经在普罗歇尔皮那行星上立誓要抵抗地球的专横、解放殖民地的拉古朗集团，到西元二七〇七年时完全解体，因为仅剩的第四个人也由地面的世界上宣告退场了。担任西留斯星系首相同时兼任全人类评议委员会主席，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威斯罗·凯涅司·塔恩在搭乘地上车前往参加地球战胜纪念庆典时，接到了会场已经被装设炸弹的情报之后，又折返首相官邸，而在途中被极低周波火箭弹击中而身亡。

由于这是查欧的侄子在安全局人员的监视下逃亡一个月后所发生的，他因此被视为此一谋杀事件的首要嫌疑犯，但这也只是一个推论，真正的事实究竟如何并未得到证实，因为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被逮捕到。至于说他是在暗杀事后从容地成功脱逃了，还是为同伙所杀则更是不得而知，总之他也不曾第二次再出现在社会上。

而治安当局的搜查也不够彻底。当塔恩的肉体被炸的四散纷飞的一刹那，在他一人铁腕的控制下所形成的新秩序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因为其领导所历经的年月太短，脆弱的制度与组织还不到可以发挥其本身生命力的时候，而官僚们对于塔恩个人也没有形成足够牢固的向心力。除此之外，在法兰克尔横死之后遭到整肃，逐渐萎缩当中的黑

旗军，以往被压抑的能源爆发了，并且其内部又分裂成几个小集团，流血的抗争于是开始了。

虽然有不少人曾指出，如果帕姆格恩的生命周期能够再多个十年的话，那么宇宙历或许可以早九○年开始吧，但无论如何，事实上也已经没有方法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了。

“脱离地球的宇宙新秩序”在建立的途中崩溃之后，到再度被重新整建，不但耗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而且还包括了无数人辛勤的耕耘。而以毕宿五（金牛座α）星系的第二行星特奥里亚为首都的银河联邦，其成立已经是西元二八○一年的事了。

在那之后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人类历史不断地重复着——发展与停滞、和平与战乱、暴政与抵抗、服从与自立、进步与反动，而人类的视线也已经完全脱离地球了。当权力与武力丧失的时候，整个行星等于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及受众人瞩目的价值，只能像是渺小的飘流物一般，沉浮在一个名叫遗忘的大海。

※※※

然而，在这个被遗忘的星球上，仍存在着少数令人难以忽视的人们。

# 第一章 邱梅尔事件

【I】

这个年轻人终于登上至尊的皇位，距离他第一次见到那个冠冕宝座仅有十二年，那个时候他还不过是一名在帝国军幼年学校就读的学童，远远地站在皇宫大殿的墙边，甚至还看不清楚那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的脸孔，当时他和皇座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九十分尺左右，为了将这个距离缩短为零，年轻人必须要用四千个以上的日子。

对于这个金发年轻人心怀反感的人如此地批评道："那个金发小子的人生，每过一秒钟就要吸干一吨的人血。"

对于这种残酷的批评，年轻人一直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这些人的说法显然是比较夸张，但却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事实根据的。因为当他——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战火当中昂首阔步凯旋而归时，就会有好多宝贵的生命因而牺牲，而敌方被葬身在战火灰烬当中的人数更往往高达一百倍！

阶下分列两旁的群臣高高地举着双手，大声地高呼："莱因哈特皇帝万岁！""新银河帝国万岁！"

这一天是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也就是新帝国历元年的六月二十二日，就在一分钟前，莱因哈特那头如狮子鬃毛般豪气奢华的金黄色头发上，戴上了黄金铸造的皇冠，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一位二十三岁的皇帝。这样的地位与权力不是由于世袭而是靠实力得来的。鲁道夫大帝在五个世纪前篡夺了银河联邦之后，自封为银河帝国皇帝，开始了高登巴姆王朝以高压统治人类社会的时代，他的子孙毫无正当理由但却一直独占着皇位，现在终于被驱逐了。高登巴姆王朝因篡夺而开始，因被篡夺而结束，前后共历经了三十八代四九○年。在莱因哈特之前，任何人都未能完成的历史变动今天终于实现了。

莱因哈特由皇帝的宝座站起，举起一只手回应群臣的欢呼。这一连串的动作随着无声的旋律，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潇洒自然的优美姿态。这名年轻人的俊美与他在政战两略的才华，在当代是无人能

媲美的，特别是他那一对环视群臣的苍冰色眼眸，更是叫众人难以忘怀。那就像是一对经过超高温火焰冶炼之后立即快速冷却的蓝宝石，似乎内里蕴藏的焰火一旦升起，便可能将万物燃烧殆尽。即使一般想像力并不怎么优越的人也能够认同这一点。

在这个时候，首先映在年轻皇帝眼眸里的是位于最前列的帝国军最高干部们。这些身着以黑色为主色并于各处镶上银边的军服，与皇帝并没有太大年龄差距的青年与壮年，都是对年轻主君的霸业有着不凡贡献的谋臣或良将，此刻他们正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主君面前。

帝国元帅巴尔·冯·奥贝斯坦，三十八岁，一头与实际年龄看起来并不相称的白发，两只眼睛都是由光电脑组合而成的义眼，时而散发出一种叫人不敢逼视的光芒。他被称作是一名冷酷锐利的谋略家，也有人说他是栖息在莱因哈特霸业中属于阴影的那一部分。但是不管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或者怎样地误解他，他却从来未曾尝试要寻求辩解。在同僚及部下当中，或许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他，但也不会有人侮蔑他。对于他的功绩与才能，没有人会怀疑，甚至还因为他不会刻意去讨好主君，敢于提出极为尖锐辛辣的意见，而且不为自己一人的私利私欲而尽忠职守，而多少对他抱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人们还是希望能够对他敬而远之，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维持应尽的礼仪就行了。在这个新的王朝当中，他被任命为军务尚书，以军部代表的身分成为阁僚的一员。

帝国元帅渥佛根·米达麦亚，三十一岁，有着一头蜂蜜色的乱发与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珠。不管从任何角度看来都算是短小型的身材，像是体操选手似地均匀紧绷且富有弹性，给人一种短小精悍的印象。以“疾风之狼”的外号而为全军所皆知的他，行事之俐落，用兵速度之快无人可比，是众人所一致公认的银河帝国军的最高勇将。在三年前的亚姆立札会战之前，他就已经投身在莱因哈特的麾下，在利普休达特战役、闪电突破费沙回廊、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巴拉特星系攻略等等无数的大小战役当中，更有足以傲人的功勋。若论个人所创下的战功，在已经过世的人当中只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才能够和他相互匹敌。在新王朝当中，他被任命为宇宙舰队司令长官。

帝国元帅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三十二岁，是一位有着深黑棕色的头发、端正俊美的脸庞、以及高大身材的青年军官。他全身上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那黑色的右眼珠以及蓝色的左眼珠所组合而成，人称“金银妖瞳”的双眼。和米达麦亚并称“帝国军双璧”的他，不论在进攻或是防御方面都拥有绝佳的手腕，而且更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就这一点而言，便可知道这个男子绝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曾经将一度被自由行星同盟夺走的伊谢尔伦要塞重新夺回，此外还立下与米达麦亚一同压制同盟首都海尼森等各项辉煌的战功。他和米达麦亚已经是十年来交情非常亲密的朋友，但不同的是“疾风之狼”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好丈夫，而他则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在新王朝当中他被任命为统帅本部总长，平日代理皇帝统辖全军，皇帝亲征时则担任首席幕僚。

以上三名就是俗称的“帝国军三长官”，可说是全体武官的代表。其他还有人称“铁壁缪拉”，而且还被敌方将领杨威利赞誉为“良将”，年仅二十九岁的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以及身为军人但同时也是散文诗人和水彩画家，现年三十六岁的艾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身兼宪兵总监和首都防卫司令官，现年三十八岁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三十二岁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出名的猛将，“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也就是现年三十二岁的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等多位名将并列着。

在这些奔驰于星海之间，在战火里穿梭往返的男人当中，有一名非常年轻的美女也挤身于他们的行列。那就是在新王朝当中被任命为国务尚书的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的爱女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一般称呼她为希尔德。但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士们来说，“玛林道夫小姐和她的父亲”这个称呼才应该是正确的。沉暗色调的金发削得短短的，穿着几乎和男子一模一样的服装，年仅二十二岁的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洋溢着蓬勃朝气的俊美少年。但是她脸上极为轻淡的浅妆以及衬领口上的橙色围巾却又证明了她是一个女儿身。她本身是担任皇帝莱因哈特的首席秘书官，在军队当中相当于上校的待遇。她虽然未曾亲身指挥过一兵一卒，但是如同米达麦亚元帅所说的：“她的智谋胜过一个舰队的武力”。她不但正确的预见了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最后的胜败，而且在早先为了解救在巴米利恩星域上与杨威利陷入苦战当中的莱因哈

特，她提议以围魏救赵的方式率先攻略同盟首都海尼森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

与这些功勋不凡的武官比较起来，众多的文官并不如此地光彩，但是现在费沙自治领已经在帝国的完全支配下，而自由行星同盟也已经俯首称臣，从莱因哈特登基的这一天起，应该是轮到他们大展拳脚的时候了。在年轻皇帝与新王朝的领导之下，旧有的弊病应该要被革除，重新确立的社会秩序将成为今后的传统，而创造这些泉源的正是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势必将成为众人巴结的对象吧。

※※※

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见到皇帝的登基庆典顺利地进行，以及宴会当中的各项安排，感觉到有稍稍的满足感。他并不喜欢旧王朝——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里那些已经将极度的奢侈浪费与过度的繁文缛节加以制度化的仪式典礼。虽然说自己并不期望国务尚书这一个职位，但是既然已经被任命了，所有国家级的各种仪式和祭典便成了他所必须管辖的范围，所以便尽力希望能够办得简单朴素而且充实有意义。

他之所以对于新皇帝具有好感有许多因素，而个人生活俭朴，所有的仪式除非必要也决不过份盛大的这些作法就是原因之一。虽然有些人不怀好意的说："这只不过是作作样子罢了！"，但是旧王朝的大部分的皇帝甚至连作作样子的想法都未曾有过。

"……父亲大人，您累了吧？"

听到轻轻的这一句话，玛林道夫伯爵把头回了过来。唯一会叫他父亲的那个人站在他的身后，将酒杯递给她的父亲。

"希尔德是你啊！不会啊，还不累。看来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如果照这样顺利进行下去的话。"

玛林道夫伯爵对女儿说了一声谢谢之后，接过那一只酒杯，和希尔德另一只手握着的酒杯轻轻相碰之后，将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欣赏着那清澄的酒色，然后让那红色的液体在他的舌头上慢慢地流过。

"好酒，大约是四一○年份的。"

"是啊，怎么了？"

女儿这一句短短的回答就把父亲还没开始发表的品酒大论给打断了。从酒的鉴定开始，到宝石、赛马的相关知识、花以及服饰方面的研究、还有其他贵族仕女所必须具备的教养等等，希尔德一概没有兴趣。据她本人的说法是，不管是酒还是宝石都有专家，所以相关的知识只要交给他们就行了，自己所必须具备的是足以辨清对方是不是一位可以信赖的专家之眼光。从她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起，便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被众人一致认定为“不可爱”，于是希尔德便与其他的贵族小姐们疏远开来。当父亲的虽然担心，但是这个小女孩却以一副毫不在乎且很肯定的表情说“不可爱也没关系啊”，自此以后一天到晚不是读书就是到郊外走走，或许就是这些累积的成果使得她今天能够获得皇帝首席秘书官的地位吧。

“对了、对了，海因里希说，以他那虚弱的身体没有办法来出席今天的典礼，但他希望陛下能够亲临自宅。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可以帮忙请求一下陛下呢？”

当希尔德听到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现在是邱梅尔男爵家主人的表弟时，一缕微风吹过了她充满活力的清澈眼眸。病弱的表弟只有一次曾经说过关于莱因哈特，他所羡慕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健康，而这样的说辞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缺乏节度。

希尔德在那个时候，对于是不是应该要责备表弟而感到犹豫，对她来说，犹豫这种心情是很难得会有的。一直将海因里希当作亲弟弟般看待的她，当然可以了解他的心情，但是如果说得残忍一点的话，就算他身体健康，也不可能会有能够与莱因哈特相匹敌的成就与功业，只是海因里希远在他能够达到才能上的界限以前，早已经达到了肉体上的极点。他的精神一直没有被给予完全燃烧的机会，却已经被肉体拖垮且开始腐朽。他之所以会诅咒自己本身的病弱以及他人的健康也是很自然的。

“好吧，那么我就去跟皇帝说说，或许会有些勉强也说不定，不过如果海因里希这么坚持的话，我们只有试试看。”

希尔德如此地回答道，希尔德和父亲的心里都觉得海因里希所剩下的日子大概也不多了。虽然这个要求有些任性，但也希望能够尽量满足他的愿望。

这件事便成了在新皇帝莱因哈特即位之初，震惊整个新银河帝国上下的“邱梅尔事件”的开端。

【Ⅱ】

莱因哈特的即位是在六月二十二日，而他在玛林道夫父女的恳请之下，前往邱梅尔男爵海因里希的宅邸拜访则是七月六日的事。在这一段期间内，年轻的新皇帝未曾有任何一天的休息，一直勤奋地埋头于政务当中。莱因哈特与他在军事上的敌手杨威利之间的优劣比较，一直都是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但是就勤勉的精神而言，莱因哈特无疑地是远在杨之上。这位有着耀眼金发的年轻皇帝是无缘将身心的活力贯注在游荡的事物上的，而且他也确实是乐于从事他自己所制定的义务工作。他的施政虽然说是专制，但是和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比较起来，其清廉、有效率和公正的程度则远远地超出其上。过去民众们为了供应贵族奢侈浪费的生活，必须负担更多的租税，但是现在已经由过去的苦日子当中被解放开来了。

在莱因哈特的统御之下，组成内阁的阁僚人员有以下十名：

国务尚书　玛林道夫伯爵

军务尚书　奥贝斯坦元帅

财务尚书　李希特

内务尚书　欧斯麦亚

司法尚书　布鲁克德尔夫

民政尚书　布拉格

工部尚书　席尔瓦贝尔西

学艺尚书　杰菲尔特博士

宫内尚书　贝鲁恩亥姆男爵

内阁书记首长　麦恩荷夫

在这个内阁当中并没有设置宰相的职务，而由皇帝本身兼任最高的行政长官，也就是所谓的皇帝亲政体制。与旧帝国相比，所不同的是，废除了专司大贵族之间利害关系的调停、家族门第的审查、贵族子女之间进行结婚或相亲认可的机构——典礼省，而改设民政省以及工部省。

工部省所管辖的行政范围极广。比如行星与行星之间的输送与通信、资源开发、民用宇宙船和开发资材的生产、都市、矿工业基地、输送基地、开发基地的建设等等，各项在经济方面庞大的帝国所需要的硬件建设，以及社会资本的整备这样重要的任务都由这个新设的机关来执行。可以想见，这个机关的首长除非在政治构想力、行政处理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三方面都有着极高水准之执行力量否则不能胜任。三十三岁的布尔诺·冯·席尔瓦贝尔西曾经充满自信地说："我认为自己在这三者当中至少具备有其中两者"。除此之外，他现在又被付予了一项非正式但是却非常重要的职务——"帝国新首都建设首长"，皇帝莱因哈特有一个极度机密的构想，他计划将首都迁移到行星费沙上，而席尔瓦贝尔西就是实现这个机密构想的负责人。待将来完全并吞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土，帝国的版图倍增之后，这个迁都的计划就会被执行，到时候费沙将成新时代的中心而君临全人类。

内政整备的执行和建设与穿梭于星之大海，指挥大军，使出浑身解数打败强敌的伟业比较起来，虽然踏实但是却索然无味。如果说对外征战是莱因哈特的权利，那么对内治理国家就是他应尽的义务，虽说在这个平淡无味的义务当中，很难有属于创造性的快乐产生，但是年轻俊美的皇帝对于这个伴随地位与权力而来的义务也从未曾马虎过。

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中有人指称莱因哈特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同时，其实也是一位篡位者，其所表现出来的勤勉不过是由于心虚所造成的。这事实上是一个误解，因为莱因哈特对于其本身是一位篡位者这个事实，从未觉得在道义上有任何站不住脚的地方，而且终其一生也是这样的想法。他认为高登巴姆王朝的权力与荣华虽然为他所强夺，但是这些权力与荣华并不是自太古时代起就存在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保障它永远地存在。他虽然不曾像他军事上的对手杨威利那样热衷于历史的考察和思考，但也知道所有诞生在人类杜会中王朝，不管是经由征服产生的也好，或者是经由篡夺产生的也好，严格来说，都是将过去那个被称为"旧有秩序"的母胎破坏之后才诞生的畸形儿。没错，他确实是篡夺了高登巴姆王朝，但是高登巴姆王朝本身不也是经由始祖鲁道夫大帝强夺了银河联邦的国家组织，吸干数亿人民的血，使尽了力气才创造出来的历史畸形儿吗？在此之前有谁曾想

像过在众恒星系之间会出现一个全凭皇帝的个人喜好与强制意志执行的军事力量来支撑的专制国家！期望长生不死而步上将自己神格化这一条路的鲁道夫大帝，最后还是难逃一死的命运，而他所创造出来的杰作高登巴姆王朝时至今日气数也已尽了——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莱因哈特其实也不是一个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罪恶感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他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要对高登巴姆王朝的灭亡抱持负疚感。真正让他感到痛切的悔恨与自我遣责的是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其中包括那些还活着的人、以及因他而死去的人……

※※※

正当季节由初夏即将迈入盛夏的时分，这一天，七月一日，担任国务尚书的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请求谒见年轻的皇帝。

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从未以自己是一个具有大帝国政府首席阁僚身份的大人物自居。从过去的旧王朝时代开始，他的精神领域当中就不曾有任何政治野心的存在。他认为只要将玛林道夫家族、以及先人所交付的邱梅尔家族，这两家的资产予以稳当踏实的管理，避开政争与战乱，让两家得以过衣食不致缺乏的生活即可，并没有积极地去靠近权力与地位的意思。

但是就莱因哈特的看法，新王朝是由皇帝亲自来治理，内阁只不过是皇帝的辅佐机关，在这个前提之下，首席阁僚并不一定要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相反地，他不需要过于主张自我，只需贯彻全体阁僚的协调工作，适度且合宜地掌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整顿出一个让其他的官员们能够容易发挥才能的环境就已经足够了。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个众所皆知的正人君子，在他被委托掌管邱梅尔家族的资产之后，只要他有一点点意思，就可以将所有的资产加以并吞，这种前例在前典礼省的资料室当中多的不能再多。但是他却有没有这样做，当海因里希年满十七岁，资产的管理权重新交回到邱梅尔家族手中的时候，资产的总额是分文未减的，而同一个时期当中，玛林道夫家族的资产反而因为其所投资的天然重水矿山发生事故，而有些微的减少。由此可见伯爵为人的光明正大是无须怀疑的，而他也不是一个对于世俗之事无能的人，从他能够了解女儿的才能并且使之得以发挥所长便可看得出来。这以上种种都是促使他能拥有今日之地位的理由。

玛林道夫伯爵所参奏的内容，看来似乎让莱因哈特稍稍有些吃惊。国务尚书在深深地一鞠躬之后，对着年轻的皇帝问道："敢问陛下您是不是有结婚的意思？"

"结婚……？"

"是的，结婚后立下后嗣，决定帝位继承的秩序，而这也是您身为君主的责任。"

这虽是欠缺创造性的话题，不过却不能够怀疑其正当性。莱因哈特在回答之前，沉默了好几秒钟。

"没有那个意思……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候。其它必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言辞虽然和缓，但是言下所表现出的拒绝却是比言辞本身更坚定一万倍。玛林道夫伯爵鞠躬行了一礼后即不再多说了。他原先的用意也只是想在这个时候唤起年轻君主对于人类社会中结婚这一个成规的注意，但是这事毕竟不能勉强，现在只要能够知道皇帝的意愿所在也就足够了，如果硬是再加以强调的话，恐怕会使得性情激烈的皇帝发怒。善良的伯爵心中这么暗自地思考着。

玛林道夫伯爵于是将话题一转，说到他那个体弱多病剩下日子不多的侄子邱梅尔男爵认为如果能够祈求皇帝莅临他的宅邸，那将会是他毕生最大的荣幸。莱因哈特以不经意但是却流露出无限优美的姿态将他金黄色的头轻轻一歪，立即点点头表示同意。

玛林道夫伯爵满怀欣喜地退出了皇帝面前，但是却立即面临了接踵而来的质疑。在玛林道夫伯爵谒见皇帝后两个小时，就在例行的内阁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便直接了当地问道："我想知道国务尚书您提议皇帝结婚，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

温厚善良的国务尚书并未立即回答。因为这位有着两只义眼的军务尚书就算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但却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冷酷且不懂得情理的人，这一点玛林道夫伯爵是知道的，或者说玛林道夫伯爵心中是这么想着。他于是极其用心地在他那虽没有天才般的灵机一动，但却也是经过整理的脑细胞当中，慎重地挑选着应对的词句，以及应该面对此人的表情。

“陛下今年二十三岁，说起来非常年轻，我想也没有必要急着赶快结婚。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而言，为了皇帝的继承，陛下结婚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想事先提名几位皇后侯选人的话，应该也是好的吧！”

说到这里，玛林道夫伯爵感觉到军务尚书的义眼仿佛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您说得没错。那么，皇后的第一位候选人是国务尚书您的千金吗？”

奥贝斯坦的口气，就算不是毒针，也像是镶着冰带着雪似的，让人听了浑身不自在。玛林道夫伯爵感觉到自己周遭的空气仿佛早春季节的气温下降般地的寒冷。军务尚书的话就算是开玩笑，已让人觉得难以消受，若他真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更让人承受不住。在一番匆忙的思考之后，伯爵决定用开玩笑的处理方式来应付。

“哦，不，这个孩子太过于自作主张且一意孤行，不是一个可以静静地端坐在宫廷深处的贵夫人。我常常担心这孩子虽然知道不少东西，可是会不会唯独不知道她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呢？”

奥贝斯坦听到这一番话并没有笑，只是低沉地说道：“国务尚书确实是一位有见识者。”

他锐利的语锋就此收住了，玛林道夫伯爵也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回到家之后，父亲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希尔德静静听了之后笑道：“军务尚书是想警告我们父女不要想蒙骗陛下企图垄断国政吧。姑且不论他这样的担心是不是出自真心，总而言之，这大概就是他的想法。”

“真是毫无道理啊！”

其实伯爵本身并没有打算要与奥贝斯坦这样的人，在对于皇帝的政治影响力方面一争长短的霸气与野心。而且假如将皇帝莱因哈特想成是女儿的丈夫，就不免要感到精神性的肠胃衰弱，但这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诚惶诚恐之故。

依玛林道夫伯爵的想法，皇帝莱因哈特固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但是所谓的天才并不是说他在精神方面所拥有的精力很明显地较

一般人更为膨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确实拥有更多的精力与智慧，好比将一只装有水的杯子倾斜过来，水的容量没有变，但是其中的一边会变的更深，而相对的另一边就变浅了。就像过去一则逸闻里所说的，某个古代伟大的天文学者抬头在仰望夜空研究星体运行的时候，竟然不慎掉到井里面去，这一种“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性爱的方面好像更有突出之处。“如果将色情狂与同性恋者从历史与艺术当中逐出来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将不成立。”“银河帝国前史”的作者阿尔布雷希特·冯·布鲁克纳子爵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而现在思想极合乎人伦常理的伯爵所操心的是，莱因哈特对于性爱的关心是不是太少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他希望女儿的丈夫是一个平凡善良，而且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需要隐瞒的男子。不过，这些考虑也是在女儿有打算要结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的……

“不管怎么样，希尔德，我们虽然承蒙陛下的信赖和厚意，但是也不可以作出任何公私不分的举动。毕竟所有误解的根源都在于人与人之间。”

玛林道夫伯爵虽然也知道自己并不能给予这个聪明且充满活力的女儿什么了不起的心得感言，但还是禁不住流露出一位平凡父亲的感情。

“是，我明白。”

为了当面让慈祥的父亲安心，希尔德如是回答道。但是事实上，确实有些地方是这个聪明的女儿也无法了解的，因为莱因哈特对于她的感情，以及她对于莱因哈特的感情，几乎已到了无法分析的极点。虽然说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憎恨或厌恶，但是在“不讨厌”与“喜欢”之间应该是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的，而且在好感当中，也应该分有许多的层次与种类。或许尝试着将非理性的事想以理性的态度来解释就是她的、而且也是莱因哈特的缺点也说不定。

这些姑且不论，希尔德立即能够了解到的是，莱因哈特他是在什么样的心理下，会同意亲临毫无因缘可言的邱梅尔家族宅邸。

对于皇帝——为最高权力者同时又是一个最有权威的人来说，最讽刺的事情莫过于连亲临臣下的宅邸时，都还得要考虑到政治方面的顾虑。历代的许多皇帝甚至还为了在那些彼此对立的多位重臣当中，

到底要先亲临谁的宅邸而伤透了他们平常也不怎么使用的大脑。这许许多多的先例，对于莱因哈特来说或许是太可笑了。

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既不是莱因哈特的功臣，也不是宠臣，或许这正好就是年轻皇帝中意的地方也说不定。正因为这位金发的霸主对于高登巴姆王朝的旧习和礼法有着极度的反感，才使得他有兴趣给予一位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的旧贵族所谓首先莅临的荣幸吧。

【Ⅲ】

在当天，七月六日，皇帝莱因哈特以及随行人员十六名造访了邱梅尔男爵的宅邸。其中成员有邱梅尔家主人的表姐，同时也是皇帝首席秘书官的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皇帝首席副官修特莱中将、次席副官流肯上尉，皇帝亲卫队长奇斯里准将，以及侍从四名，亲卫队员八名。

依众多的臣下认为，一个全宇宙的统治者应该要有更为严密的警卫和雄壮气派的行列，至少要有一百名以上的随员才是理所当然的。从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开始，已经在宫廷服侍超过四十年的老年部官就举用先例作了如此的建言，但皇帝的回答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不想完全承袭高登巴姆王朝时代的先例。"

据莱因哈特的看法，十六名的随从人员已经是太多了。他喜欢简装轻便地出行，而且偶而独来独往的行动也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会有历史学者主张"皇帝莱因哈特有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影子"的原因了。

就事实而言，虽然未指出当事者姓名，但确实有臣下建议采用替身代替皇帝出访，但是在被称为"艺术家提督"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所写下的记录当中，莱因哈特对这种建议以近乎生气地大声吼道："警惕留神的话就可以不死吗？如果生病的话，替身也可以从我这里把病原菌转移开去吗？以后别说这种无意义的话！"相同的记载也出现在宪兵总监克斯拉所写下的文稿当中，于是就有人推测，提出此建言的可能就是两者其中之一，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是。

"对于皇帝来说，企图守卫自己的安全等等好像只会是留给他人冷笑的话柄。这到底是自信、过度自信、还是因为哲学上的达观呢？真是旁人理解所不及之处……"

梅克林格另外还有上述这么一段记载。他本身是一个将信仰与尊敬划分的极为清楚，几乎可以用一条线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人。他虽然赞扬莱因哈特，且对莱因哈特竭尽忠诚，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冠绝当代的年轻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个性，也始终投注着兴味盎然的观察眼光。后来他终于了解到即使是一个能够征服并且支配数万光年宇宙的人物，仍然对于他们脑细胞里极小的一部分当中所容纳的内部宇宙，觉得棘手而难以处理。

邱梅尔男爵的宅邸其实只不过是一栋非常平凡的宅子。由于在这个家族当中，从未出现过杰出的权位者、具有特异兴趣的人才、或者是超乎常轨的放荡浪子，所以整个家族的地位及资产自鲁道夫大帝在位开始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动，在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当中，虽然也曾数度增筑和改建，但也是一直依照原先旧有的式样，原原本本地加以整修而已。

这栋宅子看起来之所以平凡，当然是以支撑旧王朝的门阀贵族的生活水准来看的，即使是这样，但整个树篱围墙以及豪沟所围起来的面积几乎是一般市民三〇〇户住家面积的总和，可说是极为雄伟的。呈规则几何图形的庭园看起来虽然缺乏个性，但是与巧妙和装饰着自然景物的人工树林适度地搭配起来，却也形成一个极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只是，对于这栋宅子的主人，如果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观察的话，或许会觉得有些缺乏生气也说不定。现在当家的主人海因里希，第二十代的男爵，并没有从事任何工作，不管是属于建设性的或是属于破坏性的。今年十九岁的他，因母亲难产，最后被人从胎中把他取出来，从此以后便再也摆脱不了一种叫做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疾病。虽然好歹也总算成长到十九岁，但是与其说是成长，倒不如说是缓慢地接近死亡来得恰当一点。如果是生在一般平民百姓的人家，那么他的生命周期大概只有最初的那一年吧。虽然说广为众人所非议的“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早就已经形同虚设，但是要能够保住他的生命，还必须要有一笔极为庞大的医药费。所以说有时候经济条件其实更冷酷无情地代理着法律来执行它的机能，如果不是因为有雄厚的经济条件，那么不须要等到“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来夺去他的生命，也老早就因为无力负担庞大的医药费而呜呼哀哉了。

现在的他如果健康一点的话，也应该是一个俊美的、集年轻少女的赞叹于一身的贵公子吧。但是事实上使得他端整的相貌惹人注意的地方却是他太过于衰弱的筋骨，以及过于微薄的血色。他进餐吃饭并不是因为要享受食物的美味，而是为了要补给每天生活当中所消耗掉的生命能源，营养学方面的顾虑总比味觉来得优先。因此其周遭环境的一切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将来那好像是淡淡清粥一样，没有什么粘稠性的生命延续下去。

只是不管所花费的努力再怎么巨大，已经完全稀薄了的清粥，始终还是要化为白白的汤水。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每个月每个星期都一直重复不断地听到的那句话——“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次看来真的要实现了。而玛林道夫伯爵和希尔德也都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祈求皇帝能满足海因里希最后的愿望。

当皇帝一行人穿过邱梅尔宅邸的大门时，十九岁的当家主人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竟然亲自出来迎接，让一行人都吃了一惊。不过他当然是坐在这电动式的轮椅出来的。虽然显得面无生气，但是头发与服装也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海因里希，在与希尔德四目交会的那一瞬间，微笑立即消失了，但随即又塑造出另一个微笑，面对着莱因哈特把头低下。

“承蒙皇帝您龙体移驾臣下的陋宅，臣下实不胜感激惶恐。得今日一日之皇恩，邱梅尔家的名眷今后将莫大地光荣显耀。”

莱因哈特并不喜欢这种修辞过剩的说话方式，但是此时他也从容大方地点点头并回答说：“我很高兴你这么样地喜悦，只要这样，就比那些奢糜过度酒池肉林的欢迎方式强多了。”

莱因哈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只要他愿意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繁文褥节他都可以应付自如。况且在这样的场合，既有助人的意味在里面，便没有伤害他自尊的理由。海因里希以微弱的声音说完这一番致意的言辞之后，随即急促的咳嗽不止，希尔德对皇帝轻轻地行个礼之后，怜惜地对着表弟说：“你还是不要过于勉强吧，海因里希。”

当希尔德这么一说，莱因哈特也点点头，表现出一种自然且优美的风度。

“还是听玛林道夫小姐的话吧，千万不可勉强，还是以你的身体为重。”

年轻皇帝一面说着极不寻常的言词，一面感觉到有一股起伏不定的粒子在血管里奇妙地奔腾着。他本来以为这是健康的人对于病人的一种内疚，但是真正感受到的好像还不只这样。在莱因哈特本身的经验当中，这种感觉只有身在战斗舰上，看着萤光幕上所呈现的那片黑暗的宇宙空间逐渐出现人工的光点，一点又一点的终于充满了整个萤幕时才发生过，这是战士的直觉，是一种嗅到危险的信号在每一瞬间愈来愈接近爆发的那种感觉。

莱因哈特轻轻的、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地摇摇头。在这个时候注重感觉更甚于理智的话，应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方是一个已经垂死的病人，与所谓的野心或权力欲应该是毫无关系的。

“请，恭请陛下移驾中庭。臣下已备妥简陋的餐点，粗茶淡饭请勿见笑。”

海因里希坐着电动式的轮椅，带领着这一行人，走在铺有石头的园间小路上，穿梭在针叶杉林之间。在帝国的首都，即使到了七月，也不可能会有像热带地方或季风地带那么高湿度的暑热出现。所以在走了一点距离之后，汗从那微微湿润的皮肤上蒸发掉，反而让人觉得身心舒爽。

穿过杉林之后，来到了整栋建筑物的后面，只见到一片每边长达二○公尺的方形石铺平地向四方延展开来，两株榆树长成的参天古木，连成一片宜人的绿荫，大理石质的桌子上也摆好了准备妥当的餐点。不料就在仆人们纷纷退下，随侍皇帝的一行人入座就绪的时候，周围的景象出乎人意料地产生了一个大改变。

正确地说，应该是景象中的人物突然有一个大转变。一直显得虚弱无力且极为谦恭的年轻主人此时突然背脊一伸，两片嘴唇咧开像半月似地露出一个极为不祥可憎的笑脸。

“这个中庭很不错吧，希尔德姐姐。”

“……是啊。”

“啊，希尔德姐姐以前曾经来过这儿嘛，不过有一件事你大概不晓得……这座中庭的底下现在已经改建成一个地下室了。而且那里面还充满了杰服粒子，正打算迎接陛下前往地狱的世界呢！”

就在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所有周遭的景象顿时呈现一片死白。当这种危险性极高，属于爆炸性化学物质的名称出现在耳际，所有的人都窒住了。奇斯里准将那黄玉色的瞳孔里蕴藏着紧张的色彩，就在他想用手按上腰间所佩带的手枪，而其他的亲卫队员也正要做出与指挥官相同的动作时——

“请稍安勿躁，皇帝陛下——这位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出生在徒具贵族之名的贫穷家庭，竟可以攀升到帝王之尊的当代伟人，以及各位忠良的臣下诸君们，如果不想引爆开关被按下的话，那么就请不要轻举妄动吧！”

年轻男爵的口吻虽然显得急切但却没有什么力量，以致有的人并没有一下子听出他的话中所蕴含的冷笑意味，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察觉到眼前的险境，因为他们正站在炸药的正上方。这时一名女性的声音好像试着要挥除沉默的矜持与沉重的僵着似地吐出了几个字：“海因里希，你……”

“希尔德姐姐，将你卷进这件事并非我的本意。如果可能的话，我不希望你跟着皇帝一起来。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关头，即使你想自己一个人逃跑，我可能也无法同意吧。舅父大概会很伤心的，不过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海因里希的声音曾经因为咳嗽的痛苦而数次中断，奇斯里准将手下的亲卫队也不止一次想趁隙而入，但是年轻男爵的手掌就像是一个本身也具有意识的生物似地，紧紧地握住引爆的开关不放，亲卫队员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不能将皇帝的生命当成筹码，投注在一个命中率极低的轮盘赌搏当中，他们只能一边听着这个只要强健的他们略施弹指之力就会断命的病人低吟，一边枯立在焦躁与无力感所架成的无形栅栏中。

“男爵好像有什么话想说似的，就让他说罢。就算一点点时间也务必争取。”

修特莱低声地说道，年轻的奇斯里和流肯两人脸部表情僵硬地悄悄点头。即将要犯下刺杀皇帝这样一个滔大大罪，其本身也濒临死亡边缘的年轻人，如果一旦感情失去控制的话，恐怕由地底下喷上来的爆炸火焰就会在一瞬之间使得罗严克拉姆王朝年轻的始祖，以及他身边的近臣，全部葬身在火窟当中。但是不管如何，就算现在自己等人

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海因里希的手掌之中，也务必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的手掌板开。

“皇帝陛下，您感觉如何呢？”

到这时为止一直保持沉默，始终静静安坐不动的莱因哈特，轻轻地扬起他那形状娟好的眉毛，回应海因里希的冷笑。

“今日在这里如果因为你而死，那不过表示我的命数也到此为止了，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年轻的皇帝不经意地将他那端丽的嘴唇轻轻地扬起，一副自我嘲讽的样子，感叹地说道：“从即位到现在不过是十四天，这么短命的王朝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这并非我所愿，不过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而使名字会留在历史上也说不定。事到如今，就算担心后世的评价将会是一个恶名也无济于事了。至于你为什么要杀我的理由，知道了也是没有用的。”

听了这些话，病人的瞳孔里浮现出不忿的眼光，而他那几乎毫无血色的嘴唇也开始神经质地抽噎着。希尔德看在眼里，不禁也随之打从心里颤抖起来，她非常了解此刻表弟心中的想法，海因里希所想要的是让莱因哈特向他求饶。如果这个灭亡高登巴姆王朝、征服费沙、逼使自由行星同盟降服的英雄，同时又是统治银河系宇宙的支配者跪在地上请求他饶命的话，那么长久以来一直贯穿着海因里希全身，令他感到屈辱的无力感，可能就会因此而得到一个舒解的出气孔，在一阵头晕目眩的满足感当中，或许就此放弃了原有的意图，而将引爆的开关丢开也说不定。

但是就好像海因里希无法从他那脆弱的肉体当中获得自由似地，莱因哈特也无法从他自己本身的尊严与矜持当中获得释放，这两者之间其实只有某种些微的差别。莱因哈特本身就好像是他在与自由行星同盟的杨威利会晤时所说的一样——希望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而不必听从任何一个令自己憎恶之人的命令。现在如果因吝惜自己的性命而对这个胁迫者乞怜的话，那么莱因哈特就等于是自己将自己过去所有走过来的路否定掉了。真要到那个时候，他如何能够在人前抬起头？在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守护他的人面前，以及在一无所有的贫困当中仍爱惜他的人面前。

“海因里希，求求你，趁现在还来得及，快把开关交给我！”

希尔德希望从表弟那里求得让步。成功的可能性姑且不论，但她也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务必要尽量争取时间。

“……啊，希尔德姐姐，想不到你也有感到为难的时候。无论任何时候，我所看到的你永远是那么的英姿飒飒，充满了耀眼的生气。可惜，现在的你竟也玉容黯淡，真是让我忍不住要感到失望啊！”

海因里希讽刺地笑了。希尔德这时真正感觉到支撑表弟纤弱身心的力量泉源其实是一般来自内心的邪恶意图，真是无可救药啊！她感觉到自己已无法正视表弟苍白无血色的脸上，正散发出狂热光芒的那两只眼睛，不得已只好将自己的眼光岔开，暗暗地叹气。而这时候，由于有着黄玉色的瞳眸，以及走路时毫无脚步声的独特步伐，而被人戏称为“猫”或“豹”的奇斯里准将，也正若无其事地悄悄由原先的位置移动着。

“不要动！”

就好像早已计算好时间似地，海因里希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大声也不是强而有力，但是所隐含的激动却充分显露在空气之中，足以叫奇斯里准将即将爆发的行动立即打住。

“所有人都不许动，只要再几分钟，只要让我再握有这整个宇宙几分钟就好了。”

奇斯里以求救的眼光看着希尔德，但她并未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应。

“就为了这几分钟，我才能够坚持活到现在。不，不是，应该说我才能够到现在还没有死。再一下子就好了，不要让我现在就死去吧！”

听到这几句话，莱因哈特那苍冰色的眼眸所呈现的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妙的感情在闪烁着，不过那也是一瞬间而已。

希尔德注意到莱因哈特的手指一直抚摸着挂在他胸前的银质项练坠子，那个坠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呢？希尔德心里想着，虽然说在这个时候想这个问题与眼前的情况有些不太适合，不过那肯定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Ⅳ】

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除了本身是宪兵总监之外，同时还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这两个都是非常吃力的职务，就算不是在王朝的初创

时期，也不应该是由一人同时兼任的任务。但就目前由他一人兼任这两个职务的状况看来，的确也证明他真正可以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

七月六日的上午，他正在司令部的办公室当中接见几位客人，其中第四位原本并未在预期的访客名单当中，但是却带来了最为重大的要事，那是一位名叫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壮年绅士，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月，他还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出卖了同盟的独立与自主，对帝国伏首称臣，并且移居到帝国境内。他所带来的情报可以说是极其骇人听闻，他说："有人现在正对皇帝陛下进行不法的暗杀阴谋。"

听到这一句话，宪兵总监虽极力试图维持他冷静沉着的态度，但是他的双眼却背叛了主人的意志，显露出非常锐利的光芒。当年他还在宇宙间指挥舰队作战的时候，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他的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一下。但是这次特留尼西特所说的这件事，却不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范围内。

"你怎么会知道的？"

"阁下您也知道有一个宗教团体叫做'地球教'的吧。过去我还在担任旧职的时候，曾和他们有一些来往，所以知道了在他们之中所策划的这个阴谋。虽然他们威胁说如果将这个计划泄露给他人的话，便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基于我对于皇帝陛下的一片忠诚……"

"我明白。"

克斯拉的回答其实说不上是非常地有礼貌，因为他和其他的同僚们一样，对于这个出卖祖国而降伏的人并没有什么好感。特留尼西特的言行举止当中，不知怎么好像总是会散发出一股剧烈的臭气，时时刺激着人们对他的反感。

"那么，刺客的名字呢？"

宪兵总监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名前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则非常郑重地回答，不过在他回答之前，当然不会忘记再三地强调说，自己个人从未曾赞同过地球教的宗旨，自己过去之所以会暂时和他们采取相同的步调，是当时的时势所逼，而不是基于自己本身的意愿。当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自己所想要的情报之后，克斯拉立刻传唤部下命令道："将特留尼西特先生带到第二会客室。在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之前，请暂时先待在里面。此外不准任何人靠近。"

如此，名义上虽说是要保护他的安全，其实倒不如说是软禁还来得恰当些。

当行动一开始，克斯拉就未曾再看过这个密告者一眼。因为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置于盘中的料理，在用餐完毕之后所留下来的餐盘是毫无用途的。

克斯拉的第一步动作就是打影像电话到邱梅尔家的宅邸，尝试着呼叫修特莱中将乃至奇斯里准将，但是电话一直都未接通，至于为什么会接不通，理由当然是非常明白的。

宪兵总监一面虽然咬牙切齿，但另一面也没有浪费丝毫的时间，他立即联络距离邱梅尔宅最近的武装宪兵队负责人。该处的负责人是帕伍曼准将，原本是装甲掷弹兵的军官，是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少壮男子。克斯拉本身虽然是宪兵总监，但是对于战场勇者的信赖远胜于一个地道的宪兵，虽然说这只是他自己本身个人的观感，但是就实际问题而言，目前这个场合所需要的不是检察官也不是盘问者，而是一个战斗指挥官。

接获上级这项重大命令的帕伍曼，虽然紧张但并不惊慌，立即便将命令付诸于行动，在他高声一呼之下，当场便有二四〇〇名属于他麾下的武装宪兵紧急集合起来，在他的指挥之下，赶往邱梅尔家族的宅邸。这真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军事行动，由于动用装甲车之类的装备，所发出的声响势必会教犯人察觉己方的行动，所以宪兵们在到达距离邱梅尔宅邸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时，便一手持着雷射刀，另一手提着军用的靴子，全体仅穿着袜子，寂静无声地靠近宅邸。日后也有人回想起这件事而不禁啼笑失声，但是在当时，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而这个包围行动就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完成了。

但是克斯拉所采取的策谋还不仅于此。

另外还有一六〇〇名的武装宪兵队在拉夫特准将的指挥之下，突击了地球教位于卡歇尔街十九号地的教团支部，并且将在场的信徒全部一网打尽。当然这些信徒并不是绝对和平主义的信奉者，当武装宪兵冲进建筑物的时候，欢迎他们的其实就是闪烁的枪炮火花。

在拉夫特准将一声令下之后，还击行动开始，光束枪所发出的霓红色光条隔着一道墙壁四散纷飞。枪击战虽然激烈，但并未持续太久。宪兵们在十分钟后即突破坚守，冲进支部的建筑物当中，一面射

杀抵抗的信徒，一回登上楼顶，终于在正午十二时过后不久，将这一栋六楼建筑的支部完全镇压。经统计，遭射杀的信徒共有九十六名、受伤后死亡的信徒有十四名、自杀者二十八名、被逮捕的五十二名全部负伤、逃亡者无。而宪兵队方面则有十八人死亡、负伤者共计四十二人。支部的负责人高德恩大司教原企图服毒自杀，但就在他即将喝下毒药前的一刻，冲进屋内的宪兵以雷射枪的枪托殴打他，在他昏迷不醒的状态下宪兵用电磁石的手铐将他铐了起来，使他殉教失败。

在那沾满血腥，到处一片零乱的支部当中，宪兵们顶着一团杀气四处来回走动，他们从焚烧炉燃烧的灰烬当中将烧剩的文件拖了出来，把死者的衣服剥下，甚至还将被血粘住的皮夹翻开，踢翻神坛，搜查底部台座，以搜集这批叛徒犯罪的证据。有一名负伤的信徒因责骂他们亵渎神明的行为，遭情绪激昂的宪兵踢中原本已经受伤的头部而死亡。

就在拉夫特的部队在首都的一角进行着流血祭典的同时，帕伍曼准将所率领的部队已将邱梅尔男爵的宅邸团团围住，全体穿上了军用皮靴等待攻击的命令。对于接受命令的一方而言，他们只要完全依命令行事即可，但是对于发布命令的一方，他所背负的责任却是极为重大的。甚至可以说皇帝陛下的性命，完全系于帕伍曼的舌端之上。

※※※

就在外头动作频繁之际，察觉到周遭气氛有异样的是生命正遭受威胁的这一群人。在这种无声无息的情况下，经由空气所传来的讯息透过皮肤，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回路，他们彼此交换着眼神，达成了一个共有的认识。这对于从未曾身历战场的海因里希而言，是不可能理解或感受到的。

海因里希的知觉现在正集中在两件事物上。一是握在他手中的杰服粒子引爆开关，另一个则是皇帝莱因哈特从前一刻钟开始就不停地抚弄着，像是护身符一般的银质坠饰。

莱因哈特的手一直无意识地在搓动着。如果是有意识的话，就应该得避免这种会引起暗杀者多余注意的行为。海因里希那病态的眼光果然察觉到了莱因哈特这项举动，甚且还不自禁地对于那个坠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希尔德也一早注意到了这个极度危险的连环动作，但是却是束手无策。因为如果她出声的话，只怕更会催促海因里希将他那病态的好奇心转换成具体的行动。

但是，就算她没有任何行动，她所害怕的结局还是来临了。

希尔德几乎可以看得到海因里希两次、三次将嘴巴打开之后又闭起来，但终究还是无法按捺住心中的好奇，最后还是开口问道："陛下、皇帝陛下，您那坠饰相当的贵重吧。是不是也可以让我看一下呢——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请让我摸一下呢？"

就在海因里希说出这一句话的同时，莱因哈特的手指冻结在他所佩带的银质坠子上一动也不动了，转将他的视线停放在海因里希的脸上。希尔德此时感觉到一般战悚流过她的身体，因为她知道表弟这句话一说出，就好像是穿着鞋踩进了皇帝那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域里。

"我拒绝。"

"我想要看。"

"这个东西和你没有关系。"

"……让我看，陛下。"

"陛下！"

最后这个呼声是修特莱与奇斯里同时喊出来的。这一回是他们向皇帝寻求妥协。因为我方的援军就近在咫尺，就算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也是非争取不可的，在这个时候，应该没有任何东西比争取时间更为重要的了。如果只是一味孩子气的反抗，反而激怒了暗杀者的话，那就算是愚蠢了。

但是看来莱因哈特似乎并没有这种体认。眼前的他不再是与他亲近的臣子们所一向熟知的那位头脑极为冷彻、眼光锐利且充满野心的霸者，反而像是一个满脸毫无妥协余地、桀骜不驯且固执不堪的少年。说得极端一点，他就像是一个将大人们眼中看来毫不值钱的玩具箱当作是极为珍贵的宝物，甚至为了保护它不将它交出来，不惜誓死抵抗的小孩。

在希尔德眼里，现在的海因里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暴君。表弟大概永远都不会被原谅了吧，希尔德心中这么想着。

“陛下，您该不会是忘了谁才是这个场合的支配者吧？把它交给我，这是最后的命令！”

“不！”

莱因哈特所表现出来的顽固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根本无法教人相信他和那位出生在仅具贵族之名的贫寒之家，后来成为历史上最大帝国之君主的英雄会是同一个人。现在海因里希非理性的情感好像换了一种形式转移到莱因哈特身上。海因里希再也忍耐不住了。但是海因里希失去平衡的情绪，爆发的方向却和众人之预测不同，他那看起来好像是浸泡过福尔马林溶液的标本一般显得毫无生气的手，突然像是跳跃的蛇似地，迳直伸向挂在皇帝胸前的坠饰。而对方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产生的反应也是超乎常轨且极不寻常的。莱因哈特竟然用他那为画家所渴望、线条美好的手结结实实地痛殴了这个几乎已经是半死的暴君脸颊。在场其他人的心肺功能几乎都已经要为之瘁毙，但是当他们看到引爆开关从男爵的手中被弹开掉落到石板上的那一刹那又复活了。奇斯里立即飞扑向海因里希，连轮椅一起扳倒然后骑在他的身上，动作之快连真正的猫也要自叹弗如。

不要动粗……！”

希尔德叫了出来，这个时候奇斯里也正要放开海因里希纤细的手腕，因为在他强有力的手掌当中，男爵细弱的骨骼发出了碎裂的声音，这使得有着黄玉色瞳孔的勇士有些退缩。奇斯里仿佛是为自己使用了不正当暴力而感到羞愧似地往后退了一步，把这个正在急速接近死亡的大逆不道犯人交给金色短发的美丽表姐。这一幕是不需要他出场的。

“海因里希，你实在是太糊涂了！”

希尔德搀扶着表弟贫弱的身体，低声地悲泣着。一向具有极聪明、且丰富表现能力的她，在这个时候，却也只能勉强地吐出这几个字。海因里希笑了，但是此刻的笑容并不再像前一刻钟那样充满恶意，即将来临的死亡正逐渐将他身上的杀孽之气褪去，他此时的笑容几乎是像婴儿一般的无邪。

“我只是想无论如何要做一点事情之后才死去，不管是怎样的一件坏事，或是愚蠢的事都好。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然后才死去……只是这样而已啊！”

海因里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看起来像是美少年一般的表姐说道，奇妙的是这几句话说的清楚无比。他并未祈求要赦免他的罪，而希尔德也同样没有这样的要求。

“……邱梅尔男爵家族，就要在我这一代没灭了。理由并不是由于我贫弱的身体，而是由于我的愚蠢。就算我身上的疾病会立即为人所遗忘，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记得我的愚蠢吧。”

当他释然地说完心中事之后，海因里希生命的喷火孔也已经喷出最后的熔岩。长久以来仅靠着少许的能源勉强跳动的心脏，终于获得了永远的解脱，流动的生命之河化成为一滩细长的池水。

表弟已经断气了，希尔德就这么抱着他的头，将视线转向莱因哈特。只见夏日的微风轻轻地吹抚着那头极为奢华耀眼的金发，年轻皇帝默默无语伫立着。苍冰色的眼眸让人看不出他内心的波涛，一只手还是同样地继续把弄着他胸前那个银质的坠子。

修特莱弯下身子将那个引爆的开关从石板上捡了起来，嘴里喃喃自语。奇斯里则大声地告诉包围在宅邸外面的己方军队皇帝平安无事的消息。骚动混乱的空气正逐渐为沉静所改变。

这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这一行人的眼前。看起来像是被开始突入的宪兵队所追赶，才不经意地闯进宅邸里面来。他一只手持着手枪，一看到莱因哈特的身影，随即发出充满敌意的咆哮声，将枪口对准了年轻皇帝，但是流肯早已经瞄准了狙击点，一道闪光射过去，那名男子手上持有的手枪被击落了，男子的求生本能好像忽然被唤醒似地，转过身去死命地奔跑企图逃脱。

流肯再度扣上扳机，另一道光线射中了这名男子背部的正中央，这时侯，这名男子的姿态就好像是一名正要抵达终点的短跑竞赛选手，摊开了他的双手、头部往后仰、胸部往前挺，当他身体向前裁下来时，竟由头部撞进枝叶茂密的树丛中。

带领着仅有三个人的亲卫队跟在他身后约半步的距离，流肯跑向树林，小心地将死者的尸体拖出来之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死者右手边袖子的内侧。

他所发现的是地球教信徒所特有的刺绣记号。流肯动了动自己的嘴唇，出声念出了几个文字：“地球是我故乡，将地球握在我手。”

“是地球教的信徒啊！”

修特莱中将在他口中喃喃自语地说出这一句话。他当然也知道这个宗教团体的名称，而且也知道无论是在帝国中或是在同盟境内，该教团一直在扩展其势力，但是就算知道地球教的名称，对于地球这一个名词，一定有许多人已无法说出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吧。

修特莱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地球吗？”

对于这一个问题，流肯上尉回答说：“以前在历史课本上曾经看过，那是人类的发祥地，不过，那也已经是太久太久以前的事，连我们的祖辈们也不一定晓得了吧……”

一般人对于这个过去曾经是人类生活之全部的地球，所怀有的关心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虽然说确实是存在于宇宙当中的一个实体，但是其存在意义却早已经遗失在遥远的过去里了。就算地球现在从宇宙当中消失，绝大部分的人类大概都不会感到有任何困惑或悲伤吧。因为那不过是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或者说正在为众人所逐渐遗忘，位于边境上一颗毫不起眼的小行星罢了。

但是从现在起，“地球”这个专有名词，只要一出现在人们的身边，就会同时响起那近乎阴惨且不吉利的音律。因为那正是策划暗杀皇帝这样一个大阴谋的起源地。

【V】

当回到居城新无忧宫的时候，皇帝莱因哈特看起来又完全恢复一个身为伟大的统治者的自我。但是对于那个最令众人出乎意料、导致局面破裂的银质坠饰却连一个字的说明都没有，使得修特莱中将和奇斯里准将多少有些还没有结束的感觉。而希尔德因为终究是大逆不道的罪犯亲属，就此返回自宅禁足思过。

“皇帝陛下……”

莱因哈特缓步地走在大殿里，担任首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的克斯拉一级上将恭敬地喊道。

当莱因哈特停住脚步的时候，克斯拉还是按照仪式，为皇帝平安无事道贺，同时也为未能事先察知不法的阴谋谢罪。

“不用了，你做得很好。你不是已经镇压了这次阴谋的据点地球教支部了吗？所以就不用再谢什么罪了。”

“臣实感惶恐。此外，陛下，大逆不道的犯人邱梅尔男爵虽然已经死了，其死后的处置应该要如何执行呢？”

莱因哈特轻缓地摇摇头，使得他豪气奢华的金发呈现出美好的波浪。

“克斯拉，虽然你生命曾受人狙击，但逮捕了犯人之后，你难道还要处罚犯人所持有的凶器吗？”

经过二、三秒的时差之后，宪兵总监理解了年轻皇帝不想说出来的话。皇帝等于已经表明了他不想追究邱梅尔男爵个人的罪责，这同时也表示说对犯人的亲属希尔德以及玛林道夫伯爵也不予追究。应该要被遣责、接受制裁的是在背后操纵这一事件的那些宗教狂热者。

“臣立刻盘问地球教徒，查明事实真相予以处罚。”

年轻皇帝以无言的点头回应宪兵总监的话，然后转过身子背对着他，隔着窗户眺望着那一片已经久违了的庭园。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在他的胸中低声地汹涌着。为掌握权力的战斗的确是有着令人满足的充实感，但是为守住已经到手的权力而产生的战斗却是毫无喜悦的感觉可言。他独自一个人低着头对着挂在他胸前的坠饰说道：“过去和你一起与强大的敌人作战，真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但是在我已经成为最强大之主宰的今天，有时我甚至想要击垮我自己。这世上充满可以与之相互较劲的敌人的话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如果你还活着的话，我应该就可以更容易了解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吧！是不是呢？吉尔菲艾斯……”

※※※

皇帝的御旨透过克斯拉传达到宪兵队。地球教徒五十二名的生还者于是被强行带到忠诚心与复仇心沸腾的宪兵面前，宪兵所施加刑罚之残酷让他们不得不羡慕嫉妒那些已经死去的同伴。

虽然说一种不管在化学上或是在医学上都不会伤害到受询问者之身心的自白剂始终都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宪兵队却毫不犹豫地使用药性猛烈的药剂。本来以这样一项大逆不道的罪名，取得自白的需要就远比对嫌疑者的健康考虑来得优先，而且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地球教徒那宛如正期待要殉教的顽固态度，更强烈地刺激了宪兵们的反感。因为这世上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项事物比对某特定宗教的狂热更会刺激和该宗教无缘的人所产生的强烈反感与嫌恶了。

对于如此滥用药物而犹豫的医生，在宪兵们的怒声斥责之下，也不由得退缩了。

“担心他会精神失常？现在这个时候还在担心什么？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正常了，难道用药能让他恢复正常吗？”

就这样在宪兵队本部地下五楼的询问室，被审问者不管是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都大量的在流血。如果以一公克的血换得一个字来计算的话，那么在这些流血事件的最后宪兵队所得到手的情报，和所流的血和汗的量比较起来简直是无法相比。其实宪兵队所拿到的情报也只是表明了地球教团设置在行星奥丁上的支部，只是阴谋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下指令或是策划阴谋的机关。

最高的负责人高德恩大司教，在企图咬舌自尽未遂之后，被注射了大量的自白剂，但是还没有要说任何话的样子，让医生们都为之惊叹。第二次被注射之后，精神的堤防终于出现了缺口，紧绷的意志开始失禁，情报一点一滴地露显出来。但是即使如此，他所说的话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也是在推测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命令暗杀皇帝的理由而已。

“……如果再稍假以时日的话，那个金发小子的权力基础就会更加强化。身为一个霸主，也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虚伪矫饰，注重简单朴素，并且尽可能消除与臣下和人民之间所可能产生的隔离。只要再过些时候，他必定会彰显其权威与荣光，而且使他的护卫更为森严。如果不趁现在采取行动，那么以后或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大致就是这样罢。”

所谓“金发小子”是皇帝莱因哈特的敌对者们在斥责他的时候所常用的字眼，光是使用这样的字眼，这个高德恩大司教就已经可以被判一条大不敬的罪名了。但是最后这名大司教并没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当被注射自白剂的次数达到第六次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着询问室的天花板和墙壁大声地乱吼乱叫，几秒钟以后，从他的嘴巴和鼻孔喷出鲜血来，然后就死亡了。“询问”的残酷程度姑且不论，这些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挖掘出来的事实当中，是没有疑问的余地的。地球教包括整个教团核心确实是为了某种理由想要图谋暗杀皇帝颠覆帝国。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就只有使用严厉的手段，让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状这一条路了。

“但是地球教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企图刺杀陛下？这一点还是没有水落石出。”

心中有这项疑点的并不只有克斯拉，事实上，这是其他知道这次事件的重臣们所共通的疑问。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但反过来说，要从有限的事实当中发现这些宗教狂热者的梦幻境地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到目前为止，皇帝莱因哈特对于宗教，与其说是宽容，倒不如说是不关心。但是只要有任何宗教团体做出否定他存在的举动，不管这个举动是最终目的也好，是一种手段也好，当然，他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从过去到现在，他对于任何的敌意或是侮蔑，从来没有一次会不以相等的、或在相等以上的报复来加以回应，一次都未曾有过。望过地平线上的任何角落，也找不出这一次得要对地球教特别宽大的理由。

回头看莱因哈特的部下，文官们对于地球教所持有的愤怒与憎恶，或许比军人武官还要来得激烈也说不定。因为随着对费沙自治领的支配以及自由行星同盟的降伏，向外征讨已经告一段落，取代军人的文官时代已经即将来临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新皇帝被恐怖主义所打倒，那么整个宇宙势将再度卷入分裂与混纯的漩涡之中，这样一来他们岂不是要同时失去投效忠诚心的对象，以及秩序的守护者了吗？

……就这样，在七月十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之前，地球的命运，或者说至少是地球教的命运，就已经失去了连接未来的桥梁了。

# 第二章 一个退役生活者的肖像

【1】

正当皇帝莱因哈特的身边，正演奏着小规模的流血插曲时，在那已经沦为银河帝国保护领的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奇迹的杨”也就是杨威利过着他一直所向往的退休生活——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被赞誉为皇帝莱因哈特最强劲甚或超越于其上的军事对手的他，在其生涯的自始自终从不曾期望自己是一个军人，一次都未曾有过。他之所以进入军官学校，是为了能够攻读历史而不必缴付学费，到最后虽然身穿军服，但也只是不断地找寻辞退的机会。十一年前他在“艾尔·法西尔大撤退”行动当中不经意地立下了巨大的功勋，在那之后战功和提升就不断交互地束缚着他，按照他个人的说法是，到了三十二岁好不容易终于得以退役了。

当然，以杨的地位，相对地所被给付的退休金可以说是以不计其数的己方，以及远超过己方人数的敌人鲜血所换来的。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在受良心遣责的区域内，就好像被人用针在狠狠地刺扎着他那属于精神层次的皮肤，不过，回过头来一想，自己这十二年来的宿愿毕竟如愿以偿了，只要放轻松点的话，双颊甚至还会因之而泛起笑意呢！

“什么工作都不做，就白白领钱，想起来还真教人忸怩不安。不过如果把这想成是已经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自我了，或者应该说这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当时的杨将自己心中这迹近厚颜无耻的想法随笔写了下来，不过这些手稿也往往成了后世那些把杨视为极度神圣之存在的历史学家们所故意要忽略掉的地方。

二十八岁担任准将、二十九岁晋升上将、三十二岁即跃升为同盟元帅——这些杨亲身的经历，如果换作是和平时代的话，大概仅存在于夸大幻想症患者的空想里面吧，但对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一切却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而杨也因而被称为同盟军中的第一智将，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史上的最高之类较为夸张的形容词也加诸在他身上。最近这三年当中，同盟在军事上所获得的成功，几乎全部都是从这位黑

发的魔术师那一顶黑扁帽外型的高筒礼帽当中飞出来的。虽然说，在同盟本身已经对帝国屈膝投降的今天，杨的立场并不见得较为有利，但事到如今，就算忧虑也是无济于事的。

退役不久之后，杨就结婚然后拥有家庭了。时间是在今年的六月十日。新娘是二十五岁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是杨在担任舰队司令官时的副官，拥有少校军阶。一头金褐色的秀发，清澈的淡茶色眼眸，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美人。当年从艾尔·法西尔撤退的时候，她还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女，从见到这位看来并不是十分可以依赖的黑发年轻少尉的那一刻起，心中便一直埋藏着对他的爱慕，而现在这一份爱慕之心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杨是知道她对于自己的心意的，但是一直到今年的年中，才总算能够有所回应。

整个结婚仪式其实极为简单。第一个理由是杨本身对于盛大仪式之类的玩意儿最是讨厌，但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较为严肃的理由。也就是说，盛大的婚礼仪式很可能会引起帝国军的怀疑——这些前同盟军的旧干部们是不是假借婚礼宴会的名义，集结起来商议图谋不轨的计划？这么一来是极为不妙的。

此外，如果采用盛大仪式的话，势必得邀请一些内外知名的人士，那么届时势必就会有一些杨所不喜欢的人来发表冗长的演说，搞不好连现在算是位居同盟政府之上的银河帝国事务官也得要邀请，这都是杨非常讨厌并且极力避免的事情。

所以到了最后，被邀请参加婚礼的人，即使是杨的旧部下，仍算得上是现役军人的只有杨在军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一人，其余则一律是退役者。

婚礼仪式当天，新娘子的美丽当然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说到新郎官，尽管他也特意地穿着正式礼服，不过就是让人感觉他像是一个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成功迹象的年轻学者。卡介伦甚至还极为恶毒地讽刺批评他说，两个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是“公主与随从”。其实在婚礼之前，他就曾经因为这个新郎官抱怨说正式礼服太过于拘谨刻板而给予严厉的责骂。

“所以说哪！这就是你自己不对了。如果你当初还在服役的时候就赶紧结婚，一身军服不就了事了？就像我一样啊！”

最后，当他看到杨穿着正式礼服的时候，忍不住又揶揄地批评说："你呀，看你穿的这副样子，还是军服比较适合你一点。"

事实上，杨就算是穿上了军服，也是怎么看都不像是军人的。

过去曾经在杨的舰队中担任由帝国流亡到同盟的贵族子弟所组成的近战部队——"蔷薇骑士"连队的队长以及伊谢尔伦要塞的防御指挥官，和杨一前一后地宣告退役的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也用讽刺与感慨的语气说道："好不容易才挣脱军队这一个监牢，却又自愿被关到婚姻这一个牢笼里面去，你还真是一个好生事者啊！"

听到这一句话，卡介伦接口说："有些在十年的单身生活里面也无法领悟的事情啊，只要过个一星期的婚姻生活马上就可以领悟了，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位好哲学家的诞生吧！"

甚至杨在军官学校的学弟，同样也已经退役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也和他们同一个调调，冷嘲热讽地挖苦着："不过照我的看法啊，杨学长这一生中最大的战果就是这位新娘子了，只有这个才真正与'奇迹'这个字眼相称。因为如果照一般常理的话，她不应该是会下嫁到学长这种地方来的人啊！"

听到这一伙人七嘴八舌的批评，杨的被监护人，也就是十七岁的尤里安·敏兹轻轻地甩了甩他那头亚麻色的头发并且对他的监护人说道："元帅竟然能够率领着这样的一批人而且胜利地走过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些人可都是背叛者嘛！"

"我的人格就是这样子被陶冶的呀！"

不管说的怎样没人格，在场观礼的人全都起身要求杨要给新娘子一个热情之吻，杨虽然没有喝醉，却踩着摇摇晃晃的步伐从少年的身边走了过去。尤里安目送着他，原本春风满面的端秀脸上却瞬间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理由有两个。一是他对于这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姓菲列特利加曾经怀着默默的憧憬。另一个则是今晚之内就得要离开海尼森，展开自己的孤独旅程了。后者虽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与自己所喜爱的人分离，独自踏上远达一万光年以上的旅途，也难怪感伤早已经走进了他年轻的心路回廊里了。

结婚典礼一结束的时候，那些专门挖苦讽刺的人也纷纷告辞了，而尤里安也在和杨以及菲列特利加道别之后，就消失了身影。而现在已经成为夫妇的这两个人也动身前往离位于市区北边，距离约二十公

里的科尔达列斯山地的湖沼地带。打算在那边借来的山庄中渡过十天的蜜月之后，便回到佛列蒙特街的租屋家中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之前所住位于银桥街的房子因为是属于军官宿舍，所以退役之后当然得要迁出另找新住处了。

※※※

就这样杨好像已经翻开了理想人生的第一页，但是现实生活与梦境比较起来是没有那么甜美的。

杨曾经身为元帅，虽然不能让他们俩过着有如王候贵族般的生活，但是应该还可以保障他们具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及物质生活的充裕。然而支付退休金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源之后，才能够顺利地实施。一旦这笔给付的退休金没能顺利到达他们手里的话，毫无疑问地整个经济状况会有所恶化。

以姜·列贝罗为首的同盟新政权，必须想方设法去改善因已结束的那场战争而短缺、又因和约中所订的那笔给帝国的安全保障税而处于难以重建状态的财政问题。改善的办法其实是堆积如山，但是打算先从近距离着手的政府官员，达成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身在权力机构以及周边的人应首先调整姿态做好榜样，向市民展示政府重建财政的决心。

于是担任公职的人全部予以减薪。平均调降的幅度为百分之十二．五，而列贝罗本人则为百分之二十五！本来这一切对于杨来说，不过是窗外的风风雨雨，但是当改善财政体质的手术刀也挥动到军人的退休金时，这股湿冷的风雨就从破裂的窗户吹到了杨的身上。

前元帅的退休金删减率为二十五个百分点，而已退职的少校则删减十五个百分点，地位愈高的人消减比例就愈高，就原则上而言，这种作法总比反之要来得正确，所以杨也并未发出任何怨言。只是姑且先不论这样的姿态调整方式是否正确，但事实上对于杨这个既没有什么其它谋生技能，也没有勤劳精神的一家之主而言，他所强烈感觉到的是他所向往——不用上战场也可以领钱的理想境界，好像被一个从半路杀出来的人给践踏了。杨本身并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也从未曾有过金钱过多的困扰，他虽然一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了解着金钱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但却不曾积极于金钱的追求，拼命地工作以增加其所得。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史书中提到杨威利的时候，之所以记载“杨元

帅对于赚钱这一回事完全没有兴趣”，就某一方面而言确实是一项事实。

不论如何，他们俩的退休金加起来，还可以维持着起码的生活水准，而不须动用到其微薄的存款。杨的退役生活之所以变得让他喘不过气，最主要的并不是在于金钱方面。

这个令杨感觉到喘不过气的征兆，在他于科尔达列斯山地短短十天的山庄生活中就已经出现了。无论是他在湖边垂钓的时候，还是到牧场经营的商店买刚挤出的新鲜牛奶的时候，总是可以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一旁冷冷地观察着他，一般厌恶的感觉袭击了杨的全身。

这表示杨正在被监视当中。

【Ⅱ】

在这一年，也就是宇宙历七九九年、旧帝国历四九○年、新帝国历元年五月里所缔结的“巴拉特和约”第七条当中明文规定，帝国有权派遣高级事务官常驻同盟首都。其任务虽是代理银河帝国皇帝与同盟政府之间的交涉和谈判，但和约中所谓的“对和约的履行状况进行监察”，事实上也就是赋予战胜国对战败国内政的干涉权，所以直接称之为总督也不为过。

这项要职是由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被指派担任。几年之后，“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做了以下的评论：“就任命的当时而言，这一项人事安排并不是最糟的，只是到最后却有了一个最糟的结果。在这一项人事安排之下，并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其中获得幸福。”

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这个人从外表上看起来像是一个无精打采的中年男子，嘴上整齐端正的胡子，反而使得他整个容貌看起来显得有些不协调。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一个踏实的、在大大小小的战斗当中得到过无数功勋的用兵家，一般认为他本身在军队组织的管理和运用能力上并无不足的地方。当莱因哈特还是一名少校的时候，他曾经是莱因哈特的长官，他虽然并未给予这个“傲慢自大的金发小子”特别的礼遇，但却也非常公正地不准任何人对莱因哈特指指点点。他的名字也就因而出现在日后罗严克拉姆王朝创始人在脑中所拟定的人才选拔任用名录当中。

由于菲尔姆特·雷内肯普本身具备有忠诚心、责任感、勤勉、公正、规律性等美德，所以也获得部下们相对的尊敬与信赖。如果在帝

国军将帅列传当中给予他一章篇幅的话，那么无庸置疑地势必会有许多赞赏的记述。只不过与此同时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记述吧——当他的任务超出纯粹的军事面而触及其它领域的时候，由于缺乏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弹性，以及渥佛根·米达麦亚对人对事所怀有的宽容，他所具备的以上美德却往往会将他自己和别人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此外，从他身上还可以看出一点：一个优秀军人所具备的资质，以及作为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性是无法两立共存的。

接收了海尼森市中心位置的高级宾馆“香格里拉”之后，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设置了事务官事务局，统辖着由四个连队的装甲掷弹兵以及十二个连队的轻装陆战兵所组成的警备兵部队。虽然，己方舒坦梅兹提督的巨大舰队在干达尔星系上随时待命，但是以这样的兵力留在前不久还是敌人阵地的同盟心脏当中，对于胆小怕事者来说恐怕是难以想像的。

“同盟的家伙如果想要加害于我的话，就尽管试试看好了。我虽然不是不死之身，但是我的死对于同盟来说，也就等于是灭亡了。”

他耸着肩膀放出了如此的话。

雷内肯普的理想是“优良的军队”。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不正当或反抗行为发生的情况下，长官疼爱部属，部属尊敬长官，同僚之间相互信赖且互助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向前迈进。按照他的看法，秩序、和谐和纪律是最具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某一方面的意义而言，他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对于高登巴姆王朝的创始人鲁道夫大帝来说，雷内肯普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晚了几个世纪出生的忠实弟子。不过他倒也没有像鲁道夫·冯·高登巴姆那样过度地自我膨胀，相反地在他的心目中仍有他认为应该要尊崇的主君存在，只是雷内肯普并不是将主君当作是一面从其中可以更客观地看见自我的镜子。

※※※

在雷内肯普的命令之下，杨被当作是一个潜在性的、必须接受国军监视的危险人物。

更让杨觉得不胜其烦的是，被要求在他外出的时候，得要报告他预定前往的地点以及回家的时间。理由是高级军官，不管是现役军人或者已经退役者，都必须要像公务人员一般，经常让政府能够把握其所在的地点。

其实这一道像是典狱刑囚般的指示，原本并不是帝国军所提出的，而是同盟政府献于帝国军的一项提案。杨当然可以理解同盟政府为了不给予帝国军任何干涉的借口，必须很仔细地在许多事情上比对方走先一步的苦心，但是“难道不能稍微有点分寸吗”却是杨真正的心声。

“我真想问问他们那些人，究竟妨碍我这样一个爱好和平又没有什么害处的人有什么乐趣，真是的！”

杨对着新婚的妻子不断地发着牢骚，然而事实上，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凡是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在他所知道的范围内的话，或许他会将杨判定为一个“应该接受处罚的人”也说不定。因为杨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像是青天白日一般无瑕的身躯。从他援助尤里安·敏兹的地球之行、掩护帮助从帝国流亡而来的梅尔卡兹提督等人脱逃等几项行动说来，虽然还称不上是反帝国，但至少也是非帝国的举动。所以说，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罪的囚犯，事实上也是有些厚脸皮的。

菲列特利加并没有明白地说出这一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么样，一旦引起帝国军的猜疑，使同盟政府的立场为难的话，对杨来说也绝非上策。

“所以说，就请你好好地当一条懒惰虫啦。”

经妻子这么一说，杨看起来好像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因为平静地、安稳地、而且懒散地过日子，原本就是他的理想。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他更可以随心所欲的睡懒觉，或是发发呆，就算没有在发呆，也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地一天过一天。

有一天，负责监视杨的拉杰尔上校对他的长官做了以下的报告：“杨元帅的日子非常地平稳，看不出有任何对帝国具反叛意图的行为。”

“哼，他现在的身份可真是令人羡慕啊，和他美貌的新婚妻子不用工作就有得吃，真可以称得上是理想的人生呢，不是吗？”

雷内肯普的声音当中充满了反感与讽刺的火药味。他一直是一个给予勤劳的精神，以及对于国家的义务感极高评价的人，所以对于一个曾经在军部里担任要职，却将战败的责任束之于遗忘的高阁，悠游

自在地过着退休金生活的人，自然是无法产生任何的好感。以他的常识和价值观来看的话，杨威利这位青年简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存在。

过去杨曾经两度让雷内肯普尝到败北的苦酒。如果杨本身具有帝国主义式的美德，或许雷内肯普过去败北的回忆，会升华成为对于一个优秀的敌军将领的尊敬也说不定，但是对于这两人彼此都不幸的是，他们所居住的精神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他们活在这世上彼此无缘碰面的话还好，偏不巧的是他们虽然处于相反的两极，甚至可说是背对背不相为谋的存在，但是在任务上，雷内肯普却不得不回过头，回望着对方。

不久之后，雷内肯普言之凿凿地说，那是一种伪装。杨威利不可能是一个甘于从此过着无为的退休金生活直到老朽的男子。现在的他，一定是在内心里面筹划着如何使同盟复活以及颠覆帝国的长期阴谋。为了要能够掩人耳目，所以才装傻扮懵过着这样平凡的生活……

雷内肯普对于杨所产生的见解，很明显地是充满了典型的、忠君爱国型军人的偏见与误解。更糟的是，虽然这只是一个在思想上的不同，雷内肯普却盲目地强行闯进偏见的沼泽与误解的浓密森林中，好不容易才终于来到代表真实的城门前面。

不过，他的部下并没有像他一样那么强烈的信念，或者应该说是不像他一样那么的偏执。如果说莱因哈特选择了雷内肯普是一项错误的人事安排，那么雷内肯普也是在错误的安排之下才选择了拉杰尔。这位上校在对杨进行监视的时候，态度极为端正有礼地对被监视人说："这对于元帅阁下您来说，想必是极为不自由且不愉快的事，但这是上级所发布的命令，卑职不得不服从。请您无论如何多加原谅。"

杨轻轻地摇摇手对着他说："啊，你不用在意，上校。因为不管什么人都得要对他所领的薪水表现出相对的忠诚心啊，我还不是一样？束缚着通情达理之人的，不是一张纸，其实是一把锁呀！"

拉杰尔上校要在他的脸颊上绽放出浅浅的微笑足足需要三秒钟之久，这是因为杨的玩笑不高明呢？还是拉杰尔的幽默感还没完全被开发呢？或许两者都是吧。

由于这一件事情，杨接受了拉杰尔的监视。因为就算是在同盟军这个被称为注重民主的军队当中，长官的命令有时也是相当不合理的，在帝国军里面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杨还是无法不对拉杰尔的长

官感到极为不快，而且也曾经对着妻子批评他对那个人的为人与个性的看法。

“雷内肯普这个人看来似乎是个十足的教条信徒。任何事情只要是违反教条，即使是善的也不予认可，反之，只要是合乎教条的，就算是恶的也会加以肯定吧！”

杨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内心想说的应该是，任何事情如果以教条来加以强制执行的话，就算是正确的，也是他所难以接受的。但是就因为他不会将他内心的看法很露骨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叫着“国王的耳朵是驴子的耳朵”这句话的时候，也会稍微衡量一下当时的时机与场合，他才能够平安无事地领退休金过日子。不过，以一个权力者或者是其所饲养的忠犬的眼光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看成是非常顺从的小羊。姑不论现在，过去杨也有着毫无理由地在审查会上遭受围攻的经验，只不过，以当时来说，虽然他再三地做出一些让他的学长卡介伦等在一旁看起来也不禁要为他捏把冷汗的事情，但是只要有银河帝国这个强大的敌人存在的一天，杨所具有的军事才能对同盟的权力者来说就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抹煞这个“态度无礼的黄毛小子”，顶多也只是在审查会中折辱一下他而已。虽然今时已经不同往日了，但是对于杨来说，随着往日的记忆所产生的不愉快，便成了拒绝接受雷内肯普这一个作法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你讨厌雷内肯普这一个人，是吗？”

面时妻子这一个大胆地将事情加以单纯化的问题，做丈夫的回答道：“也不是讨厌，就是看不顺眼而已。”

对杨来说，这样的说法就已经太足够了。

杨并不是一个喜欢玩弄阴谋的人。正确地说，应该是他并不喜欢见到自己为了要陷害他人，而处心积虑地在钻研阴谋时的模样。但是雷内肯普一旦超越了限度，干涉到杨个人的生活的话，或许就会使得他不得不使用阴谋这一项武器来将他击退也说不定。毕竟杨的精神还没有达到绝对和平主义的境界，如果有人打他一拳的话，他也会想要回敬对方一拳的。

尽管如此，教杨感到左右为难的是，如果让雷内肯普这种多事型的人站不住脚而被撤换的话，那么他的后继者也不一定是一个比他更宽容的人。无论如何，那种为了把狗赶走，却反而引狼入室的愚蠢行

为是绝对使不得的。譬如说，如果换成一个像那位奥贝斯坦元帅一样冷酷且锐利的人的话，势必会对同盟实施极度严厉强化的监管，到时将会使得杨的精神窒息而死。

“所以说，雷内肯普这一个混蛋……”这句话一说出口，杨仿佛觉得有些粗俗，所以换了一种较为绅士的说法而改口说道：“雷内肯普先生如果能够回去的话固然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继任者。如果是一个没有责任感，贪图物欲，在皇帝看不到的地方喜欢略施小恶，这种佞臣型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最好利用的。不过皇帝莱因哈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采用过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

“如果皇帝莱因哈特本身堕落的话，大概就会采用像这样的人吧！”

“是啊，你掌握了事态的本质啊，就是这样了。”杨一脸哭丧着的表情叹气地说道。“以我们的立场来说，不但是欢迎敌人的堕落，甚至还得要刻意地去促进。这话说起来不是很可叹吗？当然政治也好，军事也好，通通是属于恶魔的管辖范围，但是神明见到如是的情形会感到高兴吗？”

※※※

就在杨不禁叹息的这个时候，在帝国事务官事务局里，雷内肯普一级上将正在对拉杰尔下达新的命令。

“不可以放松你的监视行动。那个男的迟早一定会干出什么坏勾当的。一切会为害到帝国以及皇帝陛下的事物，都必须要在成为事实之前就加以排除！”

“……”

“怎么不回答呢？”

“啊，卑职将遵照您的命令，今后亦将对杨元帅严加监视。”

他的回答听起来完全像是一个毫无天份的演员所念出的台词。

对于长官来说，这样的态度是不能完全令他满意的。雷内肯普于是再度重新令他嘴上的胡子微妙地颤动着，提高声音强调说：“上校，我想请问你一句，身为征服者，我们所需要的，是被遵从呢？还是被欢迎？你说说看是何者啊？”

“当然是被遵从了。阁下。”

“你说的没错。”雷内肯普重重地点一点头，然后对着部下说教。“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且是支配者。我们有责任要建设起新的秩序。即使短时间内会受到战败者的疏远与冷淡，但是为了要完成重大的责任，一定要具有绝不退缩让步的决心与信念。”

不久之后，梅克林格写下了这样一段的纪录。

“……皇帝是不是要为这个错误的人事安排负责呢？我是不这么认为的。皇帝之所以没有预先察觉到雷内肯普这种小气而放不开的心胸，是因为皇帝本身对于杨威利并没有怀着提防警戒的心理。这种在面对曾经打败过自己的人时所产生的心结，就好像是心理上高耸着的一座巨大山脉。拥有强大羽翼的鸟固然可以飞越这座山脉，但是对于没有如此条件的鸟来说，要飞越这座山脉是充满苦难的。所以说，雷内肯普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加锻练自己的羽翼。因为皇帝之所以任命他担任事务官的职务，并不是要他来从事看守杨威利的工作。事实上，皇帝的确也并非全能。但是人们难道可以因为天体望远镜不能够兼有显微镜的功能而加以批评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Ⅲ】

事实上在帝国军监视下的不止杨威利一人。其他许多的高级军官们也或多或少遭遇到类似的情形。毕竟自由行星同盟本身好不容易才免于遭受帝国军的完全占领，所以现在他们的处境就好像是被暂时停止处刑的死囚。

由于雷内肯普事务官被赋予了在同盟政府所召开的各个会议中列席旁听的权利，虽然他不能下达命令或是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对于同盟政府的高官们来说，毕竟还是不能不顾他竖起来的耳朵，肆无忌惮地自由讨论。

身为同盟的元首同时也是首席行政官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在优布·特留尼西特抛下政权出走之后，接掌了同盟政权。虽然权力的甜美果实早已经被前人恣意采食且掉落满地，心知这一条重建国家的路会有无数的苦难，但他还是很辛勤地耕作着这一片已经荒芜了的果园。

“不得给予帝国任何的借口。”

姜·列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决意。即使只剩一个名义存在，仍得尽力维持这个拥有两个半世纪历史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以期终有一

天回复完全的独立。

如果以野兽的理论来讲的话，罗严克拉姆王朝统治下的银河帝国随时可以凭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将自由行星同盟加以完全并吞，现在没有这么做，并不表示将来不会有这种意图。目前能做的，只有维持现状静待较为有利的情势来到。“巴拉特和约”就像是一把无形的枷锁，绑住了自由行星同盟的四肢。根据和约中第四条的规定，同盟须每年向帝国缴纳一兆五○○○亿帝国马克的安全保障税，这等于是整个军事费用的负担换了一种形式，成为同盟财政上一种持续性的沉重负荷。此外，根据第六条的规定，同盟有修改国内法规的义务，法中须规定禁止一切可能会妨碍与帝国间友好关系的活动。所以列贝罗于会议中提出“反和平活动防止法”法案的同时，不得不宣告有限期停止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同盟宪章第七条。

“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如果不被认可，这不等于民主政治的自我否定吗？”

同盟中的原理尊重派这么地抗议着。列贝罗当然也了解这个程度的理论，但是以他的立场来说，不得不考虑这个世界上也有所谓的权宜之计，且不断说服自己，为了不至于死亡，而将已经坏死的手腕加以切除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这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在列贝罗的心中却还有一个无法放下悬念——杨威利这位同盟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如果他被原理派的人推举出来，集合旧部，在帝国和同盟之间飘起叛旗的话……列贝罗一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就忍不住全身的战悚。

事实上，列贝罗也明白杨威利应该不是一个想借由武力来获取权力的人物。在过去这三年里，已经有好几次亲眼目睹了证实这一点的事例。但是过去的实例并无法全面性地保障未来。杨的新婚妻子菲列特利加的父亲，也就是人称军部内理性派的前同盟军上将德怀特·格林希尔，以前不也曾经因忧虑政治和外交的萎糜，在爱国心的驱动下，而被军部内的强硬派推举出来发动政变吗?

当时独力镇压政变，挽救了民主政治的人就是杨威利，当时他如果有心要让自己成为独裁者的话，那么同盟早就已经落入他的统治之下了。但是在镇压了政变并将被占领的首都予以解放之后，他却立即回到了最前线，甘于当一名守备边疆的司令官。列贝罗虽真心认为杨这种行为的确值得赞赏，但是人这种动物毕竟是会随着时间和境遇而

多少有些变化的。一个现年方过三十岁的青年，如果耐不往乏味单调的退休生活，而使得他那与才能相称的野心被唤醒的话……

也就因如此的顾虑，杨威利在受雷内肯普监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他支领退休金的自国政府的监视。这一个事实虽然没有特意地被告知受监视的当事人，但是杨要知道这件事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当知道自己的生活经常被监视或窃看的时候，当然是不会感到高兴的。不过说是这么说，他也没有要大声表示抗议的意思，一方面因为他了解政府目前艰苦的立场，多多少少也感觉到有些同情，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借此阻绝那些繁杂访客的效果。

不管怎么样，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杨只想要悠哉地过着人生旅途中的有饷假日。虽然日后看起来，这个如意算盘也真是错得太离谱了……

※※※

杨新婚的妻子菲列特利加，当然没有道理会像这个懒惰虫老公一样享受着这种除了吃吃睡睡、随笔写写连发表对象都没有的历史理论原稿，其余的时间就是一味地在发呆的这种——非生产性的日常生活。她如果也学习像丈夫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刚刚组成的家庭，不久就要变成一个杂草丛生的废园子了。她希望这个家至少还能维持着像绿洲一样的机能。

对于菲列特利加·G·杨来说，这个新婚家庭同时也是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场所。在她的少女时代，曾经一度代替体弱多病的母亲承担着家务，但毕竟为时不长。现在想起来，当时父亲是为了要减轻她的负担，以及其它种种的考虑，所以在她满十六岁的时候，便让她到军官学校入学。在军官学校里面的时候，虽然曾经学过非常时期的食物调理法以及野草食用法等料理方式，但是学校里却从来没有教过任何家庭料理的烹调。虽然她一直想要在有机会的时候学一学，但自从她进军官学校以来，尽管有着人称像“电脑家族的堂妹”般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拟的优越记忆力，但是在与家庭生活相关的方面，却一直没有能够显现出一个特别值得夸赞的优等生所应有的才能，这或许是实习不够的原因吧。

举凡人类五千年历史的全年表，或是与杨有关的战历，以及他所获得的功勋等等，都能够正确地输入她的记忆回路，但是以目前的情

况，不管是如何深远的学识、或是怎样高超的哲学，都无法帮助她如何冲泡丈夫所喜欢的红茶，以及在丈夫所讨厌的夏天里如何安排促进食欲的菜单。

虽然杨对于菲列特利加做的料理从未曾有过任何一次的抱怨，但这是因为他衷心喜欢她所做的料理呢？还是说他其实并不觉得怎么美味，但是因为谅解她的苦心，怕说了出来让妻子难受，所以也就什么都没说，或者他根本就不怎么关心？她有些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之后，所有的拿手菜已经从头到尾表演过一遍，菲列特利加于是战战兢兢地问她的丈夫，对于她做的菜或是家庭的经营管理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没有道理会不满啊，特别是你之前做的那个……那个什么东西的确很好吃。”

这个虽有热忱但是却明显存在漏洞的回答，并不能够安慰妻子的心。

“我，从以前就很不会做菜……”

“没有这回事啦，真的！对了、对了，就是在艾尔·法西尔行星脱逃的那个时候，你帮我做的那个三明治就很好吃嘛。”

这个说辞真的是事实呢？或者只是口头上的安慰呢？其实连说话的当事人也并不清楚。都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他的味蕾早就已经失去了记忆。不管怎么说，至少他是想方设法、费尽唇舌地只为抚慰妻子的伤心，或许光凭这一点就令人感动了。

“嗯，我比较拿手的只有三明治而已。不，其实也不只三明治，其它还有像薄煎饼、汉堡牛肉之类的……”

“都是很可口、很有营养的食物哦！”

杨表示非常地欣赏，但是以菲列特利加本人来说，不管丈夫是如何地不在意，或者在吃的方面非常地迟钝，但如果自己三餐只能准备像“早上夹蛋三明治、中午火腿三明治、晚上沙丁鱼酱三明治”这种菜单的话，那么自己就好像是一个不知锅灶轻重的家庭主妇。

过去在军官学校里四年的寄宿生活，以及五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她如何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经营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过去在舰队出征执行任务的旅途中，尤里安·敏兹曾经教过自己如何冲泡出好喝的红茶，包括热水的温度以及冲泡的时间点等等，这些高超独创的手法都对自己示范过。当时尤里安看着自己的手势动作，曾经说“动作不错哦”，不过菲列特利加却心想这似乎大过于奉承了。和懒散的杨截然不同地，她也可算是一个仍有待学习的妻子。

【Ⅳ】

人称同盟军首屈一指的文书工作名人，也就是一直在事务工作方面辅佐杨的亚列克斯·卡介伦，也因为受到帝国军的监视而陷入极为不愉快的气氛当中。

反正只要一想到电话被窃听，也就没有心情和杨在影像电话里谈话。有一天，他坐在正打着毛线的夫人旁边喝着咖啡，隔着窗户看到了窗外五名监视的士兵，忍不住狠狠地啐了一口。

“哼，一日复一日，也真是辛苦啊！”

“不过倒也托了他们的福，这样就不用担心家里会遭小偷了呢。用公费来替我们撑场面，倒也应该要对他们说声谢谢，不是吗？嗯，就泡个茶或什么的来招待他们一下吧！”

由于丈夫好像有些——随便你们好了——这样的觉悟，所以卡介伦夫人于是冲泡了五杯咖啡，然后吩咐大女儿莎洛特·菲莉丝把“最傲慢的那个人”叫进来。不久之后，一名脸上还留有雀斑痕迹的年轻士官，在九岁少女的带领之下，带着满脸不信任的表情，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前地走了进来。当得知主人请他在餐厅内喝咖啡的时侯，士官很狼狈地急忙换了一副表情，很遗憾似地谢绝了。虽然早已经预料到他一定会说，现在正在执行勤务当中，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款待，但卡介伦却也陷入了让人勒令叫他把这五杯咖啡当作是“不可浪费的东西”一力包办的窘境。不过在这以后，负责监视工作的士兵，他们监视的视线，至少对于那两个女儿是放松了许多。

过了几天之后，卡介伦夫人做了一个很大的派，然后吩咐两个女儿把派送到杨的家里。莎洛特·菲莉丝于是一手抱着派的盒子，一手牵着妹妹的手，当她见到在门外负责监视的帝国士兵满脸和蔼的笑容，使用笑脸回应着他们，然后似乎理所当然地在没受任何盘问的情况下，顺利地拜访了杨夫妇的新居。

“午安，杨叔叔，菲列特利加姐姐。”

虽是小孩子天真无邪的称呼，但是其中的差别着实叫杨感到极为伤心，只是新婚的妻子则很高兴地把这两位小使者迎进了门，然后像尤里安以前曾经做过的用添加了蜂蜜的牛奶雪糕来慰劳两个小女孩的辛劳，接着像是要安慰伤心失望的丈夫似地，赶忙拿起刀子来切派——就这样发现了派里夹有一张折起来的耐水纸。纸当中记载了几条不想让帝国军知道的联络事项。

就这样，杨元帅与卡介伦中将成功地用一种简单而有效、监视的士兵们察觉不到的方法彼此取得联络，但是即使如此，同一种方法使用的次数如果过多的话，监视士兵的精神图里面，疑惑的曲线将会随着次数的比例而急速上升吧。而且对菲列特利加来说，她也必须要做一些蛋糕或是派等等之类的点心来答礼，这对她而言也真是一件极花工夫的事，且不用多久她的拿手绝活就会江郎才尽了。菲列特利加想着想着，于是宣称要学习做菜而去一趟卡介伦家中。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借口，事实上她的确是很希望能够有一位值得信赖的师傅，不仅仅只是在做菜方面，而且是在整体的家庭生活方面指导一下她。

于是在整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杨家这对年轻夫妇便带着小礼物，前往卡介伦家拜访。

※※※

当他们二人无视于监视的宪兵们，自顾自地走在街头上的时候，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纷纷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他们俩人身上，而他们的脸上所显露出来的神色中除了诧异与崇敬之外还带着一丝的紧张。

这个让市民们感到沉闷紧张的原因就站在街头的转脚处。两名全副武装的帝国军士官，正用满脸木然的表情，面对着眼前来来往往穿行的人们。在夏日艳阳的高照之下，虽然全身为汗水所濡湿，但却纹丝不动，连擦一下汗的动作都没有，这应该是训练与实战所锻炼出来的成果吧，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刚毅，却让人觉得是无意识的行为，且给人一种早已习以为常的印象。

他们的视线终于捕捉到了杨以及菲列特利加的身影，当这两个人走过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虽然曾经由立体影像画面中见过这位伟大敌军将领的长相，但对他们来说，一位元帅级的人物，不应该是穿着洗白的棉质衬衫，连一个随从

都没有带即随随便便走在街头上的人。于是一股迷惑的表情很明显地流露在他们的脸上，因为他们无法判断那究竟是不是杨元帅本人。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稍稍看出他们属于人性化的一面。

当卡介伦透过显像幕看到这对新婚的男女站在门前的时候，便对着夫人喊道："喂，杨夫人亮相了。"

"哎哟，一个人吗？"

"不是啊，还带着她老公，不过怎么说呢，总觉得一个司令官、一个副官这种组合不太适合成为一对夫妇，对两个人来说大概都蛮辛苦的吧！"

"那有什么关系呢？"夫人泰然自若地下了这样的评论。"以这一对夫妇的情形，像小市民家庭这样的舞台对他们来说是太过于狭小了。大抵上来说，涉足于这个地面上是个错误。不久之后，大概就会远飞到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吧。"

"咦？我原本并没有打算要和一个女预言家结婚啊！"

"哎哟，我可不是在做预言，这种事情我是知道的。"

卡介伦一面看着夫人走向厨房的背影，一面在嘴巴里面咕哝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才走向门口去迎接客人。两个女儿也一蹦一跳地跟在爸爸的后面走向门口。

当门打开的时候，杨夫妇正在卡介伦家的门口，与监视的帝国军士兵一问一答。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带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大概打算什么时候回去？面对这些神经质似的质问，杨耐着性子一一地回答。做父亲的于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女儿的背，当两个小女孩跑向杨夫妇身边的时候，士兵们这才向杨敬礼然后退下。杨于是将随手带来的礼物交给莎洛特·菲莉丝，然后说："把这个拿给妈妈，是巴乐亚（一种用牛奶、鸡蛋、糖、巧克力加果汁做成的点心）喔！"

当杨进到客厅后，这回换卡介伦为难他了。

"喂，你这个不速之客。"

"怎么样啊？卡介伦夫人的先生大人！"

"顺便也带瓶法国白兰地啊，只带那什么女人家的玩意儿，真是的！"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要献媚的话，也要对真正握有大权的人才有用啊。做菜请客的人可是大嫂喔，你说对不对呢？”

“哼，真是眼光狭小的家伙。出钱买菜的人可是我哦，不管表面看起来怎么样，真正握有大权的人还是……”

“还是大嫂吧！哈哈。”

一个现役的中将和一个退役的元帅两人之间交换着没什么营养的谈话，就在这个时候，卡介伦夫人也正在对菲列特利加以及两个女儿发号施令，命她们把色香味俱全的料理放在桌子上摆好。杨一边从侧面看着这幅情景，一边在心里面想着，在卡介伦夫人的眼里，是不是将她的两个女儿和菲列特利加看成是一样的呢？

“我是想要好好地学学做莱哩。首先把肉方面的料理学好，然后学鱼的料理，接着再学蛋的料理。恐怕会给您添一些麻烦，不过，拜托请您教教我吧！”

对于菲列特利加这一番极为热切的话，卡介伦夫人一面点点头，不过脸上显得有些迟疑地说道：“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菲列特利加。不过呢，你还是不要把自己照系统分门别类学做莱的想法太过于宣扬才好。而且除了做菜之外，在一个平行的地位上管教老公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喔。如果你太宠他的话，那他可就要爬上天了。”

※※※

当这一对年轻夫妇回去之后，卡介伦夫人对于菲列特利加的勇敢——而不是能力——真是赞不绝口。

“我也觉得她真的是很有勇气呢。”

卡介伦一面用他的一只手抚摸着下巴，一面严肃地说道：“……不过呢，尤里安那小子如果不早点回来的话，只怕他在阔别许久之后回到自己家门时，欢迎他的会是一对营养失调的年轻夫妇尸体喔……”

“说什么话呀，真是不吉利。”

“开玩笑嘛！”

“开玩笑也要有些分寸啊。你根本就是缺乏幽默感的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超过了玩笑的限度噢。太过分是会惹人讨厌的。”

以四十岁不到的年龄即担任同盟政府后方勤务本部的代理部长，并且以他身为一个军事官员所具有的卓越才能，一直为人所称颂的卡

介伦，这时好像完全被打败了似地，把坐在他脚下的女儿抱到他的膝盖上，然后靠近女儿那盖在浅茶色头发下面的小耳朵悄悄地说：“爸爸不是输了喔。在这个时候退出辩论，给老婆面子是维持家庭和睦的根本之道哪。现在你们也明白了吧！”

接着他忽然想起先前妻子所说过的预言。如果杨终不免要挺身于宇宙中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本身的去留问题了。抬头着着父亲脸上原有的温和突然减少许多，女儿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V】

雷内肯普对于杨威利的偏见，也给了后世许多的历史学家一些影响。他们受到了杨究竟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拥护者”抑或是一个“避世的智慧将领”这个幻影的迷惑，在他们试着解释杨的行为时，所采取的立场与其说是以一个研究者，毋宁说是以一个崇拜者，他们断定杨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经过极细密的计算之后才产生的，就连他退役后乍看之下极为平凡的生活，也是在打倒帝国这个目的之下，为了要争取时间所采取的极为深谋远虑的计谋。不过以杨本身的看法而言，这样子被高估也算是一件蛮不错的麻烦事吧，毕竟年纪轻轻的不工作，就靠着退休金整天闲着没事干的生活是任谁都不会赞美的。

不过就事实上而言，杨的“深谋远虑”确实也是存在的。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些想法或许只是单纯地打发打发时间也说不定，不过就当时的二、三个证人所传留到后世的内容大约有以下几项：

一、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健全的民主共和政体。如果能够从银河帝国实质的支配当中脱离，恢复自由行星同盟完全独立自主之地位的话，当然是最善之作法。如果不成，那么无论规模的大小，都应该要谋求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成立。国家只是将市民的福址与民主共和政治付诸于实现的一种具体化手段，应切记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别的目的。自古以来，将国家视为神圣之存在的人一定是那些靠吸取国民的血汗赖以寄生的人，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要拯救他们而来发动另一次流血冲突是一点必要都没有的。

二、重新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工作，必定得区分为四个范畴。分别为：Ａ、理念，Ｂ、政治，Ｃ、经济，Ｄ、军事。

Ａ是整个计划的前提。也就是说民主共和政治的重建与市民政治权利的恢复，究竟能够汇集多少精神上的关心与支援。如果大部分市

民无法认同民主共和政体重建的意义，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或阴谋都是没有意义的。要能够强力唤醒市民这种认同的话，大概必需要在——ａ、专制政府的暴虐压制之下，或者，ｂ、有民主共和政治的象征性人物牺牲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这两者之中无论那一种产生，都会成为在感情面、现实面加强这种理念的要素。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经由民主共和阵营自己的手所导演的话，计划终将会流于一种阴谋。也就是说，这一切需要时间与踏实的努力才能够达成（但努力这种字眼并不是杨所喜欢的）。

Ｂ的形成全凭Ａ的达成结果，但是在同盟尚未能够保有内政自治权的情况下，在行政末端的单位当中建立起反帝国的地下组织也是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在税收与治安这两部门中使位于第一线的人组织化，比起其它的活动更要来得优先。此外，还要在帝国内部、以及帝国支配之下的费沙自治领内部制造协力者，而这样的协力者即使并不是有意识的也无妨。在靠近敌人权力中枢的地方最好也得派人设法渗透，如果能够制造出一些和己方互通声气的人则为最佳。虽然说来极为卑鄙下流，但是举凡收买、胁迫、或者为了要激起对方相互之间的嫉妒仇视所应用的密告或中伤都是应该要考虑的手段。

至于Ｃ的话，在Ｂ的情况下，费沙、特别是独立商人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同盟每年得向帝国缴纳一兆五○○○亿帝国马克的安全保障税，所以自然无法期待财政状况得以好转。向费沙商人以高利贷来筹措资金固然也是一种办法，但与其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将矿山开发权或是航路优先权提供给这些独立商人，并且保证将来的存续与扩大，以谋求他们的合作。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理解到，对他们来说，协助民主共和派比拥护帝国更有利益。在有关Ｂ的方面，如果能够使得帝国采取将产业国有化或者物资专卖化，那么要寻求费沙那些独立商人的协力将会更为容易。举例来说，古代的某个大帝国之所以会屡屡面临民众的叛乱，弄得焦头烂额终致四分五裂，原因之一便是该帝国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盐列为袭断专卖之项目，而官吏便得以从中贪图不当的利益。不管怎么样，要寻求费沙商人的支持，一定要能够给予他们相对的好处才行，但是毕竟民主共和政治的重建，并不等于分别来重建同盟与费沙，所以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有关于D所有的活动，都是在A一直到C所有的每一个项目完成之后才开始进行的。有关战术层面的构想，在现阶段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的军事重建，是指在反帝国活动当中，负责实际作战方面所有组织的编成。这个组织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的部队，这虽然已经安排妥当，但是还需要再增强其战力。另外指挥官的人选也是很重要的，自己所尊敬的梅尔卡兹提督在人格方面以及能力方面虽然都有十足的条件，但可惜的是，他是来自帝国的亡命者，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让他成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军队指挥官的话，或许无法得到充分的信赖也说不定。那么，如果是比克古元帅的话呢？这得要深思熟虑才行。

三、大概是永远适用的法则。也就是说尽量减少自己的敌人，增加敌人的敌人（对方的敌人不见得一定是我方）。这一切都是相对性的问题。整体的力量必须要超出对方。特别要留意情报的质与量。

……这些都是杨计划当中的基本部分，至于其它更为庞大的策谋，杨并没有记载于文书当中。因为他并未轻视雷内肯普高等事务官在维持治安方面的能力，所以自然不会留下任何对新王朝怀有叛逆意图的证据，让对方可以对他执行裁决。

由序曲到最后的乐章，整个“叛乱交响曲”的全部音符，都已经收录在他的脑细胞当中。这个内容仅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当被问到军事方面的指导人名单为什么不包括杨本人的名字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到了那种地步，我难道还要工作吗？我用头脑思考，至于身体力行的话就委交其他人吧！”

杨的构想并不是基于所谓“中兴复国”的理念。因为自由行星同盟这一个权力机构本身，已不具有让人要用流血赌命来使它复兴的理由或价值。他认为国家这一个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道具。他一直不断地告诉别人这一个观点，在文章当中也多次提到——只不过这当然都局限在私人的领域内。

另外，在他的心中，从未曾对于他的敌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有过任何一丝一毫憎恶的念头。相反地，没有其他人像他一样给予莱因哈特这么高度的评价。依照杨的见解，莱因哈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而且他在作为一个专制君主的时候，见识极高，而且极少有私欲，施政公正廉洁，就目前看起来真的没话说，没什么可挑

剔的。因此杨甚至也想过如果他的统治能够照这样子长久持续下去的话，应该可以说是多数人类的幸福吧。

但是，值得戒惧的一点，在新皇帝莱因哈特借由他强大的政治力，为银河系宇宙招徕和平与繁荣，并且加以维持的同时，人们会习惯于将政治这档事完全委托他人来管理，这么一来，人们将不再是市民而是臣民，这对杨来说是很难忍受的。

杨认为，专制君主的德政或善政这一个玩意儿对于人类的政治意识来说，应该就是一种最为甘美的麻醉药吧。不用参与、不用发言、甚至不用思考，政治就可以正常地运作，人们也可以享受和平与繁荣的话，有谁还会想去参与麻烦的政治呢？能够这样的话固然很好，但是为什么人们没有把他们的想像力延伸到另一个方面。自己如果会将政治看成是麻烦事的话，那么专制君主必然也是如此。当他也对政治感到厌烦，并且滥用他所被赋予的无限制的权力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时，人民该当如何？所以就长远来看，权力还是应该要受到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因此就本质而言，民主政治是比专制政治来得合理。

但说是这么说，事实上杨本身的心理也不见得是稳固毫不动摇的。假设变革能够往好的方向进展，而人民也都能够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果实，然后现实上看起来也似乎能够这样一直继续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又何必一定要拘泥在某一种政治形式上呢——杨有时也会不自禁地这么想。自己过去也曾经因为在投票选举日的前一天晚上喝酒醉得不省人事，等到第二天醒来，已经是黄昏时刻，投票已经来不及了，最后被以弃权论。当他回想起过去这个不名誉的经验时，也会面红耳赤。自己也没有什么面子可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其实，当一个人真正想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理性思考好像都必须要立刻停止。在大多时候，人是一种叫做“信念”的动物。如果一个人必须要坚信唯有自己才是正确的，其他所有反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种信念，才能够成就大事业的话，那么杨这个人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办法成就什么大事业的。

在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中，也有部分的人认为信念可以使一切行为免罪，他们对于杨偶尔说过的一些侮辱了信念这一个神圣字眼的话，不但予以严厉批评甚至加以口诛笔伐。以下就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杨在发牢骚时所曾经说过的几句话。“其实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人们为了

要使自己的过失或者愚蠢的行为正当化，所使用的一种化妆掩饰的籍口。化妆化的愈厚，愈是不容易看清底下真正的面貌。”“为了信念的理由而杀人，其实比为金钱而杀人更下等。因为金钱至少具有万人共通的价值，但是信念的价值则仅限定于本人才有。”

如果让杨接着说下去的话，那么他大概会说没有什么东西的存在比信念更为有害的了。就以鲁道夫大帝为例吧，他的信念不就消灭了民主共和政治，杀害了数以亿计人民的性命吗？任何一个人只要使用了像是“信念”这一类的调子，每使用的次数多加一回，那么杨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就降低了一成。

其实光凭自己本身想要破坏新兴秩序的意图看来，或许就足以被称为历史上的罪人也说不定，由后世人的眼光来看，大概唯有莱因哈特才是历史的继承者也未可知。杨对着爱妻说着说着，一口喝干了第一杯“添加红茶的白兰地”。

“说到底，期待他人堕落的作法，不管怎么看都是卑鄙下流的，实际上就是想利用他人的不幸啊！”

“不过，现在除了等待也别无它法了。不是吗？”

新婚的妻子菲列特利加一面回答道，一面好像注意到什么似地，伸出手想要把白兰地的酒瓶拿到自己这边来，不过却以半瞬间的时差慢了杨一拍。

“时间点还没掌握到啊，少校。”

杨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道，一面开始把白兰地酒注入自己的茶杯中，但是偷眼看到妻子的表情，也仅倒了原本预定的七分的量便停住了，他一面盖上瓶盖，一面好像为自己辩护似地说道：“人之所以会想要某种东西，是因为身体对于这个东西有需求。所以诚实地顺应自己身体的所需，想吃的东西就吃，想喝的东西就喝，这样对健康才是最好的喔！”

※※※

虽然杨的视野比其他大部分的人都来得宽广，而且视线发射所及的射程也很远，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掌握全宇宙当中所有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当他在许许多多的限制当中，仍想着如何经营和谐的新婚生活的同时，在与他所新建立的家庭隔着有一万光年距离之远的银河

帝国首都行星奥丁上，皇帝莱因哈特所亲自召开的御前会议当中，已经决定了要对地球派遣讨伐军的行动。

# 第三章 访问者

【I】

在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状况的变化，是发生在自己的手所不及之处，这些状况的变化往往是自己所无法控制但却又实实在在左右着自己的生涯。当一个人身处于这种无奈之中，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处之泰然，总会将“命运”这个古老的词汇从记忆的坟墓里挖出来。尤里安·敏兹虽然才过了第十七次的生日，还来不及将“命运”一一从坟场里挖出来，但也经常受状况的安排，在坟场的花坛上等待。

这五年以来，杨威利一直是尤里安的法定监护人，他过去曾经说过“命运就好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老魔女”。杨过去，在并非出自本愿的情况下，却过了十二年的军人生活，他会这么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五年前，由于所谓的“托尔巴斯法”的规定，战殁军人所遗留下来的孤儿得交由其他军人的家庭收养，就这样，尤里安被指定到杨威利“上校”家中。当他拖着比自己身体还庞大的行李箱，与这位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军人，也完全看不出像是一个英雄，有着黑色头发与黑色眼珠的青年面对面的时候，尤里安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窥见了命运的侧面，所幸看到的是一个善良祥和的老妇人。但是在那以后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是他所无法想像的。

这一次的地球之行又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这个人类的发祥地，就好像是一个笼罩在复杂且奇妙色彩当中的大土块，此时正浮现在宇宙船“亲不孝”号舰桥上的主萤幕上。在尤里安到目前为止所曾经见过的众多行星当中，地球并不属于美丽的那一类。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然吧，在尤里安眼中看来，整个星球就像是一个缺乏和谐、呈现混浊色调的球体，令人感觉好像四周都缠绕着荒废与不毛的气息。

从海尼森出发至今经过了一个多月，尤里安此刻已经来到了属于帝国领域当中极为偏远之边境的星域上。

出发的时候，按照规定可以取道而行的是费沙、伊谢尔伦两条回廊当中的前者。后者是前不久帝国军与同盟军多次发生流血争夺战的

宙域，经过二年半以后又重新回到帝国军的控制中，伊谢尔伦现在已成为军事要冲，当然是不会开放给民间宇宙船只通行的。这么一来航行的路线是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一想到伊谢尔伦要塞，尤里安内心中情感的水面，就不禁荡漾起微微的波纹。伊谢尔伦可说是使“难攻不破”这一个形容词呈现具体化的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但是他的监护者杨威利于宇宙历七九六年，却连一滴己方的血都没有流就攻陷了它。在亚姆立札会战同盟军几近全军覆没之后，杨就一直担任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在国防的最前线守护国家的安全。尤里安也随他前往伊谢尔伦，在这个直径六十公里、拥有军人及平民共五百万人口的巨大人工天体上，度过了长达两年的岁月，就在这段期间当中，成为一个正式的军人。而这里同时也是尤里安体验最初战斗经验的地方，在这里和许多人成为知交，也在这里和许多人永远地分离。

到现在为止，在他人生的沙漏里面，绽放着最明亮光彩的那些沙粒，都是从伊谢尔伦上捡拾而来的。在他目前仅只有十七年的人生岁月当中，为他带来最具有实质意义且最为丰富之记忆与经验的这个地方，如今落入帝国军的支配之下，其实可说是非常令人惋惜。当伊谢尔伦要塞在帝国军壮大的战略构想之下而呈现无力化的时候，杨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要塞，以确保舰队行动之自由的这一条路。尤里安可以理解杨的战略决策绝对是正确的，就算不正确，尤里安也会支持杨的这一项抉择吧。只不过这一项抉择的大胆也真叫尤里安吃了一惊。虽然这已不是第一次，但杨的行动对尤里安来说，一直都是充满新鲜感的。

※※※

“亲不孝”号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此时站到尤里安的身旁，打趣地对他眨了眨眼睛。

哥尼夫并不单纯是一个负责将尤里安载送到这儿来的宇宙船船长。他本身是一个享负盛誉的费沙独立商人，也是杨威利自幼时即熟识的朋友，同时还是同盟军中已经战死的击坠王伊旺·哥尼夫的堂兄。这艘宇宙船则是经由杨的关系，在卡介伦的安排之下才为他所拥有，原本是被建造来供同盟军作为运输船之用的。他原本是想为这艘船取名和他过去的爱船“贝流斯卡”相同的名字，但因为这个名字具有从许

多不同的事情将帝国军的注意力引导到负面方向的危险性而作罢。除了这一点之外，这艘船本身的船型也是非法的，所以不得不尽可能从表面加以伪装掩饰。

这时有人从哥尼夫的另一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尤里安于是回过头来，看到由途中加入这一趟旅行的同行者奥利比·波布兰中校正在他们的旁边。这位年轻的击坠王正用他那绿色的眼眸冲着尤里安笑着，然后将视线投向主萤幕。

“那个行星就是所谓的人类之母吗？”

这其实只是一句人云亦云的话，所以波布兰的声音中的思古情怀听起来并不怎么令人感到特别的深刻。地球自从失去了支配人类社会的领导地位之后，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将近三十个世代，而年轻击坠王的祖先飞离这个行星地表的时代，则更要再往前追溯十个世代了。感伤的泉源早已在遥远的过去里完全干涸。原本波布兰就不是因为对地球有兴趣才自途中与尤里安同行的，他对边境中这一个颓废的行星其实非常冷淡。

“一个垂老的母亲我才不想看呢。”

波布兰说着如此无慈悲心怀的言词。

哥尼夫刚才好像和宇宙船的航员商量着什么似地，此时又再度走了过来。

“就在喜玛拉雅的北方降落吧。那里比较靠近地球教的总部，而且，到目前为止所有来地球的船只也都在那里降落。”

“喜玛拉雅？”

“是地球最高最大的造山地带。所以也成为一般宇宙船的航行路标。”

哥尼夫还一边解说着过去在地球的全盛时期，喜玛拉雅是能源的供给中心。利用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来产生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地热发电，可供应一百亿民众的光与热需求，且为了不破坏自然的美景，所有的设施都经过精心设计。此外，在该处的地底深处还凿设了一个避难防空壕，以供地球政府的首脑阶层在紧急时使用。

过去当反地球联合军（黑旗军）的大舰队突入太阳系，由于强烈的复仇心使然，而以最为狂暴苛烈的手段攻击这个“傲慢行星”的地表

时，这座山脉连同其它的军事设施和大都市都成了攻击的焦点。在九百年前的某一天，这巨大的山岭因为喷出的熊熊火焰而增加了它的高度。泥土、岩石混和在冰河当中形成一道流动的墙壁，将地面上所有的人工建筑物全部冲失了。这座山脉一直是地球人的夸耀与骄傲，在某些时候还是地球人信仰的对象。但是对这些过去一直深受虐待与冷淡的殖民地人民来说，他们所真正憎恶的对象，并不是这一座奉为信仰对象的山脉，而是那些自大的地球人。

在受到一番猛烈的攻击之后，地球政府的代表要求会见联合军总司令，希望能够籍谈判维持和平。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并不是要祈求联合军的慈悲，相反地是以其居于全人类正统盟主极为高不可攀的地位，倡论守护地球的名誉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义务。这一回可说是地球人最后一次还保有体面的姿态了。

“一个抢夺孩子劳动的成果，自己奢侈地挥霍着，孩子稍有抗议即狠狠痛揍一顿的母亲，现在还想要伸张什么权利？现在剩下来留给你们的权利，就是在以下两者中选择其一的机会，一是自我灭亡，二是被灭亡，看喜欢哪一种你们自己选吧！”

据说，那位年约三十岁的司令官，曾有过一段恋人受到地球军士兵的凌辱，最后自杀身亡的悲痛回忆。他燃烧的眼光所发出的炽热视线，震慑了这些地球政府的代表，最后他们也不敢再作出任何的伸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地球在殖民星球人民的心中种下了憎恶的种子，而他们自己本身丑恶的行为，更促进了种子快速的生长。不但无法取得妥协，甚至还无法求得其慈悲对待的惨状此时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浮现。

在悄然返还的途中，代表们自杀了。与其说是为交涉任务失败负责，不如说他们是无法正视不久之后地球上可能即将要展开的杀戮与破坏的狂宴。

这场流血的狂宴整整持续了三天，直到联合军的政治指导部传来严令才告终止。在轰隆作响的雷鸣中，这位总司令官一边让雨打在他的身上，一边接受命令，停止了这一场杀戮。在他年轻的脸颊上，分不出是雨水还是激情的泪水仿佛瀑布一般尽情地流淌着……

一想到在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曾经流过的血是那么样的多，被诅咒的罪孽是那么样的深重，尤里安那柔软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一股震悚

的电流贯穿而过，因为这个时候他所被迫要面对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

【Ⅱ】

尤里安·敏兹前往地球的行程并不是呈一直线的。因为从一开始离开行星海尼森前往地球的这项行动本身就不是应该被许可的。

虽然尤里安已经提出了辞呈，但他本身直到前些日子为止都还是同盟军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他是杨威利的养子，由帝国军以及同盟政府对杨有所猜疑并加以监视的眼光看来，尤里安这种举动不可能不受到任何怀疑。尽管尤里安和他的护卫路易·马逊少尉平安无事地脱逃了出来，但帝国军以及同盟政府有了这么一个借口，杨和菲列特利加夫妇可能会因而受到更大的压力吧。

杨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地到达地球，作了各式各样的计划与安排。首先由卡介伦和波利斯·哥尼夫协力，作好了船只的调度，使尤里安和马逊正式登录为该船的搭乘人员，为他安排好了至少在表面上，帝国军和同盟政府都无法产生任何怀疑的整体环境。虽然杨的嘴里一边咕哝地念着："就算是真正的父亲，大概也很少会为要出家门的儿子做到这样的程度吧。"

一旦脱离了海尼森的重力圈范围，以后的事情就不是杨力量所能及的了。地球之旅是否能成行，就得靠尤里安本身的思虑以及波利斯·哥尼夫的机智了。而且这一趟旅程并不是只有看看，还要能够探访到地球教的秘密总部，然后平安无事地归来才算是大功告成。

而旅程中的第一个障碍栏，在航行的第一天还没结束，即来势汹汹地出现在他们的航路上。

"停船！否则将受到攻击。"

当接收到这一个信号的时候，所有在"亲不孝"号上的，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连神经纤维都不微微跳动一下的吧。现在这个时候，帝国军所拥有的武力绝对是压倒性的。这种压倒性的武力，如果与人类所具有的本能中最为丑陋的一面结合的话，很容易会流于滥用。最惯用的伎俩是，先击沉了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船只，然后声张该项攻击行动是正当防卫的结果，这种行为对帝国军来说也是有可能的。

逃走的意念此时立刻抓住了哥尼夫船长，但是尤里安摇了摇他那亚麻色的头。因为在这往后的旅程当中，不晓得还要面对多少次像这样的检查盘问，如果每一次的反应都显得太过敏的话，恐怕始终会暴露出自己企图前往地球的意图。

自己这一边虽然是满怀着不安地接受了停船的命令，但对方移乘到自己这艘船执行临检的年轻少尉，在问说船内是否有妙龄女郎，且得到“没有”的回答之后，脸上立即显露出想要快快做完习题似的表情。

“船上应该没有搭载武器、毒品、或是当作商品来贩卖的人口吧？”

“这是当然的。我们都是善良的商人，懂得天理和法律都是值得畏惧的。敬请您随意地调查。”

人们一直都说逢迎谄媚是费沙人的第二天性，这一句俗谚的实例，尤里安今日终于得以亲眼看到，甚至连波利斯·哥尼夫都是这个样子的。

帝国军驱逐舰的舰长之所以命令对方停船，其实并不是基于深刻的疑惑或者是警戒。最大的理由是帝国军现在得以深入航行到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域内，同时拥有任何时候可对同盟籍的宇宙船实施临检的权力，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只是想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实，满足一下小小的权力欲望罢了。根据今年所缔结的“巴拉特和约”，这些留在同盟领域内的帝国军都是从已经成为帝国直属领地的干达尔星系出发，隶属于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所指挥的舰队。舒坦梅兹在当时帝国军的提督当中，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但是军队纪律甚严，对同盟也有相当的关照与尊重，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他不喜欢他的部下对一般民众作出任何过份的举动。由几件事情看来，这个临检也仅止于一般的形式而已。假若不是这样的话，尽管尤里安·敏兹的旅程才刚开始，恐怕也不得不被迫立刻回航了。

※※※

可以再一次与自己所怀念的人见面，是在他到达波里斯星域之后的事。在在这个星域里有一个几乎已经被破坏了一大半，同时也已经被放弃了的浮游补给基地——塔扬汗，而梅尔卡兹等一行人的舰队正潜伏在上头。于此处再度会面虽是早已经预定好的计划，但还是小心

翼翼地交换了通讯的电波暗号之后，“亲不孝”号才得以进入塔扬汗基地。当他一走出船舱外面，第一个遇见的人让尤里安意外地喊了出来。

“波布兰中校！”

“哎呀，小伙子呀，怎么样，女朋友大概有一打左右了吧！”

明亮的褐色头发，像是阳光跳跃一般的绿色眼眸，好久不见了。奥利比·波布兰，二十八岁的击坠王。和战死的伊旺·哥尼夫同为精于空中作战技术的佼佼者。在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操纵技术方面是尤里安的教官。在同盟向帝国求和沦为附庸的时侯，毅然舍弃了同盟政府，选择了与梅尔卡兹等一行人共同行动。

“以后也许会有几打，不过现在旁边的位子还是空空的呀。”

“真是个不积极的家伙。对了，咱们的元帅大人最后还是和菲列特利加小姐举行洞房花烛典礼了，是吧？”

“是啊，稍稍庆祝了一下。”

波布兰用口哨吹出了将近三个音节的祝福曲。

“咱们的元帅大人可说是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其中最神奇的莫过于用爱神的箭射穿了菲列特利加小姐的心哪。其实这或许应该说是这位好奇多事的小姐自己向箭靶冲过去的吧！”

“伊谢尔伦上其他那些喜爱美色的男人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正当要这么说的时候，尤里安看到了梅尔卡兹提督与舒奈德副官的身影，立即向波布兰行了一个礼，快速向这位亡命的客将迎上去。

双方互相交换行礼之后，梅尔卡兹以稍沉重、但极为温暖的笑容看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少年。他是一位已经年过六十、风格敦厚稳重的军人。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时候，他虽是担任杨的顾问，但是就一个人所显露出来的威严来看，任谁都会以为他就是杨的长官。

“欢迎你来，敏兹中尉。杨元帅好吗？”

此时尤里安身穿便服，波布兰穿着头上戴有黑色扁帽的同盟军军服，而梅尔卡兹等人则是身穿黑底配上银色的帝国军军服。这幅景象看起来并不觉得杂乱而不伦不类，反而让人强烈地感觉到整个大环境的共存，不过这也可能是尤里安偏袒自己人的心理作用吧。

从欠缺景致但洁净的军官餐厅里端来了咖啡。在相互之间的寒喧大致结束之后，舒奈德于是换了一个较正式的姿势。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拥有六○艘舰艇。六○艘这一个数字，虽然也可以称为一个集团，但如果就战力而言，则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舒奈德的表情十分地严肃。“杨元帅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蒙蔽过帝国军的耳目，为我们凑到了这个数字，我们实在是非常地感激。不过数量就是力量，就现状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武力，只能够勉强地和一个以一百艘为单位的巡航舰分队作战。杨元帅这次派遣你前来，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舒奈德一面来回地注视着梅尔卡兹和尤里安，说完之后将嘴巴闭了起来。

“关于这一点，有几句杨元帅要我代为转达的话，那么就让我以口头的方式转述。”

尤里安形式地清清自己的嗓子，将背脊挺直，以一副非常慎重的姿态说道：“根据‘巴拉特和约’当中第五条的规定，同盟军必须将其所保有的具远航作战能力的宇宙战舰以及宇宙航空母舰全部放弃作废。其中的一项处理，便是于七月六日，在雷萨维库星系的空间，对一八○二艘的舰艇进行爆破。”

尤里安将详细的时间与地点分别重复了一次。

“……因此，期待梅尔卡兹独立舰队能够妥善处理。以上，报告完毕。”

“果然，妥善处理是吗？我明白了。”

梅尔卡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的微笑。而舒奈德则兴味盎然地注视着他，因为他发觉他所敬爱的长官，自从流亡之后，对于幽默的反应似乎比以前还要来得敏感一些。

“那么，杨元帅对于今后事态的演变，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预测呢？”

“杨元帅并没有把他心中的看法全部告诉我，不过我想他应该是不会就那样作一个隐者而终其一生的。”

尤里安一面心里回想着，提督或许真想就这样过其一生吧，不过，还是作了这样的回答。

“杨元帅好像认为现在还是等待的时期。要在原野上放起火来的话，不必急于选在雨季里。因为不管怎么样，适合火焰蔓延的干季总是一定会到来的。”

帝国的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如果听到这一番话的话，一定会夸耀他自己的疑虑究竟还是正中了鹄的，强调自己对于杨是一个危险人物的结论果然有先见之明吧。

梅尔卡兹同意地点点头，此时舒奈德在他的旁边，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尤里安，帝国所派遣来的事务官，真的是叫做雷内肯普吗？”

“是的，舒奈德中校，您知道他的为人吗？”

“梅尔卡兹阁下比我还要清楚这个人，您来说怎么样？阁下。”

“优秀，嗯，应该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对上忠实，对下公平。不过他如果离开了军队，就算只离开一步，所有外界的风景可能会根本看不到也说不定。”

也就是视野狭小吧。尤里安心里想着，不过这么一来，他感觉到环绕在杨夫妇身上的不安阴影更加浓重了，一个军队至上的人物，是不会对杨产生任何好感的吧。

“尤里安，等待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杨元帅曾经说过吗？”

“是的，他说大约需要五、六年左右吧。”

“五、六年？差不多吧，大概是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罗严克拉姆王朝或许出现漏洞也说不定哪。”梅尔卡兹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这一段时间内，会不会有什么变异发生呢？”

尤里安随口提出的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感到相当意外，竟使得梅尔卡兹陷入一片认真的沉思当中。这位银河帝国老一辈的名将，从他的几次经验当中，对于尤里安在战略以及战术的方面所具有的天份以及敏锐的判断力，有着极高的评价。

“这事实上不是预测，应该说是一个希望，希望什么意外的事情都不要发生，一切都能顺利进行，因为到现在为止，都还处于多事之际。而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有许多的准备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如果贸然对帝国举起反叛的旗帜，那么一天的轻举妄动很可能将导致两天的退步……”

梅尔卡兹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是他所说的这一番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尤里安的记忆深处画出深刻的痕迹。

“没有必要做什么笔记。”杨曾经对尤里安这么说过。“因为如果会忘记的话，那就表示这件事对本人来说并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事情，一种就是讨厌但仍记得的事情，另一种就是忘了也无所谓的事情。所以做笔记什么的都是没有必要的。”

对杨来说，忘记有笔记本这个东西的存在，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

因为基地上并没有什么招待客人的设施，所以在距离出发还有十个小时的这段时间，尤里安便想在波布兰的房内小睡片刻。只是一进到屋内，却发现波布兰整个房间好像才刚刚遭过小偷光顾似地，一片零乱不堪的景象。而屋子的主人则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很忙碌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

尤里安问说：“你在做什么呀？”

这时年轻的击坠王朝他眨了眨眼说道：“我也要到地球去啊！”

“中校您？”

“用不着你担心，我已经得到梅尔卡兹提督的允可了。”绿色的眼眸活泼地闪耀着光芒。“只是地球上应该会有女人吧？”

“那一定是有的啦！”

“唉，我所说的可不是生物学上所谓的女人喔，而是具有成熟的风韵，了解男人价值的好女人哪！”

“哦，那我就不敢保证了。”尤里安非常谨慎地说道。

“嗯，算了，也没什么关系啦。其实我现在的心境啊，只要是有生物学上的女人就不会埋怨了。这里就是太缺少女人的气息哪，当初加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大错特错。”

尤里安强忍住笑道：“我可以体谅中校您的苦衷。”

“喂，你真是太不可爱了，说的话愈来愈让人觉得讨厌哦。以前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还像是陶瓷娃娃似地让人觉得可爱呢。”

“不管怎么样，中校您到地球去的话，那么留下来的驾驶员们怎么办呢？”

尤里安若无其事地硬是将话题转了一个角度。

“就交给科尔德威尔上尉了。现在也差不多是他独立担任指挥官的好时机了，如果老是依赖我的话，是不会有成长的呀！”

尤里安心想这虽是正确的言论，但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本身的信赖度，而不是他所说的话呀。不过尤里安也并不是一个迟钝的少年，笨到无法了解波布兰满口玩笑话的背后，其实有着挂心着自己安危的好意。

“地球上如果没有美女的话，你可不要埋怨我哦！”

“你也和我一起祈祷吧，但愿地球上有成群对男性感到饥渴的美女。”

回答了这句话之后，波布兰换了一种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表情，拍了拍尤里安的肩膀，带他来到斯巴达尼恩战斗艇的搭载区。

“克罗歇尔伍长！”

应波布兰的叫声，有一名飞行员快步地走了过来。身材不算高，因为是逆着光，所以无法看清头盔下的面孔。

“这家伙虽然不太可能成为奥利比·波布兰第二，不过或许可以成为伊旺·哥尼夫第二也说不定。喂，把头盔拿掉打个招呼吧！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敏兹中尉，”

当对方把头盔拿下来的时候，一头丰厚修长、呈“淡淡红茶颜色”的秀发在尤里安的视线里飘扬了起来，红色头发下面一对紫蓝色、充满了盎然生气的眼眸由正面看着尤里安。

“我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经常从波布兰中校那儿听到有关于敏兹中尉您的事情。”

“……请多指教。”

尤里安这句回答，是在波布兰用手肘碰了他一下之后才慌慌张张说出来的，看起来他好像是呆了一阵子似地。令波布兰如此赞赏的战

斗艇飞行员竟然会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这真是大让人感到意外了。紫蓝色的眼眸淡淡地看了感到十分意外的尤里安一眼之后，卡特萝捷将视线转向击坠王这一边。

“我还有些事要和整备兵商量，是不是可以就此先行告退呢？”

波布兰点了点头，少女飞行员于是姿势端正地行了一个礼后便转身离开，整个动作充满了流畅感，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很漂亮动人吧！咱们先说在前头，我可没有对她采取任何行动哦。十五岁的年龄还是在我的狩猎范围之外。”

“我又没有问你这种事！”

“酒和女人啊，要达到香醇完美的境界，得需要一段相当的酝酿时间。卡琳呢，大概需要再过个两年罢！”

“卡琳？”

“卡特萝捷的昵称呀，怎么样，正值意气风发的少年同伴，想不想找个时间约她出来谈谈话呢？”

尤里安摇了摇他那亚麻色的头发苦笑地说道：“对方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不是吗？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事嘛。”

“那么你就设法让她把你当一回事啊！时间也是人找出来的嘛。你呀，天生一副好面孔，可不要把资源给糟蹋浪费了。像杨元帅那种呆呆坐着就有美女自动送上门的例子，一百万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喔。”

“是，我会留意的。对了，从名字上看起来，那女孩好像也是从帝国那边来的人，是不是？”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那孩子几乎绝口不提和她家族有关的事情，当然是一定有什么内情，不过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问吧，这是第一课，不肖的学生。”

波布兰笑嘻嘻地拍了拍尤里安的肩膀。尤里安却歪着脑袋，内心里充满了疑惑。记忆的回廊里挂着几百幅、几千幅的人物画像，是不是有一幅是属于那个女孩的呢？尤里安心中生起想再度确认的想法，那个女孩虽是初次见面，但为什么她的面容会令自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

“亲不孝”号出港的时候，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副官，以及过去曾经是有名的“蔷薇骑士”连队长林兹上校等人在指令室里目送着他们的离去，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但却是一次任谁都无法保证以后能否再度相聚的别离。

“七月以前，一定得要事先拟订好夺取军舰的计划。”

“是的，属下明白。”

梅尔卡兹看起来好像正在凝视着在蕴藏他胸中的某一样东西。

“舒奈德，我的任务在于维持、保全目前我方所拥有的战力，以备日后之所需。日后太阳升起的时候，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一个更为年轻，且不受昔日阴影之牵绊的人物吧！”

“也就是杨威利元帅，是吗？”

舒奈德如是地问道，而梅尔卡兹则没有任何回答，事实上，舒奈德也并未期望会有任何的回答。在他们俩人之间，早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不对未来随便予以谈论，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暗默中将他们俩人紧紧地连系在一起。

他们于是又再度注视着萤幕。此时的独立商船“亲不孝”号已经在一片无言声中，为蜂拥而来的星海淹没而无法辩识了。尽管如此，众人仍静静地伫立在萤幕前面。

【Ⅲ】

“亲不孝”号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今年即将满三十岁。法律所赋予他的身份是费沙自治领派驻在自由行星同盟事务官办公室内的书记官，不过因为费沙本身的自治权为帝国的武力所强夺，他的身份也因而暧昧不明，悬浮在半空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名必须寄生于组织和制度当中才能够存活的男子，那么他的生活大概会因此而为不安所笼罩吧。

但哥尼夫身处于这种境况之下，却从未曾感到有任何的怯懦和困惑。因为他一直认为，首先得要有他的存在，然后法律这种东西才能够有所依附。

“一个小时之后进入大气层。”

对着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可以全部数完，为数甚少的几名乘客，他发出了这一项通知。

“着陆以后，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一大半了。嗯，在地球这一段期间，希望各位不要和危险或歹运这一类的东西太亲近，因为对商人来说，运送尸体这种工作太晦气了。”

哥尼夫发出了让其他人大皱眉头的笑声。

“在这里各位都必须乔装成前来朝拜的地球教徒。这可能会让各位觉得有些无可奈何，不过这也是因为非地球教徒却来到地球是极为不自然的事情呀！”

他说完之后，尤里安答道：“明白了。”

而波布兰则对他嗤之以鼻地说：“早就知道了啦。”

在航行的这段期间，他和船长两人便互相以对峙的姿态斜眼瞪着对方，在饭前饭后也不时以毒辣的言词，你来我往相互地嘲讽。波布兰更是故意说些惹人讨厌的话，像是声称和哥尼夫这个姓八字不合什么的。

“现在地球上大约有多少人口呢？”

“根据费沙通商局的资料，大概比一千万多一点吧。还不到全盛时期的百分之零点一八。”

“所有的人都是地球教徒吧？”

“嗯，这个嘛……就不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了。原本……”

事实上无论规模大小，一个宗教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就是采取所谓“政教合一”体制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容许任何宗教自由的存在了，这里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地球教徒很难在这里存活下去的社会体制。哥尼夫说出他自己的见解。

“其实所谓宗教这种东西，对于权力者来说，是一种很便利的使用工具。因为，如果能够叫所有的人民都相信他们身受的所有苦难，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或者是权力上的弊病，而是他们本身的信仰不够虔诚所致，那么人民便不会有发起革命的想法了吧！”

好像要把自己心中所有的厌恶一股脑儿清光似地，哥尼夫露骨毫不保留地批评道。他载送地球教徒到地球来，所得的收入固然可以让他不必变卖他的爱船，不过让他无法对之心生感激的顾客，确实也是存在的。虽然一些基层的信徒让他感受到他们的淳朴，但是那些可能

是将宗教当作是支配与谋财之一种手段的教团干部们，则是让他连一点赞赏的意思都没有。

“地球教的教主据说是一个叫做总大主教的老人，你是否曾经见过他呢？”

“我还不够格哪，只有大人物才能够一窥那深奥庭院之究竟呀，就算是有机会，我也不会想要去会一会他。说来有点自吹自擂，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次因为听任何一个老人说教而感觉愉快的。”

波布兰此时插嘴了。

“那个叫什么总大主教的老人，一定有漂亮的女儿或是孙女之类吧？”

“或许吧！”

“那是一定会有的。而且还会与敌方年轻英勇的战士双双坠入爱河呢！”

这回轮到波利斯·哥尼夫要嗤之以鼻了。

“波布兰中校真可以成为立体儿童电视剧场的编剧家了。不过最近的小孩可是成熟世故的很哪，这种剧情是感动不了他们的。”

“电视中的剧情才是永远的真理，你不懂吗？”

“不过，严格的宗教教主如果结了婚而且还有女儿的话，那么这个教团组织还能够独立存在吗？”

当尤里安的护卫路易·马逊一面笑着，一面说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波布兰在一旁皱起了眉头，而哥尼夫则眉开眼笑地表示赞同。

“就算是这样……”

波布兰仍然皱着眉头，两手抱在胸前说道：“依我看，自称地球教的这一伙人真正爱的，并不是这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本身。”

地球过去曾经独占所有的权力与武力，仗恃着这些优势，支配着居住在其它行星上的人们，并且掠夺他们劳动的所有成果。地球教徒真正爱的是过去的这些历史。

“这些家伙只不过是把地球当作是一个号召，企图想要恢复自己祖先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如果他们真爱地球的话，又怎么会让她再一次

卷入战火与权力斗争当中呢？”

尤里安心想波布兰所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吧。自己虽不想去否定宗教这种东西，但是一个企图想要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宗教组织则绝对是要加以否定的。因为它不只是想支配人类的外在行为，甚至连内在思想也要加以控制，这应该要算是一种最恶劣的全体主义了吧。排除掉价值观的多样化，以及喜好不一的个人差异，在人类所被允许的知性活动当中，唯一一项必须要接受其绝对存在的，就只有这个宗教的教义本身。而事实上，那些自称是“神之代理人”、“神之使者”的人物，却靠着那不受限制的权力到处加以虐待、迫害那些所谓“不信神的人”。无论如何，自己绝对不能坐视这种时代的到来。

七月十日，尤里安踏上了地球的土地。而在谁都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下，银河帝国政府所召开的御前会议也在同一天，作出了对地球实行武力制裁的决议。

# 第四章 过去、现在、未来

【1】

正当帝国首都奥丁发生皇帝莱因哈特遭人暗杀未遂事件的时候，有“帝国双璧”美称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及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都不在首都。前进也就是统帅本部总长，当时正在视察八个配置在国内的要塞，而后者也就是宇宙舰队司令官，正在优兹黑姆星系上查阅新舰建造工程以及新兵的演练。

接到紧急通知的时候，这两位元帅便立即班师回帝都。他们一面感到惊恐，一面为了皇帝的性命曾经几乎成为姑息阴谋下的牺牲品而感到愤怒——这样的愤怒当中有一半的因素是来自于双方共通的心情，而另一半则是在各自迥异的心情下产生的。尔后的御前会议是等待他们二人回来以后才召开的，这充分显示出绝对至尊的皇帝对他们二人存在的一种敬意。

当时，军务省建议对帝国整体的军事管制区进行重新划分编制的作业。根据这一项提议，包含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将被划分在第九军管区的管辖范围内。但是，所谓的第九军区，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在军部执行纸上作业时才会出现的名词，实际上根本没有司令部，也没有司令官派驻在那里。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产生，是因为银河帝国的传统都是将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中央，所有向外征讨或是镇压叛乱的舰队，都先组成浩浩荡荡的征伐军队之后，才由帝国奥丁出发。而莱因哈特之所以发布重新划分编制的命令，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过度极端的权威主义。

一旦军事管制区重新划分编制的工作完成之后，要如何指挥运用就是统帅本部总长的任务了。因为统帅本部总长同时也要肩负国内军部总司令官的职务，所以罗严塔尔的任务可说是非常重大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整个事态的发展仍是在早先安排好的计划之中。

军务尚书与统帅本部总长之间像水乳交融般的融洽，一向就不是帝国的传统。两者之间一向都只是谨守着一般正式的礼仪，互相不看对方的脸，只说该说的话，只听该听的。甚至还有个人情感超出理性

的支配，最后演变成你来我往，好像在较劲腕力似地互相讽刺批评。但一般而言，内阁中席次的排名，军务尚书是在统帅总长之上的。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与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的情况发生。罗严塔尔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有着极高的声誉，在正式的场合中，一直都表现出理性优于私人感情的态度。而奥贝斯坦则被人称为“干冰之剑”，冷彻锐利，甚至叫人怀疑他是不是没有“感情”这种人类特质。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是一种很明显的偏见，而当事的双方并没有努力想要消除这种偏见则是事实。在好恶的观念上，两者确实是互相嫌恶对方，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对方的力量。

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有“疾风之狼”之称的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对他来说，罗严塔尔是与他在战场上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也是在人生当中一位为彼此的发展作抉择的同伴，经过多次生死的挑战，他们二人互相成了彼此的救命恩人。即使是地位的提升，也从未曾破坏他二人之间深固的情谊。而米达麦亚对于奥贝斯坦也从未曾以“奥贝斯坦那个冷血混帐”、或是“苛酷绝情的奥贝斯坦”之类下流的谩骂声来加以侮辱。顶多也只是以他所特有的，就像他用兵这神速果敢一样，无法为其他人所模仿的声调说“那个奥贝斯坦”。

七月十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出席的人除了上述三名之外，还有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内阁书记长麦恩荷夫、以及缪拉、梅克林格、瓦列、海伦法特、毕典菲尔特、艾杰纳等一级上将、皇帝高级副官修特莱与流肯，包括皇帝在内共计有十六名，内阁书记长则因为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和皇帝首席秘书官希尔德还继续在闭门思过当中，所以便以代理的身分代表文官出席。

自己所信赖的两个人在御前会议缺席，对莱因哈特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验。纵使他身为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但也有必须要忍耐不悦的时候。特别是希尔德不在身边，更让他觉得焦躁难耐。虽然除了她之外，同时莱因哈特也有好几名秘书官，但是其中不是空有忠诚但缺乏办事能力，不然就是单纯只为了要求得功名，阿谀奉承的态度明显的让人透过皮肤便可以一眼望穿。莱因哈特所发射的电波缺少了一个优良的接收器，变成了单向的扩散。

对地球派兵这个提议，获得了会议所有出席者的赞同，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积极与消极程度则有一些个人的差异。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就表示希望能再给自己这个机关一些时间，因为地球教真正的底细现在还不是很明朗，最好能够再进行更为仔细的调查，并且派员前往卧底秘密侦查，以期将来派兵征代能够万无一失等等，皇帝对这番话则一笑置之。

“说话不要拐弯抹角。地球教叛乱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现在还需要去调查，或是作什么秘密侦查吗？”

“这，陛下所言甚是，但……”

“到目前为止，你对地球教所作的调查应该没什么错误，是吗？”

“是，如皇上所言。”

朗古重复着连一点技巧都没有的答词。

“所以结论是，那些人除了他们所信仰的神之外，一概不承认其他任何的权威存在，甚至还用暴力强迫他人接受他们自以为是的权威。如果他们连和新秩序一起共存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让他们为自己的信仰殉死，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种慈悲吧。”

朗古满脸涨红地行了一个礼。皇帝此一决断已经超乎了他惯有的官僚判断。

皇帝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一下身子，使得他那像是狮子鬃毛般的黄金色头发呈现出华丽的波动。另外也有人描述这一个景象，说当皇帝的头发摇动时，就像是黄金粉末向四方撒开来似地金碧耀眼。在御前会议进行当中，一直恭恭敬敬地坐在皇帝背后靠墙壁的椅子上，服侍着皇帝的少年侍者艾密尔·冯·齐列，似乎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影象。这名十四岁的少年，长期居住在宫廷里面，一方面在皇帝身边服侍，另一方面则为了成为一名军医而继续在念书。像这种优惠的侍遇，或者可说是一个小小的但却令人愉悦的特权，还不足以被视为一种问题的存在。而艾密尔也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绝不会作出任何愚蠢的举动，让他所热烈崇拜的主君对他的评价有所减损。

“诚如陛下之御言，我等绝不可心怀与地球教徒共存之期望。”

有着一头橘红色头发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对皇帝表示赞同。

“臣认为在此之际应给与叛徒相当的惩罚，以召显新王朝的威势与旨意。”

“应该要召显威势？”

“是的，臣谨请求陛下委臣下以此重任。”

皇帝闻言，轻轻地摇着他那耀眼豪奢的金发，并无机地笑着说：

“这次出兵只不过是要镇压边境上的一个小行星，如果这样就要动用到黑色枪骑兵的话，那么将被人耻笑帝国军不懂得轻重之分。这回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毕典菲尔特。”

这位猛将被迫无可奈何地沉默了下来，之后，莱因哈特将视线投向另一位提督的身上。

“瓦列。”

“是。”

“命你担任这一次任务。率麾下的舰队前往太阳系，压制地球教本部。”

“臣遵旨。”

“教祖乃至教团组织的长老全部予以逮捕并遣送到帝都，其余干部如无法逮捕则格杀勿论。另外，得当心不可使其他非教徒者遭受祸害波及，不过，非教徒的人应该是不会在地球上罢？”

如果此时波利斯·高尼夫也列席御前会议旁听的话，大概会拍手对皇帝的见解表示赞同吧。

瓦列此时起立，恭恭敬敬地对皇帝行了一个九十度的礼，然后说道：“蒙陛下委臣下以此重责大任，实深感惶恐。臣定消灭地球教之暴徒，逮捕其首领，使其得知皇帝陛下之尊严与法律秩序是为何物。”

金发的皇帝于是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地举起了只手，对臣下表示散会。因为派兵前往地球此一决议作成之后，便是实际执行者的工作范围了。

※※※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不产生矛盾与内部对立的组织存在。即使是刚刚诞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也出现一些小上的内部冲突与破绽。由

于“邱梅尔事件”的发生，连带地引发出国内治安主导权上的一些问题。

宪兵队与国内安全保障局这两个单位之间，与其说是充满了竞争意识，不如说充满了瘴气般险恶的对立意识。宪兵总监克斯拉与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两人之间的背景差距原本就已经太大，前者是军部的重镇，而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功绩足以的夸耀的新进阁僚。不过朗古本身却又是一个对前王朝以来的秘密政治警察制度有着深刻了解的专家，同时还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心腹之一。但是国内安全保障局本身是属于内务省的一个部局，所以整个事态更显得有些复杂。以国内治安的负责人，也就是内务尚书欧斯麦亚来说，如果有人侵犯到自己的职权，或是扰乱了官场中所应该要加以确立的秩序时，那么他是绝对不会默默接受的。

就这样，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和宪兵总监克斯拉在各种事态当中相互地有着一个默契，而在这二人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和国内安全保障局长之间，一种非公然的对立正持续地在加深当中。

当艾密尔送上咖啡，然后退出皇帝面前之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随即立刻请求谒见陛下。这个举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所提出的进言却让皇帝吃了一惊。

奥贝斯坦这么说道：“虽说不是紧急的事情，但是请陛下您认真考虑结婚一事。”

莱因哈特的脸上一瞬间出现像是少年般呆滞的神情，他秀丽的脸庞上充满苦笑地说道：“你这话和玛林道夫伯爵所说的一样啊。朕没有配偶是这么奇怪的事情吗？你比朕年长十五岁，不是也还没成家吗？”

“奥贝斯坦纵然断后，这世上的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惋惜，但是，罗严克拉姆王朝不一样。王朝如果能为世人带来公正与安定，那么人民为了能够有皇帝的血统来保障该王朝的存续，当会祝福陛下的成婚及皇嗣的诞生。”

对皇帝以附加条件的方式加以说明，这恐怕是奥贝斯坦真正的价值所在了。

“不过，当皇妃的父史，也就是所谓的外戚，任意地夸示荣耀、滥用权力，往往会为国家带来莫大的祸害。在古代历史中，也有帝王在

立皇妃的同时，将其一族全部予以诛杀，以断绝将来的祸根。这一点尚请陛下多多留意。”

莱因哈特的双眼闪烁着苍冰色的光芒。如果是军务尚书以外的臣下，一定要认为要遭到巨雷轰顶了。

“听起来，你好像是在反对某一个特定的人加戴皇妃后冠？现在连皇妃的候选人都还没决定，就时间而言，作臣下的人这么说，难道不觉得不适当吗？”

“臣自知有僭越之处。”

“皇妃如果成了政治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是很不妥当的事情吗？你大概是这样认为的罢？”

如果罗严塔尔或是米达麦亚也在场的话，大概会紧张地紧绷每一条神经吧。因为他们了解有些事情会引起莱因哈特心中剧烈的疼痛。

但是奥贝斯坦一动也不动。

“陛下明察，臣不敢。”

“不过，结婚生子之后，所生下的皇太子大概就不能说是要忌讳的第二号人物了吧？”

“这是当然的。因为王朝的存续必须在制度上加以保障。”

莱因哈特发出尖锐的咋舌声，接着用手抚摸着他那年轻的脸庞。展开了联想的羽翼整个话题到此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

“……玛林道夫伯爵父女现在还在禁闭思过当中，是吗？”

“他们身为大逆不道的犯人亲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在高登巴姆王朝的时候，满族灭门或是放逐等等都是惯用的刑责。”

莱因哈特用一只手的手指头玩弄着他胸前的坠饰。

“也就是说，地球教不只是要取朕的生命，还要将朕身边极为重要的国务尚书和首席秘书官也从朕身边夺走了？”

无论是私人的情感，或者是身为一个公职人员的权威，莱因哈特都遭受到严重的挫伤。

“这样就够了，没有必要再继续禁闭思过。传唤玛林道夫父女从明天开始出勤复职。”

“……另外一件事，禁止对玛林道夫伯爵父女追究这次事件的责任。若有敢触犯此禁令者，得视同违背朕的命令，并处以相等的裁断，令众人知悉之。”

专制君主的旨意屹立于万人的感情与国家的法律之上。奥贝斯坦将头深深地埋下，接受了皇帝绝不容许抗辩的旨意。莱因哈特用他那苍冰色的眼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臣下，没有任何声音且毫雪感情地将他高眺的身子转了过去。

※※※

奥贝斯坦回到军务省办公室之后，接到了来自派驻同盟的高等事务官府的报告书，这个报告并未透过事务官雷内肯普，而是由事务官府中属于军务省的人直接以对军务省联络的立场所提出的报告。

“……事务官现在对杨威利元帅加强监视。看起来事务官似乎认为杨元帅与同盟内反政府派的动向互相有紧密的联系。详情随后……”

面对着军务省调查局长菲尔纳少将的报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将他那由感光电脑所组成的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隙缝。

“一群乌合之众，为了团结必须要有一位英雄。所以同盟的偏激派、原理派将杨威利视为偶像是理所当然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触摸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半白头发。

“雷内肯普是吗，嗯……”

“就这样袖手旁观好吗？纵使杨元帅现在并没有想要造反的企图，不过如果长久被监视怀疑的话，也只怕不得不叛乱了。就好像一个人周遭都放满了原色绘图用具，迟早会被染上颜色。”

虽然在一般人的看法里面，奥贝斯坦常被认为是个冷酷严峻的人，但是在他面前，菲尔纳却丝毫没有畏缩的样子，就这一点而言，菲尔纳可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军务尚书冷漠地瞥了部下一眼，但是就奥贝斯坦的感觉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

“现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插手管这件事。雷内肯普这个人最讨厌别人侵犯到他的职权。”

“是的，不过尚书阁下，杨威利可说是同盟的国民英雄，雷内肯普事务官如果任意加以处置的话，同盟市民对于帝国的反感，恐怕会因

此被引导到同一个方向——集结起来爆发抗争也说不定。燃烧折火一旦大了起来，那么要消灭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道理是一样的。”

菲尔纳少将的声音里头，似乎隐隐约约地有着那么一点等着好戏上场的味道。而奥贝斯坦这回看着他的眼神，也比刚才还要复杂了些。

“对不起，我失言了。请您把它忘了吧。”

菲尔纳向上司认错之后，奥贝斯坦默不吭声地挥了挥他那瘦削无肉的手，向属下示意让他出去。

于是菲尔纳行了一个礼退出上司的面前，但却不由得揣测起军务尚书的想法。

或许军务尚书是想要利用杨的存在也说不定。就好象在一盘铁砂当中埋下一块磁铁，铁砂自然就会集中过来一样，同盟的反帝国强硬派与民主主义原理派也会集中在杨的周围吧。集中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是要以此为借口把杨处决掉，以断绝帝国日后的忧患吧。还是先刻意使包围在杨身边的强硬派势力膨胀之后，接着挑起派系与同盟内对帝国协调派之间的抗争，然后再把这个抗争扩大成为内乱，如此帝国便可毫不出手就掌握同盟全土了。

“不过，事态的发展真会如军务尚书的预料吗？”

杨威利在战场上所展现的实力，可以看出他十足是一个智慧型的将领，甚至可以将皇帝莱因哈特这样的战争天才逼进死地。如今既没有舰队也没有士兵的杨威利，会甘于成为奥贝斯坦元帅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吗？古来即有穷鼠扑猫的寓言，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雷内肯普的立场岂不像是遭穷鼠反咬的猫一样地可怜。

“不管怎么样，这场戏是值得一看的。从这场戏的结局便可以看出眼前的和平究竟将缔造出一个新时代，或者只是一场动乱途中短暂的休息时间，历史未来的走向就要出现交叉路了。”

菲尔纳的嘴角于是浮现出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他过去是旧帝国门阀贵族军的一名幕僚，曾参与过暗杀莱因哈特的计划。不过并不是基于他本身对于莱因哈特个人的憎恶，而是单纯地忠于自己的立场。在那之后，他因获得莱因哈特的赦免而成了新皇帝的部下，并且在奥贝斯坦的手下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与元帅府的经营，立下不少功

绩。他虽然不是一个具有不法意图的野心家，但是却喜欢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观察着时代的演变。以他个人而言，平治还不如动乱来得有趣。而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有着一种奇妙的自信，相信凭着自己的才干与行动力，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能够存活下来的缘故。

奥贝斯坦将他特有的无机眼光投向那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君主的不足之足必须要帷和臣下的来补强。更何况罗严克拉姆王朝与皇帝莱因哈特是他用他的一生作为赌注的作品。虽然这个作品创作的速度之快与主题之华丽是无伦与比的，但对他来说，这个作品的稳固性地有着些许的缺陷。

※※※

在玛林道夫家的客厅里，伯爵和他的女儿此时正坐在沙发上，注视着那无形的时间缓慢地流过，好像在跳着懒洋洋的舞步似地。

“我不觉得有必要去可怜海因里希。”

希尔德对着父亲说道。

“在那短短几分钟，他就像是一个主角似地站在那舞台上。我觉得他是刻意选择在森林那个铺石板的中庭里，倾注所有的生命力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演技。”

“什么演技呀？”

父亲的声音里纵使有着几分知性，但是却没有一点活力。

“您不认为海因里希根本不是真的有意要弑杀皇帝陛下的吗？姑且不论地球教唆使他这么做的企图，事实上，他只是单纯地想要真正去获得他生命里最后的那几分钟，所以才甘愿承受像刺客这种不名誉的罪名，不过这只是表面上。”

起初这么想是希望能够稍稍缓和下下父亲心中的悲伤，因为希尔德很明白没有一个儿子的父亲，对于海因里希这个身体孱弱的侄儿是多么地疼爱与辜。不过希尔德此刻则认为自己本身的这个想法事实上是不是也抓住了几分真实性。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拒绝了以默默死去这种毫不起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将生命存折中仅存的一点生命力全部取出加以燃烧，以期生命中能够出现耀眼的火花，纵使这火花是极为短暂的。这是不是一种伟大的行为，希尔德无法断言。

但是若要将海因里希咫对莱因哈特所怀有的这种羡慕与嫉妒的强烈情感加以净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希尔德于是伸手探取放在桌上的摇铃，正想要吩咐管家汉斯为父亲和自己送来咖啡的时候，汉斯那气色极佳的脸庞和宽幅的身体比铃声还要快，这时已经出现在她的面前。

“小姐，”管家高声喊道：“皇宫里面直接打ＴＶ电话来了，画面上的人说他是修特莱，说是有好消息要传达。请小姐到ＴＶ电话室去一下……”

希尔德于是原封不动地将摇铃放回桌上去，像是少年似地迅速站了起来。这个好消息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年轻的金发皇帝是不会将玛林道夫伯爵父女永远地逐出宫廷之外的。不过，自己也必须要预料到重新复职之后，宫廷内恐怕是会到处布满了刺人的荆棘吧。

特别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和他的那些走狗军部官僚们。为了不落入他们的口实，希尔德不得不保护父亲和自己。

“怎么可以输给他们呢。”

希尔德走在回廊下，嘴里一面咕念着的声音，传到了站在前头的汉斯耳朵里，管家回过头来，将充满不解的视线投向希尔德身上问道。

“小姐，什么事呢？”

“嗯，没有啦，我在自言自语。”

这么回答之后，希尔德猛然想起，那些和自己相同性别的所谓“可爱的女孩”在这样的时候，大概会更令人觉得可爱地说是在自言自语吧。

于是她用拳头轻轻地拍打了自己那一头暗色调金发的头，此举就像是一个少年，或者说更像是男孩子的动作。因为她并不是个像是“可爱的女孩”才被宫廷所需要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想法，就算她自己也会觉得跟自己毫无瓜葛。

【Ⅱ】

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和希尔德父女被解除了禁闭思过的禁令之后，还有一个最高兴的人，那就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

“那个奥贝斯坦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没道理，什么要全族问罪，那种野蛮行为早就在前一个王朝就结束了。”

他甚至想到希尔德应该要成为皇妃的候选人，于是对着妻子艾芳瑟琳也这么地说道。

“如果他们俩之间生下孩子的话，那么这孩子一定是个绝顶聪明的皇太子。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情吗？”

“应该是吧，不过这还得要看看他们俩位的想法如何才能决定，不是吗？”

艾芳瑟琳若无其事地制止了丈夫像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二十六岁的她，或许也是因为还没有孩子的关系，新婚当时的纯真可爱，一直到现在丝毫都没有减损。她转身的动作还是像从前一样让人感觉到好似燕子般的轻盈，而做家事时的姿态也好像是音乐一般的轻快，让米达麦亚感到无限的愉悦。

“我接受求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前途有能力的军官哟，而是因为那个人是你呀！”

“那个时候如果早知道，那么我会穿着更体面一些然后向你求婚哪。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让我像当时一样感到那么样害怕了。”

就在他二人愉悦地相互诉说的时候，家用电脑的音乐响了起来，表示有访客到了。艾芳瑟琳于是踩着丈夫所欣赏的轻快脚步，迫不及待地跑向客厅，想看是哪位访客，接着立即隔着门告诉丈夫说：“罗严塔尔提督来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来到米达麦亚的家里，虽然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比起米达麦亚上罗严塔尔家的次数可就少得多了。他对于这世上所谓的家庭或者是人妻一直从有色的、极为偏激的太阳眼镜这一边来看待，不过一旦把脚踩进了亲友家中的时候，却也都还能遵守着相对的礼节。不过又好像是为了要当众声明并未超出一般礼节似地，凡是送给夫人的礼物一律都是花束。

艾芳瑟琳·米达麦亚于是将当晚所收到的礼物——黄色水仙花插进花瓶里，然后将装有自己亲手做的腊肠和软乳酷起司的碟子端到客厅里招待丈夫的客人，这时“帝国双璧”已经把酒摆在面前开始谈起来了。

无意要插入男人之间谈话的米达麦亚夫人，将碟子摆好之后，立刻就退了出来，不过耳边还是听到了“特留尼西特”这个名字。

罗严塔尔满脸鄙视的神情说道：“优布·特留尼西特这名男子，唯一会流传到后世的大概就只有绝代商人这个臭名罢？”

“是啊，那家伙先把自由行星同盟和民主主义卖给了帝国。然后这一回又把地球教卖掉。每一次他把商品拿到市场上来的时候，历史就会跟着产生一番变动。不得不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足以和费沙人一较长短的生意人哪。”

“说的也是，就卖方来讲，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不过买方就不行了。他所买到的是人们的鄙视与警戒心，有谁会尊敬他呢？他是将自己的人格切成一段一段地来出售呀！”

统帅本部总长有点苦涩地笑了。

“你所说的是没错，不过，米达麦亚，那种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不需要他人的尊敬或者是敬爱的。而且像那种无耻之辈，根部扎得特别深，而且茎部特别肥大。寄生木不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吗？”

“是没错哪，像寄生木一样……”

这两位名将说到这里不禁陷到了沉默的谷底。

在过去曾经身为自由行星同盟军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的杨威利提督，就因为直觉地发现到特留尼西特这种像是两栖动物的政治生命力，而曾经有过超越理性范围的恐惧与嫌恶。虽然说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所感受到的没有那么样的深刻，不过就根本而言却是相通的。

“像那样的人，就算称他是一个卑劣之徒也难以形容出他卑劣的程度，他不但恶劣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平凡人。一定要好好地加以监视才行。”

两位元帅至此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在此时期，对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发展确实有着不少的贡献，但是却未获得相对的尊敬与好意的，除了特留尼西特之外别无他人了。就算是奥贝斯坦元帅，虽然不能说他是受欢迎的，但至少也是一般人敬畏的对象。特留尼西特的名声可说是低落到了极点。过去在自由行星同盟，他虽然是一个极其显赫的人物，不过如今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先前帝国军制伏了同盟首都海尼森，而与特留尼西特初次面对面的时候，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态度可说是冷淡之至，而渥佛根·米达麦亚的两眼里则透露出极为露骨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希尔德不得不代替两位提督与特留尼西特进行交涉，不过，面对这样一个藉由出卖祖国与市民来换取个人的苟安，却仍然安然自若寡廉鲜耻的政治家，要希尔德用好意的眼光来看待他也是极不可能的事情。

艾芳瑟琳后来又端上了盛有鸡肉冻的碟子，同时通知米达麦亚的部下拜耶尔蓝也前来拜访。这位年轻的猛将一如往常恭敬地出现在门口，笑嘻嘻地说道："阁下，我因为有点事情到这附近来，所以就前来打扰了。另外，我最近还听到一项奇妙的谣传……"

拜耶尔蓝正要踏进屋子内的一只脚，悬在距离台阶约五公分的上空足足有数秒钟之久。因为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罗严塔尔也会到长官家中拜访，于是慌慌张张地赶紧在形式上行一个礼。

"是什么样的谣传呢？"

"其实这纯粹只是一个谣传，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究竟是真是假，也没一个准儿。"

罗严塔尔的存在对于年轻的拜耶尔蓝来说，可真是一个心理上沉重的负担。米达麦亚意识到这一点，一边苦笑似地催促他往下继续说下去。

"没关系啦，说说看。"

"是，这是从同盟军的俘虏当中所流传出来的话……"

"嗯？"

"有人谣传梅尔卡兹提督还活着。"

拜耶尔蓝一停住了说话，一阵沉默迳自踩着步子绕了室内一圈。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好不容易将自己那几乎要被固定了的视线从拜耶尔蓝身上扯下来，然后互相注视对方的眼睛，从对方的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同的表情、相同的感慨。米达麦亚向部一确认道："是那个梅尔卡兹吗？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还活着，你是这么说的吗？"

这时米达麦亚所使用的指称词"那个"，当然是和称呼奥贝斯坦的时候，有着些许不同的意味在里头。拜耶尔蓝在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现

出来，不过从语调当中却可以感觉出他正缩着自己的头，他说：“这只是一个谣传。”

“梅尔卡兹应该早在巴米利恩会战战死了。是什么人胆敢放出这种像是挖掘故人坟墓的流言？”

“刚才卑职只是转达这个谣传而已……”

这名年轻的勇将将自己困惑的声音降得极低。后悔的波涛此时环绕在他的周围并且溅到他的身上来。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罗严塔尔好像企图将自己从固定的观念中解放开来似地在嘴里念着。

“当时确实并没有亲眼确认过遗体。如果说他当时蒙蔽过我们的眼睛，而此刻正活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米达麦亚闻言也应声首肯。

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如果梅尔卡兹还活着的话，那么银河帝国势必要将他处死。梅尔卡兹过去曾经是门阀贵族联合军的总司令官，带领贵族军和莱因哈特敌对，在那之后即过着亡命同盟的生涯，无论如何都不肯贡献自己的心力给这位年轻的金发霸主。他要处身于现世中是很困难的。

“不过，这纯粹只是一个谣传。”

一方这么地说道，而另一方则点头表示赞同。

“是呀，纯粹只是一个谣传。只凭这样的谣传就轻举妄动捏造出罪名的愚蠢举动，就交给国内安全保障局去做吧！”

“那么，属下就此告退了……”

事实上，拜耶尔蓝原本只不过是要以这个谣传作为一个借口，好和他所敬爱的长官能够愉快地饮酒畅谈。不过罗严塔尔在场的话，只怕要令他畏惧发抖吧。也因为察觉到这点，所以米达麦亚在部属告辞的时候并未加以挽留。在他离开之后，米达麦亚重新在两个酒杯里注满了酒，另外换了一个话题。

“对了，听说你好像又换了女人，是吗？”

手里拿着酒杯的统帅本部总长，轻轻地抿着嘴唇，没有回答。

“反正又是女人主动追求你的，是吧？”

事实上这也是米达麦亚并没有强烈对渔猎女色的友人加以责难批评的理由之一，因为像罗严塔尔这样被女人追求的例子太多了。

“你猜错了，这一次是我使尽了全力。”

金银妖瞳的眼眸之中闪露出恶毒的光芒。

“是用权力与暴力才将她据为已有的。我也变得愈来愈面目可憎了。如果不悔改的话，只怕要让奥贝斯坦和朗古这种人暗中窃笑了。”

“不要说这种话，这不像是你。”

米达麦亚的声音中，有着些许的苦涩。

“嗯……”

罗严塔尔注视着这位一直都是走在光明正道上的友人，看着看着似乎觉得有些耀眼。于是他点点头表示接受友人的忠告，然后注满酒杯中的酒。

米达麦亚于是问。

“那么，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是那个女人想要杀我。”

“什么——！”

“那么我回家正要进门的时候，忽然有一把刀从门里刺出来，她好象很坚定地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的样子。如果是平常，我是很欢迎有这样的一个美女在家里埋伏等我的。”

酒精的余波在他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眸里摇荡着。

“那个女人说出了她自己的姓名，叫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然后又补充了句话，她的母亲就是已故的立典拉德公爵的侄女。”

听到这句话，平时在胆量上绝对不输任何人的“疾风之狼”瞬间好像整个呼吸机能都紊乱了。

“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吗？”

金银妖瞳的提督点了点头。

“听到她所说的话，我心里也就明白了。这样子被憎恨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那个女人来说，我就是杀死他大伯父的仇人。”

在两年前，宇宙历七九七年，旧帝国历四八八年，那时银河帝国正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动乱时期，政治、军事的领导阶层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阵营，就是以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和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为核心的枢轴体制，这一个枢轴体制之所以成立，并不是因为老朽的权力主义者与年轻的野心家双方的友爱，而是在各怀鬼胎的企图打算，为了最后的目的暂时结合起来。也因为整个情势看起来，只要排除了门阀贵族，便可以由他们独占政军大权，所以枢轴的斗志极为高昂。

最后的胜利落入了莱因哈特等人的手中。贵族联合军的实战总指挥官虽然是身经百战而且老谋深算的梅尔卡兹提督，但是最后仍遭到败北。追究其战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在才能上输给了敌人，毋宁说是已方的无知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才导致了最后的战败。对于莱因哈特来说，悲剧却是在获得胜利之后才开始的。当暗杀者的枪口瞄准自己的时候，身旁那位红发的挚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却为了抢救他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这位形同半个自己的挚友，金发的年轻人一时之间像是成了一个废人。当时的立典拉德公爵如果知道这个情况，一定会趁机一举肃清年轻人的同盟者，将所有的权力独占于一身吧。不过最后还是由莱因哈特的部下们先发制人，将立典拉德公爵及其余党全部予制伏，确保了主君的权力。

“如果要追究仇人的话，那么我应该也没有什么和你不同的地方哪。”

“不，不同。当时你赶到宰相府夺取国玺。而我在做什么呢？我袭击了立典拉德公爵的私邸，拘禁了那个老人，所以我是更直接的仇人哪！”

罗严塔尔回想起两年前的一个夜晚。他率领着全副武装的士兵破门而入的时候，那个掌握着权力的老人正在其豪华的卧铺上专心地读着书。经过一番争辩，老人手上的书掉落到地上，士兵带走了那个已了悟到自己失败的老人之后，罗严塔尔用他军靴的鞋尖勾住那本书将它翻了过来，看了看书皮上面的文字，一看他不觉失笑出声。原来那本书的书名叫做《理想的政治》……

“而且接着下来，那个老人还有他家族的处刑，是由我指挥的，这些行为当然会被人所憎恨啊！”

“那个女人知道这全部的经过吗？”

“本来是不知道的，不过现在全知道了。”

“难道是……”

“没错，是我告诉她的。”

米达麦亚用了上半身全身的力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一只手抓了抓自己那像是蜂蜜颜色的头发。

“这不是毫无益处吗？为什么连这些事情都要说出来呢？难道你比任何人更憎恨你自己吗？”

“我也这么想。不过如果能了解这是毫无益处的话，那么我就还算正常。在那之后我一直是不正常的。”

罗严塔尔让那酒杯中的酒，像是一条小瀑布似地流进自己的咽喉，咕哝自语地说着。

“不正常，我自己很明白……”

【Ⅲ】

爱尔芙莉德坐在沙发上。坚木质地的门扉轻轻地开启，罗严塔尔宅邸的主人回到了家里，将他修长的身影投射在台阶上。这名夺走了她处女贞操的男子，正以他那双不同颜色的眼眸，观赏着这位有着奶油颜色的女人，裹在衣服里面娇嫩的胴体。

“真是令人佩服哪，居然没有逃走。”

“我又没作什么坏事，为什么要逃走呢？”

“你可是企图要杀害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罪人喔，就算当场被杀死的话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不过我却连用锁链将犯人铐起来都没有，想想我也真是一宽宏大量的男人哪！”

“至少我不像你们这些把杀人当作是家常便饭的累犯。”

像这样讽刺的话根本伤害不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勇者。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短短地冷笑几声，倒背着手将门扉关了起来，缓缓走近她的面前。这整个动作可说是强力与温柔的完全结合，凶猛和典雅几乎调和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名女子的视线完全被他的动作所吸引，而无视于对方的意图。当注意到的时候，她的右手腕已经在这名男子强韧的手掌当中了。

“好美的手。”

为酒精所湿濡的声音赞叹地说道。

“听说我的母亲也有着这么一双美丽的手，就好像是用最高级的象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她的那一双手从不曾为别人而动。但第一次她抱起她亲生儿子的时候，竟是想用刀子刺进她儿子的一只眼睛，当然地也是最后一次了。”

爱尔芙莉德瞬时之间，只屏住了气息，动也不动地注视着罗严塔尔两只不同颜色的金银妖瞳。

“那真是太可惜了，你母亲竟然失败了。一个预知到自己的儿子即将犯下滔天大罪的母亲，舍弃了私情想要为社会除害。可惜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竟有这样一个不肖的儿子。”

“……很好，再推敲一下就可以刻在墓碑上当碑文了。”

罗严塔尔放开了女子的手，将落在额前的深褐色头发拢上去。方才这男人抓住自己手腕的触感好像一个温热的环还留在女子的手腕上。罗严塔尔将自己修长的身子倚靠在十字花纹的墙壁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似地低着头。

“我真的无法理解，虽然说到你父亲时代为止，特权一直都是你们所拥有，不过现在失去了，真的会这么样的愤恨不平吗？那项特权并不是你的父亲或是祖父靠着自己劳动的结果所得来的，想想看他们是不是每天优闲地过着日子呢？”

爱尔芙莉德本想大声辩解，不过又咽了下去。

“在那样的生活之中，何处有正义？所谓的贵族其实就是已经被制度化的盗贼，难道你还没有发现吗？用暴力夺来的就叫做邪恶，那么用权力夺取的就不算吗？”

罗严塔尔将自己靠在墙壁上的身子直了起来，好像很失望与扫兴的表情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是个好一点的女人呢，真是太扫兴了。快快走出这个房子，去找一个适合你的男人吧，找一个整天怀念着过去的时代，倚恃权力与法律来保障甜美日子的废物吧，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说几句话。”

这位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用自己的拳头在墙壁上捶了一下，一个字一个字都加以确认地说道：“这世上最丑陋的事情就是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才能，却能靠着世代相传，将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相形这下，篡夺要这种行为强上一万倍。至少，篡夺者为了要得到权力，一直在做着必须的努力，而且他也知道权力本来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爱尔芙莉德听了这一番话，虽然连从沙发上站起来都没有，不过整个人却像是化成了一道强烈的风暴。

“我完全明白了。”

隐藏着暴雨前热雷似的声音吹近了罗严塔尔。

“我完全明白，你根本打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叛逆者！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那么样有实力有才能的话，那你就试试看好了。在你如此骄傲自满的最后，大概也会想要背叛你现在所服侍的君主了吧！”

爱尔芙莉德喘着气说完之后，罗严塔尔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的两只眼睛好像充满了兴趣似地凝视着这个曾经谋略要杀害自己的女子。在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他出声了。

“皇帝虽然比我要小九岁，不过他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得到这整个宇宙的。我虽然痛恨高登巴姆的皇室还有那些大贵族，不过我却没有像他那种想要将整个王朝予以推翻的气慨，这是我所及不上他的理由。”

罗严塔尔于是转过身来背对着那名说不出反驳言词的女子，然后大步地走出了客厅。爱尔芙莉德默默地目送着他那宽大的背影逐渐离去，但是却又猛然地地把自己的脸背过来，因为在那一瞬间，她发现自己居然在期盼那个应该是自己所要憎恨的男人能够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她的视线于是停留在墙壁上那幅自己并不想去欣赏的油画上，在那里静止了大约十秒种之久。当她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这座宅邸的主人已经不再是她的视线所能够捕捉到的了。在那个时候，罗严塔尔是不是曾经回过头来看看她，爱尔芙莉德当然没有任何求证的机会。

【Ⅳ】

当军部的重要人物们正在为派遣舰队到地球这一个出珍计划忙得不可开交，气氛极为热络的时候，帝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当然不可能在

睡觉。

整个学艺省在尚书杰菲尔特博士直接的指挥之下，开始了“高登巴姆王朝全史”的编纂工作。这当然是高登巴姆家族崩坏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藉由那些在过去被冠上国家机密的美名而遭到封死的大量资料，当可以使一些仅以非公开的情报或是谣传的形态而为人们所知的事实，呈现在光天白日之下。

同盟军的退役元帅杨威利本来立志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却因为父亲的过世，受制于经济上的窘境，只得在这个现实的地面上过着毫无卓越可言的人生。这样的他，如果看到帝国学艺省那些每天在未公开的资料宝山里过日子的研究人员，只怕会羡慕得全身的水分都化成口水如涌泉般地流出来罢。

皇帝莱因哈特并没有指示学艺省要刻意将高登巴姆王朝所造的恶罪挖出来。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权力体制，一定都是把自己的善行加以公开宣传，罪恶的一面则加以隐瞒。所谓未公开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罪恶与不汉行为的证据。他纵使没有说，那些研究家们也一定会从这个丰富的矿藏当中，把高登巴姆王朝所有的恶行丑闻全部挖掘出来。下这道多余的指示，只会伤及一个君主的雅量。

不过高登巴姆王朝的始祖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在五个世纪以前，可没有和莱因哈特一样的想法。他是一个绝对主观主义者的代表，他那坚定得令人惊异的信念，就好像是他双胞胎兄弟地，在同一个时候一起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初是一名军人，后来是以作为一个政治家获得了成功。他无论是在肉体上或是在精神上，都有着挥霍不尽的过人精力，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固执在初级方程式上的中学数学教师一般，凡是没有与自己抱持着相同的思想、相同的价值观的人，最初他会先予以一记铁拳，最后再给予死亡。因此死在他个人所谓的正义之下的历史学家真是不计其数。

莱因哈特并不想做出这样的事情。

※※※

王朝的始祖鲁道夫大帝就好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一样，凭着他无与伦比的威严感君临在全人类的头上。第二代吉斯穆特一世虽称不上开朗，但也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专制君主，对于共和主义者的叛乱

予以严厉的痛惩，另一方面则给予所谓的“良民”比较公平的施政，也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巧妙运用糖果与皮鞭，而得以稳固他的祖父所建立的帝国基础。第三代的利夏尔一世是一个爱好美女、狩猎和音乐胜过一切的皇帝，不过却也从未曾踏出一个最高权力者所应该要遵循的范围。他气势凌人的皇后与其他约有六十人之多的宠妾就好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子，而他摇摇晃晃地在绳子上头来来往往，一直到最后也都没有摔下来，终其一生并无大难。

第四代的欧佛瑞一世比起他的父亲要严肃许多，他是一个极度重视健康、禁欲、平淡无味的人，在这一方面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一样令所有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感到无趣。从他所有的行为看起来，好像他活着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消化那毫无情趣而且精密的行程表。无论是音乐、美术或是文艺，他一概没有兴趣，而他自己自动去看的书，据说只有始祖鲁道夫大帝的回忆录，以及有关家庭医学的书，也就因为如此他得到了一个“灰颜色的人”这样的称号。而他同时也是一个阴暗忧郁的保守主义者，所有的改革和变化都好像是病菌一样的可怕与忌讳，他一味遵循着前例，就好像在紧紧地抱住他所崇拜的鲁道夫大帝的大腿似地，有关于他的逸闻并不多，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

有一天，皇帝依照医师和营养师的指示，吃完了包括蔬菜、乳制品和海菜的午餐，然后依照行程表的规定，正打算到庭园作十五分钟散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紧急报告，说军队基地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事故，死亡的将官士兵在一万名以上。

这位皇帝陛下听了之后，张了张他的金口毫无感动地说道：“今天的行程表里头，没有听取这种报告的项目。”

对他来说，行程表是一种极度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他本身却没有为自己订定行程胶的创造力与构想能力，所以可以想见的是，担任此项任务的皇帝政务秘书官耶库哈尔特子爵所拥有的责任和权限将如砂计时器的砂一样愈堆愈高，愈来愈膨大。不知不觉之间他同时又兼任了枢密顾问官和皇宫事务总长，甚至连御前会议的书记官也被他所辞退了。这个时候，就算没有特别锐利眼光的人也能够看出“灰色的”皇帝只不过是伴随着耶库哈尔特子爵所吹奏的笛声而有所动作的廉价机器人罢了。皇帝死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表示对于他生前的特质表示敬意，所有的人也都是毫无感动的。

银河帝国第五代的皇帝卡司帕，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表现出一般水准以上的聪明智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慧的色彩却愈来愈淡薄。这或许是他为了要抗拒耶库哈尔特的专制，所以才故意隐藏自己的才气罢。有部分的朝廷重臣私下批评说："先帝像是一篇灰色的散文，而如今的皇帝陛下则像是一篇灰色的韵文"，因为他不像他的父亲，反而像他的祖父一样爱好艺术与美好的事物。但是在走钢丝的本事上就比他祖父差得多了。

而让母后和朝中重臣皱起眉头的是，这位皇太子对于异性可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受到皇太子宠爱的反而是皇室专属合唱团里的卡司托拉特。所谓"卡司托拉特"所指的就是已经去势的少年歌手。从古代以来，就可以在宫廷或是宗教组织的合唱团当中，看到这种为了永久保留男童高音而去势的男子。

卡司帕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戴上了至尊的皇冠，而他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便爱着一名十四岁名叫夫罗利安的俊美少年歌手，甚至连母后所劝说的亲事都不肯。

鲁道夫大帝生前曾指向同性恋者将传流毒害于后世，而对同性恋者赶尽杀绝，如今在他的子孙里面出现了同性恋者，这或许算是一种报应吧。

这时国政的实权仍然继续掌握在耶库哈尔特的手中，他此时已经是一个伯爵，威势之显赫无人可比，追随他的人甚至还半开玩笑地称呼是"准皇帝陛下"。整个国库已经成为他私人的财产，年轻时的精悍已经不复在，取而代之的是他那连灰尘都沾不住油滑肥满的身体，在酒池肉林里笨重地四处移动着。虽然作为一个国政的掌管者应该要有的责任感和手腕，在他身上都已经被磨灭了，但是他所给人的好像是一个权力病患者的感觉却丝毫没有减少。他刻意安排希望能让自己的女儿取得新帝皇后的宝座，而他的女儿也十分像她的父亲，不过像的不是她父亲年轻时代的样子而是现在的模样。

耶库哈尔特也曾经企图强迫皇帝和夫罗利安分开，不过这位在其他方面都很顺从的皇帝，这一回地不肯接受他的劝说和威胁。耶库哈尔特千方百计想要使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为的就是要使女儿生下来的儿子能成为下一任皇帝宝座的接替人，在劝说威胁都无效的情况下，最后他终于兴起了要杀害这个卡在中间作梗的少年罗夫罗利安的

念头。于是他带领着士兵赶到皇宫，当他走进“野玫瑰厅”的那一刹那，里斯纳男爵立即下令早已埋伏在里面的士兵开枪射杀，这个独占政权的伯爵终于被铲除了。原来里斯纳男爵一直对耶库哈尔特的专横感到极度的憎恨，这次得到皇帝的授意，得以发动“诛杀奸臣”的行动。到此为止，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非常顺利，但是就在这一场混乱平息之后，皇帝却留下了退位宣言书，带了些许宝石，和夫罗利安出走，之后就下落不明了，至此即位刚好满一年。

皇帝的宝座空悬了一百四十天之久，由前二任皇帝的弟弟优利乌斯大公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而朝廷的重臣所真期待能够有一番作为的并不是即位的本人，而是大公的儿子佛朗兹·欧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名声。

登上至尊宝座的优利乌斯皇帝当时虽已七十六岁了，但是身体的健康状况仍非常地良好。在他即位后的第五天，后宫里就纳入二十个美女，甚至在一个月后，又再度追加了二十人之多。

而朝廷的国政就全部委由已近中年的皇太子佛朗兹·欧特大公来掌理。在他的管理之下，库耶哈尔特时代的弊病得以改进、纲纪得到肃清、平民们在他的施政下获得减税，而朝廷的重臣也因此为当初所作的正确选择而感到高兴。唯一出人意料的是当初优利乌斯皇帝即位的时候，众人都以为他年事已高不可能长久于人世，让出皇帝宝座是早晚的事情，孰料他不但活过了八十岁，甚至到了九十岁也还安稳地坐在皇位上。

皇帝老而不死，使得整个政局的发展变成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当这位高龄的皇帝优利乌斯一世依然健壮地活到九十五岁的时候，这位“人类历史上最年长的皇太子”佛朗兹·欧特大公却以七十五岁的年龄病逝了。而因为大公的儿子也早死，所以便由他二十四岁的孙子卡尔接替成为“皇太曾孙”。

事实上，卡尔如果能够等个几年的话，应该是可以在他还时值青年期的时候戴上至尊的皇冠吧。不过他却把这个老而不死的高龄皇帝视为一种绝对难以想象的存在。从卡尔懂事以来，优利乌斯就已经是一个老人。这个“永远的老人”似乎正像吸血鬼似地吸取着后世一个又一个继位者的生命力，皇帝宝座就好像是他会发光的棺柩，而他将在里头一直老而不死的活下去吧。

卡尔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迷信的少年，但是他仰望皇帝的瞳孔上却镶着具有些许迷信及充满恐怖与嫌恶的透镜。也正因为如此，卡尔加害于老皇帝的意念，在些许野心以及更多自我防御的意识的培育之下，就像一颗施加了肥料的幼苗快速地增强茁壮。而银河帝国史上第一次弑杀皇帝的行动就于此开始了。

旧帝国历一四四年四月六日那一天，九十六岁的皇帝优利乌斯一世，正与后宫五名年轻貌美的宠妾在一起共进晚餐，这五名后宫美女的年龄全部加起来，甚至还不及皇帝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岁月。进餐的时候，皇帝的食欲之大让发育期的少年都要惊叹万分，他将鹿肉料理全部一扫而空之后，接着举起冰凉的白酒一饮而尽，就在冰凉的酒流进他的咽喉之际后，呼吸忽然急遽地急促起来，接着愈形困难，并将所吃进的食物全部反吐出来，如此折腾一番之后，这位高龄的皇帝便嘴咬着白绢餐巾气绝而列了。

老皇帝暴毙的讯息传来，着实让朝廷的重臣惊异不已，但他们的惊异并不是因为心中产生疑惑，而是因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老实说，这些朝廷重臣没有一个不对这个老不死的皇帝感到极度厌烦。于是一个盛大但没有任何哀悼之意的葬礼在卡尔大公的指挥之下进行。丧期结束之后，朝廷重臣便开始期待新皇帝就任之后能够有一个政治清明的新时代，然而人民并不敢抱着任何的期望。因为他们仍没有赋予任何的政治权力，过多的劳动已经占去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再加上一点点的娱乐，就已经足够使他们精疲力尽了。不过在五月一日举行皇帝戴冠仪式的那一天，他们与多数朝廷重臣同样只能惊讶地望着天。因为正式戴上皇冠的并不是卡尔大公，而是已故欧特大公的次子，也就是卡尔的堂史吉斯穆特·冯·弗洛聂侯爵。

新上任的皇帝吉斯穆特二世即位的内幕，当然没有被公布就不了了之了。整个经过的实情在被隐瞒三百多年之后，终于得以经由那些未公开的资料，向人们诉说当时的经过情形。当初老皇帝暴毙的时候，当时和皇帝同席的五名宫女，被卡尔大公强迫要一起为皇帝殉死。理由是她们身为老皇帝的侍奉者，在老皇帝危急的时候，却只是一味地惊惶失惜，怠忽了对皇帝的照顾，所以现在皇帝不幸身亡，这五名宫女应该以死对老皇帝谢罪。

这五名宫女于是被监禁在后宫的一个房间内，强迫她们以服毒的方式来皇帝殉死。其中一名则于临死之前，将整个事情的真相，用口红写在手镯的内侧，托人带给她在近卫旅团担任军官的哥哥。她的哥哥看到了用口红所写下的文字之后，也就明白了老皇帝之所以暴毙，原来是因为卡尔大公将毒药涂在酒杯内侧，然后把那个酒杯献给老皇帝喝酒。这种毒药其实是一种化合物，在经由胃壁吸收之后会快速地破坏红血球对于氧的摄取能力，而他的妹妹正是被卡尔所买通的共犯。为了替自己的妹妹报仇，这位军官于是选择了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他将这个证据呈给了继卡尔之后第一顺位的皇位继承人吉斯穆特。吉斯穆特得到了这个得以名正言顺地将卡尔逐出皇位继承的理由之后，真是喜出望外。经过一番宫廷内部作业的结果，终于地迫使卡尔将皇位的继承权交出来。但他也并未将老皇帝是被曾皇太孙毒杀才暴毙的内幕经过加以公开，一切政变的经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卡尔被拘禁在宫廷的一个房间，经过一段日子之后，被移送到近帝都郊外的一处精神病院，在那厚厚的墙内部，仍然受到相等礼节的待遇。他也颇为长寿，活到了九十七岁，甚至超过了他的曾祖父。当他死去的时候，吉斯穆特二世以及欧佛瑞二世的时候都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的欧特·亥因兹一世的时代了。这个在七十几年前，毒杀了先皇以继承帝位，最后却惨遭失败的老人，宫廷内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卡尔死去的当时是帝国历二一七年，而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同盟之间爆发“达贡星域会战”是帝国历三三一年，在这一段时间内，高登巴姆王家共计有八个皇帝，在他们继承皇位与掌管国政的期间，同时又发生了各式各样善恶美丑的故事，在时光交替的洪流中，默默地向人们诉说衷曲。

※※※

莱因哈特浏览着由学艺省所提出尚未经过正式公布的研究中间报告书，时而冷笑、时而静静沉思。他虽不若杨威利对历史抱持着那么样浓厚的兴趣，但是作为一个放眼驰聘于未来的人，是不能够不知道过去的事情。

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未来的指标都可以从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例当中找到。莱因哈特也不可能会去追随某一个人的脚步。

因为他本身就是所有人追随的目标。

# 第五章 混乱、错乱、惑乱

【I】

在宇宙七九七年、新帝国历一年的后半年里，整个宇宙情势发生了剧烈改变，在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产生之前，是否已有人已经正确地预料到了呢？随着在这一年的五月里，“巴拉特和约”的订定，以及六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正式加冕、登上至尊的皇位，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大致上都已经平息了，而整个宇宙也应该在新秩序的统治之下恢复和平。尽管如此，若有人将眼前的秩序视为永久不变的和平，那么这免也太过于乐天了，不论“新王朝目前正专心致力于体制的整备，而同盟在这个时候还无法恢复复仇的实力。无论如何这几年应该能为世人带来短暂的和平吧，尽管这和平只是表面上的……”这种见解倒也不是俗论而是常识。即使是皇帝莱因哈特或杨威利，都无法脱离常识的地面，而遨游在自己独自构想与虚无的梦想所构成的宇宙中。

帝国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一直被视为这个历史剧场的演出者之一，他回答菲尔纳准将的疑问说道——自己只不是用心地看着整个情况所产生急剧演变，然后加以利用而已。

“不过，对于我所说的话，相不相信是你的自由。”

在宇宙历七九九年后半年所产生的混乱状况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这场混乱明显地是人为的，但是所有相关的人却都主张“自己不是主导者”，甚至是以最大限度的积极态度来进行所有行动的人，即使承认自己的确是舞台上的演员，但也会否认自己是监制人或编剧。毫无条件地相信神明或是命运的人，大概会叹叹气说声“这是神的旨意”或者“命运的捉弄”，然后逃进停止思考的温室里去就算了。不过，如果像是杨威利这种曾经当着众人面前公开说过“如果从明天开始，退休金突然增加十倍的话，那么就算叫我去信神也可以啊！”这种应该要遭天谴的无神论者，就会为了在人类理性和思维的范围内找出解答，而频添了不必要的辛劳。每当他提到与神相关的一些言论时，他新婚的妻子总是会很出乎意料地重新再看看他的脸，她的丈夫这一番将神

明与通货膨胀视为同一件事的言论，让她不得不多少感到有一些不安。

杨的结论是“最后这一场混乱的历史剧场，是由死去的编剧家和活着的演员双方共同创作的作品”，不过当有人问到真正的编剧到底是谁的时候，或许杨就不知要如何回答也说不定。尽管如此，他却可以很明显地指出那个“相信自己的编脚本的编剧”的演员姓名。那个人就是菲尔姆特·雷内肯普——帝国派驻在同盟的高等事务官、一级上将。

雷内肯普之所以出任这个职务，固然是因为皇帝莱因哈特的安排，不过他并不是在阅读过整个剧本内容之后才决定角色分配的，当然也就因此留下了一个愤怒与悔恨的结局。

雷内肯普现年才三十六岁，仅仅比杨年长了四岁，不过从外表看起来却好像有将近二十岁左右的差距。那是因为杨是那种从外表上看不出他在战场上历经过辛劳的那种军人，凡是可抗拒风雪的那种刚毅、或是千锤百练出来的精悍，这些随军记者所喜欢的形容词，这辈子大概都和他无缘了。杨的外表看起来让人感觉他好像是一个资浅而没有气魄的菜鸟，过去曾经因为他的缘故而一败涂地的舒坦梅兹在见到杨的时候，曾经怅然地喃喃自语地说道：“我真的是败给了那样的人吗？”

当然，舒坦梅兹绝对是明白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非常愚蠢的，不过或许自己这样的一种想法与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共通的也说不定，舒坦梅兹这么地想着。

雷内肯普一直无法摒除他那狭小拘泥的心胸，“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也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不过，如果说雷内肯普是唯一应该要负起所有责任的人，那么像是华尔特·冯·先寇布这种善于挖苦的人，恐怕会说：“那家伙有那么了不起吗？”

一些微小而不负责任的谣传，便是事情发生的开端。

“梅尔卡兹提督还活着。”

像这种谣言就是导致纷乱的起源，在这种话的后面往往会接着“听说好像是……”这样的字眼，而当追问到谣传的发起人或是根据的时候，回答总是含糊不清，甚至比酒后乱性者的记忆还要暧昧不明。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之所以置之一笑，就是因为这种谣传属于这一类的。

梅克林格在私人的记录当中这么地写道：“虽然没有多久之后，就证实了这项谣言真的是事实，不过第二个事实到现在还没有真相大白，到底是谁刻意地散布这个谣言，目的到底在哪里？”

在群众的心中，永远存在一种心理形态就是“但愿英雄永远不死”，虽然梅克林格这么地断言，却也感受到以“命中注定”这个词句来形容主君的诱惑倍感强烈。

梅克林格发挥了他的自制心，写成了这样的文章。

※※※

无论如何，从这一年的六月起，那谣传就好像是漂染在宇宙当中的稀薄的物质群似地，在人与人之间散布流传着。而使得这样的谣传更加绘声绘影的，是七月十六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一天，按照计划要在雷萨维库星域进行爆破、解体的同盟军军舰一千艘，竟不知被何人给强夺了。

执行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马斯喀尼少将。其实，如果只是舰艇被抢走的话，那么他大可若无其事地闭口不提。不过在舰艇被抢的同时，竟然有四千名的士兵和抢夺舰艇的犯人一起销声匿迹，这当然就不可能把责任转嫁给单纯的作梦或是幻想了。

在统合作战本部的审查会接受侦讯的时候，他极力为自己辩解，全身几乎被汗水湿透。

“当时我方众人，正根据巴拉特和约里所定下的条件，打算对那些已经被放弃所有权的战舰和宇宙母舰进行爆破作业。不料，突然出现了大约有五百艘来路不明的舰艇……”

这个数字当然是太过于夸张了，不过在士兵当中，竟也有宣称“来路不明的舰艇有五千艘之多”，所以相对的马斯喀尼所说的话就被当成了较为客观的证词。而根据这个较为“客观”的证词，当时那些舰队是在经过通信联络之后，以支援爆破作业的姿态大摇大摆地出现的。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丝毫没有会遭敌军欺骗的警戒心，而且对方舰艇的外型也与同盟军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便安心地迎接他们过来。哪知那些“卑鄙而且令人冷不防的”枪口竟然威胁地在他们面前摆开来，而且强夺了那些原本要接受爆破的舰艇群。当时担任爆破作业的旗舰被抢劫集团当作人质（也就是马斯喀尼提督被押作人质），而其他的舰艇在一旁也使不上力。这个“强盗集团”自称是反抗帝国专制

的义勇兵集团，并且透过通信设备呼吁与他们有志一同且无后顾之忧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当时竟有四千人左右的“墙头草”与他们共同行动，跟着他们一起消失了。

这个事件之后，人们也颇有兴趣地猜测到底是谁在指挥那个“强盗集团”。“八成是梅尔卡兹提督吧”，这样的说法虽然是没有根据，不过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如果真的是梅尔卡兹提督的话，那么当时他以杨威利军事幕僚的身份参加“巴米利恩会战”以后就宣告失踪一事，也一定是在杨的理解之下作成的……

整个谣传的过程，只有这个部分不管是事实上或是理论推理上都是正确的。当然杨也一定听过这个谣传，不过他并没有妄下任何的评论。

【Ⅱ】

或许杨威利并没预料到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谣传竟然会这样子广为流传吧。

不过，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大概会说“即使事先预想到的话，也不能避免事态这样的发展”吧。要他将梅尔卡兹当作是牺牲的羔羊交给帝国来处置，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次要他逃走之后，杨也不可能就此和梅尔卡兹断绝关系。事先没有预想到整个事态只因为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谣传而产生波动，或许也有些太过天真了。但无论如何，杨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

卡介伦夫人就曾经对杨的妻子菲列特利加这么地说道：“虽然杨年纪轻轻就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不过这是因为战争所使然。如果是在和平时代的话，那么他大概会是一个担任闲职的职员吧。唉，或许这样杨还比较能够满足，你说是不是呢？”

事实上菲列特利加也是抱持这样的想法。根据她对杨的了解，杨从不曾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处于权力集团中心的人，而属于权力集团当中的人大概也不曾把杨当作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吧。杨之所以能够有今日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力量或是他志在得到绝对权力，而是因为他在整个作战指挥营运上独特的艺术船手腕，以及凭着他的手腕所建立累积起来的功勋。

所谓的权力集团，就那些独善其身的指导者意识以及对于特权的分配有着共通执着且具有排他性的自大狂集团，所以就算这个权力集团的门为他敞开，杨也不会乐于钻进那扇门吧。

这么一来，杨就成了一个异形的怪胎。不管是在军官学校里也好，在军队里也好，在国家权力机构的中枢也好，他总是一贯地坐在角落的位子，尽管舞台中央的人装模作样、高谈阔论着正统及冠冕堂皇的各种言论，他一概置若罔闻，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所喜欢的书，他所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当这个异形的怪胎，建立了正统派之中任何人都无法追赶得上的耀眼功勋时，正统派的人尽管心中狠狠地啐着舌头，还是不得不奖赏他，而且给予厚待。

不过那些正统派的权力集团却也因此而不知道积压了多少对杨的愤怒与憎恶。而对于这种情形，杨也多少知道一些，不过若因此而感到忧虑的话，那也未免太过于愚蠢，所以他一直是这么视若无睹地走过来。

最后正统派的人经由他们的本能而不是智能，终于觉悟了杨绝对不可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因为那样的一个身为军人，却否定战争的意义、否定国家的尊严、否定“军队存在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要守护市民，而是为了要守卫那些寄生于国家的权力集团能够享有他们的特权”的想法的这个人，没有道理会成为他们的同伙。不过他们这伙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却不得不依赖这个异形怪胎的才干与手腕。这些权力集团的中坚份子曾经有一次利用非法的地下审查会对杨施加政治私刑，然而就在他们对杨大肆批斗的时候，传来了帝国军大举入侵伊谢尔伦要塞的消息。在极为狼狈的情况下，不得不直接从审查会的会场派遣杨出发上战场，因为只有这个他们最忌讳讨厌的男子，才能够守护他们。

他们授与了杨“元帅”的地位，让杨成为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而颁发给杨的勋章奖状，几乎已经可以用千位数来计算。不过这个桀骜不驯乳臭未干的小子居然一点都不领情，丝毫感谢或是感激的意思都没有。他们对杨如此地厚待，说来杨应该极为谦卑地搓着手、低头着、卑恭屈膝地请求加入他们的行列，那知道这小子竟然将神圣的勋章搁在木箱的箱底，还把木箱放在地下室里面。甚至像他们讨论特权分配这种重要内容的宴席，他竟然也缺席，自己一个人跑到湖边

去钓鱼。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支配他人，让他们来服侍自己，如何使税金这种他人劳动的成果，公然成为自己挥霍的资产，以及如何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制定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在杨的眼里，就好像是路边的一颗小石头，他看也不看一眼就毫不在乎地把它踢开，这真是一个罪该万死的异形怪胎。

正因为对杨来说，权力根本就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所以之前虽然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机会，但杨却未曾想要用武力来强夺权力。而这种行为表现对于汲汲于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绝大的侮辱，等于是在对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存在发出不屑的冷笑。

这些权力在握的人对杨真的是憎恨到极点，他们没有办法不去憎恶他，因为如果肯定了他生活的方式，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本身。

无论如何，他们都在找寻一个机会，把杨从国民英雄的座椅上给拖下来，将他打进万劫不复的无底沼泽。当初有银河帝国威胁存在时没有办法这么做。而现在，银河帝国固然还是存在，不过存在的意义已经改变了。过去互相是敌对的国家，现在已经是骑到在他们头顶上的支配者了。曾经是他们的同僚当中最闪耀的那一颗星——优布·特留尼西特，不就已经投身到帝国军，过着安乐的生活吗？尽管有几千几百万的官兵因为他一篇极为煽动的演说而战死了，但拥有权力的最大快乐就是可以将国民生命这种廉价的商品恣意地浪费，所以就算再多一些人去送命也是无所谓的。那些因为特留尼西特的一番甜言蜜语就去送死的人，只能怪他们自己太低能了。特留尼西特将同盟的独立和民主主义卖给了帝国，得到了他自身的安全。如果现在我们这些人把从前曾让帝国军吃过苦头的杨威利出卖掉的话，也应该能够获得自身的安全罢。反正同盟也早就完蛋了。国家是永远不灭的存在这种傻话，只要那些愚蠢的国民相信就可以了。而我们这些知道事实真相的人，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这次可以携带家当抱着财产换搭到另一条船的机会从身边溜过。

※※※

就这样，几个寡廉鲜耻的“商人”为了要把这个叫做杨威利的商品卖给帝国而开始了接二连三的行动。几封密告函送到了帝国最高事务官菲尔姆特·雷内肯普一级上将的手上。内容大多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杨威利为了日后对帝国发起叛变，谎称梅尔卡兹提督已经战死，并且帮助他逃亡。一旦时机成熟，杨也会起兵和他相呼应吧。”

“杨集结了同盟国内反帝国的强硬派与偏激派，正打算要对帝国举起反叛的旗帜。”

“杨是帝国的敌人，和平与秩序的破坏者。他企图支配同盟成为独裁者，然后进一步侵略帝国，将整个宇宙踩在他的军靴底下……”

负责监视杨威利的拉杰尔上校，曾经在高级饭店的事务官府大楼看着这些由雷内肯普出示给他看的密告信函，看着看着，拉杰尔脸上的由惊愕转变为愤怒的表情，事务官在一旁用冷眼看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这些密告信函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上校你的监视网未免太过于松散了。”

“不过，阁下。”拉杰尔上校鼓起了全身的勇气，为那一位曾经是已方敌人的将领抗辩。“这些密告信函没有一点值得信赖的地方。如果杨提督真是有企图要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话，那么又何必选择像现在这么困难的时间点，早在以前就曾经有过好几次的机会了。”

“……”

“甚至那些密告的人，应该都曾经好几次在危急的时候，获得杨提督的拯救。现在政治情况改变了，就反脸出卖自己的恩人，这真是现实丑陋到了极点。如果杨提督真像他们所说的一样，成了一个独占权力的独裁者的时候，那么他们大概又会改变立场，立刻匍匐在杨提督的脚下吧。像这样鲜不知耻的恶意中伤，阁下您会相信吗？”

雷内肯普无言地点点头，在他看似平静毫无表情的外表下，心中的不悦好像是风平浪静时的暗涛，一直偶尔不断地浮现出来，最后，他令上校退出他的办公室。

不过，拉杰尔毕竟无法了解上司的心理。

事实上，雷内肯普并不是基于理智的判断才去相信那些密告信函的内容，应该是说他“想要去相信”。他排除了拉杰尔的谏言，对同盟政府提出劝告，要对退役的杨威利元帅，以涉嫌触犯和平活动防止法为由加以逮捕，这是在七月二十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同盟他还对事务官府所属的装甲掷弹兵连队下达武装待命的命令。

第二阶段的混乱到此揭开了序幕。

这时杨的颈上等于已经套上了一个无形的桎梏。事实上，同盟权力集团的那些权力分子和雷内肯普内心真正的动机，杨并不是不能预测或是警觉不到的。只不过到最后，只要杨还在世上呼吸着空气的一天，就没有办法不叫他们心生忌讳。而如果真的要完全避免的话，就得要对这些权力分子哈腰磕头，来博取他们的欢心，并且在战场上输给雷内肯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以杨的个性而言，要他去给那些利欲薰心的权力分子哈腰磕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说在战场上败给雷内肯普，除非说能够任时光倒流，追溯到当初两军交手的那一刻，否则也是无法变更的事实了。

※※※

帝国高等事务官的首席副官，名叫伍德·迪塔·芬梅尔。芬梅尔这个人缺乏独创性，但是对于法律非常地熟悉，而且处理行政事务的效率极高。这固然是因为他本身具有优越的秩序整顿以及行政处理能力，但是他的勤勉也是原因之一，所以的一个人对于雷内肯普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辅佐人才。因为，如果是一个稍微具有一点独创性以及丰富艺术感性的人，对于军事占领行政这种工作来说，不但没有必要反而只是有害的。

话又说回来，这世上有所谓“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在这种形式上，自由行星同盟仍然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雷内肯普也并不是殖民地上的总督。他的权限仅限于“巴拉特和约”当中有明白记载的范围内，不得再超出记载的范围之外。为了在规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权力限度，芬梅尔辅佐是不可缺少的。

而事实上，芬梅尔也不时为雷内肯普在他所看不见的地方，背地里完成一些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直接对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提出有关雷内肯普一切言行以及执行勤务中种种状况的报告。

在二十日那一天晚上，雷内肯普又把芬梅尔叫到办公室里共同会商。

“杨元帅并不是帝国的臣民，所以对他的处罚必须要根据同盟的国内法。”

“我明白。根据反和平活动防止法。”

“不，这太过于牵强了。他唆使梅尔卡兹提督逃亡是在巴拉特和约以及反和平活动防止法订定之前，我们不能够用法律条文追溯的方

式，用这些法律来追究他的刑责。依卑职之浅见，应该可以适用同盟的国防基本法。”

芬梅尔卡兹尔在刚上任的时候，就对同盟国内为数众多的法律以及政令做过一番全面性的调查，以便能够研究出合法中伤或是铲除帝国公敌的手段。他对上司揭露的这一项是针对智慧型犯罪者的作法。

“杨元帅唆使梅尔卡兹提督逃亡的时候，一定有提供军用舰艇给他使用，而军用舰艇是属于国家的资产，便可以滥用职权擅自动用国家资产的罪名来予以起诉。就算依照一般刑法，也可以适用渎职侵占罪，这项罪名比触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更加不名誉。”

“确实是这样……”

雷内肯普稍微牵动着他那在过度湛密的胡子下的嘴角，咧着嘴笑了。他之所以四处找寻借口想要处断杨威利，是因为他自始至终一直将杨视为新王朝以及新皇帝的最大公敌，而不是意图了却过去惨遭败北的私人恩怨。若会遭到“误解”，则非他的本意了。

杨威利的名声之所以会如此响亮，除了因为他在战场上的不败记录、年轻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他身边就政治层面而言非常地清廉。一旦蒙上了渎职侵占这种这名誉的罪名，那么促使他名声如日中天的第三条件将会受到轻蔑，而杨的名声、地位也会因此而被视为是愚弄世人把戏。

正当雷内肯普正咧嘴得意的笑着的时候，秘书长走了进来，对他行礼之后报告说：

“事务官阁下，有您一个超光速通信的讯息，是直接从军务尚书那儿发过来的。”

“军务尚书？哦，奥贝斯坦吗？”

雷内肯普故作态势地说道，然后走着没有任何喜悦的步伐，将脚步移向通信室。

透过中继传送的方式，从一万多光年以外的距离所传送过来的画面，整个轮廓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不过对雷内肯普来说，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因为不管是奥贝斯坦那个几乎没有什么血色的脸，或是他那不时放出异样光芒的义眼，本来就没有什么美感可言，激不起人想要看清楚的兴趣。

军务尚书似乎不想浪费时间在礼仪客套上，立刻单刀直入切入话题中心。

“根据我所听到的消息，你好像对同盟政府提出了要处断杨威利的要求，这难道是你想要报复过去他曾经让你吃败仗吗？”

雷内肯普的脸色因为愤怒和屈辱而变得铁青。因为对方最初的一击便击中了他的内心深处，他甚至都无法从容地反问对方，到底是从谁那里得到这种谣言的。

“这与个人私事完全无关。本官之所以对同盟政府提出处断杨威利的报告，完全是基于一片为帝国以及皇帝陛下除去后患之忧的忠诚。认为本官是为了想要了结过去败给杨的私人恩怨才这么做，是一种下流卑劣的想法。”

“那么就和我是相同的想法了。刚才我说的话请你不必放在心上。”

奥贝斯坦的声音里并没有冷笑的意味。听起来完全是事务的性质，不过雷内肯普所接收到的负面感受却没有因此而稍稍减轻一些。画面上军务尚书的嘴部缓慢地一开一合地动着。

“我教你一个可以将杨威利与梅尔卡兹这两个人同时解决的方法吧。如果你能够凭你的手腕将帝国未来的祸根予以斩除的话，那么你的功绩大概就要凌驾在罗严塔尔、米达麦亚这两位元帅之上了。”

听到这一番话，雷内肯普感到非常地不愉快奥贝斯坦从正面直接想挑起他的竞争意识，这种作法让他感到不愉快，更过分的是对方甚至连先行肯定之后再进而挑逗的意图都没有，这更让他感到不愉快。

“请务必指教。”

在深刻的心理交战的最后，雷内肯普向对方屈膝了。但军务尚书并没有流露出一点获胜的骄傲。

“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段。要让同盟政府明白你知道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权力，但还是要求他们要求将杨提督交出来，然后你就公开宣布要把杨带到帝国的本土去。如此一来，梅尔卡兹那一伙人为了要拯救他们的恩人杨威利，一定会从他们的藏身之处出来吧。而你到时只要去攻击他们的藏身之处就可以了。”

“……事情真的会像你所想的这样进展吗？”

“试试看知道了。如果梅尔卡兹没有出现的话，顶多也只有杨提督这个人的身体被遣送到帝国本土之内罢了。至于他的生杀予夺要如何，就看我们这边是怎么的一个想法了。”

“……”

“为了激起同盟内的反帝国强硬派有所行动，必须要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杨予以逮捕。只有这样才能够激怒反帝国派的人，让他们产生暴动。这种方法看起来是有些蛮干，不过偶尔试试也未尝不可。”

雷内肯普的脸色显得非常的阴郁，而陷入一片沉思当中。当军务尚书说“也未尝不可”的时候，他并无法因此而狂喜乱舞。

“请教军务尚书，关于这件事，皇帝莱因哈特陛下是否知情呢？”

这时奥贝斯坦那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所显露出来的表情，经过影像化的处理之后可说是微乎其微。

“这个嘛，怎么样呢？如果你有些介意的话，就直接去问皇帝好了，就说你想把杨威利除掉，请问陛下的看法如何？”

雷内肯普再一次感到不悦了。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去向皇帝莱因哈特说这种话。再者，令雷内肯普很难理解的是，年轻的皇帝似乎还对杨威利相当具有好感的样子。甚至雷内肯普真的这么做的话，或许更会招来皇帝的不悦也说不定。

不过事情已经演变到这步田地，雷内肯普已经没有理由放弃这一场竞赛。就好象一个人身在水里，如果放弃继续游下去，那么就要沉在水底下了。他完全就像是一个市井小镇里的道德家，看一件事情只看它光明的那一面。反正不管怎么样，同盟都是要加以完全征服的，而且最好还是尽可能提早完成统一全宇宙、建立新秩序的千秋大业，以免夜长梦多。因为杨是一个危险人物，除了将他除去之外，虽无其他选择。说不定可以坐上帝国元帅，甚至是帝国军三长官这个席位也未可知。这个地位并不是规定让罗严塔尔或是米达麦亚所终身占有的。

※※※

切断通信之后，奥贝斯坦毫无任何感动地望着那一片灰白并带着些微混浊的画面，然后喃喃自语地低声说道：“对狗要喂狗食，对猫就

需要猫食了。”

随侍在一旁的菲尔纳准将轻轻咳了几怕，然后说道：“不过，雷内肯普并不一定会成功。一旦他失败的话，那么同盟政府全体或许都会成为和杨提督站在同一阵线上也说不定。如果真的演变到了那种地步也没有关系吗？”

菲尔纳准将这句话是将强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担心所说出来的，不过奥贝斯坦并没有因此而动怒。

“如果雷内肯普失败的话，那就算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唯一有影响的事情就是还要另外派一个人去接替他的职务而已。辟道斩棘的人与铺设道路的人不见得要是同一个人吧，是不是？”

没错，如果加害于皇帝代理人的话，那么很明显就是一种违反和约的行为。这么一来，帝国就可以得到一个可以对同盟再度出兵，然后予以完全征服的借口。菲尔纳将军务尚书所说的话，作了这样的诠释。军务尚书不仅要利用杨提督，甚至把已方的雷内肯普也当作是代罪羔羊一般地牺牲，他所想要的难道就是完全征服同盟吗？

“但是，军务尚书阁下您不觉得要完全征服同盟，现在还嫌时机太早了吗？”

“即使是现在，这样的想法也没有改变。不过如果就此袖手旁观，从目的地那一头看来就算是退步了。就算没有办法立即采取首善的对策，至少也得要采取一个次善的积极对策，是不是呢？”

“诚如阁下您所言……”

“雷内肯普这个人活着，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晋升到元帅，但他若殉职的话就可能升为元帅。要报效国家倒也并非只有活着一途。”

菲尔纳听了军务尚书这一番话，此时此刻仍不免要感到毛骨悚然。奥贝斯坦对于雷内肯普的证人或许应该是正确的吧。不只这一次，奥贝斯坦据说吻话在道理上的正确性为讲，一直都占有压倒性的多数，菲尔纳心里这么地想道。只不过人这种动物存在的唯一要素并不是为了要将方程式或是公式加以具体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得要有所谓的感情，这不是可以用方程式或是公式计算的。一想到这里，菲尔纳不得不从心中升起一股反驳与嫌恶的感觉。而且最主要的，什么时候或许自己也会被放在与雷内肯普相同的处境也未可知。军务尚

书应该也曾经想过这一点，菲尔纳心里面这么地想着，不过，于义于理他都没有道理要去对他的上司提出任何的劝告。

【Ⅲ】

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在接到雷内肯普所提出的“劝告”时，可说是陷入了一种极度为难的立场。因为对他来说，就算可以不管帝国方面的故意挑衅，对于总是成为焦点人物的杨，无论如何也无法释怀。

“杨是不是自恃自己是一个受到全体国民敬仰的国民英雄，所以就怠忽应有的注意，藐视了国家整体的存在呢。”

列贝罗的心时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杨当时若听到有关于他自己的这个谣传时，一定是烦不胜烦，连自我辩白的兴趣都没有吧。不过，如果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是一味地在外面兜兜圈子而不去深入事情核心的话，那么列贝罗的心中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也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情了。就一般社会的常识而论，年纪轻轻地就愿意舍弃这样一个具有殊荣的地位，只要他使点力就垂手可得的最高权力，竟然会毫不眷恋地一脚踢开，而甘于过着那种平淡无味的靠支领退休金渡日的生活，这样的男人在世人的眼里看来，如果不是精神不正常，那又会是什么？如果他是悄悄地藏在社会里的一个角落，暗自地策划着什么计划的话，还比较有一些说服力。

或许杨是把他自己的形象看得太过于微不足道了。就算他其实是懒懒散散地在睡午觉，只怕那些得了英雄崇拜症的人也会对他产生一些过度好意的误解。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杨其实是“一代智慧将领正在为国家以及全人类设想着千年大计”。所以依照杨的个性，他有时候就会稍微吹牛一番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一些眼光透彻的有识之士存在，他们非常了解我，我其实并不是以懒散的心在睡午觉，而是为了整体人类的未来在苦心地钻研着”，但是有些人不明白这其实是杨在开玩笑。亲近且了解杨的人，比如像尤里安·敏兹听到杨的这一番话时就会说：“提督，您的未来我也都给您预测到了。今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您大概会配着猎肉清炖的料理一面喝着酒吧？”然后就这样一语带过了。

列贝罗现在所被迫面临的抉择有二，其一是保护杨一个人，招惹帝国的愤怒，然后使同盟陷入存续或灭亡的危机当中，其二是牺牲掉

杨以挽救同盟全体的未来。至少列贝罗认为他所面临的抉择就只有这两条路。如果他脸皮厚一点的话，无论是帝国政府或是雷内肯普所提出的无理要求，他都应该据理驳斥，以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才对。可惜的是，列贝罗把事务官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当成了皇帝的意思。他在左思右想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找个人来分摊他的苦恼，他决定要将已经下野的友人荷旺·路易找来。

“要逮捕杨提督？你是说真的吗？”

也许荷旺·路易真正想问的是“你的神智还正常吗？”也说不定。

“你要明白我的立场，不，其实你应该早就明白了。我们不能够给帝国军任何再度举兵攻击同盟的借口啊。就算是国民英雄，一旦有可能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也不得不将他处决。”

“不过，这不太合乎情理吧。就算杨元帅帮助梅尔卡兹逃亡真的是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那时候‘巴拉特和约’以及‘反和平活动防止法’都还没有成立。追溯法律的适用效力，这在同盟宪章里是被严格禁止的喔！”

“不，如果是杨唆使梅尔卡兹强夺战舰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是在和约成立以后的事情了。绝不是追溯法律适用效力的作法。”

“不过，你要考虑到首先，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杨元帅本身，以及杨元帅的部下也不可能会接受这样的说法，或许会用他们的拥有的实力将杨元帅劫回去也说不定，不，应该是一定会这么做的。如果整个情况又再度演变成两年前同盟军彼此攻击的局面，那时又该当如何？”

“如果真的是演变成那种局面的话，那么自然不能不给他们一些惩罚。因为他们并不是杨元帅个人的部下。他们所必须要守卫的不是杨一个人，他们的立场是必须要保卫整个国家的命运。”

“他们难道会接受吗？”

荷旺·路易又重复说了这句话，藉此对列贝罗表明连他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而且，列贝罗，我个人认为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不晓得帝国军所真正觊觎的是什么？恐怕他们所真正期待的是希望藉由激怒杨提督的部下，然后再进一步挑起同盟内部陷入内乱的状态。如此一来便给

了他们一个介入同盟内乱的绝好借口。不管怎么样，没有道理因为他们怎么讲，我们就必须要跟着怎么做吧？”

列贝罗点了点头，不过他并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可以挽救国家危机的好方法。

如果将命运这种微妙的因素加以拟人化，只要命运的手脚不听使唤地乱动的话，中枢神经为了要收拾混乱的丑态，真的是困惑到了极点。无论如何，紧张的情势一直加速地在日渐升高。

隔天，也就是二十一日，“国立中央自治大学”的校长严里凯·马契诺·波鲁杰斯·德·阿蓝特司·耶·奥里贝拉前来拜访议长列贝罗。“国立中央自治大学”基本上是政府官僚的养成学校，过去二十年来，同盟政府重要的智囊团及幕僚几乎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奥里贝拉和议长作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密谈。当密谈结束，两人从议长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个轮值的警卫士兵亲眼目睹了他们脸上的表情。列贝罗紧闭着嘴，一副败者的表情，而奥里贝拉的脸上则布满了虚伪的笑容。因为方才在室内，产生了一个比列贝罗原先的决断还要犀利的提案内容。

※※※

又隔了一天，也就是二十二日，杨威利在家里开始了一个和平的早晨。在菲列特利加不断地努力之下，终于有了回报，那就是起司夹肉卷的味道总算能够让夫妻俩都觉得满意，而红茶的冲泡方法也获得了相当进步的肯定。一阵阵的微风飘过林木之间，仿佛是掺有叶绿素与日光的香水似地将人的皮肤洗得舒舒服服。杨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了阳台上，让他的全身都倘佯在由夏日所谱曲的阳光和风华尔兹里。杨又蠢蠢欲动地想把蕴藏在他心中的一部分知知性活动写成文章。因为他有一股预感，或许是一种错觉，认为一篇千古佳作就可以写出来了。

“战争百分之九十的起因，是一些愚蠢得令后世人会为之一愣的理由，其余的百分之十，则是一些愚蠢得连现代人都会为之一愣的理由。”

写到这儿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门口玄关的地方有一些嘈杂的声响，赶走了令人满心舒畅的夏日华尔兹，将所有的音符都吹得无影无踪。杨皱起眉头，往玄关方向一看，映在他黑色眼眸里的是菲列特利

加紧张的身影，另外还有将近半打左右，穿着上下成套深色西装的男人朝自己这个方向走过来。这些外表裹着显示法律秩序铠甲的人，毫无诚心地对杨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一个看起来像是代表的男子，用他那迟钝的眼光望着杨，然后宣告："杨元帅阁下，我等仅以中央检察厅之名义，以涉嫌触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之理由，必须要将您拘留。请您现在就和我们一起走，不过在此之前可以先联络您的律师。"

"真不巧，我没有什么熟识的律师。"

杨用惋异的声音说道，并且要求这些人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而菲列特利加则替她丈夫更仔细地确认了这些证件的真假，另外还打ＴＶ电话到中央检察厅，确定这些使者确实没有说谎。确认的结果，让菲列特利加心中的不安感在质及量上都愈来愈大。根据她过去许许多多的经验，她非常清楚国家或者是政府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杨知道即使自己拒绝和这些人一起前往也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安慰妻子说道："你不要担心，我又没有犯罪，总不会就平白无故地被处死刑吧。这里是民主国家，至少政治家们都是这么说的，不是吗。"

其实这些安慰菲列特利加的话有一半是说给这些不请自来的使者们听的。杨于是和菲列特利加作了一个离别的亲吻，结婚以来，他接吻的技术还是看不出有什么进步。于是，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就这样穿着一件纯白的猎装和一件Ｔ恤，踏上了不得不与新婚妻子离别的路。

目送着丈夫被那群讨厌的人们带走之后，菲列特利加立即转身回头快速地走进家里面，将身上的围裙脱下扔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打开放置家用电脑那张桌子的抽屉，拿出了手枪，又顺手抓了半打的能源弹夹，跑向楼梯冲到楼上的卧室。

经过了十分钟，当她下楼来的时候，服役当时的军服又再度裹紧了她匀整的肢体。本来同盟军的制服在实际作战的时候是没有男女之别的。黑色的扁帽、夹克、短靴子、象牙白颜色的围巾以及女式西服裤，一般女性在后方执行勤务的场合也有穿裙子的。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菲列特利加不管在精神上、肉体上或是在服装上都已经是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了。

她站在刚刚下楼梯的地方，一面与人一般高的镜子前面，调整那顶戴在她金褐色头发上扁帽的角度，确认系在腰上手枪的位置。从军

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她的她的丈夫不一样，是所有科目的优等生，而且也从未穿过裙子。因为不管可能性是如何的低，一旦有敌人侵入司令部的话，她必须随时都有可以手持武器应战的准备。

当所有准备都完成之后，菲列特利加对着镜子大声地说道："如果以为我们一直乖乖地任人宰割，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就算是某一方一直不断地痛殴别人，总有一天也会手痛的，等着瞧吧！"

菲列特利加就这样发表了她的宣战公告。

【Ⅳ】

虽然手上并没有手铐，但杨还是以被收押的方式来到中央检察厅。中央检察厅是由几栋低层的大楼所构成的，而杨被押解进去的地方被称为"忘却之场"，是专门用来对具有社会地位之嫌疑犯进行长时间拘留以及讯问的建筑，里面拘留室的大小或设备并不比宇宙战舰当中供高级军官专用的个别室来得差。比起两年前，杨被拘提出席审查会之前，被扔进去的那个房间可以说是好多了。不过就算是再好，杨的心里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安慰或者好过一些。

检察官是一位容貌端正略显老态的男子，如果再称他是一位绅士的话，眉宇之间凶气则略嫌太重了些。因为对检察官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犯了罪的人，另一种就是想要犯罪的人。检察官形式上和杨打过招呼之后，用一种厨师正在看着料理材料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位黑发的年轻元帅。

"其实呢，最近我们都听到了一些奇妙的谣传。"

"是吗？"

杨的反应好象让这位检察官很意外似地。因为检察官所期待的回答是杨的反问他们所听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谣传。

"您知道是什么样的谣传吗？"

"不知道。"

检察官把他的眼睛眯成细细的两条缝，从那缝里面好像要射出充满恶意的针来扎人似地。但是杨则表现得漠不关心，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杨过去曾经被一些拥有更高地位的同僚包围，被施以单方面的审问，就算是那个时候，杨也未曾退缩过。或许是因为对杨的名声和地位有所顾忌的缘故吧，检察官好不容易压抑住怒吼的声音。

“就是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应该战死的梅尔卡兹提督，事实上还活着的这个谣传。”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哦？第一次听到？这个世界对阁下来说，好像总是充满了新鲜的惊奇哪！”

“托您的福，我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呀！”

检察官脸上的肌肉因愤怒而微微地颤动着，对他来说，被嘲弄这种事情是很不习惯的。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他的对手所处的立场一直都远比他来得弱小。

“那么这件事大概也是您第一次听到吧。关于捏造梅尔卡兹提督已经战死的消息，并且唆使他逃亡的人正是阁下啊？”

“哦？难不成就是因为这种毫无证据的风声而被逮捕吗？”

杨好像在对这件事情予以谴责似地提高了说话的声调，不过有一半也是正经的。他是因为对方出示了逮捕状竟然没有什么物证的根据，而其拘提行动本身所蕴藏的就是不合法的话，那么政府在做出这项决议的时候，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因素就太可怕了。这时的检察官默默无言，好像强调着那可怕的程度似的。

※※※

在杨被逮捕的时候，几乎是同时有道命令被下达了。

“由于逮捕杨提督这一件事情，将可能会导致他的旧部下触犯法律秩序，藉以武力来救出杨元帅。由现在起，不论是现役或是已经退役，一律对杨舰队的旧干部加以严密监视，以使可能产生的危机能够防患于未然。”

这道命令等于是一把双刃的剑。事实上，像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或是达斯提·亚典波罗中将这些已经退役成为一般平民的人，一些本来是他们不可能会知道的情报，在监视的人出现在他们的窗外时，却也可以因之而洞察到某种程度。其实像先寇布者，他的触角远比政府所了解的还要长而敏锐。而他以比杨更为周全的阴谋家的姿态，一直在从事着地下活动。

那一天晚上八点，亚典波罗接到先寇布的联络，来到了“三月兔”餐厅。在路上，他曾经好几次回头看看他的背后，以显示他对后面

尾随的监视人员的厌恶。来到餐厅的时候，一名脸上留有湛密郁须的侍者带领他来到位于角落的位子。看到酒菜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一派绅士风格的先寇布正冲着自己笑着。

“亚典波罗中将，看来您的随从也不少哪！”

“是啊，退役之后反而被当成重要人物看待，真是太荣幸了。”

距离他们约有十公尺左右的墙，可以看到双方的监视人员已经凑在一起变成一群了。

以同盟政府的情况来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余力来监视全体已退役的军事干部，即使是帝国军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照情形看来，恐怕是带有偏风与警戒的透镜，将焦点对准了杨舰队的幕僚人员，亚典波罗这么想。

“杨提督被逮捕了是真的吗？先寇布中将。”

“这是格林希尔少校——不对，应该是说杨夫人联络过来的消息。不会错！”

“不过，逮捕的名义还没有发布，到底会是用什么样的借口呢……”

亚典波罗说到一半，忍不住要狠狠地啐舌一番。因为不管要用什么样的借口，全都看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怎么决定，什么样的借口都是有可能的。那些人认为他们独占有如何解释“正义”这一词的权利，只要他们高兴，要怎么修改字典都是可以的，不是吗？

“不过尽管如此，在这个时候处决杨提督的话，不难想象许久以来一直弥漫不去的反帝国声浪，恐怕会因此得到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大肆爆发，这应该是那些家伙都想得到的事情啊……”

对于先寇布的回答，亚典波罗吸了一口气，发出了好像还没吹出就已经结束的口哨。

“也就是说，他们企图以这个理由将反帝国派一网打尽，是吗？”

“没错，杨提督就是这个陷阱的诱饵。”

“真是阴狠狡猾！”

亚典波罗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啐舌声。帝国如果没有完全支配同盟是一定不会满足的，不过就算想到了这一点——当敌人竟然使用这种

阴险的手段来陷害他们的司令官时，就感觉到皮肤上好像有千万只的蚂蚁在爬一样。

“同盟政府难道会上这个当吗？”

“这个嘛——这虽然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不过同盟政府里面还不至于完全没有任何能够看出这种陷阱的人才，可是是他们明明知道这陷阱的毒辣程度，不过却利用这样的陷阱而想要采取其他的应变方法也说不定。”

先寇布的话里有一些不想要说出来的地方，不过亚典波罗仍然能够体会到。

“没错，同盟政府如果拒绝处决杨提督的话，马上就算是违反巴拉特和约的行为……”

这么一来，帝国就可以获得对同盟二度开启战端的一个绝好借口。以同盟政府的立场，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避免任何借口产生的。如果依照那些人的理论来推想的话，他们应该是会说：“与其让二亿个人死于非命，不如让一千人死于非命”。

这时亚典波罗突然皱紧眉头，轻声叫了一声。

“啊，我明白了。同盟政府唯一能够做的选择就是不给予帝国军任何介入或是干涉的空间，所以处决杨提督的这件事，就用自己的手来……”

没错，聪明的家伙，先寇布对这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同僚发出赞赏的声音。当他接到菲列特利加·G·杨的联络——大概一直都是在被监听中的吧——之后，就一直尝试着去理解这部同盟政府所赶编出来，以作为未来处理事态发展之用的剧本结构。在他脑子里面的填字游戏已经完成如下了。

“在这里有所谓的‘反帝国过激派’的存在，他们完全不了解同盟政府为了免于遭受帝国军完全的征服所作的努力以及所面临的苦恼，只知道一味大声地伸张民主政治的原理。这伙人现在将国民英雄抬举出来，企图颠覆现在的同盟政府，不知自身轻重地正计划向帝国挑战。”

先寇布低声地解说。

“不过，身为民主主义之先锋的杨提督，拒绝使用暴力来颠覆政府，这些过激分子反而因之产生愤怒的情绪，遂将杨提督当作是背叛

者，而企图加以杀害，当政府军接到这样的消息，立即赶去前往抢救杨提督，无奈晚了一步，过派分子已经先对杨提督下毒手了。杨提督是守卫祖国民主主义一个重要人才支柱——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剧本确实是煞费苦心了是不是？”

亚典波罗接着先寇布之后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完之后，先寇布极为辛辣地笑了笑。亚典波罗用指尖轻轻地按住自己的额头，颗粒状的冷汗从额头滑落到他的手指头上。

“不过，同盟政府是不是有足够的毅力与胆量能够把这个剧本演完呢？倒是有些值得怀疑……”

先寇布那轻蔑的视线正注视着某一个并不在他眼前的人。

“什么专制政治啦、民主政治啦，就算他们所披的外衣不一样，权力者的本质还不是都一样。挑起战争的责任全部都绝口不提，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战争是因为他们而结束的话，就大肆自吹自擂自己的功绩。先把他们以外的其他人牺牲掉，然后再流泪给别人看，这不是那些肮脏的家伙最擅长的演技吗？”

亚典波罗无奈地点点头，伸手将装有威士忌的酒杯送到自己的嘴边，好像想到什么似地，手停在半空中，然后压低声音说道：“……那么，我们这些被荣称为‘激进派军事领导者’的人，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先寇布好像对这个年轻同僚聪明快速的反应感到极为默契似地接着说：

“哦，您也是这么想的吗？我们在那些家伙所编写的剧本里面是担任这样的角色吗？”

“是啊，大致上可以看出是这样的。那些家伙竟然连杨提督都像是消耗品一般地利用了，更何况我们这些身为部下的人，当然也会想好好有效地利用一番了。”

先寇布点点头地笑了，并且以冷笑的视线瞄了那些在另一个地方热衷地观察着他们两人的那群便衣监视人员。

“那些家伙一定是在猜想说，或许应该说他们正期待着我们是在商谈着如何对政府进行造反的事情吧。所以说，我们这些作演员的人，有义务要去满足这些观众的期待，是不是呢？”

离开餐厅之后，亚典波罗乘着先寇布的地上车，上了夜间高速公路，往他郊外的家里的方向驶去。在这个时候，俩人的身体里都已经加进了些许酒精，所以地上车当然是以自动驾驶来运转的。在车内，当被问及心里头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值得牵挂的时候，亚典波罗立即回答说："我一来是单身，而且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无事一身轻哪。您也是这样吧？"

"我有一个女儿哪。"

说的人虽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对亚典波罗来说，这或许可说是一个最大的惊奇了。

"您有一个女儿？"

"大概……是十五岁了吧！"

亚典波罗本来想说，可是您不是还没有结婚吗？不过，后来又立刻觉得这样说不但太愚蠢，而且也觉得自己这样了的惊讶有些惹人嫌。先寇布虽然不像奥利比·波布兰那样"每到一个行星上就有不同的女儿"，不过如果要论女性关系的话，那么其多彩多姿的程度也可以足足用完一个画家画箱里面所有的绘画材料吧。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她姓她母亲的姓，叫做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好像人家都叫她卡琳罢。"

"从名字上看起来，她母亲也是和您一样，是从帝国过来的亡命者？"

"大概是吧！"

难道没有记忆吗？亚典波罗用稍微带有责备的口气说道，先寇布竟然很雪情地说，哪可能每一个都记得呢？

"那时候，大概是十九、二十岁，一想起那时的荒唐行为……"

"就要冒冷汗？"

"不是，不是，我很想回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女人的存在看起来真的是太新鲜了。"

"……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一个女儿的？"

亚典波罗知道先寇布这个话题一旦打开就会无法停止所以便将话题转移开来。

“巴米利恩会战要开始的前一刻，她写了一封信通知我——她母亲已经死了的消息，寄信人的住址并没有写上去。到底对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她可能让他知道这些也就够了。”

“没见过面吗？”

“见了以后又怎么样？难道要告诉她说，孩子，你的母亲是个美人？”

第一次先寇布的脸上出现苦笑。这时候，从侧面来的一道闪光忽然出现在他苦笑的脸上。

“我们是警察，那一部地上车立刻停下来。”

那一道光线闪过之后，传来这样的声音。车内两人的视线立即扫过车内的计速器，确定自己没有任何违规的时候，看到了后方萤幕暗暗的画面上，出现了好几道光线。亚典波罗吹了一声不愉快的口哨，转向比自己年长的那个人征询他的意见。

“对方吩咐我们要停下来，怎么办好呢？”

“我这个人喜欢发布命令，可是很讨厌别人命令我。”

“这真是性格喔！”

于是两人无视于警察要求自己停车的命令，仍飞快地驶去。而警车也响起了气势凌人的警笛，咆哮地朝着地上车逼近过来。在警车的背后，几辆不属于警方的车也同时逼近过来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的身影浮现在强化玻璃的上面。

【V】

当被通知有人前来会面的时候，正巧是杨将那毫无气氛的晚餐原封不动地自面前推开的时候。

大概是菲列特利加吧，不过就在这个想法浮现的那一刹间，杨就放弃了这样的期待。因为就算菲列特利加提出会面申请的话，有关当局也会予以拒绝的，这不用想也知道。那么大概就是那个男的吧，杨在心里面猜测着，不过就算这样的猜测是正确的，也是不会有任何喜悦产生的。

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戴着沉痛表情的面具，出现在这个遭到逮捕的黑发年轻元帅的面前。当门一打开，可以看到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概将近有一打左右的警卫士兵。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和你见面，真的是太令人惋惜了啊，杨元帅。”

虽然说话的声音完全与他的表情相合，不过却不是杨会为之所有感动的对象。

“真的是惶恐之至，不过我并没有邀请您过来啊。”

“确实是没有，嗯，我可以坐下来吗？”

“请便……”

比杨的姿态还要端正地，列贝罗坐在另一边面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回答了杨无言的质疑。

“帝国事务官府那一方面主张说，你触犯了反和平活动防止法，甚至危及到国家的存立。”

“真的是这么想的吗？议长也是这么认为吗？”

“我不晓得，我希望能由你来否定这样的一个想法。”

“只要我否定，别人就会相信吗？”

杨一面这么地回答，一面已经感觉到这一番对话不会有什么成果了。而列贝罗的表情愈显得深沉。

“以我个人来说，我一直都是相信你的。不过，整个事态的处理，并不是凭藉个人感情或是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的。而且整个国家的存立与安全，并不是你我之间一对一的关系所可以左右的……”

杨叹了一口气。

“请等一下，议长，从以前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舆论都认为您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而且从您过去几次实际行动当中也都证明了这个说法。所以依照您的想法是认为说，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时列贝罗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以为他是一个呼吸器官有障碍的患者。

“我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在所有人类的行为当中，最崇高的就是自我牺牲。你到现在为止，也确实为国家做了不少的奉献牺牲，如果你能够将过去所做的牺牲奉献持续下去做到最后的话，那么后世对于你的评价也会相对地提高吧！”

听了这些话，杨又想要说“等一下、等一下”了。对列贝罗来说，确实是有他的苦恼和立场，不过对杨来说，多少应该也要有些主张自我的权利。虽然仔细看起来，并不足以作为公务员的典范，不过他所立下的功绩总是在他所支领的薪水之上，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应该要缴纳的税金也一直都是按规矩缴纳。同时还不得不忍受部下战死之后，其遗族指着自己叫骂是“杀人凶手”或者是被人丢石头。不过一个对杨下命令的人又有什么立场来说教？如果要说的卑鄙一点或是毫无忌惮的话，他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姿势。

“那么，到底要我怎么做才好呢？”

杨所说的这句话，当然没有要虚心讨教的意思，而是他想要知道对方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是什么。因为列贝罗所说的话太过于抽象化，在话里有某些模糊的东西强烈地刺激了杨脑子里的警戒信号。

“你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名声与地位。和强大的敌人作战的时候，从没有任何一次败北的记录，屡次挽救了国家的危机，使得民主主义能够留存至今不至于遭到毁灭。后世的人对于你一定会极度称颂。”

杨凝视着对方的脸。他感觉到对方这一些过度流于形式的话有些不寻常，没有办法把它当作耳边风听过就算了。难不成列贝罗现在“正在念某人的墓志铭”？或者列贝罗现在并不是在对杨说话，而是在对“当代以及后代”的人在作自我辩护。

杨的思考回路急速地运作着。事实上，在他知性的果园中，已经有很多的果实已经结果了。在那些果实当中，和先寇布有着相同结论的已经成熟。他真的不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事情，不过事态的演变已经超越了他所能够左右的阶段。自己真的甘于受到这样的对待吗？杨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是不安定，这个状况不也已经了五、六年了吗？自己一直默然地不当一回事，不过事态的发展却好像是压路机，正全速朝自己冲过来，而权力者的羞耻心却完全没有发挥煞车的效能。

“遵守法律的规定对公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当国家违反了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企图侵害个人权利的时候，如果公民还去盲从的话，那么就是一项罪恶了。因为当国家有犯罪或是谬误行为产生的时候，身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得有对这样的行为提出异议、批判、抵抗的权利与义务。”

过去杨曾对尤里安说过这样的话。他并不对所有的斗争抱持否定的态度。当受到不当的待遇，或者是权力者有不正当的行为时，不肯会加以抵抗的人根本就是奴隶而不是公民。连在已身正当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都不能站起来抵抗的人，当然更表示不可能为他人的权利站起来奋斗。

如果同盟政府以“任意处置同盟军所拥有的舰艇与兵器”为由来将杨诉诸于裁决的话，他或许会甘心接受这样的裁决吧。因为事实上，如果有触犯的话，那么被拘提到法庭上也是罪有应得的事情。但是杨现在的处境却无法那么达观。

现在的他好像是要被谋杀了似的，被谋杀和蒙受不白之一样是应该要反抗的。按照正当的程序来制定法律，然后依法来处决人，是政府的权力，但是谋杀这种行为就不是正当权力所应该行使的范围了。这种行为本身正好证明了其背后动机的丑恶。

而更让他感到无情的是，企图对他施予这种不当待遇的，竟然就是他过去也曾为之贡献过一些心力、为之苦战沙场上的祖国政府。这竟然是一个事实！到这里，杨不禁赶忙摇摇头，这根本是不合情理的想法，因为无论其杀人动机为何，被谋杀者理应是更值得同情的。

就算再退一百步、一万步，就算政府有谋杀他的权利，杨都没有要默默任其宰割的义务。杨并不是那种对自己怀有强烈自我陶醉情怀的人，自然不会接受列贝罗那种“墓志铭”，认为唯有完成自我牺牲才对自我实现最有意义，因为那根本就是有被虐待狂的人才会有的行为。透过这个不请自来的悲剧演员，杨在他的背后看到了菲列特利加那一对淡褐色的眼眸。她是不可能任由杨被强行带走、甚或是在这种不当的情况下毫无意义地死去而袖手旁观的。她为了救出这个没什么积极性的丈夫，一定会竭尽所有的勇气与思考能力，在她赶来之前，一定要多争取一些时间。杨很专心地思考着，甚至连遭列贝罗站起来表示要走了也一点都没察觉到。

※※※

当列贝罗政权开始的时候，就坐上统合作战本部部长位子的洛克维尔上将，这一天一直到深夜还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等着部下传回来的报告。统合作战本部的大楼因遭到帝国军米达麦亚舰队的飞弹攻击，地面上的部分已经被夷为平地，现在只剩下地下的几间办公室，继续营运着日常的业务。

午夜过后一点十分，特遣队指挥官贾瓦夫上校的通信影像传了回来。拘禁先寇布、亚典波罗两名中将的任务失败。上将忍不住露骨地表现出失望的神情，责问贾瓦夫上校说道："先寇布中将是肉搏战技的佼佼者，而亚典波罗中将在这方面也是相当有心得的人，不过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两个人，更何况我不是派给你两个中队的人力吗？"

"对方不是两个人。"

贾瓦夫上校以稍微有些粗暴而且阴郁的口气纠正上司所说的话。

"蔷薇骑士连队的士兵突然出现袭击我方，他们才得以脱逃。现在第八高速公路上都是火烧车辆以及尸体，从您那儿也可以看得到……"

上校改变了一下上半身的姿势，只见到像是一块深蓝色的画布，火焰好像是橘红色的颜料正在上面缓慢地流动，来来往往的人影正穿梭在其中。洛克维尔的心好像作三级跳似地快要冲出来了。

"你是说蔷薇骑士连队全体的人掩护他们逃走，是吗？"

贾瓦夫上校用手掌一面揉着脸颊上被染成紫色的痣，好像在对他的上司说他已经尽力了。

"虽然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人员就没有再补充，不过有一千名都是身手非凡的士兵啊。"

洛克维尔上将听到这里，不禁要打一个哆嗦。没有必要继续听他的解释了。因为他早听说"蔷薇骑士"连队的战斗力可与普通一个师团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绝不是平白虚构出来的。

"阁下，要点起这场火灾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灭火的准备是不是已经万全了呢？"

贾瓦夫上校好像是挖苦似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他听到了上司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得不觉悟到这场大火的延烧已经是无可避

免的了。洛克维尔上将此刻的表情就好象有一堆坏虫子正在蛀蚀他似地愁眉苦脸，他无力地呻吟道：“我不知道，你去问政府吧！”

# 第六章 圣地

【I】

这个标高四千公尺的高原，充满了过剩的阳光、以及缺乏丰富水气滋润而极为干燥稀薄的大气。尤里安·敏兹坐在一片不是经由风也不是不而是历经岁月侵蚀的大地上，眼睛注视着那缓缓地涌过来退回去的波浪，极为规律地运动。他将视线向水平面望过去，但是对岸的景象仍然为他的视线所不及。狂乱且缺乏温柔的风仿佛在嘲弄着尤里安那亚麻色的头发似地，无秩序地翻弄他的发梢。

这个叫做纳姆·舟的湖，位于这片浩瀚大陆偏南边的内陆，距离最靠近的南方海岸大约一千公里，面积将近二千平方公里。来此交易的商人或是参拜的人，一般都是把宇宙降落在这个湖面上，经过一段高度适应的时间之后，再以搭乘地上车或是以徒步的方式朝地球教总部的所在地，也就是那一座名为坎千穹格，高度八千公尺的高山前进。身穿黑衣的人在这一片大地上缓慢地行进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黑色的小点，这一幅景象看在尤里安的眼里已经有三天之久了。

每当尤里安望着那一片蓝紫色的、好像具有磁力似地能将人的视线吸引过去的天空，就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在波利斯星域的补给基地塔阳汗上，波布兰介绍给自己认识的那名少女的眼睛。那对眼睛的深处所蕴藏的生气，好像是在高压状态下的气体，当有人和她对视的时候，会将对方的视线给弹回去似地。正确的名字叫卡特罗捷，匿称叫卡琳，姓什么来着呢？总之，她那张脸一定是某张在过去人生旅程中曾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脸孔。相当的漂亮，而且留给自己的印象还不只有这些，这样的一个女孩所让人留下的记忆自然不可能会随风而逝……

这时，尤里安感觉到好像有个人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于是调整了视线的角落，看到了奥利比·波布兰布满笑容的脸。

“会不会头痛呢？”

“不要紧的，我比中校年轻些，所以适应力也更强些。”

“哈，还有力气耍嘴皮子，大概就不要紧了。”

波布兰将他长长的两条腿往前一伸，然后两眼眯眯地仰望着头顶那片蓝紫色的巨大顶。只有在那片叫做“天空”以外的事情才是他所关心的，从降落到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行星”地表上不过三天，他似乎就已经患了思乡病，而对大气圈以外的那一方感到无限地思念。虽然这位年轻的击坠王老早就说自己注定了不是活在地面上的人，不过这当然是有些许自夸的说法。此时此刻，奥利比·波布兰心中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乡愁，不过大概与波布兰有些同感罢，少年的心中这么地想着。

七月十三日，尤里安和四名同行的人，搭乘事先就已经备妥的地上车，朝南方三百五十公里的坎千穹格出发了。同行的人就是奥利比·波布兰中校、波利斯·高尼夫船长、路易·马逊少尉、以及一名姓名极为冗长的乘务员拿破仑·安顿瓦奴·德·欧特尔。另外宇宙船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以及宇宙航行士维洛克则在“亲不孝”号上留守，以防万一有任何事态发生必须要从地球上逃亡的时候可以立刻出发。

在留守人员的目送下，他们离开了湖畔，翻过了一个从大地上隆起的土丘之后，整个世界的色调仿佛都被控制在黑白底片之下，水的颜色已经从视线里消失了。

大地的颜色是单调的。前面和左右三个方向的地平线、以及南方的高山带，在灰白当中夹杂着一些棕色。想必造物者当初在创造这片土地的时候，调色盘里的颜料差不多已经用光了，才使得这片土地显得如此荒凉。

周围的大气以及阳光接触到皮肤时，给人的感觉并不柔和。放眼望去，山棱线的轮廓就像是用画笔描绘出来的一般明显，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土地上，才能够严格地区分出彼此，藉着拒绝与否认其他的个体，才能主张自我的存在。

从出发到抵达坎千穹格山，需要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在这样的高地上，是不能够对自己的体力太过度自信的。这样子千时迢迢地经过了一万光年的旅途才到地球上来，如果在最后却因患了高山病而倒下的话，大概会沦为众人笑柄吧。

地上车的后面装载了所需的宇宙食物和药品，以及少许用来作为布施之用的银块。经由过去几次载送朝拜者的经验，这种布施物比商

品所具有的货币价值还有效用，高尼夫更明快清楚地说，没有人不喜欢平白接受礼物的。

尤里安等人一路上遇到在回程路上的朝拜信徒时，便若无其事地互相打招呼。在路途上高尼夫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地球的知识。

“反地球联合军称作是黑旗军，在他们全面无差别攻击之后，也还有大约十亿人口左右的居民，不过却在一眨眼之间，人口就急遽减少了。”

这大部分的人口几乎都是舍弃了这个已经变成不毛之地的母星而移居到其他星球上，不过据说地面上所剩下的人，最初是为了生存，接着却投注于信仰，使得流血事件又延续下去。有关具体的事情，波利斯·高尼夫也并不晓得。不过确实存在的事实是已经失去人类社会支配者之地位的地球居民，仍然充满了支配欲以及斗争的心理，最后只得和身边的同胞互相残杀，这样的事实令听者不得不为之鼻酸。

“地球现在这所以会这么地衰退萎靡，这场无意义的争半应该就是主因吧！”

“啊……，西历结束已八百年，这个社会不但孤立而且闭锁，不衰退才是不可思议，不是吗？”

这确实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应该已经衰退到极点的地球，竟然利用极端异常的方法，使它的势力再度渗透到人类社会里去。

“地球教的本部如果有什么资料库之类的就好了。”

“就算有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暗中侵入啊。”

“如果警戒森严的话，那么我们企图要侵入的时候，一定会遭到相当程度的反应吧。不过或许可以抓住什么机会也说不定。”

尤里安不得不认为自己这样的主张，与其说是大胆，不如说是粗劣无章。如果不靠着事先收集更多有用的资料，更正确地加以判断，然后更有效率地采取行动的话，事实上真的是行不通的。杨提督应该早就已经领悟到这一点了。而杨之所以会允许自己这样草率鲁莽的计划，大概他已经设身处地考虑过在尤里安目前所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应该会有一些有意义事情吧……

在隔天的下午，尤里安等人抵达了地球教的本部。地球教本部所在的这个坎千穹格山，过去应该曾经有着高耸入云的山峰，不过却因为飞弹从距离山峰约一千公尺处加以攻击，使得这座山看起来就像是在建造途中忽然被永远中止了的金字塔。高原与山峰之间，被深邃的山谷切割开来。尤里安等人放弃了地上车，必须赶在黄昏时刻之前下到山崖底下。

在那道厚达六十公分，由钢铁与铅金属板嵌合成的巨大门扇里面，是一个四周由未经粉刷的水泥墙所包围起来的大厅，一群在原本身上所穿的各式各样衣服的外面又加罩黑衣的信徒，正静坐在里面等着人带领。尤里安一边用目视的方式算出里头大约有五百人左右，一边也像里面其他人一样地静坐下来。坐在他身旁的是个白发老妇，用毛毯铺在地上坐着，看起来好像已经等待多时的样子。那老妇人满脸善良的笑容，拿出了她提蓝里的黑麦面包，尤里安突然间不晓得该不该拿，最后他还是向老妇人道谢，伸手拿了一片之后，便请教老妇人是打从哪里来的。

老妇人于是说了一个尤里安所不知道的行星名字。

“年轻人，你从哪儿来呢？”

“从费沙来的。”

“哦，那就更远了，真令人佩服。年轻轻轻就这么了不起，一定是双亲教养有方。”

“谢谢您……”

利用这样善良朴素的人们单纯的信仰虔诚，从事阴谋的策划，企图要恢复权力的那些地球教干部，尤里安实在无法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好感。

正当尤里安又再度环视周围环境的时候，较深处的一个小门打开了，大约有五、六个大概是最基层、或者是还正在修业当中的圣职人员，穿着和信徒一样质地粗糙的黑衣，从那里面走出来开始绕着人群来回走动着。他们一边手拿着用防水布所做成的布袋收受信徒所捐赠的布施物，一边在嘴里颂念着像是祝福的词句，然后将说明书分发给信徒们。尤里安也学着其他信徒的样子，一面则尽量不要让人看到他的脸。

“这里就是地下的防空避难所。过去地球政府军干部们就是潜伏在这个要塞里面指挥和各殖民星球之间的战斗。说来是很有名的……”

进到大厅里面的时候，波利斯·高尼夫就曾以侮蔑的口吻说道。军事干部们自己躲在这个用厚厚的岩壁、强大的枪炮火力、和设有空气净化装置的坚固要塞里面，好像在看戏似地观看着地面上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不要说是粮食，甚至连酒或是女人也都不虞缺乏，根本就打算在这个地下天堂歌颂属于他们自己的太平。被他们这种极其卑劣的作法所激怒的黑旗军司令官，在知道了硬攻无用之后，便将一部分贯穿喜玛拉雅山脉地下的巨大灌溉用水渠爆破，让几亿吨的水流进这个地下要塞。当时躲在里面的男女大约有２４０００多人，而没有遭到溺死的人还不到１００名。

尤里安仔细地阅读着分发给每个人的说明书，心想要塞的全貌大概没有完全记载在这里面吧。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会公布其所有的内幕，不管是宗教本部本身的建筑或是财政状态。不过有记载的部分应该就不是虚构的。

说明书当中记载了大礼拜堂、灵骨塔、主教集会所、大主教集会所、总大主教谒见室、忏悔室、冥想室、审问室……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房间。其中当然也有专供朝拜信徒使用宿舍的餐厅，不过就是找不到资料室。

“喂，有没有尼姑的休息室啊？”

“嗯，好像没有的样子耶，中校。”

“那么难道会是男女杂居在一起吗？”

“……能有这样的见解可真让人羡慕。”

尤里安半认真地回答道，将旅行衣挂在一只手上面然后站了起来。这时所有的朝拜者信徒已经在圣职人员的促使之下，顺从地排着队慢慢像流水般进门内。一进到门内的时候，立即有人递过来一个小牌子，上面所写的号码好像是每个人住宿的房间号码。

于是尤里安、波布兰、高尼夫、马逊和欧持尔五个人很快地互相确认了彼此的房间号码。除了马逊和欧持尔是同一个房间之外，其他的人都各自不同。这是偶然呢？还是刻意的安排？尤里安认真地想着。就在这时候，一阵感激和兴奋的低语声，回荡在这个萤光灯照明

的通路上。所有的信徒纷纷退到墙边，双膝跪在台阶上。理由很快就明白了，原来前方出现了看来很是阴森的黑衣行列，教徒口中传出了“总大主教阁下”的惊喜声。

尤里安学着其他人的样子跪拜在地下，用心深重地观察着那个位于行列中央的人物。

那个人物看起来非常的虚无飘渺，身上同样裹着黑衣，但感觉上却好像是一个几乎不存在这世上的老人，仿佛要藉由黑衣才能让人感受他的存在似的，尤里安甚至怀疑这会不会是立体影像。这个总大主教走路时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脚步声，皮肤像是整个融进萤光灯的光线里似地令人感受不到他的存在，而视线看起来则好像根本不是停留在现世里。这个老人的体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东西呢？尤里安非常想知道，而且也非知道不可。

站在波布兰身边的一名老信徒一面流着感动的眼泪，濡湿了他的下半个脸，一面低声喃喃自语地说：

“想要拜见总大主教阁下的尊容，一辈子里都不见得能够有一次机会。这次真是太让人喜出望外……”

“如果能够的话，我这一生当中都不想参拜。”

波布兰在一旁则悻悻地说，在他眼里看来，那个黑衣老人不过是一团皱纹和瘦弱筋崩凑合在一起而已。而且看起来像是干枯没有水分的样子，如果把他放在火葬场里面的话，大概很容易就会燃烧起来了吧，这个年轻的击坠王心里面有着这种比杨威利还要无神论的想法……

走在黑衣老人旁边的是一位大主教。这名大主教很年轻，不过才三十岁左右。他之所以能被特别提拔，并不是因为他对教义非常地精晓或是因为信仰的深远，而只是凡夫俗子。地球上如果有官僚社会的话，那么他应该会是一个顶尖的人物，不过因为地球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所以他进入了地球教团，并且在十二年当中确保住总书记代理的地位。他的性格聪明圆滑，所以没有任何人对他有微词，不过在这些狂信者当中，他认为只有自己的才能才是众人信仰的对象。

※※※

“奥丁的支部溃灭了，是吗？”

“非常可惜，确实是这样的，德·维利大主教。”

这个人生阅历比上司还要多出一倍的老主教，没什么脸见人似地垂下了头。

“邱梅尔男爵死亡，支部所有人员都全部殉教了。”

“邱梅尔男爵是吗？这个没用的家伙，到底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呢……”

大主教的脸笼罩在一片阴沉失望的云雾当中。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天花板极低的大房间，有人传说九世纪前那些遭溺毙的灵魂会在这个房间里面，不过灵异现象对他而言（当然绝不是可以公开谈论的），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虽然这次失败是邱梅尔男爵的过失，不过这是不是因为事态的进展太过于性急了呢？”

老主教这几句话，有着批判上阶层战术判断错误的意味。至少大主教是这样解释这几句话的，于是他注视着这个远比自己年长的部下的眼光当中，充满了凶恶狠毒的因子。不过他已经习惯不将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放在嘴巴上的表现方式。

“帝国军的攻击已经迫在眉梢了。光是悔恨已经失败的过去也是无济于事。必须将眼前为害去除之后，再进行暗杀皇帝的行动。”

“您说的是……必须要守住我们的圣地，以免落入邪恶的异教徒手中。”

大主教将他的嘴唇弯成半月型，笑着说：“我们连皇帝身边都有办法靠近了，没道理连区区一个提督的身边都靠近不了吧？”

【Ⅱ】

在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的指挥之下，一支由５４４０艘舰艇所组成的地球讨伐军，于七月二十四日出现在太阳系的外缘。接受皇帝的任命之后，他日以继夜地编排这一支全由高速战舰所组成的部队，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在航行中同时加以组织编列这一件高难度的初步工作。

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是罗严克拉姆王朝创立的功臣。在他所经历的战役当中，当然也有几次败战的记录，不过属于胜利的一方则是

具有压倒性多数的。由于他用兵巧妙果敢，为人刚毅，所以深得士兵们的信任。

对他来说，最为屈辱的一场败战，就是这一年的三月，在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地达希利星域附近因为中了杨威利的诡计，而不得不沦为单方面挨打的那一次战役吧。当时那种强烈的悔恨，虽然灼烧着他全身的血管，不过他在给与敌人评价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宽容性，比起同僚的雷内肯普可好得太多了。现在的他对于当时杨所采用的智谋，虽然会发出夹杂着苦笑的感叹，不过并没有丝毫怨恨的心理，只是很坚定地下定决心绝对不再“第二次被耍了”。

当皇帝莱因哈特对自己下达这个攻略地球教本部的决定时，对他来说是件相当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他并未期待这么快就能够有恢复名誉的机会。尤其皇帝是特地排除掉毕典菲尔特的志愿之后，才派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无论如何一定得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事实上，如果地球教单纯只是一个宗教狂信者的集团，那么或许可以采取和八世纪之前银河联邦相同的方法，将他们集中关闭在边境的一个行星上就算了。不过，一理当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产生野心，并且也具有相当组织力量和财力的时候，就不能够再置之不理。

更何况他们还是一个企图要弑杀皇帝的组织。对于这样一个假借宗教之名进行恐怖行动的集团，是不需要任何宽恕的。

瓦列和杨威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同样都是三十二岁，身材高大，头发像是经脱色处理以后的铜线。五年前结了婚，婚后一年生有一子，妻子因为难产而去世，所生下的儿子则由瓦列的父母亲照顾。同僚劝他再婚的建议，大约有两手两脚全部的指头加起来那么多次，不过他始终没有那个心思。

旗舰舰桥的主萤幕上此时出现了九百年前，那个位于边境上，被人类所抛弃了的行星。参谋长莱博尔中将、情报主任参谋克莱巴准将等人围绕在司令官的周围，在三次无显示器前商讨着攻击作战的对策。

“原来如此，在喜玛拉雅山脉的地下，是吗？”

“地下本部的上面，有超过一百兆吨的土块和岩壁保护着，就算是用超低周波飞弹攻击，打中一发两发的，对事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帮助。”

“那么是不是要经由陆路以装甲掷弹兵来攻击呢？不过会比较花时间就是了。”

听到参谋长所说的话，瓦列稍微地歪着头说道：“地下本部有几个出入口呢？如果事先没有加以确认的话，那么我们的攻击会变成追着那些家伙跑，我们攻到哪里，他们就逃到哪里。如果我们只是破坏了本部，杀了一些泛泛的狂信者，让最重要的魁首逃掉的话，就不符合皇帝陛下的要求了。”

“那么……”

“先不要慌。”

瓦列制止了参谋长的性急。

“地球是不会跑掉的，而且那些家伙也不会逃到地球以外的地方。抵达行星轨道以前，得想出比较好的对策来。把密藏的那瓶四一零年份的白酒拿出来，慰劳大家一下吧！”

指示幕僚人员先暂时解散之后，瓦列伫立在靠墙边的地方，两手在胸前交叉，从指挥席以外的其他角度注视着萤幕。这是他从新任军官时代就培养成的一个称不上是僻好的僻好。这时有一名士官用像是游泳一般的步伐向他靠近过来，不过他却没有察觉。

“提督！”

为了让他知道危险，幕僚从旁边所发出的叫声几乎近似哀号。

瓦列一个反射动作将他那高大的身材扭转过来，一道闪光斜着穿过他急遽转过来的视野。那道光穿过之后，打在墙壁上又弹了回来，变成了像是战斗刀的形状。

瓦列立刻举起了左手腕，保护住他的喉咙。地道光线打在他的手腕上，军服的布料发出异样的声音然后裂了开来，一股灼热的感觉在他的皮肤上和筋肉上急遽地扩散，一瞬间之后，那股灼热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疼痛感。

瓦列看着暗杀者的眼眸——那一对充满着暗红色的杀意以及好像要喷职烈火似的眼眸。他立即按住了由他的手臂上喷涌出来的血，然后用右手扣上手枪的扳机，迸裂出来的光线正确地打中了暗杀者的右肩的右胸接合的地方。

被光线击中之后，那名暗杀才拿战斗刀的手仍然高高地举着，整个身体向后仰，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这时，在旁边因为害怕伤到司令官而一直不敢开枪，不知所措的幕僚们，立刻丢开了一片空白的脑筋，将暗杀者拖倒在台阶上。

“不要杀他！留下活口，问问他幕后主使！”

尽管因为过度的出血和强烈的痛苦，整个脸看起来苍白得吓人，不过瓦列仍然靠着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并且发出这样的命令。但是随即，他的意义里突然出现一道白光在他的脑子里炸裂开来，这名地球讨伐军的司令官终于不支地沿着墙壁摔落到台阶上。

军医急急忙忙地赶过来，确认了刀子上涂有植物碱基的毒性物质。最后并且宣布，如果不切除左手臂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手术立即展开了，瓦列用他的左手臂换取了他的生命。手术完成之后，仍有部分少量的毒素在他体内发作，使得他不停地发烧，看着司令官遭到如此的不幸，幕僚们都忍不住要感到心寒。

如果是一般常人的话，在这样剧烈的重伤和高烧煎熬之下，恐怕早就和死神言合去了。瓦列虽然熬过来了，不过到他清醒为止，却是六十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瓦列对着部门的解释点点头，然后正视着这名暗杀者。

“是谁指使你来暗杀我的？你打算要说了吗？”

暗杀者那一双已经为灰色的尘雾所掩盖起来的眼眸，这时又开始要喷出那种暗红色的火焰。

“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侵犯到母亲的神圣，就会受到统治全宇宙超乎一切的旨意所给予他的惩罚。”

瓦列疲倦的脸上此时浮现出些许笑容。

“我所想知道的不是你的哲学，而是什么人指使你来暗杀我，他叫做什么名字？或者这舰上是不是还有其他和地球教相关的人？”

紧张的情绪抓住了病房内的每一个人。暗杀者发出了一种疯狂怪异的叫声，并且开始狂暴地想要挣脱开来。瓦列无奈地摇摇头，举起了他所仅剩的右手，示意部下将这名暗杀者带回到单人的牢房。参谋长担心地注视着司令官。

“是不是要再度进行询问呢？阁下。”

“算了，反正他是不会说的。所谓的狂信者不就是这种人吗？对了，义肢什么时候会做好呢？”

被问到的军医回答说在这两天内。瓦列于是点点头，低头看着他垂在被单上的左手袖子，袖子里面空无一物，为了不表现出感伤，他立刻将视线岔开来。

“对了，说到义肢，这个舰上好像也有一个装着义肢的军官，对吧？”

司令官这样不经意地提起来，其他的幕僚人员纷纷彼此交换着视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以记忆力见长的克莱巴准将回答说：

“舰队航法操作员当中有一名。就是肯拉特·林查中校。”

“对对对，就是肯拉特·林查。奇霍伊萨会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帮我介绍过——好，就叫他来吧。”

就这样，帝国军中校肯拉持·林查接受了瓦列一级上将的命令，在主军之前先行降落到地球上，前往地球教本部进行侦查，并且为友军开辟一条进攻的道路。

【Ⅱ】

在地球教总部的地面上——其实应该说是在地下——已经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段时间。自从七月十四日潜入地球教的地下总部以来，尤里安已经过了十天身为一个信徒的生活，不过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并没有任何的收获。

这个地下部门到处都设有监视器和摄影机，根本不可能轻易地采取行动，而通往下层的楼梯或是升降机也一定都有好几名监视人员在看守。自己又和其他一道而来的同伴住在不同的寝室，想要彼此联络也非常不方便。尤里安心想，如此一来，只得尽力去争取他人对于自己的信任了。所以他便努力地参加所谓“自发性奉献”的劳动服务，并且趁礼拜、祈祷或是讲道空闲的时间，和其他的信徒们一起清扫大厅，整理粮食仓库，将地下本部的图面记在脑子里面。不过事实上这些天来，连尤里安自己都不免要感到这样的作法真的是太愚蠢了。更何况对于根本没有任何目的的波布兰和波利斯·高尼夫而言更感到无比的痛苦罢。

二十六日的晚上（其实在地下根本就没有白昼或是夜晚的区分），尤里安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在自助式的餐厅里，坐在波布兰对面的座位上，可以低声地交谈。

“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中意的美女呢？”

“算了算了，全部都是一些古董，年纪都超过半个世纪了。”

波布兰满脸难以下咽的表情，喝着那些难喝的豆子汤。在餐厅里，可以错过混杂的时间带，同时周围的人影较少，两人一面提高警觉，一面交谈了许久。

“撇开这个不谈，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资料室或者是资料库之类的地方。”

“还没有。我想应该是在更下层的地方，最近应该可以找到才对。”

“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喔，要沉住气。”

“我知道。”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提过的。就算找到了资料室，里面也不见得一定有你所想要的东西。或许这些家伙根本就只是一个夸大妄想的狂信者集团也说不定。”

波布兰说完之后，视线突然变得极为锐利，和平常谈论女人时的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似地，隔着尤里安的肩膀，注视着他身后的变化。尤里安于是也回过头去，在他还没有完全转头过去之前，一种尖锐的声音早已经响了起来，刺激着人的耳膜。

映在他视线里面的是一张连餐具都跟着翻倒的桌子，和站在不远之处挥舞着两只手臂的一名男信徒，以及一名桌子底下挣扎着的信徒。在那周围的老人以及女信徒发出了惨叫声并纷纷向旁边逃散开来。在那名男信徒黑色头巾的底下，那双已经失去控制和眼睛闪烁着怪异的光芒，他的臂力大得叫人惊异不已，此时又再度举起了一张桌子，将之抛入人群中。于是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破坏声响以及众人的惊叫声。

这时，可能是有人去通报的样子，五、六个持着高压电枪的基层神职人员从门外奔进来，将那名发狂的男信徒团团包围住。一条细细的电线从枪口射出，尖端扎进了那名男信徒的身体里面，低出务、高

电压的电流使得那名男信徒的身体弹起来飞向空中，在一声短促凄厉的惨叫声之后，便撞向台阶一动也不动了。

看到这幕景象，波布兰整个藏在黑头巾下面的脸完全变了一个脸色，原本藏在心中吉利的疑虑，好像得到了什么印证似地。

“畜生，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波布兰低声地说着，接着突然抓住尤里安的手腕往餐厅外面走去。这时，一些听到骚动的群众纷纷向餐厅靠过来，而波布兰则抓着尤里安的手腕逆着人群往外面快步地走出去。尤里安好不容易才得以问说为什么，波布兰用那种深刻的视线注视着他说。

“马上到厕所去，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难道那里面有下毒吗？”

击坠王立刻回答道。

“算是毒药的堂兄弟吧！刚刚在餐厅里面不是有一名男子发狂吗？那就是身体对于塞奥奇辛麻药所产生的一种抗拒反应。”

尤里安惊讶地咽了一口气，这时他所感受到的惊愕，就好像是有人在他脑子里用力地敲打着铜钹，不过，另外有个声音告诉了他真正的事实。原来这十天当中，他们在教团里所吃进去的食物全部被渗进了麻药。而且这种质地极为恶劣的合成药物，竟是曾使帝国和同盟暗地合作进行缉毒工作的塞奥奇辛……

“地球教徒为什么会像一般的顺从，这应该就是原因之一了。”

当这个问题超过了个人层次的时候，在两人心中逐渐扩大的不安，已经到了无法无视于存在的地步了。波布兰看起来很不高兴地耸了耸肩说道：“从前的革命家曾经说过：‘宗教是人类精神上的麻药’，当他们看到这种事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话说。”

于是两上人进到厕所里面，将手指伸进嘴巴里面扣着咽喉，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在漱口的时候，尤里安也被提醒要小心不要把水喝进去，因为水道里面的水本身可能也被掺进了麻药。

“今天还有明天都不可以吃东西。不过万一麻药成瘾性症状出现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食欲了吧。”

“我们还必须去通知其他三人。”

“我知道，无论如何要尽早让他们知道。”

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共识。如果行动让监视器发现的话，或许会招来地球教团方面的不信任和猜疑。不过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赌一赌了。因为，如果还继续食用教团所提供的食物，那么除了让自己变成麻药中毒患者，沦为地球教所饲养的家畜以外，就别无选择了。

“中校，您懂得事情还真不少呢！”

在尤里安的赞美之下，波布兰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我啊，可不是一天到晚只为女人的事情烦心的人，对那些为青春苦恼的家伙来说，我可是一个会走路的博物馆喔！”

※※※

当晚，好歹算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那些用裸露的岩壁来作为墙壁的大房间大概是官兵的宿舍吧，里面都是三层的床，有五十张之多，而信徒所住宿的地方，就只有破烂的帐幕是唯一能够保障个人私生活的东西。尤里安躺在床上，一面忍受着肚子里真实的空腹感，同时也对不久的未来将要产发的麻药成瘾性症状感到不安，在两种感觉交互地作用这下，尤里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从隔天的早上开始，尤里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已经开始恶化了。他一面感受到一股恶寒从体内不断地升起，皮肤表面被冒出的冷汗所濡湿，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愈加扩大。这一天，他没有参加“奉献”的劳动服务，因为在没有进食的状况下，实在也没有力气去作任何劳动工作。

完全的毒瘾症状在这一天夜里来临了。

终于出现了。这样的预感在精神的地平线上急遽地扩散开来，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卷动似地声音从身体的深处响起的同时，一种摇摇晃晃的感觉侵袭了全身。恶寒沿着脊椎骨直逼而上，心脏的律动一时间全部都乱了。到这里为止，尤里安还是一直冷静地观察着自己，不过当毕生最严重的，从孩提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未曾有过剧烈咳嗽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如此从容了。

从其他的床上传来了斥责的声音，不过咳嗽并不是用人的意志力所能够控制得了的。尤里安只好把头埋在被单里面，尽他最大的努力不要让咳嗽声传到外面来。好不容易那一股咳嗽的刺激终于暂时消退

了一些，正当尤里安努力地调整着自己呼吸的时候，从他上面的床传来了老信徒亲切的声音。

“年轻人，你不要紧吧，要不要我带你到医务室呢？”

“不用了，我不要紧的，谢谢您。”

尤里安好不容易才勉强地发出声音答道。身体所冒出的冷汗几乎完全湿透了他的脖子的胸部，身上所穿的衬衫也因为冷汗的关系湿湿地粘在皮肤上。

“不要太勉强喔！”

“不要紧的，我真的不要紧……”

事实上，尤里安并不是因为客气才婉拒了老信徒的好意，而是因为自己如果随随便便接受医师的诊断，那么一旦被发现是患了麻药成瘾性的症状，只怕会被注射更强力的麻药，而不得不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中毒者，因为教团人士全都是同谋。

在剧烈的咳嗽之后，取而代之的呕吐感，从胃部到嘴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剧烈地跳动着，而真正所吐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只有胃液。尤里安立刻用床单按住自己的嘴巴，让床单吸收那苦苦的液体，当痛苦的呕吐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刚才那种几乎要让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再度向自己侵袭过来，这一次甚至比刚才还要剧烈，尤里安竟然咳得整个胸部发疼。

而其他的四个人——波布兰、高尼夫、马逊及欧特尔此时也一定同样在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罢，不会只有尤里安一个人是特别的。而无论如何，这种狂猛地抓住全身，蹂躏着整个肉体的痛苦与不舒服感，是极为让人无法忍受的。感觉上就好像是一个人罹患了恶性感冒，正在最严重的时期，还被强迫参加最为苛酷的耐力训练。皮肤外面不但穿着为冷汗所沾湿的衬衫，而皮肤下面的筋肉细胞更开始任性地往各个方向狂乱奔窜，所有的内脏与神经网路同时一起歇斯底里地嘶喊着抗议的歌曲，尤里安的自我意识在这场狂乱的暴风雷鸣当中被不断地刺戮着。这种痛苦与不快感从身体的中心向四方放射，在皮肤内侧一阵胡乱反射之后，又全部往身体中央心激烈地敲打，就好像是一阵流星在阴郁的眼睑当中飞来飞去，炸碎之后又变成了更多流星，疯狂地打击着尤里安的意识……

“你怎么了？喂。”

当这种假扮成柔和的声音流进耳里的时候，尤里安把他苍白的脸庞从被单当中探出来。不知道痛苦已经持续了多久，此时尤里安体内的狂涛竟然正在缓慢、却是起初地将它所占据的位子让出来，身体的状况正逐渐在恢复平稳。两名男子正用有礼貌而且同情的眼光注视着尤里安。

“其他的信徒通知我们，说你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我们都有着相同的信仰，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觉得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到医务室来吧。”

这两名男子所穿的黑衣，袖口上缝有白色方形的布块，那就是医疗小队的记号。

加以拒绝吧，尤里安本能地产生出这个反应，不过随即又想到对方这种动作不正是自己应该要加以利用的吗？这么一想之后，尤里安于是乖乖地点点头，顺从地站了起来。原有的痛苦与不快感好像事先作过暗号似地，已经完全消退到过去的领域里去了。这时，为了要让自己的步伐显得非常地虚弱，还多少需要一些演技。

【Ⅳ】

来到医院室的时候，尤里安才知道阿里巴巴的山洞，在自己还没有来到之前就已经开门了。医务室里面已经有两个比自己还要早到的客人，一个是有着绿色眼眸、外型给与人一种潇洒印象的青年，另外一个则是像黑色牡牛一般健壮的巨人。这两个人看起来好像非常憔悴的样子，不过当他们将视线集中在尤里安身上时，却可以感觉到其中有一股锐气。尤里安在这一瞬间发现自己正逐渐在恢复自信与活力。对他来说，命运所展示出来的，仍然是一个老妇人那柔和的侧脸。

“怎么今天身体不舒服的信徒好像特别多？”

在这个黑衣集团当中，例外地裹着白衣的中年医生，用阴沉的声音说道。这医生看起来根本不像是毕生奉献给医道的人，不过这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致吧……

“身体不舒服以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这名医生一面一一地盘点着排列在银色的盘子上大约有一打左右的注射器，一面问道。波布兰于是使劲踢了一下地板之后，发出隐藏

着低气压的声音说：“有啊。”

“哦，什么状况呢？”

“因为有人让我们吃下伴有塞奥奇辛的番茄酱啊，你们这些小混帐！”

这时，这名被揭穿假面具的医生，手里抓起一把镭射手术刀便扑了过来，不过无论如何也经不上波布兰的灵敏。年轻的击坠王将他那强韧的手腕一闪，一只注射针筒刺进了那名医生的右眼珠，于是他发出了凄厉得好像是要吐出什么固体物质的惨叫声，方才那两名医疗小队的男子，听到声音之后，便立即打开门冲了进来。

就在他们要用电击枪射击的时候，尤里安的右脚比他们更快一步，用全身的体重踢进了黑衣人的腹部，这名男子连声音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来就倒地了。而另一名男子也在马逊强大的手腕之下，以每秒十公尺的速度，跟墙壁接吻去了。

波布兰从桌子的抽屉当中拿出白色的粉末，倒在杯子里面溶解之后，拿了一支最大型的针筒，把溶解了的液体吸进注射器里面，然后来到那个摔倒在台阶上，因痛苦和愤怒而喘气不已的医生面前，他用一只膝盖跪在地上，指示马逊按住医生的一只手，并且用橡皮管绑住医生的手臂之后，用非常柔和的声音说道：“你不明白吗？只要这么一点点的塞奥奇辛麻药注射到血管里面，你一分钟之内就会休克死了。”

“住、住手！”医生大叫了起来。“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请你住手！”

波布兰特意地使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邪恶微笑，然后回头看着尤里安。于是尤里安同样也用一只膝盖跪在击坠王的旁边，对着医生问道：“我们想知道地球教的秘密。具体一点的话，你先告诉我们地球教的财政基础是什么？”

医生左边的眼珠往尤里安的方向移动，眼球里面充满了恐惧与狼狈。尤里安用若无其事的口吻所提出的要求，使得医生的意志力产生了最大程度的动摇。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没有道理会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我要你告诉我们知道的方法，或是知道的人。”

“我不过是区区一个医生……”

波布兰嗤之以鼻地笑道：“是吗？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处喽。那么就让你变成区区一具尸体吧！”

医生对着波布兰所说的话发出了惨叫声，不过就在这时候，骇人的警报声好像要压过他的惨叫声似地充满了整个空间。一股紧张的电流顿时贯穿了他们三人的身体。接着在一阵警报声中，又夹杂了枪声和爆炸声。

这时门又再度被打开了，踉跄着冲进来的是一个主教级的神职人员，当他一看到了室内的光景，便立即扯开喉咙大叫。

“异教徒入侵了！这里也有，把侵犯地球之神圣的人全部杀掉……”

话都还没有说完，马逊那巨大的拳头已经挥向主教的下巴，主教的身体在空中飞了起来，腾空大约三公尺之后，猛力地撞向了墙壁。但对面的墙壁好像拒绝与他拥抱似地，主教整个身体便一声不响地滑落到地板上。

“身为神职人员，竟想出卖无辜的人，到神的面前去忏悔你的缺德吧！”

波布兰一面说着，一面动手将主教的上衣给剥了下来，打算作乔装之用。

“男人的衣服真是不好脱。最主要的是脱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啊。我这样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到地球，难道就是为了要来作这种事情吗？杨元帅这个时候，正和美人过着甜美的新婚生活呢，真是不公平。”

波布兰无视于被脱衣者的无奈，一面还冷嘲热讽地卖弄唇舌。突然他不经意地往门外一看，对着门外的景象吹出了没有声音的口哨，抱着衣服往后退了二、三步，很厌烦地摇着头说：“喏，尤里安，有很多事情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一帆风顺，不是吗？”

“如果我们再继续观望的话呢？”

“只怕，情况会更为不妙。”

波布兰的手指头指的正是一群在交错的枪炮声中，持重军火的威力打开通路并往前迈进的帝国军士兵。

# 第七章 战斗开启

【I】

燃烧的火焰使得高速公路上的一角变成一幅橘红色的油彩画。消防队员和急救队员在散乱的尸体与车体的残骸当中来回地穿梭着，警笛的声音增添着人们心中的不安。蕴藏着紧张气氛的夜晚，此时正笼罩着同盟的首都海尼森。

在远离街区一个微高的山丘上，一支武装士兵的集团伫立在那里，用肉眼和望远镜，注视着远处充满死亡和火焰的景象。

身穿同盟军制服的三名退役军官，伫立在这个武装集团的中心，他们分别是退役中将华尔特·冯·先寇布，退役中将达斯提·亚典波罗以及退役少校菲列特利加·G·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身分仿佛已经变成了对同盟政府发动叛乱的部队指挥官。想想过去，当菲列特利加与杨结婚，另外两个人在递出辞呈下野的时候，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究竟要如何取舍，或许心中早就已经决定了。

如果依照“战略就是制造情况的技术，而战术就是利用情况的技术”这个定义来看的话，那么先寇布和亚典波罗在这个晚上所采取的，应该可说是一流战术家的行动了。

“第一、使骚动扩大。”

同盟政府企图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秘密地杀害杨，因为同盟政府害怕帝国军的介入，已陷入了过于恐慌的状态，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必须要杨提督不存在，国家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在这个时候，如果将骚动的程度扩大，让帝国军的势力介入到某一个程度，如此便可以顺庆他们救出杨的目的。

“第二、控制扩大的骚动。”

如果这场混乱无限制地扩大的话，相对的，帝国军所采取的因应行动也会大规模化，如此一来，所招致可能不是雷内肯普事务官这只狐狸，而是皇帝莱因哈特那只老虎了。这场混乱必须要在雷内肯普所能够处理的范围就把它结束掉，也就是说，将雷内肯普当作是一面挡箭牌。现在折当务之急就是争取时间。

救出杨之后，便让他逃出海尼森，然后与梅尔卡兹等人会合。然后呢？然后就是杨威利所要思考、构想的事情了。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须将他救出来。

“问题是杨提督会说ＹＥＳ吗？”

“就算我们逼他，可能还是会回答ＮＯ也说不定。不过，如果夫人来劝说的话，自然就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如果他说ＮＯ，然后狱中死去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得救。”

先寇布这么说道，而亚典波罗则对他耸耸肩膀。

“杨提督也真是可怜。好不容易脱离了军队，总算可以过着一手拥着新娘一手持有退休金，在花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哪。”

先寇布对着菲列特利加眨着眼睛说道：“不过花园已经被资贼给糟蹋了，而独占美丽的花朵总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哎呀，真是谢谢你们。不过我倒想要被独占哪。”

菲列特利加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这时候旁边的这两个中将发现了菲列特利加的脚边，放着一只手提箱。

“少校，这个手提箱是？”

亚典波罗问道，于是菲列特利加大方地对他露出笑脸，然后回答道：“是他的军服。我想军服还是比其他任何礼服更适合他……”

“也就是说，其他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适合他。”先寇布心里这么地想着，不过并没有说出口来。

“我也想要放弃单身主义了哪。”亚典波罗对着夜空低声地说道。

先寇布对武装的士兵吹出了尖锐的口哨声，示意他们开始行动。同盟政府因为害怕帝国军知道事态的变化，头脑再怎么糊涂，也很难下定决心让军队出动吧。只有乘着这样的一个空隙，“叛乱部队”才会有胜算。

※※※

自由行星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接获报告，是在他正打算要从评议会大楼的办公室离开的时候。通信萤幕上所出现的是洛克维尔上将僵硬的脸孔，当看到议长因为听到“蔷薇骑士”连队反叛的报告而恐惧地呆立不动的时候，洛克维尔结束了他的报告。

“属下愿意接受任务失败的批评，不过从一开始，属下就反对采取这种卑劣且不登大雅之堂的策略。”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

列贝罗好不容易抵制住自己差一点就要爆发的怒吼声。当初对自己保证拘捕阶段的技术层面没有问题，而现在又说什么政治性的行动过多的，就是这个军事官僚。在回避责任之前，总得先把“叛乱部队”镇压下来。

“属下当然会予以镇压。不过，一旦事态扩大被帝国军知悉的话，那么就很难不给他们一个介入的借口。有关于这一点还请您多多费心。”

洛克维尔大概觉得对议长已经不需要再表示任何的尊敬，于是就这样毫无表情地从画面上消失了。

经过几秒钟的思考之后，列贝罗找来了当初教授他采用这样一个“卑劣且不登大雅之堂的策略”的国立中央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当时他已经回到了住宅，经由列贝罗的嘴巴，知道了先寇布等人不但从逮捕网里逃走，而且更倾全力反击的事情。对方责难地说你的策略失败了的时候，原先因为白兰地酒所产生的醉意，已经一扫而空。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被你这么说……”

这次轮到这位御用学者要发出不平之鸣了。他一直都是根据权力者的意向来解释法律条文，以使特权能够正当地合法化，他所失常的一直是这样的角色，而且不负任何的社会责任。对他来说，他所负责的只有提案和企划，决断和实施全部是他人的责任。他只要褒奖自己的企划能力，然后贬低他人的执行能力就行了。

“议长，我不记得我曾经强制您一定要采用我的提案。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您本身判断的结果。此外，我必须要请您替我加派护卫，以使这一切不危及我本身。”

列贝罗这时已经觉悟到不管是军部或是智囊团都是不值得信赖的，于是一言不发地走出评议会大楼，坐上了地上车。他看来就像是一艘即将要开始沉没的破船。不，应该是说同盟政府是一艘船，而他则是一名无能的船长。

虽然对列贝罗来说，这一切充满了苦涩，不过这一个晚上，他得要和帝国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同席，欣赏歌剧的演出。如果缺席的话，对方就会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为了要渡过这一段超过两小时的时间，他不得不赶往国立歌剧院。

一般在议长座车的前后只有各一辆的警卫车护卫，而这一个晚上，在列贝罗座车的前后却各有两辆警卫官的地上车跟随着。警卫的强化与统治能力的衰退是呈对比的，等到了明年或许还会变成各四辆、各八辆也说不定。坐在地上车内的列贝罗，两只手臂此时正为不安和焦躁所拥抱着，而一股悔恨的感觉坐在他的两边膝盖上正一秒一秒地逐渐扩大。他两手抱在胸前，瞪视着司机的后脑部。而与他同席的秘书官则一言不发，为了尽量避免看到上司的面孔，他将视线固定在车窗外的景象，不过却不经意地叫了起来，而列贝罗向着窗外的视线也被冻结了。因为从相反方向行驶过来的几辆地上车，竟然无视于法规的存在，突然迳自作了一个U字型的转弯，地面上的自动交通管制系统仿佛已经被切断，转换成完全手动的运作。

驾驶员高声地骂着，而秘书官则高声地惊呼着。这些胡乱驾驶的地上车当中有一部向着议长的座车逼近过来，一名手上持有圆型武器——手提式加农炮的军人，从摇下来的车窗里将他的上半身探了出来。

那名肩上扛着手提式加农炮的军官，将视线对准列贝罗的视线，然后露出了没有声音的笑容。这时列贝罗感到一股寒意从他的脊椎窜起，好像有冰块从他的背部滑落下去似地。虽然他已经觉悟，只要从在权力位子上的一天，就会成为恐怖主义者下手的对象，但是加农炮的炮口却将他这些观念性的决意压倒，唤起了他心中恐怖的念头。

火箭飞驰，轰隆的炮声击碎了整个夜晚的宁静。警卫官的地上车瞬间成了块状的金黄色火焰，在路面上连续回转了好几个圈。所产生的块状金黄色火焰同时有四个，在列贝罗座车的前后打转，转得人头晕眼花。

“不要停！继续前进！”

议长发出了近似疯狂的声音高声地叫着，但是驾驶员最后仍然无视于权威的命令，选择向武力的屈服。窗外的景色也随着速度的变化而后静止。此时议长的座车已经被来历不明的车给包围，只得停在路

上的一个角落。列贝罗下了车，用自己的脚走下来，是他差强人意的矜持。评议会议长的两肩因为沉重的挫败感而下垂着，不知所措地伫立在原地，这时一名军官向他走了过来，也就是方才用加农炮打中警卫车车体的高大男子。当然，他的肩膀上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武器了。

“您是最高评议会议长列贝罗吧？”

“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华尔特·冯·先寇布，在这里是要将您押作我们的人质。”

“你英勇的名字倒是很耳熟。”

“那真是太令我感到惶恐了。”

先寇布以毫无热忱的声音回答到。

“为什么你会参加这样的暴动呢？”

“说话的时候可要小心了，‘暴动’这个字眼可是你自己说的。姑且不论我们这次的行动要称作什么，对于杨威利这次所遭受的待遇，你敢挺身出来说那是绝对光明正大的吗？”

“这件事很难说，因为国家的存亡并不是以一个人的权力层次就可以谈论的。”

“能够全力来守护个人人权的国家，才能够称得上民主国家吧。况且你难道都没有想想看杨威利过去对于你们这些人所作的贡献吗？”

“难道你觉得我一点也不心痛吗？我了解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但是为了要谋求国家的生存，我必须要忍受良心的谴责。”

“没错，在你良心所及的范围内，似乎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辛辣的笑容使得先寇布原本端整的面容显得有点扭曲。“不过，每到最后，你们这些权力者总是站在将别人割舍的那一边。要一个人将自己的手足切去，这的确是痛苦的事情，不过以那些遭切除手足的人看来，自己为这一切所流下的眼泪都只不过是过度地自我陶醉。自己为了国家，舍弃了私情来完成道义，做了如此牺牲虽然有些可怜，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情操伟大的堂堂男子，你是这样想的吗？这算什么？哼！只要不轮到自己来牺牲的话，不晓得你还要流下多少高兴的眼泪哪！”

列贝罗的舌头已经没有办法再编织出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的言词，因为对方已经明确地指责说，像是甘愿承受污名什么的说法，事实上只是权力者一厢情愿而且骄傲自大的表情。

“先寇布中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当然是做合乎常理的事情。”这位退役中将沉稳地说。“杨威利这个男子并不适合悲剧英雄这样的角色。我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要求修改一下剧本而已，然后视情况需要尽一点力。”

先寇布又笑着补充一句话说，事实现在的做法已经是“情况需要”的领域了。列贝罗从他的笑容当中，领悟到已经没有丝毫妥协或让步的机会。再没有任何事情，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只不过是其他人玩弄在股掌上的道具。

【Ⅱ】

在优布·特留尼西特放弃了他原先所拥有的地位，由姜·列贝罗顶替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位置之前，众人对于列贝罗所展现出来的政治手腕和个人的人格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评价。宇宙历七九九年这一年，他正好满五十岁，曾经两度出任内阁幕僚人员，特别是在财政、经济方面，无论是政策立案的能力或是行政处理的能力，表现得可圈可点。他一向反对向外作无益无谋的征讨，反对军队的肥大化，在外交方面，则一向主张与帝国改善彼此间的关系。他的政敌优布·特留尼西特屡次被批评为“巧言令色”，但列贝罗在人格方面从未遭受任何的攻击。

这样一个政治家，在接替最高评议会议长职务之后，不但屈服在帝国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的压力之下，甚至在帝国提出要求之前，就抢先将杨予以逮捕，企图将其抹杀，这种种行为自然成了众人大肆批评的对象，而且也因为这些事端，让人看出他“在平时确实是一个人才，不过在紧急危难的时候，身上的镀金就全脱落了。”

不过，这样的批评很容易误导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偏见，认为“平时有用的人才”没有“非常时期的人才”来得有价值。如果要从某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杨威利可说是一个和列贝罗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人才典型，如果他们俩人早半个世纪出生的半个世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清高有能、对自由行星同盟极为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则可能是一个还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而且还可能会在学

校举行母校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们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吧。不过或许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杨真心想要的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无庸置疑的的是此时此刻的列贝罗，确实是作为人质的重要人物，特别对先寇布和亚典波罗来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先寇布从军用地上车上，将通讯频道切入了军部专用的ＴＶ电话回路。在这具携带型ＴＶ电话白浊的画面上，彩色与黑白的影像急速且有秩序的变化着，最后出现的是一名浓眉、方下巴、神情愕然的中年男子。电话的回路已经成功地和统合作战本部长的洛克维尔上将的办公室联接起来了。

“我们是不法而凶恶的叛乱部队。秉持诚意和礼节，向统合作战本部长洛克维尔上将您，宣读威胁恐吓的文告，请您仔细听好。”

先寇布所具备的特技之一，就是可以用一本正经的唇舌和态度，让他所看不顺眼的对方气得脑充血。此时的洛克维尔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血管和神经网路遭受对方的傲慢而气得吱吱作响了。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但是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满足，血压有点偏高是唯一令他感到不安的原因。

“原来是蔷薇骑士的连队长先寇布，不要在那里乱嚼舌根，你们这些造反的家伙！”

“真是抱歉，我个人并不擅长腹语术，所以不得不嚼舌根哪。那么接下来，我要开始宣读胁迫的内容了，好吗？”

先寇布一面刻意地征求对方的许可，但是却又不等对方的回答，就朗朗宣读了出来。

“吾等尊敬的同盟元首姜·列贝罗阁下，此刻正在设备良好的牢狱当中接受款待。倘若吾等之要求不能被接受的话，吾等只好请列贝罗阁下先前往天国避难，然后自暴自弃地以同盟军之名闯入帝国境内，邀请帝国的国民和吾等一起展开一场光辉灿烂的街头战。”

一场帝国装甲掷弹兵与“蔷薇骑士”连队共同展开的街头战。

这样的一种想象，使得洛克维尔上将全身颤栗起来。一部分是因为军人所共有的一种“流血浪漫主义”通病，而大部分则是由于恐惧与

不安已经支配了的思绪。

“你们，为了自己能够获救，难道要将无辜的人民卷入战火之中吗？”

“应该说是你们自己为了自己能够获救，而企图杀害无辜的人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要作这种没有根据的恶意中伤。”

“那么我们继续胁迫的宣言吧。如果您不想要出席列贝罗议长的国葬仪式，那么就请将杨提督毫发无伤地释放出来。对了、对了，顺便再请您附赠上好酒一百打。”

“这不是本官凭个人意见所能够决定的。”

“那么就请您快点作决定。如果同盟政府没有当事者的能力，那么我们直接去向帝国高等事务官府交涉也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我会尽快回覆。你所有的交涉必须要以同盟政府和军部为对象，这是我的命令，不，是我的希望。”

这位习惯以高姿态发布命令的本部长，在情急这下修正了他说话的口气。先寇布以冷笑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之后，便切断了ＴＶ电话。洛克维尔原本一直瞪视着画面的视线，转到了副官的身上，这名副官的姿态完全是绝望的样子，因为他未能成功地查出对方一直在移动的电波发射源。洛克维尔大声地啐着舌头，气得好像要丢石头过去似地，对着白浊的画面大骂。

“卖国贼！非我族类！我当然不能够相信你们这些从帝国来的亡命徒。梅尔卡兹也好、先寇布也好……”

当然，重用这些人的杨威利也是一样。空有才能，但忠诚心和国家意识低落的败类不值得信赖，为战斗而活的人也是不需要的。只有那些没有疑问、没有反驳、完全顺从命令的人，命令他死，他就高高兴兴地去死的精神家畜，秀是国家和军队有用的人才。因为重要的不是守护民主主义，而是守护民主国家。

洛克维尔想到这里，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一个可以化解眼前的危机，有些不稳当、不过却是正确的对策，此时正以难以抗拒的甜美在诱惑着他。要救出已经是俘虏之身的列贝罗议长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将俘虏的存在加以忽视，同盟军应该就可以亲手将这些叛乱军队予以

摆平了，不是吗？就这样了，重要的守护国家。为了这个目的，无论是在质的方面或是在量的方面，所有的一切牺牲都将不是问题……

※※※

就在洛克维尔的精神体温正在上下急遽跳动的时候，帝国的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正穿着刻板拘谨的军服，坐在那极尽奢华的国立歌剧院贵宾席上，整个情绪不断地往下沉。

他对于艺术这种玩意的爱好，甚且及不上僚友梅克林格的万分之一，不过他也懂得所谓的社交礼节，所以在受邀时刻前的五秒钟到达了歌剧院。不过当他到达的时候，让他理所当然要感到愤怒的是，招待自己的主人竟然迟到了。

“为什么没有看到议长本人？难道是因为不屑于和穿着军服的野蛮人同席吗？”

“不，议长应该已经离开评议会大楼往这里来了……”

列贝罗的文官房长卑屈地搓揉着两只手。他是那种有着官僚恶性的人，只能够以上下方向的轴承来掌握所有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轴承当中，列贝罗在他之下，而雷内肯普更在列贝罗之上。对于在他之上的人，再怎么弯腰低头，都不会损伤他一点点的人性矜持。

雷内肯普于是很不高兴地重新拿起了观赏歌剧用的望远镜，就在这个时候，一通ＴＶ电话打到了贵宾室里来。于是除了高等事务官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像是仆人似地恭恭敬敬地退到走廊上，之后雷内肯普才开始听取事务官事务所首席武官萨姆中将所作的报告。这时候，高等事务官知道了列贝罗议长可能被杨的部下绑架的消息。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雷内肯普原本藏在鼻下胡须内的两片嘴唇不可一世地往上翘起，画出了一个圆弧型。再没有比这个更好、更求之不得的借口了。一个可以公然对同盟政府指责其缺乏处理能力，将杨予以处决，一步一步乔食同盟内政自治权的机会飞到他的口袋里来了。

雷内肯普于是小心地从贵宾席那过度柔软的椅子上站起来，已经没有必要再掩饰自己低落的艺术修养了。雷内肯普傲然无视那些惊慌失惜的同盟政府和剧场工作人员的存在，大踏步走出了歌剧院。因为他所主演的流血歌剧将会更豪华亮丽。

【Ⅲ】

“那个时候，在彼此对立的阵营当中，究竟哪一方能够对事态有更好的掌握，大家自己都不明白。但是海尼森全土已经沸腾了起来，人们好像就在那一片浓重的蒸气当中，什么都看不见地四处走来走去，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冲突。”

日后，达斯提·亚典波罗好像历史证人似地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不过当时的他确实正与僚友先寇布联合起来，忙着在那一片错乱的火焰当中添加油料。假装自己是第三者对当时的情势加以评论的说法，或许应该要称之为厚颜无耻吧。

当时被添加油料的那一方可说是气愤到了极点。不管是银河帝国高等事务官府也好、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也好，都是一面在周围挂起阴谋的蜘蛛网，一面企图要找出对方的弱点来加以利用，对于眼前混乱的事态却没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掌握。首先，同盟政府对帝国军集结起来蠢蠢欲动的作法提出抗议。当时因为议长不在，国务委员长夏侬便成了同盟政府的发言人。

“这应该是同盟内部自己解决的问题。请帝国军不要过度干涉。”

“我方此时不得不认为同盟政府没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因此，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事务官府的安全，以及帝国正当的权益。若有妨碍我方为维护自身安全所采取之行动者，无论其所，一律以帝国公敌对待之，请知悉。”

“如果事态超出了我等所能够处理的范围，我等将主动向贵国提出要求，请贵国暂时等待到那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方希望能够与同盟政府之最高责任者，评议会议长直接交涉。议长在什么地方呢？”

当对方夹杂着嘲弄的口吻问到这个问题时，同盟政府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巴拉特和约”当中强制规定，同盟得对任何破坏与帝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人予以镇压。这也就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订定的原因。不过和约当中，并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凡触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的犯人必须要交由帝国来处理。所以只要帝国军以及高等事务官府的相关者没有遭到杀伤，那么对方绝对找不到让他们能够加以干涉的正当理由。过

去身为战败者的同盟，如今反过来利用过去他们被强制接受的和约，以同盟的立场来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在不失礼仪的情况下，阻止帝国军的干涉。但是以雷内肯普的看法则是这样的一个难得、稍纵即逝的机会，就算被指控漠视和约的存在，也必须要加以掌握。

无论如何，事实上的情形是双方的视野会愈来愈狭隘，眼光所及的射程也变得愈来愈短，不管是哪一个阵营，只要能够将杨威利这个人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就将会是胜利者，这个奇妙的共识竟独立了起来，开始往下发展了。

※※※

如果以杨本身的看法来评论这件事情的话，他或许会想说："我也是风云人物呀！"如果混乱和错乱的情况扩大的话，对同盟政府的治安维护能力，以及帝国高等事务官对于危机的对应能力，将会是一个考验吧。在事态没有超过海尼森地表以前，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这场戏落幕，以平分秋色的形式，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在暗地里悄悄采取对策，应该也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同盟的政府首长列贝罗也好，帝国的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也好，都是不可能采取这种厚颜战术的人，所以只得认真地，拼命地朝目的地游去，落得最后摔落到漠布底下的悲惨结局。

想着想着，杨竟然忘记了自身的处境，忍不住内心的同情，想要对双方说一声，真是辛苦你们了。在这一场混乱的同时，杨也洞察到有一个促使这一场混乱持续扩大的要素，就是他的部下们了。

"不要再煽火了哪，先寇布你们这些家伙。煽动专家，可不要做得太过火了。"

就在杨于中央检察厅的一个拘禁室内搔着头的时候，那一道钢铁作成的门打开了，然后走进来一个仿佛全身的皮肤都被印刷是"军人"这两个字的军官。一丝不苟的发型，与抿得紧紧的嘴角。年纪看起来比杨还要稍微轻一点，是一名上尉阶级的军官。

"时间到了，杨提督。"

军官的声音和表情，与其说是沉痛，倒不如说是阴惨还要来得恰当一些。杨感觉到他的心脏已经开始跳起了笨拙的舞步。最为悲惨的

预感此时开始盛装呈现具体化，正在企图将杨带往一个太过于寒冷的国度。

“我肚子还不饿啊！”

“不是来送饭的。从今以后，您再也不需要担心吃饭或者是营养的问题了。”

当看到军官的手掏出手枪的时候，杨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的预测竟能如此正确地与事实吻合，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喜悦。

“在这最后的一刻，您有什么愿望没有呢？阁下。”

“是啊，我希望无论如何能够喝过宇宙历八七零年份的白酒以后才死去。”

听到这句话以后，上尉足足推敲了五秒钟之久。好不容易才理解过来的时候，脸上出现了愤怒的表情。因为今年才不过是七九九年。

“这种无理的要求碍难照办。”

杨本来想说，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忍住，转而对他提出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我为什么非死不可呢？”

上尉修正了一下的姿势，然后非常严肃地以一种劝戒的口吻，开始教诲一名不甘心就这样死去的死刑犯。

“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就会成为同盟致命的后脚筋。所以要请您为祖国捐躯。唯有这样的死法，才能符合您英雄的名声。”

“后脚筋对于人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喔，这个比喻不好。”

“杨提督，不要再废话了。请您勇敢地迎向光荣的末日吧，如此不才辱您英勇的名誉。虽然不肖，但卑职愿助您一臂之力。”

说话的人沉浸在极度的自我陶醉当中，甚至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但是听讲的人被强制要接受自己所不愿意的死亡，则是连一点喜悦或感激都没有。当自己以雪白而非恐怖的情绪注视着枪口地时候，或许只得自行将之解释作觉悟了吧。上尉认真地作了一个深呼吸，伸直右手臂将狙击点对准杨的两眉之间，然后扣下扳机。

不过从枪所射击出来的光线，却穿过了虚无的空间，将对面的墙壁炸裂开来。光线所产生的微粒子向四处迸散。由于这个意外的失败，使得上尉惊愕的视线，好像在搜寻着已经被他逼进绝路的猎物似地，将室内的空间纵横地切裂开来，但立刻就固定在台阶上的一点。原来杨在上尉开枪射杀前的一刻，连着椅子滚落在台阶上，避过了手枪所射出的光线。

杨的行动，对于他的程度而言，可真是作得漂亮——事后知道他的人都这么说道。不过他也只是逃进了死胡同里罢了，一旦连椅子跌落到台阶上，动作就不可能比刚刚还要敏捷了。看着暗杀者脸上所显露出来的残忍表情，杨所能想到的是，到了最后只不过是将死亡的场所垂直往下移动到比刚才大约低一公尺的地方而已。

“真是难看哪，阁下，这难道就是被称作是‘奇迹的杨’的那个人吗？”

杨一面往下看着死亡的深渊，一面感觉到自己真的生气了。正当他想要回敬对方几句话的时候，一个光明的景象掠过他的视野的一个角落，军官的背后用钢铁所作成的门开了，接下来的一瞬间，一道光线从军官厚实的胸膛呈水平映照在空中，上半身向后仰的军官，对着天花板发出了惨绝的叫声，他那魁梧、仅仅是单纯魁梧的身体转了半圈之后，便把脸部撞向了台阶，然后一动也不动了。被人从生还的那一岸牵起手来的杨，眼前所看到的金褐色的头发，泪水蒙蒙的淡褐色眼眸，以及那不断呼唤着他名字的嘴唇。杨张开了他的手臂，抱住救命恩人那窈窕的身体。

“谢谢你来探监，给我送来了生命。”

杨好不容易才挤出这一句话，菲列特利加只是拼命地点头，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正理解了丈夫话里的念意。爆发出来的感情，此刻全部都被液体化，化作了源源不绝的泪水，冲走微薄的控制意识。此时的她，好像又驾到了那个十一年前的小孩模样，只知道不停地哭。

“哎呀，哎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泡汤了。喏，不要再哭了……”

杨这个时候简直比一万艘的敌人舰艇从背后袭击还要不知所措，就在他试着要安慰妻子的时候，二个不解风情的闯入者以一副要收拾残局的姿态出现了。

“蔷薇骑士”连队的前任队长，以近乎优雅的大胆姿态向长官行了一个礼。一只手还揽着菲列特利加的杨，也毫不害臊地回了他一个军礼。

“加班勤务，让你们辛苦了。”

“不客气，就算自己活到长命百岁，如果人生无趣的话，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就是救出阁下的原因。”

先寇布的作战行动可说是辛辣到了极点。他首先将议长已经被押作人质的消息告知军部，为了要争取时间，假装等待对方的回答，但暗地里已经将杨救出来。也就是说，洛克维尔被耍了。原先他想要藉拖延回答来争取时间，不过却反而让先寇布的行动占了便宜。但先寇布却也没有料想到洛克维尔会将这个事态当作是一个良机，反而作出将杨“处理”掉的举动。原先他还认为时间非常充裕，打算从容不迫把杨给救出来，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及时赶到了。

“嗯，暂时还是请你拿着手枪吧，说不定还会派上用场的。”

先寇布于是打了一个手势，“蔷薇骑士”连队的代理队长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校将枪递给了杨。

就法制上而言，“蔷薇骑士”连队现在的指挥官，就是这一位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第十三代的连队长先寇布因为已经晋升到将官级，当然不可能再担任一个连队的指挥官。而第十四代的连队长凯斯帕·林兹上校，则率领半数的队员，投靠了梅尔卡兹的舰队，在官方正式的记录上，是依战斗中下落不明来处理的。布鲁姆哈尔特回到首都之后，即接获出任代理连队长的命令，不过一旦同盟屈服在帝国之下，这支由帝国亡命者的子弟所编列而成的“蔷薇骑士”连队，是否能够被容许继续存在，可能性并不高。连队如果是被解散那也还好，这些队员或许还将成报复性处罚的对象也说不定。这股不安的情绪，于是决定了他们战斗旗帜的颜色。依照杨对梅尔卡兹等人负责的模式，他们将由先寇布来负责，在这一天内，他们已经以最大限度的行动，为他们以及布鲁姆哈尔特中校本人的未来作了选择，回头的路已经不存在了。

门外有一些警备兵正在蠢蠢欲动。

“我们是蔷薇骑士连队。”布鲁姆哈尔特用麦克风夸耀地报出自己的名号。“如果明知此事仍坚持要战斗的话，就先写下遗书以后再过来。我们会立刻为您效劳。或者也可以由我们用各位的鲜血来代笔。”

这其实只是虚张声势。不过先寇布以及蔷薇骑士过去所立下的战功，要用来吓唬中央检察厅的警卫兵已经是足够的了。他们的战斗心急速地熄灭，毕竟要谈勇敢或者是大胆的话，得先要有性命才行。过去同盟政府为了要吓住敌国，曾经将先寇布等人的勇猛加以略为夸大的宣传，如今被这阵乘夜风而来的声音所吓住的，竟然是过去曾经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人。

一部大型地上车驶过了沉静无声的夜晚，杨在这部车的后座换上了军服的时候，短暂的支领退休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杨又回复到过去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出任指挥官的姿态。菲列特利加很高兴地看着丈夫的“英姿”。

“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你们今天晚上这样自告奋勇呢？先寇布中将。”

杨一面让妻子为他调整头上黑色扁帽的角度，一面问着今晚事件的主犯。

“像你这样一直遵从命令，受法律束缚的人，一旦从这样的一个桎梏里逃了出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想法，采取怎样的行动，我非常地有兴趣，这样您还满意吗？”

对于先寇布这样的问题，杨并没有回答，只是把一个模仿袖扣形状作成的超小型短波发射装置拿在手上玩弄着。当他被中央检察厅的人员从家里押走的时候，这就一直别在妻子所为他穿上的猎装衬衫上。就靠着这个东西，让妻子知道他的所在地，然后拯救了自己的性命。杨把这个小救命恩人放在口袋里收好之后，好像在沉思着什么似地，又再度提出了问题。

“你从以前就一直在挑唆我，现在还是一样，说什么权力应该要掌握在我手里。如果我真的掌握了权力，但是在那之后整个人格改变了怎么办？”

“要是你这样就改变了的话，那么你也不过如此尔尔。历史是不断在重演的，如果整个历史年鉴上就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的话，那么也只是让后世的中学生更加头痛而已。啊，与其要在这啊那地谈论味道如何，何不尝试着吃吃看呢？”

杨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低声地哼着。

甚至连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弟达斯提·亚典波罗也对杨皱着眉头，点头地说道。

“先寇布中将说的没错。杨提督，至少对这些为了救出你，不惜去战斗牺牲的战友们，你有一份责任。你已经不亏欠同盟政府了是不是？现在是你自掏腰包下赌注的时候了。”

“听起来好像都是在威胁我嘛。”

杨对他们发着牢骚，不过或许有一半是认真的也说不定。从被人拯救性命的那一刹那起，他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物了。

“你们太过于乐观了。以帝国和同盟为对手，然后还要能够存活下来，这根本说不过去。或许明天就要坐在殡仪车上了也说不定哪。”

“就算这样也是好的吧。人总不可能是不老不死的，况且如果真的会死的话，我也宁可这样死去。与其作为帝国的奴隶而死，倒不如作为反叛者杨提督的幕僚而死，至少我的子孙还会高兴一些。”

这时候，提出抗议声音的不是杨的嘴巴，而是他的胃。杨这时才发觉到自己已经大半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菲列特利加这时心有灵犀地拿出了一个提蓝。

“我作了三明治，请用吧。”

“啊，谢谢。”

“还有红茶。”

“有加白兰地吗？”

“当然有啊！”

亚典波罗一面摸着下巴咕哝地说道。

“天哪，这家伙是来野餐的吗？”

先寇布也一面苦笑地回答说。

“你错了，野餐这件事是很严肃的喔！”

※※※

当杨威利的身影出现在视野的中心时，姜·列贝罗反射性地立刻将他的视线移开，不过还是又转了回来，然后固定在杨的脸上。因为身为同盟元首，他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并且伸张正义。看到他如此挺胸昂然的姿态，杨不禁要叹气。若以公务人员来说，这样的人确实是

值得尊敬的，不过如此私人朋友来看的话，这样的人也的确是很难交往的。

杨他们现在的所在地是“蔷薇骑士”为防范日后之需所秘密成立的一个地下指挥处，是距离帝国高等事务官府所在地“香格里拉饭店”大约只有一公里处的一栋大楼里面的一个房间，真可说是大胆之至。这栋大楼因为屋主人在大楼即将落成之前破产了，所以被弃置而空无一人。裸露的水泥内壁上装设有隔音板。以这样的一个房间来招待一国的元首，在格调和设备方面，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吧。

最初的第一句话，是从人质的口中发出来的。

“杨元帅，你应该知道自己所作的事都是犯罪行为吧？持武力触犯法律、损害国家尊严、破坏社会秩序。”

“我犯了什么法？”

“像这样非法地把我监禁在这里，难道还要强辩自己是无罪的吗？”

“啊，说得也是。”

一抹苦笑的表情掠过了杨的脸上，这时的他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被教授指出论文缺陷的副教授。亚典波罗故意将声音提高发出笑声，不过这当然是讽刺列贝罗而发的。列贝罗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整个脸因为屈辱而进青时白地提高声音说道。

“如果不想要再罪加一等的话，那么现在就立刻将你释放。”

杨脱下了头上的黑色扁帽，搔了搔自己的头发，然后以一种像是话剧老师在观看学生表演的眼神注视着他。列贝罗在这种眼神的注视下，感到心虚怯懦，刚刚高傲地耸起的肩膀不由得垂了下来。

“你们有什么要求是吗？有的话就说说看好了。”

“真相。”

“……”

“开玩笑的，我不会作那种无益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自身的安全而已，当然也不会是永久的，有附带期限。”

“你们已经是政府的公敌了，这种违反正义的交易我没有办法答应。”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有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存在的一天，我和我朋友们便永无安宁之日，是吗？”

列贝罗并没有立刻回答，或许是感受到杨的语气中带有些危险存在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变成利已主义的信奉者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许会把我们自己所属的国家，很廉价出卖给帝国也说不定喔！”

“这种事情难道是可以被允许的吗？你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元帅，过去也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你的良心难道不会感到可耻吗？”

“这种理论真是太了不起了，你的意思是说，国家出卖个人是可以的，反过来的话就是不被允许的吗？”

先寇布在一旁冷笑着，但列贝罗并不予理会。杨轻轻地咳了一声之后说道。

“那么是不是请您考虑一下我的提案呢？”

“提案？”

“我们要雷内肯普事务官来作为人质，然后离开行星海尼森。同盟政府到那时候就依照是被胁迫的样子，希望不要追我们。对帝国那边，由我负起争乱全部的责任。同盟只需低着头说希望帝国能够讨伐、逮捕杨威利，这样你们对帝国也就可以有个交代了。”

列贝罗处于一片沉默之中，好像是在考虑着杨的提案。对自己有利的盘算在心里面那一片迷宫当中，为了要找寻一个安全的出口，正急急忙忙地四处奔走。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请您绝对不要对那些还留在同盟政府的人施以任何罪行惩罚。曾经在我麾下的人——卡介伦、费雪、姆莱、派特里契夫等等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次的事件完全不知情，如果您能够以同盟政府以及民主主义的矜持来承诺绝对不牵累到他们的话，我就此退出海尼森。至于议长您，当然也会加以释放，而且绝对不带给市民任何的困扰，您觉得如何呢？”

不说政府说是市民，从这一句话当中，或许也为杨的心情作了一个辩解吧。列贝罗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看起来好像是找到了出口的样子。

“……杨提督，我并不想要向你谢罪。我在最艰辛的时期，被托付了最大的责任，只要能够让自由行星同盟继续存立下去，然后把它交给下一辈的人，不管是什么样卑劣的手段我都去用，至于这样做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批评，我早已经有所觉悟了。”

“也就是说，您赞成把雷内肯普当作是人质的这个提案了，是吗？”杨的反应可说是毫无感动。“……应该是这样吧。先寇布中将，实战指挥的任务就完全委托给你了。”

“就交给我办吧。”

先寇布看来很高兴地点点头。列贝罗用视线瞥了他一眼，好像在暗骂好战分子似地。不过他接下来是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由，于是杨回答道：“不幸的雷内肯普失去自由的时候。”

※※※

刚刚一直靠在墙边，注视着这些大人物在交谈的一名组员，也就是巴格达胥上校，这时走近先寇布的身边，低声用语说道。

“我们所提的方法固然是很妙，不过还是不要太轻易相信的好。并不是指列贝罗议长个人，而是在他周围的权力分子集团，因为那些家伙的存在就是为翻脸不认人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些家伙难道会拒绝杨提督的提案吗？”

“他们当然会说ＹＥＳ的，不过一旦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办法隐瞒到底的话，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杨提督身上。不过，究竟会不会这么做，还得要视情况怎么改变。如果他们认为有利的话，那么就算将雷内肯普和我们全部一起抹杀，也并不是什么难做到的事罢？”

巴格达胥是一名谋报和破坏工作的专家，因为过去他曾经在和杨敌对的阵营里工作，所以即使他现在已经投身为杨的幕僚群，还是经常会遭人白眼。不过，在这一次的事件里，他在情报的惧分析和袭击列贝罗的计划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属于他自己的地位和别人对他的信赖终于有慢慢累积起来。不过或许也因此而失去了些许翻身的时机也说不定……

“我所持念的是杨提督对于同盟的民主政治还有所留恋。如果他只要同盟能够安泰，就算自己被处罚也没有关系的话，那么这可就麻烦了。”

“还不至于吧。到了这种地步，就算他后悔然后又回去自首的话，总不可能说还有退休金可以领吧，到头来还是得死心不得不自立啊！”

“那么阁下也死心了吗？”

“死心可是我唯一的专长哪。从两年前，被先寇布阁下看穿我的计划时起，就应该已经是那样了。”

先寇布高兴地笑笑，没有回答。巴格达胥看了看手表然后说道。

“说着说着天就亮了哪！”

巴拉特的太阳已经从夏日那厚厚的云层间将第一道光线投射到地面上了。漫长的夜晚正急速地撤退，不过昨晚所发生的混乱，好像已经被人类社会遗弃了似地，那漆黑的阴影一点都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海尼森各个街头的交通都被截断，同盟军和警察在混乱的指挥系统之下来来往往。

“那么，我们这就去做黎明前的突击吧！”

先寇布拿起了装甲战斗服的头盔。

“香格里拉饭店是吗？”

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从他记忆的街头上拾起了几块铺在路中的石子。上面记载着重要的情报。他满怀胜算的表情笑了笑，然后集合了所有中队长级军官，授予战术上的指示。

※※※

在帝国军士兵全副武装的环绕之下，此时的香格里拉饭店就好像是一个四周被海水所围绕的巨大岩石。帝国军所摆出的阵势，只要雷内肯普的一道命令，帝国军的士兵便可以压制同盟首都海尼森所有的重要的街头，并且宣告戒严令开始。一旦同盟元首成了“叛军集团”的俘虏，任何有关于尊重主权独立的鬼话，就只有被扔到桶里面的价值了。

对雷内肯普来说，现在他只要将整个事态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就可以了。同盟就不去管它了，只要自己能够在帝国本国还不知道事态的演变之前，将同盟首都完全予以压制的话，那么“同盟”这一个名词，就只有在修正版的字典里面才能够找得到了。

面对于同盟政府来说，他们拼死也不让帝国军知道的事态，是一直到昨天半夜里所发生的事情。

同样在半夜以后，驻屯在海尼森的帝国军，为了不让已方得到这边的情报，同样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因为在饭店里面的第十五层布阵的雷内肯普，正打算以海尼森行星的地面部队，也就是在他指挥之下，总共是十六个连队的兵力，把这里所发生的事态给处理掉。要是以这样的兵力还不能够把目前所燃烧起来的火灾给扑灭的话，那么高涨的火焰势必会经由宇宙的深渊，映到帝国军屯驻在干达尔星系的斯坦梅兹提督的眼里。

万一事态真的演变到那种地步的话，那么镇压海尼森的功劳将归斯坦梅兹所有，而雷内肯普将会因为在事态处理方面的无能而遭到弹劾吧。如果雷内肯普不能够亲自将杨等一伙人加以镇压，使同盟政府隶属于帝国之下，并且因他的功绩获得相对的地位和权力的话，那么从昨晚以来所发生的混乱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叛乱集团的人员，就算是以勇猛的“蔷薇骑士”为核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千人左右。愚蠢的同盟政府没有先掌握住他们的动向，就贸然要把杨秘密地处决掉，结果反而先被这些反叛者将了一军，这种丑态真可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令人啼笑皆非。不过事实上，雷内肯普本人也并没有能够完全掌握住他们的动态，当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列贝罗出卖给杨这一伙人了。

早上五点四十分，雷内肯普忽然感觉到他脚底下的地毯连着地面好像震动了一下，在震动之后，传来了迟钝的爆炸声。如果此时展现在窗外的不是都会景色的话，那么他恐怕要产生自己的座舰被敌炮击中的错觉了。就在他心里面想说“这或许是地震吧”的时候，一名脸上血色稀疏的军官闯进了办公室，向他报告说底下第十四层楼已经被来路不明的武装士兵给占领了的消息。在这瞬间，雷内肯普周遭的景色似乎都失去了色彩，而他也只能惊愕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原来饭店的地底下有一条供通信线路专用的地下通道，先寇布等人先穿过了这一条通道，再经由纵向联络饭店整栋建筑物的电梯专用修补洞，以魔术师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第十四层楼上。他们破坏了两处电梯和三处楼梯，而在帝国军全力防堵之下才幸免于难的东边楼梯上，和帝国军对峙。

一名身上配戴着上校徽章的帝国军官喊道：“放弃无谓的抵抗，否则就准备到血海里面去练习游泳吧！”

“这可就为难了，我们又没有带泳装。”

受到对方嘲弄之后，那名军官的血压急遽上升。

“你们尽管去耐嘴皮子，投降吧！如果拒绝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攻击了！”

“那么就把你们最强的一面展示出来看看如何呢？”

“给我住口，简直是大言不惭，你们这些下水道的鼠辈们！”

“你们才是呢，要开战之前自己先好好反省一下吧！听对方说话的时候，要全部听完以后才出声哪。”

这名帝国的上校原来张开的嘴巴好像被人用一只无形的手给掩住了似地，发不出声音来了。在他要发出惊呼声之前，部下给他的报告，使他心中的疑惑进一步成为事实。

“不行，不能够使用枪炮火器。杰服粒子的浓度已经到达红色警戒区了。”

上校因为敌人的狡诈，气得咬牙切齿。当场立即作了一个决断，他将五个中队的装甲掷弹兵全部叫到饭店的内部，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肉搏占打倒这些入侵者，然后救出孤立无援的高等事务官。

※※※

当楼梯底下有一大批穿着银灰色战斗服的帝国军士兵集结过来的时候，先寇布仍然毫无惧色的透地他的钢盔注视着底下的情况。他所表现出来的无惧无畏已经超过了一般所谓豪胆的范围了，当初他出生的时候，大概是将人类天生的恐惧心放在娘胎里面忘记带出来了也说不定。连一向尊敬他的布鲁姆哈尔特都禁不住要这么想，而看在那些不断向这边靠近过来的帝国军士兵眼里，只能将先寇布的勇猛解释作无神经的傲慢，但是全身却也忍不住要感到一股灼热。

当突击命令被下达的时候，帝国军将楼梯踩得如雷鸣一般地作响，迅速冲了上来，打先锋的士兵手里拿着的战斧镶有闪闪发亮的碳素水晶刀刃，向四周发出反射的光芒，对着先寇布跳了上来。

这种凄惨的互相残杀，在一些中了浪漫主义毒素的人形容下，有了一个叫做“红色阶梯瀑布”的名称。这一场残杀当中，最初的血柱，从这名不幸的士兵的肉体上向外飞溅开来。先寇布首先低下了自己的身体，让对方的战斧挥空，然后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让自己的战斧

斜斜地滑走，一刀就切断了头盔与战斗服之间的接缝处，在那一道接缝处的里面有颈动脉，那名士兵的血一面飞溅开来，然后身体就倒地了。从楼梯下传来的怒吼声和憎恶声随着那名士兵的倒地而激烈起来。

“中将，您在阵头指挥太危险了，请退回去吧。”

“不用作多余的操心，我还打算要活到一百五十岁呢，还有一百一十五年哪，怎么能够死在这里呢？”

“而且也还没有女人呢，是不是。”

知道先寇布在战场以外的战绩也是极为显赫的布鲁姆哈尔特说着自己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开玩笑的话。先寇布无法加以反驳，因为他根本无暇反驳。另外一队士兵已经踩着骇人的脚步声冲上楼梯来了。

先寇布以及布鲁姆哈尔特两个人，将他们的身体放置在怒吼与惨叫、金属声音与冲击声、还有鲜血与火花交错而构成的旋风当中。只要他们的战斧划出一道弧形，那些受到致命伤的帝国军士兵，便以在空中游泳的姿态，身上裹着鲜血的上衣，一个接一个地滚到阶梯底下去了。

先寇布当然不会作出同时间和好几个敌人交战的愚蠢行为。他的四肢、五官和手上的战斧，在中枢神经完美的控制下，每一次只在单方向设定一个敌人，然后在一番苛烈而短暂的斩击比划之后，就将对方推进无法再继续战斗的深渊里。

他敏捷地扭转身体，巧妙地躲过帝国军士兵跃向自己时所作的攻击，然后战斧一闪便击中了对方的颈部。当身负致命伤的敌人滚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加害者就已经移动了好几步，和其他新的敌人交战去了。

当有一把战斧挥起一阵旋风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把战斧将旋风加以挥散。火花和炭素水晶的碎片在空中飞舞着，像喷泉一样的鲜血飞溅到地面上和墙壁上，一片又一片地好像要快速完成一幅拼图似地，因为死亡而中止的痛苦，不停大量地制造出来。先寇布一开始的时候，还一面巧妙地避开四散喷洒的血溅到自己身上来，不过为了要能够有完美的防御，也不得不放弃讲究美学了。银灰色的装甲服令人联想到中古世纪骑士所穿的甲胄，不过此时已经布满了各种血型的鲜血。在这一场凄惨的激战之后，已经无法再继续蒙受损伤的帝国军，

虽然是咬牙切齿，但也不得不像是雪崩似地退下阶梯来，这时先寇布拍了拍布鲁姆哈尔特的肩膀说道。

“虏获雷内肯普的功劳就偏劳你了。赶紧带十个人去吧！”

“不过，阁下。”

“立刻赶过去，砂漏里面的砂粒，这时候比钻石还要贵重。”

“知道了。”

当布鲁姆哈尔特率领十名左右的士兵消失了身影之后，带领着剩下来二十名士兵的先寇布，让他那高大的身材出现在楼梯口要下去的地方，挑拨似地将他那用人血琢磨出来的战斧在帝国军士兵的面前挥了挥。

“怎么啦，已经没有人敢站在我华尔特·冯·先寇布的面前了吗？”

先寇布大言不惭地放出这几句话，因为他必须要将帝国军放置到怒气与复仇心的池水当中，拖延他们往理性的那一岸游去，好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一名年轻的士兵，虽然有丰富的觉悟，但是却缺乏经验，禁不住先寇布的挑衅，奋不顾身地冲上楼梯来。挥动战斧的动作当中充满了精力，但是看在先寇布眼里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战斧猛力地互相撞击，拼裂出激烈的火花。胜败在一瞬之间就已经决定了，战斧从这名年轻的士兵手中飞了出去，落在地上像车轮似地不停打转。当对方的战斧低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这名士兵感觉到先寇布脸上所出现的是魔鬼一般的笑容。

“年轻人，有没有爱人啊？”

“……”

“有没有呢？”

“有、有……”

“是嘛？那就别急着死嘛！”

被战斧的斧柄击中胸部的这名士兵，发出了短暂的叫声，漂浮在半空中，然后身体就滚落到楼梯下面去了。楼梯下面此时又再度传来了怒吼的呻吟声，不过要能够使这股愤怒与战斗意志结合的话，得先跨过由人血所填出来的壕沟，而这一道壕沟太深太宽了。就在先寇布

挖掘这一道壕沟的同时，布鲁姆哈尔特等人闯进了雷内肯普的办公室内。当门一打开的时候，一道比较浅的人血壕沟又开始被凿开了。

帝国军虽然勇敢但是无益的抵抗，几秒钟之后就奏完了最后一个乐章。八具尸体接二连三地滚到地面上之后，就只剩下高等事务官一人了。

※※※

手枪的杀人光线从雷内肯普的右手迸裂开来，而且这种杀人光线并不是一闪而过，而是不停地连续快速发射，命中准确性非常地高，因为他过去也曾经是一名战士。

“蔷薇骑士”连队的队员当中有一名，因为太逼近发射处来不及闪避，被这连续发射的杀人光线击中了头盔的正中央，整个身体横倒在地面上。不过他的牺牲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布鲁姆哈尔特趁着雷内肯普连续发射的时候，绕到他的右边侧面，战斧一挥便将手枪打落到地面上，然后用战斧的斧柄往事务官的事巴猛力挥去。

“你杀吧！”

因为下巴受到重击而几乎要站不住的雷内肯普，用双手顶在桌面上，支持着自己身体免于倒下，从他流着鲜血的嘴里，虚张声势地喊道。

“我们不杀你，你现在是俘虏了。”

“如果是一名下级士兵的话或许还情有可原，但我是堂堂一级上将之躯，你想我会甘心地成为一名不名誉的俘虏吗？”

“请你无论如何要心甘情愿。对于你的美学或矜持我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你的生命，你活着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

布鲁姆哈尔特放出的这几句话，除了无礼之外，好像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刺激了雷内肯普的思考力，事务官于是低声地哼道。

“原来如此，你们是打算用我作人质去交换杨提督吗？”

雷内肯普的这一番洞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不过布鲁姆哈尔特并没有予以纠正。

“我想你要感激我们一下吧，竟然还能把你看成和杨威利具有相等价值的人。”

这一句话让雷内肯普所受到的伤害究竟有多大，说话的人绝对没有办法想象到。雷内肯普整个脸连他嘴上的胡子似乎都变白了，变白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所受到的屈辱。

“不要以为我会因为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和你们妥协。”

“我们是没这么想啦，不过要妥协的人不是你，而是你的属下同僚们才对。”

“……你们应该就是所谓的‘蔷薇骑士’吧？那么原本应该就是帝国的人民，你们这么做难道不会觉得有愧于祖国对你们的恩情吗？”

布鲁姆哈尔特两眼凝视着对方，不过并不是因为对他这番话有所感动。

“我的祖父因为是一个共和主义思想家，所以被帝国内务省抓了起来拷问，到最后我的祖父被杀了。如果我的祖父真的是一名共和主义者的话，那么这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名誉之死吧！不过事实上，我的祖父也不过是一个单纯爱发牢骚的人罢了。”

布鲁姆哈尔特咧着一边的嘴角笑道。

“这就是帝国所赐给我们应该要感激的恩情哪。这种大恩我无以为报，只好用复仇来加以回报了。唉，不要再说废话了，现在的时间比绿宝石来得更珍贵哪，请阁下跟我们一起走吧！”

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用夹杂着盗用的口吻催促道。

而他用这种比喻事实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原本在他们脚底下的那一层楼所演奏的肉搏战狂想曲，此时已经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位置上听到了。先寇布等人已经放弃了第十四层楼，不过还是一直不断地斩杀敌兵。

三分钟以后，全身沾满血汗和复仇心的帝国军冲进了雷内肯普的办公室，不过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他们想拯救的人，以及他们所想要斩杀的人，此时都已经消失了身影。如果先寇布等人和来时走相同的路线的话，就应该没有办法那么从容，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脱离现场了。在那之后，大楼电梯的修补孔发生了爆炸，而唯一的追踪的路线就在帝国军的眼前消失了。

【Ⅳ】

雷内肯普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内，凝视着四周的环境。先是天花板下面，然后地面上、眼前的墙壁。此时此地，绝望的情绪就像是一个全身裹着黑衣的巫婆，正阴惨地唱着破灭的歌。他现在正坐在叛乱部队地下指挥部里面的一个房间内。裸露的水泥墙壁和水泥地面，还有被钉上去的隔音板。和在香格里拉饭店里面那间豪华的办公室比较起来，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已经完了。”成为俘虏之身的帝国高等事务官在心里想着。他已经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来的原因了，他不仅是败给了杨威利一伙人，而且还被同盟政府的代表列贝罗给出卖了。

如今还有什么脸可以晋见皇帝？皇帝不但赦免了他败给杨威利的过错，还赐给了自己高等事务官这样一个显赫的职务。皇帝的宽大和信任，自己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予以回报。为了新王朝的千秋大计，自己必须要除去所有的障碍物，为帝国将来能够顺利完全征服同盟领地，自己得先要开拓出一条道路来。不过事实又是如何呢？自己在被带到此地来的途中，一直在寻找空隙，计算着扭转劣势的可能性。不过当他看到杨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顿时觉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当他又看到站在杨的背后、或许是因为愧疚而一面转过脸去的列贝罗议长时，雷内肯普却连责备他的力气也都在那一瞬间消失了。如今能够逃避敌方和已方来嘲笑自己的，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方法了……

雷内肯普原来狭小的视野，如今变得愈来愈狭隘了。他那已经失去了正气，而且不断地以那双曾经利欲熏心而自大的眼神，往上看着天花板。

一名送来中饭的士兵，发现雷内肯普悬在半空中的身影，已经是二十分钟以后的事了。他屏住了呼吸，注视着穿着军服在空中左摇右晃的身躯，将陶制的盘子小心地放在房间里面的一个角落之后，即徐徐地放大声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紧急事故。于是那具上吊的尸体经由急急忙忙赶来的布鲁姆哈尔特等人的手中被平放到地面上。

具有急救兵资格的士兵，跨在这个比自己阶级还要高十级以上的躯体上，根据教科书上所学以及自己经验，用遍了所有的人工呼吸法。

“不行，没有办法苏醒过来。”

“让开，我来。”

布鲁姆哈尔特于是将急救兵的作业又完美地重复一次。而同样的结果也再一次重现。雷内肯普无视于他的努力，仍然关紧了通往复活的门扉。当中校以和死者相同的脸色站起来的时候，牢门打开了，已经接到通报的先寇布出现在门口。此时他刚刚依照约定，将列贝罗带出监禁的地方，然后将他手脚都捆住弃置在公园里。不料才刚刚回来，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一贯的傲慢无畏，此刻仿佛刀口上出现了缺口，表情极为深刻。如果慢一点履行约定就好了，不过就算后悔，此时此刻也追不回来了。

※※※

“不可让雷内肯普已经死亡的消息泄露出去。否则同盟政府那帮家伙，一定会把他的死当作是一个良机，然后对我们发动全面攻击的，用所有的方法也要让他继续‘活下去’。”

如果没有了人质，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同盟军犹豫是不是要对“叛徒集团”发动攻击了。况且雷内肯普一死，那么所有的真相都将随着他一起被埋葬到地底下。对同盟政府来说，他们只要将所有的事实和风声全部丢到火里面就不会有再有后顾之忧。

听到雷内肯普的讣闻之后，杨陷入一片沉思当中，不久之后，好像终于咽下了苦药，满脸又苦又涩的表情决断地说道。

“正式发表的场合，我们就得请雷内肯普提督暂时为我们活着，这虽然是对于死者极度的冒渎，不过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杨心里面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吧。菲列特利加则向杨提出一个提案。那就是如果替死者化一点妆的话，或许可以让人以为他只是暂失神了。这个提案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不过，这种不愉快的工作让谁来做呢？”

“由我替他化妆，因为这是我自己说的，而且女性也比较适合。”

房间里面的那一群男人，互相看了看彼此的脸，胆量方面姑且不论，至少在化妆技术上很明显地是技不如人了。所以口齿含糊地不知说些什么之后，便将这一个不愉快的工作交给了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而走出室外。

“给死人化妆是第一次，同时也应该是最后一次经验吧。如果稍微像个美男子的话，化起妆来应该会好看一些吧。”

菲列特利加嘟囔地说道。如果不对死者开一些玩笑的话，自己恐怕也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一件阴惨的工作吧。不过这终究是自己提议的，也只得由自己来完成。菲列特利加提起了化妆箱开始工作，这时杨打开了门，用很过意不去的表情看着她。

“菲列特利加……这个……让你来做这样的事……”

“如果是抱歉之类的话，那我可不想听喔！”

菲列特利加并未让自己替死者化妆的手停下来，不过还是先制止了丈夫所想要说的话。

“我既不后悔，而且也没有对你生气。虽然结婚才不过两个月，不过却过得很快乐，从今以后你要有你在的话，那么我这一生应该都不会无趣了。无论如何请让我期待吧，老公。”

“像夫妻生活上的消遣是吗？”

杨脱下了头上的黑色扁帽，搔了搔了自己的头发。眼前一位已经成为他妻子、年轻貌美的女子，经常都会让他感到惊讶，对作丈夫的人来说，夫妻生活应该也不会无聊才是。

“不过，这里好像不是一个有情调的好地方哪。”

杨嘴里咕哝地说着轻率的话。这是一种和前一刻的菲列特利加同样的心情吧？存在新婚夫妻两人之间的第三者，在他们相互交流的感觉中，落下了一片浓浊的阴影。

菲尔姆特·雷内肯普、银河帝国的高等事务官、一级上将，这个身体和杨威利处在同一个行星的地表上，不过两人的心却相距数百万光年的男子，以这样悲惨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应该是他原有的价值观当中所难以忍受的方式吧。雷内肯普本人姑且不论，当一想到雷内肯普的遗族时，杨就忍不住替他们感到难过。或许以他为复仇对象的人，又要增加几个了。

杨轻轻地摇摇头，为了不妨碍妻子完成这一件不愉快的义务，特意地把门带上。被强制走向无奈的死亡，和被强制过着无奈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何者比较靠近幸福的支配领域呢……

# 第八章 休假结束

【I】

在这一年——也就是新帝国历元年、宇宙历七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帝国首都奥丁接获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吉讯，而另外一个则是凶讯。

其一是地球讨伐军司令官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所传来的消息。

“本职前往地球，为完成皇帝陛下所交付之压制地球教恐怖集团本部、逮捕教祖及其干部之敕令。日前，战斗已近尾声，已经得以歼灭地球本部。但教祖及其干部因引爆地下本部，将其自身之躯体埋葬在土堆之中，以致最后未能逮捕。皇帝陛下所交付之敕令未能无瑕达成，谨在此深表谢罪之意。”

瓦列舰队在派遣肯拉特·林查中校以下的两个大队先行前往地球教本部，然后中校的联络，得几处地面上的入口之后，便一举突入大气圈，开始发动总攻击。而中校所得到的情报，事实上大多是一个以“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为代表的费沙独立商人集团所提供的。

在帝国军发动攻击的时候，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身穿黑衣的地球教徒们所持的对抗武器，竟然是小刀或者是一些轻型枪炮武器。面对这样一群无谋的人，帝国军不禁哑然。但是他们也并非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所以当场也就揭开了战火。帝国军士兵以他们强大的火力，要对付这些仅持有原始武器的狂信者，简直比割草还要容易，他们就这样一步又一步地踩着死者的尸体，往地球教本部的深处侵入。

如此单方面的杀戮，在一开始时，或许使得这些已经习惯了鲜血与火焰人生的士兵一时沉浸在陶醉的气氛当中，但是他们属于精神性方面的肠胃最后终于达到饱和的界限。当那些身心受到狂信和塞奥奇辛麻药腐蚀的教徒们，一个又一个地掉入死神口袋里的时候，这些士兵也开始呕吐，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最后开始泣不成不声。

当战斗往下蔓延达到地下第八层的时候，帝国军知道自己已经深入到这座地下迷宫的最底层。

到了这里，信徒们的抵抗已经到了极度激烈的地步，以视死如归的枪火来回应帝国军弃械投降的劝告。三次的劝告所换来的是三次枪火的射击，这时候帝国军不得不放弃逮捕教祖这个老人——以总大主教为首的教团首魁——的念头，而决意要赶尽杀绝。

无论在火力上、人数上或者是战技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帝国军，之所以会陷入苦战（或者应该说是恶战）当中，主要是因为地球教在地理上所占有的优势，以及信徒对于死亡完全没有恐惧的心理。他们不但经由通路引进地下水，淹死了自己同伴以及敌兵，而且还将神经毒气弹扔进同伴当中，让他们为所信仰的宗教殉教，同时也让敌兵一齐牺牲。

“那些家伙，混帐！”

帝国军当中之所以有军官会这么样地叫起来，是因为他们禁不住要对那些对同伴的死亡欠缺感性的地球教徒感到恐怖和厌恶。那种行为甚至不叫做相互残杀，而是在帝国军的炮火之下，地球教徒一种“自杀的行为”。他们自己甚至在最后把根据地的最深处炸掉了，连同自己也葬身在其中。

“这些狂信者全部都被消灭了吗？”

“这个嘛……”

帝国军士兵们的脸上完全没有因为获胜而感到欣喜的神情，只是低声地彼此交换着这几句话。每一个人都是脸色铁青，所留在他们脸上的只是疲倦。

别说是那个叫做总大主教的老人了，连大部分的信徒的尸体也都没有找到，看来好像是全部都埋在那几兆吨的泥土底下了，但是他们的欲望和怨慨都不见得也和他们一起埋葬在里面。这个方形的、每边长达十公里的地球教根据地四周的地形陷没了，而所谓的圣山也因此歪斜了一边，将它无比凄惨的形状显露在稀薄的大气中。

※※※

尤里安第一次见到这位名叫瓦列的提督时，他的脸色看起来非常衰弱。虽然尤里安已经听说他是因为受到重伤的缘故，不过当看到他刚毅的表情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临危不乱的言行，内心忍不住要激赏不已。原本尤里安所崇拜的是杨威利的那种“一点都不像是英雄”的气

质，不过他这时也感受到了这种与杨本身的气质完全不同旨趣，像是用钢铁打造出来的刚毅同样地有其魅力。

“据林查中校说，在攻略地球教本部的时候，得到你不少的协助。”

“是的，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报复这些将我们强抓走的地球教徒，所以我们是很乐意地提供所能够做的协助。”

这位名叫瓦列的提督很明显地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所以对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让尤里安感到非常为难与不安。

“我想要用个什么礼来答谢你的功劳，你们有没有什么希望呢？”

“只要我们一行人能够平安无赖地回到费沙，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如果你们的生意有遭受到任何损失的话，就由我们来补偿吧，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

如果加以推辞的话，那么就显得太不像是费沙人了，如此一来或许会招致对方的怀疑也说不定，所以尤里安就老实不客气地——或者应该说是有些厚颜地接受了司令官的好意，向他回答说等日后结算出来的时候再提出来，就当作是给波利斯·高尼夫的谢礼吧。而他本身的报酬只要一片光碟片就够了。

在那里面有着这样的记载。失去统治人类社会之霸权的地球，以其本身的欲望和怨恨为动力之来源，在最近这九百年里，纺织出这一段不为人所知、和葛布蓝式地毯一样充满怨恨的历史。只有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交到杨提督手上之后，尤里安千里迢迢俄这一次地球之旅才算是稍有收获。尤里安表现出一副要为帝国军作向导的姿态——事实上也真的是替他们作了向导。为了摒退那些挥舞着小刀的信徒，并且在资料室检索和改写资料，意外地花了五分钟的时间，才将不想要让帝国军得手的残余记录全部消灭掉，不过后来那间资料室也被一起埋葬，自己费劲地去除掉的那些资料反而变成是多余的了。

尤里安从瓦列面前退出之后，便伫立在断崖的边缘上，低头望着那一片已经陷落了的地形。这个时候波利斯·高尼夫来到了他的身边。

“信徒的遗体也都被埋在那下面了。”

“对教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信徒的生命更廉价的了。就像国民之于权力者、士兵之于用兵家一样。这或许值得生气，但却不值得感到惊讶哪。”

尤里安感觉到波利斯·高尼夫这一番恶毒的话当中，有着自己所难以同意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自己一个极重要的船员在这一场战乱当中不幸丧命的原故吧，波利斯的神情显得非常的不高兴。

“看来你好像想说杨提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尤里安一副好像被看穿了的样子，对着船长耸耸肩膀。

“如果把杨看成是一个普通人而去喜欢他的话，我同意。就像我也喜欢他。不过，如果把他当作是一名用兵家来尊敬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用兵家这种职业本身就是该遭天谴的工作。杨本身应该早已领会到这一点了，所以你也不必不高兴，反倒要了解这一点，去容许别人对军人批判啊。”

奥利比·波布兰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一直看着他们。

“尤里安这个家伙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击坠王稍微地歪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道。虽然他自己也不例外，不过大概是因为自己比尤里安年长，所以也就将看护他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这应该就是人德吧。”马逊以一种陈腐但却具有说服力的说法应声地说道。他的身上有好几个地方用含水膜（一种用极薄的塑胶膜将水包在里面的医疗用品）和绷带包着，使得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斑马。以他的臂力和战斗能力来说，地球教团里面无人能比，不过因为他身体的表面积过大，所以当爆炸发生的时候，皮肤也无可避免地被各式各样的破片击中了。

“人德？哼，这家伙还在修业当中哪。”

波布兰耸了耸自己的肩膀。在地面上战斗的时候，他的动作极为敏捷，所以全身上下都没有受到战斗的伤害，可说是全身而退。虽然地面作战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不过他的表现就连马逊也不得不感到佩服。

“没有谈过一、二十次的恋爱，这样也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

他们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尤里安那边，所以这个时候这名少年只是站在断崖边缘，让他那亚麻色的头发在地球的风中飘动着。

尤里安是有一定的目的，所以才到地球上来，不过他连一次都未曾想到要再回地球，以后大概也不会吧。他所该要回去的地方、该生活的地方、该要死的地方，这种种的地方没有一个是在叫做“地球”的这个行星上。

有这种想法的，应该不只尤里安一个人。对大部分的人类来说，地球是属于过去的领域。只要把它当作是博物馆来加以尊重就行了，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允许它再度成为权力政治或者是军事中枢的话，是不会为人类带来任何好处的？正如杨威利所说的：“当人类的手脚都过度长大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回到摇蓝里面了”。虽然地球上有人类的过去，不过却没有人类的未来。不管是美还是丑，是聪明还是愚昧，人类的未来应该是要在其他的地方继续扩展的。

八月一日，瓦列舰队的第一批士兵离开了地球，踏上了班师帝国奥丁的归途。而“亲不孝”号也跟在后面，展现出小小的英姿。

反正都是会踏上归途的，所以可否藉此机会到帝国的本部——帝都奥丁——看一看呢？尤里安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也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同。

【Ⅱ】

在瓦列这一份的报告的前后这段期间，从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所传来的情报是非常不祥的。

雷内肯普事务官遭到绑架，以及同时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件，震惊了帝国所有的重臣。甚至连那些出生在乱世当中，钻过了无数的死亡界限，征服过许多恒星世界的勇将们，也无法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个惊愕。

随着这份正式的报告，雷内肯普提督麾下的拉杰尔上校，也以超光速通信将一份急报传给了好友奈特哈特·缪拉。

奈特哈特·缪拉用他那砂色的眼睛极有兴趣地注视着不鲜明的画面。

“那么你所主张的是雷内肯普提督身为一个事务官但却有欠公正。”

“对一个国家的重臣，而且对我有大恩的上司，这样说是太无礼了些，不过以雷内肯普提督那样的做法，根本就是在平地上兴风作浪。”

根据拉杰尔所说的话，雷内肯普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相信了几封密告信函，就强迫同盟政府将杨逮捕。如果这真是一项事实的话，那么无论是在公务上，或是因为个人理由，这样的一种做法很明显已经超过限度了。

“你能够在正式场合作证言吗？”

“可以，不管是军法会议或是在审判会上。”

缪拉看着如此断言的拉杰尔，然后点了点头，带着这个情报，参加了军事最高干部的会议。

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他遇见了渥佛根·米达麦亚。缪拉和他肩并肩地一面走着，一面将拉杰尔所作的证言告诉了米达麦亚。

“原来如此，原来这里面还有这样的内幕。”

米达麦亚啐了一口，对于雷内肯普心胸的狭小感到不屑。

雷内肯普本身的期许是对皇帝莱因哈特的忠诚心，所以才打算要那么做，不过以米达麦亚等人的看法却是他操之过急，而且心胸过于狭小了。就像拉杰尔上校所说的，这样做只会平白地引起另外一场混乱。

“疾风之狼”也就是渥佛根·米达麦亚是一名军人，站在互相较劲的立场和一名强敌作战是他所希望的。至于以一种像是检察官、或者是一个进行拷问者的身份来凌虐一个弱小的人，米达麦亚打从这种行为存在的根本部分就予以反对。

出席该会议的人，一律都是一级上将以上的高级官员，只有一个例外。皇帝莱因哈特因为些微的发烧，所以并没有出席该会议，所以变成自由讨论之后，再将讨论的结果禀奏给皇帝知道。

缪拉第一个请求发言——他平常并不常这么做的——向出席者揭露了拉杰尔上校的控诉。

“事情攸关帝国的名誉，特别是在事态公正性方面。请不要局限在帝国或是同盟的立场，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能够让万人信服的结论。依照下官个人的意见，首先应该要查明哪些人企图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密告来促使事态的恶化，以及这些人的所在。”

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对缪拉的意见表示赞同。

“拉杰尔上校所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首先得要将那些寡廉鲜耻的密告者加以裁决，以维护皇帝陛下的威信。如果杨威利的行动，是其本身对密告者的违法所采取的一种正当防卫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对当时的情况感到极度的憎恶吧！”

“这样的一种说法对雷内肯普提督来说，似乎显得有些残酷。”其自身的策谋和盘算丝毫不露痕迹，奥贝斯坦如是地应声说道。“他也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才企图想要将杨威利除去，以免成为日后的祸根。难道不能把它解释成是一种不得已的谋略吗？”

“要靠谋略来立国吗？”

受到刺激的米达麦亚使尽全身的愤怒加以反驳。

“只有靠信义才能够立国。至少，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要用什么向人民和士兵解释新王朝存立的意义在哪里。虽然是我方的敌人，但事实上杨威利也称得上是一位名将。对这样的一个人不但没有以礼相待，反而还想要凭密告和谋略来将他除去，这样的做法，要如何向后世辩解呢？”

“您这话真是了不起，米达麦亚元帅。真令人想不到这会是两年前参与过肃清立典拉德公爵阴谋的人。难道是现在良心感到不安了吗？”

米达麦亚的两只眼睛，喷出了难以抑制的怒气。当时提出肃清立典拉德公爵阴谋的罪魁祸首，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纠弹同谋共犯！正当他打算要这么回答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那一个人物，轻轻地举起了一只手，阻止了僚友再继续说下去。

这个人就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他的金银妖瞳放出了犀利的光芒，而军务尚书的义眼也身出了另一道光芒，两道光芒好像在空中展开了正面的冲突。

“当初对于立典拉德公爵的肃清，是一种两相较劲的争斗。如果迟了一步，那么我们就变成屠宰场里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当时我们只不过事先采取对策而已，没有必要觉得羞耻。不过这一次的事件是怎么样的呢？难道不是企图要对一个已经退役、正过着平凡的市民生活的后备役军官，以无实的罪名来加以陷害吗？我们为什么要去袒护那些

寡廉鲜耻的同盟政客为了自保所做出来的犯罪行为呢？军务尚书是基于什么哲学，来肯定这些丑行的呢？”

罗严塔尔不仅仅是舌锋锐利，而且他所说的也符合了在场各个将领身为一个军人的心情，所以赞同的耳语声此起彼落。

这时候，“艺术家提督”也就是梅克林格发言了。

“如果杨威利与同盟政府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的话，或许他会反过来和我们帝国军之间缔结关系也说不定。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要先呼吁他不要有任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应该要尽早派遣调查官前往查明真相才是，如果要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前往海尼森进行调查的话也是可以的……”

“各位好像有些误解。”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面对站在同一立场的一大伙政敌，丝毫没有动摇的神色。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有人去密告，问题在于杨威利所犯下的罪行，他偕同他的部下，挟持了帝国的代理人雷内肯普，来帮助自己逃亡的这一件事情。如果不去过问这一个事实，而且也不予以处罚的话，那么帝国和陛下的威信岂不是荡然无存，请仔细想一想这一点。”

这时米达麦亚又再充开口了。

“我非常不愿意对自己的同僚落井下石，但这难道不是因为轻信密告，将一个无辜的人，至少是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就想要加以处决的雷内肯普所自找的吗？如果真的有错的话，能够坦诚地加以纠正，这才是真正维护威信的方法。”

这时候有人反驳了。那人就是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的局长朗古。

“任用雷内肯普一级上将出任事务官的是皇帝陛下。司令长官阁下您如果批评雷内肯普的话，就等于伤及皇帝的声望了。这一点不请您多多加以思量。”

“住嘴，你这个下流的东西！”

这一个像是用皮鞭在鞭打对方的叱吒声，不是米达麦亚，而是从罗严塔尔的口中迸出来的。

“你不用自己的见识而假借皇帝陛下的御名来封住司令官的正当言论吗？你这只狐假虎威的臭狐狸。而且你不过是内务省区区的一个局长，你有什么资格来到这个只有一级上将以上的人物才能够出席的会议当中大放厥辞呢？甚至还插进元帅之间的讨论，未免太狂妄猖獗了。现在立刻滚出去，或者你不喜欢用自己的脚走出去呢？”

这时候的朗古，整个人化成了一座萤光色的雕像。梅克林格见这幅景象，在心里面评论着说，如果要为这一座雕像想一个主题的话，应该要称这为“屈辱”了，虽然有些不够优雅，这一座“屈辱的雕像”有些微微发抖，一面求救似地看着奥贝斯坦，但是对方并没有提供他所要求的东西。

“会议结束之前，你先出去吧。”

当军务尚书这么说的时候，朗古于是对着在座的列席者机械式地点了点头，从头到脚跟全身苍白地走出了会议室。在他的背后，好像有人用冷笑拍了拍他的身子，他用苍白的心认定那一定是罗严塔尔。虽然事实上，对他做出这个动作的是克斯拉和毕典菲尔特，不过在他的精神视野里面，已经将这两个人排除在外了。

※※※

在会议结束之前，一直在另外一个房间内待命的朗古，大约等了一个小时之久，才见到奥贝斯坦的身影。在这刻里面，他把自己平常所拥有的冷静全部都丢向一边，对着奥贝斯坦控诉自己所遭受的对待。他的脸整个都为冷汗所湿透，捏着手帕的手不停地上下挥动。

“我、我从来没有这样被羞辱过。不，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还不打紧，连军务尚书您也同样被羞辱了，不是吗？”

“你那种论调，不只是罗严塔尔元帅，我也同样不喜欢。”

奥贝斯坦的反应极为冷淡，他没有打算要落入朗古阴险的煽动陷阱当中。

“而且你出席这个会议没有先得到他人的瓦解，这的确是我的疏忽。内务尚书和宪兵好像也都不喜欢你太靠近我的样子。”

“如果在意的话，这就不像是阁下您了。”

“惹人嫌的话也就算了，如果还被人扯后腿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朗古将手里的手帕翻过另一面，再一次擦着汗水，两眼眯成一条细细的缝。

“……属下也会加以小心的。不过对于罗严塔尔元帅那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言行举止，为了日后着想，是不是应该要事先有所打算呢？”

这时奥贝斯坦脸上的表情完全消失了。没有听到明确的话之前，朗古从偷窥当中，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奥贝斯坦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

“罗严塔尔是建国功臣，而且皇帝对他的信赖，是雷内肯普没法比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去诬陷他人的这种愚蠢行为，你应该已经从雷内肯普这一个反面的镜子当中学到了吧？”

朗古的两眼充满了油质的亮光，从他歪斜的嘴里裸露出一部分的牙齿来。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去找出证据，找出不可动摇的证据……”

自前王朝以来，他对于两种工作一直都发挥着优秀的手腕。一种是处罚有罪的人，另一种就是让无辜的人背负罪名。只是过去他一直将这些当作自己职务在做，其动机并不复杂，或许说应该不是私人的欲望或是复仇的心理。

不过，现在的朗古为了他个人受到重创的名誉，为了要挖出这名金银妖瞳提督的弱点，然后用这样的弱点让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个不但不正确而且不具意义的执念深深地抓住了朗古。

【Ⅲ】

稍微有些发烧的皇帝莱因哈特，正让身体睡卧在寝室的床上。贴身侍者艾尔密在一旁跟随照料，而医师也随侍在侧。

自己的体制难道这样的虚弱吗？莱因哈特心想着，不过艾尔密的想法是，这么样地致力于战争的政务，如果连一点发烧都没有的话，才是奇怪的事情。这位未来的皇帝主治医生甚至还说，如果是自己的话，早就因病倒下去了。

“不过，朕最近经常感觉到疲倦啊。”

“因为太认真工作了。”

莱因哈特轻轻地笑着。

“喔，那么你是说要朕偷懒一下哦？”

像这种程度的玩笑就会让这名少年面红赤了，所以皇帝也就经常像在逗弄小鸟似地逗着他玩。不过这只小鸟会说人话，还经常会说出一些聪明的话来。

“陛下，请您原谅我的无礼。以前先父曾经对我说过，猛烈的火焰燃烧得比较快。请您务必要放轻松一点。”

莱因哈特并没有立刻回答。自己所害怕的不是烧得快，而根本没有起火，只是在那里干冒烟。这名少年大概还没有办法理解吧。

“不妨早点迎娶皇妃建立一个家庭吧。”

少年所说的话，一定是因为曾听过人说，然后现学现卖的罢。

“光朕一个人就已经够吃力的了，如果在加上皇妃和皇太子的话，那么负责警卫的人员负担岂不是更重了？”

一般说来，莱因哈特的幽默感大概也只到这种程度而已，称不上是丰富。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如果说是玩笑话的话，那么实在也不怎么高明，即使是艾尔密也没有办法接受。

这时，侍从长出现在莱因哈特眼前，向皇帝禀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前来参奏谒见。说是军部最高干部会议当中，好不容易做成了结论，特前来请皇帝裁示。因为皇帝轻微发烧后身体有些虚弱，所以莱因哈特便在邻近寝室的一间谈话室中接见他。

奥贝斯坦将会议召开的大致情况向皇帝做了简短的说明。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对皇帝的报告中，强烈地批评雷内肯普的轻举妄动，并且主张对整个事件的真相予以追究调查，不过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同盟本身很明显地缺乏维持秩序的能力，所以帝国必须有随时都可以出兵的准备。至于罗严塔尔将朗古逐出会议室一事则一字未提。

“任用雷内肯普是我的错误，竟然连一百天的地位都无法保住，这也就是说有些人是需要朕拿着链子牵着，才会发挥出能力的吧。”

莱因哈特咕哝地说道，几名还活着的人或是已经死去者的面孔，呈现在他的脑海里，而奥贝斯坦则完全无视于他的感伤。

“不过，却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完全征服同盟的名分，不是吗？”

“别多嘴！”

一股烈气化成怒吼，从俊美皇帝的嘴里吐了出来，他不经意地喝止了对方的言论。奥贝斯坦行了一个礼，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因为内心产生畏缩，反而像是考虑到不想要去刺激病人的样子。莱因哈特将自己的呼吸调整过来之后，即命令暂时由舒坦梅兹提督代理高等事务官职务，与杨威利交涉释放雷内肯普的相关事宜。

“听听雷内肯普自己的证言也是有必要的。至于处断杨威利一事就等听过雷内肯普的证言之后再做决定吧！另外得充分注意同盟政府的动向，如果有企图妨碍帝国之行动者，就由舒坦梅兹采取必要的对抗处置。”

说完之后，即命军务尚书退下。

事实上，莱因哈特的心理也并不单纯。虽然对于雷内肯普的丑态禁不住感到很不痛快的愤怒，但是把这个单纯军人所不能胜任的要职交付给他的却是莱因哈特自己。虽然最初的构想是由罗严塔尔担任此一职务，但遭到奥贝斯坦的反对而作罢。不过最终的责任仍得由莱因哈特来负起。

“难道我内心也在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吗？期待雷内肯普的失败……”

或许是这样也说不定，莱因哈特心里这么想着。当知道雷内肯普凄惨的失败而导致争乱产生的时候，莱因哈特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细胞仿佛都跳跃了起来。自己登上皇位虽然没有多久的时间，但是他却已经感觉到这种庄重的安定让自己几乎感觉到呼吸困难。所谓的皇位，不过是一个装满黄金的笼子，而他那壮硕的羽翼则显得太过于巨大，无法收纳在其中。

身为一位建设者的莱因哈特也有着丰富的才能。自从两年前，击灭了贵族联合军、肃清立典拉德公爵而将独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来，他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使无数的改革得以实现。过去一直独占特权与财富的贵族阶级，已经失去了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不当的荣华富贵，而平民则因为税赋制度以及审判的公正化而感到高兴。医院、学校、福利设施已经取代了贵族的宅邸和城馆而成为都市景观的一部分。

这些改革内容都是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胸中蕴酿完成了。不过这些改革的实现，虽然让莱因哈特感到喜悦，却无法让他

有任何跃动的感觉。经营善政是他的义务以及责任，但不是权利。他从未曾畏惧伴随着地位所产生的义务和万事俱备，而他也一直努力着让自己在获得权力之后成为一个好的权力者。不过，调和与安定却好像与莱因哈特精神上的本质有着些微的出入。

莱因哈特甚至也曾经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权力，他所需要的是另外其他的东西，不过当他了解到这并不是绝对可以得手，而且是绝对没有办法再重新回来的东西时，莱因哈特的情绪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再高扬起来。只有在他凝视着前方战火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活着的充实。或许，更贴切的说，只有在作战的时候，他才能够深信自己的确是充实地活着。

或许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好战的皇帝为后世所知也说不定。这样的想法好像是来得太早的初雪，飘落在莱因哈特的心中，不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却也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自己并不是喜欢流血，而是喜欢在战斗时，那种与对方的意志和智谋这间的冲突……

莱因哈特召来了重新回到宫廷里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令她记下他口述的布告文。

希尔德一面写着口述笔记，一面想着他的人生需要敌手吗？想着想着，希尔德不禁感到有些心痛，同时也不得不感到些微的担心。她希望陛下这么样膨大而成锐角生长的生命能源，能够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延伸。除了为帝国，更是为了他自己。

“或者说，眼前的他是太早达到顶点了。不，如果他生在五世纪前，能够以像鲁道夫大帝那样巨大且完全受到否定的人来作为敌手的话，或许是最好的也说不定哪。”

希尔德甚至还这么想。对于杨威利这样的对手所具有的力量，她自己本身除了赞叹之外，却也无法产生任何憎恶的念头。

莱因哈特拿起由希尔德所撰写的口述文章之后，重新看了一次，不经意地露出充满恶作剧的微笑说道。“伯爵小姐，经过闭门思过那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字体好像变硬了一些哪？”

这好像是他刻意的玩笑话。

※※※

八月八日，皇帝莱因哈特发布了一项布告。

“大本营迁往费沙。奥丁与同盟领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朕之代理以及统辖奥丁的任务，将委由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负责。”

除此之外，莱因哈特还命令了十名阁僚当中的军务、工部两名尚书随同皇帝将办公室迁往费沙。一级上将以上之最高级武官当中，宪兵总监兼任首都防卫司令官的克斯拉，以及担任“后方指挥官”、掌握旧帝国领土将近全域之查阅、指挥权的梅克林格，以及完成地球讨伐任务、现正在归途中的瓦列，三名在帝都留守。如果一来，等于是将帝国的中枢及大半的军事力量全部转移到费沙上，而且布告文上还加上“此项措施并非暂时”的注释。这个时候，以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元帅为首的提督们才知道皇帝未来有意将首都迁往费沙。

这项迁移行动预定在年底前完成，皇帝本身于九月十七日离开帝都。除米达麦亚元帅于八月三十日率先前往之外，其余以罗严塔尔元帅为首的提督们则与皇帝同行。

从皇帝御前退出之后，米达麦亚对着和他并肩同行的友人说道：“费沙是吗？原来如此，他的想法和我们的层次果然是不一样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利于将所有的新领土统合起来管辖的。”

罗严塔尔无言地点点头，但他所想的是个人的事情。因为他是单身，所以随时能够配合军队的阵容，由奥丁动身出发。不过那不知不觉已经在他的宅邸当中住下来的、个性刚烈的女孩怎么办呢？她应该是憎恶罗严塔尔的，不管她是要随着一起前往费沙也好，是要将宝石偷窃一空然后隐藏行踪也好，她喜欢怎样都好，随她的意思就是了。

“不过，陛下的错误应该在于任用一个奥贝斯坦，而不是雷内肯普。那个家伙或许打算让自己成为一名忠臣也说不定，不过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与他不相为谋的人就会一个接一个被他排除。总有一天王朝的基石会出现裂缝的。”

米达麦亚不屑地说，而罗严塔尔则转动着他那两只不一样颜色的眼珠子看着友人。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特别在意的是皇帝陛下和奥贝斯坦之间，最近好像有裂痕出现。如果有一天他们与我也不相为谋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

连自己也有这样的担心真是太奇妙了，罗严塔尔不禁要苦笑了。他本身不是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不屈居于任何人之下的地位吗？尽管

如此，这个希望应该也是有其可行之道的。如果他一直给予高度评价的莱因哈特成了奥贝斯坦的傀儡的话，将是件多么有趣味的事情呢。

【Ⅳ】

正式的资料中并没有写到当尤里安在想着杨的时候，杨曾因为有所感应而连续打喷嚏的记载。

杨在释放了姜·列贝罗之后，便以死去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为人质，和菲列特利加、先寇布、亚典波罗、以及被解除了软禁共且赶到的旧部属们一同搭乘雷达Ⅱ巡航舰，离开了海尼森。那是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晚上。舰长由亚典波罗担任，他利用已经死去的雷内肯普为挡箭牌，成功地向同盟政府掠夺了大批的粮食和武器。不过这以后的事情，就交由杨的头脑来构想了。他此时一副宇宙海盗的姿态，很高兴地吹着口哨。

菲列特利加·G·杨夫人，脱去了花围裙，换上了黑色扁帽的军服，在丈夫的旁边担任着辅佐的工作。

在即将由海尼森动身出发之前，杨曾经想要和比克古提督打一声招呼，最后却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这位前任的宇宙舰队总司令官，虽然已经退休在家里颐养天年，不过同样也招致同盟政府的猜疑。虽然是个人性质的打招呼，但只要双方曾经通过讯息，那么这个通讯本身，将足以构成使老提督的立场恶化的条件。所以杨只能将心中的念头按捺下来，祈求自己和老提督能够有再见的一天。

另一方面，杨和亚历克斯·卡介伦中将取得了联络。因为他是从一开始最早表明自己立场的人，如果没有联络的话，反而容易被猜疑他和杨两人之间事先就已经有密约存在了。在此之前，一直在后方勤务部，等于是被放到情报所不及之孤岛上的卡介伦，在知道整个事情经过之后，立即和妻子联络，扯下了阶级章放到桌子上，然后便赶忙投身到杨的麾下。他说“如果没有我的话，杨那个家伙一定没有办法做下去的”。当洛克维尔得知后方勤务部长代理离去的时候，立即发出了慰留的声音，但是卡介伦头也不回地只从他的肩膀上对上将“哼”的一声便离去了。

而参谋长姆莱、副司令官费雪和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等人，则因为分别在边境上从事军务工作并不在海尼森，所以无法和他们取得联

络。

※※※

这一年的夏天里，被收纳到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手中的有战舰４６４艘以及宇宙母舰８０艘，都是舰队构成当中所缺乏的部分，所以整个战力的强化有了飞跃性的进展。

同时在人力资源方面，也有了一批人数虽少但实战经验丰富的士兵加入了他们的战斗行列。他们当然都是不屑于成为银河帝国之从属的一群，其中更有一名极出名且优秀的舰队战术指挥官，也就是哈姆弟·亚修少校。当他被引见到梅尔卡兹所乘座的战舰西瓦旗舰上时，他对于全面认可梅尔卡兹之指挥权方面，做了某些程度的保留，而且毫不胆怯地陈述出自己对于这些人的看法。

“在对帝国举起反抗旗帜的方面我们没有异议。不过我们本身的舰队要以什么来表明自我的立场？是以民主共和政治呢？还是不同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王朝帝政？甚或是军国主义？”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舒奈德回过头来看着梅尔卡兹，而这位亡命的客将则示意要亚修继续说下去。

“这说来是极失礼的言论，不过阁下过去曾经是帝国军的泰斗，而且在亡命到我国之后，又曾经担任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正统政府的目的，应该是在于恢复高登巴姆家族所失去的世袭权力。对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卑职实难协助。”

在他背后的那些新进士兵不安地发出了嘈杂声表示相同的意见，从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了亚修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上司，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威望的人物。梅尔卡兹缓缓地点点头。

“这一点我要加以声明，我军的目的并不在于使高登巴姆王朝复活。”

“提督的话自然是一言九鼎，我们就相信这一点。不过，接下来的也是相当失礼，也就是说，如果要纠合信奉民主共和主义的将兵，那么以梅尔卡兹提督的名号稍微有些缺乏吸引力。”

“那么，要什么人来担任反帝国军义勇军的指挥官，您才能接受呢？”

当舒奈德这么反问的时候，亚修那精悍微黑的脸轻轻地斜到一边。

“以一名民主共和政治下的军人而言，比克古提督在实绩和威望方面都不缺，只是因为他的高龄而很难由他担任领导未来的旗手。而席特列、罗波斯两位历代的统合作战本部长也已经是过时的人了，所以希望由较年轻、具有人望和威信的人来担任。”

“你是指杨威利提督吗？”

“……不要特意将姓名讲出来，或许会给他本人招来一些麻烦也说不定。总而言之，这并不今天或明天之内就可以实现的。卑职暂时还是遵循梅尔卡兹提督的指挥权。这一点请您相信。”

因为和总舰艇数比起来，乘员总数显得过少，所以亚修便被委托协助舰队运行的工作，当他点头表示接受之后，便在士兵的引导之下离去了。舒奈德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一面咕哝地说道。

“这家伙的理由还真多哪，不过看起来是可以信任的样子。”

梅尔卡兹此时则难得地苦笑着说。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是没有资格作为民主共和政治的旗手。不管怎么说，二、三年前我还是专制国家的一名军人，而与共和国的军队作战。如果现在就以民主共和政治来作为自己的旗帜的话，大概也会被后世的人批评是一个没有贞操的人吧！”

“阁下，这可能是您太过于疑虑了。阁下一直都是处在被环境所迫的状况下，竭尽所能地做着最妥善的应对，这是谁都知道的。”

“后世的评论姑且不论，就事实上而言，除了杨提督之外，没有适合的人能够纠合民主共和派的将兵。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同盟政府和帝国方面才会对他有所顾忌吧……”

这个时候，他们自己本身的行动早已经成了一些谣传的泉源了，甚且杨威利及其一伙的人也已经脱离海尼森，这种种都是他们根本也没想像到的。

这时梅尔卡兹忽然转变了话题。

“陛下的行迹还不明，是吗？”

梅尔卡兹所说的“陛下”，并不是指年轻的金发霸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而是指高登巴姆家族第三十七代的皇帝，亦即五岁即位、

七岁被迫流亡的艾尔威·由谢夫。

舒奈德将脸埋下低着头说："是的，抱歉之至。不过听来虽然有些为难，但请听属下的辩解。在目前的状况下，调查是非常不顺利的。"

这一点是梅尔卡兹也明白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是不断地潜伏、逃避，以期能躲开帝国军耳目之身，当然不能够公然地着手调查或寻找。已经无力化的同盟军姑且不论，斯坦梅兹所率领的帝国军的搜索能力仍是不容轻视的。

无论如何，梅尔卡兹之所以执意要搜索前代王朝的幼帝，是因为他知道幼帝在失踪之前，精神状态已经产生分裂了。幼帝的精神状态时时会爆发，使得靠近他的任何生物面临流血，随着这一滴滴的血，人心也就一点一点地远离高登巴姆王家。就算他超越常轨的粗暴是来自天生的资质，不过罪过在于周遭的环境未能予以纠正，这是在他周围的大人所应负起的责任。

高登巴姆王家的再兴已经是不能寄予希望的了，最主要是因为人心没有这样的期望。梅尔卡兹所希望的艾尔威·由谢夫能够身心健全地长大成人，然后作为一个无名的平凡市民，过着平稳的生活。不过，这样的一个希望，或许比复兴王家这种痴人的梦想还要难以达成吧。另外梅尔卡兹还有一个希望，就是给予杨威利一个活动的舞台以及舞台所需的基本兵力。这两件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后的工作，梅尔卡兹如是想着。

※※※

在雷达Ⅱ号巡航舰的舰桥上，杨舰队的三位中将卡介伦、先寇布以及亚典波罗正以杨结婚典礼当天同样的恶毒的舌锋，修理着他们的司令官。

"真希望杨威利这位名演员能够将自己实力发挥到最高的境界。不过他好像老是没有自觉到自己是一个名演员似地，害得那些把他赶到舞台上的人们真是辛苦哪！"

"这就好像是老师在为成绩很差的学生苦恼的心情吧，先寇布中将。"

"其实啊，我曾经想过要当老师，因为我不喜欢被人家出习题……"

“你是喜欢出习题给人家吧？”

卡介伦笑着说道。本来后方勤务本部长这样一个荣誉的职务是他垂手可得的，不过他却“哼”的一声就把这个职务给踢得远远的。失去了这名具有卓越行政处理能力的男子，或许让同盟军比失去杨威利更觉得后悔也说不定。

“不过，先寇布中将，在那样缺乏情报而且变化激烈的情况当中，你还能够看穿政府毒辣的诡计，也真是不容易哪！”

在卡介伦这样的称赞下，先寇布却显得有些难为情似地说道。

“这个嘛，或许政府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可能只是我的妄想罢了。”

“喂、事到如今你怎么……”

“没错，亚典波罗中将，到了这种时候来追究事实的真实性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不管是在那个时候，或者是现在，我一直都相信同盟政府确实是怀有那样的恶意和阴谋。我并没有特别要欺骗您的意思哦。”

“只不过是煽动罢了。”

亚典波罗讽刺地回了这句话，不过又好像在想着什么似地，一脸好像在将回忆的底片重新倒回去的表情。

“你后悔了吗？对这些已经成了事实的事情。”

“没有的事，卡介伦中将。”

在三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这名男子摇着头说道。

“我不过是一个还不满三十岁的黄毛小子，却得以被称呼为阁下。这是拜在杨提督麾下赐，或者说是因为这个缘故，自己必须要负起责任啊。”

“不过，啊……”卡介伦脱下了黑色扁帽，仰起脸说道。“虽然我们被称为叛乱部队什么的，但就我看来，不过是一群离家出走的孩子组成的集团罢了啊。”

另外的两个人似乎并不打算要反驳的样子。

※※※

成为一名元帅也好、被称作是叛乱部队的指挥官也好、或者单纯只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也好，杨威利终究还是杨威利，此时的他正两脚

跨在司令官席的桌子上，黑色扁帽盖在他的脸上，已经整整个两个小时以上，身体一动也不动。

而菲列特利加·G·杨则在距离丈夫仅有五公迟之远的座位上，发挥着她与杨成对比的勤勉性，正在作巡航舰雷达Ⅱ号、梅尔卡兹舰队、以及杨“叛乱部队”各个相关资料的分类整理工作。以便让杨能够根据正确的兵力来作出作战方案。

自从把丈夫救出来以后，对于未来的事情，菲列特利加想都没有想过。不过杨打算走上哪一条路，她只会以身为杨的半身似地跟随着丈夫走过来。就杨来说，从脱离海尼森以后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构想。最主要是因为他本身一直都被激烈的状况所围绕着，在这种状况下，根本不可能会产生什么构想。

“那对夫妻虽然有正当的防卫意识，不过好像并没有在考虑未来的样子。如果不让他们变得更有野心的话。”这句话是达斯提·亚典波罗对于杨夫妇的评论，确实也掌握了一些事实的真实性。不过以杨来说，亚典波罗是将他拖到这场激变状况的罪魁祸首之一，应该没有道理要这样地被他评论吧。

还在海尼森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想过采取将同盟政府以及驻守的帝国军为人质的一种抵抗形式，不过这样做的话，无疑会将海尼森上几亿人口的住民卷进这场争乱。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杨受到了同盟政府的恩将仇报，不得已只有“离家出走”。

现在这个时候，将放在遗体咻存用的密封容器内的雷内肯普，正保障着他们的安全。如果将雷内肯普的死讯加以公开，并且将尸体送回给帝国军的话，或许会招来其他新的危险也是未可知的。

事实上，自古以来有多少的名将，虽然从战场上平安无事地归来，不过却被迫钻进自己的祖国所高高筑起的肃清或放逐的门墙中。一个武勋反而招来了一百万的嫉妒与反感，在往阶梯上爬的时候，每爬一层，脚下的空间就愈来愈狭小，而从阶梯下摔下去的时候，所受的伤会更大更深。

在古代的一个帝国当中，一名以叛逆罪名被逮捕的将军，对着皇帝问到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皇帝将他的视线岔开回答说。

“朝廷的臣子们都说你企图造反。”

“那不是事实，而且也没有证据。”

“就算没有事实，但你是在想着要造反吧。”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原来如此，不过你却持有造反的能力。这就是你所犯下的罪。”

……握有一把好剑的人，所害怕的是那把剑的刀刃有一天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最后的结果是，这把剑本身不得不被当作是一个怀有某种企图的第三势力。

就算要建立起一股第三势力，光凭军事力量是绝对无法维持的。如杨基本构想中的一部分，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得要有政治力量以及经济力量，但是叛逆的卡介伦立刻就反弹了，根据地要摆在哪里？此时此刻，不仅仅帝国军，甚至还有同盟的攻击要如何应付？雷内肯普的死什么时候要公布，还有补给呢？组织呢？对外的交涉呢……？

这一切需要有时间，不是老去腐朽所需要的时间，而是成熟和发酵所需要的时间。但是杨并没有时间。对于杨来说，绝对不可或缺的不是权力、不是权限，而是时间。

在这非常短的期间内，杨的心中有几个目的地。其一就是与梅尔卡兹，将指挥系统统一化，将以后的共和军组织编列起来。其二是迎接尤里安从地球归来，得到有关于地球教的情报……这些目的达成之后，未来该何去何从？为了回避不当的死亡，挟持了姜·列贝罗作人质，之后又使得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踏上自杀一途所得来的自由，要如何地行使呢？

漠然的构思，此时已经以半透明的姿态出现在杨的意识范围里面。全宇宙的霸权就交付给皇帝莱因哈特。相对地，即使是在边境也好，要使共和主义者在某一行星上的自治权受到认可。有朝一日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出现必然的腐蚀和崩坏之时，全人类民主共和思想的幼苗就得以开始萌芽了。因为民主共和思想的发育和品质方面的提升，所需要的时间远比它本身的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只要人类被主权国家这种麻药所污染的现象持续存在，或许国家坚持不牺牲个人的社会体制就无法存在也说不定。不过，国家舒不得牺牲个人的社会体制，似乎是值得去向往的。在杨的这一代，并不是

什么事情都能够顺理成章。不过，播种的事情应该可以吧。就算所做的尚不及经历一万光年长征的亚雷·海尼森的一步。

尽管如此，杨不得不重新再一次自觉到自己绝对不是万能的。如果他有预知未来的这种超能力的话，那么在今年的春天就不会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了。因为这个在战术上，具有难攻不落、固若金汤之地理位置的要塞，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根据地。不过在那个时候，为了拯救自由行星同盟，他除了离开伊谢尔伦，以求取行动自由之外，别无其它的选择。

如今要后悔也是无济于事的。最主要的，在那之后的巴米利恩会战中，能够无法无视于政府的命令，给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最后一击的人不就是自己吗？最后的结果是，杨的行动只是在杨本身器量范围里面的事情。过去在帝国之内，仍能确保自治权的费沙人所具有聪明睿知与机巧，杨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

“费沙是吗？”

此时的杨，并不知道皇帝莱因哈特，已经正在考虑着要迁都到费沙之上，然后把费沙当作是宇宙的中心。而费沙与地球教密切结合，一直以地球教之傀儡的姿态从事各种活动的事实，这时候也还不是莱因哈特所能够知道的。不过，在皇帝本身的长期构想当中，这却是一个不能欠缺的要素。

“如果能够经由波利斯·高尼夫取得独立商人们的支持是最好的……”

不过这也是尤里安回来以后的事了。杨于是中止了继续在思索的迷宫当中散步，从他脸上拿下了黑色扁帽出声道。

“菲列特利加，红茶一杯。”然后又再次把扁帽放回他的脸上。而他在扁帽底下咕哝所说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两个月，就只有两个月！原来按照预定，应该能过个五年不工作的生活才对的……”

※※※

姜·列贝罗被“叛乱部队”释放了以后，当然不得不面临与帝国军相关者之间的交涉。在交涉之前，他给了国防委员会一个指示。

“立刻办理比克古提督恢复现役的手续。视状况需要，或许会需要用到那个老提督的手腕来讨伐杨那一党人也说不定。”

列贝罗也担心着自己是不是一直走在一个“反派角色”的路上，但是他认为在帝国的压迫下，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同盟的独立与主权，即使只有在形式上。这种义务感的强度远超过他对自己角色扮演的担心。不过后世历史家一直强烈地认为他这号人物与那些基于卑劣的意图，企图要谋陷杨威利的特权集团，其实只有一线这隔。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列贝罗相信自己所属的国家，而杨不相信。不过这道墙壁的厚度，却使得两者之间一般认为“如果能够妥协的话将会很理想”的关系，却以最为恶劣的一种形式迸裂开来了。而列贝罗所绝对料想不到的是，就因为他与杨威利之间的关系，他的存在才能够为后世的人们所知悉。

※※※

一般匿称为卡琳的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此时正伫立在尤里西斯战舰的了望室内，蓝紫色的眼眸发出像是星星一样的闪光。她刚刚结训练，脸颊上还是红通通地，而心脏的鼓动也稍微强了一些。她一脚伸得直直的、另一只脚则稍微弯曲、整个背部靠在墙壁上，或许应该说是轻轻碰在墙壁上来得较恰当些。她的母亲说这种姿势“像极了你爸爸”。而卡琳则认为这种姿势任谁都可能会有，如果自己是个男孩也就算了，何况自己还是个女孩。被人说像是父亲，而所谓的父亲其实只不过是曾经作过母亲短暂爱人的那个男人，卡琳一点都不觉得高兴。

卡琳捏扁了手中那个用来装添加蛋白质碱性饮料的杯子，并且作了一个嫌恶的表情。当她想要挥去父亲的印象时，另外一张脸孔却出现在她的意识范围里面。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比她年长两岁的少年不过才见过一次，这时会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是她所料想不到的。

“什么嘛，那么软弱的家伙。”

卡琳以一种自己都无法确信的语调咕哝地说着，然后再度将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星海。她并不知道一艘载着她父亲的巡航舰此时正朝着自己接近当中。

※※※

宇宙历七九九年，这使得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幅震荡的一年，现在大约剩下三分之一的日子。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年，像这一年这么样地叫人感觉到历史在给予人类时间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吝啬了。这一年，确实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但对于千千万万的人类来说，这其中是

不是有着什么所盼望的东西，人们并没有办法可以得知。人类应该是已经疲于战争——不过，或许人类理乐习惯于和平。

在这一年的八月，靠近伊谢尔伦的一个恒星系自治体，发表了脱离屈服在帝国之下的同盟而独立的宣言。

那就是艾尔·法西尔。

# 銀河英雄伝説 7

怒濤篇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田中芳樹

☆

TOKUMA

銀河英雄伝説 7

怒濤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第三章 “诸神的黄昏”再现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及其他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第七章 冬蔷薇园的敕令
第八章 前途遥远
第九章 祭典之前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1】

当银河帝国统帅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了参加御前会议而跨着大步走进指定的会议室时，已经有两名同伴先到了。这两个人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两位元帅。人称“帝国三长官”很难得地共聚一堂。

这三个人从外表看来就显得极为不相同。一个是头发半白、装着义眼、身材纤瘦而血色不怎么好的军务尚书；第二个是有着深棕色头发、右眼珠黑色、左眼珠蓝色，素有“金银妖瞳”之称的美男子统帅本部总长；第三人则是有蜂蜜色头发、灰眼珠、个子较为矮小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后两者不只是单纯的同僚而已，他们还是长久以来即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这三人都正值少壮之年。

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历元年十月九日。

费沙行星才开始其为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本营所在地的历史。这一年九月，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放弃了长达五世纪的帝国首都行星奥丁，把他的宝座移到至去年为止尚歌颂着治外法权之春的费沙去。距离他戴上皇冠还不到一〇〇天。

在首都远至费沙之后，皇帝莱因哈特把大本营设置在他没没有戴上帝冠之前，于“诸神的黄昏”战役中充当临时元帅府的旅馆中。不管是当时或现在，这家旅馆在设备或格调上都没有太高的评价，但是，和宇宙港及都心之间的联络却很方便，这大概是它唯一的商业价值。这一点或许是莱因哈特选定此地的理由，不过，这位年轻貌美的征服者具有和他本身的容貌及才能并行的尊重实用性的精神，却也是原因之一，甚至连旅馆内的房间都只是适合一个普通的单身汉居住的摆设。

罗严塔尔走进的房间也只是一间谈不上豪华的平凡会议室，家具的价格或许昂贵，但却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只有一面墙上装饰着不久前才制定的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旗，这面旗帜对着这个没什么个性可言的旅馆中的一室放射出压迫性的光芒。以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军旗是黑底配上金黄色的双头鹰。现在这面旗已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

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有金黄色滚边和鲜红底色的军旗，中央则配上了金黄色的狮子像。这面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军旗被称为“黄金狮子旗”。在创意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独创性，它之所以让当时和后代的人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象征着拥有这面军旗的金黄头发的年轻人及跟随他的众将官。

而在这间房间里面的三名元帅就是所有将官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地位、功绩、知名度都紧紧跟在皇帝之后，奥贝斯坦身在总司令部及后方，其他两人则在前线，参与无数的战役，同时赢得同样多的胜利。尤其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被称为“帝国双璧”，和年纪轻轻就去世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帝国军的常胜军。“疾风之狼”以三十一岁，“金眼妖瞳”以三十二岁的轻轻年纪就爬上了军人生涯的最高峰。跟在他们后面的后进或许有之，但是，却没有人能追过他们。

罗严塔尔朝着先到的两个人行注目礼后坐了下来。由于这是正式的场合，他断不能无视于一向不和的军务尚书的存在，而只顾着和密友米达麦亚谈笑风生，这种事应该在其他的机会及场所做的。

“陛下什么时候接见？”罗严塔尔问道，不过，那只是形式上的发问。他的密友回答他：“大概快了吧？”

罗严塔尔这次把箭头对着军务尚书说：“陛下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理由？”

“或许是为了达列肯普的事吧？”

这正是最重要的事。

“是啊！舒坦梅兹提督有报告进来了。”

“怎么样？”

奥贝斯坦用义眼看着发问的罗严塔尔和把身子微微探向前的米达麦亚，然后回答道。

“达列肯普已经命丧黄泉了。这几天遗体就会送回来了。”

军务尚书提到了驻军在自由同盟领土的正中央干达尔星系的行星乌鲁瓦希上的一级上将的名字。今年七月，驻同盟的高级事务官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被同盟军的不法分子强行拉走，使得舒坦梅兹不断地和犯罪集团及同盟政府进行交涉。

“啊，果然……”

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自从接获达列肯普被绑架的消息之后，大家都认为他生还的机会几近于零。这是在动乱的时代选择了动乱人生的人们特有的嗅觉，也是一种常识。

“那么，达列肯普的死因是？”

“自缢。”

军务尚书的回答极为简洁，声音也极其低沉、干涩，但是对听话的人来说，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渗透力。两位沙场上的名将不禁无言对视。有着充满活力的灰眼珠的米达麦亚歪着头说道：“那么，连列肯普的死不能归罪于杨威利吗？”

米达麦亚这样问，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对于今后军事上的决定及行动，他必须要了解皇帝莱因哈特及军务尚书的意思。

“如果是处于顺境，连列肯普断无自杀的理由。很明显的，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杨威利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更何况他也不做辩解，现在也还在逃亡当中，问罪于他也是不得已的。”

“杨威利”这个名宇对同盟军或对帝国军而言，都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在同盟军的提督中享有不败盛名的他，在同盟屈膝于莱因哈特之后便退役过着退休生活了。连列肯普以前在战场曾两次败在杨的手下，这种屈辱是令连列肯普难忘而且也难以释怀的。或许他就是在监视杨的一举一动，却仍然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情况下想逮捕杨，却反而遭到难以反抗的袭击吧？事情在没有办法表面化的情况下，所有枝微末节都只能用推测的。但是，败北的沉重心灵重担模糊了连列肯普的判断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被赋予了超过他本身能力的职责，这件事似乎成了皇帝莱因哈特在人事上一个极罕见的失败例子。

米达麦亚交抱着两手。

“连列肯普是一个对部属极其公正的男子汉哪！”

“很遗憾的，杨威利不是他的部属。”

连列肯普的缺点在于缺乏对敌人的宽容及思想上的弹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麦亚也好，他们不无哀悼同伴的心情，但事实上，他们对敌手杨威利的评价原就高于那个不幸的同伴，所以，如果发生了和现实相反的情况，或许他们反而会觉得

很失望。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人都有共识，不过，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情却还没有透明化。

以前莱因哈特曾感佩于杨的力量，而有意要他加入帝国军的阵营，或许到目前为止，他也还没有完全死了这条心。在知道了主君的这种心意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心中都表赞同；但是，奥贝斯坦却极为有礼地、但又态度强硬地持反对的意见。当时奥贝斯坦主张，如果非要杨加入帝国军的阵容，就一定要杨遵守以下的条件。

“当时你主张什么样的条件，我实在很有兴趣知道。”

“你想听吗？罗严塔尔元帅。”

“不，不听我也知道是什么。”

“哦……？”

“你的意思是要让杨任职旧有的同盟领地，支配他的祖国，并让他去讨伐以前的同志罢？”

奥贝斯坦只是一味地拨弄着他的手指头，脸上的肌肉及声带似乎连动都不想动。罗严塔尔用他那金眼妖瞳的锐利眼光，凝视着奥贝斯坦的侧脸，微微地弯起了嘴角。

“这就是你的想法吧？试炼人才比让人才集中在陛下的身旁还重要？”

“集中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认清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吗？”

“难道每一个在陛下身边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审问吗？很好！那么，请问又该由谁来确认审问者本身是公正而且忠于陛下的呢？”

面对这么苛刻而猛烈的讽刺，义眼军务尚书至少在表面上是回之以漠然的反应。

“这让你们来执行就行了吧？”

什么意思？罗严塔尔不出声，用他那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睛质问道。

“姑且不论制度，帝国的兵权实际上是在你们两位手上。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时，一定会有办法将我排除的吧？”

“军务尚书似乎有所误解。”

罗严塔尔的声音充分显现出他露骨的反感，米达麦亚勉强□下自己即将爆发的怒气，担心地看着自己那亲密的朋友。凭着十年来的相交，米达麦亚知道罗严塔尔不是一个容易犯上的男人，但是却常常在言语表现上有过度激烈的反应。

“误解？”

“我是指关于兵权的所在一事。在我们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兵权是由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全权掌握的。我自己，或者是米达麦亚司令长官都只不过是陛下的代理人而已。照军务尚书的说法，似乎有意唆使我们将兵权纳为己有……”

这种说法原像是奥贝斯坦贯有的辛辣言论。军务尚书经常在他的义眼中闪着冷漠的光芒，一抓住辩论对方的弱点就会说出让对方脸色涨得鲜红、无言以对的狠话。尽管现在立于防御的立场，奥贝斯坦仍然冷静异常。

“这真令我感到意外。如果以你的论调来看，那么我对陛下是不是公正，似乎打一开始就无需你劳心了。我的公正只要陛下来判断就可以了。”

“真是诡辩！”

“你们还不停止吗？”

米达麦亚用左手手掌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大喝一声，军务尚书和统帅本部总长于是结束了规模虽小但极其苛刻、猛烈的唇枪舌战。低沉的呼吸声很难以去判断是发自何人，但是瞬间之后，罗严塔尔重新把身体深深埋进沙发中，而奥贝斯坦则站了起来，消失在洗手间。

米达麦亚用一只手拢了拢不太整齐的蜂蜜色头发，故意发出了揶揄的声音。

“原本我以为和军务尚书斗嘴是我的工作哪！这一次竟然由你来出头了。”

被密友这么一说，罗严塔尔只能苦笑着。

“别讽刺我了，米达麦亚，我自己也知道刚才的举动太过小孩子气了。”

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很不可取地为战斗的情绪所控制，那都是被奥贝斯坦所具有的冷漠气质所刺激而一时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所致。

米达麦亚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有些犹豫，这一点并不像他的作为。

奥贝斯坦灰着脸回到室内，空气中微微飘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沉默并没有持续大长的时间。他们的皇帝飘着一头金黄的头发，修长的身材裹着黑色和银色交织而成的军服姗姗而来了。

【Ⅱ】

“皇帝用他自己的生命和生涯来表现自己。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诗人。”

这是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对他主君的评语。这大概是所有跟随在这个年轻的霸者身旁的勇将们一致的想法。即使是那些不会去深思时间的大河将流向何处的人，也不会对因跟随着这个年轻人而使自己也名留千史一事感到丝毫的怀疑。

“高登巴姆王朝盗取了宇宙，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征服了宇宙。”

一部分的历史学家的评语虽然不一定公正，但是，和即位前的政略及即位后的弹压大相迳庭，和反历史轨迹而行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霸业倒是充满了刺激人们罗曼蒂克心态的光彩。

自从十五岁上战场以来，莱因哈特大概有七成的时间都奉献在军神的祭坛上。他在战场上的以及周边的无数成功都是靠其本身的智略及勇气缔造出来的。以前批评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们，不禁要对胜利女神明显地偏爱他一事咒骂连连。然而，莱因哈特总只是命令女神给他与其力量相符的战果，他从来不曾依赖过女神的垂怜。

莱因哈特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是吃立于历史上的名将，但是，他是否是一个明君则尚待时间的考验。

他在任职旧银河帝国宰相时所做的各种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是很值得赞赏的。历经五个世纪之久，沈淀于历史底部的腐败及颓废几乎被他一扫而空，特权阶级也因此被放逐到时间的坟墓当中。大概没有其他的统治者像他一样，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完成那么大的业绩。

然而，对明君而言，最大的课题便是维系明君的声名于不坠。以明君的姿态出现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结局收场者实在是少之又少。

一个君主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宪君主可以把一部分的责任委交给宪法或议会，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个打一开始就欠缺责任感的人或许还比较好收场，倒是那种想当个明君却屡遭挫折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坏的暴君。

罗严克拉姆不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十九代皇帝，而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的皇帝。而在继任者还没有诞生之际，他应该也算是唯一的皇帝。现在，“新帝国”不是依赖传统及制度，而是靠着至高者个人的力量及人格耸立在历史的激流中的。这个基盘显得太脆弱了，而企图利用制度及血统使这个王朝强化及永续化，便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着眼之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皇帝已经知道连列肯普的死讯，但是，当他接到军务尚书重新整理过的口头报告时，仍然持续了短暂的沉默。当气氛沉潜下来时，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看来不像是病人或死人，倒像是用水晶雕刻而成的雕像一样显得有些无机质感。不久之后，雕像发出了声音，这使得他看来恢复了不少生气。

“连列肯普原本就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但是，他也不是罪大恶极至需要被强制致死的男人。我深表遗憾。”

“陛下是不是想到要将罪过归到某人身上？”

罗严塔尔冷静但尖锐地问道。他并无意批评莱因哈特。身为统帅本部总长的罗严塔尔必须了解皇帝想把罪过委至何人身上，他好准备动员帝国军。是要追击逃亡中的杨威利呢？或是要求束手无策、甚至任凭事态恶化的同盟政府，履行“巴拉特和约”的义务？或者反过来要同盟政府去追击杨呢？不管是做哪一种判断，都已经超过纯军事的范围了。

同时，罗严塔尔心中有一种希望年轻的主君能给他一个不平凡答覆的私人感情。对于聪明、敏锐如他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难以整理的心理要素。当高登巴姆王朝的权力结构看来还是屹立不摇，坚固不可侵犯的时候，罗严塔尔就和密友一起投效到莱因哈特的麾下了。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全权委交给没有门阀背景，只有二十岁前后的年轻人。而这个选择似乎有所回报了，罗严塔尔以三十二岁的年纪就跃上了帝国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宝座。当然，他本身也具有足以与其

地位相符的才能及功绩。他在战场上立下了无数的武勋，对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及王朝霸权的树立有着极大的功劳。

在这期间，他在战场以外的场所也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两年前，时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末期，相当于半个莱因哈特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为了保护挚友不被暗杀者所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大家都担心莱因哈特会因为这场巨大的冲击及悲哀而陷入人格崩溃的绝境中。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罗严克拉姆一党却面临了最大的危机。当时，采用了奥贝斯坦辛辣的策谋，主导打倒背后的敌人立典拉德公爵的行动者便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如果光是奥贝斯坦如此主张，恐怕是无法怂动其他的提督们的。由于这次行动的决断力及指导力，他们两人——“帝国双璧”——确立了自己光辉耀眼的宝石地位。

这些行动、功勋都在在增加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巨星般的光芒。关于这一点，罗严塔尔并不感到有任何的不平。他心灵深处不稳的部分只有在巨星的光芒出现阴霾的时候才会激烈地动摇。或许是因为罗严塔尔希望他忠诚的对象是一个完美的人。

不管是罗严塔尔的自负或者是客观的评论，罗严塔尔的才能和气度都远远超过高登巴姆王朝历代的皇帝们甚多。而要统御这样的他，当然必须要具备有凌驾他之上的才能及宽大的气量及深沉的人格。

他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向以单纯、明晰而且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自我要求。罗严塔尔对其正确的选择敬爱有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追随其后的。

※※※

莱因哈特应该也洞察了统帅本部总长简短的质问中隐藏了被压缩了的膨胀心情。年轻的皇帝轻轻地拢起覆在他白晰额上的头发，顿时，室内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这当然是他无意识的动作。在他的生涯中，他从来不曾以自己的美貌作为武器。不管他的美貌是如何地出众，然而，他自己本身在这方面却没有任何的贡献，功劳应该归于和他所憎恶的父亲，及和亲爱的姊姊相较之下，印象显得极为淡薄的母亲的血统。因此，美貌不是他想夸耀的重点所在。然而，尽管他本人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但他那令雕像也不禁为之黯然失色的美貌及华丽的动作在在都让旁人不得不发出赞叹的声音。

“与其惋惜去年的葡萄酒不好喝，不如好好地研究今年所种的葡萄品种，这样或许会比较有效率。”

这个回答似乎有避开主题的嫌疑，但是，罗严塔尔并没有不快的感觉。莱因哈特的才华及智略从来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我倒是想趁这个机会，利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的嫌隙，把那个异才纳到我的麾下来。军务尚书你认为如何？”

“应该是可以的。”

年轻的皇帝长长的睫毛间闪着意外的表情，奥贝斯坦用他那两只义眼凝视着皇帝，慢慢地说道。

“但是，应该利用杨威利切断自由同盟的命脉，这是条件。”

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他那像是用古典派画家的笔细致地描绘出来的眉毛。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带着咋舌的表情无言相视。没想到军务尚书竟然堂堂地提出了刚刚还被统帅本部总长批判的方案。

“杨威利如果臣属于陛下，就等于抛弃了他以前所属的国家，否定了他以前战斗的理由了。如果是这样，抹掉任何一个会成为他日后三心二意的要素也是为他自己好啊！”

“……”

“但是，下官不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莱因哈特坐在沙发上翘起他那双长长的腿。他把手肘枕在扶手上，把像要透视人心般的锐利眼神投向军务尚书。

“杨威利不可能服从于我，这就是你想说的话罢？”

“是的……”

军务尚书冷然地避开了可能会被解释为主君的才能不足的答覆。他的大胆，或者该说是感觉迟钝，连极端讨厌他的其他两位元帅也不得不为之侧目。

“再说，就算杨威利愿意臣服于陛下跟前，什么样的地位、职责才适合他呢？如果安插的地位过小，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如果过大，也可能引起其他人的不安。”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但是，一旦杨成了皇帝的臣下，就一定会成为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竞争对手。杨有可能凌驾他

们之上，统合旧同盟的势力而稳坐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是必须加以排除的。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开山始祖莱因哈特，可以说是在半世之内急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主君和臣下的关系尚未制度化，传统也还没有成立。足以取第一位而代之的第二把交椅是不能存在的。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麦亚也罢，对于自己身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的臣下、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朝臣一事，大概意识也都还很薄弱。更何况如果尚抱着彼此并不是君臣而是盟友关系的想法的话，君臣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下去了。组织化、传统化了的忠诚心正是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永续存活的要素，所以，目前的关系不是“皇帝和朋友”，而是“皇帝和臣下”，这应该是唯一的关系。

“……我知道了。杨威利的事情就先搁着吧！”

莱因哈特不说他已经完全死心了。或许是控制自己不要再紧紧追问吧？奥贝斯坦也沉默了。

“尽管如此，连一个杨威利都容纳不下的民主政治不是显得太偏狭了吗？”

莱因哈特心里想着，不觉说出了口。渥佛根·米达麦亚对此有了反应。

“话是没错，但是，陛下，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运用制度的人。陛下的英才也不见容于高登巴姆王朝呀！请陛下想想不久前的例子。”

“没错，的确是这样啊！”

莱因哈特苦笑道。然而，脸上已经没了那股热劲，罗严塔尔看在眼□遂问道：“那么，陛下，应该怎么做呢？要趁着连列肯普死亡之际，一口气并吞同盟所有的领土吗？或者要暂缓脚步？”

“帝国军倾巢而出，快刀斩乱麻也是可以，但是，那些共和主义者们正热情地狂舞着，我们不妨就先站在高处看他们张牙舞爪，直到他们疲累了为止。”

莱因哈特如此说道，似乎有意要控制自己的霸气似的。三个元帅都有些感到意外。难道光是把大本营移到费沙就能满足皇帝的英气吗？皇帝那只白皙的手把玩着垂挂在他胸前的坠饰。

年轻貌美的皇帝那闪着金黄色光辉的头发上方，和他的头发呈现同样色泽的狮子无言地咆哮着。三位元帅同时朝着军旗和皇帝行了一个礼。每个人的眼中各怀着不同的感怀及思绪。这个时候，对着正要退出的三个元帅答礼的莱因哈特，其表情微微闪着对自己本身些许的焦躁和不安。

罗严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列肯道夫少校，为了几件统帅本部的事务有待上司的裁决而在室外等着。结束了御前会议退出室外的金眼妖瞳青年元帅和有着蜂蜜色头发的密友，轻轻地打了声招呼便往走廊上走去，一边接过部下呈上来的文件。他快速地看过之后便立即下了指令。他那明确但略带机械性的语气让副官觉得有些异样感，副官看着上司，但是，罗严塔尔心灵的悸动哪是一个外人所能透视的?

……皇帝，请不要给我反抗的空隙！我是为了选你做为历史的舵手、拥立你、炫示你的军旗而来的。请不要让我后悔我的选择。你应该随时随地走在我的前头，而且必须永远散放着傲人的光芒才对。消极或安定岂是你的光源？无人能匹敌的霸气及行动力，才是你的真正价值所在啊……

【Ⅲ】

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理所当然地跟着莱因哈特来到费沙。她的父亲国务尚书佛兰兹·冯·玛林道夫伯爵则留在原来的帝都行星奥丁处理国事。和皇帝、首席阁员距离数千光年之遥，再怎么活用超光速通讯，国事实在难以做到如预期般的顺利、圆滑。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体制，不久之后，国务尚书应该也会跟在皇帝后面来到费沙的，不可能是皇帝去迁就属下的。奥丁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帝国的中枢了。

希尔德辅佐莱因哈特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也为莱因哈特分析急速而且大幅度的情况转变。连列肯普的妄为及同盟政府的昏庸促使杨威利自立，因此，构成现状的政治、军事上的要素当然也就更加复杂了。任何一小撮集团的势力都让人无法安心。因为不管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或是自由同盟，都是由一滴水渐渐汇聚成大河的。

A 新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王朝

B 自由同盟的现有政权

C 杨威利的独立势力

D 费沙的旧势力

E 旧帝国高登巴姆王朝的余党

F 宣誓独立的艾尔·法西尔

稍为想了一想，希尔德又添加了第七项。

G 地球教的余党

或许是自己的猜疑心过重罢？希尔德把视线投向桌上的小镜子，试着在自己装模作样思索着的脸上眯起一只眼睛。结果，一扮起这个表情，蓄着短发、像个美貌的少年的伯爵千金的脸看来就更像个少年了。

希尔德耸了耸一边的肩膀，将两只手高高地举起做深呼吸。她充满活力的脑细胞偶尔也需要休息。

说来，古往今来的政治状况都很单纯、明快。半世纪之前，帝国和同盟的刑事警察曾经合作破获麻药贩卖组织。只要双方的首脑部门同意；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尝试过第二次，而现在，每一个分裂人类世界的细胞似乎都挥着对自己有利的字典，尝试告诉他人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希尔德所属的阵营中握有的字典应该比别人的要来得厚。但是，莱因哈特却从来不认为屈服在大贵族们手中的金边字典是一件清高的事。和莱因哈特敌对的阵营中，又有谁能说以前的莱因哈特是不存在的呢？

希尔德重新看了看从A到F各个势力。她发现每一个势力或大或小都有一些弱点。D和G失去了根据地，没有了公然的武力。B和E则欠缺人才。F软弱无力一如婴儿。而A和C则完金取决于统率者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了统率者，组织本身可能就会面临解体的命运。希尔德只要一想到今年五月的巴米利恩会战中，没有后继者的莱因哈特如果真的被杨打倒所将造成的后果，她就不寒而栗。最值得警戒的是B、C、D和F的结合，也就是以杨威利的人际关系为核心，同盟军和费沙的不满分子集结在一起。军事力和经济力合体产生化学反应时，或许就会引发诸如一点点毒烟就可以击倒一只巨龙之类的事态。即使是杨也不可能认为自己只凭着单薄的军事力量就能打倒莱因哈

特。如果真的这样想，杨就不会是那么可怕的人物了，只不过是一个英雄式的自我陶醉者罢了。

“如果能打倒皇帝，杨威利日后会有什么展望吗？”

这个疑问盘据在希尔德的胸中。她虽然无以透视宇宙的一切事象，但是，以她正确的分析能力，她知道杨的行为不是根据计划而行的，而是以紧急避难为主。只要看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表现就知道了。由民选政府所发出来的命令，对他而言就如同神明的托付。

希尔德对杨威利有很大的兴趣。在希尔德眼中，杨的才能和性向的不一致性太大了。他虽然具有极高的处理现实问题能力，但是，他本人却似乎很厌烦于这种事情。希尔德可以想像得出杨失望地望着年纪轻轻就成为整个国家中最重要人物的自己时的景象。

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杨为了和莱因哈特会面而被请到莱因哈特的爱舰伯伦希尔上来。希尔德从亲卫队长奇斯里准将等人那儿听说了，杨本人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建立了无数功勋的男人。与其说他像一个元帅或司令官，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心思纤细的年轻学者。但是，他虽然只身来到敌舰上，却丝毫没有畏惧的样子。或许这就是杨的真正价值所在。

如果没有杨威利这个有着些许特异人格的人存在，同盟军的武力或费沙的经济力也就失去了化合的触媒。然而，若果真如此，帝国军就势必要各个击破每一个蠢蠢欲动的大小势力了。而这种情形在无形中就增加了不少麻烦。

即使聪明如皇帝莱因哈特，在这几个礼拜中，处埋状况时也无法有明快的决断。

“不知道陛下到底怎么想？”

希尔德对年轻皇帝的才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可是，她也发现到莱因哈特的精神线是由强韧的超高度钢和纤细的银线搓捻而成的。在战场上，经常是由前者发挥机能，维持莱因哈特不败的神话，在处埋行政上也是如此。但是，意欲完成历史上无人可比之霸业的年轻人精神基调却是由银线所编织而成的。莱因哈特内藏的火焰是熊熊地燃烧着，但是，激烈的火焰不是容易烧尽的吗？这个恐惧在聪明的伯爵小姐脑中落下了一大片阴影。

【Ⅳ】

皇帝莱因哈特转移大本营到费沙，对新帝国的技术官员而言是一种颇具魅力的刺激剂。身兼工部尚书和帝国首都建设长官的少壮派席尔瓦贝尔西住在大本营附近的老旧大楼里面，昼夜不分地执行着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礼拜的病假是例外的情形。

工部省的次官是一个叫古尔克的中年官僚政治家，他应该是一个有足以担起职务的男人，但是在席尔瓦贝尔西请病假期间，古尔克虽然勤奋不懈，却还是延误了工作。当他看见销假回来上班的工部尚书立即投入工作，开始处理案件时，顿时丧失了自信，遂向皇帝提出了辞呈。

年轻貌美的皇帝很意外地对着等待挨怒骂声的次官露出了笑容。

“次官的职责就是接任尚书的工作。如果你的才干凌驾席尔瓦贝尔西的话，当尚书的就是你而不是他了。你很了解自己，这一点就很够了。”

由于皇帝的意向如此，古尔克仍然继续担任工部省次官的官职。莱因哈特虽然没有说出口，不过，他确实没有意思让工部省这个巨大的机构和权限永续下去。不管是哪个国家机构和社会体制，只要安定化了之后，都会把实地业务部门委交给民间以缩小组织。在创业及扩充时期是需要像席尔瓦贝尔西那样的异才，但是，在缩小组织及安定的时期反而需要像古尔克这样坚忍踏实的人。在皇帝的眼中，古尔克就像一种计量器，把他手上过多的部分削减掉就剩下适当的规模和权限组织。

莱因哈特在人事的布着上就像任用驻同盟高级事务官连列肯普一级上将一样，有失策的时候，但是，因这样的宽大和见识而成功的例子远较失败的例子多得多。连皇帝也认同其异于常人才干的席尔瓦贝尔西计划腾出巨大的能量的一部分，把行星费沙变成全宇宙的中心。

他是人类宇宙史上第一个工部尚书，已经名留后世了，只要行星费沙存在宇宙当中，他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

另一方面，费沙人的心境总是难以平静。以前原为他们的祖父的行星被帝国估领，而现在更是被生吞活剥、消化了。有人恶意地开玩笑说：“下一步就是被排泄的份了”，这正是费沙人深刻之败北感的证明。原本他们竭尽全力去利用费沙处于帝国及同盟两大势力中间的地

理条件，努力地使用财富和权谋术数实质地去支配宇宙，但是，现在一切都已成泡影了。

“文明人的智慧输给野蛮人的臂力。”

也有人这样说道，结果，那也只不过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败北之后的自我怜悯罢了。因为事前他们无能洞察对方诉诸臂力的迹象。

“左看右看都是帝国人不愉快的面孔。”

“尽管如此，一年不到，好像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了呢！”

在费沙人交换着感慨的视线当中，帝国军黑、银搭配的制服却每一天都在增加中，整个大气的一半似乎就是为了提供他们呼吸似的。

有一大半的费沙人并没有任何理由对皇帝莱因哈特抱持好感，可是，他们对其构想力的壮大、决断及行动力的迅速却不得不大加赞赏。这种感觉的确或多或少都掺有某种不纯的因素。如果莱因哈特是个无能的人，那么，被一个无能者所打败的自己岂不掉进了无名的深渊中了？原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在武力面前根本没什么看头，原本应为独占性的情报也没有带来任何益处，而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帝国军所占领了。才略丰富的费沙人一向住在保守的世界观的温室中，在被金发的年轻人敲破之前，他们都不晓得玻璃的脆弱。

不管怎么说，皇帝莱因哈特正在创造历史是一件无庸置疑的事。同时，身为一个费沙人，他们不能不关心在这个正在被创造的历史豪华舞台中，他们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也有人自我要求从事积极的展望和行动。原本费沙人的长处就是在被赋与的政治状况中完成最大的利益。原来的费沙也不是人人平等的天国，有因获得既得权利的横暴豪商而哭泣的中小商人，也有因商场失败而衰败的一家人。对这些人来说，莱因哈特的征服所带来的时代激变可以说是败者复活战的唯一机会。他们努力寻求征服者的欢心，为军需品的调度、士兵宿舍的建设、提供经济及交通、地理、市民感情等的相关情报而四处奔走。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长老们的反弹及对年轻的征服者情绪上的支持更是一日快过一日，而帝国政府也有意图地对年轻的费沙人以礼相待，开始搭乘云霄飞车朝着共存的道路飞奔。

【V】

更巨大的变动而足以摇撼众人脚步的是十一月一日的事。

这一天，已故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的秘密葬礼正式举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担任治丧委员，皇帝莱因哈特及政府军部的高级官员都列席了，但是，和故人的地位相较之下，葬礼却显得有些过简。帝国政府方面对于高级官员的死是否要公开化一事尚未接到皇帝的裁决，而且故人的死和前年去世的坎普提督一样，由于其死因是极不名誉的自缢，所以列席的提督们也很难以因为他的死而激发昂扬的战意。

有着灰色头发和灰色眼睛的奈特哈尔·缪拉对邻座的米达麦亚低声说道："这么说来，连列肯普提督没有办法晋升为元帅了？"

"因为他不是战死的。"

"即使是殉职也不行吗？"

米达麦亚无言地点点头。正加缪拉所说的，连列肯普确实是殉职的没错，但是其中的罪过却多过于功绩。或许由于他擅离岗位，而使得帝国政府为根据"巴拉特和约"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所投下的建设及整备的心血、时间都白费了。连列肯普再怎么样都无法避开尽管只是暂时的假象，却有可能浮上水面的平和时代，却因他的莽撞而再度使和平的曙光沈没于罪过的深渊中。

在葬礼之前，一个隶属于连列肯普舰队的少将恳求米达麦亚。

"下官在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的底下做了五年了。或许他多少做了没有办法让人通融的事，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司。请您要求皇帝下令进行复仇战！"

米达麦亚很能了解少将这样的要求。但是，根据米达麦亚的见解，连列肯普的地位仅止于少将或中将的话，对他自己或别人而言都是比较幸连的。人各有才，而且在大小、形式上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譬加，一个优秀的舰队指挥官不一定是个优秀的事务官。错看这一点或许是皇帝的失败，但是旁人也不能否认这是连列肯普贬低自己价值的结果。当然，他违背了皇帝的期待，破坏新王朝的权威，罪过也不小。

因此，连列肯普不值得晋升为元帅。皇帝莱因哈特不给他元帅的封号，于情似乎过于严峻，但于理则是正确的。加果皇帝碍于情面而

给予连列肯普“元帅”的封号，就等于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次的错误是不能用第二次的错误来弥补的。

这种事并不是授予臣下高位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说贤帝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的继任者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有些许缺点而不足以被称为明君的话，那罪不在其才能或业绩方面，他滥颁元帅封号给臣下，甚至连小舰队的指挥官也授予元帅权杖。虽然在征服自由同盟失败之后，或许是有所觉悟罢，但到他死前再也没有给过元帅的封号了……

米达麦亚想转移话题，他用灰色的眼睛看着眼前的同事。

“对了，怎么样了？搭你那般新旗舰的感觉如何？”

“棒极了！”

缪拉避开因周可能投射过来的奇异眼光，脸上微微泛着喜悦的光芒回答道。

自从罗严克拉姆王朝建立以来，兵工厂最先完成的战舰便是“帕西法尔”，而蒙皇帝下赐此舰荣誉的便是他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解救主君莱因哈特于危急之时，在激战的漩涡中曾四度换乘战舰奋战不已，充分表现了他勇敢善战的特性，也因此“铁壁缪拉”之名广为敌我双方所熟悉。就连因他而无法获得完全胜利的敌手杨威利都赞扬他是一代良将，缪拉的功名遂继“帝国双璧”之后而名扬于世。然而，他也不因此而骄矜，仍然保有同事间最年轻者所具有的诚实态度。

还想回答米达麦亚问题的缪拉，灰色的瞳孔中映出了一个新的人影。皇帝莱因哈特的次席副官挨近两人身边来。

迪奥多尔·冯·流肯晋升为少校了。那是前些日子在邱梅尔男爵府邸中发生暗杀皇帝未遂事件时，他成功地射杀了犯人集团中的一员而受赏的。和皇帝同年龄的他，在表现方式上虽然和主君有些不同，但仍有未脱的稚气，看来就像军官学校中不知天高地厚的低年级学生。

“请元帅和各位一级上将到十六楼的花岗岩室集合。皇帝陛下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关于谈话的内容流肯不可能会知道，所以米达麦亚也没有问。他的脑海□浮现了前些日子在御前会议中犹疑于决断和选择之皇帝的身

影。

花岗岩室不像个会议室，倒像个宽广的沙龙，已经为提督们准备好了咖啡了。

“难道皇帝要亲征？”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自言自语地说道。然而，同僚们都知道，他不是在发问，而是心中如此期侍着。毕典菲尔特是最强烈表现出新王朝的武断性格的男人，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用他那淡茶色的眼睛兴味索然地环视着室内的装饰。

“陛下希望有敌人的存在。他是一个为作战而生的人，但是，战争却又结束得太早了……”

奈特哈尔·缪拉这样认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军人，年龄也还不到厌战的时候。如果说他对充满荣光的年轻皇帝除了尊敬之外，还有一些怜悯的话，似乎就显得不敬。然而，他也亲眼看到了当吉尔菲艾斯提督死亡时，莱因哈特悲痛的模样。

“陛下迁到费沙来固然好，可是对于军制改革，我总有些许的不安。军事力量采中央集权的好。如果给予每一个军管区兵权，一旦中央的统制力衰退时，不就容易形成割据的局面吗？”

留守在奥丁、身居后方总司令官要职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曾这样对缪拉说过。皇帝莱因哈特虽然年轻，充满了生命力及可能性，但是就算是天才或英雄都难免一死。一个人活在世上时的价值越大，死后所留下的空隙也就越大。这是梅克林格所担心的事，但是缪拉还不致于如此悲观。从年龄上来看，梅克林格及缪拉都一定会比皇帝先走一步，以后的课题就交给后世的人去烦恼吧！

当他把咖啡杯拿在手上时，耳还传来了“帝国双璧”的小声交谈。

“那么，同盟政府或军部对这次的事件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拖？”

“左往右来，然后结束。”

同盟军部目前的混乱及迷惘尤其明显。关于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退役元帅的失踪，同盟政府都还没有发表正式的声明。他们把前者的责任归于帝国政府的秘密主义，至于后者，他们则强辩不可能知道一个平民的动静，结果，整个事情的演变越发显得暧昧、混乱。

“事情至此只能说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了。一旦盖子松了，煮沸的汤喷出来，接着就一定是一场混乱了。”

把咖啡杯放回桌上后，毕典菲尔特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那么，不是应该由我们去松掉盖子的吗？同盟政府的混乱就是大神奥丁要我们并吞同盟领土的契机呀！”

“就算我们要出兵，也还没有补给的准备。”

米达麦亚冷静地指出缺失。

“三年前的亚姆立札会战就是一面镜子。这一次挨饿的可是我们哪！”

“只要掌握住同盟的补给基地就行了。”

“根据哪一条法律？”

“哪一条法律？”

毕典菲尔特哼哼笑道。橘红色的长发在空中摇晃。即使做出这样的不礼貌行为，这个猛将身上也看不出一点邪气，米达麦亚也无从憎恶起。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推开了咖啡杯。

“法律的根据有那么重要吗？”

“同盟政府只要有镇压反抗政府武装势力的意思及能力，我们就不能对杨威利下手。因为在巴拉特和约中清楚地记载着不干涉他们内政的条文。”

“他们虽然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欠缺这方面的能力。杨威利现在在哪里？连列肯普到过哪里？我个人觉得这个疑问也就是他们的界限了。”

毕典菲尔特的说词极其痛切，米达麦亚只能苦笑着沉默不语了。事实上，他也想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在平时，要制止毕典菲尔特急进论的应该是梅克林格的任务……

“总之，我们帝国或同盟政府都是不合理地对待杨威利，或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米达麦亚朝交抱着手臂沉默不语的奥贝斯坦投来一道几近嘲讽的视线说道。他一直怀疑连列肯普的妄为虽不致于是全面性的，但有可能是受了奥贝斯坦的唆使。

即使撇开这件事不谈，帝国军的选择也不简单。如果确认杨威利是新银河帝国的公敌，那么，帝国军就可以采取直接的行动除掉他。然而这样一来，同时也让其他许多无秩序的反帝国运动以杨为象征而统一起来。

“即使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有杨威利那样的聪明头脑，就可以发挥出超乎其实力甚多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与我们敌对的势力就保持这样的分裂状态，我们也只有一个一个地予以击破了。这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呀！”

“那么，干脆就让杨威利去统合反皇帝的势力。然后，只要处置了杨，就可以一举断绝火山脉了。熔岩再怎么流，冷却之后也没什么力量了。”

毕典菲尔特的意见听来似嫌过于粗杂，但是，从战略论上来说却也没错。直接攻击统一的组织中枢，比各个击破分立的小组织要来得有效率。然而，如此一来也有可能产生以杨为中心的统一势力超越帝国方面的制御能力而有巨大化的危险。新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军事方面具有压倒性的力量，而且亲自率领大军的年轻皇帝又是一个战争的天才。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支撑历史和空间的一切要素，并吞费沙和屈服同盟而膨胀出来的部分，当然就使得构造密度变薄了。当这个部分发生破裂的情况时，是不是有可能再修复？

“杨威利是这样，但是……”奈特哈尔·缪拉歪着头说道。“他是传闻中一连串骚动的原因，而真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梅尔卡兹提督还活着……”

提督们都投以奇异的眼光。正如缪拉所言，让连列肯普强向同盟政府要求逮捕杨，造成同盟政府恐慌并使自己做出脱序行为的关键，就是在军方的声明中已经战死于巴米利恩会战的梅尔卡兹提督的生死传闻。

“这么看来，他应该还活着吧……”

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淡蓝色的瞳孔中闪着光芒。梅尔卡兹提督和他是旧识。以前他和梅尔卡兹在莱因哈特的指挥下和同盟军在亚斯提星域作战。而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法伦海特正是不得不担任贵族联合军总指挥官梅尔卡兹的僚将。当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时，梅尔卡兹在

副官的劝说下亡命到同盟去，而成为俘虏的法伦海特并没有被定罪，反而成了莱因哈特的部属。

“现在，我跟他是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人了。这两三年来的变化可真是大呀！”

法伦海特并不是那种容易感伤的人，然而前瞻未来，回顾过去，他又难以平息心中汹涌的波涛。这个转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呢？在没有看见结局以前是不能死的法伦海特在心中喃喃说着。这个时候，在花岗岩室中莱因哈特的幕僚只有三名元帅、四名一级上将。和利普休达特战役胜利之后比较起来，吉尔菲艾斯、坎普、连列肯普三人已经升天了，梅克林格、克斯拉、舒坦梅兹、鲁兹四人则留在任职地，瓦列则因负伤正在疗养中。生者总是还有再见的一天，但是，当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注意到莱因哈特身边的幕僚人数减少了大半时，瞬间，每个人心头都罩上了一层寂寥的阴影。

“越来越寂寞了。”

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摇了摇头。

坐在他旁边的是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一级上将。年龄三十三岁，稍为显得纤瘦了些，红褐色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但是，后脑部却有一小撮朝天直立着。

艾齐纳哈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是一个极端寡言的男人，有人说，他在皇帝莱因哈特面前甚至也只有“是”和“不是”这两句话而已。当然，传闻多多少少总是有夸大之嫌，但是，他的副官及士兵总是习惯于从他的表情及动作而不是从声音去反应，这个传闻却又近于事实。譬如，当他搓响三次手指头，士兵便得以几近于音速的速度送上放了半颗砂糖的半杯咖啡。缪拉就曾看过两次这种场面。

据说，他在军官学校念书时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就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开口，即使被搔痒时也只是无声地嗤笑着。更有传闻说他在高级军官俱乐部“海鹰”喝咖啡时不慎把杯子掉落地上，他喃喃地说了一声“糟糕”，当时，同席的米达麦亚和鲁兹两提督闻言不禁盯着他看，事后还彼此询问道：“那个人说话了吗？”

然而，尽管这一类的传言再多，对于艾齐纳哈身为指挥官的能力却没有人表示过怀疑。或许是守护天使没有善尽职责吧？在巨大的会战中，他很少有机会在华丽的场合中出现，但是，在搅乱敌人的后

方、阻止敌人的增援部队前进、防卫己方的补给线及佯攻作战、陆上支援方面的重要任务上，他总是默默、确实地达成工作。对于这个从来没有让年轻的主君失望，忠心地追随在一旁的艾齐纳哈，莱因哈特给他和那些建立了许多功勋的勇将们同样的待遇，授予他一级上将的地位。连对莱因哈特的武官人事经常有不同意见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也积极地劝皇帝这样做。或许是不管接受什么样的命令都不会有厌恶或不平的表情，一心一意只为己方奉献的他，也获得了一向严格考核的奥贝斯坦之极高评价。

艾齐纳哈还有太太及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至于这个太过于沉默的男人是如何追到现在的太太，米达麦亚等人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

莱因哈特麾下的最高干部中，已婚者占少数。元帅方面只有米达麦亚结了婚，一级上将中则只有瓦列及艾齐纳哈纳已婚，而瓦列又已和妻子死别，所以目前有家室的人就只有两名。连缪拉和毕典菲尔特都因为来往于战场之间而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就只有这个“沉默提督”有了太太。米达麦亚虽然有爱妻，但是遗憾尚未有孩子。至于他那个亲密的好友，虽然年纪轻轻已经爬升上元帅的高位，但是，他那让道德家不禁要皱起眉头的好色习性，不管在奥丁或是在费沙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离开奥丁时，米达麦亚曾试着劝好友赶快结婚。

“结婚？”

罗严塔尔不禁低声笑道。他除了以无奈的笑容感谢挚友的关心之外，再也找不出可以平衡自己感情的方法了。笑过了之后，他那令无数女性迷惑的金眼妖瞳闪着难以名状的光芒。

“我没有组织家庭的意思，我也没有那种资格。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的，不是吗？”

“唔，我不晓得。”

米达麦亚放冷箭般地回应道。金眼妖瞳的脸上瞬间闪过一抹不像他该有的不安表情。

“喂，不要让人心里发毛啊！”

“你会有担心的理由吗？”

两人相视苦笑着和解了。

“对了，以前那个女的跟着你到费沙来了？她真的那么喜欢你吗？”

“这个嘛……我想她是想亲眼看着我毁灭才待在我身边的。这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吗？”

定居在他宿舍里的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是被罗严塔尔处了刑的立典拉德公爵外甥的女儿。

米达麦亚的心上了好几道担忧的锁。奥贝斯坦会怎么想呢？或者，他正怎么想呢？

“你打算怎么做，我不知道，不过，罗严塔尔，那个女人不好。”

“那你说该怎么做呢？”

“给她一些钱，把她赶走，只有这样了。”

“这不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嘛！”

罗严塔尔有些意外似地看着眼前的挚友。

“不管用什么方式，总之，就是要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你正一步一步走向迷路深处。在我眼里看来是这样。”

“你看来真的像是这样啊？”

“不对吗？”

“不，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得不这样想……”

蓝色、锐利的左眼和黑色、深邃的右眼在这个时候罩上了一层同样颜色的阴霾。然后，罗严塔尔装出了笑容拍拍朋友的肩膀。

“不要担心，米达麦亚。说来我也还算是个军人。要毁就会毁在剑上，不会毁在女人手里的……”

当米达麦亚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时，金眼妖瞳元帅伸直了脊背站了起来。

“疾风之狼”也慌忙跟着站了起来。皇帝莱因哈特走了进来。

【Ⅵ】

莱因哈特感到不愉快。自从连列肯普被杨威利的余党绑架之后，他就一直显得非常迷惑。而这个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并不习惯于“迷惑”这种事。

连列肯普的横死已呈现表面化的现在，他应该向同盟追究责任，讨回公道吗？或者暂时不动声色，等侍敌人的自灭，把一切委交给时间去裁夺呢？

帝国军的三个长官难以理解前些日子皇帝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连皇帝本身也无法了解自己为何会如此消极。之所以使他这样犹疑的理由是，他一再自我告诫不可以采用高压的形式来行使几近于无限制的权力。在缔结巴拉特和约之后的四、五个月，又对手下败将使用武力这件事，让他的意识有些犹豫。

而毕典非尔特的一番辩论又使他挥开了犹豫的阴霾。当毕典菲尔特被皇帝问及意见时，他便把先前对米达麦亚的辩词说给年轻的主君听，然而，一开始时，他的说法似乎并不怎么能够打动人心。皇帝认为毕典菲尔特太理所当然会提出主战论。然而，下面的这段话却决定了整个事态。

“陛下之所以被夸为常胜军，是因为您一直在带动历史。难道这一次您要袖手旁观让历史来左右您吗？”

这段话对金发的年轻人造成的效果极为惊人。看来就像一股生气吹进了雕像的躯体当中一样。

“毕典菲尔特所言甚是。”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的皇帝，水蓝色的瞳孔中散放着猛烈的光彩。无数的灿星在他的眼中乱舞着。他并不是被毕典菲尔特说动了，而是因为他又发现了他本身所要追求的东西。

“朕考虑得太多了。至高的大义名分就是宇宙的统一，在这个名分之前，区区的正当性是不值得考虑的。”

在空气像是结晶化了的一片静寂中，皇帝的声音形成了律动的音波。

“毕典菲尔特提督！”

“在！”

“朕命令你带着黑色枪骑兵舰队迅速地赶往同盟领地去。和在行星乌鲁瓦希的舒坦梅兹提督会合，维持我本队所到之处的当地治安。”

“遵命！”

在橘色的头发下，年轻猛将的脸色潮红。他的期待获得了最大的回应。接着，莱因哈特把他那双水蓝色的眼睛投向跟随在一旁的首席秘书官身上。

“玛林道夫小姐，在近日将连列肯普的死公诸于世，发出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的出兵宣言。在这个礼拜内完成演说的草稿。”

“是，陛下！”

希尔德也被莱因哈特的霸气所制压，连忠告或反驳的余地都没有。在她的眼中，皇帝看来耀眼得令人惧怕。

“不过，陛下，在居城完工以前没有固定的座位。”

毕典菲尔特说完，莱因哈特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华丽的金黄色头发扬起了一阵风。年轻的霸主从他端丽的嘴唇说出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写他的传记时一定会写下的台词。

“我不需要居城，我所有的就是银河帝国的王城。目前，战舰伯伦希尔就是宝座的所在。”

几近于战栗的昂扬感鞭策着提督们的中枢神经。这种霸气就是他们称颂的皇帝的本质。皇帝不是宫殿里的居民，他是属于战场的。

然而，撇开莱因哈特的霸气不说，巨大的星际帝国是需要政治、军事、情报的中枢地的，而莱因哈特把费沙视为最佳考虑地点的构想并没有改变。以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为指挥官的帝国首都建设本部的活动也更形活泼化，皇帝的新居城暂定名称为“狮子之泉”的设计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众所周知这座宫殿的建筑并不是从莱因哈特一世期间开始进行的。

莱因哈特优美的身影消失在门的那一侧，目送着皇帝离开的提督们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温度不断地上升，随即各自散会了。

※※※

十一月十日。

在“黑色枪骑兵”舰队的旗舰“王虎”的舰桥上，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交抱着两手看着萤幕。在他的视线中，行星费沙已经只化为众星群中最大的一颗星了。虽然是匆忙出发，但是他被要求的倒也只是慢速前进而已。

舰队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高级副官迪尔克先准将等幕僚都带着精悍的表情并列在司令官的四周。看着他们的脸，率领“黑色枪骑兵”的橘发猛将大胆地说道。

“哪，我们就为举杯庆祝胜利前往同盟首都吧！”

舰桥的壁面上，“黄金狮子旗”放射出豪奢的色彩，新王朝的军队就在新军旗的率领下开始了他们最初贪欲的远征。这是距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金黄色的头发上戴上皇冠后一四一天之后的事。

#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1】

当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支配者和其军队在耀眼的“黄金狮子旗”带领下，开始粉碎历史和宇宙的行动时，有一团没有任何旗帜，在永远的黑夜里流浪着的宇宙船队。

后世多半称他们为“杨威利独立舰队”，但是，主事者却简单地自称为“非正规队”，他的部队则称为“杨非正规队”。总之，由于必须有一个称呼做为他们的专属记号，这个不甘心地从温室中被迫逃往寒风袭袭逼人的现实世界中、追求退休金生活者，只好让队员们为自己取个名字。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促进队员们的连带意识及自觉，但是事实上，最大的动机却是因为命名实在太烦人了。

这一招的确有效果。也有人觉得这个名称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绝对是“我们的军队”这一种自觉所产生出来的偏见。杨从数量之多足以编成一个旅团的应征名称中选出了一个奇特的作品。

一个曾有一段时期离开了本队的有名干部，在决定名称的当时团为有自己的存在而决定命名为“俊男奥利比·波布兰和衬托的男人们”，很遗憾的，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意见。总而言之，杨威利并不想为自己的集团取一个大过矫饰的名称。

“流亡的集团。”

杨知道和他敌对的一方为他们取了道个辛辣的名称。如果无视于他们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经过而只看现在的话，道个评价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即使杨威利任司令官，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辅佐他，华尔·冯·先寇布、亚列克斯·卡介伦、达斯提·亚典波罗充当幕僚随侍在侧，他们和国家的正统性依旧无缘。这五名将官可以组帜、指挥的军队甚至可高达五○○万人的规模，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有舰艇六○○多艘，兵员一万六○○○名。

既没有政治上的保护，也没有补给基地。当和梅尔卡兹一行人在被废置了的塔扬汗基地再会的欢呼告一段落之后，非正规部队的干部们就得为今后的出路大伤脑筋了。

只有达斯提·亚典波罗一边梳着他那纠结在一起的铁灰色头发，一边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个堂堂的提督，倒像是一个行动派的革命家。杨原本对这个军官学校晚辈的战术指挥能力就有很高的评价，然而，一旦卸下了军队的枷锁，亚典波罗却又表现出令人大感意外的行动力及组织力，他从事军队的再编制作业及拟定战术、兵员训练等，其勤奋及活泼的做事方法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杨因为无所事事，所以特别注意到他充沛的精力。

“怎么样？元帅，我们去把伊谢尔伦夺回来，把到艾尔·法西尔星域的回廊周边当成解放区，以应付帝国的攻势吧！”

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提案就像是不折不扣的“学生革命家”的主张。或许是因为他用了“解放区”道个说法之故。杨虽然很想讽刺地告诉他“说得可真轻松”，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晚辈的提案也不无战略上的价值。

“即使占领了伊谢尔伦要塞，也只是让回廊孤立而已。不过，如果能确保艾尔·法西尔为桥头堡，和迪亚马特、亚斯提等其他的周边星域连接起来，使解放回廊成立的话，或许不管今后的状况如何变化，我们都比较好应对。可是，目前时机似乎还没到。”

杨是这么想的。如果再就战略方面来考量，似乎应该多储存一些将来政治上的交易材料。

与其承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新银河帝国的霸权，要回伊谢尔伦要塞，或许使艾尔·法西尔在“帝国自由都市”的名目下半独立，守护着民主共和政治微弱的灯火要来得可行些。要使皇帝莱因哈特认同这个约定就需要付出相对的代价。

这个时候，杨完全没有考虑到莱因哈特破坏约定的可能性。那个像是用灌注了艺术之神气息的画具画出来的美貌年轻人，或许会征服、侵略、肃清、复仇，但是，应该不会破坏自己曾约定过的誓约。在见过他一面之后，杨就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这一点。

“这么说来，皇帝莱因哈特好好活着对整个局势来说比较有利了。”

仅仅半年前，在巴米利恩星域中将莱因哈特追逼至面临败北命运的杨现在竟然这么想。原本他对莱因哈特个人就没抱什么敌意。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的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的阶级；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因此，也有人指责他欠缺哲学，然而，在杨的心中一贯秉持的想法是自己只不过是历史这个舞台剧中的替身演员，只要有一个更具伟大个性的人物登场，他就会让出主角的宝座，自己返到观众席去，或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

“宇宙是一个剧场，而历史是一部没有作者的剧曲。”

杨在他还没有完成的历史论中这样记载着，这只是重温极为古老的箴言而已，并不是什么具有独创性的产物。但是，从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解他的观点了。

如果和自由同盟的国父亚雷·海尼森生在同一个时代的话，或许杨的生涯会比较单纯、明快些。他对海尼森的思想和人格有着无可置疑的忠诚，如果他在军事上只担任辅佐的角色，保持着走在指导者的后面一步的地位，或许更能使他振奋。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的倍加敬爱，并不单单是由于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想居于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悲叹对同盟军而言最有利的布阵为以比克古为司令长官、杨为参谋总长而始终不能如愿的人们，大概也都是出于相同的见解。

当然，杨本身对这些评价并没有明确的回答。然而，在他不长的生涯中，始终没有找到足以做为他在政治上忠诚的对象却也是事实。而这个事实究竟是幸或不幸，或许连当事人杨都没办法弄清楚吧?

【Ⅱ】

和部下一起从政府的蓄意谋杀行动中逃脱并和梅尔卡兹一行人再会面之后，杨知道了艾尔·法西尔星系政府发表了从同盟政府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亚典波罗的“解放战略”当然是根据这情报而立案的。

“请马上赶往艾尔·法西尔去。那边的人们即使有无限的热情，却在政、战两方面都没有任何策略。他们一定很欢迫您去当最高指导者。”

华尔特·冯·先寇布也这样劝说杨。与其说是劝说，杨倒觉得听起来更像唆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杨还是拒绝居于反帝国运动的最高指导者的地位。

“最高指导者必须是一般的平民。没有由军人支配的民主共和制度。我不能做什么指导者。”

“太顽固了！”

向来不懂什么叫客气的先寇布使用了毫不饶人的表现方式。

“你已经不是军人了。你只是一个政府既没有给薪水又没有支付退休金的无位无官的平民而已。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不是客气。”

杨的说法听起来几乎只是单纯的抗辩，然而，他不想立刻赶往艾尔·法西尔的理由不只有一个。他想说的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皇帝莱因哈特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元帅。”

“是才能上的差别。”

“不，不是才能上的差别，是霸气上的差别。”

被先寇布一针见血地指出痛处，杨把一只手放在头顶的扁帽上，怅然地说不出话来。他没办法反驳先寇布的主张。

“皇帝莱因哈特是那种如果命运想从他身旁溜过，他就会用力抓住命运的衣领，好让命运听从他指挥的人。不管这样是对是错，那就是他的价值所在。然而，换做是你的话……”

出乎杨的预料之外，先寇布并无意再继续指责他，只是他那像绅士般端整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元帅？你在想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

微征地犹豫了之后，杨小声地说道。

“我所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希望列贝罗议长能够巧妙地掩饰我的不在。”

从同盟首都海尼森逃出之后，杨一直在思考及策略的迷路中摸索着，而且是边走边想。

如果给他五年的时间，或许杨就可以像使用刀叉一样，使用其建设性的构想力及破坏的策谋力料理整个宇宙，施行接近于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了。然而，实际上在他手掌上的砂漏里的砂粒只有六十天的份量。连列肯普的擅行及列贝罗的过度反应，等于是用顽冥的水泥把砂漏的流出口给堵住了，使得杨从微微的冬眠巢穴中被逼了出来。

他向往中的退休金生活只有短短的两个月，甜美的演奏随即结束。过去的十二年间，杨都从薪水中付出了退休金的预备金，然而，现在他只拿到两个月的退休金。这笔生意很明显地是吃了大亏。结果，杨不管于公于私，不管是理想或现实都有着极大的不满足感。

尽管如此，他又不能放着参加构筑历史的责任不管。

艾尔·法西尔虽有些无谋却又毅然扬起自立的旗帜的时候，一时之间，杨把急速赶往该处之事纳入考虑范围。他还不至于被亚典波罗或先寇布所怂恿。但是，如果前往艾尔·法西尔，他就有了大义名分及根据地，而艾尔·法西尔则可以获得有力的军事专家。

然而，杨也预测到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场壮丽的暴风将会登场，而在这场暴风袭卷的方向尚未分晓之前，他不想在自己和同盟政府之间制造决定性的间隙。

如果现在他就投靠到艾尔·法西尔去，引发一场大恐慌的同盟政府有可能因此和帝国完全串联起来。或许也会有呼应艾尔·法西尔而掘起的星系政府，但是以杨目前的战力而言，他根本救不了他们。也许他只能在远处看着他们被帝国军巨大的躯体挤扁、压碎。

皇帝莱因哈特一定会有所行动，对于这一点杨是绝对不怀疑的。在今年之内，他一定会亲率大军，把自由同盟领地内的每一个星星倒进他金黄的酒杯中，像古代神话中的巨神一样一饮而尽。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杨把莱因哈特的为人掌握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像是将水晶固体化而作成的美貌年轻人是绝对不允许宇宙的命运在自己的掌握范围之外稳定存在着的。在覆着宝盖的睡床上等待着成果来报的样子并不适合那个年轻人。对于先寇布如此评断莱因哈特，杨完全表示赞同。

一思及此，再反过来看自己，杨不禁要莫可奈何地苦笑了。先寇布的观点是这样，而他想的是自己正走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

后世的人对于这个时期的杨也有很严苛的批判。

“杨威利叛离自由同盟的时候并没有做战略上的任何盘算。他只不过是在生命面临危机时，采取极为冲动的、单纯的自我防卫的行动罢了。如果这是被称为智将的他所采取的行动，那真是大让人失望了……”

“如果杨威利是一个想制霸宇宙的野心家的话，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时，他应该就会无规于政府停战的命令而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倒在炮火当中。另一方面，如果他想当一个忠于自由同盟的军人以终其一生的话，他不就应该遵循政府的意恩，即使是不近情理的受死也甘之如饴吗？总而言之，杨威利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杨也知道自己并非完美，所以面对这些指责，他也没有办法反驳。当然，他也不会像个乖孩子一样毫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指责。

若要说起不完美，那么，“奇迹杨”的新婚妻子菲列特利加·G·杨也彻彻底底地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主妇。当她试了几次料理都失败，把炖羊肉变成黑色的黑炭时，同乘在旗褴上的卡介伦家的女儿莎洛特。菲莉丝就会安慰她。

“没关系，菲列特利加姊姊，只要不断地练习就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谢谢你，莎洛特。”

但是，莎洛特·菲莉丝的父亲担任杨独立舰队的补给及会计管理职务，以他的立场来说，他是没办法无限制地予以宽大的供给的。菲列特利加每失败一次，就等于浪费了一份士兵的食粮。尽管亚列克斯再怎么擅于文书工作，他也不能无中生有。他用委蜿曲折的表现方式说服菲列特利加，她应该还有比学习料理更重要的事情。

菲列特利加于是选择了能活用自己长处的副官之职，而不固执于主妇的立场；暂时专心于她办公桌上的工作。她的丈夫及前辈们是不是因为她这个决定而松了一口气，甚至用纸杯盛了威士忌酒干杯庆祝，这件事倒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总而言之，杨并不怎么指望这个小他七岁的年轻妻子能成为家事名人。

另一方面，菲列特利加任职副官的能力却又远在水准之上。她对上司意思的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事务处理的能力都值得众人一

再的赞赏。从她个人的历史来说，担任杨的副官时代比做杨的妻子时间还来得长。而杨似乎也很喜欢以菲列特利加为对象说他个人在战略上的想法。

“如果皇帝莱因哈特大举亲征，同盟政府可能有一半会匆匆忙忙派遣使者来我这里。没错，他们甚至会委我以兼任统合作战本部长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军事全权。”

“你会接受吗？”

“这个嘛，如果他们在双手奉上礼物时突然插一刀，那实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以杨的观点来看，人之所以坏也是不得已的。如果在接受各种荣典，欢欢喜喜地出面时被暗杀的话，或许就会让祖先蒙羞，让后世人嘲笑。同盟政府也有可能将杨当成牺牲的供品以求取国家的安泰。上次他就险些被谋杀了。

杨忧郁地想起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严谨的表情。列贝罗曾企图谋杀杨，不过，他并不是因为了个人的野心也不是出于任何恶意——虽然这很让人伤脑筋。他只不过是为了使自从国父亚雷·海尼森之后，有二个世纪半历史的自由同盟继续存活下去罢了。为了让国家得以存活下去，他宁愿承受在历史上留下谋杀“奇迹杨”的主犯恶名。即使那只是一种类似自我陶醉之精神的作用，至少如果他有主观而彻底的信念及觉悟的话，要对付还真是不简单。

现在最让人伤脑筋的一件事是列贝罗所代表的政府及军部的意思未必是一样的，决定他们行动的最大因素恐怕是“冲动”。尽管杨再怎么精于洞悉人事，也几乎不可能去猜测出造成他们冲动的内容。但是，他仍然做了一个最坏的预测，他甚至没有将这个预测的内容告诉妻子。如果他的预测没错的话，他也已经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目前，他就不能到艾尔·法西尔去。

※※※

达斯提·亚典波罗带著令人大感兴趣的情报来到司令室，是在他们从海尼森逃脱出来之后的第三个礼拜。虽说是情报，却与军事及政治无关，反倒是类似市井的杂谈闻话。他制止了想离席的菲列特利加，刻意地降低了声音。

“您知道先寇布中将的私生女儿也在这条舰上吗？”

亚典波罗直视着杨夫妇的脸浮起满足的表情。要让“奇迹杨”发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的话既不壮大，也不具任何建设性，更不是什么高次元的话题，但是，他确实让杨吓了一大跳。

亚典波罗在本质上是一个喜欢争乱的活泼气息远胜于和平之无聊的青年，但是，他还能够分辨出什么秘密是可以泄漏，什么秘密是攸关生命的范围。他甚至没有把事实告诉当事人先寇布。

他在确认“非正规部队”所有人员的名单时，发现了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让他停下了思绪去探索自己记忆中的片断。让他去想起先寇布以前曾跟他说过关于行踪不明的女儿之事，着实花了他不少的时间。

“于是，我为了一睹先寇布中将的千金尊容，刚刚便到飞行员的休息室去看了看。”

“怎么样？”

杨的声音中充满了好奇心。

“年龄大概在十五、六岁左右，可是个大美人呢！而且看起来很有爬升的可能。不过，可能个性有些倔强。”

“你打算放弃独身主义了吗？亚典波罗提督。”

被菲列特利加这么一问，亚典波罗一瞬间陷入了沉思。在杨夫妇看来，他有一半以上是认真在思考，但是，结果他还是摇了摇铁灰色的头。

“啊，别开玩笑了。要称呼先寇布中将岳父似乎不是一件很愉快的未来梦想哩！”

杨似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亚典波罗遂微微地笑了笑。

“从年龄上看来，我倒觉得她和尤里安可能比较相配。”

“不行哟！尤里安有莎洛特·菲莉丝了。”。

杨和亚典波罗都不知道杨的被监护者尤里安和卡特萝捷，已经在今年六月见过面了，雨个人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可是，如果卡介伦的女儿和先寇布的女儿同时爱上尤里安的话，那可就有好戏看了。那些愚笨的父亲们该怎么竞争呢？”

看着亚典波罗那毫不负责任的兴风作浪态势，菲列特利加感到有些厌烦，她便毫不留情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

“是呀！不过，不论是哪一方获胜，杨家都会有一门很好的亲戚的。”

听到这句话，杨深深地陷入沉思的状态中，菲列特利加及亚典波罗见状不得不强忍住笑。

“不管怎样，尤里安那孩子到地球去也已经好几个月了……应该会没事吧？”

“那是当然的，他一定平安的。”

杨的语气稍微加强了些。

这一年，杨三十三岁，而作为杨的被监护者已经有五年之久的尤里安·敏兹也以十七岁的年纪晋升到中尉了。虽然他比保护者当年爬升的速度快了四年，而且有实绩，然而，以他的年纪来说，还是一个异数。

“或许他二十岁就可以做到校官，二十五岁就会晋升为提督了。比你还快哪！”

卡介伦如此预测道。

听卡介伦这么一说，杨也装模作样地回答着，然而，他的表情却又和他的声音背道而驰。

原本杨并无意让尤里安当军人的，但是，他接受了尤里安本人的意愿，不论在公或私方面都给与少年军人式的教育。杨亲自教他战略及战术，白刃战由先寇布担任教官，空战技术则由奥利比·波布兰负责指导。至于办公桌方面的重要性就由菲列特利加及卡介伦一手调教。以杨的立场来说，他是打算先确认少年的资质到底适合朝哪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想藉着一流教师的阵容让尤里安感受到压力而放弃当军人的志愿，但是，这样说又未免太露骨了。

然而，尤里安天赋异禀，不管在哪一方面他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教师们都感到很满意，但是，同时又有一种恐惧感。

奥利比。·波布兰曾这样对亚麻色头发的少年说道。

“尤里安，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好，要注意一件事！战略战术方面不要输给杨威利；白刃战要赢过华尔特·冯·先寇布；空战技术要胜过

奥利比·波布兰。否则，你会成为‘一无是处’这句话活生生的例子。”

他所说的这些话大概是在为杨的心情做辩解，但是在这段训示之后，他又附加了一句话，而这段话大概就是波布兰式的心情了。

“所以啊，尤里安，你至少得努力在性事上超越过我呀！”

但是据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说法，波布兰的说教及杨的担心都没什么说服力。如果尤里安的战略战术凌驾波布兰、白刃战胜过杨、空战技术超越先寇布的话，这三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向少年自夸什么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每一个人对尤里安都是善意的关怀，都希望他平安并成大业。

杨所以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在等待尤里安带着贵重的情报从地球回来的日子。他虽然不必为事情的发展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他不能守住尤里安应该可以归去的家而流落到这个地步，让杨有负债的感觉。

【Ⅲ】

杨威利和他的部下们逃脱之后，自由同盟的首都海尼森就像一只困在干枯的沼地中的食草性恐龙一样，凄惨而痛苦地翻滚着。当杨逃离之际，他的部下和同盟政府、已故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事务官麾下的帝国军三者之间有过一阵枪火来往，而这是市民所不知道的事。从那一天之后，海尼森的大气及大地就在无声和无形中渐渐龟裂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自由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为了守住急速解体的国家轮廓及向心力，仍然不断地四处活动。尽管如此，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实效。

列贝罗没有把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元帅的不得已脱逃让市民知道。因为他相信，为了同盟政府的名誉及安全，这么做是必要的。在首都内部展开的市街战被以“不值得评论的事故”为由处理掉了，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增加了市民的不安及不信任感而已。

后世的历史学家这样说道。

“姜·列贝罗对国家的忠诚心及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无谓的努力及无益的奉献。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所做的事就是这样……”

“姜·列贝罗的不幸从他在优布·特留尼西特不名誉的逃亡之后坐上元首的实座时就开始了。如果他是一个在野人士，或许就不会和企图谋杀杨威利的可耻事件扯上关系，也或许他就可以坐上杨一意推行的平民革命政权的宝座。但是，一切的可能性都背他而去……”

原本列贝罗就不是肥胖的人，而连日来的苦恼及过度的疲累更使得他形消骨毁，他看来显得瘦骨嶙峋而了无生气。皮肤失去了光泽，只有两眼中布满了微血管的红丝。

看不过去的文房官长及秘书官都劝他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列贝罗一句话都不说，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运私务上的朋友关系都斩断了，只有他和他自己的影子形单影只地埋首于公务上。

“看来是撑不了多久了。”

底下的人不禁大胆而一针见血地预测着。话中虽然省去了主语，不过，所指的不是一个人名就是一个国名吧?

上一届的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被其反对派称为“巧言令色之徒”，但是，在操纵支持者及浮动阶层的情绪上，他却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的容貌及辩才是他颠倒众生的原因之一，最厉害的是从国防委员长晋升为议长时，他在就职典礼上招侍了四个十几岁的少年及少女。其中一个是和家人从帝国亡命而来的少年，当他们逃离时，他的双亲被杀了，之后，他靠着自己的苦读，以第一名进了军官学校，他的名字叫克里斯道夫·迪凯尔。另一个是虽然考上了大学却志愿从军当护士，在战场上救了三个士兵生命的少女。第三个则是成为救济伤病兵募款活动领导的年轻少女。第四个则是从沉迷麻药的世界中及时抽身，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在乳牛的竞赛及辩论大会中勇夺冠军的少年。

特留尼西特介绍这四个人为“年轻的共和国民”，在讲台上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送给他们他所想出来的“青少年荣誉奖”。而他在颁奖之后的演说更是极尽缺乏羞耻心及客观性之能事。那一段话简直就是美辞丽句的洪水、永无间断的自卖自夸的瀑布。沉浸在他飞沫中的人在那一瞬间都被他那扩大了的陶醉波涛卷入万丈深渊中。所有在场的人彷佛都成了守护民主主义及自由和帝国进行圣战的战士，幻想的能源在他们的血管里沸腾着。

当特留尼西特和四个少年少女肩并着肩，高声合唱同盟国歌“啊！我们是自由之民”的时候，场内的兴奋及感动之情宛如活火山一样爆发了。与会者成了一波波肉体形成的人海站了起来，把同盟和特留尼西特议长笼罩在欢呼的豪雨中。

参加典礼的人当中当然也有特留尼西特的批评派、反对派，他们对演出的结果感到极端厌恶，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跟着拍手。因为他们必须避开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之危险，而和特留尼西特敌对就等于和整个国家作对。

“果然这四个人看来都很不同凡响。可是，这四个人所做的事跟特留尼西特的政策及见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着超光速连讯上的影像，当时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杨威利不禁要这样问道，然而由于他人在距首都四〇〇〇光年以外的地方，所以他的疑问并没有传到有力者的耳中。杨一直认为同盟的最大敌人不是莱因哈特·冯··严克拉姆，而是自己的元首。

“每次一听到那家伙莎士比亚戏剧般的演说，我的心头就要长出麻疹了。”

“真是遗憾，如果是身体长出麻疹就可以请假了。”

经常是杨威利谈话好对象的尤里安·敏兹一边小心地在红茶中加进蜂蜜，一边这样回答道。

※※※

据说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让自己的安全及私有财产获得了保障，在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人们一方面指责他的变节，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撇开善恶不谈，特留尼西特是支撑政府亦不灭的支柱。即使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虚伪的，但是，特留尼西特会掌握、鼓舞人心，相较之下，列贝罗那种近似孵着无精卵的行为只让人们感到失望而已。

知道杨威利逃脱事实的少数人及不知道实情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意识到自由同盟这栋木造房子的地基已经开始腐蚀、放出臭气了。只有列贝罗还捂着鼻子，继续在倾斜了的家中拚命地工作着。

他的责任感及使命感并没有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在外人的眼中，他似乎想靠他自己一个人的肩膀支撑起六个肩膀也扛不起来的责任，

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所有的事情。他的朋友荷旺。路易也在被他以忙碌为由而拒绝会面之后，耸耸肩就不再来拜访了。友人不得不判断他想把原本就没有什么余裕的精神消耗殆尽并且封闭起防卫的门。

在这期间，帝国还一直保持沉默，但是，这只不过是等待爆发时机的休火山罢了，一旦它开始活动，沸腾的熔岩就会将整个宇宙都吞食殆尽。至于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时候开始喷火则这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然而，每一个人的心中已经覆盖起一片浓重的喷烟了。

杨威利一行人消失在星海的深处不见踪影，像深海中的鱼一般潜航着。当然，有关单位把搜索的触手伸向四面八方，但是，因为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元帅的出奔，以及造成杨消失于无重力世界之成因的帝国事务官府的命令，和同盟政府的谋议都在极机密的情况下作业，所以搜索指令没办法彻底执行。

巡视中的同盟军舰艇曾经发现过杨的“非正规军”，但是，同盟军中人人知晓的杨元帅在通讯萤幕上现身说明“身负政府的特别命令正从事极机密的任务中”之后，同盟军舰甚至感动得敬礼目送着他们离去。这是军部的权威主义及政府的秘密主义被倒用，不过有不少的高级官员都有一个共识。

“如果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岂止不会逮捕杨，搞不好还会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呢！”

不管是前线的将兵或是后方的市民，他们的心都在杨威利身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法给与朋友忠告的荷旺·路易每天坐在书房的窗口凝视着历史湍流的一部分。

自由同盟的破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了。既然是要破灭了，应该拒绝连列肯普事务官逮捕杨威利的要求，使民主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明晰化才对。没有法律的依据是不能逮捕任何人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及尊严应该优于暂时性的国家权益。只有这样，同盟的存在意义才得以被记载于历史上的吧？

……然而，一切都已大迟了。

友人列贝罗献身于“没有人格”的权道而招来失败是荷旺·路易最痛恨的事。本来列贝罗是一个近乎严谨、真挚而一意追求理想的男人。

贯彻自己原有的主张，甚至以身相殉也已经不太可能做得到的朋友，几乎要从荷旺·路易的视线当中消失了。荷旺·路易无法透视在汹涌的波涛底下的世界。

【Ⅳ】

自由同盟宇宙舰队在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退役之后，就没有了最高指挥官。总参谋长邱吾权上将以现职之身暂代司令官之职，但是，人们却又给了一个“面包店第二代老板转任废铁店老板”的评语。事实上，这个人就任之后所做的事，就是根据巴拉特和约废弃同盟的战舰及宇宙母舰。而且正确地说，他也只是在文件上执行这件事，至于统计的数字是不是值得信任，连他本人都尽量不去评论。

“用‘代理’这两个字等着杨威利回到我们的阵营来的时候吧！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司令官。”

邱吾权对想正式任命他为司令官的列贝罗这样说道，谢绝了他的好意。

“强行拉走连列肯普事务官，使帝国和同盟正式决裂的人是他。现在他更不可能回来了。”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杨威利为复仇心所蒙蔽，而投靠到皇帝莱因哈特的阵营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必要封闭重修旧好的大门，倒是应该整备好他随时来归的环境才对。”

邱吾权没有再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同盟政府应该进行各种策略，好让杨来归的时候，多多少少能够指挥、统率有效的战力。

“如果您要我和杨威利作战，我会照办。但是，我可没有任何胜算。第一，您认为士兵们想和那个常胜提督作战吗？或许结局是士兵们都拿着武器投靠到他那边去了。”

这段话的内容几近于胁迫，但是因为邱吾权的表情及语气都极为悠闲，所以列贝罗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精神回路呈现过度负荷的状态，将他人的言行举止投影到意识范围的机能开始产生破绽了。

这个人就要燃烧殆尽了——邱吾权这样观察了出来，或许这样对这个不幸的元首来说还比较幸福些。事实上，因前还会直言不讳地给

列贝罗忠告的就只有这个男人了，但是，他也没有将他的观察说出来。

※※※

“政府应该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国民！”

新闻媒体的叫喊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激烈，不断地鞭策着帝国。如果批评政府，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会遭到报愎，但是要说批评同盟政府，大家的笔锋还是挺锐利的。

尽管帝国高等事务官想公布事件藉以暴露同盟政府的欠缺统治能力，但是，如果连列肯普事务官被强行带走的事实被知道了，帝国政府的权威也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除此之外，这件事也会给与同盟市民反帝国情感的渲染口实，结果造成使杨威利成为抵抗帝国的象征。各种的条件使得他们保持了沉默，不过，这也是帝国政府的指示。连列肯普的副官弗恩梅鲁就像某种夜行动物一样蹲踞于事务官府的暗处，忙着磨他的利爪和尖齿。

“我要问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连列肯普高级事务官在哪里？第二，退役的杨威利元师在哪里？我只想知道这两件事。政府为什么不给我答覆？”

某个新闻媒体紧逼着政府要答案，但是，就是这两件事是政府答不出来的。

“当事者的沉默就是流言之母”这句俗话如此一来就被证实了。

“……杨元帅被连列肯普事务官强行带走，幽禁在帝国直辖领地的行星乌鲁瓦希的收容所中。”

“……不，杨提督被同盟政府藏在某座高原的山庄里面。附近的牧场主人曾亲眼看到杨提督夫妇。元帅环着夫人的肩膀，低着头在庭院里散步。”

“……根据正确的情报，元帅和连列肯普事务官互击而受了重伤，现在军医院里。”

“……都是胡说八道！杨元帅已经不在人世了。被皇帝的部下暗杀了。”

这些流言几乎都没有接触到事实的表面，但是，最能获得大家回响的就是将杨的名声及才能做最大限度夸张的传闻。也就是说，杨元

帅为了民主共和制的永续而制定了千年的大计，选择了艾尔·法西尔为根据地。一连串的事态都在杨元帅的手掌中。不久之后，元帅就会在艾尔·法西尔现出他那不败的勇者之姿，坐上革命政权首脑的宝座，发表向全宇宙进军的宣言……

“我们并不孤立。他一定会和我们相呼应，把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散布到全宇宙。我们由衷地欢迎最大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杨元帅的来访。”

没有后继者，深感孤立的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发言人这样说道，当然引起了反对派的反驳。

“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的言行破坏了同盟整体的利益，严重地威胁到共和政体的存立。抛弃独善的做法，回归国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才是最正确的。”

列贝罗虽然这样说，但是杨威利的生死及所在至今仍无消息，所以他的说词也就欠缺了一股魄力……

邱吾权所提示的可能性，也就是杨和皇帝莱因哈特的结合模式，也在列贝罗已极度狭窄化的视野中亮起了红灯。

“如果我们逼杨逼得太紧，使得无路可逃的他和皇帝莱因哈特联手起来，成为皇帝的麾下，这样好吗？”

邱吾权是这样说的没错。此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即使不是他自己所愿，但是，在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之下，他也有可能被迫做唯一的选择。不能逼他逼得太过火。”

“可是，就算我们再怎么逼他，喝民主共和政治的水长大的杨可能去投靠于专制君主的政体下吗？”

“请不要忘了，阁下，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也是以民主共和国家的指导者姿态出现的，到了中年才以专制国家的支配者身分结束王朝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在那之前把杨威利处置掉？”

“您是说在尚未孵出的蛋中将蛇杀死？可以，但要和杨元帅作战也需要将兵啊！而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哩！”

杨是帝国的最大敌手。亚斯提、亚姆立札、伊谢尔伦回廊、巴米利恩的各个会战就是证明。对同盟军的士兵们来说，计伐杨，只会让

他们觉得便宜了帝国。

“我不认为和杨作战就代表同盟沦为帝国的走狗。”

“议长，我说的问题是士兵们的心情，不是您的见解。”

义正言词地说出这句话之后，邱吾权上将就从懊恼不已的元首面前告退了。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不能浪费时间在这种实际但无用的对话上。

※※※

让列贝罗从懊恼的旋转木马上跌下来的，便是有着豪奢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以新军旗为背景，出现在全宇宙的超光速通讯画面上。

“告同盟市民！重新考虑你们的政府是不是值得支持的时机到来了。”

以这段开场白开始演说的皇帝莱因哈特，着实让同盟政府及市民们为之一惊。

帝国高等事务官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的自杀、同盟军退役元帅杨威利逃离首都、产生这些结果之主因的事务官强行要人，及同盟政府的谋略等人们想知道而又得不到的情报，都在这个时候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出来了。

“……我承认自己的不够英明及帝国政府的没有见识。这些事情都必须受到指责，对于人才的失落、世界的平稳局势遭破坏，本人深感遗憾。但是，同时……”

因为此一冲击而呆在当场的人们的视线中，金发的霸主看来就像一尊复仇之神的黄金雕像。水蓝色的眼睛绽放着炽烈的火光，炙烧着人们的网膜。

“但是，同时，我也不能轻易放过同盟政府的无能及不实际。故连列肯普高级事务官要求逮捕杨元帅殊属不当。同盟政府理应将此事告知于我，以保护对同盟具有最大功劳的杨元帅的正当权利，然而，同盟政府竟然为了奉承强者而自行决定行动。而且在事情失败之后，为了避免帝国军的报复还对高级事务官下手！”

被数千光年之外的皇帝弹劾的列贝罗在秘书官的包围之下，在最高评议会大楼的地下室里蜷缩着苍白的身子。

“为了一时的利益，连国家的有功人员都可以卖掉。然后又回过头来出卖我的代理人。共和政体的矜持及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种非正义的行为正说明了这种政体的存续有待商榷。巴拉特和约的精神已经被亵渎了。要修正这条已出轨的轨道就只有靠实力。”

这是背弃和约及再度宣战的警示。所有有人居住的行星都像笼罩在一片栗然的沉默中。皇帝那穿透沉默、稍稍变了语气的声音又传进了人们的耳膜。

“杨元帅对整个事态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但是，他是受害者，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杨元帅到我这里来报到，我将对他及其一党予以厚待。”

由于莱因哈特投下的言论弹头，同盟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致命伤。大概连幼儿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如此一来就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了，而且似乎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悬在半空中。”

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带着如释重负的解放表情喃喃自语着。或许说这些话的人希望能够在巨大而且呈压倒性胜利的一方所规画的设计图中坚实地生存下去。能够拿到纯白的画布，高高兴兴地拿着画笔挥毫的人本来就不多。

听从命令、隶属于某人的生活是比较快乐的。这就是人们之所人接受专制政冶、整体主义的精神土壤。五〇〇年前，银河联邦的市民以其多数的自由意志选择了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支配。

总而言之，有些人就是逃不过重责的追究。现在已经被孤立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以及率领着在精神上及装备上都已呈空洞化的军队而要迎接帝国的再侵略的军部首脑就是这样的人。

【V】

以年老生病为由要求退役，再三拒绝复役要求的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是在皇帝莱因哈特再度宣战使整个宇宙为之动乱不安的第三天来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

在老元帅退役当时任副官的施恩·史路少校以飞快的、几乎让头上的黑色扁帽飞落地上的速度跑向司令部的玄关去搀扶敬爱的老将。他把比克古带到司令官室去，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由于长官

代理人邱吾权不在，于是，施恩·史路想让老长官坐在椅子上。如果代理长官在的语，或许他还会把邱吾权赶走好确保老长官的座位。比克古笑着挥了挥手，把老迈的身体沉进客席的沙发。

“您穿着军服到这里来是不是要复战以和帝国军作战？阁下，您是不是还要回来指挥我们？”

少校的问题几近于表达了他的愿望，但是，比克古只是淡淡摇了摇头。

“我和杨提督不一样，我领了同盟政府五十年的薪水。现在我更不能装作事不关己一样视若无睹。”

热血的青年士官自觉到自己眼球四周的温度及湿度急速上升了。在对老长官又敬了一个礼之后，他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阁下，我也跟您一起。”

“你今年几岁？”

“啊？二十七岁……”

“唔，很遗憾。三十岁以下的这一次不能同行。这是个成人的宴会。”

“怎么这样说呢？阁下……”

了解了老提督的意思之后，史路少校无言以对。比克古并无意带著有着大好前途的他同行。老提督突然露出了顽童似的笑容。

“好不好这样，史路少校？我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可不要等闲视之。”

比克古老提督对着全身犹如被紧张的无形之锁绑住的史路少校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明。

“你到杨威利提督那儿去，然后告诉他，不要想为司令官复仇，他应该有只有他能做的事。”

“阁下……”

“啊，或许传达这些话会是多余的。我不相信会两次输给比我年轻五十岁的黄口孺子。或许会有个万一……”

身体行动稍微有些不灵活，比年龄看来还年轻的肌肉也松落了，比克古的外表已明显地显现老态，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都还有着足

以胜过壮年人的活力。他之所以敢这样发出豪语并不是对青年的不服，而是发自他肯努力的信念。少校因为理性之外的因素知道了自己只能遵从老提督的命令。

司令官室的门开了，“第二代面包店老板”现身了。或许是他已经接到报告，他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带着温和的表情朝着老元帅敬了礼。

“欢迎您回来，阁下。”

史路少校事后曾说过，他从没见过这么贴切的问候语。

“您好像说不带三十岁以下的人吧？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想我应该有资格同行的……”

闭上本来要张开的嘴巴，比克古元帅摇了摇他满头白发。因为他知道这和史路少校的情形不一样，他多说无益。

“你也是令人伤脑筋的人，虽然杨提督很需要人才。”

“前辈太多的话，年轻人很难处理事情的。杨提督只要有卡介伦一个人就够了。”

老元帅点点头，越过墙壁，把视线投向远方。

“……皇帝莱因哈特没有把你我当成战争罪人来处置。就个人而言，他甚至有恩于我，而我却要违背他。年轻人固然不需要拒绝这个散漫的国家，而我已经活够了。”

老元帅抚摸着削瘦的两颊，对着站在一旁的史路少校笑了笑。

“啊，对了！史路少校，我家地下室里有一个黄色的木箱，里面有两瓶上好的白兰地。你带一瓶去给杨提督做礼物。”

※※※

莱因哈特发出华丽的怒吼直达真空宇宙的一端。杨威利在“非正规队”的临时旗舰，号称不沉的战舰尤里西斯的一个房间内听到了这一段话。

年轻貌美的皇帝和在他背后展开的鲜红色军旗，在杨的脑海里重叠着扩大开来。就是那面黄金狮子旗！除了那个年轻人之外，没有人适合与这面旗同时出现、存在。

“礼遇杨元帅”这句由皇帝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在杨的心里投下了外人所无法比拟的阴影。表面上他只是调侃地说道“难道不给契约金吗？”而遭到幕僚们白眼相向。可是，就因为是“非正规部队”的幕僚，所以他把他们的玩笑当玩笑来包容，以同盟政府的立场来说，他们一行人的行为并不正当，同盟那边一定会把杨的发言视为投靠帝国的证据。

事情走到目前这个地步，杨也不是没有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把因不当地逮捕他、谋杀他未遂，而使得他逃离海尼森的经过明确剖析出来的话，就暴露了同盟政府侵犯法律尊严的事实，造成人们对民主共和政治的不信任。如果杨要问“我是为了什么而战？”那不仅否定了他自己的过去，也严重地伤害了那些为共和制度而奋战者的尊严。

杨知道自己很傻，但是，他对同盟政府还抱着一些期待。他还希望政府自认错误，当面向他谢罪，请求他回去。

若是在原来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应该值得期待的。民主政治不就是从否定国家及权力机构的无谬性而出发的吗？承认自己的不对，有自省及自净的意念不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所在吗？

然而，同盟政府只是一味地沉默着，自始至终都以最彻底的形式允许帝国的先发制人。因为帝国公布的是“事实”，所以同盟只能以凌驾这个“事实”的具有真实性的虚构“事实”来加以抗衡。而这个“事实”又不存在，所以同盟政府只好保持沉默。

杨回归同盟政府的路已被斩断了。在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他不呼应艾尔·法西尔的自立宣言，以吃光物资而无可选择的形式持续潜航的心血都白费了。皇帝说要礼遇杨的宣告并不是谎言。在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也曾劝他加入帝国军。莱因哈特藉着诉说自己的真正心意来提高最大限度的政治效果，完全斩断了同盟政府和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金发年轻人不凡的地方。杨不得不对他大加赞佩。

杨虽然否定专制政治，尤其是“戴着慈悲面具而有效率的”善政，但是，他并不憎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人，这是他理性的偏狭呢？抑或是因为感性的无原则性呢？杨自己也很难去判断。不管怎么说，杨现在不得不乘着帝国和同盟之间的对立抗争而注意到第三势力了。

第三势力？杨不由得耸耸肩。这种称呼也得在第二势力的自由同盟还健在的时候才算数。目前，同盟有可能面临瓦解。

“回伊谢尔伦吗……”

杨的喃喃自语听在菲列特利加的耳里，心头不禁涌起了一股近似乡愁的波涛。虽然只离开了一年，但是，心中却对那个无机的银色人工球体有着无限的怀念。那个地方才是杨“非正规部队”、杨舰队的故乡。

“然后再控制艾尔·法西尔以确保通往回廊的出入口。就照着亚典波罗的计划吧？”

艾尔·法西尔充其量只是边境的一个星域，但是，要作为杨威利一行人的补给基地应该是足够的。再加上尤里安从地球回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迎接他的家才是，而除了连结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的“解放回廊”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了。

杨的黑色眼珠中开始充满了生气。潜藏在他身体内部的历史家以外的要素开始蠢动。被封闭在他脑□的冰块破裂了，思绪就像溶解的冰一般地源源流出。

“皇帝莱因哈特大概会命令鲁兹提督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吧？诸神的黄昏作战将要再现了。机会来了……”

菲列特利加用她全身的注意力倾听着杨那充满热力的独语。

# 第三章 “诸神的黄昏”再现

【I】

莱因哈特把至尊之冠戴在自己头上之后，又把大本营移到行星费沙，然后开始二度对自由同盟大举远征，这期间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外人对其行动之迅速不禁瞠目结舌，但是，金发的年轻人却觉得自己在这段期间耽于安定胜过求进步，没有带动历史，反而被历史的洪流载着走，现在想来都让他觉得面红耳赤。

看在旁人眼中，是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激动热烈辩论打动了皇帝，但是对莱因哈特本人来说，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刚好站在他午睡期间被拉开的窗口的对面而已。当然，毕典菲尔特的主张和莱因哈特本来的气质及战略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对“黑色枪骑兵”的指挥官也有很高的评价。

也有的历史家指出，即位数个月之后的新皇帝莱因哈特，活动周期率降低了，事实上，莱因哈特一次又一次经过了身体状况的不安定、食欲不振、发烧等状况。不能否认的，和即位之前的他比较起来依稀可见稍有消极的倾向。但是，即使活动周期率降低是事实，莱因哈特的霸气及才干仍堪称为丰富的矿脉。他派遣瓦列提督去讨伐地球教的根据地、把大本营从五世纪以来即为银河帝国中枢的行星奥丁移到费沙去。在这期间，他连日推动制度及组织的整备、人才的采用、法律的改废等工作，身为统治者的莱因哈特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主君。

然而，莱因哈特本身比任何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一四一天中几近于无为的休止期。以前他那独一无二的盟友，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曾经这么批评过他“莱因哈特的脚不是用来在地上走的，而是生来在天空飞翔的”。而建设及整备的工作大概就是属于在大地上漫步的行为。他绝对没有轻视这种工作的意思。然而，当他指挥大舰队在宇宙空间中和敌军相互厮杀时，他生命的根源就充满了深深的满足感及灼热的昂扬感。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和他的敌手杨威利稍有不同的是，在莱因哈特白皙的皮肤下隐藏着许多的矛盾。他不断地作战，不断地获胜。打了胜仗，敌人相对地

就减少了；敌人减少，战斗自然就少了。结果，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力或许就因此受到影响而消失了。

与他本来的气质不相符合的问题经常在宫廷内外产生。

前些日子，工部省的一个官僚就引起了一件舌祸事件。他位居帝国首都建设本部，在职务方面可说是鞠躬尽瘁，但是，有一次喝了酒和同事聊天时因为强调费沙的重要性而说得太过火了。

“要使人类有机性地结合，就应该将费沙视为关键。即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消失了，费沙仍然会是宇宙的要地而保留下来。”

这段话的最后部分触犯了皇帝的神圣，已经被处以不敬之极刑了——密告者的说法是这样的。年轻的皇帝带着厌恶的表情，把事情的处断权委交给希尔德去办理。希尔德确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对发言者以轻率之罪名处以谴责之处分。对密告者则以故意夸大同僚的过失造成不安、伤害皇帝的臣僚、违反皇帝的宽容及公正精神的罪名而予以降级的严厉处置。

过了几天，突然想起这件事的莱因哈特询问处置的结果，希尔德俱实以告。年轻的皇帝很满意似地摇了摇他那金黄色的头发。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很能辨别事情的道理、好坏哪！这次的事情对那些以为朕喜欢密告的人应该是一次很严重的教训。今后有很多事可以托给伯爵小姐去做了。”

谦让了一下之后，希尔德禀告皇帝，最近在宫廷及政府当中急速形成了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表现对皇帝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人们却有将此事当成道具使用于卑鄙的事情方面的倾向。

“具体来说，像是什么事情？玛林道夫小姐。”

“譬如，同僚们彼此打着招呼干杯时，没有高呼皇帝万岁的人就会被指责，上司甚至会将这件事记在考核表上。”

“真是无聊！”

“陛下说得没错。因此，属下想请陛下就此事下一道敕令。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这种想藉着打击别人以求取本身发展的歪风予以先发制人的一击。”

莱因哈特以他白皙的手指轻轻地拨弄着覆在他额上的金发尾稍。

“伯爵小姐连这种事情都注意到了，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不好的芽还是得尽早拔除才是。朕知道了，今天以内就会公告出去。”

“谢谢陛下听取属下的建议。”

如果不在战场上打倒敌人建立功勋，也不在国政上处理悬案而立功，光靠着向绝对的权力者献媚就可以飞黄腾达的话，罗严克拉姆王朝大概就要走上颓废之路了。莱因哈特了解希尔德害怕的是什么，而且他原本就是个不喜欢对权力者献媚的人。

以前负责向莱因哈特直言忠告的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现在虽然有刚直的米达麦亚及诚实的缪拉，但是，他们对皇帝并不是站在完全不客气的立场进谏的。希尔德也是以自己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考量，不过，有些事如果没有人提起，莱因哈特也不会去注意到的。

向自由同盟再度宣战的那一天，莱因哈特从超光速通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以希尔德为对手展开几个战略论。他知道米达麦亚曾赞扬希尔德的智谋胜过一个舰队的武力。

“玛林道夫小姐对这次的出兵有什么妙招？”

“如果陛下希望的话，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也不需要开启什么战火，就可以把同盟元首弄到这里来了。”

莱因哈特水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好奇的光芒。

“用什么方法可以从树枝上摘下果实？伯爵小姐。”

“只要一张通讯文。”

莱因哈特毫不做作地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很快地就笑了起来。

“朕知道了，让他们两边相残吧？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是不是这样？”

“是……”

“说起来，这是属于奥贝斯坦元帅的工作领域的。看来，智者有时候是会有相同的见解的。”

希尔德为了掩饰表情，很快地瞄了莱因哈特一眼，她无法判断莱因哈特是不是因为预料得到她的反应而有这样的说法，这时，莱因哈特又提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办法的优点在哪里？”

“不让战火蔓延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不把非战斗人员卷进事情当中。把同盟崩坏的责任归到他们自己身上去，排开市民怨恨帝国的情绪。”

“缺点呢？”

“在短期之内会让杨威利元帅一党增加力量。因为他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所以陛下的敌人应该都会聚集在他的四周。此外……”

“此外？”

“如果这个计策成功的话，陛下的德威可能就比较不尽理想。因为从正面粉碎同盟军是陛下的愿望吧？”

莱因哈特发出了清脆的笑声，水晶玻璃共鸣的声音扬起了室内空气的振动。

“玛林道夫小姐就像有一面反射人心的银镜哪！”

这个感想是追寻自他小时候从姊姊安妮罗杰那儿听来的童话，但是，他当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是，就算我们不玩弄诡计，在崩坏之前，人心一定会动摇的。到时一定会有人来推销我们不想要的商品。”

莱因哈特极不愉快地肯定了希尔德的预测，然后摇了摇桌上的铃。近侍艾密尔·齐列一出现，他就吩咐准备咖啡。

一到崇拜的年轻皇帝面前，艾密尔全身就像自动机器人一样僵硬。结果那更加深了莱因哈特对这个充满忠诚心的少年有好感。如果艾密尔仗着皇帝对他的好感而有傲慢无礼的行为出现的话，一定会引起莱因哈特的不快。

听到吩咐之后，艾密尔又退了出去，一直看着他的动作，希尔德微笑着说道。

“真是一个好孩子。”

“是不错，只要他不觉得在我身边有不自由的感觉就好。他会是个好医生。即使技术不怎么完美，患者也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

属于莱因哈特的严苛、辛辣在这个时候完全潜沉在他白皙的皮肤底下，另一面的特质浮现了出来。“因为我没有弟弟”莱因哈特曾经表

现出他内心的一部分。他一向是站在身为一个女性的弟弟的立场，而尝试着去改变一下立场让他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

一边等着咖啡的到来，希尔德突然想起自己的立场，然而，她的思绪却不像她惯有的思考方式般地立刻停止了。她是一个年轻伟大征服者忠实而又能干的秘书。她没有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了。

※※※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奉命担任行星费沙的防卫司令部的长官，留守基地。

皇帝不在的这段期间，军事由军务尚书，民政由工部尚书分担。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事配置，但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内心有一种“那家伙不在反而落个清静”的感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奥贝斯坦面无表情地接受了命令，开始在军务省设置所在地的大楼的一个办公室内处理起事务，然而，他的部下菲尔纳少将对于要尽可能圆滑地和这个冷漠无情的上司沟通一事却感到无比的恐惧。

“军务尚书是不是反对再度出兵？”

“不，这样就好。”

奥贝斯坦不认为性急的再出兵是万全之策，但是这样一来，也让同盟政府没有万全的防卫战略及准备的时间，所以双方的条件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处于掌握状况的立场，不要给敌人主导权。连列肯普在他的事务官任内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不过，他倒是靠着自己的不幸完成了迫使自由同盟面临绝境的任务。

“而且皇帝的本领就在于果断速行。说起来，坐着等待变化并不适合皇帝的特质。”

“您说得对。”

菲尔纳虽然肯定了奥贝斯坦的论调，但是，他看着奥贝斯坦的视线中却闪着颇感意外似的微粒子。

【Ⅱ】

通过费沙回廊侵入同盟领域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和舒坦梅兹一级上将的军队合并之后快速前进，然而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大约有十艘左右的同盟军小舰队桃战似地迫近。

以“黑色枪骑兵”所具有的破坏力来说，他们可以在一瞬间将这么弱小的敌人化为宇宙的尘土。然而，上起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下至最低层的将兵们都有着和大敌勇猛作战方不负盛名的矜持。基于时间的余裕所造成的宽容性，“黑色枪骑兵”有意放过他们，然而敌人却执拗地跟着不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原本就不怎么有耐性的毕典菲尔特已经失去了耐性了。

“这些家伙太固执了。真令人讨厌！”

“奋力一击粉碎他们作为出征的血祭吧！”

接获司令官的命令，一〇〇艘左右的舰艇就像吐着舌头的猛兽般地逼近待宰的猎物。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只小舰队表明了他们并不是要战斗，而是前来交涉的。故障的通讯系统在产生最坏的情况之前恢愎了功能。在知道了同盟政府的特使要求进行撤兵的交涉之后，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歪了歪嘴思索着，最后，他轻轻地搓响了手指头。

“我的职务不包括交涉的权限。去和我们后面的米达麦亚元帅面谈。我保障你们航行的安全。”

命令一艘驱逐舰担任引导及护卫之后，毕典菲尔特率领着“黑色枪骑兵”朝着同盟领地的黑暗空间全速前进。

不被放在眼里的同盟政府特使，或许认为和米达麦亚交涉可能比和毕典菲尔特交涉要来得有用吧？在帝国舰队的前导之下又续航了三天，接近米达麦亚直接指挥的舰队要求会面。

※※※

“毕典菲尔特这家伙！竟然把难应付的客人推给我，他想趁这个时候前进，拉开我们的距离吗？”

看破了的米达麦亚知道自己既然身为宇宙舰队司令官，就不能不理会自称为政府特使的人。咋了咋舌，米达麦亚拢了拢蜂蜜色的头发，命人把特使带到旗舰“人狼”号的司令官室来。

同盟政府特使威利姆·欧迪兹是从立体电视解说员转任政界，任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少壮派男人，具有辩才，而且又有名留后世的野心。连派遣他前来的列贝罗也不抱什么期望，但是，他自己则自信满满地认为“靠一个舌头就可以制止帝国大军”。他对着左右带着随从幕

僚的米达麦亚恭敬地行了一个礼之后，挺起胸膛朗朗地说出他的诉求。

“在‘巴拉特和约’中应该约定有保障自由同盟的主权及领域的。然而，现在银河帝国却违背和约的条文及精神，一味地使用非法的暴力想要蹂躏我们的领土。如果帝国不希望引起人们现在的反感及未来的批判，就应该立刻制止军队，透过外交折冲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论调才对。”

使者说完话时，米达麦亚只是为难地摸摸他蜂蜜色的头发，一语不发。特使正待再度开口，一个强烈的反应从侧面反弹过来。

“住口！还想说什么？”

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发出怒吼的是拜耶尔蓝上将。

“违背和约，杀害皇帝的全权代理人连列肯普事务官的是谁？不就是你们同盟政府吗？我们的皇帝就是看你们没有遵守和约的意思，做事又缺乏能力才决定率军亲征的。如果你们还有良知，不就应该跪在陛下面前请罪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面对这种严厉的指责，特使在表面上一点都不害怕，提出了他的反论。

“连列肯普事务官是自缢的，而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杨威利一党。”

“那么，你们为什么任杨威利一党逍遥法外？”

“因为你们帝国军没有给我们同盟政府时间。”

这个回答使得拜耶尔蓝深蓝色的瞳孔中浮起冷笑的光芒。彷佛流星之光穿过夜空般。

“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只会使杨威利一党更壮大，使你们同盟政府更瘦弱而已。即使给你们十倍于杨的兵力，我也不认为你们胜得过他。”

“您说得或许没错。”

特使的话极其郑重，但是，声音中却含着与他的态度大相迳庭的毒素。

“……因为连拥有杨一〇〇倍兵力的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对他也束手无策。像我们这种不才之人当然是无法与杨匹敌了。”

室内的沉默就像铅一般的沉重。连豪迈如拜耶尔蓝者流在这一瞬间看来似乎也丧失了呼吸的机能了。特使是狠狠地嘲笑了莱因哈特在巴米利恩会战时，在纯粹的战斗方面的的确确败给了杨一事。沉默在这时候急速地达到了临界点，一旦冲破了这一点，充满杀意的气流就四处奔窜了。

“畜牲，竟敢侮辱陛下！”

皮罗及托尔先几乎同时发出怒吼，至于拜耶尔蓝则猛然地想跃过桌子逼近特使。他的一只手上已经亮着一把气爆枪了。

一直交抱着双手的米达麦亚在这个时候发出了尖锐的斥喝声。

“住手！你们都是军人吧？想冲向单独前来又手无寸铁的敌人把他杀掉，然后去向谁邀功吗？”

拜耶尔蓝的激动情绪急速停息。年轻的勇将红着脸对着司令官行了一个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米达麦亚对着恢复心安表情的特使说道。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里的提督其中一人被派遣到同盟首都去当特使，并且当着你们的面侮辱你们的元首，请问现在同盟军的干部中有没有人愿意以死来赎这个罪的？”

“……”

雄辩的使者这一次无话可说了。米达麦亚的表情让他觉得光是口头上的答辩是没有什么用的。

“没有……很遗憾。”

“那么，杨威利的部下如何？他们赌上自己的生命去救上司……”

“……”

“我们的皇帝怕的不是同盟政府，他怕的是杨威利一党。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一点。”

米达麦亚站了起来。他的个子出人意外的娇小使得特使大吃一惊。特使一直深信“帝国双璧”中的一人应该有着与其威名相称的高大身材的。

“特使来此是很辛苦没错，不过，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请直接去跟陛下面谈好了。”

“那好，不过，米达麦亚元帅，在你请求皇帝撤兵之前，希望你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不行。你要去见陛下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军的行动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掣肘。如果由陛下下令撤兵，我们当然会听令行事，但是事情是不是会如此，那就看你的辩才了，与我们无关。我们在接获新命令之前还是得遵循原有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会继续对同盟进攻，并排除一切抵抗的因素。如果你想阻止我们进攻，那就不要再迟疑，赶快去见我们的皇帝吧！在这里逞你的口舌之勇是毫无意义的。”

彷佛要弥补刚刚的沉默似的，米达麦亚说了一段难得一见的冗长台词，字字句句都变成一颗颗看不到的子弹直击特使的心脏。想用光靠技巧营造的雄辩来打动帝国军最高的勇将是不可能的。

特使显得很颓丧。他的勇气及意欲似乎都用尽了。他的使命失败了。不能说服米达麦亚，那就更不可能说服他的主君皇帝莱因哈特了。

在离开同盟首都海尼森时，他的体内充满了热情、勇气及自信的混合气体，然而，现在却呈现了真空状态。尽管如此，他仍然虚张着声势，挺着胸离开了战舰“人狼”号，但是，一回到自己的舰艇上，他就像泄了气的汽球般整个人都摊了下来。几个小时下来，他都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好不容易踏出房门后，就以几近自暴自弃的语气宣布他要直接去和皇帝莱因哈特面谈。

“那个虎头蛇尾的长舌族怎么了？”

过了几天之后，米达麦亚向皮罗问道，一听说他为了直接与皇帝面谈而往费沙方面前进时，米达麦亚点了一个头，在自己的脑海中印下了一个“可忘却”的印章。

如果要从结论来反溯的话，这个时候或许米达麦亚应该留下那个装模作样成雄辩艺术家的男人才对。但是，他不认为那个不能说服他的说客能改变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意，也不认为希望向皇帝直接投诉的人会对事情有所妨碍。以前，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之后，有刺客企图暗杀莱因哈特，结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米达麦亚难以想像这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尽管如此，米达麦亚还是利用通讯把应该注意的事情传到皇帝的大本营去。

※※※

当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军事力呈空白地带的同盟领域中朝同盟首都海尼森前进时，在帝国直辖领土干达尔星域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在完全的临战体制下等待友军的到来。

如果以他得自皇帝赏赐的兵力来看，他要一举进攻海尼森也是可以的，但是有几个条件要求他必须慎重行动。第一，杨威利一党的行踪不明，即使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但是只要有可能，帝国军活动的根据地干达尔星系就不能放空城计。虽然在“巴拉特和约”之后干达尔星域已经积极整备，但是要像伊谢尔伦一样成为永久的要塞则为时尚早，为了守住其据点的地位及储备的军需物资，留驻舰队主力是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同盟首都海尼森还驻有已故连列肯普高等事务官下属的文武官一万多人，他们的安全也要有所保障。当然，帝国已经向同盟发出了警告，他们应该不会无益地杀害对同盟来说可算是极贵重的人质才对。事实上，舒坦梅兹曾为了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而想进入行星海尼森去。当时副司令官克尔钱休特伦上将变了脸色大加反对。

“只带着少数几个随从就深入海尼森无异是自杀行为。难道您忘了连列肯普事务官不幸的前例了吗？”

舒坦梅兹毫不在乎地回答。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行星海尼森给毁了。多年来的混乱大概就可以因此一扫而光了。”

于是，把副司令官克尔钱休特伦上将留下来守卫的舒坦梅兹带着参谋长波连中将、次席参谋长马尔克古拉夫少将、护卫队长伦普中校等幕僚，前往同盟首都行星海尼森，但是结果会谈并没有实现，舒坦梅兹从干达尔星系外缘部分折回行星乌鲁瓦希。以前曾任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的第一代舰长，后来经常在边境建立武勋的提督只好像一把拉满的弓一样紧绷着神经过日子。

※※※

帝国军再度大举进攻。

这个消息当然让同盟首都海尼森颤栗不已。“一年之内竟然看到帝国军的舰队两次”有人这样自嘲着，也有人呼吁即使行星整个焦土化了也要继续抗战，更有人主张抵抗也无济于事，干脆无条件投降算了。

还有大量从都市前往山间避难的人潮。在“巴拉特和约”之前的那一次帝国军的急袭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产生恐慌，然而这一次，破灭的水波缓缓地浸湿着人们精神的阶梯。类似死荆囚的感觉紧紧攫住人们的神经，在无力感收歙呈饱和状态的时候发生了暴动。在被封闭的宇宙港前，治安警察和市民起了冲突，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邱吾权取代老病的比克古加速整备迎击帝国军，而往常被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员罗发牢骚的对象们，也都不得不认真去做一点事而消失无踪了。连秘书官都避着议长。有一次列贝罗阴森地问道：“比克古元帅拒绝和杨威利打仗，如果对手是皇帝莱因哈特的话，他会打吗？”

“这应该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邱吾权极为温和地反驳。

“请您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比克古元帅和您交情不可谓不深。但是，他为什么不和您碰面？难道您不认为是因为他太了解还没坐上元首宝座前的您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变了？”

“比克古元帅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您应该承认吧？”

列贝罗把缺乏生气的两只眼睛投向邱吾权，但是很明显的，他的视线透过了邱吾权凝视着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列贝罗的嘴巴微微地张开、闭合，一道低沉、干枯的声音从他口里发出来。邱吾权只得把自己听觉神经的机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原来他在告发逃亡的杨威利的罪状。

“很抱歉，阁下，杨威利大可以杀害您，也可以把您强行带到宇宙深渊去。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

邱吾权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知道对方并没有在听他说话。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就像是烦恼着经营不善的面包店的将来。当邱吾权离开列贝罗的办公室时，他原本想对警卫室长说些什么，结果还是放弃了。他必须承认议长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回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邱吾权在玄关处被告知有客人来访时，中途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停留了一下，随即打开指定接待室的门。

三个来访的客人一看到被称为“面包店的第二代”老板的总参谋长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以郑重其事的动作及表情行了一个礼。

这三个人的名字是驻伊谢尔伦要塞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参谋长姆莱中将、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少将。

“巴拉特和约”成立，杨退役，于是通称的“杨舰队”便落到解体的命运，他们也分别被调派到各个边境军区。就在半年多前，他们还隶属于自由同盟最强的武力集团的指导部，但是在转战各地获得许多胜利及付出许多苦劳之后，他们却被外来者从首都赶出去了。在政治上这不算是错误的处置。中央政府害怕最强的部队自立化、军阀化而促使其解体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更何况他们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尽管他们三人都没有感到不安，但是也无法保持平静。在边境上，他们和同事被隔离，所有关于首都的情势都只有政府所发布的消息及不确实的传闻。他们只能确定昔日的上司，自“第十三舰队”创设以来即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杨威利或者逃亡，或者被肃清，不管是哪一种下场，都已被迫放弃了理想中的生活。

“让你们千里迢迢跑来真是辛苦了，请坐。”

在劝坐的同时，邱吾权自己也坐了下来。从对方轻松就座的姿势，总参谋长在心中已确认了来客的为人。

姆莱虽然缺乏独创的能力，但是却很有细密条理的头脑及官僚的处理能力，素有“杨舰队中少有的常识丰富者”之风评。至于费雪则是运用舰队的名人，杨所拟定的作战之所以能够屡屡克敌致胜完全归功于他完美的舰队连用。派特里契夫拥有参谋型的军人中少有的巨大体型，事实上，他从来未曾延误过杨舰队司令部的营运，其对任务及上司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邱吾权心想，能够录用并统御这些人材而不乱了步调的杨威利确实是个不平凡的青年。

“特地把我们从任职地叫回来有什么事吗？总参谋长！”

严谨的表情发出严谨的声音。其他的两个人似乎把会话权交给了姆莱中将似的保持沉默一语不发。

邱吾权简短但不失正确地把杨和部下逃离海尼森的事情向他们说明了。看了看相互注视着的三个来客，邱吾权把带来的文件递给了他

们。

“所以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找到杨提督，把这个文件交给他。”

“那是……？”

“是让渡契约书。”

三个人闻言都露出了怀疑的表情，低头看了看那份文件。当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惊愕及不可思议的表情更加浓厚。邱吾权吃力似地交叠着腿又坐了下来。

“就如你们在文件上所看到的，我把我们宇宙舰队中的五五六〇艘战舰让渡给杨威利。我希望你们把文件及所有的商品一并带走。至于法令上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姆莱轻咳了一声。

“可是，有必要特意做这样的文件出来吗？下官觉得光是在形式上就已经太过了。”

“你还不懂吗？”

邱吾权天真地看着眼前的三人。派特里契夫歪着头，费雪露出了犹豫的表情，姆莱则一脸坚定。

“那当然是一个玩笑了。”

一边小心地整理了自己头上扁帽的角度，邱吾权如此说道。姆莱调整了自己的姿势使坐姿看来更庄重些。他简直不相信除了半年前的那个上司之外，还会有这种令人困惑的人。心中或许是这么想着，可是表面上他还是不动声色。尽管如此，他仍然以对上司而言过于严厉的语气说道。

“如果是玩笑，那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必须整合战力对抗帝国军时，光是这些舰艇及物资就能对付帝国军的侵略吗？”

“再怎么整合也没办法对抗。”

太过简单明了的回答让姆莱中将说不出话来。银发的费雪仍然保持着沉默，敢代前参谋长开口说话的是派特里契夫。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总不会连仗都不打就把首都拱手让给他人吧？阁下！”

“没错，是不可能这样做。比克古长官和我打算拚了命也要搏他一搏。”

“可是，那不就等于是自杀吗？干脆比克古长官阁下及总参谋长阁下也跟下官们一起走吧！”

姆莱中将移了移视线，轻轻睨着壮硕的少将。

“不是我随便说说。第一，这不是我们本身决定要去的。”

“我打算这么做。”

费雪终于打破了沉默说道，用他那银色的眼睛注视着总参谋长。邱吾权又交叠起他的腿。

“你是愿意去了，费雪提督？”

“下官愿意接受任务，阁下。姆莱中将，现在已经没有拐弯抹角的时间了。我们应该采取最不浪费时间的最好办法。”

“……”

姆莱中将失望地抬头看着天花板，或许是他已默认费雪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他便行了一个礼，接受了命令。

前杨舰队的三个干部带着“让渡契约书”离开司令部之后，邱吾权立刻向比克古报告事情的经过。老提督慰劳了他的辛劳之后，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

“在兰提马利欧会战失败的时候，我已经是已死之身了。由于你的劝说，我又得以苟活了半年，结果，只是把大限的日子移开来了而已。”

“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或许当时是做得太过分了。请原谅。”

“不，承蒙你的劝说，才得以和妻子多聚了半年……你的妻子怎么处理？”

“请不用担心，下官已经托姆莱中将把她送到杨那里去了……。我这样做实在太利己主义了，一意挂心着家人。”

老提督闭上眼睛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他自己则把老妻留在家□。妻子拒绝离开自新婚以来即一直住着的家。或许她是把那个家当成她和比克古的终身归宿吧？

“杨威利纵然有许多缺点，可是，他却有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挑剔的优点。那就是他一直深信民主国家的军队存在的意义，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为前提的。而且，他也一直奉行不渝。”

“没错，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比克古衰老的脸上浮现夕阳般的微笑光彩。

“艾尔·法西尔也是这样，放弃伊谢尔伦要塞时也是这样，他绝对不让平民成为牺牲品。”

历史或许会将杨记载为一个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匹敌，甚或超越其上的战争艺术家。然而，他还有些事情是必须让后世知道的，而这个任务不是由比克古或邱吾权负责的。每个人背负的责任都不一样。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如果杨失败了，那并不是因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伟大天才所致。”

或许是因为杨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缘故。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他应该置政府的命令于不顾的。这是一件不能不说清楚的事，但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应该这样做的……

【Ⅲ】

在结束同盟政府的特使欧迪兹的访问之后，米达麦亚把在这个作战中的第一个炮火指向了同盟军。行星路西安那的同盟军兵工厂由于不在帝国军的前进路线上，所以被毕典菲尔特放过了，但是，从战略上来看，这个兵工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如果放着不管，其地理位置及生产力必会成为日后的心腹大患。

米达麦亚的迅速行动并没有败坏“疾夙之狼”的美名。十二月二日，行星路西安那的兵工厂被帝国军完全破坏，长官邦斯格尔技术中将和兵工厂设施同生死。但是刚建造好的驱逐舰及巡航舰有半数成功地逃离了。逃离者在戴休准将的指挥下避开了帝国军的追击及搜索，一边聚集兵员及物资，一边快速前进，五十天之后，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艾尔·法西尔，投靠了杨威利的非正规部队。

在米达麦亚之后，帝国军的舰列形成巨大的光带席卷着同盟领地。和同盟军现在的战力比较起来，帝国军过大的数量使帝国军的补

给能力界限已经达到了极点。在米达麦亚之后，原有的连列肯普舰队分两路展开。

连列肯普一级上将生前转任高等事务官时，他所统率的舰队被分成两股，分别编列到亚尔夫烈特·格利鲁帕尔兹、布鲁诺·冯·克纳普斯坦两上将的麾下。这两个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了锐气和活力，同时决定为他们原来的上司连列肯普复仇。

但是，他们在个性上还是有差异的。克纳普斯坦对连列肯普极为忠实，是一个有才干的门生，具有极正统的用兵术，同时又稍稍具有清教徒般的正经个性。另一方面，格利鲁帕尔兹除了是一个军人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相符合的知名探险家，他的名字列在帝国地理博物学协会的会员名单上。要获得该协会的入会许可必须有会员的推荐及论文审查，而他就是以“阿尔曼多夫贝尔星系第二行星的造山活动，证明大陆移动的相互关系与极地性植物分布的考察”为名的论文而获得了资格。

他在接到入会许可的通知时正要参加故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提督的葬礼，身上穿着礼服，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就穿着礼服冲进洗手间，一个人在里面爆出一阵喜悦的欢呼声之后，又带着严谨的表情参加了葬礼。由于这种经历及志向，他好像对素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比对连列肯普更怀有敬意，但是这种情怀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复仇的热情。或许是彼此的竞争意识提高了热情的温度吧?

在他们后方还有克罗弟瓦鲁上将、瓦肯塞尔上将、克里希中将、麦霍哈中将等人的舰队，除此之外，艾齐纳哈一级上将也以重心之姿出现在行列中。

艾齐纳哈比较好酒，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威士忌不离身的，但是，自从离开费沙之后，他和酒就无缘了。这其中多少有些缘由。将官级的艾齐纳哈当然有幼校的学生当侍从，但是，由于“极端地沉默、严格又严肃”的风评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他身旁，所以接受副官指示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显得僵硬而不知变通。

“如果提督搓响手指头一次，你就要送上咖啡，绝对不要超过四分满以上。如果搓响两次就是要威士忌，万不可以弄错。”

幼校生拚命努力地记下指示，如果以他本来的记忆力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或许是心理的压迫感使少年的记忆回路微妙地变

了形吧？离开费沙之后，有一次艾齐纳哈搓响了指头两次，三分五〇秒之后，两杯咖啡送到了他面前。

“极端地沉默、严格又严肃”的提督轻轻地瞄了一眼身旁那个全身僵硬站着的少年之后，二话不说地喝下了两杯咖啡。幼校生全身叹了一口气似地松了下来。于是，在这趟的远征旅途中，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就只有在一杯咖啡和两杯咖啡中做选择的权利。

在艾齐纳哈后面，有着水蓝色眼珠的男人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的舰队曳着长长的光点尾随着。他所负的重要任务是和前方展开的各个舰队及后方的莱因哈特直属舰队结合。可以说双肩担着整体的作战是否能有机运作的重任。

然后，后面跟着的便是皇帝莱因哈特的直属舰队。辅佐莱因哈特的首席幕僚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其下负责舰队运用的是贝尔玄克、皇帝的高级副官阿尔兹·冯·修特莱中将、次席副官迪奥多尔·冯·流肯少校、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也都在旗舰上。

在最后面的是有“铁壁”之称的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的舰队。他不只是负责后卫的工作，一旦费沙方面有异变产生，他就必须调回头成为全帝国军的先锋去压制敌人。同时他又必须确保后方的补给路线。

※※※

堪称深、厚布阵的帝国军，再次侵略形成一波波能量及物质的怒涛席卷向同盟领土。但是在宇宙的一个小角落里，一个与帝国军大不相同、微小而重要的作战正要展开。

杨威利开始了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作战。

#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及其他

【I】

于宇宙历七九九年伊谢尔伦要塞放弃的第二年决心进行的再夺回要塞之举，被后世评价为一种利用堪称为“艺术战术”的手腕，使杨威利的战略思想“宇宙区域管制”实现的行动。这个行动并不执着于舰队决战所获得战术上的胜利，而是确保为达成军事目的所需要的时间及场所。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虽然是舰队决战的名人，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界限而不会热衷于表现自己的长处。”

有历史学家这样称赞杨威利，但是杨的对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这一方面也有同样的优点，他们两人在舰队决战的战略实施层面上，并不拘泥于某一局面的技术表现。他们注重的是和敌人比较之下整备有更强大的战力、完整补给、大量收集、正确分析情报、任用值得信赖的前线指挥官、确保有利的地理位置、慎选开战的时机等。如果这些因素都具备了，那么，一两次战术上的败北也就不值得评论了。最高司令官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对所有的军队请一句话——“不可大意”。

在第二次的“诸神的黄昏”作战中，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立于有十足把握的立场。即使如此，他仍然站在最前线，这就是他所以被称为“金发狮子”的原因所在。那是一种不是凭藉能力，而是属于性格支配下的行动。

另一方面，杨威利则必须在战略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打开局面。加速他最后决定的原因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一段话。在旗舰尤里西斯的一个房间中，杨的学长沉重地开了口。

“喂！没钱了哦。今后要怎么做赶快下个决定吧！”

在杨舰队中，能够了解国家性规模的财政及经济问题的就是卡介伦了。杨本身也把经济纳入终归为幻影的长期再建设决策当中，这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军事力量至上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其思考的主体是在军事面上。不管目前的事态称为革命也好，战争也罢，要

使整个行动顺利营运下去，资金是不可或缺的，而目前杨的手上并没有阿拉丁的神灯。

当卡介伦提出透过杨的朋友波利斯·寇涅夫的人脉，向费沙的商人们商借资金的提案时，杨感到极为恐惧。借的钱就不能不还，而他现在也没有还钱的策略。第一，提供资金给流亡的杨非正规部队是一种投机，甚至是一种赌博，费沙人不可能不晓得。

“什么？一旦借给我们，钱就是我们的了。”

卡介伦说完，杨一边拢着他的黑发，一边陷入沉思。卡介伦接着又说：“费沙人对利是趋之若鹜。如果我们显示出有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可能性，他们一定会为将来投资的。”

“……”

“一旦他们投资过一次，为了不使这些投资金额白白浪费掉，他们就必须继续投资。而最先投资的资金就成了使双方的关系更形紧密的要素。”

“这我懂，可是光说可能性的诗，骗得了商才丰富的费沙人吗？”

“美人计的成功就看女性的魅力如何了。”

“女性的魅力……？”

杨歪着头想了想，把黑色扁帽往头上一丢笑了出来。他了解卡介伦想要说的话。

原本费沙人的习性就是独立不羁的。他们虽然被强制屈服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胆而又壮丽的战略，及支撑其一切行动的武力下，但是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即崇尚自由经济活动的商人们来说，那当然是一件极为违背良心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支配政惧。但是，他们却欠缺武力。

因此，费沙人一定一方面对帝国表现出服从的态度，一方面又迫切地寻求可以补偿他们本身不足的势力。他们可以和杨一党人共存、互相帮忙。但是，他们也不是那种肯投资在没有胜算的弱者身上的慈善家，所以要麻痹他们的保身感觉，就得下猛药。

因此，如果向费沙人夸示杨获得战术上的大胜利，除了皇帝莱因哈特之外，还有其他人也有可能掌握未来的话，费沙人权衡利害的天秤应该会大幅度倾向杨这一边。

“使费沙人迷惑的国色天香美女。”

那就是伊谢尔伦要塞。将伊谢尔伦再夺回，显示出反帝国势力的实力，投资家的荷包自然就会打开了。

“难道为了这个缘故而攻下伊谢尔伦……吗？”

于是，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就成为杨集团最重要的课题了。不只是基于军事上的目的，为了政治上的效果、为了在经济上得以残存，除此之外，做为一个复合以上这些条件的历史性奇术之不可欠缺的要素，杨都必须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确保伊谢尔伦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利用费沙的组织力及情报力再度作战。

但是，如果允许费沙人以支持者的身分来干涉工作，造成革命运动本身因为费沙人投机的天性而被操纵的结果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事情如果到这个地步就棘手了。

另一方面，从莱因哈特的立场来看，在偏远地带的伊谢尔伦要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子而已。这并不是莱因哈特豪迈的个性使得他轻视伊谢尔伦要塞，而是对控制了费沙回廊，将大本营迁往费沙的他来说，伊谢尔伦回廊的战略价值自然就减少了。他虽然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留在费沙，配备有强力的军队，但是在伊谢尔伦方面，他让鲁兹的兵力四处移动，使回廊呈现空白状态，结果就证明了杨的洞察是正确的。

后世当然有历史学家批评莱因哈特轻视伊谢尔伦回廊，但是生在同一时代的杨威利，其见解大致上是这样的。

“燕雀不懂鸿鹄之志。一枚金币对亿万富翁而言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却足以决定穷人的生死。”

莱因哈特以银河帝国的专制君主身分已经完全支配一半以上的已知宇宙了，同时他还想征服剩余的宇宙。而杨则指挥着连根据地都没有的流亡的“离家出走的儿子”，企图使民主共和政体存绩下去，一有机会的话，他还想把一向媚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历史女神拉到自己的阵营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杨都似乎想去完成一件外人看来实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大事，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还大胆地去摸索意气风发的富翁的口袋。

就这样，宇宙历七九九年一二月九日，杨非正规部队在艾尔·法西尔星系露脸了。

事实上，和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合流并不是杨本人积极的意图。站在杨的立场来看，充满热情、意气昂扬的艾尔·法西尔的行为倒像是狂飙的族群。但是，统合反帝国的共和主义者的第一步就是政治的先驱者和军事的实力者联手共创未来。

【Ⅱ】

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的主席法兰却斯克·罗姆斯基是一个四十岁的男性，本行是医生。自古以来，医生和教师、学生就是革命家的重要供给来源，他们也是遵循传统的一员。

罗姆斯基在十一年前，也就是在逃离艾尔·法西尔之际，是杨威利中尉的民间协助者之一，但是杨早把他的名字、容貌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杨甚至连现在的夫人菲列特利加曾受教于他的事情都忘记了，这种小事更不可能在他的记忆范围之内。

远较丈夫拥有井井有条的记忆力，菲列特利加则忘不了罗姆斯基。他曾经不只一次地帮菲列特利加送她瘦弱的母亲去就诊，甚至招待她们吃三明治、喝咖啡。至于罗姆斯基也清楚地记得这个有着茶色眼珠的金发少女。医师出身的革命政治家满脸笑容地握紧了杨夫人的手，杨威利内心所惧怕的是环列在罗姆斯基四周的报导人墙手上所形成的相机炮列。艾尔·法西尔第二天的电子报纸果然就如预想中的一样全是杨的特写标题。

“杨威利回来了！艾尔·法西尔的奇迹再度显现！”

“……就是这样，就因为会这样才令人讨厌。”

杨抱着头无奈地说道，事情演变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不得不扮演着因他的行动及功绩而被确立的虚假形象。从民主国家的英雄到民主革命的英雄、而他不败的智将名声，想必也因此而更加被渲染开来了。

以艾尔·法西尔革命政权的立场来看，杨一党的参战不只意味着军事力的飞跃强化，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同盟的最高干部承认艾尔·法西尔是以民主共和政治的王道为目标的正统政权。他们在欣喜之余也想将此事活用到最大限度。

罗姆斯基之所以和新闻界紧密结合，不管是从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来看或者是从革命的情报战略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杨绝对不能把内心的厌恶感公然表现出来。公开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支柱。如果喜好秘密和非公开，就该参与专制政治，所以杨必须压抑个人的感情，对着相机、摄影机露出笑脸。

然而，在盛大的欢迎典礼中，杨只短短地打了两杪钟的招呼。

“我是杨威利。请各位多多指教。”

似乎期待着杨有一番感动人心的热烈谈话的一万名参加者都感到很失望，但是这种事情只要杨将来有任何一点实绩表现就可以补偿过来的。罗姆斯基低声地对落座的杨说道。

“杨提督，我觉得我们必须为新的政府取一个新的名称才行。”

“啊，那是当然的事。”

“所以我想在明天正式发表出来，您觉得‘自由同盟正统政府’这个名称如何？”

“……”

杨在精神上动摇了三步。他心想这是个笑话，但是，他更明白对方却是认真的。罗姆斯基微微不安地看着没有立即回话的杨。

“您觉得不好吗？”

“话不是这样说的，不过，不用拘泥于国家的正统性吧？我个人的想法是应该强调这个国家是从零出发的……”

杨极有保留地如此主张。他也很不喜欢被认为是以武力做为背景。

“没错，第一，正统政府这个名称的缘由不好。最近不是有所谓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这个恶例吗？”

达斯提·亚典波罗察觉了杨的心境伸出了援手，他的这个说法似乎和罗姆斯基医师的心理波长起了共鸣。革命家点头说道，确实是不吉利呀，再想其他的名称吧！言下之意似乎有些遗憾。

“请不要这么失望，杨提督。因为将来一定会出现更高的山峰的。”

“我知道。”

杨对亚典波罗这样低声回道并不是纯粹出于虚应了事。即使有再多的缺点，他也不能摘下这株弱小而没什么力量的民主制度的嫩芽。如果再这样袖手旁观，整个宇宙一定会被更杰出的、更华丽个性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掌握。在这个时候，莱因哈特本身的能力及良心都不是问题。由单一的而且是个人的资质所建立起来的政体，来支配整个宇宙实在不是一件适当的事。

一小群人挥着各自的狭隘而愚劣的大义名分旗帜互相伤害，远比被唯一绝对的神之唯一绝对的大义名分所压逼要来得好。如果将所有的颜色都聚集在一起，就只会化为单一的黑色，而无秩序的多样色彩总比单一的无彩色要好。人类的社会没有被单一的政体统合的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的这种思考方式不能说没有对民主共和政体造反的元素在。因为过半数的民主共和主义者都希望宇宙能依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统合，希望专制政府能消失。

尽管如此，事情的发展还是极具讽刺性的。当高登巴姆银河帝国随着无声的鸣动而倒下它那衰老的巨体时，与该帝国持续抗衡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自由同盟，也如同被白蚁蛀蚀般地空洞化了。

“难道自由同盟历史性的存在意义并不是在于反专制，而只是在于反高登巴姆吗？”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事情的演变看来似乎也像是这样，现在更是已几近确定了，这件事对杨来说是很无情的。他不能接受自冒险进行一万光年的长途远征的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的历史、无数人所蓄积的希望、热情、理想、野心、喜怒哀乐、长连两个世纪半的地层竟然只叠在一个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死亡上头。

但是，从这层意义看来，那个美貌的霸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或许也是这样。他的目标是克服高登巴姆王朝，目前虽然是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那也只是把鲁道夫的亡灵赶回坟墓底下而已。罗姆斯基不断地以热切的口吻说着新国名、国旗、国歌等事情。杨一边适度地点点头，一边思索着过去的黑暗及未来的迷茫……

于是，“非正规部队”就成了“革命预备军”。奥利比·波布兰中校事后评论道冬天穿冬天的衣服，夏天穿夏天的衣服，不管穿什么，内容都没什么改变。

司令官杨威利元帅。参谋长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一级上将。后方勤务部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政府主席罗姆斯基兼任军事委员长。杨稍稍觉得安了心，他的上司只有一个让他觉得心情特别开朗。

然而，到达艾尔·法西尔之后又有一个更令他欣喜的消息传来。那就是和尤里安·敏兹和奥利比·波布兰等人的再会合。

【Ⅲ】

十二月十一日，前往宇宙港参加了军民两用管制系统再编会议的亚典波罗看到了杨的被保护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广大的走廊上流动着的作业服中心的人朝中有一个穿着与场合不太适合的豹皮外套，褐发、褐肤的美女，亚典波罗用视线扫瞄过那个女人之后，浮现了记忆中的亚麻色头发。

“尤里安，喂！那不是尤里安吗？”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在确认了声音的出处之后，充满了生气，眼睛闪着光彩。他以快速而有节奏的步伐走上前，精神奕奕地敬了一个礼。

“好久不见了，亚典波罗中将。”

他所搭乘的货船“亲不孝”号才刚刚到达宇宙港，波利斯·寇涅夫船长还在办公室办理手续。

“对了，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到哪里去了？”

“真坏呀，中将，怎么这样说呢？”

马逊两手两肩都扛着货物，体积足足有尤里安的倍数大，就站在后面等着，再一看奥利比·波布兰，他在数步之遥的地方和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小姐谈笑风生。他们交谈的片断轻轻地传了过来。

“波布兰中校！”

“哟哟！不要在我正高兴的时候来打扰嘛！再加一把劲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在双人床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了。”

被尤里安一叫，一边发出不平之声一边慢慢走过来的波布兰随随便便地对亚典波罗行了一个礼。亚典波罗本不是那种因为对方这种举动就会伤害彼此感情的人，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口出讽语。

“一到目的就很勤快嘛！在各个单位都说服新认识的女人吗？”

波布兰一点害羞的样子都没有。

“所有的人类总数有四〇〇亿人，其中有半数是女人。这半数中又有一半受限于年龄，然后又有半数的女人在容貌方面不合格，尽管如此，还是有五〇亿个女人可以成为恋爱的对象。时间不够，所以连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女性的知性及性格都不是问题啊？”

“性格好的女人就文给亚典波罗提督了。性格不好的那一半就由我来接收好了。”

“中校，你没有自觉吗？你的说法听起来简直像个老千嘛！”

“啊，这样就好了嘛！因为当我们在地球那个阴森森的行星上辛苦的时候，你们在海尼森可是为所欲为哪！”

“我们可也是很辛苦的。”

像小孩子一样高声辩解之后，亚典波罗发现一旁的尤里安似乎强忍住笑，于是便故意地改变了话题。

“不管怎样，你们来得还真是时候。我们也才在两天前到达这里。”

尤里安最初当然是以同盟首都海尼森为第一目标，但是，在他从费沙回廊前往同盟领域的时候听说了皇帝莱因哈特的再宣战消息，也知道了杨已经逃离了海尼森，于是，他不得不改变方向。在经过种种的推测之后，尤里安料想杨或许会企图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应该会以某种形式和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取得接触。

“途中虽然有过种种事态发生，不过，总算平安到达了。总而言之，能和各位再见面实在是太好了。”

尤里安虽然说得极为简洁，其实半路上真的是发生了许多事。他们跟着完成讨伐地球教任务的帝国军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前往帝国首都奥丁，参观了现在改为历史博物馆，正在装修中的新无忧宫的内部，波布兰仍然不改其习地和一个前来游学的黑发女孩拍了纪念照。大前提下，他们是扮演一群颇富好奇心的费沙独立商人，但是，形式上还是得接受宪兵队的审讯；从地球教团本部秘密拿到的光碟失窃，花了三天的时间寻找；波布兰原想和帝国军军官的年轻妻子共渡热情的一夜，不料却被其夫发现。在瓦列提督善意的安排下，他们好

不容易离开了奥丁，但是，在经由费沙进入同盟领域之前，他们却必须化解足以打来算计的小事件。最后，他们被“黑色枪骑兵”的侦察艇发现了，掌握了波利斯·寇涅夫的掌舵权，于是，他们终于来到了艾尔·法西尔。

亚典波罗、波布兰、尤里安、马逊等四人搭乘地上车前往杨司令部所在的大楼。由于马逊的体积庞大，加上大量的行李，一伙人坐在车里面根本没有办法保持端正的姿势。波布兰硬是把身体往坐在驾驶座的亚典波罗的身上挤。

“可是和同盟政府绝缘可真是下了决心的事哪！这就是所谓的从睡眠中醒过来一样。”

亚典波罗或许是觉得他这段话有欠妥当吧？他把脸朝着前方回答波布兰。

“好了吧！波布兰中校，可不要误解了。因为我们可是凭着一股侠气及好奇心来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的。”

“这种事光看你们这些可僧的脸孔就知道了。结果，杨舰队只是名字改了而已嘛！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到了司令部，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几近窒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黑巨人扛着小山般的行李先住地下室的衣橱间去，其他三个人则从走廊走向升降机，这时，波布兰停下了脚步。一个有着“淡红茶颜色”的丰盈头发，戴着黑色扁帽的低阶少女军官，以足可与尤里安匹敌的律动步调走上前来呼叫他，并行了一个礼。慌张的表情变化及敬礼在四个人之间交错着。尤里安和亚典波罗先进了升降机，门随即关了起来。稍稍带着复杂气味的气氛弥漫在一二立方公尺的箱子当中。

“尤里安，你认识那个女孩子吗？”

“嗯，在塔扬汗基地的时候，波布兰中校曾为我们介绍过。可是亚典波罗提督，您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唔，说起来，她是熟人的女儿。”

青年提督用黑色扁帽覆盖在脸上。他们司令官的老毛病似乎已经传染给他了。

“您对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很了解吗？”

尤里安若无其事地追问之下，亚典波罗自己就泄了口风了。

“嗯，就跟你说了吧！她是先寇布中将的女儿。”

炸弹似乎并没有发生预期中的爆炸效果。尤里安眨了三次眼睛，歪着头凝视着亚典波罗。言语及意思好不容易在他的思考回路中敢得了一致，少年随即嗤嗤地笑了起来。

“很抱歉，可是，我实在难以相信先寇布中将会有女儿。”

更何况竟然会是卡琳，那个叫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的女孩？尤里安实在难以置信。

“是啊，连我也都还不能相信哪！可是，你想想看，先寇布中将在你这种年纪的时候就在那方面屡建奇功了。岂只一个，就算有成打的私生子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

尤里安沉默了，他在自己的记忆回廊中搜寻着一幅幅的肖像。姑且不谈卡琳那淡红茶色的头发及充满初夏光辉的紫蓝色瞳孔，她全身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熟悉感，难道就是因为她是先寇布的女儿吗？波布兰似乎也曾说过卡琳的出生有着一段隐情……

“先寇布中将知道这件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尤里安又陷入了沉思。亚典波罗说道：“怎么样，尤里安？想不想利用你的关系来促使他们父女相认？”

“不行啦！因为那个女孩子大概很讨厌我。”

“你做了什么让人家讨厌的事？”

“没什么，只不过我总有这种感觉就是了。”

亚典波罗俯视着少年的脸，但是，他找不出有任何表情可以让他确信有什么事情发生。

“哎，不管怎么说啦，目前应该把全部的心力投注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攻略上，而不是站在高处看着先寇布的家庭纷争。”

升降机的门开了，眼前的视野霍然而开，亚典波罗将两手的手指头交握在脑后，抬了抬下巴。

“来吧！尤里安，我们那个懒惰的元帅大人就在这里不甘不愿地执行他的工作哪！”

※※※

即使是懒惰的元帅阁下也会有瞬间像风速般勤勉地工作的时候。那一天，杨仍然坐在桌子前，活动他那思考的火山脉。他的周围散乱地堆放着计算及做备忘的纸张。

“您可真是勤奋哪！要是阁下这一代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尤里安那一代可就要辛苦了哟！”

革命预备军司令官的副官菲列特利加·G·杨少校咖啡色的眼珠中闪着慧黠的光芒说道。她的丈夫颓丧地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妻子送来的红茶。

“努力之后所显现的进步是很显著的。”

他若有所悟地评论道。

“真是莫大的光荣啊，阁下。”

微笑着的菲列特利加，瞳孔中映出了丈夫手上拿着杯子站了起来的姿态。她也回过头来，然后菲列特利加在一瞬间确认了杨的表情从惊讶一变而为喜悦。

尤里安·敏兹就站在那里。比离开时长得更高，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年轻人的模样了。端整的脸上绽放着怀念的情感，承接着来自杨及菲列特利加欢迎的视线。

“欢迎你回来。”

杨先开口说道，菲列特利加接着表达了她的欢迎之意。

“看起来很有精神嘛，尤里安。”

“是……我刚刚回来。”

尤里安声音中也含着激烈起伏的律动。

“好久不见了。阁下，这是与地球教有关的资料记录。如果能对提督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是我无上的光荣。”

尤里安说完即递上光碟，尤里安原本想表现出成熟的态度，结果反而使自己显得更形天真。他心中的不安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却不可谓没有。他怀疑杨家是不是还有属于他的位置。杨家新的历史开幕钟已经响了，自己是不是只是一个已经迟了一步的异类分子呢?

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他杞人忧天的想法。他已经确认自己是杨氏家族这个大拼图中的一片，他已经被镶嵌在一个属于他的地方了。杨

家的温暖、杨舰队的阔达对尤里安而言是他人生的记忆中具有最高价值、最令他怀念，同时在时间及空间的环境上具体成形的要素。永远忘不了这些事物是尤里安的幸福，但是，日后却也成为最令他伤心的思古情怀。

在和亚典波罗及波布兰一阵欢谈之后，杨仍然一如往昔以他们为对象说明作战方式。为了作战的整理工作及再检讨，杨不时地询问尤里安的意见，对尤里安而言，再没有比这个学习战略战术更好的机会了。

“看来我们快要回伊谢尔伦了。”

“如果顺利的话，尤里安。”

“一定可以成功的。不过，皇帝莱图哈特可是很喜欢大规模的挟击包围作战哦。”

“我也喜欢哪！”

杨的声音听来似乎掺杂着苦笑。以战略家而闻名于世的他如果有着比莱因哈特更多的兵力，他大概也会兵分两路挟击敌人吧？如果能把莱因哈特牵制在伊谢尔伦方面，然后利用其他的军队阻断他的退路的话……

即使不能这样，如果能以一军确保防御伊谢尔伦要塞，再利用另一军从回廊侵入帝国本土，长驱直入帝国首都奥丁加以攻击的话……以前在“诸神的黄昏”作战时，伊谢尔伦回廊有罗严塔尔、连列肯普、鲁兹的强大军队等待着，但是这一次如果能在鲁兹出击之后夺回伊谢尔伦的话，对杨舰队而言，回廊就成为一片自由之海了。如果皇帝莱因哈特想回帝国本土的话，只能绕远路经过费沙回廊，到时若是费沙的恢复独立派同时蜂涌而起，年轻的征服者就没有归路了。然后，杨就可以制服金发的皇帝。

杨把一只手放在黑色扁帽上，苦笑着摇摇头。很遗憾的，首先要使这个空想实体化的时间就不够了。和费沙的恢复独立派之间也还没有取得任何的联系。事实上，这些都是今后所必须面临的课题。要把伊谢尔伦要塞重新收回他们的手中，确保和艾尔·法西尔之间，由亚典波罗所命名的“解放回廊”，就必须对费沙的人说“拿出资金来，拿出来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得拿出只能提供不安的保证的支票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协助。只要有半步走错就变成诈欺了。

然而，这一次的作战本身就如同是诈欺的行为。

杨针对鲁兹舰队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的时机及条件做了几近完美的计算。他不认为同盟军面对莱因哈特的再次攻略能有组织性的抵抗行动，所以这些计算必须以分秒为单位以期做到完美。如果他知道比克古元帅和邱吾权上将统合了残存的兵力向莱因哈特挑战的话，他应该就会订定不同的方程式才对。

“……或许那个时候杨威利第一次面对了他个人生涯中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吧？”

许多的历史学家推测了假定的事态，然而，也有人对杨有极为严厉的批评。

“如果比克古元帅的出击情报传到杨那边的话，他大概就会被迫作极为痛苦的选择吧？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敬爱的前辈被杀吗？他能投入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中吗？他能放弃理智吗？他能牺牲感情吗？就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得以专心一意地去完成再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艺术课题。杨威利实在是一个很幸福的艺术家。”

这种评论充满了检察官般的欲加之罪的恶意，但是也有一半的说法点出了事实。杨一直认为比克古已经退役在家养老、养病，已经不会再露脸了。所以，在逃离海尼森的时候，他也避免将他将卷入是非中。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曾当面向杨言明不会对比克古做任何处置。对方已经遵照约定这么做了，将来应该也不会违反约定才对。杨深信这一点。

当然，结果杨的预测完全与事实背道而驰。

目前杨一意热衷于伊谢尔伦再夺取的证据之一，便是他把检视尤里安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工作往后延了。杨的想法是，现在一切以夺取伊谢尔伦要塞为当务之急，其他的事情都是稳固了战略上的脚步之后的次要问题。两手上已经有太多的课题要做，如果再加上重大的事件，即使是聪明如杨的脑细胞也会爆出负荷过重的火花。这样做绝对不表示他轻视地球教的情报。但是他从尤里安及奥利比·波布兰那儿获得了大致的报告，那些报告者本着热衷于目前的事业更甚于自己过去的成果却也是事实。不管是尤里安或波布兰，对自己不能参加逃离海尼森的计划都以极具个性化的表现感到遗憾，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从回到“怀念我们的家”作战中被排除出来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杨受到许多后世军事学者所赞赏的作战讨厌杨的人认为那根本不是战术而是奇术，不足为后人借镜就在这个时候立案了。

※※※

当然，原本杨是打算自己指挥舰队来“接收”伊谢尔伦要塞的，但是他不留在艾尔·法西尔会让该地独立政府感到不高兴。有关单位的理由是如果他不在的时候，帝国或同盟发动军事攻击，或者反革命派兴起武装行动的话该怎么办？杨的答覆是梅尔卡兹提督会留守，结果对方露出了难以隐藏的不安及猜疑的脸色，杨见状大怒，要不是菲列特利加拉住他，他可能就会一语不发地离开会议室。

对杨而言最难以忍受的是因为既然梅尔卡兹是来自帝国的亡命者，人们就会忌讳其忠诚及信义。对杨威利个人的过度信赖及对拥有杨的集团的高度警戒心是这个时期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人们所显现出来的特征，然而，追根究底，他们是害怕事情演变成军事政权被杨一党所“篡夺”。

结果杨总司令官和卡介伦、亚典波罗、布鲁姆哈尔特中校、菲列特利加都留在艾尔·法西尔，从后方来统辖指挥整体作战。前进部队的总指挥由梅尔卡兹负责，要塞攻略的战斗指挥则委交给先寇布。除此之外，林滋上校、舒奈德、波布兰、巴格达胥以及尤里安都参加了实战。杨原本希望把尤里安留在自己身边而不要上前线，但是，又不能不顾及当事人的要求。或许这和先前与波利斯·寇涅夫会面时的交谈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后世人对于杨位于后方指挥控制前线诸将的“军师”形象印象极为强烈，但事实上，他采用这种形态却是始于要塞再夺取作战中。在这之前，杨在自己所策定的每一次作战中都站在最前线直接指挥，一人身兼战略构想家及战术实行家双职。他尊敬敌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理由之一是年轻的金发独裁者经常站在阵头和敌军作战。杨认为越是在上位的人越应该去面对最大的危险，而他也亲身去实行。

然而，今后事情有了些许的改变了。杨现在被赋与一个不轻的任务。他自己现在还值青年期，将来还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指导军务，但是培育继他之后的世代却也是当务之急。由这一层意义来看，他的

任务与其指导老练的梅尔卡兹不如转为监督要来得实际些。除此之外，他也必须让亚典波罗累积在后方监视整体战局的经验。

【Ⅳ】

在准备攻略伊谢尔伦、决定人事之前，杨叫来了波利斯·寇涅夫，拜托他和反帝国派的费沙商人交涉、组织，请他们暗地里援助艾尔·法西尔的财政。

“可是现在艾尔·法西尔政府不管开出什么支票都有退票的可能。由我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要让费沙人如你所愿来行动就必须开出具有相对魅力的条件。”

波利斯·寇涅夫是这么说，不过，基本上他是接受了杨的委托。然而，这个男人的毛病就是不随时随地投个变化球让对方接个措手不及是不会甘心的。

“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胁迫的根源。如果帝国支配了整个宇宙，费沙就完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心不甘情不愿，他们大概也不得不支持你杨威利了。”

“这样说怎么样？帝国政府由于费沙人的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弊害，打算将所有的产业国营化并公平地分配财富以打破生产方式的独占现况。”

“如果这是事实那可不得了了。不过，这究竟是不是事实呢？”

“或许会成为事实。皇帝讨厌独占财富。帝国的大贵族们现在获得了什么报应？”

“你大概也不会喜欢独占吧……”

瞬间，寇涅夫苦笑道。

“哎，反正要吵架也要有个强大的对手才有意思。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

波利斯·寇涅夫只把红茶的茶杯拿在手上，并没有送往嘴边。

“我想趁这个时候问问你，你真的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吗？”

波利斯·寇涅夫的脸上带着几乎可以严格来形容的认真表情问道。

“皇帝莱因哈特现在在施政方面既没有失误，他的武力及气势又足以统合全宇宙。你能保证打倒他之后，时代会变得更好吗？杨。”

“没有。”

事实上，杨一直在思索一个不打倒莱因哈特又能守住民主制度的办法，可是，他还没有想出可以形之于表面的策略。

“你还真老实。哪，现在姑且不说这个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管你再怎么努力，衰败过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一定就会健康地再复活。就算把费沙卷进去了，也许反而把最后的依靠都给毁了。或许最后什么都没用了，难道这样也好吗？”

“或许吧！”

杨口中含了一口已经冰冷的红茶。

“……但是，总不能因为说都没有用就连种子都不撒吧，这样一来，连草也长不出来了。我们也不会因为吃了东西还是会肚子饿就不吃饭了吧？是不是，波利斯。”

波利斯·寇涅夫轻轻地咋了咋舌。

“这个比喻真是无聊，不过，倒是没错。”

“自从旧银河联邦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而灭亡之后，到出现亚雷·海尼森为止整整经过两世纪。民主共和政治的根一旦被挖起，要再次复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反正不管是经过几个世代的东西，最好能多多少少减轻下一世代的负担。”

“你所谓的下一代，就譬如是尤里安？”

“尤里安的确也是其中一个。”

“尤里安的素质很高。这几个月和他一起旅行下来，我有很深刻的体会。”

寇涅夫嘲讽地斜睨着露出喜悦表情的杨。

“可是杨，尤里安再怎么会唱歌，现在，他也只是在你手上的小舞台上献艺而已。你应该也知道吧？”

杨看来并不想回答，波利斯·寇涅夫于是嘴碰也不碰地把红茶的茶杯放回杯盘，交抱着双手。

“太忠于老师的弟子是无法凌驾师父之上的。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尤里安只不过是你的缩小再制品罢了。光是这样也很不得了的，不过……”

对寇涅夫这种近似评论家的论调，杨心中稍感不快。即使已经很了解朋友的性格，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影响到彼此的感情的。因为他确实戳到了杨的痛处。

“尤里安的素质远在我之上。你不用担心。”

“那么我问你，你是跟什么样的老师学习的？不只是你，连皇帝莱因哈特都是自己培育自己的。即使尤里安素质远在你之上，你很有可能有些方面没有办法培育他。事实上，我注意到一件事。”

波利斯·寇涅夫的上半身模模糊糊地映在红茶水面上，他用指尖抓着下巴。

尤里安自己并没有想要先行解析在地球拿到的光碟。他只想到要原封不动地送到杨的手中，把判断和分析的工作委任给杨。以忠诚心的表现来看，这是无可置疑的行为，但是他应该是自己先行看过之后再交出来的。如此一来，就算光碟丢了，他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资料，在情报量上就可以违驾上位者，自己本身的存在价值就得以获得确认了。

“尤里安应该有一点反叛心才对。因为反叛的意图就是独立自主的根源。”

“说得好，你跟他这么说过了吗？”

“能说吗？这么难为情的事。”

波利斯·寇涅夫答应尽力而为然后离开杨的地方之后，杨把两脚抬到桌面上去，把黑色扁帽盖在脸上。不全然是因为波利斯·寇涅夫的关系，不过他就是觉得非常疲倦。大致上说来，和费沙商人秘密联手不应该由他来推动，而应该由艾尔·法西尔的政府去做才对。

杨当时的政治态势成了后世众多议论的对象。譬如后来就有以下这样的文章出现。

“杨威利最后不得不从制度中去求取怀抱政治忠诚心的对象。他不得不从民主共和政治中去追求。而制度终究是一种形式。虽然知道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手段及非常的才气，但是，他终究不想让自己坐上革命政权的宝座是因为他一直深信由人民支配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事实上，艾尔·法西尔的革命政权是因为杨威利一党的军事力及

人力资源才得以成立的，所以就算杨站上顶端也不该有人会加以责难的。”

“……最不幸的事实是在这个时候存在着比杨更具有居于上位的个性，但又不能成为杨的政治忠诚心的对象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对独裁者或者说是身为专政者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有着极高的评价。不管在才能或器量方面都一样。而且，他个人又极敬爱莱因哈特。就因为他卓绝的资质，才使得他成为民主共和制度的最大敌手。莱因哈特的资质在民主共和制度严格的限制下绝对无法充分发挥的。他那无以比拟的天才只适合在专制政治中发扬光大。”

“……杨很清楚这件事。所以他自己就不能跨出民主共和制度的□围之外。当他以‘非常时期’为借口，超越制度的范围，以政治、军事两方面的独裁者自居时，宇宙就只成为专政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独裁者杨威利对立的场所了。如果他们的对立会引起流血的话，倒不如把一切都献给莱因哈特还来得好些。这是杨的想法。流血、用策略，所要守住的就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

“……批评杨的这种思考方式为一种僵硬的形式论的见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精神，杨太拘泥于外在形式而放弃自己守住内在实质意义的责任。但是，杨身为一个历史的学徒应该知道许多毒辣的独裁者彻底发挥了这种论法。他知道大半的独裁者都是在众人的期盼下出现的，支撑他们的不是制度，而是对个人的政治忠诚心。他更知道他的部下们的忠诚心与其说是针对民主共和制度，不如说往往是针对他个人的因此，他就是不能爬上预端。他很清楚，最强的武力和最高的人望无秩序的结合，对民主共和制度而言是危险的病根。他比谁都怕处于权力集中的场合中的自己。谁有权利说他这种心态是懦弱呢？……”

这篇极尽全力想维持公正性的文章是出自尤里安之手。虽然是一篇兼顾情理的文章，但是，如果让波利斯·寇涅夫看的话，或许会评断文中缺少“反叛性”；如果让杨个人来看，他一定是搔着头左右回顾。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看来似乎特别游手好闲的杨威利的确是有着许多烦恼。

#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1】

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伊谢尔伦要塞攻略部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一隅迎接宇宙历八〇〇年的新年。他们的惯例是不管眼前将面临多么困难的任务，总是伸出舌头去舔香槟酒的酒栓。就如奥利比·波布兰所说："伊谢尔伦要塞是逃不了的，但是，新年的干杯只有这个时候了。"

很稀罕的，华尔特·冯·先寇布同意了他的说法，两个人交互地在尤里安的杯子中倒入香槟酒，路易·马逊半路接过了杯子，波布兰不禁悲叹道："好像是让象喝的东西一样。"尤里安摇摇头，似乎想把多余的酒精逼出体外似的，然而，当他看到先寇布时，留在艾尔·法西尔的达斯提·亚典波罗所说的话便从下意识中浮现出来。亚典波罗虽然辩解他并无意期待先寇布发生家庭争议，但是，在伊谢尔伦攻略部队出动之前，他故意去刺探先寇布。

"先寇布中将，您知道吗？队上有一个叫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的十几岁少女下级军官哦。"

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亡命贵族连一点点像鸟儿轻摇羽毛的震撼迹象都没有。

"是美人吗？"

"……为什么这样问？"

"如果是美人，那就是我的女儿。如果不是，那就只是同名同姓的陌生人。"

"……是美人。"

听完亚典波罗的话后，似乎放弃了的回答，先寇布把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从伊谢尔伦攻略战的志愿者名单中剔除了……

在尤里安的眼前，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的父亲发挥了酒豪的豪气，在醉汉群中显得极不协调地端整地站着。一边大声斥喝着马逊如牛饮似的喝酒法，一边单手拿着香槟酒大步走过来的奥利比·波布兰，把他那如阳光闪耀着的绿色眼珠投向尤里安的侧脸，手上的瓶子比声

音还早丢出去。波布兰吓了一跳，慌忙接住飞向尤里安身边的瓶子，望着同一个方向。他的攻击迅速而且又有效。

“看他的表情，他大概知道了，尤里安。”

“什么事，中校？”

“我是说卡琳的父亲，那个叫先寇布的不良中年人。”

不管是从声音或表情来看，尤里安都无法否定年轻击坠王的说法。波布兰绿色的眼珠泛着笑意。

“如果和平时期到来了虽然是很无聊，不过，我倒想开一间以善良的青少年为对象的人生查询室。或许是我的人品出众吧？年青人都很信任我哩！”

或许是卡琳对他提出商谈的要求吧？尤里安觉得一种尚未整理过的思绪在胸中游移着，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显得有些慌乱。

“那么，您有什么感想？”

“我想优劣已经决定了。就算我像先寇布一样到处撒种，也不会做出让种子结成果实这样的错误。你说是吧？”

尤里安不知如何回答，只得拢拢自己亚麻色的头发。

“好像有不少问题呢！”

“要让我来说的话，问题不在卡琳不幸。卡琳一直深信自己很不幸。”

“……是吗？”

“所以，她还不说出来，同时又避免碰面。这不是个好现象。要是我就会跟他碰面，要他给我十五年份的零用钱。”

年轻的击坠王带着百分之五一的认真表情把酒气吐向半空中。

【Ⅱ】

杨已经向攻略部队的干部们说明再次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方法了。除了已经知道内容的尤里安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禁大为感动。先寇布抒发了他的感受“真是个大骗局啊！”波布兰随即热心地加以应和。

但是，这可是一个赌上生命的骗局。因为他们要以原下本就单薄的兵力和不平凡的敌将、众多的兵力及巨大的要塞为敌。

在进入实战之前，指挥一连串情报战的是巴格达胥上校，巴格达胥不容易有了机会去运用与自己本来的职业有关的才能。波布兰说他也是骗子集团的一份子。

于是，在新的一年中，因为各种事故而呈现混乱状态的伊谢尔伦要塞的通讯回路中，开始流入了奇怪的指令。

“正确地说来，每个指令都很正常而且也很妥当，但是，如果将其一起列出来，就显得极欠缺整合性了。”

最初的指令是于一月二日送进来的。

“……此令传达与由帝国大本营派驻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即日离开伊谢尔伦要塞，扼住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后方。”

接受了指令的鲁兹一边做出击的准备，但是，一方面又不禁怀疑会不会是杨威利的策略。第二天，他又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指令。

“你的任务就是固守伊谢尔伦要塞。千万不可出击。杨威利常常会使用奇计。此外，要塞潜藏有同盟及费沙的同一阵线者，你出击之后，他们有可能就占据要塞，封锁回廊。再次命令你，不可轻举妄动。”

鲁兹绝对不是一个无能的男人。但是，这两个命令他该相信哪一个呢？一瞬间他也感到犹豫了。他甚至看不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命令都是由杨的脑细胞发出来的。

在鲁兹的心理天秤尚未取得平衡之前，第三道命令又送进来了。

“此道命令与先前之令有所关联，有人对你的部下下手并趁机潜进费沙，意图从内部破坏要塞。情况紧急，速查！”

鲁兹为了慎重起见不得不着手调查。原本在多达一〇〇万以上的将兵中总会有一些脱轨的行为和人物出现的。于是，几乎多达一个分队的行为不检点者被宪兵队抓起来，同时发生了多达两个分队之多的不祥事件。其中确实也有和费沙商人勾结以私吞军需物资中饱私囊的人。

“难道固守才是陛下的真意吗？皇帝果然明察秋毫。差一点就上了杨威利的当了。我不能轻举妄动。”

鲁兹抚了抚胸口，解除了舰队出击的态势。此时，第四度的命令到达了。这当然也是杨发出来的。

“鲁兹提督为何不出击？把一小部分兵力留在要塞，举所有战力攻向海尼森。”

鲁兹忠实地边守“皇帝真正的命令”，待在要塞动也不动。命令出击的第五个命令是在一月七日传进来的。

鲁兹当然也不管那第五个命令。然而，那才是来自皇帝莱因哈特的第一道命令。

※※※

对于像冬眠的熊一样坐在伊谢尔伦动也不动的鲁兹，莱因哈特当然愤怒不已。让鲁兹扼住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后方是他的战略构想，所以，如果鲁兹不动，他的构想就无法完成，一切就只有靠单纯的武力前进了。

莱因哈特在正前往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军中接到了“鲁兹军队没有动静”的消息。坐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高级军官沙龙□的年轻皇帝两眼闪着水蓝色的雷光。

“鲁兹为何没有动静？难道不把朕的命令当一回事？”

一怒之下，他把水晶杯摔到地上，酒杯的每一个碎片都反射着年轻征服者的怒气，闪烁着彩虹般的光彩。皇帝的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轻轻地瞥了一眼散滴在靴尖的红玉色水滴，然后发表了他的意见。

“陛下，或许这是杨威利动歪脑筋所造成的结果。一定是有什么理由让鲁兹提督裹足不前。”

“杨威利的计谋？把鲁兹定死在伊谢尔伦，杨威利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莱因哈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显得热切。他毕竟不是一个绝对的超越者，他也只是个凡人，所以，他不可难洞悉别人心中的一切计划及策略。正因为如此，心头才不禁飘过了一层层薄薄不安的云彩，这种自觉更加速了怒火之风。

“……很抱歉，陛下，下官贫乏的智慧无法猜透这一点。”

莱因哈特沉默了下来，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这才开口说。

“陛下，鲁兹提督待在伊谢尔伦要塞不动确实不符杨威利元帅的利益。下官觉得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先把事情搁在一旁也无妨。如果事情的结果对我军有利的话，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盘问鲁兹提督的罪了。”

莱因哈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优美地蹙着他那对优美的眉毛。他承认希尔德的主张有其道理在，但是，自己发出的命令被忽视所引发的不快却无以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不只是修特莱，连莱因哈特本身也陷入杨所设下的巧妙心理陷阱中了。鲁兹驻留在伊谢尔伦的战力，对莱因哈特而言并不是不可欠缺的。如果一开始就不动鲁兹的话，事情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莱因哈特认为要掣肘杨威利的蠢动，把鲁兹的战力置于游击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结论是希尔德的看法虽然很正确，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完全洞察杨的诡计。莱因哈特有着原不属于他的迷惑，在半途中不断地加快了出击的脚步。而鲁兹那方面则再次地不理会这个情况。

※※※

然后又有新的假情报传进鲁兹这一边。内容带有极高的高压意味，几乎让通讯员变了脸色。

“如果继续无视于朕的命令存在而不出击，那也无所谓。就照你的意愿行事。但是，等解决了同盟军之后，你的罪状将会受到严重的弹劾。”

鲁兹虽然没有将情绪形之于表面，不过，他也有些动摇了。他很清楚专制君主的愤怒是一件值得人们去胆颤心惊的事。他应该出击吗？但是，前后矛盾的命令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这实在很难判断。

鲁兹之所以会中杨的圈套是因为他一直企图以指令的整合性来区别真伪。他觉得真的指令及假的指令分别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整然有序地罗列着。如果真的指令命令他出击，假的指令就禁止他出击。如果真的指令一而再，再而三地禁止他出击，假的指令就不断地命令他出击。我们也不能因为鲁兹的这种想法就说他头脑单纯。如果有人能看穿巴格达胥根据杨的立案所乱发出去的无秩序的指令的话，或许我们该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个怪人了。

杨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混乱。如果光是要让鲁兹出击，杨就不用耍这些诡计了。就因为杨一弄诡计就被鲁兹看透，所以成功率就提高了。

鲁兹是一个坚强、踏实而且在知识或经验上都不欠缺的正统派用兵家。本来他就不擅于战场之外的谋略及情报战。他的气质及思考方式比较适合舰队战。

然而，最后他看透了。

“杨威利是打算把我诱出要塞，然后利用那个空隙强夺空城。当初他攻陷伊谢尔伦的时候不也用这个方法吗？”

一有了这个想法，单色的思绪光芒就支配着鲁兹的思路。

虽然说是巧妙的计策，但是同样的计策用上两次的话，那就表示杨威利的智略之泉似乎也已干涸了。鲁兹的碧眼中浮上了淡紫色的光彩。那是他兴奋时的特征。

鲁兹的部下维拉中将在知道上司有出击的意思时，并没有乐观的反应。

“可是，在这种情报混乱的状态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指令的真假。就算一时会让皇帝莱因哈特陛下不高兴，依下官之见，我们应该坚守要塞，不可轻举妄动。只要确保伊谢尔伦，和陛下的军队相呼应，我们随时都可以攻破同盟领地的。”

“你的主张是有道理。”

鲁兹没有表现出怒气，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认为出击命令是杨威利所发出的假指令。他的用意在于诱出我们的舰队，然后再趁机强夺这个根据地。这不是杨威利一向所使的诡计吗？”

中将瞠目而视。

“那么，阁下的意思是说，您既然知道了这个情况，而您竟然还敢让伊谢尔伦陷于空城去攻击海尼森吧？”

“没错，维拉中将，我要率领所有的舰队出击。我要让杨威利认为我们上当了。但是，上当的其实是他们。”

鲁兹以热切的语气对部下说明他的策略。如果鲁兹率领所有的舰队出击，躲在回廊某个地方的杨舰队，或许就会趁机接近要塞。鲁兹

就算准时机，将舰队掉回头，在舰队和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火锤之壁间挟击杨舰队。到时候，生杀大权就操在鲁兹手里了。

“智者总会沉迷于智慧中。杨威利的日子所剩不多了。”

连列肯普的仇即将得报的想法使鲁兹的声音显得极为激动，中将行了一个礼表示对长官的敬意。

【Ⅲ】

一月十二日，鲁兹率领着麾下的所有舰队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舰艇数高达一万五〇〇〇艘以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光点群，他们的行踪立刻被杨舰队捕捉到了，不过，鲁兹本来的用意就在夸示他们的行动，所以，被发现是理所当然的事。

“鲁兹舰队离开伊谢尔伦要塞了。”

一月十三日，巴格达胥的报告博得了众人的欢呼声及口哨。“杨威利的奇迹”又将实现了，而让奇迹实现的就是他们的战斗行动了。提前庆祝的声浪响彻云霄，威士忌被人们如水般地豪饮着。

连稳重、沉着，被称为“杨舰队唯一的绅士”的梅尔卡兹在这个充满活力而又放荡不羁的集团中也无法保持他在帝国军时代一样的完全孤高的姿态。他虽然只是在形式上做个样子，但是，也随着众人拿着威士忌小酒瓶高声欢呼，在鼓掌及欢呼声告一段落时，他提出了重要的事。

“我们认为鲁兹中了我们的计，想必鲁兹也认为我们中了他们的计了。他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用兵家，他所指挥的舰艇也有我们的十倍之多。如果我们不能在他掉转过头来杀到之前控制要塞，我们就永远失去胜利的机会了。现在立刻实施攻略战。先寇布中将，前线的指挥就拜托你了。”

“安心交给我吧！”

先寇布丝毫没有紧张的表情，对梅尔卡兹行了一个礼。他不愧是一个在宇宙历八〇〇年迎接个人三十六岁的典雅壮年绅士。凝视着先寇布，尤里安这一次想起了杨关于要塞攻略的说明。

“……鲁兹是个名将。因为他知道伊谢尔伦的重要性，所以即使皇帝下了出击的命令，他也有可能会三思而按兵不动。就算他照皇帝命令离开伊谢尔伦出击，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注意到我们的作战

而掉过头来。所以我们要在一开始就让他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如此一来，如果他不动要塞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我们可以藉着情报的流动让他以为我们中了他的计策。而要让我们误入陷阱，他就必须离开要塞到一定的距离之外，这时候，我们的作战就容易成功了。或许你会认为这个手法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要让鲁兹看穿就必须要用小技俩……”

※※※

鲁兹果然毫无偏差地落入了杨的陷阱中。

原本不擅于玩弄小技俩，应该稳坐在易守难攻的要塞中，手握大军从正面给与杨一党惨重教训的正统派的用兵家在这个时候却在八〇万公里外的距离，从旗舰的萤幕上凝视着迫近要塞的杨舰队的行动。

“那些流亡的盗贼们似乎上当了。”

鲁兹绝对不是一个会有轻薄表现的男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无法抑制自己那沸腾了的欢喜之情。因为他让那个号称为活生生的奇策诡计的宝库杨威利反中他的计策，即将匍伏在帝国军的膝下了。

然而，他的雀跃却维持不了多久。那个应该从近距离一击消灭狡猾敌军的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竟然没有发射出白色的能源柱来。幕僚在把视线固定于萤幕上的司令官背后，交换着不安和难以置信的眼神。

“为什么不发射雷神之锤？”

鲁兹大叫。豪壮大胆的帝国军提督，额头上渗出了焦虑的汗水。衡量过时机，精密构□的作战开始像砂壁一样地崩颓了。

※※※

在横越八〇万平方公里的宇宙空间，伊谢尔伦要塞中焦虑和不安急速成长为一种恐慌。通讯员们的哀嚎及怒骂声充斥在通讯回路中，就像笨拙的钢琴演奏家无助地在钢琴上胡乱地拨弄琴弦一样。

“无法动作”、“没有反应”、“不能控制”等的叫声此起彼落地响起。无数的通讯波从紧逼而来的杨舰队上放出来，在电脑接受了“为了健康和美容，饭后要喝一杯红茶”之类根本不能算是正常的几个术语之后，所有的防御系统都无力化了。

被鲁兹委以防御要塞大任的维拉中将觉得有一种近似牙痛的感觉淹没了他的精神回路。最后，先前的胜利感完全从体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梦魇般的沉重、苦闷。

“停止电脑控制，改用手动！不管如何，一定要发射“雷神之锤”才行！”维拉下令的声音彷佛哽在声带中一样，好不容易才从嘴里说出来。

“不行啊！司令官，不可能的！”

僵硬化了的绝望感从通讯员的口中迸了出来。维拉中将觉得自己左右两边的肺已被理解及恐惧所占据，他感到呼吸困难，整个人僵硬地坐在指令席中。使要塞防御系统无力化的关键语。那是杨威利的奇术之源。他在一年前逃离要塞时就撒下了这颗种子。那又是怎样愚弄敌人的一种关键语啊？为了选择在这几年间不致于为帝国公用通讯所使用的语句，杨一定是花了不少苦心，然而，就连当事人也不能强辩说那是一句极为高雅的关键语。要解除封印应该有某一个关键语的，这是必然的道理，但实际的问题是，要发现这个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帝国军在夺回伊谢尔伦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低周波炸弹，当时他们认为那是逃走的同盟军意图爆破要塞而功败垂成的举动。可是现在想来，那竟然是为了把帝国军的眼光引离真正的陷阱所做的佯攻！

通讯员发出了凄惨的呼嚎。

“敌人闯进来了！”

“关上门阀！不要让他们进来！”

命令是被执行了，然而，结果却是预料中的事。当听到门关不起来的叫声时，维拉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下令准备进行肉搏战。警报声震撼了要塞内的空气。

※※※

到目前为止，情况的发展似乎对杨舰队比较有利，然而，事实上就像下令急速调转头的鲁兹勉励部属一样，双方其实是站在同等的地位。

鲁兹舰队调转过头来杀到伊谢尔伦要塞所需要的时间被算出来大概要五个小时。如果杨舰队没有办法在五个小时之内利用肉搏战夺取

要塞的防御系统，使“雷神之锤”活动停止，他们就没有胜算了。除此之外，要塞守备部队的兵数又远比杨舰队多得多。即使要塞的防御系统被封印了，他们还可以采用肉搏战的方式来御敌。

帝国军若能撑到己方同志的来援固然好，但是，就杨舰队而言，他们却须在这之前取得胜利。胜利的女神还没有对任何一方送出祝福之吻。

“以前还不都是这样！只有拼了！”

然而，就像奥利比·波布兰毫不做作地表白，这样的困难工作对杨舰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救国军事会议”的非法武装政变、接踵而来的伊谢尔伦回廊攻防战及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时都一样，杨舰队经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和这些前例比较之下，这一次他们也并不算落入特别窘困的状况。

【Ⅳ】

猛烈的攻击迎向突入要塞内的港湾设施的杨舰队。本来在港湾的门闸都设置有已调好准星的荷电粒子炮可以恣意地破坏、杀戳，但是与战术用的电脑连动的防御系统都像冬眠了一样。姑且不论装备，战斗方式也不得不倒回石器时代了。所有的枪炮都已经不能用了。

打开乘舰的舱口，威武地跳出来的奥利比·波布兰就着往前倾的姿势在地上翻了一个斛斗。帝国军的十字弓所发射出来的超硬度钢所制的箭刚好飞过一瞬间之前他头部所在的位置命中了舰体，发出了极为不悦耳的声响跳弹回来。波布兰吹了一声口哨，在他眼前出现了手持在照明之下反射着光芒的战斗用刀剑蜂涌杀到的帝国军。

于是“蛮人之间的血战”开始了。在要塞之外，居于机械文明尖端的战舰群朝着母港一直线飞驰，然而，在厚重的要塞外壁内侧却倒行着火药被实用化之前，肉体和刀刃、钝器撞击的斗争。

金属和非金属激烈冲撞，飞散的血腥味盖过了港湾设施的空气净化能力。银灰色的装甲服在一瞬间由无彩到有彩，浸湿了表面。奥利比·波布兰和路易·马逊分别护卫在尤里安的两侧，所以尤里安只能朝着正面与敌人作战。他打落了两只从十字弓发射出来了的箭，另一只则用钢盔挡住了。与敌人的斩击相当猛烈，最后，他用战斗叉划破了对方的装甲服。

“真是不愉快呀！”

在一旁挥舞着战斗叉的波布兰声音传进了尤里安的耳中。

“什么不愉快？中校。”

“有什么不愉快？不管在地球或这里都不得不习惯脚踏着地来战斗。还有比这种事更令人不愉快的吗？”

说罢，他没有挡开敌人强烈地斩击，奋力一跳，闪过敌人致命的一击住后退。在这其间，他躲过了飞射过来的箭，快速地移动，同时和下一个敌人交战。尽管他无法像先寇布一样大量打倒敌人，但是他灵活而快速的动作却使他成为帝国军憎恶的对象。帝国军的一个士兵突破了敌我的分界想绕到波布兰的背后去，但是，跳杀过来的卡斯帕·林滋手上的战斗叉一闪，那个士兵便倒卧血泊中了。

“蔷薇骑士！”

颤栗无声无息地在帝国军的士兵之间奔窜着。不管是在敌人或己方同志之间，凡是只要穿军服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威名。或许就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能责怪那些信心产生动摇，后退了数步的帝国军士兵太过于懦弱了。然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杨舰队的表面声势大为壮大了。在战斗中，名声及虚名都应该被利用到最大极限。在先寇布示意之下，一方因后退所腾出来的空间随即被另一方的前进给补满了。帝国军的战列虽然还不致于整个崩坏，但是就彷佛时钟的短针一样，缓慢但确实地后退着。

十一时二十分，指挥着一队人马的波布兰、尤里安、马逊等人突破ＡＳ二八区段，占据了第四预备管制室。

帝国军看来还不怎么有动摇的迹象出现。因为中央控制室既未被占据，他们的防御也还没有面临崩坏的情况。但是杨舰队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夺取那个房间。由于预料到突破中央控制室会非常困难，所以杨事先使远离从港湾设施到中央指令室的路径的这间房间和战术电脑连动。波布兰丢下被血迹染红的战斗用刀刃奔到操作桌前输入了主要按键。

“雷神之锤，封印解除！”

波布兰把视线投向尤里安，尤里安流利地在操作盘上滑动着手指头，把一连串的密码输入回路中。

“一杯俄国茶。不调果酱或橘皮果酱，用蜂蜜调味。”

波布兰那被血汗弄湿了的脸上不禁笑开了。这种密码和刚刚的军事情况的紧张及兴奋完全无关。

※※※

十一时二十五分，在黑暗的宇宙中快速前进的旗舰，鲁兹一级上将在舰桥上发出了败北的呻吟声。

“不行！后退！”

他发现到一件已经来不及反应的事情。他知道要塞的机能控制权已经落在敌人手中了。在闪着银色光芒的巨大球体的某一点上涌现白皙而令人难以直视的光点。

“所有舰队，回头撤退！立即从雷神之锤的射程中撤退！”

萤幕中“雷神之锤”的炮口中充塞着的白光渐渐加了明度及半径。鲁兹感觉到冷汗及热汗同时在他的背脊上流过，他下令扩散所有的舰队。虽然要塞已经被夺，他们已经立于惨败的地位，但是他有责任让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白光掩盖了人们的视线。帝国军预期到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各舰的萤幕都已控制了入光量，但是，强大的光之怒涛仍然灼烧着帝国军将兵的网膜，而他们的心却相对地冰冻到了极点。

九亿四二ＯＯ万ＭＷＤ的能源全被开放之后不到五秒钟，鲁兹舰队永久损失了所有兵力的一成，另外还有一成受到损伤。被直接击中的战舰内的乘员们都气化了，而位于外侧的战舰则爆炸开来，更外侧的舰艇则在内部发生了火灾，乘员们在极度的惊慌之余忙着灭火。

“战舰路易特波尔得，通讯断绝！”

“战舰特利天海姆，没有回答……”

在喘气及挣扎的声音所构成的无秩序交响曲当中，鲁兹全身泛青似的呆立原地。

“雷神之锤”不仅粉碎了鲁兹舰队的士气，连伊谢尔伦要塞内部的帝国军的精神支柱顿时也都倾圮了。熬过了四个小时之久的消耗及流血的精神盔甲产生了龟裂，只要再趁势一击，他们就会完全丧失抵抗的意愿。

※※※

先寇布等人则几乎在没有任何损失的状况下占据了整个楼层。只要他们往前进一公尺，帝国军就会往后退两公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一月十四日零时四十五分，帝国军司令官维拉中将终于宣布放弃要塞。

“我要求我的部属能安全离开。如果不能获得首肯，那么我军将空手相搏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甚至让要塞自爆。”

尤里安原想不经过讨论就立刻同意对方的要求，但是，在交涉技术上来说，这是行不通的。经巴格达胥上校这么一说，尤里安遂约定十五分钟后给对方回答。

这个时候战斗大致上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既然知道十五分钟之后整个事情就会落幕，那就没有必要再互相杀伐、伤害了。双方于是收起了武器，只隔着一条血河互相凝视着。

尤里安在七分钟之后送出了接受对方条件的回答。因为他无法放任那些躺在血泊中呻吟的重伤者的生死不管。或许再经过八分钟，他们就活不了了。尤里安不管巴格达胥脸上那副“真是大傻了”的表情。他觉得可以在其他的机会中试验自己的耐性。

零时五十九分，用自己的气爆枪击穿头部的维拉中将，遗体在他的办公室被发现了。他坐在椅子上，身体趴在桌上，但是却把床上的床单折叠放在桌子表面，以免自己的血弄脏了桌子，他的这种作为充分表现了他个人的性格。或许这种生性耿直的人在任务失败时只能选择死这一条路吧？尤里安脱下了黑色扁帽，沉默地对着死者行了一个礼。杨一再教导他要尊重敌人。

※※※

鲁兹凝视着映在萤幕上的伊谢尔伦要塞。

“阁下，请您休息休息吧！”

明知白说，副官库典森少校还是这样劝道。

果然如他所料，鲁兹没有回答。他只是交抱着双臂，伫立在萤幕前，承受着沉重的失败感。

※※※

数量有占领军数十倍之多的战败者行列从要塞内的各处延伸向港口。渗着血的绷带固然引人主目，然而，受到精神上伤害的人似乎远

比身体受伤者多得多，无法接受败北这件事情的人形成无力感的波涛移动着。

“真可谓是神机妙算啊！”

贝伦哈特·舒奈德听到从远处望着失败者之列，低声喃喃自语的梅尔卡兹的声音。先寇布等人的勇敢善战固然值得嘉许，但是超越时间及空间，完美地控制整个局面的杨威利，其智谋又该如何来形容呢？舒奈德可以了解梅尔卡兹那种不得不借用既有的形容词来表现自己的感受的心情。他原本就认为杨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擅于用兵的男人，但是，若要提到这次再度夺取伊谢尔伦的手法，舒奈德觉得其用心之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虽然杨主张以少数和多数作战是用兵学上的邪道，但是他却又把这种邪道发挥到完美的境界。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及充裕的兵力，他究竟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宇宙历八〇〇年一月，杨威利和他的部下们成功地要回了伊谢尔伦要塞。距离上次不得已放弃要塞已有一年了。

【V】

“伊谢尔伦要塞在我军手中。”

这个消息由梅尔卡兹传了回来，同时还告知己方干部没有战死者，整个艾尔·法西尔星球绽开了欢喜的火花，在中央竞技场举办的典礼中挤满了十万人及十万个欢欣的笑容。

“这是我们革命政权的首次胜利。杨元帅又完成了一项奇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小步，只是串连着无限未来的底片的一小格而已……”

杨坐在贵宾席上听着独立政府要人们的和优布·特留尼西特相较之下极不洗练的演说，心中感到极失望。这一次虽然说是出于必要，但是他觉得自己似乎耍了什么小诡计一样，让杨根本得意不起来。

他虽然讨厌这样的场面而且几乎受不了，但是，如果不加以宣传就产生不出政治上的效果。为了让费沙人投资，为了募集旧同盟的人力资源，他都必须配合著做胜利及胜利者的宣传。杨照道理上的需要出席了胜利纪念会，但是随后就避开人群关进宿舍里去了，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却又招来了后世的批判。

“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原本就是期待造成政治上的效果的一次作战，所以，一旦作战成功时当然要做最大限度的宣传。然而，因为讨厌这种仪式而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不就证明了杨威利器量的狭小及觉悟得不够彻底吗？”

实际上，杨威利虽然树立了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武勋并带动着历史，但是他动不动就招来恶意的批评，这其中大部分的责任大概都要归究于他自己本身吧？因为，总而言之，他“觉悟得不够彻底”是一个事实。

※※※

一脚踏进久别重逢的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时，杨觉得有一股舒适的风吹拂过他的脸上。一月二十二日，从艾尔·法西尔到伊谢尔伦，杨终于得到了让他充满乡怒的地方。如果让华尔特·冯·先寇布来说，他一定会说“因为没有政治家在场，所以感觉特别舒服。”

杨威利不得不认为自己似乎是个不适合待在地上的人。这一年，他虽然迎接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涯，但是在这之前的人生，他大都不在各行星的地表生活，反而都是在宇宙船或人工天体的内部过日子的。而事实上，他的生命和生活也都是在这些地方孕育、编织而成。

已故的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定很遗憾。他有着身为已经征服了半个宇宙的王朝的重臣所具有的矜持，原本应该死于无重力的空间中的，然而，最后他却不得不悲渗地丧命于地上。杨自己也有一个大言不惭的心愿，那就是如果能够的话，他希望能在宇宙空间面对他人生的结尾……

于是，从艾尔·法西尔星系到伊谢尔伦要塞的“解放回廊”完成了。然而这是靠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及人格上的结合力所连接起来的，如果要把这个根深入历史的土壤，使其枝叶茂盛，那还得经历许多的风雨粹练才行。这是当事者比旁观者更清楚的事。但是当事者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弊病，事态越是严重，他们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却越是活力。再怎么说，总归一句话，都是因为他们大信任他们那不败的司令官了。尤里安在日后如此回忆叙述。

“我们都很信赖杨威利。我们认为他不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甚至认为他永远不会死。”

不久之后，他们终于知道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然而，目前他们只知道纵情酒气当中。

一道凶讯紧跟在成功地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吉报之后传了进来，杨威利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下了这道令他血脉冻结的悲惨消息。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战死！

#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1】

莱因哈特亲自率军攻略同盟领地和杨威利的伊谢尔伦再夺取作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杨才得以在鲁兹的判断及行动中趁机下手。但是以莱因哈特及帝国军大本营的立场来看，鲁兹的未加入尽管种下了不满的种子，但是还不足以形成致命伤。帝国军在各个地方击溃同盟军——或许应该说是同盟军的残渣，破坏其军事设施，以一副傲然的姿态堂堂地进击。

担任先锋部队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之“黑色枪骑兵”舰队在半路上歼灭了几个微弱的抵抗行动并急速地往前推进，但由于同盟军比霍特准将的游击活动，“黑色枪骑兵”的补给线被切断了一阵子，于是帝国军在一方面等待补给回复，一方面追击比霍特并破坏其根据地之状况下，时间上多多少少遭受到了损失。比霍特几乎是只身逃跑的，毕典菲尔特虽然感到十分惋惜，但是他却也从俘虏那边获得了情报。

“梅尔卡兹提督好像还健在，目前在杨威利身边。”

这个消息在接获报告的提督之间激起了水泡一般的低语反应，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惊愕，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样子。结果显示，已故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因为偏见而获得了正确的答案。杨威利投靠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一事也获得了确认。

“就算有将官而没有兵卒，那无异于有恒星而没有行星，光和热也只是徒劳地照着黑暗。”

这种乐观的论调出人意料之外的竟获得帝国军干部的有力支持。大家一致认为同盟的军事力量和杨威利的才干一旦分离，尽管后者获得边境上某个无力行星的支持也不值得恐惧。至少目前帝国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呈现压倒性的优势，不可能这样就被推翻了的。

“杨威利在用兵方面确实有着他人所比不上的实绩。可是这样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许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名声来整合反帝国的势力，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呢？”

而且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莱因哈特的幕僚们的见解。其根据理由有数个。艾尔·法西尔的现实及潜在的农工业生产力是否能养

得活大军？其他的各个行星是否甘于屈居艾尔·法西尔领导之下？而杨本身的意向究竟又如何？

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杨威利眼看着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却仍然遵从同盟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停火，尽管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就在射程之内。如果杨无视于那个命令，挣脱政府的制肘，或许他自己就可以成为宇宙的霸者。

那个决定在义理上虽然值得赞赏，但同时也暴露了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行为模式，今后也不会有超越该范畴的行动出现吧。就算今后他已经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幸福的女神也不会再对已经失去最好机会的人眷顾了吧？杨威利虽然有着做为一个政略家的卓越能力，但是他却欠缺政略家性格上的特质。杨威利背离同盟政府逃离首都海尼森，纯粹是紧急避难的措施，而不是在多经推敲后于政治上获得的结果。如果要立于第一人之位，他自己本身则裹足不前；但是要退居第二位，他的能力及名声又太过显赫，恐怕会招致上位者的嫉妒及疑虑……

就算听到这些毒辣的评语，杨恐怕也无法加以反驳吧？帝国大本营的幕僚群——主要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的分析即使不完全是事实，至少也相去事实不远了。也可以说思绪的活动把事实具体化了。他虽然想居于第二人以下，然而，他的这种心态却不被第一人所体谅。他的忍耐力及包容力以一个军人的行动来说已达界限，而对他的精神来说，做为一个政治家的倾向却少之又少。尽管希尔德不完全了解杨的性格与为人，但是根据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几个迹象显示，他大概可以正确地拿捏这个界限。

话又说回来，希尔德虽然聪慧、明理，但是她却不可能掌握得住杨在战术层面的心态。杨那几近于无限的智略，值得每一个人敬畏。因此，希尔德不得不说服皇帝避免和杨正面决战。

“不管是同盟政府或已叛离政府的各个部队，杨威利在某方面来说是个常胜军。反过来说，没有杨就没有胜利，对吧？如果我们在没有杨的地方不断进行战略的运用，使他疲于奔命而放弃抵抗的话会如何呢？”

这段谏言似乎没有得到兼具年轻和霸气的皇帝所同意。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你似乎千方百计不想让朕和杨威利作战。”

莱因哈特凝视着希尔德。伯爵小姐知道他那苍冰色的眼睛中的锐气及风暴正不断地加强中。

“看来聪明过人的伯爵小姐也有产生错觉的时候。如果朕不败给杨威利的话，难道朕就不老不死吗？”

希尔德闻言不禁在脸上和精神上同时泛起红潮，她微微地抬起下巴，带着抗议的语气说道。

“您似乎在取笑下官哪，陛下。”

“抱歉！”

莱因哈特笑了笑，但那只是一种礼貌上的反应，接下来的一连串表态证明了他并无意修正自己的意思。

“伯爵小姐，去年朕在巴米利恩星域和杨威利作战，朕是败了，而且败得很彻底。”

“陛下……”

“朕是输了。”

莱因哈特以不容许对方提出反论的严格态度如此断言。

“在战略层面上，朕被他所挑衅。在战术层面上，再差个半步，朕就被他的炮火轰个正着了。朕之所以能够逃过那一次的死神召唤，是因为你策动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直捣敌国首都之故，功劳在于你，伯爵小姐。朕什么功劳都没有。”

白晰的脸上罩上了红色的激情波纹，皇帝加强了说话的语气及呼吸。

“您太客气了，陛下，臣下的功绩应该归于提拔臣下的主君。陛下并没有失败。”

莱因哈特点点头，但是他的眼中却仍然映出了内心强烈吹指着的狂风。希尔德在瞬间的犹豫之后，决定面对强风站起来。

“请不要试着去针对杨威利个人进行复仇之战。陛下在不久之后即将把整个宇宙纳入手中了。杨威利是无法阻止这件事的。陛下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谁能说胜利是可以用偷的呢？”

“杨威利是不会说，但是他的部下们一定会这样说。”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出自一个少年的口中，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带着孩子气的不成熟说法。莱因哈特把他那白晰而柔软的手指头按在秀丽的嘴唇上，但却给人一种勉勉强强才抑制自己咬指甲行为的印象。由军神和美神倾其才情所塑造出来，这个无人可比的年轻人似乎很害怕别人说他失败。希尔德觉得有些惊讶，同时也感觉到不祥的微风吹过了她的思考。

希尔德不禁认为莱因哈特热切盼望着破灭的来临。但是，她怀疑莱因哈特是无条件地选择在他生命中最旺盛的时期被优秀的敌手打倒，而不愿在失去敌人之后的漫长安逸岁月中老去……对希尔德而言，要将这个疑问转换为最后的确定，必须随极大的精神负担。她甚至觉得光是处在疑问之中就已经令她喘不过气来了。

希尔德轻轻地摇了摇头，照明的灯光反射在她那暗金色的头发上。特意选择朝向黑暗的一方追溯思考的迷宫并不适合本来的她。虽然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但是，她仍然记得在利普休达特战役时，父亲和她自己毅然决然地投效莱因哈特的阵营不是为了追求破灭的美感，而是因为他们看出莱因哈特的高瞻远瞩及羽翼的坚实。

五百年前，钢铁巨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和宇宙海盗作战，是出于对破坏秩序者的憎恶及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权力及子孙的特权是建立在牺牲弱者的观点上，而这正是他所谓的正义之结论。莱因哈特即由否定鲁道夫的这种正义而崛起的。

而他的出发点又何在呢？在于他曾发过誓要对拥有权力者利用不正当手段强夺了他那美丽、温柔的姐姐安妮罗杰进行报复。在于他厌恶那种大贵族支配已有五世纪之久的体制而想加以改革，这是他于私的正当怒气及于公的正当愿望。这些因素原应是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泉源，但或许是他的生命力仍然不断地要求更华丽而炽烈的表现方式。以前，希尔德偶尔会这样想着。每次这个想法都令她害怕，她担心他的灿烂火焰是不是燃烧得太快了。

【Ⅱ】

对莱因哈特及帝国军而言，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元年在精神核心尚未燃烧殆尽之前就结束，而新的一年又来了。至于新年的开幕行事就只有在总旗舰伯伦希尔上举行典礼用的大厅召开了一个简单的庆祝宴会，把酒分给所有的将兵而已。皇帝通讯萤幕告诉将兵，在完

全占领同盟军首都海尼森之后再举行大规模的庆功宴，而“莱因哈特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回响在所有的舰艇中。士兵们对皇帝的信仰及对各个将官的敬意没有丝毫疑惑，士气呈现极端的稳定、高昂。跑在前头的毕典菲尔特和本队之间的通讯，因为干扰而经常没有办法联络，再加上鲁兹为何不离开伊谢尔伦要塞这两件事对现在的情势而言无疑是不完美之处。但是，只要他们两人再加上舒坦梅兹，三人没有被各个击破，帝国军实在没有必要产生动摇。

“或许对方是一次有组织性的反击。即将赴死的将兵必会尝试做最后的抵抗。把他们消灭之后，占据同盟首都海尼森，宣布同盟寿终正寝！”

莱因哈特和他的幕僚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而到了一月八日，一千艘左右的舰艇群出现在米达麦亚舰队的前方。对方始终保持适当的距离移动着，似乎有意采取攻击。

看来他们似乎想在毕典菲尔特的后方斩断帝国军深长而壮大的舰列。皇帝莱因哈特和其他的幕僚们本想在一瞬间就消灭他们，然而，他们最后又重新评估那必是同盟军最后全力的反抗，一定是最佳的尖兵，于是决定避免正面交战。通知后卫缪拉确保费沙方面补给路线的是统帅本部总罗严塔尔，该处置正确地显示了其卓越见识。同时，米达麦亚命令全军停止前进，派出五百艘驱逐舰及十倍于此数的侦察艇去收集情报。此时，和前头的毕典菲尔特的联络几乎完全断绝，干扰之强烈足以在无形中证明已接近同盟军反攻的时机了。莱因哈特将艾杰纳、缪拉以下的各军集结起来。不管是再大的军容，前后拉得过长的阵列在统一指挥上来说是不恰当的。将兵间的紧张气氛升高了。

“那些家伙难道是握有什么胜算才出击的吗？或者只是将胜败置之度外，想以死相殉于民主共和呢？”

这个疑问盘据在帝国诸将心中。中级以下的军官可以“只有全力以赴”这样的精神论来处理，但最高干部却不能以“应该”及“打算”来订定用兵的策略。

※※※

“只是把数量集中起来罢了。而且，实际上又能拖延多久呢？”

克纳普斯坦在一月十日于伯伦希尔舰上召开的最高幕僚会议中这样冷笑着批评。根据综合的报告推断，同盟军大概集结了约两万艘左

右的战力。这个数字的确出乎帝国军的意料之外，但是同盟军的战舰及宇宙母舰数量应该不多，所以火力必居于劣势。

“这么一来，只要一战就可以叫他们葬身在宇宙中。四处不游荡丧失胜机的愚昧并不符合我军统一宇宙的霸业。”

年轻气盛的拜耶尔蓝涨红着脸说道。格利鲁帕尔兹也探出了身子热烈地加入了辨论。

“如果我们再浪费时间，或许就会产生让现在处于流亡状态的杨威利一党再崛起的机会。前几年，兰提马利欧会战之际就是因为他的蠢动使我们丧失了完全歼灭同盟的机会。陛下，请立即下令我们作战。”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不觉得现在还需要唆使皇帝打仗。问题是在于何处、以什么方式来作战。即使同盟军有两万艘的舰艇，但和帝国军相较之下根本是以卵击石，而且火力也逊色许多，所以他们一定会使用相应的诈术。司令官好像是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他是去年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中善战而老练的用兵家，帝国军万万不能大意。

比克古在帝国军前方布阵的消息是在十三日传进来的。此时伊谢尔伦要塞已经落入杨威利的手中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莱因哈特的耳中。

恒星的名称叫马尔·亚迪特。距离去年比克古迎击帝国军而在敌军大规模的兵力之前不得不吃败仗的兰提马利欧星域只有６．５光年之遥。和兰提马利欧相较之下，这个星域的战略价值较低，但是从战术上来说，对帝国军而言却成了一个难题。因为该星系的行星数量根本不可能计算出来。直径最大也只有１２０公里的小行星群形成巨大的行星带，恒星则极为不稳定，表面不断地爆发。通讯因此受到相当大的干扰，恒星风暴混杂着势力和能量带着微小陨石的乱流无秩序地运行。兵力越大，指挥及运作也就越困难，这是帝国军所得到的情报。这种地理上的资讯几乎都是从费沙航路局的资料库得来的，光是取得这些资料就可以说是莱因哈特在军事上无与伦比的功绩了。

“那个老人竟敢选择这种难以作战的区域。”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不禁咋舌。当然，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感叹的要素。这大概是那个和帝国的专制主义持续奋战达半世纪的老将最后的战场了吧？他们看透了老人的智力和骨气，不禁心中大表佩服。

“年纪那么大还那么有骨气，实在值得赞叹。”

缪拉低声喃喃说道。赞叹中虽然包含着军事罗曼蒂克主义及感伤的成份，但是他们的心中却绝对没有夸张及欺瞒。同时，他们也深刻感受到“那个老人藉牺牲自己的生命来鼓舞民主共和主义者们的精神”。

这个感觉令他们不寒而栗。当然这种感觉和昂扬感及充实感是不可分的，是军人精神中的一种无可救药的部分。

一道回廊像是扭曲小行星带的带子一样贯穿而过，同盟军就潜藏在这长９２万公里，直径四万公里的隧道状的空间中等待帝国军的来袭。这个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了。同盟军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挑战的态势。

※※※

一月十四日。帝国军开始大举入侵马尔·亚迪特星域。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皇帝莱因哈特的两眼中闪烁着苍冰色的火焰。他的斗志甚至已经溢满了毛细管的末端。被后世称为“其为人者，嗜战”的因素，充满了那被黑色和银色的华丽军服包裹、有着优美线条的修长身躯。当这个身躯伫立于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时，帝国军的将兵就如同看到了战神和胜利。

“帝国双璧”之一的米达麦亚在自己的旗舰“人狼”号上负责左翼的指挥工作。在莱因哈特的身边的则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

完成驱使舰队的行动、编成阵形、攻击敌人、达成最大的效果脱离战场等工作的速度没有人能比得上渥佛根·米达麦亚。这就是他被冠上“疾风之狼”名号的原因所在。

“动作神速，而且遵循理法。”

这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赞赏同事用兵之巧的评语，而他自己本身也受到同事如此的称赞。

“攻守都近乎完美的境界。尤其是能够一边审视整个战局，一边经营推演战斗的发展，这一点我连罗严塔尔的一丁点都不及。”

帝国军的右翼是“沉默提督”艾杰纳一级上将，后卫由缪拉一级上将指挥。他们都是具有承继“双璧”的武勋及才干的名将，尤其缪拉更

是让敌手杨威利称为“良将”的英勇军人。

“我们就给同盟军的老将一个适得其所的葬身之所吧！现在已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活跃的时代了。”

听到年轻提督们的豪言壮语，罗严塔尔诘问道。

“说得容易呀！你们可不要被那个你们所说的白发老将给耍了。”

荣任前卫的是已故雷内肯普的麾下，素有勇将之称的克纳普斯坦及格利鲁帕尔兹两员上将。莱因哈特想把这两个人培育成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后继者。虽说就是因为无其他可兹比拟的人物，所以才值得称为“双璧”，但是当他们成为军队的重心而从前线转移到中枢时，即使继任者只属第二流的人才，仍总得有取代的人才行。

除此之外，法伦海特一级上将则在星系外缘配置机动部队作为预备战力。虽然为了因应同盟军的战术，应付从背后或侧面而来的敌袭而必须移动相当的距离及范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绕行到回廊的后方，斩断同盟军的退路，或者侵入回廊内部，和前方的友军相呼应以夹击同盟军。以法伦海特的个性来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作战方式。他甚至希望一开始就下令攻入回廊，但是莱因哈特的看法是在狭窄的回廊内部无法活用大规模兵力，而且同盟军很可能会设下陷阱，所以一开始就是采用正攻法为佳。在这一方面，同盟军占有较大的地利。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是一场超乎常识之外的战争，但是在这个时候，总得有人表明一些常识性的意见。皇帝的首席副官修特莱中将在同事们的默许之下负起了这个任务。

“请恕下官斗胆直言，陛下并不需要亲身从正面和敌人决胜负。只要以一军压制住敌人，然后由本队直逼海尼森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尽管比克古元帅用兵又颇具人望，终究他只是把命运赌在战场上而已。依下官之见，大可无视其存在。”

莱因哈特似乎早就预料到下面的人会有这种谏言，所以他并没有愤怒或惊讶的表情。年轻的皇帝两眼中闪动着苍冰色的极光，环视着四周的幕僚。很明显地，他以下的话是说给包括修特莱在内的所有幕僚听的。

“你的谏言没有错。但是，如果不接受身经百战的老提督以死相邀的挑战，似乎就太失礼了。理由并不只有这一个，但对朕和朕的军队

而言，这样就够了。”

莱因哈特没有再多作说明，修特莱以下的幕僚们也都三缄其口了。原本他们就不认为皇帝会战败。只要是皇帝决定的事，再多做谏言也是白费唇舌的。

※※※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虽然都身为元帅，但是两个人在战前一起饮酒的习惯却仍然没有改变。一月十五日，米达麦亚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作战会议结束后来到了罗严塔尔的房间。酒则由房间的主人提供。

“你觉得怎么样？关于这场战争。”

金银妖瞳的元帅没有立刻回答米达麦亚的问话。在色泽浓烈的液面上，他那左右颜色不同的眼睛并无法清楚地映现出来。当和血液同样的酒充满了他的血管时，他才启口回答道。

“如果这一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并不在理性层面，而是在感性层面上。年轻的狮子和年老的狮子都希望打这场仗。名誉或许只是点缀的功用罢了，但是结果可能是拔出的剑必须染血才能回鞘。”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也有诗人的浪漫灵魂啊！”

罗严塔尔并不去理会朋友那难以明了是否为玩笑的意图。

“我知道，你也应该了解的。历史这种东西就跟人一样，当它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口干舌燥。高登巴姆王朝已经灭亡了。自由行星同盟虽然还存在着，但是明天一样会灭亡。历史是需要饮下大量鲜血的。”

米达麦亚蹙起眉头，一抹不安的乌云笼罩上他的脸，这不是一向被称为帝国军最高勇将的他所常有的表情。他好不容易提出的反论中欠缺了一股劝阻的劲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已经喝够了……”

“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吗？米达麦亚。”

“皇帝莱因哈特陛下藉着他的手把他裂的宇宙统一起来，并且带来了和平。就如你所说的，如果明天同盟灭亡了，后天的早晨就会绽放和平的光明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曾流的血就都白费了。”

“……没错。”

点头称是的罗严塔尔脸上布满了在微醺之下无法察觉的迷彩。那就是他自己本身心灵内的迷宫透过皮肤所表现出来的情绪。

“但是，我在想，就算历史已经喝够了血，那也只是量方面的事，在质方面又如何呢？牺牲甚至是高贵的，足以取悦残忍之神……”

“罗严塔尔！”

朋友的声音是那样的严厉，理性及现实的尖啸风声吹透了罗严塔尔的神经回路，使得他的心头犹如换上一片清新的空气。他举起双手挥散了从体内被逼出来的酒精及看不见的思绪乌云，在他恢复原有明智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好像扮演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角色哪！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只不过是个粗枝大叶的军人而已。竟然说了这些话。这种角色似乎应该由梅克林格去扮演。”

“真庆幸你恢复意识了。目前我们所想知道的，不是那个从谋面的历史之神，而是眼前之敌的思绪。”

罗严塔尔摸了摸耳朵。

“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是一个仪式。就算是为自由行星同盟同盟的送葬行列饯行。如果没有这个形式，不管生者还是死者，都无法接受灭亡的事实。”

他们把最后的酒倒入两只酒杯中，然后沉默地凝视着萤幕。或远或近，无数的舰艇重叠着光点。明天，其中相当大的一部份就会永远地消失，被埋进构成宇宙的黑暗当中。

不久之后，米达麦亚离开了伯伦希尔，回到了自己的旗舰“人狼”上。

※※※

自由行星同盟宇宙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在旗舰的办公室中为作战做最后检查。姑且不论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尽可能地提高胜算是指挥官的责任。

在这场“自由行星同盟最后的战役”中，同盟军所能动用的兵力到底有多少并无法确定。统合作战本部丧失了军部统御的机能，许多的资料及记录都已经被丢弃，只有靠推断及记忆去填补空白。即使如

此，仍然查出了舰艇有二万或者二万二千艘，兵员多达二百三十万或二百五十万人，远超出众人的想象。

“宇宙历八零零年初的马尔·亚迪特之战与其说是自由行星同盟最后一战，不如说是皇帝莱因哈特和比克古之间的私人会战。”

有人这么极端地评论着，但是，至少比克古是张着同盟的旗帜而战，背弃失去统治能力的同盟政府制造到老将身边的将兵们，是把比克古视为同盟的象征，而不是那些沦落在首都海尼森的政军重要人物。这不是一件可以论断对错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巴拉特和约”成立之后半年就面临破裂的局面，从长期的战略立案来看，很明显地对同盟军有极大的不利，但是从战舰废弃还不到一半的观点来看，这时候撕破脸反面是有利的时机。

“面包店第二代老板”邱吾权上将在整备兵力时使自己处于两面为难的立场。在整备足够的兵力可以积极对付莱因哈特侵略的同时，他还必须为顾及日后留下兵力给杨威利。就如“帝国双璧”所察知的一样，他一方面把自己定位成同盟军葬礼上的主祭司，另一方面又是帮助民主共和革命军生产的助产士。因此，他把有才能又可信赖的旧杨舰队干部们送到艾尔·法西尔去。

这个时候，姆莱、费雪、派特里契夫等人所率领的舰队还没有和杨碰面。他们一开始就为了避免和同盟军磨擦及和帝国军接触，所以迂回绕行边境的星区前往伊谢尔伦。平常只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绰绰有余的行程，这一次却因为要半摸索着在许多未曾走过的边境航路中前进，所以速度大打折扣。在法拉法拉星域时，由于恒星爆发，通讯因而中断，使舰队分散了开来。好不容易再次编队完成时，运作舰队的名人费雪因为过度劳累而发高烧，心志产生动摇的士兵中又有人企图脱队，一时之间，舰队濒临解体的危机。这个时候姆莱赶忙掌握主力，另一方面，派特里契夫又和施恩·史路率领精锐部队镇压造反者，就只差那么一点时间，造反差点就成功了。

本来派特里契夫总遵守着杨威利“穷寇莫追”的主义，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让造反者逃离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已方的目的及位置曝光之虞。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舰队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连姆莱都不得不为保密而显得有些神经质。在把造反者监禁之后仍然一再地为事故的发生及反抗计划烦恼，根据施恩·史路的回忆，在“足以与长征一万

光年的一片鳞片相匹敌”的辛劳之后，他们终于进入了伊谢尔伦回廊而和杨威利再度碰面，这是宇宙八零零年一月下旬的事。当时，杨释放了被监禁的造反者近四百多人，给予他们自离开海尼森之后的薪水。一半的造反者乘着太空船离去了，另一半的人则改变了主意留在伊谢尔伦要塞，和杨威利一起作战。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原应在宇宙历八零零年迎接他七十四岁的生日的，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期待着在插满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试试自己的肺活量。

参谋长邱吾权带着一张欠缺紧张感的表情走进室内。

“应该休息了吧？阁下。”

“唔，是有这个打算，不过，我还是想打一场明明白的仗。”

“没关系。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让皇帝莱因哈特吃惊的。”

“希望如此。但愿除了我本身之外，不要造成太多的死者。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为事实，不过，那真是一件罪孽深重的事啊！”

“来世您就做个医生吧！这样应该就可以补偿前过了。”

比克古以极为意外的眼神看着参谋长。因为他从不认为邱吾权会使用来世这种字眼。然而，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只是一边用手指头按摩着疲惫的眼睑，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想来，我应该是个幸福的人哪！因为在我整个人生的最后阶段，得以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杨威利这两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用兵家相会，而且我可以不用看到这两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人被击败的景象。”

除此之外，也不用看到自由行星同盟完全灭亡的情景——这不是邱吾权的听觉所能捕捉到的声音，而是以洞察力所得到老元帅无言的感慨。

【Ⅲ】

这一年的一月十六日，在经过无数的前吵事件之后，帝国军和同盟军终于正面发生了冲突。

帝国军采用标准的凸型阵，但是前锋并没有那么突出，只是以厚重的阵形深充企图压制住敌人而前进。和位于回廊正面的同盟军对峙，开炮互击是在十时三十分的时候。

“射击！”

“发射！”

双方下达指令的时间几乎没有秒差。

数万道光柱贯穿了无尽的黑暗，能源的白牙咬噬着舰艇，光芒炸裂，把双方的战斗萤幕化成了绚烂花团。而每一道炸裂的火光都等于数百条的生命。

第一阵交战结束之后，同盟军的舰列一边继续秩序井然地炮击，一边开始快速地后退。帝国军的前卫格利鲁帕尔兹和克纳普斯坦猛烈地向前推进，和企图退至狭窄回廊内的同盟军后卫展开了激战，给予同盟军相当大的损伤。十时五十分，克纳普斯坦成功地进入了回廊。

然而，十一时二十分，帝国军的左侧被一股恒星风暴袭击而造成混乱，舰列失去了秩序。米达麦亚大声叱责手忙脚乱的部属，让他们再构成阵形，然而突入回廊内的克纳普斯坦军的密集阵形却受到同盟军的炮火猛烈攻击而无法回避，舰列挤在狭窄的宙域内，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火光。

“搞什么鬼？这样只会消耗战力而已。立刻后退，把敌人引出来！”

莱因哈特的斥责声虽然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克纳普斯坦已经注意到把庞大的兵力聚集在狭窄的回廊内之危险性而开始后退了。同盟军集中的炮火极为猛烈，克纳普斯坦的前锋纷纷绽出白蓝色的爆炸光芒而粉碎。尽管帝国军已觉悟到必会有某种程度的损伤，但是放射出来的能源流及破碎的舰体却乘着恒星风从正面扑向帝国军的舰列，如同在帝国军受伤的伤口上再撒上盐巴一样。帝国地理博物协会年轻会员的军服内冷、热汗直流，勉勉强强阻止了舰列的继续崩溃，一边承受着炮火的攻击，一边企图从回廊中退出来。

比克古禁止部下追击。很明显地，因为在狭窄的回廊中战斗，同盟军才可以占到优势，但是，如果进到广大的安全宙域作战的话，一定会被帝国军压倒性的大军所包围。格利鲁帕尔兹一从回廊脱身就立刻让阵形散开，准备应付敌方的追击，然而，同盟军并没有追上来，所以他忍着损失近三成兵力的遗恨，重新整编残存的兵力，再次于回廊的出口布阵。这是十二时十分的事。这个时候，透过旗舰伯伦希尔舰桥的萤幕观看战斗情形的莱因哈特已经对法伦海特一级上将下达了指令。

“以你的兵力，把那只病老虎从巢里赶出来！”

历经百战的法伦海特不需要更具体的战术指令了。他那水色的眼中闪着光芒对麾下的舰队下了命令，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危险的宙域，绕到回廊的背后，给同盟军致命的一击。如果背面被攻破的话，同盟军就会被迫往前推进，如此一来，同盟军就会全体暴露在帝国军完全展开的集中炮火中。

十三时零分，克纳普斯坦取代格利鲁帕尔兹开始侵入回廊。这是不让敌人识破已方采取迂回作战时常用的老套战法。当然，他的任务不只是集中敌人的注意力而已，还要消耗敌人的战力，同时更要和迂回的已方战友相呼应。这对克纳普斯坦来说或许是让他累积作为一个用兵家的宝贵机会——当然，如果他能在历经激战之后残存下来的话。

“接下来，会变成怎么样呢？”

罗严塔尔在心中嘟囔着，这自然有他的道理存在。克纳普斯坦在回廊中会受到准确而实在的集中式炮击，立刻会陷于不利之地。他既没有占得地利，在经验上的差别又大。要一举击溃对方而不前进，同时又要维持住舰队的秩序，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视线固定在战斗萤幕上，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的声音传给了映现于副萤幕上的部属们。

“我不想杀那个老人哪！拜耶尔蓝，他虽然是敌人，却也是个值得敬爱的老伯。”

“属下也有同感，可是就算我们招降，他大概也不会答应吧？以属下的立场来说，即使败给敌人时，属下也不想改变自己服膺的旗帜。”

米达麦亚点了点头，不过，他仍然微微蹙了蹙眉头提醒拜耶尔蓝。

“你只要放在心里想就好，小心不要随便乱说。”

臣服于以前的敌人，现在也算是重要人物的法伦海特及修特莱自有他们的生存理念，而他们也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以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最初服膺的旗帜就错了，在认同了敌人的能力及人格之后才算是他们真正的人生。不管怎么说，同盟军的善战实在值得赞赏。本来，不论是在兵力或第一线指挥官的能力方面，所有的战略要因都对

帝国军有利，然而比克古巧妙地削弱了帝国军的战力，充分地运用了地利，弥补了兵力上的差距。

“同盟军这些家伙！不让我们轻松吗？”

莱因哈特像刚听完可惜的一小节一样地赞赏着。他虽然有获得完全胜利的自信，但是敌人用兵技术的精妙却也令他大为高兴。

罗严塔尔虽然不禁苦笑出来，不过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看见号称豪勇的帝国军和残弱的敌人苦斗的情景，他感到一丝讽刺般的喜悦，然而，身为皇帝首席幕僚的他却不得不负起掌握增援部队、控制整个战局时机的责任。增援部队虽然已确定为艾杰纳舰队，但是在这种毫无秩序可言的混战中，要切实掌握动用增援部队的时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Ⅳ】

十五时四十分。

成功地绕到同盟军背后的法伦海特舰队开始了炮击。他们对着回廊的内部集中炮火，然而，同盟军的反击却出人意料之外的激烈。法伦海特虽然曾一度试图强行闯入回廊，但是在十六时十五分，他制止了企图攻入回廊入口的部下，并开始后退。这是极不平凡的战术，他料想同盟军可能会大举退出回廊，然后帝国军就在其出现的同时，利用零距离的射击趁机将同盟军一网打尽。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如法伦海特所预料的一样，从回廊跳出来的同盟军都倒在他的炮火之下。但是到了十六时二十分，分散潜伏在小行星一带各处的同盟军在这个时候聚成一道巨大的光箭，射向法伦海特舰队的左翼。指挥这个行动的是前年在兰提马利欧会战中骁勇善战的卡尔先提督。因此之故，法伦海特不得不开始往后退。

※※※

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微微地眯起了他那对著名的金银妖瞳。他以一个用兵家的思虑用光速在脑中奔驰。看来，同盟军的战术实在不能加以轻视。他们竟然预料得到帝国军会绕到回廊后方而事先埋伏兵力。接下来，同盟军当然会想到绕到帝国军的背后去吧……？

“罗严塔尔。”

“是。”

“你觉得怎样？克纳普斯坦趁敌人后退的时候顺势冲入回廊的内部……”

“进去是没问题，问题是出不出得来？”

“理由呢？”

“如果是属下，我就会在回廊内布下机雷，阻止入侵者的前进。”

“我有同感。以现在来看，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计策哪！”

罗严塔尔敏锐地感到莱因哈特那与其说是充满危险感倒不如说是生气勃勃的声音和表情。

“今后的一个可能性是在这个星域的所有敌军趁机混乱战局以争取时间，让别动队迂回绕到我们的后方。不过，下官不认为以同盟军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还会有那么庞大的别动队兵力存在。更何况是迂回绕路……”

帝国军的后卫部队是由被称为“铁壁”的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所指挥。和拥有同样数目，不，甚至比已方多五成兵力的对手长期作战，要守住战线也是一件毫无问题的事情。

莱因哈特微微地扬了扬他那优美的眉毛。

“但是，杨威利的事又怎么样？”

果然，看来这个天才是无法无视于那个魔术师的存在的。罗严塔尔为自己心头的悸动感到吃惊。他似乎对杨有些许的嫉妒。这个敌人似乎总是占据着皇帝的意识。

“万一别动队的指挥官是杨威利的话他应该不会直接攻击我军，而会从背后截断我们的去路吧？”

“你说得有理。”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丰盈的头发产生了金黄色的波浪。杨威利这颗凡界的行星是帝国军在谋划策略、施行战术时一定要计算在内的要素。但是自从他逃离海尼森之后，他的兵力似乎极为纤弱，舒坦梅兹也没有传来任何急报，这一次似乎可以不必考虑他的存在。

“如果杨威利截断了前往费沙的归路，我军就前进从正面攻击敌人，直击行星海尼森，从伊谢尔伦回廊回帝国本土。没什么好怕的。”

这是莱因哈特霸气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莱因哈特当时还不知道伊谢尔伦已经失陷的事实。

※※※

二十时三十分，战局陷入更猛烈的状态。这个时候，同盟军卡尔先舰队采顺时针方向杀到帝国军的后背，奈特哈特·缪拉把整个舰队布成凹形阵，毫不犹豫地加以迎击。而在卡尔先的背后则有法伦海特像猛禽一样展开双翼逼近，在法伦海特的后面还有比克古的同盟军本队尾随着，形成了双重、三重的追击战。

如果克纳普斯坦咬住比克古的背后，那么整个状况就尽在帝国军的掌握之中了，但是，克纳普斯坦因散布在回廊中的机雷群的时差爆发战法中遭受了损伤，到目前为止，尚未从回廊中脱离。

因此，确保了后方安全区域的比克古就避开了追击法伦海特的遇行，改变方向钻进缪拉的巩固阵地里去，打算一举攻入莱因哈特的大本营。

“守护皇帝的安全！”

警觉到危险性的缪拉一边抵挡住视死如归的卡尔先舰队全军的猛击，一边拨出三成的兵力迎击比克古舰队。比克古的前进速度虽然降低了下来，但是卡尔先舰队的一部分却突破了兵力已减少的缪拉舰队的一角，跃进了莱因哈特大本营的后方。罗严塔尔冷静地下达了防御的指令，集中能源光束的怒涛从极近的距离扫射同盟军，将其一一蒸发。

卡尔先被缪拉、法伦海特两劲敌前后夹击，在一阵阵灼热的能源及爆炸的重创之下溃败。讽刺的是，卡尔先之所以能逃过全数被歼的命运，是因为帝国军担心伤到近距离的已方同伴而克制了攻势。

二十一时十八分，艾杰纳一级上将的庞大兵力绕了一个大圈，出现在比克古的背后，施以光束及飞弹的密集攻击。同盟军的舰艇在脉动的光芒接二连三地还原成分子。

艾杰纳的攻击收到极大的效果，同盟军看来就像被后方来的大蛇吞噬了的羊一样渐渐消失了。

二十二时零分，恒星风又起了急遽的变化，自然和人工的创造物，以及紊乱地混合而成的能源乱流在艾杰纳的左前方卷起了旋涡，

艾杰纳整齐的舰列因此而崩散。当司令官再度整编舰列时，比克古以强力的圆锥阵掠过了缪拉、法伦海特、卡尔先三者的交战阵地，直冲莱因哈特的大本营。

“这个老人，还真能拼！”

米达麦亚一边感叹着，一边把锋芒指向比克古军的侧面，利用主炮三连射把同盟军的舰列打个大洞，再把自己的舰艇送进去，开始向四方突破。

※※※

战舰伯伦希尔的舰长齐格贝尔特·塞德利兹是运用所谓“移动的大本营”的最高责任者，所以在形式上也具有准将的阶级。担任透彻而位列将官之级的，在整个帝国就只有他一人。自从第一代的舰长卡尔·罗伯特·舒坦梅兹以提督的称号转任边境星区之后，这四年来他就一直指挥着莱因哈特的旗舰。年龄三十一岁，从那掺杂着几根白发的砖红色头发到军靴的鞋尖，他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纯种宇宙海员。他一向夸称“赛德利兹家的当家连续六代没有人死在地上”，颇获乘员们的信赖。唯一令部下们感到不快的是，这个本来严谨的青年军官一旦喝醉酒就一定会唱某首歌。人类的社会中有几百万首歌，可是他就偏偏爱唱“宇宙是我的坟墓，船是我的棺材”这种阴森的歌。

尽管如此，“赛德利兹家的第七代”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拥有近乎完全能力并足以胜任帝国军的至宝伯伦希尔舰长。他所参加的一切远征、战斗都能让莱因哈特感到满意。和他的功绩相比，做为一个歌者上的缺点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伯伦希尔的四周充满了火球和光柱。仿佛巨神把宝石箱打翻在黟以的天鹅绒上。由于赛德利兹巧妙的操纵，伯伦希尔就像端坐在散乱的宝石当中一般。虽然兵力的差距如此之大，但如今却又陷入这般的混战和苦战，这对莱因哈特来说是一次极不愉快的经验，不过战事也即将奏出终曲了。莱因哈特看出同盟军的攻势已经到达了尽头。尽管他们拼死挣扎，却也只能吐着能源的飞沫而无法再前进了。

二十二时五十分，当伸展出来的同盟军战线急转直下开始缩小的一瞬间，莱因哈特那仿佛是生来为了指挥大军的嘴唇发出了命令，随着赛德利兹舰长的暗号，战舰伯伦希尔把闪着银白光芒的能源炮口指向同盟军的舰列。几乎在同时，监控员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在赛德

利兹舰长的睨视下红着脸做了报告——黑色枪骑兵舰队刚刚抵达战场。

【V】

“是吗？黑色枪骑兵小子，看来你是慌慌张张地赶来的。”

莱因哈特笑着说道。和主力部队通讯中断，成了孤军独自前进的毕典菲尔特终于赶上战斗了。他成功地接收到了来自舒坦梅兹的通讯，反过来头来尾随在离开海尼森的同盟军的后面。确认自己背后出现大群光点的法伦海特瞬间大惊失色，一度怀疑是敌人的别动部队。无视于同僚们的惊异，毕典菲尔特从他们身旁窜过，开始狠狠地对着已疲态毕露的同盟军舰列展开攻击。

“不要太莽撞哟！敌将可是老练奸巧。或许还有我们料想不到的诡计呢！”

皇帝的首席幕僚罗严塔尔元帅透过通讯并语带嘲讽地提醒同志。话中似乎隐含着“在这个时机到达战场是不是想夸示个人的功劳啊？”的意思。然而莱因哈特一边拢着他那金黄色的头发，一边稍带着苦笑地为猛将辩护。

“算了算了，如果毕典菲尔特有自重的气度，那反而会扼杀了黑色枪骑兵的长处呀！”

罗严塔尔不得不点点头，一样带着微微的苦笑附和皇帝的说法。猛进、莽撞正是他们的本领。

毕典菲尔特也自有其道理。他担任舰队指挥官只有在旧帝国历四八七年亚姆立札星域会战中，因为杨威利的零距离射击而吃了一次完全的败仗。对杨、对杨舰队而言，那是堪称为特技的一点集中炮火式战法的头一次斩获，但是自从经历过那次的屈辱之后，三年来“黑色枪骑兵”不管在什么战场，总是给与敌人超过对方所能承受的打击。对门阀贵族联合军或对自由行星同盟军而言，漆着黑色外形的勇猛？艇群是一个很恐怖的对手。

而现在毕典菲尔特把他的锐气指向同盟军，以炮火暴风横扫敌手。光点吞噬着光点，黑暗之神的领土不断地在战场上扩展。原本在一对一的战斗时同盟军根本就敌不过黑色枪骑兵，在能源已几近用尽的此时，同盟军更是毫无招架余力地任其破坏了？

二十三时十分，比克古接到了卡尔先提督战死的消息。这个时候，同盟军已经损失了八成的兵力。破坏及杀戮成了一面倒的局势，勇敢不落人后的各艘舰艇也看清了胜负已定，开始寻找逃生的途径。然而同盟军司令部尚未崩溃，还乘下以旗舰为中心的一百艘舰艇仍然执拗地继续抵抗，为自己的同伴辟开一条退路。

“真是顽固啊！这就是典型的老将精神的代表。”

从莱因哈特的喃喃自语中体察到其心境的希尔德劝皇帝招降对方。但是，年轻的霸主摇动他那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回答道。

“没有用的。这样做只会让那个老人笑朕不干脆。因为，为什么身为胜利者的我要去奉承失败者呢？”

皇帝的声音中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但是似乎隐含着受到伤害的少年那无以名状的自矜。希尔德再次要求皇帝的宽寡。她的说词是，对败北者伸出宽恕的手代表胜利者的器量，而不接受这个好意的战败者只是暴露自己狭小的气度而已。莱因哈特同意了她的看法，但是他决定不由自己亲自招降，而由部属代理。

“通告敌将！”

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的声音透过通讯传了出去。

“通告敌将！你们已经完全被我军包围，没有任何退路了。再继续抵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赶快停止动力，归降我方。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将以宽大的待遇报之于你们的勇战。再次声明，立刻归降！”

由于原先也没有期望，所以当监控员报告同盟军那边有反应时，米达麦亚甚至觉得有些意外，不过他还是把通讯回路转接到总旗舰伯伦希尔上去。映现于萤幕上的老提督的脸色因为过度的劳累而显出铅灰色，然而两眼中仍然充满着平静但不失生气的神彩。连对年轻而貌美的征服者敬礼的手也丝毫没有颤抖的现象。

“莱因哈特陛下，我要对你的才能和器量做极高的评价。如果我有子孙的话，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你这样的人才。但是他们不会做你的臣下。”

比克古把视线往旁边一转。头上绑着的渗着血丝的绷带不能说是端整，他的参谋长拿着一瓶威士忌和两个纸杯。老元帅微笑着把视线转回萤幕上。

“杨威利也一样，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臣下。虽然这事不关已，但我几乎可以打包票。”

莱因哈特一言不发地看着纸杯被比克古伸出的手捏着。

“让我大胆地说一句，民主主义是一种交对等朋友的思想，而不是建立主从的思想。”

老元帅做出了干杯的动作。

“我希望交到好朋友，也希望做一个对某人而言堪称为好朋友的人。但是我并不想有好的君主或好的臣下。因此，你跟我无法服膺于同一面旗帜之下。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这个老迈的躯体已经对你没有什么用处了。”

老人把纸杯拿起靠上嘴边。

“……向民主主义干杯！”

参谋长应和着老元帅。面对破灭和死亡，他们虽然都能淡然处之，但是老人的脸上浮起微微的羞涩。

尽管好意被拒绝，莱因哈特却一点都不生气。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一种超越怒气的情感却静静而丰盈地浸润着他的精神大地。总之一句话，轰轰烈烈地生的归结，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不也是这样吗？莱因哈特把垂挂在胸前的银饰紧握在手中。

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用他黑色和蓝色的眼球凝视着美貌的皇帝侧脸。莱因哈特似乎有所感应，他抬起脸正视着萤幕。在点头的同时，皇帝的两眼射出冰冷的光芒，直指同盟军的旗舰。罗严塔尔举起一只手，然后迅速地挥下。

火球在萤幕中央炸裂了。超过一打以上的光束集中于同一艘舰艇。拥有两世纪历史的自由行星同盟宇宙舰队在这一瞬间随着最后的司令官与总参谋长一起消失了。

“别人会懂得什么呢……”

炸裂的光芒照射着那半神半人般的美貌，莱因哈特喃喃自语着。即使是低声的自言自语，声调中仍带着微妙的撼动。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他并不是打一开始就只寻求臣下而已。他最想要的不是整个宇宙，而是能和他共有着梦想，在追求梦想？路上能和他同行的朋友、

半个自己。这个欲求曾经实现过，但是在消散之后，莱因哈特不得不一个人背负着梦想，一个人孤独地走着漫长的人生旅途。老人的言词并不像其坚毅的态度一样给莱因哈特无比的感受。他伸出了宽恕的手，而老人以正当的权利拒绝了。事情就只是这样。

同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银河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把受自莱因哈特皇帝的命令传达给所有的舰队。命令的大致内容是当舰队通过、离开战场时，所有的将兵都要对敌将起立、致敬。

命令是否被切实执行并没有经过确认。莱因哈特似乎暂时忘不了威武不屈、毅然就死的敌方老元帅的模样。他一边和在旁边的参谋长干杯，一边在光和热中消逝。

※※※

“罗严塔尔元帅……”

“是，陛下。”

“朕最近大概会以这种形式和敌将面对面决战哪！”

至于那个常被提起的名词就没有再做回答了。

“是的……”

罗严塔尔应和着，以稍缺单纯的视线目送着往房间走去的莱因哈特的背影。

到底要把杨威利纳为麾下呢？还是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对手跟他作战，加以歼灭呢？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思实在难以说是朝着结论直线延伸。去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虽然杨已经明快地谢绝了双方的主从关系，但是莱因哈特的人才收集欲却仍使得他想把同盟军最高的智将陈列在他的人才收集柜中的一角。这或许也算是胜利者对挫败者的一种谄媚吧！

不是这样的——莱因哈特这样想。他要让杨威利跪在他面前，宣誓对他效忠。莱因哈特也曾经想过，如果事情有这样的结果，那或许是一件很扫兴的事，但是在征服整个银河系时，不能征服某个特定的人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侍从艾尔密·齐列把加入奶精的咖啡送进了莱因哈特的房间。战胜的兴奋还留在少年的两眼中。

“承蒙陛下让属下服侍在您的身边，才得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经历各种不同的事物。回家之后可以好好宣扬一番了。”

“莫非你是想家了？如果你愿意，就让你休假回去省亲吧！”

被所崇拜的主群这么一揶揄，皇帝未来的主治医师全身感到一阵晕眩。

“没这回事。陛下要到什么地方，属下也一定跟去。即使是到其他的银河系。”

在瞬间的沉默之后，美貌的皇帝发出了像是用钻石锤敲碎水晶钟般的清脆的笑声，用手抚摸着少年的头。

“你的志气可比朕大哪！朕只要银河系就够了。其他的星云就由你去征服吧！”

于是，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结束了。对自由行星同盟军而言，那是最后的舰队战斗，也是最后一次的败北。

三个小时之后，莱因哈特皇帝接到伊谢尔伦要塞失陷的消息。就如同杨威利在到达伊谢尔伦要塞之后接到比克古元帅的讣闻一样，历史似乎像瀑布一般地吞噬着所有的登场人物们。

# 第七章 冬蔷薇园的敕令

【I】

无数的欢喜转成了无数的失望，胜利的酒杯化为苦涩的容器被掷落地上。皇帝的军靴承受着全身所有的激愤怒，破裂的酒杯破片又解体开来，散落在地上闪着微弱的光芒。

经过数百光年的宇宙，好不容易排除了妨碍，出现在超光速通讯画面上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戒慎恐惧地低着头。然而，一想起站在他背后的鲁兹，就不禁对他心中的恐惧起了同情心。去年，成为杨威利奇略下的牺牲者而不得不坐上失败者宝座的就是舒坦梅兹本人。所以鲁兹的懊恨是他很能够了解的。

由于有了行动出现，莱因哈特的活动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这使得他可以苍白着脸和声音，压抑住怒气听完鲁兹一边诉说着败北的经过，一边谢罪的报告。

“被打败了吗？又是那个人！”

站在面对着通讯萤幕的莱因哈特的背后，米达麦亚不禁感叹着，罗严塔尔则带着痛苦的表情同表遗憾。不单是因为伊谢尔伦被夺取的败北，而是已故比克古元帅和杨在紧密的联系下分担了任务，在前者成为牺牲者以阻止皇帝大军的行动时，后者就趁机夺取伊谢尔伦。败给杨的不只是鲁兹一个人，事实上，杨把苦酒平均分给了帝国军的所有军队品尝——他们的疑虑就在这里。

当然，这是从结果倒推回来的夸大评价，但是莱因哈特也抱持着和他们两人一样的疑虑，因为在一瞬间，暗灰色的失败感占据了他大半的视野。但是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则认为这是大家过虑了。

“这只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独立运作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是有联系的作战，应该是由比克古元帅负责伊谢尔伦攻略的任务，而杨威利自己则负责和陛下面对面决战的。攻略伊谢尔伦只要事先定下策略，不用杨亲自出马也可以顺利进行。但是，要和陛下正面周旋则非得杨本身不可。现在比克古元帅战死了，对杨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牺牲比克古以确保自己胜利并不像杨的

行为，这件事如果被宣扬出去，一定会造成名誉尽失的后果。杨应该不会想出这么愚蠢的计谋……

“有道理，或许就是这样吧……”

莱因哈特虽然接受了希尔德的见解，但是伊谢尔伦失陷的消息所带来的不快却没有什么改变。莱因哈特暂时给予鲁兹禁闭的谨慎处分。在他的愤怒尚未平息之前，对鲁兹的处断先行延期。

回头看着站在背后的，仿佛被沉默的天使拥抱着的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年轻而美貌的皇帝一边用他那白晰的手指头梳弄着头发一边开口说道。

“罗严塔尔元帅，很遗憾的，你的丰功伟业还不满一年呢！”

“是很遗憾。”

回复得虽然简短，但是金银妖瞳名将的心理却不像回答那么有条理。目前的情况是，鲁兹吃了杨威利的败仗固然是事实，但是，不管是皇帝莱因哈特或罗严塔尔本人都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因为结果显示，莱因哈特轻视了伊谢尔伦要塞在战略上的价值，而一年前建立夺回要塞大功的罗严塔尔也没有看出杨的“奸计”。

“虽然想过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但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周到地预想到数年后的事情。”

鲁兹是罗严塔尔夺回要塞时的副将。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作战指挥能力，同时又具有稳定人格的人，然而，他仍然无法抵抗杨威利的远谋及奇略。

被赶出伊谢尔伦要塞时的鲁兹，还拥有大小将近一万艘的舰艇，如果他有意的话，尽可以强袭艾尔·法西尔，将其完全毁灭的。然而他却没有果断地劫掠那个几近于无防备状态的行星以报伊谢尔伦失陷的仇恨，只是在败北的情况下努力维持住名誉，退回到干达尔星系的同僚舒坦梅兹之处。如果他知道杨威利人在艾尔·法西尔的话，或许就会改变心意，但是鲁兹一直深信那个黑发的魔术师一定像以前的所有战役一样，站在作战的最前线。不只是鲁兹，连莱因哈特及罗严塔尔也都这么想。

莱因哈特现在更不知道该对鲁兹说什么。他只不过是在前些年相继被杨威利的奇略击败的帝国军第一级指挥官的名单中新加上的一位

罢了。莱因哈特为了整理自己的情绪而躲进自己的房间。所有的将领都相视无语，自然地就散会了。

※※※

“银河帝国的名将一个一个都成了杨威利的战绩了吗？”

一边在走廊上走着，罗严塔尔一边发出融合了嘲讽和慨叹的声音说道。米达麦亚怅然地用一只手拢着他蜂蜜色的头发。

“这可真应了一句话——我们跑了十万光年的征服之旅，却仍敌不过杨威利头盖骨内的玩意。如果那个人有着和我们一样多，或者更多的兵力的话，命运的女神可能就会对他献上谄媚的笑容了。”

如果这些话是出自米达麦亚以外的人的口中，或许就会被讥讽为懦弱。在尊敬敌人这方面的认识，他可是一点都不输给主君。金银妖瞳名将回了一声“假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随即立刻被另一个假定占据了心头。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或许伊谢尔伦就不会这样被敌人再夺走了。”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在的话，他就可以以莱因哈特皇帝的半身之姿发挥他指挥大军的才能，把杨威利逼到宇宙黑暗角落的一隅了。至少，名为杨威利的军事风暴一定会减低其速度及压力的。或者，如果他还活着，就可以取代对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而言太过沉重的高等事务官的职务，凭藉着其无人可比的公正性及明晰的头脑行事，如此一来，就不至于造成同盟政府的恐慌及自暴自弃，反而会让同盟政府对帝国有着衷心的信赖及忠诚也说不定。再者，如果他还活着，他就可以稳坐军务尚书之位，让皇帝莱因哈特亲征时无后顾之忧，而诸提督对军务尚书的不信任及不满也就消弭于无形了。

“没错。如果吉尔菲艾斯还活着，那个奥贝斯坦或许就不会得意着一张脸专断处置军务了。”

米达麦亚觉得这一点似乎就是最该强调的一件事。

※※※

不管怎么说，为了不使杨威利的军事魔术和政治状况产生连动，尽早攻略同盟首都海尼森是有其必要性的。不只是这两位元帅有这种

体认，莱因哈特本身也有这样的想法，便想下令全军再进击，但是被希尔德摇头制止了。

“陛下，此事不急啊！您只要堂堂正正地接近同盟首都，光是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压力就足以使同盟政府崩溃了。”

莱因哈特仿佛在一瞬间忘记了伊谢尔伦失陷的不快似的，他望着像是个美貌少年的伯爵小姐，脸上浮起了似有若无的微笑。

“你认为同盟政府就像是蛋壳啊？伯爵小姐。”

“是的，想必在蛋壳内部将会掀起一阵风暴。或许他们会因为内部纷争而自取灭亡也不一定。根本不需要陛下您亲自动手。”

“唔……”

莱因哈特的微笑尚未绽开就又收敛了起来，他以稍稍不得要领的表情陷入了沉思，随即又像是彻底领会了似地点了点头，下令部队继续前进。他决定照希尔德所讲的，不急不徐而且堂堂正正地前进。

尽管舒坦梅兹具有足够的战力独自扫除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残烬，但是他终究没有这样做，只是彻底地执行牵制和监视，同时做好基地的整备工作。理由很清楚，年轻的金发皇帝希望以征服者的姿态踏上海尼森的土地，而不是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舒坦梅兹这样深信着，而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必须做皇帝的引路人，时时将获取自海尼森的情报传给莱因哈特，而进入二月份之后，一个令人惊异情报传了进来。

那就是自由行星同盟宣布投降以及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死亡的消息。

【Ⅱ】

这一年的二月二日，自由行星同盟最后的元首姜·列贝罗在办公室中做什么工作并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姑且不论成效或结果如何，他在走到自己生涯的最后一章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皇帝在这个时候宣告雷内肯普的死亡及原因，对同盟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伤。

以在这之前拼命隐藏事实的同盟政府的主观立场来说，这无异于被共犯从背后捅了一刀。但是原本在极力隐藏的事实背后又没有任何

的阴谋在进行。如果列贝罗是一个毒辣的谋略家，或许他就可以彻头彻尾地虚构事实，把杨归为一个卑劣的逃亡者，然后将一切责任推给杨去承担。

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即使他原本器量稍嫌狭小了一些，但毕竟是一个走在正路上的人，雷内肯普死后，他用尽了他那贫乏的谋略，一意地埋首于范围狭小的责任当中。而此时，他感受到一股阴郁惨淡的气氛袭来，猛然抬头环视四周，他发现一群原本不应该在那里的人拿着武器围住了他。他没有丝毫感动地对着其中唯一认识的人发声问话。这个人是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洛克维尔上将。

“本部长，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不记得传唤过你们啊！”

“不管你记不记得，议长，主要问题是我们有什么要求。”

尽管洛克维尔上将以前也曾懊恼、迷惘过，但现在，他似乎有置自己羞耻心于一旁勇猛突进的意图。原本感性已经磨损迟钝了的列贝罗，突然在这一瞬间了解到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了。

“……你们想杀我吧？”

“……”

没有回答就代表了肯定的答复。列贝罗长叹了一口几近放弃了的气，抱着双手，环视着眼前这群想强迫他回到现实上来的军官集团。

“我可以听听理由吗？”

“我们信不过你。”

“怎么说？”

“帝国军如果向你要杨威利的脑袋，你一定会立刻给他们。如果他们要我的脑袋，你大概也会一样毫不考虑地答应吧？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并无意剥夺你的权力。”

“自卫是不需要的。帝国军应该不会要求你们的脑袋。因为你们又不是杨威利。”

他这一番冷静的指责成了一道不愉快的雾气，使得那些军官们的脸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教我们这么做的就是阁下您。你不是牺牲了杨元帅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吗？现在你会走到这个地步，说来也是你自作自受。就因为你的短视近利才落得如此下场，你不要怪任何人。”

列贝罗的两眼中充满了生气。仿佛知性和意念的能量都灌入了他那原本衰弱不堪的身躯中。他挺直了背脊，以一副无所畏惧的表情面对军官们。

“没错，或许这是我自作自受吧！但是，把我的死正当化和把你们的行为正当化应该是两码子的事。而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也就成了值得探讨的要务了。不过，算了！杀了我去换取你们的安全保障吧！”

有谁会哀悼列贝罗这个人无所回报的责任感和良心，而在他面临死亡之前给与尽可能的恩赐呢？这个时候，手上没有任何武器的最高评议会议长瘦高的身躯确确实实压倒了暗杀者们。洛克维尔上将感受到四周人影动摇的心志。他觉得这种感觉也从自己身上窜起，气力不断升华，剥夺了全身的能量，最后似乎只剩下后悔和败北。他做着最后的挣扎，张开了嘴随即又合上。当他收回扩散了的意识时，看见列贝罗被好几道光束贯穿的身体从椅子上滑落地面。

※※※

接到报告的莱因哈特没有说什么话，不管怎么说，这应该就代表着不流血的献城。莱因哈特下令直行海尼森，迎向已经在卫星轨道上摆开舰队迎接的舒坦梅兹。十万艘帝国军舰艇目送着总旗舰伯伦希尔下降。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二月九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踏上行星海尼森的银河帝国皇帝。

到达宇宙港的莱因哈特，在舒坦梅兹麾下的四个武装兵团守护下，前往安置同盟已故元首姜·列贝罗遗体的国立墓地去。面对着列贝罗的遗体，整个过程的时间很短，皇帝也没有说什么类似感想之类的话，不过，他命令舒坦梅兹担任列贝罗丧葬委员会的委员长。

“姜·列贝罗的不幸不在于他在最坏的时机当上元首，而是当上元首这件事本身。列贝罗可以相信别人所捏造的虚构事情——譬如民主国家体制的不可侵犯性——但是，他本身却没有虚构事实的资质，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粉饰太平’。”

有人这样评论列贝罗，而姑且不论历史上的评价，莱因哈特倒是完全遵守了一个胜利者对当日的敌人所该有的礼节。反过来说，遵守

了礼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产生。某些卖命是不需要掺入多余的感情的。

离开墓地的莱因哈特在和希尔德同乘的地上车中给了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几个简短的指示。

※※※

罗严克拉姆的黄金狮子旗飘扬在旧同盟国旗的旗杆上。这一天，海尼森的官厅及公共机关区是晴天，但是强烈的冷风吹指在人们的皮肤上，人们在寒气及不安中缩着脖子，看着年轻征服者的行进队伍。武装的士兵队部将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离了开来，但是市民的视线偶尔会攫住车中像是有如同半神人般美丽的征服者，在视觉的刺激下，人们，尤其是女性们的寒意和不安在一瞬间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这大多是表层的感动，远远不及随着莱因哈特远征、转战各地的士兵们的那种崇拜心态。如果英雄的定义是为了一人的欲望或者主观的理想而使众人心甘情愿地为其就死的话，莱因哈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天上已经住满了为他殉死的战士了，而这个居住区似乎还有再扩张的必要。

地上车停了。群众当中似乎发生了什么骚动。一辆帝国军的装甲车靠了上来，身穿黑色和银色军服的魁梧的高级军官走向前跨跪在莱因哈特的地上车旁。是莱因哈特下令和舒坦梅兹共同负责市街警备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黑色枪骑兵”的司令官。

“黑色枪骑兵的字典里没有‘退却’这两个字。”

这个豪语强化了信仰，而他们的信仰也造就了实际的绩效。在旧王朝时，毕典菲尔特虽不是出身贵族，但却位列将官之阶，他之所以被莱因哈特看上也就是因为这个信仰及成绩。他具有足以让年轻的霸主称道的实力。

强将手下无弱兵。黑色枪骑兵就是铁的事实。只要站在前头的司令官一前进，他的部下们就会形成一道钢铁般的洪流紧跟在后面，发挥其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杨威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他们都迎向自己生涯的第三十三个寒暑。别人总觉得以“猛将”一语就可以表现出毕典菲尔特的整体像，而他自己不但不加以否认，还甚至以此自夸。他的勇猛和他直线式的

刚性用兵，以及因为这些特质所建立起来的武勋的确可以以猛将来评价。然而，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之后，他的部队中被司令官评为具有最高功绩，并据以向莱因哈特报告的不是像割草般杀敌无数的勇者们，而是在激战的旋涡中进进出出治疗、抢救、护送伤兵的医务船的组员。

莱因哈特大为惊异，但坦然率直地接受他的报告，不仅给毕典菲尔特麾下的成员重赏，也给全军的医务船的组员重重的犒赏。

“毕典菲尔特那个家伙，是不是想讨好陛下？”

“不过，能重新看待医务船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就算他想获得青睐，能想到这一点也相当可取啊！”

当时，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带着苦笑认同了同僚这令人意外的一面。

而这个毕典菲尔特现在正以戒慎恐惧的态度跪在停止的地上车的旁边。希尔德看看莱因哈特的眼睛，打开地上车的门，于是有着橘色头发的猛将更是紧张不已地行了个礼。

“臣不才骚扰陛下，望陛下恕罪。请陛下宽恕臣的失败。”

年轻貌美的皇帝对他敬语的用法根本不关心。他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群众中的共和主义者想取陛下宝贵的生命……”

群众不都是共和主义者吗？莱因哈特这样想着，然而，他也没说出口。

“那个人怎么了？逮捕了吗？”

“在被包围之后当场举枪自杀了。弑君之大罪即使是自杀也不能免罪。臣将尽快查明其身份，做应该做的处分。”

莱因哈特那像是刻意描画出来的美丽眉毛因不愉快而皱了起来。

“不要做无益的事。把他的遗体交给他的家人就好了。不可以对他的家人有任何失礼的行为。”

“啊——”

“你不满意吗？你的忠诚心固然可贵，但是，如果太过了，就把朕变成鲁道夫了。”

此语一出，橘色头发的猛将就了解君主的意思了，他毕恭毕敬地低下了头。鲁道夫这个名字不仅莱因哈特，连他的臣子们也都极为避讳。

车门关上之后，坐在恢复先进的地上车中的莱因哈特把自己藏进自我思绪的森林之中，闭上了眼睛。希尔德凝视着他那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白晰的皮肤上所形成的阴影的模样好一阵子。

【Ⅲ】

对于昔日的敌人，莱因哈特当然不是毫无原则的宽大。对他来说，那一天的最后一件公务便是接见暗杀姜·列贝罗那些人。其他的提督都被分别被指派去管理市内的治安工作和设施的任务，所以在皇帝身旁的军部最高首脑只有亚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

接见暗杀者的莱因哈特从一开始就无意隐藏其轻蔑的态度。他傲然地交叠着修长的双腿，睨视着洛克维尔上将及以下的十一名叛乱军官。他以远低于冰点的冷酷声音对着那些笨拙地跪在地上的人们说话。

“拨出来接见你们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再宝贵不过的。我只想问你们一件事。当你们做出这种事时，你们的羞耻心到底在哪里？”

洛克维尔勉勉强强地把充满动摇和不安的脸朝向年轻的霸主，但是要对抗那对苍冰色的视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陛下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群不知羞耻的人吗？陛下。”

“如果你们听起来还有其他意思的话，那大概是朕的说法有欠高明吧。”

“在陛下身旁的法伦海特提督以前应该也是贵族联合军的一员大将，现在也改变了志向投效陛下。那么，臣觉得陛下应该也可以给我们宽大处置。”

莱因哈特冷冷地笑了。

“听到了没有？法伦海特，这些人自称和你是同类呢！”

“……实在是微臣的光荣。”

在两个王朝中都享有勇将之名的提督，水色瞳孔中浮现愤怒的雾气，逼视着眼前的投降者。当他身为大贵族联合军的一员时，善尽职责做一个指挥官，在他对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无能和狭小器量感到

失望时，他也不曾想过把公爵出卖给敌人的事。而现在被这些暗杀列贝罗的人视为同类，他的不悦自然不在话下。看着他的表情，莱因哈特点了点头。

“好吧！法伦海特，朕的看法跟你一样。本来，在战场之外接触流血事件并不是你的本意，但是，现在朕授命给你。你就负责料理这些肮脏的两脚兽，至少我们应该保持宇宙的一角有块干净的空间。”

“是！”

皇帝的话才说了一半，那些投降者已经变了脸色站起来。法伦海特举起一只手，四周的武装侍卫便在十一个男人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人墙。

“给我们法律的保护……”

投降者们的悲鸣在法伦海特的斥喝下被反弹回去。

“前王朝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不过，罗严克拉姆王朝并没有保护背叛者的法律。不用作无益的请求！”

“……伯爵小姐料得没错。这些吃腐肉的家伙果真以为别人也有一样的嗜好。”

被法伦海特及其部下带去的那些暗杀者们的悲鸣、抗辩及请求的不愉快三重奏回荡在空气中渐行渐远之后，莱因哈特这样说道，把白晰的手指头抵在洁白的牙齿上。希尔德强忍着恶心的不快感微微地咳了一下，充满感触和自省味道地喃喃说道：

“我觉得大概人类都会做出远比自己能想到的更卑劣的事情。如果在和平的顺境中或许就不会有这种自我的再发现了……”

莱因哈特瞳孔的深处摇荡着苍蓝色的阴霾，被刚毅的外表紧紧包裹着的纤弱灵魂，一小部分接触到了外界的气息。如果把“卑劣”这句话换成“愚昧”的话，他也是一个被囚禁于炼狱中的罪人。他自己比谁都知道这个事实。

“……如果把那些畜牲比作下水道的中的污泥的话，那么，在马尔·亚迪特阵亡的那个老人就像是洁净的新雪了。”

他之所以会晃着金黄的头发这样说，或许这是他自己也不能不注意的逃避行为。尽管如此，他可是从来就没有说过谎的。

“不死鸟会从灰烬中复生。没有被烧死，就不能再生。那个老人很明白这件事。处置那些家伙以慰那个老人的在天之灵吧！”

莱因哈特以优雅的动作回过头来看着身旁的部属们。

“能不能帮朕拿一杯白酒来，艾尔密？”

少年侍从行了一个礼之后，以几近跑步的速度从皇帝面前退下。不久之后便拿来一杯盛满近乎透明液体的水晶杯，恭恭敬敬地呈给君主。

但是，莱因哈特并不是因为自己想喝才要酒的，从艾尔密的手中接过水晶酒杯之后，年轻的金发皇帝将他那修长而优美的身体面向窗户，温柔地翻过手腕，白酒便缓缓地从玻璃杯的表面流下，浸湿了被夕阳笼罩了一半的庭园景观——这是莱因哈特献给死者的花束。

※※※

第二天，皇帝的布告发布下来了。

“即使是以前和帝国为敌作过战的人，以及同盟军战死者的遗族及伤病士兵们，帝国军政府予以宽厚的待遇。现在早已不是以个人的憎恶来推动历史的时候。对待遇不满的人，或者是目前生活穷困的人都可以尽量提出申请。”

接到这份布告时，同盟政府的官僚们所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之不小。自己不只是被对方的军事力量击败，同盟民主共和政体也可能毁于一个人的器量，这种深刻的恐惧动摇着他们的心志。如果是被对方施以毫不留情的报复，同盟人民还可能对专政者产生反弹，但是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宽大待遇却像融化冰块的阳光一样足以粉碎人们的反抗意志。

政府或军部的高级干部中相继有人转向了。莱因哈特对暗杀列贝罗的那些犯人的严厉处置让转向者产生了戒惧的心态，但是以在职务上励精图治的形态协助帝国政府的话，应该不会太过刺激皇帝的洁癖吧？

没有放弃对民主共和政治的忠诚心的人以中坚阶层之下的无名军人及官僚为多。这些人大部分都深度利用地下破坏活动来抵抗征服者，但是也有人公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海尼森首都行政机关的参

事官比吉亚斯·亚德拉在接获帝国军指示他提出对皇帝忠诚的誓约书时当场拒绝。

“皇帝是谁？在自由行星同盟中，只有由市民选出来的元首，没有什么皇帝。我没有理由接受一个不存在者的命令。”

财政委员事务局国库课长克洛德·蒙提奉命交出所有国有财产的一览表时拒不照办。

“拥有阅读国有财产一览表的权利的人只归于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同时负有纳税义务的同盟市民。此外，政府公务员只根据同盟的法律及自我的良心来行使职务。事实上我是一个没有胆子的人，我也很爱惜我的生命。可是，既然身为公务员，我就必须尽到一点义务。”

此外，最高评议会书记局的二等书记官克雷姆·艾帕德·诺鲁贝加在二月十一日的正式记录上这样记载着。“本日十时三十分，自称为银河帝国皇帝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人在没有法律资格的情况下申请参观议会。”尽管帝国方面要求其删除此段文字叙述，他也拒绝所求。

这些人都成了狱中囚，但是，不久之后被知道事情的皇帝释放了。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啊！就因为像这样的人都只任职于中层以下，所以同盟才会灭亡。不可以加害这些人。目前就先录用那些服从的人，让他们做政务官吧。”

虽然有这些少数的勇敢抵抗者存在，但却不至于在占领同盟的行政措施上造成阻碍，所以莱因哈特才得以使其个人的感动或怜悯实体化。

不久，几个证言及证据显示，已故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的首席副官伍德·迪塔·芬梅尔教唆洛克维尔上将等不满分子暗杀列贝罗，知悉这件事的莱因哈特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命令缪拉逮捕芬梅尔，盘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名誉的事情？芬梅尔的回答是为了怕皇帝烦恼，莱因哈特一听随即愤怒地斥责了他一顿。

“你的用心的确值得称道，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用心良苦，就该制止雷内肯普的轻率举动。现在你难道还想用这么笨拙的方式来获取朕的欢心吗？”

当天，莱因哈特立刻决定撤换芬梅尔，将他遣回奥丁。

【Ⅳ】

二月十十日，“冬蔷薇园的敕令”公布了。因为条方是在位于海尼森政府机关地区一角的国立馆广大用地内的冬蔷薇园公布的，所以才会被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但是正式的名称则像一篇散文一样冗长，叫“新帝国历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敕令”。这个名称虽不至于让人产生误解，但却无法诉诸于人们的感性，反倒是通称被长久地记忆下来。

守候在皇帝后方，注视着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同时又负责警备工作的缪拉永远记得浮现在绿灰色背影中的金黄我鲜红色彩。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位元帅分立左右两侧，从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手中接过敕令书，站在帝国军和同盟政府高级军官前的莱因哈特，看来就像把所有星座的光辉都凝缩于一个人身上，让人感到冬蔷薇中的王者之花，似乎被拟人化了一般。暮色急速而浓烈地罩下，在人们的实体及影子化成一体的当中，只有莱因哈特金黄色的头发还在闪闪地发着光，好像是他把最后的一道阳光都收入自己的头部一样。

“银河帝国皇帝，朕，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此宣告。自由行星同盟已经丧失了悬挂这个名称的实质，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从今天开始，正式地统治人类社会政体的就只有银河帝国。同时我要在此宣布，在过去的历史中因不名誉的叛乱军之名称而被抹杀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

罗严塔尔毫不露痕迹地，嘲讽似地动了动嘴角。皇帝的宣告是何其辛辣啊！同盟在名实俱亡之后，才由帝国的最高权力者承认它的存在，那么过去的存在……那似乎只不过是装饰着行尸走肉的虚假花束而已。

发布完敕令的莱因哈特，视线游移在庭园上方。以前历代的同盟元首散步、聚集支持者举办游园会的这个庭园，虽然占地远不及新无忧宫那令人咋舌的广大，但还是个很值得观赏的地方。

鲜红、纯白、淡红、淡黄色的冬蔷薇在隆冬中仍然娇艳地绽开花朵，仿佛在地上筑起了一条美丽的彩虹。在这座庭园中附设有一栋二层楼建筑的客房，莱因哈特想把那里当成他在海尼森逗留期间的别墅。人们都知道他的旗舰极其优美、率领的军队极为雄壮，但是他在私生活方面却相当简朴，甚至对豪华的宅邸有厌恶感。他对庭园有几

分兴趣，但是他仍然比较喜欢接近自然的景致，反而对几何学式的人造美没有什么好感。在自由行星同盟的文物当中，这座冬蔷薇园是他喜欢的少数几个建筑之一。如果要把它说成行宫未免太夸张了，总之，他是决定把这里当成他今后的别墅了。

罗严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冯·瑞肯道夫少校在上司耳边说了些话。统帅本部总长点了点头，请皇帝回到目前寄宿的旅馆去。

当天晚上，一千名以上的高级军官聚在一起举办庆祝会，由于正时值隆科，所以不是以游园会的形式举办。当皇帝迈开脚步时，紧紧地围在冬蔷薇园四周的五万多士兵们，在没有人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发出了欢呼声。

“皇帝万岁！”

“吾皇万岁！”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将兵们的狂热虽然显得有些凌乱，但却形成了强而有力的合声天顶，罩住了帝国的所有军队。伫立在皇帝四周，身经百战的勇将们在这个时候也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将永远被流传，以黄金刻刀雕刻于历史上的伟大一刻，他们得意洋洋地凝视着“冬蔷薇之王”。

终于走到这里了。莱因哈特在心中喃喃自语着。旧同盟的首都现在只不过是位于他广大支配地末端的属地而已。以前当他踏上这块土地时还只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廷臣。然而，现在他是皇帝。尽管还不至于说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但他实实在在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实体。

但是，如果他那另一半看不见的羽翼没有因为他本身的过失而折损的话，他应该还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强大的权力者。莱因哈特像是要拂去这个伤痛似地扬起了一只手，士兵们仰视着笼罩着大地的太阳那般奔腾着感情，继续赞颂着他们的皇帝。

※※※

翌日四月二十一日，莱因哈特在成为临时大本营的一个房间里召开最高幕僚大会，他想率领自己的军队继续进行伊谢尔伦要塞再夺取作战。他的想法是，鲁兹失去的东西得由朕自己去要回来。

罗严塔尔承认年轻君主的霸气的确叫人折服，可是对杨威利的计谋也不能没有警戒心。杨威利已经订定了策略等着被激起不平之气的莱因哈特亲自率军出击也不一定。这种危险必须加以避免。

罗严塔尔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想法是很微妙的。皇帝的败北和失策正是他抬头的契机，就他的野心来说，他应该平静地旁观莱因哈特的破灭的。然而这个时候，他却衷心地提出了他的谏言。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罗严塔尔这个人的评价不甚单纯也是有其道理可循的。因为连他自己本人都对自己的心志感到迷惑。

“我们的皇帝呀！如果你有什么万一，我们的新王朝将会解体，时代也将失去舵手。请暂时回费沙再从长计议吧！杨威利就请交给属下和米达麦亚两人去讨伐吧！”

“罗严塔尔说得对。陛下的亲征主要也是为达到此目的，至于前线的行动就请委交给我们，请您休息。”

米达麦亚热心地支持着朋友的进言。他很担心这几天莱因哈特常常因为过度劳累而发烧的事情。

“朕无意横夺你们的武勋，但是朕跟杨威利之间必须亲自解决。朕想那个人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时候要求发言的是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陛下，两个元帅说得没错。请您先回费沙去。因为唯有陛下亲自坐镇，费沙才能安定，也才能巩固基础，成为全宇宙的中心。”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的霸气似乎被激向负面的方向似的，他那苍冰色的眼睛中充满了锐利的光芒。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慎重太过就会变成优柔寡断。如果朕在失去伊谢尔伦的情况下就回去的话，反帝国势力会认为杨威利是不战而胜，结果就把杨威利当作偶像而集结到他的身旁了，不是吗？”

“陛下，请您想想看。如果杨威利在战术方面有万全准备的话，或许他就会在潜在伊谢尔伦，坚守该地。这等于是把回廊的两端交给我们帝国军支配，在战略上就不可能造成什么结果了。”

莱因哈特低声地笑着。

“你说得太远了，这不像是伯爵小姐说的话。杨威利已经占据了艾尔·法西尔，这不就意味着他控制了回廊的出口了吗？”

希尔德一点都没有胆怯之意。

“话是这样说的没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满足战略层面上的条件却变成了在战术层面上的要求过度的支持了。杨威利的战力光是用来防御伊谢尔伦要塞就已经稍嫌不足了。要以这种微小的兵力再去确保艾尔·法西尔军事上的安定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事，纵使他有着那么卓绝的智谋。也就是说，杨威利目前正处于难以同时满足战略的构想及战术的条件这两方面的状态。只要他没有办法整合这个矛盾，我们就有讨伐杨威利的机会。”

“杨说不定会让这个矛盾整合哦！”

虽然嘴巴上是这样反驳，但或许也是无法否认希尔德的论点罢？皇帝的语气已经不再那么强硬了。

结果，莱因哈特放弃了亲征伊谢尔伦的行动，至少暂时是这样决定的。之所以让他做这种决定，主要原因固然是希尔德的说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费沙方面来的报告书使然。

# 第八章 前途遥远

【1】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个亚列克斯·卡介伦不怎么有独创性的感触，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初，自从完成了“离家的流浪儿回家”回归伊谢尔伦要塞的壮举之后，杨舰队却常常有许多结伴而来的访问者。

所谓的好消息就是由姆莱、费雪、派特里契夫所率领的舰队已经到达了，由于这些软硬体的加入，战力和人力方面的资源都有明显的强化，但是另一方面，一听到姆莱的名字，奥利比·波布兰等人却也私下谈论着“那个唠叨的老太太……”，甚至用口哨吹奏着送葬进行曲的一小节。而亚典波罗确实也如此批评道“野餐变成研修旅行了”。

帝国军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回头朝马尔·亚迪特星域前进时，曾经主张干脆一口气攻向同盟首都海尼森的部下们说道。

“我们视军人为一种天职。我们和杨威利一党不一样，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只玩战争捉迷藏和革命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不能做一些没原则的事。”

一下子就能反驳毕典菲尔特的说词，认为他只不过是诽谤、空穴来风的人在杨舰队中大概找不到一个人罢？因为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就自己承认“侠气与醉狂”是他们的动力来源。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这种无可救药精神是一种骄傲。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杨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聚集了这样的部下，但结果却不得不让人相信物以类聚，近朱都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打从宇宙历七九六年以来，勇冠宇宙的杨舰队风气就这样被培育而成了。

“我觉得如果要对抗帝国军皇帝万岁的欢呼，大概就只有民主主义万岁了，怎么样啊？”

“现在还不能诉诸于民心。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得以司令官的名字来跟他们分胜负，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叫不出五个够华丽的人名啊！”

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在繁忙的军务当中交换着极不甚严肃的意见。

然而当他们在接到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的死讯时，连他们这种大胆而充满活力的人都不禁在一瞬间跌入沉默的深渊中。

※※※

当要这个消息给杨知道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在黑暗及寂静中沉陷了数百秒，好不容易才站起来看着镜子。当她确认自己已经恢复平静之后，重新调整了呼吸，画了淡妆，走进丈夫的司令办公室，站在一手拿着红茶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文件的杨面前。她等待着对方那对疑惑的视线移动了之后，尽可以地让自己的声调听起来平静。

“……比克古元帅战死了。”

杨啜了一口飘着浓郁威士忌酒香的红茶，眨了两次眼睛之后，他把视线从身为副官的妻子身上移开，凝视着挂在墙上的抽象画。

“您……”

“我听到了。”

在菲列特利加那超强的记忆当中，杨从来没有发出过如此微弱的声音。

“这个报告没有修正的余地了吗？”

“从各方面截收到的通讯都报告了同样的事实。”

“……是吗？”

喃喃自语的杨欠缺了一股生气，年轻的学者仿佛化成了一座石像。威士忌的香气在菲列特利加的嗅觉当中轻轻地飘荡着，她摒住了气息。杨的手掌握紧了纸杯，烫热的红茶浸湿了他的手，冒出热气。菲列特利加从丈夫的手中拿走了纸杯，用手帕擦拭着他那只烫伤了的手。

她从抽屉中拿出了急救箱。

“通知所有的舰队，菲列特利加。杨非正规部队从现在开始服丧七十二小时。”

杨事不关已似地接受菲列特利加为他治疗，同时下了这样的指示。她的情感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仿佛只有理性在掌管着声带似的，然而，他的精神思路却又倏地一转，声音也激动了起来。

“什么智将！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低能儿啊！就因为司令官的人格清高，所以深信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我竟然无法预测到这一点。”

“亲爱的……”

“从海尼森逃出来时，就算是绑架也行，应该把司令官也一起带出来的。是不是？菲列特利加，如果我这么做了……”

菲列特利加拼命地安慰丈夫。如果要谈到比克古元帅的人格问题，那么，比克古根本就不可能答应从海尼森逃走的。比克古的死，杨没有必要负起责任。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有责任，那反而不就等于轻视比克古的意思及选择了吗？

“我知道了，菲列特利加，你说的没错。我太激动了。”

杨虽然这么说，可是要从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像高登巴姆王朝那样有着专制支配之罪恶的体制在灭亡的时候也有人为之殉死，更何况是自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即走在理想及人道之路上的自由行星同盟。如果没有一个高级官员为之殉便灭亡的话，民主国家的存续不就没有那种价值了吗？杨虽然否定在国家灭亡时还得供上人命的思想，但是，他却不能指责比克古元帅的选择。

在那个老人还活着的时候，杨对他充满了敬意。现在也一样，将来更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

比克古的年龄大小并不足以构成任何堪慰生者的因素。虽然他已迈入老年，但是距离医学上的平均寿命却还有十五年以上。但足感安慰的是没有人能否认他的生涯是极其充实的。所有的部下们也都和杨有共同的想法。

先寇布为老人的生涯及冥福而干杯。施恩·史路则把他干枯了十五年之久的泪腺机能全部开放了。梅尔卡兹肃然地竖起了军服的衣领。姆莱则对着遥远的海尼森方向致最敬礼，那有一半是献给相当于为比克古殉死的邱吾权。亚典波罗继姆莱之后和先寇布对饮悼念故人。

尤里安一方面感到伤心，另一方面又担心杨的悲痛，这种双层的作用使得他更陷入了无彩色的世界中。

连奥利比·波布兰也收起了经常保持源源畅通的阔达之泉，减少了他的说话次数。自称“无节操及无区别的混血儿”，又被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批评为“如果有麻烦一定会参一脚，如果没有麻烦，就自己撒下祸乱的种子”的波布兰，让寒冬的冷风吹拂着他那本来就不是生来装出悲伤表情的五官，在暂时丧失生气的要塞内默默地踱着步子。

※※※

亚历克斯·卡介伦极为担心大伙意气消沉的模样。在他自己的消沉告一段落之后，他对着夫人摇了摇头。

“以快活、厚颜无耻著称的这些人，可不能再这样闷闷不乐啊！”

夫人此时正点燃在伊谢尔伦被帝国军占据了一年都没有被使用过的老炉了的新生命。

“人家又不都像你一样，神经线像是用钢缆做成似的。比克古元帅是一个好人，大家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我可是好意才这样说的。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适合这种阴沉的气氛。”

卡介伦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样评论着。再怎么说，他也是杨舰队的一员。他深信自己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

“你只要担心补给和会计的事情就好了。如果他们是那种遇到这么些个问题就再也站不起来的人，那么，打一开始他们就不会反抗同盟政府，和帝国从事革命战争了。因为他们知道，照着权力者的话去做就可以过轻松日子，却还宁愿自找苦吃，同时又把事情弄得像在过节一样热闹。”

“你说得没错，真是一群笨蛋！”

“一个都不例外。我会成为后方勤务本部长的夫人是拜谁所赐啊？”

“哼！”这么一句话使得曾拒绝做后方勤务本部长的男人显得极为狼狈。

“你不是没有我做的事吗？在我递出辞呈回家的时候，你已经把行李都装进箱中了……”

夫人仍然不动声色。

“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就丢下朋友不管的人，我老早就跟你离婚了。因为做为一个女人还得硬着头皮对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没什么友情的人，实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当卡介伦话还在嘴巴里咕哝时，夫人已经熟练地把刚烧好的奶油鸡派从炉子移到桌子上了。

“哪，亲爱的老公，请你去把杨夫妇请过来吧！活着的人总得帮着把死去的人的那一份给吃掉。”

※※※

发现杨舰队这个广场不能欠缺过节气氛的事实不会比卡介伦晚的人，大概就是奥利比·波布兰了。接到坏消息的当天和大家一样陷入愁云惨雾中的他，在两天之后就卸下了心理上的丧服，决定全力着手舰队的心理再建设。他为了营造气氛，便把大量的威士忌酒倒进咖啡杯里。在服丧期间是不能公然地喝酒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元帅还是一样情绪低落啊！”

贝伦海特·舒奈德责备他的做法有欠妥当。他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但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和比克古见过面，所以要恢复精神并不需要波布兰的帮助。

“你好像把你们自己的司令官当成珍禽异兽一样……”

波布兰并没有直接地回答。

“比克古元帅以前对同盟军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爷爷。虽然得用过去式来称呼他是一件叫人遗憾的事。悼念他是很自然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还是得想个真正告慰他在天之灵的好办法啊！”

“什么意思？”

“和帝国军作战并且打胜仗。”

“我觉得没有正视个人技术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的好……”

“技术就交给我们的元帅去想好了，因为他只有这个特长而已。”

舒奈德觉得波布兰这种可能会遭来他人白眼的言词中充满了夸示、敬爱、揶揄等各式各样精神作用的和音。

“可是，舒奈德中校，说来你也不怎么聪明嘛！如果你留在帝国军或许还可以在皇帝莱因哈特身边得意呢！”

舒奈德只是冷冷地笑了笑，他并不想回答波布兰那充满了挑衅性的问题。如果他有兄弟的话，或许他会说服自己的兄弟待在年轻的君主身旁活用自己的才干，但是他自己本人则打算随着身为败将的梅尔卡兹到任何地方去。皇帝莱因哈特有许多忠实的臣子，而梅尔卡兹至少也该有一个像他这样忠诚的部属才对……

【Ⅱ】

宇宙历七九九年五月，“巴拉特和约”成立之后，历史的激流并没有因此而静止。同年八月，杨威利抗拒同盟政府的策略逃离了首都。同月，帝国军的瓦列提督击溃了地球教的总根据地。历史的洪流仍然不断地往前推进。

但是一进入宇宙历八零零年，暗流似有一口气奔向地表吞没万物的态势。在这之前的四个月，虽有无数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小暴动连续出现，但是却让人有奇妙的静止感，原因或许在于前后出现的喷发热及强光太过巨大之故。只能看到事象表面的人或许会认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离开了行星费沙到达了同盟首都海尼森，无所事事地浪费了许多日子，而杨威利也只是在逃离海尼森之后再度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而已，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了。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是认为皇帝一旦发号施令，一千万的大军就可以不要有舰队编组、补给等的准备，立即就可以行动了；这种人或许也不了解在战场上施行战术之前也要有战略立案的时间好去整备最适合的环境。莱因哈特的帝国军和杨威利的革命军规模虽然有大小差异，但是补给体制的确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帝国军而言，从费沙而来的漫长补给线及确保大量物资的辛劳都不是寻常的工作。不管是在名誉上或是在政略上，这些物资都不能被忽略。至于杨威利这一方面的问题是，艾尔·法西尔的生产力及伊谢尔伦储备的物资，目前虽然可以完成充分的补给，但是要迎战帝国军就必须强化战力，而如果兵力增加，补给能力就会超出界限了。一想到要面对这种极端背道而驰的条件，亚历克斯·卡介伦想要头痛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杨威利则处于无法使战略上的构想及战术上的条件两全其美的困难立场——看清这一点的是皇帝莱因哈特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但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杨还受着政治上的惩罚。再加上他不再是革命运动

的最高指导者，他只是把自己定位在革命政府的实战部队中的专家而已。

这个情形看在华尔特·冯·先寇布等人的眼里简直是令人咋舌不已的绕远路做法。

“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的策略！”

这是先寇布的意思，在这三年里，他经常煽动杨去掌握权力。

“虽然他会告诉别人，信念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却比任何人都要顽固。所谓的言行不一就是说他这种人。”

尤里安·敏兹曾经这样说，他对先寇布三年来不死心的执拗也感到一份佩服。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倒的——接到比克古元帅的讣闻时，华尔特·冯·先寇布这样想，但是他并不想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平常他和别人对事情的评价虽然有差距，但是这个人也不是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来搬弄自己的毒辣唇舌，何时何地又该三缄其口。

唯一的例子是他对尤里安透露丧失其实现的机会构想。

“如果比克古老爷爷还健在的话，就可以将他老人家推上新政权的宝座，下面就安置你的监护者来打理军政。但是现在说来都太迟了……”

对尤里安而言，这也是一个既新鲜又具有魅力的想法。但是他不认为已故的老元帅会同意站上权力的顶点。

而提出这个构想的先寇布，在不久之后也面对了自己的问题了。

※※※

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应该说是毅然决然的吧？她提出了和父亲会面的申请。事情至此，不管如何，半年来拒绝接触的不自然似乎要写下休止符了。

出现于先寇布办公室的卡琳穿着无形的两层、三层甲胄，似乎处于临战态势。她拘谨地敬了礼，僵着表情、一本正经的态度在在说明了她的紧张。先寇布在内心打量着，觉得这些行动都不适合这个十六岁的少女。

“下官在夺取伊谢尔伦要塞作战之际曾志愿参加，但是担任实战指挥官的阁下您却将下官由名单中剔除了。下官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希望阁下能给下官一个理由。”

很明显的，卡琳是事先准备好了台词再照本宣科的。先寇布嘲讽般地笑了笑，因为他知道，就算要收入场费，他的同事亚典波罗也一定想亲眼看看这个场面的。他一点都不在意少女这样的盘问。

“我完全是就作战的需要来论事的。所以不只是你，凡是没有肉搏战经验的，我都没有让他们参加。事情就是这样而已，有什么奇怪的吗？”

卡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各方面来看，她的视野太狭窄了，她还没有足够的思绪去考虑除了她本身之外其他没有肉搏战经验的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唔，这是前提。事实上，我可不愿看见漂亮的女孩子挥舞着杀人武器的样子。”

先寇布补充说明的态度正是卡琳最不想见到的。

轻薄而不切实际的风流男人。

“……您在追求我母亲时也是这个调调吗？”

被这个急遽上升的声调吓了一大跳的是卡琳自己，她的父亲则是眉头皱不皱一下。先寇布重新审视了站在桌子前的女儿。

“这就是你要求会面的真正目的吗？”

咋舌般的声音使卡琳处于动摇之前的状态。

“真是扫兴。如果你是想责问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话，应该一开始就提出来的，根本不需要跟我扯什么作战指挥的事情。”

卡琳羞红了脸，热度遍布全身，脸上的细胞仿佛要燃烧起来的。

“您说得没错，我真是失礼。那我就重新再问一次，您爱过我的母亲——伊莉莎白·冯·克罗歇尔吗？”

“要拥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人生岂不太苦短了？”

“就只是这样吗？”

“被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所拥抱，人生也是太苦短了。”

卡琳打起精神伸挺直背脊，她的关节没有发出声音真是不可思议。

“阁下，谢谢您赐给我生命。可是您对我没有养育之恩，我也找不到敬爱您的理由。我听从您的忠告，清清楚楚地把话说完了。”

先寇布和卡琳的视线正面相对，不久，父亲移开了自己的视线。他的表情虽然用公职人员的身份加以掩饰了，但是从那些微微的隙缝中却依稀可见苦笑和迷惑的光芒。他之所以把视线移开并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不认为有必要由于这段会话而造成彼此的困扰——这是卡琳感性的推断。卡琳遵照形式上的要求，行了一个完美的敬礼，然后转过身体，按捺住狂奔而去和回头窥看的双重冲动，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Ⅲ】

华尔特·冯·先寇布和奥利比·波布兰是杨舰队中的“家庭道德和健康风气的敌人”两大巨头。如果要问谁比较恶劣，他们两个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对方。宇宙历七九九年，这两个英雄在隔了半年之后再碰面了。

“呀！我敬爱的长官，知道战友还健在，这真让下官兴奋莫名啊！”

波布兰一见面就打这样的招呼。而先寇布也不甘示弱地回道：“回来得真是时候。如果没有波布兰中校，我的兴趣就要减半了。”

根本不想成为陪衬先寇布的击坠王现在还有一些充裕的时间让他隔桌凝视着对方。他的眼光露骨地说着：“我就算要撒种也不会做出让种子开花结果的蠢事来。”

“……因此，很抱歉，我稍微了解您家小姐的境遇。”

波布兰刻意强调“您家小姐”的发音当然是带有嘲讽、怪罪之意，但是先寇布的脸皮就像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一样，厚实地保护着他的内心世界。波布兰于是继续旁敲侧击。

“卡琳是一个好女孩。不像她父亲，虽然她还没成为一个好女人。”

“不，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好女儿，因为她还没有花我一个弟纳尔（货币名）的养育费。”

“说不定她会把今后的精神赔偿费一并算进去哩！还是早点觉悟的好。”

给了对方这样辛辣的嘲讽攻击之后，波布兰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情和语气。

“先寇布中将，老实说，那个孩子根本不晓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地去表达。我觉得身为长辈的，应该引导出一条出路。或许我这样说有失礼数……”

先寇布以难以言喻的眼神凝视着比自己小七岁的战友。好一会儿，他的声音中洋溢着笑意。

“呀，真是一个值得回忆及纪念的一年啊！就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说出这么有良知的话哪！”

“那是因为哪，女儿不应该背负父亲的罪。”

如果换成别人，这句话或许就命中要害了，可是先寇布不但淡然地点头表示同意，他还厚颜对加上了这句话。

“说得完全正确。如果要让我再做补充的话，我希望她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而有撒娇、耍赖的想法。”

“何其严峻的父爱啊！真令人胆寒。”

年轻的击坠王不得不承认自己稍微有了一点防御的姿态了。即使是奥利比·波布兰这样言词犀利的人，在先寇布面前都占不到优势，更何况是稚嫩如卡琳者，全面溃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先寇布对着作势站起将离去的波布兰丢下最后一句话。

“对于这件事，你似乎从中出了不少力，真是有劳你了。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要请你改正。”

“什么事？”

“听说你四处把我宣传成不良中年，可是我还不到中年哩！”

※※※

半个小时之后，波布兰潇洒地出现在卡琳面前。在军港的了望区无聊地凝视着舰艇群的卡琳，看到青年军官赶忙行了一个礼。在场的几名士兵站起来离开现场，或许是因为客气，不过那一定也是基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然。卡琳没有注意到，而波布兰则无意去求证。

“怎么样，跟父亲见了面之后的感想？这样的结果很令人失望吧？”

“不，倒不至于。因为早就知道他是这种人了，现在也不觉得有什么失望的。”

年轻的击坠王的绿色瞳孔中闪着深邃的光芒。

“就我所知，部队里的人在家庭方面堪称安定、幸福的大概就算卡介伦家的莎洛特·菲莉丝了。其他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在不怎么愉快的环境下成长的。”

波布兰无意义地摸着黑色扁帽。

“以尤里安·敏兹为例，如果他的双亲都还健在的话，他就不用在杨威利那种患有社会不适应症的家庭中成长了。他并不见得比你幸福到哪里去。”

“中校。”

“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尤里安·敏兹中尉？”

“难道你认为以华尔特·冯·先寇布为例子比较好吗？”

“……”

“他自小就从帝国亡命来此，境遇不能说是很安逸的，他也……”

说着说着，波布兰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谈话。他似乎发现到自己为先寇布辩护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情。

“……啊，不管怎么说，卡琳，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也不适合你。即使是你不喜欢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都活着……”

话说到一半，波布兰好像突然想起了离开世界的战友。

“伊旺·高尼夫这家伙竟然背叛了我。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杀也杀不死的人哪！”

卡琳不由得重新审视着波布兰的表情，但是年轻击坠王的喜怒不形于色，以卡琳的洞察力根本还无法透视他真正的情绪。波布兰小心地重新调整黑色扁帽的角度，一边站了起来。

“如果没有差错的话，先寇布那个不良中年会比你早走二十年。和墓碑和解是一件很没意义的事。”

说出“中年”这两个字时，波布兰的口气尽管不是说笑却也欠缺那种纯朴性。

※※※

波布兰在军官俱乐部拟定国丧之后的训练计划时，尤里安进来和他同坐。尤里安对于波布兰的咖啡杯中窜升起来的酒精烟雾不予批评，不过他知道波布兰和先寇布父女谈过话的事情。

“家庭访问真是有劳您了。”

波布兰戮揉着尤里安亚麻色的头发。尤里安似乎也能让精神恢复过来了，但是击坠王判断他大概还正在做最大的努力当中。

“越来越像伊旺·高尼夫一样可恨，最近似乎进化到先寇布中将的等级了，真令人伤脑筋哪！”

“真是对不起。”

“啊，算了，在还算纯真时还有得救。”

“对了，对于使先寇布家维持和平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方案？”

“典型模式就是女儿的生命有了危险，做父亲的舍身相救，结果使女儿心门大开……”

“还真是典型的模式呢！”

“立体电视剧的剧本家们几百年来一直毫不知耻地套用同样的模式。总归一句话的，人类的心理从石器开始就没有什么改变。”

“就算生在石器时代，中校也一样会是个有名的风流人士吧？”

波布兰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复，尤里安已经不在意了，因为他的精神机能，包括听觉神经已经伸向其他的方位。

尤里安想起了有着“淡红茶色”的头发、碧紫的眼珠，充满了挑战活力及朝气的表情。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个思绪并不会让他觉得不愉快。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同年龄或比他小的少女会让他有这种情绪反应。

但是尤里安还无间在自己这张心灵的草图里抹上任何色彩。在半年前他才怀着多多少少受到伤害的心情看着菲列特利加和杨结婚，他

觉得如果自己现在就赶搭另一艘感情之船，那未免失之轻薄了。第一，尤里安没有自信卡琳对他会有好感。

【Ⅳ】

三天的丧期结束之后，姑且不论人心的感触，杨威利毕竟伸直了脊背，抬起头来走出悲伤。若要引述卡介伦的话，或许就是杨好不容易产生了身于上位者的自觉了。

事实上，杨总不能一直悼念夕阳之美而不打算有任何作为。更活跃、更强烈的太阳正从对面爬升上来，人们不能袖手旁观等待酷暑的到来。比克古元帅这道坚固的堤防已经崩溃了，皇帝莱因哈特的霸气必定会形成一股灼热的妈涛袭卷整个同盟领土，趁机破坏老旧的体制。

丧期结束，杨左手上的绷带也拆了下来。电子治疗使受到伤害的皮肤细胞活化，而从某种象征意义上来说，杨的脑细胞也从黑暗的寝室中挣脱出来了。看来恢复知性活力的杨，菲列特利加心中雀跃不已，她觉得比克古元帅抓着杨的衣领，把他从昏迷的地下室中给硬拖了出来。

战略立案和部队编成以及艾尔·法西尔之间的联络虽然繁忙，但是杨也没有牺牲喝红茶的时间这就是杨之所以为杨的原因所在。

“菲列特利加，我现在注意到一件事。”

某一天，杨把飘着香气的红茶抵在下巴对着妻子说道。

“也就是说，列贝罗议长是不是会被曲意逢迎帝国军的军部叛徒所暗杀？”

菲列特利加没有说话。她的眼中映着正在把玩黑色扁帽的丈夫。

“他们真的会做到这种地步吗？”

菲列特利加这样说并不是提出反论，她是为了让丈夫说得更明确详细一点。杨停下了把玩扁帽的手。

“因为列贝罗议长自我设限了。当然，列贝罗议长自有他的正当性，他也不是只求取自己安泰的那种人，但是一定会有人误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莱因哈特皇帝对失败者和降伏者一向都予以宽大的处置，但是，如果有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而弃羞耻心及自尊心于不顾，

想准备礼物以求荣的话，他必定会不假辞色的。

过了几天，巴格达胥上校传来了有关首都的状况报告。他为了从旁截收通讯波，还特地从艾尔·法西尔出动了情报收集舰往首都方向前去。

“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列贝罗被部分的军人暗杀了。叛乱的部队向帝国军提出了投降的要求，于是帝国军得以在毫无阻力的情形下进驻海尼森。”

接到这个消息，杨又对妻子及尤里安预测到。

“那等于是他们自己签下自己的处刑书了。莱因哈特皇帝绝对不会饶恕他们的丑行的。”

几天之后，暗杀列贝罗的所有人员都被枪决了的情报传了进来，但是杨已经不再表示任何的关心了。或许是因为国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已经衰亡之事实在杨自己逃出首都时就已经很明显了，而在比克古元帅的讣闻的冲击当中，杨也已经调适了面对同盟这个国家灭亡的心情。还有许多比这件事更重要的课题在等着他的裁夺。

在杨说明其基本构想时，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罗姆斯基医师显得不怎么有兴致。

“多样性的政治价值观正是民主主义的精髓，不是吗？”

一个军人必须对政治家解释民主主义的愚蠢性，让杨在心中大为感叹。由于从伊谢尔伦到艾尔·法西尔的超光速通讯网完全在杨舰队的控制下，所以他们之间大可以做这样的通话，但是却不能保证对谈一定会有某种成果。

罗姆斯基医师担任独立政府的首脑可说是充满了精力。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具有良心并且充满责任感的革命政治家，但事实上，杨也不得不承认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毒辣评语“球打得再怎么远，只要是界外球都一样没有分数”是有其道理性的。一听到海尼森完全被控制住，同盟最后的元首横死的消息，他就惴惴不安地把杨请过来，针对帝国军攻略艾尔·法西尔可能性要求杨做某种形式上的保证。

“我觉得这种事情早就可以预期的。”

杨的语气中稍稍掺杂着令人窒息的调味料。就因为现在莱因哈特皇帝即将发动全面攻势而心志产生动摇，这样的组织竟然还称为独立

政府，还叫嚷着革命。所以杨在某一方面允许莱因哈特的主权。他想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满足其理想。

总而言之，他们也有意让杨把莱因哈特打倒在战场上，心民主国家统一宇宙的梦想为素材，交给杨去料理。而他们则手拿刀叉，坐在铺有刺绣花样桌布的餐桌前等着。所谓的民主主义并不是成为一间叫作政治的高级旅馆的宾客，而是必须先靠自己的力量建起小木屋，靠自己力量升火，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回想起来，如果杨元帅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将皇帝莱因哈特打倒的话，万事就ＯＫ了。反正同盟政府是灭亡。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避免面对目前这么大的危机了。真是可惜啊！”

杨没有做任何回答。即使罗姆斯基医师的发言在表面上化了一层浓浓的妆，但是杨也去掉浓妆后的一张素脸空间隐含着什么意义。看到杨的表情，罗姆斯基说了一句不必要的“开玩笑啦！”结果反而使杨更不愉快，又看见杨这种表情的罗姆斯基事后对朋友说道：“杨元帅比我想像中的更没有幽默感。”至于杨则觉得“真是令人受不了”，但是现在也来不及对罗姆斯基进行再教育了。

“杨威利放弃了同盟政府的列贝罗之后所做的新选择便是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罗姆斯基。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杨没有识人之明。”

后世的部分历史学者所做的这种评价或许有欠公正。杨是被列贝罗所排除的，而不是他个人有选择权地放弃了列贝罗；而他之所以选择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是基于可以同时满足政治思想及战略构想双方面的最低限度考虑，他并没有宣誓效忠罗姆斯基个人。如果杨有意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那么他大可以成为万人之上、能赏识人才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臣下了。或许他的这种选择不仅对杨个人可以尽情享受安逸的生活，对整个宇宙的——完全在专制政治的支配——和平都会有极大的贡献。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

【Ｖ】

杨把尤里安·敏兹和奥利比·波布兰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这件事放进了记忆库的最底层，掩埋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成功地将伊谢尔伦要塞又夺回来之后，比克古元帅和列贝罗议长的死讯又相继传了进来，

结果一再错失检视的机会；再加上地球教被帝国军的瓦列提督歼灭，收集与地球教相关的情报也就不那么紧急了。

极端地说来，杨也不能否认尤里安和波布兰平安回来已经很令他满足了。尽管如此，这件事从脑海边际涌向中心部分的抗议声还是时有所闻，因此杨拨出一部分的时间来检视光碟的记录。菲列特利加、先寇布、尤里安、波布兰、波利斯·高尼夫、马逊、姆莱等七人列席。而当他们只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时，就惊愕地面面相觑。因为光碟中所记录的是费沙自治领和地球教之间长达一世纪之久的关系。

“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费沙，暗地里其实就是地球教。是吧？”

“这么说来，我们和费沙的商人合作不就是等于和地球教的教徒们大跳贴面舞了吗？”

波布兰以不至于说是狠毒但明显地含有针刺的视线睨视着波利斯·高尼夫，无言地要求解释。

“别开玩笑，我可不知道这种事啊！如果我跟地球教有那么好的关系，那我就可以把巡礼者送到地球上去了。”

波利斯·高尼夫说得也有道理。他在地球教本部时曾帮助尤里安和那些疯狂的信徒们火拼。费沙被解释成骨子里和地球教有着深厚的关系一事，立足点未免太薄弱了。

杨也不认为波利斯·高尼夫私底下和地球教串通。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行踪不明的“费沙黑狐”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一干人到底怎么样了？他们以前到底有什么企图？这个时候他们又在动什么歪脑筋呢？

先寇布抚摸着他那微尖的下巴。

“九世纪之久的执着啊？真令人惊讶呢！可是也真叫人心寒。地球教的那些家伙真的被消灭了吗？总大主教一干人真的都死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连大胆的奥利比·波布兰也都皱起眉头不说话了，连他都没有亲自看到总大主教的尸体，如果要确定这件事就必须再访地球，挖开数百亿吨的土石才能办到。

“我知道了，我到费沙去查清楚。反正我是得和那些独立商人联络的。至于鲁宾斯基那只黑狐狸的事情也要好好调查一下！”

“你总不会一回到费沙去就躲在那边不回来了吧？高尼夫船长。”

波布兰的语气虽然经过刻意地压抑，但是因为话题本身太过激烈，所以并不能稍稍缓和高尼夫的不快。经过一阵子低气压的言语冲突之后，杨答应让波利斯·高尼夫回到费沙去，然后即解散会议。杨的心情感到极为郁闷。如果费沙和地球教之间有不寻常关系的话，杨舰队轻率地和他们联手，或许会落得与投机和狂信者的丑陋联合体将民主主义的内涵侵蚀殆尽的下场。照这情势看来，他们是不可能只因经济上的要求而和费沙搭同一条船的。杨的基本战略因此被迫不得不在某一个必要的条件下做重大的修正。

杨的房门里只剩下杨夫妇和尤里安。他们三人有好一阵子还沉溺在光碟的记录及激烈辩论的余味中，不久，杨重新坐回了沙发。

“尤里安。”

“是！”

“阴谋和恐怖主义终究是不能使历史洪流逆行的，可是，却足以使历史停滞。不管是地球教或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我们都不能让他们的奸计得逞。”

尤里安点点头。

“更何况地球教的目的只是利已主义罢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想恢复地球的权利，而是想藉着使过去历史的正当化而让自己得以尝到香甜的蜜汁而已。”

地球教真的灭亡了吗？如果留有余党的话，他们会想采取什么行动？这些都是杨很想知道的。

但是，杨不得不承认根本没有时间去管这个。第一，眼前莱因哈特皇帝的威胁极大。而且这种威胁并不是因为存在着像地球教之类的反动团体所形成的，而是因为和民主主义迥异的体制使时代的变革正迈向成功之路所致。所谓的专制就是在进行变革时使效率提升到最快的一种体制。对民主主义的温和、缓慢感到厌烦的观众不是常这样说吗？

“把强大的权限赋与伟大的政治家，让其推进改革吧！”

这虽然是一种反论，但不正是民众渴求专制者的心声吗？

而现在不就是需要一个最好的专制者的出现吗？需要一个让人们仰望、崇拜的人中之神的存在——需要一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和更形璀灿的黄金般的雕像相较之下，民主主义根本就只是一尊褪色的青铜塑像……

不，不对。杨赶忙摇了摇头。他那杂乱的黑色头发因为这个动作而摇晃不已。

“尤里安，我们是军人。而民主主义往往是在枪口下产生的。军事力量虽然使民主政治诞生，但是却不允许因此而过于夸大其功。这没有什么不公正的。因为民主主义的真髓就在于具有力量者的自制力。利用法律和机构使强者的自制制度化，这就是民主主义。而如果军队没有自制，任何人也就不需要有自制了。”

杨的黑色眼珠渐渐发出了光芒。他只想让尤里安明白。

“为基本上否定自己本身的政治体制而战的这种矛盾构告，是民主主义的军队所必须接受的事实。军队所能求于政府的大概就只有退休金的休假了。也就是一般劳动者的权利。除此之外都不能再有任何奢求。”

听到退休金，尤里安反射性地笑了笑，但是杨并不是那么有幽默感地想藉此表达他的意思。尤里安立即收住了笑容，反倒变成了一副太过严肃的表情，他把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

“可是，我希望提督能有我顾及私情、私欲的行动。”

“尤里安！”

“我知道会被责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是我的真心话。”

真讽刺的状况啊！尤里安心里想着。对庞大的才能而言，专制政治竟然比民主主义更能自由活动、发挥能力。如果莱因哈特和杨的境遇倒过来的话，或许莱因哈特对民主政治而言会是一个有害的野心家，也或许他会让鲁道夫大帝的恶行再现也说不定。而杨也说不定就会为自己戴上金色的皇冠了。

“尤里安，这件事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假设。”

“我了解，可是……”

“我没有办法完全将私情排除掉。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我并不想杀害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尤里安，这是我的真心话。”

不用别人提醒，尤里安也能了解这一点。

“尽管他的人格并非完美，但却是在这四、五世纪当中最耀眼的。要由我亲手来摧毁他，这种感觉令我害怕，我下不了手。或许当时我只是以政府的命令为借口来逃避这个事实罢了。对政府或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行为或许表现出忠实的一面，但是对那些战死的士兵们来说，却是一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因为权力者的自保及我个人的感伤而丧命。”

杨笑了。他的笑让旁观者觉得他只能选择笑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看着杨的表情，尤里安深切地感受到话语中的无力感，他也只有沉默了。

“我一向都是这样。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进步。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现在我们该谈一些比较积极的话题了。”

在这之前似乎需要一些润滑剂。不久，尤里安即展现了他的手艺，让红茶那香郁的气味飘散在整个房间中。

菲列特利加把手伸向操作台，白晰的手指在上面飞舞一阵之后，壁面下出现了一幅星图。她三番四次地把画面扩大，描绘出了连接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的“解放回廊”。

“我们目前有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这两个据点。站在帝国军的立场来说，如果敌人拥有一个以上的据点的话，当然的用兵计策便是各个击破了。我想，帝国军的别动部队可能会和皇帝的本队同时从帝国领地出发，朝伊谢尔伦回廊前进。”

杨认为那个金发的年轻人最不能忍受自己以外的人来创造历史。但如果时间够的话，就会让别人有策动的机会。在自由行星同盟已经名实俱亡的现在，他大概会挟炮火和舰艇的巨大洪流一举扫灭杨一党吧？他那远胜于昔日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霸气狂涛将会掩盖整个宇宙。

相对的，杨就必须以现有的微薄力量负起防守之职。为了那随时可能掩至的怒涛狂潮。或许杨的存在终究只是历史记录上的一笔而已……

最后，在巩固了“民主主义的骑士”的决心之后，杨终于把自己和敌手的立场相对化了。一边有着走向和平与统一的最短路途，另一边则有着以走向民主主义为目标的坎坷路程。当双方真的展开流血大战时，如果有唯一绝对的神存在的话，他会站在哪一边呢？

# 第九章 祭典之前

【1】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二月。

报告书从行星费沙传到海尼森的帝国军大本营，事后被评为“令一千万人顿足的一通消息”。但是，如果在这之前，报告书的内容已为众人所知的话，一定会被视为一个低级的笑话。接到这个报告的希尔德之所以会愣了数秒钟，犹豫着要不要把报告书呈给皇帝也是极为正常的事。

“罗严塔尔元帅有不稳的迹象。”

如果这个报告书只有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的联署的话，希尔德或许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了。偏偏报告书是来自司法尚书布鲁克德尔夫的。自称来自同盟政府的使者欧迪兹在见不到皇帝而改行至费沙之后即大声疾呼，四处不散播谣言说罗严塔尔元帅有叛意。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便未经深思就一头栽进去了。

或许是欧迪兹把国家的命运赌在他三寸不烂之舌上，以必死的悲壮心境企图使帝国内部混乱。或许他想以略带极端的形态，使自己那曾被米达麦亚一脚踹得无影无踪的辩论家自信复活过来吧？也或许是他自暴自弃地想使社会动乱起来吧？他是不是在期待一个辩才和虚构所产生的效果？他是不是有类似夸大妄想的精神倾向？——当时谁都无法做任何判断。不管怎么说，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及热力都可说是不同凡响的。以后皇帝的英明睿智或者是罗严塔尔、米达麦亚般的勇敢，难道还会因为这种蓄意破坏的阴谋形式而受害吗？人不可能是万能的，尤其是一个人的思考常会受到个人特有气质的限制。像欧迪兹那样的小人，连跟他直接接触的米达麦亚都有可能忘了他的名字，更何况是曾让他吃闭门羹的莱因哈特，以及在莱因哈特身旁的罗严塔尔，他们更不可能让这个人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银河帝国的司法尚书布鲁克德尔夫是一名年过四十岁的少壮派法律家，有着精密的头脑和严正的政治姿态。就因为这样，所以莱因哈特才会把他从一介小小的检察官拔擢出来，但是对皇帝和职务极为忠

实的他既然已成为新王朝的第一任司法尚书，同时也有着相对增长的野心及抱负。在断奶期饱食伦理及秩序的意识而不断增长，并以法律知识为酒及以司法事务为食而蜕变成一个成人的他，在私底下对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喜好女色确实是不抱什么好感。但是他之所以加入弹劾罗严塔尔的行列，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喜恶。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肃正政府高官的纳幻——绝不宽容，甚至可以说是严厉——而且他一起希望能有利地确立司法省对军部的立场。原本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军人皇帝的支配下便有强烈的军部独裁倾向。在创业时期这种作法固然好，但是，如果法律、官僚、军部各方面无法取得均衡的话，就不可能发展出健全的国家，而弹劾身为军部的最重镇的罗严塔尔元帅，挫一挫军人们的锐气应该也不是完全无益的。

事实上，要公然指责罗严塔尔的好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女性主动接近他。单方爱幕的结果，总是被另一方抛弃。事实上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表面上罗严塔尔元帅似乎极为好色，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有着厌恶女人的倾向。在没有证据之下而能掌握事实的只有和他生死与共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由于他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所以这种说法也仅止于不被信任的传闻而已。

不管怎么说，布鲁克德尔夫不相信外面的传言。他相信的只是一种情况语气。或许他的想法是，与其回到被放弃的帝都奥丁，不如确保一个在舞台上将成为明日宇宙中枢的费沙。

在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谅解和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的协助下，布鲁克德尔夫在费沙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开始对罗严塔尔做身家调查。而他们很容易地，甚至可以说容易得令人失望地就知道了有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个女人。

“罗严塔尔元帅在自己的住宅中藏有已故立典拉德公爵的族人。很明显地他背叛了陛下的意思，若要说他有类似反逆的行为也不为过。”

朗古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用足以使微血管破裂的眼神去煽动司法尚书。朗古也有些不愉快，他有着身为法律家的良知，于是便决定从爱尔芙莉德这个女人身上直接取证。由于找到这个女人太过容易，所以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罗严塔尔有反感的人一手策划的。但是，爱尔芙莉德竟然完全没有拒绝，她答应前去应讯，结果更使得朗古狂喜不已。

“那个女人说她已经怀有罗严塔尔元帅的孩子。当她把消息告诉元帅时，元帅还祝福她并告诉她，为了这个孩子，他会朝更高的目标前进。这是那女人的证词。”

至少在内心深处，朗古是欢欣地跳着华尔兹吧？首先，他便把弹劾罗严塔尔的权限从司法尚书那儿先要了回来。罗严塔尔元帅虽然违背了陛下的意思，但是并没有违反成文法律的行为，所以事情不能归由司法省来处理——这是他所提出的理由。当知道自己只是名字被利用签署在报告书上时，布鲁克德尔夫极为震怒，但是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愚昧，一脚踩进法律至上的陷阱中，充其量他也只能果断地退出了。

梅克林格做了以下的记录。

“巴尔·冯·奥贝斯坦这个人经常玩弄辛辣而且毫无同情心的策略来肃清他人，而且又从不做说明，所以招致喜爱明快和率直行事的众武将唾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图谋私利才玩弄计谋，至少从主观的观战来看，他是对国家及君主献上了无私的忠诚。他任职军务尚书的管理能力及对职务的负责程度都值得称许。最大的问题点或许是在于他把对君主的忠诚完全表里一体化的猜疑心吧？米达麦亚元帅曾批评‘奥贝斯坦那个家伙深信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的重臣都是反叛者的预备军’，这个评述倒真是一矢中的。由于这种猜疑心使得奥贝斯坦无法有可信赖的同僚，所以他也只好用像朗古这样的人来帮他做事了。事实上他对朗古的人格并没有很高的评价。或许纯粹只是把他当成一件道具吧？如果他把朗古当成对等的人来看待的话，理所当然也会对他抱持猜疑的心态，但是就因为他只把他当成道具，所以也就不对他产生猜疑了。然而，这个道具纵然没有像猛兽般的獠牙，也没有像猛禽般的利喙，但却也长着刺人的毒刺。”

※※※

于是，二月二十七日，脸上的表情欠缺活力及精神的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来到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宿舍。金银妖瞳元帅刚刚用完早餐，他邀年少的同事一起喝杯餐后的咖啡。缪拉虽然是一个很具知性的青年，然而却不是一个有演技的人，光是看到他眼中游移的乌云，罗严塔尔就洞悉了缪拉所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喝完咖啡的罗

严塔尔，用他黑色和蓝色的视线催促缪拉，缪拉只好紧张地要求进行必须交给大本营的报告搜集工作。

同日九时，在宇宙舰队司令部的宇宙港旁边的旅馆中睡觉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接到罗严塔尔被拘禁的消息之后，所有睡意的残屑在一瞬间都被逐出体外了。他二话不说从办公室跑了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年轻的拜耶尔蓝提督立刻站在他面前。

“您要到哪里去？阁下。”

“我已经知道了，我要去见罗严塔尔。”

“不行，阁下，在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和罗严塔尔元帅见面会招来无谓的困扰。”

米达麦亚一副豁出去的表情。他的两眼中闪着怒气的闪电。

“不要给我这些聪明的忠告！我没有一丝一毫见不得人的地方。我要去见陛下的臣子、见多年的朋友有什么不对？我怕谁呀？让到一边去，拜耶尔蓝。”

然而，除了拜耶尔蓝之外，还有其他的制止者。

“元帅，拜耶尔蓝提督说得没错。即使阁下光明正大，旁观者的观点如果扭曲了，看出来的影像自然就不正常了。如果罗严塔尔元帅不名誉的嫌疑洗清了，阁下什么时候要去见他都不会有人说话的。请您自重啊！”

说这些话的是布罗上将。

布罗比米达麦亚年长，他的看法不得不让米达麦亚用心思考。疾风之狼灰色的眼珠中的闪光减弱了，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仍然呆立着，随即坐到桌子上。动作是那么的笨重，和往日的敏捷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发出的声音也缺少了生气和弹性。

“我从陛下那儿获得了帝国元帅的称号，甚至还拥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但是，不管我有多崇高的地位，我却连去见朋友的权利都没有，这岂不连一介平民都不如了吗？”

他的幕僚也都不说话，看着他们所敬爱的上司。

“那个时候，陛下还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身份，他确实下令把立典拉德一族的男人们处以死刑，女人们则发配流放。但是他也没说被流

放的女人们永远不能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啊！罗严塔尔绝对不是有意违背陛下的意思的。”

这纯粹是无用的诡辩，如果是为了自己，米达麦亚是绝对不会使用这种辩词的。

“不管怎么说，罗严塔尔元帅是军部的重镇，是国家的元勋。莱因哈特陛下是绝对不会相信不负责任的谣言就处罚他的。”

米达麦亚闻言只是机械性地点了点头，然而，在内心一片孤寂当中，他只能凝视着不安的雨滴开始撒落在心灵的地面上。

【Ⅱ】

罗严塔尔的幕僚贝根格伦呈锐角的脸上泛着忧虑的色彩。面对大敌也不失冷静、坚毅的他，在上司发生意外时也有一种沉重的无力感。

去年，当他们自同盟军手中夺回伊谢尔伦要塞时，罗严塔尔曾对贝根格伦透露出一些对皇帝不单纯的心理状态。现在，在充当临时大本营的国立美术馆的一个房间内，看着端正地坐在椅子上的上司背影和他那深褐色的头发，贝根格伦觉得苦不堪言。

负责“审问”罗严塔尔的是奈特哈特·缪拉，但是这个审问者对受神者是礼遇有加的，同时也准许贝根格伦列席，或许这些都是为了避免给人秘密审判的印象以及不致让罗严塔尔的部下们产生不满之故吧?

面对缪拉的质问，罗严塔尔的答辩清脆响亮。

“我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如果真如传言所说，藉着武力和权势残害人民的话，对我本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但被批评有意反叛、觊觎帝位，对身处乱世的军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赞赏吧？”

对于这几乎可以说是傲慢至极的言词，贝根格伦不禁要让他的呼吸机能瞬间停止了，缪拉则用他的手指在桌上无声地敲打着。

“……可是，自从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在先朝中设立了元帅府以来，我没有一天不竭尽全力协助陛下完成他的霸业。对于这一点，我心中没有丝毫愧对他人的感觉。”

或许是贝根格伦先入为主的观念侵蚀着他的意识吧？他总觉得罗严塔尔的答辩中充满了极度微妙的阴霾。

“令人觉得可笑的是那些毁谤我的人，其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是什么人？去年在只准一级上将以上的武官参加的会议中，他虽然没有资格却也出席了，不但如此，他还发了言，充其量他只是个冒失鬼而已。他大概是不满当时被我命令退出会场，所以在公报私仇的情况下才举发我的。希望缪拉一级上将能留意一下这其中的隐情。”

问答在告一段落之后，缪拉问道。

“我知道阁下的主张和立场了。您觉得怎么样？要直接去面见陛下为自己辩护吗，元帅？”

“我实在不赞同用‘辩护’这个字眼……”

罗严塔尔的嘴角扬起了些微的角度。

“但是，如果面见陛下能让陛下了解我的用心，或许就不会有那些诡讼者有兴风作浪的机会了。缪拉一级上将，也许要劳驾您了，是不是可以请您代为安排一下适当的时间？”

“如果元帅这样想，当然没什么问题了。我立刻把您的意思呈报陛下。”

※※※

莱因哈特接获来自缪拉的通知，决定由自己来审问金银妖瞳元帅是在早餐之后，场所是在冬蔷薇园对面，铁杉树林里的国立美术馆大厅，帝国军尚未进驻之前所举办的油彩画展的作品都还陈列在该处。被允许列席的米达麦亚以下的军部最高级干部均自备折叠式的椅子排在一边坐着，这也显示了新王朝不拘于形式美的一面。在他们列于一旁陪审的中间，像个艺术品般的金发皇帝忧郁地开启了他秀丽的嘴唇。

“罗严塔尔元帅。”

“是……”

“你将已故的立典拉德公爵一族有关的女人藏匿在家中，此事属实吗？”

一个人直立于大厅正中央的罗严塔尔——深沉的黑色右眼和闪着锐利光芒的蓝色左眼，毫不畏惧地直视着年轻的皇帝。他的眼中丝毫没有后悔和辩白的神情。

“是事实，陛下。”

瞬间，在大厅中激起一股波涛的不是罗严塔尔，而是他的密友。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陛下，那个女人恨罗严塔尔，他的生命受到那个女人的威胁。臣下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很无礼，但是臣下恳请陛下考虑过事情的前后因果关系之后，赦免罗严塔尔的轻率之罪。”

米达麦亚注意到有人拉了拉他军服的下摆，他稍微移动了视线。耸在他旁边的“沉默提督”艾杰纳一级上将紧闭着嘴巴，面无表情地抬头看着米达麦亚。米达麦亚知道他想说什么，可是米达麦亚还是继续向皇帝申诉。

“陛下，我伟大的皇帝，臣下在这里要弹劾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在杨威利一党占据了伊谢尔伦要塞公然和帝国为敌的现在，他们竟然诽谤陛下的首席幕僚罗严塔尔元帅，意图破坏军队的统一和团结，这不等于是一种利敌行为吗？”

他的激辩至少表面上似乎融化了皇帝冰冷的心。莱因哈特微微地张开了他的秀丽的嘴唇。

“米达麦亚，够了！你的嘴巴是用来指挥大军的，不适合用来指责他人。”

帝国军最高的勇将顿时涨红了脸，他调整了自己的呼吸之后，笨拙地坐了下来。打断皇帝和受神者之间的问答本来是一种不敬之罪。他并非有意恃宠而骄，在被皇帝喝了一声之后，觉悟到可能受到重罚，但是看在莱因哈特的眼里，“疾风之狼”的刚直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

“我的皇帝呀！”

罗严塔尔呼唤着君主。他的语调事后让一些人一致认为把“我的皇帝”这个名词讲得最动人的就是罗严塔尔。莱因哈特皇帝在才智和美貌方面固然无人可比，但是罗严塔尔也是一个堂堂的美男子，他站在皇帝面前的英姿远超过美术馆内所装饰着的雕刻作品。

“我的皇帝呀！虽然知道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个人和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关系，却还把她留在臣下的家中是臣下的不察。臣下为自

己的轻率深感懊悔。可是就因为这件事而被指为臣下有背叛陛下之意，这绝非臣下的本意，臣下发誓绝无此意。”

“那么，当那个女人告诉你她怀孕的事情，你又为什么祝福她，并且说为了孩子你会爬上更高的地位？”

“这完全是谎话，臣下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怀孕的事，如果知道的话……”

“为什么你敢如此断言？”

“因为臣下没有做为人父的资格，陛下。”

罗严塔尔的声音中虽有着阴郁，却丝毫没有犹豫，这一番话使得大厅中的人更为沉默了。米达麦亚为这个朋友汗湿了军服。

关于这一点，莱因哈特不想再追问。莱因哈特当然也知道罗严塔尔在私生活方面招来许多恶评，但即使是专制的君主也无意干涉臣下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更何况莱因哈特原本对别人的性生活就没什么兴趣。年轻的皇帝从他那白晰的牙齿之间冒出了一句似乎与罗严塔尔的回答没什么关系的话。

“当罗严克拉姆的家名尚未成立之前，你曾宣誓效忠于我……”

那是五年前当莱因哈特还只是一名十九岁的缪杰尔上将的事。就在发生克洛普休特克侯爵暗杀皇帝未遂事件，被派遣出去的讨伐军回到帝都奥丁的那个晚上，在雷鸣撕扯着黑夜和风雨交织而成的厚重布幕中，单身前往莱因哈特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住处的罗严塔尔说明了米达麦亚的生命落在门阀贵族手中的事情，在请求他们协助的同时，罗严塔尔宣誓今后将效忠于莱因哈特。

现在，这一幕情景同时浮现在皇帝和统帅本部总长的视线中。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吗？罗严塔尔。”

“没有忘记！陛下。一天都不敢忘记。”

“很好……”

忧愁的阴霾虽然没有从莱因哈特的脸上消失，但似乎有一道阳光正从阴霾中显露出来。

“这几天我会决定该如何处分，你就在宿舍里等候消息。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前，你的职务暂由缪拉一级上将代理。”

安心的气氛在众人之间散开来，大厅当中好不容易有了较为活络的生气。深深地敬了一个礼之后，罗严塔尔和陪审的诸将退了出去，莱因哈特回到了原为馆长室的办公室去，针对罗严塔尔的处分询问贴身人员的意见。

高级副官修特莱把他那思虑极深的眼光对着年轻而美貌的君主。

“众人都知道，罗严塔尔元帅是陛下的功臣，也是国家的元勋。如果轻信谣言而处分功臣的话，恐怕会动摇人心，对自己本身的地位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陛下，请务必明察之后再做公正的处置。”

“哦？朕看来像要处置罗严塔尔的样子吗？”

莱因哈特这样回答修特莱，一边把视线转向希尔德。然而兼具智力和见识的伯爵小姐此时却一反常态地避免立即回答。罗严塔尔的存在如果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伴，那自然具有无人可比的信赖感，但是他……希尔德总觉得有些不安。

前年，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希尔德曾要求米达麦亚直接进击同盟首都海尼森。到现在为止，希尔德尚无法完全忘记当时的感受。

【Ⅲ】

在主官不在的统帅本部总长办公室中，罗严塔尔的幕僚们正在商量对策。瑞肯道夫少校探出了身子。

“阁下，尚有僭越之处，请多包涵。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叫克劳希的女人从军务尚书那儿要过来，让她和罗严塔尔元帅对质？这么一来，那个女人有意陷害罗严塔尔元帅的事实不就照然若揭了吗？”

贝根格伦听完不禁对着同僚投以失望的眼神。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瑞肯道夫少校。你应该也知道军务尚书的为人吧？既然那个女人落入了他的手中，要让她做什么样的供述都完全操纵在军务尚书的手中了。”

由于上将的意见言之有理，少校也就沉默不语了。贝根格伦交抱着两手。

“很遗憾的，到目前为止尚不能断言罗严塔尔元帅是安全的。现在陛下似乎还相信着他们旧日的情谊，所以予以宽厚的待遇，但是今后天秤会倾向哪一边呢……”

当他像是警惕自身的过分乐观而喃喃自语时，一个军官来通知有访客到来。

访客是米达麦亚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幕僚佛尔卡·亚克塞尔·冯·布罗上将。

布罗和贝根格伦以前都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下属，两人彼此争夺勇敢称号。在亚姆立札会战和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他们总是并肩作战。在吉尔菲艾斯意外死亡之后，他的旗舰巴伐罗萨失去了有着光荣战绩的舵手，被放在帝都的宇宙港，而他的部属则分配配属到各地去。即使他们现在所属的部署不同，但是曾经一起越过死亡线的记忆却不会被风化掉。

布罗和贝根格伦在另一个房间中单独会面。布罗鼓励老朋友，皇帝或许会有宽大的处置，而米达麦亚元帅则会尽全力帮忙。

“真是谢谢了。但是啊，布罗。”

压低了声音的贝根格伦，表情中弥漫着隐含电光的积雨云。

“我曾经因为军务尚书的多嘴而失去了上司吉尔菲艾斯提督。他虽然年轻，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将。仅仅这二、三年间，我将再度因为奥贝斯坦元帅之故，二度丧失上司，我的人生真是悲惨又滑稽呀！”

“喂！贝根格伦……”

贝根格伦在老朋友面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布罗，我的任务是安慰罗严塔尔元帅并激励他。我会尽力去做的。可是如果元帅受到了比他所犯的罪更大的责罚，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啊！”

虽然知道室内没有人在场，可是布罗仍然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

罗严塔尔元帅在自己家中私藏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女人原本就事出有因。然而，在杨威利一党再度夺走了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需要团结与互助的这个时候，竟然还有那些不肖之徒竟想利用统帅本部长私生活上的缺点，陷其于大逆不道之罪。布罗很了解老朋友憎恶这些人的心情。

自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意外死亡之后，贝根格伦对奥贝斯坦的反感及不满的火苗就从来不曾完全熄灭过。那个时候——旧帝国历四八

八年九月，意图暗杀莱因哈特的子弹原本用不着吉尔菲艾斯的肉体去抵挡的，他可以用枪口去处理意外情况。在那一天以前，只有他一个人被允许携带武器待在莱因哈特身边，而他的射击技术是众所不及的。

※※※

在行星费沙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隔着辽阔的星海无法感受到贝根格伦上将一秋人的敌意。然而，就算他感受得到，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态度及方针吧?

一手导演罗严塔尔有“叛意”的谣言到导致皇帝亲自审问罗严塔尔的是朗古。奥贝斯坦保持沉默地在一旁观察着朗古怀着扭曲的喜悦，在毫不负责任的谣言之上猛加大量的水和肥料，他既不加鼓励也不制止，似乎只是看着不肖的弟子发挥着演技。或许他认为，如果罗严塔尔因此失势的话固然好，若不是，事情也就这样算了。光是默认朗古行为的这件事，就足以让米达麦亚元帅为首的各将领对奥贝斯坦无法产生好感。

他的部属菲尔纳是这样想的。或许军务尚书是想让诸将的反感、敌意、憎恶集中于他自己身上，好做为皇帝的挡箭牌。做这种事情他自己是绝对不会露出半点口风的，所以，或许这只是菲尔纳个人的解释而已。至于当事人奥贝斯坦是不是有这么意思，那就很难判断了。尽管如此，对于原本不属于军务省的朗古，以奥贝斯坦的心腹自居，待在费沙一事让菲尔纳感到不愉快。但是，他外表的态度上却也一点都不表现出来。他也不是一个单纯明快的人。

当接到罗严塔尔元帅终于接受皇帝亲审的报告时，奥贝斯坦义眼中的光芒射向了朗古。朗古压抑着内心的喜悦低着头，与其说是对着军务尚书那张严格的脸，倒不如说是对着桌子说话。报告结束，奥贝斯坦这才发出声音。

“朗古。”

“是……？”

“不要让我失望。你的任务在于监视国内的敌人，使我们的王朝保持安泰。如果你挟私怨诬告建国元勋，反而削弱了王朝基础的话，那可是极为不忠的行为。你要记住这一件事。”

“属下谨记在心。尚书阁下，请您安心。”

奥贝斯坦没有透视力。低着头的朗古脸上有着微量的汗水和充满了奇妙而不调和感的蒸气游移着。他的脸就像是在没有任何人观看的空间中由一片片细小的拼图构成的一样。

※※※

“……朗古打一开始是不是就抱有危机意识在进行着事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自信做如此的判断。但是现在想起来，在帝国历二年初，情况虽然还没有明朗化，但是他的野心已经显出了轮廓。也就是让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相斗，然后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如今想起来，这就像是一个不值得评论的幻想闹剧。众所周知，朗古并不像罗严塔尔一样是个不败名将，也不是像奥贝斯坦一样靠着谋略和军政的能力扫除国家和君主的仅敌之有力幕僚。他只不过是个阴谋家，是个不名誉的秘密警察长而已。然而，历史上无数的实例都在教训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的阴谋家往往会把比自己有能力或者伟大的人物推落沼泽底部，而且不单是针对对手，甚至有可能把整个时候的危亡都沉入海底……”

日后留下这些记录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于此时接到了莱因哈特的命令，要他以后方总司令官的身份，率领麾下的所有兵力朝伊谢尔伦方向移动。不管在攻或防的哪一方面，帝国军都必须控制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一党的行动。如果杨攻入帝国领域的话，梅克林格就要防御他们的攻势，相反的，如果杨朝旧同盟领地方向移动时，梅克林格就要负责扼住他的后方。这个任务可以说是重大无比。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激动、诉诸感情的情况下发动大军的莱因哈特，同时也将整个广大宇宙中的军事形势尽收于他苍冰色的眼底。而这其中也有许多部分被正置身于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所洞悉。

【Ⅳ】

在离开帝都身材的前一天，梅克林格和克斯拉、瓦列两位同事一起吃晚饭。

这个时候，后方总司令部参谋长，也就是梅克林格的参谋长列佛尔特中将已经把舰艇移到卫星轨道上，等待着他们的司令官。

面对同盟军或杨威利的一党，帝国在武力方面确实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在梅克林格看来，帝国军的军事力量配置状况还是有一些问题。莱因哈特皇帝和他最高级幕僚们的军队几乎布满了从费沙到同盟领土间的广大宇宙空域，照目前来看，压制同盟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另一方面，比同盟领土还广大的帝国本土中，看似已被年轻的霸主抛弃的帝都奥丁由克斯拉防卫，梅克林格则在伊谢尔伦回廊四周布阵。或许瓦列在近日也会受命进行讨伐地球之后的出击作战。于是，在未来的帝国领土内的军事力量密度就越形稀薄了。

“我是觉得有些不安哪，梅克林格提督。皇帝把大本营迁到费沙固然好，但是，他到底想把奥丁置于何种地位呢？那儿有对陛下而言最重要的人在啊！”

在喝餐后咖啡之前，克斯拉提出了问题。

“你想说的是陛下的姐姐吧？克斯拉提督。”

克斯拉是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御司令官，并不是舰队指挥官，本来没有“提督”的称号，但是他的同事都不拘泥于形式，而他本人也很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

“是的。就是格里华德大公妃。”

“皇帝和大公妃姐弟两自从那次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碰面了。”

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有所保留地说道。他所谓的那次，就是指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九月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亡的事件。由于这个悲剧的缘故，当时的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搬到佛洛依丁山庄。

这三位名将把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移到台面上来了。

皇帝没有子嗣，在整个宇宙中，和他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就只有格里华德大公妃安妮罗杰了。这位贵夫人虽然独占了身为皇帝的亲弟之爱和整个宫廷的敬意，但是她却一个人生活在佛洛依丁山庄，从来不干涉国政。皇帝时常催请姐姐一起到新无忧宫去住，但是都被安妮罗杰谢绝了，莱因哈特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派遣最低限度的卫兵到姐姐身边守卫着。

或许这是一种极为不吉利同时又极为不敬的想像，但是，如果皇帝在没有皇妃、皇子的情况下就去世的了话，能使新生的罗严克拉姆

王朝不至于解体及崩坏的人或许就只剩这个姐姐了。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把整个宇宙的中枢转移到费沙的话，奥丁就会沦为边境的一个行星而已。如此一来，警备的兵力自然就会减少。而要更确实地保障格里华德大公妃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转移到费沙来。而连带地克斯拉本身也就得以转移到更接近帝座的地方，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是，顺序好像倒过来了。应该是让皇帝要先行纳妃才对呀！如此一来，王朝的存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梅克林格不禁苦笑道，其他的两人也以苦笑相应。事实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他们年轻的君主目前对女色完全无缘，这与他绝世的美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他有那个意思，他尽可埋身于后宫令人眼花潦乱的花众里，可是尽管他们再怎么着急，这种问题也只能视莱因哈特本身的内心取向来决定了。

“对了，我想起来了。说到问题，卡尔·布拉格……”

克斯拉所提起的名字是民政尚书。他从旧帝国时代就是一个开明派的重要人物，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拿掉了“冯”的称号，和现在的财务尚书欧根·李希特都是帮助莱因哈特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

“民政尚书布拉格对皇帝是不是有什么微词？”

“他曾经有过抱怨。不久之前听说对部下说过连年的用兵、战役用光了国库，死亡人数在大幅的增加等。好像当时多喝了一点酒。”

“国库应该还很充足而且安定嘛！”

“他的论调是，如果能停止战役，落实内政，国库应该会更安定。立论虽然正确，但我却认为布拉格不够谨慎的发言有利于反皇帝派的一方，这才是问题。”

瓦列用他左手的义肢不甚灵活地支着下巴沉思着，梅克林格则把咖啡杯当成钢琴键似地敲打着。

“如果让我发挥想象力的话，我会猜测是不是在背后有心思不正的人把布拉格当成发言代理人？如果现在就要对他加以处置的话可能会成为一种暴行……”

这些人就像是蛇一样，克斯拉不禁耸了耸宽广的肩膀，表现出厌恶感。

“仔细想来，地球教的狂热信徒一定还有生存者，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和瓦列提督是他们的大敌，一定会被列在他们暗杀的名单上。”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死呢？”

原本想试着开个玩笑的，却完全没有成功。瓦列的表情充满了尖锐的憎恨。在以武力攻击地球教团的根据地时，他被地球教的刺客袭击，永远失去了他的左手。由于他遭遇了如此奇祸却仍然完成了他的任务，因此人们对瓦列的刚毅及冷静有极高的评价，但是他所失去的手臂也不会因为这些评价而再长出来。

古意盎然的时钟指着十点。这座宅邸的主人梅克林格是一个散文诗人、钢琴家、水彩画家，同时还是一个古董收藏家。他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典型绅士，在利普休达特战役时，一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他立刻跑向美术馆及博物馆抢救美术品免受战火波及。这个行为还被克拉嘲笑过。

“你做一个收藏家也很有派头了嘛！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收集皇帝和杨威利的战历了，一样愚弄了所有的人。如果说这是一种艺术的话，这真是最高级的艺术了。”

“可是，我不认为还有人能模仿他这种艺术。”

“着了他的道，实在令人受不了，尽管是处于敌对的立场，他还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人。竟然能以那么一点点的兵力对抗我们帝国全军，让我们疲于奔命。”

瓦列的声音中有着真实的沉重感，因为去年由于杨的奇计而吃了大败仗的就是他，当然，他的言外之意也有着“绝不再被耍”的决心。

※※※

不久之后，克斯拉先踏上了归途。因为他必须听取部下有关于他负责监视的对象之一——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动静报告。

对于那个前任同盟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克斯拉的态度是采取“郑重的漠视”。他从数个消息来源得知杨威利对特留尼西特一向敬而远之，而他和那个未曾谋面的敌将有着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然”的共同感受。以杨威利的立场来说，他是不得不尊重由多数派支配的民主政治之根本，但是克斯拉和杨所陷入的“双重标准”没有任何瓜葛，而

且他的气质也比杨更刚直，所以他对特留尼西特那种巧言令色和擅于变节的格更不可能有什么好感的。在他看来，特留尼西特只不过是一个不名誉的政客而已。他利用民主共和政体的不完备窃取权力，同时利用国家的衰亡换取自身的安泰。自从他带着家人和资产前往帝国领地之后，同盟领地只剩下被他利用殆尽的政治机构及陷于呆滞状态的支持者。

莱因哈特皇帝也不喜欢他，所以不许他为官，但是特留尼西特似乎无法自处于平淡，他靠着丰富的资金和毫无原则的行动力，孜孜不倦于进入官场的工作。

坐在朝着司令部前进的地上车后座，克斯拉越发觉得不愉快。他之所以任职首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和同事们远别，一个人留在费沙，是由于皇帝的命令及克斯拉本身具有的实务能力之故，并不是出于他的自愿。如果他没有处理危机及组织管理的能力，或许他就会毫无怨尤地留在地面上，仰望着星空而终其一生。克斯拉并不是嫉妒同僚们的武勋，然而，他却禁不住要羡慕他们所处的场所。那些统率着数万艘舰艇，在星奔腾荟粹的黑暗星海之中尽情遨游的勇者们啊！原本他了选择这样的武官之途为其一生的目标。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却距离那些应该被征服的星群们有数万光年之遥，守着没有主人的宫殿，接待像特留尼西特那样的人。如果在他完全没有进入战场的情况下而达成了和平及统一的话，他固然会为君主的丰功伟业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感到些微的不满。

当克斯拉到达司令部的时候，瓦列也踏上了归途。一个月后，这三个人应该各自身处于相距数千光年之遥的地方了。

【V】

三月一日，傍晚的寒风扫荡了春天前锋白昼那畏缩的形象，冷气就用厚厚的透明半蓬攫住行星海尼森的角落。晚上十点，皇帝的近侍艾尔密·齐列在皇帝告诉他已经没事，可以去睡觉之后，便回到隔着一条走廊的寝室去。他换上了睡衣，把罩上一层乳白色的窗户开了个小缝，令人颤抖的冷气伴着冬蔷薇的香气扑进他的鼻孔，少年轻轻地打了一个喷嚏。在寂静的夜里，这个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在广大的庭园里警戒的士兵们送来了怀疑的眼神。艾尔密关上了窗户，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作为睡觉前的仪式，然后他正想钻进被窝里。就在这一瞬

间，像窗形一样的白色光块照亮了房间的中央部分。才刚刚发觉光芒变成橘色时，一阵巨大的声响便朝艾尔密扑来。他醒悟到似乎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少年慌忙从床上跳起来。

爆炸声不断地侵扰着艾尔密·齐列的耳朵。他不由得捂起了耳朵，一边担心地要往皇帝的房间跑去，结果发现穿着家居服的莱因哈特已经站在房门口了。在四周由亲卫队员所围成的人墙中，金黄色的头发因为橘色的光芒的照映而闪闪发亮。

“发生什么事了，奇斯里？”

“现在正在调查当中。不管怎么说，陛下，请尽快随属下避往安全场所吧！”

向来有灵猫捷豹之称的亲卫队长闪着黄玉色的眼珠说道，皇帝点了点头。

“艾尔密，来帮朕更衣。帝国皇帝穿着家居服逃跑，简直就是提供同盟人说笑的题材嘛。”

奇斯里原本想说时候不对，但对艾尔密来说，所谓的命令就是皇帝口中说出来的话。他毫不犹豫地跟在莱因哈特的后面进了房间，帮年轻的征服者换上黑色和银色的军服。无视于窗外的光、影和爆炸声所组成的狂响曲，换好了自己的衣服后，皇帝看着艾尔密穿着睡衣的样子不禁失笑，他把自己的家居服披在忠实的少年身上。

皇帝在走路不发出脚步声的奇斯里带领下离开了冬蔷薇园。在黑色和橘色的光芒交互辉映之下，诸将官都担心皇帝的安危，力劝他弯下身来，然而，莱因哈特默不作声，仍然抬起他那金黄色的头。而身披着过大的家居服的艾尔密则以崇拜的眼神看着莱因哈特那种临危不乱的姿态。

※※※

火灾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越过地平线的时候平息了。火灾原因的调查工作于第二天早上立刻展开。调查工作当然和救助伤者同时进行，但是起火原因很快就查出来了。那是旧同盟军转移给民间，用于开发矿山的杰服粒子引爆装置在能源来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出现错误操作，而某处的小工厂彻夜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发了火灾。

这个大火结果变成了火灾，是同盟政府的崩溃和帝国的政治权力确立之际所产生的责任体制的私生儿。但是，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蓄意纵火。这样的看法自然比较适合当时的状况。帝国军认为是旧同盟军的余党意图利用混乱时的恐慌制造事端而故意纵火的。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组织趁机作乱。在混乱之际各处虽然都有暴乱产生，但都在初期就被控制下来。这固然是因为米达麦亚和缪拉的沉着指挥使然，但最主要的是帝国军根据罗严塔尔周密筹划的紧急事态处理标准而有效率的出动，控制了重要的地方，不使产生任何动摇之故。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犯人才行。如果没有严惩犯人不能安抚人心。烧毁的面积在八百平方公里以上，死者及行踪不明者达五千五百名之多，其中以不熟悉地球环境的帝国军士兵占了半数。除此之外，许多的历史建筑物都化成了灰烬，但是对帝国军来说，这件事原本无关痛痒，正因为如此，甚至有人说是帝国军欲藉着这把火将旧的弊端一扫而光。

宪兵副总监布连塔诺上将从几个“候补犯人”中，选中了以前在同盟国内被视为好战主义团体而横行无阻的“忧国骑士团”的残存组织。

帝国军也不是没有考虑到忧国骑士团有可能因为镇压的行动而成为反帝国的英雄象征之可能性，然而，根据搜查的结果显示，从宇宙历七九六年到七九九年之间，忧国骑士团和地球教之间有资金及人员方面的交流关系，此事一经表面化，帝国军也就认为没有再顾虑到会发生其他误会的必要性，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有许多人深信一定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再者，自从去年夏天暗杀皇帝未遂事件发生之后，帝国的政府和军部就订立了一条不成文法律——凡是和地球教有关的人事，即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加以弹压。

一时之间，和忧国骑士团及地球教有关系的人共有二万四千六百名成为举发对象，但实际上被检举的人不到二万人，因为有五百二十名因抵抗而被射杀，另外的一千名则逃走了。帝国军从他们的指挥部没收了许多武器，结果很讽刺的，这反而给了帝国军弹压的正当理由。

于是，布连塔诺得以保全他身为治安负责人的面子，但是已经化成灰烬的都市重建工作却成了重要的课题。

※※※

三月十九日，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齐聚冬蔷薇园的临时大本营。这一天，皇帝要公布罗严塔尔元帅的处分结果。大家都猜测罗严塔尔对于帝国军能将几天前发生大火所伴随而来的混乱情况减到最低有莫大的功绩，或许处分将可降到最低的程度。然而，皇帝的宣告在一瞬间几乎冻结了所有出席者的心。

“罗严塔尔，朕决定解除你统帅本部总长的职务。”

无声的喧哗急速地升到人们听觉可及的程度，然而，在最初的宣告之后，莱因哈特接下来的公布内容驱散了冬蔷薇园里人们的不安。

“朕要重新给你任务。你将以帝国新领土总督的身份驻守海尼森，负责掌管旧同盟所有区域的政治及军事之各项事宜。新领土总督的地位及待遇将与各省的尚书相当，你将只须对皇帝负责。”

恭恭敬敬地低垂着头的罗严塔尔，秀丽的脸上泛起了血色。这可不是轻微处分啊！只存在于人们想像的地平线对岸的莫大光荣正跪拜在他的面前。他稍稍改变了金银妖瞳的角度，朋友的身影对映在那黑色和蓝色的瞳孔中。米达麦亚如同自己喜获荣升一样，喜形于色。

罗严塔尔被赋与了他在任职统帅本部总长之前所指挥的舰队，同时又收纳了克纳普斯坦及格利鲁帕尔兹两位上将的舰队。如此，他将拥有舰艇三万五千八百艘，士兵五百二十二万六千四百名。这在银河帝国中是继皇帝莱因哈特之后第二强大的武力集团。除此之外，由于是皇帝亲自宣告总督的地位和阁僚相匹敌，所以这就意味着罗严塔尔在制度上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具有相等的地位。当然，在实战能力方面，罗严塔尔是远远凌驾于军务尚书之上的。

莱因哈特的决定不只针对罗严塔尔一个人，他同时也发表了随之而改变的组织和人事上的变更。

“统帅本部由朕自己统辖。我会设立幕僚总监来辅佐，这个职务就由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来担任。因为要成立新领土总督府，所以你驻屯干达尔星系的任务也同时终止。”

事实上，最初这个席位是莱因哈特为希尔德准备的，但是伯爵小姐以她没有指挥一兵一卒的能力而坐拥如此高的职位恐会招来诸将不满为由婉拒了。

“但是，以上的人事要在使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一党屈服之后才会生效。”

莱因哈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分列两旁的文武百官之间撒下了一张无形的、近似颤栗的密网。

“朕要在各个势力、各地方的反乱分子尚未蠢动之前讨伐杨威利一党。如果再给他更多的时间，不但会让他强化了战力，人们也会说朕和朕引以为傲的军队畏于一个人的奇略而推卸统一宇宙的责任。朕要在此宣告，在朕没有让杨威利跪在我面前表示屈服之前，朕就不回奥丁或费沙……”

莱因哈特的声音形成了一首没有乐器的交响曲，应和着诸将官的霸气。不知道是由谁先发起的，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撕破了冬蔷薇园的香气和冷冽的空气。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莱因哈特又把鲁兹一级上将从最前线调回来，任职费沙警备总司令官；把瓦列一级上将从奥丁叫回来参加前线作战。之后，莱因哈特便先行回宫去。

※※※

当莱因哈特环视着冬蔷薇园，在不很宽敞但感觉相当舒服的沙龙中坐下来之后，艾尔密便送来了咖啡。而希尔德则在莱因哈特把咖啡杯放回盘中时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陛下，那个女人怎么办？”

有那么一瞬间，莱因哈特似乎无法刺激自己的记忆区去寻找“那个”代名词指的是谁，所以希尔德只好再作补充说明。

“属下指的是在罗严塔尔元帅私人府邸里的那个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女人。”

“啊……”

莱因哈特闻言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只闪过一抹不关心和困惑。事实上，这个叫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人存在与否已经不在莱因哈特关心的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是试着去了解。

“听说已经怀孕了，把那孩子拿掉应该就没事了。”

“听说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这个时候要中怀孕对母体来说太危险了。”

“那么，伯爵小姐，你觉得怎么做才好呢？”

“请恕属下直言，属下也没有自信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不过，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女人从罗严塔尔元帅的私宅中带到某个地方去，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送去认养。”

“不能立刻就把她从费沙送回原来流放的地方去吗？”

希尔德反对这个做法。她觉得应该考虑到宇宙船的震荡会对这个时期的胎儿或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发生流产或死产之类的事，可能又会撒下另一个悲哀和憎恨的种子。或许罗严塔尔本身也有过同样的看法吧？

“朕知道了，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莱因哈特简单地把事情的处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的心已经开始漫步在贯穿星海，漫长而规模宏大的长征之途了。他不想把眼光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身上。希尔德很了解他的心情。莱因哈特并不是无情，只是他把自己丰富的感性都奉献给宇宙这个唯一的存在了。如果他的冷酷的，他就会下令处死爱尔芙莉德，斩断将来可能形成祸害的根源。当然也有人会把这个做法视为一种“安抚”。

“如果讨伐了杨威利，完全统一宇宙之后，陛下就可以回奥丁和大公妃见面了。”

话还没说完，希尔德就已经后悔了。皇帝的声音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太多，伯爵小姐。这事与你无关。”

“是，很对不起。”

希尔德坦直地道了歉。老实说来，莱因哈特实在也太任性了，他曾经派希尔德以私人身份到姐姐的佛洛依丁山庄去，实在不能一句话就否定伯爵小姐和这件事无关。

但是这种近乎少年般不成熟的心态，还是在希尔德可以充分容忍的范围之内。

【Ⅵ】

在行星费沙的地下深处有一间与外界严密隔绝的房间。躲在这里长达一年的人们现在正悄悄地移往距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之遥的欧克纳岗山地，藏身于针叶森深处没有人知道的雄伟建筑物里。这些被帝国军登记在非友好名单上的五十位通辑犯都由一个人支配。

在装有暖炉的沙龙里，放下两层窗帘的是一名叫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人。他曾是费沙还是自治领地，拥有内政自主权时的自治领主。他在莱因哈特占据费沙夺取权力宝座之前，藏入了地下而逃过帝国军的追捕。如果现在甘为帝国军的傀儡，稳坐总督地位的博尔德克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咋着舌头，把原来的主人送上断头台吧。现在，鲁宾斯基忍住性子当一个黑色森林的隐者。

“皇帝莱因哈特和罗严塔尔之间的裂缝似乎已经修复了。不仅没有肃清他，反而还任命他当旧同盟领土的总督。你的工作好像造成反效果了。”

“看来似乎是修复了。然而，皇帝赐给罗严塔尔的地位和战力对一个臣下来说是太大了。至少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会这样想吧？裂缝只是被隐藏起来而已，绝对不会就此消失的。”

“你布的网还真广呢！”

朝着鲁宾斯基罩下一张冷嘲热讽之网的女人是他的情妇——歌手出身的多米妮克·尚·皮耶尔。鲁宾斯基把这股嘲弄的波动吸进他那魁梧的身体中，同时继续说道。

“现在，皇帝的弱点便是他那美丽的姐姐了。如果格里华德大公妃有什么差错的话，皇帝一定会狂乱不已。英雄和明君就会一瞬间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是个激动而难以自制的黄口孺子而已。”

“你觉得这样就很好对付了吗？”

“至少比他发狂之前还好对付。”

鲁宾斯基以沉着得近乎没有感情的表情回答，把威士忌酒杯送到嘴边。

“可是，事情是不是能成功呢？”

“就算没有成功也无所谓。即使没有成功，只要暴行是有企图的，就可以产生充分的效果。那个金发孺子就会醒悟到他的人生不只是前

进和上升了。他的权势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为趋为空洞。现在他是站在膨胀的气球上。”

这个时候的鲁宾斯基看来就像一个用胃壁吸收从威士忌酒杯中所喝下的液化阴谋，然后转化为自己能量的非人类。

“如果姐姐成为刺客行刺的目标，皇帝莱因哈特就会放弃新领土回去见姐姐吧？这个时候，和皇帝产生过嫌隙的罗严塔尔就会忍不住堕落天使的诱惑了。”

“反正都是你在煽动的嘛！”

多米妮克重复着刚才的反应。对鲁宾斯基冷嘲热讽的语气似乎化为她的一种特性了。

“因为在讲求必要性之前，火上加油的功夫是你所擅长的。搞不了海尼森的大火也是你一手策划的。”

“你这么高估我，真让我高兴，不过，那次的事件却是偶然的。四处纵火玩得太过份的话，在灭火之前，自己就会先被烧死的。但是，既然发生过一次火灾了，能够利用的话就要尽量利用。”

“你真是废物利用的天才。”

银河帝国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原帝国军上校休马哈……及其他无数个专有名词都被收进鲁宾斯基的道具箱里了。连费沙地底下的支配者——地球教的干部名字也是一样。

“……对了。”

对于鲁宾斯基没有立即回答一事，多米妮克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鲁宾斯基的反应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费沙的黑狐”以隐藏了自己情绪的声音说出了这句几乎要震情妇耳膜的话。

“怎么样？多米妮克，要不要帮我生个孩子？”

在一瞬间的沉默之后，多米妮克爆出了一句逆耳的回答。

“然后再让你杀了？对不起了。”

即使这一句话化为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刺穿了鲁宾斯基的胸口，他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以前，他曾经杀了企图篡夺他地位的鲁伯特·盖塞林格。而那个青年就是鲁宾斯基的亲生子。多米妮克是这个杀子事件的共犯。

费沙前自治领主以干涩的眼神目送着留下洒遍名为“辛辣”香水味的情妇背影。

“……不是这样的，多米妮克，是你让我这样啊！”

他的声音低得无法传到多米妮克的耳里。

【Ⅶ】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坐在冬蔷薇园草地的一角，凝视着即将被傲慢的春天击退的冬蔷薇。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已经率领着麾下的舰队朝着伊谢尔伦要塞方面前进了。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缪拉、艾杰纳等一级上将也都磨拳擦掌做着远征军出发前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纵横旧同盟领地，突破伊谢尔伦回廊，再回到帝国本土。不管是在构想或实行方面，这次的作战可以说是除了莱因哈特以外，没有能做得到的盛大行动。

“……或许我是受到诅咒而出生的。”

皇帝低沉的声音敲打着冬蔷薇枯萎的花瓣，服侍在一旁的艾尔密·齐列闻言不禁露出了惊惧的样子。

“我喜欢战争多于和平，只有流血才能使我的人生染上色彩，或许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可是，那不是因为陛下希望统一宇宙的缘故吗？”

艾尔密比当事人更显热心地强调。

“如果能够统一自然就有和平。如果陛下感到厌倦了，不是还有其他的银河系可以去吗？”

没错，统一就会带来和平。但是将来又会怎么样呢？他所散发的生命光辉必须有足以承接这种光芒的敌手存在才能显出其华丽啊！难道就如这个凭着想像描绘出远景的少年所说的，前往别的银河接受挑战吗？

莱因哈特伸出了他那只有画家靠着想像力才能画出来的极其优美的手，抚摸着少年的头发。

“你是一个体贴的孩子，常常会为我着想。我很想给那些会为我着想的人幸福的……”

很明显的，莱因哈特这些话大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所以艾尔密也就没有做任何回答，他只是专注地凝视着充满了忧郁气氛的皇帝美丽

的侧脸。一如往昔，莱因哈特不能相信自己可以给那些可以衬托他的爱情和热力的人们任何幸福。他甚至怀疑对他所爱的人来说，他竟然是一名凶神。但是，他虽不曾忘记自己以前所立下的誓约，却也没有想过该去完成这些誓约的义务。

※※※

时序进入三月，从海尼森方面躲过帝国军的巡逻潜入“解放回廊”的旧同盟军舰艇和民间船数量大幅度地增加了。当四月的脚步接近时，他们所发出的情报显示战争水位明显地上升到危险的刻度。

皇帝宣誓要扫灭杨一党，命令毕典菲尔特和法伦海特两位一级上将做先头部队。海尼森已成为帝国军最大的军事基地。作战的时机快速地成熟了。

察觉莱因哈特意图的杨威利也脱去了怠惰的外衣，翻遍了他脑细胞的所有角落，全力拟定迎击的作战计划。想要以有利的形式实现他的构想，他就不能放弃军事上的抵抗。他的部下们也都充分发挥了“侠气和醉狂”的精神，随着司令官的作战计划做布署。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因为内部充满了人力上的能量而达到饱和状态尤里安·敏兹事后甚至可以回想起这个赌上生命的“祭典骚动”的细节。

菲列特利加拭去目不转睛地盯着作战图的杨额头上所浮现的汗珠。卡介伦则和数字继续缠斗着。先寇布就像去参加射击比赛的骑士一样把弄着他的装甲服。波布兰忙着为重新编组而成的斯巴达尼恩各中队挑选着酒名作为代号。姆莱正经八百地整理着文件，费雪默默地检查舰体，而有舒奈德随侍在一旁的梅尔卡兹则只要他在一旁待着就可以稳定士兵们的情绪了。亚典波罗一边编组舰队运动的模式，一边不停地记下名为“革命战争的回想”的笔记。而第一次上阵的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则满脸振奋……

就算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别离，以及有多严重的流血战斗等待着他们，对杨舰队而言，伊谢尔伦要塞都是祭典的广场。充其量他们只能满身冲劲地、喧闹地去享受这个只有他们可以完成的祭典……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三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即将在从伊谢尔伦要塞到艾尔·法西尔星域的“解放回廊”地带展开自从巴米利恩会战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战。他们自己都还没有预测到这个战役为他们两人带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冲击。

# 銀河英雄伝説 8

乱離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 銀河英雄伝説 8

乱離篇

田中芳樹

TOKUMA

第一章 风过回廊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第四章 万花筒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第六章 祭典之后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第八章 迁都令
第九章 八月的新政府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风过回廊

【I】

在狱如细碎水晶的点点星光下，金发年轻人甫下车的那一刻，“皇帝万岁”的欢呼热烈地响彻海尼森的夜空。就像年青人一辈子也看不厌星光般，他的士兵们心目中对这位值得歌颂的年轻皇帝，是永远也看不厌的。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闪耀着金碧辉煌的金发，举手向守护宇宙港的帝国士兵回礼。欢呼声再度如雷响动，反射在他那金黄的发梢。那头金发就是以往曾与他对立的门阀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的原因。而今天士兵们称他为“金发有翼狮子”（griffon，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宛如长着翅膀的狮子一般的怪兽）。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日夜晚，二十四岁的皇帝动身离开亡国的旧首都——海尼森，这是他为征服伊谢尔伦回廊所跨出的一大步。他已篡夺银河帝国，吞并费沙自治领，并逐步消灭了自由星球同盟，大部份的宇宙已纳入他那白晰的掌中。就地理上来看，自他那柔软的指间漏出的，不过是比构成宇宙的一颗最小砂粒更小的部份；然而，在人文上而言，它却是支配另一半宇宙长达二世纪半的政治势力的最后根据地，只要它存在，莱因哈特那一统全宇宙的壮丽雄心拼图，将无法完成。

在受到舰长塞德利兹准将毕恭毕敬的行礼后，莱因哈特步入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舰内。组成皇帝大本营的幕僚群，在其后尾随进入。以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首，包括非幕僚群的近侍艾密尔·冯·齐列在内，共约有二十人。

“玛林道夫小姐！”

随着皇帝的呼叫，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她是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也就是担任皇帝首席秘书的希尔格尔，昵称希尔德。比皇帝小一岁的她，留着一头朴素的金色短发，看来就像是一位聪明活泼的美少年。

“是！陛下，有何吩咐？”

“朕忘了跟你确认一下，交待你去处理的那件事，办妥了吗？”

足智多谋、人称有胜过一个舰队武力的伯爵小姐，对于莱因哈特抽象的询问，不假思索地答道：“请陛下放心，我已将您的吩咐传达给负责人了。我想您不会再看到那令您不悦的东西了。”

皇帝优雅地点点头，显得相当满意。在动身离开海尼森之前，莱因哈特下达唯一的命令——破坏非军事性的建筑物。他所要破坏的目标是，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之父——已故的亚雷·海尼森的巨大铜像。

对于亚雷·海尼森的纪念馆和墓地，莱因哈特则不予干涉，因为他下这道命令的用意并非在于夸示征服者。破坏铜像不仅只是出于他的审美感，同时也是加上了他对被竖立铜像之人物的羞耻心所做的一种反讽的考量。在莱因哈特的一生中，与建告巨大雕像以夸示一生的权力及权威的那种精神上的病毒是无缘的。他故意下了敕令，通令全帝国——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以内，绝对禁止建造该皇帝的雕像，而且雕像大小不得超过人身尺寸。

“若海尼森真的值得同盟人民敬仰，那么，他也会同意我的处置是正确的吧。巨大的雕像并非常人所能承受得起啊！”

年轻的征服者对希尔德说道。他对她点头之后的那一瞬间，其精神的思路就从地上转往宇宙了。

※※※

就在此时，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亚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两位提督已先皇帝一步离开海尼森，各自率领舰队前往伊谢尔伦回廊。他们两人都是积极攻击型的战将，尤其是毕典菲尔特，统御着“黑色枪骑兵”舰队，一直享有猛将之盛名。

自前年持续至现在的这趟远征，一直都由毕典菲尔特担任先锋指挥官，虽然他的确立功无数，但他那勇猛声名所具有的破坏力更是非比寻常。

对于他骁勇善战的表现，其他帝国军幕僚们有此一说。

“毕典菲尔特在最前线吗？”

“不是吧！只要是那家伙在的地方就是最前线啊！”

当如前所述的插曲传到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耳中时，他不免深感怀疑，这些话是不是毕典菲尔特自己捏造的；

不过这些话对毕典菲尔特的形容倒是相当贴切，这一点任谁也都无法提出异议。

与皇帝莱因哈特同时由海尼森出发的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以及奈特哈特·缪拉及冯·艾杰纳两位提督。他们预定在往回廊的途中，与斯坦梅兹提督会合。

另外，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也自帝国名义上的首都——奥丁出发，绕过费沙回廊赶来；由克涅利斯·鲁兹提督率领，负责在费沙回廊周围地带巡逻的战力不算的话，此次动员人数之众，仍然相当惊人。

而海尼森的警戒任务，则交由格利鲁帕尔兹提督负责。他曾是前年以高等事务官的身份奉派至海尼森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的部属；其在拔擢人才时，以公正宽大为宗旨，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格利鲁帕尔兹微妙地回答说："在罗严塔尔元帅尚未到任前，海尼森就暂且交给下官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现任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一职，在征服伊谢尔伦回廊之后，预定将由他冠上新领土总督的称号，统辖昔日自由行星同盟全部领域。今年，他三十三岁，比皇帝年长九岁。他将担任皇帝的代理人，统治新帝国领域近一半的广大宙域。在今天之前，不论征战或经略方面，就算是皇帝几近自私的要求，罗严塔尔几乎都为他做到了。待全宇宙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将面临完全不同领域的考验——自身才干是否足以担任广大占领区的行政官。不过，在才干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对他有所疑虑。

另一方面，梅克林格提督率麾下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另一端摆开阵势，准备挟击杨威利等人的后背。至此，包围回廊前后的巨网已全部完成。

莱因哈特之所以组成如此庞大的阵容，并动员身经百战的各位名将，明白说来，无非只是为了讨伐一个人。

此人就是前自由行星同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杨威利元帅。在同盟末期，对莱因哈特及其麾下的提督们来说，同盟军就是杨威利。在他们精神面的上下都漂着带有酸味的赞赏。有多少位名将，有多少次的败北，都肇因于杨威利一人！

说得讽刺一些，实际上根本是“偌大的帝国为了击败一个人，而发动了所有的武力。”而以国家的立场而言，为早日实现帝国统一大业，他们有必要去预防杨威利成为反帝国势力核心的后果出现。

※※※

战舰伯伦希尔现在可以说是“移动的大本营”，皇帝办公室中，莱因哈特正忙着检讨往后的具体作战计划，他那苍冰色的眼眸直视秘书官希尔德，扬声说道：“如何？玛林道夫小姐，你现在还是反对朕亲自出征？”

聪敏的伯爵小姐反对皇帝亲自率兵征计杨威利一党之事众所皆知。注视着美丽首席秘书官的莱因哈特，笑容间隐隐带着恶作剧的表情。他询问希尔德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她屈服于自己，而是希望她提出反论。

“老实说，下官还是反对。”

希尔德看出莱因哈特的用意，便如是答道。听到这句话，眉清目秀的年轻征服者感到身体节奏一阵上扬，证明了他的精神活力仍然畅旺澎湃，正寻找着伸展的天空。

“没想到伯爵小姐竟是这么顽固啊！”

莱因哈特无视她的个性，反而开朗地笑了起来；希尔德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脸上微微一阵红晕飘过。

“原来陛下早就把我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可有点不公平了，不是吗？——希尔德心想。她至今仍然反对，是因为她了解莱因哈特想要亲征的真正动机，并非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而完全是在于他个人的矜持及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下，包含了他对于竞争敌手的尊敬与期待。假设杨威利放弃抵抗，向皇帝跪地求饶，莱因哈特将会有什么感想呢？虽然这是他自前年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事，但心中总不免会感到失望吧。现在，皇帝认定杨威利就是他的战斗对象，并准备以最高礼节——倾尽无可匹敌的智略和压倒性的兵力——来面对杨。

对于帝国军的这项举动，杨威利将作何反应呢？他会坚守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吗？或是挥军前进到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挑起舰队大战？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Ⅱ】

现在，帝国的战线已经形成一条超越一万光年，既长且大的光龙，以C字型的形态，穿过整个由人类所支配的宇宙。光龙的头部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同盟领方位，尾部则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帝国本土方位。若是伊谢尔伦要塞陷落，纳入帝国版图，那么光龙的尾巴将继续延伸，而以O字的形态环拥宇宙。

如此绵长的行动线，原本应是军事学上的一大忌讳，但是，若敌我的战略状况优劣差别过大，这就不是个弱点了。置身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没有大胆行动的自由，即使帝国军队伍长长地延伸开来，他也无法自侧面发动攻击。因为，若说帝国军是一条光之巨龙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无异是一颗小小鸟蛋。以战略上来说，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杨威利必须藉助战术上的胜利，才有可能阻挠战略上的悬殊情势；目前，他的处境和巴米利恩会战之时一样，步步艰险。然而，莱因哈特那头勇猛自负的有翼狮子，是不会满足于只在战略方面将杨威利赶至穷途末路的。

“尽管杨威利有多少奇谋，走到这地步，他也只能做两种军事上的选择了。一是前进应战，一是撤退防守，如此而已。但他会作何选择呢。他会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朕呢？这倒颇值得玩味。”

随着霸气所至，莱因哈特便起而行之。行动上的自由是战略优势的保障。一直穷追不舍，迫使杨发动反击，这也是因为自己已经稳稳控制百分之九十九的绝对优势。

只是莱因哈特还未完全保有推动历史和人类所需的王牌，而他那伟大的劲敌也是处于相同的情况。

出乎莱因哈特意料之外的噩耗，将震动远自费沙传送而来，是四月十九日的事。费沙的代理总督官邸发生爆炸恐怖行动，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亡，军部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及费沙方面的军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受伤，其他死伤的人员共计四十一名。当消息经由超光速通讯传达过来后，正踏上远征之途的“金发有翼狮子”，苍冰色的眼眸射出熊熊烈焰，一时为之沉默。

※※※

对于必须前进才能找出其生存价值的莱因哈特而言，这道被众人视为污秽的束缚锁链——恐怖行动其详情如下：

四月十二日，来自帝国本土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以及从旧同盟领来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再度于费沙会合。他们曾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左右手，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一同获得胜利；而这时，前者正精神昂扬，步伐坚定地赶往伊谢尔伦方向的主战场，后者却只能带着败北的创伤，奉令留驻此地。

鲁兹的新头衔是“费沙方面军司令官”，任务是负责警戒新帝国最大的交通、运输、通讯要道。这项职务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但眼看着与杨威利间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他却被迫自最前线撤回，这对军人而言，实为莫大的憾恨。那份遗憾就是被杨威利以诡计再次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不名誉之事，没有报复的机会了。鲁兹只有让主君和同僚去处理自己的失败之过。

瓦列相当同情这位同僚的处境。因为中了杨威利的诡计，使得过去所立下的功勋，被败北感完全压过，这一点他也曾经历过。然而，若直率地表示同情，只会徒然加深鲁兹的伤痛而已。而瓦列自己明知是博尔德克为了向自己及鲁兹献媚所办的欢迎会，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安慰鲁兹的机会，才会参加。当瓦列到达会场时，已是七时五十五分了。

军用高性能炸药爆炸的时间，恰好是在他到达之前的七时五十分。瓦列得以避开恐怖行动而幸免于难，反倒是托义肢之福了。甚至这么说这或许是前年讨伐地球本部行动中，向他挥舞毒刃的狂热分子所给的功德吧。不论何者为是，他在惨剧发生后的五分钟赶到现场，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冷静地下达指令给部分的人，成功地控制住了即将造成恐慌的事态。人们对这位毫发无伤的提督感到无比的信赖。

席尔瓦贝尔西立刻被送往医院，由于大量出血，加上头骨有金属片嵌入，无法恢复意识，于十一时四十分，心脏停止跳动。

罗严克拉姆王朝最高级的技术官僚，就在这场恐怖行动中消陨了。席尔瓦贝尔西曾有两个企图，其一，健全新王朝的社会资本与产业基础，创造征服之后的经济建设新时代；其二，成立一指导经济建设时代的技术官僚群，使自己成为该群体的核心人物，并伺机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这两个愿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信誓旦旦地放言道。的确，他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今他的野心只能随着他的生命，在地面上永远消失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瓦列延迟离开费沙的日期，他向莱因哈特报告事件经过，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临时葬礼，并坐镇指挥搜查犯人，同时进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

“没用的暗杀者！既然要暗杀，就干脆一起把奥贝斯坦给做掉，还比较会有人赞赏。”

瓦列当然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但他对鲁兹和其他两名伤患态度上的明显差异，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奥贝斯坦，他只是尽对上司的应有的礼貌，前来探视一番，待医师一有指示，便立刻退出病房。对于博尔德克，他仅派副官代为问候，自己则亲往鲁兹的病房。

或许鲁兹的命运曲线多多少少在上升了吧，他并没有伤及内脏，而且有可能在两个礼拜内就可能出院了。不过，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精神反而更有活力了。当瓦列前来探望他时，他对瓦列说道：“我怎么能比奥贝斯坦先死呢？我要在他的葬礼上，念上一段虚伪的哀悼词，顺便在心中对他吐舌头，我就是在等待此事，才至今都未战死。”

军务尚书也很厌恶我们啊！——自己的内心中如此说道，瓦列不禁苦笑起来。他非常了解鲁兹的心情，三年前，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所感到的惋惜之情，在他心中形成一支反感的箭，直刺奥贝斯坦的背脊。

事件发生一周之后，瓦列启程离开费沙。在莱因哈特的命令下，该地的警备任务和搜索犯人工作，则交由辅助鲁兹的荷兹拜亚中将负责。待奥贝斯坦和鲁兹完全康复后，这些任务当会再交回到他们身上。

“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余党或是潜伏地下活动的前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一伙人等。在这重要的时候，想要惊扰皇帝陛下的心思。”

荷兹拜亚不禁咋舌，因为，正是“这个重要的时候”，犯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在帝国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不过，犯人的目的并未得逞，除了已死亡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以外，犯人所要刺杀的对象主要是三名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但这三人之中，奥贝斯坦与鲁兹只受轻伤，而瓦列更是毫发无损。

※※※

接获噩耗的皇帝莱因哈特，在哀悼他失去所重用的人才之余，并没有因此而放慢往伊谢尔伦方面的行军速度。他只下一道命令给秘书官希尔德，下令服丧一日，并派工部次长古尔克暂代工部尚书的职务。

“等伊谢尔伦要塞攻陷以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丧，目前一切就以临时处置。”

莱因哈特如此对希尔德说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奥贝斯坦和鲁兹身受轻伤；瓦列虽比预定日期慢了几天出发，但终究已离开了费沙；莱因哈特也没有因此次恐怖行动而中断征旅——凡此种种，将使犯人焦躁不安，并会企图再度行凶。莱因哈特也充分洞悉这点，所以特地严阵以待，他要求奥贝斯坦和鲁兹必须要有处理这件事的手腕和冷静。如果在费沙所发生的恐怖行动变成动乱时，可以命令瓦列舰队回转，返身加以平定。若事态演变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则才需考虑到莱因哈特本人作何打算。反正在此之前，莱因哈特完全没有将旗舰伯伦希尔舰首调头的想法。

即使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不赞成莱因哈特在此时改变方针。她只陈述一点意见，希望皇帝能够厚恤席尔贝尔西的遗族。莱因哈特或许稍稍误会她的意思，也许是假装误解，以清楚地探求她战略上的见识。

“玛林道夫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经这一问，她才想起一件事。

“陛下！如果杨威利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进攻帝国本土，您该怎么办？万一梅克林格提督驻扎的防线被突破，那么，从伊谢尔伦到帝国首都奥丁之间顿失屏障，杨威利届时将如入无人之境了。”

“你说得不错！这倒不失为上策。也许杨威利会玩弄这种花招吧！不过，前提是他必须握有充足的兵力。名将的才气受其它条件牵制，实在是件憾事哪。”

莱因哈特秀丽的双唇露出讥讽的曲线，他话中影射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环绕在杨威利四周的严苛环境，是谁造成的？

“朕倒很想给那男子五个舰队，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想来挺有趣的！”

“陛下……”

“伯爵小姐，朕若要休息的话，首先必须把和杨威利之间的旧帐算清才行。只有使他屈服，完成宇宙的统一，一切才算有了开始！”

谏言巧妙地被封住了，希尔德沉默着，她只得静静地聆听皇帝的声音。

“不过，即使如此，朕仍感到有点不安，真想和那位魔术师站在对等的战略条件上，来一次正面交锋……”

希尔德首次提出反驳：“这样的话，陛下，您大可以放弃这次的交战，退回费沙，甚至班师回朝，返回帝都奥丁。待杨威利养兵蓄锐之后，再与他一决雌雄不就好了。您又何必一定要与穷局一偶的杨威利决一死战？”

这次，换莱因哈特默不作答了。他像是承受不住希尔德直言极谏的刺痛似的，不住地抚弄着胸前的垂饰。

【Ⅲ】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那充满活力的灰色瞳眸中，微微泛着复杂而波动的光彩。他本来喜好敏捷迅速的行动，在不安的阴影中做深思熟虑的作为，是恰与他个性相反的。当初他向妻子艾芳瑟琳求婚时，曾经烦恼得焦头烂额，但和他现在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却又有所不同。

费沙的恐怖事件所带来的沉痛打击，重重地压迫着米达麦亚的意识。

“那个奥贝斯坦没死啊？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证明他是人类呢？鲁兹只受轻伤，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语气更是尖酸毒辣。

“单就可能性来说吧，即使那个‘会活动的毒药’奥贝斯坦，有胆量策划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有一就有二的。”

米达麦亚忽然闭口不再作声，因为这些话无异是充满恶意的中伤之词。

米达麦亚之所以讨厌奥贝斯坦，本来是单就气质上的，他知道这位头发半白，装着义眼的军务尚书，自有其主张的理由，且身负重大职责。话虽如此，米达麦亚仍无法除去个人好恶的情绪，去认同奥贝斯坦的论调。

而罗严塔尔排斥奥贝斯坦的理由和米达麦亚的情况则又略有不同。这两个人像是在抢同一块珠宝。他们都将自己理想寄托在莱因哈特皇帝身上，期待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然而，由于两人的理想色彩大相迳庭，所以冲突对立的形成自是难免了。

以米达麦亚的聪颖机敏，自然不难看穿这一点，但令他感到黯然的是，能洞悉此事以及洞悉此事而会引致的后果，实在无法两立。他认为，对罗严塔尔表明自己的想法，罗严塔尔不见得直爽地加以认同，而对奥贝斯坦，他根本就不想讲。米达麦亚早就认定奥贝斯坦与自己处于对立地位，所以米达麦亚认为他只会拒绝妥协不愿改变心意。在这种情形下，奥贝斯坦自然容易遭受他人误解或敌视了。至于罗严塔尔呢？米达麦亚深信，这位好友的聪敏度绝对在自己之上，不过，罗严塔尔却将之封起随波逐流，米达麦亚最近开始担心此种可能，那波潮流可能成为瀑布而坠落到无底深渊……

“看似漫长的战争，又好像很短，不管是长是短，这次总要有个了结了。”

“但愿是我们所盼望的结果。”

在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上，正进行着作战讨论会议，最后却扯到这个话题上。他们并非已厌倦了战争，而且，正由于他们没有厌倦战争，所以才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战争全面结束后的情景。这种感觉和他们的主君的想法略有不同。

“对了！那件事怎么样啦？”

被这突如其来的询问，罗严塔尔以他那名闻遐尔的金银妖瞳注视着好友。以一半是恶作剧、一半是敷衍的声音，冲击着米达麦亚的耳膜。

“咳！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想去知道。阁下对那个女的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的是你的态度。”

两人同时沉默了下来。使他们隐入沉思的人就是怀着罗严塔尔孩子的女人——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种话题再继续讨论下去，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罗严塔尔不想要孩子，米达麦亚和妻子之间没有生下孩子。世事以各种形态让人痛感它的不公。

※※※

四月二十日率领帝国军的前锋部队，步步进逼伊谢尔伦回廊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旗舰“王虎”上召开会议。敌军已近在咫尺了，但为等候离开海尼森即将前来此的的皇帝莱因哈特，他必须停止继续前进。而他也必须彻底统一全体舰队的意志。

这时，其中一位幕僚人员自以为聪明地提出一项建议：

“向杨威利发出和平宣言，若将伊谢尔伦乖乖地献给皇帝，并誓约臣服银河帝国，则可保全他们一党的性命。或许还可以答应他们几个条件，那就是认可艾尔·法西尔或其它行星，允许其内部继续施行共和主义。”

毕典菲尔特双眉深锁，沉默不语。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及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等人，则互相使眼色，进行着无声的交谈。

“反正，我们没有必要遵守这些条件，只要那个被美梦蛀蚀精神的杨威利，浑然不知地离开要塞，等到他到达和平会场后，立刻将他逮捕不就成了！不流一滴血，就可将全宇宙纳入陛下手中，这个计谋如何？”

“你想听听我的回答吗？”

“当然，愿闻其详。”

毕典菲尔特瞬时肝火上升，勃然大怒，咆哮震耳直冲云霄。

“以后别再给我口出狂言！要是皇帝赞同这个丑陋的奸计的话，早在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面会杨威利之时，下令加以逮捕处死，不就结束一切了吗？皇帝一心盼望的是能够与那个可恨的魔术师正面交战，并非只要让他屈服而不择手段！”

橘红色头发的猛将，以压倒性的目光逼视着部下。

“被陛下指骂为无能的人，我还能忍受，但是若被讥嘲为卑鄙小人，那么，我冒死效命陛下到今天，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

像被毕典菲尔特的骂声狠狠地揍了一顿似的，这名幕僚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退出。哈尔巴休泰德和格雷布纳看看尚未回复平静的毕典菲尔特，互相对望了一下，彼此同意对方的意见——我们的司令官也会如此啊。

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意见，会议便结束了。原本毕典菲尔特就并未拥有完全裁量权，虽然有违他自身的个性，但在皇帝尚未下达命令之前，他只能安安份份地做好巩固最前线的工作。

当同僚法伦海特传来定时通讯时，毕典菲尔特在闲谈中向他陈述“在最前线的百般无聊”，无聊到连任何该做的事都没有。话题就从这里开始——若敌军抢先发动攻击，在皇帝尚未抵达前，可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

法伦海特没有立刻回答。在本质上，他和毕典菲尔特一样，都是攻击型的用兵家，不过，他比毕典菲尔特年长，即使皇帝不说什么，他也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控制毕典菲尔特的锐气，在皇帝尚未到达之前，避免他闯下大祸。对这位水色眼眸的勇将而言，这也是克制自己的一种方法。

隔了片刻，法伦海特才谈到自己的提案，他认为不妨劝告杨威利降服我军。反正杨威利军不可能会答应，而在皇帝到达之前，又没有机会交战，所以倒也没有必要坐着浪费时间。不如试着藉此探查敌军内情，来迟缓纯军事方面的反应。

事实上，法伦海特并没有非常用心地提出建议。他的心思集中在派遣许多侦察舰，开往即将成为战场的宇宙区域侦察一事。一世纪半以前，使帝国军蒙上败北污名的达贡星域，非常地接近他们的航路，这个无可抹灭的名词，大大提高他们对于战场侦察工作的注意力。但是，当毕典菲尔特着手进行这项提案时，法伦海特反倒大吃一惊。他更无法想像这项提案将会带来何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I】

如达斯提·亚典波罗所形容的“喧嚣嘈杂的春季祭典”即将来临，在祭典前夕，伊谢尔伦要塞到处洋溢着祭典的气氛。

截至四月二十日的现在，聚集于杨威利麾下的反帝国阵营兵力，舰艇共有二万八千八百四十艘，官兵共计二百五十四万七千四百名。单以数量而言，这个数字是杨自指挥军队以来，兵力最强大的一次。但是在这批兵力当中，有将近三成的舰艇必须修理或整顿，近二成以上的兵员，乃同盟政府末期征召或志愿入伍的新兵，不能在没有受过训练之下就让他们上战场。同时，自从与艾尔·法西尔革命政府合并后，战斗部队急速膨胀，军队组织也必须重新编制。所以兼任后方勤务部长又恢复要塞事务总监一职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可说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有人将他的脑神经切开来看看的话，这个人一定会被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数字和图表所淹没。

当帝国军一级上将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传来通告电文时，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正在宿舍用早餐。菜单的内容除了烤面包和红茶之外，还有乡野风味的菜肉蛋卷、青豆浓汤和乳果，吃的人没什么反应，反倒是一旁的厨子，眨着淡褐色的眼眸，很满足似的望着他们。看得出来，这些餐点是下过工夫和努力的成果，尤里安郑重地公开认可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弟子，的确是有进步了，而杨则为了妻子和自己向美食的女神祈祷，希望这并不是偶然的产物。

向杨报告通告文件内容的人，是目前担任革命司令官参谋、未来的记录文学作家达斯提·亚典波罗。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他，在报告此事的同时，手上还拿着蛋、火腿和洋葱夹心的三明治。正如帝国方面的人所预料，接获这份通告的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份重要的文件。

“怎么样？您想知道内容吗？”

“嗯……看看也好啦！把它传送到这边的画面。”

毕典菲尔特所传达的内容，遣词用句相当恭敬客气，但含意却极尽讽刺嘲讽之能事。

“对前自由行星同盟首屈一指的将帅，现任共和主义残党唯一之将帅的杨威利，帝国军作此通告。您的抵抗破坏了和平和统一，不但无助于道德的建立，而且在战术上更是难以施展，在战略方面也不可能会成功的。聪明如您，不该不明白这层道理，本官乃秉诚忠告，您若想保住生命及不坠的威名，就速速撤下叛旗，乞求皇帝开恩吧！本官非常乐意为您居中调解。期盼能接获您理性的回音……”

菲列特利加评论道：“毕典菲尔特倒是挺有挑衅艺术的天份嘛！他该生在同盟，当个政治家就好。”

“那就可以期待他和优布·特留尼西特来场唇枪舌剑了吗？”

杨本想这样说，但一想到这种说法有声援毕典菲尔特之嫌，遂改口说道：“身为唯一以外的将帅——你认为怎样？亚典波罗中将。”

“毫无文学的感受性可言啊！”

“不，我不是说这个……”

杨端起第二杯红茶喝了一口，这是菲列特利加泡的，和尤里安泡的可说不相上下，口感相当不错。也许是错觉吧，不过能有这种错觉，倒也是一种幸福哩！

“我是在问你，对他们送这封通告来的目的有何看法？”

“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皇帝亲自发出的通告还有话说，至于那个毕典菲尔特提督，就别理他了。像他那种人，率领黑色枪骑兵舰队全军，为亚姆立札会战前来复仇才是他的作风吧。”

对亚典波罗的观察和判断，杨颇具同感。只是，他所采取的战术，全部都是根据莱因哈特的智谋和心态所设定的，若是毕典菲尔特没有接受皇帝的指示而擅自行动，那么，杨不仅必须赶紧想出短期性的应变措施，同时，也可能得重新修正长期性的计划。这是毕典菲尔特独断独行所发出的通告？抑或是皇帝莱因哈特亲下的指示呢？是认真的？还是形式的？是表面掩饰？抑或是等待我方内斗？

“要不要回覆，阁下？”

杨的副官兼妻子的菲列特利加·G·杨问道。当外人在场的时候，这位拥有褐色头发和一双淡褐色眼眸的女性，就会对丈夫使用敬称。这已是一种自然的习惯了。

“这个嘛，你认为怎样？尤里安。”

杨所监护的年轻人，用手指拔弄着亚麻色的刘海。他比杨年轻十五岁，今年将满十八岁。“俐落匀称的身躯和四肢，纤细而具透明感的容貌，看来宛若年轻的独角兽”这样的形容词流传到后世。

“我认为将它搁在一旁置之不理，也并不为过，但是就礼仪上来说，好歹对方也是毕典菲尔特提督，不妨就回他一封信吧！您觉得如何？”

“是啊！或许该这么做吧。”

杨点点头，但身旁的三人却不见他是否已下了最后的决定。

※※※

“……以不及昔日一个舰队的兵力，与拥有九成宇宙的敌手对抗，当恐怖紧张至极时，发疯错乱乃不足为奇。不过，谁也没有发疯，这是为什么……”

“因为全体人员在一开始的时就已经疯了！”

奥比利·波布兰中校对着宇宙朗读着虚构的文章，亚典波罗投以厌恶的眼光。在高级军官专用图书室中，亚典波罗正在写着他的名为“革命战争回忆录”的笔记。

“写太多这种容易猜出结果的文章，在读者还没感兴趣之前，出版社早就厌烦了！得要写些更新鲜刺激的东西才行。”

“少废话！你这个自称击坠王的家伙。在损别人之前，请先想想自己又怎样？赶快去想个对抗帝国军‘皇帝万岁’的口号吧！”

亚典波罗大感不悦的是他想起前几天，自己正前往牟轻军官聚集的地方时，波布兰竟向他说道：“三十岁以上者请回。”旧同盟中最年轻的提督之一的他，这年是三十一岁。去年，步入三十岁之际——

“我从不做和先寇布中将一样的坏事。尽管如此，为什么非得变成三十岁不可呢？”

带着一半黯然和一半愤慨，亚典波罗对大自然不公平的现象，提出不平之鸣。

被指为“活生生的不公平”的华尔特·冯·先寇布，抓抓略为尖突的下颔，从容答道：“对我来说啊，可不想什么坏事都没做，毫无意义地就变成三十岁哪！”

……面对亚典波罗的反击，波布兰爽快地点头应和。

“我想好了！民主万岁！”

“什么！结果只是这样一句吗？这不够华丽啊。”

“事实上，还有另一句口号。”

“洗耳恭听。”

“去死吧！皇帝！”

这句话听起来受用多了！——和前面那些话比起来，这句话显得充满共和主义的味道——未来的记录文学作家以奇怪的用语如此评论道，脸上却不经意地流露出不快的表情。

“……可是，结果我们还是得借用‘皇帝’一词来编出欢呼的口号吗？这可一点也不好玩啊！我们可以说是语言的寄生虫哪！”

※※※

和亚典波罗与波布兰之间的话题比较起来，一场阴森可怕的会谈，正在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内部秘密地举行中。面临帝国军全面攻击的压力，与伊谢尔伦革命预备军司令部保持联系并受命采取对策的罗姆斯基主席跟前，一位政府运作委员向他献上一计，提案内容如下：

杨威利再怎么神通广大，只要大军压境，他必败无疑！而且，当杨失败之后，艾尔·法西尔的命运也难逃一劫。值此之际，我们势必在革命政权和杨及其同党之间做一选择。因此，不如将杨等人及伊谢尔伦要塞交给帝国军，以此要求帝国承认我方革命政权的自治权。只消帝国军宣称承认自治权，我们立刻将杨自伊谢尔伦要塞抓出，一旦失去了杨，伊谢尔伦势必瘫痪，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和帝国军谈判交涉了。

这和在帝国军阵营，毕典菲尔特所驳回的策略是相同的。讽刺的是，杨威利的政治构想被这些低档次的谋士捉到了弱点。他们都知道杨威利的最终目标，是与帝国和平共存，因此只要提出这种方案，杨威利必无拒绝之理。

罗姆斯基博士一脸呆然地回视这位委员，过了数十秒之后，才慢慢回过神来。他猛然地摇头，表示拒绝之意。

“不行！不能这样做！请杨提督前来，借其声望和武力以资号召的是我们啊！我们若出卖了他，民主共和政体及其神圣精神，都将因而

被玷污。暗杀列贝罗评议长的一伙军人，在皇帝面前下场如何，你们回想看看！这种无耻的计谋，我绝不会同意的！”

罗姆斯基的决定并非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是出自个人的羞耻心。正因为如此，众人所加诸于自由行星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的恶评箭头，才没有指向他身上。很明显地，罗姆斯基非常缺乏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明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理想会比现实重要吧！

无论如何，罗姆斯基的决定，使杨再次脱离“被民主政府出卖给帝国”的危机。

【Ⅱ】

杨并非全知全能的，也正因如此，他无法察知所有不利于已的恶意和阴谋。首先，横阻在他眼前的第一大敌便是名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巨大恒星，他所放射的光芒，耀眼夺目，便人完全无视于其他行星的存在。

决战迫在眉睫，在战端开启之前，杨再次确认了自身的立场。自己究竟为何而战？为什么非向莱因哈特取得成立自治领的约定不可？

因为事关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及运作方法，必须有人将这种知识传给后世，不管自己所做的事有多么微不足道，这个原则将永远不变。

专制政治虽居于一时的胜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代的交替，统治阶层的自律性将渐渐松散疲软。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要求处罚，欠缺自省能力的人，将加速自我膨胀，独断独行而不知悬崖勒马。惩罚专制的人不存在了——因此，专制支配者会成为不必遭受任何人惩罚的人。

于是，像鲁道夫大帝、吉斯穆特低能皇帝、奥古斯都流血皇帝等人物，遂得以滚动绝对权力的巨轮，辗压人民，染红历史的大道。

对这种社会体制存有疑问的人，终会出现。届时，只要有与专制政治不同的社会体制形态存在，就可以缩减他们的痛苦和试验错误的时间了，不是吗？

然而，这只不过是渺小的希望种子罢了。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不也曾经高唱“消灭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永存！”吗？杨并不相信任何一种

政治体制有所谓的“永远”。

只要人心有二，民主政治和专制、独裁政治，亦将在时空轨道上并存。即使是在民主政治隆盛达于顶点的时代，期望专制政治者依然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人怀有支配他人的欲念，有更多人却希望被他人所支配、服从他人，因为这样可以活得较轻松。他只等人家来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要服从指导和命令，就可以得到自身的安定和幸福。有人就是能够满足这样的生活吧！只是，只能在栅栏内自由生存的家畜，有朝一日，或许终将死于饲主的刀下，成为餐桌下的牺牲品。

专制政治的权力罪恶比民主政治更为凶暴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人民具有批评专制政治的权力以及矫正专制政治的资格。杨威利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国家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及其党羽，但他并未因此而遭受法律制裁。虽然他也为此遭遇不少刁难，但当权者却也得一一找出另外的借口才行。这完全是拜民主共和政治的主张——言论自由所赐？政治上的主张是就该尊重，因为它是阻止权力者自我膨胀的最大武器，也是保护弱者的坚实盔甲。为了将这种主张流传后世，杨不得不舍弃个人意念，与专制主义奋战到底。

确认过上述立场后，杨接着思考对策。要如何才能击败那个战争天才皇帝——莱因哈特呢？

若在回廊外排开舰队，则势必将被大量的帝国军包围。即使再企图引帝国军进入回廊，一旦用兵神速的米达麦亚元帅迅速闯入，阻断回廊的入口，那么所有的战术都还来不及施展就被大批兵力蜂拥而上，产生夹击歼灭的后果了。

“看来，也只有引帝国军进入回廊了？”

话虽如此，谁也不敢保证就能因此一战而胜。

而引莱因哈特进入回廊，则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一是故意败北，使皇帝自满于胜利的骄傲？一是倾全力取得胜利，以败北的耻辱使皇帝大怒？

“两者都行不通啊！”

杨自付道，如果莱因哈特那么容易因小小的胜利而骄傲，或因一时的失败而震怒的话，那么，杨今天也不用如此辛苦了。从身为旧高

登巴姆王朝的一位将帅之日开始，莱因哈特就一直是先完成战略方面的条件，再于战术方面充分发挥创造的天份。在亚斯提会战时采取的各个击破战法，对莱因哈特而言，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真正证明他那伟大才能的，是在后来的多次战役中，大批兵力的运用、补给的完备、部下的人事安排、地利的确保及开战时机的选择等各方面的表现。自由行星同盟末期的战争，完全在莱因哈特所设定的战略状况下进行，战场上，可以说在第一道炮火出现之前，胜负就已成定局了。

伊谢尔伦要塞并不具有战略意义。回廊的两端在帝国军事的支配下，势同被封锁在袋子中，孤立无援——杨这样认为。不过，或许这只是自己的忧虑，帝国军的行动线和补给线之所以不得不拖得这么长，乃是因为伊谢尔伦没有落入帝国军手中之故。这点是轻视不得的。

战术上的意义则非同小可。以纯粹的武力来攻打，伊谢尔伦要塞的确具有易守难攻的价值，尤其要塞主炮“雷神之锤”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更进一步而言，它还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不败的杨威利，以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为根据地，抵抗罗严克拉姆新王朝——这个事实本身，已向整个宇宙正式宣告民主共和政体将继续存在，并成为支持民主共和政治者的精神支柱。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无心的，杨也无可否认自己已具有偶像人物的价值了。

但是，无论它具有何种意义，一旦讲和，伊谢尔伦将沦入帝国版图。而当情况危急时，杨所钟爱的这座要塞，也只是成为政治交易的一项货品而已。

尽管如此，就敌我军事力量的差距而言，想在战术上一较长短科是痴人说梦话。这是事实，不过，仍有办法使巨大的帝国军事铁壁产生裂隙。

军神之子——金发的霸者，极欲和杨一决雌雄。杨也深知此事。如果他想取得胜利先机的话，就只有乘机抓住心理上的间隙了。

杨的构想有点近乎妄想。利用战术上的胜利，诱使莱因哈特讲和，迫其承认实施民主共和政体的一颗行星，可拥有内政的自治权。这个行星可以是艾尔·法西尔，也可以是更为边境的未开发行星。当整

个宇宙——除该行星外——都陷入专制的寒冬时，必须有一个温室可供培育微弱的民主政治幼苗，直到幼苗成长，足以承受试练为止。

因此，杨认为必须战胜莱因哈特，但是，或许输给莱因哈特会更有利也说不定。在杨败北之后，莱因哈特也许会善待追随杨的官兵们，以最高的礼遇遣散他们，让他们各自去发展未来。

或许这样真的比较好。毕竟杨的能力有限，没有杨的话，他的部属或许能拥有更丰富的未来罢。

尤里安将红茶送到勤务室，杨两脚搁在桌上，对他开口说道："莱因哈特皇帝似乎有意和我交手哩！如果违背了他的期望，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放过我的。"

杨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心中却不免暗忖，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杨和莱因哈特之间的交战，便是无可避免的了。尤里安泡的红茶，他动都没动，长长地叹口气说："事实上，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我自己过度膨胀的话，倒还无所谓。不过，莱因哈特高估我了！我只是浪得虚名罢了啊……"

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曾经放他一马。莱因哈特允诺他，只要归顺帝国，定会大大重用他。杨拒绝了。和已故的比克古提督一样，杨也无法和专制支配者握手言和。无论支配者的手有多么美丽、温暖。莱因哈特有莱因哈特的个性，杨也有杨的个性，他无法在那个性之下得到自我的解脱。

"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

杨威利眉头深锁，尤里安满脸通红，因为尤里安意识到自己所用的词语，丝毫不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思维。但是，不管尤里安所说的话有多疏浅，只要是发自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杨都会认真的、温和地给予回应。

"命运还说得过去，宿命的话，就有点惹人厌了。宿命有两种意义，对人而言都是侮辱。其一，它会使人停止思考分析状况；其二，它会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物。宿命是不可抗拒的啊，尤里安，但事实上无论身处何种状况，最后还是要由当事人自己抉择的。"

这些话有一半以上是杨说给自己听的。

杨不愿将自己的选择，以一句“宿命”草草搪塞。杨从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他总是觉得有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更正确的途径，在军官学校身为一名学生时，甚至后来指挥千军万马时，他都保有这种想法。信赖他的人和批评他的人很多，但却没有人能站在他的立场，替他设想。所以杨只有在自己的才能和器量的范围内思考、烦恼。如果一句“宿命”就能解决一切，那么凡事就轻松多了。但是即使杨错了，他也希望这份错是归于自己的责任。

尤里安凝视着敬爱的提督的身影。和六年前第一次见到杨时比起来，尤里安长高了三十五公分，现在，只要他的头发再长五公厘，他就有一百八十公分高了，终于赶过杨了。但尤里安并不因此感到自傲，因为他老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智慧上并没有随着长进。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尤里安·敏兹的看法大致相同——“虽谈不上伟大，但不失为一位有能力而诚实的领导人，在历史上留下不小的功业。他深知自己所该扮演的角色，既不过度自负也不独断独行，承接前人的脚步，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

当然，也有人提出另一种苛刻的批评。

“尤里安·敏兹根本就是杨威利的另一个翻版，此外一无是处。他对于民主共和政体及战略战术方面的想法，无一不源自杨，根本毫无创见可言。杨虽独断妄为，但堪称为政治及军事两方面的哲学家，至于尤里安·敏兹，充其量只是上述两方面的技术师而已……”

这篇评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尤里安是有意做杨威利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的。对他的这种生存方式，有人批评为荒谬，但是，若尤里安有意超越杨而失败的话，后人将会如何评断他呢？有人一定会骂他“自不量力”。不过尤里安非常了解自己，而为此大感不快者亦大有人在。杨曾对尤里安说过一句话：

“有一半以上的人支持你的话，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Ⅲ】

高级军官俱乐部中，杨舰队里的两个“问题成人”，手上端着威士忌酒杯，互相交谈着。

华尔特·冯·先寇布泰然自若地说道：“那并不是私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存在，并没有要隐藏的意图。这是光明正大的，谁也不能

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啊！”

“卡琳若听了，一定会从背后踢你一脚的！”

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能了事吗？——奥比利·波布兰的绿色眸子闪过恶毒的光芒。两人将先寇布的女儿——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和起司、咸饼一同当成下酒的佳肴了。尽管内心非常认真，也看不出在拼命的样子，这点是他们共通的毛病。

他们邻桌的达斯提·亚典波罗正端起酒杯。先寇布和波布兰两人邀他同坐，但他以可能感染不纯病菌为由，回拒他们。尤里安心里想到，他可能还在为前几天“三十岁以上者请回”之事，感到老大不痛快吧！方才趾高气昂的亚典波罗，似乎有点软化了，他吆喝在走廊散步的尤里安来作伴。尤里安好不容易喝完一杯酒时，亚典波罗已经喝完第三杯了，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着决战将至，却不见杨舰队的干部们有任何人面露惊恐之色，他并将此归功于杨的为人处世之道。

“司令官人格上的影响力——不！应该说是污染力，实在惊人。在杨舰队诞生之前，伙伴们一定都是那种一板一眼、拘泥形式的‘标准军人’！就像梅尔卡兹提督那样的。”

“总有例外吧。”

“你是指先寇布中将吗？”

“我想，不只是他而已吧……”

“那……还有就是奥比利·波布兰了，这家伙向来个性似乎就好不到哪里去！”

亚典波罗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尤里安只得苦笑以对。亚典波罗和杨之间的交情，自军官学校时代算起，也有十五年了，因此，他受到的“污染程度”，自然非先寇布等人所能比拟的。

“教你一句好话吧！尤里安。”

“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强力的说词！不化是正论或雄辩，都敌不过这一句话！”

“如果是免费教授的话……”

“唔！这句倒也不失为一句好的说词哩！但还是……敌不过我这一句话的！这句话就是‘那又怎么样？’”

或许是酒精在作祟罢，尤里安的反应有点迟钝了。亚典波罗一个人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他宣称，前九天，帝国军毕典菲尔特提督传来通告时，回函是以他的名义寄出的。

“太过草率的话，往后就麻烦了哦。”

“尤里安！由正面开战，战胜帝国军的机率有多大？”

“胜算是零吧。”

“回答得可真干脆呀！这么说来，即使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使目前的胜算降低喽！所以我们做了什么都是无妨的。”

“这似乎不算是什么因果论吧！”

“那又怎么样？”

自称青年革命家的他，露出顽童的戏谑表情，再将酒注满酒杯。

“用侠气和醉狂做事吧！反正现在要认真也认真不过帝国军！狗用牙去咬，猫用爪去抓，各有其适用的打斗方法。”

尤里安点点头，用指尖拔弄着酒杯。他会接受亚典波罗的邀请，多少也有点原因。因为在之前没多久，尤里安才与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发生口角哩！后来两人沉默下来，是因为彼此觉得有点可笑使然。

“有人说愈吵感情愈好，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实在不是开玩笑。

※※※

卡琳的视线落在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操作说明书上，一面瞥见正在运送中的整备用具，正在心中大叹巧妙之时便直直地撞上了墙壁，说明书和用具都掉落地上。尤里安前来她捡起掉落地上的东西，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不知不地偏离了社交性的谈话。不过，首先开火的应该说是卡琳。

“中尉你可不像我这么笨拙，不论在哪一方面，成绩都很出色嘛1”

即使是洞察性和感受性比尤里安差一千倍的人，一定也不难理解卡琳的话中之意。如何回应卡琳尖酸的话锋呢？实在难以决定。不过，尤里安并没有默不作声，他在脑海中汇集词汇。

“那只是因为有多才多艺的人们在我周围，他们什么都教我，如此而已。”

“是啊，你可都碰到一些好老师啊！”

难道卡琳在嫉妒我？——尤里安有点不安地想到。他从小就在卡琳的父亲、波布兰中校及其他人的呵护下长大，这在她的眼中看来，或许是过份地独占特权吧！卡琳自出生到今天的十六年之间，也只和父亲谈过一次而已，她从来不知道置身充满慈爱的环境中是什么滋味。尤里安本人也非常希望自己能为他们父女做些调解，但是，连波布兰中校也无法顺利做到的事，他也无做到之理了。尤里安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自脑海中的言语档案中挑了一句最无聊的话：“先寇布中将是一个好人。”

话还没说完，尤里安就开始后悔了。卡琳用轻蔑而掺杂着讥讽和充满反感色彩的视线逼视着尤里安。

“是啊！以男人的眼光来看，或许他还会令人眼红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是女人，他什么都好！”

尤里安愣住了。后悔之意全消，他这次所以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因为满腔怒气袭上心头之故。

“这是你一厢情愿的说法罢了！难道你的母亲是那种只要看到男人就说好的女性？”

少女紫蓝色的眼眸里闪耀着怒气。

“这句话还轮不到——不，不需要您来说吧！中尉！”

她故意补充说道，并非基于礼貌，而是出于反对。

“是你逼我这样说的！”

我真是说了一句不宽容也不明智的话了——尤里安有点苦涩地自觉到。这种时候，他特别羡慕先寇布中和波布兰了，因为他们的精神层次是那么成熟自然，如果自己看起来会聪明一些、灵活一些的话，那是因为对方比自己有器量，刻意地来配合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而已。和杨、卡介伦、先寇布、波布兰、亚典波罗……等人比起来，自己显得何其幼稚啊！竟然连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子都应付不了！

双方你来我往的结果，互为平手，卡琳气愤地一晃那一头“淡红茶色的头发”，以介于“走”跟“跑”之间的速度离去。目送着她的身影，感

情和理智还兀自交杂一起，尚未理清头绪，就又被亚典波罗抓来当酒伴了。

※※※

而在某个尤里安不在场的地方，这件事却成了下午茶的点心。在百忙中好不容易抽空回家休息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被两个女儿缠着不放，一面将自己无意中看见尤里安和卡琳发生口角之事告诉夫人。不过，他很保留地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的莎洛特·菲莉丝较有希望喽！”这样的话。

“真的是！尤里安这小子比我想象中还呆哩！如果他够机灵的话，就应该懂得如何抓好女孩子的心理啊！”

卡介伦夫人一面将自己做的起司蛋糕切开来，一面若无其事地纠正先生的看法。

“这种事虽然可以靠后天的努力、下功夫揣摩而开窍，不过，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其它生活方式为何物者，可不是聪明人生存之道哟！大概是被杨先生影响的关系，才会变成这样的吧？”

“总归是监护人的责任喽？”

“那……把尤里安送到现在这位监护人那儿的那位仁兄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那……时候你也没有反对啊！”

“当然哪！我当时认为这样做很好哇。现在也这么认为啊！你后悔当初做了这件善事了吗？”

把起司蛋糕囫囵塞进嘴里后，这位人人称能的军官，便悻悻然地又钻回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了。

【Ⅳ】

情势尚未告急之中，紧张的气氛似乎已渐渐高涨起来，杨舰队的军官们，在交头接耳的交谈中，有些略显兴奋。

“如果真要和黑色枪骑兵来个正面交战的话，咱们应该先注销户籍才对！干！”

“一个人就可以了吗？好个贼胚！”

“你想在背后打个洞呼吸吗？”

“哈！不管怎样，我们是在螳臂挡车。不过如果命中要害，即使巨象大概也会踉跄倒地吧！值得咱们放手一搏了！”

在理论武装方面，杨的部下并未比司令官讨论得还热络。当然，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达斯提·亚典波罗。

他遵照指示，针对帝国军毕典菲尔特提督的通告，撰写回函。第一份文稿写得太低声下气，被他撕掉了；第二份文稿又觉得措辞太强硬，因而作废；第三份文稿，终于向杨提出，请求发文。

“你认为这就是高贵而稳健的作品了吗？”

杨十足一副正替学生打作文分数的老师模样，不住地摇头。

这是在战舰尤里西斯上召开的幕僚会议席中——

“致屡战屡败、阶级却不降反升的奇迹人物——毕典菲尔特提督：阁下的缺点是勇气和思虑无法协调均衡，想要纠正这个毛病的话，就来攻击我军吧！我们会给阁下一个最后的成长的机会，让阁下能在失败中记取教训……”

杨耸耸肩，将文件传给邻座，他拿下扁帽，拔弄头发。

“这样写会激怒毕典菲尔特提督的。”

“我正有此意！让他原本就过剩的血气，全部直冲脑门！”

“一败涂地的男子”的确是毕典菲尔特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评价并不公平。他在用兵上欠缺弹性导致失败，也只发生在亚姆立札会战那一次而已，其它如与自由行星同盟军或门阀贵族联合军的多次交战中，获得胜利的经常是他。而他那种阳刚个性所造成的破坏力，连身为同阵营的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也都无法否认其威力。至于亚典波罗，目前他的任务并不是分析事实，而是夸张毕典菲尔特的负面形象。

“我明白亚典波罗中将的意思，不过，文章内容不够洗练，阁下如果不要拿个人的品性来作为下笔依据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华尔特·冯·先寇布提出这项负面评语后，亚典波罗扬扬双眉。

“对方不一定能看出文章的洗练度，我只是想让毕典菲尔特提督所出售的商品，增加一些附加价值后，再把它送回去罢了！这样做效果不错，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是要怒发冲冠的毕典菲尔特开始蛮干起来吗？但皇帝一定也下了要他自制的命令。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也或许这封信反而会引起帝国军发动全面攻击，当我方尚未做好万全准备时，就引发了正式的战争也说不定。更何况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等人，均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他们的能力和实力足以粉碎一些小诡计。先寇布的这番见解，固然是一针见血，不过有人则认为，要是真正爆发舰队战的话，身为陆战指挥官的他也没有出场机会，所以对别人的作战方案，他总是毒辣地批评。

“毒辣吗？别开玩笑了！若是这样，那不就是认为他平常说得太甜了。”

波布兰放声说道。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有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表示支持亚典波罗的提案。这个人就是旧帝国军一级上将——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

“帝国军的先锋部队似乎是黑色枪骑兵和法伦海特舰队。”

正当杨宣布此事时——

“喔，法伦海特吗？”

梅尔卡兹喃喃念道，年近半百的脸上，露出几分感慨的神色。

“这个人和我有种奇妙的因缘啊！如今身处宇宙两端，人各一方，记得这才三、四年前的事而已，那时我还和他列舰并肩对抗……共同的敌军啊！”

梅尔卡兹的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略显提忧的目光投向敬爱的长官身上。与其说中途倒戈，不如说是自帝国流亡同盟的梅尔卡兹，今天会在这里，固然是他自己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之前所做的抉择，但当时劝他选这条路的却是舒奈德。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直到今天，仍在他心里翻腾不已。

或许该说是达观吧，梅尔卡兹从没向人提起他在帝国本土，还有一位分离已久的妻子。他默默地担任杨舰队的参谋长和检阅监督，身上穿的却仍是帝国时代的制服，关于这一点，连一向多嘴多舌的姆莱中将，也未加以批评。

“我认为帝国军的军服并不适合身故的比克古元帅，同样的……”

其后省略的这番意见，全体人员都接受了。

现在，梅尔卡兹开口说话了，其语气缓慢而沉着。

“如果海伦法特和毕典菲尔特两舰队真的发动攻击，我们这时若能使他们成为各个击破的目标，那么，多少可以缩减战力的差距，也许值得试试看吧！”

先寇布一脸疑惑地望着梅尔卡兹，或许他在想，敦厚严肃的梅尔卡兹莫非也已感染杨舰队的恶习了？当然，先寇布本身在这种风气中，始终都非常珍爱自己的羽毛。这并非单只他个人所应该做的，而是使恶习成为气候的全体都应该省思的事。恐怕只是其中硕果仅存、未受感染的梅尔卡兹，徐徐地接着说：“送出这封通告的同时，我军亦同时出兵，他们当不至于回避后退，以他们以往的个性来判断，势必会发兵应战才对。先把他们教训一顿，到后来与莱因哈特皇帝的本军对峙时，或许那趾高气昂的皇帝，在心理上已经略输了一筹了。”

赞成！赞成！——在一旁热络地喃喃自语的人是亚典波罗。杨两手弄着摘下来的黑色扁帽，静静地不发一语。

“此计虽好，不过，对方是黑色枪骑兵啊！只怕布饵的手会被整只吞噬掉呢！”

姆莱中将提出其一贯的慎重理论。不断唤起伙伴们对失败的警惕，是他存在地杨舰队的意义之一。不过，撇开杨不说，连先寇布、亚典波罗也认同这种存在的价值，是尤里安等人所无法想象的。

“……连我自己看来，这手段也算恶毒了，但……”

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赫然发现，喃喃自语的杨，黑色眼眸里的深处，智谋的火舌灿然耀升起来。杨转过身体，向顾问级的半百军官问道：“梅尔卡兹提督，我想借用您的名义，可以吗？”

别人若知道的话，一定会说这是一个大骗局的毒计，此时在他的脑中浮现。

【V】

那个声音并没有持续太久，也不是什么可怕的呻吟声。杨的耳朵之所以能够敏锐到听见那个声音，是因为他想起白天的时候，尤里安的表情和动作显得有点无精打采，这个印象在他的记忆回路中，就像

残光一般忽明忽灭。当然，也有可能是军舰内部高级军官的私人房间，也都那么窄小而且墙壁太薄之故吧！

杨从宇宙历七九四年以来，一直是尤里安·敏兹的监护人，这个结果就是那个没露出尾巴的恶魔——亚列克斯·卡介伦所造成的。第一次见面时，尤里安的身高还不及杨的肩膀，是个有着亚麻色头发、双眼充满聪慧的小男孩。小小的身体里面，拥有杨所没有的多项美德——例如勤劳以及对整理事物的热情。

杨走下床来，在睡衣上披上长袍。妻子菲列特利加睡着了，也或许她并未睡着，只是假装入睡，看着先生下床。

看见杨打开窗户披着长袍，一边摇头，一边向自己说“晚安”，尤里安知道自己叹息的声音被他听到了。

“对不起，打扰您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最近事情特别多，一想起自己还是这么不成熟，忍不住就用力发出声音，想发泄一下。”

这样做也是不成熟的行为吧！——尤里安面红耳赤地思索道。杨摸摸下颚，对尤里安的问题大感兴趣，他那平稳的目光注视着年轻人。

“错了，你不是不成熟，应该说只是半熟吧。”

这位人称魔术师、智将的男人，似乎有意在安慰他的同时，开点玩笑。尤里安正不知如何回答之时，杨自装设于墙壁上的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酒瓶和杯子，轻轻地打开来闻了闻。

“怎么样，来一杯吧。”

“谢谢。不过，这样好吗？你从卧室偷偷溜出来……”

杨没有马上回答，他小心翼翼地将酒倒入两只杯子。

“卡介伦中将一定会大叹‘我永远也无法享受到与儿子一同饮酒的乐趣呀！’这就是长期欺侮善良学弟的报应！嗯！好香啊！”

嘴里唠唠叨叨说着恶毒的话，杨和尤里安举杯相碰，尤里安闻到浓烈的酒味，开始呛了起来，他把酒杯在一旁。

“想要当大人，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酒量。”

杨冠冕堂皇地说道，被酒呛到的尤里安，此时自是无言以对。

当夜，两人对谈至天明，这件事尤里安后来始终未曾忘怀。关于恋爱，杨并没有讲述什么大道理，这是每一个人必须亲身去领会的，但也有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彻悟。换作是卡介伦的话，大概会这样说吧——关于男女间的心理问题，杨也能向人说教？这比孤军抵抗莱因哈特皇帝大军还狂妄哩！

※※※

事实上，杨所做的事，和他正打算做的事，都是狂妄的。

如果莱因哈特以征服者之姿态出现，而倒行逆施地进行无谓的流血并强取豪夺的话，那么要对抗他并不难；但是直到现在，事实只证明莱因哈特是历史上最高等的专制君王。他是一名征服者，但却宽大为怀而贤明；对于敌人虽毫不留情，但从不加害一般市民，而且在帝国军的占领下，社会秩序反而建立起来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杨及其伙伴们所面对的最大的矛盾所在。换句话说，当大多数的人民肯定专制政治、接受专制政治时，高唱人民主权的杨及其伙伴，便成为多数人民的反对者。因为这时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否定人民幸福、否定人民抉择的那一边。

“我们不要主权、不要参政权！因为现在皇帝施行德政，我们只要全要全权委托他就好了！政治只是实现人民福祉的手段而已，所以只要人民可以得到幸福，把严肃刻板的外衣抛弃，又有何不可呢？”

当有人这样说时，我能够提出反驳吗？这就是一直困扰着杨的问题。以防止未来的恐惧为理由，迫使眼前的流血事件正当化之徒，在过去比比皆是。

“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暴君，所以我们必须用武力打倒现在的名君，将权力重新分配设限，让民族共和政治永远存在！”

这个反论实在可笑，不是吗？

“为了守护民主政治制度，所以我们要打倒名君！”

这个说法岂不使民主政治成为德政的敌人了？

安定时代蛰伏不动、动乱时代揭竿而起的民主政治幼苗，是杨一直想保有的。但是，因着人民本身拒绝的可能性，而使这种价值毫无意义时，正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想起旧同盟时代一些粗制滥造的

立体电视剧，杨对尤里安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绝对善良和绝对罪恶的话，那么，或许人类就可以活得较单纯、较轻松了。”

【Ⅵ】

这一年四月中旬，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发生一场小骚动。在巨大的历史规模的精神病院。有一天晚上，当地发生火灾，大约十名患者当场死亡，无法计算出正确的人数的原因是因为经确认后的生存者和所发现的遗体数量之间的误差。特别病房大楼八零九室的患者——安德鲁·霍克，不管他是否活着，医院的人似乎都对他没什么印象。

安德鲁·霍克这个名字，就像死水一样，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之井中。四年前，也就是宇宙历七九六年，同盟军在亚姆立札会战大败，几乎断送了江山命脉，在当时负责拟定作战方案的人就是他。由于转换性歇斯底里症发作，他被编入后备役，翌年——七九七年，爆发了在当时任职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的暗杀未遂事件，他便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厚实的墙内，自此封锁人生的一切。

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事力量，竟然像酵母粉做成墙壁一样，倏地瓦解开来，这并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为之。但是，霍克必须承担战败责任一事是谁都不能否定的。在他二十六岁时，便已位居准将之位，晋升速度凌驾于杨威利之上，于是，野心、速度也和肇事率互成正比。

精神病院发生火灾一事并没有被掩藏起来，但霍克失踪一案，却被混淆在“死者及失踪者共十一名”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在帝国军的占领下，行政的运作责任出现了推诿拖延的状况，因为同盟的下级官僚深恐为帝国军斥为处事无能、武断。“没事、没问题……没事了。”自故雷内肯普高级事务官的时代开始，他们就养成了这种应对的态度。

※※※

有一艘太空船朝向虚空飞去，其中的一个房间内，一群男女蜷缩在一起，位于人群中心的是一个年方三十出头、外貌尖瘦的男子。如果尤里安·敏兹或奥利比·波布兰看到这幕情景的话，必定会再将视觉记忆库重行整理一次。那名男子便是地球教团的代理总书记既大主教——德·维利。

在帝国军瓦列提督的扫荡下，地球教的总基地溃灭之际，德·维利理应已埋进数百亿吨的土砂和岩石里，在遥远的未来成为一尊化石才

是，但是，他并没有死；教团中枢和周围的一部分人生存下来了，当然，他们对敌对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

环绕着德·维利的部下之一，两眼绽放着火焰。

“眼前我们虽然失败，可是我们是得到上天恩宠的子民，来日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其他部下点头附和。

“绝对不能让皇帝与杨威利讲和！要让他们彼此杀到最后一兵一卒为止。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德·维利大主教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一半是为了抚顺部下们的血气，相反的，另一半是在煽动群情。他不是万能的，但是他大致可以猜到，这时杨威利的政治构想会走向何处，当然，绝不是地球教团所谓的圆满之道——同归于尽。他们若想逃过最悲惨的命运，则我们就动手把他们推进痛苦的深渊。所幸，三年前使用过的旧工具还在，只要将上面的铁锈和尘土洗掉就可以了。

“霍克准将！阁下才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救世主！杨威利与专制统治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妥协、讲和，认同他的霸权，甘愿臣服于其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杨威利该杀！他是出卖民主共和政治的丑恶背叛者！霍克准将！不！阁下本来就该是一名年轻的元帅了，你应该指挥同盟军，期待有朝一日为宇宙一分为二而决战！我已准备好一切了，杀掉杨威利，拯救民主共和政治，夺回过去阁下曾经拥有的正统地位吧！”

狂热分子所需要的并不是事实，只要为他涂上他所喜欢的幻想色彩就可以了。将霍克玩弄于股掌之间更非难事，只要让霍克相信他想相信的一切即可。

安德鲁·霍克一心想成为民主共和政体拥护的英雄，这是他脆弱的精神世界中一份恒久不灭的志愿。对于抢走霍克所谓的正统地位的杨威利，他憎恨到极点！关于这点，与地球教团干部对宇宙历开始以来的非地球势力所抱持的仇视态度，本质上是一样的。发动阴谋的人对这件事非常清楚。

德·维利向着眼前可见和不可见的一切，发出恶毒的讯息。在听觉区域里，那些恶毒讯息波动，变成有形的笑声。

“好！有些事没有必要特别记在心里，不过，有件事我要说在前面。自古以来，被暗杀的人即使没有被暗杀身亡，也能名传千古；而执行暗杀的人，却只能因为暗杀成功而留名历史。”

要不是说话者的语气显得洋洋得意，这段话一定可使人深铭肺腑。因为它同时准确地指出事实及真像。

“这个刺杀杨威利的男子——安德鲁·霍克，或许会遗臭万年。但是，留下恶名总远比被历史遗忘还值得！对于那般没有实力又想追求荣耀的愚者而言，这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挥手示意身着黑衣的部下退出后，德·维利略显厌恶地检视自己方才所的话。尤其是自己的未来仍是模糊难测，一道无形的铁钩却已牢牢勾住包装于野心外的感性褶痕。

他微微摇摇头，那充满世俗的思考——而非狂热信仰的思考，转向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一个既可以为他铺路，又能在他路上挖洞的男子。其人头上童山濯濯，眼光细密尖锐，身躯结实魁梧，曾经是费沙行星的执政者。

背叛教团者——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对于这个人，连一个氧原子都不能让他得到！德·维利的憎恶和危机感，向着那位精神上的血缘者不断地扩展开来。

#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I】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与杨威利之间如同叙事诗般的战争，使“宇宙历八零零年”这个容易记忆的一年，成为人类史上最具悲剧性的纪年之一。自从人类使用宇宙历以来，仍然和以前一样，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发生在遵守法律秩序者与破坏法律秩序者之间、独裁者与解放者之间、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专制主义的军队与共和主义的军队之间……。但是，从没有一场战争会像宇宙历八零零年的战争一样，有着极端不平等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之均衡。

……就外在条件而言，这是一场支配几近整个宇宙的空前大帝国，与一支流亡的个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如同恐龙与小鸟由正面相互攻击的抗争。就这一点看来，胜败的归属并不具有讨论的价值。但是从内在要素来说，这场战争实在无异是一场精神双胞胎之间的战斗。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样同时兼具长远广阔的眼界、丰富的构思、以及对前后方的优越组织能力的战略家，就只有杨威利一人。而像杨这般具备深澈的洞察力、正确的判断力及随机应变力，同时又深得军心的战术家，也只有莱因哈特。他们是常胜与不败之间的对决。

……在另一方面，两人也有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厌恶鲁道夫大帝以来统治人类长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无论是莱因哈特或杨威利，都深恶痛绝门阀贵族的支配体制，并致力消弭财富独占的不平等。他们都期望废除“高登巴姆式的社会制度”，改革桎梏人类、侮辱人性尊严的邪恶秩序。政治的目的不外乎消除不公正，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关于这点，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当时，大概没有像他们这般彼此尊敬对方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必须用血来实现贯彻各自的主张。

……两者之所以水火不容，非战不可，是因为他们之间那唯一相左的观点——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权力，应该集中或应予分散？——为了这个唯一不同的观点，使得当时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两位军事天才互

相攻击，导致数百万的官兵在伊谢尔伦回廊内外留下鲜血的轨迹。这真的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吗?

——J·比萨多《英雄式的史诗》

※※※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五月一日，莱因哈特皇帝身居阵前，挥军开始进攻伊谢尔伦回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银河帝国军队自旧同盟领方面向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

此时，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逃往伊谢尔伦回廊内部避难，艾尔·法西尔宣称不进行防卫。这无异是证明了杨威及其同伙乃有意引诱帝国军进攻回廊内部。以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的说法，杨在此时将确定战术的优势视为第一优先。

“杨威利也有意一战吗？”

年青皇帝自言自语道，希尔德以充满赞赏和不安的眼光注视着他白晰脸颊的鲜丽血色。对于此次的军事行动不必要的动员军队、穷兵黩武等批评，在帝国政府的内部也开始出现，但却是公开的。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林道夫伯爵负责镇压这些不平之鸣，他晋见皇帝陈述意见。

“为了讨伐杨威利，不但动员帝国全军，陛下更亲临阵前，这正有如以大炮轰击老鼠。臣并不了解军事，不过，臣认为只要在回廊两端部署军队，封锁他们，使他们长期孤立，迟早他们会投降的，所以依臣之见，认为没有必要速战速决。请陛下明断，请回驾帝都吧！”

这个道理，莱因哈特早已心知肚明。希尔德、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都曾向他进谏此事。他虽明白此事，但还是发兵进攻。这么做虽是在于确保帝国的战略优势，然而，他的真正目的就像他自己所巧妙形容的——“杨也有意一战”，他只想和杨威利交手看看。他也知道杨威利占有战争的地利之便，那却是杨唯一有利的条件。

担任大本营情报主任参谋的费赛尼亚中将，以前曾担任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提督的参谋长，他根据手边所有相关的资料回答皇帝的询问。当然，资料并不丰富。

“现在，杨威利军除了部分的前卫兵力外，其余皆潜伏在伊谢尔伦回廊之内，回廊入口已经无法进行通讯了。”

事实上，宇宙之中并没有正式称为“杨威利军”的正规军队。其正式名称应为“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革命预备军”，但由于这称呼不好叫又欠缺魅力，所以命名后的第二天，大部份的人就都忘光了。根据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记载，除了杨威利之外，所有的当事人都以向来惯称的“杨舰队”来称呼，帝国军方面的军方记录则统一使用“通称杨威利军”的说法。不管名称由来的人物自身是如何地有所抱怨，但这仍是他人对杨的评价。例如，渥佛根·米达麦亚就这样评论他：“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云云，不过是装饰杨威利这只公鸡的鸡冠罢了！”

因为当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逃往伊谢尔伦回廊避难，宣称艾尔·法西尔不作武力防卫时，莱因哈特未加一顾。在他谨慎的神情中，闪现一抹冷笑，他全副的精神都放在黑发魔术师所将展开的种种技俩和战术上了。

“难道完全没有办法让杨不战而屈吗？”

希尔德再三地提案。莱因哈特之所以未将她的提议放在心上，不单是因为他那好战的个性使然，更是因为他了解希尔德的目的是在将皇帝的注意力转移至其它事物上。

倘若只是思考，那么非军事上的谋略方案，可说得多得不胜枚举，连原本精神层次与此无缘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能够想出许多谋略方案。总之，如果没有杨威利这个人的话，皇帝及他旗下的勇将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统一霸业，这是众所公认之事。

将杨引至签署和谈条约的地方，再将他杀掉，这个方法如何？给除了杨以外的“叛乱部队”承诺全员无罪，并令其逮捕杨；或者，让杨的部下相信，杨企图出卖他们以求自保等……各种方案罗列不尽。

但是，这些谋略方案绝对不会被实行。如同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上将斥责幕僚所提的方案时说的，罗严克拉姆新王朝是以光明正大的舰队战为专长的。目前在数量上，我方以十比一占得优势，又加上战争天才——莱因哈特皇帝亲自率兵出征，以及由“帝国双壁”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为首等名将指挥作战，我们还怕什么呢？

然而，令帝国军感到不安之处，也并非全然没有。帝国军的征战路线和补给线是人类史上最长的，而且泰半以上都是占领地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游击战、恐怖行动、罢工风潮……等等妨碍战争的事情。前几天，皇帝的重臣——工部尚书布鲁诺·冯·席尔瓦贝尔西，不就

被人炸死了吗。也难怪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忙得分身乏术了，帝国的中枢划分为帝都奥丁、费沙行星和前线的大本营三处，就政的效率而言，相当不理想。在矫正此一不合实际需求的现象之后，或许应该开始驱除内部的害虫了吧?

后世有一部分的历史学家则得意洋洋地发表如下评论:

“……深入敌军内部，速战速决，取得完全胜利。这个华丽的梦想，不知使得古往今来多少的用兵家、征服者，只落得埋骨他乡的凄凉下场。即使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样的战争天才，也无法抗拒如此甘美的诱惑。”

这不是诱惑，而是自己的生存意义。在旗舰伯伦希尔的私人房间里，莱因哈特确定了自己的信念。

贴身侍从——少年艾密尔·齐列静静地走近，开始收拾白磁咖啡杯。最近，他一直勤于模仿亲卫队长奇斯里准将那毫无声息的走路方式，以免惊扰皇帝陛下，但是当他成功之后，又开始对何时才该出声叫唤陛下之事，感到烦恼不已了。

交叉双腿坐在有扶手座椅的莱因哈特，沉浸在独自的思考中，没有注意到少年那自然优美的动作。

从那时候开始，至今已有十年了吧?

莱因哈特那苍冰色的眼眸，微微一闪。

砂漏的砂子往反方向逆流。十年前，宇宙历七九零年，旧帝国历四九一年，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将姐姐纳为宠妃；而他进入少年军校以后，年年独占学年成绩首席之座，或许是因为如此，才会孤零零地站在白眼的包围中。他的朋友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可靠、忠实、且无可取代的莫逆之交。这位红发的朋友总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他，有时候，莱因哈特会将内心深处的野心，以疑问的方式向这位好友透露。

“吉尔菲艾斯，你认为鲁道夫做得到的事，我会不能做到吗？”

……打开记忆之窗，逝去的情景与不该失去的种种……都随着光与风飘进莱因哈特的意识中。为何那时即使是在隆冬时分，放眼望去，各处也都充满生气的色彩呢？为何那时快洗烂的旧衣服，穿起来比绫罗绸缎还舒服呢？而胸中的野心，为何渐渐产生蛊惑般的韶律

呢？如果未来意谓着无限的可能，达成野心代表拥有幸福，那么为何自己无法毫不犹豫地放手一搏呢？是无知使然吗？还是自己预感的正确度被过高的自信和傲慢所掩盖了？莱因哈特并不能确定。不过，在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去想这种事情的。

皇帝这短暂的寂静，透过高级副官修特莱所带来的费赛尼亚的一份报告所打断。情报主任参谋的表情和声音，因紧张而泛青。

“陛下！抱歉之极，有扰圣安。根据方才传来的情报，担任前卫的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两位将军，已经与敌军陷入激烈的战斗状态了！”

【Ⅱ】

开战报告的传来，实在不合莱因哈特之意。因为等到麾下所有兵力配置完备之后，再与敌军一较用兵长短，才是这位年轻皇帝所衷心期望的。和前年的巴米利恩会战截然不同，此次莱因哈特很明确地掌握战场的位置。迫于杨威利的短期战，帝国军不得不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前面排开阵型。

“为何不等到朕到达之后才开战？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两人，简直是妄自尊大、有勇无谋，竟无视于朕的用兵计策吗？”

白晰脸颊上泛红的莱因哈特的勃然怒气震撼了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幕僚人员神情肃然，莱因哈特一面用手拔开垂落额际的金发，一面强自镇静下来。一定是对手杨威利所使的诡计，故意激怒海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企图先挑起战端，以分散帝国的战力，他在心里这么推算着。

他的推算是正确的。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始末如下：

战端是由布署于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方面出入口的帝国军开始的。这里的战力为战舰一万五千九百艘，指挥官是担任后方总司令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

梅克林格接获远自费沙送来的莱因哈特皇帝的指示，抢在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之前，自反方向侵入伊谢尔伦回廊。他原本计划由背后牵制杨威利，再伺机变更计划，与敌军交战，在我军赶到之前，使战况陷入胶着状态，然后再一举自前后夹击杨威利。然而，根据先遣

侦察艇的报告，杨得悉梅克林格入侵，竟倾集全部战力，迎击梅克林格。舰艇数量超过两万艘。

“两万艘以上？”

梅克林格为之哑然。他拥有卓越的战略见识，不为偶然的战术要素或个人逞能而行事，能根据必要的状况配置、投入必要的战力，稳扎稳打，确保胜利的获得。行事一向如此的他，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杨威利既然能够往这里投下两万艘以上的舰队，那么，可以推测杨总共拥有五万艘以上的战舰。储备兵力，按兵不动，将所有兵力投入主战场以外的地方，在用兵学上反而是一种欠缺考虑的行为。自前年以来，不断流入伊谢尔伦要塞的同盟残党数量，杨在数字统计上花费了不少工夫，目的即在于使帝国军无法掌握正确的数字，并使帝国军产生这种错误的判断。

“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立刻回转，离开回廊！”

梅克林格的指示并非因为胆怯，以他的立场而言，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旗下的兵力为不足一万六千艘舰艇，和杨威利军相比，居于劣势，更何况他一旦失败的话，帝国本土完整的机动战力就消失了。当然他可以将在边境和要地担任警戒的战力集合起来，总兵力可达十万艘左右，但是这些部队欠缺统一指挥的领导人物，附近的敌方部队若出动狙击，届时将成为敌军各个击破的对象了！接着，对方即可直视在遥远星海的彼方，帝国首都奥丁孤立的形影……

原本帝国军的军事优势竟然是如此而已！长年以来深受危机感刺激的梅克林格，基于其个性、用兵思想及责任感，除了避免与敌军陷入激战，退兵至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出口，重新布署之外，别无他途。

杨达到目的后，遂急速回兵，转而与毕典菲尔特对峙。而毕典菲尔特待人根本无从得知梅克林格撤退之事，还一直以为杨的背后仍有我方军队。

“那是，如果梅克林格没有采取退却的行动，或是至少抵挡杨威利的攻势两天的话，后来的状况也将全然改观！我们就可以前后夹攻杨，将他封锁在伊谢尔伦要塞周边的狭小宙域中了，而且，当黑色枪骑兵直捣要塞，杨情急之下必会折兵返回，届时梅克林格只要从背后发动攻击，就可以立下大功了呀！”

日后，猛将毕典菲尔特咬牙切齿地说道。就结果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梅克林格也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只是“艺术家提督”并没有大声倡言。

“像杨这样熟知战争情报及通讯之重要性的元帅，可说是别无他人了。我军惟恐给予伊谢尔伦要塞探知我军情报的机会，必须经由费沙维持通讯网络，当然，这样便会产生时差。杨料到这件事，利用我军通讯网络所产生的时差，一方面藉着谋略，一方面藉着武力，规避了被敌军夹击的危机。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操纵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所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行动。”

他之所以如此抒发感怀，是因为杨威利已经无法为敌军名将分配舞台位置了。

※※※

在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无礼回函之后，一封由另一个人所发出的通信文到达暴跳如雷的毕典菲尔特手上，是四月二十七日之事。他没有独断独行地处理这件事，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与战友法伦海特一同商议。

亡命同盟的梅尔卡兹提督后悔以前所做的选择，声称将投降莱因哈特皇帝，在敌营担任内应——听到这件事，法伦海特一句话便否定了情报的可信度：“不值一谈！这一定是陷阱。梅尔卡兹提督虽是我军的敌人，但他并不是会在这种节骨眼上变节的人！”

“是不是陷阱，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陷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一定是想使帝国军掉以轻心，再乘机发动偷袭，毕典菲尔特认为如此，法伦海特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可循了。只是令法伦海特感到不解的是，这种肤浅的诡计会是杨或梅尔卡兹想出来的吗？毕典菲尔特提出一个看法：

“该不会是死间吧？”

梅尔卡兹亲自来帝国军的阵营，使帝国军松懈防备之心，杨舰队再出奇不意发动突袭。当然，梅尔卡兹将遭帝国军杀害，充当诱饵的

人物将难逃一死，所以这计策叫做“死间”。虽然是一个无情的计谋，但提出此计的人，可能就是梅尔卡兹本人。

“梅尔卡兹可能是想死得其所吧！所以他才会想出这招，牺牲自我。在下一次通讯之后，危机大概就会出现了。”

法伦海特虽然觉得毕典菲尔特的意见与其说是预测，毋宁说是期待，但却没有理由反对加强舰队的防御及应变能力。他们下令麾下的舰队进入第二级战备状态，准备随时迎击杨舰队的突袭。

不久，第二次通信传来。毕典菲尔特取得法伦海特的同意，回函表示愿意“以客人之礼迎接梅尔卡兹提督”，然而，这时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毕典菲尔特等人该把这件事向皇帝报告吗？——在犹豫之后，他们决定呈报此事。只是，他们预期将会产生的反应竟比他们预料的时间更早发生，因此失去了报告的时机，只得先发动武力迎战。何况，倘若梅克林格从背后进逼伊谢尔伦的话，正是夹击的良机，他们绝对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最后他们还是跳进了杨所设计的舞台上。

宇宙历八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回廊战役”无声无息的开幕铃声向着全宇宙响起。铃声直接传进参战的数千万人的心脏，加速了心跳鼓动的频率。

【Ⅲ】

杨威利军在暗中接近时被发现，遭到先发制人的炮火攻击，那种狼狈的情景实在教人惨不忍睹，至少毕典菲尔特是如此认为的。当然，他并不知道杨的幕僚——姆莱中将曾经黯然地批评道：“我方舰队只有对逃跑的演技最为拿手……”

这并不容易，但却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专长。如果没躲过黑色枪骑兵的狞牙，全身必然会被咬碎。为了统御部下，他尽管背脊冷汗直流，表面上仍须装作泰然自若。

但是亚典波罗还是发挥了玩命的演技，在千钧一发之际，摆脱帝国军的主炮攻击，假装溃散而逃。一旦帝国军追击过来，再返身予以攻击。被激起战意的毕典菲尔特，以一个老练战术家的做法，故意放慢追击的速度，待亚典波罗回转攻击的那一瞬间，再猛然发动攻势。

这番舰队运用堪称一绝，亚典波罗这回也几乎陷入了被半包围的状态。这已经不再是演技，亚典波罗拼了命才逃入回廊内。

在亚斯古里旗舰的舰桥上望着萤幕的法伦海特，咋舌说道：“毕典菲尔特这个混帐！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了吧！应该遵从皇帝的指示才对的！”

法伦海特误会他了，但是看着黑色枪骑兵冲进回廊的情景，毕典菲尔特的指导显得井然有序，难怪会被视为有计划的行为。

※※※

金属和非金属的惊涛骇浪被欣起，看见黑色枪骑兵冲进回廊时显现在萤幕上的光点群，杨已知道即将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杨威利环视舰桥上的幕僚人员——妻子兼副官菲列特利加、先寇布、姆莱、派特里契夫、史路等人；卡介伦受命留守要塞；梅尔卡兹和费雪留在其它舰艇上，执行其它任务；还有在今年年初受命担任司令部巡回参谋一职的尤里安·敏兹也在这儿。这就是所谓的“杨氏家族”目前仅有的小小阵容。

“帝国军拥有一位稀世的皇帝及许多的名将，对他们全部的人来说，伊谢尔伦回廊太窄了，而这种狭窄的情况却是我们的生路。我们要好好地利用一下。”

与其说杨的声音充满自信，不如说他只是在淡然地说明事实而已，并将胜利已垂手可得的想法根植于部下的心中。杨威利被称作魔术师，是因为他所给予人的依赖感，至死也不会消失。他的部下们藉用古人的小对话，对他们的司令官开了个玩笑。

“你认为提督最佳的作战是什么？”

“就是下一次的作战！”

※※※

十时四十五分，帝国军急速逼近的报告传来，全体舰队进入第一级战备状态。十一时三十分，亚典波罗提督的部队到达，直接合并入杨舰队的左翼，对付来攻的敌军。

“辛苦了！”

“请将谢意换成一些实际的东西吧！”

这段对话在通讯萤幕上匆匆交换。

指挥大舰队作战的杨，自最初的伊谢尔伦争夺战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屈着膝盖，半盘腿地坐在指挥桌上——这个时候也不例外。幕僚们有时瞥见他的身影，也能安定心神。

监控员的声音突然紧张地响彻舰桥。

“敌军突破黄色区域，进入红色区域！进入主炮射程之内！”

“准备炮击！”

杨举起一只手，这并不是下达射击的意思。他拿下黑色扁帽，搔搔杂乱的头发。

“连猫看了都会退避三舍”——这是离开舰桥，登上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奥比利·波布兰的批评。

“敌人已进入射程范围！”

重新戴上黑色扁帽，杨的右手再次举起。尤里安深吸一口气，当空气吸至肺部深处的瞬间，杨的右手挥下。

“射击！”

“射击！”

光与能源交织成的巨大波涛，在宇宙的角落里，掀起无声的风暴。

萤光屏上，爆炸的光芒绽放开来。集中火力是杨舰队最擅长的技术，其熟练度堪与脱逃的精湛演技相匹敌。

闯进回廊的黑色枪骑兵，碰到光与热织成的巨墙，急速地停止下来。毕典菲尔特发出愤怒的咆哮，炮门开始大吐报复的火焰。

※※※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自由行星同盟完全崩坏之后，在伊谢尔伦回廊四周所展开的战争，再也不是善与恶的对决，这是一场和平与自由的战争，或是一场权力欲望与固守制度之间的冲突；“正义”这个不完全的天平，随着支持或喜爱莱因哈特及杨威利的偏向而摇摆难定。

对战争中的当事人而言，自一开始便不是站在中间立场，死及死亡的意义，全系于这次战争。

帝国军的黑色枪骑兵和法伦海特舰队，各自形成纺锤阵形，对抗凹形阵的杨舰队。法伦海特首先向后方的皇帝报告战斗开始，为了不让黑色枪骑兵陷入孤军奋战，他接着急速进攻而来。

正面对阵的炮战，杨舰队的阵形较帝国军有利，可使用的炮火数量也凌驾于帝国军之上。帝国军即使想重编阵形，但在彼此舰队产生的干扰下，又处敌军炮火的正面，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黑色枪骑兵这些鲁莽的猪猡！就这样去自掘坟墓吧，关我们什么事！”

副官山德斯中校充满愤怒与被害者意识地发出牢骚，法伦海特自己也不禁感到无奈。另一方面，毕典菲尔特也相当不满。他认为法伦海特若是待在后方就好，但偏偏他跟来了，硬要与自己并行布阵，使得在狭窄的回廊内行动受到彼此牵制。

毕典菲尔特的副参谋长欧根少将，双眉微微地皱了起来。“黑色枪骑兵”舰队当中号称最为谨慎的男子，犹豫了数秒之后，他向司令官提出了意见。毕典菲尔特一头蓬松的橙色头发，两手交叉胸前，站立在主萤幕的前面。

“长官！这似乎是要诱使我军进入回廊的陷阱。为了不引起皇帝的震怒，应有觉悟牺牲部分兵力以向后撤退才是。”

“皇帝的震怒”一词对毕典菲尔特而言，仿佛是一种巨大的回音。事实上，欧根的意见，毕典菲尔特早已明白了，但是，如果保持这个阵形后退的话，一定会被杨舰队呈半包围状态追击而来。他所担心的正是这点。所以毋宁奋力前进，试图突破中央——毕典菲尔特下达他一贯风格的决断。

黑色枪骑兵开始移动。这是在正面突击方面，破坏力堪称宇宙第一的舰队。现在除了运用这支舰队最大限度的破坏力，毅然地突破中央之外，也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杀开一条生路了。

在毕典菲尔特的指挥下，各舰主炮一齐连射三次，攻击杨舰队之后，黑色枪骑兵突然急速挺进。

杨舰队屈服似的后退了，但只是中央部分而已。几乎就在这一刹那间，杨舰队的阵形以V字型伸展开来，变成纵深阵。时间分秒不

差，弹性恰如其分，这项完美无缺的舰队运动，是费雪中将挖空心思构思出来的成果。

杨舰队的纵深防御线，就像字面呈现的景象一般，形成一面火墙，粉碎了黑色枪骑兵的前进计划。漆黑涂装的舰艇群变成翻滚转动的火球后，霎时与漆黑的宇宙融为一体。

帝国军也发射反击的炮火。在激烈的炮火中，已方舰艇相继被击毁，但他们仍旧保持住阵形，继续前进。他们希望以强行进逼形成接近战，甚至使双方陷入混战，则毕典菲尔特便可以用压倒性的破坏力，彻底击碎杨舰队。一旦战况脱出杨的掌握，杨舰队就只是一群弱兵而已了。

【Ⅳ】

“好好回想一下去年巴米利恩会战的情景吧！你们帝国军在惨败、大败、彻底失败后，本该化为宇宙尘的一部分的，是我们悲天悯人，饶你们不死，现在你竟然忘恩负义，再次发动侵略，你们的皇帝真是徒有漂亮脸蛋的无用之徒！”

将黑色枪骑兵引进回廊的任务大功告成后，进入杨舰队左翼，完成漂亮演出的亚典波罗，向帝国军发出强烈的怒吼。

“皇帝万岁！”

“去死吧！皇帝！”

两军在通讯回路上，好战的叫骂声你来我往。

黑色枪骑兵的波状攻击相当猛烈，在杨舰队整齐有序的扫射中，帝国军挺进的前端，部分化为火球而稍退，但不久便又重整阵形向前挺进。杨舰队也无可避免地遭到惨烈的攻击，旗舰尤里西斯的萤幕，在近距离的爆炸光芒中，充满锦簇炫丽的花团，能源的乱流有时也达到扰乱阵形的密度。

杨舰队的一艘巡航舰发出白热光芒爆炸开来，当黑色的战舰突破那道残光，逐渐逼近展开接近战之时，杨的幕僚们的心脏强烈地跳动起来。尤里西斯的左右两边射出能源光束的利刃，在集中炮火之后，敌舰变成一团热量，被击毁。

“毕典菲尔特这个蠢蛋！他以为蛮冲硬闯就可以成功吗？”

史恩·史路少校喃喃地说道，而杨并未如此认定。

就纯粹的军事而言，帝国军的恢复能力几乎等于无限，而杨威利军则相当于零。因此，帝国军若以最坏的打算，使敌军蒙受与我军同等的损失，最后敌军将会完全消灭，已方将可生存下来。这并不是所谓的战术，但在战略方面极端地说，动员大批军力的意义，可说正是于此。

※※※

“将两支舰队结合起来，共有三万艘，悉数歼灭敌军之后，不是还剩下一万艘吗？”

毕典菲尔特发出的豪语，看似粗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略的本质。但是和敌军比较起来，我方的损失远比敌军更为惨烈，这件事连橘发的猛将也无可否认。发动了十几次的波状攻击遭到粉碎后，他只好采纳参谋长雷布纳上将和副参谋长欧根少将的意见，暂时撤退。于是，取而代之的攻势主力是法伦海特舰队。

“大军是不需什么用兵手段的，只要攻势强就够了！笔直前进！攻击！”

法伦海特的判断和指令是正确的。值此之际，若倾力发动快攻，则就不会有陷入杨设计的那艺术般或该说是魔术般的用兵技俩之余地了。应该发动连续攻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余地。

法伦海特舰队开始了连黑色枪骑兵都会汗颜的强悍攻势，向前挺进。杨舰队的炮火对这批不速之客猛烈地开火，但是这时官兵们的疲劳却对杨舰队大大产生不利。经过数次炮战之后，法伦海特发现这点，于是倾集兵力对付由亚典波罗所指挥的杨舰队左翼之一角。他打算突破杨舰队的左翼，向右翼回转过来，直攻杨主力的侧面。

他成功了！法伦海特暂时截断了杨舰队，并对杨的本队发动攻势。

法伦海特的攻势固然迅猛，但杨舰队也不甘示弱地反击。

以圆锥阵型冲进敌军一角的法伦海特舰队，受到来自左右两方的密集扫射，刹时化为一连串的火球。宛如由死亡与破坏所交织成的绚丽项链。

遥望好友陷入苦战的毕典菲尔特，这时已将阵形重新编列完毕，对于杨舰队所显露的疲态，他也不疑有它，马上下令急速前进。迎击

的炮火散放开来，如同字面所形容的一样，黑色枪骑兵将杨舰队的一部分打得落花流水。

毕典菲尔特和法伦海特会合完成之后，再度成功地集结了战力，然而，这正是狡猾已极的陷阱真髓！帝国军的两位将帅，将兵力集结的地方便成了随后杀至的火力的旋涡中心。

预测到这一点之际，他们却已别无选择了。因为不能坐视已方战友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

帝国军各艘舰艇的萤幕上，燃起猛烈炮火的炽焰，不到三十分钟光景，他们已由优势转为劣势。杨舰队对帝国军两大舰队，在数量上虽居于劣势，但却能利用回廊外缘的危险宙域将敌军包围起来。这时，将法伦海特舰队逼近危险宙域边缘的是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

“是梅尔卡兹提督吗——？”

听到旧战友的名字时，法伦海特水色的眼眸一闪，凝视着镶嵌在萤幕中的光点群。这位横跨两代王朝，勇将英名历久不衰的三十五岁男子，棱角毕现的脸上，浮现一种毫无敌意的表情。

“好吧，这也正合我意。”

法伦海特喃喃说道，虽然夹在敌军的炮火和危险宙域之间，但他仍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手腕，再次整编了旗下的舰队，瞄准包围网的一角，集中火力，杀开一道出口。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毕典菲尔特也突破了杨舰队的一角，他已弃继续与敌军作战的念头，企图杀开重围，冲到回廊的出口。但是他的行动又再次落入杨舰队的陷阱中。为对付敌军的行动，杨散开自己的包围网，重行排成纵深阵，围绕敌军的左右两侧。

杨利用回廊的特性成功地作成的纵深阵，使深陷中央、无法通过火力异常密集的细长宙域的帝国军后退无门。不管愿不愿意，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除了突破火与热交织成的暴风圈，逃向回廊外围，此外就别无选择了。而如此一来，一旦决定了退路之后，即使想在中途转变攻势，也只能列成横队来对抗杨舰队所形成的火墙。倘若不愿冒然地在敌军阵前回头，那么，横队的各处将被火网截断，最后只有落败而逃。

“杨威利这个男子的智谋实在可怕啊！明知如此，竟还误陷这家伙的技俩，我的功勋矿脉已经挖尽了吗？”

自嘲的阴云静静地滑过法伦海特的脸颊。

※※※

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上，斯巴达尼恩开始发射。

“松子、利口、雪利、苦艾！各个中队！准备发射了吗？”

奥利比·波布兰中校的声音中，毫无督促出发的紧张感，当被问及逃难死境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轻视世间一切事物”。这男子的本领，也许正在这里。

他的部下个个也是胆气豪壮，或说是桀傲不驯，精神的波长一如上司。他们是从自由行星同盟时代开始，已经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老兵了。

当然，有少部分的人是例外。

波布兰注视着机内萤幕的一角，首次参加作战的卡琳——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的脸，他抿嘴一笑，绿色眸子里闪耀着阳光般的光彩。

“害怕吗？卡琳？！”

“不！中校！没什么好害怕的！”

“装腔作势倒无妨！刚开始时衣服太大没关系，等到长大了，衣服自然就合身了。勇气也是这样的。”

“是！中校！”

“……担任人生辅导的波布兰，做了不负责任的发言。反正是别人的人生嘛！”

卡琳一时无言以对，年轻的击坠王这次笑出声来说道：“好啦！去吧！卡琳只要做到我所教你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你就可以活着回来了！”

方才学到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卡琳觉得好才出击没多久，就全部用光了。上下的失调感、三半规管的混乱、现在位置不明所带来的不安——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卡琳全都体验到了。

“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坚强一点！那种蹩扭的样子，被那小子看到可会笑你哟！”

那小子？那小子是谁？卡琳刹时觉得自己的心思受到牵阻，而大感不快。

斯巴达尼因在宇宙的战场的遨游，飞行的速度令她觉得痛快，但飞行的轨道却谈不上稳定。眼前战舰的外壁急逼而至，她连忙急忙上升。一回转，竟分辩不出自己所回避的船舰，究竟是友军还是敌军。这是认清自己初次上阵经验粗疏的时刻，她所有的神经回路都难以告诉她这个事实。卡琳手握拳头敲着自己的头盔，她确认计量器及现在的位置，并放声读出数值。她瞄准与已机擦身而过的舰艇，懔然按下中子光束的按钮，当她意识到对方有可能是我方时，心上不禁一颤。

铀２３８炮弹的火线在虚空中织出死亡的刺绣。永恒的黑夜被红、黄、白的彩色刀刃，切割成无数细片，那一片一片的漆黑，贪婪地吸取着无数人的生命。

“轻视世间一切事物！”

世俗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听了都会翻白眼的台词，卡琳却奉为最灵验的咒语。真是的，华尔特·冯·先寇布这种教育的大敌，仍然没有遭受天谴，好端端地活在世上。社会的加权总有一部分是由枫糖树的枝干所组成的。

半毁的巡航舰放出一团能源乱流，将卡琳的爱机推向上方。视线和心脏回转了数次之后，卡琳好不容易重行确认自己的方位，这时，一架帝国军王尔古雷机跳进她的视线。紧随在火线之后的机体，直逼卡琳的头顶。

“轻视、世间、一切、事物！”

卡琳随着音节变换爱机的机首角度。她的反转动作比敌军更早一步完成，火线刹时缝合了虚空，卡琳的中子光束机枪瞄准敌机，头盔之内，淡红茶色的发丝飘动着。

“去死吧！皇帝！”

※※※

“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击毁一架敌机，平安归舰了！”

接获这个报告时，与卡琳血缘相承的父亲——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站在尤里西斯战舰的舰桥上，举起小瓶的威士忌。他将瓶子举至额前，抿嘴而笑。

“为这个野丫头干杯吧！……”

那是身为父亲所流露的真情，抑或仅是借口而已，从他那勇敢的表情上，旁人根本看不出来。

【V】

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十五分，法伦海特一级上将的旗舰——亚斯古里，终于陷入杨舰队火力的巨网中。他担任溃败而逃的已军后卫，防止全面溃散，同时掩护已军撤退，因此不得不面对到已方数量减少和敌军火力密度不成比例地增加。

能源中和系统的出力超过极限的瞬间，灼热的光束贯穿了亚斯古里号的舰身。舰艇发生爆炸，舰内火舌猖獗，法伦海特自指挥席上被弹出，撞向壁面，痛楚似螺旋般地刺入体内，自受伤的肺部深处吐出的血和着空气溅在地板上。

当他从地板上坐起身来时，一种急速接近的死亡的足音，在耳内深处响起。满脸是血的法伦海特一笑，水色的眼眸反射出金属的光芒。

“我生长于和莱因哈特陛下相近的贫穷贵族家庭，为了生活而当军人。遇到过好几个无能的上司和盟主，但到取后，竟能跟随这位最伟大的皇帝，可说真是幸运的一生了！如果顺序有所改变，也许就遇不上了……”

痛楚再次袭来，化为鲜血自嘴角涌出。在愈来愈暗的视线之中，他看见担任随从的幼校生仍然在旁守护着他。法伦海特直视学生那泪尘交错纵横的脸，勃然斥道：“干什么！还不赶快逃走？”

“阁下……”

“赶快逃走吧！要是被人家说亚达尔贝特·冯·法伦海特战死的时候，还要带个小孩子作伴，那我上天堂以后，就很没光采了！”

火、硝烟和尸臭味相弥漫，幼校生仍奋不顾身地恪守学校的精神。

“那么，请给我任何一种东西当作遗物吧！就算拼上一命，我也会把它送到皇帝陛下那儿去的。”

奄奄一息的帝国军猛将绝望似的望着少年。他现在连苦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知道了，就给你一个遗物……”

连声音也急速地消失了。

“就是你的生命。活着回去见皇帝吧！不要死啊！好吗？……”

法伦海特恐怕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司令官死后，二十三时二十五分旗舰亦告爆炸，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挤身太空梭，从战火中逃了出去。

※※※

五月二日，战败残存的士兵们与莱因哈特皇帝本军会合。毕典菲尔特的黑色枪骑兵，舰艇一万五千九百艘之中损失六千二百二十艘，兵员一百九十万八千名，六十九万五千七百名丧生；法伦海特舰队方面，舰艇共一万五千二百艘，损失八千四百九十艘，兵员一百八十五万七千六百名，一百零九万五千四百名丧生。此外，罗严克拉姆王朝军队的一级上将，更首次有人战死沙场。

“法伦海特死了……”

苍冰色的眼睛沉浸在哀愁之中。在决战的前夕，竟然丧失一名军中最高干部。这个男子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虽然是莱因哈特敌对势力中的一员，但金发霸者却认为他是一个大将之才，而被赦免其罪，并特别礼遇他。这无法不令人感到惋惜，——莱因哈特没有说出来，而对生还的另一名一级上将投以那剑般的目光。自亚姆立札会战以来，首尝败绩的猛将，纵然倦容毕露，但仍强打精神挺直腰杆，等待皇帝的斥责。

“毕典菲尔特！”

“是……”

“这是你应有的失败。明知道眼前的陷阱，而故意往下跳，想要将其咬破，而却没有成功吧？算是将功未成万骨枯了。”

毕典菲尔特勉强地调整自己的声音。

“枉然断送战友生命还有许多陛下的士兵，我这不才之身，不管遭受任何惩罚，也不会有任何怨恨。”

莱因哈特摇摇头，耀眼夺目的金发如阳光下凝固了的波浪。

“朕并非在责备你！至少那要比你‘不应该有’的失败要好得多！此后你得再以你应有的作为来弥补你的过失。法伦海特元帅也一定希望如此。朕也会有另一番觉悟来面对杨威利，你也借力予朕吧。”

人们也知晓了已故的一级上将已成了罗严克拉姆王朝叙勋的第四位元帅。毕典菲尔特那橘色头发下低垂的脸，久久不能抬起，他率直地为主君的宽大而感动，但在年轻霸主身旁服侍的罗严塔尔却不这么认为。不论是在意识面上或潜意识中，他都明白皇帝的霸气，都专注于打倒杨威利一事上。

“不是胜利就是死，是吗？吾皇。”

罗严塔尔元帅犹同自言自语地说道，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微微转动身体，同时望着皇帝和统帅本部总长。

“不对。并非‘不是胜利就是死’！而是胜利，或是更完全的胜利。”

莱因哈特发出一种具有透明感的笑声。有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是口出狂言。不过，他知道自己只是想再次确认自己存在的理由罢了。为了赢取胜利而亲赴战场，这种真实的感觉充满他的全身。

皇帝就这样笑了好一阵子，贴身侍从艾密尔·齐列看在眼里，那要比任何事都来得令他喜悦。

# 第四章 万花筒

【I】

银河帝国军大本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亚达尔贝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战死与晋升元帅的公告。

不久之后，这个消息也为刚回到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杨舰队所知。梅尔卡兹提督得知此消息之后，自己为他昔日的战友服丧一天。这位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宿将于是在五月一日的作战会议当中缺席了。代他出席的是胸前佩带黑纱的舒奈德，这个代理人一入座，立刻招来一顿带刺的白眼，那是来自杨舰队里头最为严肃，集所有“拘谨、刻板”之特性于一身的姆莱中将。不过姆莱倒也没有开口予以斥责，反倒是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说了一些和军事方面完全无关的感想，像什么“穿着丧服的女人，每个看起来都像是美女，这倒是一个事实”，这句话也招来了姆莱那不仅充满荆棘、甚且还充满了毒针的视线。

在这个会议上，杨非常地疲劳，现在的他看起来，仿佛一心一意只想要一杯白兰地酒，和装满了热水的浴缸，不过众人对于杨这种精神态度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杨每次在构想一些他人觉得绝不可能的奇谋时，偶尔还会显露一个充满知性与活力的创造艺术家的风格，但是当他的奇谋付诸实行，而且得到成果之后，他总会像只老猎犬一样地庸懒。

“每次战争一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一直讨厌战争的，所以就会显得有些不高兴。”

这是尤里安·敏兹对于过去的追述，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故意用讽刺的眼光来观察所下的评论，而是他为杨的怠惰所做的辩护。至于菲列特利加则不仅认为没有必要为丈夫辩护，甚至还把怠惰列为一种美德，不过他们两人企图为杨威利这个人物赢得他人严正之评价的努力，最后似乎还是徒劳无功。

“我军在首战当中，暂时获得胜利，不过这是不是会带给帝国军的基本战略任何影响呢？”

每次只要姆莱一开始发言，整个会议就会开始有个会议的样子，这种情景应该可以说是杨舰队的一种习惯。

这些年轻的幕僚们具备了大胆无畏、桀傲不驯与不守纪律这三种特质于一身，不过姆莱却很明显地让他们感到畏惧。“蔷薇骑士”连队长凯斯帕·林兹上校在少年时代，曾经立志作为一个画家，他曾用他的画笔为杨舰队的慕僚们，画过很多素描的肖像画，不过在描画姆莱的时候，他并没有仔细画出他的脸部，而是在军用扁帽与制服中间，填上了“秩序”这两个字。但是一旦没有姆莱的眼睛和嘴巴，那么“流亡的私人部队”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一个军队的组织，就很令人担心了。

“不，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一次和过去亚姆立札或巴米利恩的时候不一样。我居心不正地蜷伏在洞穴当中，所以就算是皇帝也无法随心所欲地选定战场，不是吗？”

所谓居心不正，这种说法倒也不是杨自己的谦逊，而是个不争的事实。只要是在和战术相关的范围内，杨不算是个老实人，同时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可说是极其狠心、而且毫不留情。

这个时候，达斯提·亚典波罗正在回廊入口的地方，指挥着五百万多个连锁式爆炸机雷的铺设工作。奥利比·波布兰发挥了他揶揄的本领说道：“这男人只要是和打架相关的准备，他绝对会不辞劳苦地去完成。”

“那应该是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用以争取时间而铺设的吧。”

这是一般对于在入口处铺设机雷的用意所做的推测，而杨本身也没有对此加以否定。连日来的疲劳仍留在杨舰队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专为短时间内恢复身心所设计的密舱床此时更是全天运转，兴奋、紧张与不安的情绪，仍像踩着踢踏舞似的在士兵们的神经里跳动着，因此不断有人在一天之内多次进出密舱床。毕竟具备像先寇布、亚典波罗、还有波布兰这种精神水准的人在“狂欢的杨氏家族”当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多。尤里安和先寇布等人一样，并不觉得疲劳，但是却感觉到心脏和肺部的机能常常欠缺安定。

※※※

在另一方面，帝国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在首战当中，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战死与黑色枪骑兵败北的消息，对帝国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冲击，不过倒不至于构成精神上的致命伤。法伦海特固然是一位名将、黑色枪骑兵固然勇猛，但是无论如

何，他们的重要性绝对比不上皇帝莱因哈特。那位值得万人称颂的皇帝，不还是振动着他那自豪的无暇巨翼，散发出金黄色的光泽吗?

士兵们的士气仍然非常高昂，不过帝国的最高干部们并不是仅依赖士气来实施作战指挥的，“帝国双璧”连日以来不断地重复着作战的协议。

“大军如果要确立战略层次的优势，庞大的兵力是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不过就战术层次上而言的话，就不尽如此了。随战场地形之不同，庞大的兵力反而可能成为失败的一个原因。”

像这种军事常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当然都能充分地理解。如果只要拥有大军就可以获胜的话，那么在“达贡星域会战”的时候，高登巴姆王朝早就可以使自由行星同盟军完全覆灭了。而且在“亚姆立札会战”的时候，同盟军也应该是当时的胜利者。庞大兵力要能够发挥庞大兵力之功能的话，第一、补给必须充分，第二、情报传达必须准确，第三、不能把兵力分散。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面对眼前伊谢尔伦回廊这个特殊的地形，自然必须要特别留意第三点。

“皇帝大亲征”的最后一幕，应该是由“回廊战役”的壮丽光辉来作为点缀的，但是这场战役对莱因哈特来说，却不见得会为后世人评定为表现最优异的一场会战。后世的战史学家当中，有人认为皇帝莱因哈特用兵的特色在于“华丽的洗练”，但是这个特色在这场战役当中，却丝毫不见有所发挥，甚至有人评论莱因哈特所表现的不过是在“单纯地夸耀战力的优越”，这样的评论令人不知此语究竟为批判、亦或是惋惜。总之，不论如何，莱因哈特的“优越战力”在这个时候仍然丝毫没有动摇，不过这也是因为有一个可以让战力再生的环境。

杨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入口铺设了机雷的情报，让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都不禁为之眉头一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杨威利真正的企图究竟是什么，杨不是早就看出如果把帝国军引进回廊的话，那么战术上就会出现活路吗？他大概是打算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还可以争取一些迎击的时间吧。

“指向性的杰服粒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杨这种诡计根本毫无价值嘛。”

这种意见一到了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的耳里，立刻就被踢到一边了。现在的情势和亚姆立札会战的当时根本完全不一样。现在

的战场是更为狭小的伊谢尔伦回廊，一旦入口被机雷区封住以后，行动的自由性就明显地受到约束了。

“假设我们现在用杰服粒子在那个栓子上打了一个洞，那么严阵以待的杨舰队刚好就可以把炮火全部集中在那里，等我们见情势不对，想要从洞穴里退出来的时候，如果再受到狙击的话，根本没有反击的方法，只怕要被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想要歼灭蟄伏在回廊里的杨舰队，并不是非得要进入回廊里不可的。

“也不能完全驳回这个提案吗？”

罗严塔尔一面低声自言，随后独自一人思索了半天之后，便将他自己的作战计划，向皇帝秉奏。

莱因哈特接到了罗严塔尔所提的作战计划之后，晃动着他那金碧辉煌的金发表示同意。

“你这个作战计划很好。一旦侵入回廊之后，以我军七、八倍于敌人的兵力，足以让杨威利及其一党的人全部覆灭。”

“臣期望于获得陛下圣旨，然后付诸于作战。如陛下您察知有任何不备之处，盼陛下予以修正。”

“不，没有关系。如果用你所提的作战计划仍不能获胜的话，那么就由联重新构思对付杨的手段。总之，辛苦你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他的主君以及敌手杨威利，同样都是心中蕴藏着矛盾的人。尽管他从各种旁证看来，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他并不希望莱因哈特皇帝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他所构想的作战方法，从当时的状况或条件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构思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基于对君主及密友的考虑，很细密地检讨了这个作战方案，不过仍然找不出有任何必须要修正的地方。

“能够让疾风之狼评定为合格真是太光荣了。看来我可以在宇宙舰队里当个普通参谋什么的了。”

被罗严塔尔这么一说，那对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眸，充满了像是从纸背后透出来的眼光。

“不、不成，你不能当我的参谋，我和皇帝不一样，我是会嫉妒部下才能的那种人。”

罗严塔尔这不高明的玩笑，被对方以同样不高明的玩笑来回报。在他那黑色的右眼、蓝色的左眼和端丽的唇上，隐约地刻画着不同的微妙笑容。

“疾风之狼真是太谦虚了，如果要论这个宇宙的用兵家，可以胜过我的就只有我朝皇帝、杨威利、梅尔卡兹、还有您而已哪——而其中两名并不需要我去与他们战斗，这真是太幸福的事情了。”

罗严塔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同温的多层海流声音。米达麦亚经过半秒钟的沉默之后，用指尖捏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如果按照你的论调，那么如今世上屈指可数的用兵家中，过半数是在我方阵营中，如果大家为了共同的目的同心协力的话，那么胜利自然而然地就属于我们的。”

疾风之狼突然露出烦躁的表情。

“够了，罗严塔尔，我不懂，为什么你和我必须要做这种似乎隔着什么内幕的对话呢？直到前不久，我们还没有这种必要不是吗？”

罗严塔尔满脸无辜的表情，对着老朋友笑道。

“正如你所说的。这么一个难得的夜晚，总得要有好酒相伴哪。如何？虽然是比不上四一零年份的，不过可仍是四四六年份的白酒喔！”

【Ⅱ】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五月三日六点三十分，银河帝国军在皇帝莱因哈特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入侵伊谢尔伦回廊。虽然在首战当中，损失了一百万以上的将兵，不过现在仍拥有舰艇九万五千六百艘、兵员一千六百二十万人的战力，此外在后方还拥有预备兵力，也就是在回廊与旧同盟首都之间海尼森之间布阵的奥古斯·沙姆艾尔·瓦列所率领的舰队，光是在他控制下的船舰就高达一万五千二百艘。相对于这样的战力，杨威利方面的军力勉强可达二万艘，就数量上而言，根本不成比例。

皇帝莱因哈特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透过萤幕注视着先锋部队一面处理机雷、一面往前推进的情形。

“沉默提督”也就是亚伦斯特·冯·艾杰纳一级上将，受皇帝之命令，担任第二阵突入部队的指挥。

“承蒙皇帝陛下的圣旨，此乃身为军人之至高荣誉。臣自当为陛下之丰功伟业尽绵薄之力，若无法成事，仅以臣下之性命向陛下谢罪，吾皇万岁！”

艾杰纳并没有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只是恭谨而默默无言地向皇帝一鞠躬，之后即自皇帝莱因哈特的面前退下了。

其他的提督们，也在经莱因哈特的受命之后，纷纷开始部署部队。在首战当中，饱尝败北之苦的毕典菲尔特也暂时地接任原法伦海特舰队指挥权，拥有将近二万艘舰队的兵力。莱因哈特正期待他麾下的猛将能够发挥强烈的复仇心，这一点包括当事人以及战友们都非常明白。

最年少的一级上将奈特哈特·缪拉担任后卫。

自这场自宇宙历七九九年开始，至八零零年结束，一般通称为“大亲征”的远征当中，奈特哈特·缪拉几乎从头到尾都奉莱因哈特之命，担任最后卫的指挥。这也意味着帝国军在此次长远而庞大的征战路途当中，无法完全消除对于后方的不安这个事实。毕竟在后方的是一片旧敌国的广大领域，一旦有组织性的叛变发生的话，那么就算是身经百战的瓦列可能也将面临无法处理的危险。真到了这样的时刻，缪拉便需立即由战场折返，与瓦列共同协力，确保回归帝国本土的这一条长远归途。另一方面，缪拉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止万一有敌方企图由背后袭击帝国军，虽然这个万一几乎是不可能的。

受命担任先锋，扫除机雷区并突入回廊深处的是洛尔夫·奥图·布拉斯契上将，在经过半天以上的苦心作业之后，终于得以将任务完成。

洛尔夫·奥图·布拉斯契上将过去曾经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麾下，齐格飞过世以后，遂直属于莱因哈特。无论在前线也好，在后方也好，他的处理能力可谓一流，更由于他凡事准备周到、面临战斗时的反应极为果断，所以才能爬到今日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人给予他如此的评价，说是“忘了自己所做的准备，胡乱突进”，或许可以说他的勇敢是天生的，严密周详则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吧。

五月三日二十一点零分，布拉斯契首先开始把炮火对准杨舰队齐射。准确地在五秒钟以后，反击的炮火撕开黑暗的虚空杀了过来。每个瞬间，炮火的光点和线条快速增加。不久之后，即形成一大片呈波浪般涌现的光芒，占据了整个萤幕。

在这一瞬间，整个回廊化成了充满破坏与杀戮，令人头晕目眩的万花筒。

布拉斯契舰队立即暴露在对方集中的火力之前。而在他们后方的又是机雷区，想要后退等于是不可能的了。

觉悟眼前的处境，这也是作战的一环，布拉斯契接获皇帝的指示，立即将他麾下舰队的六千四百艘舰艇分散成以一百艘为单位的小集团，采取避免敌方火力集中的作战方式。但是在分散的过程中，却也已经遭受到不小的损失。就在前后均有火光之壁耸立的情况下，帝国军的先锋部队已经被逼进死巷。

五月四日二点二十分，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下达展开第二作战阶段的指示。

指向性杰服粒子开始被释放出去。五道肉眼所无法看见的云柱，顿时贯穿了机雷区爆炸起火，然后化成五头巨大的火龙，俯身冲进黑暗的虚空。这的确是一幅壮丽的景观，但是这美景却是隐藏在人们心中的恐惧的狰狞原貌。火龙消散以后，五条像是隧道的通路被凿穿，仿佛是把火龙拧毙的巨神手指。

高速巡航舰于是经由五条隧道状的通路往前突进。

跃进回廊内之后，马上就受到杨舰队所发射的炮火攻击，纷纷化为火球爆炸。但是要同在同一时间内，压制住五处的攻势是不可能的，而且最主要这是对方的欺敌行动。趁着敌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五条隧道的时候，帝国军的主力已经由布拉斯契上将所辛苦开辟的通路，入侵到回廊内部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帝国军好不容易确住回廊内做为桥头堡的要冲。

※※※

五月四日十二点零分，皇帝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那纯白的身影一出现在回廊内，杨舰队的通信回路立刻就有声音化的紧张与兴奋在其中窜流。

“皇帝驾临了，准备好花束了吗？”

亚典波罗那喋喋不休的嘴也显得不够精彩。调整好呼吸和心律之后，他手掌往桌上一拍，大声喊道。

“攻击！”

在炮战当中，亚典波罗最精通杨威利式的单点火力集中战法。数万条的光线于是化为豪雨集中在几百个要点上，展现了计算与实践的完美组合。

呈现密集队形的帝国军，无法躲避来自正面的炮火攻击，密集的爆破声冲击着舰艇与舰艇上的人们，光与热宛如瀑布似的倾泻到六角体的空间内。

仿佛无数的小恒星爆炸所释放出来的能源旋涡又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狭窄的回廊中顿时为汹涌澎湃的浊流激荡着。而这浊流更弄乱了帝国军与杨舰队原有的秩序，能源光束的直进受到了阻挠，命中率变得极低，整个战场的前线一时之间真是混乱到了极点。后来首先恢复秩序的还是已经习惯于在这个回廊中战斗的杨舰队。米达麦亚虽然一面受困于狭窄的回廊地形，一面仍受到杨舰队炮火攻击，不过还是努力地想要恢复正统的阵型，无奈却又更进一步地被对方逼近的激烈炮火所攻击。

※※※

“左翼后退，中央与右翼前进！”

米达麦亚的用意是想要籍着左翼的后退，将敌方的前锋部队给拖进来，中坚与右翼同时朝反时针方向回转，即可攻击敌方的左侧。这种活泼有生气的用兵法，如果不是“疾风之狼”的话大概也无法使出罢。

这方法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杨势必得要陷入苦境了，不过此时米达麦亚的指示虽然快速，但是部队的行动却跟不上。再加上通讯体系无法完全发挥应有的机能，空间不足而无法供庞大的兵力自由行动，帝国军的舰艇秩序瞬间出现紊乱，杨立即把握住机会下达齐射的指示。

爆炸光线的波涛，占据了伯伦希尔的萤幕。数百艘在旁守护着纯白女王的舰艇，一下子同时爆炸起火，在脉动的火光中破碎震飞。但由于帝国军坚厚的阵容，伯伦希尔的身影并没有因此暴露在敌人的视线当中。

米达麦亚发出啐舌的声音，回头看着副官阿姆斯道尔夫少校说道。

“看来被擢升为什么元帅或宇宙舰队总司令的这段期间，我指挥战斗的感觉好像变得迟钝了。竟然会下达我军所跟不上的作战指挥。”

他于是请求皇帝，由总旗舰伯伦希尔换乘到自己的旗舰“人狼”上去，亲身冲入最前线的战火旋涡当中，当时是在五月四日二十点十五分。

【Ⅲ】

“‘疾风之狼’到最前线来了！”

帝国军的通信回响当中，此时到处充满了欢呼声。除了皇帝本身以外，大概再也没有其他帝国军的将帅这么样受士兵欢迎的了，连罗严塔尔或许也比不上吧。米达麦亚冷静沉着地置身炮火当中，重新构筑作战方式，然后命令部下实行。

“拜耶尔蓝，上！”

令人敬爱的长官所发出的命令，让年轻的勇将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此时在他麾下的舰艇约有六千艘左右，在帝国军当中并不算是大部队，但是在机动性和敏锐度方面，无疑的是一支杰出的队伍。由于先前帝国军几乎得被迫得一律采取纵向的队形，因此米达麦亚的用意是想籍由拜耶尔蓝的队伍形成一翼，产生半包围的阵势。

迎击这支队伍的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舰队。杨已经洞悉米达麦亚的作战意图，故非得加以阻止不可。

拜耶尔蓝的战斗指挥能力，几乎与亚典波罗不相上下。但是双方的兵力却无法互相抗衡，亚典波罗的兵力和眼前的敌手比起来还不到八成。假若战况由双方最先的遭遇，然后发展为混战，那么大概迟早会被逼成劣势。

亚典波罗便打算将拜耶尔蓝引进自己和杨的本队之间，以便左右夹击。所以双方开始激烈的遭遇战五分钟之后，便开始往后退，企图引出敌人。

拜耶尔蓝了解这分明是一个陷阱，但是如果就此撤退的话，整个大局便不会有突破性的变化，就算踩进去，米达麦亚也一定会替自己想办法，倒不如就假装上钩吧。于是拜耶尔蓝不仅追着敌人后面，甚

至还以更积极的行动速度，用几乎接近浪费的程度发射光束和飞弹，猛烈地进击。

这时杨的战术行动熟练地近乎异常。一面用炮火牵制米达麦亚的行动，然后先让前锋部队朝十点钟方向高速移动，待拜耶尔蓝罕察觉到的时候，半包围的态势已经确立了。拜耶尔蓝于是仓皇地后退，藉此让受害程度减至最小。

“这个魔术师在戏弄拜耶尔蓝吗？不过角色还不对是吧？”

米达麦亚不得不苦笑了一番。

如果没有杨威利的统率和用兵的话，那么“艾尔·法西尔革命军”其实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反过来说，一旦有了杨的指挥，那么他麾下的军队就是全宇宙最强的精锐部队，左可攻，右可守，前方突进，后方徐退，二万艘舰艇的军队可以抵敌十万艘的敌人。但是，这样的作战最后一定会导致消耗和疲劳。就算精神上不疲劳，那么身体也无法再受意志控制吧。

到了那个时候，才可能有胜利的机会吧，这是米达麦亚内心的想法，但是在胜利机会来临之前，帝国军却不见得能够维持应有的秩序，甚且还被强制要投入体力。莱因哈特、罗严塔尔、米达麦亚都明白如此的做法非常愚蠢，但是一旦被拖进回廊当中，那么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帝国军如果不间断地继续投入兵力，除了能够强迫杨舰队不停地作战，累积疲劳和损伤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吧？

另一方面，米达麦亚指挥作战的敏捷迅速和正确，也已经接近神乎其技了。他和他的密友罗严塔尔同样对此次皇帝亲征的战略方面有些批判，不过一旦莱因哈特授意，他便会将自己的立场限定于战术层次上的指挥官，将自己所有的智慧才能，全部集中在眼的战场，以便确立优势的地位。他让以机动性为主的战斗集团和以火力为主的战斗集团，以每一千艘为单位，随时补充崩溃的战线，另外使输送船团和医疗船全面出动，让已方的兵备补给站能有效率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杨舰队虽然得以保持优势，但是帝国军也并未因此而退走，甚且还顽强地维持舰队秩序，这不禁让杨感叹地说道。

“不愧是疾风之狼。他的用兵虽不炫耀神奇，但却不是一般平庸的将领所能做到的。”

这样的赞叹对此时的米达麦亚来说，或许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因为帝国军尽管在兵力上远胜于对方，但是却受限于狭隘的战场，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后方的兵力无法参与战斗，只能在远方隔着已方的战斗继续观看情势。

“变成一群散兵了，真是难看哪！”

米达麦亚如此想着，一面感到焦虑，为自己无法符合用兵学的基本原理而感到羞耻。

※※※

五月六日，杨采用梅尔卡兹的策略，对帝国军展开攻击，杨本身、梅尔卡兹以及亚典波罗三个人轮番对帝国军的左翼——范围较窄的部分——予以痛击。而且在帝国军将主力注入左翼的时候，马利诺所率领的分舰队冲进了帝国军的核心，这算是一种奇谋，不过却也是正统派的用兵法之一种。正因为如此，成功的机率相当高，事实上已经眼看就要成功了。

“太好了，上！”

马利诺用脚踏着地板，大声地喊道。

“用最华丽的葬礼来埋葬华丽的皇帝！”

说着说着，马利诺激动起来，呼吸加速，他的舰队以闪电顺着避雷针落下的态势与速度，对莱因哈特的旗舰发动攻击。

斯坦梅兹一级上将注意到主君的危机。于是他将他部队的舰艇尽量排成细长的阵势，这虽然不见得对战斗有利，不过他原本的数量就比较多。为了要阻止猛进的马利诺，他从左斜前方开始反击。

受到敌军在数量和态势上的压制，马利诺的分舰队朝左方像雪崩似的崩散。三十分钟不到的交战，马利诺已经失去了麾下四成的兵力，舰队的秩序也几乎要全面溃散，此时紧急赶来救援的杨本队及时化解了马利诺的危机。

斯坦梅兹舰队的监控员发出惊叫声。

“敌方主力，以密集队形突入！”

斯坦梅兹立即指示迎击，但杨直属部队的炮火精密度是无与伦比的。斯坦梅兹舰队顿时化成连绵数万公里的火球和爆炸的闪光。

此时杨本队与梅尔卡兹的分队无言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两翼，交互地痛击斯坦梅兹的舰列，在这样的痛击之下，斯坦梅兹的舰队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解体了。

爆炸之后随即产生火灾，舰内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火神的剑在舰桥上一闪而过，幕僚们被扫落到热波的底处，设备和计量仪器全部都为热浪所淹没。就在这一片痛苦的惨叫声快速转换死亡的呻吟声当中，斯坦梅兹的副官西贝尔中校透过一片血池、火海和弥漫的烟雾，寻找着司令官的踪影。斯坦梅兹就在他的身边，脸朝天地仰躺着。西贝尔吐出一口血块，张开染成鲜红的嘴。

“长官、长官您的左脚完全碎了。”

“……你的报告总是很正确。托你的福，至今全都是靠你的帮忙……”

斯坦梅兹脸上毫无笑容地回答着，纯事务性地注视着自己已经丧失感觉的左半身。

“看来是没救了，你的伤怎么样？”

他的并没有得到回答，西贝尔中校趴在自己流出的鲜血所形成的血池当中，已经一动也不动了，他的血也因为地板下的高热正快速地在蒸发当中。斯坦梅兹又继续叫着波连参谋长的名字，但同样地没有听到回答。此时瘫痪的感觉继续扩大到他的右半身，出血也紧随而至，黑夜已经降临到视线范围内，耳朵也被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提督低语着“格蕾茜”之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

斯坦梅兹一级上将的旗舰被笼罩在一片红色光彩中，影像映在罗严塔尔两只不同颜色的眼中，令他瞬间停止了呼吸，莱因哈特回过头，看着统帅本部总长。他的半边脸为萤幕所照射出来的光芒映照着，这位年轻的皇帝此时看起来仿佛是座用白磁和黑曜石所塑造的雕像。

“斯坦梅兹脱离了吗？”

“……立刻确认，皇帝陛下。”

罗严塔尔回答皇帝的问话说道，但他竟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失神了四秒多钟。

直到斯坦梅兹司令部唯一的生还者马克古拉夫少将前来报告司令部全员战死的消息，花去了三分钟的时间。当年轻俊美的皇帝知道继法伦海特之后，又失去一位得力将帅时，用一只手同时按住他前额的金发与白晰的额头。有着长睫毛的眼睛紧闭起来，瞬间之后，他那苍冰色的眼眸直视着一个人。

“玛林道夫小姐。”

“是，陛下。”

“陛任命你担任第二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继斯坦梅兹之后辅佐朕。”

希尔德一反平日的聪颖，显得有些为难。

“不过，陛下，我……”

举起他那像是用岩石为素材所雕刻而成的白晰的手，阻止了伯爵小姐的异论。

“啊，我明白，你确实从未亲身指挥过一兵一卒，不过，指挥士兵的是前线的提督们，而指挥他们的是朕，你所要做的只是为朕提出建言即可。有谁会对皇帝的人事命令有异议的吗？”

希尔德恭敬地行礼。她并没有说出极可能会有异议的那个人的名字。

【Ⅳ】

这个时候，帝国军的阵列已经出现破绽，即使有米达麦亚这么用兵神速的人，也难以完全修复帝国军的破绽。尽管斯坦梅兹麾下的舰队并非弱兵，但因为司令部已经完全毁灭，没有办法采取统一的行动，所以他们英勇的抵抗行为效果等于是零。此外更因为他们的舰队毫无秩序地左右散开，反而混乱了已方的指挥系统。

皇帝莱因哈特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尽管他优美的眉毛微蹙，但仍非常平静地注视着迫近到眼前的敌方炮火。罗严塔尔站在旁边，注视着皇帝的姿态。

难道自己会和这位金发的霸主一起葬身于此吗？

这倒也还好，罗严塔尔暗暗里对着内心深处的明镜笑着。他为防止大本营出现危机，事先就已经考虑到了。

亚雷桑迪·巴特豪瑟少将是罗严塔尔麾下一位出名的勇将。他并没有显著的才干，也没有统帅庞大兵力的能力，但是却能够按照命令，忠实且不辞劳苦地完成战场上的任务，因而能得到罗严塔尔的信赖。每当因为有少数兵力的动向使得局面产生变化的时候，罗严塔尔就会动用这个人物。

这个巴特豪瑟所指挥的二千四百艘舰艇，在杨舰队的右侧成平行状，发动炮火攻击，成功地将杨舰队进击的速度减缓下来。虽然仅有些微的时间，但已经争取到足以让旗舰伯伦希尔退避的机会。莱因哈特基于本身的矜持，不愿于此时后退，但因罗严塔尔指出如此可将敌方主力引入予以夹击，所以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但是帝国军各个部队的运动速度，违背了罗严塔尔的期待。伯伦希尔后退后所产生的空间，在帝国军的舰队还没有能立即补位之前，反倒给予了杨舰队突入的空隙。

罗严塔尔经由监控员的惊呼声，知道了杨舰队猛然进逼之后，虽然感到意外，但也立刻以炮列准备还击。

在这一瞬间，杨舰队朝下方突进，钻过帝国军的防御阵线后，以光束与飞弹由下方射击莱因哈特的本队，由极近的距离突入舰队中。

帝国军的诸将领为此举感到颤栗。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来形容比和智将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一贯乘坐的旗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

莱因哈特也同样感到颤栗，不过他的颤栗并不是因为恐怖，而是因为极度的激动。

“就是这样，非得是这样才行啊！”

白磁般的皮肤充满生气而涨红，呼吸兴奋地高涨起来。

光线与能源的巨大波涛席卷了宇宙的一角，莱因哈特的生命力本身好像化为实体似的，在这片波涛的正中央闪耀着光芒。

“罗严塔尔！俯角三十度，朝两点钟方向集中火力，敌舰列一有空隙，马上压迫突破。”

莱因哈特说了这几句话，但是对这位金银妖瞳的提督来说，主君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白了。莱因哈特正面对着敌方的炮火与高速移动，并没有因此而落入恐慌之中，反倒已看透敌方维持舰列的要点，并且

能够对该处集中攻击。如果能够突破该处的话，那么就可以像在切割钻石之前，先用钢凿给予最后一击似的使杨舰队全军溃灭。就算仅能得到最小的效果，杨也必须要先抑止住攻势，重新编排阵列。这么重要的要点，在广大的战场上是少之又少的，而莱因哈特竟能够在一瞬之间看透。罗严塔尔不得不承认，皇帝的天才是值得赞叹的。

莱因哈特一边撩起他那亮丽的金发，一边笑了。他的笑脸就像是打翻了珠宝盒，那么样光彩夺目。

“我料到杨威利会猛攻出击，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如果不和朕直接对决的话，那么就难以将朕打倒哪。朕……”

莱因哈特出乎意料地沉默了，他无意识地用左手抵着嘴，用他那像是由初雪所凝固成的白色牙齿，轻轻地啃着他的无名指。希尔德接着为之感到惊异，因为莱因哈特的表情变的充满怒气。在接获已方已经阻止了杨威利的猛烈攻势，并迫使其退后的报告之后，他的表情几乎丝毫没有改变。

※※※

杨威利的旗舰尤里西斯，从好几天前以来，就一直在死亡战场的正中央来来往往。

“看来你一辈子的勤勉，已经在这里全部耗尽了哪，杨提督。”

先寇布如此说道。这位地面战及肉搏战的名指挥官，以骁勇闻名的男子，在舰队战中没有上场的机会，所以便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扮起旁观者的角色来了。如果让亚典波罗那些人看到的话，简直会让他们羡慕死了吧。这场战役一结束，亚典波罗就在旗舰的舰桥上，裹着毛巾就睡起来了，一直到返抵伊谢尔伦要塞为止都还没有醒过来。由此可见这场战役的艰苦。而奋勇执行了十四次出击的奥利比·波布兰也是一样，在最后的出击结束回航之后，他在自己爱机的座席上睡了六个小时，在自己的寝室睡了十四个小时，后来被亚典波罗批评说：“真难相信他竟是独自一个人睡着了。”

无论如何，杨舰队目前所维持的优势，就好像是用单脚踏在簿冰上一样的危险，因为兵力的数量实在不够。虽然击毙斯坦梅兹，而他的舰队也暂时无力化，但是其他像是奈特哈特、缪拉、毕典菲尔特、艾杰纳等人都还毫发未伤地在后方待命，他们的潜在力量是值得畏惧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到战场上，固然是因为战场本身过于狭隘，但

皇帝莱因哈特一旦采用了杨所最害怕的战法，届时应该要如何应对呢?

在那之前，我方除了先主动以攻势压倒帝国军之外，难道别无他法了吗?

就这样，五月七日二十三点，杨正打算发动全面的攻势。

不过，这一回奈特哈特·缪拉终于出现了，他带兵保护着皇帝，伫立在杨舰队的炮火之前，加以阻挡。

杨威利最初听到敌方有一舰队，指挥官身分不明，以身为壁地守护在皇帝之前，同时正在排除我方之攻势的时候，杨就轻轻叹了一口气。

“啊，那名指挥官一定是铁壁缪拉，人如其名地守护着他们的主君。就凭有着这样的部下，莱因哈特皇帝的名号就足以流传后世了哪！”

去年，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当中，由于缪拉前来援救，而使得杨无法打倒莱因哈特的记忆，此时又复生了。

此时的缪拉，一待麾下的兵力完全齐备，立即一鼓作气切入杨和莱因哈特当中，而杨也仅能在缪拉舰队还没有完成阵形之前给予一击，然后立刻后退重新编排舰列。

能有如缪拉这般的良将于麾下，杨不得不为莱因哈特的作战阵容之坚强感到赞叹。其实也不只有缪拉，其他如与杨作战而死于沙场的法伦海特、还有斯坦梅兹，都不是因为对于专制政治的信赖而舍弃生命，而是对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的忠诚心，才舍弃了享尽天年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是报答莱因哈特知遇之恩的一条途径。

“也就是说，人们所追随的是个人，而不是理念或者制度，是吗？”

身为战斗艺术家的这名男子，尽管身处于苛烈的战斗旋涡当中，脑细胞群的某一个部分，仍然还是从事着不能称之为紧急的思维活动。

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是杨经常在思索的，就理论上得出来的结果只能确定战争是无意义的。

使“为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核心呈现模棱两可的状态，然后用感情来代入，这就是所谓的煽动。自古以来，基于宗教的憎恶所引起的战争，之所以会招来最激烈、最不可容赦的战祸，都是因为其战意是起于情感，而不是基于理念。对于敌人的憎恶乃至于嫌恶，以及对于已方指导者的忠诚，全部都是在情感支配下的产物。不论他人，就杨本身而言，他对于民主政治的忠诚，从另一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对于专制政治的憎恶。

杨担心尤里安·敏兹的地方，便是这六年以来，一直在他的保护和影响之下的这名年轻人，到了最后是不是会变成为了杨而战的。这样子是不行的，杨的内心如此想着。如果尤里安是基于他对杨个人的忠诚心，而对敌人产生憎恶甚至好战的话就糟了。无论如何，希望他所抱持的自始至终都是对于民主主义思想及制度的忠诚。

不过，一想到自己是不是期望尤里安在自己死后，仍然能够继续为反对帝制而战这一点的时候，杨却犹豫起来。原本杨就不希望尤里安成为军人。虽然尤里安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期望才成为军人，且因为自身的才干受到良好的评价，不过杨还是经常会觉得后悔。

就像这样，杨本身就好像是一个矛盾的聚合体。不过杨自身最大的矛盾应该是，他在这样激烈的战况当中，却还从事这些根本无助于获胜的思考，竟然还维持不败的这点吧。他目前的敌手是战争的天才，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尽管创一集军神之魂与智神的头脑于一身的伟大霸主，但是无法在战斗中打败对方这个不起眼的“流亡私人部队”。

【V】

到了五月八日，两军的混战仍然持续着。缪拉加入战斗行列，只能暂时逼退杨的攻击，并未能使战局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点和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不一样，因为缪拉的参战早在杨的意料中，所以老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方法。

“前后、左右、上下，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起来，全都是我方军舰的踪影。可是我方却还是处于劣势。”

米达麦亚元帅的幕僚布罗上将发出焦虑和失望的声音。如他所说的，帝国军尽管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实质上却是受到杨舰队的牵制。

和正了一年前的巴米利恩会战比较起来，这次的“回廊战役”不管在时间或空间上，规模都小了许多，但执拗的战斗和移动却不断地持续着。在数字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杨舰队，除了活用回廊的地形，藉着机雷区和集中的火力来切断敌人阵形，利用时间差予以各个击破以外，根本没有胜算可言。不过就连缪拉，一旦无法自由地移动配置兵力，也只能忍受绵延不断的局部战斗了。

在这场激战中，“米达麦亚元帅战死”的消息，一传到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时候，整个舰桥上立即笼罩在无色彩的颤栗之中。随侍在一旁的艾密尔，此时觉得皇帝莱因哈特那金黄色的头发仿佛在瞬间都化成银灰色了。而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的脸，仿佛被他左眼的蓝给渲染似地，整个脸色铁青，用单手扶住皇帝所使用的指挥桌，以支撑住他修长的身材。他的手腕颤动着，这样细微的颤动，透过桌子传到莱因哈特的身上。

“卑职贱命韧性甚强，得以存活至今，敌方的炮火没有能够击破天顶的门户。”

米达麦亚所传送过来的通信文，否定了刚才的虚报。整个大本营又恢复了生气。米达麦亚的旗舰“人狼”仍然在帝国军的前锋，虽有受损但仍然健在。

莱因哈特决意要使用最终的，同时也是最惊人的战法，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这样，“回廊战役”的第二幕在五月十日揭开。

※※※

最初是在莱因哈特皇帝于九日召开的御前会议。这个时候，并列在皇帝面前的帝国军最高干部只有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元帅、缪拉、毕典菲尔特、艾杰纳三位一级上将，以及直属于大本营的高级军官而已，与昔日相比，缪拉不禁感觉到一丝寂寥的情绪由胸中扫过。即使和侵入伊谢尔伦回廊前相比，也已经有法伦海特及斯坦梅兹两位一级上将战死了。自由行星同盟被消灭之后，杨威利及其一党充其量只不过是同盟政治的余烬，却得要与之如此辛苦地缠斗，这或许是连皇帝都始料未及的吧。从双方的实力差距与战斗的目的来考虑的话，现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帝国军确实是处于劣势。

莱因哈特首先发布已故的斯坦梅兹一级上将晋升为元帅，接着便发布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以中将阶级担任大本营幕僚总监。消息一发布之后，如莱因哈特先前所声明的，的确没有人对皇帝的人事安排有任何异议。只不过当中有人觉得欣喜，但确实也有人不是如此的，像罗严塔尔元帅的金银妖瞳里，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热忱，不过这或许是希尔德太敏感也说不定。

“朕到此为止，采取被动守势未曾有过任何好结果，一忘记这点，军神就开始征罚朕的怠惰。这一次至今还不能获胜的原因便在于此。”

莱因哈特的脸颊呈现极度的红晕，仿佛脸颊里有太阳一般。那种鲜明的色调，令希尔德感到不安，那样的红晕并不是因为精神激动的缘故。但莱因哈特无视于希尔德担心皇帝身体状况的视线，只是一味抒发心中化为声调的热切情感。

“杨威利用回廊狭隘的地形，迫使我军采取纵形阵，如此他便可对付我军的多数兵力，朕原本想要用智巧的战术应对，便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唯有从正面用兵力加以攻击，粉碎他的抵抗，使之无力化，无法再作战，才是朕及朕的军队所应采行之正道。”

※※※

五月十一日六时十五分，遭受到帝国军波状攻击的杨，感觉到一股恶寒由心中窜起。他一直最害怕的就是敌方采取这种战法。

舰队的行动非常的简单，仍以纵队突进，集中炮火攻击，敌前回头之际，仍一面用炮火攻击，然后后退。第一队后退的时候，第二队前进，同样集中炮火攻击，敌前回头时仍不停止炮击，然后后退，一直到第三队上来。这些行动呈连锁状，直到防御者疲劳、补给物资消耗完毕之后，再重覆接替的动作。

这种战法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在恢复力上处于劣势的杨舰队，战力就会很快地被消耗殆尽，削弱匮乏，最后终将陷入宇宙的深渊。

此时梅尔卡兹提议，暂时后退至伊谢尔伦要塞，以要塞主炮“雷神之锤”来对抗帝国军的波状攻击。亚典波罗也对此表示赞同。正当杨也打算要这么做的时候，重新编排过后的帝国军第一阵线缪拉，却利用丝毫不间断的波状攻击，让杨舰队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并且在

杨舰队企图想要后退的时候，立即乘机急速前进，采取随后追击并形成混战状态，意图让对方没有机会使用“雷神之锤”。

杨了解到对方的意图，但也只是了解而已，根本没有办法动半步。面对毫无间断的波状攻击，杨只能用炮火应战，当已方舰列出现破绽的时候就去填补，当已方被半包围的时候就用司令部所属的机动兵力去营救，他已经为战术层次的应对忙得分身乏术，根本没有余暇可以耍手段，同时也被迫使身心产生疲劳。而这也正是帝国军的目的之一。

经过三十个小时连续攻击之后，缪拉的舰队终于后退了。缪拉本身也已经相当疲累，在敌前回头到后退的这一段时间内，因杨舰队的炮火攻击而产生不少损失，但是杨舰队方面，其实也并没有余暇去进行追击，因为第二阵的艾杰纳所率领的大兵已经袭击过来了。他所率领的军队数量，几乎已经可以和杨舰队所有的兵力相匹敌，而且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前锋部队好像要将各个舰艇的能源全部一倾而空似地发动疯狂射击。一时之间，迫使杨舰队不得不后退，而且突出的舰艇更乘着间隙，沿着回廊边缘，从杨舰队的侧面跃进。

在艾杰纳猛烈强力的侧面攻击之下，杨的本队和亚典波罗的部队好像已经要被切断了。艾杰纳确实以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巧妙的用兵者。

※※※

“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孤立在敌军中央了！司令官有何打算呢？”

亚典波罗对着声音显得有些尖锐的参谋拉欧上校露出一个笑容。

“别担心，自掘死路的是帝国军。我们把退路封起来，来个围殴。”

拉欧上校脸上出现怀疑的表情。他原本并不是这么样悲观性格的人，但是自从担任杨和亚典波罗的幕僚以来，却好像培养出他这样的心态。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危机感是杞人忧天。讽刺的是艾杰纳舰队就要切断成功的那一瞬间，竟然反遭受来自两个侧面的夹击。

曾经担任杨过去的旗舰休伯利安舰长的马利诺准将，集中光束和飞弹咬住艾杰纳的左侧面，一时之间这个伤口深及对方的中枢部。

艾杰纳的旗舰维札尔，顿时被三方的火球和闪光所包围，而护卫的各艘舰艇也接二连三地爆炸起火。艾杰纳此时已经处在危机当中了，但是他连眉头都不稍微皱一下，仍然沉着稳健地指挥舰列，不但熬过马利诺的猛攻，而且确实地堵住伤口，以断续的炮火牵制敌方，成功地脱离了危险宙域。

尽管如此，他所受到的损害却是不能忽视的。当幕僚们提议后退的时候，艾杰纳的嘴唇稍微动了一下。大概是在口中咒骂神灵和魔鬼也说不定，但是那个波音并没有传到任何人的耳朵里。无论如何，见时机不对即后退，也是帝国军的基本战术，所以艾杰纳也就不再坚持已见了，但是临回头后退的时候，却还故意在舰队里留个破绽展露在敌人面前。

※※※

当然杨是不可能上这种当的。因为他必须要在下一波波状攻击到来之前，完成武器、弹药、粮食、能源、医药用品的补给，将受伤的人员送到后方，并且在遭受破坏的各个战线赶紧补足兵力。杨一面对着卡介伦“差不多已经到达底限”的警告点点头，一面进行着这些作业，然后又一面摒退拜耶尔蓝及布罗等人所展开的第三度攻击。更甚于此的是，他于五月十四日，一改防御战法，转而采取主动出击，率部队前往冲击帝国军。因此，原本应该于第四次攻击中出动的黑色枪骑兵，以及旧法伦海特舰队所结合而成的联合部队，被杨舰队先发制人，一时产生混乱。

毕典菲尔特的旗舰“王虎”，展现出名符其实的威容与猛气，在十五日的四点四十分，锐不可当朝敌人突进。当然突进的不只有一艘舰艇，同行的还有数量虽少，但却是最为精锐的舰队，企图一举捣毁杨舰队的中枢。部队精良，并且能够正确地掌握住杨舰队的中枢部位并集中攻击，这也证明了毕典菲尔特并非平将庸才。

正因为如此，杨命令左翼部队中止突进，因为如果要对应帝国军的攻势，必须暂时缩小战线才行。就杨而言，此时他的计算是错误了。因为在前哨战当中，曾经遭受杨予以痛击的毕典菲尔特，不但没有从战斗行列中退缩，而且也没有因为败北记忆使得他战意萎缩，反

而凭着更旺盛的士气，与更强烈的突进力，企图恢复失去的名誉。杨利用光束与飞弹所形成的防御墙，阻挡了对方的气势，同时也争取到了时间，巧妙地变换阵形。他避免从正面去迎击毕典菲尔特，将对他的攻势稍微往左边岔开，以便梅尔卡兹攻击其侧面。

对黑色枪骑兵而言则是完全遭到了夹击，不过在这个时候，被击夹击的那一方却比采取夹击攻势的这一方还要强许多。此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却反而有助于加强指挥的统一。

在你来我往的炮火之后，双方发生猛烈的冲击。有的战舰连着乘员一并四散在虚空中，有的战舰则同时被多道光束割碎，更有的战舰一面喷出能源洪流，摇摇晃晃地飘移到战斗外的宙域，然后在那里爆炸了。

杨消耗着物资及能源已近谷底的火力，遏制着黑色枪骑兵的攻势，并且对旧法伦海特舰队加以横击，压迫敌方的指挥系统。这么一来，毕典菲尔特的攻势也已经到达临界点，要再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颇有困难。

※※※

五月十五日十九点二十分，黑色枪骑兵终于后退了。

但是杨舰队在人力资源方面却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因为舰队运用的总负责人亚顿·费雪在混乱中战死了。“黑色枪骑兵”的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因为没有能够打倒杨威利而遗憾地咬牙切齿，但是由于他的一击，却也夺去了杨作战时的一只脚。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长时间地抵抗帝国军的猛攻了。

如果帝国军企图再度发动全面攻击的话，那么杨势必要撤退到伊谢尔伦要塞。但是帝国军也并非全能，他们一点都不晓得自己已经给了杨舰队近乎致命的伤害。

另外，帝国军最高干部之间也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秘密，那就是“皇帝龙体欠安”的这个事实。自从即位以来，就经常侵袭莱因哈特的发烧，在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又发生了，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尔和米达麦亚，以及希尔德协议的结果是决定暂时把全军撤出到回廊之外。当然在这个时候，皇帝生病的这个事实是不可能泄露到大本营之外的。

其实罗严塔尔对杨威利及其一党在战略上的见识，远比莱因哈特冷静而且具有现实感。依他所见，皇帝放弃壮大、坚实、长久蓄积的战略优势，而固执地想在战术层次获得胜利的做法，虽不能说是无益，但却反而造成更多原本应该可避免的流血牺牲。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到此为止有一件事罗严塔尔已经确认，而且不得不为之愕然的是，那就是这位身为征服全宇宙的皇帝，以个人巨大的才能，以及其行动所导出的结论，竟然是以个人战欲为优先。他不想断定“皇帝的为人好战”，因为那不应称之为好战，而是这位有着金黄头发的战士，继续存活下去所不可缺的营养素。最近皇帝一再的发烧，更令他感到这是不是因为他原本健康年轻的肉体，无法负荷灵魂无限的欲求所导致的。

无论如何，在新帝国历二年五月十七日，帝国军在损失二百万名将兵与二万四千四百艘舰艇之后，终于不得不脱离伊谢尔伦要回廊。

“吾等可以征服宇宙，却无法征服一个人。”

经历了连日战斗，身心疲惫至极的米达麦亚，从他那灰色的眼眸中透出担忧的神色，独自一人低声地说道。将大量的兵力投入狭隘的回廊中，交杂长达十四日的战火，却还是没有能够压倒少数的敌人。杨舰队的两大支柱——伊谢尔伦要塞以及杨威利本身，如今都还安然无恙。

※※※

知道帝国军后退的消息后，杨并没有加以追击。因为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的统御是无间隙可乘的，而且又有缪拉以不放弃反击的姿态尾随在全军之后。事实上，杨舰队连日来的疲劳与消耗也已经到达了极点，另外，最重要的是费雪的死所带来的冲击既重且深。当获知这个噩耗的时候，连胆大无畏的亚典波罗都一反平日作风，深刻地叹了一口气，对着担任参谋的拉欧上校说道。

“惨了，咱们原本还有互一生机的航路图，这下子变成死路一条的航路图。以后再也不能轻松地到森林去散步了。”

尽管费雪的为人朴实、不显眼，但没有人不知道杨舰队的命运一直是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杨之所以从未曾在战术层次遭遇失败，而且支持着他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杨舰队的运作永远能够毫无间隙的运动。而费雪在舰队运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

以及杨发掘此人，并且能够将全权委托给他的器量，这两者发挥了完美的结合，这才是到今天为止杨舰队能够维持胜利不败的原因。

杨将太阳眼镜架在鼻梁上，两掌手指交叉，顶在头额的中央，许久一动也不动。一方面是为死去的部下致哀，另一方面则为日后舰队运用时的困难，以及随之而至的胜利难求而感到忧心。费雪是在一直夸称不死的杨舰队中，第一个战死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这些人过去所使用的幸运已经耗尽了呢？杨的心中被如此不吉的预测闪掠而过。

※※※

五月十八日，杨舰队脱离了战场，正要回归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再度受到另一个新的冲击。

“皇帝莱因哈特传来通信文，他……他……”

尤里西斯战舰的通信军官，一开始就抛弃了事务性的沉着，于是在杨身旁的尤里安·敏兹接过通信后，把视线投注在那上头。但是一见到通信文的内容，连尤里安也必须要先整理情绪，以理性来应对，经过一阵子后，他脸颊激动地转述给杨。

“这是莱因哈特皇帝所传来的通信文，他要求停战以及会谈。”

幕僚们惊异地对看，视线像是乱流一般地互相冲突着，不久之后，纷纷集中在一个点上，杨威利盘着腿坐在指挥桌上，用黑色帽扇着脸，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搔搔他那黑色的头发。

#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I】

面对莱因哈特皇帝所提出的会面要求，杨威利并没有立刻回复。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需要特别仔细地钻研思索，而是因为连日战斗的疲劳已经使他的身心受到相当大的损耗，就算有再大再强的惊愕或感动，仍然没有办法驱走睡魔的召唤。

“我的脑细胞已经变成牛奶稀饭了，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总之，先让我休息一下吧！”

杨本身已经累成这样了，其他的幕僚也是一个劲地只想要睡眠和休息，除了先寇布还是厚颜无耻地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

“我好想要一张床，没有附带女人的也可以。”

奥利比·波布兰这么一说，等于是将占他生命一半比重的人生给否决了，而达斯提·亚典波罗则像在梦臆似地打着招呼：“现在把我吵醒的人，一律以反革命罪枪毙！”然后就连滚带爬地回他的寝室去了。

就连一向严谨的梅尔卡兹也低声地说着：“我现在的心境，不求无限的未来，只求一夜的安眠。”下达最小限度的指示之后，随即直接回到私人卧室。他的副官舒奈德见状，担心地说：“现在如果有敌人来攻的话，怎么办？”不过随即又好像看开地说：“算了，反正死了跟睡着了也差不多。”说完之后，也往他的寝室走去，没想到一进到电梯里面，竟然靠在电梯的内壁上睡着了。

“哎呀、哎呀，要把这些家伙全部叫醒的话，大概要找一百万名公主来亲吻他们吧？”

负责留守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耸着肩膀说道，此时有一人踩着沉稳的步伐，从尤里西斯战舰上下来，站在卡介伦的眼前。华尔特·冯·先寇布，正对着他眨眼睛。

“如果需要我效劳的话，卡介伦中将，我可以为您将所有的女子军一一地从睡梦园里叫回来。”

先寇布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的建议，但卡介伦并不予以理会，所以他便优哉悠哉地走向无人的酒吧，然后一自己一个人独占着。

就这样，整个伊谢尔伦要塞笼罩在一片睡妖精所洒下的睡眠当中，一切都无声无息。杨、菲列特利加、尤里安、卡琳、还有其它的幕僚们，全部都跳进睡梦的井当中，躲在现实的水面底下，就像舒奈德用他临睡前最后的一点理智，担忧地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帝国军此时前来进攻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就要从原先“难攻不落”的评语当中被否定了吧。

但是，此时的帝国军其实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负责后卫的奈特哈特·缪拉，在尚未完全脱离战场范围以前，真的是所谓的不眠不休。由于他们对于杨威利及其一党的战斗能力，有着正当、甚或是超乎其上的评价，所以无论如何绝对不能疏于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击或者埋伏。待确定我方已经确实安全的时候，缪拉也一头栽倒到床上去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提出责难。

好不容易喂饱睡魔之后，整个杨舰队好像变成了一群饥荒儿童似地占领了要塞内部全部的餐厅。不管是将是兵，全部都是一副难民的嘴脸，唯独奥利比·波布兰起床之后，不但将胡子刮干净，而且还洒上了古龙水，但是因为他将时间都浪费在多余的服装仪容上，所以当他进到军官餐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客满了。他只得站在走廊下，就地匆忙了吃起白面汤，这幅情景如果让华尔特·冯·先寇布给瞧见的话，只怕要讥笑说“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徒劳无益的例子”吧。

就这样到了五月二十日的十三点三十分，杨舰队的幕僚们好不容易总算将身心状态调整好，可以开始以皇帝莱因哈特的通信文为素材的讨论了。

※※※

三杯的红茶，以及总数在红茶五倍以上的咖啡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微粒，在会议室的空气中碰撞着，讨论虽然热烈展开着，但杨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下决定了。因为杨最初所构想的战略，就是以将皇帝莱因哈特拖到会议桌上，作为最后的归结点。

“一开始先把皇帝引到伊谢尔伦回廊，然后再把他拖到会议桌上，为了要让后续的事态能够顺利地进行，最好还能够让皇帝的两脚穿上银色的溜冰鞋。”

杨舰队的基本攻战策略，由司令官亲自作了这样的一番说明，让他们的幕僚们此时不知是应该认真严肃地点头呢，还是该当作笑话一

般地付诸一笑。不管是杨本身也好，还是幕僚群也好，都不认为为守护民主政治的精髓，非得要玉碎瓦不全地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反而认为必须要存活下来，才能够与罗严克拉姆王朝取得政治上的妥协，这一方面才是他们非得要取得不可的胜利。尽管看在他人的眼里觉得惊讶，但这才应该是他们要作战的理由。

最初，不晓得是正经或者是开玩笑，达斯提·亚典波罗曾经说道。

“壮烈牺牲的这一条路，已经让比克古爷爷捷足先登了，我们若想要从后面急起直追的话，也不会有人来褒奖我们，所以若不好好地活着，获得一些好待遇的话，可就是损失了。”

像这样的一个意见，其实也就是杨舰队的成员，嗜好故意装坏的一个毛病。无论如何，杨舰队的干部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持着“绝对不与专制主义妥协”的思想，他们并不是连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都不懂得衡量，只知壮烈似地仰天长啸，然后冲向自我毁灭的这种“憨直的人”。

因此，莱因哈特皇帝此时所提出的要求本身，毋宁说是杨舰这边所欢迎的。但是就他们的环境以及现在的时间点来看，他们没有福气可以天真地去相信对方这个要求，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是，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就算帝国军已经放弃了使用军事力量来寻求事态之解决，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不见得一定要迎合杨舰队所希望的方向。

“他们会不会籍口说要会面或是要讲和，其实是想要把杨提督引到伊谢尔伦要塞之外，企图谋杀呢？”

由姆莱中将所提出的这个意见，成了会议讨论的出发点。此时的他是特意地陈述一般常理的推断，以藉此引出相反的理论或者是疑点，有点像是在作某种化学实验的感觉。

听到这句话，杨把自己头上的黑色扁帽脱了下来，放在两手中间玩弄着。先寇布拿起咖啡杯啜了一小口之后，立刻又把咖啡杯放回托盘里，仿佛咖啡的味道不合他的品味似的。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理由是因为皇帝的为人。很难想像那个自视甚高的金发小子，会因为没有办法在他所拿手的舰队战当中获胜，而诉诸于谋杀的手段。”

那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一到了先寇布锐利的舌锋中，竟然变成“小子”了，不过他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拐弯抹角，但是却对莱因哈特的精神特质当中并没有卑劣的成分这一点，有着肯定的评价。接着奥利比·波布兰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其实，如果先前发言人不是先寇布的话，不晓得波布兰还会不会特意地要加入议论。

“皇帝本身或许是这样，但是他的幕僚群里面，也许有些人抱持着不太一样的价值观。经过这么多的流血牺牲之后，却仍然没有办法战胜，皇帝这个战争天才的颜面就难保了，说不定有些忠诚心过剩但判断力不足的家伙，会想耍些什么花招也说不定。”

在这场讨论持续进行中，尤里安一直无言地注视着杨。尤里安明白杨的内心其实已经打算要接受会面协商的要求了。对他来说，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和杨同行。

不管怎样，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向好战的莱因哈特皇帝，为什么会想要求会面呢？并非全能的尤里安，此时无法洞察出原因究竟何在。

※※※

“……绚烂夺目的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一个只知道胜利而不知道和平的人。”

这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扔给这位军事天才的批判当中，最为苛刻的评语之一。这当然不能说是很公正、客观的批评，但却表现职莱因哈特那壮丽个性当中的某个横切面。至少，没有办法用相反的评点来加以否认这一点，应该是一个事实吧！

在后世的这种评语下，发烧卧病在床上以后，竟然会对杨威利提出会面的要求，这令一直在他身边辅佐着他的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感到意外。因为事态作如此的演变，虽然是她所期望的，但却不是她预期会发生的。当这场“回廊战役”展开的时候，希尔德为了要避免无益的流血牺牲，曾经不只一次地对莱因哈特提出谏言。

“杨威利所想要的并不是宇宙的全部，臣下斗胆进言，未来如果需要作出某些让步，那么这个责任及权利是在陛下您这一边的。”

皇帝将洒落在他额前像是瀑布般的金发往上一拔之后，回头看着这位美丽的秘书官。

“玛林道夫小姐，听你这么一讲，好像是说主张将杨威利像穷鼠一般地穷追猛打，然后把他逼进死胡同里，是朕的责任喽。”

“是的，这是臣下所主张的意见。”

此时的莱因哈特脸上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不高兴，毋宁说是被刺伤了的表情，他拒绝了希尔德的谏言，并且皱着眉头，这虽然是一个表现出他内心无可奈何的动作，但这位年轻人却仍然显得极为优美。

“这世上敢对宇宙的支配者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在所有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哪！伯爵小姐。你的勇气与率直固然值得赞叹，但是如果你认为朕总是会很高兴接受的话，那就很伤脑筋了。”

希尔德之所以没有再继续贯彻自我的主张，是因为她太了解莱因哈特的精神上所需的营养素是什么。她经常担心着，如果失去了这些营养素，那么莱因哈特是不是等于失去了他本身生存的意义了。然而，一旦他真像他一直所热切希望的一般，用武力打倒了杨威利，并且完全支配宇宙之后，他那苍冰色的眼眸要将视线投注于何处？他那白晰的手又将有何所求呢？以希尔德的聪明智慧，仍然是难以以预测的。

无论如何，在莱因哈特发烧的情况下，以隐惬皇帝欠安方式，让皇帝亲征的军队先撤退的决定作成之后，希尔德也暂时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莱因哈特的发烧是过度劳累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在医学上有什么难解的疑问，所以暂时先把最后的战事往后延就是了。

或许自己本来是不应该这样想的也说不定，因为这个对于皇帝与帝国的悬案，能够在和平之中解决是她所希望的结果。况且避免战斗长期化，也是希尔德最初所抱持的想法。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点让她觉得很难以释怀。因为到目前为止，包括希尔德在内的幕僚们再三的地进言，但是莱因哈特却不能用他平常的度量加以回应，仍然固执地想从正面发起军事冲突，按住杨的脖子，让对手屈服在自己膝下。如果他现在没有发烧的话，或计还会坚持他原有的想法，证流血牺牲继续下去，直到把杨埋葬为止吧。因为持续着超越回复力的攻击，采取消耗战的方式本身是绝对没有错误

的，那么为何莱因哈特会弃原先他所坚持的铁血主义呢？难道是因为发烧使得他的气势软弱下来吗……

莱因哈特在床上半坐起来，用视线和表情回答了希尔德的疑问。

“因为吉尔菲艾斯提出了谏言。”

满头金发的年轻皇帝很认真地说道。希尔德闻言，不自觉地一直凝视着皇帝，许久之后才察觉自己的失礼，莱因哈特白晰的脸颊因为发烧的缘故，呈现地透明的红晕，看起来仿佛是拂晓的女神亲吻了他的脸颊。

“吉尔菲艾斯说，请不要再继续与杨威利争斗下去了。这家伙虽然过世了，不过还是对我提出建议哪。”

莱因哈特好像并没有察觉到，他在故友以外的人的面前，使用了第一人称。希尔德默默地听着，因为她明白皇帝并没有要求自己回答。

莱因哈特所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用科学来加以解释的。在他意识的水面下，混杂在一起的思维和感情，像是许多道缠绕在一起的水流，在一阵混杂后浮现于水面上。那是他对永远失去的朋友所怀藏的哀惜和思念，同时也有对自己的过失所无法压抑且不断扩大的悔恨。那是他心中对杨威利这个伟大的敌手的怀藏的敬爱。那是他对法伦海及斯坦梅兹这两位一级上将、以及其他数百万战死者所产生的内心自责。那是因为这场战斗推移时所感受到的沉重，使得他的内心产生焦躁感。那同时也是他身为一个战略家所作的思考，正在寻求除了战斗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可以将事态解决。

在这些浑沌不明的意识当中，最为清澄的部分，被统一结晶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这个人格当中。在莱因哈特错迷无意识的时候，为了要驳倒他本身的固执，使他的态度产生改变，将最好的方法使之人格化……

如果加以分析，原因便是如此。但是希尔德十分明白，在人的世界当中，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加以分析的好。像“因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来到我梦中，劝我停止战斗”——这种中古世纪的解释就够了，而且也够有理了。因为齐格飞·吉尔艾菲斯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他势必会是皇帝的盟友，而且是帝国的重臣，同时也一定会向皇帝作这样的劝告。

“……我明白啦，吉尔菲艾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只不过比我早两个月出生，可是却老是喜欢倚老卖老地劝我停止打架。现在我可比你年长了哟，因为你的年龄已经不会增加了呀。不过，我明白了，我会试着和杨威利会谈，不过只是试试看而已哟，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决裂喔。”

最后，连然希尔德、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死者却做到了。当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希尔德好像突然偷窥到环绕在无与伦比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有几个人的感性在动摇了。

皇帝的贴身侍者，少年艾密尔·齐列看出陛下与玛林道夫小姐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于是送来了加有蜂蜜的牛奶。但是牛奶的芳香并没有让希尔德的情绪好转起来。

并不是因为皇帝莱因哈特对于国政漠不关心或不负责任，事实上，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执政者，不管从他的态度上来看或从他执政的成果上来看，其实都是他意识和努力下的产物，在其他方面，他则是由无意识成分所构成的。因此，在他所支配的体制、或是他的帝国当中，军略经常较政略来得优先。所以此时他的精神边境里面，确实也有某些部分正在否定着这次与杨威利的会谈。

“朕本身不中用地发烧也是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是因为将兵都疲劳了，而且也必须要等侍补给。与杨威利进行会谈，并不表示就此妥协了，而是因为要做好再战的准备，必须要争取时间。”

※※※

当皇帝下达会谈的决定时，有人松了一口气，另外也有人觉得很遗憾。像是在不知不觉中立下绝大功勋的猛将毕典菲尔特等人，就难以压抑其战斗的意志。

“皇帝与杨交涉的时候，反正一定是会决裂的。如果这样的话就立即再度展开作战。”

毕典菲尔特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却是在公开场合下所做的一个声明。尤其是法伦海特以及斯坦梅兹的旧部下，更是难以抑制要为长官复仇的决心。这种激昂的情绪却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所以米达麦亚便亲自着手于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舰队的重编工作。“疾风之狼”那灰色的眼眸只要一瞥，便可以将身高比他还高二十公分的巨汉镇慑住，所以由他亲自重编，倒也有安抚情绪的作用。

米达麦亚到了今年三十二岁，已经晋升到元帅，拥有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成为帝国军最高的干部。尽管他拥有一个耀眼得令士兵们头晕目眩的显赫官阶，但是他的外貌却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动作轻快而且敏捷，对待士兵的态度绝不拘谨刻板。

米达麦亚并不单纯地只是一名战术家，同时更具备一名战略家的见识，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让伊谢尔要塞以及艾尔·法西尔星系上的旧同盟余党集结在一起的话，那么对他们不利的事实也就增大了。不过，因为帝国从最初的一开始就知道敌人集结的地点，所以攻击虽然很困难，但是要封锁却很容易。虽然现在已经付出了不少牺牲的代价，但是却也没有必要因此就固执地非得藉由军事力量取胜不可。

眼前这些势力，是靠着以杨为中心的强势人格所结合统一起来的，所以如果杨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一切或许就烟消云散了也说不定。现在这个时候，米达麦亚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要说得更极端一点的话，就把杨封锁在回廊里，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他死亡为止，这也是最终的一个方法。

但就这一点而言，帝国军——罗严克拉姆王朝也是相同的。只要让莱因哈特一毙命，那么不管在政治方面也好，在军事方面也好，同样都是没有人可以取而代之成为领导者的。正因为如此，当莱因哈特发烧卧病在床的时候，连一向豪壮的米达麦亚也觉得有一道冷风吹进了他的神经网，令他心寒不已。他甚至必须避免发布“皇帝陛下因龙体欠安，故亲征部队暂时撤退”的消息。平白支领高薪的御医团，主张过度疲劳是皇帝发烧的原因，但如果内在的精神能源与外在的责任义务，还是一直持续地将过度沉重的负担加诸于皇帝的年轻肉体的话，那么在未来要怎么办呢?

难道罗严克拉姆王朝会就此一代而终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往后岂不是又要成为战乱的时代了？想到这里，米达麦亚不由得衷心地祈求皇帝的健康并且早日成婚。这位帝国军最高的勇将，丝毫没有想到在争乱的时代中，集所有权力于自己一身的想法。

另一方面，他最亲密的朋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莱因哈特卧病在床的时候，代理皇帝统辖全体远征军，展现了完美的技巧与手段，他在这段期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私语，只对米达麦亚泄露说，皇帝该

不会因病而去世吧？此时所有的时间几乎在以战友艾杰纳为模仿对象似地终日沉默寡言，早餐多半只喝点白酒、吃点起司就算了，虽然他并无此意，但确实添加了密友担忧的因素。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远在费沙的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向皇帝呈提建议。他的建议后来为皇帝所驳回，不过这个仅为另外两位元帅以及希尔德所知的提议内容，和过去由幕僚所构想，但遭毕典菲尔特给摒退的提案酷似。不过有一点比过去的提案还要再辛辣一些的地方在于，这样平白无故地把杨找来的话，他或许不会答应会过来，所以不妨派遣某一位重臣，以使者的名义出使伊谢尔伦要塞作为人质。一听到这里，米达麦亚与罗严塔乐尔都没有话说，当场也没有任何批评的言词出现。

粗心疏忽的杨来到帝国的地盘之后，就把他给杀了，如此一来，便可以斩断往后的忧患。而出使到要塞当作人质的重臣，理所当然会成为杨一党愤怒情绪下的报复对象。这么一来，帝国再以报复的名义，将失去杨领导的那一伙人予以军事镇压，如此全宇宙便可一统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之下。这一切只要牺牲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但问题是，哪一个重臣可以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出使到要塞上作人质呢？

“如果没有其他使者候补的话，那么就让臣来担任这个任务吧。”

一直到目前为止，奥贝斯坦所受到的评语，除了冷酷绝情以外，还有一些令人不觉油然升起的敬畏感。这或许是因为他在策划谋略时，极度地激烈苛刻，甚至不惜将自己也订为牺牲者，而且在陈述谋略的同时，态度也总是显得毫无惧色的关系吧。尽管米达麦亚、罗严塔尔都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对军务尚书表示任何的赞赏之道。“疾风之狼”的声音甚且还一反平常，含着挖苦口吻说道。

“被迫和那个奥贝斯坦一起自杀的这种死法，杨大概怎么也不会料到吧。不过那家伙想以使者的身分出使到杨那边去的话，杨就会相信他吗？”

金银妖瞳的统帅本部总长，隔了许久才附和着密友所说的话，讽刺地说。

“不，倒不如让那家伙照他的建议去做算了。只是奥贝斯坦让杨那一党人给杀了之后，我们应该也没有什么义务要替他复仇。”

“没错，其实这世上没有了他，比没有了杨还要更能够让这个宇宙维持和平，让罗严克拉姆王朝更安泰，而且万事更好收场呢！”

说归说，他们两人心中并没有积极地想要让事情如此演变的想法，不过，万一事情真演变成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两人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遗憾。另一方面，他们心中也为了这个已经失去时宜的献策没有能够抓住皇帝的心，让皇帝的名誉能够保全感到高兴。

他们两人虽然都是统领大军的将领，而且在军事史上占有冠群的地位，但却不是能够知道一切的预言家。他们并不晓得事实上有一个和奥贝斯坦的构想酷似，但是更低级的阴谋，正像菌丝般悄悄地伸入到宇宙当中。此时的米达麦亚他们，正开始展开各项准备，以便让他们所尊敬的敌手，有个愉快的来访。

但最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所做的各种准备都没有任何用处，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和杨见到面。

【Ⅱ】

五月二十五日十二点整，杨威利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以便和莱因哈特皇帝做第二次的会面。杨所搭乘的舰艇巡航舰瑞达Ⅱ号，这艘舰艇也就是两年前，杨被同盟政府要求参加审查会时的乘舰。因为当时杨平安无事地归来了，所以幕僚们建议杨同样利用这一艘舰艇讨个好彩头，杨也接受了。

乘舰的问题很简单地解决了，不过到目的地的路程虽短，但路途却出乎意料地不平坦。舒奈德又重新提起了原来的问题——莱因哈特皇帝身为一个军人的矜持虽然可以相信，但是他的那些幕僚呢？帝国军不见得都是由一些像米达麦亚元帅那种有信义的人所组成的呀！难保不会有些人假借为皇帝效忠的名义，或者为战死的将兵复仇的理由，企图要发动谋杀。

听了这一番话，尤里安·敏兹稍微犹豫之后，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那么，恕我放肆僭越，是不是可以让我以代理提督的身份，前往与皇帝莱因哈特会面。我可以先听听对方细节部分的条件或者提案，之后再由提督亲自到会谈的地点去，这样好吗？”

杨头上戴着黑色扁帽，摇了摇头。

“不行！不能够这样子呀，尤里安。”

皇帝以对等的立场提出会谈的要求，如果照你这样做的话就是失礼了。如果皇帝的自尊受到伤害，说不定会放弃和谈的想法，这么一来，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和平的机会也说不定。以现在的战力，如果再度与帝国军正面冲突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因为眼前将兵的疲劳尚未完全恢复，战死者的职位没有办法找人顶替，而且补给物资的补充完全得靠伊谢尔伦的生产力来解决，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另外舰艇的整备与修复也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在这里杨所特别强调的是，费雪的战死导致舰队行动力的低落。

失去了费雪中将之后，有关于舰队的重新编配以及运用，预订是由马利诺准将负责。他虽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指挥官，但是在实绩和依赖度而言，仍然是及不上费雪中将的。面临大规模战斗的时候，舰队行动是不是还能够像从前一样完美，杨并没有绝对的自信。杨之所以会答应与莱因哈特二度会面，这个信息的丧失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只是把战火挑起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获胜的。我们的舰队目前没有能力可以应付战斗，这是不管怎样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对方会谈的要求，那么短时间内势必会再度引燃战火，这无异是一种自杀行为。”

杨这么一说，幕僚们也就没有要再反驳的意思了，因为他们也都深刻了解到费雪战死所带来的巨大打击。而且杨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是可以谅解的。最后，在衡量了接受会谈的利益与拒绝会谈的损失之后，还是不得不采取前者。

“啊，这样也好啊！到底这个要求是皇帝所提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实质上的胜利。尽管这个会谈不见得会成功，不过我们也可以藉着会谈的这段期间，多争取一些时间。而且费沙或者旧同盟领，也在这个时候对帝国军展游击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立场就更加有利了。总之，不要过份期待就是了。”

卡介伦大胆地就乐观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所有的幕僚人员也都点头表示同意了，虽然每个人点头的动作有快有慢。

接下来所计论的重点就转到随员的问题上。

这个时候，有人自我推荐，也有人推荐他人。在他们的口中，莱因哈特虽然被贬谪为“专制军国主义的私生子”，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他到底还是极为华丽耀眼的一个人，就好像是一只征服

全宇宙，身上长着翅膀的黄金狮子，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能够亲眼目睹他的风采。

菲列特利加应该毫无疑问地列为随员之一，但是因为患流行性感冒正在发烧，而且身兼家事教师以及家庭医学之权威的卡介伦夫人要她安静修养，所以她也就帮不上什么忙。

而卡介伦因为必须专注于战力的重新整备，所以第一个从随员候选的名单当中被删除了。先寇布必须要致力于要塞防御力的强化，同样也被剔除掉，亚典波罗必须要掌管留守舰队；梅尔卡兹立场尴尬，恐怕没有办法称呼莱因哈特为“陛下”；波布兰就算跟去了也应该没有机会进行空战；而姆莱恐怕必须要负责监督所有的人，于是幕僚人员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落选了。

最后，高级军官的随员只有三名。分别是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中将、“蔷薇骑士”连队的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以及过去曾经担任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之副官的史路少校。

另外，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的罗姆斯基主席也将要随同前往，不过因为随员超过十名，所以杨也就缩减了随行人员。虽然这是极为正式的见解，但是像奥利比·波布兰等人直到后来还认为因为自己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才被谢绝同行的。

“布鲁姆哈尔特负责担任护卫，史路则是以代理比克古伯伯的身分被选上的，而派特里契夫中将？他应该是作陪宾的，到时候说不定会有其它什么事情。”

最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尤里安·敏兹被派为留守，尤里安说来是杨身边最亲密的人，杨居然没有让他同行。这是因为他的灵感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发挥作用了吗？还是像他口中所说的，要尤里安辅助卡介伦繁重的工作，或者像先寇布挖苦的，杨怕自己反而被看成尤里安的随员；亦或是一时兴起所作的决定，没人知道确实的答案。

“尤里安，留守的事情就拜托你喽。”

经杨这么一说，年轻人只得点点头，不过在点头的同时，脸上却充满了失望的表情。这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表现情绪，而是因为他的心情一时还没有整理好。

“我很想对您说‘就交给我好了’，不过不能随同您前往，心里觉得遗憾。我难道不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吗？比派特里契夫还……”

希望杨选中自己而不是派特里契夫，或许是尤里安本身自大的想法，事实上尤里安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所以当他接触到杨的视线时，尤里安不禁涨红了脸。但是杨只是温和地笑着，用手指在年轻人的脸颊上轻轻地弹了一下。

“笨蛋！我从以前就一直依赖着你到现在哪。从六年前你拖着比你的身体还要庞大的行李箱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依赖着你哪。”

“谢谢您，不过……”

“如果一旦我不能去的话，那么当然就要请你代替我去。不过现在因为我在，所以就由我自己去，就这样而已啊。”

“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等着您的好消息。请您多加小心。”

“嗯，啊！对了，尤里安。”

“是，什么事？”

杨仿佛刻意要压低嗓门似地，尤里安于是把耳朵靠过去。

“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是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先有个心理准备哪。”

“提督！”

尤里安感觉到他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觉得意外。杨见了他的表情，却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还有波布兰的上司。

逗弄完年轻人之后，杨来到妻子的病房探望。卡介伦夫人还有她的两个女儿正巧在菲列特利加的身边照顾她，莎洛特·菲利丝正在为病人削苹果，看她拿水果刀的手法，大概可以和菲列特利加一较高下吧。

“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一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回来了。”

“你要小心喔，啊，等一下，你的头发乱了。”

“没关系啦，这种小事。”

“不行的，因为你即将要去见宇宙第二的美男子呀。”

菲列特利加于是拿起床边小桌上的梳子，熟练地帮杨梳着头发。卡介伦夫人若无其事地将脸朝向别处。

杨还是像平常一样在妻子热烘烘的脸颊上留下了一个笨拙的吻，和卡介伦夫人和两名女儿打了招呼之后，便走出了病房。

尤里安正提着杨的手提箱，在走廊底下等着。门一关上的时候莎洛特·菲利丝好像深受感动而且觉得有趣似地用手指头敲着母亲的膝盖。

“咦？妈妈，爸爸跟妈妈也曾那样做吗？”

卡介伦夫人用眼尾稍微看了菲列特利加一眼之后，便从容大方地回答说。

“当然有啊！”

“可是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了呢？”

“莎洛特·菲利丝，你一年级学过的功课，到了四年级就不想再学了对不对，这也是一样的啊。”

就这样，尤里安与杨分离了。他的胸中仍然有着淡淡不安的阴影，但是他同样也不认为皇帝莱因哈特会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于是信赖感便掩盖了不安。但是日后尤里安却因此多么地懊恼和悔恨呀！因为此时的他只是一直注视着莱因哈特这个太阳，却忽略了还有其他恒星的存在。

※※※

过去曾经是费沙独立商人的波利斯·高尼夫，此时好不容易终于到达了能够伊谢尔伦要塞通讯的宇宙区域，这已经是杨离开要塞后的第三天了。先前他接受杨的委托，在旧同盟领地和费沙方面四处奔走，以便收集情报和军事费用。之后他更躲过帝国的搜索网，封锁通讯秘密航驶货船来到这里，刚好错过三十个小时前行驶过的瑞达Ⅱ号。可以和伊谢尔伦要塞通信之后，波利斯。高尼夫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见杨！杨还活着吗？”

“你这家伙开玩笑的水准真是够低级，这一次更低到海沟底去了。偏巧死神好像是度假旅行去了，我们元帅可是逍遥自在地活着呢！”

出现在通信萤幕上的波布兰，用嫌恶的口气骂着对方，不过他的表情却在一瞬间全变了，速度快得要用极小的砂漏才能量得出来。从

波利斯·高尼夫那儿乘着不吉利的羽翼传过来的情报叫伊谢尔伦要塞的干部群，脑里立刻闪烁起赤红的警灯，“神之角笛”的警报声将他们的脑袋震得轰隆作响。因为亚姆立札的失败者安德鲁·霍克为了要策划暗杀杨的阴谋，已经从精神病院里逃脱了。

亚典波罗愤怒地将黑色扁帽用力地甩在地上，激动地大吼。

“安德鲁·霍克那个白痴，四年前在亚姆立札星域杀了二千万人，难道还不够吗？还不够的话，怎么不干脆把他自己也给杀了，他自己死了也可以对文明与环境有帮助啊！”

“这对那个家伙来说，可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业哪！”先寇布的声音，像煮过头的咖啡一样地阴沉。

“那家伙一心一意地想要凌驾杨威利，如果不能在实绩上求得胜利，就把竞争的对手给杀掉，他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心态。”

尤里安感到一股恶寒，好像故障了的电梯似的，正沿着他的脊椎上上下下。安德鲁·霍克脱逃成功了，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脱逃的吗？应该是有谁、有哪个人帮助他脱逃的才是。这一切应该不只是一个狂人的恣意妄行，背后一定有什么极其恶毒辛辣的阴谋地进行着，而霍克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走钢索，而且一开始就被设计好要从钢索上掉下来的表演者……

“立刻把杨提督追回来。此事十万火急，人数过多恐怕会招致帝国之怀疑，派一部分人去即可。”

先寇布当机立断，挑选了尤里安及以下的同行者。

就这样，在高尼夫带来的情报所造成的混乱尚未完全收拾的情况下，尤里西斯号立即率领着另外五艘舰艇从伊谢尔伦出发，想要把杨给追回来。留下来的混乱场面就交给卡介伦来收拾了，其中令他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不要让病床上的杨夫人知道这件事。尽管他也是自由行星同盟军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有能官吏之一，但是这件事却对他造成了不少难题。

【Ⅲ】

原本不管怎么说，一直像是半流体似地停滞不动的事态，此时竟然开始急遽地流动起来了。方向虽然相同，但是流动的方式，却不见得有秩序。

“每个人都期待和平，但必须是要在我方主导之下的和平。所有人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各自要求属于自己的胜利。”

后世的历史学家这么说道。以一般理论而言，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以杨立场来讲，杨并没有固执于已方的主导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杨与莱因哈特之间的会谈，应该可以得出一此具有建设性的成果。或许更贴切地说，在会谈当中如果没有达成相互理解或妥协的话，那么就只剩下一条通往溃灭的坎坷道路，而在这条路上，支持着他们走向终点的精神食粮就是彼此的憎恶。

如果杨现在死于暗杀者的手里，那么对民主共和政治来说，就连那条唯一的坎柯道路都要封闭起来了。民主共和政治应该是安德鲁·霍克过去所信奉的思想和制度，难道他因为自己个人那已经散发腐臭味的竞争意识，而要把这些思想和制度全部给毁灭掉吗？要怎么做才能够阻止他这种无益的企图呢？尤里安·敏兹拼命地想要找出方法。

同盟过激派的残党，此时正企图谋杀杨威利的性命，如果把这个事实告知帝国军，要求帝国军出面保护杨的话，这种做法行得通吗——这是尤里安离开了伊谢尔伦，踏上焦虑的旅程之后，极尽自己最大的脑力所想出来的方法。

但是，此时的尤里安，脑中却不禁充满恐怖的想像。

“如果有小部分的帝国军利用这一点，假借保护的名义，而加害杨提督的话呢……？”

以帝国军的观点而言，杨威利是帝国统一宇宙的障碍，不管经由战斗或者阴谋，都应该要把他除掉——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人，如果假借保护的名义去接近杨、同时更进一步地杀害他，然后再把这个罪名转嫁给安德鲁·霍克的话呢？一个从精神病院里逃脱出来的病人，要如何暗杀杨呢？只怕他的背后有着一股更强的力量，暗中在控制着这个傀儡。说不定这个操纵木偶的人就是帝国军策谋的源头——军务尚书奥贝斯坦……

但其实这是一个偏见，或者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度评价的想法。奥贝斯坦为了要打倒所有一切皇帝的敌手以及王朝的障碍物，确实曾经构想且提出过为数不少的策谋，这些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宇宙历八零零年六月一日这一天，杨所面临的难关，确实与他是无关的。

这个时候，奥贝斯坦并没有离开费沙，正专注地埋头在他自己所构想出来的作业当中。这是他在军务尚书繁忙的事务处理当中，利用空隙的时间进行的。这件事奥贝斯坦当然没有加以宣传，但是在他保持沉默的时候，别人还是会以为他正在构思对付杨威利这个帝国公敌的策谋，事实上这种说法在于他的立场，并没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因为就算他否认，其他人是不是会相信还是一个疑问。由于他多年来的行为表现，已经使别人对他的印象和评价都定型了。

尤里安其实没有害怕或忌讳奥贝斯坦的必要。但结果却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会笼罩在奥贝斯坦的幻影之中。除策划阴谋的主角不对之外，其他将加诸于杨身上的阴谋内容，几乎都被尤里安料中了。

不论如何，此时的尤里安并没有意思要求帝国军提供协助，而先寇布也对他的判断给予肯定的回覆。总之，眼前看来他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而且还必须要绝对保持行动的秘密性。

就这样，从五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之间，伊谢尔伦回廊通往旧同盟方面的出口附近，表面上极度安静，但事实上却极度混乱。

※※※

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群秘密着手策划这个暗杀杨的阴谋并于暗中发号施令的人，正在蠢动着。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且不具建设性的行动，但是着手的人却必须要付出相当庞大的苦心和努力。他们先把安德鲁·霍克藏匿起来，将他已经失去秩序、率紊乱的精神思路，导向某个固定方向，为了要使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捏造了许多美丽的词汇，然后命这些词汇透过他的耳朵，深深地注入他的内心。之后，再给他一艘武装的商船，将他送到伊谢尔伦。尽管教团本部已经溃灭了，但是存活下来的人仍得要将残存的组织力量结合起来，而且整个行动过程中必须特别地细心注意，因为如果让帝国军的中枢阶层知道了这个阴谋，只怕所有的努力都要泡汤了，就这一点，尤时安所下的判断并不正确，但是除非有人能够大声地断言“所有的人都必须是全能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全能的人”，否则是不能够予以批评的。

“大司教阁下……”

“嗯？”

“属下大胆的进言请您宽恕。是有关于暗杀杨威利此一计划，把这样的一件大事交给像安德鲁·霍克那种异教徒去执行的做法妥当吗？”

一天，有一名老主教向德·维利大主教提出了这个问题，大主教盯着老者那副充满偏狭顽固的脸，然后，露出缓和的微笑，隐藏住内心的真意回答道。

“这不用担心。我心里也很明白，霍克不是一个可以委以大任的角色。而我们教团的目的，一定得要在这一次完成才行。”

这样充满自信而且庄重的口吻，事实上已经足以让对方诚服了，但德·维利又继续说下去。

“安德鲁·霍克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本来就是个扮演引火的稻草偶人，所有的功劳都将归诸于我们教团的忠良信徒。哪有道理让一个像霍克那样无能的异教徒来攫取抹杀宇宙最高智将的名誉呢？”

年轻的大主教的眼角露着光芒，他用他的眼神，而不是声音告诉老主教说，只有我们才配得上这个名誉哪。

年老的主教于是恭敬谨慎地将他半白的头低下，感激地从大主教的跟前退下了，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大主教的眼光所显露出的是俗性，而非圣性。

对于德·维利来说，地球教的信仰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教团组织则无非是使手段具体化的一件工具。他这种非信仰的、暗地盘算的思考与行动，透漏出德·维利的这种人格，已经超越了地球教团狭小的范围，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存在。如果他生在靠近当今银河帝国首都奥丁的地方，那么就可能投身于政界，乃至于军队，企图谋取荣华显达。若是生在自由行星同盟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他个人的才能、力量与志向，在政界、实业界或者学术界，由他自己选择一条适合他的道路吧——至于是不是会成功，则另当别论。

无奈他所出生的地方是位于帝国边境的小角落，具有广大领土与狭小政治精神的一个行星上。而且这个行星既不存在于现在也不存在于未来，而是存在于过去的领域当中，为了要恢复自己过去遭他人贬谪的地位，只得采取阴毒的手段。德·维利心想，把自己的将来寄托在这种手段当中，有何罪恶可言呢？

“哼，霍克，如果你在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就死去的话，那么你这一生大概就不会这么可耻了。”

德·维利不屑地唾弃道。

事实上，像这样暗杀的策划者侮蔑实行者的例子所在多有。而德·维利侮蔑安德鲁·霍克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霍克天生所具有的优越条环境条件，但是却没有加以善用的原故吧。相对的，德·维利唯一能够寻求发展的只有地球教一途而已。在地球内部为了要强化本身的立场，得把自己用来装料理的盘子加大才行，那也就是要把自己的目标在创立一个支配人类、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使自己成为一个支配人类、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使自己成为手握政教两权、专制且神圣不可侵的教皇。如果用血当作颜料，就可以描绘出这幅壮大的壁画，那么德·维利也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对于流血事件的发生有任何犹豫了？

【Ⅳ】

杨威利本身对于他自己所将遭受暗杀的可能性，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年之前，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就曾经企图要将他除去。他之所以能够在事前察知其可能性，并不是从水晶球当中窥查出来的。而是因为和菲列特利加去新婚旅行的时候，感受到有一只不该存在的眼睛，正在一旁监视着他们，后来又受到不当的拘禁，他是在分析过这些现象之后才得知的。

杨既非全知也非全能，他所能够收集到的情报，如果不在他分析力所及的范围，他的预知能力是一点都没法发挥功用的。正因为杨不是一个讨厌思考游戏的人，所以他也试着从各种角度来审视自己遭受暗杀的可能性，但这也是有极限的。如果他能够正确地看穿地球教的残党，正企图利用安德鲁·霍克为道具来暗杀他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杨大概就是属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种族了。毕竟他也是一直正面地面向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直视着太阳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看到其他微弱的星辰了。而杨一切的思考，正都是集中在莱因哈特皇帝一个人的身上。”

后世的这个批评，将莱因哈特的伟大做了必要以上的强调，不过就批评方向而言，其实也是正确的。以杨当时的立场来说，他必须要

将莱因哈特的为人和动向作为第一优先的考虑，当然就不会顾虑到地球教。

地球教本身有一种只能在地球教团内部通用的想法。那就是一旦莱因哈特与杨威利相互“勾结”，而前者指使后者来讨伐地球教的话，地球教该怎么办呢——而前者指使后者来讨伐地球教的话，地球教该怎么办呢——这是地球教团恐惧之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维利大主教为了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同时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是促使他要策划暗杀杨上此一阴谋的原因。这些事情都是杨所不可能知道的。和费沙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澄清之前，杨曾经将一部分的注意力投向地球教，但是他根本不可能从这当中推断出地球教竟然会对他萌生杀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都认为现在这种时候，恐怖行动可能下手的目标应该是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才是。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和莱因哈特这个人，其实就是同一个圆心所画出来的同心圆，只要莱因哈特没有妻子、没有儿子，那么只要他死了，王朝也就随之瓦解了，而宇宙的统一也将失去。如果莱因哈特皇帝被他的敌对者暗杀的话，那么绝对是有理由，而且也是有意义的。终究这世界上还是有些对高登巴姆王朝怀着忠诚的人啊。

相反地，如果暗杀杨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只怕是替莱因哈特皇帝除去了他最大的敌手，而结果是使得莱因哈特所支配的体制更为强固了。

尽管过程中或许多少会有一些危险，但是就杨的立场而言，他是不可能把这当作是一个理由，而拒绝与莱因哈特皇帝进行会谈的。

莱因哈特曾经对着他的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应该会晋升为大本营幕僚总监的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明白地说了以下的话。

“朕现在是打算主动对杨威利伸出手，不过一旦遭到拒绝，那么朕是不可能再第二次要求握手了。”

就莱因哈特的性情而言，或者就一个皇帝的尊严而言，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洞察到这一点，杨威利当然不可能让这个唯一的机会从他的手边溜走。和压倒性的大军遭遇，却还能够展开不相上下的战斗，并且折损了帝国军的两位名将，充分证明了杨的战术能力

以及其一党的骁勇善战了，但是暂且停下来看看的话，帝国军的战略优势仍然是屹立不倒的。

然而这种战略上优势，对莱因哈特而言，却不是件令他觉得愉快的事情。这确实是非常奇妙的情绪，但是“从正面藉由多数予以击溃”的正确战略，对于身为战术家——其实应该说是军事冒险家的莱因哈特而言，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战略家通常将“以多数击败少数”当作思考的基本，但是战术家却经常地记着那种“以少数击败多数”的快感。因为在战场上发挥奇谋，将敌方原有的战略优势做戏剧性的扭转，可以从当中发挥最高的美学。

“在所有人都认为必定会失败的紧要关头，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反败为胜。这是自古以来，令无数战术家为之着迷，最后导致灭亡的恶魔耳语。”

这句话是从人类社会开始采用西历的当儿，即一直流传下来的警语，但是到了莱因哈特的时代，这句话仍具有不变的真实性。

但是莱因哈特从不曾耽溺在这个甜美危险的诱惑当中。他总是编排大军，慎选动用部队的时机与场所，拔擢优越的指挥官，留意补给与情报的传递。他从未曾让前线的官兵，包括他自己在内忍受着饥饿。这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军事冒险家。

但当，在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初期的这场“回廊战役”当中，莱因哈特对于已方军队的作战状况，以及自己本身指挥统帅的成果，似乎有着极强烈的不满。这对他的代理人罗严塔尔元帅以及米达麦亚元帅而言，绝对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尽管皇帝发挥了理性、确立了战略的优势，但是在实战指挥当中，却一点也不想对已方的战略优势加以活用的样子。在战役的后半段，总算以压倒性的兵力予以杨舰队军正面的痛击，让敌人产生了明显的消耗，但是就损耗的实际数字而言，帝国军甚至还超过杨舰队军其上。而且就在这个数量战快要可以看到成功的时候，却把整个军队撤回。

※※※

“难道皇帝所喜欢的不是战斗，而是流血牺牲吗？”

身在第一线的指挥官当中，感觉到徒劳无功，有少数人不禁怨嗟起来。当然他们是不可能晓得皇帝此时正发着高烧躺在病床上。

米达麦亚听到了这句话，当场就打了这个不小心说溜嘴的指挥官一耳光，把他打得跌倒在地。虽然之种行为让他看起来非常粗暴，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如果放过了这个不平之鸣，不仅会伤及皇帝的权威，而且还可能让这个说话的军官，以大不敬的罪名被处决。如果要把这件事情当场收拾的话，米达麦亚这个耳光的确是必要的，他如此果断的处置实在值得赞赏。

但是米达麦亚却感受到比部下更为深切的危机。明敏的他已经见到皇帝的人格当中，出现了像是钻石的裂痕瑕疵了。那就是身为一个战略家所应该具有的理性与身为一个战术家所应具备的感性之间的相互背离。到目前为止，这两者一直在强韧的精神统一之下，不知为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力似乎一直在减弱。

“难道陛下的病情不仅削弱了他的身体，还削弱了他的精神吗？”

或者说精神性的能源衰弱，并非皇帝发烧和卧病的结果，而有其他原因？米达麦亚的心中不禁抱持着这样的不安。医生们说皇帝的病情是因为操劳过度所引起的，但是却找不到其他可能的病因。这就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论的原因吗?

那么，皇帝真正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想到这一点，米达麦亚也只能稍微作一下模糊的推测，或者说，每次一想到这里，思考就自动停止了。因为，如果真要追究皇帝生病的真正原因，那么就连帝国军最高的勇将也不得不觉得胆颤心惊。和这令人心寒的推测比较起来，莱因哈特发烧等等这些表面的症状，就不是应该要介意的事情了。

不过基于以上这些事，使得米达麦亚这么样聪敏的男子，也无暇去寻思杨威利将遭到第三者暗杀的可能性。以罗严塔尔而言，情形也是相同的。这是帝国军方面的情况。

【V】

五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时五十分，在巡航舰瑞达Ⅱ号上。

舰上的军官和罗姆斯基等政府代表共同进餐完毕之后，此时正在军官俱乐部里消磨餐后至就寝前这一段空闲的时间。

杨一向喜欢立体西洋棋这个游戏，无奈技术太差，这两年来，不管跟谁比赛下棋，总是窘态连连，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次。这一天，和布鲁姆哈尔特中校比输赢，竟然一次险胜，一次大获全胜，杨更是乐不可支。布鲁姆哈尔特很遗憾地说道。“难道我真的这么差劲吗？”杨在一旁用眼角看着他，一面着自己泡的红茶。这种“比咖啡还美味”的香气，不禁让杨想起了尤里安的可贵之处。这几天一直没有办法和尤里安取得联系，让杨觉得有些无趣，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安。

当然，在这段期间内，尤里安及杨舰队的幕僚们也拼命地想要和杨取得联系，但是回廊中有好几个地方发生了电磁风暴，再加上人为的干扰，彼此之间都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啊，心情真好，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了，睡觉了。”

杨于是站了起来，接受部下的行礼之后，就退回自己个人的房间了。留下来的部下们，将杨提督就寝的消息通知罗姆斯基的秘书官之后，就开始玩起扑克牌了。

淋浴之后，杨上了床，日历自动翻过了一页，时间已是六月一日零时二十五分了。杨平时有低血压的倾向，虽然没有不良睡癖，不过却常常难以入睡，所以在他的床边经常都准备有悬疑小说或者笔记本之类的。特别是这几天，不知怎地睡眠特别浅，所以此时旁边也准备有安眠剂。或行是因为紧张的微粒子侵入了精神回路也说不定。

这次和莱因哈特皇帝会谈，杨并没有任何策谋之类的准备。而同行的罗姆斯基也不是一个善于外交术的人，所以杨这一次的责任并不轻，不过杨自己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莱因哈特皇帝，在战场以外的场合竞争高下。

喝下安眠剂之后，杨还是浏了十页之多的悬疑小说。

零时四十五分，杨打了第一个哈欠，伸手正准备熄掉床头灯的时候，对讲机的呼叫声突然大响，杨的手伸到一半就停在半空中了。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的声音蕴藏着紧张，敲醒了杨的睡意。

※※※

一出奇怪的戏剧在瑞达Ⅱ号的周边揭开了序幕。

瑞达Ⅱ号最初收到的通讯是——前同盟军准将安德鲁·霍克已经从精神病院逃脱，他偏执的憎恶已经到达疯狂的境界，企图要暗杀杨威

利。此刻，在附近的宇宙空域发现他所抢夺的武装商船。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是，帝国军已经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前来迎接杨一行人。舰长路易可夫少校听到此事，立即采取警戒的状态。一时二十分，一艘武装商船出现在萤幕上；一时二十二分，武装商船对准瑞达Ⅱ号开炮。正当瑞达Ⅱ号准备要应战的时候，两艘帝国军驱逐舰出现在那艘武装商船的背后，集中了炮火加以攻击，将武装商船连同里面的搭乘者全部歼灭了。

驱逐舰透过信号要求通讯，于是双方之间的回路打开了。出现在萤幕上面的影像并不非常明晰，穿着帝国军军服，像是军官的男子，告知他们因为监听通讯，所以得知有恐怖分子企图谋取杨提督的性命。

“恐怖分子已经处理完毕，敬请安心。接下来，将由我等为阁下带路，前往会见皇帝陛下。请无论如何接受我方直接向阁下问候的请求。”

罗姆斯基所做的准备非常地符合绅士风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允许双方接舷。

“安德鲁·霍克。”

派特里契夫稍稍地叹了半口气，好像只让他那巨大肺部里的空气排出一半似地。布鲁姆哈尔特只简短地吐出几个字“那个阴郁自大、令人讨厌的混帐。”但派特里契夫的声音当中却多少带着些许的同情。

“枉费他是个才子哪，可惜现实并没有走近他。如果问题是用方程式或公式可以解决的，那么他一定可以两三下就把问题解决掉的，可是如果在没有教科书的世界，他就好像活不下去了。”

杨在一旁沉默不语，他一点都没有想要参与评论的意思，终究他是不需要为霍克自取灭亡负责的，而这也不是一个事后回味起来会令人觉得有趣的话题。不过值得怀疑的是，被社会当作是狂人一样地被抹消的霍克，如何能够取得军舰，召集同志，甚至进行恐怖行动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是杨所想要知道的，不过他在刚喝过安眠剂之后又被人强迫叫醒，此时的杨欠缺集中力，没有办法再持续细密的思考。

帝国军驱逐舰与瑞达Ⅱ号之间的接舷作业正在进行着。双方的甲板升降口互相朝对方延展过去、连接起来，并且保持气压的稳定，以便

以方乘员能够移到对方的舰上去。这幕作业的景像，正映在军官俱乐部的萤幕上。

“真的有必要特地接舷吗？”

史路少校怀疑地歪着头，而杨则轻轻地耸着肩膀。这是罗姆斯基医师决定的事。罗姆斯基是政府代表，但是杨却抢先接受了莱因哈特皇帝之间的会面，使得他觉得有些自卑感。由于自已一时的疏忽，漠视了民主主义体制的程序，所以杨此时的想法是，万事以罗姆斯基的权威或面子为优先好了。罗姆斯基尽管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政治家，不过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善良、与策谋或嫉妒无缘的人，这是杨对于他的评价。不过却有一些讽刺的证言流传到后世。

“杨威利对于罗姆斯基绝对不是非常地满意，不过杨却也无法忍受权力为一个人格比他还差的人所掌握，所以才支持他。而且罗姆斯基的缺点，大体上而言，还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

一时五十分。

巡航舰瑞达Ⅱ号与帝国军其中的一艘驱逐舰已经完成接舷作业，帝国军的军官通过紧密连接的通路出现在瑞达Ⅱ号上。当他们环视前来迎接他们的这一群人之后，脸上出现了失望的神情，因为杨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场合。这是因为罗姆斯基身边的人主张交涉的优先权，杨以及其他多位军人得待在自己的室内，直到传唤他们为止。而杨本身并没有想要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和罗姆斯基身边的人争风头的意思。而且可恨的安眠剂偏巧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杨竟然困了起来。这种麻烦的应对交给罗姆斯基去应付就以了的话，最好就这样算了。

但是，穿着帝国军军服的男子，并没有做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杨已经感受到危机，所以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满脸充满感谢的笑容，迎向“救命恩人”的罗姆斯基医生，突然被人用手枪顶住他的脸。这出奇怪的戏剧，此时开始了第二幕。

“杨威利在哪里？”

受到对方这种协迫性的质问时，罗姆斯基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惊异。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不过你们这样子把枪顶在我的身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们得先把枪收起来。”

后世有人对罗姆斯基此时的态度做这样的批评。

“这就好像在要求狗举止要端正有礼一样，怎么可能讲得通呢？这个时候主席所应该做的，不是说教而是拿把椅子向他们掷过去。”

士兵拿着手枪突然对着医生的胸部开火了。狙火线削过他的下颚、贯穿了咽喉的顶部。颈骨与神经纤维束已经遭到破坏的医生无言地倒落在地板上，他的脸仍然是那种略显惊异的表情。

罗姆斯基身边的人立即发出惨叫声，四处窜逃。接着又有好几道火线追着他们的身后，但是通通没有击中。这或许是因为暗杀者心中正在盘算这些的逃走的人可以带领他们找到杨威利的藏身处也说不定。

※※※

一时五十五分。

史恩·史路少校与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校，已经从罗姆斯基身边那群恐慌的人脸上非言语的表情和动作，知道了事态的危急。立刻拿起枪，开始把家具堵在军官俱乐部的门口，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但杂乱的脚步声已经朝这个方向接近过来，十道以上的火线已经射进室内了。

激烈的枪击战就此开始。

射击罗姆斯基的那名男子，被施恩·史路射穿了鼻梁以下的部位，当场死亡。为何他愿意参与这种不名誉的恐怖活动，是因为信仰或者物质上的利益呢？成了一个永远的疑问。

敌方所射出的火线，和布鲁姆哈尔特等人比较起来，在熟练度上差得很多，但是射击的密度却弥补了准确度的不足。原先部下们只是顾着要求他们的司令官把头还有身体尽量伏下，但是当他们领悟处境的危险时，不得不立即转变方针。

“请赶快逃走，提督！”

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与史路上校同时喊了出来，但是暗杀者的怒吼，手枪发射的声响，还有人们及椅子跌落在地上的声音交织在一

起，把他们的叫声给搅乱了。布鲁姆哈尔特一面用他熟练的射击，瞬间又击倒了三个人，然后再度对杨大声地吼道。

“请赶快逃走，提督！”

杨在他们的吼声下，却也不知该往哪里逃才好。

杨摇了一下他的头。此时的他，从头上的黑色扁帽到脚底下的靴子，服装非常地整齐，对于这个平常不以整洁迅速为美德的男子而言，应该是相当了不起的。

派特里契夫伸出比杨还要粗两倍的手腕，抓住了杨的肩膀。他攫住发呆的司令官，半扛着似地把他拖到后门，把他的身体放在门外面后，立即把门关上，然后叉开他的两条腿挡在门前。

此时，半打以上荷电粒子的光束，刺穿了派特里契夫巨大的身躯。这位自同盟军第十三舰队创设以来，一直在杨威利的司令部辅佐着司令官和参谋长，个性爽朗的巨汉，以非常稳静的眼光，看着他军服上被射穿的那六个洞，还有从那六个洞里面所流出来的血。随后将视线转移到这群加害他的人身上，派特里契夫竟然还优然地说：“算了，不痛的。”

他这种好像疼痛放在床上忘了带来的声音，令入侵者感到畏怯。但是他的声音在两秒钟以后引起了反应作用。声嘶力竭的叫声与火线同时朝着派特里契夫的巨大身躯交相击。他那副巨大的身躯表面被凿穿了无数的洞，派特里契夫最后慢慢地滑落到地面。

因为派特里契夫恐怕是故意要让他巨大的身躯堵住门口，所以这些暗杀者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他庞大的身躯移开。而布鲁姆哈尔特以及史路则将火力集中往这个方向射击。这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还在和这群闯入的暗杀者抵抗，两人的射击奇准无比，而暗杀者充满憎恶的射击，先集中在史路的身上。

一道火线贯穿了史路的左销骨，但是并没有命中心脏和肺部。而他之所以意识倒地，还是因为被击叶时的脚步踉使得他的头部侧面猛力撞向墙壁所致。

暗杀者此时虽然想要对这名击倒他们五个同伴的青年士官加以复仇，但是他们对于根本目的之忠实度却比复仇心来得优先。数名暗杀者粗暴地从施恩。史路以及他所流出的血泊中飞奔过去。

【Ⅵ】

二时零四分。

当第五艘舰艇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巡航舰瑞达Ⅱ号已经死伤狼藉，而且几乎完全被猾的侵入者给压制住了。因此，发现有战舰占据了整个萤幕画面的是这些入侵者当中的一个人。

“不明舰艇快速接近！”

尽管此时出现在萤幕上的战舰，对这些暗杀者来说是来路不明，但他们的所属却远比这些暗杀者来得清楚明白。那就是连日急行的尤里安·敏兹等人所搭乘的舰艇尤里西斯号。“杨提督一定身在通信混乱、中断的宇宙区”这个洞察到底是对了。

原本两艘驱逐舰其中的一艘，此时惊慌地将舰艇头部的方向调整过来，但是尤里西斯炮门的焦点早已经设定。出力与射程上些微的差距，却将生死胜败画分了开来。三道闪光射线贯穿了驱逐舰本身，暗杀者的舰艇在一瞬间化成印重的白色火球，而舱内的成员则一同还原成为宇宙分子。

尤里西斯虽然摧毁了其中的一艘驱逐舰，但是却不能对另一艘与巡航舰瑞达Ⅱ号接舷的驱逐舰加以炮击。尤里西斯号于是靠近这两艘好像憎恶的双胞胎舰艇，然后与瑞达Ⅱ号接舷。喷上酸化液，强行造出一条通路。

枪战马上就开始了。火线呈纵横扫射，残余光线在人的视网膜上画出一条条蓝色的线。

以人数来说，暗杀者的那一方还是占有优势的，因为他们的指导者将组织里面半数以上的人力资源全部投注在这个阴谋当中。但是，从尤里西斯号冲进瑞达Ⅱ号舰艇内的是在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指挥之下经历过多次实战的男子，他们的愤怒与熟练已经凌驾在暗杀者的信仰之上。接着枪击战之后的是一场肉搏战，一场狼与食肉兔之间的斗争。这些以凶暴取胜的暗杀者，在地球上的战役当中，曾经是使帝国军畏缩的疯狂信徒，不久之后也一一地倒在血泊之中了。胜利的人尖锐地逼问那些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与憎恶的失败者。

“杨提督在哪里？”

“……”

“说！”

“早就……早就不在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这名士兵分明是自找苦吃地回答道，先寇布愤恨地用军靴踢碎了士兵的上颚牙齿。如果想要装绅士风度的话，他的怒气不管是在质与量上都过剩了。

“尤里安，马上去救提督！等把这些家伙收拾之后，我也会过去。”

尤里安还没等到先寇布吩咐，就已经朝另外一个方向赶过去了，他虽然身穿装甲衣，但是却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敏捷，马逊等五六名武装士兵跟随在他的后头。

在临界前一刻的不安当中，尤里安仍然拼命抓住那一条和奇迹相连的细线。虽然在此之前通信断绝，但还是成功地找到杨所乘坐的舰艇。正因为自己都已经来到了这里，所以绝对还是有希望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尤里西斯号一向是艘幸福的战舰，而自己不正是乘着它过来的吗?

※※※

尤里安所找寻的人，此时正困惑地走过舰内某个区域不明的地方。时而双后抱住胸前停住了脚步，但随后又迈出步伐。他虽然从那一群暗杀者当中逃了出来，但是却没有尺慌失措地四处乱走，这倒是与一般常人稍微有些不一样。至少他现在也应该想想哪里才安全吧。

杨打从心里面想，还好没有让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也一起来。奇妙的是，这名男子竟然没有想到自己是在那些为他献身的护卫保护之下而活到现在。不想要连累他人的这种想法倒是先从他的脑海里跑出来。现在这个时候，他是被部下从“战场”里面所解救出来的人，却这样大胆地走着。当然，如果有人问他说：“你想死吗？”

“不怎么想死哪！”

他一定会这样回答的，但是在回答的话中加上“不怎样”这三个字，或许就是他之所以是他的原因吧。如果死了的话，那么对妻子菲列特利加就太过意不去了，她担任自己的副官三年，当自己的妻子一年，真的一直在为自己尽心尽力，只要自己继续活下去，就能够让她觉得高兴，所以自己还是想尽量地和她生活在一起。

※※※

二时三十分。

这个时候，杨和尤里安之间的直线距离，仅相隔四十公尺。但是在这之间却有三层墙壁还有机械一类的屏障，可惜杨和尤里安并没有透视的能力，以至于阻碍了他们的相见。

“杨提督！”

尤里安一面奔跑，一面战斗；一面寻找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

“杨提督！我是尤里安。您在哪里？”

此时跟随在他后面的，除了马逊之外，就只剩下两名士兵了。另外两名已经在肉搏战的涡当中失性命。此次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根本就不会逃跑，而是只要一碰面就一定得互相缠斗，直到将对方打倒为止。正因为如此，在寻找的路程中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

※※※

二时四十分。

杨在原地站住了。因为听风在极近距离的地方，有人在呼叫他。

“杨威利提督！”

这个叫声不是询问，甚也不是确认，而只是向对方表明他将要开枪而已。接着，说话的人好像被自己的声音鞭打了神经似地发作开枪了。

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杨那仿佛变成棍子似的左腿贯穿而过。杨踉跄了一下，背部撞到墙壁上去。这种异样的感觉具体化之后，最初是沉重，接着变成灼热，最后化成疼痛扩大到他的全身。血液好像被人用真空泵给吸出来似地泉涌而出。

“大动脉被打中了……”，杨此时异常冷静地下了这个判断。如果不是因为疼痛的感觉侵蚀到意识领域的话，杨甚至会感觉到眼前这幕情景，就好像在看立体ＴＶ的画面一样。而击中他的那个人，却发出恐怖至极，令人头昏脑胀的叫声，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然后以一种与狂舞的巫师相同的动作，从杨的视线里消失了。杨一面听着对方以变调的声音叫着“杀死了，杀死了”，然后这种声音渐渐远去，他一面解下领，把领巾绕在伤口上面。这个伤口已经变成血浆的喷泉了，杨

的两只手全部被血染得鲜红。杨过去所曾经流过的血，和现在比起来，真是显得微乎其微。

此刻，疼痛的感觉成为杨的意识领域和现实间相互连接的唯一一条细细的通路了。杨心里想着，差不多快要死了吧。妻子、受自己保护的人、还有部下们的面容，一一地浮现在杨的脑海当中。杨不禁对自己生气了起来。对于自己身在他们所无法伸出援手的地方，且遭遇到这种情形所表现出来的不积极性感到非常地厌恶。他于是用单手着墙壁，开始在通道中走了起来。仿佛只要他这样，就可以将横在他与他亲密的人之间的墙壁给打破似地。

多么奇怪啊！杨的意识领域中，有部分意识发出了这样的苦笑。流了这么多的血，体重应该会减轻啊，怎么身体还是这么沉重呢？真的好沉重啊！无数只充满恶意、透明的手，不仅缠绕在杨的腿上，甚且缠住他的上半身，想要将他拖倒在地上。

杨身上象牙白的长裤，此时好像被某位无形的染匠，在瞬间染得红黑一片。原本缠绕在伤口上的领巾，此时已经失去了止血的作用，成了一样布制的、供血液顺着流出来的通路。

哎呀！杨心里想着，怎么视线的位置好像水往下流似地降低了呢？不知不觉间，杨的膝盖已经着地了。杨想要再度站起来，但是却失败了，他的背轻轻地碰到墙壁，然后就那样顺着墙角坐下，一动也不动了。这种姿势不太好看哪！杨心里想着，不过他却连换个姿势的力量都没有了。在他周围的那一滩血，仍然不停地扩大着。哎呀，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浴血的杨”了，杨的脑子里面仍然还在想着，不过伴随思考而来的却是极度的疲累。

手指不能动了。声带的机能也在逐渐的丧失中。杨却还在说着“对不起了，菲列持利加，对不起了，尤里安，对不起了，各位……”，但是这个声音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人听到。不，或许只是自己这么想而已。

杨闭上了他的双眼，这是他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意识从透明到漆黑，然后从漆黑落入无色彩的深井中，就在此时，在他的某个意识角落，却听到有一个怀念的声音在呼唤着他的名字。

宇宙历八零零年的六月一日，凌晨二时五十五分。

杨威利的生命在三十三岁的时候终止了。

# 第六章 祭典之后

【1】

六月一日三时五分。

一种至今未曾经历过的冲击，化成无形的绳索，缠住了尤里安·敏兹的双脚。

突然停下来的尤里安一面将他那把沾满血腥的战斧轻轻放在地上，一面调整自己杂乱的呼吸及不稳定的视线，环视着四周。尤里安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冲击感，一种极为不祥的感觉正使他反胃，想吐的感觉涌上了咽喉。

面前的通道上没有人影。左边似乎隐约有条小路，路上好像好像有个人影？那人影不是站着，也不是备战状态，好像是靠着墙壁躺着。不远的路口处闪着微弱的亮光，似乎是一把帝国军制式手枪所发出的。那个人影的一只脚伸得直直的，另一只脚则曲起来，头低垂着，戴着一顶扁帽，因为刘海盖住了他的脸，所以看不清楚他的长相。他身上的血正无声地泊泊流出。

“杨提督？”这在期待着否定的答案，尤里安的部份脑细胞发出了哀叫。

“提督！”

尤里安的膝盖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好像他的肉体比精神还早认清事情的真相似的。虽然他不想面对现实，不想再往前走，可是他还是举步迈向左侧的通路。带着千万个不愿意面对的心情走了三、四步，他发现眼前这个人身上的血已经流了满地，而他的脸看来就好像因疲倦而睡着了的模样。

尤里安双手颤抖地脱下了头盔，亚麻色的乱发掺着冷汗和热汗披散在前额。他的心和所发出来的声音也和头发一样无序。

“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吧！是我没用，在这紧要关头竟然没帮上提督……”

死者流出的血还微温着，它沾湿了尤里安的脚，但尤里安却没有感觉。四年前自己曾对杨说了什么话？自信满满地说：“我一定会保护

您”，是吗？而如今事实却是如此。原来自己是个无能的吹牛者！不但不能保护提督，就连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没能陪在他身边。

在神经回路里奔驰的强烈不快，让尤里安的五官接触到了现实的恶臭。五、六个穿着帝国军制服的男子正从他的背后慢慢接近。

一瞬间，赤红的电流充满了尤里安全身的血管与神经。

穿着帝国军军服的男子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化为人形的充满敌意与憎恨的能源体。此时的尤里安，是宇宙中最狞猛而危险的存在。

暴起、跳跃、砍击，在同时间完成。战斧闪动下，一名士兵的头已被砍成两半，一转身，另一个士兵的锁骨和肋骨已被第二斧击碎，他的身体还在飞腾的时候，第三个人的鼻梁已经碎裂，鼻血狂喷而出。

围绕在尤里安四周的敌人发出憎恶和狼狈的叫声，但是他们只能对着尤里安的影子猛击。如果先寇布在场目睹他刚才迅雷般的身手，一定会赞赏他的骠悍，但同时也会批评他不够冷静。尤里安站在那里不断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地板铺上了人血的地毯。

“中尉！敏兹中尉！”

路易·马逊那双比尤里安的腿还要粗的手臂自尤里安身后将他牢牢抱住，尤里安的力气当然不比他大，但因为尤里安正当悲愤至极且极具爆发力之时，所以马逊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制止他。

“冷静下来！中尉！”

“走开！”

尤里安的头发大幅地摇动，发梢上那不属于尤里安的血，刚好洒落在马逊黝黑的脸上。

“走开！”

尤里安被马逊抱起后，两只脚猛往空中乱踢，鞋尖上沾满的血迹四处飞溅，好像碎裂的红宝石般到处乱舞。

“走开！你们这些人都该杀！我要把你们全杀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马逊气喘吁吁地说：“现在要先做的是，杨提督的遗体怎么办呢？让他这样躺在那里不是很可怜吗？”

风暴突然平息了。尤里安一下子停止了疯狂的状态，他看着马逊，眼神中重新捡回了一丝理智的光芒。手中的战斧无力地落到被血浸湿的地板上，那声音好像在抗议一样。

马逊终于松开双手，放下了年轻的复仇者。尤里安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般，蹒跚地朝杨威利走去，屈膝跪在他的面前，用微弱的声音对着杨说："提督，我们回伊谢尔伦吧！那里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大家的故乡。回家吧……"

看着不可能得到回答的尤里安，马逊恭敬而谨慎地用两手将杨威利那副已无生命的身体抬了起来，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系住一般，随着杨威利被抬起的尸体，尤里安也跟着站了起来，和马逊并肩而行。

杨提督已经不在人世了。

杨威利——这位一方面是个非凡的战争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个痛恨战争的年轻人，从此再也不必赴战场了。

尤里安的记忆随着时空的交替回到从前。想起过去这两千六百多个日子中的点点滴滴人武部占据了脑海，挥之不去。

想着想着，液体化的泪与激情和失意，突破了泪腺的门扉。

马逊犹豫地望着像孩子一样恸哭的尤里安，口里默默地念道："哭一哭也好！"

尤里安没听见这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他，只深处觉得自己的手心又湿又热。

杨威利生前曾经说过："人活着就是在看别人死亡。"他还说："战争和恐怖主义都会使一些无辜的好人丧命。"他所说的话总是那么的正确无误。但是一个人不管说了多少名言，当他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用了！尤里安没有见到杨威利的最后一面，所以也没能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连他临终前想转告杨夫人的话都无法听到。对自己悔恨交加的心情，又化做眼泪掉了下来。

※※※

这个时候，先寇布在军官俱乐部中发现了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弟子的布鲁姆哈尔特中校。

中校躺在床上，四周有七、八具穿着帝国军军服的尸体，这是布鲁姆哈尔特只身奋战的证明。先寇布的靴底不止一次地因为地上的血海而打滑，他走到中校身边，单膝跪了下来。摘下中校的扁帽，先寇布摇了摇布鲁姆哈尔特那血迹斑斑的身体，濒死的年轻军官此时才微微睁开眼睛，用尽全身仅余的力气虚弱地问："杨提督还好吗？"一时间，先寇布竟答不出话来。

"他傻得很，要是能逃得出来就好了……"

"有尤里安帮他，没事的！他马上就会来这儿。"

"太好了。他要是活不成，那我们以后的日子也没什么意义了……"

讲到这里，这位"蔷薇骑士"连队的代理队长声音突然断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死只比他所守护的司令官晚十五分钟。

先寇布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眼神中闪过一丝沉痛。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再平视前方，发现有人影在接近。先寇布认清那些人是友非敌后，放心地高声喊道："尤里安！没事吧！你看看这些人，他们不是帝国军的人……"

华尔特·冯·先寇布说到一半就停住了，表情仿佛置身于玄疑命案中一样。他的嘴巴变得很干涩，平日一副勇猛的架势也没了，就像块干硬的黏土般僵在原地，发出破裂的声音说："喂，别这样，这里不是戏剧学校的实验教室，我也不想上悲剧舞台的表演……"

他闭上了嘴，带着杀气的视线投向尤里安，肩膀起伏地喘着气。这是他接受现实的仪式。先寇布没说一句话，只默默地举起手向横躺在马逊怀中的司令官敬礼；尤里安也没说一句话，他看到先寇布的手在颤抖着。

先寇布敬礼完毕后，命出一块布给尤里安看，那正是一年前莱因哈特皇帝的部下们在邱梅尔男爵宅邸所发现的东西。布上面绣了一排字："地球是我的故乡，我要拥抱地球。"

"地球教！"

尤里安看了几乎晕了过去。在此之前，对着帝国军那些家伙的憎恨，现在却发现又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在感情透支之余，他以地自己的愚蠢及事实的真相感到惊怒交加。

“不过，为什么地球教的人非暗杀杨提督不可呢？难道是因为我曾潜入地球，密查他们的基地吗？如果真是因为这样……”

“这个以后再讨论。目前只要我们明白真正的凶手是谁就够了！如果他们敢再出现，我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先寇布丢下这句狠话，然后对他的部下们说：“把那二、三个活口送回尤里西斯，我要好好地拷问他们一番。反正在回伊谢尔伦的路上多的是时间可用。”

史路少校虽然因为重伤而昏迷不醒，但确定还活着，这是在所有的坏消息中，唯一还值得安慰的。尤里安很喜欢史路少校，等他恢复神智之后，想必还有很多事情要问清楚的，不过，这对史路少校来说，一定又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吧！

马逊问：“要回去了吗？”

先寇布和尤里安两人都同时点了点头。

※※※

此时，瑞达Ⅱ号里里外外仍然在相互打杀。就战斗能力和秩序来说，先寇布的部下们怎么说都较为优异，但是对手却全是一心求死的人，这使得先寇布的部下和攻打地球教基地的帝国军官兵们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令人作哎的阴森可怖，使得他们最后只能一步步地后退。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鬼魅身上，这么难缠的人，我看连帝国军都不敢沾惹。还是顾全自己的性命快走吧！”

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撤离的命令就马上往尤里西斯出发。杨、派特里契夫及布鲁姆哈持的遗体也都被安置妥当。不过，有一些革命政府的文官们的遗体，像罗姆斯基医师等人，却没有好好的被处置，这是此次行动的一个缺点，它也成为日后被人批评的一项口实。

【Ⅱ】

很多人对于像杨威利这样的人在三十三岁正当壮年的时候就死去这件事感到相当哀痛而惋惜。这些人包括了他的部属和与他作战的敌人。不过，另一方面，却有一些历史学家对他持有相当严厉的批评。

这些批评之中，对杨威利最尖酸、最不满的内容如下：“杨威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口口声声说他讨厌战争，另一方面却因为战争而平步青云，享有荣华富贵，甚至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之后，还主导战

争行动，再度使得人类社会陷于分崩离析，死后还给后世子孙留下混乱战祸的种子。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他的存在，那从宇宙历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的这段混战期间，就可以少一些不是出于本意而被死亡攫走的人。我们不该对杨威利有太高的评价，因为他既不是一个受到挫折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个失败的革命家，他只不过是个拘泥于大义名份的战斗者罢了！在揭去他那层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后，这个人又有什么好表扬的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不管在他生前或死后，都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福祉。”

也有对他较为温和的批评：“如果莱因哈特皇帝真的和杨威利二度会面的话，在历史之中将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使得超级大国和小国和平共存吗？还是到最后会引发一场大战呢？不管怎样，最后他们没有见面，这使得杨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他就在他最不该死的时候死去。不过，当然他的死并不是他自己所愿意的，由于这是一桩谋杀案，所以单就此责怪杨威利未免本末倒置。最大过错应该是归罪于那些抱有非建设性狂热和偏执的恐怖主义者。虽然杨威利说过‘恐怖主义不会改变历史’，但是至少他个人的生命却在此因恐怖主义而被改变了。”

此外，对他还有一些其它的评语：“道德上的善行和政治上的善行是不一样的，从宇宙历七九七年到八零零年，杨威利的行动属于前者而非后者。虽然时代的潮流和当时的局势，所要求的强势领导者不管是实力或人望都非他莫属，但杨都拒绝了。结果虽然满足了他个人的意愿，但自由行星同盟这个民主国家却也因为他的乖僻而导致衰败的命运，以杨的历史哲学来说，大概是同盟已失去了一个国家该有的生命和存在意义，而不愿以军人独裁的面貌来维持这个国家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把自己这种在历史上将占有相当地位的机会让给别人。”

而这个可以取代他的人，难道就是他的被监护人尤里安·敏兹吗？

“尤里安若是莱因哈特皇帝的部下的话，有一天终会当上帝国元帅！”

杨威利曾经如此地赞扬尤里安，不过以他的思想及立场而言，这样的称赞却犯了两个短视的错误。虽然杨肯定了尤里安和莱因哈特两者的力量，但是他武断地认定尤里安无法凌驾于莱因哈特之上。毕竟，如果杨对于资质方面尚有补充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评价也绝对

不会凌驾莱因哈特之上。特别是讲到资质，连杨威利都无法超越莱因哈特。

杨威利以前曾耸着肩膀对尤里安说："我们好像在做着一堆蠢事。"杨深深地了解到莱因哈特在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他对自己和莱因哈特是地敌对立场的这件事，似乎也感到些许的失望。

杨打从心里痛恨自己国家里那些位于权力核心中的人，当然他不会和这些人有什么深入的交往。对于一些权贵的来访，杨往往会装病或假装外出来避免和他们见面。这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主义或思想所使然，就好像是个偏食不爱吃青菜的孩子一般，他就是不爱吃青菜，这两种心态是完全一样的。

杨威利在战场上固然智勇双全，堪称是世上少有的将才，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却表现的没这么出色。碰上讨厌的客人来访就装病，到最后什么病都装过了，不晓得该再装什么病的时候，连尤里安都要跟着一起装病。在骗过访客之后，杨为了表达谢意，还曾在尤里安衣服的口袋里塞了十元纸币，也曾在餐桌上摆着巧克力。杨不太会差遣部下，对他们相当宽大，可是当他一碰到比自己还要位高权重，尤其是位于权力核心的那些人，他总是刻意要避开他们。

杨之所以喜欢在伊谢尔伦的生活，是因为在这个边境的军事据点上，没有顶头上司，接见访客和一些例行公事都没有比待在首都时来得多，感觉上较为轻松。其实，在要塞都市中当个实质上的独裁者，想要过着如中世纪的王侯贵族一般的生活也未尝不可。不过，根据多数人的证言，他的生活态度和这种豪华的水准相差十万八千里。与其说是他的意志，毋宁说是他的性格使得他自己完全不去享用高级军人所常使用的权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杨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而对他有较高评价的历史学家们也常提及，他有一种不爱多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

杨是在"艾尔·法西尔大撤退"中一举成名的，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很多人都对他的撤退计划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杨自己对于别人的这种态度却只是轻轻松松地说了一句"没关系"，也没有再积极地去说服他们采用自己的计划。他认为要让那些和自己的想法及价值

观不同的人了解自己的观战是件麻烦的事。由这一点可以说明，杨实在是欠缺一名政治人物所应有的性格。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不了解我的人，我也不必非让他了解我不可。”

这就是杨威利。不过，他也并非完全孤独，完全没有知音，他的被监护人尤里安·敏兹就深为他所钟爱，这名少年聪明机警，杨也教了他许多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技巧。结果，尤里安在高水准的军事教育陶冶下长大，倒是一心一意想要当军人。

后世的历史学家为杨的一生写下了一句短评：“多彩多姿，充满矛盾和胜利的短暂人生。”

杨的遗体就在部下们的护卫下，回到他的城堡去了。

【Ⅲ】

尤里西斯战舰和随后而至的五艘友舰形成一个送葬的行列，一起驶向伊谢尔伦。六月三日十一时十分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这段回程中，尤里安和先寇布处理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审问被俘的三名地球教教徒。审问中受审者受到了非人道的拷打，结果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答案。这使得“蔷薇骑士”们情绪激动起来。

“先寇布中将，你把地球教的人交给我们处理，这些家伙再怎么样都不会说出实情的，我看就照他们所希望的，让他们殉教吧！”

凯斯帕·林兹上校叫骂着，而他旁边的部下们喊得更激动：“把他们丢进核融合炉里活活烧死吧！”

“不，把他们一块块切下来，扔到下水道里去好了。”

先寇布看着这群急于想报仇的部下，冷冷地说：“急什么，伊谢尔伦也有核融合炉，还烧得更旺哪！”

“蔷薇骑士”们认为这句话是他们所听过最具凶狠迫力的回答。

这些部属们离开后，先寇布和尤里安两个人失望地互看一眼。

“陪侍着提督的人是派特里契夫和布鲁姆哈尔特吧？如果帝国军那些家伙所说的瓦尔哈拉（译注：Valhalla，古北欧神话中大神奥丁的庙

堂，奥丁令女战士王尔古雷将战死的英灵带到此地。）真的存在的话，那他们倒真是杨提督在那里对奕的好伙伴啊！”

“因为他们两个都比杨提督拙劣哪！”

尤里安的心乱得如同被风吹散了一样。他们两人就这样言不及义地交谈着，好像在一片水泥地上撒种一般，是完全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过如果不说些什么的话，恐怕连毛细血管内都会充满水泥，全身就此石化了。

“我之所以从帝国亡命出奔，不是为了尝尝这种滋味的。难道这就是抛弃祖国的报应？”

“……”

“若是这样，那跟着国家灭亡比抛弃国家还要来得无后顾之忧也未可知。算了，过去的事姑且不论，现在开始才是问题哪。”

“现在开始……”

“是啊。杨威利已经死了！你听见没有？杨提督死了！已经死了！而且，不是被莱因哈特皇帝杀死的。他一直到最后还让我们这么意外，你感到敬佩吗？”

一个可怜无辜的桌子就这样被先寇布的拳头给敲坏了！尤里安并未随着先寇布一同起舞，他觉得全身变得透明苍白。多奇妙的发现啊。向全身搜寻血气的时候，血液究竟集中在体内的什么地方呢？从灵魂深处流出来的鲜血，到底堆积在什么地方呢？

“……但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就因为还活着，才该好好地想想以后该怎么办。以后要怎么样对对付莱因哈特皇帝呢？”

“以后吗？”

尤里安无意识地回了这一句，声音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了。那是一种没有理性，毫无知觉的声音。

“我怎么知道以后要怎么办，杨提督都不在了……”

他什么大小事情都会先想到杨威利，举凡战争的意义、战争的方法、战后的复中等，全都要杨威利来思考决定后，尤里安再跟着行动就好了。难道从今以后，这些事情都要由自己来做了吗？

“那么，不如干脆投降了吧？跪在皇帝面前宣誓效忠于他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吧。像我们这种私人部队，一旦失去了主将，在瞬间解体也

是很自然的事情。”

尤里安听到这些话一时呆住了，连话也讲不出来。先寇布干笑两声说：“你若不喜欢，那我们就结合一些弱小团体共谋大业，可是，这样一个团体也需要有头头来领导大家啊！谁能够取代杨提督的地位呢？”

“这个嘛……”

尤里安在想，要推选一个领导人到底可不可能呢？杨威利在整个舰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星系中的恒星一般，几乎是无可取代的。还有谁能接替他的地位呢？若真的找不出这样一个人物，那杨舰队就完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搞不好比其他事还更重要喔，杨夫人那边该由谁来告诉她这件噩耗呢？”

这个问题虽然令人为难，但却是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先寇布不愧身为长辈，连这种事都想到了。

而对尤里安来说，这个迎面而来的巨大难题，压得他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该由谁来告诉杨夫人，说她的丈夫被狂热分子暗杀了。他不是死于和莱因哈特皇帝舰队的战斗中，而是在巡航舰的某一个角落被人杀死了，在谁也没有目睹的情况下断气。被这问题逼得走投无路的尤里安，脑中闪出了一条逃亡的道路。

“……请卡介伦夫人帮忙吧！她应该很适合。”

“嗯！我也这么想，这样应该比较好。这种时候，男从反而比较没用。”

这位豪胆而刻薄的亡命贵族这次对尤里安的推拖并没有什么太尖酸的批评。和先寇布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他的活力和平日的锐气都消失了，好像干涸期的河流一样，河床干枯见底，一滴水也没有。

大家会变成这个样子，伊谢尔伦人人如此。尤里安不禁惊恐万分，他无法想像在星系之中，恒星突然消失的话，行星和卫星们该如何是好呢？

瞬间，在压倒性悲哀的巨大恐惧中，尤里安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Ⅳ】

六月三日十一时三十分，送葬队伍驶进伊谢尔伦港。

卡介伦、亚典波罗和梅尔卡兹三位将官收到司令官已死的秘密通知，都亲自到港口恭迎灵柩，犹如古老的萤光灯照耀下的一群石膏像。这几个人都曾是率令过百万大军，纵横宇宙勇敢无惧的英雄，如今却一个个沉痛地站在这里等待着年轻的尤里安。

卡介伦一听到尤里安的问候，忍不住悲从中来，哽咽着说："唉！尤里安，照年岁来说，杨是要比你早上十五年死的。但是杨比我还小三岁呢。现在却是我来送他，这顺序实在是弄倒了！"

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军最高级军事官僚的卡介伦竟然也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受了多大的刺激。

奥利比·波布兰并没有出现。他在收到杨死去的秘报后说："我没有事找死掉的杨威利。"然后就带着一打威士忌，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了。

"杨夫人……？"

"她还不晓得，我还没告诉她。我想，还是你去说吧！"

"我不是。我想拜托卡介伦中将的夫人……"

卡介伦夫人自丈夫那里得知尤里安的请求后却拒绝了他。她那苍白无血色的脸上带着沉静的表情对尤里安说："尤里安，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你是杨威利家族中的一员，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出面呢？如果你不肯说，到时候一定会后悔的。"

尤里安不得不承认卡介伦夫人是对的，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杨威利的死讯应该由自己告诉杨夫人才对，谁也无法代他去做。明知如此，他却仍环视着众将官们。卡介伦显得有点惊惶失惜，先寇布则轻轻地摇了摇头，梅尔卡兹则半闭着眼不说话，亚典波罗动了动踌嘴唇，却也没有说话。尤里安看着他们，"拜托啊！"这几个字也无力说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呼吸开始不规则起来。

从抱着决心去敲门得到菲列特利加的回答开始，尤里安觉得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都失去了正常。

“什么时候回来的？尤里安回来得好早啊！”

眼前浮现出杨夫人的笑容和声音，面对这一幕，他该如何回答呢？讲几句毫无意义的话？突然间，一句清晰的声音，从听觉神经直通往心脏。

“他死了……？”

尤里安颤抖起来。菲列特利加灰色的眼眸，仿佛要洞穿他的身体，检视他的记忆画廊内似的，他的声带颤动着。良久，年轻人终于发出被压抑着的声音。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你吞吞吐吐的样子，绝不会是其它的事啊。是不是？他已经死了……”

尤里安张开嘴巴，那些话不听使唤地夺口而出：“是！没错。杨提督亡故了！为了会见皇帝，遭地球教余党的暗杀——我想救他，却来不及了！对不起！我所能做的只是运回他的遗体而已！”

“……尤里安，如果你是一个骗子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必相信你的报告了。”

菲列特利加的声音仿佛在解读楔刻于黏土板上的古代文字。

“我好像早就有这种不安的感觉了。卡介伦中将避不见面，夫人也和平常不太一样……”

菲列特利加的声音断断续续，一条巨大的海龙似将从意识和感性的海沟浮上海面。尤里安感觉全身紧张起来。菲列特利加视线落向地板。

在她放声痛哭之前，我该不该回避呢——尤里安心里这样想。

菲列特利加抬起头，脸上没有泪痕，但该有的生命气息和现实感似乎都已被悲伤的海绵吸干了。

“他啊，并不该是这样死去的人哪，他应该有他自己的死法啊。”

……在战乱已是长达一代以上的过去式的和平时代里，有一位老人，他曾是威名颇具的军人，但亲眼证实的人很少，也从未听过他吹嘘自己的武勋。年轻的家人对他寄予七分爱情和三分淡然，他就这样过着靠退休金度日的生活。在日光室中放着一把大摇椅，连吃饭的时

候都坐在那里读书，静静的，就像是椅子的一部分似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了……

有一天，在外面嬉戏的孙女儿，从日光室的入口，一不小心把球丢了进来，球滚到老人脚旁。以前，老人总会缓缓弯下腰，捡起球来给她，但这次他却像没有听见孙女声音似地，动都不动一下。孙女儿走上前去，捡起球来，由下方仰望祖父的脸，觉得祖父的表情似在说些什么。

“爷爷……”

没有回答，阳光映照在老人入睡低垂的脸上，孙女抱着球，跑到客厅大声报告。

“爸爸！妈妈！爷爷好奇怪啊！”

声音传得好远好远，老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永恒的静谧像海潮一般，慢慢淹过老人的脸……

菲列特利加认为，这种死法才适合杨威利。这幅影象宛然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而不是想像中的情景。

杨总是站在最前线与强大的敌人交战，要不便是倍受阴谋的中伤。菲列特利加自己也经历过在千钧一发之中挽回了丈夫生命的经验。为什么？她一直在想，自己的丈夫应该是总能在死神面前化险为夷的人啊。

“不过，或许这种死法才适合他吧！如果真的是瓦尔哈拉，他在那儿见到比克古元帅时，也定会觉得汗颜吧。元帅将身后事委托给他，而他竟在半年不到的时候，也追随而去了……”

菲列特利加的舌和双唇不再动了，在丧失血气的皮肤底下，海龙仍然游动着。菲列特利加忍住最后的压仰，低声说道：“尤里安！拜托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下。等我镇定下来，我会去看他……”

尤里安顺从地离去了。

【V】

伊谢尔伦要塞中，阳光黯淡下来。盛大热闹的庆典结束了，一种令人难以想像的钟声响彻云宵。

现在，伊谢尔伦要塞完全沉浸在悲哀的深井中，但是毫无疑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动摇和困惑所形成的混乱气流，将会被所有的

地面吸光吧。而眼前，干部们没有一个人被准许放纵已身于这波悲伤的狂注台。他们必须对外宣布杨去世的消息，举行丧礼，并设法弥组织上所空出来的大洞——地位以及居于这个地位所须负起的责任，是何其残酷啊！如同先寇布在回伊谢尔伦的途中曾经提醒过尤里安的，关于杨的后继者之事，亚典波罗扬起声音对尤里安说道："人类并非为主义或是思想而战，而是为了实现主义或思想的人而战；也不是为革命而战，而是为了革命家而战！我们不管是以哪个立场遵奉杨提督的遗志继续抗战，我们之中必须有人代理提督的职务。"

停止战争——亚典波罗并没有做这个选择，当然，尤里安也没有。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推选出一位领导者！"

"政治上的领导者也需要吧，罗姆斯基医师已经死了。"

亚典波罗难道忘了这一点吗？尤里安感纳闷。但是倡言以侠义和醉狂革命的青年军官，并没有显露存疑的表情。他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政治的领导者已经决定好了。

"那……这个人是谁？"

"菲列特利加·G·杨啊！"

惊愕之情以各种形式被表达了出来，而这时，尤里安的眼前浮现的是菲列特利加那灰色的眼眸。

"当然，我还没有向杨夫人提这件事。在这一两天之内，我将会提出请求的，现在先等她恢复平静后再说吧！"亚典波罗继续说道："将来谁会成为杨提督的政治接棒还不知道，而目前也只有她了。这对已故的罗姆斯基医师是有些过意不去，但杨夫人的知名度高，也可期待有朝一日共和主义势力能得到共鸣，这些方面都远远胜过已故的罗姆斯基医师。虽然杨夫人在政治上的见识和手腕比不上逝去的伟人，可是眼前只要有人不比罗姆斯基差就好了，不是吗？"

尤里安没有立刻回答。亚典波罗的意见固然切中核心，但在这种情形下接任之事，菲列特利加能接受吗？她会不会认为这是将她自己的权力植基于丈夫的遗体之上，而加以拒绝呢？判断未明之球，尤里安看看亚历克斯·卡介伦。

回视着青年的视线，军政及补给专家开口说道：“亚典波罗难得说对了一件事。就政治上的观点而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事实上，为使民主共和政体的正统继承人得到大众认同，我们除了推选杨夫人担任政治代表之外，实在没有第二人选了。当然，倘若当事人拒绝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我认为她一定会拒绝的。她一直都是担任辅助的角色。要自己接替上司的地位，可能……”

“尤里安，你听着，所谓政治上的形式或法制，自第二代才开始有约束力。第一代是下定形式或法制的立场。”卡介伦挺身向前。

杨威利生产的地位相当于民主共和势力的政治代表，在他死后，杨夫人继承他的地位，也是世袭的一种形式，亦即将地位财产私人化了。但是，生前的杨一向都拒绝接受这个地位，因此，他的态度反而变成承认其妻菲列特利加在政治上的正常地位了。杨在政治上所留给妻子的遗产，不论在形式或法制上，都不单是徒具其名而已。

“您说得没错，这样做是有些道理……”

尤里安略显顽固地提出已见。他的理性虽然肯定了卡介伦的说明，但感情上却丝毫不为所动。菲列特利加才刚失去了杨，竟还得在他人的安排下，扛起如此艰巨的重担，这也是尤里安顾虑的因素之一。

※※※

尤里安退出后，干部们面面相觑。

“咳！看来尤里安似乎也无法轻易地接受取代杨接替军事领导者地位的事实啊！”卡介伦疲倦已极地喃喃念道，先寇布一语不发地抚摸着下巴。他们原本打算将杨猝死所丢下的位子，让尤里安去接替的。

由年方弱冠的尤里安接替这个位子，反对的声浪自是难免。不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称霸宇宙之前，也只是一介“金发小子”。而杨威利在成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之前，更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军官而已。没有人生而为英雄，尤里安目前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

“他在杨威利的监护下长大，又是杨用兵学上的弟子，这个事实此刻不容忽视。它比拥有实力更有价值，不是吗？”

“你是指领袖魅力吗？”

“现成的字眼，怎么形容都可以。目前重要的是谁最能反射出杨威利这颗恒星的残光。”

这个人选非尤里安·敏兹莫属，关于这一点，他们的意见一致。当然，辅佐官也是必要且重要的，他们并不打算将沉重的责任完全丢给尤里安一个人。但是在最后，大家平均分担任务的结果，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露脸”。

已故的杨也对尤里安的未来寄予厚望，倘若他再多个十岁，他的将来应当会从虚幻中走入现实的，但在现阶段，只有将可能性提高到上限来加以评价了。

“不过，问题就在其他将兵会不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呢？也许尤里安指令一出，下面会阳奉阴违呢？”

“看来我们必须经过一番意识改革了。”

干部本身必须率先尊重尤里安的指导，听从他的指示及命令，并必须承认他的地位和决定比他人更优秀，否则，士兵们将难以顺服尤里安。总之，尤里安担任军事指导者的才干和器度必须开始接受试练了。而一旦通过试练，尤里安年纪再小，也可以一跃成为自身放射光芒的恒星。

“不过，这么做的话，无可避免地，总有些人会脱离。有大半的人是因为杨威利是总指挥才跟随来的。”

对于卡介伦的顾虑，先寇布嘲讽地提出指正。

“你的想法没错，首先要脱离的应该是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达官显贵们吧！因为这些人都是假藉杨威利的军事才干和名声，求得安身立命之地的墙头草啊。”

卡介伦嘴唇微翘。

“不管了！要脱离的人就脱离吧。数目并不代表力量啊！人少反而好办事嘛！”

这样做的确是正确的，去者已矣，勉强将不满的人留在已阵内，等于是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根本不知它何时会爆炸。在另一方面，它也将令领导者们感到惶惶不安，万一有一天必须以血来肃清他们

时，只会使伤口更加恶化、扩大而已。就大局衡量，也只能缩减数量了。

※※※

卡介伦和先寇布将尤里安叫出来。为了这件事，双方争执僵执不下。当得知自己将取代杨威利，成为革命军的司令官时，年轻人与其说是惊讶，毋宁说是厌烦地看着两位长者。他一副准备好要反击的样子。

“如果舰队必须要有指挥官，亚典波罗中将不就可以吗？他二十七岁就被称为将军了，比杨提督还快呢！功绩和声望也十分卓越啊！”

“不行！”

“为什么？”

“他跟我们说过，只想待在幕后。”

“怎么这样……”

“我们也一样。站出来吧！尤里安！你够不着的地方，我们会帮你的！”

“失败的时候，咱们就一起同归于尽啊！”

对于先寇布这句不吉利的话，卡介伦皱皱眉头。

让我考虑看看。丢下这句了无新意的回答，尤里安逃开了。

杨舰队的司令官！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座。他一心只梦想有一天能当上司令官的参谋长，至于司令官的宝座，则远在想像和光速的领域之外。

※※※

经过短暂但深刻的困惑交战后，尤里安决定找菲列特利加谈谈。是卡介伦夫人建议他这样做的，因为她认为应该菲列特利加一些考虑别人的事的机会。

“接受吧。”

菲列特利加沉静地说道，尤里安大感意外。

“没想到连菲列特利加夫人也说这种话。您想想看，我不可能做得到杨提督所做的事啊！”

“那当然。”一派沉静中，菲列特利加肯定了年轻人的异议，她看着以意外的眼光望着她的年轻人，并重覆说道：“那是当然的，尤里安！杨威利做的事，谁都无法做到啊。”

“是啊，我根本不可能！才能差太多了！”

“不，是个性的差别。尤里安，你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好了，并没有必要去模仿杨威利啊！历史上只有一个杨威利，同样的，也只有一个尤里安·敏兹呀！”

说着这话的菲列特利加，自己也被捧上了她并不想要的地位。在卡介伦来访，陈述杨夫人具备条件资格之事后，便提出请她担任政治代表的要求。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那我就做政治上的代表吧。虽然我一无是处。”这就是菲列特利加的回答。

“不过，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忙。在我就任之后，先不管命令，届时向大家下达的指示，大家必须遵从，关于这点，我想先请各位答应。”

卡介伦猛然点头，几乎整个身体都为之晃动。

菲列特利加接受政治代表一职之事，最感意外的人是尤里安。

两人相对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对他说：“我认识他已有十二年了，前八年只是崇拜他的人，接着三年是他的副官，后来的一年是他的妻子。往后，有好几年或几十年，都将是他的未亡人了。既然日子还是要过，何不在他建立起来的土台上，再积一些泥土呢？哪怕仅仅只有一厘米！而且……”

菲列特利加没有再说下去。尤里安看得出来，她并不是陷入自己的沉思当中，而是似乎听到有人在劝她、鼓励她这样做。

“而且，如果活着的人因此就气馁的话，那么他的主张——‘恐怖行动不能改变历史’的说法，岂不要毁在我们手上了。因此，虽然知道自己不相称，但我打算扛起这个责任。要是有人说杨威利怠忽职守的话，我将会挺身见证。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

“……太了不起了，菲列特利加夫人。我也不能推卸责任，虽然是装饰品，但愿意担任军事领导者。”

菲列特利加猛然摇动金褐色的头发。

“了不起？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说实在的，我觉得民主主义什么的没了也好，整个宇宙还原成原子也无所谓，只要他能在我身旁半睡半醒地看书就好了……”

该说些什么好呢？——尤里安一时无法判断。他终于明白，判断不是智慧的产物，而是器度的产物。连来请教菲列特利加一事，也是卡介伦夫人的建议，他不禁咒骂起自己的幼稚。

【Ⅵ】

先寇布的预言和观察果然百发百中，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到处争相走告杨的讣闻。士兵和民众们不时交耳相谈，乐观论进入冬眠，寒冷肃杀的冬野上，悲观论大肆横扫。

“失去了杨威利的杨舰队，只不过是一批流亡的私人部队罢了，总有一天会发生内乱，导致分裂、灭亡的，迟早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的……”

杨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难免会有这种论调产生。尤其是卡介伦宣布由尤里安接任杨为军事领导者的地位后更引起一片哗然。卡介伦在发表此事之前，便已有心理准备了。疑问、攻击、甚至冷嘲热讽，交相袭至，形成一股方向一致的乱流。

“为什么尤里安·敏兹是杨威利的养子，就必须让他担任军事领导者的职位？经他有能力、功勋比他更卓著的干部多的是，为什么要让尤里安这种……”

达斯提·亚典波罗一句毒辣的话，击破众人常识论调所砌成的巨墙。

“你们说什么要让尤里安这个亚麻色头发的小子处理兵权？因为对我们而言，要看的不是过去日记，而是未来的日历！”

“可是，他还那么年轻、稚气，根本不能把他和莱因哈特皇帝相提并论！”

“那又怎么样？”

尽管亚典波罗死命抵抗反对声浪，但不满、不安、动摇和无力感，仍然披着无形的盔甲，侵袭整个要塞，不停地在人们的神经上洒下毒液。

※※※

六月五日早上，姆莱中将走访尤里安的房间，向他表明一件事。

“尤里安，这是我在杨舰队最后一次的任务。请你答应我！”

“怎么了？姆莱中将。”

明知道自己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界限，尤里安仍然如此问道。

姆莱毫不做假地答道：“我要带领不平分子及心意动摇的人离开伊谢尔伦要塞。”

一滴冰水淌进尤里安的心田，自己被遗弃了吗？自己是个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吗？

“您已下定决心了吗？姆莱中将。有您在，杨舰队才能发挥军队该有的机能啊——”

四年来，在杨威利的奇迹和魔术庇荫之下，坚守岗位、负责尽职的参谋长猛力地摇头。

“不！没有我会更好，我不走的话，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请允许我引退吧。”

姆莱煌容颜深深烙印着岁月的刻痕，头上满布斑斑白发。正视着他，尤里安竟不知该说什么。

“而且，费雪和派特里契夫也不在了，我觉得又累又寂寞，承蒙杨提督的提拔，我才能爬上高于自身才能及实绩的地位。真的很感谢他。”

在淡然的声调中，透露出目前的心境。

“倘若我现在公开脱离之意，心志摇摆不定的家伙们将会向我看齐，他们会说像姆莱这样的人都要走了，我还留恋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某种程度上，尤里安可以理解姆莱的心情，他确信以自己目前的器度，是不可能留住这个人的。所以他认为应该好好感谢姆莱为杨所付出的一切，并诚挚地送姆莱离开。

“请照您的意愿去做吧。辛苦您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望着离去的中将的身影，尤里安再次垂下头来。这是位冷静细密，重视常识和秩序，属守礼仪和规则的人。

为什么我的肩膀会如此的无力呢？本该向前挺成一直线的背脊，何时竟然蜷缩起来了呢？想起今昔种种，尤里安的头自然往下垂了。

走出尤里安房间的姆莱中将碰见了亚典波罗，遂向这位比自己年轻的同僚，说明离开伊谢尔伦的心意。

“没有了我，阁下等人将会更好发挥吧。你们可以伸展自己的羽翼……”

“我不否认喔。不过，饮酒的乐趣，有一半是因为能忽视禁酒令才觉得有趣的啊！”亚典波罗半开玩笑地提高声音，并伸出右手。

“世人一定会说你坏话的。因为你扮演了一个不好当的角色！”

“哪里的话，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和你们同行的辛劳比起来，这实在微不足道呀！”

两人握手道别。

※※※

这一天，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的委员们，将近一半的人面色凝重地命尤里安前来。面对着过于年轻的军事代表人，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布：“姆莱中将好像已经决定离开了，不过，跟他没关系，我们将解散政府了。决定先通知你一声。本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不过……”

“是吗？”

尤里安的反应略欠温和，独立政府的委员们觉得心里老大不痛快。

“你不要想歪了，本来艾尔·法西尔独立运动大半都是罗姆斯基医师一个人搞出来的，我们只是碍于他所制造的时势，才不得不卷进这场没有胜算的革命运动。”

看到他们急于甩脱已故者所留下的包袱，尤里安感到厌恶至极。

“罗姆斯基医师是独裁者吗？你们难道没有反对他的自由吗？”

这群独立政府关系人的羞耻心似乎已经睡着了，但年轻人的声音仍不断地摇撼着他们。为了掩盖这个声音，委员们努力扬声说道：“无论如何，杨提督和罗姆斯基医师都遭不测身亡，反帝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失去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者，再继续交战抗争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

“现在，应该摒弃政治体制之见，替大局着想，为全人类的和平和统一贡献心力。憎恨或敌意并没有任何帮助。你们也没有必要太执着于死者的理想，而一心想随之殉道啊！”

尤里安极力克制着自己。

“我不会阻止你们走的。因此，请各位放心地离去吧！但各位也没有必要就此否定你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吧。在此先说一声各位辛苦了！我现在可以告退了吗？”

委员们自以为是地下令准许后，尤里安离开了。现在，他终于明白姆莱的心意，原来姆莱辞去的目的，是要带走这些家伙。姆莱中将是有意将这些没有信心又没有勇气脱离的懦夫，为尤里安一并除掉的，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他会使自己背负脱逃者的罪名。尤里安衷心地感谢姆莱，也深深为杨能收纳他为幕僚的远大见识所慑服。

在这一波波的人心浮动中，也有人丝毫不为所动。曾是银河帝国一级上将的梅尔卡兹，在为杨守丧的同时，也默默地致力于战略及战术的方案研究。

“我时常在想，利普休达特战役中，在败给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时就死掉了反倒好……”

他对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如此说过。

“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六十岁以前，我一直活在害怕失败的日子里。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可以不用这种方式生活，对于这些使我彻悟的人，我必须还报他们的恩惠。”

舒奈德点点头。三年前，他把自己所敬爱的上司引到这条人生路程。这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他也曾反覆地苦思过，至今看来似乎自己并没有错。他将会继续走完自己所选择的路，而且毫不退缩。

※※※

六月六日，伊谢尔伦要塞以代理革命军司令官尤里安·敏兹之名义公布杨威利的死讯，举行正式的葬礼。同时艾尔·法西尔也宣布解散独立政府，结束了短暂的历史。

#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I】

一名男子的死亡，带给与他在同一方的人绝望，同时也带给他的敌人失望。

新帝国历二年六月六日十九时十分，帝国军收到伊谢尔伦要塞向全宇宙所发布的通信波。杨威利的讣闻在十九点二十五分传到了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上的莱因哈特耳中。报告都是目前担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头发像是少年一般的短发美丽秘书官，尚未经过整理的表情支配了她整个脸庞。她的聪明以及正确地控制着她的聪明以使之秩序化的意识，此时仿佛春天里漂浮在水面上的薄冰，不稳定地摇晃着。

“陛下，臣在此向您叙述报告内容。就在前不久，伊谢尔伦要塞向全宇宙发布了一通讣闻。”

坚决但是却缺乏锐利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希尔德，这使得皇帝觉得难以自置信，他的视线于是在虚无的空间中游移着。

“杨威利已经死了。”

莱因哈特好不容易地理解了美丽秘书官所说的话之后，一股难掩的失意好像落雷似地打中了他的头顶。他两只白晰的手紧紧地抓住床沿，看起来好像很勉强地才撑起他那优美修长的身躯，另一方面看起来，好像要无生命的物体也能体会到他心中的激情似的。苍冰色的眼眸里充满了近乎愤怒的光，直视着伯爵小姐。

“伯爵小姐……伯爵小姐！”

“朕曾从你这儿听到过无数次的噩耗，这次最令朕难以接受。是谁允许你有让朕如此失望的权利？”

他那像是初雪般洁净的皮肤，此时僵硬了起来，皮肤底下所布满的血管，化成了渲泄他心中那股灼热沸腾情感的通路，此刻他感受到的是一股被侮辱的情绪。那一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与他战斗、那一个他所希望的今后能与之继续互斗智慧谋略、甚至希望能够透过会谈来更进一步了解其为人个性的对手，现在忽然消失了。难道自己一定得

要忍受这样不尽情理的事吗？奔腾的愤怒不经意地化成了吼叫，冲出了他的身体。

“那人也是、他也是、敌人、我方，每一个人都一样，留下了朕就这样去了！为什么不能为朕活下去呢！”

莱因哈特如此露骨地流露这股落败的情感，甚至于过度激烈地表现出这样的感受。希尔德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这样，她忘记了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责难，一言不发地注视着眼前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她的视线前面所出现的是一个正被无限的失落感折磨着的金发霸主，以及他那束手无策的表情。

尽管莱因哈特的人生当中，敌人并不是从最初一开始就存在的，但是敌人的存在却引导着他的人生所要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高登巴姆王朝以及寄生在该王朝的门阀贵族们，自由行星同盟以及附属在同盟之下的将帅们，与他们之间的争斗以及其后的获胜，装饰着莱因哈特的人生，将他的人生点缀得何其辉煌夺目。如今，在他们当中最高最大的那一个存在，从莱因哈特的生命当中永远地消失了。这也就意味着莱因哈特已经失去了让他本身更闪耀地成长的可能性。他所表现出现的愤怒，或许与恐惧是相通的也说不定。杨威利的死，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对于莱因哈特来说，有一半的意义是相同的，他失去了他生命中所不应该失去的人。

“朕是需要敌人的。”

尽管如此，杨威利在与他还没有了结的情况下就过去了。一个可能战胜杨的机会已经完全从莱因哈特身上被剥夺，而缔造时代的责任却强推给了莱因哈特一个人。只有自己独自一个人，忽然被强迫要换乘到属于另一个次元的航路上。

此时的莱因哈特如果不是在病床上的话，也一定会在私人的室内来回地踱步。他心中的失望转化为愤怒的能源，在体内燃烧着他白晰的脸颊，透露出火焰的光芒。

“朕不记得曾经给予过任何除了朕以外的人可以将那名男子置于死地的权利。那名男子不论是在巴米利国成或者是在伊谢尔伦要塞上都让我没有能够获胜，反而使我好几名宝贵的将帅丧命，可是结果呢？竟然就这样死在朕以外的人手中吗？”

若由第三者的眼光看来，皇帝的愤怒似乎显得非常不尽情理，但是希尔德能够理解这对皇帝本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不久，仿佛火势减弱一般，莱因哈特的虽然渐渐平息，但是失望的阴影却更为加深。

“玛林道夫小姐。”

“朕想要派使者，以朕的名义到伊谢尔伦去悼丧，伯爵小姐认为派谁去比较适当呢？”

“陛下，如果我去的话呢？”

“不，伯爵小姐如果没有常在朕的身边的话，朕会感到不便。”

希尔德意外地再一次审视着这位年轻的金发霸者，但其实内心早已经脸红了。唉，真是愚蠢，现在这种时候，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因为伯爵小姐是朕的幕僚总监哪。”

在希尔德的皮肤底下窜流的血液，此时产生了极微量的变化，但是莱因哈特并没有察觉到，他只自顾自地追循着自己个人的思想轨迹，希尔德也明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了，就让缪拉去吧。现在这么一想起来，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他曾经与杨有面会之缘。”

于是皇帝的旨意希尔德传给了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他非常恭谨地接受了使者的任务。

※※※

缪拉过去在担任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提督的副官时，曾经与杨威利之间有过一场生死交战，不过那已经是二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一场战役当中，他因为战败无法拯救他的主将坎普，而誓死要在战场上向杨复仇，不过此时此刻，这一股恨意已经升华为对这伟大敌手的一种敬意了。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除了坎普之外，缪拉所失去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战友。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开始，到雷内肯普、海伦法特、斯坦梅兹等多位名将的相继凋零，缪拉不由得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寥。不过，再回过头来说，或许死者的名单就到此为止了也说不定。但是想归想，覆盖在他精神领空上的那一片寒冬云雾却一点也没有露出曙光的迹象。

除了缪拉以外，杨威利的讣闻对其他的幕僚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噤声不语，相互地交换着视线，费了好大的一番劲之后才明白了凶讯的意思。

“杨威利真的死了吗？该不会是故意散播死亡的风声，事实上却还活着吧！”

也有不少人在心中抱着这种疑惑，不过这只是单纯的疑惑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杨有什么理由要来卖弄这样的一种手段。虽然在战场上杨是一个出了名的会玩弄奇谋诡计的人，但是像这样谎称死亡，事实上却还活着的手法，却不是杨所会玩弄的。

“这种手法到目前为止或许是没有用过也说不定啦，不过总之是那大骗子的事情。到底他现在打什么主意，却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

总而言之，不管是称颂杨的也好，是否定杨的也好，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丧失他们最有力的敌人，却不是他们原先所能够预料的。帝国军的将帅们始终认为，杨如果要死的话，也只能死于他和他们之间相互的争斗当中。而帝国军领袖中的领袖莱因哈特，在他的心中更是如此地确信着。

“有权利能够叫杨威利毙命的，在这宇宙中仅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帝国的皇帝。就算是奥丁大神也不得侵犯这项权利。”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对着他的幕僚贝根格伦这么地说道。这话当中虽然讽刺着莱因哈特对于杨的死心眼，但也有大半是真心的表露也说不定。

“那家伙才不会这样就死了呢！算了吧，一定是在使什么坏心眼的诡计。那家伙一定是还活着并且藏在这世界上的某处。”

其实，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却满口指责的人，才是在意识水平下的深处，真心期望杨在在这世界上的人也说不定，因为自从自由行星同盟灭亡之后，强大的银河帝国军可以说几乎都是以杨这一个单独个人为交战的敌手至今，如今他却死了。不幸的罗姆斯基医师、以及他所创立的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存在等等，这一切对帝国军来说甚至连评论的价值都没有了。

总之，帝国军的将帅们并没有因为“敌人消失”而感到有任何的欣喜。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杨有着最强烈之敌意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

将，此时也笼罩在一片失望和气馁的云雾当中，独自一人在旗舰“王虎”的舰桥上踱步，他的幕僚人员得时时刻刻注意着，好不使他们的司令官有任何将失意转换为怒气的机会。

毕典菲尔特在“回廊战役”当中的一场力战，迫使杨威利方面的舰队运作负责人费雪中将战死的他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间接引导杨一生命运之走向的人物，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办法具有如此程度的认知，反而因此无法抹去他心中那股被杨“打赢了就逃”的感觉。

当杨的死讯传遍了整个帝国军之后，帝国军沉陷在一种倦怠的无力感当中，只等着皇帝莱因哈特下达命令。

【Ⅱ】

六月上旬的这个时候，尤里安·敏兹还只不过是伴随在杨威利这颗伟大的恒星旁边的一颗小行星，在帝国军众将帅的人名登录册上还没有他的名字。帝国军所有的将帅当中，只有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在远征地球时，因各项因缘际会，而与这位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奇妙的会面经验，而且当时尤里安并没有将自己的姓名和真实身份表露出来。

这个自称是杨代理人的尤里安·敏兹究竟是何方人物？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疑问，但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在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他的情报参谋人员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他这个问题。大约经过一小时之久的资料检索之后，米达麦亚终于得到了一个答覆，杨的这个代理人原来是在法律上受杨看护的法定被监护人，十八岁。

“原来是这样啊，那孩子也真是可怜，从今以后的日子将会更回地艰辛哪！”

米达麦亚的话中，并没有任何讽刺或者是嫌恶的意思在里头，而是想到这位年轻人为了要继承一个太过于伟大的先人，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而不由得自心中油然地升起一股同情的情绪。后继者如果愈要勉强自己要像前人一样那么的有能力且具有自负心的话，那么他所将面临的挫折也将愈深，所遭遇到的失败感也将使得他愈难卷土重来吧。

“不管是谁成为后继者，绝对无法做到像杨一样，更别说要超越他了，甚至连杨的部下也不见得一定会跟随他。民主共和政治最后的一

座碉堡，尽管面对敌人时显得难攻不落，但是最后终将从内部开始崩溃。”

对于未来作如此预测的声音，快速地在帝国军内部扩散开来。预测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民主共和势力终将衰亡的心理，其实也就等于是期望自己归国的心理。无论如何，能够丢开这个用战友们的鲜血所涂装、令人厌恶的伊谢尔伦，能够回到那个有着妻子、爱人，在等着自己的故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和平是多么地令人忍不住要去赞美它呀！

惊愕与虚脱的感觉，每一瞬间都在转换成期待与乐观。士兵们跟随着皇帝离开故乡已经有十个月之久了，在斯坦梅兹麾下的人更已经连续一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爱人、或者是双亲的面容了。思乡之情在敌军这个障碍物已经除去了的现在正快速地加强、流窜到每个人的身体当中。

※※※

缪拉肩负使者的任务出发后的一天，罗严塔尔来到友人米达麦亚的住处，享受许久未有的饮酒及聊天。

“如果说是那个手腕辛辣的军务尚书，远从费沙用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手，拿着一把刀子刺进杨威利的心脏，才致杨于死地的话，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的。不过，就算是他，也不可能有办法控制所有存在于宇宙当中的阴谋吧！”

“岂能容许这种可能！”

米达麦亚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句话之后，一口气将所有的不痛快和杯中的黑啤酒全部灌进肚子里去。

自从两人在最前线结为知交之后，十一年来，像这样子两个人一起把酒言欢不知道已有多少回。两人一起肩并肩漫步在夜晚的街头，就算偶尔起争执，但是都和败北这两个字无缘。现在两人都已经晋升到元帅的阶级，成为帝国的重臣，要想象过去那么轻松、无拘无束地饮酒作乐，已经不太容易如愿以偿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如今是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统御着十万艘舰艇，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则奉命担任统帅本部总长，跟随在莱因哈特的身旁，而且不久之后，将出任“新领土”总督，统治旧同盟的领域。不过，这道人事命令要正式生效，必须是在打倒目前的敌手杨威利、整个宇宙完全统一之后。

因此，这样的情况虽然是有些奇妙，不过在六月上旬的现在，帝国方面负责统辖旧同盟领全域的行政负责人却根本不存在。目前旧同盟的首都海尼森，是在“年轻的地理学者”格利鲁帕尔兹上将的占领和施政之下，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星域、其他卫星究竟要由谁来负责管理呢?

这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未定的，全部都在这位尚未娶妻的年轻皇帝的心中。尽管政战两方面策略在近期内就会有定案，但是对米达麦亚等人来说，皇帝到现在还没有后嗣，这才是令他们不安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罗严塔尔的心中，同样也怀着某种不安的要素，只不过这种不安定的要素与其他人是不相同的。

“吾皇呀，您赐予我过于崇高的地位和权力，您所期望的究竟是什么呢？您希望我单纯地只是您霸权中一个忠实且有用的齿轮吗？”

如果皇帝的期望就是这样的话，那么罗严塔尔只要能够甘于如此也就好了。不论是作为银河第二王朝之重臣的宿将、或者是有能的忠诚高级官员，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以此身份死去应该也是不坏的。虽然说这与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质，或多或少有些差异也说不定，但人类并不是一定能够依照其本性来经营其生涯的。

当由镜中看到自己两边不一样颜色的金银妖瞳时，罗严塔尔感觉到存在于自己心中的两相矛盾裸露在眼神当中。如果他能够满足选择如此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就这样与无与伦比的君主和无与伦比的挚友度过一生也说不定——就像教科书上所写的一样。这样的想法对罗严塔尔来说是具有魅力的，但是罗严塔尔也察觉到，正因为它是得不到的，所以才显得有魅力，当然这样的一种体认对罗严塔尔来说是非常苦涩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俩之间的对话，已经转移到军事上的话题，他们二人正在讨论伊谢尔伦要塞上没有了杨之后，应该要如何去应对。

“你的想法怎么样呢？”

“从政战两方面的策略上看来，除了采取攻势之外，别无其他选择。首先对杨威利一军以免除罪刑的条件，劝告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就以帝国军全部的武力对之发动攻击。你的看法呢？”

“我和你有同感。杨威利一死，奥丁大神定会将全宇宙交予皇帝来掌管。该取而不取的话，那么反而是违背天意。”

如今伊谢尔伦要塞已经失去了主将，帝国不是该举全军进攻回廊，将整个回廊在鲜血和火焰当中瓦解吗?

“……不过，皇帝可能不会趁着敌方在悼丧的期间去讨伐他们吧？”

米达麦亚这么样地咕哝自语着，罗严塔尔将他那一边黑一边蓝的眼神投注在对方的脸上，张开嘴好象想说什么似的，不过旋即又闭上了嘴，反而将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而“疾风之狼”也沉默了片刻，他是在想着要用怎样的表现方式。

“那只不过是单纯的一种感伤罢了，你想要这么说是吗？我一直到前一刻为止，也都抱持着同样的想法……”

“这么说，你的心境产生变化了吗？”

“事情是跟随着人的想法而产生变化的，罗严塔尔，原本你和我不是一直都反对进攻伊谢尔伦要塞的吗？皇帝之所以排除吾等的意见，也只是因为有杨威利这样一个伟大的对手存在。如今他已经死了，如果皇帝要回归到最初的战略，那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罗严塔尔那黑与蓝的视线落在玻璃杯上，锐利而紧崩的表情和他那有着浓重酒精味的呼吸，似乎有些不太协调。

“你应该是了解的，米达麦亚，对于昨天来说，应该是正确的战略，到了今天并不一定还是正确的。我方在杨威利还活着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战略，并不见得在他死了以后还具有最大的价值——不过，如果皇帝的意见和你的见解是一样的话，那么或许是我的看法错了也说不定。”

黑啤酒的泡沫在两人之间不断地冒出、然后破灭。

“从今以后，帝国军的本质也会有变化，其存在的目的应该会从原先的向外征讨转变成维持治安，如果就此万事皆息的话……”

“这样也好，大部份的士兵都可以活着回故乡去。宇宙统一的工作，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应该可以暂时平静一阵了。”

“而你也可以回到你所钟爱的妻子身边了，米达麦亚。”

“是啊，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帝国军的第一勇将丝毫没有炫耀意味地回答道，然后举杯让黑啤酒流进他的咽喉当中。罗严塔尔用他那两边颜色不同的眼眸注视着眼前这位与自己性格迥异，但是长久以来却一直与自己共同出生入死的亲密朋友。他那黑色的右眼非常深沉，但是另一只蓝色的左眼却闪烁着锐利的光芒，显示这名男子在精神上有双重的存在。当米达麦亚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眸接触到对方的双色瞳孔时，他显得有些犹豫地出声问道："对了，我刚才忽然想到，上次有个女子自称怀了你的孩子，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

有金银妖瞳之称的名将脸上的表情顿时消失了，他回答说："五月二日生了，听说是个男孩。"

"喔，是吗。"米达麦亚有些暧昧地应声说道，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应该要说一声"恭喜"或是"真遗憾"，让他觉得很难开口。

"确实是我的孩子没有错。父子两代，同样都是不应该被生下来，但却还是被生下来了。或许他有着红与黄的瞳孔也说不定哪。"

"罗严塔尔，我了解你无法真心对待那名女子，但是……"

"被生下来的孩子本身并没有罪，是吗？"

"唉，这个嘛！我自己并没有孩子，我不清楚。"

这样子的反击，发挥了比发言者本身的预料还要大的一个效果，这名丝毫没有期待心理但却意外地为人父的男子，在这一瞬间，好像有些畏缩似地抹去了他脸上自我嘲讽的表情。这时好像有天使坏心眼地故意在他们两人之间煽动着。

"还是没有孩子比较好，至少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要遭到他的叛离。不过，算了吧。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理由要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婴儿起争执啊。"

于是两个人有些僵硬地互相握手道别。当然，这个时候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一次的握手，竟然是"帝国军双璧"之间最后的一次握手，而在这天一起喝酒，竟然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的把酒言欢。这是在新帝国历二年六月八日的事情。

【Ⅲ】

和友人道别之后，米达麦亚在旗舰"人狼"的舰桥上，注视着已方的舰队显示在萤幕上的影像。在他身旁的是卡尔·艾德华·拜耶尔蓝上

将，他那原本充满了锐气的脸上，此时却满是仓惶失措和迷失。

“就到此为止了吗？长官。”

“这个嘛……”

“不知怎地，总觉得大半个宇宙好像变得空虚了。对吾皇以及帝国来说，杨威利应该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家伙，不过他确实也是一个伟大的用兵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像白昼时总是艳阳高照，所以人们才需要有柔和的夜晚，对于我军来说，有杨威利这名男子确实是必须的，是吗？”

米达麦亚在这瞬间，突然感到内心的鼓动升高，一种不安的情绪充满了他整个胸腔。他重重地摇了摇他那一头杂乱的、像是蜂蜜颜色一般的头发，他无法确定造成他如此不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并未再继续追究下去，他接着说出的话是关于其他事情的。

“回到费沙去之后，葬礼将接二连三地进行。法伦海特、斯坦梅兹、然后是席尔瓦贝尔西工部尚书……”

拜耶尔蓝叹气地说道。

“这是个什么年头啊！真是的。这一年对罗严克拉姆王朝来说，真可说是坎坷的一年哪！”

“还剩下半年哪。”

“元帅，你不要吓唬我了。属下心里认为今年一年里面所将遭遇的不幸，都已经全部发生在这前半年里了。”

部下那过于认真的表情，让米达麦亚不禁要苦笑了。如果人们所将遭遇到的不幸或是霉运，真的有一定的量可以计量的话，那么不管是人类也好，是国家也好，都可以很容易地订出未来的计划吧。而他的妻子也就不需要在每次丈夫要出征的时候，内心交错着信赖和不安的情绪，向奥丁大神祈祷丈夫能够平安无恙地归来了。忽然，米达麦亚好像想到什么事似地，他看着部下问道。

“拜耶尔蓝，你有没有爱人呢？”

“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吗？”

“啊，不，应该这么说，对属下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爱人。”

“……”

“啊，不，不是，属下是想能够有一天的到一个像米达麦亚元帅夫人那样美好的女性。”

“拜耶尔蓝。”

“是！”

“我是想要教你用兵术的。不过呢，你好好听着，寻找爱人的方法和如何开玩笑你得自己去学，自修心得也是不错的。”

米达麦亚轻轻地拍拍属下的肩膀，然后就离开了舰桥。

※※※

“皇帝御驾亲征班师回朝”这一道旨意在六月七日宣布给帝国军的全体将帅士兵，这时刚好是在缪拉一级上将奉命以悼丧使者的身份出使伊谢尔伦要塞后的不久。而米达麦亚原先所作的预测果然实现了，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会趁敌军在治丧期间，对这发动讨伐军事行动的人。如果这是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那个时候，而对手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等门阀贵族的话，那么莱因哈特应该就不公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吧。

“这究竟应该说是骑士精神的极致呢？或者应该说是皇帝的霸气已经衰退不如前了？”

这是存在于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两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不过他们还是各自勤奋埋首在自己的任务当中。米达麦亚着手整顿全舰队的行列，而罗严塔尔也开始整备大本营的秩序，他首先将受伤生病的士兵送往后方。

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位一级上将战死后已经决定晋升为帝国元帅，此外他们还被授与一个冠上皇帝亲友之名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武勋”的功勋。葬礼所需当然是由国库来支出，而墓碑的建立同样是由国库支出。以一个帝国军的军人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最高的荣誉。只不过，一如莱因哈特所展现出来的特质，这同时也是罗严克拉姆王朝一贯的作风，两位帝国元帅的墓碑上仅刻有两人的姓名、阶级、以及出生及死亡的年月日而已。后来，在莱因哈特自己的墓碑石上也只是简简单单地刻着他的生、卒、即位的年月日、和“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字样而已。

一面等着奈特哈特·缪拉从伊谢尔伦要塞上回来，帝国军一面已经开始撤退了。尽管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遭受敌人偷袭的危险，但是整个军队若是杂乱无章的话，对他们这些军事家所具有的矜持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所以全体的帝国军从伊谢尔伦回廊撤回来的时候，仍然保持其原来有条不紊的阵容。

“杨威利已经死了。他可说是民主共和政治最强而有力的拥护者，同时也是近五个世纪以来，除了一个人之外，最强、最伟大的军人。一旦他死了，民主共和国的势力大概就将要面临彻底瓦解的命运了吧。我过去也同样是抱持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现在比较无法认为未来的情势真会这样子演变。姑且不论本人的希望如何，杨威利虽然死了，但是感觉上他俨然已经成了民主共和政治当中一种不可侵犯的存在。将有人会继承他的遗志，誓死要奋战到底，而伊谢尔伦也将成为他们守护民主共和主义的圣地吧。今后或许还会有无谓的战争继续持续下去，但是这将视统率者的器量而定。不过，单纯只有伊谢尔伦的话也还好，如果有第三者因为无法与我帝国军相敌对，转而想利用他们的话，我想这将成为今后问题的所在……不过，眼前我将要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去和你见面了，感谢皇帝和我的部下们吧，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

米达麦亚在写给妻子艾芳瑟琳的信当中，已经写出了他本身对于未来的预言，不过他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Ⅳ】

纵使莱因哈特人在病床上，但是他并未让他身为一个皇帝所应该要进行的活动停顿下来。军务方面暂时委由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两位元帅来管理，至于政务方面，包括新统治机关的设立、法律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为使广大的新旧领土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所需之各项通信、交通体系的整备等等，这些身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所应该要解决的课题，都是他本人务必亲躬的。

年轻的皇帝无视于御医团的牢骚和制止，尽管自己正在发烧，仍然在白天里从床上起来，将那些从军的文官们传唤到病房里来，对众多的文书加以裁决、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得不到答案即加以斥责，并且再给予新的课题，不断地从事着充满精力和创造性的活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除了说是因为莱因哈特本身活力旺盛的个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信赖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于恐怖行动当中。在军务方面，有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这样的人可以与他共同商议，但是在政务方面不见得有这样的人。所以失去了有构想力和务实能力的席尔瓦贝尔西，莱因哈特内心痛惜的情绪一直不断地在增强当中。

身为首席阁僚的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个对皇帝或者他本身的职务都非常忠实的人，他的公正和廉洁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而且对于国政的判断力和人事方面的感受力也非常精确，但却不是一个有企图想积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家。

不过，打从一开始，莱因哈特就没有对玛林道夫伯爵有这样的要求。只要他能够没有过与不及地执行皇帝所交付给他的任务就够了。虽然莱因哈特是这样想的，不过他已经从军事的负担中被解放了的现在，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与他一起分担政治上的负担。如果是席尔瓦贝尔西的话，或许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选。另外，若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今还健在的话，也可以与莱因哈特在政治方面的才干相互配合吧。然而，如今这两个适当的人选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其实以希尔德的才智，莱因哈特大可以向她要求分担政治负担。不过，莱因哈特既然已经命她出任大本营幕僚总监，加强了她在军事方面的权限，相对地也就使她失去了政治性的发言权。虽然罗严克拉姆王朝是个专制国家，但是仍应该要遵循文官与武官的区别。尽管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形，但是从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例外并不是很妥当的。希尔德本身也因为局限于自己的地位与权限，所以当皇帝对她提出有关国政方面的问题时，她一直都是采取一种尽量不回应的态度。当她回避应答的时候，莱因哈特就会揶揄地说道。

“哦，这样子啊。如果一天没有把伯爵小姐任命为宰相的话，她就一天不回应朕与她的商谈哪。”

以这样的话来为难希尔德，引为一时之乐。杨威利的死对莱因哈特来说，等于是丧失了一个智慧与他相当的智者，所以希尔德在能够带给他知性刺激的方面所占有的比重，自然就愈来愈大了。

所谓“革命”这样的字眼，莱因哈特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他在短短的期间内，所断然施行的各项政治、社会改革，就

算被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妥吧。但是，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在“皇帝专制”的范围内。他和已经过世的杨威利不同，例如说，他并未将他对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个人的轻蔑，和他对于民主共和政治评价严格地区分开来。

莱因哈特并没有积极地想要去废止旧门阀贵族的称号，但是他也并未想要去创立新的贵族阶级。就连立下最高战功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没有被授与公爵或者是伯爵这样的爵位。按照当事人“疾风之狼”的说法是：“渥佛根·冯·米达麦亚这样的名字太冗长了，听起来的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还认为：“所谓的贵族制度这种东西，就好像老人迟早都要进坟墓一样，以后只有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才找得到了。”

莱因哈特本身并没有明确地说出他对贵族制度的看法，所以只能根据推测以一窥他心中的相当。莱因哈特所希望的应该是皇帝和人民之间不要被叫做贵族的这种礼服隔离开来，他所向往的或许是将皇帝和人民直接连结起来的、即所谓的“自由帝政”。或者在他的脑海当中，有另外更新、更为独创的构想也说不定，只是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另外，莱因哈特在病床上的那一段期间内，还作了几项内政上的措施。那就是增加对退役将兵、特别是伤残病患之退休金给付额。强化对战争死亡者所遗留之子女的教育制度。另外还有创设由政府给付补偿金给犯罪行为下之受害者的制度。这几项措施都是民政尚书卡尔·布拉格所设计出来，然后经由莱因哈特亲手修改完成的。从过去的旧王朝开始，布拉格即是一位众所皆知的开明派人物，对于莱因哈特的专制倾向和好战的性格有着强烈的批评，不过他在成了第一任的民政尚书之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如何实现“专制下的社会公正”，有着莫大的贡献。而所谓“专制下的社会公正”其实可说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特质。

虽然近年来出征不断、用兵连连，但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国库要用来充实民众阶层的福祉，仍是绰绰有余的。从这点正可以证明，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前王朝的特权阶级，利用搜刮、独占的手段累积起来的财富是多么地庞大。

就在莱因哈特远离帝都奥丁的遥远征途中，在帝国本土内，许多因为被没收了财产和领土而陷入贫穷窘境的贵族们，都已经濒临饿死

的边缘。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有鉴于此，于是给予那些被没收了资产的贵族进行救济。但是所救济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已经习惯于奢侈浪费的这些贵族们，一下子便挥霍殆尽，这么一来，伯爵也是无计可施了。

“如果死了一个贵族，能够让一万个平民获救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所谓的正义。如果不想要饿死的话，那么就去工作啊，众多的平民们在过去这五百年以来不就是这么样过来的吗？”

莱因哈特这样大声地说道。对于那些凋零的门阀贵族们所即将要面临的穷途末路，他的泪腺完全干涸了……

※※※

皇帝的贴身侍者艾尔密·冯·齐列，敬了一个礼然后走进室内，看到床边的桌子之后，作出一个非常泄气的表情。

原来，托盘上面的早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加了豆子的汤、淋上了酸乳酷的水果沙拉、掺进了蜂蜜、原本还是热的牛奶、以及半熟的蛋。见到皇帝一直这样食欲不振的样子，艾密尔忍不住要感到一阵心痛。

“陛下，您一直都没有进餐是吗？”

“朕不想吃。”

“可是，陛下，您不进餐的话，体力是不会增强的。为了让您的身体尽早康复，请您勉强地用餐好吗？”

“艾密尔，你这是在命令身为全人类皇帝的朕吗？难道朕必须要因为一个贴身侍者的要求，去吃那些朕不想吃的东西吗？”

就在说完这几句话的那一刻，莱因哈特后悔了。因为他看到眼前艾密尔的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莱因哈特作了一件最该觉得耻辱的事——任意地将自己心中的怒气发在一个无辜少年的身上。自己简直要成为一个暴君了？

尽管身体正在发烧，而且消耗了不少的体力，但是莱因哈特那原本白晰秀丽的脸庞，那像是用丝亮没有瑕疵的白玉珠子所塑造的面容，此时充满了羞愧的神情。他伸出了自己的手，抚摸着艾密尔的头发。

“对不起，艾密尔，朕有时候也会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自己急躁的情绪。原谅朕吧，就算一口，朕也会吃的。”

艾密尔退出室外之后，莱因哈特拿起银质的汤匙，勉强地啜了两口汤。如果这时不是因为皇帝的副官修特莱求见的话，或许又勉强地啜了几口也说不定。

修特莱求见的事情是有关于斯坦梅兹过世以后所留下来不算庞大的遗产，虽然没有法律上正式的效用，但他生前确实在自己一封类似遗书的信里面，提到要将所有的财产留给一名女子。处理的人想要尊重死者的意愿，但在于法律上的考虑，故前来征求皇帝的许可。

“那不要紧，就按照他的遗言去做吧，不过斯坦梅兹应该是单身的不是吗？”

“是没有举行过法律上的结婚仪式，不过确实是有一位情人。是一名叫做格蕾西·冯·艾亚佛特的女子，据说已经交往五年之久了。”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是的，他是说在陛下还没有完成统一全宇宙的大业之前，身为臣下的人也不愿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这是什么话……”

莱因哈特的声音有点被人攻其无备的味道。

“米达麦亚还有艾杰纳都是朕的忠臣，不也都好好地经营自己的家庭吗？斯坦梅兹如果能够早点结婚的话就好了，至少朕还可以送他一点东西作纪念。”

“这是陛下的一番心意。不过，如果陛下一直单身的话，那么臣下起而仿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陛下是不是这样子认为呢？”

“也就是说要朕早点结婚喽，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莱因哈特故意地撇着他那端丽的嘴唇，看起来好像是一群小妖精，在拉扯着冬日蔷薇的花瓣。

“朕死的时候……”

“陛下！”

“别那么紧张，朕不是那个鲁道夫。不管是皇帝也好，一介无名的百姓也好，同样都是会变老然后死去的。像这种事情，我早就已经看

得很明白了。”

此时的修特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这位金发的年轻霸者那双苍冰色的眼眸当中，则闪耀着讽刺的光芒，他接着说道：

“如果朕死了没有留下血亲的话，那么不管是朕的臣下也好，是其他任何人都好，只要有实力便可以即王位，朕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相法。朕虽然征服了全宇宙，但是朕的子孙如果既无实力也没有名望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让他继承朕所征服的宇宙。”

修特莱此时毅然决然地直视着这位年轻的皇帝说：

“臣下自知有逾越本分之处，但仍得要再度进言。请陛下早日成婚，以维护皇统存续之安泰。唯此乃帝国全体臣民之宿愿。”

“然后把吉斯穆特疾愚帝或像奥古斯都流血帝那样的子孙留诸后世吗？这真可说是一种丰功伟业哪。”

“如果能够把像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睛眼帝或者像曼夫瑞亡命帝那样的子孙留下来的话，不是很好吗？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德政，也只有在永续经营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价值。能够用法律来保障其永远存续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不断有霸者轮番交替的话，那么不但流血事件会一再重演，而且也没有办法保持政策的持续性。无论如何请陛下三思。”

“好了，朕已经深深地了解你的忠言了。朕会放在心上的。”

虽然说这句话时并不是完全心不在焉的，不过莱因哈特在修特莱退下之后，确实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

当与费沙之间的通讯可以开始进行的时候，渥佛根·米达麦亚传唤了治安当局，询问和罗严塔尔的孩子有关的事情。

“叫做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妇人，从上个月的月底，就抱着自己所生下的婴儿躲起来，不见踪影了。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出现。”

当注意到那位出现在通讯萤幕上，声名响亮的青年元帅的脸上，充满了激烈的神情时，治安当局的负责人显得极为狼狈。而这个负责人的上司则又辩解说。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一阵子警力不是很充分，前些日子工部尚书被恐怖分子炸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警方的主力都倾注到那上面去了，所以……”

说完之后，便将自我辩解裹在惶恐的外衣当中，然后形式上地低着头。

“可是到了最后，不是连爆炸事件的犯人都还没有逮捕吗？难道说国内安全保障局的搜索能力，就不过如此吗？如果是克斯拉所统率的宪兵部队的话，大概早就已经把这个事件解决了吧？”

米达麦亚心中所再一次感受到的失望都转换成怒气，在吐出这几句话之后，就把通讯切断了。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这名将他亲密的朋友赶进绝路、名字叫做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女人，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好感，不过当他想到她抱着初生的婴儿，不知流落在何方的时候，却不免感到悲哀。况且，初生下来的婴儿本身又有什么责任呢？

“婴儿……”

一想到结婚八年以来，夫妇俩都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位帝国军的第一勇将，心中不得不觉得有些唏嘘。

# 第八章 迁都令

【I】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七月一日，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创始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费沙和宇宙航空港上降低。途中若没有经过旧同盟国的首都海尼森，直飞费沙的话，那么不消一个月便可以横跨原同盟的领地了。

在这之前的六月二十日，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卸下了统率本部总长的职务，以新领土总督的身分踏上了海尼森的土地。共计有五百万名将兵和他一起留在旧同盟国的领地上，帝国下放另外还派遣了一万名文官到这里来，全部都隶属于总督的统辖之下。

“艺术家提督”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对于这个新设且强而有力的总督府的诞生，作了以下的叙述。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在作为一个军人的时候表现极为伟大，而在作为一个行政官的时候，也表现出他优越的能力。这个新生的总督府无论在权限上、在规模上，都是过去菲尔姆特雷内肯普所主导的高等事务官所无法比似的一个巨大机构。因为它实际上所支配的等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半。或许皇帝莱因哈特最后在构想这一个机构的时候是计划要由他的挚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来担任这一个职务也说不定。但是自从吉尔菲艾斯成了天堂的子民之后，应该要担任这一项要职的人选就只有奥贝斯坦、罗严塔尔、米达麦亚这三个人了。而罗严塔尔最后之所以被选派担任这一个职务，应该和后来统率本部改组，罗严塔尔总长的位置形同虚设的这件事情有些关系。为什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偏偏选上了罗严塔尔？这是一个到了日后才会产生的疑问……”

新帝国历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七月七日的下午，帝国军的将帅们集结在费沙行星上的高级饭店“巴尔特安德鲁斯”的大厅里面。除了新任的新领土总督罗严塔尔元帅以及他的幕僚人员还留在海尼森之外，包括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瓦列一级上将、艾杰纳一级上将、鲁兹一级上将、以及其他十名拥有上将

阶级的人员，全部集结在这里。这一天的中午，由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担任葬仪委员长，举行了国葬仪式，皇帝亦亲自来到现场。

负责这次国葬仪式的奥贝斯坦，在整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任何可引起非议的地方。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表现职反感的态度。毕典菲尔特就非常讽刺地嘟着嘴咕哝地说——以后所有的葬礼就由那家伙一手包办好了，他倒是挺适合作这种工作的，而且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皇帝一行人算是回到费沙了，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对帝国军全体进行重新编制。由于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位提督战死沙场，帝国军最高干部的阵营势必会产生一番巨大的变化。舰队司令的位置当然不能空缺，同时各个舰队本身的规模也必须要重新加以整理，以取得各个舰队之间的均衡。

这些事务的处理全部都是在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的统辖范围内，这会不会成为各位提督们衷心欢迎的事情，其中也有一些微妙之处。在罗严克拉姆王朝创业的初期，帝国军的一项特征或许便是军务省和实战部队之间，特别是在心理上的相互背离。虽然他们互相都确实承认对方的能力和效率，但是彼此之间在心理上的距离却称不上是近，特别是对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个人的一种情绪上的反感，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说这样的反感尚未到达最高的临界点。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在国葬仪式举行的时候并不在场，但是后来他对当时笼罩在那些出席者周围的气氛，作了一番非常正确的叙述。

“……回顾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前半期，不禁要为这半年所失去的人才之多，以及失去了历史性的选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感到黯然神伤。以一种个人式的感怀而论的话，失去了亚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和斯坦梅兹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不但勇敢、有能力，而且更是从不发牢骚埋怨的军人。特别值得提的是，他们向来是以一种严肃的态度，严格地划分出忠诚心和卑屈之间的区别。法伦海特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经过一番奋战失败以后，虽然成了俘虏，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那样的堂堂正正，而斯坦梅兹在就任伯伦希尔旗舰的首任舰队时，曾对上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加以斥责，并且直接对他提出不要侵犯舰队职权的谏言。失去他们的时候，众多战友们只

能默默地接受我军的寂寥……另外，除了他们两位，还有卡尔·古斯塔夫·坎普、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这样一流的将帅们，都是死在一个敌人的手里。就是那个人、就是杨威利。但是当得知他的死讯时，帝国军将帅们的悲哀却更加地深刻。他们对这一位如果还活着的话，就可能会令他们丧命的敌将，高高地举起了悼念的酒杯。”

而他们这些帝国军将帅之中的代表，应该要算是奈特哈特·缪拉吧。自从他以皇帝代理人的名义前往伊谢尔伦要塞致哀之后，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他对皇帝以外之人，除了说声“杨的未亡人可是一位美人喔”之外，其他的并没有多说什么，他似乎难以排解不断在心中扩散开来的空虚感似地，只是默默地举起了酒杯向后仰。

※※※

艾杰纳一直被人评论为是一个除了饮食以外，一概不动口的男子——克涅利斯·鲁兹则揶揄地说，和夫人接吻的时候总该会动口吧。其实鲁兹本来也并不是那么样一个活泼、喜欢大声嚷嚷的人，只不过在最近这些日子以来，看起来似乎显得比较开朗一些。

正巧就在昨天，鲁兹用他那稍微带有淡紫色的眼珠，若无其事地对着副官宣布：“啊，对了，荷兹拜亚，我已经决定明年要结婚了。”

大约惊愕了五秒半之后，荷兹拜亚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些礼貌性的祝词，而鲁兹那淡紫色的眼光并没有一点要消失的样子。

“今年之内是不可能了，因为还必须继续服丧。对了，你知道我要和谁结婚吗？”

荷兹拜亚在心里面想说，我没有道理会知道吧？不过他还是回答说，是不是长官住院的时候那一位负责照顾您，有着黑头发的护士呢？

“没错，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自己根本就是随便猜测，没有料到真的会猜中，所以事实上荷兹拜亚自己反而被吓了一跳。过去鲁兹曾经救了荷兹拜亚还有他哥的命，所以荷兹拜亚一直对这一位上司充满了敬爱，正因为如此，他也希望上司能谈一点像诗一般的恋爱。虽然鲁兹贵为帝国军一级上将，但是整个生活算是太过于简朴了，所以当他知道他自己所敬爱的

上司，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坚实的人而已的时候，也为此感到不胜喜悦。

※※※

帝国军的众将帅在“巴尔特安德鲁斯”饭店大厅里面的谈笑，整个讨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恐怖行动上。

“费沙的黑狐还能够做什么呢？权力没有了，威势也丢了，现在只不过是一只躲躲藏藏的鼹鼠罢了，不是吗？”

“他同样还是可以耍阴谋，而且也可以策划恐怖行动啊。虽然我们对恐怖主义并不在乎，不过受恐怖行动之害的难道只有席尔瓦贝尔西吗？就连那个杨威利不也没有躲过暗杀者的子弹吗？”

听到这些话，脸上表情最为苦涩的就是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因为他去年奉皇帝的命令，前往地球攻击地球教团的本部，本来相信如此一来，可以将他们全部予以消灭，但如今那些蠢动的余党竟然杀害了杨威利。虽然皇帝对他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但是这反而让瓦列心中抱持着一种羞愧的想法。今后，所有关于地球教余党的处理，他都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瓦列默默地没有告诉任何人，暗暗地在心中下了决定。

※※※

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是个非常擅长于将负面影响带给人们与社会的人，在这方面他所具有的能力真可算是非常优秀。他之所以会遭到莱因哈特皇帝的高级幕僚们的憎恶，虽不能说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却是极为自然的事情。照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说法，朗古是“黏在奥贝斯坦鞋子里面的脏东西”，甚至连一向温和的奈特哈特·缪拉也说“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对他产生好感的人，尽管长得副娃娃脸，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无法掩饰的阴险小人。”至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则根本懒得用任何言词去评论他，只是冷笑置之。

而他们之所以会容许像朗古这种人存在，其实只是基于一个非常消极的理由，那就是无论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当中，都会有像朗古那样，从事着阴暗、且令人觉得不快的部门或人员存在吧。就算是在自由行星同盟，不也曾经有过一个叫做“宪章维护局”的机关，专门负责扫除任何反共和主义的思想吗？

另外，以朗古这边的立场来讲，他也有他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在他的监视和镇压之下的仅限于三者，并未危害到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三者就是旧门阀贵族及官僚、偏激派和共和主义者与同盟的情报员。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人要能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中生存下去，非得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而且当众人冷笑相对的时候，还得有过人的耐性才行。

不过，就在从将帅结束征旅，刚刚重返费沙的时候，国内安全保障局却完成了一项事业，足以让这些过去一直轻视他们的人感到震惊。

那就是逮捕了从事恐怖行动，炸死了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并且使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鲁兹一级上将、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等人受伤的歹徒。这么一来，局长朗古可真是立下了不算小的功劳。

尽管朗古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部下，但是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却一直嫌恶着他。因为他仗着自己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腹，不但表现出蔑视上司欧斯麦亚的举止，而且还时时觊觎着内务尚书的宝座。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这个野心，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当朗古立下这个功劳的时候，欧斯麦亚的内心其实非常想要忽视这件事。但是，赏罚分明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据以立国的根本原则，如果漠视部下的功劳，欧斯麦亚自己反而会惹皇帝的不悦。

尽管心中百般的不愿意，欧斯麦亚仍得将朗古所立下的功绩，往上呈取给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经由他再呈给皇帝知道，最后朗古当然被赐予了相当的奖赏。

这些奖赏包括朗古晋升内务省次长、同时兼任安全保障局局长的职务，另外他还被颁赐十万帝国马克的奖金，不过他随即将这些奖金全数捐献给费沙的福利局。

当时几乎所有认识的、知道他的人，全都认为他这个行为根本就是一项令人一眼看穿、应该要予以憎恶的伪善。但事实上，当他还是一个低级官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以匿名的方式，从自己的俸饷当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青少年教育事业或是福利机构，不过这都是在他死后众人才发现的。就算他这些行为都是一种伪善，但因为这名男子这样的一种行为而获救的人确实也是存在的。这名不为任何人喜欢、而且对历史的进步没有任何建设性功劳的男子，他的人生却给了后世

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藉此研究，他那种可以与他卑鄙小人的人格并存在一起，属于人性高贵一面的资质。

大约是在整个帝国军大本营因为杨威利突然死去而陷入一场惊愕的前后，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接获一则通讯文，那是来自一名自称是多米妮克·尚·皮耶尔的女子。

在朗古的脑中，一张记载着那些已经遭受逮捕处决的犯人，以及接着下来应该要加以逮捕处决的犯人的名单，此时此刻便显现了出来。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这个名字，被排列在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这几个大字的旁边。她是费沙最后一位自治领主，也就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爱人，同时也是参与过许许多多阴谋的从犯。此时的朗古应该是要立刻着手进行搜索收押的，不过他却在仔细读过那一则通讯文之后，将纸张完全烧毁，把剩余的灰烬倒进污水当中让它流走，然后接着便单独出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就这样，鲁宾斯基和朗古之间达成了项丑陋的秘密协议。而那一桩恐怖行动的爆炸杀人事件，也是在这样的协商之下，朗古才能够把犯人揭发出来。

※※※

七月九日这一天，两人在鲁宾斯基的地下指挥部进行协商。

“失礼了，次长阁下。”

这一声阁下的尊称，逗得朗古的自尊心真是舒服透了，但是并没有让他的整个意识得到满足。这并不是因为朗古是一个度量宽大、不拘泥于尊称的人，而是因为他相信在对方这些好意和礼遇的背后，一定藏着一些盘算和恶意。他那童颜的脸上，充满了自大的表情。

“这些假惺惺的招呼就省省吧。说吧，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情，要特地把我朗古，这个罗严克拉姆王朝忠实的臣民找出来呢？”

如果真是一个忠实的臣民的话，那么也不会背着君主，私底下秘密地和逃亡者之间达成协商了吧。鲁宾斯基心里面这么地想着，不过他并没有将内心的想法化成言语，说出来指责对方。暂时还得要让这个小恶党再多吃一点甜头。所以只要溶质可以办得到的，不管是如何卑屈的言行举动，鲁宾斯基绝对都有办法可以做得出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像是吃人虎一般的微笑，劝诱着他的客人品尝最上等的威士忌，

他说，这虽然不是今日一朝之内就可以立即实现的，但无论如何想要藉由次长阁下的影响力，让自己与新王朝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

朗古心中的恶意，全部都浮现在微笑的波动中，然后吐到对方的脸上。

“您可不要忘了您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立场呀。只要我向皇帝禀奏一句话，从今而后您的肩膀，就不需要再负荷您沉重的头颅了。难道您还有立场来向我作相对的要求吗？”

像这种恐吓的言词，听在鲁宾斯基的耳里，可是连睫毛都不会稍微颤动一下的。

“您这话可真的是太残酷了呀！局长，哦、不、次长阁下，我又没有犯下什么罪状，却被夺走了费沙的统治权，其实我真可说是一个受害者哪！”

在言语中，鲁宾斯基绝对不公把内心本意形之于色，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对皇帝怀恨在心喽，这简直就像一只野鼠在憎恨狮子一般，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嘛。”

“一点也没有的事，莱因哈特皇帝乃是从古至今无人可比的英雄。只要皇上愿意，那么我随时都乐意将费沙的统治权献给皇上，只是皇上霸气之所至，无视于像我这种躺在路边的小石头，一意地勇往直前，我只是觉得这样有些可惜。”

“那是当然的，皇帝哪里需要你的什么好意呢？因为整个宇宙都在陛下一个人的掌握当中呀！”

这时，鲁宾斯基从朗古的言行，已经看穿了他有将皇帝的权威和自己力量混为一谈的倾向，这种类似狐假虎威的精神倾各是奥贝斯坦所没有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同样都受到帝国军众将帅们的回避，但是这个费沙和前任自治领主却已经体认到，其它他们两者在精神格调上有着极大程度的差别。

“面对次长阁下的指正，真是令我汗颜之至。但是，阁下您多少也对我的真诚有些了解吧。我向阁下您所告发的那些人，都是真正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犯人啊，不是吗？”

“我们早就已经注意那些人了，只是一直苦于没有物证。莱因哈特皇帝英明的时代，和过去旧王朝的那种黑暗时代是不同的，如果没有物证的话，绝不能将人定罪。”

这位人称“精通捏造物证”的男子，很明显地是在为自我辩护，同时也在奉承掌权者。鲁宾斯基斜着嘴，咧开一个比纸还要薄的浅笑，然后以不经意的姿态故意把一张小小的立体照片弄倒在紫檀木桌上。朗古的视线透过眼前蒙蒙的酒精蒸气，投向那张照片之后，就固定在那上面了。当酒杯被放回桌面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威士忌酒在杯中震荡着。

“哦，次长阁下也认得这名女子吗？”

从朗古的视线当中，仿佛有毒针飞射了出来，面对这样的视线，鲁宾斯基显得极为惶恐，不过这当然是在表面上的。出现在这张照片的脸，就是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她也就是在前不久为罗严塔尔生下孩子的旧贵族之女。

“这名女子在我看来，是因为遭受到不幸的遭遇，所以导致精神上的异常。真可惜哪，好好的一个美女。”

“……你怎么会知道是那样呢？”

“有一个原因，他一直认定自己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立典拉德公爵是高登巴姆王朝的重臣，而且企图要暗杀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如果她真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没有道理会在费沙呀？”

朗古的态度非常傲慢，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他的优势地位。但是鲁宾斯基对于这个小人物的虚张声势，丝毫不以为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名女子身边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她竟然说这名婴儿是当代王朝的重臣、名将中的名将、也就是罗严塔尔元帅的后嗣什么的。”

一种极为不悦的憎恶感，无声无息地在朗古的体内爆发开来，无味的剧药散到室内各处。鲁宾斯基当然已经感受到对方所发出来的激烈情绪，所以在他毫无表情的背后，其实是相当兴味盎然地注视着那覆在朗古皮肤表面下的活火山所有的一切动态。当然，鲁宾斯基是知道所有一切状况的。利用爱尔芙莉德的告发，朗古可以将罗严塔尔诬陷一个叛逆的罪名，将罗严塔尔整个击败。朗古一直都晓得皇帝对于

罗严塔尔有着深厚的信任，因此朗古所感受到负面情感也不断地增加。

“好了，我明白了，再继续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朗古的声音就好像是一曲阴暗的、以盘算和妥协两种音符为旋律所谱出来的二重唱。

“这么一来，就可以让那个罗严塔尔犯下叛逆的罪名了。真的可以叫他一败涂地了吗？”

鲁宾斯基恭敬有礼地点点头。

“您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您希望的话，就让我倾全力满足您的希望吧。”

现在此时，朗古已经没有余暇保持傲慢的态度了。

“如果你办成了，那么我便可以保证帮你和皇帝斡旋。不过，这必须是在所有的事情成功之后。我不可能天真到会去相信你们这种费沙人的空头支票。”

“这当然，阁下不愧被称为军务尚书的左右手，我怎么敢玩弄小花招来搏取您的信任呢？那么，首先就请您听听我的一个提案吧。”

朗古于是将自己被威士忌酒所濡湿的手擦干，探出了自己的身体。他这时的眼神就像是一个患了热病的病人。

【Ⅱ】

不久之后，发生了个大事件，令所有在费沙星球的人，都跌进了惊愕的水池之中。

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已经遭到了逮捕并且被拘禁起来。根据内务省次长朗古所发表的声明，博尔德克乃阴谋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共犯。虽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博尔德克本身也受了伤，但事实上，这乃是他藉以将搜查的矛头指向别人的奸计。博尔德克设计炸死工部尚书的动机，是因为工部尚书夺走了费沙行政官实际的地位，博尔德克便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而这一事件也就此结束了。

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当然亦是被此一事件之发展所震惊的其中一个人。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受了伤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的话，那么奥贝斯坦元帅和我不都成了嫌疑犯了？”

鲁兹内心苦笑地想道，不过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就整个凝结了。他当然不是犯人，不过并没有足以证明自己不是犯人的证据，所以如果朗古有意的话，那么他不也可以将自己当成犯人来对待吗?

鲁兹不得不对这个事件感到怀疑。他心想，朗古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将博尔德克牺牲掉，所以才故意捏造证据，将他诬陷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过，并没有方法可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况且诬陷博尔德克会带给朗古什么好处呢？这时的鲁兹当然不可能晓得鲁宾斯基和朗古之间已经达成了秘密协商的事实。

尽管如此，鲁兹之所以没有忽视这件事情，乃是起源于他自己本身的一种不悦的恐怖感。如果就连身为军部泰斗、而且是国家功臣的鲁兹，都能让朗古随心所欲地加以料理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究竟该如何自处呢?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帝国，就要成为一名酷吏所横行霸道的地方了吧？这或许有点太小题大做也说不定，不过如果要除去毒草，应该要在它还是幼芽的时候予以摘除吧。”

鲁兹固然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名将，但并不擅长于情报战和谋略战。所以他便将朗古的危险性，告诉了他一个不但有手腕，而且值得信赖的僚友。

就这样，在帝国历二年的七月上旬，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以及宪兵总监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接获了一则来自他的僚友，其中充满危机感的通信文。就政治史而言，这也未必不能解释成是军部对于治安官僚的支配权确立所采取的一种反击。当然，鲁兹本身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

正当朗古一时极为活跃的时候，有一名女子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她对着安德鲁安·鲁宾斯基问道：“你相信那个叫什么朗古的人吗？”

“这个问题真不像是你会问的哪！多米妮克。”

或许是他一点没有想要将已经浪费在朗古身上的恭维再重新收回来的缘故吧，鲁宾斯基那充满精力的脸上，没有任何一点笑容。

“那家伙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罢了。只要让他看看能够将影像放得比实物大的镜子，他就高兴了。而我只不过是把他所想要的镜子拿给

他而已。”

而与鲁宾斯基的表情成对比似地，这名女子脸上的笑容不断，但却有一股恶意从她的两眼和唇角流露出来。

“你这么说是怎么回事呀，你不是藉那个小人物的手杀害了博尔德克吗？虽然说博尔德克过去是你的部下，但现在却成了代理总督大人，在皇帝面前扮起了忠臣的角色，而令你觉得很不是滋味，不过用这样的手法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就会让你喝酒喝得更过瘾吗？”

鲁宾斯基将酒杯放回桌面，在他那两只闪亮的眼睛的眼底，各种表情正在忙碌地交替着，不过从两眼的外部看起来，却非常的平静。

“你……真的没有发觉到吗？还是你故意装作没有发觉？”

“什么事情？”

“算了，我告诉你好了。”

如果早已经察觉到的话，就算不说明也没有意义；而如果真的没有察觉到的话，就算说明了也没有什么妨碍。鲁宾斯基仿佛在心中抱持着这样的想法，他低声地说道：“博尔德克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已，我的目的是要让朗古去杀害无辜的人。他这是在拿绳子来绞住自己的脖子哪。”

“如果朗古想要脱离你的缰绳，那么你就将他谋杀博尔德克的这件事情，告诉皇帝或是军务尚书是吗？”

鲁宾斯基所给的回答，就是将杯中的威士忌酒一仰而尽。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走出了房外。影子与冷笑在一瞬间之后，跟随在她的背后。

走过走廊与楼梯之后，多米妮克来到一个较内侧的房间内。她形式上地敲敲门，未等房内有回应，即自行打开了门。屋内所透出的光线被截成一块长方形。在屋内的那名年轻女子抬起头看了多米妮克一眼，当她视线和多米妮克接触到的瞬间，她旋即将视线移开，紧紧地抱住她怀中的婴儿。

“怎么样，还好吗？”

这名女子并没有回答，她不是害怕，而是因为某种矜持。当她抱着婴儿，再一次回视多米妮克的时候，从眼眸当中，隐约可看出她的心中仍怀有些许顽固的身份意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不久就要被诬陷叛逆的罪名了喔。鲁宾斯基也好、朗古也好，这种人虽然没有办法在战场上率领大军击破敌方，但是却有办法在背后刺那些驰骋沙场的男人一刀。”

沉默在房间里面环绕一周之后，那名女子仿佛想要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她好像想说，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不过，他总是孩子的父亲吧？”

“……”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多米妮克的问题，还是被对方以非友好的沉默作为回报。不过鲁宾斯基的情妇不是一个会因此而动怒的人。

“这个世纪呀，真的是形形色色。世界上有想生孩子却生不出来的夫妇，却也有杀害自己亲生孩子的父母亲。偶尔呢，也有被自己的母亲唆使去杀害父亲的孩子哪。”

婴儿发出了小小的声音，并且手舞足蹈着。

“嗯，如果你有什么的要求的话，就尽管说好。你这样子一心一意要这个孩子去憎恨他的父亲，如果时间还没有到就先死了的话，那么岂不是连本都没有了吗？”

当她转身要离去的时候，婴儿的母亲这才发出了第一个声音，要求她帮忙准备一些牛奶和贴身衣物，而她非常大方地点点头说道：

“好啊，除了那些东西之外，我看再另外请位护士好了。”

走出那对母子的房间后，多米妮克又到鲁宾斯基的房间稍微看了一下，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的是鲁宾斯基坐在沙发上，用手抱住着的身影。

“怎么了，又发作了吗？”

“头痛哪，好像有一只恐龙用尾巴在我的头盖骨里面猛力敲打的样子，把那里的药拿来给我。”

多米妮克一面照着鲁宾斯基的指示，同时以一种观察者的视线注视着她的情夫。最后看到鲁宾斯基用他那厚实有肉的手，一边按抚着额头，一边服药的时候，便伸出手轻轻地拍打他宽阔的、裹在西装外衣里的背部。

“发作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了吗？”

正确但是却显得冷酷严峻的评断从这名女子的嘴里吐露了出来。

“振作一点，就算在一切阴谋和谋略的最后，整个宇宙让你拿到手中了，可是你内在的宇宙却也破坏了的话，那这可是一个大笑话哪，要不要让医生看看呢？”

“医生没有用的。”

“是吗，啊！反正身体是你自己的，我是没有关系啦。其实，说到医生没有用这一点，我倒也赞成。因为你的病是属于魔法师的管辖范围里面的。”

“咦，我以为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你的病一半是因为地球教大主教那家伙的诅咒，另一半是因为鲁伯特·盖塞林格——你儿子作祟的结果。当然没有办法在医生的手中医好啊。”

就算神经因为受到这一鞭痛击而受伤了，鲁宾斯基也没有流露在表情上面。或许是因为药剂暂时发挥药效的关系吧，原本像是用被满荆棘的枷锁将整个身心勒得紧紧的紧张情绪，因为此时得到了的舒缓而大大地吐了一口气。

“作祟一事就别提了，倒是诅咒这件事或许猜中了也说不定。如果是那个大主教，他倒是有能力可以做到如此。”

“说什么话？没头没脑地，如果那个总大主教什么的，真的有力量可以诅咒他人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诅咒皇帝莱因哈特，然后把他杀了算了。他既年轻又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当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多米妮克停止了嘲讽的语句。她这时才想到曾暗中听到莱因哈特皇帝最近常常发烧、卧病在床的事情。虽然人类克服癌症的威胁已经有十五个世纪之久，但是那残留在人类精神层次之末端，像是爬虫类尾巴的东西，却往往将人们拖往迷信的沼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多米妮克有些厌烦地摇了摇头，随即将鲁宾斯基独自留在屋子内，走向屋外去。她要为爱尔芙莉德母子去准备育婴用品。她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构成人格因素的粒子各当中也不是只有一种单色的电子。

【Ⅲ】

新帝国历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七月二十九日，颁布了一道敕令，银河帝国的首都将正式迁到费沙。由于此道敕令的颁布，国务尚书以下所有的阁僚人员将必须于这一年的年底以前，全部迁移到费沙。另外，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以及宪兵总监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也将把整个司令部迁移到费沙，而奥丁的防守将由帝国军后方总司令官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负责。

由于此敕令的颁布，上至国务尚书、下至一介下级官吏，另外还包括他们的家族，总计大约有超过一百万名以上的人员，必须要作几千光年的移动。这么一来，希尔德在与父亲阔别一年之后，终于又可以见面了。另外，米达麦亚元帅的妻子艾芳瑟琳也将前往丈夫的任职地点与丈夫会合，在这个时候她经验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长途飞行。

当这些与迁都相关、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进行的时候，大本营幕僚总监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所没有办法不去关心的是皇帝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德大公妃的存在。

后代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位美丽的皇姐对于莱因哈特人格的形成，有着绝对性的影响，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一种学说，倒不如说是一种常识。

自从安妮罗杰在奥丁行星的佛洛依丁山庄隐居以来，已经将近有三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当中，这对堪称宇宙间最为俊美的姐弟，彼此连一次见面都没有见过。当莱因哈特失去了他不该失去的东西，过去那一段充满春日的光辉和夏风旋律的美好时光，就已经和现在完全断绝，成了伸手也无法触及的往事了。

“格里华德大公妃，是不是要请她移驾到新首都来呢？”

希尔德自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逾越她身为幕僚总监的本分，而当她询问的时候，莱因哈特的眉头稍微地动了一下。每当自己的希望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或者，当他未经过整理的心情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就会作出这样的一个表情。

“玛林道夫小姐，这件事和军务没有关系。比起宫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倒不如把你的聪明和才智放在和宇宙霸业相关的事情上面。”

这么一说，他又觉得自己好像在严厉地拒绝别人的干涉，于是莱因哈特有如要让听听他的心情似地，有点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了起

来："吉尔菲艾斯的墓地在奥丁上，虽然朕依照自己的情况，迁走了政府和大本营，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故人长眠的所在随意移动。"

利用这样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莱因哈特已经将自己本身没有要请姐姐到费沙来的意思，告诉了美丽的幕僚总监。希尔德听了这一番话之后无言以对，自己为什么竟然提出这样一个让心情变得恶劣的问题呢？她常常没有以理性来解释自己的心情，这不得不让她感到怅然若失。

"朕总是还会回到奥丁去的。不过，回去的时机还没有掌握在我的手中。因为一直到回去之前，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加以解决的。"

那是什么呢？希尔德心中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她并没有说出来。

此时的莱因哈特站立在回想的深渊，凝视着通往过去的水面。时针逆转、白昼的光和夜晚的暗正急速地交替着，不久，夜晚的黑暗占了上风，将莱因哈特的回想阻以视觉化。

"……姐姐。好黑喔，好黑喔！"

记不得是在四岁或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半夜里睁开眼睛时，压倒性的黑暗向他逼近过来，几乎要将他幼小的身体完全吞噬，他拚命地呼喊求救。枕头的旁边虽然有电灯的开关，但是他按了又按却一直不见有亮光赶来驱除黑暗。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父亲没有缴纳电费，所有送电被停止了。这就是所谓"皇室的藩屏"！好一个贵族，这就是应该要值得感动的贵族的优越生活水准。

一听到弟弟的叫声，安妮罗杰便从隔壁的房间飞快地奔了过来。仔细想想的话，在那样一片黑暗当中，真不晓得那时穿着睡衣的姐姐，为什么能够那样迅速地、敏捷地赶过来。不过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姐姐都一定会赶到他的身边。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已经没有关系喽，对不起哪，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

"姐姐，好黑喔。"

"虽然很黑，不过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你的金发喔，很漂亮地在闪闪发光呢。"

你金黄色的头发照亮了黑暗喔，你自己就是光的泉源哟。莱因哈特，这样子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呀，不管是什么样的黑暗都没有办

法伤害你的，让你自己变成光吧，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提不起劲地用他那白晰的手将掉落在前额的金黄色刘海拢上来。每次只要他有一需要，姐姐就会应他的要求来到他的身边。当姐姐开始没有到他身边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姐姐第一次向莱因哈特求助的时候呢？然而莱因哈特却没有力量回应姐姐的求救，不是吗？想到这里，莱因哈特知道自己欠姐姐的实在是太多了。

※※※

在持续每天繁忙的日子当中，有意外的消息，也有令人不悦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莱因哈特的耳中。

其中一则便是优布·特留尼西特向皇帝请求官职。

他过去曾经在自由行星同盟担任国防委员长和最高评议会议长的职务，他的祖国之所以败亡，必须要由他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当时他宣称为了要躲避旧同盟过激派的报复，所以移居到帝都奥丁来，不过他现年才四十五岁，以一个政治家而言，他还正值少壮之年，他的行动力和财力所热衷的，与其说是醉心仕途，不如说是沉迷于猎取官位的运动。

莱因哈特的表情好像是看到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似地充满了不满。经过几秒钟后沉默之后，他有点坏心似地露出了牙齿，好像想到什么似地点点头。

“特留尼西特那么想要求得官职吗？那么就照他的希望给他吧！罗严塔尔正好也需要一个精通旧同盟领事务的行政官来辅佐他吧？”

“或许也不见得一定要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可以让他到边境的行星上从事开拓的事务，陛下以为如何呢？”

莱因哈特笑笑地轻轻摇一摇手。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来到帝都避难的特留尼西特，在皇帝作了这项决定之后的隔天，接受了这道毫不合乎情理的人事命令。

“他说他接受了？”

虽然这是自己所颁下的命令，不过莱因哈特却无法不感觉到极深刻的不痛快。因为他很明显地是错估了特留尼西特羞耻心的质和量。莱因哈特原本的打算是，他提供这样的职位，特留尼西特应该是没有

理由会接受的，所以一旦他加以拒绝，那么莱因哈特便可以以此为理由，将特留尼西特永远地摒除在公职之外。

“那家伙要用什么脸皮回到那个被他所出卖了的国家呢？看来那家伙的神经，简直比大战舰上的主炮还要粗哪。”

“这是陛下您所决定的事情。”

希尔德的口吻当中，带有些微辛辣讽刺的意味，而莱因哈特则很不高兴地忍不住要啐舌。原本他还以为，如果特留尼西拒绝这个官职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特留尼西特如果辞退的话纵使有点坏心眼，不过却充分证明了莱因哈特的印象没有错，但是一旦特留尼西特答应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只不过是一桩孩子气的失败罢了。自从死去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出任驻海尼森的高等事务官以来，这是莱因哈特第一次对自己的人事安排感到不满。

这个人事安排在军部也受到批评。

“什么？特留尼西特要出任新领土总督府的从属官员？这么一来，罗严塔尔岂不是被硬塞了一个万万没想到的部下了吗？”

最初米达麦亚之所以这样地苦笑着，是因为他察觉到皇帝最初的意图，不过苦笑随即消失了，因为他不禁有些怀疑。不管特留尼西特再怎样厚脸皮，他既然接受了这样的职务，或许在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内幕也说不定。

像是从这个时候，与米达麦亚一起商变的，并不是年轻而且粗线条的拜耶尔蓝，而是年长且思虑细密、经验丰富的布罗上将。他和罗严塔尔的参谋长贝根格伦是老朋友，所以这件事对他个人来说，也是必须要关心的。

布罗虽然也有些疑惑，认为这一切是不是特留尼西特和奥贝斯坦两个人联合起来，为了要陷害罗严塔尔所策划出来的结果？这个问题太深刻了，不是可以随便一笑置之的。

“我也知道每次一有什么事，就说是奥贝斯坦策动的其实也是一个偏见。”

米达麦亚搔了搔他那一头蜂蜜色的头发，一面像是叹气般地说道。现年三十二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本来是将自我局限在一个纯粹军人的范畴内的，不过这件事牵涉到他最亲密的朋

友，让他没有办法以平静的心情来自处。布罗的回答是以私人信函的形式，唤起贝根格伦对于这件事的注意，目前米达麦亚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

七月三十一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在他所使用的办公室内，收到了一则通信文。将这一则通信文送到手上的是安顿·菲尔纳准将。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内用眼睛扫过那一则通信文。这个平时不管是在处理多么重大的案子，一直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这次也不例外。他在阅读过这一则通信文之后，就把它完全加以烧毁。

后来菲尔纳准将为了处理其他的事务，又来到奥贝斯坦的办公室，在接获指示之后，他突然从前几天的记忆当中拾起了一个话题。

“对了，军务尚书，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如果出任总督府高等事务官的话，可说是衣锦还乡地回到那个被他抛弃了的祖国……”

“意外吗？”

“没有想到陛下将特留尼西特派遣到旧同盟领的方案真的会付诸实行。他敢接受这个官职，脸皮之厚令人难以想像。难不成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他？”

奥贝斯坦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费沙在最近不久就要正式成为银河帝国的首都了。而且成为名符其实的宇宙中心。”

“是的，那么？”

“就连一般市井的庶民要搬家的时候也会事先加以打扫。难道你不认为不仅是费沙，整个帝国的领土都必须要为皇帝清洁一番吗？”

这样的一些话，对奥贝斯坦来说已经算是颇为饶舌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能说明到让部下能够接受的人。

“是的，潜伏在地底下的黑狐、或者是其他的妖怪都必须要反他们全部熏出剿穴哪。为了如此而使用特留尼西特的话……”

菲尔纳真心感到佩服。他了解他的上司军务尚书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为了守护国家的皇帝的利益，他那尽忠勤奋的态度真的是值得

尊敬。就这一点而言，奥贝斯坦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的公务人员。

不过，奥贝斯坦所有的想法，经常都是藉着排除有害的东西以谋求帝权之安泰的模式。不久之后，肃清的北风就要横扫帝国中枢了吧。

“如果因为柱子被虫子蛀蚀了，就要把柱子砍倒的话，那么房子也要因此而毁坏了吧。不管大或小，所有的危险人物全部都肃清完毕之后，还有什么留下来呢？最后连军务尚书自己都要被压在柱子下面了也说不定哪。”

菲尔纳心中如此地想着，不过他并没有想要向军务尚书进言的意思。或许军务尚书本身早就已经知道菲尔纳的这些想法，不过还是迳自进行着。

# 第九章 八月的新政府

【I】

在六月十二日的那一天，帝都还没有正式决定要迁移到费沙和时候，帝国军一级上将奈特哈特·缪拉以皇帝之代理人的名义，前往伊谢尔伦要塞致哀悼之意。当时他仅乘着旗舰帕西法尔单独前往，和他随行的只有欧拉少将、以及拉杰尔上校等人。

缪拉前来致哀，当然让伊谢尔伦要塞上的人们都感到意外。不过莱因哈特皇帝应该不至于是为了要确定杨确实已经“死亡”而把缪拉这种军部重量级的人物牺牲掉吧。毕竟，从皇帝性格上看来，应该是不会玩弄这种阴险策略的，尤里安心里如此地想道。华尔特·冯·先寇布也赞同尤里安的意见。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就显得曲折多了。

“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皇帝那个人喜欢耍帅，连杨提督还在世的时候都会这样。何况现在他已经过世了，当然就懒得和我们这种小人物，耍什么狡猾的策略喽！”

另外，菲列特利加说道。

“他生前的时候，对缪拉提督赞赏有加。如果听到他来了的话一定会很高兴吧。我希望无论如何能够让他们见面。”

于是，缪拉被招待进入要塞里面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这一年刚好三十岁。这名有着砂色头发和砂色眼眸的青年军官，以几近恭敬的、而且郑重的态度会见伊谢尔伦的代表们。他并不善于言词，不过从他短短的致悼词，以及会见放置在陶制棺木当中的遗体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让人充分地感受了的诚恳。他对着菲列特利加如此地说道：

“这一次能够见到您真的很荣幸。您的丈夫，对我军来说是最强、而且是最好的敌人。”

四年前，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以交换俘虏的使者身分来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尤里安曾经与他见过一次面，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里安虽然不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主张的人，不过他却形成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尤里安的人生里。所以那年收到吉尔菲艾斯的讣闻时，尤里安真的有一种星星从地平线上陨落的感觉。

在地球上的时候，自己隐瞒了真实的姓名与身分，与之会达面的奥古斯拉·沙姆艾尔·瓦列也是这样。和帝国军的最高级将帅们会面，尤里安从未有过任何不愉快的印象。尤里安现在才知道，莱因哈特皇帝能够擢用这样的将帅们，确实是有他作为一个君主的才干。

缪拉滞留在伊谢尔伦上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认为他这是要探查要塞的内情。就在他出发前极短的时间当中，缪拉和尤里安在能够俯视港口的一个等候室里面喝咖啡，互相交谈着。

“敏兹先生”，缪拉连对这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尤里安也是用敬称来加以称呼。尤里安固然已是弱冠之后，但因为是杨威利的代理人，所以他这才遵守着礼节吧。不过缪拉对于晚辈及属下，一直都保持着温和有礼的态度。粗暴和勇气，是由不同的元素所组成的。这名青年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曾四次换乘旗舰，由于他的奋勇作战，才阻止了杨威利的宏图。

“敏兹先生，虽然皇帝并没有交付我任何政治上的权限，不过，如果各位愿对皇帝表达和平或是恭顺态度的话，我可以将各位的意思转达给皇帝知道，您认为如何呢？”

如果对方是以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来说这些话的，那么尤里安便会以强烈的反驳予以回报吧。不过正因为对方并不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尤里安一时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经过几瞬间的思考之后，他回答道。

“缪拉提督，请原谅我作这样的假设，如果大家所敬爱的莱因哈特皇帝一旦过世了，各位所仰望的旗帜会有所改变吗？”

“铁壁缪拉”从对方所提出的问题当中已经有所领悟了。

“确实诚如敏兹先生所言。我说了些没来由的话，我才应该要请您原谅。”

比自己年长的缪拉如此地向自己低着头，尤里安着实感到惶恐。现在他的内心当中正尝试着另一个假设，那就是如果自己是生在银河帝国的话，他想要成为一个像缪拉这样的军人。过去杨威利曾经就他和吉尔菲艾斯的会面说了几句话：“不管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人，如果所属的阵营不同的话，那么就免不了要互相残杀。”尤里安一面让这个回想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一面面对即将踏上归途的缪拉提督。

“接下来，大概要在战场上和您会面了。在那之前，祝您健康依旧。”

“我们彼此祝福吧。”

缪拉那砂色的眼眸充满了柔和的微笑，让人很难将他想成敌手，不过接下来他的眼眸却闪耀起怀疑的眼神。

在这个时候，要塞的港口里面有许多的输送船已经完成了出发的准备。拿着行李的男男女女正准备要上船而排着队伍。他们的服装杂乱多样，不过那随便地穿着旧同盟军军服的身影却显得格外显眼。

“那是怎么回事？喔，如果没有不便的话，是不是可以请您告诉我。”

“那些是看破了伊谢尔伦的将来，想要脱离这里的人们。缪拉提督，我知道对您提出这样的请求是不合情理的，不过，如果帝国军能够保证，这些人在回到海尼森之前能够一路平安的话，那么就太感激了。”

事实上，因尤里安这番话而感到吃惊的不只缪拉一人。华尔特·冯·先寇布就曾经对尤里安开放仓库，允许想要脱离的人将物资搬出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就算那些物资可以再生产，还是没有道理让盗贼的手中握有装着金币的袋子吧？而年轻人的回答是这样的。

“反正也不能把多于需要量以上的东西空放着。还是让他们拿去自由使用比较好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付薪水或退职金了。”

先寇布夹杂着苦笑地说“滥好人”，而缪拉虽然是人，不过他好像也为尤里安的宽容感到有些忧虑。

“我就答应给予安全上的保证吧。尽管如此，虽然以我的立场而言，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不过那些脱离者当中，倘若有人成了我方的协力者，那么您岂不是麻烦了吗？”

“是的，我们会有麻烦。不过只能逆来顺受。他们也算是被情势所迫才得如此，此外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什么。”

杨的弟子向师父学习是吗？想要这么说的眼神，充满了缪拉那砂色的眼眸，不过他只留下了好意的微笑，然后就离开了伊谢尔伦。

尤里安在目送缪拉离开之后，和卡介伦说道。

“将来会怎样姑且不论，就眼前来说，可以看出莱因哈特皇帝似乎可以在个人感伤的范围内处理伊谢尔伦问题。杨提督一过世，他就没有意思再进行以前那种层次的政战策略了，可以这么说吧？”

尤里安一面说着，一面啜饮着自己冲泡的红茶。

“确实是如此。没有了杨威利，伊谢尔伦这个要塞对他而言，就只不过是边境上的一个小石头罢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尤里安循着自己思索的轨迹说道。

“皇帝会迁都到费沙上去。这么一来，费沙回廊将成结合新统一帝国集权的心脏。对于边境宇宙地区的开发，将从费沙回廊的四角出发，而人类社会本身的扩大，也将以费沙为中心向四方推进吧。就算没有伊谢尔伦，人类的社会以及历史的同样还是会进步。我想皇帝的构想该是想造成这样的一种状态。”

“皇帝会作这样的一个构想，嗯，或许是当然的也说不定。不过对我来说，真正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你竟然能够看清这一点。你的战略判断力真了不起哪。”

尤里安对卡介伦的这些赞赏点了点头，不过并不是因为肯定他的话，而是基于一种反射动作。尤里安现在正拼命地想要将杨生前所思考过的战略地图再一次重现出来。尽管结果还是只能靠自己的才干来加以判断，不过尤里安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个而已。

“原本皇帝之所以亲征伊谢尔伦，是由于他本身的情感所导致的。皇帝之所以对伊谢尔伦回廊这么样的固执，并不是因为这个回廊当中有一个要塞，而是因为有杨提督在的缘故。”

“嗯，是这样子的话。杨过世的同时，皇帝也重新回归一个冷酷战略家的本份。那么，你看以后的情势会怎么演变呢？”

“这不是我们要去预测，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期待的。”

“唉哟，连说许愿样子都像起杨来了。”

当卡介伦这样揶揄他的时候，尤里安这才第一次露出笑容。从过去到现在，尤里安所曾经露出的无数笑容当中，卡介伦觉得这一次最富有一个大人的成熟，不过这或许有些袒护的成分在里头也说不定。

“杨提督过去经常说，只有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各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才能够产生战略性的价值。”

“嗯，这些话我以前也听过。”

“现在伊谢尔伦之所以能够保持安泰，理由非常讽刺，那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战略性的价值。当价值又重新恢复的时候，那也就是帝国产生分裂的时候，伊谢尔伦的转机还是会来的吧。”

“嗯……”

“总之，我不认为事态会产生什么急速的变化。国父亚雷·海尼森的长征一万光年花了五十年才完成。伊谢尔伦的转机大概也是如此吧，我们得先有些觉悟才行！”

“五十年以后，我就将近九十岁了，如果那时还活着的话……”

卡介伦一边抚摸着自己的下巴，苦笑地说道。他现年三十九岁，还正值少壮年龄，不过却是除了梅尔卡兹以外，所有留下来的干部当中最年长的。

“不过，你、还有杨夫人，也都毅然地接下了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啊。杨夫人大概会被人说是为了让自己的政治地位具有权威性而利用丈夫的名声。而你的话呢，如果失败了当然是会遭来一顿痛骂，如果成功的话就是成功了，不过或许会让人说是因为受到杨余荫的庇佑，或是抢夺了杨的构想之类的批评吧。”

“被说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成功。”

只有这句话是尤里安想要说的。

※※※

就这样，所有想要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在七月中旬全部离开了。余留下来的人，便可以重新开始订定新的组织编制。

余留下来的人共计有九十四万四千零八十七名，其中男性六十一万零二百九十名、而女性只有三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一名，而且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男性的家人，单身的很少。虽然构成总人口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不过迟早都会成为问题的。

“这会有问题的嘛，将近有一半的男人都是‘失业’的状态。对我来说，我一点也不想去协助那些没有积极心的家伙。”

奥利比·波布兰以带着酒精残余的声音，悠哉悠哉地说道。尤里安听到这些话之后，知道他终于已经从精神失调的状态当中恢复了，内心觉得无限的喜悦。

“不管怎么说，最后都一定要留下军队这个组织。不过这么一来的话，就没有办法一举进行新国家的建设了。”

那这该怎么办呢？此时的尤里安必须要重新思考。

【Ⅱ】

杨威利的死、莱因哈特皇帝发布迁都令，在这些大动荡当中，战乱看起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安治的季节已经要来临了。那些实际暗杀杨威利的行动者，应该可说是替这个季节接开序幕的人，不过尽管他们立下了这个功绩，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安稳地享受这个新来临的季节。

当时用来暗杀杨的两艘帝国军驱逐舰已经在六月上旬被发现了。其中一艘已经只剩下残骸，漂浮在瑞达Ⅱ号附近的宙域内；另外一艘暗杀杨威利成功后，在逃亡的途中为布罗上将麾下的巡航舰群所拦截。当时这艘驱逐舰艇无视于停船的命令，仍企图要逃走，不过这是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几十道的光束全部一起发射集中在暗杀者的舰艇上，舰上所有的成员都在那一瞬间化成了火球。

就这样，那些暗杀杨威利的实际犯人，全部都如数地“殉教”了。直接狙击杨的人，还姓名都未曾公诸于世，就这样无名而终。

暗杀杨威利的犯人乔妆成帝国军的将兵一事，当然立即就展开了调查，不过因为后来大约十名军官和士官自杀，使得整个真相的调查工作虽然还不至于无法进行，不过却变得极为困难。他们这些暗杀者也因为成了殉教者而得到自我陶醉的满足。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就任新领土总督的职务，阶级和各省的尚书相同，军务和政务所统辖的范围遍及自由行星同盟到去年为止的整个区域。属于他麾下的军队，有舰艇三万五千八百艘、将兵多达五百二十二万六千四百人。这支军队的总名称叫做“新领土治安军”，不过在非正式的私下场合，有时被人冠上总司令的名字，叫做“罗严塔尔军”。

他所选择来用作为行使职权的总部，是过去同盟政府经常举行喜庆宴会或是召开会议的“优佛利亚”高级饭店，在此他设立了总督府。

将兵五百万，已经是足以凌驾自由行星同盟未期之总兵力的大军。仅由一名军人指挥的话，或许是太过于庞大的物理力量也说不定。但是要统率这支经常充满了思乡情绪的大军，对于必须要支配这个一直到昨日为止都还是敌国的罗严塔尔而言，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恐怕要被这个责任给压死了。

然而罗严塔尔很沉着冷静地上任了。在短短的期间就证明了他的处理能力。在战场以外的地方同样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还不到这一年的七月底，旧自由行星同盟的市民们，虽还称不上是很积极，不过却也好像已经接受了总督的统治。以作为治外法权的对象，不过现在军纪严正，并没有任何由士兵所犯下的凶恶犯罪事件发生。反而是旧同盟军已经失去控制的脱队者犯罪问题较为严重。

罗严塔尔将自己的职权区分为军事和治安政治两个范畴，并且分别在这两个范畴内设置辅佐人员。在军事方面，是由已经连续好几年一直辅佐着罗严塔尔的贝根格伦上将担任军事查阅总监的职务，事实上也就是等于总督代理的地位。

不过，格利鲁帕尔兹以及克纳普斯坦等人对于这项人事安排都稍稍有些不满。因为他们也都是上将级的人物，但是在形式上却必须隶属于与他们同等阶级的贝根格伦。另外他们原本是在雷内肯普的麾下，不过在他死去之后，就暂时直属于莱因哈特之下，如此让他们对贝根格伦有一些优越意识。

另外，过去曾经在斯坦梅兹一级上将的麾下，担任甘达尔巴驻留司令部总书记的里裘中将，由于他的实务能力和他对于旧同盟国内事情的了解，所以被任命为查阅副总监。他这人与其说是一个军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后方的军事官僚，所以他并没有参加“回廊战役”，躲过了与司令官一起战死的命运。不过这算是一个较为次级的地位，所以与诸位上将的不满是无缘的。

有一天，罗严塔尔把格利鲁帕尔兹与克纳普斯坦两名上将召进总督府的办公室，夹杂着讽刺的口吻加以训谕。

“你们两上对于军事查阅总监的人事命令好像很不能够释怀的样子。其实哪，贝根格伦比你们年长，而且担任上将的年资也比你们来

得久，如果不用他，而用你们当中的一名来出会查阅总监这个职务的话，那么另外一人难道能够心平气和吗？”

两人一言不发的退出去了，在这以后，至少他们就不曾再公开放肆地表露出心中的不满。

另外在治安政治方面，由于莱因哈特皇帝的推荐，罗严塔尔任用了在短期间内，历任本国的内务省次长以及民政省次长的技术官僚优利乌斯·艾尔斯亥码来担任辅佐的职务，任职民事长官。很偶然的是，这位民事长官恰巧是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的妹婿。

还有一位高等参事官，那就是优布·特留尼西特。因为艾尔斯亥码固然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吏，但是对于旧同盟国内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样地精通，所以在这方面还是需要一个能够帮忙提供意见的人，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只为了谋求一已的安泰而将他对于国家与人民的责任全部抛弃不顾的男子，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皇帝有时也会作这种奇妙的人事安排哪。在杨威利意外死亡之后，随即又让原来的同盟元首以帝国之官僚的身分回国。难道这是对民主共和政治作讽刺性的表示吗？”

贝根格伦歪着头，不解地说道。不过罗严塔尔却多少能够了解皇帝的心情。现在对于这名厚颜无耻的男子，只有将他加以羞辱才能让人觉得有些快乐吧。特留尼西特能够成为一国的元首，并且身兼最高行政官，当然是有他相当的才干。不过他那种行动原理，与莱因哈特的审美意识相比，可说是差距甚远。

“嗯，算了。只要把特留尼西特的能力和知识加以活用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受到那家伙的人格影响吧。”

罗严塔尔说了“用而不信”这句话，在正式的记录上流传下来。这位金银妖瞳的新提督，在心里面盘算着，只要特留尼西特有任何人令怀疑或险恶的言行，那么他就以自己的权限，一举将他处决掉。为了要制造将他加以处决的借口，就要反过来接受这名令人不悦的男子，这也是另一方面的因素吧。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将兵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希望能够回归海尼森的要求。

一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罗严塔尔那一黑一蓝的眼眸闪烁着思虑的神色。而里裘中将则因为前些日子与他们这些人的交战，而令他失去了上司的记忆尚未忘怀，所以对他们自然是不怀好意的。

“属下应如何处理呢？就算他们脱离了要塞，终究是曾经非法占领要塞、反抗皇帝之辈，难道可以无条件地赦免他们的罪行吗？”

这个意见确实也有其道理，不过以罗严塔尔的立场而言，却不能诉诸于单纯或武断的决定。

“如果要把这些超过一百万名以上的男女全部都拘禁起来的话，就现实而言是不可能的吧。而且旧同盟的人心也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如果让他们的不安扩大，这岂不是一件蠢事。”

罗严塔尔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作了以下的指示。“凡脱离者”所搭乘的运输船，给予其在海尼森第二军用宇宙港着陆之许可。在“凡脱离者”当中，一般的平民以及非战斗员者，一律给予完全的自由，并且在今年之内，授与帝国臣民的公民权。士官以士兵阶级的人，则在登记姓名外，即可各自回家。

最后是军队的军官、以及在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担任公职的人，必须要登记姓名、地址、留下指纹，并且在帝国政府下达正式的处置之前，必须每个月一次到总督报到，然后更换新的登录卡。

在采取这些处置之后，罗严塔尔又重陷入沉思之中，原来他在高级军官的名单当中，发现姆莱中将的名字。

他过去曾是杨威利的参谋长，在军务处理以及司令部的营运方面，因为拥有坚实的手腕而闻名，这名男子竟然也脱离了伊谢尔伦，而且还自行率领脱队者。这一次脱离要塞折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还是因为看到了他也想要脱离的缘故。

“大概是杨死后，对伊谢尔伦的前景不看好吧。人心虽然不是永久的，不过这样子就变节的话，虽然是他人之事，不过却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你这么认为？不过，你试着回想一下利普休达特战役刚刚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吧，贝根格伦。皇帝为什么会眼睁睁地让刺客闯到御前？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该留意的故事吧？”

听了金银妖瞳的上司这么一说，贝根格伦无言以对。三年前，当门阀贵族联合军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败亡的时候，其心腹安森巴哈事实丰主君的遗体来到莱因哈特的面前，当时众人以为他这是一种背信的行为，但是他真正的企图却是为了要暗杀莱因哈特。当时正在危急之时，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用身体护住了莱因哈特，为盟友的未来而牺牲了。

“那么，是不是要收押姆莱这号人物呢？”

“不，还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要对他加以监视就行了。”

总之，无论如何，罗严塔尔并没有要对这些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加以重罚的意思，现在的他其实是在盘算着，将故人杨威利大加颂扬，那么旧同盟的市民也就会对这些背离杨的人加以批判吧。

※※※

在这些流入海尼森的“脱离者”当中，有一名自称是善良平民，本藉费沙的男子，年龄大约三十岁前后，给人富行动性的感觉，整个脸上充满了辛辣的表情。

原来那就是费沙名声颇高的商人，同时也是已入杨威利的友人波利斯·高尼夫。跟随在他左右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和宇宙航行员维洛克。这些成员如果在国内安全保障局里面被敲一敲、打一打的话，大概会打出两、三公斤左右的灰尘吧。

“自由商人的国度费沙，现在已经沦落为皇帝陛下的直属地、帝政的大本营了。不是可以长久过活的地方。”

现在他虽然踩在海尼森行星上面，但是关于海尼森的事，高尼夫反而没有提到。马利涅斯克思虑深远地回应着说道。

“不过，会把政治和军事的中枢放在费沙，让整个经济和交通被带动起来，足见皇帝也并不是个单纯的军人。”

“所以他一点都不可爱啊，生副好面容就够了嘛，他应该要觉得满足，然后把才能或是才干分给别人就好了哪。”

高尼夫一边臭骂着，一边把充满敌意的眼光，投向总督府主办举行的杨元帅追悼仪式的海报。

“这个新总督也不是一个软角色啊，也藉此盘算着多重的政治效果……”

他忽然闭上了嘴巴，整个视线被现在通过海报前面的四、五名穿着灰色服装的男子吸引了过去。事务长怀疑的视线交互地在注视的人和被注视的人身上游移着。

“怎么了？船长。”

“什么怎么了，去年你不是和我一起到地球那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行星上去了吗？我看过刚刚那个脸，在那个阴森的地下神殿里见过。不晓得是叫主教或是大主教什么的。”

此时洛维克的黑眼珠亮了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下达指示去暗杀杨威利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伙人也说不定。”

“嗯，非常有这个可能。暗杀现场只找到那些活凶器而已哪。持那些活凶器逞凶的家伙，现在一定不晓得在那里举杯庆祝啊。”

高尼夫把怒气都集中在鞋底，然后重重地踹了一脚。

因为当时被带到伊谢尔伦的三个地球教徒，最后还是没有招供，而真正的原因，一定是他们这些在教团属于下阶层的人，绝不可能知道这种最重要的机密。他们所主张的是，杨威利是宗教的敌人，根据神圣的意旨，必须将他消灭掉，任务达成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殉教了。尽管巴格达胥上校用尽一切严酷的逼供手段，最后仍无成效。绕着如何处分他们的话题，伊谢尔伦的干部们之间，多少有些议论。

当目睹杨死亡的时候，尤里安瞬间发出的激动情绪，将暗杀者们打倒在鲜血的泥泞当中，不过当要重新宣告死刑的时候，却欠缺决断。在处分尚未决定的状况下，经过几天之后，这三个地球教徒们全都相继自杀了。其中两个人是咬舌自尽，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在单独拘禁的牢房内撞墙而死……

“尤里安这孩子才能是足够了，不过凡事非得要学得取巧一点才行。光凭梦想和理智是不可能胜过那个皇帝的。”

“船长一贯的主张又出来了。不过，那孩子虽然年轻却做的很好呀。他毅然地决定要继承杨提督的遗业，这不是很勇敢吗？”

“如果他一直把杨拿来作榜样的话怎么办呢？杨已经死了哪。杨那个家伙也真是的，如果是和皇帝决战的时候被打死的话就另当别论，谁知道竟会是这样一种和期待完全背离的死法呢？”

“罪不在他，罪在于那些地球教徒的身上。”

“我明白，所以才这样一直跟踪他们呀。”

走进背面街道之后，他们三个人大约跟踪了二十分钟之久。不久，那群身穿灰色服装的人，进到一幢宅邸的后门进去了。隔了一段充分的时间之后，波利斯·高尼夫靠近那高耸的石壁。当他用视线扫过门前的门牌之后，他低声地笑了出来，原来那上面写着“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一栋雄伟的住宅原来是前同盟最高评议委员会议长的私人宅邸，如今正在一片静寂声中，等待着最近已经更换了头衔的主人归来。

“看来，这家伙在海尼森同样可以观赏有趣的戏剧哪，我们就暂且在这里等着看好戏吧。”

【Ⅲ】

尤里安十分明白自己接下了现在的这个地位，其实是一件多么狂亡自大，而且多么不自量力的事情。自己的经验当然及不上杨，而且无论是才能、才干都远远地不如杨。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着自己问道“如果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呢”，然后用尽他一切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将杨的生前重新再播放一次而已。尽管如此，杨确实是在匆促而且完全令人无法预期的情况下，从尤里安的眼前离开。

“一个好人、一个伟人，却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被杀死了。这就是战争、就是恐怖主义。战争和恐怖主义最后就是导致这样的结局啊！尤里安。”

早就明白了，不，以为是明白了。不过，如果要把这当作是一个现实的话，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杨威利因为一些愚昧的反动主义者的恐怖行动，而毫无意义地被杀死了，这个事实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是想要将杨的死变成有意义的死，事实上认同恐怖行动的效用，是生者将死者的尊严政治性地利用了吧。不过，尤里安想着，和自己在一起的这些人都需要杨。我们自己为了要守护杨所遗留下来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小幼苗，就连死者的协助也是需要的。

必须要倚赖个人名望的民主共和政治——这是杨生前最感到苦恼的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杨的死亡而减轻。因为，不管是杨的妻子菲列特利加也好，是杨在军事、政治思想上的后继者尤里安也好，都只能藉由扩大杨生前的虚像，然后才有可能使杨的理念在

现实的地平线上具体化。就在莱因哈特皇帝以及他的帝国即将要完成宇宙专制统一的这个时候，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还在“拥护民主主义的英雄杨威利”的阶段，开始向专制政治的激流挑战，并且继续努力生存下去。

杨生前的时候最迫切渴望、最后没有能够如愿的“作为民主主义人格化的个人”，终于由杨的后续者们找到了，那就是“死去的杨威利”。

后世的一位历史学家作了以下的记载。

“……同样都是支撑同盟末期的名将之死，但是亚历山大·比克古的死和杨威利的死，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比克古的死，代表着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所象征的民主共和政治的结束，而杨的死，则代表民主共和政治之精神的再生，而不受这个叫作同盟的国家的范围所束缚——后继者认为，至少这个可能性极大。而如果不这么想的话，他们或许会无法忍受自己所处的状况吧。杨威利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不败的，甚至还是不死的存在……”

尤里安在悲伤和对暗杀者的憎恶当中，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不过，对了，这么一来杨提督是在维持不败纪录的情况下去世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将他击败了，就连莱因哈特皇帝也是一样……”

但是这样想就能够有勉强一点安慰吗？尤里安想起了菲列特利加所说过的话，但是却感觉到胸腔里面有尖锐的荆棘存在，因为希望杨能够活着，就算连战连败也没有关系。

现在杨威利只存在于记忆和回想当中了。不过反过来说，不要拘泥于他的死，反而让回想更丰硕，让记录成为永恒的不灭。从艾尔·法西尔的时代开始，亚斯提、伊谢尔伦、亚姆立札，以及巴米利恩等等接二连三的不败记录，再也没有人可去加以抹煞。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恐怕就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后继者已经压制了全宇宙，将始祖加以神化，并且企图要抹煞事实，侵犯史实之神圣的时候吧。不过，就连高登巴姆王朝也没有要将鲁道夫始祖的恶业对于后世加以隐瞒的企图，因为剑虽然可以胜过笔，不过却只是暂时的胜利罢了。

过去尤里安曾经度着劝杨。

“提督您不妨可以把您到目前为止，所经历过的战争全部总结整理起来，然后把它写成一本战术理论书。”

但是杨却很认真地摇摇头说道。

“这不行哪，战略当中虽然有法则也有正确的形势，但是战术的展开，却往往会超过理论。”

然后他接着就展开了自我的理论。

“战略是因为正确才会获胜，而战术是因为胜利，所以才显得正确。所以，如果是一个军人而头脑一本正经的话，那么就不会去想如何利用战术上的胜利，来挽回战略上的劣势。不，正确说来，他们不会把这些要素列入计算来发起战争。”

“所以应该要把您的这些相当写下来不是吗？”

“太麻烦了啦，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赞扬我的话，那我是会很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是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沉静的男子喔！”

每次只要是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带到开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另外，在和“共和革命战略”相关的方面，杨也曾经说道，那是再度占领伊谢尔伦之后的某一天。

“我们终究还是选择了占领伊谢尔伦要塞的这条路，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

另一个选择的作法便是，在革命军的移动之前，就把民主共和主义的政治组织遗留下去。其实也不见得要固守在单一的根据地上，可以将整个大宇宙本身当作是一个移动基地，然后在“人民之海”里面四处环游。

“其实，或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会比较好也说不定。而固执于伊谢尔伦这个幻影之上的，或许是我自己也说不定，并不是帝国军的家伙们。”

尽管杨心里并没有像是后悔这么强烈的想法，不过他确实也感觉到有些可惜。自从成为杨家的成员以来，不晓得已经为杨奉第几千杯的红茶了，尤里安问了一个太过于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杨的战略构想回归到零而不得不采取次要构想的理由，是尤里安所想要知道的，因为如果可能的话，杨必然会采取最佳之途径。

“因为没有资金啊。”

杨立即苦笑的回答道。

除了苦笑以外，束手无策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话，那么粮食和武器弹药勉强都可以自给自足。

不过，如果要离开伊谢尔伦要塞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定期的补给就绝对是必须且不可或缺的了。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可以利用同盟军的补给基地，不过这一次是不可能的了。各种物资的提供都必须要以金钱来作为酬劳，但是却没有所要的资金。掠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就只能固守在这个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上。最初如果兵力充足的话，其实也可以采取突击甘达尔巴的帝国军基地，在得到那些物资之后，便调转方向的这个方法，不过这是在占据伊谢尔伦之后，杨才想出来的。

“战术附属于战略，而战略则附属于政治，政治则附属于经济，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现在尤里安等人的基本战略必须是要长期性的。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克拉姆王朝与银河帝国，现在是同一个存在。首先，必须要能够事先掌握莱因哈特对于政战策略采取的方向。

不过，莱因哈特皇帝在世的这段期间内，情势如果没有好转的话，那么共和政体将会以他的后继者，作为相互对立乃至于交涉的对象。莱因哈特结婚，并且有立下子嗣的情况，和莱因哈特在尚未有后继者就死去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对应方式吧。就算只局限在后者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究竟在一场混乱之后，会再重新产生一个统一宇宙的引导者呢？或者是会维持长期的混乱与分裂？随着情况的不同，局势也会随着产生变化。如果是电脑的话，只会回答一句“资料不足，无法判断”，然后就放弃责任了吧，但是人类是不能这样的。为了收集更多的情报，便拜托波利斯·高尼夫前往海尼森等等的这些举动，可见尤里安已经被迫要采取处理办法了。

※※※

有一天，菲列特利加正在办公室喝茶的时候，尤里安抱了一堆像小山似的报告书和裁决书走了进来，他注意到杨未亡人的脸色不好，有些担心的问道："您累了吧，杨夫人。"

"有一点，不过，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依照自己的构想来驾御发展事务，与在被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处理事务，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啜了一口红茶之后，菲列特利加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从今以后，一定得要靠自己创造出自己的行动原理才行哪，我是这样，尤里安，你也是这样啊。"

"是啊！真的是如此呢。"

巨大的真实感搭乘在一艘回想往事的小舟当中。杨生前的时候，在他睡睡午觉、喝喝红茶、更新立体西洋棋的连败记录的间隙当中，究竟在进行着多么庞大的知性作业呢？尤里安对于这一点几乎真的要感到惊异。

对于杨生前一切的言行和思考，在尤里安的脑海中有着大量的记忆，这些记忆已经不可能在量的方面有所增加了。年轻人必须要将这些记忆加以整理、系统化，然后作为他今后实行被众人所赋予的责任时，可以奉行的一个指针。

※※※

他年轻的生命力与他所感受到的疲劳，正在他的身、心两方面争夺着支配权的其中一天，他正机械式地独自在餐厅吃饭，忽然有一个纸杯被放在他的面前。

这一杯颜色令人难以形容的液体，它的味道更是在原先的想像之外。原先一直板着面孔，注视着尤里安表情变化的少女，此时皮肤表面的薄冰好像深化了似的。

"这不是什么饮料，是药哪！当然不好喝啊。这是克罗歇尔家的疲劳消除药。原料和作法是秘密，有安定精神的作用。"

卡琳让他那蓝紫色的眼眸中所绽放出来的光芒呈水平移动。现在伊谢尔伦上的人口，和三年前的"最盛期"比较起来，仅有当时的五分之一，所以人影遮断视线直线进行的情况也就减少了。

"机伶的人全都离开了，整个伊谢尔伦顿时变得空旷了起来。"

"可是您并没有离开呀？"

“真不凑巧，因为我哪，不喜欢搬家。而且我很敬爱菲列特利加·G·杨夫人，所以我想要留在这里帮助她。”

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决意证明。这些话比克罗歇尔家传的药更能让尤里安的疲劳像阳光下的霜一样快速地消退。

“不过，这是当然的吧，看着菲列特利加的身影，没有想要去帮助她的话，以身为女性而言也站不住脚的。”

“男性也是一样的啊。”

说出这一句话之后，尤里安心想这句话真是多余的，不过卡琳并没有加以反驳的意思，反而选择了漠视这句话的态度。她用手指顶着她那形状美好的下巴说道。

“菲列特利加有一年，而我的母亲则只有三天，与她们的另一生在一起生活。”

卡琳好像没有意思去谈论母亲的另一半之意，遂将话题绕着菲列特利加的身上打转。

“我曾经问过菲列特利加一个很失礼的问题，杨提督有什么地方吸引她。那个时候菲列特利加并没有洋洋自得的表情，她回答说——等有一天，当你遇见一个满心想要把他所被赋予的责任完成的男人时，你就会明白了。”

卡琳的视线好像试着要鉴定美术品之真伪似地，集中在尤里安的身上，这名被鉴定的对象则轻轻地耸耸他的肩膀说道。

“如果能够不去完成就这样算了的话，我倒想要这样子哪！不过，也不可能让谁代替自己的话，也许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也说不定。”

卡琳轻轻地摇了摇她那像是淡红茶颜色一般的头发，她那蓝紫色的眼眸，就像是从彩虹上截取下来的一部分，正闪烁着美丽的光芒。

“不愧是先寇布中将的女儿哪。”

尤里安心里确实有着这种奇妙感受，不过他避免将这种感受说出口来。是否可以将她所表现出来的亲和感，当作是恒久的呢？不，原来甚至连亲和都说不上，她眼前的态度说不定只是妥协？或是只是暂时的情绪变化也说不定哪。

“菲列特利加真的是很伟大，不过，或许正因为如此，男人就得意忘形了。我并不是在指杨提督，不过那种利用女人的宽容心，不负责任的男人是最差劲的。”

这些责问的矛头当然并不是针对尤里安的，不过尤里安还是替当事人缩了缩脖子。其实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大概会嗤之以鼻，然后吹嘘地说道——如果想要对男人说这说那的话，至少要先能够把一打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以后再说——等等之类的话。

※※※

在两人的背后，有个观叶树的大盆栽，在那个大盆栽的后面，有两具闲人在面前放着空的咖啡杯，捡拾着换气系统的风所送过来的会话片段。奥利比·波布兰脸上充满了不能只用邪恶来形容的微笑，远远地望着尤里安和卡琳的身影。

“哎呀、哎呀，这边的父女关系还没有修复，人家那边中途就已经和好了哪。什么都不做就自动会有漂亮女孩靠近过来的这种事，尤里安的命运一定是从杨那边家传下来的。”

“你还说呢，人家可只有一个女人。”

“只是羡慕又嫉妒是不行的，亚典波罗提督。关于女人哪，一下面就是零，没有什么小数点以下多少多少的。”

“谁羡慕又嫉妒了？这世界上也是有人和你抱持不同的价值观的。”

“是那位抱持着侠气和醉狂，只朝向革命的贵人吧？”

这两个人顿时像是年轻食肉兽似地相互露出笑容。在没有事先说好的情况下，两人的视线却不约而同地转向尤里安他们那边——原来是打算如此地，只是他们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两个大量制造麻烦的人，只好让视线在空虚中漂浮。

“嗯，怎么说呢，这些年轻人并没有互相冲突，或是闹憋扭，如果他们能够表现出精神方面的成长，这到底也是一件好事啊。”

亚典波罗自己其实也还是被人称为黄口孺子的年龄，却好像一副理所当然的喃喃自语，而波布兰也用一副很严肃的态度，赞同他的话说。

“青春岁月如果只有革命的话，那么就显得太孤寂了。啊，青春真是太好了。”

严肃与笑话，就好像是二条铁轨上的轮子，带领着伊谢尔伦快车，每日每日快速地奔驰前进着。

※※※

“我们自己的正式名称，如果定为共和国的话，那么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去修复与妥协了。而且，国家、政府、军队，这三者的关系也会变得太过于复杂了吧。有没有什么适当的名称，可以适合我们这个小组织的呢？”

菲列特利加这么一说，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些平常反对太过严肃的男人们，也都认真地思考起来了，这大概是她担任主席以来，最大的一件事也说不定。

不久之后，波布兰那绿色的眼眸闪亮起来。

“伊谢尔伦集团，这个名称不错吧，而且还有押韵呢。”

听到这句话之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亚典波罗立即发表强烈反对的声音。

“驳回。”

“为什么？仰望你可不要只用你个人贫乏的嗜好来判定事情。”

“在革命史上，凡是命名为集团的革命组织，全部都中途就失败，我可不希望让这个伊谢尔伦成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坟墓。”

因为亚典波罗意外地表现得极为严肃，所以波布兰也就没有想要再打岔的意思了。

于是接下来众人都沉陷在思索的沉默当中，不过，这沉默并没有持续太久，凯斯帕·林兹上校用冷淡的口吻接着发言了。

“如果只是一味地想要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称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而且杨提督一向是讨厌这种事情的。所以，如果暂时用‘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这个名称的话，各位以为如何呢？”

后来，虽然没有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提案，不过却也没有人反对，结果就采用了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平凡无奇的名称，是否能成为迷人的光彩而在历史上永恒不灭，就视今后的发展如何而定了。

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要让它与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之间容易作区分，这个组织也有着“八月的新政府”乃至于“八月政府”这些不同的名称。

在菲列特利加之下，至少也必须要设置一些辅佐她的机构部门。要决定这些事情，还必须要另外协议。于是以自由行星同盟初期的组织作为参考，后来又召开了三次的协议。

最后，共有办公厅、外交、情报、军事、财政、经济、工部、法律制度、内政，七个部门设立起来。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组织当中，如果设立了许许多多的部门机关的话，也只是增加麻烦而已。

所谓工部局的这个机关，不管是在名称上也好、在管理内容方面也好，都是模仿帝国的工部省而订定的，因为借用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去忌讳，这是他们所一致达成的共识。举凡要塞内非军事的硬体以及能源，都是由这个部门来管理。

机关诞生之后，就必须要设置负责管理的人。目前，军事局长就由军政的补给方面的权威卡介伦来担任，至于其他的人事则暂时予以保留。虽然如此，不过尤里安并没有那么样的悲观。

伴随着国父海尼森一起长征的那些人们当中，连一个帝国的重臣、富豪、或是知名的人士都没有。这些基于反专制的思想，而且过去长久以来，一直在忍受虐待与压抑、默默无名的人士们，熬过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苦难之旅，然后接着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不仅限于菲列特利加、或者是尤里安，没有任何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名称声响亮、成功、而且光芒闪耀的伟大人物。

“将亚雷·海尼森和杨威利的肖像，并排在总会议场、中央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以及革命军司令部这四个地方，至于其他的公共场所则一律禁止，以免变成英雄崇拜……”

菲列特利加的这个提案，让尤里安的脸颊上轻轻地绽放出笑容。他想起了当初，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的时候，那种板着面孔的表情。

“和国父并列在一起，杨提督可会害羞的呢，他会说身份不配的。”

“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在天上、或是在来世的时候，都能够好好地睡着午觉，不过至少得要他看着，他所遗留的作品，最后有怎样的一个

结果。”

※※※

就这样，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八月八日来临了，这是在杨死后的第六十三天。

在这一天里面，共和政府将正式发表成立宣言。菲列特利加·G·杨向收放在陶制棺木中的丈夫遗体致哀之后，在尤里安·敏兹的伴随之下，前往宣言仪式的会场。

“亲爱的，请在天上看着我好吗？”

菲列特利加在心里面呼喊着将她撇下就自己先走了的丈夫、将她的人生作二度改变的男子，然后就步上了讲坛。几万名男男女女，将这个通风良好、广大的楼面挤得密密麻麻的，他们将视线和热情全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从宇宙的一个角落，向全人类宣告这棵幼小嫩苗的存在。

“我、菲列特利加·G·杨，根据所有支持民主共和政治的人们所表达的整体意见，在此发表宣言，宣布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宣布以亚雷·海尼森为首，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渴望，以及为了使这个渴望能得以实现的战争，今后将持续下去……”

她的声音不大也不高昂，因为菲列特利加所呼喊的对象，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人，她深深地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代理人。

“在眼前这个不利且时运不济的一刻，必须要向孕育出民主共和政治之幼苗的各位女士、先生致十二万分的谢意，谢谢大家。在这所有的一切完全结束之后，只希望还能够向各位说一声，谢谢您……”

她的声音中断之后的那一瞬间，数万人所形成的一片静寂充满了整个会场，接着在尤里安·敏兹、达斯提·亚典波罗、奥利比·波布兰的带领之下，众人开始高呼：

“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万岁！”

“去死吧！莱因哈特皇帝！”

欢呼的声音与扁帽顿时四处飞舞，无数只手臂也同时伸向空中。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八月八日，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诞生了。帝国和它之间的人口比例为四百亿比九十四万。仅为全人类

四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人口，再度高高地竖起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旗帜。

罗严克拉姆王朝统治下的银河帝国，还是没有能够完全地统一全宇宙。杨威利的骤逝，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统一而言，究竟是促进或者是延迟，在这些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 銀河英雄伝説 9

回天篇

田中芳樹

☆

銀河英雄伝説 9 回天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在边境上
第二章 夏末的蔷薇
第三章 鸣动
第四章 萌芽
第五章 乌鲁瓦希事件
第六章 叛逆是英雄的特权
第七章 因剑而生
第八章 因剑而亡
第九章 无休止的安魂曲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在边境上

【1】

森林公园里有条长板凳，尤里安·敏兹知道那一向是杨威利所喜欢的地方。自从他的师父骤逝后，尤里安不知不觉地每天都要到这条长凳上面坐一坐，在那里消磨一些时间。尤里安和杨一样，从来没有想过和死者通灵之类的事情，不过为了要让自己的精神支柱能够得以现实化，无论如何这也算是一种必要的仪式吧。

尤里安虽然没有对任何人提过，不过他每天都要到长板凳上坐一坐的习惯，没有多久就成了众所皆知的事情。那一天，一名有着黑色卷发的少年，在犹豫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走到尤里安的面前，对着他说："嗯，请问您是尤里安·敏兹中尉吗？"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静静地点点头之后，这名少年那黑色的眼眸立即闪闪发亮起来，他的脸上出现一片红晕，呼吸也急促了起来，少年所有的憧憬，在他的全身表露无遗。

"我从以前就晓得你……啊，不，我从以前就知道有关中尉您的事情。能够与您见面，真是觉得非常光荣。虽然您稍稍比我年长，不过您却很了不起，我非常尊敬您。"

"你几岁呢？"

"十三岁。"

砂漏中的砂正在往上倒流，时光在尤里安的眼前倒转。随着回忆的底片，往日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出来，尤里安的身高也一点一点地缩小，仿佛有一只黑色的眼眸从他的头上望着他，那一对眼眸不是这名少年的，而是一双沉静、柔和、温暖、充满知性的眼眸。

"您知道吗？杨上校。我想您一定不知道吧？"

"什么事？尤里安。"

"我，真的非常地尊敬上校喔！没错，您看，您果然不晓得吧？"

啊，眼前站在这里的不就是几年前的自己吗？尤里安的心里这么样地想着。当年的自己，一定也是用这样的眼眸注视着杨威利的；注视着那位已经成为故人，堪称宇宙第一的魔术师。自己是多么地向

往、多么地敬爱他，总希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至少，能够成为他影子的一部分，追随在他的身旁。然而，这样的自己，现在成了另外一名少年所憧憬的对象。

“我并不是一个像你所想像的那么伟大的人。只不过是很幸运地能够跟随在杨提督的身边，让自己一直置身在一个胜利者的旁边罢了，也就是说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哪！”

“不过，您才十八岁，就已经成了伊谢尔伦军的司令官，不是吗？这可不是一个光凭运气好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哟。我非常尊敬中尉，不，司令官您喔，真的！”

“谢谢你，我会试着努力看看的。”

尤里安于是伸出自己的手，他从自己的经验里面知道，这就是少年所希望的。而这名少年则因为他所崇拜的英雄能够和他握手，整个脸感动地涨红之后就离开了。尤里安于是又重新坐回长板凳上，闭上了他的眼睛。

这么一来，就可以将先人的志向传承下来吧！杨威利的志向，由自己承接下来。就算无法承接杨全部的志向，不，就算只有一点点，自己也算分担他的志向吧！由年长的人传承给年少的人，由先人传承给后继者，志向的火炬会一直这样地传递下去吧？！将这个火炬视为贵重之物的人，绝对不会让这个火苗熄灭，而且有责任将这把火交到下一个接棒者的手中。

※※※

这是在宇宙历八零零年八月，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三天后的事情。

当时尤里安十八岁。不管是他的实际年龄，或者是他所曾经有过的经验，或是他所被赋予的责任，他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年了。

有一部分的历史学家，嘲笑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是一个“由孤儿和寡妇组成的联合政权”。无论如何，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开始成立的当时，这样的嘲笑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

一生未曾失败过的杨威利死后，他的妻子菲列特利加成了共和政府的主席；而受他监护达八年的法定被监护者尤里安则成了军部司令官。这是经由众人商议决定下来，但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最好的，不

如说是仅剩的唯一选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避免地要受到一些来自非当事者的批评与责难。

这些当事者都知道他们这样的决定，确实有受人非议之处。但是一个团体如果没有核心的话，就只有走向瓦解一途了，惟一能够作为这个团体核心的，就只有杨威利所遗留下来的形象。不管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行政处理能力也好、华尔特·冯·先寇布的勇猛也好、甚或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奥利比·波布兰的空战能力、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的名望等等……这一切都是让核心能够巩固的要素，但是本身却无法成为真正的核心。他们本身也深深地明白到这一点，这或许是值得后人赞赏的地方。

“以杨威利为首的这一党人，真正的奇迹不在于他们总是能够以少胜多，而在于杨死后，他们内部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权力斗争，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后世的历史学家中，有人抱持着这样的看法。事实上的确也是这样，在杨死后，尽管有大批的人脱离了伊谢尔伦，但是没有任何人一个人企图要除去菲列特利加或是尤里安来夺取政权。这种事实非常罕见，但是却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总之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又有人从其中找到了可以用来嘲讽而不是赞赏的话柄了。

“伊谢尔伦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谁会喜欢在那样一个不毛的边境上称王呢？结果，杨威利的幕僚们当然就是把这个长满荆棘的王冠塞给他的寡妇和遗留下来的孤儿喽，他们那些人只不过是被放逐到边境上的流亡者罢了……”

面对这些充满恶意的攻讦，尤里安心想，确实也是这样的，自己这些人确实都在边境上。不过所谓的边境并不是银河帝国或是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而是全人类社会的边境。全宇宙中，这里是惟一不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当作是效忠对象的人们惟一的集中地，是一群不跟随压倒性之大多数的异端者所聚集的圣地。像这样的地方，只能够存在于边境上。尤里安认为，所谓的边境，是距离揭开时代序幕的地平线最接近的地方，因此对尤里安来说，边境这个名词是足以自豪的。

※※※

离开森林公园之后，尤里安朝着办公室走去，在电梯的门口，遇见了那位有着“淡红茶般颜色”的头发，身穿战斗机驾驶员服装的少女。

“你好啊，克罗歇尔中士。”

“你好，敏兹中尉。”

相遇的这两个人，仍然很拘谨地互相打招呼。仍然？或许两人就永远这样子继续下去也说不定。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对于尤里安的态度，甚至算不上是安定的同盟或是协商关系，或许用树立在薄冰上的“中立”来形容会恰当得多。

不过，至少在这极少数的同志之间，能够不互相争吵、仇视，应该就算是一件好事。无论如何，尤里安留在伊谢尔伦上，而卡琳也留在这儿，因为在他们各自的心中，有些贵重的东西，有些想要去实现的事情，而在这些相当当中，一定会有某部份重叠。以目前来说，这样也就足够了吧。

两人互相说了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之后，卡琳把话题转到故人的身上。

“杨提督这个人，说实在的，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不过，他却支撑了半个宇宙，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有在思想上。”

尤里安静静地没说一句话，因为对他来说，甚至连表示肯定的动作都是不需要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呢！自己竟然能够和他同在一方，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不过却有了自己就是历史见证人的一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你曾经和杨提督说过话吗？”

“只有几次而已啦，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不过很不可思议呢，和他说完之后就忘了的那些话，现在竟然可以很清楚地回想起来呢！”

卡琳用着她的一根手指轻轻地按在她的唇上。

“说真的，杨提督还活着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到过他是这么样伟大的一个人，现在他死了，我才感觉有些明白。我们顺以直接感受到提督的气息，而以后时间过得愈久，他的气息也会变得愈强，终有一天会将历史吹得改变方向吧……”

说完这些话之后，卡琳轻轻地举起她的一只手，然后就从尤里安的身边离开了。卡琳一脸懊恼着自己话说得太多了的表情，不过她的步伐仍然是充满了活力与韵律感，教人看着就觉得舒服。目送着她离开之后，尤里安不觉地调整了一下头上黑色扁帽的角度，然后朝着自己本身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个方向走去。

三个世纪以前，亚雷·海尼森在一万光年的长征途中过世了，残留下来的人们，固然为此而叹息悲伤，但是仍然继续向那一片未曾踏上的土地迈进，并没有就此中止了他们所决定要进行的旅程。同样地，现在残留在伊谢尔伦的人们，也要暂时将泪腺的活门关闭起来，继续向现在和未来前进。

就算亚雷·海尼森死了，尽管杨威利也这么去了不再回来，历史仍然未曾停留下来，人还是要继续活下去，虽然权力更换了支配者，但是理想却一直传承下去。只要人类没有灭亡，前人的行为就会变成记录留下来，不断地向后人诉说以前所曾经发生的故事吧。

以前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杨曾经对尤里安说："我想所谓的历史，就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记忆，尤里安。虽然所回想起来的事情当中，或许会有些令人觉得不愉快，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却不是人们可以加以漠视或者遗忘的，不是吗？"

想到这里，尤里安叹了一口气。回想起杨临终时候的事情，令尤里安觉得难过，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遗忘了，却令尤里安更难以忍受。

【Ⅱ】

后世的人们当被问到"杨威利在自由行星同盟的军部当中，最后是什么职位？"之时，几乎全部都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回答，是"同盟军最高司令官"呀，或者是"同盟军总司令官"等等；也有人更详细地回答，是"统合作战本部长兼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简称叫最高司令官"。这些答案其实都是错误的。杨的职位，从七九六年年度到七九九年退役是为止，一直都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

宇宙历七九九年四月，当巴米利恩会战开始的时候，杨所指挥的兵力，事实上可说是同盟军全部的兵力。至少，有能力可以作恒星间航行的舰艇，还有其舰艇上的乘员，几乎全部都集结在杨的麾下，纳

入他的指挥当中。而这一切，全部都是在宇宙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认可下所完成的。

所以，不管是就法律理论而言，或者是就军部指挥系统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批评杨所进行的是不当的行为。不过，要满足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有人批评“杨是一个胆小的人物，如果没有法令上的根据，他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不过，就杨个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个人的责难或是中伤，他根本没有办法一一加以理会。因为姑且不论杨本身自我反省时的倾向如何，他总是认为行动和创造应该要比批评来得优先。

既然杨是这样的一种相当，尤里安当然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他必须要有所行动了。过去杨在有所行动的时候，总会一面问自己说“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没有其他的做法了吗”，而现在尤里安同样地会对自己提出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和他的指导者稍微有些不同。

“如果是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呢？杨提督还活着的话，是不是会赞同我的想法呢……”

恒星灭亡了以后，仍然继续存活的行星群——杨威利死后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正是这样的情况。许许多多的人，在绝望之余，感觉到庆内已经曲终人散了，于是纷纷离开伊谢尔伦，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好歹总算也有六十万以上的人留了下来。好奇的种子毕竟还是源源不断的。”

亚典波罗一面让纸杯里面漫升上来的咖啡热气湿润着他的下巴，一面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这句话。最近他为了要确立尤里安的指导力量，一直四处奔走，就在这一天，因为有个民间的有力人士说道“如果杨提督还活着的话，倒也还可以留下来，但……”，于是他便很“郑重”地将这个人撵了出去。

“像那种不知觉悟的家伙，是没有必要请他留在这里的，如果是立体ＴＶ那种无聊的电视剧，或许还可以因为观众哭喊不止，让死去的主角重新活过来，可是我们所活着的世界，不是可以那么样随心所欲的，失去了的生命，绝对是不可能再回来的。也就因为如此，生命是显得如此宝贵且无可取代，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呀！”

“名演说！这真是一场名演说哪！”

和他同座的奥利比·波布兰拍手大声地说道。

“亚典波罗中将如果投对胎的话，真可以成为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后继者哪，可惜呀可惜，可惜你穿的是军服呀哪！”

“真谢谢你喔，有朝一日我如果当上了元首，一定会颁给你一个特留尼西特纪念奖。”

尤里安在一旁笑了起来，看到这幕景象，让他觉得安心多了。

尤里安想起了杨威利刚刚过世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奥利比·波布兰的情景。

那时波布兰独自一个人，和一打以上的酒瓶，一起缩在他的屋子里面。当尤里安和亚典波罗一走进屋子的时候，酒精和臭气像浓雾一般地向他逼过来。

原本奥利比·波布兰的人格是由三种要素——大胆无畏、爽朗和潇洒所形成的，但现在他所给人的印象是，这三个要素全部都已经随着酒精蒸发掉，而支撑精神的骨骼此时也完全地裸露了出来。一个自认且众人也同意此观点的美男子，此时竟然没洗脸、没刮胡子、更别提要在床上招待女子，这时的他，就好像是一只蜘蛛，在他的屋子四周挂满了用酒精、绝望、愤怒所织成的蜘蛛网，自己就蜷伏在网的中心。当见到这两个人闯入他的室内，这只有着人类的躯体而且愤怒的蜘蛛，甚至没有要从桌子旁站起来的意思。

“哼、酒精的毒好像已经蔓延到脑部了的样子，我不想看到的幻觉竟然也出现在眼前了，瞧那副臭脸，看了就讨厌……”

“波布兰中校，请不要再喝酒了，这样对你的身体不好啊！”

“……”

“中校，我拜托你了。”

“闭嘴！你这小子。”

波布兰的声音，虽然大而且尖锐，不过却缺乏中气。

“除了杨威利以外，凭什么我还得要听其他人的命令？我总有权力选择要让谁对我发号施令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民主主义，不是吗？”

他于是伸出自己的手，想要抓住大玻璃杯，可是他的手一摇，玻璃器皿和威士忌酒瓶便和桌子表面猛力地相互撞击，波布兰那充满酒精的绿色眼眸注视着他眼前所发生的情景，于是又重新拿起一瓶酒，正打算要打开瓶盖的时候，尤里安用他的两只手按住了波布兰，就在他正极力搜索却找不到应该要说些什么的时候，经过了大约三秒半钟，亚典波罗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波布兰中校，我先向你正式报告吧。杨威利元帅过世以后，由尤里安接替成为我们的指挥官。”

一听到这句话，击坠王的眼中射出一道绿色电光，洞穿了尤里安和亚典波罗。

“所以我先对你说明白。波布兰中校，今后不得再有对尤里安的指挥权抱有任何异议，或者再有任何损伤司令部威信的言行举止。就算尤里安允许，我也绝对不允许的。”

“……”

“不服吗？如果不服就离开伊谢尔伦，凡是不能帮助尤里安的家伙，没有必要请他留在这里。”

“……不，没有不服。”

经过瞬间的沉默之后，波布兰回答了这句话。接着他用两手扶着桌子的边缘，摇摇晃晃地用力伸着他的脚，好不容易终于成功地站起来了。

“对不起哪，尤里安。比起我们，你的心境更是不好受吧。”

此时的奥利比·波布兰或许想这么说吧，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会将这种话说出口的人，他只是沉默地走向浴室，大约经过二十分钟之后，才又出现在尤里安他们的面前。脸色仍然很不好，但是服装仪表已经完全整理妥当了，他看着尤里安，然后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一个礼。

“你好，司令官，从现在开始，我会彻底洗心革面，今后也请你不要嫌弃……”

从那次以后，波布兰再也没有在他人的面前失去理性，而且也从未再怠忽过他身为一个空战队长的职守。

“要接受才干考验的，不只尤里安一个人，我们全体的人，在失去杨威利之后，是否仍然能够保持我们原来的希望、统一和计划性，所

有的人，都必须接受历史这样的质问。”

亚典波罗对于往事的追述，等于是将残留在伊谢尔伦上的年轻一代，所抱持的意识加以整理，他所表现出来的叙述并无过与不及之处。在永远地失去了杨威利这个巨大的支柱以后，他们这些环绕在尤里安四周的人，都必须要重新自我质问，自己还朋其他的人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即使亚典波罗所说的豪语“侠气与醉狂”是出自他的真心，但是至少这句话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够加以漠视的。

※※※

尤里安有一天对亚典波罗说出了一个想法。

“什么？要让帝国制定宪法？”

亚典波罗一听见尤里安所说的话，立即将心中所感受到的惊愕叫了出来。但是再仔细一想，这确实是在众多的选择当中，一个相当有力的作法。无论如何，“宪法”应该可以成为由君主专制迈向人民主权的一个里程碑，不管它的内容是如何地不民主。

“说的也是呀！我们也并不是非要采取急进的作法不可。如果能够以由立宪制度，慢慢地征服银河帝国的话，也未尝不可呢！”

如果只是用说，那么就太简单了，尤里安在内心里面苦笑着。不过，尤里安的心里面并没有非要固守在伊谢尔伦要塞，与压倒性的银河帝国大军作战，来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相当。尤里安的思考方式受到杨威利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具有杨舰队全体所特有的精神色彩。因为，唯有将健全的民主共和政治这个思想遗产，成功地流传给后世之后，“侠气与醉狂”的豪语才算是真正的划下句点。

让银河帝国本身的体制由专制国家转换成立宪国家，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或许就可以更有效率地促使全人类社会成为单一国家的日子早些来临也说不定。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夺取了单一的民主共和政体，然后使它变质成为一个单一的专制国家，把这个程序反过来的话，难道就没有办法做到吗？

当尤里安循着这样的思绪前进的时候，脑子里面的思考路线好像被什么给绊住了，但是他还未能确认那是什么，在沉默了数秒钟之后，亚典波罗转换了话题。

“对了，尤里安，喔——不是，敏兹司令官，以现在的时间点而言，皇帝举大军来攻伊谢尔伦回廊的可能性，还是很低吗？”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费沙回廊现在已经成了全宇宙的新中枢，皇帝应该正在努力地从事全宇宙体系的重编工作吧！”

“不过，皇帝是嗜战的。在他厌倦了和平之后，可能就会以完成宇宙统一为借口，开启战端，不是吗？”

“我想应该不至于会这样吧。如果杨提督还健在的话，或许会刺激皇帝的战斗意志也说不下，但是……”

但是如果对手尤里安·敏兹的话，尤里安心想，皇帝就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战斗意志了。这种相当事实上并不是尤里安的自我嘲讽，而是对于自我的客观体认。杨在尚未领导艾尔·法西尔的撤退行动之前，一直是默默无名的，现在的尤里安也是一样，他的名字没有任何的权威性，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如果说一定要分个差异的话，只是尤里安可以借用已故指导者的名号，但是杨不行。尤里安早已认识到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及得上杨的。不过，或许正因为他对于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踏向未来的脚步，才能够经常地表现出有目标且具安定性也说不定。

※※※

此时的菲列特利加·G·杨，正在她的房间里休息。她那颜色像是榛果一般的眼眸，凝视着放在床边桌上的相片——她死去丈夫的相片。

在相框里面的杨威利，仿佛正绽放着稍微有些羞赧的微笑，回视着菲列特利加。她回想起与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威利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初出茅芦与与人头地或是功绩彪炳等形容词绝缘的年轻军官。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分离的这十二年里面，在心头累积了不知多少的往事回忆，然而留在脑海里的记忆之多与思念之深，远远超越了所拥有的这些事实。

他当时是艾尔·法西尔驻留舰队当中被遗留下来的中尉，被赋予了重大的责任，虽然一副想要紧闭着嘴唇的表情，却仍默默地将三明治送到嘴边。后来顺利地从帝国军的手中逃脱，平安无事地回到海尼森行星宇宙港的时候，菲列特利加一面用眼角看着相互拥抱的父母，一面四处搜寻着那位“被遗留的中尉”的身影。最后终于在群众当中发现了他，但是在一日之间被捧为英雄的他，满脸困扰为难的表情，一直

伫立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包围当中，她甚至没有办法可以靠近他。而且，不久之后，她的父母就已经在呼唤她了。当时她十四岁，那一次对菲列特利加来说，是“刚开始的结束”……

如今的事态对于杨威利来说，或许也有些无可奈何也说不定，自己的妻子坐上了革命政权的首席，自己的养子成了革命军的司令官，而自己本身早成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守护神，连死了都还有意务要在精神上拯救他们，并且还要拥护他们革命的正当性。

“连死了都还要叫你工作，你大概想要这么说吧，不是是呢？不过，如果你还健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赋予这样沉重的任务了呀！”

这样想着，菲列特利加心里明白，这样的逻辑论调，其实也是从杨那里学来的。

“全部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哪，杨威利，全部都是因为你。我之所以会成为军人是因为你。帝国军为了增加一个军事据点而建造的伊谢尔伦，曾几何时竟然成为民主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因为你。而大家之所以会永远留在这里，继续追逐庆典的梦，也都是因为你。你知道吗？如果你自觉这都是你的责任，那么就快快活过来吧！”

当然，死者是不可能再重回到人世间来的，而此时还活在世上的人，也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流逝的光阴绝不可能逆回。

杨在生前的进修曾经说，正因为如此，光阴其实比价值一兆的宝石还要来得宝贵，而且生命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地抛弃。对于一些主张灵魂不灭、生死轮回而轻视肉体死亡的宗教，杨经常以他独特的表达方式批评说，如果死亡真如他们所说一般那么样美好的话，他们怎么不让自己走进死亡试试看呢？又没人会拦着他们。偏偏眷恋人世的，就是抱持这种观念的人哪。

想到这里，菲列特利加又独自低语起来了。

“请你活过来吧，就算违背了自然法则，但是就这么一次的话，上天会宽恕你的。如果你真能活过来，这一次在我死以前，决不让你再死去！”

想到这里，菲列特利加仿佛清楚地看到，杨对着他爱用的那顶黑扁帽，咕哝咕哝地说，就算你这么说，我也真是没办法啊。

“一想到自己到目前为止所杀害的人数之多，真的是感到很害怕。只死这么一次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补偿吧？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不均衡哪。”

这几句话同样也是杨威利所曾经说过的话。但是不管再怎么样，人类终究会成为利已主义者。菲列特利加并不希望杨去弥补他的罪过，就算吸取其他死者的生命，菲列特利加也希望他继续活下去，作一个长命百岁的薪金小偷。

“我真的是失去了你了。不过，如果我的生命中从一开始就没有你，而不要到后来再失去你的话，相形之下，现在我的幸福多了。你或许杀了几千几百万的人，但至少你让我得到了幸福。”

杨最后临终时所说的话，菲列特利加并没有能够听到。但是这一点却是她惟一不觉得遗憾的地方。因为她明白杨所想要说的一定是“对不起”或是“谢谢”，或许就是“对不起”这一句话吧。这没有必要让任何人相信，因为只有她能够明白。

【Ⅲ】

由于不满分子和脱离者都已经让姆莱中将全部集中带走了，所以残留在伊谢尔伦要塞的人，此时应该是像磐石一样的坚定不移。但是，这一切还算不上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当酒精一进入人体的时候，原本处在打盹状态的不安，就会在一片沉寂当中，像蛇一样狡狯地扬起脖子向四处张望。有一天，一名喝得半醉的军官，在中央指挥室的门外附近，抓住了尤里安，开始对他胡搅蛮缠。这一幕恰巧让卡琳看见了，而且还听到了一句不能让人置若罔闻的话。

“这下子你可抖起来了吧，连杨提督的生命都没有办法保住，算什么司令官嘛！”

以前卡琳在反驳尤里安的时候，这一句是她唯一没有说出口的话，因为她明白这种言词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因为杨的过世，尤里安本身所感受的伤痛，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深刻，虽然他一直在谴责自己，但是其他人没有道理可以盛气凌人地去斥责他。如果要追究为何没有能够保住杨提督的性命，那么卡琳、还有伊谢尔伦要塞上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像“没有能够守护杨提督的生命”这种鲁莽、不体谅他人的责难，证明了谴责他人的人，比被谴责的人，还要气量狭隘。

“而且，最重要的是，杨提督根本一点都没有要谴责尤里安·敏兹的意思，可能还会因为没有能够等尤里安赶到，而向他致歉呢！”

卡琳心想，这么一想起来，愈觉得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前些天卡琳对尤里安所说的那一番话，确实是出自她的真心。当杨还在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会是这么样伟大的人，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日子一天天地经过，卡琳愈来愈能够明白。原来，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尤里安、波布兰中校，还有曾经是母亲短暂爱人的那个男人，全部都是只有在杨威利手心中的时候，才能够舞出绝妙的旋律和舞步。

卡琳的内心认为，原来杨提督不但是“伊谢尔伦式精神”的出发港，而且还是它的母校。虽然所有的人迟早都必须毕业，但是却仍然想要让过去的欢乐再多停留一会儿。

不过，此时的她，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思索的深渊当中，而是选择浮出水面，立刻采取行动。因为她一方面看着脸上充满了苦笑，一直默默忍受那名男子对他谩骂的尤里安，已经感觉到有些着急了。她于是甩了甩那像是淡红茶颜色一般的头发，然后踩着充满韵律感的步伐，走近了那两个人。迎面而来的这两双视线一直注视着她，但是她一点都没有畏缩或犹豫。

“敏兹中尉，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

卡琳对着尤里安追问道。

“你现在可是受了不正当的责难喔！如果是我的话，早就给这家伙二十四个大板了。为了那些信赖、支持你的人，你应该要保护自己本身正当的权利不是吗？”

这个时候，尤里安和那名纠缠他的男子，各自以不同的表情，沉默地注视着这名少女驾驶员。

“……这、或许有些多管闲事，我明白这一点，可是……”

这时卡琳的声音，被另一个两倍音量的声音给盖掉了。那名醉汉，又开始继续他被中断的骚扰行为。

“不管怎么说，杨提督就是杨提督。难道能够因为地球教徒的暗杀，就这么难看地死去吗？如果是因为和皇帝莱因哈特正面作战，而

壮烈牺牲战死的话，还像是个英雄一生的结束嘛，怎么能够死得这么窝囊呢？”

就在这一瞬间，尤里安的脸色整个地变了。每当他一感觉到杨被人给批评了的时候，尤里安的感情频道立刻就会自动切换。

“你再说一次看看。你是说被暗杀的人，比战死的人还不如是吗？”

尤里安所说出来的这句话，事实上已经不是单纯的声音，而是所有怒气的结晶了。这时前来骚扰的男子脸色也变了，因为尤里安的言词刺激了他内心的恐怖。

“喂、喂、尤里安，不，司令官大人，部下我虽然行为恶劣，不过您还是不能揍人喔！”

这时，一只手放在尤里安的肩膀上。这虽然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但是却有一道像是波动的东西，从那手掌里传过来，抑制了尤里安的怒气。尤里安的视线，于是从对方的手掌到手腕，再从手腕到肩膀，最后被那像是阳光在跳舞一般的绿色眼眸给吸引了过去。

“波布兰中校……”

那名男子张开口好像想说什么似地，击坠王对他笑了笑，但是所展露出来的却是不怀好意的笑容。

“这个时候，你好歹也稍微用一下你那贫瘠的想像力，好好想想看，你这样子口无遮拦地去斥责一个年纪比你轻年得多，但是却要背负更重责任的人，看在周围的人的眼里好看吗？”

“……”

“啊，算了，你退下吧！如果尤里安真的生气，那么你早就变成一团肉球了。我可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才这么多管闲事的哟！”

那名男子嘴里咕哝咕哝地走出去之后，波布兰回过头来，用他那绿色的眼眸，看着在旁边站着的尤里安和卡琳，然后很豁达的笑了。

“嗯，看来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好像有空的样子哪，是不是可以让在下我陪你们到那边喝杯咖啡什么的呢？”

※※※

后来，当这件事传开的时候，华尔特·冯·先寇布对亚列克斯·卡介伦说：“尤里安知道自己还不够成熟，不过还是接下了司令官的职务，

主要是因为他想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完成没有能够守护杨提督的这个责任，换言之，他是想要承继杨提督的理念，然后加以实现。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一个程度的人，还继续留在伊谢尔伦的话，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意义。应该要让他们全部离开这儿吧！”

卡介伦听了对方这番听起来似乎正确的言论之后，另外提出了他不同的观点。

“我也是希望让这些人能够离开这里，但是将所有异议分子予以排除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就违反了民主政治的原则不是吗？”

“难道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是将权力者本身的规则章程，予以法令条文化的体制吗？”

先寇布的嘴边浮现一丝苦笑。

“权力者哪，也就是那个尤里安哪。杨威利是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英雄的人，如今他的得意门生也要效仿他是吗？”

先寇布停止说话之后，卡介伦也沉默了。空调系统所吹送出来的新鲜空气，在他们两人之间，缓缓地绕着。

此刻的他们，已经从永远失去杨的冲击当中，完成精神上的重建了。但是，就算春天来临了，冬天的记忆依旧还是会留存。而他们那无畏而耿直的精神色彩，也因为曾经受到冰河侵蚀而留下了痕迹。

自从宇宙历七九六年的年底，杨威利就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以来，一直到他过世为止，总共历经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虽然在一段期间当中，曾经因为短暂的放弃而有所中断，但是和现在比较起来，几乎要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那一段时间中，曾经是那么样地充满了活力与整体感，处处都充满了光与热。年轻的一代，或许都相信那样的日子将永远一直地持续下去，而较为年长的，像是卡介伦或先寇布等人，几乎都还不到四十岁，他们也不认为过去那一段“庆典的季节”会这么样快地结束了。

像是痛恶沉默似地，卡介伦开口了。

“尤里安对于先人没有任何的嫉妒心，这是身为一个后继者很难得具备的一种资质。希望他能够一直这样继续成长下去。”

先寇布一面对卡介伦的话点头表示赞同，一面重新将黑扁帽戴回头上。

“借用一下杨威利说话的语气，应该是这样子吧。以后历史会怎么说呢？尤里安·敏兹是杨威利的弟子，或者说杨威利是尤里安·敏兹的老师，总之，还不晓得会是怎么的一个说法。”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些人，全体的人都一样，是一群死到临头还不放弃的人。先寇布中将您的意见呢？”

“可惜我提不出反对意见哪！”

先寇布笑了笑，然后扬起一只打个招呼之后，便离开了卡介伦的办公室。因为他还有责任要训练这些残留在要塞上的人，如果在量的方面处于少数的兵力还未能达到精锐的话，这些士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卡介伦也再度开始自己的工作，他的责任就是要负责喂饱这些少数的人。

【Ⅳ】

尽管早期帝国军应该不会发动攻击，但是却不能疏于准备，随时要能够以军事力量对应对方的攻击。尤里安自然不消说，另外梅尔卡兹、亚典波罗、波布兰等人，也都全部埋首于编制、补给、人事、设施管理等各项作业，每天过着极为忙碌的生活。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也变得勤勉起来了，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使命感所致，另外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想藉着忙碌，好使自己能够远离杨过切的那一段记忆。

“杨提督生前的时候，忙着准备庆典，现在他死了，得要费力气来收拾遗留下来的难题。”

达斯提·亚典波罗回想着过去，说出了这几句话，不过有一天，他从司令官中走出来，将正在检查港湾设施的尤里安找了回去。他的表情非常僵硬，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他。

“您怎么了？亚典波罗中将，您也有感到害怕的事情吗？”

亚典波罗默默地将脸转向萤幕，尤里安的视线也随着往萤幕的方向望去，然后就被吸引在那上面无法离开了。他的理性打从心里面想要去否定他的视觉所传送过来的情报。这萤幕上所显示的，真的是帝国所作的人事安排吗？

在那萤幕上面，所出现的是一个非常眼熟的笑脸。一个曾经迷惑了几十亿同盟市民、有权有势者以及支持者的笑脸。

“优布·特留尼西特……”

尤里安的嘴里，吐出了自由行星同盟前任元首的姓名。他此时的声音，不仅仅像是低语时的声音，更像是肺部机能急速降低、连呼吸都有困难样子。新领土总督府高等参事官优布·特留尼西特，这句话就像是刚睡醒的噩梦，竟然变成了事实。

“皇帝的人事安排的确出人意料之外，不过这名男子才真叫人吃惊。不知道他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想的，就算只有在表面上，也真亏他竟然还能够那样笑出来。特留尼西特这个混帐，比我们所想像的还要更像是一个怪物啊！”

亚典波罗这几句感言，正好刺激了尤里安脑子里的记忆细胞。杨威利生前，非常讨厌特留尼西特那种愚弄众人的政客面目，不过，另一方面，也对他在其他方面的阴险作为，感到极为可怕甚至还有些恐怖感。

菲列特利加一直在旁边沉默地凝视着画面，尤里安试着询问她的看法。

“在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杨夫人您还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情吗？”

“不，实在是很难平静下来。不过，不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也不行呀！究竟这人事安排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事实上的确也如菲列特利加所说，如果这是一道不为任何人所期望的人事安排，照理讲，应该是不可能会发布出来的，既然发布了，那么这究竟是任命的人还是被任命的人的期望呢？究竟是谁、到底有什么目的，使得这道人事命令能够成立呢？如果这单纯只是特留尼西特厚颜无耻的权力欲望，那么尤里安就觉得安心多了，但是看一个问题不能仅看它的表面，就像看植物是否健康，不能光看开出来的花朵，因为真正有问题的，是在于它的根部，还有种植的土壤。不过，到目前为止，尤里安还不具备可以看穿其底细的能力，主要是因为所汇集的情报太少了。根据不充分的情报，然后引导出较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种愚蠢行为是杨特别加以警惕避免的。尤里安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杨的后继者，哪怕是只有在态度上，也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杨的去世，将尤里安对于未来的愿望作了些许微妙的修正。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对任何人说出来。尤里安打算在这一切全部结

束之后，从政战两方面退隐，然后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分，为这个时代作见证。

但是，在这之前，尤里安必须要先完成两件事。其一、与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也就是莱因哈特皇帝对抗，将民主共和政治的种子，散布于历史的土壤当中。这不仅是尤里安的理想，同时也是杨威利的遗志。

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为杨报仇。

尤里安一面责备自己没有拯救杨威利，另一方面，他也绝不会那些计划谋杀杨的歹徒。

不管杨是因为战斗也好，或者是因为阴谋也好，而死于莱因哈特皇帝手中的话，那么尤里安唯一所能够选择的路，就只剩下憎恶莱因哈特并且将他打倒而已。由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如果无法经由战斗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就只能抑赖那应该要避而不用的恐怖行动了。尽管这样的选择，可能违背了杨生前的意志，但是尤里安势必无法放弃这条路。

所以杨实际上是为地球教徒所杀的这个事实，使得尤里安得以从对莱因哈特那种无益的憎恨当中被释放出来。而这个事实，对于后世历史的展开，也有着不少的影响。

【V】

优布·特留尼西特接受了皇帝亲自下达的人事命令之后，即前往行星海尼森，就任“新领土总督府高等事务官”的事务，当时是新帝国历零零二年的八月十日。

从周边的关系者所知道的，一直到去年为止，特留尼西特曾经是“新领土”主权的代表人。但是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的名字，已经从现实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过去曾经以武力千辛万苦想要使这个国家免于瓦解命运的两闰名将，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以及杨威利元帅，都已经逝去。但是特留尼西特却出现在总督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的面前。

“这种使祖国枯委而死的寄生木，究竟还有什么面目到这里来呢？”

尽管心里面这么想，罗严塔尔并没有将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但是他的金银妖瞳却闪烁着冷淡的光芒，他的视线像一把利刃似的，正横切过特留尼西特的脸。

罗严塔尔和特留尼西特，这次并不是初次见面。去年帝国军急袭海尼森行星，强迫同盟政府签下“城下之盟”的时候，便是由三位帝国军最高干部：渥佛根·米达麦亚、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以及罗严塔尔接受特留尼西特投降的。他们三人彼此之间的性格、思考都各不相同，但是对特留尼西特的行为感觉到丑陋而非高尚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不要说是赞赏，就连去认同都很困难。这一回，特留尼西特极度厚颜无耻地顶着帝国高官的头衔，回到他的祖国，罗严塔尔心底那块嫌恶的画布，好像被一只粗大的画笔又加上了一道。

特留尼西特的致辞极为冗长，但是罗严塔尔的精神连一点都没有感应到。他的致辞最后是这样结束的：“罗严塔尔元帅不但是银河帝国第一重臣，而且还是声望最高的名将。当然没有必要用到像我这般智慧贫瘠的人，但倘若有朝一日能为阁下略效绵薄之力，实为光荣之至。”

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原有的偏见，已经使得罗严塔尔原本锐利的头脑有些模糊不清了。就在这位金银妖瞳的总督，几乎要在特留尼西特这番极为巧言令色的言词当中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立即察觉到危险的阴影。至少，罗严塔尔本身是这么想的。

此时的嫌恶感，发生了生理化学反应，已经转变成杀意，不过罗严塔尔还能够控制这种情绪，或许是因为强烈的情感，碰触到理性的界限，反而产生了抑制反应。

这位金银妖瞳的名将，过去曾经因为对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大声叱喝，而招致了朗古对于自己的憎恨。当时是因为没有将朗古的存在看成一个威胁，还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感到他最亲密的朋友米达麦亚元帅受到侮辱，所以将单纯的怒气一股脑儿地全发动了。罗严塔尔为了他亲密的朋友，就算有再大的危险，他也公冒险冲过来，而米达麦亚也同样是如此地在对待他亲密的朋友。

但是这一回就不是这样了，罗严塔尔感受到他有必要对自我加以武装，面对阿谀奉承而且愈说愈起劲的特留尼西特，他以一种纯粹形式上的礼仪去应对，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让他退下去了。

此后不久，他将辅佐军事的查阅总监贝根格伦上将，传唤到他的面前，并且指示：“监视特留尼西特，照我想，那家伙一定又在策划着什么阴谋。”

贝根格伦稍稍地皱起眉毛。他当然不是想违背上司的指示，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对特留尼西特这种人太在意。

“这一点我也知道，不过，你试着改变一下观点然后想想看，杨威利尚且死于非命，何以那个特留尼西特能够健康地活着？”

贝根格伦接受了上司这种辛辣的见解，不过他那看起来极为认真的脸上，却浮现出担心的表情。

“元帅、总督阁下，卑职知道这或许是无用之言，但希望能事先唤起阁下您的注意。”

“说说看，自从你成为我的辅佐人员以来，我不记得你曾经让我听过任何无用之言。”

查阅总监对上司的信赖一鞠躬表示感谢之后，即热心地进言道：“特留尼西特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和阁下您相提并论。阁下乃罗严克拉姆王朝之重臣，支撑帝国之躯，无论如何，恳请阁下务必多多保重自己。”

罗严塔尔的眼里，充满了黑与蓝的笑意，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

“就是因为想保重自己，所以才要你去监视特留尼西特呀！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忠告。”

“原来就一直极为明敏的皇帝，为何会信任特留尼西特这种人，这是卑职唯一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皇帝这种作法，或许有像卑职这种人，再怎么想也不会懂的考虑吧……”

“也许不见得是这样吧？”罗严塔尔心想。莱因哈特皇帝所知道的只是因为有特留尼西特这一号人物的存在，使得他精神上的沃野被水给弄脏了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将这一号人物从现实给除名，但是无论如何，总不能够以厌恶为理由就将人杀掉吧。对罗严塔尔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形。

此时罗严塔尔的脑海中，描绘出的不是皇帝而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那张白里泛青、而且犀利异常的脸。那一个为了帝国与皇

帝，一直企图想要将所有的障碍物给除去的男子，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着要如何让罗严塔尔把特留尼西特给除去，然后再以此为借口，将罗严塔尔加以处决呢?

“不管再怎么说，特留尼西特这家伙到底也是拿皇帝敕令来就任的，就算他有罪，我也不能自己作主就把他处决掉，眼前绝对不可怠忽监视，我想时间应该不需要太久，但总之先这么做就是了。”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罗严塔尔就让他的心腹查阅总监退下了。整人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位同时也以相貌俊美闻名的青年元帅，搔了搔他那暗褐色的头发，陷入一片沉默之中，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似地。

后世有许多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候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堪称“宇宙第二的实力者”。帝国中央的兵权，此时划分为二，分别由奥贝斯坦以及米达麦亚两位元帅掌握。而罗严塔尔的军事独裁权力，虽然仅限定在“新领土”内，但是在多位帝国的重臣当中，却是最强且最大的。和他们比起来，奥贝斯坦并没有掌握实战部队，而米达麦亚则因为靠近权力中央，凡事都得要请示皇帝。拥有这么强大的权限与实力，应该要以哪个目标为志向呢，现在这个时候，甚至罗严塔尔自己也不明白。

# 第二章 夏末的蔷薇

【I】

“历史上最强大的征服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已经选定行星费沙作为新王朝的首都，但是他本人却还一直以饭店作为他的住处。

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八月，莱因哈特二十四岁，从他继承了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名号以来，已经过了四年又七个月了，从他加冕的那时候算起的话，到现在也已经一年多。在这段期间，莱因哈特几乎每天都埋首在征战和经略当中，直到现在为止，他仍是一位“尚未安定下来的当权者”。

莱因哈特所居住的饭店，是从前他还没有加冕的时候，当作“诸神的黄昏”作战总司令部的那一栋建筑物。自从成为帝国大本营的所在地之后，内部曾经有过几次的改装整修，但是它的整体外观再怎么看，仍只是一栋称不上一流的饭店。

莱因哈特非常讨厌多余的警备，而喜欢身边能够维持简单朴素的状态，因为如此，他的臣子想尽办法在皇帝那苍冰色的眼眸所看不到的地方，设置警卫兵，时时刻刻留意着这位金发霸主的安全。记得在一年前，皇帝刚登基不久的时候，曾经遭受邱梅尔家族年轻男爵的企图暗杀。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无论当时的气温是热或冷，亲卫队长金塔·奇斯里准将，就会感觉到自已的汗腺全部充满了冷汗。

此外，在今年六月时，堪称银河帝国最强且值得敬畏的敌手杨威利，在即将与皇帝进行会面的前夕，竟成了恐怖行动下的牺牲者。这个巨大的冲击，甚至让帝国的机要部门都为之动摇。当全帝国最大的公敌杨过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当然也有人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但是以皇帝莱因哈特为首，包括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等多位军部的高级将领，都对敌手的过世表达哀悼之意，而奇斯里也在那个时候深切地感受到，必须要再多加留意皇帝身边的安全。

皇帝的办公室在三楼的西翼部分，而起居则在十四楼的一间套房里面。皇帝平常往来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大多使用电梯，但是偶尔也会随兴之所至，用楼梯上下，所以他便派亲卫队员在楼梯和楼梯中间休息的平台上守护着。

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原本是负责兴建皇帝的居住城堡，暂名为“狮子之泉”的最高负责人，但是因为他后来遭到暗杀，所以整个工程便仪停留在设计以及选定地点的阶段。而这也是因为莱因哈特本身从来就没有想要兴建一座皇城的缘故。莱因哈特与高登巴姆王朝开国始祖鲁道夫大帝全然不同，像是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来张显象征皇帝的权威与势力这种事情，他一点都不关心。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新任的工部尚书古尔克就曾经试着要求皇帝能够改变他的作风。

“如果皇帝陛下您过着如此俭仆的生活，那么作臣下的人，自然也不能过太过富裕的生活。恭请陛下再予以考虑。”

“说得也是，我倒没想到这一点。我知道了，让我想一想吧。”

除了政治与战争以外，对于其他的事情，常会显得生疏的莱因哈特，此时顺从地接受了臣下的忠告，在他考虑后的结果，遂将大本营搬到前费沙自治政府作为招待宾客之用的迎宾馆，并指示在九月一日以前完成迁移。而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等多位帝国重臣，也分别在费沙修筑、或是购买、或是征借宅邸。玛林道夫伯爵与女儿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一起住进了前费沙代表总督博尔德克的旧宅子。而米达麦亚被分配到的官舍，原本是费沙一些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退隐以后所使用的大宅邸，共有三十个房间。但是这栋大宅邸的华美与雄伟，与米达麦亚的个性不合，所以后来他仅仅征借了距离大本营走路约十分钟路程，一栋非常平凡的二楼房子。

※※※

八月二十二日，银河帝国最高勇将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来到费沙第二宇宙港，身边没有带任何一名副官或随从，正等着迎接从远方来的人。当这名有着蜂蜜色头发和青年军官，一找到那名有着奶油色头发、眼眸像是紫萝兰一般的女子时，他立即张开了双手向她迎去。

“艾芳！”

“渥佛！你还好吗？”

这一次的相见，对米达麦亚夫妇来说，已经相隔了大约一年。银河帝国军现存的三名元帅当中，有一人正拥着妻子亲吻良久。

“不太好呀！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艾芳做的菜了，味觉的水准退了好多！”

“相对地，拍马屁的水准倒进步了许多呢！”

两人于是肩并肩地走出了宇宙港的闸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不过是一对校官或是尉官级的年轻夫妇罢了。

走在路上的行人见到他们的时候，有的经过他们身旁了又回过头来，有的在路上停住脚步，纷纷投以惊愕的眼光。渥佛根·米达麦亚，一位支配着大部分宇宙——以人体来比喻的话，除了几根毛发之外，等于支配了整个人——的大帝国重臣，而艾芳瑟琳则是帝国重臣的贵夫人，但是从他们的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如果是在高登巴姆王朝时代的话，一个元帅光是侍从就足以组成一个分队了，而且一定用刺耳的喇叭与警棍驱散群众，乘着高级大轿车四处环游吧。但是米达麦亚夫妇，却坐进了极为平常、随时可见的无人计程车离去。之后，米达麦亚夫人即前往拜见并问候皇帝。

莱因哈特皇帝现年二十四岁，米达麦亚结婚的时候，也同样是这个年龄，但是皇帝现在身边却一点桃色传闻都没有，更别说是结婚了。诸位重臣以及皇帝身边的亲信，不由得为此感到有些伤脑筋。

如果莱因哈特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样，是个性好女色的人的话，或许是也是一件让重臣们担忧的事情。米达麦亚的看法是，如果可能的话，皇帝最好能够按一般中庸或者平凡的世俗观念，和平常人一样拥有家族以及子嗣。当然，以莱因哈特个人而言，不管选择终生独身也好，或者选择清修戒欲也好，都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一旦他身为一个专制国家的专制君主，那么就一定得要完成两个责任与义务，也就是统治国家以及血统的传承。以前者来说，莱因哈特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批评的余地，但是对于后者，他毫无疑问地是个落第生了。有一个不知究竟是真是假的传闻，据说宫内省曾经设想非常周到，不断地将美女送到皇帝的寝室内，但是却被莱因哈特郑重地一一拒于门外。

莱因哈特在大本营的会客厅，迎接了米达麦亚夫妇二人。前一天晚上，莱因哈特又再度发烧了，但是随着朝阳的出现，体温又恢复正常，他仍然从一早开始就专注于政务上。

“米达麦亚夫人，千里迢迢地到这里来，真是辛苦你了。你的丈夫对朕来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战友。能有你丈夫这样的人在朕的麾下，真是朕的福气。”

“惶恐之至，陛下，能够在陛下您的麾下尽力，才是外子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皇帝的贴身侍者，名叫艾尔密·齐列的少年，将咖啡牛奶送到三个人的面前，顿时香气四溢，谈话的内容也从最初的生涩，快速地增加了新和力。尽管莱因哈特本来就不是一个聊天高手，但是却很高兴地享受着与米达麦亚夫妇共同谈话的这段时间，从他们两人认识到两人结婚的种种经过，都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时候，米达麦亚元帅带去的是什么花呢？”

“哎呀，说到这个，真的好愧惭呀——”

米达麦亚苦笑地说道。现在他已经明白黄色蔷薇的花语，那种花根本不是用来求婚的哪！

这番谈笑并没有占用太长的时间，米达麦亚便从大本营告退了，皇帝亲自送客送到门口。元帅夫妇两人走出大门之后，便一起肩并肩步行到他们的新居。结束这一次破例拜访之后，米达麦亚低声地说：“如果陛下有意思的话，陛下周围的花园也都是相同的东西哪，真是太可惜了！”

“你是指玛林道夫伯爵的千金吗？”

“也不仅限于她一个人，但如果我有那个权限的话，那么我还是想向皇帝进言，迎娶伯爵小姐为皇妃。”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千金，是一个富有见识以及知性的活力的女子，如果能够有她在身边，应该也是皇帝所期望的事情。而且她又非常美丽，和莱因哈特并列在一起也毫不逊色。还有其他女子具备如此条件来成为皇妃的吗？

但是，据米达麦亚平日的观察，皇帝对于伯爵小姐的智力给予极正面的评价和敬意，但是对于她的美貌，则好像没有任何一点感动的样子。不过莱因哈特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俊美，总觉得这是天生的属性，也是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对他来说，矜持与自负的泉源是智勇与节操，而不是外貌。当然如果他是一个陶醉于自己俊美外表的年轻

人，那么米达麦亚也好，罗严塔尔也好还有其他的勇将和士兵们，怎样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以及人类的未来委托给他吧。但是，总感觉意识自己是普通平凡的心情，的确是皇帝的欠缺的……

米达麦亚摇了摇头，他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如果还要再去烦恼政治，甚且是皇帝私生活的话，那可真是无穷无尽的。

于是他动了动视线，并且在年轻脸庞上绽放出愉悦的笑意，向妻子指出一栋屋舍，那就是他们的新家，此时正静悄悄伫立在午后的阳光中。

此时正值夏末的季节。由杨威利骤然去世的冲击而揭开序幕的这年夏天，好像是某个看不见的东西，悄悄地经过人们的胸口，留下一个时代就此曲终谢幕的感觉，在一抹寂寥中消逝了。

【Ⅱ】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应该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专制者，或者是专制的革命家，他几乎废除了所有高登巴姆王朝的恶劣惯例与不良传统，但是唯独除了一件事之外，是他所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就是皇帝始终是刺客下手的目标的这个传统。”

后世历史学家所记述的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雨一直下到午后接近傍晚时才停止，云已经往地平线撤走，天空正快速地恢复晴朗，大气经过雨水清洗之后，一颗一颗的粒子在夕阳的反射之下，将人们的视线染成一片清澄透明的红色。

莱因哈特在这一天里面，最后一个要参加的正式场合，就是阵亡将士墓地的新建峻工典礼。仪式结束后，莱因哈特接受了几个遗族的行礼，然后由三万名士兵所排列而成的队伍之间，优雅地走了出去。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充满着狂热与韵律性的呼声，好像波浪似地，在他的左右形成一道音墙。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皇帝万岁”的呼声，只不过是由贵族所主导的一个惯例，但是现在的呼声，却是士兵内心忠诚的具体表现。

“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哪，真是太好了！”

安心的情绪好像一把火炬似地，在金塔·奇斯里准将那黄玉色眼眸的眼角点燃了起来。这位忠实且勇敢的亲卫队长，由于自己无法对莱因哈特的健康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有所贡献，感到非常地惋惜。而不应该会如此无能的御医团，竟然对皇帝最近经常发烧的症状感到束手无策，真是太让人感到气愤了，研读医学而且还支领高薪，到头来却一点用也没有。

不过，一旦离开了病床，莱因哈特还是和往常一样，青春的气息和活力好像结晶了似地俊美，而体力与韵律性也给人丝毫未损的印象。从外表上看起来，皇帝一点都没有因病而衰弱的样子。

这个时候与皇帝随行的人有：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帝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费沙方面军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大本营幕僚总监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中将、皇帝首席副官修特莱中将、皇帝次席副官流肯少校、以及贴身侍者艾尔密·冯·齐列等人，合计共有二十四名。如果有人仔细加以观察的话，大概还可以发现随行的人当中有二名御医。他们虽然也穿上了军服，但是看起来就明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瓦列一级上将以及艾杰纳一级上将，这五位为了完成在费沙回廊的两端建设防卫新帝都的军事据点的计划，预定离开费沙两个礼拜，前往当地视察。所以此时随行在莱因哈特身边的，只有费沙帝国军部中枢的人员。正因为如此，警备所负的责任更是重大。事实上，也不仅限于这一次，亲卫队的干部军官们，经常因为庞大的精神压力，而与胃痛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副队长尤肯斯上校，虽然饭量小，但是却不曾有过任何一次的胃痛经验，因此获得了“铁胃”的外号。

最行察觉有异样的，便是这个“铁胃”。他之所以能够察觉状况有变，根据他后来的说法是——其他的人都在看皇帝，而他则是在注意那些凝视皇帝的人。

当上校对他报告情况可疑的时候，奇斯里的瞳孔立即停留在一名男子的身上。那是一名身穿军服、乔装成士兵、年约三十过半的男子。但是他的行动举止，却没有集团成员所该表现出来的秩序。奇斯里快速且明确地下达不小心警戒的指示。

暗杀者在行动的哲学上，与“铁胃”是处在完全相反的那一端，他将自己的憎恶与杀意经由视线，全部投注到莱因哈特的身上，根本没有见到其他的人。

就在皇帝身边的三公尺前，暗杀未遂的犯人被逮捕了，从他身上发现了陶制的氰酸瓦斯喷剂、以及涂了尼古丁毒剂的竹刀。但是这一出暗杀未遂的真正好戏，是在犯人被逮捕以后才上演的。当犯人的双手被铐上双重电磁石手铐、两边腋下由士兵挟持着，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的犯人，对着一直冷淡地注视着这一幕的莱因哈特，发出了惨烈的叫骂声。

“金发小子！”

这句叫骂声，在莱因哈特还没有登上帝位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他耳熟能详了。当然，这一句话罗严克拉姆王朝则构成了大不敬的重罪，不过这名犯人既然已经犯下了弑君未遂的大罪，这一句大不敬的叫骂，只不过是在一个大水池里再添了一滴水罢了。

正当他张开嘴巴要再度叫骂的时候，奇斯里一挥手，甩了他一个大耳光。这一击毫不留情，罪犯整个人都摇晃起来，几乎让人感觉犯人的颈椎就要被打断了。

“你这个家伙，就是那企图要破坏秩序的地球教信徒吗？”

“我不是什么地球教信徒！”

那男子呻吟着，鲜血和憎恨从他破裂的嘴唇流出来。他集中眼光注视着年轻俊美的皇帝，好像想用瞪视烧死他似地。

“你难道忘了威斯塔朗特？三年前发生的那个惨剧，你已经忘了吗？”

从男子口中说出的这个名词，就像由一只弓上射出的无形的箭，从莱因哈特的耳朵，贯穿到他的心脏。

“威斯塔朗特……”

随着莱因哈特低语的那一瞬间，原本灿烂闪烁的生气，已从皇帝俊美的脸庞被夺去了。相反地这名暗杀者回复了生气，开始对皇帝加以谴责。

“你算什么皇帝？明君？你的权力不就是建立在流血和欺瞒之上吗？我的妻子就在威斯塔朗特上，因为布朗胥百克公爵还有你的关

系，活活地被烧死了。”

奇斯里的手已经高举到头顶上了，但是这一回在空中停顿了起来，好像等着决断或是命令似地，注视着皇帝，但是这位金发的霸主，面对这么激烈的谴责，竟然只是茫然地站着。

“哼，你杀了我吧，就像你和布朗胥百克公爵共同谋杀二百万无辜民众那样地杀了我吧。那些根本无害于你的小孩、婴儿，却在一场热核子武器的浩劫当中，活生生地被烧死，你也像像那样烧死我吧！”

面对这名男子发生生命的怒吼，莱因哈特一点也没有打算回答的样子。他那刚刚退烧的脸颊整个发青，苍冰色的眼眸看起来好像扩散开来了似地，艾密尔靠到皇帝的身边，以便支撑他修长的身体。

“活着的人，或许会被你华丽的外表所迷惑，而忘记了威斯塔朗特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死者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为了什么活活地被烧死！”

艾密尔的手，感觉到皇帝的身体正微微地颤抖着。同时他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冷静地足以将对方的怒吼冰冻起来。

发出声音的人，就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他好像要保护皇帝免受这场谴责暴风伤害似地，叉开两条腿站在暗杀者的面前说明真相。

“你憎恨皇帝根本就是错误的，向皇帝进言，请皇帝不要干涉威斯塔朗特的热核子攻击的人就是我。所以你应该要下手的对象，不该是皇帝而是我。要杀我的话，妨碍你的人少，说不定你现在已经暗杀成功了！”

这名男子一面喘息一面挣扎着，但是仅吐出两个字。在这道无形的冰墙之前，原有的愤怒与憎恶，已经失去了发泄的方向，看起来已经化成了一道乱流。

“威斯塔朗特的虐杀事件，使得布朗胥百克公爵的人望尽失、人心背离，而门阀贵族联合也就此从内部瓦解，所以最后内乱至少早了三个月平定下来。”

军务尚书所说的话，仿佛要为原本已经冻结的空气，再添加一些冷气似地。他那著名的义眼，此时正发出淡淡的光芒，照射着四周。

“如果内乱再延长三个月，那么后续再增加死亡的人数，绝对不下于一千万吧！而这个假设的死亡人数，还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先揭发以布朗胥百克公爵为代表贵族联合军的真面目。”

“你们这些掌权者，永远都是这样！永远说你们是为了拯救多数人，所以才不得已牺牲少数人，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使你们的行为正当化的借口。有哪一次是你们自己本身或是你们自己的亲兄弟，也被包含在被牺牲的少数人当中呢？”

满怀愤怒的男子，将他的脚踏平地面，用鞋跟使劲地蹂躏着地面。

“莱因哈特杀人！金发小子！你宝座的底下就是一片血海，你的皇位就是浮在这一片血海上面，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要记得。布朗胥百克已经用败北和死亡替他自己赎罪了，而你呢？你虽然还活着，但是总有一天你也得为你的所作所为赎罪。宇宙里面还有许多手臂比我长的人啊，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发现现在就让我杀子还比较幸福一些！”

“带到宪兵司令部去！待会儿我要亲自审问。现在立刻把他带走！”

克斯拉一级上将发出命令，将这一道仿佛会无限延续下去的谴责狂流给截断了。这名弑君未遂犯在人数足可构成三个分队的宪兵包围下，被强行拖走了。之后，在一片天色愈来愈暗的薄暮中，只留下皇帝一行还伫立着。艾密尔感觉到皇帝白晰的手，正放在自己的头上，但少年心中感到非常可惜，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而已，皇帝的眼眸并没有看着少年。

“克斯拉，那人的行为，依据法律会如何裁决呢？”

“罪句是弑杀皇帝，虽然未遂，但是仍处唯一死刑。”

“这是高登巴姆王朝的法律吧？”

“诚如陛下所言，但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法律尚未有这方面的规范，只得依据旧法……”

克斯拉看出这位年轻英明的君主，表情有种罕见的微粒存在，所以就不再说下去。但军务尚书那显得过于沉着的声音却取代了克斯拉的声音继续说着。

“如果陛下您是想要挽救他的声誉，那么就应该将他处以死刑。请您下令立刻予以枪毙。”

“不行，不许处死！”

“如果陛下想要救他的命，只怕他本身也会拒绝吧。这么一来，皇室的权威将受到双重的伤害。”

这一番话好像冷酷且不容反驳地指责对方，莱因哈特这时反常地露出困惑的神情注视着克斯拉。但是宪兵总监所提出来的回答，仍不是莱因哈特所想要的。

“陛下，关于这一件事，臣下所持意见与军务尚书一致。或许处决罪句可以不称为死刑，可赐予他名誉的自杀权利，不知陛下您认为如何？”

“不、不要。”

豪奢的金黄色头发，随着头部的动作，一起摇晃了起来。但是此时他所撒落的，不是惯有的华丽、而是忧愁的花粉。

“绝对不得再杀害威斯塔朗特上的任何人。明白吗？不得杀他，如何处置以后再决定，所以……”

莱因哈特语尾的含意并不甚明了，充分证明了这位年轻征服者的心中无法作出决断。他转过身子，朝着他的专用座车走去。克斯拉目送着他的背影，心中不禁吃了一惊，怎么可能？这样绚烂夺目的皇帝，怎么可能会丧气地垂着肩膀呢……

【Ⅲ】

一个赤红色的半球，从威斯塔朗特行星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之后，便急遽膨胀、变化成怪异的蘑菇型云层。由这个云层所散发出来的热流，随即化成秒速七十公尺的高热暴风，灼伤了行星的表面。二百万名男女老少，在这一瞬间活生生地被火化了。那是在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也就是距今三年前。下令发动这场虐杀行动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但是为了利用对方的暴行，来达到政略宣传目的，而袖手旁观的莱因哈特本身。由于这次的决定，使得莱因哈特与他独一无二的好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之间，过去一直共有的精神水平，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当吉尔菲艾斯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不禁为金发友人感到悲哀。

“大门阀贵族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莱因哈特大人却没有做您应该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您要做这种贬低自己身价的事情吗？”

在“大本营”第十四楼套房，莱因哈特白晰的手正抓起一瓶四一零年的红酒，斜斜地往透明的水晶杯里面倒。此时支配着他的手的，仿佛是他的情感而不是理智，酒从杯子里溢了出来，将白绢的桌巾染成不祥的颜色。酒精已经支配了他一半的神智，他那苍冰色的眼眸，正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桌面。尽管他现在神情恍惚，但仍难掩他俊美的脸庞。只是和他过去叱吒风云、率领大军、穿梭在星海之间，征服各地的英姿比较起来，他原有的魅力已经受到相当大的折损了。

酒的颜色令人联想到血。这是一个很平庸的联想，但是对于莱因哈特来说，这个联想更和一件令他伤心的往事连结在一起，此时他仿佛又看到那被鲜血濡湿了的火红头发，由于对威斯塔朗特事件抱持着不同的意见，招致了莱因哈特疏远，但仍不顾自身危险，以自己的性命守护他的密友红发青年。当他濒临死亡的时候，他连一句不平或抗议的话都没有说，他所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

“莱因哈特大人，请您一定要将宇宙掌握在您手中。”

这句话是用珍贵的鲜血所写下来的誓言。莱因哈特一直在遵守着这个誓言，他先是消灭了高登巴姆王朝，然后消灭费沙自治领，最后又消灭了自由行星同盟，然后使他自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霸主，他已经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约定。但是——但是，莱因哈特现在被迫要去面对他过去的罪孽。极尽光荣的最后，获得最高权力的最后，他所获得的竟然是无法随光荫磨灭的罪人枷锁，是那些被活活烧死幼儿的哀号声，原以为自己已经忘却了，但是就如同那个暗杀者所宣告的，死者绝对不会忘记那些他人所施回在他们身上的暴虐。

此时有人怀着一颗关怀的心进到室内，将酒精形成的雾气驱散了。莱因哈特抬起了他阴暗的眼眸，在室内各处游移之后，固定在某一处，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暗色调的金发。那一头金发的所有人是伯爵小姐，她是受正站在门外鸣咽的艾密尔·齐列的请托而进来的。莱因哈特发出一个失意的笑声。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是你吗……”

已经丧失了绚烂华丽的声音，从那已经冰结起来的空气表面滑过。

“那人说的没有错，朕不但杀了人，而且还是一个卑鄙怯懦的人！”

“陛下……”

“如果朕去制止的话，那么那场屠杀就可以被阻止，可是我却没有那样做。愚蠢恶劣的布朗胥百克公爵自己犯下了罪孽，而我却利用他的罪孽，自己独占了利益。我明白，我是一个彻底的卑劣者，我不配拥有皇帝的地位，而且也不值得让士兵们为我欢呼。”

希尔德并没有回答。她所体会到的无力感觉与苦涩的程度并不亚于莱因哈特。她只是静静地掏出手帕，擦拭着被染成血色的桌巾以及皇帝和手和衣袖。而莱因哈特也停止了让他心中的自我谴责再继续宣泄出来，他紧闭着他端丽的嘴唇，但是希尔德仍然能够听见皇帝精神上的伤口在吱吱作声。

虽然自己是自愿进到室内来的，但是要安慰皇帝的伤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像“充其量面多也只是死了二百万人而已”的这种论调，绝对是用不得的，这种论调正是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式的力学理论。莱因哈特的人生，正是以否定这种思想为出发点。一旦将自己的罪责加以正当化，那么就会使自己从迈向自我神格化的陡坡上滚落下来，沦为鲁道夫第二。

莱因哈特是如此，已经成为过去的杨威利也是如此，希尔德既非全能也非万能，她没有把握应该要用什么药，来治疗皇帝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但是被酒精濡湿的手、袖子、桌巾都已经擦拭好了，现在的她得要继续下一个动作。她于是一面犹豫着一面开口说道：

“陛下，就算你曾经犯错，不过我认为您已经得到惩罚了。而且您在得到惩罚之后，确实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做了相当大的改革。有犯错，但也得到惩罚，最后留下了成果。请您绝对不要因此而贬谪自己，因为民众确实因为您的改革而获救了。”

莱因哈特清楚地了解到希尔德所说的惩罚，其实是指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他的眼眸仍然显得阴郁，但酒精成分所形成的瘴气已经迅速地褪去了。他的眼眸里面，接着出现了伯爵小姐折好了手帕，鞠躬之后，正打算要退出房间的身影。年轻的皇帝着急地从椅子上稍微站起来，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这么说。

“伯爵小姐。”

“是，陛下。”

“希望你不要走，在这里留下来。”

希尔德没有立刻回答。她情绪自己的听觉是不是有问题，这样的疑惑像潮水似地逐渐上涌到她的胸口，并且超越她心脏位置的时候，她知道了，她知道年轻的皇帝和他本身已经踏进了某个固定的角落。

“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自己一个独处，拜托你，不要留下朕一个人。”

“……是的，陛下，遵照您的指示。”

希尔德此时无法判断自己这样的回答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她只知道这样的回答不是选择而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对莱因哈特来说，事情又不一样。希尔德知道自己只不过是飘荡在波浪间的一根麦杆，但是她下定决心，为了眼前的这个人，她要尽可能让自己在今天晚上成为一根好麦杆。

【Ⅳ】

八月三十日。

玛林道夫伯爵家的管家汉斯·修德瓦掩不住从昨晚开始即徘徊在他心中的不安、怀疑与困惑的情绪。他所一直引以为傲的“希尔德小姐”，昨晚竟然彻夜未归。早上六点，有部地面车停在门前，那位有着暗色调金发、头发剪得短短的女孩，从车上一走下来的时候，汉斯立刻慌慌张张地迎了上去。

“希尔德小姐，您昨晚到底怎么了？”

“我回来了，汉斯，你起得真早啊！”

忠实的管家，对于伯爵小姐的反应，不得不再一次感到怀疑与不安。从希尔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汉斯就一直照顾着她，无时不为她的聪明和活泼感到赞叹，甚至极为推崇。玛林道夫家的小姐和其他家“深闺中的千金小姐”是不一样的，她从不曾胡乱地购买丝绸衣裳，或者弹弹钢琴、唆使和钢琴老师谈个恋爱，或者整天就是收集一些宫廷内外的丑闻，然后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面，像是用图钉钉住了一般。

汉斯唯一觉得可惜的，就是希尔德不是男儿身。如果小姐是男儿身的话，那么今早恐怕早就当上国务尚书或者元帅了。

当今那些大贵族的子弟中，论聪明、论秉性，甚至还没有人能及得上小姐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希尔德小姐”不仅当上了平凡男子绝不可能就任的大本营幕僚总监，而且“伯爵大人”也当上了国务尚书。玛林道夫家过去在贵族界、社交界当中，一直没没无闻，在高登巴姆王朝的时候，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朴实、平凡、徒有贵族之名的家族。但这样的一个家族，今日却成为支配宇宙权力体制的中枢。这一切都是因为希尔德小姐的功劳。但这么了不起的小姐，为何昨晚彻夜不归，而且还一副发愣的样子呢？这是汉斯的记忆里面，从未曾有过的事。

但汉斯的观察事实上并不全然正确。因为发愣的样子是希尔德故意装出来的。因为她不知怎地只觉得羞涩，无法正面迎向忠实管家的脸孔。她刻意地放轻脚步，走向二楼的卧室，淋浴一番之后，换好衣服，七点三十分便下楼走向餐厅。

此时佛朗兹·玛林道夫伯爵已经在餐桌旁就座了。如果自己此时刻意避开早餐的话，那么可能会使父亲更加担心，但是一旦入座，就一定得要面对父亲了。希尔德于是发挥自己最大的演技，向父亲打过招呼之后，便开始把早餐的食物，送自己那毫无食欲的胃里面。

忽然，父亲出声对着希尔德说：

“昨晚，是和陛下在一起是吗？希尔德？”

轻缓又温和的声音，在希尔德的脑子时引起不断的回响。希尔德看着汤匙从她的右手落下，汤盘里的汤溅到下巴的高度。

“玛林道夫伯爵除了诚实之外，没有任何的长处。今日的地位，还因为沾了女儿的光。”

希尔德从很久以前，就知道对父亲如此嘲讽的人，其实是错误的，因为玛林道夫伯爵的诚实，是有外表不华丽但内涵深厚的知性与洞察力作为底衬的。贵族社会的桎梏极为苛刻，但他并未对希尔德的才能加以限制，光就这一点，他人就应该可以看出伯爵真正价值的所在了。

“爸爸，我……”

父亲看着女儿的面容，透露着些许的寂寥，但也浮现着慈祥、理解的神情。

“嗯，我明白，我想我大概明白。所以你不说没关系，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而已。”

“对不起，爸爸。”

这句话并是因为希尔德做了什么坏事，只是她面对她所敬爱的父亲，除了“对不起”之外，再也没有办法说其他的话了。她的表达能力，仿佛突然干涸了。

此时一阵脚步声在餐厅外响起，打破了父女之间的沉默。汉斯摇晃着他巨大的身躯，急急忙忙地跑进来。

“伯爵大人！老爷！门口有客人……”

汉斯喘着气，胸腔急遽地起伏着，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向主人报告客人的身分。

“我打开门一看，皇帝陛下、皇帝陛下竟然就站在门外，他说无论如何希望能和伯爵大人与小姐见面……”

伯爵将视线转移到女儿的身上。这位被人称为智谋可抵整个舰队的武力而且貌美的幕僚总监，紧紧抓住餐巾的一角，眼睛睦盯着汤盘，身体一动也不动。

“希尔德……”

“——爸爸，我站不起来。”

“可是皇上可能有什么话想和你说哪。”

“对不起，拜托你，爸爸。”

希尔德此时所说的话，完全没有一点智慧和气魄。

伯爵一面在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似地，一面从桌旁站了起来，往大厅的方向走去。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此时正定定地站在大厅里，胸前抱着一把偌大的花束，那些是红色、白色和淡红色的大朵蔷薇，或许是这个夏天里，最后的蔷薇了。他认出迎面走来的人是伯爵家当家主人的时候，白晰秀丽的脸庞上，仿佛正映照映着淡红色的蔷薇。

“陛下……”

“啊、啊、玛林道夫伯爵。”

“承蒙陛下特地前来，臣甚感惶恐，敢问陛下您大驾光临，有何指示？”

“不，过意不去的人是我，清晨一大早就前来叨扰，真是抱歉！”

这种表达方式能够被容许，便可充分看出这位有着夺目的金发、历史上最伟大的霸主，是多么地紧张和激动。他用他那仿佛弥漫着烟雾的苍冰色眼眸看着伯爵，然后把花束硬塞给他。

“我想把这花送给伯爵小姐……”

“陛下您如此关怀，臣真是不胜惶恐。”

蔷薇花浓郁的强烈香气，在伯爵接过花束之后，笼罩住伯爵的上半身，伯爵忽然觉得有些要窒息了。

“我曾经问过米达麦亚元帅，他向他的夫人求婚的时候，就是带着美丽的花束去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

在这样模糊不清的回答当中，玛林道夫伯爵已经完全洞察到年轻皇帝来访的目的了。不过，伯爵心里面想，不至于会向米达麦亚元帅请求请教如何作为一个求婚者吧。

“所以，朕也想要这么做，不，应该是说不能不这么做，总局，朕还是让人选好花带过来了。伯爵小姐喜欢花吗？”

“我想应该不讨厌。”

莱因哈特点点头，看来他内心已经设定了一个终点，但此时仿佛正在通往终点的途中徘徊着，不久终于决定要说出来了。

“玛林道夫伯爵，朕想要迎娶您家的小姐做朕的皇妃，不知是否可以得到您对我们结婚的认可？”

玛林道夫充分体会到皇帝、或者说这名不谙世故的金发年轻人内心的诚挚。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当然不会是轻蔑的对象，但是就因为一个“曾有过什么”的夜晚之后，天一亮就跑来要求结婚，这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些不太对劲。

玛林道夫伯爵一面在心里面暗暗地想着，一面仿佛得到旁证似地，有了另外的相当。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名“天才少年”，在军事和政治两个范畴内，以极短的时间，便开拓出无与伦比的基业，但是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就非常不懂世故了。

才能严重偏颇的“天才少年”，还是激动地说道：“如果，我对伯爵小姐做了那、那样的的事，却没有负起责任的话，那么朕就和高登巴姆王朝那些个淫荡的皇帝没什么两样了。朕、朕，不想和那种家伙同流合污。”

做臣下的人或许不应该有这种反应也说不定，不过伯爵却还是忍不住要同时叹气和苦笑。每个人感觉必须要感觉必须要负责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但是莱因哈特的感觉方式，很明显是洁癖的观念远高于一切。

“陛下，您不必要觉得有任何的责任。我的女儿应该是基于她本身的意志，才与陛下您在一起。我这个女儿决不会以一个夜晚作为武器，来束缚住陛下您的一生。”

“不过……”

“今天请到此为止，恭请陛下就此回去吧。一则因情绪尚未经过整理，且惟恐对陛下有失礼之言行举止。如今无论如何，已承蒙皇上赐予过高的地位，待平息稳定之后，一定会让她前往大本营谒见陛下。”

“……”

“臣下惶恐之至，但恳请陛下将此事交付臣下，请陛下先行移驾回朝吧。”

这一段对话，并不是天才皇帝与庸才臣下之间的对话，而是未成熟的年轻人与圆熟的成人之间的交谈。

“朕明白了，就拜托贤聊——不，伯爵您了。今天一大早就来叨扰，而且提出令您无法立刻回答的要求，真是对不起。那么朕就改天再拜访吧。失礼之处，请您多多见谅。”

莱因哈特说毕，打算回头的他，却又立刻停了下来，犹豫地对着伯爵的当家主人说了一句话：“请代为向伯爵小姐问好……”

这是一句一点都不机伶的话，难道没有其他什么想说的话吗？玛林道夫伯爵揣测着年轻主君的心情想着。但伯爵的视线里面，所看到的却是莱因哈特转过身去，亲卫队长奇斯里准将将门打开，让主君走出门外之后，自己旋即跟随主君身后走了出去。

玛林道夫伯爵将偌大的花束交给汉斯之后，便走回餐厅，浑身仍然为蔷薇的香气所环绕着。面对希尔德又想要发问又想要全部委由父

亲来处理的眼神，作父亲的人于是直率地回答说：“大概和你所想的一样吧，希尔德。陛下说他想要迎娶你作为他的皇妃。”

作女儿的大吃一惊，虽然只发出小小的惊呼声，但父亲还是听见了。

“我……，这种事情，真是太谎谬了。和陛下结婚，这是不可能的呀！”

“尽管这么说，希尔德，到最后，还是会有个什么人，坐上皇妃的位置呀。”

玛林道夫嘴里面这么说，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想要煽动女儿的女性野心，毋宁说，他的想法是相反的。对于身为主君的莱因哈特，他是绝对推崇尊敬的，但是如果要作为女儿的丈夫，他的评价则又完全不同。

“西历十七世纪的时候，据说有一位叫做北方流星的小国国王。十五岁的时候即位，经常击破邻国的大军，是一位闻名的军事天才。不过一直到他三十岁过世的时候，不管是异性也好，是同性也好，终身与性无缘。”

“……”

“一个人如果具有所谓的异常才能，通常表示他可能是其他某些方面亦具有相对的缺陷。如今我见到莱因哈特陛下，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呢，如果只把他看作是一个君主的话，只要他不是完全和常人相异也就可以了。”

希尔德张开端整的嘴唇，有些唐突地说道：“皇上并不是爱我，这一点我还可以了解。皇上之所以会到家里求婚，完全是因为他的义务感与责任感呀！爸爸。”

“或许是因为这样也说不定。不过，你自己怎样想呢？希尔德。”

“我……？”

伯爵此时可以确认。女儿一贯的聪明，像是锐利的刀锋上，突然出现了缺口。

“这么说好了，你爱上爱皇上呢？包括他那些孩子气的义务感以及责任感。”

作女儿的心里想，终于被问到这个问题了。而作父亲的人心里面想的是，终于问出口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如果能够不问就最好还是不要去问的那种问题，而且一旦问出来的话，势必会成为日后永远后悔的根源。但是位于大帝国中枢地位的两名男女，结果竟然因为那名因妻子惨死，而企图要谋杀皇帝的男子的愤怒和悲伤，而被迫要作出决定性的选择。

希尔德左右摇晃着她那头暗色调的金黄头发，尝试着要从那一片迷蒙的云雾中走出来，但是并没有成功。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尊敬他，至于是不是爱他，有没有男与女之间的情爱，我没有自信。”

玛林道夫伯爵深深地吧了一口气。

“哎呀、哎呀，看起来这不只限于莱因哈特陛下哪。我这个足以自豪的女儿，有时候最好也能够重视自己的感觉胜于自己的更改思考。当然不是常常，不过有时候最好能够这样啊！用点时间了好地想一想吧！”

玛林道夫伯爵对着从昨晚以来，就一直持续混乱着的女儿，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就步出了餐厅向书房走去。书房的一角有把安乐椅，伯爵坐了下来，让自己的身子好好地窝在椅子里面之后，把自己的视线投向没有点火的暖炉。

“不过，这两个人，昨晚过的还顺利吧……”

嘴里面喃喃地念着，玛林道夫伯爵不觉得苦笑出来。他不记得他这半辈子里面，曾经有过像这样既具有严肃性又具有滑稽性，两种不同性质并存的问题。

如果只限在政治和军事范畴的话，那么整个宇宙里面，大概也找不出任何一对男女，像他们两人一样，拥有如此卓绝的才干吧。但是，远比他俩不如的平凡男女，在私生活方面，一定比他们还要成熟得多。

事实上，玛林道夫伯爵所指责的，只是莱因哈特之于他的女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缺陷，但是就与性欲无缘的这一点来说，希尔德也是同样的，她对于研究政治、分析军事这方面的兴趣，远比谈恋爱的兴趣还要高得多。社会上即有所谓性欲过剩的人，那么也一定有人是

在相反的那一端的。处在相同一极的莱因哈特与希尔德，虽不见得能够相聚甚欢，但至少也能够平淡结合吧！尽管还有许多其他外在的因素影响。

过去这三年当中，玛林道夫伯爵家的命运，一直在激烈的旋涡当中打转，如今之所以能够超越这个旋涡，全是因为希尔德的才智。这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是伯爵亲身的体认。

希尔德，你的成就超越了我这个身为父亲的，只是，我知道这说了也没用，不过如果你能够和一个更为平凡、看得近一些、野心较小的男子谈恋爱的话，那么我这一生或许可以过得更适合身份、更简单一些吧……

玛林道夫伯爵本身担任国务尚书，眼看着上班的时间已经接近了，他于是回到自己的卧室，在随从的服侍之下，一面整理自己的服装，一面想着，自己留在国务尚书这位位子上的时间，大概不长了吧。

【V】

从玛林道夫伯爵的宅邸回到大本营之后，莱因哈特进到办公室，但是却无法立即静下心来处理政务。

莱因哈特觉得可耻。因为自己身为全人类的皇帝、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竟然也暴露出自己柔弱的一面。希尔德固然有着无与伦比的聪明头脑与强韧的精神？但是再怎么说，她的年纪比莱因哈特轻，而且又是一名女子。这倒不是说莱因哈特歧视女性，而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世上全部的女性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自己竟然也还依赖着其他的女性。

正如玛林道夫伯爵所洞察到的，同时也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所担心的，莱因哈特确实是有些缺陷的地方。

“莱因哈特皇帝本身虽然俊美，而且掌握权力，但在自我约束方面却极为严格、禁欲。”

后世的这种评语，不容否定的，应该是对莱因哈特的一种误解或是过度推崇的结果。因为莱因哈特基本上不算是什么禁欲的人，而是其本身对于生理方面的欲望，虽不是完全没有但却极为淡薄。尽管他有着无与伦比的俊美面容与绝大的权力，但是直到今日为止，却未曾

有过任何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这或许是常人或者说一般的人，绝对无法理解的吧。

对于一般好色的人、或者相信“英雄本好色”这句俗语的人来说，莱因哈特可能单纯只是个异常的人。因为人们或许可以了解比自己还要有更强烈欲望的人，但是要去了解那些欲望比自己还有薄弱的人可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不过，尽管他本身清心寡欲，他却也一直约束着自己不要求滥用权力，特别是在私生活方面，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自从他继承了罗严克拉姆伯爵之后，就开始有众多的女性想要接近他。而在长中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接着又当上帝国宰相，俨然已成为实质上的独裁者之后，残存下来的贵族们，更是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妹妹或女儿送到莱因哈特的身边。也有人因为家里没有女儿，便将其他人家里貌美的少女，收为养女，然后献给莱因哈特。尽管身边群花环绕，但莱因哈特却始终未曾有过采摘的意念。甚至也有人把自己的妻子给献上来，但那种卑鄙恶劣的行径，只徒招致莱因哈特的愤怒与轻蔑而已。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莱因哈特一直未曾将自己从失去他最亲密的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冲击与后悔中完全解放出来。或许是由于吉尔菲艾斯的死，在莱因哈特的心理上造成了阴影，使得他对于自己本身的性欲产生了罪恶感，而将自己的性欲完全抑制住也说不定。

吉尔菲艾斯甚至还没有结婚就过世了。为了拯救莱因哈特的生命，竟然不惜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当时的他不过二十一岁。

——而我牺牲了吉尔菲艾斯，独自一个人活了下来，这一次竟然还想要结婚。别人能够原谅我吗？就算活着的人会原谅我，但是死去的人难道会原谅我吗？

莱因哈特感觉到自己似乎正想犯下一种近乎难以言喻的罪恶，这样的感觉深深地攫住莱因哈特。不过，如果没有对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负起昨晚的责任，那么莱因哈特就与过去那些他所憎恶、轻蔑、反抗的对象，也就是高登巴姆王朝那些淫荡的皇帝，变成同一类的人了。玛林道夫伯爵听到他这种想法的时候，不觉改变了莱因哈特原有的评价，但是年轻俊美的皇帝却没有察觉到。他这种精神作用，或者只能

够称之为迂腐不切实际吧！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所意识到的，只是要表现出他身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诚意而已。

莱因哈特撩起他前额那近乎华丽的金发，晚夏的微风吹抚着他的额头。沉浸在忧愁里面的眼眸，像是水晶杯中呈现液体化的月光，透露出淡淡的光芒，美得毫无争议，但却蕴含着不安定的纤弱。

至今为止，莱因哈特从未以这种形式，深深地体认到自己的不成熟。不管在政治或者军事方面，他一直都表现得极为贤明，度量宽宏，而且总是能够将自己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修正到完美的地步，但是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他所表现出事的却完全相反。

莱因哈特的心，只有在面对强敌的时候，才能够显得昂扬。这个事实，只有少数几个人，比莱因哈特本人还要更清楚地了解到。莱因哈特必须要有敌人，而且，那个敌人愈是强大，莱因哈特情感的灼热与理性的冷彻，愈能够同时达到极限，而能够从内在发出光辉，更能够增添莱因哈特俊美面貌的华丽。但是，现在的他，却没有强大的敌人……

※※※

大约十点过后，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带着严肃且惋惜的表情，前来向皇帝报告。那名出身于威斯塔朗特、企图要弑杀皇帝的男子，昨晚在牢里自杀身亡了。

“是你们强迫他的吗？”

由于克斯拉所带来的二度冲击，莱因哈特的声音颤抖。克斯拉明快地否定了皇帝的怀疑，因为事实上，弑杀未遂犯的自杀，克斯拉连用一根手指头去胁迫都没有，只不过，他也没有努力地去防止。克斯拉明白，纵使皇帝暂时释放了犯人，犯人除了自杀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而莱因哈特在默默无言当中，也同样察觉到整个的情势，他无法对克斯拉加以斥责，因为真正的罪过，在于缺乏决断的莱因哈特本身。莱因哈特命克斯拉秘密地但却要郑重地埋葬犯人之后，即命克斯拉退出。莱因哈特无法对那名企图要杀死他的男子，怀有任何憎恶之心，因为在莱因哈特的权力之前，那名男子是一名弱者。

像这个时候，如果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在的话，那么多少可以跟我一起商量吧，莱因哈特心里这么想道，不过就像她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所言明的，暂时，自己大概不能期望希尔德出勤了。不过莱因哈特

就算见到希尔德，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她才好呢？莱因哈特自己都无法判断。当玛林道夫伯爵谢绝自己与他的女儿见面的时候，在自己的某个无意识的角落，竟然出现了有点像是放下心来的心情。

“莱因哈特皇帝之所以重视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是因为不管于公于私方面，她都能够成为贤明的商谈对象，而且可以作出有用的进言，并不是因为性爱方面的满足。皇帝并不受性别歧视这种愚蠢偏见的约束，他不曾因为她是一名女性，而轻视她的才能。”

后世的历史学家有人如此地描述，这似乎过度称颂莱因哈特所成就的功绩与表现出来的才能，但是却无视于他个人私生活上的不成熟。

“把伟人或英雄的传记教给小孩子们，是最为愚劣的事情，因为这就好像要善良的人们，去学习异常的人，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

这是莱因哈特的敌手杨威利生前对尤里安·敏兹所说的话，莱因哈特当然不知道这些。不过如果他知道的话，或许会一反他平常的作风，以稍微面带苦涩的表情，点头同意也说不定。倒不是因为这样会带给谁麻烦，而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与大多数的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无论如何，莱因哈特的私生活方面，在这一年确实经历了极大的变动。而君主的私生活，会带给国家与历史某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专制政治。不过，在这之前，莱因哈特和他的帝国却面临了深刻而且巨大的危险。

“多灾多难的新帝国第二年”，到此为止，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前方等待着。

# 第三章 鸣动

【1】

这一年的九月一日，海尼森行星上发生了一桩事件，历史上称为“九月一日事件”或者“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事件”。

莱因哈特皇帝尽管在私生活方面暴露出其未成熟之处，但却丝毫不影响他施政的公正和清新，现在的他仍然没有改变，正由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朝向成为一位伟大统治者的方向迈进。身为政府人物的莱因哈特，的确在政治的建设上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华。

与新帝国的新首都费沙之间，相距五千光年的行星海尼森，正由莱因哈特皇帝的全权代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总督开始执政。

“新领土总督府”并非是恒久设置的机关，迟早都要和旧帝国领土一样，纳入内务省的管辖，确定为地方政府，而且政治与军事两权将采取分离制。到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统合就应该完全成立了。

“新领土总督府的权力与权限，在帝国的行政体系当中，显得过于庞大，几乎有些失去均衡。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安置在这个位置上，等于将他潜在的野心给突显出来，在应该和平的土壤里埋下争乱的种子，这不能不说是皇帝的重大失败。”

后世的历史学家中，有人如是地断言，但当时对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是否一位有能力且强力的行政官这件事，并没有任何人抱持着怀疑的心态。他掌握着“新领土治安军”这支人数达五百二十二万六千四百名的军队的指挥权，有了这样的武力作为后盾，他绝对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铁腕的行政措施，但他的施政却一直相当柔软且富有弹性。

此处即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罗严塔尔的行政触觉的确是非凡的，那就是他以极为彻底根本的形式，将过去自由行星同盟统治底下一直积存着的不公平全部予以纠正。弹劾旧权力体制下之神圣领域的腐败，对新体制而言是宣传自我正义的绝好题材。过去一些经常受到反政府势力与新闻界猛力批评，但是却一直未受到当先制裁的特权政治家、军需产业经营者，共六百名左右，被总督府给一网打尽了。

如果以极端的观点来看，这些处置仅是以儆效尤。但是，罗严塔尔很清楚地知道，此时他所需要采取的手段，不是慢工出细活，而是

快刀斩乱麻。因此，这些嫌疑犯过去在民主共和体制下，以司法搜查为前提，将物证湮没、采取法律武装或收买证人这些手段，此时全部都失去了作用。总督府凭藉着强权取缔不法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在意什么民主程序。仅凭着总督亲自签署的一纸搜捕状，即可强行展开搜查与拘捕，而且结果全部都是成功的。嘲弄民主共和政治的罪犯们所犯下的罪，却因专制政治的手法而受到制裁，这真是一个讽刺的结果。

罗严塔尔刻意将民主共和政治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缺点“决定缓慢”，暴露在市怕眼前，并精心布局，让市民从实际效果上，来认可帝国的支配。这一切的措施到此为止，看来几乎是完全成功了。

然后在九月一日那一天。

自由行星同盟的政府以及军队虽然都已经解体了，但是相关人员和后备军人在这一天集结起来，举行自主性的联合慰灵追悼会。罗严塔尔仅给予集会的许可，本身则没有出席，也没有致任何的祝词，因为他的个性一向讨厌假惺惺地装模作样。就连特留尼西特也没有出席。超过二十万名的参加者，几乎都是默默无名的人们，一名下级将领主持追悼会并致辞。

如果集会的事态能够按照这个会场的负责人，也就是总督府民事总长艾尔斯亥玛的原定计划，那么这个集会应该是以一个和平的余典来闭幕的。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希望。

光以二十万名群众这个数字而言，就足以形成一股对抗秩序与整顿的势力了。罗严塔尔过去可以完美无瑕地指统御以一百万名为单位的将兵，但是控制群众则又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查阅总监贝根格伦上将，在总督的授意之下，派出二万名武装士兵，配置在会场的周围担任警备。事实上，总督本人和查阅总监，都感觉到自己这样的处置太题大做，但出动到现场去的士兵们，却不见得是这样想。

“每隔一秒钟，就感觉到群众的敌意逐渐地升高。我们最初的阵形是散开的，可是却开始逐渐地集中到一个地方。”

后来如此证言的士兵并不只有一个人。当时追悼仪式就在他们的不安中进行着，不久水后，呼声从四处升起。

“杨提督万岁！民主主义万岁！自由永存！”

这种呼声当中，含有过多的情绪成分，如果让生前的杨听见的话，大概就闭着嘴，对尤里安·敏兹耸耸肩吧。但是在狂热的群众当中，能够像杨这样坚持理性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二十万的狂热融合起来，便逐渐形成巨大的感情波涛，歌声随之响起，那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国歌。

“……朋友啊、总有一天，让我们打倒压迫者，在解放后的行星领土上，高高竖起自由之旗……”

自由行星同盟的国歌，原本是为了要抵抗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政治，所作词谱曲而成的反抗歌曲。再没有其他的歌曲，可以像这样把人们精神的情绪高涨，提升到狂热境界的了。

“从专制政治黑暗的另一方，让我们用手把自由的黎明唤进来吧……”

群众的狂热与陶醉愈来愈激动，帝国军的士兵们，环绕在他们的外侧，不知所措地互相对望着。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有令他们产生狂热与陶醉的欢呼声，那就是“皇帝万岁”！他们本身在狂热至极甚至流下眼泪的时候，同样也是不自觉的，但是眼睁睁看着群众的力量，毫无理性地流向某个固定的方向，那种汹涌沸腾的样子，对于身在群众之外的人们来说，那是副令人感觉不舒服而且压迫感的情景。

“杨提督万岁！民主主义万岁！打倒压迫者！”

原本小不的呼声，此时呈几何级数地增幅，在大气的笼罩之下，不断引起回响。帝国军的士兵们尽管一边高呼着肃静，但也畏缩地互相看着彼此的脸，不知不觉地逐渐往后退。

根据记载，第一个石头是在十四点零六分掷出来的。接着在零七分，投掷的石头像是流星群似地落在帝国军士兵的头上。

“滚出去！帝国军的走狗！”

“你们这些侵略者，滚回你们自己的老家去吧！”

自从帝国军直接对同盟统治支配之后，人民的敌意还未曾如此明显地表露出来。市民们应该早已放弃反抗，接受强者的支配了。但是在表层的薄冰底下，有一道热流在窜动着，这道热流现在更融化了薄冰，企图让站在冰上的帝国军跌进水中溺毙。

“镇压开始！”

军官们发出命令，士兵跟着执行的时候，混乱的状态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经过武装训练的士兵，在一次同时被五、六个市民——帝国军称之为暴徒——包围过来的时候，还是无法应付。就算用枪托殴倒了其中一人，另一个便从后面用手指插进士兵的两眼。

十四时二十分，使人无力瘫痪的瓦斯和警棍的使用已经被许可了，但这不过是对当时发生之事实的追认而已。

总督府好不容易一直勉强地克制枪枝的使用，但这个禁令在十四点二十四分的时候被打破了。枪枝的火光一闪，杀死了两名市民，却引爆出一百人的愤怒。

“暴徒当时企图夺取士兵的枪枝，使得士兵的性命产生危险，故不得不允许士兵开枪，此为当时正当的防卫处置。”

帝国军的正式记录是这样叙述的，这对当时整个局面中的一部分情形而言，的确是个事实，但是在其他方面，则还有另外的事实存在。因为帝国军当时是受到群众狂热的直接冲击，被一种歇斯底里的危机感所攫住，而对着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于是惨叫声响起了，变成一道逆向的风暴。在穿过压倒性的怒吼当中，招来了反向性的恐怖与被这种恐怖所刺激而产生的愤怒。

暴动扩大了。

十五时十九分，整个事件形式上地结束了，留下四千八百四十具市民的尸体，受轻重伤的人超过五万名，其中的大部分遭到逮捕拘禁，而帝国军方面也有一百一十八名死者，整个事件的死伤极为惨重。

※※※

“我这些部下可真是了不起哪！竟然有办法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没有勇气和侠义心的，还真是做不出来呢！”

罗严塔尔的尖酸讽刺，对部下来说，或许丈过于严苛了。但他到此为止所花在统治上的努力，此时都已经成了泡沫，以他的立场来说，忍不住还是要骂一声的。

“不管怎么说，是不是有人在背后煽动民众，才导致这种结果的？”

蓄意引发古恩·基姆·霍尔广场暴动的人，或许并不是企图要颠覆帝国，而是要让罗严塔尔总督的权威跌落吧？罗严塔尔犀利的头脑立刻想到了这个可能性。这虽然是极不愉快的体认，但是却不能将自己的眼睛故意岔开来。罗严塔尔自身，怎么也难以想象，自己会是那种不会塑出敌人的个性。

尽管集会最后的结果是被人煽动而产生的，但是完全没有不满与愤怒的地方，是不会有暴动或骚乱的。不管莱因哈特再怎么伟大，罗严塔尔再怎么有能力，在旧同盟市民的眼中，他们仍旧是侵略者，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市民们在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上，所抛给帝国的那些怒骂声，虽然失礼，但却不做作。

“什么侵略者的德政，终究不过是一种的样子。不过无论如何，到底这件事要怎么去收拾呢……”

事后处理的繁杂，令罗严塔尔感到不胜厌烦，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则报告，说是在那些逮捕的群众中，西德尼·席特列元帅也在里头。

“西德尼·席特列元帅？”

罗严塔尔微微地皱起眉头。这个名字，刻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黑人，大约在三、四年前，还在自由行星同盟军的首脑阶层。他曾经担任宇宙舰队总司令官和统合作战本部部长，后来因为亚姆立札会战失败，他为表示负责而退役了。其实席特列本身当时是反对同盟军远征的，但他因身居军部制服组的首座，故还是无法规避责任。

在罗严塔尔的指示之下，席特列元帅被人带进总督的办公室里来。

这位身高将近有二公尺的黑人提督，浑身脏污，衣服被扯破，脸上更有干涸的血迹紧紧地附着着，但他的态度和他魁悟的身躯一样地坚挺，他正面迎向金银妖瞳的双眼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席特列元帅，这个集会是因为在你的主导下，而招臻这个悲剧结果的吗？”

这位魁悟的黑人提督，在罗严塔尔的质询下，毫无畏惧之色。

“我只不过是一名单纯的参与者。如果说参与本身就是有罪的话，那么我只得甘受此罪名。”

“你觉悟到这一点很好，那么我还想再请教你，促使今日这种悲剧场面发生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没理由要告诉你。”

这真是缺乏独创性的回答，罗严塔尔心里如此地想着，不过他并不觉得特别失望，因为对方的回答如果相反的话，那才会真正教他感到苦涩的失望吧！

“那么，就我们的立场而言，我们也没有理由释放你哪……”

“如果你们释放我的话，那么我会自己主导下一次的运动，来抗议你们的非法统治。唯一令我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已被大势给流放了。”

“我对你的勇气表示敬意。不过我身为皇帝的代理人，自然得要遵守皇帝所制定的法律，维护秩序。所以我必须要再次拘捕你。”

“你是应该要这么做的，因为你有你们所谓的正义与道德，我对你个人不会有任何怨恨。”

这位从前的同盟军总司令官，转过他宽大的身子，让人给带下去了。此时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昂然，却令人感到他已经看开了一切了，很难再去违背他的意志。罗严塔尔一直目送着他，当视线被门给挡住的时候，总督对他的心腹手下问：“贝根格伦，你认为区区一个人的死，能够叫数亿人觉醒吗？”

“或许真的有也说不定。不过，直接面对这种事情是我们极力想要回避的事。”

罗严塔尔将他的视线固定在门板上，对着查阅总监的回答点点头表示同意。

“你说的没错。如果他们真的发起起义的话，那么我们势必要用武力来加以镇压。不过身为一个军人，能够和伟大的敌将作战是军人的荣誉，但是镇压民众却只是鼠辈一般的工作，真是太令人泄气了！”

贝根格伦不意地从侧面凝视着上司的脸孔。从这个角度，贝根格伦只能看到这位著名的金银妖瞳那双深沉的黑色右眼。

罗严塔尔的精神领域当中，或许有某种与主君莱因哈特皇帝有着微妙差异的潜在要素，使他无意识中抗拒安住在和平与荣华当中吧。在九月一日事件发生之前，他的巧妙统治的确是成功了，但是罗严塔尔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因此而满足的样子。

“杨威利元帅，你在战斗的途中倒下去了，这或许是一种幸福吧。和平时代中的军人，只不过是让人用锁链给绑起来的看门狗，在怠惰与无为的日子当中，让自己逐渐地腐败下去，不是吗？”

这样的想法，甚至也曾经掠过他的胸中。

其实，在他的敌手杨威利的语录里，有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唯有能够忍耐和平之无为的人，才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姑且不论这种断定是否正确，但是罗严塔尔本人也自觉到自己一点都无法忍受和平之无为。关于这一点，恐怕罗严塔尔的死对头，也就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早已敏锐地洞察到了。

“罗严塔尔元帅是一头猛兽，不是一个可以安住在笼中，乖乖地啼着和平之歌来度过一生的男人。”

据说军务尚书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语。不过，关于“猛兽”以下的那些话，还有其他的说法。

这个与罗严塔尔有关的评语，透过某个管道传到了他的耳中。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人们并不明白他对这个评语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

【Ⅱ】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在帝国军的诸位将帅当中，是个人生活最为豪华的一个，而他也是最配得上这种豪华生活的人。在艺术方面的洗练度或许稍有些及不上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有着一股浑然天生的富贵气息。好比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给人的印象像是个终生过着军旅生活的青年军官，很难令人联想到罗严塔尔和毕典菲尔特竟会是同僚。当然，毕典菲尔特不想要过这种飞黄腾达的贵族生活，自然又成为另一种美德。

“贵族品味的罗严塔尔元帅。”

有部分人给了罗严塔尔这样的评价，不过这显得有些缺乏公正。因为这名男子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并不是因为他的品味，而是自然而然地就如此生活着。

研究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毕生生涯的人，发现到他的个人生活，与他的面貌外表、野心、才能和功绩比较起来，其实相当朴实乏

味的时候，都不免要感到惊讶。他们甚至说——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生活，才是真正具有王侯格调的。

他之所以能维持他豪华的生活水平，固然是因为继承了他亡父的遗产，但罗严塔尔并没有沦为有钱人家的平庸继承人。他进入与他亡父遗产完全无关的军官学校，成为军人之后，不管环境多么地酷烈，他都能够悠然地睡卧其间，仿佛是睡在有丝帷的卧铺上，而且不管食物多么粗糙，事务多么繁重，他都能够甘之如饴。因此，尽管他日常过着豪华的生活，却也没有招惹士兵的反感。

另外还有一则关于他的传说。据说他在军官学校就学的时候，曾经读到在古代地球上，某个帝国兴亡的历史，其中说到有名重臣对皇帝揭起反叛的旗帜，皇帝问他，你对朕难道有什么不满吗？他回答皇帝道，没有任何不满，我只是想自己当皇帝而已。读到这里的时候，这名有着金银妖瞳的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道，“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正当的理由了”。不过传说终归是传说，新帝国历零零二年以前，这则传说并未曾流传过。就算是事实，当时罗严塔尔自言自语所说的话，也不晓得是传到了谁的耳朵里，所以这个传说也不是那么可信的。

莱因哈特本身虽然明显地欠缺性欲，但是他并未强制臣下必须要禁欲。在战场上，强暴妇女是严格禁止的，假使有人破坏这规定，将毫无容赦地被处以重刑，这种重视军规的作法，是为了不破坏人民对军队的信赖。不过莱因哈特几乎不干涉臣下的私生活，就这一点或许已经足以证明莱因哈特身为君主的宽阔胸襟了。

罗严塔尔在私生活方面，是个备受非议的男子，谴责他的人从不曾消失，尽管那些人并不像内务省次长海德里希·朗古那么地心地恶劣。因为还是有许多人希望或者认为：新王朝的重臣个个都应该要品行端正。

有一天，米达麦亚来到皇帝的办公室，突然不经意地被问到：“米达麦亚元帅，朕问你，罗严塔尔元帅的情人，有着什么样颜色的头发呢？”

年轻的主君突然提出这个奇怪的问题，令这位帝国军的第一勇将一时不知所措。他一面倒转记忆的页次，然后模糊不清地回答说：“我想应该是黑发没错吧，陛下！”

“答错了，是明亮的红色。看来他还是一如往昔地独占全帝国的花朵哪！”

莱因哈特发出恶作剧成功的笑声，并且以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的表情变化为娱。因为他刚才接到罗严塔尔有关费沙回廊战力重新配置的报告，报告结束之后，统帅本部总长正要退出，莱因哈特身边的待者艾密尔·齐列发现有一根头发，从统帅本部总长的肩膀上飘落下来。

米达麦亚甚至比他的密友本人还要惶恐，不过莱因哈特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是一时的笑话题材，并没有斥责统帅本部总长个人私生活的意思。一则是因为莱因哈特对于他人男女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关心，二则是他虽然在众人之上，但仍尊重臣下每人个原有的个性。

“阴郁消极的毕典菲尔特、没有女人在身旁的罗严塔尔、饶舌爱说话的艾杰纳、花心的米达麦亚、没教养又粗野的梅克林格、盛气凌人的缪拉，这些都不是原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如果罗严塔尔犯了法或者是欺骗对方的话就另当别论，否则总不能因为双方的男女关系，而强迫其中一方坐上被告席吧！”

莱因哈特说这些话的时候，确实是有身为一代明君，足以统御群臣的度量。如果是在一个漠视臣下的个性、凡事后分的君主之下，那么像是毕典菲尔特这些人，都不可能荣获高升吧。莱因哈特在继承罗严克拉姆家族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受到失望、怒气与他人的斥责，而用严厉惩罚来处置部下失败的倾向，但是自从他至亲的密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过世以后，他对于自己的度量狭小感到深切的悔悟，也就因为这种悔悟，才能够让他有今日的自我戒律。而且在现实方面，如果所有的失败都要严厉惩罚的话，那么被视为名将集团的银河帝国军，恐怕早已变成空壳了，因为包括莱因哈特本身在内，几乎所有的将帅，都曾经吃过杨威利的败仗。

不过，在战术层次上，输给“魔术师”杨威利的败绩，对于莱因哈特来说，决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负数战果。因为经由这些战败的经验，正好给予莱因哈特绝好的试练机会，让他锻练身为一名用兵家的洗练，同时提升了这两方面的层次。虽然杨像是奇迹似地，连续获得战术上的胜利，但是莱因哈特从最初的一开始，即对同盟采取战略作战，杨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推翻莱因哈特所获得的压倒性战略胜利。如果一个指挥官所统帅的兵力在一个舰队以下，那么先姑且不论。如果

自己是身为全军大元帅的话，那么战略比战术还是重要得多，而战争的胜利远比战斗的胜利更显得贵重，莱因哈特那天才的头脑，早对这一点有所认知，尔后也经由理论与经验证实了他的想法。

如果自由行星同盟军部当中，没有杨威利这一号人物的话，那么莱因哈特的胜利就显得太过于容易，而他也无法从其中学到些什么吧。莱因哈特虽然表现得很漠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体认，所以杨过世时所带给他的失落感，决不是若有若似无的。

“吉尔菲艾斯过世的时候，我还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失去的了……”

这位年轻霸主的低声自语，虽然他本人也几乎没有察觉到，但其实却与他的生命力精华有着密切的深刻关系。

莱因哈特对于罗严塔尔身为一个将领的气度与才能，虽不若他对于杨威利那么样地推崇，却也有着极高的评价。

“如果要就智与勇两者之间的均衡，来作出一个评价的话，那么综观敌方与我方，再也没有任何人比得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了吧！”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对他的僚友作了如此的评价。和罗严塔尔的智勇均衡比起来，杨威利显得偏向于智，而渥佛根·米达麦亚则本质上就偏向于勇。莱因哈特皇帝虽然已经达到了人类身为一个战略家的极限，但是就一个战术家而言，他却显得偏好攻击。巴米利恩会战之所以会有战术上的败退，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可说是由于他的防御不够彻底吧。而罗严塔尔到现阶段为止，却能够免受此类诸多弊害之扰。

【Ⅲ】

自九月一日事件之后，“新领土”的各处仍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暴动和事故。有一天，军事查阅总监贝根格伦向长官报告：“暴动当中半数，是别有意图且具有组织性的。其余半数则为偶发性乃至于仿效性之行为。”

“民事长官对这些治安的混乱怎么说？”

“他认识只要能够确保交通及通讯系统，那么局部地区性的暴动就不足为惧，他只请求这些系统能够确保。”

“艾尔斯亥姆虽然是文官，不过却是名沉稳的男子。军方应该村满足他这些小小的请求，至于细节方面就交给你了，由你去安排。”

“遵命。对了，总督阁下……”

“嗯？”

“我们收到这封以总督府为收信人的投书，请总督阁下一读。”

总督从贝根格伦手里接过那封信，然后看过一次。

“哼，这个嘛……”

罗严塔尔那对金银妖瞳，此时闪耀着讽刺性的光彩。

※※※

一个小时以后，优布·特留尼西特被传唤到总督的办公室，从正面迎向不怀好意的总督所投射过来的视线，但是他并没有作出惶恐的神色。其实罗严塔尔对于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好感。

罗严塔尔一语不发，把那封投书的信件扔到大理石的桌面上，以冷漠的眼神注视着特留尼西特开始阅读那封信的表情，然后才对这个难得沉默的旧同盟元首说道：“你不认为这是一封很有趣的投书吗？高等参事官。”

“不过有趣和事实并不见得是同一回事，实在是很可惜哪！总督阁下。”

“如果一百个有趣集合起来的话，大概就可以构成一个事实了。特别是有力量的人如果这么希望的话，那么根本也不须要什么证据，而在你们所讨厌，不，应该说是憎恶的专制政治下，更是如此哪！”

这封投书的内容，主要是在告发特留尼西特。当中叙自九月一日事件之后，“新领土”上所发生各种险恶犯罪事件，都是特留尼西特为了恢复自己个人的权势所精心策划的，而且更有要加害总督的企图。

“反过来说，在你们所信仰的民主共和体制当中，有个原则就是实现民众所期望的事情。”

“所谓的民众，其实是顺着气流飞升起来的风筝，表面上飞得高，其实并没有实力。”

“你不应该这么轻蔑民众吧！过去把你捧上同盟元首的位置而且支持你的，不就是他们吗？你把他们说得这么差，会被人批评为忘恩负

义的。”

事实上，罗严塔尔对于特留尼西特与过去将他捧上权力高位的那些民众是打从心里的轻蔑。虽然说自由行星同盟的国父亚雷·海尼森，还有与他一起长征，共同经历一万光年苦难的那些共和主义信奉者，是绝对值得赞赏的，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只在这二百五十年的光阴中，将他们所创下的伟业一点一点地啃蚀掉，最后终于降伏在专制政治的城门之下，更有一部分的人息旗倒戈，只为了确保已身的安乐。

而特留尼西特就是这一部分的人当中的一个，哪里还能不知羞耻地批评民众。不过罗严塔尔心里这么想着，却又察觉到有异样的不快感在心中蠢动着，因为他发觉特留尼西特嘴里那些轻蔑民众的话当中，竟有种奇妙的现实感。或许这名男子，从过去就一直是用这种轻蔑的态度，在对待支持他的民众……

如果和有“王座革命家”之称的莱因哈特比较起来，罗严塔尔在政治的权想力方面，确实稍微落实一些。以作为政治家而言，他是一个属于实践型的人物，决不会遗漏任何他所被赋予的课题，他的处理能力较创造力更来得卓越。

罗严塔尔对于既是长官又是君主的莱因哈特，在政务、军事上的表现是绝对地尊敬，但是对于莱因哈特私生活方面的缺点和脆弱，却也丝毫没有放过。

不过，莱因哈特的私生活虽然有许多的缺点，而且不成熟，但是他在作为一个政要人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才干、气量和他所达成的功绩，却是不容否定的。罗严塔尔并不会因此而对皇帝有所批评，因为他的气量不至于如此狭小，而处世态度也不会这么不公平。

“不过，最终他还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不甘处于在他人风头之下的男子。”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在与罗严塔尔第一次会面之后，曾经说过这样的评语，不过唯一一个站在罗严塔尔风头之上的人就是莱因哈特，而罗严塔尔也一直接受这种从属的立场。

在乱世当中，野心勃勃的君主与能力极强的臣下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就像是骑着单轮车要越过白刃，有着极高的危险性。莱因哈特与罗严塔尔之间的关系，或许最后也会成为这大多数的当中的一例，不过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形出现。

后世的人们经常这么说道，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直到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之后还活着，而且仍然身居“帝国的第二把交椅”的话，那么莱因哈特与罗严塔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就只是潜在但始终都不会爆发。或许至少他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之间的对立，可能就不会这么样尖锐了。但是不管再怎么说，这些说法终究都只是假设。任何人唯一所无法否认的便是，吉尔菲艾斯在年纪还很轻的时候便过世了，在他生前的时候，不管是在下务军事方面也好，在私生活方面也好，从不曾遭受过任何人的责难，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就他本身和帝国的未来发展而言，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可能性。

※※※

暂时将特留尼西特遣回之后，罗严塔尔又再一次传唤查阅总监贝根格伦，给予他许多的指示，大多是有关于固守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那批“杨威利军”残党。虽然帝国军方面并没有任何部分的军队为了要抢功而有所妄动，但罗严塔尔之所以再一次对要塞提起注意，是因为在没有任何命令之下，有舰艇企图要侵入伊谢尔伦回廊。

另一方面，罗严塔尔当然也不可能像个老好人似地，允许伊谢尔伦回廊方面的人、物资和情报流入完全自由化。对帝国军来说，“封锁并孤立杨威利的余党”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基本战略，虽然伊谢尔伦回廊是个困难的攻击场所，但是要封锁它就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帝国军首先得要切断要塞所有的情报和对外界的交流，在心理上把共和主义者赶尽杀绝。

因此，对于被困守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尤里安·敏兹等这些“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指导阶层的人而言，如何设法收集到质量兼具的情报，就成了他们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课题了。

【Ⅳ】

肩负重责大任的尤里安·敏兹，每天都在繁忙之中，消化他所被赋予的工作。

尤里安每天一点一滴地整理着资料，期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写下“杨威利传”。杨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著作就过世了，一生还不到三十五个年头，而且都在忙碌与多变之中度过。如果他没有遭此非命，而能够享有与他巨大的功绩成比例的生命，那么或许可把他膨大的知性

活动的成果，透过文字的方式予以一般化吧。但是这么丰富的可能性，却因为他的过世而被永远地断绝了。

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大量而片段的语录，关于战略方面、战术方面、历史方面、同时代的人物、政治和社会，然后还有关于红茶和酒。尤里安将这些没有秩序的思维和言行的只字片语，加以整理、重新排列，然后再加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注释。为了让杨威利这种个性的存在，能够流传到后世，尤里安每天回到个人寝室之后，仍不休止地埋首桌上。利用繁重事务当中的空隙来从事这样的工作。这对尤里安来说并不孤独，因为在整理的过程中，尤里安可以藉此和死去的人交谈。

每一个只字片语，都构成尤里安本身过去六年来的记忆与光阴，每一个字都伴随着丰富的背景，在尤里安的脑海里扩展开来。所有的景象当中，每幕都有杨威利的存在，他的身材忽长忽短，那是因为这些景像都是透过尤里安的视点所形成的，尤里安的身高在六年内增加了三十公分，而景象的出现并没有依照时间先后的顺序。

“确实是有某些东西是无法经由语言来传达的。不过这句话只有已经肠枯思竭的人才能够讲。”

“所以，语言这个东西，像是人们心海上所漂浮的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存在于海面底下的绝大部分，透过知或感觉，仍然可以感觉得到。”

“言词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尤里安。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事情，比单纯只是沉默的时候，能更正确地传达出来……”

还有——

“正确的判断，唯有建立在正确的情报与分析之上，才有办法成立。”

杨威利也曾经这么样说过。

三年前，也就是因为“救国军事会议”的政变，而导致同盟军分裂的那个时候，杨被迫必须与强大的第十一舰队作战。双方的战力几乎相等，而杨如果败退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反政变派的崩溃，所以杨拚命地探索敌方部队的所在。当他们后来终于确认了第十一舰队战力分散的事实，以及其个别所在地的时候，杨兴奋地把报告书抛向空中，

然后就和着笨拙的歌声，把尤里安当作舞伴，跳起笨拙的舞来了。由此可见正确的情报是何其的珍贵。

因此，尤里安为了在自己的思考和辅佐人员建言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多收集一些情报，也采取了各种策略。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迟早会出现政治和军事性的变动吧。上前莱因哈特皇帝将伊谢尔伦回廊排除在外，正专注地构筑着宇宙的新秩序，到了他那华丽的权威甲胄上产生裂痕的时候，一定会有变动产生。

既然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战略预测，尤里安也得要思考对应的策略。毕竟他不是后世的历史学家，而是现代的行动者。

只是未来情势的变化，不见得能够让眼前最理想的对策，还原封不动地持续到未来。

就像五外多以前，有谁能够预料到现在的宇宙情势呢？宇宙历七九五年的那个时候，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还在持续着永无休止的争斗，而费沙的蠢蠢欲动，则填补着两者争斗之间的缝隙，只让人觉得这种情势仿佛会缓慢地、抑郁地、单调地流向未来。

大河尽管悠悠地流，有时还是会出现瀑布。或许和自己在一起的这一群人，此时正在逼近历史的瀑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变动或许会比预料的时间还要提早到来。杨提督在世的话，自己只要安心地乘在他的船上就好了。一方面自己是这么样地爱戴他，而另一方面则憎恨着那些杀害他的人，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心胸狭小吗？

想到这里，杨威利开始在尤里安记忆里的一个角落低声私语了。

“不！尤里安，我想不是这样。没有能力去恨的人，也就不可能有能力去爱。我认为是这样子。”

或许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尤里安才会这么样地爱着杨威利，还有环绕在他身边的人，以及他们所缔造出来的小宇宙，并且认为这些是无比贵重的吧。也因为如此，凡是对这些加以污损、击碎的人，尤里安都会感到无可遏抑的憎恨。另外多半也是因为受到杨的影响，尤里安认为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非常重要，也因为他憎恨与这个理念相对的专制政治。一个人想要去爱所有的事物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杨的这一番话并不能扩大解释。杨的根本用意并不是在鼓励人们去恨，而是想要指出“爱可以解决一切”的这种想法，在基本上是

有矛盾的。对于这一点决不能有误解。

“……尤里安这种自省的心，很明显是受到他的导师杨威利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过如果这种心理往负面发展的话，那么进取的活力恐怕会受到损害，而且很可能会从守旧退到消极、保守。”

在那些从背后援助尤里安的“看护人”当中，如亚历克斯·卡介伦等等，似乎乎都对这一点有些担心。

“才能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啦！”

波布兰笑着说，而亚典波罗则应声道：

“也不可能会被坏女人拐走，毁了他自己啊！”

两个人轮流地嘲弄年长者的担忧。

要塞上属于青年组的，仍有部分无法像他们两个一样完成精神上的重建。好比施恩·史路少校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杨威利遭受暗杀之时，为守护长官而奋战的他，在伊谢尔伦医院的病床上与尤里安再度会面的时候，竟黯然地哽咽着：“我还活着，就只有我一个人还……”

施恩·史路的表情还有声音，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样明朗、直爽了，比克古与杨这两名司令官都先他而死的悲痛，使得他无论如何也难以再回复到从前。

“如果你没有活下来，这才真的会让我们伤心。正因为少校您还健在，我们多少还有点可以安慰自己的。”

尤里安并没有让自己也落入他的悲伤之中。因为不管是无可奈何也好，或者只是表面比内心还要早恢复也好，只要自己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军的代表人，那么就必须要完成自己所被赋予的责任与义务，无论如何不得将人们引导到悲观的方面去。所以尽管尤里安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后生晚辈，他还是想要尽力去安慰史路少校的心。

不过了对史路所说的话也不全是在撒谎。因为能够让他们救出来的，虽然只有史路少校一个人，但是这个事实对尤里安、先寇布、林兹、马逊等人，想要拯救杨却没有能够达成的懊悔，多少可以有一些弥补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是无法否定的。

经过年少的尤里安一番安慰之后，史路少校摆脱了悔恨的心境。他离开病床之后，立刻就投身成为亚典波罗的属下。

※※※

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干部们，此时仍然在讨论着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个话题。

因为优布·特留尼西特竟然会甘愿接受莱因哈特皇帝指使的这个事实，让卡介伦和先寇布都觉得怀疑而且难以置信。至于亚典波罗甚至还有些认真地考虑着，是否要送一封书信给莱因哈特，给他一个“绝对不要相信这个家伙”的忠告。

“反正特留尼西特这个混帐东西，铁定又是在耍什么诡计。我是希望至少皇帝不要再被这种小人给害了！”

对着尤里安这么说道之后，亚典波罗立即苦笑了出来。

“其实，我们这些人根本只是所谓的杂碎。总之，不管特留尼西特这个老狐狸又打算要搞什么鬼，奥贝斯坦元帅那个传说中的对手，负担就更要加重了。”

【V】

“黄金时代”。

尤里安在最近，觉得自己好像终于了解到这个字眼的意思了。但是他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倒不是因为害怕被人笑话，而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必要用言语来再加以确认此事。不过，人们在那个时代已成为过去式之后，才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宝贵，这难道是造物者对人们的悟性和体会，所设下来的一个残酷陷阱吗?

不过，黄金时代并不是永远不可能再度来临。而尤里安等人的义务，就是努力去创造一个至少比较接近的时代。

和卡琳见面的次数，由每个月一次增加到每个礼拜一次，但是最近却只有在餐厅或者办公室碰面的时候，才能互相讲讲话。这如果让他们两人共同的老师波布兰给知道的话，大概又会取笑一番吧！

“今天工作结束之后，你还是要继续整理杨提督的言行录，是吗？”

“是啊！没错……”

“真是太闷了。”

卡琳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道。正确说来，她是用这种像是不容反驳的口吻，用她一贯的方式在为尤里安担心。这一点尤里安也是明白

的，其实更正确地应该只能说尤里安觉得自己明白这一点。卡琳的感情很丰富，而她也一向不善于控制表达自己的感情。

就在前不久，卡琳在司令部前的通路上碰见了她血统上的生父先寇布，先寇布向她问道：

“你还好吗，克罗歇尔中士。”

“碰巧现在变得很不好。”

事实上卡琳这种态度已经可以说是很有进步了，因为好歹她总算也有回答。不像以前只要看到先寇布的影子，就一下子躲得不见踪影了。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情绪不好就已经很漂亮了，如果情绪好的话大概会更有魅力吧！”

像这种普通平常的话，先寇布是不说的，他只平淡地说句：“你可不要太勉强自己了，因为你能够见到我明明是很高兴的。”

说出这句话之后，先寇布就走了。卡琳没说第二句话，只能目送着他的背影。

说出来可能会让卡琳觉得不舒服，不过尤里安却不禁觉得，角色失常似乎错了。卡琳本身好像也体会到了这个事实似地，最近已经不再严厉地批评先寇布，而且好像也对自己为何单单没有办法用平静或宽大的态度来对待他而觉得有些生气。

“菲列特利加所说的大概是真的吧……”

尤里安听到卡琳低声自语地说着。

有一天和先寇布讨论完要塞防御的事情之后，尤里安提到了卡琳，他并没有想要斥责先寇布的意思，只是想要知道先寇布什么样的想法。

“克罗歇尔中士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她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很明显是作父亲的人所会说的话。

“如果你是问我对她有什么看法的话，这才是我的问题哪！”

“那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可是从来不曾讨厌过任何一个美女啊，况且还是一个生气蓬勃的美女啊！”

“那么，卡琳和她的母亲很相像吗？”

“喂，年轻人，你脑袋瓜里面在想什么啊？”

先寇布笑得有点不正常。

“——总之，女儿比母亲更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了，这一点错不了！”

先寇布收住脸上的笑容之后，令人意外地用着严肃的口吻说道，然后轻轻地拍拍尤里安的肩膀。

菲列特利加·G·杨，同样也是每天埋首在繁忙的事务当中。她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她同样也是如此，或许她想藉着将义务和责任发挥到最大的极限，然后把哀痛收藏到内心的抽屉当中。这种精神作用或许真的有用吧？菲列特利加说“如果我喝酒的话，或许会好一点”，听到这样的话，尤里安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现在想起来，如果洁西卡·爱德华女士还在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成为好朋友也说不定。”

经菲列特利加这么一说起来，尤里安这才想到，那位女士同样也是在她的丈夫过世之后才投入政治界的，两个人的遭遇真的是很相似，一想到这里，尤里安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尤里安简直不敢想像，如果有一天，菲列特利加也遭遇到和洁西卡·爱德华一样的下场，会是怎样的情况。尤里安全身不寒而栗，赶忙把这些无济于事的想像逐出脑外，他对着菲列特利加问道，她是给了卡琳什么样的忠告。

“我只告诉她，先寇布中将绝对不是一个卑劣胆怯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呀！”

“看来您的话对她很有影响呢，克罗歇尔中士对杨夫人您非常敬爱，她还说以后要像杨夫人您一样。”

“哎呀、哎呀，要是像我一样不会作菜就糟糕了，为了她的将来着想，还是多学学卡介伦夫人比较好哪！”

见到菲列特利加的笑脸，尤里安仿佛感觉到初春的微风吹进了他的内心。那微风温暖、柔和，但是感觉得到其中仍有挥不去的寒冬气氛，这是尤里安无能为力的。

※※※

那一天，他接到卡介伦夫人打来的电话。

“我请了菲列特利加还有先寇布中将的女儿到家里来吃饭，尤里安你也一起来吧，人多一些热闹一点比较好。”

“谢谢您，不过，要不要紧呢？如果不招待中将本人的话……”

“作父亲的人，有属于父亲自己的夜生活，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一个适合家庭团聚的人。”

夫人回答道，先请了卡琳，如果再让她和先寇布中将面对面的话，可能会有反效果？

伊谢尔伦要塞真正最有实力的人，或许就是这位夫人也说不定呢，尤里安想着。总之，尤里安非常感谢地接受了邀约。自从杨过世以后，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都渐渐地不再做饭，不想再为自己一个人吃饭的事情大费周章了。

伊谢尔伦最有实力的人的丈夫，一家四口招待了三位客人在家里吃饭，气氛极为热闹的时候，却有点愁眉苦脸的表情。

“喂！尤里安，让这群嘈杂的女人们自己去玩个游戏什么的，我们男人好好来喝杯酒吧！”

两个人于是把那一群娘子军留在起居室里干瞪眼，自己逃到图书室兼谈话室里去了。不久，卡介伦夫人把装有火腿、起司的托盘给这两个逃亡者送了过来。

“男士们请慢用，当主人的人自己竟然临逃亡，这说得过去吗？”

“不是！今天伊谢尔伦的名花全部齐聚一堂，真是美得让我头晖目眩哪！而且耀眼得让我睁不开眼睛，所以只好逃到这个小窟窿里来啦！”

听到这番拍马屁的话，夫人有些不以为然，轻蔑地说道：“这种奉承话让先寇布中将或者波布兰中校来说，还让人觉得相称，让你说起来真是不伦不类哟！”

“偶而说说也觉得新鲜嘛！对不对？尤里安。”

被人要求表示相同意见的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静静地微笑着，避免自己卷入其中。

菲列特利加、卡琳和卡介伦家的两个小淑女，此时兴高采烈地玩起“疯狂马迷”的游戏来了，也就是把两个作成马的形状的小棋子放进振动器里面一起振动，然后把振动器往地毯上一倒，看看马是以什么样的姿势着地，评分以后比赛看谁的分数最高。比如两头马如果姿势一致，同样仰头向上的话，就可以得到二十分，如果一头马用四脚站着，而另一头横躺着的话，那么就只得五分，这是比赛的评分标准。玩着玩着，她们的笑声激烈地迸弹开来，变成一个个的泡泡，漂到图书室里面来。

“真是！那么无聊的游戏也能够玩得这么兴高采烈。”

卡介伦家的当家主人，皱皱眉头地说道，拿起酒瓶往尤里安的杯子里面又倒了一杯。

“……不过嘛，笑声总比哭声还要好得多哪！”

这一点尤里安也深有同感，无论如何，现在总是能够笑得出来了，虽然说经常会有退回原处的危险，不过人们已经逐渐摆脱寒冬的记忆，进入春天、然后夏季了。

【VI】

“开出剧毒之阴谋花朵的膨大地下茎”。

被后世如此称呼的组织，当时真的存在吗?

没错，确实是存在的。不过，这个组织处于一种无法公然夸耀其本身存在与实绩的立场。除非这个组织本身已经成为宇宙中最强且最大的优势地位，或者已经成为接近最强、最大的势力，否则还是不能光明正大地现身在地平面上的。

地球教团的大主教德·维利，潜伏在某个行星的地底下，亲身策划、指挥着许多既算不上是正确、也算不上什么光明正大的阴谋。在阴谋实施的空闲中，他也会向下级的司教或者祭司们，说明他的一些想法。

“你们不明白，为何暗杀的对象不是莱因哈特皇帝而是杨威利吗？”

德·维利大主教的声音威势，充满着傲然的光芒。自从暗杀杨威利成功之后，他的权威和权势，俨然已经成为首席大主教了。

“我们首先要让莱因哈特皇帝成为绝对的支配者，然后让他成为暴君，将人民所有一切的憎恶和怨恨全部集中在他一人的身上。到了那个时候，能够与暴君专制相对抗的理念，就只有仰赖地球教的信仰，而不是那看了就令人讨厌的民主共和政治。”

从宗教专制的立场来看，民主共和政治的精神的确是让人看了就讨厌，因为民主共和是以“让多数价值观能够同时并立共存”为前提，以及为其精神主旨之所在的一种体制。

而且，要篡夺一个权力体制的时候，权力集中的体制应该是要比权力分散的体制，还要来得容易对付，而且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权利意义，并且已习惯于被支配。因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扳倒银河联邦时，所显现出来的钢铁手腕，并不是地球教团所需求的。

“臣下的叛逆，会招来专制君主的猜疑，猜疑之后便产生整肃行动，整肃行动会让臣下感到不安，不安之后便又开始叛逆。王朝的历史，就是这样反反覆覆的，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不变的定律，援用到罗严克拉姆王朝上。”

德·维利的姿态，俨然是个自成一家的历史研究家。他从其中研习所得的，并非哲学，而是阴谋的实践学，不过他能够累积他所得到的知识，并且加以分析，然后引导出统计性的结果，他的头脑也可以称得上极为犀利吧！

“太古时候，君临地球之上的罗马大帝国在衰弱的时候，就是以某个一神教作为国教，来支配后世的历史与文明。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留意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今后的指标啊！”

年长的司教当中，或许有人对德·维利傲慢的言行觉得反感吧？不过已经没有人会把这反感放在嘴边，倒是逢迎谄媚的人比较多。

“那么您就是要让罗严塔尔元帅对皇帝叛变，是么？”

“罗严塔尔在新王朝之中，是个排名一、二的重臣，虽然年轻不过却是名宿将。如果他造反的话，那么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平静得下来，他对于忠实的臣下们，不禁会有难以克制的疑虑，随时都会想着接下来又有谁要造反了，我们到时只要让他的疑心病愈来愈重就行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确是一位名将，不过他的部下会完全服从他，对莱因哈特皇帝举起叛旗吗？”

“令人担心的是，就算有五百万名将兵，全部都肯誓死效忠罗严塔尔，这样的兵力还不到全帝国大军的二成，以这样的兵力，难道能打倒那个金发小子吗？”

德·维利低声地笑着，不用担心，我早已经采取对策了。

“杨威利已经死了，罗严塔尔也要死了，接下来就轮到那个僭越自称皇帝的金发小子死了。全部死得精光之后，就是我方正义开花结果之日，我们就把他们当作肥料来灌溉吧！”

到了那时候，政教合一的庞大帝国就要统一人类的社会了。从前人类只栖息在地球这一个行星表面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维持着类似的政治体系。如今这种政治体制要在整个宇宙中复活了，而且是自己使它复活的。过去那一段长时间雌伏与隐忍的日子，不久之后就要结束，扬眉吐气的时刻将取而代之。

德·维利又再一次地笑了。那是一种黑色的笑容，一种企图利用阴谋使历史倒转的人所拥有的笑容。

# 第四章 萌芽

【1】

身为银河帝国国务尚书的千金，而且本身也是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于九月七日，重新回到大本营担任勤务。

“由于个人的缘故，给皇帝陛下带来许多困扰，今后将极尽所能不使此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恳请陛下恕罪。”

希尔德对她的上司致意。其实她的上司，在这整个宇宙中，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银河帝国的皇帝。莱因哈特有些生硬地点点头，接受了伯爵千金的致歉，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有些什么话想说似地，不过，他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让希尔德退下了。

莱因哈特私人方面不够成熟的包容力，在这个时候又暴露出来了，不过对希尔德来说，这样子反而让她觉得松了一口气。

因为莱因哈特如果真的把他心中的话说出来，那么应该要怎么回答才好呢？希尔德本身也觉得十分困惑，如果莱因哈特向自己表示歉意的话，自己应该要如何应对呢？

“那是一场梦，陛下，请您忘了它吧！我自己也不会在意的。”

或者应该要这么回答才好：“我是陛下的臣民，自当遵从陛下的命令。”

不管怎么说，这两种说法对希尔德来说，都不是最适当的回答。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对方是不是应该要向自己谢罪的问题。

一旦回到自己岗位上，那么就不能放任公务不管，所以希尔德无法对皇帝的求婚有个明确的回答。

或许自己应该要辞去幕僚总监这个职务吧？不过，在自己缺勤这么多天之后，才刚出勤就马上提出辞呈的话，恐怕只会招致人们的各种臆测。其实如果仔细想想，年轻单身的皇帝，和一位同样年轻单身的女性幕僚共处在一起这么久，竟然还没有任何谣传，这才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吧？或许是因为莱因哈特总是给人与性爱无缘的印象，而希尔德也始终保持着公务对公务的关系，表现出一副不仗着权力者的宠

爱而骄的作风。不过，如今事实已经发生了，今后会变成怎样，应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让希尔德这么聪明的女子足足想了一个礼拜，仍然没有得出答案。

另一方面，这位年轻俊美的皇帝，同样也处在束手无策的情绪上，这种心境不要说在公务方面从来没有体验过，就连在他私人方面的记忆里面，也是绝无仅有的。

自己向玛林道夫伯爵的千金求婚了。如果能够立刻得到回答的话，那么就算是被拒绝了，自己也可以把心情好好地作一番整理，然而因为并没有获得回答，所以莱因哈特本身的意识，此时像是漂浮在心海的水面上。不过莱因哈特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一个能够期望对方立刻回答的问题。

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嘲笑莱因哈特在处理私人生活时的不成熟，不过作为一个政府公务人员的他，却从不曾怠忽过身为皇帝的义务与责任，而且一直能够在政务方面，展现出正确的判断与裁量，这是嘲笑他的人绝不能否认的。当然有些心存讽刺的人，可能会认为莱因哈特如此专注于政务，是为了要逃避他私人生活中的苦恼，这种讽刺的观察当然可以成立，不过莱因哈特并没有将他个人的苦恼，反映在政务的处理上。莱因哈特的这一生中，到此时为止，只有一次曾经将他身为公务人员的责任义务抛弃不顾，那就是刚刚失去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那个时候。

不过庞大的政务，也有处理完毕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年轻的皇帝就变得不晓得应该做什么才好，有时恍惚发呆似地啜饮着咖啡，有时翻翻厚重的书本，但却不见得有把他的兴趣放在书里，不然就是找贴身侍者艾密尔或者次席副官流肯一起下下三次元西洋棋，再不然就是找他们一起到马场去骑骑马。从各种方面看来，他过去的人生一直是和风流韵事无关的，所以如果战争和政务这些每天的例行公事结束之后，他真不晓昨应该要如何打发时间。当然也从不曾忙于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皇帝不知如何消磨他空闲时间这件事姑且不论，倒是皇帝经常会发烧，这该不会是什么大病的前兆吧……”

重臣们不禁要觉得不安。

发烧虽然算不上是什么重病或者疑难杂症，但是却像是小小的云块，遮掩了太阳的光芒。而莱因哈特到此刻为止，生命力的光辉是不容许被任何云层给遮掩住的，不过那云层是多么地小。太阳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臣下当然很难不心生疑虑。

“威斯塔朗特那件事，对皇帝的御体，恐怕有着很大的冲击吧……”

这个谣传传到亲卫队长奇斯里耳中的时候，他脸上毫无表情地听过就算了。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千金，在皇帝私人的房间度过了一个晚上，还有皇帝捧着花束，一早就前往玛林道夫伯爵的宅邸拜访的这两件事情，奇斯里都知道，不过他却从来没有透露过半句话。虽然说他并不像“沉默提督”亚伦斯特·冯·艾杰纳一级上将，不过口风紧密也同样是奇斯里的一个优点。

就算莱因哈特每个晚上都和不同的女子一起度过，奇斯里同样会三缄其口，绝对不会让他人知道吧。就这一点而言，奇斯里口风紧密的这个优点，过去一直像是从不曾发挥功能的瑰宝，如今终于发挥了它真正的价值。依奇斯里本身的看法，身为皇帝的人，就算有几个爱妾或者情人也都是好的。

莱因哈特的确也是有其不知变通、笨拙的一面，而且还接近冥顽不灵。不管会被答应也好，或者会被拒绝也好，他向玛林道夫伯爵千金提出求婚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在等待她回答的这段期间，如果和其他女性交际的话，等于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这是莱因哈特根深蒂固的想法。不过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他其实一直觉得男女之间的交往是极度麻烦的事情，所以如今等于是得到了一个理由，可以把他这种想法正当化。

“……有些人不容反驳地断定皇帝极为俊美，所以一定是非常多情，或者说他应该是多情的人。不过真不晓得这些人要如何解释，为何会有好色的丑男存在？”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有些讽刺地批评道。不过如果光从表面上来看的容貌与权势，然后要想像他个人性生活的贫瘠，大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吧。

不管怎么说，莱因哈特一点都没有想要采摘其他花朵的念头。

由于玛林道夫伯爵忍不住发出那掺杂着同情的苦笑，所以莱因哈特不久之后，便经常在政务结束之后外出，前往鉴赏那他从不曾表现出任何关心、兴趣的戏剧、音乐、电影等等。因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独处的话，情绪就会变得非常沉重。

不过真正对皇帝这些举止感到退缩的，恐怕是那些被吩咐一起前往观赏的高官或者皇帝身边侍者。莱因哈特就曾经有一次，要求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伴随前往观赏古典芭蕾，这个选择真是错得最离谱的一个例子了。不过一直把这个例子当作是笑话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却也接到皇帝的命令，要求一起出席诗歌朗诵会，让他头痛不已。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在还没有轮到自己“值班”的时候，甚至还认真地考虑着，是不是能够和驻守在本土的“艺术家提督”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换一下工作。

“皇帝本身其实就是卓越的艺术品，所以根本不需要刻意对艺术抱持着兴趣。统治者对于艺术只要拨出金钱资助就可以了，不需要出眼睛，也不需要出嘴巴，否则只怕会产生出一些故作权威的冒牌艺术家。”

这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所作的评语，不过这也是因为他本身由于宇宙舰队军事的理由，可以谢绝皇帝的招待，所以才能作这种第三者的评论也说不定。

“如果元帅您有如此的见识，那么就请您代替我们与皇帝同行吧。今天晚上的节目是那种我听了也不可能会懂的前卫音乐，可是却得要在皇帝面前洗耳恭听。”

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叹息地说道。

“这还不如有场战争或者内乱来得有意思。”

这当然不是什么明确的预言，不过日后却让缪拉对于他此时所说的话，感到无限地怅然。

【Ⅱ】

正当莱因哈特一面忙于政务，一面为私人生活的航路图不齐备，无法将自己导向正确方向而担忧，而他的幕僚人员为“艺术之秋”感到困扰之际，在邪恶的土壤深处，阴谋的地下茎正开始萌芽。

阴谋地下茎的一端，纵横过整个宇宙，此时已经伸展到费沙行星的地下了，当然并不是一直线地伸展过来，而且这个地下茎的根并不只有一个，它们为了争取单一的太阳，于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生长着，而且，这个奇怪的植物正近乎贪婪地吸取着养分。

银河帝国内务省次长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海德里希·朗古，还有费沙的前任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这两个只要一见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就会产生一股欲望，想要当场就将其射杀的人，正在进行着某种会谈，当然是非公开的。会谈的场所是在鲁宾斯基所拥有的几个密室当中的一个，而这也是过去曾经决定过几个人死亡的场所。光线透过水晶玻璃映照过来，使得以绿色为主要色调的室内，散发出像是某个森林角落的气氛。两名潜伏在这个人工森林里面的阴谋家，面貌和年龄都迥然不同，不过却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互相轻蔑与自己共谋的对方，而鲁宾斯基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比朗古更深刻。

朗古正用手帕擦拭着自己额头上的汗水，在对方的视线之中，把自己真实的表情隐藏起来，这是他一贯的作法，而鲁宾斯基也把心中的冷笑隐藏在皮肤之下，继续说明着阴谋的进行方式。

“如果无法让皇帝亲临新领土的话，那么要让罗严塔尔元帅造反，就变成相当困难了，关于这一点，次长阁下您应该也是很明白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巨大的饵，大得足以掩盖他的理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替他制造一个好机会。”

“或许是这样吧，不过为罗严塔尔制造如此有利条件，这种作法本身行得通吗？万一，如果说万一那家伙弑杀皇帝成功的话，这可怎么办才好？”

以朗古本身的立场，他不禁要如此担心。因为他这个不吉利的空想，在未来是绝对不得实现的，一旦罗严塔尔弑杀莱因哈特成功，整个宇宙的大权都在他掌握之下的话，那么朗古一定会比谁都早成为被肃清的对象。虽然朗古经常是一个看不清自我的人，不过这种事情他还能够了解，这可说是一种既悲惨又滑稽的事情啊。

“这点您不用担心，罗严塔尔弑杀皇帝的意图，到头只不过是一出戏，或者是表面上的行为。我们会让他一开始就失败，并且使皇帝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抢救回来，然后决定讨伐罗严塔尔，这一切都在我们精密的计算之下。”

“真是这样吗？”

“不然我们写份誓约书吧！”

“……”

如果把朗古对于罗严塔尔个人的憎恶比喻作刀子，然后把他个人对于权势的欲望比喻作叉子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就像是想贪婪地吞下银河帝国这一顿丰富的料理。在武力占优势的时候，自己不具有武力，却又要达成这个目的的话，那么就非得要借助皇帝莱因哈特的权威与势力。

莱因哈特一旦对忠实的将帅们产生疑惧，并采取肃清将领的恐怖政治的话，那么朗古就会成为皇帝整肃时的特别检察官，或者是处刑的负责人，这么一来，自己就可以卖弄一下皇帝所赋予自己的权势了。所以罗严塔尔的造反，对于朗古来说，就是一个绝对必要而且极为宝贵的转机。

如果能让罗严塔尔造反的话，那么莱因哈特在镇压叛乱之后，对于米达麦亚等人，大概也会失去原有的信赖吧。米达麦亚是罗严塔尔的密友，罗严塔尔消失之后，那么他就是所有活着的人当中，最为了不起的用兵家。如果能够让米达麦亚落入陷阱之内，然后用两虎相斗的方式，把朗古的恩人，也就是奥贝斯坦也一起除掉的话，朗古通往要势的障碍就全部不存在了。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终究只是一个无力的小女子，而她的父亲也是个只知道诚实的无能者，缪拉以下的高级军官，如果离开了战场，也只不过是穿着军服的木偶罢了……

朗古自己并没有察觉到两件事，一则是这样的构想或者该说是妄想，是受到费沙的旧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诱导才逐渐愈来愈扩大的。二则是对于鲁宾斯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卑劣、不起眼、使用后即可丢弃的道具，鲁宾斯基聪明地没有让他察觉到这两点。

如果说有人觉察到这些事情的话，那个人不是朗古，而另外的一个人，也就是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而且可能也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在他那由光学电脑所组成的义眼里面所呈现的事物，一定是经朗古本身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还要多得多，不过他并没有对朗古一一解说清楚。朗古不但是鲁宾斯基玩弄阴谋的道具，同时也是奥贝斯坦的政治道具。不过他本身却反过来，把他们两个人都看成自己的道具。朗古认为奥贝斯坦虽然是自己非公开的地下上司，而且也是录用自己的

恩人，不过他所能给予的最大恩惠，恐怕就是牺牲自己而让朗古飞黄腾达吧。

在这个时候，鲁宾斯基和朗古，同时都希望罗严塔尔能够起兵造反。不过，朗古所希望的前提是，这必须是场维持一定规模但能够被扑灭的火灾，而鲁宾斯基所希望的则是一场能够燎原的大火，因为他们各自怀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鲁宾斯基对于这一点差异认识的非常清楚，而朗古则全然不知。一直不如奥贝斯坦，而基于某个类似的理由，朗古同样也及不上鲁宾斯基。鲁宾斯基能够寒酸地剖析并嘲弄自己，就如同对着自己映在镜子上的影子耻笑一样，而这一点正是朗古所无法做到的。

整个阴谋最后的结局是，朗古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留下了一个佞臣的恶名，并且一直流传到后世。不过事实上他也有几个优点，好比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善良的丈夫，同时也是一个和蔼的好父亲，不过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他，却怎么也逃不掉别人对他的责难。

在“野心的时代”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莱因哈特皇帝本身，虽然出生在一个空有贵族之名的贫穷家庭，在不过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晋升为旧王朝的将官；二十五岁还不到，就已经是头戴至尊的冠冕了。

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所有支配人类的人，不管是明君也好，是昏君也好，是直系也好，是旁系也好，全部都限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子孙。而用实际行动打破这种血统专制的人，历史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雷·海尼森，另一个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虽然他们的手法以及所信仰的主义都迥然不同，不过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人们无法将他们的姓名从历史上抹去。

一个创造性的行动，往往会产生无数的模仿者。就好比莱因哈特，他那种依靠单一的支配者来统治宇宙的构想本身，就是延续了鲁道夫大帝的野心。当然，他并不是要模仿鲁道夫大帝，而是企图要超越他，而且在他还不到二十五岁的年纪，他的野心不已经大致达成了。

他所创造的伟业令无数的人产生敬畏的心。朗古当然也是这无数人当中的一名，不过他并不认为年轻俊美的皇帝是从不犯错或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如果不会犯错的话，就不会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惨死，而且也不可能会败给杨威利。朗古让年轻的皇帝成为自己的傀儡。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要将莱因哈特从那群忠实、能干的臣下手中夺过来，必须要让莱因哈特孤立在猜疑和不信任当中，因为皇帝的不幸与朗古的幸福是直接相关的。

【Ⅲ】

这一年的八月底，有个奇怪的谣传，开始在新帝都费沙的地表上徘徊，接着进入九月的时候，这个原本像是地下暗流的谣传，开始像是泉水般地喷出来，流进银河帝国政府官员的耳中，不祥的流言像是无数的水泡，不断地将水泡破裂的音符送进人们的耳中。

“……新领土总督罗严塔尔有意要造反！”

“……罗严塔尔元帅非常了解如果倚靠军事力量的话，一定无法和皇帝匹敌，所以他打算假借视察新领土之名，邀请皇帝亲临海尼森行星，然后在皇帝旅行的途中把皇帝暗杀掉。”

“……暗杀皇帝之后，罗严塔尔元帅可能会拥戴行踪不明的先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发表高登巴姆王朝复辟之宣言，然后自己担任摄政王，独揽政治与军事的大权，不久之后，就打算为自己戴上至尊之冠了吧？”

“……不，罗严塔尔元帅的目的，不是暗杀皇帝，而是要把皇帝给软禁起来，逼迫皇帝签写退位宣言书，让自己合法地坐上皇位。”

“……听说罗严塔尔元帅已经把邀请皇帝亲临海尼森行星的邀请函呈给皇帝了，不过皇帝不可能会接受他的邀请。”

“……说不定，皇帝会反过来把罗严塔尔元帅召到费沙来，好好地询问一番呢！”

有关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有反叛企图的谣传，在这一年冬天将结束的时候也曾经流传过，不过皇帝与元帅经由在公开场合上的对话，使得过去这个谣传终归还是一个谣传。不过，这一次是不是也能够像从前一样，得出一个完美的结局呢，没有人能够有自信地加以预测。

皇帝的侍从长温歇尔·冯·哈杰尔巴克男爵，是皇帝的姐姐格里华大公妃的朋友，夏佛豪瑟子爵夫人的义弟。他以养子的身分继承了男爵家，不过他并没有特别洋溢的才华，为了温和诚实，没有政治野心。

以侍从长这样的一个职务而言，这佯的一个人便足以胜任，不需要什么大器或才能。因为他所要做的不是辅佐皇帝的政务，只需要注意着不要让皇帝的生活有任何的不便之处就可以了。不过像莱因哈特那么朴实的生活，其实只要有艾密尔·齐列在他的身边照顾也就足够了。

这个在费沙流传的谣言，之所以会传到皇帝的耳中，是因为这个侍从长的缘故，不过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乱嚼舌根。罗严塔尔邀请莱因哈特亲临行星海尼森的邀请函送到莱因哈特手上的时候，被莱因哈特顺手放在新住所的图书室里的桌子上，侍从长发现之后，便将邀请书信交给皇帝陛下。当时莱因哈特因为察觉侍从长脸上有着不安的表情，询问其原因之后才知道这个谣传的。至少在侍从长晚年的回忆录里面是这么记载。

※※※

在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二天，正式说来是九月十日，军部的最高干部被集结在大本营里面的时候，年轻俊美的皇帝一开始就流露出不悦的表情，眉宇之间布满了无形的雷云。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接触到皇帝的视线，立即往前半步。

“最近，宫廷内外流传着一个说法，想必皇帝陛下也已经略有所闻。在这个会传言的真伪尚示证实以前，陛下是否可以暂时留在费沙？”

“这是什么话！”

莱因哈特那端丽的两唇之间，吐出巨大的怒气。他那苍冰色的眼眸，宛如封住火焰的青玉一般地闪闪发光。

“罗严塔尔不可能会暗杀朕，朕也不会怀疑他。你们竟然被这些世间的闲言闲语所迷惑，难道想要挑拨朕与朕的重臣吗？”

军务尚书的义眼闪闪发光。

“那么，请至少带领一个舰队前往。”

“皇帝前往重臣统领的地区，如果带着过度庞大的兵力，只怕会招来疑虑与恐惧。而且最重要的是，皇帝在自己的领土上旅行，为何要有大舰队跟随呢？像这种废话就不用再说了！”

调整好自己的呼吸之后，莱因哈特把视线移到某个臣子的身上。

“缪拉一级上将。”

“是，陛下。”

“朕命你担任朕的首席随员，准备出发事宜。”

“臣遵旨……”

奈特哈特·缪拉轻微摇动他那像是砂一般颜色的头发，接受了皇帝的命令。此时奥贝斯坦和米达麦亚都沉默无言。就在其他将帅的一片寂静当中，有一位提督开口说话了，是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

“启奏陛下，请允许臣下加入随员的行列，随同陛下前往新领土视察。臣下的妹婿因在新领土总督府中担任民事长官。而臣下与臣下之妹已许久不曾相见，盼能藉由此次机会，完成私人的愿望。”

藉由这种侧击，鲁兹成功地攻陷了皇帝莱因哈特这座难攻的城堡。另外不只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原本担任费沙方面军部司令部的职务，但由于首都正式迁移，军部组织随之改编，这个职务变成悬在半空中，所以一直到新的职务确定之前，鲁兹等于处在空闲的状态，只分别担任大本营以及军务省的参事官，这也是他的请求会被批准的原因之一。

“真可惜，皇帝怎么不带着我一起去呢？”

从皇帝的面前退下之后，毕典菲尔特叹气说道，鲁兹则闪耀着他那藤色的眼眸笑着说道：

“如果你说要去和罗严塔尔元帅打架摔角的话，陛下或许会带着你一起去吧。不过，这一次如果不是和平之旅的话，事情可就麻烦了。”

※※※

还有一件事让鲁兹和其他将官们感到不可思议的，那就是经常跟随在皇帝身边的希尔德，也就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这一次竟然被留了下来。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最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作跳跃飞行恐怕会增加她体力上的负担。”

因为皇帝亲口作这样的说明，所以其他的人也就觉得，原来是如此啊！这么说来，那位聪明的伯爵小姐今天之所以没有被召来，而且最近也常缺勤，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不过，事实上莱因哈特很明显地是因为有着私人的理由。因为自那一个晚上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十几天，而且希尔德也已经回到大本

营，不过她还是没有对莱因哈特的求婚有任何的回答。这恐怕是希尔德直到现在的生涯中，第一次对事情无法果断处理吧？不过对于莱因哈特的来说，与她结婚究竟会不会幸福呢？希尔德到现在为止，一直束手无策地站在这个问题的前面。

莱因哈特把她传唤到办公室里面之后，特意作出一副纯事务性质的表情和声音。

“伯爵小姐，朕在这个月的月底，要出发到新领土去。”

“谨听陛下的指示。”

“这一次，朕希望你留在费沙。”

“……是。”

“另外，在朕回到费沙之后，希望你能够对这些天的事情，先准备个明确的回答。”

年轻的皇帝避开希尔德的眼眸，将视线投注在她暗调的金色短发上如此地说道。

“当然，前些天的事情，就是指朕对伯爵小姐求婚的事情。”

莱因哈特还特意地加以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他不成熟之处，不过却也可以从中看出莱因哈特的诚挚。而这个场合对于希尔德来说，毋宁说是得救了，因为莱因哈特如果是个没耐性的家伙或者极端本位主义的人的话，大可以强求对方在自己出发以前，给予一个明确的回答。毕竟他是一个专制君主，大可以无视于希尔德本身的意愿，而照他本身的意志为所欲为。不过希尔德的内心天秤，在这个时候，就会往某个方向增加倾斜度了。

希尔德回到大本营之后，她的行政处理能力一点也没有低落，不过在创造性思考力方面的表现却不甚完美，这大概也是因为理智能源的集中和持续没有办法两全的缘故吧！

希尔德自己本身也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一次不能与莱因哈特同行，也只觉得无可奈何。她本身当然也听到过与罗严塔尔有关的谣传，不过她觉得这不过是年初时的谣言再度传开罢了。或许这种想法本身，正可以证明希尔德的理智还与想法都一时失调了。另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她对随行的缪拉等人有着绝对的信赖感。

此外，对希尔德来说，她本身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也就是：“前往会见皇帝的姐姐格里华德大公妃吧！”

自从那个晚上以后，希尔德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她，莱因哈特不在的这一段期间，或许可以有机会吧。希尔德希望能够让这位皇姐，也像希尔德自己的父亲一样，明白这期间所有的事情，因为她是从小疼爱着莱因哈特，完全明白莱因哈特内心刚柔之处的皇姐哪。

莱因哈特到此时为止的人生历程，虽然极为壮丽，可是却称不上多彩多姿，甚或应该说是极为单纯。他有着明确的价值观，而且目的非常鲜明，所以他只要全心全意地往那个目的地迈进就可以了。

拥有强大的敌人，而且为了要打倒敌人，必须竭尽一已所能的这种人生，一定得是单纯的。以莱因哈特的例子来说，他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的这个目的，虽然显得有些过度庞大，不过却反而为展现在莱因哈特面前的广大荒野，开辟出一条最短的道路。

就这一方面而言，杨威利所走的是一条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的思想路程。他认为民主共和政治就是最好的体制，而且他所抱持的这个想法一直是根深蒂固、毫不动摇的，不过他却以直接、间接的方式，体验到这个体制以最差的形态来运作时所产生的状况。

杨的人生、思考和价值观，经常是像双重矛盾的螺旋状态一样，表面上看起来颇为奇特，但却有着安定的人格以及极宽广的包容力，一直在制衡着这种特质。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对威斯塔朗特的虐杀事件觉得悔恨万分的莱因哈特，由此看来，他身为一个专制支配者的神经纤维，或许比“钢铁巨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还要来得纤细也说不定。

不过，希尔德并不希望莱因哈特具备鲁道夫式强韧气质。

莱因哈特无法完全洞察到希尔德的心理，他把自己应该说的话说完之后，扬起了他的一只手，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僵硬，就打算走出屋外。但在他的动作所产生的气流，正好引起微风的那一瞬间，希尔德出声说道：“陛下……”

“嗯……？”

“请陛下路上多加小心。”

年轻的皇帝好像有些不知所措地，凝视着美丽的幕僚总监。当他体会到伯爵千金的话中的含义时，脸上浮现出将要展露微笑的表情，对着她点了一下头之后转身离去。

就算把杨当作是例外，好比希尔德，她也有她的父亲，作为她的理解者以及助言者，但是莱因哈特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吗？过去曾经是有的，不过此时在他声音所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至少，这个人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里面。

面对米达麦亚或者缪拉这样的忠臣，莱因哈特没有办法把他们当作是可以笔自己商讨私人生活的对象。尽管他已经把自己的不成熟以及脆弱的一面在玛林道夫父女的面前暴露出来，不过不管是米达麦亚也好，是缪拉也好，他从没想过要开口和他们商谈私人生活，毕竟莱因哈特不是一个可以让他人知道自己的缺点之后，仍然能够处之泰然的人。

【Ⅳ】

米达麦亚因为必须要亲身参与许多重要的军务，所以没有办法像鲁兹那些自愿随同皇帝前往新领土。于是他将缪拉召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办公室，从整体的大局一直到细部的问题，彻底重复地检讨着，他对于这名小自己两岁的僚友，寄予着深厚的信赖。

“我想我能够明白你所担心的是什么事，今年的六月，杨威利在前来与皇帝会面的途中遭到了暗杀，你在害怕那样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吗？”

“如您所明察的。”

缪拉点点头，他那颜色像是砂一般的眼眸浮现着轻微的忧虑。因为一旦曾经暗杀成功，那些恐怖分子便可能食髓知味，进一步想要再干一次，这是就是人类的心理。

“如果能够的话，属下是希望皇帝能够留在费沙，不过到了这个地步，皇帝的行程如果忽然中止的话，只怕人们反而会朝坏的方向去想像吧……”

“没错，不过，就算这样也真是太巧妙了！”

米达麦亚不禁要恨恨地啐舌。

因为害怕罗严塔尔叛乱，所以皇帝便不敢离开新帝都的这种谣传如果四处散播的话，那么以莱因哈特皇帝的个性，便绝对不可能会让自己窝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这样一来，好像更证明了谣传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要把皇帝引到新领土上的一个陷阱吧。米达麦亚想到这个陷阱其实非常单纯，不过却具有绝对的效果而且极度狠辣的时候，不禁不寒而栗。

这个阴谋，在大约半年前，罗严塔尔因为与一名已故的立典拉德公爵有些关连的女子之间的关系，而受到斥责的那时候开始，就已经细密地筹划并且布置好圈套了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直在背后用指尖引线操纵的人，难道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小人海德里希·朗古吗?

米达麦亚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姑且不论朗古的策谋能力如何，米达麦亚对于朗古的实践能力与组织能力一直有着相当低的评价，所以朗古毋宁说是受到某个更狡猾的人物所影响，不过却由他掌握着表面上的主导权。米达麦亚的这项疑虑，在不久的未来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不过，阴谋者也不可能会拥有如何强大的战力，所以只要有五十艘到一百艘左右的舰艇跟随皇帝前往的话，也就可以有足够的抑制力了，而且也不会对罗严塔尔有太大的刺激吧。”

“的确是这样，不过问题在于陛下的想法。”

“这由我来提出请求。如果随行舰队只有这么一点数量的话，那么皇帝应该会容许的。”

银河帝国这两名年轻的名将，不禁交换着轻微的苦笑。皇帝的霸气与矜持，有时的确会让臣下感到苦恼，不过以臣下的眼光看来，这也是值得他们敬爱的。

“对了，军务尚书对于这次的事件，有说过什么样的话吗？”

米达麦亚那一对富有活力的灰色眼眸，此时正闪耀着充满讽刺的光芒。只要一提到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他肉体的机能就会和精神作用直接连结在一起。奥贝斯坦当然不可能会心存好意地接受罗严塔尔呈给皇帝的邀请函，这是再明白不过了。

“罗严塔尔如果真要背叛的话，一定会从正面堂堂地发动军队，来一场决战，绝不会像某个人，只会筹划一些阴险黑暗的策谋，想从背后刺陛下一刀。”

米达麦亚其实是想要这么说，不过如果真说出来的话，就不是能够当作玩笑而隔的。人的地位尽管升得再高，舌头活动的范围却不见得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宽阔。

“据我所知，在那之后他并没有再发表任何意见，而且随行者的名单上也没有尚书的名字。”

“是么？这样的话就好了……”

军务尚书如果随行的话，米达麦亚当然要反对，不过并不是因为他讨厌军务尚书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深深地了解到，奥贝斯坦与罗严塔尔这两人之间错综复杂、像是磁铁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到时将会比呈现在表面上的，还要来得锐利而且深刻。奥贝斯坦如果随行的话，那么极可能会对罗严塔尔的情绪有着负面的刺激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奥贝斯坦是以自我保命为优先的男子，那么从最初的一开始，他便不可能打算到罗严塔尔的根据地。不过，有一件事是连米达麦亚都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奥贝斯坦不是一个以追求自我的利益与安全为满足的人，如果对他而言，还有其他重要目的的话，那么就算会牺牲他自己，他或许还是会令人意外地付诸行动也说不定。这是米达麦亚必须要提防戒备的，这当然不是为了奥贝斯坦的性命安全，而是为了罗严塔尔。

此时此刻正在宇宙间进行的所有阴谋，米达麦亚当然不可能察觉得到。虽然说他原本就希望他的一生，不要与阴谋有任何的牵连，但是他这个愿望终究无缘实现。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人能够察觉到某个以地球教的首脑为核心的组织，在全宇宙中所策划的全部阴谋内容，那么这个人大概不能算是人类了吧。所以，在人类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够对米达麦亚洞察阴谋的极限能力有任何责难。

只是米达麦亚仍然能够看透事态本质的危险性，这是基于他身为一国重臣所具备的见识，而不是基于任何阴谋家的才能。如果罗严塔尔的叛逆真的变成一个事实，那么随着镇压平息之后，紧接着来到的将会是君主与臣下之间的猜疑。一方想的是“连罗严塔尔都会造反，接

下来不知道会是谁呢”；而另一方面所想的则是“连罗严塔尔都会遭到整肃，接着不晓得会轮到谁”。这么一来，整肃与叛逆只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

“算了，不管军务尚书是怎么想的，我有我自己的作法。就是把宇宙舰队的主力，暂且先集结在夏坦布鲁格周边的宙区吧。”

所谓夏坦布鲁格，有着“影之城”的意思，这是一个已经要确定要建设在费沙回廊的新领土方面，也就是旧同盟方面出入口地方的宇宙要塞名称。重要性虽然无法和伊谢尔伦要塞相提并论，不过却能够扼住回廊其中的一个出入口防卫新帝都，而且还可以作为出击、补给、通讯的据点，应当可以发挥相当大的机能。

另外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费沙回廊通往帝国本土方面的出入口即将建设的一个要塞，被命名为“多莱·古罗斯阿多米拉尔斯布鲁格”，意思是“三元帅之城”，也就是用来纪念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六名元帅当中，已经死去的三名……吉尔菲艾斯、海伦法特、斯坦梅兹元帅。

“如果再有一个人死去的话，那么就改名叫四元帅之城了吧。”

毕典菲尔特这个一点都不高明的玩笑，惹得僚友们只能苦笑。不过不管怎么样，建造这两个新要塞在费沙回廊的咽喉部，对于新王朝与新帝国的存续与发展，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莱因哈特咫建造一个壮大帝国的构想，经由这种实地的建设，逐渐踏实地具体化。身在军务的第一线、统辖并指挥这些新要塞建设工作的人，就是米达麦亚元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无法随同皇帝前往新领土的缘故。

米达麦亚非常能够适应新时代里面的新任务，而且对于他所被赋予的课题，也都逐渐在圆满地达成中。他是帝国军第一勇将，不过却不单单只是一名勇将，因为他其实有着绝佳的弹性与气度，虽然他本身并不自觉，不过像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等人，却一直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莱因哈特当然也是充分掌握到这一点，所以才一直把重托付给这位“疾风之狼”。

不过万一莱因哈特与臣下之间陷入了整肃与叛逆这两者的恶性循环的话，那么米达麦亚不禁要怀疑，自己和其他的僚友究竟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千辛万苦地打倒高登巴姆王朝、消灭自由行星同盟、不断地作战、将全宇宙勾勒出一道流血的轨迹呢？罗严克

拉姆王朝为宇宙带来了和平与统一，并且以更进步更公平的统治，支配了至少大半个宇宙。这么样辉煌的功绩只要稍有差错，便可能被暗红色的恐怖政治给涂盖上去，而后世的人，将会用嫌恶和冷笑来批判这一段政治史吧！

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情况变成如此。自己除了要求莱因哈特皇帝能够有宽大的度量之外，同时也期望罗严塔尔能够自制。

“缪拉一级上将，陛下的安危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和鲁兹同心协力，将陛下平安无事地带回到费沙。”

缪拉静静沉着地微笑着，大概是为了让这位比自己年长二岁，同时也是自己所敬爱的僚友安心吧。米达麦亚一面衷心地祈祷着缪拉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一面伸出自己的手和他相握。

【V】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有多么毒辣的阴谋才产生的，一开始的时候，叛乱的种子之所以会发芽，必须要有相对的土壤配合。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塔尔元帅之间，终究是有一道能够让阴谋家利用的裂痕。”

后世所作的上述批评，虽然有些太过于偏向唯物论的嫌疑，不过就某部分而言，应该也有其正确性吧。

原本在战乱平息之后，皇帝本身临视新领土的这个计划，早已纳莱因哈特本身以及帝国政府所制定的预定表当中。正因为是新领土，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或者应该要积极地制造机会，让皇帝的威信与恩惠能够照告“臣民”，让所有的臣民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所以罗严塔尔所呈送给皇帝的邀请书，应该是要毫无疑义地为皇帝所接受。

在罗严塔尔这一方面所遭遇到的事情，其实更显得复杂。就在他即将要送出邀请书的时候，从他留在费沙的眼线那儿传来了奇怪的谣传。

“皇帝陛下虽然身在费沙，却还经常有原因不明的发烧。藉着皇帝卧病的机会，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次长朗古的专横便愈演愈烈，军务尚书俨然是一副宰相的姿态，而朗古次长则俨然已经是内务尚书，有心者莫不紧皱眉头、静默不语。特别是朗古次长基于私人恩怨，屡屡在皇帝面前毁谤罗严塔尔元帅，并进言请皇帝召唤罗严塔

尔元帅前往费沙，然后予以绥靖。另外还声称罗严塔尔元帅邀请皇帝前往新领土，背地里其实正在策划暗杀皇帝的阴谋……”

朗古本身将这个情报散播出来，其中可能有着某种阴险的意图吧。罗严塔尔固然是一个能够作极度敏锐之政略观察的人，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朗古为了要“让”罗严塔尔“知道”这个情报，刻意用夸张和塑造的手法来捏造一些假象。罗严塔尔以武人的身分，深深地知道叛乱对于一个支配者来说，绝对是造成负面效果的因素，而这与引发一场从一开始就是以被平定为条件的叛乱——的想法是很难互相融合在一起的。虽然罗严塔尔对于用兵极为自信，不过怎么也无法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任何企图要破坏皇帝与自己之间信赖关系的举动。而且他内心对于朗古这一号人物原本就有着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认为朗古对于皇帝根本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且随时都抱着想要加害罗严塔尔的企图。事实上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正确的，不过罗严塔尔却因为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反而中了朗古的阴谋。

“陛下不可能会被朗古这种奸佞小人所说的话欺骗。像今年初春的时候，那家伙就曾经企图要把我推进粗陋的陷阱里面，最后还不是很凄惨地失败了！”

罗严塔尔一面想要对自己这么说，一过却还是多少有些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的心腹，也就是军事查阅总监贝根格伦上将传唤到自己的面前，试丰询问他对于最近在新首都流传的谣言有什么样的判断。

“皇帝陛下当然不会被朗古奸佞的言词所蒙蔽。不过属下所担心的是另外一个人物的动向。因为朗古这种人，应当只是腹语术的傀儡罢了！”

贝根格伦特意避免明白地指名道姓，不过罗严塔尔对于他所指的是什么人，却是明白不过了。此时他的脑海里面，浮现出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那对闪耀着异样光芒的义眼。奥贝斯坦的内心对皇帝可能是极度轻蔑的，这种担忧和不快的感觉，对于罗严塔尔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皇帝陛下果真的化为奥贝斯坦与朗古那种人的木偶，那可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果真如此的话，那位年轻霸主的人生不就是典型的虎头蛇尾吗？罗严塔尔心里这么想着，而且由于他本身霸气之所驱，他甚至还想

到，不如自己就取代奥贝斯坦那些人来拥戴皇帝吧。

这一次皇帝即将在少许护卫的随行之下，前来罗严塔尔所掌管的领土，如果在皇帝来访新领土的时候，就请皇帝留焉为，不让皇帝回去，然后宣布大本营和宫廷迁到海尼森的话，那么奥贝斯坦等人因为没有与皇帝同行，到时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吧。

这难道不是一个可以将全宇宙掌握在手掌之间的绝佳机会吗！

当然，莱因哈特不可能会轻易地承认罗严塔尔的优势，一定会企图从他的手中逃脱，然后夺回他的权力吧。如果真演变成这样的话，又何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双方真要以战争来取胜的话，朗古不用说，就连奥贝斯坦都只不过是战场舞台上演技欠佳的三流演员罢了。虽说奥贝斯坦长于权谋，却也必须要仰仗皇帝的权威才能够站立，罗严塔尔是一名拥有五百万兵力而且具有用兵之长才，奥贝斯坦根本还不配作他的敌手。

在高登巴姆王朝的时候，有能力的臣下遭到整肃的例子，根本没有什么稀奇。甚至还有将领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之后，立刻莫明其妙地被夺了兵权，然后直接被押解到刑场去的例子。莱因哈特如果因为卧病在床，而导致判断力低落的话，旧王朝的恶例或许会在罗严塔尔的身上重演也说不定。

况且罗严塔尔本身的叛逆色彩，也不完全是透明无色的，正因为他确实有宛如枭的另外一面，所以自从他就任总督以来，便不时在研究按照新领土的生产能力，能够对帝国本土行使何种程度的政战策略，虽然说在他这些研究当中，都是把奥贝斯坦当作假想敌。

也因为如此，所以后世对罗严塔尔抱持着批判态度的历史学者，便有着如下所述的言论：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如果要作为莱因哈特皇帝的忠臣，却没有足够的忠诚度；如果要作为叛逆者的话，却又欠决断的毅力。所以他也算不上是一名叛逆者，最后终究只是一名永远的不满分子罢了。”

“他如果能够对于自己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位置，有更深刻体认的话，那么他应该可以明了他应该把自己的心力贡献在和平与秩序的确立之上。不过从那些帮助他成功与荣达的理性与智慧，地在他爬到臣子之最高地位的那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最后的阶段变节，给予人一种印象，那就是他过去贡献给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忠诚，全部都是欺瞒的行为。这不是因为别人而是为了他自己——”

虽然有这么多的批判，不过却也没有人歪曲事实，硬是要指罗严塔尔是一个无能的人。毋宁说他那持量并具的才能与力量，才是将他的人生引导到错误航向的因素，这样的说法还比较中肯。

如果问问其他同在一个时代的证人有何见解的话，那么经常与罗严塔尔处在对立阵营的尤里安·敏兹，他的说法是这样的：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可以说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伟大人才，不管是担任大军的指挥官也好，广大领土的总督也好，亦或是宰相也好，以他的才干来说，绝对没有不足之处。不过，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有一个地位不适合他，那就是新帝国皇帝的位置。其实如果就第三代的皇帝来看的话，大概没有一个人的才干与气度，像罗严塔尔一样的卓越。他可以毫无疑问地继承前任政权的政策，发挥其长，修正其短，肃正纲纪，使国家的组织再生，并且藉由他强大的指导力来维持一个统一而且屹立不摇的集权政治，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比高登巴姆王朝大部分的皇帝都还要来得伟大的君主……可是，在他统治下的帝国首都，可能还是会继续在行星奥丁之上吧。然而和他在同一个时代，却有一名凭藉着无与伦比的天才，把支配宇宙的中枢移到行星费沙的年轻人。这么看来，罗严塔尔是一个出生在创业时代的守成人才，而与创业的人才，也就是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生在同一个时代，这对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来说，大概是一种不幸吧？又或者……”

尤里安·敏兹的记载只叙述到这里就停止了，接下来的仿佛是以无言的方式，在诉说着罗严塔尔的叛乱，对于生在同一时代的他来说，也是在接受真实而不是事实所支配的领域当中所发生的。不过如果尤里安·敏兹的分配正确的话，那么这与罗严塔尔本身主观认识之间，似乎有着明显的差距，因为罗严塔尔一直认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适合栖息在乱世中的人，或者应该说他希望自己成为乱世英雄的愿望，比他祈求安定的志向更为强烈。

无论如何，罗严塔尔绝对不想让已身处在奥贝斯坦或者朗古的风头之下，这是当然的，不过他对于自己的未来，却也无法太过乐观。

罗严塔尔明明知道有些令人觉得不舒服的谣传，在费沙方面四处流传，却还是把邀请书呈送给皇帝，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想要知道皇帝的反应。如果皇帝不离开费沙的话，那么皇帝就是相信那些谣传而对罗严塔尔有所怀疑，面对这种情形，罗严塔尔只能无奈地说“皇帝已经沦为奥贝斯坦与朗古的傀儡了”，虽然会让人觉得不痛快，不过至少事态已经澄清。但是皇帝如果应罗严塔尔的邀请亲临新领土的话，就可以证明他对罗严塔尔的信赖了吗？可惜事实不见得就是这样，或许是想要让罗严塔尔先松懈下来，然后再立刻予以逮捕、处决也说不定啊。虽然以莱因哈特皇帝的为人并不公玩弄这种计谋，不过如果是奥贝斯坦和朗古这般人的话，要玩弄这种计谋也没有什么难处的。

不管怎么说，九月二十二日，莱因哈特皇帝已经离开新帝都踏上亲临新领土的路途了。而总督罗严塔尔也必须有些欢迎的准备。

# 第五章 乌鲁瓦希事件

【1】

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的九月下旬。

这一年的夏天，对银河帝国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平静而且爽朗的季节，现在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战争在长期、持续的消耗之后，终于要迎向它的结束，许多人的父亲、丈夫、兄弟、爱人、儿子，终于要从长久的远征归来。据说一到达故乡的宇宙港，就和前来迎接的爱人一起直接赶到结婚典礼会场的年轻士兵，有数万人之多。

但是乌云却在这个时候悄悄地笼罩在地平线上某个不为人所知的一端。

云层的产生并不是人民的责任，可是一旦云层散布开来又变成豪雨的时候，人民却无可避免地要被豪雨所打湿。人民没有参与起因的权力，可是却又被迫要负担结果，这就是与民主共和政治有所不同却又与封建制度有些许差异的情况下，所建立的专制政治的罪恶所在——这是杨威利在生前对尤里安·敏兹所说过的话，不久之后，尤里安就已经深切地体会到杨所说的这些话，是多么真实的预言。

当尤里安等人被封锁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为他们带来珍贵情报的，就是民间许多的通讯网，以及波利斯·高尼夫所组织的“封锁突破集团”里的每个人。

现年三十一岁的波利斯·高尼夫，并不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正式成员，也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费沙自治领的公民。不过当这个特殊的政治地位在银河帝国的武力胁迫下趋于瓦解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法律或条文可以保障像波利斯·高尼夫这种人物的权力了。

这位勇敢的独立商人，不但不因为自己是“不属于任何组织的存在”而有所不妥，反而还以这种身分为乐。他拚着性命突破帝国军层层的封锁网，归集情报，秘密运送物资，这种种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受命于某个人，而是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他由其中获得无上的快感。对他来说，去成为哪个人的上司或臣下，也就是去取得一个法律上的地位，还不如去成为与某个人相等的朋友来得有意义。就好像达

斯提·亚典波罗热中于革命战争似地，波利斯·高尼夫也一直固执于“自由独立商人”的立场。他认为所有的一切只要不是义务而是他想做的就可以去做，而且他还曾经说过“心理的利益比物质利益还为重要”之类的话，所以也有人认为他所具有的资质，与其说是一个商人，不如说是一个冒险家。如果让奥利比·波布兰来评论的话，他一定会一针见血地说“那家伙反正就是喜欢惊险恐怖的生活”。

“以前我大概也说过吧，我和高尼夫这个姓氏，天生就是八字不合，这个姓氏的家族，一定是天生有种不能和安分守已的人共存的遗传特质。”

一面说着这种恶毒的话，一面却又关心着那个听说是在海尼森行星上的伊凡·高尼夫家族的安危，而频频向波利斯·高尼夫打听消息的就是波布兰。这位有着绿色眼眸的击坠王，却反而对自己这个波布兰家族没有表现出任何关心——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

奥利比·波布兰和达斯提·亚典波罗两个人，共同被后世的人视为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中，具有“爽朗庆典气息”的代表人物。除了那一段曾经流露出伤心的短期间之外，这个评语应该是正确的吧。不过，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记载当中曾经提到，尤里安时代的波布兰与杨时代的波布兰有些不同，从侧面上可以看出他是有意识地想要带动这种爽朗的气息。不过几乎所有的都不是能够让他人如此看透的浅底容器，所以达斯提·亚典波罗之所以能够察觉到这一点，想必是因为他本身的言行和心情，与波布兰有某些共通的部分吧。

波布兰在青少年当中，是个极有声望而且备受欢迎的人，这是当时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一致共有的证言。少年士兵还有已成家的将兵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喜欢围绕在这位爽朗、潇洒、无畏的青年身边听他说话，甚至连他戴帽子的方式、走路的样子，都有许多青少年喜欢模仿。至于他和异性间的关系，则是众多的父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模仿的地方吧。另外如果说到姑娘的话，波布兰只会把“女人”而不是“女孩”当作对象的这个事实是众所皆知的，使得这名男子反而意外地获得别人对他的信任。

“……所以说呢，这样好吗？各位青少年朋友，以后就称呼我是深谋远虑、品行端正的波布兰好了。”

“不是叫采花大盗波布兰吗？”

“咦？你们也知道这种无聊话啊，是不是从亚典波罗中将那儿听来的？”

“不是！是从卡介伦中将那儿。”

“这种来自老一辈人的误解，是年轻的改革者注定要背负的宿命。大家一起站起来吧！把他们统统赶进对过去的追忆里面吧！”

……因为波布兰同时也肩负着要把空战技术教授给这些孩子们的责任，所以他的声望以及他对青少年的一种极为自然的统率力和说服力，的确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特质。当亚典波罗两手交叉在胸前看着波布兰带领着一小队少年少女，往战斗机驾驶员的培训所走去的时候，便喃喃地说道：“这家伙如果是出生在和平时代的话，大概会出人意料地作个幼稚园老师吧？让他作个孩子王还真是恰当哪！”

亚典波罗一面挖苦地说道，一面却有着发自内心的感动。这使得他身后的尤里安不由得露出自然的笑容。

“波布兰中校都能够摇身一变，从采花大盗变成幼稚园老师了，亚典波罗中将何不也放弃独身主义呢？”

“是独身主义不放弃我啊！毕竟我和独身主义也交往这么多年了，倒也舍不得弃之不顾哪！”

其实如果亚典波罗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他一定早就拥有一个可以与他的地位、个人魅力相称的家庭或者爱人了。不过此时他的心境，大概就像是一艘暂时还不需要港口的船吧。

亚典波罗手里抱着文件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之后，尤里安也走进隔壁的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他的桌子上放着几封投书信函。利用投书来发泄不满或者表示意见的这种方式，是尤里安所接受的。在这些信件当中，固然有些建设性的内容，不过也有一些尽是对于尤里安个人的恶言恶语。

“一个不能公然对指导者表示恶意的社会，便称不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因此，尤里安从来不曾企图要堵住别人对于他的批判或责难。他只有在杨被人恶意中伤的时候，才会有忘我的反应产生。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等人证言中得知。

杨威利在世的时候，在他身旁的尤里安，看起来仿佛是个比黑发魔术师有着更丰富判断力的天才型人物。但是在杨过世之后，这个印象便改变了，虽然说这是因为看的人本身的情感有了变化，而不是尤里安变了，不过和这位有着亚麻色的头发与纤细容貌的年轻人，总是奉着杨威利语录这一本圣经，俨然像是个辛苦努力的布道家也脱不了关系。

尽管如此，尤里安绝不阴郁，同时也不强硬。他没有莱因哈特皇帝那么样华丽、充满热力的自信，不过却是依着一种极为自然的作风，成为杨的后继者。

在这段时期，他本身作为一个政务人员的基本态度就是“等待”。

“帝国的人民，在过去这将近五个世纪的岁月中，已经习惯了被统治、被支配。所谓的政治对他们来说，就是被迫去做一些事情、或者靠别人为他们去做些什么事。但是当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岁月的风化作用当中，开始走上自然崩坏的下坡道路时，就是民主共和制开始变得有意义的时候了吧。”

所以尤里安认为现在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以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本身目前的状况，要成为一个可以促使情况发生变化的核心，而且是一个积极的核心，力量还是过于薄弱。尤里安甚至认为，在行动之前，或许得要用上好几个世代储备力量才行。

不过在另一方面，尤里安凭藉着本身的感性与理性，知道状况的变化正急遽地加速。所以除了以长期的观点来经营共和政府之外，同时也要设想一些可以对应短期性变化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尤里安等人可以在宇宙历八零零年的后半期以来，创造出一个有效成果的原因。

“……尤里安从不曾说过任何一句属于他自己的话。他所有一切发言和知识的源头，都在杨威利的语录里面。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经由他的创造而是经由剽窃得来的。只因为他比杨活得更久，所以就不当地独占了所有的光荣。”

这种对尤里安个人近乎残忍的毁谤，达斯提·亚典波罗有着反对的意见。

“尤里安·敏兹不是作曲家，而是一个演奏家。他不是作家，而是一个翻译。而尤里安的愿望，也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演奏

家，或者最优秀的翻译。他从不曾隐瞒过任何一句话的出处，所以没有道理指责他是剽窃，因为世界上绝不可能有任何一首不经由演奏却能够叫人感动的名曲。”

而尤里安则终其一生，不曾试着要为自己辩护。当然也有些历史学家，从他始终可以忍住那种为自我辩护的冲动和欲望，并且坚持自己扮演杨威利的后继者、介绍者之角色的这些地方，发现到尤里安的确有他的不凡之处。无论如何，杨威利的生涯、事迹和思想，能够以近乎完整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到后世，尤里安·敏兹绝对是功不可没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够予以否认。虽然有人对于尤里安记录的正确性与客观性，多少提出了一些疑问。

不管怎么样，后来事态的改变，却使得尤里安和他的同僚们不需要等待那么久的时间。

十月中旬的时候，“封锁突破者”也就是波利斯·高尼夫，为伊谢尔伦带来一个重大且具有冲击性的情报，这是继五月底，高尼夫告知有人企图要杀害杨威利的暗杀计划之后，又一个无形爆炸物。这个情报的内容就是，“银河帝国新领土总督罗严塔尔元帅反叛莱因哈特皇帝……”

【Ⅱ】

“皇帝陛下及随从等一行人，将顺路前往干达尔巴星系的乌鲁瓦希行星，凭吊大亲征时阵亡者的墓碑，以慰藉英魂，之后再前往海尼森。”

这是莱因哈特这闪亲临新领土的旅程中的一个预定行程。其余具体的内容是临时决定的，因为莱因哈特本身原本就不喜欢死板的行程表，所以除了在十一月上旬回到帝都的事情是已经预定好了的之外，其余的行程都是具有弹性的。

主要的随员的缪拉一级上将、鲁兹一级上将、修特莱中将、奇斯里准将、流肯少校以及少年艾密尔·齐列，没有文官随行，可以说是一个特征，同时也是个缺点。其他的成员就是医生、总旗舰伯伦希尔以及护卫小舰队的搭乘员。

后世有人批评莱因哈特，是一个“皇帝军人而不是军人皇帝”，从他担任旧王朝提督的时候开始，比起在宫廷里为众美女环绕，他宁可在宇宙战舰的舰桥上或者在周遭的军事设备当中，与将兵们同在一

起。或许士兵们也认为，他们的皇帝身穿黑、银相间的军服，比周围环绕着穿着丝绸衣裳与宝石的公主，还要更为华丽耀眼吧。

皇帝一行人，比预定的行程还要早一天，也就是在十月七日，到达乌鲁瓦希行星。

乌鲁瓦希行星，在人类居住的条件上，和费沙有些类似。气候较寒冷，水资源极度宝贵。为了满足屯驻在此地的将兵对于水的需求，这个行星上有一个大约八十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而以这个人工湖为中心，面积大约六百平方公里的人工绿洲，可以说是这个行星上全部人类的生活圈。过去这个地方，是由于已故的卡尔·罗贝尔特·斯坦梅兹元帅率军屯驻，现在则是由隶属于新领土总督府的五十万名治安军驻守在这里。一旦总督府所在地的行星海尼森发生变故的话，那么在帝国新首都费沙的救援到达之前，这里便需要扮演军事行动中枢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把治安军总兵力的一成，放在这个半沙漠行星上的缘故。

皇帝一行人首先接受乌鲁瓦希基地司令官阿尔夫雷特·亚罗伊斯·维库勒中将的欢迎，然后与高级军官共同进餐，接着再转移到邻接司令部的迎宾馆时，已经是二十一点十分了。虽然名为迎宾馆，也同样有着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特性，那就是完全没有华美的外表，大厅里所张挂的油画，也都是观摩比赛中获得优胜的士兵作品。仅仅只有这种程度而已，要是太过复繁复的话就令人觉得有些讨厌了。

缪拉等人在二十二点四十分，从图书室兼谈话室的房间退出。不过因为睡眠的妖精还没有开始向人人耳语，所以莱因哈特便从书架上，取下“自由行星同盟建国史”的第一卷，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开始阅读，贴身侍者艾密尔·齐列将一杯柠檬水放在桌上，然后也躬身退下了。二十三点三十分，房间的门忽然又打开了，艾密尔紧张的脸，又再一次出现在皇帝的面前。

“怎么了？艾密尔。”

年轻的皇帝笑着对少年问道。

米达麦亚曾经嘲弄地说，“艾密尔崇拜皇帝，从头到皇帝踩在脚下的地面也都同样崇拜吧！”虽然是句玩笑的话，却也几乎将事实完全指出来了。

“陛下，鲁兹提督与缪拉提督，说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可以让他们进来吗？”

少年看出此时的皇帝，其实很欢迎有人能够打破这一段无所事事的时间。于是克涅利斯·鲁兹高大的身躯便出现在门口。

“臣惶恐之至，恳请陛下立即准备出发离开这里。警备兵的动态有些不稳定。”

鲁兹的双眼闪耀着藤色的光彩。这是这名沉着、坚实的用兵家，每次在紧张或者兴奋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一个特征。同僚毕典菲尔特就曾经笑说鲁兹是一名“玩扑克牌时必须要戴太阳眼镜的男子”，虽然这种玩笑并不适合现在的气氛。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睛注视着鲁兹，合上书本之后站了起来，艾密尔随即把上衣呈递给皇帝。

忠实的奈特哈特·缪拉，此时正伫立在门外，守护着年轻的君主，为了要向皇帝敬礼，只得用左手拿着枪。

“辛苦了，缪拉，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莱因哈特一面用手将落在额头上的金黄色头发往上拨起，一面如此问道。奇斯里坐在驾驶座上，而鲁兹则坐进助手座位。其他的两辆地面车，则由其他的亲卫队员分别乘坐，不过还是有部分人因坐不上去，只得留下来。地面车开始奔驰之后，莱因哈特立刻开启他那端丽的嘴问道：“修特莱呢？流肯怎么了？”

莱因哈特这个性急的问题被缪拉报以沉痛的表情。

“臣下不知道，陛下，而且连我们本身现在的处境也不明白。”

“可是却知道处于危险是么？”

莱因哈特有些讽刺地低语着，随即有一道探照灯的光，以白得刺眼的光线切割着莱因哈特秀丽的脸庞。同时地面车的周围也因为遭到好几条能源光束的射击，顿时冒起了白烟。凭藉着奇斯里的驾驶技术以及地面车本身的回避系统，使车身免于被直接击中，不过此时莱因哈特却也不是不承认缪拉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手上持有武器的武装士兵队伍，此时正浮现在车头灯的前方以及车内的红外线萤幕上。而背后也有好几道车头灯散发出光束以及警报声紧追了上来。

“一个连队前来送行了哪。”

“要加害银河帝国的皇帝以及两名一级上将，竟然只动用区区一个连队，真是太小看我们了！”

克涅利斯·鲁兹像是有些无可奈何地低语着。他两眼的藤色光彩此时已经消失了。因为危险已经得到确认，所以紧张也就随之消除，并且逐渐地恢复日常的平静刚毅，宛如一个身在第一线的军人。

突然间，大约有五名的武装士兵，出现在车头灯的正前方。

地面车的速度正要减低的时候，竟发现士兵们把荷电粒子来福枪的枪口，朝向这边发射，在这一瞬间地面车又立刻加速，车身受到一阵柔软冲击，而车窗外则有士兵方才被撞得飞起来的身体，正快速地落下。

“失礼了，陛下。”

缪拉把自己的身体，压在皇帝以及艾密尔的身上，一道光束射线，仅瞬间之差，从右边车窗贯穿到左边。缪拉那砂色的头发，有几根和军服背部的表面，已经一起碳化了。

“缪拉！没事吧？”

“臣惶恐，陛下，微臣背部的皮很厚，请陛下无须担心。”

缪拉一面说着拙劣的笑话，一面撑起身子，然后拔出枪，把视线投向窗外。

“不过就眼前看来，整个基地都像是要取陛下性命的样子。”

“那么，你想说的是罗严塔尔背叛朕了是吗？”

莱因哈特的声音之中，充满了像是要结冰的气氛。激动的表现，并不只有热风或者雷鸣，暴风雪同样也是其中之一。不过缪拉此时毫无畏缩神色地回答皇帝的质询。

“微臣无意说任何贬低僚友的言词，但是支有保护陛下免于危险的义务。如果微臣有涉嫌毁谤之罪，尔后自当主动请罪，请陛下此时先以已身的安全为重。”

将认真严肃的言词呈现具体化的视线，也同样出现在艾密尔少年的身上。年轻的皇帝凝视着贴身侍者的这名少年，脸上露出微笑。

“不用做多余的担心哪，艾密尔，朕现在已经决定让自己死在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地方。皇帝陵墓在什么乌鲁瓦希，不好听。”

地面车突然以大幅度的转弯，避开一辆企图要冲撞上来的地面车，使得莱因哈特金黄色的头发像波浪似地拍打着车窗，缪拉比右边的车窗用枪射击。而皇帝则一面调整着身体的姿势，一面开口说道："假设罗严塔尔真的已经反叛的话，那他的计划可是一点泄露的缝隙都没有哪！现在朕和你们都不是自由之身了，不是吗？"

鲁兹和缪拉同时沉默不语，因为莱因哈特给人的感觉像是和他自己的理性及感性对话似的，而且就算是在对他们说话，这语气也未免太奇怪了。

鲁兹仍然用单手拿着枪，然后用另一只手调整在助手位置上的通信系统，好不容易，终于勉强联络上总旗舰伯伦希尔。虽然有杂音的干扰，不过还可以确认那的确是舰长德利兹的声音没错，此时的伯伦希尔，同时也受到地面上的攻击，正在交战中。

【Ⅲ】

军用宇宙港此时早已被"叛乱部队"所压制住了，了解到这一点之后，莱因哈特所乘坐的地面车，立即一个急转弯，切换前进的角度，往人工湖的方向驶去。而原本尾随在后的地面车，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失散，早已不见踪影。

橘红色的光线一直朝地面车行进的方向向波动着，这一次企图要加害莱因哈特一行人的行动，已经不能说是小规模的了。

"伯伦希尔已经暂时离开了宇宙港，要在湖面上着水。"

鲁兹说明着。

好不容易抵达人工湖之后，湖面上整片为水注和飞沫所覆盖，环绕在湖四周的森林，正以火焰和浓烟侵略着夜空的领域。闪耀着纯白光芒优美的宇宙战舰的身影，正在看不见的水面上滑行过来。这艘不可侵犯的船——美丽的伯伦希尔，正前来迎接它唯一的主人。

到达靠近湖岸的地方以后，皇帝一行人抛下了地面车，朝着已经着水的伯伦希尔的方向飞奔过去，这时有许多条人影，从侧面树林的暗处里跳了出来，缪拉已经把枪口对准人影的那一瞬间。

"陛下，陛下平安元事，多谢奥丁大神的保佑。"

因为这个声音，所有的人终于都明白了。那个脸上涂着黑炭的男子，原来就是皇帝的次席副官肯少校。如果身分表白稍微慢一点的

话，皇帝的忠臣不但射杀了忠臣，而且连苦笑的时间都没有。

流肯和修特莱等人，同时都接到一则谎报，说是“皇帝已经脱离了”，不过随后不久，他们也发现这原来是一则谎报，立刻就开始四处寻找皇帝了，因为想到万一的可能性所以便先赶到人工湖这边来。

“修特莱中将等人，在前方恭候陛下。”

“那么，立刻让伯伦希尔出发吧！”

“不，请等一下。”

以尖锐的声音制止下一步行动之后，鲁兹的两眼又开始产生藤色的光彩。

“如果此次叛乱行为并非突发性质的话，那么只怕敌人已经在行星轨道上等着我们了。”

鲁兹所指出的重点，让一行人同时都屏住呼吸，众人顿时鸦雀无声。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变得非常狭小，而且极度凝重的沉默，最后被皇帝的声音所打破。

“鲁兹，你所说的敌人是指什么人？”

莱因哈特的声音因为不悦而显得有些尖锐。

“大概是指罗严塔尔吧，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你也同样不说出真正名字是吗？”

“臣仅藉由缪拉提督方才的说法，新领土总督罗严塔尔元帅，有责任要保护皇帝陛下在新领土的安全。但是依照如今的事实，如果要说他不应该受到批评的话，非常地遗憾，臣下实在不这么认为。”

鲁兹本来不是一个会有这种思考方法的男子。这位耿直的军人，无疑是受到“罗严塔尔元帅企图造反”这种谣传的影响，尽管他原本和罗严塔尔之间绝无任何不快，不过正因为如此，更不得划清他身为一个公务人员的界限。

“总之，请先登上伯伦希尔吧，陛下。如果要继续留在地面上的话，那么在舰内至少会安全许多。至于对策是否等进入舰内之后再议。”

缪拉居中调和皇帝与鲁兹之间的气氛，由于他正确的建议，同时帮助了他们两个人。于是一行人，在交错着黑暗与橘红色光线的森林中前进，而环绕在卫星周围的大气层，也像是一阵冷气、一阵热气的

瀑布，正由上往下倾泻着。火焰带来气流，而气流则运送着浓烟，群飞乱舞的火焰一同对着人耳朵，高唱着胁迫的歌声。

突然间，有几条像是从森林那一片黑暗中用剪刀剪下来的黑影，从他们的前后跳出来，并且高声盘问着来者何人。原来是隶属于治安军的士兵。其他的五个人，在皇帝的周围筑起人墙，但莱因哈特那闪闪发亮的金发，仍然成为士兵们视线的焦点。

“皇上……”

莱因哈特正面的士兵喘息似地叫了起来，内心无可隐藏的敬畏，不只经由他的声音，更从他全身上下流露出来。他虽然把枪口对准皇帝，可是力量却好像从他扣住扳机的手指头上快速地流失。

“看来你多少还有一点正气哪！没错！朕就是你们的皇帝。”

莱因哈特试着要往前踏出一步。缪拉见状立刻想要阻止，可是却反而被皇帝抓住他的一只手腕，莱因哈特昂然地让自己的胸膛坦露在士兵们的枪口前方。这时，所有的光亮和黑暗，仿佛都只是为了要强调这一位年轻人的俊美与权威的附属品。

“你们开枪好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只有一个，所以历史上杀他的人也只有一个，只是这一个人会是谁呢？”

缪拉立刻挺身要阻挡在皇帝的前面保护皇帝。可是莱因哈特却第二次，冷静但有却强而有力地，将这位忠实提督的身躯推回去。

从过去到现在，莱因哈特完全不需要像高登巴姆王朝那些大贵族出身的指挥官，以故作威风的方式来教士兵服从自己。他那无与伦比的功勋与将材，使他独占士兵们的信仰与忠诚且受之无愧，至于他那随风飘扬的金发，宛若天神般俊美的容瘢，更是众人热烈崇拜的对象。

“如果莱因哈特皇帝的相貌丑陋的话，那么士兵对他的崇拜心一定会低落许多。”

这是某些人心怀恶意的见解，不过又有些人表示了相反的意见。

“如果说莱因哈特皇帝是因为相貌俊美，所以他的敌对势力都应该要败给他，这是毫无道理的。士兵对于他的崇拜，在质和量上都与他的实力相称。”

无论如何，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士兵们的确是让莱因哈特的权威给压倒了。原本对准他胸口的枪，已经有些因为畏惧而左右上下地颤抖着，看样子是无法达到他们原来的目的了。

又有一道热风使气流产生新的旋涡，橘红色的光投照在这群互相面对面的人身上，取代这橘红色光波的黑影出现的同时，响起了一声大喝："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皇帝的首级可是值十亿帝国马克啊！"

煽动性的喊声，刺着几个人的欲望和动作，几个枪口看起来好像已经不再颤抖的时候，有一名士兵，从他那些与皇帝为敌的僚友身后，抢行一步发难。

"皇帝万岁！"

那名士兵在大喊的同时，便开枪射杀那些在前一秒钟还是与自己在同一战线的僚友。

错综的枪火停下来的时候，地面上已经倒下了七具尸体。站着的有八个人，那就是莱因哈特一行全体的人，以及那名高呼"皇帝万岁"的士兵。保护皇帝的缪拉的右手腕被击中，奇斯里的右侧面颊和流肯和左手指头受轻伤，但是没有人死亡，这或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那名士兵于是放下枪，跪在地上，请求皇帝饶恕他的罪，莱因哈特对着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是的，陛下，是的，卑职是麦恩荷夫下士。卑职虽是遭人唆使，但是将枪口瞄向陛下，卑职罪该万死，恳请陛下恕罪……"

"可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上士了，只要你能够将我们带到伯伦希尔战舰，明白吗？麦恩荷夫上士。"

麦恩荷夫脸上心荡神驰的表情，像个梦游症患者似地，他立刻走在前头，为皇帝等人带路。他所走的是一条通往湖边的捷径，那里好像连地面车都无法通过似地。

在森林里大约走了一分钟之后，大火与浓烟已经都被抛在后面，可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束，却从前方飞快地窜过来，命中了这位刚刚才晋升的上士，在他的脸部中央打穿了一个洞。不幸的士兵还没有倒下去之前，鲁兹立刻便拨枪还击，那名击中麦恩荷夫的男子，自己同

样被光束射线贯穿了脸部的中央，连惨叫都还来不及发出便横倒在地上。

这时，鲁兹地着右手腕缠绕着已经被血濡湿的手帕的缪拉低声说道：

“如果只有这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一定还会有其他人赶过来，这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留下来阻止他们，请你保护皇帝安全地乘上伯伦希尔。”

“不要说这种蠢话，鲁兹提督。”

“喂喂喂，好歹我也比你年长五岁，应该不至于愚蠢吧？我只是尽到年长的人所应尽的责任。”

“对不起。”

缪拉循规蹈矩地为自己的无礼道歉。

“不过，我同样也有责任，而且你还有未婚妻哪，我没有什么负担，就让我留下来吧！”

“你的右手腕受伤，把你留下来有什么用？”

“可是……”

“你只要把你应该负的责任完成，其他形式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如果你再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的左手腕也打伤来回敬你。”

缪拉不再作坚持了，一来因为时间很宝贵，二来他不得不承认鲁兹的说法是正确的。后续的敌人一定还会源源不断地杀过来，一定得要留下某个人，为皇帝一行人争取一些时间，就算只有些微的时间。方才乘坐地面车逃走的时候，与皇帝一行失散的亲卫队，让缪拉感到深地地懊悔，但是再多说也无济于事。原本还想要向麦恩荷夫询问这些谋杀行动，是受到哪个人的唆使，但是却同样地失去了他，缪拉感到无限的遗憾。

奇斯里等人要求该由他们留下来，但遭到鲁兹的拒绝，反而把他们的能源弹匣接了过来。

莱因哈特知道鲁兹已经不会再改变主意的时候，便用他那白晰的手，紧紧抓住鲁兹的手。但是如果还继续在这里依依不舍的话，那么等于把鲁兹的忠诚给糟蹋了。皇帝到底有皇帝不能踏错的脚步。

“鲁兹。”

“是，陛下。”

“朕不希望在你死后，才把你擢升为元帅。再怎么迟都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赶来。”

“卑职原本就打算要活着从皇帝的手中接过元帅杖。过去承蒙陛下赐予诸多与陛下共同建国的苦劳，当请陛下无论如何将今后的安乐与荣华分赐臣下。”

鲁兹并不是在逞强。他充满微笑地回答着皇帝的话，然后将视线投向缪拉。“铁壁缪拉”了解地点点头，因为莱因哈特站在鲁兹的前面，一点没有想移动的样子，他只得恭谨地抓住皇帝的手腕。

“走吧！陛下。”

莱因哈特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在火焰的映照之下，显得格外地华丽耀眼。

“鲁兹，枪无法射击的时候就投降吧！罗严塔尔应该晓得何为对待勇者之道。”

鲁兹向皇帝一鞠躬，但是没有回答好或者不好，他目送着皇帝等人的背影，当莱因哈特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着鲁兹的时候，鲁兹对着他那白晰的脸庞再行一次礼之后，并没有加快他的脚步，反而让他的身体躲在路旁的大树后面藏起来。

但是鲁兹耐心的极限并没有受到考验，大约经过十秒钟之后，便大约有一小队的人紧追了过来。鲁兹一个人阻止他们的前进，于是乎一场枪战开始了。

追踪的人看起来显得有些胆怯，他们固然知道鲁兹是一位声名极高的名将，但是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是一个奇准无比的神射手。

短短二分钟的时间，鲁兹凭着他一个人的枪，打倒了八个个，而且其中一半是立即死亡。在敌方逐步逼近的猛烈炮火之前，鲁兹的沉着仍然像是没有缺口的刀锋，他的身子半藏在大树干的后面，有时还有闲暇把顺风飘送到过来的火灰拂开，展现出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雄风。当对方高呼着要他投降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管你们是死也好，是活也好，就让你们开开眼界，好好地看着，罗严克拉姆王朝的一级上将是怎样的一个死法。”

鲁兹用他一贯平静的声调放声说道，而他本身的精神也仿佛同样的平静，他的把手臂伸直，然后扣动扳机。

鲁兹的意志于是化成能源体，从枪口迸裂出来。袭击的人忘了已方的人数，好像在与对方一对一决斗似地拚命射击，接着竟像是要逃开那奇准无比的射击似地，冲进森林里头，露出被火焰追得跳起来的丑态。

一面装填着密封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个能源弹匣，鲁兹竟然还为着其他的人担心着，为什么伯伦希尔还没有离开湖面呢?

火焰猛烈地摆动着，在那一片红与黑、火焰与黑暗竟相彼此吞噬的上方，银白色的耀眼光芒压过了一切，鲁兹仰起脸，他那像是箭一样锋利的视线里面，出现了凡是银河帝国的军人都绝对不会盾错的宇宙战舰那优美的身影，在地面上几十道光束射线的紧追不舍之中，像是一只白色的巨鸟，正无比自豪地振翅高飞。这名男子从地面上，正赞叹地仰望着巨鸟的身影。

就在忘我的那一瞬间，克涅利斯·鲁兹看见一道细细的白光，钻进了自己的左锁骨下面，他真实地感觉到那道光线，由左肩胛骨的侧面贯穿到自己的背部。疼痛的感觉从一个点迸裂开来，然后迅速地扩散，自身体的内部占据了整个身体。鲁兹只踉跄了半步，稍微地皱着眉头，然后再度扣动扳机，击中两名敌人，让他们滚落到燃烧的火焰当中。鲁兹用自己的左手按住穿着军服的胸部，感觉到有一股令人觉得不舒服的黏稠感。已经变成黑色的血液，像是几条黑色的小蛇，从鲁兹的指缝间爬窜出来。

此时鲁兹以同样的姿势，扣动他手中仿佛突然变重的扳机，于是又有一名敌人，在身后的火焰背景之中，跳着死亡的舞蹈，但是从斜向射出来的还击闪光，却在此时贯穿过鲁兹右侧的头部，鲜血从耳朵涌出来。火焰迅速在忠臣的视线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

“皇帝陛下，从您手中接过元帅杖的约定，已经无法实现了。臣下愿在天上接受您的责备。不过那会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未来……”

不屈的勇将不曾再站起来。袭击的士兵看见他倒向那已经开始起火燃烧的大树根部，知道他已经受了致命伤，但是他们仍不敢靠近过去，直到大树燃烧的枝叶，落到鲁兹头上的时候，才确认他们所畏惧的神射手真的已经死了。

【Ⅳ】

乌鲁瓦希行星上所发生的变故，当然立刻就传到身在海尼森行星上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耳中。当他获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竟然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儿之后就恢复了。

“无论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皇帝等人的行踪，并保护皇帝的安全。另外格利鲁帕尔兹上将即刻前往乌鲁瓦希，以恢复当地的治安并查明事实的真相。”

除此之外，罗严塔尔就没有再发布其他的命令。如果他能够确保皇帝的安全，那么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还能够向皇帝解释、说明，要是皇帝一旦再回到费沙的话，那么罗严塔尔只怕要成为叛逆的罪人，只有接受皇帝的处决了。姑且不论是否会被皇帝处决，无论如何，自己要为自己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而受到罪人待遇，绝不是罗严塔尔本身的矜持所能够容忍的。况且，一定是有着令人讨厌的人物在皇帝与他之间从中作梗。

尽管来自乌鲁瓦希的报告，在量的方面非常地贫乏，而且明显地缺乏整合性，但是不久之后，至少有一个凶讯已经确定了。那就是皇帝的随员，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死亡的消息。

“鲁兹死了？”

罗严塔尔的声音，首度出现裂痕，他清楚地听到他背后的那一扇门，紧紧地被人关闭起来的声音。不仅仅是他的退路被堵死了，而且现在可以通往未来的一条路也已经被封闭。事到如今，要将已经造成的误解忘却然后彼此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了，罗严塔尔不禁绝对地这么想。

“总督阁，您怎么了？”

军事查阅总监贝根格伦上将，用他那已经丧失血色的脸面向长官。他是一位勇者，如果现在当场命令他死的话，他大概连眉毛动不都不会动一下吧，但是他现在得花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够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恐慌。

“就像你已经听到的了，贝根格伦，看来我将要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一个叛逆者了。”

“不过，总督阁下，尽管确实是有一些毫无前例可循的不幸事件，但是如果将阁下您毫无所知，向皇帝陛下说明事情原委的话……”

“没有用的！”

罗严塔尔愤愤地说，从他的声音里面，可以看出他连自己的命运都豁出去的态度。他是无辜的，但是他无辜的身躯，为何非得要死得这么卑屈，又如何毫无辩解的余地呢？真的是太没有价值了！这种不甘心的想法，在罗严塔尔的胸中，像涨潮似地充满了他整个胸腔。难道自己过去在皇帝的麾下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下场吗？

“向皇帝低头没有关系，不，对做臣下的人来说，这也是应当的，但是……”

罗严塔尔紧紧地闭着他的双唇，但是贝根格伦已经可以猜测上司心里面想着但是却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位金银妖瞳的提督所想要说的是“要向奥贝斯坦或者朗古那种人低头，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反感，是贝根格伦与长官所共通的情绪，所以不需要再特意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两人之间的沉默之歌，演奏了大约三个小节之后，罗严塔尔低声地说道：

“如果自己是出于自愿才成为叛逆者倒也无妨，但是被迫出于无奈地变成一个叛逆者，这我可不干！”

罗严塔尔那只黑色的右眼漾着几乎是沉痛的眼神，但是另一只蓝色的左眼则闪烁着接近激烈的霸气。罗严塔尔对于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态，总是没有一般凡人恐慌失惜的可怜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经常会遭人误解的原因。罗严塔尔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和他所反对的奥贝斯坦有着些许相似的地方，但是如果经人这么指出的话，他或许会觉得无可奈何吧。

“对了，贝根格伦，你打算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是指……”

“如果你打算对皇帝竭尽忠诚的话，那么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否则，恐怕我会变成皇帝的一个灾厄吧。不，现在我已经沦落到这种处境了……”

罗严塔尔的自我嘲讽显得有些偏颇，查阅总监极为担忧地注视着长官的嘴角。

“我打算要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放下武器与阁下一起前往谒见皇帝，将阁下与阴谋叛乱无关的事实，向皇帝陛下禀明。”

“贝根格伦，我曾经被皇帝质疑过是否有叛逆的企图，如今是第二次，这已经太多了。不只有我是这么想，皇帝也会这么想吧？”

“只要嫌疑经证实不是事实的话，那么就算是第二次、第三次，皇帝的误解都可澄清的。现在不应该因为如此而不尝试着去解释。”

罗严塔尔的理性，可以谅解部下这番正确的言词，但是无法衡量的火焰仍然在胸中若隐若现，并且映照在他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眸。

“贝根格伦，单枪匹马前往谒见皇帝是可以，但是难保在途吕或者在面谒之前，不会被军务尚书或者内务省次长暗杀啊！”

“……”

“我的名字被记载在军务尚书的整肃黑名单当中，被后世人怜悯耻笑的这种死法，我绝对无法忍受。”

如果要这样的话，宁可——罗严塔尔说到一半，用力地咬着嘴唇，强忍住即将倾泻而出的激情。

“……总而言之，如果我真遭人不当之诬陷，那么这一定是身在费沙的内务省次长朗古，那个伪装成人形的害虫所阴谋筹划出来的结果。”

话题一转之后，罗严塔尔吐出这几句话，他深信这几句话绝对没有错，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就算事实不是如此也无妨。我自己要这么想，就让我这么想吧。如果是像杨威利那种用兵的艺术家倒也就认，如今自己竟被那种人渣的手载上手铐，然后从此了度余生，那么也未免太过悲哀了……”

罗严塔尔又猛然地想到。

战争结束之后，自己其他的僚友，难道就应该要像被套上黄金项圈的狗在宫廷中并而立，在用宝石所堆砌起来的狗栏里，贪婪地享受酒色与睡眠，以此终养残老吗？难道自己应该要甘于这种境遇，在和平与安逸之中，一点一点地逐渐腐朽吗？

如果在杨威利的话，应该可以在和平的年代中，过着和平的生活方式吧？尽管他本身一直希望过着如此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心愿却始终没有达成，他就过世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存活在这世上的人，却

又尽是将和平视为无所作为、而没有耐力来忍受这样的日子。从对人们充满恶意的这一点看来，造物者或许是公平的吧。

“你是为了让我们夫妇不幸才出生的。”

这是罗严塔尔的父亲结着他幼小的儿子所说的话，而这也的确是事实，不需要去反驳。正因为有他的存在，所以父母亲才遭遇不幸，虽然说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或者，我也可以拥有一个家庭，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呢！”

事实给人的想法并非如此。

过去曾经对他付出真情、真心爱他的女子，已经可以编成一个中队了。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美貌，要论哪个人够资格作为一个妻子或者母亲的话，那么至少也有一个小队的人在及格以上吧。

没有达到水准以上的，是男的这一方，不管是要作为人家的丈夫或者父亲，罗严塔尔都远在及格之下，而且又从不曾想要努力地填补这个缺陷。

“罗严塔尔家族，到我这一代就绝后了，幸好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留下令后人为难的血统。”

罗严塔尔在一次喝醉的时候，曾经对他最亲密的朋友渥佛根·米达麦亚如此信口说道。翌日他又到米达麦亚的家中，并且带了一把花束，低声地说着“送给尊夫人”，大概是因为他事后想起米达麦亚夫妇到现在还没有小孩，自己却又说那种无缘由的话，所以感到后悔吧！米达麦亚明白这一点，而且也能够谅解自己的这个朋友无法老实向人谢罪的心理，所以便假装认真地把花束接过来，然后亲手交给妻子。

米达麦亚夫妇已经结婚许久还没有小孩，而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子的自己，竟然有小孩出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让罗严塔尔不得不更加深信造物者原来对人们是充满恶意的。自己这一对颜色不同的双眼，冷淡地看着自己的出生——或者同样冷淡地看着自己的死亡吧！罗严塔尔想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自己即将要死的那一瞬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苛烈的插曲，叙述一个古代的名将，他亲手挖出自己的眼球，好让自己能够亲眼看着故国的灭亡。

“少年时代之所以会让人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还可以不用知道自己真实的本色。”

罗严塔尔曾经对着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么说道。

“帝国军的双璧”过去曾经一起到一所幼年学校演讲，为少年们充满热情钦佩的眼光所包围。他们两个人，同样都是对演讲之类的行为感到害怕的类型，所以便早早地结束了演说，坐在校园一角的一棵大偷树底，与学生们一起联欢。

米达麦亚当时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曾经用他那双灰色的眼眸望了僚友一眼，不过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那时正忙着一一地回应那一群因为兴奋脸夹呈现着红潮的少年们，热情希望能够与他们握手的要求。待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出声对着僚友说：“这应该说是酒醉或者说是清醒呢？到底是哪一种状况？”

“啊！无论如何，如果能够在酒醉的时候死去，那应该是一种幸福吧！”

这是罗严塔尔的真心话，不过“酒醉”这个字眼里面，或许还包含一些好比爱着某一个人或者竭尽忠诚这些情绪在里头吧？但是这些更进一步的想法，罗严塔尔并未再向他人说出。

“所谓的贵族，就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终有一天，一定会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吧！”

这样的想法，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已经在罗严塔尔的精神世界中根深蒂固了。他知道他的母亲，是如何在贵族社会中的微暖潮湿地带，过着自我摧残、精神颓废的生活，他不想要知道的事情，却还是无可避免地知道了。

但是，过去的五个世纪以来，所培养出来的臣民意识——高登巴姆王朝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永不毁灭的这种先天洗脑的成果，却像是无形的铁环，套在罗严塔尔的脚踝上，就算他可以将大地一脚踢开，却怎么也没有办法让自己飞翔起来。

所以当他知道莱因哈特企图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篡夺帝位的时候，罗严塔尔所感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之不大。过去他一直无法超越的心理障碍，却由一名小他九岁、乘着黄金的羽翼飞得又高又远的年轻人给超越了。

“所谓的伟人和所谓的平庸之辈，志向的差距竟然是如此之大！”

一分的自我嘲讽、九分的赞赏，让罗严塔尔改变了自我的人生航行。他把密友米达麦亚以及自身的命运作为赌注，押在金发的年轻人这边，结果赢了、成功了。但是眼前的成功，今后是不是能够永久持续，还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况且，皇帝一行人在乌鲁瓦希行星遭到袭击，鲁兹提督又不幸身亡，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已经失去的再重新恢复呢?

唯一的希望，就是亲自用他自己的手，来保护下落不明的皇帝一行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要向皇帝解释乌鲁瓦希行星上的袭击，不是出自罗严塔尔本身意志的这个机会，只怕要永远地失去了。不！或许还是有也说不定，但是那将会是在自己已经成为囚犯，然后请愿的时候，无法以一种与皇帝对等的立场来说明原委。

“米达麦亚，我多么想要再与你一起对饮哪！可是我已经亲手把这个可能给摧毁了……”

罗严塔尔在内心低声呐喊的时候，伴随着悲伤而来的激痛，像针一样地刺痛着他的心。我的朋友啊！有着蜂蜜色头发的“疾风之狼”啊！你一定会赌上自己的性命，为我向皇帝辩护吧。但是恶运超越了你的善意，正在挑拨着皇帝与我之间的关系，我为了我自己的矜持，我为了我自己的矜持，不得不放手一搏。

在作战时，我将竭尽所能与智慧，尽最大的努力求取胜利，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对皇帝失礼了……

一想到莱因哈特皇帝，罗严塔尔并不感到痛苦，甚至有一种异常激奋的感觉，顺着罗严塔尔的脊椎窜流而上，然后有种战栗感随之而生，罗严塔尔终于勉强地克制住体内的热气，强硬地切换他关心的方向。

“特留尼西特怎么了？”

这个质问，让贝根格伦感到惊愕。因为只要一提到这个专有名词，金银妖瞳的总督，一定无法克制住心中那股厌恶的不快感。为什么在这个时机，会提这个相称的名字呢?

“那人有用处吗？阁下。”

贝根格伦有些刻意地反问。

“那个家伙有个那个家伙的用处，不过不是什么好的用途，因为是令人讨厌的用途，所以就先把它完成吧！叫那个家伙进来！”

“这得要透过民事长官传话才行，要通知他吗？”

“不，没这个必要。”

这名有着金银妖瞳的男子，竟然也有些胆怯。总督府的民事长官优利乌斯·艾尔斯亥玛，是死于乌鲁瓦希行星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的妹婿。面对大伯的死，以及罗严塔尔为他的死所必须要负起的责任，他怎么也无法平静吧？鲁兹过去曾经在罗严塔尔的麾下担任副将，从事伊谢尔伦的攻略战，是一名值得信赖的男子，应该是为了保护皇帝才英勇战死的吧？终生与污名无缘，是个了不起的男子。

和鲁兹对照起来，那个将污名化为液体，然后涂布在全身的人物，三十分钟之后，出现在总督办公室。罗严塔尔每次一见到这个优布·特留尼西特，都不禁要对培育他、使他成功的政治制度发出冷笑。

“民主共和政治的迂腐，总是让民众感到心焦，如果能够在办事速度上，满足这些民众的话，那么也不见得要拘泥在民主共和制吧。……”

罗严塔尔对于民主共和政治的偏风与侮蔑，往往可以从行政的末端层次上得到证实，因为政府官厅与公共机关原先明显恶化的服务水准，现在已经逐渐提升了。

“地下高速铁路已经照着时刻表在行驶了，区公所窗口的办事员，过去一直是一副傲慢的样子，现在也变得亲切起来了。”

总督府接到许多像这种从小处着眼的报告。用看的就可以了，所谓的公仆，虽然害怕权力者的处罚，可是要他们为民主主义的主我，也就是市民们牺牲奉献，那是不可能的……

特留尼西特仍旧是以一种无可非议的绅士态度，向总督致意，罗严塔尔也形式上地答礼。

“我有些事想要你去做，希望你能够帮忙。”

“请尽管吩咐。”

“对了，以前我一直有一件事想要问你，你不是这么说过？自己过去之所以一直做出各种遭受他人非难的行为，全都是为了要促进民主共和政治的健全发展，为拯救世人敲响警钟，还有……”

“不愧是罗严塔尔元帅，承蒙您能洞察我的本意，真是不胜感激。”

“什么……？”

“这全是开玩笑，我没有兴趣装成一副殉教者的样子，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很遗憾地，都是为我个人的福祉。”

此时站在罗严塔尔面前的这名男子，正是一个“勒紧领带的愚众政客”，除此之外还能够用什么字眼来形容他呢？罗严塔尔到现在，已经不认为这名男子除了天生就具有缺德政客的坏胚子之外，骨子里还有什么其它的组成因子。过去罗严塔尔就曾经对贝根格伦说过，杨威利死了之后，特留尼西特一定还会活着，而现在，罗严塔尔自己死了以后，这名男子就同样会继续活下去吧，然后像他过去腐蚀民主共和政治吸吮民主共和制的骨髓似地，开始让专制政治枯死，然后贪婪地吞噬专制政治的尸体吧，这种事情是必然的，如果没有人愿意负责把这个祸害处理掉的话。

罗严塔尔于是将头转向查阅总监这一边，对着总监发布命令，这时的罗严塔尔已经不再介意表面上的礼仪，像是在指着什么脏东西似地，用下巴指向特留尼西特说道：“把这只阴沟里的老鼠监禁在适当的地方，他不过是一只会说人话的老鼠，没有必要与他交谈。不过如此让他饿死的话，事后的回味大概不会太好，所以不要忘了喂饲料啊！”

士兵架走了特留尼西特，他没有一点恐惧的神情，就算他是虚张声势，或许也值得一点赞佩吧。

罗严塔尔微低着头，很不愉快地沉思着，接着忽然很快地抬起头来。

“贝根格伦！”

“在！”

“马上派遣使者到伊谢尔伦要塞，把这些话转达给他们。告诉他们说假使帝国军要通过伊谢尔伦回廊的时候，他们能够加以阻止的话，那么旧同盟领全部的支配权就让给他们。”

查阅总监目瞪口呆的表情好像波浪似地，在原本沉着坚毅的脸荡开。罗严塔尔凝视着他的表情，笑着说道：“你不用惊讶，我想要的是

帝国的支配权，至于旧同盟领的话，就让给民主共和主义的那些余党吧！”

罗严塔尔放话的时候，充满了霸气的光彩，宛如一代枭雄。这个时候，罗严塔尔已经不再回顾背后的那一道门，而是往前方迈进了吧。

“不管怎么样，总没有人会为自己招臻军事上的不利，先采取决策总不会有错，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我们还可以把出卖民主政治的叛徒——也就是优布·特留尼西特活生生的、或者是首级附赠给他们，这一点不要忘记。”

贝根格伦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可是却又像改变了主意似地把嘴巴闭起来，对长官敬礼之后，便走出总督办公室。罗严塔尔搔了搔他那近乎是黑色的深棕色头发，然后又再度恢复沉思的姿态。

【V】

以上的事情，并非全经由波利斯·高尼夫传送到伊谢尔伦，他所带来的情报，只到“罗严塔尔叛乱、皇帝行踪不明”的阶段，尽管如此，已经是很珍贵的情报了，而且从高尼夫船长可以比过去更容易地“突破封锁”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新领土治安军的混乱状态。

接获他的报告之后，伊谢尔伦的干部们，对于状况产生变化的期望变得热切起来，都希望事态都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尤里安过去曾经对亚历克斯·卡介伦明白地说过。只有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产生不同的政治性、军事性势力团体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才能够产生战略性的价值，只不过这种变化可能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未来才会出现。

可是这个变化根本不需要半个世纪，从杨威利意外去世以后，到现在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时间的刻度似乎缩到一百分之一以下的，情况的变化是何其激烈啊！不过再回头过来想想的话，莱因哈特皇帝自从以罗严克拉姆伯爵的身分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根本也还不到五年的时候。或许现在的历史脚步，已经不是一条悠悠的大河，反而更像是一道足以将万物吞噬的洪流吧！

尤里安搔了搔他那一头亚麻色的头发，此时掠过他胸中的感慨，并不是非常开朗的。他感觉到他所直接、间接认识的许多人，仿佛都

在这个历史整体加快脚步的时代中，匆匆忙忙地活着，然后匆匆忙忙地死去。莱因哈特皇帝也好，罗严塔尔元帅也好，大概也都免不了要走向这条路吧！尽管他们是自己的敌人，不过却也都是充满了光彩、世间难得的人才哪！

“怎么样呢？尤里安，是不是要藉着这次机会，改善一下我们所处的状况？”

华尔特·冯·先寇布，向杨提督的后继者询问他的意见。

“我想我们是一定要这么做，可是……”

可是如果判断错误的话，整个伊谢尔伦的航行方向恐怕就要大乱了，而且这个决定，与民主共和政治本身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塔尔元帅之间的抗争，终究只是专制支配体制内的权力斗争，所以不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立场而言，当然想要利用这个间隙，获取渔人之利。尽管如此，尤里安仍有个无法忽视的疑问。

“罗严塔尔是一位古今少有的名将，不过他真有办法能胜过莱因哈特皇帝吗？梅尔卡兹提督？”

从刚刚一直两手交叉在胸前的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回答这位年轻的司令官说道。

“依照我个人认为，罗严塔尔是一个懂得随着自己地位的攀升、舞台的逐渐宽广，而随时充实自己实力的人，我认为利普休达特战役以前，不全然是因为经验的差距才败给他，当然，他还是无法及得上莱因哈特皇帝。不过，如果能避免双方正面作战，等待补给的极限的话，可能还会有活路也说不定。”

尤里安低声地喃喃说道，他现在正试着利用他尊敬的老师所给予自己的提示为基础，然后构筑出自己思考的金字塔。尤里安注意到有一个应该要堆上去的大石头，他用提问的方式在自言自语的。

“……可是，暂且不论罗严塔尔元帅的才干如何，他的部下是否会同意对莱因哈特皇帝兴起叛旗呢？”

尤里安这个问题，同样也是演出这出阴谋剧的地球教团内部所不能忽视的。莱因哈特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士兵们更是把他当作军神一样地崇拜着，罗严塔尔元帅尽管从拥五百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其中有几成愿意把对于他个人的忠诚，放在一个比对于皇帝本身的信仰心还要优先的位置呢?

如果杨提督还活着的话——一开始想到这里，尤里安赶忙在心底深处摇摇头，过去长年累月培养起来的依赖心，竟是如此地顽固哪。

“自己想一想啊，尤里安，用自己的脑袋。”

尤里安仿佛又听见杨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杨过去总是用手指尖轻轻戮一下少年亚麻色的头发，然后这么说道。

尤里安深思着，卡介伦、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以及梅尔卡兹等多位幕僚则静静地看着尤里安的表情与姿势，菲列特利加也是。甚且不在这个现场的生者与死者，也一定是在追循着他思考的轨迹。

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十月，“罗严塔尔元帅叛乱”的消息，好像是一道强烈的雷光，撕裂了整个宇宙。杨威利的死并没有为宇宙带来永久的和平，仿佛更像是把人们推进一道昏暗的深渊里去。

# 第六章 叛逆是英雄的特权

【1】

混乱的事态与杂乱的情报，呈螺旋状地相互纠缠在一起，将不祥的涟漪扩大到整个宇宙。“皇帝下落不明”这个非正式的情报，让整个帝国上层阶级战栗了起来。首都与新领土总督府之间，交换着慎重甚至激烈的通信，但是徒劳、疑惑与焦虑这些感觉，却好像薪柴似地堆积起来，只等待起火燃烧。

接着在十月二十九日，银河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终于被瓦列一级上将从“影之城”附近出航的舰队所发现，并且加以保护。

这个好消息立刻传送到新首都费沙。如果事态呈现明朗化的话，或许又会有其他深刻的问题重新困扰着人们吧？不过缪拉觉得眼前至少已经完成克涅利斯·鲁兹所托付的责任了。当然，缪拉不可能会知道，莱因哈特会活着并且让已方的舰队救回，其实是那些傲慢的、自认为可以把人们的命运任意玩弄在股掌之间的阴谋家，早已经安排好的一个计划。

阴谋和知性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和品德也无法并存。缪拉无法察觉到这种对人性有着负面影响的阴谋，让后世的人无法给予他更高的评价。但是，对缪拉来说，失去了克涅利斯·鲁兹这位年长而且值得信赖的僚友，比后世对他本身的评价更教他伤心。

在伯伦希尔舰内，通过通信窃听得知鲁兹死讯的莱因哈特，紧闭起他的双眼前两手交叉顶住额头，许久一动也不动。修特莱中将有些担心地想要上前说话的时候，莱因哈特改变了他的姿势，他的声音让人联想到安魂曲的旋律。

“鲁兹叙勋为帝国元帅。或许他会不愿意接受，不过对于一个破坏约定的人来说，这是惩罚！”

※※※

罗严塔尔元帅叛变！

接获这个报告的时候，银河帝国军著名的将领们这才深切地体会到，原来过去在众多战场上出生入死，视消灭强大的敌军而建立武勋如探囊取物的自己，仍然不见得能够从惊愕的魔掌中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奇怪的体认。当今的时代，一个同时具有霸气、才能与气度的人，也能够从一个下级贵族到戴上至尊之冠。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么在支配全宇宙的诱惑之下，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甘愿铤而走险。罗严塔尔的地位与自负，的确能够和他的野心相匹配，绝对不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当然，也有人是不相信此说法的，或许应该说是不愿相信。罗严塔尔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最初接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激动地叫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这个谣传已经像今年的早霜一样，在初春时就已经消失了，可是看起来却好像不是这样子哪，难道你们也是高兴见到夏天下雪的一群吗？”

报告的人一动也不动。

“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谣传，可是这一次真的成为事实了。就算罗严塔尔元帅和这个阴谋无关，可是他却没有负起保护皇帝安全的责任，这一点要怎么解释呢？”

米达麦亚担任宇宙舰队总司令官，在行动。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情报像是浊流似地涌到他的身边，其中有人报告皇帝已经死亡，或者通知他罗严塔尔已经登基了。但是唯一确定的一个事实，只有鲁兹死亡的消息。不管是虚是实，直到瓦列向自己报告皇帝的确还活着的消息为止，让米达麦亚觉得轻松的情报，连一则都没有。

※※※

十一月一日，莱因哈特皇帝以及随员们，在瓦列舰队的保护之下，进入费沙回廊，米达麦亚亲往迎接。“疾风之狼”移乘到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一面为皇帝的平安无恙感到欢喜，一面则感谢缪拉等人的辛劳。

“朕有话和总司令官说，其他人暂且退下。”

莱因哈特说这句话的时候，缪拉等人难掩脸上稍有些复杂的表情，静静地退出了。

“米达麦亚！”

“在。”

“朕留下你的理由，你可以理解吧？罗严塔尔是当代的名将，可以战胜他的人，在帝国全军当中，只有两个，一个是朕，另一个是你。”

“……”

“所以说，朕留下你，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已经不须要再重复说明了，米达麦亚低下他那蜂蜜色的头发，涔涔的汗水在他的额头上形成一条条的细流。

“朕明白这对你来说非常残酷，因为你和罗严塔尔是十年以上的密友。所以，只限于这一次，朕给你拒绝命令的权利。对你来说，这或许反而是一个侮辱也说不定……”

米达麦亚第二度了解到莱因哈特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他如果拒绝接受敕令的话，那么皇帝就打算亲自率军讨伐叛逆者。

“请等一等，陛下。”

帝国军最高勇将的声音在颤抖着。这位过去曾经遭到高登巴姆王朝最大的门阀贵族布朗胥百克公爵以死胁迫，但是仍昂然地指责对方过失的年轻提督，现在整个人或许连心脏都变得苍白了。莱因哈特在椅子上坐了起来，左脚交叠在右脚的膝盖上面，以这种姿势目不转睛地看着米达麦亚，苍冰色的新星在他的两眼里闪烁着。

“臣下愿意交出过去所有的武勋，但求陛下回心转让。不知陛下是否能予以采纳？”

“回心转意？回心转意是什么意思？”

莱因哈特提高了他的声调。激动的情绪在他白晰的脸颊上添了淡红色的妆。

“米达麦亚，你是不是误解了什么？应该要回心转意的人不是朕而是罗严塔尔吧！是他背叛了朕，而不是朕辜负了他，不是吗？”

愤怒与意外的火焰，使得莱因哈特全身闪耀着金黄的火花。

“恕臣下赘言，罗严塔尔应该不会背叛陛下。他的忠诚与功绩，非臣等能够相提并论。恳请陛下无论如何，赐予他一个辩解的机会。”

“什么机会？从朕在鲁兹的牺牲之下，脱离乌鲁瓦希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被瓦列所拯救，这中间历经了多少时日？如果罗严塔尔有心想要证实他的清白，他少说有一百次的机会了。”

在乌鲁瓦希的时候，莱因哈特也想要否定罗严塔尔是这不幸事件主谋者的想法，但是忠实的鲁兹死亡和逃避袭击的行动，深深地伤害了他的矜持。贵为皇帝之尊，竟然在自己的领土上被重臣所追杀，甚至还因为害怕成为阶下囚，而不得不惊慌逃走。

“请恕臣下冒昧，陛下，今年二月罗严塔尔受到中伤的时候，您不是也相信他而且丝毫不为所动吗？”

“但是朕遭到袭击，鲁兹丧失性命，这难道也是某个人的中伤吗？”

莱因哈特白晰的手往桌上的玻璃杯一挥，墙壁发出刺耳的声响之后，水晶玻璃的碎片与酒的飞沫顿时洒了一地。米达麦亚内心的地平线上，密布了绝望的黑云。毕竟皇帝曾经无视于种种传言，几乎完全是以非武装的准备，前往罗严塔尔的管辖区视察，但是他的宽容却遭到仇视的回报。因为相信一个重臣，却导致另一个重臣的死亡，莱因哈特对于这个结果，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况且，对于死者的哀惜与对于自身的自责，朝向生存者反扑的时候，经常会变本加厉。

但是莱因哈特没有道理要责备米达麦亚。况且，一想到他与罗严塔尔之间的友谊，但不难体会他的苦恼。莱因哈特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年轻的皇帝也有他本身精神上的痛苦，他无法不让这个痛苦倾泻出体外。而米达麦亚对于那个将自己赶进今日处境的友人，竟然没有丝毫的怒意，这种表现更使得莱因哈特感到难以忍受的愤怒与不快。

“难道朕愿意讨伐罗严塔尔？或许他确实也有些想要辩解的地方。虽然及不上你与他之间友情的深固，但是朕与他之间也同样有着友谊，如果他想要辩解的话，为什么他不来到朕的面前说明原委呢？朕在狼狈地逃亡躲藏的期间，他在做什么？他连张谢罪文都没有送来，而且也没有任何书信表达他对鲁兹身亡的哀悼，他的行为要教朕要如何相信他的诚意？”

米达麦亚无言以对。莱因哈特的指责是正确的，罗严塔尔的行为的确有太多教人批评的地方。此时米达麦亚的脑海里，所浮现的是密友咎由自取、一步一步进进迷宫深处的身影，但是不能把这幕情景告诉主君，因为他认为一旦说出来将不可收拾。这是为了皇帝、也是为了罗严塔尔。

他口中所说出来的，又是另外的事情。

“陛下，臣实在难以启齿，但是罗严塔尔一定是害怕在前来参见陛下的途中，为某些人所害。”

“某些人指的是什么人？”

“说来恐有毁谤之嫌，我是指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及内务次长朗古。”

“他们难道会漠视朕的旨意而加害罗严塔尔吗？”

“陛下，臣谨请求陛下，撤换方才臣所指之两人的现职，请求陛下更进一步向罗严塔尔表示和解的意思。”

“……”

“陛下如果能和臣下作此约束，则臣下将不惜以臣下的性命作为交换，说服罗严塔尔，使之跪在陛下的御前。罗严塔尔由于一时迷妄，请陛下无论如何宽恕他。臣下自知此作法尊卑颠倒，本末倒置，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难道朕非得要做到如此的让步不可吗？你要朕不去讨伐反叛的臣下，反倒要朕撤换重臣来要求他回来，这个帝国的主君到底是谁？是朕还是罗严塔尔？”

莱因哈特将激动的情绪原封不动地倾泻而出，对米达麦亚来说，再没有教他如此痛苦的质问了。

“陛下，臣下与军务尚书固然不和，但是臣下并不是为此缘故才要求陛下将其撤换。就算陛下暂时撤换军务尚书，但也还有再度恢复其地位与名誉的机会。但是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罗严塔尔将永远失去回到陛下御前的机会了。”

“你以为这种论调军务尚书会接受吗？”

“背负此一不名誉的人不只军务尚书，卑职也同样辞去宇宙舰队司令官的职务。这么一来，军务尚书的不快应该可以稍减。”

“蠢话！如果你去职的话，那要谁来负责指挥宇宙舰队。我军中枢现有三名元帅，难道要朕全部失去吗？”

“宇宙舰队交付给缪拉一级上将，将不会有任何的不妥。至于军务尚书，恕臣下僭越，克斯拉或者梅克林格也应该可以胜任，陛下无须担忧。”

“你是说你才三十五岁不到就想要过着退役的生活吗？朕真是难以想像，我军最高的勇将，竟然学起那个杨威利的人生观。”

莱因哈特不禁为自己的玩笑话笑了起来，但是在阳光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云层仍然遮住了他的笑容。莱因哈特的不悦甚至更增加了，他再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米达麦亚。

“朕会记住你的意见。不过朕的命令如何呢？朕还没有听见你的回答，愿意或者不愿意，不愿意的话，朕只有亲自率军……”

帝国军最高的勇将把头深深地低下来，蜂蜜色的头发掩盖他的脸，从皇帝的视线中把表情藏匿起来，沉默之乐奏了几十小节，涨满了他们两人的耳膜。

“……臣谨遵陛下圣旨。”

米达麦亚并没有说出：臣乃不得已只好接受。

【Ⅱ】

总司令官从“影之城”周边宙域回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时候，幕僚人员没有人敢正视他的脸，米达麦亚仿佛全身为苍白的磁场所环绕着，走进办公室。三十分钟之后，最年少的幕僚卡尔·爱德华·拜耶尔蓝上将，以裹着公务盔甲的表情和声音，硬着头皮接受上司的召见。

“联络瓦列以及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这一次出征，由他们两人负责加强巩固两翼。”

“是的，那么缪拉一级上将呢？”

“缪拉负伤还没有痊愈，所以他必须要留在陛下的身边。而且我战败的时候，还有他可以作为最后的盾牌保护陛下，所以这一次要让他留下来。”

“那么这一次缪拉一级上将就不上阵了，不过阁下还不是会战败的。”

年轻的部下说着自己充满信赖与尊敬的话，使得米达麦亚脸部的表情显得有些犹豫。

“……我，这一次希望能够败给罗严塔尔这家伙。”

“长官！”

“不，这家伙可是非常骄傲自满，就算我倾尽全力，也不见得能够胜过罗严塔尔哪。”

米达麦亚苦笑着说道。他那充满酸涩的表情，与拜耶尔蓝心目中所敬爱的长官，显得非常地不相称。“疾风之狼”总是显得那么年轻、爽快、大胆无畏，而且总是注视着前方，对上不谄媚，对属下极为和蔼，融洽上人给人爽朗澄明的感觉。不管是在拜耶尔蓝的眼中，或者在幼校的学生眼里看来，都称得上是一个理想的军人。那些被指派担任他勤务兵的幼年学校学生，总是眼里透出闪闪发亮的光芒，集所有同年级学生的羡慕于一身。甚至还有些少年，特意将米达麦亚无从送给他们的糖果饼干带到学校里炫耀。但是，这一片原本应该是晴朗的天空，此时却出现彼此纠结的黑云，笼罩在一片即将要下起雷雨的气氛当中。

“属下不这么认为。”

“你要怎么想是你的自由，我反正是远比不上罗严塔尔的。”

“阁下，这……”

“我比不上。我只不过是一名单纯的军人，而罗严塔尔就不是了，那家伙……”

米达麦亚把下面想说的话吞到肚子里去了。拜耶尔蓝对长官的心事深深地感到同情，他一面犹豫着，不过还是忍不住要问出来。

“假设阁下您所说的话不是因为谦逊，您同样也会同罗严塔尔元帅决战，是吗？为了不让皇帝亲自……”

拜耶尔蓝所指正中米达麦亚的内心，米达麦亚望着他，视线虽然锐利却稍微有些缺乏力量。不过他并没有赞赏年轻部下的洞察力，也没有斥责他的多嘴。

“我不能让陛下弄脏了他的手。”

米达麦亚只说了这句话，便闭上了口。虽然稍微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拜耶尔蓝可以理解到长官所没有说出来的话。

如果莱因哈特皇帝亲征讨伐罗严塔尔的话，那么皇帝的手将被叛逆者的血玷污。莱因哈特过去一直是以“将兵们的皇帝”如此完美无缺的形象出现在士兵们面前，这次让皇帝亲征，只怕会使士兵们对于偶像的信仰蒙上一片乌云。

而和皇帝过去无法战胜的杨威利的印象比较起来，这个污点将会造成皇帝与士兵之间更深刻的裂痕吧？米达麦亚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撇开自己个人的情感，阻止这一道裂痕的发生。

“就算罗严塔尔和我两人同时丧命的话，银河帝国仍然可以存续下去。但皇帝就不同了，如果陛下有个万一的话，那么我们好不容易才挣来的和平与统一就会毁于一旦。我就算没有办法获胜，也没有道理会战败。”

米达麦亚这个时候的口吻极为平淡，这反而让拜耶尔蓝感到不安。

“阁下，如果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假设阁下与罗严塔尔元帅当真同时战死的话，那么今后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挠那个奥贝斯坦元帅的专横了。”

拜耶尔蓝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激励长官，于是抬出了军务尚书的名字，不过米达麦亚好像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多大的刺激。

“哦，如果罗严塔尔和我同时消失的话，那么军务尚书也就可以安心了，或许会就此归隐也说不定。”

“阁下，您这玩笑未免……”

“……算了吧！我们结束这种假设的讨论吧！立刻联络毕典菲尔特和瓦列。”

拜耶尔蓝对长官投以担忧的眼神之后，便敬礼离开办公室，留下米达麦亚一个人在胸中低语着。

“奥贝斯坦暂且不管，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家伙，那个家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在我上阵之前，一定要先为皇帝陛下驱除这只害虫。”

※※※

内务省次长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的海德里希·朗古尽管不是军务省所属的一员，却从以前开始，就老是三天两头地到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面前，一副忠实勤奋的样子。

这一天，朗古又来到这里，向军务尚书报告可憎的罗严塔尔终于沦为叛贼的消息，当然奥贝斯坦早已经知道了，就在朗古欢欣地卖弄着口舌的时候，奥贝斯坦若无其事地回他道：“因为这一回新领土发生

的不幸事件，我或许要以特使的身分，出使到罗严塔尔那儿也不一定。”

“这……这……您真是太辛苦了，而且说不定还会有危险……”

“你不必特别对我表示同情，因为你也要跟我一起去哪！”

说的人态度极为冷静，但听的人却好像是给恐慌的情绪打了一巴掌似地，态度不得不跄踉了起来。头发半白的军务尚书无视内务闪长的丑态，仍然迳自地啜饮着咖啡。

“你准备一下以便随时出发，至于我的话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我、我只要一出现在罗严塔尔元帅的面前，一定会被他当场杀死的，不晓得为什么，元帅总是一副憎恨我的样子哪！”

“我倒不认为你会比我更让人家讨厌。”

奥贝斯坦的声音，听不出丝毫嘲讽的意味，装着义眼的军务尚书，只是以一副像学者的沉着态度，将事实指出来。

朗古于是顾左右而言他，暂时拖延着不回答，然后飞快地冲出军务尚书的办公室。正好菲尔纳准将走了起来，与他擦身而过，朗古发现对方好像正投以自已一记冷笑，可是却没有工夫来加以确认。

朗古心里想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奥贝斯坦如果为罗严塔尔所害的话，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这还是朗古为了自己日后的荣达所希望的。如果奥贝斯坦能够和罗严塔尔同时死去的话就更好了，这将是一幅完美的理想图，但是要自己加入这幅图当中，根本就是毫无道理的。

这时候朗古的自我意识就像是鹅肝馅饼似地油亮、极度地肥大。他甚至没有想到，在他人的眼里，自己是个远比奥贝斯坦低劣的人。

朗古刻意地绕到建筑物背面的楼梯，多少也是有些想要避开他人耳目，不过当他开始下楼梯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全部僵硬起来了。一名身穿黑银相间的帝国军军服的青年，正从下面的楼梯望着他。灰色的眼眸里，充满了与好意完全相反的极端的光芒。

“米、米达麦亚元帅……”

“喔！现在正当红的内务次长阁下，竟然知道在下的名字，真是荣幸之至。”

米达麦亚的声音里，一反平常地充满着恶意的毒素。在对方灰色眼眸的扫射之下，朗古无意识地倒退了两步。这是朗古第一次与帝国军最高的勇将作一对一的面对面，他甚至没有办法躲到某个人的外衣的衣角里。

“嗯！如果您找军务尚书的话，请上五楼的办公室……”

“不过我是找你有事哪，内务次长。”

由敌意化成杀意的转变，从米达麦亚的声音里面渗出来。

“或者我应该要称呼您一声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才好，是不是？不过生前的地位，对于往后的你已经是无用的了。”

米达麦亚开始爬上楼梯，脚上的军靴发出巨大响声，他把右手按在枪把上，但脚步却是不急不徐。米达麦亚人还没有走到，可是他所发出的锐气，却像是无形的铁钉，刺进朗古双脚的脚背上，把他钉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好！就站在那里不要动，直到我走过来。”

朗古的精神想无视于米达麦亚的命令，可是他的肉体却做不到，他或许正想着赶快逃走吧，可是思考的速度却比蜗牛还要慢似地，在神经通路中慢慢地爬着。他的两眼睁大，嘴巴缩小，两种器官一样都是开的，在这已经凝结为半固体状态的空气中，朗古想要挣扎也难。并不是因为周遭都没有人，而是让米达麦亚的锐气给压倒，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另外还有一个能够移动的人。就在米达麦亚要登上最后一层阶梯的时候，有一只手突然按在“疾风之狼”的肩膀上。

“请住手，米达麦亚元帅。朗古次长也是皇帝陛下的臣下啊！”

伫立在元帅那充满杀气的视线前方的人，原来是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

“米达麦亚元帅，您所立下的武勋虽然无与伦比，但是在军务省时面私斗的话，那么卑职只有以本身的职权加以制止，这一点请你谅解。”

米达麦亚的表情和声音都充满了苛烈的气味，灰色的眼眸更是迸射出怒气的洪流。

“宪兵总监所言真是叫人意外，不过如果这是私斗的话，那么就让你这样认为也无所谓。这个朗古是一只人面蛀虫，如果再这么放任他的话，那么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心地出征，这个时候，我不妨说清楚，我……”

“朗古的乱行自有法律来制裁。如果不这样的庆，那么罗严克拉姆王朝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将会崩溃。您身为重臣中的重臣、宿将中的宿将，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这可真是了不起的意见，宪兵总监，但是对于这只在这里发抖的蛀虫来说，法律经常是无力的，不是吗？只要能够让这家伙得到相对的报应，那么就算我要受到惩罚也无所谓。”

“你冷静一点，元帅，这样一点也不像聪敏的你了。如果你有什么万一的话，那么究竟要让谁来负责保护黄金狮子旗的荣耀呢？人称疾风之狼的你，难道要因为私情而罔顾保护国家的重责大任吗？”

克斯拉的声音，既不宏亮也不高昂，可是却直接冲击到米达麦亚的肺腑。米达麦亚那头蜂蜜色的头发显得有些杂乱，激情的汗水从头发流到额头，再从额头流到他的脸颊。克斯拉沉痛地凝视着他，然后以较为和缓的语气说服他。

“皇帝是一位明君，如果朗古次长有罪的话，陛下一定会以帝权和国法和惩治他。无论如何，请元帅信任下官，安心地完成您的任务吧。”

“……我明白了，就交给你了。”

元帅的声音极低，而且缺乏生气。

“让你看到这么难看的一幕，引起骚乱的罪过，请让我来弥补。”

米达麦亚踩着仿佛虚脱了的脚步走远了，克斯拉默然地目送他的背影，之后便将视线转过来看着还僵在那里的朗古，一种想要对他吐口水的表情，在克斯拉的脸上一闪而过。

【Ⅲ】

帝国历零零二年的十月以及十一月。

地球教团的阴谋得到了几乎是艺术性的成功。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有些类似一幅幼儿胡乱涂鸭的图画，结果却被给予极高艺术评价的现象。后来在教团干部的报告当中，曾经说到“罗严塔尔元帅如

果失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以米达麦亚元帅、乃至于奥贝斯坦元帅为目标来进行”，这句话或许正可以证明，这个阴谋恐怕是因为成功的结果，而在达成的程度认定上，有些被给予过度评价的倾向吧?

在此时所发生的，被称为“罗严塔尔元帅叛乱事件”、“海尼森行星动乱”、“新领土战役”或者“零零二年兵乱”的巨大动乱当中，个人的资质其实占着绝大部分的影响力。

罗严塔尔其实知道自己是及不上莱因哈特的。莱因哈特篡夺了高登巴姆王朝的作法是独创的，罗严塔尔如果篡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话，那么就是模仿了。罗严塔尔既然知道这一点，但仍然走向高举叛旗的下场，固然是因为被地球教的阴谋追赶至绝地，但是其后也并非完全没有挽救破裂局面的可能性。如果他听从贝根格伦的劝说，以非武装的姿态前往新首都费沙，向皇帝说明原委的话，那么米达麦亚也不至于坐视他走上绝路，一场动乱也会无疾而终。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的观察，罗严塔尔或许必须对克涅利斯·鲁兹的死负起最终的责任，但是当时可能只是被撤换总督职务，或者暂时编入预备役就了事了吧。

※※※

不过其实还有一个罗严塔尔所无法知道的事实，在宇宙的另一个角落里发生了。

格利鲁帕尔兹上交在十月中旬，成功地压制了乌鲁瓦希行星上的叛乱，并且恢复了治安。不过他所采用的是相当果断的处理手法，在那些没有立即服从放弃武器复归原队此一命令的将兵当中，因为战斗与枪毙而死亡的人数，多达二千名以上。

尔后格利鲁帕尔兹虽然说明了整个使皇帝濒临险境的事件经过，但是结论并没有这么容易就归结出来。

因为基地司令官维库勒中将后来行踪不明，而且尸体也没有被寻获，故无法取得与这个消息有关的明确证言。而最近，他被卡鲁特军医发现有麻药中毒的症状，但是像他这样才能与阅历兼具，被委以重任的高级军官，为何会沦为麻药中毒者，这个搜索的线索后来也断了。

士兵们的证言极为混乱，甚至还有人指出：“因为鲁兹以及缪拉两位提督，被地球教团洗脑，企图要加害陛下，我们接获上司的命令，奉命要救出皇帝所以才出动的。”

此外，在死者当中，发现有十个以上的人，身上怀有地球教的教典及徽章，而且存活者当中也有人持有同样的东西，所以整个事件怎么看起来都像是地球教的阴谋，但是格利鲁帕尔兹在这个时间点上，却一点都没有想发表这个事实的意思。

格利鲁帕尔兹在乌鲁瓦希行星上，看起来想是正在解开这些有刺铁线的时候，周围的状况正在一点一点逐渐地恶化当中，帝国政府与新领土之间，也正筑起一道又高又厚、充满恶意的墙。结果，他不但没有逃回费沙，反而回到海尼森行星，并且向罗严塔尔言明，自己原归属在他的麾下，总督当然无法掩饰意外的表情，反而还特意追问："你是真心的话？要站在我这一边？"

"是真心的。只是……"

"只是？"

"我也有我的野心，希望阁下能够允诺属下，当阁下成就霸业的时候，给予我军务尚书帝国元帅的地位。"

"没问题。"

金银妖瞳的眼眸当中，注满了冷笑的微粒，罗严塔尔点点头，说："我想你现在是希望能够得到较高的地位，如果你以军务尚书为满足的话，那就依照你的希望吧！其他的期待你为了本身的希望而尽力吧！"

罗严塔尔以及格利鲁帕尔兹，同样都是乱世的军人，所以在野心这种共通的精神基础上，对于相同价值的追求，应该是一致的。或许正因为格利鲁帕尔兹在这个场合刻意地耍些小手段，表明自己追求地位的野心，所以罗严塔尔才反而信任他也说不定。总之，也是基于彼此利害关系盘算，才达成双方合作的关系。不过，在这个时候，就算罗严塔尔对格利鲁帕尔兹抱持着怀疑的态度，然而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怀疑的情况下，如果贸然立下前例，将他排除掉的话，只怕会引起其他的部下动摇，所以事实上罗严塔尔应该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另一方面，克纳普斯坦上将则是被软禁在官舍里，不过在得知僚友格利鲁帕尔兹来访的时候，不免惊讶而且愤怒地诘问他："你为什么回来？难道是想袒护罗严塔尔举兵叛乱，在新王朝的历史上留下叛徒的污名？"

“……”

“哼！不只这样，听说你还向罗严塔尔宣誓忠诚，甚至还要求地位是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冷静一点，克纳普斯坦，你难道以为我是真心拥护罗严塔尔高举叛旗的吗？”

身为地理学者兼军人的这名男子，仿佛是在揶揄僚友的单纯。克纳普斯坦收起四成的不快，露出求教的神色。

“难道不是吗？那么我倒想听听你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不过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太复杂的理论我可听不懂。”

克纳普斯坦刻意讽刺地说道，不过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效果。

“你想想看，克纳普斯坦，我们才二十几岁，却能够获得帝国军上将的地位，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皇帝的恩宠，和我们本身所建立的功勋。”

“所以，功勋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呢？只有和敌人作战才能够建立功勋对不对？可是现在自由行星同盟已经灭亡，杨威利也死了，从此之后宇宙间就不再有点战争。如果我们就此袖手旁观的话，那么在这个和平的时代里，我们就不可能再建立任何功勋，当然也不可能再继续飞黄腾达了，是不是这样子？”

“或、或许是这样也说不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建立辉煌的功勋，就算必须要耍点小手段也在所不惜。怎么样，还不明白吗？”

格利鲁帕尔兹用笑脸迎向僚友。透过他这种虚伪的笑脸而认识到僚友骨子里的野心时，克纳普斯坦不禁因为一股无意识的战栗而背脊萎缩。

“也、也就是，暂时先让罗严塔尔把你看成自己人，最后的打算却是要出卖他喽？”

“出卖？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用辞呢？克纳普斯坦。我们毕竟是莱因哈特皇帝陛下的臣民，只不过是碰巧被编在罗严塔尔元帅的麾下，到底应该以对什么人的忠诚心为优先呢，这应该再明白不过了，不是吗？”

克纳普斯坦嘟哝了起来，格利鲁帕尔兹的说法是没有错，不过既是如此的话，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厘清自己的立场，高声指出罗严塔尔的不对，归投皇帝的麾下呢？否则不应变成现在反叛皇帝，将来又出卖罗严塔尔，这样做不是只会让自己犯下双重背信吗？格利鲁帕尔兹是想要利用罗严塔尔的背叛，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手段，可是情况要是没有如他想像的那样顺利呢？……想着想着，克纳普斯坦结果还是变成与僚友持相同的主张。暂且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余地。

※※※

另一方面，新领土总督府的民事长官优利乌斯·艾尔斯亥码，拒绝对总督宣誓忠诚。尽管他已经因为恐惧而脸色发白，而且冷汗直流濡湿了他的衣领，他仍然以颤抖的声音，说明他不支持背叛皇帝的行为。尽管他被罗严塔尔的威胁，以及他那金银妖瞳所散发出来的目光所压倒，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屈服。

“……而且以我私人的立场而言，总督阁下对于我义兄克涅利斯·鲁兹的死必须要负起责任。在这一点还没有获得法律上以及道义上的解决时，绝无法接受阁下为已方的事实。”

罗严塔尔只是稍微地扭曲他的嘴角，但是一直保持着沉默，不久之后，在他终于挤出来的声音当中，有着接近是沉痛的口吻。

“你以公务员的立场发表的意见虽陈腐而平凡，不过在私人立场的主张，却有着勇气与正义。如果你不能协助我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到此算了。只要你走出官舍，而且不对我有任何敌对行为，那么你和你的家族就可确保安全。”

罗严塔尔当场写了一张简函，交予艾尔斯亥玛带在身上，并且让他毫发无伤地回到家中。那封简函的抬头是给渥佛根·米达麦亚的，罗严塔尔在当中载明艾尔斯亥玛对于皇帝的忠诚心绝对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要求米达麦亚多予关照，以免他在将来遭受皇帝的斥责或处断。

罗严塔尔对于艾尔斯亥玛的宽容，证明他的精神当中，的确有着高洁的情操，但是另外，还是有着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预先采取的对策。

“不管最后是败给皇帝也好，是被皇帝给消灭也好，至少必须要是在竭尽全力以后。”

罗严塔尔的黑色右眼无声地咕哝着，但是他那只蓝色的左眼，马上就反对了。

“既然要作战就应该要期望胜利。一开始就想着要失败，这怎么行呢？难道你所希望的是败北和灭亡吗？”

没有回答。这名有着黑色右眼与蓝色左眼的人，从墙壁上悬持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理所当然地，在镜子上所映照出来的，右边眼睛是黑色的，而左边眼睛则是蓝色的。

“真是不可救药哪！连我自己……”

罗严塔尔在嘴里面低声地说着，不过还好没有给我听见，至少这一点应该是要值得感谢的。

【Ⅳ】

在眼前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发布什么宣战公告。不过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出发点，所以帝国本土与新领土之间的敌意与紧张的水位愈涨愈高。奥贝斯坦元帅在军务省，米达麦亚元帅则在宇宙舰队司令部，尽管两人的心理与表情各不相同，不过却都已经准备好出动的态势。

在大本营，有两个人再度相见了。莱因哈特从“影之城”周边宙区回到费沙，走进大本营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影正伫立在胡桃木厚重质地的办公桌旁。年轻的皇帝丝毫未加思索地，自然地喊了出来：“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陛下，恭迎陛下回都，陛下安然无恙，臣感到无限的欣喜。”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说话的口吻丝毫未见紊乱，然而声音当中充满着柔和的情感，莱因哈特的感受力或许有所感应，但是却因为表达能力的迟缓，只是简单地说声“嗯，让你担心了。”

“……鲁兹死了。”

莱因哈特一面说着毫无情趣的话，一面对希尔德指着沙发，示意她坐下之后，自己也坐了起来。

“到此为止，已经有多少人为了朕的缘故而牺牲了呢？三年前，朕以为再也没有任何人的死去，会让朕觉得痛切惋惜的了，可是今年一年当中，已经有海伦法特、舒坦梅兹、鲁兹三个人相继死去了。上天用这样的方法来惩罚朕的愚昧，难道不觉得太重了吗？”

“各位元帅大人，不是命运用来惩罚陛下的道具，而且死去的元帅在回天的时候，心中对陛下一定没有任何怨尤。请陛下不要再如此自责。”

“我想我明白了……”

莱因哈特一面低声地自语着，然后像是察觉到自己太过粗心大意似地，忽然有些唐突地问道：“伯爵小姐，你还好吗？”

“是的，陛下，托陛下鸿福。”

这样的回答听起来或许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奇妙也说不定，不过莱因哈特倒像是获救了似地点点头。

在年纪上，希尔德虽然比莱因哈特小一岁，不过有时候在态度上却像是一个“恭谨的长者”。在莱因哈特的精神领域当中，没有所谓高贵与卑劣的差距，却有两种心灵上的角色，一面像个十足的、现实的实务家，另外一面则是个充满梦想、单纯，只能注视正面，而且容易受伤的少年。这两种角色时而互相融合，时而分离，但是却一直并存在莱因哈特的心中，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后者的特质特别明显突出的时候，希尔德在应对上不得不特别地小心谨慎。

如果说莱因哈特的诞生和存在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希尔德也同样是个奇迹似地存在吧。莱因哈特出生在一个空有贵族之名的贫穷家庭，而希尔德则生在一个与门阀主流扯不上关系的伯爵家族。就这一点看来，毋宁说希尔德的存在，更可以说是闭锁的温室世界中的一个异端。

三年前，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门阀贵族与立典拉德联合与罗严克拉姆的核心势力之间，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争斗的时候，为了避免玛林道夫伯爵家也被卷入其中，希尔德作了一个政治上的选择，加入了莱因哈特的阵营。正因为这个选择，是极为卓越的政治性、战略性的判断力两者融合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给了莱因哈特一个知性上的巨大冲击，并使得希尔德因此而得到帝国宰相秘官的地位。

希尔德并非以姿色迷惑这位年轻的霸者。尽管她的确是一位美貌的伯爵千金，但是这与姿色或美丽并非同一种资质。而且莱因哈特是一个对姿色的感受极为冷淡，或者可以说根本是个迟钝的人，如果希尔德企图以她的姿色来攻占莱因哈特的心，那么她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可能。希尔德其实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她之所以能够拥有与莱因哈特同一频率的精神频道，并不是全然因为她一个人的功劳。莱因哈特如果仅从她的外表来衡量她的智慧人格的话，很可能会一口断定她是一个“故作聪明的傲慢女子”，然后就把她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排除掉了吧。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恐怕莱因哈特早已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失去了未来，而且全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截然不同。

“罗严塔尔送来一封以帝国政府为抬头的通讯文，这件事伯爵小姐你知道吗？”

“是的！”

莱因哈特所提到的是他返国的前后，罗严塔尔送来费沙的一封通讯文，收信人的名称是帝国政府而不是皇帝，从这一点便足以显现出发信人的心情有着极不单纯的一面。莱因哈特对这一点或许觉得不悦，但是让他更觉得不高兴的一定是通讯文的内容，当中提到“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与内务省次长朗古两人，垄断国政，漠视皇帝的存在，迳自进行肃清。我罗严塔尔元帅无法坐视，如果因情势之所需，将以实力来排除他们二人之专横”。另外希尔德认为，这封通讯文更让莱因哈特觉得受刺激的，一定是文中有“乘着皇帝因卧病衰弱之际……”这样的一句话，令人感觉他仿佛就是在向皇帝挑衅。

“朕什么时候允许过奥贝斯坦或者朗古这一班人垄断政治？如果真像罗严塔尔所说的，那么哪有让他当上新领土总督的道理？为了要让他的叛逆名正言顺，难道就非得要把朕贬低到这种程度吗？”

莱因哈特一向就是个厌恶服从他人、受他人支配的人，因为矜持而受到伤害所产生的愤怒，不但强烈、深刻，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况且，罗严塔尔在通讯文中坚决地指称皇帝“因病而衰弱”，无疑是一道强风吹进年轻皇帝炽烈的火焰当中。

另一方面，罗严塔尔也有他必须如此主张的理由。因为皇帝本身在政治上既然没有什么失策之处，那么以“君侧的奸臣”作为弹劾的重点，必然是一个叛逆者理所当然的说法。朝廷重臣对于奥贝斯坦的反

感固然挽杂着些许敬畏，但是对于朗古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罗严塔尔提出排除他们二人的主张，以便获得其他朝廷重臣某种程度的共鸣，这无论是在政治上、或者在战略上都是必然的。而且，罗严塔尔对于奥贝斯坦和朗古的反感，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不过希尔德并不认为在他们二人遭到处决的时候，罗严塔尔会因此而停止这场即将发生的纷乱，因为到头来，罗严塔尔所希望的应该是一个奥贝斯坦所拥有的，甚且是在奥贝斯坦之上的地位。

不过话说回来，像朗古这种佞臣型的，或者是酷吏型的人物存在，应该是专制国家当中一个无可避免的缺点吧？在过去历史上，就算是一个被后世称颂为贤主或明君的人物，有时恐怕也得要允许佞臣或者酷吏的擅权。不过正因为这种佞臣或酷吏对君主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要留意警惕的人物，所以往往应君主的漠视和放任之中，逐渐坐大成为其他臣下的威胁。朝廷重臣对于朗古这种人的反感，可能会让他们反过来同情或者认同罗严塔尔的反叛。希尔德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莱因哈特理解到这一点。

莱因哈特此时的眼神，就像是两颗苍冰色的太阳正在眼底里沸滚着。希尔德悄悄地看着他，然后张开她那丝毫不比莱因哈特逊色的美丽嘴唇说道："请陛下恕臣直言。姑且不论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阁下的风评如何，但是朗古内务次长不管是对于国家或者对于陛下您，都是罪大于功。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人已经招致许多人的反感，这一点陛下是否也有所知？"

年轻俊美的皇帝好像已经稍微息怒了似地，用他的手指尖揉着俊挺的下巴，沉思地说道："……这一点不用伯爵小姐来告诉朕，朕当然知道朗古那种人是十足的小人，但是，一只老鼠固然会糟蹋了仓库的粮食，但是为害毕竟有限，如果说连这种鼠辈的栖息都不能允许的话，那么银河帝国也未免太狭隘了，不是吗？"

这些话未必是莱因哈特内心真正的想法。但是莱因哈特本身虽然廉洁，但是却也有他身为君主的复杂意识。自古以来，"君主为了调和清浊，亦应有包容小人之度量。"是一个有力的君主论，深知此理论的莱因哈特，在朗古既没有犯下刑法或大不敬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来革他的职。而且，不管怎么说，莱因哈特也始终未曾把朗古这种人物放在眼里。毕竟金发的霸主在欣赏冬日蔷薇之们，没有道理会把视线转

向爬在花朵上的害虫。而且朗古本身也知道一旦招致皇帝的不悦的话，一定会遭到处决的下场，所以在莱因哈特面前永远是卑躬屈膝、毕恭毕敬。而且在职务上也勤奋地力求表现，以迎合皇帝的心意，这是因为朗古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佞臣的缘故。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就算会违拗皇帝的心意，仍然会以近乎冷漠的方式，从正面提出他的主张。基本上两个人的作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希尔德此时内心真正的想法，是想要建议皇帝连奥贝斯坦一起撤职。但是正因为她知道奥贝斯坦与朗古之间的差异，所以不能用与莱因哈特之间特别的关系，要求连着奥贝斯坦一起治罪。

“无论是现职的贤能官员，或者在野的人才，能够取代朗古次长的大有人在。如果能够将他撤职查办的话，那么暂时，罗严塔尔元帅举兵的借口就少了一个，而且提督们也会欣然接受吧。”

“但是，朗古并没有任何罪行，怎么能够因为他受众人讨厌就将他治罪。”

“不，陛下，他的罪状确凿，这份报告书能否请陛下过目。”

希尔德向皇帝呈递出一份报告书，那是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接受鲁兹提督生前的委托，进行调查后所制作的。主要的内容是提到前费沙代理总督尼可拉斯·博尔德克，因被指称参与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阴谋，而被捕下狱，最后横死在狱中的这整件事，其实是朗古所设计的冤狱事件。

“这份报告书是在伯爵小姐你的指示下完成的吗？”

“不是，这份报告书是过世的鲁兹元帅生前，因见朗古次长横行猖獗，唯恐将有害于国家，故委托克斯拉一级上将进行调查后所完成。”

“鲁兹……原来如此。”

像是阳光被云层遮掩似地，莱因哈特那苍冰色的眼眸显得有些黯淡，不过视线仍落在报告书，年轻的皇帝开始阅读起来了。

在一面读下去的时候，莱因哈特的脸颊，像是夕阳映照在洁白无瑕的雪地上似地，呈现一片红霞。阅读整份报告书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莱因哈特看完最后一个字之后，不禁叹了长长的一口气，一阵幽率的短短沉默之后，莱因哈特自言自语地独白着。

“……鲁兹原来一直都没有抛弃朕哪，甚且还豁出他自己的性命来解救朕。”

莱因哈特白晰的手指，从下巴移动到眉头之间。他的手指微微地颤动着，将他内心的悸动无言地表现出来。

“朕太愚蠢了，为了维护小人的权利，竟然让贤能的忠臣，陷在一片不满和不安之中。”

希尔德看着莱因哈特那珠玉似的牙齿正用力地咬着他那端丽的嘴唇。

“对罗严塔尔来说，或许已经太迟了，但是就算从现在开始，也要采取适当的处置，好让鲁兹的忠诚不至于白费，这样子好吗？伯爵小姐。”

希尔德从沙发上站起来，向皇帝一鞠躬。此时的她并非全然不希望莱因哈特能够给予自己一个接吻或者拥抱，但是也觉得莱因哈特表明他对于自己的信赖感，比起接吻或拥抱更来得让她欣喜。

【V】

走出莱因哈特的办公室之后，希尔德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呕吐感，从腹部急遽地窜升上来，压迫着她的胸部，希尔德原先按着自己的胸口，接着却不得不一面掩住自己的嘴巴，飞快地冲向化妆室。来往的几名士兵，一面向她敬礼，却也不禁以奇异的眼神望着她。

希尔德对着白色的陶瓷洗脸盆一阵呕吐之后，打开水龙头让水将呕吐物冲走，然后用漱口杯含口水将嘴巴内部漱干净。待身体上的状况恢复正常之后，精神上的动摇却从此刻开始了。

“难道，就因为那一个晚上……不过，除此之外，再也想不起其他的可能性了。”

希尔德又回想到从上个月开始，自己的生理状况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从那一晚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如果说刚才的呕吐是怀孕的第一次害喜，就时间上来讲，也不算是太早。希尔德也想到过是不是因为食物中毒才引起呕吐，但是自己在还没见到莱因哈特之前，一直都处在不安与期待的情绪之中，这一天的早上根本只喝了一点牛奶。不过就算不是这样，希尔德凭着她的理性，一一地否定了其它逃避性的想法。

希尔德此时真是不知所措，自己即将成为母亲，而莱因哈特即将成为父亲，这些都还在她想象力的地平线之外。但是此时的她，已经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怀孕的事，此时绝不能告诉莱因哈特。希尔德走出化妆室的时候，已经调整好身体的状态，并控制着自己的呼吸、表情和步伐，然后外表平静地走向自己担任皇帝幕僚总监所拥有的那间办公室。

※※※

莱因哈特与希尔德重逢的另一方，是一场伤心的离别。艾芳瑟琳·米达麦亚虽然不想把这次离别看成是永远的分离，但是两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分处两地一年之后，仅重逢两个月的时间，却又必须要与自己丈夫分开。

“往后会有一阵子不能回家唷！”

当丈夫的人这种像是在说对不起的声音，在米达麦亚家已经不是什么罕有的事情了。艾芳瑟琳·米达麦亚的丈夫是一位军人，而且又是指挥大军之人，像这种几百光年甚至几千光年的征旅，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是特别的多，她无法对着丈夫若无其事地说“安心地去吧”，在这个她刚刚适应的新居起居室，她对着丈夫说：“渥佛，我敬爱罗严塔尔元帅，是因为他是你亲密的朋友。不过，如果他一旦变成了你的敌人，那么我也可以毫无条件憎恶他。”

如果再多说的话，只怕澎湃的感情会妨碍她的表达。

渥佛根·米达麦亚感觉到妻子温暖纤细的手，正轻轻地扶住自己的两边脸颊。灰色的眼眸和紫罗兰的眼眸当中，互相映照着彼此的脸庞，而其中一方更是明显地极力忍住眼眶中的泪水。

“你一定要平安的归来，到时候我一定会每天帮你做你最欣赏的、最喜欢吃的肉骨汤干酪火锅。”

“吃得太胖那可伤脑筋呀，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

一点没有肥胖的征兆，而且全身硬挺坚实的青年元帅，说着拙劣的笑话，想要博妻一笑，但是却说不上成功。他把妻子的手从自己的脸颊上拿下来，然后深情地吻着妻子，技术明显地要比已故的杨威利好得多了。

“你不要这么担心嘛，艾芳。”

想到妻子或许有足够的理由来憎恨罗严塔尔也说不定，所以米达麦亚用力地抱住妻子那从少女时代起，丝毫未曾变形的身躯。

“第一点，是不是一定会打起来还未可知，而且陛下已经逮捕了朗古内务次长，罗严塔尔的气或许因此就消了也是有可能的啊！”

爱情当中，有时候虚伪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接下来的却绝对真实。

“所以呢，如果你为我祈祷的话，希望你祈祷这一次能够不战而终，一定要这样告诉天神唷，艾芳。”

※※※

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所指挥的帝国军宇宙舰队的舰艇，已经布满了“影之城”周边的宙域，共有舰艇四万二千七百七十艘，将兵四百六十万八千九百名。在他所指挥下的一级上将，有毕典菲尔特与瓦列两名。

# 第七章 因剑而生

【1】

银河帝国宇宙舰队总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此时正在旗舰“人狼”上，召集瓦列与毕典菲尔特两名一级上将，商讨作战计划。不过，基本的作战计划其实早就已经拟订好了。只要一出兵讨伐罗严塔尔的话，那么就得抢在敌方（这是多么令人不悦的字眼啊）作战态势展开以前，使主导权快速为我方所掌握，然后发动一场快攻，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使敌人整个瓦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要获得了首战的胜利，那么最后的战况的归趋大概就能明朗，因为罗严塔尔的军队，不管在物质上或者在心理上，都没有可供支撑的后盾。

作战商讨进行没有多久就结束了，当咖啡送进来的时候，毕典菲尔特提出了一个严重却毫无顾忌的疑问。

“究竟罗严塔尔对皇帝有什么不满，竟然这么乱来，不，竟会出此下策呢？”

瓦列用眼神无声地责备着毕典菲尔特的鲁莽。因为若明白总司令官与新领土总督之间的友谊，那么就不难想象米达麦亚此时内心的苦涩了。毕典菲尔特此时说出这样的话，倒不是因为了是一个无情苛刻的人，不过他的感觉却也太不敏感了。

“不，瓦列提督，不要特别顾虑我，罗严塔尔元帅和我个人之间的友谊，终究只是个人的私情，不能够和国家的重责相提并论。”

米达麦亚轻描淡写地化解僚友对于他个人的顾虑，但是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底下，究竟掩藏住多么澎湃汹涌的怀古，不了解米达麦亚的人，只怕难以想象吧。瓦列听到这些话，也感到非常伤感，甚至无法正面对着这位帝国军最高勇将的脸。

“就是说嘛！瓦列提督，总司令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我们还在心里揣测着私情，这不是太失礼了吗？”

毕典菲尔特的说词，着实让瓦列感到惊愕，不过这位橘红色头发的猛将，好歹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在为米达麦亚担忧着，而米达麦亚仿佛也感受到这一点，脸上于是呈现出像是要苦笑起来的表情。他在内心里面自问自答着：“在整个宇宙中，能够让罗严塔尔弯下膝盖来的

人，恐怕只有吾皇莱因哈特陛下一个吧。如果要让他在皇帝之前，先向军务尚书跪拜的话，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的。就算是我也同样不愿意……”

奥贝斯坦元帅，过去曾经将罗严塔尔比喻为“无法驯养的猛禽”，米达麦亚此时不禁感到这样的评语似乎是正确的。那只原本已经对宇宙中唯一的巨大白鸟宣誓忠诚的大鹫，到头来，还是乘着暴风企图要飞离白鸟的身旁是吧！

瓦列与毕典菲尔特告辞“人狼”之后，米达麦亚目送着他们两人，独自伫立在窗边沉思良久。他身为优美的白色巨鸟的臣下，必须要亲自去讨伐那只身为自己挚友的大鹫。米达麦亚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与罗严塔尔的友谊，竟然要划下这样的一个句点。他一面让星星的光芒洒落在自己蜂蜜色的头发上，一面想着，包括他个人在内的银河帝国历史，一直到现在这一刻为止，究竟有过多少次错误的选择啊。

如果那位聪明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的话，或许能够把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塔尔之间纠缠不清的钢索给解开来吧？又或者即使有他的存在，今日的事态仍旧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呢？

※※※

米达麦亚等人出发之后，莱因哈特皇帝也立刻从费沙出发，乘着总旗舰伯伦希尔来到“影之城”的周边宙域。此时跟随在皇帝身边的幕僚人员是艾杰纳及缪拉两位一级上将。“铁壁缪拉”——也是奈特哈特·缪拉所受的伤还没有痊愈，右手臂仍由绷带缠绕着吊在脖子上就上阵来了。莱因哈特想要授予他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武勋勋章，并让他晋升为元帅，不过这位有着砂色头发以及砂色眼眸的年轻提督，却惶恐地坚决推辞。他回应皇帝的好意说话，自己并没有立下什么功勋，所以绝不能接受元帅杖，待日后建立起相称的功勋之后，会很感谢陛下给他这个荣誉，莱因哈特听到这一番话之后，无言地点点头，的确，缪拉和鲁兹不同，他今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立功的。

“那么，除此之外，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报答你为朕负伤呢？”

“既然陛下您这么说，那么臣有一个请求，不知陛下是不是可以考虑？”

“哦……”

此时如一层薄纱笼罩在莱因哈特脸上的表情，是凄怆而非辛辣。但这只是掠过大海一角的暴风，丝毫无损年轻霸主的俊美。莱因哈特那近乎灿烂的金发晃动着，就像是这场风暴匠余波。

“朕想朕明白你想要求的是什么。”

莱因哈特的声音充满不快，不过却也有着音乐性的节奏韵律。

“你想要说的是，要朕饶罗严塔尔一命是吗？”

“陛下明察，臣万分惶恐。”

皇帝看起来颇不悦地稍微转动了身躯。他的两眼仿佛迸射出冰色的火花。

“缪拉，你是朕的宿将，而且也是朕的恩人，所以朕很想要答应你的要求，但是唯独这件事朕无法让你如愿以偿。”

“陛下……”

“问题不在于朕，而是在罗严塔尔那边。你应该要问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不，不是过去的事情，而是今后的事情。”

“陛下的意思是？”

“你应该要去问罗严塔尔，现在他反正已经兴起叛旗，不过等战事结束之后，他有没有意思向朕低头，请求朕饶恕他的性命，难道不是这样吗？”

缪拉惶恐而且怅然若有所失，他不禁觉得像这种时候，如果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在场的话就好了，如果是她的话，一定会为缪拉帮腔，从情理两面来说服皇帝吧！可惜的是，那位美丽聪明的幕僚总监这次因为生病而无法离开费沙，真是太可惜了。

当然，缪拉并不晓得，不，甚至连莱因哈特也不知情，怀孕以后的希尔德，是因为害怕跳跃飞行可能会给胎儿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才没有办法离开费沙的。

莱因哈特对于渥佛根·米达麦亚的心情，可以由对其能力和人格具有的深厚信赖感来说明。而莱因哈特对罗严塔尔的感觉就复杂得多，还有着其他情感像螺旋纠结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心理，在罗严塔尔的内心或许来得更为深刻，但是对于一向肯定罗严塔尔的才能，并且一直重用着他的莱因哈特来说，的确是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在乌鲁瓦希行星上的时候，鲁兹主张罗严塔尔应该为行星的暴动负责，当时

莱因哈特也想要否定鲁兹的主张，但是当鲁兹为保护皇帝而丧失性命的时候，他的主张便被莱因哈特所接受了。这种因为鲁兹丧命所产生的自责心理，被转向罗严塔尔身上的时候，一种微妙的化学变化不禁在莱因哈特的胸中产生。

“不过，一旦真的出兵讨伐罗严塔尔，那么我的心就真的能够毫无牵挂吗？”

莱因哈特向自己提出问题之后，他给自己的答案是“否”。那么如果不出兵讨伐就这样算了的话呢？莱因哈特再度这样对自己问道，所得到的答案同样也是“否”。前者的答案是由性的思考所得来的，而后者的回答则是理性的思考结果。如果在此时无条件赦免罗严塔尔的话，那么君主对臣下的支配权、与国家整体的上下秩序关系无法确立了。而且今后再有人叛乱或者违法的话，那么可以用来作公平处理的根据也将在此失去。

“如果罗严塔尔这家伙能够向朕低头不就好了。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朕就不须要去讨伐他了，罗严塔尔要为眼前的事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为了守护皇帝的权威与国家的支配秩序，莱因哈特不得不出兵讨伐罗严塔尔，他到此为止所作的一切思考，都还在理性与正当信念的领域当中，但如果超越此一步的话，那么莱因哈特的内心或许会想“向我低头难道是这么样让他厌恶的事情吗”，而使得他整个情绪都在感情的深渊中沸腾。

已经成为故人的杨威利，总是若无其事地，而且从容不迫地与莱因哈特保持对等的立场，但是莱因哈特从来不曾感到有任何的不快，反而觉得非常地自然。

杨的作风为人或许有助于莱因哈特产生这样的感觉，不过不管怎么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杨从不曾接受莱因哈特的俸禄。但是罗严塔尔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莱因哈特的臣下。不过反过来说的话，或许他过去已经对莱因哈特低头这么多年也够了吧。或者，难道说是实践了从前的那句话了吗？三年前的那句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正的过错应当在自己的身上吗？不！即使答案为是，自己也没有义务要使罗严塔尔叛乱成功。总而言之，唯有优越的力量才是

成为霸者的条件，圆满转让的霸权，应该是一种可笑的权力存在吧……

※※※

在这段期间当中，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所指挥一万一千九百艘舰队，已经从旧帝国本土朝伊谢尔伦的方向进军，以迫使罗严塔尔非得应付二面作战不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必须要对伊谢尔伦要塞提出通过回廊的要求。所以梅克林格此时除了担任舰队指挥官之外，同时还肩负皇帝所委托的交涉权——行使外交使节的职权。

几乎已经是一座空城的旧帝国本土，为了要维持出兵期间的治安，而由接掌了鲁兹舰队指挥权的克留尼曼上将驻守着。在巴米利恩会战当中，身负重伤而濒临死亡的他，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疗养之后，终于重新回到岗位复职了。另外一位曾经对鲁兹竭尽忠诚的辅佐官，则自我推荐转往米达麦亚元帅的司令部，他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所以没有任何人询问有关他转移所属的理由。

每个人怀着不同的意图与行动，在宇宙间奔走着，或者说在宇宙间优游着。此时各种不同的战略观战，一定呈现着颇富趣味的状况。对于后世的历史学者们来说，想必乐于对当时的情势加以分析与考察吧。

“如果那个魔术师杨威利还活着的话，他会如何活用现今的状况呢？……”

莱因哈特不自觉把内心的思绪说了出来，不待两名一级上将回答，随即又循着自己的思考轨迹继续探索下去了。

“对了，就是这样，只要看他怎么样选择，就可以看出杨威利的后继者有多大本事……”

事实上或许不见得如此。如果伊谢尔伦要塞的民主共和势力与罗严塔尔缔结盟约，而彼此相依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勉强成立二面作战，罗严塔尔可以由正面迎击远从费沙长驱而至的帝国军，而伊谢尔伦的兵力则可以步出回廊，进攻帝国本土。届时皇帝恐怕不得不重回费沙，然后再折返帝国本土，与侵入军交点。万一旧帝都奥丁沦陷到敌人手里的话，那么新王朝的权威或许会因此而蒙受不小损伤吧！

“臣所禀奏者并非是不吉的预测，只是，如果真演变成这种情势的话，我帝国应该如何对应呢？陛下。”

缪拉问道。此时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或许是杨的后继者，也就是尤里安·敏兹的身影也说不定。

“到了那时候的话……”

莱因哈特体内所散发出来的光与热，仿佛正穿透那苍冰色的眼眸，迸射出几乎令人难以正视的炽烈火花。

“到了那个时候，把伊谢尔伦军的举动，视为对朕的一种敌对行为，帝国以此为由，便可对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至于讨伐罗严塔尔的先锋，则仍然继续攻击乃至歼灭叛乱部队。短暂的战术劣势，不足引以为意。”

缪拉与艾杰纳互相对视。皇帝的霸气还是丝毫没有失色，叛乱行动到此为止，皇帝根本未曾想过自己会败给罗严塔尔，他的视野极度宽广，视线的距离又长又远，整个宇宙都在他的俯瞰之下。

“杨威利的后继者，如果只是一个单纯想利用眼前混乱形势的小术士，那么大概只会加重罗严塔尔的负担吧？不管怎么说，全看他们怎么选择了。”

【Ⅱ】

十一月十六日，银河帝国以皇帝的名义，褫夺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元帅称号。如此一来，罗严塔尔便丧失了对他麾下总计五百万大军的指挥权，而且在法律上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者。

如果内务省次长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海德里希·朗古还是个自由之身的话，大概会高兴地鼓掌叫好吧，但是他现在因为尼古拉斯·博尔德克的冤狱事件，遭到宪兵队的拘禁，而正在接受审讯当中。此时的罗严塔尔并不知道这一件事，不过就算他知道，也一定不会相信命运是公正的吧。罗严塔尔想都没想过自己会与朗古那种卑鄙小人适用于同一评断标准。

罗严塔尔听到自己被褫夺元帅称号的时候，脸上不禁荡漾着苦笑的涟漪，自从进入军官学校以后，这还是第一次自己身上没有一官半职。自己的身分不受到任何权力保障的情况，令罗严塔尔感觉到有些

奇妙。在苦笑还没有褪去以前，一则来自“敌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超光速通信，传送到托利斯坦战舰上来了。

这一则通信对米达麦亚来说，是整个状况演变到此之后，第一次可以和罗严塔尔直接交谈的机会。当通信官前来报告的时候，罗严塔尔瞬时陷入沉思之中，不久之后即命令通信官，将超光速通信转接到他的个人通讯室。

个人通讯室中的萤幕，由原来的灰白转而呈现出友人年轻朝气蓬勃的脸庞。

“罗严塔尔，在你百忙之中前来打扰，抱歉了！”

如果仔细一想的话，这的确是个奇怪的开场白。

“这说什么话？好了啦！米达麦亚，我们两个是什么交情嘛。”

罗严塔尔的口吻当中丝毫没有讽刺或者憎恶的万分。在这位友人的面前，他可以将内心的盔甲全部卸下来说话。失去了这么样真挚的友情，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所以如果能够使友情恢复，无论以何种形式，无论时间多么短暂，他都将满心欢喜。

“罗严塔尔，随我一起去谒见陛下吧！如何？我一点都不想和你交点，趁现在还来得及。”

“米达麦亚，我也不想与你交战。”

“罗严塔尔，既然这样的话……”

“不过，我特意要与你一战，你想问为什么是吗？因为如果不与你作战，将你打倒的话，那么皇帝大概不会和我作战吧！”

这一句若无其事的话，让米达麦亚无言以对。沉静的激情在罗严塔尔的黑色右眼与蓝色左眼当中闪耀着，使得他两个眼球仿佛分别映射出两只眼眸不同的颜色。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是为了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本身没有智慧的悲哀呀！不过，最近这些日子，我终于有些领悟了，我终于想到我不就是为了与皇帝交战，为了从其中获得满足感而活着的吗？”

米达麦亚想要反驳罗严塔尔所说的话，不过咽喉中却好像有一道门堵住了似地，经过了感觉上像是会无限延续下去的几瞬间之后，门终于被撬开了，米达麦亚还是试着以常识性的论点来说服他。

“重新考虑吧！罗严塔尔。如果你能够把这件事交给我的话，那么我就算拼了自己的命，也会保护你应有的正当权利。皇帝已经把朗古拘禁起来了，事态也逐渐一点一点地往好的方向进展，接下来轮到你用自己的诚意来加快事态的好转了，不是吗？你相信我的承诺吧！”

“疾风之狼的承诺，真是一言万金哪！”

感谢的分子回荡在罗严塔尔的声音之中，不过他随即像是要切断这种感谢念头似地，摇摇头说道：“不！不行，米达麦亚，我这个人不是能够和你的存在相提并论的，你所走的一直是正道，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能够做的是……”

说到这里，罗严塔尔紧紧地闭起他的嘴唇，他的心中兴起了一股冲动，他想要告诉这个他所敬爱的友人，三年前，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意外惨死之后，罗严塔尔向莱因哈特报告立典拉德公爵已经被逮捕的消息时，莱因哈特那像是水晶雕刻般俊美的面容上，荡漾着无机质、不带感情万分的微笑对他说：“如果你认为我有缺点可乘的话，那么你随时可以向我挑战，一个没有实力的霸者被打倒也是理所当然的。”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了，强大的敌人才是这个人真正的渴望的啊……

不久之后，罗严塔尔刻意作出一个颇富野心的表情，然后转移话题说道：“我们先不要说别的，米达麦亚，你觉得如何呢？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联手呢？”

“由你来说的话，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这不是什么玩笑，我作正皇帝，你作副皇帝，不不不，反过来也没有关系，两个人一起来分割支配整个宇宙也不坏啊！就连那个特留尼西特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米达麦亚灰色的眼眸，在通信萤幕之中，为一层沉痛的阴云所笼罩，年轻富有朝气的脸庞几乎可以说得上是英俊，但是他的活力与锐气，反而更给予人一种酷似顽劣少年的强烈印象。此时这张脸上密布着无色的云彩。

“你醉了，罗严塔尔。”

“我没醉。”

“你醉了。不是因为酒，而是一场沾染血腥的梦。”

经对方这么一指出，这回轮到罗严塔尔无言以对了。米达麦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透过通讯萤幕，罗严塔尔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米达麦亚叹气之后，接着质问："梦总有一天要醒过来，醒来之后又该如何呢？你说你想要与皇帝交战，藉着交战得到满足感，但是战争过后，也获胜了，你要怎么办呢？皇帝不存在以后，你要如何来填补你内心的饥渴？"

罗严塔尔紧闭着眼睛，然后又睁开。

"这或许是梦也说不定，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是我自己的梦，不是你的梦。看来我们怎么也不可能会有相同的意见了，所以这种无益的长谈就到此为止吧！"

"等等，罗严塔尔，再一会儿就好，你听我说……"

"……再见，米达麦亚。我要说的话或许会很奇怪，不过我是真心的。皇帝拜托你了。"

※※※

通讯到此便切断了。米达麦亚只得将他内心还要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去，将无声的忧虑与叹息一口吐尽，然后将他内心沸腾的感情全部集中到声带，使劲地对着萤幕大吼一声："罗严塔尔你这个大混蛋！"

此时的米达麦亚不再是大帝国元帅的身份，仿佛时光倒转，又回到昔日刚从军官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军官。米达麦亚甚至憎恶地瞪着那片又回复到灰色的萤幕，仿佛那片萤幕是阻挡在他与友人之间，毫无慈悲的障碍。

通信即将切断前的那一瞬间，罗严塔尔脸上所呈现的表情，将是米达麦亚这一生中永远无法忘怀的吧！那将是他必须要连着自己的性命，一起带回费沙的记忆。

走出个人通信室之后，米达麦亚坐上舰桥的指挥席。担任随从任务的幼校学生送来咖啡，米达麦亚机械式地道谢之后，便沉陷到属于他自己的思考，一个属于用兵家的思考当中。

"罗严塔尔的弱点，在于他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副司令官。在作战方案的订定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是不是能付诸实行就值得怀疑了。"

米达麦亚正确地看穿了这个既是友人同时也是敌将的人物，在军事上的弱点。这并不是因为罗严塔尔在人格上的缺陷，而是罗严塔尔在强制部下对皇帝与帝国作出叛逆行为的时候，可能会自己负责分散兵力的总指挥，将主力部队与欺敌部队对调，让米达麦亚等人落入张开的陷阱当中也说不定。不过，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战法，都必须要有一个人能够作为罗严塔尔的分身。这个人会是谁呢？米达麦亚的脑海里，此时列印出平日辅佐罗严塔尔的幕僚人员的名字的面容。会是贝根格伦呢？或者巴特豪瑟、狄塔斯多夫、宋年菲尔斯、修拉，还是新领土总督府设立的时候，被配置在总督府的格利鲁帕尔兹、克纳普斯坦之中的一个人呢？

米达麦亚一面想着，一面烦恼着，却也同时以旁人无法跟随的飞快速度，攻进“新领土”的核心地区。

※※※

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墙壁上，现在仍然挂饰着那面豪奢的“黄金狮子旗”，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罗严塔尔无意把皇帝所赐予的这面“黄金狮子旗”，从墙壁上给扯下来，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唯有自己，才是这面旗帜的真正守护者也说不定。这种心理，让他不得不自觉到自己实在是不可救药，同时也是造成他的叛逆看起来虽然壮大，可是却欠缺彻底决心的一个原因。

统帅的心理，同时也反应在士兵们的身上。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手持武器的士兵们就着本身的正当性，以及作战的理由在热烈地讨论着。

“我们现在只是追随着罗严塔尔元帅而已啊！其他还能够做什么呢？”

“不过，我们要和皇帝作战不是吗？和那个皇帝！”

士兵们此时所用的指称词“那个”，正表现出他们内心对皇帝怀抱的敬畏之感。那位在战场上获得无数的胜利、率领大军征服星海、支配着空前未有的偌大版图、长相俊美的年轻皇帝，在士兵们的眼里看来，简直就是军神的化身。

“如果和皇帝陛下作战的话，那么我们不就成了叛贼了吗？”

“不对，我们不是和陛下作战，我们是要打倒那些围绕在皇帝身旁，无视于陛下存在的奸臣和佞臣。”

“就是指那个军务尚书吗？我也不喜欢这个人，不过他应该不是一个图利个人以满足私欲的人啊！”

“你们知道吗？我倒是听说，陛下最近经常生病，国政都是由这个军务尚书在把持的。”

“不管怎么样，现在和我们正面作战的，不是皇帝陛下，也不是军务尚书，而是疾风之狼呀！”

说到这里，士兵们顿时精神抖擞了起来。他们彼此无言对看着对方的脸，感觉到一股像是兴奋的情绪，由体内火热热地升了起来。他们互相交耳地说道：“那个人可真是不得了……”

“帝国军的双璧互相撞击，孰胜孰负呢？”

帝国军所有的将兵，大概没有人不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吧？但是，若将这个问题现实化，想到本身也参与其中一方的时候，热烈的兴奋不禁急遽地变成冷颤。

在这个战争即将爆发的前一刻，罗严塔尔所率领的军队，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逃兵。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说罗严塔尔是一位深得军心的名将。不过，不管再怎么说，他终究还是“皇帝的名将”，如果他自立门户，另拥势力的话，这些士兵们是不是还会真心地追随他，就要另当别论。所以罗严塔尔必须对士兵说明：“我们不是要背叛皇帝而是要讨伐奸臣，并且要进一步藉着确立战场上的胜利，使士兵们的斗志昂扬起来。”

【Ⅲ】

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十一月。整个宇宙仿佛只是为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以及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两位稀世罕见的伟大用兵家而存在的。杨威利的死，似乎并不表示名将们竭尽本身一切智慧与才干，倾注在战争之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罗严塔尔最初订定下来，并且想要付诸实行的作战大纲是这样的：

一、米达麦亚所率领的舰队攻来之时，应以新领土各处所配置的兵力来应战，并建造多层的防御线，给予敌方最大限度的损害，并使

其前进速度迟缓化。

二、诱导敌方主力深入行星海尼森，并切断其后方的补给，或者，假装要诱导敌人深入，以迫使敌人后退。

三、敌人后退之际，立刻重新集结各地配置的兵力，截断敌人的退路，并快速由海尼森出动主力与之相呼应，分别从前后夹击敌人，致使敌人败北。

以上是罗严塔尔的基本作战计划。

罗严塔尔的战略构想与战术技巧，后世均公认为是极为壮大、致密的作战典范。但是，这个作战计划要要获得全面的成功，必须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这个作战在完全结束以前，不能有任何敌方兵力由伊谢尔伦方面侵入，方可避免被迫采取二面作战。其二：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担任指挥官的人才，负责运用新领土各地所配置的兵力，并且把所有的兵力再重新集结起来。

为了使第一个条件能够成立，罗严塔尔派遣使者出使到伊谢尔伦要塞。而且不能只是一个单纯的使者，所有罗严塔尔的优点与缺点，都必须要能够在这个人选的身上被明显地表现出来。

至于第二个条件，对罗严塔尔来说，贝根格伦上将不管是人格方面，或者在能力方面，都是得到他最大信赖的人，所以这个任务就由他担任。贝根格伦默默地从事准备工作，不过到最后也仅是准备而已就结束了。

这个壮丽的作战计划，最后还没有发动就流产的原因，在于米达麦亚果然不辱没他“疾风之狼”的名号，运用其他用兵家绝对无法达到的速度发动快攻，使得罗严塔尔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作战构筑所致。

世上没有任何人，比罗严塔尔更了解米达麦亚用兵神速的真正价值是在于何处。他固然早已预料到米达麦亚用兵神速，不过却仍出现了预料中最恶劣的结果。尽管如此，罗严塔尔却也有着绝妙的手腕，可以使正要分散的兵力，在千钧一发之际，再重新折返回来，然后加以编排配置成密集阵势。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所面临的战场上，以凌驾在米达麦亚之上的兵力，成功地发动攻势。

“帝国军双璧”的对决，其水准之高令一般庸将难以想象，双方的前锋部队尚未正式交锋以前，激烈的火花已经迸裂开来了。

※※※

“看那移动展开的手腕，速度何其地快呀！”

金银妖瞳充满了赞叹之意，不过接着又闪耀着用兵家的苛烈。

“可惜啊可惜，阵容稍嫌单薄。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米达麦亚脚步之快，可不是一般凡人跟得上的。”

罗严塔尔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

这位有着金银妖瞳的名将，此时因为将与一个可以和自己匹敌的用兵家在战场上遭遇，而感到一股痛快美妙的兴奋。尽管他对于米达麦亚的友爱与敬畏并不受到丝毫的影响，但是昂扬的情绪确实是存在的。由这一点便可以证明，这种属于用兵家的人类，是多么地不可救药啊！

※※※

就连米达麦亚这样的人物，也同样有着用兵家不可救药的特性。米达麦亚的内心，此时也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低语着，能够和罗严塔尔这样的名将对决，不就是身为军人的心愿吗？只是他的内心除了因为将与友人互相杀伐而感到苦恼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苦恼。

罗严塔尔麾下的士兵，全部都是莱因哈特皇帝的臣民。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够不需杀害他们就将事态解决的话，米达麦亚多么希望能这么做，因为一旦战端开启，那么原本应该属于同一阵线的兄弟或者战友将被迫互相残杀。米达麦亚想起有一名军官，他的长男和父亲同在米达麦亚的麾下，而次男则配置在罗严塔尔那一方。其他像这佯的例子会有多少呢？

“既然状况已经演变到这种地步，罗严塔尔必定会将他麾下所有的兵力投入主战场吧？”

米达麦亚如此地预测着，理由有两个。一个是积极的理由，那就是罗严塔尔可以藉着优越的庞大兵力，一举击溃敌人，获取战术上的胜利，并进一步为战略的胜利布局。另一个则是消极的理由，也就是说罗严塔尔如果将一部分的兵力留在海尼森上，一旦叛乱——对敌国来说是归顺——发生的话，那么他的根据地就失去了。罗严塔尔率领

着全军迎战敌方舰队，反过来看，正暴露出他对已方有着无法产生万全信心的心理弱点。

※※※

接着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

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双方的舰队，在兰提玛利欧星域对阵。这是星域也就是过去自由行星同盟军，已故的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和莱因哈特皇帝所率领的帝国军首开战火的地方。这倒不是有什么奇怪之处，而是因为这个星域是一个众人公认的战略要冲。

九点五十分，双方的距离正以五点四光秒的速度在接近当中，通信回路经过短暂的空白之后，随即为激烈的叫声所取代。

“攻击！”

“攻击！”

同一种语言，下达了同一个命令。

数万道的光柱，将星星原有光芒打散了。舰艇被包围在能源中和磁场当中，像是巨大的萤火虫似地闪闪发亮，无法负荷强大能源直击的舰艇，顿时爆炸成碎片四散纷飞，像是在光与影交错而成的巨大的帆布上，泼洒死亡与破坏的鲜艳颜色。战争女神好像掷撒着被扯断的项链似地，光球与火焰琚毫无秩序地零落纷散着，而第二波的还击又接踵而至了。舰体被能源光束割裂而残破不堪，能源流无声地咆哮着，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全部抛向真空。无声的哀号贯穿了整个宇宙，高热与火焰像是一件件发光的寿衣紧紧地包裹着他们的身躯。不管统率军队的是多么高洁的指挥官，他们的目的仍是确保已方能够维持兵力的优势，而杀人便是一个能够获得最大效果的手段。军人的责任与义务，就是杀人与死亡。

光束与飞弹在黯淡的黑夜中，开辟出一个个不幸的白昼小领域。在这些领域当中，舰艇一艘艘地被打得千疮百孔，动力部分被热浪刮跑了，士兵们活活地被烧烤着，口里发出一阵阵的惨叫哀号，然后滚倒在舰艇的地面上，鲜血与内脏流到体外痛苦地死去。

这场激战被称谓“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也有人称之为“双璧争霸战”。最初参战的兵力，是罗严塔尔的五百二十万大军对米达麦亚的二百五十九万，在数量上是前者占有绝对优势，所以两者的基本应战

姿态是：罗严塔尔攻，而米达麦亚守，但米达麦亚将了直接指挥的机动战力，发挥到最大限度的活用，坚决阻挠罗严塔尔军的渗透，所以胜负还不能轻易地立见晓。此时的米达麦亚明知已方的兵力在这个时间点上是处于劣势，但是他仍然果断地开启战端，其目的在于使罗严塔尔舍弃持久战策略，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因为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在战术层次上，在已方的兵力全部到齐以前保持守势的作法，本来就是米达麦亚所采取的基本应战姿态。

双方战力均衡的时间点，比原先的预期还要来得早。

十一月二十五日八时三十分，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也到达战场。尽管在猛烈进击的过程中，有些部分因为跟不上而脱队了，但是超过一万艘舰艇的新战力还是会给战局带来不小的影响吧！

“前进！力战！敢斗！奋励！”

这是“黑色枪骑兵”的座右铭。这支部队所忌讳的是卑层、消极和犹豫。

“冲锋！帮米达麦亚争取一些吃早餐的时间吧！”

毕典菲尔特旗舰“王虎”，挺立在部下的前头，率先跃进战场。据传说，此时的毕典菲尔特，正一边啃着充作早餐的热狗，上面沾满了芥末，然后一边站在舰桥的主萤幕前辈。如果这是刻意演出的话，那么或许难逃别人认为他太过火的批评也说不定。

※※※

“黑色枪骑兵已经来了吗？”

罗严塔尔在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上，不禁发出尖锐的啐舌声。事实上，当这只黑色枪骑兵还是已方的时候，倒不觉得这么具有威胁性，但是当它以敌人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却让人不得不觉得有一股炸裂似的压迫感朝自己紧逼过来。那互相重叠的光点，一个一个张牙舞爪、呲牙露齿地扑了过来。

在爆炸光连连不断，汹涌的能源如惊涛骇浪之中，“王虎”带头的黑色枪骑兵仍未稍减他们的速度，凶猛的气势也丝毫不受挫折地朝罗严塔尔的舰队直逼过去。

罗严塔尔军的左翼，在直接承受到对方那几乎是傲慢的攻势之时，心理上开始动摇了起来，舰队的阵型开始出现微妙的崩溃现象。

米达麦亚的主力舰队，像是在与黑色枪骑兵相响应似地，所有的主炮连续三齐射，一面集中高密度的火力，一面维持着毫无间隙可乘的队形开始推进。此时的时间是九点十五分。

※※※

毕典菲尔特所率领的“黑色枪骑兵”，在这一年四月到五月的“回廊会战”期间，折损了近一半的兵力。不过后来经过重新编排，并且将海伦法特的旧舰队也一起并入之后，现有的实力凌驾罗严克拉姆王朝成立初期的黑色枪骑兵舰队有一成之多。

只是，不管是原来的“黑色枪骑兵”也好，或者海伦法特的旧舰队也好，过去都因为有身经百战的勇将担任他们的指挥官，所以一直是赫赫有名、勇猛善战的部队，但是现在五十的战斗力与五十的战斗力合并起来，却不见得能够得出一百这个数值。因为一支勇猛且具有特殊性格的部队，要与其他部队融合起来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黑色枪骑兵部队和他们的司令官的号令同步运动，杀进战场，跃进敌阵。当司令官高喊着“前面的家伙全部都是敌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拿着大刀开始挥舞着，可是海伦法特的旧部队，在配合上就显得有些迟缓。而罗严塔尔的一部分舰队，便乘着这么小的一点缝隙，混进他们的行列之中，使得无秩序的混战，像波纹似地逐渐向外扩散。

由于这是一场帝国军对抗帝国军的战役，所以当同型的舰艇因交战而相互混在一起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敌我辩识上的困难。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的一个特征，便在于这个敌我难分的混乱。

“千万不要出丑哪！帝国军互相对抗的战役，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就经历过了，不是吗？现在还慌什么慌！”

可是此时却只有正在怒吼的毕典菲尔特所率领的舰队，在众人的面前，展示着他们不至于被敌方或已方误认的漆黑色身影。原海伦法特所率领的舰队，在合并的同时，当然也漆上了同样的色彩，但是海伦法特的旧舰队，在心理上却很难抹去他们是让人收容合并的感觉，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人相信，海伦法特之所以战死，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毕典菲尔特在“回廊战役”中太过于蛮干所致，虽然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但还是有些人无法释怀。海伦法特一直深得军心，三年前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时候，有些士兵曾追随着这位有着水色眼眸的勇将，与罗严塔尔等人所代表的莱因哈特一党作战。奈何事态是如此

地变幻莫测，过去的那些士兵，如今却被编制在毕典菲尔特的麾下，为了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塔尔交点，回顾这段过去，或许不禁要感叹命运弄人的手法也不免太讽刺、苛烈了吧。

※※※

瓦列舰队继黑色枪骑兵之后，于二十五日十九点也加入了战场，至此双方的战力比数几乎已经对等。米达麦亚坚忍地支撑到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已方已经优势在握了。但是，当他将战场全幅的两军配置图放在辅助萤幕上的时候，却发现敌方一支小部队的移动有些怪异。

“那支部队是……”

司令官低语着，而幕僚人员克里中校则回答道：“是罗严塔尔元帅的直属部队吧？”

“这个我明白，难道是什么奇兵吗？”

米达麦亚所担心的是，那一小支舰队可能就是敌人的最精锐的部队，此时作出这种奇妙的移动，究竟是有什么企图呢？正因为那一小支舰队的移动路线并不是呈一直线，所以要了解他们的目的得花一点时间，不过不久之后，米达麦亚随即发出“原来如此，完了”的啐舌声。原来已方最突出战线的拜耶尔蓝舰队，已经被敌方的一部分故意后退的舰队诱导，正朝前方直前当中，而且那一小支舰队已经截断了他的后方。

虽然曾经预先警告过拜耶尔蓝，千万不要中了罗严塔尔的伎俩，但是他年轻轻，作风又极为骠悍，所以发觉时已经无法制止他的攻势了。

罗严塔尔此时以“令人觉得可怕的冷静”，注视着眼前的拜耶尔蓝的窘状，然后回过头看着副官瑞肯道夫，没出声地笑着说道：“我们来教教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究竟什么才能够叫作真正的用兵吧，瑞肯道夫。”

罗严塔尔本身其实也是被人称为乳臭未干的年龄，可是在他与拜耶尔蓝之间的风格与魄力差距，却不只是由五岁的年龄差所造成的。

罗严塔尔军引诱拜耶尔蓝的舰队，来到火线密集的中心点之后，立即以光束和飞弹发动近距离扫射。拜耶尔蓝一面反击，一面后退，可是这两种动作每次相互交替的时候，前锋马上就遭到攻击，所以一

直到米达麦亚将他们拯救出来为止，整个舰队已经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害了。不但副司令官雷玛中将战死，而且还失去了其他三名提督。

“完全被整惨了，非常对不起。”

出现在通信萤幕上的拜耶尔蓝感叹地说着，而米达麦亚则毫无笑容地回答道：“现在还是继续在被整之中，所以你用完成式来说还太早了，我还想在后面接个逆接的连续词哩。”

说完这个和梅克林格还比较相称的比喻之后，“疾风之狼”开始深思了。

“就算罗严塔尔的攻守都完美无缺，可是他的部下并非如此，从那里应该可以打开一条活路吧！”

米达麦亚此时当然不可能知道格利鲁帕尔兹对罗严塔尔的背叛，以及克纳普斯坦为人所诱导的事情，按理他很难相信罗严塔尔的部下会愿意与罗严塔尔生死与共，所以便想要将已方的战力，集中在敌方较薄弱的一环。这个构想虽然极为寻常，但是猛攻的战力与速度却是非比寻常的。所以克纳普斯坦舰队，几乎是在一瞬间，就面临到敌人压倒性的攻势了。

※※※

米达麦亚的猛攻令人措手不及，克纳普斯坦舰队的舰列变得零乱，并开始后退，司令官当然拼命想要重整指挥系统，但是米达麦亚并不给对方这个机会，于是克纳普斯坦舰队的防御线像是砂城倒塌似地崩溃、分裂了。

“格利鲁帕尔兹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要行动呢。”

对克纳普斯坦来说，这像是一个无形的锁，牵制了他的判断与行动。他原本并不是一个无能的男子，他能够为莱因哈特所录用，而且曾经在已故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的手下被锻炼成一个战术家，五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应该是一个可以将统率帝国军的大任扛在肩上的人才。

但是，他此时无法将能力作完全的发挥，是由于他的内心理所造成的。他原本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严肃认真的男子，所以尽管有个借口说是要对皇帝竭尽忠诚，但是他的内心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这些背信或者出卖的行为释怀。而且是敌将实在太过于伟大了。当克纳普斯坦注

意到舰艇监控员发出惨叫声的时候，他的旗舰已经被连锁的火球给团团围住了。死亡虹色的火花，拍打着能源中和磁场，一只无形的巨大手掌，开始使劲地撬开磁场的裂缝。

“愚蠢！怎会有这种愚蠢的事呢！”

克纳普斯坦对着超越者和人们大声地呼叫，无奈时空中充满了不公平，既不是积极的叛乱者，同时也不是积极对这个叛乱者背信的克纳普斯坦，却必须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当中，比任何人还要早失去他的生命。

接下来的那一瞬间，一道火柱撕裂了旗舰，克纳普斯坦的肉体和精神，随着旗舰在那一团球形的巨大白热光中四散纷飞，还原成最基本的原子。而走向死亡的人所发出的抗议，则在短短的时间内，由那些构成时间的无数小粒子吸进黑暗的深渊。

这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六点零九分。

克纳普斯坦可以说是这场内战当中，死得最不值得的一个人吧？而且知道这个内幕的人只有一个，只有那个诱使他作出双重叛逆行为的格利鲁帕尔兹。也就是说从犯却比主犯还早遭受到报应。

十分钟后，金银妖瞳的总指挥接获他阵亡的报告。

“是么？克纳普斯坦真是不幸哪！”

罗严塔尔所说的这句话，当然不是因为他已经了解到事态的全部真相，他的同情是出自一般的常理和理仪。不过，就算他知道了全部的真相，可能也只是说着同样的台词吧。

知悉一切内幕的格利鲁帕尔兹，无言无表情地接受了僚友的死讯。究竟他是在内心为克纳普斯坦的不得窍门而啐舌呢，或者是为自己在不久后的未来可能独占那不可告人的功勋而洋洋自得呢，其他人最后还是无法得知。

或许，在这个瞬间，是他出卖罗严塔尔的好机会也说不定，可是他却错过了决断的机会，因为米达麦亚苛烈的攻热没有给他时间。如果他一旦停止抵抗，并转而背叛罗严塔尔的话，他很可能在那一瞬间被米达麦亚的光束击中，被粉碎寸断而气绝吧。

克纳普斯坦舰队失去了指挥官，指挥系统被击溃，只能一面左来右往不知所措，然后一面尝试着发动效果极差的绝望反击。

※※※

尽管情况逐渐在恶化中，此时的罗严塔尔仍发挥了他身为战术家的巧妙之处，成功地使得米达麦亚军的阵形出现不均衡的状态。他故意使火力的分布处于疏密不均的混乱状态，然后利用已方的火力，在米达麦亚的本军与“黑色枪骑兵”之间作成一个断层。

当火线疯狂地扫射在“黑色枪骑兵”身上的时候，这支舰队显露出他们不善于防守的弱点，一时之间几乎要从半慌乱的状态中溃败而走了。

“不准后退！我说不准后退！”

毕典菲尔特一面弄乱了他橘色的头发，一面在“王虎”的舰桥上跳脚，将地面踩得砰砰响。

“要想后退的家伙也没关系，我会用王虎的主炮来轰他。与其让他当一个苟且偷生的卑劣者，不如让他成为一个骄勇的军人！”

当然这样的命令是不可能付诸实行的，不过由于副参谋长欧根少将的机智，当司令官的命令流经整个通信回路的时候，各个舰艇都楞住了，不过却也停止了无秩序的溃走，纷纷停留在原地不动。而“王虎”不仅仅待在火球与闪光所形成的漩涡当中，而且还稍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连那些无生命的光束与飞弹，也好像害怕“王虎”的凶猛骠悍似地，纷纷回避着这艘勇猛的舰艇。

“对毕典菲尔特这个人来说，还真是没有什么暴行是他做不出来的。看来恶名有时也有它的用途啊！”

罗严塔尔笑着说道，不过在他的话当中，却也含着冷笑以外的成分。因为无论动机或者目的如何，“黑色枪骑兵”事实上已经从溃走前一刻的险境当中，重新建立起战意与阵形了，也就是说他们的铁腕已经粉碎了罗严塔尔巧妙的攻势。

这么一来，原“黑色枪骑兵”与旧海伦法特舰队之间，原本接近反目的状态，却产生了正面的连锁反应。

“我们不要羞辱了死去了海伦法特元帅英勇的名声哪！不要让那群鲁莽的黑色枪骑兵在我们面前摆起可笑的架子！”

海伦法特麾下有名的勇将荷夫麦斯达中将，在僚友的前面带头打头阵，开始了反击攻势。

大概再没有像这种与战术理论起源于不同层面上的士气，能够如此叫用兵专家跌破眼镜的了。帝国军之所以对已故的杨威利油然产生出敬畏的赞叹之意，固然是因为他有那顶每每生出无数奇迹的魔法大礼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部下的士气，一直到他死了也都继续保持着最高的水准。

尽管毫无协调与联系，但“黑色枪骑兵”不但超越了恐怖，甚且根本是无视于恐怖的存在，凭着一股狂热，不仅抵抗，而且更粉碎了迎面而来的死亡与破坏。罗严塔尔此时已经不再像是个冷静沉着的用兵家，只是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战况的发展，而且几乎要失笑出声了。不过他最后却也不得不避免从正面阻挡这群狂热家，以免作出愚蠢的举动。尽管如此，罗严塔尔的大军仍然始终维持条条不紊的阵形，丝毫没有露出破绽，如果让毕典菲尔特来形容的话，他大概会说这真是“一点都不可爱的用兵法”吧。

※※※

十一月三十日，双方的战斗仍然毫无间断、执拗地持续着。

由于双方的总指挥官具有不相上下的实力，而且都能够迅速地洞察对方的战术，并且采取有效的应对，所以双方虽然都蒙受了不少损失，可是却不至受到致命的伤害，一场场必须付出相当代价的流血战接二连三地持续着。

罗严塔尔此时不禁觉得大势不妙了。如果战力再以相同的规模耗损下去的话，那么罗严塔尔的大军，将要被拦进无底的沼泽当中埋没。虽然米达麦亚所率领的舰队同样也会遭到歼灭的结局，不过他的背后还有毫发无伤的皇帝直属军在那里等着哪！

米达麦亚并不是生来就是个慢性子、有耐性的人，不过他知道对手既然是罗严塔尔，那么所有一切的焦虑或性急都是极度危险的。他对自己要求双重忍耐，继续忍受着苛烈得足以令一般怯懦的指挥官昏迷失神的身心消耗。而他的密友，同时也是伟大敌手的罗严塔尔也是同样受到这种身心的煎熬吧！

“杨威利所受的身心煎熬是多么地苛烈，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那是一种真正的伟大呀！”

罗严塔尔一面苦笑着，一面对着自己低声说道，和这样有着近乎无限回复力的敌人作战所带来的疲劳，就像是用锉刀在锉着神经般的

痛苦。狂妄地说什么“以少胜多”的冒牌用兵家，是多么地愚劣啊！再怎忠实勇敢的士兵，也都有身心精力的极限，唯有靠数量上的齐备，让士兵们轮流上阵，一面休息，一面作战，才能够维持、补充他们的体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军较占优势的原因。

罗严塔尔这一回，对士兵们的士气，一点都没有挽持着幻想，这固然也是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幻想，不过结果也完全表现出一个用兵家的冷彻。

※※※

十二月一日十六点，原本经常处在战火中心的毕典菲尔特，也得要暂时后退，以便重新编整舰队的阵列了，所以罗严塔尔军便得到了一个前线战力比敌方优越的时机。罗严塔尔于是将正面战线缩小，以高密度的火力来阻止米达麦亚军的前进，并率领机动力为中心的直属部队，企图包抄敌人的左侧，如果此举成功的话，那么罗严塔尔军便可以对米达麦亚军形成一个半包围的环，然后以左右两道火墙夹攻米达麦亚军，一举横扫成功。

不过，这个可能产生戏剧性结果的攻势，因为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及时的反应，在即将包抄成功的前一刻被阻挡下来了。双方你来我往的“炮火应酬”极为激烈，放出的能源已经超出了宇宙区的负载极限，于是形成巨大的能源旋风，如狂风暴浪般席卷了双方的舰艇。

瓦列的旗舰“火龙”在这个情况下，遭到二发炮弹的直接命中，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的第二机库，与舰桥下部受到严重损伤，舰桥的墙壁与地面为狂涛刮过，造成监控员与护卫兵八名当场死亡，二十名受到轻重伤。而司令官瓦列本身的左手臂也遭到能源旋风的侵袭，军服的左袖子被撕成碎片，义手的骨骼露出金属的光泽。

“已经失去过一次的东西，召集再失去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不便。”

瓦列苦笑地说着，然后依照参谋长比尔梅林中将的建议，把义手切除掉，义手落地的时候，瓦列用军靴的鞋尖把金属骨踢走。这位一向稳重的司令官，此时注视着参谋长，竟然也难得地开起玩笑来。

“好了，这下子把厄运给切除掉了，我们唯一害怕的就只有怯懦这两个字了。”

※※※

连续三个小时的缠斗、死战就这样进行到最后，罗严塔尔只得放弃继续采取攻势，因为米达麦亚此时正在防御线的各处，制造一些小小的突破口然后把这些小突口连成一横线，企图要一举展开正面的前进，如果这个战术成功——事实上，已经接近成功了——的话，那么罗严塔尔军就将要整个为烈火与钢铁的怒涛给压碎挤扁，然后整个被压死了吧。而现在位于这个危险地带的人，便是格利鲁帕尔兹。

格利鲁帕尔兹本身也有一个失算，这个失算与无奈战死的僚友是不同的。格利鲁帕尔兹原本打算在会战当中，寻找一个最具效果的时机，将矛头转过来刺向罗严塔尔的后背，可是却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时机的到来。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所有的部下并不晓得司令官的想法，所以许多舰艇只是一味果敢地与米达麦亚军进行你来我往的炮火应酬。

格利鲁帕尔兹从至近的距离，观看着米达麦亚那令人畏惧的战术，忍不住全身的战栗与衷心的感叹。他的心中此时正在盘算着，是不是藉此机会，将米达麦亚军的攻势给引过来，以导致罗严塔尔军全面的崩溃，但是此决断的紧急关头，他又再度犹豫了。因为米达麦亚的攻势，势必会带来出乎想象的压力，他害怕自己会像是个挖掘堤防的人，反而会被洪水给淹没。因此，格利鲁帕尔兹只顾着保护自己，不得不拼命阻挡米达麦亚的攻势，这就像是一出笑不出来的黑色喜剧，必须要一直演到罗严塔尔率领直属部队反转过来为止。在上演的期间，格利鲁帕尔兹又企图把自己降服的意愿传达给米达麦亚，不过罗严塔尔却在通信回路即将接通前的一刹那，出现在他的背后，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此时米达麦亚军已排列成纵长列，于是罗严塔尔集中精密的火力，击溃米达麦亚军的一个突破口，并且反过来施加攻势，从该突破口往横的方向冲刺，由侧面攻击米达麦亚军的一个舰队。攻击时间虽短，但是激烈的程度几乎要让双方打断牙齿，米达麦亚被逼得不得不让整个舰队后退六十万公里。

流血的筵席，至此仍然没有一点要结束的气息。

【Ⅳ】

在这之前，正当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即将在兰提马利欧星域展开这场死斗的时候，一名使者来到伊谢尔伦要塞上。这名使者是罗严塔

尔基于战略上的考量所派遣来的，目的是希望伊谢尔伦要塞能够在帝国军企图通过回廊的时候，出兵加以阻止。这名使者并不是罗严塔尔的部下，而是目前居住在海尼森行星上的一名退役军人，过去与尤里安等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姆莱中将，好久不见了，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您的气色看起来很好哪！真是太好了！”

尤里安满怀诚意地向他问好，并且握他这位前参谋长的手。奥利比·波布兰见到姆莱，只留一下句“哎呀，惨了”，然后就像是野生动物发现了天敌似地逃之夭夭。而达斯提·亚典波罗则一面说着，“我们可是用绅士礼送你走的哪，没想到你会再回来”，一面像是有些难为情似地主动跟姆莱握手。卡介伦与先寇布在一旁露出欢喜的微笑，互相交换敬礼，而菲列特利加真心地向丈夫生前的这位诚实幕僚点头致意。

罗严塔尔选中了从前曾是旧敌的姆莱，作为使者出使到伊谢尔伦，这真可说是一个兼具巧思与辛辣的人事安排。姆莱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不得不接受下来。但是他本身在接受这个任务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他却没有一点想要透露的样子。尤里安猜测着姆莱想法可能是，姑且不论罗严塔尔真正希望他达成的任务是什么，不过如此能为尤里安等人带来旧同盟领上最近所发生的变故的相关情报，那么单就这一点而言，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罗严塔尔所提出的建议，的确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枭雄的不凡气概，如果阻挡成功，便将旧同盟领全域归还给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开出来的条件，而且会让人觉得不妨就照着他的要求去做，因为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

但是，尤里安是杨威利的弟子，除了考虑能有多少胜算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的选择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虽然这终究不过是一种思考的模仿行为，不过对尤里安来说，却是一支在迷路又没有地图时，可以为自己照亮方向的火炬。

“有关于您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与杨夫人和梅尔卡兹提督等人商谈，我们会尽快将您所需要的答案带来给您，不过在这之前，请您轻松一下，随便坐坐。”

“说的也是，就麻烦你们尽快了，一旦坐久了，只怕我最后会想插嘴年轻同伙们所做的事情哪，虽然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位子了。”

姆莱说完之后就举起自己的一只手，然后朝着被分配的客室走去了。尤里安原本想要说，中将你不回来吗，可是他又将这句话吞到肚子里去，因为姆莱笑着谢绝了使用他过去的宿舍。

这一整天，尤里安努力地思考着罗严塔尔的提案。

罗严塔尔如果想要以政治正统性，作为对皇帝莱因哈特和新王朝申述的重点，就必须要使新帝国历使用的前二大政治体制复活。难道说，他想要拥戴下落不明的先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向天下人宣告高登巴姆王朝复活，或者要复兴旧自由行星同盟，成为共和政治的旗手吗？后者的可能性，光是用想的就觉得愚蠢可笑。如果罗严塔尔真正的意图，是想要莱因哈特皇帝作傀儡来掌握政治实权，那么尤里安等人，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介入这种专制权力的内部纷争。

不管怎么说，在莱因哈特皇帝统治下的社会，就政治体制而言，虽是属于专制体制，但是就所得到的成果而言，却是属于中庸之道。莱因哈特皇帝的统治，已经得到良好的改革成果是一个事实，绝不能因为体制不同，就把这个成果扔在地上踩。而且，就算罗严塔尔暂时成功地打倒莱因哈特皇帝，其他的重臣也不可能会对他屈膝唯命是从。如此一来，只是重新开启了一个无秩序、无原则的长期纷争时代罢了。

尽管罗严塔尔元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实务能力，和莱因哈特皇帝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逊色之处，但是在历史上，他却只能够成为皇帝的一个反叛者。

为了让历史能够尽量朝好的方向进展，毋宁让莱因哈特皇帝的治世继续下去，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少在他还持续着贤明、公正统治的这段期间，应该是如此的。至此，尤里安的想法已经如此确定下来了。

问题在于另外一个条件，罗严塔尔打算将优布·特留尼西特的性命，交给伊谢尔伦来处理。这一个条件所带给尤里安等人的，不是政治上的动摇，而是一个讽刺的、心理上的诱惑。

一听到这个条件的时候，尤里安的内心的确产生了强烈的动摇。而奥利比·波布兰更是兴奋地吹着口哨，怂恿尤里安说：“光看在这个

条件的份上，我们就可以接受他的建议了。”

“我不要求把特留尼西特的头给我，他的头就让给各位了，我只要他的一只手臂。”

尤里安当然也不是没想过要耍些手段、卖弄权术。事实上，他们根本可以先提出把特留尼西特交给他们的要求，让罗严塔尔先松懈下来，可是最后却让帝国军通过回廊。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卖个人情给帝国军，同时也可以了却他们与特留尼西特之间的私怨。

但是，这种作法显得太无情。因为不管尤里安等人对特留尼西特个人有多么憎恨与嫌恶，如果拿他的性命来当作政治交易的筹码，那么尤里安等人也就没有资格谴责特留尼西特从前对民主主义的种种背信行为了。

罗严塔尔向伊谢尔伦开出这样的条件，固然是非人道的，但是从他的政略和战术上来看却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尤里安等人如果接受了，终究会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尤里安此时突然想起另一个重要问题，他于是试着询问姆莱，罗严塔尔对于这次内战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而旧同盟的民众是否也被卷入其中。

“不，这纯粹是帝国的内战，和民众完全没有关系。这是他所抱持的态度，或许有些傲慢，不过确实是以这样的态度在进行的。”

“哦，原来是这样。”

尤里安觉得从这其中，似乎可以看出罗严塔尔这人的矜持。而且如果将旧同盟的民众卷进争斗之中，发起一场彻底的焦土战争的话，那么势必引起一场长期的抵抗，所以他刻意避开，决定采取正面决战。或许有人会嘲笑这种作法，不过也许他认为要笑就让他们去笑吧。

但是对于罗严塔尔的赞叹与自己应该要作的选择，是不同的两回事。尤里安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姆莱，说自己不能接受罗严塔尔的建议。

“拒绝是吗？我明白了。”

“姆莱中将，劳驾您跑这一趟，真是抱歉。”

“什么，我只是把条件转达给各位罢了，不是要负责让这个交涉成立哪！”

姆莱静静地笑着说道，之后，他的表情改变了。

“尤里安，其实我必须要向你道歉，我原本还一直以为你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作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我一直觉得就算会落得一句多管闲事，我也必须要阻止你。”

“您会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不过，我的担心已经是没有用的了，你果然是杨提督最得意的弟子。”

对尤里安来说，姆莱所说的话是最高的赞美了。

虽然这件事应该是已经确定下来，不过幕僚们仍有些人觉得十分可惜。好比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等人，并没有因为有些顾虑而私底下议论，反倒是直接了当地公然提议说道：“尤里安，让我和姆莱中将一起到海尼森去吧！”

“您是想遍访昔日的情人吗？”

“这当然是主要目的，不过我另外还想做一件事，就是左手提着罗严塔尔的首级……”先寇布的笑容，好像高贵的食人虎似地，有着危险的风采与魄力。“右脚底下踩着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头，然后右手持着战斧，用这种姿势拍张照片来当作纪念，然后再把照片卖给新闻界。”

“这个计划请务必让我参加。”

波布兰探出身子来了。

“罗严塔尔元帅就让给先寇布中将，至于我只好将就另外那一个了。”

“我就想到你会这么说，你就只想着轻松的事情自己揽下来，你这个人！”

“也不是这样，只是我跟罗严塔尔元帅之间没有什么恩怨，而且我不想让帝国的贵妇人都痛恨我呀！”

尤里安叹气地说道。

“两位请不要轻举妄动。海尼森目前还是在帝国军的支配之下，无法活着回来的可能性恐怕会很大。”

“难道我们会贪生怕死吗？”

奥利比·波布兰毫无笑意地重新载上黑色扁帽。虽然有部分人把波布兰唤作“轻薄的好色男子”，不过尤里安最近却对他有了一个新的感想，认为他其实是从这样一个角色的扮演中，享受着一些充满讽刺的乐趣吧。

“这话真是勇敢哪！真想不到一见到姆莱中将的脸，就急忙逃走的这位仁兄，会说出这样的话哪！”

达斯提·亚典波罗嘲弄地说后，波布兰好像又答了句什么似地，不过尤里安的听觉并没有抓住那些话。他一个人走向了望室想要好好地静一静，不过一走到那边，却发现那里也有许多人，正想要折返的时候，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叫住了了。他们隔着透视墙一面看着星星，最后话题还是回到尤里安所面对的军事决断，竟然全然没有朝他们共同的老师所得意的范围发展。

“波布兰中校说，只要一看到尤里安的脸，就可以看的出来这一次没有我们上阵的机会了，是这样子么？”

“这一次？是啊，虽然只有这一次……”

尤里安的眼眸里，绽放出思虑颇深的深褐色光芒。其实尤里安内心真的很想要放手一战。代表银河帝国的名将，如今背叛皇帝举起了反帜，帝国军内部所产生的动摇，定是非同小可，而且隐藏在尤里安内心，属于军事冒险家的声音，正低声地向尤里安诉说着一个甜美的梦，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的话，那么——这个诱惑太强烈了。但是四年前，自由行星同盟之所以会吃了一个大败仗，也是因为受到这种诱惑吸引的缘故。

如果尤里安在这个时候和罗严塔尔缔结盟约，与莱因哈特皇帝一战的话，将会把整个历史引导到不同的方向吧？但是甜美的梦，往往带来苦涩的结果，最后只怕会引导莱因哈特的大军，走向攻击伊谢尔伦这一条路。

“虽然可惜，不过我认为你作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要卷入皇帝与罗严塔尔元帅的内战，你对自己的判断要有信心唷！”

“谢谢，让你担心了。”

“你在说什么，我才不是担心呢！我只是着急啊！如果你不好好加油的话，不但会让杨夫妇蒙羞，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命运呢！”

“我明白。”

“不是什么明不明白嘛，我又不是说你没好好地在加油啊！”

在尤里安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卡琳已经转过身去，踩着尤里安印象中的极富韵律的步伐走掉了。此时尤里安真想自己也能够学着卡琳的父亲一样，那么潇洒地对付她，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手腕也好，不过这样的想法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另一个必须要作的决断，此时又加诸在他的身上了。

回到指令室的时候，刚刚正在与通信官谈话的菲列特利加·G·杨微笑地对着尤里安说道：“看来今天的稀客还真不少唷！帝国军一位叫作梅克林格一级上将的人刚刚才要求交涉，要不要听听他说的内容呢？尤里安。”

“……嗯，当然。”

将自己惊讶的思绪整理过后，尤里安点点头，帝国军交涉的内容，早已在意料之中，那将是和罗严塔尔完全对立的要求吧？当尤里安对着菲列特利加点头的时候，他早已经将决断的门扉推开一半了。

※※※

尤里安的决断，在十二月三日的时候，被具体地带到战场上。

“有一支大军正从伊谢尔伦方向朝海尼森行星进攻过来了。”

罗严塔尔的副官艾密尔·瑞肯道夫少校向司令官报告了这件大事。

“帝国军是吗？这个……”

“是，指挥官是梅克林格一级上将，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允许他们通过回廊。”

罗严塔尔将自己的视线，从脸上印着紧张与不安的瑞肯道夫脸上移向宇宙的时候，发表评论说：

“伊谢尔伦的小子，看来也有着认真正经的战略眼光哪！或者，是因为有一位好参谋在身边，梅尔卡兹那个老人给他们这种智慧的吧！”

不过这个猜测并没有命中真实的情况，“伊谢尔伦的小子”是凭着自己的判断，然后作出选择决定下来的。至少他并没有借助任何活着

的人的力量。

不过，罗严塔尔还是正确地理解到，尤里安作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代表的意义。他一方面“卖人情”给帝国人，以便作为日后面临交涉时的政治筹码，另一方面他让梅克林格通过回廊，便可以使帝国在回廊方向的出入口，呈现毫无战力的空白状态，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入侵、搅乱帝国本土，乃至于有其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算他们没有这个意图，也势必可以获得行动上的自由。

无论如何，再继续现在的正面战斗已经没有意义了。一旦海尼森为梅克林格所夺，那么罗严塔尔将被孤立在虚空中，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势必会被迫采取二面作战。

※※※

“真不愧是一代名将，一面作战，一面后退，还能维持丝毫不紊乱的阵形，这么完美的例子，连战术教科书里面都没有记载。”

瓦列注视着萤幕上逐渐远去的光点，然后赞叹地说道。而米达麦亚则沉默不语，因为这种本事对他来说已经不需要再加以言语化，他早已有所体认了。此时的他，眉头紧紧地皱着，在心里作出了一尖锐且沉重的决定，那就是今年之内一定要了结这场战乱。如果过了这个年头的话，很可能会发起暴动，而且目前困守在伊谢尔伦要塞的人不晓得将会采取什么动作。所以趁着危险和混乱还没有大量成熟孵化以前，应该要及早将孕育的卵全部击碎。

不过，米达麦亚所谓的了结，指的是讨伐密友的军事行动。而帝国军所有的将帅们，也都深知罗严塔尔不是一个会向人求饶的男子，所以当米达麦亚从僚友的脸上，看出近似乱流的感情起伏时，他毅然决然地下达一道指令：

“全军以最大战速，在罗严塔尔回到海尼森之前，加以逮捕。”

米达麦亚的声音和表情，将僚友们的议论给堵住了。

# 第八章 因剑而亡

【I】

“不幸内战的产生，现在似乎将带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幸福，也就是有了内战的结束。虽然说只是一个比没有结束还好一点的结局……”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在通过伊谢尔伦回廊，并且抵达新领土宙域的时候，在日记里如此地记载着。过去仅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引发战火的情况下，从旧帝国本土这一方，经由伊谢尔伦回廊前往旧同盟领土，如今梅克林格也有资格将名字列在这少数人的名单当中了。

当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同意帝国军通过回廊的时候，这位富有智慧和理性、属于战略家型的指挥官，不免也感到些许意外。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费沙方面的莱因哈特皇帝知道的时候，这位有着醒目金发的年轻霸主，也因此而沉思了好一段时间。倒不是因为莱因哈特或者梅克林格将尤里安评估得太低，而是因为他们对于尤里安的存在和力量完全不知情所以根本无法产生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

“既然他们应我们的要求让我们通过，那么你就率军通过吧。看起来我们应该要感谢杨威利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后继者。对方或许还会有其他的考虑，不过就把那些都当作以后的事吧！”

皇帝这么说道，梅克林格当然就遵照皇帝的指示进行，不过幕僚人员当中，当然也会有人表示担心。

“万一伊谢尔伦要塞发射雷神之锤，那么我们整个舰队岂不全完了。这一点请你留神。”

“艺术家提督”的上唇有着修刮得极为整齐的胡须，而此时在那胡须之下，好像显露着一点苦笑。

“留神就可以让雷神之锤失去效用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一定会非常留神的不过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种权利了……”

自己的人虽然不安，不过那些固守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应该也是自己一样的不安吧？因为就算他们逞一时之快，让梅克林格舰队成了雷神的祭品，结果也只是徒然招来帝国军全面的报复罢

了。而且他们或许还不免要担心，梅克林格会不会是想趁要塞松懈之际加以攻击。

“老实说，在我自己的心理上，希望的成分比自信的成分还要稍微多一些。这个时候，如果要塞上的杨威利还健在的话，那么此时这个心理万分的比例就会反过来了，或许根本还可以向对方寄予完全的信赖。这是我自己内心的希望，希望杨威利年轻的后继者，不会被冲动役使，而让野性比理性来得优先。”

※※※

后来的情形倒不是因为尤里安感应到梅克林格的愿望，而是尤里安自制的结果。这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深深地明白一旦同意了帝国军的要求，就绝对不能再节外生枝，以免损害了双方信赖关系。

“帝国军若有任何背信行为，我们可以立即攻击，即使有舰炮的射击，也不至于损伤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对全宇宙发表他们可耻的行为。”

尤里安在要塞的中央指令室，仔细凝神地注视着主萤幕上的动静。此时帝国军梅克林格舰队，正以整齐的行列通过“雷神之锤”的射程。他们之所以刻意将航路设定于经过距离要塞极近的地方，正是要以行动证明他们对尤里安等人的信赖吧。

达斯提·亚典波罗此时正在尤里安的身旁，用纸杯装着咖啡轻轻地啜饮状，他凑近尤里安耳边低声说道：

“看来帝国军是不会攻过来了。既然如此，我们何妨用雷神之锤，轻轻摸一下他们的头呢？”

“不用太浪费，只要稍微放一下烟火就行了，不过如果要让烟火看起来壮观一点也行啊！”

奥利比·波布兰那绿色的眼眸上，荡漾着充满爽朗神采的表情，不过却是好占的。虽然他充分理解尤里安这次不主张上阵的构想，不过假设有什么危险的突发事件的话，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失望的感觉吧？

另外伫立在波布兰旁边的梅尔卡兹，与立在梅尔卡兹身旁半步的舒奈德，始终都沉默不语，或许他们在心中也有有什么话想说吧？

“通过中的帝国军送来电文。”

负责通信的监控员前来报告。送到尤里安手中的通信文是这样说着的：

“银河帝国军一级上将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至伊谢尔伦各政府与军部的代表人：谨在此向各位所表现出来的善意致谢，并期待今后双方关系的正常化。此外，我大军并向各位伟大的指导者杨威利元帅的神圣陵寝，以敬礼方式致敬，但愿能够为贵方接受。”

“总而言之，敌方和我方尽是一些感伤主义者。伊谢尔伦是神圣之墓，是吗？”

华尔特·冯·先寇布的视线扫过尤里安的侧面。

“那么，司令官阁下，你认为这些感伤主义者的同志们，可以看出将来的展望吗？”

“是的，的确是能看到的，不过那些不会是一条平坦的路，这是我看到的。”

尤里安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出自预测不如说是出自期待。这虽然是杨威利曾经劝诫过的事，不过此时的尤里安，对于历史潮流的方向与速度的掌握，的确是经由皮肤的感觉，而不是理性，而且似乎已经正确地预测出归结点了。

“说起来，宇宙就像是一个剧场。”

杨威利曾经过这样的话。各个大大小小的悲剧，在这个时空的舞台上演出，开幕、闭幕，然后更换主角。而自己所被允许参与演出的这一出戏——以壮丽的梦想和大量的流血来装饰的、鲜红与金黄的历史剧——已经逐渐在接近尾声了，尤里安有这样的预感。只是尤里安身为杨的弟子，对于自己这种并不是根据理性和认知能力分析得来的预感，感觉到有些羞，所以并不想多说。

尤里安所预测的这种历史剧其中的一幕，在相隔五千光年的虚空中，有了一个剧烈的转变，那是在帝国的客人离开伊谢尔伦回廊以后不久后所发生的。

【Ⅱ】

十二月七日。

罗严塔尔军后退时，米达麦亚军紧追不舍，罗严塔尔军的后部，此时已经陷入米达麦亚军的射程之内。这种情势的发展，原本应该是追击与反击相互交替展开的，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混乱，却攫住了正要进入反击态势的罗严塔尔军。

“格利鲁帕尔兹舰队向我军发炮射击。”

监控员的惨叫声，飞快地闪过罗严塔尔的听觉神经。

跟在听觉神经之后，是视觉神经遭到闪光的攻击。尽管入光量已经在调整之中，但是整个萤幕仍然充满了像是脉搏般跳动的白浊光芒。通信回路连续呼叫着战舰和战斗群的名称，并告知了通信中断的消息。充满恶念与杀意的巨大能源，在“托利斯坦”的周围炸裂开来。

“这个自以为有点聪明的小子，原来从一开始就在暗中等待这个机会啊！”

这个苦涩的体认，让罗严塔尔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过去所思考的战略与战术，一直只把莱因哈特皇帝与米达麦亚当和对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小人物的小阴谋。格利鲁帕尔兹的背信行为，随即造成群情激愤的反噬。

“卑鄙小人！难道我们会袖手旁观让你独占功劳吗？我们送你去当同路人，到天上去向战死的人道歉去吧！”

士兵们如此怒吼着，而其中反击最为猛烈的部队，正是克纳普斯坦的旧部，这种情形只能说是一种讽刺吧。他们正哀悼着自己战死的司令官，遂将他们的情感全部发泄到格利鲁帕尔兹的身上。

而格利鲁帕尔兹本身所率领的舰队，也并非上下一心。有些不幸的舰艇，对突来的命令感到惊讶，正在犹豫着该不该攻击的时候，竟然遭到反击，平白被炸碎四散到宇宙中。也就因为如此，事态急速地奔向残破的深渊，士兵的悟性与本能相互起冲突，遂演出苛烈的大内哄。

格利鲁帕尔兹的背信，为这个原本以华丽色彩所描绘的内战历史画，染上了一大片污渍。过去不管是在能力上或者道义上都绝少受到他人责难的格利鲁帕尔兹，也是一个受到众人期许他能够集大成的学者。甚至连渥佛根·米达麦亚，也曾经教诲他麾下的拜耶尔蓝说，光是

打仗还不足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要多学学格利鲁帕尔兹，放宽自己视野。

但是，后世的历史在提到拜耶尔蓝的时候，则称他是“米达麦亚的后继者，一位有能力、诚实、清廉的军人”。说到格利鲁帕尔兹的时候，则将他的罪名定为“应遭人唾弃的背信者”。因为他最后一段生涯——还不到他人生的百分之一，所采取的行动，使得他过去生涯的功绩，全部都遭到否定。而他也因此加入那幅不幸人们的群像中。

米达麦亚对于眼前所展开的这场混乱中，在刚开始的一瞬间难以掌握它的意义。但是当透过监听通信，听见在这一片混乱当中，冒出一句“叛徒”的时候，他全部都理解了。“疾风之狼”年轻富有朝气的脸庞，顿时因为激愤而涨红了。他完全无法料想到这场由他与密友使出所有的智慧与能力交点的这个战斗，竟然会出现如此丑恶的局面。

※※※

在那一片色彩纷杂的混乱当中，炮火都对准了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一枚磁力炮弹此时正由一点钟方向，翰托利斯坦发射过来。

“托利斯坦”躲过了这一枚磁力炮弹，可却又另一枚飞弹，从托利斯坦回避的方向发射过来，在飞弹与旗舰相对速度增加的状态下，穿透了“托利斯坦”的外壁，并冲进旗舰内部，然后爆炸了。

罗严塔尔的视野内，最初是上下剧烈地振动，接着又左右大幅地摇晃着，一道强烈的闪光似乎将所有舰内的物体都染白之后，紧接着燃起了场橘红色的大火。在这一场巨响和暴风之中，罗严塔尔挺直身子站着，可是指挥席却倒了下来，正好压住罗严塔尔的一条腿。此起彼落的爆炸声，几乎要震破人鼓膜。

就在视线与听觉乱成一片的时候，罗严塔尔那黑与蓝的眼眸，注意到一个既没有光也没有影的物体，正朝着自己袭击过来。如果指挥席的座位并没有压住他的一条腿，那么要避开这个物体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他卓越的反射神经，却也有些违背主人的意志，那个物体的冲击，直刺进他的左胸膛，连贯成一直线。

陶瓷的细长破片扎进左锁骨底下所产生的热痛，一直窜流到他的后背。幸运躲过这一劫的副官瑞肯道夫少校，从这一片烟雾与混乱当中，看到司令官被陶瓷长枪刺穿的身影，不禁惊呼一声。

“阁下！”

“不要喧哗，受伤的是我不是你！”

罗严塔尔在这个时候，仍不忘用手梳拢他那有些零乱的头发。

“副官的任务当中，应该没有代替长官发出尖叫声这一项吧！”

金银妖瞳的名将，露出内心正在忍受繁杂思绪而非痛苦的表情，用力把将近四十公分长、贯穿了锁骨底下的陶瓷破片给出来的那一瞬间，鲜血立刻像是细流般地泉涌而出，军服的正面马上就濡湿了一片，而他的双手看起来，更像是用红色的布片裹起来似地。

“看来不管眼睛和皮肤的颜色再怎么不一样，血的颜色还都是一样的，是么！”

陶瓷的破片扔掉之后，喷出来的血已经顺着身体流到靴尖，滴到地板上去了。而后背同时遭陶瓷破片刺穿的小伤口，在背筋收缩前的短短时间内，也已经形成了一条红色的涌泉。罗严塔尔受伤的地方，说起来其实只是纯粹地偶然，不过却和死去的克涅利斯·鲁兹的伤口在同样的部位，就这一点来说，主张命运主义的人，或许已经从其中看出了特殊意义也说不定。

令人感到惊叹的是，罗严塔尔将指挥席的座位推开时，鲜血也跟着大量地涌出来，然而他竟然还能够面不改色地挺直着身体，至少从他的表情和动作，丝毫看不出有任何苦痛，这可说是一股近乎傲慢不逊的刚毅。军医应少校的呼声赶了过来，立刻急急忙忙地为罗严塔尔进行治疗，而瑞肯道夫少校在军医的旁边看着，脸颊的肌肉因愤怒而不由自主地颤动着。

“阁下，我们让格利鲁帕尔兹那个背信者知道，卑劣的人要如何被打进地狱的炼火。”

“放他走！”

“可是……”

“现在让他苟且活下去，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皇帝和米达麦亚难道会饶恕那种人吗？哎，怎么样了？”

后面这个疑问是针对那位正忙着施行治疗的军医问的。军医的双手也已经沾满了司令官的鲜血，他一面用手背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然后回答说：“连结心脏和肺部的血管，有部分已经受伤。现在已经用冷

冻疗法先加以止血，把伤口接合起来，不过还是必须要立刻进行正式的手术。”

“手术这玩意儿我可不喜欢。”

“阁下，这应该不是喜欢或讨厌的问题吧？这攸关阁下的性命哪！”

“不！这是一个超越喜欢或讨厌的问题，军医，穿着睡袍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样的死法不适合我，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苍白却又傲慢不逊的平静笑容，阻止了军医的异论。这个时候，罗严塔尔的脑海里，浮现出过去一些死者的名单。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坎普、雷内肯普、海伦法特、舒坦梅兹、鲁兹以及敌将比克古、杨威利，每个人的死法，都配得上他们生前的名誉。而自己呢？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他们的行列呢？过去他从没有如此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或许已经有人开始在为他打扫通往天上的路了。

利用冷冻疗法做好止血处置，并用绷带和冰袋覆盖在伤口上包扎好，然后注射抗生物质。

“辛苦了，其他伤患的治疗就拜托你了。”

让军医退下之后，罗严塔尔把指挥席重新扶起来然后坐下。事实上，受伤的人并不只他一个，整个舰桥仿佛已经成了一个血与肉的展示场：一个还只有十几岁的士兵，正一面哭叫着妈妈，一面找着被旋风削走的一只手臂；在另一个角落，有些士兵流着疼痛与恐惧的眼泪，用两只手试着把已经狼藉的内脏，再从腹部的伤口塞回去。

一名担任随从兵的幼年学校学生，满头金褐色的乱发，他按照听从上级的吩咐，正努力把脏污的桌面擦拭干，可是却忍不住抬起他几乎快要哭出来的脸。

“阁下，这样对您的伤口会有不好的影响啊，请您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你不用担心，倒不如拿干净的军服和衬衫来让我换，连续五分钟闻着自己的血腥味，我已经快反胃了！”

托利斯坦舰内的火灾已经被扑灭了，可是旗舰的战斗和防御能力，却也已经明显地降低许多，不得不立刻从战场上脱离。这是在十

二月七日八时四十分。罗严塔尔军已经接近溃乱的边缘。可是凭着总指挥官沉着的统御，还是有部分的舰艇成功地随着旗舰脱离战场。

“罗严塔尔元帅，当时只靠着定时注射镇痛剂和造血剂，竟然还能端坐在指挥席的座位上，继续指挥全军。更换军服的时候，还将衣服的领子折整齐，表情仍然和平时一样丝毫没有改变。尽管身体上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苦痛，可是他所作的判断与指示仍然十分精确。我得以亲眼目睹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如何发挥他的毅力，不禁以自己能够接受罗严塔尔元帅的指挥，而深深引以为傲。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可是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正与伟大的莱因哈特皇帝敌对的可怕事实。”

连后来作了上述这段证明的副官瑞肯道夫少校，也没有否认当时罗严塔尔的脸逐渐失去血色。后来罗严塔尔因为暂时脑贫血而陷入昏迷状态，部下们急忙要把他从指挥席上扶到病房的时候，他又恢复了意识，把部下痛斥一番之后，再度坐回原来的位置。在部下的眼里看起来，他似乎是在向死神挑战，不禁更加深了内心的敬畏。不过他们也都觉悟到，如此的毅力既是建筑在肉体的牺牲之上，那么司令官的余生恐怕不长了。

※※※

格利鲁帕尔兹的背信行为至此已经暴露出五重的丑态。第一、袒护罗严塔尔对莱因哈特皇帝的叛逆行动，虽然只有在表面上。第二、出卖罗严塔尔，尽管曾一度立下誓约。第三、背叛的时机选择极差。第二、背叛的行动本身没有成功，反被罗严塔尔击破。第五、在毫无贡献的情况下，却向极为憎恶他这种背信行为的人要求降服。格利鲁帕尔兹选择了瓦列作为他要求降服的对象，显然是因为考虑到米达麦亚是罗严塔尔最亲密的朋友，不过他这个考虑的结果，却只是更加深了他人对他狡诈的坏印象。

米达麦亚并没有会见这个不名誉、无耻的投降者，因为他没有把握当自己见到他的时候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Ⅲ】

从军官学校毕业后这十三年年，罗严塔尔曾经参加过大大小小超过二百次的战役，以及多达三十回的私人决斗。当他是一名战士的时候，远比身为用兵家的他，更富有攻击性，并且喜欢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不过，或许是因为他那极具有贵公子气息的端正面貌上，有着

一对金银妖瞳，给人极强烈的印象，所以人们才会特意想要从他的为人当中，看出其性格的两面性也说不定。不过无论如何，在过去那些不管是公或私的战斗当中，罗严塔尔始终都不曾身负重伤。在战斗和决斗之外与人互殴的时候，能够将拳头打在他脸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渥佛根·米达麦亚。

对罗严塔尔来说，这次的负伤让他感觉到这一生的晚钟已经开始敲响了。当他一想到自己竟然被格利鲁帕尔兹这种人由背后袭击的时候，自嘲的念头或许比对年轻背叛者的憎恶，还要来得更为强烈也说不定。

虽然不晓得罗严塔尔已经身负重伤，不过米达麦亚军也了解到旗舰托利斯坦刚刚被飞弹击中。所以当托利斯坦中弹脱离战场，以后的事态等于已经完全决定了。

降服的人，并不只有格利鲁帕尔兹。许多受伤或者已经疲于战斗的舰艇，此时已经停止动力，并且放弃对抗的意思。如果此次战斗的对象，是大贵族联合军或者自由行星同盟军的话，那么他们或许还会执拗地继续战斗下去也说不定，可是这次的对手，却是昔日共同拥护“黄金狮子旗”的战友同志。

“吾等并非背叛罗严塔尔元帅，而是希望归顺皇帝，回归帝国军人的正道……”

听见这些军官在投降所申述的主张，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回答说：“不要强词夺理了，他们只是因为吝惜自己的性命罢了！”

而大部分的下级士兵所表现出来的，就与这些一心一意想要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的高级军官大不相同，他们显得极为单纯率直。一名因受伤而为医疗船所收容，年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士兵，在接受询问的时候回答：“我们以自己的性命与疾风之狼、黑色枪骑兵作战，所以对罗严塔尔元帅的义理也已经尽了，出院以后，我想在皇帝麾下从事军务工作。不过，像我们这种小兵，会不会要受军事审判呢？”

米达麦亚接获这个报告的时候，并没有愤怒的表情，看到部下们的眼里，反而更像是受到深刻的冲击似地。米达麦亚体会到士兵所说的话，其实正适切地、丝毫无过与不及地道出了士兵们参与这场内战的心理，而这场内战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士兵们的心理上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能够在叛旗之下，统率士兵直到这种阶段，或许只有罗严塔尔才做得到，不过相对地，我也应该看作是罗严塔尔已经达到极限了。对于士兵们来说，主君是皇帝莱因哈特，不是罗严塔尔。士兵们没有义务在罗严塔尔败北之后，还要与他共同走向灭亡的命运。

“结束了……”

米达麦亚低声地自语着，并且像是他本身遭到败北似地垂头丧气。

※※※

米达麦亚的预测是正确的，原本多达五百五十万人的“新领土治安军”，不断有士兵投降或脱离部队，正快速在解体之中。

米达麦亚军的进击，因为这些投降士兵的舰艇群，反而受到妨碍。米达麦亚于是把管理整顿这些投降士兵的权责，委托给布罗上将。由于投降士兵当中，负伤的人相当多，而且还有些舰艇尽管已经半毁，却仍然顽强地抵抗着，所以要收拾这些残局，看来得花费不少工夫。米达麦亚质询一名受伤被俘虏的军官。

“你们的司令官罗严塔尔怎么了。”

“他现在正逃往巴拉特星系的海尼森行星，阁下。”

米达麦亚皱起了他的眉头，或许是因为“逃往”这个字眼刺激了他的神经。不过他说出口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他可能准备在巴拉特星系东山再起，立刻做好追击准备。”

罗严塔尔或许已经死了，这样的推测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当面临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的时候，不，应该说是在更早以前的时候，罗严塔尔就将败北和死亡看成同一件事，一旦战败，他绝对无法再活下去。这不仅仅是米达麦亚的想法，更是曾经与罗严塔尔作战的所有将帅们一致沉痛的公认。

“总之，我们的人生传记，不管翻到哪一页，都是用血记录下来的文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算用再厚的人道主义来粉饰，还是无法消除血的痕迹啊！”

就连猛将毕典菲尔特，也不禁怅然若有所失地对着战友瓦列这么说道。

“不过，在这一生中，有些事情最好能够无须经历。像是和战友互相残杀的这种事情。如果，皇帝命令你来讨伐我的话，你会遵照皇帝的命令吗？”

“会啊。”

瓦列几乎是立刻明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致毕典菲尔特反而有些怯懦地说道：“像这种问题，你起码该表现出有些烦恼之后再回答吧！”

“问题本身不好，出题的人自己应该反省。”

瓦列本身无法在意这种假设的问题。因为甚至连帝国军双璧中的一个人——罗严塔尔这种宿将当中的宿将，都无法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莱因哈特皇帝对于将帅们的信赖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想象不禁让我感到不安。毕典菲尔特现在虽然说是“如果”，可是又有谁能够说，有朝一日这个假设不会变成事实呢？

※※※

十二月十一日。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所率领的舰队，在通过伊谢尔伦回廊之后，和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本队会合了，地点是在干达尔巴星系的外缘，也就是那个可以称为因缘际会之地——乌鲁瓦希行星所属的星系外缘。

梅克林格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可是因为他通过伊谢尔伦回廊之后，随时可以切断罗严塔尔的后背，使罗严塔尔军感到威胁，然后后退，对于已方赢得战略胜利仍有所贡献。

米达麦亚、毕典菲尔特、瓦列并没有在乌鲁瓦希行星的帝国军基地着陆，他们直拉率军往海尼森行星的方向继续进击，而梅克林格则屯驻在乌鲁瓦希行星上，负责秩序的重建与维持。在导致克涅利斯·鲁兹元帅惨死的皇帝遇袭之后，格利鲁帕尔兹的驻留也在短短的时间内便结束了，如今又而临罗严塔尔军败走的事态，这个乌鲁瓦希就像是一艘在动荡不安的大海中漂浮的小船。梅克林格的才干与声望，以及他所率领的舰队本身的武力，成了一个为乌鲁瓦希带来安定的主要因素。在一场匆忙不过却极为确切的商议中，梅克林格向米达麦亚表达了自己想尽快对前些日子的皇帝遇袭事件进行调查的意愿。

“我想日前在乌鲁瓦希，企图要加害皇帝陛下的主谋者，应该不是罗严塔尔元帅。”

正确说来，罗严塔尔已经被褫夺元帅称号了，可是这些不得不采取与他敌对立场的将帅们，并无意直呼他为罗严塔尔。唯一例外的是米达麦亚，不过这是他以前就养成的习惯，并不是特意迎合皇帝的处置。

“为什么这么想呢？梅克林格提督。”

“第一、与他的为人不符。第二、与他的能力不符。”

“嗯……”

米达麦亚皱起眉头，一片像是困惑的阴影笼罩在他那朝气蓬勃的脸上。

梅克林格的主张确实是正确的。罗严塔尔如果想要兼任驾皇帝企图举起叛旗的话，应该会从正面堂堂起兵，与皇帝一决雌雄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叛逆的原始动机根本就不成立。就算他想要不择手段，只企图掌握权力的话，其实可以在皇帝到达海尼森行星之后，再加以办禁或杀害就算成功了，根本不需要在皇帝出巡的途中，在乌鲁瓦希这种地方，对皇帝发动那种没有把握的袭击。而且又怎么会在伯伦希尔战舰飞离乌鲁瓦希的时候，袖手旁观地任由它脱离行星。罗严塔尔如果真有意的话，绝不可能让皇帝一行人脱逃的。

在最初的时候，米达麦亚就对这一回的“叛逆”事件感觉到有些怪异，或许就是起因于这些矛盾、不协调的现象也说不定。只是，以他此刻的立场，他必须要重视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只得委托留驻在乌鲁瓦希的梅克林格查明究竟，然后赶忙率军前往海尼森。

梅克林格将直属部队配置在乌鲁瓦希的各个地方之后，一面完全掌握基地、一面让宾雪中将协助自己进行调查。宾雪中将的面貌像是个朴实的农民，是梅克林格最为信赖的幕僚人员。

“如果罗严塔尔元帅本身没有袭击皇帝的话，为什么不大声主张自己是冤枉的呢？”

“你也知道，罗严塔尔是一个极度自豪的男子。要他向人解释自己是因为某个人的阴谋，现在正被人推上牺牲者祭坛的这种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或许罗严塔尔是想寻使自己相信，自己之所以背叛皇帝，完全是基于自己的意愿，是因为受到野心的驱使所致。这是梅克林格的一种想法。罗严塔尔应该是那种与其高喊冤枉、祈求皇帝饶命，宁可选择挺身一战的男子。

“……两个人的野心，共存在同一个时代，看来银河系好像真的太狭小了。”

梅克林格一面慨叹着，一面仍感到有些难以说服自己的地方，罗严塔尔为何放任袭击皇帝的犯人不管，不去追究犯人的罪名与刑责呢?

“不过，就算真的是这样，罗严塔尔元帅为什么没有惩罚乌鲁瓦希行星上这个不幸事件的主谋者呢？这一点我想不通，你有什么看法？”

“会不会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太过于急速，以致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周密的调查呢？”

梅克林格有一半想法也是这么认为，不过还是有些无法释怀，所以便向一些遭到逮捕的罗严塔尔军的军官，询问和这个疑点相关的问题，然后又对乌鲁瓦希的士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当时接受罗严塔尔的命令，前来乌鲁瓦希镇压这个事件并进行调查的格利鲁帕尔兹，不但没有报告正确的实情，反而将一些可以证明此事件乃地球教团余党之阴谋的证据隐藏起来，然后向长官报告说犯人不详。聪敏的梅克林格明白到这些详情之后，格利鲁帕尔兹的思考与行动也就是串连起来了。

应传唤出现在梅克林格面前的格利鲁帕尔兹，脸上的表情可以划分成不安、不满与期待这三等分。不安与不满是因为自己出卖罗严塔尔的功绩没有受到诸位前辈的赞赏，而期待则是因为相信梅克林格一定会认可自己在身为一个军人以外所具备的资质。

不过，梅克林格却严厉谴责他，是一个利用地球教徒的阴谋，造成罗严塔尔的叛逆，企图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罪犯。

“格利鲁帕尔兹，不管你是作为一个军人好了，是作为一个学者也好，都是个前途受人期许的人才。就算你不出卖他人，不卖弄权策，迟早还是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权限，可惜你却因为沉迷于自己的野心，以致最后毁了自己的名节。”

梅克林格这些暗示死亡的言词，使得格利鲁帕尔兹的体温急速地下降，冷汗由内侧濡湿了衬衫。

“你犯下了双重的罪名。先是背叛皇帝的隆恩，接着又辜负罗严塔尔元帅的信赖。如果你将真实的情形向罗严塔尔元帅作正确的报告，那么这场叛乱或许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你竟然为了一已之私，让上司背负叛逆的污名。”

遭到弹劾的青年提督，试着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皇帝好，罗严塔尔叛逆是一个事实，他的败北，不也是因为自己奉献心力才造成的吗?

“你以为皇帝会希望靠背叛行为来取得胜利吗？”

梅克林格的声音充满了沉痛。

“……不，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你才会出卖罗严塔尔元帅。区区鼠辈的智慧，怎么能够度量狮子的心胸呢？原来你终究也是一个无法成为狮子之友的人哪！”

格利鲁帕尔兹还想要继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张开的嘴巴却只是一直发抖着，无法再说出任何一个字。他低头头，垂着肩膀，仿佛已经自觉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一起失去了。卫兵从左右两边将格利鲁帕尔兹架走之后，梅克林格充满疲惫地叹口气，为格利鲁帕尔兹的才能和前途感到惋惜。他知道罗严塔尔的叛乱，是因为地球教团余党的阴谋以及格利鲁帕尔兹更进一步利用该阴谋的野心，所造成的一个无可挽回的结果，但此时米达麦亚元帅却为了该不该将这个事实的真相告知皇帝，而犹豫不决。

【Ⅳ】

回到海尼森行星之后，罗严塔尔军的数量，已经减少到原有总数的一成多，只剩下舰艇四千五百八十艘，将兵六十五万八千九百名。没有回来的人一半是战死或受伤了，另一半是被俘虏或投降了，其他极少数的人则下落不明。

这是一次彻底的惨败。不过罗严塔尔的统率能力之强，却也可以从战败部队的秩序井然、行动整齐划一上得到证明。当然，这已经可以说是落日的最后余光，照耀在断崖边缘上的一点点光亮而已。

被炮弹击伤的旗舰托利斯坦在回程上作跳跃飞行的时候，振动的程度比平时更为激烈，罗严塔尔左胸的伤口也因而裂开，再度造成大量出血，意识又陷入昏迷不醒的状态，不过后来经过紧急输血，罗严塔尔总算重新恢复意识，他仍然继续指挥，而且丝毫不紊乱地统率着败军。贝根格伦等人试着劝他移乘到医疗船，或者其他没有受损的舰艇上，但是罗严塔尔拒绝了。

“缪拉舍弃了旗舰之后，之所以会受到赞赏，是因为他在激战旋涡中继续指挥。如今我战败溃逃，若连旗舰也舍弃的话，那么我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名字，将变成胆小鬼的代名词。”

罗严塔尔笑笑地说道，最后还是没有把他的司令座迁移到别的舰艇上。

如果一般普通人的话，此时早已在昏睡的斜坡上逐渐滑落到死亡的深渊了。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仍有着清晰的意识，而且一直到最后，他始终都没有失去他一贯冷彻的理性与强韧的自制心。关于这一点，所有的直接证言全部都是一样的。

“罗严塔尔元帅，一直到死亡前的那一瞬间，始终都是罗严塔尔元帅。”

当他从地面车上下来，走进总督府大门的时候，衬衫、军服和仪容都和平常一样的整齐，除了脸色极差之外，没有任何线索会让人联想到他即将与死亡拥抱。

罗严塔尔的高级幕僚人员当中，此时还有贝根格伦、宋年菲尔斯跟随在司令官身旁。其他巴尔豪瑟与修拉已经战死，而狄塔斯多夫则在负伤后弃械投降。超过四千名的将兵，携带武器集结在总督府，愿意为总督誓死效忠，竭尽他们的义务和责任感，直到总督死去为止。

“是吗？真没想到，这个世上的笨蛋还真多哪！”

镜子中的另一个罗严塔尔此时正对着自己冷笑地说道，其中最笨的一个就是你啊！尽管他对着那些人冷笑着，但另一方面他也感觉到自己不能让忠实的部下为自己个人的愚蠢行为牺牲，支撑着这个男子的两道精神支柱之一——深广的理性这样告诉他。他让自己濒死的身躯在总督府的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之后，随即传唤被软禁的民事长官艾尔斯亥玛。鲁兹的妹婿走进办公室之后，看见总督的脸色感到十分地

惊愕，一时间只知呆呆地站着，罗严塔尔苍白着脸对他笑着说：“我失败了。本来是没有颜面见你的，不过我还是厚脸皮活着回来了！”

“那是您的运气不好。”

“不，就算再有一次机会还是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看来这就是我的才干和能力的极限了。”

如果皇帝莱因哈特不存在的话——罗严塔尔本身比谁都明白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设。

“民事长官，我想拜托你一件事，要不要听听看呢？”

“您请说。”

“我希望你能够到总督府，全权掌管所有的政务和事务。我擅自开启的事端，却推给你来善后，我很过意不去。不过不管是到了谁的手里，都不能随便敷衍统治者所交付的责任，是吧？”

艾尔斯亥玛恭谨地答允罗严塔尔的请求，退出办公室之后，罗严塔尔又向副官瑞肯道夫少校指示下一个他要传唤的人。

“把特留尼西特叫来！看到那个人虽然会让我觉得不舒服，不过正好可以练习一下如何忍耐死亡的不悦啊！”

瑞肯道夫对于总督在这个时候所想传唤的人，感到十分地意外，脸上的表情好像是想要反对似地，不过大概又想说自己不能够和已经濒死的长官唱反调，所以便立刻遵照命令，把特留尼西特带过来。

※※※

此时主动召见的一方和应传唤被召见的一方，呈现极为明显的对比。主动召见的人，已经濒临死亡，苍白的脸上黑与蓝的两只眼睛在闪烁着，他的眼光仍然不失锐利，只是已经不像平常那样的强而有力了。

而被召见的人，仍然仪表堂堂、生气盎然，而且血色丰润，有着充分的可能性，可以实现他这个少壮的政治动物满怀的野心。虽然他比罗严塔尔至少还要年长十岁以上，可是两者距离死亡的数值，显然是相反的。

“真高兴看到你这么健康，高等参事官。”

“托总督阁下您的福。”

在充满恶意的应酬话之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这个时候，和罗严塔尔的声音比较起来，特留尼西特的音量显得中气十足，音调也更有抑扬顿挫。

“我丑态就如你眼前所见的。我陷入专制主义的陷阱，发动了这场无谓的叛乱，将以不受任何人赞赏的死法结束我的生命。你所信奉的什么民主主义，大概和这种悲喜剧无缘是吧。”

罗严塔尔的论点显得极不分明，不过特留尼西特并不认为罗严塔尔怀有什么特别意图，反而认为那是他在即将死亡前的昏迷状态下所说的话。他的嘴边于是闪现出浅浅的笑意。

“民主主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看看我就知道，元帅，像我这种人都能够掌握权力，操纵其他人的生杀大权，如果这不是民主共和政治的缺陷，那么又应该叫做什么呢？”

特留尼西特的舌头，又开始加快回转的速度，自我陶醉所散发出的臭味，开始压过科隆香水的香气。

“这也真是奇怪，听起来你好像很憎恨民主主义。不过，你之所以能够获得你所希望的权力，正是因为你将民主主义的制度做最大限度利用的结果，所以说起来民主主义正是你的恩人，你不应该这么样贬谪它的，不是吗？”

“如果专制主义能够给予我权力的话，那么专制主义同样会变成我的恩人。我会以更真挚的赞美，比我崇尚民主主义更为真挚的赞美，来信奉专制主义。”

“这么说来的话，你也有心在罗严克拉姆王朝，当个宰相掌握权力是吗？”

“如果皇帝也这么希望的话。”

“然后你就会像过去使自由行星同盟枯死一样，也让罗严克拉姆王朝枯死，是吗？”

这真是个怪物，罗严塔尔在苦痛的脉动之中想着。这是一个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不同种类的怪物，一个利已主义的怪物。这名男子啃蚀了民主主义，全然只是因为他偶然地归属在那个阵营之中，一旦他身在专制主义阵营的话，也同样会以相似的手法，将专制主义啃蚀掉

吧。这名男子的精神，就像是一只以利已主义为核心的变形虫，蠕动着不固定的外貌，贪婪地吸取着其他人的生命。

“为了这个目的，你也宁可为地球教所利用……”

“不管是宗教、制度，甚至是皇帝。对了，当然包括你所背叛的那个皇帝，固然他是有些才能，不过距离一个完整的成人还太远，他其实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小弟弟哪。这个金发的小弟弟一副高傲自大的样子，想必罗严塔尔阁下也觉得可笑，是吧？”

在这一番滔滔不绝的能言善道之中，优布·特留尼西特等于已经用舌头签下了他自己的死刑宣告书。令人感觉到奇妙的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会被罗严塔尔所杀，他认为罗严塔尔没有理由要杀他，更何况杀了他，罗严塔尔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罗严塔尔以看来近乎优雅的手势，其实是倾注了全身的力量，拿起一把枪，瞄准特留尼西特胸膛的时候，这位自由行星同盟的前元首，脸上依然堆满了笑，甚至连子弹已经贯穿他胸膛的正中央时，他还是在笑着。当剧烈的疼痛支配了他所有的神经，喷出来的血液已经使他那身成套定制的高级西服变色的时候，他的表情才有了变化。不过呈现在他脸上的并不是恐惧或苦痛的表情，看起来却像是在谴责这个加害他的人，怎么能够不依照他的计划和计算，竟然做出这种非理性的行动。不过当他一张口的时候，取代那千万句美丽的词藻，从嘴巴溢出来的，却是由肺部逆流上来的一百ＣＣ血液。

“你想要愚弄民主共和政治也好，想要腐蚀国家也好，或者要欺骗市民也好，这些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

罗严塔尔那两只异色的眼睛，用苛烈的眼光鞭打着特留尼西特的脸，使得自由行星同盟前任元首的身躯，因此而踉跄地站不稳脚步。

“可是，我不能容许你，用那肮脏的舌头，把秽物涂抹在皇帝的尊严之上。我并不是‘服侍’那位被你侮辱的人，我也没有‘背叛’他。”

当罗严塔尔闭起嘴巴的时候，优布·特留尼西特已经失去了站立的力气，滚倒在地面上。他的两只眼睛望向天空，充满了失望与失意。这企图用一种资质，来操纵两种不同体制的稀有男子，尽管内心怀藏着极大的可能性，可是却因为这名濒临死亡边缘、有着金银妖瞳的男子，给夺去了他的未来。一名已经不需要再拘泥于任何正当理由或法律的人物，随着私人感情的奔放，把这名稀有的男子击倒了。这名可

以在莱因哈特皇帝面前或者在已故的杨威利面前，完美地守护着一已的性命与地位的自保人才，因为一名失败的叛逆者的“暴行”，不得不从这个时空舞台上退场。要能够破坏特留尼西特那种像九命怪猫的不死性，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奏效。

此时滚倒在地面上的，已经不再是优布·特留尼西特了。倒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卖弄他的嘴皮子，特留尼西特一旦无法再活动他的舌头、嘴唇与声带，那么他就已经不再是特留尼西特，而只是一堆失去了人格的细胞集合体。罗严塔尔松开枪！不应该是枪从他的手中掉落，和地板产生了猛烈的碰撞。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自己临死之前，为那些应该是在他死后才会展开的历史，做了些许的修正。众人了解到这些事是在他死后，因为要揭穿特留尼西特那些不得已被中断的野心与构想的全部内容，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V】

让人将特留尼西特的遗体收拾掉之后，累积在罗严塔尔身上的无数疲劳，仿佛一只无形的手，使劲地想要从背后将罗严塔尔推下死亡的深渊。可是这个时候，属下支进来报告说有客人来访，罗严塔尔心想这人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他却连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都没有力气。

“希望这个人不要打扰我哪！”

罗严塔尔的声音，当然有着些许苦笑的意味。不过他此时的内心有种债务已经全部清偿还毕的安然。

“我不是一下子死亡，而是逐渐地死去。我正在好好享受这种过程，希望不要来阻挠我最后的乐趣才好。”

已经失去血色的皮肤上，有着些许冷汗冒了出来。受伤以来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正逐渐死去的这种感觉，真是非常奇妙。这股从身体中央扩散到全身各个角落的痛觉，已经成了他感觉中不可缺或的一部分，如果这种痛觉失去了，那么罗严塔尔的内部，大概就要变成一片虚空、完全崩溃了吧。

杀害特留尼西特这个人，在罗严塔尔折身心上造成了庞大的负担。此时的他就好像是一位奋力杀死毒龙的骑士，疲惫了，身心耗尽

了精力，只能一心一意想要得到和死亡直接相连的睡眠。不过一个冷淡得如同从钟乳石上滴落下来的水滴同样冰凉的女人声音，阻止他进入睡眠。

“好久不见了，你终于还是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罗严塔尔扬起他的视线，努力聚合他视野的焦点，然后才看清楚这名女子的轮廓。不过视觉要实际进入理性的领域，却需要五秒钟的时间。

“……原来是立典拉德的遗族啊！”

好不容易推开笨重石头所堆砌而成的记忆之门之后，罗严塔尔低声地说道。或许是因为她总夸光地强调自己的“身份”，所以她的出身才比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个名字还令人印象深刻吧。

“你被你自已的野心给绊倒、击溃了，我特地来看你将会如何悲惨地死去。”

这个在罗严塔尔记忆中的声音流进了他的耳朵。这个披着甲胄的声音，听起来却有些不安定的奇妙振动。

“那么真是辛苦你了……”

这个认真的、缺乏热度的反应，或许有些出乎爱尔芙莉德的预料吧。

“再等一会儿，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反正，我也想要满足一下女性的期望。”

想要说些恶毒的话，似乎也得要有些力气才行。这名女子的脸上或许已经露出憎恶的凶光。他虽然想要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可是却力不从心。罗严塔尔对女性所抱持的一种否定情感，是从人生的出发点上就已经开始培养到现在的，不过此时好像也随着生命逐渐地蒸发了。

“……不管怎么样，是谁带你到这儿来的呢？”

“是个亲切的的人。”

“名字呢？”

“你不认识的。”

“说的也是啊，确实不是我所认识的哪……”

罗严塔尔接着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似地，不过侵入他听觉里面的一个声音却制止了他。在还没有搞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声音的时候，罗严塔尔有些发愣，而更觉得奇怪。怎么会呢？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场所，怎么会听到婴儿的哭声呢？

他于是将仅存的一点生命力，全部集中在他的视力上，这才注意到爱尔芙莉德原来不是自己一个人，手上还抱着一个出生大约半年多的婴儿。

婴儿有粉红色的肌肤、褐色的头发，此时正努力想把眼睛张大似地，静静地看着这名毫无期待的情况下变成父亲的男子。左边的眼珠是大气圈最上层的天空颜色，右边的眼珠也是——同样的颜色。

罗严塔尔听见自己浓重的呼吸声音，这样的呼吸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呢？罗严塔尔不明白，在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他便开口问道："是我的孩子吗？"

这或许是个自然且早已在预料中的问题，不过这名女子却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男子提出的问题。经过一阵默静之后，她连另外一个没有被问到的事实也一并回答了。

"是你的儿子。"

"你来这儿是为了让我见这个孩子吗？"

女子并没有回答。不过罗严塔尔自己也已经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出声问出这个问题了。在罗严塔尔的视野中，荡漾在婴儿眼里的天空色愈来愈扩大，好像要把父亲的全部人生给包含进去似地。在罗严塔尔的内心最深处，好像有个人在对着婴儿说话。

……你的祖父和父亲，看起来似乎不同，其实却都是一样的。父亲的人生似乎比祖父来的浩大，不过本质都一样没有改变。而你会走出什么样的人生呢？罗严塔尔家的第三代，会继续在不毛的荒野上撒种灌溉，或者……或者过着比祖父和父亲更为明智、充实的人生呢……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苦痛的程度像水涨一样地上升，将罗严塔尔从回想中拉回到现实世界。死亡这一件事，基本上是一个难得的状态，不需要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可是活着的人，却迟早必须要和未来相互拥抱。

爱尔芙莉德还是没有回答。如果罗严塔尔同样还具有原本的锐利和明敏，或许可以发现她脸上此时的表情，会是他未曾看过的。不过这名男子已经即将要失去了自己，而这名女子也即将要失去这名男子了。当确认到这将是自己过去从未曾经历过的一种失去时，不知这名女子是否能够承受。罗严塔尔用尽他最后的一点点生命力，试着将他的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

“古代好像有个了不起的家伙，似乎曾经说过这么一句了不起的话。他说一个人临死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个可以把孩子托付给他的朋友，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幸福……”

一滴冷汗滴落在桌面上，就好像是又一滴生命力流出体外了。

“去见渥佛根·米达麦亚，把这个孩子的将来托付给他就可以了。那将是这个孩子一生最好的保障。”

比起这名女子和自己的组合，那一对夫妇更有资格来作为孩子的父母亲。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却没有小孩，而自己却和这名女子生下了小孩。宇宙生命诞生的掌管者，一定相当无能，或者生性喜欢对人冷笑嘲讽。

罗严塔尔的视野逐渐为黑色的窗帘所遮掩了，现实的情节与意识也一点一点地褪去。

“如果你想杀我，现在就动手吧！否则就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没有武器的话，就用我的枪吧！”

幽暗的视线再度恢复明亮的时候，大约已经过了五百秒的时间了。死神似乎不接受罗严塔尔前往他的国度，不过这名有着金银妖瞳的男子凭着他的理性和感性，知道死神的拒绝只是暂时的现象，桌上放着一条女用的手帕，手帕已经完全为他的汗水所湿透了。自我嘲讽的想法，让他又再度冷汗直流，冷汗好像流水似地从脖子流落到衣领上。这就是所谓的调落，看来我已经连被杀的价值都没有了……

罗严塔尔轻轻抓住手帕的时候，担任随从的少年胆怯地走进办公室来，他金褐色的头发零乱着，满困惑的表情，手臂里抱着刚才的婴儿。

“那位女士走了，她说要我把这个婴儿交给米达麦亚元帅……怎么办好呢？阁下。”

少年的表情和声音，让罗严塔尔的脸上露出微笑。哎呀、哎呀！母亲自己走了，然后把小孩留下来。两代都是这样，你示免和父亲太相像了吧！

“抱歉了，在米达麦亚还没来到这里之前，麻烦你抱着那孩子。啊，还有，那边的柜子里有威士忌，然后再帮我拿两个杯子来，好吗？”

罗严塔尔的声音极为微弱，只勉强达到听得见的程度。此时的罗严塔尔，对着自己发出生涯中最后的冷笑，因为他凭着最后仅剩的一点意识力，发觉到自己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原有的棱角逐渐失去了，不过这名少年当然不可能发现罗严塔尔内心的自我嘲讽。像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这种男子的死法，也使自以为道德的道德家们为他啼泣说“那个人死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善人了呀”，会这样吗？这真是有些愚蠢啊！不过这或许是好的结果也说不定哪！每个人有每个人各自不同的生，也有各自不同的死。不过至少我所敬爱的极少数人，会拥有更美丽的死亡呀……

少年用一只手抱着婴儿，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取出两个杯了放在总督的桌上，接着再把颜色像是落日余晖的液体注入杯中。少年有肺与心脏虽然已经快要迸出胸腔，不过了还是完成了长官的命令，然后退到墙角的沙发上。

罗严塔尔两只手臂顶着桌面，然后把脸朝向杯子，不，是把脸朝向那个应该坐在杯子对面的友人，他无声地对着虚空说道：“未免太迟了啊，米达麦亚……”

美酒的香气，缓慢地淹没了逐渐失去亮度与色彩的视觉。

“我原本想活着到你来到为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是吗？疾风之狼，你有辱这个夸大的名号哪……”

坐在沙发上的少年，见到这名被褫夺元帅封号的男子，那个有着接近黑色的深褐色头发的头往前倾的时候，摒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站了起来，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在自己的臂弯中睡着的婴儿。不过他随即将那小小的躯体放在沙发上，赶忙跑向桌子旁边，把自己的耳朵贴近那微微动着的嘴边。

这名少年慌忙地、拼命地在笔记上写下那轻微搔动着鼓膜的几句话。之后少年就呆呆地拿着笔，然后凝视着那苍白、端整的脸。死亡

已经无声地振动着翅膀笼罩在这名男子的身上了。

“……元帅，罗严塔尔阁下……”

少年低声地呼唤，可是没有任何的回答。

十二月十六日十六点五十一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享年三十三岁，与他过去和他在敌对阵营的杨威利出生于同一年，也死于同一年。

# 第九章 无休止的安魂曲

【I】

“银河帝国军的双璧”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与渥佛根·米达麦亚，在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中的用兵对决中，究竟是孰胜孰败呢？历史年表中的记载是“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十二月，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罗严塔尔战败而死”，不过当事者却有不同的见解。

“表面上看起来或许是旗鼓相当，不过我身边有瓦列和毕典菲尔特辅助，罗严塔尔那边却没有任何帮助他，所以到底谁才配得上胜利者的名号呢？根本无须议论。”

每当有人称他是“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的胜利者”，米达麦亚总是会说这些话来予以纠正。不过，在战争之后，他仍然还存活着，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罗严塔尔确实也是比对方还早退兵。

米达麦亚和毕典菲尔特、瓦列、拜耶尔蓝，一起在海尼森行星的宇宙港着陆的时候，前来迎接他们的分别是文官和武官的代表，民事长官艾尔斯亥玛和副查阅总监里裘中将。米达麦亚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最亲密的朋友已经死了。他表情毫无改变地接受了这个悲讯，不过当他接着被告知优布·特留尼西特的死讯时，在还未得知死因之前，就叹着气说道：

“啊，原来罗严塔尔已经替皇帝在新领土上作过大扫除了嘛……”

在总督府等待他们的，是贝根格伦上将、宋年菲尔斯中将以及瑞肯道夫少校等人。最初的时候，没有卸除武装的士兵，还把枪口对着米达麦亚这班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竟然把枪口朝向总督的挚友、皇帝代理人，你们懂不懂礼节啊？”

头部包裹着带血绷带的宋年菲尔斯这么大声一喝，士兵们这才以举枪礼让他们通过。这大约是在罗严塔尔死后两个小时的事。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里面有一名死者与两名活着的人在等待他们。

“罗严塔尔元帅，一直在等着米达麦亚元帅。可是，最后还是……”

为米达麦亚等人说明事情经过的少年，忍不住地哭了起来，而他手臂中抱着的婴儿，好像在与他呼应似地，也大声哭起来了。这一行人当中最年轻的拜耶尔蓝，于是一面笨拙地哄着他们，一面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去。

米达麦亚无言地脱下自己的军用披肩，盖在死去密友的肩膀上。

※※※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些临终遗言，不过这其中多少有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根据当时尚为幼年学校的学生，为罗严塔尔担任随从兵的海因里希·朗贝兹所写下来的记录是："吾皇、米达麦亚、胜利（编注）、死"（编注：此字原文为'ＺＩＣＫ'，和齐格飞的开头发音类似，在德文中有'胜利'及'万岁'之意。）。

这是罗严塔尔临终前所留下的遗言，不过众人对于胜利这个词的含义有着些许的疑问。有人认为他单纯只是在说"胜利"这两个字，也有认为他所说的是"皇帝万岁，就算自己死了"；另外还有人认为他在说"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了之后……"，可是说了一半就断气了。当时十四岁的朗贝兹曾经说："当时自己所记录的，只是一些可以听得懂意思的话，意思不明的意思就没有记录下来了。无法负责向他人解释。"之后他一生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

※※※

就这样，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这个由时空和人类所组成的戏剧上退场了，不过却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死后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人应该要如何处置。

对于罗严塔尔生前的这些幕僚人员，最好能够尽力地帮助他们，这不只是米达麦亚也是帝国军的将帅们共通的心情。原因之一，应该是因为格利鲁帕尔兹所带给众人的印象太过于强烈，所以将帅们的嫌恶与憎恶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对一向罗严塔尔竭尽忠诚的人，反倒是同情感较为强烈。

"将请求皇帝予以宽大处置，故勿寻短见。"

米达麦亚作了如此的宣言，而将兵们也都听从米达麦亚的指示，不过却有一个人例外。原本在罗严塔尔麾下，担任查阅总监的汉斯·艾

德尔特·贝根格伦上将自杀了。

“吉尔菲艾斯元帅死了，罗严塔尔元帅也死了。我除了到天上向他们两位致意之外，活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乐趣了。”

布罗上将被挡在那道关得死死的门外，他透过ＴＶ电话，拼命地想要说服贝根格伦，可是贝根格伦却回答他说：“请帮我转告皇上，忠臣名将如此相继地失去，想必是很寂寞的事。接下来是不是轮到米达麦亚元帅了？如果以惩罚的方式来回报臣下的功劳，能够为王朝带来繁荣的话，那么就请皇帝今后还是继续这么做吧！”

过去从没有人对莱因哈特发出过如此痛切的谴责。切断ＴＶ电话之后，贝根格伦扯下了军服上的阶级章扔在地上，然后将手枪的枪口顶住自己的太阳穴，随后便扣了扳机。

※※※

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罗严塔尔元帅叛逆事件”或者称为“新领土战役”结束。渥佛根·米达麦亚使这个内战“在年底以前有个了结”的预言兑现。

有关于战役的处理，米达麦亚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他遂于当天立刻从行星海尼森出发，回到费沙向皇帝报告内乱已经结束。海尼森行星暂时由瓦列驻守，其他相关者的葬礼也由他经手办理。乌鲁瓦希行星则由梅克林格暂时驻守，并负责维持新领土的治安。毕典菲尔特则与米达麦亚同行。

罗严塔尔的“叛逆”，并没有连结旧同盟的残存势力，所以这场战乱迅速平息的结果，使得反帝国势力没有蠢动或者起义的时间。过于庞大的兵力如果长期驻守在这里，反而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大军必须于短时间内撤出，以便尽早恢复常态、重新恢复秩序。

但是，除了这个正当理由之外，米达麦亚其实还有个私人的理由。离开总督府之后，他乘着地面车直接前往宇宙港，和瓦列道别之后，便命令“人狼”即刻出发。似乎想要尽快离开这个吸尽友人鲜血的不祥地，就算早一秒钟也好。而那名抱着婴儿的海因里希·朗贝兹也随同他们出发。

当“人狼”旗舰的上下乘员，都忙着为出港作准备的时候，米达麦亚在舰桥一处光线朦胧的地方，背对幕僚们伫立着。幕僚们都避免发

出声音，站在和他保持着些许距离的地方，从背后注视着帝国军现在仅存的一璧，这位已经成了无价至宝的年轻元帅的背影。身穿黑色质地上有着银色装饰华丽军服的他，肩头竟微微地颤动着，蜂蜜色的头部向前低倾。呜咽的声音，微弱地、真的很微弱地顺着空气调节机的风，飘过幕僚们的耳边。

在忠实的卡尔·爱德华·拜耶尔蓝上将的胸中，感性正在向理性低声地说着："看见了吗？我这一生大概永远忘不了这幕光景吧！疾风之狼竟然哭了……"

【Ⅱ】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死讯传送到莱因哈特皇帝的手边时，金发霸主便预期内战已经终结了，所以便由"影之城"踏上回归费沙之途。

莱因哈特接到这个死讯，是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上皇帝的个人室内，而优布·特留尼西特的死亡也在同时报告上来，这个消息虽然很意外，不过和罗严塔尔被预期的死亡比较起来，还不足以让莱因哈特的精神感到有任何丧失。因为莱因哈特与特留尼西特的精神轨迹，在从来没有交叉过的情况下就分道扬镳了，而且也没有带给莱因哈特任何的结果，这情形和杨威利截然不同，当然和罗严塔尔也不一样。他的精神轨迹曾经与莱因哈特交叉，而且也曾经共同行经那通往宇宙的深渊和人类社会的边缘，这是个充满鲜血与火焰的旅程。

"唯有我亲自上阵，才能够教罗严塔尔感到满足吗？……"

在这一段述怀之中，有着连莱因哈特本身都没有察觉的欺瞒。真想作战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本身不是吗？罗严塔尔的用兵，其实有着让罗严塔尔亲自率兵亲征并予以击破的价值不是吗？米达麦亚接受出征的命令，那潜伏在莱因哈特内心的好战欲望，难道没有些许失望的感觉吗？啃蚀敌人之后，这只有翼狮子就变得连已方的血都想要吞噬不是吗？罗严塔尔的霸气，正是因为感应到这只有翼狮子的咆哮才点燃的不是吗？

这一切都是在推测之中。人的心不像初级数学，无法利用方程式来得到正确的解答。

"陛下，您感觉如何呢？"

贴身侍者少年艾密尔·齐列，端着放有热牛奶的托盘，走进皇帝的房间。莱因哈特在床上半坐起来，仿佛想让少年安心似地点点头。

“还好，对了，你的烧伤好些了吗？”

乌鲁瓦希事件发生的时候，艾密尔·齐列的左手在燃烧的森林中，受到轻微的烁热。

“小勇士光荣负伤了哪！”

皇帝这么说着，一面还亲自为少年的灼伤抹药。这是在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元帅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经有过的荣誉。

“已经好多了，陛下。”

是么，莱因哈特再一次点点头，展现在他脸颊上的微笑，就像是美之女神用小指尖按在他的脸颊上。

被后世俗称为“皇帝病”的发烧，仍然间歇性地侵袭着莱因哈特。这像是一种胶原病，表面上虽然只是发烧，其实年轻的生命力已经在内部逐渐地损耗当中。不过，在表面上，莱因哈特容貌的俊美并没有丝毫折损，白晰的皮肤反而显得更白了，而且由于体内的热度，使得他白晰的皮肤像是在洁白纯净的雪地上，撒上了几片蔷薇的花瓣，好像可以让阳光透过去似地。勉强说起来，这其实给予他人一种无生命的印象，不过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印象当中，毫无憔悴的成分。

※※※

莱因哈特接到罗严塔尔死讯的当天，立刻恢复了罗严塔尔曾经一度被褫夺的元帅封号。因为就算任命罗严塔尔担任总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过授与他元帅的封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像贝根格伦那样身在罗严塔尔麾下，始终没有背叛他，而且最后战死或者自杀的人，也并没有被追夺原有的阶级。而对格利鲁帕尔兹那种双重背信的行为，莱因哈特有股无法忍受的嫌恶感，在追夺他上将的阶级之后，即命他自杀。在第二次兰提玛利欧会战之中，无奈战死的克纳普斯坦，并没有被褫夺原有的阶级，这种差异其实是命运弄人的讽刺结果，不过活着的人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幕。

这些处置如果还有遭人非难的余地，应该不是基于法规或理性的不当，而是感情下的产物吧？不过这些处置如能摆平大多数相关者的情感，就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问题。

就这样，除了讨伐军还没有回朝之外，罗严塔尔的叛乱几乎都已经解决了。

在这之前，莱因哈特曾经想要赐予和死去的克涅利斯·鲁兹有婚约的那名女子，每年十万帝国马克的年金，可是却遭到婉拒了。理由是，她已经做了十年护士，足以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况且和鲁兹并没有正式成婚，不宜接受年金的赠与，惶恐之余，谨向皇帝隆恩拜谢。她平静地拒绝了。

不过，专制君主这类的人，在自己的好意遭人拒绝时，都不禁会感到不快，甚至连莱因哈特也有着如此的精神倾向。将他的不悦劝解开来的，是留在费沙的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希尔德。她向皇帝指出，鲁兹的未婚妻是一位有着自立精神、十分难得的女子，而这正是吸引鲁兹的地方，她并向皇帝建议，设立一个纪念鲁兹的基金，由政府每年提供十万帝国马克，作为随军护士的培养经费与奖金。而鲁兹未婚妻的名字，列入基金营运委员名单当中。

希尔德对于政治的感受度丝毫没有减弱，让莱因哈特感觉十分高兴。

“许久不见了，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应该还好吧？你一不在身边，大本营的事务就延迟了，真令人头痛。”

这番话固然不是虚言，不过莱因哈特可能也不见得全然坦白，因为他或许也藏匿了一些事实。莱因哈特自觉到她对于自己来说，是一名必要的女性，毋宁说是把她当作一名难得的、智慧的进言者。

※※※

此时希尔德已经怀有近四个月的身孕了，经医师诊断的结果，预产期是在明年六月十日前后，她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也知道了这个事实。

“哦！我要当爷爷了是吗？”

玛林道夫伯爵有些不知所措地微微笑着，两天之后，他突然向女儿宣告：“希尔德，我打算在明年年初辞去国务尚书的职务。”

“爸爸，为什么呢？……”

玛林道夫父女之间，到现在为止，让对方感到惊讶的，经常都是女儿所扮演的角色。不过，经过八月底那个晚上之后，玛林道夫伯爵

已经确实地认清了女儿的界限，为了帮她补足界限，才会出任国务尚书这个大任，一直有着很好的成果。而且也没有引起皇帝半点不悦。

“您怎么会有这个决定呢？”

一旦和自己有关系的时候，希尔德这个聪明的女儿，也会有些考虑不到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希尔德。就算你拒绝和皇上结婚，可是一旦生下孩子，那么你还是会成为皇帝嫡子之母，而我则是他的祖父。身在这种立场的人，坐在宰相级的位置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好的结果。”

希尔德一面同意父亲考虑的正确性，一面又担心着是否有适当的人选来接替父亲的职务。在此，父亲又再度出乎女儿的意料外了。

“对了，我想推荐米达麦亚元帅。”

“咦？不过，他是纯粹的军人，不是政治家呀！”

“我能够做的，米达麦亚元帅没有道理不能做。这样说是开玩笑的，不过希尔德，我认为国务尚书这个阁揆的位置，比军务尚书还要适合他这个人，你的看法怎样呢？”

父亲平静的主张或许是正确的也说不定，希尔德想着。在国务尚书这个职位上，所需要的应该不是阴谋或策略的能力，能够像米达麦亚元帅这么样富有见识、信义，并且处世公正的人应该是很稀有的。只是皇帝会同意这样的人事安排吗？这该会是问题所在吧！

【Ⅲ】

内务尚书欧斯麦亚，经常很难断定自己究竟是幸运或者不幸。

当他在边境地区转来转去，负责行星的开拓与地方警察制度的整备，经常抱怨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后来为伟大的皇帝提拔为内务尚书，一场欢喜之后，却遭到次长海德里希·朗古觊觎自己的地位，时时担心着有进一日会被迫下台，真是不安之至。还好朗古被自己阴谋的拐杖打碎了膝盖，现在终于下狱了。欧斯麦亚最近总算得到心理上的安定。

海德里希·朗古连日来，在宪兵队本部接受审问，宪兵总监克斯拉还经常亲自审问，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供述。朗古那张孩子脸，充满了近乎傲慢的表情，甚至还厚脸皮地扬言：可以恢复地位的时候，可要让我知道啊！

“你还记得你过去是怎么对付嫌疑犯的吗？如果还有记忆的话，那你应该知道最好不要再强辩了。不然呢？我们也可以把你过去独占的有效询问法，用在你身上试试看。”

遭对方如此威胁的时候，朗古的脸色稍微有了些变化，不过还是没有一点愿意积极招供的意思。只要一想到招供的最好，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一场极刑，那么封住他嘴巴的那扇门只怕会愈来愈厚吧！

十二月下旬的时候，罗严塔尔元帅的死讯也流传到监狱中，朗古一听见这个消息，眼睛立刻瞪得大大的，并且足足狂笑了一个钟头，宪兵们一面感动恐惧，一面又感到阴森可怕。

在这之后，朗古的招供便开始像奔流似地流泄出来，不过他所说的话不像是招供，却像是自我辩护和转嫁责任两者登工起来的奇怪化合体，他口所宣泄出来的流水，全部都流向“我是牺牲者”的这个湖中。根据他的证言，自己是一个连一毫克私心都没有，对皇帝竭尽心力的忠臣，结果之所以会招来他人的误解，完全是因为被卷入费沙前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毒辣的阴谋所致。鲁宾斯基如果听见这些话的话，或许会装聋作哑地说，“我才是被卷进他阴谋里的人呢。”

朗古因此主张，鲁宾斯基那家伙应该经自己先受到处罚。而他接着又牵扯到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朗古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给予沉默的谅解，那么自己根本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应该要追究军务尚书的责任，这简直就是唆使检察官逮捕国家重臣嘛。

克斯拉表面上无视于和军务尚书相关的发言，不过他根据朗古的招供，曾经派遣宪兵队突袭击鲁宾斯基的秘密住所。

不过，费沙前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踪影，早就从那儿消失了。大概是在朗古遭到拘禁的前后，就已经察觉到会有危险，所以逃之夭夭了。朗古本身的沉默，结果为鲁宾斯基争取了逃亡的时间。

在这前后，朗古的妻子前来请愿，要求释放她的丈夫。和宪兵总监克斯拉会面的时候，她一面哭着，一面解释她的丈夫是一个多么善待妻子和孩子的好丈夫。

“朗古夫人，你的丈夫之所以遭到告发，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也不是因为他私人方面有什么过错才下狱的，请你不要误解。”

克斯拉如此地回答她，并且同意让她和狱中的丈夫见面。会面之后，目送着边哭边离去的夫人背影，克斯拉不禁想每个人的一体两面有着什么样的差距。公和私、两张不同的脸。以家庭生活来说，朗古一定远比莱因哈特或者罗严塔尔来得要充实得多。

※※※

现在，银河帝国军现存的元帅有两名、一级上将有六名。莱因哈特即位之后，雷内肯普、海伦法特、舒坦梅兹、鲁兹、罗严塔尔相继去世，建国的宿将们感到浓厚的寂寥气氛。

目前仅存的两名元帅当中的一名——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在罗严塔尔叛乱的时候，没有机会发挥他的手腕。他原本也依照他自己的方式，拟订了几个平定叛乱的方案，不过却被后世对他抱持否定态度的历史学家，冷讽为“埋葬对立者时杀人不见血”，不过在生前，他是一个根本不介意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人，死后恐怕也是一样的吧！

“米达麦亚元帅宁可亲手讨伐他的密友，你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吗？”

奥贝斯坦对着他的幕僚中的安东·菲尔纳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在米达麦亚回来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在接近年底前的一天。菲尔纳因为在这位冷彻、严格、无私的尚书手下，所以便成了后世一个重要的证言人，向后世证实军务省的事务从未延迟过一瞬间。

“这个嘛，卑职才浅无法得知，敢问尚书阁下是如何的看法？”

“如果皇帝亲手讨伐罗严塔尔的话，米达麦亚恐怕禁不住会对皇帝产生反感。君臣之间一旦产生裂痕，恐怕会进而扩大，导致无可挽救的结果也说不定！”

“啊……”

菲尔纳模棱两可地答覆着，一面注视着军务尚书毫不在意的说话时，那仿佛用刨子削成的侧面脸。

“不过，如果是自己担任指挥官，前往讨伐罗严塔尔的话，那么朋友之仇就是在自己身上，也就没有理由怨恨皇帝了，他是这么样想的，他就是这样的一名男子。”

“您有如此的想法，是否是因为有什么证据呢？”

奥贝斯坦微微摇晃着他那头半白的头发。

“这是我个人随意的见解，不知符不符合真实情况。只是……”

军务尚书好像有些苦笑的样子，菲尔纳突然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只是，我好像也变得爱说话了。”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见军务尚书的薄嘴唇，泄露出任何一个和罗严塔尔的叛乱有关的字眼了。

【Ⅳ】

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帝国历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宇宙舰队总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回到帝国新首都费沙。虽然是凯旋归来，不过却带着极为凝重的表情，这名有着蜂蜜色头发与灰色眼眸的年轻元帅，完全不像是个凯旋者。

“就算只有米达麦亚元帅，只要能够平安无事就好了。谨向您的凯旋表示贺忱。”

前来迎接的奈特哈特·缪拉，以砂色的眼眸望着战友并致意之后，向战友伸出他那只业已痊愈的右手，米达麦亚无言地握住他的手。而出现在后面几步的毕典菲尔特，肩头上也同样充满了怅然若有所失的寂寥。

两个人于是前往大本营，向皇帝莱因哈特作战事报告。一度退出之后，莱因哈特又把米达麦亚叫回来。年轻的皇帝，此时离开了办公室的桌子，窗外微弱的阳光，照耀在他那金黄色的头发上，他对着正向自己恭敬行礼的元帅，露出迷朦的笑容，说着出人意料的往事。

“米达麦亚，你还记得五年前的事吗？朕和吉尔菲艾斯一起住在林贝尔克·谢特拉杰的时候，你曾经和罗严塔尔一起来过。”

“是的，陛下，臣记得很清楚。”

米达麦亚觉得自己的呼吸好像快停止了，莱因哈特用他那白晰的手指，将他前额的垂发给拨回去。

“那个时候，在那个屋子里交谈的四个人当中，还活着的人，就只剩下你和朕了。”

“陛下……”

“你不可以死。如果连你也没有了，就没有人可以以身作则，来教导帝国军究竟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用兵了，而朕也失去了宝贵的战友。这是命令，绝对不能死！”

这或许根本只是莱因哈特的利己主张。不过，米达麦亚在这个时候，却能够与这位有着耀目的金黄色头发、历史上最伟大的霸主，不，应该说是这名与自己一起战斗、推翻高登巴姆王朝、征服自由行星同盟的年少战友，共同拥有相同五年前，旧帝国历四八六年的五月十日，正是气候从晚春进入初夏之际，风云即将变色的那一个晴朗日子。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一起造访了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两人所租来的一间屋子。商量着如何排除那些企图要伸出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也就是安妮罗杰身旁的那些宫廷阴谋魔掌。当时围靠在桌子旁的四个年轻人，在那之后，征服了全宇宙，到了现在，半数已经归天。而活着的人，必须背负起继续生存下去的义务，为了将死者的记忆永久保存下去的目的，也为了将他们的霸业传诸于后世……

米达麦亚一面忍耐着脸上的热度，一面从皇帝身前退下。他相信此时正看着窗外一动也不动的皇帝，也一定和自己一样。

※※※

退出大本营之后，回到自己家里以前，米达麦亚前往玛林道夫伯爵家拜访。而海因里希少年手里抱着罗严塔尔所遗留下来的孩子，也随同前往。米达麦亚要求和希尔德会面，向她说出事情的经过情形之后，便提到自己造访的目的。

“如您所知，我们夫妇没有孩子，所以我想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小孩来抚养，如果伯爵小姐能够帮忙说服陛下许可的话，那么就真是太感谢了……”

“抚养罗严塔尔元帅的小孩……”

“是的，不过就法律上来讲，这是大逆犯人的孩子，父亲的罪或许会牵连到小孩，不过这个由我来承担，您觉得怎么样呢？”

“有关这一点，我想您应该不用担心的，元帅，因为这孩子并非法律上的嫡生子，所以父亲的罪不会牵连到孩子身上。况且罗严塔尔元帅的孩子，由米达麦亚元帅您来抚养，一定会培育一位很了不起的名将。”

在明快地回答了之后，希尔德对着少年和婴儿笑着。

“我没有任何异议，我很高兴能够替您在皇帝面前帮忙说话。不过，我倒是忽然想起一件事……”

“啊，什么事呢？”

看到米达麦亚脸上的表情，好像慢动作摄影似地筋肉正在紧缩的样子，希尔德觉得很是有趣。

“是您夫人的想法呀！米达麦亚元帅。您的夫人是不是和您有相同的想法呢？”

被这么一问，帝国军的至宝顿时面红耳赤。

“这真是粗心大意，我还没有跟内人提起这件事，不过，内人应该会答应的吧？”

“如果是您的夫人，她一定会很高兴地答应唷！”

“我也是这么相信，所以才忘了问内人的意思。”

米达麦亚本人并无闲向人叙述自己和妻子之间的事情。“疾风之狼”接着又说为罗严塔尔担任勤务兵的这名少年，最近几年失去了双亲，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也一并和妻子商量，把他收养在米达麦亚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米达麦亚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希尔德把他叫住。

“米达麦亚元帅。”

“什么事？伯爵小姐。”

“您身为帝国军的至宝。陛下的身旁已经变得愈来愈空虚，请求元帅，今后仍如往常一样，守护着皇帝陛下，拜托您！”

“我没有什么才能，远比不上已成为故人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或者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只是侥幸地存活下来了，实在承担不起如此过度的称呼，不过请让我和你约定，我会连他们的份，也一起效忠于皇帝。我在此立下誓约，无论皇帝意欲如何，我的忠心绝对不变！”

将那有着蜂蜜色的头深深地低下之后，年轻的元帅，转过他那不甚高、身穿黑银军服的身躯，从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银河帝国皇妃的女性面前走远了。

※※※

艾芳瑟琳·米达麦亚，在丈夫生还的喜悦之后，感到有些惊讶。丈夫在和她接吻之后，便有些犹豫地说道：“艾芳，其实有个可以说是礼物，我把它拿回来，不，带回来了……”

他对着妻子露出如此紧张的情绪，是拿着黄色蔷薇向妻子求婚以来的第一次吧。只是他这次手里拿着的，却是个出生不到八个月的婴儿。从丈夫那令人担忧的手里，把婴儿接过来之后，妻子一面温柔地哄着孩子，一面她那发亮的紫罗兰色眼眸望着丈夫说道：“这是从哪个高丽菜田里捡到的呢？渥佛？”

“不是，这个，怎么说……”

“我知道，你是从那个叫罗严塔尔的高丽菜田里捡到的是吧？”

丈夫无言以对的时候，妻子便加以说明，在他还没回来之前，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就已经经由ＴＶ电话说明事情的经过了。

“我认为你会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会很高兴地当这孩子的妈妈。不过唯独有一件事，拜托你一定要让我作决定，就是让我决定这孩子的名字，好不好呢？老公？”

“嗯、好是好啊，不过你想取什么样的名字呢？”

“叫做菲利克斯，您还满意吗？”

“菲利克斯……”

帝国军最高勇将知道这是古早、古早时代的语言，代表着“幸福”的意思。当然，他的妻子也知道，或许早已经把这个名字放在胸口上好几年了吧？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为了不知何时才会出生的孩子，为了最后或许根本不会出生的孩子……

“菲利克斯是个好名字，就这么决定了。这个孩子，从今天开始就叫做菲利克斯·米达麦亚。”

当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观的时候，再让他冠上亲生父亲的名字也可以，且要让他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个自尊自豪的人，全宇宙中只向一个人屈膝的男子……

想到这里之后，米达麦亚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赶忙推开起居室的门，看到那名幼年学校学生，呆呆地站在堆着婴儿用品的玄关，打了一个小喷嚏之后，好像很冷似地朝元帅笑着。

【Ｖ】

几乎是和渥佛根·米达麦亚在同一个时刻，另外还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当爸爸了。这个人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名身为银河帝国最高主权者，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大本营是在九月上旬迁移的，此时玛林道夫小姐千金以私人的身份，前来皇帝个人的起居造访的时候，莱因哈特示意希尔德在起居室兼图书室里的圆桌旁坐下，并且让贴身侍者艾密尔送来鲜奶油咖啡之后，透过窗户，眺望着那一片仿佛含有冰晶石的寒冬碧空，然后说道："今天满冷的，伯爵小姐，你没有感冒吧？"

对于这名外表无与伦比、金发华丽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是最温柔的表现了。希尔德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微笑地、若无其事地、不过却具有决定性的一句话，此时从她僵硬的嘴唇间滑落出来。

"要是感冒了可不得了的！陛下。因为感冒会伤害肚子里的孩子。"

莱因哈特的瞳孔扩大了。眼里映照着窗外寒冬中的天空心脏希尔德的身影，白瓷般的脸颊涨得通红。血液乘着无数的思想在体内循环着，必须要经过好长一段的时间，血液才能够在脑袋里把思路迸裂开来。当莱因哈特终于调整好自己的呼吸与心脏鼓动的时候，他张开他那端丽的嘴唇，丰富的感情化成有韵律的声音流泻了出来。

"再一次请问你，你愿不愿意和朕结婚呢？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莱因哈特并没有问出像"孩子是谁的"这种愚蠢的问题，这或许正可以证明莱因哈特的精神构造，原来还是可以救药的。

"朕终于明白你对于朕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几个月的时间，让朕明白到这一点。你为朕所和的进言从来没有任何错误，而且朕认为你来配朕有点可惜了……"

莱因哈特的容貌，是个在艺术上洗炼的造型美最登峰造级的表现，不过在求婚的这个时候，却距离洗炼有几光年距离之遥。而且后面所说的话，也只是说出自己本身的心情，并没有对希尔德的心情加以揣测。不过，希尔德能够理解，这全然无损这名年轻人的诚实性，因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战争的天才、政治上的伟人，不过却不是恋爱或情欲的名人。他那华丽的创造力与表现力，是用在战场上放光芒，而不是用来丰富闺房情趣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自己，而自

己也希望能够为他所选上。希尔德充分了解莱因哈特的缺点，而且也像她贤明的父亲所洞察到的一般，把这些缺点当成是难得的特质。

“是的，陛下，我接受，如果我可以的话……”

※※※

希尔德最初是想要直接前往奥丁，会见莱因哈特的姐姐，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但是知道自已怀孕了之后，就不能再从事星球间的航行，因为希尔德一点都不想伤害到莱因哈特在她体内的分身。所以十一月中的时候，她才让超光速通信延长至奥丁行星的佛洛依丁山庄，然后在安妮罗杰的山庄之间，设置了热线。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不，希尔德，谢谢你能够喜欢我弟弟。”

安妮罗杰知道事情经过之后，对着希尔德如此说道。那声音中充满了温暖的、颤抖的感情，像是会发出声音的春天暖阳正全面照耀着自己。

“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在弟弟的身旁，弟弟就会幸福了。无论如何，莱因哈特的事就拜托你了。”

莱因哈特拜托了——这句话，是安妮罗杰第二次向人说出，希尔德便是第二个人。第一个当然就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莱因哈特没能有个爸爸。”

安妮罗杰此时对希尔德所说的，其实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希尔德明白这一点。安妮罗杰所谓的“父亲”，是指人格形成期的父性要素。对一个少年来说，可以作为对抗、反驳、克服之对象的父亲是将男人与母性的要素带开，为之带来精神自立性的一种精神存在。可是，莱因哈特的情况是，他亲生的父亲显然是太过于卑微的存在。

对莱因哈特来说，母性要素的个体存在，当然就是姐姐安妮罗杰。而将少年期的他与母性要素带开的，本来应该是父性要素，可是事实上却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也就是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权力，那是以全人类规模，仅强调了父性之否定性面的一种存在。

莱因哈特人格上的特异，即是由此孕育出来。他本身并没有察觉到，不过打倒高登巴姆王朝，其实和他的人格形成期中的超越父性，应该是于同一种行为。而莱因哈特在打倒高登巴姆王朝之后，对他来说，他只能不断与强大的敌人作战，然后把敌人打败，从中获得他心

理上的生命价值。所以安妮罗杰对于莱因哈特只知道战斗而不知恋爱的心理态度感到担忧，更祈祷莱因哈特不要只是追随着姐姐本身的影子，这也就是她刻意和弟弟保持距离的缘故。只是，她无法明白地说明这一点，而且她本身与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之间，也纠缠着太过奇妙的心理联系，莱因哈特说不定已经为姐姐和自己离别的言词受到伤害了。所以安妮罗杰对于希尔德的谢意，其实是兼具双方面的。

后世有些历史学者，断定安妮罗杰对于莱因哈特的感情不足，并且以此对她加以谴责，而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这是个饶富趣味的现象。因此，男性的历史学者们，有时候也会对异性的同业者，发出严厉的批评。

“——归根究底，教人不得不以为她们（女性历史学者）只是单纯用放弃母性的这个观点，来判断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行动。伯爵夫人大概必须一直挨在年纪已经超过二十岁的弟弟身边，不知分寸地撒娇，插嘴国政，继续妨碍弟弟的精神自立，才能够教她们感到满足吧？当然，在她们这些人的看法中，伯爵夫人十五岁时被专制君主强行夺走贞操，在那之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仍一直受到束缚的事情，根本不能说是什么牺牲的行为，是吧？”

当然也不能因此断定男性历史学者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只能互相作个可能性高低的比较，不过无论孰是孰非，所有人都不能否定安妮罗杰对莱因哈特的影响。此时的安妮罗杰，如果说声“不同意弟弟和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之间的婚姻”，那么莱因哈特尽管苦恼，还是会以姐姐的意思为优先吧。可是安妮罗杰并没有这么做，反而鼓励希尔德，为弟弟的将来能够托付给这么一个聪明年轻的女性而高兴，并且祝福他们。而她的判断，也确实有助于把历史导向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方向，这一点是众人所无法否认的事实。

【Ⅵ】

在生与死、光明与幽暗混在一起的某个银河系角落，有一群培育了过去了八百年来的憎恶与偏执意念的人正秘密地潜伏着。他们以宗教性的团结心和湿度偏高的阴谋作为武器，企图以各种方式来干涉历史，他们所有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得回地球母星的光荣。最近看起来，所有的目的已经快要达成，而且新一代的指导者仿佛也已经产生了。

那就是地球教的大主教德·维利。

年纪轻轻的面容上，原本应该因旺盛的野心而绽放出精力的神情，此时却笼罩着一片近乎阴惨的深刻阴影。

杨威利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相继地加入死者行列的时候，他的阴谋看起来确实是已经接近完全的成功了。让坐上幽暗宝座之后的他，可以为所欲为地宰割整个宇宙的未来。但是紧接着，竟然传来了优布·特留尼西特这匹重大的战马已经失去的消息，他于是感觉到教团干部们投射在他身上的目光，开始弥漫着不信任的烟雾。对于德·维利在教团内急遽上升的地位，与急速扩大的权限，感到非常不愉快的某个大司教，更是将他的不安刻意藉由高昂的声音表现出来。

“我们失去的还不只是特留尼西特。皇帝就快要结婚了，而且结婚的对象是玛林道夫小姐，据说也已经怀孕了……”

每说一个字眼，嘴角边都迸裂着恶毒的泡沫。德·维利于是稍微将视线岔开，忍受着这股不愉快的压力。声音的主人，仍然刻意地放大音量，滔滔不绝地说着。原本他所赞成的是暗杀莱因哈特皇帝的计划，所以此刻他当然热心地追究着德·维利变更计划的责任。

“如果皇帝的孩子出生了，那么罗严克拉姆体制不就将以该子嗣为核心，继续维持下去了吗？那罗严塔尔元帅的死，不，甚至是杨威利的死，到最后都变成是在为那金发小子除去灾厄的根源，不是吗？”

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这话之后，声音的主人沉默了。于是一个低沉的笑声，打破了这片充满瘴气的寂静。

“各位到底是在慌什么呢？皇帝的孩子根本还没有出生嘛。一旦生了，就生了，有了子嗣也不见得一定会对皇帝有正面的帮助啊！”

德·维利当着众人的面笑着，藉着笑容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固然有些许的夸张，不过也是他内在确实拥有的自信。宇宙是何其地宽广，就算再玩弄几兆亿个阴谋，也不会让空间显得拥挤啊。

※※※

杨威利的后继者尤里安·敏兹，在这一年，因为没有参与战斗而得到他人对于他身为指导者的正面评价。明年这一年，他的声誉将会因为参与战斗而更为升高吧！

尤里安不明白。不过，他原本的志愿是希望成为一名军人，所以他相信有些战争是无可避免的。讽刺的是，自从杨过世以后，尤里安的志愿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现在更希望自己能够走上另外一条和军人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且这样的心情，在内心水池里的水位愈来愈升高。

前些天，接获银河帝国的名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讣闻时，杨威利那稳静的声音，好像立刻在尤里安脑海里的某个角落里响了起来。

“在我的指挥之下，死了几百万名的将兵，尽管他们都不想死，尽管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过着和平富裕的人生，像我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应该要珍爱的每个人，都能够不死就解决的话，那么战争本身或许就不见得有那么样的可恶了……”

尤里安吐出的气非常深、也非常多。虽然他从不曾与罗严塔尔身处于同一个阵营，虽然这名有着金银妖瞳的名将，经常都是杨和尤里安的敌手，可是尤里安可以体会到，罗严塔尔的死，其实就是一颗巨星的陨落。在这个令人惊愕的短短时间内，一个时代是不是又将要过去了？在有某些人死亡或者诞生之后，这个时代是否就将结束了？时光本身化成一阵旋涡，好像要充满尤里安体内似地，让尤里安喘不过气的感觉正一阵一阵有节奏性在侵袭着他，尤里安于是从森林公园的长凳上站了起来，以稍快的步调走开了。在这个时候，尤里安还不晓得优布·特留尼西特已死。

走出公园之后，尤里安的周围充满了喧哗，那是属于和平的喧哗。伊谢尔伦要塞所有的人员，正忙着准备欢送宇宙历八零零年、迎接八零一年的庆典。这一年是杨元帅逝世之年，原本有人主张中止庆典的举行，但是菲列特利加·G·杨却把这个意见驳回。

“他生前的时候，从不曾讨厌过任何同伴之间的庆典和喧哗。毋宁说为了了，请热闹地举行庆典，拜托各位！”

达斯提·亚典波罗与奥利比·波布兰两个人，一面走一面又在互相消遣对方。当他们发现显得太过于年轻的革命军司令官的身影时，令人感到十分爽朗地对着他喊道：

“喂，尤里安，明年会帮我们制造上阵的机会吧？”

“我们期待着唷，司令官大人。”

“与其问我不如请你们去问皇帝吧！那么答案会比较确切一些唷！”

在尤里安的脑海里，日历正快速地往回翻着，四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那是伊谢尔伦要塞第一次欢度新年庆典时的情景。那时和现在，都一直在尤里安身旁的菲列特利加、卡介伦一家人、先寇布、波布兰、亚典波罗。现在这一次的人，有梅尔卡兹、舒奈德、施恩·路史、波利斯·高尼夫、波布兰、马逊以及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

那个时候，杨威利还在，姆莱还在，派特里契夫还在，费雪还在，伊旺·高尼夫都还在。可是如今，除了回到时海尼森行星上的姆莱之外，在尤里安的有生之年，是再也见不到其他人了。不过，尤里安得承接他们的意志，并使他们的意思开花结果。“自由、自主、自律、自尊”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小小嫩芽，为了让这个嫩芽能在宇宙上生根，尤里安必须要为即将来临的春天作准备。

“尤里安，庆典开始了唷！如果好了我们就一起去吧！菲列特利加还有卡介伦一家人在等着哪！”

这是卡琳的声音，尤里安注意到其中有某个值得纪念的改变。那就是她第一次单只叫他名字。他于是点点头，稍微有些刻意地回答说：“走吧，卡琳。”

这名少女的父亲在距离稍远的地方，目送着这两名年轻人并肩走去的身影，脸上的表情好像内心在说“哎哟、哎哟”似地。他的表情上笼罩着一片酒精的淡淡云雾，他已经为哀悼那一个没经由他的手即战败而死的敌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喝了好几杯了。一名不知名的年轻女子，正偎靠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上。

※※※

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三年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一月中，莱因哈特皇帝就要正式迎娶希尔德·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为皇妃了吧。有些人正期待着这场婚礼，当然也有些人不然。就在前一年，宇宙间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许终究只是暂时浮现在历史洪流上的泡沫呢?

决定性的一年已经来临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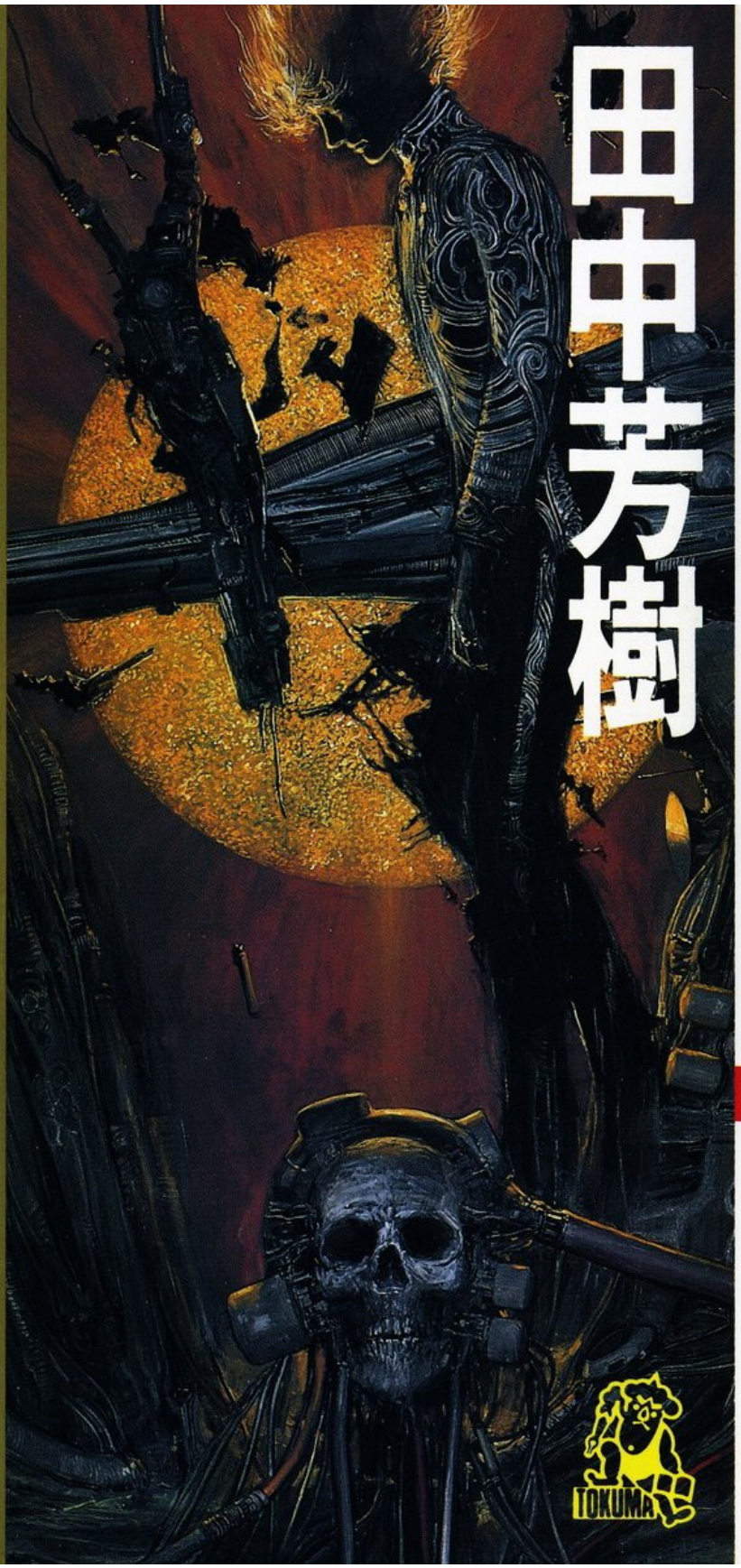
# 銀河英雄伝説 10

落日篇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田中芳樹

TOKUMA NOVELS

書下し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

# 銀河英雄伝説 10

落日篇

第一章 皇妃诞生
第二章 动乱的诱因
第三章 宇宙结构
第四章 流血通往和平
第五章 迷惑的行星
第六章 冬馆大火
第七章 深红星路
第八章 美人嗜血
第九章 黯淡黄金狮子旗
第十章 梦的尽头
后记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皇妃诞生

【1】

冬夜，群星的光芒形成了青玉的瀑布倾注在庭园中。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

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向集中于大本营的文武高官们宣布他将迎娶皇妃。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官们有一瞬间的沉默，注视着他们年轻貌美的皇帝，随即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当莱因哈特握起虽身为女性却任职大本营幕僚总监要职的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亦即希尔德的手的时候，高官中有人热烈地欢呼了起来。

“皇妃万岁！”

这个叫声让人觉得清新无比，过了不久，其他的人也加入了欢呼的行列。

“皇妃希尔格尔万岁！”

欢欣的气氛驱走了众人的惊讶。以前虽然出现过皇帝和伯爵千金之间的传言，但是，这些传言也都没有什么恶意。

“向皇帝伉俪干杯！”

酒杯相互碰撞着，笑声洋溢在四周。夜晚的庭园中充满了欢欣的气氛，大家在知道希尔德将于六月初生产的消息之后，气氛更是达到了最高潮。香槟酒不断地被打开，众人的歌声一波接一波，与冬夜的寒气溶成一片。

“为皇太子殿下干杯！”

“什么，应该是为美丽的公主殿下干杯！”

就因为去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所以众人祈求今年平安如意的意念就更强了。而皇帝的婚姻大事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大家都觉得这件喜事正象征今年会和平繁荣。如果皇太子诞生了，罗严克拉姆王朝就不会仅止于一代了。不管是像父亲也或像母亲，生下的一定会是个美丽而聪明的皇室子女吧？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落，仿佛永远不知道停歇一样。

年初，莱因哈特的健康状况看起来也似乎很好。原本莱因哈特就不喜欢医生，而且自从去年十二月之后，在宫廷任职的御医们在时间和技术上也都难以有什么进展。这些御医之间不断地针对皇帝的间歇性发烧及生病做私底下的讨论，他们给了那些症状一个暂定的名称“皇帝病”。跟感冒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种病，倒不如说是一种症状，确定了这个疾病的名称为“变异性剧症胶原病”是在莱因哈特死后的事。

对医师们而言，这个时期或许应该比较注意怀孕中的希尔德的健康和胎儿的发育。莱因哈特自己也曾做过这样的指示。虽然说胎儿的发育十分顺利，预产期在六月一日，但是由于是第一胎，分娩往往会比预产期迟，所以也有可能会晚到十日左右。总而言之，如果情况一直保持这样的平稳状态，在今年年中，享有宇宙中最高知名度及期待的婴儿应该就会呱呱落地了。

“以个人身份恋爱，以公职身份结婚。”

这是专制君主在结婚的时候经常被使用的表现方式。但是，以莱因哈特的情形看来，他和希尔德的关系是不是能称为恋爱，不管是在当时或是后世都有人提出这样不怀好意的质疑。不可否认的是，对莱因哈特或罗严克拉姆王朝而言，希尔德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开创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是莱因哈特皇帝，但是培育这个王朝的却是皇妃希尔格尔。”

针对这段主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引发了“最先说这些话的是我”之类低层次的争论。不管怎么样，对于莱因哈特和希尔德的婚姻，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异议。或许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的温和为人也是未引起人们反感的原因之一吧。

新娘的父亲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林道夫伯爵于一月三日向皇帝表明了辞职的意愿。莱因哈特皇帝只是微微地蹙了蹙眉头，没有立刻回答。他虽然知道岳父的真正意思，但是，在继任者还从缺的情况下，国务尚书的位置不能空着。当皇帝向玛林道夫伯爵说明目前仍需担任国务尚书之职是，这个新娘的父亲不禁沉浸在一片感伤当中。

希尔德的结婚准备工作由总管汉斯·休特鲁兹和他的妻子负责。他们那个原本小小的希尔德小姐就要结婚了，而且是皇帝陛下的新娘，汉斯心头有着无比温馨的感慨，但是他跟主人一样，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其他的事，因为他必须四处奔走，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做各项准

备。婚礼虽然是一件值得大家庆贺的事，但是，从公布结婚的消息到举行结婚仪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的忙碌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对要为支配全宇宙的霸者准备婚礼事宜的人来说，时间实在太过短促了。汉斯虽然是这么想的，可是，既然希尔德已经怀孕了，这么仓促地举行婚礼也是没有办法的是。不过，再怎么说，皇帝出人意料之外的竟也是一个动作迅速的人哪！汉斯不禁这样想着，随即慌忙地甩了甩头，企图把这个想法逐出脑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极为不敬的想法。

※※※

为了参加结婚大典，高级官员们也都聚集到新帝国首都费沙来了。帝国元帅渥佛根·米达麦亚也是其中之一。

米达麦亚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有四名了。丈夫渥佛根、妻子艾芳瑟琳、养子菲利克斯，以及被保护者海因里希·朗贝兹。就像后世著述“米达麦亚元帅评传”的历史学家所记述的“完全没有血缘的四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享受着完全没有隔阂的家庭生活。

悼念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之死的悲伤气氛在他的精神底层浓烈地弥漫着，但是宇宙舰队司令官的重责大任接踵而来，而现在，皇帝要举行婚礼了。迎接他进家门的是艾芳瑟琳的笑容和海因里希的敬礼及菲利克斯充满活力的哭声。

“有个小孩还真是热闹哪！艾杰纳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米达麦亚试着去想象被称为“沉默提督”的同事的家庭生活，然而，他实在无法使其具体化，只得放弃这个尝试，把艾芳瑟琳为他冲泡的咖啡的热气冲着下巴。然后，他突然出其不意地问妻子。

“艾芳，你觉得我适合当个政治家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询问，夫人蓝紫色的瞳孔中浮起了微微讶异的表情，不过，她立刻抹去了这个疑虑。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不过，渥佛，你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觉得就算不是个政治家，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资质。”

艾芳瑟琳很乐于称赞他，但是，即使这是真话，光是具备光明正大的性格并不足以统治一个国家。渥佛根·米达麦亚知道这一点。他对

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干有着与事实相符的自信，然而，对于政治，有没有自信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之前，他压根连想都没想过。

至于为什么“疾风之狼”会问妻子这个问题，那就要往前推到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表明辞意之事了。因为成为皇帝的岳父的那个温和帝国贵族推荐米达麦亚做自己的继任者。

在战场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和狼狈的帝国军最高勇将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不禁怀疑自己手上的咖啡杯中是不是放了迷幻药之类的东西。而且，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拜耶尔蓝上将还压低了声音加上了这么一句——如果阁下不接受，或许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就会坐上那个宝座了。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米达麦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政敌。米达麦亚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对军务尚书的厌恶，但是，他却从来不曾想妨碍其职务，去年，当时也身为元帅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还健在时，这三个人的权限和内心形成了一个微妙正三角形，然而自从罗严塔尔死后，这两个人的关系或许就像立于以皇帝为支点的天秤的两端。米达麦亚虽然极力地想避开政治，但是，他是不是能永远做为一个单纯的军人呢？以目前的情况看来，事情的演变似乎越来越不能令人放心了。

【Ⅱ】

当正式决定将册立希尔德为银河帝国皇妃之后，宫内省和司法省之间就根据帝室法进行了各项讨论。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希尔德成为皇妃之后，皇妃的地位是不是就仅止于“皇帝的配偶”？

希尔德身为皇妃，具有和皇帝同为帝国的统治者的地位一事，在莱因哈特向她求婚时就已经决定了。问题在于，是不是应该将这件事明文化使其成为国法？帝室法是不是应该记载着“皇妃不仅是皇帝的配偶，同时也是帝国的共同统治者，具有继承帝位的资格”？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希尔德是一个甚至连希尔德都赞赏有加的明理而聪慧的女性。如果光就她个人来说，她的确充分具有分担皇帝的统治责任的资格。但是，将来又怎么样呢？将来会不会产生没有任何见识和才能的女性当上皇妃，干涉国政而致使国家产生混乱的危险呢？是不是应该限制皇妃的发言权呢？针对这个问题，各式各样的议论被提出来，但是却总是没有个结论。

然而，以共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讨论其实只是引人讪笑罢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血统继承最高权力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应该的制度。姑且不论皇妃，如果皇帝本身就无能、怯弱、愚劣的话，国政就将混乱不堪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既然是专制政治，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就不得不考虑对君主有极大影响力的女性的地位、权限问题。

和希尔德一样，或者该说比希尔德对莱因哈特更具有影响力的格里华德大公妃安妮罗杰，为了参加弟弟莱因哈特的结婚典礼，在一月二十五日到达了行星费沙。克罗德瓦尔上将所指挥的小舰队把她从行星奥丁护送到费沙，这段长达五千光年的漫长旅途，对安妮罗杰来说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恒星间的旅行。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行星奥丁的地表一步。

在包括肯拉特·冯·摩德尔在内仅有的六名近侍的陪伴之下，安妮罗杰平安地踏上了费沙的地表。这个时候，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接下了警卫的责任，他的部下帕伍曼少将将她们一行人送到了宿舍，同时也开始了警卫的任务。

在宿舍里有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人物正等着安妮罗杰。将成为皇妃的希尔德为了表示敬意已经造访了宿舍。

这是安妮罗杰和希尔德第二次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旧帝国历四八九年，宇宙历七七八年的六月，在行星奥丁的佛洛依丁山庄中，希尔德访问了安妮罗杰的山庄。而这一次是在那之后两年半的再会。

“大公妃殿下，劳烦您长途跋涉，实在是惶恐至极。”

在希尔德的问候之后，两人之间交换了几个礼仪上的寒喧，然后，她们便移往谈话室去了。暖炉已经新添了柴火，金黄色和蔷薇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把暖气送进了室内。希尔德想起了在佛洛依丁山庄也有类似这样的景象和气氛，安妮罗杰微微地张开了她那秀丽的嘴唇，或许是因为她和希尔德有着同样的回想吧?

当她们两人面对面坐到沙发上时，侍女端来了咖啡。在一片香气缭绕之中，皇帝的姐姐开口说话了。

“到了六月你就要成为国母了，希尔德小姐。”

“是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

双颊染上红晕的希尔德的腹部还不怎么明显，再加上穿着宽松的衣服，更是巧妙地把肚子遮了起来。她优美的身材和轻快而有律动感的举止从外表上看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同为女性的安妮罗杰或许看出了她那原是像个少年的脸庞多出了几道柔和的线条。这大概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发自身体内在的改变吧？希尔德即将要面对一个安妮罗杰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的经验。

“首先我要弟弟托付给你。我只能拜托别人做事，结果，我使为弟弟献身的人遭遇了不幸，可是，希尔德小姐一定会幸福的。”

她指的大概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元帅吧？由于安妮罗杰保持了沉默，所以希尔德只能如此地推测了。

这个女人在十五岁时由于强权者的要求而从家中被强行带走。之后的十年，她一直受到王朝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宠爱，这是历史资料的记载。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自己的命运呢？聪明如希尔德也无法加以想象。不过，有几件事却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她当时拒绝了皇帝的宠幸，她的娘家缪杰家或许就会从地上消失了。接受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称号的她为了守护弟弟费尽了心思。如果没有这个女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罗严克拉姆王朝都不会存在。也就是说，她是产生今日的历史状况之母。当弟弟任职前王朝的帝国宰相，掌握大权的同时，她退隐了。或许是她认为自己对弟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吧？希尔德觉得自己似乎可以了解她的心情，可是，或许也只能这么猜想了。

突然，希尔德觉得安妮罗杰的脸让她有所感触。她要把这种模糊的印象用语言勾出轮廓来需要一段时间。希尔德发觉安妮罗杰的脸太苍白了。眼前的女人原有和她弟弟相似的白晰皮肤，可是，为什么会让希尔德觉得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呢？这是在佛洛依丁山庄里所没有的感觉。虽然状况不怎么明显，但是，总让人觉得大公妃的精神不够好。

或许安妮罗杰是生了什么病了？这种猜测像一把小而锐利的刀划过希尔德的心头。

在这种奇妙的痛感尚未消失之际，近侍进来报告了。莱因哈特皇帝为了和姐姐见面，已经从大本营过来了。此时莱因哈特仿佛要把通报的近侍推开似地出现在门口。苍冰色的眼睛中漾着沉静的色彩。

“好久不见了，姐姐。”

他的声音因为无限的怀念及其他更浓厚的因素而颤动着。

对这对原姓缪杰尔的姐弟而言，这是分别了三年之后的见面。年轻俊美的皇脸上染着红晕，看来更加地年轻。莱因哈特原本担心姐姐是不是会来参加他的婚礼。在莱因哈特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安妮罗杰并没有参加。尽管她是一个握有巨大权势及人间至高荣贵的人，她却宁愿一个人默默地隐居在佛洛依丁山中，丝毫不想干涉莱因哈特的治世。而现在，为了参加弟弟的结婚典礼，她长途跋涉而来。

希尔德离席告退。她认为自己不该在这里打扰这对姐弟的会面。对希尔德来说，安妮罗杰是个远远超乎嫉妒之外的对象。

大约经过二十分钟，莱因哈特从谈话室走出来，走向在大厅等着他的希尔德，对她说道：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是，陛下。”

希尔德反射地回答之后，莱因哈特像是突然注意到什么似的，闭上了他的嘴唇，两眼中闪过一丝苦笑。

“不对，再这样称呼就未免太奇怪了。你就要跟朕结婚了，结婚之后，你就不再是伯爵小姐了。”

“是的。”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对话方式，但是，至少当事者中有一方是很认真的。而另一个当事者虽然多少有一些客观的判断力，介理，并没有意思去嘲笑对方。

“今后就叫你希尔德，所以你也不要再称我为陛下了，要叫我莱因哈特。”

“是的，陛下。”

“莱因哈特。”

“是的，莱因哈特……陛下。”

一边这样的回答，希尔德心中一边孕育起一种近似确信的感受。这一定和莱因哈特与安妮罗杰之间的交谈内容有关，或许是安妮罗杰

这样劝莱因哈特的吧？尽管莱因哈特本身这样宣称，但是，日后莱因哈特却称呼希尔德为“皇妃”，而希尔德也称呼自己的丈夫“陛下”？

【Ⅲ】

于是，一月二十九日便是莱因哈特和希尔德结婚的日子。

玛林道夫家的总管汉斯·休特鲁兹从前天夜里就一直祈求大神奥丁让天气放晴，但是这一天，小雪还是不停地从蓝灰色的天空飘落下来，天候甚至可以说是寒冷的。汉斯二十四小时不停对大神的无情和无能加以咒骂，为“小姐”哀叹。

然而，新郎和新娘的优美及华丽却足以压过天侯的阴沉。因为，在笼罩着一片蓝灰色的冬天景致中，穿着大元帅礼服的莱因哈特和穿着像是用初雪结晶织成的白纱礼服的希尔德，就像是一对远远超过神邸所能塑造的完美璧人一般，他们的形象甚至足以让众神嫉妒。

玛林道夫伯爵发出了大为赞赏的呼声。

“好漂亮啊，希尔德。如果你那已经去世的母亲看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

“谢谢您，父亲。”

女儿接受了父亲不怎么特殊但是充满了温暖气息的祝福，在父亲的脸上亲了一下。新郎则在嘴角露出了一个似乎不知道该扮出什么表情的微笑。

“玛林道夫伯爵，今后我应该称呼你父亲大人了。今后也请多麻烦了。”

被人类的皇帝这么一说，这一次轮到玛林道夫伯爵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回答了。

“我是陛下的臣子。今后请陛下仍然像以前一样称呼我玛林道夫伯爵吧！”

这不是谦逊之词，玛林道夫伯爵觉得被莱因哈特称为“父亲大人”令他感到很不习惯。

“当皇帝陛下的岳父是什么滋味啊？玛林道夫伯爵。”

内阁书记官长麦恩荷夫小声地问道。他是莱因哈特的阁僚中最年少的，今后只有三十六岁，被誉为继前任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之后的人才。他忠于职务，具有处理力及判断力，但是，也有人批评他

在原创的构想力上不及故人。玛林道夫伯爵经常获得这位少壮派政治家的辅佐，如果没有米达麦亚元帅的话，或许他会推荐麦恩荷夫。也许当他具有足够的指导力及影响力的时候就会从上内阁的首座也不定。

对麦恩荷夫的耳语，玛林道夫伯爵报以苦笑，然而，他的笑容却急速地萎缩了，因为他的视线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交叉而过。玛林道夫伯爵面对奥贝斯坦是应该不会居于弱势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感到有一股压迫感。在这个时候，伯爵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借他女婿皇帝的威仪睨视对方。

莱因哈特和希尔德走在由列席者所筑成的人墙之间，步上高一层的台上。希尔德的白纱礼服经过巧妙的设地，掩饰了怀孕五个月的新娘的腹部，希尔德肢体和动作的优雅一点都没有遭到破坏。而证婚人正在台上等着新郎和新娘的到来。依照旧王朝的习惯，这个证婚人的职务由宫内尚书担任。

与其说这是莱因哈特的改革还没有推展到这里，倒不如说或许是因为要加以变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我要在此宣告。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结为夫妻。”

过度的紧张使宫内尚书贝伦亥姆男爵的声音和手不停地颤栗，结婚证书在他手中上下左右地抖动着，仿佛那不光是一张纸似的。列席者的视线含着微微的责难之意，集中在宫内尚书的身上。

“稳定下来，贝伦亥姆男爵，又不是你结婚。”

对皇帝而言，这是最大限度的玩笑。宫内尚书极力想把微笑挂到脸上去，结果只是让嘴唇和脸颊微微地颤动着。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这个压过整个礼堂的声音是来自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肺和声带。

“那根本不是欢呼声，倒像是怒吼。”日后克斯拉这样批评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声叫喊之后，现场爆发出了此起彼落的欢呼声，场内充满了喧闹的气息。

米达麦亚元帅对着旁边的妻子耳语道："真是个漂亮的新娘啊！皇帝的身旁果然还是只有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才能匹配呀！"

"亲爱的，已经不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了呀！是皇妃希尔格尔哪！"

一边哄着怀里的菲利克斯，艾芳瑟琳一边笑着对丈夫说道。菲利克斯把他的小手伸出正对着妻子点点头的米达麦亚的头上，想要抓他那蜂蜜色的头发。

米达麦亚一家人的四周坐满了帝国军的首脑们。有在希尔德辞职之后继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艾杰纳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缪拉一级上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上将级、中将级的人，多不胜数。

毕典菲尔特摆了摆他那橘色的头发，对一个同事耳语道："说老实说，缪拉提督，皇帝在结婚典礼中当新郎时，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美貌的青年而已。但是，当他以大元帅的身份站在全军的前锋时，就像一个伟大的神一样。你不觉得吗？"

缪拉了解毕典菲尔特的感受。他那灰色的眼睛中充满了同意的眼神，并且用力地点了点头，他仍然小声地回答同事。

"在我看来，即使他当一个新郎也充分表现出神邸般不可轻侮的气势。"

坐在缪拉对面的艾杰纳把视线投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却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由于这个婚礼的举行，有人看来似乎得到了意外的运气。那就是在去年之前任职内务省次长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位居帝国治安维持机构顶点的海德里希·朗古。他以罗严塔尔元帅叛逆事件和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的猝死狱中事件的主谋者的身份接受了审判，一般看来，他是难逃死刑的。而由于在皇帝结婚前后执行处决被认为是不吉的，所以，判决就被延到春天以后了。

米达麦亚一边让菲利克斯小小指头触摸着他蜂蜜色的头发，一边想着海德里希·朗古太过微小的运气，心中不禁有着难以言喻的不快感。菲利克斯笑了出来。他的笑脸和去年失去性命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表情重叠了起来。米达麦亚不由得重新审视婴儿的脸，但

是，婴儿的两个眼珠都是大气层最上层的空中的颜色，并不是黑色和蓝色的金银妖瞳。

莱因哈特既然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住在大本营一角的小房间里。以前米达麦亚元帅原应拿来做为官舍的三十室的大宅邸因为没有人住而被闲置着，于是，莱因哈特便把它作为临时的皇宫。这个宅邸被称为“冬馆”。等“狮子之泉”一完工，皇宫就立刻移往该处，然而众所周知，莱因哈特最终并未能住进那座宫殿去。

再就他们的蜜月旅行一事来看，因为希尔德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所以当然不可能在恒星之间飞行，至于在行星间飞行也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他们的蜜月旅行也仅止于在行星费沙上的风景胜地逗留。大致上说来，他们就是在山明水秀的费尔莱丁溪谷山庄暂住了一个礼拜。和前王朝的皇帝们相较之下，这种旅程甚至朴实得近乎枯躁。莱因哈特在私生活上几乎是对享受这种事一点兴致都没有。

首先，从结婚典礼的会场来看，他选择的是香格里拉饭店，和以前的费沙市民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在警备上虽然极为慎重，料理的素质也极高，但是，和列席者在整个国家所占的地位相较之下又显得极为平凡。列席者有一半以上都穿着军服。虽然不是刻意的，不过，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人政权风范却在无形中表露无遗。

典礼在十五时四十分结束。

一个军官从军务省军事情报局跑向典礼会场，在花费了一番功夫之后，他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找了出来。面无表情地离开座位的军务尚书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军官的报告之后，把手掌支在他那没有什么肉的下巴上沉思了约五秒半钟，然后迈着果决的步伐走到莱因哈特的面前。

“陛下，臣下有事报告。根据军务省的联络，旧同盟的首都行星海尼森产生反国家的暴动。”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睛中闪过炽烈的电光。在一旁的希尔德不由得抱紧了胸前的花束，凝视着刚刚成为她丈夫的年轻人的表情。在一段距离之外看见这个情形的提督们稍后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由得十分惊愕。不是针对暴动，而是针对军务尚书。

“你难道就不能等到典礼结后再报告吗？”

毕典菲尔特大吼着，米达麦亚点了点头。

“是呀，在这种重要的时刻不应该做这种不解风情的事！”

他没有说出对方这样做是不是出于偏风。在对同事们如同集中炮火般的指责，军务尚书面不改色，漠然地回答道：“好事可以延期，但是坏事不行。更何况是和国家的安定有重大关联的事。姑且不论陛下会做什么截断，事情总要先让陛下知道。”

他说的没错。历史一再告诫人们，君主的堕落就是始于掩饰令人不快的情报，而只一味耽于愉悦。“我不想听这种事”这是一个亡国君主一定会挂在嘴边的话。所有的将领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今天可是皇帝一辈子唯一的一次重要典礼。

“吾皇！您不需要为了平定这一点小小的动乱就亲赴战场。在那边还有瓦列提督在。万一他也没办法处理的话，可以由下官们出征，请陛下安心！”

米达麦亚说完，莱因哈特蹙起他那优雅的眉毛。在一旁的希尔德只是沉默着。如果她还是大本营幕僚总监身份的话，就职务上说，她是应该表示意见的。但是，就在刚才，她已经正式成为莱因哈特的妻子了。就因为这样，她必须抑制自己在公众面前有太过分的言行举止出现。

莱因哈特在一瞬间转动着视线，凝视着刚刚诞生的皇妃。

“好吧，暂且就交给瓦列提督负责吧。可是，众卿也要准备随时出征！”

【Ⅳ】

于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初所发生的一连串所谓的“海尼森动乱”，在一开始并没有让人们有心理准备会引起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态。

自从去年十二月，新领土总督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因为叛变而死之后，驻留在这个地方指挥统率的人物是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他是一个在人格、手腕、士兵们的信赖度方面都极为稳定的军人，就算上罗严克拉姆王朝创业时期中的一个名将。

当莱因哈特和希尔德订婚，而举行婚礼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时，行星海尼森的一角却传出了流言而且是奇怪之至的流言。

“皇帝死了。”

当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觉得自己的心和肺就像结成冰一样。而这个冰块被溶化掉则是在确认了传言中的皇帝不是指莱因哈特，而是指旧高登巴姆王朝的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之后。

传言的核心则存在着一个事实。

当去年的十一月，罗严塔尔叛逆事件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在行星海尼森的边境，一个叫克拉姆福斯的城市中，有一个行为可疑的年轻男子被逮捕了，逮捕他的是新领土总督府的宪兵。这个年轻的男人一开始被怀疑是共和主义者的残党。然而，事实上，他是旧高登巴姆王朝的贵族，被视为诱拐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把木乃伊化了的小孩子尸体用毛巾包起来。当被问及毛巾中包的谁的遗体时，亚佛瑞特那深陷的双眼中散发出充满热力的光芒，回答说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皇帝陛下。治安当局当然震撼不已。亚佛瑞特手中有详尽的手记，当局调查的结果知道了由谢夫二世在那一年的三月因拒食症而衰弱至死。当敉平叛乱的工作告一段落，罗严塔尔的葬礼也结束了之后，一份报告送进了瓦列的办公室，亚佛瑞特已经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医生判定他有疯狂的迹象。

于是，前王朝时代的“皇帝诱拐事件”在形式上已经完全落幕了。但是，很少有事件像这件事一样让关系者留下这么不愉快的感觉。至少原本就没有人积极地想取这个少年皇帝的生命。即使是他的敌人，虽然将他幽禁起来，可是也还盼他有一天能让他坐上银河帝国的宝座。但是，最后却是这样的收场。五岁时非出于本意地被戴上至尊王冠的小男孩在八岁时就死了。他的遗体被埋在海尼森的公墓里，高登巴姆王朝的正统也就断绝了。

这个时候人们是这么想的。

就连瓦列也希望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能赶快过来。而且，他实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管这个无冠的前朝遗孤。进入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在行星海尼森上，生活物质的不足越来越重量，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人们怀疑是不是有人在物质流通系统中动了什么手脚，但是到了一月底，行星海尼森发生了全盘的暴动，情况之严重甚至连军需物资的囤积地都被爆破了，事态也就因此而更为恶化。

去年九月一日，行星海尼森举行了悼慰阵亡者的集会，结果集会发展成了暴动，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这就是所谓的“九月一日事件”，或者被称为“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事件”。这是已经被灭亡的民主共和政治，如同发作一般的暴动。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甚至苛刻地评论这是“尸体在痉挛”。

这么说来，在距离这件事一百五十天之后所发生的动乱就是尸体的复活了？当时人们都无法肯定的下判断。瓦列虽然也无法骤下判断，可是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他立刻采取行动镇压暴动，很有技巧而且确实成功地达成了任务。

同时发生的几起暴动和骚乱中，有七成在当天就被镇压了。三天之内被镇压下来的暴动则达九成以上。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骚乱没有完全被解决，像残余的灰烬般冒着烟。

在这个阶段，瓦列释出了一部分的军需物资藉以安定人心，同时也把事情的经过向新帝都费沙报告。在莱因哈特接到这个报告之后，费沙也发生了令人不敢掉以轻心的事件。一月三十日的深夜，原本保管在费沙航路局的巨大的航管资料不知道被谁给完全消除掉了。

航路局显得极为狼狈，原本想秘密自理这件事的，但事情终究无法隐瞒，军舰和商船的询问在无法处理的状况下堆得像山一样高，结果引起了大家的怀疑，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公布了事实。

莱因哈特身为一个用兵家，他觉悟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他激动异常，原想问罪于航路局长官，幸好这个打击并不至于造成致命伤。由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指示，航路局所保有的资料都已经在去年年底备份到军务省的紧急用电脑中。

紧急用电脑的记忆容量并没有那么大，而且由于输入了航路局的资料而呈饱和状态。因此，以前所保有的一部分资料就必须消除掉，不过，也由于这个处置，帝国得以免去无法弥补的损失。

使得航路局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是在罗严克拉姆王朝成立之后，奥贝斯坦元帅的最高功绩——后世的历史学家中有人这样评道。奥贝斯坦的功绩确实很伟大，或许只有那些深信战争可以在没有情况下进行的人才会否定这件事吧？莱因哈特不是这种没有脑筋的人，这也就是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打倒强大门阀贵族联合军的宇宙霸者的原因。

莱因哈特从蜜月旅行的地点下了指示，对奥贝斯坦的功绩大加赞赏，同时下令查明整个事件的细节。负责这个工作的是宪兵总监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由于他还是单身，所以在住进了宪兵本部，全力进行搜查指挥的工作。

会不会是费沙的残存势力有意图地妨碍物资的流通？这是所有帝国治安关系者的一个共同的疑惑。克斯拉充满精力地四处活动，在接到皇帝指示后的第二天，他就逮捕了消掉航路局电脑资料的犯人。原本克斯拉认为犯人必须定是在航路局内部，于是，他利用凭空捏造密告者的方法，引诱真正的犯人败露形迹，在他企图逃亡时加以逮捕。他从犯人的秘密帐户里发现了二百万帝国马克的存款。最严苛的审问于是开始了，连自白剂都准备好了。

犯人被逮捕后五个小时招了供。他的自白内容让宪兵队的人瞠目结舌。因为，给犯人大笔的金钱，唆使其犯下罪行的人竟然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

【V】

“主使人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啊？”

费沙最后的自治领主的名字让帝国军的各将领感到一阵不快的战栗。自从帝国军藉“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而进驻费沙以来，鲁宾斯基就一直潜藏在地下，一直在罗严克拉姆王朝积极建设的秩序中制造破绽、蠢动，而现在他的活动似乎已经表面化了。

“费沙那只黑狐狸，我要把他的皮剥下来当地毯。每天踩着这家伙的皮，他有种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毕典菲尔特激动得猛挥着他军服的衣袖，然而，尽管他身为舰队指挥官是多么勇猛绝伦，但是，面对经济、流通的扰通行为，却也一筹莫展。就像米达麦亚所说的“就算火山喷火，冬天也不会变成夏天”，缜密而且耐力强的司法搜查应该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重要。

“干脆赦免朗古次官的罪行，让他专心去搜查和举发这个事件怎么样？他既然知道了自己被鲁宾斯基利用，就一定怨恨着他。不论是为了功绩或是为了一雪前耻，他应该都会尽心去做的。”

甚至这种提案都被提出来了，但是，也有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没有道理。为了使某一方的罪行明显化而去赦免另一方的罪孽，这是违背法律的公正性的。”

提出这么严格主张的是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由于他的主张正确而且也让大多数的人在感情方面能够接受，所以，自此之后，也就再也没有人提出大赦朗古的主张了。在指挥搜查的工作当中，克斯拉遇到了一个充满疑问、令人不快而印象深刻地问题。

“鲁宾斯基和地球教或许暗地里有所勾结。他们可能合力想摧毁新王朝。”

然而，事实上，在帝国的军官中，最先抱有这种疑问的并不是克斯拉，而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一个军务尚书尽管有优越的才干和热诚的奉献精神，但是，他之所以经常成为众人交相指责的对象，理由之一便是他是一个彻底的秘密主义的奉行者。的确，他并不重视宣传活动，也不会为了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协助而努力。但是，他和以前的内务省次官海德里希·朗古等人又有所不同，他之所以会独占部分的情报并不是为谋求私利。他好像不相信任何人，但是，他也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好评。总而言之，他到死前都是沉默寡言而极不协调的同时，也从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

在克拉进行搜查指挥工作期间，奥贝斯坦也只是在他的义眼中闪着无机的光芒，保持他一贯的沉默。别人从他的表情无法猜测出他到底在怀疑、思考些什么。

※※※

旧同盟领域的混乱情形朝意外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主张应该举帝国军之全力，在旧同盟领地内构筑彻底的支配体制，进而扫灭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这种主张的根据就在于如果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没有到独立的地步，海尼森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动乱？

“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犹如旧同盟领地的共和主义者们是向日葵，而伊谢尔伦就是太阳。如果把这个观点往前延伸，那么，攻击伊谢尔伦就将是唯一的选择了。”

艾尔涅斯特·梅克林格提督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确实有人这样开门见山地提议。这个人就是“黑色枪骑兵”的舰队司令官，素有猛将之

名的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

“我们应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伊谢尔伦不就是阻扰新帝国统一及和平的最大因素吗？因为归根结底一句话，鲁宾斯基的蠢动也是依赖伊谢尔伦的武力。”

毕典菲尔特的论调虽然往往过于单纯，但是却也最接近事实的本质。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番论说似乎也颇具奇妙的说服力。

“陛下对伊谢尔伦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是彻底的讨伐呢？还是和平共存呢？”

这个疑问早就盘据在众将的心中。姑且不论莱因哈特的理性、知性、野心，以及战略上的见识，他们都知道莱因哈特对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们有着种极为不单纯的情感存在。就是那个叫杨威利，以前曾经存在的伟大敌将，他的残存影像依然在伊谢尔伦的每个地方飘荡着。

莱因哈特以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战略家之姿，几乎使伊谢尔伦回廊成为一个非必要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实体。如果他的构想顺利进展的话，伊谢尔伦要塞就会被排队在统合全人类的社会系统之外，沦落到文明史的边境地带，所以，把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封住，然后再放着不去管它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这种处置却无法满足莱因哈特本身的要求。

结果，行事武断就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创业时期的心理上、行动上的偏颇现象。他们决定扫荡占据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断绝日后忧患。毕典菲尔特所代表的强硬派以军部为中心，在帝国的中枢部位继续扩大势力。

而在新领土上，亦即在旧同盟领域上的几乎遍及整个区域的交通、流通的混乱，也像是要对抗毕典菲尔特等人的势力似的，一天严重过一天。瓦列一级上将虽然尽全力去收拾事态，但是，看来光靠军事力量并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

“事情的确很棘手，但是，对这些暴动视而不邮，只会造成人们对新秩序的轻视和侮辱。事情应该有先来后到之分吧！”

这是异于毕典菲尔特的主张。

不过，既然有人赞成，当然也就会有人反对。也有很多人对光靠武力镇压一事抱相反论调。

“武力不是万能的。由于皇帝陛下的武装，领土的确是扩大了。但是，如果新领土上的叛乱和纷争不断，领土的扩大不就等于内政的空洞化了吗？”

民政尚书卡尔·布拉格的批评虽然辛辣，但是绝对不至于不当。布拉格不是一个不负责任而爱批评的人，他是一个对帝国的社会政策的充实、民生方面的进展有着极大贡献的开明派政治家。他对莱因哈特皇帝的批判不假辞色，这一点可以说是继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

再加上士兵们看起来都开始厌倦战争了。由于莱因哈特皇帝的改革、征服、统一，他们也应该从历经了一世纪之久的战争状态中解放出来了。然而在使自由行星同盟灭亡之后，帝国又对占据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发动武力，甚至发生了罗严塔尔元帅叛变的事情，在这期间，又有许多的将士阵亡。确实有人发出了事情该有个了结的呼声。

“民政尚书的意见也有其道理。如果要出兵，或许陛下也会亲征，但是，如此一来，皇帝御体可能受到伤害。”

“根据传闻，那个杨威利在结婚只有一年之后便抛下妻子过世了。而且，他脱下军服也不过才两个月。这难道就是名将的命运吗？”

当然，也没有人能说莱因哈特一定就会跟着他的敌手走上同一条路。但是，一想起那些气短的历史上的英雄，重臣们的心中总会不由自主地为一种不快的预感所笼罩。这也是事实。这些重臣们绝对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不去面对莱因哈特自即位以来好常常出现原因不明的高烧的事实。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默契，那就是得更留意皇帝的健康情况。

※※※

莱因哈特和新婚的妻子就逗留在费尔莱丁溪谷的山庄中。在这一年三月迎接二十五岁的年轻专制君主，不论在体力或精神方面似乎都不需要无谓的休息。他所关心的事往往离不开军事和政治，而且他个人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兴趣。这是他之所以被归为霸者而不是王者的理由之一。

“即使在河边钓鱼时，陛下想钓的也不是鳟鱼，而是整个宇宙。”

这是近侍艾密尔·齐列的证言，然而，出自一个崇拜者的口中的证言，理所当然应该要打个折扣。归根究底，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霸主和风雅是没有什么缘份的。

“伯爵小姐，不，希尔德，朕有做为一个支配者所必须尽的义务。虽然朕不至于立刻就亲征，但是，却很有可能留下大腹便便的你踏上征途。你能原谅我吗？”

一天晚上，在山庄的暖炉前，莱因哈特这样问他的新婚妻子。即使在结婚之后，他对希尔德说话的遣词用字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和他以前对无人可取代的心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请陛下不要挂在心上。”

皇妃的回答很简短，但是丝毫没有犹豫。希尔德知道要把莱因哈特的心绑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现在的她和以前的她一样只是个刚强而犀利的女人的话，或许就不能参透这一点。在有着苍冰色眼珠的霸主身边工作四年，希尔德对莱因哈特的了解一天深过一天，同时她自己也在不断地跟着成长。

# 第二章 动乱的诱因

【I】

对已经征服宇宙的霸主而言，安息似乎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那么，那些面对霸主，犹如螳臂挡车的叛逆者又该怎么说呢?

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以对等的政治思想及独立的武力明白表现出其反抗的意思。他们的军事指导者是一个比莱因哈特年轻六岁的青年，在这一年，宇宙历八零一年迎接其十九岁。这个年龄正是当年莱因哈特在旧帝国获得上将官阶的年纪。而另一方面，以前身为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最前线指挥官，享有智将之名的杨威利在十九岁时还是军官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

尤里安·敏兹的经验和声音一如十九岁时的莱因哈特一样，远超过了杨威利。他在十八岁时任职中尉，这在同盟军的体制而言是一个特异的例子。然而，尤里安之所以能就任革命军司令官一职，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因为他是杨威利的养子，而且忠实地继承了养父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技能之故。后世的人虽然都知道这种评价可以说是极为正确的，但是，对同时的人而言，其中却蕴含着极大的未知数。也因此，有许多人在失望之余便离开了伊谢尔伦。

就如杨威利不是一个透视师一样，尤里安·敏兹也不能超越时空透视一切。要下正确的判断就必须归集丰富而多方面的情报，并且排除情感因素进行分析。最忌讳的是抱着希望的猜测，一切凭行事而让思考停止。

去年发生罗严塔尔元帅的叛乱事件时，尤里安让帝国军梅克林格舰队通过回廊，由这件事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在战略部分上的判断。这一次，当海尼森和旧同盟领地各处发生动乱时，他的判断力及选择力又再度受到了考验。面对一波又一波向他们求援的声浪，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断不能坐视不管。假使伊谢尔伦政府袖手旁观，眼看着他们被毁灭的话，旧同盟的市民们一定会对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感到失望。

然而，就算发动战争，伊谢尔伦政府又有多少胜算呢? 以伊谢尔伦现有的兵力而言是一个特异的在面对强大的银河帝国军时，有可能

获得胜利吗？尤里安继承杨的军事思想中完全没有崇尚玉碎的倾向。民主共和政治这一盏小小的明灯自有其存续的意义在。

对伊谢尔伦而言，和同盟领土的共和主义者联系是一种基本的战略及手段，所以，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政治上的希望和军事上的欲求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例子尤里安已经经验过好几次了。

“如果是杨提督，他会怎么做呢？”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尤里安拿这个问题自问自答不下一万次。他的保护者同时又身为他的长师的那个人，虽然在去年以三十三岁的年纪早逝，但是，在尤里安的眼中，那个人几乎没有做过一次错误的选择。或许他的记忆与事实有些许出入，但是，尤里安成为杨的崇拜者的历史确实比身为其后继者的历史还要长。而且，当他待在杨的身边时，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也包括公正地评价敌人。

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对尤里安而言是一个太过巨大，同时又太过伟大的敌人。在时间的洪流中，历史会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呢？

举例来说，尤里安等人就看刊登在帝国军宣传品上的一篇文章，那是一个小孩子送给他出征的父亲的。

“我的父亲为了打倒莱因哈特皇帝陛下的敌人于昨天出征了。父亲对我说‘我将跟随陛下为宇宙的和平及统一而战，母亲及妹妹就拜托你了’。而我也和父亲做了坚定的约定。”

罗严克拉姆王朝至少在其创业时期毫无疑问是军国主义。而对民众阶层来说，军国主义往往是热情和共同感受的所在。银河帝国的民众狂热地支持着将他们从高登巴姆王朝的腐败及不公中拯救出来的金发年轻人。

“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队之所以强悍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深信皇帝个人的敌人和国家的敌人、民众的敌人并不是分别存在的，而是同一个对象。对他们而言，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无疑是一个解放者。”

和他处于敌对立场的尤里安·敏兹日后这样记述着。

“因此，断言宇宙历八零零年后的银河帝国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的个人集团也不为过。他们对皇帝个人的忠诚远胜于对帝国的。把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视为解放者的想法看来似乎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如此。和高登巴姆王朝对比之下，这其实是一个事实。如果帝国军的士兵们可以自己投票选择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的话，他们应该也会全力支持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吧？尽管罗严克拉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好战的支配者，但是，他确实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具体实现民主政治其中一面的一种特异的存在……”

该怎么和这样的敌人作战呢？尤里安在中央指令室独自思考着，这时候，两个可靠的伙伴相继到来。先是有“永远的击坠王”之称的奥利比·波布兰中校开口对尤里安说话，然后稍后现身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中将暧昧地拍拍波布兰的肩膀。

“你高兴些什么？真是恶心。”

“你呀，今年也该三十岁了吧？我们快成为同伴了。”

听到对方喜孜孜的声音，奥利比·波布兰那双像是闪烁着阳光般的绿色瞳孔中浮现出嘲讽的光芒，斜睨着同事。

“在生日还没到之前，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十五月三十六日。”

“真是睁眼睛说瞎话！胡说八道！”

尤里安忍不住笑了出来。光听他们之间的交谈，实在无法让人相信这两个人以前是正规军的中将及中校。像他们这么有才能，这么异类的军人却在自称为“自由的军队”的同盟军中也无法占据核心的高位。只有在伊谢尔伦要塞，也只有在杨威利的麾下，他们才能充分发挥其才干及个性。能接纳这样的部下并使他们一展所长的就是指挥官的器量问题了，也就是所谓的“将器”吧？那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器量呢？

当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回过神来时，尤里安已经不见了。

“那家伙跑哪里去了？如果要想事情，在这里不就可以了？”

“大概是不喜欢近朱者赤吧？”

“唔，说朱的可是你自己喔，大概你就是这样吧！”

毫无自觉的另一个“朱”忿忿地说。

※※※

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也就是卡琳，在结束了当天的模似训练之后，手中拿着运动饮料往森林公园走去。在半路上，他遇见了几个和他同年龄的年轻女兵，随即三言两语交谈了起来。她们待会儿就要去跟几个低阶青年军官见面，然后一起去跳舞。伊谢尔伦的人口结构以男性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年轻的女性有充分的权利去品量男人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对象。尽管如此，华尔特·冯·先寇布及奥利比·波布兰等身经百战的勇者们却仍然有许多机会去爱一朵以上的鲜花。

“卡琳，你不一起去吗？对你有意思的男人可多得很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类型啊！”

一个女兵邀约卡琳，在卡琳回答之前，另一个女兵早已笑开了嘴。

“不行不行！邀她去也没用。因为卡琳喜欢的是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像幅画像一样的类型哪！”

女兵们扬起一阵笑声，不听卡琳辩解“才不是那样呢”，就像一群快乐的鸟儿四散飞去。被众人留下来的卡琳重新戴好了她的黑色扁帽，拨了拨淡红茶色的头发，带着一副仿佛迎着北风的鸟儿的表情，朝相反方走去。一如她所料，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像一幅画像一样的类型”的年轻人就坐在森林公园的一隅——那张“杨威利的长椅”上——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在卡琳站到他身旁二秒半多的时间之后他才注意到。

“我可以坐下吗？”

“请坐！”

尤里安用手掌拂了拂长椅面。卡琳姿势优美而坐下来交叉着双腿用她那蓝绿色的眼睛看着稍嫌年轻的司令官。

“还在想什么事情吗？”

“责任太大了，思绪没办法整理出来。”

“尤里安，当大家认同你当司令官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会完全地听你的判断和决定。那些有异议的人不都已经离开了吗？现在你的决断就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卡琳的口气一样强硬，态度一样坚决，然而，她的一言一行却像初夏的和风般伴随着一股清爽的感觉，尤里安没有一点不快的感觉。而且一直都是如此。

尤里安觉得完成责任和被重压所压溃这两件事就像处于天秤的两端。只要随便加上一根毛发，天秤就会倾向于某一边。尤里安自觉到一根淡红的毛发加在完成责任的那一边了。卡琳经常把尤里安当做一个义务来考量改放在权利之前。或许她自己并不自觉，但是，她却经常无形中转换了她对尤里安的思考方式。

【Ⅱ】

银河帝国的高阶层中对伊谢尔伦采取武力解决的论调日渐抬头，相对的，伊谢尔伦中主张与帝国决战的声势也越来越强劲。这只能说冬眠时期已经结束了。一向行事属慎重派的亚历克斯·卡介伦中将也指出，不断出现的经济流通上的混乱，对帝国而言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微风。”

“但是，皇帝至少经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更能处理好政治，不是吗？”

“善政的基本就是不让人民挨饿呀，尤里安。”

卡介伦的立论明快而正确，所以尤里安也提不出反论。旧同盟军中最高阶军官的男人继续说道。

“因为一旦饿死了人，尽管你有多少政治的自由都是枉然的。如果这种问题波及到帝国本土的话，帝国的经济官员们一定会铁青了脸。”

卡介伦说得没错，如果这种情况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个长远的谋略的话，就算是在战事上所向无敌的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把整个事情收拾好的。

“……是费沙势力的谋略者吗？”

“很可能。”

卡介伦表示赞同。尤里安蹙起了他的眉毛，又陷入了另一个思绪当中。

“可是，如果是费沙的阴谋的话，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做这种事？”

尤里安有满的疑问，而这些疑问则伴随着许多的不安。原本费沙就不应该有足以和银河帝国相抗衡的武力，所以在经济上采取游击战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费沙不在成为皇帝前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发动“诸神的黄昏”战役之前就采取这样的对抗措施呢？如果帝国军的后方在物质流通、交通、通讯方面的体系混乱的话，尽管帝国军再怎么强悍，要做长距离的远征也是不可能的事。如此一来，费沙不就能得以确保了吗?

或者，对费沙而言，费沙本身并不重要，他们是不是永远把地球教教团利益当作第一要事？或是好不容易到这个时候，付诸行动的准备工作才一切就绪?

尤里安的眼前浮起了已经去世的师父的影像。那个把白兰地缓缓倒入红茶，双颊泛着幸福光彩的黑发青年。

“尤里安，光靠阴谋是不能推动历史的。阴谋随时可以策动，但并不是随时都可以成功的。”

把自己的下半边脸沉浸在红茶的芳香中的杨威利说道。

“莱因哈特皇帝一旦成为当事者，即使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他也可以放射出华丽的光彩。”

杨威利在叹息声中如此评价着敌手，不过就仅此一次。

“这是一种火焰般的美感。燃烧别人，也燃烧自己。我觉得这太危险了。然而，这么灿烂的火焰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对尤里安来说，杨的一字一句经常像是黑暗中的明灯。因为这个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经验还不足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形式上担任反帝国武力运动的旗手，是因为他手上的烛台刻有杨的名字。这个事实，尤里安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省和自制是杨的特征，尤里安自然也继承了这个特性。但如果这个特性作用力过强，就有畏缩和退化的危险。尤里安四周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做为共和政府的幕后人物，是不是有什么该向太过年轻的指导者进言的？”

奥利比·波布兰中校开恶意玩笑并加以煽动的对象当然是达斯提·亚典波罗了。自称为“好战而激动的急进派”的青年提督却达个时候表现出了极罕见的慎重态度。

“不过海尼森的那些人还真是给了我们不小的麻烦。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勉强出击而失败的话，民主共和主义本身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这些话真叫人难以相信是出自爱好打架更甚疼爱女人的亚典波罗提督口中哪！”

“我不喜欢打打不赢的仗。”

明快地回话的亚典波罗的确是一个健全的激动派人士。

“是啊，你不喜欢打不赢的战争，是撒了香水的战争。”

“没错，因为还没有输过嘛！”

“最近吹牛的品质越来越糟了呀，中校。”

“啊，你不相信？”

“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发烧也会胡言乱语的人啊！”

“你如此夸奖真是令人惶恐。”

没有人夸奖——正想这样反驳，亚典波罗突然闭上了嘴，装出了一输波布兰的恶意笑脸。

“不，我倒真是很羡慕你啊！不管发高烧到几度，你的思绪地总是不会偏离良知和羞耻的基座。”

“那是年纪的功劳。”

波布兰斩钉截铁地回他一句，亚典波罗也穷于反驳了。

※※※

在尤里安迟迟无法下决定的情况下已经过了两天，而在这期间，旧同盟领地的混乱情形加速地恶化。

“已经有超过十通以上从旧同盟领地发来的求救通讯了。其中有一半是在哀叫。简单来说，就是求我们不要坐视不管啦。”

伊谢尔伦要塞的情报主任幕僚巴格达胥上校半嘲讽地报告。这个男人也因为种种奇妙的境遇而走到目前的境地。本来，他是在宇宙历七九七年爆发的军部非法武装政变中为了杀害杨威利而潜入伊谢尔伦

要塞的。而在杨险些遭同盟政府谋杀之际，他和先寇布、亚典波罗等人一起行动，即使在杨死后，他也留在伊谢尔伦，继续担任情报归集和分析的要务。和原为费沙的独立商人波利斯·高尼夫同为伊谢尔伦不可或缺的人才。

亚典波罗不禁咋咋舌头。

“过分被要求也令人伤脑筋呢！说起来是因为我们这边在战略条件或优先顺序上都名列前茅之故。”

“可是，就这次的情况来看，一杯水却比一百个战略理论有用。”

巴格达胥的报告出乎尤里安和其他幕僚人员的意料之外。有一部分旧同盟领地上的共和主义者散播出了对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不信任及怀疑的流言。流言的根据就在于去年罗严塔尔判变事件发生时，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不但没有加入反帝国武力的行列，甚至允许帝国军梅克林格舰队通过回廊，和帝国军之间似乎出现了短暂的修好状态。这件事就成了疑惑的源头。他们怀疑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是不是只求伊谢尔伦的安泰和存续而已？是不是以不干涉或共存为口实，意图对旧同盟领地上的反帝国运动来个见死不救？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遭怨恨的理由。”

奥利比·波布兰虽然把话挑明了来说，但是对尤里安而言，这并不是一个不加理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必须了解自己的真正实力，一方面还要审慎考虑四周的环境变化。

如果军事力量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话，现在就应该是使用的时机了，伊谢尔伦是不是应该先获得战术上的胜利？如果回避了战斗，就算伊谢尔伦生存下来了，是不是也因而导致民主主义灭绝的后果呢？一旦和帝国军开启了战端之后，伊谢尔伦方面还会有机会和对方进行理性的交涉吗？或者如果直接向帝国求和，还会有被接受的余地？

各种思绪在尤里安的脑海里交战着。结果却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像地下的伏流涌出地表一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尤里安终于下了决定。伊谢尔伦应该从某方面表明自己是为守护民主共和政治而战的军队。

“就和帝国军打一场吧！”

“这样也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变化，现在变化已经有了。趁着这个机会把变化的幅度扩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战略。”

华尔特·冯·先寇布对年轻人的决定表示赞同的意见，奥利比·波布兰随之也拍手笑道：“时机到了。水果也好，战争也好，女人也一样，总有成熟的时候呀！”

尤里安微微地笑了笑。

“我一直在分析莱因哈特皇帝这个人的为人。结果我想到了一点。”

“他爱好战争？”

“就是这样。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可是，就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决定和帝国一战。”

尤里安的两眼中浮现出“真挚”的神色。是在知道战争所带来的必然牺牲之下而仍然想达成目的呢？或者是在衡量本身的情况下放弃自己所追求的而跟现实妥协，甚且屈服于现实之前，想以自己的力量去努力改善状况呢？到底哪一种才是人们认可的生存方式呢？

而莱因哈特皇帝的价值标准中至少会有其中一种吧？尤里安是这样想的。如果将其价值观单纯化的话，那么他的主张是：如果是贵重的东西，他可以拚命去守护，或者去夺取。结果就是形成了人类社会流血事件源源不绝的主因了。然而莱因哈特皇帝二十五岁的人生不是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一连串的作战、胜利吗？如果莱因哈特对民主共和政治还表现出有些许尊敬的话，那一定也是因为他那伟大的敌手杨威利为了这个理想而鞠躬尽瘁之故吧？如果目前留在要塞的尤里安等人稍有懈怠之意，最后也只会落得为皇帝所轻视，而永远失去平行交涉的机会吧？在获得这个结论的时候，尤里安便下定了决心。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瓦列舰队引诱到伊谢尔伦要塞来。”

这不是尤里安所独创，而是尤里安从杨威利所留下来的庞大的备忘录中抽出、整理而得到的作战方案。

“好，我们就听听司令官阁下的作战方案。”

达斯提·亚典波罗正襟危坐在椅子上，其他的幕僚们也依样画葫芦坐了下来。

**【Ⅲ】**

发生在帝国新领土上，亦即旧同盟领土上的混乱状况似乎每个小时都有越发严重的趋势。军需物资的配送也只能收到暂时的效果。承接已故罗严塔尔元帅总督府权限的民政厅虽然忙于寻求对策，但是，物质停滞的状况却一点也没有获得改善。有些物流基地因为存放了超过仓库的收容能力所能消化的物资而使得物资腐败了，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些船团急需这些物资的补给。

伊谢尔伦要塞方面也有不安定的情形。

银河帝国一级上将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所收到的报告并没为他带来多大的震撼。原本伊谢尔伦要塞就是“不稳定和危险的聚集地”，如果持续和平的话，反而就没有了存在于历史上的价值了。在罗严塔尔死后，瓦列率领舰队驻在旧同盟领地就是为了防止伊谢尔伦有任何动静。

姑且不论惊愕程度，不愉快是必然的现象。光是要镇压发生在旧同盟领地内的暴乱、骚动就够让人身心俱疲的了。除此之外，要应付对帝国而言几乎是唯一的公敌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光以军事力是不够的，首先，后方的安全必须考虑在内。

“包括行星海尼森在内的新领土各地的暴动，是基于对政治和物资这两方面的需求所造成的。姑且不论别者，想光靠武力就使后者平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话，除了使物资恢复正常流通之外别无他法了。恳请政府善加处理。”

瓦列的申请送到了新帝都费沙，莱因哈特皇帝批准之后，命令工部省想出对策。同时，他还应瓦列之请派出援军，把大军集结在“影之城”周边宙域。

当时，帝国财务省花了五年的时间建立了使新帝国所有领土的通货统一的计划，但是，在值此混乱时刻，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日子尚需一段时日。从统一全宇宙之后到现在才不过一年半的时间看来，并不需要赶着将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但是，预定计划的变更却多多少少影响到了莱因哈特讲究完美主义的精神方面情绪。

瓦列虽然不是那种会将公私混淆的男人，但是，他还是会挂念在帝国本土的家人。他没有办法排除希望早日完成帝国的宇宙统一工作好早些回家的心理因素。

瓦列了解毕典菲尔特的主战论立场，目前宇宙中几乎所有的策动都是因为有伊谢尔伦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总归一句话，伊谢尔伦必须讨伐。

于是，瓦列便在连接行星海尼森和伊谢尔伦要塞的航路中心点聚集舰队，一方面牵制旧同盟领地的暴动，一方面强化对伊谢尔伦的监视和应变能力。在瓦列成为驻海尼森的帝国军负责人之后约两个月，表面上是过着平稳的日子，事实上，真正的兵乱却正朝着他迎面而来。在瓦列的麾下配置了一万五千六百艘的舰艇。以他这样的兵力来说，应该是远远竣驾于伊谢尔伦全军之上的。

※※※

这一年，迎来六十三岁的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或许是伊谢尔伦上过着最正常生活的人了，伊谢尔伦各部门的人甚至在看到这个刚进入老年的旧帝国军人时都会据以调整自己手表的时间。

亚典波罗和波布兰所代表的充满活力的“朱色的画具们”对这个亡命而来的客将也都给予了极大的敬意，不但不敢加以嘲弄，甚至连比较轻浮一点的话也不敢说出口。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去世的杨威利一向待以宾客之礼，另一方面是他的年龄远在众人之上。一想起他在亚典波罗生下来之前的十几年就已经纵横在宇宙战场上时，人们自然也就能接受他对一个令他看不顺眼的坐姿提出纠正了。

而梅尔卡兹在杨威利死后才接下舰队的指挥工作。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时候，从名目上来说，他手底下指挥着以十万为单位的舰队，然而，现在舰队的数目足足少了两位数。面对这种状况的变化，或许有人感叹物换星移，人事多变，但是，梅尔卡兹却一点也不在意，他只是默默地因应司令官尤里安·敏兹的要求，建立作战计划、策划舰队运用模式、指挥部队出动。尽管如此，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慨。

“简直犹如巨象履冰。”

梅尔卡兹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不只是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让他有所感，即便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所处的立场亦是如此。以菲列特利加·G·杨为代表的这个小小的政治势力不单要守护自己本身，还得守护住那朵容易受伤害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嫩芽。

※※※

二月七日。

“伊谢尔伦军出动了。”

从索敌舰上传出的报告透过超光速通讯送到瓦列一级上将的手中。对瓦列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只是，在罗严塔尔元帅叛变之际一填维持着中立立场的伊谢尔伦选在这个时候有了行动，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推断到达回廊出口的时日？”

“他们不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那么，是朝哪个方向前进？”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瓦列觉得自己问得有些蠢，他不禁苦笑着。遍体鳞伤军所能移动的方向是受到限制的。不是前方就是后方，几乎可以说是二次元的世界。

“他们朝着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本土一方的出入口前进。对方好像有意要攻打帝国本土。”

幕僚们闻言起了一阵骚动，一个名叫卡珊胡巴的少将兴奋地大叫着。

“阁下，看来伊谢尔伦的那些家伙在焦虑和混乱之后已经自暴自弃了。我们立刻攻进回廊，让他们回不了家！”

对于部下们的积极论调，瓦列并没有立刻就赞同。因为他是一个一流的用兵家，所以绝不会低估敌人。再加上伊谢尔伦军的司令官虽然年幼，但是，却是一个深受杨威利影响的人。他是不是在使什么计策？如果伊谢尔伦军离开要塞向帝国本土方向移动的话，对帝国军而言起了一阵骚动瓦列侵入回廊，制压敌军的后背是一个既定的战略构想，瓦列不能袖手旁观。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人一样，他必须背负着除了他自己本身以外的责任来采取任何一个行动。

※※※

二月八日，瓦列军开始移动。

让敌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的希望似乎可以实现。然后再从心理上加压，同时必须是在敌人不察觉的情况下让他们觉得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这就是杨威利用兵的真髓。生前被誉为兵法魔术师的杨能正确洞悉敌人的心理，确实把握其思考的方向。可是，这又不是出于杨的本意。在战术上使用奇略是因为杨不可能在战略上确定优势地位之故。杨不是独裁者，甚至也不是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他只是伊谢尔伦方面的前线总指挥官。其权限范围仅止于处理战术层面的课题。

有一些不存在的假设在尤里安的脑海当中中投了沉痛的阴影。如果杨威利至少坐上统合作战本部长的宝座的话——如果没有亚姆立札的惨败，同盟军的战力和第一线的指挥官都还健在的话——或许在那之后的历史将会朝另一个方向展开也不一定。

“如果这样，事情一定可以进行得更顺利吧？”

尤里安把杨的声音收藏在他心中的听神经里。年轻人不禁一阵脸红。以前他总是无法充分理解杨话中的真正意思。他曾批评杨：“提督真是一个懒得工作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无知的笑话。

三世纪以前，无名的共和主义者亚雷·海尼森和为数不多的同志们征服了这个充满危险和苦难的回廊。而从“一万光年的长征”中建立起来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历史结束于宇宙历七九九年。然而，人们对亚雷·海尼森和其理想的记忆却没有消失。因为这种把政治的义务以白纸委任给他人的政治理想，引导了强化“让优秀的人物掌政”的社会体制。

【Ⅳ】

宇宙历八零一年二月。

伊谢尔伦革命军发动了命此名之后的第一次战斗。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或许也是一个亲手粉碎了才建立跟银河帝国之间修好的桥梁的愚行。尤里安对后者尤其耿耿于怀。因为去年在罗严塔尔元帅叛逆事件发生时，他毫无条件地表明了不参加反帝国武力的行列，让梅克林格舰队通过回廊，建立起了所谓善意的中立印象，然而，这一次，他却又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

尤里安的旗舰是身经百战的尤里西斯，舰长仍然是同盟军解体时晋升为上校的尼尔森，大家对这两者的老练和出奇的好运都寄予极大的期望。因此，尤里安不觉想到如果已故的艾德恩·费雪能为他运作舰队的话不知道能增加多少力量。

在迎接最后一战时，费雪中将曾经和杨做过商谈，在分手时，他曾很难得地开了个玩笑。他以温温和表情和笨拙的语气说道：“我最近对舰队的运作总算有了自信。等时局稳定下来之后，我想写一本书。不能光让亚典波罗提督赚版税。”

艾德恩·费雪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沉默、忠实、完美地把握自己的存在意义和责任的运用舰队的名人已经走了。让他的才能活用到最大限度的司令官、战场记录，也都化为只存留在人们记忆中没有肉体的存在。失去了这两者之后，伊谢尔伦还是得继续作战下去，而且所能动员的数量还不到一万艘舰艇。

一口咬定这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行动的，是在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本土方面出入口警备的瓦肯塞尔上将。接到敌方动向的报告之后，他对着部下大声说：“伊谢尔伦那些丧家之犬只会在远处吠叫，却又自以为是的开始行动了。要教好一只狗就需要有皮鞭。在严厉的调教之下，他们才不会忘记自己到底有多少实力。”

除了与杨威利对战之外，从没有尝过任何败绩的帝国军指挥官，常常有口出狂言的恶习。莱因哈特皇帝说过“骄兵必败”，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也再三强调过这点，但是，这是胜利者的活力达到饱和的结果，要立即改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除此之外，这些将官们就像去年格利鲁帕尔兹上次为权欲所惑而对罗严塔尔元帅有背信行动产生的情况一样，有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意图。帝国军同时也得知伊谢尔伦军并没有足够的兵力。

瓦肯塞尔八千五百艘的舰队开始行动。这个情形也为伊谢尔伦方面所知悉，同时他所说的“丧家之犬”之类的发言也传到了伊谢尔伦这边来，亚典波罗在旗舰尤里西斯上听到这些话之后不禁咋舌道：“说我们伊谢尔伦是丧家之犬？他们到底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宇宙之耻。和平与统一之敌。狂乱的叛逆者。脖子系着绞索，在刀刃上跳舞的满身是血的小丑。不知明天将死的乐天主义的纯粹培养物……”

波布兰一口气数落了一大堆名词。

“你竟然还能这样说自己。”

“什么话？我可没有自虐的兴趣啊！”

“你现在所说的是我们的坏话吧？”

“嗯，是你们的坏话哟！”

这个时候，施恩·史路少校像是看好时机似的，把裁决书送给长官亚典波罗过目。亚典波罗快速地看过之后，签了名递了回去。目送着敬完礼后离去的施恩·史路少校的背影，亚典波罗喃喃说道：“唔，不管怎么说，这个家伙就是那种知道明天会死，今天依然会努力活下去的人。”

“没错。充其量就是具有保留明天以后随时去死的资格。彼此彼此。”

※※※

二月十二日四时二十分。

帝国军和伊谢尔伦军在靠近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一侧出入口附近对峙。帝国军的舰艇八千五百艘，相对的，伊谢尔伦军只有六千六百艘。人造的光点群彼此不断接近着，在彼此相距二·九光秒——约八十七万公里的距离之处暂时停了下来。紧张的气氛在两军当中急速上升，在三十五分时达到临界点。

“发射！”

“发射！”

指令在两军的通讯回路中快速地奔窜着。对尤里安而言，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开战命令，但是，他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感慨。一瞬间，战舰尤里西斯舰桥的主萤幕上爆出了光芒和火花，化成了死亡和破坏的花团。热力和光的波涛撞击着位于中央部队前方第一列的尤里西斯。

要如何把知道“雷神之锤”威力的帝国军引进射程之内呢？这是伊谢尔伦军在战术方面必须克服的问题。威力强大的武器往往会成为使用者过度依赖的对象，使人们的战术判断力发生误解，结果反而导致败北。五年前，魔术师杨威利就以血红的文字做了最好的证明。

而现在，尤里安必须重新检证这个已经被证实过的问题。

尤里西斯的舰桥被萤幕放射出来的光芒染成了七彩颜色。每一道脉动炸裂的光芒都意味着数艘舰艇的消失，而数千条的人命也在高热

和火焰中随之葬送。位于尤里西斯前方僚舰打开炮门，蜂拥而至的能源波缓缓地摇晃着尤里西斯的舰体。

在战场上，尤里安当然比不上莱因哈特有经验，但是，他也已经很习惯战争了，他相信军事力量的效果有某种程度的限度。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向杨表明他想成为军人的态度，并且彻底实践了。然而，以往这些事情都是“在杨的控制之下”，这件事自从去年以来，尤里安就一直被提醒着。现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志愿之芽正在他的胸中慢慢地茁长。

五时四十分，持续一进一退的攻防战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帝国军的攻势波涛坚守住推进的距离，而伊谢尔伦军则后退同样的距离，除了炮火之外不做任何反击，不久就开始自行撤退了。

帝国军的阵形开始溃散，就像被吸进真空中一样，无秩序地前进，最后就被引进伊谢尔伦回廊的内部。这是开战后两个多小时，约六时三十分的事。

从伊谢尔伦舰队中飞出来交战的空战部队也回到了母舰中。

由奥利比·波布兰中校所指挥的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队伍在近距离的格斗史上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斯巴达尼恩二百四十架当中只损失了十六架。相对的，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则损失了一百零四架。这是战斗记录上所记载的。

卡琳击落了两架王尔古雷，帮助队友破坏了两架敌机。她的反射能力和判断、视觉辩识力的敏锐性仿佛是与生俱来似的。这大概是承自她父母中某一方的血统吧?

空战队指挥官奥利比·波布兰本身击坠了五架敌机，自他从飞行学校毕业以来，他的战绩已经超过二百五十架了。这个战果并没有使他击坠王的名号蒙羞，在历经一世纪半的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战役中，他堪称个中翘楚。他所击落的五架当中的一架是意图从克罗歇尔下士的左后方攻击她而被他击落的敌机，但是，波布兰并无意特别去宣传这件事。

帝国军的瓦肯塞尔上将虽然看到了自己的部队无秩序地追着敌人冲入了回廊内部，但是他并没有感受到危机的迫近。

他打算采取继续追击。如果敌方和我方的舰艇混在一起的话，伊谢尔伦要塞就不可能发射主炮“雷神之锤”了。以前伊谢尔伦要塞是帝国的贵重财产时，同盟军的西德尼·席特列提督就曾经使用这个战法，就是他所谓的“把伊谢尔伦的厚重化妆去掉，虽然是只有一部分”。结果，这个战法虽然在最后的阶段失败了，但是，给予后进者的教训才不可谓不大。瓦肯塞尔也打算学敌将的智慧。

然而，这件事也在尤里安的预测范围这内。在二月十二日这一天的战役中，尤里安所展开的计策不辱其身为杨威利的钟爱弟子之名。他正确地预测了瓦列一级上将从回廊的旧同盟领地出入口到达伊谢尔伦要塞周边宙域的时机。每一个小时都有报告传到他的手中，尤里安就根据资料让舰队后退。他一方面让瓦肯塞尔觉得并行追击有其可行性，一方面展开为期两天的退支战，在这些行动上所表现出的精密度和精神上的持久力，都让人想起他的师父。

于是，当帝国军发现到情况不妙时，他们已经完全被引入“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了。

这个发现立刻带来了极大恐惧感，当情绪开始动摇时，恐慌的气氛霎时间弥漫了整个军队。瓦肯塞尔也醒悟到自己的作战方式不可能成功了，于是便拚命地想向后撤退。就在这个时候，瓦列舰队出现在战区了。接到这个报告的尤里安无意识地抿了抿他那干涩的嘴唇。

瓦列的布阵就跟他的为人一样，厚重而且毫无空隙。他经费沙知道了瓦肯塞尔已经开战的消息，便进入了回廊。帝国军的基本战略就是前后呼应夹击伊谢尔伦军。

以前，杨威利曾以把伪装的补给部队配置在战斗部队的前方之奇略让瓦列尝到了败北的苦酒。就因为是杨，所以才会想出这样的奇谋，要用正攻法击败对方那个有着充足战力，而且又身经百战的用兵家是不太容易的事。更何况现在尤里安所保有兵力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兵力的快速移动和“雷神之锤”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要素。尤其为了使用后者，尤里安就必须让帝国军相信前后夹击伊谢尔伦的可能性极高。因此，尤里安费尽了心思在舰队运动的指挥上。杨有费雪，而尤里安则一切要靠自己。而这个作战之所以能成功，很讽刺的，竟然是因为兵力比杨的时代少，而尤里安更加思绪周密之故。

无视于仿佛暴露在暴风雨中，像没命奔逃的羊群般的瓦肯塞尔舰队，伊谢尔伦军把炮火朝着和瓦列舰队之间的空隙发射。然而，长久下来，他们不审耐不住敌人锐利的锋芒遂开始后退了。

如果战斗再持续一个小时以上的话，等瓦列完成了包围状态时，伊谢尔伦革命军就一定会落到一败涂地的地步。不过，尤里安当然无意让战斗再继续下去。他的着眼点在于像引诱瓦肯塞尔舰队一样，把瓦列舰队也引进“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

瓦列虽然知道对方的意图，但是，为了支援瓦肯塞尔的撤退，他还是得冒险进入危险区域。

“如果能趁他们填装能源的空隙逼近伊谢尔伦要塞的话……”

瓦列的一线希望寄托在这里。而他的意图看来似乎有成功的希望。按照指令快速前进的先头部队，以即使是“疾风之狼”渥佛根·米达麦亚也不禁要咋舌的速度钻进了“雷神之锤”的死角。

就在这一瞬间，数百条的光束刺穿了帝国军战列的左侧面。

爆炸光沿着舰列起了连锁反应，仿佛一条巨大的光龙在宇宙中翻腾着。战舰碎裂了，巡航舰化为火球，驱逐舰则四散开来。

“敌人从九时方向袭来！”通讯员凄惨地号叫着，瓦列则站在旗舰“火龙”的舰桥上无声地喘息着。

这支伏兵是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就藏在瓦列舰队侦察系统的死角中，伊谢尔伦要塞的邻近区域里。原本瓦肯塞尔舰队的索敌系统早已掌握到这个情况，但是，他们正拚命地撤退，根本没有时间对瓦列舰队发出警告。再加上通讯系统受到严重干扰，就算警告了也可能于事无补。然而，相对于瓦列尽全力援助瓦肯塞尔舰队撤退至安全地带的举动，瓦肯塞尔对友军的安危似乎显得太不尽心，这是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

瓦列沉着地指挥，重新编组即将崩散的舰列，一边承受激烈的攻击，防止全军的瓦解，然而，他也不得不放弃其他的战斗行为了。他的舰队正暴露在“雷神之锤”的獠牙前。

瓦列下令以最快的速度脱离“雷神之锤”的射程。这么快速的反应所下达的指令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吧？每一艘战舰都压抑着恐惧感，拚命地转变方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逃走。

可是，“雷神之锤”已经充填好能源了。二十时十五分，防御指挥官先寇布中将挥下他高高举起的右手，划破了空气。

瞬间，帝国军的将兵仿佛看到死神脱下了斗蓬，挥起巨大的镰刀一样。这种幻觉被强烈的、白色的光块无声地粉碎了。在被漂白了似的萤幕中，帝国军的舰艇化为成群的小黑点，然后立刻被光的洪流所吞噬。在瞬间的蒸发之后便是持续数秒的爆炸，光球朝虚空飞散，而在外围地带，因能源的波状震波而遭损毁的舰艇则不断地产生令人恐惧的摇动。

第一次的炮击之后，大约过了二百秒的时间，“雷神之锤”再度发出了咆哮。无声的怒吼形成了光柱贯穿了黑暗空间，击碎了数千艘的舰艇。爆炸的火球撞上了后方友舰，从正中将其断成两半。断裂的舰体朝四方飞散，再度撞击其他的僚舰形成了火球。死亡和破坏所形成的炫目景象遍布宇宙空间并且不断扩大。

“逃吧！请赶快逃吧！”

坐在战舰尤里西斯指挥座上的尤里安的心脏不禁要停止了。他的神经网路并不是由铁丝编织成的，所以，面对着大量的死亡景象，他不可能一点悸动都没有。如果他能年岁濒死之际的帝国军将兵们的惨状，他的心志一定会动摇的，同时会更加的自我厌恶。如果他看到因猛烈的闪光而丧失视力的士兵在烈火熊熊的舰体挣扎，因再度的爆炸而开膛破肚、鲜血和内脏直流，一边呼唤着母亲，一边走向那充满痛苦的死亡之路的景象的话……

二十时四十五分，瓦列下令撤退。

在非出于本意的战况发展当中，身为帝国军最高干部的判断力仍然维持着应有的水准。在确认已经完全没有胜算，瓦肯塞尔舰队也已经成功地脱离了战场之后，瓦列立刻着手整顿陷于恐慌状态的已方部队，重新编组舰队，并且使自己成功地逃离了战场。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宇宙的法则公正地运作着。它把败北的事实给了能够毅然地接受这个事实的人。至少在这场战役上是这样的。”

事后尤里安自己这样记叙着。他对敌将瓦列怀着敬意。对敌人怀有敬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或许也是一种伪善。拥有这种度量的人比缺乏这种素养的人更当受到赞扬，或许就是对军人的人格评价基准本身即为一种矛盾和伪善的产物的证明。

※※※

二十一时四十分，在确认敌人已经完全撤退了之后，尤里安回到了伊谢尔伦要塞。

“我们可狠狠地踢了皇帝的脚胫一下了！”

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的，只听得爆出一阵欢呼声，一堆镶着白色五棱星的黑色扁帽在半空中飞舞着。伊谢尔伦充满了庆典似的喧闹。这是自杨威利死后，民主共和势力第一次在军事上打垮了帝国军。帝国军死亡的人数大概有四十万之多。这是一次量方面小小的胜利。四十万的死亡数目对整个情势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面对胜利女神的微笑，尤里安无法回以天真的笑容。在战术上，他确实获得了胜利，或许在政治方面也有其一定的效果吧？这一次的胜利可以让旧同盟的共和主义者知道伊谢尔伦的存在。巴格达胥和波利斯·高尼夫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宣传的工作。

然而，在战略上又如何呢？弱者在战术上的胜利成了强者报复的理由。莱因哈特皇帝是不可能坦然接受败北的事实的。他苍冰色的眼睛中一定充满了电光，会立即下令全军出击吧？尤里安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就像杨以前所等待的一样。然而，杨握在手中的不败传说是否也能在尤里安的身上重现呢？一次胜利使人们要求胜者不断地胜。这是人们对他的一种永不停止的贪欲，一直到他死为止。

“尤里安，你在想什么？”

卡琳摇晃着她那淡红茶色的头发望着年轻人褐色的眼睛。尤里安觉察到自己微微慌乱的情绪。这不是他第一次和先寇布的女儿见面，但是，每一次会面总让他在感情上有更新鲜的刺激感。

“我是在想这一次算是胜了，但是，今后又该怎么走？想来还真累人哪！”

“算了，输了就算了。现在既然赢了，我们就继续打呀！下一次就直捣皇帝的心脏吧！”

姑且不论卡琳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少女似乎成了尤里安精神上的活化剂。尤里安微笑着点点头，转动他的视线找寻某个人的身影。卡琳以会意的表情回答了年轻的疑问。

“菲列特利加小姐去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杨提督了。待会儿好就会回来为你庆贺的。”

卡琳的父亲先寇布在别的地方和亚典波罗、波布兰等人把酒庆贺。

“先寇布中将，这次几乎没有你出头的机会，真是遗憾哪！”

“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表演赛本来就该由二流演员上场就行了。真正的名角是要在皇帝面前演出的。”

“御前表演？”

“当然。就是夺回行星海尼森之战哪！而且这场仗为期不远了。”

看着先寇布大言不惭的表情，亚典波罗和波布兰一起干了杯淡啤酒，异口同声地喃喃说道：“我一定也要参加演出！”

# 第三章 宇宙结构

【1】

“皇帝其为人也，好战！”

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这种评语，不管是在当时或后世都被认为是一项正确的评论。莱因哈特本身的一言一行也常常给予这个批语肯定的回应。因此也有的历史学者严苛地评道“如果在军国主义的表面镀上一层金，就形成了莱因哈特皇帝的影像”。

然而，为求公平起见，人们似乎也有必要确认莱因哈特所处的历史背景。高登巴姆王朝是一个把不公正的掠夺组织化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几个明君企图挽回混乱的施政，但是，沉沦已久的腐败和衰弱已经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尽头只有崩坏一途。

虽然众多的历史学家持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如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样具有伟大个性的人物出现的话，银河帝国将分裂成以有力贵族为核心的几个小王国，群众运动也会不断发生而导致再分裂，终至不可收拾的动乱状态吧？或许再统一之日将更遥远，而孤立的各个行星的文明也将退化。只有莱因哈特可以防止这种情形发生，而旧体制长达五世纪所蓄积的污泥也只有靠武力才能一扫而空。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二月，原本一个人的莱因哈特成了希尔德的丈夫，成了在希尔德肚内等待诞生的胎儿的父亲。对这件事他虽然有所自觉，但是，在认识和实际感受这间似乎还隔着一条笼罩着浓雾的大河。

对皇妃而言，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丈夫，面对着希尔德时，他仍然把她当成可以信赖的幕僚总监，只是一味地谈论着与政治军事相关的事宜。对莱因哈特而言，这些事情跟谈论整个人生是一样的。

“这次竟然是由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先出手？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哪。”

莱因哈特把他心中的话说了出来。去年，当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民主共和势力拒绝和罗严塔尔元帅推托合作时，他本以为再也没有机

会和他们作战了。

穿着孕妇装的希尔德脸上浮现了像是要抚慰皇帝的霸气似的微笑。

“陛下，不妨先派外交使节到他们那边去。我觉得目前这个时候并不需要急着解决这边的事。”

“皇妃所言甚是，可是，床边有一只蚊子飞来飞去总是无法安眠的。战争是共和主义者们的希望，我们不该完成他们的愿望吗？”

莱因哈特在“冬馆”的起居间里对着希尔德说着应该在大本营说的话。并不是他欠缺私人情感，但是，这种表现却又显得不近情理。然而，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莱因哈特。希尔德也不知道如何去扮演皇妃的角色。这真是一对世间少有的美貌、聪明而不得要领的夫妻。

※※※

对银河帝国的最高干部来说，瓦列的败北正意味着他们的出征。他们预期皇帝将会亲征，一伙人遂集结在大本营的一室。这些人是米达麦亚、缪拉、毕典菲尔特、克斯拉、梅克林格、艾杰纳等六人。

“这样的用兵方式——如果是出自革命军司令官的手法，那还真不可轻视呢！”

看着记录在光碟上的战斗影像，毕典菲尔特不禁感叹着，米达麦亚轻轻地摇了摇头。

“或许有这个可能，可是依我来看，这种侧面攻击的老练度应该是出自梅尔卡兹提督之手。”

“是吗？梅尔卡兹还在啊？”

“小心点啊，毕典菲尔特。他可是个连已故的杨威利都以上宾之礼待之的老练用兵家呀！”

“可是，如果梅尔卡兹也在皇帝身边的话，现在他也可以位居帝国军的重臣，并得到他想要的地位和名誉啊！他可是选错对象了。”

“或许吧！”

米达麦亚松开了交抱着的双臂，搔了搔了他蜂蜜色的头发。

“如果所有的有能者都是同伴的话，那么战斗本身就太没意义了。更何况失去了杨威利之后，宇宙是太寂寥了。知道梅尔卡兹还健在，我反倒感到欣慰。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

“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这真是无可救药的心性啊！”

被任命为大本营幕僚总监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苦笑着，缪拉和克斯拉也跟着笑起来。艾杰纳脸上肌肉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用他的指尖敲打着桌面。毕典菲尔特像是带着一半理解一半嘲讽似的，喃喃地“哼”了一声。

“可是，尽管瓦列已经做了最完善的处理，帝国本土的残留部队却显得有些狼狈。总不能这样放着不管吧。”

身为帝国军实战部队第一人的“疾风之狼”断不能坐视此事不管。元帅及一级上将级的指挥官和上将级的指挥官之间好歹也有等级的差别。在年轻一辈的上将中，最受瞩目的格利鲁帕尔兹背离了僚友的期待和自己的抱负死了。特奈杰则在巴米利恩会战失败后被调闲职，没什么耀眼的精采演出。而拜耶尔蓝则有待累积经验、拓展视野、培养见识。在这些人成大器之前，元帅及一级上将有必要巩固第一线。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未疲于战斗，甚至可以说战斗反倒磨尖了他们的锐气。

同时，为了强化帝国本土的军力，米达麦亚也想把“三元帅之城堡”的军事据点建设于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本土一侧之入口。而他也觉得自己可以负责该建设工作。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莱因哈特皇帝和其麾下的提督一样四处巡游于宇宙。他们真的是在星海之间来回奔驰。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将以史上远征距离最长的军部司令官的身分永垂千古。”

渥佛根·米达麦亚并不知道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的评语。在这一年迎接个人三十三岁生涯的他，还很年轻、骠悍，尚没有专心于文书工作的意念。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很能让他的才干和志向充分发挥，所以，对于玛林道夫伯爵想把国务尚书一职让给他一事，除了深表谢意之外，他也备感困惑。如果密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推荐他做为皇帝最机要的辅佐人员。就因为他个人没有这种私心，所以才会被玛林道夫伯爵推荐为继任者。

※※※

二月十八日，莱因哈特皇帝在大本营表明了亲征海尼森的意思。

然而，这个亲征计划当时立刻就被搁置下来了。原因出在皇帝的健康问题上。二月十九日，莱因哈特出现了进入这一年之后的第一次高烧，但是，这一次的热度却是前所未有的记录，所以御医团们都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二十日，高烧退了，皇帝喝着皇妃喂的加了蜂蜜的苹果汁。

【Ⅱ】

“要不要请姐姐过来，陛下？”

希尔德皇妃在二十二日黄昏时这样问躺在病床上的莱因哈特。莱因哈特轻轻地摇着头。他白晰的脸颊上泛着红晕，那并不是健康的血色，而是发烧后的症状。

“不，只要皇妃在身旁就可以了，不需要姐姐特地跑这一趟。”

这段话固然让希尔德感到高兴，但是因为这证明了他的意识已经恢复，所以希尔德无法遵照他的意思来做。

“我还是去请她过来好了，既然她已经在费沙了。”

希尔德边灵他拭去额上渗出的汗水一边说着，病人微微地笑。

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还停留在新首都费沙。这是因为顾虑到旧同盟领地的混乱情形，尤其是交通、通讯方面可能会波及到帝国。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任何人都看得出莱因哈特希望姐姐能永远留在费沙。

在知道莱因哈特发烧的事情之后，安妮罗杰曾一度来冬馆拜访，但是，她并没有去看弟弟，她在安慰、鼓励希尔德之后便回去了。二十二日夜晚，皇妃的使者又来拜访她，第二天二十三日，安妮罗杰才来到病床前和莱因哈特见面。希尔德离开座位，他们姐弟俩大概独处三十分钟左右。

离开病房的安妮罗杰在希尔德专用的小沙龙里和弟媳面对面坐在桌前，她诚挚地对希尔德说道：“希尔格尔皇妃，皇帝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请你不要离开他，也请你不要丢下他不管。”

“安妮罗杰小姐……”

“我很感谢你的用心，可是，弟弟已经不再是我的了。”她脸上的微笑就像在风中摇逸的阳光一样。“或许你认为三年半前我丢下弟弟不

管。”

安妮罗杰的表情和声音都显得极为平静。一般人一定不知道平静的深渊其实远比激流要来得深。

“怎么会，安妮罗杰小姐……”

“不，你一定会这么想的。我当然知道弟弟需要安慰。可是，同时也也了解其他的事情。”

当时还是上将的巴尔·冯·奥贝斯坦把吉尔菲艾斯的死讯告诉她时，安妮罗杰的意识就被放逐到幽暗的水底深处。十五岁时，她在尚不知爱情为何物时被纳入佛瑞德李希四世皇帝的后宫。从此以后，她就守护着弟弟和挚友在高空飞翔，偶尔伸出援助之手拉他们一把，这就成了她生存的意义所在。而在经过了一年的岁月之后，一切都在这里做了归结。

光在风中摇逸着，照耀着构成历史的人物。安妮罗杰一直守护着不断长高，脸蛋的秀丽和气质的敏锐一天天增加的弟弟，以及分担着随这种尖锐和猛烈行为的经发少年。安妮罗杰感觉到少年苍冰色的眼神由憧憬变为深沉，再变为认真。少年不可能永远是少年。面对这个事实，她的心中有着猜疑和畏惧。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当她知道吉尔菲艾斯已经永远不会有老去的那一天为止。从此以后，光有贵族之名，在和特权的荣华无缘的社会一隅过着平淡生活的帝国骑士缪杰家，就成了众人所知的掌握人类历史的霸者的娘家。弟弟的才华堪称展现到了极致。而这是安妮罗杰所希望的吗？她的愿望能实现吗？

安妮罗杰握着希尔德双手。她把她所了解的事情告诉弟妹。

“希尔德，你能了解吗？弟弟和我共有着过去的岁月，可是，弟弟的未来是和你共同拥有的。不，是和你们共有……”

希尔德知道安妮罗杰的意思，她不禁羞红了脸。复数形的第二人称是指年轻的母亲和肚子里面的孩子。而有一件事是希尔德不得不去想到的。那就是皇帝的美丽姐姐以前不曾养育过自己的孩子，未来也不可能会有，这是一件既定的事实。

※※※

亲征的事虽然暂停了，可是，新领土上折混乱和对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处置却不能放着不管。二月二十五日，莱因哈特命令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全权代表皇帝前往行星海尼森处理当地的秩序破坏行为一事。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在军官同僚间对参谋方面的名声很高，但是，担任实战指挥官的经验和声望却略嫌不足。至少那些实战指挥官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当然，在奥贝斯坦元帅的麾下也配属有实战指挥官。到底是谁就任该职务，第二天二十六日就发表了让诸将领无法气定神闲的人事命令。

“为什么我得在战场上接受奥贝斯坦的指挥？我愿为自己的失败负责，可是，我可不想连他失败的责任都担起来。他既然是生存在军务省的文书桌前，最好死了死在办公桌前。”

在人事配置之后经常这样大声抗议自己境遇不幸的就是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而和他有着相同的命运，却只是微微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接受任务的是奈特哈特·缪拉。于是，奥贝斯坦元帅就率领着两名一级上将和有着三万艘舰艇的庞大舰队朝行星海尼森前进了。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令人不愉快的人事任命产生了。好人为什么总是早死呢？”

满腹怒气的毕典菲尔特不禁说出了这段令人感伤的话。日后这些话一人觉得带有非常预言性的性格。

渥佛根·米达麦亚在行星费沙和“影之城”周边宙域之间来回穿梭，专心于军务上，而当他听到“二月末人事任命”时，对麾下的拜耶尔蓝上次这样说道：

“让奥贝斯坦去新领土？是这样吗？既然是敕令，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他甚至也没有说“最好是不要再回来了”之类的话。他在对新领土的住民深表同情之后问部下是谁辅佐缺乏实战指挥经验的军务尚书？知道是毕典菲尔特和缪拉两名一级上将负起这部分的任务时，“疾风之狼”抓了抓他那杂乱的蜂蜜色头发，对着拜耶尔蓝耸耸肩说道：“唔，那么到底谁才是最可怜的任务执行者啊？”

“这可难说了，指挥毕典菲尔特提督的军务尚书也不会有多好过的。”

年轻的拜耶尔蓝并不是那种爱毁谤人的青年，然而在这个时候，他话语中却也饱含着酸味。不管怎么说，帝国军八名元帅和一级上将所组成的最高干部当中，留在新帝都费沙的就剩下米达麦亚、艾杰纳、梅克林格和克斯拉四个。刚好有一半的人集结在海尼森。姑且不谈军务尚书，米达麦亚深深期望着还能够再见到其他三人——缪拉、毕典菲尔特和瓦列他们。

【Ⅲ】

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二月。

历史形成了巨大的高速车轮纵断宇宙，看似要辗杀不幸从罡掉落下来的人们似的。

根据天生喜好做嘲讽性观察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各行星的自治能力从没有像自由行星同盟的施政结束，新银河帝国的新领土总督府被解体之后的这个时期一样受到考验。然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办法完全体认到这件事。人们只能在激流中拚命地挣扎以逃过溺死的命运。如果要借有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语气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好在明天就死，今天必须活下来。”

在这样的状况下，海尼森的市民们的价值观理所当然会产生混乱，而他们几达疯狂的情况在那个月的下旬出现了。

伊谢尔伦军打败帝国军的情报冲破了帝国军的管制网，传到海尼森市民们的耳中，情况就像油田失火一般立刻蔓延开来，欢呼声在各地引爆起来。

“自由和民主共和政治和杨威利万岁！”

如果已逝去的人听到了这些话一定会紧闭着嘴巴耸耸肩吧？可是海尼森的市民们却是很真诚地发自内心的。杨威利在他那三分之一世纪不很长的生涯中所确立的“不败的名将”的事实，在他死后由传说一变而为神话，急速地产生了结晶作用，据推断，当时借“杨威利”之名成立的地下反抗组织至少也有四十个以上。由于这样的情况产生，从伊谢尔伦回廊撤退的瓦列提督为了避免和兴奋不已的市民们产生冲突，遂在干达乐巴星系停留，静待从费沙来的派遣部队的到来。

※※※

伊谢尔伦要塞已经从一时的胜利气氛中醒过来了。他们的境遇使得他们不能永远沉溺于局部的战斗结果当中。莱因哈特皇帝苍冰色的眼眸中一定已经燃烧着灼热的光芒射向伊谢尔伦了。

然而，伊谢尔伦一向的传统是在身处困境时依然能从鼻子中哼出快乐的歌。

卡琳，亦即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下士某一天被菲列特利加·G·杨叫住。

“卡琳，恭喜你了。我不是指战果，是指能生还这件事。”

“谢谢，菲列特利加小姐。”

道完了谢，卡琳观察着杨的未亡人的表情。这一年，菲列特利加二十七岁，刚好大卡琳十岁。她二十二岁时当上杨的副官，二十五岁时和杨结婚，二十六岁时和丈夫永别。光从表面的事实看来，她是一个不幸的未亡人。然而，卡琳却知道，同情她就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卡琳之所以支持菲列特利加是希望能带给她幸福，而不是为了补偿她的不幸。

“不过，我十七岁的时候还只是个军官学校的低年级生，一心一意只在学习。没有跟你一样的实战经验，那时的我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啊，跟你比起来的话……”

“我也还是个孩子啊！我自己很清楚。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我会很生气，可是，我自己比谁都清楚。”

卡琳的脸颊染上了红晕。她想，如果自己对别人也能像对菲列特利加一样坦率就好了。在初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她从没有想过这种事。心境上的变化是因为成长呢？还是因为妥协呢？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

另一方面，对菲列特利加不把丈夫的遗体葬于宇宙而一直收藏于冷冻密封舱一事，卡介伦夫人对丈夫说道：“菲列特利加小姐是想把杨的遗体埋在海尼森哩。”

在自宅的起居间，她一面把小女儿放在丈夫的膝盖上，一面这样说。大女儿莎洛特·菲莉丝在图书室兼谈话室中安静地看着书。

“海尼森？”

“她一定是在想，伊谢尔伦是杨生活、睡觉的地方，却不是他长眠的地方。这真是太牵强了。”

“这个嘛，她的心情我是了解，不过，要把杨埋葬在海尼森，这件事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谁都不晓得啊！”

“是吗？”

“……喂，欧坦丝，你可不要再做什么预言了！”

卡介伦的声音穿上了防卫的胃胃。从过去的经验中，他对夫人的预言能力有着无比的警戒心。

“预言是什么？爸爸。”

“唔，预言嘛……”

旧同盟军最高级的军事官僚正不知如何向女儿说明时，妻子便开口这样教女儿。

“譬如像这样。当你长大时，佻就对男人说，我知道‘那件事’哦！他们一定会被你吓一大跳的。这就是母亲的预言。”

“喂！你……喂！你……”

卡介伦这样向夫人抗议，但是，他的声音中却欠缺强制力。夫人带着能干的家庭经营者的表情走近椅子。

“今天的晚餐是起司加上大蒜面包和洋葱沙拉，你要啤酒还是葡萄酒？”

回答葡萄酒好之后，卡介伦家的户长把女儿抱在膝上陷入了沉思。夫人的一段话让他有了一些的感触。

伊谢尔伦确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要塞都市，但是，是不是适合维持孤立而长久的政治体制呢？第一，人口构成的男女比率欠缺平衡，这是个事实。而既然伊谢尔伦位于联系帝国本土和旧同盟领土间的回廊中心，光这一点就让他们必须有高度的期待和警戒心了。就如杨威利生前说的一样，太过依赖伊谢尔伦一定会把共和政府和革命军的脖子陷在枷锁之中。尤里安要如何突破这个瓶颈呢？此时，一阵阵起司的香味弥漫在一时还不容易做出结论的卡介伦的鼻尖。

※※※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以镇压动乱的负责人的身份由费沙被派到海尼森。经由海尼森地下管道送出的这项情报抒情股寒风吹进了伊谢尔伦的送气管中。

“奥贝斯坦元帅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军官，擅于权谋。既然他来了，就不会以单纯的方式来解决事情。他到底会使用什么手段实在叫人费疑猜。”

没有人反对先寇布的意见。

“帝国印玺，绝对零度的剃刀”是先寇布对奥贝斯坦的评语。当然，先寇布尚未和奥贝斯坦面对面接触过。然而——

“这让我想起，当我小时候在帝国和母亲在街上走的时候，因为觉察到迎面走来一个有着一双阴郁眼神的小鬼而让我不由得伸舌头惊叹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或许那个家伙就是奥贝斯坦哪！如果那个时候用石头砸他就好了！”

先寇布一只手上拿着威士忌酒杯说道，凯斯帕·林兹上校一边在手上的写生薄上画着东西，一边这样回道：“是啊，或许对方了有相同的感想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呀，当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帝国的人了。”

原本希望成为画家的青年军官给了一个不成答案的答案。

而成长后的奥贝斯坦又对着伊谢尔伦一党投下了什么样的石头呢？

单从战略上的必然性来思考的话，帝国军倒未必需要拘泥于确保住行星海尼森。他们可以把海尼森让给敌人之后，再以压倒性的战力夺回来就可以了。海尼森并不像伊谢尔伦是个强大的军事据点，而四周也没有什么危险的宇宙区域包围着。再加上伊谢尔伦革命军原本就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同时确保伊谢尔伦要塞和行星海尼森。

如果奥贝斯坦元帅想放弃海尼森的话，尤里安又该如何应对呢？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海尼森的住民们一定会狂喜不已而积极地呼叫伊谢尔伦革命军前来吧？如果伊谢尔伦应邀前去，或许就会在非据点的宇宙当中被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帝国军包围歼灭。但是，如果拒绝的话，海尼森就一定会永远处于帝国军的支配下。

尤里安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从地球带回来的，证明地球教和费沙之间关系的记录。

那是一个关系着把人类的历史倒推回去的想法的记录。看完该记录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表情是乐观而充满生气的。连先寇布、波布兰和亚典波罗都像是把刚刚喝下肚的毒酒吐出来似的表情。他们原本应该都有着钢铁制的神经和强化陶瓷的胃肠的。

尤里安自己对带回这样的情报一点喜欢的感觉都没有。虽然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地球，潜入地球教团本部所获得的情报。但是，这个情报连杨威利的命都没有办法救回来，不是吗?

知道这项情报难道就意味着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居于银河帝国之上吗？如果从战略上来看的话，伊谢尔伦应该要活用这个情报才对吧？可是，尤里安没有这个自信。如果杨威利还健在的话，一定会把那一片重要的讯息镶嵌进壮丽而绵密的战略构想的拼图中。

“尽管如此，地球上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绊住我的心。我觉得那里有的只是过去而不是未来。至少存在着未来的地方不是地球……”

尤里安这样对自己说着，关上了心门。一种微微的困惑攫住了他。人类的未来真的是在费沙吗？当然，那绝不是原来的费沙自治领地，而是新银河帝国首都的费沙。总之一句话，人类的未来是寄托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他的王朝吗？这是尤里安所无法理解的事情。即使只是迁都费沙一事，莱因哈特就已经是历史的创造者了。可是，如果时代因为一个冠绝古今的人就产生变革的话，那么，人民又算什么呢？难道人民只不过是被英雄守护、拯救，一种无力无为的存在吗？尤里安不喜欢这种想法。就像杨威利不喜欢它一样。

对于费沙和地球教之间所拉起的阴谋之线，尤里安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件事的存在。

“要把这件事告诉莱因哈特皇帝吗？要求他给我们一个行星当作报偿吧。”

亚典波罗曾经这样开玩笑地说道。尤里安把这些话解释成一个玩笑，所以他也只是笑了笑，然而，仔细想想，“一个行星”不是蕴含着某种暗示吗？当然，莱因哈特是不可能以一个行星来交换一个这样的情报的。但是，既然政治，尤其是外交这种事具有交易性质存在，要求高傲的皇帝让步或通融，自己必须得要有相当的筹码在手中才行。

而那不就是靠军事力量获得的一定的胜利吗？这是尤里安此时的想法。

尽管如此——尤里安让自己的思绪奔驰着。尽管如此，那个不仅被八百年怨念所压迫着、同时还利用这个情结让自己的野心和才干明显化的男人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现在又在哪里呢？他是躲在哪个行星的地下深处等待着机会向帝国和皇帝伸出他那双阴谋之爪呢？或许在他的爪上还满布着毒液……

※※※

不只是尤里安，在这个时期，帝国内务省和宪兵本部也都不知道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下落。

身为费沙最后的自治领主的他躲在广大宇宙中的某个房间中。他穿着西服躺在沙发上，额头上浮现着斗大的汗珠，这不是因为房间中的空调设备，而是他本身的健康问题。在桌旁是他的情妇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她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杯看着鲁宾斯基。那是一种不像鉴察也不像观赏的眼神。

“没想到你是那么容易感伤的女人哪！”

鲁宾斯基说的是多米妮克对那个叫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人所抱持的好感。多米妮克为爱尔芙莉德和她所生的婴儿叫来了医生；为了使她和让她怀孕生子的男从会面，多米妮克用自己的商船把她送到行星海尼森去。

“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

“某个地方吧！”

多米妮克冷淡地用手指头摩搓着杯子的边缘。澄澈的音波传送到鲁宾斯基的耳中。多米妮克改变了话题。

“我知道你为什么焦躁。你对自己的健康没有自信。所以呀，你让部分的物资流通和通讯产生混乱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她是在嘲讽鲁宾斯基消掉费沙航路局的资料的工作终归失败一事。

“有时候不一定要有王牌才能决胜负？今天就是时候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

“你真的显得很衰弱呢！你原不是会说出这种陈腐台词的人，现在表现力却这么贫乏。以前你可以说出更有力的话的。”

在辛辣的语气中或许还含有些许片断的怜悯。到现在这种情况，鲁宾斯基和她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纷争不断地又绵密难分的关系。已经有多少年了？多米妮克试着去追溯记忆的丝线。当她遇见他时，两人都还年轻，野心比实力还大。他们没有回顾过去的余裕。鲁宾斯基只不过是费沙自治领主府的一个书记官，多米妮克只会唱歌和跳舞，但是两人却都想爬上社会的最上层。

鲁宾斯基突然而来的话声使她关上了回想的大门。

“你打算像出卖鲁伯特一样地出卖我吗？”

多米妮克轻轻地蹙起眉头看着情夫。她那清澈的视线视线在曾经与自己在身心两方面都结合在一起的男人身上游移着。结果，她所能确认的是横跨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而且在一瞬间扩大了的裂痕的存在。

“鲁伯特是正面和敌人作战死的。而你又怎样呢？你想和莱因哈特正面作战吗？”

多米妮克问道。当然是对着站在裂痕对岸的男人残影问的。

“你死后，到底你面对莱因哈特时是作战的呢？还是提脚逃跑的呢？这些都是由他人决定的，而你对这些事一点抗议的余力都没有。”

对面的人没有回答。

【Ⅳ】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

刚踏上行星海尼森的地表的那个时候，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的脸上并没有浮现出足以显示他充满感慨的心理成分之表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军务尚书同行而踏上海尼森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他背后极尽忿恨地如此发泄着。

“死一点都不可怕。可是要扯上奥贝斯坦的话，那就抱歉了。如果我和他一起上天，我一定会把他从王尔古雷（译注）的车上扛下去。”

译注：王尔古雷（WALKURE）是天神奥丁的女武神，将战场上死去的英雄们带回奥丁的神殿。

幕僚欧根少将责备他声音太大了，橘色头发的猛将耸起了他的眼睛和眉毛。

“毕典菲尔特家代代有家训，那就是夸奖别人的时候声音要大，要说别人坏话时，声音更要大。我只是遵守家训而已。”

说完这些话，毕典菲尔特连续打了两个喷嚏。海尼森的季节像是倒退了三个礼拜之多，笼罩在一片寒气当中。

军务尚书漠然地听着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的恶意批评，接受民政长官艾尔斯亥玛的欢迎，走向已故的罗严塔尔元帅所使用的总督府。毕典菲尔特和缪拉各自在中央宇宙港附近的旅馆中设置了司令部，专心地做起舰队及兵员的配置工作，没有和军务尚书同行。和奥贝斯坦同行的只有军务省官房长官菲尔纳少将和秘书休鲁兹中校、护卫队长威斯法尔中校等数名人员而已。

对于毕典菲尔特和缪拉没有和其同行一事，虽然他们都有正当的理由，但是，他们没有排除万难以争取和军务尚书同行的积极意念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奥贝斯坦也没有刻意要求两位提督同行，他急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需要两位提督的作战指挥能力之类的事，他反倒是需要像还在狱中的海德里希·朗古之类的才能。

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海尼森就出现了急速而激烈的变化。直属军务尚书的陆战部队出动，开始强行带走海尼森的“危险人物”。

以前担任同盟政府人力资源委员长一职的荷旺·路易，原为第一舰队的司令官的派特中将、曾任杨威利元帅司令部的参谋长要职的姆莱中将以及其他一共超过五千名的人员一举被收押。大凡曾在自由行星同盟担任重要公职的人都成了待罪之身，于是，这次的事件就被称为“奥贝斯坦大割草”。

听到这个消息的毕典菲尔特对缪拉问道：“军务尚书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搞不懂，你懂吗？”

“不，我不懂。”

“依我的想法倒不如让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尽情发表他们想说的话，反正他们的话连百分之一都实行不了。”

缪拉点点头，砂色的瞳孔中飘浮着深思的表情。

“如果把政治犯和思想犯关进牢里，收容一般的刑事犯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样一来反而会有破坏这个行星的治安之虞。”

缪拉和毕典菲尔特对于军务尚书以高压维持治安的手段都颇不以为然，但是他们既没有权限提出异议，再之，他们的任务在于攻陷伊谢尔伦，所以只有埋头于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段期间，在干达尔巴星系重编军队的瓦列一级上将也在获得许可之后到达了海尼森，帝国军的阵容于是达到了四万艘。补给体制也几乎完全整备妥当，在几天之中，征讨伊谢尔伦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因为这个缘故，到三月底为止，军务尚书和三个舰队司令官虽然在同一个行星上，但是谁都没有空彼此会面，大家都各忙各的。而在四月一日上午，三个提督联袂拜访了军务尚书。

※※※

“我们有事请教。”

毕典菲尔特大声地道出来意。奥贝斯坦因为在处理文件，让他们等了有四十分钟之久。

“说吧！毕典菲尔特提督。不过，请你简短的、理论性地提问题。”

等了漫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得到这样的答案，毕典菲尔特不禁勃然大怒，但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控制了自己，咬牙切齿地挤出了声音。

“那么，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根据我军内外部所流传的谣言，军务尚书之所以收押大量的政治犯、思想犯，是要把他们当人质，强迫伊谢尔伦军投降。我不相信战力远超过对方的我军需要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但是，现在，我希望从军务尚书口中证实这件事。如何？”

奥贝斯坦很冷静。

“因为传言而受到他人批评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么，传闻不实了？”

“我没有这样说。”

“这么说，你是真的要拿人质的生命当盾牌，逼迫伊谢尔伦献城了？”

瓦列呻吟说道。他的脸色和毕典菲尔特完全不同，呈现出一阵青一阵白，保持沉默的缪拉也以情绪恶劣的表情凝视着奥贝斯坦。正待毕典菲尔特要再度开口的时候，军务尚书抢在他前头先说话了。

“这个时候，军事浪漫主义者的血腥梦想是无益的。我相信与其要伤害一百万个将兵的生命，不如把不到一万个的政治犯做为不流血献城的条件反倒来得有利些。”

毕典菲尔特可不这么认为。

“常胜不败的帝国军的名誉又怎么样？”

“名誉？”

“就像伊谢尔伦，光是我的舰队就足以攻下它，更何况还是缪拉和瓦列，一共有四万艘舰艇。就算不用那种方式，我们也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可以拿下伊谢尔伦！”

奥贝斯坦冷漠的语气几乎使毕典菲尔特要爆发了。像冬天寒冷的霜气般的视线从有名的义眼中射向三个提督。

“没有实绩者的夸大言词是不能拿来做为战略的基础的，现在已经不是光靠武力就可以解决事情的阶段了。”

“没有实绩！”

毕典菲尔特的脸像是反射着头发颜色般的鲜红。他无视于僚友的制止，往前迈出一大步。

“我们可是跟在莱因哈特皇帝的身边，来往于战场上，为陛下把每一个强敌都歼灭的军人啊！你凭什么说我们没什么实绩？”

“我很清楚你们的实绩。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一共让杨威利一个人喝了几次胜利的美酒呢？不只是我，连敌军也……”

奥贝斯坦没有机会把话说完。“畜牲！”大声怒吼着的毕典菲尔特重重地踏在地板上，扑向军务尚书。在室内的人们只听到好几声叫声，眼前只见人影晃动。一级上将压在元帅身上，揪着他的衣领，这个前代前所未见的光景在数秒钟内就结束了。缪拉瓦列两人从背后架住毕典菲尔特勇壮的身躯，把他拖离奥贝斯坦的身体。军务尚书以如同机械上的金属般的平静态度站了起来，用一只手拂去附着在黑色和银色制服上的灰尘。

“缪拉提督。”

“是……”

“毕典菲尔特提督在拘禁期间，黑色枪骑兵的指挥监督工作就交给你负责。可以吗？”

“是的，军务尚书。”

缪拉的声音中含着已经快要濒临临界的激动。

“下官是没问题，可是，黑色枪骑兵的官兵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司令官就只有毕典菲尔特提督一人。”

“这不像是缪拉提督该有的见识啊！黑色枪骑兵是帝国的一支部队。不是毕典菲尔特提督的私人部队。”

穷于反驳的缪拉又看着尚在气头上，不停地喘息着的毕典菲尔特和抓着他手腕的瓦列。

“军务尚书似乎很有自信，不过，以人质为盾牌要敌人献城的手段是不是已向皇帝报告过了呢？皇帝派我们率领舰队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不是很明显就是要跟敌人面对面作战吗？”

“皇帝的这种骄矜产生了让数百万个将兵在伊谢尔伦化成白骨的后果。”

“……”

“如果前年当杨威利逃离海尼森占据伊谢尔伦时就使用这个方法，就不用损失数百万条人命了。帝国军不是皇帝的个人部队，为了皇帝个人的自负而让官兵们毫无意义地牺牲，这是根据哪一条律法？这样一来，罗严克拉姆王朝跟高登巴姆王朝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奥贝斯坦闭上嘴巴，室内笼罩在一片像铅一般沉重的沉默当中。一向以豪勇著称的提督们也被军务尚书痛责皇帝的言语给震慑住了，没有人提得出反驳，众只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官房长菲尔纳少将紧张地观察着这段叩人心弦的默剧，在胸中自言自语着。军务尚书的主张固然正确，但是，就因为太正确了才招来众人的憎恶。

奥贝斯坦的义眼中反射着站在眼前的三个提督的身影。

“我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指挥你们，这是敕令，如果有任何异议，你们应该去跟皇帝反应。”

这个立论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有人要把它解释成狐假虎威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奥贝斯坦也无意在无益的议论上花费时间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刚才他还那么痛切地批评皇帝，现在却又藉着皇帝之名来增强自己的立场。这种行为不是很卑鄙吗？不只是毕典菲尔特这么想，瓦列也有同感。连缪拉也无法完全释怀。然而，军务尚书把他们的想法都扼杀了。

“事情结束了，三位请退下。菲尔纳少将！”

于是，行星海尼森的状况便朝着尤里安等人想都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 第四章 流血通往和平

【1】

莱因哈特是在四月四时时知道了在行星海尼森上，帝国军军务尚书和三名一级上将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很恰巧的，这一天刚好是去年死去的杨威利元帅的三十四岁生日，当然，帝国并没有指定这一天为国定假日。莱因哈特本身则在三月十四日迎接二十五岁的生涯。皇帝的生日对帝国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庆典，军队中的官兵都获得了休假和慰劳金。因为考虑到皇帝的身体状况，所以，园游会中止办理，但是，皇帝的姐姐安妮罗杰仍然送来了画着蔷提树、香罗兰和银杏的名画家的油彩画。这些植物都象征着夫妻之爱、爱情羁绊和长寿。可以说是安妮罗杰对弟弟和弟媳的一种祝福。

过完了生日，莱因哈特的健康看起来也恢复了的时候，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报告送回来。在冬馆的寝室内，希尔德从覆有床盖的床上爬了起来，莱因哈特坐在床边。

“皇妃，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结果，这对男女之间谈论政战两方面的话题比甜蜜的私语要来得多。大本营和住家虽然是分开的，但是，这只是地理上的分隔，事实上，连冬馆的寝室也变成大本营的一部分了。

“我想先听听陛下的想法。”

“赋予奥贝斯坦权限的是朕，朕也有责任。可是，朕却没想到他会使出那种手段。”

莱因哈特当然有怒气，但是，被军务尚书强硬提出的问题性却稍稍冷却了年轻皇帝的怒气。被人当面质问自己是否为了满足个人的感情而让数百万人流血，连莱因哈特也不禁要为之心虚了。军务尚书不愧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这是否也是莱因哈特误用人事的几个例子外的又一个呢？希尔德微微有这样的想法。仔细想来，莱因哈特不应该不知道奥贝斯坦和毕典菲尔特的个性原本就合不来。依照莱因哈特的想法，既然是国事，大家就应该抑制私人的感情才对。

“可是，朕好象错了。奥贝斯坦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公职的责任为优先，而他的表现方法却常遭到他人的憎恶。”

奥贝斯坦是一贴重药，可以治愈患部，同时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希尔德想起这一段评语。说这句话的是米达麦亚元帅呢？还是已故的罗严塔尔元帅？

“要把军务尚书召回费沙吗？陛下？”

“唔，或许这样比较好。”

这种稍稍欠缺果断性的反应不像是莱因哈特该有的。希尔德了解年轻霸主的心思。对新婚而且在怀孕中的妻子的顾虑使得他犹豫了。

“陛下，您想自己到海尼森去吗？”

希尔德的洞察真是一发中的，莱因哈特不禁红了脸颊。

“什么事都瞒不过皇妃啊！你说的没错，或许只有朕能解决吧？可是，虽然朕亲自出马，但是并不是想洗刷拿人质逼敌人献城的不名誉名声……”

如果说莱因哈特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是“军事浪漫主义”的结晶的话，没有染上这种色彩的军部高级官员大概只有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吧？在一个集团里面，存在着具有不同思考方法的人是必要的。否则这个集团就有化为一言堂或者妄信集团之虞了。奥贝斯坦的存在固然重要，但是，以希尔德的观点来看，她宁愿像杨威利那样的人物来担任这个职务。而现在，希尔德必须减轻莱因哈特所感受到的心理负担。

“如果不说献城而是交涉的话，事情会不会比较好处理一些？陛下。”

“交涉？”

“嗯，陛下去年不是也想跟杨威利交涉吗？现在就让它实现如何？不要把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他们的首脑们当成罪人而迎之以客礼的话，是不是可行呢？”

希尔德只是提出妥协性的提案，然而，对莱因哈特而言却是很容易接受的意见。先行交涉就可以释放政治犯，倘若交涉不成，再重新开启战端就可以了。由奥贝斯坦强行铺设的轨道应该由皇帝去把它修正过来吧？

“皇妃，朕从来没有喜欢过奥贝斯坦。然而，回顾以前，朕似乎常常采用他的进言。因为那个男人主张的论调常常正确的让人没有反驳余地。”

莱因哈特的说词在希尔德的脑海里结成了一个影像。一个只把正确的论调雕刻在永久冻土上的石板，即使知道其正确性，可是就没有人愿意去迫近它。或许在经过几世纪之后，后代的人们会客观地，从某方面来说也就是不负责任地给与一些称赞吧。

“那个男人或许在朕违背王朝的利益时会毫不犹豫地把朕废掉呢！”

“陛下！”

“开玩笑啦！皇妃，你认真的表情好美啊！”

希尔德可不认为这完全是开玩笑。莱因哈特岂止不懂得开玩笑？他连客套话也不擅长说，这是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想改变的事。

希尔德不得不为莱因哈特的健康感到忧虑。因为，连一个小小的生日园游会都为他的健康问题而停止举办了，何况数千光年的恒星间的航行？那一定不是莱因哈特，至少不是他肉体所能承受的负担。

以前，希尔德的堂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就对莱因哈特，应该说是对他一身所象征的优雅美感和华丽生命力的结合有着强烈的嫉妒。那造成了邱梅尔男爵自我毁灭的结果，然而，如果邱梅尔男爵现在还活着的话，年着常常发高烧而卧病在床的莱因哈特时他会怎么想呢？如果光是肉体方面的问题还好，如果莱因哈特的精神受到肉体衰弱的影响而减少了霸气和活力的话，一定会遭到死者的冷笑吧？

事情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青年的人生一定会失去不少光芒吧？希尔德害怕这样。如果把它拿来对莱因哈特将不再像是莱因哈特这件事的恐惧相比较的话，希尔德对长途放行的挂念根本不足论道。如果希尔德只是一个幕僚总监，相信莱因哈特会立刻率领着大舰队朝海尼森前去吧？希尔德是莱因哈特的妻子，她自觉到这件事本身就对年轻的霸主产生了一个约束力。

“请您出发吧！除非是陛下，否则没有人有办法抑制住军务尚书，也没有人有办法消除诸将的对立。只希望您早日归来。”

“……对不起，皇妃。”

这句话看似没什么个性，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不单纯的感情起伏和思绪交错。苍冰色的眼睛中闪着光芒，这正表示着莱因哈特的本性正在活动着。

“就由克斯拉负责留守好了，朕不在的时候可以请皇妃的父亲前来冬馆。”

“是，我就请父亲来。”

“父亲大人的继任者得赶快决定才好，玛林道夫伯爵才五十几岁就想退休，如果朕过了人生的一半是不是也会这样想呢？”

希尔德难以想象莱因哈特成为老人的样子。但是，她以前也难以想象他会当一个父亲，而现在也快实现了。然而，众所周知，莱因哈特最后是当不成老人的。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健在的话——希尔德再次地对故人感到惋惜。代替皇帝莱因哈特坐上远征军总司令官的宝座，或者继玛林道夫之后坐上国务尚书的宝座，至少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毫无异议地由他坐上去吧？

说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建设性的思绪，但是，怀着身孕而不能和皇帝同行使得希尔德有这样的想法。诚实而贤明的红发青年即使在死后也让众人期望他的才干和器量相匹配的表现。

在皇妃的额上亲了一下之后，莱因哈特叫来了近侍艾密尔·齐列要他做外出的准备工作，然后前往大本营。他呼叫米达麦亚元帅，是为了再次告诉大家他要亲征海尼森的事。

坐在床边的希尔德不由得叹了一个小小的气。

她是一个结婚才两个月的新婚妻子，又是一个孕妇。而她的丈夫是宇宙中具有最高权力和名声，在容貌方面也找不到足以与之匹敌的优秀青年。在古代的童话中，这应该是“王子和公证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结局，然而，今天，希尔德却成为一个待产的母亲，养育银河帝国的继任者，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她却必须管理着整个宫廷。

如果就算希尔德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并没有足以和她丈夫匹配的美貌的话，莱因哈特是不是仍然会被她所吸引呢？这个疑问虽然被提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莱因哈特在遇见希尔德以前

虽然曾经有很多和宫廷内外的美女、佳人见面的机会，但是，他却连表示一点兴趣和关心都没有。

“她们的皮肤外表虽然是很美，但是头盖骨里面却都是奶油做成的，我不打算和蛋糕谈恋爱。”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对密友兼心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说道。至少他是不曾被空有美貌的女性所魅惑的。而希尔德是以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卓绝见识让莱因哈特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对希尔德而言，这究竟是一个女性的幸或者不幸，令外人很难去判断。但是，如果说充实感是构成幸福的要素，那么，希尔德的内心是很幸福的。她和莱因哈特的精神介面离得并不远，和莱因哈特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而相异的部分也可以彼此理解和接受。

话再说回来，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是不是莱因哈特皇帝的忠臣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而奇怪的问题。

奥贝斯坦是一个适合担任军务尚书的难得人才，这是一个事实。即使是嫌恶他而避着他的人也不是不承认这一点。换句话说，尽管他有杰出的才干，却几乎没有人喜欢他。他自己本身似乎也不想让他人喜欢。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吧？至少他获得了军务省的官僚们全面性的尊敬和服从。军务省内部完全在规律和勤勉、清洁的支配下，巨大的机构内一点都没有狂乱和迟滞的现象，帝国的军事行政就是这样不断地运作着。另外，根据社会保险局的统计证实，军务省的职员患胃痛的人最多。

而这个奥贝斯坦把行星海尼森上的旧同盟的公职人员都以政治犯的身份加以收押，并且想以他们的生命逼迫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不流血献城。如果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和伊谢尔伦正面起冲突而进入战斗状态虽然也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也会丧失以百万为单位计算的人命吧？如果奥贝斯坦的计划付诸实行，至少帝国军的人命可以保住。许多的家庭可以不用失去丈夫或父亲。这应该是一件受大家欢迎的事情。

然而，为什么听到这件事的人想到的不是尊重人命，而是强烈的卑劣感、丑陋性？尽管奥贝斯坦本身是想用他不动摇的价值观为宇宙确立一个新的秩序。

新的秩序！

希尔德摇了摇头。正式结婚成为皇妃之后，她那金黄色的头发比单身时代长长了些。美少年般的容貌上多了一种圆融感，给人一种母性的感觉。可是，她的头脑中身为妻子的比例却多于母亲的比例，而幕僚人员的比例又比妻子的比例来得多。

在宇宙中被莱因哈特主导着命运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希尔德或许也是其中之一吧？这和希尔德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走上人生之路的事实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从某方面来说，希尔德或许是莱因哈特在吹散高登巴姆王朝的冬云之后，在花园中开得最美的一朵花。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生前终究无缘与希尔德相见，但是，莱因哈特在霸业的出发点得到了吉尔菲艾斯，而在王业的终点有了希尔德。他的霸主生涯可以说是由这两名杰出的辅佐人员所支撑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对莱因哈特来说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现象。

【Ⅱ】

在行星海尼森的首都街区一角，一头穿头黑色和银色华丽军服的猛兽朝着夜空发出了他愤怒的咆哮。被软禁在宿舍的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把“拘禁”这个阴郁的名词揉成一团丢到下水道去，他用着他所知道的所有词汇和丰富的肺活量不断地咒骂着他极为厌恶的军务尚书。在高墙之外，三个小队的士兵拿着枪警戒着，毕典菲尔特的恶言秽语精采绝伦，甚至要几个士兵才能计算得出来。

当然，海尼森的市民也报导管制的漏洞得知了这件事。在某个旅馆的房间里，一个男人评论着事态。

“真是奇妙啊！这种事情大概连伟大的杨威利也料想不到吧？”

未把身份为费沙独立商人的自尊心当成宝物捧在手上的波利斯·高尼夫的部下马利涅斯克，一边摸着日渐稀疏的头发一边回答道：“不管怎么说，帝国军内部产生对立对伊谢尔伦来说是一个有利的状况，不是吗？”

“哎，是不是真的能顺利进行呢？如果军务尚书退下来的话就好了，可是，似乎不太可能。而且瓦列提督和缪拉提督都是一板一眼的人，他们一定会尽力防止事情扩大的。”

波利斯·高尼夫的观察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时候缪拉和瓦列不在海尼森的话，帝国军的秩序一定会崩溃的。

如果“黑色枪骑兵”暴动，和军务尚书的直属部队产生冲突的话，结局很容易可以想象得到。虽然原本的任务不是陆战，但是，以“黑色枪骑兵”的勇猛和强悍来看，军务尚书的直属部队根本不可能敌得过。这跟数量没什么关系，黑色枪骑兵一定会尽全力救出他们的司令官。

然而，这么一来，毕典菲尔特和他的幕僚们就会因为妨碍皇帝的代理人军务尚书的工作导致无法挽回的地步。去年在罗严塔尔元帅的叛逆事件中，就因为发生这种状况而带来巨大的不幸。不愉快而令人伤痛的记忆对缪拉和瓦列而言将是胸口永不可能抹灭的烙印。

必须想办法把毕典菲尔特和黑色枪骑兵从僵局中解救出来。姑且不论温和的缪拉，厚重质朴的瓦列在这之前和毕典菲尔特未必有什么深交，但是，他却也尽全力解救毕典菲尔特，防止帝国军彼此之间的冲突。如果瓦列和毕典菲尔特的立场倒过来的话，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评语吧？“毕典菲尔特提督并不是不想拯救瓦列提督。他只是不喜欢军务尚书而已”。这是平日人缘的差别所在。但是，黑色枪骑兵的勇者们对他们勇猛而狂热的司令官极为推崇。所以，对军务尚书的憎恶的反感只有扩大一途了。从旧海伦法特舰队转过来的将兵的心情虽然有些复杂，但是，至少没有人想把奥贝斯坦元帅当成同志。

“黑色枪骑兵”舰队的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要求面见军务尚书，然而都被冷然地拒绝了，和被软禁的毕典菲尔特会面的要求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欧根少校要求缪拉、瓦列两位一级上将帮忙。缪拉和瓦列原本就有意要帮忙，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该采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每次要求面见军务尚书时，官房长菲尔纳少将总是毕恭毕敬地重覆一句话“不能见”。

“不要被激怒了。跟皇帝及米达麦亚元帅联络之后，他们一定会有妥善的处理的，你们要好好控制部下，不要让他们有莽撞的行为出现。”

“下官们当竭尽全力。但是，我等能力不及之处还需两位长官鼎力相助，请务必大力帮忙。”

欧根少将退出之后，瓦列对着缪拉苦笑道。

“这些部下可真是比毕典菲尔特好多了啊！上级虽然无谋，看来却培育出了优秀的部下呢！”

然而，阶级一提高，司令官的人格影响力似乎也跟着增加了。在欧根离去之际，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出现在瓦列面前，他是来发泄对军务尚书的余怒的。

“如果毕典菲尔特司令官受到不当的处置，下官实在无法安抚士兵并且说服他们接受事实。关于这一点，请上级能体谅。”

“小心你的用词，哈尔巴休泰德上将。你是在威胁我们吗？或者你是希望像去年一样再出现皇帝陛下的将兵起内哄的情况？”

瓦列的声音极为严厉，哈尔巴休泰德重整了姿势，对自己的失礼谢了罪。如果瓦列也弃他们不管，毕典菲尔特和黑色枪骑兵就再也没有明天了。瓦列本身在奥贝斯坦那面冰壁前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虽然是这样，但是，瓦列也不能就这样丢着不管。

※※※

当提督们费心地在解决事情时，蟠踞在帝国军内部的反感和敌视的火种被加热到极点，最后终于有部分的地方起火了。

四月六日，奥贝斯坦直接指挥的宪兵队和黑色枪骑兵的士兵起了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丹亭街骚乱事件”。

双方各执一词，据说是黑色枪骑兵的年轻军官们违背了军务尚书的禁令从丹亭街的酒馆出来时被宪兵发现了。宪兵原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放过了，但是，之所以让他们强力取缔的理由或许就在于那些军官们还带着女人，而且又在空酒瓶上写了军务尚书的名字放在地上踢。诘问的结果招来了反驳，才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演变成一场械斗了。双方从一个分队规模的乱斗演变到一个连队规模则花了三十分钟。在这段时间内，造成了超过一百名人员的轻重伤。最后双方都拿出了枪，街道上开始筑起了街垒。

这个骚动立刻传到了对两个阵营极为敏感的瓦列和缪拉两位一级上将的耳里，他们匆忙地筹划对策。

“真是笨啊！竟然变成街头战了。这样一来，不仅被帝国军其他的部队讪笑，也成了海尼森市民和共和主义者们的取笑对象了。”

缪拉自己开着地上车赶向奥贝斯坦元帅的办公室，瓦列则让部下开着装甲地上车跑向丹亭街。然后把装甲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中央。他的右手边是黑色枪骑兵，左手边是军务尚书的部队，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枪。

这个时候，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就坐在装甲地上车的炮塔上，把气爆枪放在膝盖上，锐利的眼光向左右方扫射，两阵营一有激发的情况出现，他就无言地将之压抑下来。畏于他的雄姿，两部队都不敢开枪。

当瓦列的刚气压住一触即发的空气的时候，缪拉正要求面见军务尚书。在开出只要十分钟的条件下，他终于达到了见军务尚书的目的。他对军务尚书说明了事情的概况，要求军务尚书尽力避过危机。

“至少也该解除毕典菲尔特提督的软禁吧？黑色枪骑兵挂虑司令官的安危，已经无法平静下来了。希望您能先让他们稳定下来。”

“我是根据敕令和法规来限制他的行动。如果黑色枪骑兵暴动的话，就等于对帝权的叛逆行为。没有必要对这种行为采行妥协或让步。”

“您说得没错，可是军务尚书，彼此合作以防止暴动产生也是皇帝的臣僚的义务吧？毕典菲尔特提督失礼是事实，下官愿意说服他谢罪。下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

※※※

就像台风眼象征着暂时的晴朗天气一样，在海尼森造成混乱的主要人物待在平稳无事的环境当中，而且一点感谢的心意都没有。毕典菲尔特对着送食物来的卫兵问道：“喂，你们所尊敬的军务尚书阁下还活着吗？”

“还健在。”

“是吗？真是奇怪了。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诅咒，难道奥贝斯坦那条毒蛇也不怕咒语吗？”

卫兵满脸困惑的表情，把食物放着就退下了。毕典菲尔特把送来的食物都吃光了，连咖啡都喝光了。日后当被人问起不怕被毒杀了吗？他这样回答：“毒这类的东西是有免疫性的，因为我和奥贝斯坦这家伙已经认识好几年了。”

在他吃饱饭后约半个小时，客人来了，就是比毕典菲尔特小三岁的僚友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

“哟！来得正好，缪拉提督，有没有帮我带来打奥贝斯坦的棍棒啊？”

“很遗憾……”

缪拉只有苦笑。不只棍棒，连武器都不准携带进来。倒不如说，能被允许进到室内来就已经是出人意外的宽容了。本来就不是抱着感谢心情的，然而，缪拉不得不对军务尚书的真意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甚至想到，军务尚书是不是故意让他和毕典菲尔特见面，然后再以这个理由科以通谋之罪？奥贝斯坦他那为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形象，使得连缪拉这么公正的人物也不得不在内心张起防御之网。在室内有被窃听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对方应该还不会采取这种姑息手段的人。

“喂，可能会被窃听哦！我现在是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但是，你得小心点啊！免得日后成为他人手上的把柄。”

毕典菲尔特大声地叫着，微微地笑了笑。究竟是豪迈或是没神经呢？是对僚友的担心呢？或是其他的缘故呢？实在是难以判断出来的。收起了笑容，毕典菲尔特又开口说道：“我承认奥贝斯坦是没有私心的。要承认这一点也无所谓。可是，我讨厌他知道自己没有私心而把它当成最大的武器。我咽不下的就是这一点！”

缪拉承认毕典菲尔特的主张有其道理，可是，这样不能使事态有任何良性的进展。

“毕典菲尔特提督，你被军务尚书抓起来毕竟是事实，是否愿意向他赔罪，以求脱身？”

缪拉把高墙外发生的风波做了大致的说明，然后这样劝他。然而，毕典菲尔特只是交抱着双手，看着别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摸着下巴，说了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

“我是这么想的，缪拉提督。军务尚书把政治犯的生命当作盾牌，想把伊谢尔伦的首脑部门叫到海尼森来。可是，伊谢尔伦那些人是不是能活着踏上海尼森的土地呢？”

“怎么说？”

“缪拉提督，你应该晓得。我怕的不是地球教徒。姑且不谈他们，或许军务尚书自己就会在半路上把伊谢尔伦的首脑们谋杀掉。”

缪拉虽然嘴上不经心地应着，内心却像一道冷风吹过似的起了一阵寒颤。不过，既然身为军务尚书，他大可不用谋杀的手段，而以大道之罪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地把伊谢尔伦的首脑部门都处以极刑的。

“毕典菲尔特提督，我竟然不知道你这么担心伊谢尔伦的首脑人员们的命运啊！”

缪拉稍稍把话题带入玩笑的范围，只见那个猛将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

“我并不特别担心伊谢尔伦那些家伙的安危，只是不想让奥贝斯坦那条毒蛇在我眼前高歌罢了。最重要的，如果不让我亲手粉碎伊谢尔伦，我绝不甘心。”

毕典菲尔特的军靴踢着墙壁。一瞬间之后，橘色的头发的猛将微微地蹙起了眉毛，但是，他也不把痛苦表现出来，只是若无其事地摇了摇脚。缪拉装做没看见，试着去说服他。

“我不是不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和军务尚书继续对立的话，会让皇帝为难的。皇帝这阵子经常卧病在床，皇妃又快要生产了。做臣子的应该小心处理自己的情绪吧？”

一提起莱因哈特，毕典菲尔特也不得不收敛了些。

“我知道了，我也不能让你们这样为我烦恼，总之，只要想成对着皇帝的影子低头就没事，我就是因为把奥贝斯坦当成一个人所以才生气的，你也有同感吧？”

缪拉不知该如何回答。

【Ⅲ】

险恶的气氛像露水一样紧贴在室内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到底是环境让人显得阴湿呢？还是相反的作用呢？要正确地判断实在很难，不过在这个时候，不管哪一种说法大概都颇具有说服力吧？

在宇宙的一角。就是反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想建设起来的秩序的人们聚集之处。他们不像伊谢尔伦那些人一样公然地反对，也没有非难帝国的专制政治。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老旧而狭隘，为多数的

人类所否定，而且有更多数的人无视他们的存在。可是，这样也不能否定极少数派主观的真挚感受。

这是地球教现在的根据地。包括居下位的主教在内的几十个信徒涌进了几年来成功地完成了几项阴谋，看似掌握了实权的大主教德·维利的办公室。他们是为请愿而来，不过，这时状况也有些近似谈判。

“总大主教到底在哪里？我们想见总大主教。”

他们的声音和表情隐含着深沉的执拗。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要求和总大主教见面。每次他们来请愿时，德·维利就以总大主教在冥想或者正在休息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

“不安和疑惑正在忠实的信徒之间扩散开来。地球总本部已经被帝国军破坏了，所以，总大主教也该在信徒面前现身了。”

这种情绪反应就像三餐一样，所以，德·维利脸上的细胞并没有受到任何刺激。隐含着战栗的声音对着面无表情的大主教说道：“只要让大家见一次面，信徒们就可以安心了。为什么总是拒绝接见我们呢？以前不是连着几天对信徒讲述信念吗？”

对德·维利的不信任和疑惑使得他的耳膜感到一阵冰冷，年轻能干的大主教恶狠狠地反应。

“最近有人散播流言说总大主教已经去世了，你们是不是也受这种流言的影响呢？”

“岂有此理！信徒们只是希望见见总大主教而已。”

“是吗？那么……”

德·维利的左右手巧妙地挥着看不见的威严和胁迫之短剑，把请愿者逼到墙角。

“现在，莱因哈特皇帝已经结婚了，成为皇妃的玛林道夫伯爵家的女儿也怀孕了，或许在六月她就会生出个继承帝位的男孩子，或许这关系着宇宙的命运。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你们竟然结党前来意图扰乱总大主教的心神，你们用意何在？”

请愿者们并不因此而退缩。

“就因为是重要的时期，所以我们当然想要拜见总大主教圣颜，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总大主教并不是一部分高职位圣职者的私有物，

他应该是一个把教理和慈悲平分给我们信徒的高贵的人。不管是大主教或者平凡的信徒，只要是信徒应该都是平等的。”

狂信者集团中竟有人根据民主主义原理提出主张，德·维利不禁觉得好笑。当他把冷笑藏在皮肤之下，正待开口说话的时候，请愿者的表情突然扩散着惊愕和感动的波纹。仿佛被一只不可视的巨大手掌压住一般，他们屈膝跪了下来，看见这个景象，德·维利也跪了下来。他觉得颈子似乎抵着一把冰冷的刀刃。请愿者们敬畏和服从的对象就站在微暗当中。一个全身裹着黑色连头巾衣衫的影子般的人物。

“总大主教猊下！”

“舍弃地球的人们都将灭亡，没有生物可以在自绝根源之后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的。”

仿佛念着脚本般的声音继续说着。

“德·维利是我的心腹，听他的指挥，帮助他成功是你们的责任。这样，地球恢复光荣的日子也就近了。”

信徒们一起跪拜。

这个时候，德·维利虽然也跪在地下低着头，然而，他的心理却有一种异样感。那是一种融合了违和感和孤独感，再加入了几毫升的怒气和嘲弄之后加热而成的成品。日后也证实了德·维利和地球教的信仰原理之间并没有任何友好的关系存在。德·维利是一个具有世俗野心和筹划阴谋能力的人，如果去掉对自己能力的过度信赖的话，他一点都没有一个狂信者的资质存在。他和优布·特留尼西特、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是属于同一种领域的种族。就像特留尼西特利用民主共和政治的机构、鲁宾斯基利用费沙的经济营运系统一样，德·维利利用地球教的教团组织以推动自己的野心。就因此如此，一般人倒反而容易了解他的野心，至于好恶的念头就另当别论了。结果，在达成野心之后，他又怎样地让野心和历史的意义整合呢？这就是一个给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未完成的课题了。

【Ⅳ】

关于在行星海尼森发生的“奥贝斯坦大割草”之事，伊谢尔伦所得到的情报既快捷又丰富。帝国军并没有封锁这个事件的情报。其意图是很明显的，帝国军想让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革命军因为知道了事实

而产生动摇。或许也有意让伊谢尔伦内部因为献不献城的问题而致分歧吧?

帝国军正确来说应该说是军务尚书所建立的施工到目前为止都正常执行着。伊谢尔伦整个沸腾了起来，包括菲列特利加·G·杨和尤里安·敏兹在内的政府和军部的代表们并坐在会议室中协商对策。话是这么说，但是，在最初的三十分钟里，对奥贝斯坦元帅的精采漫骂占了百分之百的记录篇幅。

然而，在通过激愤之门后，出现在眼前的就是深度的苦恼之门了。奥贝斯坦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以一句“卑劣”就可以全面否定了的。

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是一个有能力而且严格的军官，也可以说是一个冷酷无比的策谋家。对尤里安等旧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们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个不屑一顾的人物。而现在这个人抛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堂堂正正地作战而让一百万人血流成河和以最低限度的牺牲来达成和平和统一的工作，哪一件事对历史比较有贡献？”

面对这个问题，尤里安所受的冲击并不小。当然，出题者那一方具备了太过明确的价值观。而尤里安是不是非常得去抵抗呢?

“真是没用的家伙啊，尤里安。”

华尔特·冯·先寇布丢过来的混合着嘲讽和抚慰的声音。

“这种情形下，恶名昭彰的是银河帝国，尤其是实行此策略的奥贝斯坦元帅和承认这个作法的莱因哈特皇帝，不会是你。”

“我知道，可是我无法明白，如果我们对那些被囚禁在海尼森的人们视而不见的话……”

气氛一定会恶化的吧？尤里安这样想。先寇布再度发表他的意见，这次他的声音中几乎都是嘲讽的成分。

“可是，被专制君主以政治犯、思想犯囚禁起来，这对民主共和主义者来说不是正中下怀吗？尤其是那些在自由行星同盟中位居高官，以民主共和政治的大义对市民和士兵们鼓吹圣战的那些人？”

事实上，在一瞬间破案和先寇布有一样的想法。可是，在看到波利斯·高尼夫所送来的囚犯名单的时候，他实在没办法再保持平静了。

“可是，在政治犯的名单中有姆莱中将的名字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

这一句话震撼着会议室的空气。伊谢尔伦年轻的幕僚们受到一阵新的惊吓，重新看了看名单。

“什么？那个爱唠叨的人？帝国军那些家伙可真有勇气啊！”

“我还以为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人能胜过那个微微显得唠叨的老先生呢！不愧是银河帝国的军务尚书，还是比伊谢尔伦的参谋长技高一筹。”

“不管是抓人的是或是被抓的，我都不想去接近。就把它当成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吧？”

议论朝着奇妙的方向推进。

“如果帮了他，或许可以算是施恩于他哪！”

尤里安是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这些话的，但是，亚典波罗和波布兰脸上的表情却含着介于１６％到７２％之间的认真。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司令官。”

被先寇布一问，尤里安摇了摇他亚麻色的头发。这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解答出来的问题。如果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来说的话，只因为性命受到威胁的是少数人就视而不见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因为要救这些人而丧失宇宙中唯一残存的民主共和政治的根据地吗？难道非得放弃战斗而对帝国军投降吗？

瞥了一眼沉思的年轻人，“蔷薇骑士”第十三代连队长喃喃自语着。

“关于这件事，最有利的同伴或许就在费沙。”

先寇布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可是，尤里安立刻就明白了。他指的是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如果他真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骄傲皇帝的话，一定会对以人质逼迫献城的手段感到不满吧？就因为莱因哈特的这种矜持才坚定了伊谢尔伦和市民共和政治的理念。如果是这样，或许和莱因哈特皇帝之间直接交涉要来得有利些。但是，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又该让谁作为中间人呢？

根据波利斯·高尼夫的情报，和奥贝斯坦元帅同行的提督是缪拉和毕典菲尔特。尤里安和缪拉曾有过一面之缘。去年六月，把杨威利的讣闻带回银河帝国，并以莱因哈特皇帝的吊问使者身分到伊谢尔伦拜访的人就是他。是不是可以托以他的好意或善意呢？即使他个人是一

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身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他应该是以国家政策为优先的吧？如果一厢情愿地委请他当中间人，是不是反造成缪拉的立场恶化的结果呢？

尤里安的思绪呈螺旋起伏。就算最后必须透过缪拉和莱因哈特接触，皇帝是不是就真的是正确的终点呢？

当自由行星同盟瓦解的时候，当时尚未即位，号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莱因哈特并没有以战犯追究杨威利和比克古元帅的罪名。莱因哈特确实以高度的礼节对待敌手。如果他仍然抱持着这种态度，或许还有很大的希望。

可是，期望皇帝的矜持和请求宽容和慈悲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疑问使得尤里安迟迟下不了决定。伊谢尔伦受不了对奥贝斯坦屈膝，那么，对莱因哈特皇帝低头就好吗？这么做，就有伤微小的自尊之虞，对解决事情似乎也只有短暂的效果。

只因为不想把功劳归给奥贝斯坦所以才想把功劳归给皇帝。如此一来，即使能获得小小的胜利的快感，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屈服于帝国了。如果忘了这一点而陷入奇妙的错觉，最后就只有出现欢欢喜喜地臣服于皇帝的异样结局了。

或者，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连这一点都计算在内才定了“大割草”这项计谋？果真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了。尤里安痛切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如果是杨提督，他会怎么做？他会如何应付奥贝斯坦元帅辛辣的策略呢？

杨威利不是超人，当然很多事情不是他所能解决的。尤里安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对于自己能力不足之不满似乎使得他对杨有过高的评价。这种精神倾向防止尤里安过度信赖自己的力量，但或许也同时限制了他本来所具有的才能方面的可能性。才刚刚十九岁的尤里安无法充分以自制力控制自己。但是，他也自觉到了这些，而经常以师为镜好让自己不致扭曲了基本角度，这一点受到了非凡的评价。

人的生涯和因此而累积起来的无人类的历史把二律背反的螺旋伸向永远的过去和未来。历史上是如何评价、定位和平的？这是一个无限延伸的、永远的螺旋。

不用奥贝斯坦元帅那样的手段，和平和统一、秩序就无法确立吗？这种结论令尤里安难以忍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莱因哈特皇

帝和杨威利又何必不断地流血作战呢？尤其是杨威利，他厌恶战争，不断地自问流血是不是可以把历史朝建设性的方向推进，然而却又不得不不断地玷污自己的双手。奥贝斯坦的作法是不是就能克服杨的苦恼和怀疑呢？应该不能。不会有这种事的。尤里安不能认同这种事。

如果最卑劣的手段可以最有效地减少流血量的话，人又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寻求正道？奥贝斯坦的策谋就算成功了，人们，至少旧同盟的市民也不会谅解的。

不会谅解的。这的确是个问题。假如奥贝斯坦元帅的策谋成功了，而共和主义无法以独立的势力继续生存下去时，宇宙中又将剩下什么呢？和平和统一？表面上或许是，但是，底层却只是无限的憎恶的怨恨。而这种情绪就像火山脉一样，在岩盘的压力下呻吟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爆发，熔岩什么时候要把大地烧尽？岩盘的压力越大，喷火所造成的灾祸也应该就越大。为了不让这种结果发生，奥贝斯坦的策谋就非得排除不可。

尤里安天真吗？或许吧。可是，尤里安没有办法去忍受奥贝斯坦那种人的尖锐。

这个时候，尤里安的思考方向或许稍稍朝着危险的一方倾斜了。他应该考虑的不是伦理上的优劣，而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技术来对抗奥贝斯坦的策谋才对。

※※※

四月十日，消息传进了伊谢尔伦。

那是来自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正式宣告。宣告的内容是，如果想要让被囚禁在行星海尼森的五千多名政治犯、思想犯获得释放，伊谢尔伦政府及革命军的代表人物就要前往海尼森。

# 第五章 迷惑的行星

【1】

“在伴随着昂扬感的紧张中，偶尔还混杂着些许恐惧和乐观。或许我们的精神状态就像等着初次演出的舞台演员一样。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舞台是很严苛的。一旦退场，就没有再度登场的余地，剧本家导演就会隐藏起身影，不再回答演员的疑问。然而，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仍然把我们诱向舞台。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们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建立不了友情的。结果，就因为我们心甘情愿地加入民主共和政治，所以一直深信这个女人虽然素着一张脸，只要把脸洗净再加以高明的化妆就会是个绝世的美女。原因是在这五十年漫长的岁月当中，跟在她身边的男人总是没志气地着眼于他的缺点而已……”

这是达斯提·亚典波罗所著的“革命战争的回忆”中的一节。

以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具名发出来的命令招来了伊谢尔伦的幕僚们的愤怒和嘲弄。可是，他们也不能因此就加以拒绝。他们必须接受，至少看起来要像是接受的样子。

在幕僚们劝菲列特利加·G·杨留下来时，她微微笑着回答道：“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因为身为女性就获得免责权，这并非我的本意。既然我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主席，如果我不前往海尼森，军务尚书不是会答应的。”

没有人提出反驳。一方面是菲列特利加的主张是对的，另一方面，在座的人都知道，一旦她决定的事，任何人、事都没有办法改变她的心意。

卡介伦提出了其他的问题。

“有杨威利的例子在，我们不得不小心。万一我们前往海尼森或费沙时受到暴力主义者的袭击的话该怎么办？尤里安。”

“我想这次可以要求帝国军派出护卫舰队。在我们离开回廊时，先把这个要求传到海尼森去。”

亚典波罗扬起了眉头。

“向帝国请求护卫？把我们的命运委交给奥贝斯坦元帅？”

“又不是所有的帝国军的人身上都标有奥贝斯坦的字样。”

尤里安带着苦笑回答。亚典波罗在一瞬间想象着把帝国军的所胡官兵的脸都嵌上奥贝斯坦的相片的景象，用一只手按着腹部。

“对了，缪拉提督或许可以信赖。也许会给对方造成麻烦，不过，在这个时候总比抓着一根稻草来得有用吧。”

先寇布正确地洞察了尤里安的构想便这样说道，然后把威士忌倒进自己的杯子里。藉着老练的手腕把这个类似不恭敬的行为化于无形而不招惹任何人反感，这是今年已三十七岁的旧帝国人的特技。

“这一次只要将官级的人去就可以了。你们校官级的就乖乖地留在这里吧！”

对先寇布的话发出不满的声音的是奥利比·波布兰、凯斯帕·林兹、施恩·路路等少壮派的校官。

“不行！这是一个大叫‘皇帝，去死吧！’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分到入场券。”

“我不是说只有将官级才有才能和人望。不，至少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在将官和校官之间划出差异。”

前往海尼森，可以生还的比率只有５０％而已。或许会立刻被逮捕处以极刑。

然而，他们却拚了命要同行。愉快地看着亚典波罗所形容的“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先寇布再度开口。

“我并不是一意只求让自己的愿望得以达成的人。因为将官当中，卡介伦中将也要留下来。”

如果没有卡介伦，留守部队的统率和管理是很困难的。就算对帝国军不流血献城，也必须要有能有条理的处理大小事宜的负责人。再加上卡介伦有妻有女，这是大家熟知的事。

“只有单身者参加的快乐派对是不准有家眷的人插一脚的。”

先寇布笑着把威士忌酒不高举至与眼睛齐平，寻求反对卡介伦留守的人。当然是没有人说话了。

“那么，就尊重多数人的决定。这是最民主的方法，你就留下来吧？真是恭喜！”

卡介伦原本要抗议的，最后还是沉默了。他知道自己的存在意义，再之，他是座中年纪最长的一员，他有义务要做个服从决议的模范。

没有必要做模式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昂然地做了以下的发言。

“如果被别人说我趋吉避凶，饥不择食地朝一个丑女人下手的话，奥利比·波布兰的一生英名就毁了。我一定要跟去！”

尤里安觉得这真是一段属于波布兰式的发言。亚典波罗则认为危险的是波布兰本身。只要保持沉默就好，话太多只是显出自己太不成熟了，这是先寇布在内心的评语。此外，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接受了尤里安的恳求，留在伊谢尔伦负责舰队指挥的工作。

把伊谢尔伦的指导者们分成出发组和留守组是安全保障上的必要措施。如果所有的人员都在一瞬间被抹杀掉的话，民主共和政治的灯火就熄灭了。达斯提·亚典波罗提出了这个说明，让除了波布兰以外的留守组接受了事实。

说起来，他和尤里安的交情是继杨的卡介伦之后，也算相当漫长了。

尤里安回想起认识亚典波罗是在他成为杨家的成员之后的第一个初夏时，他们利用休假在行星海尼森的高原地带停留一个礼拜的事。尤里安把国民旅馆的欧纳夫人为他们准备的餐点放进蓝子里，在初夏秽风吹指着光粒子的绿色山丘的一角散步。接近正午时，杨坐在大树下看着书。在尤里安的记忆中，那是一本布鲁斯·阿休比元帅的名辅佐官罗萨斯提督的回忆录。尤里安在立刻就沉浸在书本中的年轻保护者身旁铺起了餐巾，把三明治和烤鸡并排着，这时候他看到了把上衣披在肩上，从山坡上缓缓而来的青年。那是尤里安和达斯提·亚典波罗第一次的见面。本来他应该是和杨他们同行的，不过因为有突发事件，结果就晚来了一天。打完了招呼，他向前辈报告。

“这次的人事我升为少校了。”

“那可真是好消息。”

“是好消息？杨学长是上校，我是少校，将来的同盟军就会因为这样朝着地狱的方向全速前进了。”

坐在尤里安身旁的亚典波罗一点也不客气，抓起了烤鸡就往嘴巴送。

“老实说，我一直以为拉普学长应该会比杨学长先出头的。没想到我现在竟然跟拉普学长并列，真是奇妙啊！”

“如果罗贝尔不因病疗养，现在应该已经会被称为阁下了。他还好吗？”

“爱德华小姐说只需要时间来疗养了。”

“……啊，那就好。”

现在尤里安已经知道那段极小的时差有什么意义了。虽然当时他实在无法想象和推测。

突然间，尤里安全身颤栗了起来，他环视着集中在会议室里的同志们。他不想日后对人有什么回忆，他只想跟他们一起回忆。杨威利、比克古元帅及其他许多人都已经存在于回忆中了。

所有的人物和事相对存在于过去的阴暗中，或许尤里安的皮肤感觉就像感受着气温和风向的变化一样在感受着历史的转换。以前，尤里安穿着一件名叫杨威利的外套，护着他远离激烈而严苛的变化。那是一件魔法外套，教导尤里安如何置身于历史的，或者政治的、军事的状况中。可是，他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件外套，尤里安必须让自己的身体去随强风和烈日的洗礼。不仅如此，现在他还背负着成为其他人的外套的义务。

【Ⅱ】

在错综、迷惑来往于银河系的这个时期，究竟有没有人能够把握住整体的事态，正确地判断状况以预见未来呢？

“如果杨威利还健在的话，或许他可以做得到。”

尤里安·敏兹和达斯提·亚典波罗回顾着，这是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议题，然而，毕竟只是个假定。事实上，最接近“全知”，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更能够正确判断的人应该是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吗？但是，这个人完全不理会情报公开这回事，连瓦列和缪拉这样的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也被排除在军务尚书的情报中枢之外。

在罗严克拉姆王朝几乎统一整个宇宙之后，堪称为莱因哈特之敌的只有三个：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地球教团的残党，以及费沙的旧自

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一党。

军务尚书似乎把完全扫灭这三者，使王朝安定的重责大任当成是自己的责任一样。在奥贝斯坦眼中，即使是历史上最大的霸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也称不上是完全理想的君主。或许他更希望能把比较年幼的君主教育成理想的君主。看透这一点的莱因哈特也曾半开玩笑地告诉皇妃希尔德自己被废的可能性。

姑且不论将来，目前，莱因哈特还健在，他已经对军务尚书下了不可虐待“政治犯”的命令。然而，在这之前就又产生了一个困境。

※※※

那是四月十六日深夜的事情。

收容了五千多个“政治犯”的拉格普尔监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枪击、爆炸、火灾、建筑物倒塌造成了许多牺牲者。“政治犯”中则死了一千零八十四名，轻重伤者三千一百零九名，没有受伤而留下来的三百一十七名，其他的人则或逃亡或者行踪不明。警卫兵方面造成了一百五十八名死者，轻重伤者九百零七名。而且在这个血腥的料理中还加了几道甜点。

先是接到急报赶到现场指挥的军务省官房长菲尔纳少将被警卫兵误射，左上臂被子弹贯穿，花了五十天的时间才把伤治好。另一方面，在海尼森中心市街传出了“黑色枪骑兵暴动”的流言，在哈尔巴休达特的指挥下想出动镇压暴动的黑色枪骑兵陆战部队被宪兵阻挡了去路。在一阵“闪开！不准！”的言词冲突之下，激烈的黑色枪骑兵便想用实力排除封锁线。

这个对立在军务省官房长菲尔纳确切的判断和指示之下，于爆发内哄之前化解了。宪兵队和黑色枪骑兵陆战部队一起赶向拉格普尔监狱镇压。

这个时候，帝国军面临了有犯人逃亡就必须射杀的选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也是一项无可奈何的选择。然而混合部队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为了避免被已方责难，于是每个人只好采取更强烈的态度来处理事情，结果就产生了造成大量牺牲者的下场。菲尔纳少将的负伤可以说也是副产物。如果他能够统辖指挥作战，应该可以使秩序更有效地恢复。他虽然下令医疗部队也随时待命，但是，由于本身的负

伤，命令无法迅速地传达下去，医疗部队在前三个小时根本一动也没动。因此，到最后只救了一百名因大量出血而濒临死亡的伤者。

四月十七日的夜晚终于结束了。

混乱尚未结束，市街各处似乎呼应着拉格普尔监狱的暴动似的产生了纵火的爆炸事件，住宅街笼罩着黑烟，一时之间，四处骚动。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及时镇压，成功地阻止了恐慌蔓延到市民层面。

这个时候，瓦列一级上将不知被谁狙击，幸而逃过一劫。狙击他的是热反应追踪弹，此时在瓦列的装甲车附近发生了小爆炸，由于火焰窜烧引起了更高的热反应，枪弹于是偏斜了。

各种小事件和传闻也都被大量的流血所吞没，十七日七时四十分，拉格普尔监狱完全被帝国军控制。在这种骚动期间，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尚未解禁，所以他完全没有活动的机会。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下令警备市街的重要地点以防止骚乱扩大，然而，他把实施的工作交给了缪拉一级上将，自己则安稳地吃着早餐。

不幸丧生的死者中有很多是在旧自由行星同盟的政府及军部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和名声的人。原本被收监的人都是这种人，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第一舰队司令官派特中将、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博士的名字都永远从名士录上被删除了。而且这些死者中有很多因为火灾或者爆炸而使遗体受到了极大的扣伤，帝国军的一个士兵亲眼目睹了一只野狗拉着一只被扯下的手臂离去。让人觉得有些不快的是据说有的死者就只丢掉了昂贵的金牙。或许是被士兵强行取走的吧?

去年自“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事件”发生以来，长期成为拉格普尔监狱的囚犯的西德尼·席特列元帅被奔走冲撞的囚犯撞落水沟，左脚脚踝骨折。因为动弹不得只好坐在水沟里，却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原本在杨威利元帅麾下任参谋长而享有盛名的姆莱中将避开了混乱和枪火，朝监狱的后门方向走去。虽然他没有跟其他人一样狼狈地四处奔跑，仍然像一个着重秩序和步调的人物一样，但是，最后还是被撞倒在地，昏倒之后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去了。

在确认生者和死者之后发现，社会地位和平均年龄都比较高，自然发生暴动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必然地就引导

出了此次暴动是人为策谋的结果。暴动所需要的武器是如何送进监狱的？帝国军的高级军官的脑海里几乎一律浮起了地球教的名字。

在这个时期，只要一有不吉利的事件或报告出现，帝国军的将帅们首先就会怀疑是不是地球教的阴谋，这已经成了他们思考上的一种惯例了。尤其是一遇上重大的事件，大部分他们的疑惑都获得了证实，所以，他们更认为没有必要去纠正自己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单纯的刑事犯罪者和其集团也常借用地球教的名义暗中活动。然而，这种愚蠢的欺诈行为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是单纯的刑事犯的话，或许就可以保全一命，但是，就因为自称是地球教徒，因此而被射杀或惨死狱中的人不在少数。虽然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让人怨恨的事……

在秩序恢复了之后，事态加速地为奥贝斯坦元帅所掌握，然而，奈特哈特·缪拉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这个悲惨的暴动不正确地传到了伊谢尔伦的话，或许会招致帝国军大量处刑政治犯的误解。皇帝好不容易才稍稍化解了奥贝斯坦元帅所撒下的毒素，正待进行名正言顺的对话的……

这么说来，这次的暴动仍然是地球教的阴谋，意在破坏帝国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之间成立信赖关系了？缪拉自己到医院去调查伊谢尔伦要塞的关系者名单，结果发现了姆莱中将的名字。然而，姆莱还躺在病床上，尚未恢复意识，没有办法让他担任和伊谢尔伦的修好工作。当一切恢复了秩序之后，军务尚书的直属部队便负起医院的管理和监视工作，因此，缪拉的“越权行为”便不得不中断了。

这个时候，缪拉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许可，把欧布里·科库兰这个旧同盟的要人从另一个收容所放出来的收为自己的幕僚。不过，这种插曲跟目前的事态并没有什么关系。

【Ⅲ】

四月十七日，以菲列特利加·G·杨和尤里安·敏兹为代表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干部们已经离开了回廊，进入了帝国军的哨戒宙域。

他们所搭乘的是革命军旗舰——战舰尤里西斯。这是由三艘巡航舰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一个小舰队。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主力舰队潜藏在回廊内部以防事有不测。这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革命军当然的处置，他们认为帝国军想当然尔也会在回廊外侧配备相当的战力，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在尤里西斯的前方展现着一片完全无防备的星海。

这是因为奥贝斯坦和毕典菲尔特的对立，再加上被拉格普尔监狱的暴动所牵绊的帝国军防卫体系产生空隙的关系，但是，尤里安一行人并不知道帝国的内部状况。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后悔没有把舰队主力带来，先寇布则担心有毒辣的陷阱存在。

尤里安不想那么快就做出结论，他把前进的速度放慢，企图掌握情势。结果他们知道了被收容于拉格普尔监狱中的多数政治犯或死或伤，行星海尼森处于形同下了戒严令的状态中。在一阵讨论之后，先寇布提议。

“我们先回伊谢尔伦吧？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行星海尼森去，无异于羊入虎口。”

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尤里安下令所有的舰艇转向，指令立刻就付诸行动了，然而，一艘巡航舰的动力部分发生了异常的现象，速度很明显地落后了。技术军官从其他的舰上出动，十八日，修理工作结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俯角二十四度，八点方向有敌人！”

一个辅助萤幕上映出了从左后方逼近的帝国军战舰，而且不只一艘。背后有一大群光点，虽然不是大舰队，但是，一百艘战舰的部队是个相当大的战力。一个充满敌意的警告信号立刻传送了过来。

“停船！否则攻击！”

真是奇怪的词句啊！波布兰喃喃说道。旁边亚典波罗大声地说：“不用担心！这艘舰是幸福的尤里西斯，所以它才能当旗舰啊！”

“可是，以前的战历会不会把手边的运气都用光了？”

“哟，先寇布中将，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命运定量论者了？”

“什么？听你这么说，命运好像是有话要说嘛！”

舰长尼尔森上校也加入了命运争论的行列。

“是呀！不好的命运会变装成军舰靠上来哪！”

“那又怎么样？”

亚典波罗看着萤幕发出了宇宙最强的台词。尽管平常看来是多么随便的男人，但毕竟他是二十几岁就晋升将官，旧同盟军中罕见的人物。由于同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敌人狠狠地插了一刀而丧命，使得这个男人自称是个革命家，但是，如果同盟继续存活下去，或许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元帅的称号。如此一来，这个和杨威利有着稍微不同色彩的，或者该说是刚柔并济的元帅的名字就会被记载在同盟军元帅列传里面了。众所周知，自由行星同盟的最后的元帅就是亚列克斯·比克古和杨威利两人，这个老人和青年的组合在同盟军的末期独占了９２％以上的武勋和声望。

亚典波罗有着回避突进的敌人的锐锋以快速后退的技术。当他和“黑色枪骑兵”交锋时就已经证实了这件事。一百艘对十二艘的比例对他来说虽然差距是太大了一点，但是，利用巧妙的舰队运动，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在敌人面前不断地后退。

然后在敌人确信已经完成了半包围态势的那一瞬间，像破碎的飞片一样，以飞跃的姿态逃进了回廊。这个技法就算还未臻魔术师的境界，至少已经值得一个幻术师的称号了。

获得了梅尔卡兹的支援，尤里安等人得以在伊谢尔伦回廊内确保了安全。然而，尤里安没有直接就避进伊谢尔伦要塞，他在回廊出入口停下了尤里西斯，其他的舰队也采临战体制分布在四周。

此后事态是如何遽变实在是很难加以预测。尤里安先让菲列特利加乘着巡航舰回伊谢尔伦，安下了心之后，他才能把精神集中在前方。

尤里安考虑到软硬两种对应方法。对于拉格普尔监狱的惨剧，他有必要严厉地质问帝国军。自己抓起人质却将之杀伤，这种不人道的手段当然要被科以重责。

而姆莱中将是否平安呢？尤里安最在意的是这件事。去年以来一直待在狱中的西德尼·席特列元帅又遇上什么样的命运之神呢？尤里安透过巴格达胥上校，从潜藏在海尼森的波利斯·高尼夫船长那边收到了质量并重的情报，但是，经过这几天，他只确认了高尼夫家的人并不是全能的。

“要完成拼图，拼片实在不够。”

这是奥利比·波布兰的评论，但是，他那既不能表现怨恨也不能表示同情的抽象性的言词并没有引起任何共鸣。尤里安也只是礼貌性地笑了笑，然后就忙着整理自己的思绪了。

这个时候，尤里安思索着如何活用情报以做为打开僵局的武器。他的作法就是把旧费沙和地球教之间的关系告诉帝国军，然后确认帝国军的反应。同盟军就算握有不出大门的秘宝也未必有任何实质上的正面意义。

听了尤里安的想法之后，巴格达胥上校同时蹙起了眉头，交抱起了双臂。

“可是，就算我们放出了这个情报，皇帝会相信吗？不，即使皇帝相信了，我不认为那个军务尚书会率直地相信。”

“如果他们不想相信，就没有必要相信。我们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要怎么解释就是对方的自由了。”

尤里安的意见极为尖锐，然而，这种程度的尖锐是否能够对抗奥贝斯坦元帅，尤里安就不列入考虑范围了。虽然这个构想本身就有损时机的掌握，期待也有可能会落空。

※※※

尤里安为了整合和战两种态势，便乘着小艇在伊谢尔伦要塞和回廊出入口之间快速来回。当然他也使用了通讯设备，但是，他更想亲身在场好确认状况。

“这就叫作劳碌命！”担心他劳累过度的卡琳以属于她的惯有口气劝他休息。

尤里安的师父杨威利不管有多少的任务和巨大的业绩，他从不给人勤劳的印象。在尤里安看来，他总是带着淡然的表情喝着红茶。

“怎么老是想睡觉哪！夏天快过去了，尤里安。”

“是提督的四季快过完了哟！不要把责任推给夏天。”

尤里安没有杨的名声，从某方面来说，他能把勤勉当成自我的推销品。之所以有些微不愉快的感觉，是因为这似乎是事情不成功时用来辩解的借口。即使有这种自觉，尤里安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Ⅳ】

皇帝带着米达麦亚元帅、艾杰纳一级上将、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往海尼森前进。

舰艇有三万五千七百艘。前锋由米达麦亚，后卫由艾杰纳指挥，中央部队则由莱因哈特亲自率领。幕僚总监则一起搭乘总旗舰伯伦希尔以辅佐皇帝，其他还有获得军医总监推荐的六名军医同行，这完全是顾虑到皇帝的健康问题。莱因哈特本人对被视为一个病患感到极大的反感，但是，因为这是皇妃和皇姐的希望，所以他也就没有加以拒绝。但是，不管有几个医师在，如果莱因哈特拒绝，他们也不能勉强莱因哈特接受诊察。

所谓的“血和火的四月十六日”事件是在四月十七日传到莱因哈特的耳里，皇帝极为愤怒。莱因哈特会发这么大的怒火在这之前是很罕见的，尽管是再怎么秀丽的面容，终归是会喷火的。

“军务尚书到底在干什么？把共和主义者关在墙内就没事了吗？姑且不论把他们当成人质是对是错，杀伤他们不就丧失了人质的功用了吗？”

“是……”

奥贝斯坦以极简洁的回答承认自己的过失，对着映在超光速解像率极低的画面上的皇帝深深行了一个礼。就算是解像率极高的画面，莱因哈特也难以看出军务尚书的表情吗？草草结束了不愉快的通讯，莱因哈特陷入了无言的沉思中。

不管敌人是门阀贵族的联合军，或者是自由行星同盟，在统一宇宙前的每个战役，他的心都雀跃不已。但是，在完成统一之后的战争中，莱因哈特的身心都面临奇怪的消耗。尤其是在失去杨威利那个无与伦比的敌手之后，莱因哈特的精神基调被一种难以表现出来的寂寥感所占据，他始终无法抹去这种感觉。

莱因哈特的能源，尤其是精神上的能源不是他一个人所独占的，他的敌手们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就像以前的杨威利所说的，莱因哈特的生命化为火焰，燃烧了高登巴姆王朝，燃烧了自由行星同盟，最后也燃烧了他自己。

不久之后，莱因哈特回到自己的寝室去了，幕僚们恭敬地目送着他的背影。

“……如果皇帝的衰弱是眼睛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当然也就会注意到。但是，皇帝的美和精神至少在表面上一点都没有褪色。由于以前经常性的发烧、卧病，和旧王朝当时比起来，我们不知不觉中也已经习惯了皇帝的生病。就算是发烧，皇帝的清明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的样子。”

这是被称为艺术家提督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所记述的，但是，日后当他检视自己的记述时发现，有关皇帝卧病的记录的确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搭乘伯伦希尔的大本营要员除了梅克林格之外，还有修特莱中将、奇斯里准将、流肯少校等人，包括近侍艾密尔·齐列在内，他们都带着忧心的视线注意着皇帝的健康情况。修特莱中将的表现方式虽然有些散乱，但是，他却有着和杨威利类似的感想。

“陛下的烈气就像是胃酸。如果没有可以溶解的东西，就开始溶解胃壁。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有着这样的感觉。”

听他这样述说的就是与皇帝同年的流肯少校，当然，他也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但是，他每天都会问艾密尔少年皇帝的食欲如何？

※※※

另一方面，在行星海尼森上，为了迎接皇帝，一项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皇帝驾临之前，我们应该把海尼森的灰尘清除干净吧？”

这是军务尚书对取代正在医院中治疗的菲尔纳少将的官房长临时代理人库斯曼少将下达的命令。既然是直属于奥贝斯坦的军官，就不可能是无能的人。然而，和菲尔纳比起来，他就显得较为被动了。也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唯唯诺诺地实行军务尚书的命令的精密机器罢了，尚欠缺主体的判断力和批判力。但在军务省内，这样也就足够了，因此也就愈发突显出菲尔纳的异常。

四月二十九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声称的海尼森除尘工作正式公布了，布告内容足以让万人绝倒。以军务尚书之名公布的公告内容极为简洁。

“帝国军本日逮捕到一直在逃亡中的前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并将之拘禁。上述人犯将被遣送回帝都费沙，审判之后即日

开始服刑。”

由于公布的事实就只有这样，所以不仅是海尼森的市民，连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也都大吃一惊。瓦列一级上将询问是如何探知鲁宾斯基的潜伏处的，然而，军务尚书的部下库斯曼少将也只是毕恭毕敬地拒绝回答。

而缪拉一级上将则是从正在住院治疗的菲尔纳少将那儿得到了答案。奥贝斯坦从“诸神的黄昏”作战当时就一直在探索鲁宾斯基的所在，一直到今年才发现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根据记录于全宇宙医疗机关中的病历，在删除了不实在的患者名字，经过了大圈的调查工作之后，终于掌握了鲁宾斯基的下落。

“鲁宾斯基似乎正为恶性脑瘤而伤脑筋。最多大概只能再活一年。或许是在焦躁之下，行迹就出了纰漏。”

菲尔纳在病床上抒发了他的感想。

※※※

五月二日，莱因哈特皇帝抵达行星海尼森。这是他有生之后第三次踏上此地，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缪拉和瓦列在宇宙港迎接了皇帝。晚春的柔和光芒和微风更使得莱因哈特的容姿充满了香气和光彩。

以前公布“冬蔷薇园的敕令”的美术馆已经被指定为大本营了。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各带着不同的表情等待着皇帝的到来。

毕典菲尔特素有“帝国军中会呼吸的破坏冲动”之称。只要一激动起来，或许在皇帝面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跃向军务尚书。担心会有不测发生的米达麦亚元帅对艾杰纳一级上将说道“如果毕典菲尔特激动起来，我会勾住他的脚，你就揍他的后脑勺”……有这样的流言传出来，然而，这只不过是士兵们不负责任的玩笑话罢了。其实毕典菲尔特的僚友都知道，只要在皇帝面前，这只猛虎就会像一只小猫一样温驯。

见到皇帝的毕典菲尔特缩着他修长的身体，为自己的行为请罪。他是针对自己和军务尚书之间产生嫌隙，让外面的人知道帝国军内部不和一事为自己请罪。然而，他不仅仅这样就了事，毕典菲尔特以充

满敌意的视线瞪看着军务尚书，发出了他不平。他弹劾军务尚书嘲笑帝国军的诸将败给杨威利一事。

“毕典菲尔特不要生气，因为朕自己在战术上也始终赢不过杨威利，朕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朕并不觉得羞耻。毕典菲尔特你觉得可耻吗？”

莱因哈特的表情和声音中都微微带着笑意，这更让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觉得恐惧。另一方面，毕典菲尔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说起来，他是帝国中最常被莱因哈特责备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被责备了。以前，莱因哈特的怒气总像火龙一样朝着毕典菲尔特袭来，紧紧揪住他的心脏。而现在，毕典菲尔特觉得皇帝整个人感觉都变了，而这个变化对皇帝对帝国而言到底是凶是吉？实在是很难判断的。

在莱因哈特尚未即帝位，任职银河帝国最高司令官罗严克拉姆元帅时，他的心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曾就一个高级军官的人事苦口婆心地上谏言。莱因哈特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用他那苍冰色的眼睛睨视着吉尔菲艾斯。

“你是说我冷冻他？但是，对一个有才能的人来说，冷冻是一个不平等的待遇。因为他无能，我只是给他一个适合其才能的待遇罢了。我没有将他免职，他应该很感谢我了。”

然而，在吉尔菲艾斯死后，成为银河帝国实权上的独裁者的莱因哈特在更新军部的所有人事时，却给了那个人没有什么实权但俸禄极高的地位。很明显的，这是对死者的一种代偿行为，但是，到了他极短的人生后期，宽容的花才开始在莱因哈特的精神领域中萌芽。而他那毫不宽待的严苛本质在不久之后就经由流血事件获得了证实。

在毕典菲尔特怀着戒惧的心退回僚友们的行列之后，莱因哈特被问及有无意思见见在狱中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年轻的皇帝摇了摇他那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头颅加以拒绝了。他对鲁宾斯基的关心和评价远低于对杨威利的程度。莱因哈特认为鲁宾斯基就算是个枭雄，但是他没有指挥过大军，在器量上远不如杨。

“先通知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们，叫他们到海尼森来。这是皇帝的邀请。缪拉，就以你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吧！”

“是，可是，如果他们拒绝了又该怎么做呢？吾皇。”

“怎么做？到时候他们就要对流血和混乱负起责任了。”莱因哈特提高了声音。

“奥贝斯坦！”

“在！”

“在朕会见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时，一定会有一些毒虫想加以阻挠吧？扫除这些害虫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可以吗？”

列将都可以感受到皇帝的话带刺，然而，军务尚书仍然不动声色，深深行了一个礼，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皇帝微微地摆了摆他金黄色的头发，环视着列将。

“那么，就先行解散吧！今晚朕想跟众卿共进晚餐。十八时三十分再集合吧！”

※※※

毕典菲尔特赶上目送着皇帝离开后正欲退出的米达麦亚元帅，微微唐突地说道：“这样就落幕了吗？”

“嗯？”

“我们的皇帝就要和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们会面了。然后就会成立某项妥协案，宇宙的和平就到来了。我是很希望有这么好的结局……”

“你不这么认为吗？”

米达麦亚觉得毕典菲尔特似乎比皇帝更难以相信和平会到来。

“我在想，季节变换时一定会有暴风雨，而且我深信一定是场规模极大的风雨，你不这么认为吗？元帅！”

“暴风雨啊……”米达麦亚微微地歪了歪头。

据推测，共和主义者们所保有的兵力大概超过一万艘，虽然是不容忽视的兵力，但是，跟帝国军的强势比起来，那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令人难以想像他们会兴起。

多大的暴风雨。那么，地球教会是形成暴风雨的主因吗？

突然，米达麦亚产生了一个疑问。毕典菲尔特之所以会这样讲并不是出于预测，而是他的希望吧？而且，这个愿望似乎并不只是毕典菲尔特一个人才有的。

※※※

五月上旬，以奈特哈特·缪拉之名，帝国军开始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交涉。尤里安·敏兹则以伊谢尔伦方面的全权代表和他们周旋。

尤里安要求最低限度要清楚伊谢尔伦人质的安危，帝国军答应了此项要求。莱因哈特皇帝之所以没有主动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而不是刻意隐瞒。本来，莱因哈特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看见生还者中有席特列元帅和姆莱中将的名字，尤里安总算放下了一颗心，然而，皇帝的布告又传送了过来，内容是五月二十日，被关在拉格普尔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都将获得释放。由于此项布告，海尼森市民对军务尚书的愤怒和反感很自然地就变成对皇帝的高度善意评价；同时，这么一来，如果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拒绝皇帝的邀请的话，就成了阻碍通往和平共存之路的要因了。

或者，奥贝斯坦也把这一点构思在内而筹划了这整件事？这个相当让尤里安不寒而栗。不管怎么说，皇帝已经让步至此了，或许不可能让得更多了。或许应该先制造前往海尼森和皇帝面对面对话、交涉的机会。即使陷入奥贝斯坦巧妙的谋略中，也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不，或许是有，但是，这条路将会有六万到七万艘舰艇的银河帝国军主力部队挡住去路。

“到海尼森去吧！不是以俘虏而是以使节的身份。以现在的情况来说，这是最可期望的立场了。”尤里安下定决心。

※※※

不管是敌人或同志，看来，预期的心理作用正驱策着每一个人。在一片恶意和善意、野心和理想、悲观和乐观无秩序地流动混杂之际，行星费沙发生了下面这件事件。

“冬馆大火事件”。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旧同盟领地在鲁宾斯基的策动之下发生极度的混乱，尤里安为了呼应各地的共和主义者，而出兵和瓦列交战。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奉命到海尼森整顿局势，进行了所谓的“奥贝斯坦大割草”……

错综、迷乱的银河系还没有平静的迹象……

# 第六章 冬馆大火

【I】

从莱因哈特的时代往回追溯一千年以上的十八世纪，在地球一角的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叫“天才学”的有趣而又奇怪的理论。根据这门理论的说法，被称为天才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六个项目：

一、在数个没有特定的范畴内有杰出的才能。

二、有着因这些才能所产生出来的足以立纪念碑的功绩。

三、对他人的怀古有着魔术般的支配力。

四、表现出他人眼中奇迹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五、通常多早熟，在其家族中过去不曾有像他一样杰出的人物。

六、多数在其近亲中有人在精神或社会方面有缺陷。此外，这种人大多对其近亲有着憎恶感。

检视这六点之后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些要项正形成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壮丽的宫殿之门。莱因哈特具有无人可比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才能，而且他不断使其燃烧直至爆炸。他的才能和志向完全一致，他用自己的生命表现这两方面的天赋。

那么，在历史上和莱因哈特处于敌对关系的杨威利究竟是不是个天才呢？后世对杨威利的评价之所以略显复杂，是因为他的才干和志向不一致所给人的深刻印象之故吧？

从许多的证言和记录看来，很明显的，身为军人的杨在本质上是个战略家。然而，事实上，他却在战术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惊人成绩，反倒在战略层面上，他终究无法推翻莱因哈特所确立的优势。主要的外在因素是杨在同盟军瓦解之前只任职最前线的指挥官而没有坐上构建战略的中心位置，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本人无意去克服这个外在因素。因此也有人批评杨是消极而优柔寡断的，而杨对充分发现自己本身的军事才干一事也有着几分犹豫，这个价值观把他的才干朝否定的方向推去。或许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倾向否定了杨的“天才”。如此一来，杨到底是不是天才就不是杨本身的问题，而是对杨下评价的人们的问题了。

或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民主共和势力之间的军事对立是天才和近似天才者之间个人层面上的对决。完完全全是个人层面上的。

尤里安在整理杨威利所留下来的备忘录片断时发现了以下这一段。

“……在某个意义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民主共和主义的敌对者。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残忍而愚劣的支配者，而是因为他具备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的便是期望救世主的思想。由于人民没有能力改革社会、矫正不义、解决矛盾，所以才迫切地期望等待着一个超人的出现。这种‘自己什么都不做，但是，在某个时候就会有传说中的英雄出现为我们击退恶龙’的依赖他人的精神，和亚雷·海尼森所主张的‘自由·自主·自律·自尊’的精神是绝对不相容的。然而，在高登巴姆王朝末期，这个被他人依存的存在却以几近完美的形式成为现实的东西。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就是现实的救世主传说。他打倒了腐败的高登巴姆王朝，扫除了独占财富和特权的门阀贵族，实行了许多的社会政策。而他是不是使用非民主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在这个时候就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因为帝国的民众要的并不是民主的过程。结果，帝国的民众就在自己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获得了民主政治的结果……”

在这之后，杨又展开了什么样的论说就成为永远的疑问了。他的猝死使得他的思想无法以文章的形态实体化。

※※※

这一年，不只是莱因哈特的事情多，成为他的配偶的女性也一样是多事之秋。皇妃希尔格尔·冯·罗严克拉姆预定于六月一日生产，在皇帝亲率帝国军主力前往新领土之后，她就在冬馆待产。预定在五月底就移到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特别病楼去。

对宫内省而言，这似乎是个充实和繁忙、不安的初夏。而事实上强烈感受到这一切的人便是伍尔利·克斯拉。

宪兵总监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兼任新帝都费沙的防御司令官，大本营和冬馆的警备司令部也在他的管辖之下。如果从个人层面来解析这个任务的话，克斯拉等于要守护莱因哈特的妻子和她肚子里面的孩子，以及莱因哈特的姐姐，一共两个半的人。在冬馆的警备兵方

面，他也特地选择了有救护知识的人，同时，他每天都要亲自到皇妃住处一次，以确认皇帝那少之又少的亲族是安全的。有时候，他也会和玛林道夫伯爵下完西洋棋之后才回去。等他回到官邸时，往往已经接近深夜十二时。有人认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现在和未来是因为他的技巧和努力才守住的。

当被任命为宪兵总监时，克斯拉旧有的组织和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令他备觉艰辛的是贴出鼓励平民检举宪兵非法行为的布告，制定密告不需物证，即使误认或虚报也不加以处罚，或有意要加害密告者时，就把负责该地的宪兵视为犯人等的条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识性的布告，但事实上，高登巴姆王朝时代的宪兵队就制定了与这布靠背道而驰的不成文条律，宪兵疯狂地镇压民众，不只是共和主义者和政治犯，连无辜的人也常常受到波及。

“为了举发一个政治犯，多多少少会牵连到四周中的人，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种说法实在缺乏说服力，一旦自己身处于被害者的地位时，任谁都无法忍受这种待遇。有一部分的人采取了消极的作法，然而主谋者们都一起被关进边境的收容所，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资产被没收，特别恶劣的十名甚至被处刑，于是，在杀鸡儆猴的效力之下，一群人都成了顺从的狗了。

此外，克斯拉还重新编组了宪兵队内的人事，在对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暂告一段落，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都被编入了宪兵队。这也是防止产生新旧两派抗争的方法，而在克斯拉巧妙的人事配置及机构改革之下，组织内停滞不前的旧血都被排除了，现在可说是到达了成功的阶段。然而，跟莱因哈特之于帝国整体的影响一样，这个改革是由在上位者个人主导的，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

克斯拉在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就三十九岁了，然而，他还是单身。当然，他一定也有过无数的恋爱和绯闻，但在私生活方面，他的保密功夫极为到家。对他抱持反感的宪兵们原想揭发丑闻而跟踪他，甚至窃听，然而却始终抓不住任何不利于他的蛛丝马迹。相反的，这些造反集团反被克斯拉惩罚、流放，从不平的地表永远消失，而克斯拉的地位也因为更加稳固。

※※※

这一天，五月十四日。季节似乎变化得比日历还快，显得极为密热，天空罩着薄薄的云，使大气停止了流动。许多市民挥汗不止，也有人预感似乎有什么不祥的事或奇怪的事将要发生，事后，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讲法。

十一时十五分，一幅没有画面的匿名ＴＶ电话打进宪兵本部。电话内容是说，在“邱梅尔事件”时被消灭的地球教团的势力在两年的时间内又告复活，他们正把新发展出来的根茎伸向费沙的地下社会。将于五月中趁皇帝和帝国军主力不在的时候制造暴动，企图占据费沙的重要据点。帝国军应该尽速谋求妥善对策，尤其是交通、通讯、能源供给的各个系统都可能遭受到危险的攻击。说完这些话，电话就挂断了。

光是听到地球教就兴奋莫名了，帝国的治安机关就像一只眼前摇着红布的斗牛般。时序进入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之后，交通、通讯系统就不断产生故障，社会的、经济的混乱还冒着热烟，久久不散。

在动员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十一时三十分，罗夫汀地区的贮油库发生了爆炸，黑烟和火焰笼罩了整个地区。死伤者不断增加，闻讯赶来的消防队和急欲避难的居民们阻挡了彼此的去路，现场陷入了一片难以收拾的混乱。接着，部分的市外通讯系统遭到破坏，部分的自来水管线破裂了，菲亚巴尔特地区的街道全淹在水中，水流入地下电缆网路，附近一带供电中断。

混乱于是更加扩大。

就这样，到了下午，宪兵队和帝都防御部队的战力被分散到市内十四个事件发生的场所。

阴谋选在五月十四日实行是有其理由的。这一天，具有强大权限和足以与该权限相匹配的才能伍尔利·克斯拉，刚好为了视察行星上各处的防御设施而离开帝都中心地区。此外，国务尚书（尚无法辞职）玛林道夫伯爵也出门视察工部省建设的人造湖和水资源管理系统去了。

尽管如此，十五时终于还是和克斯拉联络上了。一听到报告，克斯拉就大叫：“不要被骗了！那是佯攻！”

原本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用兵家的他深知对方目前战略的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场所，而是人物。

他知道皇妃和她肚子里的胎儿才是此次暴动的对象。原本他已经把这个要点告诉宪兵队了，但是，太过强力的指导者一时不指挥，部下们也就顿失依持，结果就产生了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的状态。克斯拉停止了视察工作，坐着喷射式直升机急急赶回帝都，同时下令增加宪兵队的武力。虽然他采取了电光火石般快速的处置，然而，当他赶到冬馆时，事情已经发生了。

【Ⅱ】

冬馆，临时的皇宫。

名称的由来是种植于门两侧的冬青树，以及在率关的门上刻着的冬青树徽章。宫内省曾提议把这个徽章改成“黄金狮子”，但是莱因哈特认为既然只是暂时的居所，也就放着不去管它。关于这件事，安妮罗杰曾笑着对希尔德说——今后如果说要改建一个家，恐怕莱因哈特也会回答“不必要的事就不用费事了”。如果在改建之后才跟他说的话，他大概也只会说一声“是吗？”就没事了。莱因哈特对以光年以下的单位所形成的事物是没什么兴趣的。

不管如何，宫内省还得暂时先整备临时皇宫的内外景观，而大庭园的整备则尚城未完的状态下。

当天，冬馆来了客人。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大公妃殿下来探望弟妹。

安妮罗杰自己虽然没有怀孕生产的经验，但是，她曾几次帮其他的女性生产过。在进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后宫之前有过，进宫之后也有过。这前后所接触的生产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显著的不同，但是，他们的肉体和心理的构造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异。对希尔德而言，莱因哈特不在身边固然是一个遗憾，但是，从心理的支柱来说，有安妮罗杰在反而更好些。莱因哈特在身边也帮不上忙。就因为他的才干是在同一个宇宙的不同世界中，所以才不容他人的追随。

这个时候，希尔德躺在位于二楼的图书室的躺椅上，背上靠着几个靠垫，挺起了上半身。安妮罗杰正想帮弟妹泡一杯牛奶咖啡，然而，楼下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人声和物品撞击的交错声。

“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因莱因哈特而相遇的女人相对而视。姑且不论安妮罗杰，希尔德应该已经习惯了战火。但是，宇宙空间中的战斗只要不是在战舰内发生的话就等于没有声响，所以，她对声音的反应比对光的反应要迟钝一些。再加上怀孕超过八个月的孕妇，也不可能敏捷地行动。

桃花心木制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无礼举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壁面相碰撞的门发出不满的声音，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他有着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狂信者的眼神。在他看着现实的眼睛中罩着一层非现实的膜。他带着手枪，身上穿着不合身的军服。衣服的表面有着斑斑血迹，随着男人粗重的呼吸像红色的明虫一样地蠕动着。

安妮罗杰无声地挺起身，横在男人的视线和弟妹之间，她微微地张开两手，将弟妹完全挡了起来。

“退下！这位是银河帝国的皇妃陛下！”

这一声叱喝虽然音调显得极为平静，但是，希尔德已经切实地感觉到这个清晰而美丽的女人无疑地是银河系的霸主之姐。

狂信者的两眼闪着像是感到气馁的色彩。可是，那也是一瞬间的事。男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出了一点音乐感都没有的叫声，同时扣下了扳机。

就在这一瞬间，窗口出现了一个流着血的宪兵，顿时响起了一片喊声。

光束交错着，男人的下巴被击穿了。血四处喷散，只见他旋转着倒了下来。一个宪兵跑来询问皇妃是否安好，然而，一条光束又从他的侧面贯穿而过。

安妮罗杰嗅到满室的血腥。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即将生产的弟妹的身体，然而，她发现到眼前罩上了一层烟雾。入侵者似乎放了火。事后经过判断，那些狂信者企图用火来洗净罪恶，想象征性地皇帝的妻子处以火刑。

火和烟所组成的混合部队开始从冬馆的各处朝即将笼罩在黑幕之下的天空窜升。从前庭仰望着建筑物的克斯拉眼神中闪过焦虑的神

色。火灾的发生使热感知系统的能力更形低下，要冲进去的时机更难掌握了。

皇妃和皇姐正被困在屋内。第一阵虽然冲了进去，但是，被楼上的火力所阻，只有两名逃了出来，其他的似乎全灭了。为了顾虑到皇帝夫妻的私生活，屋内并没有装备监视系统，而这次却造成了负面效果。由于是个私人的宅邸，所以只留下了平面图，因此内部的情况无法正确知悉。

※※※

“请让我过，借过呀！”

有一个人影像栗鼠一样在士兵当中轻巧、敏捷地穿梭。她也想穿过克斯拉的身边，但是却被宪兵总监快速伸出的手抓住了领子。他抓到的是一个大约十七岁，有着黑色头发和眼睛，长相纤弱的少女。

“太危险了，退下吧！”

“可是，希尔德小姐，不，皇妃和大公妃都还在二楼。请放开我呀！”

“你是近侍吗？”

“是啊，啊，如果我没有去买巧克力冰淇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哪有这种事？克斯拉想着，陷入了沉默，少女反而以认真的表情看着他。

“求求你，上校先生，请你一定要平安救出皇妃和大公妃。求求你呀！”

被对方至少叫低了五个阶级的宪兵总监压抑着苦笑，要少女判断皇妃和皇姐在二楼的哪个房间。皇妃的近侍歪着头想了一下，数秒钟之后，她抓起了“上校先生”的手，把他拉向内庭，正确地指出开始冒着白色烟雾的二楼角落的房间。

“那边的窗户是图书室南侧的窗。窗下有一张躺椅，皇妃就坐在那里呀！一定是的！”

点了点头之后，克斯拉叫部下拿来野战用的轻合金梯。在确认了热线枪的能源匣之后，克斯拉叫来了三名军官下达了指示。他把梯子

架在壁面上，确定稳固之后便把手搭了上去，宪兵总监自己要冲进去。

“霍克斯波克斯·费兹布斯！霍克斯波克斯·费兹布斯！”

一边念着奇怪的咒文，一边交握着两手手指头的少女注意到了克斯拉带着不可思议的视线看着她。她笑了起来，随即想到似乎场合不对，赶快又恢复紧张的表情。

“这是我祖父教我的咒文。意思是说，凶事啊，赶快消失吧！”

“有效吗？”

“重覆越多次越有效。”

“那么，你就继续吧！”

克斯拉把热线枪咬在口中，爬上了梯子。即使身为高位军官，但是一向希望站在最前线的气质使得他有这种冲动。他慎重地把脸靠上了窗户。他看到了室内有一个拿着枪的男人，他立刻就确认出来那不是宪兵。

“霍克斯波克斯，以下省略！”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克斯拉对准了准星，开了枪。虽然比不上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及克涅利斯·鲁兹，但是，克斯拉也是一流的射击高手。火线击碎了玻璃，成了一把能源之剑贯穿了恐怖分子的胸膛。恐怖分子朝后方飞出了数步的距离，背部朝着墙壁冲撞过去然后摔下来。

第二个男人于此时又跑进了克斯拉的视线内。男人看着室内的惨状，扭曲着脸，从室外栏杆处瞄准着屋内的两个女人。同一时间，克斯拉发出了第二枪。

第二个地球教徒惨叫着，越过栏杆滚落平台，倒在花岗岩制的平台后，经过短暂的痉挛便一动也不动了。三、四名宪兵跑过他的身旁，跑上楼梯。数道火线从楼上射下来，楼下也回以相当的射击。在火焰和烟雾竞相斗争当中，闪光纵横奔窜，产生了新的死亡和痛苦。三个地球教徒离开了无益的残杀场所，飞奔进入图书室，想要完成暗杀的目的。

克斯拉用身体撞破了窗户，跳进室内，从他的右手射出了火线。连续两道闪光，一个地球教徒被击穿了左胸和左肩的交界处，另一个

则被击穿了脸部，血雾从墙壁溅向地板，形成一道淡红色的染料。

第三个地球教徒第一次有了机会比克斯拉早开枪。他原本是想射杀克斯拉的，然而，火线偏离了，只把克斯拉的枪击落。男人改变了枪口的方向，想一举杀死希尔德和她肚子里面的胎儿。

那一瞬间，安妮罗杰优美的身体像乘着风的蝶儿一样行动了，她抓住了放在暖炉上的雕刻台灯。台灯迎面击向恐怖分子的脸，鼻骨发出了破碎的声音，水晶玻璃和大理石的碎片刺入了他的肉，血和惨叫声同时向四处飞散。枪口因而移开了，火线射向天花板。安妮罗杰放低了姿势，她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希尔德。

男人的胸口迸出了血花。是克斯拉这一瞬间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热线枪开枪射击。男人夸张地前后摇摆着，张开了两手仰倒下来。后脑部撞击到地板发出了巨响，声音消失之后，四周立刻陷入一片静寂当中。

在楼梯间的枪击似乎也告一段落了。

克斯拉用一只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屈着一条腿跪在希尔德和安妮罗杰面前。

“两位夫人平安无事吧？”

安妮罗杰金黄色的头发散乱着，玻璃碎片割伤了她的手腕和手背，白晰的皮肤渗着血丝，两颊上淌着透明的汗水，呼吸也显得很急促，然而，她那像蓝宝石的眼睛中却浮现着骄傲的表情。她用自己的身体守住了弟弟的妻子及胎儿。

“克斯拉一级上将，你来得正好，请立刻叫御医和女官们来，皇妃陛下要生产了。”

安妮罗杰的声音在花了数秒钟的时候之后才透过克斯拉的听觉神经敲开了他的理性之门。皇帝所信任的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半提起自己采跪姿的身体，由于身体受重力的影响，他稍稍倾斜的角度，大声地叫来了宪兵。有一个人从开着的门外跑了起来，是那一个不久之前才和克斯拉成了知已的黑发少女。

“皇妃！希尔德小姐！您没事吧？”

少女抱着希尔德。希尔德忍住剧烈的阵痛，装出了笑脸抚摸着少女的头发，少女因放了心和喜不自胜而哭了起来。

然而，现在可不是感动的时候。整个建筑物都是祝融的包围之下。宪兵们拿着担架跑进来，把希尔德抬上了担架盖上毛毯，抬出满是浓烟的屋子。克斯拉用两手抱起安妮罗杰和黑发少女走出屋外。

急救用的白色地上车在前庭待命，希尔德的担架被送上了车内。安妮罗杰和近侍少女、御医和护士一起搭上了车，急救车开动了。军务车前后守护着，由克斯拉的部下威兹雷本上校负责指挥朝医院急驶而去。克斯拉则留在现场指挥灭火和救出受伤者。

五月十四日十九时四十分，冬馆付之一炬。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皇帝夫妻在这座馆里的生活不满四个月就结束了。

【Ⅲ】

结束的另一面必须是另一个开始。在暂时控制了市内十四个地方的破坏活动之后，克斯拉赶到了医院。他在分娩室外，穿着沾满煤污的军服祈求皇妃平安生产。

这个时候，已经接到报告的玛林道夫伯爵赶到了医院，他先对克斯拉的认真尽责表达谢意，之后便在特别室里等待女儿生产。

“上校先生，请用。”

担任希尔德近侍的那个黑发少女送来了一杯装在白色陶杯里的咖啡。她找到了他。

“谢谢你，小姐……”

少女笑了，看来就像破云而出的青空一样。

“上校先生的大名呢？”

“克斯拉，伍尔利·克斯拉。”

少女微微地蹙起了眉头。对自己的新发现惊愕的少女把眼睛和嘴巴都张成了O字形了。

“啊，那么，您是宪兵总监阁下！不是什么上校罗？”

“我也曾经是上校。”

“对不起，从年龄看来，我以为您大概是中校之类的，所以才决定叫您上校的，没想到失礼了。我的记忆力太差了。宪兵总监阁下常常到皇妃的住处去的嘛！我应该记住的……”

“算了，因为我也记不得你呀！佛耶巴哈。”

克斯拉微微地笑着，少女也回以可爱的笑容。

“谢谢您，阁下。嗯，请叫我玛丽嘉。”

少女的语尾加重了其他的感情，那是一种强力的生命赞歌。

当克斯拉和玛丽嘉站在那边谈话的时候，分娩室的门打开了，从兴奋的脸上拿下面罩的医生颤动着声音宣布：“是男孩子，身体没有任何缺陷。皇妃陛下也平安无事。帝国万岁！”

※※※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二时五十分。

全人类社会中最享有盛名的婴儿诞生了，是一个应该会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的男孩子。身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子，对这个婴儿说究竟是福是祸，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预测的。

希尔德的生产过程并没有多少痛苦，但是，由于产前的惊愕和冲击，她原本整然有序的理性和记忆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混乱。当她因目不暇给的状况转变而呆愕时，人生最重要的瞬间就从她的身边溜过。直到她定下心来环视四周时，希尔德才发现到自己躺在床上，那个地方已经不是分娩室了，而是由颇适合神经放松的绿色系色调所装饰的豪华寝室。是从一百多天以前就为皇帝的妻子所准备的房间。

希尔德移动着视线，一个她熟识的中年、气色很好的护士开了口。

“皇妃陛下醒过来了。”

听到这句话，另外一个人影进入了希尔德的视线。是一个像烟雾般的金发美人。只见她右手抱着绷带，手上抱着婴儿。一瞬间，圆形的光芒似乎从她的背后浮现。

“安妮罗杰姐姐……”

“是个很健康的男孩子呢！皇妃。不管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漂亮而聪明的孩子。”

※※※

在病房之外，热闹的气氛像是逢年过节一样，因为皇妃生产了，而且生出了一个男孩子，一个帝位的继承者，这种事怎么能不让大家为之疯狂呢？

“皇子殿下万岁！”

“皇妃陛下万岁！”

玛丽嘉·冯·佛耶巴哈跳上了比她高一个头的一级上将身上。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抱起了她苗条的身体时，扩音器放出了热闹的庆祝歌曲，香槟酒不断地被打开。在一阵喧闹当中，玛丽嘉把脸颊贴上了克斯拉的脸，结果，煤灰也沾上了她那淡玫瑰色的脸颊。她大声地笑着，回到地上时，她接着宪兵总监的手开始轻快地跳起舞来了。

“……于是，在未来的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诞生的夜晚，平常极为严谨而刚直的帝都防卫司令官就穿着军服和小他二十多岁的少女跳起舞来。两年后，这个少女就成了克斯拉元帅夫人。”

在后来出版的“克斯拉元帅评传”的第五章中这样记述着。在这本评传中还记载着克斯拉的容貌不像军人，倒像是一个干练的少壮派律师。

【Ⅳ】

如果是一出轻歌剧，布幕应该是在充满活力的合唱和观众的掌声中落下的。然而，对伍尔利·克斯拉而言，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他把皇妃、皇子、皇姐三者委托给宫内省人员和御医团，安排了医院的警备工作之后，就朝着宪兵本部去了。在医院玄关处对他挥手道别的玛丽嘉·冯·佛耶巴哈的身影消失不见之后，克斯拉立刻换了一件精神上的衣服。从亲切而可信赖的“上校先生”到冷彻而严格的宪兵总监，他在地上车的后座上做了这样的改变。

宪兵本部的医疗室内收容了六名恐怖分子，此外还有二十名在佯攻作战时被检举收押的人。死者的数量六倍于生者，费沙的地球教团的实力看似已溃灭了。然而——

“地球教的指挥人在哪里？”

克斯拉热切地想知道和希望掌握的问题就是这个。当然，这些狂信者是不会那么轻易就招供。

“使用自白剂，就是会死也没办法。”

伍尔利·克斯拉本来就是属于昂首阔步于宇宙空间中行动型的军人，他认为“提督”是很尊贵的称号，对于从事宪兵之类的任务，他并没有极果断的决定。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办事能力过人，所以才被任

命为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也由于他把这两个任务都做得很好，所以，在莱因哈特皇帝在世期间，从奥丁到费沙，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政治中枢。原本不是很喜欢这种安排的武人性格反而使人对他产生了极度的信赖感，对克斯拉本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略带讽刺的境遇。

从各个观点看来，他确实是一个公正、高洁的人，然而，他毕竟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人，不是为拥护犯人的人权而运动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只要他认为有必要，拷问之类的手段是不会少的。然而，对方既然是狂信者，常常有会以殉教者身份自居的这种人，把肉体的痛苦变换成自我陶醉，化为一种殉道满足。藉着多次举发地球教徒的经验，克斯拉学到这件事。所以，只有使用自白剂这个方法可以用了。以克斯拉的立场来看，使用自白剂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在讯问的过程中丧命的地球教徒多达八名，宪兵队的残酷日后也就成了被传述的重点了。以宪兵队的立场来看，他们只得到了与他们的辛劳相得的效果。比对、分析几个强制性的自白之后，宪兵队终于掌握了他们在费沙的活动根据地。秘密搜查的结果，发现还有许多的地球教徒潜伏在该处，准备了武器，企图攻击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在这期间，克斯拉在费沙中央宇宙港以及行星上所有的宇宙港布下了监视网，发现了三名企图逃亡的地球教徒，射杀了两名，逮捕了一名。同时，这些行动也出现了副产品。麻药的走私犯、黑市军需物资贩售者、欺诈犯等，一共有超过十名的刑事犯被逮捕了。

五月十七日，克斯拉亲自指挥的武装宪兵十个中队包围了位于耶夫莱姆街四十号的地球教的活动根据地。二十二时，“耶夫莱姆街之战”开始了。这是一场一开始胜负就很明显的战斗，但是，由于败者一方拒绝投降，于是，战斗景象也就显得格外凄惨。

“这场战斗连一丁点的美感都没有”，日后克斯拉这样回忆着。

战斗是在十八日一时三十分完全结束。地球教徒二百二十四名除了三个意识不清的重伤者之外，其他的全部死亡，服毒自杀者达二十九名之多。宪兵队也造成了二十七名人员的死亡。地球教徒完全从费沙的地表被一扫而光。

另外，在这一天天未明时，行星费沙执行了前内务省次官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海德里希·朗古的死刑。朗古并没有哭着求饶，当他从个人牢房出来时已经失去了意识，在延髓被雷射光束破坏时，他也没有恢复意识。

或许对海德里希·朗古本人来说，这倒是一种幸福的死法。然而，对朗古的遗族而言，失去丈夫、父亲的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们那沾满污名的死刑囚家族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罗严克拉姆王朝和高登巴姆王朝不一样，即使是政治犯，其罪责也不追及家人，然而，记录和记忆却是永远的。

深夜，从耶夫莱姆街跑来的克斯拉默然地看着被运走的朗古的棺柩。他没办法一下子忘记朗古夫人穿着丧服，一副无所依靠的背影。

※※※

十八日下午，结束了不愉快的任务之后，克斯拉回到了他那四日未归的官舍。他脱下了衣服滚到床上去，一直睡到傍晚。就在他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洗完了澡时，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来电话——希尔德要见他。

跑到医院去的宪兵总监被请入希尔德的病房。被护士服待着半躺在床上的希尔德微笑着迎接丈夫能干的臣下。

“皇子之所以能平安全赖大公妃殿下和克斯拉一级上将。我要好好谢谢你。”

“下官惶恐，由于下官守护不周，为皇妃陛下和大公妃殿下带来了许多不便，下官理当受到惩罚。”

克斯拉的恐惧是双重的，穿着穿大睡衣的希尔德胸前抱着她那小小的儿子，克斯拉比莱因哈特更早看到皇子。

“还有一件事，克斯拉总监。”

“……啊？”

“玛丽嘉·冯·佛耶巴哈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她要我代传一句话给和善的‘上校’先生。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餐如何？”

这个身经百战的名将，冷峻的宪兵指挥官霎时像少年一样红了脸。

【V】

最先传送到行星海尼森的报告是充满了欢乐色彩的好消息。

“皇子诞生！母子平安，现在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休养中！”

“在医院中休养”，这个表现方法很奇特，但是，母子均安的消息就已经让驻留在海尼森的帝国军有关人员仿佛置身在欢喜的雪花当中。

接着又传来了冬馆大火、枪击战、格里华德大公妃殿下轻伤等的消息，然而不久之后，希尔德皇妃亲自发了消息给莱因哈特，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已解决。

还没有实际感觉到身为人夫的莱因哈特现在又成为人父了。在呆愕了一阵子之后，修特莱中将提醒莱因哈特要为皇子取名字。虽然不是突发事件，但是，这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令他困惑的事呢?

事后，近侍艾密尔·齐列看到散置于皇帝书桌四周的揉成一堆堆的纸头时不禁大吃一惊。

原本莱因哈特和骨肉至亲的缘分就很浅。

构成天才的六大要素之一就是对亲近的憎恶。莱因哈特憎恨父亲，母亲在成为他憎恶的对象之前就永远离开他了。而现在，他自己为人父，他是一个背负家庭重任的人。

家人，这个名词让莱因哈特极为困惑。由于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没有在莱因哈特的记忆和精神基层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莱因哈特来说，母亲是相当抽象的，就像是某处温热的蒸馏水一样。而父亲则和母亲一起消失了，他的肉体虽然还存在着，然而，精神却已经退化，他没有尽到对孩子的照顾责任，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女儿卖给权势之家，以换得一点点的金钱回报。莱因哈特根本没有双亲，正确地说，他根本不需要有双亲，在他有了生命之后……

对莱因哈特而言，家人就只有那个像春天的阳光一样倾注了所有的爱给他的姐姐，还有那个住在隔壁的高个子红发少年。莱因哈特和红发少年从外面玩倦归来的时候，总会被姐姐赶进那间狭窄的浴室里。当他们胡乱地冲洗完毕，从浴室出来的时候，那个从老旧的桌子上飘散出来的热巧克力的香味更提高了少年的期望……

“好俗的名字啊，什么齐格飞……”

莱因哈特对着遥远而温馨的记忆喃喃说道。他拿起了笔，在不知是第几十张的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

亚历山大·齐格飞·冯·罗严克拉姆。

这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婴儿就被称为“亚历克大公”。

第二代的皇帝诞生之后，第一代的皇帝当然没有因此就卸下了重任。莱因哈特是在二十岁生日之前继承了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称号，如果以此为标准，莱因哈特的治世还要持续十九年。

自己会成为四十几岁的人，这件事对莱因哈特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但是，成为人父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想象的事，而现在也已经实现了，所以，成为四十几岁，甚至超过六十岁也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就算莱因哈特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是多么无与伦比的英雄，只要是人，就没有不老不死的。

然而，在想到明天、后天的事情之前，莱因哈特今天就有几件事要做完。有许多大大小小、公私两方面的课题等着他裁决。

重新呼叫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及革命军前来交涉。把政治犯从拉格普尔监狱放出来，让他们回家。同时要搜查拉格普尔暴动的主谋。此外还有重新整备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新领土交通、通讯、物流体系、以政治犯的罪名逮捕旧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处分、在帝国内部撤下不和的种子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及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正式处分、败给伊谢尔伦革命军的瓦列一级上将的处分，同时还要奖赏他避免帝国军决裂的产生、透过宫内省公布皇子的名字、写信给妻子希尔德和姐姐安妮罗杰、选定取代已经烧毁的冬馆的临时皇宫、奖赏帝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的功绩，然后……有没有忘记什么事？皇帝是一个相当忙碌的职位，至少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皇帝来说是这样的。

安妮罗杰正好遇上亚历山大·齐格飞的诞生，护卫她们母子免遭狂信者的伤害，这件事对莱因哈特是一件足以温暖他整个心窝的喜事。自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后，经过一千日以上，才得以恢复姐姐和莱因哈特那个时期的感情。再回溯时间之河，船应该要停靠在十五年前的岸边吧？当然，春光像水晶的碎片一样撒落下来。

莱因哈特给了自己还未见过面的孩子那个陪伴自己半生的挚友的名字。不是为了对故人赎罪，而是一种表现感谢及超乎这种心情的结果。吉尔菲艾斯和莱因哈特共有着在莱因哈特的生命中最充满光和热的岁月。莱因哈特之所以把齐格飞的名字给了那个成长之后应该会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支配者的男孩子，是融合了必然性和自然性的结果。

突然，一个问号闪过莱因哈特的心头。在他检视着那段充满光和热的过去时，他发现一件事。他一边用指头拨着金黄色的发梢，一边陷入了沉思。

“莱因哈特大人”，吉尔菲艾斯一直用敬称来呼叫自己的密友。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叫的呢？不应该是打一开始认识时就这样的。是在进入了幼年学校之后，当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这样叫。不知不觉当中，彼此也都习以为常了。莱因哈特并没有自己是吉尔菲艾斯的“主君”的意识。到吉尔菲艾斯死前，他一直都没有那种意识。吉尔菲艾斯是莱因哈特的分身，他活着的时候，莱因哈特的人生可以拥有两倍的质与量。

“归根结底，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心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人生映在镜中并加以美化罢了。”

也有历史学家做了这样严苛的批评。或许出生在后世对这个历史学家而言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如果莱因哈特听到这段评语，他的怒气一定远在宽容之上。

※※※

在提督们所投宿的银翼旅馆中有一间装了大型偏光玻璃的谈话室，从这个房间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看见海尼森中央宇宙港的全景。

庆祝皇子诞生的兴奋感的余韵还在室内回荡着，然而，安静的气氛却同时弥漫着整个房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交谈着的提督们让人想起了一群正在休息的猛禽。一群穿过历史上最后距离的金黄色海鹫。

“克斯拉好像把在费沙和地球教都扫灭了。”

“是啊，今年好像割草年嘛！”

“连神出鬼没的鲁宾斯基也落网了，亚历克皇子殿下可以在安稳的环境下成长了。”

瓦列稍带揶揄地问道，毕典菲尔特换过交叉的双脚，膝盖碰到桌子，让桌上的咖啡杯跳了起来。好在每一个杯子都已经空了。

“恶魔被妖怪抓住的话，大家当然是希望两败俱伤哪！鲁宾斯基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他只因为脑肿瘤而直接到坟墓报到的话，那就未免太虎头蛇尾了吧。”

毕典菲尔特的说法虽然显得相当任性但是却让人觉得有奇妙的说服力，僚友们都露出会心一笑。

这个时候，除了奥贝斯坦元帅和克斯拉一级上将之外，帝国军的最高级干部都聚集在这个房间里。包括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艾杰纳一级上将、瓦列一级上将等人。和莱因哈特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获胜之后相较，数目减少了一半。失去的僚友和记忆是多么贵重的东西啊！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都知道，他们所渡过的星海同时也是血腥的大海。一思及此，他们在一瞬间会有一种肃然之感，同时也就确认了自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悔恨。

站在窗边凝视着风景的梅克林格听到开门声回过头来。

米达麦亚麾下的卡尔·爱德华·拜耶尔蓝上将匆匆进门来，对着前辈诸将敬了礼，低声向有“疾风之狼”之称的宇宙舰队司令官作报告。拜耶尔蓝的紧张传染给米达麦亚，但是，米达麦亚却加上了一点喘息的时间，他给了僚友们一个犀利的微笑。

“各位，休息的时间似乎已经结束了。根据刚才的消息，伊谢尔伦军的所有部队已经离开了回廊，正朝着海尼森方向前进。”

无声的骚动使空气产生了波动，几个穿着黑色和银色军服的身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只有一个人，那个凝视着三次元西洋棋一动也不动的人像是会了意似地点了点头，移动了骑士，自言自语地说道。

“将军！”

他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却镇压了周围的静寂，僚友们各自带着符合自己个性的惊异表情看着他。除了渥佛根·米达麦亚之外的其他四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僚友的声音。

这是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五月二十日十六时的事。

# 第七章 深红星路

【I】

“战术层面上的偶然只不过是战略层面必然余光的碎片而已”——杨威利

※※※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零零一年。

五月底发生的银河帝国军和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全面冲突，若光从表面的事件来加以排序整理的话，看来就像是因运气不佳的偶发事件所导致的。一艘小小的民间宇宙船从帝国军支配下的旧同盟领地朝着伊谢尔伦回廊航行。这是一次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逃亡，一共坐了九十人以上的男女老幼，超过了规定的人数。这艘叫做“新世纪”的老配船只因为动力部分发生故障而向伊谢尔伦求援，结果其通讯波却把帝国军给引来了。虽然他们是费了好大心血才穿过帝国军的警戒网的。

“理想是从现实的尸体吸取养分的食尸花。一个理想需要比一个军团的吸血鬼还要多的鲜血，需要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的血。”

有时这种痛切而强烈的嘲讽构成了真理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情形或许就是这样。“真是麻烦，不要管了”，内心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绝对没有办法对那些为追求自由而逃离帝国军掌握的人见死不救。当然，从以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政战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来说，这艘宇宙船有可能是帝国军的破坏者，然而，再想到莱因哈特皇帝的为人，事情又似乎不可能是这样的。伊谢尔伦军于是赶紧出舰队前往搭救。

然而，双方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再典型不过的遭遇战。对伊谢尔伦军的出现大吃一惊的帝国军叫来了在附近的同伴，不久，德洛伊杰上将的舰队就急速赶到，而伊谢尔伦军也不得不动员大规模的舰队。于是，数千艘舰艇就展开了两上小时的交战，德洛伊杰并没有笨到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获得战术上的胜利，所以便开始后退。然而，伊谢尔伦军摆出了如此调头撤退就要追击的姿态，不断地集结友军，于是，最后便演变成无法回头的态势。尤里安获得了“新世纪”号上的人们感

谢，把他们送回伊谢尔伦，而他的内心也不禁有着一种混合着后悔情绪的恐惧。因为他想到，皇帝的作战欲望是不是会因此被挑起?

然而，仔细观察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短暂的生涯就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因为示威而大动干戈，一定是要进入实战才会出兵的。

另一方面，以尤里安·敏兹为首的伊谢尔伦革命军，把主力集结在回廊的出入口，准备应付这预期之外的事态。和平交涉的契机因去年杨威利的暗杀事件和今年的拉格普尔监狱流血事件等外来的因素受到妨碍的经验，总之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使他们精神上的甲胄更形厚重，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结果都不得不开启战端。

尤里安无意拒绝皇帝的交涉要求，但是，他也不打算卑屈地做帝国的附庸。尤里安经常从杨威利那儿听到有关莱因哈特的人格和价值观的评论。

“莱因哈特是一个不惜为自己的理想和野心，甚至爱憎而自我毁灭的人。就因为如此，他对敌人也有这样的要求。莱因哈特之所以如此哀惜逝去的友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我们之所以轻蔑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也是出于这种心态吧？”

如果民主共和政治是那么贵重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不豁出生命去守护，而眼睁睁看着民主政治灭亡在专制政治的支配下呢？这一定是莱因哈特所无法理解的事情。或许莱因哈特是希望从占据伊谢尔伦的少数人当中去寻求理想的敌人吧?

“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占据着伊谢尔伦，拥有庞大的兵力的话，姑且不论莱因哈特皇帝，帝国政府和军部的不安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也许哪一天，伊谢尔伦会成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负担，而不是他们的。”

“那么，要放弃伊谢尔伦吗？”

“执着于伊谢尔伦，到最后反而会使我们在政治、战略上的选择幅度缩小，就是这样。”

当时，杨的发言方式始终极为抽象，但是，尤里安很能谅解他并无意将伊谢尔伦当成民主共和政治的永远根据地。然而，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尤里安如何把伊谢尔伦的存在做战术层面上的活用?

尤里安从杨那里学到了莱因哈特傲人的才能和野心给予无上的敬意。同时，他也学到了分析和观察潜在其才能里的危险要素。但是，

在研究这个人物时经常会面临直视太阳而被灼伤眼球的危险。

在尤里西斯舰上，尤里安对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等人说出他的想法。尽管莱因哈特有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交涉的机会，但是，他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之前先进行一次战斗呢？因为像是皇帝测试对方是不是为理想而流血的一种方式。

战斗是先寇布以下的军队干部们的希望。亚典波罗一方面对尤里安的见解表示赞同，一方面又微微歪着头提出了疑问。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世的历史学家是不是会莱因哈特断定为一个嗜血的野心家呢？”

“不，大概写着他是一个有着和所有战争的流血量相当功绩的伟人。”

或许是太疲倦的关系吧？尤里安话中带着嘲讽的语气，回话的声音滑过人们的耳膜时还留着些许的刺耳感。

“因为后世的那些历史家是以成果这种价值基准来衡量流血量的。即使在宇宙统一之前死了一亿人，他们还是会这么说的。他们会说，只死了一亿人就完成了宇宙的统一霸业，真是了不起的丰功伟业啊！”

尤里安发泄了之后，在回归静寂的列席者中，华尔特·冯·先寇布冷静地抚平发言者过度激烈的情绪。

“这种说法真不像是你的风格。难道你想变成一个冷笑家，在后世的毒舌录上留名吗？”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尤里安红着脸，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自己那段需要谢罪的发言。他只是突然意识到，姑且不论杨威利，在才能、经验、实绩各方面都比不上莱因哈特的自己，要分析对方的精神作用是显得太勉强了。原本尤里安目前的境遇并不是历史家，而是用兵家，不是立于测量流血效果的立场，而是立于被测量的立场。

※※※

莱因哈特把一级上将以前的诸将和直属于大本营的幕僚们集中于临时的大本营。采取的虽然是御前会议的形式，然而，莱因哈特现在并没有意思问幕僚们是否要出兵。倒不如说莱因哈特的目的是要让列将们彻底明白他的战意和斗志。

“如果是他们发兵挑衅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回避的理由。原本朕就是为此而亲征的，朕可能会立刻率领你们离开海尼森去讨伐他们。”

莱因哈特环视列将，他从奈特哈特·缪拉的视线中感受到他有所诉求。在皇帝催促的表情下，有着灰色头发和灰色眼珠的良将诚实地发表了他的意见。

“不是下官轻敌，而是这次战役并没有关系到帝国的存亡。下官认为陛下无需亲自上阵，战事请交由下官等人，陛下就请留在行星上吧！”

莱因哈特以嘲讽的眼神回应着缪拉的进言。苍冰色的瞳孔中跳跃着流星般的光芒。

“朕为什么要率军亲征？难道是要以毫无原则的笑脸去面对共和主义者们无礼的挑战吗？不是的。朕明白缪拉的好意，可是，这个时候，是用不着的。”

这一次轮到米达麦亚要求发言了。

“请容我直言，陛下。皇妃陛下和大公妃殿下都在费沙等着陛下您的归期。请您在后方监督我们作战就可以了。”

“哦？你也有妻子啊！朕想她一定也祈求着你能生还，难道让你置身于危险当中就是好事吗？”

莱因哈特的话中虽隐含恶意，但是却又合情合理，米达麦亚顿时没有提出反驳的余地，于是只有沉默了。

就如莱因哈特所说的一样，帝国军没有理由要回避战争。如果这次把伊谢尔伦击灭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人类社会统一于“黄金狮子旗”下了。布于行星海尼森和巴拉特星系的帝国军的战力是伊谢尔伦军的五倍以上，装备和补给也居于优势。如果伊谢尔伦军渴望战斗的话，对帝国军而言，这无异是一条通往统一和平的捷径。

若要勉强探求帝国不安的主因的话，那就是新领土各处的物流、交通、通讯的混乱尚未完全平息，不过，在拘捕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之后，情势已经有很明显的改善了，米达麦亚也不得不承认军务尚书果断的行动杜绝了阴谋的根源。

瓦列一级上将由于麾下的战力已经减半，所以受命警备行星海尼森。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一起留在海尼森行星上不是瓦列所愿意

的，然而这是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办法拒绝。奥贝斯坦也对皇帝亲自上阵一事表示反对，但是，他没有表现职强烈的态度，只是二话不说行了一个礼接受了命令。

年轻的金发霸主命令近侍艾密尔·齐列送酒来，他亲手为诸将倒酒。为诸将倒过酒之后，莱因哈特也在自己的杯中注入了四二四年份的酒。

“那个杨威利是一个没有胜算就不会作战的人，所以他值得朕尊敬，但是，他的后继者又是怎么的一个人呢？”

这个问题不是对诸将发问，也不是他自言自语，在喃喃地说了这段话之后，莱因哈特微微地提高了声音。

“米达麦亚！”

“是！”

“你早朕一天出发，设定好和共和主义者们一决雌雄的战场。你就算全军的前锋，左翼是艾杰纳，右翼交给毕典菲尔特，后卫就由缪拉负责，梅克林格以幕僚总监的身份跟朕在一起。那么，干杯！”

高举起酒杯，把鲜红色的液体一饮而尽之后，皇帝把酒杯掷向脚边的地板上。诸将也跟着这样做，只见地上满上晶莹灿烂的碎片。这个景象让人想起了他们以前踩在军靴下的星星群。

【Ⅱ】

莱因哈特浮游于无穷的宇宙空间中。

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呈半球型，上半部是一面显示萤幕，散布在银河中的数亿光亮和黑暗的微粒子洒落于坐在指挥椅上的莱因哈特身上。莱因哈特全身承受着这些微粒子，当明暗的交错和他的鼓动及呼吸呈现同一步调时，他觉得自己和宇宙同化了。这是最幸福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灵魂深处浸浴在星海当中，自己的所有细胞随着全宇宙的法则律动着。现在，他把船停在距离海尼森十二天行程之外，称为希瓦的星域，但是，这个名词对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是他的一切，没有人可以将这两者分开。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自觉到有一些发热，但是，他没有对重臣或近侍说明。如果被他们知道了，别说出战了，他一定会被当成病人关

在只可以眺望行星海尼森冬蔷薇园的宿舍里的。莱因哈特的意识范围里容不下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这个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彻彻底底地排除到体外了。

“与其不战而悔，不如先战再悔。”

这是莱因哈特留给后世的一句警语，但是，在可靠的历史资料中却找不到这句话。大概是因为这句话充分表现了被视为军神的莱因哈特的一面，所以才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当莱因哈特把艾密尔·齐列送来的牛奶咖啡拿到嘴边的时候，监控员的声音充满了紧张的波动弥漫着整个舰桥。

“发现敌踪！距离１０６．４光秒，３１９２万公里。推测进入红色区域最快为１８８０秒之后！”

一张看不见的巨网罩在帝国军的头上。曾经驰聘过无数战场，钻过多少死亡线的莱因哈特的部下们，也还是没有办法习惯于安抚着胃、肺和心脏的战栗而冰冷的手掌感触。

不久之后，敌舰投影在萤幕上。光点群浮现于辽阔无边的黑暗深渊中，电脑解析着敌人的阵形，用雷射投影出来。经过数秒的观察之后，莱因哈特发现阵形是根据兵法所布出来的。

“虽然尚未成熟，不过仍有其可取之处。”

莱因哈特赞赏道。在战争经历方面，他比尤里安早了六年，在武勋的质和量方面，更是后者所无法匹敌的。今年六月刚好是莱因哈特自幼校毕业第一次上战场之后的第十年。这是一段何其长又何其短的十年啊？！失去的东西、获得的东西成列地经过他眼前，这时，他对着麦克风开口。

“在作战之前，朕要再对众卿说一次。姑且不论高登巴姆王朝，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在，朕一定要站在银河帝国军队的最前线！”

莱因哈特的声音像水一样地弥漫整个舰桥。

“朕的儿子也一样，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皇帝绝对不能躲在士兵们的背后，在安全的宫廷指挥作战。我向你们发誓，绝对不会有懦夫可以坐上罗严克拉姆王朝至尊的宝座……”

一阵狂热的呼声打破了瞬间的寂静。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亚力克大公万岁！”

帝国军的通讯回路充斥着昂扬的叫声。那是从伯伦希尔发出来，传到帝国军的所有舰艇上的。米达麦亚等诸将在各自的旗舰上带着不同的表情点头称是。那个高傲的皇帝经常把自己的背对着友军，而把胸膛暴露在敌人面前。

于是——

“发射！”

“发射！”

※※※

五月二十九日八时五十分。希瓦星域的会战开始了。

一开始是一种整齐的炮火交织。光束切割着衰老的皮肤般，各舰的能源磁场排距着光束，出现了数万只火鸟群舞似的光景。除了死神的盛装之外，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这么妖治而充满幻魅的光景的。

十五分钟的炮战之后，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左翼部队开始后退了。而帝国军右翼部队的队伍就像是跟着被吸进去似的往前突进，司令官见状赶忙制止。

“不要中计了！只要我军不被拉入雷神之锤的射程内，他们就没有胜算。不要中了他们这么明显的诱饵。”

毕典菲尔特的指令听来似乎不像他以往的风格，不过，这项命令仍然传进了黑色枪骑兵全队，他们于是放慢了前进的速度。伊谢尔伦军停止了后退，摆出要进军的态势，帝国军就相对地开始后退。

在重覆地一进一退之后，十时十分，亚典波罗失望已极，他只好放弃把黑色枪骑兵拉进十字炮火的焦点内的战法。他一只手拿着染色白色五棱星的黑扁帽，对着幕僚拉欧耸耸肩。

“毕典菲尔特那家伙似乎什么时候在他的字典里加上了慎重和小心这样的字了。现在还像个秀才般扭扭捏捏地，到底想怎么样嘛！”

参加希瓦星域会战的战力，帝国军方面有舰艇五万一千七百艘，将兵五百八十四万二千四百人，伊谢尔伦方革命军有舰艇九千八百艘，将兵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帝国军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伊谢尔伦革命军则不得不将极少数的舰艇做最佳的运用。对伊谢尔伦革命军来说，这是一项弱点，也有可能是据以产生诡计的根源。

尤里安指示旗舰尤里西斯前进。虽然不像莱因哈特当众所说一般，但是，太过年轻而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司令官却自我要求一定要站在头阵去迎接危险。这也许是受到杨的影响，然而，在这个时候来说，这种举动或许显得有些唐突。

巨大的火花在前方的宙域中开放。

突进的尤里西斯放慢了速度，突破了膨胀的能源乱流中央。舰体因摩擦而摇动着，最后，尤里西斯像是从能源暴风中被释放出来一般，朝着和突入时不同的角度飞去。而就在其前方，不幸的帝国军巡航舰体的右侧面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从尤里西斯的主炮中发射的白热能源箭击中了帝国军巡航舰，试图回头的巡航舰舰体被撕扯开来。新的闪光贯穿了涌出来的彩色爆炸光。能源中和磁场像镶着宝石般的薄衣似地包裹着尤里西斯，然而，一向有强运的战舰却耐住了强大的负荷，一边反击一边回过头，避开了敌方的炮击。

在尤里西斯左方六公里处，僚舰受到帝国军的炮火攻击，在中弹之后仍然一边前进一边解体，数秒钟之内便化为金属和能源粒子群，在闪光当中消失无踪了。破坏和杀戮的能源形成激流，在虚空中卷起旋涡，在每个黑暗的墙壁上凿出了火花和火球之洞。

伊谢尔伦军缓缓的前进，看来像是冲撞上帝国军的铁壁一样被弹回来了。前锋的米达麦亚、左翼的艾杰纳、右翼的毕典菲尔特的阵形都找不出破绽，伊谢尔伦军的渗透不断受到阻挠。这不是消极的谋略。皇帝的命令一下，铁和火焰的怒涛就将伊谢尔伦军包围了起来，爆发的能源不断地被填充。然而，整体的攻势却尚未完全掌握在莱因哈特的手中。

※※※

“杨威利的后继者真是用兵巧妙啊！或者是出自梅尔卡兹之手呢？”

莱因哈特自言自语地说着，他那白晰脸颊浮现出红潮，不只是因为有一种兴奋感，正在微微发热的身体也渴求着水份。他感到一股恶寒。自觉到身体的不适，莱因哈特的不快更是如火上加油。虽然他的锐气和烈气一点都没有衰竭的样子。但是，他意志的集中力似乎越来越弱了。莱因哈特白晰的手指头抚摸着干涩的嘴唇，凝视着萤幕。

在光和暗无秩序的交错几度映于视网膜之际，莱因哈特才听到有人呼叫着“陛下”。出现在莱因哈特眼前的是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和皇帝的高级副官修特莱中将的脸。在他们的脸上漂荡着陌生的表情。担心、不安，还有那种守护着病弱者的健康者的表情。莱因哈特以微笑回应着他们，然而，笑容中微微欠缺着豁达与柔和，只差一点点就变成冷笑了。

“怎么了？我的脸上映着诅咒的影子吗？因为我是一个集中几亿的诅咒，包括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诅咒于一身的人哪！”

梅克林格用郑重的一个行礼接受了皇帝拙劣的玩笑。

“对不起，因为陛下看起来仿佛在另一个宇宙陷入沉思一样……”

莱因哈特叹了一口热气。那不是发出心中的热气，而是因为肺和气管的发热而引起的热气。

“是吗？不过，陷入另一个宇宙沉思最好是在掌握了我的宇宙之后比较好。希望你们多加努力！”

皇帝闭上了嘴，伯伦希尔舰桥看来似乎恢复了大本营的气氛。

【Ⅲ】

或者尤里安·敏兹比他自己想象中的还要豪勇，也许应该说是大胆。当他判断出不能回伊谢尔伦要塞，无法回避和帝国军的主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尤里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本他们就是以极少的兵力和强大的银河帝国军较量智慧和勇猛的。他们不应该还希望会有完全整备的环境。在这个时候，他们只有采取一边作战一边寻找胜机的做法了。

或许尤里安的本质不是一个战略家，而更接近战术家。从这个层面来看，也许他不是“小杨威利”，而是“小莱因哈特”。然而，那个对莱因哈特而言已经不存在的师父却仍存在尤里安的心中，而且对他的理性和感性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

尤里安是有志成为一个军人，但是，他并不想成为杨的后继者，只希望做杨的部下、辅佐人员。对尤里安而言，军队就代表杨舰队，他对军队的见解虽然稍缺普遍性，但是只要检视他所走过的人生路程就可以了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伊谢尔伦军的舰艇数量比帝国军少，人数更是一大差距。本来在这场会战中，伊谢尔伦军至少需要一百万的官兵。如果没有这么多数目的兵员，就不能运用各个舰艇了。从舰桥上集中控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尤里安用可以说太过大胆的战术弥补了这个致命的缺点。他把一成的舰艇当成无人舰，配置在左翼后方，看来就像是预备兵力一样。如果帝国军看出这个破绽，把攻势集中在这个方位的话，伊谢尔伦军的阵形一定会整个崩溃。

如果莱因哈特的身体状况良好的话，或许他就会看出尤里安的这个诡计。不，或许他已经看破了吧？如果要严苛地加以评断的话，尤里安的诡计只不过是杨威利的次流罢了。杨常把无人舰拿来当成魔术的材料，如果再回溯战术史的话就可以发现西德尼·席特列元帅也曾经试用这个战法去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从某个意义来说，对同盟军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战法吧。

而因为这个无人舰队常常往伊谢尔伦方面或帝国军的右侧面佯攻，所以，帝国军就不得不分出注意在上面，也因此得分出部分战力应对。光是这样，雪人舰队的存在就已经有其价值了，然而，尤里安身为一个战术家却有着更大的胃口。

如果有机会的话，尤里安还打算把这些无人舰队当成诱饵，向莱因哈特皇帝的旗舰伯伦希尔直接攻过去。然而，尤里安一方面不认为莱因哈特会中这样的诡计，或许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说，若说伊谢尔伦军还有其他胜算的话，那就只有把帝国军引进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射程范围内了。尤里安想到或许自己被目前的状况所牵引而在战略上做了错误的判断了，然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完美主义在作祟，或许这也是他承受自师父杨威利的影响中不好的一面。

※※※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决定把基本的用兵姿态定在正攻法。

“没有玩弄诡计的必要，连续不间断的攻击以消耗敌人的战力。”

聚集大量的兵力，整务补给，再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就是通往胜利的道路。跟杨威利一样，莱因哈特也知道这个道理。他的霸气中存在着理性，这就是为什么他并没有使自己的天才狂飙的缘故，但是，

在这次的会战中，因自己的集中力的薄弱而产生的微妙不安更是使得他在用兵时显得过度慎重。莱因哈特一边解析着敌人的阵形和行动线，一边喃喃自语着。

“能用这么少数的舰艇完成这么严密的布阵，看来大概是梅尔卡兹的手法吧？老将的功力似乎还没有衰退。”

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用兵不喜取巧。“坚实而没有空隙，惯依理而行”，这是军事学教科书上对他的用兵评价。在他晚年时，因为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这两大恒星在宇宙中闪耀着，所以，梅尔卡兹的光芒在众人的印象中似乎就黯淡了不少，但是，就因为这样，他才得以成为后世平凡军人的典范。想模仿莱因哈特和杨的人虽然不在少数，但是，却没有人学得来。

炸裂的炮火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光带，把无机物和有机分子撒到宇宙中，仿佛一只带着恶意的巨大怪物一样排山倒海而来。

※※※

伊谢尔伦军虽然一向善于和大敌对战，但是，就因为人数太少，同样的战法能用到什么时候就不得而知了。

“只有五十二个人怎么操作巡航舰？看来非得把蜘蛛也当成船员来用才能腾得出手啊！”

“别发牢骚！以前我曾用八个人准备了三百人份的料理呢！就是某个提督再婚的宴会那一次啊！结果新娘和新郎的儿子私奔了，宴会也就流产了，留下了一大堆料理。”

“啊，我听说了。这艘巡航舰上坐的不是蜘蛛，而是牛和猪的混血呢！全是些连头盖骨时而都塞满了胃袋的笨蛋！”

从对战一转而为苦战，却仍然互相开玩笑彼此戏虐是被称谓“杨舰队”的一群人无可救药的习性。“一句玩笑话等于一滴血”则是奥利比·波布兰的名言。

当尤里安还是个少年时，他也认为自己是属于这种性格的，然而，在杨威利死后，他的幽默和毒舌的感觉便降低了，认真的精神层面逐渐浮现出来。总而言之，杨这个触媒的存在对尤里安·敏兹此时的境遇从某方面来说和莱因哈特是处于对立的地位。支配人类史上最大版图的霸主必须要考虑到身体的状况地精神活动的影响，相较之下，

抗拒其支配的革命军太过年轻的指挥官却必须排除精神过度对肉体健康的干扰。

从萤幕上投射出来的光芒照耀着尤里安的脸。整整有二十四个小时以上，尤里安都没有合过眼。他的神经处于极端激动的状态下，使得他根本睡不着。

尤里安感到迷惑。帝国军的行动比他预想的还要迟缓，炮火虽然呈高密度，阵容也又深又厚，但是，莱因哈特皇帝的用兵不是应该更富于实力派的吗？尤里安无法透过那厚重的军阵看出可以使用诡计以扰乱帝国军的空隙。因为，在人力上居于极劣势的伊谢尔伦军必须避免被接入永无休止的消耗战中。

“对方的预测正确吗？愿望可以实现吗？唯有让其产生这种错觉，陷阱的成功率才会高。一定要记得在陷阱上放置金币。”

以前杨威利曾这样说过。尤里安·敏兹一直相当杨是战场上最厉害的心理学家，但如果把“最厉害”改在“数一数二”，这样的评价就绝不会太夸张。莱因哈特皇帝麾下的提督们虽然都是杨武勋录上的败将，然而，事实上他们都是被杨所设下的心理陷阱所驱，连莱因哈特本身也不例外。

※※※

银河帝国军的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原本最擅长快速机动用兵，但是，在面对瞬间的胜机地，他也知道如何抑制攻击冲动。由于这样，他更能在最具效果的时机发挥爆发性的破坏力。然而，他右侧的毕典菲尔特在亚典波罗口中的“低级优等”的行径终于到了极限。五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三十分，形成帝国军右翼的黑色枪骑兵开始猛然地行动了。

在毕典菲尔特一声号令之下，黑色枪骑兵在黑暗的虚空中划出银白色的航迹，仿佛一只展翅的猛禽般以弧状的行动线朝着同盟军的左翼袭杀过去。

“敌人杀过来了！”

伊谢尔伦军的监控员颤动着声音。仿佛在一瞬间就扩大了船影直冲过来的黑色枪骑兵的迫力和压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对抗的。数万支

能源光束和飞弹直飞过来，多彩的爆炸火光四处绽开。亚典波罗发出了指令，伊谢尔伦军也以光和热交织的弹幕迎击敌人。

黑色枪骑兵被高密度的炮火所击倒，舰列出现了漏洞。然而，伊谢尔伦军的损伤也不小。唯一和帝国军不同的是，伊谢尔伦军在数量的恢复力上远较帝国军逊色得多。

激烈的炮战告一段落之后，伊谢尔伦军的阵容越发薄弱、稀疏，不敌对方攻势的亚典波罗也咋着舌下令所有的舰队后退。他的心头掠过了“如果再这样减少下去，是不是就会溶进宇宙的深渊中”的想法。

【Ⅳ】

“伊谢尔伦军看来像是要往回廊方向退却了，下官想要斩断其退路，将其一举包围击灭，恳请陛下裁可！”

五月三十一日二时四十分，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提出了这样的申请。莱因哈特从假寐中醒来，在近待艾密尔·齐列帮助之下穿好军服。他原想洗个澡，然而，发着烧的身体应该避免有这样的举动。

莱因哈特挺着发着热的身体从寝室走向舰桥。他记起在幼年学校当时有过和这次相似感觉的经验。那就是第一次进行在无重力下行动的训练时。那种醉酒般的感觉不断地扩张，侵略着他的意识。

舰桥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重整姿势对他行礼的幕僚们。然而，他的视线在摇晃，暗度急速地增加。莱因哈特觉得自己似乎发出了声音，可是，他本身的听觉却没有确认这件事。

“陛下！”

艾密尔·齐列的惨叫让隶属于帝国军大本营的幕僚们感到一股战栗，那个不可侵犯的年轻霸主就在他们的眼前倒下。以前，那颗黄金般的头颅只形式地对高登巴姆王朝的皇帝低过，而现在，那头灿烂的金发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地板接触了，闭着两眼的脸苍白得像无机物一般，而血色则病态地泛在两颊上。奇斯里准将和流肯少校从两边扶起了皇帝的身体。怒叱声和命令交错着，军医和护士急忙赶过来。接近恐惧和紧张感使室内的空气停滞了。失去意识的莱因哈特在奇斯里、流肯、艾密尔·齐列的服侍下躺在担架上经过刚刚走过的通路，往相反方向被送走了。

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微微泛青着脸，然而又保持着沉着和冷静的表情对一个军医说道：“军医先生。”

“是、是！”

“希望你们不要再以原因不明来结案了，确定皇帝的病名，做最好的医疗，好吗？”

军医很感谢皇帝的幕僚总监不是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而是绅士般的梅克林格。然而，这种感谢的念头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梅克林格微微地伸出了右手，扭住了军医的衣领。“艺术家提督”的两眼中闪着看似低温的青色火焰。

“明白了吗？军医先生，你有地位，当然也必须负相当的责任，如果你也束手无策，那就跟那些蒙古大夫们没什么不同了，我可以对你抱着期望吗？”

军医苍白着脸点点头，梅克林格松开了手，只用着嘴唇的一端笑着。

“对不起，军医先生，我太激动了一点。”

※※※

“皇帝昏倒！”

传送到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处的报告充满了恐惧和震撼。“疾风之狼”觉得冰之魔女似乎把寒气吹进了他的胃和心脏内一样，他那充满活力的瞳孔中出现了冰冷的裂缝，然而，他还是把自己的内心的动摇封在体内。

“有什么好骚动的？又不是皇帝驾崩了。在这个时候失去节度的话，日后一定会被皇帝责怪的。”

他尖锐地叱责着失去血色的幕僚们。在这个人心动摇的时刻，这个体形瘦小的元帅的威严镇压住了一群高个子的幕僚们。幕僚们不由得重整了态度。他们的上司不只是帝国军的，更是全宇宙无与伦比的勇将。

“这个消息不能让敌军知道。封锁一部分的通讯网络。把这个措施告诉大本营。”

伯伦希尔上有梅克林格一级上将。他应该会做适当的处置，以防止大本营产生动摇吧？眼前展开的会战或许到最后会不得不放弃胜利

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时候却不能有丝毫松懈。

难道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历史才刚满两年就要结束了吗？一个极不详的念头划过脑中，被称为银河帝国军至宝的勇将听到了恐惧和绝望和这两种情绪在他的意识边缘凶狠地叫嚣着。

“喂，罗严塔尔，怎么办才好？把这么重的责任都丢给我，自己却在天上一手拿着美酒一边旁观，太自私了吧？”

米达麦亚半认真地对着已故的密友发着牢骚。即使有着“疾风之狼”的胆识和处理能力，要井然有序地收拾这个事态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在这里的话会怎么做呢？米达麦亚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足见他心境上的负荷有多重了。

帝国军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地步。为了不让敌方知道皇帝发烧昏倒的事，必须封锁一部分的通讯网，同时发出禁口令，结果，一部分必要的指挥系统就被切断了。

米达麦亚和梅克林格之间在无言当中建立了起了联系。虽然这是一件有着极高完成度的工作，但是，不知道皇帝生病的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恩惠。何时及如何把事实告诉指挥着帝国左右两翼的艾杰纳和毕典菲尔特两人，就是梅克林格和修特莱的新课题了。

※※※

尤其最大的问题是毕典菲尔特。他对伊谢尔伦军采取了波状的猛烈攻击，在帝国军中最突出，然而，在五时十五分时，他遭遇到梅尔卡兹提督所筑成的炮阵，前进的情况受到了阻挠。

巧妙地构筑而成的闪光和火壁阻挡了帝国军的猛进。虽然不可能长时间阻止，但是却给了亚典波罗麾下的舰队重新编组的时间，六时，亚典波罗完成了这个作业。

毕典菲尔特一边踢着旗舰“王虎”舰桥上的地板恨得牙痒痒的，一边跟“活动的大本营”战舰伯伦希尔联络。要求动员预备兵力以再度攻击。

然而，从大本营传回来的回答却是“避免不必要的攻击，后退！”毕典菲尔特对着显现在通讯萤幕上的梅克林格怒吼着。

“不通情理的家伙！请皇帝出来！如果不听，我就搭小艇到伯伦希尔去直接跟皇帝申诉！”

毕典菲尔特散着橘色的头发，挥舞着拳头。他是很认真的。而艺术家提督也不禁在内心直咋舌。

“毕典菲尔特提督，我是皇帝陛下敕令所任命的大本营幕僚总监。关于战场上的统筹，对你们下指令等事宜也都是由陛下委交给我的职权。如果有异议就请你到陛下面前理论吧！不过，现在请你遵循后退的命令。”

这是梅克林格不得已的说词，但是，结果却更刺激了毕典菲尔特的怒气。他无礼而毫元艺术感的反驳如连珠炮似地迸出来。

“你这个可笑的诗人！什么时候你竟然和着奥贝斯坦所做的曲子弹起钢琴来了？”

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的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回答是这样的：“要让猪听的曲子，胡狼来作也就够了。”

※※※

当大本营和右翼之间进行着这种没有建设性的交谈时，帝国军左翼部队和伊谢尔伦军之间持续着拉锯的状态。

艾杰纳无视于幕僚们的进言，陷入了某种沉思中，不久之后，他轻轻地举起了左手，把竖起来的大拇指前后摇动着。参谋长格里先贝克上将解读出了他无言的指令，结果，艾杰纳舰队从最前线的混战状态中脱离，开始快速地后退。他们以三次集中炮火甩开了紧追上来伊谢尔伦军，以完美的舰队动作重新编组阵形，采取了不管皇帝下什么样的命令都可以立即执行的态势。然而，艾杰纳却陷入了一段出人意料之外的漫长等待。

【V】

五月三十一日九时二十分。

希瓦星域的会战场在奇妙的胶着状态中看似呈现出停顿的样子。炮火炸裂、中弹的舰艇形成火球爆炸开来，不断地产生死者，然而，却总让人有一种不够畅快的感觉。仿佛生命力和破坏力在某个地方阻挠而无法完全混合燃烧一样。

银河帝国军的后卫的完整的部队待命着。那就是在困局中更显得强韧，被誉为“坚忍不拔”的奈特哈特·缪拉的舰队。在没有接到皇帝下

达出战的命令，连和敌人接触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缪拉只有在旗舰帕西法尔的舰桥上凝视着萤幕上一闪一灭的光点群。

“缪拉一级上将，我们到这个战场来不是为了吃饭盒的。我们一定要参加战斗，把那些共和主义者打倒在我们的炮火之下。”

那些嗜血的年轻幕僚公然地表现出他们狂热的兴奋，向司令官如此一再地进言。缪拉轻轻地举起一只手制止了他们的话。

“没有皇帝的命令是不能胡乱移动舰队的。再稍等一会儿，大本营应该会有指令下来。”

话是这么说，但是，缪拉不得不感到怀疑，皇帝没有下命令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他灰色的瞳孔中，困惑的阴影正展开它的双翅不断地扩张着。缪拉所知道的皇帝应该早就对他下达迂回敌人背后或侧面发动攻势的命令了。以双方这么大的兵力差距，应该有这样的可能性啊！缪拉此时也只能像艾杰纳一样，除了了等待还是等待。

帝国军的攻势出现了堪称超乎微妙之上的混乱和空隙，对伊谢尔伦军来说，他们才有了原本不应该有的余裕。

※※※

当奈特哈特·缪拉的幕僚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吃着他们不知道第几个的饭盒时，在伊谢尔伦军的阵营中，一个有着阳光跳跃般的绿色瞳孔的人驾着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回到战舰尤里西斯上。他从驾驶座上跳下来，快速地对跑过来的整备兵下了指示，然后立刻拿起墙壁上的通话器，打电话到舰桥上去。

“尤里安吗？有件事你要好好听着。”

“发生什么事了，波布兰中校？”

“刚才有一道奇怪的通讯跑进我的座机里。我想跟你报告，听听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事情大得足以让我的耳朵平静下来吗？”

尤里安开了个玩笑，然而，他那年轻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尖锐了。敌人方面的通讯混乱使得波布兰无意间得到一个消息。“皇帝生病了”这句话就够让人大吃一惊了。

莱因哈特皇帝病倒了吗？那个充满着闪耀光芒霸气和活力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将因生病而失去战史上最壮丽的军事成功吗？尤里

安实在难以相信。而且他也不愿相信。那种感情和杨威利被恐怖分子杀害时，对事件的不当性所抱持着的剧烈感觉有些相似。他总认为莱因哈特不应该是会因病而死的人。

然而，现在似乎不应该太早下结论。莱因哈特虽然病倒了，但不一定是患了重病，也许只是普通的感冒而已。尤里安的那个师父曾经说过“如果我死了，一定是因为过度劳动而死的。尤里安，答应我，如果我死了，就在我的墓碑上这样写着：‘这里睡着一个被工作杀死的不幸劳动者’。”说完还继续睡他的午觉。但是，莱因哈特皇帝的勤勉度是杨的十二倍之多，在他的医学字典上一定没有“装病”这个项目。

尤里安把幕僚集合到舰桥上来。这个时候，梅尔卡兹和亚典波罗也都乘着小艇到尤里西斯上来了。就是因为战线奇妙的胶着和通讯的混乱使得他们有这样的行动。

当波布兰的报告被公开了之后，在场的人先是都安静了下来，而打破沉默的是华尔特·冯·先寇布。他提出大胆的提案，把士兵送上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直接击毙皇帝莱因哈特。

“两年前的伊谢尔伦攻防战时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活着回去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如果能拿下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首级的话，帐本上就会能有黑字出现了。”

先寇布说话的口吻就像在果园是摘下苹果一样轻松。

如果皇帝卧病在床的话，这件事就可以充分搅乱帝国军的步调，一旦逼近伯伦希尔的话，帝国军因恐皇帝受害，必定会手忙脚乱地出手阻挡，到时就会产生空隙了。这个提案与其说是一种战术，倒不如说更像一场赌博，但是，若是这个大好时机流失的话，将来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

尤里安的心一边摇晃着，一边渐渐收缩了起来。

“梅尔卡兹提督的看法呢？”

被比自己年轻四十岁以上的年少司令官一问，以前被称为帝国军宿将的老提督认真地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那淡淡地分析现状的声音流过每个人的耳边。

“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也可以维持一场不败的战争。帝国军的行动出奇地迟钝，我们后退了，他们也不来追击。可是，如

果我们就这样回伊谢尔伦，战力僦会更加减少，下一场仗就会比现在更吃力。”

梅尔卡兹说到这里就停嘴了。先寇布大声地点点头，拍着两手。

“决定了，我们就跳进那艘美丽的伯伦希尔，将皇帝的首级拿下来！”

“去死吧！皇帝！”

几个年轻的幕僚异口同声地唱和着。

“那么，我也去。”

对于尤里安的主张，先寇布皱起眉头。

“喂喂，这可是肉体方面的劳动啊！这是劳动者赚取超过勤务津贴的机会，全军的总司令官不可以横加阻挠，你就学学杨提督，坐在指挥座上，盖着扁帽睡你的觉吧！”

不过尤里安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一起去，否则我就不赞成这件事。我的目的是和莱因哈特皇帝谈判，而不是杀害他，请你不要会错意了。”

几秒钟的沉思之后，接下来便是苦笑，先寇布接受了年轻司令官的主张。

“……ＯＫ，尤里安如果你想先和皇帝面对面的话，你就做吧！你是要恭恭敬敬地跟他说话呢？还是要把战斧挥向那有着金黄色秀发的头颅，使它变成一个大血球呢？”

“我是希望在谈判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可是，帝国军一定会有他们的借口吧？当我满足了帝国军贪欲的胃口时……”

尤里安的视线攫住了青年革命家。

“为防万一，我现在指定中将是继任的革命军司令官。当然，提督是要留在尤里西斯上的，拜托你了。”

吃了一惊的亚典波罗想抗议，但是，赋予尤里安命令权的可以说就是他自己。所以，他也只能乖乖接受了。

※※※

一提到肉搏战，“蔷薇骑士”连队就像爆发时的火山一样充满了活力。尤里安和波布兰、马逊也加入行列，在候客室穿上装甲服时，连

队中的一员大声地叫着。

“再也没有比这个舞台更大的了，我们就筑起留给后世开眼界的尸山血河吧，中将！”

华尔特·冯·先寇布用一只手整理着发型，一边微笑着。他那种像是把勇敢结晶化了的笑容是部下们最信赖不过的了。

“不，尸体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只要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尸体就够了，那个世界上最美丽、最贵重的尸体……”

先寇布的视线一转动，攫住了一个少女的身影，一个把飞行头盔挟在腋下穿着飞行装的十七岁女兵，她那淡红茶色的头发和充满活力的蓝紫色瞳孔实在叫人印象深刻。在一阵阵的带着好奇和好意的口哨当中，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站在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面前，直直地凝视着他褐色的眼珠。

“尤里安，你要小心，你是个优等生，但有时候却又显得不得要领，可别丢下我们啊。”

“可是，你并没有阻止我呀！”

“不能阻止啊！一个会因为女人出言阻止就放弃原来念头的男人绝对守护不了自己的家人的。”

卡琳闭起了嘴唇，装出了对自己的表现力之不足感到焦躁的表情。

“不要离开华尔特·冯·先寇布，母亲说过，只要双脚在地面或地板上，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比他更可靠的了。”

卡琳的视线和先寇布的视线撞个正着。“蔷薇骑士”连队的第十三代连队长兴味盎然地看着继承着自己遗传因子的少女，堆起了笑容。

“受美人之托是不能说不的。”

然后他拍拍尤里安的肩膀，又对少女笑了笑。

“对了，卡琳，我也有一件事拜托你。”

说来无情，但却又是事实，这是先寇布第一次叫女儿的名字。卡琳无法做到父亲百分之一的平静，她僵硬着表情和声音，全神贯注着。

“什么事？”

“恋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要生孩子一定要在过了二十岁之后，因为我不想才三十几岁就当外公。”

四周穿着装甲服的人群爆出了哄堂大笑，尤里安和卡琳则同时红了脸。

# 第八章 美人嗜血

【1】

那一天，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六月一日，刚好是杨威利因意外死亡后整整一年。从“一整年之中没有一天不是某某人的忌日”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纯粹是一种偶然，但是，对在希瓦星域作战的两军首脑们而言，这大概是引起他们感慨的主要原因吧?

过了零时，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根据情况判断，把米达麦亚元帅和缪拉一级上将叫到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上来。和遍体鳞伤军的情形一样，由于战况的奇妙胶着状态使得人员得以在战舰中往来，但是，却无法使左右两翼的指挥官趾战场上的指挥工作。缪拉任后卫，还没有参加实地作战，而米达麦亚则是一个实战派的元帅。

“变异性剧症胶原病”这个病名是第一次出现在帝国军最高干部们的眼前。米达麦亚、缪拉、梅克林格为病名的不吉利而沉默无言，只是彼此交换着视线、而僚友们的脸上都映出了自己内心的疑惧。那是一种近乎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不安。

“所谓的变异性具体来说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做一下说明？”

御医们的回答一点都不明快。在一番彻底的问答之后，提督们所得到的答案也只是说此病是胶原病的一种，但却是一种罕见的怪病，身体因发烧而不断地消耗，连病名也只是暂定的，当然更不用说治疗办法了，这一番话一点都不能减少提督们内心的不安。

“难道会是不治之症吗……”

梅克林格的低沉声音再加上米达麦亚的目光，那种锐不可当的压迫感简直要使御医的心肺机能狂乱了。

“不、不知道，以后要进行研究……”

“研究？”

缪拉大吼道，一向给人温和感觉的他也有发怒的时候，缪拉眼中充满着苛烈的目光，往前迈了一大步。御医不禁畏缩地后退了两步。

“住手，缪拉！”

“疾风之狼”拉住了“铁壁”的一只手。

本来，米达麦亚是比缪拉性急的，但是，因为年少的僚友先激动了起来，所以他只好扮起压抑的角色。这个时候，皇帝的声音从屏风后的卧榻上传过来。

“不要责怪御医们，朕也不是一个模范病人。”

莱因哈特挺起了上身，近侍艾密尔·齐列把睡袍披在皇帝的肩上。当提督们围到屏风边时，莱因哈特用他苍冰色的眼眸注视着他所信赖的幕僚们。

“如果看医师就一定有用，那就不会有病死的人了。原本朕就不抱什么期望的，不要责怪他们了。”

这是一段比痛楚还残酷的话，但是，说话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莱因哈特心中还有比责怪御医们更重要的事情。数秒钟的静寂像是把永远的沉重负担加在室内人们的神经上一样。

“那么，我大概还能活多久？”

御医低下头，只是低下头，没有任何回答。

“连这个也不知道吗？”

皇帝的声音并没有很明显的恶意，但是，御医已经被恐惧和敬畏压得挺不起身子，莱因哈特也懒得理御医了，一时之间，他把帝国军目前置身的状况和幕僚们沉痛的视线都放在意识之外了。

莱因哈特并不怕死，但是，他惊异于自己竟然并不是战死而是病死，同时又有着一种近似失望的感情作用。莱因哈特从来不曾像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一样希望自己可以不灭、不老不死。他才二十五岁，只不过才刚过了医学的平均寿命的四分之一，然而，他却已经面对过几次的死亡。想象自己无所事事，没没无闻而终就让他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若要说这种情绪伴随着现实的恐惧感的话却又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

让无能为力的御医退出，暂时把兵权交给米达麦亚之后，莱因哈特睡了一觉。紧张思考让他的肉体感到极度的疲乏。

不到五分钟，舰桥有报告传进来。

“敌军的动向很奇怪。好像是想逃回伊谢尔伦，该怎么处置？”

米达麦亚同时叹了一口气并低哼了一怕，搔着他蜂蜜色的头发。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了。

“要回去就让他们回去吧！”

真是喜出望外的幸运，我们也正有所不便——正想如此开口说道，米达麦亚却又重新陷入沉思。如果帝国军的行动太欠缺气魄，或许会引起伊谢尔伦军的疑惑。

“毕典菲尔特正觉得打得不够。就让他去追击吧！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一定会感到不过瘾吧？”

米达麦亚并不是特别有意去疏离、轻视毕典菲尔特。每个人都有该尽的责任，都有适合的职务吧？总而言之，眼前的敌人也不能放着不管，所以，应该交给那个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的男人去处理。

从司令长官那儿接到指示的毕典菲尔特鼓舞着已经厌倦了自制的部下们，整顿舰列，把航路设定在绕右转的弧线上急速前进。其快速和阻挡伊谢尔伦军归路的巧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如果尤里安真的想撤回伊谢尔伦的话，或许就会被黑色枪骑兵击溃了。

※※※

“皇帝果真病危了吗？”

看见帝国军的反应，尤里安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帝国军的最高首脑们都是一些不凡的名将，他们的反应是尤里安可以预料得到的，所以，他们和统率他们的皇帝一定是处于不寻常的状态。

随着事态的明朗化，尤里安的心中不禁更蒙上了一层寂寥的阴影。就在一年前，他们失去了杨威利，如果今年莱因哈特也将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下的话，宇宙的将会失去多少的光彩啊？

不，或许这样会比较好。需要英雄和天才的动乱季节一过，调整和合作、秩序是比强烈的个性理重要的。杨威利曾说过——凡人的众智胜过单一的天才。莱因哈特也说过——所谓和平就是不把无能当成恶德的幸福的时候。

可是，尤里安有绝对理由必须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和皇帝见个面。如果他真的生了重病，尤里安更必须在他的生命力和理性尚未燃烧殆尽之前和他晤谈。尤里安希望告诉莱因哈特，建立起一个在高登巴姆王朝时代不被允许存在的共存和开明的体制，不使和平和统一变

质成自闭和独善、停滞，不，就算任何事都会变质，也要让那个时期尽可能地往后延，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好了。只要商谈的对象是莱因哈特的话，这件事是有可能的。而尤里安需要的就是时机。

同盟的行动看似有急速的转变。那是过了一点以后的事。只见他们停止了前进，中止迎击，往伊谢尔伦方面移动。其运作之巧妙是梅尔卡兹和亚典波罗凝聚创意的结果，被引诱上勾的黑色枪骑兵直冲至帝国军前锋部队之前，使帝国军阵形一下子大乱了起来。状况每一分钟都在激变，黑色枪骑兵在和无人舰队进行了一阵交战之后，因为自爆而陷入混乱当中。这是一时四十分的事。

※※※

“糟糕，难道我的判断错误了吗？”

接到报告的米达麦亚灰色的眼睛中闪过懊悔的光芒。像他这样的名将也因为皇帝的病情不乐观而受到太大的冲击，结果就疏于去探究伊谢尔伦军的诡计了。眼看着帝国军上了敌人伴动之策后，在伯伦希尔四周的阵容越发显得薄弱了。

冲击撞踵而至，伯伦希尔急速地掉回头。几艘伊谢尔伦军的舰艇穿过了陷于混乱的前方部队逼了上来，同时还不断地发射出光束，守护着伯伦希尔白晰外表的能源中和磁场散着灼热的光芒。跟随在白色女王身边的帝国军诸舰因此畏于应射，万一原本瞄敌舰的光束和导弹射中了伯伦希尔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一思及此，就更没有人敢轻易发炮了。

强行登陆舰伊斯特利亚趁机钻进了空隙，尽管伯伦希尔射出来的铀２３８弹如强烈的雨势般袭来，伊斯特利亚仍然撞向舰腹。在一阵强力的震撼之后，伯伦希尔和伊斯特利亚因强力的电磁石而紧紧地密接在一起。只见强烈的酸剂喷射而出，在两舰连结之处烧出了两个大洞。

伯伦希尔自建造成为莱因哈特的座舰之后已经有六年了，这是它美丽的肌肤第一次被乱伦所伤。时间是一时五十五分。

【Ⅱ】

帝国军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比物理冲击还要来得大，他们竟然让敌兵冲进了大本营总旗舰，瞬间的自责和后悔之后，悲伤立刻爆发为怒

气，绝对不让这些无耻的叛军有任何一人活着回去！

紧急警报呜呜作响，伯伦希尔上的士兵们准备肉搏战，穿上了装甲服，手上拿起了碳水晶制的战斧和荷电粒子来福枪。甚至有士兵还装备了手提加农炮跑上舰桥。

“笨蛋！你是在舰桥内！不能使用重兵器的！”

伯伦希尔的舰长塞德利兹准将大吼道，同时命令兼任防御指挥官的副舰长马特赫法中校击退入侵者。

这时，帝国军的指挥系统看似出现了微微的混乱情况，这是大本营和战舰伯伦希尔的双重组织构造使然。发生在伯伦希舰内的战斗到底是该由大本营还是该由伯伦希尔司令部负责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局面一来一往变化叵测。

缪拉看着舰内监视器，他发现入侵者中竟然有尤里安·敏兹的身影，不禁轻轻地发出了惊叹的声音。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年轻司令官亲自跑到伯伦希尔上来了。听过缪拉简短的说明之后，米达麦亚正想大步地离开皇帝的房间。

“等一下！”

制止声来自皇帝端整的嘴唇，米达麦亚和缪拉愣在当场。尽管卧病在床，皇帝的霸气仍足以镇压住眼前身经百战的骁将们。

“不准你们两人介入！就让事情继续发展下去！”

“陛下，敌兵入侵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陛下您啊！更何况缪拉提督已经确认过伊谢尔伦军司令官的行动了。事情不能这样放着不管啊！”

听完米达麦亚的主张，皇帝轻轻地摇了摇他金黄色的头颅。

“如果号称继承了杨威利的精神遗产的人，就算在智能方面不及前人，在勇气方面应该也是个不平凡的人才对。杨的后继者叫什么名字？”

“尤里安·敏兹，陛下。”

缪拉回答。

“如果那个叫敏兹的人能够排除的我的士兵们的抵抗来到我这里，至少我们也应该认同他的勇气，站在对等的立场接受他的要求。”

“陛下，可是这么一来……”

“如果没有所谓的专制君主的慈悲或其臣下的帮助就到不了这里的话，他就没有要求任何事情的资格了。一切都等那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之后再说吧！”

莱因哈特像是疲倦已极地闭上了眼睛和嘴巴，白晰的脸颊更显得苍白，看来就像在星光照耀下的雪花石一样。其端整秀丽一丝都不曾稍减，但是，就是缺乏一股生气。

米达麦亚和缪拉无言地面面相觑。梅克林格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皇帝的主张几乎是一种任性行为，如果希望会面，也不用要先经过流血吧?

“元帅，怎么样？”

“啊，梅克林格提督，只有遵照陛下的意思了。因为我们是皇帝的臣下啊！”

“可是，这样一来，或许在这之后的几十分钟之内会造成徒然的流血啊！”

“我们只有祈祷缪拉提督认识的共和主义者能够尽快到陛下面前来。虽然是很不寻常，总之，如果能让他们见面的话，流血或许就会成为最后的一步棋。”

如果这样，至少流血还有一些意义。流血固然可悲，但却是难以避免的事。或许高登巴姆王朝成立以来，经过五百年来所蓄积的老化废物及脓水必得藉着流血才能洗净吧?

或许皇帝是想藉着流血来证明共和主义者们所追求事物的真正价值吧？米达麦亚突然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皇帝炽烈的魂魄又如何呢？其对敌人的价值观也是不容许有半调子存在了。

小小的爆炸声又响了起来，警备兵们匆匆地赶过去。或许大量的敌兵就要踢破病房的门冲进来了，那个时候，自己就要挺身护卫着皇帝。米达麦亚并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去年他的密友所说的话。“皇帝拜托你了！”这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最后的交代。

※※※

被伊谢尔伦军辛辣的诡计摆了一道的毕典菲尔特，从监控员的报告中知道了皇帝的乘舰面临危机一事。他大气也不喘一下，立刻下令

黑色枪骑兵前往搭救皇帝，这大概是这个男人的斗志和忠诚心的最佳证明吧?

毕典菲尔特命令手下用炮火把那群抢攻进伯伦希尔的无礼的豺狼一扫而光，然而，“王虎”监控员摇了摇铁青的脸说那是不可能的。

“不能打呀！一打连伯伦希尔也会遭殃的！”

“可恶，真是狡猾！”

毕典菲尔特咬着牙恨恨地说道。他散乱着橘色的头发，两眼泛着血光凝视着萤幕。如果是一般的男人可能就会抱着头绝望地放弃了，然而，毕典菲尔特不一样。他立刻下了道残酷而猛烈的决断。

“好，既然这样，至少我也要亲手把其他的叛军给消灭掉！就算共和主义者们夸耀着胜利从伯伦希尔出来，我也要让他们无家可归！”

毕典菲尔特是无法忍受无所作为的。他大声地下了再度出动的命令。

黑色枪骑兵舰队插上怒气和憎恶之刀，朝着伊谢尔伦军进袭而来。

这是二时十分的事。这已经不是讨论战略和战术层面的问题了。“不让任何人活着回去”不是作战指令，而是煽动了。连从旧海伦法特舰队编进来的士兵们也都照做了。如果杨威利还在世的话，在知道了莱因哈特皇帝是如何掌握帝国军的心之后，或许会不由得点头叹息吧。

左翼的艾杰纳舰队看到了黑色枪骑兵狂热的突进，可是，他们并不想跟着做。他们保持沉默或许比毕典菲尔特更显得辛辣。艾杰纳舰队从帝国军的六时方向朝九时方向展开扇形布阵，他们是想等伊谢尔伦军被黑色枪骑兵追逐而逃散的时候再集中炮火从侧面攻击。如果要勉强加入战场，或许就会形成一场混战，反而对伊谢尔伦军有利。

如此一来，毕典菲尔特的复仇战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制肘了。黑色枪骑兵朝着伊谢尔伦军突进，梅尔卡兹和亚典波罗的一点集中炮火虽然对他们造成不小的损害，但是，他们还是尽力突破了防御线。这个时候，伊谢尔伦军已经只剩下可以承受毕典菲尔特猛攻的数目。梅尔卡兹看出了危险性，下令后退。但梅尔卡兹提督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腹就在这一瞬间炸裂，出现了块状的闪光。

巨大的能源长矛贯穿了能源中和磁场，使舰体产生了龟裂。当龟裂朝四面八方扩大的时候，热和光向舰内外喷射而出。

爆风卷进了舰内。

【Ⅲ】

火和风、烟以高速吹断了休伯利安的通路，中途还揭下的壁面，把官兵和门、机械设备都卷了起来，形成一个狂乱狼藉的景象。小爆炸和火灾沿着配电线不断发生，休伯利安像是得了致命性热病一样持续地痉疾着。

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半个身体被落下的机材压住。他的肋骨断了三根，其中一根伤到了脾脏和横隔膜。那是他的致命伤。

“阁下！梅尔卡兹提督！”

贝伦哈特·冯·舒奈德拚命地在充满了火和烟、尸体的混乱状况下爬向他的上司。他的右肋骨也裂了，右脚踝的韧带受了伤，但是，他对这些痛苦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拚命地把敬爱的上司的身体从机材下拉出来。

梅尔卡兹还活着，他是免不了一死的了，余下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但是，他还有意识在。好不容易在被血、尘埃和油污弄脏的地上重新调整自己的姿势，看见了忠实的副官，身经百战的老将用一丝不乱的声音问道：“尤里安他们应该进入伯伦希尔了吧？”

“好像已经成功了，倒是阁下您要准备逃离……”

“成功了？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好挂念的了。”

“阁下！”

舒奈德大声地叫了起来，梅尔卡兹仿佛要安抚青年的激动似的，轻轻地举起了手，他那被血遮盖了一半的衰老的脸上洋溢着近似满足的表情。

“我是在和莱因哈特皇帝对决的战役上死亡的。你怎么可以想把一个好不容易获得满足而即将就死的人叫回来呢？以后不知道还没有这种机会呢！”

舒奈德不禁无言以对。他知道，他所敬爱的上司自从在利普休达特战役败北之后就一直在寻找所谓的死亡之处。虽然这样，他还是希望上司能活下去。

“请原谅，阁下，或许我反而为阁下带来了麻烦。”

“什么？我的人生并不这么悲哀啊！因为我是以一股侠气与醉狂的精神和莱因哈特皇帝作战的。你也够辛苦了，今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六十三岁，他的军历足以与莱因哈特和杨两人合计之后再剩以两部的年数相匹敌了，而这都已成过去，在副官的看护之下，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高登巴姆王朝最后的宿将，以某军军的一员身份结束了他的一生。

※※※

接到梅尔卡兹提督战死的报告时，达斯提·亚典波罗中将脱下了黑色扁帽，献上极短暂的默哀。梅尔卡兹和奉他为上宾的杨威利在同一天死亡，希望故人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把酒畅谈战史和战术论。

勉强收回心绪，重新戴上黑色扁帽看着萤幕的亚典波罗发现到一个苦闷地凝视着伯伦希尔的年轻女兵，他开口说道：“你很担心吧？克罗歇尔下士。”

之所以刻意省略了主记号是因为有三个跟卡琳有很深关系的人都冒险参加了突袭伯伦希尔的行动，那就是上司兼空战技术之师波布兰、有着遗传因子在她身上的父亲先寇布，以及那个算是半个恋人的尤里安·敏兹，这些人都应该是她最挂心的人。卡琳对着亚典波罗装出了一个生硬的笑容，但是她并没有回答，而那个青年革命军也无意催促她做任何答复。

※※※

突入伯伦希尔舰内的伊谢尔伦军集团确保了所谓的桥头堡，以“蔷薇骑士”连队为中心的入侵者以高效率的火力不断地打倒敌人，朝着莱因哈特皇帝的房间及舰桥前进，然而，前头却出现一波又一波坚强的敌人防御阵。

“来了哦！好像是亲卫队。”

“你应该说是大驾光临了，因为他们好歹也是皇帝陛下的亲卫队啊！”

“一群穿着新无忧宫衣服的人体模型！”

这个充满恶意的评语虽然获得了队友的支持，但是，莱因哈特皇帝现在并不住在新无忧宫，这种稍嫌落伍的形式似乎有些缺憾。

“哪，这些新无忧宫的混蛋们！立刻滚回宫殿去做舞会的警卫吧！你们最擅长的技术大概是用刺刀前端去掀起贵夫人们的裙子吧？”

对方用数十道的光束回答了这些问题，大量的光芒在壁面和地板上炸裂了开来，同时在经过镜面处理的盾上四处反射，眼前尽是如宝石般乱舞的火星。当然“蔷薇骑士”也予以还击，不过，枪战在一百秒内就结束了。出现在好不容易恢复了视力的“蔷薇骑士”眼前的是拿着战斧、附有枪剑的来福枪并且不断逼近的帝国军的身影。

于是一场激烈的肉搏战便展开了。

尖叫和金属撞击的声音四处响起，鲜血从被切断的血管中喷散出来，在壁面和地板上画出了前卫派的图案。

帝国军的士兵虽然不是纸做的人偶，但是，看来似乎不敌蔷薇骑士的勇猛。背弃帝国旧社会而离去的亡命者的子孙旋转着战斧，举起战斗用刀的闪光则化成一道道飞沫般的光泽，斩杀、突刺、斗殴、踢倒，原始的斗争就在防御一方不断的退却之下结束了。入侵者开始踏着敌人的尸体前进，然而，暂时退后的帝国军立刻又重整了阵容，觊觎着一举歼灭敌人的机会的到来。

先寇布对着并肩同行的尤里安说道：“尤里安，这里由我们来防守，你去见皇帝，见到他后要跟他交谈，或是要取下他的首级，一切都看你自己的判断，你的判断将会创造历史。”

尤里安一下子没有办法回答，牺牲先寇布等人好去面见皇帝，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尤里安觉得这真是一种偏向情绪性的想法，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赞成先寇布的提案。

“不要把事情的轻重缓急搞错了，你的职责就是去见皇帝，和他进行对等的谈判，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开路。”

先寇布突然抓住尤里安的肩膀，把脸凑了上去，两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是钢盔碰着钢盔了。

“我对杨提督只有一句不满的话。去年，布鲁姆哈尔特虽然豁出了性命保护提督，但是，提督却仍然逃不过一死。奇迹的杨再怎么伟大，在这件事上实在也太差劲了些。”

透过两个钢盔，尤里安似乎可以感受到先寇布所背负的沉痛。

“波布兰、马逊，你们和尤里安一起去！三个人至少也斗得过一个人！”

先寇布故意嘲讽地下了指示，凯斯帕·林兹上校也插了嘴。

“是啊，因为这里是蔷薇骑士的占领地，有你们这些看来懦弱的人在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麻烦。”

先寇布微微地笑了笑。

“就是这样，蔷薇骑士是一个绝对排他的集团，外人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尤里安决定了，除了不能拂逆先寇布等人的好意之外，时间也不容他再犹豫下去。

“我知道了，待会儿再见了！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当然，我也有这种打算。因为我这个不懂事的父亲最喜欢在女儿的婚礼上大闹特闹了。哪，你快走吧！没有时间了。”

“嗯，那么，我先走了。”

行了一个礼之后，尤里安挥掉了感伤，以一只年轻独角兽般的速度跑了开去，波布兰和马逊则无言地跟在他后面。

目送他们离去的先寇布只伤感了一瞬间，随即就把视线转开了，只见部下的钢盔上映出了一个人影，一只光束来福枪正瞄准着尤里安一行人的背部。先寇布头也不回地就着这个姿势拨起了腰间的热线枪，那个影象像是变魔术一样，先寇布把枪口从左腋下穿过，背对着目标开枪射杀了帝国兵。帝国军发出了愤怒和惊叹的声音，而“蔷薇骑士”们则吹着口哨大加赞赏。

“真是高招啊，先寇布中将。”

“啊，这是我从小就想试一试的技法哩！”

一道闪光掠过先寇布的鼻头，光束刺穿了地面。先寇布后退了一步，握紧了战斧为下一次的血腥战斗做准备。

【Ⅳ】

先寇布的战斧划出银色的弧，切开了人体和空气，鲜血四处喷射，悲鸣和怒吼在天花板上回响着。与其说先寇布是死神的使者，倒

不如说他把死亡给具体化了，而这也是军国主义者们视为一种理想的死亡，一种以人血为记录，看来极为华丽的死亡。

在敌人战舰内挥着战斧作战对先寇布来说是在两年前和帝国军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单打独斗之后的第一次。

“哼，那个时候如果再多打个三分钟，罗严塔尔提督的脑袋就是我的了，那么，我就可以把他的金银妖瞳像宝石一样镶在我的盾上了。”

先寇布像青铜器时代的剑士一样夸口着，挥落附着在战斧上的血迹，然而，已经有大量的鲜血干涸地附着在上面，战斧也因此无法像装甲服一样闪着银白色的光芒。先寇布知道那些红黑色的涂装正象征着罪恶，但是，这并没有减低他的破坏力。先寇布不断地斩杀、击倒敌兵，把多得无以计数的敌兵送往地狱以作为自己的带路先锋。

帝国军的士兵都不是怯弱的人，但是，面对先寇布的骁勇，他们又不禁面露畏缩。他们踏着地板往后退，把枪口朝着前方，然而，先寇布却不容许让他们有时间把肉搏战转变为枪战。他以数倍于敌人后退的速度冲向前，左右挥着战斧。血沫四处飞散，帝国军的包围网溃散了。先寇布回过他欣长的身体，再度举起他的战斧，又有新阵亡者倒卧在血泊中。有谁想像得到这么华丽、这么凄惨的光景会出现在伯伦希尔舰内呢?

※※※

“虽然是敌人，不过真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人。”

渥佛根·米达麦亚把灰色的眼睛固定在舰内萤幕上喃喃地说着。

“可是，我方还真是令人泄气哪！干脆我来指挥迎击吧？”

如果米达麦亚真的这么做了，先寇布就可以获得和号称银河帝国双璧的两名名将彼此对战的名誉了。然而，梅克林格和缪拉都摇了摇头。米达麦亚应该随时待在皇帝的身边才对。在一阵短暂而低沉的讨论之后，梅克林格以大本营代表身份朝舰桥走去，另外两名大将则留在房间里。

皇帝的声音从屏风后面传过来，病人好像要起床似的发出了一些声音。

“艾密尔，帮我换上军服！”

近侍艾密尔发出了担忧的声音。

“不行，陛下，您发着烧怎么可以起床呢？”

“银河帝国的皇帝在会见客人的时候怎和可以服装不整呢？虽然他们是不请自来的客人。”

艾密尔从屏风旁看着提督们的脸。他以眼示意元帅希望能阻止陛下，然而，元帅的答复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你就听从陛下的吩咐吧，艾密尔·齐列。”

在平静的面具下隐藏着一股深沉的伤痛。提督们不得不觉悟了，他们不应该束缚皇帝所剩下不多的时间。而莱因哈特也确实了解幕僚们的态度意味着什么。

曾经踏遍全宇宙的双脚，现在却连自己的体重都承受不了。生命力和体力的衰退已经不是装糊涂就可以蒙骗过去了的。他的双肩曾经负载着世大的恒星间的帝国和数百亿的生命，现在连穿着军服都不是他的体力可以负荷得了的。

※※※

闯入伯伦希尔后的三十分钟。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蔷薇骑士”连队甚至已经无法在人员上维持住一个中队的规模了。原本在闯进伯伦希尔时，人数就已经不到足以编成大队的数目，再加上帝国军的分散策略，每个人都被孤立了起来，分散在各处。

然而，要造成一个“蔷薇骑士”的死亡，要陪上一个以上的帝国军尸体。尤其是在面对前一代的连队长华尔特·冯·先寇布和现在的连队长凯斯帕·林兹两名大将时，谁都无法估计到底要消耗多少人力资源才能把他们打倒？围在先寇布四周的帝国军士兵四处奔逃，他们被一种恐惧和挫败感所打败，这种情绪使得他们只想逃得离先寇布越远越好。

“罗伊休纳！德尔曼！哈尔巴尔！还有没有人无耻地活着啊？如果有就回答我！塞布林！克拉夫特！克洛涅卡……！”

先寇布一手拿着战斧，站在堆积着的敌人尸首上呼叫着几个部下的名字。没有人回答，先寇布用拳狠狠地捶打着钢盔。

这个时候，一个倒在地板上帝国军士兵撑起了身体，是一个看来未满二十岁的年轻士兵，他的后脑部被人用战斧一击而昏了过去，现

在总算恢复了意识。他流着鼻血，抓起了战斧，瞄准了目标，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对着那个在他仰角六十度位置的宽广背部掷了过去。

随着冲击而来的剧痛在先寇布的背部炸裂开来。战斧劈开了装甲服，划破了皮肤和肌肉，击碎了他的左肩胛骨。

先寇布让战斧插在背上，转过身来。那个袭击他的士兵料想他会有复仇的一击，于是用两手护着自己的头，然而，先寇布只是俯视着他，并无意挥下自己的手中的战斧。正确的帝国公用语从旧帝国贵族口中流泄出来。

“年轻人，愿不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

“知道了又怎样？你这个叛军！”

“什么嘛！我只是想知道伤了华尔特·冯·先寇布的人的名字而已啊！”

“……我是克鲁特·里格贝尔中士。”

“是吗？为了奖赏你这么诚实地报上名，我给你看一项特技。”

说完，先寇布把右手绕到后面，把战斧从自己的背上拔起来丢出去。一个拿着枪想给先寇布最后一击的敌兵胸膛承接了这一斧，惨叫着倒了下来。

然而，先寇布这个强烈的动作使得他的伤口更形扩大了。一股新的灼痛呈螺旋状地席卷了他的全身，鲜血不断涌出来，把银灰色的装甲服从内到外都染透了。鲜血形成了红色的瀑布流到装甲服的表面，再流到军靴鞋跟。敌人知道他受的是致命伤。

或许是打从心理轻视受伤者吧？一个帝国军士兵绕到先寇布背后，刺出了带有刺刀的荷电粒子来福枪。

先寇布的战斧一闪，就像落雷一般地击中士兵的头部。全身浸在人血中的先寇布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像魔王一样震摄了敌兵。帝国军纷纷后退。虽然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流了这么多的血，穿着装甲服的男人却仍然没有无力的迹象。克鲁特·里格贝尔中士不发一声，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他一点都没有建功的喜悦，整个人被一股恐惧感所攫住，只能在心中一直呼唤着母亲。

“哪，谁想功成名就？谁想成为华尔特·冯·先寇布一生中最后杀死的人？”

先寇布笑了笑，那个笑容是除了这个男人之外，没有人可以笑得出来的，看来似乎不含一丝痛苦成份的勇敢笑容。装甲服就像被一条鲜红的巨蟒缠住了一般，血还不断地流出来。

他吐了一口气，同时也吐出了微量的血。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置身于不幸的境遇。就像杨威利一样，先寇布用着以他全身的血也处理不完的所负的大量血债，染红了自己的人生。现在偿还的时候似乎到了。

先寇布悠然地举起脚往前走。他那漠然无视于换做一个普通人早就无法站立的出血和痛苦的英勇之姿，让帝国军屏住了气息，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还有勇气攻击他，每个人只是呆呆地看着。

先寇布好像尽了义务似地踏上了出现在他眼前的阶梯。每一个阶梯上都留下了一小池的鲜血，当他到达最上层的时候，俯视着阶级下的帝国军士兵。他觉得这真是个好角度。仰视着某样东西而死并不是这个男人的最爱。

“华尔特·冯·先寇布，三十七岁，临死前的遗言——我的墓碑不需要墓志铭，只有美女的眼泪才能安抚我的灵魂。”

他的表情有些许的动摇，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感到不满足。

“哼，好像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写才好。还是让亚典波罗代笔好了。”

帝国军的士兵们逼近到阶级下。先寇布趣味盎然地看着他们。然而，占据他视线的脑神经中枢却回溯着记忆中的黑暗河流，探求着一些其他的事物。当他找到了他所探求的东西时，先寇布闭上了眼睛喃喃自语道：“——对了，就是那个女人，叫罗莎琳·冯·克罗歇尔，她要我叫她罗莎……”

华尔特·冯·先寇布死去的正确时刻并不清楚。二时五十分，当帝国军士兵战战兢兢地靠上去确认这个高度危险的男人的生死的时候，先寇布就保持着坐在阶梯上的姿势一动不动，他已经挺着胸膛傲然地跨过只允许死者通过的生死门了。

※※※

几乎在同一时刻，凯斯帕·林兹上校也停止了前进。

二十多处的伤把林兹的全身点缀得热闹非凡，由于装甲服和他本身的战斗力，他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但是，这似乎也已经到达了极限。他失去了他的战斧，疲劳以十倍于装甲服的重量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林兹靠在方形的埋着电缆的柱子上坐了下来。

林兹看着自己的战斗用刀，刀柄沾满人血，他的双手看来也像是在红色的颜料中浸过一样。疲劳和挫折在他的背部不断地延伸，每一秒钟都在成长，增加重量。他满含感情地在他那把太过尽责的刀面上亲了一下，把背脊靠在柱子上，事不干已似地平静地等着那渐渐逼近上来的敌人。

【V】

尤里安、波布兰、马逊一边在伯伦希尔白晰而美丽的地板上留下鲜血的足迹一边不断前进。有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在中间，左边是击坠王，右边是黑色的巨人。

这三个人两年前在地球教的本部曾和狂信者们比赛射击和肉搏战的技术。对敌人而言，他们是一个连蔷薇骑士也不得不为其表现献上敬意的三重奏小乐团。他们的音符是用人血记上去，而尾声是用强音来结束的。

当他们通过了无数个门，来到一个像大厅的地方时，一大群连这个三重奏的成员，都敌不过的敌兵怀着敌意蜂拥而至。三个人不说一句话，改变了方向，快马加鞭地跑了起来。

猛烈的枪火从背后袭来。三个人滚倒在地板上，贴着壁面避开了火线，下一瞬间，他们又跃了起来继续往前跑。前方出现五、六名穿着装甲服的敌人，双方的距离急遽地拉近，就在战斧即将交撞之时，后方又射来了一大片火线。

“马逊！”

尤里安听到了自己的叫声，一个不该出现的景象呈现在眼前，黑巨人的身体变得比尤里安还矮了。马逊的两个膝盖跪在地板上，他宽厚的背上中了足以打为单计算的枪伤，看来就像背着一块红色的板子一样。以自己的巨大身躯为两个同伴挡住火线的黑色巨人看着尤里安，微微地咧开了嘴巴，然后带着这个表情重重地倒在地上。

尤里安朝着前方的敌人突进，把战斧把一个士兵拿着的陶制盾牌上半部予以重重的一击。就在这瞬间，波布兰就像穿着有翅膀的鞋子，轻快敏捷地往前一跃，沿着盾牌的上缘把战斧横扫而过，战斧在钢盔和装甲服的连接处狠狠地一击，只听得颈骨断裂的声音，士兵的身体就往旁边一倒。

就在这个空档，尤里安和波布兰往前一跳。失去马逊的愤怒和悲哀使得这剩下的二重奏显得过度的激动而血脉贲张。这个时候，尤里安虽然完全了解自己所造成的流血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却也不能否认现在的他激情已经超越理性，饥渴的复仇心正迫切地寻求着猎物。

当尤里安和波布兰肩并肩地突破血门时，前方又出现了人影。是个穿着黑色和银色的华丽军服的年轻高级军官。看来年纪与奥利比·波布兰相当。他的手只手上拿着气爆枪。

波布兰并不认识他，那是莱因哈特皇帝的亲卫队长姜塔·奇斯里准将，绿色的瞳孔和琥珀色的瞳孔均充满了敌意，奇斯里慢慢地举起了气爆枪。

“快走！尤里安！”

波布兰短而尖锐地一叫，把尤里安一推。奇斯里的枪口对着在地板上飞奔的尤里安移动。战斗用小刀从波布兰的手中飞出，袭向奇斯里的脸。奇斯里闪过这一击，用气爆枪的枪身把小刀打落。当落在地上的小刀弹跳着发出闪光的时候，奇斯里因为波布兰的冲撞而滚倒在地上。他手上的气爆枪跳了开来，两个年轻的军官交缠在上上，不一会儿，波布兰占了上风。

“不要小看违反飞行规则的人！纸人……”

下一瞬间，“纸人”扳回了颓势，压在入侵者的上方。两个人一边激烈地争斗着，一边在地上翻滚着。

尤里安的记忆显得极为混乱。他离开了波布兰，和几个敌人交手，过了几道通路和阶梯，此时，一道门在他眼前打开了。他以防卫的姿势摇晃着进了门内，勉勉强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环视着宽广的室内。

当他将自己的记忆和感觉再度做一番调整的时候，他先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声音和心跳。他觉得心肺似乎要炸开来了。全身的骨头和肌

肉的劳动都到了极限。他的钢盔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紊乱的亚麻色头发裸露着，血从额头上的伤口流了下来。

这里是皇帝的房间吗？里面的装设没有一点机械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偏向古典而端正的风格。地板也不是金属或陶瓷材质，而是铺着和装甲服的靴子极不相衬的地毯。

两个穿着黑色和银色军服的高级军官凝视着尤里安，伫立在他眼前。其中一个尤里安还有记忆，他就是在一年前到伊谢尔伦去吊问的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另一个个子较小的是什么人啊？

“元帅……”

尤里安听到了缪拉呼叫僚友的声音。在罗严克拉姆王朝银河帝国军中被称为元帅的只有三个人，眼前这一个不会是以义眼和半白的头发而广为人知的奥贝斯坦元帅，罗严塔尔元帅则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个人就是米达麦亚元帅了。被称为“疾风之狼”的银河帝国军最高的勇将。或许该跟他说幸会吧？尤里安这么想着，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奇妙的想法感到莫明奇妙，他不禁微微地笑了笑。

尤里安摇晃着用膝盖支着地板，用战斧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战斧和装甲服上都沾满了人血，尤里安的嗅觉对血腥味已经到达了饱和状态，他的右眼跑进了血，一半视线也被染红了。尤里安被一股虚无的力量牵引着。

当米达麦亚和缪拉正要同时行动时，一个声音从宝座上传过来。

“让他来！那个人还没有到达朕这边。”

那个声音既不高昂也不宏亮，但是，却充分地震动了尤里安的听觉。这个具有支配人的力量的声音正是要称霸宇宙的人发出来的，除去他那富有音乐性的声音外，在所有的人类中，应该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声音。

一年前杨威利之所以不能再行走是因为流血的缘故，而现在，尤里安之所以走不动却不是因为流血，而是太过疲倦了。尤里安极为固执，他不要倒在莱因哈特皇帝面前。尤里安拚命地伸直了摇晃着的膝盖站了起来，民主共和主义者是没有对专制君主屈膝的理由的。走了一步，尤里安的膝盖跪了下来，第二步，他整个人坐了下来，在经过几次这样的动作之后，尤里安终于站在莱因哈特的面前。

“我站着对您致意，莱因哈特皇帝陛下。”

“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

“我是尤里安·敏兹，陛下。”

在年轻人的视线前，金发的皇帝坐在靠背高高的安乐椅上，他把右手肘靠在手把上支着下巴，左脚放在右膝盖上，苍冰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入侵者的脸。

“那么，你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的？”

“如果陛下也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和平共存，如果不行……”

“如果不行？”

“至少要让皇帝知道我不是为了表示一方的服从而来到这里的，罗严克拉姆王朝……”

为了重整的呼吸，尤里安停了下来。

“我是来指导陛下，当罗严克拉姆王朝疲病、衰弱的时候，该用什么方法治疗。请您虚心地听，如此一来，您一定可以懂我的意思，杨威利对陛下有什么希望……”

尤里安听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远。视线中出现了波浪，当这些波浪形成两层、三层时，他的意识已经一片空白了。尤里安像一座无力的雕像般伏倒在地上，深重的沉默像烟雾般充满整个室内。

“大言不惭的家伙，竟然说要指导朕？”

莱因哈特的手肘离开了靠手，一点也不生气地喃喃自语着。

“不过，他能拖着命到朕的面前来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呀，缪拉。”

“是的……”

“叫医生来。对朕来说医生是没什么用处，不过对他应该很有用吧？米达麦亚，朕赦免这家伙的大言不惭，停止战斗吧！因为能活着到这里的人应该有继续存活下去的资格。”

静止了的人都开始匆匆忙忙地动了起来，缪拉去呼叫军医，米达麦亚从大理石桌上拿起电话呼叫舰桥。

“我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米达麦亚元帅。皇帝陛下有令，停止战斗！陛下意欲和平。”

如果这个声音再迟个一分钟，就还会有两个尤里安·敏兹的熟人要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奥利比·波布兰和凯斯帕·林兹看见死亡国度在他们眼前关上了大门，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地方，在站也站不起来的情况之下，于一片血腥当中聆听着从扩音器中流泄出来的声音。

“……停止战斗！陛下意欲和平。”

# 第九章 黯淡黄金狮子旗

【1】

“讲和成立，帝国军和伊谢尔伦革命军停止战斗。”

当尤里安·敏兹把这个消息传回去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便沉浸在一片欢喜女神扔下的花朵当中。因为伊谢尔伦舰队可以说是在一种几乎孤立的形式下进行战斗的，完全的灭亡是大家预料中的结果。

然而，光必伴随着影。由于希瓦星域的会战，伊谢尔伦军产生了二十几万的死者。可以说参战者的４０％都阵亡了，情况极为凄惨。尤其是“蔷薇骑士”生存者只有二百零四名，并且每个人都受了伤，下场十分凄绝。想起五年前当攻略伊谢尔伦要塞时，蔷薇骑士还高达一千九百六十名的景况，就不禁让人觉得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他们能建立起让人震惊的勇名也是极其当然的事。

但当包括华尔特·冯·先寇布、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路易·马逊等人为主的战死者名单传回来时，伊谢尔伦整个气氛便显得肃然起来，约十万人的留守部队抱着十万的感慨哀悼着他们，先寇布的死讯对女性们而言尤其是悲叹的对象。

没有了帝国军的妨碍，伊谢尔伦要塞和超光速通讯便得以明确地收到尤里安的身影。

菲列特利加·Ｇ·杨对着他的身影说道：“尤里安，你真差劲，如果杨提督还在的话，他一定要责骂你的。”

尤里安能正确地了解菲列特利加所要表达的意思。当菲列特利加身处伊谢尔伦军要塞这个安全地带时，尤里安竟然和帝国军之间开启一战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里安感到安心。因为他没有把杨的未亡人带到战场上来，就如同以前的杨威利对自由行星同盟是不可欠缺的存在一样，菲列特利加·Ｇ·杨是共和政府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且对尤里安而言，她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应该被守护着的人。菲列特利加不带一丝嘲讽的，对尤里安表示了她的谢意。

“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让我听听你的计划。”

“我将率领残兵前往行星海尼森去，是和帝国军同行，我应该可以在那里见到皇帝的，到时，我打算向皇帝提出我的提案。”

“什么提案。”

“各种提案。”

此时，尤里安把他计划的一部分构想说给菲列特利加听。那就是和强大的银河帝国共存，使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制度恢复的方法。具体说就是请帝国军让出伊谢尔伦要塞，更可能的话，要求他们认同行星海尼森的内政自主权。在帝国内制定宪法，设置议会，重修宪法，使整个帝国朝开明的方向改进。这或许需要长年累月不断的努力，然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对他们这些耗尽了武力，泅过血海，好不容易才得以上岸和皇帝见面的人而言……

“……如果事情顺利，那个人也就可以回海尼森了。”

菲列特利加以这种表现承认了尤里安今后的外交战略，菲列特利加也不想固执于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这个固有名词。如果让奥利比·波布兰的方式来表现的话，那大概就是“伊谢尔伦是个好女人，可是并不适合做个家庭主妇”。地球上的条件和难攻不落的防御力使得伊谢尔伦要塞成为无可比拟的军事据战。然而，如果以和银河帝国共存为前提的话，包括“雷神之锤”在内，强大的要塞的存在反而会造成负面效果吧？伊谢尔伦也应该结束其对民主共和政治的任务了。

结束了和尤里安的通讯之后，菲列特利加对在一旁的卡介伦说道：“卡介伦中将，你也听到了，我们和伊谢尔伦要塞别离的日子似乎已经到来了。能不能劳烦你处理那些必要的事务？”

“哦，就请交给我来处理吧！杨夫人，我一定会处理到让帝国军没有吹毛求疵的机会。”

旧自由行星同盟同盟军中被称为最高官僚的这个人信心十足地接受了任务。在菲列特利加和他说话之前，这个不像能干官吏的人正有些心不在焉。当他看到死者的名单上有伊谢尔伦要塞防御司令官的名字时，在沉默了数秒钟之后，喃喃地说道——先寇布啊，那个人也死了啊？！

当菲列特利加对着丈夫能干的前辈兼幕僚行了一个礼正要离去时，卡介伦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对着她的背影说道：“啊，杨夫人，我太太吩咐要我邀请你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餐，晚上七点莎洛特·菲莉丝会去接你。”

“谢谢，那我就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卡介伦一家人的好意温暖着她的胸口。

菲列特利加进了房间，就是那间她的丈夫杨威利还健在时就一直使用的双人房。当菲列特利加不是格林希尔小姐，也不是杨的未亡人，而是杨夫人的时候，这个房间成了他们夫妻最常逗留的生活场所。如果伊谢尔伦要塞要交给帝国军的话，理所当然的，这个房间也得让出来了。对她一个人来说，这个房间是太大了，即使已逝去的人的体温可以给她一些温暖……

菲列特利加对和杨前后四年在生死与共的战舰休伯利安的舰桥的回忆有很强烈的感情。那个经常盘腿坐在指挥桌上，编织无数的魔术和奇迹，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影焊烧在菲列特利加的记忆当中，如果要消掉她对这个男人的印象，那就只有消去她所有的记忆。

而那个休伯利安也在希瓦星域会战中永远消失了，成为另一个名将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的墓标。菲列特利加觉得这样或许比较好。休伯利安不见了，伊谢尔伦回到帝国军的手上，而菲列特利加也没有怀孕，杨的血统完全不留在这个世上。然而，菲列特利加忘不了，尤里安也忘不了，忘不了杨威利就活在他们身边，忘不了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他的生活。

坐在床缘，菲列特利加对着拿在手上的丈夫的相片喃喃说道：“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命。”

※※※

战舰尤里西斯存活下来了。存活到最后。然而，在六月三日的今天，它目前的机能几乎已是一艘医疗船了。它收容了原本在其他舰艇上的成员，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伤病患者。高级军官的沙龙也不例外。

“我才不要这样就死了。只要一想到到地狱去就会看到华尔特·冯·先寇布戴着可怕的面具，身旁围着一堆魔女，我就不想去了。”

这是奥利比·波布兰中校的感想。他的头部和左下手臂部分都缠着绷带，军服底下是胶状绷带。从头至尾负责舰队的指挥工作，没有负伤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一手拿盛着威士忌的纸杯回答道。

“那么，你就多活久一点，在这边的世界称霸吧！没有先寇布那个不良中年在，这里就是你的天下了。”

波布兰没有立即回答。他原本是想说对这个倾颓的天下已没有什么兴趣了，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是另一番说词。

“奥利比·波布兰生于宇宙历七七一年十五月三十六日，八零一年六月一日溺死在美女们的泪湖中，享年二十九岁。我原本已经为自己写好墓志铭了，没想到却用不上，真是遗憾哪！”

亚典波罗若无其事地点点头，突然又装出一个高兴的表情。

“啊，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呀！已经三十岁了吧？是吧？”

“真是罗嗦！就算我三十岁了，对中将又有什么好处？”

“如果没什么好处我就不能高兴，那不就像欲望强烈的费沙商人吗？对了，我们的司令官到哪里去了？”

“去安慰那个因为父亲死亡而伤心欲绝的女孩了呀！”

击坠王回答道，轻轻地举起了纸杯，像是对“伤心的女孩”的父亲表示无言的敬意。过了一会儿，亚典波罗也仿效着他的举动。

【Ⅱ】

寻找卡琳花了尤里安比预期中更长的时间。结束了和帝国军的协调工作之后，他找遍了尤里西斯舰内每一个地方，可是就是找不到。波布兰或许是故意不说吧？他只装出一副不知情的表情。当尤里安一路走一路找，来到斯巴达尼恩的机库时，他听到了低沉的歌声。那是一个美丽的声音，可是音调却有些停顿。并不是唱歌的人音乐方面的才能不足，而是因为感情过剩的缘故吧？

可爱的人啊，你爱我吗

嗯，我爱你

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嗯，我爱你

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当冬之女王摇起铃声

花草树木都枯萎

连太阳也沉睡

然而，当春天一来，鸟儿们回来了

然而，当春天一来，鸟儿们回来了

……

“卡琳！”

穿着军服的少女应声回过头来。两个人都不知道脸上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唱完了歌，卡琳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妈妈好喜欢这首歌，她说以前曾唱给华尔特·冯·先寇布听的，分手之后，她还常常一个人哼着呢！”

“卡琳，先寇布中将……”

“我知道。”

卡琳摇了摇头。激烈得仿佛要把她淡红茶色的头上的黑色扁帽给抖落。

“什么嘛！一副被杀了五、六次也会马上复活的表情，为什么会死呢？我还打算要向他报复的……”

“报复？”

“是啊！我原本打算要把我生下来的婴儿送到他的面前，告诉他，是你的孙子哟，祖父。对那个不良的中年来说，这是最有效的复仇方式……”

少女把脸低了下来，黑色扁帽落在地上，无声地弹跳着。这个时候，尤里安做了正确的行动选择，他没有捡起黑色扁帽，而是把少女的身体拉过来抱个满怀。少女没有反抗。她紧紧依在少年胸前，一边重复着同样的话，一边哭泣着。

“爸爸、爸爸、爸爸……”

尤里安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一边抚摸着光亮的淡红茶色头发，一边突然想起了奥利比·波布兰曾说过话。

“听着，尤里安，女孩子的眼泪就像溶化了的冰糖一样甘甜、美丽”。

过了一阵子，卡琳抬起了脸。泪水未干的脸上带着羞涩和感谢的表情。

“把你衣服弄湿了，对不起。”

“很快就会干的。”

卡琳爽快地接过尤里安递过来的手帕，突然似乎有什么冲动驱动着她，她以很认真的口吻问道：“喜欢我吗？如果真的喜欢我，就不要光点头，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喜欢啊！”

卡琳这才用手帕擦擦眼角的泪水破涕为笑。看来就像雨还没有完全停，阳光就从云间射下来一样。

“民主主义真好。”

“为什么？”

“因为，下士可以命令中尉啊！如果是专制政治就不能这样了。”

尤里安笑了笑点点头，再度紧紧地抱住了卡琳。将来他们更成长而结婚时，对他们的家庭而言，六月一日一定是他们永生难忘的日子吧？那是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日子，也是他们开启个人历史新页的日子。

※※※

当尤里安回到高级军官专用的沙龙时，波布兰迎向他。

“嘴唇右边沾上口红了。”

尤里安慌忙用手擦了擦嘴唇仔细端详，亚典波罗笑了起来。

“啊，仪式已经结束了吗？太好了！太好了！”

“很可恶耶，中将。”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爱人并没有擦口红吗？”

“现在知道了。”

听到尤里安这样回答，亚典波罗又笑了起来，做出了认输的表情。

“对了，预定什么时候和皇帝会面了吗？”

“还没有，总得等到皇帝的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说。”

“话是没错，但是，皇帝的身体真的会好得起来吗？听说不是一种绝症吗？”

亚典波罗压低了声音，表情也带着真挚。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来看，尤里安能了解他的感受。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一个远超乎单

纯的憎恶和否定的存在，光一想到失去他时的失落感就够让人感到可怖了，尽管他是一个敌人，或许就因为他是一个敌人才让人有这种感觉。

“最好是趁能跟他谈时好好谈谈，免得后悔。”

“嗯……”

“可是，人啊，不，应该是人类这种东西，非得流几亿公升的血才能让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哪！”

“您觉得很傻吗？”

“哎，我没有这种评论的资格，因为我也是一个为侠气与醉狂而流血的人啊！”

或许真的是很傻，然而，当人们认清这种愚昧时，人类是不是就能够进化呢？尤里安无意要亚典波罗认清这一点。他倒是希望对方永远保有阳刚的反权势的骨气。

“谢谢你啊，年轻人。然而，夏天有夏天的歌，冬天有冬天的歌，如果老是穿着夏天的衣服，到了冬天就会感冒的哪，要按照季节来选择相配的衣服啊！”

※※※

伊谢尔伦军以各种表现和态度来吊唁死者们。另一方面，帝国军那边却有些不一样。代表军部的将帅们虽得以免于战死，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太达巨大的不幸事件的来临。因为全军的大元帅，也就是莱因哈特皇帝已经确定是患了不治之症。会战结束之后知道了事实真相的艾杰纳保持着沉默，他微微地挥着手，把手帕盖在脸上。

相对的，猛将毕典菲尔特提督的反应就很激烈了，在经过了一段失落的时间之后，他大发雷霆地吼叫。

“为什么？为什么奥贝斯坦那家伙不死而是皇帝要死？这个宇宙间还有正义和真理吗？大神奥丁只贪图贡品吗？”

“不要闹！毕典菲尔特！”

“我能不闹吗？”

“我是有理由才叫你不要闹的。第一，陛下虽然是生了病，可是，不一定会死。如果一级上将率先就心浮气躁的话，士兵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米达麦亚的声音中有着沉痛和严厉双重的情绪，具备了镇定僚友们激情的力量。

“第二，想想皇妃和亚历克大公吧！他们远比你有资格悲痛，你最好明白这一点。”

“没错，元帅这么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太轻率了。”

率直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之后，毕典菲尔特把激情都封进自己内心深处，他的率直正是米达麦亚所钦羡的。米达麦亚自己也想诅咒神的不公平。自从六月一日以来，他的胸口就一直隐藏着一股痛切的思绪，希瓦星域会战以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形式结束之后，他虽然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却必须藉助酒的力量才能够入睡，他一边把酒往杯子里面倒，一边对已逝去的知己们说着话。

“吉尔菲艾斯、罗严塔尔，还有坎普、雷内肯普、海伦法特、斯坦梅兹、鲁兹……拜托你们，拜托你们不要把皇帝带到天上去，这个世界还需要皇帝啊！”

米达麦亚有一天晚上突发奇想，那不是平常的他所能想象的。如果充满了锐气和活力的莱因哈特皇帝进了天国之门的话，他是不是会在那边召集生前的朋友和部下们征服整个天域？这个情况是很适合那只闪耀着金色光辉的有翼狮子的。他是一个永远的征服者，永远不知道恐怖和停滞，向无限挑战的勇者，那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不是吗？

米达麦亚不禁苦笑着，他的内心却有着把这个梦想成真的欲求。有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版图的最强霸主竟然死于疾病，这是米达麦亚所不能忍受的。纵然知道人没有不老不死的，但是，他总觉得莱因哈特是被允许例外的。而他痛切地感受到，在追随莱因哈特的六年间，对米达麦亚本人而言，那也是他人生中的极盛期，每一天都是由黄金和鲜红染成的金光灿烂的日子。

【Ⅲ】

六月十日，尤里安·敏兹随着银河帝国军的大舰队降落在行星海尼森。这是自从杨结婚当天，他前往地球之后第一次回到母星上。

尤里安觉得海尼森也变了，这或许是因为他是透过感伤的眼睛来看这个星球的缘故吧？至少在两年以前，这个行星是支配统治半个宇

宙的国家机构中枢，是人力、物力资源集中点，人类社会的要地。最明显的差别是居住及来往于此地的人们的表情一点生气都没有。看来就像毫无怨言地接受现状，蹲踞在颓废的悬崖斜面，安于大帝国边境的地位，随时准备滑落历史的深渊一样。

“自由·自主·自律·自尊”。亚雷·海尼森所提倡的民主和政治的价值观跑到哪里去了？怀着满腹的疑问，尤里安先行到医院去探望姆莱中将。

姆莱中将还在医院中接受治疗。他在拉格普尔监狱事件中所受的伤并发了腹膜炎，情况一度陷入了危急状态。现在好不容易度过危机，状况在安定中恢复了，六月底就可以出院了。把尤里安迎进病房的中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询问各种事情。

“是吗？决定要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了啊？”

“我想大概是这样。不久之后我要和皇帝会谈，除了这个交换条件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一个时代要结束了。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对你我而言，确实是有一个伊谢尔伦时代啊！对我来说，那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希望那是你们前往下一个时代的踏板。”

姆莱的语气仍然带着浓厚的说教气息，然而，尤里安却没有不快的感觉。正因为这个人的意识太过井然有序，杨舰队才得以发挥其能力和个性。对原“杨威利及其一党”这种鸡尾酒来说，这个人是不可欠缺的基酒。

有一个像姆莱中将一样的人物是很好的一件事。尤里安这么认为。一个把自己当成是职业人而不是军人，在伊谢尔伦上奉献一切心力的人。尤里安已经不想请求姆莱回到现役活动上了。

※※※

同一天，对于“驻留”在海尼森的伊谢尔伦军的待遇问题，尤里安和帝国军的瓦列一级上将之间有过交涉。当时，瓦列兴味盎然地注视着尤里安的脸说道：“我的确在地球上见过你，我记得没有错吧？”

“没有错，我是曾经和瓦列提督在地球上见过面。”

“是在地球教本部，我想起来了。”

瓦列点点头。二年前，尤里安以费沙藉独立商人的身份前往地球，和当时负责讨伐地球教的瓦列碰过面。

“对不起，那个时候骗了瓦列阁下。”

“什么话，根本不需要道歉的，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嘛！”

瓦列挥手，那是讨伐地球途中失去的左手。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失去了很多老朋友。”

瓦列的话让尤里安感到一阵黯然。

※※※

而在和奈特哈特·缪拉谈话时，这种感觉更强烈。

“你跟我到底是谁比较幸福啊？你们在杨威利死前，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而我们却被赐与了时间去做心理准备好接受皇帝死亡的事实。然而，你们的哀伤是从起点开始的，而我们却先面对了终点，然后为了满足心灵的饥渴而不得不向前出发。残存下来的人……”

缪拉省掉了述语，他的心情在尤里安的内心产生了共鸣。是啊，对残存下来的人而言，旅程仍然要继续下去，一直到和死者们再度相见的那一天，而且是不能飞跃过这段时间的，得一步一步走到那一天到来为止。

尤里安觉得能和奈特哈特·缪拉等银河帝国军的名将们心灵交流是一件很可喜的事。然而，或许这件事也会在后世遭到痛烈的批评：“如果早知道会这样，一开始就好好谈不就得了？何苦非得要牺牲这么多的生命？难道他们只不过是指导者为了完成预定的工作而用过就丢的道具吗？”

尤里安他们是不是也要甘之如饴地接受这样的批评？尤其是战死者的遗族们的责骂更是令人难堪。

尤里安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为了获得今天这样的局面，就非得先战不可。如果在自由行星同盟降服后就服从银河帝国的主导权的话，杨威利首先就会被谋杀，而民主共和政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吧？尤里安是这么想的，然而，那是他的价值观，而抱着和他不同价值观的人应该很多。

※※※

而这里就有一个有自己价值观的人物存在，在尤里安会面之前，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忙着做一些计算。他的部下见状不禁奇怪地问道：“您在干什么啊？高尼夫船长。”

“复利计算。”

波利斯·高尼夫给了一个明快的回答，部下马利涅斯克歪着头。

“复利计算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提供给伊谢尔伦那些人情报的代价啊！”

“您要拿代价？”

“当然，第一，如果我说要免费服务，伊谢尔伦那些人也不觉得好过吧？”

“大概吧？”

“至少我是不会好过的，我和达斯提·亚典波罗那些人是不一样的，我可不会为侠气和醉狂而赌上生命啊！”

“是这样吗？”

忠诚而且坚实的事务长站在反论的位置上，避免做更深入的议论。计算结束之后，波利斯·高尼夫像是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新展望似地点了点头。

“决定了，马利涅斯克，如果伊谢尔伦那些人能在这个苛酷的游戏中获胜的话，我就从事情报买卖的工作，做一个新时代的商人。”

“啊，不管怎么说，贩卖良质的商品获得信用而扩大事业是一件好事呀！”

马利涅斯克的回答倾向于一般论。

波利斯·高尼夫前往伊谢尔伦首脑部的投宿地去。尤里安和亚典波罗为了办理让“生还”海尼森的士兵们回家的手续而去会见帝国军的瓦列提督了，而奥利比·波布兰和凯斯帕·林兹则在旅馆的谈话室中带着无趣的表情进行象棋大战。看到波利斯·高尼夫的脸时，波布兰立刻就丢过来一句话。

“哟，费沙的能干人士，你们的鲁宾斯基先生可好？”

“死了。”

“什么……？”

“是医院方面传出来的情报。他原本就因为脑肿瘤而剩下不到一年的命，不过在皇帝回到海尼森前后，他就拒绝进食了。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绝食吗？可是，这样不像是黑狐的作为啊！他不是那种专抢夺他人东西以延续自己生命的家伙吗？”

这是一般人的见解。至于这个见解是不是正确，在短时间之内，这些人是不会得到解答的。

【Ⅳ】

六月十三日二十时，在市内英格鲁德街的医院中，有一个患者死去了。这个在宪兵队监视下的脑肿瘤患者叫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享年四十七岁。尽管雷射照射的治疗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原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的。然而，鲁宾斯基似乎看不出在病榻上的生命还有什么美感可言。

鲁宾斯基用自己的手把维持生命的装置拔了下来。当负责的护士发现时，他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他那目中无人、平静的的表情虽然尖锐，然而，却散发着一股奇异的精气。

鲁宾斯基的脑波正确说来应该是在二十时四十分停止的。他的死讯立刻传到了帝国那边，性急的官僚们就急着整理与鲁宾斯基有关的记录和资料。皇帝病危之际，鲁宾斯基的死也不算什么感慨或刺激，但是，事实上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主戏上场。

震动出现了。医院的地板在一瞬间上下移动，接着便是强烈的左右摇晃。陆续有人倒在地上，有车轮的床滑动了起来，架子倒了，药瓶掉落在地上。

这不是地震，而是有什么东西在地底下爆炸了。从旧同盟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从事着和政治无缘的活动的地质局地震解析电脑证实了这点。报告立刻被送到帝国军首脑部门去，于是他们采取了大规模破坏行为的应对措施。这个体制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任职统帅本部总长时就确立的。

“旧同盟的最高评议会大楼崩坏了。”

这是最初的报告，周围的地面都陷落了，倾倒的建筑物多得必须以打为单位来计算。帝国军治安部队也因为情况危险而无法接近。灾

厄之夜才刚刚开始，刚结束战役返回家园的帝国军又必须在地上四处奔走以处理各种事态。

市街各处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火灾，爆炸声四处回响，火焰喷向夜空，不断扩大的烟雾更加深、加厚了夜的黑暗。根据现场状况的判断可以明白这是一项人为的灾害，而且皇帝所投宿的国立美术馆的迎宾馆正好位在火灾发生区域的中央。

这件事让帝国军将帅们不得不想起了去年三月一日晚上发生于海尼森的爆炸及火灾，在四处奔走指挥灭火、急救、维持治安、控制交通之余，他们还采取了营救皇帝的行动。

火势逼近了国立美术馆的临时大本营，当毕典菲尔特赶到时，莱因哈特虽然已穿好了军服，但是却只让近侍艾密尔·齐列陪在身旁，坐在房间的躺椅上。他苍白俊秀的脸上带着微微不解的表情，拒绝了“黑色枪骑兵”司令官要他离开的请求。

“非得死在海尼森的话，就死在这里吧！我不想像难民一样四处逃窜。”

可以眺望冬蔷薇园的这间寝室确实是行星海尼森上莱因哈特最喜爱的地方。橘发猛将这时候发脾气，对着年轻的君主吼道：

“您说什么话！皇妃和皇子正在费沙等着陛下您平安归去哪！如果保护陛下平安是臣下的职责，那就请恕臣下无礼。”

毕典菲尔特对着部下黑色枪骑兵们下了命令，六个强壮的士兵便把莱因哈特连同躺椅一起抬了起来，像搬运贵重的美术品一样，从沙龙送往冬蔷薇园。在这期间，欧根少将准备了地上车，确保住逃离火场的生路。莱因哈特和艾密尔便被送往安全地带了。

关于这件事，“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留有记述的文章。

“皇帝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安全是毕典菲尔特的功劳，但是，就因为他对艺术，尤其是美术品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一切事情都在快速的情况下被处理了。如果他还挂念着那些美术品的话，事情就会被延误而产生重大不幸的后果吧？这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梅克林格虽然承认毕典菲尔特求出皇帝的功绩，但是对于他完全没有兴趣去抢救那些凄楚品，造成贵重的绘画和雕刻被烧毁的结果，

却无法不感到深切的遗憾。然而，这一天晚上，烧毁的不只是艺术品。

火势延续了三天，海尼森的街市一片火海，好不容易把火势控制住时，市街已有３０％被烧毁了。被烧死或行踪不明的超过五千人，而受害者则高达此数的五百倍之多，火势甚至逼近了中央宇宙港，连豪气的米达麦亚也考虑是不是要把刚刚在海尼森着陆的舰艇弄到上空去避难。

※※※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以连火焰也为之却步的冷静态度执行着自己的职务。他命令部下搬走了与军务省有关的文件，在这期间，他还出动宪兵队检举可疑的人物，而被检举的人当中有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情妇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她成了解开这事件的关键人物。六月十三日的爆炸和火灾原本和鲁宾斯基的死有关连。

“是吗？这个事件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献给皇帝的血腥花束啊……”

宪兵队在战栗之余开始周密地调查整个事件。

事后大家才了解，鲁宾斯基在自己的头盖骨中埋了利用脑波来控制极低周波炸弹的控制装置。当他死亡，脑波停止的同时，深埋在旧自由同盟最高评议会大厦地底下的炸弹就会动作。鲁宾斯基的“自杀”使得极低周波炸弹在莱因哈特皇帝停留于行星海尼森的时候爆炸，他的用意是想皇帝一起带走。这种行为不像是鲁宾斯基这样的人会做出来的死前挣扎，但是，因脑肿瘤的恶化而引起的理性减退可能是使鲁宾斯基采取了类似恐怖分子的手段而不用他所擅长的精密的谋略的主因。鲁宾斯基的遗体和英格鲁德街的医院一起付之一炬，他的人生也以葬礼的仪式终结。

“以这样的形式结束对银河帝国的挑战，对鲁宾斯基来说一定是极不甘愿的吧？可是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因为他也不是那种喜欢让人同情的人。”

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如此淡淡地说道。她不吵、不哭、也不为自己辩护的沉着态度让宪兵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有几个对她留下了或公或私的记录，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这样的：“……在场询问的军务尚书，突然问起了生下已故罗严塔尔元帅遗孤的女人行迹。多米妮克·尚·皮耶

尔第一次微微露出惊讶的表情回望着军务尚书，然而答案却是不知道，而军务尚书也没有再追问。”

由于多米妮克·尚·皮耶尔所提供的资料，帝国军明白了旧费沙自治政府、地球教团、已故优布·特留尼西特三者之间的秘密协商。这只是三者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利用的计划，根本谈不上协调体制。尤其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健康情况开始恶化的时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逐渐扭曲、变质、分离。这个事实事后也被追踪出来，给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们一个有高度趣味性的研究课题。而这个爆炸事件也就被称为“鲁宾斯基的火祭”。

至于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被宪兵拘留了两个月，最后以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了，之后就音讯杳然。

【V】

尤里安日后一直无法忘记和银河帝国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正式会面时的情形，而他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忘记这件事。那是六月二十日下午的事，季节似乎和月历稍有出入，当天的天候有些许的薄云，穿着夏服可能会有一些寒意。尤里安穿着自由行星同盟军中尉的正式服装前去赴这个充满荣誉的约会，因为皇帝也会穿着军服见他吧？另一方面是因为已逝的杨威利也曾穿着军服和莱因哈特面对面谈话。

莱因哈特在旅馆的中庭等着小他六岁的客人。榆树荫下放着白色的桌椅，尤里安在艾密尔的引导下来到了皇帝面前。调整了自己的呼吸，行了一个礼之后，莱因哈特以身体示意他坐下来。尤里安脱下黑扁帽，点了点头坐了下来。

“听说你只有十九岁？”

“是的，陛下。”

“十九岁时，我还是高登巴姆王朝的上将。姓也还不是罗严克拉姆，当时还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和朋友两个人想要征服整个宇宙……”

“陛下已经实现这个愿望了。”

“……唔。”

莱因哈特点点头，但是，那未必是一种自觉性的动作。倒像是他藉着点头的动作把自己拉回现实一样，他改变了话题。

“第一次和你见面时，你说了大话，你说为了罗严克拉姆王朝，你要贡献良策，现在，我给你机会去证明你的豪语不是无所根据的。”

“不，陛下，当我第一次和陛下见面时，我只是看着陛下，打从心底赞叹而已。”

莱因哈特面露不解之色，尤里安于是做了说明。他说，在两年前曾在费沙拜见了皇帝坐在地上车内的样子。然而，要勉强莱因哈特记住这件事实在是太没道理，毕竟这件事只对尤里安有特殊的意义。艾密尔送来的咖啡香气形成了初夏的云霞飘散在他们两人之间。

“那么，你调配了什么样的药好让银河帝国不受死病的侵袭？”

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尤里安来这里的目的，紧张的寒气在尤里安的意识范围内奔窜。

“首先，陛下，请您制定宪法，接着请您召开议会，这样形式就底定了，就是所谓的立宪政治之器。”

“做了酒器之后就必须倒酒进去，哪种酒比较适合呢？”

“酒要散发出香味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寻找适合立宪政治的人才，而要使其营运得更顺利是需要更多时间的。”

尤里安发现到皇帝并没有那么多时日时，他闭上了嘴巴。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眉头，用白晰的指尖敲弹着薄磁帛的咖啡杯。

“你的目的似乎有点偏了吧？你想在银河帝国这个酒器里面注入立宪政治的酒？这样一来，或许民主思想就会超越银河帝国了。”

瞬间，尤里安无话可答，莱因哈特见状不禁低声笑了笑。尖锐而辛辣的笔在中途就变了质，他似乎对尤里安强韧而富有弹性的政略有了兴趣。莱因哈特止住了笑，把话题一转。

“我要回费沙，有人等我回去，大概这趟最后的旅行会有价值吧？”

尤里安无法回答，皇帝敢面对死亡，而且根本不重视它，尤里安从来不知道有人能这么坦然地面对死亡，除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已经在去年死了。

“你也到费沙来吧！”

“这样好吗？陛下。”

“这样比较好，你应该对一个支配者去畅谈你的抱负和见识而不是我，皇妃远比我更具政治家的见识，你把具体的事情对她说也许会更好些。”

日后，尤里安觉得那不就是莱因哈特皇帝最大空间的闲聊了吗？当天，莱因哈特露出了疲倦的样子，会见只持续了三十分钟就结束了，尤里安怀着目的没有达到的缺憾感退了出去。

离开临时大本营，尤里安回头看着装饰在玄关上的“黄金狮子旗”，那是征服全宇宙伟大霸主的旗子，然而，看在尤里安的眼里，那只勇猛的黄金狮子仿佛在鲜红的衬布中低垂着头。

※※※

达斯提·亚典波罗和奥利比·波布兰在当天晚上有这样一段交谈。

“到最后还会有什么变卦吧？不会有默默结束的落幕的。”

“那不是你的预测，而是希望吧？”

“总之，我要跟尤里安到费沙去，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最后的一幕了。”

“军务怎么办？”

“交给施恩·史路，因为那家伙虽然比我缺乏独创性，但是，责任感却比我强一千倍，叫拉欧帮他。那，击坠王大人要留在海尼森吗？”

“哪有这种事？从小我就不喜欢留守这工作。”

波布兰烦躁地戮着绑在头上的绷带。看着他绿色的瞳孔中闪烁着活力的光芒，亚典波罗笑了笑。

“听说姆莱那个老伯伯想要隐居，我们可不能这样。在确认幕落下来，剧场的收支呈黑字之前，我们都要陪着尤里安。”

※※※

就在同时，尤里安接受了贝伦海特·冯·舒奈德临行前的告别。他要留在行星海尼森，先把自己的伤养好，从帝国军或说是正统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来考虑该如何处理已故的梅尔卡兹提督部队的生存者，然后再等待时机回到帝国本土。

“你是要到梅尔卡兹提督的遗族那边去，是不是？”

“是的，梅尔卡兹提督的旅程已经走完了。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遗族，然后，我的旅程也可以划上休止符了。”

还会再见面的——舒奈德说着，同时伸出了手，尤里安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既然是生离，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尤里安衷心希望舒奈德的旅程会有满意的结局。

※※※

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搭上已经修复好的总旗舰“伯伦希尔”，朝着帝都费沙前进。对莱因哈特来说，他最后一次的恒星间飞行开始了。

# 第十章 梦的尽头

【1】

莱因哈特皇帝一行人离开之后，负责行星海尼森治安的是布罗上将。伊谢尔伦军的管理则交由马利诺准将负责，由林兹、史路、拉欧辅佐，进行军队组织的解体准备。

原本混乱的海尼森在进入七月之后治安大致完全恢复了，已故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利用个人的力量营运地下组织的事实也因此而获得了证明。

七月八日，一个因“鲁宾斯基的火祭”事件而受伤入院的人被发现伪造身分证明书，帝国军宪兵队把他找来问话，结果这件事又在宇宙水面激起了新的涟漪。

“什么名字？”

“休马哈，雷欧波特·休马哈。”

在确认了这个名字之后，宪兵们掀起了一阵骚动。因为这就是以前和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一起“绑架”前王朝的少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的政治犯。休马哈的病房成了真正的审讯场所，但是由于被审讯者并没有拒绝供述，所以宪兵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使用自白剂。在讯问当中，休马哈说出今年被视为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那具尸体其实是别人的尸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艾尔威·由谢夫二世行踪不明，去年三月，他从兰斯贝尔克伯爵手中逃走了，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

精神失常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从尸体收容所盗取了一个同龄男孩的尸体把他当做是皇帝的。关于幼帝之死的记录文章其实都是他捏造出来的，但是内容极详细写实，甚至让帝国的治安人员都信以为真，或许那是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一生中最极致的创作。后来，在帝国政府的正式记录中记述着“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不知所终”就是根据休马哈的证言所记述的。

“还有一件事。”

审讯终结，休马哈说道。

“地球教的残党并没有放弃夺取皇帝生命的计划，根据我从鲁宾斯基那边得到的消息，最后的行动集团已经潜入费沙了，人数应该不到三十人，其他的组织都已经被击溃了，如果把那些人处理掉的话，地球教应该就不会死灰复燃了。”

被问起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休马哈淡淡地答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我希望能回费沙，和以前的部下们在阿希尼伯亚溪谷经营农场，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事，希望可以让我到费沙去，我就只有这么一个请求。”

事后，休马哈的希望并没有达成。两个月后，他因大赦而被释放，在回到费沙之后，发现阿希尼伯亚溪谷的集体农场已经解散了，他的旧部下们都分散四处。于是，他以旧王朝时代的才识和经验，在修特莱中将的推荐下成了帝国军的准将，但是在一场和宇宙海盗的战斗中下落不明。

休马哈所提供的情报传到了正朝费沙航行中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耳里。这个有着“干冰之剑”外号，冷漠无比的元帅毫无表情地看完了通讯文，然后，他一话也不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

※※※

在前往费沙的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内，尤里安·敏兹经常有机会和莱因哈特面谈。莱因哈特很喜欢从尤里安那儿听到关于听到杨威利的事情。他有时热心地点着头，有时候则笑出声音来，但是，在尤里安的回忆中却是“伟大的皇帝并没有那么丰富的幽默感。看起来大约在五次当中有二次他会有理性去思考这个笑话到底哪里好笑”。但是，尤里安同时记述了他自己在帝国的语言能力可能没有办法满足皇帝一事。

当然在这段期间他们也认真地讨论了今后的政治取向问题。

关于把伊谢尔伦要塞归还给帝国军，让巴拉特星系包括行星海尼森在内成为自治领地及享有内政自主权这件事，尤里安和莱因哈特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在看到行星海尼森不断有人为的灾祸产生之后，帝国内务省中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个“难治之地”，而军务省则对伊谢尔伦要塞的无血献城感到高兴，这两省的有关人员一定都会对这种决定表示欢迎吧?

然而，关于制定宪法和设立议会之事，莱因哈特却无法对尤里安有任何承诺。他的说法是会考虑立宪政治的优点，但是却无法给予确定的答覆，因为莱因哈特不想欺骗任何人。

“如果你跟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制定了法规，那么，后世的人就没事可做了。这么一来，他们一定会怪罪我们，因为我们太多管闲事了。”

莱因哈特是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这么说的，不过，很明显的，他并无意无限制或毫无原则地认同民主主义的存续。尤里安因此知道了莱因哈特并没有失去身为一个主政者所需要的冷静。

承认巴拉特星系的内政自治权已经是莱因哈特极大的让步了，然而，海尼森必须先从在“鲁宾斯基的火祭”事件的损害中再重建起来。和伊谢尔伦要塞比较起来，海尼森的地球条件显然是处于易攻难守的状况，原本海尼森就是一个消费性格较多的星系，所以粮食和其他的必需物品都得从其他的星球输入，而其他的星球又都在帝国的完全支配之下。从军事面来考虑的话，它的条件是极不利的。莱因哈特对尤里安的宽大其实是一把双刃刀，而莱因哈特和尤里安都知道。

日渐夺走莱因哈特年轻生命力的病名一般被称为“皇帝病”是有其相称的理由的。能够确实地记忆而正确地说出“变异性剧症胶原病”这个病名的应该不多吧？最初在听到这个病名的时候，毕典菲尔特甚至对着御医大吼“烦死人啦！”

高烧、内脏发炎及出血、伴随而来的痛楚、体力的消耗、造血机能不足、贫血、意识混浠，这些都是被御医提出来说明的症状，但是，莱因哈特在发高烧时也尚未有意识混乱，陷入错乱的症状。除了在“鲁宾斯基的火祭”事件当时拒绝离开病房之外，他也没有出现过精神不稳定的情形。他的容貌看起来稍显瘦削，白晰的肌肤略显苍白，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病痛的迹象。如果真有造物主的存在，那么他为了在莱因哈特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带走他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夺去莱因哈特的美貌，或许这就是莱因哈特享有比别人更多恩宠的证明吧？尤里安每天确实地记录了关于莱因哈特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杨威利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很羡慕尤里安的。就因为有这样的自觉，尤里安督促自己必须克尽职责完成记录者的使命。

※※※

七月十八日，银河帝国军的临时总旗舰“人狼”到达了行星费沙。莱因哈特把费沙选定为宇宙中枢的场所定为自己归结之处。医疗用地上车迎接莱因哈特的抵达，莱因哈特立刻奔向妻子的居处。

由于冬馆被地球教徒烧毁了，希尔德皇妃和亚力公大公离开费沙医科大学附设医院之后，就移居到以前高登巴姆王朝做为高等事务官官邸的宅邸去了。这栋单单以地名为名，被称为“贝尔塞底皇宫”的建筑物就成了莱因哈特壮丽人生的终点。一楼站满了文武百官，二楼则聚集了医护人员，三娄则有皇妃和皇子等着他。

尤里安对临时皇宫的朴素大吃一惊。以平民的眼光来看确实称得上宏伟豪华，但是对于一个支配全宇宙的霸主，这居所却又显得过分寒酸了，和高登巴姆王朝的新无忧宫比较起来，连千分之一的规模都不到。虽然尤里安并没有实地见过新无忧宫，他只是从传闻中略知一二罢了。

尤里安和同行的人——达斯提·亚典波罗、奥利比·波布兰、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投宿于距离临时皇宫徒步十分钟远的贝伦卡斯提尔旅馆，而有一个中队规模的帝国陆战士兵在旅馆四周“戒备”着这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尤里安忍下来了。

“呀，我们就不要去追究了。”

连一向好战的亚典波罗也表现了他的宽宏大量。

尤里安想象着。如果将来银河帝国确定了立宪体制，设立议会的话，或许亚典波罗会以进步派领袖之姿昂然立于众人之前吧？这虽然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但是，在尤里安的想象世界中，亚典波罗总是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他实在无法想象亚典波罗参加执政党安于权势之位的景象。代表在野党的势力、弹劾权势者的腐败、批评行政不完备、拥护少数派的权利、布起辩论阵，这才是适合亚典波罗的形象。虽然，他每年总会在议场大闹个两三次。

从某方面来说，莱因哈特皇帝给了民主和政治一个辛辣的考验。经过战争那么严苛的洗炼而残存下来的价值观，会不会在和平的环境下被腐蚀呢？而亚典波罗为了防止民主共和政治不致腐败，应该会终其一生地守护着它的吧？

另一方面，尤里安等对波布兰完全没有解析的能力。那个有着一对像阳光般跳跃着的绿色瞳孔的击坠王，到底如何为自己的将来做打

算呢?

“当个宇宙海盗也不坏，我已经在杨威利底下用光了服从和忍耐了，从今以后我不打算再对任何人低头了，我不会再到任何人家中去当差了。”

波布兰经常掩饰他的真心，让人不易摸透他到底想什么。尤里安想，或许波布兰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六月一日死去”是他的真心话。在很久以前还不是使用宇宙历的西历年间，有一个天狼星革命元勋查欧·尤伊鲁恩在卸掉公职之后跑去当教孩子唱歌弹琴了。或许波布兰也有一个类似的后半生吧?

至于卡琳的未来呢? 应该和尤里安自己的未来有很大的关系吧? 一思及此，尤里安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描述了。在另一个世界的杨威利和先寇布，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不管怎么说，能描绘未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或许每个人都可能处在那种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的状况下。

因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死和多米妮克·尚·皮耶尔的告白而呈现明朗化的事实当中，最让尤里安感到战栗的是关于优布·特留尼西特的情报。在特留尼西特的构想中，他想在银河帝国内颁布立宪体制。在形式上，他这种构想和尤里安是一样的，而特留尼西特和鲁宾斯基合作把人脉和金脉一步一步地在帝国的政界扩展开来。

如果去年底罗严塔尔元帅没有射杀优布·特留尼西特的话，或许就是由特留尼西特把立宪政治推行到银河帝国。而特留尼西特在经过十年间的蛰伏之后，或许就会就任银河帝国的首相也不说不定。到那个时候，特留尼西特才不过五十岁，以一个政治家来说，他还是很年轻的，他的前途将不可限量。或许特留尼西特因为把民主共和政治故国、国民卖给专制政治而成为一个不只支配半个宇宙，而是支配整个人类世界的“立宪政治家”。

尤里安不禁全身打着哆嗦。优布·特留尼西特或许是一个利已的政治艺术天才，在他手上色彩缤纷的未来蓝图在他意外死亡时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他所描绘的构图并没有因为法律或军事力量而破碎。那一道没有正当的理由，纯粹只是因为感情上的冲击而放射出来的光束把特留尼西特和他的未来永远赶出了现实的地平线。罗严塔尔元帅因为个人的情感而修正了人类社会的未来。

尤里安觉得“命运”这个名词实在太好用了。这种事情只要用“命运”这个字眼就可以让别人接受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杨生前总是尽可能地不去用这个字眼吧?

【Ⅱ】

七月二十五日。到达费沙后一个礼拜。

谈话室中剩下七个人。窗外闪着蓝白色的光芒，雷鸣震天。谈话室是以褐色系的配色统一设计的，但是一等雷光消失，整个世界就像笼罩在欠缺生气的无色彩当中。

这些人都自觉到自己正站在历史重要的瞬间，这种自觉并非他们的第一次经验，但是，以前他们并没有体验过像今天这样犹如陷于沉重而苦闷的精神泥沼中的感觉。克斯拉低声地喃喃自语着：

“已经征服全宇宙的霸主却被困在地上，被关在病房内，真是讽刺之至。”

他们跟随莱因哈特四处征战，在星海中驰聘，讨伐高登巴姆王朝的门阀贵族，消灭自由行星同盟，把宇宙踩在他们的军靴底下。常胜之名使他们可以予取予求，但现在，在侵蚀着皇帝年轻肉体的“变异性剧症胶原病”这个病魔之前，他们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勇气、忠诚心、作战指挥能力都没有办法挽救他们所敬爱的皇帝。在败于杨威利的奇略下时，他们有一种败北和赞叹的双重感受。然而，现在，败北感却化成了一只只不吉祥的害虫蛀蚀着他们的气息。

“御医们在干什么？一堆浪费粮食的懒人！如果再袖手旁观陛下的痛苦而不管就不能放过他们！”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最先爆发的是毕典菲尔特。而这个晚上立刻就有人出面顶撞了，一向稳重忠厚的瓦列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他吼了回去。

“你不要鬼叫鬼叫的！你总是这样沉不住气，难道没有想过会造成大家的不便吗？我们可不是你的镇定剂！”

“你说什么？”

毕典菲尔特把无处发泄的激情对着僚友发泄，瓦列也想加以反击，这时候艾杰纳抓起桌上的矿泉水瓶，把手一翻。水滴人两个勇将

浸湿的头发上滴往军服，两人愕然地看着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同僚。官职在他们之上的米达麦亚此时开口说话了。

“皇帝自己正忍受着身心方面的痛苦，我们七个人难道就不能忍吗？不要让皇帝感叹他有一些不懂事的臣下。”

※※※

这个时候，病房里，已恢复意识的莱因哈特正对皇妃交代一些遗言。其中一项是授与六个一级上将帝国元帅的地位，但是，那必须在莱因哈特死后，在摄政的希尔德的名下进行。

渥佛根·米达麦亚、奈特哈特·缪拉、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艾伦斯特·冯·艾杰纳以及伍尔利·克斯拉这七个人被后世称为“狮子之泉七元帅”。有人下了评语“残存下来的幸运带来了荣誉”，然而，在这么巨大而猛烈的动乱时代，纵横战场无数次之后还得以残存下来不也就是证明了他们的非凡之处吗？

已经是元帅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早就预定将接受“帝国首席元帅”的封号了。这是一个适合帝国至宝的称号，但是，在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米达麦亚却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

十八时三十分，一个女官来叫米达麦亚元帅。在场的每个将领都觉得自己的胃壁好像罩上了一层寒霜，他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僵硬着身体目送“疾风之狼”离开房间。然而米达麦亚被叫去的理由并不是如他们所想象的。在病房内等着他的希尔德皇妃拜托他一件事。

“现在外面大风大雨的实在很抱歉，不过，米达麦亚元帅，请你回去把太太和孩子带来这里来好吗？”

“好是好，不过，就算把我的妻子都带来……”

“这是皇帝的希望，请你动作要快。”

既然皇妃这么说了，米达麦亚断无拒绝的理由。他飞奔进地上车，在灰蒙蒙的豪雨和透明的强风中朝自己有家急驶而去。

※※※

几乎在同一时间，从皇宫来的使者也到了贝伦卡斯提尔旅馆。皇帝的高级副官修特莱中将乘着大型地上车出现了。莱因哈特没有用ＴＶ电话联络而派遣使者来是对宾客的礼遇。

“皇帝请各位到皇宫去一趟，很抱歉天气这么坏，不过，还是请各位走一趟。”

尤里安和三个同行者面面相觑，勉强才从急速缩紧的咽喉挤出了一丝声音。

“……很危险了吗？”

“请各位尽快。”

在得到这个间接答案后，尤里安等人快速地做了出门的准备。

杨提督，我将以你的代理人的身份去确认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个性所有者生命的结束。如果提督你在来世的话，就请你透过我的眼睛去确认历史上最重要的瞬间——尤里安之所以在心里这样喃喃说着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无法感到平静。波布兰和亚典波罗也收敛起调笑的个性，默然地整理着自己的服装。

顶着风雨好不容易来到临时皇宫的尤里安，在大厅上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金发贵妇在楼上的回廊走着，从修特莱的口中，他确认了那就是皇妃安妮罗杰。

那个女人就是莱因哈特皇帝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大公妃殿下吗？尤里安的胸口掠过梦幻般的感慨。他虽然并不完全了解莱因哈特的整个生涯，但是，他也听说过，就因为有这个姐姐，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颗巨星才会在银河星系闪闪发光。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女人造就了今日的历史。说起来，她是一个不容疏忽的人。

※※※

安妮罗杰当然没有注意到尤里安的视线。

进了病房的安妮罗杰跟希尔德打了招呼，在弟弟枕边椅子坐了下来，莱因哈特似乎有所感应地睁开了眼睛看着姐姐的脸。

“我做梦了，姐姐……”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珠中闪着耀眼的光芒，那是安妮罗杰从没见过的光芒，而安妮罗杰也因此确认弟弟的死亡。莱因哈特一向为追求可掩饰他那未获得满足的心灵的物质而战，自从他十岁自觉到战斗的意义之后，在获得权力前，甚至在获得权后，他一直都在战斗。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改变？或是打从一开始就是他的本质？莱因哈特看来就像把战斗当成他生存的目的一样。

“皇帝为人嗜战”或者“狮子皇帝莱因哈特”都是表现他个人矜持的异称，同时也很适用在这个在历史上投下慧星般光芒的年轻人身上。然而，最后火焰却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莱因哈特所表现职来的柔和性就是他的身心在燃烧殆尽之后所残留下来的白色灰烬的余温。那是冷却之前的余温，是归于黑暗的余光。

“梦还没做够吗？莱因哈特。”

“……不，已经够了。甚至做了任何人都没有做过的梦呢！”

莱因哈特的表情显得太柔和了。安妮罗杰听到了自己胸中的冰块开始裂开的声音。这个声音把那太过澄澈的裂痕扩散到了她所有的神经，当弟弟的刚烈和锐气缓和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他死亡的时候了。剑存在的意义就只在于其为一把剑。对她的弟弟而言，满足和结束就代表同样的意义。有人把他的生命做了这样的叙述。

“姐姐，谢谢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

弟弟虽然这样说，可是，安妮罗杰并不想听任何感谢的话。他竟然在年纪这么轻的时候就要舍弃这个世界，无视于姐姐的存在而展开他巨大的翅膀遨游于星海当中。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后，他是安妮罗杰唯一希望，是联系着她和这个世界的水晶细线。

“姐姐，这个坠子……”

莱因哈特把他那白晰而削瘦的手掌伸向姐姐。银色的坠子移到了另一个手掌上，透明的光芒照耀着姐弟两人。

“我已经不需要这个了，就送给姐姐吧！同时……我也把吉尔菲艾斯还给你。我一直占用着他，真是对不起你。”

在安妮罗杰做任何回答之前，莱因哈特已经闭上了眼睛，又陷入昏睡中了。

※※※

暴风雨越来越剧烈，十九时，临时皇宫前的道路已经淹水了。在风雨中传来了急报。市外的液态氢气筒被人爆破了，而帝国军从被遗弃在现场的尸体身上找到了地球教徒的识别证。即将面临皇帝死亡而屏住气息随时准备应变的帝国军不禁为之震惊。

帝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克斯拉在接到报告之后叱责心志动摇的部下们。

“不要慌！引起火灾和爆炸事故是地球教徒常用的伴动手段。他们唯一的目标就只有皇帝一家人。只要把防卫重心放在临时皇宫就对了。”

在费沙和地球教徒的组织已经溃灭了，这一点，克斯拉极有自信。他对其他的将帅们轻轻地行了个礼便离开了休息室，他站在玄关大厅，把该处当成指挥中枢，开始指挥宪兵们行动。虽然他是一个精勤的人，但是，即使像克斯拉这样刚毅的男人也耐不住等候皇帝死亡的难捱时刻，他有意藉着执行职务来逃避那磨人的等待，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米达麦亚还没有从家里回来，留在休息室的五个人，缪拉、毕典菲尔特、梅克林格、艾杰纳、瓦列正品尝着那种因焦躁不安而几乎要使血管破裂的痛苦滋味。

十九时五十分，一度回军务省的奥贝斯坦元帅又在临时皇宫中现身。尾幕已近，而新的一幕又要揭开了。

【Ⅲ】

除了米达麦亚和克斯拉之外的五位一级上将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之间飘荡着爆炸之前的诡异气氛。军务尚书告诉大家，地球教徒的最后残党为了结束皇帝的生命，不久之后将会攻击临时皇宫，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提出了疑问。地球教徒何必做出这样的暴行呢？只要再等一段时间，不需要他们出手，事情就可以明朗化了。奥贝斯坦的答覆明快地近乎无情。

“是我把他们引来的。”

“军务尚书？”

“我散出谣言说在陛下病情康复之前，将要把地球教信仰的对象地球摧毁掉。为了阻止皇帝这个行动，他们一定会急躁地采取行动。”

室内的空气冻结了，温度低到了极致，反而像要燃烧般地冷却了。

“你是说你把皇帝当成饵？尽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选择方法，可是，这岂是一个为人臣子能做的事？”

梅克林格的弹劾被冷然驳回了。

“皇帝无可避免地即将逝去，然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却要继续下去。为了王朝的将来，地球教的狂信者必须要以根除。为达此目的，我只是要求皇帝帮一下忙而已。”

毕典菲尔特无意识地握紧了右手，往前踏出了半步，他的两眼中冒着火花，在行星海尼森发生过的情况似乎又要再扩大重演了。就在这时候……

“总而言之，现在以消灭地球教徒为首要之务。分散指挥系统或许反而就中了狂信者们的圈套了，我们也接受克斯拉总监的指示来行动吧！”

缪拉拼命地自我压抑着，然后说了这样的话。一场冲突勉勉强强地避掉了。

于是，从二十时到二十二时之间，在狂风暴雨中，临时皇宫展开了与内外敌人对峙的争斗准备工作。而整个行动几乎是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着，这全然是为了不打扰到在三楼等待着死神的到来的皇帝的安宁。由于暴风雨的关系，机械的警备系统都无力化了，克斯拉的部下们在暴雨、泥泞中四处巡逻，搜寻入侵者，二十时十五分，帝国军射杀了第一个入侵者。

※※※

在建筑物一楼的西厢房里等待着的尤里安一行人也不能置之事外。

“或许我们该感谢地球教徒吧？因为对地球教徒的共同憎恶使得银河帝国和民主主义找出了共同的道路……”

然而，这当然是一种反话，并不是尤里安的本意。地球教徒，尤其是其指挥者们是暗杀杨威利的仇敌。为了多多少少能帮上一点忙，把卡琳留在室内之后，尤里安、亚典波罗、波布兰三个人便走到走廊上去。

“为了、保护皇帝、我们、在费沙、和地球教徒、作战……”

波布兰奇妙地把音节分开了。

“有一种游戏就是把文章分成几段，然后把不同的段落组合起来的玩法吧？我突然想起这个。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做这种事，这是在五十天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法律顾问丰而不会太无聊真是好啊！”

尤里安很同意波布兰的说词，但是，他的注意力立刻就转到其他方向去了。亚典波罗看到了倒在走廊上的黑衣男子，好像是被击中而逃到这里来的，全身是雨、泥和血和男人的擤有一把失去光泽的气爆枪。

“借他的气爆枪一用吧！没有武器什么都不能做。”

当亚典波罗从死者手上拿起枪的时候，走廊的照明灭掉了。一瞬间，三个人出于反射地把身体贴上了墙壁。远远的走廊闪过了光束，脚步声响起。一个很显然不是帝国军士兵的男人出现在刚刚才习惯了黑暗的三人面前。光束从亚典波罗的手上迸射出来，男人的胸口被光线贯穿，倒在地上。

与其说亚典波罗是个名射手，倒不如说是地球教徒自己跑到火线前面来还比较恰当些。然而，不管怎么说，一个入侵者倒了，可以确定的是尤里安他们又拿到了一把枪。或许是自动发电装置启动吧？照明又亮了起来。在风雨和雷鸣之中，在临时皇宫的内外，帝国军士兵们似乎正和地球教徒之间持续着惨烈的攻防战。

一个小爆炸声震着尤里安的耳膜。尤里安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但是，这个爆炸却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原始的手制爆炸物在二楼一间可以俯视中庭的房间内爆炸，碎片从奥贝斯坦元帅的腹部刺向胸口，整个撕扯了开来。

这是二十时十五分时的事。

成功地引发爆炸的地球教徒一行绕过建筑物的西侧想往外逃。他们的行踪在雷光的闪动下清楚地浮现出来。一道细细的闪光穿过黑夜和风雨，水平飞出，一个教徒张开两手倒了下来。其他的男人们溅起了泥沫，想改变逃跑的方向。

“想跑到哪里去？地球教徒。”

气爆枪的火线朝着年轻的声音集中射去，阳台的柱子发出了悲鸣，大理石的碎片四处飞溅，玻璃破碎了。

尤里安在阳台上把身体转了两三圈，在静止的那一瞬间扣了扳机。连续两次，闪光在他手中迸射而出，两个地球教徒发出低沉的声音倒了下来。他们溅起了泥水和血沫在地上翻滚，然而最后也只是痉挛了一下就不动了。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男人转过身想逃，然而，亚典波罗就站在他面前。他再度想变换方向，然而，这次他面对的是眼力比尤里安还好的波布兰。雨和黑夜形成了双层布帘，把他封锁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中。

“杀你之前有一件事一定要问清楚。”

尤里安从阳台走出来。雨滴立刻倾洒在他身上。

“总大主教呢？总大主教在哪里？”

“总大主教？”

男人喃喃说道。尤里安对他这个反应感到意外，原本以为是地球教徒出于敬畏地覆颂，然而，男人却发出了嘲弄千万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笑声。

“总大主教就是他，就倒在那边啊！”

男人指着已经成为尸体的一个人。波布兰非常无礼地用靴子前端翻过趴在地上的尸体。一瞬间，他把尖锐的视线射向丑怪老人的脸上，然后，他无言地蹲下来，翻起死者脸上的皮肤。那是一个制工精密的软质橡胶面具。在黑暗，在微微的照明之下浮现了一个瘦小然而却出人意料的年轻男人的脸。

“你说这家伙是总大主教？”

“那个男人深信自己就是总大主教，其实是个白痴，只不过是一具背诵机器罢了。”

“怎么说？”

“真正的总大主教在地球上，埋在巨大的岩盘底下，或许一百万年以后他会变成化石被挖掘出来。”

男人充满嘲讽的口吻似乎不知道该有个结束似的。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然而，男人仿佛被一种心理排泄的冲动所驱策一般，不停地说着。地球教的总大主教之死被信徒们掩饰了起来，那个白痴男人于是被推出来当替身。地球教的实质队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只剩下今天晚上入侵的二十名而已。他就像失去控制的水龙头一样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些事。

在听对方讲这些话的时候，尤里安的记忆再度回复，他完成了复仇心的拼图。他曾在地球教的本部看过这个男人，也知道他的名字和

地位，他是地球教的大主教德·维利。

记忆的再现使他立刻采取了行动。

“杨提督的仇！”

闪光乘着尤里安的声音飞了出去，德·维利的胸口炸裂了开来，地球教的年轻主教仿佛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冲撞一般往后方一倒，喷射而出的血液化成红色的雨滴四散于地，德·维利带着不像恐惧而像是包含着怒气和失望的神情睨视着尤里安，仿佛对自己的雄辩被中断而感到真正的愤怒和失望似的。尤里安不想知道这些，然而，对方的表情就像把优布·特留尼西特死前的表情凶暴化了几分似的。大主教最后还吐出揉合了血和诅咒般的毒语。

“杀了我也没有用的，打倒罗严克拉姆王朝的人一定会出现，而这一切都将结束了……”

大主教丢下的这些台词并没有带给尤里安一丝一毫的感动。大主教一定是认为他把所知道的有关地球教徒的情报提供给帝国治安机关的话就可以确保住自己的生命，然而，尤里安没有义务要让大主教狡猾的方程式成立。

“不要搞错了，我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将来没有任何责任，我杀你是为杨威利报仇，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

“还有派特里契夫少将的仇、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的仇、其他许多人的仇，你一个人的命怎么赔得起？”

德·维利的身体接二连三地被闪光所贯穿，他就像一条濒死的鱼般在地上弹跳了两次，第三次就动也不动了。

“主角太紧张了吧？这样哪还有我们上场的机会啊？”

当亚典波罗带着苦笑喃喃地说着时，夹杂着帝国公用语的会话声正朝着他们这边靠上来。他们三个丢下了枪，从德·维利大主教那不受祝福的尸体旁退开了一步，等着宪兵们的处置。

※※※

另一方面，一个有着比德·维利大主教更大名声，而且受到更多责难的人物下正朝着死亡前进。

军务尚书以责问着不合理性的视线看着自己腹部上被炸开的那一个红黑色的伤口。他把受了重伤的身体躺在楼下的一个房门里接受着军医的治疗，然而，当军医告诉他必须到医院接受紧急手术时，奥贝斯坦拒绝了。

“明明没救的却要装成还有救，这不但是一种伪善，而且也是一种技术和劳动的浪费。”

他这种冷漠的说词让四周的人感到胆怯，他又加了一段话。

“转告拉贝纳特，我的遗书就在书桌的第三个抽屉里，要他一事不漏地照章执行。还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就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吧。只要告诉他这些就够了。”

发现大家都对拉贝纳特这个名字表现出狐疑的表情时，军务尚书只好说明那是他的一个忠实执事。说明结束时，他闭上了两眼，遮断了人们的视线。三十秒之后，军医确定他已经死了。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享年三十九岁。

日后，根据残存下来的地球教徒的告白，他们误以为奥贝斯坦的房间就是皇帝的病房所以才把炸弹丢了进去。军务尚书代皇帝受死了。究竟这只是计划之内的殉死呢？抑或是纯粹的计算错误？关于这一点，了解他的人分成了两派意见，而且任何一方都对自己的主张没有完全的自信。由于大家都在等候皇帝的临终，所以对于军务尚书的猝死没有多大的关心。对奥贝斯坦来说，这或许反而是他最大的期望，结果，一直到死，奥贝斯坦的存在都和莱因哈特的影子重叠在一起。

【Ⅳ】

二十二时十五分。

人们觉得暴风雨似乎停了，大家把视线投到建筑物外面去。风停了，雨也停了，深蓝色的天空中显得异样地澄澈，满天的星星闪耀着光芒。这是因为低气压的中心通过临时皇宫上空的缘故。

尽管只是暂时的，但是，由于天候的改善和恐怖分子已经被消灭殆尽，米达麦亚元帅夫人好不容易才得以偕同夫婿来到了临时皇宫。由于地上车在大水中前进不得，又不能让妻子在风雨中步行前进，疾风之狼只得懊恼地被困在车内。

“谢谢你专程赶来，米达麦亚夫人，请这边走。”

抱着菲利克斯的艾芳瑟琳被带到了皇帝的病房，包括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在内，阁僚和提督们都站在一旁，在有着高耸天花板的宽阔室内充满了沉痛的微粒子。艾芳瑟琳抱着幼儿站着，然而他的丈夫拉着她的一只手来到皇帝的床边。

“谢谢你赶来，米达麦亚夫人，我希望让我的儿子亚历山大·齐格飞交个朋友，和你的儿子……”

半支起身子的金发人说道。

“帝国由强者来支配是最好的，但是，我想为这个孩子留个对等的朋友，也许这是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婴儿在希尔德皇妃的手臂中蠕动着。有着金黄色头发和蓝玉色眼珠的婴儿不哭也不闹，他睁大了眼睛凝视着米达麦亚一家人。

“菲利克斯，对亚力克大公殿下，不，对亚力克皇帝宣誓效忠。”

米达麦亚低声地命令儿子。

这个景象或许显得很奇妙，然而，没有人笑得出来。一岁两个月的幼儿和出生才两个月的婴儿彼此交换着视线，实在是很不可思议。菲利克斯伸出了他小小的手拉起了更小的亚历山大·齐格飞的手。

友谊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有各式各样的开始、持续和结束，而亚历山大·齐格飞·冯·罗严克拉姆和菲利克斯·米达麦亚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友谊存在呢？是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样的友谊？还是像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渥佛根·米达麦亚一样的呢？米达麦亚不得不有这样的疑问。

菲利克斯握着比自己小一岁的皇子的手，无意松开。或许是很喜欢对方呢？他笑了起来。他的父亲惟恐他做出失礼的举动想要把他的手拉开，菲利克斯因为情绪受到影响而哭了起来，皇子也模仿着他开始哭泣了。

充满朝气的骚动持续了二十秒钟左右就停止了，莱因哈特用他全身的力气微笑着。

“真是个好孩子，菲利克斯，今后就请你继续和皇子做朋友吧！”

在这个时候，父母亲的话都是很没个性的。连莱因哈特也不例。莱因哈特倒下支起的上半身，把头枕在枕头上，环视着四周的人，露

出了狐疑的眼光。

“我没有看到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在哪里？”

皇帝的问题在场的人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希尔德皇妃一边用毛巾为丈夫拭去额上的汗水，一边平静地回答。

“军务尚书因为重要的事情而不得不先离开，陛下。”

“啊，是吗？那个人所做的事一向都有最正当的理由哪！”

听不出他这些话是出于谅解或是嘲讽，莱因哈特抬起了手把希尔德拿着毛巾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皇妃，你一定可以比我更贤明地统治着宇宙吧？如果改行立宪体制也好。不管如何，在所有生存的人当中，由最强大最贤明的人去支配宇宙是最好的。如果亚历山大·齐格飞没有这样的力量，就没有必要让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照你所希望的去做，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由于高烧和呼吸困难的影响，花了不少时间才把这些话说完，莱因哈特疲倦已极似地松了手，闭上了眼睛，陷入昏睡当中。

二十三时十分，莱因哈特像是渴求水份似地动了动嘴唇，希尔德用含着水和白酒的绵纱轻轻地沾着皇帝的嘴唇，莱因哈特的嘴唇蠕动着吸着水。不久之后，莱因哈特微微睁开了眼睛，对着希尔德喃喃说着。或许他根本也弄不清眼前的是什么人了。

“如果拿到了宇宙……大家……”

声音停了，眼睛闭上了。

希尔德等着。

然而，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嘴唇也不再动了。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二十九分。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二十五岁，他的治世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

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亚历山大·齐格飞小小的哭泣声打破了似乎放弃了传音功能的空气中的沉默。在死者身旁的两个女性中的一

个站了起来。她就是现在身为银河帝国的摄政皇太后，立于宇宙顶点的希尔格尔·冯·罗严克拉姆。在玛林道夫伯爵、米达麦亚元帅等人肃然的静默中，她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室内。

“皇帝不是因病而去世的，皇帝是因为耗尽了命定之数而亡的，不是被病魔打败的。希望各位能记住这一件事。”

希尔德深深地低下了头。这个时候，她白晰的脸颊上第一次流下的泪水。在死者的枕边的女性发出了低低的呜咽声。

“……于是，贝尔塞底就成为圣墓了。”（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

【V】

“星星落下来了，卡琳。”

尤里安·敏兹的声音中有着窥视着星星深渊般的战栗。卡琳默默地抓着他的手，因为她有一种错觉，她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一道深渊，千亿个星星似乎要将她吞噬一般。尤里安的头发和衣服上都还留有湿气，然而，对卡琳来说，那都不是问题。

皇帝的敕使奈特哈特·缪拉站在他们面前。

“莱因哈特皇帝陛下刚刚驾崩了，嫡子亚力克大公殿下在国葬后即位。”

奈特哈特·缪拉口中发出了战栗了声音，还有那已经达到抑制界限的悲哀感情。尤里安整个身体可以实际地感受到那种感觉因为就在一年前他也体验过那种滋味。

“关于承认包括行星海尼森在内的巴拉特星系的内政自治权一事，我方以莱因哈特陛下和帝国政府的名誉保证，这件事将会被确实履行。另一方面，关于把伊谢尔伦要塞归还给帝国军一事……”

“请放心，我们代表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民主共和主义者，一定会确实遵守和皇帝生前的约定。”

尤里安直视缪拉的灰色眼睛，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调。

“撇开思想和立场不谈，我以生于此时代的人的身份对莱因哈特皇帝陛下的过世致上无限哀悼，杨威利提督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的。”

“不胜感激，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给皇妃知道。”

缪拉深深地答了一个礼，在邀请尤里安等人参加国葬之后就告辞回去了。

关上客房的门，卡琳大大地叹了一口气，摆了摆她淡红茶色的头发。当初和莱因哈特皇帝的军队作战时，卡琳曾经大叫“去死吧！皇帝！”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的生命力正闪耀着光辉，拥护民主主义的叫声显得格外有效。然而，这句话也永远结束了它的工作。突然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卡琳看着尤里安的侧脸。

“尤里安，总而言之，巴拉特星系就留在民主主义的手中了吧？”

“是啊！”

“就只有那个了，仔细想来……”

“是的，就只有那个了。”

尤里安微微地笑了笑。

而光要使这个事情实现就花了五百年的岁月和数千亿的人命。如果在银河联邦的末期，市民们没有对政治感到厌倦的话；如果他们注意到，给予一个人无限制的权力是一件多危险的事；如果人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国家的权威先于市民的权利的政治体制是会造成多少人的不幸的话，人类就可以用较少的牺牲和负担，更早实现比较中庸和调和的政治体制了。“政治与我们无关”这一句话就是剥夺发言者的权利的宣告，政治一定地蔑视它的人进行报复的，如果有一点点的想象力就应该可以了解这一点的。

“尤里安，你会不会成为政治指导者？会不会成为海尼森临时政府的代表？”

“我的预定表上没有这一项。”

“那么，你的预定表是什么？”

“成为军人和专制主义的帝国作战，如果任务结束了……”

“如果结束了？”

尤里安无法直接回答卡琳的问题。

尤里安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记录杨威利的事迹，把这几年燃烧般的记忆留传给后世的人。这个想法确实是受到杨威利的影响，但同时也是生在这个时代，和许多历史性的人物接触的他的本身意识之下

的目标。对尤里安来说，他觉得多给后世的人判断和考察的机会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的义务和责任。

※※※

奥利比·波布兰以不知道该以什么步伐前进的脚步走向尤里安等人。

“尤里安，什么时候离开费沙？”

“这个嘛，大概……两个礼拜吧！”

“那么，我们就要分手了。”

“波布兰中校！”

“我要留在费沙。什么都不用说，尤里安，我已经决定了。反正也不可能永远住在费沙，不过……”

尤里安没有说什么，卡琳也一样，他们两人都可以了解，波布兰的身心都想离开组织，走上孤独但自由的道路，没什么能阻止得了他的，挡不住的。因为对波布兰来说，或许那是他与这个时代决别的唯一方法。静默了一会儿，尤里安怀着最大的善意回答。

“我明白了，我们来开个盛大的道别宴会吧？”

于是，波布兰张开两手，抱着尤里安和卡琳的肩膀，绿色瞳孔中跳跃着的阳光照射着他们两人的现在和未来。

“听好，不要太早死，几十年后，当我们都变成老人时再见吧！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那些已成木乃伊的死人的坏话了！”

“好棒啊！”

尤里安衷心地回答，他觉得自己何其有幸和这些有着独特魅力的同伴们共有着目前的人生。波布兰放开了两个人的肩膀，眨了眨一只眼睛，然后把两只手插在宽松的裤子口袋里走了。

目送着他的背影的卡琳用力地握紧了尤里安的左手。

我会永远跟在你的身边……这句话无声地传进了尤里安的身体里。

参加皇帝的葬礼之后就回海尼森，把伊谢尔伦要塞还给帝国军，然后和菲列特利加·G·杨、卡介伦一家、巴格达胥上校等人会合前往海尼森，把杨威利及其他的人都埋葬起来，然后……

然后，一段漫长的建设和守成的时代就会开始了吧？对外要继续和强大的帝国政府折冲，对内要整备自主和自立的体制。冬天是那么漫长，而春天又未必会到来。

尽管如此，尤里安和人的伙伴们还是选择了民主主义。他们不把所有的权力都委交给像莱因哈特那种几个世纪才出现一个的天才，由凡人集团不断地藉着试行错误去寻找更好的方法，产生更好的结果。那是一条由亚雷·海尼森所选择，而由杨威利接下棒子的长征之途。

“哪，我必须去和亚典波罗提督商量一些事，预定计划。”

尤里安想到了那个还留在他身边的重要朋友。

※※※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把菲利克斯架在肩膀上来到临时皇宫的庭院。暴风雨已经完全离去，然而不像夏天该有的寒气却仍然蟠踞在此地，把星光都冻结了似的。天一亮就要公布皇帝驾崩的消息，然后开始国葬的准备工作。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葬礼也会立刻举行吧？日子将会很繁忙。然而还是忙一些的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务让自己忙些，他没有自信能承受那啃食着胸口的悲哀和失落感。

突然间，“疾风之狼”听到了在他耳边响起的呼叫声。

“爸爸——”

米达麦亚愕然了一阵子，他的儿子则焦急地抓着父亲蜂蜜色的头发，又叫了一声。

“爸爸！”

被称为帝国军至宝的勇将在失去他那伟大而敬爱的主君的夜里，有了那种几近于惊喜的经验。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米达麦亚终于露出微笑的表情。他觉得是皇帝的心灵已经深植进这个孩子的内心而使他发出了出生之后的第一句话。当然，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然而，米达麦亚却这样深信着，他把儿子从肩膀上抱下来，抬头看着星空。

“看到了吗？菲利克斯，那些星星……”

那些星星经历过数亿年、数十亿年的生命。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一直闪烁着光辉，在人类灭亡之后，它们仍会继续绽放着光芒吧？人

的生命连星星一瞬间的光辉都不及。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就明白的事情。然而，认识到星星的永远和人世的一瞬的是人，不是星星。

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的，明白人类重视瞬间的燃烧甚于冻结的永恒，明白一瞬即灭的流星的轨迹将会深刻于宇宙的深渊和人们的记忆当中。

总有一天，你也会仰望着星星，任思绪驰聘在彼方，并且希望征服它们，置身在星群当中。当那一天到来时，你会自己一个人出发去冒险吗？还是和父亲一起去？或者是和那个你在一岁时就宣誓效忠亚历山大·齐格飞同行？

“亲爱的，渥佛。”

艾芳瑟琳顶着满头的星光，走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侧着身对着她。

“菲利克斯说话了，他叫我爸爸。”

“啊，真的？”

艾芳瑟琳以惊异的表情靠近丈夫，把幼儿温暖的小身体抱了过来，丈夫用手环着她的肩膀。他们把视线投向那几近令人眼花缭乱的星空，有数秒钟之久，他们就无言地站在那边。

菲利克斯把手伸向夜空，做出要抓星星的动作，幼儿是不自觉地做出这样的动作的。那不就是把贯穿人类所有的历史，对所不能及的东西表现出来的一种憧憬集于一身的表示吗？

“到屋里去吧，亲爱的。”

艾芳瑟琳温柔地建议，米达麦亚点点头，环抱着妻子的肩膀，开始在星空下漫步着。临时皇宫的内部充满了对皇帝死亡的悲哀和为了让皇帝的死仪式化的奇妙活力。渥佛根·米达麦亚朝着这团情感纠结的人群中走去。

——传说结束了，历史才刚开始。

# 后记

长征已到达了目的地。十本《银河英雄传说》就在这里结束了。笔者用了五千三百张稿纸，不包括外传在内，看完将近二百一十二万字的文字旅程一定让各位感到很疲倦吧？作者也把精力都燃烧殆尽了……

不管怎么说，真的、完全、好不容易、总算、最后、终于结束了。《银英传》也可以成为完整的小说。没有完结的小说就跟没有的屋顶的房子是一样的，就算细部再怎么好，还是不能做整体的评价。现在，不管好坏，总算可以请大家做一个评论了。

很早以前，笔者就曾宣布会在第十册做个终结，但是，好象有一部分的人似乎不太相信，所以出现了“不会在十册就结束，会继续写下去”、“不，在第八册就会断了”等等奇怪的传闻，也有人因为这些流言提出抗议。接受别人对作品的质疑与错误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怀疑作者对作品的感情，这是一件作者所不愿去面对的事。对于这些流言和抗议，笔者的回答就全写在这里了。希望各位都能谅解。

此外，本传虽然是结束了，但是，关于外传，今后预定会有两本长篇和几篇短篇作品出现。和目前已经出来的作品合起来，外传一共有六册。这样就是真正的总结了。

作者在此要先做一说明。本传在最后一册最后一章的时代是宇宙历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时。在这个时代之后的事，作者一概没写。外传中也没有写。没有《续银英传》、《新银英传》、《银英后传》，也没有“之后的尤里安·敏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兴亡”等。笔者这么说可能会有人感到失望。也许是笔者太我行我素了，但是，作者本身希望在大家爱惜《银河英雄传说》之时，能以最严整的形式做个完结、整理。

在完成这个作品之前，有一些让笔者感到高兴的事，也有一小部分的事让人感到气馁。高兴的是这个作品获得了远超乎作者个人想象之外的多数人的支持，然而，以作者个人的层面来说，自己从中再度发现了自己到底想写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许各位读者会觉得很奇怪，然而，所谓的写书人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应该写些什么的。

以笔者的情况来说，我是从SF悬疑风格的作品出发的，总深信可以在这方面写些东西出来。了解自己想写“架空历史小说”是在开始写《银英传》之后。此后，作者写了一些英雄幻想式风格的作品，但是，如果若不是写了《银英传》，这些作品大概就写不出来了。从某方面来说，《银英传》可以说是笔者的一本恩书。

日后，当这个作品文库化了的时候，还望各位能订正在新书阶段就明显看出来的错误。在所有的错误中，有读者指正的，也有只有作者自己知道的。不管怎么说，错误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将错误率减到最低。

但是，其中也有作者明知故犯的地方。譬如，相距一万光年的行星奥丁和行星海尼森不可能是同年同月同日的，在第一册中，作者曾就行星的自转、公转、历法的关系做过说明，然而，在后面的情节中就排除了特殊的环境的例子而没有详细说明。此外，在季节方面，每一个行星当然都不同，即使在同一个行星上，北半球和南半球也有所不同。原本在地轴和黄道面没有呈现倾斜面的行星上是没有季节的变化的。包括这些细节在内，作者之所以把季节的变化和地球的北半部相调合是因为在这个作品中，尤其是在回想的情节中，季节感的描写是必要的。这只限于小说中的情况，请各位读者原谅。

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就是家里有哪里漏雨了就修哪里，不需要增建或改建。《银英传》结束了。笔者绝对不会再写关于那些残存下来的人们的事。因为笔者很不喜欢还有人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而遭到无妄的指责。

在结束《银英传》后一年，从明年的秋天开始，笔者又要开始执笔写时空戏剧（不如说是利用时空戏剧的设定之历史性作品）的系列作品了。老实说，因为作者的才能已经达到了界限了，所以可能会出现和《银英传》异曲同工的作品。但是，笔者是打算写一些多少比《银英传》轻松的东西。为了谨慎起见，笔者要提醒大家，以后的故事中是不会有类似“皇帝莱因哈特死后二五○年……”之类的时代设定的。而是从起点来创造人类的未来史。如果在其它的历史中出现的其它人物也能获得各位的支持的话，那就是万幸了。

说到人物，《银英传》中的许多人物都死了，因此有人叫笔者为“杀尽众人的田中”。但是，在描写战争和国家兴亡的故事中，人死

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就因为好人在没有做出什么罪孽深重的情况下惨遭杀害，所以不就更形否定了战争和独裁政治的可行性吗？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亡令笔者自己感到万分后悔，这是从作品整体的构成来说的，但即使重新把这个作品再写一遍，笔者还是会让吉尔菲艾斯在半途就死亡的。杨威利和罗严塔尔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一定会死，而死了就不可能复生的。

结果笔者完全无视于某些读者们“请不要让某个人物死亡”之类的请求。笔者并不想就此事向读者道歉。因为也不能把没有人为之请命的人物全都杀死啊！

今后笔者也还会写“架空历史故事”，其中也还会有人物死亡。就如笔者已说过，请求饶命之类的事情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所以请各位读者觉悟了吧！

尽管如此，在《银英传》中还是有两个该死而没死的人物。那就是帝国军的毕典菲尔特和同盟军的波布兰。他们曾有好几次的机会去死，但是，他们还是逃过了作者的魔掌，终于苟延残喘到最后。我们对这两个人的生命力表示敬意。然而，这两个人在和平时代就很难去处理自己了。毕典菲尔特似乎只有成为大久保彦左卫门的份，而波布兰如果运气和财运好的话，就可以成为餐厅经理，如果运气差一点，大概只能成为城市猎人了。不管怎么样，笔者认为他们都会做得很好。

似乎还有许多事情该说，但是，如果真要都拿出来讨论的话就没完没了，所以就此打住。如果有机会，笔者希望能和读者们一起畅谈生者，追思死者，为他们献上一杯酒或一盏茶。

最后，笔者要向让这个作品有机会发表出来的德间书店的所有相关人员：为本传和外传画插画的加藤直之老师、鸭下幸久老师、横山宏老师、道原香津美老师、笠原彰老师、长谷川正治老师、以及支持这个作品，热爱书中人物的众多读者们致上最诚挚的谢意。

多谢各位的帮忙与支持。

宇宙历负八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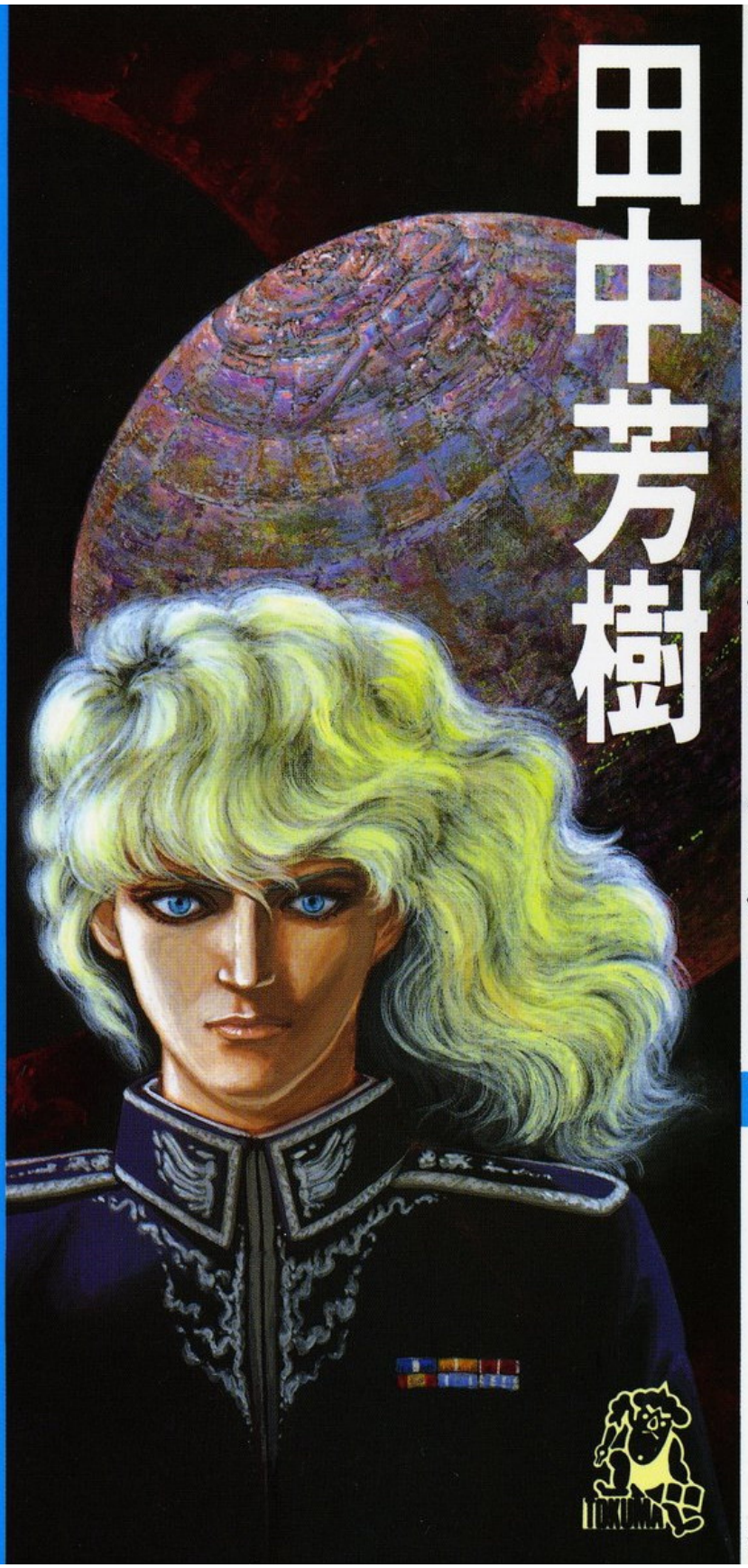
作者敬上

#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1

TOKUMA NOVELS

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星を砕く者〉

田中芳樹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1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
第二章 蜘蛛网
第三章 克洛普修特克事件
第四章 肃正军规
第五章 间奏曲
第六章 女演员下台
第七章 敌人、友方、敌人、敌人、敌人……
第八章 行星列古尼札
第九章 我的征途是星之大海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

【I】

舰队正化成白银的箭群，在黑暗的虚空中进行惯性飞行。在到达提亚马特星系外缘的宙点后，停止了前进，面对在前方展开的敌军布阵。此处距离伊谢尔伦要塞有6.2光年。

帝国历四八六年，宇宙历七九五年的二月。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为了对去年年末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大规模攻势采取报复，以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古雷高尔·冯·光克贝尔加元帅为总司令官，由大小三万五四００艘舰艇组成的讨伐军，从帝都奥丁出度了。其中一个原因策，当时正值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加冕三０周年，有必要以对外军事行动之成功来衬托此一典礼。虽然其在位时间已是近几代以来所少有的漫长，但这位皇帝在内政方面并没有树立任何成绩。

银河帝国军中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心烦地拨动着他那波浪般仿如狮鬃的黄金色头发，冰蓝色的眼眸，透过司令室的眺望窗，注视着经过偏光修正的繁星之海。

开基先祖鲁道夫大帝即位后四八六年的今年，莱因哈特十九岁。未满二十岁就有着中将阶级的人，过去只有高登巴姆皇家的男子才有前例。有许多入因此为之皱眉，“臣下逾越己份，是乱国的前兆。”而这些人也并没有在皇帝的权威之前完全沉默，把嫉妒和憎恨穿上秩序论的甲胄，而高喊这人事特例之不是的人不胜枚举。

从十五岁首次出征以来，莱因哈特就屡次处身战场，立下许多功勋，在此其间，也曾到宪兵本部举发军部内的犯罪事件，成功地破获了在幼年学校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虽有如此多样性的才华，但大多数人仍免不了对他有偏见。

莱因哈特把他清秀的额头和黄金的刘海靠紧着硬玻璃，想实际地感受一下广大夜堂的深峻。在其中，自然和人工的光点混合在一起，构成着扩展到人类所知极限的无声之和谐曲调。

这年轻人把洁白的右手手掌像小孩一样掌心朝上地推起。低放下来之后，又再向上推起。他在试着“把宇宙放在手上。”银河系不过是为数超过一千亿的岛宇宙中的一个，而人类足迹所及之处，则又只有

它的几分之一。至于莱因哈特所支配的，则只有不到八千艘的一群小人造物体了。

“如果我握有全舰队的指挥权就好了！如此的话，即使是如此无益的作战，我也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的……”

平滑的脸颊上感觉到有人的气息，莱因哈特转过头看去，又立即缓和了那锐利的视线。副官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少校立在他身后。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少校只比莱因哈特早出生了两个月，同样也是十九岁。近乎一九 0 公分的均整修长身材，有着如刀匠所打造的军刀般的强韧，自然卷的头发，红得有如以红宝石溶成的水所染一般。

“打扰您了，莱因哈特大人。”

这个称呼，是自从少年时期以来，只许吉尔菲艾斯一个人使用的。由此也可知道这个称呼超越时间地连结着他们两人。

“在米克贝尔加元帅的旗舰上举行的会议也快开始了，请您准备。”

“哦，是该去了。”

他并不是真的忘记了，只是想要去忘记而已。莱因哈特目前仍是必须听从他人召唤的立场。那野心的阶梯还延向更高的上方，目前必须不断地往上爬。

莱因哈特的野心，是和其黄金的头发相同、或更有甚之的豪奢之物。知道这位无可类比的美貌年轻人将会成为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最大叛徒的人，如今就只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且他还是莱因哈特的盟友。

打倒高基巴姆王朝，而莱因哈特则起而代之，成为全宇宙的霸主。肃正五世纪以来因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支配所累积的社会不公现象，特别是要一扫腐败之极的贵族制度。对于莱因哈特的志向，吉尔菲艾斯都知道、理解，如今并协助他以期成功。自从莱因哈特的姐姐——美丽温柔的安妮罗杰被皇帝佛瑞德里希从他们手中抢走，带进后宫以来，那就成了他二人神圣的誓约。在现在的王朝，如今的社会中，既然没有抑制最高权力者其欲望和固执的手段存在，莱因哈特的选择就只有打倒王朝了。要让皇帝自觉到罪大恶极，没有比把他赶下

皇帝之座更有效的了。到那时候，皇帝才会知道被人夺去贵重之物的痛苦吧。

不过，路程很长，在途中必须甘心忍受种种不合己意之事。例如像这一次，赌注生死在这没有意义的战斗上，也是其中一例。

“你想，自从在达贡星域中，无能的赫尔贝尔特大公惨败以来，有过几次战斗了？”

年轻人的声音非常不愉快。

“加上小冲突在内已经是第三二九次了。一五 0 年间有三二九次。真亏他们还能不厌其烦地继续打下去。”

“因为打不出一个了断啊。”

微笑地说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吉尔菲艾斯承受莱因哈特的负面情感的做法。

“同盟军、不，叛乱军的那些家伙不懂战略，不知道有不流血就能使伊谢尔伦要塞无力化的方法。”

莱因哈特心里想：我几乎都想要教教他们了。真的有心要“打倒专制王朝”的话，可用的手段有好几个呢。如果只期望自己的和平和安全的话，那么反过来也有二种以上的选择。然而同盟却把这当成是唯一的道路，而重复着攻进伊谢尔论回廊，而又败退的谱况。莱因哈特不得不感到呆然。

“为何要愚劣地拘泥于伊谢尔论要塞。老是深信着有要塞就必须正面交战将其攻陷，实在是顽固之极。”

“所以对帝国而言才有建设要塞的意义啊！”

“说得倒没错。”

莱因哈特苦笑地接受了红发好友的见解。

“不过时间也要到了，太空梭都已经准备好了。”

吉尔菲艾斯又再次催促金发友人得离开乘舰了。

“我不想去。”

莱因哈特不高兴地说着，这是明知不可能的任性。

即使出席了，也很少被允许发言，而发言被采用的情况更是完全没有。几次以来的经验如此地告沂他。莱因哈特并未软弱到会被忽视

或恶意一一中伤，但必须在孤独之中渡过荒芜的时间，实在很难说是一种舒适的环境。不过，莱因哈特还不是霸者，他仍是得屈膝于许多人之前。

“如果我出席了，与会者的平均年龄就会下降。这一点倒还算是个优点吧……”

※※※

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古雷高尔·冯·米克贝尔加元帅，是个有着半白眉毛和半白鬓发特征的五十过半的男子，身躯堂堂，端正而令人无由批评其非。随着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参加阅兵典礼时，甚至令人觉得威风并非发自皇帝而是来自这位臣下。

“你看米克贝尔加，实在是威风堂堂。”

有时莱因哈特舍如此对吉尔菲艾斯说。不过，语意并不仅止于赞赏而已。

“……但是，也只是威风堂堂而已。”

面对着搭乘太空梭来到旗舰集合的提督们，米克贝尔加先向皇帝的肖像画敬礼，安排好各舰队的配置之后。

“不允许敌方投降，要完全地歼灭，借此宣扬皇帝陛下的荣威。”加上了这句话，做为作战会议的开端。

莱因哈特内心想要询问，这次会战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为了满足战略上什么样的课题而动员数万艘的舰队，置数百万的兵士于险地、消耗庞大的物质和能源的理由为何？不着眼于这根本问题，而把课题仅限定在战术阶段，一副若有其事地讨论着，到底有何益处？他们所做的交谈，没有任何一句可以引起他的感动。

莱因哈特不由得不这样想着：这些家伙只是在玩战争游戏而已，和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之徒，正可说是合适的好对手。想到在帝国内因抗争失败而逃到同盟的人数，甚至令人觉得同席的提督们该不会是刻意不让将来的流亡地失去的吧？不，这算太看得起他们了。事实上是他们用上了贫乏能力的一切，也只能有此程度而已……

突然元帅的声音郑重地响起。

“缪杰尔中将，卿的见解如何？”

数十道视线化成无形的箭，射在年轻人的脸上。除了几道目光自期为公正之外，其他几乎都带着敌意和嘲笑的精神波。当然，那都化为一波波不快的潮流，冲入了莱因哈特的神经网，但使人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把突显的负面感情集中在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即能不觉得自己愚昧的这种自我客观的低落。

米克贝尔加元帅指名的用意，倒不是很明确。也许只是个形式，也许是想等他说出些奇异的话后再加以嘲弄。唯一确定的是他并未期望有率直的意见。如果他对莱因哈特的才能给与一定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认为他碍眼而叫他坐在最后面了。

虽与他本来的气质相违，但莱因哈特还是假装成凡庸之人。

“在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元帅阁下的深谋远见，不是我等小辈所能思及。”

莱因哈特以恭敬的态度来掩饰饱的欠缺诚意。他虽然一次也未曾卖弄过其美貌、特别是他的笑容，但礼节方面则是因应必要。那东西因为值得轻蔑而存在，卖弄一下也不会伤及自尊。

有特权可以看到莱因哈特那如同初夏阳光透过水晶般灿烂笑容的人，除了姐姐安妮罗杰以外，就只有吉尔菲艾斯一人了。

米克贝尔加点了点头。被这美貌的年轻人追从倒不觉得不快。

“那么，似乎也没有其他意见了，举起香槟来预祝战争胜利，和诸卿一起祈望陛下的光荣和帝国的隆盛！”

掌声和欢呼响起，不久，香槟酒杯的光彩高高地举在众提督的右手上。

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却确信可以胜利的这种精神构造，实在超乎莱因哈特的理解力。他没有把心中所想的表现在表情或动作上，但就在视界中的一切都化为无彩色般的失调感中，他随着其他的提督们唱和。

“为了皇帝陛下干杯……！”

【Ⅱ】

和帝国军隔着八０光秒的距离，自曲行星同盟军展开了三万三九００艘的阵容。其战力内容是由第五、第九、第十一等三个舰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罗波斯则声称为了纵观战场全体大局，而在一五０光

秒的后方坐镇不动。其中一个因素是政府国防委员会答应要再多动员二个舰队，却迟迟未见回音，而使全体阵容上并不完备。

自由行星同盟军第五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有着莱因哈特三倍半的人生经历及十三倍的战场经验。他并非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而是从一个兵士升到提督，不断累积功绩而升进的沙场老将，甚至有人会半开玩笑地说“老练”这个形容词，可别用在比克古提督以外的人身上，其用兵手腕之充实可见一斑。而说到在兵士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则要比那些军官学校出身的精英份子要高得多了。连统合作战本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也对这位在他初任军官时传授他实战变化的长者，一直保持着敬意。

既然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在后方，那么在前线上，比克古站在资深者的立场，就得统领指挥权了。第九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很理解这一点，但另外一位——第十一舰队司令官威列姆·何兰多中将却对此不服。

何兰多三十二岁，因去年年底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之际的机敏——战斗指挥而升为中将，刚刚出任舰队司令官一职不久。以其结果而言，该次攻击演出了第六次壮大的失败，以帝国军的形容方式是“伊谢尔伦回廊是以叛徒们的死尸铺成的”，但在个别战斗中则得到一些胜利，算是挽回了最后一成的自尊心。而其中一例则就是击破从要塞出击的敌方舰队的何兰多那奔放的用兵。虽然是有实绩，但依比克古所见，何兰多的自信要比实绩大上十倍多了。

“请别对我的舰队的行动加以无用的掣肘。”

何兰多在战斗开始之前，对老提督如此倡言。

“勉强要求和其他舰队联合行动，只会扼杀我舰队之长处，而有益于敌军。这么一来将会使自己减少战略上的选择。”

老提督心想，这个人是把战略和战术弄混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战略层面上做选择的余地。敌方来攻，我方防守。顶多只能像达贡星域会战一祥，选定有利的决战场所而已。”

“阁下光是加以防御就满足了吗？”

“你不认为如此是吧。”

“当然了，再怎么样击退来犯的敌人，只要专制政治之源还在，威胁就会永远存续。要永久结束战争，唯有长驱直入攻进邪恶的大本营——奥丁，灭掉帝国一途。”

比克古点着头。

“可是，我们连攻下伊谢尔伦要塞的力量都没有不是吗？更何况要远征一万光年，侵攻帝国的中枢部，那终究是做不到的事。”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这个回答，将何兰多把自己比拟为帝国本土侵攻军总司令的想法，以雄辩证明了。

“下官一直尊敬比克古阁下的经验和实绩。过去的经验和实绩啊……”

对这带有嘲弄的口气发怒的，不是老提督，而是副官法菲尔少校，但他却不能对中将发怒，只有把背在背后的双手紧紧握着。

通信影像一消失，法菲尔少校立刻怒吼了起来。

“阁下，我如此说是有所逾越，但何兰多提督既然对作战那么有自信，那么我舰队何不干脆就袖手旁观呢？”

“所谓作战这东西，是不会在实行之前失败的。”

老提督一手托着下巴。

“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

同日十六点钟，两军接近到一０．八光秒的距离。在彼此默认之下，到了“战争游戏”开始的距离了。

不知道是哪一方比较快喊出“射击！”的叫声。

数千道光束撕裂了宇宙空间。

在往后被称为“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的这场战斗开始了。

灼热的色彩旋涡，以黑铅的圆盘为背景，涌起而又散去，四散的能量残渣则都化为乱流，摇动着舰艇。

修长的身躯，优雅而深沉地坐在战舰“唐荷伊萨”舰桥的指挥席，莱因哈特的视线投向荧幕，注视着在前方展开的光与热之乱舞。看得出那毫无独创性的阵形正不断地发生毫无独创性的战斗。

视线的角度一转，碰上了红发好友那略带担心的视线。

“别在意，吉尔菲艾斯，在背后观看他人的战斗，也是一个乐事啊。”

莱因哈特露出笑容。

莱因哈持虽然轻篾这种贩卖廉价道德业舌的梦呓，但在这一次，他希望被安排在陈列后背的想法要比被推上最前列来得强。米克贝尔加元帅等人的意图，不可置疑的是不要让莱因哈特立下武勋，但反过来说则是在保存战力。不管元帅的意图如何，莱因哈特的舰队成了决战时方投入之贵重的最终战力。为此，同盟军就必须骁勇善战到某种程度，好让帝国军尝上苦头才行。如此一来，尽管这场会战没有战略上的意义，但对莱因哈特而言，则将会成为一件有政略意义的事了。若能立下显着的武勋，就可升为上将，当然，上将要比中将更接近他的目标。

映射在苍冰色眼眸中迸裂的光芒，渐渐地益增炽烈了。

不管是多愚劣，只要一面对到战斗，在莱因哈特的体内，血液的温度就会上升，在白皙的皮肤下，被加热的细胞就会律动地起舞。构成他灵魂的主要元素之一，是灼热的战士之魂，有时会如同涌起的雷云，掩住那远大野心的地平线。

明知这和理性互相矛盾，莱因哈特却希望置身于战斗的旋涡中。而同时也感到焦躁。那是对于那些把莱因哈特置于后方，自处于可以独占武勋的情况中，却怎么也无法完全去活用这些机会的我军所感受到的焦躁。

同盟军，正确地说是何兰多的第十一舰队，无视于其他友军而一跃向前，看起来似乎是要大胆地进行直线攻击。

“把火力集中！”

米克贝尔加元帅郑重地下了命令。

这道命令立即被实行。

集中的光束，沸腾着宇宙的一角。不过，同盟军的动态，有着超越帝国军的预测和方向性。帝国军的炮火穿过低密度的同盟军舰列，尚未能给予有效的损害就被吸往宇宙的虚空。而同盟军那看起来几乎是毫无秩序的炮火，在密集的帝国军各处逐一挖开一些洞穴。

钻过了沸腾的能量的砍杀，同盟袭向帝国军的咽喉，像是要咬破颈动脉似地，施予短距离炮击系统全部火力。当光之蛇穿入敌舰外壁的瞬间，就再生为光之龙，向八方伸出龙舌。

帝国军的通信系统在干扰和混乱之中，呼叫着回避和散开，但那却再次产生了混乱，只是平白招来狼狈，给人一种被敌军玩弄于股掌的印象。

莱因哈特以那如同在水晶酒杯中碰撞的冰块声响般的笑声，在空气中掀起短短的震波。

“虽然不知道敌将是谁，但似乎是个把无视理论当成是奇策的低能者。不过，会被这种人翻弄的家伙们也是不中用到了极点了……”

红发的年轻人点了点头。

“所言甚是，不过，那舰队连动倒是很巧妙，几乎算是艺术了。”

“艺术是非生产性的东西。你看看那行动路线毫无秩序，好像是为了浪费能源而在行动一样。”

虽然是独创性的，但那和莱因哈特所想要的东西是不同的。他是想要确立新的理论，而并非是想要做一些虚有其表的奇计来欺骗敌方。

“虽是敌军，但却真是巧妙的用兵。”

第三个声音下了评论。莱因哈特没有回头，他知道声音发自谁，那被派任给他的参谋长诺登少将。

诺登少将是一个常使莱因哈特再次确认军队亦只是肥大的官僚机构一部分之事实的人。他之所以位居莱因哈特的参谋长之职，是经由军务省人事局的指示，对这过于年轻的美貌上司，他的忠诚心从未飞出义务的范围之内。他是子爵家长男，当身为内务次官的父亲年龄到了七 0 岁时，他就继任为家长。他本身仍是三十出头的年龄，年纪轻轻就飞黄腾达，对此便到骄傲。即使如此，他在莱因哈特之前仍要为之逊色，以他立场自然不会对这过于年轻的上司有好感。在此情况下，军务省将他配置于莱因哈特麾下，并非是对双方抱有恶意，只不过是考虑上的不周而已。

无视于莱因哈持那不悦的沉默，诺登仍在搬弄着他的口舌。

“敌将的用兵已超越了既有的战术理论。不采取一定的战斗队形，而像变形虫般地向四方自在地活动，出人意表地加以痛击。不得不说是相当地不凡。”

这份见解当然和上司的不同。

“真是人下有人，这些无能的家伙们……”

莱因哈特的舌端，吐出了对敌方的骂声，苍冰色的眼眸闪动着怒气的极光，虽然其中一半是针对参谋长而发，但当事人却未注意到。

“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痛击了，又有什么大碍？又不是中枢部被直接攻击了。”

同盟军虽然柔软地运动使帝国军一直流血，但却不可能完全杀尽帝国军。那种战术只有在敌军后方有我方的大部队的情况下，用来诱敌才会有效的。

“虽说是无能，但他们身为帝国军人勇敢地奋战，尽了其本分。反倒是我舰队，一直旁观着友军的苦战，阁下的见解是？”

莱因哈特的眼眸闪过一阵冰蓝色的闪光，但压抑了一瞬的激动心情，他向凡庸的参谋长说明。

“你看敌军的动态，虽然有优越的速度和跃动性，但欠缺和其他部队的连系，另外很明显地是无视于补给线的延长。也就是说，其意图在于极短期的决战，运用无视于用兵基础的运动，使我军混乱，再乘势增大我军的出血。既然如此，我军要避免无用的交战，敌军前进的话，就做等距离的后退，而后在敌方用尽物质、心理两面的能量时，加以反击。因此现在没有应战的必要。”

“那么，何时才要应战呢？”

“当敌方攻势成为强弩之末时。”

“噢？那要等到何时。一年后吗？或是一百年后呢？”

莱因哈特若要盛怒也无妨。但他只是上下动了动肩膀，挥了挥手要参谋长退下。

华丽的黄金色头发波动，莱因哈特吐了口气。他把视线投往红发的好友，以少年的口气诉苦。

“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称赞我吧。真是的，这二个星期来，我可真是忍耐太多了，好像一生的忍耐力都在此要费尽了。”

“只要再忍耐一下就可以了。”

吉尔菲艾斯接受着金发友人的诉苦。

“若以莱因哈特大人的尊手来扭转敌我的形势，则何者才是正确的，再怎么愚蠢的人也会明白。到时候再请您好好地夸耀胜利。”

金发的年轻人又吐了一口气，但他那看着吉尔菲艾斯的眼眸已经恢复了明朗。突然他露了个恶意的笑容说着。

“就这么做。不过，吉尔菲艾斯，等到我在夸耀胜利的时候，你又会说：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为之惭愧，所以请原谅他们——是吧？”

他伸出了外形极美的白皙手指，卷绕着友人的红发。

“你很温柔，但我要告诉你，你只要对姐姐和我温柔就行了，对其他的家伙可没有采取这种态度的必要。”

那眼眸的色彩像是开玩笑，又像是真心话。

【Ⅲ】

“帝国军的一部分正不战而退。我军的胜利就在眼前。”

先满乐观的这个报告，使老提督皱起了他的白眉。要立即判断敌入的后退是真实或是圈套是困难的事。一切都在相对性的范畴中。虽然何兰多做法鲁莽，但若敌军更弱一些，则胜利就会归于同盟军。此时另一通通讯信至陷入沉思的老提督。

“比克古提督，我想请你帮忙制止一下何兰多的乱蹦乱跳。我知道那家伙无视于旧有战术，但我可不认为他是在构筑什么新的战术。”

“可是，伍兰夫提督，现在他似乎正顺利地占着优势。也许会提前结束而打赢这场仗呢？”

“现在的状况如果能一直延续下去那当然好，但眼前就快到达界限了。帝国军中只要有个略有远见的指挥官，就应当会从混乱的旋涡中抽身而出，寻找反击的机会。此刻即使会被憎恨也应该制止他，要他后退，否则也许连我们都会被拖下水的。”

伍兰夫只有名而没有姓。他是以前曾支配半个人类世界的剽悍的游牧民族之后裔。身高并不很高——大概勉强可称得上是高大，不过给人巨人般的印象该是因其宽阔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膛吧。是个有浅黑的脸和锐利明亮的眼眸的四十出头的人物，素有勇捋之盛名。

“何兰多似乎想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普鲁士·亚修比提督。”

伍兰夫提及了他们在半世纪前战死的先人的名字。比克古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件事。何兰多是和亚修比一样地在三十二岁时升任中将，一思及这过去最名誉的例子，使得何兰多那野心的光芒也盆增了色彩。

“如果在三十五岁前当上了元帅，那他就可凌驾阿修比了。”

“不过正如您所说的，帝国似乎是有个有远见的人在。好像有部分舰队不战而退了。”

“不是逃亡也不是败走，而是后退啊。”

“原来您也注意到了吗？”

“当然注意到了。没注意到的，大概只有何兰多那得蠢过头的人吧？前进和胜利、后退和败北，那家伙连其中的分别似乎都不知。”

伍兰夫高声咋舌。

“那种非常识的舰队运动，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会使到达临界点的时间提早而已。如果那位帝国军的指挥宫有允分战力的话，何兰多大概会被引入纵深阵列之中，而遭到围攻吧。那家伙没注意到这一点吗？”

比克古抚着下巴，以那深思的表情面对着通信荧幕。

“正在胜利的时候，或是深信自己正在胜利的时候而要他后退，我想大概比遭女人抛弃时叫他抽身更为难堪吧！伍兰夫提督。”

老提督的比喻使僚将面带苦笑地认同了。而此时，他们也只有努力让第一舰队的败亡不要牵连到友军的沥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

“敌军接近了。”

接获报告的莱因哈特，不由地将视线朝向参谋长的侧脸。这家伙以为他的长官是盲目的吗？或者是他只把敌人定义为后退者呢？

“不做对应吗？司令官。”

这种说法刺激了莱因哈特，但……

“阁下，要不要把舰队稍稍上前去应战？”

因为吉尔菲艾斯说了，而使莱因哈特对参谋长的怒气也流散了。

“……不，还早，要再更后退一些。”

为何吉尔菲艾斯要故意做出违背己意的进言，莱因哈特在一瞬间理解了。红发的友人是要他将怒气宣泄在自己身上。

通常，在诺登面前，吉尔菲艾斯只要没被莱因哈特指名就不会开口。如果他漏了嘴，大概会被说是“缪杰尔提督太过纵容副官，公私不分的人没有居于人上的资格”用来做为对莱因哈特作人身攻击的籍口吧。吉尔菲艾斯不得不对此留意。被莱因哈特叫唤时，也特意地使用“阁下”这严谨的敬称，他一直是如此细心的。

“吉尔菲艾斯少校，不必急燥，只要再一会敌人的攻势就到达极限，那个瞬间才是攻击的时机。刚才我也说过了，你好好记着。”

“是，阁下，下官多言了。”

莱因哈特故做无意地看了下诺登，心中为之咋舌，参谋长对于他们二人的交谈似乎全无感受，只微微洋溢着动摇的脸色在注视着荧幕，吉尔菲艾斯的顾虑是白费了。

※※※

在十六时四十分到十九时兰十分之间，战况推移至同盟军有利的局势。而且这成果几乎都是由第十一舰队那非常识的积极果敢之行动所获得的，因此何兰多的自尊心也理所当然地一直膨胀，几乎认为最终的胜利已是既定的了。日后被比克古评定为“拟似天才”的此人，此时正意气风发到了极点。

“前方敌影稀少，现在直进切断敌军，将其完全击灭。”

收到这通信，伍兰夫冷静地回复。

“战果已经充分了，不要深追，立即后退。”

比克古也劝告他，在招来敌军总反攻之前，趁着还有余力的时候后退，重整全军的秩序。

“先知先觉者总是不被人理解，现在一时的不和、不合作已不是一论了。为了适求永远的价值，下官要前进，到未来寻求知己。”

听到这些话，比克古中将的白眉掀成了个急角。何兰多的回答可说是极尽的自我陶醉，那种精神是中世纪骑士的，而非民主共和制的军人所应有的，战斗并非是为了宣扬个人的武名而存在的。这难道不是作为军人之前所应有的认识吗?

“的确，先知先觉者是一定会被称为狂人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狂人都是先知先觉。”

说出了这激烈的讽刺，老提督命令副官法菲尔。

“再发出一次后退的劝告，就说如果他拒绝后退，就以抗命罪向军改会议告发……”

但是在通讯因妨碍彼此混乱的期间，何兰多让舰队更加地前进，以那“先知式的战术”使帝国军当中起了狂乱。他那用兵手法在外行人看起来大概是很华丽的吧。相对的，帝国军的惨状该说是近乎丑态了。像是被野兽单方面追逐的一群胆小的家畜。

※※※

“到底在干什么啊！”

愤怒和失望的叫喊又从莱因哈持那端整秀丽的唇中冲出。对于同盟军那无秩序的跃动，帝国可还真是乖乖地去配合啊。同盟军想跳舞的话，就让他们在黑暗的舞台上随意去跳不就得了？为何一定要勉强自己和对方跳相同舞步，来绊住自己的脚呢?

一群低能集团。当然，如此也才更能显现出莱因哈特的才华，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略为有用的人物，则对今后野心的推展将会产生阻碍。他是总帅，吉尔菲艾斯是副总帅。而他还需要几个行政官僚及舰队指挥官。脑不可能会走路，心脏也好也无法去抓东西，手和脚是必要的。这次会战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取胜，莱因哈特胸有成竹，但在人材收集的方面似乎是无可期待了。

等待、忍耐，原本都不是莱因哈特的本性，但要和那些不知自我抑制的大贵族子弟们有所不同，莱因哈特学得了这种必要性。他不知已经忍耐了多少他们恶辣的戏弄和冷笑了，杀了对方也不为过却只能得了个半死收场的想法，充满着他的每一个口袋。

不过，这一次也终于快要不必再忍耐了。注视着荧幕中的战斗状况，由电脑计测出结果，莱因哈特在极近的未来中找出了反击的时机。

他回视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在沉默之中理解了他的意图，很快地谈及了反攻手段，而诺登参谋长投来了颇为欠缺镇静的声音。

“司令官阁下，我想大势已定了，在尚未蒙受损害之前应该要退却吧。”

莱因哈特站了起来。他忍耐至今的怒气内压已到达了界限，优美的外表似乎开始起了裂痕。

“敌人的攻势已接近尾声，不可能会有无限的运动。只要在到达终点的那一瞬间，集中火力在敌军中枢，就可以将其虚浮的胜利一击而溃。为何非逃不可？”

“那是你台面上的想法，别太拘泥它，快后退吧。”

这家伙到现在为止到底听进去了什么？莱因哈特听到体内某物在跳动的声响。他那优美的高大身躯掀起了一阵疾风，对愚钝的参谋长当头一喝。

“住嘴！这胆小的家伙，说友军的败北已是不可容许了，竟然连司令官的指挥权都想干涉吗？”

这首次的怒吼带有方向性，直线穿过了参谋长的肺腑。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为之动摇，以冲击和恐饰的表情，回视比自己更年轻的上司。冰蓝色的眼眸，使诺登曝呈在难以直视的强烈光芒中，参谋长开始颂悟到他一直轻视的这只漂亮小猫，其实是只蜷伏的猛虎。他毫无反驳地呆立着。

“麾下全舰队，准备短距离炮战，听候命令展开齐射。”

完全无视着参谋长，莱因哈特下了命令，吉尔菲艾斯加以传达。此刻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确立了一个历史性的意义。莱因哈特以身为独立舰队之指挥官的身分，身居决定会战整体胜败的立场。

带着暴风的破坏力，一直领导战局的同盟军第十一舰队的动态，在一瞬间停顿了。变形虫的触手停止了伸展，因为已经无法再继续伸展了。在攻击的终点，横列于扩大及收敛之间的极小间隙中，同盟军冻结了。而在将要融化的那一刹那。

“全舰主炮、三发齐射！”

莱因哈特的命令奔驰在通讯回路上。

整个宇宙被白光包围了起来。

沸腾的能量浊流旋在虚空中，灼势的黑暗以那巨大的手掌要压碎舰艇。舰体的外面是无限大的沉默，炸裂的光芒装饰了恐饰的序幕。

何兰多那完全胜利的自负，连同旗舰一起被击碎，随着金属及非金属的尘埃四散而去。不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自己的败北?

同盟军从胜利的天空直落到败北的深渊，无视理论与原则而狂跃的第十一舰队，在能量这种丝线被切断后，不由得成了落地的风筝，连想要尽诡道之极致也未能如愿了。

第二次的三发齐射划破虚空，可说是致命的一击了。

同盟军的指挥官在这四小时中于战场上奔驰，支配着战局，对敌方施以无数的炮击。

而相对的，莱因哈特只在三分钟内进行二次三发齐射，就使同盟军指挥官连同乘舰化为宇宙的尘埃，使同盟军变为乌合之众。在更长的时间中持续胜利，以胜者的身分在更广大的空间移动，击杀更多的故兵……以这些方面而言，同盟军指挥官是要凌驾于莱因哈特吧。但莱因哈特却正确地洞察到了：敌方的“奋战”是在浪费能量，只不过是基于“支持军事行动的物质是无限的”之锗觉，而在跳着看似华丽的独舞。他在最后胜了，没有必要从开始就一直取胜。

残存的同盟军，在恐慌和困惑的夹击下，掉转舰首开始逃走。

“看到了吧？”莱因哈特独语着，他是对着友军说的。想下令追击而回视吉尔菲艾斯的他，视线被抑止了，而吞下了命令的声音。

“不可以追击吗？吉尔菲艾斯，为什么？”

他的心思将优美的眉角提起，莱因哈特发出质疑。

“我想莱因哈特大人没有必要操心在残兵的追击上，只是如此而已。”

“……的确，就只是如此了，我明白了。”

莱因哈特笑了，他了解吉尔菲艾斯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莱因哈特已经立下了一击逆转敌我形势的功绩。帝国军的胜利已定，会战终了后，莱因哈特会被认定为战功第一，已是确实无误的。那么，追击败走的敌军，仅以杀戮和破坏的数量为夸之类的功劳，让给其他提督也无妨。如果连残敌扫讨的功劳也独占了，只会引来其他提督的嫉妒和憎恶。即使不如此，也会被称为“骄惯的金发小子”而被近雌伏。这样今后大概会比较易于行事了吧。

这个让步，并不会伤及莱因哈特的自尊心，而吉尔菲艾斯也正是因此才进言的。因为莱因哈特的自尊心，对吉尔菲艾斯而言，是和自己的自尊心相等或是更高的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就在此参观一下僚军的奋战之姿吧！”

莱因哈特坐回了指挥席，跷起了高高的二郎腿。命令侍从为司令宫送来咖啡后，吉尔菲艾斯的视线朝向参谋长的身影。诺登少将那一度失去血色的脸还没能完全恢复，硬化的表情固定在荧幕上。想到他那凡庸的精神所承受的冲击之巨大，吉尔菲艾斯为他感到遗憾，但也确认了“他不是能为莱因哈特大人所用之才”的判断。

※※※

另一方面，同盟军全军溃乱的危机，在比克古和伍兰夫的再反攻之下而回避了。

“发射！”

随着命令出现在虚空中的光壁，把突进的帝国军从正面撞开。帝国军队形崩溃，伫立在光与热的沐浴之中，却仍再次前进，要进逼同盟军。比克古和伍兰夫巧妙地连系，掩护着逃回来的第十一舰队的残存兵力而逐渐后退。帝国军数次的突进，都被其柔软而不见溃散的防御网阻挡，无法给与致命的损害，终于不得不打消了追击的念头。

“同盟军里倒也有能干的家伙。”

莱因哈特吐出了这句话。如果他掌有全舰队的指挥权，大概会询问敌将之名，而称赞其善战吧。吉尔菲艾斯报以微笑。

“看来命运似乎是在对莱因哈特大人献媚。”

“命运？我的人生岂能让命运左右。我会因自己的长处而成功，因自己的短处而灭亡吧。一切都在我的本身的范围内。我，再加上你的协助的话，是不会让命运来干涉的。”

“您是了不起的。”

“我希望真是如此……”

莱因哈特似乎要一笑挥去自己的强悍，松驰下了表情的紧张，以白皙的手指将落到额前的黄宝刘海往上拨去。

※※※

同盟军重整舰列，向本国归去。其他二舰队倒还好，第十一舰队是完全的败残之列，饱受着重建之苦，负责人何兰多因战死而逃过了处罚。说来同盟军可失去了未来的帝国本土侵攻部队总司令官了。比克古和伍兰夫虽阻止了全军的溃走，但未能制止何兰多狂奔。这懊悔，化为了心中苦涩的沉淀物。

“威列姆·何兰多也差点就成了英雄了。”

伍兰夫含着一些感慨地从通讯荧屏画面中谈及。

“英雄啊……”

老人的声音带着耸肩的语调。

“说到这个，你知道吗，伍兰夫提督，关于所谓的英雄，有人说过一个有趣的比喻。”

“哦？”

“他说：所谓的英雄，到酒吧去要多少有多少。相反的，在牙医师的治疗台上可一个也没有。总之大概就是这种程度的人物吧。”

“说得有理，似乎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呢。那位巧妙的评论家到底是谁呢？”

“好像是席特列元帅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当时的学生，名字是……”

那是听过了好几次的名字，但统率败军归国的责任之大占去了他的心思，比克古此时并未想起来。他想起“杨”这个简单的姓氏是在归国之后。

就这样，“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对帝国军、同盟军都在不合本意的形式下闭幕了。蔓延一五 0 年的两军之战，未明白分出胜败而结束的例子并不少见。而这场战斗的意义，在战斗终结的当时，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仍是浑沌不明的。

# 第二章 蜘蛛网

在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的首都——行星奥丁上最壮丽的建筑物，当然是皇家的居城“新无忧宫”。

在大小无数的建筑物和庭园所构成的宫殿一角，有着以前独占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之宠爱的女性——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居馆。以前皇帝都从此馆起驾前往御前会议或谒见厅，而现在他的御驾则是从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居馆起驾了。

古典的装璜，照映在烛火灯光下的沙龙，有一位男客，他并非侯爵夫人的情人。身为皇帝御医团之一员的他，对侯爵夫人而言，不过只是个跑腿的罢了。他是医学博士格列瑟。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在微明的光线中，挥动那以往被皇帝握在手中的白皙玉手。此刻，在她未受邀请的宴会里，凯旋归来的莱固哈特正立在祝杯的围绕中。

“我就认为让那女人的弟弟活下去会造成不利，几次都试着要除去这日后之害。”

那个女人是指莱图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虽然这是杀人计划的告白，但医师并未指责此事，只在无言中记录到记忆的图书馆中。

“然而，这些日子来，那个令人厌恶的小鬼却一直活着，长大成人，竟然还成了被称为阁下的身份！”

憎恶的能源在室内张起了细丝，宫廷医师像是被捆住似地缩了下身体。虽然已经习惯了夫人激情的表露，但这大概永远也无法转换为快感吧。

“二十岁不到就当上了中将，帝国军的权威真是低落到极点了。那个小鬼竟成了阁下，竟然成了阁下！”

“我听说他这次升为上将了。”

医师所用的语气相当小心，因为侯爵夫人正处身于激情之中，所以在话中所含令人厌恶的成份，也仅止于发言人自己知道的程度，这种程度的作法，对于置身于膨大而苛烈的负面感情浊流中的人而言，是精神卫生上所绝对必要的。格烈瑟医师之所以配合培尼明迪侯爵夫

人，并非因为感情上的共鸣，而是回为她那逐渐消逝却仍然强大的权力，以及她那完全没有消失征兆的财富。

候爵夫人仍在咬牙切齿。

“那个女人被称为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已是不敬之至了，这次竟连那女人的弟弟都将承继罗严克拉姆家——素有名誉的伯爵家名号！”

这虽然仍是未正式发表的事情，但宫廷中以金钱和人情所建立的情报网相当发达，这不快的种子老早就已经被放进了培尼明迪侯夫人的耳中了。

罗严克拉姆伯爵家，当然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世袭贵族中的名门，至今阁僚及提督辈出，各方面有十人以上，尤其第九代罗严克拉姆伯爵康拉·海因兹，为参加帝国历二五三年的艾利希二世之宫廷革命的三提督之一，在特拉巴哈叙职帝国元帅，历任了军务、内务、国务三尚书之职，爵位也一时升至侯爵，但因次男菲利浦引起的事故造成皇女玛格妲蕾娜死亡，而引咎辞去公职，爵位也仅止于一代而降回伯爵。而后因当主再三早逝，直系的血统无法维持，终于家系断源而废绝。而要莱因哈特承继其家系，自然是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意思。在姐姐之后连弟弟也登上伯爵的地位，企图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此名家后继者的贵族不禁大怒。但是思及皇帝对安妮罗杰的偏爱，则又不能随便开口反对。更有部分领悟到利害关系的贵族，开始让自己的女儿或妹妹去接近莱因哈特，想要间接地拥有伯爵家。

“真是不堪入目。”

侯爵夫人口中流转而出的侮蔑言词，几乎都固体化了，如果那些名门淑女们在场的话，势必会被砸得脸上流血。

“那个骄傲的金发小子，没有什么适当的方法加以消灭吗？格列瑟。”

“您的心情我了解，但金发小子如今已非一介无名的军官了。即将登上帝国一级上将及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他如果死于非命，那么司法省及典礼省可不会放过此事的。”

典礼省即是处理有关贵族的各种行政事务的机关，掌管贵族之间的民事诉讼、继承问题，贵族子弟方能入学的学校之管理、爵位的授与等，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门第回复也由此机关处理。只是其权限和

司法省及财务省时有重叠，大多流于形式。典礼尚书的座位，也有着贵族社会中的名士之象征意义，而非代表政治家。

“自称同盟的那些叛徒们，实在不中用。连一个金发小子也没能在战场中杀死。”

听到这迁怒的恶骂投向了由由行星同盟，连医师也不禁苦笑。

“叛徒们的不中用是令人遗憾，但幸好，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还完全没有怀孕的征兆。”

“岂能让她生下孩子！”

立即反射而来的声青，令格列瑟也一瞬为之栗然。在他那惧伯的视线所注视着的前方，培尼明迪夫人，像是一尊被题名为“憎恶”的雕刻，凝然地坐着，如果白嫩的皮肤上有任何龟裂，大概那沸腾的憎恶将会喷出来烧伤医师。

“我绝不允许那般下贱的女人被称为国母。”

“缪杰尔家终也是贵族的一员。虽没有爵位，但代代都有着帝国骑士的称号，并非平民或贱民。”

“但他们不是过着比平民还差的生活吗？”

“是的，这一点的确如此。”

“不管如何，终究是不是可称为名家的卑贱之女，不能让她再得寸进尺下去了。得让她知道一下厉害才行。”

“可是，要如何去做……”

夫人的脸上跃动着邪恶的光彩。

“让那女人怀孕，而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陛下的皇种，那就可以了。”

“……！”

“如此一来，不只是陛下的恩宠将消退，还是身为后宫之女所不可容许的不义之行。当然她本人和她弟弟也会被赐死，算是受到了以往得意忘形所应有的严罚。”

“的确将是如此。”

格列瑟已经不再掩饰他那畏缩的表情了。不论男女，对于同性之嫉妒的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越出异性所能想像的。但即使如此，培尼

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这份恶意，却无法引起他人的同情。

“不过，有可能让格里华德夫人与人私通吗？要以哪个男人做为对象呢？”

“没有必要找男人，只要有精子就够了。”

医师的呼吸器官的功能又再一次急遽停止。

“先保存好某个男人的精子，利用你的立场让她受精就好了。以谢礼做为鼓励，去收集适当的男人的精液。”

“……遵命。我会依您的指示去收集男子的精液，要什么样的男子的精液才好呢？如果您有特别的要求请详细告诉我。”

夫人的眼睛带有油脂般的光泽。

“当然身分要以卑贱的为佳。智能低、没有学识修养、容貌像猿猴般丑恶，性格残忍且粗暴、容易沉溺酒中……啊，还有什么呢？对了，生下崎型儿的可能性越高越好。”

“是……”

“还有，哦，对了，如果是带有性病的病菌，能让那女人感染的男人，那就再好不过了。”

格列瑟擦拭着他那并未流出的汗水，巧妙地掩饰了喘息。

“要同时具有这么多缺点的男人，在广大的奥丁中并非到处都有啊。为期圆满，请给我时间上的宽限，最重要的是要有找出好‘材料’所需的费用。”

“花多少钱都无妨。”

这是这女人唯一的“优点”——医师心中想着，当然为了自我防卫，他并没说出来，而郑重地低头行礼。他想要在所需的费用上再多加上五成，来夫人减轻一下钱包过重的负袒。

“不过，斗胆地说，侯爵夫人，即使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失势了，而后，陛下会再对其他女人产生兴趣。这一点就非我能力所及之处了，还是得您见谅。”

医师真正想要说的是：即使消灭了安妮罗杰，皇帝的宠爱也不会回到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身上，还有她若不能生下皇嗣，则不可能取得

完全的权力。以上二点，但医师并没有如此直言的义务。因为如果刺激了候爵夫人最敏的痛觉神经，只会招来怒声及恶意。

不过，女人……不，人类竟会有如此觉大的改变吗？医师不由为之感慨。十五年前被纳入佛端德里希四世的后宫时，身为子爵家千金的苏珊娜·冯·培尼明迪被比喻为花蕾初绽的樱草，是位令人怜爱的深闺淑女。想起她在皇帝的寝所中，如冬天的小鸟般畏俱、战栗，医师甚至会觉得心疼。而在怀孕、授与侯爵夫人爵位、男儿死产、三次流产……吧。这一连串的日子下来，年龄已过三十的她，虽然容色未衰，但却已失去了丰润，宠爱被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独占了。小鸟化成了啄食生肉的猛禽，她的嘴和爪郁是为了撕裂那把她从温暖的巢中逐往北风的荒野的另一只小鸟而磨利起来的。

医师是把宫廷当成栖息场所的人种，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出更强劲的风所吹的方向，则将不会有完全的生机。

如果明白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最后将独占皇帝的宠爱及宫廷内的权力的话，那么尽上绝对的忠诚也无妨。但若非如此，则就有必要加上几重的保险了。当对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阴狠的策谋暴露时，培尼明迪夫人会被赐死，而比格里华德夫人提早先苦痛地死去，那也算是自作自受，但他必须绝对避免被当成共犯而被处刑才行。要去接近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本人，是相当困难的吧，但应该会有什么方法可以向她弟弟——未来的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示好吧。医师形式上地对现在忠诚的对象低头行礼，而继续地思量着。

【Ⅱ】

当时的银河帝国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十六代。三十年的在位时间，已是历代皇帝平均在位期间的二倍半，但自从二十九岁即位以来，他就未曾有值得特笔的政治实绩，而也未做出多大的恶行，只在缓慢地消耗着时间、自己的生命力、以及王朝的命运。

和自由行星同盟历经一世纪半的抗争，呈现出环状线上永久运动般的形貌，官延阴谋或地域性叛乱已是每年例行公事，宫廷及政府都被毫无生气和流于形式所支配，善意及恶意都非汹涌地沸腾而起，而是发着它那半生不熟的声响。

“凡庸、怠惰、顽固、疲劳、闭塞……”

活代的历史家们如此形容着佛瑞德里希四世所统治的时代。巨人鲁道夫大帝篡夺银河联邦的民主共和政权，在数亿人的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死尸上建立起皇帝神圣的专制国家已经过了将近五世纪。打在共和主义者死尸上的专制主义之地桩已经腐蚀，地板已经龟裂，柱梁也已动摇。

而佛瑞德里希四世也未表现出对于保护王朝不受时间侵蚀的任何努力。即位的当时他就被认为是平庸的君主。他有一兄一弟，在并非开明但却勤勉富教养的兄长，及具行动力及活力的弟弟之间，他未受到廷臣们的支持，而沉淀在灰色之中。兄长利夏尔及弟弟克列门兹为了至高的地位在抗争，不，该说是支持他们的两派廷臣在争夺着新时代的权力，而两位皇子被卷入其中。

帝国历四五二年，皇太子利夏尔企图刺杀父帝奥特佛利特五世而被赐死；支持他的六十名廷臣也被处刑，册立了克列门兹为新皇太子。而到了四五五年，证实故利夏尔大公无罪，查明了克列门兹一派使其蒙羞的事实，这次则是克列门兹跟的廷臣一七0名被肃清，克列门兹想流亡到自由行星同盟，但因“偶然事故”而连同宇宙船一起爆炸身亡。就这样，当皇帝因心脏病而死在床上时，在其枕边的，只有不被任何人期待，也不被任何人憎恶的佛瑞德里希。

奥特佛利特五世在金钱方面相当吝啬，所以佛瑞德里希大公殿下时常困于游乐费用的来源，在其父死去之前，在高级卖春妇及酒店方面还有总计约五十四万帝国马克的借金须尝还。如果是数代以前，还可以卖卖“帝国骑士”的称号，而现在这种虚名已没有什么商品价值，大公跑到一象叫“比尔加”店家主人面前哀求。

被大公殿下这般显贵的人物跪在面前，“比尔加”店主也觉得过意不去，而让大公在“如果佛瑞德里希大公登上了帝位，则要尝还额面二十倍的借金”的借条上签名，然后把借金消帐。原来是带着把二万二千马克平白放弃的打算，没想到“如果”却成了现实，头上戴上至尊之冠的新皇帝，支付了“比尔加”店主四十四万马克。

父帝基于嗜好而非统治者的责任感所屯积下来的金钱，足以用来消除历代以来国库的赤字，但佛瑞德里希却像在复仇似地开始浪费，在众多的建筑及土术工程上，将父帝的努力化为乌有。不过却仍未把国库和其自身逼至破灭的地步，佛瑞德里希把大公时代结婚的妻子册

立为皇后做为装饰，然后开始进行前所未有的渔色行为。从最初开始就未曾关心过国政。

虽然如此，和部分先祖比起来，他仍还算平凡。他的曾祖父奥特佛利特四世，在后宫汇集了一万人以上的美女，政治、狩猎及酒宴都未曾用心，而专心在贪图快乐，五年后慕毙在后宫的床上，“仍有五千人保持着处女之身等着接受皇帝宠幸的夜晚到来”。他生下了六二四人，其中三八八人成人，主要的贵族们几乎都被迫和“皇帝的公子”结为夫妻或招婿入嫁，为了献上大笔的礼金及聘金而头痛。对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中立下了几次武勋，而官叙元帅的庄任菲尔斯·艾多蒙多，没有结婚运，三次死去了妻子，而不断再婚，但对象全都是奥特佛利特四世的女儿。他在四十多岁死去时，他的友人普鲁夫提督评为“他为了皇帝，才能、财产、精力全都被吸走，因而死去”，因祸从口出而除去军职。

虽说是平凡，但为使佛瑞德里希四世快乐而做奉仕的女性，包括“一夜妻”之类的，的确超过了一千人。其前半生的嗜好到后半生时大为转变，前半生喜好成熟丰丽的女性，不只一次地对有夫之妇下手。不过是一名地方男爵的艾先叶尔兹这个人物，在毫无武勋之下就升为伯爵，得到宫内尚书的宝座，据说就是因为他把妻子贡给了皇帝一年之久。当时在贵族社会中，瘦削的女性为了追求适度的肥满，而大吃一些生奶油及糕点，甚至流行向平民买来丰丽的女孩做为养女，而遭到部分的贵族及大部分平民的嘲笑。

到了四十过半的年纪，佛端德里希突然对丰丽的女性失去了兴趱，而开始渔色十多岁的少女。首先独占他宠受的少女，受封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称号，但她却不是究极的目标。在宫廷及门阀贵族社会中攀折了无数花朵之后，皇帝开始在市并里寻求清纯的野花。

宫内省的官吏们，为了迎合皇帝之意，而开始四处探寻清新动人美丽的十数岁少女。奸不容易花费时间劳力和金钱找到了，却大多一个月就腻了。他们又得去找新的鲜花来了。

偶尔，当时的军务尚书会为前线的兵员不足而叹息，而在内阁会议中非难宫内省占用过剩的职员。宫内尚书愤然——或说是反而严正地回应。

“我省的职员也是位居战场的。虽然不会有枪弹或光束飞来，但很明显地，他们是士兵。”

皇太子鲁多维希死后，有了“为了生下男儿”的名份，宫内省的职员可真是在他们的职守上来回奔波。

就这样，帝国历四七七年的某一天，一位宫内省职员，在市郊的一角发现了一位名叫安妮罗杰·冯·缪杰尔的十五岁少女。黄金的头发、青玉的眼眸、白磁的肌肤，虽然穿着粗劣的衣服却仍有惊人的透明感和清新感，给人强烈的印象。

母亲亡故，父亲谢巴斯迪安是有着帝国骑士称号的没落贵族。不论其生活能力，其本身就欠缺自力更生的意欲，事业上也失败，把失意寄诸杜康的他，喜见订金五十万马克的金币，就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卖入了后宫。在被带进地上车之中后，少女像人偶般地毫无表情，但在接近宫殿时她开口了，询问着是否能保证十岁的弟弟的前途。宫内省职员回答说：那得看你如何侍奉陛下。少女点了头了，又再次沉默了……

※※※

就这祥，安妮罗杰成了后宫的一员。

说到她在宫廷中的友人，大致只有夏夫豪简子爵夫人桃乐蒂及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玛格妲蕾娜二人。还有帝国骑士高尔维兹夫妻。丈夫是发现安妮罗杰而带她入后宫的宫内省官吏，因为此功而获取皇帝所赐的大额赏金，并指示他服侍安妮罗杰，担任着格里华德伯爵家的执事。

高尔维兹曾数次对妻子提及发现安妮罗杰时的景象。在黄昏的黑暗开始侵略天空的时刻，在蓝衣服上加上白色清洁的围裙的金发少女，对着在庭院玩耍的弟弟和他的朋友说着——莱因哈特，晚餐时刻到了，齐格如果可以的话也一块来吃吧，不必客气哦，人越多吃起来才越快乐……

那个弟弟，现在已是帝国军上将。

安妮罗杰并不插口于政治。也许她认为这才是在政治面及物理面拥护弟弟的最好方法吧！高尔维兹对其弟弟并不如对安妮罗杰那般地亲近。弟弟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从初次见面开始，就一直认定他是诱拐

犯的一党，而一直保持具有隔阂的态度。高尔维兹虽认为他不讨人喜欢，但却被他那隐藏着强烈和犀利的美貌所压倒，当被那冰蓝色的眼眸正面注视时，他就会深思着，自己是否正和一位可伯的人物同席?

高尔维兹最大的遗憾，也是莱因哈特最小限度的安慰，就是安妮罗杰没有怀佛瑞德里希的子嗣，而在往后的将来，这将使她走上吉凶之中的哪一条道路，尚没有任何人知道。

【Ⅲ】

莱因哈特感到相当不悦。虽然升为上将，年内将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成为大贵族的一员，但他心中的地平线却布满乌云。

想到姐姐那细白温柔的手，放在那不相称的男人额头上，即使满溢生气的春光，也会化为无彩画的一部分。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卧病，安妮罗杰为了看护而住在病房，前去王宫内她的居馆寻访的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执事郑重但却未带诚意地告知了安妮罗杰不在的消息。

姐组的居馆前有个大池，菩提树深浓的树影落在池而，躺在绿荫的草地上的二人，无言地仰望着天空，突然莱因哈持两手撑在草上，发出小小的声音后，倒立了起来。

“身为帝因军上将的人，竟在草地上倒立吗？”

吃惊的吉尔菲艾斯笑了，莱因哈特倒立着，让华丽的金发和草地接吻，回了一句。

“违背重力可真是件舒畅的事。你也试试着看吧！”

他的表情突然变了，他把眼眸中映照的光景急速地做了修正。

“姐姐……！”

莱因哈特让柔软的身体一个回转起了身来，吉尔菲艾斯则弹跳了起来，立起他那修长的身体。风景恢复了鲜明的色彩，在当中安妮罗杰的笑容柔和地闪耀着。

“你们二个都已经长大升官了，但这一点却和以往一样，丝毫未变。”

“变了啊！你的讲法真令人意外。”

“咦？哪里变了？莱因哈特？”

“可以比以前倒立得更久了啊！”

再怎么想，这实在不像是身为帝国军上将所应有的辩白。

如果那些视莱因哈特为“两手持着不敬的野心和不逊的态度，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们看到了，一定会忍不住起了奇怪的念头吧吧！但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看来，这才是他应有的形貌。只要他们三人独处，权力、武力以及野心，都是设有必要的。

有时，吉尔菲艾斯会被想像所驾驶，会想着，会不会现在自己正走在漫长的梦幻回廊之中呢？当他一醒来时，会和莱因哈特一起睡在白色而清洁的床单上，金发的少女打开门，露出如同穿透叶缝泄出的斑斑阳光似的笑容——昨晚和你父亲连络了，早餐吃完就和莱因哈特一起上学吧。而红发的少年回答——我做梦了，我们两个当了军人乘上了宇宙战舰，打败了敌军，凯旋归来……

“因为陛下病了，我得立即赶回病房去才行。”

但，这却是现实的声音。

表现在外的和隐薇在内的，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安姐罗杰大都可感受到他们深深的失望吧。她给了他们一个篮子，并告诉他们里面装的是马铃薯派。

“下一次再过来好好地玩。你们要保重喔，我只有这点请求。”

“姐姐你也要保重，别太勉强自己了。”

“莱因哈特大人说的是。您要保重身体……”

一言一语，都具有一百倍的心意。手持着装有这次战役的最高褒赏的篮子，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离开了菩提树下。

※※※

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克劳斯，是有着锐利……或该说是激烈眼神的七十四岁的老人，在首席阁僚的座位上已有十年且屹立不摇。在以前他历内务、宫内、财务的三尚书职，都未曾犯下大过错。

未犯大过，对于己经化为草食性恐龙般肥大而钝重的帝国官界是很重要的。立典拉德侯爵，一次也没有订定过新的政策或法律。他熟悉惯例及旧习，而依状况巧妙地运用，有时则适当地加入“这是皇帝陛下的旨意”这种香料来料理事态。他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和执着，但却假装成并非如此的形象，而确保着今日的地位及权限。虽然有几人看

穿了真相，但都被立典拉德侯爵巧妙的阴谋赶出了宫廷，现在他的竞争对手，大概只有身为皇帝女婿的二位大贵族而已了。

立典拉德侯爵在思索着。不能让皇帝的女婿布朗胥百克公爵、立典亥姆侯爵的势力再继续伸展下去了。只会让他们符合其自身能力与关心程度地，在狩猎和酒宴中渡日就行了，如果让他们平白插手国政，只要换来多余的纷乱和抗争。

莱因哈特的姐姐——有着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之称号的安妮罗杰，虽然受到皇帝的偏爱，却未曾插口政治。对廷臣而言的确是令人欢迎的，在他们之间对安妮罗杰个人的评价是绝对不坏的。立典拉德侯爵对她亦是如此。但是保守的安妮罗杰，如果生下了男孩，被正式册封为皇后的话，也许就会开始干涉国政了。过去有过无数的例子。今后该如何对待她呢?

银河帝国是专制国家，神圣不可侵的皇帝旨意，是位于诸法之上的。某个皇帝身边卖弄权势的廷臣或宠姬也会随着新皇帝的登基而被逐出宫廷，有时也会有权力和生命一同上路的例子。思虑总是越深越好。

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在鲁多维希死后，就没有了皇太子。他的兄弟姐妹九人当中，一人被赐死，一人是“意外死亡”，其余七人则是病死。他本身则使得包括皇后在内，共十六位女性怀孕了二十八次，但六次流产、九次死胎，而总算诞生的十三人之中，在成人前有九人，成人后有二人先后死亡。现存的只有布朗胥百克公爵之妻安玛莉及立典亥姆侯爵之妻克莉丝汀两女。没有直系的男子，给预测上带来了困难。不，虽然是有个男孩，但却仍是四岁的幼儿而且母亲并非门阀出身，所以大贵族们的反应令人担心。

如果安妮罗杰生下了男孩，则宠爱她的皇帝会册立其子为皇太子吧。进入后宫九年，年轻健康的她却未能怀孕，大慨有十之八九是皇帝的责任。流产、死胎、以及早夭，五世纪以来，虽也有例外，但淫荡至极的高登巴姆家的血统已浊，生命力也衰退了。虽然平民们并未得知，但先天性畸型儿或异常者的诞生比率也相当高，这些不幸的孩子都在御医的手中安乐死了。

王朝的开祖鲁道夫大帝宣言：“社会性或是肉体上的弱者，没有生存的资格。”

连同共和主义者，畸型儿、异常者、精神贫弱者、肢体残障儿、遗传病患者，这些本身毫无罪过的人们遭到杀戮。像是在讥笑其残忍、愚劣似的，他的子孙们也生下了“没有生存资格”的孩子，而为了建立皇室的威信及尊严，而重复着杀害婴幼儿的恶行。

如此看来，安妮罗杰要产下男孩的可能性可说是非常小了。不过有和她相关连的另一个要因，那就是她的弟弟莱因哈特·冯·缪杰尔。

十九岁就当了上将，皇帝的偏袒也太超出限度了，但那金发小子似乎也并非完全不会放出自身光彩的卫士。在这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中，米克贝尔加元帅虽隐约露出不满及不合己意，却未反对莱因哈特升任上将。

“应当是为了不想招致皇帝陛下的不悦吧？”

利典拉德侯爵的心腹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说了，但老政治家虽然一直认为是过度评价，却也一直无法无视于莱因哈特。

“也许就只是如卿所说的如此而已吧。不过，如果宫中的个别势力再增加的话，廷臣间的分裂将令人担心。如果是不好的秧苗的话，得先行拔除才行啊。”

“即使如此，他不也只是一介军人而已吗？”

“来年他还将成为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当主，这个地位可不能轻视哦！”

“也许是如此吧。对了，国务尚书阁下，您突然考虑到格里华德夫人的事，是有着什么理由吗？”

国务尚书在犹豫一阵之后，拿出了一封书简。财务尚书眼前所见的，是由文字处理机那无个性的文字所构成的极短的文章。

“G……B……奇怪，这个是？”

细声由语的凯尔拉赫，似乎已然了解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要把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卿也是作如此解释吧？”

“除此之外，就别无他说了。”

凯尔拉赫苦涩地扭曲了脸颊。

“真是令人为难的一位夫人啊。”

“那位夫人的宫廷人生早就已经结束了，早点领取赐金回去过过田园生活不就好了，难道她还想把沉没的太阳拉回到天空中央去吗？”

“不过，如果十多年前她所生的皇子长大成人的话，夫人可能已经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了，也难怪她死不了心。更何况……”

“接下去的就别再说了，财务尚书。”

立典拉德侯爵的语气中失去了柔和，在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男婴死产之时，流传了一个奇怪的传说，听说其实男婴是平安地生产了下来，但却死在医师的手中。那位医师被不愿意皇帝生下男孩的人们，以巨额的金钱收买了。

那些说着传闻的人，一说这里，就畏首畏脑地探视周围，只以食指抵着嘴唇示意勿再多言。这种演戏般的行为，有着奇妙的逼真感。再怎么说，说到“不愿意皇帝生下男孩的人”不就只有皇帝的两个女儿和其夫婿——权门中的权门，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两夫妻吗？

听到了传闻，两对夫妻为之激怒，但以偏见的眼光来看，其激怒的态度也会令人怀疑。据说一直水火不容的两家，共同地进行捉拿散布流言的犯人的行动，但却徒劳无功。结果就有了“如果真的捉拿到人而演变成到法庭对质的结果，可就不好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认真地抓出犯人”的说法。看来不管是权利或荣华，都和人望是毫不相干的事物。

“不论如何，可不能贸然地介入。把手伸进热水中，可不是一瞒的痛楚就可了事的。接下来的才是可怕。”

对财务尚书的话点了点头，立典拉德以险恶的眼光划裂了宇宙。财务尚书再把那未署名的书简再重看了一次，他心想：是何人写下这令人怀疑，但又近乎事实的文章呢？

“如果说皇太子殿下还健在的话……”

财务尚书叹了口气，以一个贵族出身的官僚政治家而言，他算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眼界也顾及到行政及政略的分野。不过，其视野却未曾出过帝国和帝政的范围。皇帝的无力，没有后继者，门阀贵族相互的暗斗，虽然都使他对帝政的衰弱感到危机，但由高登巴姆王朝所统治的帝政本身的崩溃，则就远超他想之外的地平线了。过去虽曾

有专横的权臣无视皇帝，公饱私囊，压迫其他廷臣，但那全都是在一个叫做高登巴姆的碟子上展开的事态。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所称的“金发小子”正想把这碟子本身打碎的话，也许就会感到极度的战栗，或者只是会把这话当成痴人说梦话而一笑置之吧。

【Ⅳ】

虽然升为上将，但莱因哈特的官职未定，只暂定地给了“军务省高等参事官”及“宇宙舰队最高幕僚会议常任委员”的称号。两者都是近乎闲职，军部主流派那只给予地位及名誉，而不给予实质权限之意见，明显可见。

吉尔菲艾斯升为了中校，职务则仍然是莱因哈特的副官。阶级高升当然有其令人欣喜之处，但如此一来，则“会被调离莱因哈特身边”的不安也就几乎完全没有了，因此他暂且也算是安心了些。

莱因哈特去到宇宙舰队司令部，向米克贝尔加元帅问候，顺便也移足到军务省，对军务尚书艾伦培克元帅在礼仪上，以完美的态度观见。

“那个小子，至少还是懂得礼仪的嘛。而且外貌也不差。”

戴着旧式单片眼镜的白发元帅下此评语，但是他的单片眼镜并设有看透人心的机能，所以他也无法洞察到，这个美貌出众的年轻人，想在两三年之内，把现在这位军务尚书办公室的主人赶出去。对于只会评价外观上形式的元帅，莱因哈特也就以其适当的形式应付。

不过莱因哈特在对于上将的礼遇中，也有一件是使他打从真心地为之欣喜的。那就是将授与个人的旗舰。当然战舰的所有权仍属国家，但若没有当事者的同意则不能将其撤调。只要莱因哈特本人没有申请变更旗舰、退役，被降级、或者是战死，则这艘舰就一直属于莱因哈特。

新造战舰伯伦希尔，闪耀着银色光芒的流线型的象美女、气品高贵的不败女骑士。和皇帝派遣的使者一起造访此舰的莱因哈特，一瞬间感到心中雀跃。

“伯伦希尔、伯伦希尔……”

莱因哈特重复地叫着他的新旗舰的名字。他比骑师爱名马的心态更深一层地钟爱着这艘舰艇，尽其一生都未有改变。

只要他还待在帝都，身处闲职，则这艘舰也将只是盒中的宝石，但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让这勇敢的女王立于舰队前头战斗的日子来到吧。那么，帝国军必须得对同盟军处于劣势才行，但对于他人的失败，可说正是如其所愿的。因为这相对的会强化他的立场，也将会给予他机会。

“获赐良舰，实在感激不尽，请代我向陛下如此转达。”

莱因哈特的声音，时有着超乎礼仪及盘算的热潮。担任使者的某男爵点了点头，把证书交给了他，然后细声说道“我会期待的”就回去了。在吉尔菲艾斯的说明下，才明白了这奇怪的言语的惠思。

“莱因哈特大人，我听说在获得皇帝颁下旗舰时，在习惯上要赠送某些谢礼给使者。”

“谢礼？”

“是的，因为送现金就成了贿赂，所以得送一些美术品之类的。如此之后，其人的旗舰才会受到周围的认知。”

莱因哈特灼热了起来。

“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又不是跟使者买来的战舰！”他如此大声吼着，但吉尔菲艾斯仍保持冷静。

“这不是一个能以常理通行的社会，所以莱因哈特大人才会立志变革，不是吗？不必强要一个小男爵讲常理，还是为了建立一个讲常理的社会，暂且忍耐吧。”

“……说得对，正如你所说的。以一艘伯伦希尔的代价而言，也算便宜的了。”

莱因哈特点头，感谢着吉尔菲艾斯的劝告。

翌日，闻名的画家列特麦耶的油画，被送至男爵的私邸。男爵对美术几乎毫不关心，但在听了送画的画商说明后满足了，直接转卖给该画商而收取了五万帝国马克的现金。已经赠与出去的绘画，会被保存或转卖，可就与莱因输特无关了。

就这样，伯伦希尔被周围认知为莱因哈特的旗舰。

※※※

有一天，在舰内并肩走着的时候，他把那冰蓝色的眼眸朝向吉尔菲艾斯。

“这艘舰有一半是你的。你是中校，有成为舰长的资格，就如此做，如何？”

“那也可以，只要莱因哈特大人可以允许我的忠诚心以伯伦希尔为先的活……”

“这可不行，前言撤回，舰长就另外找人吧。”

“我想那样比较好吧。对了，您心里是想要早一天搭乘此舰前赴战场吧？”

“很遗憾，暂且是不会有战争的。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们的好战心理才刚满足过了而已。”

伫立在订光昏暗的舰桥，莱因哈特环视周围。在近乎无色彩的世界中，黄金的头发更加地显出了鲜明的存在感。

“为什么不起一些地方叛乱呢？要镇压应当是很简单的吧？”

“如果是简单就能镇压的叛乱，是不会轮得到莱因哈特大人的。想要轻松地获取武勋的人，可比比皆是。”

“大概吧。看来就只有等到那些家伙死掉为止了吧？”

莱因哈特吐出更危险的词句，以那大胆的眼神，射向虚空。

【V】

一封奇怪的书简被送到莱因哈特手中，他既非千里眼，所以自然是不会得知，如果国务尚书立典拉德候爵或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也在场的话，一定会有一股想告诉他“这和我所看见的密告书内容相同”的冲动吧。

“B夫人对宙中的G夫人抱有加害之意，务必留心。”

当然信上没有署名，莱因哈特注视了这简明的书简片刻。流言或传闻要做为情报源是该有所取舍选择，但这次，这封刻意送到他手中的书简又有何目的呢？如果是圈套，耶么应当会施加一些取信于他的技巧才对。当然，这也不会是单纯的善意，大概是有所盘算之后所做的忠告吧？G夫人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也就是安妮罗杰，这一点是立即明白的。而B夫人是谁呢？如果是布朗胥百克公爵，则不可能会刻意称为“夫人”。

“那么是培尼明迪候爵夫人吧……”

这个声音，表现出了把“魔女”这个名词乘以二倍以上的不吉及厌恶。终究莱因哈特已经不只一次地被这位贵妇人意图谋害了。虽然那些成为她的走狗而扑咬过来的人，都被一一击退，但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向病原菌本体伸出报复之手。

“让那女人活着，姐姐的性命就危险了……我的生命亦然。”

他有能力保护自己，但在皇宫深处的安妮罗杰的生命一旦遭到危险，则就非现在的莱因哈特能力所及的了。

“那位夫人以前曾独自蒙受皇帝的宠爱，她会想要谋害安妮罗杰夫人，反倒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说道，吉尔菲艾斯也同意莱因哈特的见解。在这之间，和莱因哈特一直生死与共的他，是亲身体验过培尼明迪的偏执的。

“这一方面的心理，其实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的。就算姐姐失势了，皇帝的宠爱也末必就会回到那夫人身上。”莱因哈特拨起落到额前的金发，声音带着急躁。“只要皇帝的性癖没变，而时间也没有倒流，那女人是不会有生路的。她这么做不是无济于事吗？”

“她和莱因哈特大人不同的。她有太多进行阴谋的时间和手段了，这无关于于理性或利益的问题。”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应当还只是三十岁出头而已的年龄。这本应是人生最丰饶而最具生产性的年代，但她却深居在那没有访客的沙龙中，陶醉在那凋落、嫉妒和败北的沉思中，而步步朝着衰老前进。那个身影使吉尔菲艾斯感受到一种超乎敌意的心思。

但是，这份同情心和他对安妮罗杰的爱慕比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想加害于安妮罗杰，吉尔菲艾斯就能挥除那小小的同情。

“不过，具体来说她是想要如何动手呢？”

“这个……大概是进行毒杀吧？或是逐出宫延吧？”

在战场上会无限地扩大深化的莱因哈特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对于发自同性间极端之嫉妒的贵妇人所为的宫廷策谋，则也只能发挥到这种程度而已。不过，若是要将其逐出宫延，那么使皇帝对安妮罗杰不悦就成为前提。也就是必须使安妮罗杰有所失败。会是什么样的失败呢？设计陷害安妮罗杰，使人认为她企图毒杀皇帝也有可能……

莱因哈特并不希望皇帝现在死去。这和希望姐姐从皇帝身边解放出来的心情，呈螺旋状地并存着。皇帝虽是以权力将安妮罗杰从他身边夺走，关进黄金牢狱的可恨之人，但在目前其权力及宠爱却成为保护她免遭各种阴谋及暴力的盾牌。当然，如果皇帝原先不来强夺她，那么这些不当的憎恶也就不会朝向她了，终究，皇帝仍是无可赦免的。

莱因哈特自己的想法，是要在他的权力和武力成长到皇帝无法控制的时候，再以他自己的手来断定皇帝的罪恶。在那之前，皇帝得活着去等待那赎罪之日才行。而那同时也将是高登巴姆王朝的最后之日吧。

现在的莱因哈特，在表面上是皇帝宠妃的弟弟，虽是高级军官，却也只是一名军人而已。不过，来年他将成名门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当主，列为大贵族的一员。那么他本身则将产生政治上的价值。而如果能再立下凌驾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的武勋，则他也许就有反过来保护姐姐的武力和权力了。

“以这方面来说，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倒是具有慧眼。从我在幼年学校毕业的时候，她就已经将我视为将来的祸根了。”

莱因哈特抱持着讥讽性的感慨。

但是，既然相信这封书简，那么就表示安妮罗杰在宫中有危险。而另外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有知道此事却不赞同这阴谋的人存在。不过，若将其判断为友方，则也就未免太乐观了。

“那么就是说，并非宫中有我们的友方，而是有着数种敌人罗？”

“没错。”

“不过，在此际也许这样倒是有利的。如果他们团结起来，那反倒是值得害怕的吧？”

莱因哈特轻轻张大起那冰蓝色的眼眸，莞尔地笑了，并用白皙的手指卷着友人的红发。

“吉尔菲艾斯，你真是个贤者，的确是如此。敌人如果分为数个，则可以各个击破，或让他个互咬。就如这封信所显示的。”

如果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将敌人一一击倒，那么就让敌人去互相吞食就行了。这才值得称为有意义的策略。莱因哈特也听过关于培尼明

迪侯爵夫人死产的传闻。为了姐姐，他必须除去最近的祸害培尼明迪侯爵夫人。不过，现在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极为有限。

“真是，宫廷就像蜘蛛网一样。并不是适合姐姐的地方。然而现在却有把姐姐的安全交由蜘蛛的首领所持有的权力了。”

姐姐所适合的地方并不是皇宫，那么是何处呢？一思及这个问题，莱因哈特就将其限定在九年前，莱因哈特一家搬到吉尔菲艾斯家隔壁的当时——限定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而吉尔菲艾斯也没有异议。只是有个他们无法想像与面对的景象存在。如果安妮罗杰浚有被皇帝带走，而和市井的表年相爱时，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大概无法容许此事吧？

有时发觉到这一点，两人开始为之呆然，而陷入了感情和理性之间。以权力强夺安妮罗杰的皇帝，也许反倒是解救了他们，这个想法，则是远超忍耐界限的一个意外了。

无论如何，在新无忧宫的地上和地下，盘据着不断编织出诅咒及诽谤的庞大黑暗。那是由将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的历史，以个人的肉体及精神所流的血液所培养出来的。有一天，一定要把安妮罗杰救出那个地方。这一个誓约，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未曾有一日或忘。

# 第三章 克洛普修特克事件

【I】

帝国历四八六年的这个时期，莱因哈特借住在距新无忧宫正门北方三公里远的林培尔克·修托勒杰区中某幢房子的一楼。这房子的所有者是名叫里利希的已故上校之妻，她和同为未亡人的妹妹一起住在一楼，而二楼则有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各自的寝室和共同的客厅及浴室。

虽说是未亡人，但也都已是超过六十岁的年纪了。对两个年青人而言，就像是祖母一样。姐姐比较瘦小，是个给人稳重印象的老妇人，莱因哈特说她所做的杂菜汤是宇宙第三美味的。第二美味的是“彭美仑”餐厅的主厨，第一美味的——那就不必说了。

妹妹菲珀，这位未亡人不以原来名字来称呼两个年青人，而以“金发生”“红发先生”来称呼他们。身体有她姐姐的二倍宽，是位对任何事都不为所动的女性，吉尔菲艾斯还算好，莱因哈特在最初被随口称为“金发先生”时露出了很不情愿的表情，不过最近也已习惯了。但是在喝完饭后的咖啡之后，他就立即翻身奔上二楼，而收听两姐妹立体声式的有关亡夫的回忆录任务，就只得由吉尔菲艾斯担当下来了。也因此而使他精通了克利希、菲珀两家的历史，及她们的丈夫们所参加的战斗。

“当时的中队长是……呃红发先生，是哪个啊！”

“是伟伯上尉吧？”

莱因哈特有时也会逃脱不及，而得拜听两家辉惶的历史。在听完长长的赞美军国主义的故事之后，菲菲就晃动着她那宽胖的身体，开始了人道主义式的说教。

“年轻人真是的，一说到战斗，就光会想着要打胜仗立武勋，根本没去想过战死了会使亲人伤心的事情。”

因为这已经听过了一百次以上了，现在也不可能会有什么新的感动，但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也只是交换着视线苦笑，而没有提出反论。

以做为一个军人而言，可说是每天过着无为的日子。因为军务省和宇宙舰队司令部都没有给他单独的办公室，只有在会议时才来传呼他。而吉尔菲艾斯在此时的工作也只是站在莱因哈特的背后，年轻的他们所持有的活力，过了二星期无为的和平也就觉得厌倦了。虽然到了日后回顾时，这段日子算是他们忙碌的人生中所能拥有的短短的一段休息，但当时的他们却一点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他们此刻所注意的是培尼明迪夫人的行动，但其所做的一些探听，并没有探索到什么消息。

有时候竭尽深谋远虑也捉不到一只蚂蚁，有时一件小小的偶发事件却会为许多人的未来涂上另一种色彩。

这个事件，要以“小小的”来形容说来规模又太大太深了些，但对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而言，这的确更是件偶发事件。而他们则是完全地被卷入其中。

※※※

大约在三月过了一半的时候，一封请贴送到了莱因哈特手上。这是门阀贵族中的重镇——布朗胥百克公爵所发出的，他要在私邸宴请皇帝陛下，举办高级军官及其夫人们的亲睦宴会。有没有收到招待贴，都是足令贵族们一喜一忧的一次来自名门的邀宴。

有资格参加宴会的人，都是准将以上，也就是有“阁下”称号的人，还只是中校的吉尔菲艾斯没有资格参加。而规定“不论现役、退役、预备役”均可，则大概是为了多凑集贵族的人数吧，齐备虚饰、空洞、浪费等三大项，大概将会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吧。

“你会去吧？莱因哈特大人。”

“我讨厌布朗胥百克公爵，那家伙就像是自以为是的选民意识穿起衣服来走路一样。”

“他也一样讨厌莱因哈特大人啊，但是他们可是正正式式地发了请贴来了。”

“他一定是期待着我的拒绝，要不然就是弄错了。”

但是，即使没有吉尔菲艾斯的劝说，莱因哈特也是必须出席的。

缺席皇帝亲临的宴会，是足以用不敬的罪名被告发的。他只有祈望至少皇帝别带着安妮罗杰同去，他无法忍受目睹那情景。越想要让

其随心所欲地展翅飞翔，则关住莱因哈特的围槛就越是强大。

【Ⅱ】

当天，搭乘吉尔菲艾斯驾驶的地上车，穿着华丽礼服的莱因哈特进到了布朗胥百克公爵家的邸内。这是他第一次从内部看这以高高的石墙围起一座森林的雄壮宅邸。身穿红衣的私兵们，并排地站在从大门到停车场的那一公里以上的道路两侧。一下了车，莱因哈特向车窗探头。

“我想尽早回去，抱歉，请你在这里等候了。”

“请您宽心前去吧。对了，莱因哈特大人，请您在面对贵族们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

点过头后，他转向了玄关，莱因哈特调整了一下表情和姿势，用谁也模仿不了的步伐走向玄关。

在其他贵族当中，还有背影如此优美的人吗？如此想着而移动视线的吉尔菲艾斯，突然看见在旁边停车的地上车中下来一位方才上了年纪的贵族的身影，他讯问了路过的侍女。

“那位贵族是哪一位大人呢？”

侍女对这“英俊的红发高个子”投以似乎已为之迷乱的眼神，告诉他那是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阁下，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不在社交界出入的。

吉尔菲艾斯并不是预言者。并没有对那位克洛普修特克侯爵抱持特别的关注。想到包括馆邸的主人——布朗胥百克公爵本身在内，参加这次宴会的莱因哈特之敌，以及不是敌对却没有友好关系个人的数目，他也就无法一直把关注集中在这位已经在宫内宫外被当做“过去的大人物”的老贵族身上了。用手指梳整了那杂乱的红发，吉尔菲艾斯把修长的身躯沉入了驾驶座中。

※※※

水晶美术灯的光芒，很奇怪地把吵杂的成群绅士淑女个个映照出一份虚伪的印象。以皇帝的客席为中心，最高级的大贵族座席排了开来，而再更外侧准备的则是站席。把客人如此地分等级是很无礼的作法，但这原本就是主人为了夸耀身份等级而开的宴席。当然，莱因哈特只是位站席的客人。

布朗胥百克公爵在掌声中起身问候之后，接着说道。

“宫内省来了通知，皇帝陛下在来到会场的途中，突然感到腹痛，而中途折返皇宫，很遗憾地此次无法出席了。希望各位能好好享用水酒及料理。”

在来客之间，响起颇形式化的失望声音，但事实上，对于未具备人格上的魅力及睿智的皇帝之缺席，并未有真心感到遗憾的人。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视线停在一个席位上。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呢？”

“这个……从方才就没见到他的人影。”

因为侯爵的座席空了，只距离皇帝的宾客席五、六步的豪华的椅子平白占着空间，在椅子脚下放着一只黑色盒子，盛在银盘上的酒蒸乳牛，其香味也渐渐冷去。

莱因哈特一手持着酒杯，伫立在墙边，此时传来了一阵粗糙的声音。

“啊！这真是……忠勇无双的帝国军人，华丽的天才儿也光临了吗？”

莱因哈特以意志的滤镜，掩去了闪动在双眼中的厌恶与侮篾的表情。虽处他几乎厌恶着所有的贵旋，但现在立于眼前的菲尔格尔男爵，则是其中距离莱因哈特的好感及爱好最遥远的人。他比莱因哈特年长五岁，目前是二十四岁，有着预备役少将的阶级，但这是因为他是布朗胥百克的甥儿的身份所受赐，并非因勇气或用兵术受到评价。这位青年对于莱因哈特升任上将感到不可思议，但对于自己没有战场经验就当上了少将却未抱持疑问。其价值判断的基准，只根据历史性的既得权之有无，而他给予莱因哈特的评价则是喻其为破坏花园的害鸟。

两者之间并未迸出火花。因为在此之前，一团贵妇人过来指唤，菲尔格尔男爵就走过去了。在其身后似乎还飘着一些瘴气。

在大厅的正面，鲁道夫大帝的肖像，从高高的台座上睥睨着莱因哈特等人。那是描绘自他三十四岁即位时的身姿。身高一九五公分、体重九十九公斤，厚胸宽肩的魄力巨躯。晴红色的头发。鼻下及下颚无鬃，链接着鬓毛的侧鬓则令人印象深刻。他并非典雅的美男子，而

是富有力量及锐气的伟男子，把支配他人当作最高价值，强大无比的掌权者的身影。不禁想到，对这双肩而言，人类的生命和大帝国的命运是否重了些。超越的对象，而非畏敬的对象。

起了一阵小喧哗，某男爵夫人实然贫血而倒地，立即扬起了一阵“叫医生来”的喊声，但暂且得有个让夫人坐着的座席。

“稍稍借用一下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座席，把那个盒子拿开。”

男爵夫人的身体被侍者安置在椅子上，黑色盒子则交给了一位年轻的贵族。有身分的客人的携带物，是不能随意处置的。暂且由玄关旁的框台保管，如果客人忘了取回，那么稍后还得将它送回才行。

盒子正要被移出大厅。

最初发出了光和热，再过一瞬，巨响和风暴形成旋涡。

【Ⅲ】

地上车的座席震动，猛烈的音量彼穿过车窗，袭上了吉尔菲艾斯全身。半响后，全身的紧张恢复过后，吉尔菲艾斯奔出车外，跑过了惊谎喧哗的人群。

“莱因哈特大人！”

吉尔菲艾斯的长腿奔上了大理石的阶梯。顺势冲出屋外的烟，形成了无色彩的旋涡，哀嚎及惨叫乘着旋涡散乱开来。到这个时候，仍有人以其秩序意识在讯问吉尔菲艾斯的身分，但红发的年轻人当然不予理会。

“布朗胥百克公爵！布朗胥百克公爵您在何处？”

一进到大厅，一位奔过他身边的壮年军官正在寻唤着馆邸的主人。

“安斯巴哈、安斯巴哈，我在这边……快点、快点，过来救我。”

大而孱弱的声青划破烟雾，军官往那方向奔去，没身于浓烟之中。

吉尔菲艾斯心中似乎听到了血管内的感情和理性沸腾的声音。真不该劝莱团哈特出席这种宴会。他让那形同他生命泉源的金发年轻人，遭遇了无益的危险。

“莱因哈特大人，您在哪里？”

吉尔菲艾斯的语言中无法发出除此以外的言语。他被一份极少尝受的感情——伴随后悔及丧失感的恐惧，狠狠地抓住神经。如果永远都没有声音因应他的叫喊，那他将失去他自己的存在价值。他的指尖触及一件软物，那是被爆风炸开的人体的一部分。他忍住呕吐，又再叫喊。

“莱因哈特大人，请回答我。”

“……吉尔菲艾斯！”

那声音并不大，大概不会刺激到吉尔菲艾斯之外的任何的听觉，但红发的年轻人听到这一句也就够了。在被破坏了大半的大理石装饰柱的旁边，有那豪奢金发的光芒。

“莱因哈特大人，幸好您平安无事……”

从恐怖的深渊迅速浮上了安心的水面，奔跑而至的吉尔菲艾斯自觉到声音正在发颤。盘坐在地板上的莱因哈特为了使他安心而做了个笑脸，而后以手掌轻拍双耳。

“我还不太能听得清楚，不中用的鼓膜从刚才就一直在哀鸣……”

一边以吉尔菲艾斯递来的手拍拭去沾在脸上的灰尘，莱因哈特站了起宰。虽然不是很顺势，但却很稳定，这使吉尔菲艾斯为之欣喜。

“我就想，我若静坐不动，你一定会来找到我。所以我才没动……喝，看来，我是被这根恶心嗜好的柱子救了一命了。”

烟已相当稀薄了，但白浊的气流仍在视界上蒙上一片白纱，流血的惨状倒是经由了听觉及嗅觉传来。

“是炸弹吗？”

“应该不会是烟火吧？”

“请原谅我，都怪我劝您出席这场宴会……”

“是啊，都怪你，明天你得要请我喝杯咖啡才行。”

莱因哈特的言外之意是要他不要再多做赔罪，此时他听到了一个大而不重的声音，不知在吼些什么。

“那个呻吟声，看来布朗胥百克公爵还活着。”

“刚才我碰上了公爵的部下。”

虽然口中不能说出遗撼二字，但莱因哈特仍以颇为失望的态度耸了耸礼服下的肩膀。如果布朗胥百克公爵死了，也许可以主张这是听信过去传闻的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所为，莱因哈特在烟中如此想着。不过，他也想起了一件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的事情。

“还好皇帝腹痛了。如果姐姐也在场，那可糟了。”

吉尔菲艾斯以满腔的同意点头称是。的确是有那种可能性的。在寻找莱因哈特时那份恐惧的残渣，如蛇扬起了镰刀似的颈，使他一瞬感到惊惧。

莱因哈特从破碎的桌子阴影下，拿起了一瓶酒，以桌角敲去瓶颈。

“四一0年的白酒，不喝光它，对宴会主人可就过意不去了。”

想回答的吉尔菲艾斯，发觉身边出现了人影，可能是警卫的军官吧，他并未穿着礼服。

“失礼了，因任务需要而在此讯问，贵官的官位及姓名是？”

帝国上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金发的年轻人如此报上名后，有着一口美须的三十出头的军官，郑重地敬了个礼。

“您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吗？真是失礼了。我是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准将，跟随上司，担当馆邸的警备。”

“真是责任重大。这会可有得忙了，请多多努力。”

莱因哈特突然露出探索记忆回路的表情，梅克林格这个名字刺激了他的脑细胞。

“虽只是私事，但我常听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提起有关您的风闻。”

“是啊，我也听过夫人提起过您。”

莱因哈特把尚未沾口的瓶子交给红发友人。

“那么，可知犯人是谁？”

梅克林格嘴上的美须下，唇线扭成了略为讽刺的形状。

“曾出席宴会，却中途退席的人，当然首先必须怀疑的。下官一共查到了十八人。”

在知道皇帝不会临席的时候，是有一些退席者，但在更早些时候，而且是唯一留下“遗落物”的人物——克洛普修特克侯爵是最大嫌疑者。梅克林格如此陈述。

“名士参与犯罪，在以往有过不少例子。不过，这次可说是相当华丽的了。”

当场死者超过十人，负伤者则达此之十倍。其中的三成，大概是得为冥府之旅做做准备了。对贵族们而言，这是比饿死十万贫民更加重大的冒渎之凶事，而且嫌疑者还是名门中之名门的当主。

【Ⅳ】

克洛普修特克候爵家，有着不输于其他家的名门历史。其先祖阿尔布雷希特在鲁道夫大帝还是银河联邦国会议员的时候就从旁协助，担任国家革新同盟的书记长，为打倒共和政体而尽其全力。帝政开始后他就担任内阁书记长官，以至财务尚书，而在恶名昭彰的法斯特隆死后，被任命为内务尚书，为肃清、虐杀共和派极有贡献，而被称为“血转轮”。往后，有着接连二十代的贵族官僚之家系，有六人担任过国务尚书，七人和皇室连姻，还出过一代皇后，是名誉、权力、财富三者堆满双手的特权阶级的典型。

而使他头上的太阳蒙上阴影的，是现在的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即位。原本预期是佛瑞德里希的弟弟会即帝位，而做了不少的投资，甚至已获得给予国务尚书一职的口头约定，却在事态一再逆转的请况下，佛瑞德里希被推上了王座。因预测失算而狼狈的不只是克洛普修特克侯爵而已，但他素来一直把佛瑞德里希看成帝位继承竟争的失败者，加以蔑视的态度，使得佛瑞德里希的亲信们比当事人更加地憎恶他，而此时他也无法再修正轨道了。克洛普修特克侯爵转为被蔑视的失败者的立场，如此持续了三十年。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知道即位之前的“佛瑞德里希大公”常困于游荡费用的支出，而四处躲避债主的状况，也数次在友人之间以此为谈笑的话题，后来因状况的激变，佛瑞德里希戴上了至尊之冠，然而他却无法相信什么“神圣不可侵”的这种鬼话。

历史性的，特权阶级的通弊——惩罚主义的倾向，在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心中急速向下扎根，以屈辱和抑压的肥料灌溉了一万遍。止于幻想的地位，被拒绝的亲事，被排拒的交际，以及无数的冷笑。

帝国历四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克洛普修特克侯爵威尔赫姆，手持着复合材质制的黑盒子，身着帝国军预备役上将的礼服，走进布朗胥百克公爵官邸的大门。距上次走进此门这已是相隔三十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把侯爵家创立以来所拥有的，位居帝都一角的宏伟壮丽的猎园及附属的宅邸献给了皇帝，对宫内省和典礼省做高额的献金，赠送秘藏的美术品给布朗胥百克公爵等主要的门阀贵族。以卑下的言词，低下那傲馒的头，恳求让他回到社交界。得自自己的经验，他知道对贵族们卑躬曲膝是最有效的了。

由爽快的优越感得到刺激的布朗胥百克公爵，满足地望着连皇室都没有的几张名画，而张扬地将这藏着阴谋决心的暗杀者邀入了自宅。

※※※

负责国内治安的内务省，五世纪以来的恶弊，正如派生般地层层重叠入那种陷入迷宫的罪案，不能公布真相的政治性阴谋，全都以“企图打倒帝政共和主义者的策谋”之名处理了。有时则在已经收监的政治犯或思想犯身上，加上这些罪状，而加以重罚。

开祖鲁道夫大帝，为了揭发共和主义者而奖励密告。如果密告是事实则加以表彰，即使并非事实，也会视为对皇帝之忠诚心的表现，而不加以处罚在士官宪兵射杀共和主义者时，即使无辜的市民被卷入了，也会被认为“站共和主义者身边就是自己的罪恶”士官宪兵都得以免罪。

但这一次似乎轮不到“不敬的共和主义者”出场了。炸弹是装在克洛修特克侯爵所持来的黑箱子的事实，已在当晚确定了。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不可能吧！”

但赶到侯爵邸的宪兵们，只能看到主人不在后，执事和家仆们那狼狈不安的表情。当局虽然也着手调查宇宙港，但克洛普修特克家的自家用宇宙船在炸弹爆炸当时，就以大贵族原有的派头，比公共用客船优先出港而去了。

※※※

“似乎是要派遣讨伐军。当然，克洛普修特克候爵以大逆不道罪未遂的罪名，已经被肃夺爵位了。”

事件的第二天早上，莱因哈特从吉尔菲艾斯处听取此情报，就穿上第二件礼服到皇宫去了，他命令彻夜搜集情报的吉尔菲艾斯，在家中睡上一觉。

申请谒见的莱因哈特，和十多个先客一起等上了二个钟头。虽然历代皇帝当中，据说是有清晨四点就进办公室的，但现在的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并未从早期就折磨廷臣，而选择了让希望谒见者等候的方式。

谒见开始了以后，又费上一个半小时。踏进谒见室一步的莱因哈特注竟到了第二件事，一是安妮罗杰不在皇帝身边，二是大气中浮着酒精的微粒子。

“……缪杰尔中将，这次可真是个灾难。不过，没有受伤是再好不过的了。”

莱因哈特更低下了头，侍从把视线投向希望谒见者的名单上身份，在皇帝耳边小声地说了些话。

“是吗，你已经是上将了啊。”

“全仗陛下恩典……”

“嗯，是啊，是朕任命的。”

皇帝口中吐着大口的酒精臭味在笑着。端置在银制小几上的白酒酒瓶，已有一半以上是空的。

“那么，今天一大早为了什么事，来吵醒你的恩人呢？”

“臣来请求，关于讨伐克洛普修特克侯爵一事，请派遣臣为将领。”

掩去表情和感情的莱因哈特只把用意说出。他希望能从这窒息感中解放的日子尽早到来。

“啊，那件事啊，你会来请愿是无可厚非，不过指挥官已经决定了，如今是不能变更的。”

“请问是哪一位大人？”

“布朗管百克公爵说一定得由他来做，昨晚他就来提及此事了。”

“公爵阁下的军人身分应当是预备役的吧？这一点，陛下您忘了吗？”

“正如你所言，不过他请求在这次暂时地恢复现役。终究大贵族中受害者太多了，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兄弟、堂兄妹什么的复仇。自古有言，复仇为先，实在也是无从阻止。还有，和你处得不好的……那个谁呢？”皇帝以指尖敲着太阳穴。“对了，是菲尔格尔男爵，他也参加了此事。”

“话虽如此，陛下，臣并不对任何人怀恨，男爵那边如何想，臣是不知道，但臣是未记恨的。”

皇帝把那迟钝的眼光，倾注在年轻廷臣那华美的黄金色的头上。在下颚周围响起了不知是笑还是叹息的微波。

“……不管如何，有很多他那样的人从军了，对你而言，会有些难以指挥吧？”

“是的。”

虽非出自本意，却也不得不承认皇帝所言正确。

“难得来了，就允许你去见你姐姐吧。”

※※※

走出谒见室，当他在走廊的一角看到走近的菲尔格尔男爵时，莱因哈特证明了自己对皇帝所做的辩解是完全伪造的了。他露骨地现出厌恶的表情。当然，菲尔格尔的态度则明显地更甚于莱因哈特，两眼散出有毒的火焰。

“喔，缪杰尔大人安然无恙啊？我可死去了几个友人呢。”

“男爵阁下的平安也令人欣喜，你的朋友实在令人婉惜。”

“我实在该像你一样出身低微一点，那样的话也就不必在那种场合失去朋友了。”

似乎以中伤对方为乐似地，男爵高声地说着。连友人的死都用来做为攻击莱因哈特的道具，但他本人却未发觉其中的残酷。

“我对自己的出身很满意。”一边想着吉尔菲艾斯安抚他的表情，但莱因哈特仍回了嘴。“因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有那种现在的自己并配不上祖先的名声，却大声地将其引以为傲的朋友。”

间隔了约二秒的时间，男爵的脸色为之一变。虽然习惯于伤害他人，但却不习惯被人伤害。

“我已经够注意了，不过很遗憾，因为常会有教养不好的恶犬对我吠叫，所以我发觉有时把它踢开会对狗比较好一些。”

说者和听者的神经都被灼热了。

“别得寸进尺，小子。”

如此骂着的菲尔格尔本身，也不过才二十出头，但他似乎认为这话对更年轻的莱因哈特会有效。薄弱的礼节之壳一破，憎恶的蒸气就猛烈地喷出。

“等我讨伐回来，再和你做个了断，你可别忘了。”

“就请你平安归来吧，但可别让平民部下救了，得靠自己的力量哦！”

两者之间挖出了一条无可修复的鸿沟，其速度大概可创下纪录。菲尔格尔考虑到本身在皇宫，才勉强打断了行使暴力的念头。

“你最好注意一下令姐的安全。”

那可能只是一句厌恶的话，但一股从未有过的不快感刺激了莱因哈特的感受。他突然失声，对着背转而去的菲尔格尔的背影，射出了杀意的箭。在他内心，一个微小但确实的想法萌芽了。

【V】

虽然吉尔菲艾斯未同行而来是很遗憾，但却也不能错失这面会被关在笼中的姐姐的机会。用心中的脚踩踏菲尔格尔那令人不悦的脸，莱因哈特前去造访姐姐的居馆。

令他不得不失望的是，已有二位先来的客人在。是夏夫豪简及维斯特帕列两位夫人。有别人在，就不能告诉姐姐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恶意了。坐在沙发中的莱因哈特，为了不能参加讨伐军而感到遗憾，姐姐听着此事，一边在咖啡中加入奶油，脸上洋溢着难以抗拒的微笑。

“多少也让一些功绩给别人吧。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做。这次的事情，能平安无事不就够了吗？”

“是，我明白。”

“真是明白了的话就好了……”

安妮罗杰露出了如同在微风中摇曳的春日阳光般的笑容，莱因哈特的脸一阵红赤。自己是否要顺着姐姐的意思去渡过人生？这实在和心中所想的相差甚远。看到莱因哈特这般样子，两位贵妇人也绽开了笑容。

夏夫豪简子爵夫人朵罗蒂亚，以容貌而言勉强是可称为美女，但在贵族社会中，却是罕见的美德拥有者。善良而亲切的她原本为平民出身，所以为了和她的结婚可获得认可，据说夏夫豪简子爵投注了不少的谢礼金及工作费在宫内省及典礼省的金库里。为了此事使子爵家的资产减半，但子爵本身也是突变种般的善良人物，几乎不在宫廷出入，而每日在研究药用植物及阅读游行游记当中渡过。虽不曾开口袒护安妮罗杰，但却也未曾阻止夫人和安妮罗杰之间的交流。

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玛格妲蕾那，虽然有此称号，但她却没有夫婿。虽为女性，但却是男爵家的当主，黑发黑眼、象牙色的肌肤，是个一目了然的美女。她之所以被人称为“会走路的博物馆”是因为她有七位年轻的爱人，而且全都是无名的艺术家、建筑家、画家、诗人、雕刻家、作曲家兼钢琴师、剧作家、陶艺家等各种人物，也有着“她按星期几来更换男人”的中伤传闻。曾有一次，剧作家在某公爵邸的沙龙上演自己的作品，当天他起身来谢礼时，却被喝倒彩地叫地为“星期三的男人！”听说当时的状况极为狼狈。当然，戏剧仍是正常上演。因为笑成一团的贵族诸公在她“给我住口！”的一喝之下，全都恢复了寂静。

生来俱有才气和斗争心的这位美女，对于没有门阀保护而进到宫廷的安妮罗杰抱持着好意，表现得相当亲切，其他的贵族们也被她压倒，未曾有过超出在背后说坏话以上的行动。

夏夫豪简子爵夫人倒还好，但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言，则略像是鬼门阀一般的存在。虽然他并不是什么艺术家，但这位夫人时常会对吉尔菲艾斯投以颇富含意的视线。莱因哈特也发现了此事，却有点不负责任地拿来开玩笑。说些什么“被才色兼备的贵妇人认定了魅力所在，真是令人羡慕”之类的话。

“那么不如莱因哈特大人去和她交往好了。”

“很遗撼，男爵夫人似乎不喜欢金发的男人，看来一副柔弱的样子，而红发可就是热情和诚意的证明呢！”

如果吉尔菲艾斯真心地回应男爵夫人的心意，很明显地莱因哈特会为之不快，但莱因哈特却如此挖苦他。

“我讨厌黑发的女性，感觉上个性太强了。”

吉尔菲艾斯如此地驳回，但不管是真心话或是玩笑话，可不能当面对着男爵夫人说出。莱因哈特心想着，今天没能来这居馆造访，吉尔菲艾斯大概会在遗憾中带点安心的心情吧！

避免久留于此，莱因哈特也就此告辞，安妮罗杰用篮子装了约半打的巴旦杏饼。

“这些你和齐格飞两人分着吃喔，送礼物还是送吃的东西最好了，是吧？”

“姐姐，你好像一直把我个看成是贪吃的小孩吧！”

姐姐的回答则略为复杂。

“是啊，我是希望如此，的确……”

【Ⅵ】

三月三十日，暂时恢复现役的帝国军一级上将布朗胥百克公爵担任指挥官，讨伐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军队由帝都奥丁出发。这是一支由正规军和各贵族的私兵毫无秩序地混成的部队，要对付单一贵族的佣兵队，在数量上倒是足够的。莱因哈特也不由得认为，贵族个个公然地展示着其公私不分的行为。对他们而言，这次的武力行动是为了替亲族及友人复仇，所谓的大逆之罪不过只是名份上的说法罢了。

而后，莱因哈特也只得在帝都过着无为的日子，不过有一天他担心姐姐的安全而打了TV电话给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夫人肯定地说安妮罗杰无恙之后，转变了话题。

“你知道吗？那支讨伐军似乎是陷入苦战了。”

“那的确很有可能。”

讨伐军是支光以数量为多的乌合之众，一旦进入地面战则迎击的一方占有地利。而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站在觉悟和自弃的线上，看来也不惜在佣兵队上花费巨资，所以讨伐军也不得不陷入苦战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大贵族们把党徒编组成一支军队，看来也是不值得恐惧的。像菲尔格尔那类的人，当起军人来，看来是没有其狂言豪语的万分之一般管用。

“讨伐军中，虽然有几个专职军人在担任战斗技术顾问，但因为那些贵族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不愿遵从指示，似乎在不断地发生内部纷争。布朗胥百克公爵则只有一直吼着。”

“你知道得真详细。”

“是梅克林格准将告诉我的。”

莱因哈特那造形完美如画的眼眉轻轻一动。

“把这事告诉我这等人可以吗……”

“是他希望我传达给你的，我只是个转播机。如何？你也该在宫廷内外多结交一些自己人，这对令姐也比较好啊……”

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的身影在画面中消失后，莱因哈特以指尖抓着那形形美好的下巴深思着，而对不久后进入房间来的吉尔菲艾斯提及和男爵夫人之间的对话，商量是否该和梅克林格交好。

“他也是因为想对我们有所助力，才告知我们此事的吧？就期待今后会有的情谊，不是很好吗？”

“问题是在能有多大的期待吧！”

现在，虽然透过维斯特帕列夫人对莱因哈特表示好意，但是否能跟随莱因哈特最终的野心到底呢？特别是这种属于大逆之罪的事，同志的选定必须慎重之至。虽然已经制作了几个人的名单，但距离圆满还相当远。终究他还只是没有政治力量的一介军人。

“如果有你十分之一的能力且值得信赖的人的话，我就立刻和他结为友方。”

莱因哈特把双手抱在黄金色的头部背后。

高登巴姆王朝积年的弊害和苛政，对人心而言已到了负担的极限。包括漠然坐视的人在内，若能集结，聚敛恒常以来的不满势力，则就能够将这老衰的巨龙击落在地吧。不过，当反抗的对象一旦被打倒时，反而会为之狼狈的那种没骨气的人也大有所在。和那种人联手的话，等于是在培养着紧要关头时的背叛者。由此看来对梅克林格的好意不能给予过大的评价。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这位青年军官，并非因其军人身份而受到维斯特列爵夫人的喜爱，而是以艺术家的身分受其礼遇。他和她的七个爱人不同，不只是有充分自给自足的能力，而且身为艺术家已有相当

的名声。他是散文诗人，是水彩画家，亦是钢琴家，但这反而使他和喜好无名艺术家的男爵夫人划上了一线之隔。对男爵夫人而言，似乎只有需要她精神及物质两方面协助的男性，才会引发她强烈的保护欲。

“……是吗？”

吉尔菲艾斯的声音充满着怀疑。如果真是如此，为何这位志在担任艺术赞助者的男爵夫人会为了他而食指大动？

莱因哈特小声地笑着。

“素食主义者也会有想吃肉的时候吧？梅克林格就像是盘豪华的沙拉，反倒是引不起她的食欲。”

“我倒不知道莱因哈特大人那么熟知女性心理啊。”

莱因哈特松开了手，使黄金色头发起了一阵波动。如果不在某处跨越界线的活，是难以求致人材的。他正期望着这种契机。

※※※

五月二日，讨伐军由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领归还，不过是去平定地域性的小叛乱就费了一个月以上时间。

当晚，包括新无忧宫在内的帝都一角，正被春末的风暴清洗着。窗上的硬质玻璃映出了雨和风的热情舞蹈，间隔数分同出的雷光将其饰上青白的色泽。

莱因哈特并非特别喜好暴风雨的景象，但当晚他关掉室内的灯火，注视着放电现象所纺出的抽象画。这说不上是纯粹的欣赏，雷光的一闪一闪，看来像是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刺向姐姐安妮罗杰的利剑光芒。

菲珀夫人告诉他有客人来访是在十一点过后的事了。“红发先生”答谢夫人并下了楼梯，不断确认身上的手枪且以TV门铃询问客人的身份。

“我是帝国军少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深夜来打扰，实在抱歉，我想拜见缪杰尔上将。”

吉尔菲艾斯发觉到，画面上映出来访者的眼眸，右眼是黑色，左眼蓝色，散发着不同色彩的光芒。

# 第四章 肃正军规

【I】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渥佛根·米达麦亚，是担任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领讨伐军的战斗技术顾问。

这一年，帝国历四八六年，罗严塔尔二十八岁，米达麦亚为二十七岁，阶级都是少将。在军官学校中，前者是大一年的学长，但当时却不知为何没有机会相识，到四八0年他们才初次碰面。那是在伊谢尔伦要塞的一角，当时被讽刺地称做“后费沙”的军官用酒吧。

当时，米达麦亚正由少尉升为中尉，而相反的罗严塔尔由上尉降级为中尉。并非因为战斗失败或是其他失败要因的胥小、无能之类的因素而使得他的阶级不得不逆行的。

在这之前，战舰克洛先的舰长丹尼曼中校有位以美貌而闻名的千金，而有三位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向她求婚。这位父亲不知是思想开明，或者只是想回避责任，而叫女儿自己做选择。这位千金处于在三支签中亲手抽出一支签的态势，而三年都未能做下决断。某个星期喜欢上A上尉那精悍的行动力，下一个星期却对其粗野的独断作风嗤之以鼻。某个月被B上尉的深谋远虑所吸引，一个月后却又为其优柔寡断而生气。有一天喜欢上C中尉的年轻单纯，隔一夜后又只觉得他幼稚。因为她本身的价值观未能确立，所以所做的选择也只得一再更动。

而此时出现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上尉。这位金银妖瞳的美男子，只要像古代的灯台般站着，其所放出的光芒就让鸟儿不由得被其所吸引。这位千金被第四个男子夺去魂魄。在千金心中银幕上映出的他，要比A上尉典雅、比B上尉果断、比C中尉在为人上更成熟。

罗严塔尔对这位千金则毫不关心——在她出现在他面前之前。而当她进入视界之后，他就轻易地摘下了这朵花。被摘下的一方则深信这是约定者将来的行为，但摘花的这一方则只想共有寝床而完全没打算共有将来。在这女孩流了几公升的泪水之后，带着骑士道精神和私怨，A上尉、B上尉和C中尉出现在“虚伪的渔色家”面前，要求决斗。

“也可以啊，只要你们调整好时间配合我。”

金银妖瞳的“好色者”如此回答。

就这样，罗严塔尔在一天内做了三次决斗。一次是用手枪，两次是武力。他胜了三次，三位重伤者被送进医院，他本身则只有左上臂受了极轻刀创。

当然在军队内是禁止私下决斗的，挑战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受到处罚。使三人负重伤的罗严塔尔被降了一级，而自己主动成为受害者的三人也是一样。因为涉及这次决斗纷争的四人都是有着帝国骑士之称号的下级贵族，因此军法会议才能在形式上的公平下处理此一事态。如果负伤的三人有爵位而罗严塔尔是平民的话，则不管形式如何，他的两脚大概都将离开人世吧。不过他的双脚还是得离开当时的赴任地，到最前线的伊谢尔伦要塞才行。

在同一时期，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战斗中立下了武勋，升为中尉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赴任至此。

渥佛根·米达麦亚此时二十一岁，较为矮小的身体却像体操选手般地结实，身材匀整。疏于梳整的蜂蜜色头发，锐利明亮的灰色眼眸有着年轻的气息，给人富有活力的印象，甚至给人一种个人的勇敢与指挥官的果断结合而拟人化的印象。

二十二岁的罗严塔尔是材修长的美男子，暗棕色的头发倒还好，那黑色右眼和蓝色左眼的组合，对拥有情人的男性而言，也许像是一种不吉物吧。

他们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芳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

米过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来看，都有些过于耀眼，要无视于它是很困难的。

而另一个理由是，只有米达麦亚才知道，罗严塔尔对女性严重不信任起因。这个起因连对妻子艾芳瑟琳，米达麦亚也从未说出过。

【Ⅱ】

帝国历四八六年对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领导的讨伐行动，对身为用兵家的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而言，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他们和几位高级军官，一起得到了“战斗技术顾问”的职称，负责指导没有战场经验的青年贵族们，但这些“徒弟”们欠缺顺从和认真的情况已到了难

以衡量的程度。罗严塔尔在一周之间，放弃的次数已有一打之多。而他的友人到底放弃了多少次则不得而知了。

“把指挥权交给我。我三个小时就把它结束掉。”

米达麦亚怒吼着，总之不肖的徒弟们终究是成功地镇压了叛乱，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饮下了毒酒和怨念自杀了。至此，布朗胥百克邸的爆炸事件所引发的骚乱应算是告一段落了，但……

虽然法律规定叛逆者的资产应全部没收归于国库但实际在战场上则各尽其掠夺之能事，勉强留在帝国财务省手中的大概只有不动产或有记名的金融资产了。财务省的官吏时常会混在讨伐军的先头部队中前进，在宝石箱，高级家具或毛皮上贴上“帝国财务省”的封条，尤其是在六十多年前，威廉斯坦公爵的叛乱被镇压之后，为了掠夺和施暴目的而侵入居馆的将兵，看到眼前所及的情景，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几乎只要是人力可以搬动的物品都被贴上封条了。

“这一切都是帝国政府的公有财产。若是碰上了一根指头，可就是侵犯皇帝陛下的财物了！”

呼吸还没平静下来，比兵士们先到场的财务省的官吏就已转身而去。

这些掠夺未遂犯们为之狂怒，但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因为那位官吏并未在威廉斯坦公爵那为数上百的爱妻身上贴封条，所以将兵们就侵犯这些女人，证明了忘却羞耻心的军队是如何地凶恶。

这位忠于职务的宫吏，由当时的财务省次长授与表彰状与奖赏金，但因为私人的复仇心驱使，讨伐军干部们施加了压力，虽然已经过征兵年龄，但他仍被人以士兵的身分送往最前线。不，他违背军部的期待而一直活着，六年后，他回到妻子的身边。

在此次克洛普修特克侯领的讨伐行动中，财务省的官吏也同行了，但并没有那一种“模范官员”存在，将兵们为所欲为地对非战斗员施暴，掠夺财物。比较复杂的是，从这般的蛮行中，可以看出平民出身的兵士对大贵族们所蓄积的憎恶所表现出来的一面。

因此，掠夺成暴行被当成是一种消解需求不满的方式，而有着被默认的倾向，不过，此次的克洛普修特克侯领讨伐行动有些大异其趣的事，就是被讨伐者与讨伐者都同为特权世界的住民的这个事实。讨

伐军的编成原本就是为了迎合门阀贵旋们，但参加的青年贵族当中的大半，都把掠夺与暴行和战斗一样地视为游戏。长期享受着特权和物质的充足，使其现实感稀薄化了，为追求刺激而喜好单方面地施虐，加强了希望他人不幸的心理倾向。

住在克洛普修特克侯领的人们，不分贵贱，都成被施虐的对象。在战斗时脸色苍白害怕得颤抖的这些人，对想抵抗也无力抵杭的老人、女性及幼儿，则欣喜地行使着暴力，抢夺财物。

※※※

关于这一方面，罗严塔尔从一开始就弃而不顾，而米达麦亚则捉住那些不肖的徒弟加以叱责，不断地努力阻止这可耻的蛮行。

“我教你们战斗的方法，但可没教过你们掠夺、施暴和放火的方法。”

用这台词来促使对方反省，米达麦亚自己都厌烦，但看到蛮行，他却无法装做默然无视的样子。

“有一天你们会牵着后悔的手跳起毁灭的舞蹈，多少记着这些话吧。”

并非在做预言，但米达麦亚带着充分警告的含意说出些话，虽然赶走了这些穿着军服的无赖汉，但一想起在他的视线射程外所发生的恶事数量，不由地起了一阵徒劳感。罗严塔尔以那毫无热力的眼神望着友人。

“正论家的米达麦亚提督，您可真是辛苦了。”

“你别挖苦我。”

虽然理解僚友那不悦之至的心情，罗严塔尔却也不放松他那讥讽的口吻。有一半是对着栖息在他自己内部的某物所说的。

对大贵族的蠢孩子们而言，这场战斗不过只是一次远足罢了。

真是危险的远足啊。人血代替小河在流动，所听到的不是歌声而是惨叫。

听取了米达麦亚的苦涩心思，罗严塔尔的表情也略为正经起来。

“总之他们就如同有着特权和巨富的野兽，有知识却没教养，有自尊心却没有自制心。那种小辈在这五世纪以来啮破了高登巴姆王朝。

我从以前就觉得奇怪，伟大的鲁道夫大帝怎么没从坟墓爬出来，咬死这些功臣们的不子孙呢？”

“你说得太激进了，罗严塔尔提督。”

“不过所做的可没米达麦亚提督那么激进了，而且还是在暗地里说的。”

两人面面相对，互相苦笑。那苦笑相当干涩，不必多少时间，就转换成更为辛辣而深刻的表情了。

渥佛根·米达麦亚少将因射杀部下而被问罪，被关进设在一艘输送舰内的禁闭室。罗严塔尔得知此消息，是在将近夜晚时。他闪动着金银妖瞳而站了起来，看到其目光的人都为之畏缩。

“我当然不是正义的化身。但是，当时我的主张必定比那些家伙的主张更有份量才是。”

米达麦亚毫不畏惧地断言，但对罗严塔尔而言，是不必再听这些话的。对犹豫不决的警务兵当头棒喝，才好不容易可以会面，但身为少将的身份却被关在仓库的一角，从这一点就很容易可以推察得到，米达麦亚没有立即回答。

“掠夺？暴行？或是虐杀？”

一连串地问下来，米达麦亚的眉毛和嘴唇扭成表示不悦的形状。他所看到的，正是所被质问的全部。

※※※

一名军官在一幢宅邸的庭院中，压着一位高贵的老妇人。而在这边，他的友人们正笑成一团。米达麦亚亦认识的这位上尉，当然也是贵族出身，他正和友人打赌“以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婆为对象，看是否还能发挥男性雄风”。他们在哄笑中对老妇人施暴，并想夺取妇人手指上的蓝宝石戒指作为战利品，老妇人咬着指头，想把戒指吞下，但却卡在喉上。俯视着苦闷的老妇人，那上尉更为之大笑，以军用匕首割开老妇人的咽喉，取出戒指。然而，那只手就被奔来的米达麦亚扭了起来。

认得米达麦亚的这上尉，脸上浮现了条纹花样。那是狼狈、不平及冷笑的三原色。米达麦亚锐利地看出那并非反省、后悔及恐惧，而

自觉到怒气已迅速升到了危险水平，上尉发出哀叫，因为那抓的手腕发出激烈疼痛。

“好，你要如何辩解？这位弱小的老妇人空手地攻击带有武器的年轻力壮的军官，军官因为无法抵抗，只好使用武器自卫，是吗？”

“……”

“就算如此，也没有必要抢夺她的戒指吧？不是吗？”

好不容易对方有了回答。但那却是出乎达米麦亚意料之外的回答。

“我有个父亲哦！”

“谁在跟你做户口调查？”

“你听完我的话。我的父亲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表弟。另外，我姐姐嫁入了立典亥姆侯爵一门。在你要主持那廉价的正义之前，最好查一下我的族谱。”

渥佛根·米达麦亚虽是罕有的勇敢青年，但他的现在并非只靠勇敢来建立的。在公私方面的种种战斗中，他都正确地算出敌人的技俩和自己的实力，预测结果，以最佳效率获取实质的胜利，所以才在二十多岁就获得了提督的座位及相对的名声。

此时他应当也该如此吧？但是，愤怒的水量已经越过忍耐的堤防。而对此加上毁灭一击的是上尉自己。不经由正当的议论，甚至也不经由自己的狡辩，而想以权贵的威势来使自己的过错正当化。

米达麦亚抓着那染着血和污辱的手腕，把上尉的身体拉了起来。上尉的友人们，脸色要比上尉本人更苍白。他们就算纠集五打的人数，也对抗不了米达麦亚一个人的锐气。

“在帝国军军规上明文记载：以不法手段危害人民，有损军威者，以将官之权限可处以极刑。根据这条文，将卿即处刑以正军规！”

在米达麦亚的表情中，看出了拒绝让步的严峻，上尉的表情为之一变。他会变得凶暴，是只有在面对无力的对手的时候。他虽然不懂得尊敬勇者之道，但却懂得去畏惧。

“等一下，让我见见公爵。”

他孱弱地哀求着。他已忘记在不久前的过去，自己曾对他人的哀求报以冷笑。卑鄙者的特性，忘却自己所犯的罪，而还装出一副受害

者的模样。

“拔出枪来，至少给你反击的机会。”

这就是回答。上尉疯狂地环视左右，但没有任何人帮助他。当摇动的视线看到老妇人染血的死相时，上尉的神经线断了。他那尖锐的叫声使友人们的背脊生出了冰柱，他拔出手枪。

当他把枪口对着米达麦亚时，看到令人无法相信的景象。对方的右手已握着手枪，枪口正对着他。这是不可能的，先拔枪的人是他啊——

上尉开枪了。偏离米达麦亚的脸约三十公分的光束破空而去时，米达麦亚的手指才出了力。

光束正确地射中上尉的两眼之间。

像表兄弟之子这般遥远的血缘关系，布朗胥百克公爵欧特，不可能对其有多深的关爱。但是，毕竟是同一族的人，该男子拿出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名号出来威吓，却仍然被处刑的这个事实，对大贵族而言，已经像是伤了他的体面并在那伤痕上抹盐一般。他以讨伐军总司令官的职权，逮捕“加害者”的军官，自行盘问。

就算到这地步米达麦亚也毫不胆怯。他昂然地面对帝国最大的门阀贵族，承受种种情绪化的骂声，再一一举出例证点破。指责出原本应当规制兵士行为的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反倒先破坏军规，杀害非战斗员，对女性施暴，在民宅纵火，掠夺财物，“实在是大大地使军旗和皇帝陛下之名蒙羞。”

“被称为贵族的各位，若是一般无知的平民也就没话说，有着伟大的祖先，以历史上闪耀的家名为傲，原本应当是富有教养和廉耻心的贵族子弟，却做出如此骇人的丑行，实在令下官难以相信。”

“……”

“帝因军的荣誉，是在于以武力守护国家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于行使掠夺、虐杀、破坏之类的恶辣的淫乐上。而令全军彻底奉行则是总司令官的责任吧！？然而，公爵阁下不只默认他们的暴虐，还否定依军规处罚一事，您自己是不是使总司令之座蒙羞了呢？”

米达麦亚也明白，话说到这里，对方和自己都已断了退路。虽然心里明白，但此时，他的气质却驱逐了盘算，他的舌端不断猛烈地连

射出弹劾的语句。每一句语都使布朗胥百克公爵脸部的红血球减少。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激动地下令处决米达麦亚，但被亲信的安森巴哈·修特莱等军官们劝阻，避免犯上处决将官的危险，而仅止于下狱。

※※※

罗严塔尔摇着那暗棕色的头，叹了口气。

“对着狗和猴子述说真理也是无益。大贵族们，特别是年轻的贵族们，其自我意识是毫无节制的。因为他们的字典上没有限度、节度、程度之类的词汇。”

“我是不得不说的。”

米述麦亚无愧色地回答，听到这句话，罗严塔尔也说不出什么了。当时如果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默不作声，那么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个人就没有存在价值。

“算了，不管如此何，洒落在地的酒是无法再回到瓶中的了。考虑一下今后的打算吧。”

“抱歉……”

“你说什么，我已经不只一次被你救过，我还想一次把人情还清好落的轻松呢！”

一笑带过，罗严塔尔开始思索。

一旦军法会议开庭，就会有相对的形式。罗严塔尔少将将成为首席辩护人，将有匹敌于米达麦亚对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指谪，不，大概会展开更为辛辣的纠缠吧。对贵族的蠢孩子们而言，无疑是耻辱的扩大再生。

如果要回避此事，而且仍能对米达麦亚施加报复，那么就只有在召开军法会议之前，假装事故或敌袭来杀害米达麦亚了。不，还有另一手段，那就是杀害罗严塔尔，抹消这最强力的辩护人。贵族的蠢孩子们并非做不出此事。如果他们诉诸非比寻常的手段的话，那我们也得有相应的对抗方法。

万一不得已时，虽然不太合心意，但也可考虑流亡到自由行星同盟去。不过，在此之前得让米达麦亚逃脱，并确保他的夫人艾芳瑟琳的安全才行。因为要丢下妻子自己逃亡，米达麦亚是绝不会答应的。妻子！这男子的器量，只要他愿意，就能轻易获取女人的芳心，却自

己自动地投进一个女人的怀中，罗严塔尔对这事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

不过，让大贵族那些没道义的宝贝儿子留下大喊胜利，而比他们更公正的自己却得被追逃亡，实在难说是十全的解决方策。不在军法会议上无罪获胜，给那些宝贝儿子辛辣的报应，则实在咽不下一口气。

罗严塔尔为了救出友人，打算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而所谓的“可能”，在此并非是指一般道德所容许的范围，而是指他的头脑活动所能得到的界限。

罗严塔尔心想，光以正当的议论是救不了米达麦亚的。原本说来，若是正当的议论就说得通的状况，也不会有让米达麦亚双手叉胸前，望着禁闭室墙壁发呆的结果产生。帝国的诸法规原本就编得对门阀贵族们较有利，但因为又容许跨越法规的暴虐行为，结果还是一切以权力的存在适从了。如果有个比布朗胥百克公爵更有权力的人在，也许他们二人的正义就能实现了。

罗严塔尔从以前就有个令他相当抱持兴趣的人在。那位人物，年纪轻、也没有门派，所受的误解要比赞赏多得多。

但是在罗严塔尔看来，其才干和将来性，要比那些以历代家门为夸的大贵族子弟们更胜过许多。正如宫庭众人在私下所说的，这位人物——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也许看来真的只是在战场上颇为幸运而已。但是，光是亲自上战场一事，不就要比那些在安全的宫庭及庄园，沉溺在酒池肉林之中的贵族们，要来得了不起吗?

“米达麦亚，一切由我来处理，好吗？我想去拜托一个人。不，我有个想将他卷入我们的事件，结为友方的人。”

“那就一切交给你了，不过，那到底是谁呢？”

“贵族们所说的，金发小子。”

“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

“没错。据传闻所说，今年年底他将成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伯爵。”

“不过我们和对方可完全不曾见过面呢！”

“目前不是知己，但今后会结为知己。”

米达麦亚两眼眯细了。无疑地是在这一句话中推察友人的心理，看来他像是进入深思，大概是因为预感到这个选择将决定他和友人的生涯吧。

“比起祖先代代传下的公爵，一代堀起的伯爵，要来得有才干得多吧！现在的皇帝未生下男儿，不久的将来会起一声宫廷抗争已是明显可见。既然终须把身命托付在彼此相争的权贵当中之一，那么不论是你或我，都希望能以更有才能和器量的人物为盟主，不是吗？”

米麦达亚虽然沉默着，但并非否定罗严塔尔的话。

“所以，我们也趁此机会，必须确定一下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人是否值得我们效忠才行。如果他能相助我们而与大贵族们的无法无天对抗的话，我们就对他誓以忠诚。”

“……我懂了，一切都交给你了。”

米达麦亚将决心化为声音。既然友人都已替他盘算了，他也只有交由友人全权处理。

“那么，一切就交给我。听着，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所以千万别急躁。千万别操之过急。”

罗严塔尔想到了友人的血气之盛。

“嗯，就这样吧。不过你自己可别为了我的事而太勉强自己。”

“没什么勉强的。女人和胜利，都是不必呼唤就自动靠到我身边来的。”

故意说了句轻松的话，罗严塔尔和被幽禁的友人告别。不过，他并非就此离开。他四处宣言如是米达麦亚在归回帝都以前死去，则将会视为暗杀，并将此事以超光速通信报告给帝都的军务省。因为此一处置，米达麦亚才免于冤死狱中。

※※※

就这样，回到帝都奥丁后的五月二日夜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风雨雷鸣之中，来到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住所造访。

【Ⅲ】

在深夜的访客把话说完之前，吉尔菲艾斯得三次为暖炉重添薪柴。风雨使得季节大约逆行了六十天，舞动的暖色火焰，使眼睛和皮

肤都感到舒爽。三人面前的茶几上，放着空的咖非杯，那白色色泽给人深刻的印象。窗外风雨依旧未停息。

“……也就是说，卿想借我的力量去救米达麦亚少将的生命了？”

“正是。”

“要我对抗帝国最大的贵族？”

“是的，阁下。”

“代价呢？”

“米达麦亚和我的忠诚及协助，再加上对其他下级贵族及平民出身的军官们的名望。这些您觉得不满意吗？”

“不，哪有什么不满，能得到盛名的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位少将的忠诚是再欣喜不过的了。”

透窗而来的雷光的刀锋抚过莱因哈特的侧脸，一瞬间，美貌的年轻人看似雕像。

“不过，什么理由使卿如此地想解救僚友？什么使卿肯冒此危险？”

“他是个令人喜爱的男子。如果失去这么一个男人，那么，世间也将少了一份生气。”

“嗯……”

莱因哈特把将成为支撑他的将来的羽翼之人名名单记在脑里，其中也有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名字。二十八岁的年纪就树立武勋，累进到少将的这位青年之才干，是无法忽视的。不过，最后的问题仍在于忠诚心。要信赖吉尔菲艾斯以外的，并表明内心，这并非是件小事。

“如果我拒绝了呢？”

“我不认为会如此。”

“对我而言，我想与其接受卿等的示好，倒不如去讨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心，要来得有好处吧！”

“我不认为这是您的真心话。”

他们不期地互相注视彼此的眼眸。无声中，有某样事物破裂了。

“卿对现在的高登巴姆王朝做何想法？”

在旁边的吉尔菲艾斯，为了不使紧张表现在外，他做了短暂但认真的努力。这是这个夜晚中，最重要的质问，也是最危险的一瞬。

罗严塔尔的姿势略为改变，似乎他也理解到这一点。

“经历五世纪，高登巴姆这衰老的身体，已积存太多脓血了，有动外科手术的必要。”

莱因哈特以沉默作为回答。罗严塔尔的表情及言行所表现的锐利，使金发的年轻人感到心情爽快。

“这个时候，只要手术成功了，就算患者死了也是无可奈何的吧。反正没有人能够不死的——即使是那鲁道夫大帝……”

罗严塔尔闭上了嘴。因为莱因哈特举起单手制止了他。罗严塔尔不是个多辩的男子，但话被打断却非乐意之事；然而这时候，他却自然地接受莱因哈特的制止。

“我明白了罗严塔尔少将，我就尽全力来回应卿及米达麦亚少将的期望吧。”

得到莱因哈特的答覆，罗严塔尔在天未亮之前回去，留下了恭恭敬敬的行礼。

“布朗胥百克公爵、菲尔格尔男爵吗……。看来是怎么也没有办法和他们呼吸相同的空气吧……”

莱因哈特抚着下巴吐出此话，同席至今未发一言的吉尔菲艾斯才初次开了口。

“您在忧虑敌人增加了吗？莱因哈特大人。”

“看来是如此吗？”

“不。”

“那么，看来是如何？”

“看来似乎是在高兴着增加可靠的友方。”

莱因哈特笑了。冰蓝色的眼眸，映照着窗外闪过的雷光，更加壮丽地闪耀着。

“正是如此。不管我再如何做，和贵族们之间是不会再增加敌人了。如果想飞舞上天空，就必须在大地上一跃的话，耶么现在就是那

时机了。吉尔菲艾斯，你立即去调查米达麦亚提督被关在何处。我想可能会在军务所当中，也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势力所及之处……”

听取了莱因哈特富有生气及弹性的声音后，吉尔菲艾斯走向TV电话。看来无聊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被舒爽的兴奋之手在背后推动着，莱因哈特在室内踱来踱去。至少，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渥佛根·米达麦亚，太过期待可能会遭背叛。但是，总之他是莱因哈特所期待的最初人材，也是使他决心离陆的男子们。

【Ⅳ】

对于回到帝都的米达麦亚而言，环境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运输船的金属壁变成了军刑务所的水泥墙罢了。本来在军刑务所里，有个名称颇为滑稽的叫“贵人室”的房间，贵族或将官应可在此享受到一流旅社级的居住环境，但米达麦亚被关进的是一般军官用的独房。后来以“疾风之狼”别名震撼全宇宙的这位蜂蜜色头发的青年军官，并没有对这一点大叫不平。既然已经被不当地关入壁内，多多少少的环境差异已经不是问题了。饮食也是同其等级的东西，但米达麦亚总会留下三分之一，而被看守人质问。

“你害怕被毒杀吗？”

“我可不是那么柔弱的男人。”

“那为何不把食物吃完？”

“吃胖了会让老婆讨厌的。”

不论如何，这位被加上电磁石式手铐的囚人，极自然地不屈服。他虽然并未乐天到深信自己的正当性会完全地被承认，但却不怀疑金银妖瞳的友人为了救出他会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因为他本身就是如此的一个男子。

但是当一个只被称为“拷问员”而不知其本名的体格巨大的人，持着电鞭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心中终也轻松不起来了。这男人原本是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护局的雇员。

“拷问员”是个变态者，但却是个有能的变态者。拷问共和主义者或犯不敬之罪的人，使他们在精神及肉体上尝苦头，是他的职务，也是兴趣，更是生存的意义。虽然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持局这个阴森的工

作场所仍需要他，但即使哪天他被赶出局外，大概也不必为了就职而烦恼。因为他擅长着不麻醉就拔出思想犯牙齿的技术，所以大概可以担任牙医师的助手，另外他也精于从政治的手、脚切下肉来却不致失血死亡的技巧，所以大概也可以成为肉类料理的名人吧。

实际上，他是被视为至宝的人材，时常会被招往其他场所来表现他的技俩，收取相对的报酬。这一次他受到委托，要把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个军刑务所的囚人，在不杀死的状况下好好地修理一番，而报酬则早已收下了。

因为他也是平民，所以这一点他倒不会憎恶米达麦亚。但是，能有机会可以修理以平民身分在二十七岁的年轻时期就得到少将阶级而被称为阁下的男子，实在是一大乐事。他是艺术家，而囚犯只不过是素材，他最期望的莫过于更好的素材。而他却一直欲求不满。前些日子给他的“素材”，在没麻醉的情况下被拔下三颗牙齿，就因痛苦和恐惧而发狂了。

……愉快地介绍以上种种之后，“拷问员”以颇为不满的表情又再拿好了电鞭。米达麦亚的脸上未显出恐惧的色彩，使他感到不满。他缓缓地挥起那粗壮的手腕，再挥了下来。米达麦亚往侧面一跳。虽然是敏捷的动作，但巨汉的手腕却有着想像以上的柔软性。电鞭在空中以急角度移动，从囚人的左肩到右胸，斜斜地击中。

剧痛化为灼热的电流在神经上奔驰，米达麦亚感到眼睑内侧闪着鲜红的光芒。他不由得为之折腰，但却以全部的自尊和意志，忍着不出声。

“啊，竟然没有哀叫，倒真了不起。和那些柔弱的少爷公子们是不同。不过，越是这样也就越有乐趣了。没有门派而在二十多岁就被称为提督的人，何时会放下自尊心大喊救命，那变化的瞬间实在是相当甘美的。不知道你会不会理解啊。”

“真是多嘴的家伙。”

吐出这句带着侮篾的话时，米达麦亚已调好呼吸，准备因应下一击。灰色的眼眸中，完全没有败北感，虽然燃着苛烈的抵抗意志，但在激情的底下，却已建立了致密的战术思考的方程式。

米达麦亚的肉体极为敏捷，而脑细胞的活动也不在其下。

拷问员对于对方毫不求饶颇受刺激，再次挥起了电鞭。最早的一次也是如此，因为威吓囚犯上的需要，所以他挥起的动作很大，而且缓慢。他那粗壮的手臂垂直举着，以急速转变的迅速，想要在囚人脸部给予残忍的一击时，囚人的脚以更快的速度飞来。

横扫而来一击。虽然可以预期而加以回避，却无从反击。拷问员的巨体失去了平衡，电鞭缠在自己身上而倒地。米达麦亚现在可以夸耀自己的刚毅了。拷问员发出的哀叫，几乎丢脸得令泥墙也会为他脸红。他在呻吟中想挣脱电鞭的拥抱。

在米达麦亚背后传来声音。

“倒像是卑贱的平民所会有的战法。”

嘲笑的人是菲尔格尔男爵，有三个人跟在他身后。米达麦亚沉默地瞄着他。而代他发言的，是一个边呻吟着，好不容易才从地板爬起的拷问员。

“这……少爷，怎好劳您来到这种卑微的地方呢！”

这大概可说是奴隶的劣根性吧？对于不能抵抗、弱小的人都以没有限度的残忍去对待的这拷问员，对于有权势的人却是卑躬屈膝之至。菲尔格尔男爵对这奉承者只以侮蔑的视线一瞥而过，就缓缓走向囚人面前。看来他只是拷问员一时的雇主而已。也许是打算从某处透过摄影机来欣赏一场残酷剧吧。

“你可真受礼遇啊，米达麦亚少将阁下。”

恶意的讽刺，被报以苛烈的反击，使他脸色为之一变。米达麦亚如此说道：“是猪就不要说人话，否则会使名人觉得羞耻。”

男爵的嘴一开一合，却说不出再次反击的话。他握紧了拳头，想给套着手铐的米达麦亚惩罚的一击。

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已习惯殴打部下及家仆。他们在年少的主人面前低头站着，任由虐待狂式的愤怒来袭。不管对方的动作是如何多余，他们也不会回避。但是，米达麦亚和奴隶或家仆的精神是无缘的。他已受过电鞭的洗礼，虽然被套着手铐，但仍后退让男爵的拳头挥空。男爵的上半身游过了虚空。

但是，第二次则避不过了。因为男爵的同伴们，押住米达麦亚的肩膀。

沉重的打击打在腹部，米达麦亚大吐了一口气。在将倒下的姿势上，第三拳又追击而来。下巴火花飞散，米达麦亚感觉口中有腥味，颠跛地屈膝在地。一阵厚颜的冷笑传来。

“如何，知道利害了吧？不懂礼仪的平民就该会有这般丑态。”

“谁会知道什么利害！”

米达麦亚喘了口气。之所以没有对他吐出含血的唾液，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如果你有真正的自尊的话，就除去我的手铐，以对等的条件来对打。如何，你怕吗？是会怕吧！胆小鬼，你祖先的勇名可会为你哭泣。”

以极为单纯的表现方式所做的挑拔，却相当有效。虚荣心比自尊心受到更大的刺激，男爵只有前进而去。

“好，你这平民，我就成全你的愿望。来人！把他的手铐除下。”

故意夸示一下自己的胸襟，男爵回视他的同伴。

“还是不要吧，对等的条件下，你胜不了他的。”

有人想说这句话，但却没有人实际说出。男爵从拷问员手中取来开锁装置，打开米达麦亚手铐上的电磁石。

“好，这样你就没话说了吧？”

“的确，我没话说了，你很了不起。”

除去手铐的米达麦亚，礼仪端正地加以赞赏。

下一瞬间，菲尔格尔的视界中，天地为之逆转。当他呼吸仿佛停止似地被摔在地上时，才理解到手腕被抓住，而吃了个过肩摔。痛苦的哀叫无视于意识的制止，而自行发出。

周围的人群立即为之失笑，但沸腾的愤怒肉块从地板爬起之后，隔了一阵沉默，便转化成催促受到屈辱的青年贵族进行报复的声音。但不管是哪些声音，都已经不必再透过菲尔格尔男爵的耳朵。他的全部神经都已集中在憎恨及报复的念头上，如果那狭窄的视野偏差了一公分，其感觉就将跟不上。

面对怎么说都较其矮小的米达麦亚，菲尔格尔要高出十公分以上，虽然不及其匀整，但在肉体控制上却不成问题。虎虎生风的男爵

的手臂只能划过虚空，在闪躲过后，米达麦亚反击而来的拳头，短而锐利，正确地击中男爵的左额侧面。

男爵的视界中，这次地板和墙壁成为垂直的了。虽然听到自己的头撞击地板的声音，但似乎传达痛觉的神经在某处断了，他没有感受到苦痛。屈辱和憎恶，像酸液般侵袭他的脑细胞。就如他所憎恨平民一般跪倒在地的男爵，从咽喉深处吐出的不是声音，而是憎恨。

“开枪杀了他，把他杀了！”

男爵以为应声发出的三条闪光是同伴的手枪所射出的。但是抱手哀叫，倒在水泥地上的却是他的友人们。透过愤怒和惊愕的面纱，映在男爵视界内的，是新登上舞台的另几个人物。黑银色的军官服，还有色调明显不同的三种头发。

“你是、缪杰尔……”

男爵喘了口气。在燃烧般的红发和光亮的暗棕色头发之间，摇曳着连男爵都不得不承认其华丽的黄金色头发。左右跟随着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骄傲的金发小子”伫立在此。

米达麦亚睁大那灰色的眼眸，他在“观赏”着男爵所憎恶的对象。如狮鬃波动的金发，劲烈的冰蓝色眼眸，在美貌当中含有某种压倒性气势的年轻表情，看到这些，他在心中点头称是，他知道友人和自己的选择得到正面的回应了。

冷淡的笑声从莱因哈特的嘴唇，吹向了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的菲尔格尔脸上。

“我不会再叫你别动。你可以动动看，如此我就有射穿你那肥大心脏的借口了。”

“小子……”

“如何？你不动吗？身份卑微的人开枪的话可能会打不中哦，你不试试看？”

“小子、小子……”

菲尔格尔男爵重复地念着，两眼中舞着狂热的火花，全身奔驰着的战栗，可说是近乎痉挛了。站在旁边的年轻贵族们之间，也有人半带真心地害怕真会生起一阵旋风。

莱因哈特如同冰雕般伫立着，枪口有如解剖学教授般正确地对准菲尔格尔男爵的心脏。金发的年轻人，一直压制着大贵族的骄傲，而等待对方的爆发。当菲尔格尔的攻击冲动实行的同时，他打算要真的扣下扳机。枪口所象征的莱因哈特意识之苛烈，似乎封住了男爵的动作，但就在一切将在破裂的瞬间——

“请到此为止吧！”

稳重的声音封闭破裂的深渊。罗严塔尔和吉尔菲艾斯的枪口朝向了声音的方向，以人类所能做到的迅速和正确性。当发声者采取敌对的行动时，在其瞬间，他的心脏就会被二条光束刺穿吧。但是，这壮年的军官只动了他的嘴巴。

“我手无寸铁，而且我要找的只有菲尔格尔男爵。我来传达我家主人的传言，可以吗？”

莱因哈特在一瞬的犹豫后点头，军官对因屈辱而战栗的男爵，投以不同于同情的眼神。

“菲尔格尔男爵，我来传达布朗胥百克公爵的传言。他希望您略为自重一些。”

“……自重？”

“您明白了吗？”

在菲尔格尔的脸上，几种表情正令人眼花撩乱地交替。结果留存下来的，是压抑满心的不平而顺从伯父的命令，掩去自己感情的表情。怒气和败北感的熔岩从两眼溢出，男爵带着同伴，脚步杂乱地蜂拥而去。米达麦亚在地板边吐了口口水。军官重新再向莱因哈特敬礼。

“让您看到了丢脸的场面。如果这件不祥之事能就此不做宣扬，则米达麦亚提督在狱中的安全，将以我家主人的名誓做保证。”

“卿的名字是？”

“我是安森巴哈准将，有什么事吗？”

“……不，只是想问你一件事。刚才的传言，真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所说的吗？”

“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我是说，那该不会是以你自己的直觉，为了收拾这个场面而创作出来的吧？”

名为安森巴哈的这男子，脸上的每条肌肉都仍在完美的控制当中。

“我不知您说这话有何根据，但不管如何，能避免无益的流血实在是万幸。您不如此认为吗？”

“……是该如此认为吧。”

莱因哈特吐出此话，把手枪收进腰际的枪套。

“辛苦了，准将，我答应卿的条件。对于卿到达的是时机，还有派遣卿至此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的用心，都予于感谢……”

“我会转告公爵。对了，您是如何进到此地的呢？”

莱因哈特的唇端露出了浅笑。

“和菲尔格尔男爵一样，说出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名号就无条件地被放了，知道了咒语可没有不用的道理。”

“我想这件事我就不必传达过了。”

“就任由卿自行判断吧。”

安森巴哈准将掩去表情点了头，转身离开房间，并希望莱因哈特等人别久留此地。

而留下来的四人，互相看着对方，表情也缓和下来。米达麦亚说了：“初次见面，缪杰尔阁下。危急之际得您所救，下官感谢之至。”

“没什么，稍早之我们就到了，只是在等你把菲尔格尔男爵打倒，有劳连我的分也一起打了。”

说着说着，莱因哈特突然起疑。那个叫安森巴哈的，是否也在米达麦亚对男爵施以反击之前，故意暂且不登上舞台的呢？

“这可真是……能立即为阁下效劳，实在是光荣之至。不过，在战场上可就更能为阁下效命了。离开这个厌恶的地方之后，您就尽管下令吧。”

米达麦亚收起了笑声，真挚地敬了一礼。

“我的友人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与我，在此再次对阁下誓以忠诚。请务必对我等寄与信赖。”

就这样，莱因哈特得到继吉尔菲艾斯之后的贵重盟友。在“克洛普修特克事件”中，对他而言，这是值得满意的一个结果。

# 第五章 间奏曲

【1】

渥佛根·米达麦亚的禁闭及其周围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止于未公开化。公开化也可以，把事实公诸于世，交付军法会议，听候贤明的皇帝陛下的御旨裁决——莱因哈特如此地极力主张，但菲尔格尔男爵等人，虽然对对手如此强硬摆出一副不悦的脸色，却也不能硬要回话知事。如果事实被公开，则年轻贵族们在公私双方面上的横行将会暴露出来，他们是绝无胜算的。

几位宫廷要人居中调解，出面安抚强硬的莱因哈特，金发的年轻人颇不情愿地收敛了矛头。莱因哈特的演技可说是值得赞赏的了，终究他原本就不是当事人啊，但这一点却没被任何人发觉到。

军务尚书严罗培克元帅毫不掩饰其心中的不悦。他本身是出身于门阀贵族，价值观和同情心也都基于他的出身，但是他有身为公正人的立场，以及相随而至的责任，对于这单方面弹劾米达麦亚的年轻贵族们那利己的见解与行动，是不能全面地加以肯定的。

这一天，他为了平稳地处理一连串的纷争，而把三名相关者招至军务省。

最先出现在军务尚书办公室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身为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之女婿的这中年大贵族，在精神气压方面所做的压抑也不下于严罗培克元帅。对他来说，原本打算经由讨伐克洛普修特克候爵的武勋来受封帝国元帅的称号，而在贵族社会中及军部都享有最高的荣誉，但却因为军务尚书仍未向皇帝推荐，连庆祝宴的料理也都要冷掉了。理由不说也明白，却也不能由分说地加以威吓，眼前只得化为休眠火山了。

在互无诚意的问候过后，采取先发制人的是公爵这边。

杀害我一族之人的米达麦亚为何不加以处罚？——把事态四舍五入地做诘问，但军务尚书则不加以应和。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布朗胥百克公爵，那些年轻少爷们的鲁莽如果不以公爵的力量加以控制，可就不是好事了。请您务必像

军务省为扑灭夸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势力而灌注全力一般地，鼎力相助，好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军务尚书的语调虽是严谨有礼，但结果却是明显地在非难着！束手旁观青年贵族们胡来的布朗胥克百公爵的无能，为此，身为皇帝女婿的这大贵族的脸颊不悦地颤动着。不过，随着年龄和经验所形成的区别，使他不得不承认对方所言在理。

“那么，军务尚书是打算如何处置那个人？”

“这个……”

似乎是故作姿态，严罗培克元帅使旧式的单片眼镜闪动了一下。

“这也不能任由本官的好恶而加以赏罚。因为本官也不过只是皇帝陛下的圣意及国法的忠实仆人而已。不管以哪个角度来看，米达麦亚少将的行动，是依据军规所为，可就不能加以责难的了。”

“可是，我想我一族的人们都难以容许此事的。要如何使他们心悦诚服呢？”

“军法会议是以法、理来裁决，可不是用感情来做处断的啊，公爵。更何况帝国军规，本是由皇祖鲁道夫大帝所订下之法。臣下若加以逾越则是大不敬，军法会议对于维护军规之神圣的米达麦亚，是不得不加以宽容。”

“……”

“如何？不如就此不经由军法会议，当做没发生此事加以结束……”

“说什么傻话！”

公爵虽反口驳斥，但不久后也接受军务尚书的说服。其实说来，还是因为在眼前晃动的元帅杖，迫得他不得不妥协。再加上军务尚书不在意地答应公爵，要给被杀的上尉的遗族在战场上报复米达麦亚的机会。

※※※

下一位来客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米克贝尔加元帅，不过他该说是今后的相关者了。军务尚书召唤他来的理由，表面上是说要进行预定在今年秋天，被莱因哈特称为“第三三 0 次无益的”出征的事前协调。

米克贝尔加最初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但军务尚书接下来的话却立即使他情绪膨胀。

“让金发小子指挥先头部队，麾下的提督也让他做某种程度的选择，那样一来，他也就满意了吧？”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在不悦之余，粗大的手指在桌上踏起了步伐。

“让那个菜鸟如此为所欲为可以吗，军务尚书？他在上次的任务中晋升为上将，这次搞不好会成为一级上将。为何得帮助他飞黄腾达呢？”

“司令长官，吾等是皇帝陛下的臣子，诸事皆应顺从陛下的御旨。不过呢，你想想看，僭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之辈，可不会认为自己有此义务。如何，本官的观察有错吗？”

米达贝尔加元帅兴致勃勃地回视军务尚书的单片眼镜，震动着那半白而美妙的鬓毛笑着。他明白了。

“的确如此，他们可没有必须败给那个菜鸟才行的道理。也许那小鬼会吃场大败仗而断去其飞黄腾达之路吧。”

军务尚书冷峻的眼光被单片眼镜那无机质的光芒掩去，而未传到司令长官的网膜里。

“那个小鬼身居上将之高位，近日又将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也就是将成为朝廷的重臣。就让他在战场上证明一下他是否有适任此位的器量吧！”

军务尚书的毒舌，轻轻地刺激了司令长官的记忆槽。

“……可是，军务尚书，前些日子在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中他的战法，看来却是意外地沉着。如果他败了确实是一大丑态，但如果他胜了又该如何呢？”

军务尚书发出颇收敛的笑声。

“卿也真是个劳碌命。若是万一那小子确是善战，那也是重用他的卿之功绩，不也是为卿树立了面子吗？”

“的确没错，这倒是如此。”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也苦笑了。

※※※

发觉到了一件事，而使米克贝尔加元帅又为之不快的是他从军务省回到宇宙舰队司令部途中，在地上车的后部座席上才想到的。那金发小子若不自量力而战死，当然是无须为他伤心，但他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必是悲伤之至，让她弟弟平白地战死，也许就会追究身为监督者的米克贝尔加的责任。她的控诉，皇帝可绝不会充耳不闻。米克只尔加则势必引来神圣不可侵的专制君主之不悦。

元帅不禁大为咋舌。军务尚书严罗培克虽然满口计谋盘算，但反过来看，米克贝尔加还不是仍然只能顺应皇帝的心意。

“这个军务尚书，不正是要把那个难以收拾的金发小子，推到我身上来吗？”

米克贝尔加那半白的鬓毛又为之震动。但这次却是不快所致。军务尚书严罗培克只须在远离前线的帝都奥丁，玩耍着那看似理所当然的战略案就行了。而实际指挥舰队的责任，对敌人赢得胜利的义务，顺应皇帝之意让金发小子立下武勋的课题，这种种的事，全都是扛在身为宇宙舰队司令官的米克贝尔加的肩上。虽然对方动着口舌似乎在帮着分担负担，但不也只是口舌上而已吗?

“那个老不死的……”

司令长官咒骂年长军务尚书的声音，使得陪席的次席副官投以奇异的视线。

“您说了些什么吗？阁下。”

“我没说什么，你别多话。”

对此刻的米克贝尔加而言，连副官那苍白的脸，也成了不悦的种子。这家伙也是贵族出身，生活饮食应当不会有所匮乏，却为何这么一副营养不良的脸。而且，还年纪轻轻就和他一样头发半白。眼神也不佳。虽然听说那是义眼却也激不起人的同情心。一旦注意到，就不免觉得这次席副官的存在本身就令人难以忍受。

到达宇宙舰队司令部，米克贝尔加元帅首先去做的，就是更换这个次席副官，把他转属副统帅本部的情报处理课。到任才只一个月就引得上司不悦——该说是遭到连累的——这位三十过半的上校，极为谈然地领受命令，毫不留恋地，移转了工作地点。

这么一来，觉得自己的存在好像被轻视一样，使得米克贝尔加又觉得不愉快了，但他也不能再一直拘泥下去。堆积如山的事务正等着他的裁决和处理。

【Ⅱ】

米克贝尔加元帅一回去，军务尚书接着就把“骄傲的金发小子”叫了进来。这是在这一天之中，对第三个人的面谈，以莱因哈特的看法，军务尚书比较重视谁，由这顺序来看就明显地可笑。他心里想说“我可是最难缠的哦”，但眼下他是渥佛根·米达麦亚之利益的代辩者，他必须守住这架空的地位才行。

“军务尚书阁下，据我推测，今日传我来此，是要谈关于米达麦亚少将的法律方面之权利的事吧？”

“大致也就是如此了。”

军务尚书以略为平静的口气接下了莱因哈特的先制攻击。

“这么做如何，缪杰尔上将。”

军务尚书双手手指叉在腰后，旧式的单片眼镜发出白光。

“有关米达麦亚少将是发生了种种纷争，但我们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少将也会被释放，我们要他转往前线。”

“你是说要让他战死吗？”

“你别想得太快，我是要他将功赎罪。”

单眼镜的光更加亮了。

“所谓的罪，是指他匡正军规之乱吗？”

“身为战斗技术顾问，必须指导、薰陶他人，他却放纵自己的情感，扰乱军中的和气与协调。”

“……原来如此。”

莱因哈特那白皙的皮肤表面差点要浮出冷笑，好不容易才抑制下来。和气！协调！还有秩序！那就是对身为贵族且为高级军人的严罗培克军务尚书而言所不可侵的神器吗？对这位年老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大概只有维持现状才是他信仰的对象吧。

但是，小时候他也曾相信过和平和幸福——那勉强搭在浮于深渊上薄冰般那小小的和平及些微的幸福会永远地持续下去。他从未想过

那会被撕裂、破坏。他没办法想像皇帝会想要姐姐，而父亲会把姐姐卖掉。信仰只有在无知、视野狭窄之上才会成立，和年龄或地位并没有任何关系。

……如此看来，这位老元帅大概也会憎恶破坏他的幸福、安定和信仰的莱因哈特吧。大概有一天会有对决的日子到来吧。

“不过即使如此，如果没有战役，骁勇的米达麦亚少将也无从立下功勋吧……”

“是有战役的。”

军务尚书说道，而在接下来的说明之中，莱因哈特才知道已经订下秋天的出兵计划了。他起了冰蓝色的双眼，抑制着散放出来的光量。

“下官终究也算是军务省高等参事官之职。”

强烈的讽刺从形状美好的嘴唇中流出。

“但是，做了如此重要的决定，就算下官寡闻，也不致一无所知，更何况在参事会上可一次也没缺席过……”

“要做决定是在下周的参事会中。这件事仍是最高的军机，知道此事的人屈指可数。特别是这般地告知你，我想你倒该引以为荣了。”

虽然是卖人情的口气，但莱因哈特却承认军务尚书的话不无道理。这个巨大而衰老的帝国，是由皇帝及亲信的想法来君临于万人之上的专制国家。

“那么米达麦亚少将要配属到谁的的舰队呢？”

“缪杰尔上将的舰队。”

“我也要出征吗？”

在莱因哈特的惊讶之下，有一股欣喜在胎动着。不管高官们的意图如何，终究是给了从无为之中解放而有立下武勋的机会。

“皇帝陛下对卿的将才有着很高的评价。为了回应其评价，则是身为朝臣的卿应尽的职责了。”

虽然军务尚书的单片眼镜诉说着“我可和皇帝不同哦”，但莱因哈特却不拘泥于这些。虽然心想：又是一场没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但不

管是如何的无名之师，战争总是会替莱因哈特带来功勋的，而这一次更将成为确认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将才的所在了。

“如何？有何不满吗？缪杰尔上将。”

“不，没有。感谢阁下的安排。”

莱因哈特的每一个功勋，都连系着迈向使大贵族们的支配权力动摇的一步，岂可不加以感谢呢！这年轻人在心中自语着，为了掩去那满溢霸气的眼神而更加地低下了头。

莱因哈特一退出，透过那单片眼镜望着被关上的门，严罗培克元帅在胸中独语着。这就好了，在自己职权所及的范围内，事态平稳地处理，而后是米克贝尔加的管辖范围了。只要此事的关系者都不再从战场归来，则问题就全部消灭了。如果归来了——那是到时候的事了。

※※※

虽然知道姐姐不在，莱因哈特仍带着吉尔菲艾斯来到姐姐居馆的附近，在池边坐了下来。仔细想起来，这是可以不必在乎会被别人偷听而交谈的绝佳场所。

“我们经由一成不变的通路前进，而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那些家伙，也老是在差不多的地点上迎战。”

莱因哈特的手掌掀起了风，石头在水面上跳跃，五个波纹互相交叠。阳光跃动，池水化为液状的宝石，发出了七彩的光芒。

“一世纪半，就一直这么重复。昨天也是伊谢尔尔伦、今日也是伊谢尔伦、明天也是伊谢尔伦！”

第二块石头飞了出去，大概是使劲不对，这次只有二圈波纹点在那水的画盘上。吉尔菲艾斯所投的石子，跳那画盘旁边，沉没在约二公尺前的水面。

“不过后天就会不一样了吧！”

“后天吗？等着后天到来，可不合我的个性，我想把后天拉近过来。”

出征的本身在种种理由下是他所喜好的，但帝国军那可说是百年如一日的守旧战略战术，却使得莱因哈特生气。就算是猿猴，在一百年之间总会从经验中学到些什么的。

“不过，希望在下次出征之前，能把蛇夫人的那件事解决掉。”

以白细的手指玩弄着吉尔菲艾斯的红发，金发的年轻人如此说道。蛇夫人是莱因哈特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恶意及执着感到折服，而在近日对她的称呼。

“在吃到后天的牛肉浓汤之前，先吃掉今天的莴苣沙拉，是吗？”

“直是令人讨厌的比喻。”

半带认真地，莱因哈特皱了皱那优美的眉毛。

姐姐安妮罗杰所做的料理，对莱因哈特而言，要胜过宫廷中所提供的奢华之极的山珍诲味，但唯一令他难以入口的就是莴苣沙拉了。有时候，莱因哈特会趁姐姐不注意的时候把盘中的莴苣塞进口袋里，假装成已经吃完了。

吉尔菲艾斯也仿效他。他并不怎么讨厌莴苣，主要是要和这刚认识不久、金发天使般的好友分担一些共犯意识。

由厨房走回来的安妮罗杰，把过于干净的盘子和两个少年的表情比对了一下，她什么也没说地开始吃自己的饭。当两人心情松懈下来之时，突然她开口说话。

“齐格有着洁白美丽的牙齿呢，不过里面有没有蛀牙呢？”

莱因哈特还来不及阻止，吉尔菲艾斯就已顺势地张大了嘴巴，露出不输于前齿的洁白后齿。就这样，安妮罗杰也就一目了然了。他们并没有吃下容易塞住牙缝的莴苣。

莱因哈特一手掩着脸，说了些什么。吉尔菲艾斯也领解事态，整个脸红得不输头发的颜色而闭上了嘴。安妮罗杰并没有生气。她轻轻摇着头，那以水蓝色蝴蝶结绑着，色调柔和的金发摇动着，在这背景下少女露出了责备的笑容。坏孩子们立刻投降了，拿出喂给口袋的莴苣，这次就确实地放入自己的嘴里。确认两人已有悔悟之心，安妮罗杰笑着脱去两人的衣服。因为口袋里被浓汤弄得黏答答的，不快清洗是不行的。

“……这次可没有口袋了。”

对莱因哈特的话，红发的友人点了点头。

“嗯，没有口袋，不把它吃掉是不行的。”

他们现在想着。不管是莴苣或是毒草，只要是安妮罗杰做的菜，都该把它吃完才是……

“我看别叫那女人蛇夫人了，就叫她莴苣夫人吧。”

初夏的阳光，在草上、水面上、树叶上、以及两位年青人身上，演奏着无声的华尔滋。但是那快转舞动的音符，却播送着暴风雨的预兆。

远方雷声悄然掩进，尖兵发出的微响，莱因哈特历然可闻。就算他没有想要为整首交响曲作曲，但至少想参与其中一乐章的编曲吧。

【Ⅲ】

“不予起诉”的米达麦亚，在五月九日被释放了。和妻子渡过一夜后，翌日，米达麦亚随着罗严塔尔来到林培尔克·修托勒杰区造访，欢庆和莱因哈特及吉尔菲艾斯的再会。

……仅仅二年以后，他们四人指挥合计十万艘以上的舰队，和门阀贵族军一争霸业。但是，在目前，对菲珀夫人而言，他们仍只是“二楼的客人”而已。

“我会送咖啡上二楼，红发先生。”

“有劳你了，菲珀夫人。”

“金发先生和经发先生的朋友突然增加起来，是好现象哦。”

“嗯，我也觉得是好事情。”

在不做作的回答中所含意义之深，当然是菲珀夫人所无法想像的。

在二楼的起居室飘着咖啡的香味。还好椅子有四把，让吉尔菲艾斯也安心了。真是，以一个帝国军上将而言，莱因哈特所过的朴素生活可真叫人呆然了。大致也只有上尉或少校的生活水准而已。

这天，莱因哈特并非为了喝茶聊天，才接受两位青年提督的来访，想更加强这得来不易的盟友之间的关系，才是他的目的。最先提及预定在秋进行的出兵计划，得到“那可令人期待”的反应之后，就转移了话题。他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也就是安妮罗杰受到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憎恨成了某个阴谋的对象。他说了此事，并且把莱因哈特过去曾被企图杀害的事实，初次告知了其他人。

“原来如此，那‘虚幻的皇后陛下’……”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异口同声说道。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名号，以及她差点被册定为皇后的过程经过，他们都是知道的。但莱因哈特的生命一再受到暗算的事实，则是初次得知。米达麦亚栗然地耸了耸肩，原本是想说他领教了同性间之嫉妒的可怕，但口中说出的却是："不过，也真亏您如此地告知我们。谢谢您的信赖。"

这样的一句话，他对四年间只有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所知道的秘密告知于他，表示出率直的感动。莱因哈特的意图算是初步达到了。

罗严塔尔也和友人的话采同步调地点了点头，突然又侧头思索着。那透视着记忆槽的表情维持了近五秒钟。

"您知道叫格列瑟的那个宫廷医师吗？"

"那个人又怎么了？"

"我从某个女人那边听到，这位医师时常去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居馆造访。我一直不怎么在意，倒是实然想了起来。会有什么帮助吗？"

"大概吧……"

金发的年轻人，回视着红发的友人。吉尔菲艾斯离席到书桌去取来记事本，特别重要的事不用电脑记录，而用暗号记录了下来。这个暗号是在幼时两人一起想出来的，把字母反顺序地使用。A代表Z而B则是Y。

看着记事本，吉尔菲艾斯报告着。他并未把无为的日子做无谓的消耗。

"这一个月里，格列瑟医师共造访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居馆五次之多，而且都是在夜间暗自前往。"

莱因哈特以手指弹着咖啡杯，似乎在鉴赏着那一瞬的清亮音色。

"宫廷医师私下到已失去皇帝宠爱的女人之住处……是吗？卿可从中看出有何缘由呢？"

被问及的罗严塔尔，把咖啡杯放在底盘，双手交叉在膝盖上。

"夫人送往医师那边的是金钱，这是不可置疑的。而反方向流动的就是情报与技术，这也是确定的，问题是其内容为何呢？"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和格列瑟医师之间私通奸情的可能性，被罗严塔尔排除了。所谓的大贵族的女子，是如何地轻视身份低（她们所相

信的）男人，这是他熟知的。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如此的贵族之女。

“是啊，这我也想知道。不论如何，要在堤防上挖洞，看来得从医师身上着手，如果有办法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破坏他和夫人的关系就好了。”

“如此，我倒有一个计策。”

“什么计策？”

“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方法，而是狡智、诡计之类的，这也无妨吗？”

“无妨。”莱因哈特回答着。屠龙与捕蛇，理应是有不同的战法。

“那我就说了。宫廷或贵族社会中最强的武器之一，就是中伤、流言、丑闻之类。”

无言点了点头，莱因哈特表示赞同之意。

“而贵族们最喜欢不名誉的传闻，并且容易听信此事。我这么说，您该明白了吧？”

明白此意的莱因哈特，回视吉尔菲艾斯之后，又再点了下头。

“我明白了。是要散布流言，说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私下招来医师，是因为患了不可告人的疾病吧？”

“大致是如此。”

“什么病呢？”

“正确说来也不是病。原本若是正当的夫妇或情人之间，倒是件可喜之事吧。因为在形式上或良心上，那都是男女正当交往下的结果。……”

莱因哈特笑了——因为他了解罗严塔尔献策的意图，而对自己的迟钝为之自嘲。他和罗严塔尔之间相差有九岁之距，而在某种程度上的悬隔则不只是九岁的差距了。

“原来，是妊娠吧？莴苣——不，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而言，可是大违其意。看来她是必会有反弹的了。”

“女人是可以怀下自己所不爱的男人的孩子的。而所谓的男人，能相信自己的妻子生下的是自己的孩子，就会为之幸福了。”

罗严塔尔的声音冷漠，甚至似乎含着毒素。吉尔菲艾斯的表情瞬间僵硬了起来，莱因哈特也皱了下眉。他们不由然的想起住在他们内心神殿中那位女性。

“那是卿的哲学吗？”

“不，只是个偏见，我自己如此相信，但却不想要别人也如此相信。”

罗严塔尔的表情，和数秒前不同，沉静且还带着无机，但那是复数的波动互相冲消的结果，莱因哈特看出了他的内心决非如此。其中一半是观察米达麦亚视线的微妙动向，所得到的结论。莱因哈特领悟到，其中有很深的原委，但要深入此事，在现在的阶段而言，是无礼且无益的。

【Ⅳ】

五月十四日的早上，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打了个TV电话到格列瑟医师的居处。这一天他不值班，不必伺候在皇帝身边，但却不能悠然地享受早晨的睡眠。医师对画面做了形式上恭恭敬敬的早晨问候，但侯爵夫人无视地尖声切入。

“你知道吧？这几天，在宫廷周边，流传着伤害我名誉的下贱传闻。”

“我知道……”

“那么，为何不设法呢？”

客观地来想，现在格列瑟医师应是侯爵夫人最有力的友方。这和独占皇帝宠爱的当时不同的，但她把最大且是唯一的友方视同仆人般看待，实在是太缺乏顾虑了……医师如此地想。无疑地，她相信医师有献身的忠诚义务吧。这种态度，可就是最适合培育出背信者的土壤了。

“总之，有那种流言流传，我也就不能到府上去了。为了举事成功，自重是很重要的。”

“总归一句，你该不是怕了吧。”

“没这回事。”

“嘴巴上怎么说也都行。你该不会是为了从惩治那女人的事抽手，而自已去散布谣言的吧？”

“怎么会呢，您这么不信任我，实在令我意外之至。”

做出愤然的样子，医师在内心中咋舌。对了，也有这方法可行，他自嘲着自己的束手无策。他用上所有的盘算，想着拖延时间的回答。侯爵夫人所打算的，对格里华德夫人那委实下贱的攻击，医师已经没有协助她的意欲了。

“侯爵夫人，就在下的想法，如果真的如愿取得那种男子的精液，又得如何才能让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那个，对了，让她受孕呢？这可说是困难之至。”

“你不是宫延医师吗？”

“你说的是，但伯爵夫人身边有侍女在，诊察时为了避免误诊，也大多有多位医师随同。依照你自己的经验，你也不是不明白……”

“……”

“另外，在下又想，要让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完全地毁灭，只要让她失势不也就可以了吗？”

“什么意思？”

医师重整呼吸，开始说明。其实仅是随口说说而已，他的意图只是为了掩饰自己无意协助侯爵夫人的这一点。而自古以来，掩饰某事的最佳方法并非沉默，而是饶舌，用美丽的辞句把对方误导到和真相相反方向的技巧，是最为必要的。而结果，医师成功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正如医师所愿，达到了他真正的意图。

“我明白了。不管用任何形式，只要一旦被逐出宫廷，而后要如何处置，也就任凭我们了。先决条件是将她逐出宫。”

“正是如此。”

培尼明迪侯夫人的笑声，一面通过恭恭敬敬低下头的医师头上，一面像似无形的毒针散播在空中。

“你可真是个大坏蛋！竟想要砌起阶梯，逼那女人走入不幸之中，加以玩弄。实在是我所想不到的。”

虽然是极不愿被如此说道，但却也不加抗辩，医师礼仪端正地低下了头。在他的视界内，侯爵夫人那绢质的裙裾和略为可见鞋尖上的宝石饰品映在画面上，但立即消去了，变成灰色的平扳。医师抬起了头，在口中咒骂着，连告别也不说的侯爵夫人的无礼。

格列瑟医师判断，该是抽身的时候了。从候爵夫人那边吸取的金钱额数虽仍不觉满足，但深陷至满足的程度反招来自身的毁灭，可就不划算了。和这不对人低头的贵妇人交涉也够累了。原本说来，想回复失去的宠爱的侯爵夫人那份妄想，要成功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虽然侯爵夫人只是为之愤慨，但流布“培尼明迪夫人妊娠”这个传闻的本身，不就意味了有夫人的敌人，以及采取同步调的人存在吗？只热哀于打倒故人，却不考虑遭反击的可能性，这才可怕。她要毁灭自己是她的自由，可别把我给卷进去。

医师打开书桌，取出前晚收到的奇怪书信，以不安及不悦的表情来回读过。内容是以文字处理机打出的文章，全文极为短促，只有一行。

“你的罪全在我的掌握中。”

※※※

使格列瑟医师困惑狂乱的书信的寄信人，以白织的手拨着黄金色头发，回视红发的友人。

“这个恶德医师，不知道会有何表情。”

莱因哈特笑了，那不是对敌人先下手为强的阴谋家，而是在玩游戏的少年的笑容。但瞬时间白皙的脸锐利地崩紧起来，那是因为他考虑到在行动之后对方会有的反击所致。当然那不是对寄出来历不明的书信的人，而是对他们最初憎恶的对象——安妮罗杰，必须强化防御策略才行。

“不过，和敌人做这么低级的攻防，这事可不想让姐姐知道。”

莱因哈特如此想着。吉尔菲艾斯的心情也是相同，若是在广大的宇宙空间和敌军一较智勇则另当别论，在宫廷的大理石柱之间拉起阴谋之线，在没有听取正当言论之能力的贵族们耳中吹入流言之风，把敌人推入陷阱之中的战斗，实在令人自豪不起来。

这是正当防卫——虽然如此想着，但以他们的美学意识来看，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下堂堂正正之战，而是在掩人耳目的黑夜中所进行的不名誉之事。

再加上他们为了要制住培尼明迪候爵夫人，就得激怒她，以让她成为加害安妮罗杰的阴谋现行犯的这种无人有异议的形式加以处置是

最好的。虽然这不太合他们的意，但也得考虑到安妮罗杰将会面临危机。必须要制止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激怒，在最适当的时机防止事件的发生。

但是做起来可没有说的那么容易。对培尼明迪而言，莱因哈特远离帝都奥丁，身居战场时，才是她加害安妮罗杰的最佳良机吧。对莱因哈特他们而言，这个后顾之忧太大了。这次的出征还牵连着米达麦亚之事，他们必须立下使大贵族们瞠目结舌的武勋才行。

这并非现在才开始，莱因哈特的敌人不只是在伊谢尔伦前方展开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大舰队而已。回过头来看，骂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贵族的仇视和憎恶，可真是一条无穷尽的矿脉。看来将由秋天提前至夏天的此次出兵中，莱因哈特预定会被赋予先锋部队的指挥权，但以稍带疑问的眼光来看。当他孤立在敌阵时甚至会有我方故意见死不救的可能性产生。遇上这种事态的话，莱因哈特也就必须发挥全部的能力了。他必而得在出征前处理掉“蛇夫人”才行。

※※※

说到出征，当他得意扬扬地报告此事时，安妮罗杰那温柔的脸上却没有喜色。

“姐姐不高兴看到我立下功勋，飞黄腾达吗？”

莱因哈特说了这句话，但这并不是疑问，也不是反辩，可说是小孩子耍脾气。面对姐姐的时候，莱因哈特的感觉会自然地把时间倒流，回到不需对皇帝或贵族张牙舞爪的往日去。

“怎么可能呢？只不过我想，莱因哈特你也不必太急于立功。”

“我没有急啊，姐姐。只是既然有机会，当然要把它做最大限度的活。”

莱因哈特微妙地轮移论点，这是他故意的。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水面下的作战，似乎被姐姐察知了。“别太勉强了”，并非只是句单纯的词句。

“然后呢？”

姐姐的声音过于沉静平稳，所以其中合意之锐利，连莱因哈特这么明敏的年轻人，一时也没感觉出来。在一旁的吉尔菲艾斯，手拿着咖啡杯，仔细又小心地，交互看着这对美貌的姐弟，因为此时没有他

插嘴的立场。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一直被询及意见，此时的情况也只会造成困扰如巴。因为他对姐弟两人都希望能以同样的心看待。

“然后要如何呢？要追求更高的地位吗？”

对于安妮罗杰的再次询问，如果能明白地回“是的”，那么莱因哈特的心将能获得一对羽翼吧。但是他现在并不能对姐姐吐露真心。他不能说出他要把皇帝踢下王座，让高登巴姆王朝灭亡于劫火之中。

“现在还只从山脚爬到山腰而已。以为是在向上爬，但其实也许在下山，甚至会滚下来也不一定。将来的事多想也没用的。”

“对了……齐格，拜托你了。请看好这个野孩子，别让他离开了道路。因为这孩子只要一放任他，就不知会飞往何处去了。”

“好的，安妮罗杰夫人。”

“太过分了，姐姐。”

也不知道是谁先的，三人几乎在同时笑了。在吉尔菲艾斯的眼中，时光如同研磨过的宝石般光辉耀眼。

其实，也不必安妮罗杰再次拜托。当莱因哈特在高空中监视着远方地平线时，吉尔菲艾斯就会小心地观察他脚下的大地，确认他的安全，并协助他的步伐更快。此时吉尔菲艾斯完全役去想到，当莱因哈特停止脚步之后，自己又要如何呢？是要一起停下脚步，伫立在同一个地方吗？

或者是……

# 第六章 女演员下台

【1】

五月十六日下午培尼明迪候爵夫人苏珊娜的馆邸大门，一辆高级地上车通过了。在大理石砌成的玄关下车的，是七十四岁的老练政治家，身居国务尚书之座的立典拉德侯爵克劳士。

立典拉德侯爵让同行的辅佐官怀兹和司机留在车内，独自进了馆邸。他被带领到沙龙，受到女主人的欢迎。权贵的到访，是她为之喜悦的事。昔日她独占最高权力者之宠爱时，各省的尚书、元帅、公爵等，在本名之外还有长长的头衔的人们，他们的鞋子曾覆满了地毯的表面。

对侯爵夫人的欢迎，老国务尚书以礼仪上的恭谨来应对，那是与来访的目的很贴切的恭谨。他是来把“皇帝的旨意”传给爵侯夫人的。搬离这座馆邸，在市外的，御赐的庄园中渡过幸福的余生，就是圣旨的内容。

夫人的笑容冻结了，在沉默的数十瞬之后，夫人口中吐出颤抖的声音。

“刚才您所说的，确实是陛下所说的吗？还是相信了那个没有根据的谣言而……”

“谣言的内容为何我并不清楚，但陛下的旨意是不可违逆的。请勿多心，伯爵夫人，此后就……”

“不、不……”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激烈地摇着头。犹如热病患者般的光泽，浮现在碧蓝的双眼。

“若是陛下的旨意确是如此，妾身又何必有所违逆啊，妾身一天也未有例外地忠实于陛下。但是，为何陛下不亲自对妾身说出此事呢？妾身对此感到不甘啊，陛下也太这无情了。说是什么幸福的余生，妾身的幸福唯有长伴陛下身侧啊……”

立典拉德侯爵在心中耸了耸那老迈的肩膀。即使是这老练而狡猾的宫廷政治家，对这种话题也是能避则避，不愿多沾惹的。被皇帝与

周围宠妃之间错综的爱恨情缘所缠绕上，这种事可教人敬谢不敏啊。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您的心情我很了解，但陛下乃是统辖一切国事的御体，忙碌之至，因而无法亲自驾临此地。”

“陛下有那么忙啊？”

“正是。”

“是啊，想来也是很忙的吧！忙着酒宴？还是猎狐狸？赌博？不，最忙的大概还是忙着到那个女人那边去吧。请不必拿什么国事搪塞啊。”

立典拉德侯爵不悦地皱了下白眉。因为侯爵夫人不根据理论但却以偏见将事实给指责出来。他是不能对这看来已相当愤怒的贵妇人示弱的。

“请镇静下来，培尼明迪候爵夫人，从方才以来所听到的，您的语词可不时牵涉到大不敬罪哦。”

因为明白不论以情以理都无法抑制夫人的激动，立典拉德侯爵只有依仗皇帝的权威了。

“臣等去猜度陛下的心思那是大大有违份内之事，不过从您所说的‘那个女人’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口中，我可没听过有任何曾对您毁谤过的言语。想来，该不就是这一点让陛下为之中意的吗？”

原是想给予严厉训诫的，但在说完的瞬间，立典拉德候了解自已是做错了。在老宫廷政治家的眼前，贵妇人的脸急速地变貌。

人类的皮肤、鼻目的造形，不过是覆盖着情感溶岩的一层薄纸而已，老国务尚书以其漫长的人生经验应当是熟知此事的。但是，像这次这般强烈而鲜明的变化，在他记忆中倒未曾有过。昔日曾为寻梦而开启的眼眸，已化为熔入人类各种负面情感而灼热的熔矿炉。

“那个女人……”

候爵夫人口中所放出的，是化为声音的一股猛毒的瘴气。

“那个女人故意装模作样……偷走陛下的心，然后还在对我夸示着说优越！啊啊，那个女人，真想把那个女人得意洋洋的脸撕裂、咬破……”

国务尚书站了起来。虽然他已是死心了，但他本身也无意去掩饰。他以比年龄要更加年轻许多的动作，绕到安乐椅的背后。以高而

厚的椅背为盾不是为了身为廷巨的义务感，而是为了挽救他个人的名誉，要掀动最后的辩舌。

“听好了，侯爵夫人。要使时光倒流不过是痴人梦想。你最好珍惜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安乐生活。皇帝陛下虽然是宽容的人，但若是仗着这一点而要无视于皇室的权力与宫廷的秩序，在下身居国务尚书之位，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请你留意了。”

说着与听者之间，并无法得到共识。对国务尚书而言，这是在表明宫廷的宽容，但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而言，只是充满恶意的威吓、恫喝而已。昔日，还只是中坚的宫廷官僚而已的这老人，对独占皇帝宠爱的美姬，只能恭敬地低头，只要侯爵夫人没出声，甚至连说话的资格也没有啊。而回游于宫廷与官界之间，长出了阅历的鳞片，成为帝国政府首席阁僚的他，现在却自称为皇帝的代理，摆出道德家的模样想对她说教。

“滚出去！给我滚出去！”

颤动的手指指着门。

“侯爵夫人，那么，陛下的旨意我可传达过了。诸事请谨慎而行。”

最后丢下这句话之后，立典拉德侯爵仓惶地以半跑步出了沙龙。从玄关搭上地上车，在车子开动之后才把蓄积的气吐了出来。

“看来是踩到母老虎的尾巴了啊，阁下。”

担任国务尚书的政务秘书官名为怀兹的男子轻声地笑了。这实在可以斥责他无礼了，但对这在三代前才得到帝国骑士称号的寒门出身的男子，立典拉德侯爵也不知为何很中意他，年老的脸因苦笑而扭曲地回应了。

“到了这把年纪，没想到会在这种形态下为女人烦恼，再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啊。要抚平候爵夫人的妒心有什么好方法吗？”

“有的。”

马上得到肯定的答复，老宫廷政治家以半信半疑的眼神对着心腹的部下。毫不在意地，具体的提案从怀兹口中流出。

“让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结婚就行了吧。”

“你说结婚……？”

若是这老迈的宫廷政治家还会有目瞪口呆的情况的话，那么虽然只有一瞬，立典拉德侯爵还真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了。

“正是，若结婚之后有了家庭，对陛下及格里华德伯爵夫的嫉妒不也就会消退了吗？”

“但是，曾经独占陛下宠爱的事实的记忆，对那位高傲的妇人而言，是无可取代的宝物。其他的男人不论身份再怎么高，结果都不过是臣子而已。我不认为她会答应结婚啊。”

“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催促她去谈婚事，只要让夫人产生那种念头就可以了，只要派男人去亲近她。就会有结婚的念头了吧。”

“话是这么说，不过那样妄自尊大的女人……”

“没什么，一开始也不用经由彼此同意吧，只要状况形成了，然后再补上形式就行了。”

完全不掩蔽男性对女性的精神与肉体的偏见，怀兹明快地说了出口。立典拉德侯爵以更甚于锐利的险恶的眼光投在自已的膝上而沉思着。

想来这是意外的良策。

但是，这个方案在尚未被具体化就已结束了生命。坐在地上车的座席的他并不知道——在他离去之后，馆邸的沙龙中一阵有着女性肉体形态的暴风正狂乱扫过。而后，音乐盒、座垫、鸟羽、破裂的器皿及杯子、翻倒的桌子散乱一地，在当中伏在地上的女主人以指甲刮着地毯吼叫着。

在房外，侍女们以惊慌的脸彼此对视着。

【Ⅱ】

翌日十七日的夜晚，虽然没有打雷和狂风，但帝都奥丁的中心市街被大量的雨水洗刷着。

这一个晚上，在国立剧场举行钢琴演奏赛，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的爱人之一也要出席。安妮罗杰、夏夫豪简子爵夫人，莱因哈特、吉尔菲艾斯也受了邀请。男爵夫人的爱人获得第二名，男爵夫人打从内心高兴，而四位受招待而来的客人大概是礼貌上地表示高兴。尤其是对两位年轻人而言，钢琴演奏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在剧场附属的餐厅聚餐之后，他们分乘二辆地上车踏上了归途。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

斯搭乘第一辆地上车，第二辆大型车则搭乘着安妮罗杰与她的两位友人，夏夫豪简子爵夫人与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她们尽所能地开朗的言行，想带起安妮罗杰的心情，一搭一唱地谈天说笑着。但是夏夫豪简子爵夫人有时会跟不上友人的机智与口才，会沉思一下，或在不对称的时机发出笑声。

二辆车子，向新无忧宫的北门前去。对莱因哈特而言，至少在进入宫殿之前，若不陪伴在安妮罗杰的身边实在令他觉得不安。

“讨厌的雨啊。”

夏夫豪简子爵夫人以手帕擦着脸说着，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接了话。

“好像在瀑布中奔驰一样啊。”

安妮罗杰以小小的微笑回应，默然望着透过驾驶前车窗玻璃的莱因哈特。他们车子模糊的后车灯光。抗拒着黑暗与雨水的压力，主张其小小的存在的橙色灯光，看来似乎象征着莱因哈特对姐姐，以及吉尔菲艾斯对他们姐弟的这两种心思。

由静转为动的过程极为急逐。视界突然闪起白色光芒，五官与肉体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黑暗和雨水，两层厚厚的窗被闪光与巨响撕裂，有后部的门被轰掉的地上车，转了几圈后撞上宫殿的围墙。之所以没有产生猛烈冲撞，反倒是因为水的抵抗力形成缓冲所致。不过驾驶座仍受重创，司机哀叫一声后就不再动弹。

“怎么了？怎么了？”

夏夫豪简子爵夫人，对人和雨水发出理所当然的疑问，但两者都没有给她答复。连很有胆识的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也呆然了，在手掌中把手帕摊开又折起。贵妇人们，立刻被从破损的车门中侵入的雨水淋湿了全身。踩过水的脚步声响起，豪奢的黄金色的头发划过安妮罗杰的视界。

“莱因哈特！”

“请退回去，姐姐！不要出车子，”

叫喊过后，莱因哈特把自己的披风盖在姐姐头上，让她压低姿势。他和身旁的吉尔菲艾斯手上都拿着手枪，雨水在滴落着。

因为一直在警戒中，所以才得以对应这危急，但“敌人”会诉诸如此直接的手段，实在有些超越了莱因哈特的想象。一定有什么逼急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掀掉理性与盘算的框架。否则，至少也会伪装成车祸事故。

莱因哈特不是全能的。前一天，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的舌头所发出的无形毒矢，给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理性一记致命伤的事，莱因哈特自然无从得知。不论如何，这次歇斯底里的袭击，将会为侯爵夫人自己挖出墓穴吧。

但是，那也得先脱出这险境才行。敌人有几人、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对方似乎是用铀二三八弹的对战车来福枪。”

豪雨的水滴在红发上弹跳着，吉尔菲尔斯说道。若是直击，安妮罗杰会和地上车一起成为过去的存在吧。若不是雨水使地上车的动向混乱的话，刺客们应当已高唱凯歌了。

雨势更加大了，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被关在水流的槛栏内。他们略为离开安妮罗杰她们的地上车，背对背地站着。湿透的金发与红发，几乎要纠缠在一起了。不久莱因哈特向前方，透过雨水与黑暗在探视时，雨水中窜过了某种气息。

“莱因哈特大人！”

在吉尔菲艾斯喊叫的同时，莱因哈特翻转了身子。雨水和战斗用小刀的光芒掠过了他的肩膀。大量的水沫飞散，莱因哈特失去重心平衡时，第二击又来了。不过，吉尔菲艾斯的手刀已打中其手腕，将小刀打掉了。

脚步不稳的侧头部，立刻被站稳的莱因哈特以手枪枪身击中。在短暂的苦痛哀叫后激起水花，对方倒落在地了。

下一个对手将将斗小刀横扫过来。吉尔菲艾斯跃是轻松地避过，但脚步被倒地的敌人身躯和积水所阻，军服的布料在胸前哀叫着。莱因哈特的手一伸，以极近距离将光束打进敌人的侧头部。

双方都一者不发。依旧猛烈的雨声，不时交杂着不规则的呼吸声。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敏锐的皮肤感觉，仍感知到无数的敌人还存在着，但是雨水和因湿透而贴在身上的衣服，阻碍着感觉的活动。

突然，光芒将视界水平地划开，压过雨声，人们的叫声响起，瞬间的紧张，被呼唤莱因哈特名字的明亮声音所化解。

友军来了。

狠狈的气息奔驰，不规刚地发出溅起积水的声音。发觉不利的故人开始逃散了。另外的水声接近了莱因哈特他们。

“你没事吧，缪杰尔上将。”

那声音早已定着在莱因哈特的记忆槽了。那是金银妖瞳的青年军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他的左右，可看到似乎是部下兵士半打多的人影。

“真是绝妙的时机啊。”

莱因哈特的声音搀杂着苦笑。在他解救渥佛根·米达麦亚时也是如此，千钧一发的事态似乎太多了。若是可以，希望能有更轻松一点的战斗。

“就如阁下注意令姐的安全一样，我们也注意着阁下的安全，如此而已。”

对罗严塔尔的判断与行动力觉得足可依靠，莱因哈特点点头时，突破雨水，另一个友军又现身了。

那是渥佛根·米达麦亚。一手拖着男子的领口。那男子的胸口有很大的伤口，血被雨水冲走了，几乎看不到血迹。

“他自白了。说是收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金钱，约定让他升官而来袭击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对米达麦亚的报告，发出愤怒与嫌恶的叫声的是子爵夫人与男爵夫人，安妮罗杰本人表情几乎没变，轻声地问着弟弟。

“莱因哈持，你打算告发培尼明迪候爵夫人吗？”

“姐姐，只要那女人还活着，今后姐姐的生命还会有危险。而且姐姐性命不安全的活，我和吉尔菲艾斯也无专心作战。”

“可是，莱因哈持……”

弟弟以冰蓝色眸注视姐姐。透过雨水与黑夜的厚膜，弟弟的眼中有着炽烈决心的光芒。

“这不是我们挑起的斗争。责任在于那女人，不是吗，姐姐？”

安妮罗杰沉默了。莱因哈特的愤怒是正当而贵重的，她无法对此非难。只是，在另一个人身上，也有着至今独占的事物被夺走的愤怒与悲哀，即使那已坠入了妄念，对其本人仍是正当而贵重的。莱因哈特将少年时的选择视为唯一，不顾其他勇往直前的姿态，常让安妮罗杰感到不安。她希望莱因哈特能偶尔停下来想想别人的心思与生活方式，即使是敌对的对手，也希望他能多顾及。

伤害他人，期望他人流血的人，并非只有憎恶与恶德，有时是更甚于其上的爱情与正义也会有如此情况，莱因哈特是否能了解呢。

雨势依然未衰，火焰与血水立刻被迫败退了。地上车的咆哮切裂无色彩的厚重窗，接到连络的皇宫警察与宪兵队的车，像游过水平的瀑布般地出现了，在莱因哈特他们周围起车身的城墙。

【Ⅲ】

证人、证言、证据都是复数的。

已足够让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克劳士下决定了。如今只能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存在本身，判断为扰乱宫廷秩序之人。虽然一时对辅佐官怀兹提出的“和平”解决法抱持兴趣，但如今已没有选择的余地。首先他根据证言，派遣辅佐官怀兹到格列瑟医师那边。

医师全都告白了。失去皇帝的宠爱，犯下杀人未遂之罪的培尼明迪夫人，他可没有理由为她殉死。

而且旗帜一旦鲜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立场，极为积极地，将几卷录音带交给怀兹，侯爵夫人本身的声音，吐露了对格里华德伯夫人及其弟缪杰尔上将的杀意。

接到怀兹报告的立典拉德侯爵，到宫中对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表明事情。在国务尚书说及昔日的宠妃犯罪之事的当中，皇帝吃了两串葡萄，种子和果皮堆满银盘。

“没想到苏珊娜会如此想不开啊。”

只有如此自言自语，没有生气的眼眸望向远方的墙壁。在数秒的沉默中让声带休息一下后，立典拉德侯爵取代结论地陈述意见。

“很惶恐的，陛下，连贫穷的平民之女都害怕失去情人的爱。更何况是天下独尊的皇帝的宠爱，会视为比宝石还贵重也是当然的，失去之后会发狂也是难免。”

因此身为至尊之身，不该轻易变更宠爱的对象——如此暗下批评了，但国务尚书的意图只射中皇帝精神核心之外的虚空，肩挑游荡与怠惰的皇帝，那比年龄更老迈的脸上毫无表情。

“让她安详地结束吧。”

这是宣告了死刑。国务尚书行了礼。要说是意料之中，不如说是别无其他回答了。到如今还能免除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罪，就维持不了皇帝的权威、宫廷的秩序。除了格里华德夫人之外，二名贵妇人也被卷入了。

“反正朕也会随后而去的，就以你仍然美貌的身姿等着吧，苏珊娜……”

有一半以上在口中就消失了，因此他的话并未传到国务尚书的耳中。

※※※

恶讯以华丽的伪装，造访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宫内省与典礼省的职员一起站在她的馆邸的玄关。他们未被带到沙龙，只得在大厅与女主人面谈。

“昨晚，因意外的事故，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去世了。”

听到此话，如同阳光透过厚厚的天花板集中在一点一般。夫人的脸上充满热血，眼眸洋溢光彩，声音带着律动。

“……那可真是可怜啊，还那么年轻美貌，真是世事无常。只能说是薄命了。”

“陛下叹息不已，多次呼唤培尼明迪埃爵夫人，说了不是您就无法了解陛下的心痛。臣等惶恐地，请求伯爵夫人随同我们前往陛下的寝所，请您打点一下……”

夫人化为欢喜的肖像。

“哦，陛下如此吩咐吗？去世的格里华德夫人也真可怜，但我很了解陛下的伤心。我是陛下忠实的仆人，被指名传唤，又有何犹豫呢。请稍待一下。”

目送一面唤着侍女而奔上楼梯的候爵夫人背影，两位官吏做了某个共同的表情。化好妆的夫人再度出现在大厅共费了二十分钟，对夫人而言是极端幸福的二十分钟吧。那份幸福烟消雾散则只要五分钟。

在官吏们前呼后拥地坐进地上车的侯爵夫人，不久从窗外风景的变化，发觉了异状。

“走错路了吧。新无忧宫的皇帝寝所不在这边。你们想带我去哪里？”

尖锐的抗议声，官吏报以冷谈的回答。

“请安静，侯爵夫人。本车现在要开往典礼尚书艾坚福特伯爵的宅邸。在那里，会给你对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杀害未遂之事辩白的机会。”

夫人的脑中响起雷声，视界跳动着黑色的光芒。她的肢体，绢布的服装下颤动着。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大出意料之外。

“那么说，那么说，那女人没死吗……”

“毫发无伤。”

带着故意的残酷回答，在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心脏打入绝望的一弹。她按着胸口、短促呼吸后，发出令同车者悚然的尖叫声。他们伸手把身体前俯的侯爵夫人拉起来。夫人没有抗拒，眼眸充满了黑色的光芒。

※※※

艾坚福特伯爵约翰·底特律希是年过八十的老人，据说为了得到此名誉职位共花了三十年的运动期间与五百万帝国马克的工作费。只会在内阁会议中端然坐着表演熟睡特技的老贵族，这一天紧张的气氛使全身细胞活性化，过剩的眼球运动，表现出内心的兴奋。

对他而言是一生最大的事业，必须宣告昔日皇帝的宠妃死刑，再依惯例给与毒酒，确认其断气才行。观众也相当足够了。皇帝的女婿布朗胥百克公爵、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上将、宫内省高等参事官波登侯爵、皇宫警察本部长夏亨伯爵、大法院判官布鲁克道夫法学博士、宫廷医师奥连博克医学博士、国务尚书政务秘书官怀兹、皇帝的侍从长卡尔迪那子爵，还有强健的皇宫警察官六名、典礼省的职员四名。合计共十八名，都在期待老伯爵重厚的演技、充满虚劳与伪善的一幕宫廷审判。

但是，姑且不提旁人，莱因哈特自身并没有积极地观赏这种舞台剧的意思。他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复仇心在质量上都很丰富，也希望她死，但必要的是事实的存在，而非目睹事实，只要有一份报告书

和复数的证言就好了。若有其他能共有感性的观众也还可以，但吉尔菲艾斯不被允许列席，与会者代表布朗胥百克公爵以下，连想和他交谈的人也没有。莱因哈特在此，一开始就成了徒劳感的囚犯。

“陛下在哪呢？”

锐利的声音，不是恐惧与悲哀而是表现愤怒与纠缠的意思的女性声音，拍打着莱因哈特的耳膜。包括他在内的十九对视线集中在门上。主演的女演员上场了。

打开厚重的楠木门，因低沉的色调与小窗而暗淡的沙龙中，涌进了外部的光芒。虽然门再度关上，但一团光芒沙龙的广大地板中央，化为活生生的柱子而立着。不只是光，还散发着发气，压倒整个沙龙的那事物，有着成熟女性的外形。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

馆邸的主人在安乐椅要叫唤后，闪动着愤怒的能量，昔日的皇宠妃朝向了老人。

“典礼尚书！艾坚福特伯爵这是怎么回事？对终究也有侯爵称号的我，这样不会太失礼了吗？”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那答案应当在您的记忆中。”

典礼尚书缓缓地回答，但对候爵夫人的怒气不露畏惧，并非因为勇气，而是因为感性太迟钝了——莱因哈特如此想。

“您非法地想杀害陛下宠爱的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有证人也有证词。”

“那是假造的！”

“别做丑恶的辩解了。很惶恐地自皇祖鲁道夫大帝陛下订定国法以来，有罪当罚乃是规律人界的道理。依此道理，给与您合乎经历与身份的处置吧。”

台词虽然庄重，但年老的典礼尚书有时吐吐口沫、咳嗽，还看小抄确认台词，因此戏剧性高扬的气氛，也不再被迫急速低降。不过典礼尚书仍将最重要部分的台词，总算正确地说了出来。

“这是佛瑞德里希皇帝陛下所下的圣旨——赐死培尼明迪侯爵夫人。以特别的慈爱，允其自裁。再以侯爵夫人应有的礼仪举行其葬礼。”

皇宫警察本部长夏亨伯爵，以如同造物主一时与起而给与了生命的石像般沉重动作，前进到候爵夫人面前。一手拿着酒杯，鲜红的水波在杯缘附近摇动。视线奔过酒杯的培尼明迪候爵夫人的双眼，开始浮起走投无路的恐惧。她举起一手做了挥开毒酒的动作。

“为什么，为什么只有妾身要受到处罚。杀害妾身的婴孩的犯人，不是还安然地站在那边吗？为何只有妾身非死不可？”

苛烈的纠缠的叫喊，从面临死亡的女人口中奔出。紧张的带电网子，罩在室内众人的头上。只有完成生涯最大职务的老人，为心脏与肺的负担而呻吟，但其精神仍充满充实的感觉，穿过网目，浮游在虚空。对已经出了神的典礼尚书不再一瞥，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发出更高亢激动的叫声。

“杀害我的婴孩，不，陛下的皇子的男人，应当比我更先受到处罚吧。那才叫做正义不是吗？”

病态的细白手指，指向室内的一点。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集中，而在那边有布朗胥百克公爵失去血色的脸。帝国最大的门阀贵族，带着二成的愤怒与八成的虚势怒吼着。

“说什么疯话啊，这个疯女人……”

“杀人犯！”

无形鞭击打了公爵的嘴，他像罪人地伫立。精神能量的海啸，从侯爵夫人诵向公爵，碎散的飞沫还溅到周围的人们。

“捉住他！捉住那个杀了我的婴孩，残酷、不知耻的杀人犯。假装对陛下忠诚，却为不知本身斤两的野心而杀害无罪的婴儿的禽兽，捉住他！捉住他吧。”

“各位还在沉默什么？要让那疯女人再继续毁谤下去吗？制住她，让她服刑吧！”

公爵的怒吼，声量虽有培尼明迪夫人的两倍以上，但并未刺穿人们的肺腑，而无奈地被吸入了虚空。原本为预防这种事态而待机的皇宫警官们，因未接到上司的直接指示而只能无为地站着。

连莱因哈特目睹这丑陋的宫廷剧，也未有辛辣的批评眼光，完全化为群像的一部分，无言地凝视着。接到重罪的宣告，要被强制自裁的女人，在断崖边缘狂热反击的情景，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会想到可

能哭泣着着乞求饶命，却想不到死刑囚会身为酷烈的检察官来弹劾与会人士，而检察官更变身为处刑者。侯爵夫人翻过身子奔向沙龙一隅的桌子，拿起大大的墨水瓶，以浑身之力，向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脸投了过去。

重重的墨水瓶，掀起一阵风地飞过空中。

若是直击到脸，会使眼球破裂，头骨龟裂吧。但两者的距离本身就形成防护壁。布朗胥百克公爵如同小孩的机械人偶似的，以不甚优美的动作勉强躲过墨水瓶，倒向站在旁边的卡尔迪那子爵。卡尔迪那子爵也很难看地脚步一阵慌乱，又紧抓旁边的波登侯爵的身体。墨水瓶撞上墙壁，形成青黑色的瀑布后掉落在地。飞沫散落，在身份高贵的男人们脸上开起小小的花朵。

从一开始这场宫廷剧就有很浓的笑料剧之要素，但至此似乎到了顶点。

“那个女人……！”

那声音，莱因哈特在一瞬间，觉得仿佛是催促观众上到舞台，有绝对权力的演出家所发出的。现在侯爵夫人的两眼直视着莱因哈特。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弟弟……！”

那等于是宣告罪状的声音。因为是“那女人的弟弟”这个理由，莱因哈特就得接受侯爵夫人的憎恶。

人们的恐惧已到了迷信的领域，所以即使莱因哈特成为候爵夫人敌意的对象，也没有心情冷笑或欣喜。在他们当中，或许有人想起过去对失去皇帝宠爱的培尼明迪夫人所做的行为，而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扣上不名誉的被告。

没有人阻止，走向莱因哈特面前的侯爵夫人，狂热的眼光驻留在年轻人脸上，张开珊瑚色的嘴唇，用力吐了一口口水。

莱因哈特躲不过，唾液吐在如同大理石打造的秀丽脸颊上，形成短短的透明水流。人们剧吞一口气的声息传来。

唾液微微发出芳香，那是在后宫受皇帝宠爱的女性的一种教养，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口中含着香玉。知道如此，莱因哈特意识到对她的憎恶与愤怒中，有着不同的成份。

憎恶她的理由，莱因哈特已相当充分。她以丑恶的手段想陷害莱因哈特的姐姐，也想要莱因哈特本身和吉尔菲艾斯的生命，而且不只是一而再，再而三。但她的丑恶行为之由来所以，莱因哈特觉得已略可辨视。不过在化为怜悯的形态之前，就已虚无地消灭了。

皇宫警察本部长此时突然想起自己的职责。原本他就和布朗胥百克公爵及缪杰尔提督不同，在这宫廷剧中被分配主要的角色。

“您消了气了吗？候爵夫人。那么，也该要闭幕了吧。”

以自认冷酷的口吻放言之后，他对部下做了手势。皇宫警察官也终于想起自己的存在意义，踩响着地板在候爵夫人周围成筋肉与制服的墙壁。在墙壁中，夏亨伯爵将毒酒酒杯靠在夫人的唇上。两手和下巴被制压住的妇人，违反意愿地将红色透明的死神之泪吞入食道深处。

被解放而倒地的候爵夫人，以会细长手指伸入口中，想吐出毒酒。皇宫警察官们抓住她的手，将染红的手指从齿间拉出。此时从地板上怒视他们的夫人的眼神之凶恶，没有人不打从内心畏惧。但强烈的目光在充满眼眸之后失去了焦点，急速减低了亮度。昔日魅惑皇帝的美丽眼眸，化为无彩色的玻璃珠。

宫廷医师奥连博克博士，戴着义务感的面具走近过去，在那以奇妙的扭曲姿态倒在地上的皇帝昔日宠妃的身边半蹲站着。依手颈的脉动、鼻孔、心脏的跳动、瞳孔的顺序检查，重复二次之后，站起来环视同席的人们。

“候爵夫人方才去世了……”

复数以上的安心吐息，化为气流在室内游窜。虽说不上是理想地进行，总之戏是落幕了。主演的女演员下了台，观众也被允许从座位上起身。走出外面的莱因哈特，和内心的敌人布朗胥百克公爵做了相同的动作，轻轻张开双手，深呼吸着外面的空气直到肺部的深处。

※※※

自己未出席侯爵夫人“自裁”的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在国务省听取报告后，浮现出露骨的安心脸色，对辅位官怀兹说着。

“这样就除去了一个宫廷纠纷的原因。”

“一个除去了，就会再生出另一个。”

怀兹的警句，并不独创也不令人欣喜，但似乎给了立典拉德侯爵奇妙的感铭。宫廷政治上经验老到的老国务尚书，最期望确保自己的地位与宫廷的安泰，但他知道会侵害此事的事物，只会减少而不会灭绝。目前，老人得到花园的角落去为清除杂草的芽而努力才行。

【Ⅳ】

五月十九日，莱因哈特入宫观见。在他被扯入培尼明迪夫人一事的期间，军部仍在活动中，准备着“无益的出兵”。莱因哈特以军务省高等参事官，宇宙舰队最高幕僚会议常任委员的现职，在出征军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的麾下，奉命出动。

入宫观见，虽是为了问侯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但这一天皇帝仍从一大早就吐着酒臭味，莱因哈特并不想非难。在他脑壳里，也还留着稀薄的酒气。昨天目睹培尼明迪夫人的死而归宅之后，莱因哈特喝了白兰地而使吉尔菲艾斯吃惊。对淡酒他很明白自己的酒量，但昨天就是不想喝淡酒。

看着侍从站在皇帝身边细语了些什么的光景的莱因哈特的视界中，还有一层薄簿的酒精迷雾。

“期待你的武勋啊，莱因哈特·冯·缪杰尔。”

既无强烈个性也无深厚意味的声音，对虚空诵读了数千年来习惯化的文章。

“感谢您的圣谕，微臣必尽全力。”

“再有个辉惶的武勋的话，那些唠叨的老臣们，对你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也就不会提出不满了。爵位与地位必须是功绩的结果，乃是他们的主张啊。”

皇帝笑了。欠缺律动的笑声明，刺动着莱因哈特的头。

“一个伯爵家，由谁继承、由谁断绝，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觉得很大不了的大有人在啊。”

金发的年轻人，不由得对皇帝的脸投以深刻注意的视线。

“未曾被评为英明或伟大，可说是长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的老废物，像要被人从专制政治的暗渠排出的第三十六代皇帝，权力与财富的浪费家。那样的男人只是不经意地说出此话而已吗？”

突然莱因哈特感到风的存在。从虚无的深渊吹上来的气流，似乎带着使年轻人颤栗的微粒子。莱因哈特酒醉的残渣，也如同虚有般地被赶出身心。

“如何，朕是这么想的，干脆直接让你当侯爵好了。”

这天的皇帝，一再让金发的年轻人惊惧不已。

“您是说……侯爵吗？”

“培尼明迪候爵家，如你所知已断绝了。如何，可以的话就由你继承，不知道是第几十代了，反正就是成为培尼明迪侯爵吧。”

莱因哈特无以回答，皇帝发言大出其意表，而且若要断定为单纯的一时兴起，也还有太多不透明的要素。无法相信的光景，在莱因哈特精神的地平上展开。他被压倒了——皇帝的意图为何，令人觉得难以洞察是第一次有的经验。在宫廷内的评判，以及他本身的偏见与憎恶所无法界定的轮廓，他觉得此时的皇帝正拥有着。

“感激不尽，但对微臣而言，伯爵封号就已是难以身受的地位了。更何况侯爵，可说是云端之上的身份，不是微臣之手所能及的。”

“是吗，你这么认为啊。不止是侯爵，连伯爵都难以身受啊？”

“是的，陛下。”

“觉得是云端之上的身份吗？”

“……”

“皇帝可比侯爵更伟大——世间是这么说的，卿也如此认为吗？”

“……是。”

低着豪奢的金色的头，莱因哈特做了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回答。该不会被皇帝试探了吧？——这种疑念与否定的声音，在胸中纠缠成螺旋形，互相摩擦地发出着火花。

皇帝再次哄笑了。

“是吗，是这么认为吗？那么目前就为了伯爵而努力吧！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然后再朝别的目标去努力好了。”

从王座起身，佛瑞德里希四世摇摇晃晃地，被左右侍从扶着。莱因哈特在视界的一端看着，从王座缓慢传到台阶的酒精薄雾进入了嗅觉，莱因哈特怀疑自己是在冒冷汗。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在胸中轻吐着初次被呼唤的名字，莱因哈特从谒见厅走出庭园。

庭园沉浸在晨雾的拥抱下。牛奶色的雾无声地拍打莱因哈特的脸颊，使光滑皮肤略带湿气。莱因哈特轻甩着头，赶走醉气。不是醉酒，而是醉人。虽然觉得可能是错觉，但他觉得今天的皇帝有着初老的风流者以外的某些成份。

不过，自己要走到何处呢？莱因哈特突然想到。不是恐惧与不安，也不是预言般的事物，只是被感伤小小的吐息所触及而已，但他确实如此想到了。

“吉尔菲艾斯！”

他呼唤了。一声回应，在谒见厅外等候的高大的友人，首先露出了他的红发。莱因哈特被充实、积极的安心感所充满，与友人并肩而行。

“吉尔菲艾斯，出征了。”

那是完全无视于败北或战死的可能性，常胜者的声音。

※※※

就这样，帝国历四八六年七月，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参加这一年的第二次征旅，那也是他心爱的旗舰伯伦希尔的初征。此次所立下的武勋，将会为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他，更添一层华丽的名声吧……

“不让任何人有所异议。”

莱因哈特在胸中自语着。斥责他的不逊和因袭的囚犯们，都以为得到伯爵家门是他的最终目的吧。但那对莱因哈特而言只不过是中途岛而已。

# 第七章 敌人、友方、敌人、敌人、敌人……

【I】

贯穿无限长夜的漫长走廊的中央，伊谢尔伦要塞的巨大球型的躯体悬浮着。

八月二十二日由十九岁的莱因哈特·冯·缪尔杰担任其中一员的银河帝国军远征部队，继帝国历四八六年初之后，在此留下今年的第三次足迹。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受到常驻于要塞的两名司令官前来迎接。他们是要塞司令官修特克豪简上将，以及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杰克特上将。

身材瘦长的修特克豪简和体格壮硕的杰克特，两人夸张地挺着胸，以快速的步调，出现在元帅面前。同时敬礼倒还没话说，连问候的话也同时开口，这在米克贝尔加元帅眼中看来，可说是近乎恶心。元帅自己以往也曾担任此处的要塞司令官一职，他熟知在两司令官职之间有着不小的心理暗斗存在着。而要如何将其平抚，使其相互协助，就要看元帅的才能了。

莱因哈特进到所分配的个人房间，就看着弯曲的透明墙远方的那片星海。他故意把照明的光量调低，站在透明壁前方，沐浴在星光之下。

那些星光，是在遥远的过去所放射出来的，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事，不过反刍此知识的行为对莱因哈特而言，并不会不愉快。在自己的视界中，有着不同时间的光芒并存的这份认知，为他的心带来了音乐的波动，使他实际地感受到星星所舞出的舞蹈和所奏出的圆舞曲。其中一颗红色的星他特别的留意，因为他在最近得知那颗星与要塞之间有四九 0 光年的距离，它送过来的是与高登巴姆王朝的诞生几乎相同时代的光芒。莱因哈特的心很自然地回溯起时光。

※※※

建国以来，在银河帝国中，接受“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之称号的高登巴姆一族的名字如下：

一　鲁道夫（大帝）

二　吉斯穆特一世

三　利夏尔一世
四　奥特佛利特一世
五　卡司帕
六　优利乌斯
七　吉斯穆特二世（痴愚帝）
八　奥特佛利特二世
九　奥古斯都一世
十　耶利希一世
十一　利夏尔二世
十二　欧特·亥恩兹一世
十三　利夏尔三世
十四　奥古斯都二世（流血帝）
十五　耶利希二世
十六　佛瑞德里希一世
十七　雷恩哈尔特一世
十八　佛瑞德里希二世
十九　雷恩哈尔特二世
二十　佛瑞德里希三世（败军帝）
二一　马克亚米利安·由谢夫一世
二二　古斯达夫（百日帝）
二三　马克亚米利安·由谢夫二世（睛眼帝）
二四　寇尔尼涅亚斯一世
二五　曼夫瑞一世
二六　赫穆特
二七　曼夫瑞二世（亡命帝）
二八　威尔赫姆一世
二九　威尔赫姆二世
三十　寇尔尼涅亚斯二世

三一　奥特佛利特三世

三二　艾尔威·由谢夫

三三　奥特佛利特四世（强精帝）

三四　欧特·亥恩兹二世

三五　奥特佛利特五世

三六　佛瑞德里希四世

名为鲁多维希的皇太子共有四人，但不知为何，若非在父皇之前病死，就是被暗杀，一个也没能戴上帝冠。叫卡尔这个名字的皇太子也有三人之多，全都未能即位，因此这两个名字成了皇室的忌讳。卡尔这个名字之不祥是起于第六代优利乌斯皇帝之死。

※※※

继曾祖父优利乌斯皇帝之后，在帝国历一四四年即位的吉斯穆特二世，在其十六年的治世之间，国家和社会成了权贵名门的食物。虽然他并非无能的皇帝，但吉斯穆特的情况，却似乎是恶意地使国家受害。他因为使本来的帝位继承者——堂弟卡尔大公放弃权利，并将其关入精神病院那厚厚的墙壁之中，而由布洛尼侯爵的身份连越二级，得到原本无望的至尊之冠。

先帝优利乌斯年老而对政治没有欲望，故由其子佛朗兹·欧特皇太子非正式地担任摄政，统辖国政，运作着还算实在的施政。总之老皇帝若非特别重大的仪式或祭典，总深居后宫，致力于把年轻美女的生命力吸入他那具衰老的身体。

因此，身为政治实践家的吉斯穆特理应担任祖父佛朗兹·欧特皇太子的后继人才是，但举目所见的却都是这位孙儿的不肖之行。他首先把担任祖父忠实且有能之辅佐者的三位大臣一国务尚书汉伯爵、财务尚培林格帝国骑士、军务尚书凯提拉元帅解任，接任者均由他自己的心腹就任。国务尚书华尔登培克侯爵、财务尚书伦普男爵、军务尚书诺加尔持子爵，三人均升为公爵，而诺加尔特更被授与元帅称号，不过在当时他也才只有指挥过五百名士兵的经验而已。

老皇帝优利乌斯虽是个没有身为统治者之能力与自觉的凡庸男子，但其浪费与奢侈，都还收敛在其子佛朗兹·欧特皇太子的容许范围内，而在这范围外则由皇太子致力于财政的重建，因此在吉斯穆特二

世即位之时，帝国的国库仍维持安定。而使其在一代之中就濒临破产的即是吉斯穆特二世。

若只单就残虐而言，在帝国历二四七年从利夏尔三世手中继承帝冠的“流血皇帝”奥古斯都二世可就更为恶名昭彰了。不过，相对于在奥古斯都二世执政时，贵族、平民都没有人获得不当利益的状况，在吉斯穆特二世的执政中，得取利益的部分人，和遭受损害的多数人，有了明显的两极化。也就是说，他执政之特征，就在于显着的不公平。吉斯穆特并非智能低下，但他精神的钟摆是明显地欠缺平衡。这是“吉斯穆特”一世与二世之间，微妙而决定性的不同点。

吉斯穆持二世坠入了富裕的饿鬼界。他无法忍受把国库的财富用之于国家或社会，财富应当是他个人的独有物。即使做一万步的让步，也应当只是在他视界范围中的人们才能共有的。虽然说开国先祖鲁道夫大帝曾在即位前激烈地批评“被物质与金钱污染了精神”的市民，而赞美着奉仕与献身吧……

虽然是难以相信的事，但他为了获取自己所浪费的金钱，意图将国家的征税权卖给富裕的大贵族及大商人。再者，不只是民事诉讼的败诉者，连对刑事犯，他也允许以金钱来弥补罪行。三位心腹不但协助皇帝的愚行，也中饱自己的私囊。皇帝要求在美女被纳入后宫时，必须带入巨额的嫁妆，而把她们赐给臣下时则要求相当高额的聘金。在池底铺上绿宝石、把真珠溶入醋中饮用、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用白金和钻石造了巨大的灵柩，为了在死后的世界建立他的后宫而命人铸造六百具纯金的美女像。而最后当他把无犯罪事实的富商三００人全族满门抄斩而没收其全部财产时，他所立的皇太子奥特佛利特挺身而出，把沦落成史上最恶劣之黄金狂的父亲，从最高权力的座位上赶了下来。

首先把身为历史上最大禁治产者的父王软禁在一座庄园之后，奥特佛利特二世就以猛冲的斗牛气势开始进行政治行政双方面的改革。他也并没有实行什么独创性的政策，而是把他父亲在十五年执政之间所做的事完全废止，把时针重新转回到曾祖父佛朗兹·欧特摄政的当时。而经由此一复古政策，大部分的不公正已被一扫而空。因此，开始背离高登巴姆王朝的民心，再次回归权，潜在的危机就在尚未表面化之前即已远去了。

不过，抓着不当的既得利益不放的人也必定是存在的，为了规正这类人物，奥特佛利特二世也被迫施行某种程度的流血。使国政陷入极端混乱的三个大臣被处刑，庞大的财产被没收。在他们之下，尝尽甜头的二万名文武廷臣巨及四万名富裕的商人，被从豪邸中遂出，流落在寒风吹袭的路上。皇帝在六年间为国政尽心力，或许就因为过度操劳而早逝。

改革工作由次代的奥古斯都一世继承了下来。他被称为“后宫的凡君、国政的名君”，身为统治者方面，展现出不凡的节制及洞察力，使王朝一片承平，但在私生活方面，则判若两人地颓废之至。喜欢头发长而美丽的女性，虽然算是人各有所好，但是在床上铺上千人的女性发毛，而在上面翻来滚去，为之陶然，这就不能算是平常了。

有数十位宠妃装饰了他的后宫历史，并产生许许多多的悲喜剧。有个女人因为被发现她那长及地面的粟色秀发是假发，而在寒冬中被推入池里冻死。也有因为头发被竞争对手放火而被烧死的。而皇帝也曾哭着吃下集其宠爱于一身却病死的妃女的秀发，因为胃壁被那头发刺伤，而使医师为之仓惶失措。

既使如此，奥古斯都一世仍被视为超水准的君主，是因其愚行都仅止于后宫，在国政方面，虽然是在专制的范围内，却仍保持一贯的公正而实质的统治者之风范。

而后，“流血皇帝”奥古斯都二世的残虐化为血的罗网，笼罩全国。而此罗网由“止血皇帝”耶利希二世打破，停止皇统的破坏与崩馈，开始了重建。

※※※

高登巴姆王朝虽有着各种本质上的缺陷，却仍能绵延三六代近五００年的岁月，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个不经由任何人计算所产生的绝妙排列搭配吧！有昏君也有暴君，但很不可思议的，这些都未连续二代以上，专制之毒都由次代的名君解开了。当然在水底仍有着高登巴姆家支配的本质上的缺陷一由单一血统独占权力、社会构造本身的不公正——在沉甸、聚集累积着，但是当水面污浊到极点之后，就会再呈现清澄，贵族、官僚及平民，也终能免于窒息。

而其中的一个曲折点，就是名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外敌”出现。在历经几世代都在只知道有专制主义的情况下成长的人们面前，出现了

名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危险”病原菌。

第二十代的佛瑞德里希三世之所以被称为“败军皇帝”这个不名誉的名号，是因为在他在位期间，于帝国历三三一年在达贡星域惨败于自由行星同盟手下，总司令官赫尔贝尔特演出了逃窜而归的丑态。在他死后，暂时由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这位同父异母的史长即帝位，而后由佛瑞德里希三世的长男古斯达夫即位，但正如其“百日皇帝”的异名，在短期内即逝世。他虽然原本就是病弱，但此次骤死却是被皇弟赫尔具尔特的手下所毒杀的。在临死之前，他把帝位传给另一位皇弟一和伯父同名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以那因病衰弱的手臂，在弟弟的头上戴上了宝冠。

而这位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会特别被称为“睛眼帝”是因为他因被下毒而半盲，但却仍在由侍女出身的皇后姬可琳蒂及司法尚书兹战的辅佐之下，施行了足可称为贤明的政冶，把由佛瑞德里希三世晚年以来延续数年的阴谋，渎职及冤罪种种一扫而去。因此他也被称为“清道皇帝”或“中兴皇帝”，特别是把恶名昭彰的“恶劣遗传子排除法”有名无实化，虽不充分但也为民生颇尽心力，大概是因为受到他本身不幸的遭遇，刺激了他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共鸣所致吧。

继承其后的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是先帝的堂弟兼养子，在内政方面直接继承养父的政策，继续采用缪兹等重臣，立下了充实的政绩。但在对外政策上比先帝更加积极，为了洗雪佛瑞德里希三世时代败北之屈辱，并完全地统一全人类社会，而企图和自由行星同盟做最终的决战。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除此之外，他已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凌驾被崇拜为贤帝的养父的名声。

战略的不彻底是前回远征的败因——因此，只要在战略层次上做好万全的准备则必然会胜利——寇尔涅尼亚斯做了以上结论。不过他仍考虑到要显示一下有良识的君主所应有的胸襟，一连三次派遣使者到自由行星同盟，要求对方臣属。

罪过该归咎于谁呢？是不要求对等外交而要求臣服的这位第二十四代皇帝呢？或者是沉醉于十多年前的胜利，而一连三次对皇帝的使者报以冷笑，给了其矜持致命伤的同盟主政者呢？

不管如何，寇尔涅尼亚斯一世决心进行“达贡的报复战”，下令派遣大军。而且是采取皇帝本身担任总指挥官的“亲征”形式。帝国历三

五九年五月，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率领凌驾于当初达贡出征时的大军，由帝都奥丁出发。这支亲征军中，从军的元帅人数比兵员或舰艇数更广为人知，共为数五十八名。若要说寇尔涅尼亚斯有什么怪癖，大概就是滥封原本应当稀少的元帅封元帅号轻！比起前代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明眼皇帝对被他那般信赖尊敬的司法尚书缪兹都未赐封元帅，而仅止于一级上将的情况来比较，是该被批评为不够节制。会被讥讽为“皇帝所率的是二个小队的元帅”也是无可厚非吧。

在远征之前，司法尚书请求其中止此事的谏言不被采纳，而辞去官职，远离了宫廷。年轻的皇帝虽然要赐封这位自先帝以来就任官至今的名臣元帅封号，但缪兹坚持地回绝，在那垂老的肩上担起无形的名誉而从政界上退场了。

至于历史上最初的皇帝亲征在怎么样的结果下收场，就正如史书所流传下来的了。皇帝完善的准惫，二度击碎为前次的胜利而骄傲的同盟军之迎击。同盟军虽让帝国军二十名元帅战死，却毫无任何效果。如果不是发生了宫廷政变，也许寇尔涅尼亚斯就真的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了。在因愤怒及懊恼而咬牙切齿之中，班师回朝的寇尔涅尼亚斯，因同盟军的追击又失去了十五位元帅。政变虽被镇压，但财政、军事上都已经没有再次亲征的余力。在他死后，这份概念就由历代的皇帝继承下去。

在这般的英雄、名君、凡君、昏君、暴君所编织成，长达十八万日，四三二万小时的时间及空间的网目上，现在佛瑞德里希四世正伫立在此。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所抱持的统一的执念，大概只有形式上被他所继承。

【Ⅱ】

打倒高登巴姆王朝——“金发小子”莱因哈特所期望的就是此事。若回顾历史，把鲁道夫大帝的子孙们从玉座上永远驱遂的机会已不知有多次了，却为何每当他们坠向灭亡的深谷时，就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拉了回去虽说是他们气运旺盛，莱因哈特却也认为五世纪以来甘于被支配、榨取的民众们也是无用之至。

莱因哈特也许是个不驯的野心家，但为了要加以实现，他不惜花上生命及劳力。而使他想达成野心的动机，也并非是为了满足物质层次上的欲望。

“那个鲁道夫做得到的事，我不可能做不到”这么一句话，若只由此来看，的确是不敬之至，不过其前提却是出自对于掠夺者的正当愤怒。高登巴姆王朝的皇帝是法律上、制度上的绝对者，而要惩治其非道之行除了凭靠力量之外，别无他法，因而对莱因哈特而言是别无选择的。以武力打倒暴君奥古斯都二世的耶利希二世不也受到赞赏吗？我来做同样的事，又有何不是？有高登巴姆家血统的人来做，就是义举，而没有此血统的人来做，就是恶逆之至的造反吗？若有人真的这么认为的话，那个人大概就是长着人脸的高登巴姆家的走狗吧。

不过，莱因哈特目前仍尚未能取得出征全部军队的指挥权。虽然和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比较起来，他的战力是大幅增加了。舰艇一万二千二百艘，将兵也达一三四万七千名之数，但终究仍是出征军的一部分，必须在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的掌心上行动。莱因哈特心想着：就算战力少也无妨，但求能自由地行动。

由上将以上阶级参加的最高作战会议召开了数次，但对莱因哈特而言不过只是浪费时间罢了。若是有酒有女人，这和在帝都奥丁上贵族的园游会根本没两样。一次又一次地，只是进行着有如把没有种子的果实埋入田里一般徒劳之事。

而会议的场所也逐次变更。当排成一列地在广大的要塞移动时，每一次，莱因哈特都品尝到被人当做观赏品的滋味。而有一次，他则必须移足前往停泊在要塞内的米克贝尔加的旗舰。

米克贝尔加元帅的旗舰是叫做维儿贺米奈，据悉这是四十年来战绩无数的这位元帅的母亲的名字。知道此事的进候，莱因哈特不由地又回视了“威风堂堂”的元帅的脸，而冷笑着：他都已届初老之龄了，还有恋母的倾向吗？

当然，同样的冷笑也朝向着莱因哈特，若有人批评他“躲在姐姐的裙子下”，这金发的年轻人必然是绝不饶赦的。莱因哈特不是圣人，在他对别人的轻篾当中，也常有基于误解或偏见的时候。话虽如此，在做相对评价的情况下，他所厌恶的人是更加毫无理由地憎恨着他，在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有意识及感性的结合。

如果这样还能赢的话——莱因哈特在冰冷的愤怒和炙热的不快感中想着——那么称为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叛乱势力的那些人，一定要比

帝国军更加无能而颓废了。长达一世纪半的这种慢性的战争状态，对于帝国和同盟的精神方面，究竟哪边被腐蚀得比较多些呢?

【Ⅲ】

无能和颓废的评语，对同盟军而言可是不愿接受的吧。他们一定想说：多管闲事，要是你们不攻过来，我们也就没有战争的必要了。

不过，同盟今日的人口，以及支撑同盟的农工生产力都因为帝国来的大量流亡者而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很讽刺的是，在历代的提督们，甚至于身为元首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当中，也有帝国来的流亡者子孙。以现在要和莱因哈特他们交战的同盟军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来看，他的母亲就是从帝国来的流亡者。

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对于自己的立场，一点也找不出可喜之处。在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当中，他从距前线遥远的后方控制战况失败了，使得第十一舰队司令官何兰多中将战死，若说罗波斯在军部内有派阀，那么何兰多可说是其中有力的一员，因此罗波斯有很大的失落感。

再加上会战后发生的一件事件，也对罗波斯的精神保健上产生不害。

这事件被称为“格兰多·卡那尔事件”，为了防备帝国军多次侵攻而被配置在边境星区的同盟军，发生了缺乏生活物质及能源的状况，形成此事的开端。因为输送船配备的差错，而在附近星区雇用民间船一百艘，以运输物资。当然，会派出十艘左右的巡航舰及驱遂舰护卫船团，但此时罗波斯却平白发出无谓的训令。

“为了不使贵重的军用舰艇平白成了敌军的食饵，务必谨慎避免困难的行动。”

虽然不是命令说不要护卫但导致责任感的疏离却是事实，大部分的舰艇都在危险宙域之前掉头撤回。

“所以说所谓的军人可真令人搞不懂，军队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存在的吗？而他们却以自己的安全为理由，中止了护卫，可真是本末倒置！”

民间船团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但大半的同盟军还是配合军方指示的听觉周波数，从护卫阵上脱离了。有一艘名为“格兰多·卡那尔”的

巡航舰，还是固守着当初的义务，依在船团的旁边，但在第三天，遭遇到二艘为找寻猎物而徘徊的帝国巡航舰。

彼此是装备对等的巡航舰，以一对二，胜负可说是早已成定局了。但是巡航舰格兰多·卡那尔牺牲自己，在遭到二艘敌舰“不是战斗而是屠杀”的攻击下仍拼命拖延时间，成功地让大多数的民间船逃走。逃脱不及的一艘被破坏，一艘被捕获，但其他仍有半数到达目的地，半数逃到了安全宙域。

格兰多·卡那尔所解救的，不只是老百姓的生命，还包括了同盟军的名誉。自舰长菲冈少校以下，所有战死者都颁赠了“自由战士勋章。”

※※※

一位叫做杨威利的年轻准将，在勋章授与典礼之前，接受某立体电视台的访问，但他丝毫未曾有要替罗波斯元帅辩护的意思，而如此回答：“我认为格兰多·卡那尔所需要的不是一百个勋章，而只是一艘僚舰。”

这样的发言终究还是没有化为电波，也没有被形诸于文。做这种让任何人都不高兴的发言的人，得到了如此的回报。这位名叫杨威利的青年在同盟军中的微妙位置，在此之后也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在功绩方面是英雄、在思想上是异端者、在言行上则是受到排拒的人。而各方面归咎起来，这矛盾的责任该归于个人而非组织吧。他从容貌来看，是个仔细小心，令人觉得像个尚未萌芽的青年学者，怎么看也不象个军人。而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可能包括自己本身在内，对于军人这种职业则丝毫没有敬意。而被归类为军人之美德的属性一爱国心、服从心、规律、勤勉等等，大概都与他无缘吧！

问题大概出在他的意识和才干的不统一吧。杨威利在这一年是二十八岁，却能在这种年龄就当上准将这种阶级，是因为他一再地立下了身为军人的最大伟功，使得上层阶级也不得不给予认同。

在七年前那已经展现其光荣的传说地位的“艾尔·法西尔逃脱”之中，这位看来很靠不住的黑发青年，把许多老百姓从帝国军的攻击救出，一跃进入了同盟军诞生以来历代英雄的行列之中。这是开端。

在这之前，说起对他的评价，“精通战史”是对他最大限度的肯定了，因而被视为平凡而无益的存在。在任职统合作战本部的记录统计

室中一年，也没能获得好评价。虽然是长时间地待在工作场所，但却总是在读一些和工作无关的旧书记录，“记录能力尚佳，统计能力极差”是对他的评判。而他也被说是“长时间待在工作场所，但工作却是毫无进展”，而当他被半惩罚性送到最前线的时候，却立下令任何人都无从异议的功绩。而后间接隶属于罗波斯元帅之下，现在来到了战场。

结果，这一连串的会战中，杨威利准将自始至终都未能获取指挥权，忠告受到忽视，提案遭到驳回，待在司令部时也被当成碍事者，当然就没能立下功绩地归来了。反过来说，也因此他不必为败战负责任，而不会阻碍到不久将来的飞黄腾达。至于哪方面才是他的真心，倒是不重要……

※※※

帝国和同盟两阵营的战力，陆续集中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周围。电波和妨碍电波互相交织，侦察机如流星般来往飞驰，人们的呼吸和步调加快了起来。其动态还颇有齐一性，令人觉得有如巨大的磁铁和铁沙。

在一个半世纪前，皇帝佛瑞德里希三世的异母弟弟巴特拔菲尔侯爵史提方，劝止无益的出兵，主张在回廊建立防御据点来抵挡“叛乱势力”的攻势。巴特拔菲尔侯爵的意见是仅做为“防御”的据点，但是和巴特拔菲尔侯爵不见容于宫廷，渡过不遇的一生的意义大不相同的是，他的主张被迫变质了，或许该说是对于名为军事力的恶魔本质上，巴特拔菲尔侯爵是太过于乐天派了吧。伊谢尔伦要塞不被用在防御，而是反倒成了出击的据点。在精神上以寇尔涅尼亚斯一世受挫的执着为粮食，这座要塞产生了，而由历代的帝国军高官培育下来。

姑且不论伊谢尔伦的数值有多巨大，其存在意义，以及对敌我双方精神上的影响力则是更加巨大。帝国军的米克贝尔加元帅也在到达之前对副官说了这样的话：“这要塞一旦落入敌人手中，要夺还可就不容易了。希望杰克特和修特克豪简都能好好想想自己的立场，同心协力，不过……”

“但是，自称为同盟的那些无能的叛乱军们，是不可能攻得下它的。数十年来屡次来犯，不都只是重复着徒劳与流血吗？”

米克贝尔加元帅点了点头。的确，伊谢尔伦要塞是不可能落入同盟军中的。若是那样，则持续一世纪以来的帝国军与同盟军的军事均衡将一举崩溃吧。若是同盟得到攻击的据点，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领地方向所发生的无数次战斗，以后一定将会在帝国领地方向大量生产的。不过也不必担心，那是不可能的事。

眺望时间和空间的人的视线，很明显地是有因人而异的射程吧。不抱持疑问的人的射程就较短。生于门阀贵族、地位极高的米克贝尔加，是对过去不抱持疑问的人，自然地，其展望未来的射程也就不长了。

※※※

渥佛根·米达麦亚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位少将，身处于莱因哈特舰队的一群的军官室之中。这房间正确说来是叫做第三十九会议室，有着小而完备的战术模拟设备，给了有着活泼的脑细胞的两位青年军官，能够充实地渡过时间的场所。到军官俱乐部去和门伐贵族出身的军官们面也是令人不愉快，而罗严塔尔则会说：既然也没有女人，只好认真工作了。

“要出去是无妨，但若是友军见死不救，那可真令人无法忍受。”

一边操作着模拟机，米达麦亚如此说着。虽然不是传染到莱因哈特的思想，但自己这边被孤立在友军之中的想法，在他们的战术提案中，也成了一个前提。

“也有从后方，把在前方展开的碍手的友军，连同敌人一起击灭的方法。有太多理由可以辩解的。”

“即使被前方的敌人压制而要后退，友军也会妨碍，而在友军的壁垒前被敌人击溃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交换了一个超越苦笑界线的表情。他们选择了莱因哈特，做为自己现在的忠诚心和未来可能性的寄托对象。他们相信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是要贯彻这个由正确选择，似乎得要不小的辛劳。

“不过啊，这位大人的敌人可也真多。要分敌友方的话，大概是敌人、友方、敌人、敌人、敌人吧。”

在米达麦亚下断语之时，门开了，出现了一名军官的身影。推开追上来的卫兵，傲然地报出名字。

“我有句话要传达给米达麦亚提督，我是柯尔普特子爵，你大概听过吧……”

“我不认识。待会吧，我现在正忙着。”渥佛根·米达麦亚冷谈地回应。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抬起金银妖瞳，以视过这不速之客的身影，而这就有了刺激忘记忆槽的要素。在米达麦亚被拘禁的军刑务所中，站在菲尔格尔男爵的身边，好象就是这名军官。他的反应米达麦亚也感应到了，灰色的眼眸射向这名闯入者。而他所看出来的，是在克洛普修特克事件中，他所射的暴行杀人犯的那上尉的脸。

“真象，是兄弟吗？”

“看来你是明白了。没错，我是哥哥。”

“原来如此，那么为了替弟弟报仇，你来要求和我决斗吗？”

“不是的，我是来忠告你。”

承受到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疑惑的眼光，军官的表情装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叫你在战斗中得小心一下背后，别以为在后方的就全是友军。”

他是在宣告着：在战斗中若找到间隙就会加以攻击。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忍着不失声而笑。对他们的战术模拟而言，这可说是出现了相当具有魅力的要素。

“这家伙说得可真复杂啊。再怎么说也都是为了私怨吧。那么也不打紧啊，我也讨厌你这种家伙，干脆就在这里当场清算也行啊。”

米达麦亚若无其事地踏出一步，但或许是因此而使那军官受到的压迫感巨大的增幅了，他明显地露出畏缩的脸色。虽然上半身已经有转身要逃之势，但却仍然流着冷汗站在原地，大概是身为贵族的矜持吧。

“我不想做不公平的胜负之争。”

“不公平？”

不能无视的一句话，使米达麦亚没继续踏出第二步。

“没错。射击的技俩你比较优异，这都已经很明显了，却主张要以枪来决斗，这不是不公平吗？”

米达麦亚哑然地注视以很快的速度说完些话的对手。而以冷峻锐利的笑声，在室内空气中激起波的，是有着金银妖瞳的友人。

“你倒是言所欲言，但听的人可听不下安了。闭上你那张能言善道的嘴快给我出去。过了三秒后，你若还在这里，我就代替米达麦亚，把你的嘴巴给上锁。”

他的恫吓产生了物理上的效果。

柯尔普特子爵移过上半身来，却不是抬头挺脚的，他胆怯了。

“一对一不是太卑鄙了吗？我是堂堂地……”

罗严塔尔那低沉而锐利的声音，同时地掩上了军官的耳朵和嘴巴。子爵就像是被看不见的巨人推开一样地，退后了一步。“二、”的声音则不是打在子爵的耳朵，而是后背了。门一关，米达麦亚咋了下舌，罗严塔尔则仿佛故意似地摇摇头，以军靴的鞋跟，敲了敲地板。

“他所恨的只有我，没必要连你也和他树敌吧。”

听了友人的话，金银妖瞳的提督抚着下巴。

“这句话已经迟了三个月了。”

※※※

莱因哈特会想到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当然不会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和子爵这次短暂舍面之事。包括梅克林格在内，他在思索着要如何持续确保他在吉尔菲艾斯之外，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友方。

他们并未完全成为莱因哈特的麾下，只不过是在这次战斗中，暂时由他指挥罢了。还是只有受封帝国元帅的封号，被认可开设元帅府，他们才会隶属到他的麾下吧。现在并非“元帅量产皇帝”寇尔涅尼亚斯一世的时代，一枝元帅杖，得要有相对应的武勋和流血的。

“加上这一次，得再有两次大会战啊……”

比起布朗胥百克公爵获取元帅称号的荣誉，自己每要爬上一层，就得穿过荆棘之门，让他觉得实在麻烦，但吉尔菲艾斯亲切地安抚着他的血气。

“布朗胥百克公爵也不是十九、二十岁就受封元帅称号的，不必着急。反正一定会有非得莱因哈特大人才打得赢的会战。”

吉尔菲艾斯总是说得很对。莱因哈特并非只为了飞黄腾达需要而战，而是附带的，以他本身去击灭大敌，用自己的脚去踏破那荆棘之门，去感受那股从精神最深处贯通全身而在冰蓝色眼眸中结晶的灼热昂扬感。由别人手中让给自己的胜利，有什么可喜的？以自己的智力和气概，从不当的占有者手中夺过来，才能感觉到充实感。将那三十代四八六年的长久岁月以来支配着人类，由民众所奉壮，随心所欲地独占着财富与权力，有着混浊血统的一族打倒，消灭寄生于此一族而享受特权的走狗们，对于从事这样的事，莱因哈特是丝毫也不会有所犹豫的。这是发自于私愤，但对他而言，没有比这更正当的愤怒存在了。

在第五次的作战会议止于形式地结束后，对着鲁道夫大帝的肖像深深低下头的米克贝尔加，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在胸中蠢动。

“大神奥丁啊，请你佑我正义之军高奏凯歌而归吧。”

米克贝尔加元帅发出声音祈祷，其他大部份提督也不期地一同应和。只有不敬的、或者说是非得不可的一个人物例外。注视着元帅后的莱因哈特的眼中，闪动着冰蓝的冷笑。

“如果向神祈祷就能战胜的话，那干脆就不必打仗了。”

金发的年轻人如此想着。该依赖的是自己的才干，以及让它完全发挥的完备战略条件。不就只是如此吗？

我们向神祈祷告的话，敌人也同样会祷告吧？若说神是唯一绝对的存在，那么不管再怎么祈祷，一定得有一边的祷告会被驳回吧巴？而如果神是复数的存在，那么比较强的神就会胜了，这和人还不是一样。那么向神祷告不是很愚蠢的行为吗？——莱因哈特如此想着。如果神真的存在，而爱好正义的话，为何不去阻止鲁道夫大帝杀数百亿的人呢？为何不阻止佛瑞德里希四世强夺安妮罗杰呢？这能说是正义吗？莱因哈特是无法接受的。

※※※

九月四日，两军之间初交炮火。

行星列古尼札，那是位于四年前，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初验初次战争的行星卡普却兰卡的外围，气体状的天体。

# 第八章 行星列古尼札

【I】

气体状行星列古尼札，在跟母恒星七亿二千万公里至七亿六千万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以十万四千小时强的周期公转。赤道半径七万三三００公里，质量二千兆乘一兆吨，平均密度一立方公分一．二九克。在中心有由重金属和岩石构成，直径六四００公里的固态核，上面有极度压缩的冰层，再更上层则由氦和氢的流动体所占，如同一般初级天体学教科书用来做记术范例的典型的恒星系外缘部气体行星。

“云层的成分是固态氨，温度是摄氏负一四０．六度，气流的速度每小时在二千公里以上。”

对吉尔菲艾斯的报告点了点头，莱因哈特再度看着布满主银幕的那棕色、白色与橙色的条纹。画面又很快地被厚厚的密云及闪动的电光掩去，而后，嘲笑秩序与谐调的原始混沌覆罩着不被母恒星所宠爱的暗郁行星，在看至这景象的人心中吹进一阵寒风。

莱因哈特搭乘着他所钟爱的——可以说完全是种迷恋状态的——旗舰伯伦希尔，率领麾下的舰队，驻留在行星列古尼札的卫星轨道上。

这天是九月四日。

在这里，没有会掣肘他的行动及指挥权的长官或同僚，只有副官吉尔菲艾斯中校、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左翼集团指挥官米达麦亚少将、右翼集团指挥官罗严塔尔少将等，都是忠于莱因哈特的人。

而在这里牵制他的行动的，是自然环境。在这里，有着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恶梦具体化的光景。这光景以三次元现象的形式包围着莱因哈特，阻挠舰队统一指挥所必要的情报传达，妨碍整齐的舰队运动，使索敌也困难了起来。不过同盟军也处于相同的状况，算是唯一的慰藉。

※※※

在伊谢尔伦要塞的要塞司令官室中，召开第六次最高作战会议，是在九月一日。

出席者是以米克贝尔加元帅为议长的中将以上的提督们——说起来也算是贵族们。知道自己是出席者当中唯一没有爵位的人的时候，带着危险意味的不快感，毫不客气地爬上了莱因哈特白晰的皮肤。

这个令人不悦的预感命中了。在当场，莱因哈特·冯·缪杰上将和前些日子升上中将的菲尔格尔男爵之间，发生了意见冲突，立即地沸腾了起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后来被吉尔菲艾斯如此问及，但莱因哈特却无从回答。不过在敷衍回应当中，语气激烈起来，情绪也为之激动。在他记忆中，菲尔格尔这类的冷嘲已不知是第几次了。

“在年底就要被称为罗严克拉姆伯爵的尊驾，对我们这些卑微之辈，大概是不会随便地交谈的吧。”

你们到底是几岁呢？——在莱因哈特胸中冲上一股想这么质问的心情。嫉妒似乎会使人退化成幼儿，有着使人把不能视为幽默的为毒气误认为幽默的要素。当然，以菲尔格尔来说，是存在着有意想羞辱莱因哈特的欲望吧。

“虽说是官阶较低，但卿为持有男爵封号之身，何必把自己和平民视为一同呢？”

而后又有人这么说了，虽说是没有什么恶意，但仍强烈地刺激了莱因哈特的愤怒与菲尔格尔的不满。

“当然吾等还是有着代代身为高登巴姆王朝之藩屏的自尊，也不愿被人拿去和平民或暴发户做比较。”

“这是寄生于民众的王侯贵族的自尊吗？”

从莱因哈特端丽的嘴唇发出的，应算是相当激烈的弹劾之语，但却无法给对方产生负面的感动。因为价值观的基准不一样。对菲尔格尔男爵等人而言，所谓民众是为了侍奉他们大贵族而存在的，因此，即使被责备说他们把民众当成了食物，对他们也是不痛不痒的。使男爵反感的，是对“寄生”这个用词本身所发出的。如果他冷静的话，这个用词可视为与对共和主义者的说法类同，甚至可能陷莱因哈特于窘境，但他却让原本就稀少的理性，被奔腾的激情吹到不知何处去了。

“住口！小子！”

随着怒吼，菲尔格尔男爵踢开了椅子站了起来。莱因哈特也跟着站起来，但他的动作比起对方要远为优美，甚至看起来像是椅子自动退后，好让主人的动作更为完美一样。

此时，米克贝尔加元帅介入两者之间。

比起要如何和在前方布阵的敌军作战来说，如何调整帝国军内部的利害关系，守住他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对米克贝尔加元帅而言是更为重要。这并非值得称赞的事，但又要想到会战本身的无意义，就不会认为是应当责备的事吧。应该斥责的，或许是他未向皇帝说明出兵是如何地无意义吧。但是，他若不执掌出兵指挥权，也终究舍落到别人的手上。惰性一这是笼罩着佛瑞德里希四世之治世的色彩之一。

不管如何，对米克贝尔加来说，他必须暂时地把不协和音的起源赶到阵营之外才行。在极短期的视界当中，相对应的自我正当化也起了作用。这对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也有好处——做此想法的他，以充满威严的态度，制止菲尔格尔的激动，对莱因哈特下了命令。

“对缪杰尔提督下令：据报在行星列古尼札周边宙域，有僭称为同盟的叛徒们的部队在徘徊。立即率领舰队前往该宙域，确认情报的虚实，若是属实，由卿自行裁量，将之排除。”

“谨遵命令。”

莱因哈特立即回答。因为他比菲尔格尔男爵更早回复冷静，因此也已自觉到自已的用词可能会为对方所用而成为危险的武器。很明显的，米克贝尔加的命令是基于息事宁人的消极主义所发出的，但不论动机如何，对莱因哈特而言，已经有其利用价值。

菲尔格尔男爵的愤怒也被封住了。对于奉命将前在战场的人再多加辱骂骂，只会使他自己的器量显得更狭小，而米克贝尔加元帅身为总司令的面子也会受伤害，将为不悦，因此……

※※※

而现在，莱因哈特随着“虚空的女王”战舰伯伦希尔，在盛怒的雷云狂舞当中前进，寻找着不知所在何处的敌人。

身为战略家，不能自主设定战斗的环境，当然是不合己意的，不过在既定的状况中展露一下身为战术家的技俩，倒也算是件乐事。莱

因哈特如此地想，吉尔菲艾斯也有同感。对现在指挥舰队在左右两翼的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而言也是一样的吧。

不过，到现在还处于找不到敌人踪影的状况，昂扬的战意也显得有点脚步沉重了。虽然也想到或许该暂且退到密云暴风之外吧？但万一同盟军在云外布阵，将会受到单方面的狙击，而受到致命伤。

“你认为如何，吉尔菲艾斯？”

在莱因哈特的语声中，有着表现困惑的率直声音。因为这表现出莱因哈特对他的坦诚，所以对吉尔菲艾斯而言这是很令人欣喜的事，但他却也没有什么好意见。若对象是以人类的思绪来做计算的话，任何情况都会有办法应付的，但当你以自然或时间为敌的情况下，战况可就无法随心所欲了。

“也有穷于回答的时候啊，我贤明的朋友啊。”

“别挖苦我了，真是的。”

吉尔菲艾斯一说，莱因哈特伸出纤白的手指，卷了卷好友那自然卷的红发，轻轻揪起。

“两个人都摆着一张沉思的脸，事情也没个了结。还是换个心情吧。”

莱因哈特命令侍从兵端两杯咖啡到指挥官席来。因为不能让人产生公平感，所以吉尔菲艾斯设想到这一点，许可舰桥勤务的全员饮用咖啡。不必担心发胖的莱因哈特，在咖啡中加入了大量的奶精。

“真是真是，难得能自由活动，却是这般状况，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为了解莱因哈特的闷，吉尔菲艾斯故意装了个说教的口气。

“因为对菲尔格尔男爵那种小敌人认真起来，才得这么辛苦，可多得到了教训吧？”

“嗯，得到教训了，今后会注意的。”

莱因哈特羞涩地笑了起来时，操作员的声音蒙上层紧张的阴影，刺激了他们的听觉。先行的无人侦察机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群，距离相当接近。因为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各种仪器及索敌系统陷入的几乎发狂的状态，是不能责怪操作员的。下达第一级临战体制，是所能做到的最好反应了。

在正面视界确认了敌人的大舰队从气体状行星的“云平线”另一端悠然地浮上时，帝国军的兵士们感受到战栗的冰刃正从脊椎向上刮起。

被称为“列古尼札上空遭遇战”的这场在云与狂风之中的战斗，可真是在未曾计划的状况下开始的。

【Ⅱ】

在莱因哈特前方出现的同盟军舰队，是由派特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

派特在同盟军中也算是身经百战的勇将，但他固执己意，是要求幕僚服从而非征求意见的那一型。至少担任派特的次席幕僚杨威利准将的观察是如此。

在战斗开始前，杨在军官俱乐部中，罗伯尔·拉普少校给了他一杯咖啡。虽然现在阶级不同，但他和杨在军官学校是同期生，是杨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在没有旁人时是不分阶级地畅谈的伙伴。

“没有红茶吗？罗伯尔。”

罗伯尔·拉普一笑，杨就以表情和耸肩，谢绝了友人的好意。

“这咖啡是野蛮人的饮料。色泽就像是泥水一样；而相反的，红茶却是阳光穿透琥珀的色彩——不过只有在泡得好的时候。”

“干嘛那么没缘没故地厌恶它？”

“罗伯尔，这话可就不对了。”

杨威利想着，人生并不是无限的，也许哪天会违背己意地被打断，所以不应当还有勉强自己去饮食不喜欢的东西的空暇。

“在人类只喝酒和茶的时候，文明是健全的。当开始喝起咖啡或可乐这些泥水色的饮料后，就开始了颓废和坠落。”

“是吗？哪天你写篇论文，我想好好拜读一番。”

罗伯尔·拉普没有从真去理会他。他和杨威利从军官学校以来，有着十年以上的交情，早就领会怎么去应付杨了。他单手拿着咖啡的纸杯，另一手伸到舰内收音机的按扭。

“好象特留尼西特国防委员长以超光速通信来激励我们出征部队。要听吗？”

不要——杨威利以表情和姿势回答了。

※※※

事实上在出征之前，特留尼西特为了出征仪式而来到舰队司令部时，身为“艾尔·法西尔逃脱”之英雄的他，和派特司令官一起、沐浴在由国防要员长阁下“赠言”的光荣。

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意义，是在于发扬民主共和政治之理念的这一点上，而非在于以武力和帝国抗争。历代为政者中的过半数，都为了夸示自己是拥护民主主义的骑士，而一再进行无益的出兵，大量产生了死者和遗族，使杨威利也觉得苦楚。不过呢，他也有着嫉妒达贡会战以前的那些不必打仗就可终其一生的军人们的不讲理的一面。

国防要员长优布·特留尼西特才刚四十出头，以政治家来说还正值青年期。修长的身材、仪态端正动作洗练、辩舌灿灿、富行动力、最重要的是那粗犷的端正相貌、以及国立中央自治大学第一名毕业的经历，使他受到有权者的欢迎。但是杨讨厌他，辩舌灿灿倒也无妨，然有权者却不去吟味其辩舌的内容，真是令人不由得感到不可思议。

特留尼西特问了他。

“对你来说，必胜的战略是什么呢？为了做为日后的参考，我想询问一下。”

“至少聚集有敌方六倍以上的兵力，有着完全的补给与装备，毫无差错地传达司令官的意思，就这些。”

特留尼西特做了个失望的笑容。他是期待这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说些异想天开的诡计吧。虽然知道是如此，杨可没有为他做口头服务的义务。

“所谓的胜败，是取决于战场之外的。战术终究只是对战略的完成做技术性的补助而已。”

“相当地有见地，不过，那么说来你们军人在战场上的能力就不是问题所在罗？”

若战略条件做了万全的准备之后，叫呆子来也能获胜——原本想用这种极端的论调，不过杨还是选择别的表现方式。

“如果战略的条件对等，当然军人的能力也就重要了。不过些许的能力差距，可用数量来补足。”

“你不认为战争并非光靠数量的吗？”

“那种想法，不过是凑不齐数量的人所做的正当化辩解罢了。”

虽然和帝国军的莱因哈特的动机不同，但对于不介意上司的评价这一点，杨威利这号人物，有着和莱因哈特共通的“不可爱”。侧眼看了一下眉间飘着不悦之云的派特，杨又再继续地主张：“以少胜多是异常的事情。它之所以显眼，和疯子在正常人之中会比较显眼的理由是一样的。”

虽然知道自已表现的方式太过激烈，但还是想要说出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话。如果从一开始就把奇迹列入要素而进行战争，那可是很令人受不了的事。

被司令官派特中将逐开，杨威利准将形式上地敬了个礼，立即离开会场。派特中将似乎是想和身居上位的特留尼西特国防委员长结点私交，但杨则是打从内心里想辞退那种关系。

自由行星同盟军作战营运上的缺点，就是不时有同级的舰队司令官彼此对立，争夺主导权。另外高级指挥官的人事被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所左右，军事活动本身就以争取政治家支持为目的而进行的状况也不少见。没有值得称耀的政绩的最高评议会议长的任期一旦接近届满，就常会决定向伊谢尔伦方面出兵，有着军事行动被滥用为政治投机手段的倾向。当然，其中也加入了防御帝国方面来侵攻之要素。就这样，每年平均二次以上的战斗，以红色的墨水为伊谢尔伦回廊写下了历史……

※※※

在四处找着可以听不到特留尼西特那碍耳的声音的途中，有人从背后叫了杨。一回头，杨在军官学校时的学弟达斯提·亚典波罗少校，两手拿着咖啡纸杯站在那边。

“如何，学长，别那么没缘没故地厌恶它，里面我加了很多白兰地哦。”睁双眼闭双眼地说完，就把其中一杯拿给了杨。

“白兰地和咖啡味道不合啊……”

一边发着牢骚，杨仍接下纸杯，一看到里面的内容物，表情就有点变把鼻子凑过去，享受着和咖啡无关的芳香。

“原来如此，纸杯里的确是加了白兰地。”

杨很满足地啜饮着纯粹的白兰地。丰润的酒精宝石在他舌头上滚过，滑落到咽喉的内壁。在好喝的红茶之外，他就喜欢喝美酒。

“像特留尼西特那种巧言令色之辈的演说，不喝酒的话可听不下去。”

亚典波罗把杨的想法言语化了。

“他要真那么想，自己去上战场不就得了。燃烧着爱国心的国防委员长阁下在服兵役的当时，也志愿后方勤务，好象一步也没离开过同盟首都哦。”

“很有可能，越远离战场，人就会越好战。真想早点退役，就可以不必跟那种家伙敬礼了。”

“学长的老毛病又犯了，一碰上讨厌的事，就马上说着要退役。”

“就算没有讨厌的事，我也想要退役的。”

“这样就不用阳奉阴违，是吧？”

亚典波罗露出了笑容。他在军官学校时期，就已经知道这位学长的志向了。这是一位希望被一堆历史书活埋而死的学长。当这位连穿着军服都不象军人的学长，因艾尔·法西尔逃脱之事成了年轻英雄时，亚典波罗反倒真是同情他了。他知道学长的人生轨迹向着意料不到的方向转了个大弯。

“是啊，总有一天要辞职的。那样的话，就不会被限在军队的框框里，也就能做个公平的历史证人。也许还可以不用敌人的身份，来叙述银河帝国灭亡的光景。”

“帝国灭亡，不可能吧。”

虽是止于礼仪上的反应，但喝了酒的杨去如没听过就算。

“有什么不可能。我们知道银河帝国是人为建立的，那么，当然也能预测到会人为地灭亡啊。”

亚典波罗点了点头，但表情中却未带有实感。即使是过去实际存在的实事，对他们这一代而言也太远了，更何况是尚未实现的未来，就更不用说了。真是的，如果不摆着一副历史学家的样子，可算是一位好学长呢——他随之有了这样的想法。

“就是相信了‘政治体制是永远的’这种傻事，五百年前银河联邦的市民们才会平白将自已的主权交到一个野心家的手中。而鲁道夫大帝

所建立的，也不可能会是永远的。”

说到这里就止了口。要说出“自由行星同盟也不可能是永远的”这样的话，即使是杨也有所顾忌。

“那是预言吗？学长。”

“不……”

杨让空纸杯在自己掌上舞动。

“看起来象是在说什么卖弄的话吧。”

他差点让杯子掉了下去，因为近乎歇斯底里的尖锐警报声，杂乱地击打着他的鼓膜。敌舰队接近的声音响起，亚典波罗跑向主炮控制中心，杨则奔向舰桥。收容在胃里的白兰地，得不到安住之地，以炙热的抗议声灼烧着全身的细跑。

就这样，巨大的气体状行星的云间，因两军的遭遇而成为力量与运气的况赛场。不过当事者们都无暇去欣赏舞台装置的巧妙了。

【Ⅲ】

窗外景色，被纵模奔驰的放电现象所笼罩，白、青、紫色的闪光一阵阵地为将兵们的脸化了妆。对杨威利而言算是幸运的。当抑制了亮度的舰内照明被外面流入的暴力性光芒所压倒，无从去判别出他被酒精染在脸上的红晕。

帝国、同盟两军的炮火应酬很激烈，但在刚开始，其中的大多数都无奈地划过虚空。在高重力、低温与狂风之酷烈的环境下，连弹道的计算也不是容易的。急速修正射角的努力，也在一瞬即变的环境下化为乌有，让操作员他发出哀叫与怒吼。

人工的雷光，贯穿固态阿摩尼亚的冷云而奔驰，在暗色天空的各处绽放出光之花朵。未能到达目标的飞弹及磁力炮弹，被巨大气体行星的引力所吸引而坠落，在途中抵抗不了压力而溃碎。

灼热的舰体和极低温的云粒相碰撞，产生了可观的白烟，但那却在不到一瞬的极短时间中，被秒速数百公尺的气流吹散。旋涡状的有色与无色的云，令人想起巨龙的吐息，而在其中断时，可以望见遥远下方拟态氢的的茫茫大海。

不久后，同盟军开始以说不上整齐，但已有了充分效果的炮火向帝国军倾泻。特别是第四次的飞弹齐射相当有秩序，看到其轨迹延伸

向帝国的状况，同盟的部分人员发出了欢呼的声音。

在此时，发生了没人预测得到的事情。在行星表面发生的爆炸，投射出电磁波。

强力的电磁波乱流使飞弹的导航系统发狂，其轨迹描出不规则的弧线，逆行到同盟军所在位置的宙点。

同盟军当然是大吃一惊，想要逃开这不孝子的造反，但飞弹撞上了正在反转的舰体的侧面爆炸了。在闪亮的放电当中，一串新的闪光炸开了，一艘战舰和三艘巡航舰，连锁爆炸而四处飞散。

“这成什么样子！”

派特中将以无可反论的率直怒吼着，幕僚们悻悻地互相对望。原本就有最坏的自然环境围绕着他们，但遭遇这种事，令人不禁要相信造物者是有着恶意的。

而同盟军的战舰圣路西亚，更碰上了如同彩画般的恶运。圣路西亚和僚舰尤里西斯并列，绕向帝国军的右侧面，在想对密集的敌舰队发射核融合飞弹，打开发射孔的瞬间，发射孔却受到落雷的直击，发生了爆炸，圣路西亚化为一团光与热。在一瞬之后，苛烈的风暴将这一切都吹往黑暗之中。

僚舰尤里西斯则毫发无伤，虽然在同一瞬间、同一场所打开飞弹发射口，雷电却只打在圣路西亚。

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将兵们不得不感觉到连舰艇这种无机物都还存在着“运气”这种无法解明的事。也令人觉得，原本“公平”这种要素，就不存在于构成自然的成分当中。而加强这种想法的事情，又陆续发生了。帝国军的旗舰伯伦希尔出现在同盟罕的射程内。在不规则且苛烈的狂风之中，舰艇操纵也未必能完全按照搭乘者的意思。

二发铀238飞弹，由二艘同盟巡航舰同时发射。

※※※

此时，在伯伦希尔周围，一瞬间呈现空虚状态。护卫的各舰都被超低温的风暴所翻弄，远离所要守护的对象。二条火线朝向了纯白的舰体，一定有些帝国军的舰长知道将有爆炸发生，而闭上了眼睛。

但是伯伦希尔毫发无伤。珠玉的肌肤上，连擦伤也没有，搭乘员怀疑自己五官的心情远胜于安心的心情。

二发飞弹，在还没到达伯伦希尔的舰首之所，轨道就交叉，而彼此发生碰冲在有如同归于尽的状态下爆炸。爆炸光化为一波波的极光拍打着伯伦希尔，但却没有实际的伤害。

莱因哈特兴致勃勃地说着。

“吉尔菲艾斯，看到了吗？真是个好运的贵妇人啊。我们真是幸运。”

“正是……”

吉尔菲艾斯带着满腔的同意回答了。看来伯伦希尔不只是优美的天鹅，还有着异样的好运。

而我军的幸运就是敌人的不幸。没能改写历史的二艘同盟军巡航舰，挨了“纯白的贵妇人”重重的巴掌报复。伯伦希尔的主炮吐出纯白的光棒，把慌忙反转中的敌人锁定在射程内。看来就象是在被涂满了暗褐色的画布中，丢上白色的颜料。

欢呼声充满着伯伦希尔的舰桥，但在一瞬中转成了寂静。在舰外狂吹的暴风突然变换了方向。有着压倒性份量的大气乱流，开始压制“纯白的贵妇人”和他的骑士们，立即使得帝国军的舰列混乱。

※※※

另一方面，在同盟军的旗舰中，得到“自然”这支友军的派特中将，对幕僚当中的一人投出了讥讽的声音。

“杨谁将，你的意见该不会是古代兵法的第三十七计吧？”

随着这句话所产生的同僚的笑声，要比这句讥讽本身更令杨准将不愉快。但是所说出口的，只有假装恭谨的回答。

“是，司令官所言甚是。因为这状况开并非是那么常见的。”

派特笑出声来了。看来并非是要冷笑杨，而是要夸示自己心理上的从容，但是在隔了一拍之后跟从上来的笑声，似乎刺激了他精神上刚直的一面急速地把笑声封入粗糙的颜面肌肉中，而对那些没见识的幕僚以及白眼瞄过。幕僚们的笑声一时失去了能源。

另一方面，杨本身那对于上司本不多有的忠诚心，反射地受到刺激。虽想到可能是无益的，还是姑且说说自己的意见。

“司令官阁下，我个人认为……”

他的好意在虚空中云消雾散。派特以那无法误解的露骨态度，无视于“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注视着荧幕。

杨想起在少年时代，和父亲之间的对话。他那在十二年前死于事故的父亲，对于“忠告”有着独树一格的论调。

“听好，我的孩子，是伟人的话，只要忠告一次就会反省。是凡人的话，重复谏言二次也会改正。而即使是较不成材的人，被说了三次也就会重新考虑。如此却仍不改变态度的那种人，就可以置之不顾了。”

“不必做第四次的忠告吗？”

“因为到了第四次，不是被放逐、下狱，要不就是被杀。所谓的昏君就是如此。所以第四次的忠告不仅会危害自己，还会让对方多增罪过，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嗯。”

“爸爸三次言了无能的老板，而后就独立了。之后就如这般，成为值社会信赖及儿子尊敬的了不起的人物。而无能的老板在破产之后就不知如何了。”

……杨把脸躲在操作桌后面，吃吃地笑了。无可否认的，对他意识的形成上，父亲给与了不小的影响。杨没有见过祖父，但会是那种父亲的父亲，或许也有着不平凡的人生观吧。

派特中将无视杨的进言，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同盟军而言，战况决非是不利的。况且，虽然像战舰圣路西亚之类的不幸，一再地发生，但在狂风与厚云的涡旋中，帝国军仍被迫逐渐退却。几手令人认定战况已快接近完全的胜利了。

※※※

球状的放电体闪着白光划过伯伦希尔的荧幕。不过，莱因哈特本身形成一个更炽烈的放电体。

“别退却！至此再退一步，就会直接崩溃。再固守住三十分钟！起死回生之策早已想好了，剩下的问题就看时机了。忍耐三十分钟就能得到胜利的！”

除了一个人之外，没有幕僚相信这句大话。

固守两翼的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也正拼命地支撑随时可能崩散的阵形。也正因为是他们，才能在这破坏性的自然界咆哮，以及极端劣势的战况中，防止军队的崩溃。他们在战斗、指挥当中等待着。等待着他们所选择的年轻上级展现出值得他们信赖及尊敬的才华的那一刻到来。如果那一刻不来的话，他们大概就将以自己的生命来补偿错误的选择了。

在其经验和理论学习所及的范围内，派特中将是个十分熟练的战术家。遭遇战的形式，对他而言或许反倒是求之不得的。

莱因哈特的冰蓝色眼眸一直固定在映出狂风及战斗之惨祸的荧幕，一动也不动。在大半的幕僚眼中都认为他是束手无策而呆然了。但不久之后，他的视线移向唯一信任着他而保持沉着的幕僚。

“吉尔菲艾斯，对行星表面B04座标以核融合飞弹集中齐射。旗舰动作之后，其他舰就跟进。”

这是莱因哈特的命令。

【Ⅳ】

战况为之一变。

位于同盟军正下方的行星列古尼礼的表面，发生猛烈的爆炸。集中命中的大群核融合飞弹，破坏粉碎了由氦及氢构成行星表面的大气层，达数十亿立方公里的巨大气体团，由下方击向同盟军舰队。同盟军的阵形在一瞬间崩溃了。战术上的计算与努力，在人为造成的自然炮击之前也是无能为力。而且，朝着混乱的舰艇群，帝国军发出无言的欢声，能量光束、飞弹以及磁力弹的集中如豪雨倾泻而去，无数的爆炸闪光为狂风添加了色彩。

派特中将怒吼着，下令退避。不过既然通信回路已经无力化了，只有像帝国军一样，由旗舰率先行来表达司令官的指示，他虽然顾虑自己身经百战的名誉，仍下令上升脱离风暴的云界。在下方有行星表面的爆炸凿穿同盟军，在前方有帝国军在这苛烈的冰冷狂风中，以难以置信的整齐阵形向左右延伸，对着动摇的同盟军以半包围的形势迫近。退路又剩下上方及后方，而由帝国军两翼的迅速且柔软的动态来看，很明显的，后退将会引致敌方的急进攻势。派特在战术层次的判断力并不差。他不得不承认敌人的力量，接受处于败势的认知。

在此期间，同盟军当中，由两位年轻的飞得员——奥利比·波布兰中尉及伊凡·高尼夫中尉巧致的连系运动，把一艘奋国军巡航舰完全地破坏了。这战果虽能提高友军的士气，却挽回不了整个战线所处的劣势。由于派特不再执着，总算是回避了溃灭，脱离战场。

帝国军也避免急追而遭到反攻的危险，暂且退往伊谢尔伦要塞方向。对莱因哈特而言，在局部性的遭遇战中，认真去取胜也没有意义。莱因哈特和派特之间，无可逆转的差异就在这边。

“真糟……”

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中，充满着感叹的心思。在帝国军中有着和他设想到相同战法，且将之实行的猪挥官。把气体状行星的表面爆炸本身当做兵器来活用，从下方给予敌人损害。竟然会有别人也想到这种不正常的方法，说实在的，他从没想到过。他虽是没能向派特进言此项作战，但大概说了也不会被司令官采纳吧?

“算了，反正……终究不过是种小聪明罢了。”

在他不服输地自言自语，置身于操作桌的这当中。

※※※

获得胜利的帝国军阵营之内，发生了小小的怪事。

名为亚尔特麦的战舰，游过固体阿摩尼亚的冰雹之海，接近了僚艇的背后。那艘僚舰是负责指挥莱因哈特舰队左翼小集团，由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位提督所搭乘。舰长瞄准了那艘舰，随即下令发射主炮。

在战舰的侧面产生了小而鲜烈的橙红色火球。距离太远，虽然命中了，但却无法一击破坏。亚尔特麦的乘员们，在攻击友军的恐怖感，以及对舰长那疯狂韵律的笑声的恐惧，更加地缩成一团。

但是，瞬间的欢喜，得到猛烈炮火的报复，战舰一得知攻击自己的对方所在，就把炮口朝了过去，让对方沐浴在能量光束及铀238高速弹之下。

若细心冷静地看，就可以知道那些炮火虽然苛烈，但都是以充分计算而故意偏离射点的。米达麦亚在不及一瞬的极短时间内领会一切状况，而给予卑鄙的复仇者辛辣的报应。亚尔特麦在回避炮火而移的方向角度，也都在他的计算之内。亚尔特麦在狂风之中描出缓缓的孤线，在空中移动，而位于其前方有着另外的敌人。

复仇者的舰艇，就这么自愿地飞进撤退中的同盟军的炮列之前。对同盟军而言，没有些许为炮击而犹豫的理由。有着相同内容的几条命令在通信回路中奔驰，而为数十倍于命令的能量光束由上下左右刺在战舰亚尔特麦的舰体，呈环状深深切人。

在光和火焰，或许还有着不能为弟弟报仇的遗憾所沸腾着的熔矿炉之中，亚尔特麦舰长的精神与肉体四散，化为永不停息的冰冷狂风的一部分。

就这样，渥佛根·米达麦亚，在自从克洛普休特克事件以来，从执拗地盯上他的上尉之一族手中，救了自己。

※※※

最初传回帝国军司令部的报告，是说战况不利。

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决定，在他内心的大客厅中，不断在计算、逡巡着该打开哪扇门。那个“骄傲的金发小子”若死于敌人的攻击，他是丝毫不会心痛的，但其结果将使他无从避免皇帝对他追究责任。然而，如果因他的救援而使莱因哈特捡回一命，则会引来菲尔格尔男爵，以及立于其背后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等门阀贵族群的敌意吧。对米克贝尔加而言，在这二者中选一，充满着不情愿及不快。

“缪杰尔提督无事归来了。”

这个回报，解救了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劳心之苦。既然“金发小子”自行生还了，就算菲尔格尔再有多大的不快，责任也得归于没能杀得了这小子的同盟军。明天大概还会有明天头痛的事因吧？但今晚暂且是可以安睡了。

只为了米克贝尔加带来了消极的喜悦，“云中之战”就在消化不良当中终结。不过，经由这场战斗，帝国、同盟两军都得到了某种程度推测敌方主力位置的材料，而准备进入接下来的正式的舰队决战。

# 第九章 我的征途是星之大海

【I】

在行星列古尼札云层中的战斗，并不是投注主力的战斗，也因而只产生使得两军的欲求不满更加深刻的结果。如果不是那猛烈的自然环境造成不利的话，我们就赢了——两军都有着这种想法，因此涌起了对再战及完全胜利的欲望。这可说是由无益的出兵产生无益的战斗，而唤起无益的精神动力的一个例子吧?

从雷云之中的战斗过后一星期的九月十一日，帝国军与同盟军，在不时可见的敌我双方默认的谅解下，在提亚马特星域完成布阵。

第四次提亚马特会战近在眼前。

同日十九点二十分，莱因哈特已经不想去算这是第几次的作战会议了，但在这场合中，决定几项重要的人事。不过对金发的年轻人而言，重要的只有下面这一项。

“左翼部队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上将。”

若以莱因哈特上将的阶级来考量，这道人事命令本身倒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愕的。不过，在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中被任为后卫，在军主力陷入混乱之前一直未得到作战机会的莱因哈特，对他而言，至少是得到前方有敌人的位置了，这点是值得高兴的。在列古尼札上空的战斗之后，因为没能将敌军溃灭，而被同样的那批人提出怨言，因而他原本也认为这种机会已经无可指望。

“为何让那种人指挥重要的左翼部队？左翼的崩溃可能将成为全军溃败的原因啊。”

乌云密布之后必然降雨——菲尔格尔男爵反射似地大呼不平，但米克尔加元帅宽心地说明意图之后，他就满意地退下了。

看到此一情景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准将，对莱因哈特做了忠告。那个菲尔格尔男爵舍就此退下，必定有相对的理由，希望莱因哈特有所警戒。

我会注意的——莱因哈特如此回答，但内心倒是不怎么关心。他心想：菲尔格尔那种人又能做得了什么？如果说，布朗胥百克公爵是

以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女婿之身份而成了借虎威的狐狸的话，那么菲尔格尔不就只是只假借狐威的老鼠了吗？根据米达麦亚的报告，想从背后偷袭他的门阀贵族之一人，已在行星列古尼札的雷云中走上自作自受的末路，终究菲尔格尔不过是个舌头行动比手快上一百倍的人罢了。

莱因哈特身为左翼部队的指挥官，有必要做不使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布阵。这是按照莱因哈特的计划，由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进行实行。结果几乎完全没有再由莱因哈特修正的必要。

“看看那舰队行动的速度和布阵之佳，而且还完全没有半点浪费。”

莱因哈特对着红发友人吐出了满意的言词。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真可说是难得的人材。莱因哈特也不由得想要感谢制造让他们归属在其麾下的契机的在克洛普休特克侯爵及暴行杀人犯的那位上尉。

※※※

“帝国军，由伊谢尔伦要塞出击。”

在九月九日收到此报告时，自由行星同盟军，已经将全部部队在提亚马特星域展开。在此等待帝国军做完全的布阵，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作法，但若在太靠近伊谢尔伦要塞的宙域的话，则将会面对要塞的兵器与战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帝都来的远征军与要塞分开，使战势有利地进行，做各个击破。

不过，杨威利本身会想，伊谢尔伦要塞自己就有着如魔宫般的要素。就只因为那个银色球体的存在，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事野心都受到刺激，而在另一方面也使其战略视野变得狭窄，令人不由自主会觉得，他们是否认为只有经由伊谢尔伦回廊攻防战，才能表示出彼此的存在呢？

这是坏女人的魔力啊——杨如此地想，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卓越的比喻，所以在苦笑之后就不再多想了。不管如何，他所属的第二舰队在行星列古尼札上空的战斗中，受到了虽非致命，但却不算小的损害，因此在此次会战中被调为后卫，似乎是不太可能有战斗的机会了。

“不过，如果敌方的部分兵力绕到侧背，或是延伸两翼而成为半包围态势的话，第二舰队就成了极为重要的预备的兵力了……”

杨威利准将不灵巧地操纵着仪器，模拟作战方案。或许是会让任何人都觉得稀奇，但他此刻很想工作。因为友人罗伯尔·拉普告诉杨说他终于和洁西卡·爱德华小组订婚了，所以在这个星期，杨就想埋头在工作中。不过，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星域图突然地消失，书面浮现出派特司令官传来的传唤文字，杨摘下军帽，一只手抓了抓他的黑发之后，就从派特的指挥桌站了起来，悻然地由舰桥走回走廊去了。派特要他少做些多余的事，去调查一下将兵是否有精神不安或不满。“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似乎在这一次也相当不走运。

※※※

接下米克贝尔加元帅下达的命令时，莱因哈特的眉间跳出一道闪电，手有如古代名匠在盲目后仍投注全部精力去雕琢玉珠一般在颤动着。在身旁的吉尔菲艾斯非常明白那是因为愤怒而非恐惧。莱因哈特从未对比自己强的人、有力量的人感到恐饰。不久后那白手一掀，将命令书丢在吉尔菲艾斯前面。

在投注视线的瞬间，吉尔菲艾斯的眉毛，无意识地将两端高抬起来。

“莱因哈特大人，这是……”

金发的年轻人点了点头，他的呼吸有点不规则。开了好几次无益的作战会议，竟然在最重要的时候，没有叫莱因哈特参加。

“没错，吉尔菲艾斯，是司令官阁下下达‘令人感激’的命令。要我们于十二时四十分，率左翼部队全兵力直线前进，攻击正面的敌人。”

“可是，这有什么战术层面的意义吗？”

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如此问道。不和其他部队连紧，让左翼突出于敌前也是无意义的。可确定的是将会遭受正面的敌右翼及左侧面的敌主力两面攻击，而在两面战斗的状态下陷入苦战。

“我们大概也不能期待中央部队及右翼部队的援助吧？梅克林格准将。”

“这么说的话，吉尔菲艾斯中校，在敌军将我们推入绝境前，我们就已经被自己人先踢下去了，是吗！”

莱因哈特秀丽的脸颊发出了锐利的笑声。那是没有生命的大理石雕像绝对不会有的。

“只有一个方法。一个让米克贝尔加元帅，还有他那些无能的亲信没办法安乐地观赏我们苦战的方法。”

冰蓝色的眼眸，映出了体内的火焰，炽烈闪耀。

“我看得出米克贝尔加的打算。他是想借敌人的手来排除我，想在此牺牲之下获取胜利。既然那家伙有这种打算，我们也只有采取相当的应付方法了。”

莱因哈特已是毫不使用敬语地放言，对吉尔菲艾斯、罗严塔尔、米达麦亚、梅克林格四人放胆说出他的企图。

“……原来如此，真是大胆的计策，不过这会不会太过危险呢？”

“这点早已有所觉悟，我自己也不想用，但是也别无他法了，难道要束手无策地落入米克贝尔加的计谋，犯下两面战斗的愚行吗？”

其他三名在了解后离去，而后莱因哈特对吉尔菲斯露出了笑容。

“我明白，只有这一次。若是这么胜利，往后就不再用这种邪门歪道。”

莱因哈特做了许诺。的确，使用这种奇策并非他的本意，正因这是事实所以对于逼他不得不使用此策的米克贝尔加。莱因哈特是怎样也抱持不了好感。

【Ⅱ】

帝国军有了行动了。同盟军是在十三日探知到此事。

双方都展开为横形列阵、左翼部队对右翼部队、中央部队对中央部队、右翼部队对左翼部队，彼此间隔三．四光秒至三．六光秒的距离布阵。就像胆小的昆虫在伸展触角一样，遂渐地略微拉近距离，就在看来将以正面炮战开始这场战斗的时候，帝国军的左翼部队开始急速前进。因为其他部队的前进速度没有变化，所以看来左翼部队似乎都像是被半孤立了。而现在前进到他们几乎已不能称为左翼部队的相当前方的位置。

“要以倾斜阵做时差攻击吗？”

这种疑问和担心，同时在同盟军的幕僚之间涌起。不过，就算是要这么做，左翼部分向前突出的程度也太过头了。这个样子，不就像

是自愿成为被各个击破的对象吗?

对于帝国军的动态，也给了杨威利准将不能理解的印象。以常理来看的话，应该视为是强调左翼部队的孤立，以此做为诱饵，企图诱发同盟军进行无秩序的攻击——的吧？只是，要做为圈套的话，也未免太过明显了，如果同盟军不上当而继续渐进的话，帝国军等于自己平白将全兵力的三成孤立在敌阵之中。

或者是，仗着完全的连击，打算让左翼部队突然向顺时钟迂回，而进行两面夹击呢?

“实在是搞不懂。”

杨威利很干脆地退出思考的迷宫。帝国军的动态中，令人感觉到某些着眼于军事理论盲点以外的目的。不在实际开启战端之前，是无从去应对的。

此时，杨突然想到的是：帝国军该不是真的要让左翼部队孤立吧？如果说帝国军内部有着意见的不统一或指挥官的相互对立，而使左翼部队成了被友军离异的存在的话……

想及此事的杨威利，不久就向司令官提出意见，但派特中将的反应相当冷淡。说起来，原本就是无法提出证据的意见，所以也许期待上级善意回应的人才是不对的吧。

“就算你的观测是正确的，要如何去确认呢？”

“那么就试着向帝国军的中央及右翼部队攻击，来看看左翼部队的反应如何？如果左翼部队没有反应，应可证实他们帝国军内部确实有不协助调的现象。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

提案立即被驳回了。如果事实和他的想法相反，帝国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的话，那么直进的同盟军中央部队将会把全身曝露在右前方来的炮火之下。

“也罢，做了薪水份量的工作了，其他的事就交给拿更多薪水的人去做吧！”

有点夸大的自言自语，但实际来说，杨威利准将已不止再三地在能力水平之前缚手缚脚的了。更何况，这次的情形，连他自己也没有确切的自信，被驳回的理由也很正确，因此他亦无心去埋怨派特中将的冷淡。

※※※

实际上，与杨威利的进言无关，同盟军首脑部也把握不了帝国军之动向的意图。和杨有着相同看法的人不是没有，但那就等于帝国军自己想找败仗了。同盟军不必多劳，帝国军就奉上兵力分散的果实，想来未免太过会为自己着想了。

如果给予同盟军充分而正确的情报，特别是在人事方面有着慎密的知识的话，他们或许就能正确地判断，立下正确且有效率的用兵方案，而将分为二部的帝国军各个击破吧。

结果，帝国军一连串的动态太过不自然，因而以同盟军首脑部所拥有的战术上的常识，只有将之判断为“这是圈套，不要上当。”以这一点而言，由米克贝加元帅订定，而菲尔格尔男爵也认同的作战，可说是暂告成功了。

此时，米克贝尔加看着旗舰维儿贺米奈的荧幕，对同盟军不采取反应的状况感到满意。同盟军就这样，沉默地看着莱因哈特舰队无谋地突进。当然炮战的准备也已完成，在血气正旺的指挥官当中也有人主张先发制人，但终究是孤立的单一部队的行动，还是该弄清对方行动的意图再做反应——这样的见解会受到支持也是当然的吧。

而突生急变，是在十三日十三时四十分时候。

至今一直朝同盟军中央部队前进的帝国军左翼部队，突然向右转向。在帝国军与同盟军都惊愕地注视之下，莱因哈特大胆地在敌前进行回旋，就这样朝逆时钟方向前进。

那是几乎让两军的地理感觉在一瞬间为之混乱的迅速行动。而再重新整理过的感觉，则挨了新的惊愕所给的一巴掌。现在帝国军主力与同盟军已经在无可回避的极近距离相对峙了，而完成常识外的旋回行动的莱因哈特舰队，已朝向同军左翼部队的左侧面，亮起凶猛的利牙，将部队展开。

“……！”

在极近距离看到布满在荧幕上的人工光点群，两军的司令部要员们都说不出话了。

“开火！”的命令由哪边先发出则就不知道了。对大部分的双方将兵而言，由静到动的转换是太过急遽了。宇宙立即被乱舞的火线切分

成数万的细片，被爆炸的火球群挖出无数的洞孔。

※※※

“开始了。”

看着荧幕，金发的年轻人发出观众般的感想。

“的确是，要叫我再做第二次可就不干了。”

吉尔菲艾斯吐出几乎令肺部真空的叹息。如果同盟军反应迅速，或是预测到莱因哈特的敌前旋回，则莱因哈特军的左侧面将遭受致命的横击，而毫不夸张地，莱因哈特所率的右翼部队将有溃灭的危机。大概友军会眼看着莱因哈特军溃灭，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什么作战吧。

“我明白，不过，这可真是痛快。”

莱因哈特以小孩般的口气同时嘲笑敌我双方。会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大概帝国军和同盟军都没想到吧巴。莱因哈特并没有无视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命令，他前进了，但可没人命令他得前进到最后。

大胆极了——梅克林格准将在心里咋舌不已。不过，比这奇策更值得赞赏的，是莱因哈特言明了不将这奇策视为大成功，而是用过就丢的奇术，不会再用第二次的这份战略家的见识。以少胜多、靠奇袭立战果这类的事，都只是门外汉不负责任的梦想，比敌方筹聚更多的兵力，将此兵力好好训练，并建立支撑此庞大兵力的经济力，才是战略的正道。莱因哈特深知此事。在战场上要以奇策取胜，事实上是最差的胜利方式。

同盟军左翼部队可说是同时被神与恶魔遗弃。他们一边和在正面展开的帝国军右翼部队炮火相交，不抵挡想由侧面绕往后背的帝国军左翼中的攻击。左翼部队曾遭到敌方左翼部队从左侧面攻击，根本是不该会有的事情。

受部下深厚信赖的此方面同盟军司令官为波罗汀中将，他一从最初的混乱中重新站定之后，就以巧妙的火力集中，及坚厚防御阵的编成，勉强地防止了部队的崩溃。不过，帝国军的奇策在心里上造成的冲击仍是不小。

再三言明的，莱因哈特并不想再使用这种风险高的奇策。而在同时，在仅有一次的机会中，他打算获取最大限度的收获。那就是在取胜的同时，卖个人情给米克贝尔加等人。

【Ⅲ】

“这金发的小子、金发的小子……”

米克贝尔加元帅在不断交互着咒骂和咬牙切齿的声音。这位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洞察到了莱因哈特的企图，是要把帝国军主力从旁观者的座位上踢下来。

即使不是他，也不会察觉不到的。他的旗舰现在正在最前线面对敌人的火力，荧幕上映也毫不间断的火球群，舰体因为火球释放出来的能量乱流而不断地上下左右摇动。

米克贝尔加身为大军的指挥者，也有相对的用兵方策。他让莱因哈特的左翼部队突出，以引起同盟军疑惑，而后在全面交战时，牺牲莱因哈特部队，打算让其部队获取最后的胜利。

这个盘算在中途还进行得很顺利，但金发小子仍拒绝成为米克贝尔加算盘中的珠子，而玩弄出用大胆也不足以形容的奇策，使得利用者和被利用者之间的立场换了过来。敌前转向，而且竟然还就此长驱直入，绕到敌人的侧背！

冷颤在皮肤上奔驰。米克贝尔加感觉到额头与颈子上的冷汗。这种用兵不是平凡将领所能做到的，或许那小子是稀有的天才吧?

不过这种想法在一瞬间消灭了。对太过年轻而一步登天的人那份难以去除的偏见，把一切都视为偶发事件。对莱因哈特而言，他的知已反倒是出现在敌方阵营。

※※※

这不是帝国军全体最初就有的战术方案，杨威利准将下了如此的结论。帝国军主力那不亚于同盟军的混乱状况，如此地告诉他。如果从一开始帝国军就预定做倾斜阵战法的话，在左翼部队放胆地做敌前转向之后，帝国军就该对同盟军前方集中火力了。半瞬差池决定胜败，此后存在的就不是战斗，而是单方面的杀戮了。但事情却未如此，表示帝国军左翼部队的行动对其他帝国军而言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么，他那没来由的直觉——帝国军内部有不协调存在——不就正中目标了？那坐份觉欠缺根据，因而连对他自己本身也欠缺着说服力，说来实在可惜。

不过，现在整个战况，就要看在同盟军左侧背展开的帝国军左翼部队的指挥官如何导演了。那位导演是何等人物呢？不由得让杨感到兴趣了。

话虽如此，现在可没有追求他个人兴趣的手段与时间了。帝国军的炮火，已经逼近他所搭乘的第二舰队旗舰帕特洛克洛斯，荧幕不断重复着大小火球的出现与消灭。

※※※

莱因哈特知道自己的胜利——所需要的不是确信，而是知道。只是，他的胜利是否能直接连结到全帝国军的胜利，仍在判断之外。毕竟他与帝国军非但没有相互连系，连统一的指挥系统也不存在，莱因哈特只有以战术层次去处理眼前的事态。

现在已经无暇去谈战术或用兵了。前线正处于混乱，炮火与战意化为滚滚热汤，煮沸了眼前可见的宇宙。聚集无数的舰对舰、小集团对小集团各个击破的景象，形成了整个战场。

双方的战力在伯促之间。阵形在此时也分不出何方比较有利——如果还有阵形可言的话。

帝国军看来正由主力与莱因哈特军（现在已经说不上是左翼部队了），从正面与侧面对同盟军做半包围。但是友军之间没有连紧，同盟军在兵力集中度倒还强一些。若加强攻击的方向性，有可能完全截断帝国军主力与莱因哈特军，然却无暇立下如此的战策，只有做战术层面的攻防，结果使情况陷入混战状态。

在这混战状态下，唯一还保持有组织的行动及有秩序的指挥系统的，大概只有帝国军上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所统率的部队了。

对莱因哈特而言，在战略层面上做壮大的构想及计划才是本领所在，这是无疑的，但在被限于狭窄围中的战术层面上的处理能力也能表现得如此非凡，对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等人而言，实在是值得瞠目的。总之，在这难以收拾的杀当中，还完全具备武力集团之形态的，只有莱因哈特的舰队。而只要此一形态继续维持下去，莱因哈特将统率全战场上最强的武力集团，大概将会为这会为战斗带来最后的终结。

莱因哈特轻轻敲着站在身边红发友人的手，说道：“看吧，吉尔菲艾斯，米克贝尔加那家伙原本打算牺牲我来落个轻松，结果却是那个样子。”

不过对莱因哈特而言，既然麾下战力的绝对数量少，他也就不能一直对友军的混乱与狼狈感到愉快。若同盟军在混乱中取胜，以成功地重编阵形的话，成为孤军的莱因哈特就难有胜算了。莱因哈特知道，胜利是战术上的计算及战略的累积结果。若不明白这一点，他何仅只是“骄傲的金发小子”，要本就只是只疯狗了。

“你认为如何？吉尔菲艾斯，我认为还不是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你的看法呢？”

“是，我也觉得还早。”

“理由呢？”

“和莱因哈特大人相同。”

“喂，这说法太狡滑了。”

莱因哈特发出清澄的笑声，吉尔菲艾斯也笑了。

“那我就说了。同盟军的势力还未被削弱，现在即使行动，也只会被卷入混战之中。再让友军多努力一下，让敌军消耗了能源之后，再给予致命伤吧。”

“没错，现在还是得让米克贝尔加发挥一下老将的手腕才行啊！”

※※※

此时同盟军也用了奇策，想出此案的是参谋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

他向司令官罗波斯元帅进言，获得许可，从处于混战状态中的友军，苦心地挑出一支部队，让他们朝伊谢尔伦方向前去。

快速补上了被派开的部队的空隙，防止帝国军的渗透，表现出总司令罗波斯元帅的战术手腕。

“太漂亮了”连杨威利都脱口轻声说道。另一方面，离开战场的部队，一面向伊谢尔伦方面前进，一面故意发出电波，告诉帝国军自己的所在。他们的目的是诱敌，想令帝国军的精神动摇。

“回伊谢尔伦要塞的路被截断了！”

恐惧的巨浪掩盖了帝国军。帝国军之所以能一再入侵同盟领地，是因为伊谢尔伦的存在，这是远征的将兵心理上的依靠。回去的路被截断，等于代表了灭亡。

同盟军不可能有那种余兵力。冷静地思考就会了解，但是此时能保持冷静大概只有莱因哈特了。

※※※

“那是伪装作战，不足为虑。”

莱因哈特下了断定，但他的指挥权所不及的部队，则开始打算后退，而不断出现遭到正面的敌人击溃的例子出现。同盟军暂时脱出混战，看来在优势中似乎建立了全军秩序。

格林希尔上将的奇策，距完全成功还有足足一百光年，却争取到短暂的时间。

不过，那也真的只是短暂的时间。因为在三十分钟左右的时差后，帝国军的其他指挥官也有了与莱因哈特相同的洞察和见识，终究是尽力制止了部队的溃乱。

可怜的是往伊谢尔伦要塞做伪装作战的同盟军部队。算是完成任务的他们，绕过战场，想和友军的主力部队再会合，但被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指挥下大约同数量的帝国军舰队捕捉到，成为巧妙的侧背攻击的食饵，几乎遭到全灭。

接获罗严塔尔捷报的莱因哈特，也无法光替部下的武勋高兴。他的旗舰伯伦希尔的存在，引起同盟军的注意，而正受到攻击。

伯伦希尔的样子，正如同率领着大群的惊、鹰、隼等鸟群的天鹅。

同盟军将这白色的优美战舰，当成全帝国军的象征，在波罗汀中将的指示下集中了火力。攻击舰队旗舰打倒指挥官是战术上的常道，但也却有着使部下的心理昂扬的目的。凶暴的光之枪，朝着纯白而闪耀的伯伦希尔不断投掷过去，躲避攻击的战舰，在黑暗与光芒之间摇动。

“向左回旋，四十度！”

莱因哈特不自主地叫喊着，对于热爱伯伦希尔的他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反应，但这却明显地侵害到舰长的职权。

伯伦希尔的舰长是由莱因哈特指名的卡尔·罗伯特·舒坦梅兹上校，此时他毅然地抬起脸来。

“阁下，关于本舰的行动，指挥权归于下官。希望阁下身为舰队司令官，能专注于自己的权责所在！”

被部下叱责的莱因哈特，眨了眨眼，看着舰长。白皙的脸上泛红起来，但那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羞愧。

“抱歉，正如卿之所言。伯伦希尔的指挥权在于卿的手中，我不会再插嘴此事了。”

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内心中松了口气。以前他在同样的场面中，看过对司令官直言的舰长被当场解除职务的例子。

这人只要有着容许部下直言的度量，前途也将无限地伸展吧。梅克林格如此想着。

吉尔菲艾斯很高兴。莱因哈特能有承认己非的率直是令人高兴的，而有着能够不惧上司而直言不讳的部下存在，也是值得高兴的。他心想：莱因哈特选到一个好舰队了。

相对于优秀的上司，部下也被要求要有相对的能力吧。渥佛根·米达麦亚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担任着敌前转向的先锋与后卫，而使得莱因哈特舰队能保持完美的队形做迅速的移动。

“那位金发的指挥官可不会让我们太轻松的。”

米达麦亚在自己的舰上如此想着，但他也为了有着能充分使用自己能力的上司之存在而庆幸。不只是他自己，他觉得那位年轻人将会让一阵强风吹过这几乎滞息的贵族优势的社会。罗严塔尔也略微表示：那位年轻人可并不只是期望升官得势而已。而这句话想来也似乎理所当然。或许那年轻人有着更强壮的翅膀，他的旅程还在遥远的彼方吧。

※※※

在过了十五日的二点后，同盟军的将兵在身心两方面都明显地缺乏能量了。因为睡眠不足及过度劳累，兵士们的判断力与集中力都极度低下，动作也变得迟钝且杂乱了。连保护自己的本能，都加速衰退似地，被下令做内部情报收集分析的杨威利准将实在看不下去了。

“让兵士暂且到密舱床内去睡一下，给予休息如何？”

杨如此进言，但在“在此期间若遭遇敌袭，那要怎么办？”的理由下被驳回了。事情至此，他也发火了。战斗持久下去时，要如何让将兵取得休息，这方面的考虑不是司令官的责任吗？杨又再提出二次意见书，但一次被驳回，一次被忽视了，杨此时体会到没有指挥权的自己的无力感。

※※※

九月十五日八点三十五分。

绕到同盟侧背，不断蚕食阵形的莱因哈特舰队，开始采取中央突破敌军的战法。至此莱因哈特一直慎重地在扩展着安全范围，但在看到同盟军的物质精神、两面的能量都到达限界点后，一举转为攻势。

“如何？吉尔菲艾斯。”

“是，时候是到了。”

短短的会话后，莱因哈特下了决定，将至今一直做横列展开的麾下舰队，如同扇子合起般地重编为纵列，以米达麦亚的部队为先锋，要从同盟军的后背袭击。因为在后方确保了广大的安全圈，才能做这种重编，不过其速度之快也非寻常，同盟军无法应对其速度与尖锐。米达严亚可说是踢开了敌人似地急速前进。

同盟军被完全截断了。由全体的布阵来看，原本是可以反过来左右挟击纵列的莱因哈特舰队的，说来是如此，但他们已经没有应对的能量，因而急速向左右崩溃。

但是，帝国军主力此时也已受到充分的损害，如波罗汀、伍兰夫等同盟军的握督们，在自己的责任战区上，发挥了值得赞赏的用兵能力，甚至局部的压倒帝国军。

对于因为莱因哈特而遂渐崩溃的部队，伍兰夫给予强力的叱责。

“从后方被攻击的话，我们再往前进就好了。水向低处流，有什么好怕的？”

伍兰夫的话，听来也许像是猛将应有的粗枝大叶，却是立足于对帝国军各部队的强弱之正确判断以及企图安定友军精神的盘算。伍兰夫麾下同盟军舰队，对莱因哈特采取倾斜的躲避，就顺势杀入前方宙域，对米克贝尔加进行全面的攻势。很讽刺的，莱因哈特间接地对友军帝国军施加了难以抵抗的压力，帝国军发出哀叫似的求援信号。

“我们这次就见死不救吧。”

一时，莱因哈特认真地如此想着。不过这小小的复仇快感并未持久。有着更巨大的目的，也有着不仅辅佐自己且共有此目的的同志。被莱因哈特问及意见时，红发的友人回答了。

“莱因哈特大人应当会了解才是。十个提督的反应，跟百万兵士的感谢，是无从比较的。”

“没错，正是如此，吉尔菲艾斯。反正我是被那些提督憎恶的，他们就被我救了，也只会觉得不愉快吧，但兵士们确实就不同了。”

莱因哈特下了命令，再次做了超过常识的急速前进，而且是致密地计了方向和角度的结果，以曲线行进到战场范围边缘，突然跃出到同盟军的左下前方。

因此，对帝国军中央部队加以苛烈攻击的同盟军主力，于左下前方遭受莱因哈特舰队的锐锋，阵形一直溃散，被迫后退了四十万公里。连伍兰夫也没办法再维持足以对抗莱因哈特的阵形与兵士的精神了。

即使如此，同盟军首脑部仍努力避免溃灭。结果，同盟军不过只是被莱因哈特指挥的少数的一支部队所压迫，以数量反压回去就行了。如此设想后，将溃散中的阵形直接朝左方移动，而在那边有米达麦亚等着。

渥佛根·米达麦亚少将此时指挥的战力只有一五００艘，由正面冲突的话，将直接连结一瞬后的包围与二瞬后的溃灭吧。

在后来指挥统率比此时多数十倍以上的舰队时也是如此，米达麦亚虽是勇敢且大胆，却非无谋愚蠢之辈。他以辛辣的战法，将同盟军诱入圈套。假装被敌人的兵力压迫而逃走，逐渐扭转同盟军的前进方向。就这样，在直进的莱因哈特舰队主力之前，同盟军以倾斜横队的形态通过。

同盟军受到右前方二点钟方向的莱因哈特舰队主力的炮火，一举损失了五００艘以上的舰艇。不过右前方的各舰仍立即反应进行反击，但左前方的各舰仍追着米达麦亚急速前进，等发觉时舰列已经拉得细长了。在害怕孤立，急忙想反转时，被露出锐牙的米达麦亚部队袭击，被打倒在集中的火力上。

至此，同盟军已在莱因哈特舰队柔软之至的行动与战斗形态被玩弄，沦为可怜的存在了。

【Ⅳ】

九月十六日十四时五十分。

同盟军的损伤率已达到继续战斗的极限了。

第二舰队的司令官派特中将，让幕僚们依序陈述意见，但举手的人全都主张撤退。他们都还保持正常，并非执着于败象浓厚的战斗而宁可失去一切的狂言者。杨威利准将保持沉默，但被司令官指名时，他如此回答。

“军人以逃亡为耻的，只有在舍弃老百姓的状况下。为期日后再战而逃，一点也不可耻。掩饰败北，懒于分析败因，则更为可耻。”

因为表情和口气都有着超然的态度，使众人要理解内容上的辛辣还得有几秒的时差。实际上，说这话的他本人在内心中也想着“我怎么自以为了不起地胡扯啊？”，不过无疑的这是正确的论点。

虽然不对杨的意见有所感动，但派特中将将舰队司令部全体的意见向总司令提出，而后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对全军下了撤退命令。

“我军对不法且不当地侵攻我国领域的专制国家之侵略军，善战而使其企图遭受挫折。因此，已达成抗战之目的，认定不需再为无益的战斗断送将兵之生命，全军返回归途……”

在军宫梳洗室洗脸的杨听着这广播，心想这真是无意义至极的美丽辞句啊，却也没有愤怒与关心了。他所挂心的是那大胆进行近乎奇迹的敌前转向的帝国军提督，但这方面倒也无从去得知。只有暂且回到同盟首都，喝喝好久没喝的美味红茶，才是他所能期待的了。

他想起由自己担任监护人的那个十三岁的少年。

尤里安·敏兹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待，泡一杯锡隆或亚露莎茶叶的热茶吧。比起勋章及升官，那可是更好的奖赏了。

罗波斯司令官的广播虽是美辞丽句，倒也不完全是虚伪的。帝国军侵攻的企图的确受挫了，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害也不小。若除掉莱因哈特舰队不算，帝国军的将兵死伤率及舰队损伤率并不亚于同盟军。

※※※

五月十六日二十时二十分，发出归还命令的米克贝尔加元帅已疲劳之至。

细算此次会战的开始到结束的一切，四舍五入后的结果，虽然是极不愿意，但自己确实是被“骄傲的金发小子”所救了。

要得出这个答案的要素之一，也是身为专制国家之廷臣的打算。在结果上，莱因哈特穿过各种人为的危险而活了下来。皇帝会照预定给这宠妃之弟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的门第吧，而且一定会顺便慷慨地赐与一级上将的阶级。不管布朗胥百克公爵那些门阀贵族如何有权势，要拿来和皇帝比较可是愚蠢之至的。

自己对莱因哈特所做的事，也无法就此束之高阁而忘却，因此更必须贤明地做好事后的处理才行。反正只是一时的，弯腰的对象是皇帝，而非那小子，想到这一点，心中的不满也安抚下来了。

在米克贝尔加元帅有所结论时，菲尔格尔男爵出现了。他一开口就说：那小子还活着。开始提及了军务尚书和布朗胥百克公爵形同密约的那一事，但在途中被打断了。

“就到此为止吧，菲尔格尔男爵。”

米克贝尔加元帅毫不费力地发出不悦的声音。在疲累之时，还提这档事，令他不由自主地生气了。

“若是在战斗之中也就姑且不论，在战争结束后，格里华德伯爵夫弟却离奇地死去，皇帝陛下也会认为有异吧。若是下令追查真相，身为臣下的也不得不遵从了，那样也好吗？”

“……”

“前些日子，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被赐死的事情，你也知道吧。昔日独占陛下之宠爱于一身的侯爵夫人都如此下场了。你也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名族，还是该自重点。”

菲尔格尔咬牙切齿地退下了。他虽也因战场的劳苦而疲累，但愤怒与执念更远超其上。从旗舰的走廊走回自己的房间，男爵开口说话了。

“我可以打赌。包括我自己在内，年轻贵族的素行都不足为道。若让那个金发小子横行下去，总有一天，银河帝国的所有廷臣，后悔的泪水会流满一池塘。”

菲尔格尔男爵不是预言者。他不过是根据偏见与憎恶，自行绲绘出最坏的未来图。而在二年后，他的预想全说中了。

※※※

九月十六日十二时三十分。

帝国军也开始从战场脱离，经由伊谢尔伦要塞，返归回帝都奥丁。第四次提亚马特会战就如此结束了，这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军队在此星域最后的会战。

此次会战，没有战略上的意义。这一点和今年年初的“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完全相同，和在一世纪半之间进行三百次以上的大多数会战也都没什么两样。特别是对自由行星同盟而言，可说是被迫的战争所带来的无奈的结果。

但是对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第二十代的罗严克拉姆怕爵而言，这却有着确保晋升为一级上将的意义存在。而在此会战中他所建立的功勋，也成了他以缪杰尔这个姓所建立的最后功勋。

另外，对渥佛根·米达麦亚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等人而言，是他们在莱因哈特这位金发年轻人带领下的首次战役。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

“是……”

“卿等的战斗相当出色，我很满意。希望今后卿等的才干与技俩也能继续活用下去……为了我。”

后面加上的这一句，让灰色的眼眸与金银妖瞳都锐利地闪动。蜂蜜色的头与暗棕色的头都毕恭毕敬地低了下去。

“是……”

“在阁下开元帅府之时，请切勿忘了我等二人。”

对他们而言，私下的契约可说在此时已完全成立了。两位提督从莱因哈特面前退下，暂时是不会再出现了。他们升进为中将，在下次与敌入交战时，已是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帝国元帅”麾下了。

……另外，对高登巴姆王朝而言，这也是一场给予将来的篡位者得到教勋与声望的机会，对自己的命脉挥下利斧的战争。总之，第四次提亚马特会战，可说是对几个人的个人历史而言有着非凡意义的一

场战斗。不过这只对于帝国，例如对同盟军的杨威利而言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了。他要经历对他而言有意义的战斗，则是在五个月后的亚斯提星域。

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给莱因哈特的赞辞，比起莱因哈特对两位提督的话，其中的诚意还不足百分之一。但终究是赞辞而非指责，元帅的善意是仅止于一时的，但就此他就确定可升为一级上将了。

※※※

回到伯伦希尔的个人房间内，莱因哈特对红发的友人说："全都是靠你的，吉尔菲艾斯，帝国军又胜了，又可以向姐姐自夸了。"

"胜的不是帝国军，胜的是莱因哈大人您。

吉尔菲发斯所说的不是奉承。他至死都未奉承过莱因哈特，因为他知道那对莱因哈特并没有好效。他只说发自内心的话。

但莱因哈特摇了下头，豪奢的黄金色头发掀起一阵风。他那冰蓝色的眼眸活力地回答红发的友人。

"不对，吉尔菲艾斯，不是那样，胜的是我们。"

这也是发自内心的话。他从没想过要独占战绩，成功、劳誉、还有伴随而来的一切事物，他都打算与这红发的友人共享。已经有数年他们都共有着过去，他们也必定能共有未来的。

两人并排坐在长椅上，透过透明墙远眺星海。这是他们目前渡过的海，也是将来想要征服的海。星星闪烁，波踌涌起，沸腾的能量掀起无声的潮音，投向莱因哈特意识的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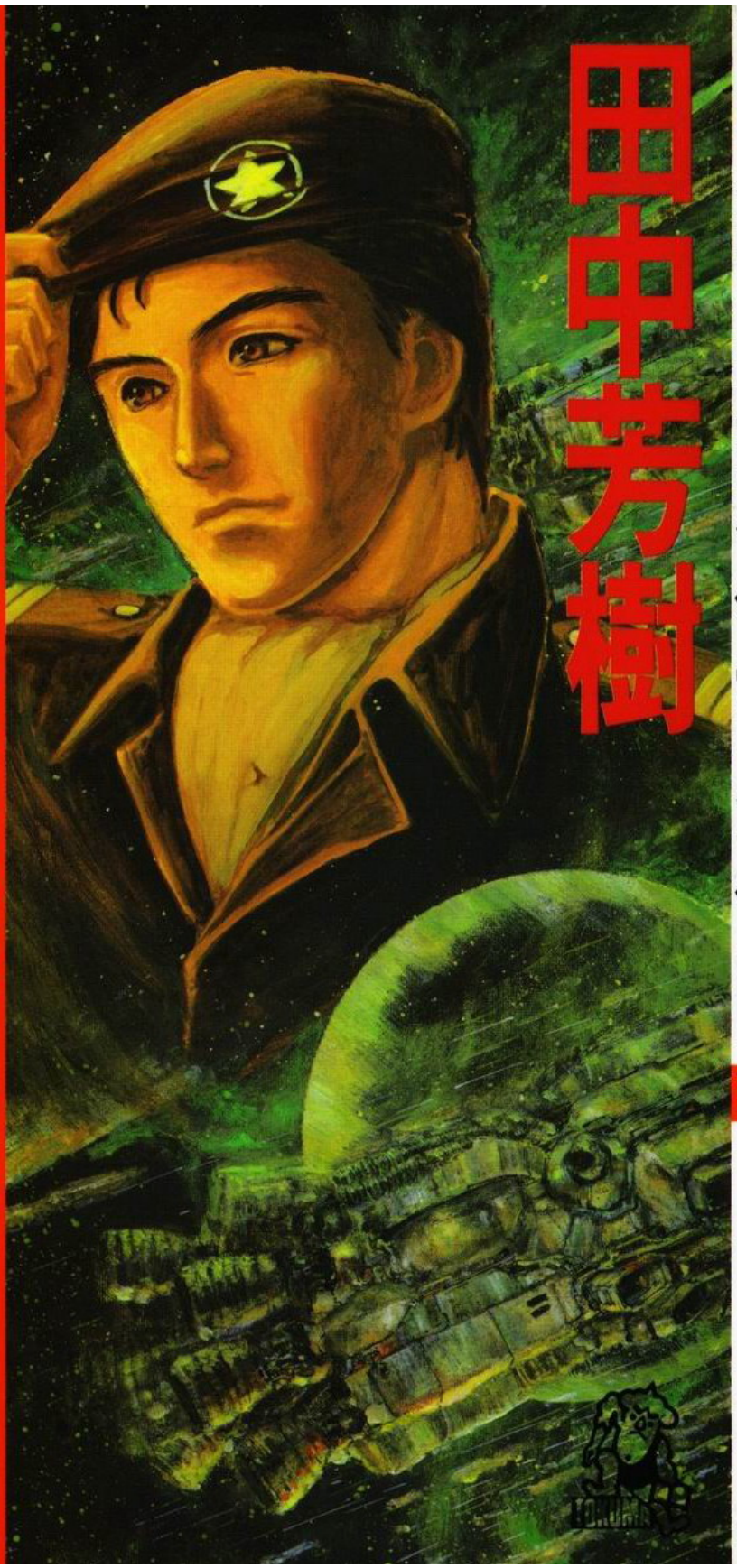
此时，莱因哈特只想着自己将获取的事物，对于将失去的，他什么也没去想。他只想着向远处、高处飞翔，而从未想过舍坠溶地面的事。他一个劲儿地相信着自己的翅膀够强韧……

充满充实感的疲劳捕捉了他。他打了个小呵欠，闭起那有着长睫毛的眼睛，把黄金色的头靠在吉尔菲艾斯的肩上，坠入舒畅的小夜曲之中。

#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2

TOKUMA NOVELS 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ユリアンのイゼルローン日記〉

田中芳樹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2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第一章 偶数年发生的事
第二章 第一次的薪水
第三章 全体人员集合
第四章 帝国的提案
第五章 旧住民VS新住民
第六章 俘虏交换仪式
第七章 多鲁顿事件
第八章 板凳上的秘密会议
第九章 出击的前夜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偶数年发生的事

【七九六年十二月一日】

趁这次决定要搬家到伊谢尔伦要塞去的机会，我要开始写日记。虽然我自己也不敢说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但当我把决心告诉杨提督时，他表现得非常地欣慰。

“写日记是个好习惯，只不过我是不会去做就是了。”

“为什么呢？如果是好习惯的活，自己也应该养成才对啊！”

“如果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你不就没有事可做啦？俗活说，为了儿子的成长着想，就必须留下田里的杂草才行！”

每次当提督使出“俗话说”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提出反论了。卡介伦少将遇到这种情况时，就会用“说清楚是从哪个典故出来的？”这句话加以反击，听说三次中会赢一次。玩笑归玩笑，杨提督向国防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把卡介伦少将调来伊谢尔伦要塞担任事务总监一职的事，似乎没能获得批准。我军这次在亚姆利札大败，又不是卡介伦少将的责任！只是，杨提督也说了，军人受处罚要比不受处罚来得正确。

所以就因为如此，杨提督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簿给我。杨提督深信文字这种东西是必须用手写的。他打从心底就看不起录音式的文字记录机，说那是“连狗的叫声也拿来当成文字的白痴机器。”原本提督就对机械这种东西抱持着偏见了。

直到前些时候为止，我们家的立体电视还没装遥控选台器呢！他说：“四肢健全的人看立体电视，为什么非得用遥控器不可？”结果最近突然改变的原因，是优布·特留尼西特成为最高评议会的代理议长的缘故。每当特留尼西特那张自信满满的脸充满整个画面时，杨提督要从沙发上跳起来去改变频道，似乎感到太过于浪费劳力的样子。用遥控器的话，一瞬间特留尼西特的脸就会消失，所以他现在对遥控器相当的满意。只要是播报新闻的时间，一开始就把遥控器拿在手上准备好，特留尼西特的脸一出现就马上转台，直到新闻结束为止，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累呢。

好象变成光在写杨提督的事了。也得稍微写点自己的事才行。

今天就此搁笔了。明天还有得忙呢，而且要写的事，对未来而言，暂时搁置一下也无所谓。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太空船的长途旅程，到今天终于要结束了。明天就可以到达伊谢尔伦要塞，开始新的生活。是个开始吗？我希望如此。前年的春天，当我第一次站在杨提督家的门前时，也是这么的期望的，并且我也没有失望。

在这之前，有两年的时间是在杜会福利机构里生活。而再往前推，也是两年的时间和祖母一起生活。这个开端，是当我被叫到小学的校长室得知父亲战死的消息。

“帝国军的那些人，实在是坏到了极点的一群人。是和平、自由以及民主主义之敌，是全人类之敌，是文明之敌，有多少妻子的好丈夫被帝国军杀死，有多少孩子的父亲被杀死了……”

就象这样冗长而又无意义的话一直持续着，而我只了解到——爸爸战死了，被帝国军杀死了——而已。即使只是八岁的小孩也能了解这个事实。那时，校长的态度也许是正确的，为了不让八岁的孩子受到刺激所刻意表现出来的也说不定。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校长又说：“……所以你也必须将你父亲那样与邪恶势力作战而捐躯的行为，视为一种荣耀才行！”

以这种话作结尾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的明白，校长把最重要的部分省略了。那种不希望被仅有八岁的孩子看穿，很明显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不过总而言之，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

杨提督也说过，自己的人生转机多半是由别人来告诉你的。

“我老爸因为事故死亡的时候也是，进入军官学校就读的时候也是，配属到艾尔·法西尔的部队时也是，都是由他人来告诉我这些事的。反过来说，我本身有好几次由其他人来宣告我的人生转机，也就是说，人生也只不过是把宣告的内容成立而已。”

从海尼森出发前的一个星期，真的是快忙死了。

星期一到学校去辞行时，被布修老师拖住，后面预定做的事全部被搞乱了。他一直想说服我到学校寄宿，留在海尼森。

“我是为了你好才会这么劝你的，尤里安。如果到前线要塞去的话，你的世界会变得很狭窄。我从为你应该在广大的世界多见一些世面，这才会对你的成长有所帮助。”

虽然布修老师嘴里是这么说，但我知道还有些说不出的理由。其中之一是因为布修老师是飞球部的指导老师，而我是飞球的年度得分王。在我进飞球部之前，哈罗朗校在联盟的排名永远是第二名，所以我的存在对布修教师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理由是布修老师完全不信任杨提督这个监护人的缘故。“以身为军人来说是很了不起”这种话对我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也就是说，杨提督除了当军人之外就没有一点了不起之处的意思。我也没法反驳这种说法，但总有其它较不那么阴险的讲法吧？反正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做。

“你也是太好事了。就照现在这样留在海尼森成为飞球的职业选手是比较聪明的做法。要是对我这个身为监护人的成长有所期待的话，那实在是很难的事！”

杨提督虽然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似乎并无意去改正的样子。而我也不希望他改正。

该怎么说呢？卡介伦少将会说：杨总是以自己的经历囊括普通的人生法则；但非常遗憾，这不是我想说的说法。

当卡介伦少将——当时是准将——把介绍信拿给我的时候，笑着对我眨眨眼：“总之耐心的被他喂吧。虽然是各方面脱离了常轨的家伙，但并不是说没有前途的。”

这个嘛，被喂的到底是谁呢？

【七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我大概得说上几次的“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礼仪端正才行！虽然我是杨提督的被监护人，但身份只不过是同兵长待遇的军属而已——不论是哪一种身份，称呼都很叫人头痛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我的态度太随便任性的话，杨提督一定会被批评，所以非得小心不可。

就依照留给我深刻印象的顺序来说吧。首先，一定是伊谢尔伦要塞。当我自窗内以肉眼看到直径六十公里的银色球体时，不由得惊叫

出来。虽然在立体电视啦、雷射投影啦，照片中和媒体中看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实物和印象还是有差别。该怎么说呢？是的，简直是有天壤之别呢！

由慢慢接近到进港，直到现身踏上港地面的四分钟之间，我的呼吸器官和循环器官都在全速运转着。这种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是自我了解到福利机构的老师对我说："你到杨提督的家里去吧，从今以后他就是你的监护人了"这句话的意义以来，还是第一次呢。那个时候，陪着我的是比我身体还大的行李箱。而今天，陪着我的是杨提督。

"喂，可别跟丢了。"

我紧跟着说完这句话就回过身的提督身后，走下了扶梯。数百双手，一齐向伊谢尔伦的新司令官致敬。此时是二点四0分。

杨提督的寓所——我的新家在正二0二六居的D四区。比在海尼森的希尔巴利（银桥）街的军官宿舍还要来得大。一进门是玄关，再来就是饭厅兼起居室。图书室兼谈话室、书房、寝室、客房、我的卧房、厨房，还有储藏室。

另外还有一间没有固定用途的大房间，书房里挤不下的书，迟早会侵入这块处女地的。这个预言我是有绝对的信心。

杨提督和我，要说对伊谢尔伦有任何不满的话，大概就只有，包括美丽的庭园在内，所有的风景、气候全部都是人造的这一点。

当然，这种不满看起来很傻就是了。公园里的草地啦、杂木林啦、泥土啦，虽然不是自然生长的，但也全都是真实的东西。气候是按照海尼森北半球的坏境设定的，也有四季的变化，在森林公园露营一定很有趣。

提起露营，我记得有一次希尔巴利街整区的能源供应系统故障，那一晚，杨提督和我体会到了在寒冷星球露营的滋味。我们把起居室的火灾自动水装量的开关切掉，拿掉地毯，用军用的固体燃料来烧热水，全身里在毛毯里，点亮紧急用蜡烛来照明，吃军用粮食的墨西哥菜和蕃茄鸡汽。又吹琴，说鬼故事，轻声低语的，渡过快乐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还里在毛毯里睡在地上时，军方设备局住宅课的人员们跑来，望着室内发呆。在那之后，军官宿舍的使用规则上，为什么会加了一套"禁止在屋内生火以及其他类似行为"的理由，只有杨提督和我才知道。

不光只有伊谢尔伦要塞本身，我也见到了住在那里的许多人。首先，是担任伊谢尔伦要塞防御指挥官的先寇布准将这个人。

华尔特·冯·先寇布准将，大约是三 0 岁出头，个子很高，相当英俊的人，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在灰色和棕色之间。听说他原本是帝国贵族出身，但好象不是个严酷的人。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是个不拘小节，能和他开玩笑，能谈得来的人。

只不过，也绝不是个随和的人就是了。如果认为对方是个话不投机的家伙或是讲不通的家伙的时候，我看他一定会当场掉头而去，根本不甩人！

“尤里安·敏兹就是你吗？我听杨提督提起过你，已经打算正式成为军人了吗？”

“是的，我想成为军人。”

虽然不认为被轻视了，但先寇布准将的反应看起来讽刺的意味相当重。

“就算是军人也分很多种。象是操作员啦，象我这样的陆战队员，或者是工兵？不能清楚下定决心的话，也会替杨提督增加麻烦的。”

要是回答得太差劲的话，他一定会嗤之以鼻的，所以我心里好紧张。

“能够的话希望能成为参谋……”

“我想那个人不需要参谋的。智略上比那个人更敏锐的军人，在宇宙哪里找得到？有的话也只有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而已。你想在智略方面帮助杨提督吗？”

讽刺的对象即使只是个孩子，这个人也不会宽容。我马上反射地回答：“但是，即使是有大脑也不能缺少小脑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比喻，先寇布准将好象觉得很有趣似地看着我，他笑了。比起我回答的的内容，我让为他对我能提出反论这件事，还比较中意。

“原来如此，小脑好象是管运动神经的吧。”

先寇布准将和我约好，要教射击和肉搏战技巧。能和我军最高级的射击和肉搏战的名家做这种约定，高兴是很高兴，但我想训练内容

一定很严格。这种程度是可以预料的。不管怎么样，实际做了之后……就知道了。

当然也不全是初见面的人全是不认识的。从海尼森出发搭别的太空船到达的人中，也有不少杨提督和我熟识的人在。

以这种形式再见面的，其中有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是在亚姆立札战败后升官的许多人之中的一个。

“哎，那个时候以为已经不行了呢。在我们射一发的时间里，敌人差不多射十三发过来；不只数量上比不过人家，阵形也乱成一团，指挥系统混乱得可以。我就在想这次是输定了。如果从为在这种状态之下能赢的话，那也未免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这个人完全没考虑到自己会战死的事呢?

“一个人也不剩，全部战死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有残存的人的话，那一定就是我了。”

要怎么神气都可以。杨提督告诉我，那个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能避免如字面意义一样的全灭，就是这个人的功劳。那种大胆又确实的指挥，和他到杨家来访时只会开玩笑的样子，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

除此之外，还有今天见到的奥利比·波布兰少校和伊旺·高尼夫少校，是杨舰队值得夸耀的两大击坠王。性格看起来好象相差很多，但以我看来，实在是感情很好的两个人。

一看到女性，波布兰少校是一定会上前搭讪的。而高尼夫少校即使有女性和他打招呼，他也会觉得太麻烦而不去理会人家。如果只是个人行为而已，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但两人组合起来的话，简查就是对比了。

“这家伙是同盟军里排名第二的名飞行员喔。只不过看起来不太象就是了。”

波布兰少校拍拍高尼夫少校的肩膀对我这么说，而他其实想说什么我非常明白。高尼夫少校注意到我的视线，做了个总结：“再告诉你一声，敏兹。最厉害的飞行员已经战死，躺在墓里了。”

果然是对好搭档。不过也许这种想法是天大的误会也说不定呢。

【七九六年十二月四日】

昨天写的东西，我想做部份的修正。我以为和先寇布准将是第一次见面，但却并非如此。在伊谢尔伦攻略战结束后，曾见过一面。但是那也只是在统合作战本部等杨提督时，稍微报了名字而已，随后就马上忘记了。而且，那时先寇布准将也没有告诉我名字啊。不过先寇布准将也真是坏心眼，还用一副从来没见过的表情，说什么："尤里安·敏兹就是你吗？"！

"对啊，这是个很好的教训。告诉你华尔特·冯·先寇布是怎样的一个大坏蛋。"

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这么告诫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好象很中意我似的（若神气地说，我也是很中意这个人）。他在露天咖啡座喝茶的时候看到我，就叫我坐到他那桌去。在一起的还有伊旺·高尼夫少校，为了我还特地挪出位子，真是不胜惶恐。

"敏兹你来得正好。今天漂亮的小红帽没从这里经过，所以狼先生的心情正十分恶劣呢。"

就这样，稍微聊了一会儿，话题就转到先寇布准将身上。似乎是我记述的手法太糟了，不过反正不是让别人看的文章，也就无所谓。

照波布兰少校的说法，似乎是少校正要教训坏人的时候，先寇布准将阻止了他的样子。

"是怎样的坏人呢？"

"是个专杀自己人的无能法纪球，还把我爱机的机枪瞄准装置弄偏了。如果再晚5秒的话，那家伙大概再也不会替其他人惹任何麻烦了，结果先寇布这个多管闲事的……"

"主要的重点是说这只是私人之间的恩怨，不必太过于重视。所以敏兹小弟，还是趁热把柠檬茶喝掉吧。"

高尼夫少校笑着对我说完了之后，波布兰少校满脸愤愤不平的表情："哼，这是因为对你有好处。多打下了四架，我那时一架都没打下来。"

"因为战场转到亚姆立札的关系，一气击落五架不也很好吗？结果全部合计起来，也只能击落相同数量的敌机而已。"

"就是这个叫人不爽！本来我应家会比你多出三架的啊！"

象这种对话一直持续不断，因为实在很好玩，所以就待了很久。

在我和两位名飞行员分手，急急忙忙回到宿舍时，杨提督正平躺在室的沙发上。

“怎么了？是不是那里不舒服？”

“不，因为起来的话肚子会很饿，所以想稍微减少一些能源的消耗而已。”

我赶快去准备晚餐。要是让艾尔·法西尔和亚姆立札的英雄饿死的话，真是对不起后世的历史学家呢。

因为不能让饥饿的青年久等，所以我把肉、青菜、米和速食汤的粉全混在一起，以超快的速度煮了一锅大杂烩，但杨提督还是很高兴地全部都吃光了。

我想，空空的肚子永远都是最棒的调味料呢。

而且，以杨提督的身份来说，就算是在战地里，想要吃豪华餐点也不会有问题的，但他却特地等着吃我做的菜。对于这种期待和信赖非得加以回报不可，但要先回家一趟再出去，实在是稍微麻烦了一点。

【七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我到现在也还只知道伊谢尔伦要塞的一小部分而已。每天继续不断有从海尼森搬来的军人及其家族，好象都快从港溢出来似的，但却能完全地被居住区吸收进去。在伊谢尔伦的居住设备大约足够容纳军人和平民加起来五００万人使用，大得就连最下级的士兵也没有什么不满。只是，象浴室热水热不热啦，电灯亮不亮啦，储藏室的门会不会轧轧作响啦，这些日常生活谈不上完全满意的地方有很多就是了。而对于这些抱怨要由谁去处理呢？

这样一个一个的小问题，有一百万个聚集起来的话，也会象是在杰服粒子的仓库丢火花进去似的。这些要如何去解决——杨提督考虑过，希望能交给卡介伦少将去处理。不，不对，是全部“推”给他才对。我在想，杨提督一定是除了作战之外，不想再伤任何脑筋了。

“那家伙如果是可以不动手做就能解决的话，大概连呼吸也想省了呢！”

卡介伦少将常常这么说。当我把这些话告诉杨提督时，提督以从真的表情考虑着，最后一副心有戚戚焉的表情喃喃自语……

“这个主意也相当不错呢。”

没错哟，这家伙就是这样的懒鬼！卡介伦少将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了。

但我的意见却稍有不同。杨提督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是个擅长家事的天才。就象厨子能用煎锅做出洋葱蛋卷一样，杨提督能操纵舰队获得胜利。除此之外的事如果没法办到的话，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责难他。卡介伦少将对这一点当然也非常清楚，这只不过在调侃他而已。

【七九六年十二月六日】

在伊谢尔伦，和我同年的女孩子大概也有数千人左右。其实这是当然的事。要塞和舰队合起来有至少二００万的军人都住在这里，而其中又有一半已经结婚，妻子和小孩子当然也一起住在这里。

不过，实际上看到女孩子一大群出现在路上的场面，我还是不太自在。

为了躲避这一群美丽又生气勃勃，象然热带群似的女孩子们，在横巷里见熟人了。

“喂，别这么没出息啊！这样一点霸气都没有，怎么能当我的继承人！”

被神出鬼没的波布兰少校这么取笑着。这个人大概时常在练习吧？不管穿军服也好，便服也好，随时都在找女孩子搭讪。不过今天倒是很难得平时的搭档不在一起。

“向女孩子搭讪是男人的义务，我是不会逃避我的义务的。”

波布兰少校对自己如此肯定之后，还教了我一条女孩们唱的歌。

“嗨、约翰·皮耶鲁，地狱在向你抛媚眼

嗨、约翰·皮耶鲁，只有虚伪的微笑适合你

嗨、约翰·皮耶鲁，粉碎封闭魔王的地狱之冰吧

嗨、约翰·皮耶鲁，从你的酒杯中振作起来吧……”

我问波布兰少校这个“约翰·皮耶鲁”到底是谁，他马上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好象是还使用西元纪元时的宇宙流浪汉，“似乎不怎么行，不象我这么受女人欢迎”波布兰少校加上这句多余的解说。而主张是这个人的临终之地的，至少有十个以上的星球。

“被我攻陷的女人们出生地的星球数，至少比这个多十倍！”波布兰少校最后没忘记加上这一句。

结果，今天发生的事只有如此而已。

【七九六年十二月七日】

一大早，我在烤面包上涂牛油时想，我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同盟也好，帝国也好，都有许多人在使历史产生变动，实际地使历史发生变化。

我也并不是为什么事着急。因为这种事是着急也没有用的，而我只不过稍微想多了一点而已。到底是哪里的谁，在操纵着包括我在内数百亿人的命运?

“不要着急，尤里安，早饭在中午之前解决就可以了，葬礼等死了之后再准备也还来得及。”

杨提督对我说这些话，是在我考虑根据提前结业制度，向学校提出休学的时候。杨提督打消我的念头，告诉我不一定要勉强成为军人。这是自从两年又八个月前，我成为杨家的一员之后，一直没有改变的态度。

“看起来不象养得起两个人吗？”

有次杨提督这么说，好象是因为和卡介伦少将之间开了什么玩笑的缘故，关于这点，杨提督和卡介伦少将都笑着不说明原因。这两个人每次在海尼森见面都象恶言恶语交换会似的。使杨提督成为我的监护人的是卡介伦少将，并且杨提督为了把他叫来伊谢尔伦，今天也发了电文回首都海尼森。

【七九六年十二月八日】

说来非常平稳的一天。我放弃了老是考虑——这样的时间里，历史会怎样——这种想法。这对精神健康不太好。我现在正在可能缔造历史的人的身边，对一个十四岁的人来说，这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七九六年十二月九日】

由于通讯教学的几何一点也不好玩，我就擅自改为阅读自习。只有这种地方象杨提督的少年时代，这倒是相当叫人头疼。

“无辜而被杀的人们”这本书是从杨提督的书架上抽出来的，记述一些因为警察捏造证据、以及法官的无能和检察官的偏见，而错误地

被执行死刑的事例。在我读到为了告发上司的贪污，却反被加上帝国军间谍的罪名而被枪杀，事后才发现他是无辜的这种案例之后，愤怒、悲哀和恐怖充满了我的心。

在民主主义的国度里也会发生这种事！

在旁边有杨提督写的眉批："必须出版象这样的读物，实在令人感到十分悲哀。但同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禁止象这类读物的出版，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傍晚，我把书还给提督，并为擅自借阅的事道歉。提督笑着原谅我，他最近因为只看鬼故事或短篇故事集，所以连书借走了也没发觉。稍后又以认真的表情说："尤里安，这本书在军官学校被列为有害书籍。只为了会损坏民主国家体制尊严的这个理由，把它当成色情小说之类，看到了会被没收的。"

结果，就因为是禁书反而更想去读它，杨提督背着教官和风纪委员，常常看这类的书。还组织了个"有害书藉爱好会"，象亚典波罗提督就对怎样拿到书、怎样隐藏、偷偷阅读的方法以及更进一步要怎样对抗风纪委员这类活发国十分热衷。

"但亚典波罗对组织化的活动太过于热衷了，结果书好象没看过几本。"杨提督笑着这样对我说。这个笑容，我好象能看到更深的含义。但如果问我到底深到什么程度，我可就头大了。

我说得出来的，大概就是杨提督不同于普通军人而已。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可以这么说，提督的头脑的确是优秀军人所该拥有的，但灵魂却不是。

杨提督是希望成为历史学家。我成为杨家的的一员之后，至少听过这件事有一百次以上。不情不愿当上军人的人，三 0 岁就升到上将官阶的大概很少见吧。这样会是没选对自己喜欢的职业吗？但我以为，杨提督对指挥作战这件事绝对不会讨厌，应该是讨厌以这个为职业而已。我问过杨提督有关各种想法。

"猜对一半。"

只是这么回答，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想会不会是对于热衷指挥作战的自己感到讨厌呢？这个问题只好留到下次再问了。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日】

由海尼森传来新闻，知道银河帝国的高层阶级激烈的权力斗争一直持续着，有发生内乱的可能性。

“这不是预测而是期待罢。判断的资料并不是很齐全。”

虽然杨提督这么说，但提督也预料会有内乱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大贵族们的势力和新兴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努力是无法共存的，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对大贵族们来说，时间拖得越久，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实力就会越强，所以一定是希望早点掀起战端的。听说现在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已经就任宇宙舰队司令官，实力超越了军务尚书或统帅部长。然而他和我只差六岁而已。“罗严克拉姆侯爵是天才”这句话，杨提督说过好几次似乎对他的胜利深信不疑。我实在很在意。

驻留舰队举行了演习，结果似乎不怎样理想。亚典波罗提督板着脸对我说：“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与葡萄酒和威士忌一样，要等味道变好还需要一段时间。请就这样转告杨提督，尤里安……不！敏兹军属。”

我就照他说的转达。杨提督听了之后，一脸好象下三次元西洋棋被将军时的表情一样，把脱下来的黑色扁帽套在左手指上转圈圈。

“是吗？要把行动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是吗？这也是没办法的……”

“最近船队会需要出动吗？”

我话才问出，马上就后悔了。在这瞬间，我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耍小聪明了。杨提督用黑色的眼睛看着我，平静的回答：“希望事情不会落到这种地步，但可能会这样也说不定。”

在这两年又八个月中间，我从来没被杨提督吼过。这不是代表我很优秀，而是因为杨提督的宽大。当杨提督觉得受到伤害，或是我做错事他要告诉我的时候，他会搔搔头，连续叫两次我的名字“尤里安、尤里安”这样。

这时他的表情，和那种表情很类似。我想我的脸大概都红了，说了超出份内的活，要是被骂也是应该的。我常常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放纵了。我绝对不希望因为他人使性子，而令杨提督不愉快。

我的日记上，有印上国父海尼森的活，“自由、自主、自尊、自律”。我想要不被杨提督骂的活，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就算是现在，说起来还是令人觉得奇怪。杨提督在家事这方面，是既不勤快也不能干。要是提督的脑细胞有百万分之一用在家务事方面的话，必定会成为一个烧饭和清扫的能手，这样大概也不需要我了。所以我希望杨提督在家事方面是无能的。

认真说起来，就算是现在我对提督而言，也不一定是不可缺少的。烧饭找个厨师来就可以了，扫地、洗衣啦，或是机械方面啦都交由专人来做就可以。不用说，要找个勤务兵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老实说，我很害怕。害怕杨提督会对我说，不再需要我了。就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所以我努力希望使他不会这么说。别人常说：“你太过于乖巧”，这些都是他们误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被杨提督之外的人误会，我是一点也不在乎就是了。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昨天我没写日记。早上一起来就因为发高烧头痛得要命，好象是感冒了。味道完全分辨不出来，把早餐的蔬菜汤弄得辣得要命，吓了杨提督一大跳。提督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便把汤全部喝光，——直到傍晚，我自己尝尝剩下的汤才发觉，真讨厌自己。

送杨提督出门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中午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来探病，是杨提督告诉她的。

菲列特利加小姐……说错了，格林希尔上尉是个漂亮又温柔的人。没发觉到这一点的，我想大概只有杨提督而已。实在是个迟钝的人。

去年夏天，休假到阿尔比卡的冰河湖旅行的时候，郊近的小山屋住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提督夫人，杨提督连人家设法勾引他都完全没注意到。我是觉得那位什么夫人，也有点太好事就是了，但连我都注意到，而提督居然没发觉。或者是……故意装作没注意到呢？说不定是，那位漂亮但有些太夸张的提督夫人，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型而已……

总之，格林希尔上尉帮我量了体温，又拿药给我吃，甚至还为了我把午饭也一起带来。我说这玉米浓汤实在很好喝时，上尉却茸耸耸

肩膀："这不是我做的。而是拜托军官餐厅的主厨做的。我对烹饪很头痛，正在努力学习中。只不过，烹饪对于我的努力没有任何回应呢。"

象格林希尔上尉这样记忆力超群的人，竟然会记不住烹饪的顺序，实在令我感到不可思议。不过这和杨提督完全没有一点做家事的基础相比，倒是颇为相似。

喝了热汤，出一身汗后，觉得舒服多了。等格林希尔上尉回去之后，换一件汗衫，把床单也换过，这次才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到了傍晚，又是格林希尔上尉过来，告诉我杨提督因为舰队运动的演练会晚点回来。

"今天是十二月十一日？啊，是阿修比元帅战死的日子呢。在海尼森的话，学校也是放假的。"

关于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的事，我在历史课时也上过。七一0年生，七四五年殁，死后才追封为元帅，听说是用兵的天才，不知道和杨提督比较起来如何？

杨提督二十九岁就升上将，这要比阿修比提督早了四年。另一方面，阿修比提督在军官学校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绩"中上"的杨提督根本是不能比的。但以第一名毕业的人之中，也有霍克准将这种人。

另外，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好象相当好女色。这一点也和杨提督不同。

不过，"达贡会战"的林·帕欧元帅好象也好女色，似乎是杨提督脱离我军传统的样子。

女孩子这方面，我也是不太了解。说不定人类的女人，要比外星人的男人还难沟通也说不定。不过这种话不能对格林希尔上尉说就是了。

即使如此，只不过杨提督会晚回家而已，没想到格林希尔上尉专程跑这一趟，甚至还从一家叫"电气羊亭"的餐厅带了晚餐过来。这是在三天前开幕，由一般民众经营的一家店。换句话说就是格林希尔上尉请我吃晚饭的意思。除了休假旅行之外，我没在外面吃过晚饭的。

杨提督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10时30分。正在用微波烧热好的"电气羊亭"最拿手的奶汁烤明虾时，杨提督看到月历，说："啊，今天是阿

修比提督的纪念日啊！”我一直请求，他才说了些有关历史方面的话。

“真实这种东西，就和生日一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能只因为和事实不一致，就指责是谎言。”

这显然是针对关于布鲁斯·阿修比提督战死之前的种种态度，和许多相互矛盾的证明有感而发的。

阿修比提督结过三次婚，有人说他一直爱着第一位夫人，也有人说他最爱的是他的小姨太。最后的一战——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有人说他出发时就有战死的觉悟了，也有人说他打算在归国后转向政界发展，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证词，都是值得信赖的人说出的。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以没有任何人预料到的大胜利结束，在归国途中，重伤的阿修比提督停止了呼吸。在51年后，让人们有各种猜测的日子。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今天杨提督说了让人出乎意料的话。晚饭后，我正在泡红茶，他突然问我：“尤里安，如果你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话，你要怎样才能战胜那些大贵族们呢？”

我这时正把热水冲到茶杯里。尽管只是假定，问我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战略是不可能会有答案的。这简直是向小鸡询问老鹰的狩猎法嘛。

“不知道啊，这种事……”

“不知道也没关系！”

象这样越逼越紧，我也觉得相当头大，赶快利用后天的作业这个借口打退堂鼓开溜。提督以后一定会想起来的。看来只有拼命压榨不存在的智慧，想出答案来才行。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今天原来是先寇布准将教我使用战斧的肉博战技的日子，但泡汤了。我去防御指挥官的办公室时，一位正在玩扑克牌算命的叫布鲁姆哈特上尉的年轻人告诉我。

“准将有点事需要处理，到一家叫‘蜜蜂与蜂蜜’的店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一面说一面在偷笑。

我谢过他，到那家店去一看，才知道那是一家有许多小房间，平民私人经营的俱乐部。进门询问一下，先寇布准将走了出来，衬衫的

扣子也没扣好就对我说："啊，小弟，很抱歉今天的训练延期了。突然发生必须教导心胸狭窄的女性，博爱与宽容的精神这件工作的缘故。"

我向他抗议："准将，突然有事那也是没办法，但希望您不要叫我'小弟'好吗？"

听我这么说之后，先寇布准将很平静的说："是吗？抱歉，我会小心的，小弟。"

因为我也预料到大概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很快的回敬回去："是啊，请小心一点，老伯！"

一瞬间，觉得好象是踩到猛兽的尾巴似的，先寇布准将只是苦笑（我觉得如此）而已，没有对我怒吼。

不管怎样，战斧训练的时间空出来，我就到正一八0九层的森林公园去。

昨天，杨提督问的关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战略，这个习题还没解决。关于这个，我稍微想了一下。不希望当军人的杨提督出的习题，要是想当军人的我答不出来的话，这就有点不应该了。

我选择森林公园是因为不会有人来打扰，还有一个理由是杨提督常利用那里当睡午觉的地方，这是杨提督自己告诉我的。毕竟因为是在人工星球之中的森林公园，所以根本不会有蚊子，这一点就比起自然的要好得多了。原来如此，不是实际在这里睡过午睡的人是不会注意到的。

果然在预料的地点看见杨提督了。我叫他一声，提督好象吓了一跳似的，由草地上坐起来向我招手。

提督说他是在思考所谓"历史上假定的讽刺性"。幸好没有提到"习题"的事。

杨提督说的话，我记述如下。

每个人都知道，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打倒了银河联邦的共和政体，成为独裁者，或者应该说是更进一步的专制者。因为他，有多少亿人被杀了。但是，如果在他还是银河联邦的政治家时，被某人暗杀了，这个暗杀者大概会被冠上"残杀有前途的民主政治家的狂徒"之罪名，而不是被评为"拯救几亿人生命的伟大救世主"吧。所谓历史的评价就是这种东西。此外，若银河帝国的"流血帝"奥古斯都二世在儿童时代

就被杀死，杀他的犯人必定会以残杀幼儿之罪而被玩弄，社会也会予以非难吧。现实里杀害幼儿者之中，在别的次元里也许会是救世主也说不定……

杨提督似乎因为疲倦而变得讽刺意味很重。理由只有一个，一定又是和海尼森的“伟大的人”有什么争论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人是国防委员会的还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就不知道了。连用超光速通信都会吵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也不得而知。看样子不象是因为卡介伦少将的人事问题，但那又会是什么呢？最后我终于知道，杨提督在考虑怎样才能和海尼森的比克古提督商谈这个问题。

“用超光速通信也行不通吗？”

我这么问道。杨提督一面点点头，一面口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大概是在说，如果伍兰夫或波罗汀还活着之类的话。

亚姆立所会战产生了许多的阵亡者。而其中，杨提督感到很惋惜的，就是波罗汀提督和伍兰夫提督。两位都是了不起的军人，而且，“那两个人如果活着的话，我就能比较轻松一些了。”

这种说法，我觉得好象太过于正直了点。

况且再怎么说，西德尼·席特列元帅退休了，杨提督所尊敬的上司也只剩下格林希尔上将和比克古上将而已。战历丰富的士兵也大多阵亡，失去了几万艘的船舰，这个损害日后要重建起来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不知帝国军会不会给我们这些时间，杨提督对这件事似乎相当的在意。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杨提督而言，对我而言，这都是个好消息。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要来伊谢尔伦了。这似乎不是因为杨提督的顽固请求，而是在海尼森的比克古提督下工夫推动的结果。

“麻烦的事可以全部塞给卡介伦学长了。”

杨提督这么说的时候，似乎高兴得要跳起舞来了。我一路回来就有点担心。卡介伦少将搭乘的军用运输船到达伊谢尔伦是明年的一月十日，我想该不会是打算把“麻烦的事”完全不去处理，全部积到那时候吧……

不管怎么说，杨提督心情好转了，同时好象从乱糟糟的文书工作中解放了似的，于是开始沉迷在作战计划之中。看到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很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自己常常搞糊涂了。现在的确很幸福，但原本也是幸福的。二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八岁的时候父亲战死，十岁的时候祖母去世，其后两年在福利机构里生活。母亲的事，已经完全记不起来。祖母是我一不守规矩就唠唠叨叨，对我说话也多半使用命令形和禁止形。有什么优点都是她的教育成果，有缺点的话，都是我没有感觉到祖母的恩惠的缘故。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的确不怎么悲伤，这大概证明我是个冷血的人吧。

写出来之后我才发觉，我的人生总是在偶数年龄时有大的变化。今年是开始在伊谢尔伦生活，二年后、四年后又会有什么事发生也说不定的。

我是很幸福，但是对杨提督来说，我是否能成为他幸福的条件这件事我非常的在意。我很明白会这样想的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还是很在意。在不记得几天前也写过了，我不希望杨提督认为我是不需要的东西。不论是多小的事也好，希望会对他有所帮助。在这之前，首先要注意到不要增添提督的麻烦。

我想起刚才交谈的对话。晚餐后的红茶完全没动，杨提督好象在考虑什么，我重新泡一杯之后问道……

“您在想些什么？”

“这不是可以告诉别人的事哦。真是的，人要是只会想着怎样去赢别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卑鄙了。”

这么说，我就知道杨提督在思考怎样才能胜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方法。不管我怎样的拼命努力，虽然说过希望能够对杨提督有所帮助，但终究什么都想不出来，只是站在沙发旁。杨提督的心情好象好转了，看着我……

“对了，先寇布准将好象在教你射击，现在情形怎样？”

“据准将说，我的天分好象很不错。”

“喔，那很好。”

“提督似乎完全没有练习射击，这样好吗？”

杨提督笑着回答：“也许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且我也不想下什么工夫，现在大概是同盟军里最差劲的了。”

“那么，你怎么保护自己呢？”

“司令官如果需要自己拿枪来保护自己的话，就表示战败了。我只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不落到这种地步就好了。”

听到这些话时，我很高兴。这一点毫无疑问的我可以为提督效劳。

“是这样吗？知道了，我会保护你的。”

“那就拜托你了。”

一面笑着，杨提督一面端起红茶的杯子。仔细想想，我都没有注意到自已的改变。前些日子才在比较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和我自己的差距。这次是杨提督和我之间的差距。

和罗严克拉姆侯爵之间的差距，其实仔细想想根本没有一点意义。他是专制国家的人，而我并不想当专制国家的军人。我希望能成为由破坏者手中，保卫民主主义的道具的小小一部份而已。

这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只是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再确认而已。对我而言，杨威利、民主主义、国父海尼森建立的自由行星同盟和我自己本身的未来是合而为一的。我知道这种说法令人脸红，因为我的能力和存在都还不够份量。我还有好几年必须追着杨提督的背影前进。并且，只要我还是如此的时候，就必须避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伟大的这种想法。

## 第二章 第一次的薪水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奇怪的谣言，在要塞中流传着。

有幽灵出现！

“无头的美女幽灵呢。”

波布兰少校这么说，我告诉杨提督时，提督大笑了起来。仔细想想的确可笑，没有头怎么会知道是美女?

“不过，这才象波布兰。即使是幽灵，就算没有头，总之归入美女一类的就是了。”

杨提督这么说，波布兰少校又说：“即使没有脸，身经百战的勇者看到美女也会知道是美女的。”

“即使是连战连败，身经百战到底还是身经百战。”

高尼夫少校马上接上这一句。

对于这一点来说，从古至今，军队和学校总是有讲不完的鬼故事。象被上司指责而自杀的士兵幽灵啦，还留恋妻子却战死的新婚士兵的幽灵啦，这类的故事我听过好几个。

“如果说平均每两艘舰有一个幽灵的话，伊谢尔伦全部幽灵的总数大概也有一万到两万了吧。”

波布兰少校这么一说，高尼夫少校也点头赞同。

“光是幽灵就可以组成两个师团，而且还是不死之身呢。就算QWQS也不是对手。”

象这种开玩笔的话题固然是很好，但谣言似乎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变得好象真有其事了。

“我军并未把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的每一个角落都制住，电脑管理也无法伸及的无人楼层和区域多的是，这正是给予帝国军的残兵暗地里进行破坏工作的好机会。大要是看到他们才误以为有幽灵的。”

针对这种说法，的确，没有一个人有自信能说清楚伊谢尔伦内部的每一个角落。拿幽灵的事当笑话的人，听了这种说法就好象听到不

祥的事似的表情，马上就笑不出来了。连杨提督也只是苦笑着不往下谈。

就我所知，杨提督是相当喜欢怪谈啦，恐怖小说这一类的书。当然喜欢书是一回事，但要和认真信奉神秘主义的人做朋友，大概也不会有那种兴趣。

他似乎认为这种人和精神主义者交往会沾上臭气似的。

不过，伊谢尔伦要塞内部，有帝国军的残兵在徘徊的这种异次元的恐怖，似乎也没什么好玩的。

“虽然是傻得可笑的谣言，但也不能就这样放着不去管它。不安这种东西是恐慌和猜疑的卵。”

话是这么说，但在我看来似乎也没那么深刻。如果有帝国军的残兵存在的话，在亚姆立扎同盟军大败的时候大可趁机做些破坏工作，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说“会趁那个机会做些什么”，但“那个机会”到底是几时，我还是弄不清楚。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现在在写这个日记时，结果当然是得救了，但是今天实在是灾情惨重。

洗了个热水澡，换上睡衣，闻着面包和加了蜂蜜的牛奶香味，写下现在的日记。总觉得那好象是好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提议对曾经多次发生目击幽灵之类事件的场所加以调查的，是先寇布准将。采纳了这个提案的杨提督，原来以为提案的先寇布准将要亲自指挥这项调查工作，但先寇布准将推掉了——“别开玩笑了。如果非得自己指挥不可的话，我才不会提出这种白痴似的提案呢。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家伙嘛？”

“原来如此。”杨提督对他话中特别深长的意味表示赞同，向外征求“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

伊谢尔伦要塞原来就还有很多房间没有使用，所以似乎是可以在各处拥有别墅。

“如果是我的，就要在各层都找个爱人。”

先寇布准将这么说。杨提督说这种事对他来说的确有可能，但即使这只是开玩笑，要塞的内部楼层数细细区分的话，可是“有九千以

上，不到一万”的啊！有些楼层只有机械设备，也有只有“少数物资和大量空气”的楼层，要认真调查的话，那可会累死的。

“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马上找到了。杨提督好象早就料定似的，当然我也想象得到，奥利比·波布兰少校是第一候选人。但我却没料到波布兰少校接下来的提议。

“怎么样，尤里安想不想一起去瞧瞧呢？免得你会太无聊。”

怎么办呢？我这么想的时候，高尼夫少校以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和语气说：“啊，敏兹，难得波布兰这样邀请你，还是不要招惹他的‘恶意’比较好。”

“高尼夫少校也一起去吗？”

“世间也是有象‘顺便’啦‘奉陪’啦这种事的。”

“那么，我也去好吗？”

“啊！原来是这样，尤里安比较信任高尼夫是吗？”

波布兰少校故意表现出很悲伤的样子。

就这样，组织了仅有3名成员的探险队，因为根本也没有其他人希望同行。本来杨提督似乎也并不是认真地要去调查，以波布兰少校为队长的探险队这件事，好象原来以为会当个笑话收尾的。甚至在送我出门的时候说：“要记得带便当去。”

中午二时，我们到达地下一四一层展开“调查”。

“这里听说有甚至比优布·特留尼西特的脸还要大的老鼠呢！”

波布兰少校以充满恶意的吻说道。我讨厌特留尼西特这个政治家，大部分是受到杨提督的影响，但波布兰少校又是为什么呢？

“说话不中听的家伙可以信任，说话太动人的家伙不能信任。”

这一点和杨提督相同呢？或者是因为特留尼西特非常受女性欢迎呢？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地下一四一层以前是帝国军放置可燃物的仓库，在发生火灾后被弃置了将近有十年以上。被我军攻陷之后，也不必一定要去使用它，就仍维持原样没有变动。这样的场所也难怪会有幽灵也现的谣言。

在打开双重闸门的时候，我原来想帮点忙的，但是波布兰少校说：“不用担心，波布兰家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句话。”

“但是却有失败和挫折的句子呢。”

伊旺·高尼夫少校冷静地加以指出，害我大笑出来。所谓绝妙的时机配合，我想大概就是如此了。

门的里面是一片黑暗的世界。照明设备仍然维持未修理的原状，手电筒的光线将黑暗切开，一四一层的范围很宽广，约5公里见方，天花板的高度大约有二十五公尺左右。由于换气系统停止运转，沉寂的空气侵袭脸上时，令人觉得有点被呛到了。

“好黑啊……”

说这种话，其实就是一种不安的表现吧。

“不用担心，我的方向感比慧星还要来得准确。”

波布兰少校夸下这种豪语，但在黑暗中前进三十分种后，似乎马上就失去自信了。

“这下要变成迷路的孩子了……”

“不是说方向感比慧星还要来得正确吗？”

“那是在宇宙飞的时候。脚踩在地板或地面上的话，实在就没办法了。”

到现在才说这种话，真是叫人头痛。

只因为是很广阔的地方，要折回去也很难找出方向。四面都没有墙壁，地板上横七竖作地散布着油迹、树脂、合金之类烧剩的残骸。大概连要确认自己的所在位置都没办法。完全没想到有可能要用到惯性导航系统啦、红外线监视器啦，低周波雷达之类的仪器。除了不晓得多少只的老鼠之外，什么也没看到。

“如果我们遇难的话，下次的搜索队一定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全吧。”

由于还一直走个不停，于是波布兰少校这么说。“遇难”这个名伺，在现在说出来令人感到异常的真实感。高尼夫少校半自言自语地提出异议：“会是这样吗？不会是对我们失踪的事非常高兴，所以就干脆放着不去管它了吗？”

“你啊……”

这之后还是一直拼命走着。

“十四时三十分。”高尼夫少校很冷静地说，于是我们就开动这一顿迟了的午餐。不论在什么时候肚子都是会饿的。把防水布铺在地上，在没有灰尘飞杨的地方打开篮子。

“顺便借问一下，你想这里是哪里？”

“谁会知道在哪里！难道只要我说出来，我们就会在那里吗？”

波布兰少校好象心情很坏的这样回答。高尼夫少校，用力咬了一他的三明治。

“这种时候，就是幽灵也好，出来帮我们带路吧。向导费嘛……女的幽灵就送她一个吻，男的幽灵就送他一巴掌。”

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听到呻吟声的话就更是气氛十足了，结果居然好象真的听到呻吟声。不象是故意想吓人的样子，而是很微弱，象求救似的呻吟声。我整个人跳了起来，但我们的两张王牌还是很平静地把三明治吃完，甚至还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后，才悠然起立。

声音象是从一处由钢筋堆积成的小山附近传出来的。手电筒的光线扫过它的一部份。

“高尼夫，你知道幽灵的主食是什么吗？”

“不太清楚，不过似乎比你更留心自己的健康呢！”

起司、全表面包、添加维他命的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散落一地，我眼睛都傻住了。换句话说，不可能有幽灵还有消化器官的。

我用手电筒的光照着钢架子的小山。才踏上去一步，似乎站不太好，整个人失去平衡，一只脚跪了下去。

这时，好象有碰到了谁似的。

“啊，对不起！”

我直觉反应这么说了之后，看到我的正前方，手电筒的光圈中，高尼夫少校和波布兰少校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我马上跳起来。我所到的是不应该有的第四个人。高尼夫少校拉住我的手，把我整个拉起来，波布兰少校则拔出热线枪。

戏剧化的场面并没有发生。我看到的人是已经痛到半死状态的人。枉费摆出了那么好的姿势，结果还没射一枪就结束了，波布兰少校不满地轻轻踢一下那家伙的身体。

出来到外面引起一场骚动后，黑暗中的居民被送到医院去了。他是在亚姆立札会战之后，引起斗殴事件而失踪的同盟军下级军官，已经在这里躲藏了将近两个月以上，结果引起盲肠炎。他为了偷食物而出没，也就难怪会传出有鬼的谣言。真是够可怜的。

然后，满身脏兮兮和一肚子不高兴的我们三个人，受到了先寇布准将半反讽的夸奖，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快累死了！而且感到好空虚。希望到了明天精神能恢复就好了。

【七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现在我正式的身份是“同兵长待遇军属”，所以也就能领到兵长级的薪水。每个月有一千四百四十元。经济上是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了，但在法律上只有十四岁还不能取得公民权，所以仍然得被杨提督监护。这种结果，对杨提督来说，直到上个月为止，可以向政府支领的养育律贴没了，再加上没有经济上的扶养家属，税金又会提高；而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对被监护人应负的义务却还留着——真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如果杨提督对经济的现念，是一种斤斤计较的态度的话，至少一定会力争，今年应该算还有扶养家族才对。然而，虽然他对于大军出动时的补给非常的罗嗦，可是这种家庭规模的财务问题却是一团乱账。

“零用钱够不够？”

“生活费够不够？”

只会这样问我。如果我回答够用，“如果不够的话，就告诉我一声。”但如果我回答不够的话，就直接把提款卡给我，然后就这么忘记了已经把提款卡给我的事。

我觉得杨提督的脑细胞经常象望远镜一样，只看得到远方的时间与空间，就在身边的事反而无法进入他的视界之中。有些人会认为这种人是怪胎，但我认为有一些象提督这样的人也很好。当然太多的话会很头痛就是了。

而且，我不会变魔法。所以昨晚将写日记写到睡着的我抱到床上去的，除了杨提督之外不会有别人。我今天就把加在红茶中白兰地份

量增加一点以表示谢意。看到提督的表情，就知道他对一切都完全了解。提督就是这么一个人。

到那时为止，宇宙中虽然有许多帝国军小规模的短期根据地散布在各处，但大型的基地只有在回廊的帝国方面的出而已。

伊谢尔伦要塞是奥特佛利特五世的时候，命重臣谢巴斯迪安·冯·留狄利兹伯爵建造的。

这个人以前线指挥官来说，是被评为“每战必败”的人。但似乎又不能说他是无能。他在事前加以周详的计划，完全照理论来用兵，只是由于“敌军不照理论行动”所以才会输了，因此他对于“叛乱军那些家伙全是些不懂得用兵理论的”这件事似乎非常的愤怒。想到帝国军居然也有这种怪人，令我感到有点亲切。

总之，也不能称之为只输不赢的重臣，似乎在军事建设和补给方面，这种理论的工作上建立了莫大的功绩。

原本最早提出要建造伊谢尔伦要塞的，是达贡会战当时的帝国皇族，史提凡·冯·巴菲多巴非鲁侯爵。这个人的一生似乎也是相当不幸，就连实际建造要塞的留狄利兹也是，好象是为了担负费用超过预算的责任而自杀的样子。不过再怎么也比不上奥特利特五世这个人，对他的描述听来似乎是个优柔寡断的家伙，在建造中期，听说有好几次后悔了想中止建造。如果在那时放弃的话，大概就不是会出现，为攻击伊谢尔伦要塞而超过百万以上的军人战死，我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在这里写日记了。

不管怎样，虽然巴鲁多巴非鲁侯爵和留狄利兹伯爵遭遇不幸而死，却使他们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之后，在过去人们的人生和业绩的延长上，有我现在的人生。如果这些是我自身发出的想法的话，以十四岁的年龄而言，实在是相当不得了，但其实我只是照杨提督的述怀加以记叙而已。

所谓历史，并不是在过去就完全结束了，它将种下日后的种子，终于有天开花结果。这些不是从杨提督那里听来的，是今天通信教学的历史课本里的文章。

这话的确没错，但以乎有点过于理所当然。

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正要缔造历史的人，例如杨提督啦、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啦。我比较希望是属于历史的原因而非结果。所以为提督泡美味的红茶、能算是参加了历史的缔造吗？

好几天前写过了，我并不焦急，但希重能早点独当一面。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听杨提督说已故的布鲁斯·阿修比提督的第一任太太还活着。

虽然是被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如果阿修比提督没有战死的话，今年应该是八十六岁了。所以他太太还活着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和阿修比提督同年的夫人，听说是住在首都海尼森的郊外，由女仆照料着，每天等待着丈夫寄来给她的信。

“可是阿修比提督不是在五十多年以前就去世了吗？”

“但是，还是有信寄来啊，很悬疑吧？”

这个悬疑的真相如下。是阿修比夫人（因为已经离婚了，是不是该称为前夫人呢？）自己写信寄给自己的。自己亲手写六十多年以前的恋人寄给自己的信，寄到自己的住处。并且，据看过信的护士说，信中洋溢着爱与热情。

“即使是到了这种年纪，那个人还是一直这么反覆对我说：我爱你，我爱你的。真是一点也没感觉老了呢。”当然夫人不认为这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信。夫人能了解的只是——这应该是丈夫寄来的，记载了对自己的爱的情书而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如果用可怜或凄凉来形容的话，好象用用词不太对。对旁边观者的眼光来看，也讲的确是如此；但当事人却很幸福。或者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以文章确认丈夫的爱情，如果由别人来说，就会感到不安？我觉得阿修比提督也真是罪过。

“喂喂，不要想得那么深入啊。你才不过十四岁而已，不可能了解那些真实感要比事实来得必要的人、事。”

“提督能了解吗？”

“我也不过才二十几岁而已，所以也不甚了解。”

提督以一副非常若无其事的表情这么说。

提督说，如果能够不老不死的话，希望能从边境的星球重眺人类兴亡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年纪都会越来越大，变成老糊涂一个，所以希望能趁年轻时就死掉。可是要是早死的话，一定会被还活着的人任意说自己的坏话，这实在令他头痛得不得了，真是辛苦啊。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来到伊谢尔伦要塞已经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了。好象有句名言说“边塞无宁日”，也就是最前线的要塞不会有平静的日子之意，但目前的状况却是既没有敌袭也没有战斗。再怎么说，不可能会突然有一天，什么理由也没有就突然发生战争的。也许就是现在，在几千光年之外的银河帝国的最深处，下达了大舰队的出动命令也说不定。而这些事，若不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会知道的。

伊谢尔伦要塞是最前线的基地，同时也是舰队向敌国进攻时的后方基地。这个机能也是十分的重要。

“对战争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补给和情报。如果没有这两项的话，仗根本就没办法打。如果把战争当作一种经济活动来看的话，补给和情报是生产，战斗则是消费了。”

杨提督这么说。以前就曾经考虑到这种情形，但没想到在亚姆立札的大败就正是这种情况。

“世间最糟的傻瓜，就是以为没有补给也能打胜仗的傻瓜了。”

他这么说。但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实际人类历史上，这种战争指导者却大有人在。而这个结果，就产生了大量的掠夺啦，或是破坏、放火、杀人这类事件，也时有出现连做了这些事也没办法活下去，而导致士兵饿死的例子。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这种人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大概会成为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吧。不是指好事，而是指坏事。伊谢尔伦要塞隶属同盟军之后，所发生的第一件杀人案件。

“不是文学上的杀人，而是社会上的杀人。”这是杨提督的评语。凶手和被害者都非常清楚，所以不象去年夏天那样，根本就没有名侦探杨威利上场的余地。事情好象完全由宪兵和法律军官全权处理了。

杨提督说，这种事情即使只是写日记也不要写出本名，所以我就用假名。

过去A下士官和B下士官就在竞争追求平民的C小姐，结果来到伊谢尔伦后又重新点燃了战火，最后C小姐突然把她讨厌的B下士官射杀了，似乎是这样。而这个A下士官，就是前些日子，被包含我在内的波布兰三人探险队在地下一四一层的黑暗和尘埃中救出的盲肠炎病患。医院方面谢绝一切探访。最重要的是，根本完全没人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连现在在写日记的我，也是心痒痒地难过到极点。案发现场的酒吧暂时被关闭了，向军队缴纳经营费的老板一副欲无泪可怜表情，这被为了能见见C小姐而赶往酒吧去的士兵们，当成话题而广为流传。

对这个案子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很担心杨提督会被追究管理责任。但先寇布准将则是认为，即使国防委员打算这么做，他们也不会真的把杨提督从前线调回去。

“因为那群家伙只会从安全的场所发号施令而已。他们很清楚帝国军不知道何时会发动攻击，所以不会考虑调换司令官的。况且这也不是需要这么小题大作的案子啊。”

一切都完全交给宪兵来处理，杨提督似乎有些许的不太高兴，好象有一些在意的样子。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与其说“认为”还不如说是希望这里面有些什么才好。这话虽然不敢说出，但面对文字则可以毫不脸红的写出来。结局到底会如何呢?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光只有最初的报导实在很难抓往事件的全貌。昨天的杀人案件好象发展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杨提督最近和海尼森通信的时间增多了，格林希尔上尉对这件事不肯对我多说。

“看样子可能会拖到明年。”

只告诉我这些而已。象亚典波罗少将、波布兰少校甚至还想从我这里获得情报，看样子一定是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亚典波罗少将说，请我吃饭真是蚀老本，似乎不能讲给波布兰少校听，令他深感遗憾。说不定那两个人在为事件的真相打赌。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今年就快要结束了，再过一星期，宇宙历七九七年就要来了。我就快十五岁了——应该，如果帝国军没有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我没被击中变成炮灰消失的话，应该是这样。

要增加岁数这件事对杨提督来说，感觉特别强烈。他一直很不情愿承认明年变成三十岁的这件事。我则是一点感觉也没有。提督说“二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过去了。战火夺走了我的青春”这些话，而且还说：“为什么一年只有十二个月就结束了？有十三个月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的。”

“谁都不会高兴的！”

“但是一年会有十三次薪水可领啊！”

“新年的休假也得等上十三个月才有一次呢！”

杨提督在想怎么提出反论时，我趁机把我的礼物拿出来。也就是今天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的发薪日。我原来就在想领了第一次的薪水该买个什么礼物送给提督。

“尤里安，你太懂事了。象我十四的时候，只会想怎样从老爸那里挖零用钱而已。”原以为是对我的夸奖，但听下面的话就不太对，“这一定是家庭教育的差别。”

这样，岂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不过，不管怎样，杨提督很高兴地收下礼物就是了。

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是手指弹上去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象纸那么薄的手制茶杯。其实我原本是想买白兰地酒杯的，但发觉太危险了。

晚上我们到一家很象海尼森的“三月兔亭”的餐厅吃晚饭。杨提督只喝了一杯玫瑰红酒而已，莫非这是对我的礼物的回礼吧。但这些日子提督的酒量增加了，实在令人担心。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天实在太过于平静了。我有点在意前些日子杨提督出的“家庭作业”的事。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要用什么方法来打赢贵族联合军？如果是容易到我都想得到的话，我们同盟军也用不着那么辛苦了。

说“不知道”当然不是种专长，而是耻辱才对，但到底罗严克拉侯爵要怎样去打败强大的贵族联合军呢？的确，在政治上有新宰相立典拉德公爵支持，但一旦开战的话，这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对于军事来说，必须统一才称得上力量，所以一定会有什么策略离间贵族联合的。

更进一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提督一定知道才对。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帮杨督跑腿到一家叫“四十大盗的洞窟”的平民经营的店去。这是买书籍、各种游戏、谜题、听视软体的店，才刚开幕没多久，大半的货品都还是被包着放在地板上。

在这家店里买了一本“最新版·虚构地名辞典”的书，很重。这是杨提督在很久以前订的书。是从海尼森的书店，一直追着提督到伊谢尔伦要塞来的。

我在那里到了高尼夫少校。他和波布兰少校在一起时不会太引人注目，是个有明亮的发色和眼睛，容貌非常清爽的人。

高尼夫少校和我约好以后找时间教我玩很有趣的填字游我。少校是很庄重，给人感觉很好的人，但一和波布兰少校合起来就变成尖酸刻薄话的机枪射手，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无害的化学物质，一旦和有害的互相结合，也会变成有害的了。高尼夫和波布兰就是这种情形。”

杨提督这么告诉我。如此说来，这种和身为触媒的杨提督，也脱不了关系了；我在心里这第想，只是没有说出而已。

人也稍微反省一下，我和杨提督周围的人也象太过于亲密了，也许就因此无法察觉这些人真正的价值。这本日记我想大概不会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作参考资料，但是如果因而被认为“自由行星同盟中最强的部队，原来不过是这种怪人集团而已”这可就不好了。不过象杨提督的调兵遣将，先寇布准将的勇猛善战，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人校的辉煌战绩，我都还没有亲眼目睹的机会。下次有战斗的话，我应该就能待在杨提督身边了。那时，就可以第一次亲自确认“奇迹的杨”之威名。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政界、军方上层阶级、要塞司令部等，总会有些什么烦恼啦或麻烦之类的。但身为杨提督的被监护人兼侍从兵的我，只要注意红茶的味道啦、衬衫干不干净就够了。由于我能由这些事中得到乐趣，所以即使只是些微末小技也无所谓，只要这种生活能持续下去就好了。我偶而会这样想。

放假的前一天夜里，一旁放着茉莉花茶和月饼，和“艾尔·法西尔、亚斯提、伊谢尔伦，以及亚姆立札的英雄”下立体西洋棋，听着背景环境音响系统流出的音乐，很不可思议的觉得，不能早点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人也无所谓。

杨提督下立体西洋棋的技巧实在很差。刚开始是提督教我怎么下的，但我马上就赶上恩师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才华。提督的下棋历史已经有十五年，在这期间可说是“一点”进步也没有，他自己也是这么说。技巧方面的确是如此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下棋当中，常常想别的事情。对提督来说，立体西洋棋是他进入战略方面思考时，所必要的小小仪式。在军官学校的时候，也许是用上课的铃声，由于现在没有了，所以换成这种方式。

“将军！”

“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棋赛本身是轻轻松松的结束了，但因为我有种预感，所以一直有点坐不住。我发觉杨提督是在想那个“家庭作业”的事。我帮杨提督的茶杯（是我送的礼物）倒入热茶，先打开话题。原来我就对这种题目很有兴趣，在帝国军分裂为两个阵营时，同盟军会采取什么行动？帝国军对此又会采取什么反应？

“假使我是同盟军的总司令官的话……”

话才刚出，提督就马上改。

“不，这个假定不太妙。如果我是和罗严克拉姆侯爵敌对的大贵族的话，会对同盟军低头，想办法缔结攻守同盟。帝国和同盟互相不可侵犯、部分领土割让，释放思想犯、什么都会答应。”

“这么轻易答应下来没关系吗？”

“一定会答应的，只是不会遵守。”提督以平稳的话调，却不怀好意的气这么说。

“最好是将自己的战力好好保存着，设计让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军队和同盟军大拼一场，等两方面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再把全部战力投入。罗严克拉姆侯爵被消灭，同盟军也被赶走，这对大贵族们来说真是可喜可贺……”

这种事一开始就不可能的。大贵族们这种完全相信只靠本身的力量就能击倒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想法，正是这些大贵族掀起战端的原因。

“对罗严克拉姆侯爵和贵族联合军而言，最担心的就是让同盟军坐收渔翁之利。贵族联合军占上风的话，就去帮助罗严克拉姆侯爵，但情势逆转的话，就转而支援贵族联合军。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帮助的话就一定会输，因此大贵族们也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直使战火持续不断，最后双方都会倒下的。先不论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政治、战略这两方来说，同盟军要采取的方针，这是上上之策。”

“同盟军的最高阶级会这么做吧？”

“嗯……”

“对了，罗严克拉姆侯爵应该发觉这个危机了吧？”

提督看着我，点点头说：“没错，尤里安注意到重点的所在了。现在我所考虑的，罗严克拉姆候爵应该老早就想到这点了。对策一定是在讨论中……”

后面就变成在自言自语，提督交叉双臂。

“分裂的话，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谁会是主谋者……”

其后完全陷入思考之中。我静静地把立体西洋棋收拾好，再帮提督倒杯热茶。我能为提督效劳的，只有这些而已。不过，这要比什么事都帮不上忙，要好得多了。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昨晚想事情想过头了，所以没睡好，再加上原本有点低血压，整个头昏昏沉沉的。有必要把自己弄清醒点——杨提督这么对我说。我家是没有咖啡的，即使是咖啡嗜好者来我家，提督还是很高兴的请他喝红茶。我正打算待会儿去买咖啡，但在早餐桌上，我发现提督在茶杯里倒的是白葡萄酒，似乎打从一开始他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请您只以一杯为限。”

我尽可能加重语气这么说，提督好象很高兴地点点头。

现在这个时候是战乱持续了将近一世纪半，孤儿人数有好几千万的时代。而在这之中，叫杨威利这个监护人的孤儿只有一个人，我实在是很幸福。

这一点不论在何时，我都能非常肯定。

【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要塞内部到处都是人声沸腾。幸好，不是在做战争的准备，而是为准备开新年舞会而骚动不已。

“在最前线居然会为新年舞会而无法镇定下来……”

也有为此大皱眉头的人。杨提督则是说，如果不要他演讲的话，那开个舞会也不错。帝国军是不会有趁这个机会来攻击的闲情逸致的。威胁，再转回头来对付正面敌人的闪电战术，对伊谢尔伦要塞不会管用。一旦时间稍有拖延，国内的敌人可能就迎上前来个前后夹击，这种冒险主义，至少罗严克拉姆侯爵是不会用的，杨提督下了这种断言。

“司令官说的没错。而且要打仗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新年舞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哪一边比较重要，这是非常明显的。”

异口同声这么说的是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但我非常了解，“要闹得超出对方预料之外”的，好象是波布兰少校的“武士魂”，“对性格沉郁的家伙也要强迫他们去闹”的则是先寇布准将的“和平哲学”，我觉得这两个人在精神上是兄弟，但要是当着他们的面这么说的话，两个人却是一副不愉快的表情。我把这些话告诉杨提督之后，提督只说他们是“同一块田里的蕃茄和马铃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块田的管理岂不就是提督本身的责任了吗?

至少，如果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是德森上将那种唠唠叨叨，连坏心眼都很认真的人的话，可能象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这型的人，都会被关进专用的禁闭室去的。这是依据亚典波罗提督宝贵的证词下的判断。

“德森这个讨厌的家伙，在军官学校教组织理论，发考卷的时候，会一个一个把分数念出来。对那些分数不好的学生，用很讽刺的语气问：‘你到底有没有用功啊？’如果回答没有用功的话，就问你为什么

不用功，极尽所能地讽刺唠叨。如果回答用功了，就说你这象用功了吗，还是极尽所能地唠叨。”

那我们的证人亚典波罗如何应付呢？回答如下：“我认为自己的确用功了，但似乎仍稍有不足的样子。”

结果德森那家伙突然之间答不出来，所以应该算是赢了，只是这一手不能再用第二次实在很遗憾，提督很高兴似地笑着这么说。

到头来，我所知道的军队，还是通过杨提督。这一点如果不分清楚的话，可能会大失所望也说不定。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我喜欢的人，对军队来说，才是不正常的情况。

不过杨提督是有意聚集象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类的人吗？如果是的话，那实在非常有趣，但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不知道该不该大笑……

总之，我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指挥下，来回奔跑于计划和实行两个工作现场。把能喷出约一００层楼高的烟火树立起来，香槟至少每人要有一瓶的份，军乐队在这里，体操队在那里。这样忙的团团转，实在很有趣。

希望至少在舞会结束前，敌军不要来攻击。

【七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帝国军在伊谢尔伦要塞留下了大量的军需物资。食粮、武器弹药用品、衣服以及衣料，还有其他物质，换成现金的话好象是非常大的数目。

“差不多有一００亿元吧？”

“差远了！差不多有这个的五倍呢！”

有这类的谣言传出。

这些物资应该完全被当局存封起来，但在杨提督远赴任开始清查的时候，却已经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物资“消失”了。又不可能象水分蒸发或被酵母分解那样，所以只能认定是以此地为帝国本土攻略作战的司令总部时，被侵占掉了。

在当时，卡介伦少将是司令部的后方主任参谋，但好象“旧帝国军军用物资的事，不在你的管辖权限内”的样子。因此，很明益地他和侵

占的事毫无关系。如果拥有充分的权限的话，说不定这种不名誉的嫌疑就会落到他头上。

会有这样的谣言传出，主要也是因为都已经到年底了，海尼森方面还没有把亚姆立札的战败完全处理完。杨提督和伊谢尔伦要塞有关的人事案能这么早就决定好了，不知道该说是奇迹还是偶然的杰作。

“罗嗦的家伙、惹麻烦的家伙，全部做一堆赶到最危险的场所去，他们一定是这种想法的。老实说，象先寇布或波布兰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干部名簿上，而应该是在黑名单上才对。”

杷自己的事远远放在一边说出这种话的人是谁，我想我不必写出来了。

格林希尔上尉一方面筹备新年舞会的事，另一方面以惊人的效率制作了军用物资的正确库存表。

“如果因为这种琐碎的事，而让杨提督被军方首脑们挑毛病的话，那可不行！”上尉这么说。如果这些话让提督听到的话，至少也会有点打算也说不定。

和伊谢尔伦要塞一起落入同盟军手中的不是只有军用物资而已，也有许多军事情报落到我军手中。这个结果，使帝国军在同盟军内部的谍报网，有大半暴露了身份。但不能说全部都清楚，是因为谍报网没有横向的连络，所以似乎出人意外地很难完全查出来。

“因为宪兵无能！”

帝国军应该是非常急于将谍报网重新编成才对，但由于大贵族们和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对立问题，所以好象时机不太合适。因为现在不管是依附那一方都会很辛苦的。某个将文书工作全交给万能副官，自己则悠哉游哉的司令官，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吧。

【七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过三小时，今年就要结束了。七九六年对同盟军来说是个灾情惨重的一年，但对杨提督来说却是大为活跃的一年，对我来说也是很棒的一年。能成为军属，一直跟在杨提督身边，我已经不想再进福利机构或是宿舍了。在那种地方替人泡茶、扫地之类的工作，只是一种义务而已。但我非常乐意去做这些事——从两年前开始的。

“你非常尊敬杨提督，但那个人到底好在那里？”

布修老师这样问过我。

“好在他是个懒惰的人。”

我这么回答后，老师好象相当不高兴。

世间有很多人每天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和书桌，每天准时上下班，但绝对做不到杨提督所做的事。杨提督不是个为了去拿吸尘器，把所有房间角落隐藏的灰尘吸干净而存在的人。也许我不能表达得很完全，但有自称勤快的那些人，我想也许只不过是他拿的吸尘器是全宇宙最好的一台而已。

我以能待在杨提督身边为荣。不过在看到提督把事丢在一边睡大觉时，尊敬的心情会稍有动摇的情况，偶而也会出现。

再过一个多钟头，舞会就要开始了，得赶快帮提督换好礼服到会场去。

那么，希望明年也会是美好的一年。提督能建立更多的功勋，除了此地之外的地方能和平无事的话，那就是再好也不过了。

# 第三章 全体人员集合

【七九七年一月一日】

新年！

还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好的一年，但不管怎样，是新的一年。整个要塞陷入狂欢的骚动中。

在还是旧的一年的时候，舞会以杨提督的演讲展开序幕。仅仅只有两秒，“各位，痛快的享受吧！”因此平民的代表，一个想走政治家路线的中年男性，在两秒演说之后，也只好缩短他的长舌。然后烟火在贯穿的圆柱形空间爆发后，开香槟、乐队演奏开始，之后就只能听到大片吵杂的声音而已了。

这里那里发出完全不同的歌声，互相把啤酒和香槟浇在头上、跳舞、拥抱、开玩笑式的打架、丢纸片、交际舞、毫无意义的大叫、在弹簧垫上跳跃、拍手、穿着衣服跳进游泳池、花炮的声音、气球、已经完全乱成一团。

仔细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前线的军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迎接下一个新年。象亚姆立札会战那样的事再发生的话，出战的人有七成无法生还。所以在还活着的时候，尽量打、尽量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最开始我是跟在杨提督身边，两手拿看装了果汁的纸杯和火鸡派的纸盘；但混在人潮中才一转眼，等我回过神来时，是和波布兰少校在一起，从贯穿的圆柱形空间的最高一层，朝下面的广场纸片。靠在合金制的扶手上，上半身完全伸出去，少校大吼着对我说话，因为用普通的音量根本听不到。

“哪，尤里安，爬到这种高的地方，朝下界俯视……”

“想飞吗？”

“不，谁会想就这样跳下去嘛。”

“爱怎么想任凭各人的自由，但请不要采取实际行动。”

“我会尽力的。”

不知道波布兰少校努力的结果如何，但幸好没出现摔死的人。一会儿我们开始往下走，在楼梯中途波布兰少校和红发的年轻女郎彼此情投意合，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我则是在惨遭蹂躏的广场和杨提督再会。

“您还好吗？提督。”

“总算还活着。对了，肚子饿不饿？”

“非常饿。”

为了不再分开，两个人手紧紧牵好，偷偷跑进其中一处摊位，叫了盘意大利面，但由于会连累旁人的扔派大战开战，所以又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在大混乱中悠悠散步的高尼夫少校，挥手向我们打招呼，当场迎头被啤酒从头淋下来，但是他悠然的态度却依然没有动摇。先寇布准将在人群的外侧，完全不理睬我们，自顾的和黑发女性接吻。亚典波罗很有精神的，在弹簧垫上，一只手拿啤酒瓶和女性跳舞。如果有男的要上来换舞伴的话，就一拳过去，一转眼间已经把三个人打下弹簧垫。由于实在太历害，不由得就为他鼓掌起来。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醉了，在他和第四个人交手前，自己就先从弹簧垫上掉下来，真是不能看。

和格林希尔上尉在人群中见面，好象从刚才就一直在找杨提督和我。她将一个喝醉了要抱过来的大块头士兵，照防身术教本上写的步骤把他摆平，另一只手把一个被压扁了一半的纸袋交给我。里头的蛋糕和烤鸡都被压得乱七八糟不成原形，但这却是我今天唯一吃到的东西。

七九七年第一个夜晚，很快就要过去了。

今年最初的二十三小时半非常“和平”，而且很愉快。

【七九七年一月二日】

新年休假的第二天，是什么也不做无所事事的一天，我每年都是这么想。

精力都在前一天用光了还没补充好，吃的东西都是新年舞会剩下来的，昨天完全没感觉的大量疲劳，充满了全身，从头到脚每一根纤维中，没有什么食欲，玩游戏精神也无法集中。

去年在行星海尼森的雷杰那山欢渡白色新年和滑雪之乐。一月一日的零时，三千名滑雪者手持火把从滑雪坡道往下，那情景之美，令人为之屏息。

杨提督原本是手拿着酒杯，坐在暖炉前看书，当混在三千人中的我在玻璃窗外挥动火把的时候，提督也对我扬了扬酒杯。

“那时候真是年轻。”

开这种如果出自他人中的话，会令人很不高兴的玩笑，杨提督横躺在沙发上浏览着书。只是浏览，根本没在看。我也是坐在桌前什么事也不做，让时间这么流过。只需用一行“什么事也没有”就可一笔带过的一天。

【七九七年一月三日】

在军官俱乐部的角落等杨提督时，立体电视中，反战派议员洁西卡·爱德华女士的身影出现在新年集会的新闻。

“唉，那个洁西卡·爱德华……人真的不会知道何时自己人生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亚典波罗提督这么深深感叹着。不能被称为瘀青的瘀青还残留在脸上，这大概是前天动武的痕迹吧。他的对手可能不是只有瘀青就能了事的。在爱德华女士还是军官学校学生们的“青春同伴”时候的事，亚典波罗提督当然也很清楚。

当时，杨提督对爱德华女士好象是超过一般朋友之间的感情。向亚典波罗提督询问这件事时：“的确没错，如果洁西卡·爱德华和杨提督正式交往的话，不会让人非常吃惊。但与其说他们是情人，还不如说比较象是对亲密的好友。”

这个我也想象得到。杨提督是没有办法象波布兰少校那样快速熟练地（这是他自己这么说的）玩恋爱游戏，而且最重要的，他要是能明白自己本身的感情的话，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关于这一点，我看提督在这十年之中，完全一点进步也没有。但我却最喜欢他这一点。

话说回来，亚典波罗提督本身又是如何呢？偷藏“有害书籍”想出各种方法欺瞒讨厌的教官的这种事，他会提到些爱德华女士帮助他们的情形，但一提到他自己的情形的话，就变得吞吞吐吐。虽然外表来很潇，但也许程度和杨提督不相上下也说不定。

【七九七年一月四日】

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变成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必须为我们送晚餐来的这种情况。所以回到家以后，杨提督一直坐立不安。

“要副官做晚餐，会不会被人说是公私不分呢？”

这种台词，真该让那些认为杨提督会以伊谢尔伦要塞为据点，渐渐形成军阀的人听听呢！提督在享受卡介伦夫人的拿手好菜时，是一点也不客气，但对象换成格林希尔上尉好象就不太一样。不过，上尉的烹饪手艺如何还不太清楚……

以结论说来，格林希尔上尉拿来的洋葱牛肉、白鱼甘蓝菜卷、还有鸡蛋沙啦，都好吃的叫人吓一跳。但是吃完之后，在厨房洗盘子时，上尉说了实话：“老实说这些都不是我做的，而是餐馆做的。我只是把菜拿到这里来而已。”

这么一说，的确是有餐馆烧的菜的味道。一边洗碗，格林希尔上尉一面叹气。

“当然，我原来也想自己做的。但是勉强自己去做，结果就象是在有杰服粒子的地方丢火花进去一样。”

“不喜欢烹饪吗？”

“也许吧，比起烹饪来说，其他想做的事还有一大堆呢。”

同盟军最了不起的才女也有不拿手的事，令我觉得与其说是感到奇怪，还不如说是觉得很有亲切感。我想起在去年十二月我发烧的时候，也听她说过类似的事。

“尤里安，想要做出好吃的菜会很麻烦吗？”

“也没有多麻烦啊。我也只是照食谱上教的步骤去做而已。”

“我也是照着书做的啊。是材料选得不好吗？”

……人的能力以分成发信和受信两种。发信部分就相当于创造能力，受信部分则是包括记忆、理解、处理能力和批评事物的这种鉴赏能力。这种区分也许不是在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但令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以军队来说，副官最需要的就是受信能力。从格林希尔上尉身上，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杨提督个人的能力透过格林希尔上尉，就能够将杨舰队全体的能力加以增幅。格林希尔上尉对杨提督和杨舰队来

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我认为，只是不太会烧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她本人不这么认为就是了。

向格林希尔上尉道谢，在她回去了之后，杨提督用手指轻轻点了我的额头，笑着对我说："事后共犯哪！"。杨提督好象有点察觉到我从中搞了点鬼，我只有抓抓头笑了起来。

"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００亿人，有四００亿种个性、四００亿个善或恶、四００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００亿人的四００亿个人生"——杨提督一定会这么说的。杨提督曾经教导我，自我和个性是比任何东西都贵重的。

"所有的人类是统一精神体的一部分，必须拥有几乎相同的思考、有同样的感觉、有相同价值观的情况下，人类才能达成进化。"

当倡导这种方式的宗教家出现在立体电视上时，杨提督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不愉快表情，并低声自语——别开玩笑了，就连古代的奴隶也有在心里反抗主人的自由，要全部的人想同一件事、有想同的感觉，这岂不是精神的群体主义发挥到极至了吗！

"最近我得找个时间回请格林希尔上尉才行。"

提督做了这样的结论。

【七九七年一月五日】

进入帝国方面收集情报的卫星，接收帝国民用通信波，所以能够看到帝国国营电台播送的画面。

所谓的国营电台，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来说，也是一点也没有趣。但在军官俱乐部里所有的人都不能把视线移开，那是因为新闻画面上出现的是罗严克拉姆侯爵。

"这个嘛，以鉴赏观点来说，那个金发的小弟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

这对波布兰少校来说，可说是最高的赞辞了。亚典波罗提督则回答说："和这个观赏用的材料作战，被打到体无完肤的军队，在宇宙中也是存在的。"

大家互相对望而苦笑起来。现在在座有很多都是由于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缘故，在亚姆立札和亚斯提会战中有过惨痛遭遇的人。

“在那豪奢的黄金色头发之下，有着在这五世纪间最高的军事头脑。如果我能晚一百年左右出生的话，能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记述他的传记就好了。”

我曾听过提督这么说，而且不只一次两次。我知道这个叫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敌国提督，是如此地抓住了杨提督的人。

对于在我这种年龄就拥有能独当一面的地位和才能的人，我实在相当嫉妒。

但是，当看到“将水晶用银制的雕刻出来的”（这是杨提督的形容）他的身影时，就完全只能为之叹息了。上天也会赋与一个人三、四种恩惠。罗严克拉姆侯爵向群众挥手的姿态、幕僚们紧随着走上台的姿态，不论哪一种都象是名画中的模特儿似的。

“提督，您认为写过去的历史会比写同时代的历史要来的好吗？”

“这是当然了。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人，绝对比不上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研究历史的人，能够更冷静、客观、正确、并在多方面把握住事情的本质。”

我时常在想，杨提督对于事情、对人类及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远比事情本身要更加的重视。

“是啊，尤里安。你不妨想想看，宇宙有多么的广大，而人类又是多么的渺小，这是对人类本身自我认识的第一项课题。”

我不象提督那样的关心历史。如果身为弟子的话，真可说是个不肖的弟子，我想要是我不想当军人而想当历史学家的话，提督一定会很高兴。

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让提督高兴才这么说的话，提督可能反而会非常悲哀。到底要怎样做才好呢？我常常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要我写杨提督同时代的传记的话，我想一定只有热情能充分的表达出来。

【七九七年一月六日】

为了上次的回礼，请格林希尔上尉来家里，开一个小小的晚宴。饭后举行立体西洋棋对抗赛，结果格林希尔上尉一胜一和局，我也是一胜一和局。

第三个人的战绩，我想也用不着说了。提示一句——不是一胜一和局。

【七九七年一月七日】

这个下午先寇布准将开始教我肉搏战技。从基本的三种——徒手、战斧、战斗刀开始，以后再慢慢进行到实际应用技能，但是："实际上说来，啤酒瓶和皮带比较有用的场合还比较多一点。"

"是战争斗方面吗？"

"私人的战斗方面。"

因此，我请教他目前擅长的技术中，哪一种最为有用，先寇布准将就马上回答："那当然是吓人的技术。如果你想学的话我就集中各种各样教你。"

"是，以后可能会拜托您，但是希望能学到的是……"

"想从基础着手吗，好吧。"

所以今天让我见识了基础的大门门。除了测验肌力、爆发力、视力、反射速度、耐久力之外，换上借我的迷彩服，拿着火药式的轻机枪，徒步行进五公里，水中步行三十公尺，再超越二十五个障碍之后，我已经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回家之后，接受提督的好意，也不做晚餐就直接倒在床上。睡过了一阵之后，深夜里爬起来，在身上涂好药才写下这段日记。希望在短时间内，能早日习惯这段训练课程。

【七九七年一月八日】

今天是"诡计大师华尔特·冯·先寇布日"。没费多少力气，非常顺利地就把事情解决了，所以会让人觉得没什么。但如果拖长了只要错了一步，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由于昨天玩得太厉害了，所以到处的肌肉和关节都还在抗议。但是我仍然在送杨提督到司令部之后，就到防御指挥官的办公室去了。

一大早先寇布准将就和部下玩扑克牌，看到我就说："啊呀，你还活着啊！"在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有个下士跑进来。

"先寇布准将，不得了了！"

"什么事？是杨司令官喝醉了把格林希尔上尉压倒在地吗？"

"这……不是这种事……"

“那是波布兰为过去的种种罪过悔改，而说要去当修道士吗？”

两种都不是。我想可能是毒品中毒的关系，交卸了夜间勤职务的士兵，在平民经营的店里乱闹，捉住要去吃早饭的军官当人质的事件。

“这是一年中大约发生一万次左右，一点创意也没有的事件嘛。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叫我？交给宪兵去办就可以了啊。”

“宪兵的可林斯上尉成为人质了。”

先寇布准将听到这个好象非常高兴。他最近常常骂宪兵。什么无能啦、没种啦、只会欺负弱者啦、没用只会糟蹋粮食之类的，大骂特骂。

“是宪兵拿我当眼中钉的。前些时候，说我是‘会走路的伤风败俗’，这种没凭没据的诽谤。对那种人根本不用讲什么道义，我还比较同情被了盐的蛞蝓呢！”

最后先寇布准将还是到现场去了，包围住店的士兵人墙中，杨提督也混在其间，向准将和我招手。

“能麻烦你吗？准将。”

“我要提出劳动交换条件。”

“怎样的条件？”

“这个嘛……危险补贴、执勤时间外劳动补贴、中断休假导致的精神痛苦补偿费、原来可以到手的赌扑克牌的赌资损失，大概就是这些。”

“这种原则上应该由受益者负担。我只能在名誉方面，向贵官表达感谢之意。”

“哈，是勋章吗？”

“不不，是将每年的一月八日定为‘先寇布日’来纪念贵官的勇气与侠义精神，当作伊谢尔伦的庆祝日。”

“这个嘛，这件事我们以后再慢慢谈吧。”

犯人由店内走了出来。一只手攫住宪兵军官的头部，另外一只手拿着战斗刀指住他。

先寇布准将用轻蔑的气说：“一点艺术感也没有的姿式。”

但总也不能用脚再去拿着一把枪吧。

准将的部下们大声奚落着犯人。

“没用的家伙！我们不知道你的生日，却知道你的死期就是今天啊！”

“喂！别胡乱剽窃啊，那是我特别准备有一天要对帝国军的大人物说的台词啊。”

“蔷薇骑士”连队的人，有着不比前任队长差，而且还更有建设性的性格的样子。万幸的是，没有“太危险了，你到敌方去吧！”这种见识高超的台词跑出来。犯人好象也叫了些什么，但不太了解他在讲什么。由于他出到店外，天花板或地板这种角度就变成死角，由上方或横方向的狙击变成不可能了。

“那就由正面攻击吧。”

以前单枪匹马压制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室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

先寇布准将朝头上看了一会儿，花了三十秒再想了一下，然后再看看我的脸。

“尤里安，来上一课实战教育吧。”

然后就在我的耳边小声的说了一些话。这些话的内容，我还是用叙述实际发生的经过来代替吧。

为了拖时间，准将要稍微和犯人周旋一下。所以准将单独一个人，从包围圈中走出来。

“首先，一对一不是比较好谈话吗？”

“想说什么的话，先把你的枪丢掉！”

“好吧。”

十足是故意的动作，准将从腰间把热线枪拔出来向上开枪，然后他就站在被射穿的天花板正下方。其他士兵也照犯人的要求退得远远的。

“那么，这样可以了吧。可以好好谈谈不是吗？！”

“哼，想说什么？”

“是关于你就象去势的猪一样没用的这件事！”

“……”

这之后的对话，换成在银河帝国的话一定会送交电检单位挨剪的，听说似乎是连种马听了都会脸红的台词，一箩筐一箩筐的倾泻而出。我的耳朵完全听不到。豁出去的犯人，看到自己有武器，而准将没有，且其他的士兵都距离很远，于是就一只手仍然紧抓着人质，另一只手挥着小刀，朝准将刺过去。

这个时候，正是没和大家在一起，单独跑到上一层楼的我所等待的时刻。只见一把荷电粒子来福枪，从十公尺长的垂直圆洞中落下，笔直落入准将的手中。

准将的手只稍微动一下，变成殴打用武器的来福枪，结结突实地打中冲过来的犯人脸颊。犯人平飞了将近三公尺才落地，人质也一起摔倒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控制的好！尤里安。”

准将看到了我，摆出一副演员式的敬礼姿式。

杨提督则是一副认输的表情摇摇头。然后就看见恢复精神的宪兵们，一窝蜂拥上还倒在地上的犯人。

其后没多久，我送了一瓶最高级的白兰地到先寇布准将的办公室。这是杨提督当作神技的观赏费，要我送过去的。准将很满意的收下，我就趁机提出我的问题。

“如果先被击中，那就必死无疑了。您有这种觉悟吗？”

先寇布准将就象是与神同在那么平静地回答我：“这种担心全是不必要的。不等寿命终结就先死的这种傻事我是不会做的。”

杨提督的幕僚们，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每个人讲话都很夸大。至少是说了一百，实际只会做五十一左右而已。为什么这样的人们会被集中起来呢可靠是可靠，但是可千万别失去控制了。这个要求以我现在的立场来说，是相当孩子气的。而且老实说，就是有快失去控制的味道，才比较有趣。卡介伦少将如果来了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扮演制止的角色，而且现在也还有姆莱少将在。我没有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的必要。

能和杨提督的精神波长配合得上，对我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并且，能知杨提督的部下相处得很融洽，也是令人高兴的事。

【七九七年一月九日】

和平的一天。也就是说和昨天不同，没什么特别可写的事。宪兵总部对昨天的事件，讯问和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的样子，但这不是我能干涉的事。为了买药出门，整理书房的架，好好清扫家里，品味一下善良市民的生活。

【七九七年一月十日】

今天也是比较平静的一天。

去帮提督买大吉岭产的红茶，结果发现这里卖的比海尼森贵了二成，正一肚子不高兴时，到了波布兰少校。他一副无聊的样子。

“没有战斗、没有杀人、没有打架什么的，居然连争执都没有。再加上这两天也没找到什么美女。我是为什么才当军人的，真是搞不懂。”

仔细想想，这种发言想当的可怕。

“做做训练怎么样？”

“训练太多的话，到实战的时候直觉会变钝的。”

“会这样吗？”（我当然是很怀疑的呢！）

“而且，再怎样训练，反正也是赶不上我的。结果只会增加他们的自卑感而已。”

一只脚翘在自助餐厅的桌子上，波布兰少校一边吹牛，一边把手里拿着的纸包推到我这边。

“巧克力酒糖，吃不吃？”

“多谢，我就收下了。不过少校，你喜欢吃巧克力酒糖吗？”

“就是不喜欢才会分给你。喜欢的话就一个人独享了。”

精彩的理论。如果是原来打算钓女孩子用的小道具的话，让我吃了的确相当遗憾，不过倒是不用客气可以收下了。少校自已也无聊地把纸剥开，把酒糖放进嘴里。我是吃了三个就到极限了。我们就在酒糖的小山前慢慢聊天。以前就一直想问的事，我趁这个机会提出来。

“波布兰少校，觉得上司——杨提督怎么样？”

“嗯……你以为我会愿意屈居除了杨威利以外的司令官之下吗？”

我马上在旁边摇头。少校的绿色眼睛中浮起了笑意。

“以他的能力强度来说，大概就是象亚历山大·比克古爷爷那样，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委屈了一点，会觉得有点大材小用的顾虑。但在杨威利之下，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很乐意在杨提督的麾下，这里是我自己所选择要待的地方。”

“——这是我自己这么认为，但心理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

“哪种说法？”

“伊谢尔伦美女很多！”

回去之后从袋中把巧克力酒糖全部拿出来。一只手拿着书跑到厨房来偷看的杨提督，用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酒糖的小山傻在那里。

“提督要不要也吃一点？”

“这样好了，我只要里面的威士忌就好了，外面的巧克力都给你。”

当然，我郑重的谢绝了。

【七九七年一月十一日】

从海尼森托运的行李终于送到了，所以杨提督非常的不高兴。这么说也讲令人觉得很奇怪，但我还是省略经过，直接记述原因和结果就好了。

这些行李是我们从海尼森出发前委托军方的运输服务部门送来的，由于电脑的失误，结果运到相差将近一００光年的地方去，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查不出它们的下落。这样迟迟的抵达，距延迟抵达的期限却还有三天，所以连一元的补偿金也领不到。会不高兴实在也是应该的。

“算了，总算是平安到达了，就别计较吧！”

我这么打圆场，但是提督马上挥手摇头。

“不！在还没打开检查之前，还不知道是不是平安送达。尤里安，帮我一起检查。”

因此晚餐后就开始拆箱子了。

行李的大部分都是书，大约有三０００本左右。所以那些空房间都有客了。整理当中，我拿出立体相簿，打开一看，出现了两手抱着

壶，开心地笑着的娶儿。这就是杨威利幼年时期的模样。

“你在看什么？”

“提督，你小的时候好可爱喔。”

“希望你不要用过去式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快点整理吧。”

其实，我实在好羡慕提督。我婴儿时代和小时候的照片一张都没有，全部被祖母处理掉了。和妈妈一起照的照片，全部被烧掉；和爸爸一起照的，则不知道被祖母收藏到那里去，在祖母去世之后根本就找不到了。父亲的婚姻，祖母到死都不原谅。连孩子的我，都被她视为“把儿子夺走的女人所生的小孩”。

我想祖母也是有她的理由在，但是现在我仍然无法理解。敏兹家是参加国父海尼森“一万光年长征”的名门家系，而母亲只是从帝国逃亡而来的平民子孙，这就是祖母以母亲为奇耻大辱的理由。我认为这种想法，岂不是和那些异常重视血统及门第的帝国贵族们没什么两样吗？拿祖先来自夸，岂不只是证明了子孙的无能而已吗！

要想全部整理好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大略整理一下，然后睡觉前喝杯茶休息休息。

“杨提督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人？”

对这个问题，提督的回答是：“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十亿多年以前，大概是在地球的原始海洋中，象水母一样浮啊浮啊的游泳吧。”

这实在不象是想当历史学者的人应当说的话。

【七九七年一月十二日】

对伊谢尔伦要塞的前方，也就是帝国方面很和平——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没有战事——的状态一直持续着，反而是后方有些骚动。

前天，听到军方委托输送物资的货物船被宇宙海贼袭击，所有的货物全被抢走的新闻时，还真是吓了一跳。杨提督象是很感动似地交抱着手说：“宇宙海贼吗？真是令人觉得非常怀念呢。”

“不是针对保险金的诈欺手段吗？”

这是先寇布准将的意见。

“不，我看是有更深的缘故。”

亚典波罗提督则是这么说。听起来不太象是预想，而是愿望似的。也许是我越来越不安好心也说不定。

【七九七年一月十三日】

为了调查及逮捕传闻中的宇宙海贼，决定派遣石炮十艘，侦察母舰五艘，再加上四艘驱逐舰到后方去，指挥官是亚典波罗提督。这次也兼舰队运动的训练，要离开要塞三天左右，好象也要顺便去护卫卡介伦少将搭乘的运输船的样子。

——听到这个消息的波布兰少校，可能认为这是打发无聊的最好机会，就拉了高尼夫少校和我去请求准予同行。姆菜少将用他那分不出那里是黑色那里是白色的眼珠瞪了我们一下，久久没有回答。由于这巧是在杨提督和格林希尔上尉刚刚出去视察二十个炮台的地点时，所以波布兰少校才会向最难缠的对象提出申请。参谋长的回答如下："我觉得让你们三个人去做，就算是最严肃的问题，也会变成笑话一样。这对解决问题来说，实在不太好。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伪见。这边的两个还比较没话讲，但是我，不对，下官是从呱呱落地开始，就以加倍的诚实天性而引以为傲——"

"但非常遗憾，从那之后就彻底的被改变了呢。参谋长，非常抱歉占用您的时间，告退了。"

平静地说完话，高尼夫少校半推半拉地把我拉出去，波布兰少校看情势不利，就敬个礼飞也似地跑出司令部。

在外面的咖啡店里听他们两个的交谈，好象是高尼夫少校小声的对我说："其实从飞行学校时代起，波布兰就被说是六无主义的巨头。"

"六无主义？"

"无思虑、无差别、无头脑、无节操、无责任、无反省……"

"忘记最要紧的了！无神论和无欲、无敌。"

喝光了第三杯咖啡，波布兰少校在旁边插嘴。

"那加起就总共是九无主义吧。"

"对朋友一点也没有道义的家伙，从来没想过帮我一点吗？"

"朋友？是谁啊？"

这时，两人的表情真是非常够看。

傍晚，回到宿舍的杨提督，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是不是又被波布兰唆使去做什么了，尤里安？刚才姆菜少将告诉我，尤里安交朋友最好要选择一下呢。"

"朋友？是谁啊？"

原来很想这么回答，但实在学不来高尼夫少校的语调，只好作罢。老实说说，对于能被说是"波布兰少校的朋友"，我感到十分高兴。

晚餐后，把红茶端到提督的桌上时，顺便聊了一会儿的天。我问提督："提督，你会不会后悔来到伊谢尔伦要塞？"

"为什么会这么问？"

"大家都说，与其在最前线，提督还是比较适合在后方统辖指挥全军的。"

"你说的大家，大概就是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一群人吧。不能因为这群人声音大、态度硬，就认定他们是多数派啊。"

"可是，我也常常这么想的。"

"好啊，等你当了国防委员长的时候，再任命我这种了不起的职位吧。"

提督笑着说，我才安心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可以过问的事，原本以为一定会挨骂的。这种事，如果是象格林希尔上尉说的话，还比较无所谓，但我的话就太放肆了。

我想，我心里在想什么，杨提督一定都清楚，所以他才没有骂我，逐渐地慢慢让自己了解有多不成熟。

"不管怎么说，我很中意伊谢尔伦。况且这里没有上司，也没有那些争权利的政客。有例行公事的时候，不必听长篇大论的演讲就可以了事。这里与其说是地狱还不如说比较接近天堂。"

"而且居民都象天使一样？"

"天使？那些家伙吗？"

最先讲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一想到先寇布准将头上有黄金色的光环在闪闪发光，波布兰少校背后有着白色翅膀的光景之

后，我爆笑出来。

刚开始是一副认真觉得不舒服表情的杨提督也跟着笑了出来，结果我笑得根本停不下来，两个人都笑得倒下了。

笑累了回到自己房间，写这个日记时又继续大笑。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如果不是天使而是恶魔的话，会更奇怪。两个人一定会互扯对方的尾巴的。希望明天见到那些人时，不要笑出来才好。

【七九七年一月十四日】

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差不多有四个星期，从幽灵骚动开始一连串发生的各种事件，听说似乎全部都相互有关连。也就是说，有个后方和前线勾结侵占军用物资的组织存在。为了查出这个组织的内部，好象展开了暗中侦察的活动。但结果如何，我则是完全不知道。

在路上到波布兰少校和平民的年轻女性走在一起。当然已经不是生面孔了，但一想起昨晚和杨提督的对话，忍不住爆笑出来。对我耸耸肩膀的波布兰少校，什么也不知道的还对我眨眼睛，我只能用两只手紧紧压住脸的下半部很快地跑过去。他一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家伙，但实在是没办法。

【七九七年一月十五日】

卡介伦一家乘坐的运输船，没发生事故也没遇上宇宙海贼的袭击，已经和去迎接的亚典波罗提督会合了。明天，会照预定时间抵达。杨提督明明对他的平安到非常高兴，嘴里却说……

“夫人和小姐们没事就好了。她们可是一点罪过也没有的。”

【七九七年一月十六日】

卡介伦一家终于到达伊谢尔伦了。十三时四分，我代表杨提督前往要塞宇宙港的六号门去迎接。

“哟，劳驾来迎接了。”

少将的笑脸好令人怀念。夫人和两位小姐看来也都很好。

“尤里安也来了，我就放心多了。身为先住者可以麻烦你在各方加以指导。”

被这么说我实在是惶恐之至。

由于夫人说“反正是要去伊谢尔伦的”，所以一切家庭用具全部打包寄存在海尼森宇宙港的货柜储藏室，只带最低限度的行李前往下一个就任地点。

“结果到了那边打开行李一看，连威士忌酒杯都没带呢。”

“那么就一直禁酒了吗？”

“怎么会。就用纸杯喝了，比较没气氛就是。”

喝酒的执着，就是如此。

杨提督称我是“家事和整理的能手”，以提督的水准看来，也许的确是如此，但我看卡介伦夫人则象是“白魔女”，好象只要手指一弹，家庭器具、用具全部就自动回到它的所在位置上去似的。今天早上我这么说的时候，杨提督就猛点头。

“一定是这样没错。夫人是白魔女，丈夫则是黑魔道士。因为魔法大战输了，所以从此以后，才在他家里当仆人的。”

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前天的笑话了。有恶魔和魔道士什么的，伊谢尔伦也越来越生气勃勃的，今后大概根本没有让幽灵出现的余地。

我带路送卡介伦一家到离杨家大约一百公尺距离的宿舍去。房间数相同，起居室兼餐厅则大上将近有一倍之多。现在虽然还只是空洞洞的，但只要过了一个晚上，一定会变成一个漂亮的家。

“那么，碍手碍脚的人请在晚餐之前不要回来。”

夫人这么说，就把卡介伦少将和我赶出去。莎洛特·菲利丝站在玄关一只手牵着妹妹，一只手挥着，目送我们离去。

到了司令部，形式上举行就任交接，少将把要塞事务总监的任命公文接过来。而能将打杂的工作全部塞到干练专家手中，杨提督也是一副高兴的模样。

总之，这样一来杨舰队的幕僚阵容完全照理想（？）的到齐了。可说是已成为宇宙最强的战斗集团。

“在亚斯提、亚姆立札会战中都活过来了，就不能再继续输下去。”杨这些话虽然只是表面上说的话（因为这个舰队的确还没有以舰队战的形式作战过），但我认为这不但是事实，而且会继续下去。

希望在我能独当一面之前，杨提督当然不用说，其他的人也能平安无事才好。对我来说，杨舰队不只是单纯的军队内部构成的机能集

团而已。

伊谢尔伦也不是单纯的要塞，卡介伦少将能非常欣悦地在以前军官学校的学弟手下工作。这样的人际关系，这种气氛，我认为这就是伊谢尔伦。

# 第四章 帝国的提案

【七九七年一月十七日】

卡介伦少将到伊谢尔伦要塞来仅仅只有二十四小时而已，但已经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好象巨大的拼图完成了一样。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单纯的要塞和它的附属设施，都相互结合成为一个都市的有机结构，杨提督这样对我说。这简直就象在夸耀自己的才能似的，所以对卡介伦少将的才能最为清楚的，绝对是杨提督没错。这样的话，应该直接对本人当面加以赞扬就好了，可是他就是绝对不这么做。

仔细想想，卡介伦少将并没有在前线立下任何任何战功。完全是做文书工作，就能在三十四岁为少将，可说是个不得了的秀才官僚。只不过，就象杨提督不象立下赫赫武勋的英雄一样，卡介伦少将也没有秀才官僚架子，至少，他并不以为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他不想的话，要他在比自己年轻但官阶比自己高，再加上在军官学校时代成绩不优异的人手下工作，简直是天方夜潭了。卡介伦少将在军官学校的成绩是“中上”的程度。接受考试的时候，好象也同时去考亚雷·海尼森记念大学的经营管理学科。两边同时都录取了，但因为弄错了办理入学手续的日子，而只能进军官学校，这是他一生最大失策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绝对不能告诉太太”的事。

杨提督小卡介伦少将六岁，所以根本没有成为同学的机会。杨提督还是军官学校三年级时，卡介伦“上尉”担任军校的事务局次长，那时候两人才结为好友的。

说到交朋友，今天是波布兰少校教我空战技巧的日子。波布兰少校的说法是“我今天没有预定约会的日子”，而高尼夫少校则是说“是波布兰预定被甩的日子”。

到空战训练中心告知来意之后，没多久就看到身穿飞行衣的波布兰少校来了。

“哟，来了啊，有没有吃了早餐才来？胃要是空空的话，吐胃液可不太好受喔。”

吓唬我之后就让我乘坐模拟教练机。

我觉得象波布兰少校这样的人，在训练的时候也许人会稍有改变，但波布兰少校却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因为对训练什么的还要逐一改变的话，谁受得了。”

在这种说法中，伊旺·高尼夫少校加以补充一点：波布兰少校在和男人对应时，及和女人对应的时候，整个人会有非常快速的改变。

模拟教练机下来后，波布兰少校好象很心烦似地抓着头发说道。

“竟然只死了九次而已。我原来以为可以杀掉你十五次的，果然不愧是年度得分王，反射神经就是不同凡响。”

“要怎样才能在下次训练的时候，只死大约五次左右呢？”

“要我教你也可以，不过要贿赂我才行。”

“想吃巧克力酒糖吗？”

把头盔夹在腋下，波布兰少校用绿色的眼睛细细地看着我。那种眼神可以用“精悍”来形容，但说出的话却是：“哎，尤里安·敏兹，实在是太可惜了，你没有和你长得很象的姐姐。人啊，都会有些缺点的。”

后来，伊旺·高尼夫少校也来了，三个人就一起到训练中心附设的速食店去喝杯冰咖啡。聊到缺点的话题时，提起了杨提督，波布兰少校断然地说：“杨提督是个怠惰的人就可以了。那个人如果是勤快又可靠的人的话，是救不了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的。”

“真的是这样吗？”

好象是感觉我的语气加重到必要以上的程度，高尼夫少校笑了出来。结果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杨提督的人生态度，不是个模范军人的样本，也不是理想中的道德家和职业爱国者。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提督，而且在提督麾下生还的将士数目，要比其他怎样了不起的名将要多得多。

“但是，还是不能让所有的人全部生还。”

杨提督自己这么说。这种深刻的心理，可说是提督的战争观、军队观的出发点；即使他常常在白天睡懒觉，亦然。

【七九七年一月十八日】

到现在为止，一直生活在海尼森的我，对于在伊谢尔伦的生活什么问题也没有，完全习惯了。想想这也令人感到十分讶异的。

原因之一是，在海尼森的时候，就常常搬家，和杨提督在一起时也时常如此。这样不断的搬家，四周的邻居也完全是不认识的人，非得从头建立起人际关系不可。只有一点不太好，就是祖母死后进入杜会福利机构时，和走出福利机构时，自己一直期待环境会变得比现在更好的这种心理。

和杨提督第一次见面时，一直在想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再怎么说，他总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会是象圣人一样了不起的人呢？还是很神经质，非常严格的人呢——不论哪一个都和事实差十万八千里。但老实说，很意外的，是朝好的方向偏差。

我只被杨提督骂过一次。那次是忘了喂邻居寄养在家里的小鸟，自己就跑去参加飞球比赛。比赛赢了——全队的分数有一半以上是我得到的。——正洋洋得意地回到家里，就看见提督笨手笨脚地在喂小鸟。提督对呆站在那里的我严肃地说……

“尤里安、尤里安，今天你不许吃晚饭。理由应该很清楚吧。”

如果是用斥责的话，也许还不会让我觉得这么内咎。杨提督不只是命令我不准吃晚饭而已，他自己也不吃晚饭。有人会认为因为他自己不会做而已，但他只要自己一个人出去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第二天早上，我准备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早餐，非常惶惑地等杨提督。等到看到他的笑容时，我真是高兴得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七九七年一月十九日】

由海尼森传来象小山一样的电文。一一过目的杨提督，看着其中的一张，深深地叹气：“毕业还不到十年，同年级的同学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不在人世了。”

原来那是军官学校毕业生的名单。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以前杨提督曾经对我说过，军官学校“与其说杀人者还不如说是被杀者”的养成学校，这正是让我了解这一点的的好机会。明年六月我就要参加军官学校入学考试了，如果参加的话，就非得离开伊谢尔要塞、离开杨提督身边不可。所以我还在犹豫中……

阵亡者之中，也有在亚斯提会战去世的拉普少校的名字，他曾经是爱德华女士的未婚夫。

拉普这个人，以身为杨提督的朋友来说，是既认真又正经，但又绝不是一个不够风趣的人。卡介伦少将这么说：“只要待在杨身边，大部分的人会看起来非常认真又正经的。”

这么说的话，岂不是说伊谢尔伦的幕僚们，都不包括在“大部分”的人之中了吗?

并且卡介伦少将认为，如果拉普少校还活着的话，现在至少也该升到上校，成为杨提督的得力幕僚才对。

但如果拉普少校还活着的话，当然现在一定已经和洁西卡·爱德华女士结婚了。这种事实如果摆在眼前，杨提督的心情可能会非常复杂。事情真难处理呢。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听到战舰尤里西斯号和帝国军的战舰接触的新闻时，整个要塞顿时引起一阵骚动。亚典波罗提督和古严·巴恩·休提督的舰队奉命第一级备战待命，先寇布准将也点召以蔷薇骑士为首的全体陆战队员。

杨提督却是从头到尾都很平静。他说，再怎么想帝国军方面也不会有展开全面冲突而开始集结军队的打算，所以这如果不是巧遇上的话，就是希望进行某种交涉而已。

果然没说错。两小时后，有了第二次的报告，帝国要求进行俘虏交换，是以帝国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的名义。

和罗严克拉姆侯爵不同，杨提督的权限无法立刻做决定，非得向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甚至更进一步，要向国防委员会报告，请求决断不可。

提督召开了会议。列席人员除了副官的格林希尔上尉之外，全是将官级的。会议历时一小时才结束。到底讨论了些什么，我实在很感兴趣，但由于是机密的缘故，我也不敢多加过问。

俘虏交换的事，同盟军似乎很欣然也答应了。也象是因为选举快到了，特留尼西特的临时政府希望获得民众支持，并且也想一举囊括归国俘虏们的选票。

顺便一提，在帝国军方面似乎并没有用“俘虏”这个正式名伺，帝国军根本就不承认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的存在。对我军的称呼是“叛军”或是“叛乱势力”，象杨提督和我被称为“叛徒”。自由行星同盟的全体人民，在帝国的眼中全是叛徒啦、政治犯啦、思想犯之类的。

因此，和同盟之间长达一五 0 年的战争，对帝国来说，只是内乱而不是战争。

“不承认明摆在眼前的事实，风度实在不够好。”

杨提督如此加以评论，似乎能从这个交换俘虏的要求，联想到前些时候提起的“家庭作业”问题，也就是罗严克拉姆侯爵要如何才能打败门阀贵族的联合军。从那以后，我也得到不少提示，结论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同盟军插手干涉。

“这个……也就是……罗严克拉姆侯爵要设法分裂同盟军是吗？”

这个答案是我被逼到走投无路时硬挤出来的，但就结果来说，得到的分数还不坏。

“对！就是这个。”

杨提督手指一弹，但没发出好听的声音，似乎觉得很遗憾。我总算把心放了下来，也正好吃完晚餐，我一面把红茶端出来，一面问问题。

“但要怎样分裂同盟军呢？我们又不象帝国军那样分成两派，彼此相争啊。”

“你觉得我们象一块钢铁般的岩石那么坚固吗？”

提督无声地笑笑。

这么一说，我完全无法加以反驳。

如果杨提督是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同盟军全部都象伊谢尔伦一样，口角虽从来没停过，但却可说是牢固如一块岩石一般。可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杨提督这么年轻，就已经是上将，再上去就只有元帅了。帝国军的话，在元帅上将之间还有一个一级上将的阶级存在。直到去年为止同盟军只有两名元帅，席特列元帅和罗波斯元帅，由于两位都已经退役了，所以同盟军现在最高阶级是上将。

就因为如此，对杨提督这么年轻就当上将，有着嫉妒和酸葡萄心理的人一定大有人在，没有才奇怪。

“杨威利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这种话，我在海尼森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每次都会让我不舒服好一阵子。

再加上军部方面，又是以支持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势力为主流。这是由于他在国防委员长任内时，经常能争取到大笔预算的缘故。

“提督，优布·特留尼西特会不会象鲁道夫·冯·高登巴姆那样，成为破坏民主共和政治的元凶呢？”

“能拿来和鲁道夫相提并论，优布·特留尼西特也真够光荣的。”

提督的语气中，一点好意的成分也没有。

“总而言之，优布·特留尼西特的野心和鲁道夫的稍微有点不一样。鲁道夫是想要支配民众，而优布·特留尼西特则是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只不过，没有任何内涵就是了。”

如果优布·特留尼西特在缺席的范围内，成为所有大权的集中者的话，就等于处在和根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同样的位置，也就必须发挥个人的力量和魅力与罗严克拉姆侯爵对搞。优布·特留尼西特大概不会选择这条危险的路。

“对特留尼西特来说，民主共和政治是为了守护权力才存在的甲胄。和专制对立的民主共和道义上的优越性，才能强化他的立场。这个男人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

特留尼西特看起来绝对不象是个偏重军事力量的好战主义者。杨提督说对那个男人来说，军事力量也好，好战主义也好，都只不过是道具或外衣而已。又说，就象是在金属上涂颜料，不管涂得有多厚，本质还是一点也没有改变。总之只要是有关特留尼西特的坏话，要多少就有多少。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有一本叫“现代名士事典”的书要出版，所以海尼森的出版杜想调查提督的出生年月日和以往的经历，没先征求当事人同意就寄来了调查表格，夹杂在“尊敬的人物”“爱看的书”之类的项目中，杨提督在看到“信条”这一项时这么写着：“不要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信条。”

这句话如果夹杂在其他人通常会写的信条——例如“舍已为国”啦、为民主主义献身”啦、“结果和努力是成正比的”啦、“毫不松懈的前进”之类——这种话，一定非常引人注目。如果是为造成这种效果而刻意计算的话，杨提督真称得上是工于心计的人；但是，卡介伦少将却笑着说，以那家伙的情况而言，却只不过是单纯的真心话而已。趁这个机会我也请教卡介伦少将的信条，他笑完了就只说一句“全家平安”而已。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最近常常在卡介伦家吃饭。杨提督和我受到如此频繁的邀请，虽然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也是谢天谢地的接受了。这是因为卡介伦夫人的菜不但烧得好吃，而且菜色又丰富，我去作客也可顺便练习烹饪技巧。

由于今天也被邀去吃饭，所以急急忙忙跑去买了巧克力蛋糕和花束当礼物带去。蛋糕是我买的，花束是杨提督买的；好象是根本不知道买那种好，就选了种高雅又漂亮的买。我看了之后也说不出是哪那种花。“是山茶花的一种吧”卡介伦夫人这么说，果然是名不虚传。

吃了洋酒奶酪菜之后，我帮莎洛特·菲利丝画画。杨提督就和卡介伦少将下立体西洋棋，好象是起手必回的样子。总之“没有输就是了”这么回事。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跟华尔特·冯·先寇布准将学射击和肉搏战技的日子。和刚开始的那天一样，辛苦又绝不宽容。

告一段落后，先寇布准将在休息室请我喝咖啡，看见我手里拿着基本训练手册，写下“战技也是有其道存在”的时候，准将很讽刺地笑了：“杀人的技术也能被称为‘传道’，表示我本身可没堕落呢。尤里安，你该不会认为人格高尚者就能胜过挥舞着战斧的对手吧？”

我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的。杨提督教过我，没有比把才能、技术及人格完全混为一谈更傻的事了。把胜利的原因完全归功于道德的优越，简直就是可笑到家了。我这么说了之后，先寇布准将点点头，一抹恶作剧似的笑意浮上唇际。

“原来如此，杨提督好象也非常明白嘛，自己不是什么人格高尚的人……”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卡介伦少将好象每天都很忙似的。我想可能比杨提督还要忙得多。

虽然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壳、动力设备、港湾设施都有将近半永久的寿命，但生活必需品，也就是一般生活上所需的设备，却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寿终正寝的东西。当然，那时就非换掉不可，但又由于这是帝国制的东西，和同盟的工业制品规格不同，想要换掉一个家庭用的电插座，就非得把整个区的电气系统换掉不可。

少将的说明是：“费沙的制品，我们国内就有，所以要换很容易，但帝国的制品就没这么简单了。”

“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设备开始，全部改装吗？”

“没有这笔预算，而且也不能做这么大规模的换装。”

在亚姆立札会战，阵亡了两千万名以上的将兵，因此政府对遗族付出的第一抚扶恤金也超过二千五百亿元以上，明年以后对遗族的年度抚恤金总额也会增加很多，很自然的，其他的预算会全部被搞乱了。伊谢尔伦当然会被优先考虑，但还是不太够用。

“所以，要把未使用的楼层设备拆下来，供别的区域使用。这样，尽量利用手头上现有的东西，如果还是不够用的话……”

“要怎么办呢？”

“进帝国的工业制品。”

“这种事办得到？”

看到我过度惊讶的表情，卡介伦少将哈哈大笑了起来。

“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啊。”

“不是在交战中吗？”

“是经过费沙进行的三边贸易。先从帝国输入费沙，一经费沙进口后，要怎样处理就是费沙的自由了。”

原来如此，所以才有费沙存在的份值。不过，输入费沙的制品被怎样处理，帝国方面要说完全不知情，实在也不太可能。

“所谓经济就是这样。只靠信念是没有用的，唯有现实才最重要。这点，可能要比政治或军事要来得更无情。”

我想政治或军事光靠信念也是没用，不过如果象卡介伦少将这么说的话，他一定会要我了解经讲这种东西有多实际。后来和格林希尔上尉提起这件事，她这么回答。

“说的也是。仅仅只有一百公克的肉，也不是只有信念就能把它烧好的。”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为了杨提督的精神卫生着想，从海尼森传来的新闻，至少要删除一半才行。”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对我说。这么说，今天从海尼森传来的新闻又惹杨提督不高兴了。

那个“忧国骑士团”好象在海尼森大肆活跃的样子。闯入反战派的集会中，反过来声援主战派的政治家，而且这次又干了一件“大事。”

是焚书。

在海尼森市中的古恩·基姆·霍尔广场被烧掉大约有三万八千本书。

一些诉说战争悲惨的书，批判军方上层阶级的错失及腐败的书，前一阵子我看过的“无罪而被杀害的人们”这本书包括在内，这些“反国家并毒害社会的书籍”全部被烧了。反国家或毒害之类，全是忧国骑士团自己决定的吧。

“这是自由国家所作的事吗？简直可以称为末期状了。”

杨提督连笑话也说不出来，真正的生气了。有一句古语“爱国是恶党们最后的靠山”，杨提督是举双手赞成。提督说，再也没有比爱国心，更便宜更方便贩卖的道具了。当提督说起“海尼森的爱国业者们”的那种语气，无法用文字加以重现，实在很令人遗憾。

其他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反战派的这一边。理由只有一个：反战派的人们，会站在国家权力那一边的例子，在历史上一个也没有。”

先寇布准将的语气和表情，看起来好象在开玩笑，但说出来的话却是意外的认真。

另一方面，波布兰少校也自称是反战派的支持者。

“把脸藏在白头巾后的肮脏家伙们，和以真面目示人的美人这两方，我到底要支持哪一边，需要我一一加以说明吗？敏兹。”

“你不用说明，我就已经了解了。”我马上回敬。但想想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军人反过来支持反战派。也仟就是因为在最前线战斗，亲身体验到流血的悲惨，才会对那些身在安全的后方拼命赞美战争的那些家伙感到非常的受不了。

不过，波布兰少校的回答，的确是象他的为人。真面目示人的美女是指洁西卡·爱德华女士。不知道少校是否晓得杨提督和她的事，我想可能是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也不会客气的。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伊谢尔伦好象打算发行独立的电子新闻了。这到底是一个军人加上平民总共约五百万人的大都市，新闻要多少就有多少。

杨提督也这么说：“何谓民主主义呢？复数的政党、复数的报纸、复数的宗教、复数的价值观……”

“复数的恋爱、复数的床。”波布兰少校又加上这一句。

我想杨提督应该很讨厌烦紧迫盯人的采访人员才对。

“我来没讨厌过记者，只是不喜欢一部分自称记者的寄生虫而已。我讨厌的是那些对可能受到政治压力的事避而不提，却专写那些会伤害一般市民的隐私及名誉的记者；更过份一点，成为当权者的利益代辩人的家伙而已。”

“会比对当权者更令人讨厌吗？”

“我当然也不喜欢当权者啦，但吃当权者的排泄物以为这样自己也握有权利的那些寄生虫，更是令我厌恶！那些家伙是下水道的……”

提督马上住口，这是因为注意到格林希尔上尉也在旁边。至少杨提督的确有留心不在女士面前使用低级的字眼。但问题是，偶尔会有他弄不清楚哪些属于低级的字眼这种情况出现。到底，提督直到十六岁为止是由父亲一手养育，之后就进了军官学校和军队，所以一旦认真说恶毒的话，会越来越变本加厉的。

“因为我也是在军队里长大，所以请您不用太在意。”

虽然格林希尔上尉这么宽容的说了，但看杨提督的样子好象也不能说声“是，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子。

杨提督要是没有在逃离艾尔·法西尔时成为英雄的话，现在可能会在统合作战本部的资料室或军官学校的附属图书馆悠闲地上班吧。

“不对、不对，不可能会这样的。”

“为什么呢？”

“别忘了，尤里安。我要是不能从艾尔·法西尔逃出来的话，就会变成帝国的俘虏，不对，应该是需要矫正的思想犯、叛徒之类。现在可能还在边境边的矫正区里，更糟一点也许已经死掉了也说不定。”

也许没错。所谓帝国的矫正区，听说是个很恐怖、难以生存下去的地方，俘虏们互相抢夺食粮，结成党派互相对立，互相袭击。那些被部下们憎恨的长官，常常会遭遇到粮食被瓜分掉，处以私刑，在酷寒的夜里被赶出宿舍的惨剧。帝国军们对这种事，觉得一一加以干涉实在太麻烦了，所以除了想逃出矫正区的囚犯会遭到射杀外，其他都不会管的。偶而来清点一下生存者和死亡者的数量，只是为了减掉死亡者的粮食和医药的配给量而已。俘虏们常常假装已死去的人还活着，避免配给被减少。有时也有人奇迹式逃脱成功，也有人是藉不知道多少年才有一次的俘虏交换机会而回国，但回国之后，同伴之间都是彼此恶言相向，甚至连闹上法庭的都有。

这次俘虏交换回国的人们不知道会怎样，但能活着回来就很幸福了。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被人争来争去，在某些情况下，是令人觉得相当愉快的事。

要塞内的各部门要举行交叉式淘汰的飞球对抗赛，所以对于我是海尼森中学联盟连续两年的年度得分王的这件事，大家都没有忘记。

“尤里安当然是属于我们这一队的，他是司令部的。他是司令官的待从兵，属于司令部是理所当然了。”

派特里契夫准将这么说，因为他是司令部队的颌队。我自己也认为大概会是如此，但空战队的主将却有异议。

“喂，尤里安，你是我的弟子，于情于理，你都该自愿加入空战队才对！”

“可是，波布兰少校，我也是先寇布准将的弟子啊。”

“不可以、不可以，即使已经把身体卖给蔷薇骑士，不可以连心也给卖了。”

希望他别用这种会引起天大误会的说话方式说话。

我原来想，只要杨提督下令，我就会到他说的那一队去的，但提督以“我播嘴的话就显得不公平了”为理由，一句话也不说。

“尤里安、尤里安、尤里安。”

波布兰少校象叫狗一样叫个不停，好象在考虑上上之策的样子。

“这个怎样？不论你加入那一队都行，只要你让蔷薇骑士队无法再起的话，就介绍女孩子给你。”

这种话都说得出，我真是服了他了。一般的评价，空战队和蔷薇骑士队似乎是冠军候补的双雄。这次的比赛，甚至有公开赌博的行为，所以也就难怪稍微过分了一点。

“不行的！这种事……”

“女孩子两个，都是会让你吓一跳的大美人。”

“不论你说什么都不行！”

“你这个孩子，真是个任性的家伙。”

“任性的到底是谁！”

“巧克力酒糖，吃不吃？”

“不需要。”

“别这么说，就收下了吧。即使收下，这东西也太便宜了，根本不能算得上是贿赂。”

我想他也只是开玩笑，最后还是收下了，全部拿去送给卡介伦家的小姐们。这时，卡介伦家的当家，用一副不是开玩笑的气问道：“喂，有没有毒啊？波布兰那家伙反正是不能把尤里安拉到自己这一边，所以说不定加了点泄药什么的呢？”

比赛是二月一日，到那一天以前，这种杂音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偶而在想，杨提督这种成绩怎么能从军官学校毕业。总成绩好象是中等稍微好一点，这全是由于战史的成绩太好了。除了这一门和

战略论之外，其他科目好象全在平均成绩以下。

当然，耐寒训练，耐热训练，耐力训练，杨提督也都合格了才对。因为只要有一科不及格就无法升级，马上退学。这是军官学校最严格的一点。

“当然都过了。”提督回答。

“所以你看看，在军官学校时代就耗光了体力和忍耐力，现在只能慢慢等死而已。”杨提督说，如果能自己选择死法的话，要喝上一大堆酒醉死最好。先寇布准将也说了相同的话，所以也许真的是个舒服的死法。有机会的话也要问问波布兰少校的意见。

不过杨提督好象有曾经差点在野外训练冻死的记录。“唉，那实在好舒服呢！”杨提督本人是如此形容，但也不能自己去尝试看看。还好杨提督那时获救了，那时的教官好象是快要退伍的老上尉，如果军官学校的学生在训练中死亡的话，会领不到年终奖金的。如果能够圆满退伍的话，会升到少校，退休金和年终奖金也都能享受少校级的待遇，所以教官也一定是拼了老命的。

“教官的年终奖金能够平安无事，都是托我的福。”

杨提督自己这么说，但好象有点自以为是。当初如果不脱队失踪，岂不是更好！

可是如果提督那时候没被发现的话，不仅只是破坏了教官的退休生活，我的人生也会改变。也讲到现在还在福利机构里也说不定；或者依收养法被送到其他的军人家庭里去也不一定。至少不会象我现在这么幸福就是了。

“幸好是得救了。”

我自已在心里感谢这位教官。

从训练中的部队脱队的时候，杨提督认为无意义的行动只会损耗体力而已，所以就安静等待救援。对于这个正确的判断，提督一直非常引以为傲，但我认为，以提督情形来说，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本能比较来得恰当。因此，卡介伦少将的意见是：“杨怎么会可能被冻死！他会先冬眠起来，等到春天来临再慢条斯理的爬出来。”

【七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尽管杨提督设有任何积极的意愿，但也有非得一大早就埋在文书堆中工作不可的时候，今天就是这种日子。虽然今天我陪提督到司令官办公室，但和格林希尔上尉不同，我是相当空闲的。

已经正式决定俘虏交换仪式在二月十九日举行，因此陆续有全国各地的俘虏营送来几十万人的俘虏抵达伊谢尔伦。虽然主要的负责人是卡介伦少将，但也有些事必须由提督处理才行。

到了中午，卡介伦家的莎洛特·菲利丝代表卡介伦夫人送来了慰劳品。洋葱汤实在太好喝了，下次一定要向夫人请教做法。

【七九七年一月三十日】

一星期前就开始准备的大规模舰队运动演习，今天举行了。包括模拟战在内，从开始到结束历时八小时。我也站在杨提督的指挥桌旁边，监视了八小时的荧幕。

大舰队依照杨提督的指挥成为一条光带移动的样子实在令人为之倾倒。不过，为什么提督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桌上指挥呢？虽然我不知道理由，但对提督来说这样子反而更适合他，这一点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似乎非常令人满意，杨提督十分称赞负责的费雪少将……

“费雪的舰队操作简直就是艺术。只要有他在，我在实战指挥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不安。”

费雪提督是个银发的中年人，没有任何的特征。和先寇布准将相比较的话，穿上军服的感觉非常素而且不引人注目，但对杨提督和整个舰队来说，不可或缺的这一点，绝对不在先寇布准将之下。

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姆莱少将也是如此。杨提督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参谋的，但只要有他在，整个气氛好象就会带入正轨。还有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也是。

“派特里契夫大叔并非是无能，但参谋的才能却是他最最缺少的一种。”波布兰少校讲得很过分。不过，派特里契夫准将的确不是个适合参谋的人才，他的爽朗和豪放与姆莱少将正好成对比。把这样的两个人凑在一起，我觉得这正是杨提督巧妙的人事运用——或者这只是我特意把这件事加以美化而已。

【七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今年已经有一个月过去了。

后世的历史学家——这也是从杨提督那里现学现卖的——对这一年会有怎样的评份呢?

“好羡慕未来的人啊。我和尤里安会是怎样过完一生，都能全部知道的一清二楚。”杨提督的这种说法，以我的情况来说，以后自己要选择怎样的人生才是最大的问题。所谓全部，也只不过才活了十五年而已，正好是杨提督的一半。

然后，不知道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能不能赶得上杨提督，况且，我在追赶的期间，提督本身也在前进。

“何必用追的那么客气嘛，用飞的不一下子就赶上了！”

卡介伦少将对我这么说，先寇布准将听到之后说：“趁杨提督白天睡大觉的时候用跑的就好了。这样不是能缩短相当的差距吗？”

竟然这样开我的玩笑。波布兰少校则是笑着说：“尤里安有提督在前面，但杨提督可就没有杨提督在前面，会辛苦很多呢。”

三位都为我加油。但反过来说，这三位都各自在和别人不同的道路上，以自己的速度及方式前进着，因此对在师父（很棒的名词，这也是从杨提督那里学来的）后面紧紧追赶的我感到有趣，甚至抱着同情的心理在参观也说不定。

今天看到海尼森的主战派集会的实况出现在银幕上，感到不高兴的杨提督说道：“尤里安，复习一下基本的问题吧。为什么战争是不好的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比它更能大量产生无意义的死、无益的死和无谓的死了，不是吗？”

的确是如此，不能被那些专门煽动别人的人及那些爱国业者所欺骗了。

那些人自己活着，就拼命赞美死亡，如果没有其他人为他们而死的话，他们就烦恼了。他们赞美奉献和牺牲，但如果没有其他人为他们牺牲、为他们奉献的话，那他们可就头痛了。一写到这里，我发觉到头来我的想法还是从杨提督那里学来的。我现在的地位只是一只吸食这棵叫杨威利的大树树汁而活的小虫而已，况且还有些时候不能完全消化呢。希望总有一天，我不再只是小虫而已，再小也没关系，能

成为一棵树苗就好了。至少，现在能从杨提督那里吸取树汁的一部分也好，尽量正确的记述下来。

“国家、法律、社会制度、电脑、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道具而已。为了尽量免除一般人的麻烦而存在，同时也是人类用来支配大多数的一种手段。法律或电脑不会支配人类，而是熟知这类道具使用方法的少部分人，在支配大多数的人类。古代有自称能听见神的声音的人，支配着一个国家。所谓的神，也只不过是说这些话的支配者，用来使自己的权利正当化的一种手段，让人民思想麻的麻醉药而已。后来，近代的主权国家代替了神的地位，但其根本并没有改变。用强制手段使人民崇拜这个道具的另一个道具，也就是军队了。”

然后杨提督对我说：“尤里安，军队仅仅是道具而已，而且是没有比较好的道具。我希望你能牢记这件事，进而使自己尽量成为无害的道具就好了。”

不说“请成为”当然也不是“要成为”。只说“成为……就好了”——这就是杨威利的为人。光是这一点我就绝对不会忘记的。

# 第五章 旧住民VS新住民

【七九七年二月一日】

和帝国军的俘虏交换仪式，已经正式决定了，时间是这个月十九号，地点是伊谢尔伦要塞，所以各项准备工作统一开始进行了。

不过这件事真的是进行的太神速了。尤里西斯号转达了帝国的提案，才过了不到两个星期而已，现在就已经有具体的方案出来。

“因为非赶上选举不可啊，二百万的士兵要是加上眷属就有五百万张票了。再加上还能披上件人道的外衣，所以也难怪政府那么积极。”

卡介伦少将用这么讽刺的气说明事情。政府只要决定就好，负责实行的人可就不得了了。杨提督把卡介伦少将叫来伊谢尔伦，好象就是为了这个似的，在他头上加上一个“俘虏交换事务总负责人”的临时头衔后，就把全部的责任统统推给他。

“如果帝国军的俘虏伤害平民怎么办？”

“要是趁这个机会，二百万名的俘虏一齐暴动的话，可就不得了。他们对要塞的内部可了如指掌，光是破坏动力系统的话，就大事不妙了。”

“如果拿平民当人质威胁我们交出要塞怎么办？我军能夺取伊谢尔伦，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这些，除了卡介伦少将之外的其他幕僚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忧虑，好象非常烦恼和不安。

“干脆拜托罗严克拉姆侯爵发表声明好了。就说如果有破坏了好不容易才和同盟军成立的友好关系的人，要加以处罚，就这样。”

波布兰少校提出这个提案，出人意料的正经八百，但由于他的前科太多了，大家都不理他，实在很令人同情。

身为最高负责人，却还象没事似地喝着茶的杨提督，在我向他请教帝国军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要塞时，举起手在面前一摇说：“不，不会这么做的，尤里安。即使现在玩这种小把戏把伊谢尔伦要塞夺回去，罗严克拉姆侯爵也没有这个余力来维持它，这么做只会

招来同盟军的敌意而已，而且，尤里安，我想罗严克拉姆侯爵根本就没有把伊谢尔伦放在眼里。”

能告诉我的话就到此为止，后来好象在考虑些什么，杨提督整个人陷入沉思之中。这种时候是不能去打扰他的，我就把茶具收拾一下退了出去。

到“俘虏交换事务局”偷窥一下，发现总长阁下正在激烈忙碌中的空档喘气，他叫我进去。

“世间还有哪种白痴，会比那些认为事情只要一经决定，各种准备都会自动弄得好好的家伙们更笨的？”

好象光是俘虏的名单，就要分别以六种类别编排不可。姓名的字母排列顺序、队级别、所属部队种类别、成为俘虏的日期别、兵种别（象是工兵啦或陆战队员这种）、出身的星系别，还有伤、病者和死亡者名单也是需要的。卡介伦少将现在正忙着把从海尼森传来的名单重新编排。

“下午尤里安要出场比赛是吧，抱歉没办法去为你加油，但把冠军拿回来吧。”

对，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举行要塞内各部门的飞球对抗赛。喝过茶的杨提督也到比赛会场来了，下十元赌司令部队获得冠军。这好象是最高额的赌注，大家好象都怕赌注太大会被取笑似的。

提督拨开人潮在我耳边说道：“尤里安，千万别受伤了。看起来，所有出场选手中你是最引人注目的呢。”

“不要紧的。”

“对手如果是波布兰的话，瞄准脸或屁股吧。效果我可以打包票。”

只在一旁参观的高尼夫少校，手拿着纸杯一面插嘴道。

因为我已经很累了，而且把下午比赛的全部经过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只把结果记录下来。

我在三场比赛中得到五十四分，获得个人得分最多奖和勇战选手奖，我所隶属的司令部队获得准优胜的成绩。而在优胜队空战队伍中，夸得最佳选手奖的是一位叫科尔德威尔少尉的人。波布兰少校如

果不是在第二场和“蔷薇骑士”队其中一名球员空中相撞而退场的话，很可能会得到最佳选手奖。

我打算把得到的奖品其中之一带去探望波布兰少校，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那是每边长五十公分装满巧克力酒糖的大箱。

杨提督虽然损失十元的赌金，但由于他也很高兴我得到了奖品，因此请我到餐厅吃晚饭。真是很棒的一天。

【七九七年二月二日】

我有点在意杨提督说的话。

就是那句“我想罗严克拉姆侯爵根本就没有把伊谢尔伦放在眼里”的话。

在伊谢尔伦要塞没有建造之前，这个回廊对同盟军、对帝国军来说，都是战略上的要点。林·帕欧元帅和尤斯夫·托波洛元帅搭档击败帝国大军，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战死，都是在这个回廊的周围发生的。直到杨提督发挥魔术师的本领，无流血的占领要塞以前，这里不知道已经流了多少的鲜血。因此，如果罗严克拉姆侯爵根本就不在乎伊谢尔伦的话，实在教人难以相信。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伊谢尔伦并不是确立战略的要素之一。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区别必须弄清楚才行，尤里安。”杨提督这么说。

在成为杨家的一员之前，我一直以为战术和战略是相同的东西。所谓战略是为决定战争全体胜败的最基本构想和使构想突现的技术；战术则是为了决定战场的局部胜负，简单的说就是应用的技术。

杨提督说：“设法造成状况的是战略，而利用现有状况是战术。”

立体电视的电视剧中，主角的军官或刑警常常有“我的直觉告诉我的”这种台词跑出来，这时，杨提督就用“哦，直觉就知道啊？”这种讽刺到极点的口气加以批评。

“军人的直觉要是完全正确的话，就不会有战败者了。警官的直觉如果全部正确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被冤枉的人出现了。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这一点我很清楚。上次看过的“无罪而被杀害的人们”这本书里，也有很多案件是没有任何证物，只凭检查官的直觉加以逮捕，判罪处刑后又找出真正犯人的情况。所以杨提督又说了：“战略上根本就没有

直觉存在的余地。只是思考和计算，和让这些现实化的实际作业而已。举例来说，想要在某方面布下一百万的兵力，除了兵力本身之外，还需要将兵力运送到目的地的硬体，和一百万人份的食粮，以及管理这一切的软体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一切不是靠直觉就会凭空跑出来的。因此，对职务不够诚实的这种军人轻视战略，只在战术上下赌注。更进一步，不诚实又无能的军人，就只会把战略的不备和战术的不全，全部用精神论来搪塞过去。不给予食粮和弹药的补给，只是一味要求士兵鼓起斗志打倒敌人。以结果来说，的确有因为精神力而战胜敌人的例子。但从一开始就把精神力当作重要因素计算进去而得胜的例子，在历史上是一个也没有。”

杨提督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为什么以寡击众的战役会出名？就是因为这种事例子太少了。一百次的会战中，有九十九次都是兵力多的那一方胜利。”

“当然，不只是兵力多而已，还必须有充分的食粮和弹药的补给，获得和战场及战况有关的正确情报才行。然后，选择在战场上有能力指挥部队的指挥者，在必要的地点布下兵力。最后才轮到战术家出场。”

“虽然我说战略是构想，但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价值判断。如果在战略阶段做出最完美的计划，在战术上也就更容易获得胜利。尤里安，我被人称为创造了奇迹，但这些都只属于战术性的，战略上不会有什么奇迹或偶然发生的。就因为如此，战略才有思考的价值。”

我尽我的能力正确地记录下来。现在也许距离完全理解还非常遥远，但总有一天我会了解杨提督所说的话意义。

【七九七年二月三日】

卡介伦少将越来越忙了。

要收容两百万的帝国军俘虏、让他们吃饭，要一个不少的交给帝国军；再收容二百万个同盟军俘虏，给他们吃饭，再一个也不少的送回首都去。这里那里，包括准备差不多将近六千万人份临时增加的食粮，让将近五百艘巨大运输船能在要塞的内外停泊才行。睡觉的地方倒不成问题，但寝具和盥洗用具，敌我双方加起来得准备四百万人分，实在是不得了。

“哎，卡介伦少将真是太辛苦了，所以干脆我们帮他休息吧。”

这种话虽然没说出，但杨提督每天就象这样的，把双脚架在桌子上。

不知道是装作睡觉的模样在思考战略计策，还是装作思考战略的样子在睡觉呢?

“如果卡介伦少将有心的话，说不定会趁杨提督怠惰和不小心的时候，夺取这个要塞的实权呢。”

我这么讽刺的时候，提督一副平静的样子：“如果卡介伦学长连司令官的职位也能接手的话，那就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

这么说，好象只要能轻松过日子，不管怎样都无所谓。

杨提督对于旁人取代他的地位，完全不会生气。大概只要能有睡午觉的地方就好了一开玩笑的。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我觉得没那种必要勉强学习不擅长的事。

在战舰尤里西斯号接受帝国军要求交换俘虏的提案时，杨提督和我正在下立体西洋棋，结果他连枪也不带就直接到指令室去，我急急忙忙追上去把枪交给他。杨提督只是挥手说不需要不需要，接着反问我一句。

“如果我带了枪，开枪射击的话，你觉得会命中吗？”

“……不……”

“那么，就算带去也没用啊。”

我在想，难道杨提督对于自己差劲的枪法而引以自豪吗？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对这种事引以为傲嘛。没有任何人看见提督射击过吧？所以说不定其实是非常高明，只是喜欢深藏不露而已呢！”

格林希尔上尉的主张，我不太能赞同就是了。

“想办法克服不擅长的事，太花时间和劳力了，人生苦短啊。”

以一副神气的表情说出这种话又常常偷睡懒觉的人，我想不太可能在众人皆睡的深夜中，自己一个人爬起来练习射击的。

只是，有时我在夜里睡眼朦胧地爬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常常会看提督的寝室或书桌有光泄出来，提督穿着睡衣外加一件睡袍，坐在那

里认思考的样子。

就是这样，提督才能不流血地占颔伊谢尔伦，也才能在亚斯提和亚姆立札的大败漩涡中拯救友军。

不过，最近我担心的是提督的饮酒量逐渐增加。我今天把家庭开支花在买酒方面的，要比一年前增加五倍的事，拿来警告提督，希望他能节制一点。

“酒量增加了那么多吗？知道了，我会反省的，会稍微节制一点的。”

老实说，拿给杨提督看的数字，里面有点小花样。从海尼森搬到伊谢尔伦来，酒的价格抬高了两成到三成左右，所以杨提督的酒量其实没有增加到五倍那么多。

但是，酒量增加了也的确是事实，无论如何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只是杨提督不是那种喝醉了会乱闹、大吐特吐、大叫大嚷的人，所以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提督的酒量在战事告一段落时，才会逐渐增加，所以这更令我担心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至少让他有喝酒的自由比较好。

其实象我这种超出份际的小孩子话，提督是完全没有接受的义务。可是提督还是听了我的话。

我担心提督的健康，但并没有可以指示他要怎么做的权利。对自己的这种不成熟，实在是很羞愧，然而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提督节制酒量，我实在是两头为难。

【七九七年二月四日】

“尤里安，离开这么久了，想不想回海尼森一趟？”

杨提督用很开朗的声音这么说，令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海尼森，提督讨厌的优布·特留尼西特有着绝大的影响力，又深受群众的欢迎，还有上司和官僚们罗嗦个不停，以及有称为“忧国骑士团”的暴力集团横行，以这些点看来，实在看不出他有多怀念海尼森。

搞了半天才知道，提督的目的是要和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直接见面，有重要的事要商量的样子。所以以出席同盟军俘虏回海尼森的欢迎典礼为借，一起回去。

我也开始忙了起来（只有卡介伦少将的几分之一），因为得开始准备两人份的行李才行。

【七九七年二月五日】

在即将来临的俘虏交换仪式之前，帝国军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送来了电文。内容相当长，我全部加以引述如下：

“第一，全体士兵将以荣誉宾客分受到迎接。视成为俘虏为罪行的这种残虐并愚劣的行为，须加以全面排除。第二，归国之后，全体士兵都将给予薪金及短期的休假。在回乡探亲家族团聚之后，任凭各自的希望可恢复军职。第三，希望恢复军职者，全体晋升一级。不希望恢复军职者，也全体晋升一级，以新阶级叙其恩赏及奉给……吾等将士，诸位英雄。卿等无需觉得有任何耻辱，抬头挺胸的归国吧。该觉得羞耻的应该是驱使卿等赴前线，迫使诸位陷于非降服不可的旧军部指导者们。我，罗严克拉姆元仰，必须向诸卿道谢，并且非得向诸位致歉不可。最后，对于秉持人道立场协助彼等归国的‘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处置，亦深表感谢之意。银河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

听完了这些，杨提督把扁帽往上一丢，感叹地说：“太完美了。不只在人道立场上挑不出一点毛病，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缺点。这样一来，回国的二百万士兵，大概会完全忠于罗严克拉姆侯爵。”

“特留尼西特政权，在获得二百万票的同时，也为敌方补充了二百万的精兵。”

卡介伦少将用一点也不有趣的表情如此地指责。而我军的击坠王则是摸摸下鄂说：“回国之后，也不是就万事如意了。十年之后回家一看，老婆老早就和别的男人跑了，或者是家被烧掉了，一家四分五裂。”

说出这种期待别人的不幸的话。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我军的俘虏中也包括女性士兵吧。没被帝国军那些家伙们虐待就好了。”似乎对男性士兵毫无同情之心的波布兰少校，对女性就非常有恻隐之心。

“在帝国军里，说不定有奥利比·波布兰这样的男人在呢，的确是很危险。”

在卡介伦少将这样开玩笑后，伊旺·高尼夫少校就在一旁为同事辩护了：“哪里！波布兰这一级的男人，可不是到处都找得到的啊。”

为了拼命忍住不笑出来，我看了杨提督一眼。杨提督把两脚架在桌上，扁帽盖住脸部，人往后仰，头枕在交叉的双手上。我知道他根本没睡着。杨提督可能是在想，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才能，在宇宙中可以得到更高的评价一事。光从这篇电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敌将的才能和器量，大概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了。不过，再过一会儿可能就会睡着了。

【七九七年二月六日】

要将二百万的俘虏全数收容到要塞内部好象不太可能，所以计划稍做了点更动。海尼森的国防委员会传来的指示是，让部分俘虏乘座的运输船团浮游“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如果在要塞内的俘虏暴动的话，就以他们当作人质。

“居然能想得出这种点子，真是小家子气谋士的把戏。我都能看得见委员们那种得意的表情。”

波布兰少校冷笑着说。

杨提督没出冷笑，却向卡介伦少将下达依照当初预定计划，将帝国军的俘虏收容在要塞内的指示。

“您打算无视国防委员会的指示吗？”

被我这么一问，杨提督两手一边玩弄着扁帽，一边回答：“我没有无视啊，尤里安。只不过我的记忆太差了，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记了。”

“国防委员会能接受您这种解释吗？说不定会认为这是故意的越权行为，要追究您的责任呢！”

“到那时候就干脆投奔到帝国去算了，虽然远离故乡会很难过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大狭窄，容不下我们……”

“提督！”

“怎么样？尤里安，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呢？”

“……”

“罗严克拉姆侯爵相当重视人材喔。象我这样灰头土脸的跑去，我想他也会为我安插适当的职位的。或者，你还是想留在同盟呢？”

我努力装出一副认真的表情。

“提督，我愿意同行。”

“是吗？那我可以放心了。”

“但是我不要为罗严克拉姆侯爵效力。如果一定要投奔到帝国去的话，干脆把贵族联合军和罗严克拉姆侯爵统统打倒，提督自己成为独裁者吧。我会协助您的。”

“喂喂，尤里安……”

“提督，反正是开玩笑的，就让我这么说有什么关系！”

提督把扁帽摘下来，搔着头说：“这下真是输给你了。”

提督笑了起来，我也笑了，但心里其实也有些心动，在想，如果能这样该有多好。

就是因为身处于民主共和的国家，所以杨提督在很多地方有所顾虑，行动也受限制。如果是在帝国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客气，只要有实力，想怎么做都可以。这个支配人民长达五百年，任意为所欲为的高登巴姆（黄金树）王朝，要起而打倒它，改革这个国家，也不必一定是要罗严克拉姆侯爵来做才可以。

不过这种想法违反了杨提督的意愿。虽然我对这点非常明白，然而这只是是凭空乱想而已，没什么关系。才想了一半，我就放弃奔这种胡思乱想。为什么呢？因为象杨提督这种穿同盟军制服还算合适的人，如果换成帝国军的制服，一定看起来不伦不类。这种事，就算是胡思乱想，也不难了解的。

【七九七年二月七日】

为了交换俘虏，第一批俘虏已经到达伊谢尔伦了。就在我还在开玩笑、胡思乱想的时候，事情一直在一步一步前进中。不，讲错了，应该是卡介伦少将和格林希尔上尉，把事情一步一步地处理好了。

十万的俘虏——穿着卡其色的衣服，脸上夹杂着疲劳和期待的表情。在人群之中，我认识了一位四十岁左右，脸色不太好的男人。他表示不太舒服，正等卫兵带他去医务室，所以解开了他的手烤，让他独自坐在角落等。我不应该太多事的，但还是跑去倒了一杯水给他。那男人好象吓一大跳，向我道谢后喝了水，用柔和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一切。

“好怀念啊，我在这个要塞服务已经有十五年了，可比你们这些叛乱军更清楚这个要塞的每一个角落。”

我也不想去订正这个男人的用词。他的言辞非常的纯挚，甚至令我差点想说：“抱歉打扰你们了”。他的视线投向旁边的墙壁，在照明和柱子成死角的地方，有帝国军的士兵们用刀子刻下的文字痕迹。

“唉呀，找到了！”一边这么说，一边用手指着。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那里有用帝国公用语写下来的短句。我试着读出声：“去死吧！荷尔特中尉，总有一天你会被人从背后杀死，大神奥丁也知道你的罪……”

“咦，你会读帝国语啊！”

“在学校里学过。”

其实这也不是相差多大的用语。

“是这样啊。我的儿子大概小你两岁，不知道有没有用功读书。”

我只有默默不语，因为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生活在和我相反的那一边的人，也有儿子，也有憎恨的上司，也有要回去的故乡。只是他出生及生长的场所和我不一样而已。——这个大概就是那些主战论者所抨击的“与敌人之间不值一文的感伤交流”吧。

“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去当军人。”

最后我这么说。我实在不想和这个人的儿子交战，但仔细想想，这实在是我个人任性的要求。

“嗯，要我的儿子和你在战场上彼此残杀，的确不太舒服。我回去之后，也希望能从事以前的工作。”

“您以前是从事哪一种工作呢？”

“是家具工人。用手工把栋木、白梓木做成桌子、椅子之类的。”

“是个很好的工作呢。”

“谢谢你。我的儿子也这么想的话就好了，但他想去上大学。他说平民要想出头的话，就得进大学或军官学校才行……”

就在这个时候，负责的官员总算来了，把那个男人带走。当时这个男人的表情，还不如负责官员用来注视着我的那种邪恶的眼神要令我印象深刻。

看来，他心里一定认为我仗着身为司令官的被监护人，所以敢任意搞乱秩序。

他会有这种想法我也没办法，但我对今天的事一点也不后悔。

【七九七年二月八日】

虽然俘虏陆续抵达了，但波布兰少校还是照预定进行我的训练课程。我原来对他感到相当佩服，但高尼夫少校说了一句“是因为俘虏全是男的，他认为没有特地为此停止训练的价值，如此而已。”

我为了恩师，原来想提出什么反驳的话，但根本不可能。

训练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波布兰少校告诉我很多事。多年以前，飞行队里有一名军官被一对男女用小刀刺杀，抢走他的薪水，而少校正好在现场目击了，宪兵就询问他那对男女的容貌特征。

“女的大概是二十五岁左右，头发颜色介于红色和褐色之间，眼睛是深咖啡色，鹅蛋型脸，眉毛颜色比发色稍深呈柳叶状。鼻梁挺直，嘴唇上薄下丰，左颊有酒涡，右眼角有黑痣，耳垂很薄。身高一六九公分，三围从上到下是九一，五九，九０，这些虽然只是推定但准确度很高。戴了蓝色耳环，大概不是蓝宝石就是翡翠。无名指比中指长。”

这么样的精确。但一问到男性的事，就变成“啊，这么一提，我记得他好象是有脸的”这种完全靠不住的印象，再问他有什么特征，就看他考虑了一下，说：“脸的两旁有耳朵，鼻子下面有嘴。”

宪兵非常生气，好象这种不诚实的目击者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象这种情形，不管是心胸多么宽大的宪兵都会生气的。后来好象是考虑到能抓到女性的话，男的也逃不掉，所以就做出女性的合成相片发出通缉。

“结果好象还是没抓到的样子就是了。”

“我想也是如此！”

“别那么说嘛！尤里安，告诉你一个我没告诉宪兵的秘密。”

“是什么？”

“那个男的啊……你知不知道他在身体下面还有两条腿耶！”

“……难不成，他在走路的时候，两只脚会来回交互移动是吗？”

“竟然你也知道啊。”

“我只是猜想可能如此而已。”

我把这段对话告诉杨提督，提督笑了起来，说：“以结果来说，波布兰是为了不让男的被抓到而故意这么说的，不是吗？”这个意见是没说错，但要说是蓄意的——不大可能吧。

【七九七年二月九日】

第二批的俘虏到达了，整个要塞还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宠物店的邮购货物就偏偏挑这个时候送来。我也因为准备旅行用的东西忙得要命，送来这种东西实在不怎么令人愉快。这家大型的宠物店，是军中退役的军官经营的大型复合企业的一部分，据说专门饲育场的土地也是军部便宜卖给他的。如果是完全由民间经营的邮购品，也许就不会挑这种时候寄来。会对这种事感到不愉快，大概也是受了杨提督的影响。

杨提督有一次曾对别的宠物店经营者说：“动物不会说慌，也不会背叛人。”

但对我则改说：“那一点也不好玩呢！”

那时，正好是小鸟事件发生过后没多久的事。我也不是那么想养宠物，因此杨家的成员，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都一直是只有两名，没有任何变化。

杨提督喜欢动转变幻的历史，所以我能了解他对宠物店老板的劝说一点兴趣也没有。但轮到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养宠物时：“我家已经养了一只大的了。”

这种回答，虽然只是开玩笑，但这种气实在该罚，有自我反省的必要。

【七九七年二月十日】

因为格林希尔上尉的拜托，整理了二十几种做菜方法的笔记拿去给她。

上尉很高兴，专程请我到平民经营的点心店吃热橘子汁和黑莓派。

“如果不会亲手做这些东西，大概是不行吧。”

上尉看着自己的派这样叹气。

“如果每个人都能亲手做这种东西的话，这种店就通通要关门大吉了。”

“看来我们是小资本生意继续存在的功臣呢。”

格林希尔上尉苦笑的这么说。

我有点想问上尉，对于杨提督的事，以她个人的立场，有什么样的想法。

但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这都超出我该过问的范围。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忍不住说了：“那个，我认为菜烧的好并不是绝对的要素。如果以卡介伦夫人为标准的话，大部分的主妇都是不及格的。”

上尉用她那对非常漂亮的淡紫色的眼睛看着我，对我说：“谢谢你，尤里安。”

回到杨提督的办公室，提督瞄了我一眼，“去约会了吗？”这样取笑我。我则回答“是啊，和伊谢尔伦的第一美女”，提督一副在我意料之中的表情，所以我暂时不会告诉他经过的。

【七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帝国军的俘虏中，有将近一千人说不愿意回祖国去。在二百万的总数中的一千人，到底是算多呢？还是算少？

“不愿意回去的又不能强迫他们回去，所以名单得加以修改。不过再怎么说，象这类的人其实根本不必还特地把他们送来伊谢尔伦嘛。”

卡介伦少将对各地俘虏收容所的缺乏效率也稍微发了点牢骚。即使如此，对于事情的处理还是一点也不马虎，这就是卡介伦少将了不起的地方。

为什么会不想回国呢？爱上了同盟的女性，而留下和她结婚——这种幸福的人，不是没有，不过这只是占很少数而已。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回去之后，只有债务和贫苦的生活在等着他，所以才不想回去。其中甚至还有些可能是犯了罪的，回国之后就得进监狱，这类人也不在少数。

这些人并不是思想犯或政治犯。虽然是自己投奔过来的，但把他们从帝国的监袱中解救出来还是不太好，因为这些大部分是刑事犯。如果其中有些可下重大刑案者的话，同盟方面也不能无条件任其自由自在的生活。

投奔——这个词，让我想起了前天和先寇布准将聊天的内容。

“先寇布准将的祖父，是为了什么才从帝国逃到同盟来的呢？”

“是向往民主共和政治的开明性……很遗憾，不是这么回事。”

先寇布家的本支，爵位的确是男爵没错，但准将的祖父是属于分支，只接受了帝国骑士的称号而已，属于贵族队级的末端，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特权了才对，但还是优先被军务省录用为官员。准将的祖父在服务期间没有犯下重大的过失，已经升到军务省管理局的次长，只要再过二、三年就可圆满退休了。但只因为担任熟人的连带保证人，竟背负下自己根本没有借的庞大债务，提前支领退休金、卖掉房子，这样子还是无法清偿债务。照这种情形，如果下狱的话，会伤到先寇布男爵家的名望。亲戚们在考虑之后，决定只提供经由费沙逃亡的旅费，要老夫妻俩带着外子逃出去一也讲说被赶出去会比较恰当。

“就这样，我远离故乡，为了不羞辱先寇布家的名望，每天努力不懈呢。”

我不知该发表哪一种感想比较好。

象先寇布准将的祖父这样的人，如果入狱的话也就变成了犯罪者了。

所谓犯罪者，杨提督说过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破坏法律的人，第二种是钻法网漏洞的人，而第三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律的人。

帝国的大贵族们大半都是第三种人。就拿同盟来说，五十多年前也有过关于新的行星资源开发法的过份事件。在五十年之间大概用掉了国库约兆元左右，而且到头来竟然还说开发计划失败的话，也不必把费用还给国库，因此有大概十多位政客的袋中有巨额的收入进帐。

“虽然如此，却还是比没有宪法的国家好多了。宪法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当权者遵守才制定的法律。鲁道夫只是强制他人遵守法律，而自己本身却拒绝遵守法律或受法律的束缚，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钢铁的巨人，只不过是个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的人而已。”

……鲁道夫大帝可以不必去管他，我在意的是先寇布准将对于离开将近三十年的故乡，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的这件事。当然，这是绝对不能开口的问题。

引用一句杨提督的话：“所谓的长大，就是能分得清楚那些事该问，那些事不该问。”

就是这样，很遗憾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希望总有一天，能够不必引用别人说的话来表达。

【七九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知道奥利比·波布兰少校和伊旺·高尼夫少校是在飞行学校时代就认识的朋友，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到底是怎样，实在很想知道。

今天趁高尼夫少校要把答应借我的填字游戏的书给我的机会，正好问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能问的问题。问了之后，高尼夫少校藏在扁帽的明亮头发微微波动，这种情形，我实在很难表达，简单的说，就是无声的大笑。

“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家庭问题而学坏了，那时，那家伙正好是班上的风纪委员。他在我快因为操行不良而遭到退学处分的时候，放了我一马。”

我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高尼夫少校这次就没有什么顾忌地大笑出声。

“……这是波布兰的说法，可真是天大的谎话，千万不能被他骗了。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但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也不告诉我就这样分手了。可能是恶魔的安排，在我带着书走回家的途中，遇到用交换步伐在散步的波布兰少校。

“怎么回事？有前途的青少年竟然也在玩填字游戏吗？真不是个好现象啊！”

我想这正是个好机会，所以又向波布兰少校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嘛，别人这种不名誉的事原来是不应该提的。老实说，那家伙有一段时间，因为家庭的问题而学坏了，就在快因为操行不良而受到退学处分时，我放了他一马。我那时是班上的风纪委员。所以我不但是那家伙的恩人，还是同盟军空战队的恩人呢……”

波布兰少校一本正经的表情也只能到此为止，之后就只能抱着肚子大笑个不停。

结果，真实的情形到底怎样还是搞不清楚。我觉得也不用勉强一定要知道，不过那两个人，到底哪一个演技比较好呢?

【七九七年二月十三日】

在等待回国的俘虏之间，开始流行起流行性感冒了。军医、护士、卫生兵这些人，简直是忙得鸡飞狗跳。

“所谓公平，就是这么回事。”

卡介伦少将好象非常高兴地这么说。大概是只有自己这么忙的话，在心理上会觉得有点不平衡。眼看军医送来报告书的少将，看到半身不遂的伤病兵的那一页，凝视许久，然后抬头问我：“尤里安，如果杨那家伙年纪大了，又没人要嫁给他，变成只会睡觉的老头子。那个时候，该怎么办才好？”

“当然由我来照顾他。”

“感动！感动！不过，反正那家伙现在也差不多是只会睡觉的青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了。”

如果不当笑话看的话，那可就不太好。当我回到司令室时，就看到“只会睡觉的青年司令官”把脚架在桌子上，用扁帽盖住脸，睡得非常的幸福。因此我对卡介伦少将的话，实在提不出什么反驳。

【七九七年二月十四日】

今天也有一团三十多万人的俘虏要抵达要塞。但是杨提督之所以会是一副受够了的表情，不是由于这些俘虏的缘故，而是因为和他们一同前来的同盟政府委员们。

这些委员们好象是为了欢迎被送还的同盟军俘虏们而特地前来的。不过他们好象以为伊谢尔伦是会员的休闲旅馆似的，一下子说宿舍的设备太糟，军官餐厅的伙食太难吃，抱怨个没完。杨提督没有出来迎接他们也生气，士兵没向他们敬礼也生气。最差劲的是还带了象小山堆似的行李来。

“这些是什么啊？”

“是委员们带来的见面礼。”

原子笔、袜子、还有毛巾、手表之类的东西，上面印了委员个人或政治团体的名称。

“对‘二百万的投票人’的宣传活动动作可真够快。”

“这些是那些家伙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怎么会呢！大概是国防委员会的经费。”

“那么印上个人的名字，这岂不是渎职行为了吗！”

虽然不能大声加以指责，但大家都很不高兴地谈论这件事，这些话甚至还传到我的耳里了。杨提督似乎不打算对这件事做任何批评的样子，大概是接受了某人的忠告而保持沉默。今天中午，也邀请了大约十位左右的委员为主宾，不情不愿地举行欢迎酒会。我幸免不用出席，不过委员们好象对提督和幕僚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

“等着瞧吧！那些家伙们。”

亚典波罗提督愤然走出会场，召集部下，好象下达了某些命令，这时候关不多是二点左右。

“这些是同盟政府送给各位，象征友爱的一点心意，都是些不值钱的玩艺它儿，请各位不要客气，收下吧。”

亚典波罗提督这样告诉帝国军俘虏们的代表，然后要部下把委员们带来送给归国士兵们的土产，全部分发给俘虏们。

事情闹开，引起大骚动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左右了。亚典波罗提督对气急败坏赶来的诸位委员们，发表义正辞严的谈话。

“你们是为了迎接俘虏这个任务而来的吧。利用公务进行个人的选举活动，违反同盟公职选举法第四条。因为这里是军事地区，宪兵有司法警察权，是不是要宪兵来听听各位的说辞呢？”

委员们通通不说话了。杨提督为了不令亚典波罗提督日后受到上面的压力，拜托俘虏们的代表向委员们提出感谢状。

这么一来，那些政客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快人心。

“亚典波罗那家伙，处理手段还是太嫩了一点。象那种台词，应该在把他们关进禁闭室之后再说也不迟。”

先寇布准将这么说完之后，卡介伦少将马上接着叹了一气。

“可是那些回国的俘虏们可就要哭死了。为了守护那种家伙们的权力，被送到前线去，还在矫正区里过着艰辛的日子，真是太不值得了。”

“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啊！”

这么接下去的亚典波罗提督，看到我，招手叫我过去，然后把一个纸包的东西交给我。

“麻烦把这个交给杨提督，我只顾出气没留意到事后处理问题，这是对他及时相救的谢礼。”

我猜想这种情况下的谢礼，绝对是酒不会错的。若送其他的东西的话该有多好。

不过今天发生的事实在很多。

“帝国军俘虏中的工程兵，要求希望能协助修理工作。好象是说，在居住区有几个地方，以前就该修理却一直没修的样子……”

接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杨提督和亚典波罗提督正在喝酒聊天。酒是亚典波罗提督送的威士忌。

“对他们的好意，可以就这么接受吗？”

“可以接受，这并不是对我表示好意，而是对这个伊谢尔伦要塞的爱意。这里原本就是他们建造的嘛。”

如果杨提督是一部分人认为的那种策士的话，我想不太可能作出这种结论的。

最后，决定明天请俘虏们协助修理工作。得知这个消息的俘虏代表们，敬礼之后，并再次对赠礼和协助他们返回故乡一事道谢。

想到要和这样的人们分成敌我双方互相残杀，就觉得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我还没有办法请楚地用言语表达出这种感觉。我不象杨提督，不能将自己的感角加以理论化、思想化，甚至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表达。

杨提督说：“只有在安全场所的那些人，才不认为有不用战争方式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危险场所的人，想想战争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理由不是很好吗？”

又说：“近代以来，倡导战争的文人或言论家，没有一个是在最前线战死的。”

象杨提督说的这些话，我尽可能都将它正确记录下来。以前我也说过，总有一天杨提督会成为历史上的人物，也会有人着手写他的传记。到那时，绝对需要曾直接听过提督说话的人的证言。而且，即使

不是因为这样，我自己本身，也会面临需要这些话来支持我的情况也说不定。

# 第六章 俘虏交换仪式

【七九七年二月十五日】

将近五年没举行过的大规模俘虏交换仪式，就要举行了，因此伊谢尔伦集中了全宇宙的注目。也许说“全宇宙”是太夸大一点，但见到新闻界的报导和政府对应，谁都会有这种想法的。杨提督说过罗严克拉姆侯爵对俘虏们发表的电文，在政治意味上也是完美无缺，我觉得对这次的俘虏交换仪式本身也可以这么说。

“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伊谢尔伦，可能另外在费沙方面搞什么鬼也说不定。那个金发的美男子可是个厉害角色呢。”

亚典波罗提督这么说。杨提督希望获知费沙方面的情报，但从海尼森传来的情报，不论是质或量都不能让提督满意。

最近，杨提督最关心的是在这一次大规模的俘虏交换之前，已经有几百人的俘虏或羁留者已经由帝国出发，经由费沙回到同盟去。不仅象这类人的名单不完全，甚至从我们这里回去的名单，也是不能百分之百相信。

“所谓和名单不符，是不是指帝国的间谍会借死者之名潜入一事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实际上，在五年前的交换式就有过这种情形。那时候因为人数少才能发觉，这次如果搞了什么鬼，就不太容易查出来了。”

而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方面的回答，好象是“杨威利只要关心如何防御敌方对伊谢尔伦方面的攻击即可，对于费沙方面的关心，不仅无益且多余，更是一种越权的行为”的样子。这是格林希尔上尉告诉我的，听到这个回答后，杨提督好象低声自语：“知道了！”这就是一肚子不高兴的证明。

他不敢把脾气发出来，其中一个原因似乎是怕海尼森方面临时驳回他回海尼森的计划。若因此不能成行，那就令人非常头痛了，所以只好暂时安份一点。真是难为他了。再加上昨天还为亚典波罗的事张罗善后，实在很辛苦。如果我再嚼叨他“喝酒会怎样”的话就很可怜，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结果晚餐之后，就看他连喝了五杯威士忌，真伤脑筋啊。

【七九七年二月十六日】

原来我以为代表帝国方面来伊谢尔伦参与俘虏交换典礼的人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结果好象不是的样子。

“怎么会呢？罗严克拉姆侯爵不会自己来的。”

“现在根本不是自己出来的时候！如果他亲自来这里，帝都奥丁闹空城计的话，一部分的门阀贵族准会爆发的。”

杨提督的确料得很准确。

代表罗严克拉姆侯爵来伊谢尔伦的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二十一岁，听说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心腹。从罗严克拉姆侯爵初次上战场的时候起，就一直在他身边协助他，能干又诚实的辅佐人。

听到这种话令我不胜惶恐，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站在和杨提督相同的立场呢？

波布兰少校以前也说过，我有杨提督这样的师父存在，但杨提督却没有依赖任何人，模仿任何人，以自己的能力，逐渐培养出自己的人格和见识。虽然杨提督常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空前绝后的天才，但我认为杨提督也是天才才对。所以他才不象别人一样，攻击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短处，能爽快地承认对手的天才之处。

提督本人倒不以为自己是天才，只自称是怪癖之徒而已。仔细想想，杨提督用“天才”来形容的，除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之外，没有对任何人使用过大多只是用“名人”或“名手”这类的形容词。

总之，不能亲眼见到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确是相当遗憾，但希望至少还能够亲眼看到他的心腹。

【七九七年二月十七日】

最近好象成为习惯似的，每天没事也到港去看看进出的船舰。好几天以前，遇到过一位家具工人的帝国士兵，现在不晓得在这个广大要塞的哪里。

在这一生中，可能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即使把他忘记了，大概偶而也会再想起他和他儿子的事。

不过由于俘虏交换仪式迫在眉睫，所以这段时间进港的船舰自然要比平常多出许多；因为不是客船而是军用运输船，一艘大概可以搭载五千到一万人左右的俘虏。历经边境俘虏收容所的生活，又因为长途航行而惭疲惫不堪，不过由于能回祖国，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看得出喜悦之情洋溢在俘虏们疲惫的面容上。

“如果只有俘虏倒也罢了，讨厌的是跟着来的脏东西。”

卡介伦少将似乎非常痛苦地这么说。

少将所说的脏东西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军人和其眷属为票源基础的“国防族”政治家。由于俘虏交换是属于同盟、帝国的军方问题，其实和政治家毫不相干，不知道是用什么借口坚持跟来的。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也提起过，现在已经破了一百人的大关了，并且其中有一半是军人出身的。

还有一种脏东西是采访记者，不过如果真的认为这是一种脏东西的话，就等于自己否定了民主主义的本质。然而我到现在才发觉低级的采访记者实在好多。亚典波罗提督也说：“象这种政治秀，来的全是那些要政府负担费用来这里象玩乐似的采访家伙们，难道没有真正的报导人员吗？”这些人所谓的采访，也只是固定每天两次，全部挤到司令部的事务局要求公式化的发表而已，其余时间全在军官俱乐部喝酒，账单则要求全转给政府——他们只会做这种事。

此外，他们还占据了一部分军官宿舍，甚至还要求种种的服务，说什么要加派专用的侍从兵啦，床太硬了之类的，好象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大贵族似的。

今天也是，和杨提督在吃晚饭的时候，有大约十人的集团硬挤进来，要拍摄晚餐的内容，我用盐把他们击退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说很多坏话，但象这样想要公开别人的私生活的话，去公开报杜老板的私生活不就结了！不过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提督很高兴地搔搔我的头发，对我说：“了不起。”这真是最好的称赞了。

【七九七年二月十八日】

在海尼森的停留，可能长达将近三个星期，所以我决定不住旅馆，而改住希尔巴利街的军官宿舍。因为杨家整个搬到伊谢尔伦去了，屋子里空空如也，要安排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委托服务公司去打扫一下，和准备一下食物及用品，等一回到家里就能马上照常生活了。”

“哇，还可以这么做啊！”

杨提督非常佩服地这么说。虽然我很得意地对提督说，当然可以了，但老实说这招是格林希尔上尉教我的。上尉也将以副官的身分随行，所以她说，有空的话要到去世的母亲坟墓祭拜。我想一定是位非常漂亮的母亲。

【七九年二月十九日】

今天要举行帝国军和同盟军的俘虏交换仪式——这一天总算来了。今天就会决定敌我双方合起来，共有四百万人的命运。这么说实在有点过分夸张，因为总不会到今天才交涉决裂吧。

帝国军的船团老早就进入伊谢尔伦回廊了，这些进行的状况，每隔一小时都会向司令部报告一次。好象一切都照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满载同盟军俘虏的二百四十艘帝国运输船的船团，在只有十艘左右的战舰护卫之下，进入要塞主炮“雷神之锤”之射程，是在七点四十分左右。杨提督比平常早一小时起来，好象还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居然没有任何怨言。

九点四五分，战舰巴尔巴洛沙停靠在要塞的军港内。亚典波罗提督满头大汗，担心如果运输船装的不是俘虏而是炸药的话，这样冲进来可就什么都完了。

十点十分，巴尔巴洛沙的船打开，在以肉眼看到帝国军代表的时候，到处响起了兴奋的耳语。

站在最前面的人，穿着帝国军黑底银饰的华丽军官制服，非常非常的合身。身高比我高了将近有三十公分，身材高挑。在服贴的红发之下，有一张英俊，并且非常温和的年轻脸孔。

他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

随员有三名，全部是提督级的高级军官，他们的名字是贝根伦格、锦兹、桑肯。不只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这三位也都非常年轻，大约都是三十岁左右。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幕僚们，大概都是很年轻的。

现场演奏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国歌，而是两军的军乐曲。杨提督亲自出来迎接红发的客人，在握手的一瞬间，无数的闪耀灯象炸弹炸开一般闪个不停。

两人步入会场，朝中央的桌子走去。在桌子上有俘虏的名单和交换证书，正在等待这两个人签名。

证书格式和内容，通常都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才能决定的，但因为是“两秒演说”的杨提督，所以一直叮咛“简单就好，简单就好”，文章由格林希尔上尉撰写，最后杨提督自己再加以简化而成的。国防委员会送来的文稿至少也有一打左右，提督连看也没看过就直接送进垃圾箱里去了。

两个在放置于自己面前的证书上签名，盖上各自的官印，彼此交换，再重新签名和加盖印章。全部过程经时一分种不到，这样两军四百万的士兵就能各自回故乡了。

和提督好象说了什么话之后就要走出会场的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蓝色的眼睛扫过会场内，最后视线停在我的脸上。

“你几岁了？”

感觉很舒服，非常温和的声音。

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会注意到我，大概是因为整个会场内，我是唯一纪比他小的人。我拼命以平静的声音回答：“今年就快满十五岁了，吉尔菲艾斯阁下。”

“是吗，我从幼校毕业第一次上战场也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以我的立场，不能说请你加油，但是请你自己多保重。”

微微一笑之后，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的修长身躯，从我面前转身离去。

一时之间，我整个人就象处于梦游状态，完全不敢相信敌军中第二伟大的提督真的和我说过话。我的脚好象根本踩不到地面似的，整个人飘飘欲仙。

“喂！就算你再感动，可别就这么投到帝国军那边去啊。”

如果亚典波罗提督不拍拍我的肩膀叫醒我，我可能就一直站在已空无一人的会场上了。

吉尔菲艾斯一敬上将并没有待很久。在酒会上举杯庆祝之后，就马上带着归还的俘虏回帝国了。

事后我向杨提督询问，签名和用印的时候，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说了什么话。

“形式这种东西，也许是有其必要，但实在也是相当的傻气呢，杨提督。”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话，但杨提督说这也许是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知道俘虏交换式本身真正意义的表现也说不定。

另外，也许是很自然的事，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的风评很好，尤其是在女士们之间。

“是个好男人。”连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也这么说，波布兰少校的表情好象有点复杂似的。

“哼！只不过如此而已，还比不上罗严克拉姆侯爵呢。”

不说自己也比不上，这大概是波布兰少校特地避开不提的吧。

“没错，如果能在以后十年中好好磨炼，再加上些许深沉和成熟，也许还能与之对抗呢。”

先寇布准将说话则是避重就轻，这大概是年龄的差别。

不过，大家大概没有忘记我军的代表吧。杨提督也许是比不上吉尔非艾斯一级上将那么的英挺，但那自然又贴切的动作和表情，都深具魅力。先不提优布·特留尼西特，如果是杨提督之外的人代表的话，不是表现得太大惊小怪，就是紧张得象石头一样硬梆梆的，或者是坐立不安镇定不下来，再不然就是为了掩饰紧张而特意装出傲然的样子。而杨提督，就算是罗严克拉侯爵一对一正面较量，也能悠然地保持自己的步调吧，对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可说是——“杞人忧天”，不可能会有这种事发生的。不过，如果杨提督本身投奔过去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交换式结束了，紧接着酒会也结束了，伊谢尔伦要塞要想办法恢复日常的生活了。

虽然写是这么写，但还有二百万的归还兵还在这里，非得等他们的船团平安出发为止，伊谢尔伦“交换仪式事务局”的工作，还不能算

是结束。

我也不能偷懒，因为明后天往海尼森的船国就要出发了。杨提督和我本身的旅行准备都要整理好才行。

今天，格林希尔上尉就问我："那么，提督本身的旅行准备，都弄好了吗？"

"都好了。他已经告诉过我，要我先准备了。"

"……"

杨提督的随员，原来是只有担任护卫的卡斯帕·林滋中校、格林希尔上尉和我三个人而已，但现在突然又加上奥利比·波布兰少校和伊旺·高尼夫少校，变成五个人。

当事人本身好象也是非常意外，今天和我聊天时，也一直在点头："决定的人一定是姆莱参谋长。是不是希望我们就此不回来了呢？"

"如果这样也是没什么关系，我唯一在意的是万一我不在了，岂不就成了先寇布准将的天下了吗！"

波布兰少校这么夸奖，先寇布准将马上重重的回答："就算你还在的时候，也不能动摇我的天下分毫。你干脆到边境去摇旗呐喊吧！"

卡介伦少将也加入数落，内容比波布兰少校更高明。

"希望你们趁早离开，要不然，真不知道到何时才能回复日常的生活。"

帝国军的俘虏们还有点顾虑，但自己人的同盟军俘虏们，由于被解放太过于高兴，结果行动脱离常轨，到处惹麻烦。喝醉酒和要塞的士兵打架、调戏女性士兵、在通路里大吐特吐、随地便溺、打破玻璃，还有其他罪状，数都数不完。

由于宪兵的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先寇布准将对"蔷薇骑士"连队下令，凡是看不顺眼的，一律抓起来丢进收容俘虏的禁闭室去。

"蔷薇骑士也堕落了，居然变成取缔喝醉酒的，真是个大笑话。"

这样取笑别人的波布兰少校自己也是，光是今天一天，就揍了超过二十个以上的非礼者，拯救淑女们的危机。

格林希尔上尉会笑着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被少校救了的女性士兵们，全跑到上尉那里抱怨。

“我们很感谢波布兰少校救了我们，但可不可以请他不要说‘不要对我的女人出手’这种话？”

向波布兰少校反应之后。

“以后说不定有可能成为我的女人，这样说起来太长了，所以只是缩短了一点而已。”

另外一位王牌马上接下去说：“因为可能性和实现性并不是相等的。”

就这样。不过，看了这些归还兵的行为、军人出身的政治家的言行举止、海尼森的统合作战部的作风，我感觉到杨提督和伊谢尔伦要塞司令部的人员们，以群体来说的确是相当不寻常。同盟军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军队，并没有象帝国军那样，有贵族和平民对立的情况存在，却仍有种种矛盾和缺点象伤化脓了似的。

杨提督带着我投奔到帝国军去，的确是胡思乱想。但如果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伊谢尔伦要塞的全部幕僚都投奔过去的话，说不定有可能控制整个帝国军呢。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军服的问题。适合穿帝国军军服的，大概只有先寇布准将了。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明天就要离开伊谢尔伦，向海尼森出发了。预定是三月十日会抵达海尼森，不过这只是预定而已。

高尼夫少校还没什么，波布兰少校有一、两个礼拜不在伊谢尔伦，听说卡介伦少将和姆莱少将好象都很高兴。

“波布兰少校说不定会在归国的船团中，惹出什么问题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伊谢尔伦没事就好了。”

这好象是卡介伦少将可怜的心愿。

在二百万归国将兵搭乘的船团内，指挥官是个叫萨克斯少将的人。担任运输船团的指挥官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卡介伦少将在计划补给和实行时，有过和他合作的经验。

“不是个无能之辈，只不过有不太接受他人意见的缺点，所以非常的刚愎自用。”

这是卡介伦少将对他的评语。

晚上，被邀请到卡介伦家，担任盛大送别宴会的主角。如果出发因我们而延期的话，那可就太丢脸了。所以我尽量留心不会发生这种事。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归还兵的船团要离开伊谢尔伦了。来到伊谢伦已经有八十天了，虽然只待一、两个月的时间，但已经住习惯了，而且又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要和它暂时分别也不是很高兴。

在卡介伦一家、姆莱少将、先寇布准将、亚典波罗提督的目送之下，登上扶梯已经是九点三十分。十点刚过，运输船发动了；十点十五分，我们已经置身在空虚之中。

“有一段时间能不用见到那些罗嗦家伙们的脸也相当不错。在我回去之前希望他们不要乐坏了！”

左肩上扛着行李箱的波布兰少校这么讽刺着，和我们分手，走向自已的船舱，杨提督则用略微有些不安的视线一直跟着他。

杨提督在搭船之前，好象在萨克斯少将那里了一个大钉子。

“您了解了吗？将军阁下，船团指挥操作的权限及责任是由下官负责，因此只要在这方面，即使阁下本身也必须遵从下官的指挥及规范，您的部属当然也请他们必须遵守船团的规则……”

被年长十五岁以上的对手这么说，杨提督乖乖地点头，但过后在私底下以一副愤愤不平的气对我说：“何必还要这样特地对我说嘛。难道我看起来象那种会用阶级来压人的人吗？”

“不用太在意啦。只是在立场上，要先讲清楚而已。”

老实说，我自己并不认为是如此，不过也只能这么说。

“嗯，不过希望波布兰不要给我惹麻烦才好。那家伙如果做了什么的话，变成我要负责任了。”

“不要紧的，高尼夫少校和他同寝室。如果波布兰少校要喷火的话，他一定会浇冷水的。”

“可是虽然高尼夫常对波布兰冷嘲热讽，但实际阻止那家伙行动的例子，可是很少见啊。”

他好象还是非常的杯疑。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不让他同行就好了？我想大概杨提督是希望闻到他们这些人身上，伊谢尔伦特有的“气味”吧。

菲列特利加和一位叫多鲁顿上尉的女性军官同室。这个人是担任船团导航员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有着褐色的肌肤，是个高个子的美女。“嘴唇再薄一点就很完美了。”这是波布兰少校的评语。

最后，杨提督和我同寝室。两层双人床，提督睡下面，我睡上面。船室的宽度大概五公尺见方左右。还附有浴室和卫生设备。除了天花板稍微低了一点之外，其他甚至还有个很小，但可以用肉眼看出去的窗子，浴室也有热水。再怎么说，只是让我们搭输送士兵的运输船的便船，实在不能太讲究。

以前我在福利设施的时候，象这么大的房间可以塞八个人进去呢。

晚餐很快就在船团司令官餐厅准备好了，杨提督在形式上，坐最高的席次。其他好象还有好几位政治家同席。我之所以用传闻的形式写是因为萨克斯少将是个很严格的人。只是普通士兵待遇的我，是不准进入司令官餐厅的，所以以下的会话是后来杨提督告诉我的。

“……我身为国防委员会的一员，对用兵的事不能不加以关心，如果你指挥的舰队被别的舰队包围的话，你要怎么应付呢？”

“我可从来没有被包围过啊。”

“所以我只是说假如的话。”

“如果会被包围的话，我早就拔腿先逃了。”

“唔，我以为逃走这句话，在你们的世界中是一句禁用语呢。你居然能这么平静的说出来。”

“在我认识的政治家中，也有把落选这句话当作禁语的人在，但在上次的选举中好象也落选了呢。”

杨提督是主张自己以绅士的态度对应，但我看对手不会这么想的。我的晚是某种烩饭和某种煮菜和某种沙拉，而杨提督的晚餐好象是，“除了虾之外，其他的东西连看都没看过”的菜。

不过为什么每一个人谈到军事的问题，总是喜欢把战术当成近乎魔术似的问题呢？杨提督对这一点非常的不满。

这绝对不代表杨提督轻视战术。“选择有能力的战术家，投入适当的战局中，才能说是个完整的战略。”杨提督这么说。再怎么说，提督本身就是个出类拔萃的战术家。战术是在不能忽视战略的状况独自成立的，但为什么能理解这一点的人是少之又少？当然，我自己也没资格说大话，但我至少从现在开始努力，希望以后能对提督有所帮助。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感觉和搭乘要上战场作战的舰船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只是单纯的运输船的乘客，根本也没什么事可做，行动范围也受限制，再加上萨克斯少将又很罗嗦。

杨提督从伊谢尔伦的宿舍带了十本左右的书出来，其中一半以上，是从海尼森带来的。这些书往返旅行了八０００光年，已经比大部分的人类旅行的距离还长。

吃过早餐后，杨提督带了一本书向沙龙走去，我在把房间整理好之后，用小跑步的想追上提督，只差两、三步就可以追上时——有一个归国兵看到杨提督，表情变得很奇怪，等看到阶级章时，更是吓了一大跳的表情。

那个戴着上尉阶级章的男人，抓住我的肩膀，压低声音向我问道：“你是那个男人的侍从兵吗？”

我非常不高兴。这是当然的事。

“你说的那个男人如果是杨提督威利上将的话，是的。要我去叫住他吗？”

“不，不用了。上将吗……那个杨威利中尉，真是不得了的出人头地呢。”

这个中年男人，叫巴卡斯上尉。他称呼杨提督中尉，我就猜到了，这个人肯定是杨提督还是新鲜人中尉的时候，在艾尔·法西尔服役的军官。我就简单的把事情说明一下，他好象故意似地大大的叹了一气。

“九年前，杨威利是中尉，我是上尉。现在那家伙是上将，而我却是刚从矫正区回来，仍然只是一名上尉。命运还真是捉弄人啊。”

我越来越不高兴了。对他那种认为运气就能左右一切的说法，实在很不服气，再怎么说，这个人是把平民和当时的杨中尉弃之不顾，

和林茨少将一起逃走的啊！把“要守卫平民”这个军人最基本的义务都放弃了。杨提督还要帮这个人收拾善后。

“的确没错呢，如果运气不那么差的话，以当时的阶级来说，上尉先生现在应该是元帅了吧！”

我觉得要狠就该狠到极点，所以就极尽我所能用讽刺的气这么说。上尉楞了一下，瘦削的脸上出现有点痛苦的表情。

“好严格啊。但是，也不要太责备我了，我们也受到应得的报应。九年来，在矫正区受了很多苦，并不是在酒池肉林中享福啊。”

我也后悔了。看来我还没办法站在对方的立场体会他的心情，也就是说，我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为我的不成熟道歉了之后，又忽然想起请教他从艾尔·法西尔逃亡之后，林茨少将的行踪。

“林茨那家伙吗？”巴卡斯上尉这么说，什么“少将”什么“阁下”都没加。

“在好几个月之前，还在同一个矫正区的，但忽然不见他的踪影，不知道他去那里了，而且我又何必去关心？”

“这次的交换俘虏，林茨少将的名字好象不在上面……”

“这个嘛，他倒是舍弃平民逃走的负责人啊，回去的话一定会被政府和新闻界围攻的，说不定还要重新接受军法审判。消声匿迹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

“人落到这种地步已经是什么都完了。在艾尔·法西尔弄得丑态毕露之前，他也建立了相当的战功，是相当有人望的人。只为了这么一件事，过去的名誉、未来的前途，一切都象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失足，在什么时候决定一生的评价。”

和巴卡斯上尉分手之后，我原来要回房间去的，但在通路上到格林希尔上尉。在这里行动被限制住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和格林希尔上尉一起去茶室，我提起巴卡斯上尉的事。

“是吗，那时候从艾尔·法西尔逃出去的人，也在这艘船上啊……”

她果然一副很怀念的样子。对格林希尔上尉来说，艾尔·法西尔是当时十四岁的少女，和叫杨威利军官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格林希布尔

上尉一面照顾生病的母亲，一面还为杨提督送用纸杯装的咖啡呢。

“可是，在那时候，大人们真是太难看了。一部分的军人只为了让自己平安无事的逃出去，把平民和跟不上情况的新任军官一起丢下来，因此大部分的人，都是自暴自弃地喝酒、歇底斯里的大哭大闹、乱打架……平平静静的，大概就只有杨提督了。”

我觉得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是迟钝要来得正确，不过这话没说出就是了。

“不过，跟不上情况的新任军官这种印象，到现在都完全没改变呢。”

“说的也是，几乎没什么改变呢。”

连格林希尔上尉都是苦笑着这么说，也难怪九年不见的人，看到杨提督的阶级章会吓一大跳。也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们那“跟不上情况”的上将，婉拒了不知道什么的议员邀请他在套房共进晚餐，和我一起在普通餐厅吃晚饭。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平稳无事的一天。

出发不过才第三天就没什么事可写了，实在很头痛呢。不能适当地发生一些事情吗?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从伊谢尔伦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和平的宇宙航行持续着。的确，如果不和平的话就很麻烦，但是这样有人会无聊的快受不了。尤其是我不说出他姓名的这位人物，愤然地说：“这简直是拷问！为什么什么事都没发生？如果是立体TV的连续剧的话，现在也应该出现漂亮的女宇宙海贼才对啊！”

我想到昨天写的日记就有点担心。去年，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的航行也是既平稳又无聊，这次也许又多了一个行动受限制的图素（因为萨克斯少将的缘故），但是不是我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这个人的影响呢?

说杨提督只要能待在房间里看书就觉得很幸福了，似乎也不见得一定如此。那些政治家们和萨克斯少将对于他在晚餐缺席的拳，好象有点责难。升了官有时也是很辛苦的。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船团的行程，似乎比预定的迟了一点。最短的估计，到达海尼森应该是三月七日或八日，现在可能会延到三月的十二、十三日了。这些都是导航员的多鲁顿上尉告诉格林希尔上尉的。因此杨提督向萨克斯少将询问这件事，但得到的回答是，多少迟一点也是在预定之内，这种冷谈的回答。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吧。”

高思夫少校因为解不开填字游戏谜底，所以一副有气没力的语气。杨提督则是，虽然不是难得见到，但是……皱着眉头说：“说不定会变成必须分秒必争也不一定。”

他这样回答。

“这么说来的话，我们这一趟海尼森之行，比我们想象中，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罗。”

听到高尼夫少校这么说，波布兰少校马上用很坏心眼的笑声笑了起来。

“那里的话！只不过是想在三十岁之前抵达而已啦！”

虽然是恶劣的玩笑，但越接近海尼森的同时，杨提督二十年代最后的日子也越剩越少了。我有计划为他举行生日宴会，不知道杨提督会不会生气。

不过到底杨提督在焦急什么呢？我是一点也模不清楚。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乘坐的船有一区发生集体打斗事件。有一百人以上参加集体打斗，有三十人以上负伤被送到医务室。偶而白天休寝，别说是参加，就连观战都错过机会的波布兰少校，真是不甘心到了极点，“那些家伙一定是对我坏恨在心，不会有错！好死不死，就趁我在睡觉的时候开始大拜拜！”

高尼夫少校的回答则是：“对你没有任何怀恨的人，我想只有那些还没见过你的人而已。”

打斗的原因好象是矫正区的生活物质十分贫乏，自然环境又相当严酷，帝国军注意的地区，只限于边境的内外而已。在这样的矫正区里，俘虏们自然各自朕合成为集团，分成派系，各有各的头目。军

官、士官和士兵，各自形成自己的集团，互相敌对。欺负士兵啦，对士官处以私刑啦，为了食物杀人的，这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俘虏们在矫正区内不论发生什么事，帝国军都装得一付完全不知情的样子。对他们来说，麻烦的家伙们自相残杀、自生自灭，正是求这不得。因此，即使从俘虏的生活解放出来，在回国的船上再度见面，积压了数年的反感和新仇旧恨又新生复苏，导致这种事情发生。

“是这么一回事啊。也就是说，将来因为旧恨而引起混战或杀人的可能性相当高罗？”

虽然是装出一副深思的表情，但波布兰少校的脸已经忍不笑开了。波布兰少校大概不知道，船团司令萨克斯少将把他列为需要加以注意的人物。

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不过，波布兰少校本身也不喜欢萨克斯少将。与其说是对他感到反感，还不如说是种本能，总之，我想只有那些对军队秩序这一点，看得非常重的人，才会和萨克斯少将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听说了集团混战的杨提督，有一声“嗯”这样不感一点兴趣的回答，最后还是溜回去看自己的书了。不过看样子，他是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可能是在考虑一些别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因为杨提督非泛泛之辈”。

高尼夫少校这样评论。所谓的非泛泛之辈，在没有任何事发生的和平时代中，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如果在非常的时代里，就非常的活跃，不是其他人能比得上的。这种说法，我觉得简直就是针对杨提督这个人而说的。在艾尔·法西尔奇迹式的逃脱之前，对于杨提督的批评好象是“糟塌粮食的杨”，这是前天巴卡斯上尉告诉我的。

如果杨提督在还是中尉的时候，稍微引人注目一点，被林茨少将注意到，而没有把他留在艾尔·法西尔，带着他一起逃出的话，就会被帝国军捉住，在矫正区渡过这九年的时间。真的能生还的话，那还算幸运。说不定会死掉或是下落不明都有可能。所以，幸好他跟不上情况。

提督的命运，也和我本身的命运有关。如果没有杨提督的话，我可能根据托孤法，送到其他的军人家庭去了。我不认为萨克斯少将是

坏人，只是和杨提督及波布兰少校他们的个性火水不相容而已。但如果被送到萨克斯少将的家里，和他一起生活的话——光是想象就觉得心情沉重。我这绝对不是一味袒护波布兰少校，只不过大概我已经是“伊谢尔伦的一族”的关系。

“提督，请您多保重，活久一点吧。”

我把茶端给杨提督时，就这么没头没脑冒出这些话，我考虑到在旅行中可能不会有什么好茶，所以预先准备了两打的大吉岭红茶茶包，在用完之前，应该可以抵达海尼森了。

提督用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清一下喉咙，象舞台演员似地说：“是不是能忍受变得又老又丑的活到三十岁，这是个大问题呢！年轻人。”

【七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觉得政治家或高级军人这一类的种族好象都是很任性而为。老是批评杨提督没有身为军人的威严啦、希望他有点爱国心啦，一直说他的坏话，只想要利用提督的名声。如果对自己没有利益可图的话，要见一面都非常困难。其中居然有人过份到自己带摄影师，要来拍提督和自己的合照。

因为处于同一艘船里，想逃都没地方可去。杨提督好象已经受够了，今天终于逃进床铺里，自称“因为劳累过度发烧”，谢绝一切访客。有一个议员居然还坚持要见提督，我就挡在门前阻止他。他对我说：“这次杨提督从任地返回海尼森，是公务，还是私事？”

“是公务，因为要出席归国士兵的欢迎典礼和会晤宇宙舰队司令官比克古阁下。”

“哦，就为了这些而特地跑回海尼森吗？如果帝国军就在他往返的期间，对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的话，这个责任问题可非同小可呢。”

他用超过必要的音量大声说话，根本就是要让在门里的杨提督听见的。

“不会有敌军来袭的情况出现的。”

“哦，为什么能这样断言呢？”

“因为杨提督是这么说的。”我狠狠的瞪着他，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我看那个议员一定会骂我是嚣张的小子。

“你的忠诚心真是不得了，不过来进攻的帝国军，并没有义务要去尊重杨提督的主观呢！”

见不到杨提督令他很不高兴，狠狠冷嘲热讽一番才回去。我朝他的背影，踢了一脚。如果我有波布兰少校行动力的一半，一定会赶上去狠狠地踢他一脚。

杨提督说同盟军作战的对方，并不是从来没见过的处星人，而是人类。

只要依据理性和什算，应该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对方的行动和目的才对。

尤其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差不多已经把军事独裁权掌握手中了，今后帝国军的行动，会为达到明确的战略目标的这种必然性，也随之升高。最重要的是，没有理由，他们不会随便来攻击。

“如果罗严克拉姆候爵要对伊谢尔伦方面动用大军的话，那必须是在帝国内部的支配权确立以后的事。也许会进行一次战术阶段的攻略行动，但不会对这个太固执的。”

杨提督对我如此说明。所谓战略的思考，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这对我来说，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理解，但我希望，总有一天我能够完全理解。总有一天，一定可以的。

回到房间，杨提督从床上坐起来，对我说：“尤里安，真是感激不尽。”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礼。

“不可以啊，病人要躺下来才行。”

我故意这么说，其实我心里很高兴。那个议员说我这是“忠诚”只是他的一种冷嘲热讽而已，但是，以我现在的才能和力量，是没办法对杨提督有所帮助。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有象这样，不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来打扰杨提督而已。以后的日子的确还很长远，但我希望能够一点一滴，扩大我能够帮得上杨提督的范围。

# 第七章 多鲁顿事件

【七九七年三月一日】

偶而想想，将来我变成老头子了，再来看看这本日记时，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然，这是在我能活到变成老头子的前提下。

杨提督告诉过我，在还是西元的时代，有人对日记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日记，就是为了在死后公布出来，所以写满了说别人坏话的文章。”

看来，在从前也有性格很象某人的人存在呢。我并没有打算写别人的坏话，但以后的事我可就不知道了。仔细回想一下，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不少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个政治家的坏话。但这并不代表我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讨厌那些愚弄和误用民主政治的人而已。这一点，我想我有资格当杨提督的弟子。

【七九七年三月二日】

如果是在伊谢尔伦要塞的话，一定有些事可做。就算只是帮杨提督泡红茶，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在空闲的时间，向先寇布准将学习射击和肉博战的技巧，向波布兰少校学习驾驶斯巴达尼恩战机的技巧。当然更少不了学习战略和战术的课程。

以空战技巧的课程来说，现成的老师是有，没错，但是没有教学语器材，也没有模拟教练机；再加上老师根本就没心情教。

“什么都不做就有薪水可领，这倒是笔好生意。”

说完这种大话，就看他无聊地在船内走来走去。杨提督看着历史书，但好象在想什么似的，高尼夫少校沉迷在立体填字游戏之中，林滋中校在船内获窄的健身房内默默的运动，格林希尔上尉正好趁这样的机会处理有关事务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喂，尤里安，来玩吧！”

因为不象在伊谢尔伦，女性士兵少之又少，所以波布兰少校闲得要命。

杨提督这时候倒是很同情波布兰少校。

“只要纳入了国家的组织之内，不管是怎样的无赖或反体制份子，到最后也不得不融合在其中了。”

杨提督不知道是针对那一点，感慨良多地这么说。而我对这些没有任何实际体验，所以没有什么感觉。原来如此，平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波布兰少校也流露出一抹寂寥……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就看见波布兰少校在通道上，手拿着淡啤酒罐，和为数很少的女性士兵谈笑着。果然不是会轻易示弱的人。

【七九七年三月三日】

对波布兰少校来说，今天是欲望满足的日子。上个月二十七日的大混战，今天又再度重演。这一次波布兰少校总算是身逢其会了。

当然，波布兰少校既不是播报员也不是摄影师，更不是旁观者。

“而且我认为，说他是煽动者还比较正确。”

这是目击者兼证人的伊旺·高尼夫的证词。高尼夫少校表示，原来是打算万一波布兰少校有危险的话，随时准备出手，才在旁监视的；但从头到尾，几乎没遇到什么危险，终于到最后都只是旁观而已。

船团司令部所属的宪兵全体出动，把参加混战的人全部捉起来关进禁闭室去的时候，波布兰少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混战的漩涡中脱身，坐在军官俱乐部喝淡啤酒了。除了打架好强之外，还加上懂得决窍，和他打架的对手大概都无法和他相比。

听说宪兵在调查自己的部下时，我听到杨提督小声地自言自语：“哎，又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温和的和平主义者波布兰变得稍微有点奇怪，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七九七年三月四日】

波布兰少校被禁足，不准走出他所居住的楼层。萨克斯少将很想把他关到禁闭室去，但因为顾忌到杨提督，所以就让他这样了事，这是高尼夫少校告诉我的。

“暂时会乖上一阵子。想到是假杨提督的虎威，心理大概也不怎么舒服。”

波布兰少校这么说，真的也挺可怜的。林滋中校在旁边讽刺，“要是早十天发觉就好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总而言之，把一部分的精

力放出去，波布兰少校今天是格外的安静，乖乖坐在玩填字游戏的高尼夫少校旁边看悬疑剧的录影带。这样能持续多久呢?

【七九七年三月五日】

我听说过卡斯帕·林滋中校会画画，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到他的作品。

与其说是画，还不如说是漫画式的人物素描，同乘一艘船的人物，一一出现在纸上，实在非常有趣。最有趣的是萨克斯少将，对别人的意见反应是，掩住双耳，闭上眼睛，咬紧牙根的姿势。总之，一眼就能看得出谁是谁。

伊谢尔伦份子的素猫不让我看，说以后会开个画展的，所以到那时再笑个够。现在我手上已经有一张年月日和场所空白的“卡斯帕·林滋首次画展入场券第一号”的票，是大师亲手制作的卡片。

我把这个拿给杨提督看，提督还特地拿到灯光下看个清楚。我端茶出来的时侯问杨提督：“我也想要杨威利教授的首次演讲会的入场券第一号呢。”

回答如下：“这个不接受预约，到时候再去排队吧。”

【七九七年三月六日】

对萨克斯少将来说今天是吉日，也就是没有任何事发生，只是有传闻说会比预定晚到达。我好象有点了解波布兰少将的心情了。

【七九七年三月七日】

从伊谢尔伦出发的时候，原来是预定明天就能抵达海尼森，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比预定要晚了很多，可能要一五号左右才会到达。没有发生任何事还会延迟抵达，如果有发生事情的话，那该怎么办啊！

“啊——真是要命、真是要命。”

用非常认真的气这样喃喃自语之后，杨提督还是照常喝了茶就躺下来睡午觉。为了提督的名誉我可要说一句，提督绝对不是个不认真的人！因为再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其实他应该可以把萨克斯少将叫来数落什么的，但他什么也没做。

而萨克斯少将则是非常顽固地避开杨提督不和他打照面，一直缩在船内的船团指挥室中。偶而出来的话，一定和同船的议员们在一

起。虽然杨提督早就看穿他的意图，但是由于讨厌接近政治家，所以变成自己走进他的策略之中。

我也是相当头痛，从伊谢尔伦带来的大吉岭红茶的茶包，只剩下六袋了，如果带四打来就好了。杨提督绝对不会喝船团里差劲的茶，这样的话，真的就只剩下白天睡大觉这件事可做。这个问题可大了。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格林希尔上尉提供我锡兰红茶的茶包一打。

“原来以为会浪费掉的，能派上用场真是太好了。”

我想上尉最初就打算这么做才准备的。看到杨提督喝了一小锡兰红茶，轻轻地点点头，所以我就告诉他“菲列特利加小姐送的”。只看他表情突然变得很暧昧，把脸藏在热气之中。

今天有好多事可写。

在吃晚餐的时候，高尼夫少校一面吃一面说：“似乎这个船团不太对劲。导航官真的有在做事吗？”

船团的位置和航路有关的资料，全部由导航官集中保管，如果这个资料有错误的话，船团就会越来越往错误的方向偏差。

“但是如果太偏离航线的话，不是会被航空管制中心发觉，而警告我们的吗？”

“嗯。但如果事前有连络他们，可能变更预定航线的话，就不会想到要一一警告我们了。”

举例来说，如果有帝国的间谍潜入船团司令部，故意把错误设的航行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通知航空管制中心，变更预定航线的话——那岂不是就算是一个船团也能整个拐走了吗？当然，长时间是不可能，但一星期或十天的话……

“用来聊天倒也很有趣，但如果是事实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

林滋中校告诉我，其实这种事，在过去是真的发生过。七十年前，同盟军对帝国军的猛将巴尔顿古提督相当的头痛，于是想出一条计谋，把他绑架过来。那时候统合作战本部的情报参谋马卡多上校，花了两年的时间策划，收买巴尔顿古提督旗舰的导航官。结果到前线视察的巴尔顿古提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进人同盟军的势力宙域，完全不能反抗地被捉住了。八年后，就在俘虏交换的前夕，在收容所里去世了。不清楚到底是意外或是自杀。

现在回廊里有伊谢尔伦要塞，所以不会在不知道的时候闯进帝国领域去，但仔细想想实在是很恐怖。如果不计算航向的话，不会知道自己的位置。

而这个计算如果弄错的话……

【七九七年三月八日】

今天原本是预定抵达海尼森的日子。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和二百万的归国将兵还是置身在空虚之中，飘啊飘的。

航路的计算资料果然是有问题。昨天的笑话，有一半成为事实。详细的情况还不很清楚，因为船团司令部是采取秘密形式，甚至对杨提督也包括在隐瞒的范围内。

其实杨提督的阶级比萨克斯少将高，大可把他叫来问个清楚，但杨提督不喜欢这种做法，他要等萨克斯少将自己来说明。到了今天，就是萨克斯少将也不能再装出不知情的表情了。他今天带着副官来杨提督的房间，向提督说明事情经过。和杨提督同席的只有格林希尔上尉，我被命令回避，实在很遗憾，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格林希尔上尉告诉我："与其说是在说明事情经过，还不如说是在辩解呢。"

不过他没找议员先生作陪，倒是有点进步了。

"杨提督说了什么？"

"尽所能的努力吧。"

"完全没有在期待嘛！"

"看来的确是如此呢。"

这时候波布兰少校在旁边插嘴了。他和林滋中校一起看悬疑剧录影带，但因为他已经看过一次，所以犯人一出场他就马上说出来，害林滋中校气得要命，稍微有点磨擦发生。不过这似乎是故意的也说不定，因为喷火的能源似乎差不多快到爆发边缘。为了压制一下，少校提出一个提案如下："干脆劫持一艘穿梭机，只有我们直往海尼森如何？我看这样下去根本不会到的。"

我觉得这个提议好象很有趣，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附议。高尼夫少校的意见是："波布兰操纵穿梭机完全是听天由命式的，我想大家还没有自暴自弃到这种程度吧。"

【七九七年三月九日】

船团内不安定的气氛越来越坡了。

归国兵也好，船团工作人员也好，同船的政治家也好，都各自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迟迟不能抵达海尼森，大家者非常的不安，和同伴们谈论并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但实在忍不住自己心中的不满和不安，必须将它说出来才行。

尤其是归国士兵们，相隔数年终于能回到故乡，却比预定要来得迟，而且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就这样补放在一边，实在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觉得萨克斯少将的官僚秘密主义，也该有个限度。

在伊谢尔伦的时候，这种反胃的不愉快气氛，连一次都没发生过。我好象开始有点了解，所谓形成组织的是人类，大要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伊谢尔伦能一直保持伊谢尔伦的样子。

【七九七年三月十日】

不知道的事真的非常可怕，昨天，差一点我就死掉了。不，不是只有我而已，包括扬提督、二百万的归国士兵，还有船团的乘员们全部都会死。

我们是用瓦普跳跃航行法住海尼森前进的。结果昨天把航行电脑的资料抽出来重新检查时发现，照这个航线一直走下去的话，昨天晚餐的时间，就会冲进没有行星环绕的恒星马斯达克里去。

紧急切断航行电脑的回路，整个船团就停在距离马斯达克六千万公里的宙域之中，只差二百光秒而已。

虽然得救了，但我们却来到距离海尼森一千三百光年的地方。重新算定航线，要抵达海尼森最少也要花上一星斯的时间。是阴谋？是犯罪？是意外？在现在这个阶段什么也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不得了就对了。

“萨克斯那家伙一定连心脏的内部都青了。不能遵守预定行程的话，那家伙只是个没用的废物而已。”

波布兰少校摇了摇看不见的恶魔尾巴，心情非常愉快。

“反正萨克斯少将一定希望这是阴谋或犯罪行为。如果是意外或过失就是少将的责任，但阴谋或犯罪的话就可以推到别人身上了。”

杨提督的口吻也相当辛辣。我知道迟迟不能抵达海尼森，提督非常的失望。果然正如高尼夫少校所说的，这一趟海尼森之行，绝对要

比我们预料中更具有重大的意义。波布兰少校的绿眼睛发亮了。

“那么，提督的想法呢？”

“要断定不太容易，但如果是我个人愿望的话，我希望是人为疏忽。”

“我想我这么希望的动机也和萨克斯少将一样。如果是人为疏忽的话，事情就到此为止；但如果是阴谋或犯罪的话，今后至少还有一幕要上演。”

杨提督这么说，格林希尔上尉的眉头争了起来。手轻轻抚着脸颊。林滋中校用手掏了掏耳朵。高尼夫少校把填字游戏的书一下子合起来。波布兰少校用一只手摸摸脸，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在偷笑。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但如果是不熟悉波布兰少校的人，也许会怀疑他是这次事件的犯人也说不定。如果少校是犯人的话，我想他也做不出这种一下子杀死二百万的事。至少象格林希尔上尉和多鲁顿上尉这样漂亮的女性，他绝对不会杀死了。

【七九七年三月十一日】

船团司令部好象陷入歇斯底里的混乱中。不管怎样都得先离开恒星马斯达克，朝原来的目的地海尼森前进才是。但因为不只要重新计算航线，连船团也要加以重编才行。因此那些归国兵的不信任感和不小满情绪只是有增无减，由死火山逐渐恢复为活火山的状态。不过，自然还是有极少数的，为预测可能会发生大麻烦而高兴的人就是了。

【七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因船团编成不完整，故输送船一艘下落不明。在六小时后发现，与船团会合。无大事故发生，甚为可喜可贺。——啊，文言文好难啊。

【七九七年三月十四日】

昨天没写日记，因为完全不是那种时候。长达两天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现在（十四日二十二时）大家虽然都很累了，但总算松了一气。“伊谢尔伦组”的六个人，占据了一个军官包厢，把脚架在沙发上，也没有人来罗嗦。

因为解决事件的人，是被嫌恶的伊谢尔伦组嘛。

因此，虽然我也累了，实在很想乱写一通了事，但还是借用在包厢角落的写字台，写下这篇日记。我也并没有想做记录文学家的意思，不管怎样，没有把昨天和今天的事记录在纸上的话，我会觉得事情好象还没有结束似的。所以，对整个事件的整体把握和分析，就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或报导人员去做好了，我只以事件一部分的当事者的身分，把我的所见所闻忠实记录下而已。

十三日，就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主义者的萨克斯少将也决心动外科手术了。林滋中校的意见是“下定决心找出代替自己负起责任来的人”，这种说法好象有点受到波布兰少校的影响。因为萨克斯少将断定是导航员中的某一个人，故意将错误资料输入电脑之中，所以决定把犯人找出来。“只要不是白痴，谁都会获得这种结论的。”这也是林滋中校的评语。

这个结果，果然找到使船团陷入危机的犯人。原来就是和格林希尔上尉同寝室的伊波琳·多鲁顿上尉。她是船团导航官，置身于任何事都因循拖延，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主义的船团的中心，你仔细想想，她的立场的确非常可疑。也就是说，她背弃了大家对她的绝对信赖。

多鲁顿上尉好象是为了某个目的，而故意把我们带到危险的宙域来。查明这一点之后，这件事需要怎么处理变得越来越难办了。总之，对萨克斯少将来说，希望尽量能在自己能处理的范围内把事情解决掉。而当然的，必须由船团司令部离开，到杨提督的地方报告一下，结果就在他离开之后，多鲁顿上尉持武器跑进紧急控制室去了。

萨克斯少将慌张的模样，看在伊谢尔伦的勇士们眼里，不仅奇怪，而且难看之至。林滋中校和波布兰少校难得会异同声的说：“真是欠缺危机对应处理能力的大叔，难怪只能担任国内运输船团的指挥官而已。”

这要是让卡介伦少将听到的话，一定会很不服气的。因为他深信，战斗的胜利，后方补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波布兰少校和林滋中校的说法，也不必全面的、认真的照单全收。

总而言之，这已经不是萨克斯少将所能处理的了，因此才跑来杨提督这里哭诉，毕竟对他来说，处境实在非常不妙。但反过来说，这个事态本身，就相当复杂。对杨提督而言，这种事一点也不好玩，而

且不只这一次，常常有这种必须尽速处理掉的事，都推到他头上来的情形发生。

“不过，真的是大事不好了就是了。”

波布兰少校这么说，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语气。他好象慢慢地变成了个喜欢麻烦的人。以前的宗教，认为恶魔的力量来源是人间的不和或纷乱这种负面的感情，看来好象是没说错。这么说的话，波布兰少校绝对属于恶魔一族的。神采奕奕，帅气、不知恐惧的恶魔。

杨提督好象和我有相同的想法，趁波布兰少校暂时离席的空档，小声地对我说：“尤里安，不会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不是这样，但如果非得发生不可的话，有喜欢麻烦的家伙在会比较好办事呢。”

“……所以您才让波布兰少校同行的吗？”

“不，结果必须你自己去归结下判断才行。”

杨提督对于萨克斯少将的哭诉还不会怎样，但是这件事不解决的话，就不能到达海尼森，所以虽然是不情不愿，但也只有认真的去解决了。

而为什么多鲁顿上尉会这么做，好象是因为在二百万的归国士兵中，有过去背叛了多鲁顿上尉的情人。据格林希尔上尉听说的内容是：这个情人已经有妻子了，还以结婚当诱饵接近多鲁顿上尉，把上尉卷进和军需品投机商人勾结的违法行为之中，最后为了逃避上尉的追求，投效帝国军去了。

“嗯，这是男的不对。绝对是男的不好。”

波布兰少校大声的这么自言自语，而高尼夫少校则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情况，爱上这种差劲男人的女性本身也不是没有任何责任。至少这个男的并没有强迫她一定要爱他啊。”

“就算没有强制，除非两方都为结果负责之外，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男方的错。”

“问题不仅仅在于男女之间的事，而是自立和用自己头脑思考的问题，这岂不只是将思考停止的这件事加以正当化了吗！”

菲列特加小姐，不对，是格林希尔上尉如果没有咳嗽改变话题的话，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的辩论可能会没完没了。

“提督，我去说服多鲁顿上尉。”

说出最有用的话的是格林希尔上尉。杨提督委托上尉尽量把情况打探清楚，送她出去，并说：“一有危险，就赶快逃命吧。”

提督这么说，林滋中校和波布兰少校听了都笑起来。但是不管是由谁去，是绝对不会有人说什么：“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为祖国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果是波布兰少校去的话，大概也只会说：“别受伤了！”如此而已。

结果，格林希尔上尉花两小时去说服她还是没有效果，最后只看格林希尔上尉手上握着扁帽，一副疲惫的表情回来。

“很抱歉，提督，没能帮得上忙。”

“……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辛苦你了。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

的确是很好没错，但这样又得重新来过了。

“干脆就让多鲁顿上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如果让她杀掉她所恨的男人的话，大概就会乖乖投降吧。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一个人也是不得已的。”

我觉得这实在是很过份的提案；但波布兰少校完全不在意。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多鲁顿上尉过去的情人一直不敢自动露面。

喝了自己端来的咖啡，格林希尔上尉对波布兰少校提出反驳。

“目的达成的话，多鲁顿上尉可能会自杀的啊。”

“无所谓，就让她自杀好了。”

波布兰少校突然插进来。

“我认为，让不想死的人死，是一种罪恶，但不让想死的人死，这是相反方面的罪恶。我们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所以生死交给自己决定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有问题！波布兰少校。多鲁顿上尉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杀是最大的问题。谁也无法断言她不会把整个船团，最低限度的话，带着这艘运输船一起寻死。你可别忘了她是船团导航官呢。”

“很想忘记。”

波布兰少校笑嘻嘻地这么说。

杨提督在考虑的问题，是格林希尔上尉已经证明的事实，想忘记也办不到。从十日的那件事看来，多鲁顿上尉的精神已经失去平衡了。所以，如果随便出手的话，也许会令二百万的归国兵受到加害。

“这种时候，要是先寇布准将在就好了。”

波布兰少校一副遗憾的样子这么说，我原来以为他很信赖先寇布准将，结果是个天大的误会。

“你仔细想想，尤里安，如果他去的话，死了也不可惜呢！”

我听了差点摔倒。虽然我知道知道这只是开玩笑，但说不定有万分之一的真心成份在。

林滋中校认为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向杨提督提出由他自己冲进去的提议；但杨提督摇摇头。这绝不是怀疑林滋中校的能力。我知道，提督是考虑到这个行动，说不定会对二百万的国士兵造成害。因为前不久，才发生船内流出催泪瓦斯，造成大混乱的事件。这是多鲁会顿上尉发觉宪兵把瓦斯欲进紧急管制室，所以使通风系统混乱造成的结果。这种小聪明的手段，让杨提督不太高兴。

就这样事件仍然是胶着状态中，十三日结束了。正确的说，在十四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还支持着没睡着，但不知道几时，我还穿着军服就这样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差不多早上八点左右，不知道是谁帮我盖了一床毛毯。

后来我马上知道，大家一夜都没睡。我对只有自己一个人睡着这件事，实在是觉得丢脸到家了。波布兰少校的绿眼睛带着笑意对我说：“很有气魄的小弟嘛。”高尼夫少校则是“会睡的孩子容易长大”，害我更不好意思。

不管怎样，情势和前一天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正确航线的资料，已经被多鲁顿上尉销毁了，船团如果不能向外求援的话，就会被困在这个区域动弹不得。因为如果进入超空间航行的话，说不定会冲进哪个恒星里去呢。

“唔……导航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呢，这是傻瓜想象不到的。”

波布兰少校用反省的气，一边这么说，一边啜咖啡打起精神，不过看起来很象是放意做作。

高尼夫少校用一种不知道是不是讽刺的表情："从昨夜到现在，在一位女性的手中，掌握了二百万人的生命。不管怎么说，实在可以算是女中豪杰了。"

"但是她却是彻夜孤独的，应该比我们更加的难受才是。"

"说不定会因此更加的疯狂也说不定呢。"

真是的，这实在是最大最高的难关，因为最重要的紧急管制室被占领了。

现在才说这种话实在是没什么用，但只要占据这里，就能够遮断一切有关航行的指令。我觉得船团司令部的掉以轻心，至少是绝对无法以不够小心这理由加以推委的。

"我也说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应该把二百多万人一起卷进去，但是完全没用。多鲁顿上尉已完全豁出去了。"

格林希尔上尉的声音也相当的疲倦。我再度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厚颜地睡着一事，深深感到惭愧。当然，即使我是醒着的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是了。

在写这个日记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明明有可以和大家拥有同样体验的机会，自己却白白放过了，实在是叫人不甘心。当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为什么没人叫醒我呢！这种想法实在是相当没道理，并且也是无理取闹的不满。太任性了。

然后一直到傍晚为止，并不是完全没有动静。萨克斯少将也不能把事情完全交给伊谢尔伦组去处理，自己跑去冬眠起来。他必须考虑到如果伊谢尔伦组的人万一失败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不时稍微行动一下，引诱一个人关在里面的多鲁顿上尉，这也是一种战术——这些全是杨提督分析给我听的。这个分析当然是正确的，但现实中宪兵在通风动手脚失败这件事，怎么看都象是在看低俗电影，而且得连看好几个小时的感觉。

在这段时间里，聚在一起不知道在商量什么的林滋中校，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三个人，好象获得了结论，于是向杨提督征求许可。提督不知道答应什么，点头两、三次。这时候是十五时刚过。

突然移动是在十五时五分的时候，船又开始向恒星前进。这个混杂了悲鸣的报告从舰桥传出后，混乱开始了。

“看来她好象是想用强制手段达到目的了。”

高尼夫少校不知道为什么把扁帽摘下来又再戴好之后这么说，波布兰少校则用冷静的语气回答道：“一对一的话就算她想用强制手段也无所谓，但一对两百万的话，对男人就太不公平了。”

这之后的事，我想尽可能的用文字使景象再现出来，但不知道办不办得到。在估计冲入恒星还有三小时三十分的时候，船内设备的能源完全停止供应，周围陷入一片黑暗，只有从探视窗还有恒星的光透进来。船内呈现一片惊恐的状态。归国士兵们被关在各自的船室中，还在外面的人们，不知道嘴里在叫什么，象无头苍蝇一样的跑来跑去。

在惊恐状态下，能发挥实力的只有伊谢尔伦组，也就是有杨舰队味道的人。到这种时候能一边喝茶一边思考的杨提督，接连的发出命令。

“现在不只归国兵们，多鲁顿上尉也失去耐性和冷静，处于惊慌的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笨到极点的计策，她也会上当的。”

十七时，一艘穿梭机脱离了运输船。格林希尔上尉在门外告诉多鲁顿上尉，那里面搭乘的人是多鲁顿上尉以前的爱人。最重要的男人逃走了，让没有罪的人和运输船冲进恒星里，也没有任何意义。十七时五分，运输船改变了航向，只差一点点就连想转向也没办法了。运输船唯一的一门雷炮瞄准了穿梭机。这个时候，为了填充雷射炮的能源，船内的电气系纸恢复了。

七时八分，穿梭机被击中，变成光球四散开来。

当然，那艘穿梭机中根本没有一个人在。

在惊恐状态还没完全平静之前，将紧急管制室的门爆破，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冲进去。这时，林滋中校为了在惊慌的群众之中保护杨提督、格林希尔上尉和我三个人，所以留下来。

接着，两位王牌发现了已经用手枪射穿头部的多鲁顿上尉的遗体。

“是吗？果然被我预感料中了。”

很象波布兰少校的冷言，但由于高尼夫少校装出一副不知道的表情。

“喂！怎么不问我是怎样预感的？”

“没什么。象这种非公开的预言，连一毫克的价值都没有。”

我正好就在这时候走进来，看见波布兰少校非常明显地想说些话反击，但好象想不出适当的反驳语词，才张开的嘴又闭起来。

就在这时候，船团司令部所属的宪兵终于赶来了。这让我想起“宪兵的工作就是专门对付比自己弱的对手”这句话来。以高压的态度，把两个人推开，粗暴地对待多鲁顿上尉的遗体。

实在是配合得好到极点，宪兵被两位王牌左右飞脚同时扫中，作了短暂的空中游泳后摔到地板上。这么划一的动作，是自从我在福利机构时，看过的无重力马戏团的“剑与炎之舞”这个节目以来，还没看见过的。

“在淑女的面前，要遵守礼节。”

“危险人物死了，所以才突然勇敢起来是吗！”

宪兵对这种尖刻的话好象非常不高兴。不过，这个事件因为多鲁顿上尉的自杀，表面上已经一切结束了，这样的话事后处理只能交给宪兵和船团司令部。杨提督这么说了，高尼夫少校和波布兰少校才退出来。

萨克斯少将大概是乖乖地向杨提督低头道谢了，不过具体的内容我不得而知。我回到提督身边时，少将为了向海尼森报告现况，刚好已经离开。看到我的脸提督就说了：“我想其实多鲁顿上尉并没有中我的计，她其实非常明白过去的爱人并没在那架穿梭机里。在射击穿梭机的时候，她是向她自己本身的过去和未来射击。这样，把一切做个了结。”

“提督……”

“……看来好象说了不太符合身分的话。”

提督苦笑着摸摸下巴。

“总之，只是这种程度就能把事情解决，已经该谢天谢地了。尤里安，要是事态恶化的话，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变成恒星的一部分，照亮宇宙的一隅也说不定呢……”

我想杨提督一定有一大堆怨言的。虽然理由不很清楚，但我知道对提督来说，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如果对多鲁顿上尉所做的事，完全

不埋怨的话，我想这种人已经到达圣人的境界了。

如果这件事，干脆就是银河帝国军针对杨提督而策划的阴谋的话，也许还比较让人心平气和的接受。但是这一次，是单纯的被个人私怨的复仇行动所连累而已。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才好，只好先去端一杯加了比平常份量多的白兰地锡兰茶给杨提督。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要有茶可以喝就觉得幸福了呢？”

话是这么说了，但结果杨提督还是把茶喝完。这种样子看来，大概还不要紧的。

格林希尔上尉好象亲自为多鲁顿上尉的遗体化妆。并且现在，我们总算还是活着的，只要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好商量，就是这样。

【七九七年三月十五日】

为多鲁顿上尉的遗体举行宇宙葬孔。参加者非常的少，有三分之一是“伊谢尔伦组”的人。仪式结束后，我听到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的对话。

“如果好女人一定能遇到好男人的话，世界上的悲剧大概就能减少一半了。你不认为如此吗？高尼夫。”

“你确定多鲁顿上尉是好女人吗？”

“这个嘛……至少是美人。已经满足了必要条件的百分之四九。”

只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多鲁顿上尉的缘故，导致船团全体面临危机的事，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昨天的日记也写了，按照原来预定的话，老早就该抵达海尼森了。

“迟了整整一星期呢，不要紧吧？”

我这么一提，杨提督就象是红茶中的柠檬加了太多似的表情。

“……这个嘛，只能期待萨克斯少将的努力了。而且，其实只要一天，事情差不多就能办完。只不过现在紧迫了一点就是了。”

多鲁顿上尉的事件，如果想找出一点好处的话，就只有萨克斯少将不象以前那样（妄自尊大）这件事而已。虽然还象以前，在自己周

围设了界线不让人接近，但至少现在不会做得太过分了。我想少将自己，一定也是想越早抵达海尼森越好。

【七九七年三月十六日】

海尼森方面派遣引导兼欢迎的舰队前来，包括巡航舰四艘和驱逐舰十五艘。好象是害怕再发生什么事故，导致船团延迟抵达的话，他们也要受不了的样子。

这是由于欢迎典礼已经延期两次，海尼森的“政府首脑”好象已经急得头上冒烟了。这不仅使所有的官式预定表全乱一团，经费也增加了两倍，实在不能不在意。

“所有的预定计划乱掉了，大概都很头痛呢？看来受影响的不只我一个人。”

杨提督虽然这样自己在安慰自己，但我看好象没什么效。我所能看见的，只有自己本身所在的同盟而已，但杨提督的眼光能越过一万光年，注视着银河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多鲁顿上尉的事，使他的行动受到拘束无法由由发挥，他一定觉得非常遗憾。这件事难道会使未来的人类史整个改变了吗？

如果不会的话就好……

# 第八章 板凳上的秘密会议

【七九七年三月十七日】

萨克斯少将大概是急于恢复自己的名誉，船团的速度急速提高，好象可以挽回相当的迟到时间。明天就能抵达海尼森了，这的确是相当了不得。

原因之一是航线的计算，是由政府和军部算定的，这使所需花费时间大幅的省略。因此两百万的归国兵抵达海尼森的时候，还在“伟大人物”们的热切期望中。

多鲁顿上尉的事件，好象是用“偶然发生的突发事故”的名义处理掉，“追根究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听到这个理由时，杨提督和高尼夫少校和波布兰少校，都是一副受不了的表情，异同声的说：“了不起！”

这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总而言之，要快点抵达海尼森是比任何事都来得重要，因此以这一点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也说不定。

【七九七年三月十八日】

终于抵达同盟的首都一行星海尼森了。比预定抵达日期，整整迟了十天。

这个结果，使我们在海尼森的逗留时间，仅仅只有四天三夜，二十一日非得出发回伊谢尔伦不可。

“预定啊、预定啊、预定啊……”

杨提督平时的悠然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嘴里一直念着平常不会从嘴里冒出来的字眼。最后我忍不住问道：“不能把预定延长吗？倒不如在海尼森的停留延长为一星期之类的……”

“别开玩笑了！我原本打算四月初就得回到伊谢尔伦了啊！要不然的话，很可能就来不及了。”

提督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因为再说下去就会变成在抱怨多鲁顿上尉的事。

另一方面，也有人愤然地抱怨的人。

“只有三晚能做什么！只有七十二小时怎么够用。我非得和辛西亚和安娜贝尔和可丽奴和艾洁鲁和克莉亚和布兰妲和芭奥丽多和卡罗莉奴和鲁菲娜和贝尔娜迪妲和泰莉落和阿波罗妮亚和美琳约会不可啊！”

一气说完的波布兰少校，把面前的水杯端起来喝。

我是尽可能想正确的写下来，但我想一定有漏掉两、三个人的。高尼夫少校的意见则是：“不是把同样的名字重复说好几遍吗？”不过我没发觉有这种情形。

波布兰少校什么都不管就冲进宇宙港的电话中心久久不见他出来，其他的人只好不理他，各自分手了。

林滋中校到他已经结婚的姐姐家，高尼夫少校回他有双亲和四个弟妹在等他的家里去，然后格林希尔上尉当然是回格林希尔上将的宅邸去。

两百万的归国士兵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因此杨提督能不引起人注目就离开了。这就是杨提督为什么要特地和归国士兵的船团同行的理由。

多鲁顿上尉的事件，的确是和原先的计算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即使是杨提督，也没办法将这个世间的事全部都能预料到的。即使只有三天，只要能在海尼森滞留就有办法可想——这些话提督再三的重复，所以我也了解杨提督不断地在动脑筋。

宇宙港周围的电话中心，通通被归国士兵和采访人员占满了。我在小巷子里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电话。六个机器中有四个是故障的，杨提督一个一个试，终于在第五个接通了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上将官邸。

和司令长官的谈话结束后，杨提督很明显地放下心来，恢复以往一贯的悠然态度。

随后叫计程车回位于希尔巴利街的官邸。

在哈奇逖街到此地多年来从未到过的交通阻塞。杨提督下车询问原因，结果被警官赶回来了。

“你只要说自己是杨威利提督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惶恐地转为非常恭敬的。”

“我最讨厌这种事了。为什么非得对不认识的人通名报姓不可！”

杨提督所重视的问题是“以无名的市民为对象，公众服务事业的恶化”这一点。因为对名人或特权阶级，不论是哪种社会体制，都会提供超过必要以上的服务的。

今天的“杨威利语录”是：“对市民的公众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是和社会的民主性成正比。”要好好记住。

【七九七年三月十九日】

在海尼森停留的第二天，下午有归国士兵的欢迎典礼，晚上有纪念酒会。

两边都是杨提督最讨厌的事。提督一定很希望能不出席，混过去就好了。由于杨提督千里迢迢回来海尼森的表面理由就是出席典礼，所以不能开溜。

因此这么看来，完全将行踪隐瞒起来的波布兰少校，实在是聪明之至。

好不容易回到官邸，发现服务公司一点也没把事情安排好。冷冻库都结霜了，窗子还有洗洁剂干掉的痕迹，浴室的水温调节装置也没有修理。而且，从预定抵达日起就完全放在那里十天都不去管它，准时送来的只有账单而已。

早知道这样的话，就干脆去住旅馆了。因为只有三天哪……可是事情会变成这样完全没预料到。从伊谢尔伦出发的时候，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还在杨提督面前炫耀，对自己这种浅薄的见识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当我站在屋子的中央，正在考虑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一个对家庭管理完全不用烦心的人说话了。

“好想喝一杯白兰地啊。”

“要蔬菜汁的话，倒是还有。”

“我说啊，你以为蔬菜汁会激发灵感吗？”

“假装一下就好了啊！”

话说出我就知道说的太过分了。杨提督看着忙东忙西的我，用一种被伤害的声音说：“尤里安，这种话是谁教你的……？”

造成我目前这种环境，最后负责任的人，用这种象被害者似的发言，实在也是非常有趣。不过这的确不是提督的责任，我却把脾气发

在他头上，提督多少有点怨言也是应该的。

真是的，我常常认为自己的成长实在是太慢了。为了表示歉意，把白兰地端给提督时，提督非常高兴的用两手接过去，嘴里一直念着“多谢、多谢。”

“只有一杯而已哦！”

我补上这一句，自己也知道这根本是多余的，但还是说出了，这完全是我的任性心理使然。

“今晚的酒会为什么一定得穿礼服才行！象这种无聊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再穿第二次了。”

“不行啦！若是结婚的时候，要怎么逃避穿礼服直到散席呢？”

“没关系，我才不结婚呢！”

不说不能，是至少还有点烦及自己的自尊心。不管怎样，照预定计划，要忍耐到从酒会上开溜为止。千辛万若，好不容易把礼服穿好了。不过仔细想想，为什么我非得说这种话不可呢？实在是想不通。

提督在酒会会场上，约万人左右的绅士淑女之间游来游去（大概是用狗爬式）的时候，我就坐在会场角落的椅子之，跷着一只脚坐着。这个随便的坐姿，已经很明白显示出，是受到谁的不良影响了。刚过二十点时，扔下那些自顾起哄的人们，提督跑了出来。

“尤里安，差不多该脱身了。”

“遵命！”

当然也是因为我都准备好了，但提督也难得动作非常敏捷。这绝对是因为能把礼服脱掉，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动作才会这么快。

照昨天商量好了的，到可得威尔公图和比克古司令长官会合。三个人在酒会上都没吃什么东西，所以先在路边小摊上买炸鱼块和奶茶，把肚子填饱。

然后，杨提督和比克古司令长官开始关系非常重大的谈话。

这个谈话的详细内容我不能写在日记上，因为如果万一这本日记落入其他人眼中的话就不得了。等到将来达成为历史，即使写出来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时候，到那时再写吧。例如回忆录之类的。

不过我还是一点紧张感没有。代表自由行星同盟军的两位名将，坐在板凳上，一边把便宜的炸鱼块放进嘴里，另一边谈话着将宇宙一分为二的战略成功与否，我想一生中再也不会见到第二次同样的光景了。

我离开板凳好几次。一次是到叫“米海洛夫之店”的零食摊去买炸鱼块和奶茶，其他的时候是为了查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接近，在附近巡查一下，幸好没有发现这种人，只有好几对情人和酗酒者及清扫机器人而已。

两位名将的板凳上的秘密战略会议终于结束的时候，已经快要二十三点了。在十公里之外高级大饭店里的盛大宴会，大概也结束了吧。

比克古提督和我握手道别的时候，对我说：“年轻人，希望你以后也多多协助杨提督。”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辛苦你了。明天什么预定行程都没有，可以放心的睡个懒觉，尤里安。”

回到官邸之后，得到这个叫人感激的旨意。不过由于，心情太兴奋了，一点睡意也没有，写下来。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日】

昨天终于办完了杨提督专程回到海尼森来处理的重要大事。明天就非得由海尼森出发，回到伊谢尔伦不可。而今天就变成象气袋一样空空如也的一天。

一早起来我原来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杨提督自己本身，大概也是想悠悠闲闲地渡过自己所喜欢的无所事事的一天，但在吃完早餐喝茶的时候，突然一下变成有临时急事，只留下一句“午餐自己适当地吃一下”就急急忙忙跑了出去。因为那位杰西卡·爱德华女士打TV电话来的缘故。

之后没多久，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打TV电话来。确认了提督不在家的上尉，看来在我想这些无聊的事时，上尉问了我一个重大的问题。

“回去的太空船怎样了？”

“回去的船（……是吗）？”

“对啊，我问你们要乘什么船回伊谢尔伦？”

“……”

“果然没猜错。”

微笑着叹气的格林希尔上尉，马上动手联络，确定拿到我们明天能回伊谢尔伦的船位。这真是完全没料到的大疏忽，居然忘记预约回去的船位。提督被称为“奇迹的杨”，的确他能有象格林希尔上尉这样的副官，真的只能说是奇迹。

订好船位后，我也准备要出门了，是因为受到伊谢尔伦第一美女的邀请“要不要一起吃中饭？”的缘故。当然我知道我只是候补而已，但是这种事的候补是欢迎之至。得替迟钝的正式选手好好把漏子补好。

杨提督和爱德华女士之间，好象有“成年人的话”要说。也许的确有重要的事，但有时间和死去好友的未婚妻见面的话，还不如和格林希尔上尉一起去吃顿饭，我认为这样还比较……怎么说呢，好象比较有建设性一点。爱德华女士也是很棒的人，但是我的心已经偏到另一位女性那边去了。

不过我突然想起来，格林希尔上尉不陪父亲不要紧吗？

“爸爸有点奇怪地变得非常忙碌，今天我才被放鸽子呢。”

这么回事，因此我才幸运的能够被请吃午餐，看立体电影，和逛街散步。

……就这样，到了晚上，等到杨提督慢条斯理的回到家来，又重演前天的发脾气场面。不过这不是为我自己，我觉得应该说是骑士精神的表现。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今天这样的日子，开头该怎么写才好呢？——我们离开海尼森了。虽然短暂却是非常充实的三天。我想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写就好了，可惜没有什么庄重的事发生。

首先，我昨晚把闹钟设定在七点，但由于希尔巴利街全区的电气系统总检查的关丢，全区停电，闹钟当然也是一声也没响。听说好象十七号有通知地区住民关于停电的事，但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嘛。八点

刚过，我从床上跳起来，冲进杨提督的寝室把他摇醒。正当我们急急忙忙冲到玄关时，格林希尔上尉正好也坐计程车赶来。好不容易到了宇宙港，林滋中校和高尼夫少校已经在等我们了。

“波布兰不在啊，他怎么了？”

“大概他还在布兰姐或美琳或贝尔娜迪姐的寝室里吧。”

“高尼夫少校，你既然知道，就应该赴快连络一下他可能在的地方啊！”

“非常遗憾，提督，下官所知道的只是她们的名字而已。至于住在哪里和头发的颜色我完全一无所知。”

“真是的，要个别行动也该考虑一下回去的问题啊。怎么都不为同行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

把自己的事远远的放在一边，杨提督大抱其怨的时候，林滋中校拍拍提督的肩膀。大家顺着中校的视线堂去，就看见波布兰少校正跌跌撞撞地从刚停的车上下来。扁帽、袜子和鞋子是穿在身上没错，但上衣、领巾和行李箱一起抓在手里，紫色的衬衫扣子也没扣好。

“呀，看来时间还早得很嘛。”

竟说出这种过份的话。高尼夫少校接下去：“好象是艾洁鲁太缠人了，是吗？”

被这么讽刺的波布兰少校，却仍然是：“不，是芭奥丽多。这次似乎对她稍微有点亏欠。”

这样泰然地回答。

连继续斗嘴的时间也没有，我们伊谢尔伦组的六个人，仓惶地冲到登机，搭上了新造驱逐舰卡迪亚66号。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这和四个月前相同的行程，又将是新旅程的开始。

很想就这样往下写，可惜笔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意识，毕竟这一趟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希望能早点回到伊谢尔伦，回到自己的家中真正地安定下来。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情，其他的人也是极力赞同。

“说的没错。真的，以我个人的情况来说，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这种行程比较好。反过来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最要紧的是中途太长了，我实在不能忍耐，尤里安。一次跳跃航行的距离能达到一万光年的时代，要是能早点来就好了。”

波布兰少校，昨天的午餐和晚餐都没出来吃，整整睡了二十小时。今天的早餐桌上，终于露面了，杨提督问他：“睡得好吗？”

他这样回答：“哎啊，我重新认识到原来床是用来睡觉的地方呢。”

“你永远睡死算了。”

不过，再怎么样也比不上六个人聚在一起，且所处的环境又比去程更加宽广，这么令人高兴了。卡迪亚66号的舰长蓝·侯少校对杨提督非常的尊敬，连带的对同行的五个人也非常友善。除了战舰的操纵之外，给予充分的自由。我在想这种情形，如果去程回程颠倒的话，那可就有得瞧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昨天我也写过了，我现在和四个月前走完全相同的，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的航线。当然，我们完全是在同盟的领域之中。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四周，好象有着和四个月前完全不同的紧张和不安，在手摸不到的范围飞舞着似的。

在同盟的内部，有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当然在帝国那方面，也有些事发生，但在同盟内发生的事，将会直接影响到杨提督的命运。

由于我自己的命运，就象是杨提督的命运附属品的东西，所以没办法当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东西来考虑。

在海尼森，杨提督和比克古司令长官的密谈，我就在旁边听着，因此知道一些我以往不知道的事，也有一种带着喜悦的紧张感。不过现在头痛的是，紧张感越来越强烈了，而且是朝有害健康，一点也不明朗的方向进行。

我宣言我要守护杨提督这件事，当然没有向大众公布的必要，而且现在我的能力也不够充分，还需要加以训练。只不过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目中的敌人只有象罗严克姆侯爵的帝国军而已。但现在我知道，在回到伊谢尔伦之前，也有遭遇危险的可能性。

林滋中校、波布兰少校，高尼夫少校和格林希尔上尉，大家都开始检查热线枪。除了波布兰少校拿来当笛子吹之外，其他的三个人都很认真，把它分解之后又重新组合起来。

“如果有一发炮击过来的话，就万事皆休了。不过我对这种无代份的捐血活动，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林滋中校对我这么说，从枪套中把枪拔出来做出射击的姿势，实在是又流利又漂亮。

波布兰少校反来复去一直吹同一首曲子。高尼夫少校告诉我的内容如下：“我的生命是高级品，绝不能便宜的卖给你，我的一滴血要用敌人的血一公开来换，我的一根头发，要用敌人的首级一打来换……”

相当神气又吓人的歌词，但曲调却是非常轻快，这之间的差距，总觉得和少校本身的形象相当符合。

“就是这一点啊，敏兹，你也上了波布兰的唬人战术的当了。”

高尼夫少校笑着这么说。真不愧是波布兰少校十年以来的搭档。

从海尼森出发的时候，杨提督没有对我们说任何关于他的决意这类的事。因此，除了我之外的四个人开始准备热线枪，完全是自己主动的。说这是一种“直觉”杨提督也只能报以苦笑，但我想，由于些许的蛛丝马迹，和周围的气氛，大家一定都是有某种程度的预感了。我虽然是知道内情，但如果没有杨提督的许可，我是绝对不会说出的。当时机来临时，杨提督一定会自已告诉大家。我想，大概也不需要等很久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自从多鲁顿事件以来，由于一直非常匆忙，我都差点忘记今天是我十四岁的最后一天了。

用我的生日作为一年的分界，其实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可以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说是这么说，其实也只是再度确认一下杨提督的遗迹而已。

去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杨提督才刚当上少将，然而现在已经是上将了。

在这段期间，提督攻下了伊谢尔伦要塞，己方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再来是在亚姆利札出战，在同盟军失去了两千万将士的时候，只

有杨提督“平安带着舰队回来”。这期间，我只能待在海尼森，等待着提督归来而已。

仔细想想，对我来说，对杨提督来说，这一年是“相遇的一年”，的确认识了相当多的人。以我现在的交友（？）关系，其实全部是透过杨提督的。在伊谢尔伦要塞攻略作战之前，我才认识格林希尔上尉。来到伊谢尔伦要塞之后，又认识了好多人。

杨提督和比克古司令长官更加亲密，也是在一年的时间内。另一方面，杨提督失去了自军官学校以来的好友的约翰·拉普少校也是在一年前。

我自己本身最大的变化就是成为了军属，当杨提督出征时，我就可以跟在他身边了。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变化会比这个更伟大。是的，因为到亚姆利札会战结束为止，我一直只能目送着杨上校、准将、少将、中将上战场而已。

我现在是十四岁又三百六十四天，还是个小孩，只能担任提督的侍从兵，照顾他身边的琐事而已。但是，有时候我幻想着“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杨威利元帅”这个头衔，其实并不是太离谱的想象。但接下去的“宇宙舰队参谋总长尤里安·敏兹上将”这不仅是一种空想，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妄想。但我是非常认真地希望能够去实现它。想象的确是很简单，相形之下要去实现它才会感到格外的困难。虽然这些都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的事。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是十五岁了，在以后大约十天左右的日子里，我和提督只相差十四岁而已。在这段时间，杨提督带我出去时，遇到人总是介绍说：“这是和我相差十四岁的尤里安。”

我觉得相差十五岁实在是个不上不下的年验差距。相差二十五岁的话可以说是父子，相差五岁的话可说是兄弟。就偏偏是卡在这个中间。

我非常感谢把我交给杨提督的卡介伦少将，有一次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以普通情况来说，应该是把我送去结过婚的军人家庭才对，但为什么把我送到没结婚的杨威利上校家里呢？”

“尤里安对现在的环境不满吗？”

“绝对没有这回事！”

“这样的话那又何必去理会呢，也许只是心血来潮的灵感，也许只是抽签的结果，也许只是单纯的失误而已也说不定……”

就这样打马虎眼，不做正面的答复。老实说我自己本身也没兴趣去追根究底，非得搞个清楚明白不可。是失误的话，这实在是太叫人感谢的失误了。

话又说回来，杨提督在十五岁的时候，是怎样的少年呢？当时应该是跟着父亲，乘坐父亲的商船在宇宙中旅行才对。虽然一年之后，父亲去逝，而后就住进军官学校的宿舍。

“总而言之，我家的老爸，除了只会叫孩子帮忙擦壶之外，其他的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这么一说，的确让我想起，提督孩提时代的照片，好象总是抱着壶。提督自己所记得的最久远的记忆，就是坐在父亲身边，拿一块布擦壶的光景。

“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很悲惨呢。没有母亲，父亲又是奇人，居然还能养成这么直爽的个性，没学坏呢。”

一点也不谦虚。

提起“变坏”这个字眼，早上波布兰少校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之后，也提起了。

“现在正是进入反抗期的时候了。如果尤里安说出一句：我要学坏了，杨提督一定会从椅子上摔下来。真想亲眼目睹一次这种的场面呢。”

和这个相同的台词，我以前也听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说过。我很了解说这种话的人的心情，不过就是不太想让他们称心如意。这些人首先最期待的就是杨提督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另外一个，他们可能也希垦看到我反抗提督这种场面。

当然不是说他们真正期待这种情形发生，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只是开玩笑而已。这是因为大家心中有点误解，对我的行为举动稍微评份过高。认为我是优等生、乖孩子，待在杨提督身边太可惜了——这种误解。

我并不是这么优秀的人。而且在乎能不能待在杨提督身边的人，是我而不是杨提督。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一点。

不过，我想卡介伦少将也好，波布兰少校也好，对这件事，其实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所以要是我顺势说："正在打算学坏"大家不知道是会大笑，还是大骂，还是两者都不是呢？我的周围好象全是这种人。

不过，今天这种日子其实也不必想得太过于深入了。我可是格林希尔上尉特地为我举行的宴会主角呢。由于这次行程太匆忙了，大家都没准备好礼物，我只收到手工制作的预约礼卷五张。等回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再换什么东西给我，真令人期待。

"再下来就是杨提督的生日了。"

这么说的人不是波布兰少校而是林滋中校，所以我想这只是纯粹的善意，然而还是免除不了百分之几的不安。这些当然是瞒着杨提督的。不过高柯尼夫少校说，到时候杨提督的表情，一定只有"怅然"这个字眼可以形容。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在不怎么大的太空船里，要消磨时间的方法，大概就只有看书、看录像带、玩扑克牌、下立体西洋棋——这些事而已。再怎么说，回程大家的心情也较轻松。至少对波布兰少校来说，"只要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自然有它的乐趣"这么一回事。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蓝·侯少校和萨克斯少将不一样，常常会来我们的船室拜访。今天也来喝杯可乐，并且把航行一切如预定计划进行的事，向杨提督报告。

预定到达伊谢尔伦是四月八日。杨提督以一副奇怪的表情说："这次如果比预定来得迟的话，那可就头痛了。"所谓奇怪的表情，并不是准确的说法。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很不寻常的表情。也就是说，那虽然是看起来非常苦恼的模样，但是因为这种表情实在很难联想到会出现在杨提督脸上的关系。

杨提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时候偶而也会出现这种表情。实际上我也的确见过，可是几乎从没看过他用一副苦恼的表情对别人。

对我说教的时候，当然要想办法挤出这种表情，不过这次可是完全自然地表现出来。我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时间对杨提督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只是现在被困在船里，就算在船室里走过来又走过去也于事无补，杨提督也就只好静静啜饮红茶忍耐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的航行绝对不会发生茶袋短缺的现象。在海尼森，和格林希尔上尉吃完饭回家之后，我又跑出去买了大吉岭红茶和锡兰红茶的茶包各三打。所以这次就算漂流五十天也可以安心。若能在还剩一大堆茶包的时候就抵达，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好无聊，去的时候没到，这次总该有美女海贼出现了吧！”

这种发言，我想没有加上主词的必要。

他大概已经忘记了“床是用来睡觉的地方”这句话了。聊天聊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话题又扯到“理想的死法”上头去。我们的击坠王对于“喝上一大堆酒醉死最舒服”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真是没志气的死法。我打算坐在斯马达尼恩的操纵席上，被大约一打以上的美女压死呢。”

这好象不太可能，我觉得这种状况互相有矛盾。波布兰听了我的意见，“不会吧？我再考虑一下好了”这样平静地回答我。反正时间多得是，让他慢慢考虑也没什么关系。反正绝不会有什么正经的答案的。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波布兰少校回答了昨天的问题。“被十二个帝国军的美女飞行员包围击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实在没什么感想好说。我想他大概是真的这么希望。不过老实说，我的想法是“躺在铺了画有斯巴达尼恩的床单的床上，周围有美女在旁边侍候着”这个样子……

【七九七年三月三十日】

如果在三十分钟前写这篇日记的话，可能会写“什么事也没发生，非常平静地航行”。但现在可就不是这样子，因为发生了大事——统合作战总部的库伯斯理上将被暗杀了。

总之，一天平安地过去，我们吃完了晚饭就聚在休息室里。我正在和林滋中校下立体西洋棋的时候，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的，不知道到底是在下棋还是毒言恶语的交换会。就在这个时候，蓝·侯少校脸色铁青地跑进来。他那时候是说，库伯斯理上将“被暗杀了”。

当然棋是下不下去了。格林希尔上尉问杨提督：“要折回海尼森吗？”

“现在折回去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我非得快点回到伊谢尔伦，把舰队掌握在手中不可。否则的话，是无法和他们对抗的。”

听到“他们”这句台词，“伊谢尔伦党”的人，视线全部集中到杨提督身上。

“不过，去程浪费十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心痛了。”

虽然埋怨多鲁顿上尉的话没说出，杨提督心情沉重地喃喃自语着，就在这时候，才注意到周围的视线。

杨提督现在才第一次向从伊谢尔伦出发开始同行的五个人和蓝·侯少校发表他的战略预测。这个内容，当然就是只有海尼森的比克古提督才知道。

提督又再度告诫不可以说出去，所以现在还不能把内容写出来。我想也许不必等到将来写回忆录时才能写出来，所以我决定等平安回到伊谢尔伦之后再写。

听了提督的话，大家有的被吓了一跳，有的深表同感，也了解自己目前所处的状况非常的紧张。杨提督指示大家，暂时不要说出去，当然大家都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只是格林希尔上尉有点不安，因为她的父亲格林希尔上将还留在海尼森，担心也是人之常情。很晚的时候又有第二次的通讯传来，库伯斯理上将好象保住一条命了，因此，大家也都安心了不少。

【七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消磨无聊时间的事”又多了一样。收听由海尼森送出来的军事方面、民间报导的超光速通信，有关库伯斯理事件的后续报导。不管是下西洋棋也好，玩扑克牌也好，大家都没办法定下心来好好地玩，不

时跑去通信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现在这个阶段，后继报导也不是很多。伊谢尔伦组的人脸上，都是不安和好奇心交错的表情，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不过现在的状况，似乎情报没有被管制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紧，还有时间。”

杨提督这么对我说。当我知道射击库伯斯理上将的犯人是亚姆利札战略的责任者之一的霍克准将时，吓了一大跳，但这些事对杨提督来说，却只是小细节而已。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杨舰队”出动的时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 第九章 出击的前夜

【七九七年四月一日】

在库伯斯理上将的暗杀未遂事件之后，和平的航行一直继续着。不过在出发往海尼森的时候，我称呼这次是“和平的旅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我脸红不已。人类真的是无法预知未来的事。

不用说也知道，杨提督和我的次元的差距，有天渊之别。象今天这样的事态，杨提督在从伊谢尔伦出发之前，就已经在脑子里描绘出个大概了。这当然不是具体知道，在什么时候谁会做些什么事。这才是人类真正无法预言的。

杨提督用的方法，并不是看看水晶球，不用做任何分析，光靠第六感就能预言未来。而是靠收集情报，积储知识，分析、思考、洞察、计算所得出的结果。身为人类，当然会有能力的界限，但我认为，只要是和战略和战术有关的事，如果杨提督办不到的话，就再也没有别人办得到了。即使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也一样。只不过，杨提督在同盟的权限，远远比不上罗严克拉姆侯爵在帝国的权限，因此在实行的阶段，常常会被罗严克拉姆侯爵抢得先机。

我这么对杨提督说，提督大笑起来。

“不要太热心反而帮倒忙了啊！尤里安。”

当然这一点我的确是要注意，但我可不是盲目地拥护杨提督的。

除了杨提督之外，还有谁能从艾尔·法西尔把平民营救出来？有谁能下固若金汤的伊谢尔伦要塞？有谁能在亚斯达和亚姆利札掩护友军不致遭到全灭的命运？这些都是只有杨提督才做得到。

“尤里安，你的确没说错，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输过。只不过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输的。在我惨败的时候，你也相信我是正确的吗？”

“那是当然了。”

“这样的话就不是支持，而是信仰了。”

“提督绝对不会输的。即使对手是罗严克拉姆侯爵，也一定会赢！”

我认真起来了。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出自理论的断言。

杨提督看我一阵子，把黑扁帽摘下来抓抓头。

“罗严克拉姆侯爵大概也有对他抱有不败信仰的部下吧。这样如何？尤里安，只要你能为我泡好喝的茶，我就尽我的能力不打败仗。”

对我来说，这是令人欣喜的交换条件。

【七九七年四月二日】

陆续从海尼森传回来的消息表示，库伯斯理上将的病情已经平安渡过两次危机，稳定下来了。船内的气氛，也因此缓和了下来。

只不过他好象有必要长期住院，当然就不能继续担任统合作战总部长这么繁重的职位。因此好象是打算要找人代理。

“第一候补大概是比克古爷爷吧？”

“其他好象没什么好人选了。不论是人望、实迹、不管那一方面都没有别人可以相比。能和他对抗的，大概只有格林希尔上将了。”

对于船内的这些传言，我多少有点异议。我很喜欢，也很尊敬比克古提督，但我觉得杨提督才是总部长的最佳人选。我这个人也稍微善变了一点。

前些日子才认为杨提督最适合担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呢。

要是有一天杨提督身兼两个职位，再加上有比克古提督这种强力支持者当国防委员长的话该有多好呢。想归想，我想这是不会实现的。因为这位应该还是年纪轻轻的人，一定会说：“我才不要忙得要死呢。”

【七九七年四月三日】

又是个坏消息。上个月的库伯斯理上将的暗杀事件是在首都发生的，这次则是在边境。

行星尼普迪斯有一部分的军队叛变，占据了各个重要场所。

“真是不得了，上个月的事情也是，我们军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蓝·侯少校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声音也因激动而颤抖着。我觉得他比那个萨克斯少将要好得多了，但是好象没什么胆量，和沉着的

伊谢尔伦组的人比起来，简直就是明显对比。不过原本说来，如果拿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当做判定他人的基准的话，当然也不好。

杨提督只能苦笑，尽量安抚蓝·侯少校。“不用担心，蓝·侯少校。在尼普迪斯，并没有拥有恒星间航行能力的战力，所以我可以保证这艘船不会有被攻击的危险。贵官只要按照原定计划，把我们送到伊谢尔伦去就好了。”

由于自己尊敬的“魔术师杨”这么说，蓝·侯少校总算稳定下来，在他向全舰广播“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不要惊慌，各自沉着的进行自己所负的任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真是对不起。

老实说，这时候的杨提督简直就是“骗子杨”。的确是不可能有来自尼普迪斯的攻击，但是却不能保证不会有和它呼应的势力，对我们加以攻击。只要一艘，不管是战舰或巡洋舰，卡迪亚66号的战斗能力是绝对无法对抗的，根本就不能安心。

“尤里安说的确实没错。只不过，也没有必要增加他的不安，而且不管怎么说，到了那种情况的话，对应的方法也只有拔腿就逃嘛。”

说到快逃这句话，又让我想去年我军在亚姆利札大败的时候，杨提督对第十三舰队下的命令。

“好，全舰队，快逃！”

这个时候的第十三舰队，其实是占上风的。只是以战局全体来判断，其他的友军都是节节战退，光是在这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只会造成孤立在敌军之中，成为袋中之鼠。所以要趁敌军无力追击的时候，早早逃走才是上策。

就因为杨提督的这种决定，才使得数十万的官兵能够生还。杨提督完全是正确的。我想其他和杨提督有同样想法的指挥官可能不是没有，只不过象这种必需“快逃！”的场合大多是用“后退”或“转进”之类的字句，会用这种争强好胜的军人们最讨厌的“快逃”这个字眼的杨提督，才象是杨提督真正的为人。

我尽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杨提督只是在那里偷笑，什么意见也不表示。

格林希尔上尉表示她也是这么认为，非常热心的赞成。波布兰少校则挺起胸膛：“我在这种时候也是脚底摸油，快溜的好啊！”

这么斩钉截铁的话。这种事好象不是可以说起来非常神气的事吧?

写到这里，我发觉好象浪费了好多页写些多余的事呢。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原来想为杨提督的二十年代最后的一天好好记录下来的。原来以为会非常平静，几乎没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谈笑着，玩着游戏，平凡却是愉快的渡过这一天的，结果就在晚餐前传来尼普迪斯的坏消息。

我不得不在意的是，杨提督战略上的预测，开始成为现实了。提督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要能赶回伊谢尔伦，杨提督就有相当的胜算可以做出因应计划。因为如此，必须一刻也不迟疑地回到伊谢尔伦才行。现在只要让蓝·候少校考虑这一点就够了，这一点是比任何事都重要，因此杨提督才会设法让蓝·侯少校安心。

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这期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少呢?

【七九七年四月四日】

值得记念的日子，或者该说是值得诅咒的日子呢? 杨提督三十岁的生日终于到来了。

“每天，都会有不愉快的事。”

杨提督这么愤愤不平地抱怨着。昨天行星尼普迪斯才发生武装叛乱没多久，结果今天接下来又是——好象是这个意思的样子。如果我说“来开个庆祝会吧！提督”，提督一定会用“在这种非常的状态下如何如何”把我挡回去的。最近提督使用这种他不太习惯使用的台词频率相当高。

“杨提督终于也是三十岁，得开始为他既往的恶行忏悔了。”

波布兰少校高兴的样子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我不知不觉帮杨提督说话了：“可是少校，少校也总有一天会到三十岁的啊。”

“绝对不会！”

这种答复听起来格外的认真，我想他大概不会是要说“在那之前就死去”这种话吧?

“因为我是和人类不同的生物啊。虽然降低身分当了卑下的军人，但其实我是闪亮星星中的高等生命，到了二十九岁就会自动倒退越来越年轻。然后等到了十八岁又会自动停止返老还童，逐渐增加岁数，等再到二十九岁为止。一直这样重复着。”

“那么，闪亮星星的居民为什么要假扮成人类，待在这里呢？”

“那当然是为了要教导后进星球的可怜的人们，爱与和平的尊贵啊！”

“似乎是必须教导很多的人才行对不对呢？”

“那是当然的了，小羊啊，爱的教诲是不能让少数人独占的。”

和杨提督的意味稍微有点不同，我想我这辈子是绝对赶不上这个人的。

不管怎样，要庆祝杨提督的生日是很早以前就决定好了。因为明明知道却视若无睹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

格林希尔上尉当然是很高兴地出力协助，尽量瞒住当事人，以很快的速度进行准备工作。只不过对于杨提督的心理，露出非常不可思议的表情：“为什么讨厌成为三十岁呢？二十年代的男性，根本就还只是孩子而已。成年男人的价值，要过了三十岁才看得出来呢……”

这么说的话，我岂不就和婴儿没两样了吗！我突然想起两位男性，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的意见，我一定要问问看。这两位三十岁以上和不到三十岁的代表的意见……

“问题是在于个性而不是在于年龄吗？”

这是高尼夫少校实际的意见。如果这是一般观点的话，那格林希尔上尉的意见就算是特殊论点了。我突然想问问高尼夫少校关于他本身的特殊论点，不过我想他一定只会笑，不会告诉我的。

庆祝会的主角，一点也不爽快地表示高兴。

说什么“拿别人的不幸来当笑话看，到底那一点好玩嘛”、“欠债还钱的日期都可以延期，为什么生日不能延期！”之类的，最后被逼急了“我变成三十岁也不会因此使任何人幸福啊！所以根本没有庆祝的必要”连这种话都说出来拼命抵抗着。只是，比方说象波布兰少校，虽然不会幸福到那里去，但却开心得要命——当然动机不良就是了。

最后，杨提督还是认命出席了。在亚姆利札被敌军包围，大概都没这么紧张。

和我的生日时一样，卡迪亚66的大厨为提督做了一个不能说和我生日时的蛋糕完全一模一样的蛋糕，杨提督自暴自弃地一气把蜡烛吹熄。

在场的人，也包括杨提督在内，大概都以为林立在蛋糕上的蜡烛有三十根，只有我知道负责准备蜡烛的格林希尔上尉，故意只插了二十七根。所以那种一板一眼的人，我实在无法和他们做朋友。

【七九七年四月五日】

传来两个消息。其中一个，是完完全全的坏消息，另一个，也不能说是好消息。

首先，行星卡华发生武装叛乱，和派驻当地的同盟军发生战斗。蓝·侯少校也为此稍微动摇，但不象尼普迪斯的时候那么强烈，好象是因为卡华没有尼普迪斯那么近。

再来就是库伯斯理上将的代理人，不是比克古司令长官而是德森上将。

他是统合作战总部的三位次长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达斯提·亚典波罗提督一提起就寒毛耸立的人。大家一听到德森的名字，原来只是彼此交头接耳，渐渐变成群声沸腾了。

“什么？那个马铃薯军官当上了统合作战总部长官？同盟军好象在闹人才荒的样子。”

林滋中校这样自言自语。波布兰少校则是：“不做事的话，就称不上无能的男人。”

我觉得这种评语有点太过份了。但等到我知道德森上将为什么被称为“马铃薯军官”时，我也不禁对同盟军的未来抱看悲观的想法了。这个人在很久以前曾担任某处舰队的后方主任参谋，他为了调查食物的浪费情形，甚至还去翻垃圾桶，然后发表有多少公斤的马铃薯就这样被抛弃，这个发表让士兵们火冒三丈。

“他大概对国防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赠送马铃薯得到这个职位的吧！”

听到波布兰少校这样背后中伤，高尼夫少校就说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建立非常大的战功，对特留尼希特来说，就是最可取的一点。”

我觉得没建下什么大的战功就能当上上将，这岂不是更加的了不起吗?

当然这种心意只有一点点而已，不过，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七九七年四月六日】

我预言明天一定又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件。

我之所以敢这么夸下海，是因为昨天五号，在这之前的三号，和再往前的一号，总是发生些让蓝·侯少校坐立不安，波布兰少校高兴不已的事件。因此，以此类推，下一个事件应该在明天发生。

不过这次的航行，去程和回程真的是完全相反。去的时候船内发生的麻烦不断，但外面的世界去门是和平的。回程的时候，船内是和平，愉快的。但外面的世界却是狂风暴雨。

等到我们终于到达之后，到底事情会变成怎样呢?

【七九七年四月七日】

预言落空了。今天直到我在写这篇日记时，还没有坏消息传来。这是相当可喜可贺的，但是难得我预言了，为什么不发生点什么事呢?

不好，这简直象某提督或某少校的说话口气了。果然是教育环境太差的关系。

只有一个小小的坏消息。从海尼森传来的报道中提到，政府明年度决定增税的消息。杨提督看了非常不高兴，在攻击完政府随便加税的举动后，又照例提起希望早点过领退休金的日子，从此以后可以和税金说再见的话。

“可是退休金不是也得交税吗？”

“这是谁决定的？”

“不是财政委员会吗？”

“我可没批准啊！”

“对方好象没有必要一定要得到您的批准吧？”

“这是什么苛政啊！帝国是无视人民的意志，由大贵族们施行苛政，而同盟则由人民选出的政府来施行苛政！到底是哪一边比较不好？真叫人越来越不明白了。”

“……”

在谈话之中，今天就这徉结束了。明天终于要抵达伊谢尔伦。来回一个半月的旅程，终于结束。

【七九七年四月八日】

今天回到伊谢尔伦要塞，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其实原来也没什么好感动的，只不过去程发生那种事，所以回程能够“正确的依照预定进度”才会格外令人感动。

“蓝·侯少校是名舰长！”

杨提督这么称赞着，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异议，因为这一趟往海尼森之行，已经比预定大幅延后，大家都已经受够了。

蓝·侯少校和卡迪亚66号仍然停泊在伊谢尔伦要塞，执行对帝国方面的哨戒及巡逻的工作。这并不是有正式命令下来，但同时也没有命令要马上返回海尼森，因此蓝·侯少校希望至少在事态平静下来之前，能在适当地方工作的样子。杨提督表示薪水当然会请卡介伦少将从要塞经费中挤出来，不过卡介伦少将要是说不行的时候怎么办？

今天的晚餐是睽违已久的卡介伦夫人的拿手好菜。就在晚餐桌上，决定了卡迪亚号的待遇。

“这种费用也随便答应下来，看来伊谢尔伦越来越变成是怪人们的巢穴了。”

卡介伦少将这样讽刺，而我们怪人的总指挥官则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埋头大吃鱼。我突然想起，在海尼森一行的小队解散时，高尼夫少校说：“今天的晚餐总算可以放心愉快的吃了。”

的确，这几天总是在晚餐前后有一些重大，而且非常恶劣的坏消息传来。

真的被我说中了，就在吃甜点的时候，恶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传来了。

“行星巴尔艾连发生武装叛乱！”

杨提督和卡介伦少将彼此对望一眼，慢条斯理地吃完甜点，再各自喝了红茶和咖啡，之后才起身到指令室去。

我身为侍从兵当然也是一起去了，在途中到亚典波罗少将。

“听说了没有？尤里安，照这种情况看来，平静的好象只有伊谢尔伦了。”

他如果就此打住也就没事了。

“真无聊，真无聊，如果伊谢尔伦是暴风的中心就好了。”

而且说这种话声音还不小，惹得姆菜少将用白了他一眼。不过，亚典波罗少将也不会很在乎就是了。

就在这时候，另一位“会走路的暴风眼”，穿着飞行员服也来了。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对我微笑着。

“唷，这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很快的，你的喜欢的疾风怒涛的季节就要来了。人生在世很值得对不对？”

我正在想，我可没有这种想法，在旁边的高尼夫少校就接口。

“请不要在意，这家伙常常有将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反过来说的习惯。”

仔细想想，这是以“杨舰队”之名的第一次出动。而对手却不是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反倒是必需和自由行星同盟中的叛乱部队交手不可。这应该是非常悲剧性的情况才对，但看到我周围，全是些因为有架可打而高兴的人，也难怪姆菜少校皱着眉头说：“真是头痛的家伙们”了。不过波布兰少校说的：“不管发生任何事，姆菜大叔都能用头痛这一句话来囊括一切的本领”的确也没错。

这样，我觉得伊谢尔伦真的是恶言恶话、讽刺、揶谕、毒舌的宝库。只不过我从来没听到过任何人说出真正会伤害到对方的话。也就是说，这就证明了伊谢尔伦是真正的成年人的集团。不过，也许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也说不定。

帝国内部好象也有什么异变发生了。反罗严克拉姆派的贵族们，不是被拘禁，就是逃离帝都奥丁。这是经由费沙和海尼森所得到的“很长很长”的情报。

“那边也开始了。”

杨提督的声音非常复杂。对于现在这种，和提督的预想一样，时代开始变动了，提督心里一定很想说："看！我不是说过了吗！"只不过，同时提督的心里一定也很遗憾。如果提督是站在中立，能自由行动的立场的话，一定老早就飞到帝国那里，设法亲自目击历史即将产生巨大变动的那一瞬间。不，我想现在可能也还是这么希望。

"帝国内部不论发生任何事，结果是早就知道了的。"杨提督这么说。提督知道罗严克拉姆侯爵一定能打倒对立势力建立霸权，但是不能亲眼目睹，一定是非常遗憾。

为了安慰提督，我把特地从海尼森带回来的白兰地加在锡兰红茶里。

然后自己想一下，我好象只会用这一招嘛！

【七九七年四月九日】

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松了一气。今天没有任何坏消息。当然只是指表面上的。

回到伊谢尔伦总算能真正稳定下来了。我已经完全把此地当成自己的家了。我只在这里生活了三个月而已，而且这还是帝国军建造的地方，但为何我会有这种感觉呢？卡介伦少将每天还是那么辛苦，日常生活上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却毫不在意。至少，这里不用担心屋顶会漏雨。

很快又要离开伊谢尔伦，这次的旅行期间可能会更长了。在这期间，伊谢尔伦如果不闹情绪地等我们回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七九七年四月十日】

行星香普鲁被叛乱部队占领了。这是这个春天内，第四个内乱了。

"往后不知道还有几个行星被占领呢。"

亚典波罗提督以一副评论家的吻这么说。"帝国军的家伙们称呼我们是叛乱军，那么对那些占领了香普鲁啦巴尔艾连的家伙们，该怎么称呼？是双重叛军呢，还是反叛军？"

竟然在乎这种无聊的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听说亚典波罗少将原来是希望成为报导从业人员。有想当历史学家的人，有想当经营

管理者的人，伊谢尔伦不但是同盟军最精锐部队的根据地，看来好象还是“不情不愿军人”的巢穴。

还有亚典波罗少将对同盟军的最高指导者，似乎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以首都为中心，分散四个地方，几乎是同时发生武装叛乱。会认为这只是巧合的，大要只有新任的统合作战本部部长了。”

我想德森上将至少会在历史上留下，最没有人缘的统合作战总部长官之名吧?

“如果是在建国三十年或五十年左右，没有外敌的时期的话，德森上将大概可以平安坐得住这个位子，但以现在这种时期来说，大概是最糟的人选吧。”

连卡介伦少将也不袒护他。

“如果由杨提督担任就好了。干脆把总部移到伊谢尔伦来，由提督身兼两职的话，再好不过了。”

我这么一说，卡介伦少将用一副不同意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你说的也许没错，的确他现在担任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个人意愿。他一定会说要领两人份的退休金，然后故意让别人抓住小把柄，方便让自己下台的。”

我一句话也没办法反驳。

【七九七年四月十一日】

有一句有趣的口号在流行。这是亚典波罗提督告诉我的。

“帝国是什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他手下的大军。同盟军是什么？杨威利和他的小集团。”

相当贴切的语句，但当我询问这是谁说的话，结果答案是“达斯提·亚典波罗谨制”。我猜也是这样。不过，在这时我就觉得亚典波罗提督的个性，也许当记者比当军人更合适也说不定。

话又说回来，在杨提督不在的时候，这个人负责带领舰队，现在全部舰队要出动了，也要忙着重编舰队和进行计划的工作才对，现在这样和我说别人的闲话不要紧吗？我还在这么想的时候，又听他在说德森上将的坏话，看来亚典波罗提督真的是非常讨厌他。

“到现在都还不能发出命令。要下出动命令的话，就干脆早点下就好了啊！真是会拖拖拉拉的马铃薯混球！”

真是的，连“军官”都不用了，不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用叉子狠狠地戳马铃薯说：“德森那家伙，知道厉害了吧！”

我自己在心里这么想，然后稍后到高尼夫少校谈起这件事。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亚典波罗提督用叉子狠狠地戳宵夜——奶汁烤马铃薯呢。那是什么意思呢？”

【七九七年四月十二日】

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但还是相当忙碌的一天。回廊附近的帝国军异乎寻的安静，听说有可能兵力大都调回帝国本土了。这就是用了不知道几千年，都快用烂的老话“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么回事，连亚典波罗提督和波布兰少校今天都很安静。

【七九七年四月十三日】

居然有连杨提督也没有想到的事。真是的，事情怎么变成这样！菲列特利加小姐也真是太可怜了！

要冷静下来，从最开始把事情整理出头绪来。不过能不能做得到，实在没什么自信就是了。

今天最早的新闻是德森上将终于对杨提督下达了镇区叛乱的出动命令，而且是四个地点的叛乱完全由杨舰队去镇压。亚典波罗提督对这个命令的反应是：“想累死我们。”

但这个新闻对接下来的坏消息，一点预告也没有。海尼森发生政变了！

而且这次政变的主谋者，是菲列特利加小姐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

“格林希尔上将吗？那个人……怎么会呢……”

“怎么会”这句话，杨提督至少重复了三次以上。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很难相信。格林希尔上将是非常有智慧的绅士，被称为是军方良识派的代表人物。亚姆利札大败的时候身居参谋总长的职位，因此为了担负责任，被降调到闲职去了，但大家都传说他迟早会坐上统合作战总部长官的椅子的。杨提督对他，也象对比克提督那样，非常的尊敬他。

听说当会议室的银幕出现格林希尔上将的脸孔时，从杨提督开始的全部幕僚，统统呆在那里不能动弹，菲列特利加小姐，不对！是格林希尔上尉震惊得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

消息传出去之后，就开始传出谣言了。

“虽说事情与她无关，但格林希尔上尉大概不能再继续担任杨提督的副官了。不管是解职或是辞职也好，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

我感到非常的不安。

我实在没办法想象，没有格林希尔上尉的杨舰队会怎样。就象没办法想象没有卡介伦少将或先寇布准将的杨舰队是一样的。

波布兰少校、亚典波罗提督、高尼夫少校、姆莱少将，还有其他的许多人，缺少那一个都是不行的。这种事，连我都知道，杨提督应该更了解这一点才对。

也许会被人说是太多愁善感了，但对我来说，伊谢尔伦也好，杨舰队也好，并不是个单纯的组织而已。伊谢尔伦是家的话，在同个家里的就应该是家人了。

胡思乱想了一大堆，当然是不会有结论的。接着就被杨提督叫去。拜托我去倒一杯白兰地给他，和帮忙去召集大家来开会。最后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尤里安，能不能请格林希尔上尉马上来一趟？”

“您要辞掉格林希尔上尉吗？”

明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该问的，我还是问了。

“啊，尤里安，你认为我是这么能干的人吗？没有格林希尔上尉，我也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吗……”

杨提督笑了起来，这个笑容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幸福女神的微笑。我交到提督手中的玻璃杯中的白兰地比平时多了些，然后飞也似地跑去叫格林希尔上尉，我看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了。

“……如果辞掉格林希尔上尉的话，杨提督就和脚打结的章鱼没两样了。这样根本不值得对他有任何期待。”

先寇布准将就这么平谈地批评着自己的上司。不过准将的意见得马上订正一下了，格林希尔上尉现在仍然是杨提督不可或缺的副官。

走出提督房间的格林希尔上尉，第一个就和我打招呼。

“有很多地方谢谢你的协助，尤里安，今后也请多帮忙。”

“我才应该向您道谢呢！请多指教，副官小姐。”

格林希尔上尉笑了，当然不是很有精神。

“不过我实在是个差劲的女儿呢。那时候，完全没从爸爸的态度上，预料到会变成今天这种局面。”

“……可是，这不是不太可能的吗。令尊什么也没告诉你，不是吗？”

我没办法再往下说了。现在的想法完全没经过整理，又没办法巧妙表达出我的意见，而且更讨厌说出什么我不该说的话。我觉得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没告诉她任何事，这种打击就够大了。

格林希尔上尉身为杨提督的副官，也许无法避免要和自己的父亲作战。

虽然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但如果再加上非得辞去杨提督的副官这个职位的话，那就是更加的不幸了。

不再往下写了，今天的事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写。时间也很晚了，让头脑和心情冷静一下也许比较好。

【七九七年四月十四日】

昨天是不得了的一天。重新看看昨天的日记，看得出来我自己的心相当混乱。

老实说，就是今天也没能完全镇定下来。昨晚，由于过度兴历而睡不着，所以到今天脑神经仍非常疲倦。但是偏偏一躺下就是睡不着。

总之，情况迟早会变成亚典波罗提督讽刺的那样，“和平的只有伊谢尔伦而已”。甚至没等到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来攻击，同盟军就在“自已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了。

因此，杨舰队非得出动，执行这个不打麻醉剂的外科手术不可，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伤，四个伤必需全部开刀才行。光是这样就已经很辛苦了，却还必须和占据首都的政变部队交战不可。这个对手还是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光是用想的，我的心情就越来越沉重了。

还有，昨天的日记还有一些地方忘了写。杨提督不了解为什么德森上将要把四个地点的叛乱，全部交给杨提督去负责镇压。对这件事

提督希望听听我的见解。首先我先确认一下德森上将的年龄，然后说：“提督则是三十岁对不对？”

我这么说的时候，杨提督的表情很难形容。不知道该说是不甘心还是遗憾，还满腹的不高兴，总之混杂着这些感情。

“嗯，终于到了……”

我并不是要惹提督不愉快才这么说的。提督只不过是三十岁而已。三十岁就当上将的军人，在同盟军的历史上，这是头一个。周围的嫉妒、羡慕绝对不在少数。趁这个机会，德森上将一定想好好整整这个比自己年轻，却和自己同阶级，碍眼之至的毛头小伙子。也许他根本就是在私底下希望提督失败了最好。我明白地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是吗？原来如此。这个我倒是没注意到。”

提督苦笑着这么说，他的确是不会注意到这些。对提督来说，他并不是想当上将才当的，所以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会有多嫉妒。也就是说，杨提督的价值观，和世间大多数的人稍微有点不同。

我听过一句话，“欲望强的人，绝对无法了解欲望弱的人的心理”。这句话很难得的不是从杨提督那里听来的，是有一次我从立体TV的教学节目里学来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正确。

杨提督因为父亲去逝，所以不得不放弃进大学历史科的心愿，而进入了军官学校。进了军官学校之后，又偏偏战史科被废止了。他一定会认为事情不应该变成这样，而感到愤愤不平才对。但是，不情不愿地加入军队，却因此展现出令他人为之惊叹的才能。那些重视战功和急于出人头地的人、绝对不会了解提督愤愤不平的心理的。而我本身，说不定比他们还要过份也说不定。因为我明明知道杨提督真正希望的是什么，却还一直希望杨提督永远是不败的名将……

【七九七年四月十五日】

休假结束了。

不知道应不应该这么写，搬来伊谢尔伦要塞有四个半月，我终于能参加第一次的战斗了。

“四月二十日要出动了。”

杨提督这么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脏不由得狂跳了起来。然后，我到平民的地区去买大吉岭红茶和锡兰红茶的茶袋各三十打。就在去的途中，有一个平民的男人叫住我。

“到底怎样呢？杨提督到底有没有胜算啊？”

我用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的声音大声回答。

“杨威利提督不会出击任何没有胜算的战斗。”

那个男人的表情好象吓到了，嘴里喃喃低语着，好象是在说也用不着这么生气的样子。

我当然会生气啦！自己给人家冠上“奇迹的杨”啦，或是“魔术师杨”这种绰号，到头来还是不能相信提督的能力。

因为太生气的缘故，把最重要的买茶袋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谣言的速度好象是比人的脚还快。我买好东西回到杨提督身边时，提督已经知道我说的话了。

“我倒没想到你有当发言人的才能呢，想不想担任舰队司令部报导官的职位呢？”

“只要是提督安排的职位，我都会很高兴接受的。但是我所说的，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事实。对不对呢？提督。”

杨提督虽然点头，但是表情已经没有笑容了。

“是吧，今后也能一直这样就谢天谢地了。”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在考虑什么的提督，总算想起来我还在。

“辛苦了，今天你可以去休息了。”提督温和地对我这么说。我敬礼后就退出去了。这种时候，我能帮得上忙的，就只有不去烦提督。只有这种形式才能帮得上提督的忙，我实在对我这种不成熟的存在遗憾不已。

我不是杨提督的“幕僚”只是小孩子的侍从兵，束缚提督行动的自由，碍手碍脚的被监护人和不能继承师父衣钵的差劲弟子，完全没有任何力量能帮助实行杨提督的想法。现在我有的，只是希望帮助杨提督的心愿而已。我只要抱持着这个心愿，向把这个心愿实体化的目标迈进，我就觉得非常幸福。

这一切都是杨提督带给我的。

等过了午夜零时，端一杯茶去给提督。然后，要再检查一次热线枪才上床睡觉。明天不知道能不能比今天更接近目标一点，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七点三十分叫提督起床才行。

#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3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田中芳樹

TOKUMA NOVELS

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千億の星、千億の光〉

#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3

第一章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
第二章 三种红色
第三章 染血的四月
第四章 混战的始末
第五章 初夏强风
第六章 伯爵家候补继承人
第七章 真实是时间的女儿
第八章 千亿的星辰、独一的野心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

【1】

这一年，历史仍踌躇在惰性的淤水中，看来还未打定主意，究竟要往哪个方向流出。

由日后来回顾，这一年是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这两个相敌对的恒星间国家的末期，历史已经朝向新的时代开始鸣动了。但是，人们的意识仍未从一世纪半以来的催眠状态中醒来，重复相同的事，流血的钟摆运动，被认为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战争与和平的交错调和。这些都使人们的思考失去了弹性，把明天放在昨日的延长线上，而对此不抱持任何疑问。

宇宙历七九四年，帝国历四八五年。这一年也和过往的许多年一样，让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掀起了数次战火。

而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凡佛利特星域会战”。

凡佛利特星域，是位于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侧出口周边的恒星系。有着八个大行星、三百余个小行星、二十六个卫星，但却没有氧气和水，而又因为太过接近与帝国交战的边界，并未进行任何移民，而任其荒芜地放置不管了。

恒星凡佛利特本身也不稳定，没有人甘冒自然的严苛及人为的危险而来此居住的。

在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重复着互吼互啮的五万个日子以上的历史当中，至今凡佛利特星系几乎完全没担任过任何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恒星凡佛利特有自我表现欲的话，那么也许在这一年终算是有所满足了。在“会战”上面冠上“凡佛利特”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

参加此次会战的银河帝国军的军官中，有着名为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金发年轻人。

帝国历四八五年、宇宙历七九四年三月。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年届十八岁，阶级是准将，在十字头的年纪就被称呼为“阁下”。关于这个事实，当事者的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周围的人，特别是对由门阀贵族出身的军官而言，这几乎是会令他们呕出刚吃下的餐点的一件不快之事，而较敏感的人，也许还会略为感受到时代朝向灰暗险恶的方向移动的预兆。此事对莱因哈特自身来说，当然不会有所不悦，但倒也没有别人想象中那般地高兴。对他而言，准将、甚至于元帅，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前的一段阶梯罢了。

莱因哈特也没想过要在哪儿坐下来，一边欣赏下方的风景，一边啜饮咖啡。

他是不知疲劳与停滞，充满年轻活力的人，他找不出休息的价值何在。

经常跟随着莱因哈特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也在十八岁当上了上尉。

平民出身，而且只毕业于幼校而未进入军官学校的人，在十字头的年纪当上上尉也是没有前例的，但终究对莱因哈特的反感与恶意都太过巨大了，因此朝向吉尔菲艾斯而来的负面情感，在质与量上也就比较淡薄了。

吉尔菲艾斯要求自己成为仅年少他两个月的莱因哈特的忠实且强固的盾牌。但实际情形却有些相反，莱因哈特异常的荣达，其光芒掩盖了吉尔菲艾斯快速升进的事实，结果使得吉尔菲艾斯免于受到嫉妒反感的侵攻。当然，莱因哈特的荣达也是吉尔菲艾斯升进的原因，这一点原本也就无从否定。

总之，这方面的事情，越想越复杂，简直是纠结不清，不过这种复杂，莱因哈特根本不去理会。

“准将可真是个半吊子的地位啊……”

莱因哈特不得不有此想法。至少得升到中将，才能获得指挥统率一万艘左右的舰队之权力。若能动用这么多的兵力，不只是对他自己的武勋，对整个战局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莱因哈特之所以会选择军队作为荣达的道路，是有许多的理由的。上前线去立下武勋，能比较快出人头地这种说法是对他人所做的

说明，这并非故作虚伪，但在莱因哈特那秀丽的面具下，还藏着更大胆不逊的理由。他，立志在将来，要篡夺高登巴姆王朝，成为名符其实的宇宙霸王。假设说他以文官的身分在宫廷内荣达，而即使登上国务尚书或帝国宰相之座，这种权力，只不过是在一日之间就有可能会被门阀贵族掀倒的权力罢了。获得了最高的地位与权力，想要继续去保有它，武力是必要的。而且得是无与伦比的强大武力。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登上至尊之位以来，绵延五世纪的银河帝国的历史，是由腐败、不公、强夺、少数支配这四种墨水来记录的。偶时会出现被称为名君的支配者，略为调稀了墨水，想把他之后的历史以不同的颜色来记载，但那终究只是少数的例外。要规正社会构造本身的扭曲，必须经由武力作整体构造上的破坏与重建。莱因哈特确信能成此大业的除了自己，别无他人，但原本说来，会想做这种事的人也只有莱因哈特了。

这就是莱因哈特希望以军人的身分去飞黄腾达的理由。但在这之下的最深处，有着连莱因哈特本身都未意识到的一条必然性的大河在流动着。而心腹挚友吉尔菲艾斯十分明白这件事。那就是莱因哈特是个天生的军人，以战取胜、以流血去获得，在这其中有他最高的价值感。

※※※

三月二十日，眼前即将与同盟军交战的帝国军旗舰维儿贺米奈上，前来出席将官会议的莱因哈特那华丽的容姿，刺激了一位人物的视觉。

那是去年就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古雷高尔·冯·米克贝尔加元帅。自从军官学校首席毕业以来，有着三十五年的军历，家世上也是伯爵家的次男，总之以银河帝国的高级军人来说，算是鼻尖上挂着近乎完美的履历书的人物。他以疑惑的眼神斜视着副官。

“那个金发的小子是什么人？”

被元帅质问的副官，立即翻过脑中的人名录，查了下容貌、人名、阶级及履历，将结果向长官报告。

“哦，那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吗？”

到今为止，在米克贝尔加元帅及莱因哈特之间，阶级的差异成为一座小森林似地横阻着，遮去那令元帅觉得不快的光景。空有名号的贵族、门阀社会中的异分子，终于升为将官，侵入到他的视界中来了。米克贝尔加元帅是很自然的保守主义者，对于皇帝的宠妃之弟没什么经验就当上将官的事实，实在无法抱持好意。而副官则比较有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基准，他请元帅留心一些，再考虑一下该把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配置在战线的何处。

“不过是个准将的人，身为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我还得特地用心去考虑要把他配置在哪里吗？”

如同远雷的巨响般的怒声，从元帅的齿际泄了出来，副官全身露出了惶恐的样子。米克贝尔加对部下而言并非是个暴君，但当然也不是个圣人，前任的副官只四十天就被更换，转至闲职，因此，现在的副官兹因玛曼中校得先留心的不是元帅在宫廷的地位，而是自己的地位了。

米克贝尔加元帅又再度将那不悦的视线朝向莱因哈特。假若他有预知能力，此时也许正处于冬眠状态吧。如果说他承认莱因哈特有某些非凡的部分，哪也仅止于其外表了。

※※※

三月二十一日二时四十分。

在银河帝国军及自由行星同盟军之间，交换了最初的炮火。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在那一瞬间开始了。

参加此次会战的兵力，帝国军为舰艇三万二七００艘，将兵四０六万八二００名。同盟军为舰艇二万八九００艘、将兵三三六万七五００名。是超越前几年来所有战斗的大规模兵力集中，而在战斗状态终结之前，合计达三亿人次的兵力集中，在这没有任何价值的星系展开了。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在战史书上所载，其后半比前半更具特征，在前半，那不过只是极为平凡的舰队战而已，但到了后半，在分散的各行星的大气圈内连续着小规模但却重大的战斗。其结果，使得两军在四十天之后才得以从这星系完全撤退。

两军都主张着各自的“胜利”，但这在一五 0 年以来的双方交战中，并非是什么少见的状况，反倒是一面倒的胜败分明的状况，在这长达一五 0 年的两军交战中，才是属于少数的例子。

被莱因哈特冷笑地评为“战争游戏”的状况，被认为仍将毫无尽头地不断延续下去。

【Ⅱ】

莱因哈特直属的长官名为利赫特·冯·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同时其也身为子爵家的家主。年龄为七十六岁，虽被称为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依莱因哈特所见，不过只是军部内处置不掉的老弱残兵罢了。连米克贝尔加元帅也为了要如何处理这无能的年长者而困惑，会想将他配置在后方，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点上，莱因哈特的想法也是相同的。

“那种老人活着，根本是在浪费氧气。怎么说也该早点引退，别给他人添麻烦，才不至于落个晚节不保……”莱因哈特虽作如此想，但到了七十过半的年纪还固执着现役，看来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至少还是有着相当充分的战斗欲，面对想把他的舰队配置在后方的米克贝尔加元帅，一直执拗地抵抗，最后终于……

“若我已是对帝国军无用之身，那活着也无意义了。既是如此，我就自己了结身命，不给诸位多添麻烦，干脆了当地退场吧。”

如此不悦地放言，甚至看似作戏地取出了手枪来。虽然明显可见地只是场闹剧，但米克贝尔加却无法就此放置不管。原因之一是，这位老人是从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一直担任着侍从武官，在为其调解与父帝之间的关系、关照女性方面的事、处理金钱上的纠纷有着实绩而获得皇帝信赖的人物。

佛瑞德里希四世也曾下此诏言，虽是闭口未答，但米克贝尔加元帅是不能把这老将当成废弃物处理的了。光是如何处理格林美尔斯豪简一人就令他感到烫手了，也难怪他无心再去理会如何安排莱因哈特了。

对莱因哈特而言，在到达米克贝尔加这拥护旧体制的城壁之前，他必须涉过格林美尔斯豪简这滩古沼。而且这古沼泥沙蓄积、水草杂生，即使是莱因哈特的快腿，也不是能轻易通过的。

※※※

开战之前的舰队司令部会议中，莱因哈特是孤立的。他已经习惯于孤立了。充满敌意与偏见的孤立，在十八年的人生中已经历过无数次了。无关于四季的变迁及场所的转移，孤立是莱因哈特的人生中，被添加的一股辛辣药味。

不过，在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中，莱因哈特的孤立，可说是一种很奇妙的味道。那就如同在暖和的晚春之夜，无人作伴而举杯独饮般的印象。

“火炮的绝对数不足是事实，不过，司令官阁下，此方面可用机动力来加以弥补。在这个轴点配置炮舰，而在十小时后将其移动的话……”

“嗯、嗯，好意见。”

以祖父称许孙儿般的表情，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点了点头，但却未采取莱因哈特的进言，而将他自己构想的“老练的”作战作了指示，结束了会议。

摆正姿势、目送老人离去的背影的莱因哈特，在退出之后，对红发的好友发泄着不满。

“吉尔菲艾斯，现在的帝国军正在奏着低能、无能、无知及颓迷的四重奏。之所以还能不招致大败，不过是因为敌人和我军是同样水准的。如果敌方有人能有我十分之一的脑细胞，什么伊谢尔伦要塞，早就落入敌人手中了！”

一手把奏呈摔在桌子上，莱因哈特如此说着。

“啊，真是，我若是元帅，若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话就好了，绝不会再有这般愚蠢的事。”

“您不会有驳回有能的部下之进言的狭量行为吗？莱因哈特大人。”

莱因哈特流畅地抬起脸来，使得豪华的黄金刘海朝向天花板，形成一道闪亮的小瀑布。吉尔菲艾斯的一句话，中和了他的怒气。

“吉尔菲艾斯！”

“在，莱因哈特大人。”

“我讨厌别人说教。”

“非常抱歉。”

“咦？为什么要道歉，吉尔菲艾斯。你是对我忠告，又不是对我说教。”

以恶作剧般的口气放言之后，莱因哈特白皙秀丽的脸闪过了后悔的表情，用反倒较为严肃的口气，修正了他自己的发言。

“我是开玩笑的，吉尔菲艾斯。”

“我明白，请不必在意。”

在远处将这光景映在眼球中的一位战斗操作员，口中念念有词地，拨了拨戴着耳机的头发。他想起了一八００秒前和战友之间的对话。

“我们这艘舰今天就要完蛋了。舰队司令官是个七十六岁的半死人，分舰队司令还来了个十八岁的菜鸟。军部上层到底在想些什么啊！真是……”

“平均起来可是四十七岁。可不正是最有干头的年龄吗？”

“呆瓜！所以我说那个什么‘平均’的，根本不能相信的啊！……对兵士们而言，既然不是自个儿愿意来到战场的，为了活着回家，的确是需要个有能的长官的。自己的生命得托负在他手上，而这延长线上还攸关家庭的幸福。无能且无为地让部下丧生的上司，是比敌人更可恨的存在。实际上，在战场被部下枪击而死的军官，在这一五０年间，大概超过一万以上了。”

莱因哈特原本也是以实绩赢得部下的信赖的，但在新配属来的部下们眼中，还是难以寄与全副信赖的。

“哼，那不是脸长得好看而没其他能耐的小鬼吗？去当个宫内省的书记官，干个舞会筹备人员不就好了，干嘛还来这种相互杀的地方，可会落得让那引以为傲的脸蛋受伤的下场。”

这些可还是比较有修养的坏话，再听下去，那可是会伤及莱因哈特身为人类之尊严的丑陋恶劣坏话的隐花植物群，一团团地在阴暗、潮湿的不洁土壤上群生着。莱因哈特的度量并没有大到可以将那些未基于事实的诽谤，笑了笑听过就算了，或是说他不是那么无原则的，因此，听到伤害他自己或姐姐安妮罗杰的名誉外诽谤时，他绝对不会就此无视，关于这一点，吉尔菲艾斯也只能尽量不让那令人极为不快

的诽谤侵入莱因哈特的知觉领域，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对吉尔菲艾斯而言，莱因哈特与安妮罗杰的名誉，其重要性的顺位是更先于他本身的存在的，当莱因哈特要挺而维护自己的名誉时，吉尔菲艾斯是没有理由去阻止的。不过，当莱因哈特激动、喷火，而那熔岩会有害于莱因哈特自身的时候，此种事态的处理就一直是吉尔菲艾斯所肩负的一件极重大而有其必要的任务了。

【Ⅲ】

“攻击！”

莱因哈特将这句话封在他那端正秀丽的唇内深处。开战已经过了二小时，他仍未接到加入会战的许可。冰蓝色的眼光之箭刺上了舰桥的荧幕，为了抑制高亢的战意，他只有把两手紧紧握着。

帝国军的总指挥官米克贝尔加元帅，似乎是把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列于战力之外，而对同盟军展开作战。这一点莱因哈特已然看透了。而更令他不悦的是，若是自己处身于米克贝尔加的处境，也会做同样的事吧——自己这样的想法。

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位于帝国最左翼。面对同盟军的凸出阵形、帝国军采取凹面阵形，而且因为战线少有变动，只有右前方的诸舰与敌人进行炮火的应酬，使得全舰队的八成化为游兵。

“为何不对那个宙点集中炮火！”

莱因哈特几乎要咬牙切齿了。从荧幕与立体座标显像幕所得到的视觉情报综合起来，莱因哈特对战局整体的现况，能极尽正确地把握、解析。依莱因哈特所判断，将全队前进六光秒（约一八０万公里），向二点钟方向旋绕并集中炮火，就能给予敌方右翼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现实上，莱因哈特指挥下的兵力只有巡航舰四十艘、驱逐舰一三０艘、炮舰二十五艘，飞弹舰十艘而已，莱因哈特要对整个战局产生影响力，还需要这五十倍左右的兵力。

格林美尔斯豪简有那样的兵力。不过，这位无为的老人，并未想要加以活用这东西来主导整个战局，被米克贝尔加元帅视若无物，但他并不打算以行动作为反驳，会被看成无实权的官吏也是理所当然的。

莱因哈特仍有个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对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在格林美尔斯豪简麾下，令莱因哈特觉得难耐，但吉尔菲艾斯则以为，被配属到更恶劣的指挥官之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至少比遭遇积极的恶意要来得好这件事应当由这方面想的，吉尔菲艾斯为了其金发友人而如此地认为。

“莱因哈特大人，请千万不要焦躁。要以短距离赛跑的速度来跑完长距离是做不到的。”

虽然觉得是陈腐的说法，但吉尔菲艾斯仍只得以此来抑制好友的霸气。

莱因哈特也谅解到吉尔菲艾斯语中的含意，但口舌上仍是不饶人的。

“看看格林美尔斯豪简那个老头子，跑了四倍于我以上的人生距离，却是一事所成，不就只是在平白提高提督们的平均年龄的数字而已吗？”

莱因哈特本身常常在轻蔑他人，但因为表现得正大光明，批评也有所根据，因此从未有阴沉的印象。吉尔菲艾斯有时也为之绽出微笑，但莱因哈特本身当然并非是在说笑的。

而到了五时三十分，迟钝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仍是保持其一贯迟钝地，由所配置的位置开始前进了。

“格林美尔斯舰队移动了。”

七十六岁的老提督因为姓太长了，所以连友军也不时以略称来称呼，这也表现出这位老人不太被军部内所重视的情形的一端，接到总司令部操作员这个报告的米克贝尔加元帅，并没有指责操作员的无礼。因为他本身就比任何人都要轻蔑这位老人。他交互看着银幕和立体座标显像幕以那不带任何好意的眼神。

“那个老人反应太慢了。现在移动也没什么用了，只是在浪费能量。”

米克贝尔加元帅不由得为之咋舌。莱因哈特的观点倒就不说，以客观的评价而言，米克贝尔加倒也不是那么无能。他未曾犯下致命的失败，而自从他坐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之位以来，帝国军的势力圈也未有动摇过。

米克贝尔加只是啐了个舌就了事了，而莱因哈特则是涨红着那张原本白皙的脸，为了忍住咬牙切齿的心情而咬着那淡红色的嘴唇。他那支小小的战斗集团，被友军阻挡住那轻快的行进，一群具体表现出“迟钝”的强袭登陆舰，挡住了莱因哈特的前方。为什么在这种位置有强袭登陆舰？舰队整体的行动速度欠缺统一，指挥与运用产生混乱，这说明了格林美尔斯豪简不但欠缺战术能力，而且根本是缺乏对战斗的构想力。

“不过，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也参加了这次会战，应该是因为判断出地上战斗的可能性很高，才会如此吧！”

吉尔菲艾斯要莱因哈特多加留意。他所说到的名字，是一位有着二公尺的身高及相称的立体状筋骨的魁伟人物。

“哼，奥夫雷沙吗？”

莱因哈特无礼地直唤比自己高上四阶级的人物的名字。如果不是在围绕着指挥席的遮音力场之中，则他的声音将被一打以上的部下听到吧。奥夫雷沙的勇猛该说是凶狞，连同盟军也是众所周知，他们忌厄地称奥夫雷沙为“碎肉制造者”。莱因哈特对他的评价也与此相差无几。

“吉尔菲艾斯，如果你和那碎肉制造者交战的话，会赢吧？”

“可不大有自信。”

吉尔菲艾斯笑了。就莱因哈特所知，这红发友人在肉搏战技方面，也有着世界罕有的力量，在一对一的战斗中未成为败者。莱因哈特在这一点也是相同的，但还是输吉尔菲艾斯一截吧，莱因哈特自己如此认为。红发友人的回答似乎使莱因哈颇为扫兴，闭上硬质的唇，将视线转向荧幕。

在荧幕的一角，可以看到舰队旗舰奥斯特法连的小小舰影。若把那舰影扩大，透视其舰桥，就能看到正与参谋长交换意见的那老将的脸吧。

※※※

“阁下，对于无视司令部意向的那个小子要如何处置呢？”

“嗯！你在说什么事？”

“那个金发的小子。”

“怪了，有那么一个人吗？”

老人侧过了头，颈骨发出了声音。好像是缺了润滑油的老旧机械。

“下官是在说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总司令部都如此讥讽地称呼他的。”

“那可就令人不怎么同意了。”

老人缓缓地张动嘴巴，使参谋长也确认了他还活着。

“是这样吗？”

“金发又不是什么坏事。而太过年轻也不是他本人的责任吧？把这样的事拿来恶言恶语，可令人不怎么能赞同了……”

姑且不论老人的真正心意，总之他是抚平了对莱因哈特的诽谤。但莱因哈特无从得知老人为自己辩护的这件事。

※※※

“可以阻止住敌军的攻势。就是这边，在此布下火线的话，和我军中央部队就会形成十字炮火网，不就可以扫平敌军了吗？那个老头子连这个也不知道吗？”

如果帝国军中有个千里眼的话，也许会把莱因哈特此时的言行视为“忘恩负义”吧。

“您也不必那么生气吧，莱因哈特大人，无能的长官们或许也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存在意义？你说那种家伙有什么存在意义呢！你是说让敌人享受着不应有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存在意义吗？”

正是如此吉尔菲艾斯含笑地回答，因为莱因哈特把他们失去的东西再夺回来，相对地也就强化了莱因哈特的地位了，莱因哈特了解友人的意思而点了点头，但表情上仍漾着微量的酸味。

那是颇为复杂的心境。莱因哈特希望得取胜利和成功，但因为对方的弱化而使此目的容易了起来，他不禁会因此感到不满。从十五岁初阵以来，莱因哈特在战场上渡过了一千日以上的时间。在前线与敌军交战，在后方则与友军对抗，其间感觉到死神的冰冷气息之次数，早已是用两只手也数不完的了，而且莱因哈特从来也未曾畏惧过。

在荧幕上，映出了凡佛利特星系的太阳。第二行星的影子叠在上面，使恒星本身形成全日蚀的状态。黑色巨大球体的边缘，着金黄色的环，在宇宙的一隅绘出了光与影的极端对比。

“看吧，吉尔菲艾斯，那个太阳就和银河帝国一样，只有表现看来是金光闪闪的，核心却腐蚀得漆黑一片。”

吉尔菲艾斯没有开口回应，而在莱因哈特身后一步的位置上，注视着黑色的太阳。莱因哈特一甩头，豪华的金发如同移植日冕的一部分般，发出了燃烧的光彩：“真希望出生在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在位的时候，那样的话，也就不缺敌手了。现在在我面前，只有无能的友军，以及同样无能的敌人。如此下去，吉尔菲艾斯，我也许不到十年就能取下宇宙了。”

“莱因哈特！”

“啊，我明白的，吉尔菲艾斯，自大才是最大的敌人。我不过还只是一名指挥一百艘单位舰艇的军官，说这种话未免过于滑稽了。”

低着头，有点难过地笑着，莱因哈特轻轻拍着红发友人的肩膀。肩膀要比莱因哈特的肩膀高上五公分左右。

※※※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战场更是开始呈现出混沌的局势。帝国军与同盟军的各部队，各自分断、孤立、无秩序地交错分布，前线错综复杂，要把握相对的关系位置变得困难了起来。几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作成完全的战略解析。

帝国军与同盟军，彼此都从战力当中分派出相当大的部分，尝试进行迂回进击，也就是绕过敌阵的周边，攻击其后背，而进行由前后挟击的作战，若是成功，将会成为很具效力的作战方案，而长留战史吧。

“不过，终究是如果成功的话……”

莱因哈特说了句不顺耳的话，身处战场却不能参加战斗的状况，早就令他不满了。特别是这种大军迂回行动，其实可说是莱因哈特最想去尝试的作战了，因为他对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力量并未给予多大评价，所以要是让这个特权派军人完成此一作战的话，莱因哈特一定会被勾起更大的不快感。

帝国军与同盟军都在不了解彼此兵力配置的状况下，强行推动自己的作战计划，在这些无秩序的行动当中，莱因哈特假想了敌方的行动线，尝试从后背加以炮击，但既不能期望友军的援护行动，又有着被孤立的危险，只得就此放弃了。

这究竟是第几次了？莱因哈特不禁大大地咋舌，他本身进行符合战理的舰队运动，却因为僚军不加呼应，结果莱因哈特就被孤立了，而若要避免此事，就只得追随僚军的动向。骏马被迫与乌龟同行，那种不耐烦的心情，使莱因哈特那冰蓝色的眼眸加上了一份粗暴。一队同盟军无戒备地从他的前方通过而去。莱因哈特却只得束手干瞪眼了。

“吉尔菲艾斯，这场会战中，不会有单方面的胜负的。”

把那黄金绢丝般的头发，以白皙的手指不停拨动着的莱因哈特不高兴地预言了。吉尔菲艾斯可以理解他的预言所根据的是什么。帝国军与同盟军若集中主力就可以击碎敌人，然而却为了炫耀用兵之奇而进行迂回运动，使兵力毫无意义地分散了。这的确是壮大且对用兵家而言相当有魅力的作战，但进行绕回运动的部队与主力部队之间，若没有保持相当紧密的连击，则将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对莱因哈特而言，最令人傻眼的是，由于敌方的作战指挥及舰队行动水准都是帝国军的近似值，形成了战力上的均衡，因此他可以预测到其结果将使战斗的终结更加地延迟。

“自称为同盟军的叛乱集团那群家伙。一定也在思索着如何把陷入泥沼里的手拉回来吧。这就是未有胜算就玩弄兵事的报应。”

※※※

莱因哈特的恶言是基于正确的状况掌握而发出的。事实上，此刻在同盟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正盘踞于不悦的沉默深处，幕僚们则拼命地在解着自己所立下的方程式。在屡次的计算错误下，数字逐渐脱落。

“第六舰队通信半断，第十舰队去向不明。”

这样的状态，倒不如说是总司令部远离了实战部队而处于孤立的状况。

总司令部慌忙地想重新集中兵力，但要和正在进行绕回运动的友军连络，就必须经由通信波贯穿帝国军的阵线才行。

好不容易才在二十六日后成功地以太空梭发送通信文，而正在进行迂回运动的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决定无视这反转归队的命令。

“可是，我们不能对总司令部的命令佯装不知，要如何回复呢？中将。”

“我们迷路了。”

“啊？”

“就回复说第五舰队迷路了。不，没有回复的必要，被敌人知道就麻烦了。让太空梭的乘员们喝些酒，好好地睡一觉就成了。”

同盟军舰队司令官中最年长的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拍了拍略带不安的通信员的肩膀，以顽童般的表情眨了一只眼睛。

就这样，同盟军第五舰队继续着独自的迂回运动，而其结果，在日后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功效。如果在此时，勉强地反转归队的话，将直接面对帝国军的本队，而且侧面将遭遇帝国军迂回部队的攻势，将会遭到重大的损伤吧。

比克古老练的判断算是奏功了。

【Ⅳ】

包括莱因哈特小小的麾下战力在内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彷徨在凡佛利特星域外缘三十小时之后，经由总司令部的指示，暂时盘据在第四行轨道宙域。在将官会议的席上，他对部下如此说道。

“我和叛乱军交战了五十六年了。而从以往的经验来说，一旦陷入这种混沌的状况，是很难轻易地就能有最后的了结的。只有暂时退兵，重新整编全军的秩序，再重头展开战斗了。若是没有重头来过的机会，那么这就是结束了。”

这种程度的事，得花半世纪才能体会吗？莱因哈特心中有想要如此怒斥的冲动，他想大声说一句：军队不是老人痴呆患者的疗养所。若是现在马上和这老人交换地位，掌有一个舰队的指挥权的话，就会让后世承认此次战役是帝国全面的胜利。他虽是这么想，但终究是不能说出口的，涨红着脸的他也只有调整呼吸，沉默地忍耐了。

在四名少将和十四名准将从旗舰的会议室退出之后，只留下了莱因哈特一个人，因为他的小舰队受命做前往负责区域的航路设定。在一阵商讨确定之后，七十六岁的老提督，仔仔细细地注视着金发的年轻人。

“你确实是太年轻了，今年几岁了？”

“十八岁，司令官阁下。”

这已经是不仅一次地被问，也已经是不仅一次地回答了。表面上虽然是完全地谨守礼仪，但对老人的健忘，莱因哈特当然是不会抱持好意的。老人似乎也未感应到莱因哈特潜藏的恶意，而沉稳地点了点头。

“我也曾经十八岁啊。”

当然啊莱因哈特在心底如此回答着。老提督眼神如同透过时间与空间的面纱，朝向错误的方位射去。

“那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吧。”

“……抱歉，该是五十八年前吧？阁下。”

“啊，也许是吧，就当是那样也无妨啊，反正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的确不是多大的问题。莱因哈特恶意地同意这句话，一位无能的老军人的年龄即使被弄错了十岁，对历史又有什么影响呢?

“缪杰尔准将，你有着我十八岁的时候所想要的一切啊。真是令人羡慕。”

“呃……”

“十八岁的时候，我是军官学校的学生，但不是最好的，而只是个凡庸的学生。当然，也不是个美男子，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而你却有着这一切，实在令人羡慕。”

莱因哈特为之踌躇。为这无能的老人感到踌躇，使他感到惊讶与不悦。

“不过，阁下不是有子爵家出身的名誉吗？而我只是空有贵族之名的帝国骑士。”

“我是三男，因为两位兄长战死，才得以继承子爵家的。若是兄长还活着，我就只能受封个情份上的男爵封号，就这么被帝国饲养到死吧。我看到你，缪杰尔准将，实在令我觉得光辉灿烂。”

“……属下惶恐。”

莱因哈特确是年轻俊美。生命力与才气更从其内部使他在外形上的美更增添一份光彩。若是莱因哈特长得一副丑怪的容貌的话，他的人格形成，或许就将循着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而完成了。但是现在的莱因哈特无论何时，处于何种集团，都是当中最美的存在。或许正因为那无从比较的美貌，反倒能使莱因哈特无视自身的美貌。莱因哈特的美貌不是他的努力或不断修练的结果，而是遗传子微妙且善变的运作，或者是司掌美的某个人物的偏心，才给与了他如同神祇一般秀丽容貌。总之这些全都是被给与的，而非他去获的。

才刚迎接十八岁的莱因哈特，不了解面临衰老的人的心理。充满才智，身兼天才与智慧的莱因哈特，不能了解无能者的心境。有着闪亮动人的容貌的莱因哈特，不会有着和丑恶容貌的人相同的想法。关于这一些，都是他至今未曾想过的。莱因哈特只注视着自己的正前方，快步走去。那倒是单纯且直线的生活方式。而其智能之高与志向之大，则是另一个次元的问题了。对莱因哈特而言，高登巴姆帝室与其周围的门阀贵族，全都是敌人，是寄生在社会的毒虫。这个基本的认识和教条主义式的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多大差异。

不过，莱因哈特的意图是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而不是要废止帝政，当自己取得鲁道夫·冯·高登已姆的地位与权力时，不会做和他相同的事，这是莱因哈特的决心与价值判断。

门阀贵族的一员，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的述怀，也许并不是如何地深刻的，但却给予莱因哈待那颇为僵硬的门阀贵族观，一定程度的刺激，使他对这老人的见解略为软化了。

※※※

像凡佛利特星系这种无人的恒星系，经常会有不将行星及卫星取上固定名称的例子，例如，凡佛利特 4 ＝ 2 ，是指凡佛利特星系第四行星的第二卫星。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被配置的宙域，正是在凡佛利特 4 ＝ 2 的轨道上。

那是附随在直径十二万公里的瓦斯状行星旁边，有着固体地壳的天体，直径二二六0公里，被冰、硫黄酸化物及火山石复盖的不毛无机物床。重力系数为0．二五G，对舰艇的离着陆耐重力负担也很小。有微量大气，氮气为主要成份。

在这个与生命无缘的岩块，把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配置在此，作为对付同盟军的贵重预备兵力，是帝国军总司令部的用意，但米克贝尔加元帅真正的心意，除了把只会形成干扰的老人与其舰队隔离之外，也就别无他意了。

洞察到这一点的吉尔菲艾斯，稍稍地皱了下眉头。

“这样好吗？莱因哈特大人。”

“也好，就暂且照指示去做吧。传令下去，保持可以立即反应的态势。”

没有发挥平常的那副毒舌，莱因哈特接受了老提督的指示，因而吉尔菲艾斯他一瞬地以充满兴趣的眼神，望向莱因哈特白皙的侧脸，但他并未发问。

一定有什么事使得莱因哈特与老提督之间的关系好转了。

就这样，莱因哈特降落到凡佛利特4＝2的地面上了。

# 第二章 三种红色

【1】

三月二十七日，凡佛利特4 ＝ 2的北半球，为银河帝国军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一万二二００艘的舰艇所占据。这样的记述，大概难逃后世历史家评为“夸大不实”的非难吧，不过北极的冰冠部分，半径八十五公里的范围，地上配置了舰艇，周围则配备了对空迎击系统。在广大冰冠的一部分打入了油脂烧夷弹，将冰融化，造成八百平方公里以上的人造湖，让一千艘左右的舰艇在此着水。为了防止水急速蒸发凝固，还布上了特殊的液态金属被膜，单元式的地上设施被设置了起来，道路、配电、通信及上下水道的各种管路统一配置，这也经由单元式的复合材质制的隧道网路，将地上设施在地下做连结。

工兵队的作业手法，巧妙得令莱因哈特没有轻贬的余地。

临时构建的军事设施，被长期使用，而成为半恒久之存在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无计划地在地下布上数十公里的隧道网路，最后因地盘陷落而活埋了四百多名将兵的例子也是有的，那是在帝国历四六九年，在行星金斯勒肯发生的事件，但当时的负责人梅连少将在军法会议上被判无罪，一年后，被该事故的生还者一位士官所射杀，而该名士官也随后自杀，以惨剧的结局收场。

且不管那种不好的前例了，凡佛利特4 ＝ 2的临时基地也许也将成为未来恒久性军事设施的基础，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的工兵部门，急速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事，不过，此件工事在享受完成的喜悦之前，却得先接受一件令人高兴不起来的试练，“在两个立场不同的‘认真’之间，总会生下名为滑稽的私生儿。”

这是比这时代更早一世纪半的功勋辉煌的名将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林·帕欧元帅所留下的格言，不过在此却成了事实了。在卫星凡佛利特４ ＝ ２，要主张先住权的人们已经驻留了，不过，位置是在越过赤道的南半球上。

自由行星同盟军的一座后方基地，已经在一百多天之前，就建设起来了。

在此次会战中，帝国军与同盟军在军纪的松驰与通信的迟滞方面，也在互争优劣，有一万艘以上的舰队前往凡佛利特4 = 2，然而这个报告传送到同盟军基地的时间，却是在帝国完全完成了进驻之后，日后，有人举出造成此事的原因是因为凡佛利持4 = 2的自转与公转的关系，使得同盟军有着被帝国军经由通信波而发觉其所在的危险性，但是以此作为理由而未被告知敌军的接近，对于驻在该地的将兵而言，大概不是什么可以忍受得了的事吧。

※※※

“为何帝国军会来到这种地方？我们不是因为此地离前线远，才选此地为后方据点的吗？”

基地司令官辛古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口中一直有着近乎狼狈的不安，在桌前来回走了六次。

辛古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为四十过半的年龄，担任后方勤务的经验比实战指挥还长，会被配置在凡佛利特4 = 2，也是为了因应总司令部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把必要数量的兵士及军需物质，送往必要的宙域去，此事务的指挥及调整，就是他在此会战中的任务，以雪列布雷杰的事务处理能力来说，这并非什么困难的任务，不过他对战术应变能力可是没有什么自信的，因此若是在一千公里单位的近距离中有敌军的大舰队进驻的话，可就保持不了处理事务时的那种种冷静了。

更何况，帝国军的来意并不明，擅长计算及事务处理的头脑，经常是伴随着想象力之欠缺的。要到达“其指挥官受到总司令部的顾忌而被派到僻地”的这种不合理结论的思考之门，早已密闭得生了，沿着数量式的思考回路所导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后方基地，被帝国军视为相当重要的存在，毕竟他们可都派遣了一个舰队来了，他们大概打算进行一次大进攻将此基地占据或破坏，而在此建设帝国军的恒久性基地吧，这个推测虽有不少漏洞，但中将是如此深信的。

“叫凡瑟菲上校来。”

对于中将匆忙的命令，副官山帕格少校反问。

“要出动蔷薇骑士吧？阁下。”

“是啊，没有别的方法了。要问这多余的问题，还是先去把凡瑟菲上校叫来吧，分秒必争啊。”

山帕格少校还是略还着充满异议的表情，遵守了命令。

在十分钟后，奥图·佛兰克·冯·凡瑟菲上校，出现在司令官面前。

由帝国来的亡命者及其子孙构成的“蔷薇骑士”连队第十二代连队长就是他。年龄约四十出头，但头侧的发毛及胡须已白了一半，给了这体格健硕的中年男子将官级的风格。说来并不是多稀奇的事据说他是银河帝国历代武门之家出身的。

受了凡瑟菲上校敬礼的雪列布雷杰中将，草草地答礼之后，就说明了现在的状况，命其将之应对。对于“帝国军原先就是以此基地为目的而进攻”的司令官之见解，凡瑟菲上校并不怎么认同，但是他不能拒绝司令官的命令。

商讨二、三个事项后，凡瑟菲上校就回到设有“蔷薇骑士连队”本部的低层楼房，叫了待在军官俱乐部的副队长。

“先寇布中校！”

被叫到名字的男子，回过了头来。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有着略带灰色的棕发，有着轮廓深而洗练的面孔，但要单纯地称为美男子，则眼眸与嘴边却又刻画着近乎不逊的强韧表情，那似乎和其容貌是不可分的他从沙发中站起身来，把没能凑成顺的五张扑克牌丢在桌上，向连队长敬礼后，就随着凡瑟菲上校身后进入连队长室，凡瑟菲上校命令青年军官准备六辆装甲地上车及三十五名兵士。

“帝国军在这卫星的北半球盖了临时基地一事，看来是事实了。”

“哦？那么，我们一平方公里卖给他们多少钱呢？连队长。”

“没人卖他们，他们擅自进攻过来的。”

郑重地回答的凡瑟菲，没有注意到闪烁在年轻部下两眼中的表情，那表情在说着：真是不懂得玩笑话的人，但那在不及半瞬的时间内就消失了，他以认真的口气问了。

“那么，何时出击？”

“先做地面侦察，我自己去，所以想叫你留守。”

“遵命，不过，我认为还是不要多做无益之事的好，之所以没有空中攻击，大概就是因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所在吧？我认为这草丛里

可住着一大窝毒蛇呢。”

连队长的回答很简明。

“也许吧，不过，中校，我可并不需要你的意见。”

出了连队长室后，先寇布中校叫来了三位主要的部下，卡斯帕·林滋上尉、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卡尔·冯·迪亚·迪肯中尉等年轻的脸孔都到齐了之后，先寇布简要的说明了情况，当然，不管说话的本人是否意识到，在整体的谈话中都被撒上一层薄薄的讽刺香料。

“林滋上尉的意见呢？”

“随便出手的话，一旦触及帝国军的触觉，就有引来大规模攻势的危险。中校你没请连队长注意这一点吗？”

“我说啦，不过，连队长大人似乎不想放过升晋为准将的机会啊。”

“那干脆图个二阶级特进，当个少将去吧。”

林滋的声音与其他二人的表情中，对连队长的好意都是相当微量的。

“不过话说回来，帝国军的家伙们是为了什么企图进驻过来的呢？”

“这个嘛……座镇在云上的银河帝国的贵族大爷们，心里在想着什么，象我这种虚有名号的贵族，终究是搞不懂的。”

先寇布把穿着单薄的谦逊之衣的毒舌投向虚空。迪亚·迪肯中尉以手捏着鼻梁地说着。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中校。”

“这个嘛……吃饭睡觉，培养体力就成了。命运的女神是不喜欢没有体力的男人的啊。”

三位年轻军官，面对面地笑着。那是似乎带有某种意义的笑。

【Ⅱ】

标准时二十时四十五分。

凡瑟菲上校从基地出发后已过了八小时了。

同行的六辆装甲地上车和三十五名兵士也没有归来。午睡之后，冲浴了一下，整理好了仪容，吃完了晚餐，连点心也用过之后，先寇

布中校才向连队当值军官温克拉中尉询问。

“凡瑟菲连队长如何了？”

“还没回来。”

“真会麻烦人……林滋、布鲁姆哈尔特、迪亚·迪肯，来陪我一下，饭后的轻微运动。”

“我可还没吃完呢。我的家教很严，可不能象中校大人吃得那么快。”

大鸣不平的当中，布鲁姆哈尔特中尉以左手拿起头盔，右手拿起鸡肉三明治站了起来。而林滋上尉的仪态更差，咬着纸杯边缘抬起下巴，让手制的爱尔兰咖啡流入食道。把空纸杯吐向垃圾桶后，那杯子就画出了漂亮的抛物线，飞进垃圾桶里。

有数条带着敬畏的视线投注在走出军官餐厅的四人身上。在号称骁勇果气的“蔷薇骑士”连队之中，最强的四重奏可能就是他们了。

三十分钟后，一辆被队员们称为“花心约翰”的装甲地上车从基地出发了，在充满死寂与威吓的夜之荒野中北上而去。施有迷彩及电波吸收处理的车辆，一共可以搭乘九人，但搭乘在内的只有先寇布以下四名。迪亚·迪肯中尉坐在驾驶席，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坐在前座，地位较高的二名则占领了广大的后部座席。

“话说回来，连队长大人会特地亲自前往侦察的理由是什么呢？”

布鲁姆哈尔特回答了林滋的话。

“也许他受了帝国军的怂恿，想回归祖国了哦。我要是有个红发的性感美女拿着大把钞票来的话，也会答应的。”

这大概不是能一笑置之的玩笑话吧。在现在的连队长凡瑟菲上校之前，担任过“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的人有十一位，其中三名战死、二名升为将官。

其余六名则投奔到帝国军去了。因为有半数以上的连队长都蒙受了背叛者的污名，因此凡瑟菲上校会加入多数派的行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每当连队长逃亡，同盟军首脑部中，就开始会有解散“蔷薇骑士”连队的议论出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在不利的战况下奋战的死者，也有升为将官的有能指挥官，不能无视他们的功绩，而且此外还

存在有政治上的因素考虑。原本这个连队被创立的原因，其最大的目的就在于对内外宣传同盟星如何厚待来自帝国的亡命者，亡命者又是如何地憎恶帝国。若将其解散了，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帝国政治上的败北。

连队长逃亡了，确实不是好事，但留下来的兵士们会非难其背信，而更加勇猛地战斗的例子也很多，所以虽然一直受到尖锐的批判及疑惑，“蔷薇骑士”仍存续到了今天。

为了让人认同自己的存在，至今已流了许多血，而今后也必须流出更多的血才行。真是可怜先寇布如此地想，但这种境遇，对这位不逊的青年军官而言，却是乐在其中的。

“不过，连队长现在大概在某个地方旅行吧？……”

迪亚·迪肯在驾驶席上说着。

装甲地上车内装有惯性导航系统，也可以经由超长波而从基地进行诱导。即使在最坏的状况下，总之只要向南走，就能到达同盟军的管制地域。

不然会就茫然地迷路了。而且也不是一辆车的单独行动，本来是不必如此担心的如果没有凡瑟菲上校投降帝国军、告知同盟军所在的可能性的话……先寇布低声地唱起了歌来。

“三种红色、三种红色、染上我的生与死的，是被咀咒的色彩……”

“三种红色”。意味着血、火焰与鲜红的玫瑰、对“蔷薇骑士”而言，这象征着连队本身的一句话。但是把这句话传开的那个人，已经投降到帝国军去了，因此公然他说出这句话，是颇受禁忌的。

先寇布很平淡地把“三种红色”挂在口头上，与其说是他喜欢这句话，不如说是他对忌讳这句话的人们的一种嘲弄，唱完歌之后，先寇布的表情更加认真地，向部下们询问。大致上是关于基地司令官及连队长所担心的那种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问题。

“你认为如何？林滋上尉。”

“不管如何，基本上我们还是不该先出手才好吧？再怎么想，兵力上也极端不利，况且，我不认为帝国军已经发觉我们的存在。”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帝国军应当早就开始全面攻势了。这是林滋等部下们的意见。一面赞同这意见，先寇布中校的体内疑念开始发芽了。帝国军的阵营中，也不会全都是无能者吧。如果有某个人，提议对卫星地表全域进行索敌调查，那么状况一定会急速转变的。

帝国军驻留地与同盟军临时基地之间的距离，直线为二四二０公里。以装甲地上车得花上三十小时或四十小时才能到达的距离。若是用王尔古雷或斯巴达尼安的话，则用不到三十分钟，被称为迟钝的登陆用舟艇也在大约二小时内就能到达。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二时的现在，帝国军与同盟军都还不知道这个事实。

※※※

同盟军不知道自己与敌军之间的正确距离，帝国军则根本不知道敌军的存在。最早注意到这种可能性的，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他在格林斯豪简舰队要降落此卫星之际，在进行航路设定时，解析了敌军通信波的方向后，发现在小卫星的背面，也就是在南半球，同盟军的活动根据地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稍后的将官会议中，莱因哈特报告了此事。格林美尔斯豪简在充分熟虑之后开口了。

“总之，你是说地上有敌人吗？缪杰尔准将。”

“这可能性相当大。司令官阁下，依下官的考虑，首先派出无人侦察机进行素敌调查看看，您认为如何？”

老提督钝重地避开了莱因哈特锐利的眼睛，对幕僚们询问。

“对于缪杰尔准将的意见，卿等认为如何？我认为是相当可取的意见……”列将互相对望，非好意的气氛形成了气流升起。约经过了二千秒，那气流化成了声音。

“就算谬杰尔准将的推测是正确的，轻率的侦察，可能将使敌军发觉我军的所在，另外，若是敌方兵力比我军更弱的话，等受到攻击后再加反击也不迟，总司令部所下的命令是待机。若是好大喜功，进行无益的行动，对整个战局将有不好的影响，也许还会产生有利于敌军的结果。下官等认为这是值得担心的。”

这就是他们异口同声的主张。以莱因哈特的说法，这不过是言语化的退缩、怠惰的正当化罢了。

“如果为了假设的危险，而不敢进行侦察的话，那就由下官来担任那个任务吧，请司令官阁下许可出到对空迎击系统外进行活动。”

莱因哈特的表情、口气、视线，以及他高耸望膀的那种态度，全都充满着挑战性，针对他的反感之轮，此时强力地紧缩起来，但莱因哈特仍是傲然地承受那种精神上的攻击。他穿着凡人所看不见的锐气与烈气的甲胄，那不会因为强力且低次元的恶意就有所龟裂的。

幕僚们在无言的连击下，正要全面对莱因哈特的多嘴进行非难时，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发出了充满皱纹的声音，收拾了这个场面。

“缪杰尔准将，不必焦躁，千万别急躁。你的前辈们都一致这么说了。还是暂且在这里观看敌人的状况吧。如果真的有敌人的话……”

莱因哈特愤然地退出司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向吉尔菲艾斯诉说着那些人的无能。

还只是上尉的吉尔菲艾斯，当然没有出席将官会议的资格。在等着莱因哈特的期间，他都忙于部队各种事务的处理。虽然是很微小的，但莱因哈特也有幕僚集团跟随，分为作战、航行、运用、情报、索敌、后方等四部门，合计十名军官，辅佐着太过年轻的指挥官。当然地，这些军官全部比莱因哈特年长，也各自具有该部门的专业知识，熟知处理的技巧。等将来莱因哈特能策动巨大的集团时，他们将会更加有所作为吧。

但是，莱因哈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期待。他在寻求人材。为了达成只有他自己和另外一人知道的目的，需要有辅佐莱因哈特的人材。为莱因哈特立策、实行，他需要各类型的人材。所以，对于被推派来的幕僚们，他也一直努力在正确地把握其才能及个性。人材是比宝石或黄金更加贵重的。但他努力的回报都是失望。莱因哈待所见到的，总是被蛀蚀得空洞化的朽木。目前，除了吉尔菲艾斯之外，似乎是没有可以信赖的人物了。

“您也不会就此退缩了吧？莱因哈特大人。”

“嗯，只有一件事让司令官答应了。在对空系统之处也设置对地迎击系统，使其运作，以备万一。当然，条件是由我来做。”

对于七十六岁的老将，莱因哈特的评价尚未论定。身为个人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与身为舰队司令官的他的人格与能力。莱茵哈特该如何去认识、鉴定呢？莱因哈特的人物鉴定能力是相当敏锐的，但还未到达完全成熟的程度。再加上唯一信赖的辅佐者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处理能力、见识、筹划能力各方面都近乎完美，使得莱因哈特评鉴其他人的眼光变得相当苛刻，这也是一个原因。原本说来，这么杰出的才能会并存在如此近的距离，并互相协助，本身就已经是相当稀有的事了。莱因哈特在这一方面，绝对说不上是不幸的，但现在的他却不那么认为。

围绕着宇宙霸权的争斗，应当是在广大的星海中展开的，然而自己却在连固定名称都没有的可怜卫星上的一隅，连驳倒无能的同僚也做不到，虚渡了数十小时，认为自己窝囊的心情，炙热得冒泡，在莱因哈特的味觉中沁入虚构的苦涩，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问他：你在急躁什么呢？因为不想虚渡任何一瞬啊，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啊。极端地说，因为不想成为像格林美尔斯豪简那样的老人，莱因哈特才不得不急躁的。

莱因哈特若生在子爵家，活到格林美尔斯豪简一半的年龄时，大概早就取得至尊之冠，把老衰的银河帝国及创不出新时代的自由行星同盟双方都化为过去式了吧，莱因哈特如此想着，对老人的霸气不足，不禁感到非常不愉快。

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也许这一生过得是不如他人所想的那么厚颜无耻。这一点莱因哈特也了解，但他却无从去同情。

“也罢，总之在还没被无能的战友阻碍之前，要尽快确立我的主导权。首先先盖好屋顶和柱子，地板和墙壁往后再造就成了。”

莱因哈特硬挤出个笑容，但那也持续不久。因为和他做出相同的推测，向格林美尔斯豪简提督做相同提议的人出现了。使得莱因哈特将主导权让给那个人物——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准将。

【Ⅲ】

载着先寇布中校与三名部下的装甲地上车“花心约翰”，在三月二十九日二时的现在，正掠过帝国军哨戒地域的周边，因为天空和地面的风景都没有变化，所以要确认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

“真希望在还没成为白发老人之前，和我们的连队长大人再会啊，这种时候就算是尸体也好啊，是吧？中校大人。”

布鲁姆哈尔特中尉的玩笑，或许其中用来掩饰真正心思的外衣是太单薄了吧。连队长凡瑟菲上校若战死，则最顺当的人事安排，应当就是由副连队长先寇布中校升格，就任第十三代连队长，坐在后部座席叉手闭目的先寇布，微张开了眼睛，射出锐利的视线，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就红着脸地转向正面去。

华尔特·冯·先寇布在十六岁时，通过了同盟军军官学校的入学考试，但他没有入学。“我并不讨厌军官学校，但军官学校的校规讨厌我。”这是他日后的述怀。转而就读陆战部门的“军事专科学校”。这是二年制，用以培养陆战、工兵、航宙、飞行、通信、补给、卫生、整备等各部门中位于第一线的士官的学校。在学年中，以第九名的成绩毕业后，先寇布在十八岁就任下士，立即上了战场。十九岁升上士、二十岁升准尉，如此累积武勋地晋升阶级，二十一岁时受军官推荐，进入第十六干部候补生养成所，二十二岁时结业，就任少尉。

此时才算打通了士官至军官之间的狭窄关卡，被配属到“蔷薇骑士”连队，担任小队长，领导三十九名部下。自此以来，八年间，一直升进到中校。在二十多岁就当上副连队长的事实，证明了他除了是个战斗的勇者之外，同时在指挥能力上也相当卓越。

“只要他别起异念，铁定会成为将官。”

军部上层也如此认定，所谓的“异念”，主要是指向帝国军投降，不过也多少包含了这以外的成份。一般人并不认为先寇布是个顺从的人物，他并不装成热烈的民主共和主义者，而一直以讽刺且辛辣的观察者的视线，投向同盟政府及军组织。

先寇布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什么特异的例子，在幼年期被祖父母从帝国带往同盟的流亡者，原本就并不罕见。而后一旦被同盟视为妨碍者，则会成为讥讽的被监视者，或是被刺激出对故国的幻想式的望乡念头，再者或是培养出狭小范围的上升志向，等等之类。

先寇布在女性关系方面的多彩多姿，也是凡人所不能及的。被任命为下士，在各方面开始能独立生活之后，就将“客套谦虚”与“消极”之类的字眼从他的字典中抹消，每夜都专注于恋情上。

“在没有战斗的夜里，从未独自睡过。”

这是关于他的传闻，他本人并未对这句话有所答复，但他的衣服上常会附有不属于“三种红色”之内的红色，当然了，那是口红的颜色。实际上，纵使在军营，他也有和女性兵士谈情的机会，如果先寇布除了好色之外就一无所长的话，就不可能在“蔷薇骑士”内赢得敬意了，但事实却菲如此，因此虽然有许许多多的艳谈与丑闻，他的地位仍未曾动摇。

一直坐在驾驶座的迪亚·迪肯中尉，注视了显像幕，略动一下嘴巴：“有敌踪，十公里前，十一点钟方向。”

很内敛地，迪亚·迪肯中尉报告出事实，他身高相当于先寇布，但身体的宽度与厚度则凌驾其上，虽是个大块头，但在战斗开始之前，他的人格是在司掌温和的大天使的支配下，年龄在林滋与布鲁姆哈尔特的中间，二十三岁，五年间升进了五阶。在担任立志当画家的林滋的人物画模特儿时，脱下头盔，身穿装甲服，以高跪姿保持姿势三小时之久，林滋很过意不去地请他去喝酒，他喝干了一打的大杯黑啤酒后，“客气地”离席了。

看着显像幕的林滋，倾首将焦点对准被称为“地上鼹鼠”的小型先行侦察机械传送回来的映像，帝国军的装甲地上车在灰暗的天空下移动，在其移动消失之后，林滋仍在沉思着某事，对先寇布的询问，也只做了暧昧的反应。

“那个……好像有张熟识的脸孔，坐在敌方的地上车上。不过，并不太确定。”

“熟识到什么状况呢？”

先寇布的口气，在若无其事之中，含有很自然的强制力，使林滋挥去了犹豫。

“是前一代的连队长，留涅布尔克上校。”

一瞬间，先寇布中校皱上了眉头，他当然知道林滋上尉立志成为画家，也对其视觉上的记忆力寄以信赖。他认为林滋的证言，会比起其他人高上35％的信赖度。

不过，竟然是留涅布尔克上校。要在内心维持与外表上相同的平静，对先寇布而言也并不容易。留涅布尔克这号人物，先寇布曾当了他五年的部下。在他被任命为少尉时，就在中队长留涅布尔克上尉的

指挥下，当他升为上尉时，留涅布尔克当上上校，站上连队的最高位。五年来生死与共的他，舍弃部下而投降于帝国军之时，先寇布不禁感到失望与不快。总之，留涅布克是选择了第二条路沉醉于对帝国的幻想之道吧?

“真是有缘啊，竟在这地方……”

二十二岁的布鲁姆尔特吐出这句话。

事实上，事情并未复杂到被说成有缘的地步。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被限定在伊谢伦要塞及回廊的周边，因此只要是从事军务，必会被配属在此。而留涅布尔克既然熟知同盟军的内部情况，会被配置在帝国军的第一线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或许有点糟了。”

先寇布对前任者的评价，比现任的连队长凡瑟菲上校要高得多了。在指挥官的才干方面，先寇布从小以来，就和“自信”这位朋友交情不错，因此他很少敬佩他人，但在地上战的指挥能力方面，只有一位对手令他感到难分胜负，那就是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上校。

“中校，这时该怎么办？”

对林滋的询问，先寇布投以简单的回答。

“照常识去做啊，在不被敌人发现之下，找到友军，这不是很单纯吗？”

“哈哈……”

林滋似乎想说什么。所谓单纯可不见得就是容易。不过，对这位不逊的上司的敬意与信赖感，更超越了不安，他为了说服自己而点了点头。

【Ⅳ】

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银河帝国军准将，在三年前仍是自由行星同盟军上校，第十一代的“蔷薇骑士”连队长，今年年龄三十五岁。天生就有帝国贵族容姿的高大男子，银灰色的头发和不愉快似的的蓝灰色眼眸令人印象深刻。

亡命过后三年间，只升进了一阶级，就他的才干而言，该说是不顺利的吧。在这期间，他与帝国贵族的千金结婚，据说由于那位千金是众所公认的佳人，因此也招来了反感。不管如何，他正身处己所不

愿的境遇，光就他被编入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的麾下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证明此事了。

这位留涅布尔克准将，对莱因哈特要进行地上侦察的计划，提出了异议，在莱因哈特的眼前，向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提案。

“缪杰尔准将在宇宙空间的战斗指挥上或许是位英才，但在地上战方面，下官总有一日之长吧。关于此事，就请交由下官去做吧。”

看来他并非急于功名，对莱因哈特也未有诽谤。冷静的自信以钢铁的强韧，包围了格林美尔斯豪简，老提督似乎立即受到那精神磁场的影响，而改变了方针。

“也对，那样比较好，缪杰尔准将，这事还是交给留涅布尔克去办吧，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毕竟留涅布尔克是地上战的专家。”

七十六岁的老提督没有强制命令式的口气，反倒是象在说服这年轻人似他说着，虽不甘愿，但若是强制的，则莱因哈特还有得反抗，但长官以这种口气说话，若是拒绝了，莱因哈特会被认为是不敬之至而且心胸狭窄吧。

“随您的意思，阁下。”

深思起来，对于长官，这还是相当无礼的口气，但莱因哈特实在无法完全掩饰掉自己的提案让给让他人的懊恼。或许是十八岁的人容易将霸气从礼节的缝隙中落出来的吧。不管如何，主导权就这么转到留涅布尔克手中了。

关于这件事，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保持一贯的“图其尽善”的态度。地上部队完全归于留涅布尔克的指挥下，身为他的上位者的少将们也响起不满的声音，但老提督以“就让他做做看如何”来晓喻之后，他们也就沉默下来。

与其说是心服，倒不如说是多做反驳也无益，那种心理，莱因哈特很能了解，这话说来实在是很讽刺的。

当然，莱因哈特也无从享受旁观者的立场。因为按临时的处置，他被任命为留涅布尔克的副将之地位，和其他种种处置一样，这也是留涅布尔克的提议，经由格林美尔斯豪简认可的结果。

“缪杰尔准将，我很期待你的才干，可以吗？”

“我尽量不令你失望，留涅布尔克准将。”

编入同阶级者的指挥下，对十八岁的莱因哈特而言，是最初的经验。近乎屈辱的感情作用，在金发的年轻人身上发作了起来。对于自己本身的现况，莱因哈特无法宽容，即使想到留涅布尔克比他年长十六岁，即使查觉自己仍非全能，被派任在同级者之下，仍不是会令人感到快感的事。

“落在留涅布尔克的下风，又如何能取下整个银河帝国呢？或许我所拥抱的不是野心，而只是妄想吧？”

对心理颇欠安定的莱因哈特那白皙的脸一瞥而过，留涅布尔克面无表情。

对于这逆流而来的流亡者，莱因哈特无从抱持好感。莱因哈特可以理解因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理由，而从帝国流亡到同盟的人的存在。虽然他并非对民主共和主义思想有所共鸣，但他对信奉该主义而被迫远离故乡的人，抱持着类似敬意的情感。是因为感到对高登已姆王朝共同的负面情感呢？还是感受到坚守价值观而舍身的行为上的美感呢？大概两者皆是吧。

但是，从同盟流亡到帝国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留涅布尔克自己有着正当的理由，但莱因哈特却无从想象。至少不可能是仰慕现今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君主之德吧。

莱因哈恃完全不若平日的那个金发年轻人，而拘束在非建设性的念头当中，这一个情况，红发友人比他本人更加地洞察到了。

吉尔菲艾斯知道，处身于他人之下，对莱因哈特而言已是件困难之事。

在幼年学校时代，下级生必须替上级生擦鞋、刷衣服及打扫房间，但莱因哈特总是完美地做好这些，让上级生无从批评挑剔，而若还有人百般刁难，那就是原本对莱因哈特就抱持阴险的恶意的，因此莱因哈特会毫不留情地反击、报复，莱因哈特从未抱持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妄想，因此，以学年首席的成绩，与姐姐安妮罗杰那非本意的地位作为盾牌，再加上吉尔菲艾斯的协助，莱因哈特才能守住自己身为人类的矜持。

“被莱因哈特大人超越过的人们抱持什么样的心情，经过这件事，也许莱因哈特大人多少能理解一些吧，那样的话，此次的人事安排，也并非全无道理的。”

当吉尔菲艾斯把这种心理，表现在口舌上时，莱因哈特坏心眼地发出华丽的笑声。

“看吧，吉尔菲艾斯的劳碌命又发作了。老是过度地平白操心，那漂亮的红发会变白的哦。”

他如此地挖苦。吉尔菲艾斯感到颇违本意。对他而言，这种劳碌命是属于后天性的，而不使其发芽生长的，就是同时有着豪奢的金发及豪着的野心的美貌年轻人，而这位友人却对这个责任似乎毫无自觉。“真拿他没办法”虽然心里如此想，但吉尔菲艾斯仍好意地接纳与这样的莱因哈特之间的心理关系，因此在第三者眼中看来，就会觉得“别管他们的闲事吧”了。

“齐格飞，莱因哈特就麻烦你照顾了。”

现在已成为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女性所说的话，在吉尔菲艾斯的灵魂中，刻成了黄金的文字。若是没遇上缪杰尔家的姐弟，没有听到这一句话，吉尔菲艾斯或许将和穿上军服的人生无缘吧。因为他会战斗，就只是为了这对姐弟而已。

留涅布尔克准将亲自率领陆战部队之后，吉尔菲艾斯询问一下金发的友人。

“留涅布尔克准将指挥的手腕，您看来觉得如何呢？”

“符合战理，部队也整然有序。”

简洁地做了此评价，但莱因哈特却未就此打住。

“不过，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可要先声明，吉尔菲艾斯，我是厌恶他个人而已，可不是在否定他身为指挥官的能力哦。”

“我明白，莱因哈特大人。”

吉尔菲艾斯微笑之后，莱因哈特以故作慎重的表情点了点头。莱因哈特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有嫉妒心，这一点，吉尔菲艾非常了解。以后的将来，是否会有值得莱因哈特嫉视的才能，阻挡在他们的前途呢？

就算留涅布尔克有野心，那也绝对凌驾不了莱因哈特的野心的。吉尔菲艾斯知道莱因哈特的野心与才干平衡在很高的水准上，不过，偶尔也会有微不足道的云彩，阻隔住阳光的例子。若是留涅布尔克对莱因哈特的未来形成不吉的要因，则吉尔菲艾斯就不能将他置之不理

了。虽然公务本身就够他忙的，但吉尔菲艾斯仍利用空档，调查留涅布尔克的背景。

“留涅布尔克上校，不但在帝国获得将官阶级，而且似乎还和门阀贵族千金结婚了。”

这个传闻，甚至传回了同盟军阵营中。由同盟逆流亡回帝国的人的在，对帝国而言，可说是贵重的政治宣传的素材。“从漫长的叛逆迷梦中来，重回正道的话，就会受到如此厚遇。”就这样，政治宣传优先于个人的人格之前，这在任何国家都没什么差异。不过，逆流亡者和贵族的女儿结婚的例子，仍是很罕见的。

吉尔菲艾斯只调查了公开发表的资料，就已经获取了几项情报，和留涅布尔克结婚的女性，是名列赫典贝尔克伯爵一门的伊莉莎白这一位女性，她比留涅布尔克年轻九岁，以前和其他的帝国贵族有过婚约，但其未婚夫出征与同盟军交战后就一去不归，只有战死公报被送到她的手中。而后，她回绝了好几次求婚，但留涅布尔克相当强硬地追求她，终于在一年前结婚了。那虽然是因为担心她的人生就此埋没的兄长赫典贝尔克的规劝，但实际上却也是因为留涅布尔克以相当不绅士的手法，先造成了“事实”所致。

“莱因哈特大人若知道此事，一定会更厌恶留涅布尔克准将吧……”

关于男女之间，莱因哈恃的思想是单纯而有洁癖的。吉尔菲艾斯在本质上当然也和莱因哈特无异，况且除了住在他心中神殿那唯一的一位女性之外，他和恋爱、情感或其他同义词、类似词都是无缘的。他明白所谓爱情的形式，是因人而异的，不过那也仅止是观念中而已。

【V】

二十九日八时四十分，先寇布等四人，终于能够和连队长一行再会。那是发现了地上车的车痕，追踪得到的结果。

上校一行人，停止在急倾斜的岩地上。有车辆故障，正不知该选择继续前进或撤退，对先寇布一行的出现明显地露出吃惊害怕的表情，姑且不论上校本身，至少部下们看来对于这小小的冒险并不积极。

凡瑟菲上校很不高兴，但那究竟是真实或是演技，先寇布还没能完全确信。

在身为中校的当时，或者是在那以前，这位中年军官的战斗经验丰富，对部下也慷慨，人望也很充分。但自从他就任连队长以来，他的人格就似乎加上了如一层油画般的强烈感，对部下变得骄傲自大，对军部上层卑躬曲膝，与政界及财界人士的交际也在加深，就算是想获取将官的地位，但态度过于单纯且露骨，因而漂白了部下们的心情。

他没有可以承受地位上升及权限扩大的精神骨骼。先寇布作此判断。

若是在大队长以下的地位，则就能维护相对于器量的能力及人望。看来荣华与财富，都不是一定能使人类幸福的虚构方程式的解答。

“先寇布中校，我应当是要你指挥留守部队的吧！”

“我的记忆中也是如此，不过……连队长大人，实际情况往往会超越记忆的。”

先寇布以副声道在说着“就是因为你不中用，所以我才来帮忙的”，但这似乎不该加以非难的吧？他又想：“这比见死不救要更来得了不起的，不是吗？”

“有可能是敌人的物体逐渐接近过来了，中校。”

林滋之所以插口，似乎是担心冷言冷语的往来会泥沼化吧。

索敌系统的发达，也促进了应付它的干扰系统的发达。对雷达用的电吸收涂料之类的就是如此，但动力部的完全隔音化或热辐射的完全遮蔽，在目前仍不可能做到，看着上校的眉间奔驰着电流，先寇布随口询问。

“数量呢？”

“正确数量不清楚，但似乎比我们多了一位数，顺便提一下我个人的意见，我想最好是在被包围之前逃走比较好。”

既然兵力相差太大，就该退却，而且得要快，若我方的存在完全被查知的话，在逃亡的时候，就等于是在告诉敌人自己友军的所在地了。凡瑟菲上校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状况之不利，不能墨守当初的目的

再作坚持，其表情似乎在认为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先寇布似地沉思着，不过那也只过了五秒半，他就不悦地发出撤退命令。

一行人急速地乘着地上车。故障的地上车不得不放弃，不过林滋迅速地在舱门上设置爆炸物。在开门的同时，勇敢的帝国军兵士就会以需要修补的身体直接上天堂了。不过帝国军也有可能无视被遗弃的地上车而追上来。

帝国军的行动速度之迅速，超越了先寇布的预料，九时三十分，在十一点钟方向，出现了敌方的装甲地上车。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如同绑住袋口似地逐渐缩小着包围，不过为了完成更有利的态势，而将同盟军驱赶向特定的方向。

“真是不可爱的战术。”

先寇布把赞赏的念头包在毒气的糯米纸中吐出口来，那声音撞上头盔的挡风玻璃，又弹回他自己身上，从“花心约翰”的无线电中，随着激烈的噪音，流出了帝国语的威吓。

“立刻停车、丢下武器投降吧，否则就要攻击了。”

在驾驶座上的布鲁姆哈尔特正想着要回个什么话回去时，迪亚·迪肯喊叫了起来，划破深蓝色的天空，落下了一颗弹头。

因为大气几乎不存在，因此也几乎没有产生爆炸声与爆风，橙红色的火球挖云了大地的一部分，强烈的能量残波与喷出的砂土，把地上车掀了起来，甩了出去。

倾倒的地上车里，滚出了拿着战斧或荷电粒子来福枪的兵士们，数十条火线向该处集，暗红色的触手缠上了兵士们的身体，对于施了镜面处理的装甲服，高速的大口径弹比光束更有效，数人被弹幕捕获，倒在地上，在其中，包括了右胸第二肋骨下方及左腿被射穿的凡瑟菲上饺……

未中弹的“花心约翰”只留下驾驶席的布鲁姆哈尔特，其他三人跳下车来，先寇布和其他二人跑的方向不一样，凡瑟菲躺在岩阴下，忍着激痛，在装甲服的破损处卷上胶布，必须让身体不受气压激变所伤害才行，突然，他发觉有入影出现，抬起视线，看到一位身穿帝国军装甲服的高大男子。

“……留涅布尔克上校。”

惊愕的呻吟，被报以冷淡的无视，前代的连队长认为负伤的现任连队长不值得多加注意了，他那穿过头盔射出的视线前方，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充满着未发的杀气，在伺机准备跳出。先寇布和留涅布尔克都垂下了手上的碳水晶战斧。

虽是相隔三年的再会，却不能坦然地叙叙久阔之情，留涅布尔克虽飞翔得又高又远，但其留下的痕迹却相当混浊，留在巢里的鸟儿们，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先寇布中校！”

听见了凡瑟菲的声音，留涅布尔克低沉且带着嘲弄地放话了。

“先寇布，当上中校了啊，可真出人头地了。”

“你也好像成了被称为阁下的身分了，挺不错的。”

“帝国军似乎也没什么人材啊。”

“这种话，至少等你当上了一级上将之后再说吧。”

在毒舌交锋当中，战斧开始缓慢地上升到最初的位置，两者对峙的另一边的平坦地上，两军的枪火与战斧正在闪动着，但那仿佛是遥远世界的事了。

伪装的平静急速地被打破。达到临界的杀气爆发了，两者同时闪动了战斧。

一闪落下，一闪奔腾。

撞击的两把战斧，离开两人的手，咬在一起地飞向虚空。留涅布尔克与先寇布两人都空着手，冲撞的余波使他们无法保持姿势而向后翻了筋斗。

在留涅布尔克重整了姿势之时，先寇布跳了上来，在以右拳击向头盔侧面的同时，膝盖也撞向股间。反击者则以不劣于先制者的迅速与强烈在进行着。肘击击中了锁骨附近，虽然是击在装甲服之上，仍使先寇布踉跄了起来，脚上又被一扫，就倒在地上了，此时侧腹又有膝盖击了过来。

那若是在一G的重力下，先寇布的战斗力铁定会失去大半。不过０．二五G的低重力救了他。先寇布在粗砂地上，将高大的身子一转挺起。砂土扬起，使得留涅布尔克的连续动作迟滞了半秒左右。对先寇布而言，这就够了。他拔起插在左大腿上的战斗用小刀，闪动起强

韧的手掌。白色的闪光，以数微米的差距，没能刺中对方的装甲服。留涅布尔克全身后退躲过了这一击，逃过了因为装甲服破损而死于低压的状况。但没办法再躲过同时踢来的一脚。左胁感受到了冲击，留涅布尔克被踢飞了数公尺，好不容易站稳了脚步，而未跌倒。

“看来你的肉搏战技是多少进步了些了，小伙子。”

嘲弄的声响并无法完全掩饰些微的劣势。很明显地，留涅布尔克错估了先寇布的实力。在他面前的，是在最近三年间成长为同盟军最高级的肉搏战技高手的男子。先寇布三十岁，正是体力的绝顶期，技术上也已到了圆熟的境界。而相对之下，留涅布尔克在这三年来远离了实战，这些微量的差距，或许会直接连接死亡。

突然，在相对的留涅布尔克的右半面与先寇布的左半面，闪起橙红的色彩，帝国军的地上车爆炸起火了，那是林滋和迪亚·迪肯以对地飞弹进行攻击，从意外的方向来的敌袭，使帝国军惊惧，在进行组织性的反击之前，手榴弹与来福枪的连续攻击，扫倒了他们。布鲁姆哈尔特所驾驶的“花心约翰”冲了过来，开进两人之间。

“哼，先寇布这黄毛小子，可做得真辛辣嘛，不过话说回来，‘蔷薇骑士’的战法也变得下流起来了。”

避过“花心约翰”发出的枪声，留涅布尔克笑着，接受了暂时性的败北。

“花心约翰”突破了帝国军的包围网，以车上装备的机关炮扫射出铀238弹，接连地和三辆帝国军地上车冲撞，侧眼看了慌忙跳车的帝国军兵士们，先寇布先把凡瑟非的身体抬上车，自己也跳上车子，把追来的敌兵踢下。林滋和迪亚·迪肯跳上了“花心约翰”，在他们一面骂着僚友乱开车的当中，成功地由混乱中逃脱出来。

受了先寇布的指挥，三辆地上车甩掉了帝国军执渤的追击，留涅布尔克会放弃追踪，是因为警戒着同盟军基地的来援，另一方则是因为威力侦察已有了相当充分的成果了。证实了同盟军的存在，也大致确认了其基地的位置，而且还使连队长级的高级军官受了重伤，又捕获了“蔷薇骑士”被迫遗弃的装甲地上车，这可说是很好的战果了。为了前代的连队长，被迫凄惨地撤退的“蔷薇骑士”，才是丢脸之至了。

躺在地上车后部座席的凡瑟菲上校，包里着应急治疗的绷带及止血胶脂，忍受着不算安稳的旅程。在这当中，他服用了解热剂，但却

不吃镇痛剂，回到4 ＝ 2基地后，立即送往军医院。但他已经没有承受手术的体力，无从进行治疗了。

※※※

三月三十一日六时四十分，“蔷薇骑士”连队第十二代连队凡瑟菲上校，成为就任此职的第四位战死者。同日七时三十分，同盟军凡佛利特4 ＝ 2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中将依据职权，任命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为“蔷薇骑士”代理连队长。

这件人事任命应是很恰当的，但为了使此事实现，先寇布还得先去唤起司令官的注意，听了他的报告及随后的意见后，雪列布雷杰哀叫了起来。

“你是说帝国军会来攻击吗？”

“我说帝国军会来攻击。”

理所当然的事，让人都不想多做说明了，只要归队的留涅布尔克没有突然发生语言障碍，事情一定会报告上去，而那报告将唤起新的战斗。

“那，你为何还不去准备应战，还站在这地方？”

“我在等基地司令官阁下的命令啊，我现在在连队中不过只是个高阶军官，若没有被正式授与权限的话……”

雪列布雷杰以欠缺睡眠及精神的红眼瞪着出言不逊的青年军官，将骂声封在嘴巴里。沉默地敲着桌上小型电脑的键盘，把任命书丢给了先寇布。

先寇布并不贪图地位阶级，但此时权限仍是必要的。

“我倒没想要替凡瑟菲上校报仇，但却有必要跟留涅布尔克做个了断，否则蔷薇骑士的精华将会枯萎地被当成夹在帝国军军功表上的压花了。”

他认为那也不必等太长的时间吧。只要没有什么重量级的意外绊住了脚，帝国军的全面出动就当成是被预定的事项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真是个不中用的军队。先寇布不由得有此想法。

在他战死或退役之前，是否能遇上能适当运用他的才干及器量的上司呢？这可能性相当的低呢，就如同在霓虹灯下的巷子里找寻夜空

中的星星一样。

# 第三章 染血的四月

“如此无意义，并且带来徒劳感的战斗实例，并不多见。”

到了日后，凡佛利特星域之会战，被总结在两军的战史之中，但那只是两军首脑部的不名誉，而非实际流血的兵士们的不名誉。能够活着回到故乡，也才能去讲求有什么用意或意义。他们为了与妻子、双亲或爱人再会，必须杀死眼前的敌人，让自己活下去才行，胜利及败北、进攻及撤退，都需要相当数量的无名兵士的鲜血，无形的巨大怪物吸取了他们的血，排泄出名为“国家之威信”及“军队之光荣”的污物。

逼退同盟军的侦察部队后，留涅布尔克准将一归来，就立即召开将官会议，在席上，留涅布尔克站起来陈述了以下的意见。

“我们该立刻发动陆战部队的全部战力，攻击叛乱军根据地。若我们不先发制人，只会让敌人主动攻击过来。在这区区的小行星地表上，既然不能共存，那么生存和胜利等于是同一个字眼。请司令官阁下裁断。”

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被认为是与立决果断无缘的人，在半沉睡似的沉思一阵之后，老人征求了最年少者的意见。

“缪杰尔准将认为如何呢？”

正当要回答时，留涅布尔克几近冷然地加以阻挡。

“在司令官阁下的裁可下，缪杰尔准将已身为下官的副将。副将的见解自然当与主将相同，若还征求他的意见……很失礼他说，这是没有见识的作法吧？”

“呃，是啊，嗯，卿之所言极是，真是惭愧。”

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钝感地笑笑了事，但同席的幕僚们，有的愤慨，有的战栗，看着新加入的逆流亡者。留涅布尔克则以钢铁般的无情与之相对。

很讽刺的是，他的态度似乎把列将对莱因哈特的恶意也一并接收了。或许和他比起来，莱因哈特的骄傲也被视为只是年少的锋芒，而觉得是可以容许的了。

莱因哈特本身也察觉了这一点，不过他可不因此而想要感谢留涅布尔克。他由小至今，就算是恶意的，终究也是受注目的焦点，然而由于留涅布尔克强烈的个性，使得他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一般大众。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吉尔菲艾斯也不由得地感受到留涅布尔克这号人物的危险性。不仅是以迅速的威力侦察建立了功绩，以此作为桥头堡，确保对司令官的发言权，将下一个作战计划有关的主导权尽收手中，而且还把原本同阶级的莱因哈特的发言权封锁了。也许这般辛辣的巧妙手腕正是留涅布尔克的本领所在，在逆流亡以来的三年当中，他之所以在军务上不鸣不飞，或许只是在机会到来之前的假眠吧？不管如何，在吉尔菲艾斯的心理上，留涅布尔克的存在正朝向负面的方向，显着地倾斜了。

“真是个令人厌恶，又大意不得的家伙。我连和他吸着同一地点的空气，都觉得厌恶了。”

虽然吐出这样的话，却仍努力地把留涅布尔克之副将这个不情愿的地位所伴随的任务，毫不打混地执行了，这或许就是莱因哈特本质上的认真个性吧。莱因哈特对于被非难为“骄傲”“暴发户”，都不觉痛痒，但却忍受不了别人对他的能力或责任感抱持疑问。对于身为主将的留涅布尔克仍保持着最低限度所必要的礼节，立下了完备的出动计划，整备输送体系，计划武器弹药的需要量而做好准备，他勤勉的样子，令众人为之瞠目，虽然不是有意的，但却与对留涅布尔克的反感成比例地，对莱因哈特的评价上升了。

但是在莱因哈持的外侧，整个战局并未显现戏剧性的变化，仍然一无进展。

在战略层面上的不负责任，以及在战术层面上那如近视眼般的狂热，加速了状况的混乱。

在这时期，帝国军与同盟军双方的司令部，都无法掌握整个战局的状况及各部队的动向，而在日后制作官方正式记录时，在整体作战指挥上，欠缺统一性、整合性的要素，都被剔除掉了，因此而遭到无视的事实，其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四月三日，莱因哈特心情上的复杂，在质的方面是相当深刻的，看来自已很明显的，成为了留涅布尔克获取成功的原料了，虽然反感正在膨胀着，但以他的个性，并无就此怠情。

“我从没想到自己是这么糟糕的个性。吉尔菲艾斯，我也许是个劳碌命的人吧？明明知道这全都会成为留涅布尔克的攻绩，还这么认真拼命的做事。”

如果要说莱因哈特的生涯中有发过什么牢骚的话，那么此时就正是一个例子了，他勤勉的样子，当然舰队司令官格林美尔斯豪间中将也得知了，并且不只一次地赞扬莱因哈特，但他却不怎么觉得高兴。

遇上这位老人，莱因哈特的一切霸气、锐气、烈气全部在空转着，并且毫无结晶地烟消云散了。莱因哈特至今上了好几次的敌意、憎恶、不受理解的障壁，每一次他都使出全身的气力、智力、体力去将其粉碎、突破。其生命不只一再地受至威胁，他以强烈的反击，葬送了公然非公然的企图加害者们。这就是莱因哈特至今为止的人生航路。

不过，锐利的剑虽然能削钢断铁，但要粉碎绵花团则似乎就有些困难的了。而且这团棉花相当老旧而潮湿，更使得斩击也无力化了。对于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莱因哈特数次提出意见及陈情，甚至使用了相当露骨的言词，虽然终究达到了他的目的，却从未能伤及这老人。这就像把石头投进河中也阻止不了水流一样的，也许还只会磨损剑刃。

“真是凄惨啊，吉尔菲艾斯。”

“怎么了？突然这么说……”

“你想想看，宇宙是如此广大，历史的潮流是如此澎湃，我却在这般无趣的卫星上，做着无聊的任务。”

虽然同情莱因哈特，但吉尔菲艾斯仍颇为称奇。有着充分霸气的金发年轻人，竟然会回顾自身且为之怃然，实在该说是珍奇的事了。

“您讨厌格林美尔斯豪简提督吗？”

“不是喜欢或讨厌的问题。”

虽然做此回答，金发的年轻人似乎仍觉得有补充的必要。

“只是有点难以应付，终究年龄相差太大了。”

使用“难以应付”这种词句，对莱因哈特而言也是个特例。

在这一天，当留涅布尔克告诉他：“缪杰尔准将，在四月七日零时，对叛乱军基地进行总攻击。当然，由我自己亲自指挥，不过也请

你以副将的身分随行。希望你把在准备工作上表现的力量，也表现在阵头上。”

“是。”

莱因哈特的回答极短。

红发的年轻人因这件事而更加提高警觉。

在吉尔菲艾斯看来，即使莱因哈特的功绩被留涅布尔克吸收也是无可避免的事，但若是连留涅布尔克的失败都推到莱因哈特身上的话，那就令人看不下去了。此次攻击一定要使之成功，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莱因哈特个人的功绩显着化才行。而为了达成此事，必须以对付敌军同等以上的力量来对付留涅布尔克。

※※※

新任的“蔷薇骑士”代理连队长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所处的也不是什么幸福的境地。

虽然已经是明确的事实了，但基地司令雪列布雷杰中将原本就是后方勤务的人员，不是处身于最前线的炮火之下的类型，会在至近距离与帝国军的大兵力相对，大概是压根没想过的事。这一点虽令人觉得雪列布雷杰中将有些可怜，但在他麾下代理实战指挥的先寇布，也无法单纯地信奉着乐天主义了。

唯一些许的幸运，是失去连队长的“蔷薇骑士”一队，都未丧失战意，以三分之一小时完成连队长凡瑟菲上校的临时葬礼之后，他们就切换了精神频道，接受了先寇布的指挥。

而从以前就一直是先寇布之共鸣者的林滋上尉，很自然地担任他的辅佐人。

“帝国军的那些家伙，会派出多大的兵力来犯呢？”

“这个嘛，至少会比一个飞球队的队员人数少吧！”

同盟军这边虽然是基地，但毕竟是后方根据地，实战部队的成员并不多。

包含“蔷薇骑士”在内，大约在二万人左右吧。而且这并不是统一的组织体，而是因应总司令部的要求，预备投入战场各处的连队、大队等的独立部队所集合而成的，因此，最高阶级是上校，说到将官，只有工兵少将、军医少将、运输科准将之类，和实战缘浅的人们。而

相对的，帝国军则是以一个舰队兵力中的陆战部队为主轴，可以轻易动员十万以上的兵员是可以确认的。

林滋上尉调了一下黑鸭舌帽的角度。

“留涅布尔克上校终究也是个英勇的人物，到底是有什么不满，而会使他逆流亡到帝国的呢？”

“这个嘛……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他说的，我对同盟军的现状也觉得厌烦。”

“因为有女性兵士所以才没跟着逃跑出去”这句话先寇布倒是没说出口，林滋也未刻意去求证。

“我也为这方面的事发火了不少次，不过帝国的现状不是更糟吗？”

“留涅布尔克并不那么想啊。”

“是那样啊……”

“那家伙，我记得他是帝国贵族出身的。”

“先寇布中校不也是贵族出身的吗？”

“我家是空有虚名的穷贵族。而留涅布尔克家却有爵位，而且好像是相当名门的。也许是突然对家系的情感觉醒了，想要再兴家门吧。”

先寇布非常忙碌。重新调查基地周边的地形、计算火线的集中角度、与同级的其他指挥官进行非友好的讨论、计算各火炮的弹药消耗量、在各处配备装甲地上车……总之，就是在进行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帝国军中所做的相似职务。当然，比起莱因哈特，先寇布的人生要更加来得多彩多姿。

只要到了夜晚，他就不倦怠地从事使复数的女性兵士的床位变得拥挤的“夜班”。因为原本就是后方基地，所以比起前线基地，女性兵士就比较多。

补给、通信、医疗看护、整备等各部门里，军官、士官、兵士、金发、黑发、红发，靠着男人的积极性及手腕，任君选择。当然，因为女性人数并不比男性人数多，因此一无所获的男性也不少。更何况，有像先寇布这种极少数派在独占市场。

先寇布的爱情关系很少有持久的。在目前和他交情最深的，是担任对空迎击系统管制的华蕾莉·林·费兹西蒙斯这位二十七岁的中尉。身

裁修长，略带红色的褐色头发，同色泽的眼眸、冷淡而秀丽的面貌，有离婚经验。当然，先寇布对他人的履历，并不要求像清教徒般地洁净。华蕾莉是头脑灵敏且有自信心的女性，但她却不会因此而过份自恃，而她的私人房间毫不做作地揉和了八成的整然与二成的杂然，感觉相当舒适。在目前，他很中意她，而她似乎也是如此。

有一晚，华蕾莉在床上间他。

“华尔特，你不想结婚而有个家庭吗？”

“家庭不喜欢我啊。”

“别担心，我不会叫你和我结婚的，只不过，我在想啊，大概有不少女孩对你有这种打算吧。”

皱着眉头，先寇布以手指搓着他高挺鼻梁的左侧面。

“若是和我结婚了，恐怕会更失望吧。在此之前先分手，算是多少减去一些罪过啊……”说这话的不是先寇布，而是华蕾莉。他眨了眨眼，华蕾莉用她那带着挖苦的笑容透着昏暗地映在先寇布眼前。

“你是这么想的吧？我可替你辩解了哦，感谢我吧。”

“……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对，不过还是觉得不舒服啊。”

先寇布交叉着双手手指，垫在头下，抬眼望着暗淡的天花板。华蕾莉循着他的视线，突然转变了话题。

“关于你们以前的连队长留涅布尔克上校，我听过一件奇怪的传闻。”

“哦？”

“他现在和帝国贵族的女儿结婚了，而杀死那女孩未婚夫的人就是他自己。当他看到那男人所带的照片，爱上那个女孩，为了追求她才去流亡的。”

“你相信吗？”

“这好像没有恋爱经验的文学少女妄想出来的故事。现实哪有那么天真，留涅布尔克如果是那种精神上的糖尿病患者，他早就战死了。”

第二天早上，先寇布在早晨的咖啡之后，堂堂地从华蕾莉的私人房间出动。在司令官室里，早晨厌恶的讥讽正穿着军服在迎接他。

“真是好身分啊，先寇布中校，面对敌袭，还先在女性对手身上打场胜仗啊。”

先寇布可不会对种程度的讥讽为之畏缩。心情宽裕地行了一礼。

“请您别弄错顺序序了。又不是因为我和女人上床，敌人才攻过来的。如果的是那样的话，那么帝国军大概对我的评价是挺高的了。”

雪列布雷杰中将的脸扭曲了。左半面和右半面之间发生断层而使得两种表情同居在一起，他大概觉得自己的无能受到挖苦了吧，事实上，先寇布并不认为雪列布雷杰是无能的，他只是判定他不适合做战斗指挥而已。不过他确实是不在乎是否受到曲解。

快速地了断没有建设性的对话，先寇布从司令官室移动到“蔷薇骑士”连队本部。在战术电脑的显示幕上，展开几个模拟作战，加以检讨。

“到底能撑得了多久的时间呢？”

先寇布爱好军队与战斗，但他并非是沉醉于妄想的军国主义者。恶劣的兵器、不充分的补给、少数的兵力、不正确的情报及过剩的斗志他不认为有了这些条件能战胜大敌。他不仅在战术层面汇集种种技巧，更有着超出一位中校的身分所能有的作战构想，而以此向司令官提案。

那就是，以同盟军的舰队战力，从宇宙空间对驻留在凡佛利特 4 ＝ 2 地表的帝国军进行攻击。留涅布尔克准将的陆战部队，只不过是帝国军的枝叶，若是主干受到攻击，敌方应当就会被迫撤退。本来宇宙舰队在战斗宙域做地上驻留，本身就是战略上的大过失，帝国军首脑部的这个过失，应当受到正当的败北才是。

“能做这种程度之计算的人，在同盟军的参谋当中究竟有几个呢？就算是纯粹的功名心也罢，希望他们肯认真干啊。”

听到先寇布的构想，布鲁姆哈尔特中尉侧首深思。

“如果参谋们没有这种打算，那又怎么办？”

“那就先看好中意的地点吧，好用来埋尸体啊。”

“那可真叫人不起劲了。”

“是啊，既然如此，与其死后去抱泥土，还不如活着去抱女人啊。”

先寇布突然露了个坏心眼的笑容，以左手轻拍着年轻部下的肩膀。

“我曾听说啊，布鲁姆哈尔特，你还没沾过女色啊？”

“啊……是的，那是真的。”

“年轻人，为了床铺太宽而不知所措，实在太可惜了。如果你有那个意思，为了在决战前添点好彩头，介绍个好女孩给你吧。”

关心部下的不中用，但布鲁姆哈尔特摇起了褐色的头发。

“谢谢。不过中校，我的军饷还算少，要结婚也还太年轻，我才二十三岁，也没有真正喜欢的女人……”

“结婚？”

这是对先寇布而言极为不祥的字眼，使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而布鲁姆哈尔特红着脸，正经八百他说明。

“我的女性观和中校大人的有些不同。啊，当然我不是在非难中校的想法。只不过我就是希望如此去做而已……我还是不太正常吧。”

“不，很了不起。”

虽然混入一些苦笑的成份，但先寇布仍笑着赞赏年轻人的真挚。

“要活下去啊，布鲁姆哈尔特，然后去上个好人。大概没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比这理由更该叫自己活下去的了。”

【Ⅲ】

在凡佛利特4 ＝ 2的地表上，帝国军与同盟军正要进入严重而无意义的流血时，在整个战局上，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动。因为那变动相当微小，而且并未被有组织地结合，因此除了直接的当事人以外，似乎还没有发觉到。

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所指挥同盟军第五舰队，已经持续了一周的绕回运动，绕过战域的大半个圈子，但在接近气体状行星凡佛利特4 ＝ 2的行星轨道时，收到了友军的通信波。

“是凡佛利特4 ＝ 2的后方基地来的紧急通信。”

这是凡佛利特4 ＝ 2的奇怪状况初次化为通信，传达给同盟军。在此之前，几度小心发射出去的通信波，都被凡佛利特4 ＝ 2的巨大气状星体及其产生的影响所遮断。

知道求援通信的内容后的比克古中将，动了动那灰得近乎白色的眉睫。

由一介兵士干到获得提督称号的“五十年选手”，觉得这份报告是不可忽视的，但他还不至于不负责任地只依据第六感而行动。

假设这是帝国军的圈套的话，在凡佛利特4 ＝ 2的地表进驻的一个舰队，或许是个甜美而危险的诱饵。若是帝国军有个壮大的战略构想家的话，或许就会设下这般的陷阱了。不过，这反倒更应该调动舰队前去吧。

比克古虽有着柔软的思考力及广阔的视野，但本质上却并非战略家而是战术家，这种气质使他虽然顾及着圈套的危险性，仍决定让舰队向凡佛利特4 ＝ 2宙域急行。

他对幕僚们出自己的判断，指示舰队向凡佛利待4 ＝ 2上空急速移动。

而后又对参谋长蒙夏尔曼少将，顽皮地眨了只眼。

“少将，此行的出发点或许只是单纯的遭遇战，但也许会像低气压的中心一样，招来一阵风暴哦，至于那结果将会如何，可真希望能活着看看究竟了。”

四月五日，被称为“凡佛利特星域之会战”的战事仍未终结。不但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都还没开始，该爆发的导火线，在潮湿中熏着烟气，而且热气还没能完全发散。

※※※

“这就好像被迫吃下没煮热的鸡似的心情，难免会吃坏肚子的。”

莱因哈特对红发的友人作了这种比喻。眼前正要开始相当大规模的地面战，在理论方面的完成度，在艺术方面的洗练度，对他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在莱因哈特的内心，确实有着苛刻的完美主义者的一面。既无法满足这一面，而且事态的主导权也不在自己的手中，使得莱因哈特的不满越积越多。

吉尔菲艾斯正确地洞察了此事，也已经发现了唯一的解决方法，那就是让莱因哈特立下个人的武勋。此事的目的并非在贪图小功，而是要在他的霸气上，打通几个通风口。

此刻，在凡佛利特星域的各处，帝国军与同盟军，都逐渐地开始移动起来了。一边探索着敌人的行动，一边为了寻求一个彻底的了解而进行着舰队运动。

同盟军的比克古提督让自己的预言实现了。原本应当与大局无关的小卫星上的遭遇战，却牵动了整个凡佛利特星域上的两军。两军都在寻求着，将黏在整个鞋底的口香糖除去的机会。一道小波浪引来了万道巨浪。

有个虽然在地面，却正确地掌握、预言这些动向的人，那就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他的见识伴随着牙痛般地不快且危险的感觉。他若在帝国军中，能好歹当上个舰队司令官的话，就会以必然而非偶然的丝线来操纵这一连串的事态，解析两军所有的行动，依他所立下的方程式，让两军主力在凡佛利特 4 ＝ 2 的周边宙域展开，演出最终的决战，让胜利来为一切做个结算。

但是，在散文般的现实中，莱因哈特连在这小卫星上小小的地面战的指挥权也没有。他只得以留涅布尔克准将之副将的身分，置身在一辆指挥用的装甲地上车内。

“在开战前，来听听缪杰尔准将的意见吧。”

留涅布尔克的这句话，和前些日子在舰队将官会议席上封锁莱因哈特的发言一事并不矛盾。反倒说来，在组织内部听听副将的发言，似乎是在教导这十八岁的年轻人，副将是主将的附属品。莱因哈特当然很不满，这种时候，也可以假装凡庸而以不说出真正想法的形式来做抵抗，不过这似乎是不行的。

“对于地面战本身是没什么抱持不安的必要的。敌我的战力差很大，而我们也充分做好将其发挥的准备。唯一需要留意的，是敌军的宇宙战力，从上空对我舰队进行攻击……”

莱因哈特以相当郑重的口吻报告了之后，留涅布尔克点了点头。

“我将来若能飞黄腾达，一定邀卿来做我的幕僚。卿的才能及见识，真不像是十八岁所应有的。今后我为帝国克尽武人之职责时，希望卿能从旁协助。”

在身边布起沉默的磁场，莱因哈特回应着留涅布尔克的赞赏。逆流亡者的发言，的确出乎莱因哈特之意表。他至今未曾希望过自己成

为别人的幕僚，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从幼年学校毕业以来，他有过几位上司，但那全是由军务省的机械式人事安排而来的结果。并非被有力的将帅所招揽。许多长官都无法看出莱因哈特的才干，莱因哈特从不期待他们能有中立以上态度。

留涅布尔克实在是一大例外！他竟自动地希望莱因哈特成为他的麾下。

即使只是形式上的，会说出这种话的，这名逆流亡者还是第一位。莱因哈特的神经网一时灼热了起来，他那苍白的脸颊，因为几乎爆炸的愤怒而通红。

之所以没有让激怒现实化，是因为莱因哈特注意到了吉尔菲艾斯的视线。

莱因哈特是灼热的冰、冻结的火焰。他是知性的猛将，也是剽悍的智将。

这个双面性，在这个当时，只有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以及共同渡过八年岁月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知道。在地位越高、权限越强时，莱因哈特就越能发挥其真正价值。

不只是才干方面，在气质上，莱因哈特也是不会屈从于他人之下的。

“这个留涅布尔克不是凡庸之辈。不过一条蛇却要叫一条龙去做它的部下。想必莱因哈特大人对他的印象会比对凡人的印象更差吧？”

吉尔菲艾斯不由得地有此想法。话说回来，这次的相遇，对莱因哈特及留涅布尔克当中的哪一位而言，是比较不幸的呢？

※※※

四月六日，凡佛利特 4 ＝ 2 就此迎向新的早晨。

虽说是早晨，那也只是依据二十四小时制的时刻所显示的。凡佛利特 4 ＝ 2 的地表与天空，总是黑暗的。从同盟军基地望向东方的地平线，巨大的气体状行星，闪动着微弱的橙色光芒，从纯白到漆黑，数十阶段的无彩色的云，其表面涡漩流动，那一片片的云，都有着凌驾中世纪地球上的诸侯国的面积。这些如同宗教画的光景，盘据在凡佛利特 4 ＝ 2 的地平线附近，在其上方则广布着黑暗的天空。

虽然说是地平线，但在凡佛利特 4 ＝ 2 看起来是有点椭圆的，帝国军地上部队的踪影出现在同盟军基地北方的地平线，是在六时二十二分。装甲地上车、自走轨道炮、地上攻击机械为其主力，那是地狱的熔炉，把属于敌军的生物与无生物打入劫火之中的意念，化为具象化的杀戮。

先寇布中校以下的地上战斗员，已经都穿上装甲服，其他的将兵也都已穿上气密服，在等候帝国军前来。

两军的通信波的波长同调了。为了互相进行通告或劝告，这是必要的措施。当两军之间打通回线之时，第一个声音是由同盟军的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所发出的。

“警告帝国军，中止无谓的攻击，举起双手撤退吧。如此一来可保住性命，现在还来得及。在你们的故乡爱人正在整顿床具，等着你们回去啊。”

帝国军一瞬之间没有反应。在自己发出劝降的通告之前，身处劣势的敌军竟然发出这么大言不惭的问候，实在令人不能相信吧。

卡斯帕·林滋耸了耸肩。

“看来他们不太想撤退呢，中校。”

“大概吧。如果我是帝国军的指挥官，大概也不会抱持反战和平思想吧。也罢，这样算是对他们的爱人尽了义务了。”

在语尾，重叠着怒吼，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中将的声音，震动着麦克风。

“先寇布中校！刚才那是什么通信！打开回线后，应该先听听帝国军的通信吧？胡来也得该有个分寸啊！”

“我只是提出绅士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啊。”

“哪里绅士了？哪里和平了？那根本是在招惹事端！”

“帝国军的那些家伙，自己要过来买的啊。把好商品卖个高价钱，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吧？”

“这倒好，如果对商品不满意，也许会来退货哦。”

林滋愉快地笑了，雪列布雷杰的怒气仍未停息。

“总而言之，今后不得有侵犯基地司令官职权的言行。你只要尽你的职责就够了，没有异议吧？”

没有什么异议。在回答中加些毒舌算是他个人的兴趣吧。

“遵命，司令官阁下。”

【Ⅳ】

同盟军的放话，使帝国军突然没了气势，连留涅布尔克这般的人物，也一时没了反应。不久后他掩去了如同喝了醋一样的表情，下令全队维持第一级临战体制。这男子显然有演戏的癖好，他原想在最戏剧化的形式下进行战斗开始的宣告。然而刚刚却是完全失去了良机。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都穿上装甲服，做好肉搏战的准备。虽然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但踏在朝向肉搏战的精神跑道，总是会带着微妙的战栗。

莱因哈特很不愿意站在地上战斗。对他而言，战斗就该得是在宇宙空间中的舰队战，而且是规模越大越好。舰艇数以万为单位、距离以光速为基准，这才叫做战斗。在地面上，距离十公里、百公里的这种，基本上和石器时代的部族抗争没什么两样。虽然明知这是偏见，但莱因哈特仍然如此认为。

“敌方也有个很令人愉快的家伙啊，吉尔菲艾斯。看吧，那个留涅布尔克正满脸苦色呢。”

莱因哈特的观察虽然是不带好意，但却是正确的。的确，留涅布尔克的心理并不舒畅。他确认同盟军的通信是由先寇布中校挑战性的声带所发出的，因此更加觉得一股不快感在狂奔。

※※※

而先寇布本人则被赶离了通信机，走到了自己该指挥的地方。

在途中，擦身而过的华蕾莉·林·费兹西蒙斯中尉对他做了个有点僵硬的微笑，就戴上气密服的头盔，走向管制中心。

在费兹西蒙斯中尉的背后，先寇布想说句“待到安全的地方去吧”，却在苦笑中作罢了。在正要布满血腥味的战场上，大概没有比这个劝告更没意义的话了。

他也戴上装甲服的头盔，听到电磁铁上锁的声音后就出到司令部外头，走到他负责的地区。到达被称为“第四地区”的负责区后，开始

下达指示，此时左方看见了白色的光块。

战斗终于开始了。

世界充满了各种色相的彩色，以及各种层次的无彩色。虽然近乎无声，大地却在摇动，飞舞的砂土缓缓降落下来，积在装甲服上面。枪口里进了砂子，把它拨落了之后就射击。无数的火线似乎在天地之间张起了一层膜。

地面攻击机从低空冲来。在大地上，纵横地挖起灼热的沟渠，沿着这沟渠使车辆火炮爆炸。地上炮火进行反击，数千光条伸向了黑暗天空，在各处炸出光之花朵。有的战机受到光束直击而四散，有的机体部分破损，在虚空中留下螺旋状的轨迹，撞上地表。破片缓缓飞起，缓缓地落下。那缓缓的动作，似乎是在嘲笑全心全意投注在杀中的人们。而最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当被炸袭的人体的部分，悠悠地在兵士们冻结的视线中飘落的时候。兵士们被迫看见最不想看的。此时飞来水平的高速弹，扭去了不幸的观者的头部，运往某个地方，在此时，新兵当中有人已经发狂了，但炮火仍兀自地愈加激烈。

同盟军的火线集中，帝国军的装甲地上车在闪光及光芒当中爆碎。在旁边的其他装甲地上车吐出了报复的闪光。这次轮到同盟军的装甲地上车爆炸了，兵士的身体化为火球飞向虚空。反击、再反击，基地的部分建物受到地面攻击机的光束击中而破损。弹列伸向黑暗的天空，炸出了浓艳而多彩的霓虹，装甲地上车像飞车党似地猛冲，撞上高压电线，降下了一阵蓝白的火花瀑布。

二连装的有线飞弹炮车前进。发射多机能复合弹，一击之下就能完全破坏拥有最厚重装甲的装甲地上车，像是食金性的肉食兽。

“发射！”

命令一下，炮火炙热了起来，飞出黑色的长影，拖着细细的诱导线，以超音速迫近敌人。

同盟军的装甲地上车当然也试着要回避，但弹着点却异常地正确。在伤口飞散出金属片的当头，橙红的光芒膨胀成球形，装甲地上车的车子化成影绘似地飞散，在帝国军的通信口路中响起了欢呼。

同盟军的受害不只是一辆。第二辆装甲地上车跟着爆炸，第三辆被炸翻之后，其他的装甲地上车拼命地逃出多机能复合弹的射程外。

而帝国军就更为前进，同盟军的防御线就后退了。

先寇布咋了个舌。

“打得真准啊，都叫人看傻眼了。”

“好像是电磁波遮断型的。搅乱电波和碳烟幕都没用，除了打坏车本体之外，没其他对抗手段了。”

这个进言令先寇布点头称是，回头看着年轻而个子大的部下。

“能以雷射光束切断诱导线吗？迪亚·迪肯。”

“试试看吧。”

回答很简洁，但举起长距离狙击型雷射来福枪的迪亚，迪肯很慎重。虽然有光束射中附近，飞来了土石，他仍动也不动。不久后他的手指扣下了扳机，隔了一瞬的空档，就看到飞弹炮车的诱导线在空中飞舞，失去主要武器的炮车，在同盟军集中炮火攻击下，立即被光与热的巨掌所捕捉了。

【V】

帝国军已经三次侵入基地，三次都被击退，因为地形上很难横向地展开大兵力，只有不断进行纵线攻击，等待敌人消耗。

“先寇布那个黄毛小子，干得不错嘛。反正是撑不久了……”

刻意说出轻侮的话，相反地也证明了留涅布尔克不能无视先寇布的存在。不过很讽刺的，这有些类似于过度评价。先寇布在凡佛利特４＝２上并不是防御指挥的总负责人，而只有担任防御线的一部分。

先寇布以外的同盟军实战指挥官们也很善战，特别是在雪列布雷杰中将把指挥系统做好射线状分散，横向联络极为恶劣的状况下，他们的确是善战的。而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这里是后方基地，所以武器弹药很充分。

要说同盟军的阵容有弱点的话，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中将本身就是。原本他就只是个有能的后方管理者，而非前线的猛将。是个达成预定的高手，但对于预定中所没有的事，似乎是欠缺处理能力。

畏惧帝国军地面攻击机之威力的雪列布雷杰，打了电话去迁怒于先寇布。

“这么下去，制空权将完全被掌握。你打算要如何？先寇布中校！”

“打开通信，叫他们悔过，把制空权还来，如何？”

真是太过猛烈的反应。雪列布雷杰很不悦地吹胡子瞪眼，但因为对实战没有自信的弱点，使他不能怒斥先寇布的得尺进寸（雪列布雷杰是这么认为的）。他原本对“蔷薇骑士”就没有好感，但却处于非得依赖他们的战斗力之立场，而且还得听取索敌官传来以下这类的报告：“状况愈加恶化，未见好转。”

不虚张声势，如此坦率地做报告的态度，也许真是很了不起的，但却不能提高友军的士气，雪列布雷杰的手，又再伸向电话。

“先寇布中校，你预测今后将会如何？”

“这个嘛……，我是可以预测战斗，但这可是赌着鲜血的恶赌呢。”

一一地回答雪列布雷杰中将，算是先寇布所做的最大限度的服务，他虽然厌恶基地司令官，但却不能弃之不顾，事务处理的专家被丢上最前线来，多少是令他觉得同情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先寇布这般大胆无惧。就算同样是医生，也有外科医生、眼科医生之类的专门分野。若没有雪列布雷杰这种人材，军队是无法发挥出组织之功能的。

虽是如此想，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在雪列布雷杰之下战斗，实在是老大不愿意的事了。

※※※

在凡佛利特 4 ＝ 2 地表的一隅，闪着火光。在二四零零公里的上空，可以明确地视认。

视认此事的，是大举进入此宙域的同盟军第五舰队。在亚历山大·比克古古中将果断的指挥下，发挥快速机动的舰队运动的他们，先派出侦察机到卫星上空，确认地上的状况。而到了此时，地上的帝国才发觉到敌舰队的接近。

在上空没有留下援护战力，对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及他的幕僚们而言，确实是失策了。当然他们也有话说，勉强在上空配置少数的战力，会引来敌军的注意，反倒危险这是他们的说词。

但是，那终究只是在辩解。最主要的是他们怠忽了顾虑，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的幕僚们，只会冷笑老司令官的衰老，却未以自己的思虑去加以弥补，实在可说是怠惰吧。若莱因哈特是他们的上司，必然在激烈的弹劾之之后，把他们永远逐出军队组织之外。莱因哈特的气质是与怠惰无缘的，他有憎恶怠惰更甚于无能的倾向。更何况两者都兼备的，当然是无可容许的了。

虽然在现实上，他们和莱因哈特严格的统御仍是无缘的，但却也不能永远贪享着午睡的大梦。危险己急激逼近，而回响的警铃的音量，也与此成正比。

虽然从地面索敌而得知同盟军第五舰队的接近，但暂且他们都还抱持着没有根据的乐观论。但当绳索一断，就慌张地向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报告。

在事实的核心上穿上哀号的衣裳。

“不好了，同盟军的一大战力，杀到这宙域来了！”

听到那近乎恐慌的叫声，七十六岁的老将并不怎么地惊慌。若是个有实绩的名将，大概会被评为临危不乱，但对这个老人，大概只会被认为是感觉迟钝。

“请下达攻击中止命令，阁下！现在已经无闲暇去管什么地上基地了。若从上空遭到攻击，我舰队会全灭！”

幕僚们的意见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却是因为出战的地上部队是由留涅布尔克、缪杰尔这些军部非主流的军官所指挥，幕僚们才敢主张中止作战。

若不必担心事后遭到指责，那么丢下地上部队而自己逃回宇宙空间，对他们而言可说是不痛不痒的事。

※※※

但是同盟军第五舰队，也并非占着一面倒的有利态势。

超过一万艘的战力，由外缘部移动到星系内部。就算多少会有时差，也绝不可能不被发现。两军都在努力地探查敌军的动向，而米克贝尔加元帅也绝非无为无能的人，他已经看出了同盟军的行动是以凡佛利特4 ＝ 2宙域为目标的。

对帝国军首脑部，特别是对米克贝尔加元帅而言，并不认为值得冒着危险去救出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但是既然已相当程度地确认叛乱军同盟军的动向，也就不得不有所反应了。

米克贝尔加下令将全军的主力，集中移动到凡佛利特4 = 2宙域。这个命令在战术上几乎是正确的，不过很遗憾的，在时机上是有点迟了。他若是早三个小时下达此命令，就能先从正面迎击同盟军第五舰队，将之击溃，再把陆续前来的同盟军各个部队击破获得全面的胜利。但事实却非如此，帝国军全力是以追随第五舰队动向的形态，向凡佛利特4 = 2宙域进击。

比克古中将虽然预测了这种事态，但若未现实化，是无法要求友军的总司令部进行全面性的作战行动变更的。受到军官学校的学阀排拒的老提督，往往被迫得孤军奋战。而他本人也不太期待僚军，不过在此时，已经和第十二舰队司令官波罗汀中将联络上了。比克古最信赖的同僚，是第九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但他没有参加此次会战，波罗汀是比克古第二信赖的指挥官。

※※※

另一方面，在地面上的情势，也正如混浊的豆汤般的混沌。

莱因哈特虽置身在枪火之中，却不能不顾留涅布尔克地擅掌指挥权，虽然不像他所会有的，但他确实有点不知如何下决定行动。

“吉尔菲艾斯，现在全体的战况如何了？”

“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莱因哈特大人。”

在银河帝国军全军中，有着副官地位的人，大概不下几千名吧。而很可能是其中最有才能的这位红发的年轻人，此时确定他说着：“不可能。”

所谓“全体的战况”即使是存在的，也是瞬息万变的，当你掌握时，也已跟不上时代了，即使能正确掌握，也全会被身为主将的留涅布尔克所得知，不只会有利于他，或许还会使莱因哈特更加不利。

吉尔菲艾斯把装甲服的头盔靠上莱因哈特的头盔。使用了防止通信被窃听的接触通话法。

“莱因哈特大人，我斗胆他说一句，此刻请专心于眼前的战场。而只要立下个人的武勋，就可立即撤退了。请别再管什么大局了。”

莱因哈特睁大了冰蓝色的眼眸注视吉尔菲艾斯，端整的唇线绽出笑容。

“吉尔菲艾斯，没想到你会推行利己主义呢？”

笑声在短时间结束，硬质的表面如同冰霜地复上白皙的美貌。

“就这么做，反正是无意义的战斗，至少得立下我和你个人的武勋。”

※※※

在莱因哈特说出决心时，战斗仍毫不中止地持续着。留涅布尔克的作战指挥奏功，帝国军终于侵入基地内。粉碎了同盟军第二波的反击，虽有不少牺牲，终于逼近了基地司令部的建物了。

手提加农炮将司令部的壁面击破的瞬间，产生了暴风。因为内外的气压差，流失了相当大量的空气，屋内的备用品乘着强风被吸出屋外。人也不例外，几个穿着气密服的兵士，像纸人般无奈地乘风飞出屋外。

破坏外壁是为了侵入司令部内，但在这人工风暴歇止之前，只得被迫中止侵入。虽然有点讽刺，但结果上，却不过只在敌我之间隔下了极短的时间。

强风的终息是枪击战的开始。在侵入者和防御者之间，交换着双方全计总数的枪火。荷电粒子光束贯穿人体，铀238弹挖出肉块，壁上涂上了人血的红漆。

杀戮之路向深处不断延伸到达管制室时，在帝国军兵士面前，出现了一位射击手。

那是身穿气密服的女性兵士华蕾莉·林·费兹西蒙斯中尉。

费兹西蒙斯中尉的手中，发出光束，在敌兵的装甲服胸前炸开。但是枪的出力似乎在装甲服的防御力之下。七彩光芒虽包围了敌兵的上半身，却也只是仅仅如此而已。敌兵晃动了一下，踩稳脚步，击出了调整到大出力的荷电粒子来福枪。

# 第四章 混战的始末

【1】

凡佛利特4 ＝ 2及其周边宙域，烹煮在战火与混乱之中，为之沸腾，因为是在星域内的会战，同时进行舰队战与地面战也并非罕见之事。但是在如此杂乱无章的状况中进行战况推移的例子，可就绝对不多了。

由凡佛利特4 ＝ 2的地表向上空仰望的话，就可以看见连结宇宙深渊的黑暗天空覆满无数的人工光点，而连结其中的闪光丝线，如同布起了巨大的蜘蛛网，那一样一条的细丝，强夺了数百的生命，就如同死神的钓线。

当初的意图受到阻挡，和帝国军主力陷入混战的第五舰队，当中的幕僚为之困惑。

“比克古中将，战况仍未见好转，要如何是好？”

“哪里，也没那么悲观啊。我至今经历过的战役中，没处于不利况状的可不多啊。”

比克古虽然仅比帝国军的格林美尔斯豪简年少八岁，但在气质与身体两方面，都显得年轻得多了，部下对他的敬爱也非常笃实。

“我们司令官要是当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话，至少会打得比较像样一些啊。”他的部下们如此说着。不过，不是军官学校出身的比克古，大概只能干到中将吧。只要没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登上上将或元帅的地位的。

当第十二舰队到达的报告传来，比克古苦笑着捏捏自己的耳朵。

“哎呀，波罗汀可终于到了啊。不过这可算是给他添麻烦了吧？”

正如比克古老人的苦笑，杀到这宙域的第十二舰队，立即为了展开兵力而大吃苦头。

“要进行舰队战，凡佛利特4 ＝ 2实在是大窄了。”

这已完全算不上是警句了，这个事实是万人都得公认的。在波罗汀中将好不容易完成开展与配置时，其他的同盟军也赶到了，在后方

推挤第十二舰队，使波罗汀的战术构想尚未施展就化为乌有，也就零零散散地和敌人进入交战状态了。

动力部破损、失去推力的舰队、被气体状行星凡佛利特4 ＝ 2的巨大重力所吸引，逐渐落下。若是舰内还有生存者，就拼命地试图逃出重力，如果已经没办法了，就转乘太空梭而弃舰，当太空梭破损、数量不足时，就会发生友军之间拼命争夺的纷乱。

即使好不容易地拾乘太空梭、逃出了重力，未必友舰就会前来救助，因为敌我双方都处于自顾不暇的状况中。

“别乱开火，会打中友军的！”

“整理一下交通吧！叫我们要往哪个方向移动呢！”

实际上去尝试移动时，就了解要实行此事是困难重重的。在狭窄的宙域中，敌我挤成一团，几乎令人觉得这质量已经是饱和状态了。即使是用兵圆熟的波罗汀中将也闭口不语，对着幕僚耸耸肩。

“这看来是难以收拾了。看帝国军如何处理此事态，若有好方法，我们就学着做吧。”

※※※

受到敌人期待的帝国军总司令部也没什么好方法。

在重要的凡佛利特4 ＝ 2上，战况又如何展开了呢？想到这一点的帝国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要求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作详细的状况报告，同时指示了，若有余力就全力攻击密集的敌军之背后。

米克贝尔加元帅对这位无能的年长者，丝毫没有好评价，但战况演变至此，就不能让一个舰队的巨大战力成为游兵，事实上，他是被迫得特地发出如此指示，对米克贝尔加元帅而言，已经够令他光火的了，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若是老练而有能的指挥官，早就趁此良机挺身参战，为自己建立武勋了。

“快中止地面战，出到宇宙空间来。那舰队是用来做什么的！”

即使记得是自己下令要其待机的，也不由地想喊出这句话了。

※※※

地上也持续着杀。

缩小的战线，使杀的密度变浓了。丢下用尽能源的枪枝，挥起碳水晶制的战斧，击倒敌兵的迪亚·迪肯中尉，对出现在眼前，身穿装甲服的敌人，感到双重的战栗。

“留、留涅布尔克上校……”

“……嗯，你是叫迪亚·迪肯的吧。我可记得你那大块头。”

这流亡者的表情，似乎包着薄膜，不过那薄膜在震动。留涅布尔克在笑。

“这三年来，战斗是不是比较熟练了，就由我这以前的队长来验收一下吧。”

留涅布尔克的先发攻击，总是这个论调。这男人把自己曾是“蔷薇骑士”指挥官一事，拿来作为武器利用，迪亚·迪肯忍耐着强压而来的压迫感，回话过去。

“上校，你是背叛者。你走了之后，你知道别人怎么对待留下来的我们吗？军官全员都遭至盘问，连队也差点被解散了。都因为你……”

“你说完了没有！”

随着嘲骂，战斧化为闪光击来。

“不中用的东西。蔷薇骑士何时舌头变得比手灵活了。我不在之后，就柔弱到这种地步了吗？真是堕落得可恶！”

傲然地吐出这些话，战斧在半空中留下银色的切面，向迪亚·迪肯逼近。

远望到此一状况的“蔷薇骑士”的一名兵士，想帮助迪亚·迪肯却靠不过去，只好找寻先寇布，报告了此事。

“混蛋！我不是说过别跟留涅布尔克动手吗？一对一而能胜过他的，只有我啊。”

而且那也只是薄纸之差而已。在八年前进入“蔷薇骑士”连队内的肉博战技晋级赛中，一直胜到准决赛的先寇布，被当时的留涅布尔克上尉阻挡了进入决赛之路，当时正进入最盛期的留涅布尔克，更甚于先寇布的年轻及剽悍。

前些日子的单打独斗，看来先寇布的上升线与留涅布尔克的下降线是交叉了。不过若是留涅布尔克的体细胞回想起实战的记忆时，也许事态会再次逆转。可以确知的是，迪亚·迪肯虽是勇士，却仍及不上

留涅布尔克熟练的技俩。五年，不，三年后也许会互转，但……，只得以枪火暂时扫退正面的敌人，先寇布将指挥权委任林滋，抓起战斧，横越了混战的烟雾。

不过，正要横越时，突破了部分防御线的帝国军，正与先寇布的动线交错了。

【Ⅱ】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混战的烟雾中，不但和莱因哈特走散了，还遇上了意外的危险。

吉尔菲艾斯领悟到，眼前这一名男子，可能是自己个人战斗史中最强的敌手。在他的眼前，三名帝国军的兵士很快地被战斧血祭了，而且面对吉尔菲艾斯，连一微米的间隙也未露出。

红外线受到热波的乱流所影响，几乎看不见头盔中的脸，对方大概也一样吧。可确认的是那匀整的高挑身材，及蕴藏在内的惊人战斗力。

一瞬的对峙，连结着激斗。

猛烈交错的战斧，在周围降下了无数的小火龙。两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地，以一脚的脚踵为轴，回转身体，借以化去强烈的反作用力。

激斗仍在继续、攻击、拨开、抵挡、挥下、突刺，数十种动作，一瞬也未停顿地连锁着，火花装饰着极短的间隙、展开了仅在近乎死亡的情况下才有的华丽。

若是凡庸的兵士，则不知已经进过几道死门了，在技俩与经验上，先寇布应是有一日之长的，然而吉尔菲艾斯硬是封锁了其刚柔自在的攻击。

在内心中，先寇布不禁地感叹，除了留涅布尔克，帝国竟还有如此刚强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使军队本身腐败了，人材却未殆尽呢?

吉尔菲艾斯也在感叹，而且还连结着恐惧。不过这并不是说他胆怯了，他的恐惧是如果这么危险的人出现在莱因哈特面前的话……这种假想的死惧，正因为不是为了自己所感受的死惧，所以更加地深

刻，吉尔菲艾斯虽然不认为莱因哈特比自己弱，但他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保护莱因哈特。

终于，在猛击的应酬中也有了间隙。退后一步，先寇布调整好呼吸。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这是两位决斗者之间最初的一句话。在一瞬的犹豫后，正当要回答时，在他们的身边，有个东西爆炸了。一切的感觉被撕裂、振荡，他们被无形的东西撞开了。

伴随闪光的大量尘土与烟，好不容易沉静了下来时，吉尔菲艾斯与先寇布都找不到对方了。他们跳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肉搏战与枪击战的旋涡，形成了浊流，将两人分开了。

这个中断，究竟保全了哪一人的生命暂且还无从判断，两人都各自想起原来任务，把与那值得畏敬的对手之间的了断，留给了不确定的未来。

※※※

先寇布在杂乱的光与暗之间奔跑，奔过无数的生者与死者之间，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不安与焦躁震动着左右的肺，先寇布低头看着倒在脚边的那装甲服的形影。

“喂，迪亚·迪肯……”

呼叫，得到重量级之沉默的回报。那肯定是战斧的犀利斩击，从年轻高大的男子的左肩到胸前，留下了死的痕迹。是一斧毙命的吧。痛苦的时间肯定是很短的。话虽如此，先寇布仍无法容许年仅二十三岁的部下之死。他向迪亚·迪肯的遗体敬礼之后，立刻从追悼者变身为复仇者。虽然和那不知名的帝国勇士之间的战斗，已有相当的消耗，但愤怒和复仇，使他的肉体再次活化，忘却了疲劳。他的视线，锐利地切开充满血烟的周围景象，停在一个定点，透过通信回路的声音，倾注在一位正要离开决斗现场的人。

“留涅布尔克，站住！”

昔日部下的叫唤，扭曲了留涅布尔克的唇与眉。

“说句‘请您稍等一下’如何，我可是你们的连队长哦。”

“自己丢下了那职位，就别摆出个上司嘴脸，现在的你，是帝国门阀贵族所养的二只脚的狗。光是嘴里说着人话，就已经是对人的冒渎了。”

在放话的同时，先寇布往后一跳。留涅布尔克的战斧，发出不可能声响，袭击而来。

切开虚空的战斧，其惯性使留涅布尔克的脚步蹒跚。这不该会发生在男子身上的，也许是先寇布的骂声切袭了他平常的甲胄吧？或者是迪亚·迪肯用自已的死来换得了旧连队长的疲劳呢？不管如何，总之留涅布尔克身子晃动着，先寇布的一击把他的战斧弹飞了。留涅布尔克在低叫声中跌倒在地。

“迪亚·迪肯会陪你同行的，安心地看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去吧！”

先寇布的战斧向着留涅布尔克落下。

但是这个落下的动作被永远地中断了。当一道光芒通过先寇布的眼前时，战斧的碳素水晶斧刃被棒状的能量所击碎，化为破片四下飞散了。

一面发出愤怒与失望的声音，先寇布将那修长的身子往后一退。在地上将身子一转而起的留涅布尔克，以战斗用的匕首向先寇布刺来。后退避过一刺的先寇布失去了平衡。留涅布尔克之所以没有趁隙而入，是因为布鲁姆哈尔特持枪乱射地奔跑了过来。

翻身远去涅布尔克的背影，在光暗乱舞的空间中消失。先寇布仁立着，对关心其安危的布鲁姆哈尔特的询问，只机械般地点了点头。

※※※

同盟军基地正渐渐地坠入破灭的深渊。虽然此时帝国军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司令部早已对陆战部队下达中止攻击及撤退的指示，但由于留涅布尔克自己都还挥着战斧地处于血战之中的状况下，因而根本无法撤退。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在混战之中和副官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尉走散了，独自进入了同盟军的基地司令部里去。突然灵机一动，不向内部深入侵入，而在离枪火较远的通路上，等待逃亡者前来，不

久，一个军官级气密服的人影，跌跌爬爬地来到此处，发觉到莱因哈特的身影，狼狈地伫立不动。

那位军官很明显地是文件事务的专家，对暴力之事似乎是并不熟练。象是喝醉的舞蹈家一样，以过度多余的动作举起了手枪，想瞄准莱因哈特的胸部中央。

莱因哈特可没有等候对方完全瞄准好的义务。他伸出左手，抓起弹药射尽而放置一边的机关炮，向着对方的枪丢过去。

莱因哈特并没有用力，０．二五的轻微引力，使他能做到这件事。总之，因为枪被打落了，对手的斗争心也象泄气的气球似地萎缩了。他又再以过度多余的动作，改变身体的方向打算逃走，但又被另一个人挡住了去路。莱因哈特不靠理性就领悟到那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他以通信对他的俘虏讲话。

“请报出姓名和阶级。”

对方似乎在闹脾气似地沉默不语，所以莱因哈特加强了语调，再重复地做要求，对方的反抗心溃散了，对莱因哈特及吉尔菲艾斯交互地转动了视线，垂下了肩，不过稍稍端正了一下姿势。

“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自由行星同盟军中将，我向两位要求符合我阶级的礼遇。”

虽然挺了挺身，却掩饰不了发抖的声音，但莱因哈特并不打算加以轻蔑。

“好，雪列布雷杰中将，卿已是我等的俘虏，若能立誓不做无益之抵抗，即对卿加以礼遇。”

“我明白，我立誓，将本身交由尊驾处置，尊驾的名字是……”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银河帝国军准将。”

虽然是相当形式化的作法，不过雪列布雷杰就以此，自主地放弃了逃亡的意愿。一听到金发的年轻人是准将，雪列布雷杰瞪大了眼睛，不过大概想到莱因哈特可能是权门的子弟，似乎是了然地点了点头。对方的误解，莱因哈特也察觉了，但并不打算加以辩解。

吉尔菲艾斯把头盔的通讯频道转换成长距离开放式。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俘虏了叛乱军之指挥官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此人为叛乱军中中将阶级之人物，明言将其身交由缪杰尔准将

处置。以上事项谨向舰队司令部报告……”

吉尔菲艾斯强调了莱因哈特个人的姓名，若不明确指出此事，则俘虏雪列雷杰中将一事，将成为陆战部队全体的功绩，也许还会被指挥官留涅布尔克所独占。与其说留涅布尔克有夺取部下功绩的倾向，倒不如说是帝国军全体都有如此风气。

【Ⅲ】

不久，帝国军急忙地进行撤退的准备，毕竟也算达到破坏基地的目的了，要不遵从舰队司令部的命令，被弃置在这不毛的卫星上，可没人愿意。在混乱之中，留涅布尔克得知莱因哈特的武勋，正说要亲自向般队司令部报告。

“早已向上报告了，缪杰尔准将立下显赫的功勋之事，舰队司令部也早已得知了。”

吉尔菲艾斯如此回答。

“……哦？”

留涅布尔克端详着吉尔菲艾斯，似乎对吉尔菲艾斯未能完全掩饰的情感有所反应，做了个带有恶意的微笑。

“吉尔菲艾斯上尉，卿的确是……不，卿对长官所表现之忠诚心！确实令人敬佩。”

吉尔菲艾斯掩去了表情听着。

“然而，凡事得适可而止，卿乃荣耀的银河帝国之军人，而非缪杰尔准将私人之家臣，在此刻还是再自我确认为宜，以保卿一己之身啊。”

在吉尔菲艾斯内心的水面上丢下了尖锐的石块后，留涅布尔克步向自己的装甲地上车，向那后影一瞥，莱因哈特的手在友人的右上臂拍了拍。

“我说，吉尔菲艾斯。”

“是，莱因哈特大人。”

“又给你添了麻烦了，我原是尽可能不增加你的负担，而要和你分享功绩的……”

“有您这句话也就够了。”

吉尔菲艾斯觉得手臂上的感触是很舒畅的。

“况且，那个叫雪列布雷杰中将的，他的身体也不能切成两半，而莱因哈特大人将他俘虏了，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莱因哈特大人的武勋，不必在意别人怎么去说。”

虽然吉尔菲艾斯对他如此强调了，但点着头的莱因哈特，对留涅布尔克仍禁不住有一般带着敌意的不安。

的确，留涅布尔克是值得莱因哈特不安的。

※※※

“哼，竟然就只是让那金发小子立下了功勋啊……”

原本他就是为了不使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比自己显眼之目的，才将其推上副将之位的，以此而言，留涅布尔克这小小的策谋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他的方程式上似乎遗漏了一个重大的要素。

“那个红发的，看来只是个副官，其实却不只如此，似乎金发小子的才华大耀眼，而使众人都没去注意到……而金发小子本人又是如何呢？如果连他自己也没注意到的话，那么他的器量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过是外表美丽而却飞不起来的孔雀罢了。”

下此断言之后，自嘲使他的脸颊扭曲了，就算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只是只孔雀，那么被那孔雀抢走功绩的他，想来也不会华丽壮大到哪里去吧。这个事实他是不得不承认的。

※※※

凡佛利特4 ＝ 2的同盟军基地，正为战后处理而忙碌着。即使今后宇宙空间仍在持续战斗，不过看来地上的战斗算是终了了。地上的建物被破坏，司令官被敌方掳走。结局虽然惨淡，总比没有结局要来得好吧。

年轻的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向先寇布做了个笑脸，那相当童稚的笑脸，显示出肌肉的紧张还未完全解除。

“看来我们都保住性命了。”

“是啊，死者大多了，死神们还没到我们这边，马车就已经客满了吧。”

自己嘴上开着玩笑，却也笑不出来，先寇布巡视着由破坏与杀戮的手细心抚过的痕迹。司令部与周边的建物，在破损处被喷上速干性

的树脂，而使得在建物内部也能正常呼吸。各处可以看到脱下头盔的兵士们，在劳动着，或呆然坐在地上的身影。

先寇布的胃壁象是有冰块滑落一般。战死者的遗体被白布覆盖，由旧式的机械人控制车运走。他发觉由白布中露出的发色，似乎有所记忆，他对正通过眼前的机械人控制车的负责士官开了口。

“那位战死者是谁？”

士官视线在记录上巡视后回答。

“是华蕾莉·林·费西蒙斯中尉。受敌兵射击而战死。”

“……”

“要检视遗容吗？中校。”

“……不，这样可以了。”

先寇布的声言低沉干涸，纠缠在口腔黏膜上。士官有些机械化地点了点头，好象突然想到了又加了点补充。

“啊，还有，理所当然地，费兹西蒙斯中尉二阶级特进，成为少校了。死后才如此，实在叫人遗憾，不过对遗族至少是一点慰藉。”

什么至少是一点慰藉？想向对方那张光会说话的嘴挥上一拳的心情，像在先寇布内心的草地上举起的蛇头，不过他并未实行。他沉默地，目送了曾与他共渡人生中一段短暂时光的女性的遗体。而后仍是沉默地向死者敬礼，那是在看不见遗体的身影之后了。

“要说结婚啊，布鲁姆哈尔特，对我而言，有大多女性配上我都算是糟蹋了。”

对着年轻的部下，先寇布如此不隐讳地道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倒也不全是吹嘘，在布鲁姆哈尔特现在的年龄，先寇布在“那一方面”已经是百战的勇者了。而又再历经了八年，先寇布的人生与更多女性的轨迹交错过。其中的一条，就在先寇布的眼前消失了。

“……然而春天一到，鸟儿又会再归来……”

低声地唱着，先寇布发觉自己已记不起那首歌的由来了。确实是那许多条“轨迹”中的一条所带给他的，但……他带着自嘲地拍了自己的脸颊，而后把部分心思转向了在等待着他的新职务。

“蔷薇骑士第十三代连队长吗，倒也不是什么坏地位啊。”

不过，在这之前，有不少非得处理不可的问题，阻挡在先寇布面前。与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之间还没有个了断，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也被敌人所擒。以眼前而言，结算还是赤字，若不能尽早把这转化成黑字的话，连队长的位席，只怕要变成一块针毡了。

※※※

在与先寇布等人不同的场所中，有另一群为战斗的结束而辛勤的人们。在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管制室中，为了战死者的正确人数，担任统计的年轻士官，正在抗议年长士官那马虎的办事态度。

“别在意那些尾数啊，年轻人。”

疲劳的表情中，混入了辛辣的药味，年长的士官回应了。

“……总之，死了一大堆人了，死了大约一百万人了。即使正确地说是一百万零一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死者就只是些数字吧？而且还是可以不必在乎尾数的数字吗？”

“对军首脑部的大人物而言就是如此，有什么好激动的。死去的人们不过是用完就丢的道具罢了，我们也有一天会变成那样吧。”

“那么，我们到底在为何而战啊？不是为了对抗专制主义者的侵略，保护民主主义而战的吗？”

“啊，当然啊，是为了那个。我们是守护着神不让恶魔侵犯的正义的骑士。不过呢，帝国军的兵士也一样有相似的想法吧，即使他们真是恶魔，也是有亲兄弟或情人的吧。就是因为没办法一一去顾及那么多，才又好化为数字去处理啊，以后你也会明白的……”

就这样，凡佛利特 4 ＝ 2 宙域，直至后代，一直是昔日原为两军舰艇的金属块与非金属块在浮游的废弃物集中所。而后也曾发现被恒星风吹出的两军兵士的遗体，飘至星域的外缘。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只是个愚行，被此愚行所杀的百万单位的死者，对这愚行的负责人，一直在做着无言的纠缠。

【Ⅳ】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经由伊谢尔伦要塞回返银河帝国之首都奥丁，是在五十九日。当然，所谓的“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在 4 ＝ 2 的地上战终结之后，仍冗长地持续，至到两军的战力从

此星域撤收，才好不容易地停止了战死者的产生。此段期间，莱因哈特仍一直在战场上，但终究还是没有立下武勋的机会。

虽然俘虏了“叛乱军”的将官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但是对莱因哈特而言，仍是在与快感无缘的情况下结束的不毛之战。即使是以他卓绝的天才，在舰队战中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行使任何的影响力。

对于莱因哈特俘虏雪列布雷杰一事，门阀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将之评为“那是金发小子运气好，偶然进到那里，正好上厚颜逃出来的叛乱军将官”也是当然的吧。不过，连莱因哈特自己，都觉得这一次有这种感觉。这武勋与战术上的洗练相隔遥远，觉得只是滚到他面前时，被他偶然地抓到一样。

对吉尔菲艾斯来说，那是莱因哈特自己的错觉。在进行同盟军基地中的战斗之前，莱因哈特是何等努力地在确立战略上的胜利条件，捕获雪列布雷杰中将，不过是对其努力的当然之报酬。

“就算雪列布雷杰这个人是偶然滚出来的，抓住他的确实是莱因哈特大人的手。如果当时莱因哈特不在场的话，也就平白让他给逃了。您的晋升是理所当然的。”

莱因哈特对友人的话点头称是，总算心情是开朗了。

※※※

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的军队，在当时并非是“秩序坚牢而致密有如钢铁”的状态，但每有会战终了，总括与赏罚，总会以一定的形式进行。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之后，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以十八岁这年纪叙任少将。当然，在帝国军史上是最年少的少将。俘虏同盟军中将辛克列·雪列布雷杰之功绩受到了评价。

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也晋升为少将。总之是破坏了“叛乱军”的一座基地，身居准将之阶级也三年了，也该是晋升的时候了。再加上既然“金发小子”都晋升了，不让身为作战指挥之主将的留涅布尔克晋升的话，那也是很奇怪的。

他们两人的长官，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也成为上将。关于此项人事，军务省内也提出异议，但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下旨“让那老人当上

将吧。”

“他余生也不长了，就让他成为上将也好，反正他也不会再上前线了。”

皇帝如此发言，宫廷与军部之间，就此成立了妥协。不再给前线的将帅添置麻烦，只任闲职的话，也就没理由反对其晋升了。可能的话，是希望他立刻退役，好好安养天年，不过凡事也有个顺序，目前这也算可以满足了。

※※※

如此人事处理告一段落之时，出现了令莱因哈特怒火喷出的事态。那并非是故意要使他发火的事。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并未晋升，红发的年轻人仍只是上尉。对莱因哈特而言，这是无法容许的，不去诘问负责人是不行的。

直接面对莱因哈特的愤怒与不满的是军长省人事局长郝普特中将。这对他而言是件麻烦事，不过是上尉上升少校晋升问题，是属于他的部下人事第三课长的处理权限。郝普特中将是与个性极其无缘的“灰色的官僚”，不过反过来说，对莱因哈特也没特别抱持恶意。要求面谈，受到诘问，他闭口不语。

“既然你如此说了，就让吉尔菲艾斯上尉升任为少校也可以。”

郝普特中将终于如此回答了，但莱因哈特要高兴还早。这个回答后的接续词才是重要的。“……不过，如此一来，吉尔菲艾斯新少校就不能再担任你的副官了。在帝国军的历史上，是没有校官担任少将之副官的前例的。”

人事局事理直气壮地断言。莱因哈特并不知其中真伪，尽管他是战略战术的天才，在幼年学校一直享有秀才之名，也不可能记住长达五世纪的帝国军全史。人事局长的说法，令莱因哈特觉得狡滑，但以郝普特中将而言，“适可而止吧”的心情已相当浓厚。本来，从幼年学校毕业之后的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一直配属在同一部署，本身就是特例的待遇。被指摘到这一点，莱因哈特就无话可说了。自己是否为了自己的自私，而阻碍了吉尔菲艾斯的晋升呢？这份认知，对莱因哈特而言，是太过酸苦，几乎让他感到了刺激胃部的不快感。

离开莱因哈特身边，吉尔菲艾斯就可成为少校。若是如此，莱因哈特应该把吉尔菲艾斯从身边解放，让他晋升吧？固执地要让他跟自己在一起，不是错误吗？

但是失去吉尔菲艾斯的辅佐时，自己会变成如何呢？莱因哈特无从想像。因为他并非留涅布尔克所说的“孔雀”，所以他熟知红发的友人对自己而言是如何不可缺的存在。因为不可能有能取代他的人材了。

※※※

两位青年军官，此时在军务省宽敞的大厅中，注视着莱因哈特的身影。

近乎黑色的暗棕色头发的高大男子，与不整齐的蜂蜜色头发的略为矮小的男子正一起从查阅局长的房间走出来。

在帝国众多的青年军官之中，那是以其杰出的智勇而被熟知的一对。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为二十六岁，渥佛根·米达麦亚为二十六岁，阶级皆为上校。罗严塔尔略为倾首地问着僚友。

“那位年轻的军官是谁呢？好像有印象，却想不出来。”

“啊，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升为少将了吧？不管如何，才十八岁，算是很不得了。”

两人不由得沉默了起来，注视莱因哈特的身影。金发的年轻人，埋头于自身个人的思考，并未注意到他们两人。豪奢的金发将闪亮的微粒子撒进他们的网膜。

要是注意地观察，罗严塔尔上校的右眼是黑的，相对的左眼是蓝的，给予了端整的脸庞一份异彩。

他们在大厅一隅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迅速地整理查阅局长交付的二十多张文件。一边整理，一边对眼前看到的年轻人的肖像，米达麦亚提出了话题。

“你认为如何？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加以轻蔑，但这评价正确吗？”

罗严塔尔视线不离文件地回答。

“自古有言，猫与虎子相似，但却不可混淆，必须小心才是。”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依你所见，是虎是猫呢？”

“大概是虎吧，即使他是因姐姐的庇荫才显贵的，但敌人可没有斟酌这些情况的义务啊。”

莱因哈特在现实上，是一再立下武勋，依其成果而晋升的，敌军可没有理由要故意输给莱因哈特。把莱因哈特那特异的晋升，视为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庇荫、或是偶发的幸运之结果的人们，是闭眼不看真象的人。的确，在机会给与的阶段，莱因哈特是比他人有更优惠的环境，但是这一点，门阀贵族的子弟们也并未立于比他更恶劣的境遇。周全地运用被给与的机会，不断地重复出征、武勋、晋升，应当是莱因哈特本身的能力。

原本说来，若是在宫内省或典礼省担任书记官，就当能与战场的劳苦无缘的。成为军人，却只有一次的经验就逃回来的贵族少爷也不计其数。跟那比较起来，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位年轻人的价值不知有多高，要不承认此事，那是不承认的人气量小吧。

“那年轻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元帅，那么一来，也许是银河帝国的最美貌的元帅呢。”

此时，他们有关莱因哈特的话题就此行打住了。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做，而那豪奢金发的年轻人，眼前和他们的人生似乎也毫无关连。

※※※

回到家的留涅布尔克，一进到沙龙，依旧保持军装，坐在沙发上上。不悦，该说是猜疑的视线前，有着他的妻子。留着浅褐色长发的她，名为伊莉莎白。

“你回来了，恭贺您平安归来。”

“越来越会说违心之论了啊。”

冷酷地回应，在沙发上跷起了二郎腿。

“拿酒来，有四六九年份的诺那·黑先的白酒吧。”

妻子以银色的盘，送来了白酒瓶与杯子。以前叫佣人做时，丈夫大为生气，命令妻子要亲自去做。

倾饮了几杯之后，他说了。

“我这次成为少将了。”

“恭喜了。”

“哼，有什么好恭喜的。缪杰尔那小子才十八岁，就和我同为少将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啊，他到了三十五岁，搞不好都当了元帅了。”

留涅布尔克以那急速酣醉的眼，朦胧地看着妻子硬绷绷的表情。

“你的未婚夫也才二十多岁就当准将了啊，不，是少将阁下吧。而且还是因为战死所致，让向叛乱军道谢才是。”

“您别再提那件事了。”

妻子的声音，听来有如风吹花睫般地摇曳，丈夫的嘴角略为扭动了。

“不打开心房的冷漠女人。”

“……您看起来是觉得如此吗？那么我可以改，努力地让你不会有这些感觉。”

“是吗？我可不相信你会对我打开心房。”

留涅布尔克低沉地笑了，那笑法不像在伤害妻子，而像是伤害自己，他伸出右手，抬起妻子白皙的下颚，看着如同褐色珠玉的眼瞳。

“你只要一直怀念着死去的未婚夫就行了。要相信他还活着，有一天会回来，那也由得你。看着憎恶现实，沉迷在幻想中的你，对我而言是非常有趣的。呵呵……”

映在依莉莎白眼眸的留涅布尔克的影子，对着他自己吐着嘲弄的气息。

昔日曾是自由行星同盟军“蔷薇骑士”连队长的这男子，收起笑声，将手从妻子脸上移开，粗鲁地，抓起白酒瓶，不倒在杯子，直接往口里灌。像是故意地，把酒精的气团向虚空吐出。

“明天要去拜访奥夫雷沙一级上将的宅邸。”

以勇猛、粗野闻名的装甲掷运兵总监的名字，被留涅布尔克说了出来。

在现实地位上，私人的影响力上，奥夫雷沙在帝国军陆战部门都是第一人，对于得到少将地位的留涅布尔克而言，是不会对他缺了礼数的。

“几时要出门呢？”

“别像事不关己一样地说，你也要同行的。”

“咦……”

那些微的动摇，证明了奥夫雷沙在贵族的贵夫人、千金之间是没有人望的。

“怎么了，奥夫雷沙再怎么狰狞，也不会吃了你。那们仁兄若不是有装甲服包着的硬肉，是不会有加以料理的意欲的。”

丢了句恶意揶揄的话，留涅布尔克抓起妻子白皙的手腕。

“那么，夫人，夫妇就该以夫妇应有的方式，来加深彼此的感情吧……”

# 第五章 初夏强风

【I】

由战场归来之时，莱因哈特同吉尔菲艾斯最先去见安妮罗杰。但话说回来，成为皇帝后宫之宠的安妮罗杰，连身为血亲的莱因哈特，想要面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由出征归来，也就是以武勋之奖励的形式，才被认可作为面会的理由。因此，为了能见到安妮罗杰，在此之前的征战也就只得接受了，这一层面，在吉尔菲艾斯的心理上是确实存在的。

此年五月二十四日之会面，是在夏夫豪简子爵的宅邸进行的，身为安妮罗杰友人的子爵夫人，将日光浴厅借给了他们三人。在这置放着观叶植物的盆栽，木质地板的房间里，莱因哈特向姐姐说出了吉尔菲斯未获晋升之事，安妮罗杰表示愿意出力帮忙此事。

“万事拜托了。”吉尔菲艾斯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有着最终的人事权的不是安妮罗杰，而是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为了使吉尔菲艾斯晋升，而让安妮罗杰去恳求皇帝，想到那种光景，对他而言是非常痛苦的。

“谢谢您，安妮罗杰夫人，可是，我并不急着要晋升的，现在的官职都已经算是升得太快的了。”

若由安妮罗杰去请求皇帝，要使吉尔菲艾斯晋升少校是很容易的吧。由兵士眼中看来，虽然像是云层之上的地位，但是由皇帝或门阀贵族来看，也不过就只是个少校而已。虽然在军部对各阶级是有其定额的，但这个定额一向订得比实际数量多出许多，因此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旦被知晓此项人事旱因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干涉所致的话，军首脑也就是门阀贵族的印象将会严重恶化吧。安妮罗杰、莱因哈特、吉尔菲艾斯，三个人各自的立场将会恶化。即使是身为皇帝宠妃的安妮罗杰，在宫廷与贵族社会的角落里，终究还是有不少皇帝目光所不及的场所。

为了自己，而使安妮罗杰的立场恶化，这是吉尔菲艾斯不可能做得到的。

因为那将使他自己心寒，远离幸福。

在向安妮罗杰告辞之时，她的视线从弟弟移向其友人的脸上了开口说着。

“齐格飞，你……”

安妮罗杰只有说到这里，不过吉尔菲艾斯已领悟到她已谅解了自己的真意，幸福感宛如春潮，感受到那温暖充满了心窝。比起这份幸福感，什么晋升之喜，实在微不足道，没什么钻营的价值。而且，实际上，十八岁就身任上尉已经是不了得的了。军官学校毕业，二十岁任职少尉，是标准的军官人生的出发点，连虚名的贵族也比不上的平民出身的吉尔菲艾斯，在十多岁就任上尉，确实已充分是个异例了。

※※※

不过，吉尔菲艾斯比莱因哈特晋升迟了一星期之后，也被任官少校。

莱因哈特即惊又喜，必是有人干涉了此事，待他知道了情由，更加地吃惊。那是新任的上将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特别推荐了吉尔菲艾斯。

“那老人领悟到死期将至，想要多少做件好事吧。”

莱因哈待的毒舌，也略欠神彩，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他也为吉尔菲艾斯的晋升而欣喜，有着感谢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之推荐的心情。

不论如何，吉尔菲艾斯是得向推荐者致谢才行，这一天前去格林美尔斯豪简“上将”的宅邸造访。莱因哈特抑制了想要同行的心情，送红发友人出门。

在广阔却阴暗的书斋中接待访客的老者，请吉尔菲艾斯就座，对他的谢词如此回覆。

“缪杰尔准将……不，少将也就另当别论，连我都晋升了啊，要是不让卿晋升，那就没道理，因为卿确是善尽了辅佐缪杰尔少将之责啊。”

“在下惶恐，不知该如何致谢才好。”

“不过呢，今年这么晋升了一级之后，从明日起今年之内是不可能再次晋升了。”

“这种事我并不介意的，即使是少校的阶段都觉得是逾越已分了。真的是感谢您。”

事实上，有点讽刺的，吉尔菲艾斯并不像莱因哈特那般，对他本身晋升的事感到高兴，若是莱因哈特晋升中将，他还会比较欣喜些。

“另外，迟了些向您祝贺，格林美尔斯豪简阁下也晋升上将了，恭贺您了。”

极尽礼貌地如此陈述了，但意外地，老者并没什么感怀。

“不，我能当上什么上将的，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或因为什么功绩，只是因为我是子爵家的家主，又承蒙皇帝陛下个人的好意而已。”

正不知如何回答而沉默的吉尔菲艾斯耳中，又传进来一句毫不经心的话。

“这般的世态，缪杰尔少将不也觉得很无趣的吗？”

一瞬间，冷气的手指，从吉尔菲艾斯的脊椎上奔驰而过，这位老者究竟想说什么呢?

“缪杰尔少将并没有什么不满，以十数岁而能身任少将，对皇帝陛下十分感谢的。”

“以卿的立场也只能如此主张吧。不过以卿的用心或是诚意，也无法掩去缪杰尔少将的目光的。”

“……”

“我从没见过那么充满霸气的美丽眼眸。我终此一生，也未曾有过那种眼眸。”

这不能大意地回覆，吉尔菲艾斯掩去了表情，端详着老提督的脸，高评价未必就能断言为好感的同义词，更何况，莱因哈特的野心与霸气，是要将这个让他十八岁就身任少将的国家机构毁灭。

吉尔菲艾斯觉得有必要转换话题。

“不过，在十八岁的时候，阁下也是充满着霸气的吧？”

“哪里，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早已看透了自己的才能与将来性了。”

虽然是迟滞的声音，老者的发言，明确地否定了吉尔菲艾斯的质问。红发的年轻人，感到难以把握老者真正的心意，这位老者洞察到

什么了吗？或者是在妄想着什么呢？至今为止的交涉，吉尔菲艾斯认为这位老者对莱因哈特，并未抱持敌意、恶意、害意，今后是否也该继续如此认定呢？

即使吉尔菲艾斯再如何贤明而深思熟虑、视野宽广、富有洞察力，也仍摆脱不了仅仅十八岁的实际年龄，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与吉尔菲艾斯之间，有近六十年左右的人生经验之差距，那差距并非只靠知性与理性就可填补的。另外，在吉尔菲艾斯的价值观里，除了公正与高洁之要素以外，还含有着颇为特殊的粒子，在判断他人的价值之时，吉尔菲艾斯总会去设想到：这个人对莱因哈特大人是否是有益的人材呢？对安妮罗杰夫人是否抱持善意呢？

沉默延续了好一阵子，吉尔菲艾斯的思考画了个圆，回归到出发点，这位老者，在莱因哈特的雄图霸业中，该放在哪个位置才好呢？

就因为自已看不见莱因哈特的背后，而吉尔菲艾斯却看得见，以这层意义来说，吉尔菲艾斯的视野，有时会比莱因哈特更宽广，在现在这个场合，吉尔菲艾斯对格林美尔斯豪简个人，并未感觉到负面的情感，在现实的层次上，反倒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位老者对莱因哈特的未来将成为障碍物，吉尔菲艾斯就必须将这老者排除才行。而自己做得到这件事吗？

以那无关吉尔菲艾斯内心的表情与口气，老者悠然地开了口。

“身为年长者，若我能说一句依老卖老的话，那么就是缪杰尔少将完全没有必要急躁啊。”

“您说急躁，是哪方面呢？阁下？”

并非没感觉到那危险，但吉尔菲艾斯还是尝试问了。老人的回答很简洁，或者说是巧妙。以听来并不尖锐的声音缓缓地回答。

“当然是关于人生啊。”

得到这回答，吉尔菲艾斯站起身来，向老者告辞，因为他觉得自已反倒可能会暴露身份。身为企图篡夺整个帝国的不法野心家之心腹的那个身份。

【Ⅱ】

了结了几件公事之后，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回到林贝尔克·休特拉杰的寄宿处。两姐妹都已年过六十的克里希、菲帕两位未亡人，

与亡夫的回忆一起生活的家，莱因哈特他们借住在这二楼，但一年之中有大半时间在战场上，房间一直空着。

迎接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的两位未亡人，张开双手，为他们的的生还祝福。

“金发先生和红发先生都平安，真是太好了，还担心他们会不会被坏心眼的上司欺负呢。”

“金发先生”的莱因哈特是少将，对少将如此称呼是太过奇特了，但莱因哈特他们的年纪象是她们的孩儿一样，也就怪不得她们不想称呼“阁下”了。

“头脑好脾气强又长得漂亮的孩子，在学校都常会被欺负的。金发先生再怎么看，也都是会被无能上司憎恶的类型。”

因为是完全的事实，莱因哈特也不作反论，一听到翌日还得前往军务省去，两位老未亡人似乎都吃惊了。

“不过，当军人的有那么忙碌吗？我家老爷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老是去钓鱼呢，不过我家老爷也只当到上尉而已……”

虽然两位未亡入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即使没有实战，军人也不是能那么好整以暇的，特别是当上了少将，光是仪式就够花时间的了。

不过，在尚未决定正式的编制转换的这期间，就成了无职之官，所以的确是会无从打发时间。若编制到军务省本部，走军部行政的路线，则光是整理那堆积如山的文件就够打发时间的了，但一旦进入实战时，是不能由办公桌往最前线直行的，既然置身于实战部队，只有忍受没有战争时的赋闲了。

这一夜，晚餐添了二种酒，在凡佛利特星域出征之前，因为“未成年”这个正当理由，一直是不斟酒给他们的，将红酒与白酒各自在舌上细心地滚动，说出一句“还不错”后莱因哈特笑了。

当然，莱因哈特并非充分理解、感受到饮酒之乐，原本他就并非有着那么广阔的人格或人生，将帝国少将这个地位，或是带给他如此地位军事才能去除掉的话，他只是个年仅十八岁，疏于世事的年轻人而已。

要说到莱因哈特最大的嗜好，就是研究战略及战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读书、三次元西洋棋等等，对艺术或其类似物，几乎是没兴趣的。顶多是和常人一样喜好音乐而已，在幼年学校时代，似乎是刻意的，“为了培养宽广的人格与教养”，也曾上过美术课，但莱因哈特的画书被评为“在技术上相当优异，但却无灿烂的个性也没有深刻的感受性”。莱因哈特并未全心投注在绘画上，象这种评价，似乎是个未完全把握他本质的评价，他倒是不介意。

的确，莱因哈特大人是有着贫乏性的部分啊——吉尔菲艾斯如是想着。

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篇华丽的诗，但若限定在私生活来说，则是极平凡的，与风雅、多彩这些形容词是相当遥远的。

“莱因哈特大人的话，倒有个对别人而言颇难的打发时间的方法。”

“比方说？”

“例如谈个恋爱。”

虽然这只是个玩笑话，但这个推荐太过意外了，莱因哈特也许会生气的。

吉尔菲艾斯如此想，但事情倒未如此。冰蓝色的眼眸起认真的光芒，似乎试着检讨过这议题。

“……试试倒也无妨，但要如何找对象？”

吉尔菲艾斯差点没掉了酒杯。老实说，他没想到反应的角度会与自己的预想会偏这么多。

“莱因哈特大人，先决定要谈恋爱之后再去找对象，这顺序颠倒了吧？”

“所谓的顺序，应当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吧！”

以一般而谈，或许的确是如此，但会在这种情况硬扯上这道理，或许也是莱因哈特奇特的一点。

“有这种意思，经常做此准备的话，找到适合我的女性的机会也就多了吧？你不这么觉得吗？吉尔菲艾斯。”

“那么请教一下，您喜欢怎样的女性呢？请说来作为参考。”

“也没什么条件。对了，头脑好，性情佳就够了。”

莱因哈特极抽象而奢求他说了出来。总而言之，大概还没认真地想去恋爱吧，吉尔菲艾斯看出来了。

昔日，莱因哈特以其地位与美貌，却仍持身严谨，而曾受到部分人们的赞赏。虽然耳闻此事，莱因哈特似乎并未特别有所感铭。

树立实绩且实绩受到正面评价，这才是莱因哈特的矜持所期望的，无意义地被称赞，他也不会感到任何喜悦，持身严谨是事实，但更重要的的，可能是他对恋爱及性爱的兴趣很薄吧，而且是极端地。

“一些怪事也被猴子称赞可叫人为难。没有能力理解我真正价值的人，又怎么能称赞我呢？”

终究是无法当对方的面说出的，所以对吉尔菲艾斯作此质问，若不给他个满意的回答就会不高兴。对红发的友人，莱因哈特是任性到底的。

“比起不能理解就加以毁谤的人，不是多少好一些吗？”

此时，吉尔菲艾斯如此回答，莱因哈特也纳闷了起来。

“嗯，吉尔菲艾斯是那种观看下水道，也能从中发现美的那一类人啊。这种话若不是由你说出，我一定会认为这人是个伪善者。”

莱因哈特说了这象是感铭的形容，又象是挖苦的台词。

“如果你当了学校的老师，那学校一定不会有心灵受创的学生吧。”

很意外的，这或许是一击中鹄的评价，吉尔菲艾斯的双亲也曾如此评论过儿子。

实际上，以吉尔菲艾斯而言，也不是原本就志愿当军人的，只是以吉尔菲艾斯的资质，作为军人是相当杰出的，战略家的见识、战术家的巧致、军政家的处理能力、战士的勇敢，各方面都以最高水准而兼备着，但是如果莱因哈特不存在，这些资质就不会发芽，身为军人的吉尔菲艾斯也必然不会存在，会和父亲一样成为官吏，或如莱因哈特的想象一样成为教师，不管如何，除了被强制兵役以外，或许就会航行在平凡而平稳的人生吧，吉尔菲艾斯自己也不是没有如此想象过，但他丝毫没有要将想象与现实交换的意思。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活在现实中，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吉尔菲艾斯，你不回去见双亲吗？”

被突然问及，吉尔菲艾斯最初有点踌躇。

和双亲之间虽然每月有一次书信往来，但直接的见面是一年也少有一次，这是因为莱因哈特，他不想有强调家庭及家人之存在的举动，但是现在，莱因哈特劝他去和双亲见面。

反正年内会再有一次以上的大会战吧，一旦要出征，又得为准备而忙碌，在此之前，去见他们一面如何莱因哈特如此催促，吉尔菲艾斯也没理由拒绝金发挚友的好意。

吉尔菲艾斯回想起了一件事。他的双亲仍和八年前一样住在同一座屋中，而那隔邻仍然存在着昔日的缪杰尔家。安妮罗杰和莱因哈特姐弟，与父亲一起居住过的小屋。八年前，当那房子更换主人之时，吉尔菲艾斯的人生变了方向。

以往数次的会面，都是以双亲前来面会儿子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吉尔菲艾斯从进入幼年学校以来，就没回到老家过了。红发的年轻人确认了胸膛里的那只怀旧的鸟已从回想的巢中飞起了。他回应了莱因哈特的好意，同时也劝这好友归乡探望探望。

“不，我不去。”

莱因哈特摇着闪亮的金发否定。

“我和你不同，那屋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吉尔菲艾斯正确地理解了这句话的涵意，也放弃再进一步的规劝了。

【Ⅲ】

从凡佛利特星域的战场归来之后，对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而言，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当然，留涅布尔克那边，在战场上就一直阻挡在莱因哈特他们的视野之前，直至现在，那长长的阴影的一部分，仍落在莱因哈特的脚边。他渡过了近二倍于莱因哈特的人生，但却仍和莱因哈特在军级上并行着，对这件事他是否能保持平静呢？

要和莱因哈特比较，原本就是困难的，所以以三十五岁就得到少将的阶级，这种成绩已经显现出留涅布尔克身为军人的非凡之一面。而且，或许他对莱因哈特所抱持的体认，是和大多数门阀贵族大异其

趣的。另一方面，经过了凡佛利特 4 ＝ 2 上的经历，莱因哈特也无从忽视留涅布尔克的存在。这位逆流亡者，不仅仅是有才气，在人格中也有危险的成份，莱因哈特对他是无法产生好感的。即使如此，若有必要，他会抑制反感及恶意，在将来把留涅布尔克迎入他的阵营，他是有此度量的。关于此事的必要性，他曾向好友征求过意见。

“吉尔菲艾斯，这么郑重地问你是很奇怪，不过，你觉得留涅布尔克这个人如何？”

“与之为敌是很棘手的……”

“嗯？”

“作为友方，大概更难以收拾吧。”

这个回答似乎大出莱因哈特意料之外，他的长睫毛繁忙地上下眨动。

“吉尔菲艾斯，没想到你嘴巴倒挺毒的。”

“和莱因哈特大人在一起八年了，难免染上毛病。”

“那么，我是病原体吗？”

莱因哈特提高了音调，不过当然并非是真心在发怒的。

紧闭的唇扭曲成苦笑的形状，莱因哈特接受了吉尔菲艾斯的见解。

以吉尔菲艾斯而言，并非是基于偏见而对留涅布尔克这个人的信赖性提出质疑的，即然莱因哈特并无意屈属于他人之下，也就只有让对方承认莱因哈特的优越性，两者的关系才得以成立。但是要去要求留涅布尔克做到这一点，大概不可能吧吉尔菲艾斯是如此想的。

“这种事或许您是不会去关心的……”

做了如此的前提，吉尔菲艾斯向莱因哈特道出对于留涅布尔克所收集到的几项情报，其中包括留涅布尔克夫妻之间与“蜜月”之形容词相差甚远的婚姻生活。留涅布尔克之妻伊莉莎白是在未婚夫死后，并不情愿地与现在的丈夫结婚之事，莱因哈特在此时才初次听闻。有关男女之间的事，莱因哈特的价值观是单纯而有洁癖的，关于自己本身尚且如此，对于别人的男女情事，就毫不关心了。此时对吉尔菲艾斯的报告，可说是有点厌烦地在听着，不过似乎渐渐感到了有些兴趣，

玩弄着豪奢黄金浏海的手指，动作缓慢了下来，不久手指停了动作，开始抒发出感想。

“那么，留涅布尔克的夫人，是跟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结婚罗？”

“结论上或许是如此的情况吧，不过，终究只是传闻而已。”

吉尔菲艾斯很慎重，关于留涅布尔克的婚姻，不好的传闻占了压倒性，有说他是行使暴力，有说他企图与夫人的娘家之间成立有力的阁阀，可说是不胜枚举。不管是哪一条传闻，共通的部分就是夫人并不爱身为夫君的留涅布尔克这项人们相当确定的推测。

“这对做丈夫的人来说，不是太可怜了？”

莱因哈特认真地说着，吉尔菲艾斯有点吃惊，至今他所收集到的情报，就算程度上有差异，但全都是将夫人视为被害者而寄以同情的，吉尔菲艾斯大概也有点被感化了吧，莱因哈特的见解，有着新鲜的意外性。

“若是不爱的话，就不该结婚，若是被强制的那又另当别论。”

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的姐姐安妮罗杰被当权者强纳入后宫之事，对莱因哈特而言太过沉重吧。“反抗强制吧”要伸张这句话，对八年前缪杰尔家所处的状况来说是太艰难了。

一段沉默的小曲流过后，莱因哈特低声吐出。

“留涅布尔克似乎也不是个怎么幸福的男人啊。”

对这感想点头称是之余，吉尔菲艾斯也开始同情起留涅布尔克的心境。

听到莱因哈特的这感想，留涅布尔克也不会高兴能得逢知己吧？而这正是留涅布尔克无法与莱因哈特携手的最大原因吧。吉尔菲艾斯有此感觉。

※※※

留涅布尔克夫妇造访了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的宅邸，但却说不上有什么好成果。奥夫雷沙府邸似乎是配合着拥有者的巨躯，一切的规格与陈设也都极尽壮大，留涅布尔克夫妇有一半的身子埋入了沙龙的沙发之中。在经过不到十分钟之内，伊莉莎白·冯·留涅布尔克就觉得身体不适，躺在邻室的沙发上，接受看护了。

“让您看见这丑态，真是抱歉之至，总监阁下……”

“尊夫人似乎不太喜欢我家啊，该不是你硬带她来的吧？”

奥夫雷沙的指摘正中标鹄，使得留涅布尔克也觉得不悦，不得不转移话题，原本，这是礼仪上的造访，要以妻子身子不适为理由，尽早告辞也是无妨的，但留涅布尔克想借此次造访多少获得一点实际利益。他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名字搬上了口舌，询问奥夫雷沙的见解。

“哼，那个金发的小子吗？”

奥夫雷沙的声音中，充满的不是恶意而是破坏力。光是听到这声音，胆子小的人大概就要昏死过去了。

“不过是姐姐的姿色迷惑了陛下，而余波庇荫了她的弟弟罢了。留涅布尔克少将会在意这件事吗？”

“不过，他本人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自信，而且，公平地来看，他的自信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

这件事实，奥夫雷沙这种欠缺时代认知的保守派会如何去接受呢？留涅布尔克对此事有着恶意的兴致。虽然现在的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只不过是个少将，不过是个骄傲的金发小子而已，但少将之后是中将，中将之后又是上将，如此一来，特别顾重颜面的贵族诸公们被迫对他做礼节上的让步的日子，有一天终将会来到吧。

为了阻止此事，需要留涅布尔克的力量，若能让贵族们这么认为，留涅布尔克也就能让门阀贵族了解到他的商品价值，不但能毛遂自荐，还能卖个人情。但是，奥夫雷沙的反应并不在他的想象范围之内。

“看来从战场回来以后，你是没事可做吧，留涅布尔克少将，特地来到别人家里造访，还尽提到那个小子啊？”

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内心的地平上，雷在远方微微地响着。在自由行星同盟，他是异端者，而现在在帝国，他仍旧是异端者。没有才能就被侮蔑，有才能就被忌避，那是过去的逆流亡者一直被安置的，一个悲惨的指定席。

以某层面的意味来说，身为被疏远者的立场，留涅布尔克和莱因哈特是共通的，但留涅布尔克对金发的年轻人所抱持的，不是共同感，而是在相反侧进行的情感。比自己年轻十七岁的年轻人，与自己

并驾其驱的不合情理，并未能带来正面的精神作用吧。几种类型的思虑，但对奥夫雷沙似乎并不管用，反应并不甘甜也不温暖。

“你是地面战的专家，反过来说，是无法期望能荣达为提督的。你所想要的，是我的座位吗？总归而言是是此吧。”

象是面对猎物的肉食性恐龙般的笑，闪动在奥夫雷沙门齿的附近，足以把礼仪端正的留涅布尔克的抵抗一瞬击碎的迫力，包含在那笑声之中。那笑声加大了，因为奥夫雷沙的脸逼近了过来。

“我是讨厌金发小子，但是也讨厌你。”

这男子大概已尽可能地降低声音了，但似乎象是沙龙的墙壁内埋设了扩音系统一样，响彻了留涅布尔克的整个听觉。留涅布尔克想勉强以笑容回应也失败了。奥夫雷沙虽然单纯，却绝非是容易驾御的人。

“所以，我明白地说了，留涅布尔克少将，你和那金发小子若是来个两败俱伤，那可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你尽量为了咬裂他的白皙的咽喉而磨利你的牙吧。”

奥夫雷沙轻松地倾倒手中的酒杯，将威士忌与冰块的瀑布倒入巨大的口中，盛大地发出咬碎冰块的声音，他对留涅布尔克大大吐了口气。

“若是能得胜幸存，我就给你今后的机会吧。但是，你想踢落那金发小子，若是期待我们会加以协助那可就是痴人妄想了。”

留涅布尔克沉默地，咀嚼着自己的失算。那象是陈年的药草一般，充满着空虚的苦涩。

【Ⅳ】

六月七日，新的人事正式决定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少将，被给予了帝国宇宙舰队总司令部副官的地位。这说不上是职位，只是将所属明确决定而已，但莱因哈特反倒高兴，因为确定了这只是在下次征战之前的临时席位而已。吉尔菲艾斯也以总司令部所属将官副官这暧昧的称号，被准许置身于莱因哈特身边。

六月上旬，“圣灵降临祭”的日子一接近，奥丁的市街充满一片喜气。原本这是举行古老的宗教性仪式的日子，但在如今，已经成了在初夏最舒适的时节，用以喝酒、高歌、跳舞的活泼的庆典了。

在这一天，由皇帝御赐了数千樽的葡萄酒与啤酒给帝都的市民。当然，是不可能让全部市民都享用到的，但这是将皇帝陛下对民众的慈爱等等的，以最具效果的形式显现出。并不是给予什么政治权利或经济上的平等，但二十几代的无权利状态，使得一般市民的权利主意识被磨钝了，人们乖乖地去享受着庆典。依莱因哈特的说法，这是“如家畜般地顺从，无丝毫批判能力”，或许，平民们是尽其可能地在享受在专制政治下这一瞬的“小阳春”吧。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相隔八年之后再次的回到老家，是在六月九日“圣灵降临祭”的前一夜，这一夜，莱因哈特前去只准许将官及其夫人出席的军务省的晚宴，他要吉尔菲艾斯将他前些日子所劝导之事加以实行。

若只是等着莱因哈特从晚宴回来，实在是无事可做，所以吉尔菲艾斯接受了金发友人的好意，回到自己生长的城镇去。

已经是黄昏时刻了，穿着私人便服的吉尔菲艾斯首先走进的酒吧中，充满着热闹喧哗。

吉尔菲艾斯在认识缪杰尔家的姐弟以前，偶尔会来接在这店里喝着黑啤酒的父亲。店里面仿佛躲过了时光的侵蚀，似乎永远保存着那暖色系的色调。

穿过混杂的人群，将两肘安置在吧台的吉尔菲艾斯，秃头微胖的店主向他搭讪起来。

“要什么啊，年轻的人。”

“大杯的黑啤酒，再适量地来点香肠、薯条、还有酸酪甜点。”

点好了东西之后，他借用了电话，告知双亲返家之事。让家人大肆铺张地迎接的话，实在不好意思，而若太过突然，则又可能会没人在家。他想，若没人在家，则从外面看看老家就回去也好，不过，双亲这时都在家。约好三十分钟后返家就挂断了电话，把啤酒杯放在他前面的吧台的酒吧店主，频频地注视这高大的年轻人。

“原来，你是吉尔菲艾斯家那个红发的小鬼啊？”

“好久不见了，老板。”

店主握住吉尔菲艾斯伸出的手，用力地上下摇着。

“竟然长得这么高了，都快顶到天花板了啊。”

一面以笑容回应那实的言词，吉尔菲艾斯拿起了啤酒杯。他打算在这店里做好返家的心理准备。用这一杯啤酒及一盘小点心，以及短暂的时间。

在酒吧待了大约三二分钟的时间，吉尔菲艾斯移步回到老家。伴着怀念同行的一种近乡情怯，在黑啤酒的威力下沉眠了，每一步都让他在时光的走廊上逆行，让他能置身于与过去直接连结的光景之中。沉淀于青灰色的黄昏一角，切割出一片橙红，在玄关射出的灯火之中，伫立着双亲的身影。

“欢迎回来，齐格飞。”

“我回来了，爸爸，妈妈。”

已经比双亲高出许多的红发儿子，为了接受母亲的亲吻，必须弯腰到相当的角度。父亲伸出的手掌，比起在记忆中的更小而更瘦弱了。

“真是个坏小孩，要是昨天前先通知好，也就能好好做顿丰富的菜了，连准备也不让我准备一下。”

“那，怎么样，缪杰尔家的少爷对你好吗？”

每次见面，一定会被问及此事，吉尔菲艾斯回答也都是一样的他我非常的好，不用担心。

走进了客厅兼餐厅，坐在餐桌边，晚餐马上就做好了。白色清洁的桌巾和八年前一样，有着三色堇的刺绣。

“不过，你竟然成了军人了，像你这么温和的孩子……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呢！”

这也是每次都相同的台词。儿子只是笑着，对母亲的感慨，是无言以的。对某人温和的人，对另外的某人是可以变得冷淡、残酷的，象这样的邪恶事实及认知，吉尔菲艾斯并不想让母亲明白。

“对了，爸爸，兰花培育得如何了？”

被儿子暗示了一下，只以园艺为乐的父亲绽出了笑容，调整了一下坐姿。

母亲将那诉说着“真是拿他没辙”的眼神投注了过来。

“嗯，对了，多亏你去年寄回来的那笔钱，让我能重建温室了。要不要去看看？”

“我是叫他把钱存下来好养老的啊，可是你爸爸就只会顾着他那些兰花。”

“反正养老时会有恩给，有什么关系，要是有急用的话，兰花也能卖钱啊。”

“可是啊，齐格飞再过十年也会结婚，好让我们抱抱孙子的吧。到时候，做父母的如果没能为他做点什么，实在说不过去吧？至少房子的头期款……”

双亲善良的争论，被儿子的一句话打断了。

“我是不结婚的。”

断言之后马上就后悔了，似乎想缓和一下前言的效果，又再追加了一句。

“目前没那个打算啊，也从来没想过。爸爸不也是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的吗？”

“话是没错，但要是你已经有了对象，没必要等到过了三十啊。你有没有中意的人了啊？”

“就是没有对象啊。所以啊，那个……”

吉尔菲艾斯松了口气了。因为母亲开始准备餐盘，温热的鸡肉浓汤的香气以那华尔兹的拍子在餐厅中飞舞着。

用完了餐，咖啡端出来的时候，吉尔菲艾斯询问了一下。

“对了，隔壁的房子现在怎样了？”

事实上这才是吉尔菲艾斯最想知道的事。父母之间默然地交换着应该谅解的眼神，似乎在沉默中决定好了要扮演的角色，开口的人是妈妈，那是不太赞赏现况的表情。

“现在是名叫培克曼的退伍军人一家在住着，不过还是没像以前那么被用心整理而有些荒废了。不过，当然我们也没资格去干涉人家的私事……”

咖啡喝过之后，没有重点的欢谈仍旧持续着，吉尔菲艾斯进到寝室时，日期已经更换了。为儿子铺床的母亲出了房门，踌躇地叫着。

“……我说，齐格飞。”

“什么事？妈妈。”

“你，真的不后悔当上了军人吗？”

母亲的心情，在吉尔菲艾斯的胸膛里，像是春水般温暖地地渗泌。不过他的回答早已是固定而不变的了。

“我不后悔啊，妈妈。”

“是吗？那就好……”

“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工作，也希望能无愧于他人和自己。而且，我可以明白地预言，在妈妈你抱孙子以前，和叛乱军的战争一定也结束了。”

掺着一些小谎言，吉尔菲艾斯向母亲道了晚安，脱下衣服钻进了床铺。

在这之前，他从窗口向外看，在正面的黑暗中可以看到灯火。那证明了昔日的缪杰尔家现在有人居住，在此过着日子。

明天上午在探访一下原来的缪杰尔家及周围的怀念的处所，在午餐之前回到林贝尔克·休特拉杰的房子去，在心中做了这个预定，吉尔菲艾斯想伸个腰，但手脚上了床缘，而没办法做到。在八年前，他觉得这个床铺大得几乎占了半个世界，而今晚却连他这一具身子也收容不了。感受着岁月的作用之奇妙，他穿越了睡眠庭园的门扉。

【V】

用过了早餐，吉尔菲艾斯向双亲行礼之后离开了家。

“保重啊，别感冒了，感冒是万病之源啊。”

“爸爸妈妈你们也保重。”

这种时候的礼仪还是越平凡越好。

而后稍稍绕过了围墙，吉尔菲艾斯就已到了这天最初的目的地了。

安妮罗杰与莱因哈特姐弟，身为吉尔菲艾斯家邻居的期间并不长。从八年前的初春到初秋，还不满半年，那段短暂的时期，占据了吉尔菲艾斯的过去，导引着现在，而且将要支配其未来。

昨夜看见灯火时，还感觉到八成左右的安心，在这早晨的阳光下再重新看，则昔日缪杰尔家，明显地有着浓厚的荒废气息。这栋房

子，在吉尔菲艾斯的双亲结婚而构新居之时，已经是住着第二代的居住者了，缪杰尔家据说是第四代的居住者。

现在的居住者培克曼家到底已经是第几代了呢？吉尔菲艾斯家是否又将是和邻人无法长久交际的命运呢？

回应吉尔菲艾斯的问候而出现在玄关的，是位六十多岁的妇人。缺乏活力得让人想以灰色来形容，两眼及动作都欠缺着力量。

让外人看自己家的内部，对她而言似乎不是件愉快的事，吉尔菲艾斯表明了身份，并拿出一百帝国马克纸币作为谢礼。以军队的权威及金钱来达成要求，并非吉尔菲艾斯的本意，但培克曼夫人接受了，告诉他在丈夫外出的时间内可以随意看，就走到庭院去了。

八年来的岁月，以那硬实的手掌在屋子内外四处抚过，那痕迹残留在吉尔菲艾斯视界所及之处。“真荒废啊……”在安妮罗杰在的时候，这屋子也给人老旧、疲劳的印象，但却被整理得很清洁。此后的居住者们想来也未必会特别虐待、冷遇这屋子，另外，吉尔菲艾斯本身，也的确有着对安妮罗杰的整理能力过大评价的一面，但即使如此，荒废的印象仍然强烈，使得吉尔菲艾斯为之怃然。

小客厅的壁上，挂着三帧照片。全都是青年的肖像照片，下面注有短短的标记，探视了一下，吉尔菲艾斯摒住了呼吸。

长男卡尔，四八 0 年战死，二十二岁最后的儿子。

吉尔菲艾斯吐出摒住的气，那大概是以双亲的血泪熬炼出来的吧，他的脚步从那满布灰尘的地板上移走了。走了几步才将呼吸与步调协调好的他的面前，看见了延向二楼的楼梯。楼梯有着具光泽胡桃木材质扶手。

这扶手，他曾和莱因哈特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滑了下来，被擦得光滑的扶手，滑下来实在很爽快。就在他们重复了几次之后，才发觉楼梯下安妮罗杰正张大眼睛抬头在看着。慌忙地在中途要爬下扶手，当然是没那么容易的了，两人失去了平衡，发着盛大的声响地摔到楼梯下，正好下面放置着一个大大的洗衣篮，里面堆满床单及毛巾，所以银河军才不致于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两位卓越的青年军官。

因为掉下来时，吉尔菲艾斯整个垫在下面，安妮罗杰命令弟弟向红发的友人谢罪及致谢。“向齐格飞道歉吧，然后再向他致谢，他是为

了保护你才垫在下面的！”这样地说了。膝盖的跌伤让安妮罗杰为他涂药，是让他觉得非常自豪的事。

……那段日子之后四季流转，数个冬天拍动着银色的羽翼，飞向了笼罩着时间大河的黑暗天空，在这期间，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从幼稚年学校毕业，置身于军队了。经历了数次的战斗，目睹了数百万的死亡，然后，在周围蓄积了无数的死者，才换得了自己的生存。

虽然在吉尔菲艾斯心中一隅，有着想责怪培克曼家疏于整顿房子的心情，但这一点却使吉尔菲艾斯引以为耻。三个儿子在战场上死去了，还得让个陌生人来非难有关整理房子的事，培克曼夫妇难道真有那么大的罪过吗?

当然是没有的。吉尔菲艾斯走出玄关时，在前深深地行了一礼。

缓缓地走着，在前往林贝尔克·休特拉杰在途中，他来到了可以远眺幼年学校寄宿舍的街道。

在幼年学校，假日也有其相衬的乐趣。在冬天，来到小雪闪动的市街，在啤酒喝得满脸通红的老板所在的小摊上，点上一份奶油烤蹲鱼。

“多加一些柠檬汁啊！多加一些。”

被铝箔纸包着的鳟鱼，热会烫伤嘴唇，不过也能把手掌给暖和了起来。

看完了立体电影再出到外面来，小雪成了真正的大雪，街上各处都有小孩子们开始打起了雪仗。想到了某件事，他急忙跑回幼年学校，果然，上级生、下级生对抗的雪仗已经打起来了。把雪球往爱整治的人的上级生的脸上丢去时的爽快，每口吐出的气息，似乎都像活泼的音符在舞动……

“这不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吗？”

从旁而来的这声音，把吉尔菲艾斯呼唤回现实来。红发的年轻人转过修长的身子对着那声音，不久便绽露出怀旧的表情。

“是马丁？马丁·布佛贺兹吗？”

吉尔菲艾斯回想起瘦小而气色不佳的同级少年，除了身材长高了以外，并没有多大转变。总是在腋下夹着厚厚的书，这一点也没改变。他进了国立奥丁文理科大学，正在研究古典文学。

“的确象是你会有的生活方式啊。我妈妈就常说你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学者的。”

“谢谢。不过话说回来，齐格飞，你竟然成了军人了，这可就教人想象不到了。”

平凡的述怀中倾注着深深的心思，马丁·布佛贺兹仰望着老友高大的身子，突然露出苦涩的，像在忍着牙痛般的表情。

“不过，我后年也将进入军队了。因为满二十岁了，要服二年的兵役，和你不一样，是从最下级的二等兵出发。若能活过一年，就可以晋升为一等兵，不过在此之前大概早就战死了吧。”

“马丁……”

“抱歉，齐格飞，我并无意破坏你的心情。”

“我明白的，你不必在意。”

不过让吉尔菲艾斯觉得奇怪的是，进到国立大学从事某些学问研究的人应当有免除征兵的特权的，马丁难道没去申请吗?

“我申请过了，但却被驳回了。若是医学或工学还有话说，像文学这种没用的学问是没有免除征兵的特权的。”

“文学是没用的学问吗？”

“我是不这么想，但下决定的不是我，而是军务省的征兵训练局的官僚们。他们不只是在办公桌前摆官架子，把我们送到前线去，还连学问、艺术也帮忙分好了级了，真是了不起的官爷啊。”

“容许这种人厚颜横行的世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想着莱因哈特终有一天将会进行的军部及官僚社会的肃正与改革，吉尔菲艾斯平静地断言。点头认同的马丁，象是想到什么似地问起了。

“对了，你还和那个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一起吗？那个顽强的转学生？”

不喜欢对方的形容，但吉尔菲艾斯默然地点头，然后又补述了莱因哈特以十八岁之龄当了少将之事。

“是吗？他倒挺适合当高级军人的，大概任何人死了他都能冷然以对吧？真是的，以为自己是谁似的自傲得不得了。我或许也会在缪杰

尔阁下的麾下，被带领到互相残杀的场所去吧……”

吉尔菲艾斯表情凝重了起来。

“马丁，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人是我的上司，也是非常重要的人，对我非常的好。所以，请别在我面前说他坏话好吗？”

“抱歉，我并没有恶意。并不是要和你斗嘴，请原谅我。”

谢罪之后，马丁·布佛贺兹和吉尔菲艾斯握手告辞。他想在征兵之日到来前完成论文，作为在活着的时候完成过某些事情的证明。吉尔菲艾斯带着敬意目送了说了这些话后挥手离去的老友的背影。……但是，经过半年，当学生的地下反战组织遭宪兵队袭击时，在被捕者的名单之中有着马丁·布佛贺兹的名字，随着痛楚的领会，他觉得这实在是马丁所会有的作风。再过两年年后，当他的地位与权限被飞跃地强化时，他探寻了老友的所在，但此时的马丁·布佛贺兹已经在政治犯收容中死去，死因是营养失调。

做完了小小的感伤旅行，吉尔菲艾斯回到林贝尔克·体特拉杰的寄宿处。

在这边生活着的是现在而非过去，将那朝气与活力的风吹向红发的年轻人。

在楼下的大厅，向菲帕夫人间候，谈了二、三句之后，吉尔菲艾斯上了楼梯，敲了莱因哈特房间的门。

“吉尔菲艾斯，你回来了啊？别那么匆忙也行的嘛。”

“莱因哈特大人，上午您都做些什么呢？”

“听了些音乐后，就做战略论的比较研究。伯登和叶克哈特的。”

“是这样啊。”

“没人来打扰，所以满有进展的。偶尔这样也不错。”

本以为吉尔菲艾斯早上就会回来，却等到过了中午，莱因哈特有点不高兴。

“我买了甜酒海绵蛋糕回来哦，要不要吃？”

“不要。”

“……您不喜欢吃吗？”

“我不喜欢吉尔菲艾斯认定用食物就能收买我的这种心态。”

把涌上的笑意，抑制在咽喉中，红发的年轻人再呼唤了。

“这蛋糕应当是好吃得可以弥补的心态哦。我去叫菲帕夫人冲咖啡。如果愿意原谅我的话，就请下楼吧。”

走下楼梯，吉尔菲艾斯听到背后律动的脚声跟了过来。将来暂且不说，现在这个瞬间，似乎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 第六章 伯爵家候补继承人

【I】

成为军务省高等参事官既宫廷问官的格林美尔斯豪简上将，为了叩谢恩典，去到了皇帝的居城“新无忧宫”。那是在六月十一日。

在为谒见而设置的侯传室，原本盘算会等上大约二十分钟，但老提督等了近二个钟头左右。而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睡觉。被侍从叫醒，由侯传室缓缓步向谒见室的背影，一阵低声秀笑的微波朝着他摇曳。“瞌睡子爵”或“日光浴提督”之类的评价也不是现在才传开的，据说连皇帝也都不加过问的。在侯室列队的人们看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打瞌睡的样子，有人为之苦笑，也有人拿他来作为轻薄的打赌的对象，早已没有廷臣会去认叱责他的无礼了。不过，这一天，在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之后，入座的财务省官露出了不悦的表情，那是在他发现套着天鹅绒椅套的奇子上有一大片口水的时候。

在谒见室中，合计起来共一百三十四岁的两个男子，形式上的礼仪及漫无边际的话持续了约五百秒钟，使得侍从们发出忍住打呵欠的耐心。但在无意义谈话停止之后，皇帝转换话题。

“对了，关于在你手下做事的莱因哈特·冯·缪杰尔那个人。你觉得他如何？……”

“哦，呃……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之弟吧。啊，一看见他，也就足以想身为姐姐的伯爵夫人的美貌了。”

老提督笑了，但那和好色的表现相去甚远，是种干涸的笑声，所以皇帝似乎也被挑起想斥责他的意欲。

“年轻真是美好啊，陛下，一看到那个年轻人，就叫人打内心里这么想。似乎这世间没什么可能的似的。”

皇帝以银匙搅着咖啡，不怎么专注地望着那白色纹卷成漩涡的样子。

“是啊，格林美尔斯豪简，人类所做得到的事大概没有他所做不到的吧。除了特殊的学问技术以外……”

老子爵一点头点赞同，皇帝就拿起汤匙。似乎是细心地以手指将汤匙转着。

“事情是这样的，格林美尔斯豪简，以位阶而言他只是个帝国骑士，因为他还只有十八岁，现在保持这样也好，但在他成年之前，朕想赐给他一个显赫名门的贵族家名。”

“陛下是想加添他声名地位？”

“这个嘛，或许被加添声名地位的不是他，而是那家名吧。那也先不考虑，朕的想法，你觉得如何？”

“很好啊。”

“很好吗？果然是如此，朕也是这么认为。”

皇帝发出象是弄痛了喉咙似的笑声，向老贵族发出要他们退下的手势。

宫廷里对传闻、流言来说，是理想的繁殖地。皇帝的打算，滑走在人们的舌耳之间而至落入莱因哈特本人的知觉之中，时间短得连变更日历的必要也没有。

※※※

“皇帝似乎向宫内省指示，当我二十岁时，要让我继承某个伯爵家。”

因为未获子息或女儿出嫁而断绝血脉的贵族世家，因皇帝的指示而使其家系复活的例子有过许多，并非什么罕见稀奇的事。莱因哈特拿出爵位号名录来向吉尔菲艾斯说明。

“好象有几人侯补的，呃，我猜是布边塔诺家、艾先巴哈家、罗严克拉姆家……还有好多个呢。”

要说罕见的话，是吉尔菲艾斯觉得莱因哈特似乎坦然地为皇帝此番好意而高兴，以不常来说对皇帝的恩宠，总是以曲线怀的感受表现来回报的。

“要丢弃缪杰尔这个姓吗？”

这个询问并没多大涵意，但一瞬间，吉尔菲艾斯对闪动着冰蓝色的雷光。

“所谓的缪杰尔啊。吉尔菲艾斯，是个把自己的女儿卖给权贵的不知廉耻的男人的家名，这种家名，丢到下水道去没什么好可惜的！”

莱因哈特感性的炽烈，使得吉尔菲艾斯不由瞪大了眼睛。自己还无法完全掌握住这个人的气质。这件事，吉尔菲艾斯不得不自省。

去年，莱因哈特的父亲暴毙的时候，金发的年轻人象是将泪腺石化了似地与泪水绝了缘。对他而言，似乎想把忌恨的不名誉的家名，和遗传学上的父亲一起收入棺柩，葬入地下似的。

※※※

而在此时，在宫中这个连莱因哈特都已耳闻的传闻，当然没有理由会回避门阀贵族的听觉。莱因哈特将继承某个名流的家门，这个消息，使他们之间的一部分大为愤怒。

“罗严克拉姆伯爵家，不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门阀贵族吗？把这赐给一步登天的小子继承，怎么象话！素有名誉的帝国贵族的家门，几时沦为寒门之人的升官爵游戏的廉价奖品了！”

臭骂莱因哈特、大叹时势之后，剩下的能量也向此事的决定者——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溅起泡沫了。

“原本陛下在大公的时期，就未接受过帝王教育，也只有游戏方面才出名啊。不过以帝国和贵族长年来的交谊，竟然没能顾及我们，真是太不留情面了。”

除了愤怒以外，也有不知是嘲弄或灰心的见解存在。

“细想起来，毕竟是那个格林美尔斯豪简在担任侍从啊。如果原本意志不够强韬的话，当然就会近朱者赤了。”

这种意见若是平民提出的。立刻就会被宪法兵队或社会秩序维持局所拘禁，课以不获之大罪，被处以死刑或流放吧。但是在门阀贵族之间，只要不是在正式的场合说出不予过问的是一般常例。这不只是表现在言论方面，门阀贵族有其特权而已，也是皇帝、甚至高登巴姆王朝是门阀贵族们精神上之所有物的一种奇怪而隐约微妙的心理作用的表现吧。

而且是在缝补这些隐约微妙的空气似的，开始传出奇怪的流言，那是与贺尔曼·冯·留涅克尔布的身世有关的，说是留涅布尔克是母亲的姓氏，其亲生之父是高登巴姆帝室中人，他的逆流亡，是得知自己出

生秘密的留涅布尔克抱持了继承帝位的决心所致。当做故事听是很有趣，但至少并没有任何证明物被提示在人们眼前。

只不过，这类的传闻一向是双刃的剑。假设留涅布尔克的生身之父真的是高登巴姆帝室的一门，在曲折的宫廷阴谋的迷宫中，或许反倒会成为危及其身命的要素。

不管如何，留涅布尔克本人也不予否定那流言，似乎是冷然地无视而不见着。

各种传闻及流言，都被现今的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没有直系儿子的这个危险的事实所增幅。因为在专制帝国里，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而是由君主的意思决定一切。

没有皇太子。这件事本身，在防止权力构造的二重性方面，有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过去在人类的地政治课地代，废除皇太子制度。采用以皇帝遗言来决定后继者的制度的文明也是有的。但是，对现实上的，而且是现在的高登也姆王朝而言，却孕育出分裂与内斗的危险，成为巨大的不安要因。

※※※

有关于留涅布尔克的这奇怪的传闻，也侵入莱因哈特的耳中，他并不相信此事，因为在闲来无事的贵族之间，许多人都具有无现任的传奇作家的天份。

不过，如果放出这传闻的是留涅布尔克本人的话，那么这是多么惹厌的家伙啊——莱因哈特这么想。不由自己本身实力与才干去获得地位，而竟然以帝室内之一门这样的血统作为武器。即使莱因哈特是这么想，也没证据说放出传闻的主谋就是留涅布尔克。或许莱因哈特只是在对自己本身的想象发怒而已。

莱因哈特本身，是想在成为伯爵家的后继者，便是那只是意味着在通往至高之座的阶梯途中，设置一个舞台布已。在第一次他自己累积经验、提高能力的同时，必须培养足够的周边势力才行。为此，若是伯爵家的家名可以利用的话，那就利用吧。再加上能够和缪杰尔这个性氏别离的话那理由就已经很足够了。

【Ⅱ】

“我说，吉尔菲艾斯，实在是总觉得叫人发慌，这要在腐败的土里，树木也会腐朽。怎么不赶快发起下一场大战斗呢？如此一来，可以不必呆在这种飘着腐朽气味的地方，而阶级也能再晋升。”

莱因哈特的发言，大概是被超保守派的门阀中文与绝对和平主义者双方所忌讳吧。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让吉尔菲艾斯以外的人听到的话，一定会嘲笑他的不逊。但是反过来说，以客观来看，这也不只是仅限于被嘲笑的梦想而已了。

这一天，结束了在宇宙舰队总司令部形式上的出勤的莱因哈特，独自走在回寄宿处的路上，因为吉尔菲艾斯出度只有校官级军官的战术研究会，应当倒比较迟的。从后方开来的地方车，在他旁边缓下了速度，坐在驾驶座的贵妇人。向他挥手问侯，莱因哈特慌忙地回礼。

那是姐姐安妮罗杰的友人玛格妲蕾娜·冯·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现龄二十五岁，比安妮罗杰年长二岁，她并不是嫁给男爵丈夫，而是本身就是男爵家的家主，是足已称之为才色兼备这旧式形容词的女性，精神上的骨骼也相当雄健，如果是男性的话，必定将成为贵族社会中的俊秀。

安妮罗杰在贵族社会中是孤立的。以其出身是虚有贵族之名的贫穷的帝国骑士来看，会招致盲信血统及家门的贵族们所忌避也是当然的，即使是对安妮罗杰没有积极恶意的也不愿故意去接近她而使得自己被孤立吧。但是唯有玛格妲蕾娜·冯·维斯特帕列毅然地、或者说是平然地，与安妮罗杰之间建立了友情，而不介意门阀贵族们的反感。有个贵族指着她，非难地说“身为女人的，别那么蛮不讲理”而被反击“身为男人的，除了讲女人坏话就没别的才能了吗？”此事一传开，使得那贵族一时间没脸出现在社交界里。

以种种意味上来说，是极少数让莱因哈特抬不起头的女性之一。

透过地上车的窗子，不象贵族作风似地开放的挥手问侯之后，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就此通过莱因哈特的身边，消失在街角了。这让莱因哈特着实地安心了下来。因为他以为会被邀约到几乎引起他沮丧的音乐会去呢。

※※※

地上车驶过二条街之后的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这次是因一位打招呼的步行者而将车子靠了过去。

“咦？这不是玛琳道夫伯爵家的希尔德小姐吗。”

“好久不见了。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

“你还在上学吧。”

玛林道夫家过世的夫人，在结婚前，会在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的学校但任古典音乐的讲师。女儿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时年十七岁，伶俐得连维斯帕列夫人也咋舌，不过她似乎在政治或军事这些散文性的东西比对艺术更有兴趣。

“希尔德，如果你是男的，有一天一定能轻而易举地当上国务尚书的。或者是进到军队去担任军务尚书吧。”

希尔德笑了。在有如美貌少年容姿中，闪射着少有的香味。

“维斯特帕列夫人的话，一定很适合大元帅的军服吧。就当您的参谋长吧。”

“那倒也不差呢。怎样，要不要搭车？我可以送你到图书馆或学校去哦。”

“那就麻烦您了。”

“希尔德，你还交不到男朋友啊？”

“能帮我介绍一个吗？”

“……也对，倒也不是没人送啊，不过太低能的男人，大概你是看不上眼的呢。”

要填埋这数步的距离，人们有时似乎是需要数年的岁月的。此时，仅隔两条街的伫立在路旁的年轻男女双方，要彼此面试。还必须隔上大约一千日时间才行。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在此之后敢忙于自己多彩多姿态的恋情及身为艺术保护者的活动。也没闲情去干涉他人的感情了。

※※※

而对莱因哈特而言，现在的余暇也只是一瞬的事，年内再次的征战可说已是既定的事了。

而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件。

对高级军官而言，宴会也是必须出度的重要职务之一。毕竟在这巨大而充满旧弊的帝国，并没有议会这种玩意儿。所以在宴会席上进

行分事的决定或提案是经常可见的事例。很明显地，不公正的政治权力的寡占状态是存在的。在六月十六日，由格林美尔斯豪简子爵举办的，晋升上将的私人祝贺会当中，也看向见这倾向，在广大会场的某处，或几间个别室中，商谈及议论正掺离着酒精在进行着。莱因哈特虽然也出席了，但大概是他尚且还与这类事件无缘。

就如吉尔菲艾斯所担心的，莱因哈特并没有其他友人存在，所以即使出席这种宴会，也不会有谈笑的对象。因此莱因哈特在大厅的一隅，收起了二十岁年轻人应有的健谈，专心于征服那豪华而多彩的料理。

“想带一些回去给吉尔菲艾斯。”

莱因哈特正想着这贫乏性的事，他在容姿、才能、野心三方面，在这时代，都是无人可比的事实，也绝对不应当是可以忽视吧。

最初，他在视界的一隅，看见了“令人厌恶之至”的留涅布尔克少将的身影，但他无视地仍只去关心美酒与肉品、水果，等他再次去注意时已不见其人影了。莱因哈特是无从得知的，留涅布尔克正被一位客人招唤，已到个别室去了。

※※※

“是伯爵您啊……”

此时，留涅布尔克向对方展现出一反常态的惶恐态势。

那男人看来约四十岁前后。除了眉毛有点粗之处，算得上是容貌端整，还令人觉得那不象单纯的贵族的锐利的实务能力。满溢在那如同军刀的细长身子上。

那是留涅布尔克的大舅子，艾利·冯·赫曲贝克伯爵，是留涅布尔克之妻伊莉莎白的兄长，对昔日曾是“蔷薇骑士”第十一代连队长的这位逆流亡者而言，可能是全帝国中唯一令他畏惧的对象吧。在两人面对时的表情中，有着紧张的阴影。

本来，赫曲贝克伯爵对这名从同盟逆流亡而来的这男子是有着善意的，所以才答应留涅布尔克强硬的求婚，将妹妹嫁给了她。而其中一个因素，是社交界对伊莎白忘不了战死的未婚夫之事有所评判，对她退化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心的兄长，才积极地推动这婚事。这样的传闻也是有的。

“留涅布尔克少将，有关你的家庭，我听说了一些非同小可的事。”

面对面坐在沙发上，这是伯爵开口的第一句话。

“我妻子，伊莉莎白跟您说了什么吗？”

“没说什么。”

大舅子的口气很冷漠。

“妹妹她太过退缩自闭了，她要是能多将自己的想法或周围发生的事说出来，那就太好了。”

赫曲贝克伯爵在官僚中是身任内务省警察总局次长之要职，是广为周知的下届警视总监的最佳候补，而再接着将成为内务尚书而名列阁僚，这也是大为众人所传闻的。何况他目前仍是三十八岁的少壮之年，一旦成为内务尚书，将会独占这座位吧。

“不过，就算她不说出口，我也知道妹妹心中有什么委曲。况且你对妹妹的态度，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

“……”

“还有不知出外奇怪传闻的流传，希望你诸事都要自重才好。”

伯爵两眼中漾着金属般的光泽。

“少将，我不愿认为你是为了赫曲贝克伯爵的政治中的影响力之目的而向舍妹求婚，因为这关系到我自身的鉴别人的能力啊。”

伯爵将无形的锥子插在留涅布尔克的心脏。

“但是，我是不能用妹妹的幸福来换取我的面子的。若是夫妇的关系已无法修复的话，我只有采取被认为最好的途径了。”

此时留涅布尔克才丢下一直穿戴着的甲胄。

“我想要请问你件事，伯爵。”

“什么事？”

“是关于伊莉莎白原本的未婚夫之事。”

留涅布尔克的表情声音中，都散发着危险的火花，但大舅子并不为所动。

“跟我妹妹求婚时，你不是已向我说过了吗？说你对我妹妹的过去完全没有兴趣，难道你食言了。或许在什么同盟的那个叛徒集团中，

是容许食言的吧……”

“这讥讽未免太令人惶恐了，但是伯爵，在意过去的人不是我，而是伊莉莎白。”

“……”

“妻子总是在我背后看着以前的未婚夫的影子，然后拿来和我比较。妻子虽然否认了，但我心里明白。”

赫典贝克伯爵的嘴，小小地咧开成叹息的形状。

“原来如此，妻子在意过去丈夫在意现在，留涅布尔克家的夫妇，似乎是各自有其烦恼，但，那么到底有谁在意着未来呢？”

“至少我是在意的。”

“那可真再好不过了。”

象是疲劳而非在挪揄地，赫典贝克伯爵说着，在沉默之中，轻轻抬起一只手。显然那是表示会话的终了，以及要求留涅布尔克退场，虽明白此意，伯爵的妹婿却没有离开此地的意思。当他再想开口时，伯爵制了先机。

“少将，请别再让我失望了。”

留涅布尔克脸上泛青，他粗略地行了个礼就掉头离去了。

【Ⅲ】

没有谈笑与会话的宴会，莱因哈特也无法长待下去。消化了一些形式上、礼仪上的会话之后，就只剩寻找退场的时机了。

过了二十一点之后，明显地高官们开始从会场上消失了。莱因哈特也想回去，正走向由沙通往物品寄处的走廊。不，他是打算如此，但格林美尔斯豪简府邸是多次增筑改建的老建筑物，看来是走错了一道门，到了日光浴室这边来了，看来也是多少有些醉了。在挂着帧静物画的墙壁前，置着浅粉红色的沙发。莱因哈特发觉到有位身穿丝绢礼服的贵妇人似乎很痛苦坐在那儿。

“您怎么了？夫人……”

虽然觉得对这容貌有所记忆，但还不敢确信。原来莱因哈特就不太热心地去记忆女性的容貌，此处若有旁人在的话，他一定就不会和这妇人说话了，但现在妇人身边只有他一个人，莱因哈特对于与女性

应对的事，所会的还不及宇宙中指挥大军能力的万分之一。但是因为他在外表上，华丽与优美的融合几乎到达了极度限，所以除了姐姐与吉尔菲艾斯之外，很难有人察觉此一事实。

让妇人躺在沙发上，正想去叫仆人来的时候，想象不到的局面咬住了他了。

“缪杰尔少将对他人的配偶有兴趣吗？”

混着毒气的冷气的声音，从他背后而来，莱因哈特回过头去投出那立法蓝色的视线，看见了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那苍白得离奇的脸，不由得令他想要咋舌。忍着自己成了廉价恋爱剧的出场人物般的不快，他站了起来。

“你误解了什么了。缪杰尔阁下是看到我身子不适，让我在这边稍躺一下的。你说话别失礼……”

妻子的话，丈夫并没在听，对着莱因哈特的视线并未移开。

“缪杰尔少将，我要听尊驾辩明。”

“辩明？”

莱因哈特那仿如古黄派画家以特选的书法描出的，形状极美的眉毛勾成了锐角。白皙的脸颊，露出沸腾的血色地涨红了。两眼充满了雷火般的闪光，这是受到不当非难时，莱因哈特的激烈反应。

“我为什么得向尊驾辩明？事情正如你尊夫人所说的，我也并不想要致谢，但尊驾的说法令人不禁感到不悦。”

“是令人不悦吧，因为在这种场合，遇上了最不想见到的人啊。”

“下流的东西，妄想也该适可而止。你这家伙如果还要再曲解我的善意，把我贬低到你的水准的话，我只有以实力来要求你的礼节了。”

莱因哈特话中已经不再用尊驾这种等二人称了。妻子抓住了丈夫的手，但做丈夫的经近乎矿物般的冷漠的把她的手甩开。

“以实力来质问？一对一的吗？”

“当然！”

正面接受莱因哈特的愤怒的留涅布尔克脸上，恶魔般的脸谱在摇动着。

“看来我的能力轻重是受到考验了。这个象纤细的象牙雕刻的小鬼，竟要和我一对一地打斗……？”

留涅布尔克那闭的上嘴又更加露骨地扭曲成嘲弄的形状。

“我可以先提醒一下，缪杰尔少将，一直在帮着尊驾的那位红发的忠臣可不在这里哦。尊驾以为自己一个人就打得赢我，那就不知已不知彼了。”

“到外面去……”

莱因哈特的声音低沉，但那是意味着内在的怒气的战意即将爆发。

“好吧，就到外面去。在宾客满座的厅内被打倒的话，对自尊心过剩的小鬼而言大概是难以忍受的啊。”

留涅布克还是不停地嘲弄，若是莱因哈特那敏锐的知性中，再加入一定的年龄才会有的观察力的话，或许就能看出留涅布尔克嘲弄的对象并非莱因哈特个人，而是留涅布尔克本人在内周围的一切。但是，即使能看出这一点。莱因哈特也不会默然接受别人对他的嘲弄及侮辱。这个瞬间，莱因哈特负面的情感全集中在留涅布尔克个人身上，什么高登巴姆王朝，早飞到不同的次元去了。

从沙龙的南侧经由石板走道通向内院的通路上，三十出头及十多岁的两位少将，远离了宴会的吵杂，在初夏的夜风吹袭下，开始脱去外套，但在两人还没做好空手决斗的准备之前，夜晚的空气流动了，数个人影围住了他们。一个影子走近了过来，插进了莱因哈特与留涅布尔克之间。

“两位大人，就请到此为止吧。在这种地方比起腕力来的话，宴会的举办人会为难的。”

对这语气有些感到胆层的留涅布尔克，将卷起的袖子放下来了。

“尊驾是宪兵吗？请问官阶姓名。”

“不是的，我是伍尔利·克斯拉上校，是奉格林美尔斯豪简上将阁下之命，负责会场警备的。”

对这名字有反应的是莱因哈特。

“哦，克斯拉就是尊驾啊？”

去年，虽然只是极短的期间，莱因哈特曾和吉尔菲艾斯一起到宪兵队，协助进行在细年学校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的秘密搜查，当时听说了克斯拉解救因不敬罪恶而被捕的老妇人一事，认为其手腕与为人皆为不凡。

另一位当事人留涅布尔克则无言地伫立着。

“这真是玷污了尊耳了，缪杰尔阁下。”

克斯拉以那不象军人而象是少壮的法律家的风貌回应，并吩咐兵士将两人的外套捡起来。将这各自归还给所有者。

“不管如何，肩负我军之将来的少壮气锐的两位阁下，是不可能会象一般士官，兵士一样，有脱了外套打架的行为的。大概是喝醉了，觉得有些暑气吧。”

虽然是轻描淡写地，但他这一席话，同时解救了两位少将及邸宅主人三者的名誉。如果两人当真互殴起来，而事实被公开的话，是不可能不受到责罚的。两名暴发户的丑态，必定会让门阀贵州拍手叫好吧。

“两位阁下都醉了，将他们分别送返住处吧。”

克斯拉对部下下令的声音，使莱因哈特与留涅布尔克眉间都划过一道锐利的闪光。莱因哈特正想开启那端丽的嘴唇反驳时，年长的留涅布尔克制了先机，发出低沉提明的笑声后，整理好外套的衣襟。

“上校，给你添麻烦了，的确似乎酒喝多了。我带我的妻子回去，能帮我调部车到玄关吗？”

说了这句话，他就调轻脚步直向主馆去了。对莱因哈特完全无视。而金发的年轻人也不再争吵了，被封住的怒气与斗气化为一团吐了出去之后，也自行整理好服装，缓步走去，以免追赶上了留涅布尔克。

“真该要感谢酒啊，因为有它代罪，人们的过错才得以被遗忘……”

克斯拉对夜空以讽刺的视线。

“不过，事情不会这么了结吧。”

在心中自忖了几句后，将部下解散，象是随在莱因哈特之后走去，一瞬间，金发年轻人回过头来望了克斯拉一下，并没有开口，那

大概是经过抑制的结果吧。

克斯拉微笑地行了一礼后，莱因哈特就回过头再度前行。

※※※

“看来克斯拉上校已善加处理了，不用提心了，赫典贝克伯爵。”

身为留涅布尔克大舅子的内务省警察总局次长，向老者低头致歉。

这里是格林美尔斯豪简府邸的会客室，以酒红色为主调地配以，留给人厚重印象的房间里，虽然是初夏，暖炉仍燃着小火，那是表示馆邸的主人近年来手脚末端的血液循环不良，因为此地原本就是乾凉的气侯，夜晚也不会出汗，老者将冰冷的双手和指伸向火焰，互相摩擦着，那双手给人犹如树枝般的印象，让人觉得放进火中也会有什么违和感。

“对了，伯爵的妹婿有着皇族血统什么的，最近常听这种传闻啊。伯爵你自己对待这事有何看法呢？”

“那实在太不象话了。”

一刀两断地断言之后又似乎觉得说得太果断了些，伯爵又再加以说明。

“倘若说……不过终究只是假设的，即使留涅布尔克是皇族的后嗣，只要此事没被正式承认，那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历史也是如此，只要不被当权者所公认，就只不过是假设或缪论了。况且这一次，未免太荒唐不实了。对于传闻的发源，甚至可处以不敬之罪。”

“依我想啊……”

“呃？”

“历代诸帝，在‘那方面’都算不上的对人君子啊。除了巴克西米利安·冯·由谢夫睛眼帝外，只有极少数的，没有引起私生子骚动的顾虑啊。”

一边苦笑着，伯爵点头表示同意。

“虽然是过分过问了。不过令妹不知有何看法呢？”

“伊莉莎白吗？妹妹她在想着什么，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连是否爱着留涅布尔克，都不能确定。……”

伯爵的回答略欠明确，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用那比对方更不明确的表情点头后，在咖啡中放入四匙砂糖。

“那么，伯爵认为留涅布尔克是危险的人物吧？”

“有野心与才能的男人，大概就是危险的存在人物吧？”

伯爵以一般论带过，眼神略为转变地看了老子爵一眼，他发觉似乎从刚才以来，他一直被卷入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所主导的话题中，而说了些无用且不必要的话。

“我是个自认公认的无能者……”

老人悠然地啜着过甜的咖啡。

“但也正因为如此，反倒得以所到种种的秘密啊。因为既然无野心也无才能，口风又紧，人们就不由地放松警觉而泄了秘。”

老人笑了，但那笑意在赫典贝克伯爵看来，象是属于那不吉的领域中的。在社会上，较年少的他被视为是非常志得而不可掉以轻心的人物，但在这房里，似乎是被逆转达过来了，不过，那也限于短短数秒间，格林美尔斯豪简家的老家主又回复成那老妇人般的表情，接受赫典贝克伯爵的告辞。

客人离去后，老者以缓慢的动作，对着TV电话。

“克斯拉上校，辛苦你了，不过，你能再帮我办一件事吗？”

一阵咳嗽之后，老人如此地告诉了对方。

# 第七章 真实是时间的女儿

【I】

战争、远征、出兵、纷争，这些事物原本是会带给国家根国民巨大的负担，将经济力及社会健全加以污染的。

但是，一旦这些事物持续了一五○年，那就会组合到国家存立的机械构造之中，而就成不可欠缺的要素了。“战死”这个项目被摆在成年男子死因的第一位，庞大的军事力成为支撑经济活动的强力支柱，要让一百万人的军队进行一百天的作战行动，设法需要三亿人分的食粮。医药品、衣服、武器、军队将巨大的胃袋全开，消化物资。为了军队采购卫生纸的供应权利，甚至发生过杀伤事件，也许这是令人觉得滑稽的事件，但能够只将之一笑置之的人可说是幸福吧。

在各自的阵营中，又各有其情由所在。银河帝国身为统一支配全宇宙的唯一正统政体，必须得讨代凶恶的叛乱军才行。有时皇帝本身的名誉却更助长了这大义务份。而在自由行星同盟，则不断对邪恶的专制帝国挑起自由与正义之战，政府希望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军部首脑与复苏的军需企业则关心补给物资的数量更重于失去的人命。补充地说明一下，所谓军需产业的经营者，永远是那些绝对不会战死的人。

在伊谢尔伦要塞，莱因哈特有了和意外的人物相会的机会。前些日子，以奇妙的形式成为知已的伍尔利·克斯拉上校。即然同为军人被配到同一战区应当也非不可思议，但莱因哈特知道此事并非偶然，而向他询问。询问的语句很平凡：“你怎么会在这里？”这在文明发生以来，大概被用过一光兆以上的句子。

“下官此次是以军务省高等参事官代理之职位来到战场的。”

“说是高等参事官的话……”

“就是格林美尔斯豪简上将阁下。”

“嗯，就是如此吧，格林美尔斯豪简阁下无恙吧？”

莱因哈特的询问完全只是形式上的，但克斯拉的回答却是认真的，据他所说，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在莱因哈特等人由帝都奥丁出发，步上征途之后，就得了夏日风寒，并发了支气管炎及肺炎而病

卧。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也派了探病使者前往格林美尔斯豪简府邸，自从病卧以来，身体急速衰弱，甚至有人说他会在年内死去。

“毕竟是年事已高了，再加上从军务的第一线被调开。不，引退焉为的这件事也使得他沮丧吧。”

“是吗？身体欠安吗？”

莱因哈特觉得有些内疚，因为他曾经为老者这形同退役之事而欢欣过。

没有必要再多谈此事，莱因哈特转换话题。

“此事就暂且不提了，克斯拉上校，在奥丁时以奇妙的形式受你关照了。”

莱因哈特如此地说，或说是有些唐突。

“哪里，不足挂齿的。”

“多亏了你，才没使尊敬的留涅布尔克少将蒙羞啊，跟你道声谢了。”

很辛辣，而且那辛辣中又带着直截了当，甚至给与予被这么说的克斯拉一种清爽的印象，这并不寻常。克斯拉欲言又止，只用沉默回应，而在沉默更加重以前，若无其事地，将话题转达到莱因哈特的现况上。

“据我所悉，这次阁下好像将指挥一支分舰队了。”

“前次的出征中，我指挥了百艘单位的舰艇，这次指挥了千艘单位舰艇，下次出征的时候，希望能增加到万艘啊。”

此时的莱因哈特，不能说是绝无下意识的演技的，但是由他身体所放射的霸气使得为之冲动，将绝对不对吉尔菲艾斯以外的人表白了内心的一隅，说了出来。

“以缪杰尔阁下的才干，近日内必能实现吧。”

“问题是才干是否能被肯定。”

莱因哈特讽刺地指责了。

“对了，你以高等参事官代理这身分来此，纯粹是为了公事吗？”

“在这国家中，公事与高官的私事，常常是很难加以区别的，这次大概是其中一个小例子吧。”

“的确，至今有过不少前例啊。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你与哪些事实的真实有关，我倒有兴趣了解一下。”

“有人说真实是时间的女儿，太早去挖掘真实的话，就不会健康地生产，甚至会导致流产，结果有时甚至会伤及母体。”

“你真的是如此认为吗？”

莱因哈特的兴趣，反倒向着克斯拉本人的，这个人看来有足以深深玩味的妙趣。

“派遣下官前来的那些人们，是如此认为的吧，下官只是加以度测而已。不管如何，想来缪杰尔阁下仍是别涉入太深为宜啊。”

克斯拉的发言带有警告的意味，但莱因哈特倒也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带着善意，留涅布尔克、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以前的未婚夫等等所交缠的爱恨情分的群象中，有些莱因哈特所无法理解的部分，原先就不是该过度涉入的对象，点了点头后，莱因哈特跟克斯拉告别了。

※※※

九月二十六日起的八十天内，莱因哈特都在伊谢尔伦要塞及周边宙域渡过。

在后世看来，宇宙历七九四年，帝国历四八五年这一年，在十二月的伊谢尔伦攻防战中，迎接了一次充满血腥味的开幕铃声。而在翌年，帝国历四八六年，则在二月的第三次迪亚马特会战中，再次激起了仍是充满血腥味的开幕铃。连续数年，都是如此不断重演，虽然各场战争都有其独特的容貌，但似乎都是穿着同样设计的服装，在等着自己的出场。

要断绝这种不变的无限连锁，需要相当戏剧性的变化，是需要能造成那种变化的巨大才能吧。

“除了我之外，又有谁呢！”

莱因哈特如此自负，而值得令他如此自负的构想，早已描绘在其胸中。

“看来叛乱军是要以十一月或十二月为期，向伊谢尔伦要塞进行数年来的大攻势。”

听到这情报的时候，莱因哈特不禁冷笑。那夸称为同盟军的叛乱军中，看来似乎也没有值得一顾的人材存在啊。

“就是这样，我才能自信地断言自已将来的战略构想将会成功。”

“听到了吗？吉尔菲艾斯，好象叛乱军又要向伊谢尔伦求爱了。到底是要被甩掉几次才会死心呢？”

“对敌军而言，也不是轻易能下的决心吧。”

用所谓轻易语气说了之后，莱因哈特马上后悔了。他觉得好象刺伤了吉尔菲艾斯，又加上一句请别在意，回复过来的含笑的反应。

“我不会在意的，要是一一地去在意莱因哈特大人的讥讽的话，我早就得去上吊不可了吧？”

莱因哈特只吐出了一声“哼”，似乎有些脸红。一自觉到自己在对红发友人撒娇时。他就会变成这种态度，经常会突然改变话题。

“伊谢尔伦要塞存在，使银河帝国及自称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叛乱势力，都缩小了军事上、政治上的选择空间，两方势力的领导者在战略方面似乎都只有伊谢尔伦回廊的宽度而已。”

莱因哈特的壮丽的战略构想，是编成一个使伊谢尔伦在不再必要的军事运用系统。但是现在，他的地位只不过被委任到极小的战术层次的处理而已。那到底有多小呢？被区区的留涅布尔克掌握主导权的上次那不愉快的例子，就足以体会了。

吉尔菲艾斯从友人的表情推察到他的心理。

“您在意留涅布尔克少将吗？莱因哈特大人。”

“有一些啊。”

“别去在意留涅布尔克少将了，莱因哈特大人。如果他想阻扰莱因哈特大人的话，我会设法处理的，莱因哈特大人就请注视前方就够了。”

那是在吉尔菲艾斯的心底流通的决心，那淡淡的口气中，反倒是明明白白地让莱因哈特知道那热诚的大河的存在。莱因哈特道出了信赖之心。

“也对，吉尔菲艾斯，万事都交给你了。交给你去办，从没有过结果不好的例子啊。”

【Ⅱ】

另一方面，自由行星同盟军在这年年初，经历了在凡佛利特星系，那漫然而无秩序的消耗战后，似乎总算多少是学乖了点了，所动员的同盟军舰艇共三万六九〇〇艘，由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指挥，以极为迅速的行军，以及致密的补给计划，制了帝国军的先机，在十月中旬，扼制了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侧出入口，封锁了帝国军战线的展开，着实地被认为是个好的开始。

威利姆·何兰多少将，即将三十三岁，以其才俊闻名的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提督，容姿及感觉上都相当严谨，让人相信他是个“可用之材”。实际上，若非如此，以三十三岁是难以成为少将的吧。关于此次的总出击计划提出最受注目的作战方案的就是他了。

“总之，伊谢尔伦要塞的攻略法，过去一直被归结在不让对方使用雷神之锤，或是将它无力化这二点上，不过，下官在此提出一个新提案。”

二年前，在第五次伊谢尔伦要塞攻略中，同盟军总司令官西德尼·席特列上将，以并行追击及无人舰冲入作战的二段式战法，“剥去了伊谢尔伦一小部的深妆”。在被逼急了的帝国军不分敌我的炮击下，同盟军被迫从大获全胜往完全败北直落而下，但这被视为要塞功略战术上极致到了一个顶点，败军之将的席特列也在隔一段时间后被授与元帅之位阶，皆因为此事受到评价所致。对此，何兰多又再出新的战术。

“以舰队主力为诱饵。当然，在可能被雷神之锤全灭的情况下，是非得回避不可的……”

向总司令罗波斯元帅说明，何兰多昂然地挺起了那军服的胸膛。

“以集中的火力，定能在伊谢尔伦的铁壁上挖出个洞来。”

何兰多不是作战参谋，而是统率三千艘左右的舰艇集团的前线指挥官。这样的他所提的提案，罗波斯最初并未重视。因为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霍克中校也提出了非常相似的作战方案，在和参谋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协议之后，决定使用这方案。霍克是二十四岁就获得中校位阶的秀才型参谋，除了带有阴气的容姿之外，得到罗波斯很高的评价，而罗波斯总司令官和格林希尔参谋长的组合，在去年，的确使同盟军对帝国整体上的优势大有贡献，贡献上年底罗波斯和格林希尔个别晋升为元帅、上将。罗波斯虽然个性有点草率了事，其战术展开能

力颇为优异，作为指挥官也相当熟练。而格林希尔是坚实而又富知性判断力的，做事注重细节。

第六次攻击方案就由这样一群人统筹决定的。

※※※

对伊谢尔伦要塞的总攻击，对同盟军而言是一种国家性事业，动员大量的人材资源从事计划的实行，其结果，使总司令部的构成人员膨胀，有“参谋”头衔的人，自格林希尔上将以下，高达八十六名，当中有个作战参谋叫杨威利的二十七岁青年上校。

若说二十七岁身为上校，和何兰多或霍克比较起来，应当是相当优秀的，但这青年既没有华丽的才气，也没有知性的锐利一看起来是没有。因为穿着军服，总算是保持了身为军人的外貌，若非如此，大概会象是个出不了名的学者，或是旧书店的第三代经营者吧。虽然身在前线，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军国主义的紧张感所侵犯。

另外还有一位，名叫亚列克斯·卡介伦的人物，年龄三十三岁，阶级为准将，这敢是稀有的例子，若是在战场上累积功勋的结果，倒并不稀奇，但卡介伦的情况，却是专职于文书工作，而在三十出头的年纪获得“阁下”称号的。

这是有些讽刺性的幸运且使他的晋升的。在此之前，同盟军在前线部队的补给与事务处理的最高权威，一直被认定是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但他在被称为“凡佛利特星域会战”的漫长战斗的漩涡中去向不明了。毫无疑问地，大概是成了帝国军的俘虏了，但只要没有进行俘虏交换仪式的话，是无从确认此事的，但不管如何，都得填补雪列布雷杰空下的席位，更重要的为了防范雪列布雷杰成了俘虏，而向帝国军说了军事机密的事态，必须有着能确立出与雪列布雷杰不同的补给与事务处理之独自系统的才能，就这样，亚列克斯·卡介伦准将，以参谋这身分，实际上统括了同盟军的物资供给事务。

卡介伦和杨有着军官学校学长学弟的友情。当然这在格林希尔与杨之间，也说得上有这层关系。

这两位，在同盟军旗舰的沙龙内啜饮着红茶谈天之时，被卡介伦问及何兰多方案之可否时，杨回答了。

“这件事啊，我想不是差。”

“所谓消极的评价吗……”

卡介伦是在事务之中忙里偷闲，而杨则只是多少处理总司令部一些事务而已，而背地里会狠狠地被称为“非全勤参谋”。不知为何严谨正直的格林希尔上将，对这青年颇有评价，所以他才没被赶出去——这样的传闻，还相当可信地被流传着。

“说来最好的途径，就是别去攻击伊谢尔伦吧。”

“那倒也是，那就不必平白的死人了。”

卡介伦一笑，杨露出略有异议的表情，但似乎碍于确实形容方式，而将战略上的本质论提了出来。

“我是说我们是在和银河帝国交战，而不是在和伊谢尔伦战斗。当伊谢尔伦要塞被建设起来时，我们的祖先们就产生了错觉了啊。”

为了取得对帝国军的胜利，必须攻陷伊谢意尔伦要塞才行。若是让同盟军报持这种错觉是其目的的话，帝国军可说是成功了。数年一度，同盟军会备整巨大的战力向伊谢尔伦要塞进行总攻击，在耗尽大量的人命与物资之后退却。此事重复了五次，每次都提供了帝国军嘲笑了食粮。二年前，杨本人担任席特列上将的幕僚而参加的第五次攻击，也在帝国军压倒性的胜利下收场，伊谢尔伦至今仍然健在。

“总之不论如何，想以蛮力攻陷伊谢尔伦，原本就不可能的。”

虽然不是朗朗有志，但否定了作战的意见的话，杨很平淡地断言了。卡介伦也似乎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学弟的意见，随同顶在下唇的红茶杯一起点了头，但他的视界中，映着在远处拿着咖啡杯和参谋们交谈的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的身影，隔着咖啡的气，他向学弟说着。

“对了，格林希尔上将阁下的千金，在今年六月，似乎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军官学校毕业了。”

“是个才女。”

在军官学校中只有个庸才的杨的反应，并不特别。

“而且还是个美女。”

被平淡地告以这重大的情报，但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没兴趣吗？”

“也不是没有，但反正是和我无缘的女人啊。”

“况且又是长官的女儿，就更多了一层疏远感了是吧？这倒也象你的为人。”

卡介伦称站起身来，杨也仿效了。姑且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他本身并不觉得自己那么闲着没事做。对他自己而言只是些小把戏的战术展开上的技巧，倒很受军首脑部的评价，这经由经验与哲学两方面，都熟知此事了。

“对了，尤里安如何了？”

“很好啊，身高也长高了些。”

那是依据通称为“托尔巴斯法”的法令，而由杨家领养的十二岁的少年的名字，此法令的实施，卡介伦多少有关系，和尤里安的亡父也有些面识，所以才硬给单身的杨安排了扶养亲属。这也因为对这少年而言，杨是“艾尔·法西尔光荣的英雄”所致……

※※※

既然伊谢尔伦要塞之攻略是作战目的，当然会设法动员到大量的陆战要员了。在当中会包括“蔷薇骑士”连队，倒也不足为奇。

华尔特·冯·先寇布在今年八月十五日晋升上校，正式叙任为“蔷薇骑士”连队第十三代连队长。在“凡佛利特星域会战”中，雪列布雷杰司令官落入敌人手中这事被追究责任。而一直只是中校，代理连队长的身份，但此次终于正式晋升了。

“一定是要我们这次拼死也要树立功绩的啊。”

晋升为少校的卡斯帕·林滋，以超乎讥讽的论调，试着去解析军首脑部队意图。

“搞不好是叫我们全都去送死呢。”

如此回应的，是布鲁姆哈尔特，他晋升为上尉。二十二岁就担任上尉，可说是不逊色于军官学校出身者的晋升速度了。

两对两位心腹，先寇布再次提出的是，和留涅布尔克少将原上校之间，要完全做个了断之事。“蔷薇骑士”新的出发，是要将旧指挥官加以葬送，才算是完成了心理上的条件吧。

“但是，在这广阔的战场上，要如何找出留涅布尔克呢？这首先就是一件难题了。”

林滋少校说出了如同常识家似的台词。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人说出常识性的意见，只怕会有全员都失去控制的状况发生，林滋深知此事。而先寇布会认可年轻的他担任辅佐之职，原因也正在此。

“只要以实力让我们知道我们蔷薇骑士在此就行了。一有机会，就让帝国军知道我们的存在——以野蛮的血字……”

先寇布的笑，象豹一样优雅而危险的狠狠作响。

“如此的话，留涅布尔克一定会为了反击我们而站在阵头，虽然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但这就是逆流亡者的悲哀，不这么做，他就保不住自己的名誉与地位，所以他一定会如此。”

“如果这么做，他还是不出来呢？”

“那就告诉帝国军说，留涅布尔克是伪装成逆流亡者的同盟军的密探，因为他们对留涅布尔克的人格也没什么特别的评价啊。”

“上校倒还真是策士啊，留涅布尔克的确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吧。”

“这种程序只是初步的策谋。而且呢，象我这么正直的人，在刚学时候已经费尽心力了，是不可能再有进步的了。”

鬼扯了一下，先寇布将好战的视线，朝向登陆舰的壁面。他也有着私人的理由。必须为他的部下以及爱人的死负责的留涅布尔克，打倒了这大胆而有能的旧指挥官的先寇布本身，才能完成心理上的再出发。

【Ⅲ】

宇宙历七九四年，帝国历四八五年。从这一年的十月到十一月，为了确保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侧入口周边的制宙权。结果小战斗连续地进行。

战斗是以五十艘至三千艘左右的单位，将切割成数千块的宙域，一一进行争夺的形态进行，单单以前哨战来说，双方倾注的努力，在质与量方面都不算小，因为他们必须多少将后续的战略状况导向有利的一面才行。

莱因哈特指挥自己的舰队参加了二十次以上的战斗，就象是出去游猎一样地，乐在其中，虽然是“仅仅三千艘”，但他在部队的行动上有相当自由的裁量权。在离开要塞本体的回廊内特定宙点布阵之后，连日不断向外出击。

帝国军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默认了看起来是自作主张的莱因哈特的出击，许可其他的提督的事，也就不能只对莱因哈特不许可。而事实，莱因哈特也仍还只是这种程序的存在而已。对“金发小子”的敌意与警戒心膨胀，旧体制的桎梏以看不见的洗练要将他束缚起来，这种压力明显地增大是在翌年之后才开始的。十八岁的少将这种存在，的确是个异例，但对旧体制的人们而言，还不至于让他们为之抱持深刻的危机感。从民众身上吸取养分的花朵们，在花园中争艳，高墙阴隔了北风。让它们以为这份荣华是永远不变的。莱因哈特已开始在这墙壁上造成龟裂了。但因为是在外侧下手，住在内侧的人们还没能注意到。

※※※

身为效战对手的同盟军，发觉到无名的危险人物的手腕，不，被迫发觉到是在进入十一月之后了。在某场战斗之后，幕僚们垂下肩来私下交谈。

“若在那边被布下火线的话，右侧背遭受直击，全军就将瓦解了。”

“以在那什么新无忧宫的沙龙里，沉迷在酒色之间的贵州放荡子弟而言，算是做得不错了啊。”

他们在透视能力，或是预知能力上的欠缺，对他们而言该是幸福的吧。他们若是知道莱因哈特的实力、真实的价值的话，应该就没办法这么悠然地批评了。

十一月六日，同盟军的拉姆杰·华兹少将率领二千五百艘的分舰队，与近乎同数的敌人交战，败阵而死，在常识外的中央突破战术下，舰队中核遭到直击，失去指挥官的残兵被彻底地扫灭。生还的舰艇不满三百。此时给与同盟军总司令产冲击的，是马尔寇姆·怀特伯恩上校的战死，因为他年方二十七岁，在军官学校被视为十年才有一人的天才。

同月十四日，卡波特少将的高速机动集团，成了极其巧妙的侧背攻击的牺牲者，遭到毁灭。

象这种事，在短期内一再重演，同盟军也就不得不意识开了。

“帝国军里，似乎有个相当有些小聪明的指挥官，近日来敌人的优势，该不会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吧？”

说是小聪明，是对莱因哈特过小评价了，不过总之他的存在被体认了，这是的确的事实。参谋长怀特·格林希尔上将，会留意此事并指示对策，以他的地位及权限而言是当然的，不过他现在有着最重要的，对伊谢尔伦要塞本体之攻击计划的检讨、裁决、改良、实施的职责所在，所以他想将对付“有着小聪明的敌人”之事交付给某个人去做。格林希尔上将叫来了“白吃饭的杨”也就是杨威利上校，交给他必要的资料，要求他提出对策。六年前，杨让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从艾尔·法西尔星系逃出，而被奉为英雄一事，格林希尔上将还有所记忆，不，其他高级幕僚也有所记忆，不过都有将之忽视的倾向。

整整一天之后，杨威利上校向格林希尔上将提出一个作战方案，再过二个小时后，格林希尔上将将杨上校叫到参谋长室，告诉他作战方案被采用了。似乎早已预到此事了，杨“是”的一声点了点头，不过……

“我有点请示。”

“你说说看。”

“这个作战方案，能否当作是格林希尔阁下所提案的？”

“可是这就等于是无视于你在作战立案上所费的心力了，这可不合军队的作法。”

“不，一但被知道是我的作战方案，司令部就不会认真的行动吧。若说是参谋长阁下的指示，他们就会照着行动的。”

要行个礼当头，又停下了手，杨威利略略装模作样地又补了一句。

“呃，还有，虽然有点僭越，不过请千万别吝于派出兵力，使大鱼逃脱了，那就是万幸之至了……请妥为关照。”

※※※

就这样，在十一月九日的战斗中，莱因哈特差点陷入了同盟军的重围。

这一天，在七点四十五分，袭击同盟军的布阵之一角，以火力制机先于渐渐后退，对延舒出来的敌人再加以痛击，由突出的敌人之左

右侧逆进，在背后面展开阵形，由后方以炮火使之歼灭，实行要比计划困难上一千倍，但莱因哈特如同钢琴弹奏键盘般地诱引着敌方的舰队运动，展开战斗。在这当中，看到我军一艘战舰面对复数的敌舰，巧妙果敢地交战，将两艘敌舰都加以葬送之后，他发出了感叹。

“那艘舰的舰长是谁？”

好象是弗利丝·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上校——吉尔菲艾斯调查后回答了，莱因哈特在冰蓝色的眼眸中，舞动起愉快的光彩。

“看来象是冲突猛进，其实是捉好了时机，对准了要点。等事情稳下来之后再和他见面谈谈吧。他大概几岁了？”

“在军官名单上登记是二十七岁。”

“哦，好年轻啊。”

若以莱因哈特本身的年龄来看，这份惊讶，或许是有点滑稽了，但那正要在吉尔菲艾斯的表情中现实化的当头，战况一转而变了。在莱因哈特对敌军艺术般地完成了背面展开的瞬间。由下、由上、后的三方向，新的敌人杀到了。

莱因哈特的战术运用，被敌军——正确地说是杨威利上校——预测到了，到该说是心理分析的佳果，首先确认了莱因哈特（当然是不会知道名字的）展开了种种战术模式，再设定那是基于一种傲慢的玩乐之后，查出了他至今沿示使用的战术有侧进逆进背面展开，再将莱因哈特的出击地点做成分布图解析出行动模式。最后再标出合计达一万艘的兵力配置图，而后杨将作战的实施委交给格林希尔上将。在这一天的战斗中，莱因哈特在苦虞中得以突破包围网的一角，但损害达八百艘以上，比起至今的损害总数仅仅三十艘而言，该说是给了他不小的教训了。

结果，莱因哈特得以脱离险境，是由于同盟军吝于派出兵力，而未完成完全的包围网所致。“只要挫挫那有点小聪明的敌将之威风也就够了。别拘泥于小事，而忘了伊谢尔伦的大目的。”这是同盟军首脑部的见解，那是完全正确的——以当时而言。

不管如何，莱因哈特再怎么尽其可能去驱使巧妙的战术善战，战场仍是在后退，由同盟军看来是在前进，但由大局来看帝国军基本的态势总是在把敌军引入要塞前方，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莱因哈特也

以显露向为战术家的技巧来满足自己，而后应米克贝尔元帅的召唤命令，暂时撤回到伊谢尔伦要塞，完成补给与整备后，十一月二十七日再次出到要塞外，在巡曳中，等候着同盟军的大攻势。

【Ⅳ】

十二月一日，自由行星同盟军，终于全军在伊谢尔伦要塞前方布阵。

那是在“雷神之锤”射程外六．四光秒的距离。

“舰艇数三万以上。”伊谢尔伦的战术电脑推算了。那比二年前的第五次攻击而言是较少数——当时是有五万多的光点，遍布了伊谢尔伦要塞中央司令官的主荧幕。但在三万也是相当数量的大军了，那种压迫感并不寻常。

从要塞出击的帝国军有二万艘。他们不断地进行主炮齐射，打开了火力应酬的序幕。数万的光条穿过了宇宙，爆炸光在银幕上脉动。放出的能量乱流摇动着舰艇。苛烈的战斗，在要塞主炮的射程外展开。

在这期间，“雷神之锤”逐渐充填了庞大的能量。一旦它发出了无声的咆哮，巧致的战术及舰队运用，全都会化为微小单位的法埃，被分解为构为宇宙的最小元素。

“D线上的华尔滋。”

这是同盟军经由血的教训学习到的，舰队运动之精粹。正确地测定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射程界限，在那些线上快速地出入来引诱敌人突出。只要时间上有一瞬的差错。就会在“雷神之锤”一闪之下，全舰队被击碎。完美地控制此运动的软体方面，是要相当高等的，关于这方面同盟军的力量是优于帝国的。

另一方面，对帝国而言，如此可没个了断。将舰队突出到“D线上”，以火力不断应酬，想将对方引进射程内。但在此时可不希望连自己也遭到要塞主炮的狙击，因此必须随时准备向左右上下散开才行。虚虚实实地应对进退持续了二个小时，看来是陷入胶着状态了。

但是正确地看空了同盟之意图的。在帝国军只有一个人存在。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方弱冠的十八岁的年轻人，根据黄金比例而塑成的

白皙修长的手指折出声响后，对担任副官兼先任参谋这些特例的职责红发好友说明出同盟军的意图。而在最后，做了如此的评价。

“着眼点还不错。不过，敌军唯一的一个误算啊。”

“是什么？”

“就是我在伊谢尔伦这件事。”

昂然地放言，莱因哈特在白皙的脸颊上，刻上如同地平线上出现彩虹般的清爽笑容，莱因哈特的美伴随着多彩的光芒，此时的美貌比象牙雕刻更定自然性。

“我的舰队，不这只有二千二百艘。这在战术上实在很少，但在战略上的意义是极端大的。”

吉尔菲艾斯注视着既是长官也是朋友的金发年轻人。领悟了他的意思，莱因哈特再次笑了。

“我可不是说错了啊，吉尔菲艾斯。以战术层级来说，不过是二千二百艘，但这二千二百艘会救了伊谢尔伦。”

莱因哈特的豪语从未有毫无根据情况。吉尔菲艾斯相信这次不会是最初的例外，依照莱因哈特的指示，而和米克贝尔加元帅联络，那是为了请求出击许可。

在这期间，同盟军在“雷神之锤”射程界限的线上，继续跳着那支在完美控制下的舞蹈，与帝国军以火力应酬，在这方面，罗波斯元帅及格林希尔上将的战术管制能力绝不低的。

此时，从“雷神之锤”的死角，飞来了多头飞弹群。就在要塞的管制员们发出警告的叫喊之后，着弹的光芒使伊谢尔伦的表皮发亮了。

伊谢尔伦要塞也齐射了迎击光子弹幕来加以欢迎。白色的爆炸光，化为恶魔的项链闪亮着。灼亮了两军将兵的视界，固体的飞弹与气体化的飞弹，布满了要塞的邻近空间，非生产生地消耗的能量余波，化为旋风在要塞表面奔驰，吹走了炮台与枪座。

以伊谢尔伦要塞的巨体来看，连一片细胞也称不上的大群飞弹艇，正面空过炮战间隙，对要塞的各处进行集中攻击。同盟军的幕僚们豪语为“以主力部队做诱饵”的作战之要点正是在此要表面的数处地点。集中数千的飞弹，进行边续爆破。为了在巨体上控出一个蚁穴而进行的彻底的火力集中，看来似乎奏功了。

逼近要塞的同盟军的舰列中，突然被挖出一个自然的洞穴，该说是，连续的爆炸的光将舰艇连同飞弹一起炸飞，在虚空中造出了虚无的球体。

那是莱因哈特的侧面攻击，将防御力较弱的飞弹艇群，蹋散在连续炸的火球与光球里，而后就此延伸火线，在上方狙击同盟军主力。

要回避这攻击，同盟军必须向二点钟方向回头才行，但那边是在“雷神之锤”的射程内。

同盟军落入莱因哈特的圈套。正如他对吉尔菲艾斯所明言的，仅仅二千二百艘的兵力。以此时主导了整个战局，而且那是反过来利用了同盟军的战法，证明了莱因哈特在战术能力上的异常洗炼。

此时，同盟军无法运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若扩展阵型，会被“雷神之锤”一切而尽，只有彩取前后极度细长的纺锤阵型，以其尖端向莱因哈特突进之处，别无他法。对同盟军而言这条唯一的生路，当然莱因哈特并不打算让他们得逞。

莱因哈特与同盟军之间的攻防，在长剑的尖端互相冲突般的激烈状态下进行。本来以大约十五比一的兵力比，是理当无法进行什么象样的战斗的，但只要不是被包围。对莱因哈特而言，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就象站在窄桥上的骑士一一砍倒来自正面的敌人一样，以集中炮火及柔软的进退阻止了敌人。

※※※

二十二时十分。

至令一直让莱因哈特一人独战功勋的帝国军诸舰队，从伊谢尔伦要寒冲出至此。且不论求取武勋的欲望之动机。在战术上，想来这是很适当的，同盟军的舰列已向前后细长延伸，冲刺截断其侧面，是容易且有效的。

“就象用厚刃的刀切开奶油一样，把他们截断后再各个击破！”

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命令，也不拘泥于细节，只趁着全军的气势来运用整个战局，这也不能说是错的。死守那是帝国军的理论，以同盟军而方，是不能就此轻易地任由利刃切开的。格林希尔参谋长，接受了杨威利上校的进言，下了投入全部预备兵力的决断。帝国军出击而

来，也就等于他们无法使用“雷神之锤”。只要这个状况判断成立了，就不能再对友军的败势束手旁观了。

莱因哈特在内心所担忧的状态，就在此实现了。

如果同盟军有充分的预备兵力，以此时投入的话，将在“雷神之锤”的射程内产生大规模的混战状态，伊谢尔伦所自豪的要塞主炮将成为无用之物了。如此一来，将产生与第五次伊谢尔伦攻防战的途中经过发酵似的相似状态，想骤然收拾战局将是困难的了。莱因哈特预测此事，并且都测中了。

第六次伊谢尔伦攻防战之特征，大概就是帝国军与同盟军双方，在中途努力于将目前战术上的状况往有利一面，结果失去本来的构想，而使用兵思想发生混乱的这一点吧。若是米克贝尔加有着“冷酷的贤明”或“贤明的冷酷”的话，不管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再如何地奋战，都见死不救，而该自始至终都只凭仗“雷神之锤”的破坏力击溃同盟军才是。若在一年后，无疑地必然会如此做，但是，在此时，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要素，对米克贝尔加元帅的首为帝国军首脑部而言，仍然是可以加以忽视的存在。

结果而言，造成了混战的原因的莱因哈特，颇感怅然。

“我说，吉尔菲艾斯。”

“什么？莱因哈特大人。”

发问的红发青年，立刻察知了对方的意思。

“是当时的那件吗？上个月，落入叛乱军圈套的那时候……”

莱因哈特大大地点了头，把落在白皙前额的金发，似乎很不耐烦地以手指拨上去。

“那也许是我太自傲了。心态上不象个战士，而象是个猎人。忘了对手也是有武器、有战意、有用兵技术的。不过，叛乱军当中，似乎也有个很能干家伙啊，我的动向完全被看透了。”

“不过，我不认为那样的人有很多。”

“是啊，也许只有一个人，但是如果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挫败在叛乱军的指挥官手中的话，又如何能将宇宙掌握于手中呢？”

在遥远的将来，这也许会被当成充满霸气与烈气的帝王之发言，而爱到赞赏，但在帝国历四八五年十二月的此刻，这不过是十八岁的

年轻人，近乎夸大妄想的空虚的叹息吧。知道这并非空中楼阁的，只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已。

“莱因哈特大人。您并不是挫析了，而是得了经验了，莱因哈特大人所欠缺的就只是经验了。您这次又增加一个经验不是好吗？”

“你真的这么想吗？”

“是的，发自内心。”

“也对，就这么想吧。再去后悔已经过去的事，可不象我的作风啊。”

“嗯，实在不适合莱因哈特大人。”

两人视线相交地笑着，如此地，莱因哈特完成了小小的心理重建。

【V】

混战状态看不出有流向收尾的倾向。不断消费着时间、物质、人命将万花筒般无秩序的多彩感，散布在整个战域。在大大小小的悲剧、喜剧、惨剧的大量生产当中，由同盟军“蔷薇骑士”主演的战斗剧，实在相当华丽而逸乎常轨。

本来，“蔷薇骑士”的出场，在舰队战中应当并不多，在第六次伊谢尔伦攻略中，这个激进的流亡者集团，是在和常识宣告决裂似地，不断以专用的强袭登陆舰出击，将西方未期的“宇宙海贼之世纪”重现了。因为他们每占据了一艘敌舰，就使用其通信装置，呼叫昔日队长。

“滚出来吧，留涅布尔克，为你准备好了地狱直达车的特别座了，还是你早就逃走了呢？”

对“蔷薇骑士”连队这样的作法，也有人安抚他们说“这战争并不是各位的私战啊”，不过连队长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很简洁地否定了这种建议。

“这是私战啊，否则的话，就实在叫人干不下去了。”

连队长的毒舌，连队长辅佐官的卡斯帕·林滋少校又加以补充。

“我们可没有堕落到了在公务中杀人的地步呢！”

在两位干部危险的发言之后，布鲁姆哈尔特上尉故意大拉动手提加农炮的扳机，使得良识派的友军就此闭嘴散去了。

就这样，“蔷薇骑士”在战场各处散播以鲜血写给留涅布尔克个人的邀请函。

※※※

当帝国得知此事，留涅布尔克就置身于说来不怎么舒服的立场了。十二月五日，他被米克贝尔加元帅，不过还有另一位同席者，威压四周的巨大存在感，正是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请留涅布尔克就座。米克贝尔加说明了事态。

“我说啊，留涅布尔克少将，倘若不是你，我可是不会去管区区一个少将的私事。”

虽然并非有意的冷朝。那尖锐的口气，仍在留涅布尔克的精神回路灌进冷水，回路发出爆裂的蓝白色火花。

“那么您是要下官怎么做？”

“你该明白的吧？这是已身的不名誉，该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洗清吧。”

“原来如此……”

低声吟道的留涅布尔克，已明白自己被帝国军遗弃了。自嘲的水波浸湿了脑细胞，他丢弃故国投身敌国，现在轮到自己被丢弃了，想来也不是怎么不合理的结局，他也不再多说一句。留涅布尔克敬礼之后退出了，朝着关上的门，米克贝尔加自言自语。

“他自己还不知道，妻子已经成了杀死兄长的犯人了，死了对他自己也比较好吧。就算活着，也只有与名誉荣耀等无缘的人生等着他而已。”

听到米克贝尔加元帅别有一番道理的话，奥夫雷沙一级上将大声笑了。巨大肺活量中的一部分，听来象在嘲笑元帅的言化，而那并非是元帅的胡乱猜疑，这一点由停止笑声后的奥夫雷沙所说的一句话证明了。巨汉的装甲掷弹兵总监象是故做姿态地说了。

“不过这样说来，元帅阁下倒也真辛苦了啊。”

※※※

“滚出来吧，滚出来啊，留涅布尔克，滚出来就送你直接上西天，地狱的魔女们都在等候着，染成血红的帅哥！”

甚至都编出这说不上高雅的即兴歌了，久候着旧连队长的“蔷薇骑士”连队，好不容易达到期望，是在十二月一日十四时的时候，他们的登陆舰在连前线时所在都不明确的混战区域中移动着，此时，帝国军的登陆舰以冲角急速接近，象嘲笑其回壁行动似地撞了上来。

两艘登陆舰冲撞，咬在一起了。这在一五○年来两军的战斗中，也是极度为少见的，但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至少对华尔特·冯·先寇布而言，是如同暗夜中的灯火的。

“留涅布尔克来了！”

紧张使连队全员带电了。

与侵入的帝国军之间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大约是在三五○秒之后，站在前头的男子，挥着战斧，以可怕的纯熟技巧，左右砍倒了“蔷薇骑士”队员，向先寇布投以冷笑。

“我回应你的渴望而来了，不成材的先寇布，虽然你还不够格当接待人，不过我是很宽大的人啊。”

布鲁姆哈尔特上尉投以好战的眼光踏向前一步，但连队长水平伸出的手臂阴止了他的前进。

“住手，布鲁姆哈尔特，二年后还有得说，但现在你还胜不过他的。”

“是啊，闪一边去吧，屁股上还拖着蛋壳的菜鸟。”

布鲁姆哈尔特正想抗议之时，先寇布已经前进，与留涅布尔克之间战斧相交了。

往地上一蹬的同时，战斧也在同时一闪，两把凶器虽然接触了，但那不是冲撞而是擦过，伴随着要削去神经的摩擦声，涌起了火花泉。“蔷薇骑士”的两位连队长，跳越而过，反转身，应付着实实在在的杀人的斩击。极其激烈的战斗，但却意外地短暂，那大概是因为每一击都使两者耗费巨大的能量所造成的结果吧。当猛烈的斩击落空之时，留涅布尔克露出小小的破绽。

“玩完了吗？留涅布尔克！”

声音和斩击，何者比较强烈，实在无法在瞬间判断，火热、沉重、充满破坏力与杀意的冲击，在留涅布尔克的右半身爆裂。留涅布尔克后倾、踉跄、但却未移动、反倒是先寇布因为自己斩击的余势，而大大地失去平衡，不得不往前踩几步缓冲。

留涅布尔克的右手，从肩口飞出，奔腾的血液，在虚空挂起鲜细色的窗帘之后，化为暗红色的地毯，扩散在地板上，几乎有如半永恒的数秒之间，虽然受到致命伤，但留涅布尔克还是伫立原地。但稍稍扭动一下身体，就象被落雷击中的大树般地倒下了。

先寇布调好姿势与呼吸，向败者低声说道。

“你有话要说吗？”

在身心急速向死亡倾斜的当中，败者反倒是傲然地回视着胜着。

“也好，我就说一句，可不是你的技俩进步了啊，先寇布，你这小毛头啊，是我的力量衰退了。否则，我是不会输的。”

“……也许是吧。”

率直地，先寇布承认了前代连队长的豪语，从留涅布尔克的眼眸中，光彩急速消失了。与之成正比的流血量也减少了。

“伊莉莎白，我就死了吧。我就解放你了，以后随你高兴去做吧……”

那并未化为声音，只以嘴唇向动的方式被发现而已，任何人也无从知晓，就消失在虚空中。

先寇布默然地低头看着，躺在泥泞血泊中的留涅布尔克的遗体，林滋与布鲁姆哈尔特走近第十三代连队长的左右，正要说些什么，他已先开口说了。

“敬礼吧，至少昔日曾经是我们的指挥官啊，原是勇敢有能的……”

姑且不谈及缺点，先寇布率先敬了礼。他在两肩感受到疲劳的沉重。在这种时候，她一定会表示无言的理解与同感吧，真想再见到那个女人，在凡佛利特4 ＝ 2上他所失去的并不是小小的。

※※※

留涅布尔克的死，要被帝国军首脑部公认，还得再经历整整二十四小时。

为了进行补给与士兵休息，暂时返回要塞的莱因哈特，被寻找他的克斯拉发广播呼叫，说是从奥西来了一份报告。

“报告吗？”

“说不上，很遗憾，是讣报。”

莱因哈特想到了一事，略略动了动美形的眉毛。

“格林美斯豪简上将阁下去世了吗？”

“不是。”

回答简洁但那刺激莱因哈特的想象力朝向不好的方向，金发的年轻人脸色变了，他想到身在帝都的姐姐？精明地察觉此事，克斯拉摆一摆手。

“不，缪杰尔少将，令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还健在，去世的是内务省警察总局次长赫典贝克伯爵。”

“……”

“伯爵被其妹妹杀害，而伯爵的妹妹，正是留涅布尔克少将的夫人伊莉莎白。”

沉着而富理性的克斯拉的声音，在莱因哈特的整个听觉中回响着，他冰蓝色的眼眸带着惊讶与好奇，注视着对方，瞬间，忘了在要塞外展开的流血争斗。

# 第八章 千亿的星辰、独一的野心

【I】

被给予用来休息的六小时，用不到一成。莱因哈特延后了密舱睡眠的时间，听克斯拉说明情由。反正在战斗方面暂且没有他出场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他的好奇心也已被挑起。

在军官用的小谈话室当中的一间，迎接了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之后，克斯拉开始说了。

“原本，伊莉莎白·冯·赫典贝克伯爵千金与卡尔·马契斯·冯·佛肯，那就是一切的起因了。”

卡尔·马契斯，大致是个不曾认真考虑过社会、人生的青年，可说是连一技之能也没有的人，虽然也置于军队，但不只是没上过前线，就连在军务省的出勤，都相当怠情。

但是，他风采颇佳，谈话巧妙，是个骑马、撞球与舞蹈的名人，服装的嗜好有其品味，对女性很温柔。不，正确地说，或许是擅长装出温柔的模样。他对伊莉莎白下手，也并非真心的，但伊莉莎白这边却是认真的，最初稍微加以冷落的卡尔·马契斯，不久后开始应付不了了。而再更加进展后，有名的花花公子，也认真了起来。他自己或许对以往自己的存在，生活方式有了疑问。

虽然认真了起来，但卡尔·马契斯并不知如何经营生计之道。在年近三十岁之前，都过着向父亲拿取金钱而只会散财的人生。然而，伊莉莎白的兄长赫典贝克伯爵，是个被评为“一位偶然穿上贵族之服的警察官僚”这般的严肃之人。

赫典贝克伯爵这边，严厉地质问他，打算如何跟妹妹维持生活。卡尔·马契斯进退无路了。伊莉莎白说道：只要和你在一起，再怎么贫困的生活也不嫌弃。那的确是真心真意的。但就连卡尔·马契斯也明白，那不过是观念上的童话。伊莉莎白是不可能忍受得了平民甚或更低落的生活的。

卡尔·马契斯打算以非法的手段去取得必要的金钱。他所从事的是赛奥基辛麻药的私贩行为。总之，他确实是做了努力了。“如果把那热情放在正途上就好了”也有这样的批判出现，但架空的议论就不多说

了，总之卡尔·马契斯得到了与努力成正比，甚至更多于此的成果。不只是一时性地赚大笔金钱，一大群已被统化的中毒患者，理当会为他带来永续的利益。

但是赫典贝克伯爵知道了他的秘密了。冷静而沉着的伯爵也不禁动摇，将成为妹婿的男子竟然是塞奥基辛麻药的私贩业者，他的世界大概也会变成不名誉的麻药罪犯的亲属，而必须接受贵族社会的嘲笑及身份地位的丧失。

赫典贝克伯爵不由得打从内心憎恶卡尔·马契斯。但若是正面诘问他，万一他自暴自弃地去告白了，那就万事休了。赫典贝克伯爵首先私下对卡尔·马契斯的长兄，也就是佛肯伯爵家的家主说明事况，令他成为阴谋的共同实施者，不久后，由赫典贝克、佛肯两伯爵家向军部施加压力，卡尔·马契斯担任会计军官而被送上最前线，最后荣誉地战死。

“也就是说，赫典贝克伯爵为了将不名誉的秘密连同妹妹的未婚夫一起葬送，而将其送入战场的吗……？”

“正是如此，贵族社会、军部、警察，全部同心协力，对卡尔·马契斯宣布了非公开的死刑。”

卡尔·马契斯若是平民，应会根据法令，被公开执行死刑吧。因为是贵族社会的一员，卡尔·马契斯才得以“荣誉地战死”。他因二阶级升而叙职少将，佛肯、赫典贝克两伯爵家为这“为祖国英勇战死的英雄”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阴谋遁走曲的演奏并未就此完全结束。成为婚前未亡人的伊莉莎白，个性改变了，在兄长的劝告下，不久便和留涅布尔克结婚。

“在下也并不完全明白，但推测起来，伯爵也是以他的方式在疼爱着妹妹吧。不忍心看妹妹形同废人，他才让妹妹接受留涅布尔克的求婚吧？”

“但是，为何非得是留涅布尔克呢？”

莱因哈特无法了解，但依克斯拉的推理，留涅布尔克在不久前还身在敌方阵营，这件事似乎是理由之一了。该不会是兄长给了妹妹一个作为憎恨对象的丈夫，企图使她的精神活性化吧？

“留涅布尔克少将本身，或许也抱持和伯爵相似的心情的心情。也许他是打开心扉地跟妻子说了——杀死你未婚夫的人就是我，恨我吧——这种话呢。”

但是，伊莉莎白的心，不论爱恨，都未投向留涅布尔克。似乎也努力要去爱丈夫，但对所有的相关人士而言，一切终究是徒劳，而后终于演变到演奏曲名为“破局”之终曲的事态。

这一年，十二月一日，赫典贝尔克伯爵应妹妹之邀，造访留涅布尔克宅邸，被问及关于卡尔·马契斯之死的责任。在邀烈的争论的最后，伯爵愤而离席，但在要下楼梯时，被推了下去。

从背后被推落阶楼的伯爵，忍着苦痛爬起身来，但从楼上冷眼看着的留涅布尔克夫人，对准抬头望着自己的兄长的脸，扔下了大波斯菊的盆栽。

“伯爵的脸化为一团血肉，好象已不成原形了。”

克斯拉就此结束了话题，莱因哈特为之索然，但他又发觉到这件事。

“等等，有一点本人感到不解，留涅布尔克夫人又如何得知自己的兄长，与未婚夫之死有所责任呢？”

受到莱因哈特的质问，克斯拉打开了放在桌上的高级军官用的箱子。

“此事就与格林美豪简上将阁下有关了，请看这个。”

克斯拉手上，有装帧坚固的一册厚厚的文书，没有装饰的黑色封面令人印象深刻。

“那位大人，把七十六年来的生涯中所贮存的许多秘密，贵族社会及官僚界、军部的种种内幕，都清楚地记录下来，整理下来的就产生这个了。”

银河帝国有检阅制度，即使是政治或社会性的大事件，保有会对当权者会产生不利的真相，均被掩盖了起来。针对这些事，格林美豪简尽其所知地记述下来，加以保管，而面临已近的死期，他将其中极小的一部份向伊莉莎白透露，要她自己做个了结。

“你打算把这记录如何？”

“在下的自由意志是不能决定什么的，一切由您决定，缪杰尔阁下。”

“我？”

不觉地，莱因哈特使用了不适合在公共场合的第一人称。克斯拉保持礼仪，故作无视了。

“这份格林美尔斯豪简文书——暂且这么称，那位老者将此遗托于您了。说是在他死后，将此交由缪杰尔阁下处置，而在下就担任此一使者了，此举是希望能对缪杰尔阁下有所助益。”

助益，那是什么意思呢？数瞬之间，莱因哈特不知该如何判断，并非是因为他欠缺知性，而是思索方式的不同。好不容易理解之时，莱因哈特理也打不出单纯的喜悦，格林美尔斯豪简是在这样告诉他——在这文书中，记载了大贵族及高官们的羞耻与把柄，将之活用，来强化你的立场，使今后的战斗能有利地进行——老者对莱因哈特的未来，抱持着某种展望。

“感谢格林美尔斯豪简阁下的厚爱，但，本人并不想成为胁迫者，阁下的遗托就心领了……”

他的视线投向旁边的至友。

“这位吉尔菲艾斯是知道的。本人是军人，打算以身为军人的器量与才干，开拓自己的未来，就算被大贵族及高官们憎恶，也要堂堂正正地被憎恶。以胁迫的身份被憎恶、怨恨，不是本人所好。”

克斯拉点头称是，似乎是预期了莱因哈特的回答。

“那么，要毁弃这文书吗？”

“不……”

莱因哈特一摇头，头发掀起黄金的波动。

“克斯拉上校，本人也要信任你，就如格林美尔斯豪简阁下信任你一样。因此，就委托你了。你肯代为封印、保管这文书吗？”

“永远……吗？”

“到历史不再是门阀贵族们的独占物为止。”

这是微妙且重大的表现，表示出对现在体制的批判及有意将之改革的意思。但在具体上，并未使用到唆使“叛意”的表现。

有一天，整个高登巴姆王朝的历史，终会不再受到检阅，不再受到弹压，而能科学地检证的时候到来。不，莱因哈特将会使到一天到来，他明白地表示了此意。托付在莱因哈特未来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的补偿行为，将会那样的形态对历史有所贡献吧。

“在下明白了，就依您所说的来处理吧。这文书会加以封印，尽可能的加以保管。”

克斯拉平稳而带着确切的语气言明了，其态度足可满足莱因哈特的信赖感，带着文书的克斯拉，说明在此攻防战线结束后，将立刻离开伊谢尔伦之事，与之告别了。

“要回奥丁吗？”

“回到奥丁，然后将前往某个边境星域吧。”

“边境星域？”

克斯拉冷静地接受了莱因哈特的惊讶。

“在下并不太受军部首脑喜好，得到格林美尔斯豪简阁下这知已，才得被容许留在奥丁，但那也只限于阁下有生之年了。”

前往边境星域的赴任期间，是明订为三年之期，但被军部首脑所忌避，而边境辗转终期一生的人也大有人在，自己大概也将如此吧。克斯拉如此地预测了自己的未来。

“你愿就这样吗？”

“那倒非我所愿，但现在并没有改变军部首脑指示的力量，只希望不沦于卑屈地自律了。”

克斯拉起身敬礼，提起箱子转身而去，正当他的背影远去之时，莱因哈特喊住他。

“克斯拉！我三年后会得到比现在更强大的力量吧，届时会把你召回奥丁，让你担任与能力相应的地位，所以在那之前请你等着好吗？”

停下脚步的克斯拉，沉默地、再次端正地行了礼后，又掉转脚步而去。

【Ⅱ】

第六次伊谢尔伦攻防战，已近尾声，战火却仍然激烈。

同盟军的杨威利上校发出失望似的咋舌声，脱下黑扁帽，把杂乱的黑发抓得更乱了。不久身为社会人士的自觉似乎又醒了，以手将头发略略整理一下，又再戴上扁帽。他虽是上校，在社会上是被认定其地位的（应当是如此），所以被监护者的少年提醒过他“上校就该有上校的样子”。

战局如此推移下去就算两军舰队消耗殆尽而全灭，帝国军也还有完好无伤的伊谢尔伦要塞，这是初级的算数。当初的作战案，被敌方一支部队的奇袭而轻易瓦解了，在当时就应该撤退的——杨如此认为。

杨的视线离开操纵桌，转回头去看着旗舰的主银幕，以黑暗的空间为背景，数成的光占在闪烁，伊谢尔伦的巨大球体，被七彩的光芒包围着。

通信传入旗舰舰桥。

“驱逐舰艾尔穆Ⅲ号，受中级损伤退至后方，而舰长以下，无人员死亡……”

艾尔穆Ⅲ号艘驱逐舰的名字，刺激着杨的记忆，他安心进吐了一口气。那是他的学弟达斯提·亚典波罗晋升少校，首次担任舰旗所指挥的舰艇的舰名。

第六次伊谢尔伦攻击作战，在此时还未归于失败。

但是走向失败的斜路，正在急速增加角度。杨威利的恐惧化为事实而具象化，不断地蚕食着同盟军继续战斗的能力，死者就不用说了，医疗船收容负伤者的能力也几近极限，补给物质大量地减少。后方参谋卡介伦准将，一直面对毫无限际的要求物质的攻势。

“飞弹没了？粮食不够？啊，是啊，用光了就没了嘛，那，你叫我又能怎么样？”

卡介伦吐出这包话，是在切断通信频道之后，人命、能源、物资，都不可能是无限的，帝国军还有个伊谢尔伦这个巨大的补给据点，但同盟军可没有光是如此就可说是相当不利的状况了，竟然用兵思想还这么混乱。

不管愤怒与不满，卡介伦仍完成身为后方参谋的责任。依照他的指示，飞弹及医药、舰体修复系统、干粮等，确认这多达一万打单位

的物资正确送往需要的地点后，卡介伦离开自己的座位，来到杨的座位。

“如何？作战参谋大人，帝国军会慷慨地让我们打赢吗？”

“大概没办法吧。敌方只有个机灵点的指挥官，你我就只有到天堂再见了。”

“帝国军有那般的才子吗？”

“我们昔日曾有林·帕欧、尤斯夫·托波洛这些伟大的先人。经过一五○年，帝国军会得到轮回转生后的他们也是有可能的吧。”

然而，只要能力与权限不能取得均衡，伟大的将帅在实绩上也就伟大不起来了。在目前，帝国的首脑部和同盟军的相较之下，可是有得比的。

不过，似乎多少还是有所可为的，他有如此感觉，杨虽是公开表示自己讨厌战争。但一看到战争的实施阶段在做些傻事，也就不由得想插个嘴了。我军的总司令部，似乎是想累积个人的武勋、得取战术上的胜利，合计战术上的胜利比得到战略上的成功吧？

要是如此就不需要用兵学了——杨讥讽地想着。在某种意义上，实战是用兵理论的证明，在杨的看法中是如此，若由卡介伦来说，也许就会说成是需要与供给的经济行为了。

※※※

不同于卡介伦准将及杨上校的想法的，将战争中的个人演出要从技术提升到艺术境界的胆大的小集团，是存在于同盟军的。除了“蔷薇骑士”以外，有如此强烈倾向的，是单座式战斗机斯巴达尼恩的飞行员们，特别是第八八独立空战队所属的四人组，将自己以扑克牌的A作比喻，据说每次战斗都以击坠数来打赌，这是有富实根据的传闻，在这次战斗中，从母舰出击之前，四人也轮流地喝着威士忌以壮气势。

“活下来的人，可以随自己高兴来写历史。才不能轻易就死了呢。”

“黑桃A”瓦连·休兹中尉把口袋威士忌酒瓶投向了伙伴。他是个有着瘦长体型、尖下巴尖鼻子、棕发的青年。“方块A”沙列·亚吉斯·谢克利中尉接下了那酒瓶。浅褐肌肤，黑色卷发，黑眼眸的年轻击坠王，

轻举酒瓶喝了一口，大呛了一下，接受僚友们挖苦的笑声后笑了一下，又把酒瓶投出去。

“梅花A”伊旺·高尼夫“红心A”奥利比·波布兰两少尉，同时伸手相去抓住瓶子，但瓶子在互撞的手上弹开，在落到地板的当前，休兹巧妙地救了起来。

“这种程度的反射神经，真正还能活到现在啊。”

“我有美丽的天使护佑，跟你们可不同。”

“知道吗？酒醉着就去打仗，可真是了不起的人啊。就是这样他们才能当得上高官吧。”

互相投以几句毒舌，一边把头盔装在飞行服上，奔向爱机的四人组。不久后管制室传出发许可的通信，母舰舱门打开，将星辰与舰艇的上海切出一块矩形……

※※※

个人演出的妙技，在积压舰的舰长层级中，也找得到几个范例。

帝国军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校，以上面回头并齐射主炮的这再大胆不过的方法，阻止了同盟军部队的渗透，使二艘战舰重创，陷入无法战斗的状态，喷出金属粒子的在发生舰队火灾而脱离的二艘受创战舰。为了替他们复仇，同盟军的数舰迫近起来，同时集中发射荷电粒子炮的光束。以巧妙的操舰回避光束的坎普，向总司令部请求援护，但被回以“已无余力”之回话，放下交错大胸前的粗壮手臂吐同一句。

“是吗是吗，我完全明白了。告诉总司令官，战争就由我来打，躲在安全壁垒里的家伙，又能做什么了！”

因为通信接线生机伶地切断回路，坎普的气话没传到总司令部。结果，坎普在中弹的情况下全力从敌阵中脱离了。

※※※

一旦陷入混战状态，同盟军反倒该利用这状态，在不被使用“雷神之锤”的情况下，全军撤退才对，格林希尔上将是如此认为，但实行上并不容易。首先得有致细的战力分离才行。

两军就在如此欠缺统一与统制的情况下，渐渐量产着死亡与破坏。手段本身反倒化为目的的战争的愚劣，似乎集中在伊谢尔伦回廊

的一角了。

在这愚劣性的当中，也有人在享受着死与战栗的游戏，既然不能置身局外，只好尽一切技巧，去享受状况了——大概是基于如此心态吧。休兹、谢克利、波布兰、高尼夫的四人组，驾着爱机从母舰跃出后，已经把合计十架的敌人——帝国军座式战斗机王尔古雷，葬送在虚空的墓场了。

“怎么了，波布兰，你还只有击落一机而已呢。看来你要一家输三家了。”

这通信在回路上奔过之后，奥利比·波布兰在其他三人眼前，二次闪动枪火，两个爆炸光，马上他的牺牲者就和其他三人数量均等了。

“我的个性是自己吃亏是不在乎的，但看到别人占便宜可就耐不住了！”

“这种心理，叫做穷人的心理变态，波布兰家对儿子的人格培养算是失败的了。”

他们并不是要玩弄别人的生命。他们自己的生命也早就交给这游戏的那超越的支配者了。有一天，当比他们更卓越的是击坠王出现在敌军时，他们也将随着爱机化为火球而四散，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们如相信着，至少在那天到来之前，他们要保持开朗地活下去。

【Ⅲ】

编织着无数小小的英勇故事，名为第六次伊谢尔伦攻防战的这一匹高布林纺织品，逐渐织成血与火焰的颜色。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不但战况会就些停滞不前，连回家过年都成痴心妄想了。”

也许有人如此提心着，不过目前看来，存活的人似是全被给与在故乡度过新年的权利了。十二月六日，同盟军在千辛万苦之后，将全军的过半兵力在混战区域的外缘重整编了，完成了巧妙的夹击态势。

使此事成功的，是作战参谋杨威利上校的功绩，有一小部分在人在背地说：在他的脑髓的一隅藏着小小的魔法神灯，只有在神灯的魔神偶尔从沉睡中醒来之时，才会想出令他人惊叹的作战方案。当然，这位魔神在一年当中似乎有三五○天都在睡觉，不过现在似乎是起来活动了。

但是，这也归功于参谋长格林希尔上将肯采用他的作战方案。依照参谋长的指示，同盟军在伊谢尔伦要塞右侧——从回廊的回盟这边的出入口来看是右侧构筑了火线，经由三次的集中炮火，把相关数量的帝国军，逼进“雷神之锤”的正面宙域。然后从左侧面进行的机动的波状攻击，给了帝国不小的勋害，二小时内，帝国军就遭受超过了之前二十四小时所受损伤的质与量了。

结束正式的休息后，莱因哈特未接到再出击的命令，一直在伊谢尔伦要塞内待机，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少将的战死，他的阶级晋升为上将已经由帝国军总司令部正式认定之事，由吉尔菲艾斯报告之时，莱因哈特拿着咖啡杯的手，极微小的摇动了。

“是吗，留涅布尔克他……”

莱因哈特声音所发出的反应，只限于这句话。

留涅布尔克是不会喜欢受到怜悯的吧。莱因哈特对于年长十七岁，逆流亡而来的男子，要去全面理解是不可能的，但只有这一方面是正确的把握了。因为在构成莱因哈特精神的多面体中，也存在有这么一面。莱因哈特把死者的记忆封入脑细胞的一部份，把意识倾注在为生者而立的作战方案。

※※※

同盟军以格林希尔上将所指示的作战行动将战线扩大了。特别是何兰多少将的分舰队以柔软而极具机动性的舰队运动，三次突入帝国军的阵列，搅乱阵形后，再向该处集中火力，得到辉煌的战果，使何兰多扬了威名。

但是，全体同盟军的这个攻击，被帝国军不久前才配属伊谢尔伦驻留舰队的二位准将阻止了。今年二十七岁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二十六岁的渥佛根·米达麦亚，虽然麾下各只有一六○艘的炮舰飞弹艇，但将之巧妙地配置，再加上机动性地运用，获得惊人的战果。

当然，既有着压倒性的兵力差，他们也不可能长期抵抗。玩弄敌军五十多分钟后，两位青年准将立刻迅速后退，撤收到伊谢尔伦的后背。

第六次伊谢尔伦攻防战的第二个特征，特别在帝国军方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指挥官们，个个立下功勋，树立了功名，老一辈的指挥

官中，立下与地位名声相当之功绩的，大致也有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上将了。

※※※

“无能的长官们都死光的话，新的才能就会有出场的机会。以此而言，这场平凡的战事也有其意义了啊。”

在这无秩序的会战中，莱因哈特已经树立了足以晋升中将的功勋了，但是，他的资质却不能被小小区区的武勋就满足。只要自己一个人耀眼就好了——虽然也有如此辛辣的心情，但身为战略与战术的天才儿之精神要素，使他不满于现状。

“自称同盟军的叛乱军们，是无法长久地在此军域一直作战下去的。只要派一军冲出，切断他们的退路就行了。不，只需要假装是如此就行了，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耐不住只是自问自答，终于莱因哈特插了手了。写好对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的上书，就将之送交元帅，虽然完全符合形式，但从参谋之一的斯特汀少将手中接获该份上书的米克贝尔加，眉梢高高地耸起。

“可恶的金发小子，也敢对长官的事插嘴啊。乖乖地服从命令，也就平静无事了。”

米克贝尔加元帅对莱因哈特第一次生气，或许是就是在这时候了，至今，米克贝尔加元帅与莱因哈特之间，矗立着许多地位与人的障壁，年龄仅仅十八岁，阶级不过是少将，家世在零以下，这种不应存在于帝国体制中枢的异端者，没有必要去意识到其存在。不过，米克贝尔加并未能到以偏见去看着莱因哈特，他不得不承认其进言合乎战理。此时，元帅以老练的方法来处理了事态。

透过斯特汀少将，元帅的回答传达给了莱因哈特。虽许或卿之进言，但成功之可能性有其疑问，若卿自身愿担任作战实行之负责者，总司令部亦不惜全力协助——如此，也就是叫他自已去做做看吧的意思。

“吉尔菲艾斯你认为呢？”

“请做吧。莱因哈特大人。”

“你也如此认为吗？”

似乎是简短而缺乏个性的对话，但因思考的波长完全不同步，所以不需要漫长的会话或丰富的表现。

莱因哈特对自己作战行动有着自信，也不打算回避作战立案所附随的责任。本来是没有考虑的余地的了。但莱因哈特的弱不在于他本身的能力，而在于属他指挥下的兵力只有二千余艘的这一点。要是被见死不救，那可不成，但是，和吉尔菲艾斯二人合力，这危险应当也能克服吧。

莱因哈特答应实行了，元帅也就不得不许可作战了。

“好，总之让他去做做看。他要是失败，再别的手段就行了。”

米达贝尔加下了决断，他的敌意还未深到希望莱因哈特失败，或企图使他失畋，而且，最重要的，要是不设法收拾处理现在这不象话的战况，米克贝尔加元帅本身的地位与声望可能也会有变动，例如，在军方部分人士也存在着，梅尔卡兹上将的实绩与指挥能力比米克贝尔加有着更高的评价的呼声。若是米克贝尔加不争气，宫廷及帝国政府的意思会如何改变，可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因为种种情由，促使米克贝尔加下了决定，给了莱因哈特机会，而为第六次伊谢尔伦攻防战，带来了终结的时刻。

【Ⅳ】

同盟军的态势，显得较为消极。在十二月七日到九日进行的攻势失败时，本该在未受到致命的损失时就从回廊撤退才对，这种意见逐渐成为总司令部的主流。即使在主张强硬论，若未出具体的解决策略，是不会有说服力的。

“以杨上校的意见，已是应当撤退的时机了，前几天，根据他的提案……”

正要说出的格林希尔上将，被总司令官制止了。

“等一下，参谋长，据贵官的口气，杨上校已经想好了撤退案了，是吗？”

罗波斯元帅不得不如此确认一下，格林希尔上校回答是YES。杨威利是六年前在艾尔·法西尔星域树功，解救同盟军之不名誉的人，这次也应当期待他的构想力与见识才是吧?

“艾尔·法西尔之事不过是碰巧，这样的意见也很多的，贵官是否留意到这一点呢？”

罗波斯元帅原本是讨厌杨威利这个“不小心当上军人”的青年。在同盟军中枢的职业军人中，某一部分有过度信赖个人幕僚的恶评，但罗波斯元帅还不至于顽固执迷的地步。

格林希尔上校而言，要说是信赖杨，还不如说是期待着黑发的青年上校在此次作战中不时显现的智略“光华”。因此，当杨表示出与他本身的思案不同的作战方案及见解时，他便将之驳回，不会特别对杨有所眷顾。

而当罗波斯元帅还想再说些什么时，索敌管制员传来充满紧张的连络。

“报告，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的帝国军的一支部队推定总数约为二千五百艘，在战域中斜行到我军背后，可能打算阻绝退路。”

一瞬的沉默后，罗波斯元帅咋舌。

“那可糟了。格林希尔上校，杨上校也预测到这件事了吗？”

“在几个预测当中，的确是有的。”

“嗯……”

罗波斯元帅一手托着肥厚的下巴，深思起来，在他那细小的眼睛深处，高速运转着那生化计算机。

十二月九日二十二时的时刻，帝国军及同盟军的战死者，都已达到三十万人以上。如果“雷神之锤”已经发动的活，同盟军的战死者数目会更增加，帝国军的则会减少吧。因此到此刻为止，以同盟军而言可说是了不起地善战，若至此能平安归返的话，对罗波斯的指挥能力之评价将会提升吧。

罗波斯就算做了如此打算，也不致于遭到非难吧。若是决心不再多加产生死者的话，反倒值得赞赏，当然得要是他本身有考虑到那一层的话……

完成了正确的计算后，接着就必须去实施才行。得一边和帝国军战斗，而又让全军脱离到“雷神之锤”的射程外才行。那不是容易的事业，但罗波斯到今天为止，其事态处理能力的评价并不怎么低的，或得真正的价值，现在要受到考验。

莱因哈特的目的，是出到混战区域之外，假装同盟军的退路已被断绝。因此，他并不管在前进路线左右布阵的同盟军，选定敌人分布较弱的宙点，像是将两点连起来一样，快速地疾走，那飞天般的速度，当然会引起同盟军注意，他们有着强烈的欲望去捕捉、击灭这可恶的敌人。

“别让他逃了！追啊！”

专注于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大局的人，与凌驾于此的人之间的差别，在此就显现出来了。同盟军的各指挥官，为了捕捉击灭莱因哈特的小舰队，翻转舰首杀了过来。

其第一波，被巧妙的斜线阵发出的集中炮火粉碎，第二波攻势闪过之后，同盟军的战意。急束上升到近乎发狂的境界，而一心专注于打倒这可恶的敌人。

同盟军总司令部的部分人们发出恐惧的声音。

“二千艘左右的数量，无法遮断我们后路的，那是诱饵。帝国军的目的，是在于把自军与这同盟军的战力拉开。”

杨上校洞察了、断定了。但有几个不确定的要素存在。就算作为诱饵，仅仅二千艘是太少了。也许突破不了混战区域，就在敌方炮火之前被解体了。或者，这只是某个急功的人，所做的个人行动呢？若是如此，打算假装切断同盟军退路的战略构想。及高速突破混战区域的战术上的洗练都非寻常。而且那无名的敌将完全掌握了大军的心理弱点，没有比被少数敌军玩弄更加屈辱的了。想要瓦解大军，第一步，就是经此屈辱感来混乱全军的统合运用，对此一态，杨亦有其解决之策。

“在混战状态下，走出雷神之锤的射程外，到时再拉开彼此的战力，急速撤退。”

要实行此事，极致洗练的战术能力是必要的，对杨而言，那是最大的障碍。不论他想出如何合乎战理，而且针对敌人心理盲点的作战，若未被完全执行，就只是平行宇宙的梦想了。

杨以那边自己都感动的热枕再次提出建议。但罗波斯有自己的想法，又不高兴年轻幕僚的进言，在第三次进言时，时机已晚，已失去了干涉状况的机会了。

※※※

“追来了啊，吉尔菲艾斯，他们中计了。”

莱因哈特的表情与声音都充满昂然的光彩，看起来不安与危机感连分子等级也都不存在，那有一点点是演技，除了吉尔菲艾斯以外所有的幕僚，所有的兵士，莱因哈特必须让他们服从，比起自己手脚更加确实地行动才行。

“诸位要丝豪不差地遵从我的角度，确实地服从我的命令、我的指示，不得有误。诸位是别无他路可走的，要铭记此事！”

只有我知道你们生还的方法，莱因哈特如此放言，要求全面的服从。他的部下，约十五万人的兵士，只有顺从了。若抱持反感有所懈怠的话，那个人就只有战死一途了。除了信赖这充满光彩的年青人的力量以外，别无他法了。象是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上校，在自已涂装成漆黑的座舰上，对着部下说了“他的容貌是超乎常人的，只能祈祷他的头脑也配得上容貌吧！”

部下的反应，令莱因哈特满足了。他近乎苛刻的命令，被迅速实行得毫无间隙。

“但是，如果被见死不救的话……”

这种担忧绝非没有。就此任由同盟军蹂躏莱因哈特的部队而去——这对帝国军而言，也是一种选择。

如果超乎讥讽之表现的认识。莱因哈特的成功与荣达，对高登巴姆王朝的命脉而言其实是个大凶兆。因为金发闪动的年轻人，是为了打倒高登巴姆王朝，把鲁道夫大帝的子孙拖下来，才一直在战斗，攫取胜利的。

但是，帝国军为了援护将来的帝位篡位者，对指挥混乱的同盟军，采取攻势，在战术荧幕上确认了此光景，让莱因哈特合了心意。

此时直接指挥帝国军的极为老实，避免使混乱加剧，慎重地保持距离，开始以炮击攻击同盟军的后背，在这些事态交错之间，战场本身远离了伊谢尔伦要塞，而且在帝国军巧妙的战斗运用下，混战转变成了追尾战。

※※※

“去追那部队也倒好，可成为从伊谢尔伦撤退的契机。但是，无论如何得维持与帝国军的接近战状态，否则会为‘雷神之锤’的好粮食啊，要一边战斗一边拖近敌人。”

格林希尔上校把杨上校的，也是自己的意见，如此传达给罗波斯元帅。

但是在现实上，一边战斗，一边被拖近的同盟军。虽然不知道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名词，但以二千艘的小舰队如此巧地驱使、抵抗、玩弄同盟国的大兵力。只是玩小把戏的名手。只有指挥千单位程度的器量而已吗？或者……或者……

“该不会，那个部队的指挥官，和上个月回廊被逃脱的那个敌将是同一个人吧？”

想到此事时，战栗的冰刀在格林希尔上将的精神世界中，象溜冰般地滑过。他身子颤抖了一下，环视周围要取助言。他此时最为期待的人物——杨威利上校正两脚放在操作桌上，脸上盖着黑扁帽沉睡着。

格林希尔上将没有怒吼，他是同盟军数一数二的绅士，虽然没有怒吼，但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太过高估杨威利了，而要改变这看法，还需要整整一年以上。

以杨而言，既然自己没有作战选择、实施的权限，他认为此次已没有他现场的机会了，但因为这个失误或许将影响到他以后的人生航路。

在舰外，每一秒种，帝国军与同盟军的位置关系都在激变。从远处看那光景的话，或许象是大群萤火虫乘着急流疾奔吧。欠缺统一指挥的追击战，定然会更加速、失控的。而且，很愚蠢的，三万艘认真的追击着二千艘，因锐利巧妙的反击而出血，反倒更加发狂了起来，想把对方击溃。

对此狂态泼下冷水的，是一位管制员的声音。

“看啊，伊谢尔伦要塞！”

那不是报告，是哀叫。而在这战场上没有人不了解其中的意思，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一点，亮起能源充填所发出的特别的亮光，并急速地膨胀。

※※※

“雷神之锤”终于在主张自己的存在意义了。惊愕与战栗，以几乎光速的速度，奔进两军将兵的精神回路。

“吉尔菲艾斯，叫全部队急速上升！以全速航向回廊的天顶方向。贴到‘天花板’上去！”

连莱因哈特都说上不上是好整以暇的，吉尔菲艾斯传达的命令，比起所有前倒更加被认真地遵守了。象在模仿莱因哈特的部队，同盟军的舰艇也拼命试着回避。向回廊周缘部前开。

光芒炸裂了。

闪着白光的巨大光柱，在回廊直线前进，数千的舰艇化为黑色影画而消灭，未受到直击的光术周边部，发生无数的小爆炸，舰体被撕裂，化为水球、小小的光粒。那每一粒，都要求了一百单位的生命做为代价。

一击之下化为虚无的圆柱的回廊中心轴。又奔过了第二道主柱。又产生新的牺牲者，但那几乎只是某方象征性的胜利象征、某方败北的象征，以及将伊谢尔伦要塞的难攻不落，印在宇宙深渊的象征。

【V】

十二月十日十七时四分，第六次伊谢尔伦要塞攻防战，在自由行星同盟的全面退却下终结了。

同盟军在战死者是七十五万四九〇〇名，帝国军则为三十六万八八〇〇名。同盟军未达成伊谢尔伦攻略这个战略上的目标，在死者人数上还凌驾敌人。只留下“在雷神之锤方动之前还势均力敌”这战术层级上的自我满足，而与之交换的，却是相当于一座都市全人口的生命丧失。为了补充，同盟军的征兵部门必须将许多新兵从工作地或学校征集而来才行。帝国军虽然比较好些，仍得要征十万单位的新兵才行。而后民主共和政治与专制君主政治之间赌注存亡的战争，仍会再继续下去，要是为死者人数而胆寒，也就不打不起战争了。要是想到敌兵也有家人、情人的话，也就杀不了人了，用枪剑挖穿某个人的温柔情人的咽喉，用光束射进某个人所爱的丈夫的眼睛，用战斧劈开疼爱婴儿的父亲的脑袋，这就是战争，而命令兵士们如此做的人，咒骂

战争反对者为非国民的人，总是在安全的地方独占着战争所带来的利益……

杨威利上校的心情说不上是愉快，两肘顶在操作桌上，两手抵住下巴，一头浸在思索的澡盆里。

杨威利上校身为作战参谋，提出几个作战案，立下了功绩，回到首都海尼森之后，大概将晋升为准将了，但因为让格林希尔上将失望，大概不会留在统合作战本部或宇宙舰队总司令部这种军方中枢了。

同盟军的杨威利与帝国军的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其资质上其共通的一面，地位越升高，权限越大，其才干也和越增光华。

但是，杨可说是战争的构想者而非实行者，或是哲学者而非构想家，亦或是批评的观察者而非哲学者吧。这和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资质，或许是完全相反了。杨要去自觉到此事，仍是在经过一年之后，杨并非超绝的预言者，他是解析过去现实而在理论上预测未来的。因此，当时就算格林希尔上将要求他回答，大概也无法确实回答吧。

亚列克斯·卡介伦准将，告诉了杨在总司令部中对他的评价。

“他们说看来你是个运气很好的人，在艾尔·法西尔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别人丢脸的时候，就做些好看一点事情赚些点数，而提到晋升。”

虽是酷评，杨却未发怒，反倒有些同感，的确是有这么一面的啊，在艾尔·法西尔也是如此的，在别人失败时，他成功了，不就是那个落差把他抬上今日的地位吗?

“咖啡不喝吗？要冷了。”

“因为尤里安都为我泡了好喝的茶，军队里的咖啡感觉上越来越难喝了。真是麻烦啊。”

“这不是有了个生还的好理由吗？感谢吧。”

“也对。”

“怎么，看你没精打彩的，怎么了？”

“没什么，我是想如果我有更大一点的地位与权限的话，我会多减少一些战死者的，就只有要减少一些些……”

卡介伦拍了拍越说越小声的学弟的肩膀。

“去喝一杯吧。老实说，老婆让我把娘家秘藏的白兰地带来了。说是用在战后生还时庆祝。”

“真好啊，那我就享用了。不过，不是说要娶老婆就该娶长官的女儿是吗？”

对心情调整后的俏皮话，卡介伦并未立即回答。

※※※

在战斗中一定是非必要的，但对战斗后的生还者一定是绝对需要的东西，大量地运进来了。脱下装甲服的兵士们，蜂拥到大箱的罐装啤酒前，一手一罐地传了开来。“蔷薇骑士”这个嘲笑任务失败的死神之惯例，是生还者一个小小的仪式。酒过一巡后，放声高唱也已成了惯例。连队长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对一位军官说着。

“喂，林兹。”

“什么事？连队长。”

“你毕业的专科学校，有首出征士兵情人别离的歌吧，你来唱唱吧。”

“我现在也还很讨厌这首歌啊。”

“……原来如此，那我不唱吧。”

大概了解连队长部分的心情。林兹清了清喉，开始唱了。那是丰润的歌声。不只是个绘画天才，在歌声上他也是连队第一的名手。

难耐长久的别离

就倾饮这酒杯吧

如同珠玉的这一夜

我来为你歌唱吧

我半生梦醒

远望逝去的岁月

溶入你的泪水

今宵酒更苦涩

林兹的歌声停了。先寇布视线动了动，瞄了连队第一歌手一眼。

“怎么，这首歌二段就结束了吗？”

“不，还有后面的。”

看了下连队长的醉眼，林兹点了点头，调好声调，再又唱了。

赴往死地的我

难望与你的未来

埋葬深厚的情感

再来为你歌唱……

年轻的布鲁姆哈尔特，对着手上的啤酒罐叹了口气，先寇布反复着回响在听觉的歌词。

“埋葬深厚的情感，再来为你歌唱……”

形式老旧，而且感伤过剩的内容贫乏的歌，缺少对战争及领导战争的负责人的批判精神，在男女感伤的关系层次中埋沉了社会性。虽然如此，为何却奇妙地引起人心的共鸣呢?

“大概这就表示我是个内容贫乏的人吧。”

华尔特·冯·先寇布喝了罐装啤酒。原本就苦涩的液体，一边冒泡地流入咽喉的内壁时，先由过去的一部分，也跟着流落了。

※※※

莱因哈特率着部队归回伊谢尔伦。在收容完全出击的全帝国军之前，他和部下们被命令在要塞处待机四天半，这就是奋战的报酬，总司令部对他的评价也就看得出来了。

“还不是依靠‘雷神之锤’这巨人般的硬体设备而已，这么低俗的胜利有什么好高兴的。”

自己若是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话，不使用“雷神之锤”，就可打退夸称为同盟的叛乱军了——他如此的想着。透过萤幕凝视伊谢尔伦要塞的莱因哈特，感觉到有别人的视线青上面他白皙的脸颊上，回头看着友人。

“吉尔菲艾斯，你从刚才就一直看着我的脸，有话想说吗？”

“因为您看来很不满……”

“为什么样觉得我不满？我立下功勋，确定会晋升中将了，姐姐也会高兴的。既然如此，为何会觉重我看起来很不满呢？”

莱因哈特与友人牵扯不清的声音，似乎才是最不满的。不犯正当与之对应的愚行，吉尔菲艾斯另提别的话题了。

“您知道吗？在明年初，似乎又要对叛乱军运行军事行动了。这次不许叛乱再进攻伊谢尔伦回廊，说是要由我军先发攻击。”

“米克贝尔加元帅可也豪气啊。有什么理由吗？”

“似乎是说，因为这次的战死者很少。”

“很少？”

“因为未达百万人。三十多万的生命，与之相同数目的家庭，对门阀贵族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吧。”

吉尔菲艾斯的声音很沉静，而那也就潜代着更深的愤怒。莱因哈特在吉尔菲艾斯的精神中，感觉到冰山的存在，不显现在表层的、沉静而巨大、深峻、混厚、充实的存在。

“吉尔菲艾斯，我不会打这种愚蠢的战争。不论无益地让兵士们牺牲生命。为了达成我们的目的，虽不能完全不流血，但我可以誓言绝不流无益的血。”

红发的年轻人终算有笑容。

“我明白，莱因哈特大人。若是莱因哈特大人达成了正大的目的，应当就不会有门阀贵族玩弄平民的生命了。”

“会的，不，我一定会做到的，只要你协助我，就在不久的将来，一定……”

两个年轻人不约而同的，同时转头看着伊谢尔伦要塞。躲在那内部，歌颂着安全的战争的人们，才是他们所要征服的真正的敌人。

在这银河中，有千亿的星辰存在，绽放着千亿的光芒。

而有个独一无二的野心，在散发着独一无二的光芒。

#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4

TOKUMA NOVELS

田中芳樹

徳間書店

TOKUMA NOVELS

長篇スペース・オペラ〈螺旋迷宮（スパイラル・ラビリンス）〉

# 銀河英雄伝説外伝 4

田中芳樹

第一章 英雄的新工作
第二章 往过去的光辉之旅
第三章 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记
第四章 丧服与军服之间
第五章 收容所行星
第六章 俘虏和人质
第七章 显微镜规模的叛乱
第八章 来自过去的线索
第九章 找寻出口之旅
返回主目录

# 第一章 英雄的新工作

【1】

杨威利上尉的生命仅有6小时就结束了。

这是发生在宇宙历７８８年7月１９日的事情。２１岁的杨在１１时２５分接受从中尉晋升为上尉的命令，１６时３０分收到晋升为少校的命令，上尉的在任期间仅有2万1千9百秒，是自由行星同盟军建军以来最短的记录。

“希望以贵官的努力，能够同时刷新少校在任的最短记录，请加油。”

国防委员会人事局长克洛普那氏摆出满脸的笑容，用多肉而潮湿的手掌抓住杨的手大力地甩动着。你当然笑得出来，拼命的人又不是你。杨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但他在心中恶毒的咒着。

他，杨威利，才刚从艾尔·法西尔救出了3百万名平民归来啊。

“上尉吗……”

杨并不认为自己是对地位或阶级非常执着的人，事实他也的确不是。但是，对这个只经历6个小时的上尉这个地位，他觉得有些奇妙的喜爱心情。如果在这个地位上待上一年两年的话，一定会渐渐的开始讨厌吧，但仅有6个小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讨厌，这都是由于生还者不得连升两级的这种非明文规定所带来的奇妙处置。

上尉这个阶级，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来说，仅仅只是服役年代之中会体验的一个通过点而已，但是，对于从士兵往上升的军人来说，可能是一生军历的终点。“老上尉”这个普通名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经常有即将退役的军人，“鉴于以往累积的功绩”由中尉升上来，这种例子相当多的缘故。

“不过，少校，你真是非常幸运的人，一定是诞生在令人羡慕之星下的人呢。”

克洛普那氏的声音，虽然只有一点点，但交杂着施舍恩典的语韵。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２１岁的时候，无地位无官衔，被送到流刑星，在酷寒的环境下，被强制从事劳动。和这种境遇相比较，杨的今

天，简直就像是在阳光浴室中享受温暖阳光似的舒适。一想起先人的劳苦，不禁对自己现在的幸福，从心底深处升上一股感谢的心情……

“才怪呢！”

在内心，杨就用这一句，把通俗的道德论踢到九霄云外去了。被敬爱的亚雷·海尼森亲自训示的话还没什么话可说，现在处于比杨更优越而且幸福的立场的人，根本没有义务被他们说教。

不过幸好，和克洛普那氏的会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杨威利少校，接受新的命令和阶级章后，退了出去。

“短期间内大概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好好地享受暂时的休假吧。”

人事局长赐下的恩训。

※※※

战争的确已经持续一世纪以上了，但并不是一天也不停的持续在战斗着。一天的战斗，要花上一百天去准备：军队要进行编制、士兵要加以训练、指挥官的人事要去安排、军需物资要生产、输送、并保存起来。战争是一种无法和再生产相连结的巨大消费系统，无限制地将人命和物资不停地投入死与破坏之黑洞中的无建设性经济行为。虽然是没有建设性，但是像杨这样，以此为职业的人们，在全宇宙中有着好几亿人，他们只要一人喝上一杯咖啡，就会产生莫大的经济效果。

“到头来只会肥了费沙而已吗，真是的……”

交易商人的行星费沙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恶辣，只是帝国和同盟太笨了而已吧？杨不加入这些愚者之列，并且对于其他愚者，确保了与其相对的优越，才会达到少校这个地位。收下命令退了出去后，发现他已置身于距离休息的真正意义最遥远的状况。当事人本身也望之却步的赞赏，如同豪雨一般的倾盘而下。

“一直到成功之前，几乎没有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呢。”

静静的，杨回顾了才发生没多久的过去。在接受逃出艾尔·法西尔之行的指挥任务时，他简直是沐浴在非难和批判的集中炮火之下，别说是救世主，他在平民的眼中，只被视为舍弃平民的丢脸军队的代表而已。要是静静地不说话的话，被说成是“靠不住的小毛头”，为了要

让市民安心拍胸膛保证的话，又会被以“没有任何实绩，还一副了不起的样子”的无聊理由骂得半死。

只有一位，不记得名字也不记得她长像的，十三、四岁的少女，支持并激励他。当抵达行星海尼森时，披着人类外皮的大群邪气蜂拥而至，杨像是置身于狂骚之宴的正中央。

叫杨威利的这条新手帕，就像在老式洗衣机的漩涡似的骚动中，或沉或浮地搅动着。和军部的宣传部门有很密切关系的某立体电视台，做出了个非常过份的企划。

“能出面和林奇夫人在立体TV对谈如何？６０分钟的节目，演出费提高到一万元，并且配合每百分之一的收视率，还有外加奖金……”

这个没等他说完杨就拒绝了。世界上还真是有这种，舔舐别人心脏的伤口流出来的血为生的家伙呢，这种实在感再现实也不过。一方面杨被推崇为英雄，赞赏倍至，但另一方面，逃亡的林奇提督的妻子却被迫搬离官舍，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不敢出现在人前。这并不是杨的责任，只不过心里还是非常地不好受。

以年轻女性为观众的杂志啦广播电台之类的执拗采访攻势，也让杨受够了。对年轻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个虚名，抱着憧憬心情的年轻女性，大概是要多少有多少吧，但是，真正爱着叫杨威利这个实在人物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真是非常值得怀疑。

被骚动弄得疲累不堪，２１岁的杨，态度变得讽刺意味很重。２１岁这种年纪，应该是更有朝气、天不怕地不怕才对，但是杨对于“英雄”这张满是金箔的豪华椅子，只感觉到坐起来非常不舒服。对权力这种高价的衣服，只觉得穿起来非常难过。

人有各式各样的，也有人能把权力这种外衣穿得非常气派。杨威利不是这一类人的这个事实，主要是在于精神的骨骼形式不同，并不是由于善恶的尺度无法测量。

记者会、采访、表扬典礼、餐会等过密的行程，一星期才只告半段落而已，在这个期间，睡眠不足当然不在话下，就连吃东西也是食不知味。前后左右被元帅啦上将啦的制服包围着，根本不会有什么食欲的，再加上偶尔还有复数以上的照相机包围，周围挤满了空虚的演说或赞赏。

度过了像暴风雨一样的一星期，杨才能喘一口气，就如同字面意义的深呼吸一下。首先，报道人员都只剩下二流以下的，带来各种各样的企划案，其中，还有要找出他亡父的第一任夫人，和她对谈的企划。

的确，杨去世的父亲杨泰隆，是再婚之后才生了杨威利这个儿子的，和第一次结婚的对象是生离，并非死别，所以大概还活着吧？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对杨威利来说，也可以算是“继母”吗……？世上能将实在状况，正确表现出来的名词，还出乎意义的少呢。

这位女性是不是知道呢？和自己分手的男人的儿子，当了军人，得到“英雄”这种虚名，如果知道了的话，是觉得高兴？还是惊讶？或者是嗤之以鼻呢？要见个面吗……这种想法才刚浮上杨的心头，就赶快把它打消，大概对方也会觉得相当困扰吧？况且还有黄色报道夹在其中呢。

接下来就是大量涌现，自称是杨的亲戚的人们了。

原来如此，我也是有“亲戚”啊，这种惊讶对杨来说是很新鲜的经验，但这种新鲜感，并不一定和愉快的心情相连。“成功是大量生产亲戚和朋友的工厂”这句话，是自旧时代以来的著名谚语。

杨的父亲杨泰隆，只关心买卖和古代美术品，几乎完全不照顾年幼的儿子，因此激怒了所有亲戚，打算把可怜的年幼稚子——这是指杨威利——从不负责任的父亲手中救出来。由于杨泰隆抱着儿子逃走了，亲戚们的儿童福祉计划也不得不作废，但是，如果实现了的话……这个嘛，到底现在会变成怎样呢？

一位大概比杨年长２０岁左右的绅士，不知道是几等亲，握住杨的手上下甩动着，并说自己在十几年前，就对你的将来抱有很大的期望了。

杨不禁在心中想，如果真对他的将来抱有很大期望的话，那为什么不在５年前帮他出学费呢？这样的话，也没有进军官学校的必要了，进平凡大学的历史科系，顺利的话也许能进研究所深造。

但是，由于处在和银河帝国持续了１３０年战争的时代，因此杨也有可能以一般士兵的身份接受征召，如果这样的话，被送上最前线去，像这种不懂要领的人，大概是会战死或是成为俘虏吧。说简单一点，在艾尔·法西尔时，如果他只是一般士兵的话，不是就这样留在行

星上，落入帝国军的手中，就是和司令官林奇少将一起成为俘虏这两种下场。非常讽刺的，就是因为司令官把责任推到他头上，才因而获救的。

“算了，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只是虚名的英雄，但到底是救了人命嘛，总比相反意义的英雄要好得多了。”

说是这样说，但是这种话要是公然说出口的话，大概会伤及军中的同僚以及长官们吧。即使不因为如此，现在已经是处于天天遭受如针刺般的眼光刺在后颈上的处境中了，再继续增加非好意的势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拯救了 3 百万人的性命这件事，是属于美谈的范围。 3 百万个人生、 3 百万个未来，因为杨而得救了，到这里为止是完整无缺的美谈，但再下来就有问题了，被救了的 3 百万人的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呢？尤其是小孩子们，没有被切断的人生，他们会如何去运用呢？在他们之中，也许会出现对市民的福祉有所贡献的人才，也许会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也说不定。活下去，就必须完成生存下去的责任不可， 3 百万人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归结呢？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但却不是杨的力量所能控制的。

【Ⅱ】

１０月１日，杨威利少校的现在状况是“待命中”。和晋升的同时，配给他一间比以前的大上两倍的军官宿舍，在大而无当的广大房间里，只放了一些简陋的家具，我们的新任少校，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

简单的说，杨的住所只需要有寝室、浴室和书房就可以了，吃饭都在外面吃，也不需要家人的个别房间。他从亡父那里继承的，没有被当成破铜烂铁处理掉的，只有一个万历的红釉彩壶而已。“如果再晋升的话，会需要更宽的家吧”，负责的军官这么说着。

“今后１０年内，没有晋升的预定。”

只有被降级的可能性，杨在嘴边喃喃自语着，军人的出人头地也有和登山非常类似的一面。在险峻的山道上，走出一步是能够顺着细细的小道爬上去呢？还是掉进谷底去呢？不知道是哪一种比较有趣。

“不行，好象越来越沉郁了。”

把立体电视关掉，杨抱着椅垫又重新躺下了，现在也许是正处于精神方面生理韵律周期的低潮斯吧。成功了心情还变得那么低沉的话，失败了会变成怎样?

成为少校的话，有些地方也要像个校级军官才行。

要购置一些像样的家具，家里要加以整理一下，找个侍从兵来做家事，或者是干脆找个管家来好了。不管怎么说，要维持一定的格式，是非常麻烦的事。

升到了军官学校的最高年级的话，低年级生会半自动地像侍从兵一样帮你擦靴子、整理房间，偶尔还会帮你做饭呢。军队是个阶级社会，军官学校就是最初的一道门，这道门相当狭窄并且也很厚重，不管怎么杨已经通过了，在阶级社会中占有中等以上的席位了。

杨自己本身，在低年纪的时候也有帮高年级生打杂过，但不记得有受到过什么特别严酷的待遇。当时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席特列中将，以身为教育家来说，这个人非常地开明并且作为光明磊落。

“赋与各位特权，就是要各位测试自己的器量之深浅，诸位是否能获得低年级学生之爱戴，这和各位成为军官之后，是否能获得士兵们的信赖相连结。我期待诸位高年级同学们，能够清楚区分出严格与虐待的不同”。真是可说是位名校长的人物。

虽然如此，但对财政当局来说，校长的权限并非绝对的。由于预算合理化的关系，战史研究科决定废止，也是在席特列校长的时代，这对希望免费学习历史而进军官学校的杨来说，是个令人遗憾的决定。由于很明白这并不是校长的责任，因此对席特列这个人，并没有任何抱怨。虽然想过，是否该对财政当局稍做抵抗呢，但杨自觉这种行为，是将原本没有的东西，利用要胁的手段来获得。

像这样的自觉，使人在判断杨的性格是强是弱的时候，变得相当微妙。２２岁这种年纪，也许应该是抱持着一面倒的、明确而且单纯的价值观比较好也说不定。总而言之，从校长席特列口中得到一句“干得好”，总没有像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空虚的赞评，那样的不舒服就是了，谢天谢地。杨自己的回答，也总是“只是运气好而已”。

在内心里是这么想着，“只是运气好而已”，但是被旁人露骨地指摘出来，仍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指摘的这一边，很明显是夹杂

着嫉妒的话。要完全看破这一切，杨还太年轻了一点，这和先前提到的自觉，是互相矛盾却又同时存在的事实。

以某种意味来说，杨的外在和内在一样，都是相当半吊子的。

对于这种批评，杨的反应是："到头来只能升到少校的男人，２１岁就当了少校的话，岂不是已经走到人生的终点了吗？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由于并不喜欢出人头地，因此这简直可说是多余的麻烦。原本说来"只能升到少校的人"这个评价，是杨自己私下常常如此自语着的，常常在想，大概只会到这种地步吧，什么提督的称号啦，司令官的地位啦，完全不觉得这些适合自己，只不过现在的状况也是，既不觉得适合也无法想像会发生这种事。不过嘛，人总是各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到头来总会安定下来的吧。

杨试着想像一下十年后的自己，完全没想到会是包围在如此华丽的色彩当中。

首先，军人这种职业，是无法保证十年后是否自己早已阵亡了。一旦上了前线，简直就可说是２４小时和死亡同床共枕一样。不过非常讽刺的，退伍军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任何职业的人都来得长。有规律的生活、营养均衡的饮食、受到锻炼的身体、定期健康检查等，结果造成身体非常健壮而且寿命很长，嘴上常挂着一句"最近的年轻小伙子"，被所有的人敬而远之，实在很叫人毛骨悚然的光景。总之，这是如此能再活半个世纪之后的问题。

在９月底，奉命出席退伍军人联盟的定期大会，被累得半死之后，公务和私事的大波，总算平静下来。杨被放进闲居的平静池塘，在完全平静的池子里，杨什么也不做，把脸露出水面，就维持着这样漂啊漂着的状态。

待命这种身份的确是很轻松没错，如果没有那种，接下来不知道会被授与何种任务和地位的不安的话。老实说，再怎么不安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去想它也没有什么意义。明白地说，不论是派到什么地方的什么位置，反正一定都是待起来不好受的地方。

也有像军官学校的教官，这样的职位，面对众多的学生授业解惑，也是相当困难的事，能够的话，希望会是更轻松一点的职位就好了。

※※※

小人闲居则不善，杨光只会想一些无聊的事，打断这种颓废状态的人，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统合作战本部的参谋官，阶级是中校，对杨来说，是使他抬不起头来的学长之一。这样的人物，在１０月２日把杨叫来自己的执务室来。

亚历克斯·卡介伦现年２７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沉着，并且带着一种非常自然的自信。对以社会有益的才能这一点来说，他远远超出杨之上。在军官学校中，就发表和组织工学有关的论文，这论文被某大企业的经营集团认可，进而希望争取他到自己公司工作的这种经历。以才干来说，可说是属于秀才官僚的类型，但在不好的意味上，简直可说完全不像。对年少者，能毫不拘束的随意谈笑，对年长者，也能大展他的利齿毒舌，包括包了糖衣和不包糖衣的。

“将来，嗯，２０年后大概可以坐上后方勤务总部长的宝座吧。”

这是一般对他的评价。由于和杨相差6岁，所以没有在军官学校同时就读的机会，而是卡介伦以年轻事务次长的身份赴任时结识时，总之是位伟大的学长。提起这个，记得事务长爱德华，有位正当妙龄的千金，名字好像叫洁西卡吧……

思维的气泡从无声无息的脑海中浮起，杨重新确认一下和卡介伦相对的自己。似乎已经漏听了两、三句话了，卡介伦好像是以成天把退役挂在嘴边的学弟的坏习惯当话题。

“如果现在辞掉军职，你的未来将会如何，要不要我试着推演一下呢？”

“啊……”

“大概所有的企业都会来争取你当宣传用的人才吧。在立体TV的银幕上，握着美女的手，说出‘这就是我选择的极品红茶’这种台词。”

“啊……”

“然后马上又会被拉出来参加选择。整整3百万票，虽然里面还包括未成年者，但却仍然是一出马就能获得大量票源的有力新人，各政党啦派阀啦一定会你争我夺，被扔进激烈倾轧的政治泥沼之中……”

“啊……”

杨笨拙的缩了缩肩膀。

这是个奇怪的事实，也是和本来的意愿相违背的真实，就结果来说，杨似乎被军队这种组织，从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中保护着。杨威利这个人，兼有“不知人间疾苦的学生”和“不知人间疾苦的军人”这两面，因此卡介伦所描绘的不安稳的未来图，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这样的话，非本人的意愿而成为朋明星的差事，也该算是“对军队的报恩”，乖乖接受了才对。只有一点是很肯定的，在军队里还没待满十年的杨，还没有领退休年金的资格，从进军官学校时开始计算，也只有 5 年而已，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辞掉军职的话，一毛钱也拿不到。还有 5 年，非得忍耐熬过去不可。

“对了对了，前天碰到约翰·拉普了，他说不愧是同期的夸耀呢。”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他说才对。”

并不是自我谦虚而是事实，杨一直认为，在同期中最能出人头地的就是拉普。第一名毕业的怀特伯恩的确是优等生，但是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对于他人的缺点或失败，常常喜欢横加指摘，同级生和低年级生对他并不信服。杨认为，以大将之才来说，拉普远超过怀特伯恩之上。和杨的情形有点类似，拉普本来也不是想当军人的，但由于天生就有指导团体的能力，加上有使在下位的人寄与信赖感的人格这些优点，这是杨对拉普的判断，是个很会照顾人的人，杨也被他帮助了不知道有多少次。

“值得尊敬的约翰·拉普的事先搁在一边。”

卡介伦把话题转开。

“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名字，大概不会没听过吧。”

“实在没想到会被人认为无知到这种地步。”

杨努力挤出不以为然的表情给他看。说起来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是在 4 3 年前，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时，引导同盟军走向完全胜利，而自己战死的人，是同盟军史上的英雄。

“那么，阿修比提督又怎么了？”

“有人说他不是战死的。”

“不是战死的话，又是怎么死的？”

“被谋杀的。”

用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在对手的精神回路投下炸弹是卡介伦的拿手绝活。杨凝视着这位军官学校的学长有１０秒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眼睛眨了4次。

“怎样？是无法置之不理的说法吧？”

“只是制造和历史相异的说法而已。”

“没错，并且这对军部来说，是无法加以忽视的说法。”

“历史的既定说法，不是已经确立了吗？关于阿修比元帅的死，到现在还会成为问题的理由何在？”

杨这么一来，正要回答的卡介伦，似乎发现手边没有资料，于是用室内对讲机命令一位军官把资料拿来。这位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把档案交给卡介伦之后退了出去。

这位叫做敏兹上尉的人物，是３０岁中期，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军官，由于杨抬头看着天花板，完全陷入自己的思考之中，所以对他的长像也好，名字也好，几乎没有什么记忆。视线落在档案上，卡介伦又再度打开话题。

“这个嘛，最初的出发点，是由于有人把书到统合作战本部。在过去的３６个星期中，就有３６封信，由于是每星期二寄到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星期二的信。”

然后每一次，都是写着相同的内容，也就是“阿修比提督是被谋杀的”这件事。

“这么反复不停地投书，总会造成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和根据，因此，军方首脑部，希望形式上能调查一下。”

也就是说，目的在于要想办法证明布鲁斯·阿修比之死，毫无疑问是战死，没有一点谋杀的可能性。默不作声地封杀掉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又变成谣言的火种重新复燃。

“因此，杨威利新任少校才被选派为非正式的调查委员。”

“为什么找我？”

“太闲了不是也很头痛？”

“我倒是从没因为太闲而头痛过。”

稍微抬头挺挺胸，杨这么断言，卡介伦则是平静地根本不去理会学弟的反应。

“正式的调查委员会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成立，完全看你调查的结果，决定是不是该成立。”

“哦，是这样吗……”

“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回答嘛。”

“实际上也的确没这个兴趣，不论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完全没有，非常地抱歉。”

杨对于会对这样的投书而下令进行正式调查的军方首脑部的思虑，不用想也猜得到是怎么回事。

严格追究起来，这也算是情报控制的一环。英雄的虚名，换句话说也就是军部的名誉，需要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光辉灿烂的传说而已。一般的人都认为黄金或白银比铜或铁来得宝贵，而其中又数小孩和军人的这种倾向更强烈。

“如果调查出不合时宜的不妙事实的话，一定会想办法遮掩或湮没证据吧？所以要我去把它找出来，是不是？”

简直就是拿人当傻瓜嘛，然后，如果被人知道是军方动的手脚的话，大概会把责任推到杨的身上吧。

看到了学弟的表情，卡介伦露出坏心眼的笑容。

“你这次建的功劳太大了，因此，对于你的新职位一直没办法决定。各部门调整起来相当花时间。”

是延期偿还期间，卡介伦明白地掀开舞台的内幕。就是有这样一石数鸟的价值吧？把这种无关紧要的任务交给杨的话，就可以遮断从外界传来的一切杂音，接下来的正式职务如果决定了的话，中断这个任务也不会有什么障碍。

“而且，如果在这次表现出什么业绩的话，说不定会被认定有这个素质，而让你担任战史编纂所的研究员呢。”

“真的是这么想吗？”

“不，这只是用来钓你的饵而已。”

由于被这么平静的说了，杨好不容易才像终于了解“原来如此啊”似的。

“知道了，遵命就是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也不是能一样这样“小人闲居”的身份嘛。

# 第二章 往过去的光辉之旅

【I】

“１０月是黄昏之国，人和光都在黄昏之中，无声无息地溜走了。”

曾有过这样的古诗歌颂着。杨威利前往访问军校的大学长，亚尔夫烈特·罗察士退役上将的私人宅邸，是在一片原生长在中纬度地带的落叶乔木群中，此刻正是要和数亿张的落叶开始无声的舞蹈之前的时期。秋的旋律，乘着碎落的黄金的光，落到杨的肩头。碰到了肩膀，在透明的秋光中随着华尔兹的音符跳跃着，这实在是非常舒服的感觉。“要是有情人就好了”，突然蹦出这种没头没脑的想法，只是平凡的年轻人自然产生的感动而已。

杨突然想起洁西卡·爱德华的事。因为和杨只差一岁，所以今年才刚满２０岁吧，看情形，她还是比较喜欢约翰·拉普吧？就算平常是很迟钝的人，但是像这种事常常会有非理性的，感觉变得非常敏锐的时候，并且，即使自然科学上的法则啦公式之类的，能传授给下一代，但人类的感情或情绪之类的东西，非得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找出和理性共存的方法不可。

这实在是非常奇怪。到现在，杨才察觉到，对自己前进道路的方向之奇，感到非常惊讶。

“接下来即使再有大规模战斗产生，也是大约半年后的事，所以在那之前，就安心地吃英雄的闲饭好了。”

这么说的卡介伦似乎为了赶走杨身边的新闻人员，运用了什么手段似的。能回复到无名的年轻小毛头，比预想中的更要来得愉快。希望成为英雄，自我期望能够达成相等的业绩的人当然也有，要是杨是这种人的话，大概会觉得这就是伟大吧？但对杨本身来说，只是希望能活得更轻松一点而已。

亚尔夫烈特·罗察士提督的私人住所，在枫树岭１７号。和地名相符，有不少的枫树的古木，不过要转变为红叶，似乎还要一段时间。

迎接杨的罗察士提督，今年应该已经有７８岁了，但背脊依然挺直，给人一种相当有品格的绅士的印象，谈吐也非常明白清晰，动作

虽不迅速但完全没有垂垂老迈的样子，注视着杨的眼神，平稳并充满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辉。堂堂正正地活过一生，堂堂正正地老去的人类之模范，现在实际地呈在眼前。

梳绑马尾发型的１７、８岁的少女，引导杨到玄关大厅的右手边的宽阔房间里。确认过杨的姓名后，罗察士缓缓地说："你的光临就是我的荣幸。即使像我这种半舍弃人世的人，至少也听过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之名。"

这又会使杨惶恐不已了。就是这种时候，最令人受不了虚名的沉重了。远比他年长、并且在人格方面更为成熟的人们口中，说出"英雄"这个名词的时候，就像是有着看不见的针直刺中了杨的羞耻心。

不理会杨的内心是怎么想，罗察士老先生以亲手泡的红茶来招待这位比自己年少５７岁的客人。

"自从妻子死了之后，我就一直是一个人过活。像这种小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上将阁下所泡的红茶，以杨的喜好标准来说，稍嫌太浓了一点，当然，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是不会对此有任何抱怨的。

杨现在所置身的房间，与其说是会客室，还不如说是图书室还比较来得恰当。有玻璃门的桃花心木制书架，把四面的墙壁完全占满，深深地坐进安乐椅之中，只觉得令人心情舒适的静寂，好像一层膜似的把俗世隔开了。对杨来说，实在是非常理想的房间，不过像什么书斋啦图书室啦的，有这种房间的屋子，如果不是一定以上年龄的人，只让人觉得非常不相配。大概非得再过个３０年左右吧，杨一面这样想，一面开口询问有着布鲁斯·阿修比的事。

"是吗，阿修比死了已经有４０年以上了吗？"

罗察士提督好像是再确认自己的记忆似的，喃喃低语。一瞬间，视线变得迷蒙，似乎是无法定往回忆的方向似的，杨也没有催促他往下说。若是杨沉不住气催老先生往下说的话，这种作法不仅非常没礼貌，而且也不是有效率的做法。在杨静静等待的时间中，亚尔夫烈特·罗察士老先生稍微改变一下坐姿，以淡淡的语音划破静寂。

"阿修比的幕僚中，比我优秀的实在是比比皆是，只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活得那么久，所以才能任由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罗察士老提督闭起嘴巴，两眼也闭上。再度陷入将近１０秒的沉默后，化为语音的回忆，缓缓从老人的口中流出。

“弗雷迪利克·贾斯帕也死了。‘男爵’沃里斯·渥利克也死了，方秋林、贝尔迪尼、柯布……大家都已经不在了吗？”

杨突然被非现实感的霞霭罩住了。贾斯帕提督啦，或是渥利克提督的名字，对杨来说只是历史上的人名而已，但是听到他们的名字，从一个曾经是他们朋友的老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回溯时间的大河而上的感觉。

“他们常常彼此开玩笑，如果先战死的话，不知道会被还活着的人说什么样的坏话，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活下去才行，像这样的，常常这么说，不会比好人早死的！这种话……”

罗察士提督苍老的脸上展现年轻的笑容。在他的记忆和回想中，逝者仍然活生生的，对他说着话呢。对于衰老本身所包含的意义，２１岁的杨，还不可能真正的理解，只能以贫弱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推测而已。

“因此，上将阁下，今天我来拜访的目的是……”

杨相当踌躇不决的，把来访的目的表明，告知有关阿修比元帅的奇妙谣言。

“有神话的存在就会有反神话的产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和阿修比同时代的人，没有任何义务，一定非得是所有的人都崇拜他、敬爱他、理解他不可。”

罗察士提督轻轻点点头，轻散出时间的微粒，好像在白发四周飞舞似的。

“有人投书表示阿修比提督在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时，不是战死而是被谋杀的。”

杨等待着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但罗察士十分沉着，大概是不容易表现狼狈或是发脾气的人吧。对杨自己来说，也不容易选择该有什么反应。

“对军方来说，不能将这种有关阿修比提督之死的不名誉谣言，就这样放着不去管它是吧？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特意来拜访老头子的原因是吗？”

“上将阁下是否知道些什么呢？”

对杨的质问，罗察士提督只是手掌稍微动了一下。

“想不出有什么，即使有，也不打算说出来。这对专程跑一趟的你，很抱歉就是了。”

老人的声音中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恶意，杨只能感觉到有一面看不见的铁壁。罗察士还是一本淡淡的语气继续说着：“我是协助创造神话这一边的人。虽然不打算虚饰那已经被过份夸大的阿修比的功绩，但也并不想毁掉自己内心里的阿修比的形象。我如果是能选择另一边的人的话，在那当时有的是机会……”

“死人不会说话是吗……”

被用得都快烂了的格言，从杨的口中说出。好一会儿才又回答。

“正是如此，我现在不论在这里说什么，都没有人能否定我的说辞。活下来的人赢了，就是这么回事吧。”

罗察士提督笑了起来。洋溢着品格和慈祥的笑脸，透露出些许这位老军人累积下来丰厚的人生经验，杨实在是没办法讨厌这位老人。

“随便闲谈就可以了，请告诉我上将阁下所知道的阿修比元帅和其他提督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我想可能派不上用场吧……”

虽然把这句话说在前面，但提起故人的老提督的声音，不是充满热情。

“阿修比对于预测战机，简直是巧妙的无人能超乎其上，那已经只能说是天才了。”

早一分也好，晚一分也好，作战行动都会被瓦解。像这样的，几万分之一的战机，阿修比能够确实的掌握住，简直只能说是神乎其技。

“也有人这么评论，与其说胜利女神，不如说是时间女神是站在阿修比这边的。在我认为，阿修比不是战略家而是战术家，不过即使如此，也是无人能超出其上的壮大的华丽的战术家。”

罗察士的评价并没有夸大其实，阿修比连战连胜的武勋，就能证实这一点。只是这个无可否定的华丽，包含有什么样的细微成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Ⅱ】

宇宙历７４０年代的前半，宇宙对布鲁斯·阿修比异常的宠爱，凡战必定获得胜利，连银河帝国的军务尚书都因此气愤而死，他的武勋实在留给人非常深切的印象。

只不过，正如罗察士的批评，这位军事上的天才，不是战略家而是战术家。在赋与的战场上，没有其他人能跟他一样，用兵如此地神乎其技，但这个严格说起来，也只能停在战斗接连获胜的阶段为止，对宇宙历史的变革完全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就是这样，帝国和同盟间的关系，从达贡会战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重新回想一下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战史，杨如此的自言自语着。

布鲁斯·阿修比的时候，伊谢尔伦回廊还没有建设巨大的要塞。同盟方面的出口，也有将近两打左右具备补给、索敌、通讯等机能的军事基地散布在四周。就算是规模最大的基地，人员也没有超过4千名。

在帝国实际建设伊谢尔伦要塞为止，同盟这边也不是没有建设要塞的构想，布鲁斯·阿修比自己也有这个构想，并且向国防委员会提出初步的设计图，只不过，他本身着迷于指挥统率大舰队的缘故，为了希望最高评议会通过强化舰队战力的计划案，而把这个设计图撤回来作废了。军事需要耗费巨额的金钱，反正都是花钱的话，与其建设要塞还不如建造战舰来得好，这种观点，大概是阿修比的用兵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战将的面子吧。

充满自信和霸气的男人，这样的性格，当然，和上司之间的冲突和磨擦一定是接连不断。和杨一样的少校时代，曾经有某位上司对他怒吼：“再怎么说贵官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你以为到目前为止的胜利，全部是自己的实力，而不是靠运气是嘛！你以前对自己来说，没有事是不可能的嘛！”

阿修比冷漠地看着快气疯的上司。等上司的呼吸稍微平静了一点，他才冷冷的扔下一个炸弹。

“当然我也是有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我没办法犯下比你更严重的失误。”

被这么说而不会生气的人，大概是有非常宽大度量的人物吧？而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

由于阿修比的实力和业绩，以致被上司们所嫌弃嫉妒着，当然，对辅佐他的幕僚兼朋友的存在也不能加以忽视。也就是说“７３０年党”，是由水准以上的人才群所构成的。

弗雷迪利克·贾斯帕是位精悍敏锐的直线条男人，被称为“进行曲贾斯帕”是由于他的用兵充满爆炸性，是个有心得的好战术家，胜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精彩，输的时候当然也很夸张，也就是这个男人除了“击倒”之外，又会有别的结束方式。

“做事做一半，不合我的主义。”

在他的字典里有“快胜”没有“险胜”，有“惨败”而没有“惜败”。而且他有个奇怪的扫把星，连胜２次之后，第３次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会输。他麾下所属的官兵们，对这种胜胜败胜胜败的节拍，都记得很清楚。碰上轮到“败”的时候：“该死！真倒霉，这回轮到败了。”

这样一边咋舌，一边写遗书，有人绝望到脸色苍白，甚至逃走的人也有。原来应该没办法拿来当笑话来看的，但是有着像被太阳晒黑似的黑发的贾斯帕，不知道哪一点很受士兵们的欢迎，非常奇妙地对他非常敬爱。

有“男爵”绰号的沃里斯·渥利克当然不是贵族，只是民主共和政体下的一个普通市民。但不论外貌也好，言行举止也好，都像在演戏似的装作，所以才会被叫做男爵。这个绰号是因为，“不论他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成为伯爵或公爵的，最多不过到男爵而已。”被人如此揶揄着，但本人却毫不在意地拿来当自己的绰号，在自我介绍时，甚至还特地把“男爵”加在自己的姓名之前。

渥利克不能说是到达伟大的程度，但仍然可说是充分有才能的指挥官，是阿修比的作战行动中不可欠缺的人才。有着泛黄的红叶色头发和同色眼睛的中等身材的男子汉，女性们对他非常着迷，而他本人也非常喜欢女性，尤其是年轻明眸皓齿的美丽女性。

以个人来说，渥利克是多才多艺的人，是魔术、扑克牌占卜和交际舞的名人，也会弹吉他、吹喇叭、喜欢下西洋棋，会射飞镖，擅长滑雪。当然在感情方面，人生是被许多花朵点缀得五彩缤纷。

“不论做什么，都能到达差一点就是一流的人。”

这是罗察士提督对他的评语。这个评语，杨威利感觉得出其中掺杂了些许苦涩的好意。对于多才多艺，但又欠缺追求真正一流境界的执念的友人，感到相当惋惜。

“我待在阿修比之下就好了，当最高负责人实在很麻烦。我嘛……对了，希望能一直是‘高明的业余者’就可以了。”

渥利克大概相当韬晦。以一个职业军人来说，这是专家的精华所在，不，或许应该说就是因为如此，才能将苦涩的回已用开玩笑的糖衣包裹着吞下去。渥利克从军官学校毕业时是第 2 名，在他的前面总是有阿修比在。要净化这种复杂的心理，大概玩笑的确是必要的吧。

约翰·多林克·柯布的中间名字，“善饮者”这个不长绰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名字。世上有时也真有无意识的讽刺存在，J·D·柯布的名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的体质对酒精敏感，一滴酒都不能喝，就连举杯庆祝胜利的时候，也是用苹果汗干杯。有一次被渥利克偷偷掉包，喝下去之后马上全身起荨麻疹，大家被吓了一大跳，引起一场大骚动。虽然这个可说是自做自受，但渥利克就因为这件事成为同盟军史上，唯一一位因为麻疹这个理由写悔过书的提督。

柯布也是位值得赞赏的战术家。对于赋与的战术课题都能好好完成，对同盟军的胜利非常有贡献，尤其是削减败逃敌人的战力，更是巧妙。

维多里奥·迪·贝尔迪尼一般说来，是属于粗野的下士官型的前线军人，战斗指挥非常勇猛，战斗态度是奋不顾身，破坏力就连阿修比也比不上。

像是重量级拳击手似的身体，点缀着无数小伤的赤铜色脸孔和钢铁般的短须。这种强韧的外貌，的确强化了粗野的猛将的形象，但是，在日常生活方面，这个男人是个温柔的人物。他和比他的体积小一半的娇小女性结婚，被贾斯帕取笑是“熊和栗鼠的结婚”，但他还是满脸笑容，完全不介意。嗜好是饲养热带鱼，传说他将心爱的鱼以僚友的名字命名，不过此一说法的真假无法确认。

方秋林的姓名和杨一样属于E式（东方式），方是姓。他的用兵，感觉不到有天才的成份在，但会令人感到无从下手。周密的计算加上近乎完美的准备工作，绝对不会有大举崩溃的情形出现，在全体

的败势中，是唯一能维持住战线，进而制造逆转全体战局之机的人。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了一次或两次而已。

不苟言笑，一板一眼的个性，听说即使有人说笑话，在座的人全笑得要死，他连嘴角也不会弯一下。有一次，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披露了一则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笑艳笑谭，由于实在是相当杰出的杰作，以致僚友们全部大笑不已，然后等稍微平静了一点，说笑话的人却问道："刚才的故事到底什么地方好笑？"

对于这么认真的质问，所有的人通通哑口无言。对部下也好，对上司也好，甚至连阿修比自己，也许是最信赖这个一板一眼的男人也说不定，但绝对不喜欢他。

此外，还有亚尔夫烈特·罗察士。他没有阿修比的那种雄才大略的伟大才干，但能将幕僚们的意见加以调整，在不同的强烈个性之间，担任缓冲的角色，其有优越的组织能力和课题处理能力，使阿修比的司令部得以统一的正常运作。各个不同类型的才能，要在集团中发挥它的机能，活着的接着剂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就是罗察士存在的意义。罗察士在担任指挥官，单独行动时，成绩似乎只是"比平凡稍微好一点"这种程度，但加入阿修比的司令部时，能够将全体的力量强化发挥出来，建立起无可比拟的功绩。

罗察士担任阿修比的参谋长，坐镇司令部总共有6次，共计超过１０年的时间。宇宙历７４５年3月阿修比就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之后，６月罗察士被任命为宇宙舰队总参谋长。许多人都在私下批评道："又是７３０年党吗！"，似乎是非常强硬的人事调动，但司令长官阿修比上将和总参谋长罗察士中将的搭档，使同盟军宇宙舰队的作战行动能力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以实际成绩封住了批评的嘴。

【Ⅱ】

沉着公正的罗察士，不仅是公事方面值得人信赖，就是私人方面也被僚友们倚整着，大大小小的麻烦通通转到他那里去，他都苦笑着把它们一一处理掉。

没有办法苦笑着解决的，只有阿修比拜托罗察士从中帮他调解第一次婚姻离婚的事件。

罗察士实在没想到，阿修比连离婚问题的处理都要推到他头上来，在阿修比来说，只是低头拜托好友帮忙而已，但被拜托的这一

方，心理负担可并不轻松。

“对男女之间的事我无意插嘴。我虽然娶了老婆，但还是生手，你自己应该更有经验也知道更多才对吧。”

虽然是用开玩笑的口吻，但罗察士明白地拒绝了，其中之一的原因是阿修比的夫人亚蒂蕾特，对罗察士提督和其他提督们来说都是认识了很久的人，在他们来说，都抱着“阿修比的花心最好能够收敛一点。亚蒂蕾特还能笑的时候还没关系，等笑不出来的时候那可就恐怖了”的这种心情。

虽然是很花心，但阿修比每次都是真心的。所谓的男性，当然也有标准丈夫的人物，但对于结婚被家庭束缚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觉得适合的人，也不在少数。再加上，阿修比本来就讨厌所谓一般女性喜欢的家庭，被亚蒂蕾特束缚，让她掌握着内心这件事，似乎越来越觉得无法忍受了。

由于争执越演越烈，罗察士终于不得不出面担任阿修比夫妇离婚这件事的调停人。亚蒂蕾特夫人冷静的，承认丈夫的心已远离自己的事实，接受离婚的要求。

“你一定会再回到我的身边的，你能够回去的地方，只有我的身边而已。”

这是在分手时亚蒂蕾特说的话。在战场上从不见其胆怯的阿修比，也没办法完全掩饰住他那副似乎觉得寒冷彻骨的表情。

罗察士提督对杨叙述着他的回忆。

“老实说我也觉得很害怕。该怎么说比较好呢，虽然是觉得的确不同于世俗，但内心里想着，还是别惹火女性比较聪明。”

在自己心中，杨反问会是这样吗，但口中则问着别的问题。

“你是比较同情亚蒂蕾特夫人的吗？上将阁下。”

“我只是不想一昧地站在阿修比这边而已。”

罗察士上将慎重地如此回答。杨感觉到，将军实在不是个会演戏的演员。

“亚蒂蕾特是心高气傲的女人，当然也是有她的缺点，但阿修比自己也是彼此彼此。而且再怎么说，亚蒂蕾特是真心爱着丈夫的，这一

点，其他的朋友们也都是这么想。先不论她嘴上说了些什么，亚蒂蕾特能漂亮地抽身引退，更令我们有这种想法。”

比阿修比迟了 9 年，罗察士也和妻子分离了，是死别。出征之前，他的妻子已经倒在病床上了。罗察士对不希望他离开的妻子，就像哄小孩似的安慰她，出发前往战场，等到他回来之后，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罗察士就连妻子临终都不能陪在她身边，这个打击的影响一直无法收尾，就是罗察士本人，也感到非常意外，将他完全打倒，蚀光了他精神上的气力。他就这样茫茫然的坐在房间里，生产出可和他过去生产的总数量相匹敌的空酒瓶出来。

非常担心的贾斯帕和渥利克他们，一直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阵。有缺乏集中力和持久力的高级军官存在，最感困扰的应该数前线的士兵们了，罗察士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决定接受朋友的忠告休息。当他提出休息的申请时，阿修比皱起了眉头。

“看样子在今年之内，和帝国军之间会有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如果没有你在司令部运筹帷幄的话，对我、对同盟军来说，都会觉得很伤脑筋的。”

“我很抱歉，但实在是没有力气了，这说不定反而会增加大家的麻烦，所以这一次，还是让我休息吧。”

阿修比反覆的希望说服他改变主意，但罗察士坚持在“让我休息”这一点上，结果阿修比也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但是，到头来，1 个月之后又再度复职了，因为他发现要填埋精神上的丧失感，只有埋首于职务上这个方法而已。然后，3 个月后，布鲁斯·阿修比迎接他的最后一战了。

※※※

并没有发现任何即效性的新事实，但杨还是约定了再访之期，告别了罗察士邸。邸宅的老主人亲自送他到玄关，但最初带领杨到图书室的 1 7 、 8 岁的，绑马尾的少女还是送他到门外，说是因为要把门关上的缘故，因此杨也没有做不必要的自我陶醉。手把着门扉的少女，忽然改变表情问道：“你在调查布鲁斯·阿修比的事吗？”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罗察士提督的好朋友吗？”

“你说布鲁斯·阿修比是祖父的好朋友？别开玩笑，那个男人偷走了我祖父的武勋啊！”

对默默回视的杨的脸，少女毅然地反瞪回去。眼角和鼻子的线条，还留有亚尔夫烈特·罗察士遗传的影子。

“盗贼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有偷取国家的，也有偷他人之妻子，而其中最差劲的家伙，莫过于偷取他人功绩的人了，你不认为如此吗？”

“我赞成，以一般而言。”

对杨的回答，少女并不满意。两眼中，充满夏日太阳般的光辉，这位罗察士家的第三代的少女，瞪着眼前看似软弱的青年军官。这真是相当有对抗心啊，杨在心中如此品评着。

“阿修比提督没办法对你的责难提出任何的反辩，因此，这个……我就是尽可能的，希望能把各种的小意见收集起来……”

“你倒真是会挑对自己有利的说法嘛。”

“对不起。”

杨的脸红了起来，这种态度使少女的表情软化了。

“你也用不着道歉啊，是我说得太严厉了，所以你只要从鼻子发出冷笑就可以了。这种不负责的意见全部一一听进耳的话，脑细胞会破裂的。”

“我会小心的。”

“好奇特的人啊，你这个人。”

由于是率直的评语，所以完全没有反驳的余地。

“那么，你所说的话，是有什么根据吗？”

反正已经被认为是怪人，就没什么顾忌，试着问问看，但少女的表情又再度变化。

“这个嘛……是你的工作不是吗？自己去调查如何？宪兵先生。”

留下苛刻的讽刺，门紧紧的关上，把孤独的宪兵摒弃在罗察士邸之外。至少该称呼我“侦探先生”嘛，在杨的脑海中，只有这个毫无意义的念头。

【Ⅳ】

进了房间，亚列克斯·卡介伦对坐在书桌后发呆的学弟问道：“怎样，知道什么了吗？”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

杨不高兴地回答。午餐的鱼和薯片还剩下一半左右，奶茶则是第3杯了。虽然是想判断出头和胃到底哪一个应该优先，但似乎哪一个都没办法决定。

把手里的档案放回架子上，卡介伦似乎对学弟的贫弱午餐已经受不了似的摇摇头。

“似乎没有什么食欲嘛，不补充些体力加加油不行啊。”

“光是补充体力也没有用啊，如果不能使脑细胞活性化的话。”

“我想在你清醒的时候，脑细胞就已经够活泼了才对。”

“很少有清醒的时候。”

“想用这个当借口推卸责任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像是已经先读了杨的下三手棋似的，卡介伦如此讽刺着。杨摘下黑扁帽，单手抓抓头发。这个作业，似乎怎样都无法引起探索历史的那种“知”的兴奋感。

自由行星同盟非常尊重历史，重视先人的功业。过去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伟人的美谈，常被当权者利用来增幅国家意识的涵养。“学习祖先伟大的历史，提高身为国民的自觉！”这种呼声，经常出自没有身为公仆的自觉的当权者，以及他们的僚属们的口中。这些人，几乎从不会说：“正视眼前的事实吧”这种话，对他们来说，必要的只是便于让他利用的教训话而已，并非事实或学问上的真实。

“不知道无名的士兵们，对阿修比提督的批评怎样呢？”

“这当然是指责居多啦。但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人类社会永远的真理，也不能光是责备阿修比提督。”

“我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

我可没有这么了不起，杨没有说出口。虽然不情不愿，但既然已经当了军人的话，就应该考虑什么是军人该做的，这也许就是无可奈何吧。

但是，如果说是“无可奈何”的话，就应该在这里停止不再往下想了，万骨对自己的牺牲会怎么想？死者们能够相信，自己的死的确是有意义和价值吗？看着站在万骨上的一将的雄姿，失去死者的遗族们，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吗？如果有人能使他们接受的话，这个人物大概会被称为名将吧，但是，这种情况下，这种“了解”是否是和“错觉”或“欺瞒”是同义语呢？看到越考虑越陷入苦恼中的杨，卡介伦笑了起来。

“不必勉强找出结论。即使找出结论，也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出来呢。”

“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又要我做些什么呢！”

“研究人生啊。”

说完之后，卡介伦好象对自己本身的玩笑感到失望似的，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些什么，在自己的书桌后坐下。和杨的书桌完全不一样的整齐书桌，对卡介伦的事务处理能力来说，这是正如字面意义的最前线。

“总而言之，只吃这么贫乏的食物，到哪一天倒下来的话，我的管理能力会被追究的。我看得让你吃点像人吃的食物才行，高兴地期待吧。”

“非常感谢。说这种话可能会天打雷劈，不过请我上高格调的餐厅的话，我会更感到拘束，根本就难以下咽。”

“真是天生命穷的家伙。放心好了，只是普通的家常便饭而已。”

“是这样吗，那就不客气了。”

回答之后才发觉不对。说是家常便饭，但卡介伦中校还没结婚啊，这个问题，唤起了另一个记忆。花一般独身的优秀军官亚列克斯·卡介伦中校大人，目前正在恋爱中，对象好像是上司的女儿，已经到了这么熟的地步了吗？杨突然兴起恶作剧的念头。

“中校的对象，哪一种菜最拿手呢？”

“奥尔丹丝没有不会做的菜。”

不经大脑的回答之后，才发现中了学弟的计策，卡介伦不禁摇头。

“这个家伙！做这种事的话，会讨不到会做菜的老婆的。”

“不会做也不要紧，如果有人肯嫁的话。倒是关于……”

杨改变了话题，向卡介伦询问有关引起这个问题根本原因，投书的寄信人的事。卡介伦虽然口气相当含混，但被杨直接了当地追问，是否是不情愿但仍不得不离婚的夫人的杰作时，也不得不开口了。

“你的脑细胞真是一点也不含糊啊，就是挑到事情的重点。布鲁斯·阿修比众所皆知，有两位夫人，当然不是重婚，而这第２位夫人叫做鲁辛妲……”

这些投书的寄件人署名是鲁辛妲·阿修比。离婚之后，夫人在社会上仍然使用阿修比的姓氏，这件事，似乎在和布鲁斯·阿修比之间，造成险恶的关系。

“就是这位夫人，对丈夫的死提出疑问是吗？”

“不过这第２位夫人，鲁辛坦在九年前就去世了，享年５９岁，死因是误服过量安眠药的样子。”

“如果从灵界寄往现世的投书还不是很流行的话，就是还活着的某个人，假借了夫人之名是吧。”

“只要稍微调查一下，马上就会知道夫人不是投书的发信人了。究竟是不知道夫人已死这件事呢……”

“或是知道而故意使用死者之名呢？”

仔细想想，就会产生许多耐人寻味的疑问出来。不过再怎么说，杨自己本身，对这件事采取的立场并不明确，可能就连透过卡介伦下达指示的军方首脑部，也是如此也说不定。并没有任何深意，只是适当的打发一下时间，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被称为“宪兵先生”的记忆又重新浮现脑海，杨对自己的立场只能苦笑了。

※※※

杨威利要前往双亲的坟墓祭拜，往返必须连单程也要花上两小时的车程。从首都海尼森的中心市区，往北走１５０公里的丘陵地带，和杨居住的弗罗伦斯街相比，季节的转换大概要早一星期左右。山迪连谢公共墓地包括周围的森林和绿地，是当天可往返的健行名所。杨大约每半年来扫墓一次，这也算是尽尽身为人子的义务。不更频繁地来，一是因为实际上，出发去宇宙的话，就根本没机会来扫墓，此外，父亲生前所说的话也是原因之一。“到死的时候再来墓地就可以

了，不要去打扰那些好不容易才安眠的人”父亲这么说过，不过，死后是否也是这么想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是“还不多来扫扫墓啊！这个不孝子”，不过这可以等到哪天出现在梦中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迟。

坟墓的清扫工作结束后，杨重新凝视着白大理石的墓碑。

“杨泰隆、宇宙历７３１年9月２８日——７８３年3月２７日。卡多丽奴·R·杨，宇宙历７３９年5月1日——７７２年6月３０日。这对善良且相爱极深的夫妻长眠于此”最后的评语，不用说，当然只是普通的习惯词而已，但与事实却是相去不远。

杨5岁时失去母亲，１６岁时和父亲死别。即使以儿子的眼光来看，也觉得父亲是个怪人，但他仍以自己那种奇怪的方式，表示对儿子的爱，即使常常叫年幼的独生子坐在地板上擦瓷壶，也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对于母亲的记忆，就很难说出什么具体的印象了，只记得，好像很温暖，就很像是趴在吸满阳光的蒲团上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触。也许就是这种感触，把今天的杨养育成喜欢白天睡懒觉的青年也说不定。

“总之，总会有办法的，所以不用为我担心，爸爸，妈妈……”

这句台词，老实说已经成了每次的惯例。如果能更有精神向父母报告就好了，但是太过于做作的话也太无聊了。而且，的确这次晋升为少校了，但不觉得这是可以抬头挺胸向双亲夸耀的事。父亲是独行的商人，结果儿子却变成阶级社会的公务员，被说是不肖的儿子，也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甚至还接下了会被人讽刺为“宪兵先生”的任务。

“一步出了差错，一切就都乱了。”

自从艾尔·法西尔以来，这已经成了杨最主要的感叹了。原本说来，重新探讨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人生这件工作，对希望成为历史学者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任务，但是，这是上级下的命令，再加上这个原因又十分暧昧，杨的那种学习的热情，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

从杨目前所处的时间往前回溯４３年的宇宙历７４５年１２月，帝国历４３６年，“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即将开始。对几百万人的参

加者而言，这是一场难以忘怀的一战。

# 第三章 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记

【I】

宇宙历７４５年，帝国历４３６年的１０月４日，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的两大军事势力，在迪亚马特星域布下了庞大的兵力，生命和物资的消耗，似乎是无限制的继续下去。即使在这样漫长的流血剧中，极其著名的一幕就要开始了。

“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之所以如此著名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的非合理性，也就是说，胜者的行动和正常的战理背道而驰，令说明他为何获胜的军事学者感到相当困难，最后，只能将之所以胜利的原因，归诸于得到胜利的司令官本身特别优异的指挥能力，以及个人资质。光是这一点，结果就造成了大大强调布鲁斯·阿修比人天才的戏剧性的生涯。只要越是强调他的天才，就越是具有说服力。

参加这场会战的同盟军方面的高级指挥官如下：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　阿修比上将

总参谋长　罗察士上将

第４舰队司令官　贾斯帕中将

第５舰队司令官　渥利克中将

第８舰队司令官　方秋林中将

第９舰队司令官　贝尔迪尼中将

第１１舰队司令官　柯布中将

这个阵容，是当时同盟军所能排出的最好组合，但也是因为如此，更是无法避免批评的声浪。

“这根本就是不是会战，是７３０年党为个人目的而发起的军事远征，害死大量的士兵们，只为了夸耀他们的武勋而已。国家的内部有军部的存在，而在这其中又有私人性质的集团存在的话，会有形成军阀化的危险。”

不过，这些声浪虽不可谓不大，但阿修比完全对之视若无睹。

“这场战斗获胜了的话，再下来就是元帅了。只不过这么一来，我就失去再继续往上爬的阶梯了，希望不会重蹈林·帕欧和托波洛的覆辙

才好。”

“达贡的英雄”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在晋升为元帅之后，差不多一年之后就退役，由于军部中已经没有他们立足之地了。他们都没有意思转入政界，过了一年左右的退休金生活后，从事教育或伤兵福祉方面的工作。除了名誉职位之外，他们别无其他所得，阿修比特别指这一点而说的。

原本而言，“７３０年党”会形成军阀化的这种不安，或许根本就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并非是由于共通的权力欲，而结合起来的。

“不希望变得和林·帕欧或尤斯夫·托波洛一样。”阿修比的这种扬言使得同盟的政治家们产生畏惧之心。他的扬言，不仅表明了了对权力的野心，并且也对先人的功绩没有获得相等的酬谢，表示批判。具有才能和实绩，因而产生的自负或者使命感，阿修比有意图的再提起这个问题。

政治家们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之前，“７３０年党”的内部，产生了剧烈的对立。

在这之前，不得罪人的揶揄和毒舌的你来我往，并不是件稀奇的事。充满朝气的对立，甚至可说使同盟军的司令部更加活性化，这种活力搅动起泡，产生出更多的战术方案，对胜利有极大的贡献。布鲁斯·阿修比是个天才的用兵家的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司令部的中枢。

但是，就在这次会战之前，阿修比变得采取奇怪的高压态度，对自己的作战，无法充分地说明清楚。不管怎样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用这种态度强压下来。

对这种态度猛烈提出异议的，是约翰·多林克·柯布中将。被认为是默默完成自己职责这一型人的他，第一次反抗阿修比，也许他也是在这１５年之间，都把不满压在心中。在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最后，愤而离席的柯布，在走出会议室留下一句话：“你变了，阿修比，或许是你一开始就是这种人，是我看错人了？”

像这么强烈的台词，并不是随处可闻的。阿修比的脸色也充满着怒气，但并未叫住柯布，只是叉着手壁，瞪着离去的僚友的背影。

这时，魁梧的贝尔迪尼也没有加以排解，只是阴气沉沉地保持沉默。

在贝尔迪尼出征的前夕，他家里饲养的热带鱼全死光了。水温调节系统故障，导致使得水槽变成滚烫的浴缸，这是由于贝尔迪尼夫人的疏忽所致。因此受了刺激的贝尔迪尼做了结婚之后未做出的行为，大声地责骂妻子，将哭泣声抛诸背后离开了家。

2小时后，贝尔迪尼开始对自己肚量狭小的行为感到后悔，但由于这时已经离开行星海尼森，因此和妻子和解只能延到日后再说。

些微的争吵，在这个豪快、野性的高大男子的心理上，留下了一根刺。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贝尔迪尼具有预言能力，但前兆也有它可信的一面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魁梧的大男人就这么一言不发的沉默不语，对士兵们来说，实在是闷的叫人受不了。

“这样子会不会让帝国军获胜了呢？从来没见过提督们那样丧气的表情啊。”

如果有如此不安的窃窃私语的士兵，也会有提出反论的同伴。在同盟军内部的言论，和帝国军相比，还是比较自由的。

“不过这次作战，以进行曲贾斯帕的节奏来算的话，是轮到胜利了才对啊。”

“又不是只有进行曲贾斯帕在指挥。如果其他提督们不争气的话，全体还是会输的。”

“是阿修比上将担任总司令官啊，大概不要紧吧，那个人不是天才吗？”

“如果对方那边，有比他更厉害的天才呢？”

“这种事问我有什么用！应该去问提督们才对啊！”

“必胜的信念”这是常被拿来使用的语句，甚至有人主张这要比补给或情报更重要，但是这次“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意味。在同盟的内部，“这次再赢的话，就再也无法阻止730年党的军阀化了”的这种呼声相当高，对出征的士兵们来说，也找不出什么非战不可的理由和获胜了会有的任何意义。为了维护宇宙的和平和正义，和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建立的邪恶专制国家作战，为了这种说法而战已经持续有一百多年了，已经有点没办法再本着毫不倦殆的热情互相残杀下去。

※※※

另一方面，帝国军参加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的总兵力不是６３０万就是６５０万，舰艇数不是５万５千艘就是５万６千艘。由于这是参考同盟军的资料，因此数量只有用估计的，但正确度却相当高。总司令官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兹因丁元帅，比敌对的司令官正好年长２０岁。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什么大过是身为最高军官的职责的结果，相当有作战构想力，但似乎稍欠缺柔软性，再加上这次的出征军中，也包括米克贝尔加中将。他对部下们热烈的训话，以这样的话做结束。

“取下敌将阿修比的首级，完成军务尚书的遗愿，卿等切勿吝惜生命！”

米克贝尔加中将也绝不是无能的军人，勇敢加上用兵能力也在水准的人才，只不过，在这时候，个人程度的复仇心，比理性或是国家的责任更视为优先，也的确是事实。像这种视个人问题为优先的感情，是自“达贡会战”的赫尔贝尔特大公以来，可称之为帝国军宿疾的通病。

“帝国军的高级军官，在战场只考虑如何树立个人功勋，欠缺和同僚间的协调性，对士兵们的感情也很淡薄，十分值得忧虑。”

针对帝国的缺点，进呈如此谏言的豪沙·冯·舒坦艾尔马克中将，对米克贝尔加的训词如此批判：“那简直就是煽动进行私战。只要杀死叫阿修比这名贼将就可以了，完全不理会对帝国军来说孰轻孰重。”

综合以上数点来看，两军内部的意思都相当不统一，但相较之下，同盟军这边还比较来得好一点。如果阿修比他们败了的话，自由行星同盟就像是“赤裸裸的被放入狼群之中”一样。这是自从“达贡星域会战”以来，同盟对本身处境的一贯认识，这个“防卫战争”观，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所造成的，这是无法加以否定的事实。

【Ⅱ】

１２月５日９点５０分，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的最初炮火，白热的能源像豪雨似的开始降落在宇宙间。对双方来说，最初的齐射距离太远，所以并没有实质上的破坏效果，简单的说，只能算是开战的仪式而已。从第２次齐射开始才算真正发挥炮火的威力，两军阵形的各处绽放光的花朵，释放出来的能源波，震撼了所有的舰艇。

“前进！突破敌军的中央以及右翼之间。”

阿修比的指示照预定被传达下去，并且再以信号加以确认。遵照这个指示开始行动的，是贝尔迪尼的第 9 舰队和柯布的第１１舰队。贝尔迪尼是不安，柯布是不满，各自抱着不同的心事，但仍然指挥着麾下的 1 万多艘船舰急速前进，和帝国军短兵相接。知道这种情况的帝国军，将炮火集中在急速接近的敌军上，这么一来，对同盟军主力炮火的对应能力就相对减低。像这种战力上的平衡，运用战术来加以操纵，是十分的巧妙。

同盟军的第１１舰队，也就是柯布中将的舰队，是唯一保持队型不乱到达帝国军炮列的部队。这不仅是代表柯布指挥能力的高超，也是由于贝尔迪尼的运气较差，前、侧两面都受到帝国军的炮火的集中攻击，使前进的速度迟钝下来。由于第 9 舰队承受较大的敌方炮火，柯布得以达到快速前进至目的地，但由于联击时间差的关系，形成半弧型的队型，遭到帝国军炮火的正面攻击。

“第１１舰队喝醉了，从头上浇盆冷水下去，让他们醒醒。”

布鲁斯·阿修比命令第 5 舰队前往援助。和柯布之间，虽然有不愉快的事，但阿修比不是那种会为这种理由放弃自己身为总司令官职责的幼稚的人。

布鲁斯·阿修是战术家，在战场以外的地方视野太狭窄似乎是事实，但是到了战场，毫无疑问是个天才，甚至可说是凡人绝对不能去模仿的那种，危险的天才。

“只凭那么少量的情报，到底是如何做出那种判断的呢？”

发挥那种令后世战史研究家们感到战栗的洞察力，完全看破帝国军的基本战术，运用比敌军少的兵力，将敌方完击破。

“只要相信我，照我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我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完全不需要其他的意见。”

这就是阿修比的想法，但这也引起和阿修比和柯布之间发生口角的原因。这个先不去讨论，完全看破帝国军绕回运动的阿修比，以超乎常识来移动兵力，不但使敌方，甚至连友军也被吓住了。

１２月 6 日１４时３０分，出现了这场会战的第 1 位将官级的阵亡者。帝国军的米克贝尔加中将，命令旗舰突出的时候，受到柯布中将指挥的同盟军第１１舰队发出的集中炮火攻击。

炮弹将战舰“库阿马鲁克”的巨大船身扯裂成前后两半。金属的陶瓷、树脂和玻璃，再加上人体，一切都被卷入奔腾的能源波涛之中，化为极其鲜艳的云朵飞散在宇宙空间。没能达成叔父复仇的心愿，米克贝尔加中将的肉体和精神化为云彩的一部分。

米克贝尔加中将在当时有一个叫古雷高尔的 7 岁儿子。由于这个影响，长大之后也果然成为军人，担任帝国的显要职位，这不仅是因为其代代均是武将门弟的缘故，父亲的战死带来的心理影响也无法予以否定。

由于米克贝尔加的战死，使他旗下的舰队失去统一的行动，趁这个形成间隙的机会，柯布后退４．２光秒的距离，恢复和友军的联系行动。此时同盟军改采积极攻势，担任诱敌任务的“男爵”沃里斯·渥利克，急速前进向帝国军的左前方突出，划一个半圆以其中的一角企图将帝国军的舰列切断。

构想是没错，但相对的状况却对他不利，也就是说，在渥利克朝两点方面划半圆形，开始高速前进的时候，急突出的帝国军别动部队到现在为止的圆周运动的结果，能够从 8 点钟的方向向渥利克舰队开始攻击。

结果造成同盟军促使帝国的侧背攻击完全成功的情况，第 5 舰队变成“让长枪从背后刺穿前胸，并且更拧转长枪，使伤口更加扩大”的这种情形。这个绝妙的攻击，是以少壮战术家闻名的豪沙·冯·舒坦艾尔马克所指挥的。

一名叫亚历山大·比克古的，当时是１９岁的炮术下士官所叙述的体验，被收录在同盟军的公开战史中。

“简直就像是陷入噩梦中，被怪物追逐的感觉似的。我身在战舰‘夏·阿帕斯’的B04炮塔中，战斗的前半段是不停地射击铀238炮弹，后半段却变成了一个无力的旁观者。前方的银幕显示出光和暗的交错飞舞，热量计的指针没有一瞬间停止的左右摆动着，所以可以知道在很靠近的地方有爆炸。我坐在座位上玩着热线枪，心里想着下次战斗一定要更有效的运用炮弹才行，只不过，如果还能有下次战斗的话。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保证的事。”

这时候，银河帝国军的舒坦艾尔马克中将，分析全体战局，发现了同盟军战线的特异之点。

各种状况相当的复杂，但简单的说，帝国军将全力战力一分为二，一方采取大规模的绕回运动，绕到敌军背后遮断其后路，是包围歼灭战的计划。而相对的，叛乱军，也就是同盟军方面，分析配置和移动的结果，只能认为完全看穿了帝国的绕回运动，为了采取侧背攻击而保存着主力部队的状况。为此栗然的舒坦艾尔马克，紧急制作了报告书以穿梭机送往总司令部。这个处置是为了预防被敌人窃听，但是非常讽刺的，这艘穿梭机和友军被破坏的巡洋舰相撞，报告书终究还是没有送到总司令官兹因丁元帅的手上。

【Ⅲ】

１２月７日１８时，到这个时候，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部的内部分裂，已经到了不可避免、最严重的地步，最高干部们的自制心，就像是危危颤颤的用单足站在极细的钢丝上。虽然还是出席作战会议，但柯布的嘴似乎已经只在一次元的世界移动，阿修比对于选择的旧友，则是完全的置之不理。对阿修比的态度不满的，不只是柯布一个人。

“让布鲁斯一个独占武勋已经受够了，我们至少也有资格分享花束中的一枝玫瑰吧！”

边疆的苦战导致感情激愤的“男爵”沃里斯·渥利克，甚至说出了这种话。

“光只有最高司令官就能打仗了？就让他一个人去打倒全部的帝国军好了。”

“７３０年党”的各个成员，以身为军人而言都是有作为、有才能的人，只身为一个人而言，绝对不能说是恶劣的，甚至其还有可以称之为高洁的人，只不过，或许是集团本身的生命力，在任何人也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逐渐衰弱了也说不定，总之，在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时，过去一直保持深厚友谊及协调力、充满少壮锐气的提督们，个个都是自顾自地，抱着必要以上的对立意识。

当布鲁斯·阿修比命令第８舰队司令官方秋林，将麾下大约３千艘舰艇拔到总司令官的指挥下时，甚至可说是非常无礼的，直视着总司令官的脸。

“没办法。”

方秋林的回答，包含着“无感情”和“冷淡”，散发出名为“冷然”的药味。听到别人的耳里，似乎稍微太苦了点，这种苦味，完全表现出在阿修比的脸上。

“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

“请不要拿自己非常明白的问题来问别人。如果少了 3 千艘的话，本舰队的战线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没有这 3 千艘的话，全军会崩溃，到了这个时候，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负不负得起责任是另外一回事，我希望能听听做出这种要求的理由。”

“不说明你就不懂了吗？你到底跟我有几年了啊！”

在短暂激烈的你来我往的最后，方秋林同意拔出 3 千艘的舰艇。在这期间，各舰队的司令官都非常奋勇作战。

仅仅只有１５分钟的接近战，贾斯帕成功地将帝国军的密集队形漂亮的切断。“就像用刀切开起士一样”同盟军史上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帝国军方面，想对这显著突出的同盟军左右加以夹击，但由于渥利克的并列前进压迫，不到 6 光秒，就只能步步往后退的份了。

“看到是赢了呢。”

听到幕僚这么说，“男爵”调整一下扁帽的角度后，回答道：“问题是，是不能能继续赢下去。”

各战域目前都呈现混乱状态，已方到底是朝向胜利前进，或是步向败北，一般士兵们是无法加以判断的。在这个时刻，虽然只是在局部的战域，贾斯帕和渥利克的联击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对帝国军盖特中将的舰队，造成全帝国军最大的损害。

副司令官帕鲁希维兹少将战死，盖特中将自己负重伤意识不明，这方面的帝国军的指挥失去统一。如果同盟军能在此时彻底进行有组织的全面追击的话，全体的战局大概就可以一举决定，但是由于渥利克遭受的损害和积蓄的疲劳过于巨大，完全没有这个余力，只能目送败走的敌军远去。

接下来的战斗稍歇，产生一段空白状态，过了２０小时才又再度开始。

这奇妙间隔的２０小时，全都花在补给和索敌上。帝国军，同盟军，两方面都是拼命地想确认对方的位置，但两方面都是除了失望外，什么也没得到。

布鲁斯·阿修比在战斗指挥本身，常常只凭本能，完全反战理而行，但他绝对不会犯下轻视补给的这种愚笨的失误。同时，花时间在补给上，也是为了战斗时将力量发挥到极限。阿修比将各舰队剩余的战力合起来，编成几乎相当全军主力的部队，统率着他们一点也不混乱地在战场外缘移动。这种几乎可说是异常熟练的指挥，将交战的各队战力分割编成最终决战部队的手法，令后世的史学家们全都看傻眼了。

１２月８日到１０日之间，战况一直呈胶着状态，只能判断是对帝国军或是对同盟军，哪一边比较有利而已。

虽然是胶着状态，虽然大势没有什么变化，但无数的小战斗还是连续着，两军的前线化为火线的波涛不断摇动。死神和破坏神也以和平的时候无法相比的勤勉持续工作着，并获得和他们的努力相辉映的成果。

在胶着状态的外侧，帝国军的主力继续朝顺时针方向进行绕回运动，同盟军的主力则尾随其后，然后挑最有效的时点急速加以横向攻击。不论任何一方的战术上意图实现的时候，之前的这些看似无目的反复攻防，都会对胜败的结果发生极大的影响。

忍耐不住、发出如同暴发般的攻势的是帝国军。卡尔汀波伦中将的舰队突然冲出，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和火力将同盟军冲散。

帝国军的拼死攻势，只是徒然浪费勇气和人命的悲剧，卡尔汀波伦中将的部队，冒着凌厉的炮火攻击，占据在F4宇域，但他的行动已经到了极限。即使是秒单位的空白，贾斯帕也不会轻易放过，毫不迟疑地下达反转攻势，这种俐落令敌我双方都为之瞠目结舌。集中火力攻击又攻击，终于令卡尔汀波伦中将连同旗舰一起四散于宇宙空间中。

这个反击，由于舒坦艾尔马克的来援，被一时阻止了。

帝国军分散成４０个小集团，以极为有组织性的机动援护和反转撤退，看来似乎可以近乎无损伤地脱离同盟军的攻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阿修比的总代表方秋林开始从侧面攻击，差不多同一方向的纵向射击，和高速巡航舰反复的集团突击，帝国军失去将近 2 千艘的舰艇，到了即将崩溃的地步。就这样，“７３０年党”的各个成员，再度以事实证明了身为舰队指挥官的他们，都是有为有能的。

再次引用亚历山大·比克古的回忆。

“补给的结果，我获得了‘下次的战斗’的机会，我终于实行先前的决心，虽然还是感到很恐怖，但是增强它的想象力却没有发挥的机会。由于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空间让你去发挥对死和痛苦的想象力，恐怖心一直到了会战终结之后才恢复。经过走出炮塔的通道的时候，堆满战死者遗体的机器车通过眼前，当我看到死者的手溢出车外跌落地上时，知道他们已经不再被当成人类看待了。”

１６时４０分，帝国军主力的绕回运动虽然不完全，但还是成功地出现在同盟军第５、８两舰队的背后，施以猛烈的攻击，是之前未曾有过的苛烈。

“不要让帝国军通过！”

平常的那种潇洒动作全被抛诸脑海，“男爵”渥利斯·渥利克整个人站在指挥席上，两眼的微血管破裂，正如字面意义一样，放出血光。

这里如果让帝国军突破的话，同盟军的战线会就此崩溃，不过事实上已经有一半开始逐渐崩坏了。这时双方的战力比，差不多是一比二，同盟军居劣势，面对这种膨大的压力，小战术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

“会是阿修比先到，还是死神先到，这个赛跑倒是相当可看呢。”

总代表的表情完全没变，方秋林失去血色的嘴唇自言自语着。在此时第 4 舰队急速前进，在帝国军的横面展开激烈的炮击，但是，马上受到１０倍火力的报复，整个身体就像连细胞都被撕裂了似的。

“布鲁斯到底在做什么！”

贾斯帕把扁帽摔在舰桥的地板上怒吼着，似乎神经已经到了快被烧断的地步，完全没发觉自己在直呼司令官的名字。如果在这里没办法大举反攻的话，帝国军远大的绕回运动将成功的在同盟军和本国之间，筑起一道火和铁组成的绝壁。这件事贾斯帕非常明白，就是因为

太明白了所以才会这么焦急。但是在怒吼之后过了３０秒，他把帽子捡起来，轻松地以口哨吹起进行曲。

１８时１０分，阿修比率领的同盟军如水倾盆而下似的涌入战域中，一举把情势逆转过来，帝国军变成受到前后夹攻的状况。阿修比对攻击方向的选择，简直就是神乎其技，像是削过帝国军左侧面似的急速前进，途中改变方向，斜向突破帝国军的中央，一举将帝国迫入溃乱的深渊中。

“怎么样？”像少校一样得意的挺胸的阿修比，看到友军的阵列后，不解地歪着头，向罗察士询问：“贝尔迪尼怎样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声音似乎相当难过又低沉，但却像是打雷一样刺进阿修比的膨膜。

“已经战死了，少将中的老经验者柯帕菲尔特提督的报告，刚刚收到。”

一瞬间，锐利伤心的阴影，如翼展翅的浮上阿修比的表情。

“是吗，贝尔迪尼这家伙先升为元帅了吗……”

伤心无法再进一步以言语表达出来，阿修比下令第9舰队暂时后撤并重新编成。

贝尔迪尼的战死，是受到同盟军的两只巡洋舰同时中弹爆发时，被卷入而造成的。这是为了在帝国军的集中炮火中保护旗舰，才特地挡在火线上，但没想到造成反效果，变成密集的3舰连续引爆的状态。

由于出乎意外的坏运气失去贝尔迪尼的同盟军，如果就这件事要憎恨帝国军的话，大概是没办法的。帝国军流下的泪水，大概是同盟军为好汉贝尔迪尼所流的总量的3倍……或许还不止。

仅仅４０分钟的战斗，帝国军出现了差不多６０名将官级阵亡者，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了修利达上将、哥歇尔上将这些历战的老将。帝国军的人才资源，受到空前的严惩打击及损失。

“军务省为之痛哭流涕的４０分钟。”

帝国军内部是如此形容的。这４０分钟的损失，帝国军花了近１０年的岁月才得以恢复。

迪亚马特星域，是伊谢尔伦回廊中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过去也好，未来也好，都吞噬了无数的人命，并且，由于这一年的凄绝损失，银河帝国方面，终于下定在伊谢尔伦回廊内建设巨大要塞的决心。常常是战败的一方，比较会兴起军事方面的向上心。

【Ⅳ】

胜败的完全确定，大约是１２月１１日８点１５分左右。

在阿修比投注心血建筑起来的数层陷阱中，帝国军就像是流血的猛兽似的横冲直撞，已经完全没有所谓的队形和秩序，帝国军的舰艇已经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从敌人手中逃脱。也有些舰艇被逼到了绝望之境最后猛然反击，但死战的时间也只有些许，遭到火线的集中攻击，被切成四分五裂而分为宇宙的尘埃。

直到最后还能继续维持有组织的抵抗，掩护友军脱离战场的，只有舒坦艾尔马克中将的部队，但是到了１８时５２分的时候，也终于放弃抵抗的念头开始败走了。就在这之后没多久阿修比的旗舰“哈多拉克”在３艘巡洋舰和６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开始由主战场宙域前进。为驱散还残留的孤立敌舰，巡洋舰连续发射主炮，仅仅只有些许的时间离开旗舰。

不料就在这瞬间，命中注定要中流弹的战舰“哈多拉克”，舰体中央部分右下方中弹。

爆炸炸穿了三层甲板，甚至舰桥也遭到波及。地板被炸裂，舰桥人员亚德金斯上尉和斯帕里亚少尉被裂口吞噬。因强烈震动摔倒在地的作战参谋西斯少校，好不容易爬起来查看时间，正好是１９点７分的时候。这时候布鲁斯·阿修比还伫立在烟雾之中，仅仅间隔１５秒的时间又发生了第２次的爆炸。被炸碎的大块陶瓷破片，在离地１１０英寸的高度水平飞来，像刀刃似的斩裂总司令官的腹部。西斯少校的耳边，听到低微的说话声。

“哼，现在这时的战斗，和女人一样，相当恶劣呢。”

非常痛苦的声音，这到底是阿修比上将说的呢，还是在此时负伤，３０分钟后阵亡的作战主任参谋费南迪斯少校说的，完全分不出来，由于他们两人的声音非常相似。但接下来的话，非常明显，是阿修比说的。

“喂，罗察士，抱歉麻烦叫军医来一下。照这样不把伤口盖起来的话，我的黑心肠都会被人看见的。”

许多的证人都证明，这声音虽然微弱，但非常清晰完全能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罗察士总参谋长站起来的时候，扁帽掉了，血从额头上往下流。“军医！军医！”在罗察士的连呼之下，身穿已被负伤者的血染遍的白衣的军夭应声赶到，但是他能够做的，也只有确认阿修比的死亡时间而已。

１２月１１时１９时９分，死因是出血性休克。在腹部开了非常大的伤口，周围全化为血的泥泞。

“我们赢了吗？”

像是怀疑自己的五官似的，贾斯帕自言自语着。从通讯银幕传来疲惫得不在他之下的方秋林的回话：“他们逃走，我们留下来。一般来说，这不就算是赢了吗？”

就在这时有别的通讯被插进来，“７３０年党”的各成员，得知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们的领导者了。

获得大胜的同盟军，没有人为胜利举杯庆祝，在沉重苦闷的气氛中回到行星海尼森。过了年，在１月４日，举行了盛大的国葬。

布鲁斯·阿修比死后被追封为元帅。如果活着的话，就是３６岁就升到这个位置，是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达贡的英雄”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两位，获得元帅的称号时，都已经是４０岁了。

为了令阿修比的名声永垂不朽，军方首脑部还特地玩弄政治花巧。和阿修比同样是在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时战死的贝尔迪尼，死后马上升为上将后就停下来了，等到宇宙历７５１年才获得元帅的称号，也就是在他死后过了６年。像这种顾虑不仅是为了提高一般市民及士兵们的英雄信仰，并且也是因为反感已不再作祟的结果。

就这样，天才布鲁斯·阿修比的英雄传说结束了。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但在贝尔迪尼升为元帅之后过了３７年，不知道是哪来的好事者，在死者的坟墓上用笔画出了一个问号。为了把它擦掉，出动现在最新出炉的英雄，这就是目前表面的现状形式。

※※※

堆了将近有5打的历史书在书桌上，杨威利陷入思考之中。

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死，如果有被谋杀的可能性存在的话，会是那些比较具有嫌疑？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的来源，到底是存在于交战的两军的哪一方？

经过再三的确认，在同盟内部，的确对布鲁斯·阿修比和“７３０年党”抱着不安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畏惧像过去像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银河联邦一样，让“７３０年党”建立军事独裁吗？当然，同盟军输了的话也是不妙，但是，赢太多了也不好。要同时满足这两个相反的条件，最好就是同盟军获胜，但阿修比战死，而结果就真如同理想一模一样。

这个理想真的只是偶然造成的吗？这个疑问，像一团黑烟，在杨的思考世界的地平线上升起。到底在地平线那端会突然蹦出什么来呢？杨准备拭目以待了。在堆成像摩天楼般的书山的对面，出现了卡介伦稍有紧张之色的脸。

“抱歉在象牙塔中引起骚动，不过有条新闻要告诉你。”

“怎么了？是谁死了吗？”

这不是什么敏锐的洞察力，只是差劲的笑话而已，但是人类社会中，像这类的笑话就偏偏常常一语道中事情的真相。

“罗察士提督去世了。”

对当场目瞪口呆的杨，卡介伦又接着投下第2弹。

“并且不是病死的，是自杀或是意外，似乎也有可能是他杀。现在的阶段好像还无法断定。”

稍做停顿，卡介伦含蓄的表达出现状。

“事情似乎演变得有点奇妙了。”

杨也有此同感。他无言地摘下扁帽，用另一只抓抓头发，虽然这种动作并不能保证可以使脑细胞活性化。

# 第四章 丧服与军服之间

【I】

宇宙历７８８年１０月９日，举行自由行星同盟军退役上将亚尔列夫特·罗察士的军事葬礼。由于唯一的遗族，孙女蜜莉亚姆·罗察士的强烈希望，因此决定在自宅举行。铅灰色的云从一大早开始，就像是要飞落地面似的，戏弄着准备执行仪式的人的神经，但并没有实际实行下降作战，所以列席者的礼服都得以幸免。

杨威利少校，也穿上丧服参加仪式。既然穿着军服不是很像样的话，当然穿丧服也不是很中看，只不过，真诚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罗察士提督生前最后会见的制服军人。由于不想引人注意，就连别人向他打招呼都嫌烦，所以他尽可能的待在众人很少注意的会场的角落。

“７３０年党的最后一人从地上消失了吗……”

听到有人这么说。一个时代的终结，这种感慨对同盟军的军人来说，相当有实在感。以布鲁斯·阿修比为代表的７３０年党的每个成员，就算用含蓄的说法，说是同盟军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当之无愧。穿军服佩戴丧章的人，或是穿着丧服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军方的高级军官，光是他们所获得的勋章的重量，可能就能压沉一艘船了。

在他们之间，热心的交换着低语。

“说什么弄错安眠药的量？真是的，对这家伙来说，床好像比战场更接近死亡嘛！”

“似乎死得并不怎么痛苦，以这点来说，算是幸运了。”

“不过７３０年党的人……怎么说，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呢？”

深深的抒发他的感慨，但左右的人慌慌张张地制止他，因为穿着丧服的少女，也就是罗察士提督的孙女，正好经过他们的面前，背脊挺直，正视前方，表情完全压抑在白色皮肤之下。她对军方的高官们，以无过与不及的礼仪回礼着，只不过，就算礼貌周到，但她的视线似乎有某些地方，令访客们坐立不安。

少女随处走动着，终来到会场的角落，在雕像般……或者该说是像杂木一般伫立着的年轻军官的面前停下。待在没人注意的场所，松了一口气的杨，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马上立正站直。

“这个……这实在太令人难过了，罗察士小姐……”

“叫蜜莉亚姆就可以了。”

少女对“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表现出少女应有的兴趣。

“你对自己的恋人也是这样称呼的吗？某某小姐的？”

“我还没有恋人。”

窝囊的台词，从杨的嘴里流出。不是谦逊也不是做作，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就干脆窝囊个够。蜜莉亚姆默默的注视着年轻的军人，没有加上“那么我当你的恋人好了”这种立体TV边疆剧的女主角似的台词。伟大的提督的孙女，和似乎无法成为伟大提督的青年军官，有几秒的时间，一起注视着葬礼的进行。

“非常盛大的葬礼呢。”

说出口之后，杨的优柔不断又在烦恼，这种表现法是否会得罪人？密莉亚姆·罗察士嘴边带着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苦笑。

“这其中觉得难过的人，可能连一成也不到，只是形式上来一下而已。”

“你也这么觉得吗？”

杨认真的点点头。

“至少我对罗察士提督是非常尊敬。我不擅长和伟大的人交际，但是对于您的祖父，我却是希望能够更早认识他就好了。”

“谢谢你，祖父要是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祖父很欣赏你。”

相当出乎意外的一句话，杨只能感到非常惶恐。等于是深厚的人生经验之具体存在的老人，也相当敬重杨。该怎么说比较恰当呢，偶而的确也是会有那种没办法从人生，或历史上学到任何事的老人，但罗察士上将却不是其中的一份子。

“布鲁斯·阿修比似乎就连死了，也要把同伴们的好运一起吸走。７３０年党里面，能幸福的迎接晚年的人，连一个也没有。”

蜜莉亚姆·罗察士对在４３年前战死的伟大元帅，似乎仍旧是抱着否定的评价。

“怎么样？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到底是挑拨还是揶揄，杨分辨不出来，只有一件事是很确定的，对这个少女提出的问题，绝对不能轻松随便打发过去。

“罗察士小姐，我是希望能尊重……这个……你的心情，但是像这种的发言，也许会为死去的提督带来困扰也说不定。”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好，杨试着提出反论。蜜莉亚姆充满光辉的眼眸中，反映着杨的身影。

“这个……我的想法是如此。被称为７３０年党的提督们，都是各自的人生的主角，绝不是随命运逐流的人。”

为了参加葬礼而梳整齐的头发，已经被杨乱抓得已经不成形了。杨完全没有想对她说教的意思，再怎么说也没那种自信认为自己的想法是百分之百正确。再说，要论述人生杨还太年轻。

“杨少校，你是否将事实和真实混为一谈了呢？”

蜜莉亚姆用疑问的句型说出了断定的语气。非常辛竦，或者该说是以更严厉叱责的语调和表情。

“７３０党的各个成员，对各自的人生感到满足，找出自己人生的意义，这对他们来说大概是真实吧。但是，以客观的事实看来，他们的正当权利如果受到侵犯的话，故意忽视这个事实，岂不是就是不公正了吗？”

杨暗自在心中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多管闲事了吧，少女的主张也有她的道理。

“大家都没有什么不满，所以就这样好了”。像这样，并不是个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有的态度。

“你是认为罗察士提督的权利被侵犯了吗？”

“祖父的权利‘也’被侵犯而已！”

蜜莉亚姆对其中的含意，加以微妙的订正。

“祖父担任布鲁斯·阿修比的参谋长次数非常多，但我所指的并不是一般论，‘参谋长的功劳全归诸于司令官’这种程度的问题。”

以这位少女为辩论的对手的话，非得对语言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和定义，一个一个加以检讨，重新确认才行。一个大大的“单语的女神大人”的句子横断过杨的脑海，如果说出口的话，就是超出唐突的限度了。

无法变成雨的湿气，冷冷地抚上杨的脸颊，吐出来的热化为白雾，季节像是呼应人心似的，比月历加快了脚步。杨趁换口气的空档，赶快改变话题。

“蜜莉亚姆小姐，以后要怎么办呢？这个……也许这不是我该插嘴的事……”

“真的是不该插嘴。”

“对不起。”

“又是为了没必要道歉的事，你这个人……”

蜜莉亚姆笑了起来，并非嘲笑的笑容，她的笑容又温柔又和煦，杨也觉得心里舒服多了。

“不用为我担心，我已经订婚了，未婚夫目前到费沙去了，所以没来参加葬礼……”

比蜜莉亚姆年长１５岁的商船机械士，没有什么横溢的才华也不是什么美男子，而是个笃实的男人。能被生前的罗察士提督看中，并把唯一的孙女的终身托付给他的男人。

“话又说回来，杨少校，你还要继续调查布鲁斯·阿修比的谋杀论吗？能捉得到犯人吗？”

“我可不是宪兵啊。”

把这句话说在前面，也许就是杨对于这点非常在意的证明。蜜莉亚姆的表情也稍微改变了一下，似乎她的脑海里也还存在着这段记忆。

“因此，我无意去把犯人找出来。再怎么说，我想做的是另外的。”

杨自觉自己表现力不足。对蜜莉亚姆·罗察士，杨无意说那种虚伪的言词，但要说出事实，在这种场合又似乎稍微困难了点。他只好笨拙地，再重复一次说过的话。

“再怎么说我并不想刻意去找出犯人就是了。”

这是真心话。杨的兴趣，与其说是在于物理上的追查犯人，还不如说对追究和“布鲁斯·阿修比谋杀论”有关的，过去的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心理，要得来有兴趣多了。这也许是没能当上历史学家而当上军人的杨，内心的执意和不死心在大跳踢踏舞也说不事实上。历史学，是人世所不可欠缺的学问，但也有包含着挖掘死者陵墓的一面存在，因此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要常常怀着敬畏的心情。

“似乎不像是死不认输嘛。”

“不，就是死不认输，我想。”

由于些微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心理，杨这么回答。蜜莉亚姆·罗察士又是一副想笑的表情。

“那么，再会了，杨威利少校，祈求你能尽量不伤害别人而树立功勋。”

蜜莉亚姆伸出了被黑色长袖裹住的手腕，和杨友好的握握手。留下如烟一般的笑容，蜜莉亚姆自杨的身前离去。杨被丧服包围着，就这样呆立在原地，心中在想，这是否就是被小鸟逃走了的猫的心情呢……似乎，这个比喻好像不太正确就是了。

【Ⅱ】

葬礼仪式平平淡淡的进行着。如果是像结婚典礼那种，原来就是明朗、喜气洋洋的仪式的话，即使不照形式进行也没什么关系，但葬礼就像是惯例和社会习俗的精粹，非得按步就班来不可。然后文章的长度常常是和思深的深入成反比的追悼文，成打成打的接连不断，统合作战本部长、国防委员长、军官学校校长、退役军人联盟会长，以及其他等等，加上一长串专用名词的职称的大群。对了，说到现在我军之中拥有最高地位的人是谁？正沿着记忆的细丝往上追溯时，有人来向他打招呼了。

“好久不见了，杨学长。”

敬礼后，完全没顾虑到这是什么场所，笑着走过来的是达斯提·亚典波罗，是杨在军官学校的学弟，预定明年 6 月毕业的 4 年级生，被认为将来非常的有希望，同时期的杨根本就不能比。

以身为一个军人才能的平衡这一点来说，达斯提·亚典波罗是远远凌驾在杨或亚列克斯·卡介伦之上，不过倒是还没从军官学校毕业，一

切都只能说是可能而已。即使如此，文书工作也好前线指挥也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没有过与不及，非常的调和，也很受低年级的爱戴。从杨还在学校的时候起，很奇怪的就和杨的精神波长很配合，开始有交往，和杨搭档进行模似战，分别在担任司令官和参谋共计有4次，4战都留下全胜的记录。

也是穿着丧服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发现了学弟们，出声和他们招呼。

“亚典波罗，我倒没想到你也会来，真是老实嘛。”

“因为是军事葬礼，所以军官学校的学生，全体都被赶来了。”

亚典波罗耸耸肩膀。

“其实也不是不情不愿的。罗察士提督似乎是位很了不起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上课，简直是再好也不过了。”

最后的一句话，与其说是开玩笑，还不如说是喜欢故意装坏，还比较恰当。达斯提·亚典波罗在学业成绩方面，可以说是属于好学生之流的，但精神构成要素似乎以叛逆性的成份较多，有喜欢被人当做问题学生的倾向。行动力和组织力可从他身为“有害书籍爱好会”的负责人，暗中活跃的情形，充分加以证明。被他人命令的时候，只会照所说的一板一眼去做的他，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的话，就会热心的把精神完全集中在这方面。进行模拟战时，对于败北的部队的重新编成继续抵抗的这一类，不管怎么说，应该是属于阴性的战斗指挥方面，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当这个青年指挥的时候，败军的动作，会非常不可思议地变得非常精彩，说不定比起照正规队型的舰队战，还不如用游击式的战斗指挥，还比较能发挥他的才能。

卡介伦、杨和亚典波罗这些人，仔细想想，会觉得他们是很奇怪的三人组。已经在军方行政社会成功的卡介伦、看起来像是偶然挖到地下水脉的杨、将来非常被看好的亚典波罗这三个人，三个人是当初都不是希望当军人的人：杨是想当个历史学家，卡介伦是对行政组织经营感兴趣，亚典波罗是希望当记者。

军官学校或军队，经常是各方面人材的供应源。因为免缴学费，又能学习到体系式的组织营运理论，以及统帅集团的实践这些实际经验，只不过，由于失败的例子的数量几乎和成功的例子相同，所以也

不能只提成功的例子就好了。和“学习历史上的伟人”这种笑掉人大牙的话一样，在现实上根本行不通。

现实上，超出理论之外，叫“偶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成功要素也是存在的。像杨，说他是“会走路的偶然中奖”，也是没什么话可以加以反驳。

杨的视线，停在一个男人身上，或许比较适当的说法时，有一个男人，非常神气地，切入杨的视野。年龄大概是３０出头左右，把丧服穿得无懈可击的高个子的青年绅士，端正的外表，再加下充满自信的洗炼动作，更令人对他加以注目。不知道是有意或是无意，就连手指尖，也使人觉得像是老练的舞台演员似的动作。对于这一点感觉如何，就得视观者个人的观点了。以杨来说，似乎不是很欣赏这种类型，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向卡介伦询问：

“那个男人是谁？喏，就是那个像舞台演员似的男人。”

顺着杨的视线望过去，似乎是将记忆装置的画面重新播放出来。

“是不是优布·特留尼西特？他是年轻一代的议员中最受拥戴的人，记得好像就在前些时候才刚当选国防委员的样子。”

卡介伦的声音中，不包含有任何好意的微粒。在他所说的任何一字一句之中，没有半点不公正的心意，但是声音却泄露了他的想法。

“大家都说只要再过两、三年，他一定能获得最高评议会中阁僚的席位。以目前最受欢迎这一点来说，和你倒很有得比呢。”

“我是不怎么受欢迎也无所谓就是了。”

杨低声的喃喃自语着，突然灵机一动，向亚典波罗透露部分的机密。有关这个阿修比的谋杀论，想听听这位学弟的意见。回答非常的简单明了。

“简直像傻瓜似的。”

“的确是很傻。”

“因为如果像这样把阿修比提督除掉之后，还有谁能从帝国军的手中保卫同盟呢？谋杀阿修比提督，简直就像是自已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嘛。”

学弟的发言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上，却有数不清的例子存在。当权者为了保身及猜忌，而动手铲除有能将帅的例子，在大多

数的情况下，都直接导致国家的灭亡，但也有些反过来，有能的将帅实际篡夺了国家的例子也有。也就是说，国家或权力体制不可能永远存在，封闭了A的灭亡之路，也只不过是开启了B这道灭亡之门而已。

“说得没错。就像是人一定会死一样，国家也一定会灭亡，其中的判别在于长短不同而已。”

忽然，又想起罗察士提督。他比好友们的任何一人都要活得久，但他是幸福的吗?

“和阿修比同时代的人，没有任何义务，一定非得是所有的人都崇拜他、敬爱他、理解他不可吗？”

已成为故人的亚尔夫烈特·罗察士曾经说过这句话。如果把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专有名词换成杨威利的话……这也许是现实给予人的小小教训也说不定。即使不能为万人所理解，也没有必要为此悲叹。并不是强硬主张孤独才是自己的本性，只不过觉得只要有少数知已也就够了而已。

“那么，还不知写这种投书的家伙的真面目吗？杨学长？”

“现在还不清楚。”

也许永远也查不出来，这句话只是没说出口。亚典波罗注视着杨的脸，似乎想说些什么似的表情，但还是模仿学长，保持沉默。

“真实经常有复数的存在是吧。”

卡介伦好像觉得有些冷了，两手交互磨擦。

“实际参加战争的人的真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话说得也是没错，杨也同意这种论点。就算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场合，用右眼看的时候和用左眼看的时候，会不会把同一个物体看成不同的东西呢？更别提还有会转到侧面去看的人，也有会从后方去看的人。每个人，映在视网膜上的形象大概也是各不相同的吧。

杨轻轻甩了甩头，出现了想得太多而头痛这种症状。这种毛病不太好啊——杨心想着，只想着如何去超越耐力的界限，把现实处理的范围远远的抛在一边，这样会陷入思考的迷宫之中。这件事的本身，虽然叫人头痛却是相当有趣，但也许不是应该脚踏实地一点比较好也说不定。

葬礼终于结束了。

【Ⅲ】

布鲁斯·阿修比死后，“七三零年党”开始无力化。最少，已不再是个统一团结的派阀，成为政治家们的恶梦了。“进行曲”贾斯帕也好，“男爵”渥利克也好，方秋林也好，每一个都是有能力、优秀的指挥官，但他们都无法胜任派阀的核心。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后，他们分裂、分裂，终于不再有齐聚一堂的机会。各自荣达显耀，退役之后进入实业界或教育界，成为功成名就的伟人们。但是，就如同蜜莉亚姆·罗察士说过的，“七三零党”的成员，每一个晚年都是相当不幸。这一点，如果站在和蜜莉亚姆不同的观点来看的话，也许，布鲁斯·阿修比才是他们幸运的最主要的因素也说不定。

“男爵”沃里斯·渥利克在那之后，继续担任第一线指挥官和帝国军战斗。宇宙七四九年晋升为上将，七五一年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之职。其后两年间没发生什么大的会战，七五三年平安退役。当时年仅四十三岁。经过一年的休养，出任某间有传统的私立大学校长一职。没犯什么大过错而渡过一期三年的任期，回到出生地的行星帕拉斯当选地方官，渡过一斯四年的任期后，转入中央政界。七六零年获得最高评议会中国防委员长的宝座。同时，由于过去历历的战功，获得元帅的称号。看起来似乎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社交界中也是著名的名士的他，身边连续发生丑闻事件。但没有任何一件是他本身的犯罪。国防委员会会事务局的贪污事件被揭发，由于有人为此而自杀，在这件事平息之后，不得不为此事引咎辞职。接着是交往五年的情妇因毒品中毒死亡，再加上接二连三发生的小事件，使“男爵”的声名一败涂地。他从政界及社交界抽身引退，带着仅有的些许资产，迁居到行星海尼森的小都市去。七六六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时才五十六岁。

“进行曲”弗雷迪利克·贾斯帕，在所有僚友之中，是在军队中待得最久的人。宇宙历七四九年晋升上将，站在面对帝国的最前线渡过宁静的岁月。七五三年，继“男爵”沃里斯·渥利克之后，接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和帝国军之间有胜有败，直到七七零年去职为止共十七年，创下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一职的最长在任记录。在这段期间，七六四年获颁元帅称号。七七零年到七七一年担任统合作战本部长，在这期间非无任何是好是坏的特殊作为。看来不论在任何场合，都是个

实战派的人物。七七一年退役后，携同妻子出发旅行，在归途中，宇宙船发生意外，夫妻同时死亡。当时夫为六十一岁，妻五十六岁。

比贾斯帕晚两年，方秋林也去世了。

冷静沉着的方秋林在七五零年晋升为上将。也并没有表现得特别高兴。就和以生死为赌注面对战斗时一样，那种淡然的态度。在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司令长官绕来绕去最后升到统合作战本部长，是在七五五年。直到七六一年为止，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和升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弗雷迪利克·贾斯帕搭档了有六年之久。两者以身为公职的身份来说，关系处得并不坏，但完全没有私人性质的友谊来往，就连彼此的自宅都没有去拜访过。七六一年，获颁元帅称号之后退役。就任统合作战本部长时，以超群的实务处理能力和欠缺人情味的一板一眼人事，建立的业绩也是够格称之为名本部长的。

家庭这方面则相当不幸。和妻子离婚，儿子又早死，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退役之后，得到许多荣誉职位，但如果认真的投入工作的话，又会被年轻人所嫌恶，因此只有每天一个人，坐在公署的板凳上喂鸽子。六十三岁时患肺检塞症，在第二次发作后去世。

方秋林在临死的病床上也是冷淡又沉着。当医生问他“痛不痛？”的时候，他眉毛也不动一下的回答：“当然是会痛的啊！”再过两分钟后，宣布：“意识渐渐混浊了。再说下去的话，也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我不想说话了。”在这之后，不论任何人和他说什么他都不回答，四十分钟之后去世。“七三零年党”的成员，在他死的时候到场的，只有亚尔夫烈特·罗察士一个人而已。方秋林这一死，罗察士等于失去了以往所有的战友，在之后的十五年中，以身为“七三零年党”的最后一人，静静的孤守着这最后的一城。

方秋林留下遗言，什么葬礼、埋葬都通通可以不必了。葬礼还比较没话说，但不能不加以埋葬，于是由罗察士安排，秘密的埋葬在柯林顿墓地。简单朴素的墓碑，除了刻是他的姓名和生殁日期之外，只有一句“没有背叛过信赖的一生”而已。

约翰·多林克·柯布在七五零年升为上将，就任宇宙舰队副司令长官，翌年七五一年，于“帕兰迪亚会战”战死。享年四十一岁。在这一战，柯布的作战指挥失去了以往任何一战的精彩，单方面的被敌军翻

弄于股掌之间，吃了完完全全的败仗。战死者人数超过三十万的大败。

这时候“进行曲”贾斯帕，率领求援舰队赶往帕兰迪亚星域，但迟了四小时。当他赶到战场时，获得完全胜利的帝国军已经踏上归途。贾斯帕自后方追击，多少为战友报了一点仇。不，也许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但却传出一个冷酷的谣言。就是说贾斯帕如果想赶的话，援军应该能赶得上才好，但因为他想一个人独占功绩，所以就对柯布见死不救。为了丈夫的死亡发狂的柯布夫人，相信了这个谣言而对贾斯帕加以指责。虽然事后夫人向贾斯帕谢罪了，但这种太过于伤人的谣言，对死者和生者双方伤害都很大。柯布死后，受封元帅称号时，贾斯帕亲自前往向遗族报告这个消息，但夫人却避不见面。以后，直到贾斯帕死了，柯布的遗族都没有再和他见过一面。

【Ⅳ】

参加了“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的司令官们的意见，虽然只是表面上的，但也算是弄清楚了。再来杨认为，应该听听中坚军官和下级士兵们的意见，因此选出了几个人选。曾经读过他写的杂记的，这个叫亚历山大·比克古的人，是最先想到的人选。照计算的话，这个人现在应该有六十二岁，说不定已经退役了。经过调查之后才发现，比古克氏目前已经晋升准将了。

宇宙实在太辽阔了，如果杨威利认真调查的话，光是坐在行星海尼森查资料，所知到底非常有限，这样的话该如何是好呢？杨威利非常稀奇的突然冒出来勉强这项美德。把大略列出的会战参加者名单，重新再详细制作一次，列出军官二十名，下级士官二十名，士兵三十五名的正确名单。并调查查出他们目前的住址，制作前往拜访他们的详细日程表出来。为了申请出差旅费，在十月十二日向亚列克斯·卡介伦中校提出。

“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出来，真该对你另眼相看了。”

“总之，保发我想去做的话嘛……”

杨一副自信过剩的口吻。正在检阅文件的卡介伦，看到出差费的预估额时，表现出稍微有点为难的表情，但嘴里什么都没说。光是杨会申请出差费就已经令他大感意外了。

再怎么说，到底是年幼时期开始就和父亲杨泰隆在宇宙间施行的杨威利，对恒星系到恒星系，行星到行星间旅行全没有心理上的抵抗。出差也好，是长期派驻的也好，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在提出计划书的三天之后。

“读完了同盟军英雄列传了吗？杨少校大人。”

卡介伦这么说的时候，杨坐在书桌后正陷入半睡眠状态。在向卡介伦提出调查计划书的时点，杨已经花费了他十个月份的勤勉的关系，所以在出差令正式批下来之前，反正也没什么事好做了，就开始新闻记者些还没看过的资料。不过说是这么说，但有兴趣的资料早就都看过了，剩下来的资料，大多是些数字表列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或是与其说是史传，还不如说是缺乏客观性的信仰书之类的。因此，杨就用这些书堆在书桌上，舒舒服的在防壁后面小眠。

“睁开眼睛清醒一下，你的新任地决定了。”

卡介伦说这些话时，不管声音也好表情也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严肃的味道。但是，和睡眠之神有着友好关系的杨，对这点就装做没看到似的，只是形 式上的点点头，老实的继续听卡介伦接下来要讲什么。

“你被派往行星耶柯尼亚的俘虏收容所。这件事似乎是忙了点，反正在这个月月底之前从海尼森出发就行了。”

眨眨眼睛，杨注视着学长的脸。要把耶柯尼亚这个专有名词从记忆的抽屉中找出来，必须花上将近5秒钟的时间。找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欣喜若狂的感觉。记得好像是个不景气星区的不景气行星，除了俘虏收容所之外似乎就没有其他产业了。

被冠上俘虏收容所的这种地方，不论是在小说里，或立体电视中，都是种非逃出去不可的地方。饱受恶毒的收容所长的残忍的守卫折磨的主角，运用智略和勇气以毅力终于逃了出去。收容所的职员，全是可恨的坏蛋角色。而现在“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杨威利，居然就是要去赴任这种坏蛋角色。

“哦，俘虏收容所啊……”

杨似乎很佩服似的，如此自言自语着，毫无意识的调整了一下扁帽的角度。

“不是当所长吧？我想。”

“第三号人物。所长、副所长，再下来就是参事官了。所长是上校，副所长中校，参事官和警备主任是少校。”

“参事官要干些什么事呢？”

“所长如果犯了过失的话，要分担这个责任。”

“那么就祈祷所长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吧。”

“是这样就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想这次要多我就才会回来呢？”

“是嘛，一年之内大概回不来吧。”

其实也没有任何根据，杨就这么回答。卡介伦摸摸下巴，半安慰半鼓励的看着学弟。

“大概最少要半年吧，这段期间就稍微忍耐一下。这里会想办法早点把你调回来的。”

“就等你的消息了。”

“这是说，如果我自己不被下放的话……”

卡介伦这句话，杨没办法完全当成笑话来听。

“说不定……这个，和调查阿修比提督的那件事……”

“不清楚……”

“这样的话，中校，说不定就是……”

“再怎么推测在这个节骨眼也没什么用处。还是去做些有用的事吧！今天可以不必非要待在办公室里了，干脆回家去收拾行李算了。”

真是十分有用的忠告。

就这样，杨威利就真的是慌慌张张的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行星海尼森。才迁入没多久的军官宿舍，也必需委托军方的设施管理课处理。拖着一个行李箱，“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在十月三十一日自己前往宇宙港，把行李交给托运柜台之后，才一转身，发现有一位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女性站在自己眼前。

“太好了，总算来得及。上课时间拖长了，原来以为这下子完蛋了呢。”

“没想到你会来送行，也用不着这么勉强啊。”

“如果没来的话，约翰会生气了。自己的好朋友出发也不来送行，会骂我薄情的。”

洁西卡笑完了，用认真的眼神注视着杨。

“我也……当你是我的好朋友啊，杨。”

对这样的发言，要怎么应对才好，还不够老练的杨无法下判断。只觉得洁西卡的热情太耀眼了，稍微把视线移开，赫然看到伫立在机场大厅中的卡介伦和亚典波罗。原本他们也来送行的。只是看到杨和洁西卡在谈话，有所顾忌而没走近而已。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就和我联络吧。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但一定会帮你送去的。不可以太客气哦！”

“谢谢，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杨率直的这么回答，并先伸出手和洁西卡握手道别。

“那么代我向拉普问候一声。似乎总是和他错过，老是麻烦洁西卡当我们的信差。”

“要保重。下次两个人能一起来看我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点点头，杨对洁西卡轻轻挥挥手告别。杨对卡介伦说的，想办法在半年之内调他回来的事，抱着很大的期待。

对于自己到底会漂往何方，杨是希望能由自己掌握。而眼前的现实，流向未来这件事是不会有错，但是由于自己“连在未来两星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也不清楚”的这种当差的身份，也只能为之苦笑而已了。

# 第五章 收容所行星

【1】

行星耶柯尼亚，位于距离同盟首都海尼森４８０光年的达纳多斯星系中。杨威利少校于宇宙历７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奉命调任军部耶柯尼亚俘虏收容所的参事官一职。从行星海尼森出发是在１０月３１日，到达耶柯尼亚是１１月９日。原本说来，其实也不是需要花上９天的行程，但由于位置偏离主要航线，因此管制方面有延后处理的倾向，常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在中继地点等待，以及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的宇宙船，都被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已。

走出宇宙港的寒酸建筑之外，杨正在考虑要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一位年轻大个子的军官站在正面向他敬礼。

“是杨少校吧，我是派特里契夫上尉，特地来迎接参事官的。”

个子又高，肩膀也宽，身体也非常厚实，年龄大概要比杨年长５、６岁左右，看起来非常气派，是个非常健康的青年军官，看着比自己年轻的上司，双眼中也没有半点在意的神情。让军官学校的学弟超过自己，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不太愉快，而这位上尉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

“行李由我来吧。”

派特里契夫上尉说着就伸手，把杨拖在后面的沉重行李箱拎了起来，看他那种轻松的动作，简直就像拿着羽毛枕头似的。似乎和派特里契夫的身体一样，臂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让杨坐进助手席后，派特里契夫立刻发动地上车。可称之为老爷车的这辆地上车，内部装潢也好、机件也好，都已经被使用得超过充分的程度。就像是对老兵特别照顾似的，驾驶得出乎意料细心的派特里契夫，在发动后两分钟打破沉默。

“老实说，前途比较被看好的军官，很少会被分配到此地来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因此像杨少校这样有名的人会被调来此地，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

“我也不是前途多被看好的啊。”

“您太谦虚了。”

“真是谦虚就好了。”

坐在助手席上的杨换了一个姿势。地上车的透明保护罩持续的发出细细的、低沉的，像是有裂缝似的声音，较大的砂粒乘着风打在保护罩上，好像在说“认命了待下来吧”像在恐吓杨似的，精神饱满的欢迎他。杨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突然变得很愉快。

“以后我会陪您来参观市区。”

会这么说，是因为派特里契夫的身份是参事官助理，今后杨要是想完成自己份内职务的话，他的帮助是绝对必要的。这位助理的能力的高低还是未知数，但派特里契夫本身的气质，似乎离邪恶相当遥远，对杨来说，至少可以先放下一半的心。

“如果能真正实施大规模的绿化计划的话，居民应该早就可以超过１百万才对。”

但事实上，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只有平民１０６９００人，军人３６００人，帝国军的俘虏５５４００人而已，连首都海尼森的一条街道都填不满的人口，全部集中居住在狭窄的植物繁生地域。虽然说是非常狭窄，但由于人口太少的缘故，过于稀疏的印象仍旧不会改变。有着丰饶的水和植物但人口很少的星球，在有人类进出的宇宙中是不存在的，人类没有水和植物的话是无法生存的。

杨拜托派特里契夫上尉带他到标高较高的地点。地上车走在没有正式铺设、只是在砂地中注入硬化剂的路面上，最后在一个较高的小山丘上停车。色彩单调的平坦土地展开在面前，在这之中，植物的绿色和水的蓝色，似乎强调着些微的生命力。

像这样眺望着，就会了解行星海尼森是个如何深受水与绿之惠的丰饶土地。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下定决心完成的１万光年的长征，的确获得他所求的回报，这是指自然环境方面。

“问题是在于政治方面又该怎么说呢？”

这么想的话，并不是在讽刺，他是真心的尊敬着亚雷·海尼森，当看到他的理想被贬损、被玷污，民主政治堕落成了愚民政治的时候，会觉得不愉快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光明正大在政治上行不通，这的

确是事实，但对于用这个当做免罪符来到处挥舞、尽情扩张私权的这种人，杨根本无法提起尊敬他们的心情。

话又说回来，在这里设置的俘虏收容所，占地面积６６４万平方公里，位于绿地和岩石沙漠的界线上，占地范围有三重的铁丝网围起来，但就算从收容所中逃出动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要到其他的星球上去，非得利用一个月仅有一班的定期客货机不可，再加上根本不会有停泊在星球上的行星间运输船。人数超过５万人的俘虏比较起来也是较为自由，也能自由出入收容所，可以去农场或矿山去打打零工，或者是到行星上唯一的都市，耶柯尼亚大都会——明明是穷乡僻壤还偏偏取这种夸张的名字——去买东西。基本上，夜间是禁止外出的，但能赶得上就寝和起床时的点名就不会有事，甚至更极端的，在这中间，如果离开收容所然后又回来的话，绝对不会受到处罚。原来说来，同盟是自由的民主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对帝国军的俘虏待遇相当宽厚，但由于财政上的问题，不能在这种地方太浪费，不过就算现在，俘虏们所受到待遇也绝不能说是恶劣的。“比同盟军的下级士兵所受的待遇还好”这种话，还被拿来当作不好笑的笑话来说。

从只是名为“宇宙港”的宇宙港到收容所，坐地上车要花１小时的时间，从收容所正门到所长室所在的本部，还要再花上１０分钟的车程，从玄关大门徒步走到所长和等待接见，又各花了５分钟。好不容易杨总算见到他的上司所长了。

“我是杨威利少校。”

“你好，我是巴纳比·柯斯提亚上校。”

在自由行星同盟中，校级军官的退休年龄是６５五岁，以杨的标准看上去，柯斯提亚上校似乎已经将近退休年龄，但实际上，上校只有５９岁而已，对杨来说，是和他父亲同年代的人。柯斯提亚上校有着像是在黑褐色的布料上杂乱放着白色丝线似的短发，和同色调的硬短胡须，是个有着对茶色的眼睛的中年人。给杨的印象有点太一板一眼，不过这当然是以杨的眼光标准，如果让杨来看也觉得“不太像话”的话，这个人身为军人来说，问题可就大了。

杨的视线停在坐在书桌之后的柯斯提亚上校的头部上方。一张放大的照片，装在相框中，装饰在墙壁上，那是“７３０年党”的其中之

一，被冠上“进行曲”这个冠词的贾斯帕提督的肖像照片。察觉到杨的视线，柯斯提亚少校重重的点点头。

“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

也不是很令人吃惊的事，参加过那次会战生还的人有好几百万，除去在那之后死亡的人，剩下的人还是相当多，只不过以年龄说来，就算是在当时最年轻的人，到现在也应该有６０岁了才对，没想到柯斯提亚上校就是这其中之一。

肖像照片中的人，静静的承受着杨的视线。从军服胸前的阶级章，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当时的照片。年轻、锐利、精悍、充满斗志及生气的“进行曲”贾斯帕，是当时的中将。和有着不幸晚年的僚友们不同，对贾斯帕来说，也许有比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更精彩的时期也说不定。

柯斯提亚上校闭起眼睛，回想的涟漪似乎传遍了全身。“我在那个进行贾斯帕的手下作战，才刚从专科学校毕业，１６岁，是最年少的士兵。我到现在还记得贾斯帕提督对我说话时的感动。”

杨回想起蜜莉亚姆·罗察士的话。真实和事实间的差距，这当然不是指善与恶之间的差距。基本上来说，认为哪一边比较重要，应该任由各人的自由来判断，问题是在于，Ａ这个人的真实和Ｂ那个人的真实相互冲突的时候，其中一方不当地侵害他方的这种场合。比方说，把当权者或仰其鼻息之辈的历史观，强迫灌输给一般市民的话，这就会产生出像银河帝国的那种社会出来。

柯斯提亚上校，从专科学校毕业过了４３年，只差一步就会被人称之为“阁下”了。对２１岁就误打误撞升到少校的杨来说，想到柯斯提亚的辛劳，不由得为之脸红。真是的！杨对于被卷入一团混乱中，结果反而出人头地的自己，重新认识了一番。不过这个姑且先不去管它，杨趁机提出他的问题。

“布鲁斯·阿修比提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杨提出的疑问，柯斯提亚表情认真的斜着头思考着。

“总之就是个像神话一样的人。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能被批判啦、或者批评的对象。”

也就是说，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了。从柯斯提亚上校给人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杨似乎能够理解。

收容所长柯斯提亚上校，将一名士兵的回想放回过去的领域。对这个年龄和他相差３８岁、阶级却只差两级的新任部下，有许多事要训示，即使是著名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一个从军官学校毕业还不满一年的小毛头，对俘虏收容所的营运，应该是一无所知，没经验的外行人才对。在告诉两、三点注意事项之后，上校的表情稍有改变。

“俘虏们之间有着自治组织的事，你听说过吗？少校。”

“是，曾经听说过。”

这个仅称之为“自治委员会”的组织，很讽刺的，是行星耶柯尼亚的最大的社会团体。同盟军的士兵人数，还不到俘虏们的十五分之一，想以武力压制，在物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收容所６０年的历史中，俘虏们的大规模暴动，只有在５２年前，发生过一次而已。

“５５４００名的俘虏一齐蜂起的话，３６００名的士兵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杨少校，你有１个人打倒１５名俘虏的自信吗？”

“完全没有。”

“那么就要和俘虏们好好妥协。当然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弱点，但如果不能以武力压制的话，就必须努力赢得自治委员会的合作才行。”

※※※

令杨非常感到意外的是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位叫坎菲希拉上校的人物。一般说来，所谓俘虏们的组织，军官和非军官之间通常是分开的，而且大多数的情况是由非军官掌握着实权，而现在在行星耶柯尼亚，军官也好，下级军官也好，士兵也好，全部由一个团体统一起来，由上校担任它的负责人。由于耶柯尼亚的收容所中，没有将官级的俘虏，换句话说上校就是最高阶级。到底是在耶柯尼亚的收容所中，帝国军的阶级制度在异邦还能照原样发挥它的效果呢？或者是坎菲希拉上校这个人，具有优异的领导能力和众望所归呢？对于这一点，杨感到非常好奇，但柯斯提亚上校却没有再加以说明。

走出所长室后，虽然不是很充分，但派特里契夫上尉对杨稍做了解释。坎菲希拉上校被留在收容所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从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被同盟军俘虏之后，以后就一直待在这个收容所中了。”

“待了４３年……？”

整整是杨人生的两倍时间，被俘虏的时候，坎菲希拉上校是２８岁，照计算的话现在已经过了７０岁了。

“等于是这个收容所的主人一样。收容所所长更换了差不多有１０任了，而坎菲希拉老爷爷却是一直待在这里，不用说，就是现在的所长在他面前也是抬不起头的。”

照派特里契夫上尉的说明，坎菲希拉老人在银河帝国中，是男爵家的当家。原本不是出自武将之门，而是属于文官的家系。年轻时的坎菲希拉，也曾在不知道是以第几代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大学中主修行政学，担任过帝国政府内务省的官僚。已经成功地步上可能在３０岁前后当上地方行政长官的路子的他，突然放弃了文官的职位进入军队，从干部侯补生到被任命为少校，是在２５岁的时候，一年后升为中校，再升为上校参加“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这是他人生的分歧点，可以推测出似乎是有相当复杂的原由。派特里契夫用以下的话，做为他的叙述的结尾。

“即使是帝国的贵族，似乎也不是很轻松呢。”

【Ⅱ】

杨分配到的房间，是由起居室兼书房和寝室以及浴室组成的，起居室兼书房的面积大约２０平方公尺左右。寝室的大小是约１２平方公尺；起居室兼书房里有写字桌、咖啡桌、躺椅以及几张椅子。寝室里有床、床头几、衣柜，最低限度的家具一应俱全。房间要能表现出个性，必需居住者住上一段时间后才有办法，现在虽然相当煞风景，但也是无可奈何。

“这半年就打搅了。”

杨就这么对房间，或者该说是对房间的先住者像妖精啦或幽灵们打招呼。也说不定会不只住半年而已，这等到时候再重要打招呼也不迟。由于杨没有那种“换了枕头就睡不着”的精神倾向，所以如果要说

杨有当军人的素质的话，大概也只有这一点而已，至少，如果在有阁楼或天井的房间就睡不着的话，是无法胜任经常调职的单身军官的。这是单纯的适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的问题，比方说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如果坐进单座式战斗艇的模拟教练机的话，只会引起恐慌状态而已。

杨威利少校，似乎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当优秀。

“如果就这样待在这里，悠闲地熬到退役似乎也不错。”

竞争心、向心意识这种观念严重缺乏的杨，甚至冒出这种念头，就是由于杨还不了解严酷的现实才会这么想。

由于杨已经是少校大人了，所以有侍从兵来照顾他身边的锁碎杂事。希望不是太罗嗦的人就好了，出事在正在这么想的杨的面前、向他敬礼的，是位叫江涛的一等兵。

“一心一意专注在侍从兵的工作上３５年，多亏这样才会从来没开枪射击过人，或被人射击过。”

说话的口吻，与其说是军人，还不如说是便宜旅馆的掌柜似的。这位叫江涛的一等兵，是位有亮亮发光的蛋形头、中等身材、刚步入老年的人，和杨不同意味的，是个看起来不像军人的人。一等兵的薪水并不很高，但由于也没什么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连续３０年也会有奖金可领，所以生活应该不会有困难才对。这样薪水和奖金合计大概有多少，杨没有过问。对他人的，而且是部下的经济情况感到兴趣东问西问，并不是种高尚的行为，而且假如万一这个金额比杨的薪水还高的话，那以后彼此之间，就连打招呼都很尴尬。

比起这种事，杨另外有事要拜托这位年长的侍从兵，就是想请他不要把房间收拾的太干净这件事。

“能够的话，希望能更杂乱一点，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才能比较落实一点……会不会很奇怪？”

“是很奇怪。”

毫不客气，直接了当的批评。

“不过，像这样的上司，我以前也曾经遇到过，男爵沃里斯·渥利克提督也是这样的人呢。哎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能够服侍他实在太光荣了。”

似乎不怎么在意的一句话，夹杂着朴实的自傲。杨的内心觉得实在是受够了，连远远离开了首都海尼森，也没有办法逃过７３０年党的阴影。

“渥利克提督好像是位名将吧。”

杨浇了一盆冷水下来，江涛一等兵对于这位年轻少校的贫乏表现力，似乎觉得他非常可怜似的，但又谦虚的、不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是的，正是如此，而且，称呼那位为名将是再合适不过了。就算以做一个人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连对待像我这样的人也非常亲切。”

叙述稍微中断，一等兵换一口气。

“总之，人到底是不能成为神的，稍微有些不像样的地方，和许多优点相较之下，根本就不值得一顾了。”

“那个人，晚年好像非常不幸是吧？”

杨继续又往下浇了一盆冷水，３５年一心专注于侍从兵工作的江涛一等兵，也叹息着承认这个事实。

“即使是像那么伟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感化在他四周的人的。也许我不该说这种失礼的话，但在渥利克提督的周围，有时还真有不少很不入流的人呢。”

也许是“男爵”没有看人的眼光吧！杨在心里，有点故意坏心眼地这么想。原来说来，即使的确是如此，杨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很会看人，所以也没有资格自以为了不起的数落别人。

“要我为您泡杯咖啡来吗？少校。”

“谢谢你，不过不要咖啡，红茶比较好。”

“知道了。”

等江涛一等兵出去之后，杨坐进椅子，没礼貌地把两脚跷在桌上思考着。

仅仅是参加了一个会战的人们的人数，就有相同数量的、以他们为主角的戏剧存在，参加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的７３０党的成员就是如此。当风烛残年之身在寒风中苟延残喘时，“干脆在那时就战死的话……”一定会有这么想吧。

最近，听说要对前些时候去世的亚尔夫烈特·罗察士，赠予元帅的称号。使罗察士成为元帅的话，“７３０年党”的全部成员，就全部是元帅了，军官学校的一个学年诞生了６名元帅，这在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并且，也大概是绝后了。连１个元帅也没能产生的学年的数目可是多得多了，举例来说，７２９年毕业的和７３１年毕业的就是这样，他们和夹在他们之间的学年获得的声价比起来，给人的印象淡薄多了，实在令人同情。

从人类开始在宇宙空间进出的时期开始，最初的时期，经常发生队员之间的感情对立演变成互殴，最后甚至发展成杀人案件的情形层出不穷。而这种事急遽减少，或者该说是几乎完全消失，是在配置少数女性队员的这种体制确立之后，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女性对男性的情绪和组织圆滑运作，具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行星耶柯尼亚也有女性，收容所内或外都有。从地上车中，派特里契夫不经意的向杨问道：“听到少校要到行星耶柯尼亚来，有没有为此哭泣，叫你不要走的女性呢？”

“没有！”

这么干脆否定了，连杨的内心也为之咋舌。２１岁，未婚，再加上又被称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但没有情人仍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杨也是个身心健全的男性，当然也会认为如果有情人多好，但在比较之下，觉得看书比较好，所以才会像现在，身边冷清清的。

“耶柯尼亚也有美人呢，像杨少校这样年轻，有地位又有名的人，女性士兵们是不会放过的。”

“是吗，那在海尼森时条件也该不坏才对，但不知怎地就是不受欢迎。”

一面谈话中突然发现，派特里契夫比杨年长５岁，而杨对他的讲话口气，像对下辈的口吻，这当然是由于阶级较高的缘故。

似乎已经对军队这种组织的形态能够顺应了，对长官敬礼，接受比自己阶级低的人敬礼，不调和感渐渐变得像薄纸似的，就连这个不调和感本身都习惯了。总之，不必一一的用“我比贵官年少，但却接受贵官的敬礼实在是非常奇怪，但军队就是一种的阶级社会，也是没办法的，彼此也只能顺守组织的理论和形式了。”像这样的话解释半天，倒是不错。

在被任命为少尉的时候的确很轻松，最年轻并且也是最下级的，不过在碰上比自己年长的士兵时，还是会有点不自在。被任命为少尉之后，过了１６个月的现在，杨已经是校级军官了，在这个星球上阶级比他高的，只有收容所长和副所长而已。

也不是自己希望得到这种地位，但杨威利少校，在这个寒酸的星球上，是最年轻的VIP，在军官餐厅里，也为他准备了较好的席位。所谓较好的席位是指较靠近收容所长柯斯提亚上校的席位，不过老实说，对杨来说这实在闷死人了。如果不喜欢在军官餐厅进餐的话，大可到耶柯尼亚都会去，但由于对这里的生活还不习惯，再加上考虑到从收容所到街上的距离，就完全失去上街的兴趣。杨也不是什么美食家，因此并不是对军官餐厅的口味有什么不满，只不过，坐在离收容所长只有３公尺的桌子上，实在没心情一面看书一面啜饮红茶。先不论看在别人眼里会怎么想，杨自己本身首先就没有这么粗壮的神经。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疲劳地走出军官餐厅的杨，听到走廊角落中有年轻的男女小声交谈的声音。男性士兵和女性士兵，一脸凝重的表情在商量着什么，听到杨的脚步声后又移动到更深处，因此杨并没有直接亲眼看到他们。他并不打算插手干涉他人的恋爱问题，所以杨就仍然照样走回自己的房间去，像是被扼住似的男人的声音传入耳中。

“哼，告诉他也没用！军官学校出身的优秀分子，怎么能了解我们基层的士兵们的辛劳和心情！”

非常典型的发言，只不过批判并不需要具有独创性。军队这种组织存在的愚劣，使这种类型的批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在这个场合，发言者并不知道杨这个人，和优秀分子这个普通名词之间，有道极深的裂口存在，要让他人理解这件事可能太过奢求了。总而言之，命令别人“去死！去死！”的人，要求被命令这一边的人能理解和有同样的感受的话，也未免太过奢求了。

就连在同盟军中，也能见到阶级社会的相克现象，帝国军那就可不必说了。在这个耶柯尼亚俘虏收容所，如果在这位叫坎菲希拉上校的老人手下，能维持住完全的秩序的话，会是相当奇异，并且耐人寻味的事。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是帝国军的士兵，但也和同盟军的士兵一样，都是人类的子孙。也许是宇宙船的战斗，没有直接看到敌人流出

的鲜血，所以才下得了手，如果能看到对方的长像、脸上的表情，再想像这个对方背后存在的人生和家庭，也许会杀不下手也说不定。这样想的话，也许可说是在说从事肉搏战的士兵们的坏话，并且，以个人程序的情绪化反战意识来揣度战争的全貌是非常危险的也说不定。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将最单纯朴实的疑问置诸脑后的话，会染上美化战争的国家至上主义的毒素，果然还是去忘记“我和他没怨没仇，为什么非互相残杀不可”这个疑问比较好。

杨的思维，常常呈螺旋状回旋，不会直接到达结论。真是坏习惯，想归这么想，但似乎也没必要要到了现在才改变，杨也只有苦笑。

【Ⅲ】

杨威利见到俘虏伞兵自治委员会负责人坎菲希拉上校，是在晚餐后的事。面对到自己的房间来访问的年轻参事官，７１岁的坎菲希拉仍旧坐在椅上。

坎菲希拉上校大人看着杨的脸，似乎在考虑着是否该脱下沉默之铠，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缓慢清晰的帝国公用语，从老贵族口中流出。

“我是坎菲希拉，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已经听过了吧。”

姑且算及格吧。虽然好像是位摆架子的老人，但杨却不觉得有什么不高兴。银河帝国的贵族，又是２０几岁就当上上校的人物，如果太卑屈的话，反而令人觉得奇怪。

“今后要请您多帮忙了。”

用差劲的帝国公用语，杨照本宣科的打了千篇一律的招呼，坎菲希拉上校，用熟练的同盟公用语回答：“我才是要请你多照顾，听说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是吧。”

杨突然非常泄气。“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个虚名，可能一辈子都会跟着杨了吧？既然是这样的话，有必要找出和这个虚名相处、共存的方法来才行。要淡然的承受这个虚名，杨的修行似乎还嫌不足。

“此地的生活觉得如何？”

不是用差劲的帝国公用语询问，回答仍然是熟练的同盟公用语。

“再怎么说享受的欲望是不会有止境的，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吧。”

到了这种年龄，欲望也没那么大了，一面这么说，一面笑了起来。等笑声稍止，表情又恢复带着苦涩的敏锐。

“只不过，倒是在知的好奇心方面，有很多事情想知道。自从我住地之后的事……”

住进来，这种表现方法，杨不觉得有什么很奇怪。

“住进来之后，一直希望能弄清楚，调查它的来龙去脉，就是吉克麦斯达提督亡命的真相，也许会拜托你帮忙调查这些资料。”

杨的黑眼睛里发出感兴趣的光芒。

“这位叫吉克麦斯达提督的人，是上校的知已吗？”

“如果还活着的话已经１０６岁了。他的亡命是在６０年前啊，和我有一世代的差距了。”

“那么是曾经见过吉克麦斯达提督喽。”

“没有直接见过。”

这么回答的老贵族的表情，刺激了杨的想象力。虽然同是远离祖国、置身异邦之人，但亡命者和俘虏的心情当然不会相同，只不过，坎菲希拉的表情，似乎有什么超乎这个问题的某种理由。

“还有一件我感兴趣的，就是米夏尔先提督的暗杀事件，这件事是在我住进这里后发生的事件。米夏尔先提督是我直接的知已，我希望弄清楚为什么他会被杀。”

帝国历４４２年，换句话说，就是宇宙历７５１年，距离现在３７年以前，第２次迪亚马特会战的６年后。银河帝国政府军务省的高官——米夏尔先提督的这个人物被暗杀了，凶手最后还是没抓到，事件陷入了迷宫的最深处。不过，在银河帝国，和皇族、贵族、军方高官有关的犯罪案件，发表真相的案例并不少，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有关的犯罪调查，公开发表犯人的身份以及动机，但是这个发表的真相是否正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告诉你“这就是真相了”的话，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吉克麦斯达提督的亡命和米夏尔先提督的暗杀。我已经年过７０了，我希望能知道这两件事件的真相之后再进棺材。有时我也想试着去调查或推理，但还是不够完全。”

“在上校进了这里之后的事，其他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吗？”

“除了米夏尔先提督的事之外，其他帝国内发生的什么事，都与我无关。我在此地停留的时间，早就超过了我身为帝国贵族所渡过的岁月了，只是，由于和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反而会觉得被惹起好奇心。”

“似乎是很有意思的事呢。”

杨陷入思考中，在这种不适合陷入思考的场所和场合的地方。

“能否把情形详细的告诉我呢？我会帮忙的，我也觉得能知道真相的话该有多好。”

“真的想知道吗？”

坎菲希拉上校的视线，审视着杨的表情。他的鉴识眼光，似乎在新任的小毛头参事官的内部，找出了什么似的。

“嗯，这样的话……”

“能不能再告诉我详细一点呢？上校。”

杨表现出一脸期待的表情时，坎菲希拉上校却是一副不知道该说是顽固或是坏心眼的表情。重新调整一下坐姿，跷起二郎腿，两手的手指在腹部前交叉。

“要询问他人之前，自己应该先去做一番调查，反正在这里，你应该是相当空闲的才对。我所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应该去调查看看。”

“那么，我就试试看。”

杨老老实实的答应了。这时门外有人敲门，这是告诉他会面时间结束了。敬了一个礼后，杨走出了上校的房间。

似乎自己对老人特别心软，这么一想，杨不由得苦笑起来。对于已故世的亚尔烈夫特·罗察士提督也是，完全没去逼他。原来说来，打一开始就没想过逼他说出来，能自己讲出来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就像他告诉蜜莉亚姆·罗察士一样的，杨并不想去把犯人找出来。老实说，先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个只不过是知的方面的好奇心而已，但是，在罗察士提督死后没多久，就把杨送到边境的收容所行星去，这一点给了杨想象的余地。原本根本就是在五里雾中，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随着调查的进展，慢慢地出现了事情的轮廓，这一点是杨最喜欢的。

※※※

听说收容所有一区是军官用的图书室，杨马上加以利用。在无人的房间里占领了好大一张桌子后，派特里契夫出现询问："少校，调查什么东西吗？"

"嗯，一点点。"

根本不算回答嘛，自己也觉得如此，所以又有点故意的加上一句。

"参事官这种职位，就只是头衔好听，根本也没什么事好做的嘛，实在是闲得无聊呢。"

这种台词，是卡介伦或亚典波罗的话，就不会上他的当，但刚刚认识没多久的派特里契夫似乎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感动。大大地点点头，由衷地说："哎啊，像少校大人这样的英才，被派到这种地方来当闲差一定是不得已的，我想在不久之后，一定会分派适合少校担任的重大任务给您，所以还是请稍微忍耐一下吧。"

谁是英才啦？杨虽然这么想但没说出口。就算他自己认为只是碰巧而已，但对协助他的部下们来说，可不是一句碰巧就可以打发过去的。

忽然，杨想告诉派特里契夫关于阿修比提督是被谋杀的说法，一方面是觉得派特里契夫是值得信赖的人，一方面就算是杨的观察眼光看走眼了，这也可以当做玩笑话搪塞过去。这种程度的心计，就算是杨也会有的。

对于杨的话，派特里契夫热诚的倾听着，并且连连点头，只不过，对于当时的政治家们，计划谋杀阿修比的这种假说完全不同意。

"这也许有点失礼，但是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啊！谋杀布鲁斯·阿修比提督，等于自己拿绳子勒自己的脖子一样啊。"

派特里契夫的意见和亚典波罗相同，也的确是这样没错，杨也同意这一点。亚典波罗和派特里契夫的见解是一般常理没错，但对当时的当权者来说，也许有其他的顾虑或非得这么做的理由也说不定。还有一点，挑起杨的兴趣和疑惑的，就是从坎菲希拉那里听来的，在帝国内发生的奇怪事件，杨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上尉。

结果，派特里契夫却是一副不知道说是同情还是奇怪的表情，看着这位年轻的上司。稍微犹豫了一下，大手玩弄着扁帽对杨忠告：“少校，最好打一开头就别想这个的比较好，那个坎菲希拉老爷爷，每次在新任的所长啦参事官到任的时候，老是拿同样的事出来吹嘘。”

“也就是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喽？”

“也不能这么断言，只是一开始就深信不疑是非常危险的。”

“嗯……”

虽然不是被吓到了，但杨打算对坎菲希拉所说的再加以详细调查。如果帝国军的老上校会大吹牛皮的话，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派特里契夫以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这位年少的上司。

“即使如此，但为什么会这么在乎这件事呢？事态演变到目前这种情况，您就算把阿修比提督的事扔到一边去，也没有人会对您加以责难的啊。”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但该怎么说呢……这个，关于这件事如果不能找出合理的结论的话，似乎会觉得习题没做完似的。”

杨有点难以清楚的表达他的思想，但派特里契夫却是一副了解的表情，粗壮的手腕交叉在胸前。

“习题吗……原来如此，是习题啊，这样的话我就了解了，不解决掉好像不能安心是吗。”

似乎很受到感动似的，这反倒给杨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时间在杨来说是非常充裕的，要有为的加以利用或无为的白白浪费都看怎么做了。由于杨完全没有“不浪费时间”的思想，所以大概在发呆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就好，打着这种如意算盘。短距离赛跑和马拉松，都各自有适合自己项目的跑法和速度嘛。

杨是抱着这种想法，但现实却没有理由一定非得配合杨的步调不可，意想不到的事件抓住了杨的衣领，把他从自己的步调的睡床上拖出来，这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

# 第六章 俘虏和人质

【1】

在那天的半夜里，把杨威利少校从梦之花园赶出来的，是放在枕头旁的室内对讲机，在他耳朵旁边发出尖锐的呼叫声音的缘故。知道了啦，吵死人了，打扰他人恋情和睡眠的人是会受到报应的，在意识的角落，杨这么回答着。杨的睡眠又长又深，在他拥有的所有物之中，最奢侈的就是这个了。就连王侯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睡眠，在清醒之后，身为当差的现实在等着他。

还笼罩在睡魔霞霭中的眼睛看看时钟，才不过３点１７分，应该还要再过１２０００秒后才会再和现实重逢才对，这么一想的时候，他就顺口回答对讲机的呼叫。

“喂，这里是殡仪馆……”

才一出口，就猛然发觉糟糕了，如果呼叫他的人是柯斯提亚上校的话，会更令他留下坏印象，不过幸好对方不是他的上司。

“杨少校，请立刻到中央管制室来，并且最好能带枪前来。”

是参事官助理的派特里契夫上尉。杨把大哈欠压回喉咙的深处，小声地说：“发生逃脱事件了是吗？”

“您猜得真准。”

“……我小时候就常被人说是想象力过剩。”

“不过即使是少校，现在有一个条件是你想象不到的。”

“是所长当了人质了吗？”

这次的答案可说有９０分吧？所长上面还要加一个“副”字。副所长杰宁克斯中校自从一年又四个月前到任以来，半夜三更都会在所内巡视，当然不是全部，只是选择俘虏居住的其中一栋而已，不过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所以才会在今夜，巡视东１７号楼时，成为俘虏们的俘虏了。

杨威利少校，并不是在柯斯提亚上校之下的第二号人物，上校和少校之间，还有一个中校的阶级，就是这个阶级的人物。耶柯尼亚俘虏收容所的副所长，杰宁克斯中校这个人，年龄３６岁，以身为行政

官僚方面的才干来说，可说是在所长之上。从一般固定形态的人际关系来说，从一个士兵的地位爬到现在这个位子的所长，和官僚的副所长之间，心理方面也好，行动也好都是互相对立的，然后在这个行星耶柯尼亚的场合，也差不多照这个模式延用在现实上。杰宁克斯中校的深夜巡视，在他本人来说可能是勤勉和义务感发挥的结果，但在柯斯提亚上校看来，却是患有失眠症的中间管理阶层，利用自己的症状来达到讥讽上司的目的而已。身为第三者的派特里契夫上尉则是用“以泥水来清洗心的人际关系”这种方式来表现。

“跑到一个不得了的星球来了呢。”

杨还不至于这么想。这绝对不是他喜欢的方式，不过这地方从第一夜开始，就像是不希望让新加入者感到无聊似的，表演得相当卖力。会像这样抱着一种看他人热闹的心理，完全是由于以杨个人来说，不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招惹俘虏们的怨恨，要恨的话就该去恨所长才对，杨的这种想象可能稍微不负责任了一点。柯斯提亚也许不是个无能的人，而且完全和温厚和蔼的人物搭不上边，有点以规则啦权限啦为后盾，摧毁俘虏们些微的希望的这种倾向。与其说他是意图去造成，还不如说是结果就是会变成这样而已，认真又忠实于职务的人常常会这样。

杨威利少校踏入中央管制室时，是 3 点 2 8 分。应该骂一声“太慢了！”的柯斯提亚上校，由于紧急事态当前，不想为不必要的事耗费精力的样子，只把杨叫到监视银幕之前，简短地为他说明情况。

“参加逃脱剧的人，现在大约有 8 0 名左右，但是还有继续增加的可能性存在。”

可能会膨胀到七百倍喔，杨在心里暗自计算着。不太令人愉快的计算吧？柯斯提亚上校的喃喃自语，为杨的计算做了一个总结。

“看来，事情变得非常麻烦了。”

非常确切的说法，杨这么想。白天的时候柯斯提亚上校说完，“ 1 名所员对俘虏 1 5 名”的计算，照这个计算来看的话，今晚的逃脱剧，得要 5 名所员所它镇压下来才行。忽然想起一件事，杨问道：

“地下帝王的坎菲希拉上校大人怎么了？为什么不请他来游说计划逃脱者呢？”

柯斯提亚上校看起来似乎是担任一副题名为“不高兴”的画的模特儿，声音也是，和非常高兴极端的相反。

“坎菲希拉也在那栋建筑物里！同样也被逃脱者们拿来当人质了。”

这可真是有好戏看了呢，杨在心中大表满足。

３点３９分，杨参事官和派特里契夫参事官助理走出了管制室，戴着红外线护目镜，直接去察看东１７栋的情形。派特里契夫缩了缩他那宽广厚实的肩膀。

“不过，那些家伙逃出收容所之后打算到哪里去啊？”

“也许要勇敢地向１万光年的逆向长征挑战也说不定呢。”

“以为能办得到这种事吗？”

“两百多年以前，亚雷·海尼森这个人办到了啊。”

“如果完成两百年来的壮举的话，我们也能在历史上留名了呢。”

只不过是扮演蹩脚的敌人角色。

停止低声交谈，两上人的背紧贴着墙壁。东１７号楼有好几个窗口都看到摇晃的灯火，有人影在动。两个人沉下身形时，听到了枪声。

子弹被墙壁反弹回去，在距离杨的脸颊３英寸的空间通过。

“好像持有枪枝呢，而且还是附有夜视装置的货色。”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才说这种推测的话也是有够混的了，但杨还是这样不在乎地说出口。派特里契夫上尉咋咋舌头：

“到底是从哪里弄到的？从武器仓库中偷出来的吗？还是从人质手中夺来的？”

“也有可能是私下横流出去的。”

杨所指的是指一般论，但派特里契夫却是直接援用在此时此地的特殊论上。

“以前就有听过这种谣言，但是……”

正想往下说的时候，从暗中传来物体的响声，低沉、激动的帝国公用语的会话声传来。杨和派特里契夫下手持着雷射枪，谨慎地一步一步前进，红外线护目镜映出殴打的光景，是俘虏之间的打斗。从听

到的片断的佳话中得知，其中一人参加逃走的这一边，而另一个则是反对逃走，打算对看守们报告，就是这么一回事。打斗在数秒间演变成单方面的暴力行为，已经失去理智的希望逃脱者，还一直在踢着，踩着倒在地上反对者的身体。这时派特里契夫把雷射枪收入皮套中，上前去："也够了吧，你们不是同胞吗？"

派特里契夫还没说完，希望逃脱者爆出走调的呼叫声，似乎已经忘记大声叫是非常不妙的事了。比杨的个子大比派特里契夫的个子小的这个男人，抓紧拳头，瞄准派特里契夫一拳打过去。

"别这样，会痛的啊！"

明明自己比较强，还用悠然的语调这么说，派特里契夫抓住对手的手腕，看不出有在用力的样子，但对手像杀猪似的大叫起来。平平静静地不去理会他，派特里契夫轻轻挥一下自己的手腕，帝国军士兵的身体就像老式的时钟的时针一样转了一圈，令杨十分佩服。派特里契夫上尉的话，１个人解决１５名逃脱犯是可能办得到的。

"了不起，上尉。"

"唉啊，只是对手太弱了而已。"

在派特里契夫的脚边，希望逃脱者发出抗议的呻吟，参事官助理没有用言词回答，只用粗大的拳头往头上敲而已，希望逃脱者不再发出声音了。

３点５８分，杨少校和派特里契夫上尉经由医务室回到中央管制室去，让两名俘虏接受治疗，并取得少许情报，回来向所长报告。

"就是如此，逃脱者们的领导者是叫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人，他表示如果所长大人愿意代替的话，他答应释放人质。"

"无理取闹！"

非常激怒的口吻。由于省略了主格，因此受责难的受格是杨或是杨所指出的事实，实在无法加以判断，大概是指双方吧？

"要怎么办？"

杨问道。他所寻求的，是所长的判断而非感想。柯斯提亚避开正面回答，命令操作员调出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资料。柯斯提亚看过从终端机输出的资料，说了一句"是贵族的少爷吗……"。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会有"是贵族出身的高贵之人"这种表现法的。对站在一

旁的杨，柯斯提亚用心慌意乱的声音："那些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做的事简直是乱七八糟嘛！"

"下官也是这么认为。"

"……"

由于无法把握对方的真正意图，上校又重新审视杨的脸孔。乍见之下，杨以看似悠然的态度承受收容所所长的视线，就是这种一见之下，让杨给予他人的印象发生莫大的影响。他身为指挥官的名声被扩大，这种"一见悠然"非常有效的提高了他的传说性，但是，在这个场合来说，只能用单纯的"发呆"这句话来形容而已。

"不要呆站在那里，有什么意见就说说看啊！贵官不是声名远播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吗！"

真是够无理取闹的发言啊，杨在心里这么想，不能说就因为在艾尔·法西尔成功了，在耶柯尼亚也一定会成功啊。要说两者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只有名字的首字母都是E而已。这时候发现自己想的事也是相当离题了，于是杨试着用心提出了一个方案。

"这个嘛，如果不设法进行交涉的话，事态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还是询问一下他们有什么希望，等天亮之后再回答……"

语尾被一个突然的巨大响声打断，管制室的窗玻璃被打破，相当高出力的雷射光束从空间扫过，杀人光束在杨的扁帽上大约5英寸的空间切过，将墙壁的一部分切开。

"不要紧吧？杨少校。"

"是，还好吧。"

突然之间想不出什么富机智的回答，所以杨就用这种平凡的回答。柯斯提亚上校抓住麦克风："警告占据东１７栋的帝国军士兵们，贵官到底有什么要求？现在我请坎菲希拉上校到你们那里去，有什么话可以对他说。"

在这里提出坎菲希拉的名字是要耍个小花招，但却有了效果，透过麦克风的声音传了回来："找坎菲希拉来也没用！"

这就是回答。这样直呼自治委员长的名字，很明白的表示占据者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坎菲希拉已经失去身为帝国军人的矜持，满足于这种屈辱的现状的丧家之犬。光是自己当个丧家之犬也还倒罢了，居然还让他人也受到这种不好的感化，实在是罪不可赦，我们和他没什么话好说！”

派特里契夫上尉似乎对这个演说非常感动。

“不管哪里都会有反主流的人呢。弄成这样，坎菲希拉老爷爷也是脸上无光了。”

相当年轻的声音，这是给杨的印象。普雷斯布鲁克中尉这个人物，大概是从士官学校毕业没多久的青年吧，和杨属于同一辈的。不过这样一来，普雷斯布鲁克的回答，证明了希望逃脱者们，不知道坎菲希拉也在那栋建筑里的这个事实。如果知道的话，根本没有演戏的必要。他们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的话，大可把坎菲希拉上校拘禁起来，俘虏变成俘虏的人质，这想象起来是相当滑稽，但坎菲希拉的存在，对双方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接着再讨价还价了两、三句，柯斯提亚上校否决了由自己来代替杰宁克斯中校当人质的条件，于是普雷斯布鲁斯中尉变更他的要求。

“好吧。如果所长不能当人质的话，就由其他干部代替好了。”

这的确是顺理成章的要求，但对“其他干部”却是相当困扰，管制室里的军官们个个面面相觑，困惑和探索着他人心理的表情，整个管制室的气氛就像是守丧一样。最后，柯斯提亚上校用刻意造作的声音，向最年少的军官：“杨少校，不，参事官，这对贵官来说是重大的决断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所长。”

“在这时如何做出错误的决断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贵官的前途也说不定，就是这么回事。”

“是……”

也并不是特别期望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了，因为早看透了对方真正的心意，所以就干脆故意让对方的神经像有毛毛虫在爬似的不好受。

“也就是说，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故意加以反问，这当然是刻意讽刺，柯斯提亚上校脸部的皮肤和肌肉微微扭曲。要直接了当说出“你来代表我去当人质”这句话，大概

是怎么样都说不出口，所以，身为警备主任却只会走来走去的波里少校，摸着像黑刷子似的短胡子，自动挺身担任“翻译”的角色。

“杨少校，贵官应该尽到您身为参事官的职责。俘虏们提出这种不像话的条件，但又总不能让所长大人去当人质啊，所以……”

“贵官愿意去担任人质是吗，真是了不起。”

被杨这样隐隐的所话反套回来，波里的脸色都绿了。原本说来，杨自己本身也认为在这种场合，只有自己去代替比较合适，不过，不讽刺几句心里实在很不舒服，最后还是苦笑着耸耸望，承担代替所长的任务，结果，大块头的参事官助理站出来。

“杨少校，我也同行。”

“派特里契夫上尉，这种事你没有必要奉陪啊。”

“不，少校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人。”

派特里契夫顽皮的闭起一只眼睛。

“直到前些时候为止，我是这个星球上，三次元西洋棋下得最差的人，现在能升为倒数第二都是托少校的福，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分手啊。”

想起就寝前下三次元西洋棋一败涂地的事，杨的心情非常复杂，那是因为对派特里契夫的战法不熟悉才会输的，下次再下一定能赢才对。不过，事情真的会如杨所想的这么容易吗？倒是非常有可能是杨的战法被看透了呢。

【Ⅱ】

“参事官杨少校和参事官助理派特里契夫上尉代替担任人质，所以赶快释放副所长杰宁克斯中校。”

当这个通知宣布了之后，知道内情的同盟军士兵间，开始私下议论纷纷起来。士兵们一面托着雷射来福枪，一面小声的交换意见。

“喂，你觉得怎么样？”

“所长那家伙，大方地把两个眼中钉送出去当人质呢。杨少校是精神上的碍眼，派特里契夫是肉体上的碍眼。”

“杨少校会碍眼吗？”

“哼，你真是一点想象力也没有。所长那家伙，２１岁的时候连下级军官都还没捞着啊。而人家都已经是少校大人了，当然会觉得不是滋味啦。”

士兵们的私语，都没有传进杨或派特里契夫的耳里。他们两个人，当然不会带武器，高举双手，走向逃脱者们占据的东１７栋楼去，代替武器的，只有两副强化陶瓷制的手铐。

来迎接两人的逃脱者们，首先郑重地用这个手铐把他们的双手铐起来。

“不会杀你们，你们是重要的人质，也不会加以虐待，因为我们是有荣耀的银河帝国军人。”

老套但非常漂亮的发言之后，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用充满猜疑的眼光，一直盯着杨的脸。声音不高，但非常危险的语气：“派特里契夫上尉是大家都认识的，但是，另外一位真的是少校吗？不论年龄也好，阶级也好，很难令人相信都在我之上。”

“请看看我的阶级章，还有身份证明文件。”

不知道是否是对杨的回答感到罗嗦的缘故，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眼神变得更险恶。

“用不着你提醒。”

丢下这句话之后，指示同伴确认杨的身份证。在得到“的确是少校”的回答后，虽然点点头，但还是自己亲眼确认一下同伴拿来给他过目的身份证。

“喂，真的会成功吗？”

其中一个看起来较为胆小的伙伴，低声询问普雷斯布鲁克，普雷斯布鲁克以讽刺意味十足的口气反问：“你觉得呢？”

“像这样的逃脱，通常是要看曾经成功的例子和机率来决定，但是……”

“现在这个有点不同，光是能成功就能大大出名了。”

“这次能出名？”

“要让它出名啊，以我们的力量！”

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似乎对于对答技巧相当有心得，但不管怎样，对于胆小的人来说，再有技巧也没办法让人的胆量变大起来。这个男人是个和普雷斯布鲁克同年的年轻军官，畏畏缩缩的，提出要脱离逃脱集团的要求。这大概已经不能算是胆小，而是非常大的勇气了吧。

“回故乡之后，又会再度出征，这次说不定会战死。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留在这里，既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也没有罗嗦的老婆……”

最后的部分引起所有人的爆笑，但是杨总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缺少生气，也许这只是先入为主的印象作祟。这个意见，普雷斯布鲁克当然是不会欢迎的。

“好吧，知道了，胆小鬼反正也没什么用，你就待在这个穷酸的星球，悲惨地捞着剩饭到死为止好了！”

丢下这些侮蔑的话，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命令这名军官离开这个房间。

“接下来把杰宁克斯带来。让这些不法的叛乱军的共和主义者们知道，我们帝国军人是不会违背约定的。”

被带来的杰宁克斯中校，用泛着黄色光芒的眼睛注视着杨和派特里契夫，但一旦和两人的视线相对时，就马上装出没这回事的样子把脸转开，只有自己一个人被释放似乎觉得相当难堪。对他们两人只说了一句“多保重”也是相当奇妙，杨默默的注视离去上司的背影。

杨和派特里契夫被命令靠着墙壁坐下。巨汉的上尉，把视线投向普雷斯布鲁克的背影。

“这是不是该称之为不屈的斗志啊？连我都被这种热情感动，想高唱帝国万岁了呢。”

也许这是在讽刺，但感觉不出什么毒素，这大概是由于派特里契夫上尉的人格吧，不管怎样，这个人的存在带给杨一种奇妙的安心感。

“如果没被感动的话，会有什么感想？”

“是嘛。对我来说，比起不称讼皇帝的圣恩就会受到严酷处罚的社会，还比较喜欢能够公然骂无能的腐败政治家的这种社会。”

“公然吗……”

“指打出来的招牌来说，只是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打出来的招牌在的话，以这个为挡箭牌，就可以对那些大人物们大加批评。我对那种从头就把表面招牌不放在眼里的人，怎样都没办法信任他。”

派特里契夫原来想拢拢头发，但戴着手铐不方便，只好作罢。

“不好意思说了些自大的话，但是，总之，这就是我的真正心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根本不会当职业军人的。”

“很了不起。”

并不是社会辞令，杨低语着。如果以为派特里契夫是空有腕力的男人的话，就证明了他是缺乏鉴定人物的眼光。派特里契夫富有理性和智慧，并且不是锐利刺人，而且是稳重结实，他正确地把握住了民主社会本质的一面。

大概，国家也需要医生，医生最初的义务就是要正确的找出病因。对社会的病征或国家的缺陷，闭着眼睛不去过问，对权力的腐息，只是捏着鼻子，不去管它的这种人，是不可能担任医生的，这种人，只会顺应腐败的对手而自己也随之腐败而已。

不过，不论是多高明的名医，想让患者永久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的灭亡是必然的。放着不管它的话，很短就会结束，如果加以改革和自净作用，也许可以将寿命延长，但不会是永远。期望永远是不必要的。“尽可能地长久、健康的”这种是最大限度的政治愿望吧。杨以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目前为止的自由行星同盟的政治及社会，在他心中，得到了一个悲哀的结论。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经过这数世代的权力者们之手，已经被歪曲、变质了。这个结论，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定论，但是市民们本身有先舍弃自主和自立、安于顺从他人的命令或强制的倾向，这就是令杨产生危机感的原因。

就算是正确之道，如果被他人强制或被操纵着走上互路的话，杨是绝对不干的，这是他自己本身喜好的问题，不希望受到他人的强制。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相当奇异的矛盾，不过能肯定就是，单方面会高高兴兴走上被他人强迫而走上的道路的这种人，杨没有和他深交的兴趣。

如果是走自己喜欢的路子的话，掉进地洞里也没什么怨言，杨也并不打算抱怨什么。虽然常常有时候想发点牢骚，但人非圣贤，这种程度应该也是可以原谅的。

手腕上铐着银色的手铐，不知为何，看起来似乎相当愉快的派特里契夫上尉，降低他原有的宏亮嗓门，小声的对杨耳语。

“所长会救我们出去吗？”

“总之，会努力试试看吧？”

杨威利是名人，虽然只是虚名，但还是因艾尔·法西尔逃脱而名噪一时的英雄。也许令英雄这个名词的价值降低了，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对杨见死不救的话，柯斯提亚上校的管理能力会被追究，这也关系到了退役的再就业问题。照杨的推测，大概是打算让杨好好地担惊受惶一阵，再把他救出来施恩于他，而且还可以睛杨看着自己解决问题的实力，大概是这种想法吧。

“当上参事官的话，你是建了什么样的武勋呢？”

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向杨投注与其说是好奇，还不如说是调查的视线和语气。

“这么年轻就升上少校的话，应该树立了和地位相应的武勋才对，不是吗？”

“没错。和你们的国家不一样，我们的国家，不能只靠血统或家世就能出人头地的。”

这么回答的人是派特里契夫。普雷斯布鲁克的双眼，很明显地凸了出来。

“住口！没人问你！”

瞪着杨，普雷斯布鲁克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题，杨也照实回答了，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

“在叫艾尔·法西尔的星系，从贵官们的军队攻击之下，将平民救了出来。”

“不是击沉一艘战舰啦，或单独一人将敌方的部队全灭，不是这种的武勋吗？”

“我倒想这么做一次试试看呢。”

言不由衷的台词，不过只是这种程度的反驳应该不要紧才对。普雷斯布鲁克以失望的表情，再一次瞪着杨。他好像是纯朴的英雄军国主义信奉者的样子，似乎希望在杨身上，追求“虽然是敌人也会为之感动”的，这类的武勋。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不过像这样以我们为人质，再来想怎么做呢？普雷斯布鲁克中尉？”

“以你们为人质，要求一艘恒星间航行用的太空船。”

“要坐太空船到哪里去？”

“那还用问？当然是回祖国去。”

“原来如此，没办法用走的呢，非得有太空船不可呢。”

一副深有同感似的，派特里契夫点点头，但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好像觉得受了侮辱似的样子，走到靠着墙壁坐下的派特里契夫上尉面前，向下睨视：

“如果想侮辱帝国军人的话，我可不会原谅你！”

“我无意侮辱你们，你们之中有人会操纵太空船吗？”

“有一个人会。”

“机械士呢？导航员呢？通讯士呢？”

被派特里契夫接二连三地往下问，普雷斯布鲁克答不出来了，看来似乎是个正直的男人。

“我们打算在要求太空船的同时，也要求附加５０名左右的船员，还有３个月份的粮食。”

“少校，我们两个人似乎有１艘太空船、船员５０名和３个月份的粮食同等量的价值呢。”

“真了不起。只不过贵官和我工作一辈了所赚到的薪水，似乎连一艘太空船都买不起呢。”

“这个以经济上来说，似乎有什么地方计算错误呢。”

“别说了！”

脸一直红到耳根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中断俘虏们的对话时，门外响起门铃的声音。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和同志们的表情一时变得非常僵硬。

“是谁在外面？”

“是我。”

这个声音，有着异样的存在感，普雷斯布鲁克甚至不做更进一步的反问就把门打开了。两手插在口袋中，悠然的走进房间的是个身穿

灰色俘虏服的男人，坎菲希拉上校。

“你来做什么？坎菲希拉！”

对年轻军官的发问泰然的予以无视，７１岁的上校以徐缓的步伐走到房间的中央，望着墙角的两名人质，似乎很愉快的嘴角绽开了微笑。察觉了老人的视线，普雷斯布鲁克的语气从疑问改为纠缠。

“你……你是应该被唾弃的家伙！你所做的事……”

“不是帝国军人该有的行为，不是帝国贵族该有的态度，是吗？”

不仅气势不在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之下，甚至把他要说的冠冕堂皇的台词先说出来，坎菲希拉上校仍然以丝毫不乱的步调走近墙角，在杨的身边坐下。仅仅扬起一只手，阻止似乎想采取什么动作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

“只不过是老头子自动来当你的人质而已，用不着这么怒吼，总会有机会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的。”

稍微停顿一下，视线转向杨。

“话又说回来，卿也真是个奇特的人。我在这个收容所，见过大概１５名左右的参事官，但卿是最令我感兴趣的，以前那些人全是些无可无不可的人。”

“才刚认识没多久，就已经能这么断言了吗？”

“见过了一面就够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已经完全掌握卿的全部人格，只不过是给予值得发生兴趣的人物，这种评价而已。”

“承蒙您的夸奖……”

杨本身也对坎菲希拉上校抱着极大的兴趣，但反而因此不说出口。被叫醒离开寝室时已经吞了咖啡因锭，所以完全不必担心睡魔的诱惑。身处于生命危险的至近距离这件事，已经被刚刚挑起的兴趣和关心完全弃之脑后，杨的身心开始活性化。接下来自己和他人的境遇会有怎样的变化，令人非常兴味十足。

# 第七章 显微镜规模的叛乱

【1】

和艾尔·法西尔脱出相比，现在杨威利所迫切面临的危机，规模少了很多，但是以切身的危险来说，可一点也不输当时，而且连想榨出不存在的智慧的时间都没有，更是可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处境。

加以十足的美化后，可以说杨威利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但绝不能说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在这时候，爆音和闪光，以及不断落下的建筑物的破片中，杨所选择的，是最为容易同时效果也最好的一条路——向比他更有能力的别人求救。

“坎菲希拉上校，能否快点带我们离开此地呢？”

“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怎么会拿这种事来拜托我呢？”

“在我认为，上校大人不会没有事先准备好退路，就贸然深入险境的。”

“你这是太高估我了吧？年轻人。”

“是上校自己太谦虚了。”

正想再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头顶上传来爆音，大群的小碎片和埃尘直往杨身上落下，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就像穿上了灰尘制的装甲似的。

派特里契夫上尉对这个靠不住的上司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也加入交涉。

“上校大人，您也许对已看透人世来日不多的自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但杨少校的未来比过去不定期要来得长，而且又是有前途有作为的人才。我觉得如果救了他，即使对上校来说，也绝不会有不好的结果才对。”

相当大块的填充材料的破片掉下来，打中肌肉厚实的背上，派特里契夫动也没动一下。

派特里契夫上尉的说法，很奇妙地坎菲希拉上校似乎很中意，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的确没时间了。低着头走到墙角，从口袋中挑

出自制的高周波发生装置开始操作，过了两秒，地板的一部分，发出非常不满的轧轧声，出现了1个70乘70英寸的正方形出口。

“这是15年前废弃不用的通讯用通路，在地下纵横分布着，就潜入这里避过这一难如何？”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逃脱呢？”

“我是很喜欢树立计划，但不喜欢失败。如果真正实行了的话，心情会一下子沉重起来。”

不过，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柯斯提亚这种小恶徒获胜在那里洋洋得意，也很叫人不舒服。坎菲希拉一面这么说明，一面让杨和派特里契夫进入通道。派特里契夫的身体，总算是平安的进去了，坎菲希拉又在通道的入口，对茫然失去自我、左右徒然往返的逃脱兵们招呼：“喂，勇敢的诸位逃脱兵，如果不嫌弃的话也一起走如何？当然不勉强各位。”

也不必太费力地劝说，就算中尉不情愿，也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就这样，2名同盟军人和5名帝国军人逃入废弃的通讯用通路内部，躲过了无差别攻击的射击。

急急忙忙走在狭窄的生命之路上，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以非常怀疑的语调提出疑问：“这条通路走下去，会从什么地方出来？”

“还是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会减少后面的乐趣。”

坎菲希拉上校轻松地，调侃着年龄足以当他的孙子的中尉。普雷斯布鲁克中尉虽然是一脸不满的表情，但觉得就算在这里吵吵闹闹，也实在太小孩子气，所以就闭上嘴巴，开始往前走。

在黑暗的通路中，一行人没办法走得很快。头顶上的震动和爆炸音逐渐远去，这状况代表炮击战已经逐渐平息的意思，这么一来，接下来就是持着枪的士兵要准备冲入的阶段了。

通路之中，容不下两人并肩而行，因此像派特里契夫这种的身材尺寸，就连站直往前走都很困难。勉强弯着腰往前走的派特里契夫，没多久就觉得，身体对勉强采取这种不舒服姿势，在大表抗议。

“大概是认为不过是在边境，所以随随便便也无所谓吧，真是太可悲了。所长要是能做事更致密一点就好了。”

“要是做事太过于细致的话，我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还是马马虎虎就可以了。”

杨所说的并不是警语而是真心话。

这时候，坎菲希拉上校忽然停下来回过身，向重要的配角之一说道：“中尉，你的那种差劲演出也差不多可以收起来了吧？想一直到死都要守住舞台当然是你的自由，不过日后要是在墓志铭上写着非你所愿的文句，也是无法提出反对，对家名来说，是不是有点顾虑呢？”

谆谆劝说，还不如说是更事不关已的态度，似乎是像这种程度的道理都不明白的家伙，就随你自己要死要活了。把自己的立场先暂时放在一边，杨注视着这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反应。

状况的转变，加上又被坎菲希拉的心理优势压倒，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不过在他来说，分析事态时，如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的话，是无法将答案找出来的。一言不发、固守沉默之城数秒之后，像反抗期少年似的态度也到此为止了。

“我也没有特别的演什么戏。”

就像认命了似的，这么回答。

“只是所长和我约好了，协助他的话，他一定想办法让我挤上特赦的名单，在半年之内就可以被送回帝国本土，这样而已。”

遗返故乡，这样的约定对俘虏来说，就像是蜂蜜似的诱人，就算仍然抱着疑惑，期望终究还是会将疑惑压倒。抱着近似同情的心情，杨询问柯斯提亚提出的合作内容。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回答是“揭发坎菲希拉上校隐瞒的种种不正行为”。

“原来如此，我的不正啊……”

坎菲希拉上校好像非常开心的笑了出来。到底是已经修练到了可以拿自己本身的境遇当玩笑开的境界呢？或者是，多少有些自信可以脱离这个困境呢？比率暂且不论，杨认为两方面都有。

“也就是说中尉只是受到柯斯提亚上校的游说，同意他的提案而已是吧。”

派特里契夫上尉这么一问，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表情半是怒气，半是伤心。被柯斯提亚骗了的事实即使无法否认，在这种场合如果主张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话，好像又太窝囊了。

“以帝国军人的名誉我可以肯定的说，对于柯斯提亚的这种下流阴谋我一概不知情，我绝对没做出任何有辱家门的事！”

“也就是说，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你从一开始就被柯斯提亚骗了，对吗？”

派特里契夫上尉将年轻的帝国军军官的主张，客观地整理一下，但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表情，好像更进一步受到伤害似的，提不出反论，只能静静的保持沉默，这等于已经默认了派特里契夫说的话是正确的。

“用不着觉得丢脸，是所长太过恶毒了而已。”

一面安慰他，一面摆出老大哥姿态的派特里契夫耸耸肩，似乎是发觉了身为同盟军军官，却对敌国的军人说上司的坏话。杨也不打算叱责他，他招呼的对象，是领先走在前面的坎菲希拉老人。

“上校大人，您似乎对种种事实都相当的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这种状态该如何处理才好，您一定也非常清楚吧？”

耸耸肩，老上校回顾杨。

“我只是引起骚动而已，收拾的工作该由年轻人来负责。总之，我已经告诉卿逃脱之路了，所以期待卿等能有将之活用的，这应该不是什么罪过才对。”

坎菲希拉上校几乎没出声地笑着。对才从军官学校毕业一年左右的杨来说，简直就像是被年老的主考官考验自己的力量似的心情，再想请坎菲希拉上校帮进一步的忙，也许就和请他帮忙作弊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开始，事情变成这样的呢？”

似乎感觉到了事态的变化，派特里契夫上尉小声的耳语着。听到杨的回答道：“真是的呢！”之后，巨汉的上尉注视着老上校的背影，摸着下巴：“真是难对付的老人，即使都已经成为同盟军的俘虏了，到现在还像处于帝国军的中枢，计划对付同盟军的谋略似的。”

派特里契夫的感想，杨差不多完全同意。坎菲希拉如果当上了元帅或是一级上将，能行使和他地位相符的权限的话，同盟军可能会吃大亏也说不定。杨似乎重新认识了一次，历史上，有着复数可能性的实例，并且，如果坎菲希拉是站在那种立场的话，首先不用说，杨绝对是化为耶柯尼亚的尘土，不会有错的。

【Ⅱ】

在通路中前进的时间，大约只有１０分钟左右，当坎菲希拉告诉大家，就快到出口的时候，杨也无法单纯地高兴起来。看情形，柯斯提亚上校是他的敌人了，但如此一来，收容所的执勤的士兵们又是如何呢？收容所内全部都是敌人吗？

“这就要由士兵们自己判断了。他们是对上司盲从呢？或者是能够明白事理？随着这个选择，我们的命运也会随之左右。”

又是不出声的笑了起来。

“民主主义国家的军队，士兵们处于危境中会采取何种行动，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有兴趣……”

上校眯着眼睛看着杨。

专制国家的士兵的话，当然是依上司的批示行动，但以自主和自立为宗旨的民主国家的士兵，能够自行对正邪善恶加以判断吗？坎菲希拉暗里所指的就是这件事。就是杨自己，也没有能够断言“一定会如此”的自信，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派特里契夫做手势要杨将耳朵贴近墙壁，杨照做了，隔着一道墙壁对侧的房间，有什么人，对着室内对讲机说了些什么，都听得很清楚。

“杨少校在哪里？快找坎菲希拉老人，一定要找到！”

虽然交往的时候并不是相当长，但绝对能肯定那是柯斯提亚上校的声音。杨默然把视线转向坎菲希拉上校，这位老帝国军人像是恶作剧似的眨了眨眼睛。经过两、三年就会轮调的收容所长，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支配者而已，行星耶柯尼亚真正的王者，应该是这个老人。再加上居然一点也不丧气、似乎对这个不名誉且不自由的境遇还能自得其乐的老人，对杨来说，任何方面都值得去深入研究。

柯斯提亚上校简直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门一打开，绝对不可能看错的巨汉的身影，悠然地出现在眼前，没有因为炮击而化为肉片，仍然保持结实肌肉的状态的巨汉向他敬礼。

“哎啊，所长阁下，让您为下官之身担心，真是令我惶恐不已。”

阁下这句话出自派特里契夫之口，不用说，当然是讽刺。柯斯提亚只是上校，还没有升为将官，应该还没有被称为“阁下”的资格。

“派特里契夫上尉……”

没有任何意识，柯斯提亚上校喃喃着部下的名字，神情动摇得非常厉害。没能发现尸体的时候，已令他非常的不安，但绝对没想到能在这种极近距离确认他还健在的样子。倒是派特里契夫上尉这边，完全不介意收容所长的困惑。

“自认应该能得到您的赞赏才对，我这个不肖的休多鲁·派特里契夫将恶虐无道的逃脱未遂犯逮捕，并带来这里了呢。”

被抓住衣襟扯出来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完全没有装作的必要。两重、三重的震惊，柯斯提亚上校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对他来说，再糟糕也没有的活生生评价，有两个出现在他面前。他们都没佩带武器，而柯斯提亚却是有佩枪，再加上现在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就在上校的手半无意识的移到枪套时，背后突然被一个硬物抵住。在他背后出现的年轻同盟军的军官，正用枪口抵着他的上司。

“……杨少校！”

柯斯提亚上校并不清楚杨的射击手腕，如果知道正确事实的话，就算枪口抵在脑袋上，也不会一动也不敢动。以杨来说，就是必须将柯斯提亚对杨没有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要是柯斯提亚快速行动的话，其实杨连一点会命中的自信都没有。

“上校，请不要令我扣下扳机，下官并不希望借着射击上司，来夸耀自己的功绩。”

杨的辩才，在这时候几乎已经达到欺诈的境地了，而且不是雄辩，而是侃侃而谈的语调，就结果来说，反而更加有效。柯斯提亚上校的脸，就像被热水烫熟的螃蟹似的变成赤红色，沉默了大约两秒左右，开始虚张声势的发作了。

“杨少校，你明白你现在所做之事代表什么意义吗！”

“当然明白，不过也许解释会有点不一样。”

“解释？！”

柯斯提亚上校的表情也好，声音也好，都因愤怒而大汗淋漓。把军服上的灰尘拍掉，继续以高压的姿态纠弹着。

“根本就没有什么解释的余地！我可以告诉你唯一的事实。贵官……不，你是用枪口对着你的上司，这叫做叛逆行为，知道吗！”

“是，但以下官的立场来说，这是一种自卫行为。”

“哪里自卫了！”

“和迫击炮比起来，热线枪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也可爱得多了呢。”

“一点也不可爱！”

柯斯提亚大吼回去，似乎是发觉了如果大发上司的威风的话，好像有脱出这个危境的可能性。虽说是什么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但实际上，本人似乎一点也不精干，只是个呆呆的小毛头而已。

但是，上校的下一句怒吼，在快化为声音之前冻结了，燃烧着凌驾于上校的愤怒的男人，逼近在他的眼前，是光荣的银河帝国的军人，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因为抓着他的衣襟的，派特里契夫的手放开了的缘故。

“柯斯提亚，你这个肮脏的卑劣小人……”

中尉的帝国公用语，由于怒气和复仇心的缘故而结结巴巴的，以杨这种程度的语言能力，没办法对微妙的部分都能了解，只不过光是靠声音和表情，就有十足的迫力。柯斯提亚狼狈万分、又笨拙地试着加以说服。

“等……等一下，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先听我解释。”

“没有什么好听的！”

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普雷斯布鲁克中尉跳向他所憎恨的对象。杨用了在他来说，算是非常敏捷的闪开，躲过被卷入帝国军人的苛烈报复行为。柯斯提亚下巴吃了一拳，往后倒飞了两步左右的距离，才刚倒在地上，普雷斯布鲁克又飞扑过来，这次是紧紧勒住他的脖子，不只是勒住而且还上下甩动着。马上就要面临生命的危机的柯斯提亚，事到如今也什么都不管了，辛苦地发出哀叫。

“救……救命！快来救我，想眼睁睁看着上司被杀吗？”

用不慌不忙的声音，派特里契夫回答道：“上校被普雷斯布鲁克中尉杀死的话，我会替你报仇的，这么一来就万事如意，还活着的人不会有任何人受到伤害，以后的事就不必担心了。”

被这么明朗的声音威胁，柯斯提亚上校的脸色变得和死人没两样，再加上还被普雷斯布鲁克勒住脖子，拼命地挤出声音。

“我……我承认，我承认罪状，所以快想想办法制止普雷斯布鲁克！”

“您是说要活着接受军法审判是吗？”

“接……接受，让我接受军法审判吧！”

“非常贤明的选择，那么就为军法审判的重要证人，提供安全的保障吧。”

慢吞吞地，派特里契夫上尉将施以正义之制裁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两手拉开，以防止无益的杀人。

【Ⅲ】

行星耶柯尼亚在军制上，是属于达纳多警备区所管辖的，行星全域以下的秩序破坏行为，首先必须向警备管区司令部报告，当超过管区司令部的处理能力时，则由军部中央派遣部队前往处理。过去，虽然有不少例外，但目前还是得照规定去做。

“在行星耶柯尼亚的俘虏收容所发生骚乱事件。”

当接到这个报告时，当然，令警备管区司令部大为紧张，再加上，报告者是参事官杨威利少校。在参事官之上的所长和副所长，发生了什么事呢？

管区司令官马休松准将和参事官姆莱中校一起出现在行星间通讯的银幕上。看来不只是耶柯尼亚，而是这整个管区全体都缺少霸气的状态。有着奇妙的疲劳味道、只等着退休的初老男性，挤出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马休松，杨威利少校是吗？听过你的盛名，记得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是吧。”

出名的人就是有这点好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听过某人的盛名”这种表现法，也许夹杂着讽刺和恶毒的意味在内也说不定，可能算因为杨在赴任行星耶柯尼亚时，并没有特地前往达那多斯警备区本部打招呼的缘故。

在杨之后接着打招呼的派特里契夫，自动开始说明事态的经过。

“杨少校实际上是奉统合作战本部的直接命令，来耶柯尼亚收容所执行监察任务的。”

派特里契夫上尉身上稳重笃实的态度，吹这种瞒天大荒的牛皮，杨默然的注视这个认识还不到２４小时的部下的侧脸。能吃惊地叫出来的话也就罢了，但由于实在是太过于意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理上司的困惑，派特里契夫上尉继续将架空和现实混在一起说明下去，也就是说知道杨少校的真正身份的收容所长柯斯提亚上校，唯恐自己的贪污行为被揭发，于是鼓动俘虏们暴动，企图杀害杨少校，就是这么一回事。

派特里契夫的主张，其实根本站不住脚。不仅是收容所，在同盟军内部行使监察的权限和责任的，不是统合作战本部而是国防委员会才对，但是目前查觉到这点的人，似乎只有杨一个人而已，事到如今，也只有顺着派特里契夫的脚本演下去了，所以杨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事情夹杂纠缠到这个地步，只有等一切的事就序之后，日后再慢慢说明了。

马休松准将首先似乎接受了派特里契夫的说明，但是，代理管区司令被派来耶柯尼亚的人物，似乎是个相当严格不马虎的人，姆莱中校。

一板一眼叫人透不过气的表情，一板一眼令人透不过气的表情，这就是姆莱中校给人的印象。如果这个印象正确的话，杨马上就要面对最头痛的典型的人物了。

“所长先不提，副所长怎么了？记得是杰宁克斯中校担任这个职位的。”

“杰宁克斯中校负伤，正在接受治疗。”

对于姆莱中校的疑问，杨的回答并不是在说谎。这一夜，杰宁克斯中校似乎特别受到不幸的眷顾，好不容易被释放后，被炮击的余波所及，虽然不是受伤，但全身上下受了撞伤，进医院接受治疗。

姆莱中校似乎在考虑什么，但并没有拖很久。他对杨下达指示，以身为目前行星耶柯尼亚军方的最高地位者，必须尽到相应的责任才行。

“好吧。不论哪边的人，在下官到达行星耶柯尼亚之前，出了任何意外的话，都将被视为他方杀害的，一定要维持当地的治安和秩序才行。”

“我会全力以赴！”

没有必要再多说些什么了，所以杨的回答非常洁简。再确认一次姆莱中校将在 3 天后抵达耶柯尼亚后，杨结束通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疲倦，再在发楞的时候，肩膀被重重的一拍，杨就顺势跌坐在椅子上。不用说，拥有这种怪力的人正是派特里契夫上尉。

“任何事都有所谓的权宜之计，少校大人，要说其实我是秘密监察官什么的，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就因为您是杨少校，这种论法才讲得通。”

“真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那个……您生气了吗？少校？”

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对这个一脸担心表情的巨汉，苦笑着说：“没有生气，只不过我在想，等到这位姆莱中校到耶柯尼亚来的时候，要怎么解释才能把事情解释得合情合理。”

脱下扁帽抬头仰视，杨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发出质问。

“姆莱中校这个人，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吗？”

得到的回答，令人非常悲观。

“听说他这个人好像最讨厌的就是贪污和开玩笑了。”

“就像把秩序和规则拿来当衣服穿似的人。”

“在电视电话银幕上看到时，就是这么想的吗？”

“是这么想的。”

“第一印象会这么正确，这倒是相当稀罕的例子。”

“因为没办法让自己加入多数例子的那一边去。”

虽然嘴上发着牢骚，但杨希望尽可能地表现出事情较为明朗的一面。做事一板一眼的人，脑筋也是完全照道理来的，所以只要把事情整理的能让他接受的话，大概就不会有不公正的处理。对考虑这些事的年轻上司，派特里契夫投以激励的话语。

“正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呢，少校，不可能会有那么悲惨的结果吧。总之，你现在就算再怎么担心也没有用啊。”

的确如派特里契夫所说的，杨首先将负伤者送进医院接受治疗，受到炮击不幸死亡的俘虏们的遗体收容在胶囊中。破坏的建筑物，在姆莱中校到达之前，要将现场保存起来，对收容所周边的住民，通知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时间在异常忙碌中匆匆的过去了。

※※※

行星耶柯尼亚的奇妙状态，比当初的预定早 1 天，在第 2 天就结束了，达那多斯警备管区司令部的姆莱中校，比通知早了一天，到达行星耶柯尼亚。

“不是说应该明天才会到的吗，姆莱中校？”

“改变预定计划了。虽然是急了一点，但请您见谅。”

什么改变预定计划嘛，根本就是当初就决定好了的，柯斯提亚上校虽然心里是这么想，但可不能说出口。在他看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非得让姆莱中校留下好印象才行。

“不管怎么说，对职务热心是件好事，希望你能对这次的不寻常事件做出公正的处置。贤明如贵官，必定不会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种虚名所惑。”

柯斯提亚上校的台词没有获得任何类似的反应，姆莱中校和 3 名部下借用会议室当临时办公室，开始进行审问。首先，要把闹事俘虏的领导者，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叫来听取事情经过，而柯斯提亚上校对这一点，提出强烈的异议。

“姆莱中校，像这种人根本就没什么好问的，他是凶恶的破坏秩序者，除了以加惩罚之外，再也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

“虽然您这么说了，但我是希望能尽可能的从较大的范围，收集更多证言的缘故，上校大人。”

姆莱中校以严格的态度这么回答。柯斯提亚上校似乎想提醒对方，是自己的阶级较高，但姆莱中校却是一点也不为所动的样子。

“为了做出更公正的判断，就必须把这些材料收集齐全不可。”

姆莱中校更进一步的堵住柯斯提亚上校的异议，柯斯提亚上校只有保持沉默，因为他不但是事件的当事者，而且是置身于被审问这一

边的人。

【Ⅳ】

杨威利的立场目前相当地危险。如果柯斯提亚上校的主张被军方当局接受了的话，杨就会从“艾尔·法西尔的英雄”直落到“耶柯尼亚的叛逆者”去。

但是杨却不会因此而心情沉重。在艾尔·法西尔得到了从来不期望获得的英雄之虚名以来，杨把握现实的感觉，似乎变得有点失调，不论发生了什么，都能以“也有这样的事啊”这样一言带过似的，自己也觉得太不健全了，甚至连听到柯斯提亚上校在接受姆莱中校审问时，回答：“杨少校和一部分的俘虏勾结引起骚乱，派特里契夫为了利已的目的而予以协助”这种说法，也一点也不生气。接着很快就轮到杨和派特里契夫了。

以杨的看法，觉得姆莱似乎欠缺独创性的才能，但却有非常强的处理能力，而且判断力也相当确实。虽然在谈吐之间，有时会令人觉得没有一点感情，但不会让人觉得阴险。这个比自己年长了１０岁的人物，杨认为可以对他寄予信赖。

不过话又说回来，姆莱中校的审问态度可一点也不马虎。听完了杨和派特里契夫的叙述之后，一转而开始他的质问，每个问题都确实的针对要点而发，而且根本就不是秘密监察官的事，早早就被揭穿了，在这件事上头，两个人被狠狠地数落了一番，但除此之外的各点，姆莱都非常认真地倾听两人的证词。打一开头杨就没打算说谎，因此就算被严刑拷问，也无法说出事实以外的事来。

一抵达后马上开始审问的姆莱，在这一天的晚餐后，招集所有的关系者到办公室，首先对所长宣布：“柯斯提亚上校，我以侵占公款的嫌疑，将贵官予以收押。”

姆莱中校的口气一点也不特别，而是公事化的语调，只不过听到这句话的人，就像打雷一样在耳中嗡嗡作响。姆莱中校会这么明确的，而且迅速地作出决断，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柯斯提亚上校就如同字面意义一样，飞跳起来狂怒的大吼抗议着，但姆莱中校的回答非常冷淡。

“如果以为我在到耶柯尼亚来之前，什么事都没做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最低限度，我觉得有些事必须去确认一下，例如在费沙的

某银行，开设的匿名户头的事。”

柯斯提亚上校的嘴大大的张开着，就像是弹簧松驰了似的，他的嘴似乎怎么都无法合上了，这种表情，就是柯斯提亚上校的败北宣言。如果不是这样突然受到致命伤，柯斯提亚大概也有各种各样的对抗手段吧。设法把造反的罪名加在杨和派特里契夫头上，坎菲希拉和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以敌人的身份将之葬送，然后自己带着侵占而来的公款，安稳地渡过舒适的退休后生活，大概是打着这种主意，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诡计和辩解的余地了。掌握了明明白白的物证，就很容易了解事件的全貌。是的，姆莱中校在抵达耶柯尼亚之前，就已经抓住了事态的大要，到达之后，就专心于搜集旁证，真是手段相当高明的人物。

“太漂亮了。”

柯斯提亚上校被带走之后，杨率直的对姆莱加以赞赏。

“我对任何事，都只能照固定的形式来思考。虽然我可以提供雏型，但更一步的柔软的加以修正的工作，则希望能有别人来代劳。”

姆莱中校用一成不变的死板表情，调整了一下扁帽的角度。这个人，说不定骨子里是在害羞而已，杨不由得在心里，产生一种似好感的情感。杨在基本上，非常轻蔑军队这种东西的存在，但组织先不去管它，光提个人的话，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人物，还不在少数。

柯斯提亚上校被收押，将接受正式的军法审判，到那时候，杨和派特里契夫也有义务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如果得到柯斯提亚上校自白的话，负责收容所会计的负责人，大概会以共犯的罪名加以收押。另一方面，被柯斯提亚鼓励，惹出造反骚动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首先就被罚关一星期的禁闭。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他的确曾经一时的，将同盟军的军官加以不法拘束的缘故。派特里契夫关于杨的身份，有不必要的发言，予以谴责处分，只不过，这不会列入正式记录中，而杨却连口头惩戒都没有，像这样，在正式的军法审判在海尼森召开之前的处置，就这么迅速决定好了。

派特里契夫笑着对杨说：“托少校的福，让行星耶柯尼亚做了一次大扫除。”

“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啊。”杨苦笑着回答。

“如果要说有谁做了什么的话，那是坎菲希拉老人啊！那个老人对贵官和我自己来说，是个大恩人，生命和名誉，都被他拯救了。”

“觉得好像受了天大的恩情呢。”

和坎菲希拉老人之间的交情，远比杨得来长久的派特里契夫，似乎是能预知其中的危险性。

关于这个坎菲希拉上校，姆莱中校曾经由多方面加以检讨他的行动，结果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必须加以处罚，因此决定一切都不加追究。此外有些主张认为，身为俘虏但行动似乎太过于自由这一点，但这应该是属于同盟收容所方面管理上的问题，说要追究坎菲希拉的责任的话，似乎相当奇怪。

“我打算在这个穷酸的星球，老老实实的死在这里。也不能说希望像天堂那么的清净，不过太肮脏的话也是很伤脑筋，所以才帮忙稍微扫除一下而已。”

这是当姆莱中校询问，为什么协助拯救杨少校他们的时候，坎菲希拉做了以上的答复。被救的当事人，也表示对上校的感谢之意。

“如果有什么事是我能做到的话，请不用客气告诉我吧。再怎么说，上校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你能做到的事吗……似乎还是不要做太大的期待比较好呢。”

坎菲希拉上校也不是故意在讽刺就是了。稍微考虑了一下，老人说话了。

“能不能想办法把普雷斯布鲁克中尉送回帝国本土呢？那个小毛头和我不同，还很眷恋母乳的味道呢。”

“对我来说，有像那样毛毛爆爆的人在身边的话，想静静的睡个午觉也没办法，还是早点把他送得远远的，才能过幸福的日子。”

听了坎菲希拉这种的确像是这个老人会说的台词，杨打算去和姆莱中校商量一下，但是，姆莱中校这边已经先一步，带来了有关坎菲希拉上校本身的决定。在老人的房间，杨和派特里契夫在场，姆莱少校宣布：“坎菲希拉上校解救了杨少校以及派特里契夫上尉的危机，并且揭发了在行星耶柯尼亚的收容所中所发生的渎职行为，有着极大的贡献。为了表示对上校的感谢之意，决定释放上校，以上就是这次的决定事项。”

“我并不希望返回帝国本土。”

口气非常苦涩，坎菲希拉上校挥了挥手。

“是谁要求你们放我出收容所了？请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我并不是希望你们报答才这么做的！”

“您没有义务一定要回国，上校你现在已经是自由之身了。”

“自由吗……”

在说这个词语的时候，坎菲希拉上校的声音里，没有半点赞赏的语韵。平时在说话时常常带着讽刺的味道，但这时候更加重了一层辛辣。

“所谓自由不是应该能随心所欲的去做想做的事吗？明明不希望得到的自由，为什么现在又非得让别人硬塞给你不可呢！”

老上校好像是故意的，干咳了几下。

“我没有任何谋生的技能。把我放到街头会饿死的，待在收容所的话，至少不必担心没得吃。你们这些人，想把身无一技之长的老人，丢进人情淡薄的世间的波涛之中吗？”

“上校的生活，由军方负责照顾，大概可以比照退役上校的待遇，提供一份年金给您。我军的组织，偶而还是相当有人情味的。”

“人情味吗……”

“总之，我明白您还是不太满意，但是否能就这样，算是解决了呢？”

姆莱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是不习惯微笑的人的笑容，非常地不自然，而且总是有什么地方，感觉得到这个人精神上的骨骼似的东西。

派特里契夫上尉用他那厚实的手掌，遮住厚实的下巴，对杨小声的说道：

“哎啊，真是看到好稀奇的光景。姆莱中校居然会笑，这简直就像是铜像笑了似的，实在叫人想象不到啊！”

“总之，万事都不可以有偏见，这是个很好的教训。”

当然杨的这番话，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 第八章 来自过去的线索

【I】

被称为“七三零年党”的各成员，并不是在军官学校毕业后马上就形成集团。原本说来，在这一年六月从军官学校毕业官拜少尉的人，总共有一千四百四十九名。从最前线到国防委员会事务局，他们被分散配属到各个单位。根据毕业后一年的统计，已经有一百零三人战死，或因战病死，也有行踪不明的人。再过一年后，又有八十八人永远离开了军队。他们以生命换来的，只有可称之为名誉的这种东西，但这种事在帝国军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有胜者才能谈论胜败，只有生者才能叙述人生。败者和死者没有嘴巴不会说话。也许这的确是件不公平的事，但如果连胜者或生都三缄其口的话，历史就没有办法流传到后世。就是因为有胜者光芒万丈的记录，才会出现对阴影中隐藏的事感兴趣的人，最后才能从多方面发掘出历史的真相。俗论也好，传说也好，就因为有基准的存在，异说也才能站住脚。

就这样，“七三零年党”的声价一年比一年的升高。他们可说是随着地位的升高，权限的增大，更能使能力开花结果的稀有的男子汉集团。然后，当他们在布鲁斯·阿修比的主导下结成一体时，产生非常惊人的化学反应，使他们的才干就像巨大的超新星似的爆发了。

到头来，不管怎么说，能统率“七三零年党”这个集团的人，除了布鲁斯·阿修比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人了。光以这一件事来看，就可以明白阿修比是如何的非凡。

公然的叫出“七三零年党”这个称呼，是在七三八年的“法雅萨多星域会战”的时候，那时同盟军的一级指挥官全部都是“七三零年党”的成员。

这一战中，最为勇敢善战的是“进行曲”贾斯帕。炮击和机动攻击的绝妙组合，对帝国军总是能够制其先机，保持优势的状态。将这个优势，戏剧性的扩大的，则是阿修比本身。这一战从参加的官兵数而言，绝不能算是大规模，但由于同盟军不停的获得完全胜利，并且双方的损害比例，是帝国的五比同盟军的一，如果辉煌的记录。

“布鲁斯·阿修比这个男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担任主角站在光辉之中。与其说这是刻意的表演，还不如说是自然而然就是这么表现出来。他生来就是扮演主角的人。”

这是亚尔夫烈特·罗察士的回忆录中引述的句子。只不过，这时在贾斯帕心中，似乎在某处留下不满的情绪。七四四年，举行纪念这场会战的胜利六周年的酒会上，喝醉酒的贾斯帕脱口说出这种话：“布鲁斯这家伙！我们可不是你的阶梯啊！多少学学谦虚这种美德如何？那场会战的时候，我可比你更来得努力啊！”

那时候，由于其它提督们的制止才没把事情闹大。而贾斯帕本人，由于大吼大叫好像也把不满的情绪发散掉了。等酒醒了之后，率直的向阿修比道歉，阿修比这边也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道歉。阿修比虽然是个易怒，并且带点天才常有的利已倾向，但似乎不是个会一直记恨不忘的人。大概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口德不佳。

将虚像破坏掉这种行为，常常并不一定是件有意义的事。“做这种事有人也许会因此感到高兴？”必须常常如此自我反问。再加上，第一，布鲁斯·阿修比的声名是由实绩建立起来的，并且更正确的关于“七三零年党”的事。这种想法，大概可说是这个没能成为历史学家的青年的本能吧。

“七三零年党”的勇名，被镂饰在自由行星同盟所保有的所有的时间以及空间之处。这当然也是由于政治上或者该说是军事上宣传的结果，但零不论自乘多少都还是零，由于要成为传统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得确实存在才会有这种结果。光辉耀眼的武勋，还有完美的直辖市。

他们的晚年都不幸福。能平稳渡过岁月，大概只有亚尔夫烈特·罗察士。方秋林虽然非常受尊敬，但始终很孤独；“进行曲”贾斯帕受到对战友见死不救的恶意中伤，精神上似乎始终无法自失意与愤怒中完全再站起来。“男爵”渥利克退役后的人生，在周围的恶意和打击之下伤痕累累，无法东山再起。“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后，活下来的男人们，头上的太阳都消失了光辉……

※※※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后，得知阿修比战死的帝国军，当然引起了大骚动。

“太好了！那个可憎的布鲁斯·阿修比终于受到正义之锤的制裁了！”

“这是大神奥丁的旨意。世间果然还是有真理存在啊！”

正如字面意义，帝国军陷入狂喜乱舞之中。当得知帝国军战史上，布鲁斯·阿修比这个最大的难敌消失的时候，欢喜之心爆发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传说有让全体部下畅饮香槟，而自己背上五十万帝国马克负债的提督。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时或是吃了完全的败仗，但这一点却是很容易就可以忘掉它。

但是在帝国军中也有可称之为名将的豪沙·冯·舒坦艾尔马克，懂得尊敬伟大的敌手。他堂堂正正的具名，致送郑重的来电给同盟军。但当这个事实为人所知的时候，受到部分的僚将们的交相非难。甚至有个提督，当着舒坦艾尔马克的面骂道：“战争到底只不过是互相残杀。悼念敌将之死，这不是伪善吗！”

对于这种发言，舒坦艾尔马克冷静的回答道：“说我是伪善的话，也就是说卿自认是真正的善者了。即是如此的话，就守住自己的善好了。不必为他人表示礼节之事插嘴。”

舒坦艾尔马克到六十岁退役为止，始终维持着巧致的用兵家，以及有风格的武人的名声，但阶级就一直停留在一级上将，职位也只升到军务省次官为止，换句话说就是没能坐到帝国军三长官的职位。当然追悼阿修比之死这件事，并不是他不遇的全部原因，但是，这件事象征着他的孤高，确实阻碍了世俗上的显达的样子。

【Ⅱ】

马丁·奥德·冯·吉克麦斯达生于帝国三七三年，宇宙历六八二年。虽说是贵族，但只不过是男爵家的分支而已，所以要说是特权阶级实在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当然至少也获得了“帝国骑士”的称号，在平民中对这种的称号羡慕不已的人也是大有人在。所以如果能和富裕商人的女儿结婚的话，要过着丰足的生活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对自己的才能感到自负的话，可以考虑进入军队。吉克麦斯达就选择了这条路。在军官学校的成绩属于中上程度。帝国历四一九年，宇宙历七二八年亡命到自由行星同盟的时候，是四十六岁，升到上将的地位。亡命的理由，听说是由于军务省内部的权力斗争败北了的缘故，似乎原本就是位拥有改革派思想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从伊谢尔伦回廊的最

前线，将命运寄托于穿梭机投向敌阵。就算是在众多的亡命事件中，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件。

克里斯多弗·冯·米夏尔先，生于帝国历三七九年，宇宙历六八八年。也就是说比吉克麦斯达年少六岁，要是还活着的话，正好有一百岁了。他是伯爵家的次男，本人也拥有着男爵的封号，但似乎飞黄腾达的速度并不快。以做为一个前线指挥官而已，不用说似乎是在水准之下，所以好像是以文书官僚的身份，在军务省的本部服役的时间较长。然后，宇宙历七四四年，帝国历四三五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的青年军官，来到他的麾下。对于这个和自己同名的部下，米夏尔先对他相当信赖，非常的器重。但是，于非常短的时间，坎菲希拉成了同盟军的俘虏，和米夏尔先之间的交流也随之中断。

在这个时点，已经是吉克麦斯达提督从帝国亡命到同盟之后的事了。吉克麦斯达提督是以自由意志之投奔亡命者的身份受到礼遇，另一方面坎菲希拉却是以俘虏的身份被送进收容所，所以两者之间没有见面的机会。宇宙历七四七年，吉克麦斯达提督结束他六十五年的一生时，坎菲希拉在收容所的高墙内，整整迟了一天才得知这个消息。

※※※

杨的头脑中忽然闪现一个想法。

说不定吉克麦斯达提督亡命之后，和留在帝国内的米夏尔先提督之间，为同盟建立了一个谍报网的话……当这个假说在心中闪现时，杨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许多。在心中反复思考之后，杨以试探的心情，向坎菲希拉上校提出这个想法。一点也不爽快的老人，用一点也不爽快的态度回答："对这个说法有自信吗？"

"仅仅只能说是假说而已。"

没有任何佐证再加上又是太过于天外飞来的念头，杨对自己的假说也感到踌躇不决。不能就因为这么一来，可以将各种相异的事象加以整合的说明，就断定这个假说是正确的事实。倒不如说这才是导致思考停止的原因。尚未获得充分情报，就直接跳到自己喜欢的结论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从杨的双眼中看出这种想法，坎菲希拉老人不由得笑了起来。这种笑法，派特里契夫称之为"坎菲希拉式笑法"，所以似乎不全是代表"好吧，你这个劣等生能够及格吗"的意思。这种充满取

笑意味的坏习惯却不会令人有嫌恶感，大概就是人生的年轮够结实的缘故吧。

杨是轻身简囊的来到耶柯尼亚，现在又是轻身简囊的离开耶柯尼亚，所以准备行李只花了半天就全部就绪了。如果杨的动作有普通人的水准的话，应该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才对，不管怎样，反正他也没什么事，就笨手笨脚的帮忙坎菲希拉老人收拾，做旅行的准备。在这期间，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和老人进行交谈。

也就是说，布鲁斯·阿修比有利用吉克麦斯达提督在帝国内部建立的谍报网，获取有着帝国军内部情报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阿修比和吉克麦斯达，同盟军的英雄和帝国军的亡命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似乎相当有确认的价值。

“不可以一下跳太远！当心，当心。”

杨自己告诫自己。就因为结论太过于戏剧化，如果在证明的过程中不够慎重一下做出结论的话，不光是自己，甚至有可能连他人也会被烧伤。不过，如果只是在自己一个人的内宇宙中鼓动思维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害处吧。忽然，杨觉得有点好笑，“帝国军的亡命者和同盟军的英雄”这种对比，光以表面上来看的话，杨发觉似乎也能在坎菲希拉和杨自己之间成立。不过再怎么说，很明显的，杨到底是比不上阿修比的才华就是了。假定杨的假说是正确的话，也许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阿修比的用兵，常被批评是反战理而行，但却连连获得胜利的理由。从帝国军内部传来的正确情报，根据这个情报来立案战术，运调兵力，自然而然，胜利的确认也会随之提高。这意味着阿修比并不是什么妖术师，只是富有理性及智慧的常人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杨认为布鲁斯·阿修比果然是个伟大的将帅。怠忽于情报的收集以及分析却能获得胜利的人，战史上连一个也没有。军官学校彻底的强迫学习帝国公用语，也是基于情报的重要性之缘故。如果有不学习敌国语言的军队存在的话，这大概是疯狂和痴愚的军队，并且太过于小看战争这件事的人。

“喂，杨少校，别光是发呆，把书装进这个箱子里吧！”

“啊，是是。”

照坎菲希拉指示，杨把书一一装进箱子里。如果只是情报来源的话，大可输入电脑，转制或微型胶卷就可以了，但对于喜爱书籍本身

的人来说，就没有这么容易割舍了。

“刚才你好像说了些什么是吧……”

指挥着年轻人工作，老人一面说道：

“帝国军这一边，大概也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吧。”

坎菲希拉老人的感想，也和杨的想法一致。原本来说，这其中包含的复杂程度，牵连之深远，远比杨所说的要多得多了。由于觉得正正经经的提出疑问，也不可能正正经经的告诉你答案，所以杨就只说一句“说的也是。”避重就轻的回答。

“倒茶来！”

根本就不理会杨真正意图的坎菲希拉只说了这一句话，杨笨手笨脚的倒好一杯红茶，顺便也为自己倒了一杯。正巧在这时候进来的派特里契夫，只能拥开双手仰天长叹。光辉耀眼的艾尔·法西尔英雄，自由行星同盟的年轻英才，竟然为老俘虏倒茶？不过当事人的杨原本就对自己是英雄的自觉，不如认为自己只是小毛头的自觉来得强，所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他原本就是对老人硬不下心也是原因之一。

接下来。

“选择战友的话，就选七三零年党。”

这句话对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人来说，就像是招牌台词似的。先不论晚年怎样，从军官学校毕业以来，经过了将近十五年，他们仍然团结在一起，累积成军事上的巨大成就。他们是敬畏和憧憬的对象。明明知道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人格高洁者，但还是仍旧无法不去喜欢他们。说句讽刺的话，同盟的军人们，可说都抱着这种想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也有七三零党那种能士的同期生就好了。真是的，我的同期生们净是些没用的角色！”然后彼此之间，用嫌弃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僚友。

一边喝茶，一边听杨叙述这件事的坎菲希拉，啜饮着泡的太浓的红茶，热气笼罩脸部。

“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不可能会持续永远的。”

“是的，政治权力也好，血统也好，也是如此。”

大概是了解杨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坎菲希拉用不含任何意义的笑法笑了。过去，一个相信政治权力是永远的男人建立的一个国家。坎菲希拉就是生长在这个国度。

就因为明白永远是不存在人世间，人们反而更渴望的去追求永远。或许就是这个宇宙法则背道而驰的欲求，继续不断的创造历史吧。

“布鲁斯·阿修比提督是否相信名声将会永存不朽呢？”

想到了这一点，对于以三十五岁的年纪就被强迫中断人生的布鲁斯·阿修比来说，大概还不会有想到这种事的心境。享年三十五岁，原本应该是还有更长远的，未来要比过去多的年代。一定是即使在死去的瞬间还充满着霸气和野心，目不斜视的注视着前方。临终时，不是还开着玩笑，明朗的令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不论如何，令人庆幸的获得了许多额外的时间，杨和坎菲希拉将同行前往行星海尼森，所以在这段期间，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解和质问”。

※※※

另外，还有一名和杨同行的人物。

“哎啊，也算蒙受少校您的余荫之惠，原本是早就觉悟了，非得在这个星球呆上一、两年的呢！”

似乎也不像是开玩笑，向杨表示谢意的人是派特里契夫上尉。这一次，似乎让军部了解了，不只是耶柯尼亚，所有的边境俘虏收容所的人事，似乎都有开个通风口的必要。

“结果，所有的善后处理都得麻烦姆莱中校了。”

好歹这也算是自我反省过的说词，反正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非常明显的，姆莱中校要比杨更具有条不紊的处理能力，所以杨坚决的相信，对收容所来说这样会比较好。

姆莱中校在新任所长到达耶柯尼亚之前，一直必须留在那里。这对杨来说，简直可说是感谢之至到了手舞足蹈的地步。有朝一日要是自己阴错阳差的飞黄腾达的话，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甚至跑出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这样，和姆莱中校就要暂时分别了。迟早在军法审判的法庭上还会再见面。和派特里契夫上尉嘛，似乎还得再相处上一段时间了。

“少校您也许会觉得很烦，但到海尼森为止，要麻烦你多照顾了。”

“我才是要请你多照顾。有贵官在一起总是叫人非常安心呢。”

可不是在说客套话。派特里契夫上尉似乎有令同席者保持乐观心情的天赋气质，被普雷斯布鲁斯中尉拘留的时候也是，好像怎样都悲观不起来。非常明朗，而且不是假装出来的明朗。杨对这个高大男子，有相当高的评价。

“那么，我还没有做好出发的准备，先告辞了。实在是行李太多了……”

“贵官有那么多行李要带吗？”

巨汉叹了一个和他身材相符的气。

“不，我是行李根本不算什么。是指要帮忙坎菲希拉老爷爷的事。”

【Ⅲ】

宇宙历七八九年的新年，杨威利少校是在行星马斯吉特的宇宙港渡过的。同席者有派特里契夫上尉和坎菲希拉老人。转机时间要等八小时，杨他们三个人将搭乘七八九年最初的班机飞往行星海尼森。

宽阔的候机室中，到处都装饰了新年的装饰品。还没到新的一年，就有载着圆锥形纸帽子大闹特闹的人。好不容易确保了三人的座位，上校和少校和上尉的三人组合，总算就这么坐定了。终于最年长者说话了，希望能有些酒精类的饮料和一些下酒的食物，年少的两个人赶快离座去寻找贩卖部。一面走，派特里契夫一面耸耸他厚实的肩膀。

“那个老人是不是拿我们当他的侍从兵了呢？真是会拼命支使人……”

“亦有同感。”

杨用力的点点头。

“不过非常不可思议，居然不觉得生气。算了，反正是救命恩人，在到达海尼森之前，就充当他的侍从兵好了。”

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杨从军官学校毕业还不满一年半，还不习惯支使侍从兵。年轻轻很自然的习惯接受他人的服侍，而且态度沉着的人也还是有的。帝国的青年贵族什么的，这种人大概不少。杨就不是这类人。或许这可说是天生穷命，但是不管怎么说，杨还是觉得不过才二十一岁的年纪，就要别人来服侍实在是很奇怪。当然这是自己本身的问题，杨并无意过问他人的生活方式。

好不容易找到的贩卖部都已经是一片混乱。由于是好几条航路交会的恒星间交通要地，出入的旅客人数非常的多。在旅程的途中迎接新年的人们，当然不能期望有正式的酒会，但至少有酒可以干杯的话……这么想的人纷纷涌到贩卖部来。香槟卖完了，葡萄酒卖完了，只剩下啤酒和威士忌了……这么叫着的老妇人，当有客人抱怨说准备工作太马虎时，回答道："这也是没办法的啊。在这里做了十年的主任被军队征走了，这对生意上的影响实在很大。希望他能平安无事回来就好了。"

说到这里，转眼看到穿制服的军人，马上投注以非好意的眼光。杨不由得缩起头和肩膀，这个老妇人大概不记得"艾尔·法西尔的英雄"的长像吧。也许是派特里契夫上尉的大块头，遮住了老妇人的视线也说不定。

"的确没错呢，大家都能平安归来就好了。"

悠然的，派特里契夫这么回答，并且毫不在乎的买了罐装的啤酒一打，一大堆起司、风干火腿和洋芋片。杨原来想说一打罐装啤酒会不会太多了，不过看来派特里契夫一个人就能解决掉半打。两个人各自抱着纸袋，分开人潮回到坎菲希拉身边。这时，宇宙历七八八年只剩下不到 5 分钟。

坎菲希拉上校将近四十年以上，都是穿俘虏用的作业服，再之前则是军服。穿西装打领带这种的服装，大概是自从担任内务省的官吏时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当他到了行星耶柯尼亚可说是唯一的绅士装专卖店，才用手指摸摸西装的质地，坎菲希拉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真是的，才从可怜的俘虏升格为堂堂正正的市民，应该是变成可喜可贺的自由之身才对，没想到反倒变得更加困窘哪。简直就像被慢慢处以绞刑似的，叫人一点都定不下心来。"

一副嫌恶的口气，但看起来他似乎穿得相当舒服呢。当派特里契夫把罐装啤酒递过去，一看到牌子，老人用鼻子哼了哼：“这个哈特里安啤酒什么的，根本就没听过有这个牌子。大概是这附近当地的品牌吧。同盟的啤酒，我只喜欢阿路海姆牌的。”

“非常的抱歉。”

当杨不假思索的替啤酒公司道歉时，整个候机室扬起一片欢呼声。随着时钟的报时声，改换成新的一年了。

“新年快乐！”

“为新的一年干杯！”

“为旧年道别。”

“今年一定要获胜而能得到和平。”

最后一句台词，是银河帝国的“元帅大量生产帝”寇尔涅尼亚斯一世亲征之后的翌年——帝国历三六零年，宇宙历六六九年——以来，常被拿来使用的新年祝词。听到这句话时，老人充满讽刺意味的笑了起来，低声的复诵一遍。

“我们也干杯了吧？”

坎菲希拉老人说了之后，派特里契夫一个接一个的打开啤酒罐。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五彩缤纷的碎纸，撒在三人的头上。

“干杯！”

“干杯！”

使用各自国家的公用语，为新年以及随之而来的“某些事”祝福。为了不被周围的嘈杂声压倒，所以也必须以相当大的声音交谈才行。有一伙年轻的士兵，在彼此头上互浇啤酒，挥着彩带的孩子们到处乱跑。到底是和同盟建国纪念日并称的最大庆祝日子，这种近乎混乱的骚动也是难怪了。在这种骚动之中，解决两罐哈特里安啤酒的坎菲希拉，似乎有些醉了。

“哼哼，就算是难喝的啤酒，如果有酒精成份的话，似乎还是会醉人的呢。”

“到了海尼森之后，再叫阿路海姆啤酒来干杯吧！如果你希望的话，也许甚至可以弄得到帝国产的啤酒呢。”

握在派特里契夫大而强力的手掌的啤酒罐，已经是第五罐了。年老的脸颊因醉而发热的坎菲希拉，大大的张开口爽朗的笑了。

“呵，大个子，你似乎知道了怎样才是对待老人的正确之道嘛！”

笑声稍止，老人的两眼中蕴含着年轻的光辉。

“不过哪，我也不是从以前就是老头子啊。在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的时候，我可是才刚出茅芦的小毛头呢……”

老人轻轻的甩甩头。

“这个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可真是场凄绝之战啊。”

老人在回忆往事时，常有一种所谓的“遥远的视线”，但这时坎菲希拉上校把两眼闭起来，因此这种表情就被封闭在眼帘深处。只不过，杨能够从这个姿势的本身，洞察出坎菲希拉的头脑，正回溯记忆之河回到了过去。

※※※

参加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的坎菲希拉上校的地位，是隶属哥歇尔上将的舰队司令部中的一名情报参谋。情报参谋主任是一位叫休迪盖尔少将的人，坎菲希拉奉了这个人的命令，单独前往向哥歇尔上将报到。这时还是帝国军的最前线基地，正进行总兵力大集结的时候。在报到的途中，坎菲希拉正好遇上率领着一团幕僚经过的全军总司令官兹因丁元帅。

兹因丁元帅当时是五十五岁，头部业有七成已化为不毛之地，但却有着茂密的灰色眉毛和短须。不管怎么说，由于在军务省本部及统帅本部服务的时间远比在最前线来的长，所以只要这次会战，不至于惨败的话，大概可以确实坐上次席军务尚书的宝座。对于坎菲希拉的敬礼，仅仅轻轻颔首就算是回礼，与其说这种态度很傲千锤百炼，倒不如说是毫不在意还比较来得适切。而会被这种态度压倒，则是坎菲希拉本身的威严不够的缘故。

继续往前走的坎菲希拉，又碰见了一位高级军官。这个人物，由一名像是副官的军官陪同，正走出哥歇尔上将的房间。

这个人物是舒坦艾尔马克中将。当时是三十八岁，看起来有点瘦，似乎是很有智慧但不太容易相处的人。坎菲希拉向他敬礼后，默然的回礼，只有青灰色沉着的眼睛，留在年轻上校的印象中。

等于是和舒坦艾尔马克交替，坎菲希拉走进房间。魁梧结实的身躯，右手上留下大块雷射造成的白色伤痕，非常茂密的茶色头发，充满锐利气迫的亮褐色眼睛。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肉视用观察窗的旁边。

这就是哥歇尔上将，换句话说，就是坎菲希拉上校所属的舰队的司令官。年龄大概是五十岁，在前线作战的经历远在兹因丁元帅之上。常常站在最前线和“叛乱军”们交锋，败北的记录并非只有一次而已，但他的战场经验和勇猛，也令“叛乱军”的将帅们对之深怀戒心。他是极为罕见的出身平民的上将。出身于平民的上将的普遍化，是等到这次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之后，多数的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战死之后，才逐渐改变的。

“卿在配属到这个舰队之前，好像是担任米夏尔先提督的助理是吧。”

“是的，由于同名的缘故，对我相当的照顾。”

坎菲希拉没什么心机的这么回答了，但哥歇尔上将的表情，似乎还有什么内情的样子。

“哦，这样的话很好。那么米夏尔先提督是否将什么重要的商谈交代卿去进行呢？”

“不，并没有交代过这类的事。”

“那么米夏尔先没有任何鬼鬼祟祟的商谈要卿去进行喽？”

坎菲希拉咽下一口口水。

“到底是指什么事呢？请恕我无礼，阁下。下官实在无法把握阁下所说的话中含意。”

哥歇尔上将将嘴角往上吊。

“原来如此，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吗。这样的话也好，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不必放在心上。”

上司都这么说了，不应该再往下问了才对，但坎菲希拉却不这么做。看到这种眼神，哥歇尔上将觉得似乎有必要再多说几句似的。因此一副嫌麻烦的表情又继续往下说：“坎菲希拉上校，我在这次作战结束回去之后，预定将担任统帅部的重要职位，大概是次长吧。”

“恭喜您的荣升。”

坎菲希拉只能这么回答。哥歇尔上将对部下的礼仪视若无睹继续自己的话：“我嘛，是被叫到统帅本部去当修理工的。统帅本部的天花板啦地板啦，似乎有不少漏洞在呢。”

“……”

“米夏尔先似乎很清楚这些漏洞的所在，大概有不少地方要他帮忙。对卿来说，也许会有些不情愿吧。”

哥歇尔上将停下来，对直挺挺站着的坎菲希拉投以锐利的一瞥，动动下颚示意他可以出去了。当时尚未培养出什么威严的坎菲希拉，以很不自然的姿势向司令官敬礼之后退出房间。在舰内通道上走着的坎菲希拉开始了解哥歇尔上将的话中所包含可怕意味。

【Ⅳ】

然后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时十分，“军务省为这痛哭流涕的四十分钟”开始了，同盟军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布鲁斯·阿修比直接指挥的大攻势开始了。

在这个时候，帝国军已经失去了米克贝尔加中将、卡尔汀波中将、帕鲁希维兹少将等的高级军官，同盟军这边猛将贝尔迪尼中将也已经战死，激烈的战况，已经无法判断是对哪一方较为有利。然后一举决定大势的时刻到来了。

帝国军受到前后夹击，在像是流星雨似的炮火攻击这下，就像割草一样的倒下。无数的爆发光将各舰的监视幕点缀得七彩缤纷。哥歇尔提督断然的下令反击，这种骨气和经验丰富的战术，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成功的使敌人的猛攻一时中断。只不过，同盟军的攻击在一瞬间转为激烈，正巧遭遇十八点二十七分开始的苛烈又巧妙的横击，终于无法继续抵抗。

那是由同盟军屈指可数的名将，弗雷迪利克·贾斯帕中将和沃里斯·渥利克中将巧致的连击攻势。如果单只是受到其中某一方的攻势的话，历经百战的哥歇尔到最后也许可以勉强撑过去也说不定。但是，不论是哥歇尔的指挥能力也好，他的兵力也好，同时应付左右的雄敌的话，已超过了容许的界限，呈过负荷状态。舰列崩溃，阵型产生的龟裂，几乎就在瞬间扩大。再加以受到同盟军炮火的分裂，最后只能任其破坏与杀戮。十八时三十六分，哥歇尔上将的旗舰“迪亚留姆”同时被三发炮火击中，舰桥受到明显的损伤。爆炸发生时，坎菲希拉被

摔倒在地板上。好不容易忍不住全身撞击的疼痛，坎菲希拉终于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哥歇尔上将！司令官阁下！”

难听又走调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才发觉是自己发出的。比这个惨剧迟了两分钟，隔了四百万公里之外的别的战区，他传来了别的悲鸣。

“司令官战死！修利达上将阁下战死！”

帝国军的人力资源，受到只能用“凄绝”两个字来形容的损失。在这四十分钟内，已经有六十名的将官丧失了生命。在“迪亚留姆”舰桥的二十四名人员中，包括哥歇尔上将在内有十人当场死亡，十一名重伤，仅受到轻伤的人，只有包括坎菲希拉在内的三名而已。

“停止动力！服从命令的话就不加以攻击。”

这个信号，是从迫近的同盟战舰发出的。甚至可说是当看到这个信号时，坎菲希拉就了解了友军已经一败涂地了。因为敌方已经有发出这种劝降信号的余力。身负重伤的倒在地上的休迪盖尔少将，把坎菲希拉叫过去，指示他发出降伏的信号。军服被弄破，头发散乱，伤口还在流血的坎菲希拉，遵照指示行动了。

对坎菲希拉来说，这是他帝国军人的人生告终，俘虏生活的开始。成为俘虏，被移送到同盟军的运输舰，很快就得知，对帝国军来说等于是活生生的灾厄的布鲁斯·阿修比战死的消息。看到应该算是获胜的“叛乱军”士兵们相对而泣的情景，坎菲希拉只是茫然的，想像着等待着没死成的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

“总之，也是不多糟的生活就是了。虽然没想到会这么长，但等过去的了话，也就和瞬间的梦没什么两样了。”

坎菲希拉一面叙述着自己的感怀，一面喝着第三罐的啤酒。帝国和同盟，要比较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光是比较啤酒的味道的话，毫无疑问是帝国的居上。当然也有可能这只是错觉，但错觉并不会占味觉的大部分。

坎菲希拉就搭乘那艘运输舰直接前往达纳多斯星系。到了那里先把将官送到别的地方，上校以下的就全被送到行星耶柯尼亚的收容所

来。坎菲希拉自己也曾经想过会在这里渡过多少岁月，但在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是这么久。

看到那些思念故乡而身死异域的战友们，坎菲希拉也觉得他们非常值得同情，但仍不禁感到疑问。为什么会这么想回去呢？和坎菲希拉本身不同，回去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件好事。不，是觉得是件好事吧。但是他们的故乡一直保持着他们内心所描绘的那个模样吗？好不容易从俘虏的身份被解放，回到家里一看，妻子已经和其它男人跑了，只有荒废的空屋留下来。这种事也是常有的吧。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吗？如果想过的话，还会这么想回去吗？

坎菲希拉实在无法理解。正确的说，也许是不愿意去理解才对。就这样，无关于他本身的心情，好几次，他送走了因数年一度的俘虏交换，而得以解放的战友。好几次，将死亡战友的遗物，随同致哀的信，经由费沙邮寄回帝国本土去。有时经过一年以上，会收到未亡人寄来郑重道谢的信。就在这种淡淡的日常中，时间在收容所外和坎菲希拉的皮肤上通过，有着暗淡眼神的帝国年轻军官，经过中年步入老年。历任的收容所长中，有半数都对坎菲希拉抱着友好的态度，主动将坎菲希拉的名字，优先列在俘虏交换的名单中，但他都谢绝了这些好意，打算在收容的高墙内渡过他的一生。但没想到突然发生这种事件，坎菲希拉被赶出了他的永住之地。

※※※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坎菲希拉的眼帘和嘴都闭起来，年老的旧帝国军人垂下脸，似乎将烦琐的现实逐出了意识之外。派特里契夫不禁苦笑着说："睡着了呢。真够轻松啊。"

"就让他睡吧。反正时间还充裕……"

这么说着，杨一面喝着自己的啤酒。派特里契夫上尉呼出带酒味的气息。

"那么，少校大人，今后有什么打算呢？不，抱歉问出这种不是我该过问的问题。"

"是嘛，我想不太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就是了。大至说来，不是被调到伊谢尔伦方面的前线，就是被埋在统合作战本部的文件堆里，其中一个吧。"

没错，也不能老是依赖亚列克斯·卡介伦的手腕和友谊。非得和“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个虚名，两人三足竞走式的合作，开创出自己的人生才行。真是的，是很想这么说，不过就是没办法。

一不小心，碰到坎菲希拉的身体，结果坎菲希拉整个倒向派特里契夫。急忙把他扶正后……

“……少校，有点不对。”

派特里契夫的声音里失去了笑意。在杨的心胸深处，有颗看不见的石头入了心理的水面。他屏住呼吸，摇了摇看似睡着了的老人的肩膀：“上校？坎菲希拉上校？”

没有回答。帝国内务省官吏、帝国军军官、俘虏、最后变成拥有同盟市民权的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紧闭的眼帘，没有再张开过了。

派特里契夫巨大的身材，摇摇晃晃的去打电话给医务室。在他冲回来之前的三十秒的时间内，杨颓然的走近坐在已经前往他的手无法触及的场所的这位老人的身影之下。继亚尔夫烈特·罗察士元帅之后，杨在短时间内，又失去了一位年长的知已。

派特里契夫带着一位中年的女医生赶回来，神情紧张的开始检查。坎菲希拉的心脏，似乎是从微醺到沉睡，从沉睡到死，毫无痛苦的过去了。

以银河帝国贵族的身份出生的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在自由行星同盟一隅的行星马斯吉特的宇宙港候机室中，结束了他七十一年的生命。

# 第九章 找寻出口之旅

【I】

宇宙历七八九年，对杨威利少校来说，是第二年的开始。最初的任务，是处理在行星马斯吉特的宇宙港侯机室中死去的老人的问题。请医师开立死亡证明之后，必须决定是将遗体如何处置才行。如果要埋葬的话，又得决定是利用宇宙葬或是火葬还是土葬，或者是要将遗体冷冻之后送回行星海尼森。老人的遗物大部分是些书藉或资料类的文件，这些又要怎么处理？由于老人是刚从收容所释放的人，像这样的突然死亡，又会扯出种种法律上的问题。获同盟市民权的坎菲希拉，在这里没有任何亲人或朋友。帝国那边是否还有家人呢？越考虑下去，必须处理的课题也不断增殖下去，杨觉得有点头痛，“要命要命”这句话，就这么脱口而出。其实这也不是白魔术的咒语，念来念去，也不会使事态好转。

“事情变得相当难以想象了呢。不，只是一个老人因急病而死，也不是说这有多难以想象或是有多稀奇，只不过……”

派特里契夫上尉的感想，也稍微有欠精彩。杨点点头，这与其说是代表同意或是有同感，还不如说只不过是机械式的反应还更来得适切。坎菲希拉上校带着多少秘密，多少情报离开世间。在行星耶柯尼亚的俘虏收容所渡过四十年后获得释放，成为自由的市民之后，老后的生活也获得了保障，这么一来，他新到手的这些时间要怎么利用呢？杨认为，他大概也没有写作的念头。但是如果是如此的话，他又为什么把收容所时代简直都快读烂的资料，全部装箱出来呢？也不认为他对在收容所渡过的岁月会有多么怀念就是了。

坎菲希拉上校死后进行检查的中年女医生，听到杨的名字也只是善意的点点头，没说什么不必要的话。

“死因是心肌梗塞，我想应该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接下去又说冠状动脉怎样怎样，杨根本就听不太懂。只不过听这位女医生说，这是自然死，而且一点痛苦也没有，杨才算安心了。当被问及是否是死者的亲人时，回答是“否”，但要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话，又令杨很难解释。于是派特里契夫上尉代替他说明。

“那位老人是从帝国来的亡命者。对军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陪伴他同行到行星海尼森去。因此，关于埋葬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可以擅自决定的。麻烦各位的地方，还请多多谅解。”

能将事情四舍五入无过与不及的加以说明，是派特里契夫的贵重才能。再加上用军事机密的存在当挡箭牌，但却又不是用高压的态度，而是悠然的，到最后自然的引导出对方善意的协助，这又是更加宝贵的气质。接受了派特里契夫的说明的女医生，轻轻睁大眼睛点点头，紧急安排将坎菲希拉上校的遗体，收容在宇宙港的遗体保管室。像这类的场所，因事故或急病而死的死者，身份不明的遗体似乎数量还不算少。

结果，杨和派特里契夫被禁足在行星马斯吉特整整一星期。由于在这段期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国防委员会或统合作战本部都因为新年假期没人上班。对杨来说，必须有正式指示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但下正式指示的人不在也实在无计可施。试着打超光速通信电话到亚列克斯·卡介伦的私宅，好不容易接通后，只听到电话答录机的留言：“这是不幸的电话答录机。听到这段留言的人，必须马上分别打电话到我家去。实行的人会更加的不幸。那么失陪了……”

杨对这位学长的幽默感的评价，不如对他事务处理的才能那么高，因此心中不住的猜疑，这段留言是否专为对付自己而设的。大概卡介伦和那位叫奥尔丹丝的情人在一起，愉快的享受新年假期吧。这么一想象，再看着自己，不由得觉得太不公平了。杨现在没有情人，居无定所，职位又浮在半空中，现在又被困在边境附近的星球上，守着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的遗体。更倒霉的是，旅馆全部客满，只好被安置在附近的土木作业员用的宿舍中。这还是派特里契夫和宇宙港事务局交涉的结果。

“我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

这么宣称的话，说不定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突然冒出豪华的客房也说不定，但杨就是不习惯，也不喜欢这么做。身为军人，甚至也不是位军官，杨已经有几分特权了。但他却不想进一步拥有更多的。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原本说来，这种豪华的环境还不如随随便便的气

氛更来得适合杨的个性。类似那种“与其寒酸还不如干脆破破烂烂的算了”的这一型。

坎菲希拉老人的遗体已经找到地方安置了，但老人的遗物却找不到地方放，只有暂时和杨他们过着同居的生活。或者正确的说，应该是杨和派特里契夫寄居在诸位遗物先生们的角落中。真想干脆把它全都扔了算了，这是派特里契夫常识性的见解，但结果变成这样，到现在这个时点就非得好好保存下来不可了。因为不能随意把它处理掉。

一月一日的现在，自己所置身的状况，对这一年的全体人类来说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杨放弃做任何预测的意图。连自己本身的未来都无法把握，就更别提全人类了。

无所事事只会吃白饭的确是杨的理想，但是像这种状况实在不太令人有悠哉或轻松的心情。由于四周全是故人的遗物，也没其它的事好做了，所以杨就把坎菲希拉的箱子打开一个看看。里面装着的全是厚厚的笔记类的纸张。四十年的岁月之尘在书页间飞散着，点缀着现实的时间带。杨的视线被好几个帝国公用语的名词抓住了。“军务省”、“元帅”、“会战”、“调查”、“战死”、“谋杀”、“稽查”……杨把尘埃吸进喉咙引起轻微咳嗽。也就是说坎菲希拉老人的遗物，深入过去发生的数个事件的表面到达最深处。

杨现在就像是在沙漠挖掘地下水脉似的，虽然明明知道是人家的水井，但杨还是下手挖掘，这不是因为想盗取他人的水，而是觉得井被砂子埋住了相当可惜而已。原本说来，珍异闲暇，欠缺积极去做些什么的想法和禀赋的杨，只要关系到挖掘过去的历史这一点，这个黑发的青年就会有例外的行动。

到一月四日，总算和亚列克斯·卡介伦联络上了。只联络过一次，就可以看出事情的进展非常有效率。卡介伦安排将坎菲希拉的遗体埋葬在行星马斯吉斯的公共墓地，遗物则由杨管理，带回行星海尼森。其中一部分经由费沙送回给帝国本土的遗族。资料中认为有公开价值的文件，将送给军方公文图书馆加以收藏。这就是目前的决定。

在接受军方学校入学考试之前，杨处理父亲的葬礼是在六年前。对杨来说，筹备葬礼的经验在他这一生中已经是第二次了。坎菲希拉就这样，成为他仅一度踏过的星球的尘土，但又如果说要把遗体送回海尼森埋葬的话，听起来更加奇怪。甚至抛弃回归母国的意念的他，

生前是个漂泊者，死后长眠于偶然旅经的土地之下，对他来说也许更合适。

“那位老爷爷，大概也没有想到会被埋在这种地方，由我们这些人来为他举行葬礼吧。”

派特里契夫经常能将杨的心情，化为明晰的言语。

※※※

距离行星马斯吉特的宇宙港二十公里外的公共墓地，被深埋在树林和寂静之中。移往者的花费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实施绿化，才能培育出现在看到的常绿树的群落。登上高处，能远眺纯白闪耀的宇宙港设施群，这是对于那些埋葬在原本不该埋葬的土地的死者们，表达这个星球的人们的好意。随着出发的太空船，他们的灵魂可以随之回到星界的涯的故乡去。

杨保管的坎菲希拉上校的遗物中，手表啦、常用的笔这类的东西，都和所有者一起放入棺材中。帝国本土那边，如果坎菲希拉的遗族还健在的话，也得把遗物送回去才行。坎菲希拉墓碑上的墓志铭，也非得由杨来动脑筋不可，但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多写官样文章。只有坎菲希拉的生年和殁年，然后简单的一句“终其一生曾救过数人的生命”，这样就足够了。知道是杨为他撰写墓志铭的话，故人说不定会在棺材中大笑得前俯后仰也说不定呢。唯一确定的事，由于墓志铭不是用同盟公用语，而是用帝国公用语雕刻的，所以必须多花上一百五十元的费用，只有这一件而已。

【Ⅱ】

一月二十八日，杨威利少校和派特里契夫上尉抵达海尼森了。原本是不需要花这么长时间的旅程，但由于直航班机空位难求，航路状况恶化的话，又常常取消班机，一个一个的小问题连锁起来，强迫杨多花了许多时间。

从海尼森的军用宇宙港直接前往统合作战本部，做了归还报告之后，接受了待命的指示。在不到一个月的匆忙行程中，一直和杨同行的派特里契夫和杨握手道别。为了和两年不见的家人团聚，派特里契夫匆忙离去，只留下一句：“能再有机会一同共事的话，就太令人高兴了。”

而杨这边，大概得暂时住便宜旅馆，直到官舍分配下来为止。两手提着行李，肩上扛着袋子，才刚走出建筑物之外，还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叫着他的名字走过来。

“欢迎回来，学长。”

“怎么，来接我的吗？”

“很遗憾是个男人是吧，卡介伦学长要我来的。”

达斯提·亚典波罗微笑着伸手把学长手中的行李箱接过来。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学长亚列斯斯·卡介伦为了慰劳杨，特地设宴款待。而且地点不是在餐厅，是在卡介伦的官舍，享受他未婚妻的拿手好菜。

“卡介伦学长的未婚妻好像是上司的千金的样子。”

这个情报，并不完全正确。奥尔丹丝·米鲁伯尔这位女性的父亲，还是同盟军军官时，的确有过一个时期曾经担任过卡介伦的上司，但在还未飞黄腾达之前就退役了，目前于退伍军人协会中协助事务方面工作。所以卡介伦也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才亲近上司的女儿。杨非常明白他不是会钻这种路子的人。

无人计程车走了大约十五分钟，亚列克斯·卡介伦的新官舍是围绕在草地和树木之中的独院洋房。这是由于婚期已近，所以从公寓式的官舍中搬出来。把客人接进门，卡介伦介绍他的未婚妻。

“这位是奥尔丹丝·米鲁伯尔小姐……很快就要变成卡介伦夫人了。”

如果知道卡介伦身为公务员的现实处理能力的话，就会觉得他在私生活方面，似乎没有那么能干。把未婚妻介绍给学弟们的语调，想隐瞒住羞涩似乎就已经是拼了老命了。已准备好晚餐的奥尔丹丝·米鲁伯尔，就穿着有打喷嚏的小狗图案的围裙，大方的和客人打招呼。

“亚列克斯有很多地方受两位的照顾，非常感谢。结婚之后也请常常过来玩。”

奥尔丹丝小姐、未来的卡介伦夫人，今年的芳龄是二十三岁。茶色的头发和眼睛，脸色红润，可用健康美人这种词句来形容的女性。杨也好，亚典波罗也好很自然的都对她抱有相当的好感。这时从餐厅又正好传来佳肴的芳香，通过他们的食欲中枢，更加提高了这个好感的程度。

“奥尔丝丹对烹饪还算拿手。”

亚列克斯·卡介伦的形容，简直是过分含蓄了。杨也好、亚典波罗也好，根本连美食家的边都沾不上。在军官学校或军队生活过之后，舌头也好胃也好，都被固定在和洗练相反方向的位置。只要能填饱肚子，只要能补给营养，脑子里只有这种贫乏的思想。但是，未来的卡介伦夫人端出来的菜，简直就是理想中的晚餐的具体化。亚典波罗一口气吃掉三碗雉鸡肉的炖菜，当他被问道：“很喜欢吃炖菜吗？”他回答：“从今天开始喜欢的。”似乎为了吃的，不管是怎样的奉承都是再所不惜。不过在这个场合，似乎不是不由衷之言。杨只再添了一碗而已，这是因为被亚典波罗抢完了的缘故，在吃的这方面学弟要礼让学长的规矩似乎并不管用。卡介伦只吃了一碗，这是由于常常吃所以比较不那么和他们计较。

饭后，为卡介伦和亚典波罗端来了咖啡，杨的则是红茶。对未来的卡介伦夫人的细心，杨为之非常感动。

话锋一转开始叙述这次的经历。坎菲希拉老人的死，和其中包含的几个历史上的事件。

“我看我回避一下好了。”

亚典波罗才正要站起来，卡介伦轻轻挥挥手制止他。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在意。那么，到底知道了些什么具体的事实？”

杨没有立刻回答。根本也没有时间摆架子，为了更有条理的加以说明，必须好好把情报和知识重新整理一遍。他首先必须言明他本身的知识，和已成为故人的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所遗留的资料，有许多不足的部分。就是坎菲希拉也未曾确实掌握住吉克麦斯达或米夏尔先在银河帝国内部建立间谍网的事实。

“这是为了主义的缘故是吧。他们对民主共和政治产生共感，为了这个，背叛自己所属的国家是吧。”

“在吉克麦斯达这个人的场合，似乎是如此。”

相当难以正确的表达出来。杨并不认为政治上的信念犯的罪要比金钱犯罪来得高级。不管怎么说，非得依照顺序加以说明才行。

※※※

这最初的根源，也许是起自于马丁·奥德·冯·吉克麦斯达这位人物，出生于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持局的官僚之家而开始的。由于是男爵家的分家，因此也接受了帝国骑士的封号。如果是名符其实的大贵族之家的话，就比较所无所谓，但是对于攀在贵族社会的末端者来说，要维持贵族的矜持，非得付出种种的努力才行。吉克麦斯达的父亲，在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持局任职，藉着致力于弹压那些“只会引导些无聊事的平民”的民主共和思想家们，找到了自己身为帝国贵族的存在意义。他对职务的尽忠职守，不论是思想犯的检举数也好，经由拷问而获得的自白数也好，经常都是远超过他的同事们之上。就算是他的同事们，也对他的那种执念和毫不宽容敬而远之，经常在私下议论着“其实也用不着做到那种程度嘛”。

从思想犯那没收的证据共和主义的著作，他甚至还带回家去，“为了了解敌人”而热心的加以研究。这种热心，正是他人所避讳不及的，总而言之，在吉克麦斯达家中收藏着许多的禁书。而非常讽刺的，自然而然，吉克麦斯达的儿子，也就有接近这些禁书的机会。他会被“危险的思想污染”的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对阴气沉沉又有偏执狂的家庭暴君的父亲的反感所导致的。当然，也是由于他能看出社会的矛盾现象的缘故。

就这样吉克麦斯达青年决心致力于改变银河帝国这种不公正的社会。但是，在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之下，在银河帝国中，虽然有门阀贵族们之间的派阀纠纷及权力斗争，但不可能公然提出这种差距极大的政治思想。如此实际实行的人，就会像身为皇帝的曼夫瑞亡命帝一样失去生命。吉克麦斯达非得小心谨慎行事才行。

吉克麦斯达身为战斗指挥官来说非常平凡，但却拥有极为杰出的组织才能。他就像年老的蜘蛛似的，巧妙而慎重的，在银河帝国的国家机构深处张开强韧的细丝。从二十岁自军官学校毕业以来，没有间断，积极从事于这项工作。父亲年老之后，更加的偏激，但他对思想犯弹压的辣腕却日趋低下，这是由于做儿子的默默的将土推回去父亲掘出的洞穴中的缘故。比较具象征性的事，是在帝国历四零八年父亲去世，不久之后吉克麦斯达获得一位叫克里斯多弗·冯·米夏尔先的同志。身为男爵家当家的他，也是由于财产问题和亲族发生纠纷，而导致对贵族社会产生不信任感。

米夏尔先在个人方面，并不像吉克麦斯达那样有确固的意志和信念。甚至可说，他只是对于能够在秘密构筑及营运的组织内部稳固他的地位，并能发挥他的能力和权势，感到高兴而已。这种称它为艺术家的喜悦也许有些语病，但这种热情和手段的细致却是不容置疑的。吉克麦斯达着手建立，由米夏尔先加以完成。这个在银河帝国的历史上，最优秀，也是最危险的反国家间谍网，在这个时代，宪兵总部及社会秩序维持局的活动，并不比其它任何时代来得低下，由此可以看得出吉克麦斯达和米夏尔先的地下活动是多么的巧妙了。

终于，吉克麦斯达开始考虑向自由行星同盟亡命了。这是由于对“自由之国”的憧憬，并且把构筑好的间谍网交给米夏尔先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再加上最重要的是，由于避暑地旅馆的火灾使他失去了妻子的女儿，对于母国他已经没有任何留念了。

帝国历四一九年，宇宙历七二八年，当时四十六岁的吉克麦斯达相隔五年，再度调派到前线去了。这是他本身的希望，目的是向敌国亡命，以帝国军的角度来看，是向叛乱军的投降。亲自驾驶着穿梭机的吉克麦斯达，甩脱了察觉他的企图而进行追击的友军，在二十天的孤独、绝望的逃脱行程的最后，终于到达同盟军的哨戒网。

【Ⅲ】

亡命之后的吉克麦斯达提督，当然是一本自己的信念协助同盟政府。他深信同盟政府正是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实现者。这种真挚、这种诚心，对当时的同盟政府来说值得大大的加以活用。

从宇宙历七二八年到七三八年，吉克麦斯达在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拥有一间分室，在那里，他远隔着相距一万光年的距离操纵帝国内部的间谍网。他所立下的功绩，不是能够予以公然赞赏的性质，但吉克麦斯达仍然获得相当程度的回报。比照中将待遇的军方人员这种高收入，也供给他官方住宅，予以阁下的称号。但是，岁月为他带来知识与失望。他看到在化妆之下，同盟并不是理想的国家，是兼具腐败和矛盾的现实存在。

对自由行星同盟失望的吉克麦斯达，也不能以这个理由再亡命回帝国，只能过着毫无趣味的日子。然后七三八年，对他来说，希望的新星出现在地平线上。亡命之后正好过了十年，发生了“法雅萨多星域的会战”，同盟军演出的完全胜利，将“七三零年党”的存在凸显出来。

阿修比、罗察士、贾斯帕、渥利克、方、柯布、贝尔迪尼……每一位都是不满三十岁，光彩耀目并且又清新的人才集团。就如同自由行星同盟的市民为他们疯狂一样，当时五十六岁的吉克麦斯达也被他们吸引。“七三零年党”这个名字，被用黄金的文字刻印在记忆之中。

吉克麦斯达决定对同盟军的年轻英才下最后的赌注。由于原本是军人，自然期待军事力会成为改革现状的手段。他开始接近“七三零年党”的各成员。吉克麦斯达相信，这个年轻清爽的骑士团，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能以民主共和的政体完成宇宙的再统一。或者说，希望这么相信比较正确。那时，吉克麦斯达在“七三零年党”之中，选择了布鲁斯·阿修比担任他们的主导者这件事，也许奥妙的左右了日后各人的命运也说不定。如果选择罗察士或贾斯帕的话，历史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不过，也的确只有布鲁斯·阿修比的才干，才能把帝国军内部传来的情报，最有效的加以利用。米夏尔先传来的情报，不可能全部都是正确并且绝对不可欠缺的，大概只比玉石杂陈稍微好一点吧。情报的收集和传递都有它的限度。甚至于在情报传出之后状况又发生变化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情报是有生命的，并且它的生涯极为短促。因此可以断定，布鲁斯·阿修比绝对是运用情报这种生物的名人。经由吉克麦斯达，从米夏尔先那里得到的情报，阿修比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之间，吉克麦斯达和米夏尔先共同营运的帝国内部情报网，开始有微妙的变质。变成不再是为了同盟而提供情报的组织，而成为协助布鲁斯·阿修比建立武勋的组织。然后，经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两者之间甚至没有产生什么意见相背或矛盾。如果要问什么时候会产生的话，大概会是在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后，阿修比获得完全胜利并且能活着回去，到达军事方面英雄的最顶点之后的阿修比，开始转向希望成为成为政治上的英雄时，所有的矛盾被综合起来，会一起爆发出来吧。

而在实际上，宇宙历七四五年，帝国历四三六年并没有任何事发生。

到了这个时期，就算是银河帝国军，也一定怀着极深的疑惑才对。军方的机密是否泄露给敌方了，这种疑惑，对交战者来说是个永远的恶梦。交战失败的一方，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一定是高声指责

有间谍的存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像这种为自己打算的情况也是相当常见，但如果严重到涉及全体的程度并且不止涉及私人的话，自然会促成军方组织内部的调查与稽核。

不论怎么说，以一般来说也好，军部内部的私性人脉，实在有必要加以通风。人脉如果党派化的话，等于是打开经由政变来夺权的大道一样。就这点原因，帝国军内部的稽查绝对不会马虎，而是能躲出这个稽查这网的米夏尔先的手腕非比寻常而已。

米夏尔先的存在被凸显出来，可能就是在宇宙历七四五年，帝国历四三六年，“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之前没多久的时期。得知这件事的帝国军首脑们，一定是为之又惊又怒。对于米夏尔先的憎恨和决心排除他的心意，固然是不可动摇，但却不能将这件事公然化。由于必须顾及军方的名誉缘故，因此不希望让内外都知道这个事实。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只有少数的一部份，而这其中也包括了哥歇尔上将。或者该说，哥歇尔上将是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也许更正确。

在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开始前，哥歇尔上将对坎菲希拉上校说的那番意味深长的台词，与其说是代表其肃正之手已伸向了米夏尔先，还不如说根本就是故意要犯人着急也说不定。以哥歇尔上将刚直的性格来说，这实在不像他的作为，但也许是在他性格的容许范围内表现出来的演技也说不定。不过，以结果来说，这个演技也只是白费力气。

战争结束，并存留下败者的惨状和胜者的悲哀。虽说是遭到惨不忍睹的惨败，但却也打倒了帝国军经年来的宿敌。再加下失去了大半著名的宿将，军务省为了要将人才上的大洞填补起来，不只必须积极的育成和起用新手，并且在毫无明确的证据之下，也不能随意处罚现存的将官。米夏尔先自己大概也感觉到危险，将组织冬眠起来，暂时停止活动。

在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之际，如果哥歇尔上将没有战死的话，战后一定会马上检举间谍组织，逮捕米夏尔先中将送往军法审判，最后以叛逆罪予以处决。但是，一切都在还是混沌状态之下被放着不管了。哥歇尔上将的死，以及“完全惨败但却打倒了敌将”这种奇怪的状况和衍生的无数问题救了米夏尔先。

因布鲁斯·阿修比的死而导致七三零年党的瓦解，这对吉克麦斯达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时这位亡命提督才六十三岁，不是步入老境的年纪，但急速的失去生气而衰老。他在青年时代，对银河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失望。到了中年，又对自由行星同盟违背了理想对现实感到失望。然后布鲁斯·阿修比的死和七三零年党的瓦解，给予他精神上致命的一击。吉克麦斯达决定退隐，分配给他使用的分室也让给他人。代替他的人物，也还是从帝国来的亡命者，只不过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这并不代表这位人物的无能，而吉克麦斯达的存在太过特异了而已。他搬离了官舍，借住在距离海尼森市约一百公里外的农园的一室隐居起来。宇宙历七四七年，感染了感冒，他不请医生诊治，结果因肺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布鲁斯·阿修比的死以及吉克麦斯达精神上的死，的确使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但吉克麦斯达的死令米夏尔先就此一蹶不振了。从“冬眠”中醒过来的间谍网的活动，并不比以前劣化，但由于同盟方面的受信及解析能力低落，使它在时代中扮演的角色急速调零。米夏尔先也领悟到已经有阴影射向自己的脚边，能够的话，也想尽可能的把组织解体或托付给他人，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米夏尔先已经错过放手的时机了。

在这时再度上场的是被举为帝国军的名将的豪沙·冯·舒坦艾尔马克。根据坎菲希拉的记忆，在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前，曾经看到他和副官一起走出哥歇尔上将的房间。他在那时候到底和哥歇尔上将谈了些什么呢？舒坦艾尔马克对出身平民的哥歇尔上将并不存在任何的偏见或隔阂，而讨厌贵族的哥歇尔也对他的才华和见识有极高的评价。如果超越理性或计算的预知之掌，曾经抚过哥歇尔的心的话，哥歇尔有可能对舒坦艾尔马克透露一些有关战后他必须处理的重大课题也说不定。而舒坦艾尔马克在那个壮绝、被血迷醉似的一战过了六年之后，或许抓住了什么可以再确认故人之言的事实也说不定。

这一天，宇宙历七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性急的冬之尖兵，以冰雨的形态赶到了帝都奥丁的官厅街。并且由于这一天是发表大约一千四百名军官的大调模人事调动的日子，因此平时很少出现在军务省的人物，也坐立不安的在走廊走来走去或靠着墙壁交谈。军务省的职员们要避开他们通过都很辛苦。

十点三十分发表第一次的调动，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二十分钟后又取消这个发表演，因此发生了第一次的骚动。群起交相指责必须追究军务省人事局长麦亚霍夫恩中将的责任，局长透过军务省的馆内广播发表道歉的声明。但由于这个声明太过于自大不逊，又引起大家的非难，到正午告一段落，十三点二十发发表最终的第一阶级发表。这时候，有很多的人都目者米夏尔先中将走出参事官室，拍拍几位悲喜交集的军官们的肩膀的情景。

接着第二次发表是在十四点三十分，在一楼大厅和左右伸展开的走廊都挤满军官们的时候，参事官的门就这样敞开着。因为没有升级而感到失望的夫利特贝尔克上校经过走廊时，被一群和他相反能够升级而兴高采烈的军官们撞上，站立不稳跌撞进了参事官室。然后发现坐在书桌后，颈部被热线枪射穿的米夏尔先中将的尸体。这次引起了名符其实的大骚动。

这一天，和中将会晤的人只有舒坦艾尔马克上将而已，但照记录他是三点十五分离去的。有人作证十四点左右有穿军服的人物悄悄从参事官室走出来，但这等于是说当天踏进军务省的人全部都是嫌犯，所以根本一点用也没有。舒坦艾尔马克也接受了询问，但没有对调查产生任何帮助。就这样，经过长期的追查，到现在还找不出凶手。

舒坦艾尔马克不论是在职中或退役后，对于米夏尔先怪异的死完全三缄其口，连一言半字都不曾提及过。他退役之后，直到安稳的去世为止，军务省内部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间谍骚动，或是揭发这类活动的问题发生。终幕非常的平静，是因为欠缺戏剧化的要素。

【Ⅳ】

“……这就是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的整理，在这四十年间陆续收集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概要。”

等杨说完的时候，在他面前的红茶，卡介伦和亚典波罗面前的咖啡，全都凉了。卡介伦把两肘放在茶几上，手撑着下颚思考着。亚典波罗一副坐不住的样子，两次跷起了脚又放下。沉默这笛无声的吹奏着，当预期会听到热闹谈笑声和奥尔丹丝，从厨房伸出头来查看时，亚典波罗抓了抓铁灰色的头发：“不过……该怎么说呢，这个……总觉得好像是看得见的谎话似的。”

“是谎话没错。”

由于杨这种干脆的断言，使他的学长和学弟同时在茶几上面和下面发出非常音乐的声音来对他们的反应郑重的不予理会，杨继续往下说。

“没有任何实际上的物证啊。虽然一切都很合理，也非常有说服力，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只是个假说而已。”

“要把这个假说变成定论，还要具备些什么？”

对卡介伦的问题，杨还是很干脆的回答：“更多的资料。”

“很简单明了嘛。”

卡介伦把手腕交叉在胸前时，未来的卡介伦夫人走进房间，以非常自然的动作把咖啡和红茶都换过。当她再一次离开后，卡介伦提出质问：“那么，阿修比提督的谋杀论又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应该是帝国军那边，才有主张谋杀说的理由。为的是在同盟军的军部和政府间种下互不信任的种子。”

“……嗯，原来如此。”

卡介伦点点头。在敌国的内部制造分裂，这是谋略战常用的手段。让权力者对有能力的军人产生不信任感，这是有数千年传说的手法。甚至连过去的死都能拿来利用。指责英雄的死是谋杀，能够激起崇拜英雄的人们的愤怒和不信，就像一种亡灵似的东西。只不过这一次，可能只是坎菲希拉对于一连串事件的关心，才运用这种手法惹人注意。由于当事人已死，也没办法确认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了。

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相互对立的两个国家，都有许多历史的事实隐藏在叫军事机密这种名目的秘密之扉中。自由行星同盟这方面可能比银河帝国要来得开放，但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的余地。

被封闭在俘虏收容所之扉的深处，长达四十年以上的坎菲希拉，以自己本身的经验，综合发表的事实资料，归结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假说。这虽然是现时最有说服力的说法，但日后说不定会因为一个反证，而完全被推翻也说不定。

“如果要让这一连串的事件完全真相大白的话，可能必须等到现有的政治体制被推翻了才有办法。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一起灭亡之后……”

大概不会有比这更大胆的发言了吧。对想当却没当成历史学家的杨来说，国家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和死亡一定会来访一样，这是世间自然的道理。

“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成了海尼森的预言者是吗。”

卡介伦苦笑着，但又并不完全像在开玩笑。亚典波罗两手手指交叉抱着后脑久看着天花板，好久，才又疑问重重的问道：“先不去讲这种假说是对是错，经过几十年之后有可能真相大白吗？不趁还有活证人健在的时候查清楚的话，不行吧？”

“不，我对这个的看法却不太一样。活在同时代实际目击事件的人，不如只靠资料和遗物来调查的后世之人，还比较更能正确的把握住事件的本质。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历史学就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同时代的人，常常陷入强烈的主观和感情之中，而在分析及解析时犯下幼稚的错误。“不在场的人怎么可能了解嘛”这种的台词，一句话否定了人类的理性及洞察力，助长思考的停止，最少，这是对于将历史视作一种学问的妨碍。

就算拿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本身来说，当他身为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参加者的记忆还是生动活现的时期，他也无法成为一个历史的总代表检讨者。当沙的沙粒持续落下数千万之后，坎菲希拉老人终于才能以客观的眼光来观察。

杨并不认为自己被坎菲希拉利用了，或是卡介伦。在行星耶柯尼亚的俘虏收容所，杨能够认识坎菲希拉，得知银河帝国军的吉克麦斯达及米夏尔先的事。这大概不完全是巧合。大概是卡介伦尽量活用他自己的权限，让这个军官学校的不肖学弟能做点自己的梦。要是军官学校的战史研究科没被废止的话，现在杨应该走上他喜欢的人生才对，根本不可能在艾尔·法西尔获得这种偶然的虚名。

※※※

杨和亚典波罗告辞离开卡介伦家已经是晚上九点。杨打算直接住进便宜旅馆，行李就等第二天再来拿，亚典波罗则是回军官学校的宿舍。奥尔丹丝也为了不辜负双亲的信任，在十一点以前必须回家，当两位年少的客人告辞离去时，和未婚夫并肩站在门前送客。

当他们两人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后，奥尔丹丝对未婚夫笑着说：“你，还有杨少校和亚典波罗先生，三个人都是很有才干但是都不够机伶。明知道这么做没什么好处，但一决定要走的路之后就一定照着走。所以步调才会配合得那么好。”

“不够机伶吗……”

耸耸肩的卡介伦，觉得似乎有稍微提出反论的必要。

“我不提亚典波罗，杨是少校我是中校啊。如果说我们不够机伶的话，这倒是相当了不起的出人头地呢。”

“是吧，是会出人头地的吧。只不过，一定常常自己背负起超过本身地位的责任吧。”

卡介伦想了一下未婚妻的话中含意。这也就是说，杨啦亚典波罗啦，甚至卡介伦自己本身，都将会使国家及历史产生大的变动的意思。似乎有点夸大的妄想嘛，卡介伦在心中想着，不过也不是基于奥尔丹丝有预知能力这个理由才向她求婚的，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

出了卡介伦家，在星空下走上了自动步道，杨和亚典波罗一时都只是静静沉默不语。

杨的年纪还不到二十二岁，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使人格成熟。只不过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对积蓄这些历史的无数人物觉得关心。要分析人类和社会，不能像用初级算数一样套上一定的公式就可以了。

“杨学长，我们十年后，二十年后到底会怎样呢？一想到七三零年党的事，不由自主的就会想到这些。”

“自己十年后会怎样根本不会有人知道的。我觉得不知道比较好。”

亚典波罗毫无困难的接受这个论点。

“总之，能够的话，希望大家都还健在就好了。”

不过，这个希望也许太奢求了一点，他们的职业就是死，只是分成主格与受格的不同而已。

“你大概再过四个月，差不多就可以毕业了吧？亚典波罗。”

“看来不会被半途退学可以平安毕业了呢。谢天谢地啦。”

以做为一个军人来说，亚典波罗的各种才能，都远较杨来得均衡。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必像杨那样遇上偶发事故，大可顺顺当当的步步高升。但话又说回来，由于亚典波罗有对“上”啦，“强”啦这类文字有叛逆的倾向，因此把上司摆平而被关禁闭的可能性相当高。

“怎么样，到哪里去喝一杯如何？”

“这主意不坏。”

看看手表，也并不是说没注意到军官学校宿舍的关门时间，但马上就把这种心情抛到一边去了。如果现在的身份不是有门限的约束的话，就不能享受打破门限的乐趣。这一点，亚典波罗非常的明白。这应该说全是受到学长们的薰陶。

【V】

杨和亚典波罗选择的酒吧是位于包威尔街的一角。再过去两条街的阿尔先德街，有很多以军官学校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店，价钱比较全家而且气氛也比较自在，但因为亚典波罗是不守门限的现行犯，唯恐被发现。再加上杨又很奇妙的变成名人，不想被人说是“利用和著名学长之间的交友关系藐视校规”，所以不得不小心一点，实在很麻烦。

店名叫“黑猫亭”。杨选择酒吧有几个标准。一是酒客都是各自随自己的意悠闲的喝酒。二是店主和熟客之间非常熟络，但对于新的客人也不会态度无礼。味道、价格和服务态度在常识范围内就可以了。“黑猫亭”在任何方面似乎都够得上标准。

点好了很普通品牌的威士忌，大盘的起司、香肠和盐味的小饼干综合的下酒点心之后，两个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杂谈心及回顾以前的往事。

“怎样，军官学校的气氛有没有改变？”

“不过才一年或两年而已，怎么可能变得那么快嘛。学生也好老师也好，看得顺眼的和看不顺眼的家伙还是一半一半。”

喝了一口威士忌的亚典波罗，忽然打响手指：“对了对了，那个罗嗦、难缠、坏心眼的德森教官终于要调走了。”

“哦，这对你来说，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

“一点也不可喜可贺！他的调任和我毕业是同时啊。要是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在德森那家伙的属下的话，我的军人生活可会有个黑暗的出发点啊。”

一脸不高兴的表情，亚典波罗把琥珀色的小瀑布倒进口中。可以说是相当幸运，杨没有上过德森教官的课，也没有接受他口试的经验，因此对于亚典波罗对德森的批评是否正确，没有足够的材料让他做判断。只不过到目前为止，亚典波罗和杨对人的判断，并不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再加上杨从亚典波罗之外的其它朋友口中，也听过不少德森教官的坏话。似乎是个不认识他比较好的人物。

“不过可以换个角度想想看，如果和终点是黑暗的相比，这样反过来的话不是好多了吗。”

杨的话，对这时候的学弟，似乎不太有说服力。

“要说这话也是没错，像德森这样的家伙再继续高升的话，这可是同盟军的不幸呢。他就算在敌人快来袭的时候，也只还在计算士兵的饮食的卡路里是否正确，只会注意小数点以下的问题。要在这种家伙手下做职，光是想想就叫人毛骨悚然了。”

“你只要想办法升得比他高，然后趾高气昂的支使他不就好了。从现在就开始担心，只会累死自己，何必呢。”

※※※

杨从不自认自己是良好的军官学校学生。由于没有被教官或高年级虐待的记忆，因此对他们的评价不免有些放松。其中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西德尼·席特列校长的在任时代，在军官学校的漫长历史中，绝对可以进入最佳时代的前五名之内。过去有像是校长和教官间的严重对立，学生对过分苛酷的教官发起放逐运动，这又导致校方的大量处分，高年级生和低年级生之间发生大乱斗，甚至还出了人命的情形。这证明了席特列提督不仅是位能力卓越的前线军人，身为教育者、组织营运者或是人事管理者同样都有着很优秀的才干。比起完美无缺的秀才，反而更重视特殊的个性。如果没有这位名校长在的话，教官们大概只会觉得杨仅仅是个单调无色彩的劣等生而已。

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温顺的学生，但以实际内在来说，绝对是军官学校历史上，最为不逊的学生之一。他为了能够免费学习历史，才投教进军官学校的。因为他通过入学考试，说不定令立志想成为军人

的落榜了也说不定。假如是如此的话，命运在两年后，坏心眼的向杨讨回借款。

人生希望被粉碎了的杨威利青年，默默站立在刚刚被关闭的战史研究科图书馆之前。他并不是那种会领导集团贯彻某种要求的典型，但到了这种时候倒是发挥出过去从未表现出来的行动力，发起呼呈当局撤回废止战史研究科的决定的运动。战史研究科中响应他的呼吁的，只有约翰·罗伯尔·拉普而已，其他的学生，因为能转到战略研究科或经营研究科去，高兴都来不及了。

还有一位校外的协助者，洁西卡·爱德华。她在组织力、指导力以及说服力方面，是个比杨更优秀的人才。她对于那些不对自己所属的研究科引以为荣的学生们，认真的觉得生气，她激励孤立无援的杨他们，站在校门口发起签名运动，投书给国防委员会以及立体电视台，呼吁其它学生的帮助。大概比杨自己本身去做要更来得有影响力。

虽说是如此，但到后来，他们的行动只能称之为“善战”而已。战败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抗叫做“预算删减”的强敌。由于战争而获巨大利益的军需企业，连捐一块钱让战史研究科继续存在都不愿意。对他们来说，与其让战史研究科维持下去，还不如增设军事技术工科学校还比较能增加订单，更有钱可赚。杨和拉普对于败北已经觉悟，为了让损害不至于扩大而痛心的撤退。不能再增加洁西卡·爱德华的麻烦，而且如果闹到最后必须要席特列校长负起责任引咎辞职的话，可就是最糟的结局了。

结果没人被停学也没人被勒令退学，是因为席特列校长对学生的造反相当宽大。

“有必须守护的主体存在的话，人就会挺身而战。让我见识了很好的例子呢。”

只是这么说，对参加者几乎完全不加追究责任。只有主谋者的杨和拉普被处罚，这个处罚的内容是要他们花半年的时间，把战史研究科图书馆的藏书做出一份清单来。多亏了这个“处罚”，杨和拉普可以自由进出闭锁后的图书馆，藏书分散后，也能确认是被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实在可以说是非常精巧的处置，所以杨在此后，在席特列校长面前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

这件事，达斯提·亚典波罗没帮上学长什么忙。这是当然的事，因为他进入军官学校是在杨不情不愿，不得已转科后的事。如果那时他也被卷进这个事件的话，一定会积极的展开活动，把骚动扩大到和他的努力成正比的程度。

失意的三年级生和精力充沛的一年级生，是在宇宙历七八五年十月认识的。杨轮值担任卫兵，深夜在宿舍附近巡逻。像这种古代的巡逻法，说有实用性还不如说只是一种习惯。才继续维持下去。然后杨就这么凑巧的，发现正在翻墙侵入宿舍的新生，杨只是苦笑着就这么放过他。第二天受到这名叫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新生的至深感谢。因为这一年的新生生活指导主任，就是那位德森教官。

像这种事被这么千恩万谢，杨自己也觉得似乎不太应该，但就这一件事，明白彼此的精神波长非常配合，友谊的交流当然也就越来越深厚。学校放假的时候，也曾经到亚典波罗的家做客。

达斯提·亚典波罗的父亲，是位取材能力和问题意识都非常卓越的记者。不过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换了六个工作，除了三年服兵役的期间之外，差不多是每三年换一次工作地点。原因每次都是和上司发生冲突，但辞职之后马上就能找到新工作，充分证明他的卓越才能。劝达斯提·亚典波罗报考军官学校的就是这位父亲。被如此劝说儿子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这个父亲经常说军队的坏话。

“儿子啊，你先好好听我说，这是有着很深的缘故和重大的理由。”

父亲郑重的开始解释。他，帕多利克·亚典波罗在青年时代，轰轰烈烈的陷入热恋之中，对象是守旧的职业军人的女儿。帕多利克和这位主张女儿只能嫁给军人的父亲，演出一百次以上的口角和三次的全武行之后，终于获得了终身的伴侣。但是新娘的父亲，在答应他们结婚的同时，附带了一个条件。年轻夫妻之间要是生下男孩的话，一定要这孩子当军人。帕多利克后来有了三个孩子，但三个都是女孩。失望到了极点的祖父，就在快退役前，和帝国军交战时战死了。在十个月后，第四个孩子诞生了，这是第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以祖父的名字达斯提命名。然后十六年后，亚典波罗父子为了升学问题，交换着温馨的对话。

“如果你祖父还活着的话，还可以和他大吵特吵。但现在对手已经去世了就没办法可想。为了告慰祖父在天之灵，去当军人吧！达斯提。”

“等一下。换句话说，打从一开始，老爸就打算牺牲将要出生的孩子，来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吗！”

“可以用这种说法吗……”

“其它还会有什么说法！这算什么父亲嘛。我绝对不当什么军人。”

“说这种话的话，小心祖父变成厉鬼出来找你。”

“就算变成厉鬼的话，发找的也只是老爸。要诅咒我或埋怨我根本就是找错人了。”

儿子这么坚决的一说，父亲就像是要把肺的内部变成真空状态似的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我说啊，达斯提，留下梦想和不甘心去世的老人。你一点也不觉得可怜吗？”

“这样的话老爸去当军人不就好了，干我什么事！”

由于达斯提少年说得更不留情，于是父亲决定改变作战方式。

“你听着，达斯提，你这样固执已见不肯当军人的话，会令死去的祖父和活着的父亲不幸的。但是，如果你去当军人的话，只有你一个人不幸，在你周围的人都会很幸福。两者相比益多于损，这不是很好吗？这种道理，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呢！”

“要是明白还得了！”

“达斯提，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么无情的人了？爸爸好伤心啊。”

“中年男人不要哭哭啼啼的！难看死了。”

父子的对话，表面看来非常具有喜剧性，但对达斯提少年来说，也很难将父亲对祖父怀抱着的精神上的负担置之不理。而且就算他不当军人，迟早也必须去服兵役。他自己是希望当记者，但如果这么公然宣称的话，又实在咽不下对父亲的怒气。最后他只有妥协，也报考参加军官学校的入学考试。和学长杨威利不同，他以可说是相当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之后，他第一志愿大学反而落榜，达斯提少年的命运就这么被注定了。

在入学的当天，帕多利克给了儿子一样东西，那是他在结婚的时候新娘的父亲给他的，一把生锈的古铜色钥匙。好像是非常灵验的幸运符，达斯提的祖父，曾经被这把钥匙救了好几次。像是把它放进口袋，正好挡住子弹什么的，由于在上面看不到弹痕，所以达斯提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但这代表父亲的心意，所以也就郑重的收下。只不过，不久就感到相当愤慨。因为他发现父亲用这把钥匙，热心的祈求儿子考不上他志愿的大学……

※※※

“……不管怎么说，实在是很过份的老爸。每次回家就一定和他大吵一场。比那些还没见过面的帝国军，还要可恨得多了。”

“不过，正如令尊所说的，对手活着才有架可吵。像我就只能对着墓碑抱怨了。”

也不是非常具独创性的发言，不过能打动学弟也就够了。达斯提·亚典波罗率直地向杨致歉。

“对不起，学长，说了些欠考虑的话。看来我说话不太经大脑的样子。”

“不，不必在意，其实也没有要你道歉的意思。”

杨很羡慕亚典波罗父子间的关系。达斯提之所以会想当记者，也是因为敬爱父亲的生活态度的关系。

适量的小酌一番，他们结束了在“黑猫亭”的小小酒宴。因为如果让达斯提·亚典波罗在翻过军官学校宿舍的高墙时，失去平衡感的话可就不妙了。

【Ⅵ】

“侦察先生，你好吗？我很好，所以反而带给其它人很多麻烦……”

以这种台词为开场白的信，是在一月三十日收到，亚尔夫烈特·罗察士的孙女寄给杨的。杨正打算将成为坎菲希拉的遗物的小山堆似的书籍，略为分类送去公文图书馆。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一旦开始浏览数秒，就一定停不下来，所以不干脆连翻也不翻。拿着刚收到的信，杨就原地坐在官舍的地板上开始看。信中记述着他早已预想到的某些程度的内容。

罗察士提督的死，是半意识下的自杀。当罗察士大量吞下过期的安眠药的时候，大概是觉得死掉也好，没死成也好。罗察士把遗书留给孙女，并不希望它被公开，但是假使令杨招致司法局的怀疑的话，这封遗书就可以证明杨的清白。

“在好几年前祖父就很想死了。常常和我说，回忆要比现实来得愉快得多，已经是老残之身了，没有再必要苟延残喘下去。所以不是因为侦察先生来听祖父的话的缘故，请不必在意。也许会觉得这话说得有点矛盾，但我只希望让侦察先生了解而已……”

的确就算他在意也没用，只不过，似乎也无法否定，对客人叙述过去发生的事这件事本身，是否就是使罗察士产生这个从现在出发前往过去之旅的念头的原因。

蜜莉亚姆·罗察士主张“祖父的武勋被偷走了”。杨认为这是以特殊论包装的一般论。所谓的赫赫武勋的名将，常常都是指挥官将士兵们的武勋强夺过来。或者该说是人类建立的组织，通常通常有这种倾向也说不定，而在军队中这种倾向又特别显著。至少指挥官自己应该有这种自觉才对。

在想到罗察士的死，也许是自己的影响时，很不可思议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他觉得有实际以上的责任的话，就等于侮辱了罗察士本身的意志一样。因为就算是和杨面对面的当时，罗察士所面对并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就因为知道杨能感觉到这一点，才能够预测蜜莉亚姆的来信的内容。当然杨也没有将事实公开的意思。蜜莉亚姆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对蜜莉亚姆只让他知道真相的好意，杨怀着谢意，将它收藏在心底的抽屉中，牢牢的锁起来。

※※※

二月六日，杨威利少校接到命令，前往统合作战本部的人事课报到。国防委员会人事部的权威虽然很大，但大致说来，也只是站在督促前往前线执行勤务的立场而已。

面对着不是很像样但挺直脊梁姿势端正前来报到的杨，快要退休的人事课长奇兹中将宣布：“转达杨威利少校的配属命令。决定于今年三月一日起，调派前往第八舰队司令部作战课服务。希望贵官能以最大的心力贯注于自己的职务上。”

一边回礼，杨一面在心想，看来休假已经结束了。虽然说是休假却也是充满波涛的多事的半年，以没上战场这点看来，的确可以算是休假没错。在这休假的期间，结识了几位知已，也失去了其中的一部份。这些记忆在脑中一一通过，杨立正敬礼。

“遵命。”

※※※

二月二十五日，是亚列克斯·卡介伦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

在典礼会场中，杨看到许多直接或间接认得的军方高级官员。由于卡介伦中校是将来被看好的少壮派充满锐气的英才。也听到不少对于结婚的对象不是高官的女儿而感到可惜的议论，不过像这种重视裙带关系之辈，就随他们去可惜好了。杨觉得可惜的是被派属到第八舰队这种前线勤务，会有一段时间吃不到卡介伦夫人的拿手好菜，这种彻头彻尾属于私人性质的事。

“接下来该是杨学长了，到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比杨更适合穿礼服的亚典波罗在杨耳边低声说道。就在杨正在想用什么话回敬过去时，新朗的卡介伦用一种官僚的表情走过来。

“坎菲希拉老人遗留的资料被指定为Ｂ级重要事项，换句话说在今后二十五年之间禁止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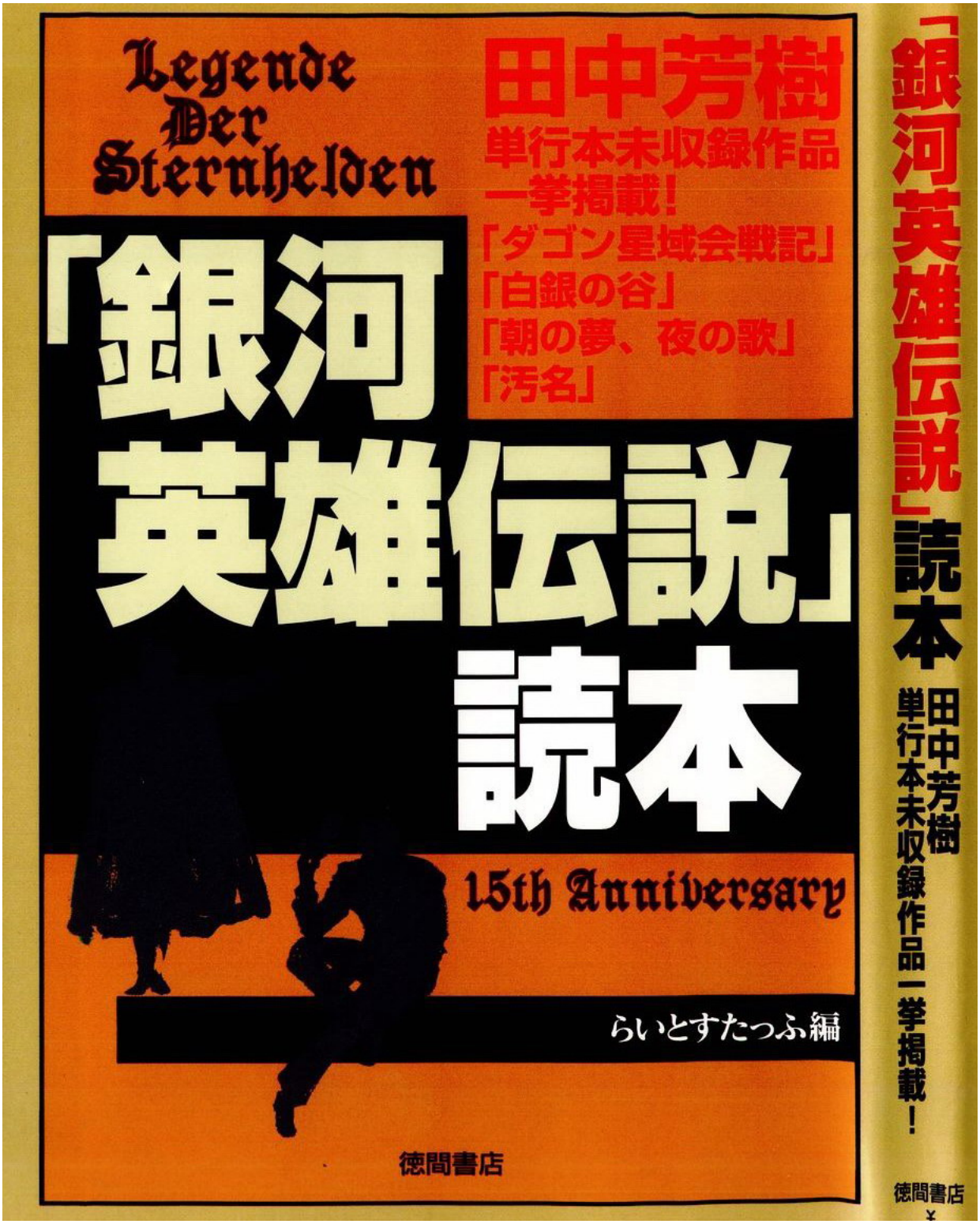
看到不停用手玩弄衣襟的杨，卡介伦小声的问道：“这样直的好吗？如果用你的名义发表的话，大概就不会被视为重要事项了。”

“那些是坎菲希拉上校调查出来的事，我只是把它综合整理出来而已。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出现更有才能的人，也许能它变成定论也说不定。”

到那个时候帝国和同盟都消灭了，更多的历史资料会被公开也说不定。这种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杨当然不会说出口。看着快步走向新娘的卡介伦的背影，杨的手放开领带，开始想从三月开始的新职务会带来什么样的事呢？

※※※

杨威利三十三年的人生，十三年的军旅生涯，从少尉到元帅，经过每一个阶级。其中，最短的在职期间是上尉的六小时，最长的是少校任期的三年又十个月。




[达贡星域会战记]

[白银之谷]

污名
朝之梦、夜之歌
返回主目录

# 达贡星域会战记

……宇宙历六四 0 年（帝国历三三一年）是人类历史上应该用红笔做记号的非常特别的一年。是年二月，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的势力首次遭遇，冗长的战争从此无声无息的揭开了序幕。同年七月，帝国远征军与迎击的同盟军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争斗，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达贡星城会战”……

※※※

“我的店不是妓女户！”三流旅店“金碧佳”的店主不客气地坚持着。尽管他态度坚定，但即使是同盟首都的居民也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这间旅店的不良风评早已是远近皆知的事实，站在店主面前的男子当然早有耳闻。

男子带着好恶的眼神巡视着阴暗处的柜台。他的样子看起四十来岁，身材高瘦。至于长相方面，由于他满脸怒气的样子，店主也不确定他真正的模样。当然，五官还算正常，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

“我们在找带着女人过夜的男人，你有什么线索吗？”

男子不客气的问。店主当然也没有假以颜色。

“我们店里的客人个个都是大众情人，线索实在太多了，您找的那个人可有什么特征吗？”

“那个男的36岁、身材高大、黑发蓝眼、鼻子、嘴巴各一个！”

“是位帅哥？还是丑八怪？”

“……长的还算可以。”

男子不情愿的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马上想起什么似的，又补了一句：“不过却是个大烂人！”

“咦？难不成他是你的兄弟？”

店主趁机挖苦地说。

不晓得是男子听不懂，还是不想为这种小事动肝火，他没有反唇相讥。反倒是弹了一下手指，好象发现什么重要情报似地眼睛为之一

亮。

“对了，说不定他带了两个女人过夜！”

“他可真受女人欢迎啊！”

“那是不知羞耻！怎么样？你有线索吗？”

有也不告诉你！店主把这个差点脱口的答案吞了回去，正经的答复男子的问话。他的危机意识让他警觉到，再不收敛一点，对方极可能直接对他发动人身攻击……

男子拿着三0六号房的钥匙开了门，不发一语的走了进去，一群女人的莺声燕语立即传入耳里。床上的女人们被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得花容失色，原本娇嗲的呢喃顿时变成了惊声尖叫。

男子铁青着一张脸等待着“主角”的反应。

床上的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坐了起来，浅笑了两声。

“真是稀奇啊！没想到托波洛中将这么老古板的人也是这家店的常客？”

“别把我和你混为一谈！林·帕欧！”

那个叫托波洛的男子怒声驳斥。他不理会女人的尖叫声，示意林·帕欧到外面去。

林·帕欧穿上衣服，丢下几张钞票，随即走出了房间。

“今天我接到我军旅生涯中最糟糕的一项命令，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托波洛忿忿地瞪着他说。

“洗耳恭听。”

“上级要我和你搭档，你当总司令官，我当参谋长。够糟了吧！！”

“喔……”

林·帕欧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这项任命的确叫人伤脑筋，其实我也不想和你共事呢……”

※※※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也就是相当于元首的最高行政长官马奴耶尔·琼安·帕特利希欧，他是一位公认的立场公正温厚的调停

人。去年，他才以60岁高龄当选评议会议长，过去他曾两次入阁，任期之间并没有犯下重大过失，不论操守或能力也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只是，如果银河帝国即将大举入侵一事在一年前便公诸于世的话，他能否安稳地坐上元首的宝座，恐怕还是个未定数。虽然马奴耶尔称得上是位绅士，不过面临重大危机时，却未必是个可靠的领导者。

以作风来说的话，马奴耶尔的死对头寇涅尔·杨布拉德倒是给人较为强悍的印象。寇涅尔比马奴耶尔年轻20多岁，不论在气势和行动力方面都颇为出色。他在担任星际巡逻队的首席监察官期间，实施铁腕作风，整顿纲纪。之后，出任罕布尔星域政府的首相，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经济、社会改革。最后还以进步派的翘首之姿跨入中央政界。选举落败后，马奴耶尔邀请这位年轻的政敌人阁，寇涅尔也毫不避讳地接受了国防委员长的职位。

虽然当时的人们对政治仍存在着诸多不满，但从历史眼光来看，至少在这个时期民主政治的精神并没有完全褪色。“为了脱离银河帝国的暴政，即使要面临一万光年的苦难之旅，亦不退缩”——这句出于受人爱戴的亚雷·海尼森的名言，至今仍代代相传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但使独裁的种子无处萌芽，也为原本容易腐败的土地带来无限希望的曙光。那段时期真可说是“美好的旧时代”。

这天，国防委员长寇涅尔到马奴耶尔的办公室讨论人事任命的问题。自从银河帝国的进军一事成为定局以来，他一直用尽心力地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过对于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被任命为迎击部队的总司令及参谋长一事，他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自由行星同盟早就知道银河帝国的版图终有一天必定会和同盟的国土发生冲突，而且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领土争夺战。同盟的军队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而成立。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日”，只要想起建国先烈的远见与悲壮的牺牲，每位军人都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誓言捍卫家园。不过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这两人，一个花天酒地，一个自以为是，丝毫不见任何的感恩之心和保卫国家的使命感，也难怪脾气刚硬的寇涅尔对这次的人事任命大表不满。

“既然议长是采纳统合作战本部长的建议而做此决定，我当然不便再说什么。只是没想到那两个头痛人物居然被凑在一块儿。您可知道林·帕欧是什么样的人吗？”

“听说他没什么责任感，而且还是个色鬼……我本人是不太相信。”

“说他是色鬼倒还不至于，不过喜欢和女人胡搞却是事实。而且他的风流韵事用双手双脚加起来的指头都数不完，甚至还吃过官司。您大概不知道米鲁布尔卡斯行星通信基地那件事吧？”

议长摇摇头。这更让国防委员长以揭发事实的使徒自居而提高音量。

“那座通信基地，包括士官、下士官、士兵、总共有十四名女生。林那家伙居然跟其中十二个上过床。”

“我想她们应该都是自愿的吧？”

“话是没错，可是其中三个人是有夫之妇啊！当然，在对方自愿的状况下，林的行为并不算犯罪。只是让这种操守不良的人当指挥了，恐怕会引起民众的疑虑。”

议长清清喉咙、安抚地说：“我看你是有所误解吧，我并不是要派林去当女生宿舍的舍监。”

不过，这个安排倒也挺有意思的——议长心里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因为以国防委员长现在的心情是经不起开玩笑的。

“其实我知道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是令人头痛的人物，可是我们同盟军绝不会随便找个一无是处的人当将领，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您说的没错，那两个人的确不是泛泛之辈，而且也立过不少功勋，可是……”

“或许这项任命不是最好的安排，但与其把这两个问题人物和士兵们摆在一起，倒不如安排他们担任最高的职位反而妥当，这点请你相信我的经验吧。”

“……原来如此，说不定您这么做是对的。”

国防委员长苦笑着，他不得不承认议长的话的确有一番道理。

“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来说，所谓的正义就是胜利。虽然这么说令人难以信服，但事实就是事实，就算闭起眼睛也不会改变。为了实现眼前的正义，我们必须依靠他们两个了。”

“如果这次失败了，自由同盟就会消失，变成银河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吧。”

“没错，一旦失败什么都完了。”

“如果赢了呢？”

“那么一切才刚要开始而已，至于要与银河帝国抗争或是共存并不是我们能预料的。总之局势将会有新的变化。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个变化导向好的方面。”

※※※

尤斯夫·托波洛是有名的“唠叨大王”，动不动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好象天底下的事他都看不惯似的。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非得接这种苦差事不可呢？”

“每个家伙都一样！凡事都要我出面，难道自己就不会想办法解决吗！”

“我们的军队没有军歌，大家只会唱‘薪水强盗’和‘面包加白开水’这两首！”

“上级的人就只会宠络一些无能的家伙，根本不管什么同僚意识。”

从这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在同期友人的眼中是个不折不扣、令人厌烦的唠叨大王。

尤其这次他被分派与林·帕欧共事，更令他一肚子火。国防委员长为此还特地派了一名委员前来安抚他，说什么“让民主共和政体脱离极权专制的魔掌”是一项神圣的任务啦等等。不过尤斯夫可不领这个情，他不屑的说：“既然这项任务这么神圣，干嘛不找其它人，偏偏推给我！这太不公平了！”

“尤斯夫中将，你不能老以利益得失来衡量你的人生啊，这样未免太没有建设性了吧……”

“只有没吃过亏的人才会这么说，在我看来这种人才嚣张呢。”

“你先别这么说嘛，或许你认为吃亏的事，在别人眼里可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美德呀。”

“那是不甘心自己吃亏，想把别人也拖下水的说法罢了。”

尤斯夫斩钉截铁的顶了回去。原本来说服他的国防委员这下反倒落得自讨没趣的下场。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他那么别扭的家伙！把国家存亡的重任委托这种人实在是太冒险了！”国防委员回去后，向冠涅尔大吐苦水。

“可是目前我们没别的选择了。”

寇涅尔简短的回答让委员大吃一惊，他猜想寇涅尔大概被议长给洗脑了，索性又自告奋勇去说服另一名头痛人物林·帕欧。

这时候的林·帕欧正和一名叫佛萝林坦·威尔豪沙的红发女人同居。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尤斯夫还曾亲眼目睹林·帕欧当街和妓女交易呢。根据后世的传记作家记载，林·帕欧的一生简直就是一本花柳帐，和他上过床的女人不计其数，有姓名可考的就有九十四人，而实际数目差不多有十倍以上。而佛萝林坦是其中最有名的五人之一。虽然她和林·帕欧没有步人礼堂，但林·帕欧死后，就是由这位红发夫人帮他料理后事和支付丧葬费用的。

国防委员在一家高级军官俱乐部找到正在和佛萝林坦用餐的林·帕欧，赶紧热切的上前打招呼，并要求同桌用餐，接着便开始对林·帕欧“晓以大义”。

“如果我们输了，那么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的心血以及这一世纪以来，全国百姓的努力都将付之一炬，人类社会又要陷入专制集权的统治之下呀。”

“这件事的确非同小可。”

林·帕欧附和了一句，不过脸上却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接着，他招来服务生，点了一份水果派和奶茶。

“您的食欲还真好！”委员讽刺的说。

向来把用餐当成每天重要行程的林·帕欧，是那种别人赏他一拳，必定加倍回敬的人。

“无法提供人民想吃的食物的政府，根本没必要替它卖命。这是民主主义的原则，不是吗？”

“你的论点未免太极端了。”

“极端是为了象征化，这样才能清楚的呈现事态的本质。”

“是吗？可是在我看来，你似乎认为点心比民主主义重要多了。”

“当然。点心可以拿来吃，民主主义可不行。”

国防委员抑制不住满腹骚然的怒火，双手用力拍击桌面，随即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开。林·帕欧无所谓地扬起嘴角。佛萝林坦的视线从国防委员离去的背影回到爱人的脸上。

“你说那种话，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吧？”

“既然他问的都是傻问题，我也只好跟他装傻了。反正又没人付钱教我拍政治家的马尾。”

佛萝林坦双手托着线条姣好的下巴，直视着林·帕欧。

“你老是说尤斯夫的敌对意识太强，不够圆滑，其实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就算你讨厌对方，也不需要当面给人难堪呀。”

“你别把我和那家伙混为一谈。我耍脾气可是会看对象的，那家伙根本对谁都一样。”

“我还是觉得你那么做太过分了。”

“这只是认知上的不同罢了。”

“既然你和他搭档已成定局，为何不试着好好相处呢？”

这时服务生正好端上点心，林·帕欧的思路稍微迟了一下。

“就算我愿意和尤斯夫·托波洛和平相处，可是该花的还是会钻，何必多此一举呢。”

“难道你们就不能相忍为国，团结起来吗？”

“相忍为国……哼哼……”

林·帕欧吃起了刚端上的水果派，露出满意的表情。接着又把那杯奶茶一饮而尽，然后才回答佛萝林坦的质问。

“和银河帝国的这场战争会延续好几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分出胜负的。这么长的时间，要我为了国家勉强去忍耐，想起来就叫人头皮发麻。”

“你说的也是有道理……”

红发女人点了点头，把嘴唇凑向奶茶轻轻地碰了一下，然后又嗤嗤的笑了起来。

“仔细想想，你和尤斯夫还真是很不错的组合呢。”

“喂、别糗我了，佛萝林坦。”

“说不定尤斯夫心里也这么想呢，其实你们就像肝和肾一样。虽然他是个讨人厌的家伙，可是你只要想——只有我能驾驭得了他，这么一来就不会觉得没有面子啦。”

“哼……”

林·帕欧没好气的嘟起了嘴。

※※※

统合作战本部的指挥室内，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正在进行沙盘演练。突然，参谋长注意到总司令官嘴里好象念念有词，不禁问：“你从刚才就在嘀咕什么？”

“我正在问治疗性病的日服药量。”

尤斯夫闻言脸色大变，老实不客气地瞪着林·帕欧，那眼神简直就像看到杀人未遂的犯人一样。

“今天我非得把话说清楚不可，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啦！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很失礼吗？”

“开玩笑的嘛，尤斯夫中将，我含的只是维他命呀。你这个人还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我有没有幽默感不干你的事。再说我也不是不懂幽默的人，只是你这个人开的玩笑实在太低级了！”

“你就不会说句话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难道这样也碍着了你啦？”

尤斯夫原本还想回敬一句，不过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不发一语地继续刚才的工作。

在林·帕欧中将和尤斯夫·托波洛的领导之下，同盟军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兵迎击的准备。

“能在战场之外左右战情的，就是情报和补给。”

统合作战本部长毕罗莱涅将军直接挑明了这一点，于是成立后方勤务本部，并亲自督导后勤的运作，目的在使前方作战的将领能随时获得充裕的补给，发挥勇猛的战力。

另外，提德、欧雷文斯基、安德拉修、艾尔斯泰德、穆凯等几名提督，个个都是和总司令官年纪相仿的青年才俊。唯一的问题是——他

们对于总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服从度。当他们获知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是负责迎战帝国军的主帅时，提德懊恼的叫了起来，欧雷文斯基皱着眉啧了一下嘴，安德拉修无奈的耸耸肩，穆凯则是叹声连连。虽然对这些精英来说，这只是考验忍耐力的小试炼，而且像他们这样的军人早已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但尽管如此，要不是评议会议长、国防委员长、统合作战本部长不断的勉励他们“国家就靠你们了”，恐怕还没开战，这些人早已战意尽失了吧。

※※※

自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创国至今，过了三个世纪以上的银河帝国目前是由第20代皇帝佛瑞德李希三世掌权。他是前任皇帝雷恩哈尔特二世的外甥。由于雷恩哈尔特二世没有子嗣，在皇后克莉丝蒂的强力推荐下，将佛瑞德李希收为养子，不久皇帝突然撒手人寰，佛瑞德李希也就顺理成章的登基称帝。不过当时，皇后与新皇帝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奸情的谣言却甚嚣尘上。

佛瑞德李希三世有四个儿子，长男古斯达夫虽然已被立为皇太子，但是他天生体弱多病，连日常生活都无力自理，更别提治理国家大事了。有一回他甚至在近卫军的校阅仪式中当众昏倒，这个事件让朝廷大臣忧心忡忡，担心皇太子无法胜任庞大帝国的统治者。

次男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不论在智能和健康方面都有不错的素质，可惜母亲是位下级贵族，没有显赫的门阀背景，所以几乎注定与至尊之位无缘。马克西米利安本身对政治也没有企图心，而且似乎对当一名地方小领主的安排甘之如怡。

三男海贝尔特在智力、健康、和野心等各方面也都极为突出，而且极富行动力与积极性，任何状况下都能应付自如。虽然对下属和友人有时稍嫌霸气，不过为人倒还算亲切豪爽，所以还颇得人望。尤其在酒过三巡之后更是受人欢迎。因为每次他总是在酒酣之际懊恼的说——要是我能爬到更高的位置、拥有更多的权力，一定会好好提拔你们这些哥儿们。

但，四男利夏尔却非常憎恶他的三哥。他和海贝尔特在血统上是不容置疑的亲兄弟，性格、容貌都十分相像。利夏尔体格挺拔、姿态出众，除了鼻子稍大之外，还算得上是位美男子。除了相貌之外，这对兄弟的想法也极为相似。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下届皇帝的不二人

选，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有继承王位的正当理由。对他们来说，权力是高登巴姆家的附属品、是祖先世代相传的宝贝，压根从没想过权力与地位原本就不该只属于单一家族或血统。当然，如果有人敢公开发表这样的声明，恐怕会被“维持社会秩序”这只无情的手剥夺身为人的权力吧。开国先祖鲁道夫·冯·高登巴姆虽然留给子孙无比庞大的帝国，却没有留给他们相同广大的精神楷模。

“这次的行动将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狩猎。”

当御前会议决定远征“叛军占据的根据地”，军务尚书法鲁肯霍尔元帅发表这样的宣言。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大放厥词，而是事实。百年前从流放区脱逃的共和主义者的子孙居然在宇宙的一角自立门户，这可是何等严重的大事！

担任远征重任的总司令是皇帝佛瑞德李希的三男——海贝尔特太子。其实这项任命私下的用意是：皇帝对体弱多病的大太子已不抱希望，打算让新的皇位继承人藉此机会建立功勋。众臣们当然得体察上意，同表赞成才行，所以才把这次的行动美名为“大规模的狩猎”、“空前的壮举”。在帝国的体制下，皇帝的意识凌驾所有的法律和规章，人民除了服从，没有第二个选择。

不过偏偏却有人出面反对皇室。那个人是皇帝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帝国军一级上将的巴尔特包菲尔侯爵史蒂芬。他在御前会议上大肆抨击这次的远征行动。

“这次的远征对我军有三点非常不利的条件。首先是时间上的不利，准备的时间过于匆促草率。想要打一场有把握的胜仗的话，必须花时间做好敌情调查和分析情报，但这又会让对方有充裕的时间做好防御准备，所以我军必须想办法解决这种无法避免的情况。第二是地理上的不便。这次远征的距离有一万光年之遥，光是补给就十分困难。而且那个区域是敌人最熟悉的星域，对我们来说却是陌生之地。第三是人事资源的不利。负责远征重任的竟然不是沙场老将，而是一个分不清楚战争和游戏的区别的纨绔子弟。臣希望陛下能公私分明，不要将国事与家事混为一谈，造成国家与百姓的伤害。”

史蒂芬的发言震惊了议会全场，尤其是三太子更是气得直跳脚。

“叔父大人，你说我是傲慢的纨绔子弟？这种说法太失礼了吧，即使你是家族长老，也不可饶恕！”

被海贝尔特称为长老的史蒂芬侯爵，其实也只比他大十岁而已。

“海贝尔特，如果你想取代兄长登基称帝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指挥这次远征，因为你一定无法活着回来。想当皇帝，至少也要秤秤自己的斤两再说。像你这种搞不清楚现实状况的人，如果是一般百姓只会给家族、亲友惹麻烦，要是当了皇帝，恐怕宇宙数百个星系都不得安宁。与其急着夸耀功勋，不如学着如何避免征用武力！”

尽管海贝尔特气得两眼冒火，却又无言反驳。在场的皇帝目光凶狠地瞪着眼前同父异母的兄弟，脸上那对因沉浸酒肉色欲而下垂的双颊愤怒地颤抖着。

“那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如果非得和对方开战的话，臣希望能延到一个世纪以后再说。毕竟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并没有紧张到非得短兵相接不可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段期间内一面防止敌人入侵，一面在领域内建造补给和通信的中继站，以备未来长征之需。总之，我方不需主动出击，只要防止边界遭敌军入侵即可。”

“你刚刚说领域之内，对吧？”

海贝尔特用毒蛇般的眼光怒视着侯爵。

“这个字眼真是刺耳。宇宙虽然无边无际，可是它们全是我银河帝国的领域，也是皇帝统治之地，所以说我们国家哪来的边界？难道叔父大人反对银河帝国是宇宙唯一的政体，皇帝是全人类统治者这个真理吗？”

对于外甥这种模糊焦点的恫吓，史蒂芬摇头苦笑。

“像你这种乱扣帽子的人也能当皇帝？高登巴姆家族真是前途未卜啊。”

“够了，史蒂芬！朕不准你再说下去！！”

皇帝终于代替理亏的皇子，对批评者发出严厉的禁制。从他愤怒的表情和语气，在场的朝臣们已经可以猜出史蒂芬侯爵的下场了。

在这种情况下，刚正不阿是一种罪。正直凛然的发言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勃然大怒的皇帝不但没有夸赞勇敢的批评者，反而处以重罪。朝臣们也没有人挺身相救。

有的时候，仗义执言反而加速强硬派势力的成长，这次的事件就是如此。个性耿直、忠奸分明的史蒂芬侯爵毫不避讳地公然与皇帝和皇子唱反调，不但没有得到其它朝臣的声援，甚至还遭到孤立、唾弃。结果，史蒂芬不但军职、爵位被撤除，而且终身不得踏进帝国首都一步。就这样，他回到被削去了八成的领地，过着隐居的生活，三年后抑郁而终。

银河帝国后来终于默认了史蒂芬的先见之明，在与自由行星同盟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建设了伊谢尔伦要塞，不过这已经是半世纪以后的事了。

远征的准备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或许皇帝是受了史蒂芬的刺激的缘故，这次“讨伐叛逆”的行动，居然动员了四四 0 万零八千位士兵、以及具有时空跳跃能力的大小舰艇共五万二千六百艘。规模之大用“空前壮举”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另一方面，虽然史蒂芬遭放逐，不过皇帝对他的意见并没有全盘否定。这次的远征，他决定派几名经验丰富的提督组成幕僚团以辅佐皇子。但这项命令引来海贝尔特强烈的反弹。最后，原本应该是不可违逆的皇帝还是拗不过儿子的脾气，答应半数的幕僚人选由他自己决定。众臣和提督们对这样的结果莫不感到忧心。海贝尔特不避讳地提拔他在沙龙的那票酒肉死党，他们全是一些20来岁、从未穿过军服的年轻人：总共有四位将官、八位副官。而海贝尔特本身则担任帝国远征军的元帅。这位年轻的皇子对于点缀着银色徽章的黑色军服所流露出的洗练之美感到相当满意。

从帝都奥丁出发后25天，帝国军抵达了所谓的“伊谢尔伦回廊”。光从名字就可以知道这片空域到处充满了危险。这里的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又是变光星、红色巨星、还有异常的重力场。所以在路经这条狭长的回廊时，必须非常小心才能安全通过。以前不少自由同盟行星的建国先烈，就是葬身在这条“走廊”上。由于这次的长征深入敌境，帝国军一面要克服自然的险阻，一面还得提防半路是否有敌军埋伏。

总司令官海贝尔特从帝都率军出发时那股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气势，在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长途航行后，几乎已经完全消失殆尽，他的精神和肉体也呈现疲惫的状态。虽然在刚接近敌境时，航道的危险曾让他精神为之一振，可是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甚至连穿军装都嫌

麻烦，成天只想着怎么样在环境许可之下放浪形骸。加上幕僚团有半数以上都是他的酒肉朋友，在这些人的怂恿之下，指挥中心产然已经成了贵公子们玩乐的场所。司令部变得朝气蓬勃，但不是军队和战场上需要的那种活力，而是一种充满了阳刚、机智和教养、却又无限空虚的气氛。

智囊团里的其它幕僚，多半都是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叛变、海盗作乱、还有群众运动的军事活动专家。他们眼看着庄严的司令部变成游乐场，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不过对这些幕僚来说，与其让海贝尔特卖弄他半吊子的军事才能和显示他无上的权力，还不如让他荒于逸乐、不管正事，反而省得麻烦。

由于帝国远征军没有女性官兵，所以还不至于发生像林·帕欧和下属之间那种扰乱风纪的事情。不过那些忧心型的幕僚还是不免担心，年轻气盛又狂妄自大的殿下会不会找俊美的少年兵充当代替品——像“军中之恋”这样的事，数千年来屡见不鲜，早就不是新闻——不过，事实证明他们似乎只是杞人忧天。海贝尔特成天不是喝酒、赌博、射击，就是看士兵们的格斗训练，要不就是观赏立体电影，偶尔舰队里发生的意外也成了他调剂枯燥生活的娱乐。

但凡船舰的撞击事件、磁力风、重力风、陨石雨、幕僚的烦恼等等，都是他的乐趣所在。原本他只是从旗舰的荧幕上获得这些情报，时间久了，干脆搭着专用太空棱，亲自到事故现场“视察”。由于是总指挥官出巡，所有的舰队不得不停止前进，等候“视察”。一些看不下去的幕僚绞尽脑汁，以极度委婉的方式，试图把海贝尔特的注意力导向战场上。比方说，皇帝陛下正引领期盼殿下凯旋而归呀——等等的说词。光是想这些辞令就够幕僚们伤透脑筋，辛苦的程度绝不亚于指挥舰队作战。不过这招的确能让海贝尔特想起父王的期待而下令舰队继续前进。

“现在连一点芝麻小事，殿下都会想拿它来解闷。”

幕僚英格尔休塔中将对友人哈森克里佛中将发出抱怨。他的话充分道出海贝尔特欠缺身历战场的现实感。其实，帝国阵营之中不乏像他这样具有洞察力的幕僚，可是却没有人敢对海贝尔特提出建言。尤其朝臣们看到史蒂芬的下场后更是噪若寒蝉，深怕自己的生命和地位

会因为自己的发言而化为乌有，以致于朝廷上下根本没有人敢对皇室直言进谏。

造成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人怀疑远征军的胜利。即使是悲观的人也只认为这是场苦仗，压根就没有想过吃败仗的可能性。因为长达三世纪以上的帝国统治期间，许多叛乱和群众运动都被镇压下来，帝国成了永恒不灭的神话。对大多数的贵族来说，这些都是铁证如山的事实。而这也是为什么史蒂芬侯爵提出不同的意见时，被众人视为异端的原因。

※※※

“发现敌军舰队！”

七月八日，在回廊附近戒备的同盟军驱逐舰亚诺休紧急回报总司令部。之后总部又陆陆续续收到更多的情报，等到他们确认帝国军的兵力是同盟军的两倍时，已是七月十日了。

宇宙历六四 0 年、帝国历三三一年七月十四日，帝国军与同盟军在达贡星域开战。

虽然说是“开战”，不过并不是主力舰队正面交火，而是双方的先遣部队在相隔三千万公里的距离搜索到敌人的踪迹。在尚未确认对方的兵力前，彼此在惊吓之余紧急开炮，而且是边打边退。最后，两边的军队未损失任何船只，安全地返回本队。

“我军没有任何损失！”

林·帕欧听到报告后不由得苦笑，因为他已经可以猜出当时的战况了。当然，两军初次交锋，与其发动猛烈攻击，不如先试探敌军的实力如何。以军事眼光来看，将遭遇战化为真正的战争是极为冒险的举动。因为没有事前规划的作战就算赢了，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

七月十四日的这场战役是人类历史进入宇宙纪元后，第一场恒星与恒星之间的战争。公元二八 0 一年——宇宙历元年银河联邦诞生之后的六个世纪，人类社会不曾经历大规模的战争。虽然期间曾发生屠杀、抗暴、镇压、以及剿灭海盗等军事行动，但却从未发生军队与军队的冲突。从帝国政权的角度看来，那些军事行动只是铲除叛逆，不能算是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但是对自由行星同盟来说，这次交战

不但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外战争，而且是关系着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

※※※

林·帕欧紧急召集各舰指挥官到旗舰山塔沙贝尔的总司令部集合。除了尤斯夫的参谋团早就在旗舰待命之外，其它像提德、欧雷文斯基、安德拉修、艾尔斯泰德、穆凯等舰队指挥都必须搭乘专用太空梭前来集合。这是为了避免消息走露的防范措施。

出席幕僚会议的高级将领们头戴黑色扁帽、身着黑色军用上衣、乳白色宽边裤、脚踩高筒军靴、然前还打了白色领带。据说，这套沿用到后世的同盟军的军装，就是从这次战役时开始采用的。不过由于资料不足，无法确定事实为何，而且有不少人对这个说法抱持怀疑的态度。且不管传言是真是假，这套军装的设计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以衣服的机能性来说，星际旅行的时代开始的初期，就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之后的衣服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就像某位知名小说家说的一样，既然人体的形状没有变化，衣服当然也没有必要一变再变。就算衣服多了一只袖子或是在屁股的位置挖一个洞，也是毫无意义。

林·帕欧脱下黑色扁帽拿在手上把玩了两下，然后转身面对幕僚。

“现在说这些或许有点奇怪，不过自古以来，补给线过长的军队通常是战败的一方，这是军事上的常识。”

“这得看补给线短的一方，在战术上有没有犯下致命的过失。”

尤斯夫不留情地补了一句。在场其它的幕僚顿时感到一阵错愕。不过尤斯夫和林·帕欧似乎并不在意。

“以地理位置来说，对我军有利。我们对这片星域的了解绝对比帝国军多。这一点，没有人有异议吧？”

“……您说的对。”

安德拉修看尤斯夫没有开口，于是主动回答。

“很好。不过在兵力上我军则居于劣势，这也是事实。但是只要能利用地利之便，发挥军队最大的实力，还是有机会打赢这场仗。达贡星域对敌人来说就像鬼屋一样可怕，可是对我军来说却像是在自家后院玩耍呢。”

※※※

“我军陷入最不利的星域了！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我们在地利上根本占不到便宜。”

英格尔休塔忧心的叹气，他是这次作战指导的实际负责人。英格尔休塔离开已经变成宫廷沙龙的总司令部后，便急着赶到位于格钦根战舰第二舰桥的勤务室，埋首于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可是分析的结果却让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根据资料显示，太阳的外围有三重小行星带围绕着。而且太阳正处于不稳定的壮年期，电磁波的能量极强。再者，达贡星域对帝国军来说是完全陌生之地，想要发挥百分之百的战力实为不易。相较之下，敌军掌握丰富的信息、补给线又短。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这一战就算帝国军不会输也会打得非常辛苦。

英格尔休塔深知己方毫无主动发动攻击的优势，如果硬将兵力分散是极为不智的作法，所以他打算采用高密度集中军力的策略，等对方来袭时再予以反击。利用这种方式消耗敌军着战力，等时机成熟时再大举出兵，决一死战。

※※※

七月十六日，帝国军获得第一次战术胜利。同盟军的欧雷文斯基舰队从帝国军正面发动攻击，结果反而身陷重围，先攻部队遭到夹击。提德、艾尔斯泰德紧急援军，突破敌阵的一角。欧雷文斯基舰队在这一役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也损失了将近三成的兵力。

林·帕欧对于败战而归的欧雷文斯基并没有加以责难。

“这一仗让我们更了解敌人的作战实力。一味的发动攻击只会徒增我军无谓的伤亡，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和敌人交战。”

年轻将领涅史密斯·提德皱着眉，不解地望着司令官。

“不交战的话当然就不会输，可是也不会赢啊。万一敌军放弃作战而撤兵的话，那怎么办？”

“这样最好。我军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赢，而是不要输。只要能阻止敌人入侵就算达成任务。再说，敌人要是真的撤军，我们还应该高兴呢。”

看到司令官丝毫没有制胜的霸气，提德水蓝色的限眸透露出责难之意。不晓得是林·帕欧心胸宽大还是反应迟钝，他对提德锐利的视线

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请问总司令，胜利和不求输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你去查字典吧。什么事都问别人的话，自己怎么会进步呢？”

林·帕欧悠然地说。

提德无言以对，只好转身离开。离去前还故意大声踏着地板。用力关门，以表示抗议。

※※※

首战的胜利让帝国军的情绪亢奋到了极点。总司令官海贝尔特满身酒臭地吆喝着。他赞赏士兵的英勇作战，允诺给予加官进爵，并以美酒犒赏所有的官兵。其实，海贝尔特对属下一向出手大方，丝毫不吝啬。

“官兵们都很兴奋，大家对这次的胜利都非常高兴。胜利真的是提振士气最好的良药。”

“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英格尔休塔淡淡的说。他冷漠的反应令哈森克里佛感到诧异。

“哪里不一样？”

“士兵们兴奋的原因不是因为胜利，而是因为有了战斗的对手。他们一心期待战争，以致于根本忘了战争的可怕。”

虽然英格尔休塔的看法和哈森克里佛不尽相同，但他的确道出了进攻陌生敌境的士兵们的心态。

不管怎么说，战争不能因为一次小小的胜利而掉以轻心。对方极可能只是在试探对手的虚实，所以未来几天之内必须更加小心防范……

翌日、也就是十七日，帝国军总司令海贝尔特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敌人一点也不可怕！我军应该趁胜追击，将皇帝陛下的敌人歼灭，维护帝国边境的和平！”

对于这道突如其来的命令，英格尔休塔惊讶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帝国远征军总司令官海贝尔特除了被史蒂芬侯爵当面指摘的那些缺点之外，还有个性情急躁、情绪不稳定的毛病。当他处于顺境时，

还可以抱持乐观的态度，一旦遭遇不顺的情况，就变得焦躁不安、动不动大发雷霆。海贝尔特从小到大所遇到的“逆境”，顶多也只是出外打猎时，没有射中毛色鲜艳的银狐、连续三天打牌时都是敬陪末座、以及有一次要调戏二皇兄的侍女姬可琳蒂时遭到拒绝之类的芝麻小事，他从未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深刻考验。

其实身为皇室也有一般百姓所不知道的苦。尤其本世纪以来，就曾发生过多次篡位的阴谋政变，造成了包括先帝雷恩哈尔特二世在内，总共有三位皇帝、五位皇后、以及三位皇太子的惨死。一旦在夺位战中落败，轻则被逐出官邸或帝都，重则连生命都得赔上。不过对海贝尔特来说，目前阻挡在他与皇帝宝座之间的只有现任皇帝，至于其它的兄弟他并不担心。一想到自己占有的优势地位，海贝尔特突然感到自己的双颊变得松弛，于是赶紧缩起下巴。他可不想和他父王一样双顿下垂，因为那样会让人联想到某一种狗。

海贝尔特对于他的两位兄长，倒是抱持着较为宽大的态度。因为长兄古斯达夫体弱多病，恐怕活不了多久，让他安祥的等死也不会有什么妨碍。次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也懂得安分守己，海贝尔特不需要费心思去对付他。不过对于次兄的侍女姬可琳蒂，他却觉得非给她点颜色瞧瞧不可，因为她“瞧不起”未来的皇帝。

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弟弟利夏尔。

海贝尔特对这个亲弟弟完全没有手足之情，尽管他俩的长相。性格非常近似，但这是徒增他对弟弟的憎恨和嫌恶。利夏尔的想法大概也是一样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他们之中谁要是当上皇帝，必定会将对方除之而后快。以目前情势看来，很显然的，通往皇位的路正对海贝尔特敞开大门。至少这次的长征，皇帝选择的是三男而非四男。利夏尔一想到哥哥率军出征，心里一定是既痛恨又嫉妒吧。要是海贝尔特真的凯旋而归，到时候他也必须卑躬屈膝地视贺兄长的胜利……

不过，被首战的胜利冲昏头的海贝尔特竟然无视于兵家常识，下达发动攻击的指令。幕僚们对这种无谋的举动，虽感无奈但也只能服从。

※※※

“帝国军展开行动了！？”

十八日早上同盟军接到这项情报时，正要把土司放进嘴里的林·帕欧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可能！？他们应该会按兵不动才对呀！”

尤斯夫的声音因为惊讶而显得不稳。他们原以为已经识破帝国军英格尔休塔的正统战法。因为帝国军既没有地利之便、补给和通信的路程又极为遥远，为了确保大军的退路，应该会采取集中兵力的方式迎战同盟军的攻势。等对方军力耗损得差不多了，再展开正面决战。所以只要同盟军不轻举妄动，等帝国军补给物资不足时，自然会鸣金收兵。反正不管怎么说，帝国军都不至于蠢到把舰队分散主动出击。除非他们对这片星域的了解，比同盟军预料的还要仔细……

“参谋长，何必担心成那个样子呢。”

欧鲁特里奇少校看到在旗舰的房间内愁眉深铁的尤斯夫，开朗的上前打招呼。

“以前人家不是常说，与其输得莫名其妙，不如输得漂亮。”

“我没听过这句话，不过倒是听过‘无能的战友比强悍的敌人更令人讨厌’。”

“这句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耶。是谁说的？”

“你自己去想吧。”

尤斯夫把认真想答案的欧鲁特里奇赶出去后，凝视着咖啡杯里渐渐融化的冰块，再度陷入沉思，一道刺骨的寒意窜上他的背脊。最后他决定，既然想不出个端倪，只好先按耐住内心的忧虑，等弄清楚真实的状况再说。

“总司令官呢？”

尤斯夫步出房间走向舰桥，途中正好碰到欧鲁特里奇。

“总司令现在正在吃早餐。他吃了六片梅尔巴土司、上面涂了厚厚的蓝姆沽口味的果酱呢……”

“一大早就吃了六片土司！？那家伙和牛一样有四个胃吗？”

“可是，总司令吃的是梅尔巴土司耶……”

“那又怎样！？”

“那种土司比较薄嘛。”

这有什么不同吗？尤斯夫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不过还是忍住了。的确，吃早餐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或许是因为自己低血压的关系，早餐吃的不多，所以看到林·帕欧一大早醒来就大吃大喝的，在他看来就像一头饥饿的野兽。但不管怎么说，实在不值得为吃饭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这回“唠叨的尤斯夫”十分难得地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不再批评总司令官。

“算了，看他食欲那么好，我们的军队大概也会没事吧……”

尤斯夫发现自己竟然有这种想法时，心里倒觉得有点扫兴。

※※※

另一方面，帝国军这边的提督们的心情可就不是“扫兴”两个字可以形容。

总司令官海贝尔特下了一道几乎称不上是战略构想的命令——“各舰队分头搜索敌军，将敌人歼灭”。虽然战术方面交由各舰指挥官自行负责，但是这种连精密的星系图都没有的情况下，硬是被迫赶鸭子上架，可以想见他们的立场有多悲惨。不仅如此，舰队间的联络、通讯、情报的交换也是极为困难。在不清楚敌军位置的情况下，必须提防遭到窃听的可能，可是这么一来就无法从自己和友舰的相对位置测出自己所在的方位。更糟的是，大本营的补给又不可靠，帝国军舰队只能自求多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战力只会越来越薄弱。

“在达贡会战中，我军虽然经历挫败、误判、绝望，可是最后还是赢了，主要是因为敌人犯了比我们更多的失误、挫败、和绝望。”

尤斯夫·托波洛日后对这次的战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他并不是因为谦虚才这么说。事实上，七月十八日那天，同盟军总司令部因为搜集不到更多情报，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而陷人紧张状态。尤其帝国军毫无预警的反常举动更是让人百思不解。谁也不敢断言究竟敌人是智谋不足，或是有备而来？甚至有幕僚认为，帝国军大举进逼达贡星城，其实只是为了分散同盟军注意力的一种策略。

当然，同盟军的苦恼比起帝国军的处境实在不算什么。至少在地理位置上，他们的确比敌人占了有利的条件。

修米特林提督所率领的舰队里，指挥官半失神地质问操作员：“敌人究竟在哪里！！”

这个沉重的问题换来的只是更沉重的答案。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先找出我们自己的所在位置比较重要。”

其实不只是修米特林舰队，其它舰队也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当初海贝尔特一句“以遭遇战的胜利充作指针，追求全面性的胜利！”，迫使帝国军执行这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导致所有的舰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各舰队指挥官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失败的预感，不由得内心打起了冷颤。

※※※

而同盟军方面，林·帕欧召见艾尔斯泰德，交付他特别的任务。艾尔斯泰德不但在前一役中，救出陷入敌阵中的欧雷文斯基，之后还建立了不少战功。虽然尤斯夫偶尔会发几句牢骚，但事实证明艾尔斯泰德的确是个值得托付艰巨任务的幕僚。他接受了总司令官的派令，率领舰队迎击。

当天中午时分，帝国军和同盟军终于发生正面激战。双边都没有采取奇异的作战方式。帝国军采凸阵形，同盟军采凹阵形，展开激烈的炮战，无数道火光你来我往的扫过黑暗的空域。

或许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缘故吧，帝国军总司令海贝尔特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相当英勇，丝毫没有惊惧之色。即使炮弹的火光从他面前扫过，仍旧坚持坐镇前线，不肯退到后方。他的举动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一时之间，帝国军的确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时，同盟军安德拉修舰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炮轰帝国舰队的右腹，实时阻止了敌人的攻势。受到激烈炮击的帝国舰队，中央部差点就被突破，但是他们一面积极应战一面重整舰队，很快的就恢复了舰列。

“当时，帝国军应该不顾侧面的损伤，继续进攻才对！”

日后，安德拉修这么评论着。如果那个时候帝国军不顾右侧的损伤继续挥军进攻，那么阵容薄弱的同盟军的中央部极可能被攻破。加上帝国军如果从背面展开攻击，那么原本企图包抄对手的同盟军，很可能反而变成瓮中之鳖。这么一来，胜利的宝座恐怕就要易主了。

可是帝国军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担心安德拉修的攻击可能只是敌人大规模包围战的第一波，万一军队过度深人，陷入敌人的陷饼，到

时就很难抽身了。到了这个时候，海贝尔特不再坚持已见，他接受了幕僚的建议。当初帝国军出征时不可一世的气焰，如今已瓦解殆尽，胜利女神似乎不再眷顾他们了。

但即使如此，舍弃帝国军的胜利女神并没有立即转而拥抱同盟军。

※※※

七月十八日，林·帕欧继续下达各项作战指令，确保战线的优势。可惜他的判断不够果决，以致于丧失了展开全面攻势的最佳时机。而参谋长尤斯夫因为极度的食欲不振，整个人像虚脱了一般无精打采。他一面处理各项军务，一面嘴里还嘀咕个不停，整个总司令部弥漫着阴沉的气氛。定时和总司令部保持联系的安德拉修提督发现这个情况，不由得火气上升。

“你们快写好辞呈吧！我的遗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当天的一七时三 0 分。平常，尤斯夫听到这种激烈的言论，一定会说：“教训别人之前，至少先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再说。”

可是向来得理不饶人的尤斯夫这次却一反常态，出神地听安德拉修狮吼。欧鲁特里奇少校看到尤斯夫一到虚软无力的模样，不禁担心是否大势已去。

其实林·帕欧和尤斯夫都过度高估了敌人。他们以为帝国军拥有和自己同等、甚至更优势的条件，敌人所采取的行动都是经过慎密的战略计划。再者，林·帕欧也担心，一旦他们采取因应动作，可能会遭致敌军无情报复，所以迟迟未敢大胆行动。

翌日黎明，也就是七月十九日破晓前，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虽然这个结论还只是假设性质，可是以他们的军事经验来看，却非常具有说服力和理论上的整合性。林·帕欧转过身看着参谋长。

“我终于知道了，帝国军是白痴。”

尤斯夫的回答也非常干脆。

“赞成。”

同盟军把整个达贡星域划分成A1至Z20等五百二十个宙域，正确地掌握区域内情势。林·帕欧和尤斯夫从昨天起就一直观察敌军的动

向，好不容易终于看出原本集结在Ｇ16宙域的帝国军，已经将兵力分散到各个地区。

现在他们总算知道帝国军的主帅海贝尔特不但缺乏作战经验，而且感情用事，所以才会做出分散兵力的决定。

林·帕欧召集幕僚，下令军队前G16宙域集中。

“总司令，那我们要派多少兵力对付其它宙域的敌人呢？”

对于部属的质问，林·帕欧的回答是“不派一兵一卒”。这个答案令在场所有的幕僚都愣得说不出话来。

“根据情报显示，我军的兵力刚好足以对付G16区的敌军。只要敌人的指挥部在G16，那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集中兵力，攻击该区。”

林·帕欧的见解得到幕僚们的认同，这的确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尽管如此，内心还是免不了全盘皆输的恐惧。

“可是，如果敌人采取分进夹击法，从背后包抄我军，那我们不是成了瓮中之鳖，死路一条了？”

对于穆凯的质疑，林·帕欧无奈的笑了笑。

“要是真的变成这样也没办法，只有等死。”

其实林·帕欧的决定看起来似乎过于大胆、不够周详。但事实上，此时的他已经在思考未来两天的作战计策了。

※※※

尽管英格尔休塔中将对总司令海贝尔特的无能感到失望和无奈，但是从没有放弃追求胜利的决心。他选择了在重重限制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战法。首先下令各舰队负责一定范围的区域，并由大本营集中发号施令。必要时，所有的分队必须同时进行Ｕ型回转，从四面八方包抄正在攻击大本营的敌军。其实这也正是同盟军最害怕的情况，所以林·帕欧迟迟未能做出全力攻击G16的决定。英格尔休塔召集了数百艘航天飞机，以备随时应付同盟军的正面攻击。这项策略证明了他卓越的反应能力，而且如果成功的话，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战略艺术吧。

从用兵学角度来看，英格尔休塔的现场判断和作战指导都是无懈可击。可是，实战的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地理位置的不了解、没有掌握充足的情报。对于处在孤立地位的大规

模军队来说，英格尔休塔的策略太过周密，反而变得碍手碍脚。即使大本营迅速地下达指令，可是传达的过程却相当费时。帝国军一面忙着确认各分队的位置，一面赶往预定的战斗区域，可是抵达该区时，又不见敌军踪影。正当大军不知所措时。又有新的指令传来。舰队才正要出发，总部又下了另一道指令。所有的帝国军舰队就在摸不清楚敌人所在的情况下，像一群无头苍蝇般在达贡星域里四周乱转。

从日后的推断，七月十九日十六时，双方阵营中处于战斗状态的情况是，同盟军为80％、帝国军只有19％。换句话说，帝国军犯了兵家“不可制造游兵”（没有参战的兵力）的大忌，以致于无法一举歼灭同盟军。

※※※

不过另一方面，同盟军这边也因为信心不足，没有发挥完全的战力。庞大的帝国军以洪水猛兽之姿，远征到这片边陲的星域。同盟军的将领虽然表面不说，但内心的恐惧却挥之不去。要是英格尔休塔的战术成功，那么他们的恶梦就会变成真的了。

“这时候的林·帕欧总司令和尤斯夫·托波洛参谋长两人依然镇定如常，临危不乱，各将领也冷静地坚守岗位，执行任务，勇敢地朝胜利之路前进……”

同盟军的历史这么记载着。就像其它的史书的通病一样，总是过度美化事实，夸大英雄事迹。

实际上，当时林·帕欧曾悄声地问参谋长：“喂、你觉得这次我们会赢还是会输？”

“以目前来说当然会赢，不过 5 分钟过后，我就不敢保证了。”

“那么，我们应该把赢的时间拖久一点……”

“没这个必要，只要在最后一刻获得胜利就可以了。”

瞬间，两人互看了一眼。谁都可以看的出来，他们的眼神充满了不友善。但是，既然这两个人没有破口开骂，也没有大打出手，那么后世的人爱怎么编造神话，也就随他们去吧。

总之，同盟军直到十六时过后，才确定自己占了上风。他们一路势如破竹，而帝国军则是节节败退。不过他们也担心帝国军的撤退可

能是为了集合分散各处的舰队所采用的障眼法，所以决定尽早采取对策。

“欧鲁特里奇，马上传令全军！”

“要攻击吗？总司令阁下。”

“不是攻击，是‘爆炸性的攻击’，你不觉得这种说法比较适合吗？”

“您说的是，的确非常适合。”

欧鲁特里奇表示钦佩地回答。为了避免被要求做更进一步的批评，于是先行离去。

同盟军果然发动了“爆炸性的攻击”。由于兵力处于劣势，所以动员的兵力并不算庞大。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如字面上所说的一样，把潜在能力做了最充分的发挥。

“所有的官兵和舰队陷人浴血决战之中。”

同盟军的记载并不夸张。当时前线的战况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帝国军突破。当英格尔休塔打算把在后方戒备的卡夫曼舰队投人战场的时候，毕罗提督的舰队已经包围了同盟军的左侧，致使同盟军的速度受到牵制。

虽然表面上帝国军已脱离困境，占了上风，可是他们还是错失了致胜的先机。卡夫曼舰队在这个时侯应该放弃后方游击战的策略，而到前线与毕罗舰队齐力攻击同盟军的左翼。这么一来，同盟军必定很快被瓦解。

可是英格尔休塔为首的幕僚团并没有这么做。倒也不是因为他们见识不足，而是总司令海贝尔特要求维持一定数量的后备军力。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艾尔斯泰德的舰队在帝国军的侧翼和背后展开“像鞭炮一样无的放矢”（尤斯夫·托波洛口述）的战略，扰乱了敌人的通讯和心理。当然，帝国军的主要致命伤还是在于对敌情和地理环境的不熟悉。

“这一刻，帝国军已经注定非输不可了。”

达贡会战过了三十年后，以统合作战本部长官职退役的欧鲁特里奇回想起当年的战役，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虽然欧鲁特里奇算不上是杰出的实战专家，但是他为人温和公正，又有识人的眼光，曾经拔担

过无数的人才，是同盟军历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同盟军军事学校还以他的名字作为教学大楼的名字，不少历代名将就是在那里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例如布鲁兹·亚修比、朗夫·卡尔先、西德尼·席特列，还有杨威利……

※※※

七月二十日。

这天早上，帝国军的巴森海将军战殁。

他的死是因为犯了双重错误所导致的结果。巴森海将军错把敌人当成盟友、盟友当成了敌人。他将英格尔休塔舰队当成敌军，企图断其后路。不料反而将毫无防备的右翼暴露在艾尔斯泰相舰队的攻击范围之内。喜出望外的艾尔斯泰德见机不可失，于是让敌舰先行半分，再从斜后方展开攻击。第一波攻势就击毁了三百艘以上的舰艇，火炮和金属碎片汇聚成团团漩涡。这突如奇来的攻击让巴森海中将一时措手不及，原本他打算挥军回转，可是这么一来，又会形成背对敌人的局面——这时他仍以为英格尔休塔舰队是敌军——所以又撤回了命令。最后他决定照原订路线前进，然后从敌人后方逃至战斗区域之外。可是反反复复的命令却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厄运，整支舰队秩序大乱、失去了控制。艾尔斯泰德紧咬着巴森海舰队发动猛攻，等英格尔休塔发觉情况不对，回头支持巴森海舰队时已经为时已晚，艾尔斯泰德舰队大获全胜，巴森海中将也成了帝国军第一位战殁的提督。

海贝尔特总司令获知这项消息时，脸色刹时变为铁青，他立即召回作战负责人英格尔休塔。

在众目环伺之下，年轻的指挥官怒斥英格尔休塔的无能，并伸手扯下他胸前的勋章。而且就在面无血色的英格尔休塔面前将勋章掷到地上，用军靴狠狠地踩踏。

这无情的惩罚，在幕僚们看来只是更加暴露了总司令官残暴的嗜虐性格。他脚下踩的不只是英格尔休塔的勋章，还包括了所有幕僚的尊严。可是海贝尔特完全不了解这点，因为生为皇室的缘故，从小到大他从来不必顾虑臣下的心理和感受。

为了求胜，只有集中兵力一途——海贝尔特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英格尔休塔建议，先观察敌情再慎重下令，可是海贝尔特完全充耳不闻，急着下达指令，结果导致了致命的失策——帝国军的通讯遭到

同盟军窃听。就这样，因为兵力的分散、本队的孤立、战略的混乱、总司令部的急躁、以及补给不足所造成的战斗力薄弱、兵员锐减等等的内情，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搜集网下。

二二时四0分，同盟军总司令林·帕欧通令麾下所有舰队，等帝国军残存的兵力集结完毕，立刻予以包围攻击。其实，这时候他们的包围网差不多已经布阵妥当，只等着发动总攻击了。

七月二十一日，0时四0分。

涅史密斯·提德中将舰队对帝国军左翼发动第一波攻击。

虽然提德舰队所保有的火炮总计有四二万二七五0门，不过运转率仅有75％，舰队将可利用的三十万门火炮一齐发动攻击。刹时，密集的白色光束在黑暗的空域中形成了一道道的火网。

同盟军的火力像一面光墙般朝帝国军直击而来。帝国军的驾驶员们还来不及发出警报，左翼舰队便被卷人了如千军万马般倾泄而来的炮雨中。顿时，数百座核融合炉同时爆发，爆炸的闪光又形成了另一堵光墙。

有的舰船瞬间化为灰烬，有的变成一团火球，有的拦腰炸开，有的则是组员全数丧生，船舰失去控制开始漂浮。

遭受痛击的帝国舰队陷人恐慌，企图从另一个方向脱逃。不过安德拉修的舰队早已挡住他们的退路。

安德拉修应该进攻的。而他也这么做了。他以极度自信之姿，从指挥席上站起来，以高亢的嗓音下达指令："第一命令、进攻！第二命令、进攻！第三命令、还是进攻！！"

原本处事慎重的安德拉修就是因为这简单而强烈的命令，奠定了"勇将"的声望。而且这道命令完全正确。陷入混乱与恐慌的帝国军试图找出敌人兵力较弱的部分，杀出重围。但是在整然有序而且火力凶猛的安德拉修舰队的炮轰下，帝国舰队完全无力招架，哈森克里佛就是在这个时候搭船狼狈脱逃的。

原本想先发制人，结果却落得处处挨打的帝国军，如今只能想尽办法躲过敌人的攻击。他们除了向内侧退避别无他法，因为一旦突出在外，势必成为敌军集中攻击的箭靶。

就这样，帝国军的舰队变成了紧密的球状阵形。可是这种消极的产物，只是让舰队失去主动的行动力，变成被动挨打的活靶子罢了。

另一方面，尽管同盟军将帝国军团团包围，但由于兵力不足无法形成结实的壁垒。因此，如果帝国军将剩余的兵力编制成纺锤状或圆锥状的阵形，集中攻击某一处，或许半数以上的舰队还有机会脱逃，可惜他们没有采用这个策略。当然、这得归功于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苦心设计的包围战。在同盟军穷追猛打、不断缩小包围网的战术下，造成帝国总司令心理上极大的压力、陷人恐慌的状态，最后连指挥系统都跟着瓦解。

帝国军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球状的阵形越缩越小。相对的，敌人的包围网却越来越厚实，攻击效率也一次比一次高。同盟军舰队火力全开，发挥致命的破坏力与杀伤力，帝国军的一艘舰艇被击中后，立即化为一团白热的火球。有的船舰因为距离过近，发生连锁爆炸，有的则是受到爆炸乱流的影响失去控制，无法躲避敌人的攻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战斗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每一秒钟都会有大量的生命沦为无情炮火下的冤魂。

※※※

七月二十二日四时三０分，银河帝国远征军全军覆没。侥幸躲过敌人追击、平安逃回帝都奥丁的只有三十六万八二００名，生还率仅仅8.3％。

在同盟军方面，二五０万大军中生还的有二三四万人，而且没有损失任何一名提督。所有的舰艇官兵对这次能大获全胜，无不欣喜若狂。

“战争结束了。等我们处理完战场上的事情后立刻回去，二十万打的香槟正等着我们回去痛快地畅饮哪。”

林·帕欧在回师的途中指示通讯兵联络首都方面，然后就从舰桥上消失了。由于他没有回总司令官室，所有的幕僚紧张的四处找人。后来才知道他躲到随舰护士的房间里去了。代理总司令官处理战后一大堆繁琐事务的倒霉鬼则是气得直跳脚。

“气死我了！为什么苦差事通通落到我头上来！你们每个人都把工作推给我，难道就不会自己想办法解决、让我稍微喘口气吗！”

※※※

对失败者来说，他们的境遇和胜利者完全不同。

海贝尔特在最后一刻，被勇敢的士兵突破重围救了出去，但是他整个人早已经因为行动的失败而陷人恍惚的状态。过去他那不可一世、意气风发的模样、以及在部下面前那种残忍的傲慢已不复见。现在的他只是一个辜负父亲期待、把皇帝的权威和帝国军的荣誉践踏在地的失败者。原本唾手可得的至尊之位，如今就像地平线的彼方那样遥不可及。

英格尔休塔原本打算自杀，可是被部下及时夺去了手枪。他失声苦笑："……我英格尔休塔恐怕不是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断送在自己人的手里……"

果然，回到帝都之后，英格尔休塔就被带到秘密军事法庭等待判决。

至于达贡会战大败一事，政府并没有对外公开，只说因为战况不利我方，只好主动撤军。但是对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蒙受如此重大的名誉损失，必须找一个代罪羔羊当祭祀品。这个可怜的角色当然不能由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室成员承担。很自然地，这个"重责大任"成了英格尔休塔这一生最后的任务。

军事法庭判处英格尔休塔死刑。他们不仅要他承担败军的责任，还把长官的无能腐败以及同僚的罪过，统统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说什么物资的不足是因为他私盗军需、中饱私囊，情报的混乱是因为他与敌人串通、故意扰乱己军的通讯。

英格尔休塔在审判过程一直沉默不语，他没有责骂任何人，也不为自己辩护。不知是否因为早已对这次的审判死心？还是想对死于这场战争的官兵们赎罪？或者两种都有可能？究竟是哪一种答案，没有人知道。

法庭内，站在法官与检察官面前热烈辩论的是法官所指派的被告辩护律师欧司法鲁特·冯·缪兹中将。他被指定为被告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他与被告１０年来感情不睦，经常发生争执。可是缪兹中将违背上级的旨意，将个人恩怨抛诸脑后，竭尽心力为他口中常说的"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的男人的权力和名誉辩护。

“检察官说，被告必须担负帝国军败退的责任。可是被告不是总司令官，他只是一介参谋。检察官说，被告没有设想周全的作战计划。可是被告不是参谋长，只是一介参谋。检察官说，被告私盗补给物资，使我军蒙受损失。可是被告不是主计总监，只是一介参谋。检察官说，被告妨害通讯，导致战况不利我军。可是，被告不是通讯总监，只是一介参谋！一名小小的参谋怎么可能同时掌握远征军的总指挥、作战、补给、通信各方面的指挥权限？如果可能的话，那么赋予他这些权限的组织才是罪魁祸首。如果组织没罪的话，那么放任他如此跋扈嚣张的各级主管就有罪。如果被告有罪的话，那些人也难逃其咎。我欧司法鲁特·冯·缪兹身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为了保护帝国军和法庭的威信，请求廷上判被告无罪。本职非常确信，被告正在为莫须有的罪名接受不当的审判……”

虽然这是一场秘密审判，但是缪兹中将的这番辩论还是流传到外面，后来的人为他取了一个“弹劾者缪兹”的美名。

只是，尽管缪兹的主张和论点再怎么于法有据，还是左右不了审判的进行和结果。对于这样的结局，他感到极端的无奈。

当被告被宣判死刑时，没有人感到惊讶，连英格尔休塔和缪兹也不例外。尽管辩护师强烈抗议判决违反了正义和事实，甚至要求减刑，可是都没有被法官采纳。

执行枪决的当天早晨，站在刑场上的英格尔休塔向见证人缪兹深深点头致意。那是从审判开始后，他唯一一次表达自己的意思。

事件后，战败的真正罪魁祸首海贝尔特也被软禁在离官，并且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疗。缪兹中将则在这次辩护任务中，遭到宫廷和军方的忌讳而被解除了帝都防卫司令部参事官一职，贬为边境的警备管区司令官。之后还奉命投人“当地的预备役”，就是实际上的流放。就在他离开之后，帝都奥丁历经了六年的宫廷斗争、暗杀、冤狱等事件，死伤惨重，也有不少人因此投靠了同盟国。帝国历三三七年（宇宙历六四六年），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即位，他召回流放的缪兹，命他担任司法尚书，扫荡危害帝国的多起犯罪和阴谋——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

就这样，如同盟国最高评议会议长马奴耶尔·琼安·帕特利希欧所预言的，同盟军在达贡星域会战的胜利只是“一切的开始”。

至于揭开序幕的两位麻烦人物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在战后成了同盟国最受敬重的英雄，而且双双晋升为元帅。不过，他们的晚年却过得并不怎么如意，同盟军也刻意疏远这两个人。虽然他们以前的幕僚欧鲁特里奇尽力替他们奔走，却没有太大的作用。

“……不容置疑地，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两位元帅都是军事天才。可是，天才要如何生存、如何在组织里立足、或是组织该如何对待天才，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要面面俱到实在是不容易”——《欧鲁特里奇回忆录》

# 白银之谷

卡布契兰加行星位于银河帝国的要冲伊谢尔伦往自由行星同盟的方向约八．六光年的宇宙点的位置。那是一颗连恒星光都需要花一ＸＸ０秒以上才能抵达地表的冰冷惑星。在那里，一天有二十八个小时、一年有六六八天，春秋两季极短，年中有六００天以上是天寒地冻的冬季。

这颗行星在历史上一直是帝国与同盟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了提高空中攻击的效率，两军的战火常常蔓延到气候条件极差的行星地表。这里的军事设施年复一年地遭受同样的命运，盖了又被炸、炸了又重建。像一处名为Bill的帝国前线基地一直到帝国历四八二年、宇宙历七九一年时，才正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同年七月，刚从帝国军幼年学校毕业的两名少年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到这座基地赴任。这是在莱因哈特冠上罗严克拉姆的姓氏之前五年的事。

当时他们两个只有15岁，但是莱因哈特已经长到一七五公分，吉尔菲艾斯也有一八０公分。

他们两人非常受人瞩目。莱因哈特有着一头阳光般闪亮的金发，以及令人联想到蓝玉的苍冰色眼眸，是一位少见的绝色美少年。而留着火红色头发的吉尔菲艾斯，在莱因哈特的光芒下虽然略显黯淡，但也绝对称得上是俊秀之姿。

莱因哈特毕业后，原本只能当一名预备军官，但他却被授与少尉的官阶。他能享有和士官学校毕业生一样的殊荣，主要是因为他的姊姊安妮罗杰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宠妃，在皇帝的暗示下，莱因哈特才能得到现在的职位。在帝国体制里，君主的意志本来就凌驾一切的法律，再说也没有任何一位朝臣会为了区区一名少尉的任官而向皇帝厉言相谏。

莱因哈特当然也满腔热血地期待到太空作战。可是他初次上阵的地点不是太空，却是边境的某座荒凉的惑星。对于这样的安排他感到相当沮丧和失望。对他而言，只有在广阔无边的宇宙空间才能一展抱负和才能。如今被派到一个天寒地冻的高重力惑星，满天星斗的宇宙

看起来是那么地遥不可及，也难怪他不断向好友吉尔菲艾斯大吐苦水。最令他感到不满的，是卡布契兰加行星的战斗根本学不到任何战略上的意义。

但是尽管如此，能被分派到前线勤务一直是莱因哈特的愿望。原本人事局安排他到后方的军医院担任事务员。这个职务既轻松又安全，而且还有不少油水可捞，是人人抢着要的肥缺。不过莱因哈特并不图享乐，所以回绝了这项派令。当时人事局长还认为他是个“不识时务的小子”，不过还是照他的愿望安排他上前线。

卡布契兰加行星是一片酷寒的不毛之地。不过在赤道厚达一三．五公里的冰层下却蕴藏着锅、剔、氧化钛、锡金属、镍、锗、锑、纯矽等稀有矿物。银河帝国和自由同盟都只能确定矿物的存在，谁也不敢保证是否真的有开采的经济价值。虽然双方都曾在这里建设采矿基地，可是每次都遭到对方的破坏。就为了“不能让宝藏落入敌人手中”这种低层次的战斗动机，两军在这里投注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不但加重了这里的酷寒，也制造了不少战争冤魂。

手持子弹式步枪的士兵带领莱因哈特来到司令官室。

警备兵之所以使用子弹式步枪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对古董有兴趣，而是必须藉着枪声恫吓敌人。这一点，有大气的惑星和无声无息的宇宙空间是不同的。

Bill基地虽然经过多次扩张，不过到现在还是一座小小的军事基地，司令官是一名叫海鲁特的上校。

这位年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外表看起来阴沉、诡异，双眉粗而向外，唇色黝黑，眼神毫无生气。

他用单手回应莱因哈特的敬礼，另一只手则握着一张皱折的纸片。看起来像是重要的报告书或是命令之类的信件。海鲁特注意到莱因哈特的视线停留在纸张上，匆匆忙忙地将纸塞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摆出一副威严的态势。

“虽然令姐蒙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但是别忘了，你只是一名新任的少尉。我劝你最好公私分明，免得背后惹人闲话。”

“属下知道。”

“你在幼年学校的成绩好像很不错，不过理论和现实是不同的，这一点你可要搞清楚！”

“是，属下知道。”

要压抑内心的轻蔑之意还真是得花费一番功夫。对莱因哈特来说，像海鲁特这种只知道搬弄陈腔滥调来展示自己的刚直和威严的人，根本不值得尊敬。面对皇帝宠妃的胞弟，非但不懂得以自身的能力和见识让对方折服，反而用军队组织的权威加以侗吓，这种人还有什么好指望的。

“这年头，真正的人才实在不好找。”

莱因哈特感到有些失望。为了理想，他一直希望能找到将来可以当他左右手的可用之才。这件事他只告诉吉尔菲艾斯一人，因为他知道，告诉别人只会招惹不必要的嘲笑。

※※※

吉尔菲艾斯正在圆顶状基地的中央大厅等待莱因哈特。突然，他听到一阵不寻常的叫声。如果是一条狗或一匹狼的话，听到这么尖锐的声音一定会竖起耳朵吧。吉尔菲艾斯警觉地巡视着大厅四周，寻找叫声传出的方向。很快地，他的视线锁住堆放建材和车辆零件的角落。

那是一幕令人做恶的光景，至少对吉尔菲艾斯来说是如此。六名男人压着一名女人。女人不断地尖叫、抵抗，而男人则是嘻笑怒骂地剥去她身上的衣物。其实这样的光景在战斗前线早已是司空见惯，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些被派到前线，为一场莫名其妙、胜负难料的战争，长期处于战斗状态的士兵来说，他们的精神早已被腐蚀殆尽了。骑在女人身上的那几名士兵，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理性。就连发情期的禽兽看到他们这种疯狂、毫不节制的兽欲，恐怕也会觉得羞愧吧。

发狂的士兵们发现有人靠近，突然停了下来。一打怀着敌意和不安的视线，一齐投向站在他们面前的红发少年。

“干什么！你是新来的菜鸟吧？”

一名双颊浑圆、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的年轻士官开口质问。

“等我们玩够了再换你，你就先忍着点吧。”

“别傻了！少年人都很性急的，怎么挨得了那么久呢？”

士兵们轰然大笑。吉尔菲艾斯长这么大，还没听过像这么无耻、低俗的笑声。虽然以前在学校念书时，因为身份较低的关系，常遭到一些贵族子弟的羞辱，但是今天的笑声听起来格外令人感到不舒服。

“住手！”

他大喊着！声音充满着无法言喻的嫌恶感，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怒气，爆发似地瞬间冲进每一道血管，直达指尖。或许那是出自洁癖而产生的正义感，但是其中还有另一种更难以压抑的情绪存在。

他想到的是，安妮罗杰被带到皇帝的寝宫时，是否也像地上的那个女人一样死命的抵抗？或者，在面对无力违抗的权威和暴力之前，只能无奈的屈服？五年前吉尔菲艾斯还是个小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安妮罗杰被皇帝带走，那份愧疚至今还深藏在他的内心深处。

“嘿嘿、兄弟们，你们听到没有，这个红头发小鬼竟敢命令咱们耶！”

说完，一伙人又狂笑起来，那是确信自己处于优势地位的一种笑声。毕竟，他们有六个人，而红发小鬼只有一个，而且他个儿虽高，身材却显得细瘦，看起来一点威吓感都没有。或许在同侪的眼中，他的确给人稳重、成熟的印象，但是对眼前这几个经历过战场杀戮的士兵来说，根本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叫你们住手，听到没有！！”

吉尔菲艾斯再次大喊，但没有得到善意回应，而且还招来更肆无忌惮的笑声。接着，一团东西朝他这边丢了过来。顿时，鲜绿的色彩遮住了他的视线。那是士兵们从女人身上撕下来的衣物。

少年的眼睛燃烧着无法压抑的怒火。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对方冲了过去。虽然士兵们紧急跳开，可是还是慢了一步。那个一脸青春痘的下士官，用手捂住嘴。没多久，一道血红色的游丝从他的指尖流到手腕。刚才的冲撞，让他咬到了舌头的前端。

“他妈的……小……”

下士官狠狠的咒骂着。另外的五个人因为即时跳开，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他们放开女人，两眼冒着阴险的愤怒和复仇的火焰。嘲笑和讽刺已经不足以摆平眼前的事态。

突然，一记右飞拳冲着吉尔菲艾斯直击而来。虽然劲道凶猛，但是用来对付吉尔菲艾斯的话，速度还不够快。吉尔菲艾斯先一步闪开，随即准确无误地朝对方的下巴重击而去，那个人当场向后飞了出去。这时，一个看起来像是带头的家伙冷不防地从后面架住吉尔菲艾斯，让他动弹不得。

“大家上！”他才发出杀气腾腾的哈喝，突然一道黄金色的闪光出现在他们视界。瞬间，那个带头的士兵发出一声惨叫，随即扑倒在地。一名金发少年脚踩在他的身上，以严厉的口吻威吓：“不准动！”

他的声音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直直地刺进士兵的胸口。原本正准备上前攻击的士兵顿时凝住不动，惊恐地望着眼前的金发少年。

“谁敢再动一步，我马上刺穿你们老大的咽喉！不在乎的人尽管来吧！”

士兵们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他们的神经早已被莱因哈特那对苍冰色的眼睛所释放的犀利目光牢牢镇摄住。莱因哈特脚踩着躺在地上的彪形大汉，昂然的战斗气势令人不寒而栗。

“吉尔菲艾斯，谁手上有枪就杀了他！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扛！”

他那毫不畏惧的眼神和音调，已经为这场争斗划下胜负的休止符。士兵们的抵抗意欲一下子就被摧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和挫败感。虽然这些人在弱者面前，极尽所能地逞其凶暴的本性，可是面对强者的时候，却像见了猫的老鼠，吭都不敢吭一声。

“住手、你们在做什么！！”

突然有人传来一阵怒斥。那是弗坎贝尔上尉的声音，这场纷争最后由他出面调停。

被弗坎贝尔上尉训斥了一顿后，莱因哈特被带到海鲁特上校的办公室。不过他面对一脸铁青的上校时却丝毫没有畏惧之情，反而昂首挺胸，以不妥协的表情和口吻替吉尔菲艾斯辩护。

“吉尔菲艾斯的官阶本来就在那些士兵之上，当然有资格命令他们。那些人才是罪魁祸首！再说，他们的作为已经严重损害到皇帝陛

下还有帝国军的名誉。吉尔菲艾斯出面制止他们，正好可以挽回百姓对咱们帝国军的信任，他的行为应该被赞扬才对，怎么反倒被责罚呢？”

莱因哈特的这番严词批评，不只是替好友辩护，而且也是对军纪涣散以及指挥官的无能，表示强烈的抗议。

他走出上校办公室后，在走廊等待的吉尔菲艾斯向他深深点头。

“莱因哈特，我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错不在你呀。”

“话是没错，可是这么一来，你的立场……”

“如果我看到那副光景却不出面制止的话，我想你一定会看不起我。所以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是。”

吉尔菲艾斯又向他点头。莱因哈特轻松地笑了起来，然后用他那细长高雅的手拨弄着好友的红色头发。

“我不是叫你不要放在心上了吗，你再这样点头点个不完，当心以后要倒立着走。”

※※※

弗坎贝尔的视线从监视荧幕上移开后，忿忿地说：“哼、好狂妄的家伙！他以为子弹只会从正面飞过来吗？”

这是几百年来用来表示敌意的一种老掉牙的俗话，身为上尉的弗坎贝尔毫不羞耻的引用。

“上校、如果放任那小子继续嚣张的话，不但无法维持军纪，更会损及您的颜面，我们得想个办法治治他才行同！”

海鲁特上校仿佛无视于弗坎贝尔的扇动，面无表情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去。当他看到弗坎贝尔读了纸条上的文字后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这才笑了起来。不过不是开朗的笑，而是一种隐含着邪恶的笑。

“……你知道了吧，那家伙一心想建立军功，我们就成全他吧。至于他能不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就得看他的能力和造化了。当然啦，万一收到反效果也怨不得别人了。”

※※※

两个小时后，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接到命令，要他们搭乘机动装甲车前去侦察敌人的军情。

专为寒冷地带改造的机动装甲车“豹式－W”，这两年来一直是帝国军陆上部队的主力。装甲车配备有氢电池发电的九百五０匹马力的引擎、一二厘米口径的电磁炮、泛用型的巴尔干光束炮各一门。另外，时速可达一二０公里的车体是由有机强化陶瓷和氧化钛所制作而成，外面涂了一层可以吸收电波、红外线、低频率的无色涂料。除此之外，车内还装置了惯性航行系统、红外线夜视系统、空中姿势制御系统、指向性集音解析系统、地在气侦测系统等等，各种高科技系统一应俱全。帝国军投注相当庞大的经费在开发新式军武、电机工学方面的技术，完全没有考虑到是否收到了等值的经济效益。

以军武技术来说，通常性能优越的索敌、通信系统，一遇到同等性能的防御、妨害系统便会陷人瘫痪。当彼此的高科技武器无法继续作业时，什么军用犬、通信鸽啦，通通会被派上用场。而另一方则会利用喷洒脱臭剂、或是放出食肉性的猛禽来对应。总之，双方在这场可笑的战争所投注的物资与人力，实在多的令人无法想像。

莱因哈特对战争本身并没有抱持否定的态度。倒是上级无视战略的意义，每次和敌人交手总是随便应付了事，这种缺乏全盘计划。软弱无能的作风，让他感到异常愤怒。

“那些人……不、不只他们，帝国军上上下下都是一样。他们完全不去思考我们是为何而战、或是要如何打赢战争！他们总以为只要一发现敌人，把他们全杀光了就好。”

莱因哈特的想法当然跟这些人不同。他的野心是统治整个宇宙！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他必须推翻现在的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只有这样银河帝国才能彻底的改头换面。而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必须先抢到武力和权力。要抢到武力和权力，就必须先立下辉煌的战功、爬到上层的地位不可。

自称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军的陆上基地，据推测是位于西北方向，约六００～七００公里远的一处山谷里。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这次的任务就是去确认该据点的正确位置、还有收集情报，以便做为帝国军发动攻击的依据。

海鲁特上校的这项命令，表面上只是一次例行勤务，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上校对他们的惩罚。因为这项命令既粗糙又笼统，而且没有指派精通地形的士兵随行。虽说车内的电脑已经输人所需资料，但是那毕竟只能发挥辅助作用。

上校的刻意刁难是无庸置疑的。只是，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是单纯的看不顾眼，应该不会如此恶意相遇。以前也曾有人看他们不顾眼，但是这一次的情形似乎不太寻常。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坐上装甲车，孤独地驶离基地。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们开了将近5个小时的路程。

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不过还是会造成冰雪的融化。厚厚的冰层底下，偶而可以看到几道龟裂的痕迹。由于冰层很快重新结冻，所以水滴快速凝结时产生的水泡就被留了下来。看起来就像时间被冰冻了一般，静静地躺在不被打扰的冰层下。

当夜色将天际染成深蓝的色彩时，吉尔菲艾斯发觉情况似乎不太对劲。这时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一条狭长的山谷，离基地差不多有五００公里之远。驾驶座的吉尔菲艾斯搔了搔头发，侧着头，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

“好奇怪，你看这个。”

他手指着能源的刻度表，上面的红色警示灯正一灭一亮地闪着。莱因哈特皱起了线条优美的双眉，随即下令停驶。

“我亲眼看他们换上新的氢电池的，怎么会……”

“嗯、我也确认过了。只是后来我又下车，离开了一会儿……”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四目交望。莱因哈特恍然大悟地咋了咋舌。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车子被上校动了手脚。

“这算什么惩罚！根本是要置我们于死地！”

“你说的没错。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设计陷害我们呢？要是我们死了，后果不是很严重吗？”

“我也想知道答案。”

莱因哈特摇摇头，他那金黄色的发丝像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麦秸般波动着。吉尔菲艾斯一时之间看得入迷，不过很快的就回过神。眼前

面对的可是生死攸开的危机，不是欣赏美景的时候。

“现在该怎么办？剩下的能源根本不够回基地……”

“等天亮之后再说吧。现在就算我们想走，也走不了。”

这并不是莱因哈特的选择，而是情势所通，别无他法。一旦动力用光了，不光是装甲车动不了，连车上所有的装置也会跟着瘫痪，包括武器、照明和暖气、索敌系统都会失效。

最后，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利用剩余的能量将车子开到冰崖的一处凹洞、再盖上冰和雪做伪装，车走过的痕迹也稍为做了掩饰。接着，在附近散布许多小型感应器，用来侦测机械反应。

做好防范的措施后，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钻进车里。虽然身上的隔热服有保温作用，不至于被冻死，但是随着车内温度骤减，感觉也是挺难受的。呼吸的鼻息一接触外面的空气便立刻冻住，发出像静电的丝丝声，脸颊也被冷空气冻得越来越不舒服。他们打开手电筒，将光源调到最小。不过对这两个正在发育的大男孩来说，现在最令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饥饿。

“真想吃我姊姊做的洋葱派，再配上一杯热咖啡。”

“最好多加一点奶油！”

吉尔菲艾斯跟着搭腔。以他们两人的体质根本不需要担心发福。一个线条优美、一个肌肉强韧，两人的反应神经和弹性都属一流。

“跟姊姊的洋葱派比起来，这东西简直是喂猪吃的饲料！”

莱因哈特用手指按了一下硬梆梆的黑面包。虽然车上备有放射线保存的速食品，不过那也得加热过后才能食用。不过撇开这些不谈，黑面包的品质实在差劲的令人意外。

“上校那家伙八成扣了不少油水吧。”

这的确非常有可能，因为他们已经见识过军队的颓废和腐败。但是，这样的现象绝不是从下层腐蚀起，而是由上至下开始溃烂。这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历史上从来没有例外。

莱因哈特用手指扬了搔那头金黄色的头发。

“不管是饿死还是冻死，总之我才不要死在地上。既然人都难免一死，至少我想死得其所。”

这也难怪，吉尔菲艾斯这么想。他知道莱因哈特不属于陆地，他生来就应该是这翔天际的游龙。不管是群莺乱舞、百花盛开的花园，或是大理石建造的水晶宫殿，都不适合当莱因哈特的葬身之地。

“吉尔菲艾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死在什么地方？你总不会希望死在这种冰天雪地里吧？”

“只要有你、还有安妮罗杰小姐在身边……什么地方我都无所谓。”

吉尔菲艾欺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清风无欲之人，相反的，他认为这是个奢侈的愿望。因为他是真心期待能和莱因哈特、安妮罗杰一起共创未来。

“将来不管我拥有什么，一定会和你分享。名誉、权力、财富。我都会分你一半！”

莱因哈特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热切地道出内心的想法，不过随即又一脸苦笑地说：

“……可是，现在我只有黑面包和咖啡，还有希望而已。”

“你愿意和我分享，我已经很高兴了。”

吉尔菲艾斯照着莱因哈特的意思，把最后的咖啡分别倒进两个杯子里。因为要是把咖啡全部留给莱因哈特，他一定会生气。

“喝完这杯咖啡立刻就寝，这是命令。”

“是、少尉阁下！”

吉尔菲艾斯故做正经地回答。尊重莱因哈特的自尊和责任感也是他重要的工作之一。

※※※

从幼年学校毕业的时候，莱因哈特的优异表现让他理所当然地坐上首席的位置。但是对他而言，那只是学习的结果，并不是努力的目标。他必须累积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和经验，以备将来应用之需。其实，莱因哈特个人是比较偏重创造力和构想力的，所以成绩的排名对他来说实在是愚蠢至极。一旦将来他掌握了权力，想必一定会对死板的幼年学校和士官学校教育进行全面的革新吧。

吉尔菲艾斯在课业上的表现虽然还算优秀，不过在他和莱因哈特之间，还有一群汲汲营营于追求好成绩的优异生。

在实技科目方面，吉尔菲艾斯的成绩倒是不输给莱因哈特。他的射击成绩是全学年排名第二。第一名是一位个头矮小、人称射击天才的学生。那个人不仅是射击技术绝佳，而且总体评价的成绩也遥遥领先吉尔菲艾斯。

在肉搏战方面，吉尔菲艾斯则是拿到全学年的第一名。虽然同济之中不乏个头比他巨大、胳臂比他粗壮的学生，可是吉尔菲艾斯还是凭藉着灵巧的反应和流畅的动作，一一打败了他们。不过基地的士兵们并不知道这些事。

尽管吉尔菲艾斯的表现可圈可点，可是莱因哈特并没有因此而满意。

“如果只是普通的护卫，随便找都有。可是你不能以此自满，因为将来你必须代理我，率领上万艘的舰队哪。”

他常和吉尔菲艾斯讨论战略和战术。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们像是在作春秋大梦的轻狂少年。但吉尔菲艾斯却非常高兴能有这份荣幸聆听莱因哈特这位金发美少年叙述他的宏图大志。

现在他正在和莱因哈特的姊姊、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高兴地畅谈着。

庭园里，安妮罗杰站在阶梯式的瀑布旁，观赏着波光涟涟的水流。她的形貌深深地烙印在吉尔菲艾斯的脑海。不管是第一次获准进人新无忧宫时、或是在白亚官殿的几何形的园林里，那些如彩虹般的巨大喷水池，他从来不看一眼，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静静地凝视着他内心官殿里的那位女神。

安妮罗杰少女时代的模样至今依然清晰地停留在吉尔菲艾斯的内心深处。她留着一头比弟弟莱因哈特颜色稍浓的金发，身上穿着朴实却不失高雅的衣服，外面罩着一件白色围裙。记忆中的她正在和弟弟还有朋友一起烤洋葱派。在此之前或之后，吉尔菲艾斯都见过不少衣着华丽、穿金戴银的贵妇人。但不管她们穿的是统罗绸缎。或是戴着钻石翡翠，在他看来都比不上系着白围裙的安妮罗杰来的清纯动人。

“……莱因哈特、齐格、快去洗手！派已经烤好，等你们来吃了！”

多么甜美的声音用——那个时候，安妮罗杰就是用这个声音委托他的。

“——齐格，莱因哈特就拜托你了。虽然他还有其他的朋友，可是我知道他只需要你一个。你愿意接受我的请托吗？”

“是……是，我发誓用生命保护他。”

红发少年发自内心真诚地回答。对他来说，那是神圣不可儿戏的誓言。

“这可不行！我要你们两个人都好好地活着。”

安妮罗杰瞳孔的颜色也比莱因哈特来的深。她静静地凝视着吉尔菲艾斯，眼神是那么地深沉，仿佛就要让人沉醉其中的泉水一般。

“必须牺牲其中一方的友谊是无法长久的。我希望你们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彼此扶持、互相鼓励。”

“是、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做。”

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但吉尔菲艾斯却花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口。其实，他心里想知道的是——我对你是否也是不可缺少的呢？或者，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尽管心里如此呐喊着，可是现实的束缚太多了。吉尔菲艾斯只能默默收藏起那份如波涛汹涌般的感情，目送安妮罗杰朝佛洛伊登山地走去。

他曾经两次和安妮罗杰两人造访佛洛伊登的山庄。当然，是趁皇帝不在的时候。第一次去，那里正好吹起春天的山岚，整个山庄笼罩在灰蒙蒙的云雨里，结果那一次什么都没玩到就打道回府了。

再次拜访时是个大晴天。山里的小溪就像融化了的水晶般晶莹剔透。他们在溪边垂钓群鱼，然后把钓来的鱼抹上奶油，放在用石头和树枝搭起的炉坑上烧烤。仔细回想起来，这可是随便滥用特权的举动呢，毕竟佛洛伊登山地的一切，包括空气、水、泥土、还有溪里的鲫鱼，甚至连杂草都是属于皇帝的私人所有。山庄和住在山庄里的女人也是……

不过这也是吉尔菲艾斯最不能忍受的一点。皇帝在享用豪华的宫殿里夜夜歌舞狂欢，或者到广阔无垠的私人猎场猎捕野牛、狐狸，这些都无所谓。他用世上最珍贵的珠宝、大理石、贵重金属装饰私人起

居室也不要紧。只要他有兴趣和财力，爱怎么挥霍都随他去。甚至，他要在后宫豢养多少嫔妃也没人反对。反正，等着成为皇帝的所有物、追求特权的美女也大有人在。

但是安妮罗杰和她们不同。她绝对不是关在腐败的皇帝之鸟笼里的那种女人。

吉尔菲艾斯怎么也不能接受，纯洁善良的安妮罗杰竟然必须去服侍一个几乎连礼服的上勋章都承受不住的糟老头。她那双细白、温暖的手，应该是为了莱因哈特和他自己而存在的，所以她才有两只手不是吗？吉尔菲艾斯心里是真的这么相信着。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必须协助莱因哈特推翻现在的皇帝，彻底地改变政府的权力结构。而支持他们为目标奋斗的最大原动力，无可置疑的就是正义的力量。

※※※

吉尔菲艾斯感到肩膀轻微地震动着，随即很快地惊醒。他睁开眼，才发觉原来是莱因哈特正轻轻地推着他的肩膀。

“发现三辆敌人的装甲车。”

莱因哈特轻声的说。吉尔菲艾斯看到莱因哈特肩膀上湿湿的，也压低了声音问：“你趁我睡着的时候偷偷跑出去了吧？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我现在不是叫你起来了吗？我们的车没有使用任何能源，所以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位置，这一点对我们比较有利。只是，我没想到敌人居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上校恐怕也没料到吧。”

“我看，他高兴都来不及呢。”

莱因哈特咬着牙，忿忿地说。他大胆的推测，上校很可能和朝廷里的高官有挂勾。否则，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而且随时可能遇到敌人的情况下，只派两个刚到任不久的菜鸟到前线侦测敌情实在太危险。何况其中一个还是皇帝宠妃的亲弟弟。

“据我推测，海鲁特上校八成和朝廷里的高层有挂勾，企图联手置我们于死地。”

“……这么说，这件事背后可能有阴谋了？”

“……没错，这已经不是上校一个人的面子问题，而是在我们抵达卡布契兰加之前，有人早已经准备好‘欢迎仪式’了。”

不管怎么说，眼前最重要的不是去揣测上校的葫芦里卖什么膏药，而是如何对付逐渐逼近的敌人。

“只要抢到对方的装甲车，我们活着回去的机会就大大提高了，你认为呢？”

“嗯，希望很大呢。”

尽管他们的初次战役变成一场求生之战，无法建立军功或一展雄心壮志，但是对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而言，能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并肩作战，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他们把放在车后座的RPG（精密诱导兵器）——反装甲车火箭发射器拉出来，确认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接着，莱因哈特取出求生刀，把垂挂在洞口的大冰柱砍了一段下来。他们爬上崖顶，从上面俯视正在通过狭窄通道的三辆敌人的装甲车。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互相使了个眼色，便开始动手组装火箭发射器。

曾经有一段时期，重机动装甲服是宇宙时代最先进的兵器之一，不过风光了短暂的时间之后便遭到淘汰的命运。主要是因为精密诱导兵器的出现，对它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机动装甲服不但体积笨重，接触地面时会产生极大的接地压，而且动作迟缓，正好成了RPG最好的箭靶。虽然它配备有弹射火箭，但由于积载的燃料太少，一下子就失去动力，最后还是逃不出111G的追击。可是如果加强武装或是增加燃料的承载量，又会变得更加笨重，反而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再者，就算机动装甲服可以承受一枚廉价火箭的攻击，但是穿戴者将因为剧烈的震动而引起脑震荡，失去执行能力，过去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这样，使用机动装甲服的阵营变得越来越少了。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小心翼翼地将火箭发射器装设在冰崖的棱线背面，避免被发现。因为一旦被敌人的金属感应器侦测到的话，一切就前功尽弃了。他们在崖顶等待第一辆车通过、第二辆通过……

虽然敌人的装甲车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莱因哈特他们还是可以从车辆驶过时所产生的震动，推测敌人的动向。就在第三辆通过时，两人迅速架起火箭发射器，从后方攻击最后一辆装甲车。

原来寂静无声的雪地里突然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装甲车顿时被火舌和烟雾吞噬。被炸毁的车体破片，随着窜起的热风四处飞散。

“解决一辆了。”

莱因哈特总算绽开笑容。他的笑在吉尔菲艾斯看来是那么灿烂耀眼。金发天使加上胜利的微笑，的确是最佳的搭配。

莱因哈特很快收起微笑，脸上再度蒙上紧张的神情。因为其他两辆装甲车听到爆炸声后，已经迅速调头。

橘红的火焰和黑色的浓烟继续向上窜升，在高处形成一团黑雾。装甲车停下之后，八名拿着光束枪的士兵立即跳下车。刚才那辆车很明显是遭到精密诱导兵器的攻击，如果继续留在车内随时有被击毁的可能。

士兵们交头接耳做了短暂的交谈后，随即以四人为一小队，兵分二路展开搜查。这么做的原因，一来是为了尽早找出敌人的位置，二来也可以避免遭受敌人的集中攻击。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下，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只是谁也没料到，攻击他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不过对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来说，这样反而有利，因为以二对八，根本没有胜算，可是二对四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在确认了敌人的位置后，两人丢弃了火箭发射器，从山崖的另一侧滑下。他们也决定兵分二路，对敌人展开个个击破。

四名同盟军的士兵小心翼翼地在雪地里前进，最后一名士兵还倒退着走，防止敌人从背后来袭。吉尔菲艾斯躲在前方一处转角，伺机丢出了一块碎冰。其中三名士兵被声音吸引，走了过去。剩下的第四名士兵迟疑了一会之后，才从后面赶上去。

瞬间、莱因哈特从暗处跳出，偷袭垫后的士兵。他把刚才用下的那段利如刀刃的冰柱夹在腋下，以轻如飞燕的矫健身手靠近。当士兵身上的装甲服侦测到热反应时，莱因哈特已经先一步扑上去。一道鲜红的颜色瞬间染红了原本毫无色彩的世界。

装甲服最大的弱点就在关节，尤其是颈部的关节部位。莱因哈特手持冰刃，不偏不倚地插进敌人的颈项，深深地刺人士兵的气管和颈动脉。

酷寒的空气中传出如气笛声般高分贝的惨叫。受到致命一击的士兵痛苦地扭曲身体，莱因哈特因为受到波及而跳开，冰刃也断成两半。一截握在手里，另外半截插在士兵脖子上。而士兵倒地时，那半截冰碰到冻结的地面又断折了。

听到惨叫声的三名士兵立即赶回来。当他们一发现莱因哈特的身影，立即将枪口对准他。

这时候，吉尔菲艾斯蜷曲起身体在冰地上翻滚，并朝敌人的方向连开三枪，枪法迅速而准确。士兵们头盔上的有机强化玻璃发出碎裂的怪声，随即其中两名接连倒地。而第三名士兵，大概是因为守护天使的保佑，在那一刻正好被湿滑的地表绊倒，光束从他头顶上掠过。

逃过一劫的士兵毫不迟疑地展开反击。刹时、一道闪光划过吉尔菲艾斯的视野。就在数公分的近距离内，弹开的冰屑打到了他的脸上。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只看到原本正要爬起来的士兵又倒了下去。莱因哈特及时的一枪，不偏不倚地贯穿士兵头盔的正中心。

另一组四人小队赶过来时已经太迟了。当他们看到同僚的尸体躺在雪地上动也不动，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愤怒与不安。最后，小队终于找到帝国军的装甲车，但是里面空无一人而且动力全无。就在敌人陷入困惑之际，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早就抱着液态氧气筒，爬到崖上观测下面的情况。原本他们两个正因为没有动力和热源感到苦恼，没想到结果却成了他们有利的条件，真是讽刺。

经过几番折腾，同盟军的士兵确信敌人的兵力至少有一个分队以上。要是他们知道对手只是两名初出茅庐的少年，恐怕面子一定挂不住吧。

士兵们将热感应器开到最大，展开逐步搜索。大概是有了前车之鉴的缘故，为了避免遭到敌人个个击破，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慢慢地靠近山崖下方。这么一来，一旦被敌人包围便可以迅速反击。而且他们还将背靠着山壁，以为这样能躲开敌人的攻击。

突然，金属探测器发出刺耳的响声。当士兵抬头看到液态氧气筒从头上直坠而下时，极低温的液体已经像小瀑布一般倾泄而下。

从头到脚都被淋上液态氧的士兵还来不及惊叫就迅速冻结了。连向来标榜坚固强韧、甚至可以抵御雷射枪和子弹的装甲服，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发挥保护的作用。

姿势稳定的人在冰冻后就像生了根一样定住不动。姿势不稳的，结冻后便匡当应声倒地，像便宜的玻璃器皿般碎落满地。

那是一幅无生命、又缺乏现实的光景。没有泪泪流出的鲜血。没有温度、也没有杀戮的腥膻气氛。人就像消耗性的物品，耗损的部分很快就会有新的递补上来。对于初登战场的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来说，他们此时尚未想到这么深刻的层面。

两人一同走向失去主人的同盟军装甲车。不过由于车上的电脑和驾驶用头盔连线，具有检测驾驶员脑波模式的功能，以莱因哈特他们现有的配备无法破解这套保全系统，而且也没有车辆可以将它运走。

最后他们决定只取走需要的物件——能提供长距离行走所需能量的氢电池、还有对推算敌人基地极有帮助的惯性航法系统的资料。

当他们的车子装上敌人的氢电池重新恢复正常的能源供应时，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很有默契地击掌庆贺。对这两人来说，初上战场就能击溃敌人三辆装甲车，还拿到敌军基地的位置资料，可以说是大功一件。不过莱因哈特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心情。他把自己的疑虑告诉吉尔菲艾斯，并立即着手做准备，以便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

他们无视消化器官发出的抗议声，继续进行手上的工作。等一切准备就绪，总算有机会填饱在唱空城计的肚子。他们先把车子移到冰壁的另一侧，然后把经过放射线杀菌的奶油生派和鸡肉派放进微波炉煮熟，还冲了两杯咖啡。两人一面低声哼歌一面用餐，虽然这举动稍嫌不谨慎，但是在经历一番折腾后，能享受一顿热腾腾的餐点，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

“唉呀呀，你还活着？真是命大呀。”

一句不怀好意的招呼，掀起了另一出戏的序幕。

莱因哈特坐在几乎快被冰雪掩埋的装甲车车顶上。他睁开那对苍冰色的眼睛，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帝国军的装甲车就停在前方的三０公尺的冰崖下方。弗坎贝尔上尉从其中一辆的天窗探出半个身体，两片薄薄的嘴唇新月状扬起，那笑容比四周冰冷的空气还叫人背脊发凉。

“上尉，你怎么会在这里！？”

莱因哈特表面上故意装出一脸错愕，其实内心却暗自窃喜，因为一切正如他所料，一定会有人前来确认他们的死活。就像犯罪者在犯案后，会忍不住回到作案现场确定情况一样。同样的道理，如果真有人想置莱因哈特于死地，那么他一定会想看到尸体，然后再把莱因哈特他们所立下的功劳全部埋藏在冰雪之下。

上尉开心的笑了起来，笑声中还夹杂着诡异的气氛，仿佛看到莱因哈特狼狈的模样是一件乐事似的。

“少尉，你的部下呢？怎么没看到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

莱因哈特垂下双眼，显得很哀伤的样子，其实他是为了隐藏内心真正的情绪。

“……因为车子突然失去动力，连武器都不能使用，所以他跑到外面求援，结果不慎跌落山谷……我根本没办法救他……”

“唉呀、真叫人惋惜。”

“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到他的尸体……让我们搭着你们的车子口基地去。”

“很抱歉，我实在爱莫能助。”

“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看也不用再瞒下去了。我们是跟着你们车上的追踪器追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永远回不了基地。本来我是希望你们冻死或战死，不过看样子，我还是得自己动手。”

“你说什么！？”

莱因哈特的声音越大，上尉似乎就越开心。

“这次的出战对你而言，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虽然结局令人伤感，不过也没什么好难过的，第一次上战场本来就比较困难嘛。你很快就可以和你那个红头发的战友相聚了。”

“你敢乱来的话，要是海鲁特上校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派我来杀你的人就是上校呀！”

这下，莱因哈特更加确定自己原先的猜测，不过表面上还是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为了让对方吐出更多的实情，只有尽量让他感到更

多的优越感和胜利感。

“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并没有做出违抗上校的事啊！”

“只要你还活着，就是违抗过他啦！”

上尉的表情毫不保留地显露了官僚型军人最卑贱的一面——对弱势者施展毫无节制的嗜虐性格。

“我可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胞弟、是在你们之上的人！要是我死了，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莱因哈特发出几近哀鸣的怒吼。他确信这番逼真的演技可以为他带来更多宝贵的内幕。

“你想拿你姊姊来吓唬我们吗？真是可惜啊，你的靠山恐怕靠不住喽。因为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这话什么意思……”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并不全然是演技，因为就算莱因哈特再怎么精明，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洞察力毕竟还是有限。

“海鲁特上校认识宫廷里的一位大人物。在你抵达这里赴任之前，那个人早已经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上校了。人家可是皇帝宠爱的贵妇人，哪能忍受像你姊姊那种贫穷贵族出身的女人在宫廷里作威作福。不过，要除掉她之前，得先把她的弟弟给解决了才行。”

“你……你说的那位贵妇人是谁？”

“反正你就要死了，告诉你也无妨。那个人就是培尼明迪侯爵夫人。”

“……我听说过这个人。她是我姊姊进宫之前皇帝的一名宠妃。听说她曾产下一子，可惜是个死婴。”

“没错！她可是出身名门的贵族，像你姊姊那种妓女怎么比得上人家。”

听到如此下等卑劣的辱骂之词，莱因哈特那对苍冰色的眼睛射出令人难以逼视的怒光。

“好、我知道了。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吉尔菲艾斯、动手！”

躲在装甲车里的吉尔菲丈斯早就做好准备，等着随时执行莱因哈特的命令。在弗坎贝尔上尉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他已经先一步采

取行动。一二 0 厘米口径的电磁炮瞬间轰然作响，炮口冒出火红的闪光，朝着上尉坐车之外的另一辆装甲车直击而去。一切发生得太快，对方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之前，车子便在一片电光火石中爆炸起火。四周的冷空气也因为受到热风的挤压形成乱流，拍击着周围的冰壁。

“大家上！把他们统统杀了！”

上尉扯着嗓子大声嘶吼。不过莱因哈特他们可不是落网的鱼，而是正要跳出陷断，扑向猎人的猛虎。惊恐万分的弗坎贝尔还理不出个头绪之际，第二颗炮弹又在面前炸开。莱因哈特将车子右边的轮子滑上冰壁，只靠左边的轮子行驶，顺利躲过敌人攻击，而吉尔菲艾斯也乘势准确地发射第二发电磁炮。

弗坎贝尔上尉狼狈地在雪地上挣扎着，鲜血不断从他身上流出。爆炸的闪光和火焰灼伤他的眼睛、强烈的爆炸让他耳膜受损，腹部也承受剧烈的痛楚。他是凭感觉才知道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就站在前面。

“喔？你没死瞩？真是命大。”

这次轮到莱因哈特投以讽刺的声音。从弗坎贝尔身上流出的鲜血，已经将雪白的地表染成红色。他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刚才的那股傲气和敌意早已随着爆炸的瞬间被抛向九霄云外。弗坎贝尔用极虚弱的声音为自己乞求一条生路。他后悔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发誓要效忠他们。

“你说该怎么办？吉尔菲艾斯。”

莱因哈特微微举起枪口，征询好友的意见。红发少年一反平日温和的语气，严厉地表达否定之意。

“……这个人污辱了安妮罗杰小姐的名誉，绝不能饶了他。”

吉尔菲艾斯无法忍受刚才弗坎贝尔将安妮罗杰比喻成妓女一事。莱因哈特点点头，金黄色的头发像波浪般闪烁生辉。

“你听见了吧？上尉，我的看法和他一样。你想杀我们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错，毕竟你有你的立场。可是你却说了不该说的话，断送了自己的一线生机。”

枪口射出一道白光，直直地朝弗坎贝尔的眉间刺人。弗坎贝尔这次终于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瞳孔反映的只有雪花和虚无。

“没想到我们竟然得和这种人交手……”

莱因哈特不屑地咕吱着。他希望和他交手的对象是个优秀、值得尊敬的敌人。况且他的野心并不在这座荒凉的感星，而是无限深奥、无限宽广的宇宙空间。他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回基地去吧，吉尔菲艾斯。战斗现在才要开始呢。”

“是，莱因哈特少尉。”

吉尔菲艾斯郑重地点头。他们必须回去教训教训在基地等待“佳音”的海鲁特上校，而且还要让那个企图除掉安妮罗杰的那名贵妇人得到同等的报应。或许这么做等于是更进一步把安妮罗杰推向皇帝的怀抱……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让她在宫廷贵族的阴谋中活下去。因为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她那灿烂的笑容将会为他而绽放。为了这一天，他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吉尔菲艾斯握着装甲车的方向盘，这一刻，他仿佛从莱因哈特的身上看到了安妮罗杰美丽的倩影。

# 污名

头顶上那颗巨大的气体惑星仿佛正用它那琥珀色的眼睛俯视着吉尔菲艾斯……

当然，这只是形容两者之间相对位置上的感觉。正确地说应该是，吉尔菲艾斯正站在人工卫星克罗伊奈赫Ⅲ上，遥望着气体惑星索司托。

帝国历四八六年、宇宙历七九五年十一月，十九岁的帝国军中校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飞抵克罗伊奈赫亚，计划在此度过几天的假期。只不过，这并不是出于他的自愿。

吉尔菲艾斯不是第一次造访这类完全由人工地表和人工空气组合而成的空中阁楼。对那些往返于边境宙域的行商或军人来说，这座配备有各种娱乐机能——酒吧、宾馆、赌场、妓女、赛狗场、健身房——的卫星，是发泄欲望和消除压力的绝佳去处，但是对吉尔菲艾斯而言，倒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

大概是天生穷酸的个性使然，所以到了这种五光十色的娱乐世界才会觉得无聊吧——吉尔菲艾斯这么想，不禁苦笑着。现在的他既没有面临强大的敌人，也没必须处理的文件，连让他表示忠诚的对象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也不在。

过了年之后，也就是帝国历四八七年，莱因哈特就要晋升为一级上将，而且即将指挥大军抵抗自由行星同盟的大举入侵。吉尔菲艾斯也会升任上校，以副官的身份继续留在他身边辅佐军务。虽然出征的情报收集、补给制度都已备置妥当，战略演练也进行相当顺利，不过吉尔菲艾斯放心不下的是以梅尔卡兹、法伦海特为首的提督阵容。由于他们是第一次隶属于他的麾下，到时侯他们是否能摒弃个人偏见提供必要的协助，实在令人担心。

除了这点之外，倒是没什么特别令他挂心的了，所以他才答应到这里来享受几天假期。本来莱因哈特也要同行，不过他因为临时有事，所以必须慢三天才会到。

“我已经决定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以后我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了，所以必须先去罗严克拉姆家族的墓园祭拜才行。”

就像其他的贵族一样，罗严克拉姆家族因为扶植开国始祖鲁道夫皇帝登基有功，所以被授与爵位享受各种特权。

“所谓的功绩，还不就是镇压反抗的民众、迫害弱小的女人和小孩、残杀思想犯……可以说是历史的罪人。不过尽管如此，罗严克拉姆这个称谓听起来真不错，至少比缪杰尔好听多了。”

罗严克拉姆家传承了二十几代后，在十五年前断绝了后嗣。虽然期间曾经过继亲族的小孩为养子，偏偏那孩子年纪轻轻就病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后继无人的窘境。直到莱因哈特决定继承之后，罗严克拉姆这个家名总算才得以延续下去。

不过莱因哈特毕竟只是皇帝宠妃的弟弟，不是出身名门世家，难免会招致保守派贵族的攻讦，说他破坏权力秩序的协调。所以要继承罗严克拉姆这个名衔就必须争取相等的功绩，可是他越是功勋彪炳越是招惹旁人嫉妒的眼光。

“看来，要消除贵族大爷们的敌意，只有取消贵族阶级一途了。”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眸闪着亮光。他这一番话不是陈述事实，而是表明决心。对他而言，从高登巴姆王朝所获得的任何地位和权势，都只是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所准备的阶梯罢了。

“吉尔菲戈斯，你偶而也该自己去渡个假，反正只有两、三天嘛。再说，我什么事都依赖你的话，我老姐可是会骂人哩。”

既然莱因哈特都这么说了，吉尔菲艾斯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先到克罗伊奈赫Ⅲ找间饭店住下。

※※※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帝国中校。休假中。预定停留 5 天。”

在柜台确认了预约后，饭店经理看着他的个人资料，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恕我冒昧，请问您是中校吗？真是年轻啊。”

以贵族子弟来说，年纪轻轻就藉着家世爬上高位者比比皆是。不过，吉尔菲艾斯的姓氏里显然没有代表贵族的“冯”字，也难怪饭店经理会感到讶异。当然，这种情形对吉尔菲艾斯来说也不是头一遭。

如果饭店经理知道他即将升任“上校”，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吉尔菲艾斯心里这么想，并没有真的说出口，只是假装若无其事地敷衍

了一句。

“大家常这么说。”

他拿了电子钥匙，正要转身离开时，却因为突然出现的不寻常物体而停了下来。那是一个身高和他差不多、体型微胖，大约二十来岁的男子。

吉尔菲艾斯的视线就像受到磁铁的吸引一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名男子。

虽然还不至于到恐怖的地步，不过却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氛。饭店的室温顿时好像下降了好几度，四周弥漫着阵阵的寒气，令人觉得浑身不自在。那名男子像是一个做坏了的傀儡娃娃，动作非常不自然。他快速地接近一名离吉尔菲艾斯只有五、六步远，正在办理住房手续的老绅士。

紧接着突如其来的状况，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男子从衣服里掏出一把超高硬度的钢刀，像头斗牛似地朝老绅士冲过去。红发少年见情况不对，立即扑向老绅士，将他推到一旁。同时以飞快的速度，一脚将男子手上的钢刀踢飞。钢刀落地后发出金属钝器的声音，一旁观看的女性们见状莫不花容失色、惊声尖叫。

男子狠狠地瞪着吉尔菲艾斯。很明显的，他眼睛里看到的不是吉尔菲艾斯，而是他潜意识里所缔造出来的一头色彩鲜艳的巨大怪兽！

他的目光凶暴、熊熊怒火迅速地扩散到了全身。谁都看的出来，眼前的这名男子已经发狂了。虽然吉尔菲艾斯细瘦的身材底下隐藏着惊人的力量，不过光凭力气的话，恐怕制服不了眼前疯狂的野兽。

吉尔菲艾斯弓起身子做出防御态势。男子不由分说地挥起粗厚的臂膀，划破空气朝吉尔菲艾斯直击而来。吉尔菲艾斯迅速跳开，躲过正面的攻击。对方因为用力过猛，又错失目标，巨大的身躯顿时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向前踉跄了几步。不过他很快地转过身，以不自然的姿势发动第二波攻击。吉尔菲艾斯敏捷地用手臂挡开，另一只同时重击对方的腹部，劲道之强，整个拳头都凹陷了进去。男子瞬间腾空似地向后倾倒，巨大的身躯重重地摔落地面，嘴里发出低吼般的呻吟。

虽然随后发生的情况一如吉尔菲艾斯所料，不过却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受到刚才那记重击，一定是肝肠迸裂、当

场喷出鲜血和胃液。可是那名男子过了五、六秒之后，却又若无其事地重新站起来，仿佛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似的，看起来就像退化的冷血动物。

他高高举起身边一张强化玻璃材质制造的桌子将它抛向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迅速闪过。桌子掷中饭店大厅的朱沙廊柱，在吉尔菲艾斯原来站立的位置上方碎成了两半。

男子非比寻常的怪力，吓得一旁观看的民众发出恐怖和惊叹的叫声。不过他还来不及夸耀胜利，吉尔菲艾斯已经展开反击。他朝地上投身而去，翻转一周后，伸脚扣住男子的腿，用力将他钩倒。

巨汉的身躯再度腾空，瞬间又重掉落地，头部毫无阻挡地撞击地面。在发出沉重的鼻息后，便躺在地上动也不动。

吉尔菲艾斯站起身，拨了拨蓬乱的红发。围观的群众对他报以赞叹的掌声，老绅士也走到他面前。

吉尔菲艾斯这才能仔细端详他刚才所救的人。老绅士一头灰白的头发，双须因年老而松弛，而且略微驼背。

“年轻人，感谢你刚才救了我，请接受我的致意。”

老绅士彬彬有礼地低下头。

“我是凯萨琳格男爵。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可是你却不顾危险救了我，实在是太感谢了。”

吉尔菲艾斯当然记得“凯萨琳格”这个固有名词。

米歇尔·冯·凯萨琳格是一名退役少将，也是凯萨琳格男爵家第十九代主人，大约三年前才从军旅生涯退役，虽然他还不到退休之龄，不过却被强制除役。

这位刚这花甲之年的老人外表比实际年龄沧桑了许多，不管是精神或肉体，看起来都比同龄的长者来的老迈。大概是因为不得志的关系，才会如此憔粹的吧——吉尔菲艾斯不禁这么想。

“您这么说，晚辈实在承受不起。晚辈是帝国军中校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喔，好年轻的中校呀。”

老人的语气并没有丝毫的恶意，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吉尔菲艾斯反而不知该如何回答。凡是听过老绅士的过去的人，在言词上都不敢

稍有马虎。

翻开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军数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胜利和失败、名誉和丑闻总是不断地以正比率增加。在众多的不名誉的纪录中，最有名的是，帝国三三一年的达贡星域会战大败、三八七年的山塔尔雅星域大败、四０八年提列曼提督麾下的军团叛变、四一九年的吉克麦斯塔提督逃亡事件、同年在弗尔赛提星域战败、四四二年米夏尔先提督的暗杀事件，以及四八三年阿尔雷斯海姆会战的惨败。其实，在阿尔雷斯海姆会战一役中，凯萨琳格麾下的帝国军事前早已探知同盟军的行动，并计划在适当时机发动最有效果的奇袭。不料几名漠视军令的士兵，不等时机成熟便轻率发动攻击，结果反而遭到同盟军袭击。

双方才刚开火，帝国军就像逃难似地乱成一团，同盟军当然不会错失机会，趁机发动猛烈攻击。原本埋伏等待发动奇袭的舰队，因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而成了敌人攻击的箭靶，结果当然是不用说了。在这次战役中，凯萨琳格率领的大军虽不到全军覆没的地步，不过死伤超过了六成以上。

所谓兵败如山倒，同盟军方面莫名其妙地赢了一场胜仗，而帝国军却是一败涂地，自尊心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凯萨琳格率领败战之师口到帝都奥丁，在那里等他的是一场军事审判。

凯萨琳格被指控驭军无术，不能在危及之时安抚慌乱的士兵才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当然，士兵漠视军令擅自开枪，甚至一开战就四处逃窜，身为最高指挥官的凯萨琳格自然难辞其咎。审判期间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做任何申辩。幸好这时候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久病初愈，大赦天下，所以他仅受到降级并强制退役的处分。但尽管如此，凯萨琳格的一世英名从此埋下无法抹灭的污点。

吉尔菲艾斯并不认为眼前的老绅士真的如外传的那么懦弱、无能。不过现实社会中，公私场合判若两人的例子倒也屡见不鲜。比方说，战场上嗜杀成性的指挥官，在家里是个温柔体贴的好父亲。道貌岸然的学者，私底下却喜欢上街召妓等等。纵使吉尔菲艾斯对老绅士的私人印象颇有好感，但也不能把他工作上的无能表现一笔勾销。

两人客套了几句之后，几名警官这才赶来询问案情。就在吉尔菲艾斯准备离去时，身后传来带着几分酒意的声音，半开玩笑地说：

“红头发的年轻人，你真是了得！早知道我就在你身上下注一千马克！”

真是可惜啊！吉尔菲艾斯原本想这么说，不过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大概是感染了休闲胜地的愉快气氛，吉尔菲艾斯觉得心情仿佛轻松了不少。

※※※

在警官办公室稍作等待之后，一名年纪较长的警官才进来跟他打招呼，并示意其他警员离开。

“您就是吉尔菲艾斯中校吧？真是辛苦您了。我是本地的保安官霍夫曼警长。”

警长和中校究竟谁的职位高，达吉尔菲艾斯自己也不清楚。虽然在官僚体系里，官阶和俸禄都有严密的序列，但是看到一个年纪差不多有自己的三倍大的老前辈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感觉倒是蛮沉重的。在警长的劝诱下，吉尔菲艾斯坐在房间里那组毫无个性和美感可言的沙发。

“多谢您在警力尚未赶到之前即时出面救人，真是感激不尽。”

“哪里，我只是刚好人在现场而已。”

“就算是巧合，还是要谢谢您。对了，关于那个男人……我们从他的唾液化验出药物反应了。”

“药物反应？”

“是的，药物反应。”

霍夫曼警长沉重地点点头。

“那是十五年来，一直在军队里还有边境地区流通的禁药‘赛奥基辛’。那个男的就是受了赛贝基辛的控制失去了理性，才会攻击凯萨琳格男爵阁下。”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这不是调查上的秘密吗？”

“嗯、是这样的……”

警长粗短的手指握了援头上所剩无几的银发，满面红光的脸上露出困惑的颜色。

“因为只要和军人有所牵连的犯罪，我们各方实在不好办事，偏偏那名男子是个现役军人。而且他周围就是个大毒窟，所以……”

“你的意思是，军队中有贩卖毒品的组织？”

霍夫曼警长煞有介事地眨了眨眼。

“是的。因为从毒品的制造、精炼、到贩卖绝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背后必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由于贩毒关系着许多人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的口风非常紧。”

警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一连串的举动在吉尔菲艾斯看来，似乎带有几分演技在内。

“若是照军方那一套的话，整个案子就更难办了。以我们警察的立场来说，若非事态严重，否则是不会主动要求军方的协助。而且他们也曾说过，军方的事交给军方处理就行了。”

红发青年微微地叠起眉头。警长的难处，他倒是颇能体会。

“说来说去，你是要我帮你们调查贩毒组织喽？”

“哈哈，您真是个聪明人……”

警长像个顽童似地笑着。

“警长，我是来渡假的。我这个人难得休假，所以希望把公事通通摆在一边，让自己好好放松几天。”

“我知道跟您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太不近情理了。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为了揪出幕后的犯罪集团，我也只有厚着脸皮请您帮忙了。”

“我有拒绝的权力吗？”

“当然有。不过我希望您能暂时保留这个权力，答应我们的不情之请。这是将贩毒组织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呀，因为他们的幕后老大已经来到克罗伊奈赫Ⅲ了。”

红发青年倒着头，讶异地问：

“你的口气这么肯定，难道警方已经知道毒枭的身份了？”

“这个吗……本来我们也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收到了密报，应该错不了。”

警长向前挪了一下身体，轻声谨慎地说：

“其实我们也很伤脑筋，不晓得告密者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万一我们听信了他的话，将警力集中到克罗伊奈赫Ⅲ，其他地方的警力必定会变得薄弱，那罪犯不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吗……”

霍夫曼警长把手伸向键盘。粗短的五指在键盘上灵活地跃动着。不一会儿，桌上的麦克风传出电脑合成的声音。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不过却很明确地道出贩卖赛贝基辛的幕后毒枭已经抵达克罗伊奈赫Ⅲ的讯息。

“这样你就相信啦？”

“老实说吧，目前我们除了相信也没有其他方法了。”

警长的回答沉重而坦率。

“您也知道，赛奥基辛不是天然产物，而是在工厂合成精炼的毒品。这种药物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提供神经中枢极度的快感，可是毒性极强。不但会引起重度幻觉，而且……听我说了这么多，倒不如先让您看看这个吧。”

呈现在吉尔菲艾斯眼前的不是立体的影像，而是一张旧照片。不过他很快就理解警长的顾虑。相片的画面是一个有两个头、六根指头的死婴。虽然吉尔菲艾斯投身军旅的这四年从不曾在战场上退却过，但是眼前的照片却令他感到胃部一阵抽搅。

“这个婴儿的父母都是赛奥基辛的中毒患者。父亲是在军队染上毒病的，后来又把习惯带回家里。到最后孩子的母亲自杀，父亲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对于人类某些愚昧的行为，我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哪，就像是用道德的面粉和欲望的水所做成的面包。面粉太多，面团会变得又干又硬，水份过多又不容易作出形状。像我们这颗小小的卫星所扮演的功能，就像是给干硬的面粉加水一样，游客们爱怎么赌博、闹事都无所谓，唯独就是不能吸毒。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会通融的。”

吉尔菲艾斯听警长淡淡地道出他观察人生的心得，刚才作呕的感觉才渐渐退去。不过继之而来的却是愤怒与嫌恶。义愤填膺的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和修养，终于答应警长的请求。

“我知道了，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们。”

或许这么做正好掉进了警长的圈套，但是吉尔菲艾斯并不在乎。既然他的人生目标是将腐败的贵族阶级赶出权力中枢，那么扫除残害人民的精神和肉体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毒品，应该也是责无旁贷的义务。

“喔？您真的答应了吗？真是太感谢了。”

警长兴奋地搓着双手，然后又热心地替他冲了一杯热可可。

“我打算等这件案子结束后便申请退休，然后回到故乡和我的儿子一家人一起生活。白天陪孙子玩耍，晚上念鬼故事给他听。在我上天堂找我那死去的老伴之前，尽量享受人生。”

霍夫曼提起一个吉尔菲艾斯不认识的小说家，并坚持那个人的著作“险恶的边境航路”是世纪杰作。吉尔菲艾斯微笑地聆听，可可冒出的香味令他忆起童年时光。遥远的记忆里，为他和莱因哈特冲泡热可可的那双温暖而洁白的玉手……

※※※

结束了与警长的商谈后，吉尔菲艾斯回到饭店房间换了一套正式的服装，随即便赶往克罗伊奈赫Ⅲ的五星级饭店“蓝因哥尔德”。吉尔菲艾斯本身并不喜欢讲究排场的饭店，不过这次是凯萨琳格少将为了答谢他的救命之恩，特地邀他到此共进晚餐。

吉尔菲艾斯原本只想轻松地享受一顿德式洋芋和烩饭，可是他又担心拒绝邀请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老绅士的一片盛情。再者，说不定可以藉这次机会打听一些关于贩毒方面的情报，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赴约。

大概是光线变化的关系，从餐厅看去，顶上那颗巨大的气体惑星是看起来出奇地扁平。感觉就像涂满了抽象色彩的调色盘悬在半空中似的。

“你终于来啦，中校。”

老绅士笑着上前迎接，脸上还映照着闪烁的烛光。

“承蒙您盛情邀约，真是不敢当。”

“我还担心你不会来赴约呢。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风评并不好，所以……”

在烛光的照射下，老绅士的脸上隐约透过着一丝的羞愧和尴尬。吉尔菲艾斯很高兴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毕竟对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又何必再去刺伤他呢。

晚餐的菜单是四一九年休贝浓产的白酒、洒了绿胡椒的猪肉。还有用醇酒和香料泡渍的鹿腿肉……虽然气氛拘谨了点，不过还算是尽兴。用完餐点后，吉尔菲艾斯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老绅士询问关于袭击他的那名男子的事。

“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警察不是说过了吗，那个人是因为吸毒一时失去理性，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

这时，服务生端来了两杯热腾腾的咖啡。

“我每十年都会来这里一次，是来跟老朋友见面的，他们应该明天就会到了。”

说到这里，老绅士的声音起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是四十年前在这里认识的。我说的‘我们’是指我，还有巴赛尔夫妇。当时，我跟克里斯多夫·冯·巴赛尔才刚从士官学校毕业呢……”

凯萨琳格少将凝视着远方，仿佛思绪掉进了遥远的过去。不过很快地又拉回现实，并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只方形的玻璃盒子。他接了一下盒面，立即出现了巴掌大的立体影像。

那是一名年约六十左右的妇女。或许应该称她为老妇人比较恰当。老妇人五官端整而秀丽，虽然年过半百担风韵犹存，不难想像她年轻的时候必定是位标致美女。吉尔菲艾斯曾看过不少上了年纪的宫廷贵妇，不过她们尽是一些傲慢、痴肥臃肿、气量狭小、神经质又善妒的女人，像这么美丽的老妇他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这位夫人真是雍容华贵。”

吉尔菲艾斯发出真诚的赞美。老绅士满足地关闭了立体形像，将那只小型投射器放进口袋，然后伸手拿取桌上的咖啡。

“是啊。她不但年轻的时候漂亮，过了六十以后依然美丽如昔。”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年轻和年老实在差别很大。年轻的时候一心只想获得，老了则是担心会失去。或许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却不是没有道理。你刚才看到

的那位夫人叫约汉娜，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却一如往昔那么明艳动人，可是我就差多了。”

“听阁下这么说，难道您害怕失去什么吗？”

吉尔菲艾斯好奇地问。

“不、我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咖啡的香味在两人之间飘散着。

“我想你八成猜到了吧？我曾经向她求过婚呢，就在我们相识的一年后。当时，我鼓起最大的勇气，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共度人生，可是……”

“您被甩了吗？”

虽然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稍嫌失礼，不过吉尔菲艾斯一时之间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句子。

“不、不是。”

老人的语气依然和缓，并没有情绪化的反应。

“不能算是被甩吧，因为约汉娜压根就没有把我当成异性朋友。”

红发青年不知该作何反应，索性沉默不语。

“当她回答说‘你是个好人’时，我就知道没希望了。因为好人并不是女人选择伴侣时的条件。‘好人’是用来安慰那些没有神秘感又缺乏勉力的男人的字眼。”

“是吗？”

对于这个论点，吉尔菲艾斯并不完全认同。

“我只能这么想了。不过我一点也不恨她，毕竟她也不希望刺伤我的感情。她的存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

老绅士的心情吉尔菲艾斯颇能体会。因为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同样住着一位高不可攀的女神。

不过他们两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至少吉尔菲艾斯可不希望自己将来步上老绅士的后尘，守着记忆孤独地度过余生。

“那么，您之后一直没有结婚吗？”

“嗯……我也不晓得自己的想法正不正确，但是一个人的热情是有限度的，我已经把全部的感情送给了约汉娜。这就是所谓曾经沧海难

为水吧！就算我和别的女人结婚，也只是履行义务罢了，这样对那个女人也不公平。”

……听完老人这一席话之后，吉尔菲艾斯不禁感到纳闷，这么一位深谙人生哲理的绅士，怎么会在阿尔雷斯海姆战役中惨败呢?

※※※

晨曦中，杉木林里弥漫的朝雾仿佛罩上一层薄薄的深红色纱衣，渐渐地又变为蔷薇色、金黄色，湿冷的空气从半开的窗户无声无息地吹进来……

吉尔菲艾斯依稀记得梦境是从帝都奥丁街道遥远的彼方——佛洛伊登山地展开的。皇帝的行宫就矗立在山坡上，他和莱因哈特曾经多次造访那里。

“齐格……起来，齐格！”

女人细柔的声音像渗人耳膜一般，在梦境里回响着。吉尔菲艾斯知道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而且会叫他“齐格”的全世界只有一个——莱因哈特的姊姊安妮罗杰——存在他心灵深处的美丽女神。不管他睡得再沉，只要听到她的呼唤，一定会醒来……

一睁开眼，佛洛伊登山地的宜人景色便随着梦境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饭店房间。吉尔菲艾斯很快地发现自己连人带被掉到了地上，而且胸口发闷，头部也隐隐作痛。

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意识久久无法清醒，四周的气氛令人感到窒息般的难受。瞬间，瓦斯中毒的疑虑闪过他的脑海，不过呼吸或皮肤并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房间内弥漫的气息仿佛要将他推向死亡之门似地。他摒住呼吸、用最强意志力睁开沉重的眼皮，同时伸手探索放在床下的紧急用氧气面罩。

吉尔菲艾斯死命地移动着越来越不听使唤的手指搜索着，等他戴上氧气面罩时，肺部已经濒临迸裂边缘。再晚一秒的话，这位未满二十岁、年轻有为的帝国中校恐怕真的就要一命呜呼了。

是安妮罗杰救了我！吉尔菲艾斯一面给肺部补充新鲜氧气，一面这么想。以科学角度来解释的话，其实是吉尔菲艾斯内心的潜在意识、求生本能、以及对危机的警觉心化成了安妮罗杰的形象，把他从

昏睡的状态中唤醒。但吉尔菲艾斯始终坚信，他的命是安妮罗杰救回来的。他要这么解释也并无不可，反正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困扰。

※※※

霍夫曼警长对部下做出指示之后，便向吉尔菲艾斯走来。

“我们在空调管线中发现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他摸了摸双下巴，继续说：

“据我推测，嫌犯应该是利用空调系统将气化的干冰送进你的房间，企图造成窒息死亡。而且天亮之后，什么证据也不会留下，作案的手法非常高明。”

“的确……”

吉尔菲艾斯表情凝重地低语。

“中校，听说你昨天曾和凯萨琳格少将见过面，当时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你认为他有嫌疑？”

“是有这种可能性。”

“可是，他自己差点被毒瘾的患者杀死呀。”

“说不定是他故布疑阵。”

虽然警长的推断不无道理，但是吉尔菲艾斯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看到他的反应后，警长又摸摸肥厚的下巴说：“当然啦，或许那是我个人的浅见和臆测，但是办案就是这样，不能错过任何可能的线索。对方知道我们的行动后，已经展开反击，而且将矛头指向你，他们分明是在向我们挑战呀。”

听到警长开口闭口都是“我们”，吉尔菲艾斯不禁苦笑。

“我觉得我好像是引诱敌人上钩的饵呢。”

“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霍夫曼谨慎地解释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但是我之所以怀疑凯萨琳格并不是没有理由。现在军队里毒品泛滥，是因为大家都想藉着药物忘却对死亡的恐惧，这对指挥官来说是再方便不过了。说的更明白一点，指挥官可以藉着这种会使人上瘾的药物控制部下。一旦部下上了瘾，对长官的命令一定会服从到底。”

说着，警长微微地耸起肩膀。

“既然没有后顾之忧，指挥官便能下达任何泯灭人性的命令。毕竟上瘾的人是抗拒不了毒品诱惑的。”

虽然警长的推断令人感到厌恶，不过吉尔菲艾斯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感觉唾液泛着苦涩的滋味。

“我曾经在军队里当了五年的兵。老实说，比起那些不曾谋面的敌人，我倒觉得有虐待倾向的长官才叫人害怕哩。我这个人天性豁达、脸皮又厚，所以才能顺利退伍。但是队上还是经常传出一些个性较柔弱的士兵，因为受不了长官虐待而自杀的事件。当然，在军方的纪录上他们都是因公殉职。”

这番言词犀利的批判令吉尔菲艾斯感到十分讶异。警长如此直言不讳地道出军中弊端，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或是不把他当一回事?

“仔细想想，所谓的士兵的忠诚心，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毒品。药性发作时，仿佛置身温暖的海洋一般舒畅快活，可是一旦药性消退，剩下的就是狼狈不堪的自己。”

说到这里，警长突然停了下来，不再发表意见。他看着吉尔菲艾斯睑上的表情，干咳了几声，随即又说：“中校大概不同意我的看法吧。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说的太严重了，恕我厚颜，请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吧。”

“你放心吧，我这个人是很健忘的。”

吉尔菲艾斯苦笑地回答。突然，他好像想起什么似地问警长。

“对了，听说巴赛尔中将伉俪今天要来这里是吗？”

“巴赛尔夫妇？我记得他们前天就到了呀。”

“……你确定吗？警长。”

“当然确定，巴赛尔可是退役的高级将官，我身为此地的保安官，当然会特别留意。可是，你问这个要作什么？”

吉尔菲艾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随便敷衍几句，便先行离去。

※※※

一到了餐厅，凯萨琳格早已坐在席上。他看到吉尔菲艾斯便对他招了招手。吉尔菲艾斯没有什么食欲，只向服务生点了一杯加了生蛋

和蜂蜜的黑啤酒。虽然量不多，但是空着肚子实在无力办事，而这样简单的组合已经足够提供吉尔菲艾斯充分的能量。

霍夫曼警长说巴赛尔伉俪早已在两天前抵达克罗伊奈赫Ⅲ，可是眼前的凯萨琳格却告诉他，巴赛尔夫妇今天才会到。的确，如果他们一直待在房间里，而且只吩咐客房服务的话，就不会和凯萨琳格碰面。可是，既然人都来了，为何要躲着每十年见一次的老朋友呢?

※※※

克里斯多夫·冯·巴赛尔的外表看起来比失意的凯萨琳格年轻十来岁左右，眼神、举止都散发着无以伦比的英气和活力。他退役后转而投资星际间的运输事业。看的出来，他不但是个出色的军人，也是位杰出的企业家。

“你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校？不、是中校吧。听说你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提督的心腹，是吗？”

巴赛尔热切地和吉尔菲艾斯打招呼寒暄，仿佛没注意到介绍他们认识的凯萨琳格。由于他的态度非常热络，以致于连吉尔菲艾斯都没发觉他在提及莱因哈特时，语气中所隐藏的敌意。至于凯萨琳格，他在知道巴赛尔夫人因为晕船，已经先行回房休息之后，显得有点落落寡欢。

“我已经听说你昨天英勇救人的事迹了，我代替我的老朋友向您表达无限的感激。”

巴赛尔的语气中，除了优越感还是优越感。

“昨天我自己也差一点就遭人暗算呢。”

吉尔菲艾斯掩藏内心厌恶，淡淡地说。巴赛尔闻言，煞有介事地蹙着眉：“哦？照您这么说，昨天那件事不是突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计划了？”

“从种种迹象推断，应该是如此……”

“这可不得了！我巴赛尔绝对不会坐视老朋友身陷险境的。请你多告诉我一些吧。”

“对不起，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警长再三交代要我保密，再说，案情尚未明朗之前，实在不宜妄下定论。”

“真的不能再多透露一点吗？”

“是的，我能奉告的就只有这些了。”

吉尔菲艾斯一面观察巴赛尔的神色，一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对了，请问阁下今天什么时候到的？”

“大约十点左右，你问这个要作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料想巴赛尔一定会起疑心，所以故意这么问。吉尔菲艾斯对今天的会面并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

※※※

吉尔菲艾斯坐在吧台，正陷入苦思的时候，隔壁男子手上的咖啡杯突然掉落在地，他口吐白沫、双手不停地抖动，全身开始不由自主地痉挛，眼神涣散地看着天花板。接着他一把将椅子踢开，弄出极大的声响。店内的顾客不约而同地朝声音的方向投以责难的目光。男子没有付帐，转身就要离去。吉尔菲艾斯留了一枚铜板在柜台上，赶紧追了上去。由于那个人走路跌跌撞撞，一到旁若无人的样子，其他的客人只得皱着眉纷纷走避。

吉尔菲艾斯确认了那名男子走进一扇门之后，随即跟了进去。

才推门进去，整个人顿时失去了平衡，身体立即飘了起来，内耳的三半规管因为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产生耳鸣。

那是一处名为“漂浮世界”的轻重力游戏空间。空间内部的格局方正，边长约六十公尺，高约三十公尺。一次至少可以容纳十人以上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移动。

吉尔菲艾斯费了极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体，可是这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五名壮汉。他们个个体格壮硕、手持利刃，脸上挂着狰狞邪恶的表情。

吉尔菲艾斯苦笑，他早就料到这是个陷井。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戒，还刻意把配枪留置在柜台上。本来他还因为调查工作毫无进展伤透脑筋，没想到对方倒先采取行动了。以吉尔菲戈斯的实力，对付面前的五名壮汉应该不成问题，说不定还可以逼他们供出幕后的主使者。

对手们不停地上下左右跳跃变换位置，企图分散吉尔菲艾斯的注意力，再一步步逼近。吉尔菲艾斯谨慎地往后退了几步，室内的墙壁

本来是为了方便民众观赏而装设的强化玻璃，不过现在却放下护罩，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

吉尔菲艾斯在瞬间，不、应该是半瞬的时间，读出敌人的意图，随即迅速向上跃起。他抓住壁上的横杆，双脚朝墙壁用力一踢，在空中翻转一周，躲过了攻击。对手在扑空之后，由于身手不如吉尔菲艾斯灵活，以致于还来不及跟进就朝墙壁撞了过去，墙壁受到撞击之后，护罩突然开启。就这样，强化玻璃里面所发生的怪异景象，完全呈现在隔壁植物区里数十名男女的面前。

“咦？他们在玩新的游戏吗？”

大伙儿露出疑惑的目光。因为玻璃的另一侧正在进行一场五对一的不公平的决斗。大家凑热闹似地贴着玻璃看着血腥暴力的场面，人群中也开始出现鼓噪的声音。

“好！我赌那个红头发五百马克！”

“可是他只有一个人呀！”

“那小子功夫好像不错，一对五应该不成问题。我赌他会赢，你就押另外那五个人吧。”

凭什么由你决定！另一个人正要开口抗议时，突然又惊叫了起来。原来一名壮汉绕到“红头发”的背后，挺着刀子就要刺过去。

吉尔菲艾斯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把身体一侧，用手臂钳住对方的手腕。这时，另一名男子又冲了上来。吉尔菲艾斯又是一个闪身，原本在他后面的那名壮汉顿时变成了人肉盾牌。锋利的刀口直直地刺进他左肩甲骨的内侧，刀身直接穿透血肉。男子当场发出痛苦的哀嚎，全身痛苦的痉挛。

不一会儿，男子便像一只四肢抽缩的蜘蛛般，动也不动地用浮在半空中。尸体在碰到强化玻璃后，又弹了回去。加上重力较轻的缘故，他身上流出的鲜血凝结成颗粒状漂浮，碰到阻碍时便四溅飞散。

“杀人啦！”

女人开始惊叫，人群也跟着起了骚动，叫嚣声此起彼落，现场气氛顿时沸腾了起来。

“太好啦，他们是玩真的！果然有看头！我押一千马克！加油啊！红头发的！我的人生就看你啦！”

由于隔着强化玻璃，吉尔菲艾斯完全听不到场外鼓噪的声音。杀手们当然也没空理会那些喧闹的观众。尽管他们少了一名伙伴，不过攻击的狠劲却增加了二成。吉尔菲艾斯也抽出死者身上的刀子，一面向后退避一面拿着刀子威吓对方。这时，一名杀手突然从上方纵身跃下，刀光直指吉尔菲艾斯而来。吉尔菲艾斯惊险地打掉对方的利刃，同时朝他的咽喉刺了一刀。

解决掉两个了！吉尔菲艾斯正在这么想的时候，身体突然又失去了平衡。

室内恢复了原来的重力。

幸好当时吉尔菲艾斯只有离地五十公分，所以恢复重力时候，双脚稍微弹了一下便安全降落，并没有受伤。

不过在天花板高度的那几名杀手可就没这么幸运。重力恢复的那一瞬间，他们才发出惨叫声，身体已经比声音先一步落下，整个人重重地掉落在坚硬无比的陶瓷地板。就在场外观众一片惊声尖叫中，数名武装警察推开围观的人群，涌入房间里。

其实不是吉尔菲艾斯运气好，而是有人在顾及到不伤害吉尔菲艾斯的情况下，才按下了重力开关，那个人正是霍夫曼警长。他担心地看着吉尔菲艾斯："你有没有受伤？中校。"

"还好。"

吉尔菲艾斯尽量表现出镇静的样子，事实上他的呼吸早就乱了节奏。

"幸好你们即时赶来救我，太谢谢你们了。"

"其实我们收到了通报，说游戏空间的荧幕突然故障。我这个人就算再迟钝，也猜得到其中必有蹊跷。"霍夫曼自豪地说。"不过话说回来，你一个人对付他们五个也真是了不起啊，中校。"

"还说呢，要是你们再遇个几分钟，我就听不到你这番赞美了。"

他们边谈边看着陆续被抬出的那几名杀手。

"有一个人只有脚发生骨折，并没有生命危险。我想应该可以从他口中问出答案。"

"说不定是有人雇他们来杀我的。"

"你是说……巴赛尔中将？"

在吉尔菲艾斯的注视下，霍夫曼警长的表情显得有点尴尬。

“关于你跟我提起的那件事，我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结果，果然发现了一、两件令人玩味的消息。”

“说来听听。”

“第一件事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巴赛尔夫妇比预定的时间提早抵达。”

警长露出自责的眼神，不过倒也不是很严重。

“真是谢谢你点醒了我，我想案情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还有一件事，你一定会有兴趣，我会一五一十地跟你报告的。”

吉尔菲艾斯听了警长的说明后，原先放松的心情顿时又变得沉重起来。

※※※

吉尔菲艾斯再一次造访凯萨琳格的房间。老绅士开门迎接他进入，脸上露出怀疑和警戒的神色。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吉尔菲艾斯的态度让他不得不如此。吉尔菲艾斯谢绝了老人要替他冲咖啡的好意，只是低声的质问：

“阿尔雷斯海姆会战中，您担任舰队总司令，巴赛尔中将则是以后勤参谋者的身份担任补给部门的负责人，是吗？”

凯萨琳格沉默了几秒后才点头承认。

在那一次战役中，凯萨琳格还是中将，巴赛尔只是跟在他身边的少将。期间，巴赛尔因为涉嫌持有毒品遭到宪兵队传唤侦讯，后来在凯萨琳格的作证下才得以无罪释放。而就在发生这个事件后的一个月，帝国军不幸惨败。

“听说当时是因为气化的赛奥基辛外泄，不少官兵因而陷入急性中毒的状态，所以才会导致全军溃败。”

老人紧闭双唇，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从他的反应看不出任何的悔意。

“如果您在军事审判的法庭上供出那件事的话，巴赛尔中将势必难逃制裁。可是您为了保护情敌，故意隐瞒实情，对吧？”

尽管吉尔菲艾斯也不愿如此咄咄相逼，可是声音还是难掩激动的情绪。因为凯萨琳格的牺牲实在太大，他被迫负起战败的责任、强制从军队除役。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还晋升为中将，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

“我真不懂、您为什么要这么袒护巴赛尔中将呢？”

凯萨琳格双手交握，口吻平淡的说：“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能让约汉娜选择的男人变成罪犯。巴赛尔和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女的高贵典雅、男的气宇轩昂……”

吉尔菲艾斯一时无言以对。这究竟是信仰？还是幻想？他有立场责怪他吗？

“那、您的名誉怎么办？”

“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名誉可言。事实证明，我的确是一个无能的将领，法庭对我的判决并没有错。”

“那我们换个说法吧。就算您不在乎被判刑，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巴赛尔至今仍逍遥法外，继续危害无辜的士兵，难道您不想弥补这个错误吗？”

“不行，我办不到。如果我帮助你们举发巴赛尔，到时约汉娜一定以为我是出于嫉妒而出卖朋友，四十年的交情也会付之一炬。”

吉尔菲艾斯迟疑了半晌，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照您这么说，您宁愿背负无能的污名，也不愿意举发巴赛尔？为了自己爱恋的人，您不惜忍受世人鄙夷的眼光，可是您这么做对得起那些被毒品所害的官兵吗？”

凯萨琳格眉头深锁，久久不发一语。

“上次我忘了告诉你……年轻人为了追求正义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可是三年前我已经失去了那份年轻的心了，因为我实在不愿伤害她……”

老人苦涩的声音依然掩不住对约汉娜的款款深情。

“可是有时候，诚意和爱情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生不是简单的数学习题，无法用方程式来解决。如果世间上的爱情都是付出就能获得同等的回报，那么人生将是何等单纯快乐，但是……”

看到凯萨琳格脸上痛苦的表情，吉尔菲艾斯停住说话。

“中校，你是对的。如果三年前我供出实情的话，就可以避免更多人受到赛奥基辛的毒害，我为了一己的私情，害了那么多士兵受苦。他们同样有爱人、同样有想要保护的对象……”

他虚脱似地垂着头，低低自语着。

“我是一个没用的人，只会带给别人不幸……”

※※※

一个小时后，吉尔菲艾斯终于亲眼见到了上次在投影器看到的那位妇人约汉娜·冯·巴赛尔。因为巴赛尔夫妇比预定的时间提早抵达，所以她和夫婿分别住在不同的军人房里。他们如此匆促的行程，只是更加凸显此行不寻常的意图。

巴赛尔夫人虽然住的是军人房，不过空间倒还算宽敞，墙壁上还镶有复古式壁炉，气氛柔和而温馨。

正如吉尔菲艾斯所想像的，眼前的巴赛尔夫人果然气质出众、美丽典雅。

“你就是凯萨琳格的代理人吗？真是辛苦你了。”

“哪里，我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真是个奇妙的回答，吉尔菲艾斯这么想。凯萨琳格因为没有勇气面对巴赛尔夫人，所以临时决定放弃这次见面的机会，独自关在房间里，改由吉尔菲艾斯出面。当吉尔菲艾斯正要开口说话时，老妇人优雅地制止了他。

“你们是不是想揭发我先生的罪行，所以特地前来取得我的谅解，对吧？”

巴赛尔夫人一语道破吉尔菲艾斯的来意，令他不由得挺直了背脊。

“您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向警方通报要来克罗伊奈赫Ⅲ的贩毒组织的幕后老大就是我。”

吉尔菲艾斯一时说不出话来。倒不是因为老妇人的惊人之语，而是他似乎早已经有了这样的预感。

“我曾向我丈夫提出匿名警告，要他立即洗心革面，否则要把他的恶行公诸于世，没想到却收到了反效果。”

“他以为是凯萨琳格少将在暗中搞鬼，所以派杀手去行刺他。为了确认暗杀行动有没有成功，你们提早抵达克罗伊奈赫Ⅲ……”

“没错、年轻人，你猜对了。”

对年纪尚轻的吉尔菲艾斯来说，巴赛尔夫人的态度冷静的叫人讶异。

“您大概事先也没料到会波及到凯萨琳格先生吧。恕我多嘴，凯萨琳格少将似乎对您一往情深，难道您没有为他的立场着想过吗？”

约汉娜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年轻人，谁爱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的是谁，不是吗？”

自从到这里的这两三天，吉尔菲艾斯已经经过几次无言以对的窘境。没想到现在又是一次。

“我非常清楚凯萨琳格先生是位心地善良的正人君子。可是一个人的品格和评价，和我爱不爱这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瞬间，吉尔菲艾斯觉得胸口好像被利刃刺中了一般。老妇人所言的确是事实，而且是冷酷无情的事实。

“……大约在一年前，我得知我丈夫正在从事任何时代、任何体制都不会允许的毒品买卖。我也知道凯萨琳格先生曾经帮他脱罪。这一次是我提议三个人一起见面的，我这么做无非是希望我丈夫能当面向凯萨琳格先生赔罪。可是当他决定将行程提早两天时，我就知道自己的苦心是白费了……”

※※※

巴赛尔中将依然保持沉稳的态度，客套地接待年轻的中校。不管他是装腔作势的伪君子或是恶贯满盈的毒枭，吉尔菲艾斯还是不得不承认，巴赛尔的确具有一股非凡的气度和威严。

“以我派去的那五个人居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真是饭桶。事到如今，我也只有认栽了。你要多少尽管开口吧，中校。”

对方无耻的态度令吉尔菲艾斯不由得火冒三丈。

“你在阿尔雷斯海姆会战中铸下大错，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吗？”

“这位红头发的小兄弟，战争不也是一场利益的争夺吗？”

巴赛尔一副气定神闲的态度，试图说眼吉尔菲艾斯。

“你想想看，就是因为有那些贪图利益的小人，战争才会不断地发生。如果没利益可图，那么社会的组织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既然存在，就必须想办法有效地利用，这是很自然的呀。”

“我不是来跟你谈论战争哲学的。”

吉尔菲艾斯强费了极大的功夫，才勉强压抑住内心翻腾的情绪。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可能早就拔枪射击了。

“每个人对于现状的认识和所抱持的态度的确不同。只是我不懂，你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毒害士兵们的身心，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猪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人吃、不是吃人的。如果你硬要我解释的话，那我只能说是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法协……”

“你说士兵们是猪吗……”

“中校、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别忘了，你也是牺牲了许多士兵的生命才能爬到今天的地位。我们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积极而已呀。”

“你想举发我的话尽管去吧，反正你们也没有证据。是聪明人的话，就接受我的条件吧。”

“我是没有物证，可是凯萨琳格少将愿意出庭作证。”

“别傻了，一个情场败将说的话谁会相信。”

“约汉娜夫人也愿意作证，这点你总不能视若无睹吧。”

巴赛尔听到约汉娜的名字，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吉尔菲艾斯把约汉娜夫人说过的话简单地陈述了一遍，巴赛尔听完后睑色大变，懊恼地咂了咂舌。

“原来如此，约汉娜四十年前拒绝了凯萨琳格，为了弥补内心愧疚才会这么做。她真是让我颜面尽失。”

“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吗！”

“我好不容易爬到今天的位置，岂能轻易放弃！”

丝毫没有悔意的巴赛尔冷冷地看着指摘他的红发青年，笑着说：“吉尔菲艾斯中校，你的确是个胆识过人的有为青年，可是你这么

不懂人情世故，可是活不久的哦。”

“少装模作样了。”

血气方刚的年纪使得吉尔菲艾斯压抑不住沸腾的怒气，不愿同流合污的态度充分表露在粗暴的语气中。向来自制力颇强的吉尔菲艾斯觉得自己的耐性似乎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凯萨琳格那家伙也太多管闲事了，我指的是三年前的那件事。我又没有拜托他那么做，他却硬是把人情加在我身上，那家伙从以前就一直是这样……”

说到这里，他的话突然被房门打开的声音阻断，几名宪兵冲了进来，在吉尔菲艾斯身后排成一道人墙。

“中校，你们的谈话结束了吗？”

不等吉尔菲艾斯回答，霍夫曼警长便转头瞪着巴赛尔。

“巴赛尔阁下，你应该知道你派去的那几名杀手，已经因为杀人未遂而被逮捕了吧。刚才你又自动供出了自己的罪行，现在我们要以教唆杀人的罪嫌将你逮捕。”

虽然当场被逮，可是巴赛尔依然摆出一副高姿态，傲视着警长和包围的警察。

“这里没有你们警察插手的余地！我可是帝国军的退役将领，你当我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吗？”

警长也不甘示弱地挑战他的权威。

“容我说明，阁下。内务省的条文上明确的规定，凡是犯下重大的刑案的嫌犯，例如杀人、贩卖毒品、绑架等重罪，不论身份地位，一律逮捕。”

“一个小小的警长，居然想用法律逮捕国家高级将领？”

“有什么话请留到军事审判的时候向法官申诉吧，到时凯萨琳格少将也会出庭作证。我想你行李里也有可以当作呈堂证据的线索吧。”

巴赛尔不屑地扭曲着脸颊。

“……原来如此，看样子我是输定了。好吧、我认了。不过请你们容许我和我的太太说最后一句话吧。”

巴赛尔按下和隔壁房间联络的电视通话器的按钮。他表情怪异，过了一会见才开口说话。

“约汉娜，你房间桌子抽屉里有我的文件，请你马上把里面的东西烧了。”

吉尔菲艾斯吃惊地瞪大了眼，霍夫曼警长也急得跳了起来。而巴赛尔则是扬起嘴角，露出嘲讽的笑意。

“你们听见了吧？我只是说‘里面的东西’而已，你们如何能证明那就是证据？”

吉尔菲艾斯转过身飞奔出去，霍夫曼于长则是和其他警员向巴赛尔一拥而上。双方很有默契地分开行动。

冲进隔壁房间的吉尔菲艾斯，正好看到老妇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朝壁炉走去。

“放下那些资料、夫人！有了它我们才能举发巴赛尔在军队从事贩毒的事实、理清阿尔雷斯海姆会战失败的责任，还给凯萨琳格少将一个清白呀！”

老妇人淡淡地笑着说：“年轻人，我是巴赛尔夫人，怎么能帮你们举发他呢。我必须完成我丈夫交代的任务。”

“巴赛尔夫人……”

“我必须烧掉这些文件，如果你想阻止我的话，尽管开枪吧！”

“夫人……”

“是非善恶用我都没有关系。除非我丈夫认罪，否则我是不会帮你们检举他的，因为我没有那个资格。其实我跟他一样，都是无药可救的罪人……”

吉尔菲艾斯心里非常清楚，他必须马上射杀眼前的老妇人。为了凯萨琳格、为了霍夫曼警长、为了无辜受害的士兵、也为了自己，他必须开枪。可是即使如此，他还是无法动手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女人。

如果是莱因哈特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扣扳机吧。尽管内心有所迟疑，他也会压抑在心中，甚至无视于它们的存在。吉尔菲艾斯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及莱因哈特的原因。

吉尔菲艾斯无力感地站在原地，迟迟无法扣下扳机。

巴赛尔夫人拿着文件，一步步走近壁炉。她的动作不徐不缓，仿佛正等着吉尔菲艾斯开枪射击似的……

这时，一道闪光从吉尔菲艾斯身旁划过。

战场上，吉尔菲艾斯绝对称的上是骁勇善战的豪杰，可是这一刻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他只觉得眼前的色彩顿时消失。老妇人的胸口流出汩汩的鲜血，接着便倒卧在地，直到她手上的文件散落到地面，吉尔菲艾斯才恢复到现实。

吉尔菲艾斯环视了一下室内，发现凯萨琳格就站在房间里，其他警员这时也纷纷赶来。凯萨琳格手上的枪掉落地面，像个罪人似地走到老妇人身边跪了下来。

“约汉娜、约汉娜……”

他呼唤着到死都没有接受他的巴赛尔夫人名字。吉尔菲艾斯怅然地摇着头，红色的头发像海浪般地波动。他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站着，他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霍夫曼上前拾起掉落地上的文件，像抱着婴儿般地小心翼翼地捧在胸前。

“有了这个就能将巴赛尔定罪了！中校，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我什么都没做。”

激动的情绪已经平复的吉尔菲艾斯拨了拨一头红发，轻描淡写地回答。

“是凯萨琳格将军为自己洗刷了污名。”

这次的事件在帝国军方的记录上，一定会把真正应该为战争失败负责的罪魁祸首写成是具有骑士精神的勇者吧。但不管官方记录怎么记载，都无法抹煞这一页用血泪所写成的事实，民众的心中对这次的事件也会不同的评价吧。

对吉尔菲艾斯而言，能不能得到安妮罗杰的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心爱着对方。就像凯萨琳格对爱的坚持、约汉娜无怨无悔的忠贞一样，他对安妮罗杰的爱慕之增也永远不会改变……

这份感情是吉尔菲艾斯自己的纪录，也是他真正爱过的证明。

※※※

各式各样的人陆续从刚刚抵达宇宙港的太空出里走了出来。要从旅客中发现金发的莱因哈特并不困难。同样的，莱因哈特也很快地从

迎接的人群中发现了红头发的吉尔菲艾斯。

“吉尔菲艾斯！”

这句充满活力和韵律的叫唤声，在吉尔菲艾斯听来是那么地熟悉而怀念。

金发的青年向他走了过来，两人像久违多年的老友重逢一般，热切地拥抱着对方的肩膀。

“怎么样？我不在的时候玩得还愉快吗？少了一个人在耳边唠叨，一定很轻松吧？”

“才不呢……”

红发少年认真地摇摇头。

“只有待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才能大展身手啊。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的。”

莱因哈特用他苍冰色的眼眸注视着好友，脸上流露出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笑容，伸出手拨弄着他那一头红发。

“我也是，少了你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哩。我们先去喝一杯庆祝一下吧。待会儿你可要告诉我你这两天发生的趣事喔。”

巨大的气体惑星高挂天空，仿佛正低头俯视着这两个年轻人，它那瞬息万变的气流就像彩带般不停地旋绕着……

# 朝之梦、夜之歌

【I】

晨曦呈螺旋状般地射人寝室，透进眼睑闭合的细缝。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眨了两、三次眼，好不容易才从睡梦中醒来。才刚睁开眼，天花板角落的扩音器便开始展开早晨的攻势。

“起床！起床！！起床！！”

莱因哈特大大地舒展了一下全身的筋骨，邻床的吉尔菲艾斯则是揉揉睡眼惺松的眼睛。他们两个现在正在幼年学校的宿舍里。虽然他们的房间和隔壁寝室有一墙之隔，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学生们起床的骚动。点名、盥洗、然后到校庭排队举行升旗典礼。

倒不是莱因哈特陷入了回忆的时空，其实他早在两年前就从这所学校毕业了。这次他是奉宪兵队之命重回母校调查一桩杀人案件。这一天是四月二十八日，也是被害者卡尔·冯·莱弗艾森举行葬礼的日子。

帝国历四八四年，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十七岁，阶级上校。

※※※

经过卡布契兰加那件事之后，莱因哈特过了一段平安无事的岁月。后来，他接受了自然大气和人工大气周期性交换呼吸的训练，然后被派到伊谢尔伦要塞驻防。刚开始他是以少校的军阶指挥驱逐舰，之后又晋升中校，担任巡航舰艇长。期间，帝国军曾和自由行星同盟军发生大规模流血战争，他亲眼目睹了同盟军溃败的光景。

在同年龄的军人之中，莱因哈特不但官阶较高、功勋彪炳，而且分配到的部属也比较多。每次一有人事变动，他的功勋和驻防地就会重新变动。当然，这跟军务省的人事方针缺乏一贯性有很大的关系。但一方面，他自己也很积极建立军功。再者，他姊姊安妮罗杰的身份无异也是他仕途上的一大助力。就这样，上司不得不向上级推荐，让他一路向上晋升。但是，晋升的另一个意思通常也就是驻防地的变动。

在长官眼中，莱因哈特是个不受欢迎的部属。对一个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型的长官来说，像莱因哈特那种有才能（虽然不情愿，但也

必须承认）、趾高气昂（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的部下是最令人厌恶的。偏偏他却是皇帝宠妃的亲弟弟！万一他在自己的麾下战死的话，那么皇帝只要动动他那枯瘦的手指，别说是上司的位置，连未来的仕途都一并滚落万丈深渊。所以长官们对莱因哈特这个危险的火种，莫不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上一个贪图安逸的长官想尽办法将莱因哈特踢开，下一个接到这个烫手山芋的“牺牲者”则是暗自咒骂，大叹走霉运。

莱因哈特当然是“危险的火种”，而且危险的程度远远超乎那些平庸无能长官的想象。他所发出的巨量高热和破坏力，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把整个王朝、体制，还有宫廷里的门阀贵族全部燃烧殆尽。那些没能事先发觉的人，其实应该算幸运吧。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被调任到帝都宪兵本部一事，莱因哈特感到万般不愿。他一心渴望上太空和强大的敌人交战，建立武勋。如今却被派到一个专门对弱势者展示皇帝和政府权威的机构。

不久前，宪兵队逮捕了一名老妇。老妇人原本有三个儿子，两个战死，一个在战场上病死。绝望之余，她将每个家庭都会钓挂的皇太祖鲁道夫大帝和现任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肖像从墙上扯下扔到地上。她一面用力踩踏，一面大声咒骂：“我含辛茹苦养大的三个儿子，都为了皇帝陛下您战死了！我只能用这个方式表达对您的感激啊！”

后来由于有人密告，老妇因此遭到逮捕。那个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儿子调到后方的宪兵副总监，在对部下训示的时候说：“那个女人该恨的是共和主义者那些叛徒，可是她居然把怨气出在皇帝身上，做出违反国家、忘恩负义的举动！那些不懂得感谢皇帝、效忠国家的人，不必把他们当人看待！这种人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他的言论很明显地是在教唆刑囚，甚至要置老妇于死地。莱因哈特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感到极端愤怒，但是以他的权限和责任根本插不了手。

不过，宪兵队内部还是出现了见义勇为的声音。那是一个三十来岁，名叫伍尔利·克斯拉的年轻男子，他不是宪兵出身，而是以舰队法务士官的身份，从宇宙舰队司令部调到宪兵队从事研修的工作。他一接下那件令人不愉快的案件后，立即带人到那名告密者的家里将他逮捕。以下就是他所持的理由——

“这个人看到老妇人犯下大不敬的罪行时，竟然站在一旁观看而不出面予以制止，显然没有尽到一个臣民的责任。虽然事后他告了密，但那只是为了掩饰他自己的过错。正因为他内心的想法和老妇一样，所以才会眼睁睁地看着皇帝的肖像被踩踏，而没有出面干涉。这种行为等于是共犯，如果不予以严惩的话，那么惩治不敬之罪的精神将荡然无存。”

就这样，那名告密者当月的家计陷人赤字，因为他领到的奖金必须拿来支付更高昂的医疗费用。至于那名老妇，虽然遭到监禁和询问，不过并没有受到刑罚。宪兵副总监为此还特地召克斯拉前来质问。克斯拉这么回答：“会踩踏皇帝陛下肖像的人，表示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拷问一个疯子一点意义也没有。”

克斯拉的反抗也仅止于此。后来老妇人被流放到一座酷寒的行星，没过多久便因为绝食而衰弱致死。虽然克斯拉最后还是未能替老妇脱罪，但至少那名告密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点倒是替无能为力的平民百姓出了一口怨气。

“了不起！克斯拉中校见义勇为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值得我们学习。”

莱因哈特向来欣赏作风直来直往的人，但是克斯拉中校迂回致胜的行事作风更是令他感佩不已。毕竟他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只有藉由不断地学习、累积经验，将来才能拥有超人一等的能力。事实上，吉尔菲艾斯的本质和莱因哈特非常近似，只不过他要求自己必须扮演缓和莱因哈特刚烈性格的角色，所以在处理事情方面要比莱因哈特来的审慎周密。或许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更钦佩克斯拉处事的机智。

举个例来说吧，莱因哈特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事异动，在吉尔菲艾斯看来却是令人担心的变数，他害怕不能和莱因哈特编入同一个单位。所以每次一有新的人事异动，他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和莱因哈特分配在同一部属，至于派到哪个单位他倒是不那么担心。

这次人事变动的结果，让他阴压多日的心情得以拨云见日。或许心头的重担没了，所以才能心平气和地安慰对这次人事异动有满腹牢骚的莱因哈特。当然，莱因哈特并不是不在乎能否和吉尔菲艾斯发配在同一个部属，而是他认为那种事根本不需要担心。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之所以能分配到同一个单位，很明显的和莱因哈特的姊姊安妮罗杰的幕后运作有很大的关系。再者，对军部来说，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的存在对他们尚没有构成威胁，不需要特别予以防范。既然莱因哈特身为主官，必须分配一名副官给他，那么让他们两个同进同出倒也省得麻烦。至少目前，他们还认为吉尔菲艾斯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小卒——当然，那只是现在而已，直到莱因哈特掌握人事大权为止。而吉尔菲艾斯本人认为，只要荣因哈特和安妮罗杰承认他存在的价值就足够了，其它的并不重要。

帝都宪兵本部是在今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才受理幼年学校所发生的杀人命案。当天，负责搜查的刑事小组曾经前往学校进行调查，可是最后还是无功而返。但是，这个案子又不能因此置之不理。

由于命案发生在幼年学校，搜索调查对象是贵族的子弟，所以警方自动被排除在搜查行列之外，改由宪兵接手，然后再交由刑部进行审理。虽然这无异是对警界的一大污蔑，但在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公理可言。

被害者是一名五年级（最高年级）学生——卡尔·冯·莱弗艾森，十五岁。案发当天清晨，同寝室的学生一醒来就发现他的床上空无一人。经过全校搜查，结果在粮食仓库里找到那名学生的尸体。校方开了三个小时冗长的会议后，才向宪兵队报案，那时已经过了中午时刻。被害者是因脑部遭重击而死亡，现场没有找到凶器，而且仓库的门是从外面反锁。从以上种种迹象可以看出这是一桩杀人命案。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就是为了调查这宗离奇的命案而住在学校宿舍。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进行全权调查。当然，我们宪兵队里也不是没有人才，所以如果你觉得无能为力的话，也可以找别人代替。”

长官的口气不但缺乏诚意，而且充满了讽刺。尽管莱因哈特对这个任务感到排斥，但是他并没有拒绝。对他来说，临阵脱逃对他的存在意义将造成重大的打击。

“莱因哈特，您实在不需要被那些人耍得团团转。”

吉尔菲艾斯的见解稍有不同。他认为莱因哈特不需要当一位全能的超人。与其费尽心思处理区区的刑事案件，不如学习如何善用将才，统领大军。再说，宪兵部的意图非常明显，一旦莱因哈特无法顺

利破案，他们便会以能力不足、办事不力为由将他踢出宪兵部，这么一来正好称了他们的意。不过，莱因哈特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吉尔菲艾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失败过吧？不管敌人是如何难缠，我们都能克服对不对？"

"是的，莱因哈特。"

"以后我们也不会输。"

"是的，莱因哈特。"

"……所以，尽管这次的敌人再怎么狡猾、凶狠，我们都不能退缩。"

莱因哈特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一个星期之内侦破校园命案，好送给宪兵队一个灰头土脸的大礼。"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吉尔菲艾斯这么想，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正从以前到现在，金发天使总是有办法说服他。

【Ⅱ】

翌日，二十七号，金发少年和红发少年回到毕业近两年的母校拜访。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上校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尉？"

在校门口站岗的是最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看到莱因哈特出现时，莫不一脸惊讶。虽然宪兵部之前已经通知校方将派专人前来处理，但是他们以为上校和上尉应该是中年军人，没想到出现的竟是两名青年才俊。高年级的学生听到消息后，都纷纷跑出来看个究竟。

高年级学生对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曾经同校三年。莱因哈特不仅是风度翩翩的美少年，而且成绩表现相当优异，不但令同年级的学生艳羡不已，连低年级的学弟也对他散发出来的那股孤高的气质、领导者的风范崇拜不已。吉尔菲艾斯因为经常陪伴在莱因哈特身边，而且为人亲切有礼，所以也很得人望。

"十七岁就当上上校啦？真了不起！"

低年级的学弟们的窃窃私语化成阵阵微妙的空气波动，轻掠过莱因哈特波浪般的金发。惊讶、好奇、疑惑、赞叹就像倒入咖啡里的奶糖般，在围观的学生中缓缓地流动着。就在一片毫无秩序可言的阵列中，莱因哈特他们走进了校长室。

由于他是两年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校友，所以学校的师长对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再者，他毕业之后，短短两年间就从少尉一路晋升到上校，升迁的速度是幼年学校历年来的毕业生中最快速的一个。照理说，这应该是值得母校夸问的光荣事迹，但是每当师长们在提到这位杰出的校友时似乎语多保留。毕竟，莱因哈特的成就并不是通例。谁都知道他姊姊安妮罗杰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宠妃，而且皇帝还赐给她伯爵夫人的称号。

“他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难怪那么快就飞黄腾达。”

对于这样的误解，令莱因哈特感到厌烦和不悦。刚满十七岁的年轻肌肤散发出感性的芒刺，更让人留下焦躁、难以亲近的印象。或许，越是完美的杰作所受到的贬损也越严苛吧。不管怎么说，莱因哈特还只是十七岁的小伙子，感情往往超越了理性的控制。

关于这方面，吉尔菲艾斯当然也是一样。不过他深谙热锅不宜浇热油的道理，所以一直比莱因哈特更有自觉，不轻易感情用事。

说的更明白一点，莱因哈特自始自终都是莱因哈特，但吉尔菲艾斯却是凭藉自我的意识和努力，才变成现在的吉尔菲艾斯。或许他天生就资质脱颖，但是让这份资质开花结果的却是他本身的自觉，以及不可不提的催化剂——“缪杰尔家的姊弟”。

幼年学校的校长是一名年届退休之龄的老士官——吉尔哈鲁特·冯·修提加中将。莱因哈特在学的时候，他还只是副校长。虽然是军旅出身，却唤不出军人气息，但也不见教育家的风范。他拥有皇家赐予的男爵封号，不过并不会摆出贵族的架子。说的更贴切一点，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个农庄的小地主，说起话来一点说服力也没有。

“本来，我们并不欢迎外人进来本校。不过这次的命案事关重大，而且凶手残无人性。希望你以搜查官、以及杰出校友的身份，早日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以慰不幸的牺牲者在天之灵，也好让本校受损的声誉能够重获清白。这是本校全体师生殷切的期盼。”

既然这样，为何那么晚才向宪兵队报案呢？莱因哈特感到相当不解，但并没有提出疑问。而校长，大概是平日的习惯使然吧，他边用手指抚弄颜色略深的胡子，边推销他那毫无根据的推测——什么贵为帝国军基石的幼年学校居然发生杀人案件，八成是共和主义者的阴谋等等。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不定共和主义份子已经拥有超越时空的能力了。搞不好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军务省呢。”

是皇宫！莱因哈特好不容易忍住了差点脱口而出的话。但即使如此，还是瞒不过吉尔菲艾斯的眼睛。

知道莱因哈特对旧体制的厌恶和企图推翻的意念的，只有他自己和吉尔菲艾斯两人。在安妮罗杰的光环庇佑之下，莱因哈特更不能对帝国最高权威表示违逆。纵使杰出的成就为他惹来不少闲言碎语，甚至有人批评他是个“目中无人的臭小子”。但是如果那些人了解他内心真正的意图，恐怕就不只是“目中无人的臭小子”能一语蔽之了。那可是罪大恶极的叛国之罪！无庸置疑地，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将会遭到处决，连安妮罗杰也无可幸免。即使她贵为皇帝的宠妃也一样。王朝的存亡凌驾在皇帝个人的意志之上。一旦罪名确立，莱因哈特将不再是宠妃的弟弟，而会变成安妮罗杰是叛国罪人的姊姊，主客的地位在瞬间大逆转。叛国者的妻子、儿女、双亲，甚至是兄弟、朋友都会遭受连坐。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也唯有叛国罪，是不分贵族、平民，一律都得受到相同的罪刑。

所谓停滞的石头会生苔，雍塞的池水会腐臭。高登巴姆王朝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原本可以为帝国注人活水的事件，可是最后都遭到当权者以死亡和暴力恫吓给退杀了，结果更加速自身的腐败。

对灭亡的古老历史寄予哀怜之意乃是人之常情，但是却不需要对那些扼杀新事物的陈年污泥冠上古老传统的美名。莱因哈特发过誓，一定要把这些污泥从历史上扫除殆尽。

尤其从第一次上阵以来，莱因哈特的背后就蒙上了一层敌对的阴影。他们个个张牙舞爪，准备随时对他伸出最恶毒的魔掌。而那些人就是躲在“新无忧宫”里，享尽荣华富贵的特权阶级。尽管莱因哈特极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和那些人抗衡。

周围那些无才无能、又眼界狭隘的庸俗之辈，在莱因哈特看来简直愚蠢的令人难以忍受。但吉尔菲艾斯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那些视野狭隘的无能之辈，正好可以当他们步步高升的台阶。要是他们拥有卓越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一旦识破莱因哈特的野心，那么他们两个人计划多年的未来将永远无法实现。以个人成就来说，十七岁的年轻

人能爬上上校的位置，应该可以算是功成名就。但是若要对付整个王朝如此巨大的敌人，这一点小小的成就实在是微不足道。

莱因哈特反问校长："与其拉上共和主义份子，说不定是那名学生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所以才会惹来杀身之祸吧？"

这突如其来发言，让站在一旁吉尔菲艾斯赶紧对他使眼色。在反应稍迟钝的校长尚未变脸之前，莱因哈特又为自己辩护。

"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校长阁下。如果有得罪之处，在此先向您道个歉。在宪兵队待久了，总是变得讨人厌。"

莱因哈特恭敬地掩饰了内心真正的想法。对于尚无力反抗的人来说，有时必须藉着几近虚假的客套来掩饰真正的自己。莱因哈特当然知道这个道理，而他也准备这么做。只是在吉尔菲艾斯看来，这种作法实在太冒险了。他不出一声，以视线极力要求莱因哈特掩藏他突出的棱角。

午后温和的阳光，透过格子窗洒进了校长室。现在正好是晓春的季节，空气中混和着多种花香，随风轻拂着人们的肌肤。透过格子窗向外看去，浓淡参差的绿意像炸开似地攻占了整个视野，仿佛连视网膜都染上翠绿的色彩。

虽说外面的世界一片生意盎然，走到哪里都感觉暖烘烘的，不过莱因哈特并不特别喜欢这个季节。他比较偏好早春的清晨、初夏的午后、萧瑟的晚秋和寒意同眠的初冬。对他来说，晚春的午后空气过于透明翠绿，感觉好象整个人都沉入海里似地。人夜之后，夜空中的点点寒星所绽放的银光，连人呼出的气息都会反射白色的光芒。而且皮肤干涩紧绷粗糙的感觉刺激着全身的每一寸神经。这就是晚春的自然和人体之间格格不入的触感。

总而言之，莱因哈特对于带有硬质透明感的时间带，向来都不抱持好感。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调查本校的经理。但是你绝对查不出有任何可疑之处的。"

校长虚伪地笑着说。听得出来他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悦。

"这些将来都要上战场和共和主义份子作战的学生们，如今却得面临互相猜忌的下场，真是情何以堪哪。"

老人沉重地叹了口气。莱因哈特再次向他表达歉意，毕竟眼前这个老人是他们求学时的恩师，总不能表现得太过失仪。

“互相猜忌？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外发表这是件杀人案，不是吗？”

“谣言传播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是无孔不入，我们实在防不胜防哟，莱因哈特上校。”

莱因哈特额首表示同意。接着，他以要到现场勘查为由，退出校长室。校长则答应派一名可以信赖的学生过去，以便提供他们办案时所需的协助。

【Ⅲ】

“这里就是……发生不幸事故的现场。”

带领他们到粮食仓库的是一名在学校服务了３０年，好不容易才升上中尉的事务员。虽然吉尔菲艾斯的官阶只比他大一级，但对他来说都是必须低头服从的长官。至于上校莱因哈特就更是遥不可及的大人物了。他们很快就结束在仓库的调查，一方面是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早就没什么证据可查。另一方面是，事务员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走出仓库后，莱因哈特询问事务员学校里对这次的事件有没有流传什么样的谣言。事务员表情恭谨地回答：“是的。大家都在谣传可能是怨灵作祟。”

“怨灵作祟！？”

“是的。有人说是几十年前意外身亡的学生想找人作伴，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看到恶魔信徒的集会才会惹来杀身之祸，反正校园里是谣言满天飞。”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莱因哈特在心里暗自苦笑，随即让事务员离开。

“真是！什么恶灵作祟！！”

“学校和鬼故事本来就是如影随形，每所学校都一样。或许这也算是恶灵作祟吧。”

但凡房间的角落、楼梯下的死角、走廊的尽头、门的后面多少都会流传着一些“灵异故事”。它对人们所造成的恐惧，简直就像躲在宇宙黑暗的迷宫里，随时等着将飞过的宇宙飞船一口吞下的怪物一样。

或许远古的人类在洞穴里生一把小小的火苗以对抗外界无止境的黑暗的那段记忆，还留在人体最深层的细胞核里。所以人类至今还是对黑暗存在着莫须有的恐惧。尽管说来可笑，可是却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即使是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他们也曾经历过因为恐惧黑夜，而把头蒙在棉被里，害怕得整夜不敢阖眼的年纪。

话虽如此，不过如果将这次校园命案归咎于超自然现象，实在是荒谬无稽。

莱因哈特他们到学校的教室、第一到第三校舍、体育馆、图书馆、阅兵场兼竞技场、射击训练场……等地走了一回。与其拘泥在同一个地方，倒不如四处走动或许可以探听到更多线索。

幼年学校不但占地广大，师资和设备也比其它同年级的教育机构来的高级。因为它和士官学校都是属于银河帝国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中枢，所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也是理所当然。不过在莱因哈特看来，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幼年学校已经老朽了。”

他指的不是设备，而是师资和校风都已经呈现颓纪的老态。一味地墨守成规和习惯、忽略创新和启发性、视古老为真理、将求新求变的学生当成扰乱秩序的罪魁祸首。

尽管为人垢病的毛病不少，但是一成不变的校园却也勾起了校友的怀念之情。

“图书馆还是老样子。”

“我们曾在大厅后面和高年级的学生打架，而且是二对四呢！”

幼年学校的莱因哈特是出了名的“麻烦人物”，不但以前如此，现在也是一样。不过他从不找低年级学弟下手，也不会以多欺少，而且是正好相反。因为他的尊严不容许这样的行为。

“我还记得曾经把一个说我姊姊坏话的家伙扔进那座水池里。”

求学时种种的回忆仿佛又被唤醒了一般，历历在目。

“这里是古老的战场，到处都有你以前留下的功迹哪。”

“别说的好象事不关己似的，别忘了，你也是同伙喔。”

莱因哈特笑着。他用细瘦的手指撩拨着一头金黄色的发丝，思绪再度陷入往日的时光。

“我们从幼年学校毕业只有短短的两年，这段期间要不是有你跟随在侧，说不定我早就向阎王报到了。”

这一番直接、坦率的谢意，让吉尔菲艾斯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得用蹩脚的笑话掩饰内心的尴尬。

“虽然您有不少通往冥界的车票，可是却没有人场券。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危险，都死不了的。”

“喔？这我倒不知道呢，这故事挺有意思的。”

谈笑声中，莱因哈特的脚步变得轻松许多。走出一排一排的校舍后，两人来到一大片草地。因为天气热的让人发汗，他们便朝一棵大榆树下走过去。

树荫下，他们再度翻开手上厚厚的资料，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被害者的学年成绩并不算特别优秀，约莫在一0名到五0名之间。吉尔菲艾斯在校的成绩大概就是这个程度。虽然他在射击的科目表现杰出，但是也仅止于此。因为学校里并没有辅佐役这个科目，连战略计划也都是纸上谈兵的模拟战况，能让他施展所长的机会并不多……

“以他的成绩应该不至于遭人嫉妒。令人纳闷的是，他为何会出现在粮食仓库里？”

“您说的没错，一个学生在三更半夜跑到仓库的确不寻常。”

在缺少线索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莱因哈特在调查过程中不只一次触犯校规。向国旗致敬时双脚要打开多少角度、看到师长要心怀感激地低头敬礼……这些规定对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说，简直愚不可及。

※※※

当再次享用学校供应的餐点时，虽然让他忆起学生时代的点滴，但味觉上的感受却教人不敢领教。黑麦面包、香肠、起司、蔬菜汤、马铃薯沙拉占满了桌面，量虽多但味道实在难以下咽。莱因哈特求学时代，就经常为了这件事遭到师长的训斥。

“校方非常重视食物的营养！你身为国家未来的军人，却老是抱怨食物难吃，简直是不知好歹！”

那些站在支配者立场的人在强制别人遵守规定时，自己往往就是那个破坏规定的害群之马。例如以前痴肥不堪的鲁道夫皇帝，他严格限制人民的饮食生活，自己却天天酒池肉林、享尽人间佳肴。他晚年的时候一直为痛风所苦，就是最好的证明。或许对鲁道夫来说，“自己”的食物遭到平民百姓的糟蹋是他最痛恨的吧。所谓上行下效，幼年学校的前任校长，也就是莱因哈特求学时代的校长，就曾经私藏葡萄酒和鱼子酱。那么现任校长修提加中将又是如何呢？就算学生私闯粮食仓库，顶多也只是触犯校规，可是……

莱因哈特的视线停在前方一大片泛着祖母绿色彩的球场。场上正好有红、黄两队球员在进行比赛。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选了一处斜坡坐了下来。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球场上的比赛时，突然有个人影挡住了前方的视线。一名身材高大、棕色头发、看起来应该是高年级的学生站在他们面前，直挺挺地向他们敬礼。

“报告，我是高年级的学生墨利斯·冯·哈森。校长派我来协助协助上校的调查工作。”

“喔，辛苦了，坐下吧。”

“对不起，我不能在上校面前坐下。请让我站着接受您的询问吧。”

少年的表现与其说是生硬，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身的教养和对规则的机械性顺从。尽管莱因哈特心里嘀咕着，不过并没有说出口。

“那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了。死者莱弗艾森生前的风评如何？”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么，他有没有与人结怨？”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少年的回答对案情一点帮助也没有。倒不是他无心协助办案或是存心跟莱因哈特作对，而是他可能本来就对别人的事漠不关心。或许数字和资料对他来说还来得实际吧。莱因哈特皱着眉，不再开口。看到他沉默不语的样子，吉尔菲艾斯代替他提出问题。

“那反过来问好了，有谁跟他交情比较好？”

“我。”

“是吗？那么在你看来，莱弗艾森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少年露出疑惑的表情，似乎无法会意吉尔菲艾斯的问题。吉尔菲艾斯只好换另一个方式问。比方说，当他的成绩被同学超越时，他是无所谓呢？还是会耿耿于怀？

“就我所知，应该是会介意吧。”

他有推倭责任的倾向吗？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和失败归咎他人身上的习惯？

“嗯，他的确会这样。”

“你说你们是好朋友，可是你怎么都不替他辩护？”

“我想，照实回答对案情才会有帮助……”

少年不愠不火的口吻，连吉尔菲艾斯都感到有点不耐烦。他的回答不像是自己知道或是相信的答案，倒像是从旁偷听来的讯息。这时，球场上的学生传来一阵骚动。少年回过头去看。莱因哈特因为视线被挡住，索性问他：“哪一队得分啦？”

“不是黄的那队。”

少年没有做正面的回答。球场上果然可以看到穿红色球衣的球员欢欣鼓舞的呐喊着。吉尔菲艾斯突然看了少年一眼，不过并没有说什么。莱因哈特挥挥手，作势要少年离开。

“这家伙一点帮助都没有。”

莱因哈特没好气的说。他的声音充满了不满的怒气。

“到目前为止还是找不到凶器。到底凶手是如何杀人，又是如何湮灭凶器的？”

“或许我们应该先考虑凶手的动机，吉尔菲艾斯。如果把所有的可能性还原为单一动机的话，你说那会是什么？”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吉尔菲艾斯不需要下任何断言，只需提供莱因哈特思考的线索就行了。金发少年点点头，浓密的前发随着轻轻晃动。

“没错，就像战争一样。要不就积极的争取胜利，要不就退一步守住现状，也就是攻击的动机和防卫的动机。”

吉尔菲艾斯没有打断他的话，专心地聆听。

“或许我们应该把复仇的动机也列人考虑。广意来说，这也算是一种防卫性的动机……”

说到这里莱因哈特突然中断谈话，陷入沉思，随即又咋了咋舌。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派我们来调查这个案子了！吉尔菲艾斯。”

“为什么？”

“为了让嫌犯放松警戒。”

“喔喔……”

吉尔菲艾斯会意地点点头。

当初校长得知宪兵队派两名十几岁的小伙子负责这件杀人案时，显得极为不悦。莱因哈特到校那天，校长还抱怨说宪兵队根本没有把这个案子当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就只有等犯人自己露出马脚了。

【Ⅳ】

四月二十八日，这天是被害人卡尔·冯·莱弗艾森举行葬礼的日子。下葬地点选在罗伊斐林墓园。虽然仪式进行的时候还不到太阳下山的时刻，但是天空却阴沉沉的一片，厚厚的云层仿佛承受不住重量似地越压越低。以视觉来说，时间好象加快了两个小时。以皮肤的触觉来说，简直就像倒退了一个月。前来参加丧礼的人回家后大概都要吃感冒药吧。

“……这件意外真是令人遗憾……”

耳边不时传来的窃窃私语，证明了情报管制的确收到极大的效果。尽管天色灰暗，仪式也沉重的令人快喘不过气，但是致悼词的学生代表——学年首席墨利斯·冯·哈森仍然以无懈可击的态度，朗诵着无懈可击的追悼文章。悼词的内容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不过也找不出值得诟病的破绽。当学年首席和已故友人的父亲握手时那种形式美的极致表现，让参与丧礼的女士们都不禁嘶嘶吸泣，以帕拭泪。

仪式结束后，莱因哈特上前向死者的父亲表示哀悼之意。

“令公子的事真是令人遗憾，莱弗艾森上校。”

虽然官阶相同，不过莱弗艾森足足比莱因哈特年长三十多岁，而且不久即将退役。关于这次的意外，校长已经跟他说明了原委，他也

知道莱因哈特是宪兵队派来的调查人员。尽管内心悲痛万分，但他还是恭敬地向莱因哈特回礼。

“真是辛苦你了，请你务必查出真凶，予以严惩。”

“这是当然的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还给令公子一个公道。”

莱因哈特毫不做作地表达负责的态度。不过基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必须要求痛失爱子的父亲不要对外公开这是一桩杀人事件。笃实的莱弗艾森上校立即毅然地表明立场，“我知道，因为这关系到帝国军幼年学校的名誉。”听到这样的回答，莱因哈特不禁对自己的立场和这位父亲顺从的态度感到痛恨。被支配者的宽容只会助长支配者的气焰，让他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吉尔菲艾斯听了莱因哈特满腹的怨气后，微笑地安抚他的情绪。

“莱因哈特，您说的很有道理，可是这件事不能怪他呀。”

莱因哈特不好意思地拨了拨头发。

“说的也是，他并没错。帝国的人民经历了将近五个世纪的精神奴役，不、应该说是家畜对待，自然而然就养成习惯了。说起来他也是牺牲者之一，我实在不该怪他。”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心里发誓，无论如何绝对不当单方面的牺牲者。正在思索着的时候，他发觉吉尔菲艾斯的视线一直盯着站在前面不远的学年首席哈森身上。吉尔菲艾斯也注意到莱因哈特狐疑的眼光。

“我总觉得怪怪的，可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种感觉就好象牙缝里塞了蔬菜的叶子。”

“那的确很不舒服。”

莱因哈特露出一脸感同身受的表情。

“算了，反正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专心办案吧。虽然丧礼花去我们不少时间，但我想这种事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吧。”

不过，这回莱因哈特的猜测出现了数亿分之一的误差。当他们回到幼年学校后，便收到一封从吉格林蒂皇后皇家医院寄来的录影带信件。一旁的吉尔菲艾斯看到信件内容后，瞬间整个人都呆住了。

“……帝国骑士赛巴司提恩·冯·缪杰尔阁下于帝国历四八四年四月二八日一九时四 0 分，病逝于本院特别医疗大楼。死因是肝硬化。本院虽尽一切力量挽回缪杰尔阁下的生命，但是他送来本院时已经为时已晚。”

莱因哈特面无表情的看着宣告父亲死亡的画面。医院方面一再强调父亲的死是因为疏于对自己身体的管理，但这对莱因哈特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无言地凝视着录影带画面，突然觉得肩膀上增加了些许的重量。莱因哈特轻轻拍着吉尔菲艾斯搭在他肩上的手。

“放心吧，吉尔菲艾斯。我会去参加丧礼，我可不想挨我姊姊的骂呢。”

他极力想挤出一丝笑容，但中途还是放弃了。过去种种不愉快的回忆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绪。

莱因哈特父子感情不睦的事吉尔菲艾斯早就知情。不过莱因哈特对父亲的憎恨也不是毫无理由。七年前，他的姊姊安妮罗杰被送进皇帝的后宫时，赛巴司提恩收下了皇帝馈赠的五十万帝国马克。虽然那笔钱名义上是治装费，事实上却是贩卖人口的酬金。对莱因哈特来说，不管是买的人或卖的人都是万恶不赦的罪犯。他的父亲和皇帝都是共犯。而把这种公然的人口贩卖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体制，以及默许这种事的人民的心态，都是莱因哈特发誓要铲除的恶习。

※※※

四月三 0 日这天是帝国骑士赛巴司提思·冯·缪杰尔举行丧礼的日子，仪式简单而隆重。参加仪式的人虽多，但都不是来替赛巴司提恩致哀，而是忙着向安妮罗杰摇尾巴，真正来凭悼死者的恐怕一个也没有。

赛巴司提恩的灵柩被安放在十四年前亡故的爱妻克拉里贝儿·冯·缪杰尔旁边。他安息的墓园是安妮罗杰出钱买下的，虽称不上气派，不过格调高雅、空间也不小。另外，赛巴司提恩虽然对儿子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他生前把所有的家当全部挥霍殆尽，没有留下任何资产。

安妮罗杰一身素净的黑衣，黑纱遮住了她脸上的表情。站在她身旁的莱因哈特则是望着天空，视线冰冷不带感情。而吉尔菲艾斯一直等到仪式结束，才有机会向安妮罗杰问安。

“安妮罗杰夫人，如果您在宫廷里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请尽管告诉莱因哈特跟我，这样或许您会觉得舒坦一点……”

“谢谢你，吉尔菲艾斯。”

安妮罗杰轻微而颤抖的声音，像清泉般地渗进吉尔菲艾斯的心扉。

“真的非常谢谢你……”

这时，一阵令人厌烦的杂音打断了她的声音。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抱歉打断您的谈话。是这样的，陛下要您今天晚上跟他一起去欣赏歌剧。开演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所以请您准备起驾回宫。”

说的也是。安妮罗杰现在的身份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宠妃——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而他只是一名区区的上尉，他们两人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了。站在安妮罗杰身旁的宫廷内侍仿佛是在提醒吉尔菲艾斯注意自己的身份。无处倾诉的相思顿时化成了对高登巴姆王朝的憎恨。但是不一会见，他的思绪又被现实的光景拉回。他看着安妮罗杰在宫廷内侍的护卫下坐上一辆黑色骄车离开。

以前吉尔菲艾斯曾听人说过，赛巴司提思·冯·缪杰尔生前曾婉拒皇室赐予的男爵封号。但这毕竟只是谣言，是真是假很难说。就算是事实，或许卖女求荣的污名让他羞于接受，或者他想用拒绝的方式表达为自己辩护的立场。究竟是哪一种，连吉尔菲艾斯也不敢断言。不过另一种说法是，赛巴司提思主动向皇室申请男爵的封号，结果遭到驳回。莱因哈特似乎比较相信后者的说法。

在吉尔菲艾斯的印象中，莱因哈特的父亲似乎都和嗅觉脱离不了关系。赛巴司提思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不论何时身上总是散发着浓重的酒臭。至少在吉尔菲艾斯的记忆里他一直是醉醺醺的样子，几乎没有例外。或许，他只是借酒装疯吧。

“天底下把女儿卖给皇帝和大官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莱因哈特这家伙却偏偏只怪我一个人！”

的确，卖女求荣的人确实多的不胜枚举。但是莱因哈特的父亲只有他一个，而且把安妮罗杰卖给皇帝的也是他。在这种推卸不掉的身份下，他也只有承受莱因哈特负面的感情了。

突然，吉尔菲艾斯感到似乎有个力量压在他的肩上。他不需回头就可以感觉到莱因哈特金黄色的头发和金黄色的怒气。没想到强夺者和被强夺者之间的界线竟然是如此清晰可见。

“莱因哈特。”

吉尔菲艾斯这个时候也只能说这么多了。金发少年按着好友的肩膀，那对苍冰色的眼眸好不容易有了一丝笑意。

“总算结束了……”

莱因哈特端丽的唇形像化了冰一般，绽露出开朗的笑睿。

“姊姊和我终于解脱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就靠我们的努力了，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吉尔菲艾斯！”

【V】

赛巴司提思·冯·缪杰尔的葬礼结束后，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正赶回幼年学校的途中，原本阴靡的天空抛弃了贵妇人的衿持，开始歇斯底里的闹脾气。厚厚的雨云从地平线那端迅速飘来，阵阵狂风像要展示它强大肺功能似地呼啸着。不一会儿功夫，天空便渐哩哗啦地下起大雨来，路上的车子顿时陷人窒碍难行的困境。

春天的雨势虽然短暂，却一点也不温顺。在天体运行法则面前，静静地喘息着的自然，仿佛把它所有的热情全部倾注在即将到来的复活日一般。莱因哈特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自己正是这样。

回到学校后，更凛冽的强风正等着他们。校园里发生了第二宗杀人案件。死者同样是最高年级的学生，约翰·哥德霍尔特·冯·贝鲁兹。他的成绩是仅次于哈森，排名全学年第二的优等生。

“我人在这里，凶手竟然还敢犯案！”

莱因哈特压抑不住满腔怒火，狠狠地用拳头锤打墙壁。吉尔菲艾斯没有情绪化的反应，反而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有了眉目，他的怒气因此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凶手是故意趁你不在的时候犯案的，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可是不管怎么说，命案再次发生，我也有责任哪！”

杀人现场是一间盟洗室，室内全部铺上了磁砖，天花板和墙壁是乳白色系列，地板则是绿色。溅到墙上的血迹几乎都已经擦拭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奇怪的是，地板的血渍只有大略地擦过，甚至原

本没有沾血的部分也留有擦拭的痕迹。这个情况倒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你负责调查本校的命案，如今一案未破，又发生新的命案，真是令人遗憾。”

校长室里，修提加校长看着年轻的金发少年，眼神流露着责备的目光。莱因哈特没有为自己辩护。其实最应该负责的应该是校长。他去参加葬礼的这段时间，校园内的治安本来就该由校内的纠察队负责才对。尽管莱因哈特心里这么想，不过并没有说出口，只是用苍冰色的眼眸冷冷地回敬对方。

“实在是可惜啊，本来贝鲁兹还说有事情想找我谈的。现在想想，大概是他目击了命案的发生，凶手怕他泄漏秘密而将他杀害的吧。”

“这的确很有可能。不过你为什么没有事先跟我提这件事呢？”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这些，再说，你不是正为别的事情倾心吗？”

莱因哈特没有答话，默默地退出校长室。在命案尚未侦破之前，他是没有立场发表什么长篇道理的。

关于第二宗命案，有一点令莱因哈特百思不解。既然命案现场墙壁上的血能擦得那么干净，为何对于地板上的血迹却那么粗心大意？是时间不够吗？因为有人走近，所以来不及收拾善后？或者只是凶手本身的失态？还是临时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惊慌失措、乱了阵脚？

从这几个矛盾处着眼的话，或许对破案会有重大帮助。既然无法从第一宗命案找到蛛丝马迹，那么就只能从第二宗命案发掘线索了。

※※※

翌日清晨，莱因哈特在听取了本部派来的五、六名宪兵下士的报告后，便独自到笼罩着连续杀人阴影的校园散步。他走到位于偏僻角落的服务区内，逗留了约１５分钟后又走了出来。

等他回到自己的寝室时，吉尔菲艾斯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之前有件事我一直觉得不对劲，现在终于想通了，莱因哈特上校。”

吉尔菲艾斯边说，边把五件不同颜色的运动服摆在桌上。黄、红、蓝、绿、黑五种衣服排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朵又大又鲜艳的

花。上次在足球场旁边，哈森所说的话一直让吉尔菲艾斯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协调。

“你还记得那时候哈森说‘反正赢的不是黄的那一队’吧了？”

“其实他只要说红队赢就行了。”

“没错，换成你或我一定会这么说。可是哈森却办不到。”

因为足球场上覆盖着浓密的绿草，在绿意盎然的背景下，哈森只能辨识黄色球衣而无法辨识红色球衣。

说的更明白一点，哈森是个色盲，而且是重度性的红绿色色盲。他隐瞒自己这方面的缺陷，进人幼年学校就读。

听到色盲这个名词，莱因哈特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才会意过来。那是由不良因子所造成的视觉缺陷，照理说，这个时代应该已经没有色盲的存在。

因为大约在五百年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制订了“优生法案”。他和他一群宫延学者不顾自然的法则，主张只有“完全健康的人”才有生存的资格，使得许多有遗传缺陷的人类遭到“处置”。尽管他们采取高压手段，但仍无法完全根绝“不良遗传因子”。连高登巴姆王朝的皇族里也生出许多有先天疾病的婴儿。他们屠杀幼儿、以及“优生思想”的愚昧、肤浅，终于在自己身上得到报应……

莱因哈特细长的手指像弹钢琴般地轻敲着桌面。

如果犯人是哈森的话，那么他杀害贝鲁兹后，应该无法把溅到磁砖上的血迹全部擦拭干净，因为他是红绿色盲，不能分辨红色和绿色。从这一点来看，就不难理解作案现场奇怪的血迹，而且所有的矛盾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是，他可以用别的颜色的毛巾来擦拭，这么一来不就可以从沾血的毛巾上看出是不是探到血了。”

吉尔菲艾斯的推理得到了莱因哈特的认同。金发少年点点头：“你说的没错，吉尔菲艾斯。那么你看了这个之后，有什么感想？”

莱因哈特拿出一条黄色毛巾，正确的说应该是烧剩下的残骸。虽然毛巾已经被烧的焦黑，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可以发现上面沾着变了颜色的血清。

“莱因哈特上校，这是从焚化炉里拿出来的吗？”

“没错，不过没有完全烧掉。如果送回宪兵本部检查的话，应该可以化验出上面的血迹。”

吉尔菲艾斯讶异地看着眼前的金发少年，他听得出来莱因哈特的声音里流露着毫无热情的冷酷。

“您还是认为凶手就是墨利斯·冯·哈森吗？莱因哈特。”

金发少年微微侧着头，光线从他波浪般的金发流泄而下，看起来就像是顶着光环的美少年天使。

“……太多的线索都对他非常不利，让人不得不这么想……”

※※※

他们再一次前往粮食仓库进行取证。从宪兵本部派来的宪兵下士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去世的卡尔·冯·莱弗艾森生前似乎对学校的伙食颇多怨言，或许他们可以从这方面找到线索。

两人走进仓库，正要穿过堆积如山的材料时，吉尔菲艾斯注意到头顶上的危机。

“危险！莱因哈特！！”

他大喊着，不过动作却比声音更为迅速。他整个人朝莱因哈特扑了过去。

就在他们高速朝旁边跳开的同时，原来的地方突然有重物从高处垂直落下，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面。震动扬起的灰尘微粒弥漫着四周的空气。那是一包约３０公斤重的面粉袋。

大约有几秒的时间，两个人呆坐在地上直直地看着那包巨大的面粉袋，久久说不出话来。要是面粉袋砸到莱因哈特身上的话，那可不是说着玩的。莱因哈特感激地把手掌搭在吉尔菲艾斯的红发上，然后站了起来。

“凶器就是这个，吉尔菲艾斯。”

莱因哈特以难得的兴奋语气说。他一面拉起吉尔菲艾斯，一面热切地阐述自己的发现。

“如果这一包３０公斤重的面粉袋从１５公尺高的地方掉下来，被砸到的人就算没死也会脑震荡吧。凶手杀了人之后把面粉倒出，用吸尘器吸干净，再把袋子折起来藏在衣服里，这么一来凶器不见了，案

子当然也破不了。虽然今天的事是巧合，不过我们之前怎么没料到呢……”

他似乎有点懊恼，不过吉尔菲艾斯却认为，若不是莱因哈特具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否则普通人是无法做出这样的推理。

“……不过这个推理有一个漏洞，吉尔菲艾斯……”

金发少年空那对俊俏的双眉，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

“怎么说？”

“为何犯人不保持现场原来的样子，将面粉袋留在原处，再从外面反锁，这么一来不就可以解释成意外身亡了吗？”

“而且校长只需负起疏于管理的责任就行了……”

莱因哈特双臂交叉，苍冰色的限眸陷入沉思。他朝出口慢慢走去，嘴里念念有词。

“才花了一个星期就破案了……”

【Ⅵ】

学年首席墨利斯·冯·哈森被莱因哈特传唤到校长室的时侯，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即使看到臭着一张脸的修提加校长也出现在里面时，依然面不改色。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缪杰尔上校。”

吉尔菲艾斯代替莱因哈特递给他一张纸——一张灰色的纸片。至少在哈森看来是如此。不过莱因哈特却以冷酷而平淡的语气命令他。

“请你把上面的句子念出来。”

那是一张上面用红字写着“墨利斯·冯·哈森是凶手”的绿色纸片。但是哈森却念不出来，只是沉默地站着。

第一名被害者卡尔·冯·莱弗艾森大概知道犯人是个色盲，利用这点予以胁迫。犯人基于“防卫的动机”而对他下毒手。第二名被害者可能是现场目击者，以致于犯人一不做、二不休，连他也一并杀害。

莱因哈特对校长做了上述的说明。很明显的，犯人已经呼之欲出。接着，他又将哈森拉到校长面前。

“怎么了？哈森。你不会念上面的字吗？”

莱因哈特的声音像冰箱一样地冰冷。哈森脸上则反复着多重复杂的心情，狼狈、屈辱、挫败、愤怒和憎恶感在他内心交战着。这一路走来，他究竟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的成就。为了掩饰色盲的秘密，努力训练自己记住红绿灯的位置，任何方面都不能输给正常识力的学生，甚至要比他们更为出色。事实上，他现在的地位正是他努力的最佳证明。可是如今却……

“还是，你根本就看不见？哈森。”

“是的、上校！我是个重度色盲，分辨不出红色和绿色，所以看不到纸上的字。我已经承认了，请你停止这种无用的戏码吧！”

学年首席激动的说。双手像是被强风吹起似地无秩序的挥舞，眼眶里涌出阵阵热流。就像反射热带阳光的水潭一般，灼热而刺痛。

“这就是本来的你吧？虽然外表冷静沉着，内心却是非常激动。”

莱因哈特就像十七岁的少年一样，断然地发表单方面的定论。而校长修提加中将虽然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却没有出言制止。当然，以一名教育者的身份来说，是不能偏袒犯罪的学生。

“哈森，你真是让我失望、痛心哪。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不管有什么理由，也不能对同学下手啊。除了遗憾之外，我也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

莱因哈特制止了校长空转的马达。

“墨利斯·冯·哈森并不是犯人，校长阁下……”

他的声音依然如霜一般地冷峻。

“我之所以指责他，是针对他隐瞒色盲的事实，进人幼年学校就读一事。可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则是另有其人。”

校长一脸怀疑地看着莱因哈特。只见莱因哈特对吉尔菲艾斯使了个眼色。随即吉尔菲艾斯便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件用厚毛巾包裹着的棍状物体。打开一看，里面赫然是一把沾了人血的裁信刀。

“凶器是一把刀。这是不久前在一名叫爱力西·冯·威尔布鲁克的学生的房间里搜到的。”

顿时，室内变成了无声的空间。最后是莱因哈特的声音划破了沉默。

“那名学生目前正由另一名宪兵看管。他已经承认杀害了哈森和贝鲁兹，不过还没做正式的笔录。”

“你胡说！”

校长的眼神和话里同样冒着愤怒的火焰。

“不可能，他不可能是杀人犯！因为刀子明明放在哈森的抽屉里！！”

“您说的没错，校长阁下！”莱因哈特有礼貌地表示赞同。“不过，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哈森是学年首席，而约翰·哥德霍尔特·冯·贝鲁兹的成绩则是仅次于哈森排名第二，一旦除掉这两个人的话，排行第三的人便可成为首席。”金发少年不徐不缓地说。“学年第三名刚好就是爱力西·冯·威尔布鲁克。当然，他本身的姓氏并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他外公的姓，修提加。因为他外公叫做吉尔哈鲁特·冯·修提加。”

校长的脸顿时变得像化石一样僵硬，好不容易才从干个的喉咙挤出磨石子般粗糙的声音。

“莱因哈特上校，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这个人不懂得开玩笑。没想到你现在还是没有进步，甚至还退步了。”

“容我稍做更正，我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陈述事实。不管怎么样，请校长继续听下去吧，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校长的表情明显地表示反对，不过并没有开口。莱因哈特不等对方回答便继续说下去。

“其实第一个被害者莱弗艾森是死于意外。他生前对学校的伙食感到非常不满，怀疑是厨房的人盗卖货品，中饱私囊，于是趁着三更半夜跑去仓库调查。他这么做倒也不完全是出于正义感，而是一旦发现弊案的话，他进士官学校的时候，可以得到较高的评价。”

“不料莱弗艾森遭遇不测惨死在仓库内，而你正好到那里夜巡。当你发现死者后非常懊恼，因为校园里发生这样的事件，身为校长的你势必要负起失职的责任。而这也是引起犯罪动机的开始……”

说到这里，莱因哈特突然闭起秀丽的双唇，室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吉尔菲艾斯冷静地站在一旁，哈森惊讶的几乎不敢呼吸，而校长的思绪早已变成一片空白。

“你把面粉全部倒出，将袋子丢弃，再从外面将门反锁，这么一来，意外就变成了杀人命案。我不知道你是否一开始就打算嫁祸给哈森，或许你是后来才想到的吧。一旦哈森被发现是个色盲的话，一定会被学校退学。可是就算他走了，您的爱孙爱力西前面还有一个贝鲁兹。只有把贝鲁兹一并铲除，爱力西才能成为学年首席。你对孙子的疼爱蒙蔽了良心，为了把爱孙拱上首席，你不惜杀害贝鲁兹，嫁祸给哈森。”

校长的脸涨得通红，他极力掩饰的秘密，如今却被以前的学生毫不保留地全盘揭露。

“只是你没料到，宪兵队竟然派两名初出茅庐的小子前来调查命案。你为了暗示哈森是犯人的确煞费不少苦心，特地把他叫去足球场，还故意使用黄色毛巾和绿色的磁砖。虽然我们毕业这么久，可是还承蒙校长这般苦心指点，真是感激不尽。”

莱因哈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以怜悯的口吻继续说：“我劝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抵抗。别忘了，吉尔菲艾斯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射击大赛的冠军，你是敌不过他的。”

校长的肩膀无力地垂下。吉尔菲艾斯走过去，把校长藏在背后的那只手抓住，并取下他手心的手枪。莱因哈特再次开口，一改刚才不慍不火的语气，转为灼热的刺针。

“好个卑鄙小人！你不去对抗违法乱纪的强者，反而为了自己的孙子杀害立场薄弱的学生！被你杀死的学生也是有祖父的呀！！”他毫不留情地发出严厉的指责。“那些投奔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都比你光明正大多了！至少他们知道要得到利益就不得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即使是远离祖国！”

莱因哈特最痛恨的就是那种只会欺负弱小，却不敢挑战强权的小人。

“像你这种人懂什么！！”

修提加中将怒吼着，声音里充满积压的敌意。憎恨和绝望像涌出的热泥浆般占据了他的眼神。

“一个仗着皇帝宠妃的姊姊，在十七、八岁就当上校的人怎么能了解我的辛苦！你可知道我忍受多少屈辱和痛苦，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吗？我曾把希望寄托在女儿的夫婿身上，偏偏他却战死了。我只不过是帮他达成梦想，替孙子铲除障碍，这么做哪里错了吗！！”

以前莱因哈特最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这种侮辱和指责，可是今天他虽怒火中烧却没有燃烧到极点。吉尔菲艾斯看出莱因哈特内心的踌躇，因为连他自己的心理也起了变化。

的确，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有资格憎恨莱因哈特的不是贪恋权贵、欺压弱势的门阀贵族，而是那些在体制内，为了争取些微地位和待遇的改善而汲汲营营的小民。当他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坐在银制器且前享受权力的滋味时，却因莱因哈特的出现而化为泡影。比起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他们更痛恨莱因哈特。

当莱因哈特即将振翅高飞、翱翔天际的时候，他们却只能在地上攀爬，和一些境遇相同的人共同争食有限的幸福。也难怪他们内心会有如此强烈的怨恨。

“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现在你该做的是如何得到贝鲁兹家人的谅解。”

莱因哈特无法苟同的丢下了这么一句，然后对吉尔菲艾斯使了个眼色，随即数名宪兵便从打开的大门走进校长室。

※※※

“莱因哈特，你会看不起胸无大志的人吗？”

金发少年回头看着红发好友。他们一起散步在云散风清的校园，远处的足球场，运动员们依然精力旺盛的在场上奔驰。

校长被带到宪兵本部接受侦讯。哈森也因为隐瞒色盲的缺陷而一并被带走。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对于这样的结果都感到非常惋惜。八成是校长在接受问讯时，供出哈森的秘密。虽然莱因哈特有心替哈森辩护，但是以他目前的权力和地位，尚无力与不合理的社会对抗，只能上呈请愿书，请求上级予以从轻量刑。

因为这次的事件，幼年学校顿时失去了校长和三位资优生。为了不让丑闻扩大，莱因哈特没有得到盛大的表彰，只有秘密的赠勋仪式。不管结果如何，莱因哈特总算得以离开他本来就不想待的宪兵队，他的梦想是在浩瀚的宇宙空间，和优秀的敌人展开战略和战术上的较劲。

“梦想的大小并不重要，懦弱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甘于懦弱的人。不能争取自我正当权力的人，就等于是侵害他人正当权力的帮凶，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样的人……”

这个回答和吉尔菲艾斯所期待的答案略有出人。不过，很快的他就得到了超过他想要的答案。

“你也有同感吧？吉尔菲艾斯。我们的想法向来都很接近，不是吗？”

“是的，莱因哈特。”

没错。他和这位金发天使拥有共同的梦想。吉尔菲艾斯最大的心愿就是随侍在莱因哈特身边，本来他还担心这个小小的梦想会遭到耻笑，不过现在他终于明了，身体和影子是不可能分开的。

阵阵凉风吹乱了他们金色和红色的头发，两人不约而同地用手按住头发、不约而同地仰望天空、不约而同地凝视对方，这是他们好久以来第一次绽放明朗的笑容。

强劲却令人感到舒适的风是初夏脚步的代言人，温吞的季节已经过去。很快地，他们就要一起迎接充满阳光和朝气蓬勃的夏日。

※※※

附：本篇文章虽然提及“色盲（红绿色盲）”，但决无轻蔑视觉障碍者之意。作者是想借着银河帝国对身份低残和患有先天疾病的国民的不平等待遇，凸显扭曲的社会现象，让大家了解为何莱因哈特立誓要推翻高登巴姆王朝。请各位读者能理解本作品的用意。